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下

蔡东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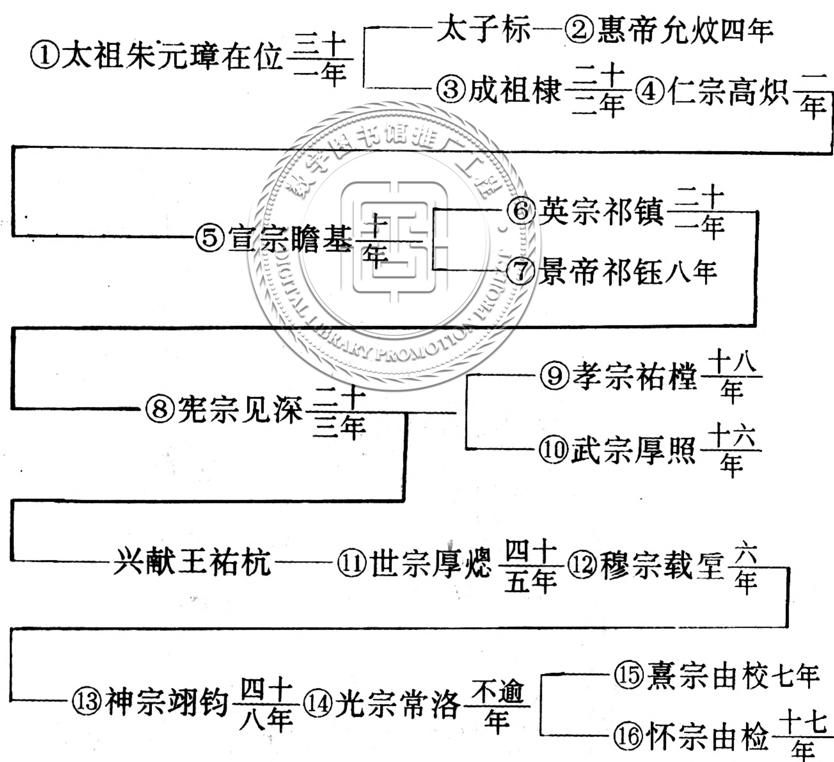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明史通俗演义



明帝世系图



①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
太子标
②惠帝允炆四年
③成祖棣二十二年
④仁宗高炽一年
⑤宣宗瞻基十年
⑥英宗祁镇二十二年
⑦景帝祁钰八年
⑧宪宗见深二十三年
⑨孝宗祐樘十八年
⑩武宗厚照十六年
兴献王祐杬
⑪世宗厚熜四十五年
⑫穆宗载垕六年
⑬神宗翊钧四十八年
⑭光宗常洛不逾年
⑮熹宗由校七年
⑯怀宗由检十七年

自　　序

有明一代之事实，见诸官史及私乘者，以《明史》《明通鉴》及《明史纪事本末》为最详。《明史》、《明通鉴》，官史也。《明史纪事本末》，私乘也。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亦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况乎稗乘杂出，代有成书，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不遑搜览。即搜览矣，凭一时之獭祭，能一一记忆乎？且官私史乘，互相勘照，有同而异者，有异而同者，有彼详而此略者，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是非真伪之别，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衡，苟徒事览观，能一一明辨乎？鄙人涉猎史乘有年矣，自愧蠢愚，未敢论史，但于前数年间，戏成《清史通俗演义》百回，海内大雅，不嫌芜陋，引而进之，且属编《元明演义》，为三朝一贯之举，爰勉徇众见，于去年草成《元史演义》六十回，本年复草成《明史演义》百回。《元史》多阙漏，苦乏考证；《明史》多繁复，苦费抉择。不得已搜集成书，无论为官史，为私乘，悉行钩考，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择其大者要者，演成俚语，依次编纂。其间关于忠臣义士，及贞夫烈妇之所为，尤必表而出之，以示来许；反之为元恶大憝，神奸巨蠹，亦皆直揭其隐，毋使遁形。为善固师，不善亦师，此鄙人历来编辑之微旨，而于此书尤三致意焉。若夫燕词郢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辨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俗，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编既竣，爰述鄙见以为序。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江山无恙，大地春回，日暖花香，窗明几净，小子搁笔已一月有余了。回忆去年编述《元史演义》，曾叙到元亡明续的交界；嗣经腊鼓频催，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什么守岁？什么贺年？因此将元史交代清楚，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现在时序已过去了，身子已少闲了，《元史演义》的余味，尚留含脑中，《明史演义》的起头，恰好从此下笔。淡淡写来，兴味盎然。元朝的统系，是蒙族为主；明朝的统系，是汉族为主。明太祖朱元璋，应运而兴，不数年即驱逐元帝，统一华夏。政体虽犹是君主，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设家。嗣后传世十二，凡一十七帝，历二百七十有六年，其间如何兴？如何盛？如何衰？如何亡？统有一段极大的原因，不是几句说得了的。先贤有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必兴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必衰亡。"这句话虽是古今至言，但总属普通说法，不能便作一代兴衰的确证。

小子尝谓明代开国，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大略不同；后来由兴而衰，由盛而亡，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辙。看官欲问这五大弊吗？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权阉迭起；第三弊是奸贼横行；第四弊是宫闱侍宠；第五弊是流寇殃民。这五大弊循环不息，已足斫丧元气，倾覆国祚；还有国内的党争，国外的强敌，胶胶扰扰，愈乱愈炽；勉强支持了数十百年，终弄到一败涂地，把明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拱手让与满族，说将起来，也是可悲可惨的。提纲挈领，眼光直注全书。目今满主退位，汉族光复，感世变之沧桑，话前朝之兴替，国体虽是不同，理乱相关，当亦相去不远。远鉴胡元，近鉴满清，不如鉴着有明，所以元清两史演义，既依次编成，这《明史演义》是万不能罢手的。况乎历代正史，卷帙最多，《宋史》以外，要算《明史》。若要把《明史》三百三十二卷，从头至尾展阅一遍，差不多要好几年工夫。现在的士子们，能有几个目不窥园，十年攻苦；就使购置了一部《明史》，也不过庋藏书室，做一个读史的模样，那里肯悉心翻阅呢？并非挖苦士子，乃是今日实情。何况为官为商为农为工，连办事谋生，尚觉不暇；或且目不识丁，胸无点墨，怎知道去阅《明史》？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小子为通俗教育起见，越见得欲罢不能。所以今日写几行，明日编几行，穷年累月，又辑成一部《明史演义》出来。宜详者详，宜略者略；所有正史未载，稗乘偶及的轶事，恰见无不搜，闻无不述，是是非非，凭诸公议，原原本本，不惮琐陈。看官不要惹厌，小子要说到正传了。说明缘起，可见此书之不能不作，尤可见此书之不能苟作。

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正是元朝扰乱的时间。这时盗贼四起，叛乱相寻。黄岩人方国珍，起兵台温；颍州人刘福通，与栾城人韩山童，起兵汝颍；罗田人徐寿辉，起兵蕲黄；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濠梁；泰州人张士诚，起兵高邮；还有李二、彭大、赵均用

一班草寇，攻掠徐州，弄得四海纷争，八方骚扰。各方寇盗，已见《元史演义》中，故用简笔叙过。元朝遣将调兵，频年不息，只山童被擒，李二被逐，算是元军的胜仗，其余统不能损他分毫，反且日加猖獗。那时元顺帝昏庸得很，信奉番僧，日耽淫乐。甚么演揲儿法，即大喜乐之意。甚么秘密戒，亦名双修法，均详《元史演义》。甚么天魔舞、造龙舟、制宫漏，专从玩意儿上着想，把军国大事，撇在脑后。贤相脱脱，出征有功，反将他革职充军，死得不明不白；佞臣哈麻兄弟，及秃鲁帖木儿，导上作奸，反言听计从，宠荣得甚么相似。冥冥中激怒上苍，示他种种变异，如山崩、地震、干旱、水溢诸灾，以及雨血、雨毛、雨牦，陨星、陨石、陨火诸怪象，时有所闻，无非令顺帝恐惧修省，改过迁善。不意顺帝怙恶不悛，整日里与淫僧妖女，媚子谐臣，讲演这欢喜禅，试行那秘密法，云雨巫山，唯日不足。于是天意亡元，群雄逐鹿，人人都挟有帝王思想。刘福通奉韩山童子林儿为帝，国号宋，据有亳州；徐寿辉也自称皇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也居然僭号诚王，立国称周；一班草泽枭雄，统是得意妄行，毫无纪律，不配那肇基立极奉天承运的主子。所以上天另行择真，凑巧濠州出了一位异人，姿貌奇杰，度量弘廓，颇有人君气象，乃暗中设法保佑，竟令他拨乱反正，做了中国的大皇帝，这人非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以匹夫为天子，不可谓无天意。近时新学家言，专属人事，抹煞天道，似亦未足全信，故此段备详人事，兼及天心。

朱元璋，字国瑞，父名世珍，从泗州徙居濠州的钟离县，相传系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区处。世珍生有四子，最幼的就是元璋。元璋母陈氏，方娠时，梦神授药一丸，置诸掌中，光芒四射；他依着神命，吞入口中，甘香异常；及醒，齿颊中尚有余芳。至怀妊足月，将要分娩，忽见红光闪闪，直烛霄汉，远近邻里，道是火警，都呼噪奔救，到了他的门外，反看不见甚么光焰，复远立回望，仍旧熊熊不灭。大众莫名其妙，只是惊异不置。后来探听着世珍家内，生了一个小孩子，越发传为奇谈，统说这个婴儿，不是寻常人物，将来定然出色的。就史论史，不得目为迷信。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诞生的时日，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后人推测命理，说他是辰戌丑未，四库俱全，所以贵为天子，这也不在话下。惟当汲水洗儿的时候，河中忽有红罗浮至，世珍就取作儿衣，迄今名是地为红罗港，是真是假，无从详究。总之豪杰挺生的地方，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小子是清季人，不是元季人，自然依史申述，看官不必动疑。

且说朱世珍生了此儿，取名元璋，相貌魁梧，奇骨贯顶，颇得父母钟爱。偏偏这个宁馨儿，降生世间，不是朝啼，就是夜哭，想是不安民间。呱呱而泣，声音洪亮异常，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就是毗连的邻居，也被他噪得不安。世珍无法可施，不得已祷诸神明。可巧邻近有座皇觉寺，就乘便入祷，暗祝神明默佑。说也奇怪，自祷过神明后，乳儿便安安稳稳，不似从前的怪啼了。世珍以神佛有灵，很是感念，等到元璋周岁，复偕陈氏抱子入寺，设祭酬神，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另取一个禅名，叫作元龙。俗呼明太祖为朱元龙，证诸正史，并无是说，尝为之阙疑，阅此方得证据。光阴易过，岁月如流，元璋的身躯，渐渐的长成起来，益觉得雄伟绝伦。只因世珍家内，食指渐繁，免不得费用日增，可奈时难年荒，入不敷出，单靠着世珍一人，营业糊口，那里养得活这几口儿？今日吃两餐，明日吃一餐，忍饥耐饿，挨延过日。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向人佣工，只留着元璋在家。元

璋无所事事，常至皇觉寺玩耍，寺内的长老，爱他聪明伶俐，把文字约略指授，他竟过目便知，入耳即熟，到了十龄左右，居然将古今文字，通晓了一大半。若非当日习练，后来如何解识兵机，晓明政体？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要他自谋生计，因令往里人家牧牛。看官！你想这出类拔萃的小英雄，怎肯低首下心，做人家的牧奴？起初不愿从命，经世珍再三训导，没奈何至里人刘大秀家，牧牛度日。所牧的牛，经元璋喂饲，日渐肥壮，颇得主人欢心。牧民之道，亦可作如是观。无如元璋素性好动，每日与村童角逐，定要自作渠帅，诸童不服往往被他捶击，因此刘大秀怕他惹祸，乃勒令回家。

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濠泗一带，大闹饥荒，兼行时疫。世珍夫妇，相继逝世，长兄朱镇，又罹疫身亡，家内一贫如洗，无从备办棺木，只好草草藁束，由元璋与仲兄朱镗，舁尸至野；甫到中途，蓦然间黑云如墨，狂飙陡起，电光熊熊，雷声隆隆，接连是大雨倾盆，仿佛银河倒泻，澎湃直下。元璋兄弟，满体淋湿，不得已将尸身委地，权避村舍，谁料雨势不绝，竟狂泼了好多时，方渐渐停止。元璋等忙去察视，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两旁浮土流积，竟成了一个高垅，心中好生奇异。询诸里人，那天然埋尸的地方，却是同里刘继祖的祖产。当下向继祖商议，继祖也不觉惊讶，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莫非有些来历，不如顺天行事，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遂将这葬地慨然赠送。史中称为凤阳陵，就是此处。不忘掌故。元璋兄弟，自然感谢。谁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仲叔两兄，又染着疫病，一同去世，只剩了嫂侄两三人，伶仃孤苦，涕泪满襟。这时元璋年已十七，看到这样状况，顿觉形神沮丧，日夕彷徨，辗转踌躇，无路可奔，还不若投入皇觉寺中，薙度为僧，倒也免得许多苦累。计划已定，也不及与嫂侄说明，竟潜趋皇觉寺，拜长老为师，做了僧徒。未几长老圆寂，寺内众僧，瞧他不起，有时饭后敲钟，有时闭门推月，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昼不得食，夜不得眠，险些儿做了沟中瘠，道旁殣，转入轮回。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那时元璋熬受不住，想从此再混过去，死的多，活的少，不得不死里求生，便忍着气携了袱被，托了钵盂，云游四方，随处募食；途中越水登山，餐风饱露，说不尽行脚的困苦。到了合肥地界，顿觉寒热交侵，四肢沉痛，身子动弹不得，只得觅了一座凉亭，权行寄宿。昏瞆时，觉有紫衣人两名，陪着左右，口少渴，忽在身旁得着生梨，腹少饥，忽在枕畔得着蒸饼，此时无心查问，得着便吃，吃着便睡，模模糊糊的过了数日，病竟脱体，霎时间神清气爽，昂起头来，四觅紫衣人，并没有甚么形影，只剩得一椽茅舍，三径松风。见《明史·太祖本纪》，并非捏造。他也不暇思索，便起了身，收拾被囊，再去游食。经过光固汝颍诸州，虽遇着几多施主，究竟仰食他人，朝不及夕。挨过了三年有余，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袱被外无行李，钵盂外无长物。乃由便道返视皇觉寺，但见尘丝蛛网，布满殿庑，香火沉沉，禅床寂寂，不禁为之惊叹。他拣了一块隙地，把袱被钵盂放下，便出门去访问邻居。据言：“寇盗四起，民生凋敝，没有甚么余力，供养缁流，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侣，不能熬清受淡，所以统同散去。”这数语，惹得元璋许多嗟叹。嗣经邻居檀越，因该寺无人，留他暂作住持，元璋也得过且过，又寄居了三四年。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撤里不花，奉

命进讨，惮不敢攻，反日俘良民，报功邀赏。于是人民四散，村落为墟；皇觉寺地虽僻静，免不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元璋见邻近民家，除赤贫及老弱外，多半迁避，自己亦觉得慌张，捏着了一把冷汗；欲要留着，恐乱势纷纷，无处募食，不被杀死，也要饿死；欲要他去，可奈荆天棘地，无处可依，况自己是一个秃头，越觉得栖身无所，左思右想，进退两难，乃步入伽蓝殿中，焚香卜筊。先问远行，不吉；复问留住，又不吉。不由的大惊道："去既不利，留又不佳，这便怎么处？"忽忆起当年道病，似有紫衣人护卫，未免为之心动，复虔诚叩祝道："去留皆不吉，莫非令举大事不成！"随手掷筊，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当下跃起道："神明已示我去路，我还要守这僧钵，做什么？"遂把钵盂弃掷一旁，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大踏步走出寺门，径向濠州投奔去了。小子恰有一诗咏道：

出身微贱亦何伤，未用胡行舍且藏。
赢得神明来默示，顿教真主出濠梁。

欲知元璋投依何人，且看下回续叙！

前半回叙述缘起，为全书之楔子，已将一部明史，笼罩在内；入后举元季衰乱情状，数行了之，看似太简，实则元事备见元史。此书以《明史》为纲，固不应喧宾夺主也。后半回叙明祖出身，极写当时狼狈情状，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如明祖朱元璋，殆真如先哲之所言者，非极力演述，则后世几疑创造之匪艰，而以为无足重轻，尚谁知有如许困苦耶？至若笔力之爽健，词致之显豁，尤足动人心目，一鸣惊人，知作者之擅胜多矣。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却说朱元璋出寺前行，一口气跑到濠州，遥见城上兵戈森列，旗帜飘扬，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城外又有大营扎着，好几个赳赳武夫，守住营门。他竟不遑他顾，一直闯入，门卒忙来拦阻，只听他满口喧嚷道："要见主帅！"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也联翩出来，看他是个光头和尚，已觉令人惊异。嗣问他是何姓氏？有无介绍？他也不及细说，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大众还疑他是奸细，索性把他反缚，拥入城中，推至主帅帐前。元璋毫不畏惧，见了主帅，便道："明公不欲成事么？奈何令帐下守卒，絷缚壮士？"自命不

凡。那上面坐着的主帅，见他状甚奇兀，龙形虎躯，开口时声若洪钟，不禁惊喜交集，便道："看汝气概，果非常人，汝愿来投效军前么?"元璋答声称是。便由主帅呼令左右，立刻释缚，一面问他籍贯里居。元璋说明大略，随即收入麾下，充作亲兵。看官！你道这主帅为谁？便是上回所说的郭子兴。至此始点醒主帅姓名，文不直捷。

子兴得了元璋，遇着战事，即令元璋随着。元璋感激图效，无论什么强敌，总是奋不顾身，争先冲阵，敌军畏他如虎，无不披靡，因此子兴嘉他义勇，日加信任。一日，子兴因军事已了，踱入内室，与妻张氏闲谈，讲到战事得手，很觉津津有味。张氏亦很是喜慰。嗣复述及元璋战功，张氏便进言道："妾观元璋，不是等闲人物，他的谋略如何，妾未曾晓，惟他的状貌，与众不同，将来必有一番建竖，须加以厚恩，俾他知感，方肯为我出力。"张氏具有特识，也算一个智妇。子兴道："我已拔他为队长了。"张氏道："这不过是寻常报绩，据妾愚见，还是不足。"子兴道："依汝意见，将奈何?"张氏道："闻他年已二十五六，尚无家室，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了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义女得所，倒也是一举两得呢！"子兴道："汝言很是有理，我当示知元璋便了。"次日升帐，便召过元璋，说明婚嫁的意思。元璋自然乐从，当即拜谢。子兴便命部将两人，作为媒妁，选择良辰，准备行礼。

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补述马氏来历：先是子兴微时，曾与宿州马公，为刎颈交，马公家住新丰里，佚其名，其先世为宿州素封，富甲一乡，至马公仗义好施，家业日落，妻郑媪生下一女，未几病逝。马公杀人避仇，临行时曾以爱女托子兴，子兴领回家中，视同己女。后闻马公客死他方，益怜此女孤苦，加意抚养。子兴授以文字，张氏教以针黹，好在马氏聪慧过人，一经指导，无不立晓。与明祖朱元璋，恰是不谋而合。至年将及笄，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模样端庄，神情秀越，秾而不艳，美而不佻；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无论如何急事，他总举止从容，并没有疾言遽色。的是国母风范。所以子兴夫妇，很是钟爱，每思与他联一佳偶，使他终身有托，不负马公遗言。凑巧元璋投军，每战辄胜，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所以张氏倡议，子兴赞成，天生了一对璧人，借他夫妇作撮合山，成为眷属，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呢。说得斐亹可观。

吉期将届，子兴在城中设一甥馆，令元璋就馆待婚，一面悬灯结彩，设席开筵，热闹了两三日，方才到了良辰；当由傧相司仪，笙簧合奏，请出了两位新人，行交拜礼，接连是洞房合卺，龙凤交辉，一宵恩爱，自不消说。和尚得此，可谓奇遇。自此以后，子兴与元璋，遂以翁婿相称，大众亦另眼看待，争呼朱公子而不名，惟子兴有二子，素性褊浅，以元璋出身微贱，无端作为赘婿，与自己称兄道弟，一些儿没有客气，未免心怀不平。元璋坦白无私，那里顾忌得许多，偏他二人乘间抵隙，到子兴面前，日夕进谗，说他如何娇恣？如何专擅？甚且谓阴蓄异图，防有变动。子兴本宠爱元璋，不肯轻信，怎奈两儿一唱一和，时来絮聒，免不得也惶惑起来。爱婿之心，究竟不及爱子。元璋不知就里，遇有会议事件，仍是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某日为军事龃龉，竟触动子兴怒意，把他幽诸别室，两子喜欢得很，想从此除了元璋，遂暗中嘱咐膳夫，休与进食。事为马氏所知，密向厨下窃了蒸饼，拟送元璋。甫出厨房，可巧与张氏撞个满怀，他恐义母瞧透机关，忙将蒸

饼纳入怀中，一面向张氏请安。张氏见他慌张情状，心知有异，故意与他说长论短，马氏勉强应答，已觉得言语支吾；后来柳眉频蹙，珠泪双垂，几乎说不成词。经张氏挈她入室，屏去婢媪，仔细诘问，方伏地大哭，禀明苦衷。张氏忙令解衣出饼，那饼尚热气腾腾，粘着乳头，好容易将饼除下。眼见得乳为之糜，几成焦烂了。难为这鸡头肉。张氏也不禁泪下，一面命她敷药，一面叫入厨子，速送膳与元璋。是夕，便进谏子兴，劝他休信儿言。子兴本是个没主意的人，一闻妻语，也觉得元璋被诬，即命将元璋释放，还居甥馆。张氏复召入二子，大加呵斥，二子自觉心虚，不能强辩，也只好俯首听训。嗣是稍稍顾忌，不敢肆恶，元璋也得少安了。

越数日，接到军报，徐州被元军克复，李二败走；又越日，守卒来报，彭大、赵均用率众来降，愿谒见主帅。子兴闻知，亟令开城延入，以宾主礼相见，彼此寒暄，颇为欢洽。当下设宴款待，饮酒谈心。突由探马驰入，报称元军追赶败兵，将到城下了。统帅叫作贾鲁。子兴不禁皱眉道："元兵又来，如何对待？"可见子兴没用。旁座一人起言道："元军乘胜而来，势不可当，不如坚壁清野，固守勿战，令他劳师旷日，锐气渐衰，方可以逸待劳，出奇制胜。"众闻言，注目视之，乃是娇客朱元璋。明写元璋献计，是破题儿第一遭。彭大、赵均用问子兴道："这位是公何人？"子兴答是小婿。彭大便道："令坦所言，未尝不是。但闻足下起义徐州战无不胜。此刻元兵到来，何妨出城对敌，杀他一个下马威，免使小觑。某等虽败军之将，也可助公一臂，聊泄前恨。"子兴鼓掌称善。匆匆饮毕，撤了酒肴，整备与元军厮杀。看官听着！这彭大、赵均用，本是著名盗魁，与李二通同一气。李二兵败窜死，彭赵两人，皆被元军杀退，立脚不住，投奔濠州。子兴闻他大名，以为可资作臂助，所以甚表欢迎，虚己以听。错了念头。元璋不便再言，勉强随着子兴，出城迎敌，彭赵也率众后随。方才布成阵势，见元军已大刀阔斧，冲杀前来，兵卒似蚁，将士如虎，任你如何抵拒，还是支撑不住。子兴正在慌忙，忽后队纷纷移动，退入城闉，霎时间牵动前军，旗靡辙乱，子兴拨马就回，元军乘势抢城，亏得元璋带领健卒，奋斗一场，方将元军战却，收兵入城；力写元璋。一面阖城固守，登陴御敌。元军复来猛攻，由元璋昼夜捍御，还算勉力保全。

子兴退回城中，彭大复来密谈，把后队退兵的错处，统推到赵均用身上。子兴又信以为真，优礼彭大，薄待赵均用，又是一番衅隙。均用从此含怨。可巧子兴党羽孙德崖，募兵援濠，突围入城，子兴与议战守事宜，德崖主战，子兴主守，意见未协，免不得稍有龃龉。均用乘此机会，厚结德崖，拟除了子兴，改奉德崖为主帅。看官！你想此时的草泽英雄，那个不想做全城的头目？当濠州起兵时，德崖与子兴，本是旗鼓相当，因子兴较他年长，不得不奉让一筹，屈己从人，此次由均用从中媒孽，自然雄心勃勃，不肯再作第二人思想。子兴尚是睡在鼓中，一些儿没有分晓，就是元璋在城，也只留意守御，无暇侦及秘谋。

一夕，元璋正策马梭巡，忽奉张氏密召，立命进见。当下应召入内，见张氏在座，已哭得似泪人儿一般，爱妻马氏，也在旁陪泪，不禁惊诧起来，急忙启问。张氏呜呜咽咽，连说话都不清楚；应有此状，亏他描摹。还是马氏旁答道："我的义父，被孙德崖赚去了，生

死未卜，快去救他！”元璋闻言，也不及问明底细，三脚两步的跑出室外，即号召亲兵，迅赴孙家。一面遣人飞报彭大，令速至孙家救护子兴。说时迟，那时快，元璋已驰入孙门。突被门卒阻住，元璋回顾左右道：“我受郭氏厚恩，忍见主帅被赚，不进去力救么？兄弟们替我出力，打退那厮！”众卒奉命上前，个个挥拳奋臂，一哄儿将门卒赶散。元璋当先冲入，跨进客堂，适德崖与均用密议，见元璋到来，料知来救子兴，恰故意问道：“朱公子来此何干？”元璋厉声道：“敌逼城下，连日进攻，两公不去杀敌，反赚我主帅，意欲图害，是何道理？”德崖道：“我等正邀请主帅，密议军机，不劳你等费心。你且退守城要紧，休得玩忽！”元璋道：“主帅安在？”德崖怒目道：“主帅自有寓处，与你何干？”元璋大忿，方欲动手，蓦闻外面有人突入道：“均用小人，何故谋害郭公？彭大在此，决不与你干休！”元璋闻声，越觉气壮，雄赳赳的欲与德崖搏斗。德崖见两人手下，带有无数健卒，陆续进来，挤满一堂，不由的怕惧起来，反捏称主帅已返，不在我家。元璋愤答道：“可令我一搜吗？”德崖尚未答应，彭大已从后插嘴道：“有何不可？快进去！快进去！”于是元璋拥盾而入，直趋内厅，四觅无着，陡闻厅后有呻吟声，蹑迹往寻，见有矮屋一椽，扃镭甚严，当即毁门进去，屋内只有一人，铁链郎当，向隅暗泣，凝目视之，不是别人，正是濠州主帅郭子兴，主帅如此，太觉倒霉。是时不遑慰问，忙替他击断锁链，令部兵背负而出。德崖与均用，睁着眼见子兴被救，无可奈何。元璋即偕彭大趋出，临行时又回顾德崖道：“君与主帅同时举义，素称莫逆，如何误听蜚言，自相残贼？”又语赵均用道：“天下方乱，群雄角逐，君既投奔至此，全靠同心协力，共图大举，方可策功立名，愿此后休作此想！”言已，拱手而别。前硬后软，妙有权术。弄得孙赵两人，神色惭沮，反彼此互怨一番，作为罢论。此事悉本太祖本纪。惟本纪叙此事，在濠未被围之前，而谷著纪事本末，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且事实间有异处，本编互参两书，以便折衷。

元璋既救出子兴，仍加意守城，会元军统帅贾鲁，在营罹病，日渐加剧，以是攻击入懈。越年，贾鲁病死，元军退去。自濠城被围，迄于围解，差不多有三四月，守兵亦多半受伤。元璋禀知子兴，拟另行招募，添补行伍，子兴照允，将此事委任元璋。元璋即日还乡，陆续募集得士卒七百名，内中有二十四人，能文能武，有猷有为，端的是开国英雄，真皇辅弼。为后文埋根。这二十四人何姓何名？待小子开列如左：

徐达　汤和　吴良　吴桢　花云　陈德　顾时　费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胜宗　陆仲亨　华云龙　常遇春　郭兴　郭英　胡大海　张龙　陈桓　谢成　李新材　张赫　周铨　周德兴

元璋得了许多英材，与他谈论时事，很是投机。当下截止招募，带领七百人回濠，禀报子兴。子兴按名点卯，七百人不错一个，便算了事，惟署元璋为镇抚，令所募七百人，归他统率。元璋拜谢如仪。隔了数日，元璋方料理簿书，有一人进来禀谒。视之乃是徐达。便问道：“天德有何公干？”徐达见左右无人，便造膝密陈道：“镇抚不欲成大业么？何故郁郁居此，长屈人下？”元璋道：“我亦知此地久居，终非了局，但羽毛未满，不便

高飞。天德如有高见，幸即指陈！”徐达道：“郭公长厚，德崖专横，彭、赵又相持不下，公处此危地，事多牵掣，万一不慎，害及于身，奈何不先几远引？”识见高人一层。元璋道：“我欲去此他适，必须有个脱身的计策，否则实滋疑窦，转召危机。”徐达道：“郭公籍隶定远。目今定远未平，正好借此出兵，想郭公无不允行。”元璋道：“我方募兵七百名，署为镇抚，若统率南行，无论谣诼易生，即郭公亦多疑虑。”徐达道：“七百人中，可用的不过二十余人，公只将二十余人率着，便足倚任，此外一概留濠，那时郭公便不致动疑了。”元璋点头道：“天德此言，甚合我意，我当照行。”徐达乃趋出候命。达字天德，元璋称字不称名，便是器重徐达的意思。徐达为开国元勋，故从特笔。元璋即入禀子兴，出徇定远，并请将原有部兵，归属他将，只率二十四人同行。子兴欣然应允。不出徐达所料。于是元璋整装即行，这一行，有分教：

踏破铁笼翔彩凤，冲开潜窟奋飞龙。

欲知南徇定远情形，请看官续阅下回。

投军为明祖奋迹之始，成婚为明祖得助之始，救郭子兴为明祖报绩之始，募兵七百，得英材二十四，为明祖进贤之始，逐层写来，有声有色。他若郭子兴之庸柔，孙德崖之贪戾，彭大之粗豪，赵均用之刁狡，皆为明祖一人反射。尤妙在用笔不直，每述一事，辄用倒戟而出之法，使阅者先迷后醒，益足餍目。看似容易却艰辛，阅仅至此，已自击节不置。

第　三　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却说徐达、汤和等二十余人，随着元璋，南略定远。定远附近有张家堡，驻扎民兵，号驴牌寨。元璋请费聚往察情形，费聚返报寨中乏食，意欲出降。元璋大喜道：“此机不可坐失。”便命费聚前导，另选数人为辅，上马急行。将到寨前，遥见寨中有二将出来，大声呼着，说是来者何为。费聚心恐，叩马谏元璋道：“彼众我寡，未便深入，不如回招人马，然后前来。”元璋笑道：“多人何益，反令彼疑。”有胆有识。言毕下马，即褰裳渡濠，径诣寨门。寨主倒也出见。元璋道：“郭元帅与足下有旧，闻足下孤军乏食，恐遭敌噬，因遣我等相报，若能相从，请即偕往，否则移兵他避，免蹈孤危。”寨主唯唯从命，只请元璋留下信物，作一证据。元璋慨解佩囊，给与寨主。寨主邀与入营，献上牛酒，大家

饱餐一顿。食毕，元璋即请寨主促装，寨主以三日为期。元璋道："既如此，我且先返，留费聚在此，与君同来便了。"寨主允诺。元璋即策马而归。徐达等接见元璋，询明情状。徐达道："恐防有变。"料事如神。元璋哂道："我亦虑此。"所见相同。徐达道："达闻寨兵约三千人，若负约来争，众寡不敌，请即募兵以备不虞。"元璋称善，即悬旗招兵。阅三日，约得壮士三百人。忽见费聚踉跄奔还，喘声道："不、不好了！不好了！该寨主自食前言，将有他变。"元璋投袂道："小丑可恨，我当立擒此贼。"于是拔营齐赴，且令壮士潜匿囊中，诡作军粮，载以小舆，顷刻抵寨，遣人告寨主道："郭元帅命持军粮来，请寨主速出领取！"寨主正愁乏食，闻信大喜，飞步而出。元璋接见，即令运囊下车，一声呐喊，壮士皆破囊突出，立将寨主拿下。果然妙计。元璋又命部下纵火，攻毁营垒，吓得寨主无处逃遁，齐呼愿降。乃将寨兵纵放，把旧垒一炬成墟。当下收检降兵，一律录用，只严责寨主负约，申行军律，喝令斩讫。该杀。嗣是远近闻风，多来归附。

独定远人缪大亨，拥众二万人，受元将张知院驱遣，屯踞横涧山。元璋与徐达商议，定下一条好计，密授花云，令他照行。花云分兵去讫。且说缪大亨所率部众，本系民间义勇，不受元将拘束。嗣因张知院设法联结，乃受他节制。此时闻元璋已破驴牌寨，恰也隐有戒心，日夕防范。接连数日，毫无影响，防务渐渐松懈。一夕，正阖营酣寝，梦中觉得有呼噪声，蹴踏声，相率起床出视，不料外面已万炬齐明，火光烛地，把全营照得通红，顿时眼目昏花，不知所措。大亨情急欲逃，方才上马，见敌兵已毁营杀入，为首一员大将，裹着铁甲，驾着铁骊，持了一柄大刀，飞舞而来，险些儿把脑袋砍破，急忙用刀架住，启口问道："黑将军快通名来，休得乱砍！"来将答道："我乃濠州大将花云，特来借你的头颅。"妙语解颐。大亨道："彼此无仇，何故相犯？"花云道："元主无道，天怒人怨，我等仗义而来，正为吊伐起见，你既纠众起义，应具同心，为什么反受元将监督，甘心作伥？我所以特来问罪。你若悔过输诚，我亦既往不咎，倘或说一不字，我的刀下，恰不肯半点容情。"声容俱壮。大亨尚拟抗拒，怎奈部众已仓皇失措，人仰马翻，只得忍气答道："要我投诚，也是不难，还请将军息怒！"花云道："你既听我良言，尚有何说。你令部众弃械投诚，我亦当禁军屠戮。"大亨应允，便两下传令，一边释械，一边停刀。复经花云婉转晓谕，说得大亨非常佩服，连降众都是倾心。于是横涧山二万义兵，统随着花云，来归元璋。元璋好言抚慰，正在按名录簿，又得军士喜报，横涧山旁寨目秦把头，也率众来降了。随即传令入见，免不得温词奖勉，一面检阅秦把头部众，约共得八百人。人多势旺，威声大震。

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也拿众来归。元璋见他儒冠儒服，温雅尔文，不觉起敬道："贤昆玉冠服雍容，想总是读书有年，具有特识，现在天下未定，何术荡平？愿有以教我！"国用道："大江以南，金陵为最，龙蟠虎踞，向属帝王都会，公既率师南略，请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将四出，救民水火，倡行仁义，勿贪子女玉帛，天下归心，何难平定？"后来元璋行事，悉本是言，故录述独详。元璋大悦，令国用兄弟，入居帷幄，参赞戎机。一面下令拔营，向滁阳进发。途次有一人迎谒，举止不凡，由元璋问他姓名，答称："李姓名善长，字百室，是本地人氏，籍隶定远。"元璋又欲考核才识，叩问方略，善长从容答

道："从前暴秦不道，海内纷争，汉高崛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即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崩裂，与秦末相同，公系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钟毓公身，若能效汉高所为，亦当手定中原，难道古今人必不相及么？"又是一个王佐之言。元璋又欢慰非常，留居幕下，掌任书记，筹备粮运。居然作萧相国。复饬花云为先锋，带着前队，飞速进行。

花云当先开道，孑身前驱，途遇土匪数千人，毫不畏怯，提剑跃马，横冲而过。各军陆续随上，如入无人之境。群盗自相惊顾道："黑将军来了，勇不可当，休与争锋！"言毕，各分道散去。花云直至滁阳。竟薄城下。城内守吏，闻风早遁，只有流寇往来，入城抢掠，一闻花云军至，连忙逃出城外。可巧被花云截住，乱斫乱杀，信手扫荡，滚去头颅无数，眼见得滁城内外，一鼓肃清了。真是容易。元璋率军入城，安民已毕，忽来了一个少年，两个童儿，少年呼元璋为叔，一童儿呼元璋为母舅，一童儿呼元璋为义父，俱由元璋接见。欣喜之中，恰带着几分酸楚。看官道是何人？待小子说个明白：少年系元璋的侄儿，名叫文正，自从元璋为僧，彼此不通闻问，差不多有八九年。一童系元璋姊子，盱眙人，姓李名文忠，其母已死，随父避难，流离转徙，又与父相失，九死一生，方得到滁。一童系元璋的寄子，姓沐名英，定远人，幼时父母双亡，沿途乞食，元璋在濠州时，出城巡察，见他面貌雄伟，无寒乞相，特命他随归，令妻马氏抚养，视同己子。此时结伴同来，重行聚首，悲喜交集，自在意中。文忠年最幼，只十四岁。走近元璋身前，依依不舍。元璋戏摩其顶，文忠亦牵着元璋衣襟，捉弄不已。元璋笑道："外甥见舅，仿佛见母，所以如此亲昵。我看你母早亡，你父想亦殉难，不如随我姓朱罢！"文忠道："愿从舅命。"元璋又顾沐英道："你既为我寄子，也可改姓为朱。"沐英亦惟命是从。李、沐两人，后皆立功封王，故并笔详叙。三人俱留住滁阳。

元璋复遣将四出，取铁佛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诸寨。正在战胜攻取的时候，突有泗州差官到来，说是奉郭元帅命令，饬镇抚移守盱眙。元璋惊讶道："郭公何时到泗州？"来使道："这是彭、赵两公的计划，郭元帅择善而从。"元璋又问道："濠州何人把守？"来使道："孙公德崖，留守濠州。"元璋沉吟半晌道："我知道了。彭、赵两人，挟主往泗，且令我移军盱眙，以便就近节制，这正是一网打尽的好计。但我只知有郭公命，不知有彭、赵命，你去回复了他，教他休逞刁谋，我元璋不是好惹呢！"彭、赵情迹，从元璋口中叙出，既省笔墨，且写元璋之智。来使语塞，告别而去。嗣是元璋格外注意，常遣侦骑至泗州，探听消息。约越两旬，侦骑回报，彭、赵两人，争权内哄，彭大中矢身亡，部曲为赵所并，气焰益张。结果彭大。元璋叹道："均用得势，郭公更危了。"当下与李善长商议，令善长写就一书，遣人赍递均用，其书道：

> 公昔困彭城，南趋濠，使郭公闭门不纳，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毋乃所谓背德不祥乎？郭公即易与，旧部俱在，幸毋轻视，免贻后悔！

均用得书，心中虽是愤恨，恰也顾忌三分，不敢遽害子兴。惟元璋在滁，尚恐均用

为逆，一时不及往救，左思右想，定了一条贿赂计，立遣人赍送金帛，贿通均用左右，令他设法脱免子兴。果然钱神有灵，青蚨一去，泰岳飞来，大雅不群。元璋忙开城迎接，见子兴挈着妻孥，及义女马氏，接踵而至，当即迎入城中，推子兴为滁阳王，令所有部众，悉归子兴节制。可谓长厚。子兴甚是欢悦。谁知过了一月，子兴又变过了脸，渐渐的疏淡元璋，性情反复，实是可杀。凡元璋亲信的将士，多被召用，连元璋记室李善长，也欲收置麾下。善长涕泣自诉，誓不肯行，子兴不能相强，方才罢休。

嗣是元璋格外韬晦，遇有战事，辄不与闻，子兴也不愿与议。偏是猜忌越深，谗言越盛，有说元璋不肯出战，有说元璋出战，不肯效力，子兴统记入脑中。适值寇兵到滁，子兴立召元璋入帐，令他往剿。元璋应声愿往，子兴又另遣一将，与元璋并辔出城。此将何用？分明是监督元璋。甫与寇兵相接，该将已身中流矢，拍马走还，真是饭桶。阵势几乱。寇兵俱乘间杀来，幸元璋搴旗而前，麾众直上，搏斗了好多时，方将寇兵击退，元璋驰回报功，子兴仍不加礼貌，只淡淡的敷衍了数语。元璋未免懊丧，返入内室，长吁短叹，闷闷不已。马氏在旁慰问道："闻夫君出战得胜，妾正欣慰非常，何故夫君尚有愠色？"元璋叹息道："卿一妇人，安知我事？"马氏道："妾知道了，莫非因妾义父，薄待夫君么？"元璋道："卿既知悉，何劳再说？"马氏道："君亦察知义父的隐情么？"元璋道："前此忌我专擅，我愿撤销兵权，今此疑我推诿，我却争先杀敌，偏他仍是未惬，今我无从揣测，想总是与我有仇罢了。"马氏道："并非与夫君有仇，敢问夫君屡次出征，有无金帛归献？"元璋愕然道："这却没有。"马氏道："他将出战，还兵时必有所献，君何故与别人不同！"元璋道："他们是虏掠得来的。我出兵时，秋毫无犯，那里来的金帛？就使从敌兵处夺了些儿，也应分给部下，奈何献与主帅？"马氏道："轸恤民生，慰劳将士，应该作此办法，但义父未察君情，反疑君为干没，是以不快于心。今妾幸有薄蓄，当出献义母，俾向义父前说情，可保后来释怨。"好马氏，好贤妇，我愿范金事之。元璋道："依卿所言便了。"是夕无话。越日，马氏即检出金帛，亲呈义母张氏。张氏果喜，即与子兴说明。子兴怡然道："元璋颇有孝心，我前此错疑了他。"所争仅此令人愤叹。自此疑衅渐释，遇有军事，仍与元璋熟商。元璋感念内助，伉俪益敦。又越数日，子兴二子，邀元璋出城宴饮，马氏闻知，即密语元璋道："君宜小心！从前义父挟嫌，多由两人播弄，今乃设宴款君，恐是不怀好意。可辞则辞，休堕他计！"元璋笑道："区区二竖，何能害我？我当设法免难，愿卿勿忧！"言毕趋出，即与王子二人，乘马赴饮。甫至中途，元璋忽从马上跃下，对天喃喃，若有所见。既而复腾身上马，揽辔驰还。王子忙惊呼道："同约赴饮，何为半途奔回？"元璋回叱道："我不负你，你何故设计害我？幸空中神明指示，说你两人置毒酒中，令我中道驰归，免得中毒！"言已，纵马自去。两人汗流浃背，俟元璋走远，方密语道："酒中下毒，是我两人的秘谋，此外无人得知，他如何瞧透机关？莫非果有神明不成？"呆鸟。当下怏怏同归，收拾了一片歹心，就使至乃父前，也决口不谈元璋功过，于是翁婿协好，郎舅无尤，好好一座滁阳城，从此巩固，元璋亦称快不置。应谢贤妻。

会元军进围六合，六合主将，至滁求救，子兴素与六合有隙，拒不发兵。元璋进谏道："六合与滁，唇齿相依，六合若破，滁不独存，应即赴援为是。"子兴踌躇良久。问

来使道："元兵约有若干？"来使道："号称百万。"子兴不禁伸舌道："这、这般大兵，何人敢去一行？"帐下都面面相觑，不发一言。鼯鼠技穷，越显出蛟龙利害。元璋道："某虽不材，愿当此任。"如闻其声。子兴道："且先问卜，何如？"元璋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子兴乃允，即令来使先返，随拨兵万人，归元璋统领，克日前往。元璋去后，子兴专望捷音，越数日得了军报，说是六合解围，自然快慰。又越一日，探马来报，元兵大举攻滁，子兴大惊道："元璋何往？"探马报称未知。吓得人人丧胆，个个惊心，小子有诗咏道：

军事由来变幻多，猝逢大敌急如何？
若非阃外英雄在，日暮何人得返戈。

毕竟滁阳何故被兵，元璋何故未归，小子暂一搁笔，姑至下回交代。

昔周武有十乱而得天下，邑姜与焉，先圣叹为才难，才固难矣，愚意则更有进者。自古帝王崛起，有外辅，尤须有内助，邑姜之功，不亚周召，故武王宣誓，独厕邑姜于十乱之列，非十乱以外，必无才彦，不过德有大小，功有巨细，举十乱，可以概余子耳。若明祖朱元璋之南略定滁，外得徐、汤诸人以为之佐，犹之周召也，而内则全资马氏，马氏亦一邑姜欤？本回内外兼叙，注重得人，阅之可以知明祖开国之由来，非仅工叙述已也。

第　四　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却说郭子兴接着军报。惊悉元兵来攻，连忙问及元璋。又未见率兵回来，究竟是何原因？待小子申说明白：原来泰州人张士诚，占据高邮，由元丞相脱脱督诸军进讨，大败士诚部众，乘胜分兵围六合。六合主将向滁阳求救，元璋率耿再成等往援，与元兵对仗，互有胜负。寻以元兵势大，未便久持，故意敛兵，潜入民舍，另遣妇女倚门，戟手痛詈。元兵恐他诱敌，相率惊愕，不敢逼入，渐渐引去。那时元相脱脱，早闻知滁阳出援，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竟分兵来攻滁阳。这边元璋未归，那边元兵将到，探马遇警即报，未尝面面顾到，所以把元璋一边，答称未知。子兴旧部，统是酒囊饭袋，一些儿不中用，闻得这般警报，怎得不惊，怎得不慌？说明底细，足令阅者一快。

正是危急仓皇的时候，又一探马来报："朱将军回来了。"是一位大救星。子兴得此一信，方将出壳的魂灵，收转身中，方欲出城亲迓，缓则堕渊，急则加膝，是庸主待人常态。元璋已率众

进城。彼此晤叙，不及细谈，只与商量防敌的计策。元璋道："火来水掩，将来兵挡，怕他甚么？"子兴稍稍放心，随命元璋出战。元璋自然奉命，不及休息，又复麾众出城，探听元兵行踪，距城已不过十里，连忙设伏涧旁，令耿再成带着数百人，渡涧诱敌，自己在城下立营，专待元兵到来。是谓好谋而成。元兵似风驰电掣一般，直指滁阳，途中遇着耿再成，看他手下的兵士，很是有限，全然不放在眼里，一声呼噪，争先驱杀。再成的兵好似风卷残云，顷刻逃散，分明诱敌。元兵奋力追赶，走近涧边，见败兵凫水逸去，也纷纷下马，褰裳涉流；猛听得鼓角齐鸣，两岸林间，杀出无数人马，前队都列着弓箭手，个个拈弓搭矢，向元兵射来。元兵躲避不及，忙即渡回，已是一半中箭，倒毙涧中。元璋见元兵中计，复率大队赶来。在城将吏，闻元璋得手，也不及待子兴命令，一拥而出，踊跃争功。此是若辈惯技，幸元兵别无秘计，否则全城休矣。大众追了一程，还是元璋勒马停住，声言穷寇勿追，方才收兵。途中拾得元兵弃械，不计其数，统是欢喜得很，返入城中，向子兴前报捷去了。元璋尚恐元兵再至，密嘱部曲戒严，旋闻元相脱脱，已削职充戍，方喜慰道："元朝大将，只靠脱脱一人，他已贬谪，余人不必虑了。"嗣闻脱脱接连被谗，远窜赐死，禁不住一喜一欢，含蓄不尽，令阅者自思！脱脱之贬死，关系元朝存亡，故特笔提明。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元璋在滁无事。复有一位长身铁面的英雄，自称从虹县来投，姓名叫作胡大海，特来求见朱公。又复一番叙法。元璋闻报，亟命延入。瞧将过去，觉得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便起身相迎，令他旁坐。一问一答，无非说是行兵要略，两下里很是投机，元璋即命他为先锋。转眼间已是至正十五年，城中兵食，日渐缺乏，子兴召诸将筹划军糈，元璋进言道："困守孤城，何处得粮？邻近惟和阳城，未经骚乱，想必储有积粟，何妨遣将往取。"诸将笑道："朱公子谈何容易，和阳虽小，城高池深，又有重兵守着，如何取得？"元璋道："我亦非不知此，但不能力胜，还当智取，难道就坐困不成？"是极。子兴忙问计将安出。元璋道："从前攻民寨时，曾得庐州兵三千，颇称勇敢，今可令他椎结左衽，穿着青衣，扮作北军模样，带着橐驼四头，驾运货物，只说是庐州兵护送北使，至和阳赏赉将士，一面用绛衣兵潜随后面，俟青衣兵赚开城门，举火为号，便可掩他不备，鼓行直入。城池到手，还怕粮饷不为我有么？"子兴喜道："此计甚善。"诸将亦齐声赞成。毛遂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当下令张天祐率青衣兵先行，耿再成率绛衣兵后随，先后相隔数里，陆续向和阳进发。

天祐至陟阳关，和阳父老，闻北使过境，携着牛酒，出关迎献。当由天祐接受，拣了一个僻静地方，欢呼畅饮，几忘朝暮。得鱼忘筌，煞是可笑。至再成兵将近和阳，眼睁睁的望着前面，并不见有烟火动静，停住了好一歇，仍是杳然。再成还道自己来迟，火已举过，忙率众趋至城下，守将也先帖木儿，急令闭城，用飞桥追兵出战。再成不见天祐，已是心乱，勉强招架元兵，战了数合，突来了一支硬箭，慌忙躲闪，已中左肩，险些儿跌下马来，仓皇失措，只好拨马返奔。元兵追至千秋坝，日暮收兵，从容归去。不期行到半途，刺斜里杀到一支青衣兵，横冲直撞，任意蹂踏，想是靠着酒力。元兵措手不及，被他一鼓冲散。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张天祐所领的兵马。至此才到。天祐既冲散元兵，一口

气跑到城边，但见西门上面，立着一位长身阔面的大将，盔甲耀光，似曾相识，写出昏黄景象。正疑讶间，只听得大将呼道："张将军来迟了。"这是何人？令我无从捉摸。这一语传到耳中，方觉闻声知名。看官道是何人？乃是朱元璋部下的汤和。点出姓名，尚不知从何而来？笔法奇变，可推绝顶。天祐又喜又惊，待汤和开城放入，忙即问明底细。汤和道："我是奉朱元帅密令，从间道到此，接应诸公，乃到了城下，并没有诸公踪迹，只有飞桥架着城上，我就乘便登城，想去拿也先帖木儿，谁料他却刁狡得很，竟一溜烟走了。我看夜色已昏，不便穷追。因在城上恭候诸公。"说毕大笑。天祐未免怀惭。就汤和口中，叙出原因，真是计中有计，极写元璋智虑。一笑一惭，尤是好看。汤和再问耿再成下落，天祐茫无头绪，反还问汤和。汤和輾然道："与君偕行，君尚未知，我本绕道而来，如何得晓？想是两下失约，他见机回去了。目今已得此城，遣使报捷，自见分晓。"当下写就捷书，遣人赴滁去讫。

且说耿再成败归，禀报军情，子兴问及天祐。再成道："末将薄城，并不见他形影，想他必先行入城，被敌察觉，一律加害。"子兴道："如此奈何？"元璋在旁道："恐尚未然。"恃有汤和之遣。正说着，又闻元使叩城，赍书招降。子兴道："招降书又到，想天祐必陷没了。"元璋道："且先接来书，后见来使。"子兴点头，即令门卒索交来书，递进察阅。书中只说："大兵将到，速宜投诚，毋自贻悔"等语。元璋道："咄！何物胡虏，敢出此言？为今计，应整兵示威，休使轻觑！"子兴道："兵多调出，城守空虚，如何示威？"元璋道："某自有计，王见来使，幸勿自馁！"随即趋出，令三门守卒，总集南门，两旁森列，填塞街衢，方开南门呼来使入。既至帐前，叱来使膝行进见。来使倔强不允，经元璋喝令左右，撳翻地上，才匍匐入帐。子兴语来使道："汝主昏庸，海内大乱，我为保民起见，特起义师，濠滁一带，以次敉平，汝主反妄怒遣兵，要约招降，难道我果偷生怕死么？"来使道："降与不降，任凭裁酌，我系奉命而来，应该以礼相见，为何这般威虐？"子兴道："威虐甚么？"来使道："小小一座滁州城，靠着几千名乌合之众，竟敢背叛天朝，屈辱天使，还说不是威虐么？"口硬如此，真是个倔强汉。诸将在旁，听着此语，不由的气愤填胸，彼此拔剑出鞘，欲杀来使。元璋忙摇手阻住，只大声道："来使无礼，应即驱逐！"子兴遂喝令左右，撵出来使。过了一日，并不见有元兵到来，元璋方语诸将道："诸公欲杀来使，不知杀了一人，于我何益？且彼将谓我杀使灭口，竞奋而来，转滋大患，何如恫喝示威，纵之使去，令他传闻大众，有所忌惮，自不敢进。"虚此实之，即此之谓。诸将方才无言。

元璋又以张汤诸将，各无音耗，复禀准子兴，亲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及健卒千人，往略和阳。途次始接和阳捷报，大众欢欢喜喜的驰入和阳。既入城，查闻天祐部下，横行杀掠，乃邀天祐至前，与语道："诸军自滁来，多劫人财帛，掠人妇女，此等行为，窃所不取，应申明军纪，方能安众。"天祐道："前事不必提起，此后当禁止劫掠便了。"元璋不便再言，心下很是不悦。未几，得子兴来檄，令元璋总领和阳军事。元璋以天祐等人，多系子兴部曲，虑不相下，乃将来檄留存，暂不发布；只令开军事会议，在厅上设着两席，左右分列。俗例向是尚右，诸将先入，各占右席，元璋后至趋左，提议军事，诸将皆瞠目相顾，独元璋剖决如流，屈服众人，诸将方稍稍敬服。元璋遂创议辟

城，分工增筑，诸将任其半，自己任其半，约三日竣工。届期，元璋工竣，诸将尚未就，于是元璋宣召诸将，出檄宣读。读毕，就南面坐，正色道："奉滁阳王檄，统诸公兵，并非由我专擅，今只一筑城小事，乃皆愆期，试问他事曷济？自今以后，违令当斩，愿诸公莫怪！"示之以才，临之以庄，方可压倒一切。诸将始惶恐听命。元璋即传令将士，所得财帛妇女，一应归还原主。于是人民大悦，有口皆碑了。明祖之所以得民者在此。

是时元世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任马，及民军元帅陈野先，分屯新塘、青山、鸡笼山等处，阻绝和阳饷道。元璋留李善长居守，自率兵分道往攻，秃坚等俱败退。独陈野先乘元璋出兵，竟绕道来袭和阳，亏得善长预先防备，俟野先薄城，率锐出战，一番搏击，俘获无算，野先落荒遁去。至元璋归来，得悉此事，极称善长智勇，自不必说。一日，有门卒进报，濠州帅孙德崖到了。元璋不识来因，坦然出迎，彼此接见，并马入城。既登堂，元璋问明来意。德崖道："濠州乏食，特来乞粮。"元璋允诺，留宴数日，一面禀报子兴，不意子兴与德崖有隙，竟亲领大兵，自滁赴和。来执德崖。度量太窄，何能成事？迨元璋闻知，默料子兴此来，定与德崖寻衅，顿时左右为难，不得已先与德崖说明，德崖即起身告别。元璋恐他中道遇仇，复亲送至二十里外。可谓仁至义尽。及归，与子兴接着。子兴勃然道："你为何放走德崖？"元璋道："德崖虽得罪吾王，然究竟患难初交，不应遽绝；且前此构衅，都由赵均用谗谄所致。现在居守濠州，保我梓桑，尚无大过，还望吾王矜宥！"言之有理。子兴听说，无可奈何，勉强住了一宿，仍率兵回滁，郁怒之下，得了一个肝逆症，水米不进，不到数日，一命呜呼。不死胡为。其子天叙，忙遣人飞报元璋，元璋得讣，星夜驰至滁州，发丧开吊，悲恸不已。子兴旧部，见元璋如此忠义，各自感愧，议奉元璋为王。元璋不从，经大众再三怂恿，方权为统帅，兼领子兴部曲。一面驰檄各处，一面挈领妻孥，仍返和阳。

那时孙德崖已返濠州，接到滁州檄文，不禁愤愤道："元璋那厮，煞是可恨！我前去问他借粮，他佯为允诺，暗中恰通知子兴，与我寻仇，幸我早走一着，方得免害。此次子兴去世，他未尝与我函商，擅为统帅，藐我太甚，我当兴兵前去，与他赌个雌雄。"部将吴通献计道："元璋并有滁和，气焰方盛，若出兵与争，恐难取胜，不如借开会庆贺为名，诱他来濠抚众，就席间刺杀了他，藉泄余恨。"德崖连称好计，计固甚善，如皇天不佑何。遂令部下缮就一书，只说是公为统帅，舆情欢忭，兹于濠城开会庆贺，取名兴隆，愿即日速驾惠临，俾资瞻仰，无任翘企等语。当由德崖缄印，遣人赍投和阳。元璋得书，欣然愿往。徐达道："德崖桀骜，恐有诈谋，元帅不宜前行。"元璋道："鸿门与宴，汉高未尝罹害，但教得人保护，便可无虞。"隐然以汉高自居。言未已，旁闪出一人道："末将不才，愿随元帅同往。"元璋视之，系是吴桢，乃笑道："樊哙重生，尚有何虑？"元璋非不知冒险，亦好奇之意尔。胡大海亦挺身道："某亦愿往。"元璋道："你与徐天德等，率军后随，遇有急变，速即杀出为要。"徐、胡二人，俱唯唯听命。当下检选壮士千名，令徐达、胡大海等率着，自与吴桢纵辔前行，即日至濠。

孙德崖已得使人还报，急命吴通等布置妥当，然后离城十里，来迎元璋。遥见元璋当先而来，后面护卫的兵马，也不过千人，暗中大喜道："那厮中吾计了。"慢着！遂下马

相见，挽手入城。寒暄已毕，即令开宴，并将元璋所带将士，一齐调开帐外，尽令畅饮。只吴桢一人，紧紧的随着元璋，寸步不离。仿佛黄鹤楼中之赵子龙。当下分席坐定，酒过数巡，德崖语元璋道："日前进谒，蒙足下惠爱，脱我陷阱，甚是感激。今郭帅已亡，兵权无统，以辈次论，应属不才掌管，乃前得来檄，知足下已为统帅，难道不分长幼么？"元璋道："这是郭帅旧部，共同推戴，我不过权时统辖，他日再当另议。"德崖道："今日便可让我，何待他日。"元璋起座道："这却不能。"德崖便大呼道："众将何在？"一声喝令，万众齐入，霎时间刀械并举，都上前来杀元璋。正是：

萧墙隐有干戈伏，豪杰都从险难来。

未知元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智取和阳，俱本正史，一经演述，便写得奇霁突兀，曲折回环，此由用笔之妙，故神变乃尔。至若孙德崖邀宴事，未见正史，而稗乘相传，以及乡曲妇孺，俱知有兴隆会一事，或者史官失载，亦未可知。且德崖与子兴并起，子兴生卒，及其子天叙之存亡，史笔俱详，而德崖不见下落，其有阙文也无疑。作者援引稗官，补入此事，有文征文，无文征献，宁得以虚诬目之？

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却说孙德崖喝令左右，来杀元璋，元璋身旁只一吴桢，双手不敌四拳，任你力大无穷，怎能敌得住众人？他却情急智生，仗着剑来奔德崖。德崖不是吴桢敌手，猛被抓住，充作护盾，抵挡众兵。惊得德崖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忙道："不、不要如此！"吴通等恐伤及德崖，缩手不迭，但闻吴桢厉声道："你从前到了和阳，我主帅如何待你，今乃借名宴会，诱我主帅到此，伏兵求逞，试想我主帅践信而来，大众闻知，你乃设计陷害，无论有我保护，不令主帅遭你毒手，就使不然，你的狡诈手段，难道可得人信服么？"这数语理直气壮，说得大众都是咋舌。比樊哙尤为智勇。德崖喘急道："依将军言，应该如何？"吴桢道："要你送我主帅出城，万事全休。"德崖不待说毕，满口答应。吴桢仍扭着德崖，不肯放松，出了厅，招呼徐达、胡大海等，保着元璋先行，自与德崖后随。吴通等不敢动手，只好任他出去。既出城闉，吴桢把德崖一推，道声去罢。德崖方眼花缭乱，站立不住，谁料胡大海持斧奔还，手起斧落，把德崖劈作两段。该杀！该杀！吴通等见德崖被害，

愤怒的了不得，便号令众兵，倾城出战。吴桢见大海闯祸，忙令徐达卫着元璋，急行而去，自与大海领着壮士，截住厮杀。两下死斗，赌个你死我活，约半时，胜负未分。吴桢恐寡不敌众。传令且战且行，未及里许，见元璋带着大队人马，回来援应，顿时欢喜万分，精神陡长，又返身来夺濠城。吴通知不可敌，飞马奔还，不防吴桢紧紧随着，吴通入城，吴桢也跃马疾上，掷剑过去，适中吴通脑后，倒撞马下。此时城不及闭，由元璋驱军拥入，如削瓜切菜一般，杀死了许多濠将。濠兵走投无路，元璋乃下令降者免死，于是大众投械，匍匐乞降。

看官阅至此处，恐未免动起疑来，濠州与和阳相隔，虽是不远，究竟非一时三刻，可能往还，元璋才得脱身，如何即能率兵来援呢？我亦要问。原来李善长恐元璋有失，复命郭兴、郭英等，带着万人，前来接应。将到濠城，适与元璋相值，遂由元璋亲自统辖，返身来救吴桢等人，得获大胜。当下抚兵息民，全城立定。元璋触起乡情，复命椎牛酾酒，号召故乡父老，入城宴饮。这真所谓兴隆会。席间来了郭山甫，就是郭兴、郭英的父亲，元璋格外优待，并命兴英兄弟，侍父劝餐。山甫善相人术，尝相元璋状貌，称为大贵，复语兴英道："我观汝侪，亦可封侯。"以此元璋在濠募兵，应第二回。山甫即令二子相从，至此饮毕入谢，并愿令爱女入侍，想该女状相亦应封妃。元璋欣然允诺。次日，即令兴英兄弟，去迎妹子，约阅半日，即挈妹进见。元璋瞧着，淡妆浅抹，冲雅宜人，是一个闲静妃子。心中很是喜慰。婉问芳龄，答称二九，便命为簉室，即夕设宴称觞，合欢并枕。脂香满满，人面田田，从教夙夜在公，允合衾裯长抱。后来元璋登基，封为宁妃，姑且搁下慢提。

且说元璋住濠数日，留兵戍守，自率郭兴兄妹，及徐达、吴桢等一班人众，径回和阳。入城后，接到亳州来檄，上书大宋龙凤元年，不禁奇异起来。瞧将下去，乃是封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自己的名下，有左副元帅字样。便召天祐问道："这檄何来？"天祐道："刘福通现据亳州，迎立韩林儿为主，自称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传檄至此，想是令我归附的意思。"元璋道："大丈夫岂甘为人下么？"志大言大。天祐道："韩林儿自称宋裔，又有刘福通为辅，占踞中原，势力方张，元帅亦不可轻视。"元璋笑道："君愿往归，不妨做他的右副元帅，我恰不受。"快人快语。天祐道："元帅不愿受职，确是高见，难道不材便贪职不成？但刘福通既然势大，不妨权时联络，免他与我作对，这也是将计就计的法子。"未免畏葸。元璋沉吟半晌，方道："这也有理。"遂遣谢来使，一面号令军中，称是年为龙凤元年。此举未免失当。是年为元至正十五年。

转瞬旬余，忽由胡大海引入一人，年方弱冠，威武逼人。元璋问他姓名，当由胡大海代述："姓邓名友德，与大海同籍虹县，现自盱眙来归。"元璋又问道："他从前充过何役？"大海道："他父名顺兴，曾起义临濠，与元兵战死，兄友隆，又病没，经他代任军事，每战得胜。今闻元帅威名，愿由末将介绍，来投麾下。"元璋道："据你说来，他的勇略，过于乃父乃兄，我当替他改名，易一愈字，可好吗？"事见邓愈列传。那人即拜谢赐名。元璋甚喜，立命为管军总管。复简阅军士，日夕操练，拟乘此击楫渡江，规画金陵。会有怀远人常遇春，禀性刚毅，膂力过人，出常遇春。年二十三，为盗魁刘聚所得。遇春见他四出抄掠，毫无远图，便弃了刘聚，来投元璋。行至半途，忽觉疲倦起来，遂假寐田间，

恍惚间遇一金甲神，拥盾呼道："起起！你的主君来了。"当下惊悟，才觉是南柯一梦。忙把双目一擦，四面探望，正值元璋带着数骑，巡弋而来。他即迎谒马前，自报姓氏，并陈述过去的事实，愿投效戎行。元璋微笑道："想你为饥饿乏食，所以到此。况你本有故主，我如何夺他？"遇春顿首泣道："刘聚只是一盗，不足有为，闻公智勇深沉，礼贤下士，是以不嫌道远，特来拜投。得承知遇，虽死犹生。"下文死事，隐伏于此。元璋道："你愿从我渡江么？"遇春道："公如有命，愿作先锋！"元璋道："先锋么？且俟取太平后，授你此职。"遇春拜谢，遂与元璋同归。

元璋以渡江不可无舟，正在忧虑，忽报巢湖帅廖永安兄弟，及俞廷玉父子，遣人纳款，愿率千艘来附。元璋大喜道："这是天赐成功，机不可失。"便谕来使先归，一面召集众将，亲往收军。原来巢湖帅廖俞诸人，尝结连水砦，防御水寇，庐州盗魁左君弼招降，廖俞不从，君弼遂遣众扼住湖口，不令出入，乃从间道贻书，输款元璋，无非是乞援的意思。至元璋已到巢湖，廖永安与弟永忠，俞廷玉率子通海、通渊、通源，及余将桑世杰、张德胜、华高、赵庸、赵馘等，均上前迎接。由元璋慰劳一番，即令调集各船，扬帆出湖。直至铜城闸，已越湖口。寰宇澄清，一碧如洗，并没有敌舟拦阻。永安方入贺元璋道："明公到此，先声夺人，寇众不战自溃，从此可安心渡江了。"言未已，忽报前面有大舰驶至，元璋即与永安出舱遥望，但见楼船数艘，逐浪而来，上载兵士无数，并悬着一幅大旗，写着："元中丞"等字样，奇笔不测。永安惊讶道："莫非是元将蛮子海牙么？他现为中丞，屯兵百里外，如何闻报至此，与我作梗？"元璋道："不是左君弼勾结，定是贵部下与君未协，泄漏军机，现不如暂避敌锋，改觅间道出去，方为得计。"永安道："此间只有两路可出，除此地外，只有马肠河了。"元璋即命回走马肠河，迅驶而去，元兵恰也不来追赶。转入马肠河中，凝神远眺，也隐隐有重兵驻扎。元璋大疑，亟令永安检查各舟，有无缺乏？寻查得众人俱在，只少一小舟，掌舟的叫作赵普胜。元璋便语永安道："照此看来，马肠河口，亦有元兵阻住，我等不便越险，且择要屯泊，再作计较。"永安乃令各舟退屯黄墩。元璋复与永安约，拟从陆路归和阳，取舟同攻。实则元璋无舟，恐永安亦有异图，意欲借着兵力，镇服永安等人，所以匆匆登岸，取道竟归。窥透元璋心事。

既返和阳，急募集商船，载着精兵猛士，复至黄墩督众往攻元兵。时值仲夏，气候靡常，江上忽刮起一阵怪风，黑云随卷，如走马一般，霎时间大雨滂沱，河水陡涨。元璋乘机奋勇，令各舟鱼贯而前，一齐从小港中，杀出峪溪口，奔向大船而来。蛮子海牙忙跃上船头，迎风抵敌，不意巢湖各舰，轻捷便利，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忽环攻，忽飏去，凭你蛮子海牙如何威猛，怎奈船高身重，进退不灵，顾了这边，不及那边，顾了那边，不及这边。相持数时，料知杀他不过，一声呼啸，竟回船自去。倒是三十六计中的上计。元璋督兵追赶，夺了许多器械。至元兵去远，方从浔阳桥通舟，直入江中。天雨已霁，两岸波平，红日当空，青山欲滴，绝妙一幅大江图。元璋正临流四眺，忽见永安入舱，禀问所向。元璋道："此去有采石镇，素称险要，兵备必固；惟牛渚矶前临大江，不易扼守，我且攻下牛渚，再图采石未迟。"于是乘风举帆，舳舻齐发，不多时，前军已达牛渚矶，矶上不过数百元兵，被常遇春等一阵击射，逃得一个不留。元璋复传令各军，趁着锐利，转

攻采石矶。这采石矶陡绝江滨，高出江面约丈许，元兵屯积如蚁，守矶统领，便是蛮子海牙。他在峪溪拒战不利，预料元璋必乘胜渡江，因此踞矶坐守，专待元璋到来。元璋督领舟师，正要近岸，猛听得一声鼓号，矶上的矢石，如骤雨一般，飞洒过来。元璋料难轻敌，命将战船一字儿排住，下令军中道："有先登此矶者受上赏，当为正先锋！"郭英应声而出，领着一班长枪手，冒险前进，将及上矶，不意前面的士卒，多中箭倒毙，郭英也几乎被射，幸亏退避得快，矢力未及，才得脱险。胡大海见郭英败退，气冲牛斗，奋勇继上，那矶上的炮箭，注射愈密，竟似无缝可钻，随你力大无穷，一些儿不中用，也只好渐渐退回。连写郭英、胡大海之败退，以衬常遇春之勇。

元璋到此，亦无法可施。突见常遇春率着藤牌军，飞舸疾至，忙高呼道："常将军欲夺头功，正在此日。"说时迟，那时快，遇春已左手执盾，右手挺戈，鼓勇而前。看看距矶不远，竟不管什么死活，奋身一跃，直上矶头。元将老星卜喇先，急用长矛刺来，遇春将戈盾挟住矛杆，大喝一声，把老星卜喇先推仆，顺手刺死。郭英、胡大海等，复一拥登矶。刀劈枪刺，把元兵杀死无数。蛮子海牙已立足不住，只好收拾残兵，一哄儿走了。采石已拔，元璋大喜，遂授常遇春为先锋。赏足副功。自是沿江诸垒，多望风迎降。

元璋闻将士聚议，多欲收取粮械，为班师计，因语徐达道："此次渡江，幸而克捷，若引兵归去，元兵复至，功败垂成，江东终非我有了。"徐达奋然道："何不进取太平？"正要你说此话。元璋称善，当即下令，将各船缆索斩断，放急流中，顺水东下。一面谕诸将道："太平离此甚近，愿与诸将偕行，取了再说。"诸将见无可归，只得随着元璋，直薄太平城下。架梯悬索，四面齐登。元平章完者不花、万户万钧、达鲁花赤、亦元官名。普鲁罕忽里等，抵敌不住，弃城遁去。惟太平路总管靳义，赴水自尽。元璋入城安民，严申军律，一卒违令，立斩以徇，全城肃然。一面具棺葬靳义尸，碣书义士；一面延访耆硕，优礼相待。

耆儒陶安、李习等，率父老入见，元璋与陶安语时事。安乃进言道："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窥他志趣，惟在子女玉帛，毫无拨乱安民的思想。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何患不成大业？"元璋道："我欲取金陵，何如？"安复答道："金陵帝王都，形胜称最，乘此占领，作为根据，然后分兵四出，所向必克。古语有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明公何不速图？"与冯国用之言暗合。元璋甚喜，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授李习为知府，用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吏，陶安参赞幕府，仍沿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尚红色。小子有诗咏道：

炎汉由来火德王，赭袍赤帜亦何妨。
只因年号称龙凤，犹愧男儿当自强。

太平已定，哨马来报，元将蛮子海牙，又遣兵来了。那时又有一场厮杀，且至下回说明。

自朱元璋投营起义，所有举动，未免以智术服人，然犹不失为王者气象。惟用韩林儿年号，为一生之大误。林儿姓韩不姓赵，何得诡称宋裔，且宋亡久矣，豪杰应运而兴，当迈迹自身，何用凭藉？厥后有瓜步之沉，近于弑主，始基不慎，贻玷终身，可胜慨欤！至若常遇春之力拔采石矶，为渡江时第一大功，元璋即授任先锋，既足报功，尤得践信，于此可见其能用人，于此可见其能立业。且入太平后，肃军纪，恤义士，延耆儒，种种作用，无非王道。而龙凤年号，仍然沿袭，意者由徐李诸人，为霸佐而非王佐乎？瑕瑜并录，褒贬寓之。体会入微，是在阅者。

第六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却说元璋得了太平，城中原是安静，惟城外一带，尚统属元兵势力。元中丞蛮子海牙，调集巨舰，截住采石姑孰口，并檄令义兵元帅陈野先，及裨将康茂才，率水陆兵二万人，进逼太平。元璋乘他初至，立率诸将出战，一面命徐达、邓愈，别出奇兵，绕道至敌后，潜伏襄城桥。野先到了城下，摩拳擦掌，专待厮杀。未几城门大开，守兵一齐杀出，后面有许多健卒，拥着一位大元帅，龙姿凤表，器宇不凡，正暗暗惊异间，忽见空中起了一道霞光，结成黄云，护住元璋麾盖，益觉惊疑不已。各兵亦相率观望，不意元璋已麾兵杀来，横厉无前，人人披靡。野先料不可敌，率众退走。奔至襄城桥，炮声骤发，徐达、邓愈两路兵马，左右杀出，急得野先无路可奔，没奈何挺着长枪，来战邓愈。约数合，被邓愈用矛格枪，舒开猿臂，把野先活擒过去。写邓愈。余军见主帅被擒，纷纷溃散。有一半逃得慢的，都做了刀头之鬼。康茂才潜遁。徐达、邓愈得胜回城，即将野先推入帐前，元璋命左右将他释缚，好言抚慰。野先道："要杀便杀，生我何为？"元璋道："天下大乱，豪杰蜂起，胜得人附，败即附人，你既自称豪杰，正当通时达变，何苦轻生？"野先迟疑半晌，方称愿降。迟疑二字，已伏下文。元璋复令招降旧部，野先即发书去讫。

至野先出帐，冯国用进谏道："此人獐头鼠目，不可轻信。"写冯国用。元璋默然。越宿，野先入帐，报称部曲多来投降。元璋令他召入，一一记名，仍命归野先统辖。野先称谢而出。元璋又饬徐达等，分道略地，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处，接连攻下，拟进取集庆路。野先忽入禀道："某蒙主帅不杀之恩，愿率旧部自效，往取集庆。"元璋许诺。冯国用又暗中谏阻，元璋道："人各有志，从元从我，听他自便罢了。"元璋此言，令人不解。野先既去，阅数日，遣人赍书报闻，由元璋启阅，略云：

集庆城右环大江，左枕崇岗，三面据水，以山为郭，以江为池，地势险阻，不利步战。昔王浑、王浚造战船，谋之累年；而苏峻、王敦，皆非陆战以取胜；隋取江东，贺若弼自扬州，韩擒虎自庐州，杨素自安陆，三道战舰，同时并进。今环城三面阻水，元帅与苗军联络其中，建寨三十余里，攻城则虑其断后，莫若南据溧阳，东捣镇江，据险阻，绝粮道，示以持久，集庆可不战而下也。

元璋览至此，輾然一笑，含有深意。即以书示李善长。善长道："野先狡诈，欲令我劳师旷日么？"一语道破，然不若元璋之尤为深沉。元璋道："不烦多言，只劳你与我作复。"善长应命，即提笔写道：

历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长江天堑，限隔南北，故须会集舟师，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据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舍舟而进，足以克捷，自与晋隋形同势异，足下奈何舍全胜之策。而为此迂回之计耶？此复。

写毕，呈上察阅，元璋鼓掌称善，遂发还来使，并命张天祐至滁阳，邀同郭天叙部兵，助攻集庆。此举又有深意。郭天叙接着天祐，怀疑未决。天祐道："得了集庆，便可南面称帝，北图中原，足下何惮，乃不敢进。"天叙大喜，立刻发兵，也不及会同元璋，竟与天祐率军东下。甫抵秦淮河，元南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师阻住。两下对垒，福寿执着大刀，左旋右舞，势甚凶猛，不特天叙当他不住，就是天祐上前，战了数合，也杀得浑身是汗，拨马逃回。正在退走，忽前面遇着一支人马，为首一员统领，挺枪而来，视之乃是陈野先。天祐喜甚，只道他前来救应，忙上前招呼，谁知两马甫交，竟被野先一枪，刺中咽喉，倒毙马下。天叙见天祐被杀，急欲从旁逃遁，巧值福寿赶到，手起刀落，挥作两段。想做皇帝的趣味。野先遂与福寿合兵，任意扫荡，有几个命不该死，逃向元璋处通报去了。阅至此，始知元璋之计。

野先追赶败兵，道过葛仙乡，肆行劫掠。乡中有民兵数百人，头目叫作卢德茂，颇有侠气，至是闻报，密遣壮士五十人，各着青衣，持牛酒出迎。野先不知是计，遂与十余骑先行。约里许，青衣兵自后突起，攒槊竞刺，把野先等十余人，杀得片甲不回。袭人者亦被人袭，可见狡诈无益。及野先从子兆先，得知凶信，来乡报复，卢德茂已潜自引去，乡民亦大半远飏，只剩了空屋数百间，无可杀掠，方挈着部曲，还屯方山。元璋闻知各种消息，一面收集天叙败卒，一面拟进攻方山，为天叙复仇。借名兴师，计中有计。

忽又接得军报，蛮子海牙，复带领舟师数万，袭踞采石矶，将进窥太平了。元璋大愤，便欲亲去一战。常遇春挺身道："不劳元帅亲征，只教末将前行，便可杀退那厮。"元璋道："将军此去，须要小心，若有挫失，太平即尚可保，和州必遭陷没。大众家眷，都从此休了。"遇春领命，率着廖永忠、耿炳文等，驾舟而去。将至采石矶，海牙已联樯来迎，遇春先授诸将密计，令各舟散布江心，四面攻击，自率健卒驾一舸，奋勇冲突。海牙恰也不惧，仗着舰大兵多，麾旗酣斗，是时已为至正十六年仲春，江上轻飙，荡漾不

定，百忙中叙入此文，看似闲笔，实是要语。初战时，海牙尚据着顺风，颇便击射，不意相持半日，风竟随帆而转，遇春一方面的将士，竟顺风纵起火来，风助火烈，火仗风威，一霎时把海牙船缆，尽行烧断，分作数截，那船上亦被烧着，连扑救都是不及，还有何心恋战？遇春左右指挥，各舟四集，都乘势跃上敌船，乱砍乱剁，可怜一班元兵，不是赴水，便是饮刀。海牙忙改乘小舟，抱头窜去，所有兵舰，尽被遇春等夺住，奏凯而回。采石矶两次得胜。

自是江上无一元兵，高掌远蹠的朱元帅，无西顾忧，遂亲督诸将，进取集庆路，真个是水陆并行，兵威浩荡。陈兆先不知死活，还率众来争。一场角逐，生擒了陈兆先，收降了三万六千人，兆先亦情愿投诚。释兆先而不杀，可知为天叙复仇之说，尽是虚言。诸将恐降众过多，防有他变，元璋叹道："去逆效顺，还有何求？"当下挑选降众，得勇士五百人，令备宿卫，环榻而寝。帐中除元璋自己外，只留冯国用一人。想他当亦谏阻，故特留侍以试之。元璋独解甲登床，酣眠达旦，一夕无事，众心乃安。全是权术。

越数日，元璋复令冯国用，带着五百降卒，作为冲锋。五百人感激思奋，驰至蒋山，先登陷阵，击退元兵，长驱至金陵城下。元将福寿，筑栅为垒，屯兵固守。冯国用率队攻栅，前仆后继，徐达、常遇春等，次第踵至，你推我扳，竟将各栅毁去。元兵四溃，元将福寿，督兵出战，众寡不敌，又被杀退。徐常等猛力围攻，一连数日，伺隙齐登，福寿尚巷战竟夕，至筋尽力疲，方大呼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言讫，举剑向颈上一横，鲜血直喷，顿时毙命。旌扬忠臣。金陵已破，诸将奉元璋入城，揭榜安民，一面召集官吏父老，温言慰谕道："元朝失政，生民涂炭，我率众至此，无非为百姓除害，汝等各守旧业，勿生疑惧！"贤人君子，能相从立功，我当重用。旧政不善，汝等可一一直陈，我当立除。官吏毋得贪暴，虐我良民！"大众闻言，拜谢而出，互相庆慰。各处义兵，次第来降，康茂才等亦闻风钦服，共得士卒五十万人，乃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礼聘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一律录用。复以福寿为元殉节，敛尸礼葬，阖城大定。乃命徐达为大将，率诸将浮江东下，攻克镇江；又分兵下金坛、丹阳等县，以汤和为统军元帅，驻守镇江；再命邓愈、邵成、华高、华云龙等，率兵攻克广德路，改名为广兴府，即以邓愈为统军元帅，驻守广兴。诸将以元璋威名日著，劝进爵为王，元璋不允，只自称吴国公。置江南等处行中书省，亲督省事，授李善长、宋思贤为参议，陶安、李梦庚等为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官；复置江南行枢密院，以徐达、汤和同佥枢密院事，置帐前亲军，以冯国用为总制都指挥使，设前后左右中五翼元帅府，及五部都先锋，设官分职，井井有条。一面遣将至和州，迎接眷属，护送至府，即就元御史台居住。骨肉欢聚，喜气重重，大明二百数十年的基业，便自此创始了。点清本旨，暂作一束。

先是徐达、汤和等下镇江，收降盗目陈保二，及徐达兵归，汤和复入佥枢密院事，保二心变，竟诱执詹、李二守将，奔投张士诚。士诚此时，正迭陷平江、松江、湖州、常州等处，又收得蛮子海牙的遗众，声势甚盛，至保二归降，自然收留，并将詹、李二将拘住。警报达应天府，元璋以二将被拘，恐遭毒手，只得先与通好，以便索还二将。遂

修书一缄，命杨宪赍送士诚。杨宪驰至平江，入见士诚，士诚遂展阅道：

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圉，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

士诚阅至此，即把书掷下道："元璋欲比我为隗嚣么？"恐你且不若隗嚣。喝令左右将杨宪拘禁，立发水师攻镇江。元璋即遣徐达往御，到了龙潭把士诚兵一鼓击退，总道士诚气沮，不敢再来，遂收兵驻镇江城。谁料士诚不得镇江，却移兵潜袭宜兴，守将耿君用不及防备，城陷身亡。元璋闻报大惊，忙遣使驰谕徐达道："士诚起自盐枭，诡计多端，今来寇镇江，已与我为敌。且袭据宜兴，志不在小，将军宜速出毗陵，先机进取，毋堕狡谋。"此亦一袭魏救赵之计。徐达得令，即向常州进发。

常州即古毗陵地，徐达军至常州，筑垒围攻，士诚遣张汤二将来援，达即退军十八里，设伏以待，自率老弱残兵，前去诱敌。张汤二将，出营交战，望见徐达部下，器械不整，七长八短，不禁大笑起来，互相告语道："人说朱元璋用兵如神，为什么这般羸弱，看来是不值一扫呢！"你既闻他威名，如何不加疑虑。当下麾兵出战，直前相搏。徐达不及遮拦，且战且行；一走一追，忽达十余里，突然间闪出铁骑数千，横冲而来。当先一员大将，铁盔铁甲，好生威武，手提方天画戟，直刺张、汤二将。看官道是何人？乃是徐达部下，行军总管赵均用。张、汤二将，见均用杀至，料是遇伏，慌忙用枪招架。两人敌住一人，还觉得有些费力，怎禁得徐达翻身杀来，与均用双战二将。二将见不是路，拨马返奔，走不多远，又听得一声呼哨，伏兵复起，吓得张、汤二将，魂飞九霄，连坐骑都不由驾驭，沿路四窜。想也被吓慌了。豁喇一响，二将都马失前蹄，身随马蹶。巧值均用杀到，喝令擒缚，两个中捉住一双。此段从士诚本传，不从纪事本末。余众溃走，还报士诚。

士诚惶恐，乃奉书求和，遣裨将孙君寿，赍至应天，愿岁输军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元璋复书，责他开衅召兵，罪有所归。既愿乞和，应释归使人将校，每岁输粮应增至五十万石。当令孙君寿持书去讫。转瞬旬余，士诚并无复音。又越数日，得徐达军报，略称："镇江新附军，被士诚所诱，谋变牛塘，达几为所困。幸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来援，方得脱险，并擒住士诚部将张德，云云。"元璋勃然大愤，复命耿炳文率兵万人进攻长兴，俞通海、张德胜等率舟师略太湖，张鉴、何文正募淮军攻泰兴，赵继祖、郭天禄、吴良等，合师攻江阴。先后并举，环击士诚。一面促徐达速下常州，不得迟误。接连叙下，如火如荼。士诚闻常州围急，遣吕珍赴援，别命赵打虎驰救长兴。炳文驰至长兴城下，守将李福安、答失蛮等，登陴守御。两下正相持未决，适值赵打虎到来，喘息未定，被炳文兜头痛击，立营不住，只好退走，奔至城西门。不意城门紧闭，屡呼不开，后面追兵又到，只得向湖州遁去。名曰打虎，实是没用。原来赵打虎系著名悍目，自投士诚部下，屡立奇功。此次来援长兴，城守李福安等，总料他唾手却敌，不想一到便败，方知耿军难敌，有意献城，待打虎被拒而去，遂出城投降。

炳文收了两人，并得战船三百余艘，立即报捷。元璋命置永兴翼元帅府，以耿炳文任元帅职，统兵居守。士诚又遣左丞潘原明，元帅严再兴，来寇长兴。距城数里，猝遇炳文偏将费聚，从旁突击，杀获数百人，原明等遁去。只常州尚相持未下，常遇春分兵四出，断他饷道，城中兵士乏食，免不得惶急起来。吕珍屡出城相争，统被徐达击退。俄而城中食尽，只有数千饿卒，那里还支持得住？那时吕珍也顾不得城池，夤夜开门，冲围自走。城中无主，当然失陷，徐达遂引兵入城。自至正十六年九月，围攻常州，至十七年三月乃下，也算是一番劲敌。小子有诗赞徐达道：

辍耕陇上喜从龙，迭战江东挫敌锋。
不是濠梁应募去，谁知乡曲有奇农。达世业农。

常州告捷，徐达又奉元璋命令，移师宁国。欲知宁国战事，容待下回续详。

本回前半截以攻集庆为主，后半截以攻常州为主。集庆下则踞江而守，可进可退；常州下则屏蔽有资，可东可西。此朱氏王业之所由创，抑徐达首功之所由建也，若纵野先，遣天叙、天祐，饬诸将蹙士诚，无在非元璋之智谋，一经作者揭出，便如燃犀烛渚，无处不显。而全神贯注，则总在集庆与常州。元璋之注意在此，作者之注目亦在此。即如后之阅者，可藉此以知当日之军事，并可以知是书之文法。否则势如散沙，毫无纪律，便不成妙事妙文矣。

第七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縶归绝粒

却说徐达奉元璋命，率常遇春等往攻宁国。宁国城守甚坚，与常州不相上下，守将杨仲英、张文贵等，尚没有甚么能耐，惟有一将勇悍异常，姓名叫作朱亮祖。点笔不弱。亮祖六安人，称雄乡曲，号召民兵，元廷授为义兵元帅，元璋取太平时，亮祖曾率众投诚，嗣因性急难容，与诸将未协，复叛归元军。至是闻徐、常等进围宁国，遂联络守将，悉心协御。徐达将到城下，立营未定，亮祖即出搦战。一支长枪，直前挑拨，飘飘如梨花飞舞，闪闪如电影吐光，任你徐元帅麾下，个个似虎似罴，也一时敌他不住，逐渐倒退。极写亮祖。当下恼了常遇春，抖擞精神，上前迎敌。彼此交锋，大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亮祖虚幌一枪，佯败退走，常遇春拍马赶去，不防亮祖挺枪回刺，竟戳中遇春左腿，遇春忍痛返奔，亮祖又回马追来，亏得赵德胜、郭英二将，并出敌住，两下里鼓声震天，重

行鏖战。城中又来了张文贵，接应亮祖，亮祖枪法愈紧，连赵德胜、郭英等，也觉心慌，同时退下。徐达恐诸将有失，忙鸣金收军，被亮祖追杀一阵，丧亡了千余人。次日又与亮祖接战，仍一些儿不占便宜。接连数日，未得胜仗，反又失了许多人马。徐达情急得很，不得已据实禀报。

元璋闻亮祖如此骁勇，即亲率大军，兼程而至。徐达接着，申述交战情形，元璋道："擒他不难，明日临阵便了。"翌晨升帐，召吴桢、周德兴与华云龙、耿炳文四将至前，授他密计，令随驾出征；一面命唐胜宗、陆仲亨等，率步兵数千，亦授以密计，令他先去。吴良、吴桢等，只待元璋出营，便好厮杀，偏偏元璋并不动身，朱亮祖反率众挑战，元璋又延了数刻，方从容上马，率军而出。两阵对圆，吴桢跃马而前，与亮祖交战数十合，返骑而走。亮祖来追，周德兴又提刀接战，大约亦数十合，又纵马回阵。华云龙复出去接着，又是依样葫芦。待至耿炳文出战后，杀得亮祖性起，竟挺枪驰入元璋阵内，来杀元璋。中他计了。元璋麾众倒退，诱他追了数里，复回身杀转，命四将并力围攻。前轮战，后合围，不怕亮祖不入彀中。亮祖身敌四将，尚不觉怯，左挡右架，又战了一时许，渐觉气力不加，方伺隙杀出圈子，驰回原路。吴桢等紧紧随着，一些儿不肯放松。亮祖且战且走，将要返城，忽突出唐陆诸将，拦住马首，他亦不与争锋，只执着短刀，乱砍马足。亮祖猝不及防，被他剁着马蹄，马力已乏，禁不起痛楚，顿蹶倒地上。那时亮祖还一跃而下，不随马蹶，可奈吴桢、耿炳文两将，已追至背后，双枪并举，来刺亮祖。亮祖急忙转身，奋斗两将，陆仲亨乘他酣战，竟取出绊马索，潜套亮祖的双足。亮祖不及顾着，右足一蹿，误入套中，仲亨尽力一扯，亮祖站立不稳，方似玉山颓倒，吴耿二人，急下马揿住，才得将他捆缚，饬军扛抬而去。缚亮祖用着全力，文笔亦不放松。守将杨仲英、张文贵亟来相救，已是不及，反被掩击一阵，杀得七零八落，踉跄逃回。时已天暮，元璋收兵还营，令将亮祖推入。元璋笑语道："你降而复叛，今将如何？"踌躇满志之言。亮祖朗声道："公若生我，当为公尽力，否则就死，何必多言！"元璋道："好壮士！"便下座亲为解缚，亮祖乃叩谢。

越宿，元璋饬造飞车，编竹为重蔽，一夕即就，数道并进。守将杨仲英度不能支，开城迎降。张文贵守志不屈，先杀妻孥，然后自刎。元璋既入宁国，拟往攻宣城，亮祖愿率兵自行，经元璋特许。去后才数日，捷报已到，宣城由亮祖攻下了。此从纪事本末，及通鉴辑览，与朱亮祖传小异。元璋乃留徐达、常遇春等驻宁国，静俟后命，自率军返金陵。未几接得赵继祖、俞通海军报，太湖大捷，降士诚将王贵，击走吕珍，元璋欣慰。嗣闻通海接战时，矢中右目，仍奋勇击退敌军，当下赞不绝口，并遣使慰问去讫。无非激励他将。接连复得张鉴、何文正捷音，说是泰兴已克，擒住援将杨文德。元璋道："两路得胜，士诚应丧胆了。但未知赵继祖、吴良等，进兵江阴，胜负如何？"吴桢闻言入禀道："兄长在外，尚无确实消息，愿主公增兵协助为是！"好兄弟。元璋道："将军骨肉情深，何妨竟往！我拨兵五千人，令你带去便了。"吴桢拜谢，次日即领兵出发。未到江阴，已有捷报赍入金陵，略称先据秦望山，后入城西门，全城平定。元璋嘉吴良功，擢为分院判官，令督兵防守江阴。并传谕吴桢，不必班师，令他与兄协守，严备士诚。原来江阴地扼大江，实为东南要冲，又与平江接壤，相距仅百余里，因此令他协防。吴良、吴桢奉命后，戮力

设备，军容甚盛，士诚屡遣将往攻，都被击走，江阴方安。归结前回三路人马，笔不渗漏。

元璋又命邓愈、胡大海进攻徽州，檄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常熟，又是两路兵马。小子只有一枝笔，不能并叙，只好先叙徽州事。邓、胡两将，率兵至绩溪，守将不战而降。转入休宁，一鼓登城，遂长驱抵徽州。元守将八尔思不花，及万户吴纳等，开门拒敌，怎禁得邓胡二将的锐气，战不多时便即败回。邓愈便督兵猛攻，八尔思不花等乘夜潜遁。愈入城，忙遣胡大海分兵穷追，至白鹤岭，击死吴纳，余将遁去。元璋闻捷，改徽州路为兴安府，命邓愈镇守，饬胡大海攻婺源。

既而元苗帅杨完者，自杭州率众数万，来攻徽州。徽州甫经攻克，守备未完，又分军与胡大海，只剩数千人在城，如何敌得住数万苗兵？邓愈飞檄胡大海，回军援城，一面鼓励将士，潜伏门右，令将城门大开。静待苗兵。苗兵掩至，忽见此状，相率惊愕，不敢遽入。仿佛是空城计。正在踌躇，突闻西北角上，有一彪人马杀至，当先的不是别人，就是胡大海。苗将吕才，忙提刀接战，不及三合，被大海大喝一声，劈死马下。邓愈见大海驰还，亦率兵出应，杀得苗兵七颠八倒，四分五裂，苗帅杨完者拨马先逃，偏将吴辛、董旺、吕升等，走得稍慢，都被邓愈军擒住，入城斩讫。嗣恐完者复至，留住胡大海，别命裨将王弼、孙虎攻婺源，亦应手而下。于是驰报金陵，再行请令。

这边方得胜仗，那边又获渠魁。接入徐达一路。徐达、常遇春等，出师常熟，行至半途，由探马来报："张士德率兵来援了。"徐达道："士德么？他小字叫作九六，系士诚亲弟，士诚作乱，统是他一人主谋，浙西一带，亦是他略定，闻他素得士心，智勇兼备，此次到来，定有一番恶斗，恐怕是不易轻敌呢！"士德出身，借此叙过。言未已，忽有一将上前道："偌大一个盐贩，怕他甚么？末将愿充头阵，若叨元帅洪福，定能把他擒住。"达视之，乃是领军先锋赵德胜，便道："将军愿去，不患不胜。但总须慎重小心，千万不要轻战，我便当前来接应哩。"是谓临时而惧。德胜领命，带着万人，踊跃前去。将到常熟，恰遇士德军到，两军不及答话，就兵对兵，将对将，鏖斗起来。德胜善用槊，士德善使刀，刀槊对舞，端的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自午至申，差不多有百余合，士德刀法，毫不散乱，德胜暗暗喝采，意欲设计擒他，便用槊将刀一格回马就走。偏是士德刁狡，见德胜未败而奔，料知有诈，竟勒马停住，鸣金收军。确是有些智识。德胜见士德去远，亦据险下寨。次日复率众迎战，士德也毫不畏避，复提刀对仗，又战了几十回合。德胜正在设计，突闻有弓弦响声，忙留神顾着，可巧一箭飞来，距德胜咽喉，不过咫尺，德胜用槊一劈，这飞来的箭杆，方的溜溜般抛向别处去了。德胜大呼道："张九六！你想用暗箭伤人么？大丈夫当明战明胜，如何用这诡计？"士德闻言，拨马回阵，两下里复各收军。不是写士德，是写德胜。德胜返营，闷坐帐中，适由大营赍书投到，当即延入，展书阅毕，发还来使，便密令手下亲兵，照书行事，亲兵应令而去。德胜复吩咐军士，一鼓造饭，二鼓披挂，三鼓往劫士德营，不得有误。军士纷纷议论，统说士德足智多谋，难道不虑及此？只因将令难违，不得已如命而行。反衬下文。是夕天气晦暗，斜月无光，时交三鼓，德胜上马先行，令军士后随，静悄悄的驰去。及至士德营前，只准军士呐喊，不准入营，自己恰从刺斜里去讫。军士莫名其妙，惟有遵令呼噪，突见营门大开，士德跃马提刀，率众杀出，惊

得军士不知所措，正思退走。适值德胜转来，麾众旁行，士德紧紧追着，约有半里，突遇一山，见德胜引兵进去，也赶入谷口，转了数弯，德胜兵恰不见了。是时已知中计，急命部众退还，行未数步，不期一脚落空，连人带马，跌入陷坑。他却奋身一跃，跳出坑外，谁知坑外又有一将，持着槊，向他背后一捺，复坠入坑中。奇事奇笔。两边的挠钩手，一齐奋勇，将他钩起，捆绑去了。看官！你道持槊是谁？便是赵先锋德胜。德胜见士德成擒，好生欢喜，复呼令军士，把士德部众杀散，驰回营中。这次计划，都是徐达密书指授，经德胜运用入神，益觉先后迷离，令人无从揣测。原来徐达书中，只令德胜乘夜袭营，赚士德出营追赶，用陷坑计活擒士德。德胜尚恐士德乖刁，瞧破机谋，恰好亲兵队里，有一人面貌，与德胜相似，德胜密付衣甲，令与掘堑兵同行，约以夜间三鼓，潜至士德营旁，易了装，与自己参换，于是有真德胜，复有假德胜，假德胜驰至军前，麾军旁趋，真德胜却伏在陷坑左右，专待士德。果然士德中计，迭坠陷坑，乃得成擒。士德受擒后，尚疑德胜有分身法，就是德胜部下的军士，也待至战毕回营，方才分晓。若非有此详释，我亦含惑不解。这且休提。

且说士德成擒，常熟守将，闻风逃去，德胜入城安民，一面遣人押解士德，至徐达营。达讯明属实，复转解至应天，元璋不去杀他，软禁别室，待以酒食，令通书士诚，归使修好。士德恰重贿馆人，另易一函，从间道驰送士诚，教他拜表降元，连兵攻金陵。士诚尚是未决，嗣闻士德绝粒身亡，由悲生惧，乃决计归顺元朝，致书江浙平章达什帖睦尔，请他代奏。达什为言于朝，授士诚太尉，连士诚弟士信，亦授官有差。这消息传到应天，诸将多生疑虑，元璋道："士诚狡悍，怎肯倾心归元？不过现当新败，假此吓人，我那里就被他吓呢？"料敌如见。

正说着，有探子来报，青衣军元帅张明鉴，袭据扬州，逐元镇南王孛罗普化，日肆屠戮，满城居民，多被杀死了。元璋奋然道："我有志救民，怎忍看他糜烂？部下诸将，何人敢往讨罪？"缪大亨应声道："末将愿往。"李文忠亦闪出道："甥儿愿往。"元璋见二人相争，便语文忠道："你年未弱冠，便期破敌，我心甚慰。依我所见，往攻扬州，着缪将军去，你去策应池州兵便了。"文忠道："池州有何人先往？"元璋道："我已檄调常、廖诸将，自铜陵进取池州，你快去策应为是！"文忠年少，未曾领兵冲锋，故军事或未与闻，而叙笔即借此纳入，是文中之善于销纳者。文忠乃喜，与缪大亨各率偏师，分投去讫。才阅旬余，大亨已攻破扬州，收降青衣军数万，自押降帅张明鉴、马世熊等，前来缴令。元璋命即延入，大亨道："张明鉴日屠居民，残害太甚，现查得城内遗黎，只有十八家，末将虽收降明鉴，不敢擅为安置，所以亲押而来，请主帅自行发落！"元璋道："将军有劳了。"当下命将明鉴传入，责他无故殃民，罪无可赦，喝令枭首，惟赦他妻孥死罪。次及马世熊，世熊道："屠害居民，俱出张明鉴一人，某不敢为非。现有义女孙氏为证，某部下得了孙氏，某且收为义女呢。"元璋命领孙氏进来，世熊即出挈孙氏入厅，弓鞋细碎，冉冉而前，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风杨柳，美固美矣，然未必永年。一道神采，映入众目，都不禁为之暗羡。既至案下，敛神屈膝，低声称是难女孙氏禀见。元璋亦温颜问道：温颜二字，已写出元璋心思。"你是何方人氏？"孙氏道："难女籍隶陈州，因父兄双亡，从仲兄蕃避兵扬州，又被马世

熊部众所掠，世熊悯氏孤苦，育为义女，因此得保余生。”元璋不待说毕，便道：“你年龄几何？曾字人未？”问他字人与否？亦有微意。孙氏答称十八岁，及说得尚未字人一语，顿觉红云上颊，弱不胜娇。元璋道：“说也可怜，你不如在此居住罢！”孙氏嘿然不答。元璋即令起身，饬屏后仆媪，导入后宫，一面发落马世熊，令他食禄终身。阅一日，便纳孙氏为妾，命他侍寝。孙氏含羞俯首，任所欲为。弱女及笄，已是帐中解舞；将军尚武，何妨枕上弄兵。柔情似水，艳笔难描，至元璋即真后，封为贵妃，位众妃上，与马氏仅隔一肩，宠遇有加。天恩浩荡，大约是格外怜悯的意思。语中有刺。小子有诗咏道：

不经患难不谐缘，得宠都因态度妍。
自古英雄多好色，恤孤原属口头禅。

元璋正在欢娱，忽池州有急报到来，当即传入问话，欲知详细军情，待小子再续下回。

朱亮祖，骁将也，非极力叙写战谋，不足以见元璋之智；张士德，劲敌也，非极力叙写战事，不足以见德胜之勇。亮祖受擒，宁国自破；士德被执，常熟自下，此犹为表面文字。再进一解，则元璋之不杀亮祖，益以见操纵之神，而他将自心服矣。德胜之得获士德，益以孤强敌之势，而士诚亦夺魄矣。关系颇大，故演述从详。余事皆依次带入，而非一文中销纳法也。

第　八　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却说常遇春、廖永忠二将，率水陆兵攻下池州，擒杀天完将洪元帅等，当即遣人告捷。元璋问明来人，便令传谕常、廖二将，说是：“天完将士，多不足虑，惟他部下有陈友谅，方在猖獗，不可不防！”言毕，即命来人驰回。小子前演元史，曾将天完僭国的详情，及陈友谅出身，一一表白，独此书未曾叙过，不得不约略说明。天完两字，便是第一回中，所说罗田人徐寿辉的国号。友谅乃渔家子，起自沔阳，往攻寿辉，寿辉暗弱，为部帅倪文俊所制，友谅即谄奉文俊，愿受指挥。文俊谋杀寿辉，未克而去，友谅尚佯与委蛇，从至黄州，暗中怂恿使文俊部众，说他背主不祥，宜为寿辉除害。部众信为真言，仓猝起变，击死文俊。当下并有文俊部众，自称平章政事，不过通信寿辉，阳为报告，寿辉制不住文俊，那里制得住友谅？数语了了。自是友谅顺江东下，破安庆，陷龙兴、瑞州，

分兵取邵武、吉安，自入抚州。寻又取建昌、赣、汀、信、衢等地，直捣池州。池州被陷，遂与太平为邻。元璋及遣常廖诸将，攻取池州，并因池州已下，传谕严防友谅。友谅果遣战舰百余艘，猛将十数员，来争池州，幸常遇春等先已筹备，一俟友谅兵到，四面冲击，杀退各船。

元璋闻池州退敌，调李文忠南下，会同邓愈、胡大海等，徇建德路。文忠奉令南趋，略定青阳、石埭、旌德诸县，至徽州昱岭关，会同邓愈、胡大海军，出遂安，抵建德。沿途屡破敌众，进逼城下，一鼓齐登。元守将不花等，弃城遁去。文忠得擢为帐前统制亲兵指挥使，入城镇守，改建德路为严州府。嗣邓愈往徇江西，胡大海往略浙东，只李文忠扼守孤城，不防张士诚遣将来袭，水陆掩至。文忠在城外设伏，先把他陆军杀退，复将所斩俘馘，载巨筏中，乘流而下，连他的水军，也一哄儿吓走了。统是没用的家伙。士诚心总未死，西边失势，又到东边，屡发兵进窥常州。亏得汤和驰援，连败敌众。未几又转寇常熟，复为廖永安击走。元璋以宜兴密迩常州，此时为士诚所据，常州总未免被兵，遂命大将军徐达率领将士，往攻宜兴。兵方发，忽闻友谅遣党赵普胜，攻陷池州，守将赵忠战死。太平守将刘友仁往援，亦败没。元璋惊悼不已，奈因各路兵将，统去截击张士诚，一时无可调拨，只好令赵德胜固守太平一带，防他深入。一面促徐达速下宜兴，以便移攻池州。此时元璋亦觉受困。偏徐达等到了宜兴，一攻数月，还是未下，急得元璋满腹焦烦，出濠以来，无此忧劳。日夕筹划，定下一计，忙写就密书，遣使驰至徐达营中，令他察阅。达展读道：

> 宜兴城小而坚，未易猝拔，闻其城西通太湖，张士诚饷道所由，若断其饷道，军食内乏，破之必矣。

达览书大喜，发使还报，遵令即行。遂遣总兵丁德兴，分兵遏太湖口，自与平章邵荣等，并力攻城。果然粮尽兵溃，宜兴随下。廖永安趁着胜仗，竟率兵深入太湖，舟至半途，却值士诚麾下的吕珍，鼓舟而至。冤家遇着对头，就在湖滨大战起来。向来太湖两岸，水势深浅不一，芦苇纵横，烟波浩淼。吕珍乖巧得很，令各舟忽出忽没，忽进忽退，害得永安跋来赴往，使不出甚么勇劲，顿时焦躁异常，命掌篙的人，尽力赶去。那知吕珍轻舟诱敌，实是一条诡计！永安的座船，先时很是活泼，撑了里许，忽被浅滩搁住，休想再动分毫。正在着急，蓦见芦苇中荡出几只小舟，舟子统是渔人打扮，永安不辨谁何，命将小舟撑近大船，一舟甫至，永安即一跃而下，尚未立稳，那舟子竟拔出短刀，把永安砍伤右臂。永安动弹不得，竟被舟子一声鼓噪，将永安掀翻缚住。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这种舟子，统是吕珍手下的将士了。不解之解。永安被擒，当由吕珍押献士诚，士诚颇爱永安才勇，劝他归顺。永安怒目视道："我岂肯降你这枭目么？"写永安之忠。士诚遂把他拘住狱中。至元璋闻耗，立即遗书士诚，愿归所获三千人，易一永安。士诚记着亡弟遗恨，拒绝去使，永安卒死于平江。寻元璋封为楚国公，迎丧郊祭，很是尽礼。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永安败陷，另授杨国兴统带舟师。国兴复出太湖口，收集各舰，迭破张士信兵，平宜堰口二十六寨，一面赶修宜兴城，城完守固。士诚复遣水陆军夹击，统由国兴杀退，宜兴无恙。元璋方调徐达兵规复池州，达率俞通海、赵德胜等到池州城下。那时友谅党赵普胜，尚驻扎池州，一闻徐达兵到，即执着双刀，出来对阵。俞通海望见普胜，大喝道："你是我的旧部，为什么叛归友谅？"回应第五回。普胜道："人各有志，你休来管我！"通海大愤，遂挺矛与战。矛去刀迎，刀来矛抵，恶狠狠的战了多时，通海几败。德胜见通海战他不下，忙拨马往助，双战普胜，尚只杀得一个平手。嗣经徐达麾兵杀上，方将普胜击退。徐达回营，语通海道："普胜那斯，骁勇绝伦，怪不得他叫作双刀赵，明日再战，我当用计胜他。"次日，先令侦骑哨探，回报赵普胜濒江立营，四面竖栅，倚以自固。徐达道："有了。俞将军可带领舟师，袭他后面，我与赵将军领着陆军，攻他前面，明攻暗袭，不忧不胜。"俞通海领命前去。徐达密语赵德胜，令他率兵先出，杀至普胜营前。普胜即开营抵敌，由赵德胜奋起精神，与他酣斗数十合。普胜越战越勇，德胜虚幌一刀，勒马就走。普胜乘势赶来，约四五里，适值徐达引军驰至，接应德胜。德胜又回马奋斗，两下夹攻，普胜倒也不惧。忽闻后面隐隐有号炮声，恐是江营有失，不敢恋战，晓得迟了。遂舍德胜，驰回原营，将到营前，叫苦不迭。看官道是何故？乃是营栅上面，已悬着俞字旗号。原来俞通海乘普胜远追。已袭入江营，夺了巨舰数艘，把普胜营兵逐去。普胜见了，懊悔不及，尚欲拚命夺营，怎奈徐达、赵德胜军赶至，通海军又复杀出，腹背受敌，势不能支，没奈何大吼一声，向西遁去。

徐达、赵德胜即移军攻城，池州守将洪钧，不知利害，尚麾兵出城，与德胜交锋。战未数合，被德胜卖个破绽，把洪钧活擒过来。守兵见主帅被擒，都弃城逃走，池州立下。徐达一面报捷，一面檄调俞廷玉、张德胜等，联兵进攻安庆，俞廷玉率舟师先进，不期与赵普胜相遇，普胜自池州败走，到了安庆，料知徐达等必乘胜进攻，他便伏兵港中，专待截击，遥见廷玉到来，便顺风吹起胡哨，各舟闻声竞至，围攻廷玉座船。廷玉挺立船头，督兵猛战，约有一两个时辰，兀自支持得住。谁知普胜觑住廷玉，猝发标箭，适中廷玉左腮，廷玉忍不住痛，晕仆舱中。将军难免阵中亡。顿时舟中大乱，亏得通海前来接应，才将全舟救出，余舟多被普胜夺去。廷玉竟痛极身亡。通海大恸，忙奔回徐达营中，报明败状。徐达也不禁叹息，即令通海送柩还乡，并遣人驰报应天。

是时元璋以胡大海出师浙东，屡攻婺州未下，正思督兵亲往，得着此耗，到也沉吟起来。诸将以普胜如此强悍，恐再出池州，为长江患。元璋道："普胜勇而寡谋，友谅贪而忮功，若用计离间，一夫已足，何庸过忧？"随遣一员牙将，潜至安庆，与普胜门客赵盟，叙起乡谊，格外交欢。嗣复投书赵盟，恰故意误送普胜。普胜私下展阅，语多隐约难详，心中大疑，遂疏赵盟。赵盟不能自安，竟与牙将同至应天，来附元璋。不特普胜中计，连赵盟亦中计。元璋格外优待，给他重金，令往友谅军中，散布谣言，无非是普胜恃功，谋叛友谅等语。友谅果然动疑，也中计了。遣使觇普胜虚实。普胜那里得知，见了使人，尚满口侈述战功，骄矜不已。使人返报友谅，友谅即带着重兵，自至安庆，只说与普胜会师，进攻池州。普胜忙至雁汊口迎迓，才登舟，即被拿下，一语未完，已经身首异处了。可报

廷玉之仇。赵盟回禀元璋，元璋大喜，厚赏赵盟。是豢之也。遂调回徐达，令与李善长留守应天，自率兵十万，用常遇春为先锋，由宁国出徽州，转向婺州进发。

至兰溪，有士人王宗显进谒，并呈上胡大海荐书。元璋接见，问他籍贯，答称原籍和州，奇寓严州。元璋道："君寓此有年，能识婺州内容么?"宗显道："某有故人吴世杰，居近婺城，可以探问。"元璋即令他去讫，不数日，宗显驰还，报称："守将离心，不难攻入。"元璋喜道："我得婺州，当令汝作知府。"宗显拜谢。又启行至婺州，会着胡大海。大海进谒，行过了礼，便禀道："婺州与处州为犄角，元参政石抹宜孙，为处州守将，常发兵来援，所以屡攻未下。现因主公将到，他探知消息，又遣参谋胡深，运着狮子车数百辆，前来抵御。目下闻已到松溪了。"元璋道："石抹宜孙，用车师来援此城，未免失计。松溪山多路狭，车不可行，若遏以精兵，便可破他。援兵一破，此城自不劳而下了。"应该嘲笑。大海答声称是。元璋又道："闻你义子德济，很是骁勇，何不拨与健卒数千，令他去截援师?"大海应令出去，即遣子德济，领锐卒数千，竟往松溪。至梅花门，已遇胡深运车驰到，德济鼓躁而前，惊得胡深迎战不及，意欲将车退后，以便厮杀。可奈梅花门依着龙门山，林箐丛杂，岭路崎岖，就是未遇敌时，已觉七高八低，难以行车，此时大敌当前，进退失据，没奈何弃了车辆，引军逃去。不出元璋所料。

德济返营报功，元璋即督兵攻城。城中守城帖木烈思与石抹厚孙，即石抹宜孙之弟。两不相下，无心防御。裨将宁安庆，知不可守，夜遣都事李相缒城请降，约开东门纳兵。元璋许诺，李相返城，即将东门大启。常遇春、胡大海等一拥而入，竟把帖木烈思、石抹厚孙等擒住。全城已破，当由元璋入城，下令禁止侵暴，并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即用王宗显知府事。算是践言。开郡学，聘硕儒，延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沈为训导。时丧乱日久，学校湮废，至此始闻有弦诵声。

未几又有乐平儒士许瑗进谒。瑗有才智，放浪吴越间。及入见，语元璋道："方今元祚垂尽，四方鼎沸，窃闻有雄略乃可驭雄才，有奇识乃能知奇士，明公欲扫除僭乱，非收揽英雄，难与成功。"元璋道："诚如君言。我今求贤若渴，方广揽群材，共图康济。"许瑗道："果如此，天下不难定了。"元璋大喜，即授为博士，留居帷幄。既而元璋欲还归应天，乃召胡大海与语道："宁越为浙东重地，我因你才勇，特命你居守。现闻衢州守将宋伯颜不花，多智术，处州守将石抹宜孙，善用士，绍兴为士诚将吕珍所据，数郡与宁越相近，我留常遇春在此，与你协力乘间往取三郡。但此三郡守将，俱系劲敌，千万小心为要!"大海顿首拜受。元璋又嘱咐常遇春数语，令与胡大海协同行事，乃即日起程，率军返应天。

元璋去后，常遇春即进攻衢州，用吕公车、仙人桥、长木梯、懒龙爪等攻具，拥至城下，高与城齐。又于大西门城下潜穴地道，高下并攻。守将宋伯颜不花，煞是利害，束苇灌油，烧吕公车，用长斧砍木梯，架千斤秤钩懒龙爪，并筑夹城防穴道，井井有条，毫不慌忙。遇春屡攻不克，乃用声东击西的法子，明攻北门，潜袭南门。宋伯颜不花未及防备，竟被突入南门瓮城中，毁坏守具，合城惊惶。院判张斌度不能支，遣使约降，夜出小西门迎大军入城，守兵尽溃。宋伯颜不花逃避不及，被常遇春活擒而归。遇春还宁

越，胡大海留遇春驻守，自约耿再成攻处州。想因遇春得衢故亦不甘坐守。再成曾出兵缙云，倚黄龙山为根据，立栅屯兵，藉遏敌冲。元参政石抹宜孙，自驻处州，另遣将分守要塞，备御再成。诸将皆怠玩无斗志。胡深时守龙泉，闻胡、耿合兵来攻，料知守地难保，竟弃军来降。无非为德济吓慌。大海问他处州详情，深言兵弱易攻。遂出师樊岭，与再成会，夹击桃花岭、葛渡等砦，应手而下。进薄处州城，宜孙出战败绩走闽中，大海入城抚民。再成又出兵西略，建宁七邑皆降。既而宜孙复收集散卒，欲复处州，至庆元，为再成击毙。捷书迭达应天，元璋喜甚，命耿再成驻守处州，胡大海还镇宁越。寻复改宁越府为金华府。大海雅意揽贤，查得金处有四大儒，遂一一登诸荐牍，请元璋立刻征用。元璋即遣使赍币，礼聘四贤，有三人应征而往，一个就是浦江人宋濂，一个是龙泉人章溢，一个是丽水人叶琛，还有一位青田名士，位置自高，经元璋再三征求，方出山来辅真主。仿佛刘备之遇诸葛。正是：

得逢雷雨经纶日，才识风云际会时。

欲知此人是谁，且至下回再详。

此回为过渡文字。元璋得金陵后，除附近元军外，只有张士诚一路，与他为难。元军涣惰不足道，士诚尚以战为守，无甚大志，元璋处之，犹易与耳。至友谅猖獗，顺江而下，于是元璋左右受敌，几不胜防。廖永安陷没太湖，俞廷玉战死长江，皆足为金陵夺气。非敌将被间，浙军获胜，元璋其危矣乎！作者双管齐下，东西夹叙，虽曰按时述事，而不为分段表清，忽说与士诚兵战，忽说与友谅兵争，盖隐隐绘一忙乱情形，俾阅者知当日大势，若是其亟。至青田定计，熟权缓急，而战事次序，乃可得而分矣。故曰本回为过渡文字。

第九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却说青田名士，迭征乃至，这人为谁？系姓刘名基，字伯温，就是翊赞朱氏，创成明室的第一位谋臣。郑重出之。先是元至顺间，基举进士，博通经史，兼精象纬学，时人论江左人物，推基为首，以为诸葛孔明，不过尔尔。江浙大吏，屡征不出，至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屡称基才，请他重用。宜孙仅召为府判，不与兵事，基仍弃官归青田。时黄岩人方国珍，据温、台、庆元等路，骚扰浙边，大吏犹专事羁縻，不加讨伐。基

屡请严剿，不见从，乃归募同志，部勒成军，藉避寇患。及胡大海下处州，闻名往聘，基仍谢绝。大海乃请命元璋，赍币往聘，犹不肯起。及元璋命总制孙炎，致书固请，乃慨然道："我昔游西湖，见西北有异云，曾谓是天子气，十年后当应在金陵。今朱氏创兴，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我不妨前往，助他一臂。得能有成，也不负我生平志愿了。"于是束装就道，径诣应天。

元璋闻他来见，忙下阶恭迎，赐以上座。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基应对如流，畅谈要策，共得十八条。元璋喜甚，便道："我为天下屈先生，先生幸毋弃我！如有指陈，愿安受教。"可谓虚己以听。基乃语元璋道："明公据有金陵，甚得地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屡为公患。为明公计，必须扫除二寇，方可北定中原。"元璋蹙额道："这两人势颇不弱，如何可以剿灭？"基答道："御敌当权缓急，用兵贵有次序，张士诚一自守虏，尚不足虑，陈友谅劫主称兵，地据上游，无日忘金陵，应先用全力，除了此害。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造成王业，明公曾亦设此想么？"确是坐言起行之计，不比前文进谒之士，专务泛论，无裨军谋。元璋道："先生妙计，很是佩服，此后行军，全仗先生指导！"基始应声而出。元璋即命有司筑礼贤馆，使基入居，宋濂、章溢、叶琛三人，亦住馆内。嗣命濂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并遣世子受经。授章、叶为营田司佥事。惟留基入主军务，事无大小，一律咨询。基颇感知遇，遂一意参赞，知无不言。元璋尝呼为先生而不名，语人时，每比基为张子房，不愧留侯。真所谓君臣相遇，如鱼得水了。

元璋方简阅军马，准备出师，忽闻陈友谅挟了徐寿辉，舣舟东下，进攻太平。正拟遣将往援，忽由太平逃来溃兵，禀称太平失陷，花将军阖门死事，连知府许瑗，院判王鼎，统已殉节了。叙太平被陷事，恰先述禀报，后及详情，是倒戟而出之法，与上文各节不同。元璋不禁失惊道："有这般事么？我的义儿文逊，怎么样了？"来兵答道："想亦尽忠了。"元璋失声大恸，经诸将从旁劝解，尚是流涕不止。原来黑将军花云与元璋养子朱文逊，同守太平。及友谅来攻，两人率兵三千名，鏖战三日，友谅不能入。会大雨水涨，友谅引巨舟薄城西南，令士卒夜登舟尾，缘梯登堞，遂入城。花云、文逊巷战一夜，力屈遭擒。文逊被杀，云忽奋臂大呼，激断绳索，夺了守兵的短刀，左右乱砍，杀死五六人。众兵一齐杀上，伤他右臂，复被絷住，云大骂道："贼奴敢伤害我，我主且至，必砍尔等为肉泥！"有声有色，虽死不朽。众兵闻言大怒，竟把他缚住船樯，一阵射死。云妻郜氏，亦赴水殉节。子炜，方三岁，侍女孙氏，抱炜远窜，被乱兵掠至九江。元璋常求花氏后裔，苦无所得，至友谅败殁，才见一皓首庞眉的老人，带着孙氏，负儿而来。当下接儿在手，置着膝上，抚顶叹道："虎头燕颔，不愧将种，黑将军算不虚死了。"言毕，即命赐老人衣。谁知老人倏忽不见，四处找寻，仍无下落，弄得元璋也惊疑起来，依史而陈，并非虚撰。随即问明孙氏。孙氏泣拜道："奴自逃出太平，为乱军所掳，军中恨儿夜啼，由奴拔质簪珥，寄养渔家。嗣奴复潜窃儿出，脱身东走，登舟渡江，江中复遇乱军，将奴与儿推入江心，幸得断木附着，飘入芦渚。七日无食，只取莲实充饥。巧逢老人到来，救奴及儿同行至此。奴万死一生，得将此儿保存，伏乞推恩收育，不负小主人一番忠诚。"孙氏可谓义婢。元璋亦流泪道："主忠仆义，万古流芳，我不惟保养此儿，连你亦应矜恤。只与你同来的老人，究竟

何姓何名？为何不知去向？”孙氏道：“他只自称雷老，不说实名。”元璋迟疑半晌，方说了“忠孝格天”四字，应有此理。仍命孙氏抚养花炜，岁给禄糈。至炜年长成，累官指挥佥事，孙氏亦受旌封，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陈友谅既得太平，急谋僭号，遣壮士椎杀寿辉，便假采石五通庙为行宫，自称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命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一面遣使约张士诚，同攻应天。士诚不敢遽允，遣还来使。此刘基所谓自守虏也，不然，东西相应，应天宁不危乎？友谅怒道：“盐侩不来，我岂不能下金陵么？”大言不惭。遂大集舟师，自江州直指应天。舳舻蔽空，旌旗掩日，自头至尾，差不多有数十里。仿佛曹操八十万大兵。警报飞达应天，元璋即召众将会议，众将纷纷献计，有说友谅兵盛，宜出城迎降的，有说应走据钟山，徐图规复的，独刘基瞋目无言。胸有成竹。元璋退入，召基问话，基答道：“说降说走，都可斩首，斩了他方可破贼。”我亦云然。元璋道：“依先生高见，计将安出？”基答道：“天道后举者胜，我以逸待劳，何患不克？”元璋称善。基复密语良久，下文统暗括在内。元璋益喜，复出厅升座。众将又上来献议，或请遣兵先复太平，或请主帅亲自出征，又换了一派议论，想是斩首之言，已被闻知。统被元璋驳去，只命参谋范常，贻书胡大海，命他出捣信州，牵制友谅后路。范常应声而出，自去照行。元璋又召康茂才入内，与语道：“闻汝与友谅相知，能否通诈降书么？”茂才道：“愿如尊命！且家有老阍，曾事友谅，遣使赍书，必信无疑。”元璋喜道：“既如此，快修书出发！”茂才应令，立写就诈降书，并密嘱司阍数语，令乘一小舟，径投友谅军前。友谅得书，便问道：“康公何在？”司阍答道：“现守江东木桥。”友谅即待以酒食，令他还报道：“归语康公，我到江东桥，三呼老康，即当倒戈内应，不可误事！”利令智昏。司阍唯唯连声。返报茂才，茂才即入禀元璋，元璋笑道：“友谅友谅！已入我彀中了。”急令李善长带了工役，乘着月夜，把江东木桥，改为铁石，一夕而成，大书江东桥三字，令人一望便知，善长还报，元璋即命常遇春、冯国胜、此时冯国用已殁，弟胜承袭兄职。华高等，率帐前五翼军，伏石灰山侧，徐达伏兵南门外，并各嘱道：“我当统兵至卢龙山，你等可遥望山上，竖着赤帜，便知寇至；改竖黄帜，乃可麾兵杀出，休得有误！”诸将领命去讫。此两路是防陆。又命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等，领舟师出龙江关外。此两路是防江。分拨已定，乃亲自督兵出城，至卢龙山驻扎，专待友谅兵来。

不一日，友谅果联舟东下，至大胜港，口甚狭，仅容三舟，濒岸又见有重兵驻着，杨璟兵出现。恐被出击，不敢停留，遂退出大江，径来觅江东桥。距桥约半里，已有江东桥三字，映射眼波。只桥是大石砌成，并非木质，未免心中怀疑，至此尚不知中计，确是笨伯。复驶近桥边，连呼老康老康，凭他叫破喉咙，并没有人出应，只有空中声浪，回了转来，也答他是老康两字。妙甚。趣甚。友谅才知中计，但因船多人众，恰还没有慌忙，复下令向龙江进发。既抵龙江，即遣万人登岸立栅，声势锐甚。时方酷暑，烈日炎炎，元璋服紫茸甲，在山上张盖督兵。嗣见将士挥汗如雨，立命去盖，与将士同曝日中。驭兵之道在此。将士欲下山夺栅，元璋道：“天将下雨，汝等且就食，俟乘雨往击未迟。”想是刘军师教他。诸将昂头四顾，并没见有云翳，大都莫名其妙，只好遵令就食。食方毕，西北风骤起，黑云四至，大雨倾盆而下，元璋即命将士下山拔栅，一面竖起赤帜。友谅见立栅被拔，亦

麾众力争。两下相杀，雨忽停止。元璋复改竖黄帜，并发鼓声。于是常遇春等自左杀到，徐达自右杀到，把登岸的敌兵，统驱入水中。友谅忙麾舟渡军，舟甫离岸，张德胜、朱虎又领舟师杀来，吓得友谅不知所为，偏偏潮神又与他为仇，来时潮涨，去时潮落，把数百号兵船，一概胶住浅滩，不能移动。友谅无法可施，忙改乘小舟，飞桨逃出，其余军士，亦多投水逃生，有一半不善泅水的，统沉没江心，至河伯处当差去了。元璋复命诸将追袭，自率亲兵，收夺败舰，共得巨舰百余艘，战舸数百，连友谅所乘的大船，亦一律获住，船中尚留着康茂才书，元璋不觉失笑道："呆鸟呆鸟！"言已，复检点俘虏，共得七千余人，押领而归。

且说友谅易舟西遁，又见敌舟远远追来，忙下令加桨飞逃。至慈湖，距敌舟不过数丈，正在着急，又遇火箭射至，烈焰飞腾，那时急不暇择，只好驶舟近岸，一跃登陆，鼠窜而去。这边的张德胜、朱虎，及廖永忠、华云龙等，那里肯舍，毁了友谅的舟，复上岸力追，直抵采石。不防友谅得了援兵，回马来战，张德胜首先陷阵，致受重伤，死于军中。廖永忠、华云龙等，见德胜陷没，勃生义愤，舍命冲锋，一场死斗，仍将友谅杀败，友谅方弃甲曳兵，逃回江州去了。友谅一败。嗣是徐达复太平，胡大海取信州，冯国胜等取安庆，露布飞驰，欢声腾跃。偏友谅不肯干休，遣张定边攻安庆，李明道攻信州，安庆竟被夺去，信州由李文忠往援，擒住明道，献至应天。明道愿降，并言友谅可取状，于是元璋复造了龙骧巨舰，亲率舟师，再攻安庆。廖永忠、张志雄等，奋勇当先，拔了水寨，进兵攻城，自旦至暮不能下。刘基献议道："安庆城高而固，急切不能攻下，何若移师江州，破他巢穴。"的是胜着。元璋不待说毕，即下令撤围，鼓舟西上。聪明人不消细说。舟过小孤山，遇有数舟来降，舟中有两员大将，一个叫作傅友德，一个叫作丁普郎。元璋召入，问明来历，知系友谅部将，弃暗投明，自然心喜。且见友德较为英武，便命他仍率原舟，作为前导。沿途遇着江州巡兵，一概招降，稍有不服，立刻扫净。片帆风顺，径达江州城下。友谅闻报，尚疑是士卒误传，待至城外鼓角喧天，方知敌兵果到，慌忙整兵守御。仿佛做梦。惟江州抱水依山，也是一座坚城，友谅倚作巢穴，简直是不易攻的。当下一攻一守，相持两日，城完如故。友谅稍稍放心，不想到了夜间，敌兵竟登城杀入，急得友谅手足无措，忙挈妻逃出城门，乘舟西奔，逃至武昌去了。友谅二败。原来元璋用刘基计，密测城堞高度，令工兵在各舰尾，搭造天桥，乘着暗夜，一列将船倒行，直逼城下。天桥与城堞，巧巧衔接，将士援桥登城，不费甚么气力，竟得杀入城中，友谅还道神兵自天而下，那得不仓猝逃去？原来如此。

江州已下，南昌守帅胡廷瑞，也遣使郑仁杰输诚，唯请勿散他旧部。元璋颇有难色，刘基在后，潜踢元璋所坐胡床，元璋大悟，又似张子房之蹑沛公。乃遣仁杰还，并赐书慰谕，准如所请。廷瑞即遣甥康泰赍书请降，自是余干、建昌、吉安、南康诸郡县，相继投诚。元璋又命赵德胜、廖永忠、邓愈等，分兵四出，略瑞州、临江，拔浮梁、乐平，并攻克安庆、赣皖一带，十得七八。元璋乃率军东还，道出南昌，胡廷瑞率甥康泰，及部将祝宗等，出城迎谒。元璋尉劳有加，并令廷瑞等同归应天，留邓愈驻守南昌，叶琛任知府事。临行时，廷瑞密白元璋，以祝宗、康泰二人，不甚可恃，元璋乃令二人归徐达节制，

从征武昌，不意元璋才归，祝宗、康泰，果谋叛返兵，袭入南昌。叶琛战死，邓愈单身逃免。幸徐达旋师平乱，诛祝宗，赦康泰，南昌复定。元璋闻报，方转忧为喜道："南昌控引荆越，系西南藩屏，今为我有，是陈氏一臂断了，但非骨肉重臣，恐不可守。"乃改南昌为洪都府，命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统率赵德胜、薛显等，与参政邓愈，一同往守。各将方去，忽由浙东迭来警耗，报称胡大海、耿再成两将，被刺身亡，元璋又出了一大惊，小子走笔至此，又有一诗咏道：

大功未就已身捐，百战沙场总枉然。
只有遗名垂竹帛，忠魂犹得慰重泉。

毕竟胡耿两将如何被刺，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所叙，纯系朱陈两方战事，而朱氏之得胜，又全属刘基之功。陈友谅既得太平，即乘胜东下，声势锐甚，金陵诸将，议降议避，莫衷一是，元璋虽智不出此，然非刘基之密为定计，则未必全胜。史传多归美元璋，此系善则称君之常例，演史者所当推陈出新，不得仍如史官云云也。至若江州之役，南昌之降，则刘基本传中，亦历述其匡赞之功。天生一朱元璋，复生一刘伯温，正所以成君臣相济之美，非揭而出之，曷由显刘青田之名乎？惟近世小说家，有以神奇称基者，则未免附会，转失其真，是固本书所不取也。

第　十　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却说胡大海留守金华，耿再成留守处州，本是犄角相应，固若金汤。惟金处本多苗军，胡耿两将，多雅意招揽，不分畛域。苗将蒋英、刘震、李福等，归降胡大海，李佑之、贺仁德等，归降耿再成，胡耿皆留置麾下，一例优待，怎奈狼子野心，终不可恃。为滥收降将者作一棒喝。蒋英、李福等先谋作乱，商诸刘震，震颇不忍，李福谓举行大事，不能顾及私恩，于是震亦相从，先以书勾通处州苗将，令同时举兵，一面禀请大海，至八咏楼下观弩。大海不知是诈，挺身而出，将上马，忽有苗将钟矮子跪马前，诡禀蒋英罪状。大海未及答，回顾蒋英，不料被英突出铁锤，击中头脑，顿时脑浆迸出，死于非命。英即断大海首，胁从大海部兵。大海子关住，及郎中王恺，俱被英等杀死。惟典史李斌，怀着省印，缒城至严州告急。李文忠亟遣何世明、郭彦仁等往讨，张德济亦自信州奔赴，这

边方闹个不了，那边又响应起来。此所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李佑之、贺仁德等，先接蒋英等书，尚未敢动，至大海被杀，即放胆作乱。耿再成方与客饮，闻变调军，兵卒未满二十人，佑之等已经杀入，再成叱道："贼奴！何负尔等，乃敢造反？"言未已，佑之等已攒槊环刺，再成挥剑，连断数槊，卒因贼众槊多，不胜防备，身中数创，大骂而死。分省部事孙炎，及知府王道同，均遇害。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处州，征发苗兵，中途闻变，亟遣人至李文忠处乞援，一面纠集再成旧部，急赴父难。

这时候的警报，早达应天，元璋未免痛悼，并语刘基道："金处有失，衢州恐亦被兵，如何是好？"刘基道："贼众乌合，尚不足虑，且严州有李将军，就近赴援，制贼有余，若虑及衢州，不材愿往镇抚。且前因兵事倥偬，以至丧母未葬，此时正可乘便回籍，为公及私了。"元璋喜道："先生愿行，尚有何说！"遂拨了得力将士，令基带去，以便调遣。基星夜前进，到了衢州。守将夏毅，忙迎基入城，并语衢州亦多讹言，基云无妨。当下派兵四驻，并揭榜安民，一夕即定。确是大材。嗣发书至各处属县，谕以镇静无恐，休得自扰！各县亦相安无事。一瞬旬余，闻金华叛将蒋英等已败投张士诚；处州叛将李佑之等，亦由李文忠部将与耿天璧等击死。不出先生所料。遂遣使驰报应天，自回原籍葬母去了。元璋得刘基使报，又接李文忠捷书，自然欣慰，遂命李文忠为浙江行中书省左丞，总制严、衢、信、处诸郡军马；以耿天璧袭父职，留守处州。后由李文忠出攻杭州，得获蒋英等，刺血祭大海，寻复追封大海为越国公，再成为高阳郡公，事且慢表。归结胡大海、耿再成二人。

且说刘基回籍葬母，在家丁忧，方国珍亦驰书慰唁，基答书称谢，并宣示元璋威德，劝他归附。国珍乃遣使至应天，进贡方物。元璋甚喜，贻书刘基，慰劳备至。又常遥咨军事，并约期促赴应天。基于至正二十二年春还籍，至二十三年春复出，适元璋拟亲援安丰，基即进谏道："友谅、士诚，眈眈思逞。为主公计，不如勿行为是。"元璋道："小明王被围甚急，我向奉他龙凤年号，不忍袖手旁观，因此不得不往。"基嘿然。原来基初至应天，见中书省曾设御座，奉小明王韩林儿虚位，每当春秋佳节，自元璋以下，皆向座前行庆贺礼。基独不往，且愤愤道："一个牧竖，奉他何为？"独具只眼。至是韩林儿居亳州，为元统帅察罕帖木儿所败，偕刘福通遁至安丰。张士诚又乘隙往攻，率众十万，围住安丰城。刘福通不能敌，飞使从间道至应天，哀乞援师。基不欲往援，所以谏阻。偏偏元璋不从，竟率徐达、常遇春等，兼程而往。及至安丰，城已失守，福通被杀，林儿在逃。士诚将吕珍据城列栅，水陆连营。徐达等拔他中垒，乘胜进击，不想前面阻着大濠，一时不能逾越，后面偏遇吕珍杀至，分着左右两翼，围裹拢来，竟把徐达等困住垓心。亏得常遇春率军横击，三战三胜，才得击走吕珍，追了一程，吕珍复得庐州左君弼援军，翻身再战，复被徐达、常遇春等杀退。元璋乃命徐达等攻庐州，自率兵往觅林儿，得诸途中，送居滁州，自回应天。为此一行，险些儿把龙蟠虎踞的都会，被人暗袭。亏陈友谅见近忘远，只把五六十万的大兵，专攻南昌，不袭应天，令这位暗叨天佑的元璋公，还好从容布置，与友谅鏖战鄱阳湖，决最后的胜负。说来话长，由小子从头至尾，演述出来，以便看官详阅。欲叙鄱阳战事，先用如椽之笔，承上起下，见得此战关系甚大，非寻常战事可比。

这友谅因疆宇日蹙，愧愤交集，意欲破釜沉舟，与元璋决一死战。于是大作战舰，每

舟分三级，高约数丈，上下人语不相闻，房室俱备，中可走马，行军之道，全在灵活，况江中之战，不比海中，造此大舰何为者？当下载着百官家属，及所有士卒六十万，悉数东来。孤注一掷，越是呆鸟。到了南昌，便把各舰停住，准备攻城。何不直捣金陵。守帅朱文正，闻友谅倾国而来，急命邓愈守抚州门，赵德胜守宫步、士步、桥步三门，薛显守章江、新城二门，牛海龙等守琉璃、澹台二门，自率精锐二千人，居中节制，往来策应。那友谅亲自督兵，猛扑抚州门，兵士各持笠帽大的盾牌，上御矢石，下凿城垣。不多时，但听得一声怪响，城竟坍坏二十多丈。各兵方拟拥入，忽见里面铳声迭发，射出许多火星，熊熊炎炎，闪铄如电，稍被触着，不是焦头，就是烂额。此时欲用盾牌遮蔽，那知盾系竹制，遇着火尤易燃烧，大众多是畏死，自然逐步倒退。邓愈即饬兵竖栅，栅未竖成，外兵又进，两下接仗，不得不血肉相搏。正危急间，文正督诸将来援，且战且筑。外兵怎肯歇手？连番杀入，连番退出，等到城墙修毕，内外尸骸，好似山积。文正麾下的猛将，如李继先、牛海龙、赵国旺、许珪、朱潜等，统已战死了。友谅休兵数日，复攻新城门，忽城内突出一支人马，似龙似虎，锐不可当，首将便是薛显，提刀突阵，尤为凶猛。友谅将刘震，不顾好歹，上前拦住，被薛显横腰一刀，挥作两段，余众披靡，薛显杀了一阵，收兵而回。入城后，检点将士，只不见百户徐明，探问下落，才知穷追被擒，惋惜不已。友谅愤攻城不下，自己没用，愤亦何益？增修战具，移攻水关。水关有栅，文正集壮士防守，见友谅兵至，从栅缝中迭出长槊，迎头刺击。友谅兵也是利害，夺槊更进，不防里面换用铁戟刺出，奋手去夺，都一声惨号，七颠八倒。看官道这铁戟上有何物？乃是用火淬过，一经着手，立即灼烂。自是无人近前，水关又无恙了。友谅乃分兵攻陷吉安、临江，招降李明道，杀死曾万中，复擒住刘齐、朱叔华、逍天麟三人，至南昌城下开刀，并呼城上守兵道：“如再不降，以此为例。”守兵不为动。友谅复攻官步、士步两门，赵德胜日夕巡城，指麾士卒，忽来了一支硬箭，射中腰眼，深入六寸，顿时忍痛不住，拔剑叹道：“我自壮岁从军，屡受创伤，未有如此利害，今日命该当绝，只恨不能从我主公，扫清中原。”言至此，猝然晕仆，竟尔逝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德胜殁后，军士越奋，友谅亦越攻不下，但总不肯舍去，镇日里围住这城。真是呆鸟。文正佯遣兵纳款，令他缓攻，阴令千户张子明，偷越水关，赴应天告急。

子明扮做渔夫模样，摇着渔舟，唱着渔歌，混出石头城，昼行夜止，半月始达应天，易服见元璋。元璋始悉南昌被困状，且问友谅兵势如何？子明道：“友谅倾国而来，兵势虽盛，战死却也不少。现在江水日涸，巨舰转驶不灵，且师久粮匮，蹙以大兵，不难立破。”元璋道：“你先归报文正，再坚守一月，吾当亲自来援。”子明领诺，仍改作渔翁装，摇舟疾返，不意到了湖口，竟被友谅逻卒拘住。去时得脱，归时始被执，暗中也有天意。友谅道：“你是何人？敢如此大胆。”子明道：“我是张子明，至应天乞援的。”直言得妙。友谅复道：“元璋曾来援否?”子明道：“即日便至。”尤妙。友谅道：“你若有志富贵，不如出语文正，说是应天无暇来援，令他速降。”子明瞪目道：“公休欺我!”反诘尤妙。友谅道：“决不欺你。”子明道：“果不相欺，我便去说。”友谅便命人押至城下，命与文正答话。子明高声呼道：“朱统帅听着！子明使应天已回，主上令我传谕，坚守此城，援军不日就到了。”仿佛春秋时

之晋解扬，但楚庄不杀解扬，而友谅杀子明，安能成霸？友谅闻言大怒，立将子明杀死，这且按下。

且说元璋因南昌围急，飞调徐达等回军，集师二十万，祃纛龙江，克期出发。至湖口，先遣指挥戴德，率着两军，分屯泾江口南湖嘴，遏友谅归路。又檄信州兵马，守武阳渡，防友谅逃逸。安排已就，然后驶舟再进。友谅自围攻南昌，已阅八十五日，至是闻元璋来援，遂撤围东下，至鄱阳湖迎战。元璋率着舟师，从松门入鄱阳湖，抵康郎山，遥见前面樯如林立，舰若云连，料是联舟逆战的友谅军，便语诸将道："我观敌舟首尾连接，气势虽盛，进退欠利，欲要破他，并非难事。"徐达在旁道："莫如火攻。"元璋道："我意亦然。"乃分舟师为二十队，每舟载着火器弓弩，令各将士驶进敌船，先发火器，次放硬箭。众将士依计而行，果然一战获胜，杀敌军一千五百余人。徐达身先诸将，夺住巨舟一艘；俞通海复乘风纵火，焚敌舟二十余只；余将宋贵、陈兆先等，亦相率死战。这时候，前后左右的敌船，多半被火，连徐达所坐的大船也被延烧，达忙令兵士扑灭火势，奋力再战。元璋恐达有失，遣舟往援，达得了援舟，越觉耀武扬威，争先驱杀。不意敌兵避去徐达，却争来围攻元璋。元璋见敌兵趋集，急欲鼓船督战，船行未几，忽被胶住。友谅骁将张定边，乘隙入犯，一声号召，四面的汉兵，摇舻云集，把元璋困住垓心。指挥程国胜，与宋贵、陈兆先等忙率兵抵住，一当十，十当百，拚个你死我活，真杀得天昏地黯，日色无光。那张定边煞是勇悍，只管四面指麾，重重围裹。宋贵、陈兆先舍命抗拒，身中数十创，竟毙舟中。元璋至此，也不觉失色。死是人人所怕。裨将韩成进禀道："杀身成仁，人臣大义，臣愿代死纾敌，敢请主公袍服，与臣易装，总教主公脱难，臣死何妨！"纪信又复出现。元璋沉吟不答。韩成方欲再言，只听得敌舟兵士，呼噪愈急，声势汹汹中，约略有速杀速降等字样，益令朱公急杀。急得韩成不遑再待，只呼道："主公快听臣言，否则同归于尽，有何益处？"元璋乃卸下衣冠，递与韩成。韩成更衣毕，复把冠戴在头上，顾视元璋道："主公自重！韩成去了。"比易水歌尤为悲壮。元璋好生不忍，奈事在眉急，不得不由他自去。韩成登着船头，高叫道："陈友谅听着！为了你我两人，劳师动众，糜烂生灵，实属何苦？我今且让你威风，你休得再行杀戮！你看你看……"说至看字，扑咚一声，竟投入水中去了。小子有诗赞韩成道：

荥阳诳楚愿焚身，谁意明初又有人。
水火不情忠骨灭，空留史笔纪贞臣。

韩成既死，敌攻少缓，只张定边尚不肯退，忽觉飕的一声，一支雕翎箭，正向张定边右额射至。定边失声道："罢了！罢了！"小子不知此箭何来，待查明底细，再行详述。

是回本旨，系欲承接上文，叙入南昌被围，鄱阳大战事。因中间有胡、耿被害，及安丰一段情迹，不能不叙，故随手插入。胡、耿为有功之臣，叙其始，纪其末。安丰之行，关系尤大，南昌几乎失守，金陵几乎被袭，揭而出之，非特事实之不漏，抑以见军国事之不能稍失也。陈友谅不袭应

天，专攻南昌，着手之误，不待细说。且以六十万众，攻一孤城，相持至八十余日，　犹不能下，是殆所谓强弩之末，鲁缟难穿，奚待鄱阳之战，始见胜负耶？惟朱陈二氏之兴亡，实以鄱阳一战为关键，故是回下笔，不敢苟且，亦不敢简率，阅者于此得行文之法焉。

第十一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却说陈友谅骁将张定边，正围攻元璋，突被一箭射来，正中右额，这箭不是别人所射，乃是元璋部下的参政常遇春。当下射中定边，驶舟进援，俞通海亦奋勇杀到。定边身已负创，又见遇春诸将陆续到来，没奈何麾舟倒退。这江中水势，却也骤涨，把元璋的座船涌起水面，乘流鼓荡，自在游行。想是韩成应死此地，不然，大江之水，何骤浅骤涨耶？元璋趁势杀出，复令俞通海、廖永忠等，飞舸追张定边。定边身受数十箭，幸尚不至殒命，轻舟走脱。时已日暮，元璋乃鸣钲收军。严申约束，并叹道："刘先生未至，因罹此险，且丧我良将韩成，可悲可痛！"当下召徐达入舱，并与语道："我恐张士诚袭我都城，所以留刘先生守着，目下强寇未退，势应再战，你快去掉换刘先生，请他星夜前来，为我决策，方免再误！"刘基未至，从元璋口中叙出，以省笔墨。徐达贪夜去讫。

阅数日，基尚未至，友谅复联舟迎战，旌旗楼橹，遥望如山。元璋督兵接仗，约半时多半败退。恼得元璋性起，立斩队长十数人，尚是倒退不止。郭兴进禀道："敌舟高大，我舟卑下，敌可俯击，我须仰攻，劳逸不同，胜负自异。愚见以为欲破敌军，仍非火攻不可。"元璋道："前日亦用火攻，未见大胜，奈何？"正说着，只见扁舟一叶，鼓浪前来，舟中坐着三人，除参谋刘基外，一个服着道装，一个服着僧装。道装的戴着铁冠，尚与元璋会过一面，姓名叫作张中，别字景和，自号铁冠道人，元璋在滁时，铁冠道人曾去进谒，说元璋龙瞳凤目，有帝王相，贵不可言。元璋尚似信未信，后来步步得手，才知有验。补叙铁冠道人免致遗珠。此时与刘基同来，想是有意臂助。只有一个僧装的释子，形容古峭，服色离奇，素与元璋未识。至是与元璋晤着，方由刘基替他报名，叫作周颠，系建昌人氏，向在西山古佛寺栖身，博通术数，能识未来事，刘基尝奉若师友，因亦邀他偕行。不没周颠。元璋大喜，忙问破敌的法儿。刘基道："主公且暂收兵，自有良策。"元璋依言，便招兵返旆，退走十里，方才停泊，于是复议战事。刘基也主张火攻，元璋道："徐达、郭兴等，统有是说，奈敌船有数百号，那里烧得净尽？况纵火全仗风势，江上风又不定，未必即能顺手，前次已试验过了。"说至此，铁冠道人忽大笑起来，元璋惊问何因？铁冠答道："真人出世，神鬼效灵，怕不有顺风相助么？"元璋道："何时有风？"周颠插入道：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此系测算所知，莫视他能呼风唤雨。元璋道："高人既知天象，

究竟陈氏兴亡如何?”周颠仰天凝视，约半晌，把手摇着道:“上面没他的座位。”元璋复道:“我军有无灾祸。”周颠道:“紫微垣中亦有黑气相犯，但旁有解星，当可无虑。”都为下文伏线。元璋道:“既如此，即劳诸君定计，以便明日破敌。”周颠与铁冠道人齐声道:“刘先生应变如神，尽足了事，某等云游四方，倏来倏往，只能观贺大捷，不便参赞戎机。”不愧高人。元璋知不可强，令他自由往宿，复顾刘基道:“明日请先生代为调遣，准备杀敌。”刘基道:“主公提兵亲征，应亲自发令为是，基当随侍便了。”元璋允诺。基复密语元璋道:“如此如此。”元璋益喜。遂令常遇春等进舱，嘱授密计，教他一律预备，俟风出发，常遇春领命而去。

转瞬天晚，江面上忽刮起一阵大风，从震坎两方作势，阵阵吹向西南。友谅正率兵巡逻，遥见江中来了小舟七艘，满载兵士，顺风直进，料是敌军入犯，忙令兵众弯弓搭箭，接连射去，那知船上的来兵，都是得了避箭诀，一个都射不倒。趣语。反且愈驶愈近。此时知射箭无用，改令用槊遥刺，群槊过去，都刺入敌兵心胸，不意敌兵仍然不动，待至抽槊转锋，那敌兵竟随槊过来，仔细一看，乃是戴盔环甲的草人。大众方在惊疑，忽敌船上抛过铁钩，搭住大船，舱板里面的敢死军，各爇着油渍的芦苇，并硫黄火药等物，纷纷向大船抛掷，霎时间烈焰腾空，大船上多被燃着。友谅急令兵士扑灭，怎奈风急火烈，四面燃烧，几乎扑不胜扑。常遇春等又复杀到，弄得友谅心慌意乱，叫苦不迭。所授密计，一概发现。恼动了友谅两弟，一名友仁，一名友贵，带领平章陈普略等，冒火迎战。友仁眇一目，素称枭悍，普略绰号新开陈，也是一条胆壮力大的好汉。偏偏祝融肆虐，凭你甚么大力，但教几阵黑烟，已熏得人事不知。所以友仁、友贵等，接战未久，已陆续倒毙水中。友谅知不能敌，麾兵西遁，无如大船连锁，转掉不灵，等到断缆分逃，焚死溺死杀死的，已不计其数。只元璋部将张志雄等，舟樯忽折，为敌所乘，竟被围住。志雄窘迫自刭，他将余昶、陈弼、徐公辅皆战死。还有丁普郎一人，身受十余创，头已脱落，尚植立舟中，持刀作战状。及援兵四至，救出那舟，将士大半伤亡，只夺得尸骸，令他归葬罢了。战虽获胜，尚伤亡多人，是之谓危事。

友谅逃了一程，见敌舟已远，顿时咬牙切齿，与诸将计议道:“元璋狡狯，用火攻计，折我大军无数，此仇如何得报?我见元璋座船，樯是白色，明日出战，但望见白樯，并力围攻，杀了他方泄我恨。”恐无此好日。部众领命。到了翌晨，又鼓勇东来，只望白樯进攻，谁意前面列着的船樯，统成白色，辨不出甚么分别，不叙元璋这边，含蓄得妙。顿时相顾惊愕;但已奉出战命令，不好退回，只得上前奋斗。元璋自然麾众接战，自辰至巳，相持不下。忽刘基跃起大呼道:“主公快易座船!”元璋亦不遑细问，急依了基言，改乘他舟。基亦随至，并用双手虚挥，面作喜色道:“难星过了。难星过了。”言未已，但闻一声炮响，已将原舟弹裂。元璋且惊且喜，复语刘基道:“此后有无难星?”基答道:“难星已过，尽可放心。”既写刘基，亦回应周颠语。于是元璋麾舟更进，时友谅高坐舵楼，正辨出元璋座船，用炮击碎，满拟元璋必死，不想元璋又督兵杀来，很是惊骇，没精打采的下舵楼去了。

且说元璋部将廖永忠、俞通海等，驾着六舟深入敌中，舟为大舰所蔽，无从望见，好

似陷没一样。俄顷见六舟将士，攀登敌舟，逢人便杀，见物即烧。那时元璋所有的将士，益觉勇气百倍，呼声震天，波涛立起，日为之暗。敌船大乱，怎禁得元璋部下杀一阵，烧一阵，刀兵水火一齐俱到，害得进退无路，只好与鬼商量，随他同去。最可笑的，舟高且长，操橹的人，不识前面好歹，兀自载了同舟敌国，呐喊狂摇，到了火炽，已是不及逃命。大舟之害，如是如是。友谅到此，狼狈已极，亏得张定边拚命救护，才得冲出重围，退保鞋山。元璋率诸将追至罂子口，因水面甚狭，不好轻进，便在口外寄泊，友谅亦不敢出战。相持一日，元璋部将，欲退师少休，请诸元璋，未得邀允。俞通海复入禀道："湖水渐浅，不如移师湖口，扼江上流。"元璋因问诸刘基。基答道："俞将军言之有理，主公且暂时移师，待至金木相犯的日时，方可再战。"乃下令移师，至左蠡驻扎。友谅亦出泊渚矶，两下又相持三日，各无动静。元璋乃遣使遗书友谅道：

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顿兵敝甲，与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强暴，正当亲决一死战，何徐徐随后。若听吾指挥者，无乃非丈夫乎？唯公决之！尽情奚落，令人难堪。

使方发，忽报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来降。元璋甚喜，接见后，慰劳备至，问明情由，乃是左金吾主战，右金吾主退，俱不见从，两人料友谅不能成事，因此来降。元璋道："友谅益孤危了。"既而复有人来报，说是去使被拘，并将所获将士，一律杀死。元璋道："他杀我将士，我偏归他将士，看他如何？"遂命悉出俘虏，尽行纵还，受伤的并给药物，替他治疗。此等处全是权术。并下令道："此后如获友谅军，切勿杀他。"一面又致书友谅道：

昨吾舟对泊渚矶，尝遣使赍书，未见使回，公度量何浅浅哉？江淮英雄，惟吾与公耳。何乃自相吞并？公今战亡弟侄首将，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纵力驱残兵，来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设使公侥幸逃还，亦宜却帝名，待真主。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丈夫谋天下，何有深仇？故不惮再告。嘲讽愈妙。

友谅得书忿恚，仍不作答，只分兵往南昌，劫粮待食。偏又被朱文正焚杀一阵，连船都被他毁去，嗣是进退两穷。元璋复命水陆结营，陆营结栅甚固，水营置火舟火筏，戒严以待。一连数日，突见友谅冒死出来，急忙迎头痛击，军火并施。友谅逃命要紧，不能顾着兵士，连家眷都无心挈领，只带着张定边，乘着别舸潜渡湖口，所有余众，且战且逃。由元璋追奔数十里，自辰至酉，尚不肯舍。蓦见张铁冠自棹扁舟，唱歌而来，元璋呼道："张道人！你何闲暇至此？"铁冠笑道："友谅死了，怎么不闲？怎么不暇？"元璋道："友谅并没有死，你休妄言！"铁冠大笑道："你是皇帝，我是道人，我同你赌个头颅。"趣甚。元璋亦笑道："且把你缚住水滨，慢慢儿的待着。"彼此正在调侃，忽有降卒奔来，报称友谅奔至泾江，复被泾江兵袭击，为流矢所中，贯睛及颅，已毙命了。张铁冠道："何如？"言毕，划桨自去。身如闲鸥，真好自在。

元璋又追擒败众，共获得数千人，及一一查核，恰有一个美姝及一个少年，问明姓氏，美姝系友谅妃阇氏，少年系友谅长子善儿。越日，复得降将陈荣及降卒五万余名，查询友谅死耗，果系确实。已由张定边载着尸身，及友谅次子理，奔归武昌去了。友谅称帝仅四年，年才四十四。初起时，父普才曾戒他道："你一捕鱼儿，如何谋为大事？"友谅不听。及僭号称帝，遣使迎父，父语使人道："儿不守故业，恐祸及所生。"终不肯往，至是果败。

元璋方奏凯班师至应天，语刘基道："我原不应有安丰之行，使友谅袭我建康，大事去了，今幸友谅已死，才可无虞。"回应前回，且明友谅之失计。于是告庙饮至，欢宴数日。元璋亦高兴得很，乘着酒意，返入内寝，偶忆着阇氏美色，比众不同，遂密令内侍召阇氏入室，另备酒肴，迫他侍饮。阇氏初不肯从，寻思身怀六甲，后日生男，或得复仇，没奈何耐着性子，移步近前。元璋令他旁坐，欢饮三觥，但见阇氏两颊生红，双眉舒黛，波瞳含水，云鬓生光，不由的越瞧越爱，越爱越贪，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蓦然离座，把阇氏轻轻搂住，拥入龙床。阇氏也身不由己，半推半就，成就了一段风流佳话。每纳一妇，必另备一种笔墨，此为个人描写身份，故前后不同。后来生子名梓，恰有一番特别情事，容至后文交代。次日复论功行赏，赐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采田，余赐金帛有差。只张中、周颠二人，不知去向，未能悬空加赏，只好留待他日。

大众休养月余，再率诸将亲征陈理。到了武昌，分兵立栅，围住四门，又于江中联舟为寨，断绝城中出入，又分兵下汉阳、德安州郡。未几已值残年，元璋还应天，留常遇春等围攻武昌。次年即为元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因李善长、徐达等屡表劝进，乃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行庆贺礼。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刘基为太史令，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并谕文武百僚道："卿等为生民计，推我为王，现当立国初基，应先正纪纲，严明法律，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以致天下骚动，还望将相大臣，慎鉴覆辙，协力图治，毋误因循！"李善长等顿首受命。转瞬兼旬，武昌尚未闻报捷，乃复亲往视师，这一次出征，有分教：

江汉肃清澄半壁，荆杨混一下中原。

欲知武昌战胜情形，且俟下回再表。

周颠仰天，铁冠大笑，刘基之手挥难星，王者所至，诸神效灵，似乎战胜攻取，皆属天事，无与人谋。吾谓友谅亦有自败之道，江州失守，根本之重地已去，及奔至武昌，正宜敛兵蓄锐，徐图再举，乃迫不及待，孤注一掷，丧子弟，失爱妃，甚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是可见国之兴亡，实关人谋，不得如项羽之刎首乌江，自诿为非战之罪也。阇氏一节，正史未载，而秘史独有此事，谅非虚诬。冶容诲淫，何怪元璋？失道丧身，遑问妻孥？惟后文有谭王梓之叛，乃知色为祸根，大倾人国，小倾人城，如元璋之智，犹不免此，其他无论已。表而出之，以为后世戒云。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却说吴王元璋，因武昌围久未下，遂亲往视师。既至武昌，即相度形势，探得城东有高冠山，耸出城表，汉兵就此屯驻，倚为屏蔽。吴王审视毕，此后叙述元璋俱称吴王。便语诸将道："欲破此城，必夺此山，那个敢率兵上去？"诸将面面相觑，独傅友德奋然道："臣愿往！"元璋大喜，便问需兵若干名？友德道："何用多人！只得数百锐卒，便可登山。"元璋令他自行简选，友德拣得壮士五百人，乘夜至山下，一鼓齐登。山上守兵，矢石叠下，友德面中一矢，镞出脑后，胁下复中一矢，仍然当先杀上。郭兴等见他奋勇，也麾兵驰应，立将守兵杀退，占住此山。自是俯瞰城中，了如指掌。城中守将陈英杰，素称骁桀，见高冠山被占，气愤的了不得。越日，挨至二鼓，竟缒城出来，混入吴营，径至中军帐下。吴王方坐胡床，突然瞧着，便大呼道："郭四快为我杀贼！"郭四即郭英小字，是夕正轮着值帐，闻着呼声，忙持枪奔入，适与刺客照面，手起枪落，将他刺死。吴王即解所服红锦袍披在郭英身上，并拍肩奖谕道："卿系我的尉迟敬德，贼谋虽狡，难逃我虎将手中，不怕他不为我灭了。"元璋以汉高祖自比，复以唐太宗自居，是谓有志竟成。郭英拜受而出。

又越日，探马来报，汉岳州守将张必先，率潭岳兵来援，已到夜婆山了。吴王道："泼张到来，宜用计胜他。"遂召常遇春入帐授以密计，令他速去。遇春领命，率兵径往。过了五日，遇春已擒住张必先，即来缴令。元璋复命将必先推至城下，使谕守将道："你等[illegible]一泼张，今已为我擒，还有何人可靠？速即投诚！免致糜烂。"张定边立在城上，呼必先道："你如何被他擒住？"必先道："不必说了，汉数已终，兄亦应速降为是。"定边至此，也瞠目不能答，自下城楼去了。原来必先善槊，以骁捷闻，绰号叫作泼张，此次被遇春用了埋伏计把他擒住，因此守城诸将，为之夺气，连胆力兼全的张定边，也不觉恼丧异常。吴王知城中胆落，乃遣降将罗复仁入城谕降，且语复仁道："你去传谕陈理，教他即日来降，不失富贵。"复仁顿首道："主上仁德，使陈氏遗孤，得保首领，尚有何言？臣前事陈氏，旧主气谊，不敢竟忘，今得主上推恩，使臣不致食言，臣死亦无恨了。"吴王道："我决不欺你。"复仁乃去。越半日，返报陈理愿降，吴王乃大开军门，行受降礼。陈理衔璧肉袒，率张定边等趋入，俯伏座前。理尚年幼，战栗不敢仰视，吴王不禁怜惜，亲自扶起，并婉谕道："我不尔罪，休要惊慌！"言已，又命理入城劝慰其母，所有府中储蓄，令他自取，一切官僚，俱命挈眷自行。城中百姓饥荒，运米给赈，阖城大悦。只纳了一个阇氏，未免失德。汉沔、荆、岳诸郡，皆望风归降。遂立湖广行中书省，令参政杨璟居守。带了陈理，还归应天，封他为归德侯。陈理还算造化。会江西行省，赍献友谅镂金床，吴王道："这便是蜀孟昶的七宝溺器，留他何用？"仍隐以唐太宗自比。立命毁讫。为阇氏计，恐有遗憾。一面命在鄱阳湖康郎山，及南昌府两处，各建阵亡诸将士祠，算是褒忠报

功的至意。一将功成万骨枯。

陈氏既平，乃改图张氏。张士诚闻吴王西征，乘间略地。南至绍兴，北至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东北至济宁，幅员渐广，日益骄恣，令群下歌颂功德，并向元廷邀封王爵。元廷不许，士诚遂自称吴王，同时有两个吴王，恰也奇异。治府第，置官属，以弟士信为左丞相，女夫潘元绍为参谋，一切政事，俱由他二人作主。士信荒淫无状，镇日里戏逐樗蒱，奸掠妇女，谐客歌妓充满左右。有王敬夫、叶德新、蔡彦夫三人，充做蔑片，最邀信任。军中有十七字歌谣道："丞相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好歌谣。吴王元璋乘这机会，遣徐达、常遇春等略取淮东，大军所至势如破竹，下泰州，围高邮，士诚恰也刁猾，潜遣舟师数百艘，溯流侵江阴。守将吴良、吴桢，严阵待着，正拟与士诚兵接仗。却值吴王元璋亲自来援，一番夹击，大败士诚舟师，获士卒二千人。徐达等闻江阴得胜，努力攻城，守兵溃去，即将高邮占住，转攻淮安。士诚将徐义，率舟师援应，被徐达夜出奇兵掩杀一阵，夺了战船百余艘，徐义连忙逃走，还算保全性命。淮安守将梅思祖见机出降，并献所部四州。统是一班饭桶。徐达复还攻兴化，也是一鼓而下，淮东悉平。

先是士诚曾遣将李济，袭据濠州，想是从元璋处学来。元璋攻他高邮，他也袭据濠州。至是吴王元璋，命韩政、顾时等进攻，城中拒守甚坚，经政等鼓励士卒，用着云梯炮石，四面并攻，毁坏无数城堞。李济知不可支，开城迎降。吴王元璋闻濠州已下，乃率濠籍属将，还乡省墓，置守冢二十家，赐故人汪文、刘英粟帛，并招集父老，置酒欢宴。兴半酣，语父老道："我去乡日久，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墓，与父老子弟重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与父老畅饮尽欢，所愿我父老勤率子弟，孝弟力田，蔚成善俗，一乡安，我也得安了。"父老皆欢声称谢。吴王临行，复令有司除免濠州租赋。力效汉高。

还至应天，又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并下令军中道："此行毋妄杀！毋乱掠！毋发丘垄！毋毁庐舍！毋毁损士诚母墓！违令有刑。"军律固应如此，然亦无非笼络人心。一面召徐达、常遇春入内，密问道："尔等此行，先攻何处？"遇春道："逐枭必毁巢，去鼠必熏穴，此行当直捣平江。平江得破，余郡可不劳而下。"吴王道："你错想了。士诚起自盐贩，与张天麒、潘原明等，强梗相同，倚为手足，士诚穷蹙，天麒等恐与俱死，必并力相救，天麒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如何取胜？今宜先攻湖州，剪他羽翼，然后移兵平江，不患不胜。"又密语徐达道："前日士诚部将熊天瑞来降，看他来意，非出本心，将军勿泄吾谋，只令天瑞从行，但云直捣平江，他必叛归张氏，先去通知，如此，便堕我计中了。"达与遇春，俱受命去讫。吴王又檄李文忠趋杭州，华云龙向嘉兴，同时发兵，牵掣敌势。文忠、云龙等，自然依令而行。分兵三路。

且说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万众，自太湖趋湖州，沿途遇着敌将，无战不胜，擒住尹义、陈旺、石清、汪海等人。张士信驻守昆山，闻风遁去。徐达查阅将士，不折一人，只少了一个熊天瑞，想是叛归士诚去了。果如元璋所言。当下乘机前进，直至湖州三里桥。张天麒受士诚封职，官右丞，驻兵湖州，闻徐达来攻，忙率偏将黄宝、陶子宝等，分道迎战。黄宝出南路，适与常遇春相值，一战便走。真不耐战。遇春追至城下，黄宝不及入城，

回马再战，被遇春手到擒来。天麒、子宝得黄宝被擒消息，顿时气馁，不战自退。天麒也是如此，吴王所言，未免太看重他了。徐达进兵围城，守兵各无斗志，相率惊惶。会得援将李伯升，由荻港潜入城中，人心稍定。探马报知徐达。达乃分派将士，环布四面，严截援军。忽又闻士诚将吕珍、朱暹，及五太子等，率兵六万，已到城东了。达语遇春道："吕珍、朱暹，都称骁悍，还有甚么五太子，闻系士诚养儿，短小精悍，能平地跃起丈余，今率重兵来援，须小心防战方好哩。"遇春道："公围城，某截援师。相机进战，定可无虞。"达许诺，遂分兵十万，给遇春调遣。遇春率兵至姑嫂桥，连筑十垒，分守要隘。吕珍等不敢近城，只在城东旧馆，设立五寨，与遇春相持。遇春也不与交锋，唯留意截他饷道。会探得士诚女夫潘元绍，运粮至乌镇，遂发兵夜袭，一阵击退。寻复闻士诚遣将徐志坚，领舟师来袭姑嫂桥屯兵，复令勇士埋伏桥边，乘他初至，突出邀击；老天也有意相助，风狂雨骤，日暗天昏，害得徐志坚进退无路，竟被诸勇士生生擒去。还有冒失鬼徐义，奉士诚命，前来探听旧馆战事，也遭截住，亏得士诚遣了赤龙船亲兵，前来援义，义始得脱。遇春急遣王铭等，载着火具，往毁赤龙船。船中不及防备，受着烈火，霎时俱尽，徐义等遁去。那时五太子屯兵旧馆，因各军败溃，忿不可遏，竟收集舟师，来击遇春营。遇春出营接仗，见五太子麾下，齐唱军歌，哗噪而至，真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两下里厮杀起来，似乎遇春一边，稍逊一筹，险些儿被他击却。巧值薛显鼓舟而至，顺风纵火，把五太子的兵船，又烧得乌焦巴弓，于是五太子也有力难施，只好逃还旧馆，与吕珍、朱暹等，商议一个善全的法儿。吕珍、朱暹，彼此相觑，支吾了好一歇，只想了一条纳款输诚的计策。确是好计。五太子也顾不得甚么，便与吕珍、朱暹，出降遇春军前。跳不出圈子去了。遇春即驰报徐达，达令吕珍等至城下，招呼李伯升、张天麒等出降。伯升、天麒，没奈何赍送降书，迎徐达入城，湖州遂下。

士诚闻湖州被陷，甚是惊慌，不料杭州、嘉兴，又迭来警信。平章潘原明，以杭州降李文忠，同佥宋兴，以嘉兴降华云龙，两路用虚写。不由的魂飞天外，连身子都发颤起来。嗣闻吴江又复失陷，参政李福、知州杨彝，统已降敌，乃亟遣部将窦义等。出城扼守。谁知窦义等毫不中用，到了城南鲇鱼口，战不数合，就败了回来，丧失战船千余艘。士诚满怀忧惧，又越二日，城外炮声隆隆，鼓声渊渊，知是敌军杀到，忙调兵登陴，饬令固守。翌晨，恰自己巡城，一登城楼，俯视四面八方，统竖着敌军旗帜，葑门驻着徐达军，虎丘驻着常遇春军，娄门驻着郭兴军，胥门驻着华云龙军，阊门驻着汤和军，盘门驻着王弼军，西门驻着张温军，北门驻着康茂才军，东北驻着耿炳文军，西南驻着仇成军，西北驻着何文辉军，杀气腾腾，几无余隙。阅者至此，亦为胆落。弄得这位张大王，心烦意乱，不知所为。下城后，只命一班勇胜军，加意防守。勇胜军统是剧盗出身，每遇战斗，慓悍异常，士诚格外宠遇，统赏他银铠锦衣，并赐他美号，叫作十条龙。这十条龙恰是不弱，受命御敌，无不效死，因此徐达等昼夜环攻，不能得手。另遣俞通海带了偏师，往略太仓、昆山、崇明、嘉定诸州县，次第平定，还军缴命，见平江仍屹峙如故，不觉怒气填膺，当先扑城，谁知城上矢石，煞是利害，攻了一时，身中数矢，痛甚乃还。徐达看他病剧，送回应天，数日而亡。吴王元璋，未免悲恸。且因平江围久未下，贻书士诚，

许以窦融、钱俶故事，士诚不报。光阴易过，又是数月，士诚焦灼得很，竟遣徐义、潘元绍等，率勇胜军潜出西门，绕至虎丘，往袭常遇春营。遇春先已侦知，驰至盘门，与王弼联军截住。两军相会，你冲我突，良久未决。士诚复亲督锐师出援，来势甚猛，遇春麾下杨国兴战死，余众稍却。遇春拊王弼背道："君系著名猛将，能为我奋勇杀敌否？"王弼应声出马，挥着双刀，大呼入敌阵，敌众不觉辟易。遇春复乘势掩杀，竟将士诚部众，逼至沙盆潭，士诚连人带马，堕入潭中，几乎溺死。十条龙统下水相救，及士诚登岸，十条龙已死了九条。想是龙王乏使，故一律招去。士诚肩舆还城，检点残兵，伤亡无数，竟捶胸痛哭起来。有何益处？忽有一客求见，愿陈至计。士诚召入道："你有何言？"客答道："公可知天数么？从前项羽喑呜叱咤，百战百胜，终为汉高所败，自刎乌江，天数难逃，可为前鉴。公以十八人入高邮，击退元兵百万，东据三吴，有地千里，南面称孤，不亚项羽，若能爱民恤士，信赏必罚，天下不难平定，何至穷困若此？"士诚道；"足下前日不言，今日已不及了。"客复道："前日公门如海，子弟亲戚，壅蔽聪明，败一军不知，失一地不闻，内外将帅，美衣玉食，歌儿舞女，日夕酣饮，那里防有今日？就使叩门入谏，公亦不愿与闻。"侃侃而谈，确中隐害。士诚喟然道："事成既往，尚有何说？"客复道："鄙见却有一策，未知公肯从否？"士诚道："除死无大难，果有良策，亦不妨相告。"客又道："公试自思，比陈友谅何如？友谅且兵败身丧，可知天命所在，人力难争。今公恃湖州，湖州失了；恃嘉兴，嘉兴失了；恃杭州，杭州又失了。今独守此地，誓以死拒，徒死何益？不如早从天命，自求多福。况应天已有书至，曾许公以窦融、钱俶故事，公即去王号，尚不失为万户侯，何得何失，愿公早自为计！"虽为说客，语亦甚是。士诚沉吟良久道："足下且退，容我熟图！"客乃退去。看官道此客为谁，乃是李伯升遣来的说士。士诚踌躇达旦，决计不降，乃复率兵突出胥门，复被常遇春杀退。张士信督兵守城，又被飞炮击中头颅，立时身死。独熊天瑞死力抵御，因城中木石俱尽，甚至拆毁祠宇民居，作为炮料，连番击射。徐达令军中架木如屋，伏兵攻城，矢石不得伤。接连又是数日，方才攻破葑门。常遇春亦攻破阊门新寨，蚁附而进。守将唐杰、周仁、徐义、潘元绍等，抵敌不住，先后迎降。士诚尚收集余兵二三万，至万寿寺东街督战。那时大势已去，不到片时，已是纷纷溃散，士诚忙逃归内城。徐达等复乘势杀入，但见士诚宫中，猛腾烈焰，仿佛似雨后长虹，红光四映。小子有诗叹道：

群雄逐鹿擎兵争，坐失机谋国自倾。
成败相差惟一着，阖宫自毁可怜生。

究竟士诚宫内如何被火，且待下回说明。

陈理降而士诚不降，士诚似尚为硬汉。顾吾谓士诚之智，且出陈理下，陈理幼弱无能，且经乃父之败没，兀守危城，自知不支，虽衔璧乞降，犹得受封为归德侯，保全其母，不失富贵。友谅有

知，应亦自慰。若张士诚以泰州盐侩，据有浙东，拓及吴江，设能礼贤爱民，明刑敕法，则江南虽小，固可坐而王也。况乎朱陈相竞，连岁交兵，彼为蚌鹬，我为渔人，宁不足以制胜？乃优柔寡断，内外相蒙，卒予朱氏以可乘之隙。至于兵败地削，孤城被围，齐云一炬，阖室自焚，妻孥且不保，亦何若长为盐侩之为愈乎？读本回，胜读张士诚列传，而笔势蓬勃，亦庄亦谐，尤足令人餍目。

第 十 三 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却说张士诚宫中，有一座齐云楼，系士诚妻刘氏所居，士诚兵败，尝语刘氏道："我败且死，尔等奈何？"刘氏道："君勿过忧，妾决不负君。"至城陷，即命乳媪金氏，抱二幼子出室，驱群妾侍女登楼，令养子辰保，置薪楼下，放起火来。霎时间烈焰冲霄，把一座高楼，尽成灰烬；所有群妾侍女，统被祝融氏收去，刘氏即投环毕命。自死便了，何必将群妾侍女，尽付一炬。士诚独坐室中，左右皆散走，徐达命降将李伯升，往劝士诚出降。伯升径诣士诚室门，屡叩不应，至坏门而入，但见士诚冠冕龙衮，两脚悬空，也做了悬梁客。伯升忙令降将赵世雄，解绳救下，士诚竟苏醒转来。何必复活。适值潘元绍亦至，再三开导士诚，士诚终瞑目无言。乃用旧盾载了士诚，舁出葑门，登舟送应天。士诚仍不食不语，奄奄待毙。到了龙江，仍然坚卧不起。众兵将士诚舁至中书省，由李善长晓譬百端，劝他归顺。士诚竟出言不逊，倔强何用？恼动了李善长，禀报吴王元璋，拟置诸死。吴王尚欲保全，那知士诚乘人不备，竟自缢死。士诚起兵，在元至正十三年，至二十四年，自称吴王，二十七年，缢死金陵，由吴王元璋，给棺殓葬。降将多赦罪不问，惟叛将熊天瑞被执，枭首示众。吴会皆平，改平江为苏州府，吴王又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余皆进爵有差。

惟平江未下时，吴王曾遣廖永忠至滁州，迎韩林儿归应天，诸将以林儿到来，拟仍奉为帝，独刘基不可。嗣闻林儿至瓜步，竟尔暴卒，或说刘基密禀吴王，令廖永忠，覆林儿舟，致遭溺毙，是真是假，也无从证实，但林儿本不足为帝，乘此死了，还算得时。吴王元璋，替他丧葬，然后除去龙凤年号，改为吴元年，立宗庙社稷，建宫室，订正乐律，规定科举。至平江已下，江东大定，乃分道出师，用正兵略中原，遣偏师徇南方。又是双管齐下。

先是元相脱脱，谪死云南，从脱脱贬死事。接入元廷略史，既回应第四回文字，且使阅者便于接洽。河北一带，多半沦没，幸察罕帖木儿起兵关陕，转战大河南北，平晋冀，复汴梁，定山东，灭贼几尽。吴王元璋，曾遣使致书察罕，与他通好，察罕留使不遣，只贻书作答。嗣察罕为降将田丰所杀，元廷以察罕养子王保保，代理军务。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率兵复

仇，擒杀田丰，乃归还吴王使人，并致书劝吴王归元。元廷亦遣尚书张昶，航海至庆元，授吴王元璋为江西平章，吴王不受。扩廓智勇，不让乃父，惟与河南平章孛罗帖木儿，屡次构兵，牵动宫掖。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扩廓善，令调兵讨孛罗。孛罗即举兵犯阙，逐太子，幽二皇后奇氏。亏得威顺王和尚，阴结勇士，刺死孛罗，元廷少安。扩廓送太子还都，受封为河南王，总制诸道军马，代太子出师江南。不意关中四将军，抗命不服。四将军为谁？一名李思齐，一名张良弼，一名孔兴，一名脱列伯。彼此联盟，推李思齐为盟主，拒绝扩廓。扩廓怒不可遏，竟转旆西趋，与李思齐等力争。两下相持经年，元廷屡遣使和解，各不奉诏。授人以隙，大都由此。寻顺帝复特别赐谕，令扩廓专事江淮，扩廓必欲略定关中，然后南下，于是顺帝不悦。太子还都时，密谋内禅，与扩廓商议未协，亦怀隐恨。父子同忌扩廓，乃削他官职，夺他兵权，并由太子总统诸军，专备扩廓。看官！你想扩廓英年好胜，那里肯受此屈辱，卸甲归田呢？当下占据太原，抗命不臣。顺帝正拟调兵进讨，那知应天一方面，已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北向进行。追溯前事，简而不陋。并驰檄齐鲁、河、洛、燕、蓟、秦、晋间，其文道：

自宋祚倾移，元主中国，此岂人力？实乃天授。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夫君人者斯世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礼义者御民之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及其后世，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也。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阻兵据险，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尔民其听之！

先是吴王元璋，与诸将筹议北伐事宜，常遇春谓当值捣元都，吴王不以为然，谓宜先取山东，继入河南，进拔潼关，然后往攻元都，令他势孤援绝，自然易下。再西向云中太原，进及关陇，以期统一。戕其手足，方及元首，的是胜算。下文进兵次序，俱括在内。于是诸将称善，即由徐达、常遇春统着重兵，由淮入河，向山东进发。达等去讫，又命阳和为征南将军，吴桢为副，率常州、长兴、宜兴、江淮诸军，讨方国珍；胡廷美亦为征南将军，廷美即廷瑞，见第九回。因避元璋字，故改瑞为美。何文辉为副，率师攻闽，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张彬，率武昌、荆州、潭岳等诸军，由湖广进取广西，从两路中分出四路。小子不能并叙，只

好依着战胜的次序，陆续写来。

方国珍自通好应天，尝遣使贡献方物，及吴王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相角逐，他复乘隙略地，据有濒海诸郡县，吴王遣博士夏煜、杨宪往谕国珍，国珍答语，多半支吾。吴王恨他反复，进兵温州，国珍又使人谢过，且诡称俟克杭州，便当纳土。至杭州已平，国珍据土如故，吴王乃致书责问，并征贡粮二十万石，国珍置之不理。已而汤和、吴桢，奉命南征，用舟师出绍兴，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坝通道，直至余姚。守吏李枢降，分兵攻上虞，亦不战而服，遂进围庆元。国珍方治兵守城，谁意院判徐善，已率父老，开城纳款，害得国珍孤掌难鸣，不得已带领余众，浮海而去。如此无用，何必倔强。汤和遂分徇定海、慈溪等县，得军士三千人，战船六十艘，银六千九百余锭，粮三十五万四千六百石。正拟航海追讨，闻吴王又遣廖永忠，自海道南来，遂出师与会，夹攻国珍。国珍遁匿海岛，尚望台温二路，未尽沦陷，藉为后援，乃迭接警耗，台温诸地，也被吴王麾下朱亮祖，次第夺去。弟国瑛，子明完，俱赤着双手，遁入海来。至是穷蹙无策，怎禁得汤和、廖永忠的人马，又复两路杀到，仿佛搅海龙一般，气势甚锐，那时欲守无险，欲战无兵，惶急得甚么相似。幸汤将军网开一面，遣人赍书招降，乃令郎中承广，员外郎陈永，偕至军前，献上铜印银印二十六方，银一万两，钱二千缗，又令子明完奉表称臣。其词云：

> 臣闻天无不覆，地无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亦无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载之德旧矣，不敢自绝于天地，故一陈愚衷。臣本庸才，遭时多故，起身海岛，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为之心。方主上霆击电掣，至于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将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润，而主上推诚布公，俾守乡郡，如故吴越事。臣遵奉条约，不敢妄生节目，子姓不戒，潜构衅端，猥劳问罪之师，私心战兢，用是令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情事，正与此类。即欲面缚，待罪阙廷，复恐婴斧钺之诛，使天下后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将谓主上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大德哉？迫切陈词，伏惟矜鉴！

吴王元璋，本怒国珍狡诈，意欲声罪加戮，及览表，见他词旨凄惋，情绪哀切，录表之意在此，然亦无非喜谀耳。不觉转怒为怜道："方氏未尝无人，我亦何必苛求？"随即赐复书道："我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幸即来见！"国珍得书，乃率部属谒汤和营，和送国珍等至应天。吴王御殿升座，由国珍行礼毕，即面责道："汝何为反复，劳我戎师？今日来谒，毋乃太迟！"国珍顿首谢罪。亏他忍耐。吴王又问前日呈表，出自何人手笔？国珍答系幕下士詹鼎所草。吴王点首，遂命詹鼎为词臣，其余尽徙濠州，浙东悉平。后来吴王即真，厚遇国珍，赐第京师，又官他二子，国珍竟得善终，这是后话不题。国珍了。

且说汤和等既克国珍，遂由海道赴闽，接应胡廷美军。闽地为陈友定所据。友定福清人，起自驿卒，事元平寇，屡著功绩，元授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尝遣兵侵处州，为

参军胡深所败。深进拔松溪，获守将陈子玉，入攻建宁，为友定将阮德柔所袭，马蹶被擒。友定颇加优礼，嗣为元使所迫，遂杀深。深有文武才，守处州五年，威惠甚著，及被执，天象告变，日中现黑子，刘基谓东南当失大将，已而果验。吴王闻报震悼，饬使赐祭，追封缙云郡伯。不没胡深，所以叙入。及胡廷美、何文辉等率兵南下，由江西趋杉关，先遣使赴延平，招降友定。友定怒杀使人，沥血酒中，与众酌饮，誓死不降。廷美闻知，督众猛进，陷光泽、克邵武、下建阳，直逼建宁。友定简选精锐，往守延平，留平章曲出，同佥赖正孙，副枢谢英辅、院判邓益等以众二万守福州。汤和、吴桢、廖永忠等，扬帆出海，不数日掩至福州五虎门，驻师南台。守将曲出等，领众出南门拒战，为汤和部将谢得成等击败，退入城中。汤和遂率兵围城，攻至黄昏，接着守将袁仁降书，愿开门纳师，以翌晨为约。待至黎明，果然南门大启，乘机拥入，曲出、赖正孙、谢英辅等皆遁去，邓益战死，参军尹克仁，赴水自尽，佥院伯铁木儿，杀妻妾及两女，纵火焚尸，复拔剑自刎。和入城后，抚辑军民，获马六百余匹，海船一百五艘，粮十九万余石，分兵略兴化，及莆田等十三县，一律平定，遂鼓行而西。

适胡廷美、何文辉等，已克建宁，降守将达里麻，及翟也先不花等，亦鼓行而南。两军相距，不过百里，延平大震，陈友定督师出城，遇汤和等驰至，一阵厮杀，友定军败退，汤和进薄城下，城中守将，复请出战。友定道："彼军远来，锐气方张，我若与战，徒伤吏士，不如以山为墉，以壑为堑，蓄利器，饱士马，与他久持，看他如何胜我？"计非不善，但如公太偏急何？诸将乃唯唯听命。友定率诸将登城，日夜勒吏士击刁斗，披甲兀立，不得更番休息，亦不得交头接耳，违令立斩。于是兵吏多有怨声，部将萧院判、刘守仁，偶有违言，友定大怒，杀萧院判，夺守仁兵，守仁缒城出降，士卒亦多遁去。会军器局被火，城中炮声震地，汤和等知有内变，蚁附上城，城遂破，友定呼谢英辅等入与永诀道："公等自为计，我当为大元死，誓不降敌。"英辅含涕而出，与鲁达花赤官名见上。白哈麻，着了朝服，自经而死。友定坐省堂，仰药自尽。赖正孙等出降。汤和等既入城，抚视友定，尚有微温，遂令人将他舁出，至水东门外，天大雷雨，友定复苏。其子名海，自将乐驰谒军门，愿与父共死，遂由汤和遣使，把他父子并解应天。吴王面诘道："元室将亡，你为谁守？你害我胡将军，又杀我使人，凶暴太甚，今被擒至此，尚有何说？"友定厉声道："要杀便杀，何必多言？"吴王乃命卫士，将他父子牵出，枭首市曹。小子有诗赞友定道：

王师南下奋貔貅，大将成擒八闽休。
父既捐躯儿亦死，忠臣孝子足千秋。

友定既死，汀、泉、漳、潮诸郡相继归降，闽地悉平。闽事亦了。还有杨璟一路偏师，俟至下回交代。

张士诚之死，与陈友定之死，死等耳，而士诚不能为义士，友定恰可为忠臣。士诚始叛元，继复降元，又继复叛元，反复无常，一盗窃所为，被虏不食，自经而死，何足道乎？友定则始终事元，至于兵败身虏，誓死不降，应天入对之言，尚凛凛有生气，谓非忠臣不得也。若方国珍之束手归降，乞怜金陵，以视士诚且不若，遑论友定？篇中依事叙述，各具身分，至插入北伐一段，叙及元朝诸将，寥寥数语，亦寓抑扬。阅者于词旨中窥之，皮里阳秋，昭然若揭矣。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却说杨璟、周德兴、张彬等，自湖广出师，南达永州。守将邓祖胜拒战，当即败退。元全州平章阿思兰赴援，亦被击走。祖胜敛兵固守，璟分营筑垒，就西江造了浮桥，渡兵攻城。计历数旬，城中食尽，祖胜仰药死，永州遂下。复由周德兴、张彬移攻全州，平章阿思兰遁去，全州亦陷。时廖永忠等已平闽地，奉吴王命，会同赣州指挥使陆仲亨进掠广东。元左丞何真，遣都事刘克佐缴上印章，并籍所部郡县户口，甲兵钱谷，奉表归附。吴王闻报，称他保境息民，令永忠好生看待，视作汉窦融、唐李勣一般，且特令乘传入朝。永忠至东莞，何真出迎，永忠即传着主命，待以殊礼，遣使与偕，同赴应天，自率兵进广州。元参政邵宗愚诈献降书，被永忠察觉，乘夜往袭，擒住宗愚，立命斩讫。嗣复会集朱亮祖军，径入梧州，击死元吏部尚书普颜帖木儿，进次藤州，守将吴镛出降。亮祖复分兵西进，所向皆捷，连破浔桂郁林。元海南海北道元帅罗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帅陈乾富等，均望风纳款，情愿输诚。只杨璟、周德兴、张彬等，自永州进攻靖江，数旬不下。朱亮祖亦领兵往会，各驻象鼻山下，四面围攻，仍然未克。杨璟愤极，令将西江濠水，一律放干，从濠中筑起土堤，通城北门，然后誓师猛扑，一鼓登城。惟内城兀守如故，元平章也儿吉尼，驱兵出战，大败而回。万户皮彦高、杨天寿，被杨璟部将胡海擒住，璟优待彦高，命至城下招降。城中总制张荣，与彦高善，遂用书系矢，射入璟营，约以是夜出降。俟至二鼓，荣又遣使裴观，缒城出见，杨璟即给白皮帽百余，俾作标识，以免误杀。裴观还城，即于四鼓后启宾贤门，纳杨璟军。元平章也儿吉尼，走投无路，窜至伏波门，适遇朱亮祖等杀入，略一交手，便被擒去。先是张彬攻城，为守将所诟，彬大愤，至是入城，欲将兵民一概屠戮，亏得杨璟下令，不准妄杀一人，彬无可如何，只得罢手。归美杨璟，意在尚仁。众心乃安。嗣是移师郴州，降两江土官黄英、岑巴延等，廖永忠亦遣指挥耿天璧，攻破宾州、象州，元平章阿思兰，偕子僧保，赍印归诚。两广大定，杨璟等振旅而还，是年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特别点醒，划分朝代。

自方国珍降顺后，李善长等复奉表劝进，吴王不允，表至三上，乃命具仪以闻。李

善长等便参酌成制，定了一篇宜古宜今的大礼，呈上吴王察阅。吴王略加损益，乃由太史令刘基，择定吉日，准于戊申年正月四日即皇帝位，国号明，改元洪武。先期三日，筑坛南郊，一应礼仪俱备。吴王复命群臣，斋戒沐浴，至期同赴南郊，先祭天地，次及日月星辰、风云雨雷、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诸神。坛下鼓乐齐奏，坛上香烟缭绕，当由吴王亲自登坛，行祭告礼。旁立太史令刘基，代读祝文道：

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天下大元帅皇帝臣朱元璋，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天神地祇之灵曰：天地之威，加于四海，日月之明，昭于八方，云雷之势，万物咸生，雨露之恩，万民咸仰。伏以上天生民，俾以司牧，是以圣贤相承，继天立极，抚临亿兆。尧舜相禅，汤武吊伐，行虽不同，受命则一。今胡元乱世，宇宙昏蒙，四海有蜂虿之忧，八方有蛇蝎之祸。群雄并起，使山河瓜分，寇盗齐生，致乾坤弃灭。臣生于淮河，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统万民而救困苦。托天之德，驱一队以破肆毒之东吴，仗天之威，连千艘以诛枭雄之北汉。因苍生无主，为群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即帝之位，恭为天吏，以治万民。今改元洪武，国号大明，仰仗明威，扫尽中原，肃清华夏，使乾坤一统，万姓咸宁。沐浴虔诚，齐心仰告，专祈协赞，永荷洪庥。尚飨！

祝毕，吴王率群臣拜跪如仪。是日天宇澄清，风和景霁，氤氲香雾，缥缈祥辉，与连朝雨雪，阴霾的气象，迥不相同。人人说是景运休征，升平豫兆。冠冕堂皇。祭毕下坛，李善长率文武百官，都城父老，扬尘舞蹈，三呼万岁。五拜三叩首毕，吴王引世子及诸王子，文武群臣，祭告宗庙。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庙号德祖。尊祖考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皆皇后。礼成返跸，升殿受群臣朝贺，并命刘基奉册宝，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仍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诸功臣皆进爵有差。自是明室肇基，帝位已定，史家称他为明太祖，小子也要改称了。

太祖罢朝还宫，语马后道："朕起自布衣，得登帝位，外恃功臣，内恃贤后，每忆从前与郭氏同居，备尝艰苦，若非皇后从中调停，日贮糗糒脯修等物，济朕匮乏，朕亦安有今日？芜蒌豆粥，滹沱麦饭，时记于心，永久不忘。他如为朕司书，为朕随军，为朕亲缉甲士衣鞋？种种劳苦，不胜枚举。古称家有良妇，犹国有良相，今得贤惠如后，朕益信古语不虚了。"不忘贤后，固所宜然。较诸唐明皇之长生殿，情景不同。马后道："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从来明太祖薄待功臣，已为马后瞧破。太祖道："唐有长孙皇后，尝谏太宗不忘魏征，卿亦可谓媲美古人呢。"马后道："妾何敢上比古人？"太祖道："卿无父母，尚有宗族，朕当访召入朝，悉加爵秩，何如？"马后叩谢道："爵禄所以待贤，不应私给外家，妾愿陛下慎惜名器，勿徇私恩！"至理名言。太祖点首。

是夕无事，越宿视朝，颁即立诏于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皆为王，又封后父马公为徐王，后母郑媪为王夫人，修墓置庙，四时致祭。越月丁祭，祀先师孔子于国学，用太

牢。又越数日，诏衣冠悉如唐制，令群臣修女诫，戒后妃毋预政，征天下贤才为守令，命四方毋得妄献。所有兴利除弊诸事宜，次第增损，笔难尽述。

且说徐达、常遇春等，引兵入山东，至沂州，致书义兵都元帅王宣，谕令速降。王宣扬州人，曾为司农掾，治河有功，命为招讨使。寻从元平章也速复徐州，授为都元帅。宣子名信，亦随察罕帖木儿破田丰，以功叙官，令与乃父同镇沂州。信得达书，一面遣使犒军，一面奉表应天。太祖即命徐唐臣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从大将军徐达北征。那知王信意在缓兵，并不是真心降顺，他却密往莒密募兵，拟来袭击明师。至唐臣到后，信尚未返，宣乃佯为迎入，使居客馆，夜间调兵兴甲，为劫使计。幸亏唐臣预先防备，易装走脱，潜入达军。达即命都督冯胜，即冯国胜。率师急攻，胜开坝放水，灌入城中，宣料不能支，乃开门迎降。达令宣作书招信，遣镇抚孙惟德驰往，反为所杀。于是达责宣反复，将他枭首。王信走山西。峄州赵蛮子，莒州周黼，海州马骊，及沭阳、日照、赣榆诸县，俱相率来降。转攻益都路，元宣慰使普颜不花，力战不支，与母妻诀别，出城鏖斗，卒为明军所擒，不屈被杀。元总管胡浚，知院张俊，皆自尽。普颜不花妻阿鲁真，亦抱了子女，同入井中。夫死忠，妻死节，元季人物，应首屈一指了。阐扬忠义。由是下东平，降东阿，拔济南，陷济宁，取莱阳，各路守将，不是闻风遁去，便是解甲投降。太祖又遣汤和修造海舟，接济北征军饷，并命康茂才再率万人，援应北征军，兵多粮足，威焰尤盛。常遇春分兵克东昌，元平章申荣自缢，徐达引兵徇乐安，元郎中张仲毅投诚。山东全境，尽为明有。

达乃移军入河南，与遇春会师并进。湖广行省平章邓愈，亦受命为征戍将军，率襄汉军略南阳，遥应达军。达克永城、归德、许州，直入陈桥。元汴梁守将李克彝，联络左君弼、竹昌等，互为犄角，力抗明师。左君弼本庐州盗魁，应第五回。受元廷招抚，驻兵河南，李克彝令守陈州，声势颇也不弱。太祖闻知，拘住君弼母妻。一面遣使致书道：

>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今足下奉异国之命，与予接壤，若欲兴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乃足下丘陇之乡，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父母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复得。足下能留意，盍幡然而来？予当弃前非，待以至诚，决不食言！

君弼得书未报，太祖又特遣使臣，送君弼母归陈州，母子相见，免不得有一番谈话。况明太祖虽拘他母妻，仍旧以礼相待，他母到了陈州，自然据实晓谕，就使君弼素性骁鸷，至是也感激流涕，便邀同竹昌，率所部诣徐达营，情愿归降。这是太祖权术动人。李克彝失了犄角，孤立无助，顿时弃城西走，徐达遂安安稳稳的收了汴梁城，留佥事陈德居守，自率步骑入虎牢关。至河南塔儿湾，元将脱目帖木儿，领兵五万，在洛水北岸列阵，旗

帜整齐，刀矛森峙。常遇春怒马当先，左手执弓矢，右手执长枪，突入敌阵。敌军二十余骑，各执长戟，来刺遇春，遇春弯弓射箭，喝一声着，将他前锋射毙，余骑倒退。遇春麾动大军，奋力掩击。杀得敌军七零八落，东倒西歪。脱目帖木儿窜去，达遂进薄河南城下。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顾命要紧，也不管什么气节，只好送款军门，开城迎降。蒙族臣子，理应与城存亡，乃望风崩角，无乃非忠。笔诛之以声其罪。嵩、陕、陈、汝诸州，次第平定。

明太祖闻河南已平，乃亲至汴梁，会大将军徐达，谋取元都。达与遇春等，俱至行在谒见，由太祖慰劳毕，便议进取元都的计划。徐达道："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详见上，后仿此。逡巡太原，观望不进，张良弼、李思齐等，局促西陲，毫无远略，元都声援已绝，就此进兵，必克无疑。"太祖携图指示道："卿言固是，惟北土平旷，骑战为先，今宜先选骁将，作为先锋，将军率水陆两军，作为后应，发山东粟米，充给馈饷，由秦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那时绝他外援，自然内溃，都城可不战即下了。"又语冯胜道："卿可发兵往取潼关，潼关得手，勿遽西进，且选将守关，阻他出来，尔即回汴梁，声应大将军，毋得有误！"达与胜受命而出。胜即日出师，往攻潼关，元将李思齐、张良弼，已率师分遁关外，胜未至关，先遣健卒夜携火具，潜至良弼营前，放起一把火来，烧得营帐通红。良弼自梦中惊起，总道敌兵潜来劫营，立饬各兵披甲上马，出营迎战，谁知杀了一场，统是自家人马，连忙收兵，已伤亡了数百名，自知立营不住，退入关内。李思齐闻这消息，也惊慌起来，即移军葫芦滩。此之谓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两军迁移未定，那冯胜已率兵掩去，杀进潼关。思齐弃辎重，走凤翔，良弼也遁入鄜城去了。冯胜入关，引兵西至华州，守将多遁去。胜因奉太祖命，不得不中道辍回，调指挥于光、金兴旺等留守，自率军还汴梁。

太祖闻潼关得手，北伐军已无后虑，乃自回应天，命徐达等进取元都，以毋妄杀人为约。达遂檄都督同知张兴祖，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指挥高显等，调集益都、济宁、徐州诸军，会集东昌，规定计划，分道徇河北地，连下卫辉、彰德、广平，进次临清，获元将李宝臣，都事张处仁，用为向导。使傅友德带着轻兵，开陆路，通步骑，顾时浚河通舟师，水陆并进，直抵长芦，元守将左佥院遁去。达分兵下德州、青州，复会师进达直沽，得海舟七艘，用架浮桥，藉通人马。常遇春、张兴祖等，各率舟师沿河而进，步骑遵陆而前。元丞相也速防御海口，未曾交战，部众先奔，也速也只好遁去。达又进兵通州，立营河东岸，遇春立营河西岸，诸将欲乘锐攻城，指挥郭英进言道："我师远来，敌军居守，劳逸相殊，不宜急攻。何若乘其不意，掩击为是。"翌晨，天忽大雾，四面阴霾，英用千人伏道旁，自率精骑三千，直抵城下，元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率敢死士余名，张两翼而出。英与战数合，佯作败走状，卜颜帖木儿率兵来追，中途遇伏，被他截作两橛。郭英又转身杀来，卜颜帖木儿猝不及防，由英挺手中枪，刺坠马下，当经英军缚住，牵了过去。元军没了主帅，那个还敢争锋，顿时大溃。英乘胜追杀，斩首数千级。及收兵回来，统帅徐达，已引兵入城，擒住的卜颜帖木儿，已枭首悬竿，号令军前。休息三日，复出师进捣元都，不意元顺帝已先出走，只有淮王帖木儿不花，及左

丞相庆童等，尚是留着，小子有诗叹元顺帝道：

彼昏日甚太无知，都下沦胥悔已迟。
争说蒙儿好身手，昔何强盛后何衰。

未知元都如何被陷，容至下回续详。

南方戡定，而明祖称帝，天道后起者胜，诚非虚言。且有史以来，得国之正，首汉高，次明祖，汉高时尚有吕后，不无遗憾，明祖则得耦马氏，聿著徽音。终明之世，无宫壶浊乱事，殆较汉代而上之矣。本回插入马后一段，所以表扬妇德，不敢没美也。至如徐达之北征，皆由庙算所定，告捷成功，事事不出明祖之所料，有明祖之雄才大略，始能拨乱世，反之正，且始终以不嗜杀人为本，其卒成大业，传世永久也宜哉！若元顺帝之致亡，吾无讥焉。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却说元顺帝闻通州被陷，惶急异常，亟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及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准备北行。左丞相失烈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官伯颜不花进谏道："陛下宜固守京都，臣等愿募集兵民，出城拒战。"顺帝道："孛罗扩廓，屡次构乱，京中守备，空虚已久，如何可守？"伯颜不花大恸道："天下是世祖的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轻去？"顺帝道："今日岂可复作徽钦？朕志已决，毋庸多言！"伯颜不花再三泣谏，顺帝拂袖还宫。到了黄昏，召淮王帖木儿不花，及丞相庆童入内。嘱令淮王监国，庆童为辅。两人受命趋出，遂于夜半三鼓，开建德门，挈后妃太子北去。徐达率着明师，进薄齐化门，将士填濠登城而入，达亦上齐化门楼，擒住元淮王帖木儿不花，及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不花，右丞相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劝令归降，皆不从，一律处斩，宦官伯颜不花，先已自尽。元宣府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亦为明军所擒。达遂封府库图籍宝物，用兵守故宫殿门，不准侵入。宫人妃主，令原有宦侍护视，号令士卒，秋毫无犯。人民安堵，市肆不移。于是遣将赴应天告捷，一面命薛显、傅友德、曹良臣、顾时等，率兵分巡古北诸隘口，一面令华云龙经理故元都，增筑城垣，专待太祖巡幸。是段为元亡之结束。

太祖闻报，下诏褒奖北征军，且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并订定六部官制，各设尚书侍郎等官。先是明初官制，略仿元代，立中书省，总天下吏治。置大都督府，统

天下兵政。设御史台，肃朝廷纲纪。至是改立六部，定为吏、户、礼、兵、刑、工等名目。后来胡惟庸伏法，复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为副。复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统属兵部节制，权力远不如前。并增设都察院，统辖台官，这是后话慢表。叙述明初官制，以便阅者考核。

且说太祖以元都既定，启跸北巡，留李善长与刘基居守，自率文武百官，渡江北行。雨师洒道，风伯清尘，遥望六龙，相率额手。沿途所经，蠲免逋赋。既至北京，御奉天门，召元室故臣，询问元政得失。故臣中有一文吏，姓马名昱，顿首道："元得国以宽，失国亦以宽。"太祖道："朕闻以宽得国，不闻以宽失国，元季君臣，日就淫佚，驯至沦亡，是所失在纵弛，并非由过宽所致。圣王行政，宽亦有制，不以废事为宽，简亦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总教施行适当，自可无弊。"马昱之言，不能无失，明祖之言，恐亦未能实践。马昱惭谢而退。太祖又令放元宫人，免致怨旷。此外一切布置，概如徐达所定。当下命徐达、常遇春出师取山西，副将军冯胜，偏将军汤和，平章杨璟，随军调遣，太祖自还南京。

达受命西征，分道并进。常遇春攻下保定、中山、真定等处，冯胜、汤和、杨璟等，下怀庆，越太行，取泽潞，将逼太原。元将扩廓帖木儿，遣麾下杨札儿，来攻泽州，与杨璟、张彬等，相遇于韩家店。两阵对圆，刀枪并举。杨璟、张彬等藐视元军，只道他没甚能力，一鼓便可击退，那知杨札儿很是骁悍，部下又统经百战，个个拚命争先，战了多时，非但击不退元军，反被他冲动阵势，禁遏不住，只好一同败下，一骄便败。连忙禀报大将军。大将军徐达，调都督副使孙兴祖，佥事华云龙，出守北平，自率大军趋太原。途次闻元顺帝赦扩廓罪，还他原官，令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来攻北平。当下集诸将会议，诸将或禀请回援，徐达道："北平重地，有孙都督等扼守，定能抵敌得住，此次王保保全师远出，太原必虚，我军如乘他不备，直抵太原，倾他巢穴，他进无可战，退无可依，在兵法上，所谓批吭捣虚的计策，就使他还救太原，已是不及，那时进退失利，必为我所擒了。"计议已定，遂引兵径进。果然扩廓还兵自救，前锋万骑突至，差不多有排山倒海的声势。这边傅友德、薛显，两骑并出，指麾健卒，与他酣斗一场，方才把他击退。扩廓扎营城西，兵约数万，郭英登高遥望，返报遇春道："敌兵虽多，不甚整齐，立营虽大，不甚谨饬，请乘夜踹营，当可决胜。"遇春入语徐达，达亦以为然。正筹划间，忽报扩廓营中，有密使赍书至此。当由达开缄览毕，退入帐后，写好复书，遣使去讫。随即升帐调兵，陆续出发。是夜天气阴晴，薄云四布，将及三鼓，郭英率精骑三百人，蹑至敌营附近，一声炮响，四面纵火，红光炎炎，不殊晓日。遇春也统着大队，鼓噪前进。敌营里面，也有一队人马，呐喊出来。两边相见，并不厮杀，反传了一声暗号，引着明军，扑向主营而去。故作疑阵。扩廓帖木儿，方燃烛坐帐中，使两童子捧书侍立，正拟接书展阅，忽闻营外喊杀连天，料知内外有变，急忙推案而起，连靴子都不及穿齐，赤着一脚，跑出帐外，跨上一匹劣马，举鞭乱敲，觅路北遁，手下只有十八骑随去。遇春等杀入营帐，营中已纷纷溃乱，经遇春下令，降者免死，于是相率弃械，跪降马前。共得兵四万人，马四万匹。看官听着！这扩廓也是有名大将，难道强敌在前，全不防备？况他至三鼓以后，尚燃烛看书，明明不是个糊涂人物，为何明军劫营，慌急到这般情形呢？

原来扩廓部下，有一将名豁鼻马，默睹元运已终，明祚方盛，早有率众归降的意思。且闻徐达虚心下士，不杀降人，越觉投诚心亟，因此背了扩廓，暗中递书徐达，愿为内应。达即复书相约，互通暗号，所以得手如此容易。叙明原因。扩廓既遁，太原自下，徐达又乘势收大同，分遣冯胜等徇猗氏、平阳诸县，擒元右丞贾成、李茂等，榆次、平遥、介休，以次攻克，山西悉平。

太祖接着捷报，心中愉快，自不消说。倏忽间已是洪武二年，太祖亲定功臣位次，命在江宁西北鸡笼山下，建立功臣庙，已死的功臣，设像崇祀，未死的虚着座位，共得二十一人，以大将军徐达为首。小子依史录述如下：

徐达字天德，濠州人。常遇春字伯仁，怀远人。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太祖甥。邓愈虹人，初名友德。汤和字鼎臣，濠人。汴英字文英，定远人，太祖养子。胡大海字通甫，虹人。冯国用胜之兄，定远人。赵德胜濠人。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华高含山人。丁德兴定远人。俞通海字碧泉，濠人，徙于巢。张德胜字仁甫，合肥人。吴良定远人，初名国兴。吴桢良之弟，初名国宝。曹良臣安丰人。康茂才字寿卿，蕲人。吴复字伯起，合肥人。茅成定远人。孙兴祖濠人。

未几，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配享太庙，并因徐达攻破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乃诏修元史，命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并征隐士汪克宽、胡翰、陶凯、曾鲁、高启、赵汸等十六人为纂修，阅六月书成。惟顺帝未有实录，又遣使往访遗事，于次年续修，不到几月，也即告竣。后人谓史多简率，不足征信，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徐达等既平山西，复奉命进图关陕。关中诸将，已推李思齐为统帅，驻兵凤翔。太祖尝遣使谕降，思齐不报，至是因大军将发，复贻书诏谕道：

> 前者遣使通问，至今未还，岂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与？抑元使适至，不能隐而杀之？若然，亦事势之常，大丈夫当磊磊落落，岂以小嫌介意哉？夫坚甲利兵，深沟高垒，必欲竭力抗我军，不知竟欲何为？昔足下在秦中兵众地险，虽有张思道即张良弼。专尚诈力，孔兴等自为保守，扩廓以兵出没其间，然皆非勍敌。足下不以此时图秦自王，已失其机，今中原全为我有，向与足下为犄角者，皆披靡窜伏，足下以孤军相持，徒伤物命，终无所益，厚德者岂为是哉？朕知足下凤翔不守，则必深入沙漠以图后举，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倘中原之众，以塞地荒凉，一旦变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坟墓所在，深思远虑，独不及此乎？诚能以信相许，幡然来归，当以汉窦融之礼相报，否则非朕所知也。

思齐得书，颇有降意，独思齐养子赵琦，不愿降明，劝思齐西入吐蕃，思齐乃迟疑未决。明大将军徐达，遂统兵入关。直捣奉元，张良弼正与孔兴、脱列伯等，分驻鹿台，为奉元援，忽闻明将郭兴，卷甲而来，不禁大惧，立即遁去。奉元守将哈麻图，弃城走匿，为民兵所杀。元西台御史桑哥失里，郎中王可，检讨阿失不花，三原尹朱春，俱抗节自尽。时关中苦饥，达奉太祖命，每户赈米二三石，民心大悦。遇春遂进攻凤翔，李

思齐从赵琦言，径奔临洮。遇春遂入凤翔，徐达亦至，复会议进兵事宜。众将献议道："李思齐现走临洮，本应乘胜追杀，但张良弼尚据庆阳，良弼才智，不如思齐，庆阳地势，不如临洮，且先将庆阳夺来，再攻临洮未迟。"徐达道："诸君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庆阳城险兵悍，未易猝拔，临洮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倘被思齐久踞，联外固内，将来根深蒂结，为患非浅。今乘他初往，蹙以重兵，思齐不西走，只束手就缚罢了。临洮既克，旁郡自不劳而下。"此谓避实击虚。于是众将称善，即留汤和守营垒，指挥金兴旺等守凤翔，自率兵度陇克秦州，下宁远，入巩昌。遣冯胜攻临洮，顾时、戴德攻兰州。兰州一攻即下，惟冯胜至临洮，李思齐尚欲固守，不意赵琦起了歹心，私窃宝货妇女，逃匿山谷间。思齐长叹数声，没奈何举城乞降。思齐尚如此，良弼更不足道，可见关中四将，俱不足恃。冯胜将思齐送至达营，达又命人送至南京，太祖却也优礼相待，并命为江西行省左丞。思齐不之官，留居京师。太祖又传谕军前，除饬常遇春还备北平外，余军令尽随大将军往攻庆阳。且谓张良弼兄弟多诈，即或来降，亦宜小心处置，勿堕狡计！徐达受命即行，出萧关，拔平凉。张良弼大惧，令弟良臣守庆阳，自奔宁夏。途次遇着扩廓军，被他活捉而去。良臣闻警，遂以庆元降明军。徐达遣薛显入城，慰谕军民，良臣出迎道左，匍匐马前，非常恭顺。显入城慰谕毕，出屯城外。亏有此着，然亦未始非徐达所授。良臣骁捷善战，军中号为小平章，他本欲诱显入城，等到夜间，闭城劫杀，至显屯兵城外，计不得逞，乃于夜间潜开城门，领兵杀出。显率骑兵五千人，拚命抵拒，夜间昏黑莫辨，被良臣四面攒射，中了流矢，负创急奔，驰至达营。检阅兵士，已伤亡了一半，又失去了指挥张焕。达语诸将道："主上明见万里，今日事出意外，果如所言。但良臣困守一隅，终取败亡，我当与诸君共灭此獠！"诸将齐称得令。于是俞通源出略西路，顾时出略北路，傅友德出略东路，陈德出略南路，达率诸将出中路，直趋庆阳，四面围住。良臣出兵挑战，被徐达麾军奋击，败入城中，一面遣人至扩廓处求援。扩廓时在宁夏，遣将韩札儿攻陷原州，为庆阳声援，达即遣冯胜出驿马关，御韩札儿。驿马关距庆阳三十里，冯胜驰至，闻韩札儿又陷泾州，忙星夜前进，途遇韩札儿军，一鼓击退，进至邠州，因札儿去远，方还屯驿马关。是时常遇春早至北平，偕偏将李文忠，驱兵北进，至锦州，击败元将江文清，入全宁，又败元丞相也速，进攻大兴州，守将又遁。一路马不停蹄，径达开平。元顺帝自燕京出走，正在开平驻扎，闻明军复至，又仓皇遁去。遇春追奔数十里，擒斩元宗王庆生，及平章鼎珠等，降将士万人，得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蓟北悉平，乃还军。

遇春拟驰回庆阳，协攻张良臣，不防到了柳河州，竟遇暴疾，霎时间全体疼痛，连从前医愈的箭创，也无端溃裂起来。那时自知不起，亟召李文忠入帐，嘱托军事，与他永诀。正是：

北虏已熸臣力竭，西征未捷将星沉。

未知遇春性命如何，且至下回分解。

本回总旨，在叙扩廓、李思齐事。扩廓、李思齐，皆元室大将，一则驻兵太原，遇敌劫营，仓猝惊溃，一则称长关中，闻敌即退，穷蹙乞降。始何其悍？终何其衰？得毋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耶？张良弼辈，更出思齐下，良臣虽悍，困守庆阳，已同瓮鳖。晋冀下而秦陇去，虽有鲁阳，不克返戈。然原其祸始，莫非自离心离德之所致也。观元室之所以亡，益知涣群之获咎，观明祖之所以兴，益信师克之在和。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维南京献俘

却说常遇春偶罹暴疾，将军事嘱托李文忠，复与诸将诀别，令听文忠指挥，言讫即逝。寿仅四十岁。遇春沉鸷果敢，善抚士卒，陷阵摧锋，未尝少怯，虽未习书史，用兵却暗与古合。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所以军中称他为常十万。大将军徐达，年齿比遇春，尚轻二岁，遇春为副，受命惟谨，尤为难得。太祖闻报，不胜悲悼，丧至龙江，用宋太宗丧赵普故事亲往祭奠，赐葬钟山原，赠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配享太庙。明室功臣，首推徐常，故于死事后，叙述较详。诏命李文忠代遇春职，趋会徐达师，助攻庆阳。文忠行至太原，由巡卒走报。元将脱列伯等，围攻大同，文忠语左丞赵惟庸等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总教有利于国，专擅何妨？目今大同被攻，正宜急救，若必禀命后行，岂不失机？"惟庸等皆以为然，遂由代郡出雁门，至马邑，猝遇元平章刘帖木儿，率游骑数千掩至，当即迎头痛击，杀败敌众，并将刘帖木儿，亦擒了过来。再进至白杨门，拿住黠寇四天王。因天色将晚，雨雪纷飞，乃拟择地安营。营既下，下雪愈大，漫山皆白，文忠却未敢休息，引着数骑，入山巡察。走了一转，觉山前山后，雪地上似有行人踪迹，便策马回军，麾众前行五里，才阻水立寨。诸将莫名其妙，未免私议。文忠召诸将入帐道："我看山上雪径分明，定有伏兵出没，前地立营，定多危险，今移驻此地，稍觉安稳。但亦须严装待着，静候号令，如有妄动等情，军法具在，莫怪无情！"初任统帅，不得不先行晓谕。诸将唯唯听命。果然到了夜半，敌兵大至，文忠下令营中，只准守，不准战。至敌兵近前，见营门紧闭，呐喊了好几次，并不见有接战的兵马，再拟上前冲突，那知梆声一发，炮矢如飞蝗般射来，敌兵队里的主帅，就是脱列伯，料知营中有备，麾兵渐退。未几鸡声报晓，晨光熹微，文忠令将士蓐食秣马，先发两营挑战。饬令奋斗，不得少却，自在营中静待消息。脱列伯军，正在晨炊，突见明军到来，不遑朝餐，即上马迎敌，自寅至辰，两下相搏，未分胜负。探马因元军甚盛，恐众寡不敌，屡来报知文忠，意欲请他援应，文忠仍夷然自若，并不发兵。胸有成竹。未几日过巳牌，雪已初霁，淡淡的露着阳光，景色如绘。文忠陡然出帐，上马先驱，引着两翼大兵，驰入敌阵。至此才知妙计。元

军已有饥色，正在勉强支持，怎禁得一支生力军，如泰山压顶一般，包抄过来，此时欲战无力，欲走无路，个个惊惶失措，就是这位脱列伯，也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方拟杀条血路，向北遁走，那知文忠跃马上前，一枪刺来，正中脱列伯马首，顿时马蹶前蹄，脱列伯随马仆地，明军一拥而上，把脱列伯擒捉而去。余众见主将被擒，自然无心恋战，纷纷下马乞降。文忠命即停刃，收集降卒，约得万余，马匹辎重，不计其数。当下返营，召入脱列伯，亲为解缚，与他共食，脱列伯感激不置。后来被解至京，太祖亦命释缚，赐他冠带衣服，且语群臣道："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况朕不逮尧舜，何必复念前嫌？"自是脱列伯安居南京，以禄寿终。还有孔兴一人，本与脱列伯偕攻大同，及脱列伯被擒，孔兴走绥德，为部将所戕，携首降明。元顺帝时走和林，得此消息，不禁叹息道："天命已去，无可为矣。"不怨己而怨天，是为亡国之君。原来脱列伯等攻大同，本受元主命令，经此挫折，乃不敢再行南向，忧忧闷闷的过了一年，竟尔病逝，事见下文。

且说李文忠既定大同。拟驰赴庆阳，途中接到捷音，得知庆阳已下，乃禀请行止，静待后命。这庆阳攻克的情形，小子也不能不表白一番：张良臣悍鸷绝伦，且有养子七人，各善用枪，人呼为七条枪，当时张良弼麾下，有一骁将绰号金牌张，为军中冠，自有良臣七个养子，军中又相语道："不怕金牌张，只怕七条枪。"良臣恃此七人，所以不肯屈服。且因庆阳城高险，上有井泉，可以据守，又倚扩廓为声援，贺宗哲、韩札儿为羽翼，姚晖、葛八为爪牙，满望就此胜敌，徐图恢复。徐达围攻数月，恰也一时难下，惟每日鼓励将士，严行攻守。良臣屡出突围，东门被顾时击却，西门被冯胜杀退，遣人赴宁夏求援，又被明军缉获，弄到粮汲俱穷，兵民俱困，不得已登城乞降。徐达以他反复无常，不肯应允。可怜良臣计穷力竭，援绝食空，甚至杀人煮汁，和泥为食，勉强充腹救死。姚晖等知事不济，私下开门纳降。达勒兵自北门进去，良臣与养子七人，已是饿惫不堪，无力再战，没奈何投入井中。达军倒戟而出，缚至达前，由达数责罪状，立命推出斩首。良臣父子八人，只好伸颈就戮。七条枪变作七条鬼了。先是元将贺宗哲阴援良臣，入寇凤翔，金兴旺死力抵御，宗哲不能入，及庆阳已下，宗哲引退，徐达遣顾时、薛显、傅友德等，往追不及，乃引军还。谁意宗哲，转掠兰州，警报迭至达营，又由达遣冯胜往击，宗哲遁去，于是奏凯班师，留冯胜总制军事。达南还后，扩廓乘虚袭兰州，明指挥张温，为兰州守将，整兵迎战，扩廓兵少却，温敛兵入城，扩廓复进兵合围，绕城数匝。巩昌守将于光，率兵往援，至马兰滩，遇伏马踬被擒，至兰州城下，令呼张温出降。光大呼道："我不幸被执，大兵即至，公等但坚守好了。"敌兵怒披光颊，遂遇害。城中守御益固，冯胜亦发兵往援，扩廓知不能下，卷旆引去，太祖闻知，赠恤于光，擢张温为都督佥事，一面下令北征，仍命徐达为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于洪武三年正月，祃纛出发。

临行时，太祖问诸将道："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犯我兰州，日夕图逞，不灭不已。卿等出师，何处为先？诸将道："保保屡寇边疆，无非因元主犹在，有心翊助，若我军直取元主，保保自然失势，可以不战而降。"太祖道："王保保方率兵寇边，正应出师往讨，若舍了保保，直取元主，是忽近图远，不能算作善策。朕意拟分兵两道：一令大将军自

潼关出西安，直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将军出居庸关，入沙漠，追袭元主，使他自救不暇，方可得胜。这就所谓一举两得呢！”诸将共称妙计，遂各分道而行。

太祖又爱扩廓才，意欲招他来降，又遣李思齐持书往谕。思齐与扩廓有仇。太祖宁不知之？此时令往谕降，亦有借刀杀人之意。思齐不敢违命，硬着头，出使宁夏。扩廓却以礼相待，惟说及招降二字，独毅然不答，寻遣骑士送思齐还，至塞下，语思齐道：“主帅有命，请留一物为别。”思齐道：“我远来无所赍送，奈何？”骑士道：“珍玩财宝，我主帅并无所爱，但爱公一臂，幸乞相赠！”欲取思齐之臂。是嫉他不以臂助，扩廓之意如见。思齐知不可免，遂拔出佩剑，自砍左臂，臂断血流，竟致晕倒。痛哉痛哉！骑士替他裹创，并敷以药，至思齐苏醒，即拾起左臂，作别上马去了。思齐负创归来，见过太祖，不数日即报毙命。最不值得。徐达闻扩廓不肯受诏，兼程疾进，直抵安定。扩廓退屯车道岘，达遣左副将军邓愈，步步进逼，步步立栅，扩廓复退驻沈儿峪，两军隔沟立垒，一日数战，彼此戒严。明左丞胡德济，即大海子。扎营东南，时至夜半，突闻营外火起，仓猝不知所为，一营大乱，元军乘势杀入，亏得徐达自督亲兵，前来相救，才将元军杀退。原来扩廓夜遣千余人，从间道逾沟，潜劫德济营，德济未及防备，几致陷没。至徐达出援后，立传德济入帐，责他怠弛，喝令左右将他绑下，并语诸将道：“德济违律当斩，念他是功臣后裔，权寄头颅，械送京师，请皇上自行发落便了。”言毕，又饬拿德济部将，自赵指挥以下将校数人，统行推出营外，一律正法。真是军令如山。诸将不敢请恕，大家瞠目伸舌，震悚异常。次日整众出战，全军争奋，片刻逾沟，扩廓尚未成阵，明军早已杀到，亮晃晃的大刀，威棱棱的长枪，泼刺刺的硬箭，一齐都至，仿佛似电掣雷轰，无人敢当。元郯王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都纷纷落马，被明军生擒活捉，扛抬而去。扩廓知不能支，忙挈妻子数人，落荒遁去，慌忙中不及辨路，狂奔了一日夜，但闻流水声潺潺不绝，立足细看，原来已是黄河沿岸。待要过河，恨无船只，正踌躇间，只听后面喊声又起，不禁叹道：“前阻大河，后有追兵，真天绝我了。”言未已，忽见上流有一段浮木，随水漂来，长约数丈，大可十围，不觉转悲为喜，忙率妻子跨上浮木，将手中所持的方天戟，当了篙桨，飞摇而去。后面追赶的兵将，正是明都督郭英，望着河边，寂无一人，只道他奔入宁夏，还是觅路穷追，及到宁夏相近，仍然杳无踪迹，方才回军。那知扩廓帖木儿，已奔投和林去了。这场大战，明军获得元将千余人，士卒八万余人，马万余匹，骆驼驴畜，亦差不多有二万余只，遂进克沔州，入连云栈，攻下兴元。邓愈亦自临洮进克河州。可见兵贵有律，亦贵作气。惟都督孙兴祖，率孤军出五郎口，猝遇敌军，力战身死。奏报南京，由太祖追封为燕山侯。胡德济械送至京，太祖念大海功劳，不忍加罪，立命释放，只传谕徐达道：“将军欲效卫青不杀苏建故事，难道不闻穰苴立诛庄贾么？且将军在军中，执法如山，不妨立诛，今械送来京，朕且念他前功，不忍正法。自今以后，将军休得姑息，轻纵法度！”太祖此言，仍以权术待人。达将此谕传示军中，将士益遵约束，不敢怠慢，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李文忠出居庸关，降服兴和；进兵察罕诺尔，擒元平章祝真；入骆驼山，击走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乘胜捣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惊得什么相

似，无可设法，只得把开平图籍，双手捧献，乞降军前。会闻元顺帝病殁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秩序未定，遂乘隙进兵，倍道往赴。元嗣主爱猷识理达腊，迭接警报，那里还敢抵挡？忙带同嫡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宫娥，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开城出走，不防明军前锋已到，竟将他一班人众，截作两段。元将百家奴、胡天雄等，保着爱猷识理达腊，拚命北走，剩下买的里八剌等，生生被明军擒去。应昌没有主子，自然被陷，李文忠率军径入，搜得宋元玉玺、金宝玉册、镇圭、大圭、玉斧等物，并驼马牛羊无算。又麾兵追元嗣主，直至北庆州，未及乃还。道出兴州，遇元国公江文清，战不数合，即将他擒住，降兵卒三万多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部众万余人，当下遣使告捷，并押解买的里八剌等至南京。太祖临朝，群臣称贺，中书省臣杨宪，且请献俘太庙，太祖道："古时虽有献俘的礼仪，但周武王代殷时，曾否有此制度？"杨宪道："武王事已不可知。唐太宗时曾行此制。"太祖道："唐太宗待王世充，原有此举，若遇隋朝子孙，自不出此。况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统赖他生养，后王不肖，乃致灭亡，何忍将他子孙，作为俘虏？"言毕，即令买的里八剌，以本服朝见。见毕，太祖温言慰谕，赐他冠带，封为崇礼侯，所虏妃嫔人等，只令入朝中宫，马后也好生待遇。退出后，又由太祖赐第龙光山，畀他居住。元代子孙，得此优待，总算天幸。还有宝册等物，令贮府库，不必进呈。先是诸将克元都，得所有宝物，一律上献。马后语太祖道："元有是宝，乃不能守，大约帝王自有宝呢。"太祖笑道："后意谓得贤为宝么？"马后拜谢道："诚如陛下言！"好皇后。太祖记着，因命宝册悉贮库内，一面颁平朔漠诏于天下。阅数月，徐达、李文忠等，振旅入朝，至龙江，太祖亲出郊劳，还都欢宴，不消细说。越二日，以武成告郊庙，令大都督府暨兵部，叙诸将功绩。太祖自定次第，妥为处置，乃于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日，亲御奉天殿，大封功臣，王公以下文武百官，分列两阶，只见御炉香袅，集万道之祥光，旭日晨升，启九天之阊阖。重睹汉官仪制，束带峨冠，备聆盛世元音，敲金戛玉。赞扬语原不可少。群臣拜舞毕，即由丹陛传下纶音，进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常茂即遇春子。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汤和以下皆封侯，共得二十八人，所有分封诸臣，悉赐诰命铁券。善长、徐达等顿首拜谢，太祖即退朝。越数日，又封中书右丞汪广洋为忠勤伯，御史中丞刘基为诚意伯，史称太祖屡欲相基，且累拟进爵，基再三辞谢，所以基功不亚善长，善长封公，基只封伯，这是基所自愿，并非太祖薄待。表明刘基谦德。小子有诗咏明初功臣道：

> 入朝拜爵作公侯，功到成时应重酬。
> 不是沙场经百战，旗常安得姓名留。

太祖既封功臣，尚有一篇议论，表明开国情由，容小子下回再述。

关中四将，毫无智略，一经大敌，非降即死，此所谓乱事有余，成事不足者也。张良臣降而复

叛，力竭被杀，事虽未成，心尚可恕。王保保为将门子，乃前败于太原，后败于沈儿峪，屡蹶不振，孑身远遁，明祖称为奇男子，得毋为不虞之誉耶？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昔在燕都，好预军事，以致瓦裂，嗣入应昌，未经迎敌，即已狂奔，嫡子被俘，母妻不保，是殆所谓景升之子豚犬耳？然尚得苟延残喘，幸存宗祀者，得毋由元世祖之待遇宋裔，犹为尽礼，天特留之以示报欤！然明祖之封侯赐第，禁令献俘，亦不可谓其非仁，宜乎其遗祚之长，不亚唐宋也。

第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却说太祖封功臣后，又赐宴三日。宴毕，群臣入谢，太祖赐坐华盖殿，与论开国原因，怡然道：“朕起乡里，本图自全，及渡江后，遍览群雄，徒为民害，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以昏庸败。友谅恃强，以凶莽败。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士诚，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必喜事，器小无远图，所以先攻友谅。鄱阳一役，士诚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他援应。若使先攻士诚，姑苏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那时恐腹背受敌了。至北定中原，先山东，次河洛，兵及潼关，尚缓图秦陇，无非因王保保与关中四将，统是百战余生，未能遽下；且彼知情急，并力一隅，更不易定，所以突然返旆，北捣燕都，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使他望绝势穷，不战自克。惟王保保犹力抗不屈，确是枭悍，假使燕都未下，与他角力，恐至今尚未必决胜呢。”言毕大笑。踌躇满志之言，但未尝归功诸臣，只自夸张智略，为功臣计，应早告退，宁必待兔死狗烹耶？群臣交口称颂，毋庸细表。

惟大封功臣以前，尚有分封诸王一事，小子因前文顺叙战功，不便夹入，只好在此处补叙出来：标明次序，一笔不苟。原来太祖深意，拟惩宋元孤立的弊端，欲仿行封建制度，元初亦分封诸王，太祖宁未闻之？乃审择名城大都，预王诸子，待他年长，一律遣就藩封，作为屏蔽。当时曾封子九人，从孙一人，俱为王爵，列表如下：

第二皇子樉为秦王，封西安。第三皇子㭎为晋王，封太原。第四皇子棣即成祖。为燕王，封北平。第五皇子橚为吴王，后改周王。封开封。第六皇子桢为楚王，封武昌。第七皇子榑为齐王，封青州。第八皇子梓为潭王，封长沙。第九子早殇。第十皇子檀为鲁王，封兖州。从孙守谦太祖兄子，文正子。为靖江王，封桂林。

所有制禄，亲王岁万石，置相傅官属，护卫甲士，多至万九千人，最少三千人。冕服车旗邸第，仅下天子一等，公侯不得抗礼，体制甚是隆重。后来尾大不掉，遂成燕王靖难的祸祟，这也是立法防弊，弊反愈多了。后文再表。列入此段原为后文埋根。

且说洪武四年正月，点醒年月。下诏伐蜀，令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

德庆侯廖永忠为副，率舟师自瞿塘进。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副，率步骑自秦陇进。浩浩荡荡，往讨明升。这明升是何等人物？前文未曾提及，此处不得不急为表明。先是徐寿辉部下，有随州人明玉珍，身长八尺余，目重瞳子，受寿辉命，屯守沔阳。嗣与元兵相搏，飞矢中右目，遂成独只眼。项羽重瞳，尚难成事，况一目已眇耶？后来入据重庆，奄有蜀地，至寿辉被弑，遂自称陇蜀王。元至正二十二年事。未几复称帝，国号夏。僭号四年，未尝远略。既而病逝，子升袭位。明军克元都，升亦致书称贺。太祖遣使求大木，升亦应命。寻复遣平章杨璟，往谕归降，升独不从。璟归，复贻升书，晓谕祸福。其书云：

> 古之为国者，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故能身家两全，流誉无穷，反是者辄败。足下幼冲，席先人业，据有巴蜀不咨至计，而听群下之议，以瞿塘剑阁之险，一夫负戈，万人无如之何，此皆不达时变，以误足下之言也。昔据蜀最盛者，莫如汉昭烈，且以诸葛武侯助之，综核官守，训练士卒，财用不足，皆取之南诏，然犹朝不谋夕，仅能自保。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顷刻，可谓智乎？我主上仁圣威武，神明响应，顺附者无不加恩，负固者然后致讨，以足下年幼，未忍加师，数使使谕意，复遣璟面谕祸福，所以待明氏者不浅，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向者如陈张之属，窃据吴楚，造舟塞江河，积粮过山岳，强将劲兵，自谓无敌，然鄱阳一战，友谅授首，旋师东讨，张氏面缚。此非人力，实天命也。足下视此何如？友谅子理归江夏，王师致伐，势穷衔璧，主上宥其罪愆，剖符锡爵，恩荣之盛，天下所知。足下无彼之过，而能幡然觉悟，自求多福，则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绝，岂不贤智矣哉？若必欲倔强一隅，假息顷刻，鱼游沸鼎，燕巢危幕，祸害将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临，凡今为足下谋者，他日或各自为身计，以取富贵，当此之时，老母弱子，将安所归？祸福利害，了然可睹，惟足下图之！

明升得书，仍是不答。及明军水陆进攻，蜀丞相戴寿，及平章吴友仁，定计设防，用铁索为链，横断瞿塘峡口。又于峡内羊角山旁，亦凿穿石壁，系以铁链，架着飞桥，上载炮石，抵御敌军。此吴人故智耳，何足抵御敌军？汤和等率舟至峡，竟不得进。独傅友德疾趋至峡，潜渡陈仓，即韩信暗渡陈仓之计。扳援山谷，昼夜行抵阶州。守将丁世珍，猝不及防，弃城遁去。友德得了阶州，又进拔文州、锦州，将渡汉江。适水涨不得渡，乃削木为牌，约数千张，书克阶、文、锦日月，投汉水中，顺流而下。蜀中拾牌视书，相率惊骇。戴寿闻报，忙与吴友仁还援，会同司寇向大亨，出御汉州。友德驱军进攻，连战皆捷。戴寿、向大亨败走成都，吴友仁走保宁。时瞿塘守御渐疏，明副将军廖永忠，密遣健卒数百人，穿着青蓑衣，持糗粮水筒，并舁小舟，逾山度关。蜀山多草木，明军蹑迹潜行，多为草木所蔽；又因服色皆青，更不能辨，因此无人知晓。永忠料健卒已越关西，遂率舟师猛攻，各舟用铁裹头，中载火器，逆流而进。守将邹兴，尽锐来拒；永忠令军士奋力

上前，一面接战，一面纵火，霎时间江上通红，铁索尽断。果然不中用。邹兴正不能支，忽后面有数十小舟，驾着青衣兵，鼓噪而下，那时前后夹攻，就使邹兴浑身是胆，到此也脚忙手乱，不知所为；突然间一箭飞至，穿透脑袋，眼见得一个蜀帅，倒入舟中，魂灵儿往见阎王去了。邹兴既死，蜀兵大溃，永忠遂进趋夔州。只见城门大开，城中已无一兵，任他自由进去。越日，汤和亦至，与永忠会晤，议捣重庆。永忠即挺身登舟，麾军复进，入次铜罗峡，重庆大震。明升年尚幼稚，越吓得魂不附体，当下集群臣会议，左丞刘仁，劝升出奔成都，升母彭氏涕泣道："成都可到，也不过苟延旦夕，不如早降，尚得保全民命。"彭氏此言，还算明白。升闻言，乃遣使赍表乞降。汤和与廖永忠偕至重庆，升面缚衔璧，率官属迎降马前。和下马受璧，永忠亦替他解缚，好言抚慰，并下令诸将不得侵扰，随即入城安民，并遣使押送明升，并升母彭氏，同赴南京。

惟成都保宁，尚坚守不下，傅友德进围成都。戴寿、向大亨并马跃出，带领一班弓弩手，飞箭射来，明军前队，多被射倒，连友德也身中流矢。友德裹创复战，部兵亦拚死杀上，戴、向二人，方抵敌不住，回马入城。越数日，城门复启，友德忙麾军入城，不防城中突出象阵，踊跃前来，势不可当。幸友德已预备炮石，接连击射，把象阵裂作数截，象返奔入城，门卒多被践踏，不及闭门，明军便一拥而入。戴胜、向大亨不能再战，只得束手请降。友德复移军保宁，巧值周德兴等，亦领兵到来，两下夹攻，顿时城垣击破，一齐杀进。吴友仁无路可逃，被明军擒住，保宁遂下。只丁世珍自阶州遁去，复集余众来袭文州，杀明将朱显忠。友德亲自赴援，世珍复遁。嗣复进寇秦州，又被友德击败，走宿梓潼庙，为其下所杀，于是蜀地悉平。

明升至南京，待罪午门外，群臣又请太祖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无非贡谀。太祖道："升年幼稚，事由臣下，与孟昶不同。可令他进来朝见，不必伏地待罪。"言毕，即宣升入见。升战栗异常，太祖复和颜婉谕，立授爵归义侯，赐第京师。又是一个陈理。及汤和等自蜀班师，带着戴寿、向大亨、吴友仁等，道出夔峡，戴寿、向大亨凿舟自沉，吴友仁曾导升抗明，被缚舟中，无从觅死，所以解至南京，太祖命斩首市曹。其余降将，发戍徐州。越年，有人告陈理、明升，俱有怨言，太祖道："童稚无知，不应苛求，但恐被小人蛊惑，将不能保全始终，不若迁处远分，免生衅隙。"乃将陈理、明升，转徙高丽国去了。降王终觉没趣。

且说元扩廓败奔和林，元嗣主爱猷识理达腊，仍以兵事相委，扩廓乃发兵扰边。太祖复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出雁门，趋和林；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居庸，趋应昌；冯胜为右副将军，出金兰，趋甘肃。达用都督蓝玉为先锋，至野马川，遇扩廓部下的游骑，临川饮马，遂掩杀过去。敌骑惊遁，弃马数百匹。追入图拉河，与扩廓接仗，战约数时，扩廓败走，蓝玉长驱直进，各军都仗着威力，争先追敌。扩廓恰窜入山谷，越岭北窜。蓝玉防有伏兵，拟饬军士少停，军士不肯驻足，定欲灭敌方休。太轻觑扩廓了。一逃一追，统已越过岭北，猛闻一声胡哨，元兵四出，统将就是贺宗哲，来战蓝玉。扩廓又复杀回，把明军冲为数截。首尾不能相顾，腹背统是受敌。更兼岭路崎岖，进退两难，大众到此，才晓得扩廓利害，叫苦不迭。迟了迟了。蓝玉忙令择路回军。亲自断后，那知喊声四起，草木

皆兵。各军急不择路，不是坠崖，就是填壑。元军又紧紧追逼，杀一阵，伤亡数百人；杀两阵，又伤亡数百人。正在危急难分的时候，幸徐达督师来援，方得杀退敌兵，救出孤军。达回营，检查军士，共死万余人，不禁叹息道："刘诚意伯曾与上言，扩廓不可轻视，我此番略一轻意，便中他计，这是我的过失，不能专责将校呢。"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确是大将器度。遂上表自劾。表方发，接到左右两路捷音，方转闷为喜道："两军告捷，主上也可宽心了。"真心为主，全无妒忌，令人可敬可爱。

原来冯胜从兰州进兵，由傅友德先行，直趋西凉，连败元兵，射死元平章卜花，降元太尉锁纳儿加等。进至亦集乃路，次别驾山，击退元岐王朵耳只班，擒住元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又分兵至瓜沙州，斩获甚众，方才折回。右路的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辉等，至胪朐河，留部将韩政守住辎重，自率轻兵持二十日粮，倍道急进。元太师合剌章蛮子，悉众来拒，列阵阿鲁浑河岸，军容甚盛。文忠督兵与战，他却麾众直上，围裹拢来。自午至申，战他不退，反且越来越众。明将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等，陆续战死。文忠也马中流矢，下骑督战。偏将刘义，亟以身蔽文忠，直前奋击。指挥李荣，复将自己乘马，授与文忠，自夺敌骑乘着，拚命冲杀。文忠得马，又据鞍横槊，当先突围。士卒也鼓勇死战，一当十，十当百，顿将元兵击退。追至青海，敌又大集，文忠据险自固，多张疑兵。敌疑有伏，皆引去。文忠亦椎牛飨士而还。顾时与文忠分道入沙漠，持粮且尽，陡遇元兵，部众疲乏不能战，时独引锐卒数百人，跃马前趋，大呼杀敌，元兵惊走，弃掉的辎重牛马，都被明军搬归。叙左右两路战事，与中路稍分详略，以别轻重。

太祖迭接军报，慰劳三军，所有徐达败仗，亦宽宥不问，只命徐达、李文忠，回镇山西北平，练兵防边。自是边疆虽稍有战事，亦不过彼来我拒，无复远出。扩廓亦不敢深入，随元嗣主远徙金山。到了洪武七年，诏遣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北还，令故元宦官二人护行，并遗书谕元嗣君，令他撤除帝号，待若虞宾。元主不答。太祖又招降扩廓，前后七致书，终不见报。扩廓于洪武八年八月，病殁哈拉那海的衙庭。哈拉那海系一大湖，在和林北，妻毛氏，亦自经死。太祖尝宴集群臣，问天下奇男子为谁？群臣皆以常国公对。太祖拊鞭叹道："卿等以常遇春为奇男子么，遇春虽是人杰，我尚得他为臣，惟元将王保保，终不肯臣我，这正是奇男子呢！"群臣愧服。先是明军入元都，曾掳得扩廓妹子，充入宫庭，至是竟册为秦王樉妃。兄不屑臣明，妹甘为明妇，究竟须眉气胜于巾帼。小子有诗赞扩廓道：

抗命称兵似逆伦，谁知板荡识忠臣。
疾风劲草由来说，毕竟奇男自有真。

扩廓既殁，后来残元能否保存，且俟下回说明。

元末群雄，以明玉珍僭号为最晚，即以明玉珍据地为最僻。本书叙至十六回，未曾提及，非漏

也。玉珍僻处偏隅，无关大局，前文不遑叙述，故置诸后文，以便总叙，且俾阅者易于览观。盖此书与编年史不同，布局下笔，总以头绪分明为主。且书中于追溯补叙等事，必有另笔表明，于总叙之中，仍寓事实次序，可分可合，诚良笔也。至若北征扩廓一段，三路分写，亦觉条分缕析，眉目分明，是殆集史家小说家之长，兼而有之，故能头头是道，一览了然。若夫明升之致亡，扩廓之不屈，事迹已著，无俟赘述云。

第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却说元扩廓病殁后，尚有元太尉纳哈出，屡侵辽东。太祖饬都指挥马云、叶旺等，严行戒备。至纳哈出来攻，设伏袭击，大败元兵，纳哈出仓皇遁去，嗣是北塞粗安。惟太祖自得国以后，有心偃武，常欲将百战功臣，解除兵柄，只因北方未靖，南服亦尚有余孽，一时不便撤兵，只好因循过去，但心中总不免怀忌，所以草创初定，即拟修明文治，有投戈讲学的意思。洪武二年，诏天下郡县皆立学。三年复设科取士，有乡会试等名目。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每三年一试，每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经义，第二场试论判章表等文，第三场试经史策。看官听着！我中国桎梏人才的方法，莫甚于科举一道，凡磊落英奇的少年，欲求上达，不得不向故纸堆中，竭力研钻，到了皓首残年，仍旧功名未就，那大好光阴，统已掷诸虚牝了。尝闻太祖说过“科举一行，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可见太祖本心，并不是振兴文化，无非借科举名目，笼络人心。科举亦有好处，不过以经义取士，太不合用。到了后来，又将四书经义，改为八股文，规例愈严，范围愈狭，士子们揣摩迎合，莫不专从八股文用功，之乎者也，满口不绝，弄得迂腐腾腾，毫无实学经济。这种流毒，相沿日久，直至五六百年，方才改革，岂不可叹惜痛恨么？后人归咎明祖作俑，并非冤屈。论断谨严。

太祖又征求贤才，遣使分行天下，采访高人逸士，并及元室遗臣。是时山东有一侠士，姓田名兴，尝往来江淮，以商为隐。太祖微时，与兴相遇，兴识为英雄，出资赒恤，并与太祖结为异姓兄弟。至太祖得志，兴恰远引。遇有军士不法情状，乃致书报闻，书中不写己名，但云某当惩治。太祖知系兴所为，按书照办，惟无从访他住址。洪武三年，江北六合、来安间，有猛虎害人，官吏悬赏捕虎，无人敢应。兴乃奋身出来，与虎相搏，十日间格杀七虎，居民都欢呼不已，争迎兴至家，设宴款待。官吏亦赍金为谢，兴独不受。不愧侠名。这事奏达京师，太祖料是田兴，立即遣使往征，兴不赴召。嗣又由太祖手书，赍递与兴，书云：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无从晤觌。近闻兄在江北，为除虎患，不禁大喜。遣使敦请，不我肯顾。未知何开罪至此？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虽非同胞，情逾骨肉。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时。元璋固不为忧乐易交也。世未有兄因弟贵，而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皇帝自皇帝，元璋自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一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国家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兄自便，只叙兄弟之情，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兄其听之！

兴得此书，乃野服诣阙，太祖出城亲迎，入城欢宴，格外亲昵，比自家骨肉，还要加上一层。一过月余，太祖敬礼未衰，席间偶谈及国事，兴正色道："天子无戏言。"于是太祖不敢再谈。兴又屡次告别，经太祖苦留，方羁居京师，未几即殁。不亚严光，事见田北湖田兴传。

还有元行省参政蔡子英，自元亡后，从扩廓走定西，扩廓败遁，子英单骑走关中，亡入南山。太祖闻他姓名，遣人绘形往求，得诸山中。传诣京师，至江滨，又潜遁去。未几复被获，械过洛阳，见汤和，长揖不拜。和呼令下跪，仍抗颜不从。和命爇火焚须，复不为动。乃遣送至京，太祖亲为脱械，待以客礼。嗣命列职授官，终不肯受，因沥诚上书道：

陛下乘时应运，削平群雄，薄海内外，莫不宾贡。臣鼎鱼漏网，假息南山，曩者见获，复得脱亡，重烦有司追迹。而陛下以万乘之尊，全匹夫之节，不降天诛，反疗其疾，易冠裳，赐酒馔，授以名爵，陛下之恩，包乎天地矣。臣非不欲自竭犬马，但名义所存，不敢辄渝初志。自惟身本韦布，知识浅陋，过蒙主将知荐，仕元十有五年，愧无尺寸功以报国士之遇。及国家破亡，又复失节，何面目见天下士？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今陛下创业垂统，正当挈持大经大法，垂示子孙臣民，奈何欲以无礼义寡廉耻之俘囚，而厕诸新朝贤士大夫之列哉？臣日夜思维，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礼，臣固不敢卖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禄。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锢海南，毕其生命，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昔王蠋闭户以自缢，李芾阖门以自屠，彼非恶荣利而乐死亡，顾义之所在，虽汤镬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躯，上愧古人，死有余恨，惟陛下裁察！

太祖览书，更加敬重，留馆仪曹。一夕，子英忽大哭不止，旁人问为何事？子英说是纪念旧君，因此流涕。太祖知不可夺，乃命有司送出塞外，令从故主。足愧贰臣。

子英以外，又有元行省都事伯颜子中，曾守赣州。陈友谅破赣，子中仓猝募吏民，与战不胜，脱走闽中。陈友定辟为员外郎，计复建昌，浮海至元都报捷，累迁吏部侍郎，持节发广东何真兵救闽。适何真降明，子中跳堕马下，跌损一足，为明军所得，执送廖永

忠军前。永忠胁令投降，誓死不屈，乃释缚令去。子中变姓名，戴黄冠，游行江湖间，太祖求之不得，簿录子中妻子，子中仍不往。寻复由明布政使沈立本密荐，遣使币聘，子中太息道："今日死已迟了。"作歌七章，遍哭祖父师友，饮鸩而死。死有重于泰山者，子中得之。

太祖又恐廷臣蒙蔽。尝与侍从数人，易服微行，一面采访才能，一面侦察吏治，一面调查民情，所以江淮一带，恒有太祖君臣踪迹。相传太祖微幸多宝寺，步入大殿，见幢幡上尽写多宝如来佛号，因语侍从道："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学士江怀素闻言，知太祖意在属对，便脱口答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恰是绝对。太祖大喜，而擢为吏部侍郎。迨入游方丈，见有纸条粘贴门首，上书维扬陈君佐寓此。君佐少有才，脱略不羁，曾与太祖有一面交，太祖立呼相见。君佐出谒毕，太祖笑问道："你当初极善滑稽，别来已久，犹谑浪如昔么？"君佐默然。太祖又问道："朕今已得天下，似前代何君？"君佐道："臣见陛下龙潜时候，饭糗茹草，及奋飞淮泗，与士卒同甘苦，犹食菜羹粝饭，臣以为陛下酷肖神农，否则何以尝得百草？"妙语解颐。太祖鼓掌大笑，令他随行。偶过酒肆，太祖即带同入饮，酒肆甚小，除酒豆外，没甚菜蔬。太祖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君佐随声应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属对亦工。太祖又大笑，并语君佐道："你随朕入朝，做一词臣，何如？"君佐道："陛下比德唐虞，臣愿希踪巢许，各行其志，想陛下应亦许臣。"是田兴第二，兴且不入正史，遑问君佐？此史笔之疏忽处。太祖乃不加强迫，与他告别自归。

越数日，又出外微行，偶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便与坐谈。士人自称重庆府监生，太祖又命属对，出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士人也不假思索，便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太祖大喜。无非喜谀。问明寓址，方与作别。次日，即遣使赍赏千金，士人才知是遇着太祖，欣幸不已。大约有些财运。太祖又尝于元夕出游，市上张灯庆贺，并列灯谜。谜底系画一妇人，手怀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甚巨。太祖见了，不禁大怒，还朝后，即命刑官查缉，将做灯谜的士民，拿到杖死。刑部莫名其妙，奏请恩宥。太祖怒道："亵渎皇后，犯大不敬罪，还说可宽宥么？"刑官仍然不解，只好遵旨用刑。后来研究起来，才知马后系淮西妇人，向是大脚，灯谜寓意，便指马后，所以触怒太祖，竟罹重辟。做了一个灯谜，便罹大辟，可见人贵慎微。

太祖尝自作诗云："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先是江南富家，无过沈秀，别号作沈万三。太祖入金陵，欲修筑城垣，苦乏资财，商诸沈秀。秀愿与太祖分半筑城，太祖以同时筑就为约，秀允诺。两下里募集工役，日夜赶造，及彼此完工，沈秀所筑这边，比太祖赶先三日，豪固豪矣，奈已遭主忌何？太祖阳为抚慰，阴实刻忌。嗣沈秀筑苏州街，用茅山石为心，太祖说他擅掘山脉，拘置狱中，拟加死罪。还是马后闻知，替他求宥。太祖道："民富侔国，实是不祥。"马后道："国家立法，所以诛不法，非以诛不祥。民富侔国，民自不祥，于国法何与？"太祖不得已释秀，杖戍云南。秀竟道死，家财入官。太祖原是忮刻，然亦可为聚财者鉴。至太祖作诗自怨，为苏州某富翁所闻，独叹息道："皇上积怨已深，祸至恐无日了。"遂力行善举，家产荡然。既

而太祖又吹毛求疵，诛求富人，富家荡产丧身，不计其数，独某富翁已经破产，得免罪名，这也说不胜说。

且说太祖得国，武臣立功，要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要推李善长、刘基。刘基知太祖性质，所以封官拜爵，屡辞不受。善长官至右丞相，爵韩国公，免不得有些骄态。太祖有意易相，刘基谓："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太祖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基顿首道："譬如易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作柱，不折必仆。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太祖道："杨宪何如？"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太祖复问道："汪广洋如何？"基又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基摇首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太祖默然无言。已而杨宪坐诬人罪，竟伏法。善长又罢相，太祖竟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广洋在相位二年，浮沉禄位，无所建白，独惟庸狡黠善谀，渐得太祖宠任。太祖遂罢广洋职，令惟庸升任右相。刘基大戚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若使我言不验，还是百姓的幸福呢。"惟庸闻言，怀恨不置。会因瓯闽间有隙地，名叫谈洋，向为盐枭巢穴。基因奏设巡检司，盐枭不服管辖，反纠众作乱。基子琏据实奏闻，不先白中书省。惟庸方掌省事，视为蔑己，越加愤怒，遂嗾使刑部尚书吴云劾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基欲据以为墓，应加重辟。太祖似信非信，只把基夺俸，算作了案。基忧愤成疾，延医服药，反觉有物痼积胸中，以致饮食不进，遂致疾笃。太祖遣使护归青田，月余逝世。后来惟庸得罪，彻底查究，方知毒基致死，计出惟庸，太祖很是惋惜。怎奈木已成舟，悔亦无及了。刘基非无智术，惟如后人所传，称为能知未来，不无过誉，使基能预算，何致为惟庸谋毙。

惟庸既谋毙刘基，益无忌惮，生杀黜陟，惟所欲为。魏国公徐达，密奏惟庸奸邪，未见听从，反被惟庸闻知，引为深恨，遂阴结徐达阍人，嗾使讦主。不料阍人竟直告徐达，弄巧转成拙，险些儿禄位不保，惊慌了好几日，幸没有甚么风声，才觉少安。患得患失，是谓鄙夫。继思与达有隙，究竟不妙，遂想了一计，嘱人与善长从子作伐，把侄女嫁给了他，好与善长结为亲戚，做个靠山。善长虽已罢相，究尚得宠，有时出入禁中，免不得代为回护。善长之取死在此。惟庸得此护符，又渐觉骄恣起来。会惟庸原籍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竹笋，高至数尺，一班趋附的门客，都说是瑞应非凡。又有人传说，胡家祖父三世坟上，每夜红光烛天，远照数里。看似瑞应，实是咎征。惟庸闻知消息，益觉自负。是时德庆侯廖永忠，僭用龙凤，太祖责他悖逆，赐令自尽。平遥训道叶伯巨，上书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又触太祖盛怒，下狱瘐死。此二事插入，是宾中宾。内外官吏，岌岌自危。寻又因安吉侯陆仲亨，擅乘驿传，平凉侯费聚，招降蒙古，无功而还，皆奉诏严责。此二事是主中宾。二人心不自安，惟庸乘机勾结，联为羽翼，令在外收辑兵马。又阴结御史中丞陈宁，私阅天下兵籍，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为心腹。一面又托亲家李存义，即李善长弟。往说善长，伺间谋逆。善长初颇惊悸，以为罪当灭族，嗣经存义再三劝告，也觉依违两可，不能自决。为此一误，已伏死征。惟庸以善长并未峻拒，以为大事可就，即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约倭寇，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请为外应。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正在日夜谋变，又闻汪广洋赐死事，益加急迫。原来广洋罢相数年，又由惟庸荐引，入居相位，惟

庸所为不法，广洋虽知不言。会御史中丞涂节，上陈刘基遇毒，广洋应亦与闻，太祖遂责广洋欺罔，贬戍云南，寻又下诏赐死。于是惟庸益惧，一面贿通涂节臂助，一面密结日本贡使，作为退步。洪武十三年正月，惟庸入奏，诡言京宅中井出醴泉，邀太祖临幸。太祖信以为真。还是梦梦。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突冲跸道，勒马言状，气逆言结，几不成声。太祖以为不敬，叱令左右，挝棰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势且垂毙，尚手指惟庸宅第。太祖乃悟，忙返驾登城，遥望惟庸宅中，饶有兵气，知系谋逆，立发羽林军掩捕。涂节得知此信，也觉祸事临头，意图脱罪，急奔告太祖，说是惟庸妄谋劫主。道言未绝，羽林军已将惟庸缚至，由太祖亲自讯究。惟庸尚不肯承，经涂节质证，不能图赖，乃将惟庸牵出，寸磔市曹。小子有诗咏道：

怪底人君好信谀，怕闻吁咈喜都俞。
佞臣多是苍生蠹，磔死吴门未蔽辜。

惟庸磔死，还有惟庸党羽，究属如何办法，待下回赓续叙明。

田兴抗节不臣，蔡子英上书不屈，伯颜子中作歌自尽，此皆所谓仁人义士，本书极力表彰，所以扬潜德，显幽光，寓意固甚深也，惟太祖一书，子英一书，犹有可考，而伯颜子中之歌词七章，无从搜录，为可惜耳。太祖微行，未见正史，而稗乘备传其事，益见太祖之忮刻。忮刻者必喜阿谀，故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诸人，陆续登庸，虽依次黜戮，而误国已不少矣。刘基有先见之明，犹遭毒毙，佥人之不可与共事，固如此哉！然亦未始非太祖好谀之过也。

第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却说太祖既磔死惟庸，复将陈宁等一律正法，涂节虽自首，究属与谋，亦加以死刑。僚属党羽，连坐甚众，诛戮至万余人。惟李善长、陆仲亨、费聚三人，因患难初交，不忍加罪，特置勿问。嗣闻云奇伤重身亡，大为悼惜，追封右少监，赐葬钟山。翰林学士承旨宋濂，时已致仕，仲子璲与长孙慎，俱坐惟庸党被刑，并饬有司械濂至京，下狱论死。马后亟进谏道："民家为子弟延师，尚始终相敬，况宋濂亲授皇子，独不可为他保全么？"太祖道："既为逆党，何能保全？"马后又道："濂早家居，必不知情。"太祖愤然道："此等事非妇人所知。"后乃嘿然。会后侍食，不御酒肉，太祖问故？后流涕道："妾闻宋

先生将要被刑，不胜痛惜，愿为诸儿服心丧呢。”太祖投箸而起，即命赦濂，安置茂州。屡叙马后谏事，实为贤后留芳。濂行至夔州，得病而殁。通计濂傅太子十余年，言动必以礼，平生为文，未尝苟作。日本使尝奉敕请文，以百金为献，却不受。海外诸国，朝贡使至，必问濂安否。卒时年已七十二，朝野中外，无不痛惜。述濂之贤，以形太祖之刻。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洪武十四年秋季，诏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三十万，往征云南。云南，古滇地，素称蛮服汉武帝时，彩云现南方，遣使往察，起自洱河，因置云南郡，谕滇酋入朝。唐以后为段氏所据，国号大理。元世祖南下，擒段兴智，以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仍录段氏子孙，协守封疆。忽哥赤死，子松山嗣，受封梁王。至元顺帝时，把匝剌瓦尔密袭位，为明玉珍所攻，走营金马山，寻得大理援军，击退玉珍。元主北去，云南如故。太祖以地甚僻远，不欲用兵，特命翰林院待制王祎，持节招谕，颇得优待。嗣因元嗣主遣使征饷，胁令降祎，祎不屈遇害，寻复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往谕，又被杀。于是命傅友德等南征，旌旗蔽江而下。既至湖广，友德调都督郭英、胡海、陈桓等，领兵五万，由四川永宁趋乌撒，自督大军由辰沅趋贵州，克普定，下普安。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兵十余万，出驻曲靖，抵御明军。沐英献议道：“元兵料我远来，一时不能深入，我若倍道急趋，出其不意，定可破敌。”友德点首称善，遂夤夜进师，将至曲靖，忽大雾四塞，茫不见人。明军冒雾疾进，直抵白石江。江在曲靖东北，距城不过数里。达里麻才得闻知，急率锐卒万人，濒江截阻。友德又用沐英计，整师临流，佯作欲渡状，暗中却别遣奇兵，从下流潜渡，出敌阵后，树帜鸣鼓。达里麻大惊，忙分军抵敌。沐英见敌阵已动，料知敌已中计，急麾军渡江，长刀蒙盾，破他前队。元军气索，倒退数里。明军乘势进逼，矢石雨发，呼声动天地。英复亲麾铁骑，横冲而入，直至达里麻纛下，大喝一声，挺枪直刺。达里麻被他一吓，竟颠仆马下，那时明军伸手过来，自然把他擒去。当下俘众二万余，横尸十余里。友德慰谕俘囚，纵使归业，蛮人大喜，到处欢迎。

友德复分遣蓝玉、沐英等趋云南，自率众趋乌撒，为郭英等声援。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知达里麻败耗，无心守城，遁入罗佐山。适右丞驴儿自曲靖遁归，至梁王前，极陈明军强盛状，梁王慨然道：“生为元裔，死作元臣。”言毕，遂将龙衣卸下，用火焚去，复驱妻子投溺滇池，自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向北遥拜，刎颈而死。元室亲藩，死事最烈，莫若梁王。故明史梁王列传，亦特别旌扬。蓝玉、沐英，军至板桥，右丞观音保出降。玉等整军入城，戒辑军士，安定人民。又分兵进取临安诸路，迎刃皆下。是时郭英、胡海、陈桓等，早入赤水河，斩木造筏，夜半齐渡。元右丞实卜引军拒战，相持未决。至傅友德大军赴援，实卜顾视惊惶，立即遁去。友德遂得乌撒地。因乌撒无城，饬军筑造，尚未竣工，实卜复招集蛮众，鼓噪而来。友德倚山为营，戒兵士不得妄动，俟至敌气已懈，才开营出战，自高临下，势如瀑布喷涌，无人敢当。是即彼竭我盈之计。实卜回马就走，途遇芒部土酋，率众来援，又翻身接仗。恼动了十万明军，左驰右突，前进后随，杀死了许多蛮官，蛮众大溃，实卜又落荒窜去，好称逃将军。乌撒遂得完城。又进克七星关，直通毕节，远近蛮部，如东川乌蒙芒部等，统望风降附。

自是云南境内，大半平定，只有大理未下。蓝玉、沐英，自云南进攻，土酋段世，聚众扼下关，守御甚固。沐英审度形势，料不易拔，遂别出奇兵，令王弼、胡海两将，各授密计，分道去讫。原来大理城倚点苍山，西临洱河，并有上下二关，势甚险固。沐英遣王弼密趋上关，胡海潜登点苍山，都从间道绕越，攀援而上。段世是个蛮牛，只晓得防着下关，谁意王弼、胡海两军，已绕出背后，从内杀出，沐英又从外杀入，两路夹攻，就使段世三头六臂，也是不能脱逃，一阵哗乱，被明军击翻地上，活捉去了。段世就擒，城即陷入。沐英又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诸蛮部一律降服，云南悉平。沐英偕蓝玉回军云南，与傅友德等会集滇地，联名报捷，并筹办善后事。嗣接太祖诏谕，令傅友德、蓝玉等班师，留沐英镇守云南。英设官立卫，垦田屯兵，均力役，定贡额，民赖以安。太祖念沐英功，遂命沐氏世守云南，这且待后文再表。

惟当时云南边境，有平缅部，与金齿接壤，前代未通中国，至元朝始遣使招降，授土酋为宣慰司。元末的宣慰司，叫作思伦发，因闻金齿降明，恐遭讨伐，亦遣使朝贡。诏仍授他为宣慰使，寻又命兼统麓川地。思伦发渐渐桀骜，居然造起反来，有众十余万，入寇景东。沐英檄都督冯诚往御，战败引还，千户王升死难。英拟亲督军往讨，会接诏敕，只令他屯兵要害，以逸待劳，乃遵旨筹防，自楚雄至景东，每百里置一营，率兵屯种，观衅后动。思伦发见无懈可击，也退伏了一两年。后谋诱集群蛮，入寇摩沙勒寨，都指挥宁正，受沐英命，迎头痛击，大破群蛮，斩首千五百级，思伦发引为深耻，竟倾寨前来，众号三十万，入寇定边。沐英闻报，急选骁骑三万，昼夜兼行，及抵敌营，压垒而阵，令都督冯诚挑战、敌营内忽跃出万人，驱象三十余只，舞蹈而前。冯诚欲返奔，指挥张因，时为前锋，独不慌不忙，弯弓搭矢，叫一声着，中象左膝，象即仆地，复一矢射中敌帅。冯诚见张因得手，亦命兵士接连注射，死敌数百人，获一象而还。沐英喜道："贼无他技，容易破灭了。"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乃下令军中，置火铳神机箭为三行，先后列着，更迭击射。复分军为三队，命冯诚居前，宁正居左，都指挥汤昭居右，鼓勇前进。敌复驱象出营，象皆披甲，两旁置架，以备击刺。阵既交，群象突出，明军铳箭俱发，声震山谷。象返走，敌遂四溃。蛮目昔剌，独麾健卒来斗明军，势甚凶猛。沐英登高遥望，见左军少却，即取下佩刀，命左右取帅首来。左帅见一人握刀驰下，料知不佳，遂拚着性命，奋呼突阵，各军随上，无不以一当百，蛮众大败，斩首三千级，俘获万余人，得生象三十七头。敌渠各身受巨创，伏毙象背。有几个侥幸逃生的，都不知去向，思伦发亦单身遁走。沐英回军，休养数月，拟集众深入，思伦发得报大惧，遣使谢罪，并愿岁贡象马白金等物，乃仍令为宣慰使。麓川、平缅俱平。结束滇事。

话分两头，且说元嗣主爱猷识理达猎，于洪武十一年夏季谢世，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位，免不得又来侵边。大将军徐达，及副将军汤和等，奉命驰御，擒住元平章别里不花，元兵败退。既而徐达、李文忠，先后病殁，太祖很是悲悼，追封达为中山王，文忠为岐阳王，立碑赐祭，备极荣哀。太祖尝语诸将道："受命即出，成功即归，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帛无所取，中正无疵，光同日月，只有大将军徐达一人。达为功首，故备录太祖赞语。今不幸溘逝，丧一良弼了。"言下很是唏嘘。嗣是饬边固守，好几年不出塞。至洪武

二十年，元太尉纳哈出，拥众金山，屡侵辽东，乃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胜至通州，遣哨马出松亭关，探悉元兵多屯驻庆州，遂令蓝玉轻兵往袭。时适大雪，元兵未曾防备，不意明军突至，连逃走都是不及。元平章果来被杀，果来子不兰奚受擒，明军得胜回营，胜遂会集大军，齐出松亭关，进逼金山，并遣降将乃剌吾，往谕纳哈出，速即归降。纳哈出未免心动，令左丞刘探马赤等，至胜营献马。胜遣人送赴京师，一面驱军急进，径薄纳哈出营。纳哈出惊惶失措，由乃剌吾再与劝导，乃率数百骑诣蓝玉军前。玉大喜，设宴款待。纳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给纳哈出，令他穿着，然后饮酒。纳哈出不允，彼此争让许久。纳哈出竟取酒浇地，且操着蒙语，戒饬从骑。适郑国公常茂，系冯胜女夫，随胜出征，亦在座中。茂部下或解蒙语，密告常茂，说是纳哈出谋遁。茂即上前搏击，刺伤纳哈出右臂。常茂此举，殊太卤莽。纳哈出大愤，亏得都督耿忠，代为排解，引他见大将军。大将军冯胜，好言抚慰，并令耿忠与同寝食，纳哈出方才无语。胜以纳哈出既降，即将他所有妻孥将校，一律招集，相偕同归。临行时命都督濮英，率兵三千人断后。濮英迟行一程，突被溃卒邀击，马蹶被擒，英剖腹自尽。冯胜失了濮英，无从报命，不得已诿罪常茂，说他无端激变，把他械系入京。茂与胜名虽翁婿，事辄龃龉，抵关后，大为不服，亦讦奏胜罪状。翁婿相残，常茂固非，冯胜亦误。太祖密令侦查，有言胜私匿名马，强纳敌女，并使阉人至纳哈出妻前，行酒求珠宝。恐未尽实。于是太祖忿怒，将冯胜常茂，一并惩治，谪茂至龙州安置，收胜大将军印绶，勒令归第凤阳。再命蓝玉为大将军，唐胜宗、郭英为副，仍出军北征，进至庆州。时元嗣主脱古思，屯捕鱼儿海，距庆州约数百里，玉谍知消息，从间道驰入，直抵百眼井，已近捕鱼儿海，四望寂寥，杳不见敌。玉勒马欲归，定远侯王弼道："我等提十万众，深入沙漠，未见敌人，遽行班师，如何复命？"玉沉吟未决。弼请令军士穴地为炊，毋使敌望见烟火，至夜乃可发兵。玉依计而行。是晚大风扬沙，漫天昏黑，玉用弼为前锋，径趋捕鱼儿海。见元主果营海岸，呐喊而入，吓得元主心惊胆落，挈同家眷，骤马奔逃。元太尉蛮子，仓猝拒战，约略交锋，头已落地。弼率大军追赶，擒住元主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以下百余人，还有官属三千，男女七万，马牛驼羊十五万，一并籍录，驰报京师。太祖大悦，遣使劳军，谕中比玉为卫青李靖，总算是纶音优渥了，及还师，晋封玉为凉国公。玉身长面赤，有大将才，屡次立功，渐膺宠眷，且娶常遇春妻弟，遇春女为太子标元妃，与太子为转弯亲戚，因此恃功挟势，寖成骄蹇。自地保奴及妃主入京，太祖赐与居第，月给廪饩，元妃颇有姿色，玉日夕过从，免不得有勾搭情事。都中人言啧啧，为太祖所闻，召玉切责。元妃因此怀惭，自经而死。死得不清白。太祖命将所赐蓝玉铁券，镌入玉罪，令他鉴戒。玉仍不改，多蓄庄奴假子，霸占东昌民田，种种不法，遂以速死。是时马后早崩，太子随逝，鲁王檀嗜药亡身，潭王梓谋变自焚，秦王樉召还被锢，周王橚弃国被迁，酿成太祖懊恨，迭兴党狱。韩国公李善长，尚且赐死，那跋扈专恣的蓝玉，还有甚么生望，小子有诗叹道：

功狗由来未易全，况兼骄恣挟兵权。

朱公泛棹留侯隐，毕竟聪明足免愆。

以上所叙各种情迹，俟小子逐段交代，看官欲知详细，请阅下回。

本回叙云南事，传梁王，亦传沐英也。梁王之忠，已见细评，若明得云南，全出沐英力，而云南人民，亦戴德不忘，终明世二百七十余年，沐氏子孙守云南，罕闻乱事，黔宁之功，固不在中山、开平下也。蓝玉与沐英，同事疆场，为明立勋，不一而足。捕鱼儿海一役，谋虽出于王弼，而从善如流，不为无功。自是残元余孽，陵夷衰微，数十年无边患，谁谓玉不足道者？乃身邀宠眷，志满气溢，既不能急流勇退，复不能恭让自全，遂致兔死狗烹，引颈就戮。明虽负德，蓝亦辜恩。藉非然者，玉氏子孙，亦何至不沐氏若乎？前后相照，一则食报身后，一则族灭生前，后之君子，可以知所处矣。

第二十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却说马皇后翊赞内治，所有补阙匡过等事，屡见前文，恰是古今以来一位贤后，洪武十五年八月崩逝，不但太祖恸哭，终身不复立后，就使宫廷内外，也歌思不忘。小子读马后遗传，时常景仰，所以前文叙述，于马后有关系事，必援笔写入。还有数条轶闻，也须一一补出，作为后来的女范。可谓有心人。先是太祖起兵，战无虚日，后随军中，辄语太祖以不嗜杀人。至册后以后，俭约如故，身御浣濯，虽敝不即易，尝谓此系弋绨遗法。宫嫔敬服，拟为东汉时的明德马后。后生五子，周王橚最幼，放诞不羁，至就藩开封，后遣慈母江贵妃随往，给以常御敝衣一袭，及杖一支，语贵妃道："王如有过，请披衣加杖，倘再倔强，驰驿报闻，毋得轻恕！"橚闻言悚惧，就藩后不敢为非。后崩，橚始少纵，弃国游凤阳。太祖愤怒，命徙至云南，寻因怀念后德，仍勒令归藩。随笔说明周王橚事。后遇岁灾，辄率宫人蔬食，太祖谓已发仓赈恤，不必怀忧，后谓赈恤不如预备，太祖甚以为然。平时又累问百姓安否？且云："帝为天下父，自己为天下母，赤子不安，父母如何可安？"名论不刊。及太祖幸太学还，后问及生徒，知有数千人，便慨然道："诸生皆有廪食，可以无饥，但他的妻子，从何取给？"太祖亦为动容。乃立红板仓储粮，岁给诸生家属，生徒颂德不置。后虽贵，犹亲自主馈，早晚御膳，格外注视。妃嫔等劝他自重，后语妃嫔道："事夫须亲自馈食，从古到今，礼所宜然。且主上性厉，偶一失饪，何人敢当？不如我去当冲，还可禁受。"既而进羹微寒，太祖举碗掷后，后急忙躲闪，耳畔已被擦着，受了微伤，更泼了一身羹污。后热羹重进，从容易服，颜色自若。妃嫔才深信后言，并服后德。

宫人或被幸得孕，后倍加体恤，妃嫔等或忤上意，后必设法调停。有言郭景祥子不孝，尝持槊犯景祥，太祖欲将他正法，后奏道："妾闻景祥止一子，独子易骄，但亦未必尽如人言，须查明属实，方可加刑。否则杀了一人，遽绝人后，转似有伤仁惠了。"的是仁人之言，不得视为妇人之仁。嗣太祖察知被诬，方叹道："若非后言，险些儿将郭家宗祀，把他斩断呢。"李文忠守严州时，杨宪上书诬劾。后谓宪言不宜轻信，文忠乃得免罪。春坊庶子李希贤，授诸王经训，用笔管击伤王额，太祖大怒，后劝解道："譬如使人制锦，只可任他剪裁，不应为子责师。"太祖乃罢。此外隐护功臣，事多失传，就在宫禁里面，也不能尽详。至病亟时，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语太祖道："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明淑如此，我愿终身崇拜之。太祖叹息不已。继问后有无遗言。后呜咽道："妾与陛下起布衣，赖陛下神圣，得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不过妾死以后，只愿陛下亲贤纳谏，慎终如始罢了。"亲贤纳谏四字，括尽古今君道。言讫而逝，寿五十一岁。宫人恸哭失声，即外廷百官，亦一律衔哀。宫中尝作追忆歌道：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九月葬孝陵，临葬遇风雨雷电，太祖愀然不乐，召僧宗泐入，与语道："后将就窆，令汝宣偈。"泐随口说偈道：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宣偈毕，天忽开霁，乃启辅往葬，太祖甚是心慰，赐泐百金。后来尊谥马后为孝慈皇后。马后以下，位置要算孙贵妃。奈孙贵妃已早去世，乃令李淑妃摄六宫事。淑妃，寿州人，父名杰，洪武初曾任广武卫指挥，北征战死。太祖闻杰女慧美，遂纳为妃嫔，倍加宠遇。未几淑妃又殁，乃以郭宁妃充摄六宫。结述李郭二妃，回应第五回及第七回。终太祖身世，不复立后，总算是不忘伉俪的遗意。

太子标系马后长子，太祖与陈友谅交战时，马后尝负标从军，及标得立储，绘成负子图，藏怀中。会李善长等赐死，太子进谏道："皇父诛夷太滥，恐伤和气。"太祖默然。次日，以棘杖遗地，令太子拾起，持在手中。太子有难色，太祖笑道："朕令汝执杖，汝以为杖上有刺，怕伤汝手，若得棘刺除去，就可无虞。朕今所戮诸臣，便是为汝除刺，汝难道不明朕意么？"棘刺原属宜防，但有害过棘刺者，何不防之？太子顿首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言未毕，太祖面忽改色，突然离座，持榻欲投。太子起身急走，一面探怀中所绘图，弃掷地上。太祖拾视，顿时大恸，方免追责。

适鲁王檀好饵金石，毒发致死，太祖谥他为荒，隐寓恨意。潭王梓有心谋变，弄到夫妇俱焚，太子益不自安，日怀危惧。忮刻之私，危及骨肉，可见人主不宜好刻。原来潭王梓的来历，小子于十一回中，曾叙他母妃阇氏，系陈友谅妃子，遗腹生梓。梓年渐长，就封长

沙。临行辞母，母问道："汝将何往？"梓答称："至国。"母问："汝国何在？"答言："在长沙。"母又问："何人封汝？"答言："受父所封。"母又道："汝父何在，尚能封汝？"梓知有异，跪询母意。母乃流涕与语，详述前事，并言前日屈身事仇，实为汝一点骨血，汝今年长，毋忘前恨。梓饮泣受命而去。到了长沙，终日闷闷不乐，惟日与府僚设醴赋诗，聊作消遣。既而妻父于显，及妻弟琥，坐胡惟庸党被诛，遂潜谋作乱。太祖遣使召见，梓惧谋泄，因愤愤道："宁见阎王，不见贼王。"言已，纵火焚宫。与妃于氏并投火中，霎时间骨肉焦灼，同归于尽。其母阇氏，亦忧悔成疾，数日遂亡。与子妇同归冥途，恰也可喜，惟见陈友谅恐不能无愧耳。史传谓梓由达定妃所出，达定妃又不著姓氏，想因明代档案，讳莫如深，无从参考，所以含糊过去。

至若李善长赐死一案，仍是被胡惟庸牵连。善长弟存义，与惟庸结儿女亲，惟庸得罪，存义本须连坐，太祖因顾念勋戚，赦他死罪，贬置崇明。善长未尝入谢，遂致太祖怀恨。善长又营建大厦，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三百名，汤和虽是应允，暗中恰封章入告。已而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共约数百人，内有丁斌等系善长私亲，善长替他求免，益触主怒，竟命将丁斌逮问。斌本给事胡惟庸家，一经讯鞫，反将李存义当日，如何交通惟庸情事，和盘说出。丁斌不至如此没良，总由狱吏承旨诱供之故。刑官不好怠慢，复逮李存义父子严讯。存义父子，熬刑不住，又把通逆情由，诿与善长。恃彼为韩国公耶？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落井下石，令人悲叹。太祖还欲议亲议功，格外宽宥，猫拖老鼠，装甚么假慈悲。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可怜善长已七十七岁，活活的投缳毕命。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被戮。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象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常遇春等，一并坐狱论死。总算杀得爽快。太祖且条列诸臣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当时只有虞部郎中王国用，痛善长被诬，浼御史解缙起草，替他讼冤。拜本上去，好似石沉大海，毫无复音。国用还是运气，否则又将下狱矣。太子标仁恕性成，心中很过不下去，颇肖马后。至进谏被责，越觉怏怏。会太祖以关中险要，竟欲迁都，秦王樉恐失去封地，颇有怨言。太祖又召还拘禁，命太子亲往关中，卜都相宅，并调查秦王过失。太子还都，代陈秦王无罪，涕泣请免。太祖尚未深信，太子遂忧悒成疾，于洪武二十五年夏月，瞑目归天。丧葬礼毕，谥为懿文太子。前回结末数语，至此方一律叙清。

是时太祖已迭纳数妃，连生十数子，椿为蜀王，皇十一子。柏为湘王，皇十二子。桂为代王，皇十三子。楧为肃王，皇十四子。植为辽王，皇十五子。㮵为庆王，皇十六子。权为宁王，皇十七子。楩为岷王，皇十八子。橞为谷王，皇十九子。松为韩王，皇二十子。模为沈王，皇二十一子。楹为安王，皇二十二子。桱为唐王，皇二十三子。栋为郢王，皇二十四子。㰘为伊王，皇二十五子。连从前所封九王，共得二十四子。这二十四子中，惟燕王棣最为沉鸷，太祖谓棣酷肖自己，特别钟爱。至太子薨逝，意欲立棣为储君，只因太子已生五子，嫡长早殇。次子叫做允炆，即建文帝。年亦寖长，倘或舍孙立子，未免于礼未合，乃亲御东角门，召群臣会议。太

祖先下谕道："国家不幸，太子竟亡。古称国有长君，方足福民，朕意欲立燕王，卿等以为何如？"学士刘三吾抗奏道："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若立燕王，将置秦王、晋王于何地？弟不可先兄，臣意谓不如立皇孙。援经立议，不得以靖难兵变，咎及三吾。太祖闻言，为之泪下，乃决立允炆为皇太孙。

先是太子在日，凉国公蓝玉，与太子有间接戚谊，尝相往来。接入前回蓝玉事。以便承上启下。自北征还军，语太子道："臣观燕王在国，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愿殿下先事预防，审慎一二！"太子道："燕王事我甚恭，决无是事。"蓝玉道："臣蒙殿下优待，所以密陈利害，但愿臣言不验，不愿臣言幸中。"太子默然。及蓝玉趋退后，未免有人闻知，传报燕王，燕王衔恨不已。及太子薨逝，燕王入朝，即奏称："在朝公侯，纵恣不法，将来恐尾大不掉，应妥为处置。"云云。这句话，虽是冠冕堂皇，暗地里却指着蓝玉，请太祖按罪严惩。蓝玉桀骜如故，一些儿不加检点，寻又出捕西番逃寇祁者孙，并擒建昌卫叛帅月鲁帖木儿，威焰愈盛，意图升爵。那知太祖反冷眼相待，并不升赏。至皇太孙册立，乃命他兼太子太傅，别召冯胜、傅友德归朝，令兼太子太师。玉攘袂大言道："难道我不配做太师么？"嗣是怏怏不乐。遇有入朝侍宴，所有言动，一味骄蹇，太祖越加疑忌。从此玉有奏白，无一见从。玉尝私语僚友，指斥乘舆道："他已疑我了。"既知见疑，何不速退。此语一传，便有锦衣卫蒋瓛，密告蓝玉谋逆，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设计起事，将伺皇上出耕藉田，乘机劫驾等情。太祖得了此信，立命锦衣卫发兵掩捕，自蓝玉以下，没一个不拿到殿前，先由太祖亲讯，继由刑部锻炼成狱，无论是真是假，一古脑儿当作实事，遂将他一并正法，并把罪犯族属，尽行杀死，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免刀头上的痛苦，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万五千人，所有元功宿将，几乎一网打尽。比汉高待功臣，还要加惨。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第外筑稻场，埋瓴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怨家入告太祖，讦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太祖遂召胜入，赐酒食慰谕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颜。胜以为无虞，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第，即于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可痛可恨！

总计开国功臣，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自死最迟，他是绝顶聪明，见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寿考终身。叙明六王生卒，是用笔绵密处。这也不必细表。

且说太祖既迭诛功臣，所有守边事宜，改令皇子专任。燕王棣最称英武，凡朔漠一带，统归镇守，他遂招兵养马，屡出巡边。洪武二十三年，率师出古北口，收降元太尉乃儿不花。二十九年，复出师至撤撤儿山，擒斩元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太祖闻报大喜，尝谓肃清沙漠，须赖燕王。至三十一年，秦王樉、晋王㭎俱薨，乃命燕王棣总率诸

王，得专征伐。其时太祖已经老病，尚传谕燕王道：

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诸子，汝独才智，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奠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自是燕王权力愈盛，兵马益强，又兼燕京为故元遗都，得此根据，越觉雄心勃勃了。统为下文伏线。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年七十有一，遗诏命太孙允炆嗣位。且言诸王镇守国中，不必来京。允炆依着遗诏，登了御座，一面奉着梓宫，往葬孝陵，追谥为高皇帝，庙号太祖，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允炆后遭国难，没有庙谥，明代沿称为建文帝。清乾隆元年，始追谥为恭闵惠皇帝。小子编述至此，也援明朝故例，称他做建文帝便了。本回就此结束，只有一诗咏明太祖道：

濠梁崛起见真人，神武天生自绝伦。
独有晚年偏好杀，保邦从此少能臣。

欲知建文帝即位后事，且至下回续叙。

是回叙事，看似拉杂写来，头绪纷繁，实则一线到底。太祖性本雄猜，赖有马后之贤，从容补救，故洪武十五年以前，虽有胡惟庸一狱，而李善长、宋濂、陆仲亨、费聚等，尚得保全，党祸固未剧也，至马后崩而杀机迫矣。父子尚怀猜忌，遑问功臣？善长赐死，株连多人，甚至秦周诸王，亦拟加罪。懿文太子，虽不能保全元功，犹能保全骨肉，不可谓非仁且恕者。然卒以是忧郁成疾，至不永年，是太子之薨，亦未始非太祖促之也。太子殁而蓝狱即兴，连坐至万余人，元功宿将，相继俱尽，何其残忍至此？燕王之酷肖乃父，亦无非天性忮刻，相感而孚耳。故是回总旨，在叙太祖之好猜，隐为燕王靖难张本，自剪羽翼，反害子孙，忮求果奚为乎？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却说建文帝嗣位，诏令各地藩王，毋须来京，于是诸王皆遣使朝贺，不复入觐。独燕王棣星夜南下，将至淮安，被兵部尚书齐泰闻知，禀白帝前，遣使出阻，促令还国，燕王怏怏北还。自是启嫌。先是太祖在日，因建文帝头颅少偏，性又过柔，恐不能担负重器，

时以为忧。一日，令他咏月，收束两句：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隐伏诗谶。太祖见了，颇为不悦。后复令他属对，出语云：“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帝答道：“雨打羊毛一片膻。”太祖闻言，面色顿变。是时燕王在侧，独上前奏对，乃是“日照龙鳞万点金”七字，太祖不禁叫绝道：“好对语！”恰是冠冕堂皇。自是太祖愈爱燕王，不欲立建文为储。偏学士刘三吾，请立太孙，乃勉徇所请。俗语说得好，棋无一着错，为这一着，遂酿成骨肉相戕的祸祟，以致兵戈迭起，杀运侵寻。回应首回第一弊，且隐为下文作引。

建文帝本是个仁柔寡断的人物，但他对各地藩王，恰也有些疑忌。即位以后，亲信的侍臣，第一个便是齐泰，第二个乃是侍读黄子澄。齐黄两人，实为首祸，故特笔提出。一夕，忽召子澄入内，与语道：“先生可记得东角门谈话么？”子澄应声道：“臣不敢忘。”建文帝遂令子澄为太常侍卿，参领国事。原来建文帝为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语子澄道：“诸叔各就藩封，拥兵自固，设有变端，如何对付？”子澄答称无妨，且举汉平七国的故例，作为证据，建文帝方才欢慰。建文不及景帝，子澄宁欲作晁错耶？至此回忆前言，乃复与子澄语及，无非是令他辅翼，监制外藩的意思。既而户部侍郎卓敬，密书上奏，略称：“燕王智虑过人，酷类先帝，现在镇抚北平，地势形胜，士马精强，中万一有变，不易控制，应徙封南昌为是。”建文帝览毕，于次日召敬入殿，语敬道：“燕王骨肉至亲，应无他变。”敬叩首道：“陛下岂不闻隋文、杨广的故事么？父子至亲，尚具逆谋。”不导建文以亲亲之谊，反促其疑忌诸王。未免悖谬。建文帝不待说毕，便道：“卿且休言！容朕细思。”这语传出外廷，顿时流言四起，都说新主有意削藩。那时燕王先侦知消息，上书称疾。他如周、齐、湘、代、岷诸王，多不自安，互相勾结。周王橚次子有爋，曾封汝南王，竟密告橚不法事，以子证父不得为直。辞连燕齐湘三王。建文帝忙召齐泰、黄子澄，入内密议。齐泰道：“诸王中惟燕最强，除了燕王，余人可不讨而服。”黄子澄插口道：“齐尚书说错了，欲要图燕，先须剪他手足。周王系燕王母弟，今既密谋不轨，何妨将他拿来，先行处罪。一足除周，二足惩燕。”建文帝道：“周燕相连，岂肯就捕？”子澄道：“陛下不必过忧，臣自有计。”建文帝大喜道：“朕得先生，可无他忧了。凡事当尽委先生。”太过信了。子澄顿首谢命，偕齐泰出来，当下召曹国公李景隆，即李文忠子。授他密计，令即前往。景隆依计而行，出都时，率兵千人，扬言奉命防边，道出汴梁，周王橚闻着此信，毫不防备，那知景隆到了开封，竟率兵袭入王宫，把周王橚及妃嫔人等，统行拿下，押解至京。建文帝见了周王，恰又怜悯起来，意欲放他回国。是谓妇人之仁。泰与子澄坚持不可，乃废橚为庶人，流窜蒙化。橚子皆别徙。未几又召橚还京，锢禁狱中。

越月余，天象告警，荧惑守心。四川岳池教授程济，夙通术数，上书言星应兵象，并在北方，来年必有战祸。这书到京，建文帝未免动疑，只面子上恰不便相信，只说是程济妄言，饬四川长官拿解进京。济入都，由帝亲讯，济大呼道：“陛下囚臣，明岁无兵，杀臣未迟。”乃将济下狱。都督府断事高巍，痛心时政，独剀切上书道：

昔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诸王，凡以护中国，屏四裔，为圣子神孙计，至远也。然地大兵强，易致生乱。诸王又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

削则废法，削之则伤恩。贾谊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今盍师其意，勿施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令西北之子弟诸王，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陛下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问不绝，贤如河间、东平者，下诏褒赏，不法如淮南、济北者，始犯则容，再犯则赦，三犯而不改，则告庙削地而废处之，宁有不顺服者哉？谨奏！

疏入不报。齐泰、黄子澄等，承建文帝密旨，日思削燕，只因燕王棣地广兵强，一时不便下手。燕王虽在北平，所有京中消息，无不闻知，一面佯称疾笃，一面谋诸僧人道衍。这道衍系是何人？他本姚姓，名广孝，籍隶苏州，出家为僧，法名道衍，自称得异人传授，预知休咎。从前太祖封藩，多择名僧为诸王师傅，此举实令人不解。道衍得派入燕邸，一见燕王，便说他当为天子。燕王大悦，待若上宾，所有谋议，均与道衍熟商。道衍又荐引两人，一个姓袁名珙，善相术，一个姓金名忠，善卜易。珙入见燕王时，即趋前拜贺。燕王惊问何意？珙对道："殿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怕不是个太平天子么？"燕王道："近日廷臣屡议削藩，区区北平，尚恐难保，还有甚么奢望？"珙对道："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须必过脐，便登大宝。若有虚言，愿挖双目。"燕王益喜，复令金忠卜筮，得爻大吉。因此有意发难，与三人朝夕聚谋。

道衍首倡练兵，为整备计，但恐有人泄漏消息，暗地里穴通后苑，筑室地下，围绕重墙，密砌瓴甓瓦缶。室内督造兵械，室外养了无数鹅鸭，令他鶃鶃齐鸣，扰乱声浪。这种行动，除燕王左右外，没人与闻，还道是神不知，鬼不觉。可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这燕邸日夕储兵，免不得有人发泄，一传十，十传百，闹得南京城内，也统说燕王不臣，指日图变。齐泰、黄子澄两人，本是留心燕事，得有音闻，便去报知建文帝。建文帝忙问良策。黄子澄谓先发制人，不如讨燕。齐泰独以为未可，只请遣将戍开平，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密剪羽党，然后观衅讨罪。两人计议，先后矛盾，已是不能成事。建文帝从齐泰言，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一面令都督宋忠，出屯开平，调燕邸卫兵，棣忠麾下，但称是防御北寇。掩耳盗铃。并遣都督耿瓛，练兵山海关，徐凯练兵临清，严行戒备。又飞召燕番骑指挥关童等，驰还京师。布置已定，乃命修太祖实录，追尊懿文太子为孝康帝，庙号兴宗。母吕氏为皇太后，册妃马氏为皇后，子文奎为皇太子，封弟允熥为吴王，允熞为衡王，允熙为徐王，免不得有一番忙碌。又用侍讲方孝孺议，更定官制，内外官品勋阶，悉仿周礼更定，且条订礼制，颁行天下。方氏虽一代正人，然未免迂腐，看他下手，便是急其所缓。正在整修内政的时候，忽报湘王柏、齐王　、代王桂等，统蓄异图。当由建文帝分道遣使，发兵收印。柏自焚宫室，弯弓跃马，投火身亡。榑逮锢京师，桂幽禁大同，均废为庶人。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西平侯沐晟，又奏称岷王楩行事不法，得旨照齐代例，亦削职为民，流徙漳州。连削诸藩，无怪燕王速反。随饬刑部侍郎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充采访使，分巡天下。暴昭到了北平，侦悉燕王阴谋，飞使告密，请即预防。建文帝方在踌躇，忽报燕世子高炽、高煦、高燧，因太祖小

祥，来京与祭，当饬令传入，与帝相见。彼此问答，除高煦有矜色外，两世子执礼甚恭，建文帝稍觉心安。至小祥祭毕，齐泰拟留住三人，作为质信，因此一时未行。燕王正防这一着，急遣人驰奏，只说病危且死，速遣三子北归。明明是假。建文帝复召齐黄二人，示以奏牍。齐泰仍主持原议，不欲遣回。黄子澄独启奏道："不若遣归，令他勿疑。"乃传旨令三子归国。旨方下，忽有魏国公徐辉祖入见。辉祖系徐达子，达女为燕王妃，燕王三世子，皆达女所出，与辉祖有甥舅谊。至是辉祖入奏道："臣三甥中，唯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住京中，免得胡行。"建文帝默然不答。建文之病，便在于此。辉祖退出，帝复召问辉祖弟增寿，及驸马王宁，都袒护高煦，保他无事。且云王言不宜反汗，乃悉听北去。高煦临行，潜入辉祖厩中，盗了一匹名马，加鞭疾驰。至辉祖察觉，遣人往追，已是不及。煦渡江而北，沿途乱杀吏民，至涿州，又杀驿丞，返见燕王。燕王也不及细问，惟满脸堆着笑容，并语三子道："我父子重得相聚，真是天助我了。"过了数日，忽有朝旨下来，严责高煦擅杀罪状，燕王置诸不问。又越数日，燕官校于谅、周铎等，被张昺、谢贵赚去，执送南京，燕王忙遣人探问，已而返报，两人都被戮京师，害得燕王懊丧异常，嗟叹不已。未几又奉旨切责，燕王遂佯狂披发，走呼街头，夺取市人酒食，语言颠倒，有时奄卧沟渠，竟日不起。亏他装作。张昺、谢贵，闻王病状，入邸问视。时方盛夏，红日炎炎，燕邸内独设着一炉，炽炭甚烈，燕王身披羔裘，兀坐炉旁，还是瑟瑟乱抖，连呼天冷。张、谢二人，与他谈话，他却东掇西扯，满口荒唐，孙膑假疯，不是过也。张、谢信为真疾，辞别后，暗报朝廷。独燕长史葛诚，与张、谢莫逆，密语张、谢道："燕王诈疾，公等慎勿为欺。"张、谢尚似信非信。嗣燕王使百户邓庸，诣阙奏事，齐泰将邓庸拿住，请帝亲讯，具言燕王谋逆状。乃发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属，并密令谢贵、张昺，设法图燕，使约长史葛诚及指挥卢振为内应。又以北平都指挥张信，旧为燕王信任，命他掩执燕王。

信受命不知所措，入内白母。母大惊道："不可不可。吾闻燕王当有天下，王者不死，岂汝一人所能擒他么？"张信之母，岂亦知术数诸相卜耶？言未毕，京中密旨又到，催信赶紧行事。信艴然道："为甚么性急至此？"乃往燕邸请见。燕王托疾固辞，三造三却。信却想了一计，易了微服，乘着妇人车，径入燕府，说有要事密禀。燕王乃召入，信见燕王卧着，拜倒床下。燕王仍戟指张口，作疯癫状。信顿首道："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告臣。"燕王尚瞪目道："你说甚么？"信又道："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恰故意瞒臣，令臣不解。实告殿下，朝旨令臣擒王，王果有疾，臣当执王解京，否则应早为计，无庸深讳。"张信未免负主。言至此，猛见燕王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信答拜不迭，彼此扶掖而起。信遂将京中密旨，和盘说出。燕王立召僧道衍等，入内密议。适天大风雨，檐瓦飞堕，燕王有不悦色。道衍进言道："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何故不怿？"燕王谩骂道："秃奴纯是瞎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么？"道衍笑道："飞龙在天，那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是不祥？"燕王乃转忧为喜，徐问道衍，如何措置？道衍道："殿下左右，惟张玉、朱能两人，最为可恃，请速召入，令他募集壮士，守卫府中，再图良策未迟。"燕王称善，遂命张玉、朱能，依计行事。寻又与道衍等商定良

策，方才散会。

越数日，朝使至北平，来逮燕府官属，张昺、谢贵等，遂亲督卫士，围住燕府，迫令将官属交出。朱能入报，燕王道："外兵甚众，我兵甚寡，奈何？"又是假话。朱能道："擒杀张昺、谢贵，余何能为？"燕王方道："教你募集壮士，共得若干人？"朱能道："已有八百人到此。"燕王道："已够用了。你与张玉分率四百人，潜伏两庑，待我诱入贵、昺，掷瓜为号，你等一齐杀出，便可除此二奸。"朱能领命而去。

燕王遂称疾愈，亲御东殿，受官僚谒贺。退殿后，即遣使往语贵、昺道："朝廷遣使来收官属，可悉依所坐姓名，一一收逮，请两公速来带去！"贵、昺闻言，尚迟疑未至。燕王复遣中官往催，只说所逮官属，已经缚住，请即收验，迟恐有误。贵、昺乃带着卫士，径诣府门，司阍阻住卫士，但令贵、昺入内。贵、昺不便回身，只好令卫士在门外候着，自随中官径入。既到殿上，见燕王曳杖出来，笑脸相迎。两人谒见毕，便由燕王赐宴，酒过数巡，忽出瓜数盘，置于席上。燕王语两人道："适有新瓜进献，愿与卿等共尝时味。"贵、昺称谢。燕王自进片瓜，忽怒詈道："今编户齐民，对着兄弟宗族，尚相赒恤，乃身为天子亲属，性命偏危在旦夕，天下何事可为，亦何事不可为。"越是帝王家，越不能顾恤宗族，燕王乃犹未知耶？言毕，掷瓜于地。瓜方坠下，蓦见两庑杀出伏兵，鼓噪而入，捽住贵、昺，并葛诚、卢振下殿。燕王掷杖起立道："我生什么病！我为奸臣所迫，以致于此今已擒获奸臣，不杀何待！"遂命将贵、昺等四人，一律枭首。贵、昺被杀，门外关着的卫兵，尽行散逸。连围城将士也闻报溃散。

北平都指挥彭二闻变，急跨马入市，集兵千余人，欲入端礼门。燕王遣壮士庞来兴、丁胜等，麾众出斗，格杀数人，便即逃散。彭二见不可支，亦仓皇遁去。燕王遂收逮葛诚、卢振家族，尽行处斩。一面下令安民，城中大定。都督宋忠，得着此耗，自开平率兵三万，至居庸关，因胆怯不敢进攻，退保怀来。于是燕王誓师抗命，削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自署官属，以张玉、朱能、邱福为都指挥佥事，擢李友直为布政司参议，拜金忠为燕纪善，秣马厉兵，扬旗击鼓，居然造起反来。他恰自称为靖难军，小子有诗咏道：

北平兴甲似无名，发难偏称靖难兵。
如此强藩真跋扈，晋阳书叛岂从轻？

毕竟燕王能否成功，且看下回分解。

封建制度，莫盛于周，而东周之弱，实自此致之。厥后汉七国，晋八王，唐藩镇，元海都笃哇诸汗，皆尾大不掉，酿成祸乱。明祖不察，复循是辙，未几而即有靖难之师。论者谓建文嗣祚，道贵睦亲，乃听齐泰、黄子澄之言，削夺诸藩，激成燕王之变，是其咎应属建文。说固似矣，但大都耦国，终为后患。削亦反，不削亦反，误在案验未明，屡兴大狱。周齐湘代岷诸王，连日芟除，豆

煎釜泣，兔死狐悲，宁有智虑过人之燕王，甘心就废，束手归罪耶？且所倚以谋燕者，惟贵之张昺、谢贵、张信诸人，信既反复不忠，贵、昺又未能定变，为燕所缚，如豚犬然。内乏庙谟，外无良弼，坐使靖难军起，一发难收，是不能不为建文咎也。本回所叙，即为建文启衅之源，福为祸倚，由来渐矣。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却说燕王棣誓师抗命，下谕将士，大旨以入清君侧为名，招降参政郭资，副使墨麟，佥事吕震，及同知李浚、陈恭等，一面遣使驰驿，赍奏朝廷。其辞云：

> 皇考太祖高皇帝，艰难百战，定天下，成帝业，传至万世，封建诸子，巩固宗社，为磐石计。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橚、榑、柏、桂、楩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柏尤可悯，阖室自焚。圣仁在上，胡宁忍此？盖非陛下之心，实奸臣所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余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诚以君臣大义，骨肉至亲，恒思加慎，为诸王先。言重言重，恐怕未必。而奸臣跋扈，加祸无辜，执臣奏事人，箠楚交下，备极苦毒，迫言臣谋不轨，遂分派宋忠、谢贵、张昺等于北平城内外，甲马驰突于街衢，钲鼓喧阗于远迩，围守城府，视臣如寇仇，追护卫人执贵昺，始知奸臣欺诈之谋。窃念臣于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树，先剪附枝，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

书入，建文帝尚迟疑未决，总是因循致误。那燕王已出师通州，降指挥房胜，进陷蓟州擒杀都督指挥马宣，乘夜趋遵化。指挥蒋云、郑亨等，又皆开城迎降，复遣锐卒击夺居庸关。守将余瑱，败走怀来。时都督宋忠，正在怀来驻扎，闻居庸关失守，忙率兵来援，并下令军中道："尔等家属，统在北平，现闻被燕兵屠戮，积尸盈途，快随我前行，报仇泄恨。"激怒之计，未始不善，但惜系诈言耳。军士闻了此言，个个怒目切齿，摩拳奋掌，争向居庸关杀去。一到关前，遥见燕军前队的旗帜，统系熟识，旗下列着士卒，不是父兄，就是子弟，彼此慰问，都称无恙。当下恼动军心，大呼宋都督欺我，一声哗噪，相率倒戈。宋忠列阵未定，不防这前军哗变，自相残杀，正在脚忙手乱，那燕军复乘势杀来，眼见得人仰马翻，不可收拾，当下全军大溃。都指挥孙泰，本是一员骁将，也被流矢所中，战

死阵中。宋忠逃奔入城，门不及闭，被燕军一拥而入，四处搜杀，至厕间觅获宋忠，并擒住余瑱，一律杀死。诸将校先后受缚，共一百余人，统因主将已亡，情愿捐生，或自刎，或被杀，怀来遂陷。山后诸州皆震动。开平、龙门、上谷、云中诸守将，望风降附。谷王橞镇守宣府，也因地近怀来，恐遭兵祸，竟弃了国土，逃奔南京去了。

京中迭闻警耗，建文帝乃祭告太庙，削棣属籍，废为庶人，诏示天下。特命宿将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尉宁忠为副，率师讨燕。子澄又请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文、陈晖、平安等，分道并进。且从狱中放出程济，擢为翰林院编修，充作军师，护诸将北行。一面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合给军饷。临行时，建文帝谕令将士道："昔萧绎举兵入京，常号令军中，谓一门以内，自退兵威，实属不祥。今尔等将士，与燕王对垒，亦须善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湘东故事，何足取法。况湘东因此失国，建文宁未之闻乎？耿炳文等领命出师，共计三十万人，陆续至真定，当命徐凯率兵驻河间，潘忠率兵驻莫州，杨松率先锋九千人驻雄县，约忠为应。

燕王使张玉往探虚实，玉返报道："炳文年老，潘、杨有勇无谋，行军安营，统乏纪律，看来俱不足为。惟我军欲南下，宜先取潘、杨，方可通道。宿将凋零久矣，只一炳文亦老羸不胜任，谁为为之？以至于此。燕王称善，即命移军涿州，进屯桑娄。时值中秋，天高月朗，燕军统渡过白沟河，直薄雄县城下。杨松毫不防备，乘着中秋佳节，大家宰牛饮酒，醉饱酣眠，不料时至夜半，燕军缘城而上，大刀阔斧，砍入城中，等到杨松惊起，慌忙迎敌，已是不及措手，霎时间九千兵士，悉数战殁，杨松亦死于乱军之中。一班酒鬼，尽入冥途。燕王既得雄县，便谕诸将道："潘忠近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众来援，我便好生擒他了。"妙算在胸。当下命千户谭渊，领兵千余，渡月漾桥，埋伏水中，俟潘忠兵过，据住桥梁，断他归路。谭渊受计去讫。燕王即麾兵出城，列阵待着。果然潘忠引兵前来，越过月漾桥，直趋雄县。将到城下，望见前面统是燕军，不禁心慌，一经交绥，燕军如生龙活虎，锐不可当，潘忠料不可支，只好且战且行。回至桥边，忽由水中跳出一人，大喝道："谭渊在此！何不受缚？"潘忠尚未看清，已被谭渊手起枪落，刺倒马下。谭渊手下诸兵士，抢步出水，把潘忠擒去。潘军腹背受敌，纷纷投水溺死。潘杨俱了。

燕王遂趋入莫州，休息三日，复会议进兵所向。张玉道："何不径趋真定？彼众新集，我军乘胜进攻，一鼓可下。"燕王依言，即向真定进发。途次获得耿部下张保，由燕王好言抚慰，保自称愿降。燕王遂问耿军情形。保答道："耿军共三十万人，先到的有十三万，分营滹沱河南北岸。"燕王道："你既诚心归降，我纵你归去，只说是兵败被执，窃马逃归，所有雄莫战状，及我兵直趋真定，统可直告炳文便了。"张保唯唯而去。诸将上前禀道："大王直趋真定，本欲掩他不备，奈何遣保返告？"我亦欲问。燕王笑道："诸将有所不知。前未知耿军虚实，因欲袭他不备，今知他半营河南，半营河北，南北互援，不易取胜，何若令他知我行踪，使他并南归北，才可一举尽歼。且使闻雄莫败状，挫损锐气，这是兵法上所谓先声后实呢。"诸将方齐称妙计。燕王即带着数骑，径趋真定东门，擒住耿军二人，讯问耿军情状，果将南兵尽移北岸，随即遣张玉、谭渊、马云、朱能等，绕出

城西南，连破耿军二营。炳文出城迎战，张玉等率军奋击，两下里喊杀连天，争个你死我活。不防燕王复亲率铁骑，沿城夹攻，横贯南阵，耿军大乱。炳文支持不住，慌忙逃回。朱能率敢死士后追，至滹沱河，炳文众尚数万，复列阵向能。能奋勇大呼，冲入炳文阵中，炳文军士，已经重创，无心恋战，相率披靡。一时践踏死的，不计其数。弃甲投降的，又有三千余人。副将李坚、宁忠，都督顾成，都指挥刘燧等，统被擒去。炳文逃入真定，闭门固守。燕军攻城，三日不能下，引还北平去了。

建文帝闻炳文战败，很是懊恼，便召问齐泰、黄子澄道："炳文老将，尚且摧锋，为之奈何？"子澄道："胜败兵家常事，不足深虑，臣思曹国公李景隆，材堪大用，不如命代炳文。"齐泰道："景隆能文不能武，断不可用。"建文不听，即拜景隆为大将军，赐通天犀带，亲饯江浒，行推毂礼。景隆赴军，耿炳文卸任自归，监察御史韩郁，以出师无功，独愤然上疏道：

> 臣闻人主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今诸王亲则太祖之遗体也，贵则孝康帝之手足也，尊则陛下之叔父也，乃竖儒偏见，病藩封太重，疑虑太深，于是周王既废，湘王自焚，齐代相继被摧，为计者必曰兵不加，则祸必稔，实则朝廷激之变也。今燕举兵两月矣，前后调兵不下五十万，而一矢无获，将不效谋，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忧方深也。谚曰："亲者割之不断，疏者属之不坚。"此言深有至理。伏愿陛下鉴察，兴灭继绝，释齐代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师，迎楚蜀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书，劝燕罢兵守藩，慰宗庙之灵，笃亲亲之谊，不胜幸甚。是亦迂腐之谈。

建文帝得了此奏，置诸高阁。只催命景隆进兵。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将卒，并调诸路兵五十万，进营河间。燕王闻报，喜谕诸将道："从前汉高祖用兵如神，还只能将兵十万，景隆竖子，有甚么才能，乃给他五十万众？这正是自取败亡呢。"言未已，有探马报说，"明将吴高、耿瓛、杨文等，进军永平，"燕王投袂遽起，即欲麾军往援，诸将入请道："大王出援永平，倘景隆乘虚来袭，如何是好？"燕王道："景隆不足畏，我出援永平，正欲诱他前来，先破吴高，后破景隆，统在此举。"当下令世子高炽居守，并戒他坚守勿战，自率军径诣永平。吴高本来胆小，忽闻燕军大至，竟弃了辎重，退保山海关，燕军从后追去，斩首数千级。景隆闻燕王出援永平，果引兵薄北平城下，筑垒九门，燕世子高炽，督师固守，连妇女也令登陴，乱掷瓦砾。景隆军令不严，竟尔骤退。瓦砾犹能退军，况矢石乎？景隆竖子，固不足畏。高炽又夜遣勇士，缒城劫营，营中自相惊扰，竟退到十里以外，方敢驻足。独有都督瞿能，愤怒交迫，自率二子及精骑千余，直攻张掖门，势且登城，偏景隆因他擅出，满怀猜忌，勒令缓攻。既不知兵，又怀私意，不败何待？守兵连夜用水沃城，翌晨结水成冰，很是光滑，不能再登。两军相持不下，这时候，燕王已移师东北，潜袭大宁。原来大宁属宁王权镇守，东控辽左，西接宣府，所属朵颜三卫骑兵，都骁勇善战。燕军发难，明廷恐宁王与合，召还京师，宁王抗不受命，坐削护卫。燕王乘隙贻书，并潜

师随后。诸将以大宁无患，北平垂危，请燕王熟权缓急，还救北平。燕王道："今从刘家口径趋大宁，数日可达，闻大宁城内，只有老弱居守，所有将士，均派往松亭关，我能袭取大宁，抚绥将士家属，松亭关自不战而降。若北平深沟高垒，纵有雄师百万，一时也难攻取，待我取了大宁，还援北平，尚是未迟。"陆续叙来，统见燕王妙算。遂从间道登山，驰抵大宁城下，暗令健卒四伏，自己单骑入城，一见宁王，握手大恸，只说建文负我，现在北平被围，旦夕且下，求吾弟设法救我，替我表谢请赦。真做得象，更兼宁王此时亦有狐兔之悲，能不堕其彀中耶？宁王也相对欷歔，备加慰藉。一面代草表章，情词娓娓，请贷燕王一死。表发后，设宴相待，笑语殷勤。接连数日，城外的伏兵，多混迹入城，与三卫部长，互相联络。燕王方托故告辞，宁王送出郊外，置酒饯行。第一杯递与燕王，一饮而尽；第二杯复递到燕王手中，燕王忽将杯掷地道："伏兵何在？"人情反复，一至于此，煞是可叹。言甫毕，一声呼噪，燕军尽至，竟拥了宁王南行，三卫彍骑，袖手旁观，大宁都指挥朱鉴，上前争夺，竟被燕军杀死。燕王又麾兵入城，揭示安民，只把宁府妃妾世子，及所有宝货，一拥而出，驰至松亭关。关上将士，已接家属通报，有心归燕，统在马首迎降。燕王派兵分守要害，随驱着大宁降众，还向北平。至会州，简阅将士，设立五军，命都指挥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李彬将右军，徐忠将前军，房忠将后军，每军各置左右副将，以大宁降众，分隶各军，浩浩荡荡，驰援北平。

是时天气严冷，雨雪纷飞，燕王兵至孤山，暂驻北河西，河水汪洋，无舟可渡。燕王望空默祝道："天若助我，今夜河水结冰。"这一语也是燕王希冀非分，不意上天竟似有耳，河伯也是效灵，一夕严风，将河冰结得甚固。天神果助逆乎？抑助顺乎？燕军凌晨探视，诧为奇异，反报燕王。燕王大喜，即麾兵渡河。适值李景隆移营河滨，先锋都督陈晖渡河截击，被燕军一阵驱杀，大败奔回。燕军渡河上岸，回视河冰复解，大家喜得神助，遂抖擞精神，直捣景隆大营。自午至申，连破七寨，景隆不能抵御，夤夜遁去。燕军进抵城下，见城外尚有南军九垒，奋呼杀入，城中亦鼓噪出兵，内外夹攻，那有不破之理？顿时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几个逃脱的兵士，星夜南奔，追上景隆残军，同返德州去了。景隆既至德州，不免懊怅得很，拟再调军马期至来春大举，忽闻有朝旨下来，吓得面如土色，至开诏跪读，竟加封景隆为太子太师，这是事出意外，连景隆都莫名其妙呢。小子有诗叹道：

败军偾辙有明刑，谁料恩荣赐阙廷。
莫怪建文终逊国，误施赏罚失常经。

毕竟景隆如何邀赏，容至下回叙明。

明太祖杀戮功臣，几无噍类，至建文嗣位，所存者第一耿炳文。炳文系偏将才，非大帅才也，滹沱河一役，事事不出燕王所料，其才之劣，已可概见。然耿炳文败回真定，燕军攻城不下，三日

即引还，意者其犹以炳文为宿将，未易攻取乎？至若景隆仅优文学，素未典兵，安可寄以干城之任？子澄误荐，建文误用，宜其丧师覆辙也。史称燕王善战，宁王善谋，燕宁接壤，燕既发难，正应优诏谕宁，令蹑燕后，为两面夹攻之计，乃复削其护卫，为渊驱鱼，即非燕王之计诱，恐燕宁亦必相联，兔死狐悲，谁不知之？建文帝不谋及此，而盈廷诸佐，又不闻举此以告，坐使燕藩日盛，祸及滔天，天下事之可长太息者，孰逾于是？读之令人作三日呕云。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却说李景隆败回德州，明廷反加封太子太师，赏罚倒置，究是何因？看官不要性急，待小子补叙出来：原来景隆败报到京，由黄子澄暗中匿住，反奏称交战获胜，不过因天气寒冷，未便行兵，所以暂回德州，俟春再举。建文信为实事，遂封景隆为太子太师，景隆受诏后，自己都是不解，嗣接子澄密书，方知子澄代为掩饰，真是感激不尽，且书中勉令再举，亦合己意。遂飞檄各处，招集兵士，到建文二年孟春，各处兵马齐集，差不多有五六十万人，正拟祭旗出发，忽报燕王出攻大同。亟督师往援，道出紫荆关，余寒尚重，冰雪齐封，军士各叫苦不迭。幸得侦骑返报，燕王已由居庸关，入返北平，于是相率趋归。军士南归情急。抛弃无数铠仗，以便速行。还有一班敝兵羸卒，不能熬受冻饿，多半死亡。未曾对仗，且如此狼狈，真令人短气。

景隆回军月余，又誓师德州，会同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进兵真定，得兵六十万，列阵数十里。燕王闻报，语诸将道："李景隆等都无能为，惟靠了数十万兵卒，想来谋我，那知人多易乱，前后不相应，左右不相谋，将帅不专，号令不一，何能成事？尔等但严装待着，敌来即击，怕他甚么？"虽是安定军心，恰亦寓有至理。张玉道："何不先往白沟河，扼住要害，以逸待劳？"燕王点头道："尔言却也有理。"遂麾众先往。到了三日，侦悉景隆前锋都督平安，已将驰到，燕王道："平安竖子，前曾从我出塞，今日敢来冲锋，我当前去破他。"当下拔营复进，渡过五马河，直抵苏家桥。猛闻炮声骤响，伏兵猝起，当先一员大将，挺矛突阵，就是南军都督平安。随后又有都督瞿能父子，亦跃马而来，刀光闪闪，逢人便砍。燕兵猝不及防，向后倒退，几乎旗靡辙乱。忽有三员骁将，出阵拦阻，与平安交战起来，燕军望将过去，一是内官狗儿，一是千户华聚，一是百户谷允，三对儿盘旋厮杀，颇似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战至日暮，方各鸣金收军。次日，景隆、英杰等俱到，还有魏国公徐辉祖，亦奉命至师，数人商定一计，暗将火器埋着地下，然后出兵诱敌。燕军不知是诈，一鼓赶来，突觉火器爆发，烟焰冲天，燕军多烧得焦头烂额，连忙返奔，燕王也不能禁止，只好亲自断后。逃了一程，天色已昏，四顾手下，只有三

骑，愁云惨淡，林树苍茫，竟不辨东西南北。俄闻水声潺潺，料知已到白沟河，急急跑到水滨，下马伏地，谛视河流，方得辨明方向，仓卒渡河，直达北岸，始见本营所在地，驰入帐中，才得安息。随谕诸将秣马蓐食，翌日再战。

转瞬天明，使张玉将中军，宋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房宽为先锋，邱福为后应，共率马步兵十余万，渡河列阵。南军营内的瞿能父子，约了平安，先后趋出，巧值房宽到来，两下相交，不到十合，平安怒马陷阵，宽众披靡，顷刻奔溃。张玉等见宽已败阵，统有惧色，独燕王大喝一声，自麾健卒数千人，先出阵前，舍命冲突，高煦率张玉等继进，一场恶战，真杀得山摇地动，日暗天昏。忽南军阵里梆声一响，发出了无数硬箭，向燕军射来，这箭镞好象生眼，都到燕王马头旋绕，马屡被创，三易三蹶，南军复乘势相逼，急得燕王无法可施，也取强弩对付，连射一阵，箭又尽了，乃拔剑左右奋击，砍伤数人，剑又缺折不堪用，适身旁有骑兵中箭，倒毙马下，那马溜缰欲驰，被燕王一手拉住，纵身上马，加鞭北走。马甫上堤，忽听后面大呼道："燕王休走！徐能来擒你了。"燕王也不及回顾，只扬鞭作招呼状。情急智生，仿佛曹操之入濮阳城。徐能疑有伏兵，不敢穷追。约过片时，燕王得高煦等救兵，复回马杀来，巧值平安驰到，一枝矛神出鬼没，刺死北军统领陈亨，徐忠急来相救，又被平安拔剑乱斫，伤了二指，指头将断未断，忠忍痛将残指砍去，裂衣裹创，奋勇再战。高煦恐燕王有失，也当先奋斗，几杀得难解难分。时已晌午，燕军少懈，瞿能父子，乘隙上前，大呼灭燕，连砍燕骑百余人。越隽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见瞿能父子得手，也纵马随入，正在踊跃争先的时候，忽觉北风陡起，猛扑南军，沙石飞扬，迷人双目，接连是一声怪响，把景隆身前的大纛，折做两段。天意可知。景隆料知不佳，正拟鸣金收军，忽然燕军队里，射出各种火具，火随风发，霎时燎原。南军有力难施，只好回马逃走，阵势一动，便至大乱。燕王趁这机会，亲率劲骑数千，绕出景隆阵后，突入驰击。前面的高煦，复督领将士，一齐纵火，顺风痛杀。可怜这瞿能父子，及俞通渊、腾聚等，俱战殁阵中，葬身火窟。平安独力难支，也只好匹马奔逃。南军大溃，势如山崩。燕王麾众奋追，直至月漾桥，除南军弃械投降外，被杀死的，数不胜数。郭英向西遁去。郭英也是宿将，至此亦不中用，可见主有福，方觉将有力。景隆南走德州，抛弃器械辎重，好似山积，连御赐的玺书斧钺，也一并抛去。还亏徐辉祖率兵断后，方不至片甲不回。过了数日，燕王复进攻德州，未到城下，景隆先已出走，剩下粮储百余万石，至燕军入城，安安稳稳的得了粮草，声势越振。

是时山东参政铁铉，方督饷赴景隆军，闻景隆败还，忙驰入济南，与参军高巍，收集溃亡，共誓死守。景隆也遁至济南，扎营城外。燕军乘胜进攻，景隆众尚十余万，仓猝迎战，又被燕军杀败，单骑遁去。于是燕军筑垒围城，经铁铉、高巍两人，督众固守，围久不下。警报飞达南京，建文帝不免心慌，没奈何与齐泰、黄子澄商量，佯示罢免，遣使赴燕军议和。一面召李景隆还京，所有军务，饬左都督盛庸代理，并升铁铉为山东布政司使，帮办军事。看官！你想这燕王棣很骜心成，既已发难，那肯半途罢手？见了朝使，置诸不理，只命将士奋力攻城，且射书城中，谕令速降。铁铉撕破来书，掷出城外，燕王大愤，令将士决水灌城，城内陡成泽国，顿时军民汹汹。铁铉下令道："军民无恐，

本司自有良策，静守三日，便可破敌。”军民得了此令，也不知他葫芦中卖什么药，且依令安心待着。我亦张目瞧着。这位布政使铁铉，居然不慌不忙，暗中差遣干役，出城求降。及差人还报，燕王已允，约明日入城，铁铉佯撤守具，又召集父老数百人，密嘱一番，令出城赴燕王营。燕王闻有父老到来，未免诧异，遂出营巡视。只见父老等俱俯伏道旁，涕泣请道：“奸臣不忠，使大王蒙犯霜露，跋涉至此，大王系高皇帝子，民等乃高皇帝百姓，那敢违大王命？但民等不习兵革，骤见大兵压境，未识大王为国为民的苦心，还疑是有心屠戮。大王如真心爱民，请退师十里，单骑入城，民等当备具壶浆，欢迎大王。”燕王大喜。也入彀中，若非命不该绝，必死铁板之下。好言抚慰，令他回城。次日下令退军，只率劲骑数人，跨马张盖，渡过吊桥，直达城下。城门果已大开，门内有无数兵民伏着，高呼千岁。燕王洋洋得意，徐行而入，方至门首，蓦听得蹋踏一声，连忙上视，不瞧犹可，瞧了一眼，那城上竟放下一块铁板，差不多有数千斤，亏得眼明手快，勒马倒退，未及数尺，板已压下，正中马首，碎成齑粉。为燕王捏一把汗。燕王惊堕马下，旁有骑士扶起，另进一马，纵辔驰去。桥下本设有伏兵，见燕王将要过桥，出水来拆桥板，偏偏桥筑甚坚，一时不能遽毁，竟被燕王越桥逸去。真是天意。铁铉忙出城来追，已是不及。至回城后，叹息不已。

越宿闻炮声震天，燕军又到，铉忙督兵登陴，那炮石煞是利害，弹着城墙，多成窟窿。燕军且击且攻，声势张甚，铉恐城被击破，又想了一计，悬出了一方神牌，上书“太祖高皇帝之灵”七字，想入非非。字样甚大，射入燕王目中，自觉难以为情，停止炮击。守兵得运土补隙，城复坚固。铉复密约盛庸，内外夹攻，击败燕众。燕王愤急得很，左思右想，一时无从得计。僧道衍进谏道：“顿兵坚城，师老且殆，不如暂归北平，容图后举。”燕王乃撤围北去。铉及盛庸等出兵追敌，直至德州，城内燕军，闻燕王北还，亦无心固守，弃城遁去，德州遂复。庸、铉拜表奏捷，有旨封庸为历城侯，擢铉为兵部尚书，寻复诏庸总兵北伐，拜平燕将军。副将军吴杰进军定州，都督吴凯进军沧州，遥为犄角，合图北平。

这消息传达燕王，燕王不以为意。恰下令出击辽东。又捣鬼了。诸将士各有异言，兵至通州，张玉、朱能入禀道：“大敌当前，正应抵御，乃出师辽东，舍近图远，窃为不解。”燕王闻言，屏退左右，又与两人密语道：“如此如此。”两人方顿首称善，遂倍道趋天津，过直沽，下令将士，循河而南。将士复惊诧起来，燕王道：“尔等道我欲东反南，走错路头么？我夜见白气二道，东北至西南，占得南征大利，所以改道南行。”还要捣鬼。将士方才无言。燕王更引军疾趋，一昼夜行三百里，遇着南军侦骑，尽行杀毙。走到天明，已抵沧州城下。沧州镇帅吴凯，探得燕军出击辽东，毫不设备，只遣兵四出伐木，修筑城墙，不意燕兵猝至，亟督兵分守城堞，众皆股栗，不及穿甲，燕将张玉，遽率壮士登城东北隅，肉薄齐飞，仍不少却。吴凯料不能守，忙与都督程暹，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等，开城出走。行了里许，突遇着燕将谭渊，带着健卒，截住去路。吴凯等心忙意乱，勉强抵敌，可奈手下统已溃散，被燕军左擒右斫，伤毙了万余人。还有兵士三千名，见不是路，都下马降敌，剩得吴凯、程暹等数员将官，如何抵挡，也只得束手就缚。谁知

那谭渊凶险得很，佯收降卒，密令军士掘下坑堑，至夜间尽驱降卒入坑，活活埋死，只把那吴凯、程暹等，械送燕王。燕王见功成计遂，一语道破，举上文各种疑团，均已了明。很是喜慰，命将所有俘虏，所得辎重，悉数解运直沽舟中，送达北平。自率众循河而南，复抵德州。盛庸坚壁不出，燕王攻城不下，引兵掠临清、大名，越汶上，至济宁。盛庸遂大合铁铉、平安各军，出屯东昌，杀牛犒将士，誓师厉众，背城列阵，并排着火器毒弩，专待燕军到来。燕军仗着屡胜的威风，飞行而至，一见南军，即鼓噪杀入，怎禁得火器迭发，继以毒弩，不是糜烂，就是惨毙。燕王见前队将士，多半受伤，愤懑的了不得，竟亲率精骑，冒着险来冲南军。盛庸见燕王亲至，恰故意分开两翼，一任燕王杀入，待燕王冲入中坚，复纠兵包围，绕至数匝。燕王才知中计，慌忙夺路，左驰右突，好似铜墙铁壁一般，无从得脱。燕将朱能、周长等，望见燕王被困，急率番骑驰救，突入围中，奋力死斗，才杀开一条血路，护翼燕王出围。张玉还道燕王未脱，拚命杀入，突被南军一阵乱箭，射毙马下。看官览到此处，几疑南军能射死张玉，独不能射中燕王，难道燕王有避箭诀，所以南军不敢放箭，听他逃去么？我亦要问。这个原因，试回阅前叙建文帝的命令，便可晓得。建文帝曾饬临阵诸将，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应二十一回。因此诸将不敢加矢燕王，只想燕王窘迫自缚，投降军前，那知燕王有帝王相，凭你如何设计，他总遇着救星，化凶为吉，所以全军虽败，恰令各将前奔，自己独匹马单刀，且战且退。南军纷纷追逼，又被他弯弓搭箭，射毙数人。等到南军齐上，却又来了高煦、华聚等，一阵击退南军，扬长而去。

燕王奔还北平，检阅将士，丧失二三万，复闻大将张玉战殁，不禁恸哭道："兵败不足虑，独丧我良辅，实可痛恨。"诸将闻言，亦涕下不已。燕王经此次大创，意欲少休，独道衍进言道："臣前谓师行必克，但费两日，两日就是东昌的昌字，今东昌遭败，已成过去，此后必获全胜。"于是燕王复搜卒补乘，俟至来年再举，暂且按下。

且说建文帝闻东昌大捷，欢慰非常，一面祭告太庙，一面开复齐泰、黄子澄原官，就是召还京师的李景隆，也赦罪勿问。有罪勿诛，如何振饬军纪？御史大夫练子宁，宗人府经历宋征，御史叶希贤，并奏言景隆失律丧师，且怀二心，须亟正刑典，然后可谢宗社，励将士。黄子澄亦上书请诛。是你举荐包庇，何不自请坐罪？各奏上去，只留中不发，是时已是建文三年，建文帝方大祀圜丘，行庆贺礼，忽报燕王棣又出师北平，由保定南下了。帝乃命盛庸各军严行堵御，正是：

捷书上达方相贺，敌骑重来又启争。

欲知两军决战情形，且至下回再表。

本回叙南北战事，一误于李景隆，再误于盛庸，白沟河之战，燕王矢尽剑折，逸走登堤，景隆不麾军追擒，使燕王得遇救杀回，转致败溃，是景隆之咎，固无可辞。若盛庸固明明奏捷东昌矣，

乌得而言其误乎？曰，既诱燕王入围，何不仍用火器强弩，对待燕王。乃任其得救而逸，非误而何？或谓建文有诏，不杀叔父，盛庸不敢违命，以至于此。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利于国，专之可也，使乘此得杀燕王，则燕军瓦解，大功告成，何至有再出之患乎？由斯以观，则李景隆固有误国之罪，盛庸亦不得谓非误国也。故吾谓盛庸之罪，不亚于李景隆。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却说燕王棣信道衍言，于建文三年春月，复出师南犯，临行时，自撰祭文，哭奠阵亡将士张玉等，并脱下所服战袍，焚赐阴魂。将士家父兄子弟，无不感泣。燕王见人心奋激，即整兵至保定，与诸将议所向。邱福等请攻定州，燕王谓不如攻德州，乃移军东出。途次接着侦报，说盛庸已驻兵夹河。燕王便自率三骑，来觇庸阵。庸结阵甚坚，见燕王掠阵而过，忙遣千骑追赶。燕王仗着善射，连发数箭，射倒追骑五六人，加鞭驰脱。嗣又率步骑万余，来薄庸阵。庸军拥盾自蔽，矢刃不能入。燕王恰令壮士用着长矛，上前钩盾。两下牵扯。燕军即乘隙攻入。燕将谭渊，见敌阵内尘埃滚滚，想已蹂乱，急欲上前争功，策马而出，部下指挥董中峰，亦随着出来，正要冲入敌阵，兜头遇着一员敌将，执着长枪，来战谭渊。不数合，敌将虚晃一枪，勒马回阵，谭渊纵马追入，不防被敌将回枪一刺，适中咽喉，撞落马下。坑人者卒死人手。董中峰忙来相救，又被敌将拔剑一挥，砍作两段。这敌将叫作庄得，乃是盛庸麾下的都指挥。燕军见谭渊陷没，不觉惊退。庄得乘势驱杀，燕军大挫，燕王且战且行。可巧燕将朱能，率铁骑前来接应，燕王即让过两人，令他当先，自己从间道绕出，来袭南军背后。惯用此着。南军专向前面截杀，不防后面又有一军杀来，这是盛庸疏虞处。南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燕王击破庸阵，与朱能、张武等，合军喊杀，恼得这个庄指挥，不管死活，一味向前乱闯，还有骁将楚智、张能，也拚命相争。燕军见他勇悍，索性把他围住，用了强弩毒矢，四面攒射，庄得身中数箭，竟致毙命，张能兀自搴着皂旗，往来冲突，不到片时，也集矢如猬，死于非命，他尚手执大旗，植立不仆。燕军素畏张能，呼他为皂旗张，及死后兀立，还不敢近前。惟楚智持着双刀，左劈右砍，杀死燕军数人，几已突出重围；谁知一箭飞来，正中右臂，箭头有毒，痛不可支，顿时晕倒在地，被燕军活捉而去，嗣后苏醒转来，乱骂燕王，遂致遇害。时已天暮，两边各敛兵入营。燕王检点将士，也伤了无数，又失了大将谭渊，悲愤交迫，竟带同十余骑，逼盛庸营，露宿一宵。意不可测。

到了天明，四面皆围着庸兵，左右请燕王急遁。燕王仍谈笑自若，待至日出，吹动

画角，招集骑兵，从容上马，穿营而去。盛庸诸将，相顾愕眙，连一箭也不敢发，由他往返自如。燕王固奇，盛庸诸将，亦觉可怪。越日复战，燕军阵东北，盛庸阵西南，苦战一日，互有杀伤。两军统觉疲乏，各拟鸣金收兵，忽东北风大起，尘雾蔽天，砂砾击面，两军迷目，咫尺不见人影。风师又来助阵。燕王麾旗大呼，纵左右翼横击庸军，鼓声震地。庸军正思归休，那禁得燕军杀来，不战而溃。燕军乘风追赶，至滹沱河口，逼庸军入水，践溺死的，不计其数。盛庸退保德州，没奈何据实申报。

建文帝正因宫嫔翠红，投缳自尽，颇为伤感，及接着败报，益觉惊惶无措。原来翠红姓王，临淮人，年十八入宫，二十得幸，貌既可人，才又轶众，早知燕王有异志，劝帝剪除，帝斥他离间骨肉，降隶宫娥。至燕兵发难，颇忆翠红前言，仍欲把他复位，偏宫中多怀妒忌，暗进谗言。翠红闻着，愤无可泄，竟取了三尺白绫，断送一条性命。还是死得干净。建文帝闻他自缢，也为悲泪不置，瘗葬水西门外的万岁冈。述翠红事，可补正史之缺。悲怀未了，警信复来，又只得召入齐泰、黄子澄，密商许久，令他出外募兵，恰故意下诏窜逐，遣使与燕王议和。燕王不从，且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各兵。建文帝又召问方孝孺。孝孺道："燕兵久叛大名，天将暑雨，势且不战自疲，今宜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芦沟桥捣北平，彼必归救，我用大兵蹑后，不难擒住燕王。现且佯与报书，往返数月，懈彼军心，谋定势合，便可进兵往蹴，一鼓荡平。"看似好计，奈不足欺骗燕王。建文帝连声称善，即遣大理寺少卿薛岩，持诏赦燕王罪，令即罢兵归藩。岩尚未至，燕王又与吴杰、平安等，交战藁城。吴杰、平安夹攻燕军，矢如雨集，燕军多中箭阵亡。燕王所建大旗，亦被丛矢注射，七洞八穿。方惊虑间，空中大风倏至，又来帮助燕王，比夹河一战的风势，还要利害，拔木飞沙，吼声如雷。燕王复麾兵四蹙，恁你吴杰、平安，如何勇力，也不得不弃兵遁走。可怜南兵走投无路，多被燕军杀死。骁将邓戬、陈鹏等，陆续被擒。吴杰、平安走入真定，丧师数万。燕王俘获南军万人，除将士外，悉数纵还。又分兵略顺德、广平、河北诸郡县，气焰越盛。

大理寺少卿薛岩，赍诏入燕营，燕王读诏毕，怒对薛岩道："汝临行时，上有何言？"岩答道："皇上有旨，殿下早晨释甲，朝廷暮即班师。"燕王狞然笑道："这语不能诳三尺小儿，乃欲来诳我么？"岩战栗不能对。使非其人，多辱君命。燕将大哗，群请杀岩。燕王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况他曾奉诏到此，尔等休得妄言！"既知有君，如何造反？这也是欺人之语。乃令岩遍观各营，戈矛旗鼓，相接百余里，吓得岩汗流浃背，踯躅不安。燕王留岩数日，岩告别欲归，燕王语岩道："为我归语天子，我父即天子之大父，天子父系我同产兄，我为亲藩，富贵已极，尚复何望？无非望做皇帝，何必过谦？且天子待我素厚，只因权奸谗构，酿成衅隙，我为救死起见，不得已发兵南来，今幸蒙诏罢兵，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我军心存惶惑，未肯遽散，望皇上立诛权奸，遣散各军，我愿率诸子归罪阙下，恭候皇上处治。"一派甘言，恐亦不能欺三尺小儿。岩唯唯听命。燕王复令中使送他出境。

岩沿途不敢逗留，数日到京。方孝孺先与岩晤，详问燕事。岩把燕王所言，具述一遍，孝孺嘿然。及岩入见帝，亦备述前意，且言燕军甚盛，不易破灭。帝语孝孺道："果如岩言，是曲在朝廷，齐黄二人，误朕太甚了。"孝孺道："陛下使岩宣谕燕王，岩反为

燕王作说客，如何可信？”于是帝又游移未决。总是优柔寡断。既而吴杰、平安等，收集溃卒，往断北平饷道，燕王未免怀忧，乃遣指挥武胜，复驰奏到京，大略言朝廷已许罢兵，盛庸等独拥兵未撤，且绝臣饷道，显违诏旨，请从严惩办云云。建文帝得了此奏，颇有罢兵意，便将原奏示方孝孺，且语孝孺道：“燕王为孝康皇帝同产弟，系朕亲叔父，若逼他过甚，如何对得住宗庙神灵？”孝孺抗奏道：“陛下果欲罢兵么？兵罢不可复聚，若他长驱犯阙，如何对付？臣愿陛下毋为所欺，速诛武胜，与他决绝，那时士气一振，自必得胜。”前云佯与往来，今复请与决绝，且欲诛使以激其怒，自相矛盾，安望成功。建文帝又信了孝孺，缚胜下锦衣狱。忽宽忽严，太无定见。

燕王闻报大怒，即遣都指挥李远等，率轻骑六千余人，改换南军衣甲，混入济宁、谷亭一带，与南军混杂，乘机纵火，把南军所积粮饷，一炬成灰。燕将邱福、薛禄，复合兵破济州城，潜遣兵抄掠沛县，又放起一把无名火，将南军粮船数万艘，一齐毁尽，所有军资器械，统成煨烬，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仿佛曹军之焚乌巢。自是南军乏粮，愈觉短气，至盛庸闻耗，遣将袁宇率军邀截，又被李远设伏击败，斩首数千级。这消息传到京城，大为震动。方孝孺乃献上一计，欲离间燕王父子，请遗书高炽，允他王燕，令他父子相疑，自成乱衅。建文帝称为奇谋，慢着！即命孝孺草书，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书投燕。燕世子高炽，偏是乖巧，得书后并不启封，竟差了骑兵数名，卫着张安，送交军前。燕中官黄俨，本谄奉高燧，与高炽不甚相合，他闻知张安来意，即遣人驰报燕王，燕王颇也疑心，转问高煦。高煦本是个很戾人物，管甚么兄弟情谊，自然添些儿坏话。凑巧差骑已到，送入张安，并呈原书，燕王展阅毕，不禁惊喜道：“险些儿杀我世子。”遂命将张安拘禁，更复书慰勉高炽，那时方孝孺一番计划，又徒成画饼了。计固未佳。

盛庸因饷道不通，焦闷异常，即檄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据易州西水寨，窥伺北平。平安亦从真定出兵，拟向北平进击。燕王时在大名，遣将朱能等截击平安，自领大军往攻房昭。房昭被困多日，向真定乞援，真定发兵往救，被燕王设伏齐眉山下，一鼓击退，斩获无数。房昭势穷援绝，只得弃寨西遁，溃围时丧亡多人。平安到了半途，也被朱能杀败，走还真定。燕王得了许多辎重，凯旋北平。

建文帝屡闻败耗，无计可施，忽忆着太祖临崩，尝有遗嘱委托梅殷，要他力扶幼主，遂召他入朝，商决军事。梅殷系汝南侯梅思祖从子，通经史，善骑射，曾尚太祖女宁国公主，素得太祖宠眷，太祖弥留时，殷亦侍侧，太祖嘱他道：“诸王强盛，太孙稚弱，烦你尽心辅佐，如有犯上作乱，应为朕出师讨罪。”殷顿首受命。至是奉诏入朝，建文帝提起遗言，意欲命他出镇，殷直任不辞，遂受职总兵，出镇淮安，募集淮安兵民，号四十万，驻守淮上，防扼燕军。一面由宁国公主，致书燕王，责以君臣大义。燕王不答。是时朝廷中官，出使外省，多半侵暴百姓，怨言四起，台臣交章劾奏，建文帝格外懊恼，严旨斥责，并令所在地方官，逮系罪犯，尽法惩治。中官怨忿交迫，索性丧尽天良，密遣人驰赴北平，具言京师如何空虚，如何可取。蠹国殃民，端在此辈。燕王不禁慨然道：“频年用兵，何时得了？要当临江一决，不再返顾呢。”道衍亦劝燕王直趋南京，燕王遂大举誓师，择日出发。一路驰突，所向无前，连陷东平、济阳诸州县，断绝徐州饷道，并破萧

沛及宿州。京师闻警，命徐辉祖往援山东。辉祖星夜前行，至小河，闻都督何福，与燕军交战，大获胜仗，平安转战至北阪，亦杀败燕军，两处胜仗，随笔写过。心下大慰。即驱众至齐眉山，与何福合兵，复与燕军厮杀。两下里舍命角逐，自午至酉，胜负相当。燕将李斌，冲锋突阵，忽被流矢射中马首，马倒被擒。斌系著名健将，受擒后尚格杀数人，方才毙命，燕军为之夺气，随即溃散。燕将王真、陈文，亦皆战死。燕王退走数十里，才得安营。众将因屡次败衄，请还师休养，俟衅再动。燕王道："兵事有进无退，稍稍失败，何可遽回？公等但顾目前，宁识大计？"言已，复下令军中道："欲渡河北归，请趋左！否则趋右。"此令殊误。众将多趋左。燕王大声道："尔等既不愿南行，任从自便！"言下很有怒容。朱能即出为调停道："诸君独不闻汉高遗事么？汉高十战九败，终有天下，今我军尚胜多败少，如何便有退心？"太祖屡效汉高，朱能亦以汉高拟燕王，父子皆思创业，安得不骨肉相戕耶？诸将始嘿然无言。燕王恐兵士哗变，好几日衣不解甲，夜不安寝。

这消息传将出来，南军很是相庆，还有京内一班廷臣，闻这捷报，争说燕军且遁，京师不可无良将镇守，应召魏国公还京等语。建文帝又疑惑起来，遂下诏召还辉祖。辉祖一返，何福势孤，燕王复遣朱荣、刘江等，率轻骑截南军饷道，且令游骑扰他樵采。何福支持不住，只得移营灵璧，以便就粮。平安运粮赴何福营，率马步兵六万为卫，令粮车居中，陆续进发，将到灵璧，不防燕军已预先待着，骤出邀击，竟来夺粮。平安慌忙抵敌，杀了半日，未能退敌，再命弓弩手更迭放箭，射倒燕军千余名，敌始稍却。平安方欲进行，忽见燕王督军亲到，来势很猛，一时不及拦阻，竟被燕军横贯入阵，分作两橛。说时迟，那时快，何福闻平安到来，也开壁来援，与平安合击燕军，酣战多时，杀伤相当，燕王又麾军退去。未败又退，仍是狡计。平安，何福两人，总道燕军已退，可无他虑，慢慢儿押着粮车，往灵璧营。约行数里，天色微昏，暮霭四合，野景苍茫，前面丛林错杂，浓绿成阴，只见黑压压的一团，辨不出甚么枝干。即写夜色，又点夏景。各军正放心过去，猛闻胡哨四起，钲鼓随鸣，林间杀出千军万马，冲断南军，当先驰入的统将，不是别人，就是燕王次子高煦。南军已经战乏，那禁得这支生力军？况兼林深色暝，不知有多少人马，兵刃未交，心胆已碎，大家逃命要紧，还管那甚么粮饷？平安、何福，尚想勉力抵御，后面又来了燕王的大军，眼见得不能抵敌，只好夺路逃走，及到灵璧，不但粮车尽失，且丧师万余人，伤马三千余匹。何福、平安以下，统是相对欷歔，勉强闭寨拒守。是夜还幸没事，未见燕军进攻，只营中粮食已尽，势难复留，当由众将会议，移师至淮河就粮。何福也以为然，定于次日夜间，以放炮三声为号，一齐拔营。众将得令，好容易挨过一日，晚餐以后，各军收束停当，专待炮响起程。俄闻外面炮声已起，接连三响，正与号令相合，遂一齐开门，趋出营外。谁知四面八方，统列着燕军，一俟南军出营，捉一个，杀一个，好似砍瓜切菜一般。这一番，有分教：

全巢尽覆无完卵，巨劫难逃尽作灰。

未知南军能否逃生，且至下回交代。

燕王起兵三年，身临战阵，亲冒矢石，濒死者屡矣，而卒不死。虽曰天命，要莫非自建文帝纵之。燕王无君，建文帝亦不必有叔。如以为叔侄之谊，不忍遽忘，则曷若迎归燕王，让以大位，俾息兵安民之为愈乎？乃既削燕王属籍，废为庶人，又复下诏军前，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坐使燕王放胆，任意横行，无人敢制。且闻败即惧，闻捷即喜，喜怒无常，恩威妄用，当国家多难之秋，顾可若是之胸无定见乎？燕王始终不臣，建文游移失据，成败之机，胥于此分之。故本回以燕王为宾，以建文帝为主，而军事之胜败，尚不过为一种之形容。阅者赏其词，尤当识其意，庶不负作者苦心。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却说何福、平安等，拔营欲走，偏遇燕军薄垒，猝不及防，而且号炮三声，也是燕军所放。燕军并不知何福号令，只因夤夜袭营，鸣炮进攻，可巧与何福号令相合，福军误为自己鸣炮，争欲出走，这真所谓冤冤相凑呢。说明前回情事。燕军趁势乱杀，顿时全营纷扰，人马蹂躏，濠堑俱满。副总兵陈晖，侍郎陈性善等三十余人，或战殁，或被执，连骁将平安，也仓猝马蹶，为燕军获住，只有何福单身逃脱。这次战事，所有南军精锐，悉数伤亡，嗣是一蹶不振。黄子澄闻报大哭道："大事已去，我辈万死，不足赎误国罪名。"你也自悔么？乃上书请调辽兵十万，至济南与铁铉合，截击燕军归路。建文帝准奏，飞饬总兵杨文，调辽兵至直沽。不料又被燕将宋贵，兜头袭击，辽兵皆溃，杨文就擒，并没有一兵一将，得至济南。

燕王遂长驱至泗州，收降守将周景初。安民已毕，往谒祖陵。陵下父老，都来叩见。燕王遍赐酒肉，亲加慰劳。父老皆喜，拜谢而去。燕王即欲渡淮，闻盛庸领马步兵数万，战舰数千，列淮南岸，严阵以待，却也不敢造次进兵，乃遣使至淮安，往见驸马梅殷。只说要进香淮南，恳他假道。梅殷道："皇考有训，禁止进香，不遵先命，便是不孝。"叱使令去。使人返报，燕王大怒，复致书梅殷，略言："本藩出兵到此，为入清君侧起见，天命有归，何人敢阻？不早见机，后悔无及。"殷得书亦愤，竟将来使耳鼻，尽行割去，并语来使道："暂留你口，归报殿下，君臣大义，可不晓得么？"这语回报燕王，燕王无可奈何，另拟取道凤阳。凤阳知府徐安，闻燕王至淮，拆浮桥，匿舟楫，断绝交通。燕军又不能渡。

燕王踌躇一会，想出了一条好计，召邱福，朱能等入帐，密嘱令去，自引军至淮水北岸。指挥将士，舣舟扬筏，张旗鸣鼓，伪作欲渡状。南军对岸瞧着，整备兵械，严装

设防，专待燕军南渡，袭击中流。那知燕军鼓噪多时，并没有一舟一筏，渡越过来。明明有计，盛庸如何不防？南军瞪目遥望，差不多有小半日，各自还营暂息，忽营外喊声骤起，杀到许多燕军，人乱马嘶，吓得南军魂不附体。看官道这支燕军，从何而来？原来是邱福、朱能等，受了密计，带着骁勇数百人，西行二十里，从上流雇了渔舟，偷渡淮水，绕至南军营前，奋勇杀入。盛庸并不预防，还疑燕军飞到，慌忙出帐上马，意图逃走，不意马亦惊跃，反将盛庸掀了下来。庸跌仆地上，手足被伤，几乎不能动弹，亏得手下亲兵，把他扶起，掖登小舟，仓皇遁去。蛇无头不行，兵无主自乱，顿时全营大溃，燕王乘机飞渡，上岸夹击，立将南军扫净，尽获淮南战舰，遂下盱眙，陷扬州，杀死都指挥崇刚，及巡按御史王彬。别遣指挥吴庸，谕下高邮，通泰、仪真等城，遂进营高资港，舣舟江上，旗鼓蔽天。

京师震恐异常，建文帝忙遣御史大夫练子宁，侍郎黄观，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征兵。各镇观望不前，或且输款燕王，有意归附。还有朝上六卿大臣，恐在京遭困，多半吁请出守，以便四逸，京内越觉空虚。建文帝亦越觉惶急，没奈何下诏罪己，暗中恰召还齐泰、黄子澄，商决最后的要策。一误再误胡为乎？方孝孺入奏道："今日事急，且许割地议和，暂作缓兵之计。俟至募兵四集，再决胜负。"此老又出迂谋。建文帝流泪道："何人可使？"孝孺道："不如遣庆城郡主。"建文帝点首，乃以吕太后命，遣郡主往燕营。郡主系燕王从姊，既见燕王，燕王先哭，真耶伪耶？郡主亦哭，彼此对哭一场。燕王方问道："周齐二王何在？"郡主道："周王已召还京师，齐王仍在狱中。"燕王叹息不置。郡主徐申帝意，燕王道："皇考分土，尚不能保，何望割地？且我率兵来此，无非欲谒孝陵，朝天子，规复旧章，请赦诸王，令奸臣不得蒙蔽主聪，我即解甲归藩，仍守臣礼，若徒设词缓兵，今日议和，明日仍战，徒令吾姊往返，反堕奸臣计中，我非愚人，赚我何为？"孝孺迂谋又被燕王一口道破。郡主不便再言，只得告归。燕王送出营外，复语郡主道："为我归谢皇上，我与皇上至亲相爱，并无歹意。只恐未必。但请皇上从此悔悟，休信奸谋！且为传语弟妹，我几不免，赖宗庙神灵，佑我至此。相见当不远了。"是满意语。

郡主还白建文帝，帝复问方孝孺，孝孺道："长江天堑，可当百万兵，陛下不必畏惧。"还是迂谈。言未毕，锦衣卫走报，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琎，徽州知府陈彦回，乐平知县张彦方，永清典史周缙，各率兵来勤王了。建文帝稍稍放心，便一一召见，温言慰勉，令各出屯城外。一面命兵部侍郎陈植，往江上督师。会燕王进军瓜州，命中官狗儿，不愧燕王功狗。偕都指挥华聚，领前哨兵，出浦子口。盛庸、徐辉祖，合兵逆击，杀败狗儿、华聚等。败兵返报燕王，燕王欲议和北还，凑巧次子高煦，引兵到来，燕王大喜，忙出营相见，抚煦背道："世子多疾，转战立功，所赖惟汝。"此语足启高煦夺嫡之心，燕王乱国不足，尚欲传诸高煦耶。高煦闻命踊跃，遂努力来击庸军，庸军小却。会侍郎陈植到营，慷慨誓师，甚至痛哭流涕，可奈军心已变，凭你舌吐莲花，也是没效。都督佥事陈瑄，竟受燕王运动，领舟师往降燕王。还有陈植麾下的金都督，亦欲叛去，植窥破金意，召入诘责，不料反触动彼怒，竟将陈植杀死，率众降燕。燕王问明底细，立诛金都督，且具棺敛植，遣官送葬白石山。权术可爱。于是设祭江神，誓师竞渡。舳舻衔接，旌旗蔽空，微风轻飏，长江

不波，钲鼓声远达百里，南军相率骇愕。盛庸等麾众抵御，未曾交战，已先披靡，燕军前哨登岸，只有健卒数百，来冲庸军，庸军大乱，霎时尽溃。至燕王渡江后，引军穷追，直达数十里。南军除被杀外，统已散逸，单剩盛庸一人一骑，落荒走脱。燕军乘胜下镇江，拟休养数日，进薄京城。

建文帝闻报，徘徊殿廷，束手无策，复召方孝孺商议。孝孺请速诛李景隆，建文不从。廷臣邹公瑾等十八人，闻孝孺言，即拥景隆上殿，各举象笏，没前没后的乱击，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景隆原是可诛，但事已至此，诛亦无益。一班廷臣，攒笏乱击，更失朝仪，可笑可叹！建文帝且喝住众官，只命景隆上前奏对。景隆俯伏丹墀，叩首不已。到了后来，方说出议和二字。亏他想着。建文帝即委任景隆，令与兵部尚书茹瑺，再至燕营议和。两人见了燕王，俱伏地顿首。觍诟无耻。燕王冷笑道："公等来此何干？"景隆接连碰头道："奉主上命，特来乞和，愿割地分南北。"燕王不待说毕，便道："我从前未有过举，无端加罪，削为庶人，公等身为大臣，未闻替我缓颊，今反来作说客么？我今救死不暇，要土地何用？况今割地何名？皇考已明明给我北藩，都由奸臣播弄，下诏削夺，总教缴出奸臣，我便罢兵。天日在上，决不食言！"敢问后来何故篡国？景隆等拜谢回京。建文帝令景隆再赴燕营，只说："罪人已加窜逐，俟拿住后即当缴出。"景隆颇有难色，帝乃令诸王偕行。燕王见诸王到来，开营迎入。诸王具述帝意，燕王道："诸弟试思上言，是真是假？"诸王齐声道："大兄明鉴，想必不谬。"燕王道："我此来但欲得奸臣，余无他意。"遂设酒宴饮。诸王遣使归报。廷臣以燕王不肯议和，多劝帝他徙，暂避兵锋。方孝孺独抗奏道："京城里面，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今宜尽撤城外民居，驱民运木入城，令北军无可依据，彼时将不战自走呢。"迂腐极矣。建文帝依计而行，令民拆屋运木。时方盛暑，居民不愿搬拆，各纵火焚屋，连日不息。孝孺复请令诸王分守都城，帝亦依言，命谷王橞、安王楹率着民兵，分段防守。齐泰、黄子澄，尚欲出外募兵，请命帝前，不待建文准奏，便即自去。泰奔广德州，子澄奔苏州，无非为避难计。建文帝不禁太息道："事出若辈，乃弃朕远遁么？"这叫做罪归于主。正说着，外面已报燕军薄城，建文帝尚召方孝孺问计。孝孺请坚守待援，万一不济，当死社稷。"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帝闻奏，倍加惶急。御史魏冕，踉跄趋入，报称左都督徐增寿密谋应燕，帝尚未信。寻复有人接连入奏，乃命左右拿到增寿，面数罪状，亲自动手，掣出佩刀，把他砍死。怒尚未息，复见翰林院编修程济，跑入殿中，大呼道："不好了，不好了，燕军已入城了！"建文帝道："这么容易，莫非有人内应么？"程济道："谷王橞、李景隆等，开金川门，迎入燕王，所以京城被陷。"建文帝流泪道："罢！罢！朕未尝薄待王公，他竟如此负心，还有何说？"程济道："御史连楹，曾伴叩燕王马前，欲刺燕王，不幸独力难成，反被杀死。"建文帝复道："有此忠臣，悔不重用，朕亦知过，不如从孝孺言，殉了社稷罢。"言毕，即欲拔刀自尽。少监王钺在侧，忙伏奏道："陛下不可轻生，从前高皇帝升遐时，曾有一箧，付与掌宫太监，并遗嘱道：'子孙若有大难，可开箧一视，'自有方法。"程济插口道："箧在何处？"王钺道："藏在奉先殿左侧。"左右闻了此言，都说大难已到，快取遗箧开视。建文帝即命王钺取箧，须臾有太监四人，扛一红箧入殿，这箧很觉沉重，四围俱用

铁皮包裹。连锁心内也灌生铁。当由王钺取了铁锥，将箧敲开，大家注视箧中统疑有甚么秘缄，可以退敌，谁知箧中藏着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连袈裟僧帽僧鞋等物，无不具备，并有剃刀一柄，白银十锭，及朱书一纸，纸中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人从水关御沟出行，薄暮可会集神乐观西房。建文帝叹息道："数应如此，尚复何言？"程济即取出剃刀，与建文祝发。想曾习过剃发司务。吴王教授杨应能，因名符度牒，愿与帝祝发偕亡。监察御史叶希贤道："臣名希贤，宜以应贤度牒属臣。"遂也把发剃下。三人脱了衣冠，披着袈裟，藏好度牒，整备出走。一面命纵火焚宫。顿时火光熊熊，把金碧辉煌的大内，尽行毁去。皇后马氏，投火自尽。妃嫔等除出走外，多半焚死。建文帝痛哭一场。便欲动身。在殿尚有五六十人，俱伏地大恸，愿随出亡。可云难得。建文帝道："人多不便出走，尔等各宜自便。"御史曾凤韶牵住帝衣，且叩头道："臣愿一死报陛下恩。"建文帝也不及回答，麾衣出走。那时誓死相从的，还有九人，从帝至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系内城一矮扉，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伛偻先出，余亦鱼贯出门。门外适有小舟待着，舟中有一道装老人，呼帝乘舟，并叩首称万岁。帝问他姓名，答称："姓王名升，就是神乐观住持。"奇极怪极。且云："昨夜梦见高皇帝，命臣来此，所以舣舟守候。"想是太祖僧缘未满，故令乃孙再传衣钵。帝与九人登舟，舟随风驶，历时已至神乐观，由王升导入观中。时已薄暮，俄见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计得二十二人，由小子按着官衔，编次如左：

兵部侍郎廖平　刑部侍郎金焦　编修赵天泰程济　检讨程亨　按察使王艮　参政蔡运　刑部郎中梁田玉　监察御史叶希贤　中书舍人梁良玉、梁中节、宋和、郭节　刑部司务冯潅　镇抚牛景先、王资、杨应能、刘仲　翰林待诏郑洽　钦天监正王之臣　徐王府宾辅史彬　太监周恕

杨应能、叶希贤等见帝，尚俯伏称臣。建文帝道："我已为僧，此后应以师弟相称，不必行君臣礼了。"诸臣涕泣应诺。廖平道："大家随师出走，原是一片诚心，但随行不必多人，更不可多人，就中无家室牵累，并有膂力可以护卫，方可随师左右，至多不过五人，余俱遥为应援，可好么？"建文帝点首称善。于是席地环坐，由王升呈进夜膳，草草食毕。比御厨珍肴何如？当约定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三人，日随帝侧。应能、希贤称比丘，济称道人，冯潅、郭节、宋和、赵天泰、牛景先、王之臣六人，往来道路，给运衣食。六人俱隐姓埋名，改号称呼。余十数人分住各处，由帝顺便寓居。帝复与诸人计议道："我留此不便，不如远去滇南，依西平侯沐晟。"史彬道："大家势盛，耳目众多，况新主意尚未释，倘或告密，转足滋害，不如往来名胜，东西南北，皆可为家，何必定去云南？"帝随口作答，是夜便寄宿馆中。天将晓，帝足痛不能行，当由史彬、牛景先两人，步至中河桥，觅舟往载。适有一艇到来，舟子系吴江人，与史彬同籍，彬颇相识，问明来意，系由彬家差遣，来探消息。彬大喜，返报建文帝，愿奉帝至家暂避。帝遂出观驾舟，同行为叶、杨、程、牛、冯、宋、史七人，余俱作别，订后会期。及舟至吴江，彬

奉帝还家，居室西偏曰清远轩，帝改名水月观。亲笔书额，字作篆文。越数日，诸臣复至，相聚五昼夜。帝命归省。至燕王即位，削夺逃亡诸臣官衔，并命礼部行文，追缴先时诰敕。苏州府遣吴江邑丞巩德，至史彬家索取诰敕等件，彬与相见，巩德谓建文皇帝，闻在君家，是否属实？彬答言未至，巩德微哂而去。建文帝闻着此言，知难久住，遂与杨叶两比丘，及程道人，别了史彬，决计往云南去了。建文帝好文章，善作诗歌，曾记他道出贵州，尝题诗壁间，留有二律云：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建文去国，京中作何情状，且待下回表明。

燕王渡淮，南京已不可守，此时除议和外，几无别法。然野心勃勃如燕王，岂肯就此议和，解甲归去？郡主之遣，诸王之行，益令燕王藐视。至若李景隆、茹瑺辈，伏地乞怜，更为国羞，尚何益乎？至金川门启，大内自焚，乃有建文出亡之说，红箧留贻，君臣祝发，事属怪诞不经，岂太祖果有先觉，预为乃孙计耶？或谓由青田刘基之预谋。考之正史，基亦无甚奇迹，不过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惟红箧事或属诸子虚耳。乃祖以僧而帝，乃孙由帝而僧，往复循环，殆亦明史中一大异事耶？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却说燕王棣入京后，只魏国公徐辉祖，尚抵敌一阵，兵败出走，此外文武百官，多迎谒马前。燕王接见毕，驰视周、齐二王，相见时互相慰问，涕泪满颐，随即并辔归营，

召集官吏会议。兵部尚书茹瑺，先至燕王前叩头劝进。可丑。燕王道："少主何在？"茹瑺道："大内被火。想少主已经宴驾了。"燕王蹙额道："我无端被难，不得已以兵自救。誓除奸臣，期安宗社，意欲效法周公，垂名后世，不意少主不谅，轻自捐生，我已得罪天地祖宗，那敢再登大位，请另选才德兼备的亲王，缵承皇考大业呢。"得罪是真，辞位是假。茹瑺复顿首道："大王应天顺人，何谓得罪？"言未已，一班文武官僚，都俯伏在前，黑压压跪满一地，齐声道："天下系太祖的天下，殿下系太祖的嫡嗣，以德以功，应正大位。"何功何德？燕王犹再三固辞，群臣固请不已。燕王道："明日再议。"翌晨，群臣又叩营劝进。燕王乃命驾入城，编修杨荣迎谒道："殿下今日先谒陵呢？先即位呢？"也是无聊之言。燕王闻言，即命移驾谒陵，一面令诸将守城，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分别首从，悬赏通缉。至谒陵礼毕，复回京安抚军民，并谕王大臣道："诸王群臣，合词劝进，我实不德，未能上承宗庙，怎奈固辞不获，只得勉徇众志。王大臣等各宜协力同心，匡予不逮！"王大臣等唯唯听命。遂诣奉天殿即皇帝位，受王大臣朝贺。可谓如愿以偿。

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游行都市，信口作歌道："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都人不解所谓，已而道士杳然。至燕王即位，方惊称道士为神，这也不必细表。单说燕王即位，下令清宫三日，诸宫人女官太监，多半杀死。惟前曾得罪建文，方得宽宥。燕王召宫人内侍，询以建文所在。宫人等无从证实，把马皇后残骸，称为帝尸。乃命就灰烬中拨出尸首，满身焦烂，四肢残缺，辨不出是男是女，只觉得惨不忍睹。燕王也不禁垂泪道："痴儿痴儿，何为至此？"试问是谁致之？是时侍读王景在侧，由燕王问他葬礼。王景谓当以天子礼敛葬。燕王点首，便令将马后残尸，敛葬如仪。猫拖老鼠假慈悲。忽有一人满身缟素，趋至阙下，伏地大哭，声震天地。燕王闻着，即喝令左右速拿，当由镇抚伍云，拿住入献。燕王凝视道："你就是方孝孺么？朕正要拿你，你却自来送死。"孝孺抗声道："名教扫地，不死何为？"燕王道："你愿就死，朕偏待你不死，如何？"言讫，命左右带孝孺下狱。原来燕王大举南犯，留僧道衍辅佐世子，居守北平。道衍送燕王出郊，跪启道："臣有密事相托。"燕王问是何事？道衍道："南朝有文学博士方孝孺，素有学行，倘殿下武成入京，万不可杀此人。若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从此断绝了。"虽是器重孝孺，未免言之太过。燕王首肯，记在心里，所以大索罪人，虽列孝孺为首犯，意中恰很欲保全，迫他臣事。且召他门徒廖镛、廖铭等，入狱相劝。孝孺怒叱道："小子事我数年，难道尚不知大义么？"廖镛等返报燕王，燕王也不以为意。

未几欲草即位诏，廷臣俱举荐孝孺，乃复令出狱。孝孺仍衰绖登陛，悲恸不已。燕王恰降座慰谕道："先生毋自苦！朕欲法周公辅成王呢。"孝孺答道："成王何在？"燕王道："他自焚死了。"孝孺复道："何不立成王子？"燕王道："国赖长君，不利冲人。"孝孺道："何不立成王弟？"燕王语塞，无可置词，勉强说道："此朕家事，先生不必与闻。"遁辞知其所穷。孝孺方欲再言，燕王已顾令左右，递与纸笔，且婉语道："先生一代儒宗，今日即位颁诏，烦先生起草，幸勿再辞！"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道："要杀便杀，诏不可草。"燕王也不觉气愤，便道："你何能遽死？就使你不怕死，独不顾九族么？"孝孺厉声道："便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说至此，复拾笔大书四字，掷付燕王道："这便是你的

草诏。”燕王不瞧犹可，瞧着纸上，乃是“燕贼篡位”四字，触目惊心，然孝孺也未免过甚。不由的大怒道：“你敢呼我为贼么？”喝令左右用刀抉孝孺口，直至耳旁，再驱使系狱。诏收孝孺九族，并及朋友门生，作为十族。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毫不一顾，遂一律杀死。旋将孝孺牵出聚宝门外，加以极刑。孝孺慷慨就戮，赋绝命词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孝孺弟孝友，亦被逮就戮，与孝孺同死聚宝门外。临刑时，孝孺对他泪下，孝友口占一诗道：“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都人称为难兄难弟。可惜愚忠。孝孺妻郑氏，及二子中宪、中愈，皆自经。二女年未及笄，被逮过淮，俱投河溺死。宗族亲友，及门下士连坐被诛，共八百七十三人，廖镛、廖铭等俱坐死。灭人十族，不愧燕贼大名。

齐泰、黄子澄先后被执，由燕王亲自鞫讯，两人俱抗辩不屈，同时磔毙。还有兵部尚书铁铉，受逮至京，陛见时毅然背立，抗言不屈。燕王强令一顾，终不可得，乃命人将他耳鼻割下，爇肉令熟，纳入铉口，并问肉味甘否？自古无此刑法。铉大声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燕王益怒，喝令寸磔廷中。铉至死犹骂不绝口，燕王复令人舁镬至殿，熬油数斗，投入铉尸，顷刻成炭。导使朝上，尸终反身向外。嗣命人用铁棒十余，夹住残骸，令他北面，且笑道：“你今亦来朝我么？”一语未完，镬中热油沸起，飞溅丈余，烫伤左右手足。左右弃棒走开，尸身仍反立如前。不愧铁铉。燕王大惊，乃命安葬。户部侍郎卓敬，右副都御史练子宁，礼部尚书陈迪，刑部尚书暴昭、侯泰，大理寺少卿胡闰，苏州知府姚善，御史茅大芳等，皆列名罪案，陆续逮至，彼此不肯少屈，备受惨毒，不是击齿，就是割舌，甚且截断手足，到了杀死以后，还要灭他三族。他如太常少卿廖升，修撰王艮、王叔英，都给事中龚泰，都指挥叶福，衡府纪善周是修，江西副使程本立，大理寺丞邹瑾，御史魏冕，皆在燕王攻城时，见危自杀。又有礼部尚书陈迪，户部侍郎郭任，礼部侍郎黄观，左拾遗戴德彝，给事中陈继之、韩永，御史高翔、谢升，宗人府经历宋征，刑部主事徐子权，浙江按察使王良，漳州教授陈思贤等，先后死难。既而给事中黄钺，赴水死，御史曾凤韶，自经死，王度谪戍死，谷府长史刘璟，刘基次子下狱死，大理寺丞刘端，被捶死，中书舍人何申，呕血死，小子也述不胜述，但就死事较烈的官僚，录写数十人。最奇怪的是东湖樵夫，姓氏不传，每日负柴入市，口不二价，一闻建文自焚，竟伏地大恸，弃柴投湖，这统叫作壬午殉难的忠臣义士。建文四年，岁次壬午，故称壬午殉难。惟左佥都御史景清，平时倜傥尚大节，至燕王即位，闻他重名，令还旧任，他仍受命不辞，委蛇朝右。有人从旁窃笑，说他言不顾行，偷生怕死，他也毫不为意。迁延至两月余，钦天监忽奏称异星告变，光芒甚赤，直犯帝座。燕王颇为留意。八月望日，燕王临朝，蓦见景清衣绯而入，未免动疑。朝毕，景清忽奋跃上前，势将犯驾，燕王立命左右将他拿下，搜索身旁，得一利刃，便叱问意欲何为？清慨然道：“欲为故主报仇，可惜不能成事。”燕王大怒，把他剥皮。清含血直喷御衣，谩骂至死，骨肉被磔，悬皮长安门。一日，燕王出巡，驾过门右，所悬的皮，自断绳索，扑向燕王面前。燕王很是诧异，立命取皮付火。既而昼寝，梦清仗剑入宫，突然惊觉，愤愤道：“何物鬼魂，还敢作祟？”随

令夷灭九族，辗转牵连，称为瓜蔓抄，株累甚众，村落为墟。淫刑以逞，何苦乃尔？自是建文旧臣，除归附燕王外，死的死，逃的逃，只魏国公徐辉祖，与燕王为郎舅亲，燕王不忍加诛，亲自召问。辉祖垂泪，不发一言，似受教桃花夫人，不免太怯。遂命下法司审治，迫他引罪自供。辉祖不言如故，惟索笔为书，写着"父为开国功臣，子孙免死"数字。难辞偷生之诮。燕王览后，越加动怒，转念他是元勋后裔，国舅至亲，究应特别从宽，只削爵勒归私第。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进爵定国公，子孙世世袭爵。一来是悯他被杀，二来是令继中山。徐达封中山王，曾见前文。燕王又想到驸马梅殷，尚驻兵淮上，未免可虑，遂迫令宁国公主，啮指流血，作书招殷。殷得书恸哭，并问建文帝下落。来使答言出亡。殷喟然道："君存与存，我且忍死少待。"乃偕来使还京。燕王闻殷至，下殿迎劳道："驸马劳苦。"殷答道："劳而无功，徒自汗颜。"燕王默然，心中很是不乐，只因一时不便加罪，且令归私第，慢慢儿的设法，事见下文。直诛其隐。

且说燕王怀恨建文，始终未释，乃下诏革去建文年号，凡建文中所改政令条格，一概废去，仍复旧制。且追夺兴宗孝康皇帝庙号，仍谥懿文太子，迁太后吕氏至懿文陵，废兴宗子允熥、允熞为庶人，禁锢凤阳。只兴宗少子允熙，令随母居陵，改封瓯宁王，奉太子祀。四年后邸中被火，允熙暴卒，或疑为燕王所使，未知是否。建文帝长子文奎，曾立为皇太子，至是年才七龄，燕王遍觅不得，大约是随后马氏，投入火中。少子文圭，只二岁，时尚未死，幽住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自命为周公者，乃作此举动乎？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为永乐元年，大祀天地于南郊，颁即位诏，大赦天下。命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同入直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之名自此始。参预机务亦自此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依然是升平盛世了。语带讽刺。后来燕王棣庙号成祖，史家都称他成祖皇帝，小子也不得不依样称呼，改名燕王为成祖。言下有不满意。且燕王即位有日，至是始呼成祖，寓贬之意益见。成祖复大封功臣，公爵二人，侯爵十四人，伯爵亦十四人，叙次如下：

邱福淇国公	朱能成国公	张武成阳侯	陈珪泰宁侯	郑亨武安侯	孟善保安侯
火真同安侯	顾成镇远侯	王忠靖安侯	王聪武成侯	徐忠永康侯	张信隆平侯
李远安平侯	郑亮成安侯	房宽思恩侯	王宁永春侯	徐祥兴安伯	徐理武康伯
李浚襄城伯	张辅信安伯	唐云新昌伯	谭忠新宁伯	孙岩应成伯	房胜富昌伯
赵彝忻城伯	陈旭云阳伯	刘才广恩伯	王佐顺昌伯	茹瑺忠诚伯	陈瑄平江伯

前此战死将士，尽行追封。周、齐、代、岷四王，统复原爵，各令归国。谷王橞以开门功，厚加赏赐，改封长沙。唯宁王权被诱入关，曾由成祖面许，事成后当平分天下。及成祖即位，搁置不提，但把他留住京师。想是贵人善忘。宁王权也不敢争约，只因大宁残破，势无可归，乃上书乞徙封苏州。成祖不许，权复乞徙封钱塘，又不许。两地逼近南京，所以成祖不许。宁王屡不得请，竟屏去从兵，只与老中官数人，偕往南昌，卧病城楼，久不还京。成祖乃把南昌封他，就布政司署为王邸，瓴甋规制，一无所更。权亦自是韬晦，唯构精庐一区，读书鼓琴，不问外事，才得保全性命。总算明哲保身。

成祖立妃徐氏为皇后，后系徐达长女，幼贞静，好读书，册妃后，孝事高皇后。高

皇后崩，后蔬食三年。至靖难兵起，世子高炽居守，一切部署，多由后悉心规划。及立为皇后，上言："南北战争，兵民疲敝，此后宜大加休息，所有贤才，皆高皇帝所遗，可用即用，不问新旧。"成祖深为嘉纳。当追封徐增寿时，后又力言椒房至戚，不应加封，成祖不从，竟封定国公，命子景昌袭爵。后闻命，以意所未愿，竟不致谢。悍如成祖，有此贤后，也是难得。成祖也不加诘责。惟成祖三子，统系后出，后位既定，应立太子，高煦从战有功，不免自负，意图夺嫡，暗中运动淇国公邱福，驸马王宁，密白成祖，请立高煦。成祖亦以高煦类己，有意立储，独兵部尚书金忠，力持不可。金忠由道衍所荐，随军占卜，迭有奇验，应二十一回。至是已任职兵部，恰援古今废嫡立庶诸祸端，侃侃直陈，毫不少讳。守经立说，不得目为江湖人物。成祖颇信任金忠，因此左右为难，不能骤决。是时北平已改称北京，设顺天府，仍命世子高炽居守。高煦随侍南京，设谋愈亟。金忠知不利太子，尝与解缙、黄淮等，说及此事，共任调护。会成祖以建储事宜，问及解缙。解缙应声道："皇长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成祖不答。缙又顿首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宁不顾及好圣孙么？"原来成祖已有长孙，名叫瞻基，系世子高炽妃张氏所生。分娩前夕，成祖曾梦见太祖，授以大圭，镌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大字，成祖以为瑞征。既而弥月，成祖抱儿注视，谓此儿英气满面，足符梦兆，以此甚为钟爱。及成祖得国，瞻基年已十龄，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成祖又誉不绝口。解缙察知已久，遂提及长孙瞻基，默望感动主心。可谓善谏。成祖果为所动，惟尚不能决定。隔了数日，成祖出一虎彪图，命廷臣应制陈诗。彪为虎子，图中一虎数彪，状甚亲昵，解缙见图，援笔立就，呈上成祖。成祖瞧着：乃是一首五绝，其诗道：

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瞧毕，不禁暗暗感叹。究竟世子得立与否，且看下回续表。

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燕王任情屠戮，考诸历史，即暴如桀纣，亦不至若是之甚。一代忠臣义士，凌夷殆尽，而懿亲如徐辉祖、梅殷，亦不肯轻轻放松，甚至兄嫂之尊，亦视若仇雠，贬死侮生，不顾后议。惟于党恶诸臣，则不问是非，悉加封赏，翘首天阍，胡为使此阴贼险狠之叛王，得享其成耶？本回详叙死难诸臣，旌之也。历叙封赏诸臣，愧之也。后文立储一段，几又启骨肉相争之祸，微金忠、解缙之力谏，则喋血萧墙，燕王将及身见之矣。不令燕王得见此祸，吾犹恨天谴之未及也。昭昭者天，梦梦者亦天，读此回令人感慨无穷。

第二十七回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却说成祖得解缙诗，知他借端讽谏，心中很是感叹。寻复问及黄淮、尹昌隆等，大家主张立嫡，乃决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高煦封汉王，高燧封赵王。煦应往云南，燧应居北京，燧本与太子留守北平，奉命后没甚异议，独高煦怏怏不乐，尝对人道："我有何罪？乃徙我至万里以外。"于是逗留不行。成祖恰也没法，暂且听他自由，后文再表。

单说成祖杀戮旧臣，不遗余力，只盛庸留镇淮安，反封他为历城侯。想由前时屡纵燕王，因此重报。李景隆迎降有功，加封太子太师，所有军国重事，概令主议。导臣不忠，莫妙于此。又召前北平按察使陈瑛，为副都御史，署都察院事。瑛滁州人，建文初授职北平，密受燕府贿赂，私与通谋，为佥事汤宗所劾，逮谪广西，至是得成祖宠召，好为残刻，遇狱事，往往锻炼周纳，牵连无辜。狱囚累累，彻夜号冤，两列御史掩泣，瑛独谈笑自若，且语同列道："此等人若不处治，皇上何必靖难。"因此忠臣义士，为之一空。未几，又诬劾盛庸心怀异谋，得旨将盛庸削爵，庸畏惧自杀。不死于前，而死于后，死且贻羞。耿炳文有子名璿，曾尚懿文太子长女，建文帝授为驸马都尉，成祖入京，璿称疾不出，坐罪论死。炳文自真定败归，郁郁家居，瑛又与他有隙，捕风捉影，只说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这一语奏将上去，正中成祖皇帝的猜忌，立饬锦衣卫至炳文家，籍没家产。炳文年将七十，自思汗马功劳，徒成流水，况复精力衰迈，何堪再去对簿，索性服了毒药，往地下寻太祖高皇帝，替他执鞭去了。语冷而隽。李景隆做了一年余的太师，也由瑛等联结周王，劾他谋逆，遂致夺职，禁锢私第，所有产业，悉数归官。这却应该。

自此陈瑛势焰愈盛，迎合愈工，忽想到驸马梅殷，与成祖不协，应前回。遂又上了一道表章，略称殷畜养亡命，与女秀才刘氏朋邪诅咒等情。成祖即谕户部尚书，考定公侯伯驸马仪仗人数，别命锦衣卫执殷家人，充戍辽东。至永乐三年冬季，召殷入朝，都督谭深，指挥赵曦，奉成祖命，迎接殷驾，并辔至笪桥下，竟将殷挤入水中，殷竟溺死。谭赵二人非密授成祖意旨，安敢出此？谭赵二人，返报成祖，只说殷自投水，成祖不问。其情愈见。偏都督同知许成，备知二人谋杀底细，原原本本，据实陈奏。成祖不便明言，只得将谭赵二人逮系，命法司讯实惩办，那时宁国公主，闻着凶耗，竟趋入殿中，牵衣大哭，硬要成祖赔他驸马。这一着颇是利害。成祖好言劝慰，公主只是不受，一味儿乱哭乱撞，还是徐皇后出来调停，好容易劝他入宫，一面启奏成祖，立诛谭、赵，并封他二子为官，算做偿命的办法。成祖不好不从，即封他长子顺昌为中府都督同知，次子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并命把谭深、赵曦限日正法。两人真十足晦气。一面遣中官送归公主，为殷治丧，赐谥荣定，特封许成为永新伯。偏他恰是交运。梅殷麾下，有降人名瓦剌灰，事殷有年，很是忠诚，殷死后终日恸哭。至谭、赵伏法时，他却伏阙呼吁，请断二人手足，并剖肠挖心，祭

奠阴灵。成祖本已心虚，又不好不从他所请。瓦剌灰叩头谢恩，趋出朝门，立奔法场，把谭赵二人的尸首，截断四肢，又破胸膛，挖出鲜血淋淋的一副心肠，跑至梅殷墓前，陈着祭案，.叩头无数，且大哭了一场；随解下衣带，套颈自缢，一道忠魂，直往西方。不没义仆。宁国公主，至宣德九年始殁，这且搁下不提。

且说皇太子高炽，奉命南来，将职务交与高燧，自偕僧道衍等趋入京师。成祖见了高炽，不过淡淡的问了数声，及道衍进谒，恰赐他旁坐，推为第一功臣，立授资善大夫，及太子少师，并命复原姓，呼为少师而不名。好一个大和尚。道衍舞蹈而出，扬扬自得，至长洲探问亲旧，大家以道衍贵显，多半欢迎，独同产姊拒不见面，道衍不禁惊异，硬求一见。姊使人出语道："我的兄弟曾做和尚，不闻有什么太子少师。"是一个奇妇人。道衍没法，改易僧服，仍往见姊。姊仍拒绝，经家人力劝，方出庭语道衍道："你既做了和尚，应该清净绝俗，为甚么开了杀戒，闯出滔天大祸，害了无数好人？目今居然还俗，来访亲戚，人家羡你贵显，我是穷人，不配做你的阿姊。你去罢！休来歪缠！"快人快语，我读至此，应浮一大白。道衍不敢与辩，反被他说得汗流满面，踉跄趋出，惘惘然去访故友王宾。宾亦闭门不纳，但从门内高声道："和尚错了，和尚错了！"八字足抵一篇绝交书。道衍乃归京，以僧寺为居宅，除入朝外，仍着缁衣。成祖劝他蓄发，不受命；赐第及两宫人，亦皆却还。至永乐十七年乃死，追封荣国公。

先是太祖在日，严禁宦官预政，在宫门外竖着铁牌，为子孙戒。建文嗣位，待遇内侍，亦从严核。至靖难兵起，宦官多私往燕营，报知朝廷虚实，应二十四回。所以成祖得决计南下，攻入京师。即位后封赏既颁，宦官等尚嫌不足，弄得成祖无可设法。所谓小人难养。会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等，出镇贵州、广西、辽东、宁夏诸边，乃命有功的宦官，与他偕行，赐公侯服，位诸将上。既而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等处，亦各遣宦官出使，侦察外情。宦寺专横，实自此始。寻复派宦官郑和，游历外洋，名为宣示威德，实是踪迹建文。原来建文帝出亡云南，驻锡永嘉寺，埋名韬晦，人无从知，成祖疑他出亡海外，因命郑和出使，副以王景和等，特造大船六十二艘，载兵士三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沿海而南，经过浙闽两粤，直达占城。占城在交趾南，距南洋不远，当时地理未明，还道是由东至西，可以算作西洋，并呼郑和为三保太监，所以有三保太监下西洋之说。注释明晰。

郑和等既到占城，并不见有建文帝形迹，暗想建文无着，未免虚此一行，不如招致蛮方，令他入贡，方不负一番跋涉。当下与王景和等商议，决意遍历诸邦，自占城南下，直至三佛齐岛国。这岛系广东南海人王道明所辟，道明出洋谋生，得了此岛，开创经营，遂成部落，自为酋长。后为邻岛爪哇所灭，改名旧港。海盗陈祖义，又将爪哇兵民逐去，据有此地，南面称王。郑和到了旧港，别遣王景和等，率舟二十余艘，往谕爪哇婆罗洲，自领随从百人，往见祖义，并传大明天子命令，赐给金帛。祖义闻得厚赏，自然出迎，设酒款待，一住数日，郑和便劝他每岁朝贡。看官！你想这陈祖义是积年大盗，只知利己，不知利人，起初闻有金帛颁来，喜出望外，因此出迎郑和，嗣闻要他年年进贡，那里肯割舍方物？便即出言拒绝。郑和拂袖而出，回至船上，点齐兵士，往攻祖义。祖义也出

来抵敌，究竟乌合之众，不敌上国之兵，战不多时，败北而逃。郑和据住海口，与他相持。祖义穷蹙得很，遣人至邻岛乞援。不意爪哇婆罗洲各岛，已受王景和诏谕，归服明朝。去使懊丧归来，祖义越加惶急，入夜潜逃，偏被郑和探悉情形，四面布着伏兵，一俟祖义出来，把他团团围住。祖义只乘一小舟，带了三十余人，那里还能抵敌？眼见得束手就缚，俘献和前。问你再要金帛否？和便领兵上岸，直入岛中，召集居民，宣示祖义罪状，命他另举一人，作为岛主，按时入贡，永为大明属地。岛民顿首听命，和遂押解祖义，退出岛外。再向尼科巴、巴拉望、麻尼拉等处，宣扬诏命，示以罪犯，远近震慑，纷纷归附，多愿随和入贡。

和乃回京报命，一次出洋，算是得手。成祖大喜，又命他载着金帛，遍赐归化诸邦。一帆出海，重至外洋，自三佛齐国以下，统优礼相待，奉若神明。郑和给赏已毕，复发生奇想，纵舟西航。颇有冒险性质。烟波浩渺，海水苍茫，凭着一路雄风，直达西方的锡兰国。锡兰也是一岛，孤悬海表，岛中气候极热，不分冬夏，草木蕃盛，禽兽孳生。居民多系巫来由种，酋长叫作亚列苦柰儿，郑和到此，亚列苦柰儿恰也出迎，又是一个陈祖义。引和遍观猛兽，曲示殷勤。原来亚列苦柰儿，喜蓄虎豹狮象，遇着闲暇，辄弄狮为乐，居民得罪，便投畀虎豹，任他争食。郑和不知底细，经亚列苦柰儿，与他说明，才觉惊异起来。越日，亚列苦柰儿复请和观狮斗，和恐他怀有异心，托疾不往，遣人探视，果得亚列苦柰儿狡情，意欲嗾狮噬和，和遂潜身遁去。看官阅此，或疑和在异域，语言不通，如何能察悉异谋？这是情理上应该表明。原来隋唐以后，已有我国商船，往来南洋，能通蛮语，此次郑和出使，即雇商人为向导，彼此语言，由他翻译，所以外域情形，不难侦悉。亚列苦柰儿自知谋泄，即发兵民数千，追捕郑和。和已早至舟中，运兵登陆，准备厮杀。亚列苦柰儿不识好歹，与他搏斗，有败无胜。后来又放出虎豹狮象，作为前驱，来冲和军。和军备有巨炮，轰将过去，这种虎豹狮象，忍不住苦痛，望后奔逸，反冲扰亚列苦柰儿的兵民。亚列苦柰儿大败逃归，和军乘胜进击，如入无人之境，不一日捣破巢穴，生擒亚列苦柰儿，几似三国演义中之木鹿大王，但彼系虚造，此实真事。并将他所有妻子，一古脑儿捉来，二次又得手了。槛送到京。成祖越加喜慰，至郑和谒见时，慰劳备至，厚给赏赐。

郑和休息数月，又自请出洋，成祖自然准奏，驾轻就熟，往至南洋一大岛中。这岛叫作苏门答腊，也有国王世子，世子名叫苏干利，得罪国王，将他下狱。世子的爪牙心腹，没命的跑至海口，适值郑和到来，与他相遇，他便一一详告，和遂乘机出兵，助他一臂。那时内应外合，岛中大乱，国王不能支持，立即远飏。苏干利出狱为王，和令他称臣入贡，苏干利恰又不允。和怒道："忘恩负义，如何立国？"遂麾兵进薄王宫，宫墙高峻得很，仿佛似一座大城，苏干利募兵固守，急切不能攻下。和四面布兵，把王宫围得水泄不通，宫中无粮可食，无水可汲，只有数十头牲畜，宰杀当粮，也不足一饱。苏干利无法可施，不得已夺门逃走，和军掩杀过去，顿将他一鼓擒住。当下抚定岛民，别立新主，与他订了朝贡的约章，然后敛兵退出，转至邻近各岛，无不望风投诚，愿遵约束。和复西南航行，绕出好望角东北，直至吕宋。吕宋国王，亦奉币称臣，然后还京。郑和三次出洋，屡擒番酋，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仑布。

后来复屡往南洋，直至七次，有一次骤遇飓风，天地为昏，波涛汹涌，和所率六十余船，多半漂去，等到日暮风息，只剩了十多艘，所失不可胜计。惟成祖好大喜功，因郑和出洋以后，虽不获踪迹建文，却能使南洋各国，尽行归化，也要算他是一位佐命功臣，一切耗失，悉数不问。南洋商民，欣羡中国货物，多来互市，中国东南海中，尝有番舶出没，自是航路日辟，交通日盛，渐渐的成为华洋通商时代了。

这时候的安南国，适有内乱，又惹起一场南征的兵事来，说来话长，小子且略叙本末，方好说到战事。安南古名交趾，元时曾服属中国。洪武初，国王陈日煃，遣使朝贡，得太祖册封，仍使为安南国王。日煃卒，兄子日熞嗣位，熞兄叔明，弑熞自立，复遣使入贡明廷。廷臣以王名不符，请旨斥责，叔明乃上书谢罪，愿让位于弟日煓。日煓忽殂，弟日炜嗣。煓炜相继为王，暗中大权，实仍由叔明把持。叔明与占城构兵数年，战争不息，其女夫黎季犛，颇有智勇，击退占城兵，与叔明并执国政。叔明病死，季犛独相，竟弑了国王日炜，别立叔明子日焜。未几，又将日焜弑死，并将他二子颙窦，陆续杀毙，遂大戮陈氏宗族，立子苍为皇帝，自为太上皇，诈称系舜裔胡公满后人，国号大虞，纪元天圣。想只知一胡公满，故不惮改黎为胡。适值成祖即位，竟上表称贺，季犛改名胡一元，苍改名为䓍，且诡言陈氏绝后，䓍是陈甥，为众所推，权署国事。成祖亦防他是诈，传谕安南国陪臣耆老，询明陈氏有无后嗣？胡䓍遣使还奏，仍照前言，成祖乃循例加封。不意安南旧臣裴伯耆。诣阙告难，接连是故王日煃弟天平来奔，请兵复仇，成祖立遣使赴安南，责问胡䓍篡弑罪状。胡䓍乃与父商议，想出一条调虎离山的计策，愿请陈天平归国，成祖信为真言，命都督佥事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岩，率兵五千，护天平南归。既到芹站，山路奇险，林菁丛深，军行不得成列，突遇伏兵四起，鼓噪而前，天平不及防备，被他杀死。薛岩亦遇害。黄中、吕毅，夺路窜还，才得保全首领。当下拜表至京，恼动了成祖皇帝，遂发大兵八十万，命成国公朱能等。祃牙南征，正是：

不殊汉武开边日，犹是元廷黩武时。

欲知南征情状，且至下回再详。

本回前段是承接上文，大意已见前评，惟梅殷溺死，显系谭深、赵曦，默承上意而为之。成祖之刻，于此益见。诛谭赵，官梅殷二子，只足以欺妇人，不足以欺后世。且薄待懿亲，重用阉寺，酿成一代厉阶，更为失德之尤。呜呼成祖！倒行逆施，不及身而致乱，其殆侥有天幸乎？后半叙郑和出使事，虽宣威异域，普及南洋，为中国历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属诸阉人，亵渎国体，毋亦太甚。且广赍金帛，作为招徕之具，以视西洋各国之殖民政策，何其大相径庭耶？人称郑和为有功，吾独未信。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却说成国公朱能，受命为征夷大将军，统师南行，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副，以下共有二十五将军，及兵士八十万，分道并进。一军出广西，一军出云南。朱能到了龙州，得病身亡，有旨以张辅升任。辅自广西出兵，进破隘留、鸡陵二关，南抵芹站，搜捕伏兵，造桥济师。沐晟亦由蒙自进军，拔木通道，斩关夺隘，立营白鹤江，遣使至张辅军，约期相会。胡奃闻明军入境，派兵四驻，依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四川，树栅筑寨，绵长九百里。且沿江置桩，尽取国中舟舰，排列桩内，所有江口，概置横木，严防攻击。张辅入次富良江，命骁将朱荣，往嘉林江口，击破敌兵，再进至多邦隘。沐晟亦沿洮江北岸，与多邦隘对垒，两军南北列峙，互为声援。

多邦隘已设土城，很是高峻，城下设有重濠，濠内密置竹刺，濠外多掘坎地，守具严备，人马如蚁。张辅下令军中道："安南所恃，莫若此城。此城一拔，便如破竹。大丈夫报国立功，就在今日，若能先登此城，不惮重赏。"从张辅口中述多邦隘之险要。将士踊跃听命。辅复以夜为期，是夜四鼓，遣都督佥事黄中，率锐骑数千，舁着攻具，衔枚疾走，越重濠，架云梯，缘城而上。指挥蔡福等先登，诸军后继，霎时间万炬齐明，铜角竞响，敌兵仓皇失措，矢石不得发，皆退走城下。蔡福入城破扉，放入大军，与敌兵巷战起来。敌驱大象出阵，尽力冲突，几不可当，谁知张辅军中，忽拥出无数猛狮，两旁护着神铳，随狮进去，接连击射。大象见了猛狮，立即返奔，自相蹴踏，又被一阵铳击，害得人象并仆，血肉模糊。敌酋梁民猷、祭伯乐等，同时被杀，余众半死半逃，由辅军穷追数十里，斩馘了好几万名。

看官听着！这象阵是南方惯习，倒也没甚希奇，唯张辅阵中，如何得了许多猛狮？几令人莫名其妙。实在大象是真的。猛狮是假的。张辅身在军中，早探悉城栅中间，列有象阵，暗地里裂布绘狮，蒙在马上，一俟象阵冲来，便将假狮突出。究竟象是畜类，不知真假，蓦见狮至，尽皆却走。就是蒙马虎皮的法儿。辅军因获大胜，长驱薄东西两都。东都即古龙编城，西都即古九真城。张辅、沐晟至东都，一鼓即下，遣参将李彬向西都。西都守将，亦闻风遁去。三江州县，次第归降。辅晟两军，复节节进剿，连败敌兵。到了胶水县闷海口，地势溽暑，不便驻兵，敌众却负嵎自固，辅与晟商定秘计，佯为退师，至咸子关，令都督柳升驻守，大军竟退至富良江。果然敌舰纷来，佐以步卒，水陆兵不下数万，辅麾兵回击，大败敌众，斩首无算，江水为赤。又南追入闷海口，季犛父子，仅率数小舟，向海门泾遁去。适遇水涸，弃舟登岸，辅等率舟师追至，被胶不得前，忽天大雷雨，水涨数尺，各舟毕渡。咸称天助，乃飞檄柳升夹攻，水陆并进。直至奇罗海口，由柳升部下王柴胡，擒住季犛及其子澄。次日，土人武如卿，亦缚献黎苍，及苍子芮，并

苍臣黎季猎等，于是安南悉平。

辅奏称安南本中国地，陈氏子孙，已被黎氏戮尽，无一孑遗，不若改为郡县，如中国制，或得一劳永逸云云。成祖准奏，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设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卫十二，所一，市舶司一，改鸡陵关为镇彝关，以尚书黄福兼布按二司，都督吕毅为都司，黄中为副。布置已定，先由都督柳升，槛送黎季犁父子至阙前。成祖御奉天门受俘，置季犁及子苍于狱，赦澄及芮。既而出季犁戍广西，释苍居京师，封张辅为英国公，沐晟为黔国公，所有将士，封赏有差。凯奏时，饮至受赏，成祖且亲制平安南歌，作为宠锡，这是永乐六年春间事。不遗年月。

孰料由春至秋，仅历半年，安南复乱，免不得又要劳师。夷性难驯。先是明军至安南，陈氏故官简定出降，随征黎氏，颇得战功。嗣因安南平定，不复立陈氏后，心中不服，乘间脱逃至化州，联合群盗邓悉等，自称日南王，国号大越。乘大军北还，出攻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要道。简定对于陈氏，不可谓不忠，但反抗明朝，未免不度德，不量力。诸州县相率响应，黎氏余党，亦多往附。内有陈季扩、邓景异等，尤称猖獗。交趾布政司黄福，飞奏至京，亟请增兵。成祖立命黔国公沐晟，发兵数万，由云南出征。且令兵部尚书刘儁，往赞军事。沐晟率军南下，至生厥江，与简定相遇，彼此交锋，简定佯败却走。刘儁等驱军追赶，不防陈季扩、邓景异等，两路杀出，冲动阵势，竟致大乱。刘儁马蹶被执，都督吕毅，及布政使参政刘昱等皆战死。这是狃胜而骄之故。沐晟仓猝收军，计已伤亡万人，没奈何奏报败状。成祖也出了一惊，只好再请出英国公张辅，令他前往。又命清远侯王友为副帅，率师二十万启行。这边尚在中途，那边情形又变，简定为陈季扩所逼，将王位让与季扩，自称上皇。季扩系蛮人，诡托陈氏后裔，号召全国。蛮人有何知识，信以为真，大众趋附，势愈猖獗。邓景异恰进攻盘滩，守将徐政阵亡。沐晟沿边固守，专待辅军到来。至永乐七年秋季，辅军方至，进薄咸子关。安南兵联舟蔽江，不下千艘，辅饬各军乘风纵火，猛烧敌舰。敌众惊溃，溺死无算。生擒敌目二百余人，获船四百余艘。邓景异等登岸狂奔，辅麾军追杀，景异返身接仗，各用短兵相击，又敌不过辅军，败投季扩。季扩自称陈氏后人，上书乞封，辅拒绝不受，进军清化，季扩远遁。简定迟了一步，不及远行，但匿迹美良山中。辅军入山搜寻，见简定缩做一团，当即牵出，送入大营。辅遂将简定槛送京师，至即伏法。再进军追陈季扩等，至冻潮州，生擒季扩党羽范友、陈原卿等二千人，悉数坑死，筑尸为京观。

会有朝使驰至，召辅还京，留沐晟镇守。辅引军自归，晟复追陈季扩至灵长海口，击败敌众。季扩穷蹙，奉表乞降。成祖以师劳日久，姑从所请，谕令季扩为交趾右布政使，季扩阳为受命，阴仍四掠，乃复令张辅往讨。辅至安南，严申军令，都督佥事黄中，违命不顺，立斩以徇，众皆股栗，相率用命。于是与沐晟合军，决计平寇，越月常江，渡神投海，过西心江，至爱子江，所有沿途敌众，尽行扫荡。敌将阮师桧，以象阵来攻，辅亲为前驱，连发二矢，一矢将象奴射落，再矢将象鼻射破，象惊跃四散，敌众大愕。前用象阵，为辅所败，至此复用象阵，真是呆鸟。经辅军乘势掩击，顿将敌兵冲成数截，乱斫乱剁，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阮师桧窜入深山，由辅率将校徒步入捕，竟得寻获。邓景异也

在山中，一并拿住，立刻磔死。陈季扩出走老挝，都指挥师祐蹑迹穷追，攻破老挝三关，蛮人溃散。只剩陈季扩及妻妾数人，生絷以归。辅命囚解至京，双双斩首。与妻妾同时伏法，可谓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自辅三下安南，三擒伪王，威震蛮服，无不畏怀。成祖暂命留守交趾，南陲得以无事。

小子且把南方搁下，再叙及北方时事。从前元嗣主脱古思帖木儿，为明将蓝玉所破，败走喀喇和林，应十九回。至土拉河畔，为长子也速迭儿所弑，部众不服，相率离散。是时蒙古疏族帖木儿，方平定中央亚细亚，统辖西域诸汗国，略印度，破埃及，声势大震。元初分封诸王，西北一带，有察合台、窝阔台、伊儿、钦察四汗国。窝阔台国，先亡，余汗亦次第衰微。帖木儿起自察合台国，并有各地，参阅作者《元史演义》便见详情。闻元嗣为明军所逼，窜走一隅，不禁愤怒起来，遂招集残元部众，大举东征，竟欲恢复中原，统一世界。好大志向。军报直达南京，成祖忙饬西宁卫守将宋晟，统率陕甘各军，加意守御。幸帖木儿在道病殁，西徼少安。帖木儿子孙争位，无暇及明，蒙族终致不振。也速迭儿篡位后，国中弑戮相寻，数传至坤帖木儿，又为臣下鬼力赤一作郭勒齐。所弑，自去蒙古国号，别称鞑靼可汗。元室改号鞑靼，以此为始。部民以鬼力赤并非元裔，多不从命。元太祖弟溯只后裔阿噜台乘间杀鬼力赤，迎立坤帖木儿弟本亚失里为汗，自为太师，号召四方，渐臻强盛。鞑靼西边有瓦剌部，为元臣猛可帖木儿后裔，与鞑靼不睦，酋长叫作玛哈木，成祖起兵北平，曾防玛哈木内袭，与他通和。及入京为帝，封玛哈木为顺宁王。玛哈木恃有内援，遂常与鞑靼为难。借他人以敌同族，玛哈木也是失算。阿噜台往击瓦剌，反为所败。成祖闻他互相仇杀，亦欲乘此机会，收服鞑靼。永乐六年，特遣降臣刘铁木儿不花，持着玺书，并织锦文绮等物，往抚鞑靼汗本雅失里，本雅失里不受命。越年，又遣给事中郭骥往谕，竟为所杀。成祖不便罢手，遂授淇国公邱福为征虏大将军，偕王聪、火真、王忠、李远等，统兵十万，北征鞑靼。一面先谕瓦剌部，出兵夹攻。瓦剌部酋玛哈木，不待邱福兵至，已袭破鞑靼都城。本雅失里与阿噜台，徙居胪朐河旁。

邱福一至，探悉鞑靼已败，总道是势穷力蹙，立可扫灭，遂率轻骑千人先行，途次遇鞑靼游兵，迎头击破，追杀过河，擒住敌目一人，问明本雅失里下落。敌目答已仓皇北走，去此不过三十里。福大喜道："擒贼先擒王，此行定可得手了。"参将李远谏道："敌众恐有诈谋，须侦查确实，方可进兵。且后军尚未到齐，姑俟大兵会集，再进未迟。"福怒道："你敢挠我军心么？敌酋在前，不擒何待？"一闻谏言，便即动怒，活画邱福卤莽。李远又道："将军辞行时，皇上亦再三告诫，兵宜慎重，毋为敌给，难道将军忘了不成？"借李远口中，补出成祖嘱语。邱福愈怒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妄托天子威灵，敢来哓舌。军法具在，莫怪无情。"李远不敢再言。王忠复力陈不可，福仍不从，麾众直入。蒙兵遇着，未战即走，诱至深林丛菁中，吹起胡哨，伏兵四起，把邱福等困住垓心，环绕数匝。邱福、火真、王忠等，冲突不出，先后战殁。李远、王聪率五百骑突围出走，被敌兵追至，酣战了好几时，亦力尽身亡。后军闻警赶至，又被蒙兵大杀一阵，伤毙了一大半，余众遁还。

成祖闻报，因邱福不听良言，追夺封爵，下令来春亲征。转眼间已是永乐八年，遂

率师北巡，命户部尚书夏元吉，辅皇长孙瞻基，留守北京，接运军饷。自领王友、柳升、何福、郑亨、陈懋、刘才、刘荣等，督师五十万出塞，至清水原，水多咸苦不可饮，人马皆渴，成祖方以为忧。忽西北二里许，有泉涌出，味甚甘冽，军中赖以不困。成祖赐名神应泉。再进至胪朐河，次苍山峡，前锋巡弋队，获敌数人，箭一支，马四匹，料知去敌不远，遂由成祖下令，渡河前进。本雅失里，不敢接战，北走斡难河。即元太祖肇兴地。成祖饬众奋追，至斡难河畔，追及本雅失里，驱杀过去，大败敌众。本雅失里弃辎重牲畜，只率七骑遁去。先是本雅失里闻帝亲征，拟与阿噜台率众西遁，阿噜台不从，于是君臣离析，本雅失里走而西，阿噜台走而东。成祖以本雅失里远遁，不欲穷追，即命移师征阿噜台。时已盛暑，兵行沙漠，挥汗如雨，日间不便跋涉，只好乘夜东行。既渡飞云壑，侦悉阿噜台住处，便遣使持敕谕降。阿噜台诡言遵谕，即派数骑随使报命，自率精锐潜蹑于后。成祖得去使还报，即登高东望，遥见数里以外，尘土飞扬，差不多有千军万马，急奔而来，不禁瞿然道："阿噜台既云来降，为何带此重兵？莫非前来袭我么？"处处留心，确是智囊。亟命诸将严阵以待。阿噜台到了阵前。果然纵兵入犯，成祖麾令奋击，铳矢齐发，射中阿噜台马首，阿噜台翻落马下，至部兵扶起阿噜台，众已大乱。阿噜台料知不支，易马返奔，被明军追杀过去，好似风扫落叶，顷刻而尽。成祖以天气过热，收军还营，休养一日，即命班师。阿噜台闻大军退去，又派残骑尾行，成祖正防他来袭，沿途设伏，佯令数人满载辎重，在后尾随。蒙骑贪掠货物，竞来争夺，猝遇伏发，四面围攻，杀得一骑不留，乃安安稳稳的奏凯而回。还次擒狐山，勒石铭功，有"瀚海为坛，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朔漠"十六字。再还次清流泉，有"于铄六师，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十六字。至七月中旬，始至北京，御奉天殿，大受朝贺，论功行赏有差。

诸将方共庆功成，不意都御史陈瑛，竟劾奏宁远侯何福，私怀怨望。成祖以福为建文旧臣，未免动疑，福竟惧罪自缢。那时成祖闻知，未免怏怏不乐。过了秋季，启跸南归，行至山东临城县，侍妃权氏，忽得暴疾，竟尔逝世，累得成祖哀悼异常，小子有诗咏道：

> 赤日炎炎扈六飞，王师力敝始南归。
> 临城一恸红颜逝，不重功臣重爱妃。

欲知权妃来历，且至下回表明。

明代之好大喜功，莫如成祖，观其讨安南，征漠北，莫非穷兵黩武之举。彼盖因得国未正，惧贻来世口实，不得不耀武扬威，期盖前愆于万一，然已师不胜劳，财不胜费矣。成国公张辅，颇有远图，不特三擒番酋，叠著奇功，即如建设郡县，主张殖民，实不愧为拓边胜算。假令长畀镇守，教养兼施，吾知南人当不复反矣，何至后日之屡服屡叛乎？成祖志在张威，不在务本，故于张辅之

三下安南，暂命留守，未几即行召还，而漠北一役，未曾平定蒙族，即铭功勒石，自夸功绩，谓非好大喜功不得也。成祖之成，殆不能无愧云。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却说成祖南返临城，遇爱妃权氏病逝，不觉哀恸异常。小子欲述权氏来历，还须先将徐后事，补叙出来。徐皇后秉性贤淑，善佐成祖，成祖亦颇加敬爱，所有规谏，多半施行。后常召见各命妇，赐冠服钞币，并婉谕道："妇人事夫，不止馈食衣服，须要随时规谏。朋友的言语，有从有违，夫妇的言语，婉顺易人。我旦夕侍上，尝以生民为念，汝等亦宜勉力奉行"云云。嗣后复搜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懿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永乐五年七月，忽然患病不起，竟致去世。成祖很是悲悼，特命于灵谷天禧二寺间，荐设大斋，听群臣致祭。追谥仁孝皇后，历六年方安葬长陵。后有妹名妙锦，端静有识，成祖闻他贤名，欲聘为继后，偏偏妙锦不从。内使女官，络绎至第，宣示上意，妙锦固拒不纳。女官直入闺中，坚请妙锦出见。妙锦不得已，乃徐徐起立道："我无妇容，不足备六宫选，乞代奏皇上，另择贤媛。"女官敦劝再三，妙锦只是不答。及女官内使，还宫复命，妙锦竟削发为尼。姊为贤后，妹作贞女，可与中山王并传不朽。成祖懊丧得很，不复立后，只命王贵妃摄六宫事。曲肖乃父。

会朝鲜国贡美女数人，内有权氏，最为娇艳，肌肤莹洁，态度娉婷，端的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又有一种特别技艺，善吹玉箫，著名海曲。成祖当面试吹，抑扬抗坠，不疾不徐，到后来兴会入神，竟把那宛转娇喉，度入箫中，莺簧无此谐声，燕语无此叶律，确是美女吹箫，不得移作他用。惹得成祖沉迷声色，击节称赏。曲罢入宫，即夕召幸，华夷一榻，雨露宏施，说不尽的倒凤颠鸾，描不完的盟山誓海。点染风流。越宿即列为嫔御，逾月复册为贤妃，授妃父永均为光禄卿，备极宠眷。到了成祖北征的时候，权妃请随驾同行，成祖也非他不欢，遂令他戎装偕往。至奏凯班师，权妃竟冒了暑气，恹恹成疾。红颜命薄，苍昔无灵，她尚勉强伴驾，挨到山东，至临城县行幄，实是支持不住，风凄月落，玉殒香消，可怜一载鸳俦，竟化作昙花幻影。成祖格外哀恸，赐葬峄县，亲自祭奠，予谥恭献。返京后，尚追念不置，复于朝鲜所贡美女中，选幸四人，各封女职。最美的为任顺妃，次为李昭仪，又次为吕婕伃，又次为崔美人。四女虽各具姿容，究竟色艺不及权妃，成祖无可奈何，只得将就了事。

其时有位王嫱姝，家住海南，才艺无双，永乐二年，召入宫掖，充为司彩，司彩系明宫女官，宫中聚藏缎匹，归他掌管。成祖有意召幸，尝命与权妃同辇。王氏跪启道：

"妾系嫠妇，不敢充下陈，请陛下收回成命！"成祖嘉他节烈，特赐金币，许令归家。他在宫时常作记事诗，流传禁掖，小子曾记得一绝云："琼花移入大明宫，一树凝香倚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吹彻月明中。"此外佳句尚多，小子也记不胜记了。徐女王嫠，俱不见正史，得此阐扬，可作彤史数则。这且休表。

且说成祖次子高煦，本就封云南，煦不肯行，应二十七回。及成祖北征，煦亦随往，凯旋时，因嗣子尚留北京，请乘便挈还，暗寓深意。成祖听他所为。嗣又请得天策卫为护卫，自开幕府，未几复乘间请增两护卫，密语左右道："如我英武，难道不配做秦王李世民么？"居然欲杀建成元吉。又尝自作诗云："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冻。"这两句诗，明明是挟恨乃父，流露夺嫡的意思。某日，成祖命太子高炽，偕煦谒孝陵，太孙瞻基亦随往。太子体肥重，且遇足疾，由两太监扶掖而行，尚屡失足，煦在后大言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语未毕，忽后面有人应声道："还有后人知警哩。"煦闻言回顾，见是太孙瞻基发言，不禁失色。自己心虚。煦长七尺余，轻趫善骑射，两腋有龙鳞数片，以此自负。成祖虽已立储，心常不忘煦功，每与诸大臣微语东宫事，大臣总说是太子贤明，将来必是守成令主，因此成祖不便再言。贵妃王氏，又密受徐后遗命，始终保护太子。太子妃张氏，且亲执庖爨，事帝甚谨，为此种种原因，所以储位尚得保全。

会齐岷二王，复以骄恣得罪，削爵废藩。两王之废，随笔带过。煦遂乘间进言，谮及侍读解缙，内外壅蔽，且漏泄禁中密语，应按罪惩罚等语。成祖余怒未息，便将缙谪徙广西，降为参议。会成祖北征，留太子居守南京，缙入谒太子，即还原任。无故归谒东宫，缙亦不能辞咎。这事被煦闻知，说他私觐东宫，必有隐谋。几危太子。顿时激怒成祖，立逮缙入京下狱，拷掠备至。还是缙自认罪状。一语不及太子，方得免兴大狱，但将缙囚禁天牢。后来锦衣卫掌管纪纲，受煦密嘱，令狱卒用酒饮缙，醉移雪中，活活冻毙。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编修朱纮，检讨萧引高等，俱坐缙罪被系，瘐死狱中。原来太子得立，由解缙力谏所致，事为高煦探悉，衔恨切骨，定欲置诸死地。缙被诬死，还有编修黄淮，亦曾预议立储，时已升任右春坊大学士，颇得帝眷，一时动弹不得，煦尤日夜计虑，谋去黄淮，本拟联结都御史陈瑛，伺隙弹劾，不料成祖自北还南，查得瑛平生险诈，诬陷多人，竟将他下狱论死。这是好谗的果报。天下称快。只高煦失一臂助，怏怏不已。至永乐十一年间，成祖北巡，命太子监国，留辅诸臣，除尚书蹇义，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外，便是学士黄淮。越年，成祖还京，太子遣使往迎，稍迟一步，煦即构造蜚语，中伤太子。成祖亦起疑心，竟将黄淮、杨溥等逮问，竟欲加诛。且密令兵部尚书金忠，按验太子罪状。亏得金忠极力挽救，愿以全家百口，为太子保证，太子乃得免祸。金忠名副其实。惟黄淮、杨溥，仍系狱中，终成祖世不得释。

高煦越加骄纵，私选各卫健士为爪牙，潜图变逆。成祖稍稍察觉，乃把煦改封青州，饬令就国。煦仍奏请留侍左右，不愿就道。复经成祖申谕，煦尚迁延自如，且擅募军士三千余人，不使隶籍兵部，但终日逐鹰纵犬，骚扰京都。兵马指挥徐野驴，捕得一二人，按罪惩治，煦竟到署亲索，与野驴谈了一二语，不称已意，竟从袖中取出铁爪，挝杀野驴。骄横已极。廷臣尚不敢详奏，嗣煦复僭用乘舆车服，为帝所闻，乃密询尚书蹇义，义惧

煦威焰，推辞未知。及复问杨士奇，士奇顿首道："汉王初封云南，不肯行，复改青州，又仍不行，心迹可知，无待臣言。惟愿陛下早善处置，使有定所，保全父子恩亲，得以永世乐利。"还是他较为忠直。成祖嘿然不答。疑乎信乎？越数日，又访得高煦私造兵器，蓄养亡命，及漆皮为船，演习水战等事。于是勃然大怒，立召煦至，面诘各事。煦无可抵赖，一味支吾。当由成祖勒褫冠服，囚絷西华门内，势且废为庶人，还是太子从旁劝解。太子义全骨肉，所以后称仁宗。成祖厉声道："我为你计，不得不割去私爱，你欲养虎自贻害么？"太子泣请不已，乃削高煦两护卫，诛左右数人，徙封山东乐安州，勒令即日前行。煦计无所出，只好拜别出京，一鞭就道了。下文再表。

且说成祖既平定南北，加意内治，命工部尚书宋礼浚会通河，兴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蒋廷瓒、金纯，浚祥符县黄河故道。漕运既通，河流亦顺，又命平江伯陈瑄，督筑海门捍潮堤八十余丈。且于嘉定海岸，培筑土山，以便海舟停泊。山周四百丈，高五十余丈，立堠表识，远见千里。成祖赐名宝山，后来立邑于此，名宝山县，便是明永乐时的遗迹，略作纪念。惟沿海一带，屡有倭寇出没，频年未息。倭寇即日本国民，来华寇掠，所以叫作倭寇。日本在朝鲜国东境，距朝鲜只一海峡，元世祖时，威振四夷，独日本不服，世祖发兵十余万东征，途遇暴风，全军覆没。日本终抗命不庭。嗣日本南北分裂，时相攻伐，及南败北胜，南方残众，流寓海口，侵及朝鲜。朝鲜方拥李成桂为国王，成桂颇有智勇，力足防边，且遣使通好中国，得明太祖册封，为明外藩。朝鲜历史，亦从此处插入，是用笔销纳处。倭寇遂迁怒明朝，剽掠中国海岸。太祖尝贻书日本，请禁边寇，终不见答。乃特设沿海卫所，专意防倭。成祖时，日本足利义满氏，统一南北，航海入贡，受封为日本国王。成祖又饬令严禁海盗，怎奈海盗不服王化，足利氏亦无能为力，所以入寇如故。经明廷先后出师，如安远伯柳升，平江伯陈瑄，及总兵官刘江，皆破倭有功，沿海才得少安。为嘉靖时征倭作引。

会接贵州警报，思州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南宣慰司田琛，构怨兴兵，仇杀不已。成祖密令镇远侯顾成，率兵前往，相机剿抚。先是明平云南，贵州土官，闻风归附，太祖嘉他效顺，概令原官世袭，赋税由他自输，不立制限，但设一都指挥使，择要驻守。永乐初年，镇守贵州的长官，便是镇远侯顾成，顾成既密受朝命，遂潜入思州、思南二境，出其不意，把宗鼎与琛，一并拿住，槛解京师。成祖将他二人斩讫，分贵州地为八府四州，设布政使司，及提刑按察使司，派工部侍郎蒋廷瓒，署贵州布政使事。贵州向不属中国，古称为罗施鬼国，至是始隶入版图，也算永乐一朝的伟绩。陆续叙过，都是本回中销纳文字。

谁知到了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县中，忽出了一场乱事，为首的巨匪，乃是一个女妖名叫唐赛儿。下半回以此为主脑，故提笔较为注重。赛儿为县民林三妻，并没有什么武略，不过略有姿首，粗识几个文字，能诵数句经咒。林三病死，赛儿送葬祭墓，回经山麓，见石隙中露有石匣，她即取了出来，把匣启视，内藏异书宝剑，诧为神赐。书中备详秘术及各种剑法，当即日夕诵习，不到数月，居然能役使鬼神，又剪纸作人马可供驱策，如欲衣食财物，立令纸人搬取，无不如意。她复削发为尼，自称佛母，把所得秘法，辗转传

授，一班愚夫愚妇，相率信奉，多至数万。无非是平原吕母及平原女子迟昭平之类。地方官闻他讹扰，免不得派役往捕，唐赛儿那肯就缚，便与捕役相抗。两下龃龉，当将捕役杀毙数人。有几个见风使帆的狡捕，见赛儿持蛮无礼，先行溜脱，返报有司，有司不好再缓，便发兵进剿。赛儿到此地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竟纠集数万教徒，杀败官兵，据住益都卸石栅揭竿作乱。奸民董彦杲、宾鸿等，向系土豪，武断乡曲，一闻赛儿起事，便去拜会，见赛儿仗剑持咒，剪纸成兵，幻术所施，竟有奇验，遂不胜惊服，俱拜倒赛儿前，愿为弟子。佛母收佛徒，皆大欢喜。从此日侍左右，形影不离，两雄一雌，研究妖法，越觉得行动诡秘，情迹离奇。怕不是肉身说法。训练了好几月，便分道出来，连陷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州诸州县，戕杀命官，日益猖獗。青州卫指挥高凤，带领了几千人马，星夜进剿，到了益都附近，时已三鼓，前面忽来了无数大鬼，都是青面獠牙，张着双手，似蒲扇一般，来攫凤军。凤军虽经过战阵，从没有见过这般鬼怪，不由的哗噪起来。董彦杲、宾鸿，率众掩至，凤军不能再战，尽被杀害。凤亦战死。莒州千户孙恭等，得悉败状，恐敌不住这妖魔鬼怪，只好遣人招抚，许给金帛，劝他收兵。董彦杲等抗命不从，反将去使杀毙。

那时各官错愕，不得不飞章奏闻，成祖敕安远侯柳升，及都指挥刘忠，率着禁卫各军，前往山东。各官统来迎接，且禀称寇有妖术，不易取胜。是为诿过起见。柳升冷笑道："古时有黄巾贼，近世有红巾寇，都是借着妖言，煽惑愚民，到了后来结果，无非是一刀两段。诸君须知邪不敌正，怕什么妖法鬼术？况是一个民间孀妇，做了匪首，恁他如何神奇，也不过甚么伎俩，我自有法对待，诸君请看我杀贼哩。"言罢，即进击卸石栅寨，密令军士备着猪羊狗血，及各种秽物，专待临阵使用。途次遇着寇兵，当即接战，忽见唐赛儿跨马而来，服着道装，仿佛一个麻姑仙，年龄不过三十左右，尚带几分风韵。半老徐娘。两旁护着侍女数名，统是女冠子服式。赛儿用剑一指，口中念念有词，突觉黑气漫天，愁雾四塞，滚滚人马，自天而下。柳升忙令军士取出秽物，向前泼去，但见空中的人马，都化作纸儿草儿，纷纷坠地，依旧是天清日朗，浩荡乾坤。妖术无用。赛儿见妖法被破，拨马便走，寇众自然随奔，逃入寨中，闭门固守。

柳升麾军围寨，正在猛攻，忽有人出来乞降，只说是寨中粮尽，且无水饮，情愿叩降军前，乞贷一死。柳升不许，且遣刘忠往据汲道。忠至东门，夜遇寇兵来袭，飞矢如蝗。忠不及预防，竟被射死。柳升安居营中，总道是妖术已破，无能为力，前言确是有识，至此偏独轻敌，遂至丧师纵寇，可见骄兵必败。不意夜半溃军逃还，报称刘忠陷没，慌忙往救，已是不及。还攻卸石栅寨，寨中已虚无一人，赛儿以下，尽行遁去。惟宾鸿转攻安邱，城几被陷，幸都指挥佥事卫青，方屯海上备倭，闻警飞援，与邑令张玙等内外合攻，杀败宾鸿，毙寇无数，剩了些败残人马，逃至诸城，被鳌山卫指挥使王贵，截住中途，一阵杀尽，只唐赛儿在逃未获。及柳升至安邱，卫青迎谒帐前，升反斥他无故移师，喝令捽出，于是刑部尚书吴中，劾升玩纵无状，由成祖召还下狱，擢卫青为都指卫使，一面大索赛儿，尽逮山东、北京一带的尼觋道姑，到京究辨。可怜大众无辜，枉遭刑虐，结果统是假赛儿，不是真赛儿。俄得山东军报，说是真赛儿已拿到了，盈廷官吏，相率庆贺，丑。

正是：

篝火狐鸣天地暮，昆冈焰炽鬼神愁。

未知赛儿曾否伏诛，且至下回交代。

本回宗旨，内叙高煦夺嫡，外叙唐赛儿揭竿，而外此各事，俱用销纳法插入，但亦不至渺无关系。因高煦事叙入宫中，而徐后诸人之品节以彰，因唐赛儿事叙入畿外，而边疆诸事之叛服以著，如绳贯钱，有条不紊，此可见著述之苦心，非信手掇拾者比也。且高煦骄纵，弊由溺爱，赛儿诡秘，弊在重僧，于欲言之中，更得不言之秘，善读者自能知之。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宴驾

却说唐赛儿乱后，山东各司官，多以纵寇获谴，别擢刑部郎中段民为山东左参政。段民到任，颇能实心办事，所有冤民，尽予宽宥，惟密饬干役，往捕赛儿。不数日赛儿缚到，由段民亲讯，他却谈笑自若，直认不讳。段民觉有变异，命以利刃截他手足，谁知纯钢硬铁，反不及玉臂莲钩，刀锋已缺，手足依然，不得已严加桎梏，把他娇怯身躯，概用铁索缠住，然后置入囚车，派遣得力人员，解送京师。行到半途，天光渐黑，蓦见前后左右，统是狰狞厉鬼，高可数丈，大约十围，腰间系着弓矢，手中执着大刀，恶狠狠的杀将过来。看官！你想这等押解巨犯的兵役，如何抵敌？大家顾命要紧，弃了囚车，四散避开。何不用秽物解之。待至厉鬼已去，返顾囚车，里面只有一堆镣铐，并没有甚么唐赛儿。彼此瞠目许久，只好回报段民。段民没法，也只得据实复奏。明廷一班官吏，方闻妖妇解京，都想前去验视，至段民奏至，越发诧为奇事。成祖也不加责问，但命将所拘尼媪，一律放还，这颇能知大体。连柳升亦释出狱中，释放柳升未免失刑。内外安谧，只唐赛儿究不知何处去了。

话分两头。且说成祖击败阿噜台，奏凯还京，越年，阿噜台却遣使贡马，且奉表称臣。成祖以他悔罪投诚，特命户部收受贡物，并厚犒来使，遣令去讫。会瓦剌部酋玛哈木，攻杀鞑靼汗本雅失里，另立答里巴为汗，自专政权。阿噜台复使人来告，成祖乃命驾北巡，亲探虚实。既至北京，复得阿噜台表奏，略言："玛哈木弑主逞强，请天朝声罪致讨，臣愿率所部，效力冲锋"云云。成祖大喜。封阿噜台为和宁王，一面谕责玛哈木，且征使朝贡。玛哈木竟不受命，当由成祖下诏，再行亲征，仍带了、柳升、郑亨、陈懋、

李彬等，一班宿将，浩荡前行。太孙瞻基，亦随驾出发。成祖语侍臣道："朕长孙聪明英俊，智勇过人，今肃清沙漠，使他躬历行阵，备尝艰苦，才知内治外攘，有许多难处呢。"侍臣称颂不已。无非面谀。是年为永乐十二年，二月间启行，四月间至兴和，五月间出塞，次杨林城，六月间到三峡口。前峰刘江，遇着敌骑数千名，一鼓击退。成祖料敌必大至，严阵以待。寻获间谍数名，问明详细。得悉玛哈木离此不远，索性兼程前进；至忽兰忽失温地方，望见尘头大起，有无数蒙兵踊跃而来，后面拥着麾盖，蔽着两人，一是鞑靼汗答里巴，一是瓦剌酋玛哈木。成祖登高指挥，命柳升、郑亨等攻敌中坚，陈懋、王通攻右翼，李彬、谭青、马聚攻左翼。三军奉令进攻，火器齐发，声震天地。玛哈木恰也能耐，领着蒙兵，左拦右阻，并迭发强弩，射住明军。郑亨身中流矢，负痛退还。陈懋、王通，也被蒙兵截住，不能取胜。李彬、谭青等与敌酣斗，杀伤相当。都指挥满都，受伤过重，倒毙阵中。成祖见各队相持，未分胜负，遂自高阜跃下，亲率铁骑冲阵，横扫敌军。柳升以下，见主上躬冒矢石，也不得不舍命争先，大呼杀敌。俗语说得好："一夫拚命，万夫莫当。"况有数万人努力前驱，无论甚么强敌，总是抵挡不住。玛哈木败阵而逃，部众自然溃散。明军追越两高山，直达土拉河，斩首数千级。成祖尚欲穷追，还是皇太孙叩马谏阻，才令班师。穷寇勿追，皇太孙恰是有识。还至三峰山，阿噜台遣头目锁住等来朝，且言阿噜台有疾，所以不至。成祖好言抚慰，并给米百石，驴百匹，羊百头，别赐他属部米五千石。锁住等拜谢而去。成祖还京，玛哈木也贡马谢罪，词极卑顺。勉效阿噜台。成祖又纳贡馆使，宥他前愆，惟玛哈木与阿噜台，始终不和，互相仇杀，亦互来报捷。成祖亦利他构衅，随意敷衍，毫不诘问。无非欲自做渔翁。既而玛哈木病死，子脱欢嗣位，遣使朝贡，仍许袭爵。独阿噜台生聚渐繁，兵储渐富，居然桀骜起来，每遇明使，箕踞谩骂，有时且把明使拘留。成祖一再驰谕，阿噜台全然不改，反驱众入寇边疆。

警报屡达京师，成祖以胡人反复，必为后患，决计迁都北京，就近控驭。永乐十九年春间，车驾北迁，特旨大赦，明迁北京自此始。廷臣以迁都不便，纷纷有异言。未几忽发火灾，把奉天、谨身、华盖三殿，烧得墙坍壁倒，栋折榱崩，成祖未免惶悚，令群臣条奏阙失，直言无隐。僚属奉旨上言，多以迁都为非是。主事萧仪，及侍读李时勉，语尤痛切。成祖大怒，竟杀了萧仪，下李时勉于狱中，并将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谪徙边疆。既令群臣直言，复以直言加罪，出尔反尔，殊属不情。一面再议北征。兵部尚书方宾，力言粮储支绌，未便兴师，乃复召户部尚书夏原吉，问边储多寡。原吉奏称所有边储，只足供戍卒，不足给大军。且言频年师出无功，戎马资储，十丧八九，灾眚间作，内外俱疲，应顺时休养，保境息民为要。即如圣躬少安，亦须调护，毋须张皇六师。成祖闻言，为之不怿，仍令原吉往查开平粮储。既而刑部尚书吴中入对，大旨与方宾同，成祖怒道："你亦学方宾么？我将杀宾，免你效尤。"宾闻言大惧，竟自经死。成祖竟命将吴中系狱，并饬锦衣卫逮原吉还京，再问亲征得失。原吉具奏如初。成祖益怒，亦饬令下狱。专制淫威，煞是利害。遂命侍郎张本等，分往山东、山西、河南及应天诸府，督造粮车，发丁夫挽运，会集宣府，以次年二月为期。

光阴易过，倏忽新春，成祖即率军起程，师次鸡鸣山，探悉阿噜台远遁，诸将请率

兵深入。成祖道："阿噜台非有他计，譬诸贪狼，一得所欲，即行遁去，追他无益。且俟草青马肥，出开平，逾应昌，出其不意，直抵敌巢，然后可破穴犁庭了。"前则执意亲征，兹复禁止深入，总之予智自雄，不欲群臣多口。嗣是徐徐进行，一路过去，不见有甚么敌骑，如入无人之境。成祖命军士开围猎兽，或临场校射，赐宴作乐。御制平戎曲，使全军歌唱节劳。至五月中旬，始度偏岭，发隰宁，至西凉亭。亭为故元往来巡幸地，故宫禾黍，野色萧条，成祖慨然道："元朝创筑此亭，本欲子孙万代，永远留贻，那里防有今日？古人谓天命无常，总要有德的皇帝，方才保守得住。否则万里江山，亦化作过眼烟云，何况区区一亭呢。"乃下令禁止伐木。六月出应昌，次威远，开平探马走报，阿噜台进寇万全，诸将请分兵迎击，成祖道："这是阿噜台诈计，不能相信。他恐我直捣巢穴，佯为出兵，牵制我师。我若分兵往援，正中彼计。"遂疾驰而进，敌果遁去。成祖料敌可谓甚明。大兵进驻沙胡原，拿住阿噜台部属，一一讯问。据言："阿噜台闻大军到来，惶恐已极，他母及妻，统骂阿噜台昧良，无端负大明皇帝，所以阿噜台穷极无奈，已尽弃家属，及驼马牛羊辎重，向北远遁了。"成祖道："兽穷必走，也是常情，但恐他挟有诈谋，不可不防。"嗣复获得敌骑数人，所言悉与前符。乃命都督朱荣、吴成等，尽收阿噜台所弃牛羊驼马，焚毁辎重，指日还师，乘便击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即大宁属地，自辽沈起，直至宣府，延长三千余里，元置大宁路于此。元得大宁，即封皇子权为宁王，另封兀良哈三卫，处置降人，以阿北失里等为三卫都指挥同知。成祖起兵，诱执宁王权，应二十二回。并将宁王部属，悉数移入北平。兀良哈三卫，奉命惟谨，且发兵从战，所向有功。成祖即以大宁地尽畀兀良哈，作为犒赐。此是东周封秦之覆辙，成祖何故蹈之。

自此辽东、宣府一带，藩篱撤去，门庭以外，就是异族。成祖约他为外藩，平居使侦探，有急使捍卫，无如异族异心，未免携贰。自阿噜台恃强抗命，遂与兀良哈三卫勾通。三卫中朵颜卫最强，次为泰宁卫，次为福余卫，既附合阿噜台，遂时入塞下。成祖北征旋师，语诸将道："阿噜台恃兀良哈为羽翼，所以敢为悖逆，今阿噜台远遁，兀良哈势孤，应移师往讨，平定此寇。"当下简选精锐数万人，分五路捣入，自率郑亨、薛禄等，直入西路。师次屈裂儿河，兀良哈驱众数万，前来抵敌，忽被陷入泽中，成祖即指挥骑兵，冲杀过去，斩首数百级。敌自相践踏，势几散乱。成祖登高了望，见敌兵散而复聚，料有接应兵至，遂命吏士持神机弩，潜伏深林，自张左右翼出阵夹击，敌兵突冲左翼军，左翼军佯退，引敌入深林中，一声号炮，伏兵齐发，箭如飞蝗般射去，敌遂惊溃。左翼军反击敌腹，右翼军猛攻敌背，敌兵死伤无算，追奔三十余里，尽毁三卫巢穴，然后下令班师。还京受贺。又是一番跋涉了。

次年七月，又有阿噜台寇边消息，成祖笑道："去秋亲征，渠意我不能复出，朕当先驻兵塞外，以逸待劳。"即命皇太子监国，车驾择日发京师。三次北征。师行月余，进至沙城，阿噜台属下，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妻子来降，由成祖详问阿噜台情形。阿失帖木儿禀道："今夏阿噜台为瓦剌所败，部属溃散，势日衰微。今闻大军远出，必疾走远避，那里还敢南向呢？"成祖甚喜，赐他酒食，俱授千户。惟大军仍然前进，至上庄堡，由先锋陈懋来报，说是鞑靼王子也先土于，挈眷投诚。成祖大喜，语侍臣道："远人来归，

应格外旌异，方便招徕。”随即令陈懋引见，当面奖谕，特封他为忠勇王，赐名金忠。是时兵部尚书金忠已卒，岂成祖欲令他后继，所以不嫌复名欤？并授他甥把罕台为都督，部属察卜等统为都指挥，赐冠带织金袭衣，一面下诏南旋。此次北征最属无谓。

越年，为永乐二十二年，即成祖皇帝末年，谍报阿噜台复寇大同，忠勇王金忠，请成祖发兵，愿为前锋自效，于是成祖复大举北征。第四次了。行抵隰宁，仍不见有敌人踪迹，心知边报不实，未免爽然。会有金忠部将把里秃，获到敌哨，具言阿噜台早已远飏，现闻在答兰纳木儿河。成祖即督军疾趋，直达开平，遣中官伯力哥，往谕阿噜台属部道："王师远来，只罪阿噜台一人，他无所问。倘若头目以下，输诚来朝，朕当优与恩赉，决不食言。”至伯力哥还报，阿噜台部落，亦多远遁，无可传命，成祖乃决计入答兰纳木儿河。沿途见遗骸甚众，白骨累累，因饬柳升督率军士，掇拾道殣，妥为瘗埋，自制祭文，具酒浆等物，奠爵酹士，聊慰孤魂。又进次玉沙泉，以答兰纳木儿河已近，即命前锋金忠、陈懋等先发，自为后应。金忠、陈懋等到了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芜，不特没有敌寨，就是车辙马迹，也是一律漫灭，无从端倪。大家了望一番，不知阿噜台所在，只好遣人复奏。成祖又遣张辅等穷搜山谷，就近三百里内外，没一处不往搜寻，也只有蔓草荒烟，并不见伏兵逃骑，张辅等亦只好空手复命。真是彼此捣鬼。成祖不禁诧异道："阿噜台那厮，究到何处去了。”张辅奏道："陛下必欲擒寇，愿假臣一月粮，率骑深入，定不虚行。”成祖道："大军出塞，人马俱劳乏得很，北地早寒，倘遇风雪，转恐有碍归途，不如见可而止，再作计较。”言未已，金忠、陈懋等亦已回营，奏称至白邙山，仍无所遇。以携粮已尽，不得不归。成祖叹息多时，便下令还京。又是白跑一次。

道出清水源，见道旁有石崖数十丈，便命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刻石纪功，并谕道："使万世后知朕过此。”不见一敌，何功可言？然自知不再到此，亡征已见。铭功毕，成祖少有不豫，升幄凭几而坐，顾内侍海寿问道："计算路程，何日可到北京？”海寿答道："八月中即可到京。”出塞四次，连路程都不能计，不死何待？成祖复谕杨荣道："东宫涉历已久，政务已熟，朕归京后，军国重事，当悉付裁决。朕惟优游暮年，享些安闲余福罢了。”恐老天不肯许你，奈何？杨荣闻言，免不得谀颂数语。至双流泺，遣礼部尚书吕震，以旋师谕皇太子，并昭告天下。入苍崖戍，病已甚笃，夜不安寐，偶一闭目，便见无数冤鬼，前来索命。好杀之验。待至惊醒，但见侍臣列着左右，不禁欷歔道："夏原吉爱我！”再行至榆木川，气息奄奄，不可救药了。自知不起，遂召英国公张辅入内，嘱咐后命，传位皇太子高炽，丧礼一如高皇帝遗制。言讫，呼了几声痛楚，当即崩逝。张辅与杨荣、金幼孜商议，以六师在外，不便发丧，遂熔锡为椑，载入遗骸，仍然是翠华宝盖，拥护而行。暗中遣少监海寿，驰赴太子，太子遣太孙奉迎，太孙至军，始命发丧，及郊，由太子迎入仁智殿，加殓纳棺，举丧如仪。成祖卒年六十五，尊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至嘉靖十七年，复改庙号为成祖。太子高炽即位，以次年为洪熙元年，史称为仁宗皇帝，小子自然沿称仁宗了。本回就此收场，唯有一诗咏成祖道：

闲关万里有何求，财匮师劳命亦休。
车载沙丘遗恨在，枭雄只怕死临头。

欲知仁宗即位后情形，请看官再阅下回。

阿噜台、玛哈木等，叛服靡常，原为难驭之寇。然成祖一出，靡战不胜，其不足平可知矣。此后即有犯顺消息，可遣一智勇深沉之将，如英国公张辅者，出为战守，当亦足了此事。乃必六师远出，再三不已，万里闲关，甚至不见敌军踪影，何其仆仆不惮烦乎？况按夏原吉所奏，当日度支，已甚支绌，以全国之赋税，糜费于无足重轻之边事，可已不已，计毋太绌。要之一好大喜功之心所由致也，迨中道弥留，始言夏原吉爱我，晚矣。好酒者以酒亡，好色者以色亡，好兵者以兵亡，成祖诚好兵者哉！然以滥刑好杀之成祖，犹得令终，吾尚为成祖幸矣。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却说仁宗即位，改元洪熙，立命将夏原吉、黄淮、杨溥等，释出狱中，俱复原官。应二十九回。原吉入朝奏对，大旨以赈饥蠲赋，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阯各路采办，仁宗一一依行。未几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皆东宫旧臣，忠实可恃，遂进荣为太常卿，幼孜为户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为翰林学士。既而荣与士奇，统擢为尚书，内阁职务，自是渐重了。

先是仁宗少时，太祖未崩，尝命他分阅章奏。仁宗留意考察，凡关系军民利病，必先呈上览，至文字稍有错误，并未表出。太祖指示道："儿阅章奏，奈何不核及文字？"仁宗答道："偶有笔误，不足渎天听，所以未曾表明。"太祖点首不答。嗣复问及尧汤时候，水旱连年，百姓如何生活？仁宗答以尧汤仁政，惠及民生，因此水旱无忧。太祖大喜道："好孙儿！有君人度量了。"所谓少成若天性。嗣为皇太子，屡被高煦、高燧等谗构，终以诚敬孝谨，得免祸难。及即位，任用三杨，修明庶政，与民休息，俨然有承平景象。仁宗尝在池亭纳凉，吟成五律一首道："夏日多炎热，临池憩午凉。雨滋槐叶翠，风过藕花香。舞燕来青琐，流莺出建章。援琴弹雅操，民物乐时康。"引入此诗，注重结末二语。后人读到此诗，每想仁宗风仪，几似虞舜鼓琴。熏风解愠，不愧为守文令主。又尝在思善门外，建弘文馆，与儒臣讲论经史，终日不倦。夏日遍赐水果诸鲜，冬日遍赐貂狐等物。每语诸

臣道："朕与诸卿讲论，觉得津津有味，若一入宫后，对着内侍宫人，便觉索然，未知卿等厌弃朕否？"诸臣闻命，顿首称颂，自不必说。皇后张氏，为彭城伯张麒女，册妃时，谨修妇道，成祖尝谓幸得佳妇，仁宗得保全储位，也亏着贤后从中调停，所以仁宗敬爱有加，宫闱中虽有妃嫔，没甚宠幸。除张后外，只谭妃一人，善承意旨，得蒙恩遇罢了，为殉主伏笔。这且慢表。

且说安南平定，曾设交趾布政司，留英国公张辅镇守，未几即召辅还京，从征漠北，别命丰城侯李彬继统军事，尚书黄福综理民政。福有威惠，颇得交人畏服。惟李彬麾下，曾有太监马骐任职监军，骐按定交趾贡物，每岁需扇万柄，翠羽万袭，正供以外，还要多方勒索。交民痛苦得很，互相怨恨，遂互相煽动，因复闯出一个渠魁，忧乱安南。都是小人坏事。这渠魁叫作何名？便是俄乐县土官黎利。

黎利初从陈季扩，充金吾将军，季扩就擒，利归降明军，令为巡检。至马骐肆虐，他即乘机驱胁，挟众作乱，自称平定王，用弟黎石为相国，段莽为都督，聚党范柳、范宴等，四出剽掠。参政侯保、冯贵，率军往讨，被他围住，力战身亡。明廷闻警，遣荣昌伯陈智为左参将，助李彬出剿，转战有年，才得削平乱党，惟黎利逃匿老挝，屡捕未获。嗣李彬应召还京，由陈智代任，监军亦另易中官，名叫山寿。去了一个，又来一个。这山寿贪财好货，与马骐相似。黎利乘间纳贿，潜自老挝遁还宁化州，诈言乞降。山寿得了贿赂，遂替他奏请朝廷，求赦黎利。适成祖崩逝，仁宗践位，寿入朝庆贺，且言利已愿降，若遣使往谕，定然来归。仁宗踌躇良久，方道："蛮人多诈，不便深信。"山寿叩头道："如利不来，臣当万死。"利令智昏。仁宗复道："黄福有无异议？"山寿又奏道："福居交趾，已十八年，从前马骐密奏先帝，谓有异志，臣不敢仍如骐言。但久居异域，与民同利，今交趾知有黄福，不知有朝廷，恐亦非怀柔本旨呢。"善于进谗，比马骐还要阴险。仁宗默然无语。俟山寿退出，即下旨召黄福还京，已为邪言所惑。饬兵部尚书陈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福在交趾，编户籍，定赋税，兴学校，置官司，屡召父老宣谕德意。中官马骐，怙恩虐民，福辄遇事裁抑，骐怀恨在心，所以诬奏。成祖搁过不提，至山寿入谗，仁宗驰谕召归，福奉命即行，交人扶老携幼，相率走送，甚至挽辕号泣，不忍言别。福好言婉谕，只托称后会有期，才得离了安南，径还京师。

黎利闻黄福召还，谋变益急，遂纠众攻茶龙州。交趾都司方政，领兵往援，与战不利，指挥伍云阵殁，守将琴彭亦战死。利陷入茶龙，转寇谅山，杀死守吏易先，硬把谅山占去。荣昌伯陈智，懦弱无能，又与都司方政，不相辑睦，遂没法定乱，只好飞使驰奏，候旨定夺。全然不智，如何名智？仁宗方信山寿言，遣寿赍敕往谕，授黎利为清化知府。及接陈智奏报，还道是山寿有材，足以抚寇，即飞饬陈智按兵以待，候山寿到了交趾，协议以闻。于是陈智推诿上命，一任黎利猖獗，勒兵不发。尚书陈洽，见陈智迁延酿乱，甚是懊恼，即奏称贼首黎利，名虽求降，实是携贰，招聚逆党，日益滋蔓，乞饬统帅陈智，早灭此贼，绥靖边疆云云。仁宗乃复授陈智为征夷将军，出讨黎利。智尚在徘徊，至山寿入境，又一意主抚，贼势从此益张了。

且说仁宗既册定皇后，随立子瞻基为皇太子，余子瞻埈、瞻墉、瞻堈、瞻墺、

瞻垲、瞻埈、瞻埏皆封王，命太子居守南京，意欲仍还南都，诏令北京都司，复称行在。一面宥建文诸臣，放还永乐时坐戍家属，并复魏国公徐钦原爵。钦系辉祖子，辉祖忤成祖意，夺爵归第。应二十七回。未几，辉祖病殁，子钦复得袭封。永乐十九年，钦入朝，不辞径去，成祖怒钦无礼，削职为民，至是乃给还故爵。且屡命法司慎刑，谕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人，审决先朝重囚，必往同谳，遇有冤抑，不惜平反云云。他如免租施赈，亦时有所闻。不意洪熙元年五月中，二竖为灾，帝躬不豫，才越两日，病竟垂危。忙饬中官海寿，驰召皇太子瞻基。海寿甫抵南京，仁宗先已归天。太子即日就道，自南而北，谣传汉王高煦，谋在途中设伏，邀击太子，左右请整兵为卫，或言应从间道北行，太子道："君父在上，何人敢妄行？"当下驰驿入都。至良乡，太监杨瑛，偕尚书夏原吉、吕震，捧遗诏来迎，传位皇太子。太子受诏，入哭尽哀，越十日即皇帝位，追尊皇考为昭皇帝，庙号仁宗，皇后张氏为太后，又以谭妃投缳殉主，追赠为昭容恭禧顺妃。得未曾有。统计仁宗在位，仅越一年，享年四十有八。太子瞻基即位，改元宣德，史称他为宣宗，小子亦沿例称呼。宣宗立后胡氏，系锦衣卫百户胡荣女，并册孙氏为贵妃。并举贵妃，为后文废后张本。召翰林学士杨溥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同参机务。命大理寺卿胡概，参政叶春，巡抚南畿。自是遇有灾乱，辄遣大臣巡抚，后来置为定员，三司职权，乃日渐从轻了，明初外省官制，置布政、按察、都指挥三司，分掌政、刑、兵三事。及巡抚设而三司失权。这却不必细说。

惟汉王高煦，自徙居乐安后，仍然不法，闻仁宗猝崩，召还太子，本欲发兵邀击，因迫于时日，不及举行。宣宗即位，恰奏陈利国安民四事，宣宗如奏施行。及改元初日，煦复遣人献元宵灯，侍臣入启宣宗道："汉府来使，多是窥探上意，心存叵测。前时汉王子瞻圻，留居北京，每将朝廷情事，潜报汉王，平均一昼夜间，多至六七次，先帝防他漏泄，徙至凤阳守陵。此次陛下登基，汉王又借口奏献，使人常至，诡情如见，不可不防。"仁宗徙瞻圻事，就此带出，以省笔墨。宣宗道："永乐年间，皇祖尝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但皇考待他甚厚，朕亦应推诚加礼，宁他负我，毋我负他。"乃驰书报谢。煦日夜制造军器，籍丁壮为兵，出死囚，招亡命徒，夺府州县官民畜马，编立五军四哨，授指挥王斌为太师，知州朱恒，长史钱巽为尚书，千户盛坚，典仗侯海为部督，教授钱常为侍郎，遣人约山东都指挥靳荣为助，期先取济南，然后犯阙。

御史李浚，致仕归田，家住乐安，得着这个消息，急弃家易服，从间道驰入京师，上书告变。山东文武军民，与真定等卫所，亦飞报高煦乱状。适煦遣心腹枚青，往约英国公张辅，请为内应，辅絷青以闻。宣宗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慰勉备至。煦反盛兵见泰，厉声道："靖难兵起，若非我出死力，那有今日？太宗轻听谗言，削去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今又动言祖制，胁我谨守臣节，我岂能郁郁居此，毫无举动？你试看我士饱马腾，兵强力壮，欲要横行天下，也是不难。速归报你主，执送奸臣，免我动手！"竟欲效乃父耶？但福命不及乃父，奈何？泰不敢抗辩，唯唯而出，既还京，也含糊复命。

隔了数日，煦遣百户陈刚，赍奏入朝，奏中语多悖逆，且指夏原吉为罪首，定欲索诛。宣宗乃动愤起来，夜召诸大臣入议，拟遣阳武侯薛禄，往讨高煦。大学士杨荣抗言道："陛下独不见李景隆事么？"宣宗转顾原吉，原吉先免冠谢死罪。宣宗瞿然道："卿何

为作此态？莫非为高煦奏请么？煦无从启衅，只得借卿为口实，朕非甚愚，何至为煦所欺？”原吉谢恩毕，方奏道：“为今日计，宜卷甲韬戈，星夜前往，方可一鼓荡平。若命将出师，迂远无济，转蹈李景隆覆辙。荣言甚是。”杨荣遂劝帝亲征。宣宗召张辅入内，与商亲征事，辅对道：“高煦有勇无谋，外强中怯，今请假臣二万人，即可缚煦献阙，何必劳动至尊。”杨荣道：“煦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所以肆行无忌，若临以天威，事无不济，臣愿负弩前驱。”宣宗为之动容，乃决意亲征，以高煦罪状，申告天地宗庙山川百神，命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吴中，尚书胡濙、张本，通政使顾成等，扈跸随征。留郑王瞻 ，襄王瞻墡居守。定国公徐永昌，彭城伯张昶，安乡侯张安，广陵伯刘瑞，忻城伯张荣，建平伯高远，及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等，协守京师。复敕遣指挥黄谦，暨平江伯陈瑄，出守淮安，防煦南窜。部署既定，遂统率大营五军将士，即日出京，钲鼓声远达百里。既至杨村，宣宗顾从臣道：“卿等料高煦今日，计将安出。”蹇义道：“乐安城小，不足展布，彼或先取济南，为根据地。”言未已，杨溥又插口道：“高煦前日，尝请居南京，今必引兵南去。”宣宗笑道：“卿等所料，未必尽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且闻大军将至，亦不暇往攻。若防他走入南京，未始非高煦夙愿，但他的护卫军家属多居乐安，岂肯弃此南走？高煦性多狐疑，今敢谋反，无非因朕年少新立，未能亲征；若遣将往讨，他得甘言厚利，作为诱饵，希图与他联合。今朕亲至，已出彼料，那里还敢出战？朕意煦必成擒了。”料敌如神，然亦皆由杨荣等指导之力。从臣等唯唯听命。又向前进行，遇着乐安逃军，备述高煦情形，略如宣宗所料。宣宗大喜，发给揭帖数纸，令回乐安贴示，一面仍贻书高煦道：

> 朕惟张敖失国，本诸贯高，淮南受诛，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国，率因之以身图富贵，而陷其主于不义，及事不成，则反噬主以图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师压境，王能悔过，即擒倡谋者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执迷不悟，大军既至，一战成擒，又或麾下以王为奇货，执王来献，王何面目见朕，虽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转祸为福，一反掌间耳，其审图之！

书发后，得前锋薛禄驰奏，报称高煦已下战书，约于明日出战。宣宗遂令大军蓐食兼行，夜半至阳信县，官吏皆入乐安城，无人迎谒。大军即趋至乐安，围攻四门。时已天明，守城兵慌忙登陴，举炮下击。宣宗命发神机铳箭，仰射城上。硝烟四散，声震如雷。守兵股栗，多半窜伏逃生。日光晌午，危城将堕，诸将拟攀城而入，宣宗不允，暂行停攻，复传书入城，谕高煦出降。煦仍不答。宣宗又命书诏敕数道，令将士系诸箭上，射入城中，晓示祸福利害。城中人士，得了谕旨，多欲将高煦执献。煦狼狈失据，乃密遣心腹将士，缒城至御幄前，奏称限期一夕，与妻子诀别，即当出城归罪。前云可横行天下，如何未战即降？宣宗允准，来使去讫。是夜高煦尽取所造兵器，与各处交通文书，尽付一炬。火光烛天，通宵不绝。转眼间天已大明，煦拟出城听命，忽来一人阻住道：“殿下宁一战

而死，如何出降受辱？”煦视之，乃是太师王斌。煦怅然道：“城池卑狭，不足御敌，奈何？”王斌再欲有言，煦复道：“你且照常办事，容我细思。”斌乃退出。煦遂潜行出城，径至宣宗行幄前，席藁待罪。群臣奏请正法，宣宗道：“煦固不义，但祖宗待遇亲藩，自有成例，勿为已甚。”群臣复举大义灭亲四字，坚请加刑，宣宗不许，只令高煦入见，取群臣弹章视煦。煦略略瞧着，面色如土，忙顿首道：“臣罪万死万死，生杀唯陛下命。”昔日威风，而今安在？宣宗令煦作书，召诸子同归京师。张斌、朱恒等倡导不轨，罪在不赦，亦一律系归。改乐安为武定州，令薛禄、张本二人镇守，余军凯旋。高煦父子家属，被系入京，宣宗命废为庶人，筑室西安门内，禁锢高煦夫妇，号为逍遥城，饮食供奉如常。张斌、朱恒等皆伏诛。煦被禁数年，宁王权上书，请赦煦父子，不获见允，煦大为怨望，宣宗亲往察视，见煦箕踞坐地上，免不得斥责数语。及宣宗转身欲归，煦竟伸出一足，把宣宗勾倒地上。宣宗大怒，俟起立后，令力士舁出铜缸，覆住煦身。缸重三百余斤，煦用力负缸，缸竟移动。宣宗复命积炭熏缸，越一时，炭炽铜熔，恁你高煦力大无穷，也炙得乌焦巴弓了。好似竹管煨泥鳅。小子有诗叹高煦道：

庸材也欲逞强梁，暴骨扬灰枉自伤。
莫向釜中悲煮豆，追原祸始是文皇。

高煦炙死，诸子皆诛，还有赵王高燧，亦被嫌疑，是否能保全性命，且看下回叙明。

仁宗在位，不过一年，而任贤爱民，善不胜书。史称天假之年，俾其涵濡休养，则德化之盛，应与汉文景比隆，是仁宗固不愧为仁也。惟信用宦官山寿，召还黄福，酿成交趾之乱，不无微憾，然亦为安边息民起见，因为抚之一字所误，仁有余而智不足，略迹原心，其尚堪共谅欤。高煦不道，竟欲上效乃父，借口除奸，幸宣宗从谏如流，决意亲征，六师一至，煦即失措，出城乞降，席藁待罪，彼才智不逮成祖，而君非建文，臣非齐黄，多见其速毙已也。厥后铜缸燃炭，身首成灰，何莫非煦之自取乎？明有仁宣，足与言守成矣。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却说赵王高燧，与高煦是一流人物，难兄难弟。从前亦常思夺嫡，与中官黄俨等，密谋废立，事泄后，黄俨伏诛，燧以仁宗力解，始得免罪，仁宗徙遂封彰德。及高煦抗命，暗中也勾结高燧，约同起事。煦既受擒，六师毕归，户部尚书陈山，出京迎驾，奏称应乘

胜移师，袭执赵王。宣宗转问杨荣，荣很是赞成。复问蹇义、夏原吉，两人亦无异言。遂由杨荣传旨，令杨士奇草诏。士奇道："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两叔父，罪无可赦，法应严惩，情有可原，还宜曲宥。若一律芟除，皇祖有灵，岂不深恫？"荣厉声道："此系国家大事，岂你一人所得阻么？"杨荣名为贤臣，胡亦执拗成性。士奇道："高煦受擒，赵王必不敢反，何苦要皇上自戕骨肉，士奇不敢草诏。"时杨溥在侧，与士奇意合，遂从容说道："且入谏皇上，再作计议。"荣闻溥言，艴然径去，即往见宣宗。溥与士奇，接踵而入，司阍只放入杨荣，不令二人入内。二人正徬徨间，适蹇义、夏原吉，奉召前来，士奇即浼令入谏。蹇义道："上意已定，恐难中阻。"士奇道："王道首重懿亲，如可保全，总宜调护为是。还望二公善为挽回！"蹇义颔首而入，即以士奇言转陈帝前。宣宗乃返入京师，不复言彰德事。既而廷臣犹有烦言，或请削赵王护卫，或请拘赵王入京，宣宗沉吟未决，复召士奇入问道："朝右多议及赵王，究应如何处置？"士奇道："今日宗室中，惟赵王最亲，陛下当曲予保全，毋惑群议！"宣宗道："朕今日只有一叔，怎得不爱？但欲为保全，须有良法。朕意拟将群臣劾章，封示赵王，令他自处，卿意以为何如？"士奇道："得一玺书，更为周到。"宣宗便命士奇起草，亲自阅过，盖好御印，即令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与左都御史刘观，同赴彰德，示以玺书，并廷臣劾章。赵王喜且泣道："我得更生了。"遂优待袁容、刘观，并上表谢恩，愿献护卫。自是群议始息。宣宗乃重用士奇，薄待陈山，且岁赐赵王，概如常例。赵王得以令终，于宣德六年去世，幸全首领。这且休表。

且说荣昌伯陈智，与都指挥方政，协守交趾，因黎利叛服无常，奉命往讨，续前回。至茶龙州，两人意见未洽，反为黎利所乘，吃了败仗。那时宣化贼周臧，太原贼黄庵，芙留贼潘可利，云南宁远州红衣贼长擎，俱蜂起作乱，遥应黎利。宣宗闻警，谕责智、政，削夺官爵，令在军中效力赎罪。特简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大将军印，充交趾总兵官，都督马瑛为参将，率师南征。仍命尚书陈洽，参赞军务。通与瑛先后南下，瑛至清威，适黎利弟黎善，陷广威州，分军四扰，与瑛军相遇。被瑛军兜头痛击，纷纷败去，瑛方扎营休息。王通亦引兵到来，两下合军，进屯宁桥。通欲乘胜进击，尚书陈洽道："前面地势险恶，宜慎重进行，不如择险驻师，觇贼虚实，再定行止。"通叱道："兵贵神速，何得迟疑？"洽不便再谏。通即麾兵渡河。适遇天雨，道路泥泞，人马不能成列，霎时间伏兵骤起，纵横冲荡，通受创即走，全师大溃。陈洽愤起，怒兵突阵，身中数创，颠坠马下；左右掖起，愿与俱还，洽勃然道："我身为大臣，见危致命，正在今日，难道可偷生苟免么？"足愧王通。随即挥刀复入，斫死贼兵数人，自知力竭，刎颈而死。通败回交州，尚得自言神速么？黎利即自率精兵，入犯东关。通闻报大惧，阴遣人与利议和，愿为利乞封，且割清化以南地，俾利管辖。利阳为受款，限日受地，通遂不待朝命，擅檄清化等州，令官吏军民，尽还东关，即以土地让与黎利。知州罗通，掷檄痛诋道："名为统帅，擅敢卖城，看他如何复命？我只知守土，不知有他。"遂撄城拒守，黎利往攻不能下。

先是都督蔡福守义安，为黎利所围，未战即降，至是黎利令招致罗通。通见福至城下，厉声诃责，说他不忠不义。福羞惭满面，低头驰去。利知清化难下，移兵攻镇城、平州。知州何忠怀，潜行出城，拟至交州乞援，中途为贼所执，押送黎利。利酌酒与饮道：

"何知州的大名，我仰慕久了。能从我，不患不富贵。"忠怀大詈道："贼奴！我乃天朝臣，岂食汝狗彘食？"当下夺杯在手，掷中利面，流血盈颐。利大怒，遂将忠怀杀害，一面麾众寇交州。王通出兵与战，竟得胜仗，斩获伪官以下万余人，利惶惧遁去。诸将请王通追击，通又惮不敢发。一年怕蛇咬，三年烂稻索。利得整军复出，围攻昌江。都指挥李任、顾福，日夜拒战。至九阅月，粮尽援绝，竟被攻陷，任福皆自刎毕命。中官冯智，北向再拜，与指挥刘顺，知府刘子辅，投缳殉难。冯智颇不愧忠臣。子辅有惠政，民素爱戴，子辅死后，阖家全节，吏民亦相率死难，无一降贼，全城为墟。阐扬忠节。

警报遥达京城，宣宗又命安远侯柳升，统兵往援，保定伯梁铭为副，都督崔聚充参将，尚书李庆参赞军务。且以黄福旧在交趾，深得民心，亦令随军同往，仍掌交趾布按二司。柳升会集诸军，进至隘留关，黎利与王通，已有和议，闻升等南下，诡称应立陈氏后裔，具书乞和。升得书，并未启视。只将原书奏闻，一面督军入境，连破关隘数十，直达镇夷关。梁铭、李庆皆因惫致病，惟升意气自若，尚欲长驱直入。郎中史安，主事陈镛，问李庆疾，且语庆道："主帅已涉骄矜，拥兵轻进，倘遇敌伏，易致挫衄。宁桥覆辙，可为前鉴，还望公代为谏阻，宁可持重，不可躁率。"庆倚枕称善，强自起床，走告柳升。升笑道："我自从军以来，大小经过百战，难道怕这么小丑么？"轻敌甚矣。庆复言之再三，升含糊答应，令庆等留营养疴，自率百骑至倒马坡，跃马逾桥。后队正拟随上，桥梁猝断，迫不及渡，但见对岸伏兵猝起，把升围住。升左冲右突，竟不能脱，未几即中镖身死。所随百骑，尽行战殁。那时后军只好退回，梁铭、李庆竟致急死。崔聚复整军入昌江，与贼酣斗，贼驱众大至，飞矢攒射，聚受伤被执，史安、陈镛等皆阵亡，官军大溃，七万人只剩数千，逃入交州。

黄福至鸡鸣关，亦为贼所得，掣出佩刀，意欲自刎。贼众把刀夺去，且下马罗拜道："公系我生身父母，何可遽死？前时公若不归，我等那敢出此？"福叱道："朝廷未尝负尔等，尔等为何从逆？"贼众复道："守土官僚，如果尽若我公。就使教我为逆，我等也不忍为。怎奈官逼民反，不得不然。"言下都有惨容，且语且泣，福亦为之下泪。贼目取出白金糇粮，作为馈物，并令数人舁着肩舆，送福出境。福至龙州，举所赠物尽归入官。

是时王通在交州，闻升军败没，越加惶惧，忙与黎利议和，出城筑坛，束帛载书，教利立陈暠为陈氏后，订约休兵。其实交趾并没有陈暠，全系王通、黎利，串同捏造，借此蒙蔽明廷。通赠利绮锦，利赂通珍宝，彼此欢宴了一日，议定由黎利遣使，奉表献方物。通亦令指挥阙忠，偕黎使入朝，当由鸿胪寺代呈表章，其词云：

> 安南国先臣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惶恐顿首上言：曩被贼臣黎季犁父子。篡国弑戮，臣族殆尽。臣暠奔窜老挝，以延残息，历二十年。近者国人闻臣尚在，逼臣还国，众言天兵初平黎贼，即有诏旨访求王子孙立之，一时访求未得，乃建郡县。今皆欲臣陈情请命，臣仰视天地生成大恩，谨奉表上请，伏乞明鉴！

宣宗览毕，即召集廷臣会议，示以来表。英国公张辅道："这是黎利诈谋，必不可从，

当再益兵讨贼，臣誓将元凶首恶，絷献阙下。”蹇义、夏原吉，也说是不可轻许。独杨荣、杨士奇，料宣宗有意厌兵，因言交趾荒远，不如许利，藉息兵争。宣宗乃决计罢兵，遂遣侍郎李琦、罗汝敬等，赍诏抚谕交趾，赦除利罪，令具陈氏后人事实以闻。一面召王通、马瑛，及三司卫所府州县官吏，悉数北还。于是三十年来经营创造的安南，一旦弃去。李琦等未到交趾，王通已由陆路还广西，陈智及中官马骐、山寿，由水路还钦州。及奉诏到京，群臣交章弹劾，统说通弃地擅和，骐恣虐激变，寿庇贼殃民，情罪最重，应即明正典刑。宣宗意存宽大，只把王通、马骐、山寿等，暂系狱中，便算罢休。宣宗号称英明，奈何姑息养奸？嗣李琦自交趾还京，黎利又遣人随至，奉表言陈暠已死，陈氏绝嗣，由臣利权时监国等语。宣宗明知有诈，只因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就将错便错的，混过去了。

是时已为宣德三年，边事总算搁起，宫中忽起暗争。小子于前回表过，宣宗立后胡氏，并册孙氏为贵妃。已见得后妃并重，隐肇争端。果然不到二年，即闹出废后问题来。原来孙贵妃出身颇微，系永城主簿孙忠女，幼时颖慧绝伦，貌亦姣美，天生丽质。偶为张太后母所见，大为称羡。张太后母，即彭城伯夫人，当张为妃时，已出入宫中，成祖拟为皇太孙择配，彭城夫人，即盛称孙氏贤淑，应选为太孙妃。当下传旨选入，见孙氏女尚仅十龄，乃令在宫抚养，从缓定夺。过了七年，太孙年长，奉旨选妃，司天官奏称星气在奎娄间，当自济河求佳女。适济宁人百户胡荣，生女七人，独饰第三女充选。成祖见他贞静端淑，遂册为太孙妃，彭城夫人，闻了此信，以孙氏女既有定约，偏为胡氏女所夺，心中很是不平，即入宫启奏成祖，请他改命。成祖不便反汗，但命立孙氏女为太孙嫔。及仁宗嗣阼，张后正位，彭城夫人，又向张后前喋喋不休。老媪煞是多事。张后素性寡言，任他如何怂恿，只是默然不答。到了宣宗登基，亦稍稍倾向孙嫔，所以册后礼成，便册孙嫔为贵妃。明初定例，册后用金宝金册，册贵妃有册无宝，宣宗特命尚宝司制就金宝，赐给贵妃，一如后制。已隐露并后匹嫡的意思。这位孙贵妃体态妖娆，性情狡黠，少成若天性。百般取悦上意，几把这位宣宗皇帝，玩弄在股掌中。宣宗年已三十，尚无嫡子，未免愁叹，尝语孙贵妃道：“后有疾不育，卿无疾亦不育，难道朕命中应无子么？”孙贵妃闻言，猝然下跪，佯作羞态道：“妾久承雨露，觉有异征，红潮不至，已阅月余，莫非是熊梦不成？”你难道定知生男？宣宗大喜道：“卿如生男，当立卿为后。”孙贵妃佯惊道：“后位已定，妾何敢相夺？愿陛下勿出此言！”宣宗道：“好贵妃！好贵妃！”随亲为扶起，抱置膝上，喁喁与语，大约有厌恨胡后的意思。贵妃且曲为解劝，宣宗嘉他有德，益称叹不置。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阴柔之所以可畏也。

流光易逝，倏忽间已八九月，孙贵妃居然分娩，生下一个麟儿，当由宫人报闻宣宗。宣宗喜出望外，即至贵妃宫中验视，经侍媪抱出佳儿，啼声响亮，觉为英物。后来庙号英宗，宜为英物。宣宗满面笑容，取儿名为祁镇，并慰劳贵妃数语，随即趋出，传旨大赦。看官！你道这皇子祁镇，果是贵妃所生么？贵妃想欲夺后，恰想出一条秘计，暗中与怀孕的宫人，定了易吕为嬴的密约。适值宫人生男，遂取作己子，诳骗宣宗。宣宗那知秘谋，总道是贵妃亲生。才阅数日，即拟立乳儿为皇太子，廷臣希承意旨，也接连上章奏请。恐也由贵妃运动。宣宗遂召张辅、蹇义、杨荣、夏原吉、杨士奇入内，随谕道：“朕有一大事，与

卿等商议，卿等为我一决。朕三十无子，中宫有病不得育，据术士推算，谓中宫禄命，不能产麟，今幸贵妃有子，当立为嗣，朕闻母以子贵，乃是古礼，但不知何以处中宫？卿等为朕设一良法！”辅等奉旨，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宣宗又略举后过，杨荣瞿然道：“如陛下言，何妨废后呢？”荣前时欲拘赵王，及此又倡议废后，吾不知其具何肺肠。宣宗道：“废后有故事么？”杨荣道：“宋仁宗废郭后为仙妃，便是成例。”宣宗复顾辅等道：“卿等何皆无言？”士奇忍耐不住，便顿首奏道：“臣事帝后，犹子事父母，母即有过，子当几谏，怎敢与议废母事？”辅与原吉，亦跪启道：“此乃宫廷大事，须待熟议。”宣宗复问道：“此举得免外议否？”士奇道：“宋仁宗废郭后，孔道辅、范仲淹等，力谏被黜，至今贻讥史册，怎得谓为无议？”还是士奇守正。宣宗不怿，拂袖竟入，辅等乃退。

越日，宣宗御西角门，复召杨荣、杨士奇至前，问以昨议如何？荣从怀中取出一纸，奉呈宣宗。宣宗瞧着，所书皆诬后过失，多至二十事，不禁变色道：“渠曷尝有此大过？这般诬毁，独不怕宫庙神灵么？”宣宗非无一隙之明，乃杨荣逢君诬后，罪实可杀。随顾士奇道：“尔意究应如何？”士奇道：“汉光武废后诏书，尝谓事出异常，非国家福。宋仁宗废后后，亦尝见悔，愿陛下慎重。”宣宗仍不为然，麾令退去。又越数日，仍召问张辅等数人，辅等仍依违两可。独士奇启奏道：“皇太后神圣，应有主张。”宣宗道：“与卿等协议，便是太后旨意。”我却未信。士奇不便多言。宣宗见士奇不答，遂令辅等皆退，独命士奇随入文华殿，屏去左右，密谕士奇道：“朕意非必欲黜后，但事不得已，总须卿为朕设策。”意亦太苦，无非为一孙贵妃。士奇固辞，经宣宗谕至再三，方仰顾道：“中宫与贵妃，有无夙嫌？”宣宗道：“彼此很是和睦，近日中宫有病，贵妃时常往视，可见深情。”这便是他狡诈。士奇道：“既然如此，不若乘中宫有疾，由陛下导使让位，尚为有名。”宣宗点首，士奇即退出。约过旬日，宣宗复召见士奇，与语道：“卿策甚善，中宫果欣然愿让，虽太后不许，贵妃亦不受，但中宫的让志，已甚坚决了。”恐亦由受迫所致。士奇道：“宋仁宗虽废郭后，恩礼不衰，愿陛下善保始终，无分厚薄。”无聊语。宣宗道：“当依卿奏，朕不食言。”于是废后议遂定，小子有诗咏道：

宁有蛾眉肯让人？诡言熊梦幻成真。
长门从此悲生别，一样皇恩太不均。

欲知废后立储详情，且俟下回续叙。

交趾一役，误在遣将之非人。王通、柳升，俱非将才，乃命为专阃，惘惘出师，通一蹶而不振，升再入而战殁。卒至下诏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耻同新郑，割地之议，辱甚敬瑭，宣宗固不善筹边，而张辅、蹇义、夏原吉、三杨诸人，要亦不能辞其咎也。若夫废后之议，更属不经。后无可废之罪，乃坠狡谋而乖恩义，失德孰甚。士奇再三谏阻，卒不能格正君心，徒以劝让一策，曲为补苴，实则一掩耳盗铃耳。观此回乃知宣宗不得谓明，其臣亦不得谓良，宁特杨荣之足斥已哉？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儆权阉为主斥奸

却说宣宗用士奇言，劝后退位，布置已定，先立子祁镇为太子，由礼臣奉上册宝。孙贵妃欣喜过望，恰故意禀白宣宗道："后病痊，自当生子，妾子敢先后子么？"口仁义而心鬼蜮，此等人最属可恨。宣宗道："朕当立你为后，休得过谦！"贵妃又佯为固辞，宣宗不允。会胡后已上表辞位，遂命退居长安宫。后性喜静，不好华饰，至是黄老学，益怀恬退。张太后深加怜悯，尝召居清宁宫。内廷朝会宴饷，必命后居孙后上，孙后尝怏怏不乐。无如太后隐为保护，也只好得过且过，不便与争。后来宣宗亦颇自悔，尝自解为少年事，年已逾壮，安得称为少年？因赐号故后为静慈仙师。至英宗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崩，后号恸不已。越年亦殂，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宣宗既册立孙后，很是欣慰，遂设宴西苑，宴集大臣。西苑在禁城西偏，中有太液池，周十余里，池中架着虹梁，藉通往来。桥东为圆台，台上有圆殿，其北即万岁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统系金碧辉煌，非常闳丽。沿池一带，满植嘉树，所有名花异卉，更不胜数。池上玉龙盈丈，喷泉出水，下注池中，圆殿后亦有石龙吐水相应，仿佛与瀑布相似。宣宗更命在殿旁筑一草舍，作为郊天祭地时斋宫，虽是矮屋三间，恰筑得格外精雅，真个是琅嬛福地，差不多阆圃仙居。蹇义、夏原吉、杨荣、杨士奇等十八人，奉召入苑，宣宗已在苑中候着，由诸臣谒毕，命驾环游，先至万岁山，次泛太液池，宣宗亲指御舟道："治天下有如此舟，利涉大川，全赖卿等。"蹇义诸人，闻命叩谢。宣宗令内侍举网取鱼，约得数尾，饬交司厨作羹，即在舟中小饮，遍及群臣。乘着酒兴，赋诗赓唱。你一语，我一句，无非是颂扬政绩，鼓吹休明。既而舍舟登殿，赐宴东庑，饮的是玉液琼浆，吃的是山珍海错，且由宣宗特旨，有君臣同乐，不醉无归二语，因此诸臣开怀畅饮，无不尽欢。席终，复各赐金帛条环玉钩等物，大家顿首称谢，方才散归。

过了数旬，值张太后生辰。大受群臣朝贺。礼毕后，宣宗亲奉太后游西苑，词臣毕从。既至苑中，由宣宗亲掖慈舆，上万岁山，奉觞上寿，太后大悦，酌饮宣宗，且与语道："方今天下无事，我母子得同此乐，皆天与祖宗所赐。天下百姓，就是天与祖宗的赤子，汝为人君，能保安百姓，不使饥寒，庶几我母子可长享此乐了。"仁人之言。宣宗离席叩谢，是日亦尽欢始散。未几又奉太后谒陵，宣宗亲执櫜键，骑马前导，至清河桥，下马扶太后辇，徐徐进行，畿民夹道拜观，陵旁老稚，亦皆山呼迎拜。太后顾宣宗道："百姓爱戴皇帝，无非以帝能安民，应慎终如始，毋负民望！"宣宗唯唯遵教。俟谒陵已毕，复奉太后过农家。太后宣召村妇，问及生业安否？村妇应对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甚，赐给钞币饮食。村妇亦进献野蔬家酿，太后取尝讫，复畀宣宗道："这是农家风味，不可

不尝。”随事教导，不愧贤母。宣宗亦领食数味。及还，宣宗见道旁有耕夫，特向他取耒，亲自三推，随顾侍臣蹇义等道：“朕三推已不胜劳，况长此劳动呢？”亦赐给耕夫钞币。其他所过农家，各有特赏，顿时欢声载道，交颂圣明。

嗣是励精图治，君臣交儆，兴利除弊，任贤去佞，仍以北京为帝都，免致重迁。仁宗意欲南迁，见三十一回中，本回特叙此文，补笔不漏。一面命工部尚书黄福，及平江伯陈瑄，经略南漕，妥为输运。又选郎中况钟、赵豫、莫愚、罗以礼，及员外郎陈本深、邵旻、马仪，御史何文渊、陈鼎等九人，出为知府，一律称职。况钟守苏州，锄强植良，号称能吏。赵豫守松江，恤贫济困，号称循吏。两太守遗爱及民，声名较著。嗣复用薛广等二十九人，亦多政绩。又擢曹弘、吴政、赵新、赵伦、于谦、周忱为侍郎，分任南北巡抚。谦在山西，忱在江南，任官最久，尤得民心。大书特书，不没贤能。“喜逢国泰民安日，又见承平大有年，”这位从容御宇的宣宗皇帝，制祖德歌，作猗兰操，吟织妇词，著豳风图诗，扬风扢雅，坐享安闲；有时且作画数张，所绘人物花卉，备极精工，尝画黑兔图，松云荷雀图，黑猿攀槛图，赏赐王公，珍为秘宝。又敕造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裁剪成笺、有菊花笺、红牡丹笺、洒金笺、五色粉笺等名目。他若褐色香炉，蓝纱宫扇，青花脂粉箱，统由大内创制，流传禁外。香炉形式不一，炉底多用匾方印，阳铸大明宣德年制，印地光滑，蜡色可爱。宫扇用竹骨二十余，粘以蓝纱，承以木柄，可收可放，随意卷舒，尝有御制六字诗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烦暑，招回天上清凉。”所赋便是此物。青花脂粉箱系是磁质，花纹曼体，覆承两洼，子母隔膜，周围有小窦可通，灵妙无匹。或谓先由暹罗国贡入，宣宗饬匠仿造，穷年累月，仅成十具。两具给与孙后，余均分赏宫嫔。宫中又尝斗蟋蟀，宣宗最爱此戏，曾密召苏州地方官，采进千枚。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种种玩耍，无非因天下太平，有此清赏。好在宣宗未尝荒耽，不过借物抒怀，为消遣计，看官休要误视。当作宋徽宗、贾似道一流人物呢。点醒正意。

宣宗一日微行，夜漏已迟，尚带四骑至杨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道：“陛下一身，关系至重，奈何轻自到此？”宣宗笑道：“朕思卿一言，所以亲至。”遂与士奇谈了数语，方才还宫。越数日，宣宗复遣内监范弘，往问士奇，谓微行有何害处？士奇道：“皇上惠泽，未必遍洽寰区，万一怨夫冤卒，伺间窃发，岂不是大可虑么？”后过旬余，果由捕盗校尉，获住二盗，鞫供得实，乃欲乘帝出行，意图犯驾。宣宗方喟然叹道：“今才知士奇爱朕呢。”以此益器重士奇。士奇亦知无不言，屡有献替。三杨中要推士奇。

宣德三年，宣宗出巡朔方，击败兀良哈寇众，五年及九年，又两出巡边，俱至洗马林。诸将请乘便击瓦特部，士奇与杨荣，极力奏阻，因此偃武而归。会夏原吉、金幼孜先后病殁，蹇义亦老病，国事悉赖三杨。宣宗优游一二年，忽然得病，竟至大渐，令太子祁镇嗣位，所有国家大事，禀白太后而后行。诏书甫就，竟报驾崩。统计宣宗在位十年，寿三十有八，生二子，长即太子祁镇，次名祁钰，为贤妃吴氏所出。祁镇年才九龄，外廷啧有烦言，争说太子年幼，不能为帝。甚至侵及太后，谓太后已取金符入内，将召立襄王瞻墡。杨士奇语杨荣道：“嗣主幼冲，谣诼纷起，倘有不测，危及宫廷。我辈受先

皇厚恩，理应力保幼主，扶持国祚。”荣允诺，遂率百官入临。适太后御乾清宫，女官佩刀剑值侍，召二杨入见。二杨叩首毕，即请见太子。太后道：“我正为此事，特召二卿。二卿系先朝耆旧，须夹辅幼主，毋负先帝！”二杨复顿首道：“敢不遵旨。”太后遂令二杨宣入百官，一面召太子出见，指示群臣道：“这就是新天子，年甫九龄，全仗诸卿调护！”群臣闻太后言，各伏谒呼万岁。戏剧中有二进宫一出，便是就此演出。当下奉太子登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是为英宗，追谥皇考为章皇帝，庙号宣宗。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后为皇太后，封弟祁钰为郕王。

会吏部尚书蹇义已殁，旧臣除三杨外，资格最崇，要算英国公张辅。其次即尚书胡濙。太皇太后委任五臣，凡遇军国重务，悉付裁决。内侍请垂帘听政，太皇太后道：“祖宗成法，明定禁律，汝等休得乱言！”彭城伯张昶。都督张升，皆太皇太后兄弟，但令朔望入朝，不得与闻国政。升有贤名，杨士奇请加委任，终不见从。是时宫中有一个巨蠹，名叫王振，为司礼太监，特笔表明，隐寓惩恶之义。振狡黠多智，曾事仁宗于东宫，宣德时，已有微权。英宗为太子，振朝夕侍侧，及英宗即位，遂命掌司礼监，格外宠任，且尝呼他为先生。振遂擅作威福，于朝阳门外筑一将台，请帝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名为阅武，其实是收集兵权，为抵制文臣起见。直诛其隐。且矫旨擢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广以卫卒守居庸，往投振门，大为契合，遂奏广为武臣第一，不待朝旨，即予超擢，宦官专政自此始。应第一回权阉之弊。振尚虑威权不足，意欲加谴大臣，隐示势力，适值兵部尚书王骥，及右侍郎邝野，奉旨筹边，迟延未复。振遂潜导英宗，令召骥野二人入殿，面责道：“尔等欺朕年幼么？如此怠玩。成何国体？”随喝令左右，执二人下狱，右都御史陈智，希振意旨，亦劾张辅回奏稽延，并讦科道隐匿不发，应该连坐。那时九岁的小皇帝，晓得甚么，自然由王振先生作主，振因张辅是历朝勋旧，不便加刑，只命将科道等官，各杖二十。及太皇太后闻知，忙令停杖，已是不及。惟王骥、邝野，总算由太皇太后特旨，释出狱中。太皇太后甚是不悦，亲御便殿，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胡濙五人入见。英宗东首上立，五大臣西首下立。太皇太后顾英宗道：“此五大臣，系先帝简任，留以辅汝，一切国政，应与五大臣共议，非得他赞成，不准妄行！”英宗含糊答应。太皇太后又回顾五臣，见杨溥在侧，召他至前道：“先帝念卿忠，屡形愁叹，不意今复得见卿。”溥不禁俯伏而泣，太皇太后亦流涕不止。原来仁宗为太子时，因僚属被谗，溥及黄淮等皆下狱，见第三十回。仁宗每在宫中言及，嗟叹不已，及即位，始一概释放。见三十一回。黄淮于宣德八年辞归，惟杨溥擢任礼部尚书，与杨士奇等同直内阁。太皇太后感念前事，乃有是言。呜咽片时，复由太皇太后饬令女官，宣王振入殿。振向前跪伏，太皇太后勃然道：“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汝死！”振闻言大惊，正拟复辩，那左右女官，已拔剑出鞘，架振颈上，吓得他魂不附体，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何不将他一刀杀死，免得后来闯祸。英宗见这情形，忙匍匐地上，替他求免，五臣亦依次跪下。太皇太后道：“皇帝年少，不识此等小人，佐治不足，误国有余，我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随又命王振道：“汝若再思预政，决不饶汝！”振叩首谢恩，太皇太后叱令退去，振战栗而出，五大臣亦奉旨退朝。

太皇太后挈英宗入宫，不劳细叙，惟王振经此一跌，不得不稍稍敛戢。约有三四年不敢预事。至正统五年，太皇太后老病，杨士奇、杨荣等，亦多衰迈，王振又渐萌故态，想乘此出些风头，便步入内阁，适与杨士奇、杨荣相见，徐问道：“公等为国家任事，劳苦久了，但公等已皆高年，后事待何人续办？”与你何干？士奇道：“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言未毕，荣复插入道：“此言错了。我辈衰残，不能长此办事，当选举少年英材，使为后任，才得仰报圣恩。”振喜形于色，方告别而去。士奇与荣道：“这等小人，如何与他谦逊？”荣答道：“渠与我等，厌恨已久，一旦中旨传出，牵掣我等，势且奈何？不如速举一二贤人，入阁辅政，尚可杜他狡谋。”语虽近似，但三杨同心，尚不能去一奸珰，后人其如振何？士奇始释然道：“如公高见，胜我一着，很是佩服。但应举贤人，如侍讲马愉，曹鼐等，何如？”荣答道：“还有侍讲苗衷、高谷等，不亚愉鼐，亦可保荐。”士奇唯唯，散值后即草好荐表，于次日进呈。有旨但令“马愉、曹鼐，入阁参预机务，苗高二人罢议。”

未几杨荣病殁，阁臣中失一老成，王振又问士奇道：“吾乡中何人堪作京卿？”无非欲市恩乡人。士奇道：“莫若山东提举佥事薛瑄。”原来薛瑄籍隶山西，与王振同乡，振遂奏白英宗，召瑄为大理寺少卿。瑄至京，士奇使谒振，瑄瞿然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瑄岂敢出此么？”名论不刊。士奇赞叹不已。越数日，会议东阁，振亦在座，公卿见振皆趋拜，惟一人独立，振知为薛瑄，先与拱手，瑄始勉强相答，自是振衔怨乃深。会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修筑告成，永乐时，三殿被灾，至是始成。大宴群臣，独王振不得与宴。英宗如失左右手。潜命内侍往候王先生。内侍至王振宅，闻振方厉声道：“周公辅成王，有负扆故事，我独不可一坐么？”前时永乐帝尝自命周公，此次轮着王振，正一蟹不如一蟹。内侍复命，英宗明知祖宗成制，宫内太监，不得与外廷宴享，奈心中敬爱王先生，只恐惹他动恼，不得不破例邀请，好一个徒弟。便命开东华中门，宣振入宴。振始洋洋自得，骑马而来，到了门前，百官已迎拜马前，振乃下马趋入，饮酣乃去。

正统七年，册立皇后钱氏，一切礼仪，免不得劳动王先生，王先生颐指气使，那个还敢怠慢？司礼监应出风头。英宗反加感激。是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剧，传旨问杨士奇、杨溥，以国家有无大事未举。士奇忙缮好三疏，逐日呈递。第一疏言建文帝临御四年，虽已出亡，不能削去年号，当修建文帝实录。第二疏言太宗有诏，收方孝孺等遗书者论死，今应弛禁。第三疏尚未呈入，太皇太后已崩。士奇等入哭尽哀，独这位阴贼险狠的王先生，心中大喜，好似拔去眼中钉，从此好任所欲为了。小子有诗咏道：

误国由来是贼臣，权阉构祸更逾伦。
三杨甘作寒蝉侣，莫谓明廷尚有人。

欲知王振不法行为，且俟下回再叙。

本回叙宣宗事，过不掩功，亦善善从长之义。明代守文令主，莫若仁宣，著书人未尝讳过，亦

未敢没功。律以董狐直笔，紫阳书法，庶几近之。且于太皇太后张氏，及大学士杨士奇，极力表彰，无美不著。至若况钟、赵豫诸贤吏，亦一律叙入，扬清激浊，殆有深意存焉。王振用事，祸启英宗，太皇太后洞烛其奸，令女官拟刃于颈，其明智更不可及。乃帝臣乞请，不即加诛，大奸未去，贻误良多。至于慈躬大渐，垂询国事，士奇拟上三疏，仅呈其二，而未闻列振罪恶，力请严惩，是士奇之谋国，尚不太皇太后若也。明多贤后。若太皇太后张氏者，其尤为女中人杰乎？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却说司礼监王振，因太皇太后既崩，遂得肆行无忌。先是太祖置铁牌于宫门，高约三尺，上铸内官不得干预朝政八字，振竟将铁牌携去。自在皇城筑一大宅，宅东建智化寺，竖碑祝厘，侈述功德。翰林院侍讲刘球，上言十事，大旨在勤圣学，亲政务，用正士，选礼臣，核吏治，慎刑罚，罢土木，定法守，息兵争，储武备，说得井井有条，颇切时弊，惟未尝劾及王振，振亦不以为意。偏有个钦天监正彭德清，倚振为奸，公卿多趋谒。球与同乡，独不为礼，德清恨甚，遂摘球疏中语，谓振道："这便是有意劾公呢。"一语够了。振闻言大怒，遂逮球下狱，且嘱锦衣卫指挥马顺，置球死地。顺遂夜携小校入狱，令持刀杀球。球大呼太祖太宗，声尚未绝，首已被断，血流遍体，尚屹立不动。顺竟命将尸身支解，瘗狱户下。毕竟忠魂未泯，先祟小校，暴病毙命，次祟马顺子，病狂大哭，突捽顺发，拳足交下，并痛骂道："老贼！我刘球并无大过，你敢趋附逆阉，害死我么？看你等将来如何？我先索你子去罢。"言已，两目上翻，仆地而死。事见正史，足为奸党者戒。顺附振如故，振且恣肆益甚。

会某指挥病殁，有一遗妾，很是妖艳，振从子山，与他勾搭，拟娶还家，偏为指挥妻所阻。山嗾妾诬妻毒夫，至都御史衙门，击鼓申诉。最毒妇人心。都御史王文，亲自讯究，初颇持正不阿，从竟受山运动，严刑胁供，迫令诬服。大理寺少卿薛瑄，洞悉冤诬，驳还谳案，文遂劾瑄受贿，故出人罪，朝旨竟将瑄严谴，系狱论死。瑄有三子，上书以长子淳代死，次幼二子戍边，乞赎父罪。有诏不许，瑄将被刑。振有老仆，在爨下坐泣，为振所见，问明缘由。这老仆呜咽道："闻薛夫子将受刑，不禁心伤呢。"权阉家中，难得有此义仆。振意少解。会兵部侍郎王伟，亦上书申救，乃免死除名，放归田里。既而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请改建国子监，由振奉旨往验，时勉不加礼貌，振竟怀恨，即坐时勉擅伐官树罪，枷号监门。太学生三千多人，上疏营救，并经孙太后父孙忠，为白太后，转述帝前，方才得释。是时杨士奇忧愤成疾，乞病告归。士奇子稷不肖，为言官所劾，逮入狱中。可怜士奇忧上加忧，竟尔逼死。还有大学士杨溥，孤掌难鸣，敷衍了两三年，亦得病谢世。

士奇号西杨，溥号南杨，前时杨荣号东杨，并称三杨。三杨为四朝元老，尚为振所敬惮，至是陆续病终，振正好坐揽大权，任情生杀。内使张环、顾忠，匿名讦振，受了磔刑。驸马都尉石璟，偶骂了家阉吕宝，为振所闻，说他贱视同类，饬令下狱。大理寺丞罗绮，参赞宁夏军务，尝诋中官为老奴，由总兵官讨好王振，讦他罪状，坐戍边疆。监察御史李俨，谒振不跪，亦被戍。霸州知州张需，得罪中官，又被逮至京，箠楚几死。惟光禄寺卿余亨，诈称诏旨，日支御膳供振，得擢为户部侍郎。工部郎中王祐，拜振为义儿，不敢蓄须，尝对振言儿当似爷，亦得擢为工部侍郎。府部院诸大臣，及在外方面大僚，每当朝觐，必先至振第，最少纳百金，多则千金万金，称爷称父，不计其数。龌龊已极。

其时有麓川一役，也是王振始终主张，用兵数次，虽得获胜，究竟劳师数十万，转饷半天下，得不偿失，功不补患，待小子叙述出来，以便看官细评。麓川地接平缅，在云南西徼，洪武中沐英平云南，平缅酋思伦发，亦率众内附，太祖命兼统麓川，为平缅、麓川宣慰司。应第十九回。已而思伦发复叛，复经沐英讨平，分地为三府，一名孟养，一名木邦，一名孟定，皆属云南管辖。思民失官，伦发病死，子思任发桀黠喜兵，谋复乃父故地，适孟养、木邦，与缅甸相仇杀，遂乘机出击，侵略麓川。黔国公沐晟，据实奏闻，且请发兵进讨。明廷会议，或主剿，或主抚，议论不一。王振欲示威荒服，决计出师，乃命都督方政，会集沐晟，及晟弟沐昂，率兵讨思任发。思任发闻大军将至，贻书沐晟，愿入贡输诚，晟信以为真，无出征意，政以为诈，必欲进击，且请造舟济师，晟皆不许。政独引兵渡龙川江，至高黎共山下，击败蛮众，斩首三千余级，乘胜深入，拟捣思任发巢穴。转战力疲，遣使至晟处乞援，晟恨他违制，延不发兵。思任发料政疲乏，突出象阵冲击，政竟战死，全军覆没。明廷接到警耗，严旨责晟，晟惧罪暴卒，乃令昂代统各军。久亦无功。思任发却遣头目陶孟等，带着象马金银，入京贡献，且奉表谢罪。廷臣请就此罢兵，独王振定欲平蛮，调还甘肃总兵官蒋贵等，令在京待命。兵部尚书王骥，揣知振意，亦力主用兵。于是令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王骥总督军务，侍郎徐晞转输军饷，大发东南诸道十五万人，刻期并进。既至云南，由王骥部署诸将，分三路攻入。思任发立营龙川江，树栅固守，官军合攻不能下，会大风骤起，骥遂命纵火焚栅，蛮众乃溃，长驱抵木笼山，连破七寨，直捣蛮巢。思任发恰也狡黠，暗地分兵，从间道绕出，来袭官军背后，幸骥预先戒备，但令各营坚壁勿动。蛮众冲突数次，好似铜墙铁壁，不能挫损分毫。骥却令都指挥方瑛，潜攻敌寨，思任发排着象阵，来截方瑛，被方军矢射铳击，象阵溃散。思任发尚死守寨中，会右参将冉保，亦由东路击破诸寨，率兵来会，骥命截守西峨渡，自率诸将四面环攻，西风又作，复行纵火，敌寨立破，斩馘无算。思任发挈了二子，窜走缅甸，骥留兵屯守，奏凯班师。明廷饮至论赏，进封蒋贵为定西侯，王骥为靖远伯，余皆升赏有差。已发兵两次了。

思任发闻大军北旋，复自缅甸入寇，英宗语蒋贵、王骥等道："蛮众未靖，死灰复燃，卿等为再行。"贵骥等顿首受命，遂起兵如前。发卒转饷，多至五十万人。大军至金齿，檄缅人献思任发，缅人佯诺不遣。骥语贵道："缅甸党贼，不得不讨。"贵亦赞成骥言，遂邀同都督沐昂，分道大进。贵身为前驱，麾众渡江，焚敌舟数百艘，大战一昼夜，杀敌

几尽。再谕缅人缚献巨魁。缅人答书，以思任发子思机发，窃据者蓝，麓川别寨。恐他致仇为解。骥乃率兵赴者蓝，捣入思机发寨中，思机发遁去，只获他妻子，及部目九十余人，当即露布告捷。廷议以劳师已久，饬令还军。骥遂置陇川宣慰司，引师北归。三次往返。越年余，云南千户王政，奉敕币宣谕缅酋，令缴出思任发，否则大军且至。缅酋恐惧，乃执思任发及妻孥部属三十二人，付与王政。思任发不食垂死，政遂将他斩首，函献京师。惟思机发仍出据孟养，屡谕不从，诏令沐晟子沐斌往讨。晟死后，斌袭爵。斌至孟养，以粮尽瘴作引还。王振必欲生擒思机发，再怂恿英宗，仍命王骥总督军务，率都督宫聚，左右副总兵张軏、田礼等，克日南征。四次用兵。骥渡龙川江，直抵金沙江，思机发列栅西岸，抵拒官军。官军造浮桥济师，大呼奋击，毁栅攻入。思机发不能支，退保鬼哭山巅，又被官军击破，落荒遁去。骥追至孟那海，地去麓川千余里，土番皆望风惊顾道："自古汉人，从没有渡过金沙江，今王师到此，莫非天威不成？"骥沿途宣抚，因恐馈饷不继，收军引还。不意思机发少子思陆，复由蛮众拥戴，仍据孟养。骥知寇终难灭，乃与思陆约，立石金沙江为界，与他宣誓道："石烂海枯，尔乃得渡。"思陆亦惶惧听命，骥乃班师还朝。总计麓川一役，自正统四年出兵，直至十四年，方算做一场归束。文亦止此，作一归束。

但当时军书旁午，日有征发，免不得骚扰民间，东南一带的土匪，乘隙煽乱，统以诛王振为名，所在揭竿。闽贼邓茂七，据陈山寨，自称铲平王，攻陷二十余县，经御史丁瑄，集众往剿，驰击半年，才得荡平。矿盗叶宗留、陈鉴湖等，遥应茂七，剽掠浙江、江西、福建诸境，势日猖獗，茂七伏诛；鉴湖自欲为王，杀死宗留，居然建立伪号，纠众攻处州。浙江大理寺少卿张骥，遣人往抚，晓以利害，鉴湖还算听命，情愿归降。

东南才报平靖，西北陡起烽烟，先是兀良哈三卫，屡次入寇，宣宗北巡，曾击退寇众，后来仍出没塞下。英宗尝遣成国公朱勇等，勇系朱能子。分兵四出击兀良哈，连破敌营，斩获万计。兀良哈三卫寖衰，惟怀恨甚深，竟去连结瓦剌部，入犯边疆。瓦剌部长马哈木死后，子脱欢嗣，应三十回。与鞑靼部头目阿噜台，日相仇敌，阿噜台竟为脱欢所杀，余众东徙。鞑靼汗答里巴已死，脱欢立脱古思贴木儿曾孙脱脱不花，为鞑靼继汗，自为太师，专揽权势。既而脱欢又死，子乜先嗣。乜先亦作也先，通鉴辑览作额森。乜先尝遣使入贡，王振以粉饰太平为名，赏赍金帛无数。至正统十四年，乜先以二千人贡马，号称三千，振令礼部点验人数，按名给赏，虚报的一概不与，所有请求，只准十分之二，乜先大愤，又经兀良哈三卫往诉，遂大举入寇。鞑靼汗脱脱不花，劝阻不从，也只好随他发兵。于是脱脱不花，率兀良哈部众，入寇辽东。阿拉知院寇宣府，并围赤城。乜先自拥众寇大同。至猫儿庄，参将吴浩迎敌，一战败死。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率兵往援，又均战殁宁和。

警报与雪片相似，飞入京城，英宗只信任王振先生，便向他问计。王振道："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都是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力方强，何不上法祖宗，出师亲征呢？"说得冠冕堂皇，奈后人不及前人何？英宗闻言大喜，便召集群臣，谕令随跸北征。是时荧惑入南斗，廷臣都防有他变，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遂力言六师不宜轻出，英宗不从。吏部尚书王直，又率百官再三谏阻，亦不见纳。先生之言，原不可违。竟下诏令郕王

居守，自率六军亲征。英国公张辅，暨公侯伯尚书侍郎以下，一律随行，军士凡五十万人。王振侍帝左右，寸步不离，沿途命令，统由他一人主持。不愧为先生。及至居庸关，群臣请驻跸，俱被驳斥。进次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群臣又交章请留。振大怒道："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未见一敌，便想回去么？语似近理，但问他有何把握？再有抗阻，军法不贷。"好象一位王军师。遂麾兵再进。一路上威风凛凛，无人敢撄。成国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听命。尚书邝野、王佐等，偶忤振意，罚跪草中，俯伏竟日。钦天监正彭德清，系振私人，入语振道："象纬示儆，不可复前，若有疏虞，危及乘舆，何人当此重责？"振又大声道："即或有此，亦是天命。"学士曹鼐进言道："臣子不足惜，主上系社稷安危，岂可轻进？"振终不从。至阳和，兵已乏粮，僵尸满路，众益危惧，振仍拟决计北行。直至大同，中官郭敬，向振密阻，振始有还意，下令班师。总是同类之言，还易入听，然亦迟了。大同总兵郭登，告学士曹鼐等，请车驾速入紫荆关，方保无虞。曹鼐转白振前，振又不听。振系蔚州人，初欲邀帝至家，向蔚州进发，嗣恐损及乡禾，复改道宣府。忽有侦骑来报，乜先率众来追，将到此地了。振不以为意，只遣朱勇率三万骑，往截乜先，勇轻率寡谋，仓猝就道，进军鹞儿岭，突遇敌兵杀出，左右夹攻，杀掠几尽。邝野闻知此信，急请车驾长驱入关，严兵断后。奏牍上呈，并不见报。野再诣行殿力请，振叱道："腐儒晓得甚么兵事？再言必死。"难道腐竖反知兵事么？喝左右将野推出。振偕英宗徐徐南还，至土木堡，日尚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群臣欲入保怀来，振检点自己辎重，尚少千余辆，命驻兵待着。辎重可换性命否？时当仲秋，天气尚热，人马行了二日，很是燥渴，四处觅水，不得涓滴。及掘井二丈余，仍然干涸，军士惊慌得很，急遣侦骑远觅。返报南去十五里，有一小河，奈敌军前哨，已到河边，不便往汲了。诸将闻敌军将到，越觉慌乱，振尚意气自如。延至夜半，敌军纷纷趋至，都指挥郭懋等，急上马迎战，杀了半夜，敌越来越多，竟将御营团团围住。正在惶急，忽报乜先使至，持书议和。英宗命曹鼐草敕，遣通事二名，随北使偕去。振急传令拔营，想是辎重已到，不然，前何迟迟？后何急急。将士等得此机会，好似重囚遇赦，赶先奔走。行不上三四里，行伍又乱，蓦闻炮声四起，敌骑又复杀到，大刀阔斧，奋砍官军。那时官军饥渴难当，逃归心急，还有甚么气力，对付敌兵？敌兵左驰右骤，大呼快降。官军要命，弃甲投械不迭。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贵，尚书邝野、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百余人，还想勒兵抵御。那知敌兵接连放箭，所有将士，多被射死，连张辅等一班辅臣，也都中箭身亡。张辅老臣，至此始死于沙场，可为建文帝吐气。英宗不禁慌张，只睁着眼顾视王振，振至此亦抖个不住。王先生威福享尽了。护卫将军樊忠，愤愤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亦何一不自他闯祸？我今为天下杀此贼子。"言至此，即袖出铁锤，猛击振首，扑蹋一声，头颅击碎，鲜血直喷，倒毙地上。快哉！快哉！当下请英宗上马，率领骑兵，冒死突围。怎奈敌兵层裹，竟没有一毫出路，忠竟力战身亡。英宗见忠已死，无法可施，重下雕鞍，坐地休息。忽有敌兵一队，破围竟入，竟将英宗一拥而去，正是：

滚滚寇氛敢犯驾，堂堂天子竟蒙尘。

未知英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续叙。

麓川之役，以一隅骚动天下。可已而不已者也。瓦剌入寇，决议亲征，张皇六师，亦非无策，较诸麓川之劳师动众，宜较为有名矣。然王振擅权，威逾人主，公侯以下，俱受制于逆阉之手，几曾见刑余腐竖，能杀敌致果者耶？鱼朝恩监军，而九节度皆溃，智勇如郭子仪，且亦在溃散之列。况出塞诸将，不逮子仪远甚，安在其不败衄也。惟王振之决意劝驾，实肇自麓川之捷，彼以为麓川可胜，则瓦剌亦何不可胜，设能一战克敌，则功莫与匹，捽天子且如反掌，遑问张辅、朱勇诸人耶？然天道恶盈，佳兵不祥，古有明征，矧属阉竖？樊忠一锤，大快人心，惜乎其为时已晚也。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却说英宗被虏北去，警报驰达阙下，在京留守诸臣，将信未信，正与郕王议毕军情，退朝归第，忽见败卒累累，奔入京城。随后有萧维等、杨善等，亦踉跄驰来，百官惊问道："乘舆归来么？"萧杨统是摇首。百官又问道："你两人都随着乘舆，怎么你等已归，乘舆不返？"萧杨被他诘住，瞠目不答。经百官再三研询，才说出乘舆被陷四字。百官忙入报郕王，郕王又转禀孙太后，那时宫廷鼎沸，男妇徬徨，孙太后、钱皇后等，更哭得泪人儿一般。至穷究英宗下落，连萧、杨都不知情。喧攘了好几日，方接怀来守臣飞章，报称英宗被留虏廷，已有旨遥索金帛。于是太后搜括宫中珍宝，载以八骏名马，皇后钱氏，复添入金珠文绮，遣使诣乜先营，愿赎皇帝还京。看官！你想乜先既得了英宗，岂肯轻轻放还？所遗金宝马匹等物，老实收受，但羁住英宗不放。去使还报太后，太后无法，只好召集群臣，大开会议。侍讲徐珵上言道："京师疲卒羸马，不满十万，倘乜先乘胜进来，如何抵敌？愚意不若且幸南京。"尚书胡濙道："我能往，寇亦能往。某只知固守京师，不宜惧敌南迁。"侍郎于谦道："那个敢倡议迁都？如欲南迁，实可斩首。试思京师为天下根本，京师一动，大事去了。北宋南渡，可为殷鉴。请速召勤王兵，誓死固守。"学士陈循道："于公所言，很是合理。"太监兴安大声道："京师中有陵庙，如或大众南去，何人再来守着？徐侍讲贪生畏死，不足与议国事，快与我出去！"言固甚当，但太监又来干政，实是不祥。珵怀惭而退，议遂定。太后遂命郕王总统百官，嗣复立皇长子见深为太子，见深甫二岁，令郕王翼辅，诏告天下道：

迩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惧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

戒，被留敌廷。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万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特录此诏，见得太子已定，后来景泰帝擅易，贪私可知。

郕王祁钰，既受命辅政，每日临朝议政，令于谦为兵部尚书，缮修兵甲，固守京城，谦直任不辞。一语已见忠忱。廷臣复交章追劾王振，言振倾危宗社，罪应灭族，若不奉诏，死不敢退。郕王迟疑未决。迟疑何为？指挥马顺，叱群臣道："王振已死，说他甚么？"这语甫出，恼动了给事中王竑，越班向前，一把抓住顺发，怒目顾视道："汝仗着王振，倚势作威，今尚敢来多嘴么？"马顺还是不服，亦执住王竑，你一拳，我一脚，斗殴起来。众官见马顺倔强，都气得发竖冠冲，顿时一拥上前，交击马顺。顺虽武夫，奈双手不敌四拳，竟被众官拖倒，拳殴足踢，立刻打死。刘球之言验矣。朝仪大乱。郕王惊避入内，众复拥入，定要族诛王振。太监金英，传旨令退，众又欲捽英，英忙走脱。晦气了毛、王两中官，被众拖出门外，一阵乱殴，复致击毙。郕王又欲抽身，于谦抢进一步，扶住郕王，请即降旨，从众所请。郕王乃令都御史陈镒，率卫卒籍王振家，并将他阖门老幼，尽行拿下。镒奉命即往，不到一时，已把王振家族，及振从子王山，一概押到，山反缚跪庭中，众官都向他唾骂，呶呶不绝。此时某指挥妾，不知亦在列否。于谦即传郕王命令，驱出罪犯，尽行斩讫。至陈镒籍产复命，共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其他珍玩无算。众官再请籍振党，郕王一一允从。自彭德清以下各家，次第籍没。中官郭敬，正自大同逃归。亦饬令下狱，抄没家资。众始拜谢退出。是日事起仓猝，赖谦镇定。谦排众翊王，累得袍袖俱裂。既退朝，吏部王直，执谦手道："朝廷幸赖有公，若如我等老朽，虽多何益？"谦逊谢而散。

话分两头，且说乜先既虏住英宗，从部下伯颜贴木儿议，好生看待，并欲以女弟嫁给英宗。英宗侍臣，只有校尉袁彬，及译使吴官童等数人，官童密语英宗道："乜先欲以妹配陛下，殊不可从。陛下为万乘主，岂可下为胡婿么？"英宗踌躇半晌，方道："身被羁絷，不便拒绝，奈何？"官童道："臣自有言对付。"便往语乜先道："令妹欲配给皇上，足见盛情，但皇上在此，不当野合，须俟车驾还都，厚礼聘迎，方为两全。"乜先乃止。嗣复欲选胡女荐寝，又由官童婉辞道："留俟他日，为尔妹从嫁，当并以为嫔御。"语颇合体。乜先乃不复多言，惟总不肯放还英宗，且拥至宣府城下，伪传上命，饬守将杨洪、罗守信，开门迎驾。杨洪令守卒答道："臣只知为皇上守城，他事不敢闻命。"乜先见杨洪固拒，复拥至大同，坚索金币。广宁伯刘安，都督郭登，亦闭城不出，校尉袁彬，用首触门，大呼接驾，刘安等乃出城见英宗。英宗密语道："乜先声言归我，情伪难测，卿等须严行戒备。"安等受命，献上蟒龙袍一袭。英宗转赐敌目伯颜贴木儿。乜先见了刘安，仍索资犒军。安以金至驾还为约。乃入城搜括金银，约得万余，送给乜先。郭登闻信，语手下亲信将弁道："这是明明欺我呢，不若将计就计，劫还车驾，方为上策。遂募壮士七十余人，激以忠义，约事成畀他爵禄。士皆踊跃听命，正拟乘夜出劫，忽报乜先拥帝驰去，计遂不行。登乃练兵修械，誓死捍边，大同赖以保全。明廷擢他为总兵官，镇守大

同。又封杨洪为昌平伯，镇守宣府。惟居庸关一带，尚属空虚，由于谦荐举员外郎罗通，令提督各军，尽力守御。乜先见边备日严，恰也不敢进攻，只拥着这位奇货可居的英宗，往来塞外，所有苏武庙李陵碑诸名胜，统去游览。行至黑松林，乜先设宴款待英宗，且令自己妻妾，奉觞上寿，歌舞为乐。仿佛强盗请财神。英宗得过且过，除与乜先宴会外，常住在伯颜帖木儿营中，虽得伯颜夫妻优礼相待，毕竟身在虏中，事事受制；兼且中外风俗，全然不同，所居的是毳幕韦帐，所食的是膻肉酪浆，状况凄凉，不劳细述。

惟郕王祁钰，留守京师，免不得有左右侍臣，怂恿为帝。郕王恰也有意，但一时不便即行。直揭郕王隐衷，并非深刻。会都指挥岳谦，出使瓦刺，回京后口传帝旨，令郕王继统。并无书证，安知非郕王暗中授意？郕王佯为谦让，廷臣复合辞劝进，俱说车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当此忧患危疑的时候，断不可不立长君，俾安宗社。郕王犹再三固辞，经群臣入奏太后，太后降旨，令郕王即位，郕王方才受命，喜可知也。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择日践阼。看官记着！这年是正统十四年九月，郕王登基，以次年为景泰元年。后来英宗复辟，复将他削去帝号，仍称郕王。至宪宗成化十一年，追还尊称，立庙祭飨，谥为景帝。小子此后，也以景帝相称，暂称英宗为上皇，以存实迹。特别表明，俾清眉目。

话休叙烦，且说景帝即位，遣都指挥佥事季铎，诣上皇所，详述情事。并致书乜先，亦举即位事相告。乜先本挟上皇为奇货，至是闻景帝嗣立，似把上皇置诸度外，不由的失望起来。适有太监喜宁，从上皇北狩，叛附乜先，乜先遂与他商议。喜宁献计道："现在紫荆关一带，守备空虚，不如乘此叩关，诡言奉上皇还京，令守吏开关相迎，我等留下守吏，乘势入关，直薄京城，京城被攻，定要南迁，燕都可为我有了。"阉人之狡诈如此。乜先大喜，遂拥上皇至紫荆关，途次遇通政使谢泽。斗了一仗，泽败绩被杀。乜先直抵关下，诡传上皇谕旨，命守备都御史孙泽，都指挥韩青接驾。孙、韩率千骑出关，往迎上皇，不意伏兵骤起，把他困住垓心，两人冲突不出，自刎而亡。关吏闻主将战死，立时溃散。乜先率军入关，长驱东进。京师大震。

明廷赦成山侯王通罪。命为都督，升鸿胪寺卿，杨善为副都御史，协守京城。于谦复请释放石亨，令总京营兵马。石亨初守万全，因土木被围，勒兵不救，坐逮诏狱。景帝从于谦言，令他带兵赎罪。独任谦总督各营，令诸将均归节制，凡都指挥以下，有不用命，先斩后奏。谦乃召集军士，约得二十二万人，列阵九门外。石亨请毋出师，但坚壁以待，谦艴然道："寇势张甚，奈何示弱，"乃身先士卒，擐甲出城，自营德胜门，涕泣誓师，期以必死。于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可见行军全在作气。乜先拥上皇过易州，至良乡，进次芦沟桥，沿途无人拦阻，只有父老接驾，进献茶果羊酒等物。上皇遥为抚慰，一面作书三封，一奉皇太后，一致景帝，一谕诸大臣，由番使递入京营。太监喜宁，并嘱番使传语，邀大臣迎驾。番使依词直达，并赍交上皇三书，当由于谦传报景帝，帝命通政司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出城朝见。喜宁又私语乜先道："来使官卑，当更易大臣。"乜先点首，遂与王复、赵荣道："尔皆小官，可速去，当令于谦、石亨、胡濙、王直等来。若要上皇还驾，除非金帛，万万不可。"王复、赵荣，无可答辩，只与上皇遥见一面，便被乜先勒归。

廷臣尚欲议和，遣人至军中问谦。谦答道："今日只知有军旅，他不敢闻。"也先待了两日，不得议和消息，遂纵兵大掠，焚三陵殿寝祭器，自麾劲骑攻德胜门。谦设伏空舍，但遣数百骑诱敌。也先弟博罗及平章卯那孩，率众轻进，伏兵从暗处觑着，待敌兵将近，一齐杀出，迭用火器击射。博罗当先受创，倒撞马下。卯那孩来救博罗，不防火箭射来，正中咽喉，立即毙命。余众纷纷逃去。石亨出安定门，来截逃兵，也先也遣兵接应，两下里又厮杀起来，亨与从子石彪，各持巨斧，劈入敌阵，敌向西溃走，追至西城，敌复却而南。也先乘官军拒战，潜袭西直门，都督孙镗，慌忙迎敌，力斩敌前队数人，乘势追逼。也先驱军大进，一场混战，镗渐觉不支，返身欲趋入城中。给事中程信，闭门不纳，只与都督王通，都御史杨善，在城上鼓噪助威，并用枪炮遥击敌军。镗见无归路，也只好麾军奋斗，人人血战，喊杀连天。正在拚命相持的时候，石亨亦率军驰到，两下夹攻，始将也先击退。也先曾奉上皇居土城，至是退还，为居民所击，乱投砖石。明将王竑、毛福寿等又至，也先望见旗帜，不敢复前。退至土城数里外，勉强安营。于谦探知上皇未去，命石亨等夜半出兵，往击也先营，出其不意，击死万人。也先复遁，一面召还土城兵，仍劫上皇西去。谦遣将穷追，石亨及从子彪，追至清风店，复败敌众。孙镗等追至固安，又得胜仗。也先愤无所泄，令伯颜帖木儿拥着上皇，出紫荆关，自引军攻居庸关。时已天寒，守将罗通，汲水灌城，水冱成冰，坚而且滑，敌不得近。也先住城下七日，料知城不易攻，只好还师。偏偏罗通追来，三战三北，伤亡无算，弄得也先神色沮丧，狼狈遁去。也先实是无能。上皇出紫荆关，连日雨雪，跋涉甚艰，亏得袁彬随侍，昼为执鞭，夜为温寝。还有蒙古人哈铭，及卫沙狐狸，亦终日相随，侍奉不懈。也先劫上皇至瓦剌部，脱脱不花亦不甚得手，引众北归，见了上皇，也总算以礼相待，别遣使人赴京献马，意欲议和。景帝拟却还马匹，胡濙、王直道："闻脱脱不花，与也先有隙，名虽君臣，阴实猜忌，何妨收受献物，优待来使，这也是兵法上的反间计呢。"景帝称善，乃命来使入见，赐他酒馔，并赏金帛及衣服，来使欢谢而去。景帝以也先退走，京师解严，论功行赏，以于谦、石亨，立功最大，封亨为武清侯，加谦少保衔，总督军务。谦固辞不允，方才受命。既而也先复遣使来京，仍言欲送上皇还驾，廷臣又主张和议，谦独毅然道："社稷为重，君为轻，毋坠敌人狡计。"遂拒绝来使，一面申戒各边，专力固守，勿为敌愚。复加派尚书石璞守宣府，都御史沈固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寿山，佥都御史王竑守昌平，都御史邹来学，提督京都军务，平江伯陈豫守临清，副都御史罗通守山西，此外防边诸将，概仍原职，暂不变迁。乘着朝廷少暇，尊皇太后孙氏为上圣皇太后，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景帝生母，与英宗异，前文已详。立妃汪氏为皇后。典礼修明，宫廷庆贺。

过了残腊，就是景泰元年，也先复遣兵寇大同，总兵郭登，出师抵御，师行数十里，始与敌兵相值，登高遥望，敌兵如撵蚁一般，差不多有万余名。登手下只有八百骑，众寡悬殊，免不得各有惧色，遂纷纷禀请还军。登叱道："我军去城将百里。一思退避，人马疲倦，寇骑来追，还能自全么？"说至此，拔剑置案道："敢言退者斩。"此与前文王振意，自觉不同。言下即驱兵前进，径薄敌营。敌来迎战，登连发二矢，射毙敌目二人，乘势跃出，

复手刃敌目一人，敌众披靡。登麾众继进，呼声震天地，吓得敌众心惊胆战，只恨爷娘少生两脚，逃的不快。一奔一赶，直至栲栳山，复斩首二百余级，尽夺所掠而还。自土木败后，边将无敢与寇战，登以八百骑破寇万人，推为战功第一。明廷闻他战捷，封为定襄伯，自是边将益奋，争思杀敌。朱谦在宣府得胜，杜忠在偏头关得胜，王翱在辽东得胜，马昂在甘州得胜，修城堡，简精锐，军气大振，无懈可击。还有一桩可喜的事情，那叛阉喜宁，竟被宣府参将杨俊，擒送京师，小子也为明廷庆幸，然已是贻误多多了。因咏有一诗道：

> 引狼入室由王振，为虎作伥有喜宁。
> 恶贯满盈惟一死，诛奸尚恨乏严刑。

未知喜宁如何被擒，容至下回声明。

郕王祁钰，为英宗介弟，英宗被虏，由皇太后命，立英宗子见深为皇太子，以郕王为辅，是郕王只有摄政之责，监国可也，起而据天位，不可也。于少保忠诚报国，未闻于郕王即位，特别抗议，意者其亦因丧君有君，足以夺敌之所恃乎。昔太公置鼎，汉高尝有分我杯羹之语，而太公得以生还，道贵从权，不得以非孝目之。于公之意，毋乃类是。且诛阉党，拒南迁，身先士卒，力捍京师，卒之返危为安，转祸为福，明之不为南宋者，微于公力不及此。其次则即为郭登，于在内，郭在外，乜先虽狡，其何能为？所未慊人心者，第郕王一人而已。书中叙述甚明，褒贬处更有微词，阅者于此，可以觇笔法矣。

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却说太监喜宁，自叛降乜先后，尝导他入边寇掠，且阻上皇南还。上皇恨宁切骨，辄与侍臣袁彬密议，谋杀叛阉，但急切不能下手。宁亦最忌袁彬，诱彬出营，把他困住，亏得上皇闻报，亲往解救，方得脱身。彬乃与上皇定一密计，只说遣喜宁还国，索取金帛，一面令卫士高磐，与宁偕行。宁不知是计，忙去通报乜先，愿为一往。临行时，袁彬暗授锦囊，内藏密书，令系髀间，投递宣府总兵官。磐唯唯从命，即与喜宁就道。不数日即到宣府，参政杨俊，闻上皇遣使到来，即出城迎接，把酒接风。磐已解下锦囊，暗付杨俊。俊托故离座，私下一阅，统已分晓，便潜令军士，小心伺候。喜宁恰也机警，见杨俊多时不出，防有他变，即立起身来，意欲逃席。不防高磐在旁，竟将他双手挟住，大

呼杨参将快拿逆阉。俊正引兵出来，令数人齐上，似老鹰拖小鸡一般，立刻抓去，打入囚车，押送京师。那时还有何幸，自然问成极刑，磔死市曹。死有余辜。

高磐返报上皇，上皇大喜道："逆阉受诛，我南归有日了。"当命袁彬转达乜先，略言喜宁挺撞边吏，因此被擒，乜先愤愤，便遣兵入寇宣府，与喜宁报仇。偏遇着守将朱谦，纵兵奋击，杀得他七零八落，大败而逃。嗣复以奉还上皇为名，转寇大同。先锋队至城下，都仰首叫道："城内守将，速来迎驾！"定襄伯郭登，料知有诈，佯同镇将以下，各着朝服出迎，暗中却令人伏在城上，俟上皇入城，即下闸板，布置就绪，才开城高叫道："来将既送归上皇，请令上皇先行，护从随后。"敌兵置诸不理，仍拥着上皇前来。郭登等返入门内，候着乘舆，不意敌兵竟尔停住，迟疑半刻，即奉上皇返奔，疾驰而去。登不便驰击，只好闭城自守罢了。乜先见计又不行，越觉气沮，惘惘然还至部落，默思明廷已有皇帝，徒挟一废物，毫无用处，且脱脱不花，与阿拉知院，屡有龃龉，不若与明廷议和，送还上皇，既得市惠，尤可结援。计划已定，便令阿拉知院，遣参政完者脱欢，借贡马为名，来入怀来，互商和议。

边将转奏朝廷，廷臣拟遣使往报，太监兴安出呼群臣道："公等欲报使，何人堪为富弼文天祥？"太监又来出头，然窥他语意，实是希承风旨。尚书王直道："据汝所言，莫非使上皇陷虏，再为徽钦不成？"一语直诛其心，且以宋事答宋事，尤不啻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兴安语塞。乃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及指挥马显等，令赍玺书，往谕瓦特君臣。既而脱脱不花及乜先，先后遣使至京，决计送还上皇。景帝犹豫未决，尚书王直首先上疏，请即遣使恭迎。胡濙等又复联名奏请。景帝乃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且谕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卿等乃屡言和议，是何理由？"王直跪奏道："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今瓦剌既有意送归，何不乘此迎驾，免致后悔。"景帝面色顿变，徐答道："朕非贪此位，乃卿等强欲立朕，今复出尔反尔，殊为不解。"贪恋帝位，连阿兄俱可忘却，富贵之误人大矣哉！众闻帝言，瞠目不知所答。于谦从容道："大位已定，何人敢有他议？惟上皇在外，理应奉迎，万一敌人怀诈，是彼曲我直，我得声罪致讨，何必言和。"景帝颜色少霁，乃对于谦道："从汝从汝"。帝位不移，自可曲从。乃再拟遣使。右都御史杨善，慨然请行，中书舍人赵荣亦请往，乃命二人为正使，更以都指挥同知王恩，锦衣卫千户汤胤勣为副，赍金银书币，出都北行。适礼部侍郎李实等南归，中途相值，实述乜先语，谓迎使夕来，大驾朝发。善额手道："既如此，我等迎归上皇便了。"两下相别，南北分途，实等还京，复命，不消细说。

善以此次出使，决不虚行，检阅所赍各物，除金币外无他赐，乃独捐资俸，添购各种新奇等件，随身带往。既至瓦剌，暂寓客馆，馆伴田氏亦中国人，留饮帐中。善与语甚欢，即以所赍各物，酌送田氏。田氏甚喜，即入语乜先。越宿，善等与乜先相见，亦大有所遗。乜先亦大喜。善因诘问道："太上皇帝在位时，贵国遣来贡使，多至二三千人，各有赏给，金币载途，相待不薄，乃反背盟见攻，果属何意？"乜先道："何为削我马价？且所给币帛，多半剪裂，前后使人，多留京不返，难道非待我太薄么？"善答道："太师贡马，岁有增加，常常如此，恐难为继；又不忍固拒，所以给价略少。太师试自计算，总

给价目，比从前多少何如？至若剪裂币帛，乃通事所为，朝廷亦时常查考，事发即诛。就是太师贡马，亦有劣弱，貂裘亦有敝坏，难道是太师本意吗？且太师贡使，多至三四千人，有为盗的，或犯法的，归恐得罪，潜自逃去，于我朝无干，我朝亦不欲留他，留他果有何用呢？”也先听着，也觉得语语合理，不由的辞色渐和。善又道：“太师一再出兵，攻我边陲，戮我兵民数十万，太师部曲，料亦死伤不少，上天好生，太师好杀，难道不要犯天忌么？今若送还上皇，和好如故，化干戈为玉帛。宁不甚善？”善于词令，不愧善名。也先听了天忌二字，不禁失色。原来也先虏住上皇，尝欲加害，一夕正思犯驾，忽天大雷雨，把他乘骑击死，因此中沮。嗣复见上皇寝幄，每夜有赤光罩住，似龙蟠状，异谋为之益戢。是补笔。至是闻杨善言，适与所见相符，自然气馁色恭，当下复问杨善道：“上皇归国，更临御否？”善答道：“天位已定，不便再移。”也先复问道：“中国古时有尧舜，称为圣主，究竟事实如何？”善答道：“尧把帝位让舜，今上皇把帝位让弟，古今固一辙呢。”娓娓动人。也先益悦服。伯颜帖木儿劝也先留善，别遣使赴燕京，要求上皇复位，也先道：“曩令遣大臣来迎，今大臣已至，不应失信。”遂引善见上皇。择定吉日，送上皇启行。也先早在营前，设宴祖饯，奉上皇上坐，自率妻妾等奉觞上寿，并弹琵琶侑酒。杨善旁侍，也先顾善道：“杨御史何不就座？”善口中虽是答应，身子仍植立不动。上皇亦顾善道：“太师要你坐，你何妨就坐？”善复启道：“君臣礼节，不敢少违。”上皇笑道：“我命你就坐罢。”善乃叩头称谢，然后坐在偏席，少顷即起。也先赞道：“中国大臣，确是有理，非我等所敢仰望呢。”当下开樽畅饮。上皇因指日得还，也饮得酩酊大醉。日暮各散归原营。到了次日，伯颜帖木儿等，也各轮流饯行。越日又饯饮各使，及随从诸臣。又越日，上皇才启驾南行。也先预筑土台，请上皇登座，自挈妻妾部长，罗拜台下，礼毕登程，也先及部长等，送至数十里外，各下马解脱弓箭战裾，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独伯颜帖木儿，送上皇至野狐岭，携榼进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上皇感他供奉的私惠，一面称谢，一面也流泪两行。饮毕，伯颜帖木儿屏去左右，密语上皇侍臣哈铭道：“我等敬事上皇，已阅一年，但愿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设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上皇，莫忘前情！”哈铭允诺。上皇劝伯颜帖木儿回马，伯颜帖木儿尚依依不舍，直送出野狐岭口，重进牛羊等物。上皇揽辔慰藉，彼此又复垂泪，经杨善等促驾南行，才与伯颜帖木儿言别。伯颜帖木儿大哭而归。如此气谊，实是难得，想与英宗前生，定有夙缘。仍命麾下头目，率五百骑护送上皇还京。

这消息早达京城，景帝不能不迎，命礼部具仪以闻。尚书胡濙，议定礼节，即日复奏。景帝偏从减省，只命以一舆两马，迎上皇入居庸关，待入安定门，方易法驾。给事中刘福，上言礼贵从厚，不宜太薄。景帝道：“朕恐堕寇狡计，所以从简。且昨得上皇书，曾言礼毋过烦，朕岂得违命？”言不由衷，然已如见其肺肝。群臣不敢再言。会千户龚遂荣，投书大学士高谷，略言：“上皇为兄，今上为弟，奉迎应用厚礼。且今上亦当避位恳辞，俟上皇固让，才得受命。唐肃宗故事，可为成法”云云。高谷袖书入朝，与王直等商议。尚书胡濙，即欲把原书上呈，都御史王文，独以为未可。两下里方在龃龉，给事中叶盛，已入内面奏，有诏索书。濙等即以书进，且言肃宗迎上皇礼，正可仿行。景帝怒道：“遂荣

何人？敢议朝廷得失。”随传旨逮问遂荣。遂荣倒也硬朗，自缚诣阙，仍执前词。竟至下狱坐罪，一系数年，始得脱囚。景帝遣太常少卿许彬至宣府，翰林院侍读商辂至居庸，迎上皇入京。约过数日，上皇已至京城，景帝出东安门迎接，下马载拜。上皇亦下马答拜，相持悲泣，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乃送上皇入南宫。百官随入，行朝见礼，随即下诏大赦。诏词中有数语道：“礼惟有隆而无替，义则以卑而奉尊，虽未酬复怨之私，庶稍遂厚伦之愿。”轻描淡写了几句，分明将监国二字，变成篡国，涕泣推逊，无非掩饰耳目，自欺欺人罢了。直书无隐。

上皇自居南宫后，名似尊崇，实同禁锢，闲庭草长，别院萤飞，遇着岁时生诞，并没有廷臣前来朝贺，虽有胡濙等上表申请，一概置诸不理。惟脱脱不花及乜先等，颇时时念及上皇，遣人贡献，上皇每次俱有答礼。景帝心滋不怿，即谕敕乜先道：“前日朝廷遣使，未得其人，飞短流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设太师有使，朕当优礼待遇，但人数毋得过多，赏赉乃可从厚，惟太师鉴原，勿违朕意！”这道谕敕，方才颁发，适脱脱不花使人又至，且还所掠招抚使高能等，请修旧好。景帝欲将他拒绝，还是王直等痛陈利害，始款待来使，赐他酒宴。但朝使依然不遣，只令来使赍书还报，算作了事。极写景帝懊怅情形。

会岷王楩子广通王徽煠，及弟阳宗王徽焟，以景帝构夺兄位，心中不服，竟煽诱诸苗，颁发伪敕，封苗酋杨文伯等为侯，令纠众攻武冈州。是时湖广总督侯琎，与副总兵田礼正，击破贵州叛苗，俘获甚众。杨文伯闻风畏惧，不敢受徽煠私敕，只遣部众二千名，随去使蒙能等赴武冈。事被徽煠兄徽𤇍所闻，急上表呈报。徽𤇍曾封镇南王，由景帝颁谕嘉奖，一面发兵拿逮徽煠，禁锢京师，徽焟亦被锢凤阳，皆废为庶人。及蒙能等至武冈，两王已就逮，那时顾命要紧，慌忙窜去，潜入粤西，勾结生苗，自号蒙王，骚扰了好几年，始由官兵荡平，这且慢表。

且说景帝迎还上皇，内外无事，苗众虽有乱耗，亦不日肃清。时已景泰三年，会当盛夏，景帝闲坐宫中，语太监金英道：“东宫诞辰将到了。”英答道：“尚未。”景帝道：“七月初二日，不就是太子生日么？”英顿首道：“是十一月初二日。”景帝嘿然不答。看官！你道景帝此言，果是记错日子么？他因世子见济，是七月二日生辰，年已十余岁，意欲立为太子，可继帝统，无如兄子见深，已立为青宫，一时不好改换，所以把见济生辰，充做太子生日，佯作错误，试探金英口气，偏金英据实申陈，好似未明意旨一般，实是以伪应伪。弄得景帝无词可说，又踌躇了数日，毕竟忍耐不住，再与中官兴安等熟商。安初亦颇以为难，经景帝再三谆嘱，不得不勉从上命，代为设法，暗中与陈循、高谷、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旦夕密议。各人依违两可，不敢遽决。事有凑巧，来了一道边疆的奏章，署名叫作黄玹，玹系广西土目，因平匪有功，得擢为都指挥使，他有庶兄黄𤥼，曾为思胡土知府，𤥼年老，子钧袭官，玹谋夺世职，率领己子，及骁悍数千人，夜袭𤥼家，杀死𤥼父子，支解尸首，纳入瓮中，埋诸后圃。总道是无人发泄，谁知𤥼仆福童，竟走告宪司。巡抚李棠，及总兵武毅，联衔奏闻，有旨严捕黄玹父子，玹急得没法，忙遣千户袁洪，到京行贿，意图保全性命。当有内监被他贿通，令他奏请易储。当即倩了

名手，缮就奏牍，呈入宫中，由景帝瞧着，其词道：

太祖百战以取天下，期传之万世，往年上皇轻身御寇，驾陷北廷，寇至都门，几丧社稷。不有皇上，臣民谁归？今且逾二年，皇储未建，臣恐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一萌，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复全天叙之伦，恐事机叵测，反复靡常，万一羽翼长养，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蹙，此时悔之晚矣。语语打入景帝心坎。乞与亲信大臣，密定大计，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景帝阅毕，不禁喜慰道："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兄且可杀，宁知有君。遂下旨令释竑罪，并将原书发交礼部，传示群臣集议；且命兴安赍着金银，分赐内阁诸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百两。越日，礼部尚书胡濙，即召集百官，与议易储事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及御史朱英，抗言不可，议久未决。太监兴安厉声道："此事不能不行。如以为未可，请勿署名，何必首鼠两端？"王振已死，即有兴安继起，何明代之好用阉人耶？众官不敢再抗，只好唯唯署议。于少保未免模棱。乃由胡濙复奏，但称："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绪统相传，宜归圣子，黄竑奏是。"这奏呈入，不到半日，即下旨报可，着礼部具仪，择吉易储，一面简置东宫官。官属既定，遂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见深为沂王，有诏特赦，宫廷宴贺。不料皇后汪氏，偏据着正理，力为谏阻，竟与景帝反目，又闹出一场废立的事情。小子有诗咏道：

监国翻成篡国谋，雄心未餍又忮求。
如何巽语犹难入，甘把中宫一旦休。

欲知废后底细，待至下回说明。

历述瓦剌饯别情状，见得也先、伯颜辈，尚有深情，而景帝之不欲迎驾，勉强举行，负愧多矣。继述景帝易储情形，见得金英、兴安辈，实为谋主，而廷臣之相率受赂，婾阿卑鄙，寡耻甚矣。若夫录杨善之才辩，益所以表其忠，载黄竑之疏词，益所以著其谲。外此或抑或扬，从详从简，具有微意，有心人吐属，固非寻常笔述家，所得与同日语也。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却说皇后汪氏，性颇刚正，力持大体，惟所生皆女，独无子嗣，皇子见济，系杭妃所出，景帝欲立见济为太子，汪后独谏阻道："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呢？"景帝不悦，后来决意易储。汪氏又复力谏，说至再三，惹得景帝动恼，竟奋然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怀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宫。你不闻宣德故例，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来饶舌，难道朕要你管么？"言毕，抽身而起，竟往杭妃宫中去了。汪后遭此诃责，心甚不甘，呜呜咽咽的哭了一夜，竟令女官代草一疏，愿将后位让与杭妃。景帝顺水行舟，自然照准，遂援了宣德废后的故事，颁告群臣，不待臣工议奏，即将汪后迁入别宫，改册杭妃为皇后。父作子述，可见贻谋不可不臧。

且因太监兴安，有易储功，格外宠用。兴安素性佞佛，建了一座大隆福寺，费至数十万，逾年始成，非常闳丽，便面请景帝临幸。礼部郎中章纶，上章奏阻，盐运判官杨浩，除官未行，亦直言申奏，景帝乃中辍不行。会御用监阮浪，在南宫服侍上皇，上皇爱他勤敏，赏给镀金绣袋，及镀金刀各一件。浪与内使王瑶，甚是亲昵，竟将赐物转赠。赐物安可赠人？阮浪太属莽浪。王瑶年龄尚轻，并无阅历，得了绣袋宝刀，欣然佩带身边，不意为锦衣指挥卢忠所见，隐为诧异，即邀瑶至家，设酒与饮，闲谈甚欢，渐渐问及宝刀绣袋。瑶和盘说出，卢忠索阅一番，不由的计上心来，便假意殷勤，且命妻出为劝酒。瑶不便却情，并见他妻颇貌美，益觉目眩神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不消多时，已将他灌得烂醉，东斜西倒，一步也走不得。忠令人扶瑶起座，就客厅睡下，轻轻的解了金刀绣袋，星夜打点公文，并呈入刀袋等物，具说阮浪受上皇命，以袋刀结瑶，意图复辟，瑶自醉中说出，因此飞章上告。景帝震怒，立降严旨，将阮浪、王瑶二人，逮系诏狱，令法司穷究。刑讯了好几回，浪、瑶不肯诬供，只把实情上诉。瑶此时酒已醒了。卢忠闻着，未免后悔，暗想他二人如此抗直，倘或反坐起来，还当了得，不如往询卜筮，预占吉凶。患得患失，自是小人情态。遂屏去侍从，独行至卜者同寅家，同寅少瞽，性聪敏，学占验术，所言多奇中。及与卢忠代卜，得了一个天泽履卦，忠尚未表明实情，寅不禁摇首道："易言履虎尾，不咥人凶，不咥人犹凶，况咥人呢？"这一语说出，吓得卢忠面如土色，勉强答道："汝试依卦占断，不必隐讳。"寅复道："上天下泽为之履，天泽不分，凶象立见。敢问所为何事？请即示明。"忠见他语语中肯，仿佛似仙人一般，只好说明大略。寅笑道："无怪卦象甚凶，试思今上与上皇，前为君臣，今为兄弟，天泽素定，岂可紊乱？汝乃欲他叛君背兄，是明明所谓咥人了。此大凶兆，一死且不足赎罪。"大义微言，非江湖卖卜者比。忠闻言大惧，忙求寅替他禳解。寅答道："获罪于天，禳解何益？"忠再三哀

恳，寅方道："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君能作幽人么？"忠战栗道："我为原诉，何从隐避？"寅想了一会，悄悄与忠附耳，说了几句，忠才拜谢而去。不数日，忽传卢忠病狂，在市上行走，满口胡言，歌哭无常，于是中官王诚，及学士商辂，入白景帝道："卢忠病风不足信，望陛下休听妄言，致伤大伦！"景帝意始少释，并逮卢忠下狱。未几又释出，谪戍广西，令他带罪立功。仍是有意回护。阮浪久锢，王瑶磔死，只他最是晦气，然亦可为好酒耽色者戒。一场大案，总算化作冰消了。

是年冬月，也先复遣使至京，贺来年正旦，且贡名马。尚书王直，请遣使答报，有诏饬兵部议决。于谦道："去年也先使来，臣闻他弑主为逆，尝请发兵讨罪，未邀俞允，今反欲遣使答报么？"原来景泰二年，也先曾弑主脱脱不花，于谦请讨逆复仇，景帝不从，至是乃复阻遣使，竟得罢议。惟脱脱不花被弑情由，亦须补叙明白。先是脱脱不花娶也先姊，生了一子，也先欲立以为嗣，脱脱不花未允，且与也先夙有违言。也先遂攻脱脱不花，脱脱不花败走，经也先追击，杀死脱脱不花，把他妻孥收没，自称监国。至景泰四年，且僭立为汗，复遣使致书，称大元田盛可汗。田盛二字的音义，与天圣相似，末署添元元年。景帝答书，亦称他为瓦剌汗。景帝不从于谦之请，且称他为汗，亦是投鼠忌器之意。也先遂日渐骄恣，且据有脱脱不花的妃妾，左抱右拥，朝欢暮乐，害得朝政不理，部众分解。蛾眉误国，中外一辙。阿拉知院求为太师，也先不许，且将阿拉二子，尽行杀毙。阿拉大怒，纠众攻也先，也先沉湎酒色，毫不设备，竟被阿拉拿住，数他三罪道："汉儿血在汝身，脱脱不花汗血在汝身，乌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还，今日诚当死。"也先无词可答，竟被阿拉一刀，挥作两段。阿拉欲继立为汗，忽被鞑靼部目孛来杀入，战败身死。孛来夺也先母妻，并玉玺一方，访得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仍拥立为鞑靼汗，号称小王子。自是瓦剌骤衰，鞑靼复炽，事见后文，姑且慢表。此段是承前启后文字。

且说皇子见济，立为东宫，仅阅一年有余，忽得奇疾，竟致不起。可谓没福。景帝悲恸得很，命葬西山，谥为怀献。礼部郎中章纶，及御史钟同，以东宫已殁，并无弟兄，不如仍立沂王，藉定人心。凑巧两人入朝，途中相遇，彼此谈至沂王，甚至泣下，遂约定先后上疏，同为前茅，纶为后劲。退朝后，同即抗疏上陈，略云：

> 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储未建，国本犹虚，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择日具仪，复还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臣无任待命之至！

疏入后，景帝心殊不悦，勉强发交礼部，令他议奏。礼部尚书胡濙等，窥上意旨，料知原奏难行，只把缓议二字，搪塞了事。那时章纶依着原约，因月朔日食，进呈修德弭灾十四事，差不多有数千言，内有悖孝悌一条云：

> 孝弟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

是以天下让也。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宜率群臣，于每月朔望，及岁时节旦，朝见于延安门，以尽尊崇之道，而又复太后于中宫，以正天下之母仪，复皇储于东宫，以定天下之大本，则孝弟悉敦，和亲康乐，治天下不难矣。

景帝览到此奏，不禁大怒。时已日暮，宫门上钥，有旨自门隙中传出，命锦衣卫执纶下狱。越日，复逮系钟同，饬刑部严究主使。同纶两人，供称意由己出，并非人授。刑部说他抵赖，尽情拷掠，一连血比三日，语不改供。会大风扬沙，天地昼晦，伸手不辨五指，刑官也害怕起来，方将二人还系狱中，把狱案渐渐缓下。不意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又遥上奏章，请景帝朝谒上皇，优待上皇诸子。景帝阅未终疏，即搁过一边；过了一年，庄因事到京，诣东角门朝见，顿触起景帝旧嫌，说他平时狂妄，饬杖八十，谪为定羌驿丞。可怜这廖庄无辜受灾，既受杖伤，还要奔波万里，辛苦备尝，正是祸来天上，变出意中。谁要你多嘴？内侍复入白帝前，言罪魁祸首，实自同、纶。景帝乃特取巨梃，交给法司，令就狱中杖同及纶，每人五百下。同竟杖毙，纶死而复苏，仍拘狱中。刑部给事中徐正，揣摩迎合，上言沂王尝备位储副，恐被臣民仰戴，不宜久居南宫，应徙置封地，以绝人望。这奏上去，总料是餍惬帝心，足邀宠眷，那知降旨下来，语语驳斥，谪戍穷边。该死。自此廷右诸臣，统做了反舌无声，把建储事绝不提起。

忽忽间已是景泰七年，元宵甫届，皇后杭氏，竟罹了风寒，起初是寒热交侵，嗣后变成重症，一到仲春，呜呼哀哉，景帝又复悼亡，自不消说。其时宫中有个李惜儿，本系江南土娼，流转京师，姿态妖艳，色艺无双，都下狭邪子弟，评骘花榜，目为牡丹花。声誉传入禁中，为景帝所闻，更令内侍召入，一见倾心，即夕侍寝。惜儿是妓女出身，枕席上的奉承，比妃嫔等不啻天渊，景帝畅快异常，备极恩遇。可怜无德的女人，往往因宠生骄，因骄成悍，入宫不过两三年，与景帝恰反目数次。毕竟龙性难驯，耐不住妇女磨折，一场吵闹，逐出宫外。未免薄幸。杭皇后本得帝宠，又遭病殁，外此虽有妃嫔数人，仅备小星，没甚才貌，情怀恻恻，长夜漫漫，教景帝如何度日？当下采选秀女，得了一个丽姝，体态轻盈，身材袅娜，性情容止，都到恰好地位，惹得景帝越瞧越爱，越爱越宠，春风一度，无限欢娱，因他生小姓唐，遂封为唐妃。越半年又晋封贵妃。每游西苑，必令贵妃乘马相随。一日，马惊妃堕，几乎受伤。景帝鞭责马夫，打个半死，别令中官刘茂，拣选良骏，控习以待。又增建御花房，罗致各省奇葩名卉，作为游赏处所。风流天子，绰约佳人，相对含欢，无夕不共，好一座安乐窝，尝遍那温柔味；无如好梦难长，彩云易散，到了景泰八年元旦，朝贺礼毕，忽觉龙体违和，好几日不能临朝。百官问安左顺门，太监兴安出语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众官语塞，诺诺而退。到了朝房，大众以兴安所言，意在建储。御史萧维祯等，拟请复沂王为太子。学士萧镃，以沂王既退；不便再立，须另择元良为嗣。彼此酌定，遂缮好奏折，呈请立储。待了数日，方有中旨颁下，谓朕偶有寒疾，当于十七日临朝，所请著无庸议。众官见了此旨，又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会将郊祀，帝舆疾出宿斋宫。明代故例，每岁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因病日加剧，势难亲临，乃召武清侯石亨至榻前，命摄行祀事。

亨见帝病甚，退语都督张軏，及太监曹吉祥道："公等欲得功赏么?"张曹二人闻言，不禁奇诧起来，便惊问何事？亨密语道："皇帝病已深了，立太子，何如复上皇。"吉祥跃起道："石公好计！石公好计！"小人无不好事。亨复道："此系我一人主见，还须得老成一决。"张軏道："商诸太常卿许彬，可好么?"亨点首称善。当下同至许彬宅，与商密计。彬矍然道："这是不世大功，事在速为，可惜我年已老，无能为力，惟意中恰有一人，何不往商?"亨问为谁？彬答道："便是徐元玉。"亨等喜谢而出。看官道徐元玉是何人？就是当年倡议南迁的徐珵。珵因南迁议，为景帝所薄，久不得迁，他却谄事大学士陈循，屡托保荐，循果屡登荐牍，景帝见徐珵名，好似一个眼中钉，辄摒不用。循语珵道："官家怕见你名，须改易为是。"珵乃易名有贞，别字元玉。无巧不成话，适值黄河决口，屡堙屡圮，循遂运动廷臣，荐举有贞。景帝果也忘怀，竟擢他为佥都御史，督治黄河。有贞福至心灵，把屡堙屡圮的决口，熔铁下水，竟得塞住。且疏浚下流，畅达河道，河患遂灭。还京复命，复邀奖叙，进左副都御史，寻调右副都御史。追溯徐有贞履历，要言不烦。及石亨等到有贞家，说及复辟大计，有贞很是赞成，并云须令南宫知此意。軏答道："昨已密达上皇了。"有贞道："俟得复报乃可。"越日为上元节，有贞夜至亨家，复密议了一宵。又越日黄昏，亨等又访告有贞，谓已得南宫复报，请早定计。有贞至屋后露台上，仰观天象已毕，即下对亨等道："紫薇垣已有变象，事在今夕，不可失机。"是否捣鬼？随又报语道："如此如此，不患不成。"石亨、张軏、曹吉祥三人，当即趋出，自去筹备。有贞焚香祝天，默祷一番，随即与家人诀别道："事成后功在社稷，共享富贵，否则祸必杀身，除非做鬼回来。"家人揽袪挽留，有贞不顾，挥手竟去。时当三鼓，禁中卫士，因有十七日视朝的旨意，已启禁门，有贞踉跄趋入，径至朝房候着，约历半时，亨、軏等率领群从子弟，一拥并入。依据天顺实录，不从纪事本末。是时天色晦冥，星月无光，亨、軏等左顾右盼，方见有贞，便问道："事果济否?"有贞道："必济无疑。"此时即不能济事，亦只好舍命做去。遂率众薄南宫门，门扃甚固，连叩不应。有贞命众取巨木至，悬绳于上，用数十人举木撞门。门右墙垣，陡被震坍，大众乘隙进去，入谒上皇。上皇时尚未寝，秉烛观书，见他排闼而入，不觉惊问道："你等何为?"众俯伏称万岁，上皇道："莫非请我复位么？这事须要审慎。"可见上皇已经接洽。有贞等齐声道："人心一致，请陛下速即登舆。"言毕即起，呼兵士举舆入内。众兵士遑遽不能举，有贞等掖着上皇，出坐乘舆，助挽以行。忽见天色明霁，星月皎然，上皇顾问有贞等职名，有贞一一奏对。须臾至东华门，司阍厉声诃止。上皇亦厉声道："我是太上皇，有事入宫，何人敢拒?"司阍闻声趋视，果然不谬；遂由他进去。直入奉天殿，有贞为导；两阶武士，用铁爪击有贞，也亏上皇呵叱，才行退去。时黼座尚在殿隅，由众推至正中，请上皇下舆登座，一面鸣钟擂鼓，大启诸门。百官方至朝房，候景帝视朝，闻奉天殿有呼噪声，呵叱声，继而有钟鼓声，相率惊骇。蓦见有贞出殿，大呼道："太上皇复位了，众官何不进谒?"百官闻言益惊，但变出非常，事已至此，何人敢行抗拒？不得已各整衣冠，登殿排班，依次跪伏，三呼万岁。正是：

冕旒重见当王贵，嵩岳依然效众呼。

欲知复辟后事，请看官再阅下回。

景帝居上皇于南宫，情同禁锢，其蔑视上皇也久矣。卢忠假事生风，而阮浪、王瑶，遂致获罪，至于见济病殁，杭后随逝，景帝已无子嗣，亦可返躬愧省，复立沂王，乃犹拒谏饬非，淫刑以逞，奚怪石亨辈之再图复辟乎？惟景帝病已危笃，神器岂能虚悬？他日立君，舍英宗其将奚属？石亨希邀功赏，结合徐有贞等，遽为复辟之计，行险侥幸，成亦无名。夺门二字，贻笑千秋，然亦何莫非景帝猜忌之深，始激而成此变也。若也先弑主之不讨，李妓唐妃之邀宠，犹其余事，然亦可以见景帝之深心，投鼠而辄忌器，纳妾而思毓麟，天不从人，蔑伦者其亦观此自返乎？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却说景帝方卧疾斋宫，正值残梦初回。炉香欲烬，忽闻钟鼓声喧，来自殿上，不禁惊异起来，忙呼问内侍道："莫非是于谦不成？"此语颇奇。内侍错谔未答。既而内监走报，说及南宫复辟事。景帝连声道："好！好！好！"说着，气喘不已，面壁而卧。这边方独卧欷歔，那边正盈廷庆贺，徐有贞复辟功成，即刻受命入阁，参预机务。一面与大学士陈循，草诏谕群臣，日中再正式即位，历史上复称英宗，小子也自然沿称英宗。文武百官，再行朝谒，由有贞宣读谕旨，略称："土木一役，乘舆被遮，建立皇储，并定监国，不意监国挟私，遽攘神器，易皇储，立己子，皇天不佑，嗣子先亡，殃及己身，遂致沉疾。朕受臣民爱戴，再行践阼，咨尔臣工，各协心力"云云。朗读已毕，群臣顿首听命。忽又有诏旨传下，逮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永下狱。谦等尚列朝班，当由锦衣卫一一牵去锢入狱中。迅雷不及掩耳。先是石亨为谦所荐，统师破敌，城下一役，亨功不如谦，独得封侯，未免内愧，乃疏荐谦子冕为千户。谦上言："国家多事，臣子不得顾私恩，石亨身为大将，未闻举一幽隐，乃独保荐臣子，理亦未协，臣决不敢以子滥功。"这数语传入亨耳，未免愤恨。亨从子彪，行为贪暴，又为谦所奏劾，出戍大同，因此亨益怨谦。徐有贞尝求官祭酒，浼谦先容，谦亦尝登入荐牍，卒不得用。有贞疑谦未肯尽力，亦生怨隙。及英宗复辟，两人得为功首，正好借此报复，遂诬称于谦、王文，欲迎立襄王瞻墡，瞻墡系仁宗第五子，曾见三十一回中。应即下狱惩罪。陈循、萧镃、商辂等，从前尝倾向景帝，罪有所归，亦难宽贷。英宗正感念二臣，自然言听计从，不待群臣退朝，即将数人拿下。越日，即饬徐有贞等

讯究。王文、于谦出狱对簿，文抗辩道："迎立外藩，须有金牌符信，遣人必用马牌，究竟有无此事，内府兵部二处，可以查验，何得无故冤人？"有贞道："事尚未成，自无实迹，但心已可诛，应当定罪。"文复抗声道："犯罪必须证据，天下有逆揣人心，不分虚实，遂可陷人死地么？"说至此，辞色俱厉。谦顾语王文道："石亨等报复私仇，定欲我等速死，虽辩何益？"都御史萧维桢在座，也插口道："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专制之世，方有是语。当下将谦、文等还系诏狱，即由徐有贞、萧维桢诸人，以意欲二字，锻炼成词，仓猝入奏。英宗犹豫未忍道："于谦实有功，不应加刑。"有贞攘臂直前道："不杀于谦，今日事有何名誉？"杀了于谦，难道便有大名么？英宗乃诏令弃市。临刑这一日，愁云惨雾，蔽满天空，道旁人民，莫不泣下。岳王之死，称为三字狱，于少保之死，可称为二字狱。太后闻谦死，亦嗟悼累日。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名朵耳，亦作多喇。亲携酒醴，哭奠于谦死所。吉祥闻知，把他痛打一顿，次日复哭奠如故，吉祥亦无可奈何。谦妻子坐罪戍边，当锦衣卫查抄时，家无余资，只有正屋一间，封镭甚固，启门查验，都系御赐物件，连查抄的官吏，也为涕零。都督同知陈逵，收谦遣骸，归葬杭州西湖，后人称为于少保墓。每年红男绿女，至墓前拜祷，络绎不绝。相传祈梦甚灵，大约是忠魂未泯的缘故，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谦、文既死，太监舒良、王诚、张永、王勤等，一并就刑。陈循、俞士悦、江渊谪戍。萧镃、商辂，削职为民。范广与张軏有嫌，锢禁数日，复遭刑戮。軏复潜杀前昌平侯杨俊，以俊在宣府时，不纳英宗，所以坐罪。嗣軏入朝，途中猝得暴疾，舁归家中，满身青黑，呼号而死。或谓范广为祟，或谓杨俊索命，事属渺茫，难以定论。唯叙功论赏时，軏得封太平侯，贵显不过月余，即致暴毙，真所谓过眼浮云，不必欣羡呢。得保首领，还算幸事。其时石亨得封忠国公，张軏弟輗，得封文安侯，都御史杨善封兴济伯，石彪封定远伯，充大同副总兵。徐有贞晋职兵部尚书，曹吉祥等，予袭锦衣卫世职，袁彬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出礼部郎中章纶于狱，授礼部侍郎，召廖庄于定羌驿，给还大理寺少卿原官，追赠故御史钟同，大理寺左丞，赐谥恭愍，并令一子袭荫，大家欢跃得很。惟有贞意尚未足，常向石亨道："愿得冠侧注从兄后。"侧注系武弁冠名，石亨为白帝前，乃晋封武功伯，嗣复录夺门功臣，封孙镗为怀宁伯，董兴为海宁伯，外此加爵晋级，共三千余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尚书王直、胡濙，及学士高谷，均见机乞归，英宗命吏部侍郎李贤，太常寺卿许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入阁办事。一面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大赦天下。复称奉太后诰谕，废景泰帝仍为郕王，送归西内。太后吴氏，复号宣庙贤妃，削皇后杭氏位号，改称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钦天监正汤序，且请革除景泰年号，总算不允。未几郕王病殁，年仅三十，英宗命毁所营寿陵，改葬金山，与夭殇诸王坟，同瘗一处，且令郕王妃嫔殉葬。唐妃痛哭一场，当即自尽。毕竟红颜命薄。被废的汪后，曾居别宫，至是亦欲令殉葬，侍郎李贤道："汪妃已遭幽废，所生两女，并皆幼小，情尤可悯，请陛下收回成命。"皇子见深，此时已届十龄，粗有知识，备陈汪后被废，由谏阻易储事。英宗乃免令殉葬，寻复立见深为太子。太子请迁汪妃出宫，安居旧邸，所有私蓄，尽行携去。既而英宗检查内帑，记有玉玲珑一物，少时曾佩系腰间，推为珍品，屡觅无着，当

问太监刘桓。桓言景帝曾取去，想由汪妃收拾。乃遣使向妃索归，只称无着。再三往索，终不肯缴。左右劝妃出还，妃愤愤道："故帝虽废，亦尝做了七年天子，难道这区区玉件，也不堪消受么？我已投入井中去了。"英宗因此衔恨。后有人言汪妃出携甚多，又由锦衣卫奉旨往取，得银二十万两，他物称是。可怜这汪妃身畔，弄得刮垢磨光，还亏太子见深，念着旧情，时去顾问；太子母周贵妃，与汪妃素来投契，亦随时邀他入宫，叙家人礼，汪妃方得幸保余生，延至武宗正德元年，寿终旧邸。这是守正的好处。郕王于成化十一年，仍复帝号，追谥曰景，修缮陵寝，祭飨与前帝相同。汪妃葬用妃礼，祭用后礼，合葬金山，追谥为景皇后，这都是后话不题。

单说襄王瞻墡，就封长沙，资望最崇，素有令誉。英宗北狩，孙太后意欲迎立，曾命取襄国金符，已而不果。襄王却上书太后，请立太子，命郕王监国。及英宗还都，襄王又上书景帝，宜朝夕省问，朔望率群臣朝谒，毋忘恭顺等语。英宗全然未知。复辟以后，信了徐有贞、石亨谗言，诬戮于谦、王文，且疑襄王或有异图，嗣检得襄王所上二书，不禁涕泪交下，忙赐书召他入叙。有二书具在，始信金縢等语。金縢系周公故事。襄王乃驰驿入朝，赐宴便殿，慰劳有加。且命添设护卫，代营寿藏。至襄王辞归，英宗亲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襄王逡巡再拜，伏地不起。英宗含泪道："叔父尚有何言？"襄王顿首答道："万方望治，不啻饥渴，愿省刑薄敛，驯致治平。"敢拜昌言。英宗拱手称谢道："叔父良言，谨当受教。"襄王乃起身辞行。英宗依依不舍，待至襄王行出端门，目不及见，才怏怏回宫。自是颇悔杀谦、文，渐疏徐、石。晓得迟了。

石亨自恃功高，每事辄揽权恣肆，嗣被英宗稍稍裁抑，心知有异，遂与曹吉祥朋比为奸，倚作臂助。独徐有贞窥伺帝意，觉得石亨邀宠，渐不如前，不得不微为表异，要结主眷，以此曹、石自为一党，与有贞貌合神离。凶终隙末，小人常态。可巧英宗与有贞密语，被内竖窃听明白，报知曹吉祥。吉祥见了英宗，却故意漏泄出来，引得英宗惊问，只说是有贞相告，英宗遂益疏有贞。会曹、石二人，强夺河间民田，御史杨瑄列状以闻，英宗称为贤御史，将加重用。吉祥大惧，忙至英宗前哭诉，说是杨瑄诬妄，应即反坐罪名，英宗不许。继而慧星示儆，掌道御史张鹏、周斌等，约齐同僚，拟交章请惩曹、石，挽回天变。事为给事中王铉所闻，密达石亨。亨急转告吉祥，同至英宗前，磕头无算。英宗不禁大讶，问明情由。曹、石齐声奏道："御史张鹏，为已诛太监张永从子，闻将为永报仇，结党构衅，陷害臣等。臣等受皇上厚恩，乞赐骸骨，虽死不忘。"说至此，又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亏他装诈。英宗道："陷害不陷害，有朕作主，张鹏何能死人？卿等且退！朕自留心便了。"两人拜谢而出。

隔了一宵，果然弹章上陈，痛诋曹、石，为首署名的便是张鹏，次为周斌，又次为各道御史，连杨瑄也是列名。英宗阅未终章，便出御文华殿，按着奏疏上的名氏，一一召入，掷下原奏，令他自读，明白复陈。斌且读且对，神色自若，读至冒功滥赏等语，英宗诘问道："曹、石等率众迎驾，具有大功，朝廷论功行赏，何冒何滥？"斌答道："当时迎驾，止数百人，光禄寺颁赐酒馔，名册具在，今超迁至数千人，不得谓非冒非滥。就使明明迎驾，也是贪天功为己有，怎得无端恣肆呢？"这数语理直气壮，说得英宗无词可

答，但总不肯认错，仍命将瑄、鹏诸人，一律下狱。所谓言莫予违。刑官等讨好曹、石，搒掠备至，责问主使，词连都御史耿九畴、罗绮，亦逮系狱中。石亨、曹吉祥，意欲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复入陈御史纠弹，导自阁臣，徐有贞、李贤等，与臣有嫌，阴为主谋，所以瑄鹏等有此大胆，诳奏朝廷。英宗闻言益愤，索性将徐有贞、李贤两人，并下囹圄。全狱冤气，上激天空，风发雨狂，电掣雷轰，下雹如鸡卵，击毁奉天门角，连正阳门下的马牌，都飞掷郊外。石亨家内，水深数尺，曹吉祥门前，大树皆折，闹得人人震恐，个个惊慌。大约是天开眼。钦天监正汤序，本系亨党，至是亦上言天象示儆，应恤刑狱。我谓其胆小如鼷。英宗乃释放罪囚，出徐有贞为广东参政，李贤为福建参政，罗绮为广西参政，耿九畴为江西布政使，周斌等十二人为知县。杨瑄、张鹏戍边卫。别命通政使参议吕原，及翰林院修撰岳正，入阁预机务。尚书王翺，以李贤无辜被累，奏请留京，英宗亦颇重贤，乃从翺所请，并复原官，寻又擢为吏部尚书。

曹、石见李贤复用，很是懊丧，适值内阁中有匿名书帖，谤斥朝政，为曹、石二人闻知，遂奏请悬赏查缉。岳正入奏道："为政有体，盗贼责兵部，奸宄责法司，那有堂堂天子，悬赏购奸的道理？且急则愈匿，缓则自露，请陛下详察。"是极。英宗称善，不复深究。既而正复密奏英宗，言："曹石二人，威权过重，恐非皇上保全功臣的至意。"英宗道："卿为朕转告两人。"正遂往语曹、石，曹、石复入内跪泣，免冠请死。曹系阉竖，宜有妇人性质，亨一武夫，何专学泣涕耶？英宗未免自愧，温言劝慰，一面责正漏言。既要他转告，又责他漏言，英宗之昏庸可知。正对道："曹、石二家，必将以背叛灭族，臣体陛下微旨，令他自戢，隐欲保全，他尚未识好歹么？"此语太激烈了。英宗嘿然无言。曹、石二人闻着，愈加忿恨。会承天门灾，命正草罪己诏，正历陈时政过失，曹石遂构造蜚语，谓正卖直讪上，得旨贬正为钦州同知。正入阁仅二十八日，既被谪，道过本籍漷县，入家省母，留住月余，复为尚书陈汝言所劾，逮系诏狱，杖戍肃州。岳正去后，曹、石又追究匿名书，诬指徐有贞所为，英宗也不遑细察，竟令将有贞拿还，下狱搒治，终无供据。曹、石复入奏英宗道："有贞尝自撰武功伯券，辞云：'缵禹武功，禹受舜禅。'武功为曹操始封，有贞觊觎非分，罪当弃市。"捕风捉影，何其叵测。英宗迟疑半晌，令二人退出，转询法司马士权。士权道："有贞即有匿谋，亦不至自撰诰券，败露机关呢。"英宗方才省悟，乃命有贞免死，发金齿为民。后来石亨伏法，有贞得释归田里，放浪山水间，十余年乃死。了结有贞，然比曹、石之诛，得毋较胜。礼部侍郎薛瑄，见曹、石用事，喟然道："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还欲在此何为？"遂乞归引去。江西处士吴与弼，由李贤疏荐，被征入朝，授为左谕德，与弼固辞。居京二月，托辞老病，亦引归。英宗尚为故太监王振立祠，封曹吉祥养子钦为昭武伯，宠幸中涓，始终未悟。惟有一事稍快人心，看官道是何事？乃是释建庶人文奎于狱。文奎系建文帝少子，被系时年仅二龄，见二十六回。至是始得释出，令居凤阳，赐室宇奴婢，月给薪米，并听婚娶出入。时文奎年已五十七，出见牛马，尚不能识。未几即病殁，小子有诗咏道：

王道由来不罪孥，乳儿幽禁有何辜？

残年始得瞻天日，牛马未知且乱呼。

欲知后事如何，且俟下回续叙。

英宗复辟以后，被杀者不止一于少保，而于少保之因忠被谗，尤为可痛。曹、石专恣以来，被挤者不止一徐有贞，而徐有贞之同党相戕，尤为可戒。于少保君子也，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固可畏矣。徐有贞小人也，小人不容于小人，小人愈可畏，君子愈可悯也。故前回前半篇，以于少保为主，后半篇以徐有贞为主，与于少保同时就戮，及徐有贞同时被谪者，虽不一而足，要皆主中宾耳。标目之仅及于少保、徐有贞，可以知用意之所在矣。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却说兵部尚书陈汝言，与曹、石通同一气，平时甚趋奉曹、石，因得由郎中迁擢尚书，自是勾结边将，隐树爪牙，渐渐的威福自专，看得曹、石二人，平淡无奇，不肯照前巴结，且暗把曹石过恶，入奏帝前。看官！你想这曹、石二人，靠了徐有贞的密计，得封高爵，后来还要排陷有贞，况陈汝言由他提拔，偏似狂狗反噬，如何不气？如何不恼？一报还一报，何必懊恨？当下嘱使言官，奏劾汝言贪险情形，即蒙准奏，把汝言逮狱，查抄家产，不下数十百万。英宗命将抄出财物，悉陈入内庑下，召石亨等入视，并勃然道："于谦仕景泰朝，何等优遇？到了身死籍没，并无余物。汝言在位，不过一年，所有财物，多至如此，若非贪赃受贿，是从那里得来？"你才晓得吗？言下复连呼道："好于谦！好于谦！"亨等自觉心虚，不敢回答，只是垂头丧气，逼出了一身冷汗。英宗含怒而入，亨等扫兴而出。

即而鞑靼部头目孛来，见三十六回。入犯安边营。由大同总兵定远伯石彪，率众奋击，连败敌众，斩馘数百，获马驼牛羊二万余，遣使报捷。英宗依功行赏，进彪为侯。彪为亨侄，既即封公，彪又封侯，一门鼎盛，表里为奸，那时权力越大，气焰越盛，无论内外官吏，统要向他叔侄前，巴结讨好，才得保全官职。只是天下事盛极必衰，满极必覆，饶你如何显荣，结果是同归于尽。争权夺利者听之！石彪纵恣异常，免不得有人密奏，激动帝怒，遂有旨召彪还朝。彪贪恋权位，阴使千户王斌等，诣阙乞留。英宗料知有诈，收斌等入狱，严刑拷问，果得实情，即飞饬石彪速归。彪既到京，立刻廷讯，并令王斌等对质，更供出他种种不法，藏有龙衣蟒服，违式寝床等情。还有一桩最大的要件，乃是

英宗归国，也先曾遵着前约，送女弟至大同，前约见三十五回。托石彪转献京师，彪见女姿色可人，佯为应允，暗中恰用强占住，自行消受。所以有违式寝床。其时英宗尚居南宫，内外隔绝，那知此事？也先也不遑问及，后来复为阿拉所杀，越觉死无对证。谁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被王瑊等说明情伪，无从抵赖，于是英宗大怒，夺他未婚妻，安得不怒。置彪狱中。

石亨急得没法，只好上章待罪，请尽削弟侄官爵，放归田里，有旨不许。至法司再三鞫彪，辞连石亨，因交章劾亨恣肆，应置重典，于是勒亨归第罢绝朝参。且召李贤入问道："石亨当日有夺门功，朕欲稍从宽宥，卿意以为何如？"贤答道："陛下尚以夺门二字，为美名么？须知天位系陛下固有，谓为迎驾则可，谓为夺门则不可。夺即非顺，如何示后？当日算侥幸成功，若使事机先露，亨等死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入情入理。英宗徐徐点首。贤又道："若景泰果不起，群臣表请复位，岂不名正言顺？亨等虽欲升赏，何从邀功？而且老成耆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黜陟等事，致干天象？就是亨等亦无从贪滥。国家太平气象，岂不益盛？今为此辈减削过半了。"英宗道："诚如卿言。"及贤退后，诏令此后章奏，勿用夺门字样，并饬查冒功受官诸人，得四千余名，一律黜革，朝署为清。

先是石亨得势，卖官鬻爵，每以纳贿多寡，作授职高下的比例。时人有朱三千龙八百的谣传。朱是朱诠，龙是龙文，两人都赂亨得官，所以有此传言。佥都指挥逯杲，也奔走石亨门下，钻营贿托，因得保举。至石彪得罪，石亨被嫌，杲遂独上一本，备陈石亨招权纳贿等情。想是可惜银钱，否则尔以贿来，如何劾人？英宗嘉他忠诚，遂令伺亨行动。他恐石亨复用，势且报复，遂专心侦察。也是石亨命运该绝，有一家人为亨所叱，遂将亨怨望情形，密告逯杲。适值天顺四年正月，彗星复现，日外有晕，杲遂上书奏变，说是石亨怨望日甚，与从孙石俊等，日造妖言，谋为不轨，宜赶紧治罪。英宗览奏，亟颁示阁臣。阁臣希旨承颜，自然说应正法。那时石亨无路可走，只得束手受缚，就系狱中。狱吏冷嘲热讽，朝拷暮逼，所谓打落水狗。害得石亨受苦不堪，活活的气闷死了。石亨一死，石彪的头颅，那里还保得住？一道诏旨，将他斩首。两家财产，尽行充公。何苦作威作福，惟也先的妹子，不知如何下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监曹吉祥，怀着兔死狐悲的想头，恐自己亦遭波及，不得不先行防备。他在正统年间，尝出监军，辄选壮士隶帐下。及归，仍将壮士蓄养家中，所以家多藏甲。养子钦得封昭武伯，手下亦多武弁。至是复招集死党，作为羽翼。千户冯益，曾与往来，钦尝问益道："古来有宦官子弟，得为天子么？"益答道："君家魏武帝，便是中官曹节后人。"钦大喜，留益宴饮，醉后忘形，密谈衷曲，且令他娇娇滴滴的妻妾，出侍厅中，与益把盏。不怕作元绪公耶？益擅口辩，且滔滔不绝，满口恭维，说得曹钦心花怒开，不啻身居九重，连他娇妻美妾，也吃吃痴笑，好几张樱桃小口，都合不拢来。涉笔成趣。等到酒阑席散，益又说是相机而行，幸勿躁率，钦连声称是，嘱益秘密。益自然从命，所以一时未曾举动，也来曾泄漏。

倏忽间又是一年，鞑靼部头目孛来等，分道入寇，攻掠山陕甘肃边境。明廷正拟遣

尚书马昂，及怀宁伯孙镗，督军往讨。兵尚未发，孙镗等留待京中。英宗注意军务，日夕阅奏，忽见了一本奏章，乃是诸御史交劾曹钦，说他擅动私刑，鞭毙家人曹福来。心下一动，随即提起笔来，批了数语，大旨以朝廷法律，不得滥用，大小臣工，俱应懔遵。曹钦擅毙家人，殊属不合，当彻底查究云云。批好后，即将原奏颁发。一面令指挥逯杲按治，毋得殉情。曹钦闻知此事，不禁惊愕道："去年降敕捕石将军，今番轮着我了。若不早图，难免大祸。"祸已临头。早图何益？当下邀请冯益等，密谋大事。钦天监正汤序，亦在座中，报称七月二日，发遣西征师，禁城早辟，此时正可设法。冯益大喜道："机会到了，机会到了。"要杀头了。曹钦忙问良策，益答道："请伯爵密达义父，约他于朔日夜间，潜集禁兵，准备内应，伯爵号召徒众，从外攻入，内外合力，何患不成？"钦喜道："好极好极。我兵入殿，即可废帝，事成后，请冯先生为军师，可好么？"想是做梦。益称谢不尽。

计划已定，过了数夕，便是七月朔日，召党人夜宴，专待夜半行事。指挥马亮，曾与谋在座，酒过数巡，猛然触起心事，默念事若不成，罪至灭族，不若出首为是，遂逃席而去。奔入朝房，巧遇恭顺侯吴瑾，在朝值宿，竟一一告知。吴瑾大惊道："有这般事么？怀宁伯孙镗，明日辞行，今夜亦留宿朝堂，我去通报他便了。"言已，疾趋出室，往语孙镗。镗急草疏数语，从大内门隙塞入。英宗得了此疏，忙遣禁旅收逮曹吉祥，并敕皇城及京师九门，勿得遽启。是时曹钦尚未及觉，马亮逃席，尚且未晓，还能成大事么？乘着数分酒兴，带了家将，及弟铉、镕、铎三人，跨马而出，直奔长安门。见门扃如故，料知事泄，即转身驰至逯杲家。杲方欲入朝，启门出来，突遇曹钦兄弟，手起刀落，毙于非命。钦斩下杲首，持奔西朝房，见御史寇深待朝，复一刀杀死了他，转入西朝房，正与吏部尚书李贤相遇，贤不及趋避，被钦手下家将，击伤左耳。幸钦在后喝止，并握贤手道："公系好人，我今日为此事，实由逯杲激变，并非出我本心，烦公代为奏辩！"情愿不做皇帝了。贤尚在惊疑，那曹钦竟掷下一个首级，大声道："你可看是逯杲么？"一面说，一面走入朝房，见尚书王翱，亦在内坐着，便不分皂白，上前击缚。贤忙趋入道："君不要这般莽撞！我与王公联衔入奏，保你无罪，何如？"钦大喜，乃释翱缚，当由贤索笔缮疏，模模糊糊的写了数语，交与曹钦。钦携疏至长安左门，从门隙投疏。门坚密，疏不得入，便令家将纵火焚门。守门兵士，拆卸御河砖石，将门紧紧堵住，一时烧不进去。钦等只在门外呼噪，声彻宫中。怀宁伯孙镗，看调兵不及，急语长次二子，令在长安门外，大呼有贼谋反。霎时间集得西征军二千人，奋击曹钦。工部尚书赵荣，亦披甲跃马，高呼杀贼有赏，也集得数百人。两边夹攻，钦等料难成功，且战且走。这时候天色大明，恭顺侯吴瑾，率五六骑出观，猝与贼遇，力战而死。尚书马昂，及会昌侯孙继宗，率兵陆续到来，才把钦兵杀死过半。钦弟铉、镕、铎等，都被击毙。天又大雨，钦狼狈奔归，投入井中。官军一齐追至，杀入钦家，不论男女长幼，统赏他一碗刀头面。曹钦妻妾想做后妃，不意变作这般结果。只不见逆贼曹钦，嗣至井中找寻，方见钦已溺毙，当将尸首捞出，拖至市曹，专待旨下。须臾英宗临朝，众官入奏，即命将曹吉祥绑赴市中，与曹钦兄弟四人尸首，一古脑儿聚在一处，鱼鳞寸割，万剐凌迟。极言重刑，为阅者一快。汤序、冯益等，自然

连坐。所有曹氏的亲党，与钦同谋，尽问成死罪，先后伏诛。于是晋封孙镗为侯，马昂、李贤、王翱，并加太子少保，马亮告叛有功，擢为都督，将士等升赏有差。追封吴瑾梁国公，赠寇深少保，以擒贼诏示天下。曹、石两家，从此殄灭了。

且说内变粗定，西征军暂不出发，留卫京师，怎奈西北警报，日有数起，乃命都督冯宗充。及兵部侍郎白圭，代马昂、孙镗等职，统军西行，屡战获胜。孛来欲大举入犯，会鞑靼汗麻儿可儿，与孛来仍然未协，彼此仇杀无虚日，因此孛来不能如愿，只好上书乞和。英宗遣指挥使唐升，赍敕往谕。孛来乃允岁贡方物，总算暂时羁縻罢了。看似插叙之笔，实与前后统有关系，阅者幸勿错过。会粤西苗瑶作乱，据住大藤峡，出掠民间，由都督佥事颜彪，奉旨往剿，连破七百余寨，瑶势稍平。为后文韩雍征瑶张本。英宗以内外平靖，免不得久劳思逸，便大兴土木，增筑西苑，殿阁亭台，添造无数。除奉太后游览，及率妃嫔等临幸外，亦尝召文武大臣往游，并赐筵宴。且于南宫旧居，亦增置殿宇，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树，备极工雅。每当春暖花开，命中贵及内阁儒臣，随往玩赏，赐果瀹茗，把酒吟诗，仿佛与宣德年间，差不多的快活。怎奈光阴易过，好景难留，太后孙氏于天顺六年告崩。至天顺八年正月，英宗亦罹疾，卧病文华殿。适有内侍谗间太子，乃密召李贤入内，告明一切。贤伏地顿首道："太子仁孝，必无他过，愿陛下勿信迩言。"英宗道："依卿所说，定须传位太子么？"贤又顿首道："宗社幸甚！国家幸甚！"英宗蹶然起床，立宣太子入殿。贤扶太子令谢，太子跪持上足，涕泪交下。英宗亦为感泣。父子欷歔一会，方才别去。越数日，英宗驾崩，享年三十八，遗诏罢宫妃殉葬，太子见深嗣位，尊谥皇考为英宗，以明年为成化元年，是谓宪宗皇帝。

当下议上两宫尊号，又惹起一番争论。原来英宗后钱氏无子，太子见深，系周贵妃所出，英宗雅重钱后，尝欲加封后族，后辄逊谢，因此后家未闻邀封。英宗北狩，钱后倾资送给，每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致折一股，并损一目。英宗还国，幽居南宫，行止不得自由，时常烦闷，亏得钱后随时劝慰，方能释忧。明多贤后，钱后亦算一人。至复辟后，太监蒋冕，入白太后，谓周贵妃有子，当升立为后。语为英宗所闻，当将蒋冕斥出。及孙太后崩逝，钱后复追述太后故事，且为胡废后白冤。应三十二回。英宗始知非孙后所生，且追上胡废后尊谥，称为恭让皇后。钱后弟钦钟，殉土木难，英宗欲封其子雄，后又固辞，有此种种贤德，遂令英宗敬爱有加。到龙体弥留时，尚顾命李贤，说是钱后千秋万岁后，应与朕同葬。李贤将遗言恭录，藏置阁中。宪宗即位，周贵妃密嘱太监夏时，令运动阁臣独立自己为太后。夏时遂倡言钱后无子，且损肢体，当视胡废后成例，独立上生母为太后。李贤力争道："口血未干，何得遽违遗命？"夏时道："先帝在日，不尝尊生母为太后么？难道治命尚不可从？"学士彭时道："胡太后以让位故，所以迟上尊号，今钱皇后名位具在，未尝让去，怎得照办？"夏时道："钱皇后亦无子嗣，何妨就草让表。"彭时道："先帝时未曾行此，我辈身为臣子，乃敢迫太后让位么？"夏时厉声道："公等敢有贰心么？难道不怕受罪？"情理上说不过去，便乃狐假虎威，小人之无忌惮如此。彭时拱手面天道："太祖太宗，神灵在上，敢有贰心，不受显诛，亦遭冥殛。试思钱皇后不育，何所规利，必与之争，不过皇上当以孝治人，岂有尊生母，不尊嫡母的道理？"说至此，李贤复插入

道："两宫并尊，理所当然，彭学士言甚是，应请照此复命。"夏时不能与辩，负气径去。寻由中官覃包，奉谕至阁，命草两宫并尊诏旨。彭时又道："两宫并尊，太无分别，应请于钱太后尊号，加入正宫二字，方便称呼。"覃包再去请命，未几即传谕准议，乃尊皇后钱氏为正宫慈懿皇太后，贵妃周氏为皇太后。草诏既定，包潜语李贤道："上意原是如此，因为周太后所迫，不敢自主，若非公等力争，几误大事。"言已，持草诏去讫。越宿颁下诏旨，择日进两宫太后册宝，小子有诗咏道：

嫡庶那堪议并尊，只因子贵作同论。
若非当日名臣在，一线纲常不复存。

两宫既上尊号，未知后事如何，请看官再阅下回。

石亨怨望，尚只凭家人数语，遽杲一疏，而谋逆实迹，尚未发现，安知非由落阱下石之所为者？且石彪镇守大同，威震中外，而飞诏促归，即行抵京，不闻拥兵以叛，是石彪尚知有朝廷，未若曹钦之居然肆逆也。钦为曹吉祥养子，吉祥籍隶中涓，竟令养子为逆，敢为内应，可见钦之逆谋，吉祥实属与闻，或且为之倡议，亦未可知，阉竖之祸人家国，固如此哉！宪宗即位，两宫并尊，本属应有之理，而贵妃阴恃子贵，密嘱内监夏时，参预阁议，时乃狐假虎威，呵叱大臣，若非彭时等守正不阿，鲜有不为所摇夺者。先圣有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观于此而益信。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却说两宫太后，既上尊号，第二种手续，便是册立皇后的问题。先是孙太后宫中，有一宫人万氏，小字贞儿，本青州诸城人氏，父贵为本县掾吏，坐法戍边。贞儿年仅四岁，没入掖廷，充小供役，过了十多年，居然变成一个绝色的女子，丰容盛鬋，广颊修眉，秀慧如赵合德，肥美似杨太真。万贵妃以体肥闻。孙太后爱他伶俐，召入仁寿宫，令司衣饰。宪宗幼时，尝去朝见孙太后，贞儿从旁扶掖，与宪宗相亲近，渐渐狎昵。到了宪宗复册东宫，贞儿年逾花信，依然往来莫逆，彼此无猜。天顺六年，孙太后崩，宪宗年已十四岁了，知识粗开，渐慕少艾，便召这位将老未老的万贞儿，入事东宫。贞儿年过三十，犹是处子，华色未衰，望将过去，不啻二十许人。他生平不作第二人想，因从前无机可乘，不能入侍英宗，未免叹惜，至此得服侍太子，便使出眉挑目逗的手段，勾搭储君。好在

宪宗已开情窦，似针引线，如漆投胶，居然在华枕绣衾间，试那鸳鸯的勾当。一个是新硎初发，努力钻研，一个是久旱逢甘，尽情领受，半榻风光，占尽人间乐事。绝似红楼梦中之初试云雨，但宝玉袭人年龄相当，不足为异，万妃之于宪宗，年几逾倍，居然勾合得未曾有，且彼幻此真，尤称奇事。自此相亲相爱，形影不离，英宗那里知晓。只道儿年渐长，应与他选妃，当有中官奉旨，选入淑媛十二名，由英宗亲自端详，留住三人，一姓王，一姓吴，一姓柏，俱留居宫中，未曾册立。英宗崩后，两宫太后，以嗣主新立，年已十六，不可不替他册后，使为内助，遂命司礼监牛玉，重行选择。玉以先帝时曾选入三人，吴氏最贤，可充后选，当由太后复加验视，见吴女体态端方，恰也忻慰，便命钦天监择吉，礼部具仪，册吴女为后。宪宗迫于母命，不好不从。

后位既定，即命万贞儿为贵妃，王氏、柏氏为贤妃。万贵妃虽然骤贵，心中很不自在，前时只一人专宠，至此参入数人，无怪芳心懊恼。每次谒见吴后，装出一副似嗔似怒的脸儿。惹得吴后懊恼，起初还是勉强容忍，耐到二十多日，竟有些忍受不住，免不得出言斥责。万贵妃自恃宠幸，半句儿不肯受屈，自然反唇相讥，甚至后说一句，他说两句。那时吴后性起，竟命宫监将他拖倒，由自己取过杖来，连击数下。吴后亦太卤莽。

看官！你想这万贵妃肯遭委屈么？回入己宫，哭泣不止，凑巧宪宗进来，益发顿足大哭，弄得宪宗莫名其妙，连呼贵妃，询明缘故。万贵妃恰故意不说，经侍女禀明原委，顿时触怒龙心，挥袖奋拳，出门欲去。贵妃见宪宗起身，料必往正宫争闹。年少气盛，或反闹得不成样子，便抢上一步，牵住宪宗衣裾，返入房中，佯为劝慰。欲擒反纵。宪宗又是懊恨，又是怜恤，慢慢儿替贵妃解衣，见他雪肤上面，透露好几条杖痕，不由的大怒道："好一个拨辣货，我若不把他惩治，连皇帝都不做了。"万贵妃呜咽道："陛下且请息怒！妾年已长，不及皇后青年，还请陛下命妾出宫，休被皇后碍目。那时皇后自然气平，妾亦免得受杖了。"明是反激。宪宗道："你不要如此说法，我明日就把他废去。"万贵妃冷笑道："册立皇后，是两宫太后的旨意，陛下废后，不怕两太后动恼么？"再激一句。宪宗道："我自有计。"贵妃方才无言。计已成了。宪宗命内侍设酒，亲酌贵妃，与他消气。酒后同入龙床，又是喁喁私语，想无非是废后计划，谈至夜半，方同入好梦去了。

次日，宪宗起床，便入禀太后，只说吴后轻笑轻怒，且好歌曲，不足母仪天下，定须废易为是。钱太后一语不发，周太后却劝阻道："一月夫妇，便要废易，太不成体统了。"宪宗道："太后如不见许，儿情愿披发入山，不做皇帝。"肯抛弃万贵妃么？周太后沉吟半晌，方道："先帝在日，曾拟选立王女，我因司礼监牛玉，说是吴后较贤，且看他两人姿貌，不相上下，所以就立吴女，那知他是这般脾气呢。现据我的意见，皇儿可将就了些，便将就过去，万一不合，就请改立王女便了。"总是溺爱亲生子。宪宗不便再言，只得应声而出。意中实欲立万贵妃。转身去报万贵妃，贵妃仍不以为然。宪宗一想，且废了吴后，再作计议，遂出外视朝，面谕礼部，即日废后。礼部已受万贵妃嘱托，并不谏阻，遂承旨草诏。略云：

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成礼。太监牛玉，以复选进吴

氏于太后前，始行册立。礼成之后，朕见其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因察其实，始知非预立者。用是不得已请命太后，废吴氏退居别宫。牛玉私易先帝遗意，罪有应得，罚往孝陵种菜，以示薄儆。此谕！

这诏颁下，吴后只好缴还册宝，退居西宫。万贵妃尚觊觎后位，尝怂恿宪宗，至太后前陈请。宪宗恰也有心，替他说项。太后嫌他年长，始终不允。好容易过了两月，后位尚是未定，复经太后降旨，促立王氏，宪宗无奈，乃立王氏为皇后。好在王氏性情柔婉，与万贵妃尚是相安，因此迁延过去。王后亦恐蹈覆辙。成化二年，万贵妃生下一子，宪宗大喜，遣中使四出祈祷山川诸神，祝为默佑。谁知不到一月，儿竟夭殇。嗣是贵妃不复有娠，只一意妒忌妃嫔，不令进幸。宪宗或偷偷祟祟，得与妃嫔交欢一次，暗结珠胎，多被贵妃暗中察觉，设法打堕。宪宗不但不恨，反竭力奉承贵妃。贵妃所亲，无不宠用，贵妃所疏，无不贬斥。妃父贵授都督同知，妃弟通授锦衣卫都指挥使，还有眉州人万安，由编修入官礼部，与贵妃本非同族，他却贿通内使，嘱致殷勤，自称为贵妃子侄行。贵妃遂转达宪宗，立擢为礼部侍郎，入阁办事。

成化四年正月，宪宗命元夕张灯，将挈贵妃游览。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泉，上疏谏阻。宪宗不从，且责懋等妄言，降谪有差。当时以懋等三人，与修撰罗纶，同著直声，称为翰林四谏。罗纶的谏诤，是因大学士李贤，以父丧起复，奏称非礼，触动帝怒，被黜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贤亦不为挽救，未几贤卒。贤历仕三朝，称为硕辅，惟居丧恋官，不救罗纶，为世所诟，因此罗纶成名，李贤减誉。插入此段，实为结束李贤起见，且彰四谏士美名。内侍梁芳、韦兴、钱能、覃勤、王敬、郑忠、汪直等，日进美珠珍宝，谄事万贵妃，外面且托言采办，苛扰民间，怨声载道。宪宗亦有所闻，终以贵妃宠任数竖，不敢过问。芳、兴等且为妃祈福，召集番僧羽流，侈筑祠庙宫观，动用内帑，不可胜计，甚至府藏为虚，宪宗也未尝禁止，总教贵妃合意，无论甚么事件，都可听他所为。贵妃年已四十尚宠幸如此，想是善房中术耳。

会慈懿皇太后钱氏崩，周太后欲另营陵寝，不使与英宗合葬，万贵妃亦希承周太后意，劝帝从母后命，宪宗意颇怀疑，遂召群臣会议。彭时首先奏对道："合葬裕陵，英宗陵名。神主祔庙，此系故制，何必另议。"宪宗道："朕岂不知？但母后旨意，不以为然，奈何？"彭时复对道："皇上以孝事两宫，从礼即为大孝，祔葬何妨？"是时商辂已经召还，仍令入阁，并有学士刘定之等，亦在朝列，俱合词上奏道："皇上大孝，当以先帝心为心，今若将大行太后梓宫安厝左首，另虚右首以待将来，便是两全其美了。"宪宗略略点首，便即退朝。越日仍未见诏，彭时复恭上一疏，略云：

大行皇太后祔位中宫，陛下既尊之为慈懿皇太后，在先帝伉俪之情。与陛下母子之义，俱炳然矣。今复以祔葬之礼，反多异议。是必皇太后千秋之后，当与先帝并尊陵庙，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则并祔陵庙，亦当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并配祔者，未易悉数。即如汉文帝尊薄太后，虽

吕后得罪宗社，尚得与长陵同葬。宋仁宗尊李宸妃，虽章献刘后无子，犹得与真宗同祭太庙。何则？并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纯孝，远迈前代，而祔葬一节，反出汉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既祔，则皇太后千秋之后，正足验两宫雍穆，在生前既共所尊，而身后更同其享，此后嗣观型所由起也。今若陵庙之制未合，则有乖前美，贻讥来叶矣。伏乞皇上采择施行！

宪宗得了此疏，复下礼部集议。礼部尚书姚廷夔，合廷臣九十九人，皆请如彭时言。宪宗尚召语群臣道："悖礼非孝，违亲亦非孝，卿等为朕筹一良法。"群臣执议如初，并由姚廷夔率百官等，跪文华门候旨。自巳至申，仍未降旨，只传谕百官暂退。百官伏地大哭道："若不得旨，臣等不敢退去。"廷臣哭谏自此始。商辂、刘定之等，复入内劝上降旨，如群臣议。群臣乃齐声呼万岁，依次退归。祔葬议行，盈廷无词。过了一年，成化五年。柏贤妃生下一子，取名祐极。又阅一年，成化六年。复由纪淑妃生下一子，这子便是后来的孝宗。生时无名，且亦不令宪宗与闻。看官欲问明原因，请看小子叙述！

原来纪妃系贺县人，本土官女，饶有姿色，性亦灵敏，蛮中推为女中选。成化三年，西南蛮部作乱，襄城伯李瑾，及尚书程信等，督师往讨，先后焚蛮寨二千，俘获男女无算。随手带过征蛮事。纪女亦被俘至京，充入掖庭。王皇后见他秀慧，亲授文字，命守内藏。宪宗偶至内藏临幸，适与纪女相值，问及内藏多寡数目。纪女口齿伶俐，应对详明，顿时契合龙心，便就纪女寝榻中演了一出龙凰合串，雨露恩浓，熊罴梦叶。过了数月，纪女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不料被万贵妃侦知，令心腹侍婢，密往钩治。那侍婢颇有良心，复报贵妃，只说是纪氏病痞。贵妃疑信参半，惟勒令退出内藏，谪居安乐堂。目无皇后，任所欲为。纪氏十月妊足，分娩生男，料知不便抚养，忍着性把儿抱出，交与门监张敏，嘱使就溺。敏惊叹道："皇上未有子嗣，奈何轻弃骨血？"随将儿藏入密室，取些粉饵饴蜜，暗地哺养。万贵妃尚遣人伺察，始终未见动静，却也罢休。奇妒若此，亦是奇闻。幸喜废后吴氏，贬居西内，与安乐堂相近，颇知消息，往来就哺，才得保全婴儿生命。有十八年帝位可居，自然遇着救星。宪宗全未闻知，但知有皇子祐极一人，生长二龄，即命为皇太子。到了次年二月，太子竟患起病来，势甚凶猛，医药无灵，才越一昼夜，竟尔夭逝。宫人太监等，都知这事有些希奇，暗暗查访，果系万贵妃下的毒手。但因贵妃宠冠六宫，威行禁掖，那个敢向虎头上去搔痒？确是个雌老虎。大家箝口结舌，还是明哲保身的上计。

时光易过，倏到了成化十一年，宪宗因受制贵妃，亦常怏怏，又兼思念亡子，更觉抑郁寡欢。一日召太监张敏栉发，揽镜自照，见头上忽有白发数茎，不觉愁叹道："老将至了，尚无子嗣，何以为情？"张敏伏地顿首道："万岁已有子了。"宪宗愕然道："朕子已亡，那里还有子嗣？"敏又叩首道："奴言一出，性命不保，愿万岁为皇子作主，奴死不恨。"此时司礼监怀恩，亦在上侧，也跪奏道："张敏所言不虚。皇子久育西内，现已六岁了。因惧祸患，所以匿不上闻。"宪宗大喜，即日驾幸西内，遣张敏等至安乐堂，迎接皇子。纪氏抱儿大哭道："我儿既去，我命恐难保了。儿在此处潜养，已阅六年，今日前去，看见穿黄袍有须的，就是儿父，儿去恭谒便了。"说着时，即为儿易一小绯袍，抱

上小舆，命张敏等拥护而去。及至西内阶下，儿尚胎发未剪，毵毵垂肩，竟自舆中趋下，投入宪宗怀中。宪宗抱置膝上，抚视良久，悲喜交集，垂着泪道："是儿类我，确是我子。"敏即将纪氏被幸年月，及生子情状，详述一遍。宪宗并召见纪氏，握手涕泣，命居西内。一面命司礼监怀恩，往告内阁，阁臣无不欢喜。随即饬礼部定名，叫作祐樘，颁诏中外，越日册封纪氏为淑妃。大学士商辂，因此事揭露后，仍恐惹祸，蹈太子祐极的覆辙，但又不便明言，只好与同僚酌定一疏，呈将进去，略说："皇子聪明岐嶷，国本攸系，更得贵妃保护，恩逾己出。但外议谓皇子母因病别居，久不得见，宜移就近所，令母子朝夕相接，一切抚育，仍借贵妃主持"云云。宪宗准奏，移纪妃居永寿宫，且时常召见，与饮甚欢。嗣是宫内妃嫔，稍稍放胆，蒙幸怀妊，及已经分娩的皇子，次第报闻。邵宸妃生子祐杬，张德妃生子祐槟，还有姚安妃、杨恭妃、潘端妃、王敬妃等陆续进御，亦陆续生男，螽斯衍庆，麟趾呈祥。只万贵妃满怀痛苦，日夕怨泣，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又用那药死太子的手段，鸩杀纪妃。有说是纪妃被逼自缢的，有说是贵妃遣人勒死的，这也不必细考，总之被贵妃害毙，无甚疑义。太监张敏，闻纪妃暴卒，情知不能免祸，即祷祝苍天，求佑皇子祐樘安康，自己也吞金死了。好中官。小子有诗咏道：

祸成燕啄帝孙残，雏子分离母骨寒。
瓜熟不堪经再摘，存儿幸有一中官。

宫中情事，已见一斑，此后要叙入外事了。看官少安毋躁，待小子续述下回。

以三十余岁之万贵妃，乃宠冠后宫，权倾内外，窃不知其何术而得此。意者其有夏姬之术欤？观其阴贼险狠，媢嫉贪私，则又与吕雉、武曌相似。天生尤物，扰乱明宫，虽曰气数使然，亦宪宗不明之所致耳。柏贤妃生子祐极，中毒暴亡，纪淑妃生子祐樘，至六龄而始表露，宫掖之中，几同荆棘，不罹吕、武之祸，犹为宪宗幸事。然于人彘醉媪，已相去无几矣。本回主脑，纯为万贵妃着笔，而宫廷大小诸事，随手插入，尤得天衣无缝之妙。阅其钩心斗角之处，便和非率尔操觚者所得比也。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

却说宪宗即位以后，宫闱中的情事，前回已略见一斑。其间有荆襄盗贼，湘粤苗瑶，

平凉叛酋，亦时常出没往来，屡为民患。明廷亦发了好几次兵马，遣了好几回将帅，总算旗开得胜，渐渐敉平，小子亦不能含糊说过，只好一一叙明：荆襄上游为郧阳，地界秦豫楚三省，元季流贼啸聚，终元世不能制。洪武初，卫国公邓愈，出兵往讨，始得剿洗一空；怎奈是地多山，箐深林密，官军凯旋，流寇复聚。起初还不敢出头，到了成化元年，适遇年岁饥荒，流民日聚，遂闹出一场乱案来了。内中有个头目，姓刘名通，力能举千斤石狮子，绰号叫作刘千斤。刘千斤有个同伴，本名石龙，绰号叫作石和尚。两人纠集党羽数万，占据梅溪寺，高揭黄旗，推刘千斤为汉王，建元德胜，伪署将军元帅数十人，以石和尚为谋主，四出劫掠。无非明火执仗的强盗，安能成大事？指挥陈升等，带了数千人马，前去征剿，反被他四面夹攻，杀得片甲不回。明廷接着警报，方知贼势猖獗，非同小可，乃命抚宁伯朱永，为讨贼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为监军，处处不脱太监，我实不懂。别令湖广总督李震，副都御史王恕，会同三路兵马，直捣贼巢。白圭到了南阳，侦悉刘千斤等，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分作七寨，据险自固，遂拟用四路进军。一自南漳入，一自安远入，一自房县入，一自谷城入，犄角并进，互相策应。当下拜表奏闻，朝旨俞允，遂自率大军出南漳，派偏将林贵、鲍远等出安远，喜信、王信等出房县，王恕率指挥刘清等出谷城。总兵官朱永有疾，留镇南阳。东西南北四路兵马，浩浩荡荡，杀奔贼寨。刘千斤自恃力大，亲来抵截大军。白圭用诱敌计，引刘千斤至临城山中，猝发伏兵，左右夹攻，杀得他七颠八倒。刘千斤夺路逃脱，方知官军利害，千斤之力，不足恃了。意欲从寿阳窜出陕西，不意到了寿阳，已有官军截住，为首的统兵大将，系是明指挥田广。刘千斤知不是路，转身就走，由田广率兵尾追，直至古口山。刘千斤逃入山中，负嵎踞守。田广扼住山口，俟诸军陆续到来，一路杀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当时格毙刘千斤子刘聪，及伪都司苗虎等一百余人。刘千斤退保后岩，山势愈峻，天又下雨，泥淖难行。适尚书白圭亲至，身先士卒，麾兵直进。山上的木石，如雨点般掷将下来，破头碎额，不计其数。白圭命刘清率千余骑，从间道绕出贼后，一面率诸军从前攻入。刘千斤率贼数万，迎头抵拒，只管前面，不管后面，方在酣战的时候，突闻后面喊声大震，鼓角齐鸣，各贼返身一顾，但见满山是火，烟焰冲天，不由的魂胆飞扬，纷纷乱窜，怎奈山路崎岖，七高八低，越性急，越踏空，坠崖堕涧，跌死过半。此外逃避不及的，统作刀头之鬼。刘千斤尚提着大刀，左右飞舞，官兵数百人上前，尚不能挨近身躯，反被他劈死数十人，嗣经强弩四射，面中数创，方大吼一声，倒在地上。各军一拥上去，把他揿住，用了最粗的铁链，缠住他身，才觉动弹不得，一任扛抬而去。恃勇无益。还有苗龙等四十人，亦一并擒住，囚解京师，眼见得是照叛逆例，磔死市曹了。惟石和尚、刘长子二人，越山遁去，转掠四川，招集败众，屯匿巫山。各军进逼，合围月余。石和尚在巢穴内，粮食俱尽，当由指挥朱英，奉白圭命，诱招刘长子，令他缚石和尚，解送军前。刘长子没法，遂将石和尚拿下，送交喜信营。喜信将石和尚打入囚车，佯慰刘长子，命诱执刘千斤妻连氏，及伪职常通、王靖、张石英等，六百余人。至诸人一一诱到，竟变过了脸，也把刘长子一并就缚，奏凯还朝。石和尚、刘长子磔死，余犯尽行斩首，荆襄告平。朱永封伯，白圭进太子少保，余将各加官进禄。只指挥张英，为诸

将所忌，进谗朱永，说他受贿，被永捶死，真所谓冤沉地下呢。朱永坐享成功，反捶死首功张英，可叹可恨。这是成化二年间事。

后至成化六年，刘千斤余党李胡子，复纠合小王洪、石歪膊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复集流民为乱，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绰号。官军累捕不获，再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四面兜剿，擒李胡子于竹山县，擒小王洪等于钧州龙潭，俘斩二千人，编戍万余人，遣还乡里，共四十万人。内中有许多流民，未尝为恶，亦不免玉石俱焚，弃尸江浒。项忠且自诩功绩，竖平荆襄碑，或呼为堕泪碑，实是冷嘲热讽的意思。比羊祜堕泪碑何如？又越六年，经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就地设府，垦荒田，编户籍，人民乐业，阖境帖然。杰劳苦成疾，奉旨召还，竟在驿舍中逝世。郧民闻讣，无不泣下，这且搁过不提。

且说荆襄未平的时候，广西大藤峡苗瑶，亦啸聚为乱，湖南靖州苗，群起响应。右都督李震，受命讨靖州苗，连破八百余寨，威振西南。苗獠呼为金牌李，不敢复反。惟大藤峡在广西浔州境内，万山盘曲。有一大藤横亘两崖，仿佛似天造地设的桥梁，因此呼为大藤峡，峡中瑶人，缘藤往来不绝。峡北岩洞，多至一百余处，最幽深险峻的，有仙人关、九层崖等洞。峡南有牛肠村、大岵村，亦称险要。英宗时，瑶人作乱，经都督佥事颜彪，连破瑶寨，瑶患少息。应三十九回。惟瑶酋侯大狗，始终未获。至颜彪班师，仍出掠广东高廉、雷肇等境，守臣无术剿平，上书待罪，且请选将征讨。兵部尚书王竑，奏称浙江左参政韩雍，文武全才，可令往讨，乃召雍为佥都御史，赞理军务。特简都督赵辅，为征夷将军，统兵南征。

雍先至南京，会齐诸将，共议进兵方略。诸将齐声道："两广残破，群盗屯聚，应分兵扑灭为是。为今日计，莫若令一军入广东，驱使散去，然后用大军直入广西，节节进剿，方可困贼。"雍闻言冷笑道："诸将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试思贼已蔓延数千里，随在与战，适足疲我将士，何若仗着锐气，直捣大藤峡巢穴？心腹既溃，余贼如釜底游魂，怕他甚么。"擒贼先擒王，的是行军要着。诸将不敢多言。至赵辅一到，与雍谈及军事，很是投机，便把一切行止，听雍调度。雍即带领诸军，倍道前进，由全州出桂林，途次遇着阳洞诸苗，即麾兵与战，势如破竹，洞苗大溃。惟指挥李英等四人，观望不前，立斩以徇，众皆股栗，壁垒一新。

雍披按地图，晓谕诸将道："贼众以修仁、荔浦为羽翼，宜先剿平二处，使孤贼势。"诸将此时，无不应命。乃督兵十六万人，分五路攻入，所向披靡。修仁先平，荔浦随下，遂乘胜向峡口进发。俄见道旁有数百人跪着，老少不一，老年服饰似里民，少年服饰似儒生，口称："我等百姓，苦贼已久，今闻大兵到此，愿为向导。"雍不待说毕，便喝兵役，将数百人一一拿下，带入帐中。诸将皆诧异起来，但见雍升座怒叱道："你等统是苗贼，敢来诳我！左右快与我搜来！"兵士不敢违慢，把数百人身上一搜，果皆藏着利刃，锋芒似雪，便命推出辕门，尽行枭首。复饬把尸首支解，刳出肠胃，分挂林箐间，累累相属。瑶众闻知，惊为天神。就是雍麾下将士，亦不禁叹服。我亦服他有识。

雍严肃如王公相等，营门设铜鼓数千，仪节详密。三司长吏见雍，皆长跪白事，悚

慑如小吏。忽有新会丞陶鲁入见，长揖不拜，雍叱道："你来此何为？"陶鲁道："来与明公击贼。"雍复道："贼众据险自卫，非大兵不可入。我看部下文武数百人，无一可往，方在愁虑，你能当此重任么？"陶鲁道："不但言能，且很容易。"雍怒道："蕞尔小邑，尚不能理，今遇悍贼，反说得如此容易，正是大言不惭，快快退去，免得受笞！"鲁又道："明公不欲平贼么？从前蒋琬、庞统，辄废邑事，后乃为蜀汉名臣，公幸勿弃鲁，愿平贼自效。"雍见鲁神色自若，料有异才，不禁改容道："丞肯为国效力，尚有何说，但不知需兵多少？"并不执拗到底，韩雍可谓将才。鲁复道："三百人够了。"雍笑道："三百人那里够用？"鲁复道："兵贵精不贵多，三百人已是多了。但必需严行选练，才可使用。"雍令他自择。鲁标式为约，号令军前道："有能力举百钧，矢射二百步者来！"是时大军共十五六万人，合式如约，只得二百五十名。得用之兵，其难如此。复另募数日，方得凑成三百名数目，自行督练，椎牛犒飨，共尝甘苦，士卒争愿为死，称为陶家军。

雍督诸将四面并进，瑶酋侯大狗，闻大军齐至，把妇女辎重，安置贵州横石、李塘堵崖，自纠死党数万，悉力堵截峡南，排栅坚密，滚木擂石镖枪毒矢等，更番迭射。官军登山仰攻，煞费气力。雍申令军中，有进无退。阅数时，山上的瑶众，及山下的官军，统有些疲倦起来，枪声箭声，若断若续，蓦见陶鲁拥盾而出，大呼道："麾下壮士，快从我来！"两语未毕，那三百名陶家军，都左手执盾，右手持刀，鱼贯以进，呼声震山峡。瑶众急忙抵拒，乱下矢石，不料这陶家军，很是勇悍，兔起鹘落，狖迅猱升，任他矢石如雨，毫不胆怯，只管向前猛登。韩雍见前军得势，复督兵继进，瑶众支持不住，逐步退后。至官军各上山冈，又由雍出令，纵火焚山，烈焰飞腾，可怜这瑶众东奔西走，无处躲避，多烧得焦头烂额，剩得数千名悍瑶，拥着侯大狗，窜入横石崖。雍饬兵穷追，道行数日，始见崖谷。侯大狗上九层楼等山，绝崖悬壁，势控霄汉，且用着千斤擂石，滚压下来，响声若雷，岩谷皆应。雍令军士停住崖下，鼓噪不绝，一面遣陶家军绕出后山，潜陟巅顶，令他觑贼懈怠，举炮为号。自卯至未，贼渐渐力疲，木石亦尽。雍正拟进攻，隐隐间闻有炮声，急督将士冒险登山，大众援藤扳葛，蚁附而上，陶家军亦自后攻入，漫山奋击，连数日夜，鏖战百合，方把瑶众削平，生擒侯大狗七百八十余人，斩首三千二百余级，磨崖勒石，载明平瑶岁月，并将大藤斩断，绝瑶人往来的孔道，改名大藤峡为断藤峡，复分兵捕雷廉、高肇诸寇，先后肃清。捷报驰抵京师，宪宗传旨嘉奖，即召赵辅还朝，晋封武靖伯，韩雍为右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擢陶鲁为佥事，余亦按功给赏，嗣命雍开府梧州，令行禁止，盗贼屏息。至成化十年，为中官黄沁所谮，罢归乡里，越五年病殁。粤人怀念不忘。立祠致祭，正德中始追谥襄毅，也是褒功恤死的意思。

还有平凉一役，出了好几次大兵，才得奏捷。平凉在甘肃西境，从前明平陕西，故元平凉万户把丹，率众归附，太祖授为平凉卫千户。令仍旧俗，不起科徭。传孙满俊，与王豪、李俊相连结，挟资称雄，土人称他为满四。平凉奸民，犯法避罪，往往倚满四为护符。有司饬役往捕，统由满四出头硬阻，日久成习，不得不劳动官军，前去搜剿。满四遂激众为乱，叛据石城，来与官军反抗。石城系唐吐蕃石堡城，高踞山巅，四壁削立，只有一线可通出入。官军屡次上山，都被击退。实是没用。满四遂与李俊分踞要害，四称招

贤王，俊称顺理王，两下里各有万余人。俊攻固原千户所，中箭毙命，惟满四负嵎如故。都指挥邢瑞、申澄，率各卫军至石城，猛扑一昼夜，不意满四竟纠众杀下，由高临卑，势如建瓴。官军坠死无数，申澄也马蹶被杀，只有邢瑞狼狈逃归，贼势大盛，关中震动。明廷得耗，飞檄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总兵宁远伯任寿，广义伯吴琮，及巡抚延绥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会兵进剿。陈介等率军轻进，不待延绥兵至，便直趋石城，距城约十里许，忽有贼众数千，遮道出迎，佯称乞降。陈介颇为踌躇，吴琮道："无论他是真降，或是假降，我军总有进无退为是。"遂麾兵直入。将到城下，只见贼驱着牛羊出来，望将过去，差不多有数千头，官军还道他是真心投降，用了牛羊犒劳，大家不及防备，忽听胡哨四起，前后左右，统是贼兵杀到，那时官军叫苦不迭，连忙招架，已是不及。陈介、任寿、吴琮等，舍命冲突，方杀开一条血路，走保东山，遗失军资甲械，均以千计。事闻于朝，命将陈介、任寿、吴琮三人，逮解至京，按罪下狱。另授都督刘玉，为平虏副将军，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再讨石城。又起复前大理寺少卿马文升为都御史，巡抚陕西，调兵协剿。项忠、马文升，先后至固原，分六路进兵，连败贼众。刘玉一至，见各军得胜，乘势长驱，进薄城下。满四倾寨出战，发矢如猬，刘玉身中流矢，顿时惊退，诸军皆却。贼步步进逼，玉几被困。幸项忠停住不行，亲斩千户一人，作为众戒，于是全军复振，易退为进。满四料不可敌，敛众入城，刘玉乃裹痛徇军，下令合围。相持兼旬，尚不能下。项忠以持久非计，督兵急攻，贼颇恟惧，潜缒城出降。忠给票纵还，自是出降益众。会有贼目杨虎狸，乘夜出汲，为官军所擒，忠喝令斩首，杨虎狸俯伏乞命，乃劝令降顺。虎狸允诺，且请自效。忠知虎狸可用，赐以金带钩，纵使入城，诱满四出战东山，用了四面埋伏的计，专候满四到来。正是：

整备铁笼囚猛虎，安排香饵钓金鱼。

欲知满四曾否就擒？请看下回便知。

语有之："川泽纳污，山薮藏疾。"故林深箐密之中，往往为盗贼藏身之地，兵去则出，兵来则伏，非有善谋之将，敢死之士，犁其穴而扫其庭，则必不能绝其迹。刘千斤，莽夫耳，侯大狗蠢奴耳，何足以称王争霸？不过有山可恃，有穴可藏，借此以抗王命，为一时负嵎计耳。有白圭之督师，而刘千斤失所恃，虽勇何益？有韩雍之主谋，而侯大狗失所据，虽险亦夷？萑苻之盗，必尽杀乃止，始知宁猛毋宽，公孙侨固有先见也。至若平凉一役，亦幸有项忠之为先驱耳。项忠擒李胡子、小王洪等，已见奇绩，而满四又为彼所擒，时人以堕泪讥之，吾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刑乱国用重典，刑乱民亦何独不然乎？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谲谏阿丑悟君心

却说叛酋满四，正在穷蹙，见杨虎狸被擒复归，亟问他脱逃情由。虎狸随口胡谄，并说官军辎重，尽在东山停顿，不妨乘夜掩取，说得满四转忧为喜，即于夜间率众出城。行至东山附近，伏兵四起，竞前相扑。满四仓皇突阵，坠马就擒，余众多半受戮。项忠乘胜扑城，城中另立头目火敬为主，仍然拒守。忠令各军围住东西北三面，独留南面不围，鼓噪了一昼夜。火敬等料不能支，竟于夜半遁去。官军从后追蹑，复将火敬擒住。只有满四从子满能，逃入青山洞，渐被项忠侦悉，用火熏入洞中。满能仓皇出走，亦被擒获，并拿住满四家属百余口。诸军穷搜山谷，又获贼五百余人，男妇老幼共数千人，并将石城毁去，所有俘虏，就地正法。惟把满四、火敬两人，械送京师，按律伏诛，自在意中。项忠、刘玉班师到京，按功升赏，不消细说。

宪宗闻各处叛寇，依次荡平，心下很是喜慰。万贵妃殷勤献媚，每遇捷报，辄在宫中张筵庆贺。可谓善承意旨，无怪宠冠后宫。就中有个太监汪直，年少慧黠，善事贵妃，因得宪宗宠幸。为主及奴，真是多情天子。这汪直系大藤峡瑶种，瑶贼平定后，被俘入宫，充昭德宫内使。昭德宫便是万贵妃所居，汪直能伺贵妃喜怒，竭力趋承，贵妃遂一意抬举，密白帝前，令掌御马监事。第二个安禄山。先是妖人李子龙，妖言妖服，蛊惑市人，内使鲍石、郑忠等，非常敬信，常引子龙入宫游玩，并导登万岁山，密谋为逆。不意被锦衣卫闻知，预先举发，当将二监拿下，并诱执李子龙，一并枭首。嗣是宪宗欲侦知外事，令汪直改换衣服，带领锦衣官校，私行出外，查察官民举动，但有街谈巷议，无不奏闻。宪宗益以为能，即于东厂外设一西厂，命汪直为总管。东厂系成祖时所建，专令中官司事，伺察外情。至是别张一帜，所领缇骑人数，比东厂加倍，因此声势出东厂上。锦衣百户韦瑛，职隶东厂，谄事汪直。直即倚为心腹，往往掀风作浪，兴起大狱，所有冤死的官民，不计其数。朝廷诸臣，虽皆侧目，莫敢发言。惟大学士商辂抗疏上奏道：

> 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往者曹钦之反，皆逯杲有以激之，一旦祸兴，猝难消弭。望陛下断自宸衷，革去西厂，罢汪直以全其身，诛韦瑛以正其罪，则臣民悦服，自帖然无事矣。否则天下安危，未可知也？臣不胜惶惧待命之至！

宪宗览疏大怒道："用一内监，何足危乱天下？"即命内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并不慌忙，正色说道："朝臣不论大小，有罪当请旨逮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是第

一桩大罪。大同宣府，乃边疆要地，守备官重要，岂可一日偶缺？汪直擅械守备官，多至数人，是第二桩大罪。南京系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擅自搜捕，是第三桩大罪。宫中侍臣，直辄易置，是第四桩大罪。直不去，国家那得不危？”这数语侃侃直陈，说得怀恩为之咋舌，当即回去复旨。项忠已升任兵部尚书，也率九卿严劾汪直。宪宗不得已，令直仍归掌御马监，调韦瑛戍边卫，暂罢西厂，中外大悦。惟宪宗犹宠直未衰，仍令秘密出外，探刺阴事。适有御史戴缙，九年不迁，非常懊丧。至此见汪直仍邀宠眷，索性迎合上意，密奏一本，极言西厂不应停止，汪直所行，不但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竟视汪直为圣人，大小戴有知，必不认其为子孙。宪宗准奏，下诏重开西厂。汪直的气焰，从此益盛。

先是直掌西厂，士大夫无与往还，惟左都御史王越，与韦瑛结交，遂间接通好汪直。吏部尚书尹旻，也是个寡廉鲜耻的人物，想去巴结权阉，因浼越为介，谒直西厂中，甚至向他嗑头。身长吏部，无耻若此，我为明吏羞死。直不禁大喜。独兵部尚书项忠，傲不为礼，一日遇直于途，直下舆相看，忠竟不顾而去。是亦太甚。直恨忠益深，王越谋代忠职，每与直言及忠事，作切齿状。忠且倡率九卿，劾奏直不法事，先令郎中姚璧，请尹旻署名。尹旻道：“兵部主稿，当由项公自署便了。”姚璧道：“公系六卿长，不可不为首倡。”尹旻怒道：“今日才知我为六卿长么？”不中抬举。当将草奏掷还，不肯签名。一方通报韦瑛，令他转达汪直。会西厂果停，直忿怒异常，与忠势不两立，至重设西厂，引用了一个吴绶，作为爪牙，吴绶曾为锦衣卫千户，尝从项忠讨荆襄盗，违法被劾，致受谴责，他竟与忠挟嫌，至汪直处求掌书记，直即允诺。且因绶颇能文，密行保荐，有旨授他为镇抚司问刑。绶即嗾使东厂官校，诬忠受太监黄赐请托，用刘江为江西都指挥，宪宗真是糊涂，竟令忠对簿。看官！你想这项忠高傲绝俗，那肯低首下心？当下抗辩大廷，毅然不屈。恼得宪宗性起，竟将他削职为民。汪直又谮商辂纳贿，辂亦乞罢，听令自归。尚书薛远、董方，右都御史李宾等，并致仕归田，于是蝇营狗苟的王越，居然升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愈荣愈丑。王越以外，还有辽东巡抚陈钺。先是辽东寇警，陈钺因冒功掩杀，激变军民，明廷命马文升往抚，开诚晓谕，相率听命。汪直偏欲攘功，请命宪宗，挟同私党王英，驰向辽东，一路上耀武扬威，指叱守令，不啻奴仆，稍有违忤，立加鞭挞。各边都御史，左执鞭弭，右属櫜鞬，趋迎恐后，供张极盛。既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恪恭尽礼，凡随从汪直的人员，各有重贿。汪直大喜，筵宴时穷极珍错，饮得汪直酩酊大醉，满口赞扬。难得邀他褒奖。越宿即赴开原，再下令招抚。文升知他来意，便把安抚功劳，推让与他，惟所有接待仪文，不如陈钺。汪直未免失望，草草应酬，即返辽东，且与陈钺述及文升简慢。钺不但不为解免，反说文升恃功自恣等情，小人最会逞才。一面加意款待，格外巴结。酣饮了好几日，直欲辞归，复经钺再三挽留，竟住了数十天，方才回京，一入京城，即劾奏文升行事乖方，应加严谴，宪宗也不分皂白，竟逮文升下狱，寻谪戍重庆卫，并责诸言官容隐不发，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

是时鞑靼汗麻儿可儿已死，众立马固可儿吉思为汗，马固可儿吉思汗，与孛来不和，屡生嫌隙，阴结部属毛里孩等，使图孛来，偏为孛来所知，竟杀了马固可儿吉思汗。毛里孩不服，纠众攻杀孛来，遣使通好明廷。宪宗以无约请和，恐防有诈，竟却使不纳。毛

里孩遂纠集三卫，见三十九回。屡寇山陕。抚宁侯朱永等，出师抵御，得了几次胜仗，毛里孩始退。谁料一敌甫退，一敌又来。长城西北境有河套，黄河由北绕南，与圈套相似，因得此名，唐张仁愿曾筑三受降城于此。地饶水草，最宜耕牧。蒙古属部孛鲁乃、札加思兰、孛罗忽等，潜入套中，据地称雄，屡寇延绥。朱永移师往御，王越亦奉旨参赞。塞外未闻杀敌，京中屡得捷音，想是王越妙计。越等升赏有差，寇仍据套自若。既而越为三边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为三边，设立总制，自王越始。札加思兰且迎元裔满都鲁为汗，自称太师，一意与明边为难，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邑。总算王越出力，侦悉寇虏妻子畜产，俱在红盐池，潜率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星夜前进，袭破敌帐，杀获甚众。及寇饱掠而返，妻子畜产，荡然无存，只好痛哭一场，狼狈北去。

嗣闻札加思兰，为部众脱罗干、亦思马因等所杀，满都鲁亦死，诸强酋相继略尽。越遂讨好汪直，怂恿北征，说是乘势平寇，大功无比云云。直喜甚，忙面奏宪宗，当即下诏，命朱永为平虏将军，王越提督军务，监军便是汪直。克期兴师，向西进发。越与直会着，恰劝直令朱永绕道南行，自与直带领轻骑，径诣大同。探悉敌帐在威宁海子，泊名。即挑选宣府、大同两镇兵马，共得二万名，倍道深入。适值天大风雨，兼以下雪，白昼晦冥，空山岑寂。越等直至威宁，寇众毫不防备，如何抵敌，纷纷溃散，只剩老弱妇女，作为俘虏，并马驼牛羊数千匹，一齐搬归，便驰书告捷。宪宗即封越为威宁伯，增直俸禄三百石。惟朱永迂道无功，不得封赏，怅怅的领兵回来。上了王越的当。

亦思马因等以庐帐被袭，密图报复，待王越退师，复纠众出掠，且犯宣府。那时汪直、王越两人，又想借寇邀功，请旨出发，偏偏寇众狡诈，闻直等又至，移众西走，转寇延绥，直等赴援不及，亏得指挥刘宁，巡抚何乔新，千户白道山等，分道出御，各得胜仗，寇焰少衰。亦思马因病死，谁知又出了一个悍酋，仍称小王子，率众三万，寇大同，连营五十里，声势张甚。总兵许宁，敛兵固守，小王子竟到处焚掠，毁坏代王别墅。代王成炼，从宁出战，宁无奈出驻城外，与巡抚郭镗分营立栅，互为犄角。寻见有寇骑十余，控弦而来，太监蔡新部下，首出迎击，宁所部军士，亦次第杀出，寇骑拍马逃走，官军不肯舍去，猛力追赶。途中遇着伏兵，被杀得落花流水，幸参将周玺等驰至，才救出各兵，驰入城中。检点败卒，已丧失了千余人。许宁尚掩败报捷，奈寇众长驱直入，虽经宣府巡抚秦纮，总兵周玉，力战却敌，寇焰尚是未衰。巡按程春震，乃劾宁败状，宁得罪被谪，连郭镗、蔡新，统同获谴。一面颁诏，令汪直、王越严行防剿，毋得少懈。直与越方拟还京，得了这道诏旨，弄得进退两难，只好乞请瓜代，有诏不许。其时陈钺已入居兵部，复为代请，又经宪宗切责，把钺免官。未几罢西厂，又未几调王越镇延绥，降汪直为南京御马监，中外欣然。只王越、汪直两人，不知为什么缘故，竟失主眷，彼此叹息一番，想不出什么法子，没奈何遵着朝旨，分途自去。谁叫你喜功出外？谁叫你恃势横行？

小子细阅明史，才知汪直得罪的原因，复杂得很。若论发伏摘奸的首功，要算是小中官阿丑。一长可录，总不掩没。阿丑善诙谐，且工俳优，一日演戏帝前，扮作醉人的模样，登场谩骂，另有一小太监扮作行人，出语阿丑道："某官长到了。"阿丑不理，谩骂如故。小太监下场后，复出场报道："御驾到了。"阿丑仍然不理。及三次出报，说是"汪太监

到了”。阿丑故作慌张状，却走数步。来人恰故意问道：“皇帝且不怕，难道怕汪太监么？”阿丑连忙摇手道：“休要多嘴！我只晓得汪太监，不可轻惹呢！”阿丑可爱。此时宪宗曾在座中，闻了这语，暗暗点首。阿丑知上意已动，于次日再出演剧，竟仿效汪直衣冠，手中持着两把大斧，挺胸而行。旁有伶人问道：“你持这两斧做什么？”阿丑道：“是钺，不是斧。”那人又问持钺何故？阿丑道：“这两钺非同小可。我自典兵以来，全仗着这两钺呢。”那人又问钺为何名？阿丑笑道：“怪不得你是呆鸟，连王越、陈钺，都不知道么？”宪宗闻言微哂。及戏剧演毕，又接览御史徐镛奏折，系劾奏汪直罪状略云：

> 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寖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者戒！于此时始上弹章，亦是揣摩迎合之意。

宪宗览后，尚在踌躇。还是恋恋不舍。会东厂太监尚铭，以获贼邀赏，恐汪直忌功，不无谗构，遂探得汪直隐情，及王越交通不法情事，统行揭奏。宪宗乃决意下诏，迁谪直、越。礼部侍郎万安，及太常寺丞李孜省等，又先后纠弹直、越。遂并直奉御官，一体革去。削王越伯爵，夺还诰券，编管安陆州。直党陈钺，及戴缙、吴绶等，俱削职为民。韦瑛谪戍万全卫。瑛复自撰妖言，诬指巫人刘忠兴十余人，暗图不轨，及到庭对质，全属子虚，方将瑛正法枭首。且起用前兵部尚书项忠，给还原官。召还前兵部侍郎马文升，令为左都御史，巡抚辽东。中外都喁喁望治。

其实一党方黜，一党复升，荧惑不明的宪宗，那里能久任正士，尽斥佥人？万安内结贵妃，得邀宠眷，李孜省系江西赃吏，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得授为太常寺丞。还有江夏妖僧继晓，与中官梁芳相识，自言精通房术，不亚彭籛。适宪宗春秋正高，自嫌精神未足，不足对付妃嫔，就是老而善淫的万贵妃，亦未免暗中憎恨。梁芳双方巴结，即将继晓荐入，令他指导宪宗，并广采春药，进奉御用。宪宗如法服饵，尽情采战，果然比前不同，一夕能御数女，喜得宪宗心满意足，亟封继晓为国师。继晓母朱氏，本娼家女，丧夫有年，免不得有暧昧情事。继晓却极陈母节，有旨不必勘核，立予旌扬。继晓精通房术，想是得诸母教。饮水思源，其母应得旌表。自是继晓所言，无不曲从。继晓愿为帝祈福，就西市建大永昌寺，逼徙民居数百家，糜费帑项数十万，这还不在话下。惟继晓淫狡性成，见有姿色妇女，往往强留入寺，日夜交欢，京中百姓，被他胁辱，自然怨声载道，呼泣盈涂。刑部员外郎林俊，忿懑的了不得，遂上疏请斩继晓，及太监梁芳。看官！你想宪宗如何肯听！阅疏才毕，立饬逮俊下狱，拷讯主使。都督府经历张黻，抗表救解，又被逮击狱中。司礼太监怀恩，颇怀忠义，便面奏宪宗，请释二人。宦官中非无善类。宪宗大愤，遽提起案上端砚，向怀恩掷去。幸怀恩把头一偏，砚落地上，未曾击中。宪宗拍案大骂道：“你敢助林俊等谤朕吗？”恩免冠伏地，号哭不止。宪宗又把恩叱退。恩遣人告镇抚司道：“你等谄事梁芳，倾陷林俊，俊死，看你等能独生么？”镇抚司方不敢

诬罪，也为奏免。宪宗气愤稍平，乃释二人出狱，贬俊为云南姚州判官，瓛为师宗知州。二人直声震都下，时人为之语道：

御史在刑曹，黄门出后府。

二人被谪，感动天阍。成化二十一年元旦，宪宗受贺退朝，午膳甫毕，忽闻天空有巨声，自东而西，仿佛似霹雳一般。究竟是否雷震，容小子下回表明。

汪直以大藤余孽，幼入禁中，不思金日磾宝瑟之忠，妄有安禄山赤心之诈，刺事西厂，倾害正人，酷好弄兵，轻开边衅，吏民之受其荼毒，不可胜计，要之皆万贵妃一人之所酿成也。王越、陈钺等，倚直势以横行，朝臣岂无闻见？乃皆钳口不言，反待一优孟衣冠之阿丑，借戏进谏，隐格主心，是盈廷寮寀不及一阿丑多矣。迨巨蠹受谴，始联章劾奏，欲沽直名，曾亦回首自问，腼颜自愧否耶？况劾奏诸人，仍不出万安、李孜省等，彼此同是俭邪，不过排除异党，为自张一帜计耳。观此回纯叙汪直事，我敢为述古语曰朝无人。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却说宪宗闻空中有声，疑是雷震，亟出宫门瞻望，只见天空有白气一道，曲折上腾，复有赤星如碗，从东向西，轰然作响，不禁为之悚惧。是夜心神不安，越宿临朝，即诏群臣详陈阙失。吏部给事中李俊，应诏陈言，略云：

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幸干纪也，大臣不职也，爵赏太滥也，工役过烦也，进献过厌也，流亡未复也，天变之来，率由于此。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从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总领边疆，专大将之权，援引憸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端责赂，杀人者见原，偾事者逃罪，如梁芳、韦兴、陈喜辈，不可枚举。惟陛下大施刚断，无令干纪，奉使于外者，悉为召还，用事于内者，严加省汰，则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凭依内臣，则不得安。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无怪其赂受四方，而计营三窟也。惟陛下大加黜罚，勿为姑息，则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赏以待有功，今或无故而爵一庸流，或无功而赏一贵幸，方士献炼服之书，伶人奏曼衍之职，掾吏胥徒，皆叨官禄，俳优僧

道，亦玷班资，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而数千人矣。数千人之禄，岁以数十万计，是皆国之租税，民之脂膏，不以养贤才，乃以饱奸蠹，诚可惜也。如李孜省、邓常恩辈，尤为诞妄，此招天变之甚者，乞尽罢传奉官，毋令污玷朝列，则爵赏不滥，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迄无宁工，京营军士，不复遗力，如国师继晓，假术济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齿，愿陛下内惜资财，外恤民力，不急之役，姑赐停罢。则工役不烦，而天意可回矣。近来规利之徒，率假进奉为名，或录一方书，市一玩器，购画图，制簪珥，所费不多，获利十倍，愿陛下留府库之财，为军国之备，则进献息而天意可回矣。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虑，愿陛下体天心之仁爱，悯生民之困穷，追录贵幸盐课，暂假造寺资财，移赈饥民，俾苟存活，则流亡复而天意可回矣。臣奉明诏陈言，不敢瞻徇，谨乞陛下采纳施行！无任跂望之至！

疏入，宪宗却优诏褒答，竟降调李孜省、邓常恩等，且把国师继晓，革职为民，斥罢传奉官至五百余人。给事中卢瑀，御史汪莹，主事张吉，及南京员外郎彭纲等，见李俊入奏有效，都摭拾时弊，次第奏陈。今朝你一本，明朝我一本，惹得宪宗厌烦起来，索性不愿披览，只密令吏部尚书尹旻，此人尚在么？将奏牍所署的名衔，纪录屏右，俟有奏迁，按名远调。俊、瑀等遂相继出外，或以他事下吏。事君数，斯辱矣。孜省、常恩等仍复原官，得宠尤甚。

一日，宪宗查视内帑，见累朝所积金银，七窖俱尽。遂召太监梁芳、韦兴入内，诘责道："糜费帑金，罪由汝等。"兴不敢对。芳独启奏道："建寺筑庙，为万岁默祈遐福，所以用去，并非浪费。"宪宗冷笑道："朕即饶恕你等，恐后人无此宽大，恰要同你等算帐。"此语几启巨衅，若非贵妃速死，太子能不危乎？说得梁芳等浑身冰冷，谢罪趋出，忙去报知万贵妃。时贵妃已移居安喜宫，服物侈僭，与中宫相等。梁芳一入，即叩头呼娘娘不置。贵妃问为何事？梁芳将宪宗所言，传述一遍，并说道："万岁爷所说后人，明明是指着东宫，倘或东宫得志，不但老奴等难保首领，连娘娘亦未免干连呢！"贵妃道："这东宫原不是好人，他幼小时，我劝他饮羹，他竟对我说着，羹中有否置毒，你想他在幼年，尚如是逞刁，今已年将弱冠，怕不以我等为鱼肉。但一时没法摆布，奈何？"梁芳道："何不劝皇上易储，改立兴王？"贵妃道："是邵妃所生子祐杬么？"言下尚有未惬之意，奈己子已先夭殇何？梁芳道："祐杬虽封兴王，尚未就国，若得娘娘保举，得为储君，他必感激无地，难道不共保富贵么？"掀风作浪，统是若辈。贵妃点首。等到宪宗进宫，凭着一种蛊媚的手段，诬称太子如何暴戾，如何骄擅，不如改立兴王，期安社稷等语。你是个野狐精，安可充土神谷神。宪宗初不肯允，那禁得贵妃一番柔语，继以娇啼，弄得宪宗不好不依。年将六十，尚能摇惑主心，不知具何魔力？次日，与太监怀恩谈及，怀恩力言不可。宪宗大为拂意，斥居凤阳，正拟下诏易储，忽报泰山连震，御史奏称应在东宫。宪宗览奏道："这是天意，不敢有违。"遂把易储事搁起。万贵妃屡次催逼，宪宗只是不睬。贵妃挟恨在胸，酿成肝疾，成化二十三年春，宪宗郊天，适遇大雾，人皆惊讶，越日庆成宴罢，将要还宫，有安喜宫监来报

道："万娘娘中痰猝薨了。"宪宗大诧道："为什么这般迅速？"宫监嘿然无言。经宪宗至安喜宫，审视龙榻，但见红颜已萎，残蜕仅存，不禁涕泪满颐，再诘宫监，才知贵妃连日纳闷，适有宫女触怒，他用拂子连挞数十下，宫女不过觉痛，他竟痰厥致毙。宪宗怃然道："贵妃去世，我亦不能久存了。"仿佛唐明皇之于杨玉环。当下治丧告窆，一切拟皇后例，并辍朝七日，加谥万氏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

丧葬既毕，宪宗常闷闷不乐，惟李孜省善能分忧，有时召对，多合帝心，乃擢为礼部侍郎。毕竟鸿都幻术，不能亲致红妆，春风桃李，秋雨梧桐，触景无非惨象，多忧适足伤身，是年八月，宪宗寝疾，命皇太子祐樘，视事文华殿，越数日驾崩，享年四十一。太子即位，是为孝宗，谥皇考为宪宗皇帝，尊皇太后周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以次年为弘治元年。赦诏未下，即降旨斥诸幸臣。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万贵妃弟。及私党邓常恩、赵玉芝等，俱谪戍有差。并罢传奉官二千余人，夺僧道封号千余人，宫廷一清，乃大赦天下，随立妃张氏为皇后。鱼台丞徐顼，疏请上母妃尊谥，并追究薨逝原因，孝宗饬群臣会议，或言宜逮万氏亲族究治。万安已擢为大学士，闻着廷议，惶急的了不得，忙对群僚道："我、我久与万氏不通往来。"群僚皆相顾窃笑。有何可笑？恐大众多是如此。幸孝宗天性仁厚，恐伤先帝遗意，尽置不问，万安才得无事，方在欣慰。不意过了数日，太监怀恩到阁，手持一小木箧，付与万安道："皇上有旨，这岂是大臣所为？"万安尚莫名其妙，发箧后见有小书一本，末尾署着臣安进三字，系是从前亲笔所写，才忆当日隐情，不禁愧汗浃背，俯伏地上。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文贵等，正在阁中，窥见书中所列，俱系房中术，遂哄堂散去。怀恩亦回宫复旨，万安仰首起来，见阁中已无一人，慌忙起身趋归。越二日宣安入朝，令怀恩朗诵弹章，起首署名，就是庶吉士邹智等人，读至后来，都开列万安罪状。安尚磕头哀求，毫无去志。恩读毕，走近万安身前，摘去牙牌，大声道："速去速去，免得加罪！"安始惶遽归第，乞休而去。实是便宜。

孝宗尝悲念生母，遣使至贺县访求外家，终不可得。其后礼臣上言，请仿太祖封徐王故事，拟定母后父母封号，且立祠桂林，春秋致祭。一面追谥生母纪氏为孝穆太后，有旨允准，并答复礼部道：

> 孝穆太后，早弃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初谓宗亲尚可旁求，宁受百欺，冀获一是，卿等谓岁久无从物色，请加封立庙，以慰圣母之灵。皇祖既有故事，朕心虽不忍，又奚敢违？可封太后父为庆元伯，母为伯夫人，立庙桂林府，饬有司岁时致祭，毋得少懈，以副朕报本追源之至意！

大学士尹直，奉旨撰册文，有云："睹汉家尧母之称，增宋室仁宗之恸，"孝宗记在心中，每当听政余暇，回环诵此二语，往往欷歔泣下。又因宪宗废后吴氏，保抱维谨，具有鞠育深恩，一切服膳，概如太后礼，这也可谓孝思维则了。允宜褒扬。

且说宪宗末年，所用非人，当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谣传。三阁老指万安、刘翊、刘吉，六尚书指尹旻、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刘昭，这九人旋进旋退，毫

无建白，所以有此时评。及孝宗即位，励精图治，黜佞任贤，起用前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进礼部侍郎徐溥，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擢编修刘健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办事，召南京刑部尚书何乔新，为刑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部御史，礼部侍郎邱浚，进大学衍议补一书，得赉金币，下诏刊行，寻升为礼部尚书，令徐溥专理阁务，逮梁芳、李孜省下狱，孜省瘐死，梁芳充戍，流邓常恩、赵玉芝等至极边，诛妖僧继晓，所有纸糊泥塑的阁老尚书，淘汰殆尽。

惟刘吉尚存，右庶子张升，上疏劾吉，说他口蜜腹剑似李林甫，牢笼言路如贾似道，应即予罢斥等语，未见俞允。庶吉士邹智，进士李文祥，监察御史汤鼐，又交章弹劾，鼐尤抗直，疏中所陈，不止刘吉一人，连王恕、马文升等所为，亦具有微词。廷僚未免忌鼐，吉更衔恨刺骨，御史魏璋，系吉私人，密受吉命，日伺鼐短。适寿州知州刘概，馈鼐白金，并遗以书云："梦一人牵牛陷泽中，得君手提牛角，引牛出泽。人牵牛，适象国姓朱字，大约是国势将倾，赖君挽救，因有此兆。"鼐得书甚喜，宣示友人。沾沾自足，适以取祸。璋闻风得间，遂劾鼐妖言诽谤，致逮入狱。概亦连带被系。刘吉且诬鼐私立朋党，与邹智、李文祥等，统是一鼻孔出气，于是智与文祥亦坐罪。御史陈景隆等，与璋为莫逆交，希附吉意，奏请一体加刑，幸刑部尚书何乔新，及侍郎彭韶，坚持不可，王恕亦上疏申救。不念被劾之嫌，王恕不愧恕字。乃将鼐概戍边，邹智、李文祥贬官，魏璋反得擢为大理寺丞。惟刘吉以鼐等获生，都是何乔新主持，恨恨不已。会乔新外家与乡人争讼，遂暗唆御史邹鲁，劾奏乔新受贿曲庇。乔新知系刘吉挟嫌，拜疏乞归，既而穷治无验，邹鲁停俸，乔新竟致仕不起，刑部尚书一职，即由彭韶代任。吉复倾排异己，奏贬御史姜洪、姜绾，诬陷南京给事中方向等，中外侧目，呼他为刘棉花，因他屡弹屡起的缘故。

只是日中则昃，月盈必亏，从古无不衰的显宦，亦无不败的佞臣。可作达官棒喝。刘吉造言生事，免不得为孝宗所闻。渐渐的减损恩宠，吉尚恋栈不休，孝宗后张氏，系都督同知张峦女，册妃后，伉俪甚欢。及张氏进妃为后，父峦得封寿宁伯，峦卒，加赠昌国公，子鹤龄袭封侯爵，还有鹤龄弟延龄，未曾晋爵，孝宗亦拟加封，命吉撰诰券，吉请尽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方可挨及后族。此语恰似有理。孝宗不怿，竟遣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吉乃谢病告归。既而王恕、彭韶等，多为贵戚近臣所嫉，先后引去。邱浚病殁，礼部侍郎李东阳，及少詹事谢迁，相继入阁。迁颇守法奉公，东阳第以文学著名，不及王恕、彭韶诸人的忠直，所以谏疏渐稀。

其时海内乂然，承平无事，贵州都匀苗，稍稍作乱，由巡抚邓廷赞讨平。北方小王子，及脱罗干子火筛，虽偶为边患，又经甘肃总兵官刘宁，战守有方，剑众退去。边事用略笔叙过。孝宗政体清闲，自然逐渐怠弛。内监李广、杨鹏辈，得乘隙希宠，导帝游畋。太子谕德王华，入侍经筵，讲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说得非常恳切。侍讲王鏊，详陈书义，至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句，再三引伸，孝宗也颇感悟，优礼相答。可奈外臣的规讽，不若近侍的谄谀，一暴十寒，未见巨效，且因东厂未革，仍然由内侍作主，舞文弄弊。凑巧有一件讼案，为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承审，违犯了东厂意旨，意欲将哲等论罪，拟定徒流，这案的曲直，待小子叙述出来，以便看官评断。先是千户吴能，生女名满仓

儿，姿首妖冶，性情淫荡，能屡戒不悛。以女付媒媪，售与乐妇张氏，张妇又转售与乐工袁玲为妻。能妻聂氏，与能本非同意，至能死后，访女下落，前往领认。那知满仓儿不认为母，白眼相待。聂氏愤甚，与子定计，诱劫满仓儿归家，藏匿秘室。袁玲往赎不允，告至刑部。丁哲、王爵，同讯得情，驳斥袁玲数语。玲竟信口谩骂，恼动了丁哲、王爵，竟饬衙役重笞袁玲。玲受笞归家，愤无所泄，数日病死。御史陈玉等，检验袁玲尸身，确系病毙，即填就尸格备案，由他埋葬了结。谁料杨鹏从子，素与满仓儿有染，满仓儿竟自秘室逸出，往诉冤情。杨鹏从子，引他进见叔父，只说是刑部枉断，袁玲屈死。杨鹏不知就里，但觉满仓儿楚楚可怜，为浼东厂镇抚司，奏劾丁哲、王爵杀人无辜，罪应论抵。有旨令法司再讯，细细盘诘。满仓儿无从抵赖，仍然水落石出，奈因东厂面子，不敢不委曲顾全，只将满仓儿予杖，嫩皮肉怎禁笞杖，我尚为满仓儿呼冤。且坐丁哲等杖人至死的罪状，奏拟徒流。刑部吏徐珪，代抱不平，竟抗疏奏道：

聂女之罪，丁哲等断之审矣。杨鹏暗唆镇抚司，共相欺蔽，陛下令法司审问得实，因惧东厂，莫敢公断。夫以女诬母，仅予杖责，丁哲等才能察狱，反坐徒流之罪，轻重倒置如此，皆东厂劫威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或受首恶赃，令旁人抵罪。刑官洞见其情，莫敢改正，以致枉杀多人。臣愿陛下革去东厂，以绝祸源，则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躯，自知不免，与其死于虎口，孰若死于朝廷？愿陛下斩臣首，行臣言，虽死无恨！

言疏上去，朝旨非但不准，反斥他情词妄诞，革职为民。丁哲、王爵，亦一同放归。小子有诗叹道：

一朝纲纪出中官，腐竖刑余惯作奸。
抗疏甫陈严谴下，忠臣空自贡心丹。

欲知后事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宪宗非无一隙之明，观其优答李俊，立斥佞人，何尝不辨明善恶。至于内帑用尽，责及中官，泰山连震，保全太子，虽得谓非明主之所为。误在小人日多，君子日少，内嬖近臣，互相炀蔽，于是中知之主，往往为所蛊惑，忽明忽昧，有始鲜终，宪宗其较著者也。若夫孝宗之明，远过宪宗。即位以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斥奸佞之竖，杜嬖幸之门，人材济济，卓绝一时，乃无何而外戚进，又无何而内竖横，老成引退，戚宦肆行，满仓儿一案，颠倒是非，罪及能吏。明如孝宗，犹蹈此辙，人君进贤退不肖之间，其关系为何如哉？读此能无慨然！

第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却说弘治八年以后，孝宗求治渐怠，视朝日晏，太监杨鹏、李广朋比为奸，蔽塞主聪，广且以修炼斋醮等术，怂恿左右，害得聪明仁恕的孝宗，也居然迷信仙佛，召用番僧方士，研究符箓祷祀诸事。大学士徐溥，及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俱上书切谏，引唐宪宗、宋徽宗故事为戒，孝宗虽无不嘉许，心中总宠任李广，始终勿衰。广越加纵恣，权倾中外，徐溥忧愤得很，致成目疾。不能拔去眼中钉，安得不成目疾？三疏乞休，乃许令致仕。适鞑靼部小王子等，复来寇边，故兵部尚书王越，贬谪有年，复遣人贿托李广，暗中保荐，乃复特旨起用，令命仍总制三边军务。越年已七十，奉诏即行，七十老翁，何尚看不破耶？驰至贺兰山，袭破小王子营，获驼马牛羊器仗，各以千计，论功晋少保衔。李广所举得人，亦邀重赏。广每日献议，无不见从。会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工甫成，幼公主忽然夭逝，接连是清宁宫被火。清宁宫为太皇太后所居，被灾后，由司天监奏称，谓建毓秀亭，犯了岁忌，所以有此祸变。太皇太后大恚道："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日日闹李广，果然闹出祸事来了。李广不死，后患恐尚未了呢。"这句话传到李广耳中，广不觉战栗异常，暗语道："这遭坏了，得罪太皇太后，还有何幸？不如早死了罢！"也有此日。遂悄悄还家，置鸩酒中，一吸而尽，睡在床上死了。

孝宗闻李广暴卒，颇为惋惜，继思李广颇有道术，此次或尸解仙去，也未可知，他家中总有异书，何勿着人搜求。孝宗也有此呆想，可知李广蛊惑之深。当下命内监等，至广家搜索秘籍，去不多时，即见内监挟着书簿，前来复命。孝宗大喜，立刻披览，并没有服食炼气的方法，只有那出入往来的帐目，内列某日某文官馈黄米若干石，某日某武官馈白米若干石，约略核算，黄米白米，何啻千万，不禁诧异起来。黄米白米，便是服食炼气的方法，何用诧异？便诘问左右道："李广一家，有几多食口？能吃许多黄白米？且闻广家亦甚狭隘，许多黄白米，何处窖积？"真是笨伯。左右道："万岁有所未知，此乃李广的隐语，黄米就是黄金，白米就是白银。"孝宗听到此语，不觉大怒道："原来如此！李广欺朕纳贿，罪既难容，文武百官，无耻若此，更属可恶！"至此方悟，可惜已晚。即手谕刑部，并将簿据颁发，令法司按籍逮问。看官听着，李广当日，声势烜赫，大臣不与往还的，真是绝无仅有，一闻此信，自然一个个寒心，彼此想了一法，只好乞救寿宁侯张鹤龄，昏夜驰往，黑压压的跪在一地，求他至帝前缓颊。寿宁侯初不肯允，奈各官跪着不起，没奈何一力担承，待送出各官，即亲诣大内，托张后转圜。张后婉劝孝宗，才得寝事。

孝宗经此觉悟，乃复远佞臣，进贤良。三边总制王越，经言官交劾，忧恚而死，特召故两广总督秦纮，代王越职。纮至镇，练壮士，兴屯田，申明号命，军声大振。内用马文升为吏部尚书，刘大夏为兵部尚书。文升在班列中，最为耆硕，所言皆关治平。大

夏曾为户部侍郎，治河张秋，督理宣大军饷，历著功绩。是时为两广总督，迭召始至，孝宗问何故迟滞？大夏顿首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倘有不虞，责在兵部，恐力不胜任，所以迟行，意欲陛下另用良臣呢。"孝宗道："祖宗以来，征敛有常，前未闻民穷财尽，今日何故至此？"大夏道："陛下以为有常，其实并无常制，臣任职两广，岁见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以万计，其他可知。"孝宗复道："今日兵士如何？"大夏道："穷与民等。"孝宗道："居有日粮，出有月粮，何至于穷？"大夏道："将帅侵克过半，那得不穷！"孝宗叹息道："朕在位十五六年，乃不知兵民穷困，如何得为人主呢？"人君深居九重，安能事事尽知？故历代明主，必采纳嘉言。乃下诏禁止供献，及各将帅扣饷等情。

普安苗妇米鲁作乱，由南京户部尚书王轼，督师往讨，连破贼营，格杀米鲁。琼州黎人符南蛇，聚众为逆，经孝宗用户部主事冯颙计，以夷攻夷，悬赏购募土兵，归巡守官节制，令斩首恶。转战半年，遂得平安，南蛇伏诛。孝宗益究心政务，尝与李东阳、刘健、谢迁三人，详论利害，三人竭诚尽虑，知无不言。遇有要事入对，又由孝宗屏去左右，促膝密谈，左右不得闻，从屏间窃听，但闻孝宗时时称善。当时有歌谣云："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还有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见知，与刘大夏宠遇相同。适小王子火筛等入寇大同，中官苗逵贪武功，奏请出师。孝宗颇欲准奏，阁臣刘健等委曲劝阻，尚未能决，乃召大夏及珊，入问可否。大夏如刘健言。孝宗道："太宗时频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道："陛下神武，不亚太宗，奈将领士马，远不及前，且当时淇国公邱福，稍违节制，即举十万雄师，悉委沙漠，兵事不可轻举，为今日计，守为上策，战乃下策呢。"珊亦从旁赞决。孝宗爽然道："非二卿言，朕几误事。"由是师不果出。

一日，大夏、戴珊，同时入侍，孝宗与语道："时当述职，诸大臣皆杜门，廉洁如二卿，虽日日见客，亦属无妨。"言至此，即袖出白金赏给，且语道，"聊以佐廉，不必廷谢，恐遭他人嫉妒呢。"有功加赏，乃朝廷之大经，何必私自给与？孝宗此举，未免失当。珊尝以老疾乞归，孝宗不许，大夏代为申请，孝宗道："卿代为乞休，想是由彼委托。譬如主人留客，意诚语挚，客尚当为强留，戴卿独未念朕情，不肯少留吗？"也是意诚语挚。大夏顿首代谢，趋出告珊。珊感且泣道："上意如此，珊当死是官了。"到了弘治十八年，点明岁次，为孝宗寿终计数，与上文述成化二十三年事，同一笔法。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反复数万言，内指外戚寿宁侯，尤为直言不讳。寿宁侯张鹤龄，即日奏辩，并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诬梦阳讪皇后为张氏，罪应处斩。孝宗留中未发。后母金夫人，复入宫泣诉，不得已下梦阳狱。金夫人尚吁请严刑，孝宗动怒，推案入内。既而法司上陈谳案，请免加重罪，予杖示惩。孝宗竟批示梦阳复职，罚俸三月。越日，邀金夫人游南宫，张后及二弟随侍，入宫筵宴，酒半酣，金夫人与张皇后皆入内更衣，孝宗独召鹤龄入旁室，与他密语，左右不得与闻，但遥见鹤龄免冠顿首，大约是遭帝诘责，惶恐谢罪的缘故。孝宗善于调停。自是鹤龄兄弟，稍稍敛迹。孝宗复召刘大夏议事，议毕，即问大夏道："近日外议如何？"大夏道："近释主事李梦阳，中外欢呼，交颂圣德。"孝宗道："若辈欲杖毙梦阳，朕岂肯滥杀直臣，快他私愤么！"大夏顿首道："陛下此举，便是德同尧舜了。"未免近谀。

孝宗与张后，始终相爱，别无内宠，后生二子，长名厚照，次名厚炜，厚照以弘治

五年，立为太子，厚炜封蔚王，生三岁而殇。孝宗宵旰忘劳，自释放梦阳后，仅历二月，忽然得病，竟至大渐。乃召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至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二竖为灾，病不能兴，恐与诸先生辈，要长别了。"健等叩首榻下道："陛下万寿无疆，怎得遽为此言？"孝宗叹息道："修短有命，不能强延，惟诸先生辅导朕躬，朕意深感，今日与诸先生诀别，却有一言相托。"言至此，略作休息，复亲握健手道："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子厚照，立为皇储，今已十五岁了，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礼部举行。"健等唯唯应命。孝宗又顾内臣道："受遗旨。"太监陈宽扶案，李璋捧笔砚，戴义就前书草，无非是大统相传，应由太子嗣位等语。书毕，呈孝宗亲览。孝宗将遗诏付与阁臣，复语健等道："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烦诸先生辅以正道，使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好游，已伏此言。健等又叩首道："臣等敢不尽力。"孝宗乃嘱令退出。翌日，令太子入，谕以法祖用贤，未几遂崩。又越日，太子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

是时太皇太后周氏已崩。崩于弘治十七年，此是补笔。太后王氏尚存，乃尊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张氏为太后，加大学士刘健，及李东阳、谢迁等为左柱国，以神机营中军二司内官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叙武宗即位，便提出刘瑾，为揭出首恶张本。刘瑾本谈氏子，幼自阉，投入刘太监门下，冒姓刘氏，来意已是叵测。得侍东宫。武宗为太子时，已是宠爱。刘瑾复结了七个密友，便是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七人，连刘瑾称为八党。后又号作八虎。这八人中，瑾尤狡狯，并且涉猎书籍，粗通掌故，七人才力不及，自然推他为首领了。武宗居苫块中，恰也不甚悲戚，只与八人相依，暗图快乐，所有应兴应革的事情，概置勿问。大学士刘健等，屡次上疏言事，终不见报。健乃乞请罢职，才见有旨慰留。兵部尚书刘大夏，吏部尚书马文升，见八虎用事，料难挽回，各上章乞赐骸骨，竟邀俞允。两人联袂出都，会天大风雨，坏郊坛兽瓦，刘健、李东阳、谢迁，复联名奏陈，历数政令过失，并指斥宵小逢君，甚是痛切，那知复旨下来，只淡淡的答了闻知两字。转瞬间册后夏氏，大婚期内，无人谏诤。刘瑾与马永成等，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戏，导帝游行。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看不过去，自然交章论劾。原奏发下阁议，尚未禀复，户部尚书韩文，与僚属谈及时弊，欷歔泣下。郎中李梦阳进言道："公为国大臣，义同休戚。徒泣何益！"文答道："计将安出？"梦阳道："近闻谏官交劾内侍，已下阁议，阁中元老尚多，势必坚持原奏，公诚率诸大臣固争，去刘瑾辈，还是容易，此机不可轻失哩。"文毅然道："汝言甚是。我年已老，一死报国便了。"随命梦阳草奏。稿成。更由文亲自删改。次日早朝，先于朝房内宣示九卿诸大臣，浼他一同署名，当由各官瞧着，略云：

伏睹近日朝政益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

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窃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

大众瞧毕，便道甚好甚好，当有一大半署名签字。俟武宗视朝，即当面呈递。武宗略阅一周，不由的愁闷起来，退了朝，呜呜悲泣，过午不食。一派孩儿态。诸阉亦相对流涕。武宗踌躇良久，乃遣司礼监王岳、李荣等，赴阁与议，一日往返至三次，最后是传述帝意，拟将刘瑾等八人，徙置南京。刘健推案大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嘱付大事，今陵土未乾，遂使宦竖弄权，败坏国事，臣若死，何面目见先帝？"谢迁亦正色道："此辈不诛，何以副遗命？"王岳见二人声色俱厉，颇觉心折，慨然道："阁议甚是。"遂出阁复旨。越日，诸大臣奉诏入议，至左顺门，当由刘健提议道："事将成了，愿诸公同心协力，誓戮群邪。"尚书许进道："过激亦恐生变。"健背首不答。许进之言，非无见地，刘健等亦未免过甚耳。忽见太监李荣，手持诸大臣奏牍，临门传旨道："有旨问诸先生。诸先生爱君忧国，所言良是，但奴辈入侍有年，皇上不忍立诛，幸诸先生少从宽恕，缓缓的处治便了。"大众相顾无言。韩文独抗声数八人罪，侍郎王鏊亦续言道："八人不去，乱本不除。"荣答道："上意原欲惩治八人。"王鏊又道："倘再不惩治，将奈何？"荣答道："不敢欺诸先生，荣颈中未尝裹铁，怎得欺人误国？"刘健乃语诸大臣道："皇上既许惩此八人，尚有何言？惟事在速断，迟转生变，明日如不果行，再当与诸公伏阙力争。"诸大臣齐声应诺，乃相率退归。

武宗意尚未决，由司礼监王岳，联络太监范亨、徐智等，再四密议，决议明旦发旨捕奸。时吏部尚书一职，已改任了焦芳，芳与瑾素来交好，闻得这般消息，忙着人走报。瑾正与七个好友密议此事，得报后，都吓得面如土色，伏案而哭。独瑾尚从容自若，冷笑道："你我的头颅，今日尚架住颈上，有口能言，有舌能掉，何必慌张如此？"不愧为八虎首领。七人闻言，当即问计，瑾整衣起身道："随我来！"七人乃随瑾而行。瑾当先引导，径诣大内，时已开暮，武宗秉烛独坐。心中忐忑不定。瑾率七人环跪座前，叩头有声。武宗正要启问，瑾先流涕奏陈道："今日非万岁施恩，奴辈要磔死喂狗了。"说得武宗忽然动容，便道："朕未降旨拿问，如何遽出此言？"瑾又呜咽道："外臣交劾奴辈，全由王岳一人主使，岳与奴辈同侍左右，如何起意加害？"武宗道："怕不是么？"瑾又道："王岳外结阁臣，内制皇上，恐奴辈从中作梗，所以先发制人，试思狗马鹰犬，何损万几，岳乃造事生风，倾排异己，其情可见。就是阁臣近日，亦多骄蹇，不循礼法，若使司礼监得人，遇事裁制，左班官亦怎敢如此？"轻轻数语，已将内外臣工，一网打尽。武宗道："王岳如此奸刁，理应加罪。只阁员多先帝遗臣，一时不便处置。"瑾又率七人叩首泣奏道："奴辈死不足惜，恐众大臣挟制万岁，监督自由，那时要太阿倒持呢。"对症发药，真是工谗。武宗素性好动，所虑惟此，不禁勃然怒道："朕为一国主，岂受阁臣监制么？"中计了。瑾又道："但求宸衷速断，免致掣肘。"再逼一句，凶险尤甚。武宗即提起朱笔，立书命刘瑾入掌司礼监，

兼提督团营，邱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分司营务，饬锦衣卫逮逮王岳下狱。数语写毕，交与刘瑾，照旨行事。瑾等皆大欢喜，叩谢退出，当夜拿住王岳，并将范亨、徐智等，一律拘至，拷掠一顿。

到了天明，诸大臣入朝候旨，不意内旨传出，情事大变，料知事不可为，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皆上疏求去。瑾矫旨准健、迁致仕，独留李东阳。东阳再上书道："臣与健、迁，责任相同，独留臣在朝，何以谢天下？"有旨驳斥。看官道是何故？原来阁议时健尝推案，迁亦主张诛佞，惟东阳缄默无言，所以健、迁被黜，东阳独留。究竟是少说的好，无怪忠臣短气。一面令尚书焦芳，入为文渊阁大学士，侍郎王鏊，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鏊曾议除八人，乃尚得入阁，想是官运尚亨。充发太监王岳等至南京。岳与亨次途中，为刺客所杀。惟徐智被击折臂，幸亏逃避得快，还得保全性命。这个刺客，看官不必细猜，想总是瑾等所遣了。刘健、谢迁，致仕出都，李东阳祖道饯行，饮甫数杯，即叹息道："公等归乡，留我在此，也是无益，可惜不得与公同行。"言毕为之泣下。健正色道："何必多哭！假使当日多出一言，也与我辈同去了。"东阳不禁惭沮，俟健、迁别后，怅怅而返。小子有诗咏道。

名利从来不两全，忠臣自好尽归田。
怪他伴食委蛇久，甘与权阉作并肩。

嗣是中外大权，悉归刘瑾，瑾遂横行无忌，种种不法情形，待至下回再叙。

自李广畏惧自杀，按籍始知其贪惏，于是孝宗又黜佞崇贤，刻意求治，此如日月之明，偶遭云翳，一经披现，则仍露清光，未有不令人瞻仰者也。惜乎天不假年，享年仅三十有六，即行崩逝，嗣主践阼，八竖弄权，刘健等矢志除奸，力争朝右，不得谓非忠臣，但瑾等甫恃主宠，为恶未稔，果其徙置南京，睽隔天颜，当亦不致祸国，必欲迫之死地，则困兽犹斗，况人乎？尚书许进之言，颇耐深味，惜乎刘健等之未及察也。要之嫉恶不可不严，尤不可过严，能如汉之郭林宗，唐之郭汾阳，则何人不可容？何事不可成？否则两不相容，势成冰炭，小人得志，而君子无噍类矣。明代多气节士，不能挽回气运，意在斯乎？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却说刘瑾用事，肆行排击，焦芳又与他联络，表里为奸，所有一切政令，无非是变

更成宪，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等情。给事中刘茝、吕翀，上疏论刘瑾奸邪，弃逐顾命大臣，乞留刘健、谢迁，置瑾极典云云。武宗览疏大怒，立饬下狱。这疏草传至南京，兵部尚书林瀚，一读一击节道："这正是今世直臣，不可多得呢！"南京给事中戴铣，素有直声，闻林瀚称赏吕、刘，遂与御史薄彦徽，拜疏入京，大旨言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任，说得淋漓感慨，当由刘瑾瞧着，忿恨的了不得。适值武宗击球为乐，他竟送上奏本，请为省决。恶极。武宗略阅数语，便掷交刘瑾道："朕不耐看这等胡言，交你去办罢！"昏愦之至。刘瑾巴不得有此一语，遂传旨尽逮谏臣，均予廷杖，连刘茝、吕翀两人，亦牵出狱中，一并杖讫。南京御史蒋钦，亦坐戴铣党得罪，杖后削籍为民。出狱甫三日，钦复具疏劾瑾，得旨重逮入狱，再杖三十，旧创未复，新杖更加，打得两股上血肉模糊，伏在地上，呻吟不绝。锦衣卫问道："你再敢胡言乱道么？"钦忽厉声道："一日不死，一日要尽言责。"愚不可及。锦衣卫复将他系狱，昏昏沉沉了三昼夜，才有点苏醒起来，心中越想越愤，又向狱中乞了纸笔，起草劾瑾，方握管写了数语，忽闻有声出自壁间，凄凄楚楚，好象鬼啸，不禁为之搁笔。听了一回，声已少息，复提笔再书，将要脱稿。鬼声又起，案上残灯，绿焰荧荧，似灭未灭，不由的毛发森竖，默忖道："此疏一入，谅有奇祸，想系先灵默示，不欲我草此疏呢。"当下整了衣冠，忍痛起立，向灯下祝道："果是先人，请厉声以告。"祝祷方罢，果然声凄且厉，顿令心神俱灰，揭起奏稿，拟付残焰，忽又转念道："既已委身事主，何忍缄默负国，贻先人羞？"遂奋笔草成，念了一遍，矍然道："除死无大难，此稿断不可易呢。"鬼声亦止。钦竟嘱狱吏代为递入，旨下又杖三十，这次加杖，比前次更加利害，昏晕了好几次。杖止三十，连前亦不过九十，安能立刻毙人，这明是暗中受嘱，加杖过重，令其速毙耳。至拖入狱中，已是人事不省，挨了两夜，竟尔毙命。惟谏草流传不朽，其最末一奏，小子还是记得，因录述于后。其词道：

> 臣与贼瑾，势不两立，贼瑾蓄恶，已非一朝，乘间启衅，乃其本志。陛下日与嬉游，茫不知悟，内外臣庶，懔如冰渊，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嘿，愿借上方剑斩之。朱云何人，臣肯稍让。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之老父，不复顾养，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亡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诚杀瑾，枭之午门，使天下知臣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也。临死哀鸣，伏冀裁择。

这时候的姚江王守仁，任兵部主事。王文成为一代大儒，所以特书籍贯。见戴铣等因谏受罪，也觉忍耐不住，竟诚诚恳恳的奏了一本。那知这疏并未达帝前，由刘瑾私阅一遍，即矫诏予杖五十，已毙复苏，谪贵州龙场驿丞。守仁被谪出京，至钱塘，觉有人尾蹑而来，料系为瑾所遣，将寘诸死，遂设下一计，乘着夜间，佯为投江，浮冠履于水上，遗诗有"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潮泣子胥"二语。自己隐姓埋名，遁入福建武夷山中。嗣因父华就职南京，恐致受累，乃仍赴龙场驿。那时父华已接到中旨，勒令归休去了。户部尚

书韩文，为瑾所嗛，日伺彼短，适有伪银输入内库，遂责他失察，诏降一级致仕。给事中徐昂疏救，亦获谴除名。文乘一骡而去。瑾又恨及李梦阳，矫诏下梦阳狱中，因前时为文草疏，竟欲加以死罪。梦阳与修撰康海，素以诗文相倡和，至是浼康设法，代为转圜。康与瑾同乡，瑾颇慕康文名，屡招不往。此时顾着友谊，不得已往谒刘瑾。瑾倒屣出迎，相见甚欢。康乃替梦阳缓颊，才得释狱。为友说情，不得谓康海无耻。嗣是阉焰熏天，朝廷黜陟，尽由刘瑾主持，批答章奏，归焦芳主政。所有内外奏本，分为红本白本二种。廷臣入奏，必向刘瑾处先上红本。一日，都察院奏事，封章内偶犯刘瑾名号，瑾即命人诘问，吓得掌院都御史屠滽，魂飞天外，忙率十三道御史，至瑾宅谢罪，大家跪伏阶前，任瑾辱骂。瑾骂一声，大众磕一个响头，至瑾已骂毕，还是不敢仰视，直待他厉声叱退，方起身告归。屠滽等原是可鄙，一经演述，愈觉龌龊不堪。瑾以大权在手，索性将老成正士，一古脑儿目为奸党，尽行摈斥，免得他来反对。当下矫传诏旨，榜示朝堂，其文云：

朕以幼冲嗣位，惟赖廷臣辅弼其不逮，岂意去岁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窃弄威福，颠倒是非，私与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戴珊，朗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檗、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茝、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仕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兰、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祐、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倬、朱廷声、刘玉翰、倪宗正，递相交通，彼此穿凿，各反侧不安，因自陈休仕，其敕内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恶稔，追悔难及。切切特谕！

榜示后，且召群臣至金水桥南，一律跪伏，由鸿胪寺官朗读此谕，作为宣戒的意思。群臣听罢诏书、个个惊疑满面，悲愤填膺。自是与瑾等不合的人，见机的多半乞休，稍稍恋栈，不遭贬谪，即受枷杖，真所谓豺狼当道，善类一空呢。到了正德三年，午朝方罢，车驾将要还宫，忽见有遗书一函，拾将起来，大略一瞧，乃是匿名揭帖，内中所说，无非是刘瑾不法情事，当即饬交刘瑾自阅。瑾心下大愤，仗着口材，辩了数语，武宗也无暇理论，径自返宫。想是游戏要紧。瑾即至奉天门，立传众官到来，一起一起的跪在门外，前列的是翰林官，俯首泣请道："内官优待我等，我等方感激不遑，何敢私讦刘公公？"哀求如此，斯文扫地。刘瑾闻言，把头略点，举起右肱一挥，着翰林官起去。后列的是御史等官，见翰林院脱了干系，也照着哀诉道："我等身为台官，悉知朝廷法度，那敢平空诬人？"谏官如此，亦足齿冷。瑾闻言狞笑道："诸君都系好人，独我乃是佞贼，你不是佞贼，何人是佞贼？如果与我反对，尽可出头告发，何必匿名攻讦，设计中伤。"说至此，竟恨恨的退入内室去了。众官不得发放，只好仍作矮人，可怜时当盛暑，红日炎蒸，大众衣冠跪着，不由的臭汗直淋，点滴不止。太监李荣，看他狼狈情状，颇觉不忍，恰令小太监持与冰瓜，掷给众官，俾他解渴，一面低声劝慰道："现时刘爷已经入内，众位暂且自由起立。"众官

正疲倦得很，巴不得稍舒筋骨，彼此听了李荣言语，起立食瓜。瓜未食完，只见李荣急急走报道："刘爷来了！来了！"大众忙丢下瓜皮，还跪不迭。犬豕不如。刘瑾已远远窥见情形，一双怪眼，睁得如铜铃相似，至走近众官面前，恨不得吞将下去。还是太监黄伟，看了旁气不服，对众官道："书中所言，都是为国为民的事，究竟那一个所写？好男子，一身做事一身当，何必嫁祸他人？"刘瑾听了为国为民四字，怒目视黄伟道："什么为国为民，御道荡平，乃敢置诸匿名揭帖，好男子岂干此事？"说罢，复返身入内。未几有中旨传出，撤去李荣、黄伟差使。荣与伟太息而去。等到日暮，众官等尚是跪着，统是气息奄奄，当由小太监奉了瑾命，一齐驱入锦衣卫狱中，共计三百多名，一大半受了暑症。越日，李东阳上疏救解，尚未邀准，过了半日，由瑾察得匿名揭帖，乃是同类的阉人所为，乐得买个人情，把众官放出狱中。三百人踉跄回家，刑部主事何钺，顺天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已受暑过重，竟尔毙命。死得不值。

是时东厂以外，已重设西厂，应上文且补前未明之意。刘瑾意尚未足，更立内厂，自领厂务，益发喜怒任情，淫刑求逞。逮前兵部刘大夏下狱，坐戍极边，黜前大学士刘健、谢迁为民，外此如前户部尚书韩文，及前都御史杨一清等，统以旧事干连，先后逮系。经李东阳、王鏊等，连疏力救，虽得释出，仍命他罚米若干，充输塞下。众大臣两袖清风，素鲜蓄积，免不得鬻产以偿。还有一班中等人民，偶犯小过，动遭械系，一家坐罪，无不累及亲邻。又矫旨驱逐客籍佣民，勒令中年以下寡妇，尽行再醮，停棺未葬的，一概焚弃，名为肃清辇毂，实是借端婪索。京中人情汹汹，未免街谈巷议，瑾且令人监谤，遇有所闻，立饬拿问，杖笞兼施，无不立毙。他还恐武宗干涉，乘间怂恿，请在西华门内，造一密室，勾连栉比，名曰豹房，广选谐童歌女，入豹房中，陪侍武宗，日夜纵乐。武宗性耽声色，还道是刘瑾好意，越加宠任。因此瑾屡屡矫旨，武宗全然未闻。李东阳委蛇避祸，与瑾尚没甚嫌隙。王鏊初留阁中，还想极力斡旋，嗣见瑾益骄悖，无可与言，乃屡疏求去。廷臣还防他因此致祸，迨经中旨传出，准他乘传归乡，人人称为异数，鏊亦自幸卸肩，即日去讫。乞休都要防祸，真是荆棘盈涂。

此时各部尚书，统系刘瑾私人，都御史刘宇，本由焦芳介绍，得充是职，他一意奉承刘瑾，与同济恶。凡御史中小有过失，辄加笞责，所以深合瑾意。瑾初通贿赂，不过数百金，至多亦只千金，宇一出手，即以万金为贽仪。可谓慷慨。瑾喜出望外，尝谓刘先生厚我。宇闻言，益多馈献。未几即升任兵部尚书，又未几晋职吏部尚书。宇在兵部，得内外武官贿赂，中饱甚多，他自己享受了一半，还有一半送奉刘瑾。及做了吏部尚书，进帐反觉有限，更兼铨选郎张彩，系刘瑾心腹，从中把持，所有好处，被他夺去不少。宇尝自叹道："兵部甚好，何必吏部。"这语传入瑾耳，瑾即邀刘宇至第，与饮甚欢，酒至数巡，瑾语刘宇道："闻阁下厌任吏部，现拟转调入阁，未知尊意何如？"宇大喜，千恩万谢，尽兴而去。次日早起，穿好公服，先往刘瑾处申谢，再拟入阁办事。瑾微哂道："阁下真欲入相么？这内阁岂可轻入？"想是万金，未曾到手。宇闻此言，好似失去了神魂一般，呆坐了好半天，方怏怏告别。次日即递上乞省祖墓的表章，致仕去了。腰缠已足，何必恋栈，刘宇此去，还算知机。

宇既去位，张彩即顶补遗缺，不如馈瑾若干。变乱选格，贿赂公行，金帛奇货，输纳不绝。苏州知府刘介，寅缘张彩，由彩一力提拔，入为太常少卿。介在京纳妾，虽系小家碧玉，却是著名尤物。彩素好色，闻着此事，便盛服往贺，介慌忙迎接，殷勤款待，饮了几觥美酒，彩便要赏识佳人，介不能却，只得令新人盛妆出见。屏门开处，但见两名侍女，拥着一个丽姝，慢步出来，环珮声清，脂粉气馥，已足令人心醉，加以体态轻盈，身材袅娜，仿佛似嫦娥出现，仙女下凡。走至席前，轻轻的道声万福，敛衽下拜，惊得张彩还礼不及，急忙离座，竟将酒杯儿撞翻，彩尚不及觉，至新人礼毕入内，方知袍袖间被酒淋湿，连自己也笑将起来。描摹尽致。早有值席的侍役，上前揩抹，另斟佳酿，接连又饮了数杯。酒意已有了七八分，彩忽问介道："足下今日富贵，从何处得来？"介答道："全出我公赏赐。"彩微笑道："既然如此，何物相报？"介不暇思索，信口答道："一身以外，统是公物，凭公吩咐。不敢有私。"彩即起座道："足下已有明命，兄弟何敢不遵？"一面说着，一面即令随人入内，密嘱数语，那随役竟抢入房中，拥出那位美人儿，上舆而去。彩亦一跃登舆，与介拱手道："生受了，生受了。"两语甫毕，已似风驰电掣一般，无从追挽。刘介只好眼睁睁的由他所为，宾众亦惊得目瞪口呆，好一歇，方大家告别，劝慰主人数语，分道散去。介只有自懊自恼罢了。到口的肥羊肉，被人夺去，安得不恼。

张彩夺了美人，任情取乐，自在意中。过了数月，又不觉厌弃起来，闻得平阳知府张恕家，有一爱妾，艳丽绝伦，便遣人至张恕家，讽他献纳。恕自然不肯，立即拒复。彩讨了没趣，怀恨在心，便与御史张禬密商。禬即运动同僚，诬劾恕贪墨不职，立逮入京。法司按问，应得谪官论戍，恕受此风浪，未免惊骇，正要钻营门路，打点疏通，忽见前番的说客，又复到来，嘻嘻大笑道："不听我言，致有此祸。"恕听着，方知被祸的根苗，为珍惜爱妾起见，愈想愈恼，对了来使，复痛骂张彩不绝。来使待他骂毕，方插口道："足下已将张尚书骂够了，试问他身上，有一毫觉着么？足下罪已坐定了，官又丢掉了，将来还恐性命难保，世间有几个绿珠，甘心殉节？足下倘罹不测，几个妾媵，总是散归别人，何不先此回头？失了一个美人，保全无数好处哩。"说得有理。恕沉吟一回，叹了口气，垂首无言。来使知恕意已转，即刻趋出，竟着驿使至平阳，取了张恕爱妾，送入张彩府中，恕方得免罪。小子有诗叹道：

毕竟倾城是祸胎，为奴受辱费迟徊。
红颜一献官如故，我道黄堂尚有才。

阉党窃权，朝政浊乱，忽报安化王寘鐇，戕杀总兵官，传檄远近，声言讨瑾，居然造反起来。欲知成败情形，且待下回续表。

本回纯为刘瑾立传，见得刘瑾无恶不为，比前时王振、曹吉祥、汪直一流人物，尤为狠戾，读之尤令人切齿。李东阳委蛇其间，尚得久居相位，无怪世人以腼颜讥之。然陈太邱之吊张让，亦自

有枉尺直寻之见，不得全为东阳咎也。刘宇、张彩皆系阉党，刘宇去而张彩得势，两夺他人爱妾，无人讦发，明廷尚有公理乎？吾谓明臣未必畏张彩，实畏刘瑾，金水桥之听诏，奉天门之跪伏，令人胆怵心惊，何苦为刘介、张恕，一伸冤愤。且介亦自取其咎，恕复仍得好官，多得少失，无怪其尽为仗马寒蝉也。武宗不明，甘听阉党之播弄，国之不亡，犹幸事耳。

第四十六回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却说安化王寘𬭎，系庆靖王朱㮵曾孙，朱㮵为太祖第十六子，就封宁夏，其第四子秩炵，于永乐十九年间，封安化王，孙寘𬭎袭爵。寘𬭎素性狂诞，觊觎非分，尝信用一班术士，为推命造相体格，俱言后当大贵。还有女巫王九儿，教鹦鹉妄言祸福，鹦鹉见了寘𬭎，辄呼他为老皇帝，寘𬭎益自命不凡，暗结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等，作为爪牙，招兵买马，伺机而动。会值正德五年，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至宁夏经理屯田，倍征租赋。原田五亩，勒缴十亩的租银，原田五十亩，勒缴百亩的租银，兵民不能照偿，敲扑胁迫，备极惨酷，更兼巡抚安惟学，系刘瑾私人，抵任后，一味行使威福，甚至将士犯过，杖及妻孥。必杖其妻何为？想是爱看白臀肉。部众恨至切骨。宁夏卫诸生孙景文，与寘𬭎素相往来，遂入见寘𬭎道："殿下欲图大事，何勿乘此机会，倡众举义？"寘𬭎大喜，即由景文家置酒，邀集被辱各武弁，畅饮言欢。席间说及寘𬭎素有奇征，可辅为共主，趁此除灭贪官，入清阉党，不但宿愤可销，而且大功可就。各武弁都欣然道："愿如所教。就使不能成事，死亦无恨！"当下歃血为盟，订定始散。景文即转告寘𬭎，寘𬭎遂密约周昂、何锦、丁广等，即日起事。

可巧陕边有警，游击将军仇钺，及副总兵周英，率兵出防。总兵姜汉，别简税卒六十人为牙将，令周昂带领，何锦为副。昂、锦两人，遂与寘𬭎定计，借设宴为名，诱杀巡抚总兵以下各官。总兵姜汉，及镇守太监李增、邓广汉等，惘惘到来，入座宴饮，惟周东及安惟学不至。大家正酣饮间，忽见周昂、何锦等，持刀直入，声势汹汹。姜汉慌忙起座，正要启问原因，谁知头上已着了一刀，顿时晕倒，再复一刀，结果性命。李增、邓广汉，无从脱逃，也被杀死。当下纠众至巡抚署，把安惟学一刀两段，转至周少卿行辕，又将周东拖出，也是一刀了结。杀得爽快。寘𬭎遂令景文草檄，声讨刘瑾，及张彩诸人罪状，传布边镇。一面焚官府，劫库藏，放罪囚，夺河舟，制造印章旗牌，令何锦为讨贼大将军，昂、广为左右副将军，景文为军师，招平卤城守将张饮为先锋，定期出师，关中大震。

陕西守吏，忙遣使飞驿驰奏，瑾尚想隐瞒过去，暂不上闻，只矫旨饬各镇固守，命

游击将军仇钺，及兴武营守备保勋，发兵讨逆。钺方驻玉泉营，闻寘鐇谋叛，率众还镇，途次遇寘鐇使人，劝他归降，钺佯为应诺，及至镇，卧病不出。寘鐇因他久历戎行，熟悉边疆形势，随时遣何锦、周昂等，往询战守事宜。仇钺道："朝内阉党，煞是可恨，今由王爷仗义举兵，较诸太宗当日，还要名正言顺，可惜孱躯遇疾，一时不能效命，俟得少愈，即当为王前驱，入清君侧呢。"何锦颇也狡黠，恐他言不由衷，随答道："仇将军情义可感，现有贵恙，总宜保养要紧，惟麾下兵精士练，还乞暂借一用，幸勿推却！"钺不待思索，便答道："彼此同心，何必言借？"说着，即将卧榻内所贮兵符，交与何锦。锦喜形于色，接受而去。何锦乖，不知仇钺尤乖。

钺乃暗遣心腹，密约保勋兵至，里应外合。适陕西总兵曹雄，亦遣人持书约钺，具言杨英、韩斌、时源等，各率兵屯扎河上，专待进兵，请为接应等语。钺捻须半晌，计上心来，婉复来人去讫，当即报告寘鐇，谓官军已集河东，请速派兵阻住，毋使渡河！寘鐇自然相信，亟遣何锦等往截渡口，仅留周昂守城。寘鐇复出城祭祀社稷旗纛等神，使人呼钺陪祭，钺复以疾辞。寘鐇祭毕返城，遣周昂往视钺病，钺暗中布置壮士，俟昂入寝室，由壮士握着铁锤，从后猛击，可怜他脑浆迸流，死于非命。钺即一跃起床，披甲仗剑，跨马出门，带着壮士百余人，直抵城下。城卒见是仇钺到来。只道他病恙已痊，前来效力，忙大开城门接入。钺等拥入安化王府，凑巧孙景文等出来迎接，钺竟指挥壮士，出其不意，将他拿下，一共捉住十余人，再大着步趋入内厅。寘鐇方闻外庭呼噪，抢步出视，兜头遇着仇钺，刚欲上前握手，不防钺右臂一挥，竟将寘鐇扑倒，壮士从后趋上，立刻把寘鐇揿住，绑缚起来，寘鐇才晓得是中计，追悔也不及了。以百余人往执寘鐇如缚犬豕一般，此等庸奴，还想做皇帝，可笑！寘鐇子台溍，及党羽谢廷槐、韩廷璋、李蕃、张会通等，忙来抢救，又被钺率着壮士，抖擞精神，将他打倒，一并擒住。统是不中用的人物。随即搜出安化王印信，钤纸书檄，命何锦速还。何锦部下，有都指挥郑卿，与仇钺素来认识，钺遣部将古兴儿，密劝郑卿反正，使图何锦。锦留丁广等守河，方率众退归，不防郑卿已运动军士，中途为变，事起仓猝，如何抵挡？锦只好孤身西走。其时曹雄、保勋等，已渡河而西，杀败丁广、张钦诸人，丁、张等也向西窜去。适与何锦相遇，同奔贺兰山。官军陆续往追，至贺兰山下，堵住山口，分兵向山中搜索，把丁广、张钦等，捉得一个不留。统计寘鐇倡乱，只有一十八日，便即荡平。

京中尚未接捷音，只闻着仇钺助逆消息，刘瑾也遮瞒不住，没奈何入报武宗。武宗忙集诸大臣会议，李东阳奏请宥充军罚米官员，停征粮草等件，冀安人心。刘瑾尚有难色，武宗此时，也不能顾及刘瑾，竟照东阳所奏，颁诏天下，复命泾阳伯神英充总兵官，太监张永监军，率京营兵前往讨逆。廷臣请起用前右都御史杨一清，提督军务，武宗亦惟言是从，立召一清入朝，托付兵权。急时抱佛脚，可见武宗全无诚心。刘瑾与一清不合，独矫诏改户部侍郎陈震，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一同出征。明是监制一清。各将帅方出都门，仇钺等捷书已到，乃召泾阳伯神英还都，命张永及杨一清等，仍往宁夏安抚。时道路相传，总督率京营兵至，将屠宁夏，一清恐谣言激变，亟遣百户韦成赍牌晓谕，略称："大憝已擒，地方无事，朝廷但遣重臣抚定军民，断不妄杀一人"云云。既至宁夏，又出示：

"朝廷止诛首恶，不问胁从，各部官员，不许听人诬陷，敢有流造讹言，当以军法从事！"于是浮言顿息，兵民安堵。太监张永，檄镇守抚按，逮捕党犯千余人。一清分别轻重，重罪逮系，轻犯释放，先遣侍郎陈震，押解寘镭等入京，自与张永留镇待命。寘镭等到京伏诛，有旨令张永回朝，封仇钺为咸宁伯，留杨一清总制三边军务。一场逆案，总算了清。

先是杨一清与张永西行，途中谈论军事，很是投机，至讲及刘瑾情状，永亦恨恨不平，一清探他口气，才知刘瑾未柄政时，原与张永等莫逆，到了专权以后，张永等有所陈请，瑾俱不允。又尝欲以他事逐永，永巧为趋避，方得免祸。密谈了好几日，一清方扼腕叹道："藩宗有乱，还是易除。宫禁大患，不能遽去，如何是好？"永惊问何故？一清移座近永，手书一瑾字。连瑾字都不敢明言，阉焰可知，然他日仍假手阉党，除去此獠，益见有势不可行尽。永亦附耳语道："瑾日夕内侍，独得恩宠，皇上一日不见瑾，即郁郁寡欢，今羽翼既成，耳目甚广，欲要除他，恐非易事。"一清悄悄答道："公亦是皇上信臣，今讨逆不遣他人，独命公监军，上意可知。公若班师回朝，伺隙与皇上语宁夏事，上必就公，公但出寘镭伪檄，并说他乱政矫旨，谋为不轨，海内愁怨，大乱将起，我料皇上英武，必听公诛瑾。瑾诛后，公必大用，那时力反瑾政，收拾人心，吕强、张承业后，要算公为后劲，千载间只有三人，怕不是流芳百世么？"说得娓娓动听，非满口阿谀者可比。永皱眉道："事倘不成，奈何？"一清道："他人奏请，成否未可知，若公肯极言，无不可成，万一皇上不信，公顿首哀泣，愿死上前，上必为公感动，惟得请当即施行，毋缓须臾，致遭反噬。"永听言至此，不觉攘臂起座道："老奴何惜余年，不肯报主？当从公所言便了。"一清大喜，又称扬了好几句，方搁过不提。至张永奉旨还朝，一清饯别，复用指蘸着杯中余滴，在席上画一瑾字。永点首会意，拱手告别。将至京，永请以八月望日献俘，瑾故意令缓。原来瑾有从孙二汉，由术士余明，推算星命，据言福泽不浅，该有九五之尊。又是术士妄言致祸，可为迷信者戒。瑾颇信以为真，暗中增置衣甲，联络党羽，将于中秋起事。适值瑾兄都督刘景祥，因病身亡，不至杀身，好算运气。瑾失一帮手，未免窘迫。永又请是日献俘，与瑾有碍，所以令他延期。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京城里面，已哗传刘瑾逆谋，众口一词，只有这位荒诞淫乐的武宗，还一些儿没有知晓。昏愦至此，不亡仅耳。

张永到京，恰有人通风与他，他即先期入宫，谒见武宗。献俘已毕，武宗置酒犒劳，瑾亦列席，从日中饮到黄昏，方才撤席，瑾因另有心事，称谢而出。永故意逗留，待至大众散归，方叩首武宗前，呈上寘镭伪檄，并陈瑾不法十七事。又将瑾逆谋日期，一一奏闻。武宗时已被酒，含糊答道："今日无事，且再饮数杯！"祸在眉睫，尚作此言，可发一笑。永答道："陛下畅饮的日子，多着呢。现在祸已临头，若迟疑不办，明日奴辈要尽成齑粉了。"武宗尚在沉吟，永又催促道："不但奴辈将成齑粉，就是万岁亦不能长享安乐呢！"武宗被他一激，不觉酒醒了一大半，便道："我好意待他，他敢如此负我么？"正说着，太监马永成亦入报道："万岁不好了！刘瑾要造反哩。"武宗道："果真吗？"永成道："外面已多半知晓，怎么不真？"永复插口道："请万岁速发禁兵，往拿逆贼。"武宗道："甚好，便着你去干罢！我到豹房待你。"永立即趋出，传召禁卒，竟至刘瑾住宅，把他围住。时已

三鼓，永麾兵坏门直入，径趋内寝。瑾方在黑甜乡中，做着好梦，是否梦做太上皇。蓦地里人声喧杂，惊逐梦魔，披衣起问，一辟寝门，即遇张永，永即朗声道："皇上有旨，传你去呢！"瑾问道："皇上在哪里？"永答道："现在豹房。"瑾顾家人道："半夜三更，何事宣召？这真奇怪呢！"永复道："到了豹房，便知分晓。"瑾整了衣寇，昂然趋出。行未数步，即有禁兵上前，将他缚住，瑾尚是何叱不休，禁兵不与计较，乱推乱扯的，牵了出去，连夜启东华门，缚瑾菜厂内。

越日早期，武宗即将张永所奏，晓示阁臣，阁臣面奏道："非查抄刘瑾府中，不足证明谋反的真假，恐瑾尚不肯认罪呢。"武宗迟疑半晌道："待朕自往查抄便了。"言下尚有疑衷。即带着文武百官，亲至瑾宅，由锦衣卫一一搜索，自外至内，无不检取，共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奇异珍玩，不计其数。还有八爪金龙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衣甲千余，弓弩五百，最可怪的是两柄貂毛扇，扇柄上暗藏机括，用手扳机，竟露出寒光闪闪的一具匕首。武宗不禁瞠目道："好胆大的狗奴！他果然谋逆了。"到此方深信吗？乃整驾回朝，立传旨下瑾诏狱，尽法审鞫，一面钩捕逆党，把吏部尚书张彩，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一并下狱。于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一古脑儿有三四十条，就是刘瑾门下的李宪，也上书劾瑾，比别人更说得出透。大家打落水狗，如李宪辈，更是狗自相咬。刘瑾闻李宪讦奏，冷笑道："他是我一手提拔，今也来劾我么？"谁叫你去提拔他？越日廷讯逆案，牵瑾上阶。刑部尚书刘璟，见了瑾面，不由的脸红耳热，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平日党附巨奸，至此不便落脸，我还说他厚道。瑾睁着两眼，厉声道："满朝公卿，尽出我门，那个敢来审我？"不啻自供。众官闻言，多面面相觑，退至后列，独有一人挺身出语道："我敢审你。我是国家懿戚，未尝出入你门，怎么不好审你？"瑾瞧将过去，乃是驸马都尉蔡震，也不觉吃了一惊。蔡震又道："公卿百官，统是朝廷命吏，你乃云出你门下，目无皇上，应得何罪？"随叱左右道："快与我批颊！"左右不敢违慢，把刘瑾的两颊上，狠狠的挞了数十下，瑾禁不住叫痛起来。笞杖别人，比你痛苦何如。震复叱道："你在家中，何故擅藏弓甲？"瑾支吾一会，方说道："这、这是保卫皇上呢！"震笑道："保卫皇上，须置在宫禁中，如何藏着你室？就是龙衮蟒袍，亦岂你等可服？若非谋为不轨，那得制此衣物？真迹已露，还有何辩？"这数语，说得刘瑾哑口无言，只好匍伏叩头。震即令牵还狱中，入内复旨。即日下诏，谓逆瑾罪状确凿，毋庸复讯，着即磔死。所有逆瑾亲属，一律处斩。于是威焰熏天的逆阉，竟遭脔割，都人士争啖瑾肉，以一钱易一脔，顷刻而尽。肉不足食，都人士独不怕腌臜吗？

瑾亲族十五人，一一伏法。从孙二汉，自然也赏他一刀。想做皇帝的结果。二汉临刑时，涕泪满颐道："我原是该死。但我家所为，统是焦芳、张彩两人，撺掇起来。张彩今亦下狱，谅他也不能幸免，独焦芳安然归里，未见追逮，我心实是未甘呢。"原来焦芳、张彩，先后附瑾，芳尝称瑾为千岁，自称门下，瑾妄作妄行，多半由芳嗾使，及张彩得势，芳势少衰，彩于瑾前举芳阴事，瑾即当众辱芳，芳惭沮乞归，距瑾死不过两月余。张彩狱成拟斩，他竟在狱毙命，下诏磔尸。指挥刘玉、石文义等，皆处死。惟芳止除名。芳子黄中，已由侍读升任侍郎，性甚狂恣。芳有美妾，系土官岑浚家眷，浚得罪没入，为芳

所据，黄中也觉垂涎，平时在父左右，已不免与那美人儿，有眉挑目逗等情，及芳失势将归，愁闷成疾，他竟以子代父，把美人儿诱入己室，居然解衣同寝，做些无耻的勾当，那美人儿厌老喜少，恰也两相情愿，但外人已纷纷传播。至焦芳除名，黄中尚未曾受谴，御史等交章论劾，并把那子烝父妾的罪状，一并列入，乃将黄中褫职。美人儿仍得团圆，较诸张彩之死，不容二妾陪去，所得多矣。外如户部尚书刘玑，兵部侍郎陈震等，统削籍为民，小子有诗咏道：

一阳稍复化冰山，天道难云不好还。
到底恶人多恶报，刑场相对泪空潸。

罪人伏法，有功的例当封赏，张永以下诸人，又弹冠相庆了。欲知详细，请阅下回。

有刘瑾之不法，而后有寘鐇之叛。有寘鐇之为逆，而后有刘瑾之诛。两两相因，同归于尽，不得谓非武宗之幸事。天意不欲亡明，因使寘鐇作乱，以便张、杨二人之定谋，卒之处心积虑之二凶，一则未战而即成擒，一则甫出而遽就缚，外忧方弭，内患复除，谓非天佑得乎？不然，如昏迷沉湎之武宗，乃能仓猝定变耶？阅者乃于此觇恶报焉。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却说刘瑾等伏罪遭诛，张永以下，相率受赏。永兄富得封泰安伯，弟容得封安定伯，魏彬弟英，得封镇安伯，马永成弟山，得封平凉伯，谷大用弟大玘，得封永清伯，均给诰券世袭。张永等出了气力，可惜都给与兄弟。张永等身为太监，虽例难封爵，究竟权势烜赫，把持政权，不过较刘瑾时稍差一点。阁中换了两个大臣，一是刘忠，一是梁储，两人前日，俱为瑾所排斥，至是同召入阁，俱授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居官如故，弊政微有变更，大致仍然照旧，百姓困苦，分毫未舒，免不得有盗贼出现。

其时有个大盗张茂，窟穴霸州，家中有重楼复壁，可藏数十百人，邻盗刘六、刘七、齐彦名、李隆、杨虎、朱千户等，都与他往来，倚为逃薮。茂又与太监张忠，对宇同居，结为兄弟，时常托忠纳贿权阉。马永成、谷大用诸人，得了好处，也引他为友，他竟假扮阉奴的模样，混入豹房，恣行游览。武宗那里管得许多，整日与三五美人，蹴踘为乐，就是有十个张茂，也只道是中官家人，不为张茂所刺，想是百神呵护。茂遂出入自由，毫无忌惮；

有时手头消乏，仍去做那劫夺的勾当。一日在河间府出手，突被参将袁彪，率兵来捕，茂虽有同党数人，究因众寡不敌，败阵逃还，偏偏袁彪不肯干休，查得张茂住处，竟带领多兵，要与他来算帐。茂闻风大惧，忙向好兄弟张忠处求救。忠言无妨，便留住张茂，一面预备盛筵，俟袁彪到来，即请他入宴。彪不便推却，应召赴饮。忠竟令张茂陪宾，东西分坐。饮了数巡，张忠酌酒一大觥，送与袁彪道："闻参戎来此捕盗，为公服务，足见忠心。但兄弟恰有一事相托！"说至此，即手指西座张茂，转语袁彪道："此人实吾族弟，幸毋相厄！"又举一卮与茂道："袁将军与你相好，今后勿再扰河间。"茂自然唯唯从命。彪亦没奈何应诺，饮尽作别，即率兵自归。茂幸得脱险，转瞬间故态复萌，仍是四出劫掠。可巧御史宁杲，奉命捕盗，到了霸州，察悉张茂是个盗魁，即召巡捕李主簿入见，饬他捕茂。李主簿知茂利害，且素闻茂家深邃，一时无从搜捕，左思右想，情急智生，他竟扮了弹琵琶的优人，邀二三同伴，径诣张茂家弹唱。茂是绿林豪客，生性粗豪，不防他人暗算，遂召他入内侑酒。李主簿善弹，同伴善唱，引得张茂喜欢不迭，留他盘桓数日。他得自在游行，洞悉该家曲折，那时托故告别，即于夜间导着宁杲，并骁勇数十人，逾垣直入，熟门熟路的进去，竟将张茂擒住，用斧斫断茂股，扛缚而归。

余盗杨虎、齐彦名、刘六、刘七等，闻张茂被擒，慌忙托张忠斡旋。忠入与马永成商议，永成索银二万两，方肯替他说情。强盗要掳人勒赎，不意明廷太监，反要掳盗索贿。看官！你想这强盗所劫金银，统是随手用尽，那里来的余蓄？大家集议一番，不得主意，杨虎起言道："官库中金银很多，何不借些使用？"劫官偿官，确是好计。言尚未终，竟大踏步去了。是夕即邀集羽翼，往毁官署。署中颇有准备，一闻盗警，救火的救火，接仗的接仗，丝毫不乱。杨虎料难得手，一溜烟的走了。刘六、刘七，闻杨虎失败，恐遭祸累，忙向官署自首。当由官署收留，令他捕盗自效。一住数月，也捉到好几个毛贼。但是盗贼性情，不喜约束，经不起官厅监督，又复私自遁去。嗣是抗官府，劫行旅，不到数旬，竟聚众至好几千人，骚扰畿南。

霸州文安县诸生赵鐩，颇有膂力，豪健自诩，人呼他为赵疯子。六等乱起，鐩挈妻女避难，暂匿河边芦苇中，不料被众贼所见，前来掳掠，鐩慌忙登岸，妻子亦随着同逃，无如三寸莲钩，不能速行，走不数步，被贼追及，把他妻女拉住，看他有几分姿色，竟欲借河岸为裀褥，与他做个并头花。那妻女等惊骇异常，大呼救命，鐩转身瞧着，怒气填胸，竟三脚两步，抢将过去，提起碗大的拳头，左挥右击，无人可当，众贼一哄而散。有两人逃得稍慢，被他格毙。凑巧刘六、刘七等，大队到来，见赵鐩如此威风，不由的愤怒起来，当即麾众上前，将赵鐩困在垓心。鐩孤掌难鸣，敌不住许多盗党，不一时即被擒住。刘六顾鐩道："你是何人？胆敢撒野。"鐩张目叱道："好一个呆强盗，连赵疯子都不认识么？"颇有胆气。刘六闻言，亲与解缚，一面劝慰道："原来是赵先生，久仰侠名，惜前此未曾面熟，竟致冒犯，还乞先生原谅！"鐩复道："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何必与我客气？"刘六道："贪官污吏，满布中外，我等为他所逼，没奈何做此卖买。今得先生到此，若肯入股相助，指示一切，我情愿奉令承教呢！"刘六颇善笼络。赵鐩一想，刘六颇有义气，不如将就答应，一来可保全性命，二来可保全妻孥，且到后来再说，随语刘六

道："欲我入股，却也不难，但不要奸淫掳掠，须严申纪律，方可听命。"想为妻女受惊之故，因有此语。刘六道："全仗先生调度。"镃又道："家内尚有兄弟数人，不若一并招来，免致受累。"六亦允诺。镃即率妻女还家，收拾细软，并与弟镭、镐等，募众五百人，径诣河间，遣人通报刘六等，一同来会。于是畿南一带，统是盗踪。

是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县望风奔溃，甚至开门揖盗，以故群盗无忌，越发横行。赵镃与杨虎、刘三、邢老虎等往掠河南，刘六、刘七与齐彦名等，往掠山东，分道扬镳，所至蹂躏。明廷亟命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都御史马中锡提督军务，统京营兵出剿流贼，伟系仁宗后侄曾孙，出自纨袴，素不知兵，中锡又是个白面书生，腐气腾腾，竟欲效汉龚遂治渤海故事，招抚贼众，沿途尽出榜示，大略谓："潢池小丑，莫非民生，所在官司，不得无故捕获，好好的供给劝导。如若悔过听抚，一律宥死。"确是迂腐。刘六等见了此示，倒也禁止杀掠，将信将疑。中锡至德州桑儿园，居然单车简从，直投贼垒。刘六出寨迎谒，由中锡开诚晓谕，六随口答应，惟命是从。待中锡已返，便拟遣散党羽，往降官军。刘七奋臂道："俗语说得好，'骑虎难下'，目今内官主政，国事日非，马都堂能自践前言么？"六乃不敢决议。潜令党人到京，探听中贵，并无招降消息。又将山东所劫金银，运送权幸，求下赦令，计复不行。刘六、刘七等，遂大肆劫掠。惟至故城县中，相戒勿入马都堂家，马籍隶故城，举室独完。遂谤腾中外。廷臣统劾他玩寇殃民，连张伟一并就逮。伟革职闲住，中锡竟瘐毙狱中。

兵部尚书何鉴，以京军不能讨贼，请发宣府、延绥二镇兵助讨。有旨允准，且命兵部侍郎陆完，总制边军，所有边将许泰、郤永、冯祯等，悉听调遣。师出涿州，忽报寇众已至固安，将犯京师。武宗闻着，也惶急得很。此时尚清醒么？亟亲御左顺门，召大学士李东阳、梁储、杨廷和，及尚书何鉴商议，且谕道："贼向东来，师乃西出，彼此相左，奈何？"何鉴道："陆侍郎去京不远，可飞驿召还，贼闻大军入卫，自然远遁了。"武宗鼓掌称善。鼓掌二字用得妙。鉴即饬使追还陆完，令他东趋固安，堵截贼众。许泰、郤永亦自霸州进攻，前后夹击，连破贼寨。完请再发大同、辽东兵协助，以便早日荡平，乃调大同总兵张俊，游击江彬等入征。江彬进来，又是一个大祸来。谷大用以贼势渐衰，自请督师，冀邀封赏。武宗遂以大用提督军务，伏羌伯毛锐为总兵官，太监张忠监神枪营，皆出会完。张忠为大盗张茂好友。如何令他监军？刘六等闻王师大出，避锐南下，连破日照、海丰、寿张、阳谷、曲阜等县城，进攻济宁，焚去粮船千二百艘。大用等到了临清，遥闻贼势浩大，观望不前。想是要追悔了。六料他没用，竟舍了济宁，从间道卷甲北趋，意欲乘武宗祀天，潜行劫驾，那知被尚书何鉴侦觉，立刻奏闻，即夕严设守备，防得水泄不通。待至黎明，武宗召问何鉴，应否郊祀？鉴奏称："兵防严密，尽可无虑，不如早出主祭，藉安人心。"武宗准奏，即乘辇出城，直抵南郊，从容礼成而还。六知有备，不敢入犯，西掠保定去了。

这时候的赵疯子等，方转掠河南，横行而东，直至徐州，分众攻宿迁。淮安知府刘祥，率兵逆贼，未战先溃。贼众追逼至河，官官溺毙无算，祥马蹶被执。赵镃审讯刘祥，尚无虐民情事，纵使归去，随即渡河南行，杀高邮等卫官军三百余人，劫住指挥陈鹏。转攻灵壁，突入城中，又把知县陈伯安缚住。赵镃劝他入党，伯安不屈，反斥责贼众。刘

三在旁，听不下去，竟拔出宝刀，奔向伯安，欲借他的头颅。镃急忙拦阻，语刘三道："陈大令忠直可嘉，不如放他归去为是。"刘三乃停住了手，当由镃放还伯安，并将指挥陈鹏，也释缚纵归。嗣是所过州县，先约官吏师儒，无庸走避，但教望风迎顺，一体秋毫无犯。疯子不疯，颇有儒者气象。后至钧州，以前吏部尚书马文升，家居城中，戒毋妄入，绕城径去，转入泌阳，至焦芳家搜掠一番。芳已远匿，镃令束草为人，充作芳像，自持刀乱剁道："我为天下诛此贼。"言已，即令手下放火，把焦氏一座大夏，烧得干干净净。如此方真成焦氏。并将焦氏先冢，尽行铲平。官吏听者。复渡河北行，陷归德府。守备万都司，及武平卫指挥石坚，率兵千余，来击赵镃。镃收众南遁，将渡小黄河，还顾官军追至，返身接战，杀得官军七零八落，大败而逃。镃令众休息一日，然后渡河。杨虎自恃勇悍，独率死党杨宁等九人，临河夺舟，踊跃欲渡。不意武平卫百户夏时，率兵伏着，俟虎已下船，鼓噪而出，用了强弩巨石，一齐掷去，竟将杨虎的座船，击沉河中，虎等溺毙。镃闻虎被溺，急忙驰救，但见流水潺潺，烟波渺渺，不但杨虎等无影无踪，就是官军亦不见一个，只得凭吊一番，整众南渡。刘三因杨虎已死，同党中没有鸷类，遂思拥众自尊，当下与赵镃商议，只说是无主必乱。镃已瞧透私意，索性顺风使帆，推他为主。他遂自称为奉天征讨大元帅，令镃为副，分众十三万为二十八营，说是上应二十八宿，各树大旗为号，又置金旗二面，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尝见太平天国中亦有此联，惟混沌二字，改作尧舜，想是从此处抄来。这四语是赵疯子手笔，刘三为之大喜。复约刘六、刘七等分掠山东、河南，刘六复攻霸州。明廷召回谷大用、毛锐等，抵御刘六，途次与六相遇，大用骇急先奔，只配做太监，不配做监军。毛锐也随后趋避，官兵都走了他娘，管甚么刘六刘七。六与七反追杀一阵，夺了官兵许多甲仗。大用等狼狈回京，武宗也不去罪他，但别遣都御史彭泽，咸宁伯仇钺，接统军务。泽与钺颇有威望，既奉命出师，遂倡议按地圈剿。山东一方面，归兵部侍郎陆完征讨，自率军径趋河南。适赵镃等攻唐县，二十八日不能下，邢老虎得病身亡，得保首领，算是幸事。镃并有邢众，转掠襄阳、樊诚、枣阳、随州等处。可巧彭泽、仇钺，统军到来，与赵疯子遇着西河，两下交锋，混杀一阵。此次官军都是精锐，更兼泽、钺两人，持刀督阵，退后立斩，所以人人效命，个个先驱，任你赵疯子如何权略，也吃了一大败仗，伤亡了二千余人，丧失马骡器械无数，剩了残兵败卒，向南急奔，至河南府地方，会同刘三，直攻府城。总兵冯祯，领军追至，鏖战了一昼夜，祯竟阵亡，贼亦被杀多人，夜奔汝颍。朱皋镇官兵截击，斩馘甚众，贼仓皇渡河，先后淹毙，又不计其数。仇钺复率大军趋至，连战皆捷，逼至土地坡，由指挥王瑾，射中刘三左目。三痛不可忍，纵火自焚。只赵镃窜走德安，行至应山，料知事不能成，适遇行脚僧真安，因愿受剃度，怀牒亡命。其党邢本道等，散奔随州，被湖广巡抚刘丙拿住，细细拷问，方知赵疯子做了和尚。前时不做和尚，至此已是迟了。乃檄各镇饬兵迹捕。赵疯子行至武昌，走入饭店中，要酒要肉，大饮大嚼，和尚吃荤，安得不令人瞧破？想是命中该死，所以有此糊涂。武昌卫军人赵成、赵宗等，见他形迹可疑，跟入店中。等到赵疯子酒意醺醺，方相约动手，前牵后扯，把他推到店楼，抬至府署报功。当由府解入省中，搜出度牒，的系赵镃无疑，遂槛送京师，依大逆不道例，凌迟处死。群盗中还算是他，乃亦不免

极刑，毕竟盗不可为。河南肃清。

彭泽、仇钺等，移师山东，往助陆完。陆完正与刘六、刘七等，往来争斗，互有杀伤。刘六、刘七复得了一个女帮手，很是利害。这女盗为谁？便是杨虎妻崔氏。崔氏本系盗女，练习一身拳棒，兼带三分妩媚，平时尝骑着一匹黄骠马，往返盗窟，盗众见他勇过乃夫，送给一个混号，叫作杨跨虎。本是杨虎之妻，乃绰号叫作跨虎，可见雌虎更凶于雄虎。及杨虎死后，又称他为杨寡妇。清有齐寡妇，明有杨寡妇，诚不约而同。杨寡妇谋复夫仇，潜至山东招集旧好，投入刘六、刘七垒中。刘六等自然欢迎，是否存着歹心。相偕四掠，转入利津，偏偏遇着佥事许逵。这许逵很通兵法，前为乐陵知县，捍守孤城，屡次却敌。积功擢为佥事，此次引兵到来，个个如生龙活虎一般。恁你百战的刘六、刘七，跨虎的杨寡妇，也觉招架不住，败退枣林。途次复为督漕御史张缙，及千户张瀛，截杀一阵，弄得七零八落，逃入河南。转至湖广，为官军所迫，六死水中，刘七与杨寡妇，挟众东走，出没长江。侍郎陆完，自临清驰至江上，分扼要害，与贼相恃。贼尚行踪飘忽，倏东倏西。仇钺又自山东驰至，还有副总兵刘晖，率辽东兵，千总任玺，率大同兵，游击却永，率宣府兵，一古脑儿齐集大江，与贼死战，且用火焚毁贼舟。刘七等走保狼山，各军陆续进攻。刘晖在山北，却永在山南，皆拥盾跪行而上，手施枪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猬，仍然不退，遂攻入贼寨。刘七自山后逃下，身中流矢，赴水毙命。齐彦名中枪死，只有杨寡妇一人，不知下落，大约是死于乱军中了。小子有诗叹道：

为扫萑苻动六军，三年零雨始垂勋。
昆岗焚尽遗灰在，玉石谁为子细分。

盗魁尽死，余众皆殪，自正德五年至七年，用兵三载，方得平定，陆完、彭泽等奏凯还朝，以后情事，下回再表。

河北群盗之起，势似乌合，若得良将出剿，一鼓可以荡平，乃所用非人，议抚不成，议剿无力，遂至盗贼横行，蔓延五省，幸得彭泽、仇钺等，倡议分剿，各专责成，于是盗之在河南者，平定于先，盗之在山东者，亦逼入长江，歼除于后。盗虽削平，而五省生灵，鱼糜肉烂，又复竭诸道兵力，费若干帑项，经三载而始定，乃叹星星之火，易至燎原，非杜渐防微不可也。惟赵疯子假仁仗义，卒至身名两败，竟受极刑，最不值得。刘六、刘七、杨虎、齐彦名等，不足诛焉。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却说河北群盗，一体荡平，免不得又要酬庸。陆完、鼓泽，俱得加封太子少保，仇钺竟封咸宁侯，内阁李东阳、杨廷和、梁储、费宏，俱得加荫一子，连谷大用弟大宽，也得封高平伯。还有太监陆訚，内掌神枪营，说他督械有功，贻封弟永，得为镇平伯。又是太监弟运气。方在君臣交庆的时候，忽由四川递到警报，乃是保宁贼蓝廷瑞余党，连陷州县，势日猖獗，总制尚书洪钟，无力剿平，乞即济师等语。先是湖广、江西、四川等省，连年饥馑，盗贼并起。湖广有沔阳贼杨清、邱仁等，江西有东乡贼王钰五、徐仰三等，桃源贼汪澄二、王浩八等，华林贼罗先权、陈福一等，赣州贼何积钦等，所至蔓延。明廷遣尚书洪钟，总制湖广、四川军务，左都御史陈金，总制江西军务。陈金到了江西，剿抚兼施，依次平靖。洪钟出湖广，檄布政使陈镐，及都指挥潘勋，击破贼党，肃清湖湘，再移师入蜀。蜀寇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廖惠自称扫地王，结众十万，纵掠川中。洪钟与巡抚林俊，总兵杨宏，相机剿捕，尚称得手。廖惠就擒，嗣复诱降蓝廷瑞、鄢本恕等，设伏邀宴，把他一并擒斩。余党廖麻子、喻思俸等，在逃未获，不到数月，又复结成巨党，分劫州县。巡抚林俊，素得民心，至是与洪钟有嫌，且因中官弟侄，寄名兵籍，往往冒功求赏，拒不胜拒，遂疏乞致仕。朝旨准奏，蜀民乞留不允，因此民情愈怨，相率从盗。廖麻子、喻思俸等，结众至二十万。洪钟派兵分剿，日不暇给，乃奏请增兵。此段系是补叙，并及湖广、江西乱事，是补笔中销纳法。武宗召群臣廷议，或请派兵助剿，或请简员督师，议论不一。独御史王绘，劾奏洪钟纵寇殃民，请即另易大员。于是将钟罢职，命太子少保都御史彭泽，率总兵时源西征。

泽至四川，征集苗兵，围剿贼众，但开东北一面，纵贼出走。廖麻子、喻思俸等，遂窜入汉中。泽又逼他入山，四面围攻，竟将廖、喻诸贼，次第擒诛。复回军扫平内江、营昌等处，四川大定。蜀寇虽多，不及河北群盗之狡悍，所以用笔从略。有诏封彭泽为太子太保，授时源为左都督。泽请班师回朝，廷议未许，令他暂留保宁镇抚。未几即调任甘肃，令他提督军务，经理哈密。哈密一事，说来又是话长，不得不追溯源流，表明大略：边塞重事，特别表明。原来哈密在甘肃西北，即唐时伊吾庐地。今属新疆省。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守。明太祖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概置不问，至永乐二年，方传檄招降。其时纳忽里已死，子克安帖木儿嗣，奉诏贡马，受封为忠顺王，即置哈密卫。忠顺王，再传为孛罗帖木儿，被弑无子，由王母代理国事。寻因鞑靼部加兵，避居赤斤苦峪，且遣使奏请明廷，愿以外孙把塔木儿，袭封王爵，镇守哈密。时已成化二年，宪宗览奏，颁发兵部议闻。兵部复请以把塔木儿为右都督，代守哈密，摄行王事。当下依议传旨，把塔木儿自然奉命。既而把塔木儿病死，子罕慎嗣职，哈密邻部土鲁番，适当强盛，头目阿力，自

称速檀，一作苏勒坦，意即可汗之类。率众袭哈密，逐走罕慎，掳了王母，劫去金印。甘肃巡抚娄良以闻，廷臣主张恢复，因举高阳伯李文，右通政刘文，驰往征讨，将至哈密，闻众已溃散，不敢深入，止调集番兵数千，驻守苦峪。会速檀阿力，遣使入贡，且致书李文，只称王母已死，金印缓日归还。李文等不待朝命，即还兵复旨。过了半年，并不闻还印消息，乃更铸哈密卫印，颁赐罕慎，即就苦峪立卫，给他土田，俾得居住。越数年，速檀阿力死，罕慎得乘间进兵，复入哈密。嗣又为阿力子阿黑麻所诱，杀死城下。阿黑麻恐明廷诘责，遣人入贡，并请代领西域。有旨令归还城印，且饬哈密卫目写亦虎仙往谕。阿黑麻总算听命，缴上金印，及归还城池。于是兵部尚书马文升，议别立元裔为王，藉摄诸番，乃诏求忠顺王近裔。元安定王，从子陕巴，纳入哈密，阿黑麻复屡与构衅，陕巴复被擒去。经甘肃巡抚许进等，潜入哈密，逐去阿黑麻，留守牙兰，又绝土鲁番互市。阿黑麻始惧，乃将陕巴释归。至正德元年，陕巴去世，子拜牙郎袭爵，淫虐无道，不亲政事。土鲁番酋阿黑麻亦死，子满速儿据位，用了甘言厚币，诱引拜牙郎，拜牙郎弃了哈密，投往土鲁番。甘心弃国，令人不解。满速儿夺他金印，即遣部目火者他只丁，往据哈密，又投书甘肃巡抚，辞多倨悖。都御史邓璋，方总制甘肃军务，当即奏闻。大学士杨廷和等，乃交荐彭泽可用，出略甘凉。

泽得调任消息，再辞不许，乃自川中启节，经抵甘州。适火者他只丁，入掠赤斤苦峪诸处，声言与我万金，当即卷甲退兵，返还哈密城印。泽正筹议剿抚事宜，忽报哈密卫目写亦虎仙到来，忙急召入，询及土鲁番与哈密近状。写亦虎仙道："满速儿势焰方强，一时恐难平定，不若啖以金帛，俾就羁縻，那时哈城可还，金印可归，比劳师动众，好得多了。"泽听了此言，暗思番人嗜利，失了些须金帛，免动多少兵戈，也未始非权宜计策，遂依了写亦虎仙所言，并遣他赍币二千匹，白金器一具，往给满速儿，说令和好，速还哈密城印。赂番使和，泽太失计。那知写亦虎仙，已与满速儿通同一气，此次见泽，实是为满速儿作一说客，泽不知是诈，反将金帛厚遗，他便往报满速儿，教他再请增币，即还城印。泽以增币小事，遽从所请，一面上言番酋悔过效顺，不必用师，哈密城印，即可归还。武宗大喜，便召泽还京。巡按御史冯时雍，奏称彭泽讲和辱国，应加惩处，疏入不报。

满速儿探知彭泽还朝，兵事已寝，那里肯归还城印？反且四出侵掠。甘肃巡抚李昆，遣使诘问满速儿，满速儿又遣写亦虎仙等，来索所许金币。俗语所谓你讨上船钱，我讨落船钱。昆欲遵原约，有兵备副使陈九畴，出阻道："彭总督处事模棱，今抚帅又欲赍寇么？不可不可！"昆答道："并非赍寇，不过原约在先，不便失信。"九畴道："欲要增币，必须归还城印，且令送拜牙郎归国，方可行得。但番人多诈，应留写亦虎仙为质，等到城印缴清，拜牙郎送归，才把写亦虎仙，放他回去。"昆乃留住写亦虎仙，只令随使回去，给他杂币二百匹，令将拜牙郎及哈密城印，来换写亦虎仙。随使去后，好几日不得回报。李昆正在疑虑，忽有探卒入禀道："满速儿引兵万骑，来犯肃州了。"昆即召九畴商议，九畴道："火来水淹，将来兵挡，怕他什么？"遂调兵守城，遣游击芮宁出御。芮宁战死，番兵迫城下，九畴昼夜梭巡，渐闻哈密降回居肃州，有内应消息，即发兵掩捕，获得降回头目

失拜烟答等，捶死杖下。潜于夜间缒兵出城，袭破番营。满速儿败走瓜州，又被副总兵郑廉邀击，狼狈不堪，驰还土鲁番，复遣人求和。九畴谓，满速儿狡黠不臣，应拒绝来使，勿令与通。李昆不从，竟驰驿奏闻。

兵部尚书王琼，曾与彭泽有隙，方偕锦衣卫钱宁，设谋构陷，请穷诘增币主名，严加部议。适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麻，诣阙讼冤，说是陈九畴屈死乃父。王琼遂劾泽欺罔辱国，九畴轻率激变，一并逮鞫。连哈密卫目写亦虎仙，亦解至京师。户部尚书石玠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彭泽、陈九畴，出镇边疆，为国定谋，功足掩罪，请免重谴！"王琼闻言大忿道："纳币寇廷，致贻后患，尚得谓功足掩罪么？"玠不能答。彭、陈二人，几不免死刑。幸杨廷和代为转圜，乃将彭、陈减死，削职为民。写亦虎仙竟得脱罪，留戍京师。他本狡黠多诈，与米儿马黑麻，结为一党，趋奉锦衣卫钱宁，入侍宫廷。武宗爱他敏慧，逐渐宠幸，赐他国姓，列为义儿。当时义儿甚多，无论外吏中官，亡虏走卒，总教得武宗欢心，都得赐姓为朱，拜武宗做干儿子，统共计算，约有二百余人。可谓博爱。这二百余人中，第一个得宠，要算钱宁，第二个便是江彬。钱宁幼时，贫苦得很，寄鬻太监钱能家。能死后，宁年已长，转事刘瑾，因得入侍武宗。平居善承意旨，渐邀宠幸。甚至武宗昏醉，尝倚宁为枕，彻夜长眠。仿佛弥子瑕，想他面庞儿定亦俊白。有时百官候朝，待至晌午，尚未得武宗起居消息，从此君王不早朝。必须俟钱宁通报，方可入殿排班。宁以此得掌锦衣卫，招权纳贿，势倾百僚。江彬为大同游击，自调入剿盗后，班师获赏。应前回。他闻钱宁大名，靠着战争所得财物，私下投赠。财物自干没而来，原不足惜。宁遂引彬入豹房，觐见武宗。彬本有口才，又经钱宁先容，奏对自然称旨。武宗大喜，升为左都督，嗣复与钱宁一同赐姓，充做义儿，留侍左右，与同卧起。又多一个陪夜。钱宁见彬夺己宠，替他作枕，还不好么。深悔从前引进，未免多事，谁教你爱财物。渐渐的有意排挤。彬从旁察觉，想了一计，入与武宗谈及兵事。武宗问长道短，正中彬意，遂乘机奏道："目今中原劲旅，要算边兵最强，京营士卒，远不及他。试看河北群盗，全仗边兵荡平，若单靠京营疲卒，恐至今尚未肃清哩！"徐徐引入。武宗动色道："京营如此腐败，那足防患？若欲变弱为强，须用何法？"彬又奏道："莫妙于互调操练，京兵赴边，边兵赴京，彼此易一位置，内外俱成劲旅了。"武宗点首，极称妙计，遂饬调四镇兵入京师。大学士李东阳等，极力谏阻，俱不见纳。四镇兵奉旨到京。四镇兵即宣府、大同、辽东、延绥。由武宗戎装披挂，亲临校阅，果然军容壮盛，手段高强，心中大悦，立召总兵许泰、刘晖等，温言嘉奖，各赐国姓。嗣是称四镇兵为外四家军，又命江彬为统帅，兼辖四家。于是江彬权势越张，就使有十个钱宁，也不能把他扳倒了。江彬计划，至此说明。武宗且挑选宫监，教他习练弓箭，编成一军，亲自统率，与彬等日夕驰逐，呼噪声，弓马声，遍达九门，嘈杂不绝。宫廷内外，统是不安，独武宗欢慰异常，李东阳屡谏无效，乞休而去。也亏他熬练到此。杨廷和因丁忧告归，吏部尚书杨一清，入预阁务，不过办事几个月，已与江彬、钱宁等做了对头，情愿谢职归田。各大员多半归休，江彬益肆行无忌，导上纵淫。会延绥总兵官马昂，以奸贪骄横，革职闲居，闻江彬新得上宠，入京谒彬，希图开复原官。江彬沉思一会，带笑说道："足下能办到一事，保你富贵如故。"昂亟问何事？江彬笑道："不必说了。就是说明，恐你

亦办不到。”故意不说，尤为奸险。昂情急道：“除是杀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彬乃密授昂计，昂欣然应声而去。看官道是何策？原来马昂有一妹子，容颜绝世，歌舞骑射，般般皆能，年甫及笄，嫁与指挥毕春。彬与昂同籍宣府，从前曾见过数次，暗中垂涎，偏偏弄不到手，此次因武宗渔色，嘱他采访佳人，彬遂藉端设计，欲令昂送妹入宫，一则可销前日闷气，二则可固后来荣宠。昂也为得官要紧，竟依计照行，托词母病，诱妹归宁，及到家内，方说出一段隐情。那妹子闻入宫为妃，恰也情愿，只一时不好承认，反说阿哥胡闹。经昂央告多时，方淡扫蛾眉，由他送入京中。江彬接着，见她丰姿秀媚，比初见时尤为鲜艳，不禁色胆如天，搂住求欢。那美人儿本认识江彬，素羡彬威武出众，就也半推半就，任他玩弄，足足享受了三天，先尝后进，江彬毕竟效忠。况此女本非完璧，乐得玩弄三天。方令他盛饰起来，献入豹房。武宗见了如花如玉的美人，管甚么嫁过不嫁过，赐了三杯美酒，即令侍寝。妇女家心存势利，格外柔媚，惹得武宗视为珍奇，朝夕不离。当下将马昂开复原官，昂弟炅昶等，都蒙宠赐蟒衣，又赐昂甲第于太平仓东，真所谓君恩汪涉，光耀门楣了。只是毕春晦气。御史给事中等，闻这消息，联表奏谏，甚且举以吕易嬴，以牛易马的故事，引为炯戒，武宗均搁置不报，美人情重国家轻。且时常与彬夜游，幸昂私第。君臣欢饮，适有一盘鱼脍，味甚佳美，武宗赞不绝口，并问由何人烹调？彬奏称为簉室杜氏承办。武宗道：“卿妾至马家司肴，确见友谊。但君臣一伦，比友较重，朕亦欲暂借数天，可好么？”彬不防武宗有此一语，心中懊恼不及，但既出口，驷马难追，只好唯唯从命。你也有这错着么？次日硬着头皮，嘱杜氏装饰停当，辇送豹房。武宗见这位杜美人，比马美人差不多，日间命他烹鱼，夜间竟唤他侍寝，日调鱼脍，夜奉蛤汤，杜氏确是能手。从此久假不归，彬亦无可奈何，只徒呼负负罢了。惟武宗得陇望蜀，有了马、杜两美人，尚嫌未足。一日，召问江彬道：“卿籍隶宣府，可知宣府多美人吗？”想是从马、杜两美人推类及之。彬答道：“宣府本多乐户，美妇恰也不少。圣意如欲选择，何妨亲自游观。”武宗眉头一皱道：“朕亦甚欲出游，但恐无故游幸，大臣要来谏阻，奈何？”彬又答道：“秋狩是古时盛典，目今时当仲秋，何妨借出猎为名，暂作消遣。况乘此游历边疆，也可校阅兵备，何必郁郁居大内呢？”武宗沉吟半晌，又道：“朕未曾举行秋狩事宜，今欲创行此典，必须整备扈跸，检选吉日，就使大臣们不来谏阻，也要筹备数天。况扈从人多，仍是不得自由，朕不如与卿微服出行，省却无数牵制呢。”彬应声遵旨，遂于正德十二年八月甲辰日，乘着月夜，与江彬急装微服，潜出德胜门去了。正是：

风流天子微行惯，蒐片官儿护驾来。

欲知游幸后如何情形，容待下回再表。

彭泽一出平河北盗，再出平四川贼，不可谓非良将材。至后经略哈密，纳币土鲁番，致为所欺，岂长于平盗贼，短于驭番夷欤？毋亦由朝气已衰，暮气乘之，乃有此措置失当欤？然王琼以私嫌构

衅，罪彭泽并及陈九畴，假公济私，情殊可恶。故吾谓彭泽非不当劾，劾彭泽由于王琼，乃正不应劾而劾者也。若夫钱宁、江彬，本无大功，骤膺殊宠，彬尤导上不法，罪出宁上，武宗喜弄兵，彬即导以调练，武宗好渔色，彬即导以纵淫，甚至夺毕春之妻，进献豹房，一意逢君，无恶不为。然天道好还，夺人妻者，妾亦为人所夺，吾读至此，殊不禁为之一快也。然武宗之淫荒，自此益甚矣。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却说武宗带着江彬，微服出德胜门，但见天高气爽，夜静人稀，皓月当空，凉风拂袖，飘飘乎遗世独立，精神为之一爽，两人徐步联行，毫不觉倦，转瞬间鸡声报晓，见路上已有行车，遂雇着舆夫，乘了车径赴昌平。是日众大臣入朝，待了半日，方侦得武宗微行消息，大家都惊诧起来。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等，急出朝驾了轻车，马不停蹄的追赶，行至沙河，才得追及武宗，忙下车攀辕，苦苦谏阻。偏是武宗不从，定欲出居庸关。梁储等没法，只得随着同行。可巧巡关御史张钦，已得武宗到关音信，即驰使呈奏，其词道：

比者人言纷纷，谓车驾欲度居庸，远游边塞，臣谓陛下非漫游，欲亲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将徂征，岂宜亲劳万乘？英宗不听大臣言，六师远驾，遂成土木之变，匹夫犹不自轻，奈何以宗社之身，蹈不测之险？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国家多事，而陛下不虞祸变，欲整辔长驱，观兵绝塞，臣窃危之！比闻廷臣切谏皆不纳，臣愚以为乘舆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摇动，供亿浩繁，一也；远涉险阻，两宫悬念，二也；北寇方张，难与之角，三也。臣职居言路，奉诏巡阅，分当效死，不敢爱死以负陛下。惟陛下鉴臣愚诚，即日返跸，对戢人言而杜祸变，不胜幸甚！

原来武宗出游时，鞑靼部小王子，颇有寇边的警耗。张钦不欲直指武宗的过失，因借边警为言，谏阻乘舆。可奈武宗此时，游兴正浓，任你如何奏阻，总是掉头不顾。行行复行行，距关不过数里，先遣人传报车驾出关。张钦令指挥孙玺，紧闭关门，将门钥入藏，不准妄启。分守中官刘嵩，拟往迎谒，钦出言阻住道："此关门钥，是你我两人掌管，如果关门不开，车驾断不能出，违命当死！若遵旨开关，万一戎敌生心，变同土木，我与君职守所在，追究祸源，亦坐死罪。同是一死，宁不开关，死后还是万古留名呢。"正说着，前驱走报，车驾已到，饬指挥孙玺开关。玺答道："臣奉御史命，紧守关门，不

敢私启。”前驱返报武宗，武宗又令召中官刘嵩问话。嵩乃往语张钦道：“我是主上家奴，该当前去，御史秉忠报国便了。”刘嵩尚算明白。钦见嵩去后，负了敕印，仗剑坐关门下，号令关中道：“有言开关者斩！”相持至黄昏，复亲自草疏，大略言：“车驾亲征，必先期下诏，且有六军护卫，百官扈从，今乃寂然无闻，乃云车驾即日过关，此必有假托圣旨，出边勾贼的匪徒。臣只知守关捕匪，不敢无端奉诏”云云。疏已草就，尚未拜发，使者又至关下，催促开关。钦拔剑怒叱道：“你是什么人，敢来骗我？我肯饶你，我这宝剑，却不肯饶你呢。”来使慌忙走还。武宗益愤，方拟传旨捕钦，忽见京中各官的奏疏，如雪片般飞来，就是张钦拜发的奏牍，亦着人递到，一时阅不胜阅，越觉躁急得很。江彬在旁进言道：“内外各官，纷纷奏阻，反闹得不成样子，请圣上暂时涵容，且返京师，再作计较。”武宗不得已，乃传旨还朝。一语便能挽回，若彬为正人，岂非所益甚多？隔了数日，饬张钦出巡白羊口，别遣谷大用代去守关，随即与江彬易了服装，混出德胜门，加一混字，全不象皇帝行径。星夜赶至居庸关，只与谷大用打个照面，遂扬鞭出关去了。

一出了关，即日至宣府，是时江彬早通信家属，嘱造一座大厦，名为镇国府第，内中房宇幽深，陈设华丽，说不尽的美奂崇轮。武宗到了宅中，已是百色俱备，心中大喜，一面饬侍役驰至豹房，辇运珍宝女御，移置行辕，一面与江彬寻花问柳，作长夜游。但见宣府地方，所有妇女，果与京中不同，到处都逢美眷，触目无非丽容，至若大家闺秀，更是体态苗条，纤秾得中。袁子才诗云：“美人毕竟大家多，”于此益信。江彬导着武宗，驾轻就熟，每至夜分，闯入高门大户，迫令妇女出陪。有几家未识情由，几乎出言唐突，经江彬与他密语，方知皇帝到来，各表欢迎，就使心中不愿，也只好忍气吞声，强为欢笑。武宗也不管什么，但教有了美人儿，便好尽情调戏，欢谑一场。有合意的，就载归行辕，央他奉陪枕席，江彬也不免分尝禁脔，真是恩周雨露，德溥乾坤。讽刺俱妙。

过了月余，复走马阳和，适值鞑靼小王子率众五万，入寇大同，总兵官王勋登陴固守，相持五日，寇不能下，复移众改掠应州。应州与阳和密迩，警报纷至，武宗自恃知兵，便拟调兵亲征。江彬奏道：“此系总兵官责任，陛下何必亲犯戎锋。”武宗笑道：“难道朕不配做总兵官么？”彬又道：“皇帝自皇帝，总兵官自总兵官，名位不同，不便含混。”武宗道：“皇帝二字，有甚么好处？朕却偏要自称总兵官。”言至此，又踌躇半响，才接着道：“总兵官三字上，再加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便与寻常总兵官不同了。”彬不便再言，反极口赞成。这叫作逢君之恶。武宗遂把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十二字，铸一金印，钤入钧帖，调发宣、大戍兵，亲至应州御寇。小王子闻御驾亲征，倒也吓退三分，引军径去。武宗运气，比英宗为佳，所以遇着小王子，不似也先利害。武宗率兵穷追，与寇众后队相接，打了一仗，只斩敌首十六级，兵士却死伤了数百。幸喜寇众已有归志，只管远扬，不愿进取，所以武宗得饬奏凯歌，班师而回。全是侈汰。乘着便路，临幸大同。京中自大学士以下，屡驰奏塞外，力请回銮，武宗全然不睬，一味儿在外游幸。南京吏科给事中孙懋，闻武宗出塞未归，也赍疏至大同，略云：

都督江彬，以枭雄之资，怀twist邪之志，自缘进用以来，专事从谀导非，或游猎

驰驱，或声色货利，凡可以蛊惑圣心者，无所不至。曩导陛下临幸昌平等处，流闻四方，惊骇人听，今又导陛下出居庸关，既临宣府，又过大同，以致寇骑深入应州。使当日各镇之兵未集，强寇之众沓来，几何不蹈土木之辙哉？是彬在一日，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伏乞陛下毋惑憸言，将彬置罪，即日回銮以安天下，然后斥臣越俎妄言，枭臣首以谢彬，臣虽死不朽矣！谨请圣鉴！

看官！你想京师中数一数二的大员，接连奏请，还不能上冀主听，指日还銮，何况一个小小给事中并且路途遥远，去睬他什么？录述奏疏，恰是为他卑远。会杨廷和服阕还京，得知此事，也拜疏一本，说得情理俱到，武宗虽不见从，恰称他忠诚得很，仍令入阁。廷和即约了蒋冕，驰至居庸关，拟出塞促上还跸。偏是中官谷大用，预承帝嘱，硬行拦阻，廷和等无法可施，只好怏怏还京。武宗留驻大同，游幸数日，没有甚么中意，想是没有美人。便语江彬道："我等不若到家里走罢！"原来武宗在宣府行辕，乐而忘返，尝信口称为家里，江彬已是惯闻，便饬侍从整备銮驾，驰还宣府。

一住数日，武宗因路途已熟，独自微行，连江彬都未带得，信步徐行，左顾右盼，俄至一家酒肆门首，见一年轻女郎，淡妆浅抹，艳丽无双，不禁目眩神迷，走入肆中，借沽饮为名，与他调遣。那女子只道他是沽客，进内办好酒肴，搬了出来，武宗欲亲自接受，女子道："男女授受不亲，请客官尊重些儿！"随将酒肴陈设桌上。武宗见他措词典雅，容止大方，益觉生了爱慕，便问道："酒肆中只你一人么？"女子答道："只有兄长一人，现往乡间去了。"武宗又问他姓氏，女子腼腆不言。武宗又复穷诘，并及乃兄名字，女子方含羞答道："奴家名凤，兄长名龙，"武宗随口赞道："好一个凤姐儿。凤兮凤兮，应配真龙。"绝妙凑趣。李凤听着，料知语带双敲，避入内室。武宗独酌独饮，不觉愁闷起来，当下举起箸来，向桌上乱敲，惊动李凤出问。武宗道："我独饮无伴，甚觉没味，特请你出来，共同一醉。"李凤轻骂道："客官此言，甚是无礼，奴家非比青楼妓女，客官休要错视！"武宗道："同饮数杯，亦属无妨。"李凤不与斗嘴，又欲转身进内。武宗却起身离座，抢上数步，去牵李凤衣袖。竟要动粗。吓得李凤又惊又恼，死命抵拒，只是一个弱女子，那及武宗力大，不由分说，似老鹰拖鸡一般，扯入内室。李凤正要叫喊，武宗掩他樱口道："你不要惊慌，从了我，保你富贵。"李凤尚是未肯，用力抗拒，好容易扳去武宗的手，喘吁吁的道："你是甚么人，敢如此放肆？"武宗道："当今世上，何人最尊？"李凤道："那个不晓得是皇帝最尊。"武宗道："我就是最尊的皇帝。"李凤道："哄我作甚么？"武宗也不及与辩，自解衣襟，露出那平金绣蟒的衣服，叫他瞧着。李凤尚将信未信，武宗又取出白玉一方，指示李凤道："这是御宝，请你认明！"李凤虽是市店娇娃，颇识得几个文字，便从武宗手中，细瞧一番，辨出那"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料得是真皇帝，不是假皇帝，且因平时曾梦身变明珠，为苍龙攫取，骇化烟云而散，至此始觉应验。况武宗游幸宣府，市镇上早已传扬，此番侥幸相逢，怕不是做日后妃嫔，遂跪伏御前道："臣妾有眼无珠，望万岁恕罪！"武宗亲自扶起，趁势抱入怀中，脸对脸，嘴对嘴，亲了一会美满甘快的娇吻。上方面舌度丁香，下方面手宽罗带，霎时间罗襦襟解，玉体

横陈，武宗自己，亦脱下征袍，阖了内户，便将李凤轻轻的按住榻上，纵体交欢。正是卢家少女，亲陈雨露之恩，楚国襄王，又作行云之梦。落殷红于寝褥，狼藉胭脂，沾粉汗于征衫，娇啼宛转。刚在彼此情浓的时候，李龙已从外进来，但见店堂内虚无一人，内室恰关得很紧，侧耳一听，恰有男女媟亵声，不由的愤怒起来，亟出门飞报弁兵，引他捉奸。不意弁目进来，武宗已高坐堂上，呼令跪谒。自作皇帝自喝道，煞是好看。弁目尚在迟疑，李凤从旁娇呼道："万岁在此，臣下如何不跪？"弁目听得万岁两字，急忙俯伏称臣，自称万死。李龙亦吓得魂不附体，急跪在弁目后面，叩头不迭。武宗温谕李龙，着自镇国府候旨。一面命弁目起身，出备舆马，偕李凤同入镇国府中。李龙亦到府申谒，得授官职，蒙赐黄金千两。

转瞬间已是残冬，京内百官，又连篇累牍的奏请回銮。武宗亦恋着凤姐儿，无心启程，且欲封凤姐为妃嫔，令他自择。李凤固辞道："臣妾福薄命微，不应贵显，今乃以贱躯事至尊，已属喜出望外，何敢再沐荣封？但望陛下早回宫阙，以万民为念，那时臣妾安心，以爵赏还荣十倍呢。"好凤姐比江彬胜过十倍。武宗为之颔首。且见李凤玄衣玄裳，益显娇媚，所以暂仍旧服，不易宫妆。李凤又尝于枕畔筵前，委婉屡劝，武宗乃择于次年正月，车驾还京。光阴似箭，岁运更新，武宗乃启跸回都，带着李凤及所有美人，一同就道。到了居庸关，忽天大雷雨，惊动娇躯，关口所凿四大天王，又是怒气勃勃，目若有光。毕竟李凤是小家碧玉，少见多怪，偶然睹此，不觉惊骇异常，晕倒车上。武宗忙把他救醒，就关外借着驿馆，作为行宫，令李凤养疾。李凤伏枕泣请道："臣妾自知福薄，不能入侍宫禁，只请圣驾速回，臣妾死亦瞑目了。"我不忍闻。武宗亦对他垂泪道："朕情愿抛弃天下，不愿抛弃爱卿。"李凤又呜咽道："陛下一身，关系重大，若贱妾生死，何足介怀？所望陛下保持龙体，惠爱民生。"说至此，已是气喘交作，不能再言，过了片刻，两目一翻，悠然长逝了。化作烟云，应了梦兆，但观他将死之言，恰是一位贤女子。武宗大为震悼，命葬关山上面，待以殊礼，用黄土封茔，一夜即变成白色。武宗道："好一个贤德女子，至死尚不肯受封，可惜朕无福德，不能使他永年，作为内助。但一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朕何忍背他遗言？"当下命驾入关。

不数日即至德胜门，门外已预搭十里长的彩棚，悬灯结彩，华丽非常。还有彩联千数，尽绣成金字序文，以及四六对句，无非是宣扬圣德，夸美武功。最可笑的，是对联颂词上，所具上款，只称威武大将军，下款百官具名，也将臣字抹去，但列着职衔名姓，闻系武宗预先传示，教他这般办法，所以众官不敢违旨，一切奉令而行。真同儿戏。杨廷和、梁储等率领众官，备着羊羔美酒，到彩棚旁恭侯，但见全副銮驾，整队行来，一对对龙旌凤翣，一排排黄钺白旄，所有爪牙侍卫，心腹中官，以及宫娥彩女，不计其数。随后是宝盖迎风，金炉喷雾，当中拥着一匹红鬃骏马，马上坐着一位威武大将军，全身甲胄，仪有堂皇，就是明朝的武宗正德皇帝。褒中寓贬。众官一见驾到，伏地叩头，照例三呼。武宗约略点首，随下坐骑，徐步入彩幄中，升登临时宝座。众官复随入朝谒，杨廷和恭捧瑶觞，梁储执斝斟酒，蒋冕进奉果榼，毛纪擎献金花，次第上呈，庆贺凯旋。想是战胜无数美人，所以具贺凯旋哩。武宗饮了觞酒，尝了鲜果，受了金花，欣然语众官道："朕在榆河，亲

斩一敌人首级，卿等曾知道吗？”好算是虚前空后的武功。廷和等闻旨，不得不极力颂扬。正是无可奈何。武宗大喜。复下座出帐，驰马入东华门，径诣豹房去了。众官陆续归第，小子有诗咏道：

仗剑归来意气殊，百官蒲伏效嵩呼。
贾皋射雉夫人笑，我怪明廷尽女奴。

武宗还京以后，曾否再游幸，且俟下回说明。

武宗性好游嬉，而幸臣江彬，即觊其所好，导以佚游。彬之意，不但将顺逢迎，且欲避众擅权，狡而且鸷；已不胜诛；甚且多方蛊惑，使之流连忘返，怙过遂非，索妇女于夜间，称寓府为家里，失德无所不至；而又自称总兵，不君不臣，走马阳和，猝遇强敌，其不遭寇盗之明击暗刺，尚为幸事。然其行事，一何可笑也。游龙戏凤一节，正史不载，而稗乘记及轶闻，至今且演为戏剧，当不至事属子虚。且闻武宗还宫，实由李凤之死谏，以一酒家女子，能知大体，善格君心，殊不愧为巾帼功臣，杨廷和辈，且自惭弗如矣。亟录之以示后世，亦阐扬潜德之一则也。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却说武宗还京，适南郊届期，不及致斋，即行郊祀礼。礼毕，纵猎南海子，且令于奉天门外，陈设应州所获刀械衣器，令臣民纵观，表示威武。忙碌了三五天，才得闲暇。又居住豹房数日，猛忆起凤姐儿，觉得他性情模样，非豹房诸女御所及，私下嗟叹，闷闷不乐。江彬入见，武宗便与谈及心事，江彬道：“有一个凤姐儿，安知不有第二个凤姐儿？陛下何妨再出巡幸，重见佳人。”武宗称善，复依着老法儿，与江彬同易轻装，一溜烟似的走出京城，径趋宣府。关门仍有谷大用守着，出入无阻。杨廷和等追谏不从，典膳李恭，拟疏请回銮，指斥江彬，疏尚未上，已被彬闻知，阴嗾法司，逮狱害死。给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御史叶忠，痛哭陈书，皆不见报。闲游了两三旬，忽接到太皇太后崩逝讣音，太皇太后见四十四回。不得已奔丧还京，勉勉强强的守制数月。到了夏季，因太皇太后祔丧有期，遂托言亲视隧道，出幸昌平。到昌平后，仅住一日，竟转往密云，驻跸喜峰口。

民间讹言大起，谓武宗此番游幸，无非采觅妇女，取去侍奉，大家骇惧得很，相率避匿。永平知府毛思义，揭示城中，略言“大丧未毕，车驾必无暇出幸，或由奸徒矫诈，

于中取利，尔民切勿轻信！自今以后，非有抚按府部文书，若妄称驾至，藉端扰民，一律捕治勿贷！”民间经他晓谕，方渐渐安居，不意为武宗所闻，竟饬令逮系诏狱；羁禁数月，才得释出，降为云南安宁知州。武宗住密云数日，乃返至河西务。指挥黄勋，借词供应。科扰吏民，巡按御史刘士元，遣人按问，勋竟逃至行在，密赂江彬等人，诬陷士元。武宗命将士元拿至，裸系军门，杖他数十。可怜士元为国为民，存心坦白，偏被他贪官污吏，狼狈为奸，平白地遭了杖辱，无从呼吁，武宗管甚么曲直，总要顺从他，才算忠臣，例得封赏，否则视为悖逆，滥用威刑，这正所谓喜怒任情，刑赏倒置呢。实是专制余毒。

到了太皇太后梓宫，出发京师，武宗方驰还京中，仍着戎服送葬，策马至陵，就饮寝殿中。一杯未了又一杯，直饮得酒气熏蒸，高枕安卧，百官以梓宫告窆后，例须升主祔庙，不得不请上主祭。入殿数次，只听得鼾声大作，不便惊动，只好大家坐待。直至黄昏，武宗方梦回黑甜，起身祭主，猛听得疾风暴雨，继以响雷，殿上灯烛，一时尽灭，侍从多半股栗，武宗恰谈笑自如。此君也全无心肝。礼毕还宫，御史等因天变迭至，吁请修省。疏入后，眼睁睁的望着批答，不料如石沉大海一般，毫无影响。过了数日，恰下了一道手谕，令内阁依谕草敕，谕中言宁夏有警，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统六师往征，江彬为威武副将军扈行。可发一噱。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见了这谕，大都惊愕起来，当下不敢起草，公议上疏力谏。武宗不听，令草诏如初。杨廷和称疾不出，武宗亲御左顺门，召梁储入，促令草制。储跪奏道：“他事可遵谕旨，此制断不敢草。”武宗大怒，拔剑起座道：“若不草制，请试此剑！”储免冠伏地，涕泣上陈道：“臣逆命有罪，情愿就死。若命草此制，是以臣令君，情同大逆，臣死不敢奉诏。”武宗听了此语，意中颇也知误，但不肯简直认错，只把剑遥掷道：“你不肯替朕草诏，朕何妨自称，难道必需你动草么？”言已径去。

越宿，并未通知阁臣，竟与江彬及中官数人，出东安门，再越居庸关，驻跸宣府。念念不忘家里，可谓思家心切。阁臣复驰疏申谏，武宗非但不从，反令兵户工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属至行第办事。一面日寻佳丽，偏偏找不出第二个凤姐儿。江彬恐武宗愁烦，又导他别地寻娇，乃自宣府趋大同。复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直抵绥德州。访得总兵官戴钦，有女公子，色艺俱工，遂不及预先传旨，竟与江彬驰入戴宅。戴钦闻御驾到来，连衣寇都不及穿戴，忙就便服迎谒，匍匐奏称：“臣不知圣驾辱临，未及恭迎，应得死罪。”武宗笑容可掬道：“朕闲游到此，不必行君臣礼，快起来叙谈！”特别隆恩。戴钦谢过了恩，方敢起身。当即饬内厨整备筵席，请武宗升座宴饮。彬坐左侧，自立右旁。武宗命他坐着，乃谢赐就座。才饮数杯，武宗以目视彬，彬已会意，即开口语钦道：“戴总兵知圣驾来意否？”戴钦道：“敢请传旨。”江彬道：“御驾前幸宣府，得李氏女一人，德容兼备，正拟册为宫妃，不期得病逝世。今闻贵总兵生有淑女，特此临幸，亲加选择，幸勿妨命！”戴钦不敢推辞，只好说道：“小女陋质，不足仰觐天颜。”彬笑道：“总兵差了。美与不美，自有藻鉴，不必过谦。”戴钦无奈，只得饬侍役传入，饬女出见。不多时，戴女已妆罢出来，环珮珊珊，冠裳楚楚，行近席前，便拜将下去，三呼万岁。武宗亟宣旨免礼，戴女

才拜罢起来。但见他丰容盛鬋，国色天香，端凝之中，另具一种柔媚态度。是大家女子身分。当由武宗瞧将过去，不禁失声称妙。江彬笑语戴钦道："佳人已中选了，今夕即烦送嫁哩！"戴女闻着，芳心一转，顿觉两颊绯红。武宗越瞧越爱，还有何心恋饮，匆匆喝了数杯，便即停觞。江彬离座，与戴饮附耳数言，即偕武宗匆匆别去，过了半日，即有彩舆驰至，来迎戴女，钦闻了彬言，正在踌躇，蓦见彩舆已到，那时又不敢忤旨，没奈何硬着头皮，遣女登舆。生离甚于死别，戴女临行时，与乃父悲泣相诀，自不消说。去做妃嫔，还要哭泣吗？武宗得了戴女，又消受了几日，复命启跸，由西安历偏头关，径诣太原。

太原最多乐户，有名的歌妓，往往聚集。武宗一入行辕，除抚按入觐，略问数语外，即广索歌妓侑酒。不多时，歌妓陆续趋至，大家献着色艺，都是娇滴滴的面目，脆生生的喉咙，内有一妇列在后队，独生得天然俏丽，脂粉不施，自饶美态，那副可人的姿色，映入武宗眼波，好似鹤立鸡群，不同凡艳。当下将该妇召至座前，赐他御酒三杯，令他独歌一曲。该归叩头受饮，不慌不忙的立将起来，但听他娇喉婉转，雅韵悠扬，一字一节，一节一音，好似那幺凤度篁，流莺绾曲，惹得武宗出了神，越听越好，越看又越俏，不由的击节称赏。到了歌阕已终，尚觉余音绕梁，袅袅盈耳，江彬凑趣道："这歌妇的唱工，可好么？"武宗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溺情如许。说毕，复令该妇侍饮。前只赐饮，此则侍饮。那歌妇幸邀天眷，喜不自禁，更兼那几杯香醪，灌溉春心，顿时脸泛桃花，涡生梨颊，武宗瞧着，忍不住意马心猿，便命一班女乐队，尽行退去，自己率着该妇香袂，径入内室，那妇也身不由主，随着武宗进去。颠鸾倒凤，极尽绸缪。自此连宵幸御，佳味醰醰，所有前此宠爱的美人，与他相比，不啻嚼蜡。武宗心满意足，遂载舆俱归，初居豹房，后入西内，宠极专房。平时饮食起居，必令与俱，有所乞请，无不允从。左右或触上怒，总教求他缓颊，自然消释。宫中号为刘娘娘，就是武宗与近侍谈及，亦尝以刘娘娘相呼。因此江彬以下，见了这位刘娘娘，也只好拜倒裙下，礼事如母。尊荣极矣，想为杨腾妻时，再不图有此遇。这且慢表。

且说武宗在偏头关时，曾自加封镇国公，亲笔降敕，有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录五千石，着吏部如敕奉行！"愈出愈奇。杨廷和、梁储等，联衔极谏，都说是名不正，言不顺，请速收回成命。武宗毫不见纳，又追录应州战功，封江彬为平虏伯，许泰为安边伯，此外按级升赏，共得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及载刘娘娘还京，群臣奉迎如前仪，未几又思南巡，特手敕吏部道："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又谕礼部道："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令往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复谕工部，速修快船备用。敕下后，人情汹汹，阁臣面阻不从，翰林院修撰舒芬，愤然道："此时不直谏报国，尚待何时？"遂邀同僚崔桐等七人，联名上疏道：

陛下之出，以镇国公为名号，苟所至亲王地，据勋臣之礼以待陛下，将朝之乎？抑受其朝乎？万一循名责实，求此悖谬之端，则左右宠幸之人，无死所矣。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圣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尽，

其志非恭顺，盖听陛下之自坏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为陛下言者，江右有亲王之变，指宁王宸濠事，见后。大臣怀冯道之心，以禄位为故物，以朝宇为市廛，以陛下为弈棋，以委蛇退食为故事，特左右宠幸者，智术短浅，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闻此言，虽禁门之前，亦警跸而出，安肯轻亵而漫游哉？况陛下两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复闻南幸，尽皆逃窜，非古巡狩之举，而几于秦皇汉武之游。万一不测，博浪、柏人之祸不远矣。臣心知所危，不敢缄默，谨冒死直陈！

兵部郎中黄巩，闻舒芬等已经入奏，乞阅奏稿，尚以为未尽痛切，独具疏抗奏道：

陛下临御以来，祖宗纪纲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之手，至是将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而不知有陛下，宁忤陛下而不敢忤权臣，陛下勿知也。乱本已生，祸变将起，窃恐陛下知之晚矣。为陛下计，亟请崇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六者并行，可以杜祸，可以弭变，否则时事之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臣自知斯言一出，必为奸幸所不容，必有蒙蔽主聪，斥臣狂妄者，然臣宁死不负陛下，不愿陛下之终为奸佞所误也。谨奏！

员外郎陆震，见他奏稿，叹为至论，遂愿为联名，同署以进。吏部员外郎夏良胜，及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复连疏上陈。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陈俸等五十三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接连奏阻。连御医徐鳌，亦援引医术，独上一本。武宗迭览诸奏，已觉烦躁得很，加以江彬、钱宁等人，从旁媒蘖，遂下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鳌等于狱，并罚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门外五日。既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等三人，连名疏又相继呈入。武宗益怒，不问他甚么奏议，总叫按名拿办，一律逮系。可怜诸位赤胆忠心的官员，统是铁链郎当，待罪阙下，昼罚长跪，夜系囹圄。除有二三阁臣，及尚书石玠疏救外，无人敢言。京师连日阴霾，日中如黄昏相似。南海子水溢数尺，海中有桥，桥下有七个铁柱，都被水势摧折。金吾卫指挥张英，慨然道："变象已见，奈何不言？"遂袒着两臂，挟了两个土囊，入廷泣谏。武宗把他叱退，他即拔刀刺胸，血流满地。卫士夺去英刃，缚送诏狱，并问他囊土何用。英答道："英来此哭谏，已不愿生，恐自刭时污及帝廷，拟洒土掩血呢。"也是傻话。嗣复下诏杖英八十。英胸已受创，复经杖责，不堪痛苦，竟毙狱中。复由中旨传出，令将舒芬等百有七人，各杖三十，列名疏首的，迁谪外任，其余夺俸半年。黄巩等六人，各杖五十，徐鳌戍边，巩、震、良胜、潮俱削籍，林大辂、周叙、余廷瓒各杖五十，降三级外补，余杖四十，降二级外补。江彬等密嘱刑吏，廷杖加重，员外陆震，主事刘校、何遵，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瓒，行人詹轼、刘概、孟阳、李绍贤、李惠、王翰、刘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刘珏等十余人，竟受刑不起，惨毙杖下。明之尽罪谏官，以此为始。武宗又申禁言事，一面预备南征，忽有一警报传来，乃由宁王宸濠，戕官造反等情，说将起来，又是一件大逆案出现。小子有诗

叹道：

宁死还将健笔扛，千秋忠节效龙逄。
内廷臣子无拳勇，可奈藩王未肯降。

毕竟宸濠如何谋反，待小子稍憩片刻，再续下回。

观武宗之所为，全是一个游戏派，滑稽派。微服出游，耽情花酒，不论良家女子，及乐户妇人，但教色艺较优，俱可占为妃妾，是一游戏派之所为也。身为天子，下齿臣工，自为总兵官，并加镇国公及太师，宁有揽政多日，尚若未识尊卑，是一滑稽派之所为也。阁臣以下，相率泣谏，宁死不避，其气节有足多者，而武宗任情侮辱，或罚廷跪，或加廷杖，盖亦由奴视已久，处之如儿戏然。充类至尽，一桀而已矣，一纣而已矣，岂徒若汉武帝之称张公子，唐庄宗之称李天下已哉？书中陆续叙来，情状毕现，可叹亦可笑也。

第五十一回
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却说宁王宸濠，系太祖子宁王权五世孙，宁王权为成祖所绐，徙封江西，见第二十二回及二十七回。历四世乃至宸濠。宸濠父名觐钧，尝纳娼女为妾，乃生此儿。及年长，轻佻无威仪，术士李自然、李日芳等，反说他龙姿凤表，可为天子。又是术士作祟。又谓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因此宸濠沾沾自喜。当刘瑾得志时，曾遣中官梁安，辇金银二万到京，贿通刘瑾，朦胧奏请，准改南昌左卫为宁藩护卫，且准与南昌河泊所一处，宸濠遂得养兵蓄财，阴图潜窃。及刘瑾伏诛，兵部议奏，又将他护卫革去，他越觉心中怏怏，谋变益亟。

先是兵部尚书陆完，为江西按察使，与宸豪颇为投契，及完掌兵部，宸濠复馈遗不绝，求完代为设法，给还护卫。完复书宸濠，请他援引祖训，上书自请，方可代为申奏等语。适值伶人臧贤，得宠武宗，有婿在御前司钺，犯了国法，充南昌卫军，宸濠力为照拂，并托他转达乃翁，在京说项，臧贤自然应允。宸濠一面上疏，一面暗遣心腹，载宝入京，寓居臧贤家中，将所携的珍品，分馈权要，乞为疏通，大家亦无不心许。只有大学士费宏，籍隶江西，素知宸濠蓄有异谋，尝在朝中宣言道："闻宁王辇金入京，谋复护卫，若听他所为，我江西人必无噍类，我在阁一日，必不允行。"陆完、臧贤，闻费宏言，不敢卤莽行事，只好商诸钱宁。钱宁已得了厚赂，遂与陆完定计道："三月十五日，

系廷试进士的日子，内阁与部院大臣，皆须至东阁读卷，公可于十四日，投复宁王乞复护卫疏，我与杨公廷和说知，请他即日批准，那时还怕费宏反抗么？”陆完大喜，依计行事，果然手到成功，竟复宁藩护卫。嗣复恐费宏反对，大家进谗诬宏，勒令致仕。宏南归时，宸濠又遣人行劫，纵火焚宏舟，行李皆为灰烬，只宏挈眷走脱，还算幸事。

宸濠又讨好武宗，知武宗性爱玩具，特于元宵节前，献入奇巧灯彩，所有鱼龙人物，活动如生；且遣人入宫悬挂，代为装置，依檐附壁，张着数十百盏异灯。武宗见了，大加赞赏。及武宗回入豹房，猛听得人声鼎沸，警铎乱鸣，不知是何变故？忙驰向院中仰望，但见一片红光，冲达云霄，把全院照得通红，心中大为惊异。又走上平台观看，那火势越烧越猛，远近通明。内侍凭着臆测，即启奏武宗道："这失火的地方，怕不是乾清宫么？"武宗反笑说道："好一棚大烟火，想是祝融氏趁着元宵，也来点缀景色哩。"正是笑话。次日并不查勘，还是杨廷和等上疏，请武宗避殿修省，武宗才下了一道诏旨，略将遇灾交儆的套话，抄袭几句，便算了结。张灯失火，原不得谓天灾，修省何用？

宸濠已潜结内援，复私招外寇，剧盗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统是江湖有名的响马，都受了宁藩招抚，入居府中，号为把势。宸濠以无人统率，未免散漫，又礼聘鄱阳湖盗首杨子乔，做了群盗的统领，并闻举人刘养正，读书知兵，延入府中，密访机务。刘举宋太祖陈桥兵变故事，作为谈资，听得宸濠孜孜忘倦，叹为奇材，就把那历年隐图，和盘说出，请他臂助。刘养正本是个篾片朋友，一味儿献谀贡媚，称他为拨乱真人，宸濠益喜，竟呼养正为刘先生，留居幕府，待若军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宁，侦知宁府举动，不便隐忍，乃发愤上疏道：

> 宁王自复护卫以来，骚扰间阎，钤束官吏，礼乐政令，渐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群盗也。伏乞圣明广集群议，简命才节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抚之职，假以陈金、彭泽之权，陈金、彭泽事见四十八回。销隙寝邪于无形；并饬王自主其国，仰遵祖训，勿挠有司以防未然，庶内有以安宗社，外有以保懿亲，一举两善，无逾于此。谨祈准奏施行！

这疏一上，武宗颇也疑惧，遂命河南左布政孙燧，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宸濠闻着，未免反侧不安，只得申奏朝廷，诿过近属，先将自己的罪伏，洗刷一番；又奏胡世宁离间亲亲，妖言诽谤，请立刻逮问等说。这奏章方才拜发，朝旨已升世宁为福建按察使。宸濠佯为饯别，请他入宴，饮食中置着毒物，一时未曾发泄。至世宁就道后，腹痛异常，泻了几次恶血，几乎丧命。道经浙江，因家住浙境，就便省墓，那知捕逮世宁的中旨，已至浙江，着巡浙御史潘鹏，就近拘拿。幸浙江按察使李承勋，与世宁交好，急留世宁入署，令他改姓埋名，从间道归命京师，免致暗算。世宁依计前行。果然潘鹏受了宸濠密托，遣人在要途守候，拟拿到世宁，即置死地，亏得世宁先事预防，不遭毒手。到京后又奏辩宁王必反，有旨驳斥，拘系狱中。世宁虽入囹圄，依旧孤忠未泯，接连上了三书，俱不见报。锦衣校尉，反受了中官密嘱，连番拷掠，害得世宁气息奄奄，仅存

残喘。中官钱宁等，尚说他诬告亲王，定欲加他死罪。大理寺少卿胡瓒抗言道："宁王谋为不轨，幸得世宁举发，这般功臣，反欲加他死罪，奈何服天下？"未几，江西抚按孙燧、李润等，复奏称世宁无罪，乃得减死，仍谪戍辽东沈阳卫。胡瓒夺俸受惩。

宸濠因武宗无嗣，糟蹋许多妇女，尚未得产一儿，可见寡欲生男之说，实有至理。复阴托钱宁，令取中旨，召己子入京，司香太庙。宁又替他面奏，但说宁王如休勤孝，怂恿武宗，用异色龙笺报赐。这异色龙笺，寻常罕用，只有御赐监国书牍，方用此笺。武宗也不分皂白，就依了钱宁言，裁答下去。宸濠得书大喜，遂欲拓建府居，制拟大内。左布政张嵿，以土地属自己管辖，不许侵占，宸濠乃送他食品四项，一系干枣，一系鲜梨，一系生姜，一系芥菜。嵿启视毕，呼来使刘吉道："我知宁王的用意了。他欲我早离此地，免得与他反对。但臣子受命朝廷，行止一切，不得擅专，宁王也是人臣，难道得干预我么？"说得刘吉哑口无言。嵿即将原物退还，交给刘吉携归。宸濠没法，只好取出金帛，再去求钱宁设法。宁嘱吏部调嵿还都，升为光禄寺卿，嵿乃离任去讫。还是运气。

宸濠又令党羽王春、余钦等，招募剧盗凌十一、闵廿四、吴十三等五百余人，与杨清等同匿丁家山寺，劫掠民财商货，储入府库。复厚结广西土官狼兵，以及南赣、汀、漳等处各峒蛮，使为外援。一面遣人往广东，收买皮帐，制成皮甲。且在邸第内私立冶厂，督造枪刀盔甲，并佛郎机铳等，砧锤丁当的声音，彻夜不绝。会吴十三等，往劫新建库银七千两，藏置窝主何顺家中，事为巡抚孙燧闻悉，立饬南昌知府郑瓛，率役破窠，取归库银，拘戮何顺。孙燧复派兵捕盗，拿住吴十三等，械系南康府狱中。凌十一、闵廿四，竟往报宸濠，召集群盗，劫还吴十三。不愿做藩王，甘去做盗魁，想是做藩王的趣味，不如盗贼为佳。孙燧大愤，迭行奏闻，书凡七上，都被宸濠遣党邀截，无一得达。惟自劾乞休一疏，总算到京，也不见有甚么批答。

时佥事许逵，见四十七回。就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密谒孙燧，请他先发制人。燧恐兵力未足，迟迟不发。适宸濠父死，居苫块间，矫情饰礼，阴嗾南昌生徒揄扬孝行，一面胁迫孙燧，据事奏闻。燧欲缓他逆谋，依言具奏。武宗览奏道："百官贤应该升职，宁王贤何必申奏，孙燧也太糊涂了。"糊涂皇帝，应有此糊涂臣子。太监张忠在旁，即启奏道："称宁王孝，便讥陛下不孝；称宁王勤，便讥陛下不勤。"武宗惊异道："孙燧敢如此么？"张忠道："这恐由钱宁、臧贤所主使。他两人交通宁王，早谋为逆，难道陛下尚未闻知么？"原来江彬与钱宁有隙，张忠素附江彬，所以乘间倾宁。都是好人。武宗被忠一说，为之动容。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初亦党濠，无非有钱到手。至是知濠谋逆，且闻武宗已入忠言，乃议再削宁藩护卫，以免后患。御史萧淮，又尽情举发，并言宁藩侦卒，多寄匿臧贤家。于是诏饬校尉，至贤家搜查。贤家多复壁，外蔽木橱，内通长巷，宁藩侦卒林华，竟从复壁中逸去。校尉以形迹可疑四字，入复上命。杨廷和请仿宣宗处赵府故事，见三十二回。遣勋戚大臣往谕，叛迹已著，岂宣谕所得了耶？武宗准奏，因令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等，持谕戒饬，乘便收撤护卫。

这边方奉命登程，那边正开筵祝寿，原来宸濠生辰，系六月十三日，届期悬灯演戏，设宴征歌，宁府中非常热闹。所有镇守官、巡抚官、按察司、都御史等，都趋府祝贺，齐

集一堂，大家欢呼畅饮，兴高采烈。忽报林华到来，当由宸濠传入，林华踉跄登堂，尚带三分气喘，意欲禀报京事，可奈众官满座，不便直陈，只得张皇四顾。宸濠心知有异，便召他入内，屏人与语。约历片时，方再出陪宾。大众正在酣醉时候，也无暇问及，等到酒阑席散，客去天昏，宸濠便召刘养正、刘吉密议，将林华所报情形，复述一遍。养正道："事急了，俗语有云，先下手为强，若再迟疑，要为人所制了。"宸濠即请他设计，由养正沉思一会，方道："有了有了。"随即与宸濠附耳道："如此如此。"两个有了。两个如此，好一对仗。说了数语，把一个宁王宸濠，引得欢天喜地。当下召入盗首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授他密计，令各率党羽，带领兵器，分头埋伏去讫。

转瞬天明，即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实入府，将乘机起事的意思，与他说了。士实本与宸濠交游，听知此话，唯唯从命。辰牌将近，巡镇三司各官，陆续前来谢宴，依次拜毕，但见府中护卫，带甲露刃，尽入庭中。宸濠出立露台，大声道，"孝宗在日，为李广所误，抱民家养子，紊乱宗祧，我列祖列宗，不得血食，已是一十四年。昨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讨贼，尔等曾知道么？"众官闻言，面面相觑。独巡抚孙燧毅然道："密旨何在？取来我瞧！"宸濠叱道："不必多言，我今拟往南京，你愿保驾么？"居然自称御驾。孙燧怒目视濠道："你说什么？可知道天无二日，臣无二主，太祖法制具在，那个敢行违悖？"言未已，但听宸濠大呼道："把势快来！"四字说出，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俱应声入内。当由宸濠发令，将孙燧绑缚起来，众官相顾失色。按察司副使许逵，上前指濠道："孙都御史是朝廷大臣，你乃反贼，擅敢杀他么？"复顾孙燧道："我曾云先发制人，未邀允许，今已为人所制，尚有何言？"孙燧尚是忠臣，但不从逵言，亦嫌寡断。宸濠复指令群盗，缚住许逵，并问逵有何说？逵叱道："逵只有一片赤心，那肯从你反贼？"且缚且骂。燧亦痛骂不绝。宸濠大怒，令校尉火信等，把两人痛殴，击断孙燧左臂，逵亦血肉模糊，两人气息仅属，由宸濠喝令牵出城门，一同斩首。逵临死，尚痛骂道："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至两人殉义时，天空中炎炎的烈日，忽被黑云遮住，惨淡无光。宸濠反借此示威，并将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右布政胡濂，参政陈杲、刘斐，参议许效廉、黄宏，佥事顾凤，都指挥许清、白昂，及太监王宏等，统行拘住，械锁下狱。马思聪、黄宏绝粒死了。宸濠遂令刘养正草檄，传达远近，革去正德年号，指斥武宗，授刘养正为右丞相，李士实为左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分遣逆党娄伯、王春等四出收兵，胁降左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诸人。一面令吴十三、闵廿四等，夺船顺流，往攻南康。知府陈霖遁去，转攻九江，兵备副使曹雷，及知府汪颖等亦遁。数城俱陷，大江南北皆震。

为了这番乱事，遂引出一位允文允武的儒将，削平叛藩，建立奇功，这位儒将是谁？就是前时反对刘瑾，谪戍龙场驿的王守仁。大书特书。守仁自谪居龙场，因俗化导，苗黎悦服。当刘瑾伏诛，调任庐陵知县，未几召入京师，累迁鸿沤胪寺卿。寻因江西多盗，擢他为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既莅任，即檄闽、广两省会兵，先讨大帽山贼，连破四十余寨，擒贼首詹师富。复进讨大庾、横水、左溪诸贼，逐去贼首谢志山等，所在荡平。赣州知府邢珣，吉安知府伍文定，亦奉檄平定桶冈，招降贼首蓝廷凤，破巢八十

有四，俘斩六千有奇。守仁又诱斩浰头贼首池仲容，及弟仲安，追余贼至九连山，扫清巢穴，芟雉无遗。数十年巨寇，一并肃清，远近惊服如神明。守仁因境内大定，往谒宸濠。濠留他宴饮，适李士实亦同在座，彼此谈论时政得失。士实道："世乱如此，可惜没有汤武。"已有煽动宸濠之意。守仁道："即有汤武，亦须伊吕。"宸濠道："有汤武便有伊吕。"守仁道："有了伊吕，必有夷齐。"彼此标示暗号，煞是机锋暗对。宴毕散去。宸濠知守仁不肯相从，屡欲加害，守仁也暗中防备，巧值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作乱，警报传至京师，兵部尚书王琼，语主事应典道："进贵事小，宁藩事大，我意欲调王守仁一行，借着进贵乱事，给他敕书，俾他得调动兵马，相机行事，他日有变，不患呼应不灵了。"王琼此言，恰是有识，然亦由守仁命不该死。应典很是赞成。遂奏请赐敕王守仁，令查处福州乱军。守仁奉命即行，所以宸濠起事，江西守臣，多遇害被执，独守仁得免。守仁行至丰城，丰城知县顾佖，已得宸濠反信，告知守仁，并说宸濠有悬购守仁的消息，守仁临机应变，立刻易服改装，潜至临江。知府戴德孺，闻守仁远来，倒屣出迎，请他入城调度，这一番有分教：

奇士运筹期破贼，叛藩中计倏成擒。

毕竟守仁如何定计，且看下回表明。

本回叙宸濠谋变始末，简而不漏，详而不烦，宸濠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宫廷岂无所闻？误在当道得贿，暗中袒护，俾得从容布置，豢盗贼，制兵甲，直至戕害抚臣，名城迭陷，设无王琼之先行设法，王守仁之驰归决策，则大江上下，遍布贼党，明廷尚有豸乎？大学士杨廷和，身居重要，初亦与叛藩往来，至萧淮等举发奸谋，尚欲援宣德故事，遣使往谕，促使为变。孙燧、许逵之被害，未始非廷和致之。廷和之误国且如此，彼钱宁、臧贤辈，何足责乎？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却说王守仁到了临江，与知府戴德孺接谈，德孺向守仁问计，守仁道："是处地濒大江，且与省会甚近，易攻难守，不若速趋吉安，还可整顿防务，抵御叛贼。"德孺又问道："我公晓畅军机，料敌如神，今日宸濠举兵，应趋何向？"守仁道："为宸濠计，恰有上中下三策：若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最是上策。否则径诣南京，大江南北，亦必受害，虽非上策，也是中策。如或专据南昌，不越雷池一步，便是下策。他日王师齐集，四面夹

攻，便如瓮中捉鳖。束手成擒了。”确是料敌如神。德孺很是佩服。守仁即转赴吉安，与知府伍文定，筹商战守机宜。守仁道：“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京必不可保，我已定下计策，令他不敢东行。十日以后，各军调集，那时可战可守，便不足虑了。”文定道：“宁王暴虐无道，久失人心，那里能成大事？得公为国讨贼，何患不济？”守仁道：“古人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现在发兵伊始，须先备粮食，修器械，治舟楫，一切办齐，方免仓皇。”此是用兵要诀。文定道：“公言甚是。某虽不才，愿为效力。”守仁大喜，即与文定筹备军事，一面遣骑四出，向各府州投递檄文，略言：“朝廷早知宁王逆谋，已遣都督许泰率京军四万南下，两湖都御史秦金，两广都御史杨旦，及本都御史会兵，共十六万人，趋集南昌。大兵所过，沿途地方有司，应供军粮，毋得因循误事，自干罪咎”等语。一派虚言。这檄传出，早被宸濠侦悉，信为实事，但紧紧的守住南昌，不敢出发。

李士实与刘养正两人，恰日日怂恿宸濠，早攻南京，宸濠颇为心动。忽由侦骑递到蜡书，亟忙展视，不禁失色。原来蜡书一函，是巡抚南赣王守仁，密贻李士实、刘养正两人，内称：“两公有心归国，甚是钦佩，现已调集各兵，驻守要害，专待叛酋东来，以便掩击，请两公从中怂恿，使他早一日东行，即早一日歼灭，将来论功行赏，两公要算巨擘呢。”这一封密书，若由明眼人瞧着，便料是守仁的反间计，宸濠那里晓得，还道是李、刘二人，私通守仁，暗地里将书搁起，所有二人言语，从此皆不肯轻信。二人亦无可奈何，但暗暗嗟叹罢了。上文叙宸濠中计，从守仁一边着笔，此处从宸濠一边着笔，妙有参换。

宸濠坚守南昌，阅十余日，并不见有大兵到来，方知中了守仁的诡计，追悔不及，迟了。忙请李士实、刘养正商议，两人仍依着前言，劝宸濠急速东行。宸濠乃留宜春郡王拱樤，与内官万锐等守南昌，自率李士实、刘养正、闵廿四、吴十三等，共六万人，号称十万，分五哨出鄱阳湖，蔽江而下。令刘吉为监军，王纶为参赞，指挥葛江为都督，宸濠亲督中坚，所有妃媵世子侍从等，都载舟从行。比陈友谅还要呆笨。舟至安庆，投书城中，招守吏出降。猛闻城头一声鼓响，士卒齐登，顿时旗帜飞扬，刀矛森列，从刀光帜影中，露出三员大将，一个是都督佥事杨锐，一个是知府张文锦，一个是指挥崔文，统是满身甲胄，八面威风，写得精神奕奕。齐声道：“反贼休来！”宸濠亦高声答道：“本藩奉太后密旨，亲自讨贼，并非造反，你等休得认错，快快开城出降，免得一死！”知府张文锦道：“我奉皇上命令，守土抚民，不似你反贼横行无状，你若自知罪恶，早些束手受缚，我等还好替你洗刷。如再执迷不悟，即日身首分离，宗祀灭绝，你休后悔！”宸濠大怒，即督众攻城。城上矢石雨下，把前列的攻卒，射伤多人，连宸濠的盔缨上面，也中了一箭，险些儿射破头颅。宸濠吃了一惊，麾众暂退。次日复进兵扑城，城上固守如故。自晨至暮，一些儿不占便宜。接连数日，城守依然。时浙江留守太监毕贞，起兵应濠，遣佥事潘鹏，即上文巡浙御史时，已就职佥事。到了安庆，助濠攻城。鹏本安庆人，遣家属持书入城，谕令速降。崔文撕碎来书，拔剑在手，将来使挥作两段。复枭下首级，掷出城外。宸濠复令鹏至城下，呼崔文等答话。崔文道：“你食君禄，受君恩，为什么甘心降贼？我不配与你讲谈。”言至此，复把使人的尸首，剁作数截，一块一块的投将下来，并说道：“叛奴请看！就是你日后的榜样。”鹏愤怒交迫，戟手指骂。文在城上拈弓搭箭，意欲射鹏，鹏慌忙走

脱。既而城上缚着罪犯数十人，由张文锦亲自监斩，并呼城下军士道："你等皆朝廷兵士，朝廷也养你不薄，如何错了念头，反为叛贼效力？须知大逆不道，罪至灭族。看看！这是叛奴潘鹏的家属，今日为鹏受罪呢。"言毕，即喝令左右，把潘鹏家属，无论男妇老幼，都是一刀一个，枭首示众。宸濠的军士，眼睁睁的瞧着城上，颇有些悔惧起来，独潘鹏悲忿异常，请命宸濠，誓破此城。奈张文锦等协力同心，随机应变，饶你如何愤激，全不中用。宸濠不觉愁叹道："偌大一座安庆城，尚是攻不进去，还想甚么金陵呢？"看似容易做似难，谁叫你造反。

王守仁在吉安，已征集各兵，出发漳树镇。临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琏，赣州知府邢珣，端州通判胡尧元、童琦，推官王暐、徐文英，以及新淦知县李美，太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等，各率兵来会，共得八万人，悉听守仁号令，进抵丰城。守仁集众官会议，推官王暐进言道："现闻宁王攻安庆城，连日不能下，谅他必兵疲气沮，若率大兵往援，与安庆守兵，前后夹攻，必能破贼。宁贼一败，南昌可不战而下了。"此是行兵常道。守仁道："君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试想我军欲救安庆，必越南昌，困难情形，且不必说，就是与宸濠相持江上，势均力敌，未见必胜，安庆城内的守兵，也可劳敝，但能自保，不足为我援应，彼时南昌贼兵，出我后面，绝我饷道，南康、九江的贼众，又合力谋我，使我腹背受敌，岂非自蹈危地么？依我意见，不如径攻南昌。"见识高人一筹。王暐又道："宁王经划旬余，方才出兵，他恃南昌为根据，势必留备甚严，我军进攻，未必一时可拔。安庆被围日久，孤城易陷，未得南昌，先失安庆，恐非良策。"守仁微笑道："你太重视这反贼了。他迟迟发兵，实是中了我计，徘徊未决，后知为我所绐，忿激而出，精锐多已随行，所有南昌守兵，必甚单弱，我军新集，气势正锐，不难攻破南昌。他闻南昌危急，那肯坐失巢穴，势必还兵自救，安庆自可撤围。等他到了南昌，我已把南昌夺下，贼众自然夺气。首尾牵制，贼必为我所擒了。"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王暐方才悦服，众官亦相率赞成。乃将全队人马，分为十三哨，每哨多约三千人，少约千五百人，伍文定愿为先锋，守仁应允，只嘱他次第薄城，各攻一门。九哨作正兵，四哨作游兵。正兵责成攻击，游兵往来策应。正在分嘱的时候，忽有侦骑来报，宁王曾在南昌城南，预置伏兵，作为城援。守仁道："知道了。"布置从容，毫不着急。遂召知县刘守绪入内道："宸濠虽预置伏兵，谅不过数千人，我给你骑兵五千，赍夜出发，须从间道潜行，掩袭过去，不怕伏兵不灭，这就叫作将计就计。"守绪领命自去。

守仁遂于七月十九日发兵，至二十日黎明，齐至汛地，当即下令军中，一鼓薄城，再鼓登城，三鼓不登者斩，四鼓不登，戮及队将。一面写了檄谕，缚在箭上，射入城中，令城中百姓，各闭户自守，勿助乱，勿恐畏逃匿，遂饬各军整顿攻具，携至城下。霎时间鼓声大震，各军蚁附城下，把云梯绳索等物，一概扎缚停当，竖将起来，等到鼓声再响，都缘梯齐上，奋勇攀城。城上虽有守卒，抛下矢石，怎奈官军拚命而来，前仆后继，御不胜御。又远远望着城南伏兵，并不见到，但觉得一片火光，返射城头，料知伏兵亦遭截击，刘守绪一路用虚写。不禁魂飞魄散，大家呐喊一声，索性走了他娘，各逃性命。至第三通击鼓，各军已半入城内，开了城门，招纳外兵。守仁麾军大进，如入无人之境。刘守

绪亦已扫荡伏兵，随入城中。全城已破，分贴安民告示，并严申军律，不准骚扰。赣州、奉、新的兵马，多系收来降盗，一入城中，多行劫掠，不遵约束，事为守仁所闻，饬各将官捕获数人，立斩以徇，兵民才得相安。纪律不得不严。守仁复带领各兵，围搜王宫，忽见王宫高处，黑烟腾涌，如驱云泼墨一般，继而烟雾中钻出一道火光，冲上层霄，照得全城皆赤，顿时爆裂声，坍陷声，及号哭声，陆续不绝。守仁令各兵用水扑火，一时火势炎炎，无从扑灭。各兵正忙个不了，突见火光影里，拥出一群人来，疾走如飞，伍文定眼快，喝令军士，速即拿住。众兵追上，手到拿来，不曾走脱一人，献至军前审问，就是宜春郡王拱樤，以及逆党万锐等人，当将他系入槛车，再行灭火入宫。宫人多葬身火窟，有未曾被火的，一律拘系，讯系胁从吏民，尽行遣散。检点仓库，金银钱谷，存蓄尚多，这都由宸濠穷年累月，横征暴敛，所得百姓的脂膏，作为谋叛的费用。守仁取了一半，犒赏从征的将士，余剩的统检数登籍，严加封闭，这且慢表。

且说守仁在吉安时，已将宸濠反状，飞报京师，并疏请速黜奸邪，禁止游幸等情。武宗时在豹房，接到此奏，也觉慌张起来，当召诸大臣集议。许泰、刘晖等纷纷献计，议论不一，尚书王琼独宣言道："有王伯安在，不久自有捷报，虑他什么？"伯安便是守仁别字。琼前时请敕征调，正为防备宸濠起见，所以有此一说。应上回。大众将信将疑，江彬独请武宗亲征，武宗早欲南巡，正好借此为名，好算凑巧。遂传旨内阁，略称："宸濠悖逆天道，谋为不法，即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边兵征剿，所下玺书，改称军门檄。"杨廷和等上疏谏阻，毫不见从，只收逮太监萧敬、秦用、卢朋，都督钱宁，优人臧贤，尚书陆完等，一并下狱，籍没家产。一面令江彬速发禁军，前驱出发，自己带着妃嫔人等，启跸出京。此时最宠爱的刘美人，适有微疾，不及随行，武宗与他密约，拟定车驾先发，遣使续迎。美人出一玉簪，交给武宗，作为日后迎接的证据。本是个乐妇出身，生就水性杨花，何需信物？武宗藏簪袖中，至芦沟桥，策马疾驱，簪竟失落，大索数日不得。到了临清州，遣中使往迎美人，美人辞道："不见玉簪，怎敢赴召？"中使返报，武宗独乘着单舸，昼夜疾行，驰至京师，才将美人并载，一同南行。内外从官，竟没有一人知觉，可见武宗的本意，并不在亲征宸濠，实是要亲选南威哩。驾才出京，王守仁音已到，武宗留中不发，只慢慢儿的南下。

小子且把南巡事暂搁，先将守仁擒宸濠事，叙述明白：插入武宗南征一段，以便下文接笋。守仁既得了南昌，休息二日，即拟遣伍文定、徐琏、戴德孺等，分道出兵。忽由侦卒走报，宁王宸濠，撤安庆围，来援南昌了，守仁道："我正要他还兵自救哩。"回应前言。众官道："此次叛王宸濠，挟怒而来，兵锋必锐，恐不可当，我军只宜坚壁固守，休与他战。待他久顿城下，粮尽援绝，势将自溃，那时可乘隙追擒了。"亦似有理。守仁道："诸君又说错了。宸濠兵马虽众，多系乌合，闻他所到的地方，徒恃焚掠，威驱势迫，并没有部勒的方法，严肃的号令。且自谋变以来，未曾经过大敌，与他旗鼓相当，一决胜负，所称士马精强，不过徒有虚名，毫不足惧。他所诱惑人心的要着，无非是事成封爵，富贵与共等套话。现在安庆不能取，南昌又被我攻下，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众心懈乱，自在意中。试问世上那一个人，肯平白地拚了生命，去求那不可必得的富贵呢？我今仗着机势，发兵邀击，

他必不战自溃，岂尚能与我相持么？”正说着，帐外又报抚州知府陈槐，亦率兵到来，守仁喜道：“兵厚力集，不擒逆藩，更待何时？”当下接见陈槐，温言慰劳，并检阅新兵。一一安顿，不消絮述。越宿，复得侦报，说是宸濠的先锋队，已至樵舍。守仁即登堂升座，召集各将士道：“今日是叛藩就擒的日子，望诸君为国效劳，努力破贼！”众将士齐声应令。守仁传伍文定至座前道：“前驱的责任，仍然劳君，请君勿辞！”文定欣然应诺，便召余恩道：“你去接应伍太守，我有锦囊一枚，内藏秘计。可至军前启视，与伍太守依计而行，不得有误！”言讫，遂取出锦囊，递与文定。两人领命去讫。又传邢珣近前道：“我亦授你锦囊一个，你可照计行事，小心勿违！”邢珣亦受命而去。复语徐琏、戴德孺道：“两公可分兵两队，作为左右翼，夹击贼兵，不患不胜。”两人亦唯唯去讫。上文用虚写，此处用明示，无非为笔法矫变计耳。守仁分遣诸将后，也带着亲兵数千名，出城驻扎，专待各路捷音。小子有诗咏道：

> 谁言文吏不知兵。帷幄纡筹似孔明。
> 试看洪都操胜算，千秋犹自仰文成。文成系守仁谥法。

欲知胜负如何，待小子下回续详。

宁藩之叛，料敌决胜，志平叛逆者，全赖一王守仁。而杨锐、张文锦、崔文等，亦不为无功。守仁计赚宸濠，俾其株守南昌，不敢东下者旬日，可谓巧矣。但旬日以后，宸濠出攻安庆，若非杨锐、张文锦等，以三人捍孤城，则安庆一陷，乘势东行，金陵岂尚可保乎？虽宸濠智谋有限，纪律不严，未必能画江自守，与钱缪比，然既得金陵，可战可守，如欲指日荡平，恐非易事。故守仁为本回之主脑，而杨锐、张文锦、崔文等，亦一宾中主也。观文中叙安庆之守，及南昌之下，皆写得有声有色，跃动纸上。有是事不可无是文，有是文不可无是笔。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却说宸濠围攻安庆，相持半月有余，尚不能下，正拟督兵填濠，期在必克，忽接到南昌被围消息，不免心慌意乱，急令撤兵还救。李士实进谏道：“南昌守兵单弱，敌不过王守仁，我若还救，恐已不及了。”也有见识。宸濠道：“丞相欲再攻安庆么？”士实道：“这也不必。依着愚见，南昌无须还救，安庆亦可撤围。”宸濠道：“照你说来，此后到那里

去？”士实道：“何不径取南京，即位称尊？那时传檄天下，大江南北，容易平定，还怕江西不服么？”这便是守仁所说中策。宸濠沉吟半晌，复道：“南昌是我根本重地，金银钱谷，积储尚多，我若失去这项积储，何处再得军用？现在无论如何，只好还救南昌，顾全根本，然后再图别策。”已不劳你费心了。士实见进谏无益，默然退出，自叹道：“不用吾言，还有何望呢？”谁叫你明珠暗投。

宸濠见士实退出，即督率将士登舟，溯江而上，直抵阮子江口，先遣精兵二万，还救南昌，自率大兵后应。先锋队顺风扬帆，联舟直上，越过樵舍，进逼黄家渡，望见前面已有战船，分作两排列着，船上各插旗号，在前的是伍字旗，在后的是余字旗，伍、余两军出现。他也不管什么伍余元卜，只仗着顺风顺势，鼓噪前进。伍、余两人，早已展阅锦囊，依着诱敌的秘计，佯为交战，斗不数合，返舟急走，一逃一追，逃的是假，追的是真。宸濠闻前军得利，也率众继进，只前军与后军，相隔尚远，前军亦不胜相顾，争先恐后，弄得断断续续。恰巧邢珣奉了密计，绕出敌军先锋队后面，冲击过去，邢军出现。敌军不及防备，顿时忙了手脚，那知前面的伍、余两军，又复翻身杀来，一阵扫荡，把敌般击沉无数。宸濠远远瞧见，即饬各舟赴援，不料行近战线，右右炮响，杀出两路兵船，左边兵船上，悬着徐字旗号，右边兵船上，悬着戴字旗号，徐、戴两军也出现。两翼官兵，拦腰截击。宸濠顾东失西，顾西失东，战不多时，撞舟折舵声，及呼号惨叫声，搅成一片，扰扰不已。伍、余各军，已将前行的敌船扫净，来助戴、徐。四五路的官兵，夹击宸濠。宸濠惶急异常，只好下令退走，好容易在官兵里面，冲开一条血路，向东逃生。官兵赶了数十里，擒斩二千余级，夺得船械无数，方才收兵。

宸濠退保八字脑，夜间泊舟，与黄石矶相对。宸濠见矶势颇险，问左右道：“此矶叫作何名？”左右多云未知，惟有一小卒是饶州人，素悉地形，即上前答道：“这地名黄石矶。”宸濠大怒道：“你敢来讪笑我么？”言未毕，已拔出佩刀，把小卒杀死。咄咄怪事。刘养正进谏道：“大王何故杀此小卒？”宸濠尚带着怒气，悍然道：“他说是王失机，难道此矶已知我失败，不是明明讪笑我么？”养正道：“他说的黄字，是黄色的黄字，不是大王的王字。他说的石字，是石板的石字，不是失败的失字。矶字与失机的机字，也是不同，幸勿误会。”宸濠方知为误杀，乃令军士将小卒尸首，舁瘗岸上，叹息罢了。但附从各将士，见宸濠如此昏愦，料知不能成事，纷纷散去。

宸濠正愁闷无聊，忽又接着军报，守仁已遣知府陈槐、林械等攻九江，曾玙、周朝佐等攻南康。宸濠大惊道：“曾玙是建昌知府，颇有材名，他也帮助王守仁，去攻南康么？借宸濠口中，叙出曾玙，省却文中转折。若南康、九江被他夺去。我还有什么土地？奈何奈何！”养正道：“事已至此。不必说了。现在只有振作军心，再图一战。若得战胜守仁，夺还南昌，即无他虑。”宸濠道：“我看此间将士，为了前次一败，多已懈体，不如尽发南康、九江兵，与他一战，何如？”官军正图南康、九江，他却欲调兵助战，正是牛头不对马尾。养正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王何惜些须金帛，不肯犒士？若悬赏购募，与守仁决一死战，当可得胜，何必调兵他处呢？”宸濠尚疑信参半，一面檄调南康、九江兵马，一面出了赏格，将士有当先效命的，赏千金，突阵受伤，加给百金。这令一下，果然人人拚死，鼓舟再进。

行未数里，已与官军相遇。两下对仗，宸濠的将士，比前日大不相同。刀枪并举，炮铳迭发，一股锐气，直扑官军。官军被他杀伤，竟至数百名，稍稍退却。伍文定统领全师，瞧这情形，忙跃登船头，掣出佩剑，把临阵退缩的兵士，砍死了五六名。又把令旗一挥，率动各战船，向那枪林弹雨中，掩杀上去。是时战云密布，毒焰漫空，拳头大的火星，一颗颗，一点点，飞入伍文定舟中。文定毫不胆怯，仍然挺身矗立，督军死战，蓦然间火星爆裂，弹向文定面上，将文定连鬓长须，烧去一半。文定只用手一拂，坠落火星，一些儿没有惊惶，指挥如故。垂败的官兵，见主将如此镇定，毫不畏死，也不由地感奋起来。当下将对将，兵对兵，枪对枪，炮对炮，酣战多时。宸濠见不能取胜，也拨船突阵，不防有一炮射来，正中他坐船，一声怪震，把船头击得粉碎，江中波浪，随同震荡，各战船都摇动起来。宸濠在百忙中，移过别船，部众相率惊骇，顿时大溃。等到烟销火灭，只见官军尚在那里，所有宸濠的战船，已逃至樵舍去了。伍文定检查战功，复擒斩二千余级，申报守仁，预备再战。

宸濠吃了第二次败仗，懊怅得很，复收合余烬，联结残舟，成了一个方阵，连樯自守，尽出所有金帛，赏犒死士。这事被守仁闻悉，忙遣人致文守书，当由文定启视，书中没有别语，只有“急用火攻”四字。文定道：“我亦已有此意。”仿佛瑜亮。遂邀集余恩、邢珣、徐琏、戴德孺等，议定埋伏夹击等计策，各携火具，分道并进。会宸濠召见群下，迭述败状，拟将临阵先逃的部目，牵出数人，斩首示惩。各部目多系剧盗，那肯奉谕，枉送性命。遂一哄儿争辩起来，你推我诿，噪个不住。你要收罗盗贼，还你这般结果。探卒忽入船哗报道：“官军来了！官军来烧我舟了！”宸濠听着，大惊失色，忙推案出望，但见前后左右，已是火势炎炎，烧个正著。时值秋燥，江上的秋风大作，四面八方，火头乱越，就是要想救灭，急切也是不及。官军乘着火势，纷纷跃上舟阵。原来纵火的官军，便是余恩、邢珣、徐琏、戴德孺四路水师，与伍文定计议妥当，各驾轻舟，埋伏隐处，等到风色一顺，分头举火，所以东西南北，面面烧着。宸濠在船头上，痴望多时，只见邢珣自左杀来，戴德孺自右杀来，余恩攻后，伍文定攻前，自己部下的将士，纷纷投水，毫无抵御的能力，不禁流涕道：“大事去了！”正说着，副舟也已被火，吓得宸濠几乎晕倒，慌忙走入船舱，与妃嫔等相对痛哭。这等无用的人物，也想造反吗？正妃娄氏，挺身立起道：“妾前时曾谏止殿下，休负国恩，殿下不从，乃有今日。罢罢！殿下负了皇上，妾不忍负着殿下。”说至此，疾步趋至船头，奋身一跳，投入水中。义烈可敬。各妃嫔见娄妃殉难，也都丢开性命，又听得哔哔剥剥，火势愈烧愈近，大家料难逃生，各启舟舱，陆续投水，统向龙宫处报到。只有宸濠泣涕涟涟，何不随妃嫔入水？挈着世子仪宾，兀在舟中坐住。官军四面跃入，即将宸濠父子，用着最粗的铁链，捆缚停当，牵出船外，移向伍文定坐船。宸濠举目一瞧，所有丞相元帅等，都已两手反剪，缚置船中。这叫作患难与共。彼此吁叹，闭目待毙。伍文定等分头擒拿，将著名叛党，一应锁住，不曾漏脱一个。如李士实、刘养正、徐吉、涂钦、王纶、熊琼、卢行、罗璜、丁馈、王春、吴十三、凌十一、秦荣、葛江、刘勋、何镗、王信、吴国士、火信等，尽行械系，共有数百余人。还有被执及胁从各官，如太监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源，佥事王畴、潘鹏，参政陈杲，布

政司梁宸，都指挥郑文、马骥、白昂等人，也一并拘住，共擒斩叛兵三千余级，溺死的约三万人，烧死逃去的，无可计算。所有烧不尽的军械军需，以及溺水的浮尸，积聚江心，掩蔽数里。尚有数百艘贼船，临时斩断绳索，四散狂逃，经伍文定遣兵追剿，依次荡灭。

守仁所遣陈槐、曾屿等，亦攻复九江、南康二郡，并在沿湖等处，捕戮叛党二千余人。各将吏陆续返报，回到南昌。守仁尚在城外驻节，一一迎劳，彼此甚欢。伍文定手下将士，押住宸濠，推至守仁座前。守仁正欲诘责，宸濠忽开口哀呼道："王先生！本藩被你所擒，情愿削去护卫，降为庶人，请先生顾着前谊，代为周全。"谈何容易？守仁正色道："国法具在，何必多言！"宸濠方才无语。南昌士民，聚观道旁，齐声欢呼道："这位叛王，酷虐无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天道昭彰，报应不爽哩！"有几个江西官吏，本与宸濠相识，见了宸濠，也出言指示。宸濠泣语道："从前商朝的纣王，信了妇言，致亡天下，我不信妇言，乃至亡国。古今相反，追悔已迟。娄妃！娄妃！你不负我，我却负你，死也晚了。"家有贤妻，夫不遭祸，宸濠何独未闻？守仁闻了此言，也为叹息，随命水夫捞认娄妃尸骸，从丰殓葬。众将献上宸濠函箧，内贮书信，多系京官疆吏，往来通问，语中未免有勾结情形。守仁不暇细阅，悉付与祝融氏，托他收藏。力持大体，造福不浅。一面露布告捷，才率军入城。嗣闻武宗已启跸南征，应上回。急奏上封章，略云：

> 臣于告变之际，选将集兵，振扬威武，先收省城，虚其巢穴，继战鄱湖，击其惰归。今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士已散，惊扰之民已定。窃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招纳流亡。辇毂之动静，探无遗迹，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发谋之始，逆料大驾必将亲征，先于沿途伏有奸党，期为博浪、荆轲之谋，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阙门，式昭天讨，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诚恐潜布之徒，乘隙窃发，或虞意外，臣死有余憾矣。盖时事方艰，贼虽擒，乱未已也。伏望圣明裁择，持以镇定，示以权宜，俾臣有所遵循，不胜幸甚！

这疏本意，明明是谏阻南巡，且请将逆藩就地正法，以免意外。不料武宗得奏，毫不采用，只饬令将逆藩看管，听候驾到发落。太监张忠，及安边伯许泰等，因守仁前日上疏，有罢斥奸邪，禁止游幸等语，应上回。心中未免挟嫌，想是贼胆心虚。入奏武宗，但云："守仁先曾通逆，虽有功劳，未足掩罪。"幸武宗尚有微明，不去理睬。忠、泰又贻书守仁，谓逆藩宸濠，切勿押解来京。现在皇上亲征，须将宸濠纵入鄱湖，待皇上亲与交战，再行一鼓成擒，论功行赏。如此办理，庶几功归朝廷，圣驾不虚此行了。"煞是可笑，亏他写得出来。守仁不为之动，竟不待武宗旨意。自将宸濠押出南昌，拟即北发。偏偏忠、泰两人，遣使赍威武大将军檄文邀截途中，勒令将宸濠交付。守仁又复不与，避道走浙江，欲从海道押解至京，夤夜到钱塘，不料太监张永，又在杭州候着。守仁见了张永，先把那计除刘瑾的功绩，赞美一番，说得张永非常欢慰。见风使帆，不得不然。计除刘瑾，事见四十六回。守仁复进言道："江西百姓，久遭濠毒，困苦不堪；况且大乱以后，天复亢旱成灾，百姓

有衣无食，有食无衣。若复须供给京军，将必逃匿山谷，聚众为乱。当日助濠，尚是胁从，他日揭竿，恐如土崩瓦解，剿抚两穷。足下公忠体国，素所钦佩，何不在京中谏阻御跸，免多周折叫?”委婉动人。张永叹道：“王先生在外就职，怪不得未识内情。皇上日处豹房，左右群小，蛊惑主聪，那个肯效忠尽言？我是皇上家奴，只有默辅圣躬，相机讽谏便了，我此次南行，非为掩功而来，不过由皇上素性固执。凡事只宜顺从，暗暗挽回；一或逆命，不但圣心未悦，并且触怒群小，谗言易入，孤愤谁知，王先生试想！于天下大计，有甚么益处?”至情至理，令人心折。守仁点首道：“足下如此忠诚，令人敬服。”张永道：“我的苦心，也惟有先生知道呢。”守仁乃将忠、泰邀取宸濠，并从前致书等情，一一说明。张永道：“我所说的群小，便指若辈。王先生将若何处置?”守仁道：“逆藩宸濠，已押解到此，好在与足下相遇，现拟将这副重担，卸与足下，望足下善为处置，才毕微忱。”张永道：“先生大功，我岂不知，但不可直遂径行。有我在，断不使先生受屈，务请放心！”守仁乃将宸濠囚车，交付张永，乘夜渡浙江，绕道越境，还抵江西。

张永押解宸濠，即日就道，途次语家人道：“王都御史赤心报国，乃张忠、许泰、江彬等，还欲害他，日后朝廷有事，将何以教忠？我总要替他保全呢。”庸中佼佼，还算张永。是时武宗已至南京。命张忠、许泰、刘晖等，率京军赴江西，再剿宸濠余党。军尚未发，永已驰到，入见武宗，备说守仁如何忠勤，且奏明忠、泰诸人伪状，武宗方才相信。江彬等再进谗言，一概不准。张忠又入奏道：“守仁已至杭州，如何不来南京，谒见圣躬？就使陛下有旨召他，恐他也未必肯来。目无君上，跋扈可知。”谗人罔极。武宗又遣使江西，促召守仁。又被他蛊惑了。守仁奉召，驰至龙江，将要入见。张忠复遣人截住，不使进谒。守仁愤甚，即脱下朝衣，着了纶巾野服，避入九华山去了。张永闻知此事，又入奏武宗道：“守仁一召即来。中道被阻，今已弃官入山，愿为道士。国家有此忠臣，乃令他投闲置散，岂不可惜！”武宗乃驰谕守仁，即令还镇，授江西巡抚。擢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使，邢珣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且令守仁再上捷书。守仁乃改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逆，复将诸嬖幸姓名，亦一一列入，说他调剂有功。江彬等方无后言。武宗遂于南京受俘，令在城外设一广场，竖着威武大将军旗纛，自与江彬等戎服出城。到了场中，饬令各军四面围住，方将宸濠放出，去了桎梏，令他兀立，亲自擂起鼓来，饬兵役再缚宸濠，然后奏凯入城。仿佛做猢狲戏。小子有诗咏道：

国事看同儿戏场，侈心太甚几成狂。
纵囚伐鼓夸威武，笑柄贻人足哄堂。

未知武宗何日回銮，且俟下回续表。

宸濠聚集嫔从百官，联舟江上，不特上中二策，未能举行，即下策亦不能用，直无策而已矣。李士实谋取南京，尚从大处落手，而宸濠恋恋南昌，自投死路，娄妃初谏不从，至于投水殉难，宸

濠有此谋士，有此贤妃，而执迷不悟，宜乎速毙。便李士实误投暗主，娄妃误嫁叛王，士实尚自取共咎，娄妃并非自取，乃承父母之命而来，夫也不良，竟遭惨死，吾不能不为之痛惜也。守仁亲建大功，几为宵小所构，酿成冤狱，幸有太监张永，为之斡旋，岂忠可格天，彼苍不忍没其功，乃出张永以调护之耶？吾谓守仁智足达权，其心固忠，其忠非愚，故尚得明哲保身，否则不为岳武穆、于少保也几希。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却说武宗在南京受俘，本可即日回銮，但武宗南巡的本旨，实为着南朝金粉，羡慕已久，因此托词亲征，南来游幸，那里肯指日回京？况路过扬州时，先由太监吴经，采选处女寡妇，供奉行在，武宗正乐得左拥右抱，图个尽欢；并生平最爱的刘娘娘，又载与俱南，体心贴意，般般周到，那时武宗安心行乐，还记得甚么京师。有时觉得闲暇，即带着数骑，出外打猎。尝猎扬州城西，留宿上方寺，甚是满意。嗣后成为习惯，屡出驰逐。亏得这位刘娘娘，爱主情深，婉言劝阻，每经武宗出游，往往轻装随去。算一个女监督。武宗也不忍拂意，但身旁带着刘妃，未便东驰西骤，只好往各处寺观，游憩了事。所赐幢幡锦绣，梵贝夹册，悉署威武大将军名号，及刘娘娘的姓氏，或竟写着刘夫人。江彬等扈跸南京，巴不得武宗留着，多一日好一日，他好糟蹋妇女，凌辱官民。

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因前旨未曾取消，竟率京军赴江西，沿途逞着威风，任情勒索，且不必说。及到了南昌，与守仁相见，傲慢无礼。守仁却殷勤款待，备尽东道情谊。忠、泰毫不知感。还有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随军司事，望风附势，日与兵士等，造作蜚语，诬蔑守仁。由朝至暮，各呼守仁姓名，谩骂不绝。有时守仁出署，兵士等故意冲道，预备彼此争闹，可以乘隙启衅。守仁一味包容，非但置之不较，反且以礼相待。兵士无法，只好退去。守仁又密遣属吏，潜诫市人，令将所有妇女，暂徙乡间，免生事端。一面安排牛酒，犒赏京军。许泰闻信，先往阻止，并饬军士勿受。守仁乃遍张揭贴，略称北军远来，离乡作客，自有各种苦处，本省居民，以主待宾，务宜尽礼，如有狎侮等情，察出勿贷。居民本敬服守仁，见了揭贴，无不惟命是从，因此，与北军相处，格外退让。守仁以柔道待人，确是良法，但亦由平日爱民，民皆奉命维谨，故不致惹祸。守仁每出，遇见北军长官，必停车慰问，亲切异常。北军有病，随时给药，北军病殁，厚给棺葬。看官！你想人非木石，遭此优待，宁有不知感激的道理？插次数语，可见张忠、许泰不得齿列人类。大众统相语道："王都堂待我有恩，我等何忍犯他。"自此南昌城内，恰安静了许多。

会值冬至节日，居民新经丧乱，免不得祭奠亡魂，酹酒举哀。北军触景生悲，动了

思家的念头，纷纷求归。张忠、许泰，概不准请，军士多出怨声，忠、泰佯若不闻，反欲往教场校阅。令出如山，谁敢不遵？先期这一日，由忠、泰赍书抚署，邀请守仁，率军到场。守仁复书照允。越日昧爽，守仁带着江西军，先往教场候着。约阅片时，方见张忠、许泰，策马而来，后面随着的兵士，不下万人。守仁鞠躬相迎，忠、泰才下马答礼。三人步至座前，分了宾主，依次坐下。许泰开言道："今日天高气爽，草软马肥，正是试演骑射的时候，所有南北将士，统是军国干城，现在叛乱初平，惩前毖后，应互相校射，以示扬激，这也是我辈带兵官，彼此应尽的职务。"言毕，呵呵大笑。守仁暗想，昨日书中，只称校阅京军，并未叙及南北校射，今日到了教扬，骤提出校射二字，明明是乘我未备，有意刁难。且罢！我自有对待的方法，何必多忧。忠、泰两人的暗计，借此叙出。随即答道："伯爵不忘武备，显见忠忱，但敝处所有精锐，统已遣派出去，分守要区，现今在城的兵弁，多半老弱，恐不堪一较呢。"张忠微哂道："王都堂何必过谦，如逆藩宸濠，聚众十万，横行江湖，阁下调集劲旅，奉行天讨，闻捷书上面，报称宸濠起事，只有三十五日，便即荡平。这三十五日内，与宸濠交战，想不过十多日，若非兵精将勇，那有这般迅速哩？"三十五日平逆，亦借张忠口中补叙，惟张忠所言，看似誉扬，实多讽刺。守仁道："只全仗皇上的威灵，诸公的教导，守仁何力之有？"许泰道："一誉一谦，谈至何时，虚言不如实验罢。"遂传令校射，军士已鹄候多时，闻了令，即在百步外张着靶子，先请江西军射箭。守仁道："主不先宾，自然由京军先射呢。"京军闻言，当下选出善射的数十人，接连发矢，十箭内约中七八箭，铜鼓声冬冬不绝，张忠也连声喝采，自觉面上生光。许泰却笑着道："十得七八，总算有数箭未中，不能算做甚么精呢。"京军射毕，自然轮到江西军。江西军弓马生疏，不过十中四五，张忠不禁失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兵，为什么这般没用？"当面奚落。许泰道："有了强将，兵弱何妨？"守仁却神色不变，便道："我原说不堪一较，两公休怪！"张忠又接口道："许公谓有了强将，兵不妨弱，想王都堂总有神技呢。"许泰道："王都堂能射箭么？"愈逼愈紧。守仁道："射法略知一二，惟素习文事，未娴武技，还祈两公原谅！"许泰道："既知射法，何妨试箭。"守仁道："班门之下，怎敢弄斧？"张忠道："有斧可弄，何畏班门？"两人一吹一唱，逼得守仁无词可答，遂奋身离座道："两公有命，敢不敬从，就此献丑便了。"言已，就走将下去，呼随从带马过来，当即一跃上马，先跑了一回趟子，到了箭靶竖着，留神一瞧，然后返辔驰回，就众人发矢的位置，取了弓，拔了箭，不慌不忙，拈弓搭矢，左手如抱婴儿，右手如托泰山，喝一声着，那箭已放了出去，不偏不倚，正中红心。南北军士，齐声喝采，铜鼓声亦震得异响。一箭甫中，一箭复来，巧巧与第一支箭，并杆竖着，相距仅隔分毫。鼓声又震，喝采愈高。守仁跃下马来，拈着第三支箭，侧身续射，这一箭射去，正对准第二支箭杆，飕的一声，将第二支箭，送了出去，这箭正插入第二支原隙内。王公固擅绝技，文笔亦自不群。大众睹此奇异，没一个不踊跃欢呼，连鼓声都无人听见。守仁尚欲再射，不防背后有人拊着，急忙返顾，乃是安边伯许泰，便道："献丑了，献丑了。"许泰道："都堂神箭，不亚当年养由基，怪不得立平叛逆，我等已领教过了，就此歇手罢。"原来忠、泰两人，总道守仁是个文官，没甚武艺，可以借端嘲笑，谁知他竟有这般技射，这还不过出人意料；偏

是守仁射中一箭，北军也同声喝采，声震远迩。于是张忠在座，密语许泰道："我军都输服他了，如何是好！"许泰闻言，即下座止住守仁，教他休射。守仁正好借此收场，遂撤队而归。守仁与忠、泰告别时，见两人面色，很是怏怏，不觉肚中暗笑。回署以后，过了一天，便闻忠、泰有班师消息，再阅一宵，果然两人同来辞行。守仁免不得设着盛筵，临歧饯别。总计忠、泰驻兵江西，共历五月有余，假肃清余孽为名，蟠据南昌，其实是叛党早歼，不劳再剿；北军并没有出城，只有忠、泰两人，捕风捉影，罗织平民，无辜株连，没收财产，人民受他荼毒，不知凡几。待至班师令下，相率归去，真是人心喜悦，如去芒刺，这且搁下不题。

且说武宗驻跸南京，游行自在，大有乐不思蜀的形景。江彬又乘机怂恿，劝武宗游幸苏州，下浙江，抵湖湘。武宗在京时，尝闻苏州多美女，杭州多佳景，正欲亲往一游，饱看景色，闻着彬言，适中下怀。自正德十四年冬季至南京，至十五年正月，尚未言归，反饬群臣议行郊礼。此时大学士梁储、蒋冕等，亦随驾出行，接奉诏敕，谓郊礼一行，回銮无日，万不可依诏定议，乃极力谏阻。疏至三上，始得邀准。就是游幸苏、浙，倒也罢议，惟总不肯回銮。悠悠忽忽，过了半年，尚没有还京音信。但闻江彬倚势作威，驱役官民，如同走狗，成国公朱辅，因事忤彬，罚他长跪军门，才得了事。独魏国公徐鹏举，徐达七世孙。邀彬赴宴，中门不启，又不设座中堂，顿时惹动彬怒，大声问故。鹏举恰正襟拱手道："从前高皇帝曾幸私第，入中门，坐中堂，此后便将中门封闭，中堂也同虚设，没人再敢僭用的。今蒙将军辱临，怎敢亵慢？但若破了故例，便与大逆相等，恐将军也不愿承受哩。"彬听了此言，明知鹏举有心为难，但是高皇帝三字，抬压出来，如何抵抗得过？只好变嗔作喜，自认无知，勉勉强强的饮了数杯，即行告别。还有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守正不阿，彬尝遣使索城门锁钥，宇独正言拒绝，大旨以门钥一项，关系甚大，从前列祖列宗的成制，只令守吏掌管，虽有诏敕，不敢奉命。彬闻报无法，只得罢休。有时彬矫旨需索，宇又必请面复始行。究竟伪难作真，臣难冒君，任你江彬如何摆布，也不免情虚畏罪，自愿取消。直道事人也有好处。宇又倡率九卿台谏，三次上章，请即回銮。武宗召彬与商，彬请下诏严谴，武宗踌躇道："去年在京师时，加罪言官，未免太甚，今日何可再为，不如由他去罢。"彬乃嘿然。武宗只谕令各官，尽心治事，稍迟数日，便当回銮云云。各官接到此旨，没奈何再行恭候。过了一月，仍旧不见动静，惟行宫里面，屡有怪异传闻，或说有物如猪首，下坠御前，或说武宗寝室中，悬着人首，谣言百出，人情汹汹。大学士梁储语蒋冕道："春去秋来，再不回銮，恐生他变。况且谣诼纷纭，多非佳兆，我辈身为大臣，怎忍坐视。"蒋冕道："不如伏阙极谏，得请乃已。"梁储允诺，即于夜间缮疏，至次日，两人跪伏行宫外，捧着章奏，带哭带号，约历两三时，方有中官出来，把奏章取去。又阅一时，由中官传旨令退，两人叩首道："未蒙准奏，不敢退去。"中官又入内代奏，武宗乃宣谕还京，两人方起身退出，即令扈从人等，筹备还跸事宜。又越数日，诸事都已备妥。申请启跸。武宗还想延挨，忽闻宸濠在狱，有谋变消息，乃起程北归。

是夕武宗亲祭龙江，驻跸仪征，次日至瓜州地面，大雨时行，暂就民家避雨。待雨

过天霁，乃从瓜州渡江，临幸金山，遥望长江一带，气象万千，很觉快慰。隔了一日，登舟南渡，幸故大学士杨一清私第，饮酒赋诗，载赓迭和。又流连了两三日。一清从容婉谏，请武宗速回京师。武宗才离了杨宅，向扬州进发。到了宝应地界，有一巨浸，名叫泛光湖，武宗见湖光如镜，游鱼可数，不禁大喜道："好一个捕鱼的地方。"遂传旨停舟。扬州知府蒋瑶，正来接驾，武宗即命备办网罟等物。蒋瑶不敢违慢，即日照办，呈交御船。偏偏太监邱得，有意索贿，一味挑剔，甚至召责蒋瑶，把他锁系起来。蒋瑶无奈，只好挽人疏通，奉了厚赂，方得销差脱罪。清官碰着贪竖，还有何幸。武宗命宫人侍从等，抛网湖心，得鱼较多的有赏，得鱼过少的有罚。大家划着坐船，分头下网，武宗开舱坐观，但见三三五五，揽网取鱼，不觉心旷神怡，流连忘倦。约历半日，各舟方摇荡过来。纷纷献鱼。武宗按着多寡，颁了赏赐，大众拜谢，乃下令罢渔。嗣见进献的鱼中，有一鱼长可数尺，暴睛巨口，比众不同，随即戏说道："这鱼大而且奇，足值五百金。"江彬在侧，正恨蒋瑶未奉例规，此例安在？邱得已经妄索，江彬又要寻隙，正是好官难为。即启奏道："泛光湖得来巨鱼，应卖与地方有司。"武宗准奏，着将巨鱼送与蒋瑶，守取价值复命。弄假成真，无非儿戏。过了一时，蒋瑶亲来见驾，叩首已毕，即从怀中取出簪珥等物，双手捧呈道："臣奉命守郡，不敢妄动库银，搜括臣家所有，只有臣妻佩带首饰，还可上应君命，充做银钱，此外实属无着，只得束身待罪。"武宗笑道："朕要此物做甚么，适才所说，亦不过物归原主，应给赏银。你既没有余资，便作罢论。你所携来各物，仍赏与你妻去罢！"蒋瑶叩谢。可见武宗并非残虐，不过逢场作戏，喜怒任情而已，所有不法行为，俱为宵小导坏。武宗又道："闻此地有一琼花观，究竟花状如何？"蒋瑶顿首道："从前隋炀帝时，尝到此赏玩琼花，至宋室南渡，此花憔悴而死，今已绝种了。"武宗怏怏道："既无琼花，可有另外的土产么？"蒋瑶道："杨州虽号繁华，异产却是有限。"武宗道："苎麻白布，不是扬州特产吗？"蒋瑶不敢多言，只好叩头道："臣领命了。"武宗命退，瑶即返署，备办细布五百匹，奉作贡物，比较鱼价如何。武宗方下旨开船。

从扬州行抵清江浦，重幸太监张阳家，设宴张灯，征歌选色，君臣共乐，接连三日。武宗问张阳道："朕过泛光湖，观鱼自适，颇足快意，清江浦是著名水乡，谅亦有湖沼大泽，足以取鱼。"张阳奏对道："此间有一积水池，是汇集涧溪各流，水势甚深，鱼族繁衍，或者可以布网呢。"武宗喜道："你可先去预备网罟，朕择明日观鱼。"张阳领旨，即去办就。到第二日，武宗带着侍从，即往积水池滨，瞧将过去，层山百叠，古木千章，环抱一沼，颇似洞壑清幽，别具一种雅致。武宗语张阳道："这池占地不多，颇觉幽静，但欲取鱼，不能驾驶大船，只好用着渔舟呢！"张阳道："池中本有小舟，可以取用。"武宗道："在哪里？"张阳道："多泊在外面芦苇中。"武宗道："知道了。"当下舍陆登舟，行不一里，果见两岸蒙茸，泊有渔船。武宗命侍从等，各驾小舟，四散捕鱼。武宗瞧了一会，不觉兴发，也拟改乘渔船，亲自捕鱼。张阳道："圣上不便亲狎波涛。"武宗道："怕甚么？"遂仗着威武，跃登小舟，有太监四名，随着下船。二太监划浆，二太监布网，渐渐的荡入中流。那水中适有白鱼一尾，银鳞灿烂，晔晔生光，武宗道："这鱼可爱，何不捕了他去？"二太监领命张网，偏偏这鱼儿刁滑得很，不肯投网，网到东，鱼过西，网到

西，鱼过东，网来网去，总不能取。武宗懊恨起来，竟从舟中取出鱼叉，亲自试投，不防用力太猛，船势一侧，扑咚扑咚数声，都跌落水中去了。小子有诗咏道：

千金之子不垂堂，况复宸躬系万方。
失足几成千古恨，观鱼祸更甚如棠。

未知武宗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续详。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孔子所谓我战必克是也。王守仁甫立大功，即遭疑谤，幸能通变达机，方得免咎。至忠、泰校射，独令试技，夫身为大将，宁必亲执弓刀，与人角逐，诸葛公羽扇纶巾，羊叔子轻裘缓带，后世且盛称之，何疑于守仁？然此可为知者言，难与俗人道也。迨迭发三矢，无不中彀，宵小庶无所借口矣，此文事武备之所以不容偏废也。武宗任情游幸，偏爱渔猎，泛光湖观鱼，尚嫌未足，积水池捕鱼，且欲亲试，岂得鱼数尾，便足为威武大将军耶？未懔冯河之戒，几占灭顶之凶，假令无王守仁之先平叛逆，而欲借张忠、许泰辈随驾亲征，其不蹈建文之覆辙者鲜矣。然则武宗不覆于鄱阳湖，仅溺于积水池，受惊成疾，返殂豹房，其犹为幸事乎。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却说武宗坠入水中，险些儿被水淹死，幸亏操舟的两太监，曾在京内太液池中，习惯泅水，虽遇覆溺，毫不畏惧，亟游近武宗身旁，将武宗手脚握住，推出水面。各舟闻警齐集，才将武宗搀入舟中，还有两太监入水，用力挣扎，也经旁人救起。惟武宗生平，并未经过游泳，并且日日纵欲，元气甚亏，寒秋天气，又是凛冽，所以身虽遇救，已是鼻息细微，人事不省了。威武大将军，乃不堪一溺么？那时御舟中曾带着御医，赶紧用着方法，极力施救，武宗才把池水吐出，渐渐苏醒，只元气总难挽回，龙体从此乏力。大学士杨廷和等，请速还京，武宗也觉倦游，遂传旨速归。轻舟荡漾，日行百里，不数日即抵通州，随召各大臣集议，处置宸濠。杨廷和等上言，请如宣宗处高煦故例，御殿受俘，然后议刑。独江彬谓应即诛逆，免滋他患。武宗正恐宸濠为变。北还时，每令濠舟与御舟，衔尾行驶，以防不测。至是用江彬言，遽令宸濠自尽。濠死后乃令燔尸，越三日，始还京师，大耀军容，首逆已死，耀军何为？辇道东西，列着许多兵士，盔甲森严，戈铤并耀，各逆党一并牵至，令他两旁跪着。尚书陆完，都督钱宁，统因逆案牵连，做了矮人，大家褫去上身衣服，赤条条的反缚两手，背上悬揭白帜，大书姓名罪状。还有逆党眷属，不

问男妇长幼，都是裸体反接，挨次跪着。妇女裸体露出白肉，却是好看。武宗戎装跨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将附逆著名的奸党，饬令正法，悬首竿上，延长数里，余犯仍回系狱中，武宗方策马入内，还憩豹房。后来钱宁伏法，陆元谪戍，只太监萧敬，独运动张忠，愿出二万金，买了一个性命。钱可通灵。余党多瘐毙狱中，不消细说。

武宗以亲征凯旋，复降特旨，令定国公徐光祚，附马都尉蔡震，武定侯郭勋，祭告宗庙社稷。越数日，又补行郊祀大典。武宗只好亲自主祭，驾至天坛，循例行礼，初次献爵，由武宗跪拜下去，不觉心悸目晕，支撑不住，侍臣连忙扶掖，半晌方起，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自觉腥秽难当，浑身发颤，再也不能成礼了。当下委着王公，草草祭毕，自己乘着安舆，返入大内。转眼间已是残年，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武宗因病体未痊，饬免朝贺。一病数月，又届季春，月朔适遇日蚀，阴霾四塞，都人士料为不祥，惟江彬等越加骄恣，竟矫传上旨，改西官厅为威武团营，自称兵马提督，所领边卒，也是狐假虎威，桀骜愈甚。都下汹惧，不知所为。武宗卧病豹房，懵然罔觉，经御医尽心调治，日进参苓，终不见效。真元耗损，还有何救。司礼监魏彬，密询御医，统已摇首，乃走至内阁，语大学士杨廷和道："皇上不豫，医力已穷，不如悬赏巨金，求诸草泽。"廷和闻着，知他言中有意，是何意思？请看官一猜。沉吟一会，方启口道："御医久侍圣躬，必多经验，譬如人生伦序，先亲后疏，亲近的人，关系痛痒，自然密切，疏远的人，万不能及。据我想来，总须亲近的人，靠得住呢。"哑谜中已表大旨。魏彬唯唯而去。过了两日，武宗病愈沉重，自知不起，从昏昏沉沉中，偶然醒来，开眼一瞧，见太监陈敬、苏进两人，侍着左右，便与语道："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朕意传达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妥为商议便了。"言至此，气不相续，喘息良久，复太息道："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但愿你等日后谨慎，毋得妄为！"武宗已知自误，则此次顾命，应即召大臣入嘱，何为仅及中官？况逢恶长非，全出若辈，乃云与他无涉，可见武宗至死，尚是未悟。陈敬、苏进，齐声遵旨。俟武宗安睡后，才去通报张太后。待张太后到了豹房，武宗已不能言，惟眼睁睁的瞧着太后，淌下几点泪珠儿。太后尚含泪慰问，谁知他两眼一翻，双脚挺直，竟自归天去了。寿仅三十一岁。笔下俱含刺意。

太后亟召杨廷和等至豹房，商议立储事宜。廷和请屏去左右，方密禀太后道："江彬不臣，势将谋变，若闻皇上晏驾，必且迎立外藩，挟主兴兵，为祸不浅。请太后先事预防呢！"太后道："如此奈何？"廷和道："现只有秘不发丧，先定大计。此处耳目甚近，不如还至大内，好作计较。"太后闻言，也不及悲恸，即刻乘辇还宫。廷和随入宫中，略行筹议，便即赴阁。太监谷大用及张永，亦入阁探信。廷和道："皇上大渐，应立皇储。"张永道："这是目前最要的事情。"廷和即袖出祖训昭宣示诸人道："兄终弟及，祖训昭然。兴献王长子，系宪宗孙，孝宗从子，皇帝从弟，按照次序，当然继立。"梁储、蒋冕、毛纪等，齐声赞成道："所言甚是，就这般办罢！"张永、谷大用，亦无异言，乃令中官入启太后。廷和等至左顺门，排班候旨。忽见吏部尚书王琼，率九卿入左掖门，厉声道："立储岂是小事？我为九卿长，乃不使与闻么？"廷和等也无暇与辩，琼亦自觉没趣，正懊怅间，中官已传宣遗诏，及太后懿旨，颁诏群臣。遗诏有云：

朕绍承祖宗丕业，十有六年，有辜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请于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恭膺大统。

群臣览此遗诏，方知武宗已经宾天，大家都相惊失色。只因遗诏已下，帝统有归，即欲辩论，也是无益，乐得含忍过去。吏部尚书王琼，也只好一言不发，随进随退罢了。还算见机。廷和等返入内阁，一面请命太后，遣谷大用、张永等，往豹房奉移梓宫，入殡大内，一面议遣官迎兴世子入都。明朝故例，奉迎嗣主，必须由中贵勋戚，及内阁一人偕行。勋戚派定寿宁侯张鹤龄，及驸马都尉崔光，中官派定谷大用、张锦，部臣派定礼部尚书毛澄，惟所有阁员，除廷和外，要算梁储、蒋冕二人，资望最优。廷和方握政权，无暇出使，蒋冕是廷和帮手，若遣他出去，转令廷和势孤。廷和暗中属意梁储，只怕他年老惮行，默默的想了一会，方顾着梁储道："奉迎新主，例须派一阁员，公本齿德兼尊，应当此任，但恐年高道远，未便首途呢。"故意反激。储奋然道："国家最大的政事，莫如迎主。我虽年老，怎敢惮行呢？"廷和大喜，遂遣发各人去讫。

是时国中无主，全仗廷和一人主持。廷和复入白太后，请改革弊政。太后一一照允，遂托称遗旨，罢威武团练诸营，所有入卫的边兵，概给重资遣归，黜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遣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悉归内库。还有京城内外皇店，一并撤销。原来武宗在日，曾令中官开设酒食各肆，称为皇店，店中借酒食为名，罗列市戏妓歌，及斗鸡逐犬等类，非常热闹。武宗时往店中游冶，至必微服，醉或留髡。中官且藉店纳贿，官民为之侧目。补笔不漏。至是统令停罢，中外大悦。

独有一个倔强鸷悍，睥睨宫闱的贼臣，闻了此事，甚是不乐，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提督兵马的江彬。彬自改组团营，日在外面办事，无暇入宫，就是武宗晏驾，他也尚未得闻，忽奉饬罢团营，及遣归边卒的遗诏，不禁动色道："皇上已宾天么？一班混帐大臣，瞒得我好紧哩。"这正所谓晓得迟了。适都督李琮在侧，便进言道："宫廷如此秘密，疑我可知。为总戎计，不如速图大事，幸而成功，富贵无比，万一不成，亦可北走塞外。"为江彬计，确是引此策最佳。彬犹豫未决，即邀许泰商议。泰亦颇费踌躇，徐徐答道："杨廷和等敢罢团营，敢遣边卒，想必严行预备，有恃无恐，提督还应慎重为妙。"有此一言，江彬死了。彬答道："我不作此想，但未知内阁诸人，究怀何意？"许泰道："且待我去一探，何如？"彬乃点首。

泰即与彬别，驱马疾驰，直抵内阁，巧巧遇着杨廷和。廷和毫不慌忙，和颜与语道："许伯爵来此甚好，我等因大行皇帝，仓猝晏驾，正在头绪纷繁，欲邀诸公入内，协同办事，偏是遗诏上面，罢团营，遣边兵，种种事件，均仗公与江提督，妥为着叠，所以一时不敢奉请呢。"许泰道："江提督正为此事，令兄弟前来探问，究系军国重事，如何裁夺？"廷和道："奉太后旨，已去迎立兴世子了。来往尚需时日，现在国务倥偬，全无把

握，请伯爵往报江公，可能一同偕来，商议机宜，尤为欢迎。”罢兵事归诸遗诏，立储事归诸太后，自己脱然无累，免得许泰多疑。许泰欣然允诺，告别而去。着了道儿。廷和料他中计，即招司礼监魏彬，及太监张永、温祥，共入密室，促膝谈心。事事靠着中官，可见阉人势力，实是不小。廷和先开口语彬道："前日非公谈及，几误大事。现已嗣统有人，可免公虑。但尚有大患，未弭，为之奈何？"魏彬道："说了御医，便谈伦序，可见我公亦事事关心。借魏彬口中，补出前次哑谜，文可简省，意不渗漏。今日所说的大患，莫非指着水木旁么？"仍用半明半暗之笔。廷和尚未及答，张永接口道："何不速诛此獠？"快人快语。廷和道："逆瑾伏法，计出张公，今又要仰仗大力了。"张永微笑。廷和又将许泰问答一节，详述一遍，复与张永附耳道："这般这般，可好么？"又用虚写法。永点首称善，转告魏彬、温祥，两人俱拍手赞成。计议已定，当即别去。魏彬遂入启太后，禀报密谋，太后自然允议。

过了一日，江彬带着卫士，跨马前来，拟入大内哭临。魏彬先已候着，即语彬道："且慢！坤宁宫正届落成，拟安置屋上兽吻，昨奉太后意旨，简派大员及工部致祭，我公适来，岂不凑巧么？"江彬闻着，很是欢喜，便道："太后见委，敢不遵行。"魏彬入内一转，即赍奉懿旨出来，令提督江彬及工部尚书李鐩，恭行祭典等语。江彬应命，改着吉服，入宫与祭。祭毕退出，偏遇着太监张永，定要留他宴饮。都是狭路相逢的冤鬼。江彬不便固辞，随了他去。即在张永的办事室内，入座飞觞。想是饯他死别。才饮数巡，忽报太后又有旨到，着即逮彬下狱。彬掷去酒杯，推案即起，大踏步跑了出去，驰至西安门，门已下钥，慌忙转身北行，将近北安门，望见城门未闭，心下稍宽。正拟穿城出去，前面忽阻着门官，大声道："有旨留提督，不得擅行。"彬叱道："今日何从得旨！"一语未了，守城兵已一齐拥上，将他撳翻，紧紧缚住。彬尚任情谩骂，众兵也不与多较，只把他胡须出气。彬骂一声，须被拔落一两根，彬骂两声，须被拔落三五根，待彬已骂毕，须也所剩无几了。倒是个新法儿。彬被执下狱，许泰亦惘惘到来，刚被缇骑拿住，也牵入狱中。还有太监张忠，及都督李琮等，亦一并缚到，与江彬亲亲昵昵，同住囹圄。一面饬锦衣卫查抄彬家，共得金七十柜，银二千二百柜，金银珠玉，珍宝首饰，不可胜计。又有内外奏疏百余本，统是被他隐匿，私藏家中。刑部按罪定谳，拟置极刑，只因嗣皇未到，暂将此案悬搁，留他多活几天。既而兴世子到京，入正大位，乃将谳案入奏，当即批准，由狱中牵出江彬，如法捆绑，押赴市曹，凌迟处死。李琮为江彬心腹，同样受刑。钱宁本拘系诏狱，至是因两罪并发，一同磔死。又有写亦虎仙，亦坐此伏诛。惟张忠、许泰，待狱未决，后来竟夤缘贵近，减死充边，这也是未免失刑呢。了结江彬党案。

闲话休表，且说杨廷和总摄朝纲，约过一月有余，每日探听迎驾消息，嗣接谍报，嗣皇已到郊外了，廷和即令礼官具仪。礼部员外郎杨应魁，参酌仪注，请嗣皇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即位，一切如皇太子嗣位故例。当由廷和察阅，大致无讹，遂遣礼官赍送出郊，呈献嗣皇。兴世子看了礼单，心中不悦，顾着长吏袁崇皋说道："大行皇帝遗诏，令我嗣皇帝位，并不是来做皇子的，所拟典礼未合，应行另议。"礼官返报廷和，廷和禀白太后，由太后特旨，令群臣出郊恭迎，上笺劝进。兴世子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直入文华殿，先遣百官告祭宗庙社稷，次谒大行皇帝几筵，朝见皇太后。午牌将近，御奉

天殿，即皇帝位。群臣舞蹈如仪。当下颁布诏书，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是谓世宗。越三日，遣使奉迎母妃蒋氏于安陆州，又越三日，命礼臣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于是群喙争鸣，异议纷起，又惹起一场口舌来了。正是：

多言适启纷争渐，贡媚又来佞幸臣。

欲知争论的原因，且从下回详叙。

武宗在位十六年，所行政事，非皆暴虐无道，误在自用自专，以致媚子谐臣，乘隙而入，借巡阅以便游幸，好酒色以致荒亡，致于元气孱弱，不克永年，豹房大渐之时，尚谓误出朕躬，与群小无涉，何始终不悟至此？或者因中涓失恃，恐廷臣议其前罪，矫传此命，亦未可知，然卧病数月，自知不起，尚未禀白母后，议立皇储，置国家大事于不问，而谓其自悟祸源，吾不信也。若夫江彬所为，亦不得与董卓、禄山相比，不过上仗主宠，下剥民财，逞权威，斥忠直，暴戾恣睢已耳。迨罢团营而营兵固安然，遣边卒而边卒又安然，未闻哗噪都中，谋为陈桥故事，然则彬固一庸碌材也。杨廷和总揽朝纲，犹必谋诸内侍，方得诛彬，内侍之势力如此，奚怪有明一代，与内侍同存亡乎？观于此而不禁三叹云。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却说世宗即位，才过六日，便诏议崇祀兴献王，及应上尊号。兴献王名厚杬，系宪宗次子，孝宗时就封湖北安陆州。正德二年秋，世宗生兴邸，相传为黄河清，庆云现，瑞应休征，不一而足。恐是史臣铺张语，不然，世宗并无令德，何得有此瑞征？至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世宗时为世子，摄理国事，三年服阕，受命袭封。至朝使到了安陆，迎立为君，世子出城迎诏，入承远殿开读毕，乃至兴献王园寝辞行，并就生母蒋妃前拜别。蒋妃呜咽道："我儿此行，入承大统，凡事须当谨慎，切勿妄言！"世子唯唯受教。监行时，命从官骆安等驰谕疆吏，所有经过地方，概绝馈献，行殿供帐，亦不得过奢。至入都即位，除照例大赦外，并将正德间冒功鬻爵，监织榷税诸弊政，尽行革除。所斥锦衣内监旗校工役等，不下十万人。京都内外，统称新主神圣，并颂杨廷和定策迎立的大功。世宗遣使迎母妃，并起用故大学士费宏，授职少保，入辅朝政，朝右并无异议。只尊祀兴献王一节，颇费裁酌。礼部尚书毛澄，因事关重大，即至内阁中，向杨廷和就教。廷和道："足下不闻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么？现成证据，何妨援引。"毛澄喏喏连声，立刻趋出，即大会

公卿台谏诸官，共六十余人，联名上议道：

窃闻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景后定陶，
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益王名祐槟，宪宗第六子。主
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丹称为得礼。今
献，叔益王，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为万世法矣。崇号则袭宋英宗
而令崇仁考兴

议上，世宗瞧着，勃然变色道：“父母名称，可这般互易
着令再议。时梁储已告老归里，惟蒋冕，毛纪，就职如故，与
复上疏，大旨：“以前代君主，入继宗祧，追崇所生，诸多未即令原议却下，
典礼，以为人后者谓之子。所有本生父母，应与伯叔并视，和坚持前议。重
今虽以益王子崇仁为主，他日仍以皇次子为兴国后，改令崇程颐，议尊濮王
不相悖了。”世宗览到此疏，仍是不怿，再命群臣博考典礼，i。且兴献祀事，
章，谓：“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瞽瞍。三代以下，几天理人情，两
生南顿君。惟陛下取法圣贤，无累大德。”这疏竟留中不报。汤廷和等复上封
“大行皇帝，以神器授陛下，本与世及无殊。不过昭穆相当武，未闻追崇所
曾祖一致从同，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罔极深恩，总不能因私十人，又奏称：
世宗仍然不纳。惟追上大行皇帝庙号，称作武宗，把崇祀若孝庙以上，高
张璁，入京观政，欲迎合上旨，独自上疏道：
陛下顾全大义！”
且搁起。适进士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
叔母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宋英
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叔父，王妃为皇
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皇嗣，而养之于
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今武宗皇帝，已
然不同。夫兴献王往矣，称之为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继大统，遗诏直
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养之宫中者，较
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母之迎也，称皇
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不兴献王惟生皇上
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而得尊崇其亲则
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孝宗乎？继武宗
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　宣帝承昭帝之
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继统，则古当有
矣。
王立庙京师。使
圣母不失其为母

世宗览到此疏，不禁心喜道：“此论一出，我父子得恩

即命司礼监携着

原疏，示谕阁臣道："此议实遵祖训，拘古礼，尔等休得误朕！"杨廷和将原疏一瞧，便道："新进书生，晓得甚么大体！"言已，即将原疏封还。司礼监仍然持入，还报世宗。世宗即御文华殿，召杨廷和、蒋冕、毛纪入谕道："至亲莫若父母，卿等所言。虽有见地，但朕把罔极深恩，毫不报答，如何为子？如何为君？今拟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卿等应曲体朕意。毋使朕为不孝罪人呢！"区区尊谥，未必果为大孝。廷和等不以为然，但奉召入殿，不便当面争执，只好默默而退。待退朝后，复由三阁臣会议，再拟定一篇奏疏，呈入上览，略云：

> 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夫岂不知。礼谓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谀将顺，谨再直言渎陈！

疏入不报。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及御史王溱、卢琼等，又交章劾璁，其词云：

> 臣等闻兴献王尊号，未蒙圣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张璁之说耳。陛下以兴献王长子，不得已入承大统，虽拘长子不得为人后之说，璁乃谓统嗣不同，岂得谓会通之宜乎？又欲别庙兴献王于京师，此大不可。昔鲁桓僖宫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庙兴献王于京师，在今日则有朱熹两庙争较之嫌，在他日则有鲁僖跻闵之失，乞将张璁斥罚，以杜邪言，以维礼教，则不胜幸甚！

各疏次第奏入，世宗一味固执，始终不从。嗣兴献王妃蒋氏，已到通州，闻朝议欲考孝宗，不禁愤恚道："是我亲生的儿子，奈何谓他人父？谓他人母？"妇人尤觉器小。并谕朝使道："尔等受职为官，父母等犹承宠诰，我子为帝，兴献王的尊称，至今未定，我还到京去做什么？"说至此，竟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描摹尽致。朝使等奉命恭迎，瞧着这般形状，反致踟蹰不安，只好入报世宗。世宗闻报，涕泣不止，入禀张太后，情愿避位归藩，奉母终养。也会做作。张太后一面慰留，一面饬阁臣妥议，杨廷和无可奈何，始代为草敕，略言："朕奉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慈寿皇太后即张太后，武宗五年，以寘鐇平定，上太后尊号曰慈寿。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称皇太后，即兴献王母。仰承慈命，不敢固违"云云。在廷和的意思，以为这次礼议，未合古训，只因上意难违，不得已借母后为词，搪塞过去，显见得阁臣礼部，都是守正不阿，免得后人訾议了。谁知张璁得步进步，又上《大礼或问》一书，且谓："议礼立制，权出天子，应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于是世宗又复心动。适值礼官上迎母礼仪，谓宜从东安门入，世宗不待瞧毕，即将原议掷还。礼官再行具议，改从大明东门，世宗意仍未怿，竟奋笔批示道："圣母至京！应从中门入，谒见太庙。"总算乾纲奋断。这批示颁将下来，朝议又是哗然。朝臣也徒知聚讼。大众都说："妇人无入庙礼。太庙尊严，更非妇人所宜入。"那时张璁又来辩论道："天子虽尊，岂可无母？难道可从偏门出入么？古礼妇三日庙见，何尝无谒庙礼。九庙祭祀，后亦与祭，怎得谓太庙不宜入呢？"张璁之议，虽是拘泥，然廷议更属不

通，无怪为张璁所扼。世宗又饬锦衣卫安排仪仗，出迎圣母。礼部上言，请用王妃仪仗，世宗不听，乃备齐全副銮驾；迎母自中门入都，谒见太庙。杨廷和以璁多异议，心甚怏怏，遂授意吏部，出除南京主事。璁虽南去，世宗已先入璁言，复颁下手诏，拟于兴献帝后，加一皇字。杨廷和等复上疏谏阻，世宗概置不理。巧值嘉靖元年正月，清宁宫后殿被火，廷和等趁这机会，奏称："宫殿被灾，恐因兴献帝后加称，未安列圣神灵，特此示儆"云云。给事中邓继曾，亦上言："天有五行，火实主礼，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名不正即言不顺，言不顺即礼不兴，所以有此火灾。"恐怕未必。世宗颇为感惧，乃勉徇众请，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暂将皇字搁起。称孝宗帝后为继父母，称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两言可决，于义最协，聚讼何为乎？

过了两月，因世宗册后陈氏，特上两宫尊号，称慈寿皇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皇太后邵氏为寿安皇太后，兴献后为兴国太后，萱荫同春，夭桃启化，好算是两宫合德，一室太和。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寿安皇太后邵氏，生起病来，医药无效，竟尔崩逝。这位邵太后本宪宗贵妃，为兴献王母，兴王就藩，母妃例不得行，仍住宫中。所以不必奉迎。及世宗入继大统，邵年已老。双目失明，喜孙为帝，摸世宗身，自顶至踵。欢笑不绝。至是得病归天，世宗仍欲祔葬茂陵，即宪宗墓。屡下廷议，礼官不敢固争。杨廷和等上疏，只托言："祖陵久窆，不应屡兴工作，惊动神灵。"世宗不纳，决意祔葬。只别祀奉慈殿罢了。礼部尚书毛澄，以议礼未协，忧恚成疾，抗疏乞休，至五六次，未邀允准。既而疾甚，又复申请，乃准奏令归。澄匆匆就道，舟至兴济，竟致谢世。先是澄在部时，申议大礼，世宗尝遣中官谕意。澄奋然道："老臣虽是昏耄，要不能隳弃古礼，只有归去一法，概不与闻便了。"以道事君，不合则去，毛澄有焉。惟世宗颇器重毛澄，虽再三忤旨，恩礼不衰。及闻澄病殁道中，犹加惋悼，赠为少傅，谥曰文简，这且休表。

且说世宗改元以后，除廷议大礼，纷纷争论外，甘肃、河南、山东数省，亦迭有乱警。甘肃巡抚许铭，与总兵官李隆不睦，隆唆部兵殴杀许铭，居然作乱。世宗起用陈九畴为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按验铭事，诛隆及叛党数人，才得平靖。河南、山东的乱事，系由青州矿盗王堂等，流劫东昌、兖州、济南，杀指挥杨浩。有旨限山东将吏，即日荡平，将吏等恐遭严谴，分道逐贼，贼不便屯聚，流入河南。嗣经提督军务右都御史俞谏，调集两畿、山东、河南各军，悉力围剿，方把流贼一律扫除。录此两事，以昭事实，否则嘉靖初年，岂竟除议礼外，无他事耶？

嘉靖二年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畿大水，世宗未免忧惧。太监崔文，奏称修醮可以禳祸，乃召见方士邵元节等，在宫中设立醮坛，日夕不绝。香花灯烛，时时降召真仙，锣钹幢幡，处处宣扬法号。又拣年轻内监二十人，改服道装，学诵经忏等事，所有乾清宫、坤宁宫、西天厂、西番厂、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等，次第建醮，几将九天阊阖，变作修真道院。大学士杨廷和，代表阁臣，吏部尚书乔宇，代表部臣，俱请斥远僧道，停罢斋醮。给事中刘最，又劾崔文引进左道，虚縻国帑诸罪状，乞置重典。世宗非但不从，且谪最为广德州判官，作为惩一儆百的令典。杨廷和、乔宇等，只好睁着双眼，由他醮祀。最被谪出京，崔文犹憾最不已，嗾使私人芮景贤，诬奏一本，内称刘

最在途，仍用给事中旧衔，擅乘巨舫，苛待夫役。顿时激动帝怒，立将最逮还京师，拘系狱中，已而革职充戍。世宗之刚愎自用，于此益见。给事中郑一鹏，目击时弊，心存救国，因抗疏力谏道：

臣巡光禄，见正德十六年以来，宫中自常膳外，鲜有所取。迩者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西天、西番、汉经诸厂，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亦各有之。或日夜不绝，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经筵俱虚设而无所用矣。伤太平之业，失天下之望，莫此为甚。臣谓挟此术者，必皆魏彬、张锐之余党，曩以欺先帝，使生民涂炭，海内虚耗，先帝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陛下急诛之远之可也。伏愿改西天厂为宝训厂，以贮祖宗御制诸书，西番厂为古训厂，以贮五经子史诸书，汉经厂为听纳厂，以贮诸臣奏疏，选内臣谨畏者，司其管钥。陛下经筵之暇，游息其中，则寿何至不若尧舜？治何至不若唐虞乎？臣虽愚钝，千虑不无一得，敢乞陛下立停斋祀，放归方士，如有灾祸，由臣身当之。谨此具奏！

世宗览奏，方批答道："天时饥馑，斋祀暂且停止。"未几又颁内旨，令中官提督苏、杭织造。杨廷和以监织已罢，仍命举行，实为弊政，当即封还敕旨，直言谏阻，世宗大为不悦。自世宗入都即位，廷和以世宗英敏，虽值冲年，颇足有为，自信可辅导太平，所以军国重事，不惮谏诤。及大礼议起，先后封还御批凡四次，执奏几三十疏，世宗虽示优容，意中已是衔恨；内侍遂从中挑衅，只说他跋扈专恣，无人臣礼，蠹贼未除，终为国害。说得世宗不能不信。至谏阻织造一事，大忤上意。廷和乃累疏乞休，正在君臣相持的时候，那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忽遥上封章，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兴国太后为圣母，并录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二疏以闻。为此一奏，复惹起一番争执，几乎兴起大狱来了。小子有诗咏道：

甘将唇舌作干戈，可奈无关社稷何。
一字争持成互斗，谁知元气已销磨？

毕竟桂萼所奏，有何理由，且看下回详叙。

明自太祖得国，至于武宗，盖已更十主矣。除景帝祁钰，因变即位外，皆属父子相传，无兄终弟及者。惟武宗崩后，独无子嗣，当时岂无武宗犹子，足承统绪，而必迎立世宗，惹起大礼之议，此实杨廷和等之第一误事也。世宗既已入嗣，于孝宗固有为后之义，然以毛里至亲，改称叔父叔母，于情亦有未安。诚使集议之初，即早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使世宗得少申敬礼，则张璁等亦无由乘间进言；乃必强词争执，激成反对，此尤杨廷和等之第二误事也。不宁惟是，廷和等身为大臣，既因议礼龃龉，隐忤帝意，则此后宵小进谗，政令未合，亦无自绳愆纠谬，格正君心。盖君臣之际，

已启嫌疑，虽有正论，亦难邀信。如斋醮一事，明为无益有损之举，而世宗惑于近言，以致遂非拒谏，其情弊已可见矣。故世宗之刚愎自用，不无可议，而吾谓激成世宗之刚愎者，杨廷和等实主之焉。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却说南京主事桂萼，与张璁同官，璁至南京，与萼相见。谈及礼议，很是不平。萼极力赞成璁说，且主张申奏。适闻侍郎席书，及员外郎方献夫，奏称以孝宗为皇伯，兴献帝为皇考，俱由阁臣中沮，不得上达。萼乃代录两疏，并申明己意，运动京官，代为呈入。当由世宗亲阅，其词云：

臣闻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论，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以皇上与为人后，而强附末世故事，灭武宗之统，夺兴献之宗，夫孝宗有武宗为子矣，可复为立后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继其统乎？今举朝之臣，未闻有所规纳者何也？盖自张璁建议，论者指为干进，故达礼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窃念皇上在兴国太后之侧，慨兴献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为是，可乎？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则天下之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议之谬，有不足辩者，彼所执不过宋濮王议耳。臣按宋臣范纯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仁宗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皇上奉祖训，入继大统，果曾亲承孝宗诏而为之乎？则皇上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明矣。然则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可以质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请，乃者复得见席书、方献夫二臣之疏，以为皇上必为之惕然更改，有无待于臣之言者。乃至今未奉宸断，岂皇上偶未详览耶？抑二臣将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爱死，再申其说，并录二臣原疏以闻。

世宗读一句，点一回首，读数句，把首连点数次，直至读毕，方叹赏道："此疏关系甚大，天理纲常，要仗他维持了。"遂下廷臣集议。尚书汪俊，正承乏礼部，会集文武群臣二百余人，并排萼议。世宗不听。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又复抗章力论，以为当从众议。世宗斥他朋言乱政，诏令夺俸。修撰唐皋，上言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后经内旨批驳，说他模棱两可，亦夺俸半年。汪俊等见帝

意难回，乃请于兴献帝后，各加皇字，以全徽称。世宗尚未惬意，召桂萼、张璁，还京与议。并因席书督赈江淮，亦并召还。杨廷和见朝政日非，决意求去，世宗竟准他归休。言官交章请留，俱不见答。嗣遇兴国太后诞辰。敕命归朝贺，宴赏有加。至慈寿太后千秋节，独先期饬令免贺，修撰舒芬，疏谏夺俸。御史朱淛、马明衡、陈逅、季本，员外郎林惟聪等，先后奏请，皆遭谴责。原来兴国太后入京时，慈寿太后，犹以藩妃礼相待，兴国太后甚为失望。及世宗朝见，太后情亦冷淡，因此世宗母子，力遏众议，必欲推重本生，把兴献帝后的尊称，驾出孝宗帝后的上面，才出胸中宿忿。补叙此段，可见世宗母子，全出私情。都御史吴廷举，恐璁等入都，仍执前说，乃请饬诸生及耆德大臣并南京大臣，各陈所见，以备采择。璁、萼复依次上疏，申明统嗣不同的理由。璁且谓今议加称，不在皇与不皇，实在考与不考。世宗很是嘉纳。即召大学士蒋冕、毛纪、费宏等，谕加尊号，并议建室奉先殿侧，祀兴献帝神主。冕启奏道："臣愿陛下为尧舜，不愿陛下为汉哀。"又是隔靴搔痒之谈。世宗变色道："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这两语非先贤所常称么？"冕等无词可答，只好唯唯而退。世宗遂敕谕礼部，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又谓："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称，当就奉先殿侧，别立一室，奉安皇考神主，聊尽孝思"云云。礼部尚书汪俊又上议道：

> 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为本生父立庙大内，从古所无。惟汉哀帝尝为共王立庙京师，师丹以为不可。臣意请于安陆庙增饰，为献皇帝百世不迁之庙，俟后袭封兴王子孙，世世奉享。陛下岁时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宁必建室为乎？乞即收回成命，勿越礼训！

世宗一概不纳，只促令鸠工建室，限日告成，俊遂乞休，奉旨切责，准令免官，遗缺命席书继任。书未到京，由侍郎吴一鹏权署部事。既而一鹏受命，与中官赖义等，迎主安陆。一鹏上疏奏阻，并不见纳，只好束装就道，迎主入京。时已建室工竣，既就室安主，名为观德殿。大学士蒋冕，以追尊建室，俱由世宗亲自裁决，未经内阁审定，不由的愤愤道："古人谓有官守。有言责，不得其职，便可去位？我备员内阁，不能匡救国事，溺职已甚，还要在此何用？"因连疏求罢。世宗以詹事石宝，素与廷和未协，拟引他入阁，赞成大礼，乃听冕致仕，即命宝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宝入阁后，偏不肯专意阿容，一切政论，多从大体。适户部侍郎胡瓒，上言大礼已定，席书督赈江淮，实关民命，不必征取来京。宝亦以为言，并请停召璁、萼二人。世宗不得已准奏，饬璁、萼仍回原任。时璁、萼已奉召启程，途中闻回任消息，意大沮丧，乃复合疏上呈，极论两考为非是。且云："本生二字，对所后而言，若非将二字除去，则虽称皇考，仍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臣等愿来京面质"等语。世宗得疏后，心又感动，复令二人入都。璁、萼遂兼程至京，既入都门，闻京官与他反对，势甚汹汹，欲仿先朝马顺故事，激烈对待。马顺事见三十五回。萼惧不敢出，璁避居数日，方才入朝。退朝后恐仇人狙击，不敢走回原路，悄地里溜出东华门，避入武定侯郭勋家。勋为郭英五世孙。勋与璁晤

谈，意见颇合，允为内助。偏偏给事中张翀等，连章劾璁、萼及席书、方献夫等，乞即正罪。有旨报闻。翀取群臣弹章，汇送刑部，令预拟璁等罪名。尚书赵鉴，私语翀道："若得俞旨，便当扑杀若辈。"翀大喜而退，免不得与同僚谈及。那知一传十，十传百，竟被深宫闻悉，切责翀、鉴，并擢璁、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璁、萼与献夫，恐众怒难犯，奏请辞职，世宗不许。学士丰熙，修撰舒芬、杨慎廷和子。张衍庆，编修王思等，均不愿与璁、萼同列，各乞罢归，有诏夺俸。给事中李学曾等，御史吉棠等，上疏申救，俱遭谴谪，甚至下狱。还有南京尚书杨旦、颜颐寿、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陈凤梧，都御史邹文盛、伍文盛等，复以为言，又被内旨斥责。员外薛蕙，著《为人后解》，力驳璁、萼奏议，也被世宗察知，逮系狱中。当下恼动了尚书乔宇，竟抗疏乞休，略言："内降恩泽，先朝辄施诸佞幸小人，士大夫一经参预，即为清议所不容。况有翰苑清华，学士名贵，乃令萼、璁等居此，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何人愿与同列？臣已老朽，自愧无能，愿赐罢黜，得全骸骨"云云。世宗责他老悖，听他归田。于是萼、璁两人，以臆说得售，益发兴高采烈，条陈十三事，差不多有数千言。小子述不胜述，但将十三条的大纲，列表如左：

（一）三代以前，无立后礼。（二）祖训侄无立后明文。（三）孔子射于矍圃，斥为人后者。（四）武宗遗诏，不言继嗣。（五）礼无本生父母名称。（六）祖训侄称天子为伯叔父。（七）汉宣帝光武，俱为其父立皇考庙。（八）朱熹尝论定陶事为坏礼。（九）古者迁国载主。（十）祖训皇后治内，外事无得干预。（十一）皇上失行寿安皇太后三年丧。（十二）新颁诏令，决宜重改。（十三）台官连名上疏，势有所迫，非出本心。

这十三条纲目，奏将上去，世宗非常称赏，立遣司礼监传谕内阁，除去册文中本生字样。大学士毛纪，力持不可。世宗御平台，召毛纪等面责道："此礼决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么？"毛纪等免冠趋退。世宗遂召百官至左顺门，颁示手敕，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除去本生字样，正名圣母，限四日恭上册宝。百官不服，会同九卿詹事翰林给事六部大理行人诸司，上章力争。疏凡十三上，俱留中不报。尚书金献民，少卿除文华倡言道："诸疏留中，必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了，此事不可不争。"吏部右侍郎何孟春道："宪宗朝，议慈懿太后徽号，及合葬典礼，亏得先臣伏阙力争，才得邀准，今日又遇此举了。"回应三十九回。杨慎道："国家养士百余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言之太过。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亦齐声道："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如不愿力争，应共击勿贷。"当下大集群僚，共得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及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后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二人，都跪伏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不置。世宗居文华殿，闻声才悉，即遣司礼监谕令退去。群臣跪伏如故。尚书金献民道："宰辅尤宜力争，如何不至？"即遣礼部侍郎朱希周，传报内阁。大学士毛纪、石宝，亦赴左顺门跪伏。自辰至午，屡

由中官谕退，终不肯去。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收系首事，得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人，一律下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齐号，声震阙廷。几同病狂。世宗愈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命尽录诸臣姓名，拘住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惟大学士毛纪、石宝，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等，勒令退归待罪。越数日，谪戍首事八人，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编修王相等十六人，因杖受伤，先后毕命。死得不值。大学士毛纪，请宥伏阙诸臣罪，被世宗痛责一番，说他要结朋奸，背君报私。纪遂致仕而去。世宗遂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嗣是修献皇帝实录，立献皇帝庙于京师，号为世庙，并命席书至京，编成《大礼集议》，颁示中外。到了嘉靖五年，章圣皇太后谒见太庙及世庙，大学士费宏、石宝，力谏不从，费宏入阁后，未尝出言规谏，至是才闻力谏，想是饭碗已满了。反被璁、萼等暗中进谗，害得他不能不去。自是辅臣丧气，引为大戒，终世宗朝，内阁大臣，大半委蛇朝右，无复强谏了。明朝气运，亦将衰亡了。再越二年，即嘉靖七年。《大礼集议》成，由世宗亲制序文，改名为《明伦大典》，刊布天下，且追论前议礼诸臣罪状，明降敕文道：

大学士杨廷和，谬主濮议，尚书毛澄，不能执经据礼，蒋冕、毛纪，转相附和，乔宇为六卿之首，乃与九卿等官，交章妄执，汪俊继为礼部，仍从邪议，吏部郎中夏良胜，胁持庶官，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煽惑朝臣，伏阙喧呼，朕不为已甚，姑从轻处。杨廷和为罪之魁，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法当戮市，特宽宥削籍为民。毛澄病故，追夺前官。蒋冕、毛纪、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夺职闲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胜酿祸独深，俱发原籍为民。其余南京翰林科道部属大小臣衙门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与闻者，俱从宽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编戍为民者不问。尔礼部揭示承天门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

议罪以后，应即议功。以张璁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桂萼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两人私自称庆，喜出望外，且不必说。

惟当变礼筑庙的时候，田州指挥岑猛作乱，免不得劳动王师，出定乱事。田州为广西土司，诸族聚处，岑氏最大，自称为汉岑彭后裔。明初，元安抚总管岑伯颜以田州归附，太祖嘉他效顺，特设田州府，令伯颜知府事。四传至猛，与思恩知府岑浚构衅。浚亦猛族，互争雄长。浚攻陷田州，猛遁走得免。都御史总督广西军务潘蕃，发兵诛浚，把思恩、田州两府统改设流官。降猛千户，东徙福建。正德初年，猛赂刘瑾，得复为田州府同知，兼领府事，招抚遗众，觊复祖职。嗣从征江西流贼，所至侵掠，惟以流贼得平，叙功行赏，进授指挥同知。猛尚未满意，遂怀怨望。先是猛尝纳贿有司，自督府以下，俱为延誉。至受职指挥，未得复还原官，他想从前贿赂，多系虚掷，不如仗着兵力，独霸一方，免得趋奉官府，耗费金银。自是督府使至，骄倨相待，使人索贿，分毫不与，甚且侵夺邻境，屡为边患。巡抚都御史盛应期，奏猛逆状。请兵讨猛，尚未得报。应期以他事去官，都御史姚莫继任，甫至广西，即再疏请剿。得旨允准，乃檄都指挥沈希仪、张

经、李璋、张佑、程鉴等，率兵入万，分五道进兵。别令参议胡尧元为监军，总督军务。猛闻大军入境，情殊惶急，不敢交战，竟出奔归顺州。归顺州知州岑璋，系猛妇翁，猛不喜璋女，与璋有嫌，想是同姓为婚之故。至此急不暇择，乃率众往投。姚莫闻猛奔归顺，悬赏通辑，又恐璋为猛妇翁，不免助猛，因召沈希仪问计，希仪道："猛与璋虽系翁婿，情不相洽，末将自有计除猛。约过数旬，必可报命。"胸有成竹，不待多言。姚莫甚喜，即令他自去妥办。希仪至营，与千户赵臣商议。臣与璋本来熟识，闻希仪言，愿往说璋，令诱猛自效。希仪即遣赴归顺，两下相见，寒暄甫毕，璋即设宴款臣，臣佯为不悦。璋再三诘问，臣终不言。璋心益疑，挽臣入内，长跪问故。臣潸然泣下。这副急泪，从何处得来？璋亦流泪道："要死就死，何妨实告。"中计了。臣又嗫嚅道："我为故人情谊，所以迂道至此。但今日若实告足下，足下得生，我反死了。"璋大惊道："君果救我，我决不令君独死。"言毕，指天为誓。臣乃语璋道："邻境镇安，非与君为世仇么？今督府悬赏缉猛，闻猛匿君处，特令我往檄镇安，出兵袭君。我不言，君死。我一出口，君必为自免计，我死。奈何奈何？"璋顿首谢道："请君放心。猛娶吾女，视同仇雠，我正欲杀他，恐他兵众，所以迟迟。若得天兵相助，即日可诛猛了。猛子邦彦，现守隘口，我先遣千人为内应，君可驰报大营，发兵往攻，内外夹击，邦彦授首，杀猛自容易呢。"臣大喜而返，报知希仪，即夕往攻邦彦。果然内应外合，把邦彦的头颅，唾手取来。猛闻邦彦被杀，惊惶的了不得。璋反好言劝慰，处猛别馆，日设供张，环侍美女，令他解闷图欢。猛忧喜交集，日与美女为乐，比故妇何如？问及大兵，诡称已退。至胡尧元等到了归顺，檄索猛首，璋乃持檄示猛道："天兵已到，我不能庇护，请自为计。"一面递与鸩酒。猛接酒大骂道："堕你狡计，还有何说？"遂将鸩酒一口饮下。霎时毒发，七窍流血而死。璋斩下猛首，并解猛佩印，遣使驰报军前，诸将乃奏凯班师。猛有三子，邦彦败死，邦佐、邦相出亡，所有猛党陆绶、冯爵等俱被擒，惟卢苏、王受遁去。隔了一年，卢苏、王受，又纠众为乱，陷入田州城，正是：

芟夷未尽枝犹在，烽燧才消乱又生。

毕竟乱事能否再平，且至下回续表。

大礼议起，诸臣意气用事，以致世宗忿激，称宗筑庙，世宗固不为无失，而群臣跪伏喧呼，撼门恸哭，亦非善谏之道。事君数，斯辱矣。岂学古入官之士，尚未闻圣训耶？杨慎谓仗节死义，张翀谓万世瞻仰，几若兴邦定国，全赖此谏，试问于伏阙纷争之后，有何裨益？即令世宗果听其言，亦未必果能兴邦，果能定国也。明代士大夫，积习相沿，几成痼疾，卒之廷议愈滋，君心愈愎，有相与沦胥而已。田州一役，小丑跳梁，剿平固易。惟岑猛之被赚于妇翁，与世宗之被惑于本生父母，两两相对，适成巧偶，是亦文中之映合成趣者也。故善属文者，无兴味索然之笔。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却说卢苏、王受，系岑猛余党，既陷田州，并寇思恩。右江一带，人情汹汹，或说岑猛未死，或说猛党勾结安南，已陷思恩州，正是市中有虎，杯影成蛇。姚莫力不能制。飞檄调兵，藩臬诸司，与莫有隙，又倡言："猛实未诛，莫为所给"等语。御史石金闻悉，遂劾莫攘剿无策，轻信罔上，惹得世宗动怒，饬革莫职，授王守仁为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军务，往讨田州，一面即用御史石金为巡按，同赴广西。守仁到任，闻苏受二寇，势焰颇盛，遂与石金商议，改剿为抚。乃使人招谕田州，令来谢罪。苏受疑惧，不敢径至。守仁复遣使与誓，决不相欺。苏受乃盛兵自卫，来辕赴约。经守仁开诚告诫，二人踊跃罗拜，自缚待罪。守仁数责罪状，各杖数十，才谕归俟命。已而驰入苏受营中，抚定叛众，乃缮疏遥陈，略言："田州外捍交趾，纵使得克，别置流官，亦恐兵弱财匮，易生他变。且岑氏世效边功，欲治田州，仍非岑氏子孙不可。现请降府为州，以猛子邦相为吏目，署行州事，设巡检司十九处。令苏受等为巡检。惟思恩府未曾被陷，仍设流官，命他统辖田州。邦相以下，悉遵约束"云云，朝旨报可。守仁遂依疏处置，田州以安。

嗣守仁自田州还省，父老遮道攀辕，禀称断藤峡瑶。又复猖獗，盘踞三百余里，大为民害。守仁乃留住南宁，佯为罢遣诸军，示不再用，暗中却檄令卢苏、王受，嘱他攻断藤峡，立功自赎。苏、受奉守仁令，潜军突出，连破断藤峡诸寨，诛匪首，散胁从，藤峡复宁。守仁上苏受功，赏赉有加。惟尚书桂萼，令乘机取交趾，守仁不应，桂萼遂劾守仁征抚交失，停止奖谕。未几守仁得疾，表乞骸骨，且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朝命尚未复颁，守仁因病日加重，不及待命，离任竟归。行至南安。一瞑长逝。桂萼复说他擅离职守，请世宗毋予恤典，且停世袭。失志则贪缘当道，得志则娼嫉同僚，这是小人通病。独江西军民，素怀守仁德惠，灵輀所经，无不缟素哭临，香花载道，哀奠盈郊。直道尚在人心，忠魂亦堪自慰。至穆宗隆庆初年，始追谥文成。守仁系浙江余姚人，曾读书阳明洞中，当时号为阳明先生。平生学问，出入道佛，总旨以儒教为归。尝谓知是行是主要，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始，行是知终，人须知行合一，方为真道学。这数语，是阳明先生的学说，门徒多遵守不衰。就是海外日本国，也靠着阳明遗绪，实力奉行，才有今日。极力赞扬，不没大儒。这且不暇细表。

且说世宗践阼，曾逮兵部尚书王琼下狱，谪戍榆林，复起彭泽为兵部尚书，陈九畴为佥都御史，巡抚甘肃，这次黜陟，实因西番一役，王琼陷害彭、陈，经给事中张九叙追劾琼罪，才有此番交换。应四十八回。九畴到了甘州，适值土鲁番酋纠众入寇，由九畴督兵力御，战败满速儿，追至肃州，又与肃州总兵官姜奭，夹击一阵，杀死敌将火者他只丁，寇众仓皇遁去。边民哗传满速儿已死，九畴亦依据谣传，拜表奏捷。未免卤莽。明廷正

遣尚书金献民，都督杭雄，统兵西讨，闻九畴得胜，寇已败退，乃自兰州折还。谁知满速儿依然无恙，西归后，休养了两三年，又遣部将牙木兰，出据哈密，并侵及沙州肃州。世宗闻警，又起用前都御史杨一清，总制三边。一清至是三为总制，温诏褒美，比他为郭子仪。土鲁番闻一清威名，颇也知惧，稍稍敛迹。一清请权事招抚，先令他缴还哈密城印。既而一清奉召入阁，以尚书王宪代任，宪仍用一清计，遣使往谕土鲁番，命悔过伏罪，归还哈密。满速儿置诸不理。

会大礼议起，大学士杨廷和去位，廷和与彭泽、陈九畴等，本来莫逆，就是大礼申议，泽亦附同廷和，联名抗奏。廷和既去，泽亦乞休。张璁、桂萼，方仇廷和，恨不得将廷和党与，一网打尽，至土鲁番再据哈密，遂上书论西番事，谓："哈密不靖，自彭泽赂番求和始。彭泽复用，自杨廷和引党集权始。今日人才，实惟王琼可用。除王琼外，无人可安西鄙了。"世宗正信任璁、萼，惟言是从，遂复召王琼为兵部尚书，代王宪总制三边。琼既被召，即奏言满速儿未尝战死，陈九畴诳报蒙君，金献民党同欺上，俱应复按问罪。还有百户王邦奇，亦上疏弹劾陈九畴、金献民，以及杨廷和、彭泽等，说得痛激异常。再经张璁、桂萼两人，火上添油，自然激动世宗，立降手诏数百言，遣官逮九畴、献民下狱。璁、萼拟九畴坐斩，献民夺籍，杨廷和、彭泽，俱应加罪。谳案将成，独刑部尚书胡世宁，不肯照署，上言："九畴误信谣传，妄报贼死，罪固难免，但常奋身破贼，保全甘肃二州，功足抵罪，应从轻议"云云。世宗乃命将九畴减死，谪戍极边，削夺献民、彭泽原官。只廷和未曾提及，总算涵容过去。所谓不为已甚，想即在此。

先是九畴在甘肃，力言土鲁番不可抚，宜闭关绝贡，专固边防。世宗尝以为然，因令将贡使拘系，先后凡数十人。及九畴得罪，琼督三边，竟遣还旧俘，且许通贡。满速儿气焰愈骄，遣部将牙木兰入据沙州，并限令转拔肃州。牙木兰转战愆期，致遭满速儿严责，并欲定罪加刑。牙木兰大惧，率爵帐兵二千，老稚万人，奔至肃州，叩关乞降。满速儿以讨牙木兰为辞，纠合瓦剌部众，入犯肃州。副使赵载，游击彭浚，发兵截击，复得牙木兰为助，审知敌人虚实，一场鏖斗，杀得他旗靡辙乱，马仰人翻。满速儿知机先走，还幸保存性命，越年复遣使贡狮，且赍呈译书，愿以哈密城易牙木兰。琼据实奏报，并欲从他所请。世宗饬群臣会议，或言哈密难守，不必索还，或言哈密既还，理宜设守。詹事霍韬，主张保守哈密，尚书胡世宁，主张弃置哈密，两人所议，各有理由，小子依次录述。霍韬议案有云：

> 置哈密者，离西北之郊以屏藩内郡，或难其守，遂欲弃之，将甘肃难守，亦弃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遗孽，力能自立，借虚名以享实利，今嗣王绝矣，天之所废，谁能兴之？惟于诸戎中求雄力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之，毋规规忠顺后可也。议亦有见。

胡世宁的议案，独云：

先朝不惜弃大宁、交趾，何有于哈密？哈密非大宁、交趾比也。忠顺后裔，自罕顺以来，狎比土鲁番，且要索我矣。国初封元孽和宁、顺宁、安定俱为王，安定又要哈密之内，近我甘肃，今存亡不可知，一切不问，而议者独言哈密，何也？臣愚谓宜专守河西，谢哈密，无烦中国使，则兵可省而饷不虚糜矣。牙木兰本一番将，非我叛臣，业已归正，不当遣还，唐悉怛谋之事可鉴也。牙木兰固不应遣还，哈密亦岂可遽弃？

世宗瞧着两议，却以世宁所说，较为得当，一面命王琼熟计详审，再行复奏。琼再疏仍申前议，又经张璁等议定，留牙木兰不遣，移置诸戎于肃州境内。自是哈密城印，及哈密主拜牙郎，悉置不问，唯密遂长沦异域，旋为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木所据，并服属土鲁番，惟按年入贡明廷。土鲁番失一牙木兰，遂乏健将，满速儿虽然桀骜，却也不能大举，有时或通贡使，有时贡使不至，明廷也无暇理睬，但教河西无事，便已庆幸得很了。舌战甚勇，兵战甚弱，历朝衰季，统蹈此弊。

且说张璁、桂萼用事后，原有阁臣，先后致仕。御史吉棠，请征还三边总制杨一清，藉消朋党。世宗乃召一清入阁，张璁亦欲引用老臣，以杜众口，遂力举故大学士谢迁。迁不肯就征，经世宗遣官至家，持敕令起，抚按又敦促上道，不得已入京拜命。迁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数月，即欲乞归。世宗加礼相待，每遇天寒，饬免朝参。除夕赐诗褒美，勉勉强强的过了一年。再三告病，方准归休。归后三年乃歿，予谥文正。惟一清在阁稍久，即与璁、萼有隙。给事中孙应奎，疏论一清及璁、萼优劣，乞鉴三臣贤否，核定去留。王准、陆粲，与应奎同官，独劾奏璁、萼引用私人，日图报复，威权既盛，党与复多，若非亟行摈斥，恐将来为患社稷，贻误不浅了。世宗乃免璁、萼官。詹事霍韬，尝与璁、萼约同议礼，及见两人去职，攘臂说道："张桂既行，势且及我。我难道坐视不言么？"遂为璁、萼讼冤，且痛诋一清，说他嗾使王准、陆粲，诬劾璁、萼。并云："臣与璁、萼，俱因议礼见用，璁、萼已去，臣不能独留。"为这一疏，世宗又念及张璁前功，立命召还，贬王准为典史，陆粲为驿丞。说起议礼两字，世宗便不能不袒护，可知霍韬之言，无非要挟，居心实不可问矣。韬再劾一清，世宗令法司会集廷臣，核议一清功罪，张璁却佯乞宽假。看官！你想此时的杨一清，还有甚么颜面？一疏乞休，再疏待罪。世宗准予致仕，一清即日出都。可巧故太监张永病死，永弟容代为介绍，求一清受墓志铭。一清与永为旧交，情不能却，至撰成后，免不得受些馈礼。偏被张璁闻知，暗嘱言官劾奏，竟坐一清受赃夺职。一清还家，得知此信，不禁忿恨道："我已衰年。乃为孺子所卖，真正令人气死。"果然不到数月，背上生一大疽，流血而亡。又阅数年，始复故官，寻又追谥文襄，但身已早歿，何从再知，也不过留一话儿罢了。一清也自取其咎。

璁既复用，萼亦召还，两人仍然入阁，参预机务。适世宗有意变法，拟分祭天地日月，建立四郊，商诸张璁，璁不敢决。给事中夏言援引周礼，奏请分祭，大合世宗意旨。璁亦顺水推舟，力赞言议。有几个主张合祭的，尽被驳斥。霍韬反抗最烈，竟致逮系。韬本与璁、萼毗连，此时何不党附？遂命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分祭，建朝日夕月坛于东

西郊，以春分秋分日分祭。郊祀已定，复更定孔庙祀典，定孔子谥号为至圣先师，不复称王。祀宇称庙不称殿，用木主不用塑像。以叔梁纥为孔子父，颜路、曾皙、孔鲤，为颜、曾、子思父，别就大成殿后，增筑一堂，祀叔梁纥，配以颜路、曾皙、孔鲤。是从献皇帝庙附会出来。所有祀仪，比郊天减轻一级，以汉后苍、隋王通、宋欧阳修、胡瑗、蔡元定从祀。御制正孔子祀典说，宣付史馆，又行禘祭，定配享，作九庙，改太宗庙号为成祖，尊献皇帝庙号为睿宗，升安陆州为承天府，种种制度，无非粉饰铺张，与国家治乱，毫无干涉呢。

桂萼再入阁后，在位年余，没甚议论，嗣因病乞归，未几即死。惟张璁规定各制，极蒙宠眷。璁因犯帝嫌名，奏请改易，世宗手书孚敬二字，作为璁名。世宗名厚熜，与张璁之璁，偏旁不同，璁乃自请改名，无非贡谀而已。廷臣因他得宠，相率附和，不敢生异。只夏言方结主知，与孚敬分张一帜，一切制作，多由夏言解决，世宗很是信从，孚敬反为减色，因此屡欲倾言，暗加谗间。谁料世宗反袒护夏言，斥责孚敬，孚敬无法，致仕而去。世宗命侍郎翟銮，尚书李时，先后入阁，升任夏言为礼部尚书。翟、李两人，遇着大政，必与言商。言虽未预闻阁务，权力且出阁臣上，李时、翟銮，不过备位充数罢了。

世宗因在位十年，尚无皇嗣，复拟设醮宫中，令夏言充醮坛监礼使，侍郎湛若水、顾鼎臣充迎嗣导引官，文武大臣，逐日排班进香。世宗亦亲诣坛前，虔诚行礼。主坛的大法师，便是前文所叙的邵元节。元节系贵溪人氏，幼得异人范文泰，传授龙图龟范的真诠，自言能呼风唤雨，驱鬼通仙。世宗闻他大名，征召入京，叩问仙术。元节只答一个静字诀，静字以外，便是无为二字。世宗甚为称赏，敕封真人。未几命他祷雪，果然彤云密布，瑞雪纷飞。想是凑巧。看官！你想世宗到了此时，尚有不竭诚敬信么？当下加号致一真人，饬领金箓醮事，给玉金银象印各一枚，秩视二品，并封元节师文泰为真人，敕在都城建真人府，糜费巨万，两年始成，由夏言作记勒碑，赠田三十顷，供府中食用，遣缇骑四十人，充府中扫除的役使，真个是敬礼交加，尊荣备至。到了祈嗣设醮，当然由邵真人登坛，主持坛事，朝诵经，夕持咒，差不多有一两年。偏偏后宫数十，无一宜男。监察御史喻希礼，乞赦免议礼得罪诸臣，世宗大怒道："希礼谓朕罪诸臣，致迟子嗣么？"立命将希礼谪戍。编修杨名，劾奏邵元节言近无稽，设醮内府，尤失政体，又遭世宗怒斥，下狱戍边。元节以祈嗣无效，暂乞还山。且上言皇上心诚，不出一二年，定得圣嗣。世宗大喜，使中官至贵溪山中，督造仙源宫，俾资休养。宫既成，元节入朝辞行，世宗设筵饯别，凄然问道："真人此去，何时再得相见？"元节用指轮算，欣然答道："陛下多福多寿，兼且多男，草莽下臣，来谒圣躬，当不止一二次呢。"后来看似有验，吾总谓其偶中耳。世宗道："吾年已三十，尚无子嗣，他日如邀神佑，诞育一二，便已知足，何敢多求呢？"元节道："陛下宽心，试看麟趾螽斯，定多毓庆，那时方知所言不谬了。"言毕，举拂即行，飘然而去。

说也奇怪，元节出京数十日，后宫的阎贵妃，居然有娠。倏忽间又是数月，世宗因贵妃得产，还需祈祷，乃遣锦衣千户孙经，赍敕往召。元节奉命登程，舟至潞河，又有中使来迎，相偕入京。世宗在便殿召开，慰劳有加，即赐彩蟒衣一袭，并阐教辅国王印。

次日再命设坛，世宗格外虔诚，沐浴斋戒，才诣坛前祷祀，但见香烟凝结，佳霭氤氲，大家说是庆云环绕，非常瑞征。世宗亦信为天赐。过了三日，阎妃分娩，果是石麟，群臣排班入贺。世宗道："这都是致一真人的大功呢。"慢着。遂加授元节为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并给元节徒邵启为等禄秩有差。元节果有道术，岂肯拜受虚荣？文成五利之徒，何足道乎？大修金箓醮于立极殿，凡七日夜，作为酬神的典礼。小子有诗叹道：

得嗣宁从祈祷来，胡为迷信竟难回？
卢生以后文成继，秦汉遗闻剧可哀。

皇嗣已生，后事果属如何，且看下回申叙。

弃大宁，弃文趾，并弃哈密，此皆明代衰微之兆。昔也辟国百里，今也蹙国百里，可为世宗咏矣。况封疆之寇未除，中央之争已起，陈九畴有御番才，乃为张璁所倾陷，代以王琼，满速儿请以哈密易牙木兰，竟欲勉从所请，胡世宁主张不遣，是矣，然必谓哈密可弃，得毋太怯。我退一步，寇进一步，玉关以外，从此皆戎，较诸明初之威震四夷，能毋生今昔之感耶？世宗不察，反日改祀典，藻饰承平，至于设坛修醮，礼延方士，祷雪而雪果降，祈嗣而嗣又生，世宗之迷信，由是深矣，然亦安知非一时之侥幸耶？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吾谓邵元节辈，亦妖孽类也。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却说世宗既得皇嗣，取名载基，益信方士有灵，非常宠信。自是道教盛行，佛教衰灭，菩萨低眉，不能不让太上老君，独出风头。涉笔成趣。巧值大兴隆寺被灾，御史诸演，揣摩上意，奏请顺天心，绝异端。夏言又请除禁中佛殿，原来明宫里面，有大服千善殿神佛，藏有金银佛象，及各种器具，相传系元代敕建，至明未毁。世宗得夏言奏章，即命偕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先去察视。言等奉命入殿，殿中所列，无非是铜铸的如来，金装的观音。以及罗汉韦驮弥勒佛等类，恰也习见不鲜，没甚奇异。及步入最后一殿，但见壁上的蜃灰，半成污垩，檐前的蛛网，所在纵横，殿门关得甚紧，兽环上面，衔着大锁，锁上所积尘垢，差不多有数寸厚。当问殿中住持，索取锁钥，住持谓中有怪异，不宜轻启，夏言怒叱道："我等奉旨而来，怕甚么妖怪不妖怪？"住持不得已，呈上钥匙，

那知钥已生锈，插入锁心，仍然推启不动。夏言更命侍役击断大锁，启门入内。门内黝黑深邃，差不多似酆都城，各人鱼贯进殿。凝神细瞧，并不见有丈六金身，庄严佛像，只有无数的奇形鬼怪，与那漆鬓粉脸的女像，抱腰亲吻，含笑斗眉；最看不过去的，是有数男像及数女像，统是裸着身体，赤条条一丝不挂，彼此伏着地上，作那交媾情状。秘戏图无此媟亵，欢喜禅竟尔穷形。夏言不禁愤愤道："佛门清净，乃有这等秽事么？"言毕，即与郭、李两人，一并出来，入廷复旨，直陈不讳，且请把所有的异像，瘗诸中野，不得渎留。世宗道："既有这般邪秽，应一律销毁，免得愚民无知，发掘供奉。"世宗识见，颇过夏言。随即发遣工役，尽行拆毁，把各种支离偶像，一一销熔，共得一万三千余斤。还有金函玉匣，内贮佛首佛牙等，统共毁去。殿宇遗址，改筑慈庆、慈宁宫，奉两宫太后居住，这也不消细说。

惟皇子载基，才生两月，忽然间生了绝症，竟至夭逝，想是诸佛作祟。世宗不胜哀悼。幸王贵妃又复怀孕，足月临盆，生下一男，取名载壡。接连是杜康妃、卢靖妃各生一男，杜妃子名载垕，便是后来的穆宗，卢妃子名载圳，后封景王，就国安陆，继迹兴藩。世宗连得三子，方减悲怀，只把那亡儿载基，赐谥哀冲，称为哀冲太子罢了。死了一子，生了三子，毕竟祈祷有灵。后来世宗又得四子，一名载墒，一名载㙺，一名载墭，一名载𪣻，俱系妃嫔所出，并皆夭亡。看官听着，世宗八子，统出妃嫔，想正宫皇后，当然是无子呢。小子查阅明史，世宗共有三后：第一后是陈氏，前文亦曾叙过，陈后性颇褊狭，一日与世宗同坐，张方二妃进茗，世宗见二妃手似柔荑，握视不释，后投杯遽起，触怒天颜，大声呵斥。后适怀妊，坐是堕胎，惊悸成疾，一病即崩。第二后就是张妃，妃既继位中宫，从夏言议，亲蚕北郊，嗣又率六宫嫔御，听讲章圣女训，倒也有些淑德，不知何事忤了世宗，竟于嘉靖十三年废居别宫，十五年谢世，明史上未曾叙及被废情由，小子也不敢杜撰。第三后乃是方氏，世宗久无子嗣，用张孚敬言，广选淑女，为毓嗣计，即选方氏、郑氏、王氏、阎氏、韦氏、沈氏、卢氏、沈氏、杜氏九人，同册为九嫔。强依古礼。张后被废，方氏以九嫔首选，继立为后。旧制立后第谒内庙，世宗独援庙见礼，率方氏谒太庙及世庙，仍本张孚敬议。颁诏天下，饬命妇入朝中宫。统计世宗朝立三后，要算立方后时，礼节最繁，但玄鸟降祥，偏锡下陈，这也是命中注定，不能勉强呢。这一段叙明各后，万不能省。世宗以正宫无出，理应立长，遂于嘉靖十八年，立子载壡为太子，封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载壡事见后文，姑且慢表。

单说世宗既信任邵元节，屡命设醮，其时四方道流，趋集都下，江西龙虎山中的张天师，名叫彦頨，亦入都谒见。世宗与他谈论道法，他以清心寡欲四字为对，元节所对只三字，彦頨所对有四字，宗旨相去不远，应足齐名。颇合上意，遂加封为正一嗣教真人，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留居京邸，令与元节分坛主事。元节多一敌手。坛场铺设，尤为繁备，上下共计五层；下一层，按照五方位置，分建红黄蓝皂白五色旗；第二层，统是苍松翠柏扎就的亭台曲槛；第三层，有八十一名小太监，各穿法服，手执百脚长幡，按方排立；第四层，陈列钟鼓鼎彝等物；第五层上面，方是正坛，金童玉女，列队成行，四面环着香花，中央爇着巨烛，上供三清等像，青狮白象，跃跃欲生，香烟袅绕九霄中，清磬悠扬三界上，这

位正一真人张天师彦頨，备叙名号，扬中寓抑。戴金冠，系玉带，服蟒衣，手秉象笏，通诚祷告。世宗就坛行拜叩礼，只听张天师口中，念念有词，呼了几十回天尊，诵了两三次祝文，忽觉炉内香烟，冉冉上升，氤氲不散，凝成祥云；巧值红日当空，与那缥缈的云烟，映照成采，红黄蓝白，回环交结，坛下文武各官，都说是卿云纠缦，捧日光华，世宗瞧着，亦很觉奇异，正在惊喜交集的时候，又听得空中嘹亮，声婉且清，举头上眺，恰有一双白鹤，从彩云深处，回翔而下，绕坛翩跹，三匝后，依旧冲天飞去。真耶幻耶？此时的世宗愈信仙人指化，望空拜谢。待至还朝，百官齐声称贺，三呼万岁。世宗益喜，赏赐张天师彦頨，金帛无算。彦頨遂请还山，世宗挽留不住，乃遣中使送归。天师归后，不意住宅被火，由中使复奏，忙发内帑万金，重与建筑。想无仙源宫，故意纵火索赏。给事中黄臣谏阻道："从前栾巴、郭宪，噀酒止火，彦頨果有道力，何致回禄临门？请陛下不必代治！"世宗不听。天师遂坐享华厦，禄养逍遥。未几天师病死，世宗命如列侯例，厚给恤典，且为之叹息数日。

已而世宗南幸承天，即安陆州。谒见显陵，即献皇帝墓。邵元节在京中，患病不从。病且死，语门徒邵启为道："我将逝世，不能再赴行在，一见皇上，但烦你转达行辕，我死后，陶典真可继我任。"言讫即逝。邵启为谨遵师命，驰仆行在，世宗方驻跸裕州，闻报大恸。哭他什么？世宗若果聪明，应知仙人也要病死，更宜破涕为笑。亲书手谕，颁发礼部，所有营葬恤典，如伯爵例，并命中官护丧归籍。一面召陶典真至行在，加给禄俸，令他扈跸南行。

典真南冈人，一名仲文，少时为黄风县掾吏，性喜神仙方术，尝在罗田万玉山中，练习符箓，颇得微验。邵元节微时，曾与往来。元节得宠，念着友谊，代为疏通，得除授辽东库大使，秩满至京，往谒元节，免不进恭维数语。元节叹道："你初次到京，那知我的苦处？我年已老迈，精力欠佳，屡次上表乞归，偏是皇上不准，留我在京，演授法事，我实是力不能及了。神仙也怕吃力么？现在宫中兴妖作怪，惊惶的了不得，委我祷禳，我尤日夕无暇，你来此正好，替我出力，我也可以息肩了。"仲文道："果承荐举，尚有何说。"当下寄寓真人府内，由元节入宫面禀，愿荐仲文自代，世宗自然准奏。仲文仗着道法，即日至宫中驱禳，焚符讽咒，祷告了三日三夜，果然妖氛不起，怪异潜纵。究竟这宫中有妖无妖，有怪无怪，据《明宫轶闻》，谓有黑气为祟，漫如浓烟，又每夜闻木鱼声，一宫娥颇有胆力，闻声夜起，到处细听，但闻怪声出自阶下，便用小石为记，待至黎明，面奏世宗，当命人移阶掘土，挖至数尺，果有木鲁一具，质已朽腐，投诸烈火，有绿烟一缕上冲，气甚臭恶，袅袅不绝。嗣经仲文入禳，黑眚消灭，禁掖平安。世宗虽颇信重仲文，但总道是元节传授，所以有此法力，灵效非常。及元节临终，复荐仲文，当即记着前事，立命召至，令他从行。

到了卫辉，时当白昼，天日清和，春光明媚，事见嘉靖十八年二月中。世宗心舒意惬，对景流连，猛然间有一阵旋风，从西北来，吹得驾前的节旄，都在竿头盘绕，沙飞石走，马鸣声嘶，护驾的官吏，都吓得面如土色。世宗忙召见仲文，问这旋风，主何朕兆？仲文跪奏道："臣已推算过了，今夜防有火灾。"不知从何术推测，想是俗语所谓旗门通呢。世宗惊道："既有火灾，应该醮禳。"仲文道："劫数难逃，禳亦无益，况行道仓猝，一时亦不及设坛

呢。”世宗道：“这却如何是好？”仲文道：“圣驾应有救星，料亦无妨。惟请陛下饬令扈从，小心保护为要。”世宗点首。是夕黄昏，便令扈从等人，熄灯早睡，又饬值夜吏役，分头巡逻，不得怠慢。戒令已毕，世宗才入御寝，亦吹熄灯烛，早早的就寝安眠。谁知睡到夜半，行宫后面，忽然火起，熊熊焰焰，顷刻烛霄，宫中扈从各人，骤遇火灾，统是仓皇失措，夺门乱窜，又奈这火从外面烧入，竟将各门挡住，仿佛是祝融回禄，代守宫门。宫内窜出各吏役，逃命要紧，管不及有火没火，统从火堆中越过，不是焦头烂额，也被燎发燃眉，有几个应罹火劫的，受着几阵浓烟，已皆晕倒，烧得乌焦巴弓。世宗本有戒心，闻外面有哔剥声，慌忙起床，启户一瞧，已是红光满目，照胆惊心，当有内监等前来扈驾簇拥而出，不防外面已成火圈，无路可走，只好重行退还。世宗因仲文言，自知无碍，便语内侍道：“休要惊慌！朕躬自有救星。”道言未绝，门外已有人抢入，不及行君臣礼，忙将世宗背在身上，从烟焰稍淡处，冲将出去，走至宫外，俱幸无伤，才将世宗息下。世宗瞧着，乃是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炳顿首问安，世宗亦慰谕道：“非卿救朕，朕几葬身火窟了。但陶卿曾谓朕有救星，不料救星就是卿呢。”正说着，陶仲文亦踉跄奔至，须眉多被焚去。世宗与语道：“卿何故也遭此灾？”仲文道：“陛下命数，应罹小灾，臣适默祷，以身相代，所以把些须惊恐，移至臣身。陛下得安，臣何惜这须眉呢？”吾谁欺，欺天乎？世宗大喜。及火势已熄，回视行宫，已成焦土。检查吏役，伤亡了好几百人，世宗命循例抚恤。授仲文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给予诰敕印绶，特准携带家属，随官就任。仙眷安可拆开？及至承天，谒显陵毕，命作新宫，以章圣太后合葬。是时章圣太后已崩，世宗有意南祔，所以南巡承天，阅视幽宫。至此南祔议决，才还京师。是年九月，奉葬章圣太后于显陵。世宗又送葬南下，不消细说，惟世宗南巡时，曾命太子监国。四岁小儿，何知监国？至还都后，陶仲文又进清净养心的道诀。身为人君，一日二日万几，如何清净？世宗甚是信从。一日临朝，谕廷臣道：“朕欲命太子监国一二年，俾朕在宫摄养，康强身体，再行亲政。”廷臣都错愕相顾，不知所对。太仆卿杨最，心中很是反对，因见廷臣无言，也只得暂时含忍；待退朝后，恰抗疏上奏道：

> 臣入朝时，闻圣谕由东宫监国，暂得静修，此不过信方士之言，为调摄计耳。夫尧舜性之，汤武身之，非不知修养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学，岂尧舜之世无仙人？尧舜之智不知学哉？孔子谓老子犹龙，龙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为仙，不可学也，不可学岂易得哉？臣闻皇上之谕，始则惊而骇，继则感而悲，犬马之诚，惟望陛下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阳，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寿而自寿。若夫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幸陛下慎之！

为这一疏，大忤帝意，竟下诏逮最下狱，饬镇抚司拷讯。最不胜搒掠，瘐毙狱中。冤哉！枉也。随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寻加少保礼部尚书，晋授少傅，食一品俸。半官半道，煞是可笑。还有方士段朝用，交结武定侯郭勋，谓能化器物为金银，当将所化银杯，托勋进奉。世宗称为天授，立封朝用为紫府宣忠高士，即将所献银杯，荐享太庙，

加郭勋禄米百石，翮复加封翊国公。翮是东宫监国，说虽不行，惟世宗常不视朝，日事斋醮，工作烦兴。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以直谏得罪。监察御史杨爵，忍耐不住，竟上疏直陈五大弊：一由郭勋奸蠹，任用肆毒；二由工作不休，朘民膏血；三由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四由崇信方术，滥加保傅；五由阻抑言路，忠荩杜口。看官！你想这五大弊，都是世宗视为美政，瞧着此奏，能不震怒异常么？当下逮狱拷掠，血肉狼藉，死了一夜，方得苏醒。主事周天佐，御史浦𬭎，上疏论救，皆下狱受刑，先后瘐死。因此群臣相戒，无敢再言。时大学士张孚敬，屡进屡出，于嘉靖十八年卒于家，世宗尚追悼不已，赠职太师。李时亦已病终，礼部尚书监醮使夏言，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导引官顾鼎臣，升任文渊阁大学士，两人最得帝宠，所有建醮时的荐告文，尝由两人主稿，创用青藤纸书朱字，称为青词，青词以外，又有歌功颂德的诗章，亦多属两人手笔。顾鼎臣进步虚词七章，夏言进修醮诗，有宫烛荧煌太乙坛等句，均为世宗所称赏。内外官吏，彼此相效，盛称祥瑞，侈颂承平，风气一开，谀词竞进，遂引出一个大奸贼来。应首回奸贼专权。前此如江彬诸人，未尝不奸，但未及若人耳。正是：

方外诸人刚获宠，朝中巨猾又专权。

欲知奸贼为谁，待下回详述情由。

邵元节以外，有张彦頨，张颜頨以外，又有陶仲文，何仙人之多耶？或谓卿云绕日，白鹤绕坛，史策流传，非尽虚语。至若旋风示兆，果然火灾，陶真人独能先觉，陆指挥即是救星，就令君非世宗，亦安得不为之敬信者？不知人君抚有天下，应以福国利民为本务，国而治，不言瑞而瑞自至；民而安，不求福而福自来。否则瑞反为妖，福转伏祸，宁有济耶？况乎法坛之鹤，宁知非彦頨之预储，故示灵应；行宫之毁，安知非仲文之纵火，藉践妖言。古今来之欺世惑民者，往往如此。非必其果有异术也。本回陆续叙写：凡方士之售欺，与世宗之受欺，尽在言中，明眼人自能知之，宁待明示乎？

第六十回
遘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却说嘉靖中年，有一位大奸臣，乘时得志，盘踞要津，秉政二十余年，害得明朝元气，剥削殆尽，几乎亡国败家。这奸臣姓甚名谁，就是分宜人严嵩。大忠大奸，俱用特笔。弘治年间，嵩举进士，有术士替他相面，说他后当大贵，但有饿纹入口，恐至枵腹亡身。嵩

笑道："既云大贵，又云饿莩，显见得自相矛盾，不足深信呢。"严嵩以进士成名，独不闻周亚夫故事耶？嗣是浮沉宦乡，没甚出色。他遂变计逢迎，多方运动，竟得了尚书夏言的门路。就职南京，洊任至吏部尚书。会值夏言入阁，遂调嵩入京，就任礼部尚书，所有一切礼仪，无不仰承上旨，深合帝心。又因建坛设醮，屡现庆云，遂仗着历年学问，撰成一篇《庆云赋》，呈入御览。世宗从头至尾的阅读一遍，觉得字字典雅，语语精工，就是夏、顾两大臣的青词，亦似逊他一筹，免不得击节称赏。未几，又献《大礼告成颂》，越觉镂金琢玉，摛藻扬芬，世宗遂大加宠眷，所有青词等类，概令严嵩主笔。夏、顾二人，转因此渐渐失宠。顾鼎臣不该遭祸，竟于嘉靖十九年，得病逝世，追赠太保，居然生荣死哀，完全过去。确是幸免。惟夏言自恃勋高，瞧不起这位严尚书，且因严嵩进阶，都由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待遇严嵩，几与门客相等。严嵩与言同乡，科第比言为早，因须仗言援引，不得不曲意迎承，谁知言竟一味骄倨，意气凌人，嵩遂暗暗怀恨，不过形式上面，尚是格外谦恭。是谓奸臣。一日，置酒邀言，赍柬相请。言竟谢绝。嵩复自至夏第，入门求见，言复不出。这般做作，无怪速死。嵩不得已长跪阶前，手展所具启贴，和声朗诵，委婉动人，言乃回嗔作喜，出来应酬，遂偕嵩赴宴，兴尽乃归。言以为嵩实谦抑，坦然不疑，俗语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严嵩是个阴柔险诈的人物，阴柔险诈四字，真是严嵩的评。受了这等暗气，那有不私图报复？凑巧翊国公郭勋，与言有隙，嵩遂与勋相结，设计害言。先是言加封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并蒙赐银章，镌学博才优四字，得密封白事。自世宗至承天谒陵，郭勋、夏言、严嵩等，俱扈驾随行，谒陵已毕，嵩请表贺，言请俟还京再议。世宗竟从嵩请，遽御龙飞殿求贺。嵩遂揣摩意旨，与郭勋暗伺言隙，一再进谗。顿时恼了世宗，责言傲慢不恭，追缴银章手敕，削夺勋阶，勒令致仕。既而怒意渐解，复止言行，把银章手敕，一并赏还。言知有人构陷，上疏谢恩，内有"一志孤立，为众所忌"二语，世宗复下诏切责。言再疏申谢，并乞归休，有旨不许。会昭圣太后病逝，世宗饬群臣酌议服制，言报疏未惬帝意，且间有讹字，复遭严旨驳斥。原来昭圣太后张氏，自世宗称为伯母后，奉待寖薄。后弟，国公张鹤龄，及建昌侯张延龄，以僭侈逾制，为人所讦，先后下狱。张太后至席藁待罪，请免弟死，世宗不从。鹤龄瘐死狱中，延龄长系待决。张太后忿恚致疾，竟尔告终。世宗意欲减轻服制，偏夏言以礼相绳，仓猝间又缮错一二字，遂被世宗指毛索瘢，斥为不敬。言只好推称有疾，以致昏谬贻愆。世宗复勒令归田，言奉命将行，诣西苑斋宫叩辞。世宗又动了怜念，令还私第治疾，俟后命。夏言经此播弄，尚复恋栈，岂必除死方休耶？张太后的丧葬，草草完事，就是世宗父子，亦不过持服数日，便算了结。张延龄竟致弃市。第知尊敬父母，未及锡类之仁，安得为孝？插入张氏情事，以明世宗之负心。

时言官交劾郭勋，勋亦引疾乞假。京山侯崔元新得主眷，入直内苑，世宗与语道："郭勋、夏言，皆朕股肱，为什么彼此相妒呢？"元踌躇未答。世宗又问勋有何疾？元答道："勋实无疾，但忌夏言，言若归休，勋便销假了。"世宗为之颔首。御史等闻这消息，又联名劾勋，有诏令勋自省，并将原奏发阅，勋辩语悖慢，失人臣礼。给事中高时，乃尽发勋贪纵不法十数事，遂下勋锦衣狱。勋既得罪，言复被召入直。法司审谳勋案，多

由言暗中指授，狱成议斩。世宗尚有意宽贷，饬令复勘，不意复勘一次，加罪一次，复勘两次，加罪两次，一个作威作福的翊国公，不被戮死，也被搒死，盈廷称快。只严嵩失一帮手，未免心中怏怏。

明代冠制，皇帝与皇太子冠式，用乌纱折上巾，即唐朝所称的翼善冠。世宗崇尚道教，不戴翼善冠，独戴香叶冠，嗣命制沉水香冠五顶，分赐夏言、严嵩等。夏言谓非人臣法服，却还所赐。严嵩独遵旨戴着，且用轻纱笼住，藉示郑重。世宗遂嫉言亲嵩。适当日食，因诏称。“大臣慢君，以致天象告儆，夏言慢上无礼，着即褫职，所有武英殿大学士遗缺，令严嵩补授！”这诏颁发，嵩遂代言入阁，跃登相位。时嵩年已六十余，不异少壮，朝夕入直西苑椒房，未尝一归洗沐，世宗大悦，赐嵩银章，有忠勤敏达四字。寻又陆续赐匾，遍悬嵩第，内堂曰延恩堂，藏书楼曰琼翰流辉，修道阁曰奉玄之阁，大厅上面独擘窠大书忠弼二字，作为特赏。嵩遂窃弄威柄，纳贿营私。长子世蕃，得任尚宝司少卿，性尤贪黠，父子狼狈为奸，朝野侧目。世宗之所谓忠者，得毋由是。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宫中竟闯出谋逆的大变来。谋逆的罪首，乃是曹妃宫婢杨金英。一个宫婢，也入国史中，传播百世，可谓值得。原业世宗中年，因求储心切，广置妃嫔，内有曹氏，生得妍丽异常，最承宠爱，册为端妃。每遇政躬有暇，必至端妃宫内，笑狎尽欢，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差不多有这般情形。修道者固如是耶？端妃侍婢杨金英，因侍奉未周，屡触上怒，几欲将她杖死，还是端妃替她缓颊，才把性命保全。金英未知感恩，反且衔恨。可巧雷坛告成，世宗往祷雷神，还入端妃宫中，同饮数杯，酒酣欲睡，眠倒塌上，竟入黑甜。端妃替他覆衾，放下罗帏，恐怕惊动睡梦，因轻闭寝门，趋至偏厢去了。不料杨金英觑着间隙，悄地里挨入寝门，侧耳细听，鼾声大起，她竟放着胆子，解下腰间丝带，作一套结。揭开御帐，把带结套入帝颈，正在用力牵扯，突闻门外有履舄声，不禁脚忙手乱，掷下带子，抢出门外。看官听着！这门外究系何人？原来是另一宫婢，叫作张金莲。又是一个救星。金莲正从寝门经过，偷视门隙，见金英解带作结，不知有甚么勾当，她本欲报知端妃，转思金英是端妃心腹，或由端妃遣入，亦未可知，不如速报皇后，较为妥当。主意已定，遂三脚两步的趋至正宫，禀称祸事。方皇后闻言大惊，忙带着宫女数名，随金莲赶入西宫，也不及报知端妃，竟诣御榻前探视，揭帐一瞧，见世宗颈中，套丝带一条，惊得非同小可，忙用手向口中一试，觉得尚有热气，心下始放宽三分，随即检视带结，幸喜是个活结，不是死结。看官，这杨金英既欲弑帝，何以不用死结，恰用活结呢？小子想来，料系世宗命不该绝，杨金英忙中致误，所以带结不牢，当用力牵扯时，反将带结扯脱一半，又经张金莲觑破，不及再顾，所以世宗尚未毕命。方后将带解去，端妃才闻报进来，这时候和方皇后，瞧着端妃，不由的柳眉倒竖，凤眼圆睁，用着猛力，将丝带掷向端妃面上，并厉声道：“你瞧！你瞧！你敢做这般大逆事么？”平时妒意，藉此发泄。端妃莫名其妙，只吓得浑身乱抖，还算张金莲替他辩明，说是杨金英谋逆，方后即令内侍去捕金英，一面宣召御医，入诊世宗。至御医进诊，金英已是拿到，方后也不及审问金英，先由御医诊视帝脉，说是无妨，立即用药施治。果然世宗苏醒转来，手足展舒，眉目活动。惟项间为带所勒，虽未伤命，究竟咽喉被逼，气息未舒，一时尚不能出言。方后见

世宗复生，料知无碍，便出外室严讯金英。金英初尚抵赖，经金莲质证，无从狡辩，只好低首伏罪。偏方后不肯罢手，硬要问她主谋。金英一味支吾，待至用刑胁迫，恰供出一个王宁嫔。方后遂命内监张佐，立将王宁嫔牵至，也不问她是虚是实，即用宫中私刑，打她一个半死。随召端妃入问道："逆犯金英，是你的爱婢，你敢与她通同谋逆，还有何说？"端妃匍伏地上，诉明冤屈。方后冷笑道："皇上寝在何处，你还想推作不知么？"便命张佐道："快将这三大罪犯，拖将出去，照大逆不道例，凌迟处死便了。"拔一眼中钉，快意何如？端妃闻言，魂灵儿已飞入九霄，几至不省人事。及惊定复苏，还想哀求，已被张佐牵出宫外。可怜她玉骨冰肌，徒落得法场寸磔，暴骨含冤。为美人恃宠者鉴。王宁嫔及杨金英，依例极刑，不消细说。世宗病痊，忆着端妃的情爱，遍诘宫人，都为称冤，哀悼不置，嗣是与后有隙，至嘉靖二十六年，大内失火，世宗方居西内，闻着火警，竟向天自语道："莫谓仙佛无灵，看那厮妒害好人，今日恐难逃天谴呢。"宫人请往救方后，世宗嘿然不答。及火已扑熄，接到大内禀报，皇后为火所伤，抱病颇重，世宗亦不去省视，后竟病殁。已而世宗又追悼亡后，流涕太息道："后尝救朕，朕不能救后，未免负后了。"又要追悔，愈见哀怒无常。乃命以元后礼丧葬，亲定谥法，号为孝烈，预名葬地曰永陵，这是后话慢表。

且说世宗既遭宫变，并将杨金英族属，逮诛数十人，遂以平定宫变，敕谕内阁道："朕非赖天地鸿恩，鬼神默佑，早为逆婢所戕，那有今日？朕自今日始，潜心斋祓，默迓天庥，所有国家政事，概令大学士严嵩主裁，择要上闻。该大学士应曲体朕心，慎率百僚，秉公办事"等语。严嵩接到此谕，欢喜的了不得，遇事独断，不问同僚，内外百司，有所建白，必先启嵩，然后上闻。嵩益贪婪无忌，恃势横行，大学士翟銮，以兵部尚书入阁办事，资望出严嵩上，有时与嵩会议，未免托大自尊，嵩竟因此挟嫌，阴嗾言官，疏论翟銮，并劾銮二子汝俭汝孝，与业师崔奇勋，亲戚焦清，同举进士及第，营私舞弊，情迹昭然。世宗震怒，命吏部都察院查勘。翟銮上疏申辩，语多侵及严嵩，世宗益怒道："銮被劾待勘，尚敢渎陈么？他二子纵有才学，何至与私人并进，显见得是有情弊呢。"遂饬令翟銮父子削籍，并将崔奇勋、焦清，俱斥为民。一场欢喜一场空。又有山东巡按御史叶经，尝举发严嵩受贿事，嵩弥缝得免，怀恨在心，适经在山东监临乡试，试毕呈卷，嵩摘录卷中文字，指为诽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世宗遂逮经入京，加杖八十，创重而死。试官周鈇，提调布政使陈儒，皆坐罪谪官。御史谢瑜、喻时、陈绍，给事中王勰、沈良材、陈垲，及山西巡抚童汉臣，福建巡按何维柏等，皆以劾嵩得罪，嵩自是气焰益横。世宗命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办事，各授为大学士，嵩看他不在眼中，仍然独断独行，不相关白。瓒尝自叹道："何故夺我吏部，令我仰人鼻息。"遂上疏乞休，并言："嵩老成练达，可以独相，无烦臣伴食"云云。明是讥讽语。嵩知瓒意，亦上言："臣子比肩事主，当协力同心，不应生嫌，往岁夏言与郭勋同列，互相猜忌，殊失臣道，臣嵩屡蒙独召，于理未安，恐将来同僚生疑，致蹈前辙，此后应仿祖宗朝蹇、夏、三杨故事，凡蒙召对，必须阁臣同入"等语。以假应假，煞是好看。两疏皆留中不报。世宗自遭宫变后，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常不相见，只秉一真人陶仲文，出入自

由，与世宗接见时，辄得旁坐，世宗呼为先生而不名。严嵩尝贿托仲文，凡有常同伐异的事件，多仗他代为陈请，一奸一邪，表里相倚，还有何事再应顾忌？不过大明的国脉，被他斫丧不少呢。

既而张璧去世，许瓒以乞去落职，严嵩竟思独相，不意内旨传出，复召回夏言入阁，尽复原官。言奉诏即至，一入阁中，复盛气凌嵩，既去何必再来？且盛气如故，不死何待？一切批答，全出己意，毫不与嵩商议。就是嵩所引用的私人，多半驱逐，嵩欲出词袒护，都被言当面指摘，反弄得噤不敢声。御史陈其学，以盐法事劾论崔元，及锦衣都督南炳，炳时已升都督。世宗发付阁议。言即拟旨，令二人自陈。二人惶惧，径造嵩家乞救。嵩摇手道："皇上前尚可斡旋，夏少师处不便关说，两位只去求他罢了。"二人没法，先用三千金献纳夏第，言却金逐使，吓得二人束手无策，又去请教严嵩。嵩与附耳数语，二人领教出门，即至夏言处请死，并长跪多时，若若哀吁。言乃允为转圜，二人才叩谢而出。夏言已中嵩计。嗣因嵩子世蕃，广通贿赂，且代输户转纳钱谷，过手时任情剥蚀，悉入贪囊，事被夏言闻悉，拟即参奏。有人报知世蕃，世蕃着急，忙去求那老子设法。严嵩顿足道："这遭坏了！老夏处如何挽回？"世蕃闻言，急得涕泪交下，毕竟严嵩舐犊情深，踌躇半晌，方道"事在燃眉，我也顾不得脸面了。好儿子！快随我来。"真是一个好儿子。世蕃应命，即随嵩出门驾舆，竟趋夏第，请见夏少师。名刺投进，好半日传出话来，少师有病，不能见客。严嵩听着，捻须微笑，曲摹奸态。袖出白银一大锭，递与司阍道："烦你再为带引，我专为候病而来，并无他事。"阍人见了白镪，眉开眼笑，乐得做个人情，天下无难事，总教现银子。一面却说道："丞相有命，不敢不遵，但恐敝主人诘责，奈何？"严嵩道："我去见了少师，自有话说，请你放心，包管与你无涉。"阍人乃导他入内，直至夏言书室。言见嵩父子进来，不便呵斥阍人，只好避入榻中，佯作病状，蒙被呻吟。严嵩走至榻前，低声动问道："少师政体欠安么？"夏言不应。乐得摆架子。连问数声，方见言露首出来，问是何人？严嵩报明姓名，言佯惊道："是室狭陋，奈何亵慢严相？"说着，欲欠身起来。嵩忙道："嵩与少师同乡，素蒙汲引，感德不浅，就使嘱嵩执鞭，亦所甘心，少师尚视嵩作外人么？请少师不必劳动，尽管安睡！"言甘心辣。言答道："老朽多病，正令家人挡驾，可恨家人不谅，无端简慢严相，老朽益难以为情。"嵩复道："此非尊价违慢，实因嵩闻少师欠安，不遑奉命，急欲入候，少师责我便是，休责尊价。但少师昨尚康强，今乃违和，莫非偶冒寒气么？"言长吁道："元气已虚，又遇群邪，群邪一日不去，元气一日不复，我正拟下药攻邪哩。"分明是话中有话。严嵩一听，早已觉着，急挈着世蕃，扑的一声，跪将下去。世蕃又连磕响头。惊得夏言起身不及，忙道："这、这是为着何事，快快请起！"嵩父子长跪如故，接连是流泪四行，差不多似雨点一般，坠将下来。好一个老法儿。小子有诗讥严嵩父子道：

能屈能伸是丈夫，奸人使诈亦相符。
试看父子低头日，谁信将来被厚诬？

未知夏言如何对付，请看官续阅下回。

本回以严嵩为主，夏言及世宗为宾，内而方后、曹端妃等，外而翟鸾、叶经、许瓒等，皆宾中宾也。世宗与夏言，皆以好刚失之，巨宗惟好刚故，几罹弑逆之变，夏言惟好刚故，屡遭构陷之冤，独严嵩阴柔险诈，象恭滔天，世宗不能烛其恶，夏言反欲凌以威，此皆为柔术所牢笼，堕其术中而不之悟，无惑乎为所播弄也。宫变一节，虽与严嵩无关，而世宗因此潜居，使严嵩得以专柄，是不啻为嵩添翼。端妃屈死，而严氏横行，天何薄待红颜，而厚待奸相乎？吾故谓本回所叙，处处注意严嵩，余事皆随笔销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观此文而益信神妙矣。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却说严嵩父子，跪在夏言榻前，泪珠似雨点一般，洒将下来，妇女惯会落泪，不意堂堂宰相，也与妇女相等，故孔子谓小人女子，皆为难养。夏言再三请起，严嵩道："少师若肯赏脸，我父子方可起来。"夏言明知为参奏事，恰不得不问着何故？严嵩方将来意说明，世蕃又磕头哀求，自陈悔过。夏言笑道："这事想是误传了，我并无参劾的意思，请贤桥梓一概放心！"严嵩道："少师不可欺人。"夏言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尽管放心起来，不要折煞我罢！"言必践信，原是君子所为，但施诸小人，未免失当。严嵩父子，方称谢而起。彼此又谈数语，方才告别。夏言只说了"恕送"二字，依旧拥被坐着。架子太大。严嵩归家，暗想世蕃虽得免劾，总不免受言所辱，意中很是怀恨，自与同党阴谋，设计害言。言却毫不及觉。有时言与嵩入直西苑，世宗屡遣左右宫监，伺察二人动静，无非好猜。与言相遇，言辄傲然不顾，看他似奴隶一般。转入嵩处，嵩必邀他就座，或相与握手，暗中便把黄白物，塞入宫监袖中。本是傥来物，何足爱惜。看官！你想钱可通神，何人不爱此物？得人钱财，替人消灾，自然在世宗面前称赞严嵩的好处。那夏言不但没钱，还要摆着架子，逞些威风，大家都是恨他，背地里常有怨声，世宗问着，还有何人与言关切，略短称长；而且设醮的青词，世宗视为非常郑重，平日所用，必须仰仗二相手笔，言年渐衰迈，又因政务匆忙，无非令幕客具草，糊糊涂涂的呈将上去，世宗每看不入眼，弃掷地上。嵩虽年老，恰有儿子世蕃帮忙，世蕃狡黠性成，善能揣摩帝意，所撰青词，语语打入世宗心坎中，世宗总道是严嵩自撰，所以越加宠幸。只世蕃仗着父势，并没有改过贪心，仍旧伸手死要，严嵩倒也告诫数次，偏世蕃不从，嵩恐夏言举发，上疏遣世蕃归家。世宗反驰使召还，加授世蕃太常寺少卿。世蕃日横，嵩因见主眷日日隆，索性由他胡行罢了。这且慢表。

且说嘉靖三年，大同五堡兵作乱，诱鞑靼部入寇，虽经佥都御史蔡天祐等，抚定叛众，只鞑靼兵屡出没塞外，鞑靼势本中衰，至达延可汗嗣立，达延可汗系脱古思帖木儿六世孙。颇有雄略，统一诸部，自称大元大可汗，复南下略河套地，奄有朔漠，分漠南漠北为二部。漠北地封幼子札赉尔，号为喀尔喀部，漠南地分封子孙，令次子巴尔色居西部，赐名吉囊。亦作济农。吉囊二字，是副王的意义。嫡孙卜赤居东部，号为察哈尔部，达延汗殁，卜赤嗣为可汗，巴尔色亦病死，子究弼哩克袭父遗职，移居河套，为鄂尔多斯部的始祖，巴尔色弟俺答，居阴山附近，为土默特部的始祖，彼此不相统属。未几究弼哩克又死，俺答并有二部，势日强盛，与究弼哩克子狼台吉，屡寇明边。明将发兵抵御，互有胜负。约略叙明。嘉靖二十五年，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锐意图功，辄有杀获。且建议规复河套，上书力请道：

寇居河套，侵扰边鄙，今将百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服，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马，切齿痛心，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劲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藁，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敝，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百，益以山东枪手二千，多备矢石，每当秋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饷，水陆并进，乘其无备，直捣巢穴。材官驺发，炮火雷击。则彼不能支。岁岁为之，每出益励，彼势必折，将遁而出套之恐后矣。俟其远出，然后因祖宗之故疆，并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处分戍卒，讲求屯政，以省全陕之转输。壮中国之形势，此中兴之大烈也。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惟陛下裁之！

这疏呈入，有旨下兵部复议。兵部以筑边复套，俱系难事，两事相较，还是复套为难，筑边较易，请先事筑边，缓图复套。世宗转问夏言，言独请如铣议。世宗乃颁谕道："河套久为寇据，乘便侵边，连岁边民，横遭荼毒，朕每宵旰忧劳。可奈边臣无策，坐视迁延，没一人为朕分忧。今侍郎曾铣，倡议复套，志虑忠纯，深堪嘉尚。但作事谋始，轻敌必败，着令铣与诸边臣，悉心筹议，务求长算！兵部可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他修边饷兵，便宜调度，期践原议，勿懈初衷！"叙入此谕，见得世宗初意，本从铣奏。铣得谕后，自然募集士卒，添筑寨堡，忙碌了好几月。督兵出寨，出退寇众，斩馘数十人，获牛马橐驼九百有五十，械器八百五十余件，上表奏捷。世宗按功增俸，并赐白金纻币有差。曾铣遂会同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及三镇总兵，协议复套方略，且条陈机要，附上营阵八图，世宗很是嘉纳。奏下，兵部尚书王以旗等，亦见风使帆，复陈曾铣先后奏请，均可施行云云。

会值大内失火，方后崩逝，应上回。世宗颇加戒惧。命释杨爵等出狱，应五十九回。一面诏求直言。那时阴贼险狠的严嵩，得了机会，疏陈："灾异原因，由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应同加罪惩处，藉迓天庥。"东拉西扯，毫没道理。嵩疏一上，廷臣遂陆续上本，大都归咎铣、言两人。明明是严嵩主使。世宗竟背了前言，别翻

一调，谕言："逐贼河套，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曾铣原不足惜，倘或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试问何人负责"等语。大人话错话话过便是这等举动。这谕一下，中外多诧异不置。接连是罢夏言官，逮铣诣京，出兵部尚书王以旗，凡从前与议复套官吏，分别惩罚。世宗自问应否加罚？一番攘外安内的政策，片刻冰消。

这严嵩心尚未足，定要借着此事，害死夏言，方肯罢休。先是咸宁侯仇鸾，仇钺子。镇守甘肃，素行贪黩，为铣所劾，逮入京师下狱。鸾与嵩本是同党，嵩遂从中设法，暗令子世蕃替鸾草疏，辩诉冤屈，并诬铣克扣军饷，纳贿夏言，由言继妻父苏纲过付，确凿无讹。世宗到此，也未尝彻底查究，便饬法司谳案，援照交结近侍律，斩铣西市，妻子流二千里。铣有智略，颇善用兵，性尤廉洁，死后家无余资，都人俱为称冤，惟严嵩以下一班走狗，扳倒曾铣，就是扳倒夏言。铣既坐斩，言自然不能免罪了。当下有诏逮言，言才出都抵通州，闻铣已定谳，吃一大惊，从车上跌下，忍痛唏嘘道："这遭我死了。"在途次缮着奏疏，痛诋严嵩，略谓"仇鸾方系狱中，皇上降谕，未及二日，鸾何从得知？此必严嵩等诈为鸾疏，构陷臣等。严嵩静言庸违似共工，谦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似司马懿，臣的生命，在严嵩掌握，惟圣恩曲赐保全。"你从前何不预劾，至此已是迟了。疏才缮定，缇骑已到，即就逮至京，把缮好的奏折，浼人呈入，世宗不理，无非是掷向地上。命刑部援曾铣律，按罪论死。尚书喻茂坚，颇知夏言的冤情，因世宗信嵩嫉言，不便替他诉冤，只好将议贵议能的条例，复陈上去，请将言罪酌减。世宗览毕，愤愤道："他应死已久，朕赐他香叶冠，他不奉旨，目无君上，玩亵神明，今日又有此罪，难道还可轻恕么？"尚记得香叶冠事，煞是可笑。随批斥茂坚，说他不应包庇。嵩闻刑部主张减罪，恐言或从此得生。正拟再疏架害，一步不肯放松，小人之害人也如此。适值俺答寇居庸关，边报到京，遂奏称庸告警，统是夏言等主张复套，以致速寇。这道奏章，仿佛是夏言的催命符，竟由世宗准奏，置言重辟。言妻苏氏流广西，从子主事克承，从孙尚宝丞朝庆，尽行削籍。于是严嵩得志，独揽大权，世宗虽自南京吏部，召入张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并命李本为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两人入阁，一个是疏不间亲，一个是卑不敌尊，无非是听命严嵩，唯唯诺诺罢了。也是保身之道，否则即被逐出。

且说俺答入寇居庸，因关城险阻，不能得手，便移兵犯宣府，把总江瀚，指挥董旸，先后战死，寇遂进逼永宁。大同总兵官周尚文，督师截击，仗着老成胜算，杀败寇众，戮一渠帅，俺答乃仓皇遁去。严嵩父子，与尚文又有宿憾，屡图倾陷，幸喜边患方深，世宗倚重尚文，未遭谗害。那知天不假年，将星遽陨，死后应给恤典，偏被严嵩中沮，停止不行。给事中沈束，上书代请，忤了严嵩，奏请逮狱。束妻张氏，留住京师，无论风霜雨雪，总是入狱探望，所有狱中费用，全仗十指的针绣，易钱缴纳，狱卒颇也加怜，不忍意外苛索。小卒犹怀悲感，大相偏要行凶。张氏一日上书道：

臣夫家有老亲，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寻，朝不计夕。臣妾欲归奉舅，则夫之𫗴粥无资，欲留奉夫，则舅又旦夕待尽，辗转思维，进退无策，臣愿代夫系狱，令夫得送父终年，仍还赴系，实惟陛下莫大之德，臣夫固衔感无穷，臣妾亦叨恩靡既

矣。

这疏求法司代呈，法司亦悚然起敬，附具请片，一并呈入。偏偏世宗不许，原来世宗深嫉言官，每以廷杖遣戍，未足深创，特命他长系狱中，为惩一儆百计，且令狱卒日夕监囚，无论语言食息，一律报告，就是戏言谐语，亦必上闻。沈束一系至十八年，但闻狱檐上面，鹊声盈耳，束漫语道："人言鹊能报喜，我受罪多年，何来喜信，可见人言都是无凭呢。"这句话，报入大内，世宗忽记起张氏哀词，竟心动起来；当命将沈束释狱。夫妇踉跄回家，江山依旧，景物全非，老父已病死数年了。两人号啕恸哭，徙棺安葬，不消细叙。

单表周尚文病殁大同，朝旨令张达补授，俺答闻边将易人，复来犯塞，达有勇无谋，与副总兵林椿，带着边兵，出关接仗。两下里恶战一场，彼此各死伤多人，敌兵已经退去。达偏穷追不舍，中途遇伏，马蹶被戕。林椿麾兵往救，不及衣甲，也被敌兵攒刺，受了重伤，毙于非命。这是有勇无谋的坏处。俺答召集全部人马，大举入犯，边疆尤震。严嵩得仇鸾厚贿，竟代为保举，赦出狱中，授大同总兵官。鸾至大同。适值俺答到来，吓得手足无措。悔不如安居狱中。还是养卒时义、侯荣，替鸾设法，赍着金帛，往赂俺答，求他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得了贿赂，遗还剑纛，作为信据，允准移师，还算有情。遂东沿长城，至潮河川南下，直抵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众出御，俺答佯退，别遣精骑绕出黄榆沟，破墙而入。汝孝部下，不意敌兵猝至，相率惊溃，俺答遂掠怀柔，围顺义，长驱疾走，径达通州，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先日至白河口，将东岸舟楫，悉数拢泊西岸，不留一艘，因此寇众大至，无舟可渡，只得傍河立寨，潜分兵剽掠昌平，蹂躏诸陵，奸淫劫夺，不可胜纪。

是时京城内外，已紧急的了不得，飞檄各镇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把守京城九门，一面诏集禁军，仔细检阅，只有四五万人，还是一半老弱残兵，不足御敌。看官听说！自武宗晏驾后，禁军册籍，多系虚数，所有兵饷，尽被统兵大员，没入私囊，有几个强壮兵丁，又服役内外提督及各大臣家，一时不能归伍，所以在伍各兵，不是老疾，就是疲弱，一闻寇警，统是哭哭啼啼，一些儿没有勇气。都御史商大节，受命统兵，只得慷慨誓师，虚言激厉，兵民闻言思奋，颇也愿效驰驱。大节命各至武库，索取甲仗，不料各兵去了转来，仍然是赤手空拳。大节问明缘故？大众答道："武库中有什么甲械，不过有破盔数十顶，烂甲数百副，废枪几千杆罢了。"大节叹道："内使主库，弄到这般情形，教我如何摆布呢？"言下，沉吟了一会，复顾大众道："今日事在眉急，也说不得许多了。你等且再至武库，拣了几样，拿来应用，待我奏请圣上，发帑赶制，可好么？"实是没法，只好搪塞。大众含糊答应，陆续退去。大节据实奏报，有旨发帑金五千两，令他便宜支付。大节布置数日，还是不能成军。幸是年适开武科，四方应试的武举人，恰也来的不少，便由大节奏准应敌，才得登陴守城。过了两天，俺答已潜造竹筏，饬前队偷渡白河，约有七百骑，入薄京城，就安定门外的教场，作为驻扎地。京师人心愈恐。世宗又久不视朝，军事无从禀白，廷臣屡请不应，礼部尚书徐阶，上书固请，方亲御奉天殿，集

文武百官议事。谁知登座以后，并不闻有什么宸谟，只命徐阶严责百官，督令战守罢了。想是仗着天神保护，不必另设军谋。百官正面面相觑，可巧侍卫入报。大同总兵官仇鸾，及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统率本部兵到京，来卫皇畿了。世宗道："甚好。仇鸾可为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守谦为兵部侍郎，提督军务。兵部何在？应即传旨出去。"昏头磕脑，连兵部尚书都不认识。兵部尚书丁汝夔，忙跪奉面谕，世宗竟退朝入内去了。汝夔起身出外，私叩严嵩，应该主战主守。严嵩低语道："塞上失利，还可掩饰，都下失利，谁人不晓。你须谨慎行事，寇得饱掠，自然远飏，何必轻战。"恰是好计，但如百姓何？汝夔唯唯而别。嗣是兵部发令，俱戒轻举。杨守谦以孤军力薄，亦不敢战，相持三日，俺答复至，竟麾众纵火，焚毁城外庐舍，霎时间火光烛天，照彻百里，正里：

寇众突来惟肆掠，池鱼累及尽遭殃。

未知京城能否保守，且至下回交代。

复套之议，曾铣创之于先，夏言赞之于后，固筹边之胜算也。河套即蒙古鄂尔多斯地，东西北三面，俱濒黄河，南与边城相接，黄河自北折南，成一大圈，因称河套。其地灌溉甚便，土壤肥美，俗有"黄河百害，只富一套"之说，设令乘机规复，发兵屯垦，因地为粮，倚河结寨，岂非西北之一大重镇耶？世宗初从铣议，后入嵩言，杀道济而自坏长城，死得臣而遂亡晋毒，一误再误，何其昏愦若此？及俺答入塞，直薄京城，朝无可恃之将帅，营无可用之兵戎，乃犹安居西内，至力请而后出，出亦不发一言，徒因仇鸾、杨守谦两人，入京勤王，即畀大权，身为天子，乃胸无成算，一至于此乎？读此回，令人作十日恶。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荩臣极谏

却说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又放起一把无名火来，将京城外面的民居，尽行毁去。百姓无家可住，东逃西散，老的小的，多半毙命，年纪少壮的，遇着寇众，不是被杀，就是被掳。内中有一半妇女，除衰老奇丑外，尽被这班鞑奴，牵拉过去，任情淫污，最有姿色的几人，供俺答受用，轮流取乐。大将军仇鸾，本畏俺答，因听时义、侯荣言，讨好朝廷，勉强入援，既至京师，那敢与俺答对仗，只得仍遣时义、侯荣，再去说情。两人至俺答营，见俺答踞坐胡床，左右陪着妇女数人，统是现成掳掠，临时妻妾，平常妇女，得做番王临时妻妾，也算交运。两人也顾不得甚么气节，只好跪叩帐下。俺答道："你来做什么？

想是又把金币送我，倒难为你主人好意。”眈眈逐逐，无非为了金帛。时义道：“大王欲要金币，也是不难，但深入京畿，震动宫阙，恐我皇上动疑，反不愿颁给金币了。”俺答道：“我并不愿夺你京城，我只教互市通贡，每岁得沾些利益，便可退兵。”可见俺答原无大志。时义道：“这也容易，谨当归报便了。”两人返报仇鸾，鸾闻帝意主战，一时却不敢上闻。俺答侍了三日，并无信息，乃遣游骑至东直门，闯入御厩，掠得内监八人，还至虏营。俺答也不去杀他，反将他一律释缚，好言抚慰道：“烦你等作个传书邮，我有一书，寄与你主便是。”说罢，便将书信取出，交与八人。八人得了命，出了番帐，奔回东直门，入城禀见世宗，呈上番书。书中大意，无非是要求互市，请通贡使，结末有如不见从，休要后悔等语。世宗阅罢，便至西苑，召见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出书使视道：“卿等以为何如？”严嵩瞧着来书，语多恫吓，暗想此事颇不易解决，依他也不是，不依他也不是，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启奏道：“俺答上书求贡，系关系礼部的事情，陛下可详问礼部。”火烧眉毛，轻轻扑去。礼部尚书徐阶，听了嵩言，暗骂道：“老贼！你要嫁祸别人么？”心中一忖，也即启奏道：“求贡事虽属臣部掌管，但也须仰禀圣裁。”你推我，我推别人，徐阶也会使刁。世宗道：“事关重大，大家熟商方好哩。”阶踌躇半晌，方道：“现在寇患已深，震惊陵庙，我却战守两难，不便轻举，似应权时允许，聊解眉急。”世宗道：“他若果肯退去，皮币珠玉，俱不足惜。”阶复道：“若只耗费些皮币珠玉，有何不可？但恐他得步进步，要索无厌，为之奈何？”世宗蹙额道：“卿可谓远虑了。惟目前寇骑近郊，如何令退？”阶又道：“臣却有一计在此。俺答来书，统是汉文，我只说他汉文难信，且没有临城胁贡的道理，今宜退出边外，别遣使赍呈番文，由大同守臣代奏，才可允行。他若果然退去，我却速调援兵，厚集京畿，那时可许则许，不可许，便与他交战，不为他所窘了。”此言只可欺小孩。世宗点头称善，命阶照计行事。

阶即遣使往谕，嗣得俺答复书，务须照准，令以三千人入贡，否则将添兵到此，誓破京师。阶见此书，先召百官会议，并宣布俺答来书。各官瞠目伸舌，莫敢发言。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徐阶瞧将过去，乃是国子司业赵贞吉，便问道：“君意主战，有何妙策？”贞吉道：“今日若许入贡，他必拣选精骑三千，即刻入城，阳称通贡，阴图内应，内外夹攻，请问诸公如何抵敌？就使他诚心通好，无意外的变故，也是一场城下盟，堂堂中国，屈辱敌人，宁不羞死！”也是一番虚㤭语。检讨毛起接口道：“何人不知主战？但今日欲战无资，只好暂许要求，邀使出塞，然后再议战备。”贞吉叱道：“要战便战，何必迟疑！况寇众狡诈异常，岂肯听我诱约么？”徐阶见两下龃龉，料知不能决议，索性起座而去，自行入奏。

是夕城外火光，越加猛烈，德胜、安定两门外，统成焦土，世宗在西内遥望，只见烟焰冲霄，连夜不绝，不禁搔首顿足，只唤奈何。内侍也交头接耳，互述日间廷议情状，适被世宗闻知，问明详细，即令宣诏赵贞吉入对。贞吉奉命即至，由世宗颁给纸笔，饬他条陈意见。贞吉即援笔直书，大旨：“以寇骑凭陵，非战不可，陛下今日，宜亲御奉天门。下诏罪己，追奖故总兵周尚文，以励边帅，释放给事沈束出狱，以开言路，饬文武百司，共为城守，并宣谕各营兵士，有功即赏，得一首功，准赏百金，捐金数万，必可

退敌”云云。虽似理直气壮，亦嫌缓不济急。这疏一上，世宗颇也感动，立擢贞吉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饬户部发银五万两，宣谕行营将士。惟贞吉所请追励各条，仍未举行。是时俺答已纵掠八日，所得过望，竟整好辎重，向白羊口而去。有旨饬仇鸾追袭，鸾无奈，发兵尾随敌后，谁料敌兵竟返旆来驰，吓得仇鸾胆战心惊，急忙退走。部兵亦霎时溃散，等到敌兵转身，徐徐出塞，然后收集溃卒，检点人数，已伤亡了千余人。鸾反在途中枭斩遗尸，得八十余级，只说是所斩虏首，献捷报功，世宗信以为真，优诏慰劳，并加鸾太保，厚赐金帛。

京中官吏，闻寇众退去，互相庆贺。丑不可耐。不意有严旨下来，饬逮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下狱。原来京城西北，多筑内臣园宅，自被寇众纵火，免不得一并延烧。内臣入奏世宗，统说是丁、杨二人，牵制将帅，不许出战，以致烽火满郊，惊我皇上，伏乞将二人治罪，为后来戒。都把皇帝做推头，这叫作肤受之愬。世宗闻言大怒，所以立刻传旨，将二人逮系起来。汝夔本受教严嵩，才命各营停战，至此反致得罪，连忙嘱着家属，向嵩乞救。嵩语来人道：“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来人欢谢去讫。嵩驰入见帝，谈及丁汝夔，世宗勃然变色道：“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这数语吓退严嵩，只好踉跄趋出，不发一言。至弃市诏下，汝夔及守谦，同被绑至法场，汝夔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言未已，刀光一下，身首两分。守谦亦依次斩首，毋庸细述。

过了一日，又有一道中旨颁下，着逮左谕德赵贞吉下狱。看官听说！这赵贞吉因奏对称旨，已得超擢，如何凭空得罪呢？先是贞吉廷议后，盛气谒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阍人。说他有意刁难，正在吵嚷的时候，忽有一人走入，笑语贞吉道：“足下何为？军国重事，慢慢的计议就是了。”贞吉视之，乃是严嵩义子赵文华，官拜通政使，不禁愤恨道：“似你等权门走狗，晓得甚么天下事？”言毕，悻悻自去。文华原不足道，贞吉亦属太傲。文华也不与多辩，冷笑而入，当即报知严嵩。嵩仇恨益甚。至俺答已退，遂奏称：“贞吉大言不惭，毫无规画，徒为周尚文、沈束游说，隐谤宸聪。”这句话又激起世宗的怒意，遂命将贞吉拘系数日，廷杖一顿，谪为荔波典史。

当贞吉主战时，廷臣俱袖手旁观，莫敢附和，独有一小小官吏，位列最卑，恰朗声道：“赵公言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即应声道：“公不识锦衣经历沈炼么？由他自己报名，又是一样笔墨。公等大臣，无所建白，小臣不得不说。炼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若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击寇惰归，定可得胜，何故屡议不决呢？”邦谟道：“你自去奏闻皇上，我等恰是无才，你也不必同我空说。”炼益愤愤，竟拜表上陈。世宗全然不理。炼闷闷不乐，纵酒佯狂。一日，至尚宝丞张逊业处小饮，彼此纵论国事，谈及严嵩，炼停杯痛骂，涕泪交颐。既晚归寓，余恨未平，慨然太息道：“自古至今，何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忠臣拚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所甘心。”计划已定，遂研墨展毫，缮就奏牍道：

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

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谄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曰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吏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写至此，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劾奏。"遂又续写数语，无非是吏部尚书夏邦谟，谄谀黩货，并请治罪等情。次日呈将进去，看官试想！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来，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况世宗方倚重严嵩，那里还肯容忍？严旨一下，斥他诬蔑大臣，榜掠数十，谪佃保安。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劾嵩，一并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俱以劾嵩遭谴，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嵩各官，都当京察大计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靡有孑遗。

惟仇鸾党附严嵩，愈邀宠眷，适值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以营政久弛，疏请整饬，略谓："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逐渐裁并，额军尚有三十八万余人。今武备积弛，现籍止十四万，尚是虚额支饷，有名无实。近届寇骑深入，搜括各营，只有五六万人，尚且老弱无用，此后有警，将仗何人"等语。何不叫中饱的官吏去？世宗览奏，立命废止团营两官厅，仍复三大营旧制，创设戎政府，命仇鸾为总督，邦瑞为副。鸾既揽兵权，并欲节制边将，因请易置三辅重臣，以大同总兵徐珏驻易州，大同总兵署授徐仁，宣府、蓟镇总兵李凤鸣、成勋，亦彼此互易。并选各边兵更番入卫，分隶京营。塞上有警，边将不得征集，必须报明戎政府，酌量调遣云云。世宗一律允准，将原奏发下兵部。王邦瑞以为不可，极力谏阻，仇鸾所请，全是私意，即愚者亦知其非，世宗反深信之，邦瑞虽谏何益？不意反受了一番斥责。且特赐仇鸾封记，令得密上封章，一切裁答，俱由内批发行，不下兵部。邦瑞又屡疏争辩，恼动世宗，竟令削职。邦瑞归去，仇鸾益无忌惮，扬言将大举北征，命户部遣使四出，尽括南都及各省积贮，并催征历年逋赋，作为兵饷，所在苛扰。经礼部尚书徐阶，从中奏阻，始得稍寝。

既而俺答又有入寇消息，鸾忙令时义出塞，赍了金币，贿结俺答义子脱脱，情愿互市通贡，不可动兵。脱脱禀知俺答，俺答自然乐许，遂投书宣大总督苏祐，转致仇鸾。鸾与严嵩定议，每岁春秋两市，俺答进来的货物，无非是塞外的马匹，因此叫作马市。马市既开，命侍郎史道掌领。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独抗疏陈奏道：

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仇，不可一；下诏北伐，日夜征缮兵食，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不可二；堂堂天朝，下与边寇互市，寇服倒置，损国家之重威，不可三；此语未免自大恶习。海内豪杰，争磨励待试，一旦委置无用，异时号召，谁复兴起，不可四；去岁之变，颇讲兵事，无故言和，使边镇将帅，仍自懈弛，不可五；边卒私通外寇，吏犹得以法裁之，今导之使通，其不勾结而危社稷者几希，不可六；盗贼伏莽，本慑国威，今知朝廷畏寇议和，适启睥睨之渐，不可七；俺答往岁深入，乘我无备，备之一岁，仍以互市终，彼谓我尚有人乎？不可八；俺答狡诈，出没叵测，我竭财力而辇之边，彼或负约不至，即至矣，或阴谋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复寇，或以下马索上直，或责我以他赏，或责我以苛礼，皆未可知也，不可九；此条所见甚是。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以后，帛将不继，不可十。凡为谬说者有五：不过曰吾外假马市以羁縻之，而内足修我武备，夫俺答何厌之有？吾安能一一应之？是终兆衅也，且吾果欲修武备，尚何藉于羁縻？此一谬也；又或曰互市之马，足资吾军，夫既已和矣，无事战矣，马将焉用？且彼亦安肯损其壮马以予我，此二谬也；抑或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贡，夫至于朝贡，而中国之捐资以奉寇益大矣，此三谬也；或且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亦思中国之所谓开市者，能尽给其众乎？不给则不能无入掠，此四谬也；或又曰兵为危道，佳兵不祥，试思敌加我而我乃应之，胡谓佳兵？人身四肢皆痈疽，毒日内攻，而惮用药石，可乎？此五谬也。夫此十不可五谬，匪惟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为陛下主其事者，盖其人内迫于国家之深恩，则图幸目前之安以见效，外慑俺答之重势，则务中彼之欲以求宽。公卿大夫，知而不言，盖恐身任其责，而自蹈危机也。陛下宜振独断，发明诏，悉按言开市者。然后选将练兵，声罪致讨，不出十年，臣请得为陛下勒燕然之绩，悬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后世。

世宗览到此疏，意颇感奋，下内阁及诸大臣集议。严嵩等不置可否，独仇鸾攘臂痛詈道："竖子目不识兵，乃说得这般容易。"遂自上密疏，力诋继盛。世宗意遂中变，遽下继盛锦衣狱，令法司拷讯。继盛持论不变，竟贬为狄道典史。小子有诗咏道：

朝三暮四等狙公，政令纷更太自蒙。
直谏翻遭严谴下，空令后世慨孤臣。

继盛既贬，马市大开，究竟俺答受驭与否，且至下回再详。

本回叙俺答入寇，以及议和互市，无非是幸臣误国，酿成寇患。夫俺答虽称狡诈，而未尝有入主中原之想，观其大掠八日，饱飏而去，可知赵贞吉之主战，未尝非策。果令宸衷独断，奋发有为，

则岂竟不足却敌？于少保当土木之败，犹能慷慨誓师，捍守孤城，况俺答不及乜先，世宗权逾景帝，宁有不事半功倍乎？至若仇鸾之创开马市，取侮敌人，杨继盛抗疏极言，其于利害得失，尤为明畅，世宗几为感动，复因仇鸾密陈，以致中变，盖胸无主宰，性尤好猜，奸幸得乘间而入，而忠臣义士，反屡受贬戮，王之不明，岂足福哉？读屈原言而不禁同慨矣。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拚死留名

却说马市既开，由侍郎史道主持市事，俺答驱马至城下，计值取价。起初还不失信用，后来屡把羸马搪塞，硬索厚值，一经边吏挑剔，即哗扰不休。有时大同互市，转寇宣府，宣府互市，转寇大同，甚且朝市暮寇，并所卖的羸马，亦一并掠去。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时，一再上疏，略称："俺答屡次入寇，与通市情实相悖，今日要策，惟有大集兵马，一意讨伐，请饬京营大将军仇鸾，赶紧训练，专事征讨，并命边臣合兵会剿，勿得隐忍顾忌，酿成大患。"兵部尚书赵锦，亦上言御寇大略，战守为上，羁縻非策。世宗乃命仇鸾督兵出塞，往讨俺答。

鸾本认严嵩为义父，一切行止，都由嵩暗中庇护。自总督京营后，权力与严嵩相埒，免不得骄傲起来，将严嵩撇诸脑后。严嵩怨他负恩，密疏毁鸾，鸾亦密陈严嵩父子贪横情状。凶终隙末，小人常态，至两下密疏，尤甚好看。世宗渐渐疏嵩，只命徐阶、李本等，入直西内，嵩不得与，其时张治已殁。嵩衔恨益甚。至是命鸾出兵，料知鸾是胆怯，因嗾使廷臣，请旨督促。看官！你想仇鸾身为大将，并未曾与外寇交绥，单靠着时义、侯荣等，卖通俺答，遮盖过去，此刻奉命北征，真个要他打仗！他是无谋无勇，如何行军？况且有严嵩作对，老法儿统用不着，又不能托故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冯藉出师。途中缓一日，好一日，挨一刻，算一刻。不料警报频来，边氛日恶，大同中军指挥王恭，战死管家堡，宁远备御官王相，又战死辽东卫。朝旨又严厉得很，把大同总兵徐仁，游击刘潭等拿问，巡抚都御史何思削籍。内外情事，都从仇鸾一边叙入，省却无数笔墨。俗语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益发令仇鸾短气。好容易行到关外，探听得俺答部众，驻扎威宁海，他居然想出一计，乘敌不备，掩杀过去。当下麾兵疾走，甫至猫儿庄，两旁胡哨陡起，霎时间走出两路人马，持刀挺戟，旋风般的杀来，仇鸾叫声不好，策马返奔，部兵见大帅一走，还有何心恋战，纷纷弃甲而逃。逃不脱的晦气人物，被敌兵切菜般的举刀乱砍，所有辎重等物，挟了便走，驴马等物，牵着便行，不消多少工夫，敌兵已去得无影无踪了。仇鸾逃了一程，才有侦骑来报，说是："俺答的游击队，在此巡弋，并非全部巨寇，请大帅不必惊慌"云云。仇鸾闻言，又惭又恨，叱退侦卒，驰入关中。挖苦仇鸾，笔锋似刀。

嗣是羞恚成疾，恹恹床褥，蓦地里生了一个背疽，痛不可忍，日夕呼号。本拟上表告辞，奈顾着大将军印绶，又是恋恋难舍，没奈何推延过去。偏是礼部尚书徐阶，密劾鸾罪，兵部尚书赵景，又奏称："强寇压境，大将军仇鸾，病不能军，万一寇众长驱，贻忧君父不小。臣愿率兵亲往，代鸾征讨。"说得世宗性急起来，颁诏兵部，以尚书不便轻出，令侍郎蒋应奎，暂摄戎政，总兵陈时，代鸾为大将军，惟这大将军印尚在仇鸾掌握，饬赵锦收还。鸾得报后，即日返京，养病私第。赵锦賫夜亲往，持诏取印，仇鸾已病不能起，闻得此信，呵哟一声，倒在榻上。顿时疽疮迸裂，鼻息悠悠。家人忙了手脚，急将仇鸾叫醒，鸾开目一瞧，禁不住流泪两行，至印信缴出，赵锦别去，鸾即断气而亡。保全首领，实是侥幸。

世宗已知仇鸾奸诈，遣都督陆炳，密查遗迹。炳素嫉鸾，尝侦悉鸾事，因恐没有案证，未敢上闻。会鸾旧部时义、侯荣等，已冒功授锦衣卫指挥等官，闻鸾病死，料难安居，竟出奔居庸关，意欲往投俺答，可巧被陆炳知悉，着急足驰至关上，投书关吏，请发兵查缉鸾党。冤冤相凑，时义、侯荣等人，叩关欲出，被关吏一并拘住，押解京师。当下法司审讯，诱供逼招，尽发鸾通虏纳贿诸事。陆炳一一奏明，那时世宗大怒，暴鸾罪恶，剖鸾棺，戮鸾尸，并执鸾父母妻子，及时义、侯荣等，一体处斩。近报则在己身，远报则在妻孥。布告天下，立罢马市。俺答闻信，稍稍引去。世宗又命宣大总督苏佑，与巡抚侯钺，总兵吴瑛等，出师北伐。画蛇添足，未免多事。钺率万余人出塞，袭击俺答，又蹈仇鸾故辙。谁料被俺答闻知，设伏待着，俟侯钺兵至，伏兵四起，首尾夹击，杀死把总刘歆等七人，士卒死亡无算，钺等拚命逃还，才得保全性命。巡抚御史蔡朴，据实奏劾，留中不发。惟刘歆等死后恤典，总算命兵部颁发。既而俺答又犯大同；副总兵郭都出战，孤军无援，复遭战殁，乃逮侯钺至京，削籍为民。

世宗记恨仇鸾，尚是不置，因思杨继盛劾鸾遭贬，未免冤枉，遂召继盛还京，从典史四次迁升，复为兵部员外郎。严嵩与鸾有隙，以继盛劾鸾有功，也从中说项，改迁兵部武选司。继盛那里知晓，就是知晓，恐也不肯感嵩。只是感激主知，亟图报国。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罪状。属稿未成，妻张氏入室，问继盛奏劾何人？继盛愤愤道："除开严嵩，还有那个？"张氏婉劝道："君可不必动笔了。前时劾一仇鸾，被困几死，今严嵩父子，威焰熏天，一百个仇鸾，尚敌不过他，老虎头上搔痒，无补国家，转取祸戾，何苦何苦！"言亦近情。继盛道："我不愿与这奸贼同朝共事，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张氏道："君死无益，何若归休！"继盛道："龙逄、比干，流芳百世，我得从古人后，愿亦足了。你休阻我！"张氏知不可劝，含泪趋出。继盛草就奏疏，从头誊正，内论严嵩十大罪五奸。语语痛切，字字呜咽，正是明史上一篇大奏牍。小子节录下方，其词云：

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为严嵩，贼有内外，攻宜有先后，未有内贼不去，而外贼可除者。故臣请诛贼嵩，当在剿绝俺答之先。嵩之罪恶，除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论之已详，然皆止论贪污之小，而未发其僭窃之大。去年春，雷久不声。占云："大臣专政。"夫大臣专政，孰有过于嵩者？又是冬，日下有赤色，占

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过于嵩者？如四方地震，与夫日月交食之变，其灾皆感应贼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觉，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殆且孤矣。臣敢以嵩之专政叛官十大罪，为陛下陈之：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请命，直房如市，无丞相而有丞相权，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罚一人，曰："此得罪于我，"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拟，盖其职也，岂可取而令世蕃代之？题疏方上，无语已传，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严效忠、严嵩厮役。严鹄，世蕃子。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皆以军功官锦衣，两广将帅，俱以私党躐府部，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逆鸾下狱，贿世蕃三千金，嵩即荐为大将，已知陛下疑鸾，乃互相排诋，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奸臣，大罪六；俺答深入，击其惰归，大计也，嵩戒丁汝夔勿战，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郎中徐学诗，给事中厉汝进，俱以劾嵩削籍，厉汝进劾世蕃，窃弄父权，嗜贿张焰，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怒，遂廷杖削籍。内外之臣，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权，大罪八；文武选拟，但论金钱之多寡，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内，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滞，巧弥缝者为才能，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嵩有此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圣而若不知者，盖有五奸以济之。知陛下之意向，莫过于左右侍从，嵩以厚贿结之，凡圣意所爱憎，嵩皆预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左右，皆嵩之间谍，其奸一；通政司为纳言之官，嵩令义子赵文华为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与世蕃，先阅而后进，俾得早为弥缝，是陛下之纳言，乃嵩之鹰犬，其奸二；嵩既内外周密，所畏者厂卫之缉谤也，嵩则令世蕃笼络厂卫，缔结姻亲，陛下试诘彼所娶为谁氏女，立可见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厂卫既已亲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进士之初，非亲知不得与中书行人之选．知县推官，非通贿不得与给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隶，其奸四；科道虽入其牢笼，而部臣如徐学诗之类，亦可惧也，嵩又令子世蕃，将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网罗门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为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赖此五奸以济之，五奸一破，则十罪立见，陛下何不忍割一贼臣，顾忍百万苍生之涂炭乎？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景裕二王，令其面陈嵩恶，或询诸阁臣，谕以勿畏嵩威，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内贼去而后外贼可除也。臣自分斧钺，因蒙陛下破格之恩，不敢不效死上闻，冒渎尊严，无任悚惶待命之至！

世宗是时，正因众言官奏阻斋醮，下诏逮捕，继盛恐益触帝怒，将疏暂搁不上。更

越十有五日，斋戒沐浴，才将此疏拜发。谁知朝上奏章，暮入诏狱，原来世宗览奏，已是懊恨，立召严嵩入示。嵩见有召问二王语，遂启奏道："继盛敢交通二王，诬劾老臣，请陛下明鉴！'两语够了。世宗益怒，遂饬逮继盛下狱，岂不忆谏阻马市，其言已验耶？命法司严讯主使。继盛道："发言由我，尽忠亦由我，难道必待他人主使么？"法司问何故引入二王，继盛又厉声道："满朝都怕严嵩，非景裕二王，何人敢言？"景裕二王，皆世宗子，已见五十九回。法司也不再问，只说他诬毁宰臣，杖至百数，送交刑部。刑部尚书何鳌，受嵩密嘱，欲坐继盛诈传亲王令旨罪，即欲将他杖死。郎中史朝宾进言道："奏疏中但说召问二王，并不说由亲王令旨，朝廷三尺法，岂可滥加么？"说得何鳌哑口无言，即去报达严嵩。严嵩确是利害，竟立黜朝宾为高邮判官。又因奏中有严效忠、严鹄冒功情事，奉旨饬查，由世蕃自为辩草，送兵部武选司郎中周冕，嘱他依草上复。冕偏铁面无情，竟据实复奏道：

> 臣职司武选，敢以冒滥军功一事，为陛下陈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据通政司状送严效忠，年十有六，考武举不第，志欲报效本部，资送两广听用。次年据两广总兵平江伯陈圭，及都御史欧阳必进，题琼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锦衣卫镇抚。无何效忠病废，严鹄以亲弟应袭，又言效忠前斩贼首七级，例宜加陞，遂授千户。及细察效忠为谁？曰："嵩之厮役也。"鹄为谁？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坏纲乱纪，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核，世蕃犹私创复草，架虚贻臣，欲臣依草复奏，天地鬼神，昭临在上，其草现存，伏望圣明特赐究正，使内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国家幸甚！

这疏一入，朝右大臣，多为严嵩父子，捏一把冷汗，谁意严嵩竟有神出鬼没的手段，居然打通关节，传出中旨，说是周冕挟私捏造，朋比为奸，把他下狱削职，且擢世蕃为工部左侍郎，愈加优眷。真正令人气煞。一面再令法司严讯继盛。继盛披枷带索，由狱入廷，道旁人士，两旁聚观，见继盛身受重刑，各叹息道："此公系天下义士，为何遭此荼毒？"又指着枷索，互相私语道："奈何不将这种刑具，带在奸相头上，反冤屈了好人？"公论难逃。国子司业王材，听着舆论，往谒严嵩道："人言也是可畏，相公何不网开一面，救出继盛，否则贻谤万世，也为我公不取哩。"王材本阿附严嵩，此番良心未泯，竟有此请，嵩颇有些悔悟，慨然答道："我亦怜他忠诚，当替他代奏皇上，恕他一点便是。"王材唯唯而出。嵩即与子世蕃商议，世蕃道："不杀继盛，何有宁日？"杀了继盛，难道可长久富贵么？这所谓其父行劫，其子必且杀人。嵩迟疑半晌，复道："你也单从一时着想，不管着日后哩。"世蕃道："父亲若有疑心，何不商诸别人？"嵩点头道："你去与胡植、鄢懋卿一商，何如？"世蕃领命，即至鄢懋卿宅中，说明就里。懋卿道："这便叫作养虎贻患哩。尊大人慎密一生，今反有此迟疑，殊不可解。"世蕃道："我也这般说，家父必欲问君，并及胡公，我不能不到此一行。"顺父之命，还算孝思。懋卿道："老胡怕也不赞成哩！我去邀他前来，一决可否便了。"当下令家人去招胡植，植与懋卿同出入严门，自然闻召即至。彼此会叙，谈及杨继盛事，也与懋卿同一见解。世蕃即匆匆告别，即将两人所说，还报严嵩。严嵩道：

“既然众论一致，我也顾不得什么了。”一个儿子，两个私人，便好算作公论吗？自是决定主意，要杀继盛。可巧倭寇猖獗，赵文华出视海防，与兵部侍郎张经等，互有龃龉，文华妒功忌能，构陷经等，严嵩任意牵扯，将继盛一并列入，可怜这赤胆忠心的杨老先生，竟不免就义市曹。曾记继盛有一遗诗云：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继盛妻张氏，闻夫将被刑，独上疏营救，愿代夫死。继盛尽忠，张氏尽义，正是：

巾帼须眉同一传，忠臣义妇共千秋。

张氏一疏，不可不录，待小子下回续述。

世宗因严嵩提挈仇鸾，遂假重柄，至于丧师辱国，讳败为胜，尚一无闻知，反加宠眷，是正可谓养痈贻患矣。追夺大将军印绶，致鸾背疮溃裂，是不啻国家之痈疮溃裂耳。盖严仇互攻，严贼之势，虽一时未至动摇，然譬之治病者，已有清理脏腑之机会，杨继盛五奸十大罪之奏，正千金肘后方也，暂不见用，而后来剔除奸蠹，仍用此方剂治之，杨公虽死，亦可瞑目矣。且前谏马市，后劾严嵩，两疏流传，照耀简策，人以杨公之死为不幸，吾谓人孰无死，死而流芳，死何足惜？至若张氏一疏，附骥而传。有是夫并有此妇，明之所以不即亡者，赖有此尔。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却说杨继盛妻张氏，本是个知书达礼的贤妇，前此知劾嵩无益，劝组继盛，嗣因继盛不从，竟致待罪诏狱。世宗本不欲加戮，因被严嵩构陷，附入张经案内，遂将他一同处决，急得张氏痛切异常，誓代夫死，遂草疏上奏道：

臣夫谏阻马市，预伐仇鸾，曾蒙圣上薄谪，旋因鸾败，首赐湔雪，一岁四迁，臣夫衔恩图报，误闻市井之语，尚狃书生之见，妄有陈说，荷上不即加戮，俾从吏议，杖后入狱，割肉二斤，断筋二条，日夜笼箍，备诸苦楚，两经奏谳，并沐宽恩，今

忽闻入张经疏尾，奉旨处决，臣仰惟圣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岂惜一回宸顾，下逮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夫生一日，必能执戈矛，御魑魅，为疆场效命之鬼，以报陛下。与沈束妻张氏一疏，前后相应，但沈束尚得全生，杨继盛竟致毕命，是亦有幸有不幸耳。

原来继盛入狱，有人送与蚺蛇胆一具，说是可解血毒。继盛却谢道："椒山自有肝胆，无须此物。"椒山即继盛别号。嗣经数次杖笞，体无完肤，两股上碎肉片片，累坠不堪，而且筋膜被损，愈牵愈痛。继盛咬住牙根，竟用了手爪，将腐肉挖去。又把饭碗磕碎，拾了磁片，割断股筋二条。痛哉痛哉，我不忍闻。所以张氏疏中，列入此语，冀动天听。可奈妇人不便伏阙，只好倩人代呈，那万恶死凶的严嵩，怎肯轻轻放过，令这奏疏呈入？张氏一片苦心，仍然白用，结果是法场流血，燕市沉冤。

但兵部侍郎张经等，如何被赵文华构陷，说来话长，待小子从头至尾，略述一遍。

中国沿海一带，向有倭寇出没，从前明太祖时，曾设防倭卫所，控遏海滨，及成祖年间，屡破倭兵，倭寇少戢，日本将军足利义满，遣使入贡，受封为日本国王，足利氏遂与中国交通，并代为诛逋海寇，只准商民入市，不准掳掠，因此沿海一带，尚称平安。到了世宗即位，有宁波鄞县人宋素卿，罹罪远飏，往投日本，适值义满去世，义植嗣位，暗弱不能制盗，盗众遂与素卿联络，借入贡为名，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亏得巡按御史欧珠，及镇守太监梁瑶，诱执素卿，下狱论死，总算除了一个汉奸。谁知除了一个，反引出了好几个。什么汪五峰，什么徐碧溪，什么毛海峰，什么彭老生，统是中国人民，逸据海岛，勾结倭兵，劫掠沿海。历代都有虎伥，无怪外人诮我谓无爱国心。巡按浙江御史，已改任陈九德，当即拜本入京，请置沿海重臣，治兵捕讨。世宗乃以朱纨为右都御史，巡抚浙江，兼摄福州、兴化、泉漳诸州事。纨莅任后，下令禁海，日夕练兵甲，严纠察，破毁舶盗渊薮，擒斩寇谍数百人，不料反中时忌，被御史周亮等，劾他措置乖方，专杀启衅。朝旨竟夺纨官职，还要把他审问起来，纨忿恚自杀。忠臣结果，往往如是。遂将巡抚御史的官职，悬搁不设。直至嘉靖三十一年，安徽人汪直，亡命海上，为寇舶巨魁，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与汪直通同联络，直尤狡悍，纵横无敌，连海外的倭寇，都是望风畏服，愿受指挥。直遂登岸犯台州，破黄岩，扰及象山、定海诸处，浙东骚动。于是廷臣会议，复设巡视重臣，命王忬巡抚浙江，提督沿海军务。

忬方巡抚山东，既奉朝旨，即日至浙，察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材勇可任，招为心膂，一面召募士卒，激励将校，夜遣俞、汤二将，率兵剿袭。汪直正结砦普陀山，踞岛自固，俞大猷带领锐卒，乘风先发，汤克宽为后应，径趋贼寨，四面放起火来。汪直等猝不及防，慌忙逃走，官军追击过去，斩首百五十级，生擒百余人，焚死溺死的，无从查核。直遁至闽海，又被都指挥尹凤，迎头痛击，杀得他七零八落，狼狈遁去。浙江经此一战，人心少定。那知汪直刁狡得很，复去勾引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同时告警，忬遣汤克宽防东，俞大猷防西，两将如砥柱一般，捍卫中流，凭你汪直如何勇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直变计北犯，转寇苏松，两郡素来饶沃，又无守

备，被寇盗乘虚袭入，任情劫夺。还有贼目萧显，暴戾异常，率着劲倭数十人，屠上海、南汇、川沙，直逼松江城。余众围嘉定、太仓，所过残掠，惨不忍闻。敢问江南大吏，做什么事？王忬急遣都指挥卢镗，倍道掩击，突入萧显营内。萧显措手不及，顿被杀死，贼众大乱，由卢镗麾兵截杀，砍去了无数头颅。杀不尽的毛贼，奔回浙境，巧与俞大猷相遇，正好借着开刀，一刀一个，两刀两个。霎时间杀得精光，不留一人。只有汪直一路，破昌国卫，劫乍浦、青村、柘林等处，尚是沿途剽掠，大为民患。忬复调汤克宽北援，适疫气盛行，士卒多病，克宽无可奈何，只好任寇北窜。汪直复趋入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门诸州县，焚毁盐场，进窥青、徐交界，山东大震。那时廷臣又要劾奏王忬，说他以邻为壑，坐视不救，可为一叹。还算世宗圣量包容，不遽加罪，讽刺语。只改忬为右副都御史，调抚大同，另命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代任。

忬一去浙，浙复不宁，天宠力不能制，奏请改简重臣，乃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前文俱追溯前事，至此方说到张经。为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江南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经尝总督两广，颇有威惠，为狼土兵所敬服，朝议欲征狼土兵剿倭，因有是命。并且擢俞大猷、汤克宽为总兵，归经节制，指日平寇。经颇慷慨自负，矜气使才，这也是致死之由。且以狼土兵夙听指挥，必得死力，遂飞檄往调，命各省统兵官，就汛驻守，不得擅动。看官！你想就地的将校，本是不少，偏要至远地去调狼土兵，这种命令，能使众将心服么？于是彼此观望，不复效力。那时汪直正导引倭寇，由北而南，仍回掠苏松，驰入浙境，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西、新市、横塘、双林、乌镇、菱湖等处，距省会仅数十里。李天宠居守省城，束手无策，但募人缒城，自毁附郭民居，算是防寇的妙法。张经时驻嘉兴，亦不闻发兵驻援，幸副使阮鹗，佥事王询，协守省城，无懈可击，才将寇兵却退。

是时通政司赵文华，已升授工部侍郎，上陈备倭七事，第一条乃请遣官望祭海神，第一策，便不足道，余六事，不问可知。然亦无非因帝信斋醮，乃有此瞎说耳。世宗览着，即召问严嵩。嵩与文华结为父子，那有不竭力撺掇的道理，并说文华颇娴兵事，不妨令他往祀，乘便督察军情。世宗照准，遂命文华南下。文华得了这个美差，自然沿途索贿，恃宠横行，到了江南，祷祭已毕，便与张经晤谈军务，经自命为督军元帅，瞧文华不起，文华又自恃为钦差大臣，瞧张经不起，两人止谈数语，已是意气不投，互相冰炭。可巧广西、田州土官妇瓦氏，引狼土兵数千，到了苏州，经尚按兵不动。巡按御史胡宗宪，谄事文华，彼此联同一气，促经发兵，经绝不答复。及再四催促，方复言永顺、保靖两处人马，尚未到齐，俟到齐后，出发未迟。原来张经恐文华轻浅，漏泄师期，所以模糊答复。文华忿甚，遂上疏劾经，只说经才足平寇，但因身为闽人，与海寇多属同乡，所以徇情不发，养寇失机云云。笔上有刀。疏方拜发，经已调齐永顺、保靖各兵，分道并进，适倭寇自柘林犯嘉兴，与参将卢镗相遇，镗此时已授参将。镗本率狼土兵，作为冲锋，两下交战，水陆夹攻，把寇众杀败石塘湾，寇众北走平望，又碰着总兵俞大猷，强将手下无弱兵，寇众勉强对仗，不到半个时辰，已杀伤了一半；转奔王江泾，又是两路兵杀到。一路是永顺兵，由宣慰使彭翼南统带，一路是保靖兵，由宣尉使彭荩臣统带，两路生力军，似虎似狼，前

后互击，直令寇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拚着命敌了一阵，该死的统入鬼门关，还有一时不该死的，窜回柘林。四路得胜的大兵，一齐追杀，到了柘林贼砦，四面纵火，乱烧乱斫，寇众知是利害，先已备好小舟，等到火势一发，大家都逃入舟中，飞桨遁去。这次战胜，斩首二千级。焚溺无数，自出师防海以来，好算是第一次战功。不没张经功绩，以见下文之冤死。张经大喜，立刻拜表告捷。这时候的明廷中，早接到文华劾奏，世宗正要派官逮经，不意捷报驰来，乃是张经所发，接连又是文华的捷奏，内称狼兵初至，经不许战，由臣与胡宗宪督师，出战海上，方有此捷。彼此所报异辞，惹得世宗也动疑起来，只好又召严相问明。偏又问这老贼。称为严相，是从世宗心中勘出。看官！试想仇人遇着对头，义儿碰着干爷，直也变曲，曲也变直，还要问他甚么？当下遣使逮经，并李天宠、汤克宽等，一并拿问，到了京师，随你如何分辩，总说他冒功诬奏，尽拟处杀。严嵩又把那杨继盛等，附入疏尾，共有一百余人。心同蛇蝎。当奉御笔勾掉九名，于是张经、李天宠、汤克宽及杨继盛等九名，尽死西市。缴足杨继盛死案。

经既被逮，改任周珫，天宠遗缺，就委了胡宗宪。未几，周珫复罢，以南京户部侍郎杨宜为总督，杨宜恐蹈经辙，凡事必咨商文华，文华威焰愈盛。惟狼土兵只服张经，不服文华、杨宜等人，遂不受约束，骚扰民间，倭寇探悉内情，又入集柘林，分众犯浙东，转趋浙西，直达安徽，从宁国、太平、折入南京，出秣林关，劫溧阳、宜兴，抵无锡，趋浒墅，转斗数千里，杀伤四千人。应天巡抚曹邦辅，亟督兵出剿，与寇相遇，佥事董邦政，怒马突阵，连斩贼首十余级。邦辅麾军齐上，贼大败飞奔，被官军追至杨家桥，拦入绝地，会集各部兵，四面围住，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所有柘林遣来的寇党，杀得一个不留。文华闻寇众被围，兼程趋赴，欲攘夺邦辅功劳，及行至杨家桥，寇已尽歼，邦辅已驰表告捷，归功邦政。不劳费心。文华愤甚，乃选集浙兵，得四千人，与胡宗宪一同督领，拟进剿拓林老巢，一面约邦辅会剿。江南兵分三道，浙兵分四道，东西并进。到了松江，闻柘林贼已进据陶家港，遂进营砖桥，贼悉锐冲浙兵，浙兵惊溃，文华等不能禁遏，只好退走。一出手，便献丑。江南兵也陷贼伏中，死了二百多人。文华只诿罪邦辅，及佥事邦政，奏言两人愆约后期，以致小挫等情。世宗又要下旨逮问。给事中孙浚、夏栻等，力言邦辅实心任事，前此杨家桥一役，尽歼流贼，功绩显然，此次愆期，定有别故。文华遽请罪斥，殊属非是。世宗乃申饬文华秉公视师。文华料贼未易平，乃萌归志，会川兵破贼周浦，总兵俞大猷，复破贼海洋，文华遂上言水陆成功，请即还朝，有旨准奏。及文华到了京师，又奏称余倭无几，杨宜、曹邦辅等，不足平贼，只有胡宗宪可以胜任，于是杨宜免职，邦辅谪戍。独进宗宪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

已而东南败报，相继入京，世宗颇疑文华妄言，屡诘严嵩，嵩曲为解免。文华未免惊惶，又想了一法，推在吏部尚书李默身上，只说他与张经同乡，密图报复，所遣东南将吏，多不得人，以致败衄。世宗将信未信，会李默发策试士，试题中有“汉武征四夷，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晚节不终”等语。文华又得了间隙，即将策题封入，劾奏李默讪谤朝廷。这奏上去，当即降旨，将李默夺职，下狱拷讯，坐罪论死。又屈死了一个。

先是文华自浙返京，携回珍宝，先往严府请安，见了严嵩及世蕃，当将上等奇珍，奉

献数色，严嵩自然喜欢，文华又入内室，叩见嵩妻欧阳氏，复献上精圆的珍珠，翡翠的宝玉，且口口声声，呼欧阳氏为母亲，说了无数感激的话儿。妇人家最爱珍饰，又喜奉承，瞧着这义子文华，比世蕃要好数倍，正是爱上加爱，喜上加喜。方在尉问的时候，严嵩适自外入内，文华忙抢步迎接，步急身动，腰间的佩带，两边飘舞，也似欢迎一般。至嵩入就座，与文华续谈数语，欧阳氏忽插口道："相公年迈，所以遇事善忘。"嵩惊问何故？欧阳氏微笑，指着文华的腰带道："似郎君为国效劳，奔走南北，乃仍服着这项腰带，难道相公不能替他更新么？"这句话，明明是暗讽严嵩，叫他为文华保举，升任尚书的意思。统是珠玉之力。嵩以手捻须道："老夫正在此筹画哩，夫人何必着忙。"文华急下拜道："难得义父母如此厚恩，为儿设法升官，这正所谓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呢。"叫你多送点珍宝，便好报德。嵩随口说道："这没有什么难处。"欧阳氏复亲自离座，去扶文华，文华此时，非常快活，接连磕了几个响头，方才起来。这段描摹，维妙维肖。当即由嵩赐宴，加一赐字妙。两老上座，文华坐左，世蕃坐右，欢饮至晚，方才告别。

不到数日，即有李默一案发生，默与嵩本不相协，天然如此，不然，文华何敢劾奏。文华把他劾去，嵩亦暗中得意，乃入白世宗，极称文华的忠诚。世宗遂擢文华为工部尚书，并加封太子少保。文华喜出望外，忙去叩谢严嵩。嵩语文华道："我窥上头的意见，还是有些疑你，不过看我的颜面，加你官爵，你须想个法子，再邀主眷，方好保住这爵位呢。"文华复叩头道："还仗义父赐教。"嵩捻着须道："依我看来，不如再出视师。"文华道："闻得兵部议定，已遣侍郎沈良才出去，如何是好？"嵩笑道："朝旨尚可改移，部议算作什么！据此两语，可见严氏势力。你自去奏请视师，我再替你关说数语，保管易沈为赵了。"文华大喜，叩别回寓，即忙拜本自荐。嵩又为言良才不胜重任，不如仍遣文华，江南人民，感念文华德惠，现尚引颈遥望呢。不是江南人感德，却是分宜人感愤呢。世宗乃命文华兼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再下江南，沈良才仍回原职，自不必说。小子有诗叹道：

黜陟权由奸相操，居然贼子得荣褒。
试看献媚低头日，走狗宁堪服战袍。

文华再出视师，果能平倭与否，且至下回叙明。

倭寇与海盗联络，屡犯江浙，自当以御击为先。朱纨、王忬，皆专阃材，足以办贼，乃先后去职，忬且饮恨自尽。至张经继任，虽傲然自大，不无可訾，然王江泾一役，斩馘至二千级，当时推为第一胜仗，要不得谓非经之功。赵文华何人？乃敢冒功诬奏乎？是回于张经功过，厘然并举，而功足掩过之意，即在言外。文华既诬死张经，复诿罪曹邦辅，回朝以后，复陷害李默，种种鬼蜮，仿佛一严嵩小影。嵩为义父，文华为义儿，臭味相投，无怪其然。故文华所为之事，嵩必曲护之，至叙入嵩妻欧阳氏一段，描摹尽致，尤见得龌龊小人，善于献媚，后世之夤缘内室，借此博官者，无在非文华也。试展此回读之，曾亦自觉汗颜否乎？铸奸留影，为后人戒，知作者之寓意深矣。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却说赵文华再出视师，仗着监督的名目，益发耀武扬威，凌胁百官，搜括库藏，两浙、江淮、闽、广间，所在征饷，一大半充入私囊。不如是，不足馈严府。到了浙江，与胡宗宪会着，宗宪摆酒接风，格外恭谨。为报德计，理应如此。席间谈及军事，宗宪叹道："舶盗倭寇，日结日多，万万杀不尽的。若必与他海上角逐，争到何时，愚意不若主抚。"文华道："抚倭寇呢，抚舶盗呢？"据此一问，已见文华之不知兵。宗宪道："倭寇不易抚，也不胜抚，自然抚舶盗为是。"文华道："兄既有意主抚，何不早行筹办？"宗宪道："承公不弃，力为保荐，自小弟忝督军务，巡抚一缺，即由副使阮鹗继任，他偏一意主剿，屡次掣肘奈何？"文华道："有我到此，可为兄作主，何畏一鹗？"宗宪道："舶盗甚多，也不是全然可抚呢。目下舶盗，汪直为魁，但他有勇无谋，尚不足虑，只有徐海、陈东、麻叶三人，刁狡得很，恰不可不先收服。"文华道："徐海等既系刁狡，难道容易收服么？"宗宪笑道："小弟自有计较，只待公到，为弟作主，便好顺手去办了。"言至此，即与文华附耳数语，宗宪颇有干才，只因他趋附严、赵所以失名。文华大喜，便将一切军事，托付宗宪，自己惟征发军饷，专管银钱要紧。这是他的性命。

话分两头，且说宗宪既议决军情，便放心安胆，照计行去，先遣指挥夏正，往说徐海。海系杭州虎跑寺僧，因不守清规，奸淫大家姬妾，为地方士绅所逐，他遂投奔海上，与海寇陈东、麻叶结合，自称平海大将军，东劫西掠，掳得两个女子，作为侍妾，一名翠翘，一名绿珠，面貌很是妖艳。海遂左抱右拥，非常宠爱。夏正受宗宪计，拣了最好的珠宝簪珥，往赠翠翘、绿珠，属他乘间说海，归附朝廷，一面竟入见徐海道："足下奔波海上，何若安居内地？屈作倭奴，何若贵为华官？利害得失，请君自择！"徐海沉思良久道："我亦未尝不作此想，但木已成舟，不便改图。就使有心归顺，朝廷亦未必容我呢。"已被夏正说动了。夏正道："我奉胡总督命，正为抚君而来，君有何疑？"海复道："我此时变计归顺，胡总督即不杀我，也不过做了一个兵士罢了。"夏正道："胡总督甚爱足下，所以命我到此，否则足下头颅，已恐不保，还要我来甚么？"利诱威吓，不怕徐海不入彀中。海投袂起座道："我也不怕胡总督，你去叫他前来，取我头颅。"夏正道："足下且请息怒，容我说明情由。"一面说着，一面恰故意旁视左右，惹得徐海动疑起来，遂命左右退出，自与夏正密谈。夏正复道："陈东已有密约，缚君归降呢。"徐海大惊道："可真么？"正复道："什么不真！不过陈东为倭人书记，胡总督恐多反复，所以命我招君，君如缚献陈东、麻叶两人，归顺朝廷，这是无上的大功，胡总督定然特奏，请赏世爵哩。"徐海不禁沉吟。夏正道："足下尚以陈东、麻叶为好人么？君不负人，人将负君。"海乃道："待我细思，

再行报命。”正乃告别。

徐海即令人窥探陈东消息，可巧陈东已闻他迎纳夏正，适在怀疑，见了徐海的差人，恶狠狠的说了数语。差人返报徐海，海默忖道：“果然真了，果然真了。”入与二妾商议，二妾又竭力怂恿，叫他缚寇立功。贪小失大，妇女之见，往往如此。海遂诱缚麻叶，献至军前。宗宪毫不问讯，即令左右将他释缚，好言抚慰，且嘱他致书陈东，设法图海。麻叶方恨海入骨，那有不惟命是从？立刻写就书信，呈缴宗宪。宗宪并不直寄陈东，偏令夏正寄与徐海，兵不厌诈，此等反间计，恰好用这三人身上。徐海即将麻叶原书，寄与萨摩王亲弟，萨摩王是倭寇中首领，陈东正在他亲弟幕中，充当书办，见了此书，恼怒非常，也不及查明虚实，竟将陈东拿下，解交徐海。徐海得了陈东，东尚极口呼冤，海却全然不睬，带领手下数百人，押住陈东，竟来谒见胡宗宪。宗宪邀同赵文华，及巡抚阮鹗，邀鹗列座，无非是自鸣得意。依次升堂。文华居中，胡、阮分坐两旁，传见徐海。海戎装入谒，叩头谢罪，并向宗宪前跪下。宗宪起身下堂。手摩海顶道：“朝廷已赦汝罪，并将颁赏，你休惊恐，快快起来！”海应声起立，当由海手下党羽，牵入陈东。宗宪只诘责数语，也未尝叱令斩首。此中都有作用。一面取出金帛，犒赏徐海。海领赏毕，请借地屯众，宗宪笑道：“由你自择罢。”海答道：“莫若沈庄。”宗宪道：“你去屯扎东沈庄，西沈庄我要驻兵呢。”海称谢自去。原来沈庄有东西两处，外海内河，颇称险固，徐海请就此屯扎，尚是一条盘踞险要的计划。早已入人牢笼，怕你飞到那里去。

宗宪见徐海已去，却转问陈东道：“你与徐海相交多年，为何被他擒献呢？”反诘得妙。陈东正气愤填胸，便说：“徐海如何刁奸，并言自己正思归降，反被海缚献邀功，狡黠如此，望大帅切勿轻信！”宗宪微笑道：“原来如此，你果有心归诚，我亦岂肯害你？纯是诳语。但你手下可有余众么？”陈东道：“约有二三千人。”宗宪道：“你去招他进来，扎居西沈庄，将来我仍令你统率，好伺察这徐海呢。”东大喜称谢。宗宪忙令解缚，令他即日发书招众至西沈庄，暗中恰诈为东书，往寄东党道：“徐海已结好官兵，指日剿汝，汝等赶紧自谋，不必念我。”这封书到了西沈庄，东党自然摩拳擦掌；要去与东沈庄厮杀。个个中宗宪计，好似猴人弄猴。徐海见东党来攻，与他交战几次，互有杀伤。东党退去，徐海方顿足大悟道：“我中计了。”晓得迟了。急忙修好密书，投递萨摩王，说明自己与陈东，皆被宗宪所赚，悔之无及，今反自相残杀，势孤力穷，请王速发大兵，前来相救，事尚可图等语。当下遣偏裨辛五郎，赍书潜往，谁知早被胡宗宪料着，遣参将卢镗，守候途中，辛五郎适与相遇，无兵无械，被卢镗手到擒来。徐海尚眼巴巴的望着倭兵，忽有党羽来报，赵文华已调兵六千，与总兵俞大猷，直趋沈庄来了。徐海忙了手脚，忙令手下掘堑筑栅，为自守计。文华所调兵士，先到庄前，望见守御甚固，一时不敢猛攻，只在栅外鼓噪。文华无用，连他所调兵士，也是这般。幸俞大猷从海盐进攻，竟从东庄后面，乘虚攻入，徐海不及防备，只好弃寨逃命，一直奔至梁庄，官军从后追击，巧值大风卷地，乘风纵火，把徐海手下的贼众，烧毙大半。徐海逃了一程，前面适阻着一河，无路可奔，没奈何投入水中，官兵内有认识徐海的，大声呼道：“不要纵逃贼首徐海，他已入水去了。”徐海方在凫水，听着此语，忙钻入水底，有善泅水的官兵，抢先入水，纷纷捞捉。此时残寇败众，陆续

投水，横尸满河，打捞费事，等到捉着徐海，已是鼻息全无，魂灵儿早入水府去了。徐海已死，立即枭首，只翠翘、绿珠两美女，查无下落，大约在东沈庄中，已经毙命，倒是同命鸳鸯。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东沈庄已破，西沈庄亦立足不住，陈东余党，相率逃散，赵文华等奏称大捷。世宗命械系首恶，入京正法，文华乘此入朝，押解陈东、麻叶，到了京师，行献俘礼，陈东、麻叶磔死。加授文华为少保，宗宪为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锦衣千户，余将升赏有差。只阮鹗未曾提起。文华得此厚赏，又跑至严府叩谢，所有馈遗，比前次更加一倍。严嵩夫妇，倒也欢喜得很。独世蕃满怀奢望。闻得文华满载而归。料有加重的馈遗，文华恰知他生性最贪，平常物件，不必送去，独用了黄白金丝，穿成幕帐一顶，赠与世蕃，又用上好的珍珠，串合拢来，结成宝髻二十七枚，赠与世蕃的姬妾。原来世蕃贪淫好色，平时闻有美姝，定要弄他到手，所有爱妾，共得二十七人，几似天子二十七世妇。侍婢不计其数。这二十七位如夫人，个个享受荣华，鲜衣美食，寻常珍奇玩好，不足邀他一顾。此次文华还京，除馈献严嵩夫妇父子外，连他二十七个宠姬，都一一赠他宝髻，在文华的意思，也算是不惜金钱，面面顾到。确是阔绰。那知这种姬妾，瞧着宝髻，竟视作普通首饰，没有甚么希罕。世蕃见了金丝幕帐，也是作这般想，心上很是不足，只因不便讨添，勉强收受罢了。惟文华既得帝宠，一时的权位，几与严嵩相等，他暗想所有富贵，全仗严家提拔，自古说道盛极必衰，严氏倘若势倒，势必同归于尽。谁知自己势倒，比严氏还早。况且馈遗严氏珍物，共值数万金。世蕃对着自己，并不道谢，反装出一副懊恼的形容，长此过去，怕难为继，不如另结主知，免得受制严门。计非不是，其如弄巧反拙何？计划已定，遂一心一意的等候时机。

一日，至严嵩府第，直入书斋，只见严嵩兀坐小饮，文华行过了礼，便笑说道："义父何为独酌？莫非效李白举杯邀影么？"严嵩道："我那里有此雅兴？年已老了，发都白了，现幸有人，传授我药酒方一纸，据言常饮此酒，可得长生，我照方服了数月，还有效验，所以在此独酌哩。"文华道："有这等妙酒，儿子也要试服，可否将原方借抄一纸。"严嵩道："这也甚便，有何不可？"即命家人将原方检抄一份，给与文华。文华拜别自去。到了次日，便密奏世宗，言："臣有仙授药酒方一纸，闻说依方常服，可以长生不老。大学士严嵩，试饮一年，很觉有效，臣近日才知，不敢自私，谨将原方录呈，请皇上如法试服，当可延年。"有翼能飞，便相啄母，奸人之不足恃如此。世宗览疏毕，便道："严嵩有此秘方，未尝隶呈，可见人心是难料呢。今文华独来奏朕，到还有些忠心。"当下配药制酒，自不消说。

惟内侍闻世宗言，暗中将原疏偷出，报告严嵩，嵩不禁大怒，立命家人往召文华，不一时，已将文华传到。文华见了严嵩，看他怒容满面，心中一跳，连忙施礼请安。严嵩叱道："你向我行什么礼？我一手提拔你起来，不料你同枭獍，竟要坑死我么？"急得文华冷汗遍身，战兢兢的答道："儿、儿子怎敢！"丑态如绘。严嵩冷笑道："你还要狡赖么？你在皇上面前，献着何物？"文华支吾道："没、没有什么进献。"严嵩更不答语，取出袖中一纸，径向文华掷去。文华忙接过一瞧，乃是一张奏折，从头看去，不是别样文字，就

是密奏仙方的原疏。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面如土色，只好双膝跪地，磕头似捣蒜一般。严嵩厉声道："你可知罪么？"文华嗫嚅道："儿子知罪，求义父息怒！"嵩复道："那个是你的义父！"文华尚是叩头，嵩顾着家人道："快将这畜生拖出去！我的座前，不配畜生跪伏！"连跪伏尚且不许，严家之威焰可知。家人听着此语，还有什么容情，当有两人过来，把文华拉出相府。

文华回到私第，左思右想，无法可施，可怜他食不得安，夜不得眠，到了次日，天明即起，早餐才毕，盘算了许多时，方命舆夫整车，怏怏的登车而行。舆夫问往何处？文华才说是快往严府。须臾即至，由文华亲自投刺，门上的豪奴，煞是势利，看见文华，故意不睬。文华只好低声下气，求他通报。门奴道："相爷有命，今日无论何人，一概挡驾。"文华道："相爷既如此说，烦你入报公子。"门奴道："公子未曾起来。"想与二十七姬共做好梦哩。"文华一想，这且如何是好，猛然记起一人，便问道："萼山先生在府么？"门奴答道："我也不晓得他。"文华便悄悄的取出一银包，递与门奴，并说了无数好话，门奴方才进去。转瞬间便即出来，说是萼山先生有请，文华才得入内。看官！你道这萼山先生是何人？他是严府家奴的头目，呼作严年，号为萼山，内外官僚，夤缘严府，都由严年经手，因此人人敬畏，统称他为萼山先生。文华出入严府，所有馈遗，当然另送一份。此时彼此相见，文华格外客气，与严年行宾主礼，严年佯为谦恭，互相逊让一回，方分坐左右。一个失势的义儿，不及得势的豪奴。文华便问起严嵩父子。严年摇首道："赵少保！你也太负心了，该骂。相爷恨你得很，不要再见你面，就是我家公子，也与你有些宿嫌，暗应上文。恐此事未便转圜哩。"文华道："萼山先生！你无事不可挽回，此次总要请你斡旋，兄弟自然感激。"与家奴称兄道弟，丢尽廉耻。严年犹有难色，经文华与他附耳数语，才蒙点首。用一蒙字妙。时已晌午，严年方入报世蕃，好一歇，这一歇时，未知文华如何难过。始出来招呼文华。文华趋入，世蕃一见，便冷笑道："吾兄来此何为？想是急时抱佛脚呢。"文华明知他语中带刺，但事到其间，无可奈何，只好高拱手，低作揖，再三告罪，再四哀恳，世蕃才淡淡的答应道："我去禀知母亲，瞧着机缘，当来报知。"文华乃去。

过了两三日，不见世蕃动静，再去谒候，未得会面。又越两日，仍无消息，但闻严嵩休沐，料此日出入严府，定必多人，他也不带随役，独行至严府内，冲门直入。门役已屡受馈金，却也不去拦阻。到了大厅外面，停住脚步，暗从轩棂中探望，遥见严嵩夫妇，高坐上面，一班干儿子及世蕃，侍坐两旁，统在厅中畅饮，笑语声喧；正在望得眼热，忽见严年出来，慌忙相迎。严年低语道："公子已禀过太夫人了，太夫人正盼望你呢！"文华即欲趋入，严年道："且慢，待我先去暗报。"言毕自去。文华侧耳听着，又阅半晌，方闻嵩妻欧阳氏道："今日阖座欢饮，大众都至，只少一个文华。"嗣又由严嵩接口道："这个负心贼，还说他甚么？"从文华耳中听出，叙次甚妙。文华心中一跳，又在棂隙中偷瞧，见严嵩虽如此说，恰还没甚怒容，随又听得欧阳氏道："文华前次，原是一时冒失，但俗语说得好：'宰相肚里好撑船，'相公何必常念旧恶呢。"接连是严嵩笑了一声。这时候的赵文华，料知机会可乘，也不及待严年回报，竟大着胆闯将进去。走至严嵩席前，伏地涕泣。严嵩正欲再责，偏是欧阳夫人，已令家婢执着杯箸，添置席上，并叫起文华，入座

饮酒，一面劝慰道："教你后来改过，相公当不复计较了。"文华叩谢而起，方走至座位前，勉饮数巡。这番列座，趣味如何。未几酒阑席散，文华待外客谢别，方敢告辞。犹幸严嵩不甚呵责。总算放心归去。那知内旨传来，令他督建正阳门楼，限两日竣工，文华又不免慌张起来。正是：

相府乞怜才脱罪，皇城限筑又罹忧。

欲知文华何故慌张，容待下回分解。

胡宗宪用谋赚盗，计划层出不穷，颇得孙、吴三昧，徐海、陈东、麻叶，俱因此致戮。不得谓非宗宪之功。惟阿附赵文华，掠夺张经战绩，致为士论所不齿，可见有才尤须有德，才足办盗，而德不足以济之，终致身名两败，此君子之所以重大防也。文华患得患失，心愈苦，计愈左，纳宝髻反结怨世蕃，献酒方即得罪严嵩，彼岂竟顾前忘后，卤莽行事者？盖缘势利之见，横亘方寸，当其纳宝髻时，心目中只有严嵩，不遑计及世蕃，及献药方时，心目中只有世宗，不遑顾及严嵩，卒之左支右绌，处处受亏，所谓心劳日拙者非耶？一经作者演述，愈觉当日情形，跃然纸上。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却说嘉靖三十六年四月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偶然失火，损失甚巨，世宗下诏引咎，修斋五日。嗣用术士言，拟速建正阳门楼，作为厌禳。文华职任工部，无可推诿，奈朝旨命他两日竣工，一时仓猝，那里办得成就，因此慌张起来。当下鸠工赶筑，早夜不绝，偏是光阴易过，倏忽间过了两天，门楼只筑成一半。适严嵩入直，世宗与语道："朕令文华督造门楼，兴工两日，只筑一半，如何这般懈弛，敢是藐朕不成？"嵩复奏道："文华自南征以来，触暑致疾，至今未愈，想是因此延期，并非敢违慢圣旨呢。"也算回护文华。世宗默然不答。嵩退直后，即饬世蕃报知文华，令他见机引疾，免得谴谴。文华自然遵行，拜疏上去，当由世宗亲自批答，令他回籍休养。文华接旨，只好收拾行装，谢别严府。欧阳夫人，尚是怜他，命他留住数日，文华也就此留京，意中还望复职。适世宗斋祀，停进封章，文华令荫子怿思，文华、宗宪子，各任锦衣千户，已见上回。请假宫中，说是送父启程，无非望世宗再行留他。不料有旨传下，竟斥怿思顾家忘国，着既成边。文华意存尝试，目无君上，应削职为民。又是弄巧成拙。文华见了此旨，不由的涕泪交流，形神俱丧，又经

父子泣别，愁上加愁，没奈何带着家眷，雇舟南下。他平时本有蛊疾。遇着这番挫折，正是有生以来，第一种失意事，那得不故疾复发。一夕，忽胀闷异常，用手摩腹，扑的一声，腹竟破裂。肠出而死。想是中饱太多，致此孽报。所有娇妻美妾，扶丧归去，把从前富贵荣华，都付作泡影了。

且说胡宗宪闻文华罢归，失了内援，心中未免懊怅，所以剿的海寇，虽已除了徐海、陈东诸人，尚有汪直未死，仍然纵横海上。宗宪与汪直，同系徽人，直为海寇，母妻未曾带去，被拘狱中，宗宪令同乡士卒，至徽州释直母妻，迎至杭州，款待甚厚，且亲去慰问一次，嘱他母妻致书招直。直得家书，才知家属无恙，意颇感动。宗宪又遣宁波诸生蒋洲往说汪直，直喟然道："徐海、陈东、麻叶三人，统死在胡督手中，我难道也自去寻死么?"蒋洲道："此言错了。徐海、陈东等人，与胡督并非同乡，所以为国除害，不得不尔。君与他同籍徽州，应有特别情谊。现在足下宝眷，俱在杭州，一切衣食，统由胡总督发给，足下试思！若非念着乡亲，肯这般优待吗?"直复道："据你说来，胡督真无意害我么?"蒋洲道："非但无意害君，还要替君保奏。"直踌躇半晌，方道："即如此，你且先去！我便率众来降了。"洲遂与他约期而别，返报宗宪，据事陈明！宗宪大喜。谁知待了数日，毫无影响。巡按周斯盛，入语宗宪道："此必汪直诈计，蒋洲被贼所给，反来诳报，也不能无罪呢。"当下将蒋洲系狱。洲复追述宣谕始末，并言汪直为人，粗鲁豪爽，不致无故失约，此次愆期，或为逆风所阻，亦未可知。供簿才毕，外面有骑卒禀报，称是："舟山岛外，有海船数艘，内有寇众多人，头目便是汪直，他虽说是来降，沿海将吏，因他人多滋疑，已经戒备，只禀大帅，如何处置便了。宗宪道："他既愿来投诚，何必疑他。"当与周斯盛商议，仍拟遣蒋洲招直。斯盛尚恐蒋洲难恃，请另遣别人。宗宪乃将蒋洲还系，蒋洲系狱，出斯盛一言，蒋洲得生，亦由斯盛一言，乃知塞翁失马，未始非福。另遣指挥夏正，往招汪直。直见将吏戒严，未免心慌，当问夏正道："将先生何故不来?"夏正道："蒋先生适有别遣，无暇到此。"汪直道："胡督疑我误期么？我因中道遇风，舟为所损，还易他舟，所以误期。"夏正道："胡督心性坦白，断不致疑。"直终未信，只遣养子王 滶，随夏正见宗宪。宗宪问直何为未至？王 滶道："我等好意投诚，乃闻盛兵相待，莫怪令人滋疑了。"宗宪解谕再三，王 滶乃道："汪头目极愿谒见大帅，奈被左右阻住，如蒙大师诚意招待，可否令一贵官同去。易我头目上来，以便推诚相见。"宗宪道："这也何妨。"仍着夏指挥同行便了。夏正奉命，只好再与王 滶同往，当由王 滶留住舟中，一面请汪直登岸，去见宗宪。宗宪居然开门相迎，直入门请罪，跪将下去。宗宪忙亲自扶起，笑说道："彼此同乡，不啻弟兄，何必客气。"遂邀他坐了客位。直既坐定，慨然道："大帅不记前非，招我至此，身非木石，宁有不感激隆情？此后当肃清海波，借赎前罪。"宗宪道："老兄敢战有为，他日为国家出力，分土酬庸，爵位当在我辈之上。"直大喜道："这全仗大帅提拔呢。"宗宪遂盛筵相待，一面令麾下发给蔬米酒肉，送与直舟，即派夏正为东道主，款待舟中党目。直此时已喜出望外，感激十分，筵宴既罢，留直住居客馆，命文牍员缮好奏疏，请赦汪直前罪，即日拜发出去。

过了数天，复旨已到，由宗宪展开恭读，不禁皱起眉来，原来复旨所称："汪直系海

上元凶，万难肆赦，即命就地正法”云云。宗宪一想：“这事如何了得，但朝旨难违，只好将直枭首，夏指挥的生死，当然不能兼顾了。”随即不动声色，即日置酒，邀汪直入饮。酒至数巡，宗宪拱手道：“我日前保奏足下，今日朝旨已转，足下当高升了。”直才说了“感谢”二字，但见两旁的便门齐辟，拥出无数持刀佩剑的甲士，站立左右，汪直甚为惊异。宗宪高声语直道：“请足下跪听朝旨。”直无奈离座，当由宗宪上立，直跪在下面，宗宪依旨朗读，念到“就地正法”四字，即有甲士上前，竟将直捆绑起来。直厉声道：“胡宗宪！胡宗宪！我原说你靠不住，不料又堕你计，你真刁狡得很！”骂亦无益。宗宪道：“这恰要你原谅，奏稿具在，不妨检与你看。”直恨恨道：“还要看什么奏稿，总之要我死罢了。”宗宪也不与多辩，当命刀斧手百名，将汪直推出辕门，号炮一声，直首落地。这信传到直舟，那班杀人不眨眼的党目，个个气冲牛斗，立把夏正拿下，你一刀，我一剑，剁作肉泥，无端为汪直偿命，这是宗宪误人处。当即扬帆自去。党众尚有三千人，仍然联络倭寇，到处流劫，宗宪也不去追击。夏正死不瞑目。竟奏称巨憝就诛，荡平海寇等语。世宗大悦，封宗宪为太子太保，余皆迁赏有差，这且慢表。

且说世宗闻外寇渐平，正好专心斋醮，且云：“叛恶就擒，统是鬼神有灵，隐降诛殛。”因此归功陶仲文，加封为恭诚伯。惟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伪谋被泄，下狱诛死。朝用由郭勋进身，勋已早死，朝用何能长生？一面命翰林院侍读严讷，修撰李春芳等，并为翰林学士，入直西内，代撰青词。内外臣工，统是揣摩迎合，阴图邀宠。徽王载埨，系英宗第九子见沛曾孙，承袭祖荫，嗣封钧州。他父厚爝，素与陶仲文结交，仲文称他忠敬奉道，得封真人，颁给金印。藩王加封真人，古今罕闻。厚爝死后，载埨嗣爵，奉道贡媚，世宗仍命佩真人印。时有南阳方士梁高辅，年逾八十，须眉皓白，两手指甲，各长五六寸，自言能导引服食，吐故纳新。载埨遂请他入邸，虔求指教。高辅慨然应允，除面授吐导外，再替他修合妙药。看官！你道他药中用着何物？据《明史杂闻》上记及，是用童女七七四十九人，第一次天癸，露晒多年，精心炼制，然后可服。服食后，便有一种奇效，一夕可御十女，恣战不疲，并云：“可长生不死，与地仙无异。”原来是一种春药。载埨依法服食，即与妃嫔等实地试验，果然忍久耐战，与前此大不相同。他恰不敢蔽贤，遂通书仲文，请为高辅介绍，荐奉世宗，世宗年已五十，精力寖衰，后宫嫔御，尚有数十，靠了一个老头儿，那里能遍承雨露，免不得背地怨言，世宗也自觉抱歉，就使微有所闻，也只好含忍过去。此次由仲文荐入高辅，传受婴儿姹女的奇术，并彭祖、容成的遗方，一经服习，居然与壮年一般，每夕能御数妃，喜得世宗欣幸过望，立授高辅为通妙散人。且因载埨荐贤有功，加封为忠孝真人。载埨益自恣肆，擅坏民屋，作台榭苑囿，杖杀谏官王章，又微服游玩扬州，被巡兵拘住，羁留三月，潜行脱归，暗中却贻书高辅，托词借贷，私索贿赂，高辅搁置不报。载埨待了多日，未得复音，再拟发书诘责，凑巧高辅有信寄到，总道是有求即应，惠我好音，谁知展书一瞧，并没有什么财帛，载在书中，只说是皇上需药，一时不及提炼，忆尊处尚有余药，特遣人走取云云。那时载埨不禁大愤，勃然说道：“兀那负心人，不有本藩，何有今日？我欲求他，他绝不提起，他欲求我，我还要答应他么？”当下复绝来使，只说是存药已罄，无从应命。来使去后，恰着人赍药入京，给与陶

仲文，托他权词入献。你不送去也罢了，偏要多一周折，真是弄巧反拙了。高辅闻知此事，很是忿恨，便入奏世宗，把载埨在邸不法事，和盘说出。未免负心。世宗即隐遣中官密访，至中官还奏，所有高辅奏请的事情，语语是实。并说载埨诈称张世德，自往南京，强购民女等因，于是世宗震怒，夺去载埨的真人印。陶仲文虽爱载埨，也不敢代为辩护。冤冤相凑，有南中民人耿安，叩阍诉冤，告称载埨夺女事，安知非梁高辅主使。当下遣官按治，复得实据，狱成具奏。有诏废载埨为庶人，幽锢凤阳。载埨悔恨交迫，竟尔投缳自尽。妃妾等亦皆从死，子女被徙开封，徽王宗祀，从此中绝了。

载埨既死。世宗益宠信梁高辅，高辅为帝合药，格外忠勤，且选女八岁至十四岁的凡三百人，入宫豢养。这些童女，闲居无事，或充醮坛役使，或司西内供奉，内中有个姓尚的女子，年仅十三，秀外慧中，选值西内，一夕黄昏，世宗坐诵经偈，运手击磬，忽觉困倦起来，打了一个瞌睡，把击磬的槌，误敲他处，诸侍女统低头站着，不及瞧见，就使瞧着了他，也不敢发声。独尚女失声大笑，这一笑惊动天颜，不禁张目四顾，眼光所射，正注到尚女面上，梨涡半晕，尚带笑痕，本拟疾声呵叱，偏被她一种憨态，映入眼波，不知不觉的消了怒气，仍然回首看经。可奈情魔一扰，心中竟忐忑不定，只瞳神儿也不由自主，只想去顾尚女。尚女先带笑靥，后带怯容，嗣又俯首弄带，越显出一副娇痴情状。灯光下看美人，愈形其美。世宗越瞧越爱，越爱越怜，那时还有甚么心思念经？竟信口叫她过来，一面令各侍女退出。各侍女奉旨退班，多半为尚女捏一把汗，偏这世宗叫过尚女，略问她履历数语，便掷去磬槌，顺手牵住尚女，令坐膝上。尚女不敢遽就，又不敢竟却，谁意世宗意拢她笑靥，硬与她亲一个吻。尚女急摆脱帝手，立起身来，世宗岂肯放过，复将他纤腕携住，扯入内寝，尚女无法可施。毕竟皇恩隆重，不为已甚，出令内侍宣召庄妃。庄妃事在此处插入，销纳无痕。庄妃姓王，从丹徒徙居金陵，由南都官吏选入，初未得宠，寂寞深宫，未免伤怀。她却幼慧能诗，吟成宫词数律，借遣愁衷。适被世宗闻知，因才怜色，遂召入御寝，春宵一度，其乐融融，遂册为庄妃。嗣加封贵妃，主仁寿宫事。先是方后崩后，应五十九回。正宫虚位，世宗属意庄妃，陶仲文窥知上意，暗向庄妃索赂，当为援助。偏偏庄妃不与，仲文因此怀恨，遂上言帝命只可特尊，不应他人敌体。世宗本信重仲文，况连立三后，依然中绝，想是命数使然，不便强为，遂将立后事搁起不提。惟宠爱庄妃，不让中宫，此番宣召，实是令她瓜代的意思。待至庄妃召至，尚女已起身别去，世宗也不遑与庄妃谈论，便令她卸妆侍寝，续梦高唐。庄妃年逾花信，正是婪尾春风，天子多情，佳人擅宠，恰似一对好凤凰，演出两度风流事，这且不必琐述。已不免琐述了。越两宿，世宗复召幸尚女，尚女还是心惊，推了片时，无法违旨，只好再去领赐。世宗称他为尚美人，后复册封寿妃。又要大笑了。正在老夫少妻，如胶如漆的时候，忽有一内监趋入。呈上一幅罗巾，巾上有无数血痕，由世宗模模糊糊的，细览一番，方辨出一首七言的律句来。其诗道：

闷倚雕栏强笑歌，娇姿无力怯宫罗。
欲将旧恨题红叶，只恐新愁上翠蛾。

雨过玉阶天色净，风吹金锁夜凉多。
从来不识君王面，弃置其如薄命何。

世宗阅罢，不禁流下泪来。究竟此诗为谁氏所作，且看下回表明。

明有两汪直，一为宫役，一为海寇，两人以直为名，非但不足副实，且皆为罪不容死之徒。然彼此互较，吾宁取为海寇之汪直。直亡命有年，顾闻母妻之居养杭州，即有心归顺，似尚不失为孝义。后与蒋洲约降，中途遇风，仍易舟而来，其守信又可概见。宗宪为之保奏，使之清海自赎，亦一时权宜之计，明廷不察，必令诛戮降附，绝人自新之路，且使被质之夏正，为所支解，吾不禁为汪直呼冤，吾又不禁为夏正呼冤也。世宗有意修醮，乃好杀如彼，而好仙又如此，方士杂进，房术复同，清心寡欲者，固如是乎？况年愈五十，竟逼十三龄之女子，与之侍寝，当时只图色欲，不计年龄，其后不肇武曌之祸者，犹其幸尔。或谓尚美人不见史传，或系子虚，然稗乘中固明载其事，夫庄妃且不载正传，况尚美人乎？史笔多从阙略得此书以补入之，亦束晰补亡之遗义也。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却说世宗看罢血诗，不禁流泪，这血诗系宫人张氏所作。张氏才色俱优，入宫时即蒙召幸，但性格未免骄傲，平时恃着才貌，不肯阿顺世宗，当夕数次，即致失宠。秋扇轻捐，人主常态。嗣是禁匿冷宫，抑郁成疾，呕血数月，夭瘵而亡。未死前数日，便将呕出的余血，染指成诗，书就罗巾上面，系着腰间。明代后宫故例，蒙幸的宫人，得病身亡，小殓时必留身边遗物，呈献皇上，作为纪念。张氏死后，宫监照着老例，取了罗巾，赍呈世宗。世宗未免有情，那得不触起伤感？当下便诘责宫监，何不早闻？宫监跪奏道："奴婢等未曾奉旨，何敢冒昧上渎？"这语并未说错。世宗闻言，不觉变悲为怒，斥他挺撞，喝令左右将他拿下，一面趋出西内，亲自去看张氏。但见她玉骨如柴，银眸半启，直挺挺的僵卧榻上，不由的叹息道："朕负你了。"说毕，揾着两行泪珠，叱将内侍撵出数人，与前时拿下的宫监，一同加杖。有几个负痛不起，竟致毙命，这且休表。

且说前锦衣卫经历沈炼，因劾奏严嵩，谪戍保安，炼独赴戍所，应六十二回。里中父老，闻悉得罪原因，共为扼腕，遂辟馆居炼，竟遣子弟就学。炼谆谆教诲，每勖生徒以忠孝大节，及严嵩父子作奸罔上等情，塞上人素来戆直，既闻炼语，交口骂嵩，且缚草为人像，一书李林甫，一书秦桧，一书严嵩，用箭攒射，拍手称快。炼或单骑游居庸关，登山遥望，往往戟手南指，詈嵩不已，甚至痛哭乃归。嫉恶太严，亦是取死之道。这事传达京师，

嵩父子切齿痛恨。适宣府巡按路楷，及总督杨顺，统系嵩党，世蕃遂嘱使除炼。路、杨两人，自然奉命惟谨。会蔚州获住妖人阎浩，连坐颇众，杨顺语路楷道："此番可以报严公子了。"路楷道："莫非将炼名窜入么？"一吹一唱，确是同调。杨顺点头，遂诬炼勾通妖人，意图不轨。奏牍上去。内有严嵩主持，还有什么不准。即日批复，着令就地正法。杨顺便命缚炼，牵入市中，将他斩首，籍没家产。嵩给顺一子锦衣千户，楷擢太常卿，顺意尚未足，怏怏道："严公不加厚赏，难道心尚未惬么？"复将炼子襄、衮、褒三人，一同系狱。衮、褒不堪遭虐，先后致死。襄发戍极边。

未几，有鞑妇桃松寨，叩关请降，当由杨顺传入，桃松寨以外，尚有头目一人。桃松寨自言，系俺答子辛爱妾，受夫荼毒，因此来归。顺不及细讯，即将两人送入京师。其实两人是一对露水夫妻，恐被辛爱察出，或至丧命，所以同来降顺。辛爱遣使索妾，为顺所拒，遂集众二十万人，入雁门塞，连破应州四十余堡，进掠大同，围右卫数匝，杨顺大怒，只得致书辛爱，愿送还桃松寨，乞令缓兵。一面申奏朝廷，诡言辛爱款关，愿以叛人邱富等，易还桃松寨，奏下兵部复讯。尚书许论，请如顺议，乃给桃松寨出塞。使杨顺阴告辛爱。辛爱捕戮桃松寨，仍然围攻大同右卫，且分兵犯宣蓟，顺又大惧，贿巡按路楷七千金，求为掩蔽。楷爱财如命，自然代他遮瞒，可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杨路交蔽的情形，渐被给事中吴顺来察觉，抗疏并劾。世宗方怒顺召寇，见了此奏，立命逮顺及楷下狱。兵部尚书许论，亦连坐罢官，另简杨博为兵部尚书。廷议以博素知兵，欲御北寇，非博不办，乃命博出督宣大军务。博驰檄各镇，谕诸帅克日会集，同仇御侮。辛爱闻知此信，引兵径去。博抵大同，励生恤死，筑堡浚濠，边境以固，寇不敢近。已而辛爱复号召诸部，入寇滦河，蓟辽总督王忬，发兵防剿，号令数易，遂致失利，寇大掠而去。

先是杨继盛冤死，王忬令子世贞，代为治丧，且作诗哀吊，暗刺严嵩，嵩因此恨忬。忬有古画一幅，为世蕃所闻，遣人丐取，得画而归。嗣因画系赝鼎，料知为忬所欺，心益不平。全是私意。至是滦河闻警，震动京师。都御史鄢懋卿，密承嵩嘱，令御史王渐、方辂等，交章劾忬，说他纵寇殃民，遂由嵩拟旨逮问，锻炼成狱，竟罹大辟。嵩以鄢懋卿构死王忬，得泄隐恨，意欲把他升官，作为酬报。适盐课短绌，遂乘机保荐懋卿，极称他熟悉鹾政，可为总理。世宗立即允准、特命懋卿总督全国盐运。明制分设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运司，各专责成，运司以上，无人统辖。懋卿总理盐政，乃是当时特设，格外郑重。自奉命出都后，挈着家眷，巡查各区，沿途市权纳贿，势焰熏天，所有仪仗，非常烜赫，前呼后拥，原不必说，惟后面又有五彩舆一乘，用十二个大脚妇女，充作舆夫，舆中坐着一位半老徐娘，金翠盈头，罗绮遍体，俊目四顾，旁若无人，这人不必细猜，料应是总理盐政鄢懋卿的妻室。抬出乃夫的官衔，不啻出丧时的铭旌。彩舆以后，又有蓝舆数十乘，无非是粉白黛绿，鄢氏美姬。一日不可无此。每至一处，无论抚按州县，无不恭迎，供张以外，还要贿送金钱，才得懋卿欢心。及巡至两浙，道出淳安，距城数里，并不见有人迎接，复行里许，才见有两人彳亍前来，前面的衣服褴褛，仿佛是一个丐卒，后面同行的，虽然穿着袍服，恰也敝旧得很，几似边远的驿丞模样。未述姓氏，先叙服色，仍是倒戟而出之法。两

人走近舆旁，前后互易，由敝袍旧服的苦官儿，上前参谒。懋卿正在动怒，不由的厉声道："来者何人？"那人毫不畏怯，正色答道："小官便是海瑞。"久仰大名。懋卿用鼻一哼，佯作疑问道："淳安知县，到那里去，乃令汝来见我。"海瑞复朗声道："小官便是淳安知县。"懋卿道："你便是淳安知县么？为何不坐一舆，自失官体？海瑞道："小官愚昧，只知治理百姓，百姓安了，便自以为幸全官体。今蒙大人训诲，殊为不解。"驳得有理。懋卿道："淳安的百姓，都亏你一人治安吗？"当头一棒。险恶之甚。海瑞道："这是朝廷恩德，抚按规为，小官奉命而行，何功足录？惟淳安是一瘠县，并且屡遭倭患，凋敝不堪，小官不忍扰民，为此减役免舆，伏求大人原谅！"懋卿无言可责，只好忍住了气，勉强与语道："我奉命来此，应借贵署权住一宵！"海瑞道："这是小官理应奉迎。但县小民贫，供帐简薄，幸大人特别宽宥哩！"懋卿默然。当由海瑞前导，引入县署。瑞自充差役，令妻女充作仆婢，茶饭酒肉以外，没有甚么供品。懋卿已怀着一肚子气，更兼那妻妾等人，都是骄侈成习，口餍膏粱，暗中各骂着混帐知县，毫没道理。懋卿反劝慰道："今日若同他使气，反似量小难容，将来总好同他算帐。我闻他自号刚峰，撞在老夫手中，无论如何刚硬，管教他销灭净尽呢。海瑞别号，乘便带出。当下在淳安挨过一宿，翌日早起，便悻悻然登程去了。过了月余，海瑞在署中接到京信，闻被巡盐御史袁淳所劾，有诏夺职。海瑞坦然道："我早知得罪鄢氏，已把此官付诸度外，彭泽归来，流芳千古，我还要感谢鄢公呢！"言下超然。便即缴还县印，自归琼山去了。海瑞以外，尚有慈溪知县霍与瑕，亦因清鲠不屈，忤了懋卿，一同免官。懋卿巡查已毕，饬加盐课，每岁增四十余万，朝旨很是嘉奖。懋卿得了重赂，自然与严家父子一半平分。南京御史林润，劾他贪冒五罪，留中不报。不加罪于林润，暗中已仗徐阶。

是时严嵩父子，权倾中外，所有热中士人，无不夤缘奔走，趋附豪门，独有翰林院待诏文征明，狷介自爱，杜绝势交。世蕃屡致书相招，终不见答。征明原名文璧。后来以字为名，能文工绘，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三人，同籍吴中，号为吴中四才子。祝允明别号枝山，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徐祯卿字昌谷，三人皆登科第，文采齐名。祝善书，唐善画，徐善诗，放诞风流，不慕荣利，惟征明较为通融。世宗初年，以贡生诣吏部应试，得授翰林院待诏，预修武宗实录，既而乞归，张璁、杨一清等，俱欲延致幕下，一律谢绝。四方乞求征明书画，接踵到来，征明择人而施，遇着权豪贵阀，概不从命，因此声名愈盛。叙入吴中四子，于征明独有褒辞，是谓行文不苟。就是外国使臣，过他里门，亦低徊思慕，景仰高踪。严嵩父子，夙加器重，奸人亦爱高士，却也奇怪。至屡招不往，世蕃遂欲设法陷害。可谓险毒。可巧嵩妻欧阳氏患起病来，一时不及兼顾，只好把文征明事，暂且搁起。

欧阳氏为世蕃生母，治家颇有法度，尝见严嵩贪心不足，颇以为非，每婉言进谏道："相公不记钤山堂二十年清寂么？"看官听着！这钤山堂，系严嵩少时的读书堂，嵩举进士后，未得贵显，仍然清苦异常，闭户自处，读书消遣，著有《钤山堂文集》，颇为士林传诵。当时布衣蔬食，并不敢有意外妄想，及躐入仕途，性情改变，所以欧阳氏引作规诫。不没善言。嵩未尝不知自愧，可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已习成贪诈，就使床第中言，

也是不易入耳。欧阳氏见嵩不从，复去训斥世蕃，世蕃似父不似母，闻着母教．亦当作耳边风一般，平时征歌选色，呼类引朋，成为常事；惟一经欧阳氏瞧着，究属有些顾忌，不敢公然纵肆。至欧阳氏病殁，世蕃当护丧归籍，嵩上言臣只一子，乞留京侍养，请令孙鹄代行。世宗准奏，于是世蕃大肆佚乐，除流连声色外，尚是干预朝事。惟名为居丧，究未便出入朝房，代父主议。嵩年已衰迈，时常记忆不灵，诸司遇事请裁，尝答道："何不与小儿商议？"或竟云："且决诸东楼。"东楼便是世蕃别字。可奈世蕃身在苫块，心在娇娃，自母氏殁后，不到数月，复添了美妾数人，麻衣缟袂中，映着绿鬓红颜，愈觉俏丽动人。欲要俏，须带三分孝。那时衔哀取乐，易悲为欢，每遇朝臣往商，辄屏诸门外；至严嵩飞札走问，他正与狎客侍姬，酣歌狂饮，还有什么闲工夫，去议国家重事；就使草草应答，也是模糊了事，毫不经心。从前御札下问，语多深奥，嵩尝瞠目不能解，惟经世蕃瞧着，往往十知八九，逐条奏对，悉当上意。又阴结内侍，纤悉驰报，报必重赏，所以内外情事，无不闻知。迎合上意，赖有此尔。此次世蕃居丧，专图肉欲，所有代拟奏对，多半隔膜，有时严嵩迫不及待，或权词裁答，往往语带模棱，甚至前言后语，两不相符，世宗渐渐不悦；嗣闻世蕃在家淫纵，更加拂意。

适直方士蓝道行，以扶乩得幸，预示祸福，语多奇中，世宗信以为神。一日，又召道行扶乩，请乩仙降坛，问及长生修养的诀门。乩笔写了数语，无非是清心养性，恭默无为等语。世宗又问现在辅臣，何人最贤？乩笔又迅书道："分宜父子，奸险弄权，大蠹不去，病国妨贤。"十六字胜于千百本奏章。世宗复问道："果如上仙所言，何不降灾诛殛？"乩笔亦随书道："留待皇帝正法。"妙。世宗心内一动，便不再问。究竟蓝道行扶乩示语，是否有真仙下降，小子无从证实，请看官自思罢了。不证实处，过于证实。

隔了数日，世宗所住的万寿宫，忽遇火灾，一时抢救不及，连乘舆服御等件，尽付灰烬，御驾只得移住玉熙宫。玉熙宫建筑古旧，规模狭隘，远不及万寿宫，世宗悒悒不乐，廷臣请还大内，又不见从。自杨金英谋逆后，世宗迁出大内，故不愿还宫。严嵩请徙居南内，这南内是英宗幽居的区处。世宗生性，多忌讳，谨小节，览了嵩奏，怎得不恼，这也是严嵩晦运将至，故尔语言颠倒，屡失主欢。时礼部尚书徐阶，已升授大学士，与工部尚书雷礼，请重行营建，计月可成。世宗喜甚，即行许可。阶子璠为尚宝丞，兼工部主事，奉命督造，百日竣工。世宗心下大慰，即日徙居，自是军国大事，多谘徐阶，惟斋醮符箓等类，或尚及严嵩。言官见嵩失宠，遂欲乘机下石，扳倒这历年专政的大奸臣。御史邹应龙，尤具热诚。一夕，正拟具疏，暗念前时劾嵩得罪，已不乏人，此次将如何下笔？万一弹劾无效，转蹈危机，如何是好。想到此处，不觉心灰意懒，连身子也疲倦起来。忽有役夫入请道："马已备好，请大人出猎去。"应龙身不由主，竟离座出门，果然有一骏马，鞍鞯具备，当即纵身腾上，由役夫授与弓箭，纵辔奔驰，行了里许，多系生路，正在惊疑交集，蓦见前面有一大山，挡住去路，山上并无禽兔，只有巨石岩岩，似将搏人，他竟左手拔箭，右手拈弓，要射那块怪石，一连三箭，都未射着，免不得着急起来。忽闻东方有鸟鹊声，回头一望，见有丛林密荫，笼住小丘，仿佛一座楼台，参差掩映。写得逼真。他恰不管甚么，又复拈弓搭箭，飕的射去，但听得豁喇一声，楼已崩倒。为这一响，

不由的心中一跳，拭目再瞧，并没有甚么山林，甚么夫马，恰只有残灯闪闪，留置案上，自身仍坐在书室中，至此才觉是南柯一梦。迷离写来，令人不可端倪，直到此笔点醒，方见上文用笔之妙。是时谯楼更鼓，已闻三下，追忆梦境，如在目前，但不识主何吉凶；沉思一会，猛然醒悟道："欲射大山，不如先射东楼，东楼若倒，大山也不免摇动了。"解释真确，并非牵强。遂重复磨墨挥毫，缮成奏稿，即于次日拜发。小子曾记有古诗二语，可为严嵩父子作证。其诗道：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退雷轰荐福碑。

欲知疏中如何劾奏，且待下回补录。

海瑞以刚直名，固明史中之所谓佼佼者。坊间小说，及梨园戏剧间，每演严嵩，必及海瑞，或且以严嵩之得除，由海瑞一人之力。是皆属后世之附会，不足采及。严氏专政，海瑞第宰淳安，即欲劾嵩，亦无从上奏。（后人且于严嵩时间，窜入吕调阳、张居正等，与嵩为难，尤属盲说。）惟鄢懋卿南下，道出淳安，瑞供帐简薄，抗言贫邑，不能容轩车，致为懋卿所嗛，嗾令巡盐御史袁淳，弹劾落职，是固备载史传，非子虚乌有之谈也。此外如蓝道行扶乩，邹应龙梦猎，俱见正史，亦非捏造。惟一经妙笔演述，则触处成春，靡不豁目。中纳文征明一段，旁及吴中四才子，尤足为文献之征。史家耶？小说家耶？合而为一，亦足云豪矣。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却说御史邹应龙，因得了梦兆，专劾东楼，拜本上去，当由世宗展览，疏中略说：

世蕃凭借权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馈遗，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道公行，群丑竞趋，索价转巨。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一万二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赃贿，为之通关节者，不下十余人，而伊子锦衣卫严鹄，中书严鸿，家奴严年，中书罗龙文为甚，即数人之中，严年尤为狡黠，世蕃委以腹心，诸鬻官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竞为媚奉，呼曰萼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广置良田

美宅于南京、扬州等处，无虑数十所，而以恶仆严冬主之。押勒侵夺，怙势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尤有甚者，往岁世蕃遭母丧，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养，令其子鹄，代为扶榇南旋，世蕃名虽居忧，实系纵欲。狎客曲宴拥侍，姬妾屡舞高歌，日以继夕。至鹄本豚鼠无知，习闻赃秽，视祖母丧，有同奇货，骚扰道路，百计需索。其往返所经，诸司悉望风承色，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贪婪无度，掊克日棘，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偿己买官之费，如此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天人灾警，安得不迭至？臣请斩世蕃首，以示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报而溺爱恶子，弄权黩货，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幸乞陛下明鉴！

世宗览罢，即召入大学士徐阶，与他商议。阶密请道："严氏父子，罪恶昭彰，应由陛下迅断，毋滋他患。"世宗点首。阶即趋出，径造严府。此时严嵩父子，已闻应龙上疏，恐有不测，见阶到来，慌忙出迎。寒暄甫毕，即问及应龙劾奏事。阶从容答道："今日小弟入值西内，适应龙奏至，上头阅罢，不知何故大怒，立召小弟问话。弟即上言严相柄政多年，并无过失，严公子平日行为，应亦不如原奏的利害，务乞圣上勿可偏听。小弟说到此语，但见天威已经渐霁，谅可无他虞了。"这是徐阶弄巧处。嵩忙下拜道："多年老友，全仗挽回，老朽应当拜谢。"对付夏言故态，又复出现。世蕃亦随父叩头，惊得徐阶答礼不迭，连称不敢，一面还拜，一面扶起严嵩父子。世蕃且召出妻孥，全体叩首，阶又谦让不遑，并用好言劝慰，方才别去。

严嵩父子，送阶出门，还家未几，即有锦衣卫到来，宣读诏书，勒令严嵩致仕，并逮世蕃下狱。嵩跪在地下，几不能起，但见世蕃已免冠褫衣，被锦衣卫牵扯而去。嵩方徐徐起来，泪如雨下，呜呜咽咽的说道："罢了！罢了！徐老头儿明知此事，还来探试，真正可恶！"你也被人播弄么？转又自念："现在邀宠的大臣，莫如徐阶，除他一人，无可营救。"正在满腹踌躇，鄢懋卿、万寀等，都来探望。万寀为大理寺卿，懋卿时已入任刑部侍郎，两人都是严府走狗。见了严嵩，嵩方与交谈，不防锦衣卫又到，立索世蕃子严鹄、严鸿，及家奴严年，吓得严嵩说不出话。鄢、万两人，也是没法，只好将三人交出，由锦衣卫带去。忽又由家人通报，中书罗龙文，也已被逮了。真要急死。这时候的严府内外，统是凄惶万状，窘迫十分，大众围住鄢懋卿、万寀，求他设法。懋卿搔头挖耳的，想了一会，方道："有了！有了！"与罢了罢了四字，相映成趣。大家闻了此语，忙问何法？懋卿道："你等休要慌张，自有处置！"说罢，便与严嵩附耳数语。嵩答道："这也是无法中的一法，但恐徐老头儿作梗，仍然不行。"万寀道："何妨着人往探，究竟徐老头儿是何主见？"嵩乃遣心腹往探徐阶，未几还报，传述徐阶言语，谓我非严氏，无从得高官厚禄，决不负心等语。懋卿道："这老头儿诡计多端，他的言语，岂可深信，我等且照计去办再说。"随即匆匆别去。不一日，有诏将蓝道行下狱，原来道行扶乩，已被懋卿等察知，此次欲救世蕃，遂贿通内侍，倾陷道行，只说应龙上疏，由道行主唆所致。世宗果然中计，竟将

道行拘系起来。懋卿等复密遣干役，嘱令道行委罪徐阶，便可脱罪。道行道："除贪官是皇上本意，纠贪罪是御史本职，何预徐阁老事？"偏不受绐，鄢懋卿等奈何？严嵩父子奈何？这数语报知懋卿，弄得画饼充饥，仍然没法，不得已减等拟罪，只坐世蕃得赃八百两，余无实据，于是世蕃得谪戍雷州卫，其子鹄鸿，及私党罗龙文，俱戍边疆，严年永禁，擢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侍郎魏谦吉等，皆坐奸党，贬谪有差。

未几，御史郑洛，劾奏鄢懋卿、万寀,朋比为奸，鄢、万皆免官。又未几，给事中赵灼、沈淳、陈瓒等，先后劾工部侍郎刘伯跃，刑部侍郎何迁，右通政胡汝霖，光禄寺少卿白启常，副使袁应枢，湖广巡抚都御史张雨，谕德唐汝楫，国子祭酒王材，俱系严家亲故，陆续罢去。舆论大快。

已而朝旨复下，加恩宥严鸿为民，令侍嵩归里。徐阶见诏，以世宗竟复向嵩，不无后患，急欲入内启奏。世宗望见徐阶，便召他上前，与语道："朕日理万机，不胜劳敝，现在庄敬太子载壑，虽已去世，幸载垕载圳，俱已年长，朕拟就此禅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卿意以为何如？"阶叩头极谏，力持不可。世宗道："卿等即不欲违大义，但必天下皆仰奉朕命，阐玄修仙，然后朕可在位呢。"阶尚欲申奏，世宗又道："严嵩辅政，约二十多年，他事功过不必论，惟赞助玄修，始终不改，这是他的第一诚心。今嵩已归休，伊子已伏罪，敢有再来多言，似邹应龙一般人物，朕决不宽贷，定当处斩！"欲禁止徐阶之口，故尔先言。阶不禁失色，唯唯而退。及归至私第，默念："严嵩已去，一时未必起复，这且还是小事，惟裕王载垕，景王载圳，并出邸中，居处衣服无殊，载圳意图夺嫡，莫非运动内禅，致有今日之谕，此事不可不预防呢。"看官总还记着！小子于五十九回中，曾叙过世宗八子，夭逝五人，只载壑立为皇太子，载垕封裕王，载圳封景王，载壑年逾弱寇，又遭病殁，当时廷臣曾请续立裕王，世宗以两次立储，皆不永年，因拟延迟时日，再行册立。景王本册封安陆，只是留京不遣，徐阶乃潜结内侍，嘱他乘间奏请，说是景邸在京，人言藉藉，应早事安排云云。此策一行，才有旨令景王就国，景王就封四年，尝侵占土地湖陂，约数万顷，既而病逝，世宗语徐阶道："此儿素谋夺嫡，今已死了。"言下似觉惬意，并无悲感。阶亦不过敷衍两语，暗中恰不免失笑，这是后话不表。复应第五十九回事，看似闲文，实是要笔。

且说严嵩就道后，尚密赂内侍，令讦发道行奸状。道行竟长系不放，瘐死狱中。乩仙何不助他一臂。及嵩到南昌，正值万寿期近，即与地方官商议，在南昌城内铁柱观中，延道士蓝田玉等，为帝建醮，祈求遐福。田玉自言能书符召鹤，嵩即令他如法施行，田玉登坛诵咒，捏诀书符，在炉中焚化起来，纸灰直冲霄汉，不到片刻，居然有白鹤飞来，绕坛三匝，望空而去。嵩遂与田玉交好，令授召鹤的秘法，一面制成祈鹤文，托巡抚代奏。时陶仲文已死，又死了一个神仙。朝命御史姜儆、王大任等，巡行天下，访求方士，以及秘书符箓等件。姜、王二人，到了江西，与嵩会晤，嵩便将蓝田玉所授符箓，浼他入献。旋得朝旨，温词褒奖，并赐金帛；随即上表谢恩，并乘机干请，略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赴戍千里，臣一旦填沟壑，无人可托后事。惟陛下格外矜怜，特赐臣儿放归，养臣余年。"等语，谁料世宗竟怫然道："嵩有孙鸿侍养，已是特别加恩，还想

意外侥幸么?”这语也出严嵩意外。嵩闻世宗谕旨,甚是怏怏,忽见世蕃父子,自外进来,不觉又惊又喜,便问道:“你如何得放回家!”世蕃道,“儿不愿去雷州卫,所以暗地逃回。”嵩复道:“回来甚好,但或被朝廷闻知,岂非罪上加罪么?”世蕃道:“不妨事的。皇上深居西内,何从知悉?若虑这徐老头儿,哼!哼!恐怕他这头颅,也要不保哩。”嵩惊问何谓?世蕃道:“罗龙文亦未到戍所,现逃入徽州歙县,招集刺客,当取徐老头儿及应龙首级,泄我余恨。”嵩跌足道:“儿误了。今幸圣恩宽大,俾我善归,似你赃款累累,不予重刑,但命谪戍,我父子仍然平安;尚未吃一点苦楚,他日君心一转,可望恩赦,再享荣华。如你所说,与叛逆何异?况且朝廷今日,正眷重厚升,徐阶别字。升迁应龙,倘闻你有阴谋,不特你我性命难保,恐严氏一族,也要尽灭了。”为世蕃计,尚是金玉之言。世蕃不以为然,尚欲答辩,忽闻人声鼎沸,从门外喧嚷进来。嵩大惊失色,正要命家人问故,但见门上已有人进报,说是伊王府内,差来三十名校尉,二十余名乐工,硬索还款数万金,立刻就要付他。嵩叹道:“有这等事么?他也未免逼人了。”当下责备门役道:“你所司何事,乃容他这般噪闹?”门役回答道:“他已来过数次,声势汹汹,无理可喻。”嵩闻言,气得面色转青,拈须不语。看官!道这伊王是何人?原来是太祖二十五子厉王㰘的六世孙,名叫典楧,贪戾无状,性尤好色,尝夺取民舍,广建邸第,重台复谢,不啻宫阙;又令校尉乐工等人,招选民间女子,共得七百余人,内有九十名中选,留侍王宫,其余落选的女子,勒令民家纳金取赎。校尉乐工等,乐得从中取利,任情索价,并择姿容较美的,迫他荐枕。上下淫乱,日夕取乐,就是民间备价赎还,也是残花败柳,无复完璧。巡抚都御史张永明等,上言罪状,有旨令毁坏宫室,归还民女,并执群小付有司。典楧抗不奉诏,永明等又复奏闻,经法司议再加罪,照徽王载埨故例,废为庶人,禁锢高墙。载埨事见六十六回。典楧方才恐惧,即遣人赍金数万,求严嵩代为转圜,严嵩生平所爱的是金银,便老实收受,一口答应;那知自己也失了权势,惘惘归来。典楧闻这消息,因令原差索还,不要加息,我说伊王还是厚道。接连数次,都被门上挡住,他乃特遣多人,登门硬索。严嵩不愿归还。又不好不还,沉吟了好一歇。怎禁得外面越噪越闹,不得已将原金取出,付还来使。乐工校尉等,携金自去,到了湖口,忽遇着绿林豪客,蜂拥而来,大都明火执仗,来夺金银,乐工等本是没用,彼此逃命要紧,管着甚么金银,校尉三十名,还算有点气力,拔刀相向,与众盗交斗起来,刀来刀往,各显神通,究竟寡不敌众,弱不敌强,霎时间血染猩红,所有三十名校尉,只剩得八九人,看看势力不及,也只好弃了金银,落荒逃去。众盗撵金归还,顺路送到严府。看官阅此!这班绿林豪客,难道是严府爪牙么?据小子所闻,乃是世蕃暗遣家役,及带来亡命徒多人,扮作强盗模样,劫回原金。严氏父子,喜出望外,自不消说。世蕃狡险,一至于此。典楧已经得罪,还向何处申诉,眼见得这项劫案,没人过问了。

世蕃见无人举发,胆子越大,益发妄行。招集工匠数千人,大治私第;建园筑亭;豪奴悍仆,仍挟相府余威,凌轹官民。适有袁州推官郭谏臣,奉公出差,道过嵩里。但见赫赫华门,百工齐集,搬砖运木,忙碌非常;内有三五名干仆,狐裘貂袖。在场监工,仍然是颐指气使,一呼百诺的气象。谏臣私问随役道:“这不是严相故第么?”随役答一

“是”字，谏臣乘便过去，将入工厂，观察形景，不防厂中已有人喝道：“监工重地，闲人不得擅入，快与我退下去！”谏臣的随役，抢上一步，与语道：“家主是本州推官。”言未已，那人复张目道：“什么推官不推官，总教推出去罢了。”推官的名义，想是这般。谏臣听了，也不禁启问道：“敢问高姓大名？”那人复道：“谁不晓得是严相府中的严六？”谏臣冷笑道：“失敬失敬！”严六尚谩辱不绝，随役正要与他理论，被谏臣喝止，悄然走出。厂内也有稍稍知事的，语严六道：“地方有司，应该尊敬一点，不要如此待慢。”严六道：“京堂科道等官，伺候我家主人，出入门下，我要叱他数声，那个敢与我抗？偌大推官，怕他什么？”谏臣踉跄趋走，工役等一齐嘲笑，随手拾起瓦砾，接连掷去，作为送行的礼物。放肆已极。那时谏臣忍无可忍，不能不发泄出来，小子有诗咏道：

意气凌人太不该，况遭州吏一麾来。
豪门转瞬成墟落，才识豪奴是祸媒。

毕竟谏臣如何泄愤，容俟下回表明。

徐阶之使诈，不亚于严嵩，然后人多毁嵩而誉阶，以阶之诈计，为嵩而设。明无阶，谁与黜嵩？然后知因地而施，诈亦成名。古圣贤之所以重权道者，正为此也。但严氏之被谴，何一不由自取？于阶固无术焉。嵩以青词得幸，骤跻显位，柄政至二十余年，无功于国，专事殃民，而其子世蕃，贪黠尤过乃父，放利而行，怨愈丛，祸愈速，安得不倾？安得不亡？况逃戍所，豢恶客，劫还贿银，嵩之所不敢为者，而世蕃独为之。死已临头，犹且大肆，此而不遭覆殁，天下尚有是非乎？至于豪奴走狗，凌辱推官，恃势行凶，更不足道，然亦未始非严嵩父子之所酿成。有悍主乃有悍仆，敢告当世，毋挟强以取祸焉。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却说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受严六的凌辱，无从泄愤，遂具书揭严氏罪恶，呈上南京御史林润。巧值林润巡视江防，会晤谏臣，又由谏臣面诉始末，把罗龙文阴养刺客事，亦一一陈明。林润遂上疏驰奏道：

臣巡视上江，备访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

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推严世藩为主。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朝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为名，聚众至四千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

疏入后，世宗大加震怒，立命林润捕世蕃等，入京问罪。林润得旨，一面檄徽州府推官栗祁，缉拿罗龙文，一面亲赴九江，与郭谏臣接洽。谏臣先白监司，将严府工匠四千人，勒令遣散，然后围住世藩府第。罗龙文在徽州，闻有缉捕消息，急忙逃至严府，不防严府已围得水泄不通，此时自投罗网，还有甚么侥幸？一声呼喝，已被拿住，严世蕃本无兵甲，所有工匠，已被遣散，只好束手受缚。林润乃谕袁州府，详访严氏罪状，汇集成案，复上疏劾严嵩父子道：

世蕃罪恶，积非一日，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子严鹄、严鸿为爪牙，占会城廒仓，吞宗藩府第，夺平民房舍，又改厘祝之宫以为家祠，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栏横槛，峻宇雕墙，巍然朝堂之规模也。袁城之中，列为五府，南府居鹄，西府居鸿，东府居绍庆，中府居绍庠，而嵩与世蕃，则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世蕃已逾天府，诸子各冠东南，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而曰朝廷无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而曰朝廷无如我乐。甚者畜养厮徒，招纳叛卒，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解，明称官舍，出没江广，劫掠士民，其家人严寿二、严银一等，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劫人金钱，半岁之间，事发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祸心，阴结典楧，在朝则为宁贤，居乡则为宸濠，以一人之身，而总群奸之恶，虽赤其族，犹有余辜。严嵩不顾子未赴伍，朦胧请移近卫，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国法为不足遵，以公议为不足恤，世蕃稔恶，有司受词数千，尽送父嵩。嵩阅其词而处分之，尚可诿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纵之，又曲庇之，此臣谓嵩不能无罪也。现已将世蕃、龙文等，拿解京师，伏乞皇上尽情惩治，以为将来之罔上行私，藐法谋逆者戒！

这疏继上，世宗自然动怒，立命法司严讯。世蕃在狱，神色自若，反抵掌笑道：“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龙文已经下狱，难道能请龙王么？严氏旧党，在京尚多，统为世蕃怀忧，暗中贿通狱卒，入内探望。世蕃道：“招摇纳贿，我亦不必自讳，好在当今皇帝，并未办过多少贪官，此层尽可无虑。若说聚众为逆，尚无实在证据，可讽言官削去。我想杨沈两案，是廷臣常谈，据为我家罪案，今烦诸位当众宣扬，只说这两案最关重大，邹、林两人，并未加入奏疏，那里能扳倒严氏？他们听以为真，再去上疏，那时我便可出狱了。”奇谈。大众道：“杨、沈两案，再或加入，情罪愈重，奈何谓可出狱？”我亦要问。世蕃道：“杨继盛、沈炼下狱，虽由我父拟旨，终究是皇上主裁，若重行提及，必然触怒皇上，加

罪他们，我不是可脱罪么？”世宗脏腑，已被他窥透，故在京时所拟奏对，无不中彀，几玩世宗于股掌之上，此次若非徐阶，亦必中彼计，奸人之巧伺上意也如此。大众领计而去，故意的游说当道，扬言都中，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果然堕入狡谋，拟将杨、沈两案，归罪严氏，再行劾奏。属稿已定，走谒大学士徐阶，谈及续劾严氏的事情。徐阶道：“诸君如何属稿，可否令我一闻？”光升道：“正要就正阁老呢。”说罢，即从怀中取出稿纸，交与徐阶。阶从头至尾，瞧了一遍，淡淡的说道：“法家断案，谅无错误，今日已不及拜疏，诸君请入内厅茗谈罢。”于是阶为前导，光升等后随，同入内厅，左右分坐。献茗毕，阶屏退家人，笑向光升等问道：“诸君意中，将欲活严公子么？”奇问，恰针对世蕃奇谈。光升等齐声答道：“小严一死，尚不足蔽罪，奈何令他再活？”阶点首道：“照此说来，是非致死小严不可，奈何牵入杨、沈两案？”老徐出头，小严奈何。张永明道：“用杨、沈事，正要他抵死。”阶又笑道：“诸君弄错了。杨、沈冤死，原是人人痛愤，但杨死由特旨，沈死由泛旨，今上英明，岂肯自承不是吗？如果照此申奏，一入御览，必疑法司借了严氏，归罪皇上，上必震怒，言事诸人，恐皆不免，严公子反得逍遥法外，骑款段驴出都门去了。”仿佛孙庞斗智。光升闻到此言，才恍然大悟，齐声道：“阁老高见，足令晚辈钦服，但奏稿将如何裁定，还乞明教？”阶答道：“现在奸党在京，耳目众多，稍一迟延，必然泄漏机谋，即致败事，今日急宜改定，只须把林御史原疏中，所说聚众为非的事件，尽情抉发，参入旁证，便足推倒严氏了。但须请大司寇执笔。”光升谦不敢当，永明等复争推徐阶，阶至此，方从袖中取出一纸，示众人道：“老朽已拟定一稿，请诸公过目，未知可合用否？”预备久了。众人览稿，见徐阶所拟，与林润原奏，大略相似，内中增入各条，一系罗龙文与汪直交通，贿世蕃求官；二系世蕃用术者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规模不亚王阙；三系勾结宗人典楧，阴伺非常，多聚亡命，北通胡虏，南结倭寇，互约响应等语。光升道：“好极！好极！小严的头颅，管教从此分离了。”徐阶即召缮折的记室，令入密室，阖门速写。好在光升等随带印章，待已写毕，瞧了一周，即用印加封，由光升亲往递呈，大众别去徐阶，专待好音。

是时世蕃在狱，闻光升、永明等，已将杨、沈两案加入，自喜奸计得行，语龙文道：“众官欲把你我偿杨、沈命，奈何？”龙文不应。世蕃握龙文手，附耳语道：“我等且畅饮，不出十日，定可出狱。皇上因此还念我父，再降恩命，也未可知。惟悔从前不先取徐阶首，致有今日，这也由我父养恶至此，不消说了。功则归己，过则归父。今已早晚可归，用前计未迟，看那徐老头儿，及邹林诸贼等，得逃我手吗？”除非后世。龙文再欲细问，世蕃笑道：“取酒过来，我与你先痛饮一番，到了出狱，自然深信我言，毋劳多说。”原来两人在狱，与家居也差不多。没有如夫人相陪，究竟不及家里。他手中有了黄金，那一个不来趋奉，所以狱中役卒，与家内奴仆一般。两人呼酒索肉，无不立应，彼此吃得烂醉，鼾睡一宵。到了次日午后，忽有狱卒走报，朝旨复下，着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鞫讯，已来提及两公了。世蕃诧异道：“莫非另有变卦吗？”言未已，当有锦衣卫趋入，将两人反剪而去。不一时，已到长安门，但见徐老头儿，正朝服出来，三法司等一同恭迓，相偕入厅事中，据案列坐。两人奉召入厅，跪在下面，徐阶也未尝絮问，只从袖中取出原疏，掷令世蕃自阅。世

蕃瞧罢，吓得面色如土，只好连声呼冤。徐阶笑道："严公子！你也不必狡赖了。朝廷已探得确凿，方命我等质问，以昭信实。"世蕃着急道："徐公！徐公！你定要埋死我父子吗？"何不立取彼首。徐阶道："自作孽，不可活，怨我何为？"言毕，便语三法司道："我等且退堂罢！"法司应命，仍令世蕃等还系。徐阶匆匆趋出，还至私第，亲自缮疏，极言事已勘实，如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速正典刑，借泄公愤！这疏上去，好似世蕃的催命符，不到一日，即有旨命将世蕃、龙文处斩。世蕃还系时，已与龙文道："此番休了。"奸党齐来探望，世蕃只俯首沉吟，不发一言。还有何想？即而下诏处斩，两人急得没法，只得抱头痛哭。其时世蕃家人，多到狱中，请世蕃寄书回家，与父诀别。当下取过纸笔，磨墨展毫，送至世蕃面前。世蕃执笔在手，泪珠儿簌簌流下，一张白纸，半张湿透，手亦发颤起来，不能书字。也有今日。转瞬间监斩官至，押出两人，如法捆绑，斩决市曹。难为了数十个如夫人。朝旨又削严嵩为民，令江西抚按籍没家产。抚按等不敢怠慢，立至严府查抄，共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三百余万两，珍异充斥，几逾天府。更鞫彭孔及严氏家人，得蔽匿奸盗，占夺民田子女等状，计二十七人，一律发配，将严嵩驱出门外，家屋发封。嵩寄食墓舍后，二年饿死。相士之言，不为不验。二十余年的大奸相，终弄到这般结局，可见古今无不败的权奸，乐得清白乃心，何苦贪心不足哩。大声呼喝，不啻暮鼓晨钟。

嗣是徐阶当国，疏请增置阁臣，及以吏部尚书严讷，礼部尚书李春芳，并兼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一面再惩严党，将鄢懋卿、万寀、袁应枢等，充戍边疆，了结奸案。总督东南军务胡宗宪，因素党严嵩，心不自安，又见倭患未靖，恐遭谴责，乃于一岁中两获白鹿，赍献京师，并令幕下才士徐文长，附上表章，极称帝德格天，祥呈仙鹿等因。世宗览表，见他文辞骈丽，雅颂同音，不由的极口的赞赏，当晋授宗宪为兵部尚书，兼节制巡抚，如三边故事。且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大受朝贺。已而宗宪复献白龟二枚，五色芝五茎，草表的大手笔，又仗着徐文长先生。名副其实。世宗越加喜欢，赐名龟曰玉龟，芝曰仙芝，告谢如前。赍宗宪有加礼。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徐文长履历，略行叙述：越中妇孺，多道文长轶事，故不得不提出略叙。文长名渭，浙江山阴人氏，少具隽才，且通兵法，惟素性落拓不羁，所作文词，多半不中绳墨，因此屡试不合，仅得一衿。至宗宪出督浙东，喜揽文士，如归安人茅坤，鄞人沈明臣等，均招致幕府。文长亦以才名见知，受聘入幕，除代主文牍外，且屡为宗宪主谋。凡擒徐海，诱汪直，统由文长筹画出来，所以宗宪很是优待。后来宗宪被逮，文长脱归，佯狂越中，卒致病死。至今越中妇孺，谈及徐文长三字，多能传述轶闻，说他如何忮刻，其实都是佯狂时候的故事，文长特借此取乐，聊解牢骚呢。力为文长解免。

话休叙烦，且说胡宗宪位置愈高，责任愈重，他平时颇有胆略，与倭寇大小数十载，屡得胜仗，每临战阵，亦必亲冒矢石，戎服督师，不少畏缩。嘉靖三十八年，江北庙湾，及江南三川沙，连破倭寇，江、浙倭患稍息，流劫闽、广。宗宪既节制东南，所有闽、广军务，亦应归他调遣，凡总兵勋戚大臣，走谒白事，均从偏门入见，庭参跪拜。宗宪直受不辞，稍稍违忤，即被斥责。以此身为怨府，积毁渐多。且自严氏衰落，廷臣多钩考

严党，宗宪虽然有功，总难逃严党二字。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已经谤书满箧，刺语盈廷。世宗本是个好猜的主子，今日加褒，明日加谴，几成常事，至给事中陆宗仪等，劾他为严氏余党，始终自恣等罪，遂下旨夺宗宪职，放归田里。越年复有廷臣续弹，有诏逮问，宗宪被逮至京，自恐首领不保，服毒身亡。颇为宗宪下曲笔，然谓其难逃严党，已成定评。宗宪一死，倭益猖獗，竟陷入福建兴化府，焚掠一空。自倭寇蹂躏东南，州县卫所，屡被残破，从未扰及府城。兴化为南闽名郡，夙称殷富，既被陷入，远近震动，幸有一位应运而生的名将，为国宣劳，得破宿寇，终以此平定东南，这位名将是谁，就是定远人戚继光。个儿郎齐声喝采。继光字元敬，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初隶胡宗宪部下，任职参将，能自创新法，出奇制胜。闽患日急，巡抚游得震飞章入告，且请调浙江义乌兵往援，统以继光。世宗准奏，并起复丁忧参政谭纶，及都督刘显，总兵俞大猷，合援兴化。刘显自广东赴援，部兵不满七百人，惮寇众不敢进，但在府城三十里外，隔江驻兵。俞大猷前被宗宪所劾，遣戍大同，至是复官南下，兵非素统，仓猝不便攻城，亦暂作壁上观，专待继光来会。倭寇据兴化城三月，奸淫掳掠，无所不至，既饱私欲，乃移据平海卫，都指挥欧阳深战死。事闻于朝，罢巡抚游得震，代以谭纶，令速复平海卫所。适戚继光引义乌兵至，乃令继光将中军，刘显率左，大猷率右，进攻平海。倭寇忙来迎战，第一路遇着戚继光，正拟摇旗呐喊，冲将过去，不防戚家军中，鼓角骤鸣，各军都执筒喷射，放出无数石灰，白茫茫似起烟雾，迷住眼目，连东西南北的方向，一时都辨不清楚。倭兵正在擦目，戚家军已经杀到，手中所执的兵器，并非刀枪剑戟，乃是一二丈长的筤筅，随手扫荡，打得倭兵头破血流，东歪西倒。这筤筅究是何物？据戚继光所著练兵实记上载着，系将长大的毛竹，用快刀截去嫩梢细叶，四面削尖枝节，锋快如刀，与狼牙棒铁蒺藜相似，一名叫作狼筅，系继光自行创制的兵器。倭兵从未见过这般器械，惊得手足无措，急忙四散奔逃。那知逃到左边，与刘显相遇，一阵乱砍，杀死无数。逃到右边，与俞大猷相值，一阵乱搠，又杀得一个不留。还有返奔的倭人，经继光驱军杀上，头颅乱滚，颈血飞喷，顿时克复平海卫，把余倭尽行杀死，转攻兴化，已剩得一座空城，所有留守的倭兵，统皆遁去。这番厮杀，共斩虏首二千数百级，被掠的丁壮妇女，救还三千人。小子有诗赞戚继光道：

偏师制胜仗兵韬，小丑幺么宁许逃。
若使名豪能代出，亚东何自起风涛？

欲知以后倭寇情形，且从下回再表。

严世蕃贪婪狡诈，几达极点，而偏遇一徐阶，层层窥破，着着防备，竟致世蕃授首，如庞涓之遇孙膑，周瑜之遇诸葛孔明，虽有谲谋，无从逃避，看似世蕃之不幸，实则贪诈小人，必有此日。不然，人何乐为正直而不为贪诈乎？严氏党与，多非善类，惟胡宗宪智勇深沉，力捍寇患，不可谓

非专阃材，乃以趋附严赵，终至身败名裂，一失足成千古恨，有识者应为宗宪慨矣。书中褒贬甚公，抑扬悉当，而叙及戚继光一段，虽与俞大猷、刘显等，并类叙明，笔中亦自有高下，非仅仅依事直书已也。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箓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却说戚继光等克复兴化，福州以南，一律平靖，惟沿海等处，尚有余倭万余人，往来游弋，扰害商旅，未几又进攻仙游。继光闻警，即引兵驰剿，与倭人相遇城下，一声号令，如风驰潮涌一般，突入敌阵。那倭酋见戚军旗帜，已是心惊胆落，略战数合，急奔向同安而去。继光挥兵追击，至王仓坪地面，杀敌数百。余寇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直捣倭酋巢穴，擒斩殆尽；还有杀不尽的余党，都逃向广东潮州方面，又被俞大猷迎头截击，几无噍类。统计倭寇起了二十多年，攻破城邑，杀伤官吏军民，不可胜纪，转漕增饷，天下骚然，至是受了大创，才不敢入寇海疆，东南方得安枕了。归结倭患。

当下以海氛肃清，封章入告。世宗以为四方无事，太平可致，越发注意玄修。方士王金、陶仿、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陆续应募，先后到京，作伪售奸等事，不一而足。一夕，世宗方在御幄中，闭目趺足，演习打坐的工夫，忽闻席上有一物下坠，开目寻视，见近膝处有大蟠桃两枚，连枝带叶，色甚鲜美，随手取食，味甘如醴。次日临朝，与廷臣言及，都说皇上诚敬通神，所以仙桃下降，世宗愈加虔信，即命方士等建醮五日夜。醮坛未撤，又降仙桃。万寿宫内所畜白兔寿鹿，各生三子，群臣又复表贺。世宗下诏褒答，有三锡奇祥等语。上欺下蒙，成何政体。并授各方士为翰林侍讲等官。得勿与清季牙科进士，工科举人，同类共笑乎？陶仲文子世恩，希邀恩宠，伪造五色灵龟灵芝，呈入西内，称为瑞征。又与王金、陶仿、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杜撰仙方，采炼药品进御。其实此类药品，统非神农本草所载，燥烈秽恶，难以入口。世宗求仙心切，放开喉咙，服食下去。不料自服仙药后，中心烦渴，反致夜不成寐。问诸众方士，统说是服食仙药，该有此伏，乃擢世恩为太常寺卿，王金为太医院御医，陶仿为太医院使，刘文彬等为太常寺博士。滥假名器，无逾此日。

时有陶仲文徒党胡大顺，得罪被斥，复希进用，竟伪造万寿全书一册，诡说由吕祖乩授，内有秘方，系用黑铅炼白，服饵后可以长生，名叫先天玉粉丸，当遣党徒何廷玉，赍送京师。可巧江西道士蓝田玉，由姜儆、王大任，邀他入京，屡试召鹤秘法，颇得世宗宠信。回应六十八回。廷玉遂走此门路，复贿通内侍赵楹，将方书进献。世宗披览数页，大半言词怪僻，情节支离，不由的奇诧起来，便问赵楹道，“既云乩示，扶乩的人，现在何

处？”赵楹答说：“现在江西。”世宗不答。揣世宗不答意，恐已疑为严党。赵楹走报田玉，田玉转告廷玉道：“你师傅大喜了。皇上正在此惦念哩！”廷玉也欢喜不迭，即与田玉计较，诈传上命，征大顺入京。大顺到京后，往见田玉，自恐前时有罪，不便再入面君。田玉也不免迟疑起来，又去与赵楹商议。赵楹笑道：“这也何妨，皇上老眼昏花，难道尚能记得吗？就使记得姓名，亦不难改名仍姓。前名胡大顺，今名胡以宁，不就可没事么？”大顺心喜，当由蓝田玉出面，具疏上奏，只说是扶乩的人，已经到京。世宗随即召见，大顺硬着头皮，趋入西内，三呼舞蹈毕，跪伏下面。偏是世宗眼快，瞧见他的面目，似曾相识，只一时记不起来，略问数语，便令退去。

世宗的体质，本是不弱，精神也很过得去，平时览决章奏，彻夜不倦，自从服过仙方，遂致神经错乱，状类怔忡，白日间遇着鬼物，或有黑气一团，瞥眼经过，不见仙而见鬼，莫非遇着鬼仙。其实是真阳日耗，虚火上炎的缘故。世宗不知此因，反令蓝田玉等，入宫祈禳。可奈祷了数日，毫无灵验。这岂祈禳所能免的？田玉恐缘此得罪，只说是蓝道行下狱冤死，所以酿成厉鬼等语。同姓应该帮助，且为同业预防，田玉之计，可谓狡矣。世宗似信非信，不得不问大学士徐阶。徐阶奏道：“胡大顺不畏法纪弛，乃敢冒名以宁，混入斋宫。蓝田玉私引罪人，胆大尤甚，臣意请严行惩处，休信妄言！”世宗愕然道：“胡以宁便是大顺么？怪不得朕召见时，装出一种鬼鬼祟祟的模样，朕亦粗忆面目，似曾见过，这等放肆小人，岂可轻恕？”至此才知，想世宗已死了半个。徐阶道：“宫中黑眚，出现已久，亦岂因道行瘐死，致成鬼魅？况蓝田玉系严氏党羽，妄进白铅，居心很是叵测。甚至伪传密旨，外召大顺，若非执付典刑，何以惩恶？”说得世宗勃然奋发，立饬锦衣卫拿问蓝、胡两人，并付法司严讯。待至供证确实，拟成大辟，并因狱词牵连赵楹，一并问罪。不意世宗反悔惧起来，又欲把他宽宥，徐阶忙入谏道：“圣旨一出，关系甚重，若听诈传，他日夜半发出片纸，有所指挥，势将若何？”世宗乃命将蓝田玉、胡大顺、赵楹三人，一概处斩。但世宗虽诛此三恶，斋醮事依旧奉行。是时前淳安知县海瑞，因严、鄢伏罪，复起为户部主事，见世宗始终不悟，独与妻孥僮仆等，预为诀别，竟誓死上疏，当由世宗展阅。其词云：

> 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诚一日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诸臣讲求天下利病，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世宗览到此处，竟致怒气直冲，将奏本掷至地上，顾语内侍道："竖子妄言，快与朕拿住此人，不要放走了他！"太监黄锦，方在帝侧，即还奏道："闻此人上疏时，已预买棺木，与妻子诀别，僮仆等亦皆遣散，坐待斧钺，决不遁走的。"当下传旨，命将海瑞系狱。锦衣卫奉命去后，黄锦复将原疏检起，仍置座右，世宗取疏重读，不觉心有所触，默念蓝田玉、胡大顺等，都是假药为名，蒙蔽朕躬，海瑞所言，亦有足取。遂自言自语道："这人可拟比干，但朕确非商纣呢"相去无几。自是世宗遂患痼疾，渐将批奏事搁起。自四十四年孟冬，心常烦懑，直到次年正月，服药无效，病反加重。这是仙药的灵效。意欲往幸承天，亲谒显陵，取药服气，遂召徐阶入见，问明可否？阶劝帝保重，不可轻出。世宗又道："朕觉得自己烦躁，不愿理事，因此欲闲游散闷。倘恐朕出外后，京都震动，朕却有一法在此。裕王年已及壮，不妨指日内禅，此后朕无所牵累，便好逍遥自在了。阶又奏称："龙体违和，但教保养得宜，自可告痊，内禅一事，暂从缓议为是。"世宗又道："卿不闻海瑞詈朕么？朕不自谨惜，致此病因，若使朕得御便殿，坐决机宜，何至被他毁谤呢。"始终是恶闻直言。阶复奏道："海瑞语多愚戆，心尚可谅，还乞陛下格外恕他！"瑞之不死，赖有此言。世宗叹道："朕也不愿多杀谏臣了。"阶退出后，法司奏称海瑞讪上，罪应论死，世宗略略一瞧，便即搁过一边，并不加批，瑞因得缓死。

转眼间已是暮春，徐阶荐吏部尚书郭朴，及礼部尚书高拱，可任阁事。于是命朴兼武英殿大学士，拱兼文渊阁大学士，既而自夏入秋，世宗痼疾愈深，气喘面赤，腹胀便闭。求仙结果，如是而已。乃自西苑还入大内。太医等轮流诊治，无可挽回，延至冬季，竟崩于乾清宫，享寿六十，当由徐阶草就遗诏，颁示中外道：

> 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现在监者即释复职，特此遗谕！

遗诏一下，朝野吏民，无不感激涕零，独郭朴、高拱两阁臣，以阶不与共谋，未免怏怏。朴语拱道："徐公手草遗诏，讪谤先帝，若照律例上定罪，不就要处斩么?"嗣是两人与阶有隙，免不得彼此龃龉，后文再表。

且说世宗既崩，承袭大统的嗣皇，当然轮着裕王载垕。王公大臣，遂奉载垕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隆庆元年，是谓穆宗。上皇考尊谥为肃皇帝，庙号世宗，追尊生母杜氏为孝恪皇太后，立继妃陈氏为皇后。先是裕王元妃李氏，生一子诩钎，五岁即殇，李妃随逝，以陈氏为继妃，追谥李妃为孝懿皇后，翊钎为宪怀太子。凡先朝政令，未尽合宜，悉奉遗诏酌改，逮方士王金、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狱，一并处死。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瑞自下狱后，早拚一死，世宗崩逝的消息，丝毫不及闻知，只有提牢主事，已得风闻，并因宫中发出遗诏，有开释言官等语，料知海瑞必然脱罪，且见重用，此人颇有特识。乃特设酒馔，携入狱中，邀瑞共饮。瑞见提牢官如此厚待，自疑将赴西市，倒也并不恐惧，依旧谈笑饮啖。酒至半酣，与提牢官诀别，托他看顾妻子。提

牢官笑道："今日兄弟薄具东道，非与先生送死，乃预贺先生得官呢。"海瑞不禁诧异，急问情由。提牢官起身离座，低声语瑞道："宫车已晏驾，先生不日将大用了。"瑞惊起道："此话可真么？"提牢官道："什么不真！今已有遗诏下来，凡建言得罪诸官，存者召用，殁者恤录，现在监者释出复职。"瑞不待说毕，即丢了酒杯，大哭道："哀哉先皇！痛哉先皇！"两语出口，哇的一声，将所食的肴馔，尽行吐出，狼藉满地，顿时晕倒狱中，良久方苏。复从夜间哭到天明，知将死而反恣啖，闻驾崩而反恸哭，如此举动，似出情理之外。人谓海瑞忠君，吾谓此处亦未免娇强。果然释狱诏下，提牢官拱手称贺。瑞徐徐出狱，入朝谢恩。诏复原官，越数日，复擢迁大理寺丞。过了三年，除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府。

瑞轻车简从，出都赴任，下车后，即访查贪官污吏，无论大小，概登白简。并且微服出游，私行察访，以此江南属吏，咸有戒心。自知贪墨不职，早乞致仕归田。就是监督织造的中官，也怕他铁面无情，致遭弹劾，平日减去舆从，格外韬晦。一切势家豪族，把从前朱门漆户，都黝墨作黑，以免注目。或有在籍作恶的士绅，避往他郡，不敢还乡。瑞又力摧豪强，厚抚穷弱，下令雷厉风行，有司皆栗栗危惧，不敢延误。吴中弊政，自海瑞到后，革除过半。又疏浚吴淞白茆河，通流入海，沿河民居，无泛滥忧，有灌溉利，食德饮和，互相讴颂。历举政绩，不愧后人称述。只是实心办事的官吏，往往利益下民，触忤当道，其时秉政大臣，如资望最崇的徐阁老，与郭朴、高拱未协，屡有争议，又严抑中官，以致宵小侧目，他遂引疾乞归。郭朴亦罢。高拱去而复入。此外有江陵人张居正，尝侍裕邸讲读，穆宗即位，立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大政。拱与居正统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闻海瑞峭直严厉，不肯阿容，暗中亦未免嫉忌。自己刚傲，偏不许别人刚直，所以直道难行。瑞抚吴仅半年，言官已迎合辅臣，劾瑞数次，有旨改瑞督南京粮储。吴民闻瑞去位，多半攀辕遮道，号泣乞留。瑞只挈一仆，乘夜出城，方得脱身。百姓留瑞不获，大家绘了瑞像，朝供香，暮爇烛，敬奉甚虔。瑞督粮未几，又不免为言路所攻，乃谢病竟去。直至居正没后，始复召为南京右都御史。一行作吏，两袖清风，到了神宗十六年，病殁任中，身后萧条，毫无长物。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只有葛帏敝籯，寥寥数事，不禁叹息异常，当为醵金棺殓，送归琼山原籍，买地安葬。发丧时，农辍耕，商罢市，号哭相送，数百里不绝。后来赐谥忠介，这就是海刚峰先生始末的历史。小子爱慕清官，所以一直叙下，看官不要认做一团糟呢。了却海瑞，免得后文另叙。且有佳句一首，作为海刚峰先生的赞词道：

由来贤吏自清廉，不慕荣名不附炎。
怎奈孤芳只自赏，一生坚白总遭嫌。

欲知后事如何，且从下回交代。

语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世宗致死之由，即伏于此。夫辟谷为隐者之寓言，炼丹系

方士之伪论，天下宁真有长生不老之术耶？况乎年将耳顺，犹逼幸尚美人，色欲熏心，尚望延寿，是不啻航舟绝港，而反欲通海，多见其不知量也。迨元气日涸，又服金石燥烈之剂，至于目眩神迷，白昼见鬼，且命蓝田玉等为之祈禳，至死不悟，世宗有焉。海瑞一疏，抉发靡遗，可作当头棒喝，而世宗乃目为诟詈，微内监黄锦，及大学士徐阶，几何不随杨、沈诸人，同归地下乎？世宗崩而海瑞出狱，观其巡抚江南，政绩卓著，乃复不容于高拱、张居正诸人。张江陵称救时良相，乃犹忌一海瑞，外此更不必论矣。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海刚峰殆亦如是耶？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却说穆宗即位以后，用徐阶言，力除宿弊。及徐阶去位，高拱、张居正入掌朝政，拱与徐阶下协，专务修怨，遗诏起用诸官，一切报罢，引用门生韩揖等，并居言路，任情抟击。尚宝卿刘奋庸，给事中曹大野等。上疏劾拱，均遭贬谪。就是大学士陈以勤，与张居正同时入阁，见前回。亦为拱所倾轧，引疾归去。资格最老的李春芳，素尚端静，自经徐阶荐入后，见六十九回，当时与严纳同兼武英殿大学士，在位仅半年而罢，春芳于隆庆初任职如故。委蛇朝端，无所可否，因此尚得在位。先是嘉靖季年，谕德赵贞吉，由谪籍召入京师，贞吉被谪，见六十二回。曾擢为户部侍郎，旋复罢归。至穆宗践阼，又起任礼部侍郎，寻升授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贞吉年逾六十，性情刚直，犹是当年，穆宗颇加优礼，怎奈与高拱两不相下，彼此各张一帜。拱尝考察科道，将贞吉的老朋友，斥去二三十人，还是恨恨不已。归罪高拱，持论公允。阴嗾门生给事中韩揖，奏劾贞吉庸横。贞吉上疏辩论，自认为庸，独斥高拱为横，愿仍放归田里。有旨允贞吉归休，拱仍任职如故，气焰益张。春芳不能与争，依然伴食，只有时或出数言，从容挽救，后来复为高拱所忌，唆使言官弹劾。春芳知难久任，一再乞休，至隆庆五年，也致仕归去了。

惟边陲一带，任用诸将，颇称得人，授戚继光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继光建敌台千二百座，台高五尺，睥睨四达，虚中为三层。每台驻百人，甲仗糗粮，一律齐备。险要处一里两三台，此外或一里一台，二里一台，延长二千里，星罗棋置，互为声援。又创立车营，每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时结作方阵，中处马步各军。又制拒马器，防遏寇骑，每遇寇至，火器先发，寇稍近，用步军持拒马器，排次面前，参列长枪军，筤筅军，步伐整齐，可攻可守。寇或败北，用骑兵追逐，辎重营随后。且以北方兵性质木强，应敌未灵，特调浙兵三千人，作为冲锋。浙兵到了蓟门，陈列郊外，适天大雨，由朝及暮，植立不敢动。边兵见了，统是瞠目咋舌，以后始知有军令。自继光镇边数年，节制严明，器械犀利，无论什么巨寇，都闻风远避，不敢问津了。极写继

光寥寥数语，胜读一部练兵实纪。复起曹邦辅为兵部侍郎，与王遴等督御宣府大同。都御史栗永禄守昌平，护陵寝，刘焘屯天津，守通州粮储，总督王崇古、谭纶，主进剿机宜，戴才管理饷运，彼此协力，边境稍宁。乃值鞑靼部酋俺答，为了色欲熏心，酿出一件萧墙祸隙，遂令中国数十百年的寇患，从此洗心革面，归服大明，这也是明朝中叶的幸事。巨笔如椽。

原来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早年病殁，遗儿把汉那吉，年幼失怙，为俺答妻一克哈屯所育。哈屯一作哈敦，系鞑靼汗妃名号。既而长成，为娶比吉女作配，因相貌丑劣，不惬夫意。嗣自聘袄尔都司女，袄尔都司，即鄂尔多斯，为蒙古部落之一。号三娘子，就是俺答长女所生，依名分上论来，是俺答的外孙女，娶作孙妇，倒也辈分相当。纪事本末，谓三娘子受袄儿都司之聘，俺答闻其美，夺之，别以那吉所聘，兔扯金的女，偿袄儿，通鉴谓系直接孙妇，今从之。这位三娘子貌美似花，仿佛一个塞外昭君，天然娇艳。把汉那吉正为她艳丽动人，所以再三央恳，才得聘定。至娶了过门，满望消受禁脔，了却相思滋味。谁知为俺答所见，竟艳羡的了不得，他想了一计，只说孙妇须入见祖翁，行盥馈礼。把汉那吉不知有诈，便令三娘子进去。三娘子自午前入谒，到了晚间，尚未出来。想是慢慢儿的细盥，慢慢儿的亲馈。那时把汉那吉，等得烦躁起来，差人至俺答帐外探望，毫无消息，匆匆返报，把汉那吉始知有异，自去探听，意欲闯入俺答内寝，偏被那卫卒阻住，不令入内。把汉那吉气愤不过，想与卫卒斗殴，有几个带笑带劝道："好了好了，这块肥羔儿，已早入老大王口中了。此时已经熔化，若硬要他吐了出来，也是没味，何若由他去吃，别寻一个好羔儿罢。"俺答夺占孙妇，不配用艳语点染，但从卫卒口中，以调侃出之，最为耐味。把汉那吉闻了此语，又是恨，又是悔，转思此言亦似有理，况且双手不敌四拳，平白地被他殴死，也不值得。想到此处，竟转身趋出，回到住所，与部下阿力哥道："我祖夺我妇，且以外孙女为妻，犬彘不如，我不能再为他孙，只好别寻生路了。"阿力哥道："到那里去？"把汉那吉道："不如去投降明朝。中国素重礼义，当不至有此灭伦呢。"恐也难必。阿力哥奉命，略略检好行囊，遂与把汉那吉，及那吉原配比吉女，夤夜出亡，竟奔大同，叩关乞降。大同巡抚方逢时，转报总督王崇古，崇古以为可留，命他收纳。部将谏阻道："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崇古道："这是奇货可居，如何勿纳？俺答若来索还，我有叛人赵全等，尚在他处，可教他送来互易。否则因而抚纳，如汉朝质子故例，令他招引旧部，寓居近塞。俺答老且死，伊子黄台吉不及乃父，我可命他出塞，往抗台吉，彼为蚌鹬，我作渔人，岂非一条好计么？"计固甚善。随命一面收纳降人，一面据实上奏，并申己意。廷议纷纷不决，独高拱、张居正两人，以崇古所议，很得控边要策，力主照行。穆宗亦以为外人慕义，前来降顺，应加优抚云云。于是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

俺答妻一克哈屯，恐中国诱杀爱孙，日夜与俺答吵闹。俺答亦颇有悔心，遂纠众十万，入寇明边。王崇古飞檄各镇，严兵戒备，大众坚壁清野，对待俺答。俺答攻无可攻，掠无可掠，弄得进退两难，不得已遣使请命。崇古命百户鲍崇德往谕，令缚送赵全等人，与把汉那吉互换。鲍崇德素通蒙文，至俺答营，俺答踞坐相见，崇德从容入内，长揖不拜。俺答叱道："何不下跪？"崇德道："天朝大使，来此通问，并没有拜跪的礼仪。况朝

廷待尔孙甚厚，今无故称兵，岂欲令尔孙速死么？”开口即述及乃孙，足使俺答夺气。俺答道：“我孙把汉那吉，果安在否？”崇德道：“朝廷已封他为指挥使，连阿力哥亦授为千户，岂有不安之理？”俺答乃离座慰劳，并设酒款待崇德，暗中却遣骑卒驰入大同，正待禀报巡抚，入候那吉，猛见那吉蟒衣貂帽，驰马出来，气度优闲，居然一个天朝命吏。想是逢时特遣出来。当下与骑卒说了数语，无非是抱怨祖父，怀念祖母等情。骑卒回报俺答，俺答感愧交集，便语崇德道：“我孙得授命官，足见上国隆情，但此孙幼孤，为祖母所抚育，祖母时常系念，所以吁请使归，还望贵使替我转报。”崇德道：“赵全等早至，令孙必使晚归。”俺答喜甚，便屏退左右，密语崇德道：“我不为乱，乱由全等，天子若封我为王，统辖北方诸部，我当约令称臣，永不复叛。我死后，我子我孙，将必袭封，世世衣食中国，尚忍背德么？”已被恩礼笼络住了。崇德道：“大汗果有此心，谨当代为禀陈，想朝廷有意怀柔，断不辜负好意。”俺答益加欣慰，遂与崇德饯行。入席时，折箭为誓道：“我若食言，有如此箭！”崇德亦答道：“彼此一致，各不食言。”当下畅饮尽欢，方才告别。俺答复遣使与崇德偕行，返谒崇古，崇古亦厚待来使，愿如前约。俺答乃诱执赵全等九人来归。

先是山西妖人吕镇明，借白莲妖术，谋为不轨，事败伏诛。余党赵全、李自馨、刘四、赵龙等，逃归俺答，驻扎边外古丰州地，号为板升。已而明边百户张文彦，游击家丁刘天祺，边民马西川等，统往依附，有众万人，因尊俺答为帝。全治第如王府，门前署着开化府三字，声势显赫，且屡嗾俺答入寇，于中取利。为虎作伥，全等之肉，其足食乎？至是俺答托词进兵，诱令赵全等入见。全等欣然而来，不图一入大营，即被伏兵擒住，当由俺答遣众数千，押赵全等至大同。王崇古亦发兵收受，悉送阙下。鸷鸟入笼，暴虎投阱，还有什么希望？只落得枭首分尸，脔割以尽。死有余辜。这且不消细说了。

惟把汉那吉，有诏令归，那吉犹恋恋不欲行。崇古婉谕道：“你与祖父母，总是一脉的至亲，现既诚心要你归去，你尽管前行。倘你祖再若虐待，我当发兵十万，替你问罪。我朝恩威及远，近正与你祖议和，将来你国奉表通贡往来不绝，你亦可顺便来游，何必怏怏呢。”那吉闻言，不由的双膝跪下，且感且泣道：“天朝如此待我，总帅如此厚我，我非木石，死生相感。如或背德，愿殛神明。”北人不复反了。崇古亲自扶起，也赐酒为饯。酒阑席散，那吉才整装辞行，挈妻偕归。阿力哥亦随同归去。俺答见了那吉，倒也不加诘责，依然照常相待，惟据住三娘子，仍不归还，亏他厚脸。只遣使报谢，誓不犯边。王崇古遂为俺答陈乞四事：一请给王印，如先朝忠顺王故事；二请许贡入京，比从前朵颜三卫，各贡使贡马三十匹；三请给铁锅，议广锅十斤，炼铁五斤，洛锅生粗每十斤，炼铁三斤，但准以敝易新，免他铸为兵器；四请抚赏部中亲族布匹米豆，散所部穷兵，僦居塞上，俾得随时小市。穆宗览奏，诏令廷臣集议。高拱、张居正等，请外示羁縻，内修战备，乃封俺答为顺义王，名所居城曰归化城。俺答弟昆都力，并其子辛爱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封把汉那吉为昭勇将军，指挥如故。后来河套各部，也求归附，明廷一视同仁，分授官职。嗣是西塞诸夷，岁来贡市，自宣大至甘肃，边陲晏然，不用兵革，约数十年，这且慢表。

且说穆宗在位六年，一切政令，颇尚简静，内廷服食，亦从俭约，岁省帑项数万金。

惟简约有余，刚明不足，所以辅政各臣，互相倾轧，门户渐开，寖成积弊。这是穆宗一生坏处。高拱、张居正，起初还是莫逆交，所议朝事，彼此同心，后来亦渐渐相离，致启怨隙。想总为权利起见。拱遂荐用礼部尚书高仪，入阁办事，无非欲隐植党与，挤排居正。会隆庆六年闰三月，穆宗御皇极门，忽然疾作，还宫休养。又过两月，政躬稍愈，即出视朝政，不料出宫登陛，甫升御座，忽觉眼目昏黑，几乎跌下御座来。幸两旁侍卫，左右扶掖，才得还宫。自知疾不可为，亟召高拱、张居正入内，嘱咐后事。两人趋至榻前，穆宗只握定高拱右手，款语备至；居正在旁，一眼也不正觑。嗣令两人宿乾清宫，夜半病剧，再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同受顾命。未几驾崩，享年三十六岁。穆宗继后陈氏无子，且多疾病，尝居别宫，隆庆二年，立李贵妃子翊钧为太子。五年，复立翊钧弟翊镠为潞王。翊钧幼颇聪慧，六岁时，见穆宗驰马宫中，他即叩马谏阻道："陛下为天下主，独骑疾聘，倘一衔橛，为之奈何？"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穆宗爱他伶俐过人，下马慰勉，即立为太了。陈皇后在别宫，太子随贵妃往候起居，每晨过从，很得皇后欢心。后闻履声，尝为强起，取经书琐问，无不响答。贵妃亦喜，所以后妃情好，亦甚密切，向无闲言。至是太子嗣位，年才十龄，后来庙号神宗，小子亦即以神宗相称。诏命次年改元，拟定万历二字。

这时候有个中官冯保，久侍宫中，颇得权力，本应依次轮着司礼监，适高拱荐举陈洪及孟冲，保几失位，遂怨高拱。独张居正与他相结，很是契合。当穆宗病重时，居正处分十余事，均用密书示保。拱稍有所闻，面诘居正道："密函中有什么大事？国家要政，应由我辈作主，奈何付诸内竖。"居正闻言，不禁面颊发赤，勉强一笑罢了。确有些难以为情。到了穆宗晏驾，保诈传遗诏，自称与阁臣等同受顾命。及神宗登极，百官朝贺，保竟升立御座旁，昂然自若，举朝惊愕。只因新主登基，不便多说。朝贺礼成，保即奉旨掌司礼监，又督东厂事务，总兼内外，权焰逼人。拱以主上幼冲，应惩中官专政，遂毅然上疏，请减轻司礼监权柄。又嘱言官合疏攻保，自己拟旨斥逐。计算停当，即遣人走报居正，嘱他从中出力。居正假意赞成，极口答应，暗地里却通知冯保，令他设法自全。居正为柱石大臣，谁意却如此叵测。保闻言大惧，亟趋入李贵妃宫中，拜倒尘埃，磕头不绝。贵妃问为何事？保只磕头，不说话。待贵妃问了三五次，方流下两行眼泪，呜呜哭诉道："奴才被高阁老陷害，将加斥逐了。高阁老忿奴才掌司礼监，只知敬奉太后皇上，不去敬奉他们，所以嗾使言官，攻讦奴才，高阁老擅自拟旨，将奴才驱逐，奴才虽死不足惜，只奴才掌司礼监，系奉皇上特旨，高阁老如何可以变更？奴才不能侍奉太后皇上，所以在此悲泣，请太后作主，保全蚁命。"无一语不中听，无一字不逞才。说到此处，又连磕了几个响头。李贵妃怒道："高拱虽系先皇旧辅，究竟是个臣子，难道有这般专擅么？"保又道："高拱跋扈，朝右共知，只因他位尊势厚，不敢奏劾，还请太后留意！"贵妃点首道："你且退去！我自有法。"保拭泪而退。越日召群臣入宫，传宣两宫特旨，高拱欣然直入，满拟诏中必逐冯保，谁知诏旨颁下，并不是斥逐冯太监，乃是斥逐一个高大学士。正是：

骑梁不成，反输一跌。
古谚有言，弄巧反拙。

高拱闻到此诏，不由的伏在地上，几不能起。欲知高拱被逐与否，且至下回说明。

俺答恃赵全等为耳目，屡犯朔方，城狐社鼠，剪灭不易。设非把汉那吉叩关请降，亦何自弭兵戢衅？而原其致此之由，则实自三娘子始。何来尤物，乃胜于中国十万兵耶？且为鞑靼计，亦未尝无利。中外修和，交通贡市，彼此罢兵数十年，子子孙孙，均得安享荣华，宁非三娘子之赐？然则鞑靼之有三娘子，几成为奇人奇事，而王崇古之因利招徕，亦明季中之一大功臣也。穆宗在位六年，乏善可纪，惟任用边将，最称得人，意者其亦天恤民艰，暂俾苏息耶？至穆宗崩而神宗嗣，中官冯保，又复得势，内蠹复萌，外奸乘之，吾不能无治少乱多之叹唉。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却说高拱入朝听旨，跪伏之下，几乎不能起身。看官！你道这旨中如何说法，由小子录述如下：

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至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乃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悉自洗涤，竭忠报国，有蹈往辙，典刑处之。

还有一桩触目惊心的事件，这传宣两宫的诏旨，便是新任司礼监的冯保。高拱跪着下面，所闻所见，全出意料，真气得三尸暴炸，七窍生烟。可奈朝仪尊重，不容放肆，那时情不能忍，又不敢不忍，遂致跪伏地上，险些儿晕了过去。至宣诏已毕，各大臣陆续起立，独高拱尚匍伏在地。张居正不免惊疑，走近扶掖。拱方勉强起身，狼狈趋出，返入京寓，匆匆的收拾行李，雇了一乘牛车，装载而去。居正与高仪，上章乞留。居正、冯保，通同一气，还要假惺惺何为？有旨不许。嗣复为请驰驿归籍，才算照准。未几，高仪又殁，假公济私的张江陵，遂裒然为首辅了。

先是居正入阁后，由吏部侍郎，升任尚书，兼太子太傅，寻晋封少傅，至是又加授少师。高仪的遗缺，任了礼部尚书吕调阳，惟一切典礼，仍由居正规定。追谥先考为庄

皇帝，庙号穆宗。又议将陈皇后及李贵妃，各上尊号。明制于天子新立，必尊母后为皇太后，若本身系妃嫔所出，生母亦得称太后，惟嫡母应特加徽号，以示区别。是时太监冯保，欲媚李贵妃，独讽示居正，拟欲并尊。居正不便违慢，但令廷臣复议。廷臣只知趋承，乐得唯唯诺诺，那个敢来拦阻？当下尊陈后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慈圣移居乾清宫，视帝起居，当蒙允准。慈圣太后驭帝颇严，每日五更，必至御寝，呼令起床，敕左右掖帝坐着。进水盥面，草草供点，即令登舆御殿，朝罢入宫，帝或嬉游，不愿读书，必召使长跪，以此神宗非常敬畏。且与仁圣太后，始终亲切，每遇神宗进谒，辄问往慈庆宫去未？所以神宗谒慈圣毕，必往谒仁圣。至外廷大事，一切倚任阁臣，未尝干预。冯保虽承后眷，却也不敢导帝为非。居正受后嘱托，亦思整肃朝纲，不负倚畀，可见母后贤明，得使内外交儆。于是请开经筵，酌定三六九日视朝，余日御文华殿讲读，并进帝鉴图说，且在旁指陈大义。神宗颇喜听闻，即命宣付史馆，赐居正银币等物。万历改元，命成国公朱希忠，及张居正知经筵事。居正入直经筵，每在文华殿后，另张小幄，造膝密语。一日，在直庐感病，神宗手调椒汤，亲自赐饮，真所谓皇恩优渥，无微不至呢。

是年元宵，用居正言，以大丧尚未经年，免张灯火。越日早朝，神宗正出乾清宫，突见一无须男子，神色仓忙，从甬道上疾趋而入。侍卫疑是宦官，问他入内何干？那人不答。大众一拥上前，将他拿住，搜索袖中，得利匕首一柄，即押至东厂，令司礼监冯保鞫讯。保即刻审问，供称姓王名大臣，天下宁有自名王大臣者，其假可知。由总兵戚继光部下来的。保问毕，将他收系，即往报张居正，复述供词。居正道："戚总兵方握南北军，忠诚可靠，想不至有意外事情。"保迟疑未答。居正微笑道："我却有一计在此。"保问何计？居正附保耳低语道："足下生平所恨，非高氏么？今可借这罪犯身上，除灭高氏。"何苦乃尔。保大喜道："这计一行，宿恨可尽消了。还有宫监陈洪，也是我的对头，从前高拱尝荐为司礼，此番我亦要牵他在内，少师以为何如？"居正道："这由足下自行裁夺便了。"保称谢而去，即令扫厕小卒，名叫辛儒，授他密言，往教罪犯王大臣。辛儒本是狡黠，趋入狱内，先与大臣婉语一番。嗣后备了酒食，与大臣对饮，渐渐的问他履历。大臣时已被酒，便道："我本是戚帅部下三屯营南兵，偶犯营规，被他杖革，流落京师，受了许多苦楚。默念生不如死，因闯入宫中，故意犯驾，我总教咬住戚总兵，他也必定得罪。戚要杖我，我就害戚，那时死亦瞑目了。"犯规被斥，犹思报复，且欲加戚逆案，叵测极矣。辛儒道："戚总兵为南北保障，未见得被你扳倒，你不过白丧了一条性命，我想你也是个好汉，何苦出此下策？目今恰有一个极好机会，不但你可脱罪，且得升官发财，你可愿否？"大臣听到此言，不禁起立道："有这等好机会么？我便行去，但不知计将安出。"辛儒低声道："你且坐着！我与你细讲。"大臣乃复坐下，侧耳听着。辛儒道："你但说是高相国拱，差你来行刺的。"大臣摇首道："我与高相国无仇，如何扳他？"不肯扳诬高相国，如何忍诬戚总兵。辛儒道："你这个人，煞是有些呆气。高相国为皇太后皇上所恨，所以逐他回籍，就是大学士张居正，司礼监冯保，统是与高有隙，若你扳倒了他，岂不是内外快心，得邀重赏么？"大臣道："据你说来，我为高相国所差。我既愿受差使，岂不是先自坐罪么？"辛儒

道："自首可以免罪。且此案由冯公审讯，冯公教我授你密计，你若照计而行，冯公自然替你转圜呢。"大臣听至此处，不禁离座下拜道："此言果真，你是我重生父母哩。"辛儒把他扶起，复与他畅饮数杯，便出狱报知冯保。

保即提出大臣复讯。大臣即一口咬定高拱，保不再细诘，即令辛儒送他还狱，并给大臣蟒裤一条，剑二柄，剑首都饰猫睛异宝，俟将来廷讯时，令说为高拱所赠，可作证据。并嘱他不得改供，定畀你锦衣卫官职，且赏千金，否则要搒掠至死，切记勿忘！大臣自然唯唯听命。冯保即据伪供上闻，且言内监陈洪，亦有勾通消息，已逮入狱中。一面饬发缇骑，飞速至高拱里第，拿回家仆数人，严刑胁供。居正亦上疏请诘主使，两路夹攻，高拱不死，亦仅矣。闹得都下皆闻，人言藉藉。

居正闻物议沸腾，心下恰也未安，私问吏部尚书杨博。博正色道："这事情节离奇，一或不慎，必兴大狱。今上初登大宝，秉性聪明，公为首辅，应导皇上持平察物，驯至宽仁。况且高公虽愎，何至谋逆，天日在上，岂可无故诬人？"居正被他说得羞惭，不由的面赤起来，勉强答了一二语，即归私第。忽报大理寺少卿李幼孜到来，李与居正同乡，当然接见。幼孜扶杖而入，居正便问道："足下曳杖来此，想系贵体违和。"幼孜不待说毕，就接口道："抱病谒公，无非为着逆案，公若不为辨白，将来恐污名青史哩。"居正心中一动，勉强应道："我正为此事担忧，何曾有心罗织。"幼孜道："叨在同乡，所以不惮苦口，还祈见谅！"居正又敷衍数语，幼孜方才别去。

御史钟继英上疏，亦为高拱营救，暗中且指斥居正，居正不悦，拟旨诘问。左都御史葛守礼，往见尚书杨博道："大狱将兴，公应力诤，以全大体。"博答道："我已劝告张相国了。"守礼又道："今日众望属公，谓公能不杀人媚人，公奈何以已告为辞？须再去进陈，务免大狱方好哩！"博乃道："我与公同去，何如？"守礼欣然愿行，遂偕至居正宅中。居正见二人到来，便开口道："东厂狱词已具，俟同谋人到齐，便奏请处治了。"守礼道："守礼何敢自附乱党！但高公谅直，愿以百口保他。"居正默然不应。杨博亦插入道："愿相公主持公议，保全元气。东厂中人，宁有良心？倘株连众多，后患何堪设想？"居正仍坐在当地，不发一言。博与守礼，复历数先朝政府，如何同心辅政，弼成郅治，到了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人，互相倾轧，相名坐损，可以殷鉴。居正甚不耐烦，竟忿然道："两公今日，以为我甘心高公么？厂中揭帖具在，可试一观！"说至此，奋身入内，取厂中揭帖，出投博前道："公请看来！与我有无干涉！"全是意气用事。博从容取阅，从头细瞧，但见帖中有二语云："大臣所供，历历有据。"这"历历有据"四字，乃是从旁添入，默认字迹，实系居正手笔。偏露出马脚来。当下也不明说，惟嗤然一笑，又将揭帖放入袖中。居正见一笑有因，猛忆着有四字窜改，只好支吾说道："厂中人不明法理，故此代易数字。"守礼道："机密事情，不即上闻，岂可先自私议？我两人非敢说公甘心高氏，但是目下回天，非仗公力不可！"杨、葛两公，可谓有心人，看出破绽，仍用婉言，不怕居正不承。居正至此，无可推诿，方揖谢道："如何挽回，敢不力任。但牵挽牛尾，很觉费事，如何可以善后呢。"杨博道："公特不肯力任呢！如肯力任，何难处置。现惟得一有力世家，与国家义同休戚，便可托他讯治了。"居正感悟，欣然道："待我入内奏闻，必有以报两公。"

两人齐声道："这是最好的了。造福故家，留名史策，均在此举哩！"说罢，拱手告别。

居正送出两人，即入宫请独对，自保高拱无罪，请特委勋戚大臣，彻底查究。神宗乃命都督朱希孝，左都御史葛守礼，及冯保会审王大臣。希孝系成国公朱希忠弟，接了此旨，忙与乃兄商议道："那个奏闻皇上，弄出这个难题目，要我去做？一或失察，恐宗祀都难保了。"说着，掩面涕泣。正是庸愚。希忠也惶急起来，相对哭着。一对饭桶，不愧难兄难弟。哭了半晌，还是希忠有点主意，令希孝去问居正。居正与语道："不必问我，但去见吏部杨公，自有方法。"希孝当即揖别，往谒杨博，且语且泣。博笑道"这不过借公勋戚，保全朝廷大体，我等何忍以身家陷公？"希孝呜咽道："欲平反此狱，总须搜查确证，方免谗言。"博又道："这又何难！"当下与希孝密谈数语。希孝才改忧为喜，谢别而回，暗中恰遣了校尉，先入狱中，讯明刀剑来由。大臣始不吐实，经校尉威吓婉诱，方说由辛儒缴来，并将他指使改供事。略说一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罪犯，冯保也未免自误。校尉复说道："国家定制，入宫谋逆，法应灭族，奈何自愿引罪？你不如吐实，或可减免。"大臣凄然道："我实不知。辛儒说我持刀犯驾，罪坐大辟，因教我口供如此，不特免罪，且可富贵，谁知他竟是诳我呢！"说至此，大哭不止。校尉反劝慰一番，始行复命。

适高氏家人，已逮入京，希孝乃偕冯保、葛守礼三人，升厅会审。明朝故事，法司会审，须将本犯拷打一顿，叫作杂治。大臣上得法庭，冯保即命杂治，校尉走过，洗剥大臣衣服，大臣狂呼道："已经许我富贵，为何杂治我？"校尉不理，将他搒掠过了，方推近公案跪下。希孝先命高氏家人，杂列校役中，问大臣道："你看两旁校役，有无认识？"大臣忍着痛，张目四瞧，并无熟人，便道："没有认识。"冯保即插嘴道："你敢犯驾，究系何人主使，从实供来！"大臣瞪目道："是你差我的。"保闻言大惊，勉强镇定了神，复道："你不要瞎闹！前时为何供称高相国？"大臣道："是你教我说的。我晓得什么高相国？"又证一句，直使冯保无地自容。保失色不语。希孝复问道："你的蟒裤刀剑，从何得来？"大臣道："是冯家仆辛儒，交给我的。"索性尽言，畅快之至。保听着这语，几欲逃座，两肩乱耸，态度仓皇。还是希孝瞧不过去，替保解围道："休得乱道！朝廷的讯狱官，岂容你乱诬么？"遂命校尉将大臣还押，退堂罢讯。

保踉跄趋归，暗想此案尴尬，倘大臣再有多言，我的性命，也要丢去，便即遣心腹入狱，用生漆调酒，劝大臣饮下，大臣不知是计，一口饮讫，从此做了哑子，不能说话。此时宫内有一殷太监，年已七十多岁，系资格最老的内侍，会与冯保同侍帝侧，谈及此事。殷太监启奏道："高拱忠臣，岂有此事！"又旁顾冯保道："高胡子是正直人，不过与张居正有嫌，居正屡欲害他，我辈内官，何必相助！"原来高拱多须，所以称为胡子。保闻言，神色渐沮。内监张宏，亦力言不可，于是狱事迁延。等到刑部拟罪，只把大臣斩决，余免干连。一番大风浪，总算恬平，这也是高拱不该赤族，所以得此救星。拱闻此变，益发杜门谢客，不问世事。拱本河南新郑人，嗣后出仕中州的官吏，不敢再经新郑，往往绕道而去。统是偷生怕死的人物。至万历六年，拱方病殁，居正奏请复拱原官，给与祭葬如例。又似强盗发善心。惟冯保余恨未释，请命太后一切赐恤，减从半数。祭文中仍寓贬词，后来追念遗功，方赠拱太师，予谥文襄。小子有诗咏高拱道：

自古同寅贵协恭，胡为器小不相容？
若非当日贤臣在，小过险遭灭顶凶。

欲知明廷后事，且俟下回续陈。

冯保一小人耳。小人行事，阴贼险狠，固不足责。张居正称救时良相，乃与内监相毗，倾害高拱，彼无不共戴天之仇，竟思戮高氏躯，赤高氏族，何其忮刻若此耶？设非杨、葛诸大臣，力谋平反，则大狱立兴，惨害甚众。居正试反己自问，其亦安心否乎？殷、张两内监，犹有人心，令居正闻之，能毋汗下。至于冯保讯狱，三问三供，世之设计害人者，安能尽得王大臣，使之一反噬乎？保益恚恨，且药哑王大臣，令之不能再说。小人之心，甚于蛇蝎，良足畏也！然观王大臣供词，令我心快不已，为之饮一大白。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却说张居正既握朝纲，一意尊主权，课吏治，立章奏，考成法，定内外官久任法。百司俱奉法守公，政体为之一肃。两宫太后，同心委任，凡遇居正进谒，必呼先生，且云皇上若有违慢，可入内陈明，当为指斥云云。于是居正日侍经筵，就是讲解音义，亦必一一辨正，不使少误。某日，神宗读《论语·乡党》至“色勃如也”句，“勃”字误读作“背”字，居正在旁厉声道：“应作勃字读。”神宗吓了一跳，几乎面色如土。同列皆相顾失色，居正尚凛凛有怒容。后来夺官籍家之祸，即基于此。嗣是神宗见了居正，很是敬畏。居正除进讲经书外，又呈入御屏数幅，各施藻绘，凡天下各省州县疆域，以及职官姓名，均用浮签标贴，俾供乙览。一日讲筵已毕，神宗问居正道：“建文帝出亡，做了和尚，这事果的确否？”居正还奏道：“臣观国史，未载此事，只闻故老相传，披缁云游，题诗田州寺壁上，约有数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七字，臣尚记得。或者果有此事，亦未可知。”神宗叹息数声，复命居正录诗以进。居正道：“这乃亡国遗诗，何足寓目！请录皇陵石碑，及高皇帝御制文集，随时备览，想见创业艰难，圣谟隆盛呢。”神宗称善。至次日，居正即录皇陵碑文呈览。神宗览毕，即语居正道：“朕览碑文，读至数过，不觉感伤欲泣了。”居正道：“祖宗当日艰难，至于如此。皇上能效法祖宗，方可长保大业哩”乃申述太祖微时情状，及即位后勤俭等事。神宗怆然道：“朕承祖宗大统，敢不黾勉。但也须仗先生辅

导呢!”由是累有赏赐，不可胜纪。最著的是银章一方，镌有“帝赉忠良”四字。又有御书匾额两方，一方是“永保天命”，一方是“弼予一人。”

居正以在阁办事，只有吕调阳一人，不胜烦剧，复引荐礼部尚书张四维。四维尝馈问居正，四时不绝，所以居正一力荐举。向例入阁诸臣，尝云同某人等办事，至是直称随元辅居正等办事。四维格外谦恭，对着居正，不敢自称同僚，仿佛有上司属吏的等级，平时毫无建白，只随着居正拜赐进宫罢了。卑屈至此，有何趣味。惟四维入阁后，礼部尚书的遗缺，就用了万士和。士和初官庶吉士，因忤了严嵩，改为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并著清节，及入任尚书，屡上条奏。居正颇嫉他多言。会拟越级赠朱希忠王爵，士和力持不可。给事中余懋学，奏请政从宽大，被居正斥他讽谤，削籍为民。士和又上言懋学忠直，不应摧抑，自遏言路。种种忤居正意，遂令给事中朱南雍，奏劾士和，士和因谢病归休。

适蓟州总兵戚继光，击败朵颜部长董狐狸，生擒狐狸弟长秃，狐狸情愿降附，乞赦乃弟。继光乃将长秃释回，酌定每岁贡市，一面由巡按辽东御史刘台，上书奏捷。居正以巡按不得报军功，劾台违制。台亦抗章劾居正，说他擅作威福，如逐大学士高拱，私赠成国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张四维等为爪牙，排斥万士和、余懋学等，统是罔上行私的举动，应降旨议处等情。居正自入阁秉政，从未遇着这种弹章，见了此疏，勃然大怒，当即具疏乞归。神宗急忙召问，居正跪奏道：“御史刘台，谓臣擅威福，臣平日所为，正未免威福自擅呢。但必欲取悦下僚，臣非不能，怎奈流弊一开，必致误国。若要竭忠事上，不能不督饬百官。百官喜宽恶严，自然疑臣专擅。臣势处两难，不如恩赐归休，才可免患。”说至此，随即俯伏，泣不肯起。无非要挟。神宗亲降御座，用手掖居正道：“先生起来！朕当逮问刘台，免得他人效尤。”居正方顿首起谢。当下颁诏辽东，逮台入京，拘击诏狱，嗣命廷杖百下，拟戍极边。居正反上疏救解，故智复萌。乃除名为民。未几，辽东巡抚张学颜，复诬劾台匿赎锾，想是居正唆使。因复充戍浔州。台到戍所，就戍馆主人处，饮酒数杯，竟致暴毙。这暴毙的情由，议论不一，明廷并未诘究，其中弊窦，可想而知，毋庸小子赘说了。不说之说，尤胜于说。

到了万历五年，居正父死，讣至京师。神宗手书宣慰，双饬中使视粥止哭，络绎道路，赙仪格外加厚，连两宫太后，亦有特赙，惟未曾谕留视事。时李幼孜已升任户部侍郎，欲媚居正，首倡夺情的议论。冯保与居正友善，亦愿他仍然在朝，可作外助，遂代为运动，传出中旨，令吏部尚书张瀚，往留居正。居正也恐退职以后，被人陷害，巴不得有旨慰留，但面子上似说不过去，只好疏请奔丧，暗中恰讽示张瀚，令他奏留居正。瀚佯作不知，且云：“首相奔丧，应予殊典，应由礼部拟奏，与吏部无涉。”居正闻言，很是忿恨。又浼冯保传旨，责瀚久不复命，失人臣礼，勒令致仕。于是一班趋炎附势的官员，陆续上本，请留首辅，奏中大意，无非把移孝作忠的套话，敷衍满纸。移孝作忠四字，岂是这般解法。居正再请终制，有旨不许。又请在官守制，不入朝堂，仍预机务，乃邀允准。连上朝都可免得，是居正死父，大是交运。居正得遂私情，仍然亲裁政务，与没事人一般。

会值日食告变，编修吴中行，及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等，应

诏陈言，均说居正忘亲贪位，炀蔽圣聪，因干天变云云。居正得了此信，愤怒的了不得，当下通知冯保，教他入诉神宗，概加廷杖。大宗伯马自强，急至居正府第，密为营解。居正见了自强，略谈数语，便扑的跪下，带哭带语道："公饶我！公饶我！"自强正答礼不迭，忽闻掌院学士王锡爵到来，居正竟踉跄起身，趋入丧次。锡爵径至丧次中，晤见居正，谈及吴、赵等上疏，致遭圣怒等事。居正淡淡的答道："圣怒正不可测哩。"锡爵道："圣怒亦无非为公。"语尚未讫，居正又跪倒地上，勃然道："公来正好！快把我首级取去，免致得罪谏官。"一面又举手作刎颈状，并道："你何不取出刀来"快杀我！快快杀我！"好似泼妇撒赖。锡爵不防到这一着，吓得倒退倒躲，一溜烟的逃出大门去了。马自强亦乘势逃去。隔了数日，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同受廷杖。侍讲于慎行、田一儁，张位、赵志皋，修撰习孔教、沈懋学等，具疏营救，俱被冯保搁住。进士邹元标，复上疏力谏，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鸿模，遥为谏阻，并斥为民。且诏谪吴、赵、艾、沈四人，吴中行、赵用贤即日出都，同僚相率观望，无一人敢去送行，只有经筵讲官许文穆赠中行玉杯一只，用贤犀杯一只，玉杯上镌着三语道：

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追琢琢永成器。

犀杯上镌着六语道：

文羊一角，具理沈黝，不惜刻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古人说得好："人心未泯，公论难逃。"为了居正守情，各官受谴等事，部下人士，各抱不平。夤夜里乘人不备，竟向长安门外，挂起匿名揭帖来。揭帖上面，无非是谤议居正，说他无父无君，迹同莽操。事为神宗所闻，又颁谕朝堂道：

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乃借纲常之说，肆为诬论，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兹已薄处，如此后再有党奸怀邪，必从重惩，不稍宽宥，其各凛遵！

这谕下后，王锡爵、于慎行、田一儁、沈懋学等，先后乞病告归。既而彗星现东南方，光长竟天，当下考察百官，赵志皋、张位、习孔教等，又相继迁谪，算作厌禳星变的计划，这正是想入非非了。越年，神宗将行大婚礼，令张居正充纳采问名副使。给事中李涑，奏称居正持丧，不宜与闻大婚事，乞改简大臣。神宗不允，传皇太后谕旨，令居正变服从吉，居正遂奉旨照办。等册后礼成，方乞归治葬。神宗召见平台，特赐慰谕道："朕不能舍去先生，但恐伤先生孝思，不得已暂从所请。惟念国事至重，朕无所依赖，未免怀忧。"居正叩首道："臣为父治葬，不能不去，只乞皇上大婚以后，应撙节爱养，留心万几。"说毕，伏地恸哭。恸哭何为？无非要结人主。神宗亦以为凄然，不禁堕泪道："先生虽行，国事尚宜留意。此后倘有建白，不妨密封言事。"居正称谢而起，进辞两宫太后，

各赐赆金，慰谕有加。

居正归后，神宗复敕大学士吕调阳等，如遇大事，不得专决，应驰驿至江陵，听居正处分。既而由春入夏，又有旨征令还朝。居正以母老为辞，不便冒暑北行，请俟秋凉就道。神宗又遣指挥翟汝敬，驰驿敦促，更令中使护居正母，由水道启行。居正乃遵旨登程，所经州县，守臣多跪谒；就是抚按长吏等，亦越界送迎，身为前驱。及到京师，两宫又慰劳备至，赏赉有加。居正母至，概照前例。惟吕调阳自惭伴食，托病乞休，起初未蒙俞允，至居正还朝，再疏告归，乃准令致仕，解组归田去了。还算有些气节。

是时神宗已册后王氏，伉俪情深，不劳细说。独李太后以帝已大婚，不必抚视，仍返居慈宁宫，随召居正入内，与语道："我不便常视皇帝，先生系国家元辅，亲受先帝付托，还希朝夕纳诲，毋负顾命！"居正唯唯而退。嗣是居正格外黾勉，所有军国要政，无不悉心筹划。内引礼部尚书马自强，及吏部侍郎申时行，参赞阁务，外任尚书方逢时，总督宣大，总兵李成梁，镇抚辽东。方逢时与王崇古齐名，崇古内用，逢时专任边事，悉协机宜。李成梁骁悍善战，屡摧塞外臣寇，积功封宁远伯，内外承平，十年无事。

居正又上肃雝殿箴，劝神宗量入为出，罢节浮费，复尽汰内外冗员，严核各省财赋。只神宗年龄寖长，渐备六宫，令司礼监冯保，选内竖三千五百人入宫，充当使令。内有孙海、客用两阉竖，便佞狡黠，得邀宠幸，嘉靖隆庆两朝，非无秕政，而中官不闻横行，良由裁抑得宜之故。至此又复开端，渐成客魏之弊。尝导神宗夜游别宫，小衣穿袖，走马持刀，仿佛似镖客一般。既而出幸西城，免不得饮酒陶情，逢场作戏。一夕，神宗被酒，命随侍太监，按歌新声。曲调未谐，竟惹动神宗怒意，拔出佩剑，欲斫歌竖头颅，还是孙、客两人，从旁解劝，方笑语道："头可恕，发不可恕。"遂令他脱下头巾，将发割去。想是从曹操处学来。惟彼割己发，而此割人发，不无异点。这事被冯保闻知，便去禀诉李太后。太后大怒，自着青布袍，撤除簪珥，此是姜后脱簪珥待罪之意。令宣神宗入宫。一面传语居正，速即上疏极谏。神宗得着消息，不免惊慌，可奈母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儿的入慈宁宫。一进宫门，便闻太后大声催促。到了望见慈容，形神服饰，与寻常大不相同，不觉心胆惧战，连忙跪下磕头。太后瞋目道："你好！你好！先皇帝付你大统，叫你这般游荡么！"神宗带抖带语道："儿、儿知罪了，望母后宽恕！"太后哼了一声道："你也晓得有罪么？"说至此，冯保已捧呈张居正谏疏，由太后略瞧一遍，语颇简直，便掷付神宗道："你且看来！"神宗取过一阅，方才瞧罢，但听太后又道："先帝弥留时，内嘱你两母教育，外嘱张先生等辅导，真是煞费苦心，不料出你不肖子，胆大妄为，如再不肯改过，恐将来必玷辱祖先，我顾宗社要紧，也管不得私恩，难道必要用你做皇帝么？"母教严正，不愧贤妃。又旁顾冯保道："你去到内阁中，取霍光传来！"保复应声而去。不一时，返入宫内，叩头奏道："张相国浼奴才代奏，据言皇上英明，但教自知改过，将来必能迁善。霍光故事，臣不敢上闻！今不如草诏罪己罢了。"太后道："张先生既这般说，就这般办罢，你去教他拟诏来！"保又起身趋出。未几，返呈草诏，太后叱令神宗起来，亲笔誊过，颁示朝堂。可怜神宗双膝，已跪得疼痛异常，更兼草诏中语多卑抑，不禁懊恨得很，偏是太后督着誊写，一些儿不肯放松，那时保呈好照本誊录，呈与太后览过，交冯保颁发去了。太后到了此时，禁不住流泪两行。

神宗又跪泣认悔，方得奉命退出。京中闻了这事，谣言蜂起，统说两宫要废去神宗，别立潞王翊镠。见七十一回。后来杳无音信，方渐渐的息了浮言，这且休表。

且说李太后既训责神宗，复将孙海、客用两人，逐出宫外，并令冯保检核内侍，所有太监孙德秀、温泰等，向与冯保未协，俱被撵逐。神宗虽然不悦，终究是无可奈何，只好得过且过，再作计较。张居正恐神宗启疑，因具疏乞休，作为尝试。疏中有“拜手稽首归政”等语。居正自命为禹皋。那时神宗自然慰留，手书述慈圣口谕：“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怎忍言去，俟辅上年至三十，再议未迟。”居正乃仍就原职，请嘱儒臣编纂累朝宝训实录，分四十章，次第进呈，作为经筵讲义。大旨如下：

（一）创业艰难。（二）励精图治。（三）勤学。（四）敬天。（五）法祖。（六）保民。（七）谨祭祀。（八）崇孝敬。（九）端好尚。（十）慎起居。（十一）戒游佚。（十二）正宫闱。（十三）教储贰。（十四）睦宗藩。（十五）亲贤臣。（十六）去奸邪。（十七）纳谏。（十八）守法。（十九）敬戒。（二十）务实。（二十一）正纪纲。（二十二）审官。（二十三）久任。（二十四）考成。（二十五）重守令。（二十六）驭近习。（二十七）待外戚。（二十八）重农。（二十九）兴教化。（三十）明赏罚。（三十一）信诏命。（三十二）谨名分。（三十三）却贡献。（三十四）慎赏罚。（三十五）甘节俭。（三十六）慎刑狱。（三十七）褒功德。（三十八）屏异端。（三十九）饬武备。（四十）御寇盗。

看官！你想神宗此时，已是情欲渐开，好谀恶直的时候，居正所陈各种请求，实与神宗意见，并不相符，不过形式上面，总要敷衍过去。当下优诏褒答，允准施行。待至各项讲义，次第编竣，由日讲官陆续呈讲，也只好恭己以听。一俟讲毕，即散游各宫，乐得图些畅快，活络筋骸。一日，退朝罢讲，闲踱入慈宁宫，正值李太后往慈庆宫闲谈，不在宫中，正拟退出宫门，忽见有一个年少的女郎，袅袅婷婷的走将过来，向帝请安。这一番有分教。

浑疑洛水仙妃至，好似高唐神女来。

毕竟此女为谁，且由下回说明。

张居正所恃，惟一冯保，冯保所恃，不外张居正，观其狼狈相倚，权倾内外，虽不无可取之处，而希位固宠之想，尝憧扰于胸中。居正综核名实，修明纲纪，于用人讲谏诸大端，俱能力持大体，不可谓非救时良相。然居父丧而思起复，嫉忠告而斥同僚，人伦隳矣，其余何足观乎，冯保闻神宗冶游，密白太后，为补衮箴阙起见，亦不得谓其不情，然窥其隐衷，无非挟太后以制幼主；至若孙德秀、温泰等，则又因睚眦之嫌，尽情报复，狡悍著矣，其他何足责乎？吾读此回，且愿为之易其

名曰："是为冯保、张居正合传。"而是非可不必辩云。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却说神宗踱入慈宁宫，巧遇一个宫娥，上前请安，磕过了头，由神宗叫他起来，方徐徐起身，侍立一旁。神宗见他面目端好，举止从容，颇有些幽娴态度，不禁怜爱起来，后来要做贵妃太后，想不致粗率轻狂。随即入宫坐下。那宫人亦冉冉随入，当由神宗问明太后所在，并询及姓氏，宫人答称王姓。神宗约略研诘，仔细端详，见他应对大方，丰神绰约，尤觉雅致宜人，不同俗态。当下沉吟半晌，复与语道："你去取水来，朕要盥手哩！"王宫人乃走入外室，奉匜沃水，呈进神宗。神宗见他双手苗条，肤致洁白，越觉生了怜惜，正要把他牵拉，猛记有贴身太监，随着后面，返身回顾，果然立在背后，便令他回避出去。王宫人见内侍驱出，料知帝有他意，但是不便抽身，只好立侍盥洗，并呈上手巾。由神宗拭干了手，即对王氏一笑道："你为朕侍执巾栉，朕恰不便负你呢。"王宫人闻言，不由的红云上脸，双晕梨涡。神宗见了，禁不住意马心猿，竟学起楚襄王来，将他按倒阳台，做了一回高唐好梦。恐就借太后寝床做了舞台。王宫人得此奇遇，正是半推半就，笑啼俱有，等到云散雨收，已是暗结珠胎。两人事毕起床，重复盥洗，幸太后尚未回宫，神宗自恐得罪，匆匆的整好衣襟，抽身去讫。次日即命随去的内侍，赍了头面一副，赐给王宫人，并嘱内侍谨守秘密。谁知那文房太监，职司记载，已将临幸王宫人的事情，登薄存录了。嗣是神宗自觉心虚，不便再去临幸，虽晨夕请安，免不得出入慈宁宫，只遇着王宫人，恰是不敢正觑。王宫人怨帝薄幸，也只能藏着心中，怎能露出形迹？转眼数月，渐渐的腰围宽大，茶饭不思起来。太后瞧着，觉得王氏有异，疑及神宗，但一时不便明言，惟暗中侦查神宗往来。

这时候的六宫中，有个郑妃，生得姿容美丽，闭月羞花。神宗很是宠爱，册封贵妃，平时常在她宫中住宿，非但妃嫔中没人及她，就是正宫王皇后，也不能似她宠遇。太后调查多日，不见有可疑情迹，惟看这王宫人肚腹膨胀，行步艰难，明明是身怀六甲，不必猜疑，便召人密问。王宫人伏地呜咽，自陈被幸始末。好在太后严待皇帝，厚待宫人，也不去诘责王氏，只命她起居静室，好生调养，一面饬文房太监，呈进皇上起居薄录，果然载明临幸时日，与王宫人供语，丝毫无误。亏有此薄。当命宫中设宴，邀同陈太后入座，并召神宗侍宴。席间谈及王后无出，李太后未免叹息。李太后道："皇儿也太不长进，我宫内的王氏女，已被召幸，现已有娠了。"神宗闻言，面颊发赤，口中还要抵赖，说是未有此事。王氏幸怀龙种，还得出头，否则一度临幸，将从此休了。李太后道："何必隐瞒！"随把内起居

簿录，取交神宗，并云："你去看明，曾否妄载？"神宗到了此时，无言可辩，没奈何离座谢罪。李太后又道："你既将她召幸，应该向我禀明，我也不与你为难，叫她备入六宫，也是好的。到了今日，我已查得明明白白，你还要抵赖，显见得是不孝呢，下次休再如此！"神宗唯唯连声，陈太后亦从旁劝解。李太后又道：我与仁圣太后，年均老了，彼此共望有孙。今王氏女有娠，若得生一男子，也是宗社幸福。古云：'母以子贵。'有什么阶级可分哩？"保全王氏，在此一语。陈太后很是赞成。宴饮已毕，陈太后还入慈庆宫，神宗亦谢宴出来，即命册王宫人为恭妃。册宝已至，王宫人即拜谢两宫太后，移住别宫。既而怀妊满期，临盆分娩，果然得一麟儿，这就是皇长子常洛。后来嗣位为光宗皇帝。过了二日，神宗御殿受贺，大赦天下，并加上两宫太后徽号。陈太后加康静两字，李太后加明肃两字，喜气重重，中外称庆，且不必细述。

单说皇长子将生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忽患起病来，卧床数月，仍未告痊。百官相率斋戒，代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亦无不建醮，均替他祝福禳灾。神宗命张四维等，掌理阁中细务，遇着大事，仍饬令至居正私第，由他裁决。居正始尚力疾从公，后来病势加重，渐觉不支，竟至案牍纷纭，堆积几右。会泰宁卫酋巴速亥，入寇义州，为宁远伯李成梁击毙，露布告捷，朝廷归功居正，晋封太师。明代文臣，从未有真拜三公，自居正柄政，方得邀此荣宠。怎奈福为祸倚，乐极悲生，饶你位居极品，逃不出这生老病死四字。见道之言。居正一病半年，累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自知死期将至，乃荐故礼部尚书潘晟，及吏部侍郎余有丁自代。晟素贪鄙，不满人望，因冯保素从受书，特浼居正荐举，神宗立刻允准，命晟兼武英殿大学士，有丁兼文渊阁大学士。诏下甫五日，言官已交章劾晟，不得已将他罢官。未几，居正病逝，神宗震悼辍朝，遣司礼太监护丧归葬，赐赙甚厚。两宫太后及中宫，俱加赍金币，并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予谥文忠。

只是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居正一死，宫内的权阉冯保，免不得成了孤立。更兼太后归政已久，年力寖衰，也不愿问及外事，所以保势益孤。当潘晟罢职时，保方病起，闻报遽怒道："我适小恙，不至遽死，难道当今遂没有我么？"还要骄横，真是不识时务。是时皇长子已生，保又欲晋封伯爵。长子系神宗自生，与冯保何与，乃欲封伯爵耶？张四维以向无此例，不便奏议，只拟予荫他弟侄一人，作为都督佥事。保复怒道："你的官职，从何处得来？今日乃欲负我，连一个虚衔，都不能替我转圜，未免不情！"说得四维哑口无言。会东宫旧阉张鲸，素忌保宠，意图排斥。宗有同事张鲸，前被保放逐，至是复入。两人遂交相勾结，伺隙白帝，历诉保过恶，及与张居正朋比为奸等情。神宗本来恨保，一经挑拨，自然激动起来。御史江东之，又首劾保党锦衣同知徐爵，神宗遂将爵下狱，饬刑部定了死罪，算是开了头刀。言官李植，窥伺意旨，复列保十二大罪，统是神宗平日，敢怒不敢言的事情。此时乾纲独断，毫无牵掣，遂谪保为南京奉御，不准须臾逗留；并命锦衣卫查抄家产，得资巨万。东之并劾吏部尚书梁梦龙，工部尚书曾希吾，吏部侍郎王篆，均为保私党，应即斥退。当下命法司查明，果得实证，遂下诏一一除名。看官！你道这实证从何得来？原来冯保家中，藏有廷臣馈遗录，被查抄时一并搜出，梁、曾等姓氏骈列，所以无可抵赖，同时斥退。此外大小臣工，名列馈遗录中，不一而足。

独刑部尚书严清，与冯保毫无往来，且素不党附居正，因得神宗器重，名曰严清，果足副实。乃调任为吏部尚书，代了梁梦龙遗缺。清搜讨故实，辨论官材，自丞佐以下，都量能授职，无一幸进，把从前夤缘干托的情弊，尽行扫除。可惜天不假年，在任仅阅半载，得病假归，未几即殁。还有蓟镇总兵戚继光，从前由居正委任，每事辄与商榷，动无掣肘，所向有功。及是居正已殁，给事中张鼎思，上言继光不宜北方，不管人材可否，专务揣摩迎合，这等人亦属可杀。阁臣拟旨，即命他调至广东，继光不免怏怏，赴粤逾年，即谢病回里，越三年乃殁。继光与兵部尚书谭纶，都督府佥事俞大猷，统为当时名将。谭纶卒于万历五年，俞大猷卒于万历八年，一谥襄敏，一谥武襄。继光至十一年乞归，十四年病终原籍，万历末追谥武毅，著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所谈兵法，均关窾要，至今犹脍炙人口，奉为秘传，这也不消絮叙。已足与史传扬名不朽，且随笔叙结谭、俞两人，尤为一带两便。

且说冯保得罪，以后新进诸臣，又交攻居正，陆续不绝。有旨夺上柱国太师官衔，并将赐谥一并镌去。大学士张四维，见中外积怨居正，意欲改弦易辙，收服人心，何不述冯保语，质之曰："你的官职，从何处得来？"因上疏言事，请荡涤烦苛，宏敷惠泽，一面请召还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余懋学等，奏复原官。神宗颇加采纳，朝政为之稍变。已而四维以父丧归葬，服将阕而卒。朝旨赠官太师，赐谥文毅。结果比居正为胜，足为四维之幸。嗣是申时行进为首辅，申时行见前回。引荐礼部尚书许国，兼任东阁大学士。许本是时行好友，同心办事，阁臣始沆瀣相投，不复生嫌，无如言路一开，台官竞奋，彼此争砺锋锐，搏击当路，于是阁臣一帜，台官一帜，分竖明廷。嗣复为了张居正一案，闹得不可开交，遂致朝臣水火，又惹出一种争执的弊端。明臣好争，统是意气用事。

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㸅，废为庶人。宪㸅系太祖十五子植七世孙，植初封卫王，寻改封辽，建文时又徙封荆州，七传至宪㸅，尝希旨奉道，得世宗欢心，加封真人，敕赐金印。穆宗改元，御史陈省劾他不法，夺去真人名号及所赐金印。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㸅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㸅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部光，奏劾宪㸅淫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淫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㸅，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㸅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瘐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满了心愿。至居正死后，辽府次妃王氏，运动言官，代为讼冤。当有御史羊可立，追论居正构害辽王事，正在颁下部议，王妃复上书诉讼，大略言："居正贪鄙，谋夺辽王府第，因此设计诬陷。既将辽府据去，复将所有金宝，悉数没入他家。"神宗览奏，即欲传旨籍没，但尚恐太后意旨未以为然，一时不便骤行。可巧潞王翊镠，将届婚期，需用珠宝，无从采备。恐由神宗故意为此。太后召神宗入内，向他问道："名为天府，难道这些须珠宝，竟凑办不齐么？"神宗道："近年以来，廷臣没有廉耻，都把这外方贡品，私献冯、张二家，所以天府藏珍，很是寥寥了。"太后道："冯保家已经抄没，想可尽输入库。"神宗道："冯保狡猾，预将珍宝偷运去了，名虽查抄，所得有限。"太后慨然道："冯保是个阉奴，原不足责，但张居正身为首辅，亲受先皇遗命，乃亦这般藏私，真是人心难料呢！"太后虽明，

亦为所愚。神宗复述及辽府讼冤，归罪居正等情，太后默然。嗣是张先生、张太师的称号，宫中一律讳言，神宗知太后意转，亟命司礼监张诚等，南下荆州，籍居正家。张诚先遣急足，潜投江陵守令，命他速往查封，休使逃匿。守令得了此信，自然格外巴结，即召集全班人役，围住张氏府第，自己亲入府内，把他阖家人口，悉数点查，驱入一室，令衙役在室外守着。顿时反宾为主，一切服食，统须由衙役作主，可怜张氏妇女，多半畏愤，宁自绝粒，竟饿死了十数人，及张诚一到，尤觉凶横，饬役搜查，倒箧倾箱，并没有甚么巨宝，就是金银财帛，也是很少，较诸当日严相府中，竟不及二十分之一。张诚怒道："十年宰相，所蓄私囊，宁止此数？此必暗中隐匿。或寄存亲族家内，别人或被他瞒过，我岂由他诳骗么？"遂召居正长子礼部主事敬修，迫令和盘献出。敬修答言，只有此数。张诚不信，竟饬虎狼卫役，把敬修褫去衣冠，拷掠数次；并将张氏亲族，一一传讯，硬说他有寄藏，不容剖白。敬修熬不住痛苦，寻了短见，投缳毕命。亲族等无从呼吁，没奈何各倾家产，凑出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不是查抄，竟是抢劫。张诚方才罢手。大学士申时行，得悉此状，因与六卿大臣，联名上疏，奏请从宽。刑部尚书潘季驯，又特奏居正母年过八旬，朝不保暮，请皇上锡类推恩，全他母命云云。乃许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养居正母。惟尽削居正官阶，夺还玺书诰命，并谪戍居正子弟，揭示罪状。有诏云：

> 张居正诬蔑亲藩，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宅田，假名丈量遮饰，骚动海内。迹其平日所为，无非专权乱政，罔上负恩，本当斫棺戮尸，因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弟张居易，伊子张嗣修等，俱令烟瘴地面充军，以为将来之谋国不忠者戒！

张居易曾为都指挥，张嗣修曾任编修，至是皆革职远戍，一座巍巍然师相门第，变作水流花谢，雾散云消，令人不堪回首呢。所谓富贵如浮云。张诚回京复命，御史丁此吕，又追劾侍郎高启愚，主试题系"舜亦以命禹"五字，实系为居正劝进，不可不惩。神宗得了此疏，颁示内阁，申时行勃然道："此吕何心，陷人大逆，我再缄默不言，朝廷尚有宁日么？"当即疏陈此吕暧昧陷人，应加重谴等语。小子有诗咏道：

炎凉世态不胜哀，落阱还防下石来。
稍有人心应代愤，好凭只手把天回。

未知神宗曾否准奏，且看下回再表。

神宗临幸宫人，暗育珠胎，至于太后诘问，犹不肯实言，虽系积畏之深，以致如此，然使太后处事未明，疑宫人为外遇，置诸刑典，得毋沉冤莫白，终为神宗所陷害乎？一宵恩爱，何其钟情，

至于生死之交，不出一言以相护，是可忍，孰不可忍？观于居正死后，夺其官，籍其产，戍其子弟，且任阉竖张诚，勒索财贿，株连亲族，甚至逼死居正子敬修，未闻查究。古云："罪人不孥。"神宗习经有素，岂竟漫无所闻？况居正当国十年，亦非全无功绩，前则赏过于功，后则罚甚于罪，凉薄寡恩四字，可为神宗一生定评。惟居正之得遇宠荣，为明代冠，而身后且若是，富贵功名，无非泡影，一经借鉴，而世之热中干进者可以返矣。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却说申时行上疏以后，尚书杨巍，又请将丁此吕贬斥，顿时闹动言官，统说时行与巍，蔽塞言路。御史王植、江东之交章弹劾两人，神宗为罢高启愚，留丁此吕。于是申、杨两大臣，抗疏求去。大学士余有丁，上言殿阁大臣，关系国体，不应为一此吕，遂退申、杨。许国尤不胜愤懑，亦专疏乞休。神宗乃将此吕外调。王植、江东之，始终不服，遂力推前掌院学士王锡爵，可任阁务。锡爵曾积忤居正，谢职家居。见七十三回。至是因台官交推，重复起用，晋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又因日讲官王家屏，敷奏诚挚，由神宗特拔，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两人相继入阁，言官只望锡爵得权，抵制时行，不防锡爵却与时行和好，互为倚助，遂令全台御史，大失所望。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妃生下一子，取名常洵，神宗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以皇长子常洛，年已五岁，生母恭妃，未闻加封，乃郑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郑妃专宠，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遂上疏请册立东宫。时行初意，原是不错。疏中有云：

> 臣等闻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元子诞生，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敕下礼部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则不胜幸甚！

神宗览疏毕，即援笔批答道："元子婴弱，少待二三年，册立未迟。"批旨发下，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及吏部员外郎沈璟，复抗疏奏道：

> 窃闻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神宗第二子常溆，生一岁而殇。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

不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具矣。

这疏一上，神宗瞧了数语，便抛掷地上，勃然道："册封贵妃，岂为立储起见？科臣等怎得妄言谤朕呢！"当下特降手敕道："郑贵妃侍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着降处极边，沈璟亦降级外调，饬阁臣知之！"申时行、王锡爵等，接奉此敕，又入朝面请，拟减轻姜应麟罪名。神宗怫然道："朕将他降处，并非为了册封，只恨他无故推测，疑朕废长立幼。我朝立储，自有成宪，若以私意坏公论，朕亦不敢出此。"既不敢以私废公，何不径立皇长子。申时行等唯唯而出，遂谪应麟为广昌典史，沈璟亦降级外调。既而刑部主事孙如法，又上言："恭妃生子五年，未得晋封，郑妃一生皇子，即册贵妃，无怪中外动疑"云云。神宗复动恼起来，立谪为朝阳典史。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等，续请立储，统行夺俸。礼部侍郎沈鲤，再上书请并封恭妃，神宗实不耐烦，复召申时行入问道："朕意并不欲废长立幼，何故奏议纷纷，屡来絮聒？"时行道："陛下立心公正，臣所深佩，现请明诏待期立储，自当加封恭妃，此后诸臣建言，止及所司职掌，不得越俎妄渎，那时人言自渐息了。"时行此言，未免迎合意旨，与初意不符。神宗点首，遂命时行拟旨颁发。为了这事，言官愈加激烈，你上一疏，我奏一本，统是指斥宫闱，攻击执政。神宗置诸不理，所有臣工奏疏，都掷诸败字簏中。会郑贵妃父郑承宪，为父请封，神宗欲援中宫父永年伯王祎故例，拟封伯爵。礼部以历代贵妃，向无祖考封伯的故事，不便破例，乃只给坟价银五百两。

小子阅明朝稗史，载有郑贵妃遗事一则；据言贵妃父承宪，家甚贫苦，曾将女许某孝廉为妾，临别时，父女相对，不胜悲恸。某孝廉素来长厚，看这情形，大为不忍，情愿却还，不责原聘。郑女感激万分，脱下只履，赠与孝廉，誓图后报。已而入宫，大得宠幸，虽是贵贱有别，终究是个侧室。追怀前情，耿耿未忘。不意孝廉名字，竟致失记，只有一履尚存，特命小太监向市求售，索值若干。过了一年，无人顾问，不过都下却传为异闻。某孝廉得着消息，乃袖履入都，访得小太监售履处，出履相证，果然凑合。小太监遂问明姓氏，留住寓中，立刻报知郑贵妃。贵妃泣诉神宗，备言前事，并云："妾非某孝廉，那得服侍陛下？"算是知恩报恩。神宗为之动容，遂令小太监通知某孝廉，令他谒选，即拔为县令，不数年任至监运使。这也是一种轶闻，小子随笔录述，作为看官趣谈，此外无庸细叙。

单说郑贵妃既身膺殊宠，又生了一个麟儿，意中所望，无非是子得立储，他日可做太后，便与李太后的境遇相同。有时宫闱侍宴，及枕席言欢，免不得要求神宗，请立己子常洵为太子。这也是妇人常态。神宗恩爱缠绵，不敢忤逆贵妃，用不敢忤逆四字甚妙。自然含糊答应。到出了西宫，又想到废长立幼，终违公例，因此左右为难，只好将立储一事，暂行搁起。偏偏礼科都给事王三余，御史何倬、钟化民、王慎德，又接连奏请立储。还有山西道御史陈登云，更劾及郑宗宪骄横罪状。神宗看了这种奏折，只瞧到两三行，便已抛去，一字儿不加批答。独李太后闻了这事，不以为然。一日，值神宗侍膳，太后问道：

“朝廷屡请立储，你为什么不立皇长子？”神宗道：“他是个都人子，不便册立。”太后怒道：“你难道不是都人子么？”说毕，投箸欲起。神宗慌忙跪伏，直至太后怒气渐平，方才起立。原来内廷当日，统呼宫人为都人，李太后亦由宫人得宠，因有是言。神宗出了慈宁宫，转入坤宁宫，与王皇后谈及立储事，王皇后亦为婉劝。后性端淑，善事两宫太后，就是郑贵妃宠冠后宫，后亦绝不与较。所以神宗对了皇后，仍没有纤芥微嫌。此次皇后援经相劝，神宗亦颇为感动。

待至万历十八年正月，皇长子年已九岁，神宗亲御毓德宫，召见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商议立储事宜。申时行等，自然援立嫡以长四字，敷奏帝前。神宗道：“朕无嫡子，长幼自有次序，朕岂有不知之理？但长子犹弱，是以稍迟。”时行等复请道：“元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神宗点头称善。时行等叩首而退，甫出宫门，忽有司礼监追止道：“皇上已饬宣皇子入宫，与先生们一见。”时行等乃再返入宫。皇长子皇三子次第到来，神宗召过皇长子。在御榻右面，向明正立，并问时行等道：“卿等看此子状貌如何？”时行等仰瞻片刻，齐声奏道：“皇长子龙姿凤表，岐嶷非凡，仰见皇上仁足昌后呢。”神宗欣然道：“这是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此言？”时行道：“皇长子春秋渐长，理应读书。”王锡爵亦道：“皇上前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呢。”神宗道：“朕五岁便能读书。”说着时，复指皇三子道：“是儿亦五岁了，尚不能离乳母。”乃手引皇长子至膝前，抚摩叹惜。时行等复叩头奏道：“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畀他成器？”神宗道：“朕知道了。”时行等方才告退。

谁料这事为郑贵妃所悉，一寸芳心，忍不住许多颦皱。用元词二句甚妙。遂对了神宗，做出许多含嗔撒娇的状态，弄得神宗无可奈何，只好低首下心，求他息怒。刚为柔克，古今同慨。贵妃即乘势要挟，偕神宗同至大高元殿，祇谒神明，设了密誓，约定将来必立常洵为太子。又由神宗亲笔，载明誓言，缄封玉盒中授与贵妃。仿佛唐明皇之对于杨妃。自此贵妃方变嗔为喜，益发竭力趋承。神宗已入情魔，镇日里居住西宫，沉湎酒色，于是罢日讲，免升授官面谢，每至日高三丈，大臣俱已待朝，并不见神宗出来；或竟遣中官传旨，说是圣体违和，着即免朝。今日破例，明日援行，甚且举郊祀庙享的礼仪，俱遣官员恭代，不愿亲行。女蛊之深，一至于此。大理评事雒于仁，疏上酒色财气四箴，直攻帝失，其词略云：

>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志丧，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时有十小阉被宠，谓之十俊。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搒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姜应麟、孙如法辈，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能治？故臣敢以四箴献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矣。

神宗览疏大怒，几欲立杀于仁，还是申时行代为解免，才将他削职为民。后来吏部尚书宋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等，率群臣合请立储，俱奉旨严斥，一律夺俸。大学士王锡爵，素性刚直，尝与申时行言及，以彼此同为辅臣，总须竭诚报上，储君一日未建，国本即一日未定，拟联合阁部诸大臣，再行力奏云云。时行以曾奉上旨，稍延一二年，自当决议，此时不如暂行从缓。锡爵乃勉强容忍，既而耐不过去，特疏请豫教元子，并录用言官姜应麟等，说得非常恳切。谁知奏牍上陈，留中不报。锡爵索性申请建储，仍不见答。自知言终不用，乃以母老乞休，竟得准奏归林。神宗只知有妾，锡爵不能无母。未几，申时行等，再疏请立东宫，得旨于二十年春举行。到了十九年冬季，工部主事张有德，请预备建储仪注，为帝所斥，夺俸示罚。适时行因病乞假，许国与王家屏语道："小臣尚留心国本，力请建储，难道我辈身为大臣，可独无一言么？"遂仓卒具疏，竟不待与时行商及，即将他名衔首列。神宗以有旨在前，不便反汗，似乎有准请立储的意思。看官！你想这郑贵妃宠冠六宫，所有内外政务，那一件不得知晓！当下携着玉盒，跪伏神宗座旁，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但说是"生儿常洵，年小没福，情愿让位元子，把从前誓约，就此取消。"神宗明知她是有心刁难，怎奈神前密誓，口血未干，况看她一种泪容，仿佛似带雨海棠，欺风杨柳，就使铁石心肠，也要被他熔化。随即亲扶玉手，令她起立，一面代为拭泪，一面好言劝慰，委委婉婉的说了一番，决意遵着前誓，不从阁议。可巧申时行上呈密揭，略言臣在假期，同官疏列臣名，臣实未知等语。于是神宗顺风使帆，竟将许国等原疏，及时行密揭，一并颁发出来，故事阁臣密揭，悉数留中，此次神宗违例举行，明明是讽斥许国等人，教他自行检过。给事中罗大纮，奋上弹章，疏陈时行迎合上意，希图固宠，阳附廷臣请立之议，阴为自处宫掖之谋。中书舍人黄正宾，亦抗疏痛诋时行，有旨削大纮籍，廷杖正宾，亦革职为民。许国、王家屏，又有臣等所言，不蒙采择，愿赐罢职等语。神宗因他迹近要挟，竟下旨斥责许国，说他身为大臣，不应与小臣为党，勒令免官。许国一去，舆论更不直时行。时行不得已求请解职。神宗一再慰留，到了时行三次乞归，并荐赵志皋、张位等自代，才邀神宗允准。时行之屡疏乞休，还算知耻。时行去后，即以赵志皋为礼部尚书，张位为吏部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至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以宫廷并无建储消息，特请豫教元子，不意忙中有错，疏中误书弘治年号，竟被神宗察出，批斥献可违旨侮君，贬职外调。王家屏封还御批，具揭申救，大忤帝意。六科给事中孟养浩等，各上疏营救，神宗命锦衣卫杖孟百下，革去官职，此外一概黜退。王家屏知不可为，引疾归田。吏部郎中顾宪成、章嘉桢等，上言家屏忠爱，不应废置。神宗又恨他多言，夺宪成官，谪嘉桢为罗定州州判，宪成无锡人，里中旧有东林书院，为宋杨时讲道处，宪成曾与弟允成，发起修筑，至被谴归里，即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就院讲学，海内闻风景附，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朝士亦慕他清议，遥为应和，后来遂称为东林党，与大明一代江山，沦胥同尽。小子有诗叹道：

盛世宁无吁咈时，盈廷交哄总非宜。
才知王道泯偏党，清议纷滋世愈衰。

内本未定，外变丛生，欲知当日外情，请至下回再阅。

立嫡，古礼也。无嫡则立长，此亦礼制之常经。神宗溺于郑贵妃，乃欲舍长立幼，廷臣争之，韪矣，但必谓储位一定，即有以固国本，亦未必尽然。兄挚废而弟尧立，后世尝颂尧为圣人，不闻其有背兄之恶玷。然则择贤而嗣，利社稷而奠人民，尤为善策，宁必拘拘于立长耶？惟典学亲师，最关重大，士庶人之子，未有年逾幼学而尚未就傅者，况皇子耶？廷臣争请立储，致忤帝意，甚至豫教元子之请，亦遭驳斥，神宗固不为无失，而大臣之不善调护，徒争意气，亦未始不足疵也，至于东林讲学，朝野景从，处士横议，党祸旋兴，汉唐末造，类中此弊，明岂独能免祸乎。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哱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却说鞑靼部酋俺答，自受封顺义王后，累年通使，贡问不绝。万历九年，俺答病殁，朝旨赐祭七坛，采币十二双，布百匹。三娘子率子黄台吉上表称谢；并贡名马。黄台吉系俺答长子，年已渐老，不喜弄兵，且迷信佛教，听从番僧，禁止杀掠，因此西北塞外，相安无事。先是王崇古、方逢时次第督边，亦次第卸职，继任总督，叫作吴兑。兑颇驾驭有方，各部相率畏服，贡市无失期。三娘子尤心慕华风，随时款塞，尝至总督府谒兑。兑视若儿女，情甚亲昵。有时三娘子函索金珠翠钿，兑必随市给与，藉敦睦谊。或各部稍稍梗化，三娘子总预先报闻，兑得筹备不懈。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改名乞庆哈，也恭顺无愆，奉命唯谨。唯黄台吉素性渔色，先配五阑比妓，后经西僧怂恿，纳妇一百八人，取象数珠。多妻若此，安得不病？怎奈百余番妇，姿色多是平常，没一个比得三娘子。黄台吉暗暗垂涎，欲据三娘子为妻。三娘子嫌他老病，不肯迁就，意将率属他徙，适吴兑卸任，另授郑洛为总督，洛抵任，闻知此事，私下叹念道："若三娘子别属，我朝封这黄台吉，有何用处？"及遣使往说三娘子道："汝不妨归王，天朝当封汝为夫人。汝若他去，不过一个寻常妇人，有什么显荣呢？"子收父妾，胡俗固然。但不应出诸中国大员之口。三娘子为利害所逼，乃顺了黄台吉的意思，与他成为夫妇。两口儿和好度日，倏忽间已是四年。谁料黄台吉得病又亡，三娘子仍作哀嫠。那时黄台吉子扯力克，应分袭位，到是一个翩翩公子，气宇轩昂，其时把汉那吉已死，遗妻大成比妓，为扯力克所纳，三娘子曾生一儿，名叫

不他失礼，本欲收比妓为妻，偏偏被扯力克夺去，心中很是不悦，连三娘子也有怨词，竟至挈子他徙。郑洛闻报，又欲替他调停，先遣人往说三娘子，劝他下嫁扯力克，三娘子颇也乐从，前时少妇配老夫，尚且肯允，至此老妇配少夫，自然格外乐从。只要扯力克尽逐诸妾，方肯应命。洛乃复传谕扯力克道："娘子三世归顺，汝能与娘子结婚，仍使你袭封，否则当别封他人了。"扯力克欣然应诺，且愿依三娘子规约，把所有姬妾，一并斥还；竟整了冠服，备齐舆马，亲到三娘子帐中，成合婚礼。三娘子华年虽暮，色态如前，眉妩风流，差幸新来张敞，脂香美满，何期晚遇韩郎，谐成了欢喜缘，完结了相思债。曾感念冰人郑总督否？郑洛为他请封，得旨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扯力克袭封如旧。三娘子历配三主，累操兵枋，常为中国保边守塞，始终不衰。山陕一带诸边境，商民安堵，鸡犬无惊。

那知到了嘉靖二十年，宁夏地方，竟出一个哱拜，纠众作乱，又未免煽动兵戈。这哱拜本鞑靼部种，先时曾得罪酋长，叩关入降，隶守备郑印麾下，屡立战功，得任都指挥。未几以副总兵致仕，子承恩袭职。承恩初生时，哱拜梦空中天裂，堕一妖物，状貌似虎，奔入妻寝。他正欲拔剑除妖，不意呱呱一声，惊醒睡梦，起床入视，已产一男。他也不知是凶是吉，只好抚养起来，取名承恩。承恩渐长，狼状枭形，番人本多犷悍，哱拜视为常事，反以他狰狞可畏，非常钟爱。至哱拜告老，承恩袭为都指挥，凑巧洮河以西，适有寇警，巡边御史周弘禴，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并哱拜义子哱云等，率兵往征，正拟指日出发，会值巡抚党馨，奉总督郑洛檄文，调遣土文秀西援，哱拜时虽家居，尚多蓄苍头军，声言报国，至是闻文秀被调，不禁嗟叹道"文秀虽经战阵，难道能独挡一面么？"遂亲诣郑洛辕门，陈明来意，并愿以所部三千人，与子承恩从征。洛极力嘉奖，乐从拜请。

于是文秀、承恩，陆续启行。偏这巡抚党馨，恨他自荐，只给承恩羸马。承恩怏怏就道，到了金城，寇骑辟易，追杀数百人。奏凯归来，取道塞外，见诸镇兵皆懦弱无用，遂藐视中外，渐益骄横。馨不以为功，反欲按名核粮，吹毛索瘢，嗣闻承恩娶民女为妾，遂责他违律诱婚，加杖二十。明是有意激变。看官！试想承恩骄戾性成，那肯受这般委屈？就是他老子哱拜，亦觉自损脸面，怨望得很。还有土文秀、哱云两人，例应因功升授，偏也由馨中阻，未得偿愿。数人毒气，遂齐向巡抚署中喷去。冤冤相凑，戍卒衣粮，久欠勿给，军锋刘东旸，心甚不平，往谒哱拜，迭诉党馨虐待情形。哱拜微笑道："汝等亦太无能为，怪不得被他侮弄。"两语够了。东旸闻言，奋然径去，遂纠合同志许朝等，借白事为名，哄入帅府。总兵张维忠，素乏威望。见众拥入，吓得手足无措。东旸等各出白刃，胁执副使石继芳，拥入军门。党馨闻变，急逃匿水洞中。只有此胆，何故妄行。旋被东旸等觅得，牵至书院，历数罪状，把他杀死。该杀。石继芳亦身首两分。遂纵火焚公署，收符印，释罪囚，大掠城中。硬迫张维忠，以侵粮激变报闻。维忠不堪受迫，自缢而亡。死得无名。

东旸遂自称总兵，奉哱拜为谋主，承恩、许朝为左右副将，哱云、文秀为左右参将，当下分道四出，陷玉泉营及广武，连破汉西四十七堡。惟文秀进围平卤，守将萧如薰，率兵登陴，誓死固守。如薰妻杨氏，系总督杨兆女，语如薰道："汝为忠臣，妾何难为忠臣妇。"可入女诫。遂尽出簪珥，慰劳军士妻女，由杨氏亲自带领，作为一队娘子军，助兵守

城，文秀攻围数月，竟不能下。东旸复分兵过河，欲取灵州，且诱河套各部，愿割花马池一带，听他驻牧，势甚猖獗。总督尚书魏学曾，飞檄副总兵李昫，权署总兵，统师进剿。昫遣游击吴显、赵武、张奇等，转战而西，所有汉西四十七堡，次第克复。唯宁夏镇城，尚为贼据。河套部酋著力兔，带领番兵三千骑，来援东旸，进屯演武场。东旸益掠城中子女，馈献套部，套人大悦，扬言与哱王子已为一家，差不多有休戚与共的情形。哱云引著力兔再攻平卤，萧如薰伏兵南关，佯率羸卒出城，挑战诱敌。哱云仗着锐气，当先驰杀，如薰且战且行，绕城南奔。看看南关将近，一声号炮，伏兵尽发，将哱云困在垓心，四面注射强弩，霎时间将哱云射死。著力兔尚在后队，闻前军被围，情知中计，遂麾众北走，出塞遁去。利则相亲，害则相舍，外人之不足恃也如此。朝旨特擢萧如薰为总兵，调麻贵为副总兵，进攻宁夏，并赐魏学曾尚方剑，督军恢复，便宜行事。

御史梅国桢，保荐李成梁子如松，忠勇可任，乃命如松总宁夏兵，即以国桢为监军。会宁夏巡抚朱正色，甘肃巡抚叶梦熊，均先后到军，并逼城下。学曾与梦熊定计，毁决黄河大坝，用水灌城。内外水深约数尺，城中大惧，由许朝缒城潜出，径谒学曾，愿悔罪请降，学曾令还杀哱拜父子，方许赎罪。许朝去后，杳无音信，如松遣骑四探，忽闻套部庄秃赖及卜失兔，纠合部落三万人，入犯定边小盐地，别遣万骑从花马池西沙湃口，衔枚疾入，为哱拜声援。那时如松飞报学曾，学曾才知他诈降缓兵，亟遣副总兵麻贵等，驰往迎剿，方将套众击退。既而著力兔复率众万余，入李刚堡，如松等复分兵邀击，连败套众，追奔至贺兰山，套众尽遁。官军捕斩百二十级，悬诸竿首，徇示宁夏城下，守贼为之夺气。独监军梅国桢，与学曾未协，竟劾他玩寇误兵，遂致逮问，由叶梦熊代为督师。梦熊下令军中，先登者赏万金，嗣是人人思奋，勉图效力。过了五日，水浸北关，城崩数丈，承恩、许朝等，忙趋北关督守。李如松、萧如薰，潜领锐卒掩南关，总兵牛秉忠，年已七十，奋勇先登。梅国桢大呼道："老将军且先登城，诸君如何退怯？"言甫毕，但见各将校一麾齐上，肉薄登城，南关遂下。承恩等惶急非常，急遣部下张杰，缒城出见，求贷一死。梦熊佯为允诺，仍然大治攻具。监军梅国桢，日夕巡逻，严行稽察。一日将晚，正在市中巡行，忽有歌声一片，洋洋入耳。其词道：

痈不决，毒长流。巢不覆，枭常留。兵戈未已我心忧，我心忧兮且卖油。

国桢听着，不禁诧异起来，便谕军士道："何人唱歌，快与我拘住！"军士奉命而去。未几即拿到一人，国桢见他状貌非凡，便问他姓氏职业。那人答道："小人姓李名登，因业儒不成，转而习贾。目今兵戈扰攘，无商可贩，只好沿街卖油，随便糊口。"此子颇似伍子胥。国桢道："你所唱的歌词，是何人教你的？"李登道："是小人随口编成的。"国桢暗暗点头，复语道："我有一项差遣，你可为我办得到么？"李登道："总教小人会干，无不效力。"国桢乃亲与解缚，赐他酒食，授以密计，并付札子三道，登受命驰去，缚木渡东门，入见承恩道："哱氏曾有安塞功，监军不忍骈诛，特令登赍呈密札，给与将军。将军如听登言，速杀刘许自赎，否则请即杀登。"斩钉截铁，足动悍番之心。承恩沉吟半晌，旋即许

诺。登趋而出，又从间道诣刘许营。亦各付密札道："将军本系汉将，何故从哱氏作乱，甘心婴祸？试思镇卒几何，能挡大军？将军所恃，不过套援，今套部又已被逐，区区杯水，怎救车薪？为将军计，速除哱氏，自首大营，不特前愆可免，且有功足赏哩。"与刘许言，又另具一种口吻，李登洵不愧说客。刘许二人，亦觉心动。与登定约。登遂回营报命。

国桢仍督兵攻城，猛扑不已。未几，得东旸密报，土文秀已被杀死了，又未几，城上竟悬出首级三颗，一个是土文秀头颅，两个便是刘东旸、许朝首领。原来东旸既诱杀文秀，承恩知他有变，遂与部党周国柱商议。国柱与许朝曾夺一镇民郭坤遗妾，两不相让，遂生嫌隙。又为一妇人启衅。至是与承恩定计，托词密商军务，诱刘许两人登楼，先斩许朝。东旸逃入厕房，被国柱破户搜出，一刀两段，于是悬首城上，敛兵乞降。李如松、萧如薰等，遂陆续登城，揭示安民。并搜获宁夏巡抚关防，及征西将军印各一颗。哱拜尚拥苍头军，安住家中，总督叶梦熊方去灵州，闻大城已下，亟遣将校赍谕入城，大旨以诘旦不灭哱氏，应试尚方剑。时承恩正驰至南门，谒见监军梅国桢，为参将杨文所拘，李如松即提兵围哱拜家。拜知不能免，闭户自缢，家中放起一把无名火来，连人连屋，尽行毁去。参将李如樟，望见火起，忙率兵斩门而入。部卒何世恩，从火中枭哱拜首，生擒拜次子承宠，养子哱洪大，及余党土文德、何应时、陈雷、白鸾、陈继武等人。

总督叶梦熊，巡抚朱正色，御史梅国桢，先后入城，安抚百姓，一面慰问庆王世子帅锌。帅锌系太祖十六子㮵七世孙，曾就封宁夏，哱拜作乱，曾向王邸中索取金帛，适值庆王伸域薨逝，世子帅锌，尚在守制，未曾袭封，母妃方氏，挈世子避匿窖中，既而惧辱自裁，所有宫女玉帛，悉被掠去。至梦熊等入府宣慰，帅锌方得保全。当下驰书奏捷，并将一切缚住人犯，押献京师。神宗御门受俘，立磔哱承恩、哱承宠、哱洪大等，颁诏令庆王世子帅锌袭封。王妃方氏，建祠旌表。不没贞节。给银一万五千两，分赈诸宗人，大赏宁夏功臣。叶梦熊、朱正色、梅国桢，各荫世官。武臣以李如松为首功，特加宫保衔，萧如薰以下，俱升官有差。如薰妻杨氏，协守平卤，制敕旌赏。魏学曾亦给还原官，致仕回籍。其余死事诸将卒，亦各得抚恤。宁夏复平，那知一波才静，一波随兴，东方的朝鲜国，复遭倭寇蹂躏，朝鲜王李昖，火急乞援，免不得劳师东出，又有一场交战的事情。正是：

西陲才报承平日，东国又闻抢攘时。

欲知中外交战情形，待小子下回再表。

宁夏之变，倡乱者为哱拜，而刘东旸、许朝等，皆缘哱拜一言而起，是哱拜实为祸首，刘许其次焉者也。本回叙宁夏乱事，以哱拜为主，固有特识，而党馨之激变，以及萧如薰夫妇之效忠，备载无遗，有恶必贬，有善必彰，史家书法，例应如是。李登一卖油徒，乃得梅国桢之重任，令其往说叛寇，两处行间，互相残噬，羽翼已歼，哱拜仅一釜底游魂，欲免于死得乎？然则宁夏敉平，

当推李登为首功，而明廷酬庸之典，第及将帅，于李登无闻，武夫攘功，英雄埋没，窃不禁为之长慨矣！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却说朝鲜在中国东方，旧号高丽，明太祖时，李成桂为朝鲜国主，通好中朝，太祖授印封王，世为藩属。惟朝鲜与日本，只隔一海峡，向与倭人往来互市，交通颇繁。到了神宗时代，日本出了一个平秀吉，外史作丰臣秀吉。统一国境，遣使至朝鲜，迫他朝贡，且嗾使攻明，令为前导。国王李昖，当然拒绝。这平秀吉履历，当初是为人奴仆，嗣随倭关白，倭国官名，犹言丞相。信长代为划策，占领二十余州。会信长为参谋阿奇支所杀，秀吉统兵复仇，遂自号关白，劫降六十余州。因朝鲜不肯从命，竟分遣行长清正等，率舟师数百艘，从对马岛出发，直逼釜山。朝鲜久不被兵，国王李昖，又荒耽酒色，沉湎不治，一闻倭兵到来，大家不知所为，只好望风奔溃。倭兵进一步，朝鲜兵退一步，李昖料不能支，但留次子晖权摄国事，自己弃了王城，逃至平壤。未几又东走义州。倭兵陷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毁坟墓，掠府库，四出略地。所有京畿、江原、黄海、全罗、庆尚、忠清、咸镜、平安八道，几尽被倭兵占去。李昖急得没法，接连向明廷乞援。廷议以朝鲜属国，势所必救，急遣行人薛潘，驰谕李昖，扬言大兵且至，令他无畏等语。此亦列国中晋使解扬令宋无降楚之虚言。李昖信以为真，待了数日，只有游击队一二千人，由史儒等带领到来，惘惘的进抵平壤。天适霖雨，误陷伏中，仓猝交绥，史儒败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三千，渡鸭绿江，拟为后应，不防倭兵乘胜东来，锐不可挡，承训忙策马回奔，还算天大侥幸，保全了一条生命。涉笔成趣。

明廷闻报，相率震惧，丑。乃诏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军务，出兵防倭。倭人仗着锐气，径入丰德等郡。明兵稍稍四集，倭行长清正等，狡黠得很，倭人狡黠，由来已久。遣使至军前，诡说不敢与中国抗衡，情愿易战为和。此时兵部尚书石星，向来胆怯，闻有求和的消息，忙募一能言善辩的说客，遣往倭营。可巧有一嘉兴人沈维敬，素行无赖，他竟不管好歹，遽尔应募。石星大喜，遂遣往平壤，与倭行长相见。行长执礼甚恭，且语维敬道："天朝幸按兵不动，我军亦不久当还，此后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归朝鲜，决不占据。"满口诳言，这是倭人惯技。维敬即驰还奏闻，还是有几个老成练达的大臣，说是倭人多诈，不可轻信，于是促应昌等，只管进兵。偏石星惑维敬言，以为缓急可恃，命他暂署游击，参赞军谋。

宋应昌抵山海关，征调人马，一时难集，朝旨又特遣李如松为东征提督，与弟如柏、

如梅等，鼓行而东，与应昌会师辽阳。沈维敬入见如松，复述倭行长言，如松怒叱道："你敢擅通倭人么?"旁顾左右，拟将他推出斩首。参谋李应试，力言不可，且密语如松道："阳遣维敬通款，阴出奇兵袭敌，这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如松不待说毕，便称好计，往语应昌。应昌亦一力赞成，乃留置维敬，一面誓师东渡。水天一色，风日俱清，倒映层岚，云帆绕翠。大众击楫渡江，差不多有乘风破浪的情势。烘染有致。监军刘黄裳慷慨宣言道："今日此行，愿大家努力，这便是封侯机会呢。"太觉踌躇满志。

先是沈维敬三入平壤，约以万历二十一年新春，由李提督赍封典到肃宁馆。是时大军到肃宁，倭行长疑为封使，遣牙将二十人来迎。如松饬游击李宁生缚住来使，不料遣来的牙将，也曾防变，个个拔刀格斗，一场奋杀，逃去了十七名，只有三人擒住。倭行长方佇风月楼，得知此信，急忙登陴拒守。如松到了平壤，相度形势，但见东南临江，西北枕山陡立，迤北有牡丹台，势更险峻。倭人列炮以待，如松料知利害，先遣南兵往薄，果然炮火迭发，所当皆靡。如松麾南兵暂退，权在城外立营。到了夜间，倭兵来袭营盘，亏得如松预先防备，令如柏出兵迎击，一阵杀退。如松默默的筹思一番，翌日黎明，令游击吴惟忠，带兵攻牡丹峰，余将分队围城，独缺西南一角。如柏入问如松道："西南要害，奈何不攻?"如松笑道："我自有计。"如柏退后，如松即召副总兵祖承训至帐前，密嘱数语，承训自去。又越一宿，如松亲率各将，一鼓攻城，那时牡丹台上的炮火，与平壤城头的强弩，仿佛似急雨一般，注射过来。各将校不免却步。如松手执佩剑，把先退的兵士，斩了五六名，大众方冒死前进，逼至城脚，取出预备的钩梯盘索，猱升而上。倭兵煞是利害，各在城上死力撑拒，城内外积尸如山，尚是相持不下。忽然平壤城的西南隅，有明军蜂拥登城，吓得倭兵措手不迭，急已分兵堵御，如松见倭兵纷乱，料知西南得手，遂督众将登小西门。如柏等亦从大西门杀入，火药并发，毒焰蔽空，这时候的吴惟忠，正猛攻牡丹峰，一弹飞来，洞穿胸臆，尚自奋呼督战，好容易占住牡丹台。如松入城时，在烟焰中指挥往来，坐骑被炮，再易良马，麾兵愈进。倭兵始不能支，弃城东逸，纷纷渡大同江，遁还龙山去了。逐层写来，见得倭人实是劲敌。

这次鏖战，还亏祖承训预受密计，潜袭西南隅，方能将倭兵杀退，夺还平壤。原来如松知倭寇素轻朝鲜，特令承训所部，尽易朝鲜民服，衷甲在内，绕出西南，潜行攻城。倭兵并不措意，等到承训登城，卸装露甲，倭兵才知中计，慌忙抵拒，已是不及。明军斩得倭寇头颅，共得一千二百八十余级。烧死的，溺死的，及跳城毙命的，尚不胜数。裨将李宁、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潜伏江东僻路，又斩倭首三百余。李如柏进复开城，也得倭首数百级。嗣是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依次克复。

如松既连胜倭人，渐渐轻敌，趾高气扬。骄必败了。忽有朝鲜流兵，报称倭兵已弃王京，如松大喜，自率轻骑，趋碧蹄馆，察看虚实。那碧蹄馆在朝鲜城西，去王京只三十里，如松方驰至大石桥，隐约望见碧蹄馆，不防扑蹋一声，坐马忽倒，连人连鞍，坠于马下。可巧如松的右额，撞在石上，血流不止，险些儿昏晕过去。从行将士，忙上前扶掖，猛听得一声唿哨，四面八方，统有倭兵到来，把如松麾下一队人马，团团围住，绕至数匝，幸喜随征诸将，均是骁悍善战，左支右挡，舍命相争，自巳牌战至午后，将士等尽汗透征

袍，腹枵力敝，剑也缺了，刀也折了，弓袋内的箭杆，也要用尽了，兀自援兵未至，危急非常。倭兵队中，有一金甲酋，抡刀拍马，前来击取如松。裨将李有升，亟挺身保护，舞起大刀，连刃数倭。谁料倭兵潜蹑背后，伸过铁铙钩，把有升从马上钩落，一阵乱剁，身如肉泥。亏得如柏、如梅，先后驰至，杀入垓心，金甲酋复来拦截，被如梅觑得亲切，只一箭射倒了他，结果性命。是偿李有升的命。未几，又到杨元援军，协力冲杀，倭兵乃溃。

其时大雨滂沱，平地悉成泽国，骑不得骋，步不能行，明军又经了这番挫折，伤亡无数，不得已退驻开城。既而侦得倭将平秀嘉，屯兵龙山，积粟数十万。如松夜募死士，纵火焚粮，倭乃乏食。但兵经新败，未敢进逼，顿师绝域，渐觉气阻。宋应昌急欲了事，复提及沈维敬的原约，倭人因刍粮并烬，亦愿修和。应昌乃据实奏闻，明廷准奏，遂由应昌派遣游击源弘谟，往谕倭将，令献朝鲜王京，并归还王子。双方如约，纵他还国。倭将果弃了王京，退兵釜山。如松与应昌入城，检查仓粟，尚有四万余石，刍豆大略相等。安抚粗定，意欲乘倭退归，待势尾追。偏倭人晓明兵法，步步为营，无懈可击。祖承训、查大受及别将刘綎等，追了一程，知难而退。兵部尚书石星，力主款议，谕朝鲜国王还都王京，留刘綎屯守，饬如松班师。倭人从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等。宋应昌遂上书乞归，朝命顾养谦代为经略，更饬沈维敬出赴倭营，促上谢表。倭遣使小西飞入朝，定封贡议。神宗命九卿科道，会议封贡事宜，御史杨绍程独抗疏力争，略云：

> 臣考之太祖时，屡却倭贡，虑至深远。永乐间或一朝贡，渐不如约，自是稔窥内地，频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东土受祸更烈，岂非封贡力厉阶耶？今关白谬为恭谨，奉表请封之后，我能闭关拒绝乎？中国之衅，必自此始矣。且关白弑主篡国，正天讨之所必加，彼国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特劫于威而未敢动耳。我中国以礼义统驭百蛮，恐未见得。而顾令此篡逆之辈，叨天朝之名号耶？为今计，不若饬朝鲜练兵以守之，我兵撤还境上以待之，关白可计日而败也。封贡事万不宜行，务乞停议！

这疏上后，礼部郎中何乔远，科道赵完璧、王德完、逯中立、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交章止封。还有蓟辽都御史韩取善，亦奏称倭情未定，请罢封贡。独兵部尚书石星，始终主款。经略顾养谦，亦希承石星意旨，拟封关白平秀吉为日本国王，借弭边衅。嗣因廷议未决，养谦竟荐侍郎孙鑛自代，托疾引归。倒是个大滑头。倭使小西飞入阙，廷臣多半漠视，惟石星优礼相待，视若王公。廷臣过亢，石星过卑，皆非外交之道。译官与他议约，要求三事：一勒令倭众归国；二授封不必与贡；三令宣示毋犯朝鲜。小西飞一一允从。三条约款，倭使悉允，明廷尚是上风，可惜后来变卦。乃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与沈维敬同往日本。宗城等奉命观望，迁延不进。直至万历二十四年，方相偕抵釜山。沈维敬托词侦探，先行渡海，私奉秀吉蟒袍玉带，及地图武经，又取壮马三百，作为馈礼；自娶倭人阿里马女，居然在日本境内，宜室宜家。真是可杀。还有李宗城贪色好财，沿途索货无厌，进次对马岛。岛官仪智格外欢迎，夜饬美女二三人，更番纳入行辕。

宗城翻手作云，覆手作雨，镇日里恣意欢娱，竟把所任职务，搁起不提。如此蠢奴，奈何充作专使？仪智且屡招入宴，席间令妻室出见，宗城瞧着，貌可倾城，适有三分酒意，身不自持，竟去牵她衣袖，欲把她搂抱过来。看官试想！仪智妻系行长女，比不得营业贱妓，当即拂袖径去。仪智也不觉怒意陡生，下令逐客。得保首级，尚是万幸。宗城踉跄趋出，有倭卒随后追来，意图行刺，急得宗城落荒乱跑，情急失道，辨不出东西南北；且因玺书失去，料难复命，一时没法，只好身入树间，解带自缢。偏是命不该绝。由随卒觅到，将他救活，导奔庆州。副使杨方亨，上章讦奏，乃逮问宗城，即以方亨充正使，加沈维敬神机营衔，充作副使。

方亨渡海授封，秀吉初颇礼待，拜跪受册。嗣因朝鲜王只遣州判往贺，秀吉大怒，语维敬道："我遵天朝约款，还他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今乃令小官来贺，辱敝帮呢？辱天朝呢？我与朝鲜誓不两立，请为我还报天朝，速请天子处分朝鲜。"维敬慰谕百端，秀吉意终未释，遂留兵釜山，不肯撤还，所进表文，词多潦草，钤用图书，仍不用明朝正朔。方亨驰还，委罪维敬，并石星前后手书，奏请御览。神宗怒逮维敬，兼及石星，用邢玠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授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经理朝鲜。命佥都御史杨镐，出驻天津，严申警备。

于是和议决裂，倭行长清正等复入据南原、全州，进犯全罗、清尚各道，更逼王京。杨镐率军驰救，倭兵始退屯蔚山。蔚山虽不甚高峻，但缘山为城，颇踞险要。镐会同邢玠、麻贵各军，协议进取，分兵三路，合攻蔚山。倭倾寨出战，明军佯败，诱他入伏，斩倭兵四百余级，倭人大败，奔据岛山。岛山在蔚山南，倭叠结三栅，坚壁固守。游击陈寅，身先士卒，冒险跃登，连破二栅，更攻第三栅，势将垂拔。偏杨镐鸣金收军，寅不得不退。看官知道杨镐何故鸣金？据明史上载着，镐与李如梅为故交，如梅也奉命赴军，时尚未至，镐欲留住三栅，令如梅夺寨建功，因此鸣金暂退。全是私意，如何行军。等到如梅驰至，倭兵已经完守，围攻十日，竟不能拔。忽报倭行长清正，航海来援，镐不及下令，竟策马西奔，诸军相继溃败，被倭兵从后追击，杀死无数。游击卢继忠，率兵三千人殿后，死得一个不留。及镐奔还王京，反与邢玠、麻贵等，诡词报捷。参议主事丁应泰，入问善后计策，镐反自诩战功，恼得应泰性起，尽将败状列入奏牍，飞报明廷。神宗乃罢镐听勘，遣天津巡抚万世德，继镐后任。邢玠复招募江南水兵，筹划海运，为持久计。既而都督陈璘以粤兵至，刘綎以川兵至，邓子龙以江浙兵至，水陆军分为四路，各置大将，中路统带李如梅，东路统带麻贵，西路统带刘綎，水路统带陈璘，四路并进，直扑倭营。适值辽阳寇警，李如松出塞战殁，朝旨调如梅往援，乃命董一元代任。

小子只有一支笔，不能并叙辽阳事，只好将朝鲜军务，直叙下去。刘綎出西路，击毁倭舰百余艘，偏被倭行长潜师袭后，竟致腹背受敌，仓卒退师。陈璘亦弃舟遁还。两路已败。麻贵至蔚山，颇有斩获，倭人弃寨诱敌，贵不知是计，攻入寨中，见是空垒，慌忙退出，伏兵四起，旗帜蔽空，幸喜脚生得长，路走得快，才能逃出重围。一路又败。董一元进拔晋州，长驱渡江，迭毁永春、昆阳二寨，并下泗州老倭营，游击卢得功战殁阵前。一元复移攻新寨，寨栅甚固。正在挥兵猛扑，不期营内火药陡燃，烟焰冲天，倭兵乘势杀

来，游击郝三聘、马呈文先溃，一元禁遏不住，也只得奔还晋州。四路尽败。时明廷方遣给事中徐观澜，查勘东征军务，闻四路丧败，据实奏报。有旨斩郝马两人徇军，董一元等各带罪留任，立功自赎。诸将因连战皆败，统不免垂头丧气。迁延数月，忽报平秀吉病死，行长清正夜遁。那时陈璘、麻贵、刘綎、董一元等，又鼓勇出追。麻贵入岛山西浦，杀了几十名残倭。陈璘督水师邀击釜山，纵火毁敌舟数十，杀死倭将石蔓子，生擒倭党平秀政、平正成，惟前锋邓子龙战死。刘綎夺回曳桥砦，与陈璘水陆夹击，斩获无数，诸倭各无斗志，统抱头乱窜奔入舟中，扬帆东去。自倭乱朝鲜七载，中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迄无胜算。至平秀吉死，战祸始息。小子有诗叹道：

议封议剿两无成，七载劳兵困战争，
假使丰臣天假祚，明师何日罢东征？

倭乱已平，又有一番酬功的爵赏，容俟下回再详。

世尝谓中国外交，向无善策。夫外交岂真无策者？误在相庸将驽，与所使之不得其人耳。日本平秀吉，虽若为一世雄，然入犯朝鲜，骚扰八道，非真如后世之志在拓地，不夺朝鲜不止也。李如松计复平壤，骤胜而骄，遂有碧蹄馆之挫，是将之不得其人也可知。杨镐辈挟私忌功，更不足道矣。石星身为尚书，一意主款，对于倭使小西飞，待遇如王公，未识外情，先丧国体，赵志皋、张位诸阁臣，又不闻有所建白，相臣如此，尚得谓有人乎？沈维敬以无赖子而衔皇命，李宗城以酒色徒而驾星轺，应对乏材，徒为外邦腾笑。幸倭人尚未进化，秀吉又复病终，得令剧敌尽还，藩封无恙，东祸得以暂息。否则与清季中东之役，相去无几矣。观于此而叹明代外交之无人！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却说倭寇已退，诸军告捷，明廷发帑金十万两犒师。叙功行赏，首陈璘，次刘綎，又次麻贵。陈刘各擢为都督同知，麻贵升任右都督，邢玠晋封太子太保，予荫一子。万世德毫无战功，至是亦同膺懋赏，加右副都御史，并予世荫。董一元、杨镐，俱复原职。惟沈维敬弃市，石星瘐死狱中。所俘平秀政、平正成等，解京磔死。传首九边，总算了事。其时泰宁卫酋炒花，屡寇辽东，互有杀伤。炒花为巴速亥从弟，巴速亥被李成梁击毙，其子巴土儿，与炒花思复旧怨，数来侵边，先后皆为李成梁击退。成梁去职，总兵董一元

代任，巴土儿、炒花等、且纠合土默特部，大举入犯。一元伏兵镇武堡，令羸卒诱敌深入，奋起搏击，大破敌众。巴土儿身中流矢，负创而逃，未几毙命。炒花情不甘休，且嗾使青海酋火落赤、永邵卜等，相继犯边。幸甘肃参将达云，伏兵要害，潜扼敌背，杀得青海部众，十亡八九，当时称为战功第一。云升总兵官，镇守西陲，寇不敢犯。及李如松自东班师，言路交章诋劾，说他和亲辱国，悉留中不报。会辽东总兵董一元调赴朝鲜，神宗特任如松继任，如松感激主知，率轻骑出塞。适值土默特部众内犯，便迎头痛剿，斩杀过当；乘胜进逼，势将捣入巢穴。那番众四面来援，竟把如松困住。如松孤掌难鸣，饷尽援绝，活活的战死沙场。总是骄愎之咎。有旨令李如梅往代，如梅惩兄覆辙，不敢进战，卒坐拥兵畏敌的罪名，被劾罢官。后来复起李成梁镇辽东，成梁素有威名，年已七十有六。莅任后，仍与番人息战互市，番人乐就羁縻，以此再镇八年，辽左粗安。诸子究不逮乃父。当朝鲜鏖战时，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上书自效，愿率五千人征倭。朝旨报可，应龙方率众登程。会因倭人议和，中途截留，乃怏怏而返。看官！你道这应龙果有心报主么？他的祖宗叫作杨端，曾在唐乾符年间，据有播州，称臣中国。洪武初，其裔孙复遣使奉贡，太祖授为宣慰使。传至应龙，从征蛮夷，恃功骄蹇，历届贵州巡抚叶梦熊，及巡按陈效，迭奏应龙凶恶诸罪。明廷以边境多事，不暇查问。应龙益肆无忌惮，拥兵嗜杀，所居宅第，侈饰龙凤，擅用阉寺为使令。小妻田雌凤，妖媚专宠，与正室张氏不和。帷闼中屡有谮言，应龙竟诬称张氏卖奸，把她砍死，并杀妻母，屠妻家。残忍已极。妻叔张时照，上书告变，叶梦熊请发兵往讨，朝议令川黔会勘，应龙赴重庆对簿，坐法当斩，他愿出二万金赎罪。长官不允，乃请征倭自效。及中道罢兵，有旨特派都御史王继光，巡抚四川，严提勘结。应龙似鱼脱网，怎肯复来上钩？至官军一再往捕，免不得纠众抗拒，杀死官军多名。王继光遂决意主剿，驰至重庆，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三道进兵，越娄山关，至白石口。应龙佯称愿降，暗中恰招集苗兵，袭破军营。都司王之翰，全队皆覆。各路兵将，仓卒遁还。继光遭此一挫，职位自然不固，当下奉旨夺官，改任谭继恩为四川巡抚，且调兵部侍郎邢玠，总督贵州。玠檄重庆太守王士琦，前往宣谕，令应龙束身归罪。应龙囚服效迎，委罪部下黄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一体缚献；并愿输款四万金，先出次子可栋为质，金到回赎。士琦乃还，黄元等枭首市曹。可栋羁留重庆，事不凑巧，竟生起病来，卧床数日，遂至毕命。应龙不胜痛愤，领取尸棺，索性将四万认款，尽行抵赖。一子值四万金，似乎太贵。士琦催缴赎款，应龙复语道："我子尚得复活否？若我子复活，当如数输金。"嗣是纠合诸苗，据险自守，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诸卫，进围黄平、重安，戕官吏，戮军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适贵州巡抚一缺，改任江东之，东之令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部兵三千，往剿应龙。到了飞练堡，应龙子朝栋，及弟兆龙等，率众来争。战不数合，纷纷倒退。国柱等追至天邦囤，陷入绝地，被朝栋、兆龙等，两翼包抄，左右猛击，三千人不值一扫，霎时间杀得精光。国柱、廷栋等统行战歿。江东之被谴夺职，代以郭子章。又特简前四川巡按李化龙，为兵部侍郎，总督川湖贵州三省军务。檄东征诸将刘綎、麻贵、陈璘、董一元，悉赴军前。

应龙闻大兵将至，先纠众八万，入犯綦江。綦江城中，守兵不满三千，那里敌得住

叛众？应龙督众围攻，绕城数匝，遍竖云梯，南仆北登，西坠东上，参将房嘉宠自杀妻孥，与游击张良贤，舍命防堵，终因众寡不敌，巷战身亡。应龙劫库犒师，屠城示威，投尸蔽江而下，流水尽赤。既而退屯三溪，更结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倚为臂助。李化龙驰至重庆，侦得应龙五道并出，已攻破龙泉司，乃大集诸路兵马，登坛誓师，分八路而进。共计川师四路，总兵刘綎，由綦江入，马孔英由南川入，吴广由合江入，副将曹希彬受广节制，由永宁入。黔师三路，总兵董元镇，出发乌江。参将朱鹤龄，受元镇节制，统宣慰使安疆臣，出发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发兴隆。楚师一路，分作两翼，由总兵陈璘统辖，陈良玭为副。陈璘由偏桥进攻，良玭由龙泉进攻，每路兵约三万，十成之三为官兵，十成之七为土司。化龙自将中军，分头策应。又檄贵州巡抚郭子章屯驻贵阳，湖广巡抚支可大，移节沅州，扼守要区，防贼四逸。部署既定，刘綎师出綦江，进攻三峒。三峒皆峻岭茂箐，夙称奇险，贼首穆炤等踞险自固，被刘綎手执大刀，斩关直入，依次破灭。应龙素闻刘綎威名，嘱子朝栋简选苗兵，从间道出击，巧与綎军相遇，綎怒马跃出，首先陷阵，一柄亮晃晃的大刀，盘旋飞舞，苗兵不是被砍，就是被伤。大众抵挡不住，相顾惊走道："刘大刀到了！刘大刀到了！"朝栋尚不知利害，执戈来战，由刘綎大吒一声，已吓得脚忙手乱。说时迟，那时快，刀起戈迎，砉的一声，火光乱迸，朝栋手中的戈头，已被斫缺，慌忙掷去了戈，赤手逃命。綎大杀一阵，苗众多毙，乘胜拔桑木关，乌江关，河渡关，夺天邦诸囤，杀入娄山关，驻军白石。应龙情急万分，决率诸苗死战，潜令悍将杨珠，抄出后山，袭綎背后。都司王芬战死，綎大呼突阵，击退应龙，另遣游击周敦吉，守备周以德，杀退杨珠，追奔至养马城。巧值马孔英自南州杀到，曹希彬自永宁攻入，会师并进，大破海云囤，直逼海龙囤。海龙囤为贼巢穴，高可矗天，飞鸟腾猿，不能逾越。三道雄师，压囤为营，急切未能下手。已而陈璘破青蛇囤，安疆臣夺落濛关，吴广从崖门关捣入，营水牛塘，连战败敌，截住贼巢樵汲诸路，于是应龙大窘，与子朝栋相抱大哭，一面上囤死守，一面遣使诈降。总督李化龙，斩使焚书，饬诸道兵速集囤下，限日破巢。当下八路大兵，一时并至，筑起长围，更番迭攻。叙得烨烨有光。会化龙闻父丧，疏乞守制，诏令墨绖从事。化龙歠粥草檄，督战益急，且授计马孔英，令从囤后并力攻入。应龙所恃，以杨珠为最，珠恃勇出战，为炮击毙，贼从益惧。适天大霖雨，数日不晴，将士往来泥淖，猛扑险囤，甚以为苦。一日，天忽开霁，刘綎奋勇跃上，攻克土城，应龙散金悬赏，募死士拒战，无一应命；乃提刀巡垒，俄见火光烛天，官军四面登囤，遂退语家属道："我不能再顾汝辈了。"遂挈爱妾二人，阖室自经。大兵入囤搜剿，获应龙尸，生擒朝栋、兆龙等百余人，并应龙妾田雌凤。为渠启衅，渠何不速死？总督化龙，露布奏闻，诏磔应龙尸，戮朝栋、兆龙等于市，分播地为遵义、平越二府。遵义属蜀，平越属黔。刘大刀叙功称最，奏凯还师。播州事了。

外事稍稍平静，朝内争论国本的问题，又复进行。先是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复邀内召，既入朝，仍密请建立东宫，昭践大信。神宗手诏报答，略云："朕虽有今春册立的旨意，但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龄尚轻，倘得生子，如何处置？现拟将元子与两弟，并封为王，再待数年，后果无出，才行册立未迟。"原来王恭妃生子常洛，郑

贵妃生子常洵，周端妃复生子常浩，所以有三王并封的手谕。锡爵想出一条权宜的计策，欲令皇后抚育元子，援引汉明帝马后，唐玄宗王后，宋真宗刘后，取养宫人子故事，作为立储的预备。议虽未当，不可谓非煞费苦心。神宗不从，仍欲实行前谕，饬有司具仪，顿时盈廷大哗。礼部尚书罗万化，给事中史孟麟等，诣锡爵力争。锡爵道："并封意全出上裁，诸公奈何罪我？"工部郎中岳元声，时亦在座；起对锡爵道："阁下未尝疏请并封，奈何误引亲王入继故例，作为储宫待嫡的主张。须知中宫有子，元子自当避位，何嫌何疑？今乃欲以将来难期的幸事，阻现在已成的诏命，岂非公争论不力么？"这一番话，说得锡爵哑口无言，不得已邀同赵志皋、张位等，联衔上疏，请追还前诏。神宗仍然不允。已而谏疏迭陈，锡爵又自劾求罢，乃奉旨追寝前命，一律停封。未几锡爵又申请豫教元子，于是令皇长子出阁讲学，辅臣侍班。侍臣六人侍讲，俱如东宫旧仪。

越年，锡爵又乞归，特命礼部尚书陈于升，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入参阁务。于升入阁，与赵志皋、张位等，谊属同年，甚相投契，怎奈神宗深居拒谏，上下相蒙，就是终日入直，也无从见帝一面，密陈国政。当时京师地震，淮水泛决，湖广福建大饥，甚至乾清、坤宁两宫，猝然被火，仁圣皇太后陈氏又崩。陈皇后崩逝，就此叙过。天灾人患，相逼而来，神宗全然不省，且遣中官四处开矿，累掘不得，勒民偿费；富家巨族，诬他盗矿；良田美宅，指为下有矿脉，兵役围捕，辱及妇女。开矿本属不利，而举行不善，弊至于此。旋复增设各省税使，所在苛索。连民间米盐鸡豕，统令输税。直是死要，毫无法度。全国百姓，痛苦的了不得。于升日夕忧思，屡请面对，终不见报。乞罢亦不许，遂以积忧成疾，奄奄至毙。张位曾密荐杨镐，镐东征丧师，位亦坐谴，夺职闲住。赵志皋亦得病而终，另用前礼部尚书沈鲤、朱赓入阁办事，以沈一贯为首辅，惟是建储大事，始终未定，郑贵妃专宠如故，王皇后又多疾病，宫中侍役，预料皇后若有不讳，贵妃必正位中宫，其子常洵，当然立为太子。中允黄辉，为皇长子讲官，从内侍察悉情形，私语给事中王德完道："这是国家大政，恐旦夕必有内变。如果事体变更，将来传载史册，必说是朝廷无人了。公负有言责，岂可不说？"德完称善，即属黄辉具草，列名奏上。神宗览奏，震怒非常，立将德完下狱，用刑拷讯。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连疏论救，均遭切责。辅臣沈一贯，方因病请假，闻了此事，忙为奏请。神宗意尚未怿，命廷杖德完百下，削籍归田，复传谕廷臣道："诸臣为德完解免，便是阿党，若为皇长子一人，慎无渎扰，来年自当册立了。"无非是空言搪塞。

会刑部侍郎吕坤，撰有《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购入禁中，神宗也不遑披阅，竟搁置郑贵妃宫中。妃兄国泰，重为增刊，首列汉明德皇后，最后把妹子姓氏，亦刊入在内。郑贵妃亲自撰序，内有"储位久悬，曾脱簪待罪，请立元子，今已出阁讲学，藉解众疑"等语。欺人耶，欺己耶？这书传出宫禁，给事中戴士衡，阳劾吕坤，暗斥贵妃，说是逢迎掖庭，菀枯已判。还有全椒知县樊士衡，竟大着胆纠弹宫掖，至有"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数语。神宗却尚未动怒。想是未曾看明。郑贵妃偏先已含酸，凄凄楚楚的泣诉帝前。神宗正欲加罪二人，忽由郑国泰呈入《忧危竑议》一书，书中系问答体，托名朱东吉，驳斥吕坤原著，大旨言《闺范图说》中，首载明德马后，明明是借谀郑贵

妃。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郑贵妃亦将援例。贵妃重刊此书，实预为夺嫡地步。神宗略略览过，便欲查究朱东吉系是何人，经国泰等反复推究，谓东吉即指东朝，书名《忧危竑议》，实因吕坤尝有忧危一疏，借此肆讥。大约这书由来，定出二衡手著。顿时恼动神宗，将二衡谪戍极边，就此了案。

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皇长子常洛，年将二十。廷臣又请先册立，再行冠婚合礼。郑国泰请先冠婚，然后册立。神宗一概不睬。越年，阁臣沈一贯，复力陈册储冠婚，事在必行。神宗尚在迟疑，郑贵妃复执盒为证，坚求如约。经神宗取过玉盒，摩挲一回，复揭去封记，发盒启视，但见前赐誓书，已被蠹鱼蛀得七洞八穿，最可异的，是巧巧把常洵二字，啮得一笔不留，不禁悚然道："天命有归，朕也不能违天了。"这语一出，郑贵妃料知变局，嗔怨齐生，神宗慰谕不从，只在地上乱滚，信口诬谤，好象一个泼辣妇。那时神宗忍耐不住，大踏步趋出西宫。竟召沈一贯入内草诏，立常洛为皇太子。一贯立刻草就，颁发礼部，即日举行。越宿，又有旨令改期册立。一贯封还谕旨，力言不可，乃于二十九年十月望日，行立储礼。小子有诗咏道：

谏草频陈为立储，深宫奈已有盟书。
堪嗟当日诸良佐，不及重缄一蠹鱼。

立储已定，冠婚相继，其余诸王，亦俱授封，欲知详细，请看下回。

本回前叙外乱，后及内政，两不相涉，全属随时顺叙文字。然应龙之叛，为宠妾田雌凤而起，神宗之阻议立储，亦无非为一郑贵妃耳，于绝不相蒙之中，见得祸败之由，多缘内嬖。应龙嬖妾而致杀身，一土官尚且如此，况有国有天下者，顾可溺情床第，自紊长幼耶？迨至蠹鱼食字，始决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天意尚未欲乱明，因假虫啮以儆之。不然，玉盒之缄封甚固，蠹何从入乎？或谓出自史家之附会，恐未必然。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却说皇长子常洛，既立为皇太子，遂续封诸子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还有李贵妃生子常润、常瀛，亦均册封。润封惠王，瀛封桂王，即日诏告天下，皇太子申行冠礼。次年正月，并为太子册妃郭氏，婚礼甫毕，廷臣方入朝庆贺。忽有中旨传出，圣躬不豫，

召诸大臣至仁德门听诏。及大臣趋列仁德门，又见宫监出来，独召沈一贯入内。一贯随入启祥宫，直抵后殿西暖阁，但见神宗冠服如常，席地踞坐。李太后立在帝后，太子诸王跪着帝前，不由的诧异起来。当下按定了心。叩头请安。神宗命他近前，怆然垂谕道："朕陡遭疾病，恐将不起，自念承统三十年，尚无大过，惟矿税各使，朕因宫殿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概令还京。法司释久羁罪囚，建言得罪诸臣，令复原官。卿其勿忘！"言毕，即令左右扶掖就寝。一贯复叩首趋出，拟旨以进。是夕阁臣九卿，均直宿朝房。漏至三鼓，中使捧谕出来，大略如面谕一贯等语，诸大臣期即奉行。待至天明，一贯正思入内取诏，不期有中使到来，说是帝疾已瘳，着追取前谕，请速缴还。一贯闻言，尚在沉吟，接连又有中使数人，奉旨催索，不得已取出前谕，令他赍去。前曾封还谕旨，此时何不坚持？司礼太监王义，正在帝前力争，说是王言已出，不应反汗。神宗置诸不理。义尚欲再谏，见中使已持着前谕，入内复命，顿时气愤忆极，奋然趋出，驰入阁中，适与一贯相遇，以涎唾面道："好一位相公，胆小如鼠！"一贯尚茫无头绪，瞠目不答。义又道："矿税各使，骚扰已甚，相公独未闻么？"今幸得此机会，谕令撤除，若相公稍稍坚持，弊政立去，为什么追取前谕，即令赍还呢？"不期太监中，也有此人，其名曰义，可谓不愧。一贯方才知过，唯唯谢罪。

嗣是大臣言官，再请除弊，概不见答。未几楚宗事起，又闹出一场狱案。楚王英煥，系太祖第六子桢七世孙，英煥殁后，遗腹宫人胡氏，孪生子华奎、华壁，一时议论纷纷，统言非胡氏所生。赖王妃力言无讹，事乃得寝。华奎袭爵，华壁亦得封宣化王。时已二十多年，偏有宗人华越，又讦奏华奎兄弟，系出异姓，罪实乱宗。奎系王妃兄王如言子，壁系妃族人王如綍家人王玉子。这疏呈入，沈一贯以袭封已久，不应构讼，嘱通政司暂行搁置。嗣由华奎闻知，劾奏华越诬告，乃一并呈入，诏下礼部查复。礼部侍郎郭正域，向系楚人，颇得传闻，此时正署理尚书，遂请勘明虚实，再定罪案，一贯以亲王不当行勘，但当体访为是。正域不可，乃委抚按查讯。俱复称事无左证，诬告是实。怎奈华越妻系王如言女，硬出作证，咬定华奎为胞弟，幼时曾抱育楚宫。华越妻为夫御罪，不得不尔。惟华越拨灰燃火，未免多事。廷议再令复勘，卒不能决。嗣由中旨传出，略言楚王华奎，袭封已二十余年，何故至今始发？且夫讦妻证，情弊显然，不足为据。华越坐诬奏罪，降为庶人，禁锢凤阳。这旨一下，郭正域失了面子，自不消说。御史钱梦皋，又讨好一贯，劾奏王域陷害亲藩，应当处罪。正域亦讦发一贯匿疏沮勘，且说一贯纳华奎重贿，因此庇护等情。毕竟一贯势大，正域势小，苍蝇撞不过石柱，竟将正域免官。

一案未了，一案又起。阁臣朱赓，在寓门外，拾得一书，取名《续忧危竑议》。书中措词，假郑福成为问答，系说："帝立东宫，实出一时无奈，将来必有变更。现用朱赓为内阁，已见帝心。赓更同音，显寓更易的意思。"朱赓阅罢，取示同僚大家揣测一番，统说郑福成三字，无非指郑贵妃及福王。成字是当承大统，无容细剖。大家目为妖书，朱赓即呈入御览。这等无稽谰言，宁值一辩，何必进呈御览，酿成大狱。神宗怒甚，急敕有司大索奸人。看官听说！自来匿名揭帖，只好置诸不理，将来自有败露的日子。若一经查办，愈急愈缓，主名愈不易得了。断制得妙。当日锦衣卫等，索捕多日，毫无影响。沈一贯方衔恨郭正

域，且因同官沈鲤素得士心，颇怀猜忌，当下与钱梦皋密商，嘱他伪列证据，奏称："此次妖书，实出沈鲤、郭正域手笔。"梦皋遂遵嘱照行。御史康丕扬，亦联章迭上，不待下旨，便发兵往追正域。正域正整装出都，乘舟至杨村，追兵已到，将正域坐舟团团围守，捕得正域家役十数人，到京拷讯。甚至正域所善医生沈令誉，及僧达观，琴士钟澄，百户刘相等，一同捕至，严刑杂治，终究不得实据。逻校且日至鲤宅搜查，胁逼不堪。幸皇太子素重正域，特遣左右往语阁臣，毋害郭侍郎。都察院温纯，代讼鲤冤，唐文献、陶望龄，先后至沈一贯宅，为鲤解免，鲤方得安。正域在舟观书，从容自若，或劝令自裁，免致受辱。想由一贯等嘱托。正域慨然道："大臣有罪，自当伏尸都市，怎得自经沟渎呢？"静待数日，还算未曾逮问。

最后由锦衣卫卒，拿住顺天生员皦生光。生光素行狡诈，往往胁取人财，不齿士类，曾有富商包继志，慕他才学，属令代纂诗集，刊入己名。胸中无墨，何妨藏拙。奈何冒名延誉，自取祸戾？生光有意敲诈，羼入五律一首，有"郑主乘黄屋"五字。包继志晓得什么，总道是字字珠玑，即行付梓。诗集出版，生光恰预将自己的写本，索回烧毁，一面密托好友，向继志索诈，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指出黄屋二字，谓是天子所居，郑主二字，是指郑贵妃，及皇子常洵。若向当官出首，管教你杀身亡家。继志到此，方知被生光侮弄，欲待分说，集中已明列己名，无从剖白，只好自认晦气，出钱了结。生光又教书国泰，并将刻诗呈入，为恫吓计。国泰本来胆小，情愿输财了事。无缘无故，被生光赚了两次金银。那知失马非祸，得马非福，妖书一出，国泰疑出生光手，因将他一并拘至，到庭审讯。问官故意诘问道："你莫非由郭正域主使么？"生光瞋目道："我何尝作此书。但你等硬要诬我，我就一死便了。奈何教我迎合相公意旨，陷害郭侍郎？"生光虽是无赖，恰还知有直道。问官不便再讯，命将生光系狱，延宕不决。中官陈矩，方提督东厂事务，屡次提讯，不得要领，因与同僚计议，恐不得罪人，必遭主怒。或更辗转扳累，酿成党祸，不如就生光身上，了结此案。于是迭讯生光，屡用酷刑，打得生光体无完肤，昏晕数次，。生光乃凄然叹道："朝廷得我一供，便好结案，否则牵藤摘蔓，纠缠不休，生光何惜一身，不替诸君求活。罢罢！我承认便了。应斩应磔，尽听处断。"倒还直爽。陈矩乃将生光移交刑部，按罪议斩。神宗以生光谋危社稷，加罪凌迟，遂将生光磔死，妻子戍边。沈鲤、郭正域，与案内牵连等人，尽得免坐。其实妖书由来，实出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手笔。士桢逍遥法外，至后来病笃，喃喃自语，和盘说出，肉亦碎落如磔，大约为皦生光冤冤魂所附，特来索命，也未可知。

话分两头，且说皇长子常洛，得立储嗣，生母王氏，仍未加封。王妃寂居幽宫，终岁未见帝面，免不得自叹寂寥，流泪度日，渐渐的双目失明，不能视物。至万历三十四年，皇太子选侍王氏，生子由校，为神宗长孙。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选侍才人等名号，王选侍得生此子，神宗自然心惬，即上慈圣太后徽号，并晋封王恭妃为贵妃。惟名义上虽是加封，情分上仍然失宠，就是母子相关，也不能时常进谒。看官！你想妇女善怀，如何耐得过去？光阴易过，愁里销磨，自然恹恹成疾，渐致不起。子为太子，母犹如此，可为薄命人一叹。皇太子闻母病剧，请旨往省，不料宫门尚键，深锁不开，当下觅钥启锁，抉门而

入，但见母妃惨卧榻上，面目憔悴，言语支离，睹此情形，寸心如割，免不得大恸起来。我阅此，亦几堕泪。可煞作怪，王贵妃闻声醒悟，便用手撩住太子衣服，呜咽道："你便是我儿么？"太子凄声称是。贵妃复以手摩顶，半晌方道："我儿我儿，做娘的一生困苦，只剩你一些骨血。"言至此又复咽住。那时皇太子扑倒母怀，热泪滔滔，流个不止。贵妃复哽咽道："我儿长大如此，我死亦无恨了。"说至恨字，已是气喘吁吁，霎时间瞽目重翻，痰噎喉中，张着口再欲有言，已是不能成声，转瞬间即气绝而逝。刻意描摩，实恨神宗薄幸。太子哭踊再三，泪尽继血，还是神宗召他入内，好言劝慰，方才节哀。

是时沈一贯，沈鲤，因彼此未协，同时致仕，续用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三人，为东阁大学士，与朱赓同办阁务。慎行受职才十日，即报病殁，赓亦继卒，廷机被劾罢官，只叶向高独秉国钧，上言："太子母妃薨逝，礼应从厚。"折上不报。重复上疏，乃得允议，予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葬天寿山。郑贵妃以王妃已死，尚思夺嫡，福王常洵，应封洛阳，群臣屡请就藩，统由贵妃暗中阻住。神宗又为所迷，温柔乡里，亲爱如故。常洵婚娶时，排场阔绰，花费金钱，多至三十万。又在洛阳相地，建筑王邸，百堵皆兴，无异宫阙，用款至二十八万金，十倍常制。且在崇文门外，开设官店数十家，售卖各般物品，与民争利，所得赢余，专供福邸岁用。一切起居，似较皇太子常洛，更胜数筹。及洛阳府第，业已竣工，叶向高等，奏请福王就邸，得旨俟明春举行，时已在万历四十年冬季。转眼间已是新春，礼部授诏申请，留中不报。到了初夏，兵部尚书王象乾，又诚诚恳恳的奏了一本，神宗无可驳斥，只说是亲王就国，祖制在春，今已逾期，且待来年遣发云云。溺爱不明。未几，又由内廷传出消息，福王就藩，须给庄田四万顷，盈廷大骇。向例亲王就国，除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或请及废壤河滩，最多不过数千顷。惟景王载圳，即世宗子，见六十九回。就封德安，楚地本多闲田，悉数赐给。又由载圳自行侵占，得田不下四万顷，不期福王亦欲援例，奏请照行。当由叶向高抗疏谏阻道：

> 福王之国，奉旨于明春举行，顷复以庄田四万顷，责抚按筹备，如必俟田顷足而后行，则之国何日。圣谕明春举行，亦宁可必哉？福王奏称祖制，谓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累朝之功令有之乎？王所引祖制，抑何指也。如援景府，则自景府以前，庄田并未出数千顷外，独景府逾制，皇祖一时失听，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自古开国承家，必循理安分，始为可久。郑庄爱太叔段，为请大邑，汉窦后爱梁孝王，封以大国，皆及身而败，此不可不戒也。臣不胜忠爱之念，用敢披胆直陈！

这疏上后，批答下来，略云："庄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尚有何疑？"向高又以"东宫辍学，已历八年，且久已不奉天颜，独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但愿皇上坚守明春信约，无以庄田藉口，疑将自释"等语。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种种宕约，无非是郑贵妃一人，暗地设法，牵制神宗。可巧被李太后闻知，宣召郑贵妃至慈宁宫，问福王何不就国？郑贵妃叩头答道："圣母来年寿诞，应令常洵与祝，是以迟迟不行。"狡哉贵妃，巧言如簧。太后面色转怒道："你也可谓善辩了。我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可来祝寿

么？”以矛刺盾，李太后可谓严明。郑贵妃碰了这个大钉子，只好唯唯而退。

既而锦衣卫百户王曰乾，讦奏奸人孔学、王三诏，结连郑贵妃内侍姜严山等，诅咒皇太子，并用木刻太后皇上肖像，用钉戳目，意图谋逆。并约赵思圣东宫侍卫，带刀行刺等情。这奏非同小可，瞧入神宗目中，不由的震怒异常，即欲将原疏发交刑部，彻底究治。向高得悉，忙上密揭道：

王曰乾、孔学，皆京师无赖，侜张至此，大类往年妖书，但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见。皇上第静以处之，勿为所动，动则滋扰。臣意请将乾疏留中，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奸谋无由逞，而事可立寝矣。

神宗览到此揭，意乃稍解，久之概置不问。太子遣使取阁揭，向高道：“皇上既不愿穷究，殿下亦无须更问了。”向高力持大体。去使还报皇太子，太子点首无言。寻御史以他事参王曰乾，系置狱中，事遂消释。神宗乃诏礼部，准于万历四十二年，饬福王就藩。翌年二月，李太后崩逝，宫廷内外，相率衔哀。郑贵妃尚欲留住福王，怂恿神宗，下谕改期，经向高封还手敕，再三力谏，不得已准期遣行。启程前一夕，郑贵妃母子相对，足足哭了一夜。翌晨福王辞行，神宗亦恋恋不舍，握手叮嘱。及福王已出宫门，尚召还数四，与约三岁一朝，赐给庄田二万顷。中州素乏腴田，别取山东、湖广田亩，凑足此数。又畀淮盐千三百引，令得设店专卖。福王意尚未足，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家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多财自殖，必至召殃。后来为流贼所戕，已兆于此。神宗自然照允，且每常怀念不置。

那皇太子常洛，居住慈庆宫，非奉召不得进见，因此父子二人，仍然隔绝。越年五月，忽有一莽汉状似疯魔，短衣窄裤，手持枣木棍一根，闯入慈庆宫门，逢人便击，打倒了好几个宫监，大踏步趋至殿檐下。宫中呼喝声，号救声，扰成一片，亏得内官韩本用，带领众役，把他拿住。正是：

妖孽都从人事起，狂徒忽向副宫来。

未知此人为谁，且俟下回表明。

妖书之发现，巫蛊之讦发，以及梃击之突乘，何一非由郑妃母子所致。郑贵妃不得专宠，福王常洵，当然无夺嫡思想，风恬浪静，诸案何由发生？然后知并后匹嫡，实为乱本，古语信不诬也。沈一贯力请立储，始颇秉正，乃以楚宗一案，衔恨郭正域。遂欲借妖书以报私仇，甚且牵累沈鲤。天下无论何人，一涉私念，便昧公理，沈一贯其前鉴也。皦生光磔死而郭沈脱罪，实为大幸。厥后王曰乾之讦奏，事涉虚无。其时幸一贯去位，叶向高进为首辅，奏请静处，大祸乃消。否则比妖

书一案，当更烦扰矣。要之专制时代，责在君相，君相明良，国家自治。有相无君，尚可支持，君既昏庸，相亦贪私，鲜有不乱且亡者也。稽古者可知所鉴矣！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却说内官韩本用等，既拿住莽汉，即缚付东华门守卫，由指挥朱雄收禁。越宿，皇太子据实奏闻，当命巡城御史刘廷元，秉公讯鞫。廷元提出要犯，当场审问。那罪犯自供系蓟州人，姓张名差。两语以外，语言颠倒，无从究诘。廷元看他语似疯癫，貌实狡猾，再三诱供，他总是信口乱言，什么吃斋，什么讨封，至问答了数小时，仍无实供，惹得廷元讨厌起来，立即退堂，奏请简员另审。乃再命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复审，张差似觉清楚，供称："被李自强、李万仓等，烧我柴草，气愤已极，意欲叩阍声冤，特于四月中来京，从东走入，不识门径，改往西走。遇着男子二人，畀我枣木棍一条，谓执此可作冤状，一时疯迷，闯入宫门，打伤守门官，走入前殿，被擒是实。"仍是模糊惝恍之谈。士相等以未得要领，难下断词，仍照廷元前奏，复旨了事。当时叶向高因言多未用，引疾告归，改用方从哲、吴道南为阁臣，资望尚轻，不敢生议。但与刑部商议，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石伤人律，加等立斩。草奏未上，会提牢主事王之寀，散饭狱中，私诘张差。差初不肯承，嗣复云不敢说明。之寀麾去左右，但留二吏细问。差乃自称："小名张五儿。父名张义，已经病故，近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一不知姓名的老公公，依他行事，并约事成当给我田地。我跟他到京，入一大宅，复来一老公公，请我吃饭，并嘱咐我道：'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杀人不妨，我等自能救你。'饭罢后，遂导领我由厚载门，入慈庆宫，为守门所阻，被我击伤。后因老公公甚多，遂被缚住了。"之寀知老公公三字，系是太监的通称，复问马三舅李外父名字，及所入大宅的住处。差又答非所问。且云："小爷福大，就是柏木棍琉璃棍等，也无从下手，何况这枣木棍呢？"之寀问了数次，总无实供，乃出狱录词，因侍郎张达以闻。并云："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惧以刑罚不招，示以神明仍不招，啜以饮食，欲语又默。但语中已涉疑似，乞皇上御殿亲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自有水落石出的一日。"户部郎中陆大受，及御史过庭训，复连疏请亟讯断，均留中不报。无非顾及郑贵妃。

庭训乃移文蓟州，搜集证据，得知州戚延龄复报，具言："郑贵妃遣宫监至蓟，建造佛寺，宫监置陶造甓，土人多鬻薪得利。差亦卖田贸薪，为牟利计，不意为土人所忌，纵火焚薪。差向宫监诉冤，反为宫监所责，自念产破薪焚，不胜愤懑，激成疯狂，因欲上告御状，这是张差到京缘由。"廷臣览到此文，均说差实疯癫，便可定案。若果照此定案，便

省无数枝节。员外郎陆梦龙，入告侍郎张达，谓事关重大，不应模糊了案，乃再令十三司会鞫。差供词如故，梦龙独设词劝诱，给与纸笔，命绘入宫路径，并所遇诸人姓名，一得要领，许他免罪，且准偿还焚薪。张差信为真言，喜出望外，遂写明："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住蓟州井儿峪。前云不知姓名的老公公，实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不知街道的住宅，实是朝外大宅的刘成。三舅外父，常到庞保处送灰，庞刘两人，在玉皇殿前商量，与我三舅外父，逼我打上宫中。若能打得小爷，吃也有了，穿也有了，还有姊夫孔道，也这般说。"写毕数语，复随笔纵横，略画出入路径，当即呈上。梦龙瞧毕，递示诸司道："案情已露，一俟案犯到齐，便可分晓，我说他是未尝疯癫呢。"便佯慰张差数语，令还系狱中，即日行文到蓟州，提解马三道等。一面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质。庞刘均郑贵妃内侍，这次由张差供出，饶你郑贵妃能言舌辩，也洗不净这连带关系。就是妃兄郑国泰，也被捏做一团糟，担着了无数斤两。我为贵妃兄妹捏一把汗。国泰大惧，忙出揭白诬。给事中何士晋，直攻国泰，且侵贵妃，疏词有云：

> 罪犯张差，梃击青宫，皇上令法司审问，原止欲追究主使姓名，大宅下落，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皇，人遂不能无疑。若欲释疑计，惟明告贵妃，力求皇上速令保成下吏考讯，如供有国泰主谋，是大逆罪人，臣等执法讨贼，不但贵妃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设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令国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由国泰保护。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则人心贴服永无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举，一惟荧惑圣聪，久稽廷讯，或潜散党羽，使之远遁，或阴毙张差，以冀灭口，则国泰之罪不容诛，宁止生疑已耶？臣愿皇上保全国泰，尤愿国泰自为保全，用敢直陈无隐，幸乞鉴察！

先是巫蛊一案，词已连及郑贵妃内侍，至是神宗览到此疏，不禁心动，便抢步至贵妃宫中。当由贵妃迎驾，见帝怒容满面，已是忐忑不定，嗣经神宗袖出一疏，掷示贵妃，贵妃不瞧犹可，瞧着数行，急得玉容惨淡，珠泪双垂，忙向驾前跪下，对泣对诉。只有此法。神宗唏嘘道："廷议汹汹，朕也不便替你解免，你自去求太子便了。"言毕自去。贵妃忙到慈庆宫，去见太子，向他哭诉，表明心迹，甚至屈膝拜倒。太子亦慌忙答礼，自任调护。贵妃方起身还宫。太子即启奏神宗，请速令法司具狱，勿再株连。于是神宗亲率太子皇孙等，至慈宁宫，召阁臣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入内，大众黑压压的跪满一地。神宗乃宣谕道："朕自圣母升遐，哀痛无已，今春以来，足膝无力，每遇节次朔望忌辰，犹必亲到慈宁宫，至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近忽有疯子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遂有许多蜚议。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朕躬么？"说至此，又复执太子道："此儿极孝，朕极爱惜。"言未已，忽闻有人发声道："皇上极慈爱，皇太子极仁孝，无非一意将顺罢了。"神宗听不甚悉，问系何人发言，左右复奏道："是御史刘光复。"神宗变色道："什么将顺不将顺？"光复犹大言不止，此人亦似近狂。恼得神宗性起，喝称锦衣卫何在！三

呼不应，遂令左右将光复缚住，梃杖交下。神宗又喝道："不得乱殴，但押令朝房候旨。"左右押光复去讫。方从哲等叩头道："小臣无知乱言，望霁天威！"神宗怒容稍敛，徐徐谕道："太子年已鼎盛，假使朕有他意，何不早行变置，今日尚有何疑？且福王已就藩，去此约数千里，若非宣召，他岂能飞至么？况太子已有三男，今俱到此，尔等尽可视明！"随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审视道："朕诸孙均已长成，尚有何说？"三皇孙从此处叙出。复顾问太子道："尔有何语，今日可对诸臣尽言。"太子道："似此疯癫的张差，正法便了，何必株连。外廷不察，疑我父子，尔等宁忍无君？本宫何敢无父？况我父子何等亲爱，尔等何心，必欲令我为不孝子么？"神宗待太子言毕，复谕群臣道："太子所说，尔等均已听见否？"群臣齐称领诲，随命大众退班，乃相率叩谢而出。隔了数日，罪案已定，张差磔死，马三才等远流，李自强、李万仓，笞责了案。嗣将庞保、刘成，杖毙内廷。王之寀为科臣徐绍吉等所劾，削职为民。何士晋外调，陆大受夺官，张达夺俸，刘光复拘系狱中，久乃得释。仍是袒护郑贵妃。惟梦龙独免。总计神宗久居深宫，不见百官，已是二十五年，此番总算朝见群臣，藉释众疑，这也不必细说。

越年，为万历四十四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崛兴满洲，建元天命，后来大明国祚，便被那努尔哈赤的子孙，唾手夺去，这真是明朝史上，一大关键呢。为此特笔提明，隐寓涑水紫阳书法。相传努尔哈赤的远祖，便是金邦遗裔。金邦被蒙古灭亡，尚有遗族逃奔东北，伏处长白山下。清室史官，颂扬神圣，说有天女下降，共浴池中，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幼名佛库伦。会有神鹊衔一朱果，堕在佛库伦衣上，佛库伦取来就吃，竟致成孕，十月满足，生下一男，取名布库哩雍顺，姓爱新觉罗氏。爱新与金字同音，觉罗犹言姓氏，详见清史通俗演义。养了数年，渐渐长成。他用柳条编成一筏。乘筏渡河，流至一村。村中只有三姓，方在构衅，见有一人漂至，惊为异人，迎他至村，愿奉为主子，相率罢兵。巧有村中老丈，爱他俊伟，配以爱女伯哩，他便安心居住，部勒村民，成一堡寨，号为鄂多哩城。自是子孙相继，传至孟特穆，渐渐西略，移住赫图阿拉地。赫图阿拉，即后来奉天省的兴京。孟特穆四世孙，名叫福满，福满有六子，第四子觉昌安，缵承基绪，余五子各筑城堡，环卫赫图阿拉城，统名宁古塔贝勒。觉昌安又生数子，第四子塔克世，即努尔哈赤父亲，努尔哈赤天表非常，勇略盖世。时明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与图伦城尼堪外兰，合兵攻古埒城。古埒城主阿太章京的妻室，便是觉昌安的女孙，努尔哈赤的从姊。觉昌安恐女孙被陷，偕塔克世率兵往援，协守城池。成梁不能克，尼堪外兰诡往招抚，城中人为所煽惑，开门迎降。阿太章京，及觉昌安父子，竟死于乱军中。叙述源流，简而能赅。努尔哈赤年方二十有五，闻祖父被害，大哭一场，誓报大仇，乃捡得遗甲十五副，往攻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屡战屡败，屡败屡走，及逃入明边，努尔哈赤遂致书明朝边吏，请归还祖父丧，及拿交尼堪外兰。明边吏转明廷，明神宗方承大统，不欲鏖兵，便许归觉昌安父子棺木，并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加龙虎将军职衔。努尔哈赤北面受封，只因尼堪外兰未曾交到，仍遣差官往索。明边吏也得休便休，索性拿住尼堪外兰，交给与他。他斩了仇人，才与明朝通好，岁输方物，可见努尔哈赤原是明朝臣子。一面招兵买马，拓地图强。

其时辽东海滨，共分四部，一名满洲部，努尔哈赤实兴于此。一名长白山部，一名

东海部，一名扈伦部。扈伦部又分为四，首叶赫，次哈达，次辉发，次乌拉。叶赫最强，明廷亦随时羁縻，倚为屏蔽，称作海西卫。叶赫主闻努尔哈赤崛兴满洲，料他具有大志，竟欲趁早剪除，遂纠合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并及长白山下的珠舍哩、纳殷二部，又去联络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共得三万余人，来攻满洲。那知努尔哈赤利害得很，一场战争，被他杀得七零八落，大败亏输。各部陆继降顺努尔哈赤，只叶赫靠着明朝，始终不服。明廷屡发兵帮助，且遣使责备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心甚不平，就背了明朝，自做满洲皇帝，筑殿立庙，创设八旗制度，屏去万历正朔，独称天命元年。作者虽著有《清史演义》详述无遗，然此处亦不能尽行略过，故挈纲如右。过了二载，努尔哈赤竟决计攻明，书七大恨告天，详见《清史演义》。集兵二万，直趋抚顺。降守将李永芳，击死援将张承荫、颇廷相、蒲世芳等人，辽东大震。

大学士方从哲，保荐了一个人材，称他熟悉边情，可任辽事。看官道是何人？便是前征朝鲜，讳败为胜的杨镐。杨镐姓名上，加了八字头衔，已见保举非人。神宗遂起镐为兵部尚书，赐他尚方宝剑，往任辽东经略。镐到了辽东，满洲兵已克清河堡，守将邹储贤、张旆战死，副将陈大道、高铉逃回。镐请出尚方剑，将两逃将斩首示众，新硎立试，威风可知。随即四处传檄，令远近将士，赶紧援辽，自己恰按兵不动。次年新春，蚩尤旗出现天空，光芒闪闪，长可竟天。都下人士，料有兵祸。偏大学士方从哲，与兵部尚书黄嘉言等，迭发红旗，催镐进兵。镐不得已统兵出塞，幸四处已到了许多兵马，叶赫、朝鲜，也各来了二万人。当下派作四路，分头前进。中路分左右两翼，左翼兵委山海关总兵杜松统带，从浑河出抚顺关，右翼兵委辽东总兵李如柏统带，从清河出鸦鹘关，开原总兵马林，与叶赫兵合，从开原出三岔口，称左翼北路军，辽阳总兵刘𬘩，与朝鲜兵合，从辽阳出宽甸口，称右翼南路军。四路兵共二十多万，镐却虚张声势，号称四十七万，明是外强中干。约于季春初吉，至满洲境内东边二道关会齐，进攻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亦倾国而来，凑足十万雄师，抵敌明军。杨镐徐徐东进，每日间四遣侦骑，探听各路消息，忽有流星马报到，杜总兵至吉林崖，被满洲伏兵夹击，中箭身亡，全军尽覆了。镐大惊道："有这等事么？"未几，又有败报到来，马总兵至三岔口，被满洲兵乘高奋击，大败而回。佥事潘宗颜阵殁了。镐越加惶惧，连坐立都是不安，暗想两路败亡，余两路亦靠他不住，不如令他回军为是。迟了。遂即发檄止刘李两军。那知李如柏最是没用，甫抵虎栏关，闻山上有吹角声。疑是满洲兵杀来，不待檄到，已先逃归。独有大刀刘𬘩，深入三百里，连破三寨，直趋栋鄂路，被满洲世子代善，改作汉装，混充杜松军士，捣乱𬘩军。𬘩不知杜军已覆，遂中他诡计，一时措手不及，竟死敌手。前二路用虚写，后二路用明写，笔法矫变，惟证以《清史演义》，觉得此处尚是略叙。叶赫兵伤亡大半，朝鲜兵多降满洲，马林奔还开原，又由满洲兵杀到，出城战殁，弄得杨镐走投无路，只好没命的跑回山海关。小子有诗叹道：

不才何事令专征，二十万军一旦倾。
从此辽东无静日，庸臣误国罪非轻。

杨镐到此，势不能诡报胜仗，只好实陈败状。毕竟明廷如何下旨，且至下回再详。

张差一案，是否由郑贵妃暗遣，明史上未曾证实，例难臆断。惟郑贵妃之觊图夺嫡，确有此情。内监庞刘等，遂隐承意旨，欲假张差之一击，以快私意，以徼大功，然则谓非衅自贵妃，不可得也。神宗始终惑于女蛊，故疑案叠出，不愿深究，阳博宽大之名，阴济帷房之宠，彼王之寀、何士晋、陆大受辈，得毋太好事乎？然内变尚可曲全，外患不堪大误，杨镐以伪报获谴，乃犹听方从哲之奏请，无端起用，欲以敌锐气方张之满洲太祖，几何而不覆没耶？明清兴亡，关此一举，作者虽已有《清史演义》，格外详叙，而此处亦不肯略过，书法谨严，于此可见矣。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却说杨镐覆军塞外，败报上闻，盈廷震惧。言官交章劾镐，当下颁诏逮问，另任兵部侍郎熊廷弼，经略辽东，也赐他尚方宝剑，令便宜行事。廷弼奉命即行，甫出山海关，闻铁岭又失，沈阳吃紧，兵民纷纷逃窜，亟兼程东进。途次遇着难民，好言抚慰，令他随回辽阳。有逃将刘遇节等三人，缚住正法，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李如桢，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严行守御。又请集兵十八万，分屯要塞，无懈可击。满洲太祖努尔哈赤，探得边备甚严，料难攻入，遂改图叶赫。叶赫兵尽援绝，眼见得被他灭亡了。详见《清史演义》，故此处只用虚笔。

神宗仍日居深宫，就是边警日至，亦未见临朝。大学士方从哲，及吏部尚书赵焕等，先后请神宗御殿，召见群臣，面商战守方略。怎奈九重深远，竟若无闻，任他苦口哓音，只是闭户不出。半个已死，那得长生。未几，王皇后崩逝，尊谥孝端，又未几，神宗得疾，半月不食，外廷虽稍有消息，未得确音。给事中杨涟，及御史左光斗等，杨左两人特别提出。走谒方从哲，问及皇上安否？从哲道："皇上讳疾，即诘问内侍，亦不敢实言。"杨涟道："从前宋朝文潞公，问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谓天子起居，应令宰臣与闻，汝等从中隐秘，得毋有他志么？内侍方说出实情。今公为首辅，理应一日三问，且当入宿阁中，防有他变。"从哲踌躇半晌，方道："恐没有这条故例，奈何？"涟又道："潞公事明见史传，况今日何日，还要讲究故例么？"从哲方才应诺。实是一个饭桶。越二日，从哲方带领群臣，入宫问疾，只见皇太子踯躅宫前，不敢入内。杨涟、左光斗，时亦随着，瞧这情形，急遣人语东宫伴读王安道："闻皇上疾亟，不召太子，恐非上意。太子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奈何到了今日，尚踯躅宫外？"王安转语太子，太子再四点首，照词入请，才得入内。

惟群臣待至日暮，终究不得进谒。

又过了好几日，神宗自知不起，乃力疾御弘德殿，召见英国公张维贤，大学士方从哲，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侍郎孙如游等，入受顾命。吴道南时已罢去，故未及与列。大旨勖诸臣尽职，勉辅嗣君，寥寥数语，便即命诸臣退朝。又越二日而崩，遗诏发帑金百万，充作边赏，罢一切矿税，及监税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诸臣。太子常洛承统嗣位，是谓光宗，以明年为泰昌元年。上先帝庙号为神宗。总计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寿五十八岁，比世宗享国，尚多三年。明朝十六主中，算是神宗国祚最长，但牵制宫帏，晏处宫禁，贤奸杂用，内外变起，史家谓为亡国祸胎，也并非深文刻论呢。独下断语，隐见关系。

话休叙烦，且说光宗登位以后，因阁臣中只一方从哲，不得不简员补入。从哲籍隶乌程，同里好友沈㴶，曾为南京礼部侍郎，给事中元诗教等，趋奉从哲，特上疏推荐，并及吏部侍郎史继阶。光宗遂擢沈史两人为礼部尚书，入兼阁务。㴶初官翰林，尝授内侍书。刘朝、魏进忠，皆㴶弟子，㴶既入阁，密结二人为内援。后来进忠得势，闹出绝大祸祟，好一座明室江山，便被那八千女鬼，收拾净尽，当时都中有八千女鬼乱朝纲之谣，八千女鬼即魏字。这且到后再述。先叙那光宗时事。从前郑贵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宫，及光宗嗣位，尚未移居，且恐光宗追念前嫌，或将报复，因此朝夕筹划，想了一条无上的计策，卖动嗣主欢心。看官道是何计？他从侍女内挑选美人八名，个个是明目善睐，纤巧动人，又特地制就轻罗彩绣的衣服，令他穿着，薰香傅粉，送与光宗受用。另外配上明珠宝玉，光怪陆离，真个是价逾连城，珍同和璧。光宗虽逾壮年，好色好货的心思，尚是未减，见了这八名美姬，及许多珍珠宝贝，喜得心痒难搔，老老实实的拜受盛赐。当下将珠玉藏好，令八姬轮流侍寝，快活异常，还记得什么旧隙。八姬以外，另有两个李选侍，素来亲爱，也仍要随时周旋。一选侍居东，号为东李，一选侍居西，号为西李。西李色艺无双，比东李还要专宠。郑贵妃联络西李，日与他往来谈心，不到数月，居然胶漆相投，融成一片，所有积愫，无不尽吐。女子善妒，亦善相感，观此可见一斑。但郑贵妃是有意联结，又与寻常不同。贵妃想做皇太后，选侍想做皇后，统是一厢情意。两人商议妥当，便由选侍出头，向光宗乞求两事。光宗因故妃郭氏，应八十九回。病殁有年，也有心册立选侍，只对着郑贵妃一面，颇觉为难。怎奈选侍再三乞请，也只好含糊答应。不念生母王恭妃牵衣诀别时耶？一日挨一日，仍未得册立的谕旨，郑贵妃未免着急，又去托选侍催请。可巧光宗生起病来，旦夕宣淫，安得不病？一时不便进言，只好待病痊以后，再行开口。偏偏光宗的病，有增无减，急得两人非常焦躁，不得已借问疾为名，偕入寝宫，略谈了几句套话，便问及册立日期。此时光宗头昏目晕，无力应酬，禁不起两人絮聒，索性满口应承，约他即日宣诏，命礼部具仪。可恨贵妃老奸巨滑，偏要光宗亲自临朝，面谕群臣，一步不肯放松，煞是凶狡。光宗无可奈何，勉强起床，叫内侍扶掖出殿，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命尊郑贵妃为皇太后，且说是先帝遗命，应速令礼部具仪，不得少缓。先帝遗命，胡至此时才说。言已，即呼内侍扶掖还宫。从哲本是个糊涂虫，三字最配从哲。不管什么可否，便将旨意传饬礼部。侍郎孙如游奋然道："先帝在日，并未册郑贵妃为后，且今上又非贵妃所出，此事如何行得？"遂上疏力谏道：

自古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故累朝非无抱衾之爱，终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载也。皇贵妃事先帝有年，不闻倡议于生前，而顾遗诏于逝后，岂先帝弥留之际，遂不及致详耶？且王贵妃诞育陛下，岂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尔有待，而欲令不属毛离里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无怨恫也。郑贵妃贤而习礼，处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乐，书之史册，传之后禩，将为盛代典礼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为孝也。中庸称达孝为善继善述，义可行，则以遵命为孝，义不可行，则以遵礼为孝，臣不敢奉命！

此疏一上，光宗约略览过，便遣内监赍示郑贵妃。郑贵妃怎肯罢休，还想请光宗重行宣诏，无如光宗病势日重，势难急办，乃令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文升本不是个医国手，无非粗读过几本方书，便自命为知医，诊过帝脉，说是邪热内蕴，应下通利药品，遂将大黄、石膏等类，开入方剂，撮与帝饮；服了下去，顿时腹痛肠鸣，泻泄不止，一日一夜，下痢至四十三次，送终妙手。接连数日，害得光宗气息奄奄，支离病榻。原来光宗肆意宣淫，日服春药，渐渐的阳涸阴亏，那禁得杀伐峻剂，再行下去！一泄如注，委顿不堪，都下人士，啧有烦言，都说郑贵妃授意文升，致帝重疾。外家王郭二戚，且遍谒朝臣，泣诉宫禁危急，郑李交祟等情。于是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往见郑贵妃兄子养性，责以大义，要他劝贵妃移宫，并请收还贵妃封后成命。养性不得不从，便入宫禀闻。郑贵妃恐惹大祸，勉强移居慈宁宫，就是册尊贵妃的前旨，亦下诏撤销。寻命礼部侍郎何宗彦、刘一燝，韩爌，及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又遣使召用叶向高，韩刘在京，先行入直，给事中杨涟，见阁臣旋进旋退，毫无建白，独抗疏劾崔文升道：

贼臣崔文升，不知医理，岂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于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然则流言藉藉，所谓兴居之无节，侍御之蛊惑，必文升藉口以盖其误药之奸，冀掩外廷攻击也。如文升者，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明之名，文升之肉，其足食乎？臣闻文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皇上一用文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耶？无心之误耶？有心则齑粉不足偿，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皇上奈何置贼臣于肘腋间哉？应请饬下法司严行审问，量罪惩处，以儆贼臣，则宫廷幸甚！宗社幸甚！

这疏上后，过了一天，光宗传锦衣官宣召杨涟，并召阁臣方从哲、刘一燝、韩爌及英国公张维贤，并六部尚书等入宫，众臣都为杨涟担忧，总道他抗疏得罪，将加面斥。独杨涟毫不畏惧，坦然入谒，随班叩见。光宗注目视涟，也没有甚么吩咐。迟了半晌，乃宣谕群臣道："国家事机丛杂，暂劳卿等尽心，朕当加意调理，俟有起色，便可视朝。"群

臣禀慰数语，奉旨退出。越日又复召见，各大臣鱼贯进去，但见光宗亲御暖阁，凭几斜坐，皇长子由校侍立座侧，当下循例叩安，由光宗面谕道："朕迭见卿等，心中甚慰。"说毕微喘。从哲叩首道："圣躬不豫，还须慎服医药。"光宗道："朕不服药，已十多日，大约是怕泻之故。现有一事命卿，选侍李氏，侍朕有年，皇长子生母薨逝，也赖选侍抚养，王选侍之殁就此带出。勤劳得很，拟加封为皇贵妃。"言甫毕，忽屏后有环珮声，铿锵入耳，各大臣向内窃窥，只见屏帏半启，微露红颜，娇声呼皇长子入内，隐约数语，复推他使出。光宗似已觉着，侧首回顾，巧与皇长子打个照面。皇长子即启奏道："选侍娘娘乞封皇后，恳父皇传旨。"光宗默然不答。皇长子侍立帝侧，李选侍得随意驱使，是真视光宗如傀儡者。各大臣相率惊诧，当由从哲奏请道："殿下年渐长成，应请立为太子，移居别宫。"光宗道："他起居服食，尚靠别人调护，别处如何去得？卿等且退！缓一二天，再当召见。"大众叩首趋出。

鸿胪寺丞李可灼，谓有仙方可治帝疾，居然上疏奏陈。光宗乃再宣召众大臣，入问道："鸿胪寺官说有仙方，目今何在？"从哲叩首道："李可灼的奏请，恐难尽信。"光宗痰喘吁吁道："且、且去叫他进来！"左右即奉命出召，少顷，可灼已到，谒见礼毕，便命他上前诊脉。可灼口才颇佳，具言致病原由，及疗治合药诸法。谚言识真病，卖假药，便是这等医生。光宗心喜，便令出去和药。一面复语群臣，提及册立李选侍，并云李选侍数生不育，只有一女，情实可怜。死在目前，还念念不忘选侍，光宗可谓多情。从哲等齐声奏称，当早日具仪，上慰圣怀。光宗复命皇长子出见，顾谕群臣道："卿等他日辅导朕儿，须使为尧舜，朕亦瞑目。"从哲等方欲有言，但听光宗又谕道："寿宫尚无头绪，奈何？"从哲道："先帝陵寝，已经齐备，乞免圣虑！"光宗用手自指道："便是朕的寿宫。从哲等复齐声道："圣寿无疆，何遽言此！"光宗欷歔道："朕已自知病重了。但望可灼的仙药，果有效验，或可延年。"语至此，已气喘的了不得，用手一挥，饬诸臣退去。

诸臣甫出宫门，见可灼踉跄趋入，便一同问讯道："御药已办好么？"可灼出掌相示，乃是一粒巴豆大的红丸。吃下就死，比巴豆还要利害。大众也不遑细问，让可灼进去。一群儿在宫门外小憩，听候服药消息。约过一时，有内侍趋出，传语："圣上服药后，气喘已平，四肢和暖，想进饮食，现在极赞可灼忠臣呢。"诸臣方欢跃退去。到了傍晚，从哲等又至宫门候安，适见可灼出来，亟问消息，可灼道："皇上服了丸药，很觉舒畅，惟恐药力易竭，更进一丸，服了下去，畅快如前，圣体应可无碍了。"从哲等才放心归去。不期到了五鼓，宫中传出急旨，召群臣速进宫。各大臣等慌忙起床，连盥洗都是不及，匆匆的着了冠服，趋入宫中。但听宫中已经举哀，光宗于卯刻已经归天了。这是红丸的效力。

看官！你道红丸以内，是何药合成？原来是红铅为君，参茸等物为副，一时服下，觉得精神一振，颇有效验，但光宗已精力衰惫，不堪再提，况又服了两颗红丸，把元气一概提出，自然成了脱症，不到一夜，即至告终。这数语恰是医家正鹄，崔文升、李可灼等晓得甚么？诸臣也无词可说，只得入宫哭临。谁知到了内寝，又有中宫出来阻住，怪极。弄得群臣莫明其妙。杨涟上前抗声道："皇上大行，尚欲阻群臣入临，这是何人意见，快快说来！"中宫知不可阻，乃放他进去。哭临礼毕，刘一燝左右四顾，并不见有皇长子，乃启问道：

"皇长子何在?"问了数声，没人回答。一爆愤愤道："那人敢匿新天子?"言未已，东宫伴读王安，入白选侍，见选侍挽着皇长子，正与太监李进忠密谈。进忠何多?王安料他有诈，亟禀选侍道："大臣入临，皇长子正宜出见，俟大臣退去，即可进来。"选侍乃放开皇长子，当由王安双手掖引，疾趋出门。进忠暗令小太监等，追还皇长子，方在揽，袪请返，被杨涟大声呵斥，才行退去。一爆与张维贤等，遂掖皇长子升辇，至文华殿，各向他俯伏，三呼万岁，返居慈庆宫，择日登极。李选侍与李进忠秘议，才不得行。原来李选侍奉侍帝疾，入居乾清宫，至光宗宾天，意欲挟持皇长子，迫令群臣，先册封自己为后，然后令他登位。偏被阁臣等强行夺去，急得没法，还想令进忠带同内侍，劫皇长子入宫，可奈锦衣帅骆思恭，受阁臣调遣，散布缇骑，内外防护，那时宫内阴谋，几成画饼。御史左光斗，复疏请选侍移宫，接连是御史王安舜，痛陈李可灼误投峻剂，罪有专归。于是移宫案，红丸案，同时发生，纷纷争议。史官以前有梃击一案，后有移宫红丸两案，共称三案，小子有诗叹道：

疑案都从内嬖生，盈廷聚讼至相争。
由来叔世多如此，口舌未销国已倾。

毕竟移宫红丸两案，如何办理，容待下回表明。

光宗之昏淫，甚于神宗，即李选侍之蛊惑，亦甚于郑贵妃。郑贵妃专宠数十年，终神宗之世，不得为后。光宗甫经践阼，李选侍遽思册封，是所谓一蟹不如一蟹，每况而愈下者。然莫为之前，即无后起，有神宗之嬖郑贵妃，始有光宗之宠李选侍。且郑贵妃进献美姬，戕贼光宗，又令不明医理之崔文升进以泄药，一泻如注，剥尽真元，虽无李可灼之红丸，亦难永祚。是死光宗者实郑贵妃，而贵妃之致死光宗，尤实自神宗贻之。至如李选侍之求为皇后，以及挟皇长子，据乾清宫，皆阴承贵妃之教而来。不有杨左，庸鄙如方从哲辈，能不为选侍所制乎?故君子创业垂统，必思可继，不惑声色，不殖货利，其所以为子孙法者，固深且远也。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却说移宫红丸两案，同时发生，小子一时不能并叙，只好分案叙明。李选侍因前计不成，非常愤懑，必欲据住乾清宫，与皇长子同居。廷臣等均言非是，当由御史左光斗，

慨然上疏道：

> 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今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窃恐武氏之祸，再见于今，此正臣所不忍言也。伏乞殿下迅速裁断，毋任迁延！数语未免太激，卒致祸及杀身。

疏入，为李选侍所闻，气得柳眉倒竖，杏靥改容，便与李进忠商量，借议事为名，邀皇长子入乾清宫。进忠奉命往邀，甫出宫门，巧与杨涟相值。涟即问选侍何日移宫？进忠摇手道："李娘娘正在盛怒，令我邀请殿下入议，究治左御史武氏一说。"涟故作惊诧道："错了错了！幸还遇我。皇长子今非昔比，李娘娘若果移宫，他日自有封号。你想皇长子年已渐长，岂无识见，你等也应转禀李娘娘，凡事三思而行，免致后悔。"晓以利害，颇得戒儆之法。进忠默然退去，既而登极有期，仍未得选侍移宫消息，直至登极前一日，选侍尚安居如故。杨涟忍耐不住，即挺身上疏道：

>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谓选侍外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故力请殿下暂居慈庆，欲先拨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宫。盖祖宗之宗社为重，宫帏之恩宠为轻，此臣等之私愿也。今登极已在明日矣，岂有天子偏处东宫之礼？先帝圣明，同符尧舜，徒以郑贵妃保护为名，病体之所以沉重，医药之所以乱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为寒心？惩前毖后，断不能不请选侍移宫。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阁部大臣，从中赞决，毋容泄泄，以负先帝凭几辅殿下之托，亦在今日。时不可失，患宜预防，幸殿下垂鉴，迅即采行！

杨涟一面拜疏，一面往催方从哲，令速请选侍移宫。众哲徐徐道："少缓几日，亦属无妨。"涟急语道："天子不应再返东宫，选侍今日不移，亦没有移居的日子了，这事岂可少缓？"火焦鬼碰着慢医生，真要气煞！刘一燝、韩爌亦正在侧，也语从哲道："明日系登极期，选侍亟应移宫，我等不如同去请旨便了。"从哲不得已，相偕至慈庆宫门。当有内侍出来，问明底细，便道："难道不念先帝旧宠么？"涟随在后面，忙上前厉声道："国家大事，怎得徇私？你等敢来多嘴，待要怎的。"涟本声若洪钟，更兼此时焦躁已极，越觉响激，震入宫中。皇长子令中官传旨，已请选侍移宫，诸臣少安无躁。大众闻言，伫立以待。嗣见司礼监王安趋出，语诸人道："选侍娘娘，已移居仁寿殿了，改日当再徙哕鸾宫。现更奉殿下特旨，收系李进忠、田诏、刘朝等人，因他私盗宝藏，为此究办。"刘一燝等都有喜色，且以王安人素诚信，当无诈言，遂相率退归。越日皇长子由校，即皇帝位，是为

熹宗，诏赦天下，当下议改元天启。惟神宗于七月崩逝，光宗于九月朔日又崩，彼时曾有旨于次年改元泰昌，至是又要改元，连泰昌二字，都未见正朔，或议削泰昌勿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本年为泰昌，或议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元年，大家争议未决。还是御史左光斗，请就本年八月以前为万历，八月以后为泰昌，明年为天启，最是协情合理，众人也都赞成。熹宗随即听从。朝贺礼成，没甚变事，过了数日，忽由御史贾继春，上书阁臣，书中略云：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德曰孝。先帝命诸臣辅皇上为尧舜，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父有爱妾，其子当终身敬之不忘。先帝之于郑贵妃，三十余年天下侧目之隙，但以笃念皇祖，涣然冰释。何不辅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凉？纵云选侍原非淑德，夙有旧恨，此亦妇人女子之常态。先帝弥留之日，亲向诸臣，谕以选侍产育幼女，欷歔情事，草木感伤，而况我辈臣子乎？伏愿阁下委曲调护，令李选侍得终天年，皇幼女不虑意外，是即所谓孝悌之道也。惟陛下实图利之！

阁臣方从哲等，接到此书，又觉得左右为难，惶惑未定。左光斗得知此事，往见阁臣道："这也何难取决。皇上还居乾清，选侍自当移宫，惟移宫以后，不要再生枝节，多使选侍不安。现在李进忠、田诏等，既已犯法，应该惩治，此外概从宽政，便是仁孝两全了。"从哲等依违两可，光斗遂将自己意见，登入奏牍。那知谕旨下来，竟暴扬选侍罪状，其词道：

朕幼冲时，选侍气凌圣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终天之恨。皇考病笃，选侍威挟朕躬，传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暂居慈庆，选侍复差李进忠等，命每日章奏文书，先奏选侍，方与朕览。朕思祖宗家法甚严，从来有此规制否？朕今奉养选侍于哕鸾宫，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其李进忠、田诏等，盗库首犯，事干宪典，原非株连，卿等可传示遵行。

方从哲等读完谕旨，相顾惊愕。乃由从哲主张，封还原谕，且具揭上言，陛下既仰体先帝遗爱，不应再有暴扬等情。熹宗不听，仍将原谕发抄，颁告天下。葬神宗帝后于定陵，追谥皇妣郭氏为孝元皇后，尊生母王氏为孝和皇太后。寻又葬光宗帝后于庆陵，具仪发丧，正忙个不了。李选侍已移居哕鸾宫，不料宫内失火，势成燎原，亏得内有宫侍，外有卫卒，从火光熊熊中，扶出选侍母女两人。这火起自夜间，仓猝得很，余物不及抢救，尽付灰烬。当时群阉惧谴，已造蜚言，又因这次猝不及防的火灾，愈觉谣诼纷起，有说选侍母女，均被焚死，有说未火以前，选侍已经投缳，其女亦已投井。种种谣言，喧传宫禁，无非是李进忠一党人物。熹宗也有所闻，忙颁谕朝堂，略说："选侍皇妹，均属无恙。"贾继春又致书阁中，竟有"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等语。给事中周朝瑞，谓继春造言生事，具揭内阁。继春又不肯相下，双方打起笔墨官司来。杨涟恐异议益滋，申

疏述移宫始末，洋洋洒洒，差不多有数千言，小子录不胜录，只好节述大略。其文云：

前选侍移宫一事，护驾诸臣知之，外廷未必尽知。移宫以后，蜚语忽起，有谓先侍徒跣踉跄，欲自裁处，皇妹失所，至于投井。或传治罪珰过甚，或称由内外交通。臣谓宁可使今日惜选侍，无使移宫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帘之事。况迭奉圣谕，选侍居食，恩礼有加，哕鸾宫火，复奉有选侍皇妹无恙之旨，方知皇上虽念及于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光宗先帝之唏嘘。海涵天盖，尽仁无已。伏乞皇上采臣戆言，更于皇弟皇妹，时勤召见谕安，不妨曲及李选侍者，酌加恩数，遵爱先帝之子女，当亦圣母在天之灵所共喜也。

光宗阅毕，下旨褒奖，又特谕群臣，仍陈选侍过恶。略云：

朕冲龄登极，开诚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谤语，轻听盗犯之讹传，酿成他日之实录，诚如科臣杨涟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谕以释群疑。九月初一日，皇考宾天，请臣入临毕，请朝见朕，李选侍阻朕于暖阁，司礼官固请，既许而后悔。又使李进忠请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宫丹陛上，大臣扈从前导，选侍又使李进忠来牵朕衣，卿等亲见，当时景象，危乎安乎？当避宫乎？不当避宫乎？初一日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恭送梓宫于仁智殿，选侍差人传朕，必欲再朝见方回，各官皆所亲见，明是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选侍，朕不住彼宫，饮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赐，每日仅往彼一见，因之怀恨，凌虐不堪。若避宫不早，则彼爪牙成列，盈虚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殴崩圣母，又每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听，不许朕与圣母旧人通一语，朕之苦衷，外廷不能尽知，今停封以慰圣母之灵，奉养以尊皇考之意，该部亦可以仰体朕心矣。臣工私于李党，不顾大义，谕卿等知之，今后毋得植党背公，自生枝节！

这谕下后，御史王养浩等，又上言殴崩圣母四字，有伤先帝盛德，不宜形诸谕旨，垂示后世。此折留中不报。还有与继春同党的人，且诋涟内结王安，私图封拜，涟遂乞归。继春出按江西，且驰疏自明心迹。熹宗降旨切责，次年以继春擅造入井雉经等语，放归田里，永不叙用。后至魏阉专权，矫旨封李选侍为康妃，这系后话慢表。

惟有李可灼呈入红丸一案，当光宗初崩时，已由方从哲拟诏赏给可灼银五十两。总算酬谢他送命的功劳。朝臣啧有烦言，以可灼误下劫剂，不无情弊，却为何还要给赏？即由御史王安舜首先争论，上疏极谏道：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赤紫，满面火升，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症，几何不速之死乎？然医有不精，犹可借口，臣

独恨其胆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假言金丹，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乃蒙殿下颁以赏格，臣谓不过借此一举，塞外廷之议论也。夫轻用药之罪固大，而轻荐庸医之罪亦不小，不知其为谬，犹可言也，以其为善而荐之，不可言也。伏乞殿下改赏为罪，彻底究办！

看这疏中语味，还说李可灼不过误医，就是提及荐医的人，也未尝指出姓名，没有甚么激烈。从哲乃改为夺可灼罚俸一年。及熹宗即位，御史郑宗周复劾崔文升罪，请下法司。从哲又拟旨令司礼监察处。于是御史冯三元、焦源溥、郭如楚，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交章论崔、李罪状，并言："从哲徇庇，国法何在！"给事中惠世扬，竟直纠从哲十罪三可诛，疏中有云：

方从哲独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凶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蠹国殃民，罪十。贵妃求封后，举朝力争，从哲依违两可，当诛者一；选侍乃郑氏私人，从哲受其宫奴所盗美珠，欲封为贵妃，又听其久据乾清，当诛者二；崔文升用泄药，伤损先帝，廷臣交章言之，从哲拟为脱罪，李可灼进劫药，以致先帝驾崩，从哲反拟加赏，律以春秋大义，弑君之罪何辞，当诛者三。如此犹任其当国，朝廷尚有法律耶？务乞明正典刑，以为玩法无君者戒！

看官！你想方从哲尚有人心，到了此时，还有甚么脸面，在朝执政？当即上表力辞，疏至六上，乃命进中极殿大学士，赏银币蟒衣，允他致仕。从哲尚有廉耻，较之严分宜辈，相去多矣。但从哲虽已辞职，尚羁居京师。崔李二人，终未加罪。御史焦源溥、傅宗龙、马逢皋、李希孔，及光禄少卿高攀龙等。又先后劾奏崔李二人。既而礼部尚书孙慎行，又追劾李可灼进红丸事，并斥从哲为弑逆。略云：

李可灼进红药两丸，实原任大学士方从哲所进。未免锻炼。夫可灼官非太医，红丸不知何药，乃取突然进呈，昔许悼公饮世子药而卒，世子即自杀，春秋犹书之为弑，然则从哲宜何居？速引剑自裁，以谢先帝，义之上也。合门席藁以待司寇，义之次也。乃悍然不顾，至举朝共攻可灼，仅令罚俸，岂以己实荐灼，恐与同罪，可灼可爱，而先帝可忍乎？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即有百口，亦无能为天下万世解矣。陛下以臣言有当，乞将从哲大正肆放之罚，速严两观之诛，并将李可灼严加拷问，置之极刑。若臣言无当，即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虽死何辞！

这疏上去，有旨令廷臣集议。大臣到了一百十余人，多以原奏为是，纷纷欲罪从哲。

独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给事中汪庆百数人，颇袒从哲。从哲也上疏辩驳，结末有“请削官阶，愿投四裔，以谢先帝并谢天下”等语。熹宗令阁臣六卿，再行慎议，大学士韩爌述进药始末，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亦将始末具陈。大旨言：“可灼自请进药，由先帝召问，命他和丸急进，非但从哲未能止，即臣等亦未能止。从哲坐罪，臣等均应连坐。惟从哲拟赏可灼，及御史王安舜争谏，仅令罚俸，论罪太轻，实无以慰先帝，服中外，宜如从哲请，削夺官阶，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诛，崔文升先进大黄凉药，罪比可灼尤重，法应并加显戮，藉泄公愤”云云。熹宗乃命将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惟从哲仍不加罪。孙慎行见公论难伸，引疾归田。后来尚宝司少卿刘志选，反劾孙慎行妄引经义，诬毁先帝，更及皇上。得旨令宣付史馆，且赦免可灼。看官！你道熹宗出尔反尔，是何理由？原来即位以后，宠用魏阉，可灼、文升等人，俱向魏阉贿托，魏阉权焰熏天，无论甚么大事，均可由他主张，何论这文升、可灼两人呢？小子闻当时有一道士，作歌市中云：

委鬼当头立，茄花满地红。

委鬼二字，明指魏姓，茄花二字，应作何解，看官少安毋躁，容小子下回说明。

移宫红丸两案，群议纷滋，直扰扰至明亡而止。平心论之，选侍之应即移宫，与红丸之应罪可灼，议之最正者也。杨左等之主张此议，正大光明，何私何疑？但必斥选侍为武氏，与李可灼之有心弑逆，则太苛太激，未免不平。方从哲之过，在失之模棱，必谓其勾通选侍，授意可灼，亦觉深文周内，令人难堪。晋伯宗好直言，卒致及难，杨左等读书有素，宁未闻之。熹宗不明，暴扬选侍过恶，不留余地，而可灼、文升之应加罪，反迁延不发，嗣虽一戍一放，乃久后复有赦免之旨。如此昏愦，不值一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如杨左诸臣，毋乃失先几之智乎？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却说道士作歌都市，有“委鬼当头立，茄花满地红”二语，委鬼二字相拼，便是魏字，茄花究属何指，据明史上说及，茄字拆开，便是客字，此语未免牵强。小子愚昧，一时未能明析，只好照史誊录，看官不要贻笑。闲文少叙，原来熹宗有一乳母，叫作客氏，本是定兴县民侯二妻室，生子国兴，十八岁进宫。又二年，侯二死了，客氏青年守孀，如何耐得住寂寞？况且她

面似桃花，腰似杨柳，性情软媚，态度妖淫，仿佛与南子夏姬，同一流的人物。比较确切。不过在宫哺乳，未能出外，朝夕同处，无非是宫娥太监等人，就使暗地怀春，也无从觅一雄狐，替她解闷。事有凑巧，偏司礼监王安属下，有一魏朝，性甚儇黠，颇得熹宗宠爱，随时出入宫中。他见客氏貌美，非常垂涎，趁着空隙，常与客氏调笑，渐渐的亲昵起来。既而熹宗渐长，早已辍乳，客氏仍留居宫禁，服侍熹宗，惟职务清闲，比不得从前忙碌。一夕，正在房中闲坐，蓦见魏朝入内，寒暄数语，朝复施出故技，逗引客氏，惹得客氏情急，红潮上脸，恨恨的说道："你虽是个男子，与我辈妇人相同，做此丑态何为？"朝嬉笑道："妇人自妇人，男子自男子，迥不相同，请你自验！"客氏喊道："那里来的无赖，冒充太监，我当奏闻皇上，敲断你的狗胫。"言已，抽身欲走。魏朝四顾无人，竟尔色胆如天，把客氏牵住，拥入罗帏，小子不敢导淫，就此截住亵语。魏朝既偿了夙愿，客氏亦甚表同情，相亲相爱，不啻伉俪。朝恐出入不便，教客氏至熹宗前，乞赐对食。什么叫作对食呢？从来太监净身，虽已不通人道，但心尚未死，喜近妇女，因此太监得宠，或亦由主上特赐，令他成家授室，只不能生育子女，但相与同牢合卺罢了，因此叫作对食。自汉朝以后，向有这个名目，或亦称为伴食，亦称菜户。客氏入奏熹宗，熹宗便即允从，自此与魏朝做了对食，名义上的夫妇，变成实质上的夫妇。

魏进忠与魏朝同姓，就此夤缘，得入宫中，进忠初名尽忠，河间肃宁人，书中惟大忠大奸，特表籍贯。少时善骑马射箭，尤好赌博，尝与悍少年聚赌，输资若干，无力偿还，被悍少年再三窘迫，愤极自宫。遂与魏朝认了同宗，由他介绍，至熹宗生母王选侍宫内典膳，改名进忠。熹宗省视生母，与进忠相见，进忠奉承惟谨，颇得熹宗欢心。及选侍逝世，进忠失职，魏朝又至王安前，替他说项，改入司礼监属下。嗣又托客氏进白熹宗，熹宗尚在东宫，记得进忠巧慧，便令他入宫办膳。进忠善伺意旨，见熹宗性好游戏，遂令巧匠别出心裁，糊制狮蛮滚球，双龙赛珠等玩物，进陈左右，镇日里与客氏两人，诱导熹宗，嬉戏为乐。熹宗大喜，遂倚两人为心腹，几乎顷刻难离。祸本在此。至熹宗登极，给事中杨涟，曾参劾进忠导上为非，进忠惧甚，泣求魏朝保护。魏朝转乞王安解免，安乃入奏熹宗，只说是杨涟所参，恐指及选侍宫中的李进忠，同名误姓，致此讹传。幸有李进忠代他顶罪，可见名与人同，有利有害。熹宗遂坦然不疑。且恐廷臣再有谬误，遂教进忠改名忠贤。忠贤深德魏朝，与朝结为兄弟，差不多似至亲骨肉一般。都为后文伏笔。魏朝受他笼络，所有宫中大小事件，无不与忠贤密谈，甚至与客氏对食等情，也一一说知。逢人须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忠贤正艳羡客氏，客氏见忠贤年轻貌伟，比魏朝高出一筹，遂把前日亲受魏朝的心思，一古脑儿移至忠贤身上。嗣是视魏朝如眼中钉。魏朝觉得有异，暗暗侦察，才知忠贤负心，勾通客氏，好几次与客氏争闹。客氏有了忠贤，那顾魏朝，当面唾斥，毫不留情。水性杨花，至此已极，可为世之轧姘头者作一棒喝。忠贤知此事已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竟占据了客氏，不怕魏朝吃醋。一夕，忠贤与客氏正在房闼，私语喁喁，可巧魏朝乘醉而来，见了忠贤，气得三尸暴炸，七窍生烟，便伸手去抓忠贤。忠贤那里肯让，也出手来抓魏朝，前日情谊，何处去了。两人扭做一团，还是忠贤力大，揿住魏朝，殴了数下。朝知敌他不过，慌忙闪脱，转了身竟将客氏扯去。忠贤不防这一着，蓦见客氏被拥出房，方才追出，魏朝且扯且斗，哄打至乾清宫西暖阁外。原来乾清宫东西廊下，各建有平屋五间，

向由体面宫人居住。客氏魏朝，也住于此。时熹宗已寝，陡被哄打声惊醒，急问外面何事？内侍据实陈明，熹宗即将三人召入，拥被问讯。三人跪在御榻前，实供不讳。熹宗反大笑道："你等都是同样的人，为何也解争风？"三人都低头不答。熹宗又笑道："这件事朕却不便硬断，还是令客媪自择。"好一个知情的皇帝。客氏闻言，也没有什么羞涩，若稍有廉耻，也不至出此丑事。竟抬起头来，瞟了忠贤一眼。熹宗瞧见情形，便道："哦、哦！朕知道了。今夕应三人分居，明日朕替你断明。"三人方遵旨自去。客氏不免孤栖一夕。越夕，竟颁下谕旨，立撵魏朝出宫。魏朝无可奈何，空落得短叹长吁，垂头自去。谁要你引用忠贤。那客氏真是狠辣，想出了一条斩草除根的计策，竟令忠贤假传圣旨，将魏朝遣戍凤阳，一面密嘱该处有司，待魏朝到戍，勒令缢死。有司奉令遵行，眼见得魏朝死于非命。抢风吃醋之结果，如是如是。客魏两人，从此盘踞宫禁，恃势横行，熹宗反越加宠幸，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其子国兴，荫袭官爵。授忠贤兄魏钊，及客氏弟客光先，俱为锦衣千户。

司礼监王安，持正不阿，目睹客魏专权，不由的懊怅起来。御史方震孺，曾劾奏客魏，王安亦从中怂恿，请令客氏出宫，忠贤改过。熹宗颇也允从，当将忠贤发安诘责，客氏退出宫外。怎奈熹宗离此两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时虽勉从安请，后来复怀念不忘。客氏得知消息，复夤缘入宫，仍与忠贤同处，日夕谋害王安。也是王安命数该绝，内侍中出了一个王体乾，想做司礼监，与忠贤朋比为奸，往见客氏道："夫人比西李何如？势成骑虎，无贻后悔。"客氏既有心图安，又遭体乾一激，忙与忠贤商议，唆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又令刘朝、田诏等，上疏辩冤，说由王安诬陷成狱。再经客氏入内加谗，惹得熹宗怒起，饬令王安降职，由王体乾继任。忠贤更矫旨赦免刘朝，且命他提督南海子，降安为南海净军，勒令自裁。

先是光宗为太子时，忧谗畏讥，赖王安左右调护，始得免祸。及梃击案起，安又为属草下谕，解释群疑，神宗非常信任，及光宗即位，特擢为司礼监，劝行善政，内外称贤。熹宗嗣祚，又全亏他从中翼助，至是为客魏陷害，竟至毙命，看官试想！冤不冤呢？善善从长，不以阉人少之。王安既死，忠贤益无忌惮，又有司礼监王体乾为耳目，及李永贞、石元雅、徐文辅等为腹心，李实、李明道、崔文升等为指臂，势倾内外，炙手可热。天启二年，册立皇后张氏，客魏二人，自然在内帮忙。大婚礼成，忠贤得荫侄二人，客氏得赐田二十顷，作为护坟香火的用费。给事中程注、周之纲，及御史王一心等，相继奏阻，俱遭斥责。又有给事中侯震旸，亦奏斥客魏，奉诏夺职。吏部尚书周嘉谟，上疏营救，留中不报。嘉谟以霍维华谄附忠贤，把他外调，忠贤益怒，遂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燝指使，谋为王安复仇。熹宗遂将嘉谟免官，刘一燝因此不安，亦累疏乞休，特旨允准。叶向高奉诏起用，早已到阁，应八十一回。见刘周相继归休，不能自默，遂上言："客氏既出复入，一燝顾命大臣，反不得比保姆，令人迟疑，不可不防。"熹宗全然不睬。大学士沈漼，内通客魏，令门客晏日华，潜入大内，与忠贤密议，劝开内操。忠贤大喜，遂令锦衣官召募兵士，得数千人，居然在宫禁里面，演操起来，钲鼓炮铳的声音，震动宫闼。皇长子生未满月，竟被惊死。既而内标增至万人，衷甲出入，肆行无忌。内监王进尝试铳帝前。铳炸伤手，余火乱爆，险些儿伤及熹宗。熹宗反谈笑自若，不以

为意，所有正士邹元标、文震孟、冯从吾等，俱因积忤忠贤，一并斥逐。更引用顾秉谦、朱延禧、朱国桢、魏广微一班人物，入阁办事。秉谦、广微，庸劣无耻，但知谄附忠贤，因得幸进。霍维华、孙杰等，且优升京堂。总之宫廷以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熹宗，只教忠贤如何处断，便可施行。客氏尤淫凶得很，平日与光宗选侍赵氏，素不相容，她竟也忠贤设计，矫旨赐赵选侍自尽。选侍恸哭一场，尽出光宗所赐珍玩，罗列座上，拜了几拜，悬梁毕命。裕妃张氏，因言语不慎，得罪客氏，客氏蓄恨多时，会张妃怀妊，约已数月，偏由客氏暗入谗言，只说张妃素有外遇，怀孕非真帝种，顿时惹动熹宗疑心，把他贬入冷宫。客氏禁膳夫进食，可怜一位受册封妃的御眷，活活的饿了好几日，竟至手足疲软，气息仅属。会值天雨，张妃匍匐至檐下，饮了檐溜数口，无力返寝，宛转啼号，竟死檐下。客氏之肉，其足食乎？冯贵人才德兼优，尝劝熹宗停止内操，为客魏所忌，不待熹宗命令，竟诬他诽谤圣躬，迫令自尽。熹宗尚未曾知晓，经成妃李氏从容奏闻，熹宗毫不悲切，置诸不问。那知客氏恰已得知，又假传一道圣旨，把成妃幽禁别室。幸成妃已鉴裕妃覆辙，在壁间预藏食物，一禁半月，尚得活命。熹宗忽记及成妃，问明客氏，才知他幽禁有日。自思从前与成妃相爱，曾生过两女，虽一并未育，究竟余情尚在，因向客氏前替他缓颊，始得放出，结局是斥为宫人，迁居乾西所。熹宗并未与客氏相通，乃受他种种挟制，反不能保全妾妃，令人不解。惟是张皇后素性严明，察悉客魏所为，很是愤恨，每见熹宗，必痛陈客魏罪恶。熹宗厌他絮烦，连坤宁宫中，都不常进去。一日，闲步至宫，后方据案阅书，闻御驾到来，忙起身相迎。熹宗入案视上，书尚摊着，便向后问道："卿读何书？"后正色答道："是史记中赵高传。熹宗默然。随后支吾数语，便又出去。看官！读书稽古，应知赵高指鹿为马，是秦二世时一个大权阉，二世信任赵高，遂至亡国，此次张后所览，未必定是赵高传，不过借题讽谏，暗指魏忠贤，提醒熹宗，熹宗昏迷不悟，倒也罢了，偏这客魏两人，贼胆心虚，竟卖嘱坤宁宫侍女，谋害张后，是时后亦怀娠，腰间觉痛，由侍女替他捶腰，侍女暗施手术，竟将胎孕伤损。过了一日，遂成小产。一个未满足的胎形，堕将下来，已判男女，分明是一位麟儿，坐被客魏用计打落，小人女子之难养，一至于此。熹宗从此绝嗣。小子有诗叹道：

王圣赵娆无此恶，江京曹节且输凶。
一朝遗脉伤亡尽，从此朱明便覆宗。

客魏既计堕后胎，还要捏造谣言，污蔑张后。说将起来，令人发指。小子演述下去，也不禁气愤起来，姑将秃笔暂停，少延片刻再叙。

是回历叙客魏入宫，非法妄为等情事。魏忠贤与魏朝，同争客氏，明明是宫中丑史，稍有心肝之人主，应早动怒，一并撵逐，何物熹宗，反将客氏断与忠贤，坐令秽乱而不之防！吾恐桀纣当日，亦未必昏迷至此。客魏见熹宗易与，自然日肆侜张，忠贤阴狠，客氏淫凶，两人相毗，何事不可

为，如斥正士，引匪类，尚意中事，甚至欲骈丧龙种，于已生之皇长子，则震死之，于怀妊之裕妃张氏，则勒死之，于张皇后已孕之儿胎，则堕死之。熹宗均不加察，仍日加信任，此而欲不亡国绝种得乎？自古权阉，莫甚于魏贼，自古乳媪，亦莫甚于客氏，读此回而不愤发者，吾谓其亦无心肝。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却说熹宗皇后张氏，本祥符人张国纪女。国纪由女得封，授太康伯，客魏尝欲倾后，无词可谤，左思右想，竟造出一种蜚言，谓后非国纪女，乃是系狱海寇孙官儿所出，想入非非。且扬言将修筑安乐堂，遣后居住。安乐堂在金海桥西，从前孝宗生母纪氏，为万贵妃所构害，谪居于此。此时欲张后入居，明明是讽劝熹宗，实行废后故事。熹宗不愿允从，还算有一线明白。客氏还不肯罢休，适归家省母，母极力劝止，悚以危言，方才搁过一边。

看官听着！小子叙述客魏行事，多半是假传圣旨，难道熹宗果耳无闻，目无见么？我亦动疑。原来熹宗颇有小慧，喜弄机巧，刀锯斧凿，丹青髹漆等件，往往亲自动手，尝于庭院中作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曲折微妙，几夺天工。宫中旧有蹴圆亭，他又手造蹴圆堂五间，此外如种种玩具，俱造得异样玲珑，绝不惮烦。倒是一个工业家。惟把国家要政，反置诸脑后，无暇考询。忠贤尝趁他引绳削墨的时候，因事奏请，熹宗未免厌恨，随口还报道："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至如廷臣奏本，旧制于所关紧要，必由御笔亲批；若例行文书，由司礼监代拟批词，亦必书遵阁票字样，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号为批红。熹宗一概委任魏阉，以此魏阉得上下其手，报怨雪恨，无所不为。

魏阉置第宫南，客氏置第宫北，两屋相去，不过数武，中架过廊一埭，以便交通往来。两人除每夕肆淫外，统是设计营谋，倾排异己。客氏又在凤彩门，另置值房一所，或谓客氏虽私忠贤，尚嫌未足，免不得再置面首，就是大学士沈㴶也曾与客氏结露水缘，是真是假，且勿深考。惟客氏日间在宫，夜间必往私宅，无非寻欢。侍从如云，不减御驾。灯炬簇拥，远过明星。衣服华丽似天仙，香雾氤氲如月窟。既至私宅，仆媪等挨次叩头，或呼老太太，或呼千岁，喧阗盈耳，响彻宫廷。至五更入宫，仍然照旧铺排，丝毫不减。我说客氏夜来明往，不能与所欢日夕同居，还是失策。客氏又性喜妆饰，每一梳洗，侍女数辈，环伺左右，奉巾理发，添香簪花，各有所司，不取少懈；偶欲湿鬓，即选三五美人津液，充作脂泽，每日一易。自云此方传自岭南老人，名群仙液，令人老无白发。天不容你长生，如何是好。又喜效江南妆，广袖低髻，备极妖冶，宫中相率模仿，惟张皇后很是厌薄，凡坤宁宫

侍女，概禁时装，客氏尝引为笑柄，后虽微有所闻，仍然吾行吾素，不改古风。还有客氏一种绝技，是独得烹饪的秘诀。熹宗膳餐，必经客氏调视，方得适口，所以客氏得此专宠，恩礼不衰。相传熹宗不喜近色，所以宠幸客氏者，在此，故特别叙明。

话休叙烦，且说辽东经略熊廷弼，守辽三年，缮完守备，固若金瓯，惟廷弼素性刚正，不肯趋附内臣，免不得有人訾议。太监魏忠贤，心中也是恨他，当遣吏科给事中姚宗文，赴辽阅兵。宗文系白面书生，何知军务？此次奉遣，明是教他需索陋规，廷弼毫无内馈，并且薄待宗文，宗文失望回京，即上疏诬劾廷弼。廷弼便即免官，改任袁应泰为经略。应泰文事有余，武备不足，把廷弼所定的规律，大半变易，且招降满洲饥民，杂居辽沈二城。满洲太祖乘势袭击，降人多为内应，据了沈阳，直逼辽阳。应泰登陴督御，偏偏城中自乱，将校潜遁，一时失措，竟被满洲兵陆续登城。应泰自缢，辽阳又失，辽东附近五十寨，及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尽被满洲兵占去。都是魏阉拱手奉送。朝议乃再用廷弼，赐宴饯行。急时抱佛脚。

廷弼到山海关，与辽东巡抚王化贞，商议军务。化贞主战，廷弼主守，彼此又龃龉起来，两造各持一说，奏报明廷。起初廷议颇赞成廷弼，嗣因辽阳都司毛文龙，取得镇江城，报知化贞，化贞遂奏称大捷，请即进兵。兵部尚书张鹤鸣，轻信化贞，令化贞专力图辽，不必受廷弼节制，一面偏促廷弼出关，为化贞后援。既教化贞专力图辽，为何又令廷弼接应？化贞五次出师，俱不见敌，廷弼请敕化贞慎重举止，化贞独上言得兵六万，可一举荡平满洲。大言不惭。叶向高为化贞座主，颇袒化贞，张鹤鸣尤信任不疑。化贞意气自豪，出驻广宁，方拟大举，那知满洲兵已西渡辽河，击死明副将罗一贯，长驱入境，势如破竹。化贞即遣爱将孙得功，及参将祖大寿，总兵祁秉忠往援，与满洲兵交战平阳桥。得功未败先奔，阵势大乱。秉忠战死，大寿遁去。得功潜降满洲，且欲缚住化贞，作为贽仪，好一个爱将。佯率败军逃回广宁，待满洲兵一到，即为内应。化贞全然不知，关了署门，整缮文牍。忽有参将江朝栋，排闼入报道："敌兵来了，请公速行。"化贞莫名其妙，尚在瞠目不答，当由朝栋一把掖住，出署上马，踉跄出城。好好一座广宁城，平白地奉送满洲，毫不言谢。趣语。

此时廷弼已奉命出关，进次闾阳驿，闻广宁已经失守，料想不及赴援，遂退屯大凌河。巧值化贞狼狈回来，下马相见，不禁大哭。绝似一个儿女子，如何去御敌兵？廷弼微笑道："六万军一举荡平，今却如何？"乐得奚落，难为化贞。化贞带哭带语道："还求经略即速发兵，前截满人。"廷弼道："迟了迟了。我只有五千兵，今尽付君，请君抵挡追兵，护民入关！"言未已，探马来报，孙得功已降满洲，锦州以西四十余城，统已失陷。廷弼急将麾下五千人，交给化贞，令他断后，自与副使高出、胡嘉栋等，焚去关外积聚，护送难民十万人入关。败报到了京中，一班言官，也不辨廷弼、化贞的曲真，但说他一概有罪，请即逮问。熹宗糊涂得很，当即照准，饬将二人逮押来京，即交刑部下狱。张鹤鸣惧罪乞休，寻即罢官。

御史左光斗，因广宁一失，辽事日棘，特荐一老成练达的孙承宗，督理事务。熹宗乃授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另用王之晋为辽东经略。王之晋莅任，请添筑重关，增

设守兵至四万人，佥事袁崇焕，以为非计，入白叶向高，向高不能决。承宗自请往视，由熹宗特许，兼程到关，相度形势，与之晋所见未合，因还言之晋不足任，自愿督师。熹宗甚喜，遂命他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御门亲饯，送他启程，承宗拜辞而去。及到了关外，定军制，明职守，筑堡修城，练兵十一万，造铠仗数百万，开屯田五十顷，兵精粮足，屹成重镇。满洲兵不敢窥视，相戒近边，俨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情形。为政在人。明廷少安，便拟讯鞫熊廷弼、王化贞的罪案，刑部尚书王纪，以廷弼守辽有功，足以赎罪，应从末减。独阁臣沈漼，劾他袒护罪臣，例应同坐。明是受意魏阉。王纪心中不服，亦奏称沈漼贪鄙龌龊，酷似宋朝的蔡京。熹宗初颇下旨调停，令两人同寅协恭，不得互相攻讦，嗣被魏忠贤从中唆惑，竟将王纪削籍。纪去后，叶向高言："纪漼交攻，均失大臣体裁，纪独受斥，漼尚在位，怎得折服人心。"阁臣朱国祚，亦具揭论王纪无罪，漼心中颇不自安，引疾退归。魏忠贤衔恨朱、叶，屡欲陷害，国祚明哲保身，连上十三疏乞休，乃蒙允准。史继偕亦致仕而去。继偕两字，不愧尊名。小子因随笔叙下，无暇他及，致将内地两大乱事，一时无从插入，可巧明廷大臣，纷纷乞休，正好乘这空隙，补叙出来。此是作者欺人之笔。

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作乱。奢氏本倮㑩遗种，洪武中入附明朝，命为永宁宣抚使。数传至奢崇周，殁后无嗣。崇明以族人继立，素性阴狡，内悍外恭，有子奢寅，骁桀好乱，明廷方募兵援辽，檄至四川，崇明父子，上疏请行，先遣土目樊龙、樊虎等，径赴重庆。巡抚徐可求点核土兵，见有老弱夹杂，拟加裁汰。樊龙不服，定要可求照数给饷。可求呵叱数语，龙即挺起槊来，刺杀可求，并击毙道府总兵官二十余人，占住重庆府城。是时川境久安，守备日弛，为了此弊，所以抚道各员，俱被杀死，然典守何事，乃竟令彼猖獗耶？闻得重庆警报，附近兵民，纷纷逃逸。樊龙等遂乘势出兵，攻合江纳溪，复报知崇明父子，请即援应。崇明父子，踊跃而来，统率部众及徼外杂蛮，不下数万，破泸州，陷遵义、兴文，全蜀大震。播州杨应龙余孽，播州事见七十八回。及诸亡命奸人，随处响应，势日猖獗。崇明居然悬旗僭号，伪称大梁，设丞相以下等官，麾众进逼成都。蜀王至澍，为太祖第十一子椿八世孙，世袭藩封，见城内守兵寥寥，仅有镇远营七百人，如何守御得住？急忙檄调近地兵士，陆续到来，亦只有一千多人。偏偏左布政使朱燮元，正奉旨入觐，出城北上，燮元以知兵闻，当这军务吃紧的时候，那可失此良佐，蜀王情急得很，忙率百姓驰出国门，追留燮元。燮元见遮道攀辕，非常恳切，遂慷慨返驾，入城誓师，热忱壮士。当下与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督励兵民，分陴固守。一面驰檄各道，飞调援兵。不意寇兵已至，四面环攻。燮元加意严防，督令士卒放炮擂石，昼夜不懈。贼拥革为蔽，被炮击毁，接竹为梯，被石击断，累攻不能得手，反死伤了数百人。适值冬濠水涸，贼率降民持篾束薪，满填濠中，高如土垒，上筑蓬革，形类竹屋，藉避铳石。暗中恰伏弩仰射，齐注城头。燮元已预备竹帘，撑架起来，挡住敌矢。夜半恰令壮士缒城而出。持刍涂膏，纵火焚薪，薪燃垒坏，上面倚据的贼兵，不被烧死，也遭跌死。燮元又遣人潜决江水，流满城濠，贼计无所施，但射书入城，煽惑兵民。当有奸徒二百余人，谋为内应，被燮元一一查出，枭首悬城。贼又四面架起望楼，高与城齐，也由燮元暗遣

死士，放火焚去，斩了贼目三人，相持至十余日，孤城兀峙，不损丝毫。可谓善守。

诸道援兵，次第趋集，就中有一个巾帼英雄，系石砫宣抚司女总兵秦良玉，也率队到来。良玉忠州人，曾嫁宣抚使马千乘，千乘病死，良玉英武知兵，代为统领。崇明夙慕英名，发难时曾厚遗良玉，乞为臂助，良玉语来使道："你不闻我秦氏世笃忠贞么？我兄邦屏、邦翰，奉旨援辽，俱死王事，只有我弟民屏，负伤归来，现在伤痕已痊，我当带领弟侄，效死报国，什么盗物，敢来污我！"英气勃勃，足愧须眉。秦良玉为明末女杰，故叙述履历，格外从详。言毕，将所遗金银，掷还来使。来使出言不逊，恼得良玉性起，拔出佩剑，砍作两段。爽快之至。当下率所部精兵，与弟民屏、侄翼明等，卷甲疾趋，潜越重庆，分兵为二。留翼明屯南坪关，截贼归路，又留兵一千，多张旗帜，护守忠州，作为南坪关的犄角。自率锐卒三千人，沿江而上，直抵成都，离城数里下寨。崇明父子，见援兵日至，也陆续募集党羽，分头拦阻。且督众更番攻城，自初冬至暮冬，岁已且尽，仍然围攻不辍。城中人伏腊不祭，岁朝不贺，一意同悍寇拚命，与城存亡。非燮元之抚驭有方，安能得此。元夕已过，贼攻少懈，燮元方下城少憩，忽城上来了守卒，大呼道："有旱船来了，请主帅速即登城！"燮元忙上城楼，但见有数千悍贼，自林中大噪而出，拥物如大舟，高可丈许，长约五百尺，内筑层楼数重，上面站着一人，披发仗剑，旁竖羽旗，中载数百人，各挟机弩毒矢，翼以两云楼，用牛牵曳，势将近城，较诸城楼上面，还高尺许。这是何物？费人疑猜。守陴的老幼妇女，顿时大哭起来。燮元忙即慰谕道："不妨不妨，这是吕公车，可以立破。"是谓知兵。随即命守卒道："我有巨木预备，搁置城下，无论大小，一并取来！"守卒忙即运至，由燮元亲自指点，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已有巨索，转索运杆，可发大炮。炮中有千斤石，飞射出去，好似弹丸。这边已装好大炮，那边吕公车适至，第一炮轰去，击毁车旁云楼，第二炮轰去，不偏不倚，正将这披发仗剑的贼目，一石打倒。看官听说！这全车的举动，全仗他一人指挥，他已被击，车中人都成傀儡了。燮元更用大炮击牛，牛负痛返奔，冲动贼阵。那时燮元乘势出击，大杀一阵，便即还城。

崇明父子，尚不肯退去，会有裨将刘养鲲，报称贼将罗乾象，遣私人孔之谭输城，情愿自拔效用。燮元即遣之谭复往，令与乾象俱来。及乾象既至，燮元方卧城楼，起与共饮，饮至酣醉，复呼令同寝，鼾声达旦。这是有诈，莫被燮元瞒过。不然，崇明未退，乾象新降，安得冒昧若此？乾象因此感激，誓以死报。燮元遂与他密约，令诱崇明登城，设伏以待。果然乾象去后，即于是夜偕崇明登城，甫有一人悬梯而上。守兵遽行鼓噪。崇明料知有备，跳身逸去，等到伏兵突出，追赶不及，只拿住他随卒数人。乾象即纵火焚营，崇明父子，仓猝走泸州，成都围解，乾象率众来归。燮元上书奏闻，朝旨擢为四川巡抚，于是复率诸军进讨，连复州县卫所四十余，乘胜攻重庆。

重庆为樊龙所据，已九阅月，贼守甚固。自二郎关至佛图关，为重庆出入要道，悍贼数万扼守，连营十有七座。总兵杜文焕，及监军副使邱志充、杨述程等，率兵进攻，连战不下。石砫女官秦良玉，请从间道绕出关后，两路夹击，定可破贼等语。燮元很是嘉许，遂命良玉带领部兵，觅路径去。贼兵只管前敌，不防后袭，谁知后面竟来了一位女将军，铁甲银枪，蛮鞾白马，在垒后麾军直入，乱杀乱戮，无人敢挡。极写良玉。前面的杜

文焕等，也踹入贼营，似削瓜刈稻一般，遮拦不住。那时贼众大溃，连拔二郎佛图二关，直捣重庆。樊龙出战不利，守了数日，粮道被断，城中竟致乏食，只好开门潜遁。行不一里，但听得四面八方，都呼樊贼休走，正是：

将军巧计纵鹰犬，悍贼穷途陷网罗。

未知樊龙曾否就擒，请看下回分解。

熊廷弼为明季名将，守辽有功，乃为王化贞牵制，致同坐罪，此事为明廷一大失着。作者前著《清史演义》，叙述甚详，而此回亦不肯从略，盖嫉王化贞，惜熊廷弼，且以见明廷之刑罚不明，贤奸倒置，其亡国之征，所由来也。朱燮元亦一大将材，观其固守成都，卒却悍寇，破吕公车于城下，识罗乾象于寇中，智勇双全，难能可贵。而秦良玉之出身巾帼，远过须眉，尤为明代一人。本回从大处着笔，更写得烨烨有光，善必彰之，恶必瘅之，谓非良史家可乎？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却说樊龙开门潜走，正遇着朱燮元的伏兵，四面围住，任你樊龙凶悍过人，至此也无从狡脱，只好束手就擒，余酋亦多被缚住。燮元遂克重庆，移兵攻泸州，崇明父子，弃城夜走，直奔遵义。遵义已为贵州兵所复，不防水西土目安邦彦，也揭竿起事，响应崇明。贵州兵调攻邦彦，遵义空虚，只剩推官冯凤雏居守。崇明父子，猝至遵义，凤雏无兵无饷，如何守得？当被崇明父子陷入，眼见得这位冯推官，杀身成仁了。崇明复破遵义，留子奢寅，及部目尤朝柄、杨维新、郑应显等占据，自率余众返永宁，这且慢表。

且说水西土目安邦彦，系宣慰使安尧臣族子，尧臣病殁，子位嗣职。位年尚幼，由尧臣妻奢社辉摄事。社辉系奢崇明女弟，尝与崇明子寅争地为仇，不通闻问。独邦彦与崇明往来，素怀异志，及崇明作乱，或说他已得成都。邦彦遂挟位母子，叛应崇明，自称罗甸大王，纠合诸部头目安邦俊、安若山、陈其愚、陈万典等，进陷毕节。更分兵四出，西破安顺、沾益，东下瓮安、偏桥，邦彦自率水西部众，渡陆广河，直趋贵阳。适贵阳城中，藩臬守令，均已入觐，巡抚李标，亦因乞休得请，专待后任交卸，陡闻此变，慨然督军，又是一个朱燮元。与巡按御史史永安，提学佥事刘锡元，悉力拒守。但虑城大兵单，不敷堵御，当由刘锡元号召学官，并及诸生，督促城中丁壮，分堞守护。邦彦率众

攻城，城上矢石齐下，无隙可乘。他却想了一计，沿城筑栅，断绝城中出入，为久围计。流寇宜速不宜缓，乃筑栅久围，已非胜算。镇将张永芳，闻省会被围，即率二万人入援，为邦彦所阻，不得进行。他将马一龙、白自强等，与贼兵交锋，战败阵亡。邦彦攻城愈急，占住城东山冈，搭设厢楼，登高俯击。李柼令兵士遥射火箭，迭毁贼楼，接连三日三夜，尚是火光熊熊。邦彦乃不敢登山，便据住各栅，不令放松。城中久持力惫，将校多病，更兼饷绝粮空，害得大家枵腹，先食糠秕，继食草本败革，后且食死人血肉，最后连尸骸俱被刮尽，不得已杀食生人，甚至亲属相啖。里居参政潘润民，一女被食，知县周思稷，且自杀饷军，幸得人心坚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以城为重，视死如归。比朱燮元之守成都，尤为坚忍。

明廷方注重辽事，不遑兼顾，只有新任巡抚王三善，已经简放，驰抵平越。巡按史永安飞檄敦促，且上疏诋三善观望不前，请朝旨星夜催迫。三善乃在平越募兵，大会将士，毅然面谕道："省城危急万分，不能久待，我辈若再不往援，他日省城失守，必至坐法。与其坐法论死，还不若驰往死敌，或尚可望不死呢。"是极。将士等齐声赞成，遂分三道进兵。道臣何天麟、杨世赏等，左右夹进，三善自与道臣向日升，从中路驰入，衔枚疾走，直抵新安，距贵阳只数十里。乃命刘超为前锋，自为后劲。超麾军大进，与寇相值，两下对垒，贼首阿成操着长槊，奋勇杀来。超兵遽退，超下马手斩二人，复上马冲出，亲当阿成。阿成已持槊飞舞，突被刘超用刀格住，方拟抽槊回刺，不防超背后闪出一人，趋近阿成身旁，拦腰一刀，挥作两段。贼兵失了主将，自然披靡，可巧三善亦驱军大至，乃奋呼杀贼，追了一程，收复龙里城。当由刘超禀报，掩杀阿成，乃是麾下亲兵张良俊，为叙明姓氏补笔。三善大喜，簿录首功，遂乘胜入援贵阳城。

邦彦闻新抚到来，防有数十万大兵，不禁手足无措，踌躇半晌，才语部众道："我当亲出调兵，与他决一胜负。"言毕自去。贼众待久不至，相顾惊诧，怎禁得官军杀到，似山崩地震一般，压入垒中，纷纷瓦解。贼将安邦俊，不管死活，还想上前招架，但听得扑的一声，已是中了一弹，洞胸殒命。大众顾命要紧，各将甲仗弃去，四散奔逃。官军直抵城下，先有五骑传呼道："新抚到了。"城中兵民，欢呼相和，共庆更生。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户口十余万，至是只剩数百人，兀自守住，这全仗故抚李柼，及永安、锡元等的功绩呢。越数日，左右两部兵才至，又数日，楚、粤、蜀各兵亦到，李柼乃卸任而去。城已保全，才行卸任，我钦爱李公忠悫。

是时朱燮元已升任四川总督，兼兵部侍郎，再举讨贼，大集将佐等计议道："我与永宁贼相持已久，尚不得志，无非因贼合我分，贼逸我劳呢。今拟尽撤各防，会剿永宁，捣穴平巢，在此一举。"秦良玉首先允议，诸将亦拱手听命，遂令副将秦衍祚等，往攻遵义，自率大军进讨，历破诸险，将薄永宁。奢寅自遵义还援，带着樊虎等人，前来搏战，被燮元督军猛击，杀得弃甲曳兵。奋追至老君营凉伞铺，尽毁贼垒。寅身中二枪，仓皇遁走，樊虎伤重即死。燮元还破青岗坪，进扑永宁城，一鼓齐上，生擒贼目周邦泰等，降贼二万。惟崇明得脱，败奔旧蔺州城。罗乾象已由燮元保举，擢为参将，愿率一军穷追崇明，燮元遣他去讫。乾象甫行，遵义捷音亦至，逐去贼目尤朝柄、杨维新、郑应显等，

降贼党安銮，克复遵义全城。于是燮元再自永宁出师，为乾象后援，途次接到乾象军报，奢贼计穷，已走水西龙场，向安氏借兵，再图报复。燮元乃长驱直进，与乾象会师，向蔺州进发，忽由探马报到，安邦彦已出兵两路，帮助奢氏，一窥遵义，一窥永宁，已过赤水河，向狮子山来了。燮元遂命罗乾象攻蔺州，自往狮子山截击贼锋。乾象督兵至蔺，用了火炮火箭，击射城中，把奢氏的九凤楼，片刻毁去。城中自相哗噪，当由乾象乘隙攻入，扫尽贼众。崇明父子，时已转走龙场，无从缉获。蔺州方下，燮元至芝麻塘。遇着安氏所遣的贼众，一阵击退，再进兵至龙场，崇明已如惊弓鸟，漏网鱼，未战先逃，连妻弟都不及带去。官兵遂将他妻安氏，弟崇辉，一并擒住，斩首以千万计。复四处追觅崇明父子，嗣闻崇明父子，相继遁入水西，燮元以王三善方在得手，不欲攘功，便勒兵不追。申明燮元意旨，可见燮元之不追，并非畏怯。

那时三善正会师六万，进击水西，连战皆捷，遂渡渭河，直达大方。安邦彦逃入织金，安位及母奢社辉，窜居火灼堡，三善乃檄令安位母子，速擒安邦彦及崇明父子，解献军门，请旨赎罪。安位母子到也惊慌，只恐三善未必践言，特遣人赴镇远，至总督杨述中处乞降，述中当即允许，致书三善，令他撤兵。三善以元凶未剪，不如即抚即剿，述中一意主抚，彼此辩论不明，反将军务搁起。安邦彦侦知情形，日夜聚兵，为再出计，且勾通四川乌撒土目安效良，作为外援，一面与悍党陈其愚密商，令他诈降三善。三善见了其愚，初颇怀疑，经其愚狡黠善辩，遂以为诚信可靠，引作参谋。燮元收降罗乾象，三善收降陈其愚，同一招抚，而结果迥异，是仍在知人与不知人耳。其愚诈言邦彦远窜，势不足虑，不如撤还贵州。三善因出师连捷，颇有骄心，且久住大方，粮食将尽，遂信了其愚的计划，焚去大方庐舍，率兵东归。其愚自请断后，三善许诺，乃将各队兵马，陆续先发，自与副将秦民屏等，揽辔徐行。那知其愚早已报知邦彦，令他发兵追击，等到邦彦兵至，恰密遣心腹，驰禀三善，只说是其愚遇贼，速请回援。三善返旆往救，遥见其愚跃马奔来，还道他被贼所迫，急忙出马救护，说时迟，那时快，其愚见三善在前，故意的策马数鞭，马性起前蹄，竟将三善的坐骑撞翻，三善从马上跌将下来，自知有变，即将帅印掷付亲兵，自抽袜中小刀，横颈欲刎。其愚很是利害，意欲生缚三善，便下马夺刀，三善怒骂不止。秦民屏正来相救，偏偏贼兵大至，围拥上来，民屏战死，三善被杀。秦佐明、祚明等，突围出走。贼兵尚并力追赶，还亏前行将校，回马迎击，方得杀退贼兵。监军御史傅宗龙，闻三善被戕，矢志复仇。独率壮士数百人，潜蹑陈其愚后尘。其愚正在得意，扬鞭归去，口唱蛮歌，不防宗龙赶到，一声唿哨，乱刀齐起，立将其愚斫落马下，连人带马，剁作数段。三善至此，亦堪瞑目。宗龙割下其愚首级，招呼壮士，飞马还走，贼兵闻警来追，那宗龙与壮士数百名，似风驰电掣一般，霎时间走得很远，无从追及了。

明廷闻王三善被害，命总督刘述中，回籍听勘，改任蔡复一为总督。复一遣总兵鲁钦、刘超等，捣织金贼巢，织金四面皆山，林深箐密，向称天险，官兵从未入境，鲁刘二军，凿山开道，攀藤穿窦，用了好几月工夫，才得到了织金，途次遇着数千贼兵，由官军努力上前，斩杀千余人，余众溃散。及捣入贼巢，只是空空一寨，四面搜觅，并不见有邦彦踪迹，没奈何下令退兵。已中邦彦诡计。行了一程，忽由岩壑间钻出贼众，左右奔

集，来击官军。鲁钦知事不妙，慌忙整军抵敌，怎奈路径崎岖，如鼠斗穴，贼兵驾轻就熟，官军路陌生疏。又兼意乱心慌，如何招架得住？不到数时，多半溃散。钦等急寻归路，且战且行，好容易杀出危途，手下的兵士，十成中已丧亡六七了。还是幸免。复一见钦军败还，只好上章自劾，朝旨责令罢官，特授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贵、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出驻遵义。

适值乌撒土目安效良，南向入滇，纠合蔺州、水西、乌撒三部，入据沾益。云南巡抚闵洪学，急饬副总兵袁善，宣抚使沙源等，激厉将士，血战沾益城下，相持五昼夜，屡出奇兵破贼，效良乃去。燮元闻云南有警，正拟调兵往救，嗣得闵抚报捷，因即停遣。既而探知水西贼情，拟由三路入犯，一攻云南，一攻遵义，一攻永宁。永宁的贼将，就是奢崇明子奢寅。燮元语诸将道："奢寅是抗命的首逆，此贼不除，西南那有宁日？我当设法除他。"诸将请即进剿！燮元道："且慢！可能不劳一兵，除灭此贼，那是最好的呢。"诸将不知何计，也不敢复问，但见燮元按兵不动，每日只遣将校数名，出外行事。约阅旬日，方拨兵千人，令他往迎降将。果然派兵往迓，降将随来，当即呈上首级一颗，看官道是何人首级？就是燮元所说首逆奢寅。点醒眉目，尚伏疑团。原来寅素凶淫，每见附近番妇，稍有姿色，即行强奸，遇豪家富室，往往尽情勒索，稍不如命，立杀勿贷。就是部下兵士，也是朝不保暮，因此兵民戒惧，多生变志。部目阿引，尝受奢寅鞭责，怀恨在心，燮元暗地探知，特遣总兵李维新，诱他降顺，歃血为誓。阿引很是欢洽，愿乘隙诛寅，作为报效，两下里非常秘密，偏被寅稍稍觉察，令左右将阿引缚去，拷问了好几次，且用利刃穿他左足，至一昼夜，阿引宁死不承，才得释放。蛮人究意悍忍。看官！你想阿引受此痛苦，怎肯甘休？巧有同党苗老虎、李明山等，与阿引素来莫逆，代为不平，阿引遂与同谋，只苦足胫受伤，不便举事。苗李两人，奋袂而起，愿当此任，密约已定，专待下手。一夕，奢寅与部众痛饮，传入几个蛮女，酣歌侑酒，自午至申，竟饮得酩酊大醉，登床熟寝。苗老虎佯为奢寅盖被，见寅方鼾睡，暗拔佩刀，向胸刺入。李明山乘势进去，也用刀助砍，眼见得恶贯满盈的首逆，肠破血流，霎时归阴。苗老虎割了寅首，与明山遁出帐外，邀同阿引，来投官军。待至贼党追来，已由官军接着，欢迎去了。首逆得诛，故特笔详叙。朱燮元喜诛奢寅，遂建议滇蜀黔三省进兵，共剿邦彦，自率大军出发遵义，满期一举荡平，廓清天日。不意家中来了急报，由燮元亲自启阅，瞧了数行，禁不住大恸起来，险些儿昏晕过去。这一番有分教：

将军归去循丧礼，悍贼余生稽显诛。

毕竟燮元为着何事，待至下回再详。

奢崇明先反，而安邦彦继之。蛮苗殊俗，叛服不常，固其天性然也。惟奢酋首窃发，尚止蜀道一隅，且未几即遭挫败，安氏则转战西南，勾通各部，至逃入织金后，且收拾余烬，再出骚扰，狡悍

情形，盖比奢酋为尤甚矣。若夫王三善之才略，亦远逊朱燮元。三善因胜而骄，卒堕贼谋，致为所害。燮元独用兵如神，始降罗乾象而却崇明，继降苗老虎等而诛奢寅，并不闻有其愚之凶，狡遭反噬，是非驾驭有方，乌能使悍蛮之束身归命耶？他若李枟之守贵阳。亦与燮元之守成都相似，无独有偶，是亦一明史之光欤。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却说朱燮元接着家报，系是父殁的讣音，燮元忠孝性成，自然悲号不止。当由众将上前劝慰，才行停泪，即上疏乞归居丧，熹宗不得不准，特命偏沅巡抚闵梦得继任。奢安两酋，因部众凋零，暂拟休养，彼此按兵不动，且至后文再提。且说西南鏖兵的时候，山东亦出一妖徒徐鸿儒，揭竿作乱。先是深州人王森，尝救一妖狐，藏狐断尾，颇有异香，以此煽惑愚民，敛钱聚众，号为闻香教，亦名白莲教，自称教主，收集徒侣，有大小传头及会王诸名目，蔓延各省。嗣森为有司所拘，下狱瘐死，遗有巨万家资，由森子好贤承受。好贤散财结客，与武邑人于弘志，及巨野人徐鸿儒互相往来，密图叛乱，好贤席有父产，何妨酒食逍遥，乃必结党营谋，自寻死路，真是何苦！约于天启二年八月望日，三方同起，鸿儒制造甲械号召党羽，免不得泄漏风声，当由地方官吏，派兵往捕。鸿儒不及待约，先期发难，便在卞家屯刑牲誓众，令党徒各挈家属，寄居梁山泊，然后起兵两路，一攻魏家庄，一攻梁家楼。两处都被得手，遂进陷巨野县城，僭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据一县城，便僭称帝，想亦自知不久，遂窃帝号以自娱。一时不及制办冠服，只令大众用红巾包头，算作标记便了。明太祖起兵，曾投入红巾党，鸿儒岂亦欲效明太祖耶？

巨野既陷，转趋郓城，郓城无兵可守，知县余子翼，偷生惜命，一溜烟的逃去。于是曹濮一带，相继震动。兖西道阎调羹，飞书至省会乞援，巡抚都御史赵彦，忙檄同总河侍郎陈道亨，合兵剿办，一面奏报明廷。廷议以小丑跳梁，不甚可虑，只命赵彦赶紧荡平。赵彦职任疆圻，恰也无从推诿，怎奈山东武备久虚，重兵难集，且因辽事日亟，朝廷日括辽饷，几已把所有地皮，尽行剥去，此时饷缺兵稀，如何平乱？当下赵彦奉命，无法可施，不得已募练乡勇，权时救急。即而邹、滕两县，警报迭传，邹县署印通判郑一杰，及滕县知县姚之胤，都逃得不知去向，两城俱被匪徒占去。赵彦即饬都司杨国盛、廖栋等，带着兵勇，前去截击，那匪徒本无纪律，亦无勇谋，不过借着一些江湖卖艺的幻技，说是能剪纸成人，撒豆成兵，哄骗这愚夫愚妇，吓走那庸吏庸官。此次杨廖两都司，居然有点胆量，效力杀贼，一班乌合的党徒，那里是两将对手？杀一阵，败一阵，纷纷如鸟兽散去，不数日便克复郓城，夺还巨野。但官军虽屡获胜仗，贼势终是未衰，这边

奔散，那边啸聚，杨国盛、廖栋，日夕追剿，也不免疲于奔命。赵彦乃上言妖贼日众，官兵日敝，乞截住京操班军，及广东援辽军，留备征调。并荐故大同总兵杨肇基，统山东军讨贼，朝旨一一照准。

肇基尚未到山东，鸿儒已令贼党潜袭兖州，为知县杨炳所败，也有这个好知县。移犯夏镇韩庄。夏镇近彭家口，为运河孔道，适有粮船四十余艘，运往京师，经过此地，偏为贼目诇知，纠众劫夺，粮船上没甚防兵，如何阻拦得住？不消半刻工夫，被他连船劫去，侍郎陈道亨闻警，飞章告急，亏得沙沟营姚文庆，招集军壮乡勇，临流阻截，擒贼十一人，杀贼五十余人，贼众窜走，方将漕艘夺回，运道复通。贼众奔回滕县，与邹县贼会合，同攻曲阜，共计马步四万余，拥至城下。知县孔闻礼，率城中丁壮，极力捍御，飞矢掷石，毙贼甚众。不愧孔氏后裔。贼料不能克，撤围引去。道经杨国盛军营，他竟出其不意，袭击过去。国盛措手不及，跳身走免。游击张榜等均战殁，营内粮草器械，俱没入贼中。贼焰复盛，扬言当先取兖州，继取济南。武邑于弘志，也杀入祭旗，起应鸿儒，王好贤亦倡乱深州，还有艾山贼赵大，奉刘永民为主，得死党二十八人，各用五色涂面，谓上应二十八宿，仿佛儿戏。聚众至二万余人，合邹滕贼众，共得一十七支。省会中的警报，好似雪片相似。赵彦以悍贼聚邹滕间，鸿儒复在邹县居住，拟先攻邹县，为擒渠计。副使徐从治进言道："攻坚不若攻瑕，捣实不如捣虚，去他羽翼，那两城悍贼，亦当胆落，渠魁亦不难就擒了。"赵彦尚在迟疑，可巧杨肇基到来，会商军务，亦赞同从治计划。当下发兵往剿，分徇武邑、艾山。已而武邑捷闻，于贼弘志击毙，接连又是艾山捷报，生擒了刘永明，赵彦即批令就地正法。永明临刑，尚自称寡人，官兵传为笑话。煞是可笑。彦即偕肇基同赴兖州，至演武场阅兵，蓦闻贼众已到城下，肇基即起身出战，命杨国盛为左翼，廖栋为右翼。两翼分击，毙贼千余人，贼众仓皇败退，复回滕县去了。实是无用。

肇基既获胜仗，遂与赵彦定计攻邹，大军齐发，共趋邹城，途次闻贼众精锐，麇集峄山，乃令游兵至邹，牵制城中守贼，自率大军径袭峄山。贼众未曾防备，突被杀入，多作刀头之鬼，有一小半逃回邹城，赵抚杨总兵，即追薄城下，鸿儒自知穷蹙，与党魁高尚宾、欧阳德、鄞九叙、许道清等，誓死坚守，屡攻不下。邹滕两县，相为犄角，赵彦料滕县未复，邹亦难克，遂遣杨国盛、廖栋等，攻拔滕县，又大破贼党于沙河，邹城乃成孤立。官军筑起长围，困得水泄不通，渐渐的城中食尽，守卒统有饥色。赵彦下令招降，除鸿儒外，一概免死。伪都督侯五，伪总兵魏七等，遂拔去城上旗帜，情愿投诚。鸿儒单骑夜走，甫出城闸，即被官兵擒住。赵彦等乃入城宣抚，安插乡民二万余人，收获军资无算，遂将鸿儒槛送京师，照例磔死。鸿儒受刑时，仰天叹道："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年，党羽不下二百万，乃先期泄谋，致遭此败，岂非天意？"项羽乌江自刎，称为天意，鸿儒亦欲援天自解，真是不度德，不量力。总计鸿儒举事，凡七阅月，尽行灭亡。王好贤闻鸿儒伏法，遁走蓟州，私挈家属二十余人，南奔扬州，后来事露被擒，也遭骈戮。该死。明廷录平贼功，擢赵彦为兵部尚书，杨肇基以下，进秩有差。赵彦查得五经博士孟承光，系亚圣后裔，邹城被陷时，为贼所执，不屈遇害，至是并上书奏闻。又经御史等申请抚恤，乃下旨准奏，修葺孟庙，光复孟祀，且不必说。

再说魏忠贤专宠怙权，由司礼秉笔监，提督东厂，车马仪卫，僭拟乘舆，任用同党田尔耕，掌厂卫事，许显纯为镇抚司理刑，罗织善类，屠害忠良。呼号敲扑的声音，昼夜不绝。杨涟已任左副都御史，目击忠贤不法情状，忍无可忍，遂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略云：

太监魏忠贤者，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今请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祖制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政体，大罪一；刘一燝、周嘉谟，皆顾命大臣也，忠贤令其党论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宾天，实有隐憾，孙慎行、邹元标以公义发愤，悉为忠贤排去，顾于党护先侍之沈潅，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构党斥逐，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宏，更为他词以锢其出，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时名贤不安于位，颠倒铨政，掉弄机权，大罪六；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江秉谦、侯震旸等，抗论稍忤，立行贬黜，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然犹曰外廷臣子也，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圣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即指冯贵人，《纪事本末》作胡贵人。大罪八；犹曰无名封也，裕妃以有娠传封，中外方为庆幸，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大罪九；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忽然告陨，虹流电绕之祥，变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大罪十；先帝在青宫四十年，操心虑患，所以护持孤危者，惟王安一人，即陛下仓猝受命，拥卫防维，安亦不可谓无劳？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于南海子，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仇先帝之老仆，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近又于河间府毁人房屋，以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卿及傅应星等，滥袭恩荫，亵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良乡生员章士魁，以争煤窑，伤忠贤坟脉，遂托言开矿而致之死，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王思敬以牧地细事，径置囚阱，草菅士命，使青磷赤壁之气，先结于壁宫泮藻之间，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原是在工言工，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大罪十七；北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忠贤以不善锻炼，遂致削籍，大明之律令可不守，忠贤之命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为吏科，遵旨莅任，忽传旨切责，及大中回奏，台省交章，又再亵王言，煌煌纶綍，朝夕纷更，大罪十九；东厂之设，原以缉奸，自忠贤任事，日以快

私仇行倾陷为事，投匦告密，日夜未已，势不至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止，当年西厂汪直之僭，未足语此，大罪二十；边警未息，内外戒严，东厂缉访何事，前韩宗功潜入长安，侦探虚实，实主忠贤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祸，宗功事成，未知九庙祖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奸相沈潅，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大罪二十二；忠贤进香涿州，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以为御驾出幸，及其归也，改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俨然乘舆矣，大罪二十三；夫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陛下射杀其马，贷以不死，忠贤不自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脔忠贤，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伏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更相表里，迭为呼应。伏望陛下大发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以消隐忧，臣死且不朽矣！谨奏。

涟缮折已毕，本欲因熹宗早朝，当面呈递，偏偏次日免朝，涟恐再宿机泄，不得已照例封入，自己缮写奏稿，尚恐再宿机泄，可见魏阉心腹，已遍都门。当已有魏阉心腹，走漏风声。忠贤也颇惶迫，往谒阁臣韩爌，请代为解免。爌严行拒绝。忠贤不得已泣诉御前，并托客氏从旁洗饰。熹宗本是个麻木不仁的人物，总道客魏理直，杨涟理曲，便令魏广微拟旨斥涟。广微虽备位辅臣，无异权阉走狗，所拟诏旨，格外严厉。忠贤且佯辞东厂，自愿出宫，又经熹宗再三慰谕，接连三日辍朝。至第四日，方御皇极门，两旁群阉夹侍，刀剑森立，涟欲对仗再劾，偏已有旨传下，敕左班诸臣，不得擅出奏事。比周厉监谤，利害十倍。于是廷臣大愤，罢朝以后，各去缮备奏章，陆续上陈。给事有魏大中、许誉卿等，御史有刘业、杨玉珂等，京卿有太常卿胡世赏，祭酒蔡毅中等，勋戚有抚宁侯朱国弼等，先后纠劾忠贤，不下百余疏。或单衔，或联名，无不危悚激切，均不见报。陈道亨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已引疾杜门，不与公事，乃见杨涟参疏，奋然出署，联合南京部院九卿诸大臣，剀切敷陈，拜表至京，只博得一顿训斥。道亨决计致仕，洁身引去。无道则隐，正在此时。大学士叶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请将忠贤遣归私第，聊塞众谤，熹宗仍然不从。工部郎中万燝，实在看不过去，便上言："内廷外朝，只知忠贤，不知陛下，岂可尚留左右"等语。忠贤正愤办所发，见了此疏，大怒道："一个小小官儿，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么？若再不严办，还当了得。"随即传出矫旨，廷杖万燝百下，一班腐竖，接了此谕，都跑到万燝寓中，把燝扯出，你一拳，我一脚，且牵且殴，及牵到阙下，已是气息奄奄，那禁得刑杖交加，惨酷备至。小子有诗叹道：

古刑不上大夫身，何物权阉毒搢绅？
试看明廷笞杖日，恨无飞剑戮奸人。

未知万爆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续叙。

徐鸿儒一外妖也，魏忠贤一内孽也，古称在外为奸，在内为宄，奸宄交作，祸必随之。吾谓妖孽之萌，尤甚于奸宄，而内孽尤甚于外妖。鸿儒举事，仅七阅月，即报荡平，忠贤蟠踞宫禁，甚至内外大臣，弹劾至百余疏，尚不能动其分毫。伊古以来，殆未有得君如忠贤者。观都御史杨涟一疏，觉忠贤不法情状，罪不容死，外如群臣各奏，明史虽多未录述，而大致应亦从同，熹宗违众庇私，甘为蛊惑而不悟，是诚何心？窃不禁为之恨恨矣！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却说万爆受杖阙廷，昏绝复苏，又经群阉任情蹴踏，那里还保得住性命？阉党将他拖出，由家人舁归京寓，不到数日，便即去世。那知忠贤又复矫旨，饬群阉去拿御史林汝翥，依万爆例惩治。这林御史系叶向高族甥，尝巡视都城，见有二阉夺人财物，互相斗殴，因即斥他闹事，薄苔了案。偏偏二阉入诉忠贤，忠贤正杖爆示威，索性将林汝翥一并逮办。想是并案处治。汝翥闻信，恐未受廷杖，先遭殴辱，即逃出城外。群阉无处拘拿，总道他避匿向高寓中，哄然直入，谩骂坐索。向高愤极，上言：“国家二百年来，从没有中使鸱张，敢围阁臣私第。臣乃遭彼凌辱，若再不去，有何面目见士大夫？”熹宗总算温旨慰留，收回中使。已而林汝翥赴遵化军门，乞为代奏，愿自至大廷受杖，不愿受阉党私刑。奏入后，科道潘云翼等，疏救不从，仍执前旨如故。汝翥遂自诣阙下，受杖百下，不过吃了几日痛楚，还不致伤损大命。幸亏先逃后至。向高目睹时弊，料不可为，迭上二十余疏，无非是乞休回籍，乃命行人送归。总计向高两出为相，秉性忠厚，颇好扶植善类，至魏阉专权，尚且从中补救，为清流所倚赖。惟袒庇门生王化贞，贻误边疆，致惹物议，这是他平生第一缺憾。后三年病殁家中。崇祯初始追赠太师，予谥文忠。神宗以后诸相臣，应推叶向高，故总断数语。

向高既去，韩爌进为首辅，屡与魏广微等龃龉。爌亦抗疏乞归，中旨反责他悻悻自专，听令罢官。爌与向高，素为东林党所推崇。东林党见七十五回。两人相继去职，只有吏部尚书赵南星，算是领袖。魏忠贤颇仰赵名，曾遣甥傅应星往谒，被拒不纳。阁臣魏广微，本为南星故友魏允贞子，有通家谊，素相往来。及广微谄附忠贤，夤缘入阁，南星乃绝不与通，尝叹为见泉无子。见泉即允贞别字。广微闻言，未免怀恨。又尝三谒南星，始终不见，嫉恶太严，亦足取祸。遂与南星有隙，协比忠贤，设法排挤。南星在朝，以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均系正人，引为知交，共期佐治。可奈忠贤在内，广微在外，

均欲扰乱朝纲，暂倾正士，那时薰莸异器，臭味差池，渐渐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况明朝气运将尽，出了一个昏愦绝俗的熹宗，专喜小人，不喜君子，恁你如何方正，也是无益，反被那小人侧目，贻祸身家，说将起来，正令人痛恨无穷呢！慨乎言之，为下文作一总冒。

且说明朝故事，巡按御史回道，必经都御史考核称职，才得复任。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赃私狼藉，及还朝复命，凑巧高攀龙为左都御史，秉公考察，尽得他贪秽实迹，立行举发。赵南星职掌铨衡，上议应戍，有旨革职听勘。呈秀大惧，忙怀挟金宝，夜投忠贤私第，叩首献珍，且乞为义子。廉耻何存？忠贤自然喜欢，居然上坐，受他九拜。呈秀趁这机会，极言南星、攀龙等人，故意寻隙，此辈不去，我等将无死所。忠贤听一句，点一回首，便道："老子尚在，不怕他不落我手，你休要担忧呢！"呈秀拜谢而去。会山西巡抚出缺，南星荐举大常寺卿谢应祥，既邀俞允，偏是御史陈九畴上言："应祥尝任嘉善知县，与魏大中谊属师生，大中为师出力，私托选郎夏嘉遇，谋任是缺，徇私当斥"云云。希承魏阉意旨，已在言中。大中、嘉遇，闻有此奏，自然上疏辩驳："南星、攀龙，亦奏称推举应祥，实协人望，大中、嘉遇，并无私情，九畴妄言，实是有人授意，请勿过听"等语。忠贤见了此奏，明知有意讽己，特矫旨降调大中、嘉遇，并将陈九畴一并议罪，镌去三级。俗所谓讨好跌一交。且责南星等朋谋结党，有负委任。南星遂乞罢，攀龙亦请归，有旨一一批准，立命免官，复议推选吏部尚书。侍郎于廷，推乔允升、马应吾、汪应蛟等人，杨涟注籍不预，忠贤又矫旨责涟，坐他大不敬三字的罪名。是亦三字狱也。又以允升等为南星私人，斥责于廷徇私荐引，左光斗与涟朋比为奸，均应削籍，另擢徐兆魁为吏部侍郎，乔应甲为副都御史，王绍徽为佥都御史，这三人俱系南星所摈，转附魏阉，于是朝廷大权，尽归魏阉掌握了。

魏阉既得崔呈秀，相见恨晚，倚为腹心，日与计划。给事中李恒茂，趋奉魏阉，即为呈秀讼冤，忠贤遂矫旨复呈秀官。时矫旨迭下，浑称中旨，廷臣均以为未合。给事中李鲁生，独谓："执中者帝，宅中者王，谕旨不自中出，将属何处？"大众目为笑话，忠贤恰非常嘉许。阁臣顾秉谦、魏广微等，编造《缙绅便览》一册，如叶向高、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诸人，统称邪党，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统算正人，私下呈与忠贤，用一呈字妙。令做进退百官的蓝本。呈秀复进《同志录》《天鉴录》两书，《同志录》均属东林党，《天鉴录》均非东林党。最可笑的，是佥都御史王绍徽，编了一部《点将录》，无论是东林党，非东林党，但教与他未合，统列入东林党中，统计得一百八人，每人名下，系以宋时梁山泊群盗诸绰号：比叶向高为宋公明，就叫他作及时雨。此外号缪昌期为智多星，文震孟为圣手书生，杨涟为大刀，惠世扬为霹雳火，郑鄤为白面郎君，顾大章为神机军师，也按着天罡地煞，分类编列。天罡星部三十六，地煞星部七十二，用了洛阳佳纸，蝇头细楷，写得明明白白，浼呈秀献与忠贤。忠贤识字无多，正苦东林党人，记不胜记，惟梁山泊诸盗名目，从幼时得诸传闻，尚含着脑筋中，未曾失忆。此番有了《点将录》，正好两两对证，容易记着，便异常欢喜，目为圣书。究竟不及宋公明的天书。令王体乾等各抄一本，暗挟袖中。每阅廷臣章奏，先将《点

将录》检览，录中姓氏相符，即粘纸条寸许，赍送忠贤直房。忠贤即除去纸条，奏请责处。但有时尚恐遗误，必与那位奉圣夫人细商，奉圣夫人入直处，统用红纱大幔遮蔽，幔上绣着花鸟，仿佛如生，幔中陈列寝榻几案，无不精巧。忠贤入幔对食，就把责处廷臣的方法，与他密谈。奉圣夫人有可有否，忠贤无不照允。到了宴笑尽欢的时候，便相抱相偎，做一回鸳鸯勾当，内廷中人，没一个不知晓。只因他权焰熏天，那个去管这种闲事？大家都是过来人，原是不必多管。惟《天鉴录》中，统是魏阉门下士，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与主谋议，时人号为五虎。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代行杀戮，时人号为五彪。还有尚书周应秋，大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出入阉门，时人号为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儿四十孙名号，书不胜书。最有势力的，要算崔呈秀，自复官后，不二年即进职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舆从烜，赫势倾朝野，因此前时客魏并称，后来反变作崔魏了。

先是神宗末年，朝局水火，党派纷争，有宣昆党、齐党、楚党、浙党诸名目。汤宾尹、顾天竣，为宣昆党魁首。亓诗教、周永春、韩 埈、张延登，为齐党魁首。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为楚党魁首。姚宗文、刘廷元，为浙党魁首。四党联成一气，与东林党为仇敌。至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等，入掌朝纲，四党气焰渐衰，又有歙县人汪文言，任侠有智，以布衣游京师，输资为监生，党附东林，计破他党。向高嘉他同志，引为内阁中书。韩爌、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俱与交游，往来甚密。适桐城人阮大铖，与光斗同里，光斗拟荐为吏科给事中，南星、攀龙等，以大铖轻躁，不足胜任，乃改补工科，另用魏大中为吏科给事。大铖遂与光斗、大中有嫌，暗托同寅傅櫆，劾奏文言，与光斗、大中，交通为奸。得旨将文言下狱。吏工两部，虽少有分别，然名位相等，大铖即以此挟嫌，谋害左魏，是之谓小人。幸镇抚司刘侨，从御史黄尊素言，只将文言廷杖除名，不及左魏。忠贤正深恨东林党人，欲借此为罗织计，偏偏侨不解事，因将他削籍除名，改用许显纯继任。御史梁梦环，窥透忠贤意旨，复上疏申劾文言。当由中旨传出，再逮文言下狱，令许显纯鞫治。看官！你想显纯是魏阉门下有名的走狗，得了这个差使，自然极力承办，尽情锻炼，狱连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二十余人，还有故巡抚凤阳都御史李三才，也牵连在内。三才当神宗时，以都御史出抚凤阳，镇淮十年，颇得民心，尝与东林党魁顾宪成，深相结纳，宪成亦乐为揄扬。但材大气豪，不矜小节，多取多与，伐异党同，以此干触时忌，屡上弹章。三才倒也见机，累请辞官，甚至疏十五上，尚不得命，他竟挂冠自去。是为补叙之笔。王绍徽《点将录》中，亦曾列入，惟绰号加他托塔天王，不入梁山泊排行。熹宗暇时，亦由忠贤呈上《点将录》，看到托塔天王四字，懵然不解。忠贤代为解说，谓："古时有托塔李天王，能东西移塔，三才善惑人心，能使人人归附，亦与移塔相似。"牵强附会，确是魏阉口吻。熹宗微笑无言。至是亦拦入案中，都诬他招权讷贿，目无法律。这贿赂从何处得来？便把移宫一案，加在诸人身上。大理寺丞徐大化，至魏阉处献策道："选侍移宫，皇上亦尝赞成，何赃可指？不若说他纳杨镐、熊廷弼等贿赂，较为有名。且封疆事关系重大，即使一并杀却，后人也不能置议呢。"忠贤大喜，便嘱徐大化照计上奏，一面令许显纯照奏审问。等到徐疏发落，显纯即严鞫文言，迭加惨刑，令他扳诬杨左诸人。

文言始终不承，至后来不胜搒掠，方仰视显纯道："我口总不似你心，汝欲如何？我便依你。"显纯乃令松刑，文言忍痛跃起，扑案厉声道："天乎冤哉！杨左诸贤，坦白无私，宁有受赃情弊？我宁死不敢诬人。"说毕，仆倒地上，奄然无语。显纯料不肯供，自检一纸，捏写文言供状。文言复张目道："你不要妄写！他日我当与你对质。"显纯被他一说，倒也不好下笔，便令狱卒牵退文言。

是夕，即将文言掠毙，仍伪造供词，呈将进去。杨左两人，各坐赃二万，魏大中坐赃三千，御史袁化中坐赃六千，太仆少卿周朝瑞，坐赃一万，陕西副使顾大章，坐赃四万。忠贤得此伪证，飞骑逮六人系狱，由许显纯非法拷掠，血肉狼藉，均不肯承。光斗在狱中私议道："他欲杀我，不外两法；我不肯诬供，掠我至死，或夜半潜令狱卒，将我等谋毙，伪以病殁报闻。据我想来，同是一死，不如权且诬供，俟移交法司定罪，再陈虚实，或得一见天日，也未可知。"周魏等均以为然，俟再讯时，一同诬服。那知忠贤阴险得很，仍不令移交法司，但饬显纯严行追赃，五日一比，刑杖无算，诸人始悔失计，奈已是不及了。自来忠臣义士，多带呆气，试想矫旨屡颁，已非一次，那有天日可见？就使移交法司，亦岂能免死耶？

过了数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被狱卒害死，光斗、大忠，死后均体无完肤，涟死尤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用血衣裹置棺中。又逾月，化中、朝瑞亦毙，惟大章未死。群阉谓诸人潜毙，无以服人，乃将大章移付镇抚司定罪。大章已死得半个，料知不能再生，便招弟大韶入狱，与他永诀，各尽一卮，惨然道："我岂可再入此狱？今日当与弟长别了。"大韶号哭而出，大章即投缳自经。先是涟等被逮，秘狱中忽生黄芝，光彩远映，适成六瓣。或以为祥，大章叹道："芝本瑞物，乃辱生此间，是即为我等六人朕兆，还有甚么幸事！"后来果如所言，世称为六君子。

六人已死，忠贤还饬抚按追赃，光斗兄光霁，坐累自尽；光斗母哭子亡身，家族尽破。大中长子学洢，微服随父入京，昼伏夜出，欲称贷赎父，父已毙狱，学洢恸哭几绝，强起扶榇，归葬故里，日夕哭泣，水浆不入口，竟致丧命。赵南星、李三才，亦坐是削籍，饬所在抚按追赃。未几，又将南星遣戍，终殁戍所。吏部尚书崔景荣，心怀不忍，当六君子未死时，曾请魏广微谏阻。广微本预谋此狱，不料天良未泯，居然听信景荣，上了一道解救的奏章，惹得忠贤大怒，召入私第，当面呵斥。广微汗流浃背，忙出景荣手书，自明心迹，忠贤尚嘲骂不已。广微趋出，忙上疏求归，景荣亦乞罢，先后去职。阁臣中如朱国桢、朱廷禧等，虽未尝反对魏阉，但亦不肯极力趋奉，相继免归。忠贤乃复引用周如磐、丁绍轼、黄立极，为礼部尚书，冯铨为礼部侍郎，入阁预事。绍轼及铨，均与熊廷弼有隙，遂以杨左诸人，因赃毙狱，不杀熊廷弼，连杨左一狱，也属无名，乃将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可怜明廷一员良将，只为积忤权阉，死得不明不白。他如轻战误国的王化贞，曾经逮问论死，反邀赦免，竟获全生。御史梁梦环，且奏言廷弼侵军资十七万，刘徽又谓廷弼家资百万，应籍没输军，中旨一概照准，命锦衣卫追赃籍产，络绎道途。廷弼子兆珪，受迫不堪，竟至自刎。所有姻族，连类破产。武弁蔡应阳为廷弼呼冤，立置重辟，太仓人孙文豸、顾同寅，作诗诔廷弼，又坐诽谤罪斩首。编修陈仁锡，修

撰文震孟，因与廷弼同郡，亦均削籍。小子有诗叹道：

逆予者死顺予生，辗转钩连太狱成。
一部古今廿四史，几曾似此敢横行。

穷凶极恶的魏忠贤，意尚未足，还要将所有正人，一网打尽，说来煞是可恨，容小子下回再详。

予阅此回，予心益愤，于逆阉等且不屑再责矣。但予不屑责及小人，予且不忍不责备君子。古圣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又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盖当炀灶蔽聪之候，正诸君子山林潜迹之时，非必其无爱国心也。天下事剥极必复，静以俟之，或得一贤君御宇，再出图治。容或未迟。乃必肆行掊击，酿成大狱，填尸牢狴，血髓交横，至怀宗践阼而朝野已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是诸君子之自速其亡，咎尚小，自亡不足，且致亡国，其咎为无穷也。或谓明之亡，不亡于邪党，而亡于正人，言虽过甚，毋亦一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乎？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却说魏忠贤既除杨左诸人，遂拟力翻三案，重修光宗实录。御史杨维垣，及给事中霍维华，希旨承颜，痛诋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及杨涟、左光斗诸人，请旨将光宗实录，续行改修。又有给事中杨所修，请集三案章疏，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明伦大典，见世宗时。于是饬修光宗实录，并作三朝要典，即神光熹三朝。用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为副，极意诋斥东林，暴扬罪恶。梃击一案，归罪王之寀，说他开衅骨肉，既诬皇祖，并负先帝，虽粉骨碎身，不足蔽辜。红丸一案，归罪孙慎行，说他罔上不道，先帝不得正终，皇上不得正始，统由他一人酿成。移宫一案，归罪杨涟，说他内结王安，外结刘一燝、韩爌，诬蔑选侍，冀邀拥戴首功。大众咬文嚼字，胡言乱道，瞎闹了好几月，才得成书。忠贤令顾秉谦拟御制序文，载入卷首，刊布中外。

御史卢承钦，又上言："东林党人，除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外，如高攀龙、王图等，系彼党中的副帅，曹于汴、杨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系彼党中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等，系彼党中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等，系彼党中土木

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内，垂为炯戒。"忠贤大喜，悉揭东林党人姓名，各处张贴。是谓一网打尽。惟党中魁桀，已大半得罪，尚有高攀龙、缪昌期数人，在籍家居，未曾被逮。崔呈秀又欲杀死数人，聊快已意，遂入白忠贤，先用矫旨去逮高攀龙，攀龙闻缇骑将至，焚香沐浴，手缮遗疏，封固函内，乃授子世儒，且嘱道："事急方启。"世儒未识情由，只好遵命收藏。攀龙复绐令家人，各自寝息，不必惊慌。家人还道他有妙计安排，都放心安睡，到了夜半，攀龙四顾无人，静悄悄的着衣起床，加了朝服朝冠，望北叩头，未免太迂。自投池中。翌晨世儒起来，趋入父寝，揭帐省视，只剩空床，慌忙四觅，但见案上留有一诗，隐寓自沉的意思。遂走向池中捞取，果得父尸。适值缇骑到来，见了尸骸，无话可说。世儒泣启遗缄，乃是遗疏数行，略言："臣虽削籍，曾为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与辱国何异？谨北向叩头，愿效屈平遗则，君恩未报，期结来生，望钦使驰此复命！"句句是泪。世儒瞧毕，便缴与缇骑，缇骑携疏自去。

攀龙无锡人，学宗濂洛，操履笃实，不愧硕行君子，死后无不悲感。惟呈秀尚以为恨，复命将世儒逮狱，问成徒罪，蛇蝎无此险毒。再下手逮缪昌期。昌期尝典试湖广，策语引赵高、仇士良故事，暗讽魏忠贤。至杨涟劾忠贤二十四罪，或谓亦由昌期属稿。高攀龙、赵南星回籍，昌期又送他出郊，置酒饯行，执手太息。忠贤营墓玉泉山，乞昌期代撰碑铭，昌期又不允。以此种种积嫌，遂由呈秀怂恿，把他拘来。昌期慷慨对簿，词气不挠。许显纯诬他坐赃三千，五毒交加，十指堕落，卒死狱中。一道忠魂，又往西方。

第三着下手，是逮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及前苏松巡抚周起元，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应升尝劾魏忠贤，有"千罪万罪，千真万真"等语，宗建亦劾忠贤目不识丁，尊素素有智虑，见忌群小，以此一并被逮。会吴中讹言，尊素欲效杨一清诛刘瑾故事，联络苏杭织造李寔，授他秘计，令杀忠贤。忠贤闻信，忙遣私人至吴，侦探真伪。其实李寔是贪婪无耻，平时尝谄附魏阉，并不及正德年间的张永，张永、杨一清事，均见前四十六回。一闻有人侦察，便寻邀人署，赠与金银若干，托他辨明。且言："自己与故抚起元，夙有嫌隙，或即由他造言污蔑，也未可知。"来人得了贿赂，自然依了李寔的言语，回报忠贤。忠贤翻阅点将录，曾有起元名氏在内，又遣人到李寔处，索取空印白疏，嘱李永贞伪为寔奏，诬劾起元抚吴时，干没帑金十余万，且与攀龙等交好莫逆，谤毁朝廷，就中介绍人士，便是吏部员外郎周顺昌。

看官！这周顺昌时已辞职，返居吴县原籍，为何平白地将他牵入呢？原来魏大中被逮过吴，顺昌留住三日，临别泪下，愿以女字大中孙。缇骑屡次促行，顺昌瞋目道："尔等岂无耳目？难道不知世间有好男子周顺昌么？别人怕魏贼，无非畏死，我周顺昌且不怕，任你去告诉阉贼罢！"也觉过甚。缇骑入京，一五一十的报告忠贤，忠贤怒甚，就在李寔伪疏中，牵连进去。御史倪文焕，并举顺昌缔婚事，奏了一本，当时魏阉权力，赛过皇帝，不过借奏牍为名目，好即出票拘人，当下缇骑复出，飞逮两周。宗建与顺昌同籍，先已逮去，不三日又有缇骑到来，吴中士民，素感顺昌恩德，至是都代为不平。苏抚毛一鹭，召顺昌到署，开读诏书，顺昌跪听甫毕，外面拥入诸生五六百人，统跪求一鹭，恳他上疏解救。一鹭汗流满面，言语支吾，缇骑见议久不决，手掷锁链，琅然有声，并呵

叱道：“东厂逮人，那个敢来插嘴！”语未已，署外又拥进无数市民，手中都执香一炷，拟为顺昌吁请免逮，可巧听着缇骑大言，便有五人上前，问缇骑道：“圣旨出自皇上，东厂乃敢出旨么？”缇骑还是厉声道：“东厂不出旨，何处出旨？”五人闻言，齐声道：“我道是天子命令，所以偕众同来，为周吏部请命，不意出自东厂魏太监。”说着时，大众都哗噪道：“魏太监是朝廷逆贼，何人不知？你等反替他拿人，真是狐假虎威，打！打！打！”几个打字说出，各将焚香掷去，一拥而上，纵横殴击，当场将缇骑殴毙一人，余众亦皆负伤，逾垣逸去。毛一鹭忙奔入内，至厕所避匿，大众无从找寻，始各散去。恨不令一鹭吃屎。

顺昌遂分缮手书，诀别亲友，潜自赴都，入就诏狱，宗建、应升、尊素三人，先已受逮，彼此相见，各自叹息。次日即由许显纯讯鞫，无非是笞杖交下，锁夹迭加。顺昌尤大骂忠贤，被显纯指令隶役，椎落门牙。他且噀血上喷，直至显纯面颊，呼骂益厉，无一语乞哀。显纯即于是夜密嘱狱卒，把他结果了性命。三日出尸，皮肉皆腐，仅存须发。宗建横受箠楚，偃卧不能出声，显纯尚五日一比，勒令交赃，并痛诋道：“看你还能骂魏公不识一丁么？”寻即用沙囊压宗建身，惨毙狱中。尊素知狱卒将要害己，即啮指血为诗，书于枷上，并隔墙呼应升别字道：“我先去了！”言已，即叩首谢君父，触墙而死。越日，应升亦死。起元籍隶海澄，离京较远，及被逮至京，顺昌等均已遇害，显纯更横加拷掠，追令缴赃十万。起元两袖清风，那里来此巨款？只把这身命相抵，朝笞夜杖，血肉模糊，自然也同归于尽了。时人以顺昌等惨死诏狱，与杨左诸人相同，遂与高缪两贤，并称为后七君子。

外此屈死的人，也属不少，但资望不及诸贤，未免声名较减，小子也不忍再录。惟前刑部侍郎王之寀，后来亦被逮入京，下狱瘐死。前礼部尚书孙慎行，坐戍宁夏，还是知府曾樱，令他从缓数月。慎行未行，忠贤已败，才得免罪。这两人关系三案，小子不能不详。又有吴中五人墓，合葬虎邱，传播人口，虽是市中百姓，恰也旌表万年。大书特书，隐为后人表率。看官听说！这五人便是吴中市民的代表，叫作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

先是缇骑被逐，毛一鹭即飞章告变，忠贤恰也惊心，忙饬一鹭查缉首犯。一鹭本魏阉义儿，好容易谋得巡抚，他本无才无能，干不了什么事，幸知府寇慎，及吴县令陈文瑞，爱民有道，颇洽与情。当下由一鹭下书，令府县办了此案。寇陈两官，自巡市中，晓谕商民，叫他报明首犯，余俱从赦。商民尚未肯说明，还是那五人挺身自首，直认不讳。寇慎不得不将他拘住，禀知一鹭。一鹭又报告忠贤，忠贤令就地正法。五人被缚至市，由知府寇慎监刑，号炮一声，势将就戮。五人回顾寇慎道：“公系好官，应知我等好义，并非好乱呢。”说罢，延颈就刃，面色如生。寇慎恰也不忍，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得令市民好好收尸，含泪回署去讫。惟缇骑经此一击，后来不敢径出都门，忠贤也恐人心激变，稍从敛戢，是恶贯满盈，天道有知，也不容他再横行了。这且表过不提。

且说苏杭织造李寔，因前时被人造谣，几乎罹罪，嗣蒙忠贤开脱，任职如故，不由的感激异常。浙江巡抚潘汝桢，又是个篾片官儿，平时很巴结魏阉，寻见魏阉势力愈大，

越想讨好，每与李寔商议，要筹划一个特别法儿，买动魏阉欢心。李寔很表同情，奈急切无从设法。汝桢日夜筹思，居然计上心来，不待与寔商量，便即奏闻。看官道是何法？乃请就西湖胜地，辟了佳壤，为忠贤建筑生祠。却是妙法，为他人所未及。忠贤得疏，喜欢的了不得，当即矫旨嘉奖。湖上旧有关壮缪、岳武穆两祠，相距不过半里，中留隙地，汝桢遂择这隙地中，鸠工庀材，创建祠宇，规模宏敞，气象辉煌，比关岳两祠，壮丽数倍。关岳有灵，应该把他殛毁。李寔被汝桢走了先着，自悔落后，急忙补上奏章，乞拨杭州卫百户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为祝厘崇报，中旨自然照准，并赐名普德，由阁臣撰文书丹，侈述功勋。祠已落成，李潘两人，朔望尝亲去拈香，真个是必恭必敬，不愆不忘。挖苦得妙。孰意一人创起，百人效尤，各地寡廉鲜耻的狗官，纷纷请援例建祠，无不邀准。且中旨命毁天下书院，正好就书院基址，改筑魏公祠，恰是一举两便。不到一年，魏忠贤的生祠，几遍天下，小子试录表如下：

苏州　普惠祠。　松江　德馨祠。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同建。　淮安　瞻德祠。　杨州　沾恩祠。总督漕运郭尚友，巡抚宋桢模、许其孝同建。芦沟桥　隆恩祠。工部郎中曾国桢建。崇文门　广仁祠。　宣武门　懋勋祠。顺天府通判孙如洌，府尹李春茂，巡抚刘诏，巡按卓迈，户部主事张化愚同建。　济宁　昭德祠。　河东　褒勋祠。巡抚李精白，巡按李灿然、黄宪卿，及漕运郭尚友同建。　河南　戴德祠。　成德祠。巡抚郭宗光，巡按鲍奇谋，守道周锵同建。　山西　报功祠。巡抚牟志夔、曹尔桢，巡按刘弘光同建。　大同　嘉德祠。巡抚王占，巡按张素养、汪裕同建。登莱　报德祠。巡按李嵩建。　湖广　隆仁祠。巡抚姚宗文，巡按温皋谟同建。　四川　显德祠。工部侍郎何宗圣建。　陕西　祝恩祠。巡抚朱童蒙，巡按庄谦、王大中同建。徽州　崇德祠。知府颉鹏建。　通州　怀仁祠。督漕内监李道建。　昌平二镇亦属通州。　崇仁祠。　彰德祠。总督阎鸣泰建。　密云　崇功祠。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同建。　江西　隆德祠。巡抚杨廷宪，巡按刘述祖同建。　林衡署中永爱祠。庶吉士李若林建。　嘉蔬署中洽恩祠。　上林署中存仁祠。上林监丞张永祚建。

上述各祠，次第建设，斗巧竞工，所供小像，多用沉香雕就，冠用冕旒，五官四肢，宛转如生人。腹中肺腑，均用金玉珠宝妆成。何不用狼心狗肺相代？髻上穴空一隙，俾簪四时香花。闻有一祠中像头稍大，不能容冠，匠人性急，把头削小，一阉抱头大哭，严责匠人，罚令长跪三日三夜，才得了事。统观上述诸祠，只供忠贤生像，惜未将奉圣娘娘一并供入，犹为缺点。每祠落成，无不拜疏奏闻。疏词揄扬，一如颂圣，称他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何不去尝忠贤粪秽？阁臣亦辄用骈文褒答，督饷尚书黄运泰，迎忠贤生像，甚至五拜五稽首，称为九千岁。独蓟州道胡士容，不愿筑祠，为忠贤所知，矫旨逮问。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亦即受逮，由许显纯讯问拷掠，都累得九死一生。所有建祠碑文，多半施凤来手笔，所有拟旨褒答，多出王瑞图手笔。忠贤均擢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冯铨、顾秉谦，反为同党所轧，相继归休。到了天启七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疏中大意，谓："孔子作春秋，魏公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魏公诛东林

党人。理应并尊，同祠国子监。”司业林钎，见疏大笑，援笔涂抹，即夕挂冠自去。嗣经司业朱之俊代为奏请，竟得俞允，林钎反坐是削籍。小子有诗叹道：

媚奥何如媚灶灵，蛆蝇甘尔逐膻腥。
一般廉耻销磨尽，剩得污名秽简青。

建祠以后，有无荒谬事情，容俟下回续叙。

崔魏力翻三案，非真欲翻三案也，为陷害东林党计耳。前六君子，与后七君子，合成十三人。为逆阉构陷，死节较著。而高攀龙之自溺池中，最为得当而死，无辜被逮，不死不止，与其死于黑索之下，何若死于白水之间？所谓蝉蜕尘秽，皭然泥而不滓者也。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率众殴击缇骑，虽似有干国法，实足为一时快意之举。逆阉可以擅旨，市民亦何尝不可擅为？况经此一殴，缇骑乃不敢轻出国门，牺牲者仅五人生命，保全者不止什百。虎邱遗垄，彪炳千秋，不亦宜乎？潘汝桢创筑生祠，遂致各地效尤，遍及全国，观其廉耻道丧，本不值污诸笔墨，但为世道人心计，不得不表而出之，为后世戒。语有之：“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后之人毋污名节，庶不负记者苦心云。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却说天启六年三月间，有辽阳人武长春往来京师，寄迹妓家，好为大言，当由东厂探事人员，指为满洲间谍，把他拘住，当由许显纯掠治，张皇入奏。略说：“是皇上威灵，厂臣忠智，得获敌间，立此奇功。”长春并非敌间，就使实为间谍，试问东厂所司何事？厂臣所食何禄？乃称为奇功，令人羞死。当即优诏褒美，并封忠贤从子良卿为肃宁伯，得予世袭，并赐养赡田七百顷。是时蓟辽督师孙承宗，因魏阉陷害正士，拟入朝面奏机宜，阉党早已闻风，飞报忠贤。忠贤哭诉帝前，立传谕旨，饬兵部飞骑禁止。承宗已抵通州，闻命还镇，阉党遂痛诋承宗，目为晋王敦、唐李怀光一流人物。承宗遂累疏乞休，廷议令兵部尚书高第继任。第恇怯无能，一到关外，即将承宗所设各堡，尽行撤去。惟宁前参师袁崇焕，誓死不徙。果然满州兵来攻宁远，声势张甚，高第拥兵不救，赖崇焕预备西洋大炮，击退满洲兵士。明廷闻报，乃将高第削职，另任王之臣为经略，且命崇焕巡抚辽东，驻扎宁远。此段是带叙之笔。熹宗正日忧辽事，闻魏忠贤得获敌间，差不多与除灭满洲，同一功绩，因此格外厚赏。其实辽阳男子武长春，并不是满洲遣来，为了多嘴多舌，平白地问成磔刑，连骨肉尸骸，无从还乡，反弄好了一个魏忠贤。

是年满洲太祖努尔哈赤病殂，传位第八子皇太极，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就是《清史》上所称的清太宗。载明清太宗嗣位，为清室初造张本。太宗一面与崇焕议和，一面发兵击朝鲜，报复旧恨。为前时杨镐出塞，朝鲜发兵相助之故。朝鲜遣使，向明廷告急。明廷只责成袁崇焕，要他发兵往援。崇焕正拟遣将东往，偏东江总兵毛文龙，也报称满兵入境，乞调兵增守。那时足智多能的袁崇焕，明知满洲太宗，用了缓兵疑兵的各计，前来尝试，怎奈缓兵计便是和议，不便照允，疑兵计恐要成真，不能不防。乃派水师援文龙，另遣总兵赵率教等，出兵三岔河，不过是牵制满人，使他后顾。无如朝鲜的君民，实是无用，一经满兵杀入，势如破竹。朝鲜国王李倧，弃了王城，逃至江华岛，看看饷尽援绝，只好派使向满洲乞和，愿修朝贡。满洲太宗得休便休，就与朝鲜订了盟约，调兵回国。

既而崇焕与王之臣未协，明廷召还之臣，令崇焕统辖关内外各军。崇焕命赵率教守锦州，自守宁远，蓦闻满洲太宗，亲督大军，来攻锦州，他知率教足恃，一时不致失守，独遣总兵祖大寿，领了精兵四千，绕出满兵后面，截他归路。自督将士修城掘濠，固垒置炮，专防满兵来袭。果然满兵攻锦不下，转攻宁远，被崇焕一鼓击退。满洲太宗，再欲益兵攻锦州，闻有明军截他后路，不得已整队回去。祖大寿见满兵回国，纪律森严，也是知难而退。宗焕拜本奏捷，满望论功加赏，那知朝旨下来，反斥他不救锦州，有罪无功，气得崇焕目瞪口呆，情愿乞休归里；奏乞解职，有旨照准，仍命王之臣继任。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淫凶贪狡，妒功忌能的魏忠贤，弄出来的把戏。不是他是谁？原来各处镇帅，统有阉党监军，阉党只贪金钱，所得贿赂，一半中饱，一半献与忠贤。前时熊廷弼得罪，孙承宗遭忌，无非为这项厚礼，不肯奉送的原故。此次袁崇焕督师关外，也有太监纪用监军，崇焕只知防敌，那肯将罗掘得来的饷项，分给阉人？纪用无从得手，忠贤何处分肥，以此宁、锦叙功，崇焕不预。解释明白，坐实魏阉罪状。

忠贤安坐京师，与客氏调情作乐，并未尝筹一边务，议一军情，反说他安攘有功，得旨褒叙。安字注解，即是安坐绣幔中，攘字注解，当是攘夺的攘，或训作攘内，意亦近是。还有王恭厂被火，又得叙功，王恭厂就是火药局，夏季遇雷，火药自焚，地中霹雳声，震响不已，烟尘蔽空，白昼晦冥，军民晕仆，死了无数。忠贤足未出户，阉党薛贞，偏说他扑灭雷火，德可格天，又获奖敕。余尝见有人慰失火书，说系吉人天相，薛贞所奏，毋乃类是。兵部尚书王永光，以天象告儆，请宽讼狱，停工作，慎票旨。给事中彭汝楠，御史高弘图，亦上书奏请，大致相似，中旨斥他迹近讽刺，一并罢官。又因皇极殿建筑告成，熹宗御殿受贺，这殿系魏崔两人督办，太监李永贞，即表奏忠贤大功，吏部尚书周应秋，相继奏陈，又是极力揄扬。熹宗大悦。竟破格加恩，特封忠贤为上公。忠贤从子魏良卿，前已晋封侯爵，至是又进授宁国公，加赐铁券。从孙鹏翼只二岁，封安平伯，从子良栋只三岁，封东安侯，崔呈秀为少傅，荫子锦衣卫指挥。吏部尚书周应秋等十八人，俱加封官保衔，工部侍郎徐大化、孙杰，升任尚书，傅应星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均升授都督佥事，各赐金银币有差。惟忠贤特别加赐，给他庄田二千顷。宁国公魏良卿禄米，照忠贤例，各支五千石。阁臣拟旨锡封，悉拟曹操九锡文。曹操为中常侍曹腾从子，援例比拟，亦尚相合。内外章奏，各称忠贤为厂臣，不得指名。要把大明江山，送与别人，原非容易，应该受此懋赏。会山东奏产

麒麟，大学士黄立极等，上言厂臣修德，因致仁兽，何不径称尧舜，劝熹宗让位忠贤？正是贡媚献谀，无微不至，连忠贤自己，也不知自居何等呢。

忠贤以复仇修怨，均已快心，惟有一憾未了，免不得心存芥蒂。看官道是何憾？便是正位中宫的张皇后。张后深恨客魏，因进谏不从，致疏宸眷。后亦无所怨望，惟以文史自娱，但熹宗生平，不喜渔色，待遇后妃，都不过淡淡相交，就是与后未协，亦无非怕他烦絮，并没有特别嫌疑，所以客魏等虽有谗言，熹宗始终不睬。会厚载门外，有匿名揭帖，备列忠贤逆状，且及阉党七十余人，忠贤遂欲诬陷后父，即召私党邵辅忠、孙杰两人入商。两人闻言，陡然一呆，彼此相觑。忠贤猛笑道："这有何难？教你两人合奏一本，只说后父国纪私张揭帖，且与中宫勾连，谋害厂臣，我想上头览奏，必要究治。后若因此被废，我侄儿良卿，生有一女，年已及笄，好进立为后了。"曹操只做国丈，魏阉想做太国丈，比曹操又高一筹。两人唯唯趋出，缮好一篇奏草，但心中总尚畏祸，不敢径呈。猛然想到顺天府丞刘志选，年老嗜利，可浼他出头。当下相偕往见，说明意思，并示他奏稿。志选暗想道："我年已老，不妨一行。他日忠贤失势，我已不知死在何处？今日趁他专权，帮一个忙，必有重赏到来，我享了几年荣华富贵，再作计较。"到老尚不看破，势利之害人如此。随即欣然领命，录奏进呈。疏中极论后父国纪罪状，结末数语，有"毋令人訾丹山之穴，蓝田之种"云云。奏上数日，并不见有批答下来。御史梁梦环，复申论志选奏章，故意诘问丹山蓝田二语。熹宗仍然不答，惟密饬国纪自新。国纪知为忠贤所嫉，竟见几远引，飘然回籍去了。

忠贤见此计不成，又想了一策，暗募壮士数人，怀藏利刃，伏匿殿中，自己恰预报熹宗。至熹宗御殿视朝，先遣锦衣卫搜查，果然获住怀刃的壮士。当下缚交东厂，令忠贤发落。忠贤欲令壮士诬供后父，说他意图不轨，谋立藩王，可巧王体乾入白他事，忠贤即与熟商，体乾道："皇上诸事糊涂，独待遇兄弟夫妇，恰也不薄。倘若意外生变，我等恐无噍类了。"得此一沮，不知是阉党的运气，还是张后的运气？忠贤沉吟半晌，方道："这却也是可虑呢。但缚住的壮士，如何处置？"体乾道："速即杀却，免得多口。"忠贤复为点首，依计而行，只晦气了数名壮士。此着恰不及曹操，曹操能弑伏后，忠贤不能弑张后，这尚未免胆小呢。熹宗那知就里，总教他已经处治，便算了事。魏忠贤心尚未死，暗想张后如此难除，不如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索性连这糊涂皇帝，亦撥开了他。险毒小人，非此不止。但熹宗尚有三个叔父，留住京邸，一个是瑞王常浩，一个是惠王常润，一个是桂王常瀛，都是神宗皇帝的庶子，欲要举行大事，必须将他三位皇叔，尽行外徙，免得在此作梗。当下嗾令御史张讷，疏促就藩，于是瑞王赴汉中，惠王赴荆州，桂王赴衡州，仪物礼数，务从贬损。熹宗反听信邪言，嘉他节费为国，褒美厂臣。既而享祀南郊，祭荐太庙，竟遣宁国公魏良卿往代，居然做候补皇帝。且加封良卿为太子太师，太师两字，实可截去，不如竟称太子为是。世袭伯爵。魏良栋加封太子太保，魏鹏翼加封太子少师。良栋、鹏翼尚在襁褓，如何为东宫师保？此种命令，比演戏还要弗如。崔呈秀适遭父丧，诏令夺情视事，不用缞绖，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职少傅及太子太傅，并左都御史。明朝二百数十年间，六部九卿，从没有身兼重职，与呈秀相似，这都是熹宗宠任魏阉，推恩锡类，䞙及义儿。又赐奉圣夫人金币无数，加恩三

等，予荫子侄一人，世袭锦衣卫指挥。任你如何封赠，总未餍他欲望。

从前熹宗亲祀方泽，乘便游幸西苑，与客魏并驾大舟，泛入湖中，畅饮为欢。偏是熹宗素性好动，饮至半酣，竟欲改乘小舟，自去泛棹，当由二小珰随帝易船，船前后各坐一阉，划桨而去。熹宗坐在船中，也手携片桨，顺流摇荡，不意一阵大风，刮将过来，竟把小舟吹覆，熹宗竟堕入波心，灌了一肚子的冷水。还亏湖中另有他船，舯上载有侍从，七手八脚，得将熹宗救起，两小珰堕水多时，不及施救，竟至溺死。仿佛与正德皇帝相似。客魏所乘的大舟，相去不过里许，他只对斟酣饮，佯作不知。两人正在行乐，还顾什么皇帝？加一佯字，恐太锻炼。熹宗遭此一吓，染病了好几日，幸为张后所闻，宣召太医数人，为帝医治，总算告痊，但病根自此种着，常有头晕腹泻诸疾。且熹宗好动恶逸，年已逾冠，尚有童心，或斗鸡，或弄猫，或走马，或捕鸟。或打秋千，或蹋球蹴踘。又有两大嗜好，一喜斫削雕琢，斫削事已见前文，见八十四回。雕琢玉石，颇也精工，尝赐客魏二人金印，各重三百两。魏忠贤的印中，刻有钦赐顾命元臣数字，客氏的印中，刻有钦赐奉圣夫人数字，相传俱由熹宗自刻。此外所刻玉石，随赐宫监，也不胜数。甚且随手抛弃，视作废物罢了，一喜看戏扮演，熹宗尝在懋勤殿中，设一隧道，召入梨园子弟，就此演剧，台榭毕具，暇时辄与客魏两人，看戏为乐。一夕，演金牌记，至疯僧骂秦桧一出，魏阉匿入屏后，不敢正视。也有天良发现时。熹宗偏故意宣召，还是客氏设词应答，替他求免。又尝创演水傀儡戏，有东方朔偷桃，及三保太监下西洋等剧，装束新奇，扮演巧妙。熹宗每召张后同观，后屡辞不获，勉与偕行。熹宗却口讲指划，与后笑谈。后微笑无语，屡失帝欢。到了看戏尽兴的时候，竟挈内侍高永寿、刘思源等，亲自登台，扮演宋太祖夜访赵普故事。熹宗自装太祖，应仿雪夜戎装景象，虽当盛暑，也披兜服裘，不惮挥汗，为此种种嬉戏，遂酿成许多病症。二十多岁的人物，偏尪瘠异常，面少血色，尚书霍维华，制造一种灵露饮，说系特别仙方，久服可以长生。又有仙方出现。什么叫作灵露饮呢？相传用粳糯诸米，淘尽糠秕，和水入甑，用桑柴火蒸透，甑底置长颈空口大银瓶一枚，俟米溶成液，逼出清汁，流入银瓶，取出温服，味如醍醐，因此媵一美名，叫作灵露饮，进供御食。熹宗饮了数匙，清甘可口，遂令维华随时进呈。那知饮了数月，竟成了一种臌胀病，起初是胸膈饱闷，后来竟浑身壅肿，遂致奄卧龙床，不能动弹。煮米取汁，当不至酿成胀病，想此系别有隐疾，不得过咎维华。御医诊治无效，眼见得病象日危，去死不远了。熹宗无嗣，只有皇弟由检，曾封信王，尚居京师，当下召他入宫，自言病将不起，令承大统。信王固辞，经熹宗叮嘱再三，劝他不必谦让，勉为尧舜之君，信王始含泪受命。熹宗又道："皇后德性幽闲，你为皇叔，嗣位以后，须善为保全。魏忠贤、王体乾等，均恪谨忠贞，可任大事。"善事中宫之谕，见得熹宗尚有恩情，至嘱及委任权阉，殊属至死不悟。信王也唯唯允诺。嗣复召各部科道入宫，约略面谕，大致仍如前言。信王及众大臣等，暂且退出，越宿大渐，又越宿驾崩，共计在位七年，只二十三岁。

皇弟由检，系光宗第五子，为刘贤妃所生，刘妃早殁，由李选侍抚育成人。李选侍便是东李，应八十一回。名位本居西李上，独得宠不及西李。天启初曾册封庄妃，庄妃素嫉魏阉，恒呼他为女鬼。魏阉闻知，遂与客氏相连，交谮帝前，并将庄妃宫中应给服食，一

概裁损。庄妃遂抑郁成疾，渐成痨症。皇五子每日晨起，叩首祷天，复退谒庄妃，庄妃抱病与游，至东宫后面，置有二井，皇五子戏汲井中，得一金鱼，再汲次井，仍有金鱼出现。庄妃稍开笑颜，语皇五子道："此乃异日吉兆。"语至此，复呜咽道："可惜我不得相见了。"皇五子随说梦征，谓："夜间熟寝时，见有金龙蟠着殿柱，陡被惊寤"云云。庄妃道："龙飞九五，也是祯祥，但不应泄漏为是。"皇五子亦私自心喜，随着庄妃回宫。到了熹宗归天，庄妃早已去世了。叙入此段，为庄妃封后伏线。

熹宗崩后，由魏忠贤夜召信王，信王素知忠贤奸邪，自觉背生芒刺，没奈何同他入宫。翌晨，诸大臣俱入宫哭临，忠贤凭棺大恸，双目并肿，既而呼崔呈秀入谈，密语多时，无人与闻。或云忠贤谋逆，呈秀以时机未至，才行罢议，或谓由张后保护信王，魏阉无从下手，这且不必细说。单说信王由检，择日即位，以次年为崇祯元年，世称为崇祯帝，后来号为怀宗。亦称毅宗。即位这一日，忽闻天空有声，惹得大众惊疑起来。至朝贺礼成，响声亦止。司天监谓为天鼓忽鸣，主兆兵戈。是明祚将终预兆。但因新主登极，相率讳言。魏忠贤上表辞职，有诏不许，惟奉圣夫人客氏，令出外宅。客氏就梓宫前，出一小函，用黄色龙袱包裹，内贮熹宗胎发痘痂，及累年落齿剃发等，一一检出焚化，痛哭而去，阉党稍稍自危。不意逆阉门下走狗杨维垣，竟先纠劾崔呈秀，不守父丧，显违礼制，解铃还是系铃人。奉旨免呈秀官，勒令回籍。呈秀一去，弹劾魏阉的奏章，陆续进呈，有分教：

妖务常霾只畏日，冰山忽倒又回阳。

欲知魏阉得罪情形，待至下回再表。

本回叙熹宗绝续之交，见得魏阉实具逆谋，不过因种种障碍，以致中沮，说者谓王体乾、崔呈秀辈，谏阻逆谋，不为无功，讵知自古以来，无逆阉篡国之理，王体乾、崔呈秀辈，并非效忠明室，不过揆情度理，自知难成耳。然明朝元气，已为魏阉一人，斫削殆尽，魏阉虽未篡国，实足亡国，百世而下，犹播腥闻，不特为有明罪人已也。独怪熹宗之失，不过嬉戏，而贻祸至于如此，鲁昭公犹有童心，君子知其不终，观熹宗而益信矣。

第九十回

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却说怀宗嗣位以后，当有人弹劾魏崔两人。崔呈秀已经罢官，那魏忠贤亦被廷臣纠弹。工部主事陆澄源，首先奏劾，次即主事钱元悫，又次为员外史躬盛，还有嘉兴贡生

钱嘉征，更劾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均说得淋漓痛切，无恶不彰。魏阉何止十大罪？就是杨涟所奏二十四罪，也嫌未足。忠贤闻有此疏，忙入宫哭诉。此时却用不着。怀宗命左右朗读原疏，吓得忠贤惊心动魄，只是磕着响头，蓬蓬勃勃，大约有数十百个。随被怀宗叱退，忠贤急得没法，忙至私第取出重宝，往会信邸太监徐应元，贿托调停。应元本忠贤赌友，倒也一力担承，便入谒怀宗，替他说情。怀宗不待说毕，即把他一顿斥责，撵出宫门。次日即传出严旨，表明魏忠贤罪状，谪置凤阳，司香祖陵。徐应元亦谪守显陵，忠贤束装就道，护从尚数百人，复经言官讦奏，更颁谕旨，饬兵部发卒逮治。谕中有云：

逆恶魏忠贤，盗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降发凤阳，不思自惩，犹畜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着锦衣卫速即逮讯，究治勿贷！

忠贤此时，方至阜城，寓宿驿舍，忽由京中密报谕旨，料知锦衣卫到来，被拘入京，必至伏法，遂与干儿李朝钦，对哭一场。双双解带，自缢身亡。怀宗闻忠贤自尽，饬将家产籍没，并逮魏良卿下狱。一面查客氏家资。搜得宫女八人，多怀六甲。看官道是何故？原来熹宗无子，属望颇殷，客氏出入掖廷，竟带出宫女若干名，令与子弟同寝，好使怀妊，再进宫中，谋为以吕易嬴，以牛代马的秘计。以吕易嬴，有秦时吕不韦故事。以牛易马，是晋朝小吏牛金故事。怀宗命太监王文政讯究，那一班弱不胜衣的宫女，怎禁得刑驱势迫，一经恫吓，便一一吐出实情，归罪客氏。文政据实奏陈，触起怀宗怒意，立命将客氏拘至浣衣局，掠死杖下。于是穷奢极欲，挟权怙势的老淫妇，把雪白的嫩肌肤，去受这无情刑杖，挨不到数十下，便已玉殒香销，惨赴冥司，与成妃李氏，裕妃张氏，及冯贵人等，对簿坐罪去了。也有此日，令人浮一大白。

客氏弟客光先，子侯国兴，一同拘到，与前封宁国公魏良卿，俱绑至法场，一刀一个，送他归阴。所有客魏家属，无论长幼男女，尽行斩首。有几个乳儿婴孩，尚是盹睡未醒，也被刽子手一时杀尽。都下人士，统说是客魏阴毒，应该受此惨报，并没有一人怜惜。可见福善祸淫，古今常理，君子乐得为君子，何苦陷害好人！肆行无忌，弄到这一番结果呢？当头棒喝。

客魏已诛，阉党失势，给事中许可征，复劾崔呈秀为五虎首领，宜肆市朝。诏令逮治，并籍家产。呈秀归蓟州，闻这消息，罗列姬妾，及诸般珍玩，呼酒痛饮，饮尽一卮，立将酒卮掷去，随饮随掷，掷碎了数十卮，乃阖户自缢。山阴监生胡焕猷，越俎上书，极论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槽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阉，并应斥罢。怀宗以祖宗旧例，监生不得言事，便将焕猷论杖除名。黄立极料难久任，辞职归休。施凤来等尚是恋栈，怀宗颇也动疑，令九卿科道，另荐阁臣，仿古时枚卜遗典，将所荐阁臣姓名，贮入金瓯，焚香肃拜，依次探取，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复因天下多事，更增二人，又得周道登、刘鸿训，遂并命入阁，同为大学士。辅臣以得人为主，全凭君主藻鉴，岂得暗中摸索，便称得人？怀宗首为此举，已是误事。罢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槽等。国槽在三人中，

还算持正，就是罢官归去，也是他自己乞休。临行时，并荐韩爌、孙承宗自代，怀宗乃复召韩爌入阁。爌尚未至，阉党杨维垣等，又力诋东林党人，明斥韩爌。谓与崔魏等，同为邪党。你算不是邪党，如何前时阿附崔魏？编修倪元璐，上疏驳斥，且请毁《三朝要典》，其词云：

挺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事起议，与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废也。未几而魏阉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以臣所见，惟毁之而已。夫以阉竖之权，而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当毁一；未易代而有编年，不直书而加论断，若云仿佛《明伦大典》，则是魏忠贤欲与肃皇帝争圣，崔呈秀可与张孚敬比贤，悖逆非伦，当毁二；矫诬先帝，伪撰宸编，既不可比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书，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制序文为例，假窃诬妄，当毁三；况史局将开，馆抄具备，七载非难稽之世，实录有本等之书，何事留此骈枝，供人唾骂？当毁四。愿敕部立将《要典》锓毁，一切妖言市语，如旧传点将之谣，新腾选佛之说，毋形奏牍，则廓然荡平，邪慝去而大经正矣。伏惟圣鉴施行！此折最为持平，故录述一斑。

先是魏阉伏法，所有历年奖敕，尽行收还，各处生祠，尽行撤除，至是复毁去《三朝要典》，乃将阉党所著邪议，一律推翻，遂赠恤天启朝被害诸臣，如前六君子，后七君子等，概赠官爵，悉予嘉谥，罢免追赃，释还家属。内外人心，喁喁望治。既而韩爌至京，命为首辅，令定魏阉逆案，爌不欲广搜穷治，仅列四十五人，呈入拟罪。怀宗不悦，命再钩考，且面谕韩爌道："忠贤不过一个内竖，乃作奸犯科，无恶不作，若非内外臣僚，助他为虐，那有这般凶暴？现在无论内外，须要一律查明，共同加罪，才见得是明刑敕法呢。"爌复奏道："外廷臣工，未知内事，不便捉风捕影，任情罗织。"怀宗微笑道："只怕未必，大约不敢任怨，所以佯作不知。明日朕当示卿。"言毕，即退殿入宫。越日，又召见韩爌等人，指案上布囊，语爌等道："囊中章奏累累，统是逆阉旧党，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卿可一一案名，列表惩处。"爌又叩首道："臣等职司辅导，不习刀笔。"怀宗面有愠色，又顾吏部尚书王永光道："卿系职掌铨衡，彰善瘅恶，应有专责。"永光亦回奏道："臣部止任考功，未曾论罪。"阉党罪恶滔天，害人奚止十百？此次怀宗践阼，敕定逆案，正当罗列无遗，为后来戒，乃彼推此诿，果属何为？怀宗又回顾刑部乔允升，及左都御史曹于汴道："这是二卿的责任，不要再推诿了。"当下命左右携下布囊，缴给允升，自己竟下座进内。允升不能再诿，只好与曹都御史，捧囊出来，启囊检视，按名列表，共得二百余人，呈入钦定。怀宗亲自裁夺，科罪七等。首逆魏忠贤、客氏，依谋反大逆律，枭首磔尸。次与首逆同谋，如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等六人，立即斩决。又次为交结内侍，如刘志选、梁梦

环、倪文焕、许显纯等十九人，均拟斩首，秋后处决。还有交结近侍次等，如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杨维垣等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一并充军。再次为谄附拥戴，如太监李寔等十五人，亦俱充军。又有交结近侍末等，如顾秉谦、冯铨、王绍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最轻是交结近侍减等，如黄立极等四十四人，俱革职闲住。这二百多名罪人，统榜列姓名，各注罪状，刊布中外，且饬刑部照案惩办，不得再纵。于是客魏两贼的尸首，再加寸磔，此外已经伏法，不必再核，未经伏法的罪犯，悉照钦定逆案，应斩应戍应徒应革职，处置了结。八千女鬼，化作春婆，不消细说。

且说怀宗生母刘贤妃，生前已经失宠，殁葬西山。怀宗年甫五岁，未识生母瘗所，及年渐长，询及近侍，方知窀穸所在，密付内侍金钱，具楮往祭。到了即位，追尊生母为孝纯皇后。且因东李庄妃，鞠育有恩，特上妃封号，并赐妃弟李成栋田产千顷。庙号大行皇帝为熹宗，尊熹宗后张氏为懿安皇后，立后周氏，册田氏袁氏为妃，为下文伏笔。典礼粗定，谋修治术，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焕至都，入见平台，怀宗咨及平辽方略，崇焕对道："愿陛下假臣便宜，约五年可复全辽。"怀宗心喜，又问了数语，入内少憩。给事中许誉卿，便问崇焕道："五年的限制，果可践言否？"崇焕道："皇上为了辽事，未免焦劳，所以特作慰语。"誉卿道："主上英明，岂可漫对？倘若五年责效，如何复命？"崇焕俯首不答。自知说错，所以俯首，然后来被置重辟，已伏于此。既而怀宗复出，崇焕又上前跪奏，略言："辽事本不易奏功，陛下既已委臣，臣亦不敢辞难。但五年以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须内外事事相应，方能有济。"怀宗道："朕知道了。朕当饬四部大臣，悉如卿言。"崇焕又奏称制辽有余，杜谗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设有妒功忌能的人员，便足坏事。怀宗闻言，为之起座道："卿勿疑虑，朕当为卿作主便了。"大学士刘鸿训等，复请赐崇焕尚方剑，令便宜从事。怀宗概行照允，即遣崇焕去讫。

忽接福建巡抚熊文灿奏章，内称海盗郑芝龙，已经招降，应乞加恩授职等语。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芝龙来历，详述一遍。芝龙泉州人，父名绍祖，为泉州库吏。太守蔡善继公出，突被一石子击中额上，立饬卫卒查捕。嗣捕到一个幼童，问明姓氏，便是库吏绍祖子芝龙。绍祖闻报大惊，急忙入署待罪，巧值芝龙出来，谓已蒙太守释放，绍祖不知就里，再入谒太守，叩首请罪。善继笑道："芝龙便是你子么？我见他相貌非凡，他日必当富贵，现在年尚幼稚，稍有过失，不足为罪，我已放他去了。"以貌取人，失之芝龙。绍祖才叩谢回家。后来善继去任，绍祖病逝，芝龙贫不能存，竟与弟芝虎流入海岛，投海盗颜振泉属下，去做剽掠勾当。振泉身死，众盗无主，欲推一人为首领，一时不能决定。嗣经大众公议，祷天择帅，供起香案。案前贮米一斛，用一剑插入米中。各人次第拜祷，剑若跃出，即推何人为长。说也奇怪，别盗拜了下去，剑仍一毫不动，偏偏轮着芝龙拜祷，那剑竟陡然跃出，落地有声。真耶假耶？大众疑为天授，遂推芝龙为盗魁，纵横海上，官兵莫与抗衡。闽中长官，以善继有德芝龙，再调任泉州道，贻书招抚。芝龙颇也感德，复书愿降，独芝虎不从，率众大哗。芝龙没法，仍留踞海岛，劫掠为生。福建巡抚朱一冯，新任抚缺，决计剿捕，遂遣都司洪先春，从水路出师，把总许心素、陈文

廉，从陆路出师，两路夹攻，总道是可灭芝龙，那知陆军失道，只有洪先春舟师，进攻海岛，日间战了一仗，还是胜负相当，夜间由芝龙潜遣盗众，绕出先春后面，袭击先春，芝龙又从前面杀出，两下里夹击官军，害得先春跋前疐后，身被数刃，拚命走脱。芝龙也不追赶，擒住了一个卢游击，恰好生看待，释令还闽。

惟明廷接得败报，撤去朱一冯，改任熊文灿。文灿到任，温言招谕，且言归降以后，仍得统辖原部，移作海防。芝龙乃率众降顺，文灿即飞章奏闻。给事中颜继祖，上言芝龙既降，应责令报效，方可酌量授职。怀宗准奏，当将原疏抄发到闽，令文灿照办。文灿转谕芝龙，芝龙恰也允诺。当时海盗甚多，李魁奇、钟彬、刘香老等，统是著名盗目，出没海乡。芝龙先击李魁奇，魁奇战败，走入粤中，被芝龙追杀过，一炮轰毙。复移众攻钟彬，恰也战胜了好几仗，彬竟窜死。文灿又复奏闻，乃有旨授芝龙为游击。芝龙得了官职，复大击刘香老。香老为盗有年，寇掠闽广沿海诸邑，势甚猖獗。芝龙与他角逐海上，正是旗鼓相当，差不多的本领。香老因闽海边防，得一芝龙，恰是劲敌，不如窜入粤海，当下鼓行而南。粤中相率戒严。明廷升调熊文灿为两粤总督，文灿仍用招抚的老法儿，命守道樊云蒸，巡道康永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等，同往抚谕。偏偏香老不从，竟把他四人拘住，急得文灿仓皇失措，飞调郑芝龙到粤，并拨粤兵相助，进击田尾远洋。香老见闽粤联兵，战舰麇至，料知不是对手，遂硬胁樊云蒸出舟，止住来兵。云蒸大呼道："我已誓死报国了，诸君努力击盗，正好就此聚歼，切勿失此好机会呢！"数语甫毕，已被盗众杀死。参将夏之本、张一杰等，自知难保，索性夺刀奋斗。芝龙见寇船大噪，飞行过去，登舟一跃，纵上盗船，部众次第跃上，乱杀乱剁，霎时间扫得精光，把康永祖及夏张二参将，一齐救出，越是拚死，越是不死。遂上前围裹香老坐船。香老支撑不住，欲走无路，没奈何纵火自焚，与船同尽。小子有诗叹道：

海上横行已有年，一朝命绝总难全。
杀人寻亦遭人杀，果报循环自有天。此诗别具感慨，并非专指刘香老。

香老自尽，海氛顿息，芝龙得升任副总兵，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魏忠贤恶贯满盈，中外切齿，但伪恭不及王莽，善诈不及曹操，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故以年少之崇祯帝，骤登大位，不假手于他人，即行诛殛，可见当日明臣，除杨左诸人外，大都贪鄙龌龊，毫无廉耻，魏阉得势，即附魏阉，魏阉失势，即劾魏阉，杨维垣之行事可鉴也。即如杨左诸人，伉直有余，权变不足，故俱遭陷害；否则如韩琦之治任守忠，杨一清之除刘瑾，捽而去之，尚非难事，何至残善类而残国脉耶？若夫郑芝龙一海盗耳，善于驾驭，非必不可为我用，观其击杀群盗，所向有功，亦似一海外干城，但只可任之为偏裨，不能予之以特权，若终其身为游击副总兵，亦不至有日后事矣。故惟有大材智者乃足以御奸，亦惟有大材智者并足以使诈，惜乎明廷内外之未得其人也。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却说怀宗用枚卜遗制，采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周道登、刘鸿训等六人，同时入阁。总道是契合天心，定可得人，那知来杨两臣，系魏阉余党，景辰且曾为《三朝要典》副总裁，一经授职，廷臣已是大哗，后来交章弹劾，乃将来杨两人罢官。刘鸿训素嫉阉党，次第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人心大快。独阉党余孽犹存，恨刘切骨，会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敕内有"兼辖捕营"语，提督郑其心，谓有违旧例，具折讦陈。怀宗以所拟原敕，本无此语，因御便殿问诸阁臣，阁臣俱云未知。既而御史吴玉言："由鸿训主使，兵部尚书王在晋，及中书舍人田嘉璧，统同舞弊。"乃将鸿训落职，谪戍代州，王在晋削籍，田嘉璧下狱。未免有人倾害。阁臣去了三人，免不得又要推选。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及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共十一人，呈入御定。礼部尚书温体仁，与侍郎周延儒，早已望为宰辅，偏偏此次廷推，两人均不在列，当下气愤填胸，遂将这廷推十一人中，吹毛索瘢，有心寻衅。巧巧查得钱谦益，曾典试浙江，略涉嫌疑，即劾他营私得贿，不配入阁。谦益后为贰臣，心术固不甚可取，但温周二人，误明亡国，罪比谦益尤甚。原来天启二年，谦益为浙江典试官，适有奸人金保元、徐时敏等，伪作关节，用一俚句，有"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谓嵌入七义结尾，定可中选。试士钱千秋，本是能文，因求名性急，遂依了金徐两人的密嘱，入场照办，揭晓以后，果然中了第四名。后来探得确音，本房拟荐第二，被主司抑置第四，料知关节非真，竟与保元、时敏相争，索还贿赂，猫口里挖鳅，也是多事。两造几至用武，闹得天下闻名。至部科磨勘，卷中实有此七字，报知谦益。谦益大惊，忙具疏劾奏二奸，并及千秋。有旨俱下狱论戍，谦益亦坐是夺俸。二奸瘐毙，千秋遇赦释还，案情已成过去。此次又为体仁讦发，当由怀宗召入谦益，与体仁对质。谦益虽未受赃，究竟事涉嫌疑，只好婉言剖辩。偏体仁盛气相凌，言如泉涌，且面奏怀宗道："臣职非言官，本不必言，会推不与，尤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关系宗社安危，谦益结党受贿，没人讦发，臣不忍见皇上孤立。所以不得不言了。"怀宗英明好猜，英明是好处；好猜是坏处。久疑廷臣植党，闻体仁言，再三点首。此时阁部科道，亦均被召，多为谦益辩白。吏部给事中章允儒，尤痛诋体仁，激得怀宗怒起，命礼部缴进千秋原卷，指斥谦益，谦益不得已引罪。怀宗叹道："今日若无体仁奏发，岂非误事？"体仁在天启初，已官礼部，彼时不闻纠弹，直至此时讦发，明是假公济私，怀宗奈何中计？遂叱令左右，缚允儒下狱，并切责诸大臣。周廷儒又申奏道："廷推阁臣，名若秉公，奈暗中主持，实不过一二人，此外都随声附和，那敢多言招尤？即如千秋一案，早有成谳，何必复问。"怀宗乃传令退班，即日降旨，罢谦益官，并罢廷推十一人，悉置不用。独用韩爌为首辅，且召爌而谕道："朕观诸大臣中，多半植党，不知忧国，卿为朕执法相绳。"爌叩首奏道：

“人臣原不应以党事君，人君也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贤奸，然后举错得当。若大廷上妄起戈矛，宫府中横分畛域，臣恐非国家幸福呢。”名论不刊。怀宗默然不答，不以炉言为然，是怀宗一生致病处。炉即见机叩退。未几，召见周道登，因奏对失言，又下旨放归。

崇祯二年五月朔，钦天监预报日食，届期失验时刻，怀宗遂严责钦天监官。原来中国历法，犹本唐尧旧制，相沿数千年，只墨守了一本旧书，不少增损。汉唐及宋，岁时节气，及日食月食，往往相差至数时，甚且差至一二日。中国人不求进化，于此可见一斑。至元太史郭守敬，遍参历法，编造授时新历，推步较精，但中间刻数，尚有舛错，所以守敬在日，已有日月当食不食不当食反食等事。一班吹牛拍马的元臣，反说日月当食不食，系告后昭德回天，非常庆幸，日月不当食而食，说将若何？其实统是意外献谀，不值一辩，及明祖崛兴，太史刘基，上大统历，仍然是郭守敬的成书，以讹沿讹，怎能无误？可见刘基犹是凡人，并不是神仙等侣。夏官正戈丰，据实复奏，略言：“谨守成历，咎在前人，不在职等。”倒是善于卸责。独吏部左侍郎徐光启，上历法修正十事，大旨谓：“中历未合，宜参西法。”并举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及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同襄历事。怀宗立即批准，饬召李之藻及龙邓两西人入京，擢光启为礼部尚书，监督历局。中国用外人为客卿，及采行西洋新法，便是从此起头。大书特书。

看官！你道徐光启如何认识西人？说来话长，待小子略略补叙。自元代统一亚洲，东西两大洋，交通日繁，欧洲人士，具有冒险性质，往往航海东来。葡萄牙人，首先发现印度航路，从南洋马六甲海中，附搭海船，行至中国，出没海疆，传教通商。嗣是愈来愈众，至明世宗四十三年，竟在粤海沿边的澳门地方，建筑商馆，创业经营，大有乐不思蜀的气象。粤省大吏，屡与交涉，方要求租借，每年出赁金二万两，彼此定约。此后荷兰国人，西班牙国人，英吉利国人，纷纷踵至，多借澳门为东道地。会意大利人利玛窦，亦航海来华，留居中国数年，竟能通中国语言文字，往来沿海各口，广传耶稣教福音。徐光启生长上海，与利玛窦会晤，谈论起来，不但畅陈博爱平等的教义，并且举天文历数，统是融会贯通。光启很是钦佩，引与为友，往往与他研究学术，通宵达旦，时人目为痴呆，光启全然不顾，竟把西学研通大半。实是一个热心人物，若后人尽如光启，中国也早开化了。到了入任侍郎，邀利玛窦入京，早思将他推荐。因利玛窦年已垂老，不愿任职，乃将他同志龙华民、邓玉函两人，荐修历法。李之藻亦热心西学，所以一并举用。光启且舍家宅为教堂，并请准在京师建会堂。寻又保举西人汤若望、罗雅谷等，同入历局，翻译天文算术各书，约有数种。并制造仪器六式，推测天文。一名象限悬仪，二名平面悬仪，三名象限立运仪，四名象限座正仪，五名象限大仪，六名三直游仪，复有弩仪、弧矢仪、纪限仪诸器，统是适用要件，可法可传。光启又自著日躔历指，测天约说日躔表，割圜八线表，黄道升度，黄赤道距度表，通率表等书，又译几何原本一书，至今尚流传不绝，推为名著。利玛窦于崇祯三年，病殁京师，赐葬阜城门外。墓前建堂两重，堂前立晷石一方，上刻铭词，垂为纪念。铭词计十六字，分为四句，首二句是“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次二句是“所见万品，与时并流”。遗迹至今尚存。光启卒于崇祯六年，后来清帝入关，汤若望等，尚在清廷为钦天监，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袁崇焕奉命赴辽，修城增堡，置戍屯田，规划了一年有余，颇有成效。只因毛文龙镇守东江，势大官尊，免不得跋扈难驯，不服崇焕节制。崇焕早欲除去文龙，适文龙亲来谒见，乃以宾礼相待。文龙也不谦让，居然分庭抗礼，与崇焕对坐谈天。崇焕约略问了数语，当即谢客令归，既而借阅兵为名，径至东江，就双岛泊船。文龙循例迎接，崇焕恰格外谦和，留他在舟宴饮。欢语多时，方才谈及军务。崇焕拟改编营制，别设监司，文龙心中，独以为东江一岛，本是荒凉，全仗自己一人，招集逃民，经营起来，此次来了袁崇焕，无端硬来干涉，那肯低首忍受？当即将前因后果，叙述一番，并说是岛中兵民，全系恩义相联，不便另行编制。崇焕微笑道："我亦知贵镇劳苦，但目今外患交迫，兵务倥偬，朝中大臣，又未必肯谅苦衷，我是奉皇上特遣，不得已来此，为贵镇计，到不如辞职还乡，乐得安闲数年呢。"崇焕此时，尚不欲杀文龙。文龙勃然道："我亦久有此意，只是满洲事情，还没有办了，眼前知道边务的人，又是很少。据文龙的意思，平了满洲，夺得朝鲜，那时功成名立，归去未迟。"太属狂言。说至此，竟放声大笑起来。死在目前，还要笑甚。崇焕嘿然无语，勉勉强强的与他再饮数杯，即命左右收拾残肴，文龙也即告辞。临别时，崇焕与他订约，邀阅将士较射山上，文龙自应诺去讫。次日五更，崇焕已召集将校，授他密计，趁着晨光熹微的时候，便率众上山，一面遣人往催文龙。文龙尚高卧未起，一闻督师催请，没奈何起身盥洗，等吃过早点，催请的差人，已来过三五次，当下穿好衣冠，匆匆出署，带着护兵，趋上山来。只见这位袁督帅，早已立马待着，正欲上前参见，偏被他握住了手，笑容可掬道："不必多礼，且同行上山罢！"文龙便随了崇焕，拾级上升，护军要想随行，却被督师手下的将弁，出来拦住，不得并进。崇焕与文龙，到了半山，突语文龙道："我明日就要回去，今日特向贵镇辞行。贵镇膺海外的重寄，杀敌平寇，全仗大力，理应受我一拜。"说着，即拜将下去，吓得文龙答礼不迭。正是奇怪。崇焕又与他携手同行，到了帐中，忽变色道："谢参将何在？"参将谢尚政，应声即出，崇焕将文龙一推，便道："我将此人交代了你。"尚政背后，即跳出好几个健将，把文龙拿下。出其不意。文龙大呼道："我得何罪？"崇焕道："你的罪不下十种，就是本部院奉命到此，改编营制，你便抗命不遵，背了我还是小事，你心中早无圣上，即此一端，已当斩首。"文龙此时，已似砧上肉，釜中鱼，只好叩头乞免。崇焕道："不必说了。"便望着北阙，三跪九叩首，请出尚方宝剑，缴与谢尚政，令将文龙推出处斩。不一时献首帐前，崇焕即整辔下山，驰谕文龙部众道："罪止文龙一人，余皆无罪。"又传唤文龙子承祚至前，面谕道："你父违叛朝廷，所以把他正法，你本无罪，好好儿镇守此处，我为公事斩了你父，我私下恰很念你父。你果勉盖父愆，我当替你极力保举哩。"说至此，又召过副将陈继盛，令他辅翼承祚，镇守东江，分编部兵为四协。并到文龙灵前，哭奠一番，然后下船回去。崇焕所为，全是做作，怎得令人敬服？一面奏报明廷，怀宗未免惊疑，转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只好优旨报闻。后来决杀崇焕，便是为此而起。

那知文龙部下，有两大义儿，一个叫作孔有德，一个叫作耿仲明，二人素受文龙恩惠，到了此时便想为文龙报复私仇，所有"忠君爱国"四大字，尽行抛去，竟自通款满洲，愿为前驱，除这崇焕。满洲太宗，自然准降，惟仍教他留住东江，阳顺明朝，阴助

满洲，作为牵制崇焕的后盾。自己径率大军，用蒙古喀尔沁台吉布尔噶图，台吉系蒙古官名。作为向导，攻入龙井关，分两路进兵。一军攻洪山口，一军攻大安口，统是马到成功，长驱并进，浩浩荡荡的杀至遵化州。明廷闻警，飞檄山海关调兵入援，袁崇焕奉檄出师，遣总兵赵率教为先行，自率全军为后应。率教倍道前进，到了遵化州东边，地名三屯营，望见满洲军士，与蜂蚁相似。把三屯营困住，他却不顾利害，不辨众寡，单靠着一腔忠愤，杀入满兵阵中。满兵见有援师，让他入阵，复将两翼兵围裹拢来，把率教困在垓心。率教左冲右突，东斫西砍，恰杀死满兵多名。怎奈满兵越来越众，率教只领着孤军，越战越少，满望营中出兵相应，谁知营中守将朱国彦，只怕满兵混入，竟紧闭营门，拒绝率教。率教杀到营前，已是力竭声嘶，待至呼门不应，弄得进退无路，不禁向西遥呼道："臣力竭了！"举剑向颈上一横，当即殉国，全军尽覆。满兵乘胜扑营，朱国彦知不可守，与妻张氏投缳自尽。等是一死，何不纳赵率教？

三屯营已失，遵化当然被兵，巡抚王元雅率同保定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及前任知县武起潜等，凭城拒守，支撑了好几日。争奈满兵势大，援师不至，偌大一个孤城，那里保守得住？眼见得城池被陷，相率沦亡。明廷闻遵化失守，惊慌的了不得，吏部侍郎成基命，奏请召用故辅孙承宗，督师御敌。怀宗深以为然，立征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视师通州。并命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承宗奉召入觐，具陈方略，即率二十七骑，驰入通州城，与保定巡抚解经传，总兵杨国栋等，整缮守具，协力抵御。是时勤王诏下，宣府大同等处，各派兵入援，怎奈见了满兵，统是畏缩不前，甚且半途溃散。满洲太宗，遂连破蓟州、三河、顺义，直薄明京，都中大震。亏得总兵满桂，由崇焕遣他入援，已至德胜门下营。满桂也是一员猛将，见满兵到来，即率五千骑卒，与满兵交锋起来，战了半日，不分胜负，城上守将，发炮助威，满兵霎时驰退，满桂手下的兵士，反被炮弹轰死数百名，桂亦负伤收军。怀宗正遣中官赍送羊酒，慰劳满桂，令入休瓮城。

忽闻袁崇焕亲率大军，偕总兵祖大寿、何可纲等入卫，怀宗大喜，立刻召见平台，温言慰勉。崇焕请入城休兵，偏不见许，再请屯兵外城，如满桂例，亦不见答。这是何意？崇焕乃出屯沙河门外，与满兵遥遥对垒，暗中在营外布着伏兵，防备满兵劫营。果然满兵乘夜袭击，着了道儿，还亏援应有人，步步为营，才得卷甲回去。怀宗遂命崇焕统辖诸道援师，崇焕料满兵远来，不能久持，意欲按兵固守，养足锐气，等到满兵退还，方才尾击。这是以逸待劳的上计。于是相度地势，择得都城东南角上，扼险为营，竖木列栅，竟与满兵久抗起来。满洲太宗，正防这一着，忙率兵来争，崇焕坚壁相待，任他如何鼓噪，只令将士射箭放炮，挡住满兵，独不许出营一步。满兵驰去，越日又来攻营，崇焕仍用这老法儿对付，那时满兵又只得退去。如是相持，有好几日，蓦然间接奉诏旨，命他入见。当下驰入平台，叩谒怀宗，不意怀宗竟换了一张脸色，责他擅杀毛文龙，及援兵逗留的罪状。崇焕正欲剖辩，偏被怀宗喝住，只叱令锦衣卫缚住了他，羁禁狱中。小子有诗叹道：

率师入卫见忠贞，固垒深沟计亦精。
谁料君心太不谅，错疑道济坏长城。

欲知崇焕下狱详情，且至下回交代。

怀宗能用西洋人为客卿，独不能容一袁崇焕，岂外人足恃，而内臣不足恃耶？盖由怀宗好猜，所重视者惟将相，所岐视者亦惟将相，即位甫期年，已两易阁臣，阁臣虽未尽胜任，然如温体仁、周延儒辈挟私寻隙，反信而不疑，偏听失明，已见一班。崇焕为明季将材，诱杀毛文龙，固近专擅，然文龙亦非足恃之人，盘踞东江，虚张声势，安保其始终不贰乎？且满兵西入，京畿大震，崇焕奉旨派兵，随即亲自入卫，不可谓非忠勇之臣。乃中外方倚为干城，而怀宗即拘令下狱，临阵易将，犹且不可，况以千里勤王之良将，而骤遭械系乎？制全辽有余，杜众口不足，我闻崇焕言而不禁太息矣！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却说袁崇焕被系诏狱，实堕满洲太宗的反间计。崇焕抚辽时，曾与满洲往来通使，有意议和，嗣因两造未协，和议乃破。朝中一班大臣，全然不识边情，统说是和为大辱，有战无和，此次满兵到京，反诬称崇焕召他进京，为胁和计。冤哉枉也！怀宗渐有所闻，心中不能无疑。满洲太宗，足智多谋，侦得明廷消息，遂写好两封秘密书信，暗投明京德胜门外及永定门外。可巧被太监拾得，呈与怀宗。怀宗拆书一阅，第一行即列着满洲国主，遗书袁督师麾下，顿时大诧起来。及看到后文，无非是两下和议，偏又写得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若经明眼人一瞧，便已知是反间计。再三复阅，越觉动疑，意欲立召崇焕，诘问底细，无如京都危急，还想靠他保护，不得已暂时容忍。嗣有被敌擒去的杨太临，私下逃来，入谒怀宗，报称："督师袁崇焕，已与满洲主子，潜订和约，将为城下盟了。"怀宗沉着脸道："可真么？"杨太监道："敌将高鸿中等，自行密谈，由奴才窃听得实，所以乘夜潜逃，特来奏闻。"怀宗愤愤道："怪不得他按兵不动，停战了好几天。他已擅杀毛文龙，难道还要擅自议和么？"杨太监又说了几句坏话，惹得怀宗忍无可忍，遂召入崇焕，把他系狱。成基命慌忙入请，叩求怀宗慎重，怀宗怒道："慎重二字，就是因循的别名，有损无益。"不因循，便有益吗？基命复叩头道："兵临城下，非他时可比，乞陛下三思后行！"怀宗不待说毕，竟拂袖而起，返身入内。基命撞了一鼻子灰，只好退出。总兵祖大寿、何可纲，闻崇焕被系，恐亦坐罪，遂拥众出走，径向山海关外去了。

满洲太宗，计中有计，不乘势攻打明京，反分兵游弋固安、良乡一带，掳掠些子女玉帛，复回军至芦沟桥。明廷却用了一个游方僧，名叫申甫，能制造战车，由庶吉士金声上荐，说他善长兵事，特旨召见，擢为副总兵，令募新军。看官！你想申甫平日，并没有经过战阵，无非靠了一些小聪明，造了几辆车儿，那里能抵挡大敌？况要他仓猝募兵，更是为难的事情。当下开局召募，所来的多是市井游手，或是申甫素识的僧侣，一时乌合，差不多有四五千人，竟到芦沟桥列着车营，阻截满军。是谓不度德，不量力。满洲将士，呐喊一声，驱杀过来，申甫忙饬众抵敌，那知所有新兵，全然不懂打仗的格式，闻着号令，吓得心胆俱裂，就是推车的人，事前本东驰西骤，无往不宜，此刻竟麻木不仁，仿佛手足已染了疯病，不能动弹。那满兵似狼如虎，提起大刀阔斧，杀入车营，见车就劈，见人就杀，不到一时，已将申甫手下的新兵，扫除净尽，连申甫也不知下落，大约已直往西方去了。白送性命。

满兵乘胜薄永定门，怀宗惶急得很，特设文武两经略，文经略一职，简任尚书梁廷栋，武经略一职，就命总兵满桂充当，分屯西直、安定二门。满桂主张坚守，与崇焕一样的规划，怎奈怀宗此时，以廷臣多不足恃，仍在阉党余孽中，拣出曹化淳、王应朝、吕凤翔等，作为心腹。不到两年，就易初志，怀宗之致亡，即在于此。这班刑余腐竖，晓得什么战略，只望两经略杀退敌兵，便好放下愁肠，安享富贵，因此怂恿怀宗，屡促两经略出师。廷栋是个文职，当然由满桂当冲，满桂不便抗命，只得带领总兵官孙祖寿等，出城三里，与敌交绥。自午牌起，杀到酉牌，尚是胜败未决。满洲太宗确是能军，潜令部兵伪作明装，趁着天昏地黑时，闯入明军队里，搗乱一场，满桂措手不及，竟与孙祖寿等，仓猝战殁，同作鬼雄。

明京危急异常，偏这满洲太宗，下令退军，竟率令全队，向通州而去。原来满洲太宗的意见，因明京急切难下，就使夺得，也是不能长守，一旦援军四集，反恐进退两难，不若四处骚扰，害得他民穷财尽，方好大举入京，占住那明室江山，所以得了胜仗，转自退去。怀宗本传宣密旨，饬备布囊八百，且令百官进马，意欲避敌迁都，嗣闻满兵退赴通州，方才罢议。

御史高捷、史䇲，本是魏阉党中的人物，不知如何漏网，仍得在职，大学士钱龙锡，平时很瞧不起这两人，两人怀恨在心，遂因崇焕下狱，讦奏龙锡。略说："崇焕通款杀将，都由龙锡主使。当与崇焕并罪。"龙锡抗章申辩，高史再疏力攻，那时龙锡心灰意懒，当即引疾告退。怀宗还算有恩，准他归休，不遑加谴。尚宝卿原抱奇，又劾奏首辅韩爌，谓爌系崇焕座师，也是主和误国，应并罢官。怀宗想去龙锡，已为群小所卖，所以劾奏韩爌接踵而至。怀宗颇斥他多言，夺俸示罚。不防左庶子丁进，及工部主事李逢申，弹章又上。韩爌乐得引退，三疏乞归。爌先后入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中外称贤。怀宗命定逆案，爌不欲刻意苛求，以致阉党尚存，终为所诬。怀宗也无意慰留，任他归去，当命礼部侍郎周延儒，尚书何如宠，侍郎钱象坤，俱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

转眼间已是崇祯三年，满兵由通州东渡，克香河，陷永平，副使郑国昌，知府张凤奇等，一概殉节。兵部侍郎刘之纶，约总兵马世龙、吴自勉等，赴永平牵制满兵，自率

部众直趋遵化，屯娘娘庙山。世龙等违约不赴，满兵竟趋击之纶，似檣弁至。之纶带有木炮，出自手制，初发时，击伤满兵数十名，再发出去，那弹子不向前行，反向后击，自己打倒自己，顿时哗乱起来。天意耶？人事耶？满兵乘隙进攻，之纶拚死再战，足足的斗了一日，矢尽力穷，之纶知不可为，大呼道："死、死！负天子恩！"遂解佩印付与家人，令他走报朝廷。家人才走数步，之纶已身中两矢，倒毙地上，所剩残兵，被满兵一扫而空。满洲太宗，复进拔迁安、滦州，直至昌黎，却由守令左应选，誓死守城，屡攻不下。有此邑令，不愧应选二字。这时候的孙承宗，已早由通州奉旨，调守山海关，继崇焕后任。此笔补叙，甚是要紧，不然，满洲太宗至通州时，承宗岂竟作壁上观耶。满洲太宗，夙闻承宗重名，恐他截断后路，当即匆匆收兵，回国去了。承宗正招谕祖大寿、何可纲，令他敛兵待命，大寿亦上章自请，愿立功赎督师罪，明廷传旨宣慰，才免瓦解。嗣闻满兵退归，承宗乃派兵西出，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周廷儒既夤缘入阁，遂替温体仁帮忙，竭力说项，大学士李标，见周温毗连，不愿与伍，索性见机致仕。成基命也辞职归里，体仁遂得奉旨入阁，居然为大学士了。应该奚落。先是崔魏擅权，体仁尝与相往来，杭州建魏阉生祠，他曾作诗数首，颂扬魏阉功德。又尝私赂崔呈秀，求为援引。言官交章讦发，怀宗还道他无党，攻讦愈众，信任愈专。真是南辕北辙。阉党高捷、史䍡，遂仗体仁为护符，大出风头，他已弹去钱龙锡，意尚未足，复由史䍡上疏言："龙锡主使崇焕，卖国欺君，罪浮秦桧。且闻他罢职出都，尚将崇焕所畀重赂，转寄姻家，谋为开复地步。"怀宗览疏动怒，立敕刑官定谳，限期五日。刑部力为持平，呈上谳案谓："斩将是崇焕擅杀，议和闻龙锡未许，罪坐崇焕，与龙锡无涉。"怀宗尚不肯信，召谕廷臣，饬置崇焕极刑。且逮龙锡下狱，命群臣议罪。可怜这功多罪少的袁督师，竟磔死市曹，平白无辜的钱故辅，复拘案待质。温体仁与史䍡等，且欲力翻逆案，把逆字的恶名，移加袁钱两人身上，以袁为逆首，钱为次逆，还有一班持正不阿的大臣，均依次附名，更立一逆案，网尽群贤，商诸兵部尚书梁廷栋。廷栋不敢赞成，何不将他亦列入逆案？乃议龙锡大辟，立即取决。中允黄道周，上书为龙锡讼冤，怀宗把他贬秩外调，但心下颇也感动，只命将龙锡长系，既而减等论罪，遣戍定海卫，但已是冤屈得很了。论断平允。

且说明朝赋税，颇折衷古制，不尚烦苛，自神宗创行矿税，中官四出，任意诛求，海内为之渐困。至辽东事起，岁需边饷，又不得不尽情罗掘，加派民间，百姓益苦得很。明廷又裁节内地兵饷数十万，减省各处驿站又数十万，兵不得饱，驿无遗粮，那时逃兵戍卒，往往亡命山谷，啸聚为盗，且乘时胁迫良民，同入盗薮，百姓既无恒产，那有恒心？乐得投奔绿林，还好劫夺为生。自古祸乱，多源于此。天意也是奇怪，又迭降灾祲，只恐百姓未肯为乱，偏令他今岁水荒，明岁旱荒，弄得他寸草无生，只得相偕从盗，于是极大的乱端，就从崇祯改元以后，发生出来。

先是云南、贵州等处，蛮众作乱，首领奢崇明与安邦彦，统同一气，负嵎自固，总督闵梦得，敷衍了两三年，未曾奏效。应八十五回。怀宗即位，奢安两酋，越发鸱张，崇明自号大梁王，邦彦称四裔大长老，出巢四扰，到处掳掠。怀宗复起用朱燮元为总督，调

集云南四川贵州三路大兵，直捣贼巢，枭崇明，斩邦彦。安位穷蹙乞降，由燮元分设土司，筹垦荒田，筑堡置戍，立驿通道，庐井毕备，苗汉相安，西南一带，才得无事。承前启后，是最好销纳法。惟西北又复遭劫，连年饥荒，陕西巡抚乔应甲，延绥巡抚朱童蒙，又统是魏阉余党，专务虐民，不加体恤，遂酿成一班流贼，四出为殃，把大明一座完好江山，扰得东残西缺，地坼天崩。应首回流贼横行。第一个作乱的盗魁，就是府谷民王嘉胤。嘉胤部下又有两大剧贼，一个就是李自成，一个就是张献忠。提出李张独握纲领。献忠延安人，阴贼多智，尝与嘉胤往来。嘉胤劫富家粟，被有司悬赏缉捕，遂揭竿为盗，献忠纠众往从，尤称骁桀，贼中号为八大王。自成米脂人，狡黠善走，并能骑射，因家贫投为驿卒，驿站裁并，自成无所得食，亦奔投嘉胤。嘉胤拥众五六千人，聚居延庆府中的黄龙山，又有白水贼王二，宜川贼王左挂，安塞马贼高迎祥，饥民王大梁，逃兵周大旺等，率众响应，三边饥军，亦群起为盗，剽掠四方。陕西巡抚，已改任刘廷宴，衰迈无能，讳言盗贼，至州县相继告警，尚叱退来使道："这是地方饥民，有何大志？略缓数日，自然解散了。"请你等着。嗣是贼氛愈炽，所在遭殁，刘廷宴无可奈何，只好据实奏闻。怀宗授左副都御史杨鹤，为兵部尚书，出督三边军务，剿捕流贼。杨鹤抵任，商洛道刘应遇，已击毙王二，追斩王大梁，督粮道洪承畴，亦击破王左佳，捕斩周大旺，贼渠半就诛灭。偏杨鹤主张从抚，檄令各军不得妄杀，遂至余灰复燃，转衰为盛。会满军入犯京畿，诏令各省派兵入卫，陕甘兵奉调东下，中途逃散，山西兵哗溃良乡，巡抚耿如杞逮狱论死，一班窜走的溃兵，不是向东，就是向西，结果是挺身走险，同为匪类。游兵不戢，必为国殃。

明廷复起前总兵杜文焕，督廷绥、固原各兵，便宜讨贼。文焕檄谕王嘉胤、王左挂二寇，令他投诚，左挂时方穷蹙，与党羽王子顺、苗美等请降，独嘉胤不肯受抚，竟陷入府谷，据城抗命。总督杨鹤，反匿不上闻，只遣官四出招贼，黠盗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托词求抚，俱授给免死牌，安插延绥、河曲间。其实盗性未改，淫掠如故，不过形式上面，算是不放火，不杀人，就自称为安分的良民，百姓忍气吞声，无从控诉，孤男弱女，束手待毙，有一半刁狡强悍的，都随贼而去。朝旨复擢洪承畴为延绥巡抚，与副总兵曹文诏，协力搜剿。文诏忠勇过人，仗着一杆蛇矛，东西驰击，贼众似羊遇虎，多半被诛。王嘉胤不自量力，竟率众与他对垒，一场鏖战，杀得嘉胤大败而逃。文诏追至阳城，再与嘉胤接仗，嘉胤招架不住，遂被文诏刺死。八大王张献忠，率属二千人，奔降洪承畴，李自成走依高迎祥，迎祥为自成母舅，当然收留。还有嘉胤余党，另推李自用为首，绰号紫金梁，仍是瞀不畏死，出没西陲，并且纠合群贼，多至三十六营，这三十六营的贼目，真姓名多不可考，只有绰号相传，仿佛与梁山泊群盗一般。小子试录述如下：

神一元　不沾泥　红军友　老回回　八金刚　扫地王　闯塌天　破甲锥　邢红狼
乱世王　混天王　显道人　乡里人　活地草　革里眼　左金王　曹　操　关　索
混天星　过天星　独行狼　蝎子块　一字王　射塌天　混十万　可天飞　混天飞
点灯子　王老虎　金翅鹏　一条龙　满天星　混天猴　上天龙　马老虎　独头虎

上天猴　黑煞神　飞山虎　一只虎　撞天王　翻山鹞　整齐王　紫微星　托天王
十反王　小秦王　混世王　上天王　一连莺　一盏灯　钻天哨　开山斧　一座城
通天柱　爬天王　抓地虎　滚地龙　滚地狼

以上诸贼，或一人为一营，或二三四五人，合为一营，分作三十六营。李献两贼，不在其内，外此幺幺小丑，尚不胜数。小子有诗叹道：

区区三户足亡秦，况值关中尽乱民。
大好江山同瓦裂，半由天意半由人。

毕竟群盗能否扑灭，且至下回续详。

戮逆阉，定逆案，是怀宗第一英断，后人之推重怀宗，就在此着。乃曾几何时，而复用阉人，贻误国事，何始明而继又暗耶？杨太监既遭敌掳，安能骤然脱逃，况拘系敌营，宁肯以秘密军机，被其窃听？此在中智之主，当已可知为敌人狡计。陈平之间项羽，周瑜之间曹阿瞒，流传史册，怀宗宁独未闻？乃误信阉言，自坏长城若此。崇焕死而全辽危，谓非怀宗之自误，其可得乎？至宠任曹化淳、王应朝、吕凤翔等，尤属昏谬，阉党得志，善类复空，不特名将满桂，致陷沙场已也。厥后天怒人怨，相逼而来，陕西闹荒，嘉胤发难，星星之火，竟致燎原，天其既厌明德矣，彼偏听好猜之怀宗，尚能拨乱反正乎？论者谓明之亡，咎在熹宗不在怀宗，吾未敢信！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却说三边总督杨鹤，专事招抚，如王左挂等一班盗目，概令免死。左挂复叛，后乃伏诛。鹤复招降神一元弟神一魁。一元陷保安，为副总兵张应昌击败，受伤身死。一魁以弟承兄，代领贼众，寻为总兵贺虎臣、杜文焕所围，充城南走，转攻庆阳，陷合水。杨鹤遣使招降，一魁果至，伏地谢罪。别贼金翅鹏、过天星、独头虎、上天龙等，亦先后求抚，均至固原谒见。鹤命在城楼上虚设御座，遍竖旌旄，贼皆罗拜城下，齐呼万岁。当下传宣诏谕，令设誓解散，或归伍，或归农，贼众勉强应命，那心目中恰藐视杨鹤，见他军容未整，只仗着一个虚名皇帝，空作威福，有什么可怕呢？抚难于剿，全恃威德服人，方能就我范围，否则无不酿祸？随即起身同行，仍去做那盗贼生涯。就是一魁住城数日，因杨鹤诱诛同党刘金，也即叛去。御史谢三宾，及巡按御史吴甡，交劾杨鹤纵盗殃民，乃将杨鹤逮问，坐罪谪戍，特调延绥巡抚洪承畴，总督三边。承畴方收降张献忠，编为部曲，献忠奉命维谨，还道他真心诚意，不妨援例主抚，因此调往总督，也是随剿随抚，恩过于

威。会高迎祥、李自成等，收集山西溃卒，有众万人，推迎祥为闯王，自成为闯将，转寇山西、河南。且潜遣人勾结献忠，献忠遂叛了承畴，与高迎祥联合，横行山西，于是秦贼为一路，晋贼为一路。

且说总督洪承畴，与总兵曹文诏，先拟剿除秦贼，次及晋贼，文诏转战而前，连败绥德、宜君、清涧、米脂诸贼，擒斩了点灯子，杀死了扫地王，再从鄜州间道，绕出庆阳，与甘肃总兵杨嘉谟副将王性善合军，掩击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等，大战西濠。贼三战三北，杜三、杨老柴就擒，红军友、李都司脱走，转陷华亭，攻庄浪。文诏与嘉谟，从后追及，纵反间计，给令贼党攻杀红军友，复乘势击败贼众，贼众奔据唐毛山。游击曹变蛟，系文诏从子，鼓勇先登，余军随上，把贼众捕斩殆尽，惟李都司得脱，邀集可天飞、独行狼，及他盗郝临庵、刘道江等，围攻合水。文诏又星夜往援，将至城下，有羸贼千骑逆战，不到数合，纷纷退走。文诏麾众直进，已抵南原，忽闻胡哨四起，贼兵遍野而来，将文诏四面围住。城上守兵，互相惊告道："曹将军陷没贼中了，奈何奈何？"言未已，但见文诏挺着长矛，左驰右突，匹马盘旋，万众披靡。极写文诏。守兵暗暗喝采，也被他振起精神，鼓噪杀出，夹击贼兵，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李都司等且战且走。到了铜川桥，十停中少去七八停，方抱头窜去。文诏乃收兵回城，翌日黎明，复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固原总兵杨骐，会师追贼，驰至甘泉县的虎兕凹，贼众方才造饭，不期官兵到来，惊得魂飞天外，大众弃了甲仗，拚命飞逃。可巧总督洪承畴，带着锐卒，整队前来。原来承畴一军，与文诏分道杨镳，转战至平凉，途中适遇可天飞，便迎头痛击，可天飞正在逃命，怎禁得这支生力军，略略一战，当即毙命。李都司见不是路，慌忙下马乞降，独郝临庵、独行狼等，落荒窜去，遁匿耀州锥子山，由文诏率军进攻，围堵山麓，贼众槁饿垂毙，自相残杀。独行狼、郝临庵等，为众所戕，函首出降。适承畴督军继至，令贼众解甲缴械，把大小头目四百人，正罪伏法，余均遣散。是时神一魁叛据宁塞，为同党黄友才杀毙，友才又为副总兵张应昌击死，混世狼占据襄乐，亦被守备马科击败，授首部兵。关中巨寇，多半就诛，巡抚范复粹，上书奏报，极言文诏为第一首功，应该优叙。巡按御史吴甡，亦推奖备至，独洪承畴奏中，绝不提及。已蓄异志，无怪后来甘为贰臣。复粹再疏申请，兵部仍将他抑置，不得叙功，惟饬令赴剿晋贼。

闯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张献忠等，方分头四出，连陷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还有绰号紫金梁的李自用，绰号曹操的罗汝才，并邢红狼、上天龙各贼，骚扰太原、汾州等处。宣大总督张宗衡，出堵平阳，巡抚许鼎臣，出堵汾州，分地设汛，防贼阑入。已而参将李卑、贺人龙、艾万年，率关中兵援晋，鼎臣檄令自卫，宗衡恨他专擅，独驱使还陕。群盗如毛，尚不协力堵御，何能底定？三将无所适从，坐看贼众鸱张，横行无忌。老回回、过天星、混世王等，皆乘隙窜入，大肆劫掠，亏得曹文诏渡河而东，越霍州，抵汾河，与贼众相值，屡战屡胜。贼众逃至盂县，又被文诏击败，转走寿阳，正与许鼎臣麾下张宰，兜头撞着。张宰系鼎臣谋士，所率从骑，也只有一二千人，他不过在途巡哨，并未尝有意堵贼，贼反被他吓退，随处乱窜。混世王纵马飞奔，冤冤相凑，碰了对头，被他一矛刺来，由胸贯背，好象一个穿心国内的人物，立刻堕马身死。来将非别，就是总兵官曹

文诏。另换一种笔墨，益令文诏生色。文诏既刺死混世王，又奋力驰击，把寿阳、泽州的贼众，尽行逐去。紫金梁、老回回、过天星各贼，见了文诏大旗，便即飞遁。连高迎祥及李献两盗，亦立脚不住，一古脑儿流入河北，有几股潜逾西山，大掠顺德、真定间，扰及畿南，为大名兵备副使卢象升，一鼓击退。有几股从摩天岭西下，直抵武安，副将左良玉率河南兵，驰往拦截，为贼所诱，陷入伏中，所有六七千兵士，死亡殆尽。良玉退走，贼氛大炽，河北怀庆、彰德、卫辉三府，所属州县，焚掠一空，潞王常淓，系穆宗孙，父名翊镠，曾就封卫辉，常淓，闻流贼逼境，飞章告急，有诏遣总兵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往援，并命内阉杨进朝、卢九德监军，复用太监干预戎政，煞是可叹。一面促曹文诏移师会剿。文诏奉命，自山西趋河北，到了怀庆，那贼首滚地龙，正在奸淫掳掠，非常高兴，猛闻文诏到来，不及遁走，却硬着头皮，上前抵敌，怎禁得曹军一股锐气，大刀阔斧，杀将过来，一时遮拦不及，好好一个头颅，被他砍去。滚地龙应改名滚头龙。余贼四散，由文诏追至济源，老回回望尘远遁。嗣与李卑、艾万年、汤九州、邓玘，及左良玉诸将，迭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诸贼，方拟圈地兜剿，杀他片甲不留，那知巡按御史刘令誉，挟着夙嫌，竟劾文诏恃胜心骄，致挂部议，调回大同。李广数奇，千古同慨。高迎祥等闻文诏调还，去了一个劲敌，心宽了一大半。但前面有河南兵，后面有京营兵，戈铤蔽空，无从飞越，他又想出假降的计策，把沿途所夺金帛，密赂各处带兵官，伪词乞降。各将不敢作主，独太监杨进朝，伸手要钱，代为入奏，且檄各将停战。总是若辈坏事。会值天寒冰合，高迎祥等潜从毛家寨渡河，狡脱而去。河南兵寂处寨中，无一出阻，等到渑池、伊阳、卢氏三县，相继告警，巡抚元默，始督军会剿，贼众竟窜入卢氏山中，从间道入内乡，大掠南阳、汝宁，窜入湖广去了。

小子叙了西边，又不能不夹叙东边。当西寇紧急的时候，登州游击孔有德、耿仲明等，竟纠众作乱，孔有德与耿仲明，同为毛文龙义子，文龙被杀，他曾通款满洲，逗留东江。见九十一回。东江参将刘兴治，戕害副将陈继盛，拥众叛去。有德与他异志，逃入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尝居官辽东，素言辽东人可用，遂授有德、仲明为游击。还有孔耿同党李九成，亦得为偏裨。会满洲兵复寇辽东，围大凌城，元化遣有德赴援，有德佯为出师，至吴桥，天大雨雪，众不得食，顿时大哗。李九成与子应元，诱众为乱，入劫有德。有德本蓄异图，自然顺水推舟，拱手听命。李九成之主使，恐亦由有德主使。当下还兵大掠，陷陵县、临邑、商河，残齐东，围德平，转破新城、青城。山东巡抚余大成，遣兵往御，均为所败，正要亲自出师，忽来了登莱巡抚孙元化，两下晤谈，元化尚力主抚议，前既误用，还要主抚，真是笨伯。大成也乐得少安。至元化归署，飞饬所属郡县，不必邀击，另派人驰谕有德，速即归诚。有德佯允来使，即与李九成直抵登州，总兵官张可大，方驻军城外，以有德狡诈宜防，不待元化命令，竟去截击有德，有德倒也一惊。两下交锋，斗了多时，眼看有德的军马，将要败阵下去，偏元化遣将张焘，谕令停战，可大军心一乱，反被有德杀了一阵。可大气愤愤的回入城中，有德尚在城外，见天色已暮，略略休息。夜餐毕后，忽见城内火光四起，料有内应，忙率众薄城。可巧东门大开，门首迎接的，却有三人，为首的就是同党耿仲明，余二人乃是都司毛承禄、陈有时。有德大喜，进了城

门，忙奔抚署，一入署中，见元化正图自尽，也要自尽么？当即阻止。且云："蒙大帅恩，决不加害！"元化默然。此外同城各官，均被九成等拘住，惟总兵张可大，已将妾陈氏杀死，悬梁殉节了。不可有二，不能无一。有德推九成为主，自居次位，又次为仲明，又次为承禄、有时，即用巡抚的关防，檄征州县兵饷。且令元化移书大成，再行求抚。大成据事上闻，怀宗命将大成、元化，一并褫职候勘，另简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并驻莱州，协力讨贼。

有德等已破黄县，陷平度，集兵攻莱，四面围住。从治屡出兵掩击，颇有斩获，只有德等终不肯退。相持数月，忽闻明廷特简侍郎孙宇烈，总督山东，统马步兵二万五千，浩荡东来。徐从治、谢琏等，总道是大军来援，可以即日解围，那知这孙宇烈逗留中道，只管遣使议抚。有德等只把议抚条款，与他敷衍，且纵还故抚元化，及所拘官吏，表明就抚的意思，一面暗运西洋大炮，猛轰莱城。徐从治方登陴督守，不料炮弹无情，击中要害，立时殒命。莱城益危，又固守了月余，宇烈不至，城中已力竭难支。有德侦知消息，因遣人伪约降期，请文武官出城守抚。谢琏也料他有诈，留总兵杨御蕃守城，自与知府朱万年，出城招降。有德与九成、仲明等，见了谢琏，下马跪拜，佯作叩首涕泣状。谢琏、朱万年，也下马慰谕。未及数语，有德等陡然起身，指麾左右，把两人牵拥而去。杨御蕃见两人中计，忙紧闭城门，登陴守御。果然叛军大至，猛力扑城，城上矢石交下，才得击却。俄由叛军拥着万年，推至城下，胁令呼降。万年厉声道："我死了！汝等宜固守！"我闻其言，如见其人。御蕃俯视万年，不禁垂泪。万年又道："我堕贼计，死不瞑目。杨总兵！你快发大炮，轰死几个叛贼，也好替我复仇。"说到"仇"字，首已落地。一死成名，死也值得。御蕃大愤，即令军士开炮，扑通扑通的放了数声，击死叛军多人，有德乃收兵暂退。谢琏竟绝粒自尽。怀宗闻这警耗，大加痛愤，遂逮宇烈下狱，诛元化，戍大成，命参政朱大典为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一意主剿。饬中官高起潜监护军饷，兼程而进。又是一个监军的太监。

大典令副将靳国臣参将祖宽为前锋，直至沙河，孔有德督军迎战。祖宽跃马突出，挺枪死斗，勇不可挡。国臣驱军大进，一当十，十当百，饶你孔有德如何枭桀，也被杀得大败亏输，拨马奔走。祖宽等追至城下，有德等料不可敌，夜半东遁。莱州被围七阅月，至是始解，阖城相庆。越日，总兵金国奇等，进复黄县，斩首万三千级，活擒了八百多名。别将牟文绶驰救平度，阵斩贼魁陈有时。有德、九成、仲明等，窜归登州，大典会集全师，进薄登州城下，亲自督攻。登州城三面倚山，一面距海，北有水城，与大城相接。水城有门，可通海舶，叛军恃此通道，所以屡攻不下。及被围日久，李九成出城搏战，中矢毙命。祖宽等乘胜驱杀，攻破水门外面的护墙，于是城中汹汹。孔有德忙收拾财帛，携挈子女，航海遁去。耿仲明、毛承禄，及九成子应元等，相继出走，登州遂下。有德等奔至旅顺，忽由岛中驶出战舰数十艘，最先一舰，立着一位铁甲银盔的大将，持槊高叫道："叛贼休走！"正是：

濒海围城方幸脱，冤家狭路又相逢。

毕竟来将为谁？请看下回表明。

流贼不可抚，叛军愈不可抚。庸帅之所以纵寇，明廷之所以覆国，皆抚之一字误之也。观曹文诏之勇敢无前，所向有功，其得力全在一战字，朱大典一意进兵，不数月间，即荡平登莱，其得力全在一攻字。可知流贼揭竿，叛军据险，并非不易剪除，其所以蔓延日甚，痈溃日深者，俱由于将不得人，志在苟安故也，是回叙剿流寇，而注意惟一曹文诏，叙讨叛军，而结局在一朱大典，此外不过就事论事，作为衬笔而已。藉非然者，满盘散沙，成何片段耶？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却说孔有德等北走旅顺，偏被一舰队截住，当先一员大将，乃是岛帅黄龙。有德令毛承禄、李应元等，上前迎敌，自与耿仲明东走，投降满洲。毛承禄等敌不过黄龙，均被击倒。应元已死，承禄尚未毕命，当被黄龙生生擒住，押献京师。大逆不道的罪状，还有何幸？无非是问成极刑，磔死市曹。登莱一带，总算平定了。

小子前回曾叙入满兵攻大凌城，未曾交代明白，不得不补叙清楚。自孙承宗督师关上，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复整缮关外旧堡，军声大振，偏来了辽东巡抚邱禾嘉，与承宗常要龃龉。承宗拟先筑大凌城，禾嘉恰要同时筑右屯城。工分日久，两城均未完工，满兵已进薄城下。禾嘉率总兵吴襄、宋伟，往援大凌，连战皆败，逃回锦州。大凌城守将，便是祖大寿、何可纲两人，坚守了两三月，粮尽援绝，满洲招降书屡射入城，大寿欲降，可纲不从，大寿竟坏了良心，把可纲杀死，开城出降。满洲太宗，即班师回国。邱禾嘉被劾罢去，孙承宗亦致遭廷议，乞休回籍。叙此一段，注意在孙承宗免归。承宗去后，守辽自此无人。

那孔有德、耿仲明两人，奔降满洲，即怂勇满洲太宗，袭取旅顺。他的本意，无非恨着岛帅黄龙，想借了满洲兵力，灭龙复仇。虎伥可恨。满洲太宗，乐得应允，先出兵鸭绿江，作为疑兵，然后令孔耿两人，导引满兵，潜袭旅顺。黄龙果然中计，遣水师阻截鸭绿江，岛中仅存千余人，至满兵到来，仓猝堵御，已是寡不敌众。兼之军械军储，诸多单薄，孤守数日，竟至不支，龙自刎死，部将李惟鸾、项祚临、樊化龙等均战殁，满兵稳稳得了旅顺。旅顺岛外，有一广鹿岛，互为犄角，副将尚可喜居守。可喜亦系毛文龙旧部，由孔有德贻书相招，也率众出降满洲。当由满洲太宗，留可喜仍守二岛，令孔耿率兵归去。孔耿以两岛为贽见仪，当然叙功给赏，孔得封满洲都元帅，耿得封满洲总兵

官，后来可喜亦得封满洲总兵，事且慢表。

且说洪承畴调督三边，延绥巡抚一缺，用了一个陈奇瑜，分遣诸将，擒斩贼目金翅鹏、一条龙等，又进攻延水关。关前阻大山，下临黄河，势甚险固。贼首钻天哨、开山斧等，据关负嵎，屡却官军。奇瑜佯遣兵他攻，自率精骑衔枚疾走，夜入山寨。钻天哨、开山斧两人，正拥着妇女，大被长眠，蓦闻寨外喊杀连天，揭帐一瞧，但见红光四绕，火星迸射，急得呼叫不及，都赤条条的跃出床外，百忙中觅得短刀，出来迎敌。那官军已如潮涌入，长枪巨槊，攒刺过去，两贼统是赤膊身体，禁得住几多创痛，不到片刻，两贼中死了一双。贼众走投无路，不是被火烧死，就是被官兵杀死。逆巢已破，大关随下，偏冒冒失失的来了贼党一座城，带着悍徒千人，居然想抢还大关。奇瑜麾军出击，不到一两个时辰，已把贼徒扫尽，一座城也驰入鬼门关去了。鬼门关中形势，比延水关何如？延水盗平，奇瑜威名大振。会值闯王高迎祥等，窜入湖广，大掠襄阳、郧阳诸境，老回回、过天星等，又自郧阳入四川，径陷夔州。明廷遂擢奇瑜兵部侍郎，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又以大名道员卢象升知兵，调抚郧阳，奇瑜乃驰至均州，分檄陕西巡抚练国事，河南巡抚元默，湖广巡抚唐晖，及郧阳巡抚卢象升，四面蹙击，大小数十战，擒住贼渠十余人，斩首至万余级。夔州贼驰还郧阳，来援楚贼，又被卢象升击败。贼众狂奔乱窜，或入河南，或趋浙川，或走商雒，张献忠亦向商雒遁去，只高迎祥、李自成等，奔入汉中的车厢峡。峡在万山中间，有进路，无出路，里面山岭复杂，绵延数十里不断，闯王闯将，误入此处，已陷绝地；贼众并无粮饷，单靠着四处劫掠，随夺随食，此时窜入山中，满山统是荆棘，何从得粮？这天空中又接连淫雨，淋漓了三四十日，弓脱胶，箭离干，马乏刍，弄得智尽力穷，无法可施，要想越出原路，那峡口外统是官军，枪戟层层，炮石累累，就是插翅也难飞去。高迎祥惶急万状，束手待毙，还是李自成集党商议，得了顾君恩诡计，搜集重宝，出赂奇瑜左右，浼令转达降意。奇瑜见贼众被困，渐有骄色，便命他面缚出降。自成竟自缚双手，大胆出来，叩着奇瑜马前，哀乞免死。何不一刀两段。奇瑜趾高气扬，率尔轻许，检阅贼众，共得三万六千余人，悉数遣归原籍。每贼百名，用一安抚官押送，且命所过州县，给发糇粮。高迎祥、李自成等，均叩谢而去。贼众出峡已尽，离开大军，差不多有数十里，自成突起，刺杀安抚官，余贼也一同下手，把所有安抚官五十多人，尽行杀毙。沿途残戮，饱掠而西，一拥入秦中去了。

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贿纵贼，有旨逮问，戍边了事，别饬洪承畴代任。承畴不过一寻常将材，既要总督三边，又要兼辖五省，恁他如何竭力，也顾不得许多。并且山陕河南一带，不是水荒，便是旱荒，遍地哀鸿，嗷嗷中泽，怀宗虽下诏发仓，再三筹赈，怎奈区区粟帛，救不活几千百万饥民。还有黑心中使，奉旨经理，一半儿施赈，一半儿中饱。不诛群阉，能无亡国。俗语说得好："饿杀不如为盗。"一班饥民，统成千成万的去跟流贼。至闯王闯将，还走陕西，亡命无赖，随路收集，多至二十余万，蹂躏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惨无天日。承畴檄山西、河南、四川、湖广各路兵马，分道入陕。迎祥、自成，复东走河南。副将左良玉，方扼守新安渑池，裹甲自保，任贼逸出。灵宝、汜水、荥阳诸处，又聚贼踪。承畴以秦中少靖，拟亲出潼关，督军讨贼，群

贼闻得此信，遂大会荥阳，共计得十三家七十二营，列述如下：

高迎祥　李自成　张献忠　老回回　曹　操　革里眼　左金王　改世王　射塌天　横天王　混十万　过天星　九条龙　顺天王

这十三家七十二营，都是著名贼目，当下会集一处，议敌官军，彼此谈论纷纷，许久未决。李自成悍然进言道："匹夫尚思自奋，况众至一二十万，岂有半途自废的道理？官兵虽多，未必个个可用，为今日计，我辈宜各定所向，分认地点，与官兵决一雌雄，胜负得失，听诸天数，有甚么顾虑哩！"自成此言，恰是一个乱世豪雄，但何不申明纪律，收拾人心，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终弄到没有结局。大众见他意气自豪，都不禁摩拳擦掌道："闯将此言，很是有理，我等就这么办罢。"遂议定革里眼、左金王，抵挡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抵挡陕西兵，过天星扼住河上，抵挡河南兵，迎祥、自成及献忠，出略东方，老回回、一条龙，往来策应。还恐陕兵势锐，更令射塌天、乱世王，帮助横天王、混十万两人。所破城邑，子女玉帛，照股均分，总算公道。大家允议。迎祥、自成、献忠三人，率众东出，陷霍州，入颍州，径趋凤阳。凤阳无城郭，贼众大至，留守朱国相，偕指挥袁瑞征、吕承荫等，领兵三千名，拚死抵截，卒因众寡不敌，为贼所乘。国相自刎身亡，余皆战殁，贼遂焚皇陵，楼殿为烬，燔松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纵高墙罪宗百余人，囚知府颜容暄，由迎祥、自成、献忠三人，高坐堂上，张乐鼓吹，把容暄活活杖死。又杀推官万文英等数十人，毁公私邸舍二万二千六百余间，光烛百里。献忠掠得皇陵小阉，颇善鼓吹，自成向他索请，献忠不与。自成遂怒，竟偕迎祥走还，西趋归德。献忠独东陷庐江、巢县、无为、潜山，及太湖、宿松诸城邑。献忠东掠数月，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方将皇陵被祸，具奏上闻。怀宗素服避殿，饬逮凤阳巡抚杨一鹏，及振缨下狱。一鹏弃市，振缨遣戍。别命侍郎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献忠闻大典将至，颇慑威名，更兼江北诸邑，素多山民，所在结寨。药弩窝弓，与贼相角，颇多杀伤。遂西出麻城，取道汉口，仍入陕西。高迎祥、李自成等，因归德一带，官兵四集，也窜入陕境，秦中复为贼壑。往来无定，是之谓流贼。副将艾万年、柳国镇等，先后阵亡。总兵曹文诏，自调赴大同后，复奉命剿贼，至是闻秦中贼警，急趋信阳，谒见承畴，自请入陕一行。承畴怡然道："非将军不能灭此贼，但我兵已分，无可策应，将军若行，我当由泾阳趋淳化，自为后劲。"孤军深入，兵法所忌，承畴虽有后劲之言，然缓不济急，观前日抑功不奏，可知承畴之许，未必定怀好意。文诏乃只率三千人，从宁州进发，抵真宁县的湫头镇。见前面贼旗招展，蜂拥而来，当即布阵迎敌。从子变蛟，带着前队，跃马出阵，横扫贼兵，斩首五百级，追奔三十里。文诏率步兵继进，天色骤晚，忽然贼兵大集，四面合围，流矢似飞蝗一般，射将过来。文诏左右跳荡，用矛刺杀百余贼，贼初不知为文诏，有叛卒大呼道："这是曹总兵，怪不得有此神勇呢。"贼目闻知曹总兵三字，怎肯轻轻放过？指麾群贼，合围益急。文诏尚挺矛乱刺，砉然一声，矛头竟断，身上复中了数矢，忍痛不住，竟拔出佩刀，自刎而死。游击平安以下，共死二十余人，惟变蛟得脱。贼众乘

胜掠地，到处纵火，西安城中，光同白日。及承畴到了泾阳，文诏已战死数日，不过扼住中途，贼不得越。献忠仍出关东走，惟高迎祥、李自成尚留秦中。怀宗闻文诏阵殁，深为痛悼，钦锡祭葬，世荫指挥佥事。一面命卢象升为兵部侍郎，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与洪承畴分头讨贼。承畴办西北，象升办东南，双方各有责成，军务稍有起色。

承畴击迎祥、自成，大战渭南临潼间，自成大败东走，迎祥亦屡败，与自成分道东行，由河南至江北，围攻庐州，累日不下，转陷含山和州，进犯滁州。总理卢象升，方招集诸将，出师凤阳。闻庐州被围，即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驰抵滁州城下，击走贼众，追杀无算，伏尸蔽野，滁水为赤。迎祥、自成复渡河西走，再入陕西，时已崇祯九年了。百忙中标明年历，为下文接入清主称尊张本。

是年满洲太宗平定察哈尔部，收复内蒙古属境，获得元朝遗下的传国玺，遂自称为帝，易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惟察哈尔部酋林丹汗，向西遁走。清太宗恐死灰复燃，复派兵追赶，直到归化城，未见下落。军士捉不住林丹汗，遂顺路突入明边，骚扰宣州、应州、大同等处，夺得人口牲畜七万六千，唱着凯歌，返旆自去。嗣又遣将入喜峰口，由间道至昌平，巡关御史王肇坤战殁。清兵连下畿内各州县，顺义知县上官荩，宝坻知县赵国鼎，定兴教谕熊嘉志及在籍太常少卿鹿善继，安肃知县郑延任，统同殉节。

警报飞达明廷，给事中王家彦，因陵寝震惊，奏劾兵部尚书张凤翼，不知预备，有负职守。凤翼乃自请督师，命与中官罗维宁，宣大总兵梁廷栋，互为犄角，防堵敌军。其实凤翼是畏葸无能，只因言路纠弹，没奈何请命出师，杜塞众口。离都以后，仍然逗留不进，作壁上观。那时畿辅告警，仍与雪片相似，当由怀宗下诏，飞饬各镇兵入京勤王。且谕廷臣助饷，并括勋戚文武诸臣马匹，作为军需。粮马等物，索及廷臣，实乖政体，何不将所有中官，一律查抄，较有着落。各镇或退缩不前，或为流贼牵制，无暇入援。唐王聿键，系太祖第二十三子柽七世孙，袭封南阳，尝阘金筑城，捍御流贼，至是独仗义勤王。行至裕州，谁料朝命特下，反说他擅离封土，居心叵测，勒令退还。聿键摸不着头脑，只好遵旨南归。后来部议加罪，竟把他废为庶人，幽锢凤阳。叙入聿键，隐伏后文闽中拥立事。且申明怀宗政令，出尔反尔，令人莫测。总理卢象升，鞠躬报主，闻近畿各镇，多半观望，不由的慷慨洒泣，誓众入援。还有一位出类拔萃的女丈夫，不惮千里，星夜奔波，竟自川东起程，入卫怀宗。看官道是何人？便是前时助剿蛮酋，连破贼砦的秦良玉。应八十四回。原来良玉自永宁、水西，依次荡平以后，叙功加赏，得授三品朝服。良玉遂撤去钗珥，除去环珮，竟改易男装，峨冠博带，居然扑朔迷离，做了一个美貌的男子，并且挑选健妇，得三五百人，也令她易服相随，作为亲兵。当流贼窜入蜀道，进陷夔州，她已出兵扼险，阻贼西进。应前回。及闻勤王诏下，竟召集各部士兵，勉以忠义，倍道驰援。入都后，清兵已饱掠飏去，京师解严。怀宗闻她到来，也觉诧异，立即传旨召见。良玉仍朝服朝冠，登阶叩首，三呼万岁。当由怀宗温言慰勉，她却不慌不忙，从容奏对。不但怀宗大悦，连朝右一班大臣，均为改容起敬。当下颁布纶音，晋封良玉一品夫人，复由怀宗亲制诗章，作为特别的宠赐，

小子尚记得一绝句云：

蜀锦宫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后人诬谤良玉，说她勤王入都，公然带美貌男妾十余人，那知她貌是男装，体属女身，并没有亏辱名节呢！力为良玉辩白，是替奇女子吐气。良玉拜赐后，仍带兵还蜀去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表明。

闯王闯将，误入车箱峡，正陈奇瑜歼贼奏绩之时，况自成面缚乞降，不诛何待？设戮渠魁，赦胁从，则自成授首久矣，何至有甲申之惨变。然则纵寇误国之罪，实不容诛。崇焕磔死，奇瑜乃减至谪戍，功罪之倒置如此，几何而不亡国也。曹文诏忠勇冠时，复为群小挤排，陷入大敌，不死于滥刑，即死于贼寇，良将尽而国祚危矣。至清军入塞，勤王诏下，张凤翼、梁廷栋辈，毫无经济，徒事畏缩，各镇又多观望，入援者惟一义士卢象升，及一奇女秦良玉。象升固忠，并世尚有之，独如良玉者实难多得，特笔加褒，为女界吐气，即为男子示愧，有心人下笔，固自不苟也。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殁卢象升

却说卢象升奉诏入卫，至已解严，适宣大总兵梁廷栋病殁，遂命象升西行，总督宣大山西军务，象升受命去讫。惟自崇祯三年至九年，这六年中，阁臣又屡有变易，如吴宗达、钱象坤、郑以伟、徐光启、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文震孟、林钎等，差不多有一二十人，内中除郑、徐、林三人，在职病逝外，统是入阁未久，即行退免。看官听着！这在任未久的原因，究是为着何事？原来都是那材庸量狭的温体仁，摆布出来。体仁自崇祯三年入阁，似铜浇铁铸一般，毫不更动。他貌似廉谨，遇着国家大事，必禀怀宗亲裁。所以边境杂沓，中原纷扰，并未闻他献一条陈，设一计议。怀宗自恃刚断，还道他温恭将事，任为首辅。那知他专排异类，善轧同僚，所有并进的阁臣，无论他智愚贤否，但与他稍有违忤，必排斥使去。钱象坤系体仁门生，先体仁入阁，至体仁辅政。他便执弟子礼，凡事谦让，惟不肯无端附和，体仁以为异己，竟排他出阁。就是暗为援引的周延儒，应九十二回。也中他阴谋，致失上意，引疾告归。先是体仁见怀宗复任中官，遂请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等，讨好阉人。怀宗转问延儒，延儒谓："若用之臣，崔呈秀亦可

告无辜。”延儒辅政，惟此二语，最为明白。说得怀宗为之动容，立将体仁奏牍，批驳下来。体仁由是挟嫌，阴嗾言官交劾延儒。延儒还望体仁转圜，体仁反暗中下石，及延儒察知，乃乞休而去。谁教你引用小人？给事中王绍杰，员外郎华允诚，主事贺三盛等，连疏弹劾体仁，均遭谴责。工部侍郎刘宗周，累疏指陈时弊，语虽激切，尚未明斥体仁。体仁竟恨他多言，拟构成宗周罪状，宗周因乞假出都。适京畿被兵，道梗不通，乃侨寓天津，再疏论政刑乖舛，至数百言，结末有“前后八年，谁秉国成，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下一解语”云云。体仁大怒，竟入奏怀宗，情愿辞官。怀宗正信任体仁，自然迁怒宗周，当即传旨将宗周削籍。宗周山阴人，袱被归里，隐居讲学去了。后来宗周讲学蕺山，世称蕺山先生，殉节事见后文。体仁又倡言密勿宫廷，不宜宣泄，因此所上阁揭，均不颁发，亦未尝存录，所以廷臣被他中伤，往往没人知晓。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自己陷害别人，免不得为别人陷害。冤冤相报，总有一日。世人其听之！常熟人张汉儒，希体仁旨，讦奏钱谦益居乡不法。体仁遂拟旨逮问谦益。谦益惧甚，贿通关节，向司礼监曹化淳求救。化淳故王安门下，谦益曾为安作碑铭，一脉相关，颇有意为他解免。汉儒侦悉情形，密告体仁，体仁复白怀宗，请并坐化淳罪。化淳系怀宗幸臣，竟泣诉帝前，自请案治。最后查得体仁、汉儒，朋比为奸，乃始邀怀宗省悟，觉他有党，先将汉儒枷死，继将体仁免官。体仁还退食委蛇，自谓无虑，那知免官诏下，惊得面如土色，连匕箸都失堕地下。弄巧成拙，安得不悔？归未逾年，即行病逝。不死何为。

怀宗复另用一班阁臣，如张至发、孔贞远、贺逢圣、黄士俊、刘宇亮、傅冠、薛国观等，大都旅进旅退，无所匡益，甚至内外监军，统是阉人柄政。京外的监军大员，以太监高起潜为首，京内的监军大员，以太监曹化淳为首。旋复召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嗣昌会巡抚永平，丁父忧回籍，诏令夺情视事，当即入朝受职。他胸中没甚韬略，单靠一张利嘴，能言善辩，觐见时奏对至数百言，且议大举平贼，分各省官军为四正六隅，号为十面罗网，与景廷广十万横磨剑相似。所任总督总理，应从贼征讨，复上筹饷四策：一因粮，每亩加输六合，岁折银八钱；二溢地，土田须核实输赋；三开捐，富民输资，得为监生；四裁驿，原有驿站，概属军官管理，裁节各费，悉充军饷。四策无一可取。统共预算，可增饷二百八十万，增兵十二万，怀宗一一照行，诏有“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等语。嗣昌复留意将才，引荐一人，就是陈奇瑜第二，叫作熊文灿。文灿就职广西，怀宗因嗣昌推荐，即遣中使往觇虚实，留饮十日，得贿数百金。开手即用贿赂，已足觇知品概。席间谈及中原寇乱，文灿酒酣耳热，不禁拍案痛詈道：“都是庸臣误国，贻祸至此。若令文灿往剿，何异鼠辈？”中使起立道：“上意方欲用公，公果有拨乱才，宠命且立下了。”文灿尚是抵掌狂谈，说个不休。次日酒醒，自悔失言，又与中使谈及，有五难四不可条件。中使疑他谦慎，敦劝再三而别。

过了数日，诏命果下，即授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文灿也直受不辞，既知五难四不可，何勿上表辞职？大募粤人，用以自卫。弓刀甲胄，很是整齐，乃就道北行，东出庐山，谒僧空隐。空隐素有才学，因痛心世乱，弃家为僧，文灿与为故交，两下相见，空隐也不致贺，但对他唏嘘道：“错了错了！”文灿觉言中寓

意，即屏去从骑，密询大略。空隐道："公此番受命将兵，自问能制贼死命么？"当头一棒，不啻禅偈。文灿踌躇半晌，答称未能。空隐复道："剿贼各将，有可属大事，独当一面，不烦总理指挥，自能平定剧贼么？"文灿道："这也难必。"空隐道："公既无一可恃，如何骤当此任？主上望公甚厚，若一不效，恐罪遭不测了。"文灿闻言，不禁色变，却立数步，嗣又问道："议抚何如？"空隐道："我料公必出此计，但流寇与海寇不同，公宜慎重，幸勿自误误国！"文灿尚似信未信，即行别去。空隐说法，不亚生公，独顽石不知点头奈何？到了安庆，左良玉率兵来会，叙谈一番，很是投契。两人俱善大言，所以意气相投。当由文灿拜疏，请将良玉所部六千人，归自己直接管辖，得旨俞允。看官！你想良玉桀骜不驯，果肯受文灿节制么？彼此同住数日，良玉部下，已与粤军不和，互相诟詈，文灿不得已遣还南兵，只与良玉同入襄阳。

是时闯王高迎祥，为陕抚孙传庭所擒，解京磔死，贼党共推自成为闯王。自成欲由陕入川，甫出潼关，总督洪承畴，檄令川陕各兵，南北夹击，斩贼数千级，将自成所有精锐，杀戮殆尽。连自成妻小，也都失去。自成走脱，欲依献忠，忽闻献忠已降熊文灿，没奈何窜走淅川，投入老回回营，卧病半年，仍率众西去。看官谅可记着，前时献忠曾降顺洪承畴，旋即叛去。此次何故又降熊文灿？原来文灿驰抵襄阳，沿途刊布抚檄，招安群贼。献忠狡黠善战，独率众截击，不肯用命，偏被总兵左良玉、陈洪范二军，两路夹击，一败涂地，额上中了流矢，血流满面，险些儿被良玉追及，刀锋所至，仅隔咫尺，亏得坐骑精良，纵辔跳免。贼目闯塌天，与献忠有隙，竟诣文灿处乞降。献忠闻知，恐他导引官军，前来复仇，自己又负创过重，不堪再战，遂遣人至洪范营，献上重币，纳款输诚。献忠初为盗时，曾为洪范所获，因他状貌奇伟，释令归伍，他竟暗地逃去，至是复由来人传述，谓夙蒙大恩，愿率所部自效，杀贼赎罪。洪范大喜，转告文灿，受献忠降。文灿不鉴承畴，已是大误，洪范且不知自鉴，比文灿罪加一等。献忠遂至文灿营，匍匐请罪。文灿命起，详询余贼情状，献忠自言能制郧襄诸贼，文灿信以为真，遂命他仍率旧部，屯驻谷城。献忠又招降罗汝才，汝才绰号曹操，狡悍不亚献忠，当时湖广河南贼十五家，应推他两贼为魁桀。两贼既降，余贼夺气，文灿很是欢慰，拜表请赦，特旨准奏。那知他两贼悍鸷性成，并非真心愿降，他因连战连败，进退无路，特借此投降名目，暂息奔波。暗中仍勾结爪牙，养足气力，那时再行叛逸，便不可挡，这就所谓欲取姑与，欲奋先敛的秘计呢。议抚之足为贼利，阐抉无遗。

中原稍得休息，东北又起战争。清太宗征服朝鲜，又大兴兵甲，命亲王多尔衮岳托，同为大将军，率左右两翼，分道攻明，入长城青山口，至蓟州会齐。蓟辽总督吴阿衡败死，监军官太监邓希诏遁走，清兵乘势攻入，抵牛阑山，适遇总监高起潜，带着明兵扼守。起潜晓得什么兵事，平安时擅作威福，紧急时马上奔逃，一任清兵杀入，由芦沟桥直趋良乡，连拔四十八城，高阳县亦在其内。前大学士孙承宗，在籍家居，服毒自尽。子孙十余人，仗着赤手空拳，与清兵搏击，杀伤了数十人，次第毕命。明季将才，只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三人，至此无孑遗了。清兵又从德州渡河，南下山东，破州县十有六，并陷入济南。德王由枢，系英宗子见潾六世孙，在济南袭封，竟被掳去。布政使张秉文，巷战中矢，力

竭自刎。妻方氏，妾陈氏，投入大明湖中，一同殉节。巡按御史宋学朱，及副使周之训等，或被杀，或自尽，大小忠魂，统归冥漠。只有巡抚颜继祖，已由杨嗣昌调赴德州，途中与清兵相左，因得免祸。但济南防兵，多随继祖北去，城内空虚，遂致仓猝失守，这也不能不归咎嗣昌呢。

嗣昌复檄宣大总督卢象升，督兵入援，象升方遭父丧，固辞未获，遂缞绖从戎，忘家赴难，甫入京师，闻杨嗣昌与高起潜，有议和消息，心中甚以为非。会怀宗召对平台，咨询方略，象升慨然道："皇上命臣督师，臣意主战。"一昧主战也觉愚戆。怀宗不禁色变。半晌方道："廷议或有此说，朕意何尝照准。"象升复历陈守御规划，怀宗也为点首，只命与嗣昌、起潜，会议战守事宜。象升退朝，与两人晤谈，当然未合，复入内复旨，即日陛辞。既出都门，又疏请与杨高二人，各分兵权，不相节制。廷议以宣、太、山西三师属象升，山海关、宁远兵士属起潜。象升得晋职尚书，感念主恩，拟即向涿州进发。不意嗣昌亲到军前，与商和议，戒毋轻战；象升道："公等坚持和议，独不思城下乞盟，春秋所耻。长安口舌如锋，难道不防袁崇焕覆辙么？"嗣昌被他一说，顿时面颊发赤，徐徐方言道："如公所言，直欲用尚方剑加我了。"象升又愤愤道："卢某既不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剑当先加己颈，怎得加人？"语固近正，未免过激。嗣昌道："公休了！愿勿以长安蜚语陷人。"象升道："周元忠赴边讲和，往来数日，全国皆知，何从隐讳？"嗣昌无词可对，怏怏而去。原来周元忠曾在边卖卜，与边人多相熟识，所以嗣昌遣他议和，但亦未得要领，不过敷衍塞责。即要议和，亦须选一使才，乃委诸江湖卖艺之流，不特无成，且不免为敌人所笑。象升心直口快，索性尽情说透。越日，象升复晤着起潜，两下谈论，越发龃龉。象升遂一意进行，道出涿州，进据保定，闻清军三路入犯，即遣将分头防堵。怎奈象升麾下，未及二万人，不敷遣调，清兵又疾如暴雨，驰防不及，列城多望风失守。嗣昌竟奏劾象升调度失宜，削尚书衔，仍以侍郎督师，象升恰不以为意。最苦是兵单饷薄，没人援应，每至夜间，独自饮泣，及到天明，又督励部卒，有进无退，一面檄兵部输粮，偏被嗣昌阻住不发，看看粮饷已尽，将士皆饥，自知去死不远，遂于清晨出帐，对着将士下拜，并含泪道："我与诸君同受国恩，只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言之痛心。众将士闻言，个个感泣，都请与敌军决一死战。象升乃出发巨鹿，检点兵士，只剩五千名。参赞主事杨廷麟，因起潜大营，相距只五十里，拟前去乞援。象升道："他、他肯来援我吗？"廷麟坚请一行，象升握廷麟手，与他诀别道："死西市，何如死疆场？我以一死报君，犹自觉抱歉呢。"

廷麟去后，象升待了一日，毫无音信，遂率兵径趋蒿水桥。遥见清兵如排墙一般，杀将过来，部下总兵王朴，即引兵逃去，只留总兵虎大威、杨国柱两人，尚是随着。象升分军为三，令大威率左，国柱率右，自率中军，与清兵拚死相争，以一当十，兀自支持得住。大战半日，杀伤相当。傍晚各休战小憩，到了夜半，象升闻鼓声大震，料知敌兵前来，出帐一望，见自己一座孤营，已被清兵团团裹住，忙率大威、国柱等，奋力抵御。迟至天明，清兵越来越众，围至三匝，象升麾兵力战，炮尽矢穷，大威劝象升突围出走，象升道："我自从军以来，大小数十百战，只知向前，不知退后，今日内扼奸臣，外遇强敌，死期已至，尚复何言？诸君请突围出去，留此身以报国，我便死在此地了！"言已，

竟手执佩剑，杀入敌阵，身中四矢三刀，尚格杀清兵数十人，力竭乃亡。一军尽没，惟大威、国柱得脱。起潜闻败，仓皇遁还，杨廷麟徒手回营，已成一荒郊惨野，暴骨盈堆，中有尸首露着麻衣，料是象升遗骸。惨心椎血，有如是耶？乃邀同顺德知府于颖，暂为掩埋，并联衔入奏。嗣昌已闻败耗，犹匿不上闻，及廷麟疏入，不便隐讳，反说象升轻战亡身，死不足惜，怀宗竟误信谗言，不给恤典。及言官交劾起潜。说他拥兵不救，陷没象升，乃将起潜下狱，审讯得实，奉旨伏诛。直至嗣昌败后，乃加赠恤，这且慢表。

且说象升已死，清兵未退，明廷急檄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传庭疏请召见，嗣昌恐他奏陈已过，拟旨驳斥，只令他速即莅任。传庭愠甚，引疾乞休。嗣昌又得了间隙，遂劾传庭逆旨偷生。怀宗也不辨皂白，竟逮传庭下狱，削籍为民。还幸清兵只来骚扰，无意略地，一经饱掠，即班师回去，明祚尚得苟延了五六年。小子有诗叹道：

一蚁凭堤尚溃防，况令狐鼠握朝纲。
忠良惨死群阴沍，国祚何由不速亡。

清兵退后，中原流贼，又乘隙猖獗起来，待小子下回再表。

读此回，见怀宗之为国，非惟不得人，抑且不得法。寇不可抚而抚之，清可与和而不和，是实为亡国之一大祸苗。推怀宗之意，以为流寇吾民也，叛则剿，服则抚，抚则安民。清国吾敌也，只可战，不可和，和则怯敌。讵知寇已跳梁，流毒半天下，人人欲得而诛之，尚可言抚乎？清主本非同族，远峙关外，暂与言和，亦属何伤？设令一面与和，一面会剿，待扫平流寇，休养数年，再俟关东之隙，出师征讨，清虽强，不足平也，乃内则主抚，外则讳和，流寇忽降忽叛，清兵自去自来，顾东失西，顾西失东，将士疲于奔命，而全国已瓦解矣，欲不亡得乎？或谓主抚者为熊文灿，不主和者为卢象升，皆非怀宗之咎，不知庙谟失算，众将纷呶，贷死之诏，自谁发乎？耻和之言，与谁语乎？尚得谓怀宗无咎乎？至若温体仁、杨嗣昌之得邀宠任，并及中官之滥用监军，贤奸倒置，是非不明，我更不欲责矣。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却说熊文灿既收降张罗二贼，余贼胆落，湖广河南一带，稍稍平静。文灿遂上言：“兵威大震，潢池小丑，计日可平”等语，怀宗优诏报答。至洪承畴调督蓟辽，孙传庭无

辜下狱，关陕中失两统帅，张献忠遂密图自逞，拥兵索饷，日肆劫夺。谷城知县阮之钿，屡禀文灿，乞为预防，文灿不省。献忠遂杀之钿，毁谷城，胁众复叛。罗汝才闻献忠动手，自然起应，与献忠同陷房县，杀知县郝景春，及其子鸣鸾。左良玉率兵追剿，至罗猴山，遇伏败绩，丧士卒万人，并亡副将罗岱。杨嗣昌闻报大惊，亟面奏怀宗，请自出督师讨贼。无非恐文灿得罪，自己连坐，因请自出以试怀宗，自谋不可谓不巧，但人有千算，天教一算，奈何？怀宗乃削文灿官，降良玉职，命嗣昌代文灿任，赐尚方剑，及督师辅臣银印。临行时，由怀宗亲饯三爵，赐诗勒石。又弄错了。嗣昌拜谢而出，驰抵襄阳，此行恐非初志。入文灿军。文灿方在交卸，缇骑忽至，把他逮解京师，寻即弃市。空隐之言验矣。

嗣昌大会诸将，誓师穷剿，左良玉、陈洪范等毕至，良玉英姿特达，词辩生风，大受嗣昌赏识。以貌以言！宁可取人。嗣昌即奏良玉有大将才，请破格任用，应拜为平贼将军，有旨报可。良玉既佩将军印，偕诸将至枸平关，与献忠遇，出师合击，战败献忠。献忠遁入蜀界。良玉复从后追蹑，正驱军大进，忽接嗣昌来檄，令他驻兵兴平，遣别将贺人龙、李国安等，入蜀追贼。良玉愤愤道："我正要乘胜图功，剿灭此贼，乃无端阻我前进，真是何意？"言毕，把来檄掷诸地上，仍饬进兵，似此骄将，安肯受嗣昌笼络？直抵太平县境的玛瑙山。山势险峻，方拟倚险立营，蓦闻山上有鼓噪声，抑首眺望，见贼已踞住山巅，乘高大呼。良玉戒军士轻动，自己从容下马，周览一番，才分兵为三队，三面登山，且下令道："闻鼓声乃上。"各将踊跃听令，等了半晌，尚不闻有鼓声。大众惊疑参半，遥望山上各贼，或坐或立，阵势错乱，都不禁交头私议，谓此时不上山进攻，更待何时？偏偏中军帐下，仍寂无音响，大众未免焦躁，倏已天晚，突闻鼓声大起，随即三面齐登，直上山项。献忠也拟乘夜下山，不防良玉已先驰上，且分军三路，堵不胜堵，顿时脚忙手乱起来，官军冲突入阵，锐厉无前。献忠料不可支，策马先奔，贼众见献忠一走，都是逃命要紧，纷纷四窜。怎奈天色已昏，忙不择路，有坠崖的，有陨涧的，稍稍仔细，徐行一步，便被官军杀死。贼党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十六人，统不及逃避，陆续毙命。只献忠逃至山后，回顾残众，仅得数百人，连自己的妻妾，也不知去向了。你要掳人家妻妾，你的妻妾，何妨暂让。此时无暇寻觅，但急急忙忙的遁入兴归山中。罗汝才自旁道出，犯蜀夔州，偏遇石砫女官秦良玉，率众来援，智曹操碰着勇貂蝉，一些儿没有胜着，大纛旗被他夺去，所率勇悍贼目，又被他斫死六人，没奈何遁入大宁。

杨嗣昌闻两贼穷蹙，飞檄左良玉及贺人龙，令他穷搜会剿，指日歼除。那知左良玉不肯深入，贺人龙也是逗留。原来玛瑙山未战以前，嗣昌以良玉违令进兵，拟夺良玉封印，给与人龙，且曾与人龙面谈，属令尽力。至玛瑙山捷报驰至，嗣昌又左右为难，不得已婉告人龙，静待后命。主见未定，如何做得统帅？良玉虽未曾夺印，闻着这个消息，心中很是怏怏。人龙也好生怨望，遂致你推我诿，把贼寇搁起一边。献忠复遣人游说，至良玉营，与语道："献忠尚在，所以公得见重，否则公亦无幸了。"木朽蛀生，即此可见。良玉也以为然，乐得观望徘徊，按兵不动。献忠遂得潜收溃卒，西走白羊山，与罗汝才会合，再出渡江，陷大昌，攻开县。沿途迫胁，气焰又张。

嗣昌闻贼又啸聚，自出赴蜀，驻节重庆，监军评事万元吉，入白嗣昌，谓："左贺两

军，均不足恃，贼或东窜，必为大患，须亟从间道出师，截他去路，方为万全。”嗣昌不从，只檄令左贺各军，蹙围贼众，毋令他逸。人龙本屯兵开县，托词饷乏，引军西去，良玉迟久方至。嗣昌拟水陆并进，追击献忠，且下令军中道：“汝才若降，免罪授官，献忠罪在不赦。若得献忠首，立赏万金，保举侯爵。”此令下后，过了一日，那行辕里面，四处张着揭帖，上面写着，能斩督师杨嗣昌，赏银三钱。妙不可言。嗣昌瞧着，不胜骇愕，还道左右皆贼，遂限令进兵，军心已变，速进何益？自统舟师下云阳，令诸将陆行追贼。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奋勇前驱，与献忠相值。士杰当先突阵，贼众辟易。献忠遁入山中，凭高俯瞰，但见如虎一军，有前无继，遂想了一计，命部下悍贼，绕道山谷中，抄出官军后背，自率众从高驰下，夹击官军。士杰与游击郭开，先后战死。惟如虎突围而出，甲仗军符，尽行失去。良玉军本在后面，不但不肯进援，反且闻风溃走。献忠遂席卷出川，复入湖北，途次虏嗣昌使人，从襄阳返四川，询知襄阳空虚，遂将他杀死，取得军符，密令二十八骑，改易官军衣饰，令持符入襄城，潜为内应。

襄阳为嗣昌军府，军储军械，各数十万，每门设副将防守，监察颇严。及贼骑夜至城下，叩门验符，果然相合，遂启城纳入。是时城内官民，未得开县败报，个个放心安睡，不意到了半夜，炮声震地，火光烛天，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还是莫名其妙，至开门四望，好几个做了无头之鬼，才知贼兵入城。霎时间阖城鼎沸，全局瓦解，知府王承曾，潜自出走，望见城门洞开，一溜烟的跑了出去。兵备副使张克俭，推官鄺曰广，游击黎民安，仓猝巷战，只落得临阵捐躯，表忠千古。旌扬忠烈，阐发幽光。贼众纵火焚襄王府，襄王翊铭，系仁宗子瞻墡六世孙，嗣爵袭封，至是被虏，由贼众拥至南城楼。献忠高坐堂皇，见襄王至，命左右持一杯酒，劝王令饮，且语道：“王本无罪，罪在杨嗣昌。但嗣昌尚在川境，不能取他首级，只好把王头一借，令嗣昌陷藩得罪，他日总好偿王性命，王宜努力尽此一杯！”悍贼亦解调侃。襄王不肯遽饮，顿时恼动献忠，将他杀害，投尸火中。宫眷殉节，共四十三人。还有未死宫女，都被贼众掠去，任意淫污。所有军资器械，悉为贼有。献忠觅得自己妻妾，尚在狱中，不禁喜慰，遂发银十五万两，赈济难民。乐得慷慨。留居二日，又渡江陷樊城，破当阳，入光州。杨嗣昌方追贼出川，至荆州沙市，闻襄阳失陷，急得魂魄俱丧，飞檄左良玉军往援，已是不及。寻又闻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常洵被害，不禁掩泣道：“我悔不听万元吉言，今已迟了。”言已，呕了好几口鲜血，又自叹道：“失二名郡，亡两亲藩，此系何等重事，皇上岂肯赦我？我不若自尽，免得身首两分。”遂绝粒数日，竟致饿死。还算硬朗。

看官听说！前回说到李自成穷蹙无归，亏得老回回留他在营，卧病半年，才得逃生，此时何故势焰复盛，陷入河南呢？说来话长，且听小子说明底细。自成率领残众，窜入函谷关，又被官军围住，不得他逸，意图自尽。经养子李双喜，力劝乃止。官军围攻甚急，杨嗣昌时在襄阳，独檄令军中道：“围师必缺，不若空武关一路，令他出走追擒未迟。”又是他的妙计，放令出柙。诸将依令而行。自成将所掠妇女，尽行杀毙，单率五十骑，从武关逃出郧阳，纠合诸贼，再出淫掠。总兵贺人龙等，屡剿屡胜，擒滚地狼，斩蝎子块，所有整十万、金翅鹏、扫地王、小秦王、托天王、过天星、关索、满天星、张妙子、邢家

米，及自成部将火天王、镇天王、一条龙、小红狼、九梁星等贼，相继投诚，惟自成始终不降。

自成有骁将刘宗敏，本蓝田县锻工，随从自成，独得死力，至是众势日蹙，亦欲扫降官军，自成察得隐情，便邀他走入丛祠密语道："人言我当为天子，不意一败至此。现有神明在上，且向神一卜，如若不吉，你可断了我首，往投官军。"宗敏闻言，即与自成一同叩祷，三卜三吉。神明亦助剧贼，想是劫数难逃。宗敏跃起道："神明指示，谅必不差，我当誓死从汝。"自成乃道："官军四逼，除非人自为战，无可突围。我的妻小，前已失去，所掠妇女，亦都杀死，单剩一个光身子，到也脱然无累。只兄弟们多带眷属，未免累赘，一时不能尽走，奈何？"宗敏道："总教你做得皇帝，撇去几个妻妾，亦属何妨。"随即相偕归营。到了次日，宗敏携着两颗首级，入见自成。自成问首级何来？宗敏道："这是我两妻的头颅，杀死了她，可同你突围，免生挂碍。"自成大喜道："好！好！"人家杀死妻妾，还连声称好，可见得是盗贼心肠。宗敏把两妻首级，掷示余党道："古人说的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碎，尽可改制，我已杀死两妻，誓保闯王出围，诸君如或同志，即请照办。他日富贵，何愁没有妻妾，否则亦任令自便。"贼党被他激动，多半杀死妻孥，誓从闯王。又是许多妇女晦气。自成又尽焚辎重，微服轻骑，从郧阳走入河南。适河南大饥，斗斛万钱，自成沿路鼓煽，不到一月，又得众数万人，破宜阳，陷永守，连毁四十八寨，势又猖獗。

杞县举人李信，系逆案中李精白子，尝出粟赈济饥民，百姓很是感德，争呼李公子活我。会绳妓红娘子作乱，把李信掳去，见他文采风流，硬迫他为夫妇。李信勉强应允，趁着空隙，孑身逃归。地方官糊涂得很，说他是盗，拘系狱中。红娘子闻知，竟来劫牢，饥民相率趋附，戕官破狱，把信救出。信见大祸已成，不得不求一生路，遂与红娘子及数百饥民，往投自成，备陈进行规划。自成大喜，与他约为兄弟。同是姓李，应做弟兄。信改名为岩，且遗书招友，得了一个牛金星。金星系卢氏县举人，因磨勘被斥，颇怨朝廷。既得信书，遂挈了妻女，往依自成，为主谋议。自成初妻韩氏，本属娼家出身，在米脂时，与县役盖君禄通，被自成一同杀死，旋即为盗，掠得邢家女郎，作为继妻。邢氏娇健多智，自成令掌军资，每日发给粮械，必由贼目面领。翻天鹞高杰，曾在自成部下，尝至邢氏营领械支粮，邢氏看他状貌魁梧，躯干伟大，不由的意马心猿，暗与他眉来眼往。高杰也是个色中饿鬼，乐得乘势勾引，遂瞒着自成，背地苟合。既有红娘子，又有邢氏，正是无独有偶。两人情好异常，想做一对长久夫妻，竟乘夜潜遁，降顺官军。自成失了邢氏，又掠得民女为妻。潼关一战，仍然失去。牛金星既依自成，情愿将自己爱女，奉侍巾栉，又荐一卜人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通河洛数，见了自成，陈上谶记，有"十八子主神器"六字。十八子隐寓李字。自成大喜，封为军师。李岩又劝自成不妄杀人，笼络百姓，复将所掠财物，散给饥民。百姓受惠，不辨为岩为自成，但浑称："李公子活我。"岩又编出两句歌谣，令儿童随处唱诵，歌词是："迎闯王，不纳粮"二语。前六字，后亦六字，语不在多，已足煽乱。百姓方愁加税，困苦不堪，听了这两句歌词，自然欢迎闯军。

自成遂进攻河南府，府为福王常洵封地，母即郑贵妃，受赏无算，豪富甲天下。应七十九回。先是援兵过洛，相率哗噪，统称王府金钱山积，乃令我等枵腹死贼，殊不甘心。前

尚书吕维祺，在籍家居，适有所闻，即劝王散财饷士，福王不从。至自成进攻，总兵陈绍禹等，入城守御，绍禹部兵多变志，从城上呼贼，贼亦在城下相应，互作笑语。副使王胤昌厉声呵禁，被绍禹兵拘住。绍禹忙为驰解，兵士竞噪道："敌在城下，还怕总镇甚么？"自成见城上大哗，立命贼众登城，贼皆缘梯上升，城上守兵，并不堵御，反自相戕害，绍禹遁去。贼众趁势拥入，竞趋福王府，福王常洵，与世子由崧，慌忙逸出，被贼众入府焚掠，所有金银财宝，一扫而空。守财虏听者！自成大索福王，四处搜寻。福王正匿迎恩寺，遇前尚书吕维祺。维祺道："名义甚重，王毋自辱！"语尚未毕，贼众大至，将福王一把抓住，连那尚书吕维祺，也一并被拘。惟福王世子由崧，赤身走脱。后来就是弘光帝。自成怒目数福王罪，吓得他觳觫万状，匍匐乞命。维祺又羞又恼，不由的愤怒交迫，诟骂百端。自成大怒，喝将维祺杀死，一面见福王体肥，指语左右道："此子肥壮，可充庖厨。"侍贼应命，将福王牵入厨中，洗剥脔割，醢作肉糜。又由自成命令，羼入鹿肉，并作葅酱，随即置酒大会，取出肉葅，令贼目遍尝，且与语道："这便是福禄酒，兄弟们请畅饮一卮！"言毕大笑。贼众无不雀跃。欢宴三日，又搜掘富室窖藏，席卷子女玉帛，捆载入山，令书办邵时昌为总理官，居守府城，自率众围开封。巡抚李仙风，正率军阻贼，与贼相左，那时开封城内，只留巡按高名衡，及副将陈永福等数人，幸城高且坚，尚得固守。周王恭枵，系太祖第五子橚十世孙，嗣爵开封，因发库金五十万，募死士击贼，贼毙甚众，退避数舍。可巧李仙风收复河南府，复督军还援，内外夹击，一日三捷，自成乃解围引去。福王惜金被虏，周王发金解围，得失昭然。道遇罗汝才率众来会，势复大震。

汝才本与献忠合，因献忠陷入襄阳，所得财帛，悉数自取，遂为之不怿，自引部众投自成。自成已拥众五十万，至是益盛。会献忠东犯信阳，为左良玉等所败，众散且尽，所从止数百骑，亦奔投自成。自成佯为招纳，暗中却有意加害。还是汝才入白自成，谓不如使扰汉南，牵制官军，自成点首称善。汝才乃分给五百骑，纵使东行，自偕闯众掠新蔡。陕西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方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等，出关讨贼，途次为闯罗二贼所袭，人龙先走，国奇继溃，文岳亦径自驰去。单剩宗龙孤军挡贼，被围八日，粮尽矢绝，夜半出走，宗龙马蹶被执，贼拥宗龙攻项城，大呼道："我等是秦督官军，快开门纳秦督！"宗龙亦奋呼道："我是秦督傅宗龙，不幸堕入贼手，左右皆贼，毋为所绐！"贼怒甚，抽刀击宗龙，中脑立仆，尚厉声骂贼。寻被贼劓鼻削耳，遂惨死城下。小子有诗叹道：

杲卿骂贼光唐史，洪福詈奸报宋朝。
明季又传傅总督，沙场应共仰忠标。

宗龙被杀，贼众遂猛攻项城，毕竟项城是否被陷，且至下回表明。

本回全叙闯献事。闯献两贼，非有奇材异能，不过因饥煽乱，啸聚为患耳。假令得良将以讨伐

之，则贼焰未张，其势可扑。贼锋屡挫，其弱可擒。贼党自离，其衅可间。虽百闯献，不难立灭。乃献忠屡降而不之诛，李闯屡败而不之掩，一误于陈奇瑜，再误于熊文灿，三误于杨嗣昌，而闯献横行，大局乃瓦解矣。襄阳陷而粮械空，河南失而财帛尽，腹心既敞，手足随之，观于此回，而已决明之必亡矣。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却说陕督傅宗龙，惨死项城，全军覆没。项城孤立无援，怎禁得数十万贼兵？当即被陷，阖城遭难。贼又分众屠商水扶沟，进陷叶县，杀死守将刘国能。国能就是闯塌天，初与自成、汝才结为兄弟，旋降官军，为汝才所恨，遂乘胜入城，拘住国能，责他负约，把他杀害。再进攻南阳，总兵猛如虎，正在南阳驻守，凭城拒战，杀贼数千，嗣因多寡不敌，城被贼陷。如虎尚持着短刀，奋力杀贼，血满袍袖，力竭乃亡。唐王聿镆，系太祖第二十三子柽七世孙，袭封南阳，至是亦为所害。贼众连陷邓县等十四城，再攻开封。开封巡抚李仙风，已坐罪被逮，由高名衡代为巡抚。名衡及副将陈永福，登陴力御，矢石齐下。李自成亲自招降，被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自成左目。自成大叫一声，几晕马下，经贼众掖住，始得回帐，便勒众退至朱仙镇养病去了。惜不射死了他。

先是陕抚汪乔年，接奉密旨，令掘自成祖茔。乔年即饬米脂县令边大绥，遵旨速行。大绥募役往寻，一时无从搜掘，嗣捕得李氏族人，讯明地址，乃迫令导引，去县城二百里，乱山中有一小村，叫作李氏村，约数十家，逾村又里许，蹊径愈杂，荒冢累累，有十六冢聚葬一处。内有一冢，谓系自成始祖坟，穴由仙人所造，圹内置有铁钉檠，仙人言："铁钉不灭，李氏当兴"云云。大绥即督役开掘，穴发过半，但见蝼蚁围集，火光荧荧，再斫棺验视，尸骨犹存，黄毛遍体。脑后有一穴，大如制钱，中蟠赤蛇长三四寸，有角隆然，见日飞起，高约丈许。经兵役奋起力劈，蛇五伏五起，方才僵毙。乔年乃拾尸颅骨，并腌腊死蛇，遣官赍奏。未几，自成即被射中左目，伤瞳成瞽，世人因称为独眼龙。堪舆之言不可尽信，若果风水被破，则自成应被射死，何至仅中左目？

汪乔年以李坟已破，遂会师出讨，得马步军三万名，令贺人龙等分领各军，兼程东下，直抵襄阳城。襄阳新遭兵燹，守备未固，乔年迟疑不敢入。襄城贡士张永祺，率邑人出迎，不得已屯扎城下，立营才定，贼兵大至，贺人龙等未战即溃，余众骇散，只乘乔年亲卒二千名，随乔年入城拒守。贼尽锐猛攻，历五昼夜，守兵伤亡过半，遂被陷入。知年自刎未死，猝遇贼兵，将他絷去，骂贼罹害。自成立索永祺，永祺匿免。吕氏本支共九家，杀得一个不留。又因此恨及诸生，捕得二百人，一半刖足，一半割鼻，并杀守

将李万庆。万庆就是射塌天，弃贼降官，因遭杀死。贼众一住数日，复出陷河南各州县，进攻开封，贺人龙等溃入关中，沿途淫掠，不亚流寇。左良玉逗兵郾城，只说是防堵献忠，并不赴援。

河南警报到京，日必数起，急得怀宗没法，只好向诏狱中释出孙传庭，再三奖劳，授为兵部侍郎。令督京军援开封。急时抱佛脚，毋乃太晚。传庭行至中途，又接旨令任陕督，且密谕诛贺人龙。原来自成再围开封，仍然未克。开封军报少纾，乃调传庭入陕，另简兵部侍郎侯恂，出援开封。传庭不敢违慢，便驰入秦中，召集各将。固原总兵郑家栋，临洮总兵牛成虎，援剿总兵贺人龙等，均率兵来会，传庭不动声色，一一接见，至人龙参谒，即叱令左右，将他拿下。人龙自称无罪，传庭正色道："你尚得称无罪么？新蔡、襄城，迭丧二督，都是你临阵先逃的缘故。就是从前开县噪归，献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你自己思想，应该不应该么？"遂不由人龙再辩，将他斩首，诸将均战栗失容。人龙勇力过人，初出剿寇，杀贼甚众，贼呼为贺疯子。及为杨嗣昌所欺，始有变志，正法以后，贼众酌酒相庆，争说贺疯子已死，取关中如拾芥了。贺人龙之罪应该论死，但亦为杨嗣昌所误，我嫉人龙，我尤嫉嗣昌。

孙传庭既诛贺人龙，即命将人龙部兵，分隶诸将，指日讨贼。适朝旨又下，命他速率陕军，驰援开封。开封佳丽，为中原冠，贼众久欲窥取，只因城坚守固，急切难下。自成前后三攻，总想把他夺去。明廷恰也注意开封，令河南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及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总兵，联军赴援。再命兵部侍郎侯恂，作为后劲，总道是兵多势厚，定可胜贼，那知各军到了朱仙镇，与贼垒相望，左良玉先不愿战，拔营径去，诸军继溃；启睿、文岳，也联骑奔汝宁，是谓土崩，是谓瓦解。反被贼众追击，掠去辎重无数。朝旨逮问启睿，谴责文岳，仍促孙传庭出关会剿。此段是承上启下文字。传庭上言："秦兵新募，不能速用，应另调别军。"廷议只促他出师，传庭不得已启行。甫至潼关，接得河南探报，开封失陷。传庭大惊，问明侦骑，才识开封被陷详情。开封被围日久，粮械俱尽，人且相食。周王恭枵，先后捐金百余万，复捐岁禄万石，赡给守兵，仍不济事。高名衡因城濒大河，密令决河灌贼，期退贼军，偏偏被贼骑侦悉，移营高阜，亦驱难民数万决河。河水自北门灌入，穿出东南门，奔声如雷，士民溺死数十万。名衡猝不及防，忙与副将陈永福等，乘舟登城，城内水势愈涨，周王府第，尽成泽国。王率宫眷及世子，从后山逸出，露栖城上七昼夜。幸督师侯恂，率舟迎王，王乃得脱。这尚是捐金的好处，否则不为贼虏，百姓亦未必容他自走。名衡等见不可守，亦航舟出城，贼遂浮舟突入，搜掠城中，只有小山土阜，及断垣残堞上面，尚有几个将死未死的难民，一古脑儿掳将拢来，不过数千人。此外满城珍宝，尽已漂没，贼亦无可依恋，但将所遗子女，掠入舟中，驶出城头。河北诸军，遥用大炮轰击，贼舟或碎或沉，或弃舟逸去，被掠子女，夺回一半。

贼众竟移攻南阳，传庭因得此警报，倍道至南阳城，用诱敌计杀败自成。自成东走，沿路抛弃粮械。陕军正愁冻馁，恣意拾取，无复纪律。不意贼众又转身杀来，一时措手不迭，当即奔溃。传庭也禁喝不住，没奈何回马西走，驰入关中。自成声势大震，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争世王、乱世王五营，统归入自成，连营五百里，再屠南阳，进攻

汝宁，总兵虎大威中炮身亡。保定总督杨文岳，正走入汝宁，城陷被执，大骂自成。自成令缚至城南，作为炮的，几声轰发，可怜这文岳身中，受了无数弹子，洞胸糜骨，片刻而尽。兵备佥事王世琮，前屡却贼，中矢贯耳，仍不为动，贼呼为王铁耳，至是亦被执不屈，均遭杀害。知府傅汝为以下，一同殉难。河南郡县，至此尽行残破，朝廷不复设官。遗民各结寨自保，如洛阳李际遇，汝宁沈万登，南阳刘洪起兄弟，自集民兵数万，或受朝命，或通贼砦，甚或自相吞并，残杀不已。中原祸乱，已达极点。张献忠且乘隙东走，据亳州，破舒城，连陷芦州、含山、巢、庐江、无为、六安诸州县，径向南京，下文再行交代。

且说清太宗雄据辽沈，闻中原鼎沸，不可收拾，正好来作渔翁，实行收利。当下入攻锦州，环城列炮，抢割附近禾稼，作为军粮。城中守兵出战，统被击退。蓟辽总督洪承畴，及巡抚邱民仰，调集王朴、唐通、曹变蛟、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总兵，统兵十三万赴援，到了松山，被清兵截击，败了一阵。最要紧的是辎重粮草，屯积塔山，也被清兵劫去。承畴部军大溃，八总兵逃去六人，只有曹变蛟、王廷臣两总兵，随着洪邱两督抚，被困松山，相持数月，粮尽援绝，副将夏承德，竟将松山城献了清军，开门延敌。邱民仰自杀，曹变蛟等战殁，承畴被掳，杏山、塔山一齐失守。怀宗闻警，不胜惊悼，且闻承畴已经死节，诏令设坛都城，赐承畴祭十六坛，民仰六坛，并命建立专祠，洪邱并列，正拟亲自临奠，那关东传来奏报，承畴竟叛降清廷，不禁流涕太息，愁闷了好几日。松山战事，详见《清史演义》，故特从略。

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国内困敝，密奏怀宗，与清议和，怀宗颇也允从，嘱令新甲慎密，切忽漏泄。何必如此。新甲遂遣职方郎中马绍愉，赍书赴清营，与商和议。清太宗倒也优待，互议条款。绍愉当即密报新甲，新甲阅毕，置诸几上，竟忘检藏，家僮误为塘报，付诸钞传，顿时盈廷闻知，相率大哗。言官交劾新甲，到了此时，还要意气用事，口舌相争，实是可杀。怀宗以新甲违命，召入切责，新甲不服，反诩己功，遂忤了上意，下狱论死。清太宗以和议无成，攻入蓟州，分道南向，河间以南多失守。至山东连下兖州等府，攻破八十八城。鲁王以派，为太祖第十子檀六世孙，袭封兖州，被执自杀。清兵又回入京畿，都城大恐。

复由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督师，出驻通州。这延儒曾为温体仁所排，回籍有年，此时何复入相。见九十五回。原来体仁免官后，即用杨嗣昌为首辅，所有旧任阁臣，如张至发、孔贞运、黄士俊、傅冠、刘宇亮、薛国观等，或免职，或得罪，另用程国祥、蔡国用、方逢年、范复粹及姚明恭、张四知、魏照乘、谢升、陈演等一班人物，尤觉庸劣不堪，朝进暮退。怀宗复记及周延儒，可巧延儒正夤缘复职，私结内监，贿通宠妃，遂因此传出内旨，召延儒重为辅臣。看官欲问宠妃为谁？就是小子九十回中叙及的田贵妃。田妃陕西人，后家扬州，父名弘遇，以女得贵，受职左都督。弘遇以商起家，素好佚游，购蓄歌妓，恣情声色，田妃生而纤妍，长尤秀慧，弘遇遂延艺师乐工，指授各技，一经肄习，无不心领神会。凡琴棋书画，暨刺绣烹饪诸学，俱臻巧妙。尤善骑射，上马挽弓，发必中的，确是个神仙俦侣，士女班头。既入信邸，大受怀宗宠幸。如此好女，我愿铸金拜之，无怪

怀宗宠爱。怀宗即位，册为礼妃，嗣进皇贵妃。每燕见时，不尚妆饰，尤觉得鬒发如云，美颜如玉，芳体如兰，巧言如簧。有时对帝鼓琴，有时伴帝奏笛，有时与帝弈棋，无不邀怀宗叹赏。又尝绘群芳图进呈，仿佛如生，怀宗留供御几，随时赏玩。一日，随怀宗校阅射场，特命他骑射，田妃应旨上马，六辔如丝，再发并中。内侍连声喝采，怀宗亦赞美不已。赏赉有加。

惟田妃既受殊遇，自炫色泽，免不得恃宠生骄，非但六宫妃嫔，看不上眼，就是正位中宫的周皇后，及位次相等的袁贵妃，亦未曾放入目中。这是妇女通病。如秀外慧中之田忠妃，犹蹈此习，令人叹惜！周皇后素性严慎，见他容止骄盈，往往裁以礼法。一年，元旦甚寒，田妃循例朝后，至坤宁宫庑下，停车候宣。等了半晌，并没有人宣入，庑下朔风猎猎，几吹得梨涡成冻，玉骨皆皱。周后亦未免怀妒，累此美人儿受寒。及密询宫监，才知袁贵妃先已入朝，与后坐谈甚欢，因将她冷搁庑下。至袁妃退出，方得奉召入见。后竟毕服升座，受她拜谒，拜毕亦不与多言，令即退去。气得田妃玉容失色，愤愤回宫。越日得见怀宗，即呜呜泣诉，经怀宗极力劝慰，意乃少解。

过了月余，上林花发，怀宗邀后妃赏花，大众俱至，田妃见了周后，陡触着前日恨事，竟背转娇躯，佯若未见。周后瞧不过去，便走近上前，诉称田妃无礼。怀宗亦佯若不闻，周后仍然絮述，反至怀宗惹恼，挥肱使退。怀宗颇有膂力，且因心中恼恨，挥手未免少重，周后立足不住，竟跌仆地上。宫人慌忙搀扶，走过了十二名，才将周后掖起。后泣道："陛下不念为信王时，魏阉用事，日夜忧虑，只陛下与妾两人，共尝苦境，今日登九五，乃不念糟糠妾么？妾死何难？但陛下未免寡恩。"言讫，径返坤宁宫。越三日，怀宗召坤宁宫人，问后起居。宫人答言："皇后三日不食。"怀宗为之恻然。即命内监持貂裀赐后，传谕慰解，且令田妃修省。后乃强起谢恩，勉为进餐。惟田妃宠眷，仍然未衰。周延儒得悉内情，遂向田妃处打通关节，托为周旋。怀宗因四方多事，夜幸西宫，亦常愁眉不展。田妃问长道短，由怀宗说入周延儒，遂旁为怂恿，即日传旨召入延儒，仍为大学士。

怀宗非常敬礼，尝于岁首受朝毕，下座揖延儒道："朕以天下托先生。"言罢，复总揖诸阁臣。怎奈延儒庸驽无能，阁臣又只堪伴食，坐令中原涂炭，边境丧师，驯至不可收拾。到了清兵入境，京都戒严，延儒也觉抱愧，自请视师。怀宗尚目为忠勤，比他为召虎、裴度，并赐白金文绮上驷等物。延儒出驻通州，并不敢战，惟日与幕友饮酒自娱，想学谢安石耶？一面伪报捷状。怀宗信以为真，自然欣慰，进至西宫，与田妃叙欢。宫中后妃，要算田妃的莲钩，最为瘦削，如纤纤春笋一般，差不多只有三寸。是日应该有事，怀宗瞧见田妃的绣舄，精巧异常，不由的将她举起。但见绣舄上面，除精绣花鸟外，恰另有一行楷书，仔细一瞧，乃是周延儒恭进五字，也用金线绣成，顿时恼动了怀宗皇帝，面责田妃道："你在宫中何故交通外臣？真正不得了！不得了！"田妃忙叩头谢罪，怀宗把袖一拂，掉头径去。后人有诗咏此事道：

花为容貌玉为床，白日承恩卸却妆。
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

未知田贵妃曾否遭谴，且至下回再详。

李自成灌决大河，汴梁陆沉，腹心已溃，明之亡可立足待矣。说者多归咎高名衡，谓名衡自溃其防，坐令稽天巨浸，反资贼手。吾以为名衡固未尝无咎，但罪有较大于名衡者，左良玉诸人是也。四镇赴援，良玉先走，开封被围日久，饷尽援穷，至于人自相食，名衡为决河计，亦出于万不得已之策，其计固非，其心尚堪共谅。假使此策不用，城亦必为贼所陷。自成三攻乃下，必怒及兵民，大加屠戮，与其污刃而死，何若溺水而死？且精华尽没，免赍寇盗，不犹愈于被掠乎？惟怀宗用人不明，坐令蹇帅庸相，丧师失地，殊为可痛。至清兵入犯，复令一庸鄙龌龊之周延儒，出外督师，讳败为胜，推原祸始，实启宠妃。传有之："谋及妇人，宜其死也。"怀宗其难免是责乎？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却说田贵妃所着绣鞋，上有"周延儒恭进"五字，顿时恼动天颜，拂袖出去，即有旨谴谪田妃，令移居启祥宫，三月不召。既而周后复侍帝赏花，袁妃亦至，独少田妃。后请怀宗传召，怀宗不应。后令小太监传达懿旨，召使出见，田妃乃至，玉容憔悴，大逊曩时，后也为之心酸，和颜接待，并令侍宴。夜阑席散，后劝帝幸西宫，与田妃续欢，嗣是和好如初。可见周后尚持大度。惟田妃经此一挫，常郁郁不欢，且因所生皇五子慈焕，及皇六七子，均先后殇逝，尤觉悲不自胜，渐渐的形销骨立，竟致不起。崇祯十五年七月病殁。怀宗适祷祀群望，求疗妃疾，回宫以后，入视妃殓，不禁大恸。丧礼备极隆厚，且加谥为恭淑端慧静怀皇贵妃。亏得早死二年，尚得此饰终令典，是美人薄命处，亦未始非徼福处。

田妃有妹名淑英，姿容秀丽，与乃姊不相上下，妃在时曾召妹入宫，为帝所见，赠花一朵，令插髻上。及妃病重，亦以妹属托怀宗。怀宗颇欲册封，因乱势愈炽，无心及此，只命赐珠帘等物，算作了事。国破后，淑英避难天津，珠帘尚在，寻为朝士某妾，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周延儒出驻数月，清兵复退，延儒乃还京师。怀宗虽心存鄙薄，但因他却敌归朝，不得不厚加奖励。嗣经锦衣卫掌事骆养性，尽发军中虚诈情事，乃下旨切责，说他蒙蔽推诿，应下部议。延儒亦席藁待罪，自请戍边。怀宗怒意少解，仍不加苛求，许令驰驿归田。还是田妃余荫。又罢去贺逢圣、张四知，用蒋德璟，黄景昉，吴甡为大学士，入

阁办事。

是时天变人异，不一而足，如日食地震，太白昼现，荧惑逆行诸类，还算是寻常变象。最可怪的，是太原乐静县民李良雨，忽变为女，松江莫翁女已适人，忽化为男，密县民妇生旱魃，河南草木，有战斗人马及披甲持矛等怪状。宣城出血，京师城门哭，声如女子啼。炮空鸣，鬼夜号。蕲州有鬼，白日成阵，行墙屋上，揶揄居人，奉先殿上，鸱吻落地，变为一鬼，披发出宫。沅州、铜仁连界处，掘出古碑，上有字二行云："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张也败，李也败，败出一个好世界。"又于五凤楼前得一黄袱，内有小函，题词有云："天启七，崇祯十七，还有福王一。"到了崇祯十六年正月，京营巡捕军，夜宿棋盘街，方交二鼓，忽来一老人，嘱咐巡卒道："夜半子分，有妇人缟素泣涕，自西至东，慎勿令过！若过了此地，为祸不浅，鸡鸣乃免。我系土神，故而相告。"言毕不见。

巡卒非常诧异，待至夜半，果见一妇人素服来前，当即出阻，不令前行，妇人乃返。至五鼓，巡卒睡熟，妇已趋过，折而东返，蹴之使醒，并与语道："我乃丧门神，奉上帝命，降罚此方，你如何误听老人，在此阻我。现有大灾，你当首受！"言讫自去。行只数武，也化气而去。巡卒骇奔，归告家人，言尚未终，仆地竟死。既有丧门神，奉天降罚，土地也不能阻挠。且土地嘱咐巡卒，虽系巡卒自误，也不至首受疫灾，此事未能尽信。疫即大作，人鬼错杂，每届傍晚，人不敢行。商肆贸易，多得纸钱，京中方哗扰未已，东南一带，又迭来警报。李自成已陷承天，张献忠又占武昌，闯献僭号，自此为始，故另笔提出。小子惟有一枝秃笔，只好依次叙来。

自成连陷河南诸州县，复走确山，向襄阳，并由汝宁掳得崇王由樻，令他沿路谕降。由樻系英宗第六子见泽六世孙，嗣封汝宁，自成把他执住，胁令投降。由樻似允非允，暂且敷衍度日。自成乃带在军间，转趋荆襄诸郡，迭陷荆州、襄阳，进逼承天。承天系明代湖广省会，仁宗、宣宗两皇陵，卜筑于此。巡抚宋一鹤，偕总兵钱中选，副使张凤翥，知府王玑，钟祥令萧汉固守，相持数日。偏城中隐伏内奸，暗地里开城纳贼，贼众一拥入城。宋一鹤下城巷战，将士劝一鹤出走，一鹤不听，挥刀击杀贼数人，身中数创而死，总兵钱中选等亦战殁。惟萧汉被执，幽禁寺中。自成素闻汉有贤声，戒部众休犯好官，并嘱诸僧小心服侍，违令当屠。剧贼亦推重贤吏。汉自贼众出寺，竟自经以殉。自成改承天府为扬武州，自号顺天倡义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遂率众犯仁宗陵。守陵巡按李振声迎降，钦天监博士杨永裕，叩谒自成马前，且请发掘皇陵。天良何在？忽闻陵中暴响，声震山谷，仿佛似地动神号一般，自成恰也惊慌，饬令守护，不得擅掘。明代令辟，无逾仁宗，应该灵爽式凭。

先是自成毫无远图，所得城邑，一经焚掠，便即弃去。至用牛金星、李岩等言，也行点小仁小义，收买人心。且因河南、湖广，已为所有，得众百万，自以为无人与敌，俨然想称孤道寡起来。牛金星献策自成，请定都荆襄，作为根本，自成甚以为然，遂改襄阳为襄京，修葺襄王旧殿，僭号新顺王，创设官爵名号，置五营二十二将，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要地设防御使，府设尹，州设牧，县设令，降官降将，各授伪职。并封故崇

王由樻为襄阳伯，嗣因由樻不肯从令，把他杀害。杨永裕且靦然劝进，牛金星以为时尚未可，乃始罢议。自成以革左诸贼，比肩并起，恐他不服，遂用李岩计，佯请革里眼、左金王入宴，酒酣伏发，刺死两人。兼并左革部众。又遣罗汝才攻郧阳，日久未下，自成亲率二十骑，夜赴汝才营，黎明入帐，汝才卧尚未起，自成即饬骑士动手，把汝才砍作数段，一军皆哗，七日始定。于是流寇十三家七十二营，降死殆尽，惟李自成、张献忠二寇，岿然独存，势且益炽。

河南开州盗袁时中，最为后起，横行三年，至是欲通款明廷，亦被自成分兵击死。自成行军，不许多带辎重，随掠随食，饱即弃余。所掠男子，令充兵役。临阵必列马三万，名三堞墙，前列反顾，后列即将他杀死，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敌来追。步卒猝起阻截，统用长枪利槊，击刺如飞。骑兵回击，无不大胜。自成所着坚甲，柔韧异常，矢镞铅丸，都不能入。有时单骑先行，百万人齐跟马后，遇有大川当前，即用土囊阻塞上流，呼风竟渡。攻城时更番椎凿，挖去墙中土石，然后用柱缚绳，系入墙隙，再用百余人猛力牵曳，墙辄应手坍倒，所以攻无不陷。

自成有兄，从秦中来。数语未合，即将他杀死。惟生平纳了数妻，不生一子，即以养子李双喜为嗣。双喜好杀，尤过自成，自成在襄阳，构殿铸钱，皆不成，令术士问紫姑，数卜不吉。紫姑亦知天道耶？因立双喜为太子，改名洪基，铸洪基年钱，又不成，正在愤闷的时候，闻陕督孙传庭督师出关，已至河南，他即尽简精锐，驰往河南抵御。前锋至洛阳，遇总兵牛成虎，与战败绩，宝丰、唐县，皆为官军克复。自成忙率轻骑赴援，至郏县，复被官军击败，自成狂奔得脱。贼众家眷，多在唐县，自唐县克复，所有流贼家口，杀戮无遗，贼因是恸哭痛恨，誓歼官军。孙传庭未免失计。会天雨道泞，传庭营中，粮车不继，自成复遣轻骑出汝州，要截官军粮道。探马报知传庭，传庭即遣总兵白广恩，从间道迎粮，自率总兵高杰为后应，留总兵陈永福守营。传庭既行，永福兵亦争发，势不可禁，遂为贼众所乘，败退南阳。传庭即还军迎战，贼阵五重，已由传庭攻克三层，余二重悉贼精锐，怒马跃出，锐不可挡。总兵白广恩，引八千人先奔，高杰继溃，传庭亦支持不住，只好西奔。为这一走，被自成乘胜追击，一日夜逾四百里，杀死官军四万余人，掠得兵器辎重，不计其数。传庭奔河北，转趋潼关，自成兵随踪而至。高杰入禀传庭道："我军家属，尽在关中，不如径入西安，凭坚扼守。"传庭道："贼一入关，全秦糜烂，难道还可收拾么？"遂决意闭关拒贼。已而自成攻关，广恩战败，传庭自登陴，督师力御，不料自成遣弟李过，绰号一只虎，从间道缘山登崖，绕出关后，夹攻官军，官军大溃。传庭跃马挥刀，冲入贼阵，杀贼数十名，与监军副使乔迁高，同时死难。传庭一死，明已无人。自成遂长驱入秦，陷华阴、渭南，破华商、临潼，直入西安，据秦王宫，执秦王存枢，令为权将军。存枢系太祖次子樉九世孙，嗣封西安，至是竟降自成，惟王妃刘氏不降，语自成道："国破家亡，愿求一死。"自成不欲加害，独令存枢遣还母家。存枢无耻，何以对妻。巡抚冯师孔以下，死难十余人。传庭妻张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投井殉节。不没烈妇。布政使陆之祺等皆降，总兵白广恩，陈永福等亦降。永福曾射中自成目，踞山巅不下，经自成折箭为誓，乃降自成。自成屡陷名城，文武大吏，从未降贼，至此始有降

布政，降总兵，惟高杰曾窃自成妻，独走延安，此时邢氏若在，应有悔心。为李过所追，折向东去。自成遂改西安为长安，称为西京。牛金星劝令不杀，因严禁杀掠，民间颇安。自成复率兵西掠，乃诣米脂县祭墓，改延安府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惟凤翔、榆林，招降不从，自成亲攻凤翔。数日被陷，下令屠城，转攻榆林，兵备副使都任，督饷员外郎王家禄，里居总兵汪世钦、尤世威、世禄等，集众守陴，血战七昼夜，妇人孺子，皆发屋瓦击贼，贼死万人，城陷后阖城捐躯，无一生降，忠烈称最。贼复降宁夏，屠庆阳，韩王亶塉，系太祖第二十子松十世孙，袭封平凉，被贼掳去，副使段复兴一门死节。贼复移攻兰州，雪夜登城。巡抚林日瑞，总兵郭天吉等战死，追陷西宁、甘肃，三边皆没。越年，自成居然僭号，国号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改定尚书六府等官，差不多似一开国主了。

明总兵左良玉，因河南陷没，无处存身，遂统帅部兵东下。张献忠正扰乱东南，为南京总兵刘良佐、黄得功等所阻，未能得志。又闻良玉东来，恐为所蹙，即移众溯江而上，迭陷黄梅、广济、蕲州、蕲水，转入黄州，自称西王。黄州副使樊维城，不屈被杀。官民尽溃，剩下老幼妇女，除挑选佳丽数名，入供淫乐外，余俱杀死，弃尸填堑。复西破汉阳，直逼武昌。参将崔文荣，凭城战守，颇有杀获。武昌本楚王华奎袭封地，华奎系太祖第六子桢七世孙，前曾为宗人华越所讦，说系抱养楚宫，嗣因查无实据，仍得袭封。应七十九回。华奎以贼氛日逼，增募新兵，为守御计，那知新兵竟开城迎贼，城遂被陷。文荣阵亡，华奎受缚，沉江溺死。故大学士贺逢圣，罢相家居，与文荣等同筹守备，见城已失守，仓猝归家，北向辞主，载家人至墩子湖，凿舟自沉。妻危氏，子觐明、光明，子妇曾氏、陈氏，孙三人，同溺湖中。逢圣尸沉百七十日，才得出葬，尸尚未腐，相传为忠魂未泯云。历述不遗，所以劝忠。献忠尽戮楚宗，惨害居民，浮胔蔽江，脂血寸积。楚王旧储金银百余万，俱被贼众劫去，辇载数百车，尚属未尽。何不先行犒军，免为内应？献忠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为上江县，据楚王府，铸西王印，也居然开科取士，选得三十人，使为进士，授郡县官。

明廷以武昌失守，飞饬总兵左良玉，专剿献忠。良玉召集总兵方国安、常安国等，水陆并进，夹攻武昌，献忠出战大败，弃城西走。良玉遂复武昌，开府驻师。黄州、汉阳等郡县，以次克复。献忠率众攻岳州，巡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三战三胜，终以寡不敌众，出走长沙。献忠欲北渡洞庭湖，向神问卜，三次不吉，他竟投筊诟神，麾众欲渡，忽然间狂风大作，巨浪掀天，湖中所泊巨舟，覆没了百余艘。何不待献忠半渡，尽行覆没，岂楚蜀劫数未终，姑留此贼以有待耶？献忠大怒，尽驱所掠妇女入舟，放起大火，连舟带人，俱被焚毁，光延四十里，夜明如昼，献忠方才泄忿，由陆路赴长沙。长沙系英宗第七子见浚故封，七世孙慈煃嗣爵，料知难守，与李乾德会商，开门夜走，并挈惠王常润，同趋衡州，投依桂王常瀛。常润、常瀛皆神宗子，常润封荆州，为李自成所逐，奔避长沙。常瀛封衡州，见三人同至，自然迎入。偏贼众又复驰至，桂王情急得很，忙与吉王、惠王等走永州。献忠入衡州城，拆桂王宫殿材木，运至长沙，构造宫殿，且遣兵追击三王。巡抚御史刘熙祚，令中军护三王入广西，自入永州死守。永州复有内奸，迎贼入城，熙祚

被执，囚置永阳驿中。熙祚闭目绝食，自作绝命词，题写壁上，贼再三谕降，临以白刃，熙祚大骂不已，遂为所害。献忠又陷宝庆、常德，掘故督师杨嗣昌墓，枭尸见血。再攻辰州，为士兵堵住，不能进行，乃移攻道州。守备沈至绪，出城战殁，女名云英，涕泣誓师，再集败众，突入贼营。贼众疑援军骤至，仓皇骇散。云英追杀甚众，夺得父尸而还，州城获全。事达明廷，拟令女袭父职，云英辞去，后嫁昆山士人王圣开，种梅百本，阶隐以终。也是一个奇女。献忠复东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抚州诸府，及广东南韶属城，嗣因左良玉遣将马士秀、马进忠等，夺还岳州，进复袁州，遂无志东下，转图西路，竟将长沙王府，亦甘心弃去，挈数十万众，渡江过荆州，尽焚舟楫，窜入四川去了。献忠志在偏隅，不及自成远甚。

怀宗以中原糜烂，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默溯所用将相，均不得人，乃另选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贡，以原官入直阁务。寻闻自成僭号，惊惶益甚，拟驾出亲征，忽接得自成伪檄一道，其文云：

新顺王李，诏明臣庶知悉！上帝监视，实惟求莫，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尔明朝久席泰宁，寖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神，闾左之脂膏殆尽。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乎祲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章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唯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怨恫于宗公，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檄到如律令！

怀宗阅罢，不禁流涕涔涔，叹息不止。可巧山东佥事雷演祚入朝，讦奏山东总督范志完，纵兵淫掠，及故辅周延儒。招权纳贿等情，怀宗遂逮讯志完，下狱论死，并赐延儒自尽，籍没家产。晓得迟了。一面集廷臣会议，欲亲征决战。忽有一大臣出奏道："不劳皇上亲征，臣当赴军剿贼。"怀宗闻言，不禁大喜，正是：

大陆已看成巨浸，庸材且自请专征。

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交代。

语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李闯为乱十余年，忽盛忽衰，终不得一尺寸土，迨用牛金星、李

岩等言，稍稍免杀，而从贼者遂日众。可见豪杰举事，总以得民心为要领，凶狡如李闯，且以稍行仁义，莫之能御，况其上焉者乎？张献忠则残忍性成，横行东西，无恶不作，卒至长江一带，无立足地，厥后窜入西蜀，尚得残逞二三年。盖由中原无主，任其偏据一方，莫之过问，蜀中受其涂毒，至数百里无人烟，意者其劫数使然欤？然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闯献之乱，无非由明自取。观李闯伪檄，中有陈述明弊数语，实中要肯。君子不以人废言，读之当为怅然！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却说怀宗令群臣会议，意欲亲征，偏有一大臣自请讨贼，这人就是大学士李建泰。建泰籍隶曲沃，家本饶富，至是以国库空虚，愿出私财饷军，督师西讨。若非看至后文，几似忠勇过人。怀宗喜甚，即温言奖勉道："卿若肯行，尚有何言？朕当仿古推毂礼，为卿一壮行色。"建泰叩谢，怀宗遂赐他尚方剑。越日，幸正阳门，亲自祖饯，赐酒三卮。建泰拜饮讫，乘舆启程，都城已乏健卒，只简选了五百人，随着前行。约行里许，猛闻得砉然一声，舆杠忽断，险些儿把建泰扑跌，建泰也吃了一惊，不祥之兆。乃易舆出都。忽由山西传来警报，闯军已入山西，连曲沃也被攻陷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方悔前日自请督师，殊太孟浪，且所有家产，势必陷没，为此百忧齐集，急成了一种怔仲病，勉勉强强的扶病就道，每日只行三十里。到了定兴，吏民还闭城不纳，经建泰督军攻破，笞责长吏，奏易各官，一住数日，复移节至保定。保定以西，已是流贼蔓延。没有一片干净土，建泰也不敢再行，只在保定城中住着，专待贼众自毙。完了。

怀宗以建泰出征，复命少詹事魏藻德，及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入阁辅政。景文颇有重名，至是亦无法可施。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怀宗虚心召问，景文亦惟把王道白话，对答了事。此时都外警耗，日必数十起，怀宗日夜披阅，甚至更筹三唱，尚赍黄封到阁。景文等亦坐以待旦，通宵不得安眠。一夕，怀宗倦甚，偶在案上假寐，梦见一人峨冠博带，入宫进谒，且呈上片纸，纸上只书一"有"字，方欲诘问，忽然醒悟，凝视细想，终不识主何兆验。次日与后妃等谈及，大家无非贡谀，把大有富有的意义，解释一遍。嗣复召问廷臣，所对与宫中略同。独有一给事中上言道："有字上面，大不成大，有字下面，明不成明，恐此梦多凶少吉。"可谓善于拆字。怀宗闻言，尚未看明何人，那山西、四川的警报，接连递入，便将解梦的事情，略过一边。当下批阅军书，一是自成陷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以下，统同死节。一是献忠陷重庆，杀瑞王常浩，巡抚陈士奇以下，统同遇害。怀宗阅一行，叹一声，及瞧完军报，下泪不止。各大臣亦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怀宗顾语景文道："这都是朕的过失，卿可为朕拟诏

罪已便了。”言已，掩面入内。景文等亦领旨出朝，即夕拟定罪己诏，呈入内廷，当即颁发出来。诏中有云：

> 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陷水火，殣量以壑，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凄声，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无地。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厥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至于罪废诸臣，有公忠正直，廉洁干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确核推用。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许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封侯之赏。呜呼！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尚怀祖宗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免厥愆，历告朕意。

这道谕旨，虽然剀切诚挚，怎奈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张献忠自荆州趋蜀，进陷夔州，官民望风逃遁。独女官秦良玉驰援，兵寡败归，慷慨誓众道：“我兄弟二人，均死王事，独我一孱妇人，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败退，所有余生，誓不降贼。今与部众约：各守要害，贼至奋击，否则立诛。”部众唯唯遵令。所以献忠据蜀，独石砫免灾。全国将帅，不及一秦良玉，我为愧死。四川巡抚陈士奇已谢事，留驻重庆，适神宗第五子瑞王常浩，自汉中避难来奔，与士奇协议守御。献忠破涪州，入佛图关，直抵重庆城下。城中守御颇坚，贼穴地轰城，火发被陷。瑞王、士奇等皆被执。指挥顾景，亦为所掳，泣告献忠道：“宁杀我，无杀帝子！”献忠怒他多言，竟杀瑞王，并杀顾景，又杀士奇等。天忽无云而雷，猛震三声，贼或触电顿死。献忠指天诟詈道：“我要杀人，与你何干！”遂令发巨炮，与天角胜。帝阍有灵，何不殛死这贼？复大杀蜀中士人，尸如山积。后更攻入成都，杀死巡抚龙文光，及巡按御史刘之勃。蜀王至澍，系太祖第十一子椿九世孙，袭封成都，闻城已被陷，率妃妾同投井中，阖室被害，又大索全蜀绅士，一到便杀，未及一人，大呼道：“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献忠乃命停刑。原来献忠好毁祠宇，独不毁文昌宫，尝谓：“文昌姓张，老子也姓张，应该联宗。”且亲制册文，加封文昌。不知说的什么笑话，可惜不传。此次被执的人，自己并不姓张，因传闻此事，遂设词尝试，也是命不该绝，竟得活命。献忠复开科取士，得张姓一人为状元，才貌俱佳，献忠很是宠爱，历加赏赐，忽语左右道：“我很爱这状元，一刻舍他不得，不如杀死了他，免得记念。”遂将状元斩首。

复又悬榜试士，集士子数千人，一齐击死。相传张献忠屠尽四川，真是确凿不虚。或谓献忠是天杀星下凡，这不过凭诸臆测罢了。

献忠入蜀，自成亦入晋，破汾州、蒲州，乘势攻太原。巡抚蔡懋德，与副总兵应时盛等，支持不住，与城俱亡。晋王求桂，系太祖第三子棡十世孙，嗣封太原，竟为所掳，后与秦王存枢，俱不知所终。秦王被掳事见前。自成遂进陷黎晋潞安，径达代州，那时尚有一位见危致命，百战死事的大忠臣，姓周名遇吉，官拜山西总兵，驻扎代州，，硕果仅存，不得不郑重出之。他闻自成兵至，即振刷精神，登城力御，相持旬余，击伤闯众千名。无如城中食尽，枵腹不能杀贼，没奈何引军出城，退守宁武关。自成率众蹑至，在关下耀武扬威，大呼五日不降，即要屠城。遇吉亲发大炮，更番迭击，轰毙贼众万人。自成大怒，但驱难民当炮，自率锐卒，伺隙猛攻。遇吉不忍再击难民，却想了一条计策，密令军士埋伏门侧，亲率兵开关搦战。贼众一拥上前，争来厮杀，斗不上十余合，遇吉佯败，返奔入关，故意的欲闭关门。巧值贼众前队，追入关中，一声号炮，伏兵杀出，与遇吉合兵掩击，大杀一阵。贼众情知中计，不免忙乱。急急退出关外，已伤亡了数千人。自成愤极，再欲督众力攻，还是牛金星劝他暂忍，请筑起长围，为久困计。果然此计一行，城中坐毙。遇吉遣使四出，至宣大各镇，及近畿要害，请饷增兵，偏偏怀宗又用了一班腐竖，如高起潜、杜勋等，分任监军，统是观望迁延，掯住不发。怀宗至此尚用这班腐竖，反自谓非亡国之君，谁其信之？遇吉料难久持，只是活了一日，总须尽一日的心力，看看粮食将罄，还是死守不懈。自成知城中力敝，也用大炮攻城，城毁复完，约两三次。到了四面围攻，抢堵不及，遂被贼众捣入。遇吉尚率众巷战，徒步跳荡，手杀数十人，身上矢集如猬，才晕仆地上。仓猝中为贼所得，气息尚存，还喃喃骂贼不已，遂致遇害。遇吉妻刘氏，率妇女登屋射贼，贼纵火焚屋，阖家俱死。城中士民，无一降贼，尽被杀毙。

自成入宁武关，集众会议道："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俱有重兵，倘尽如宁武，为之奈何？不如且还西安，再图后举。"牛金星、李岩等，亦踌躇未决，但劝他留住数日，再作计较。忽大同总兵姜瓖，及宣府总兵王承允，降表踵至，自成大喜，即督众起行，长驱而东，京畿大震。左都御史李邦华，倡议迁都，且请太子慈烺，抚军江南，疏入不报。大学士蒋德璟，与少詹事项煜，亦请命太子至江南督军，李建泰又自保定疏请南迁，有旨谓："国君死社稷，朕知死守，不知他往"等语。一面封宁远总兵吴三桂、唐通，及湖广总兵左良玉，江南总兵黄得功，均为伯爵，召令勤王。唐通率兵入卫，怀宗命与太监杜之秩，同守居庸关。又是一个太监。自成至大同，姜瓖即开门迎降，代王传济被杀。传济系太祖第十三子桂十世孙，世封大同，阖门遇害。巡抚卫景瑗被执，自成胁降，景瑗以头触石，鲜血淋漓，贼亦叹为忠臣，旋即自缢。大同已失，宣府当冲，太监杜勋，蟒玉鸣驺，出城三十里，恭迎贼兵。巡抚朱之冯登城誓众，无一应命，乃南向叩头，缢死城楼下。自成遂长驱至居庸关，太监杜之秩，首议迎降，唐通亦乐得附和，开关纳贼。怀宗专任内监，结局如是。贼遂陷昌平，焚十二陵。总兵李守锛战死，监军高起潜遁去，督师李建泰降贼。贼遂直扑都城，都下三大营，或降或溃。

襄城伯李国桢，飞步入宫，报知怀宗，怀宗即召太监曹化淳募兵守城，还要任用太临，可

谓至死不悟。且令勋戚大珰，捐金助饷。嘉定伯周奎，系周皇后父，家资饶裕，尚不肯输捐，经太监徐高，奉命泣劝，仅输万金。国戚如此，尚复何言？太监王之心最富。由怀宗涕泣面谕，亦仅献万金，余或千金百金不等。惟太康伯张国纪，输二万金。怀宗又搜刮库金二十万，充作军资，此时守城无一大将，统由太监主持。曹化淳又托词乏饷，所有守陴兵民，每人只给百钱，还要自己造饭。大众买饭为餐，没一个不怨苦连天，那个还肯尽力？城外炮声连天，响彻宫禁，自成设座彰仪门外，降贼太监杜勋侍侧，呼城上人，愿入城见帝。曹化淳答道："公欲入城，当缒下一人为质，请即缒城上来。"杜勋朗声道："我是杜勋，怕甚么祸祟，何必用质？"降贼有如此威势，试问谁纵使至此？化淳即将他缒上，密语了好多时。无非约降。勋又大胆入宫，极言自成势大，皇上应自为计，怀宗叱令退去。还不杀他。诸内臣请将勋拘住，勋笑道："有秦晋二王为质，我若不返，二王亦必不免了。"乃纵使复出。勋语守阉王则尧、褚宪章道："我辈富贵自在，何必担忧？"穷此一念，何事不可为？当下缒城自去。曹化淳一意献城，令守卒用空炮向外，虚发硝烟，尚挥手令贼退远，然后发炮。就中只有内监王承恩，所守数堵，尚用铅弹实炮，击死贼众数千人。兵部尚书张缙彦，几次巡视，都被化淳阻住，转驰至宫门，意欲面奏情形，又为内侍所阻。内外俱是叛阉，怀宗安得不死？怀宗还是未悟，尚且手诏亲征，并召驸马都尉巩永固入内，令以家丁护太子南行。也是迟了。永固泣奏道："亲臣不得藏甲，臣那得有家丁。"怀宗麾使退去。再召王承恩入问，忽见承恩趋入道："曹化淳已开彰义门迎贼入都了。"怀宗大掠，急命承恩讯召阁臣。承恩甫出，又有一阉入报道："内城已陷，皇上宜速行！"怀宗惊问道："大营兵何在？李国桢何往？"那人答道："营兵已散，李国桢不知去向。"说至"向"字，已三脚两步，跑了出去。待承恩转来，亦报称阁臣散值。是时夜色已阑，怀宗即与王承恩步至南宫，上登煤山，望见烽火烛天，不禁叹息道："苦我百姓！"言下黯然。徘徊逾时，乃返乾清宫，亲持朱笔写着："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写毕，即命内侍赍送内阁。其实内阁中已无一人，内侍只将朱谕置诸案上，匆匆自去。怀宗又命召周后、袁贵妃，及太子永王、定王入宫，原来怀宗生有七子，长名慈烺，已立为皇太子，次名慈烜，早殇，三名慈炯，封定王，这三子俱系周后所出；第四子名慈炤，封永王，五名慈焕，早殇，俱系田贵妃所出，还有第六第七两子，亦产自田妃，甫生即逝。百忙中偏要细叙，此为详人所略之笔，即如前时所述诸王，亦必表明世系，亦是此意。此时尚存三子，奉召入宫。周后、袁贵妃亦至，怀宗嘱咐三子，寥寥数语，即命内侍分送三人，往周田二外戚家。周后拊太子二王，凄声泣别，怀宗泣语周后道："尔为国母，理应殉国。"后乃顿首道："妾侍陛下十有八年，未蒙陛下听妾一言。致有今日，今陛下命妾死，妾何敢不死？"语毕乃起，解带自缢。怀宗又命袁贵妃道："你也可随后去罢！"贵妃亦叩头泣别，自去寻死。怀宗又召长公主到来，公主年甫十五，不胜悲恸。怀宗亦流泪与语道："你何故降生我家？"言已，用左手掩面，右手拔刀出鞘，砍伤公主左臂，公主晕绝地上。袁贵妃自缢复苏，又由怀宗刃伤左肩，并砍死妃嫔数人。乃谕王承恩道"你快去取酒来！"承恩携酒以进，怀宗命他对饮，连尽数觥，遂易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偕承恩等十数人，往成国公朱纯臣第。阍人闭门不纳，怀宗长叹数声，转至安定门，门坚不可启。仰视天色熹微，亟回御前殿，鸣

钟召百官，并没有一人到来。乃返入南宫，猛记起懿安皇后，尚居慈庆宫，遂谕内侍道："你去请张娘娘自裁，勿坏我皇祖爷体面。"内侍领旨去讫，未几返报，张娘娘已归天了。怀宗平时，颇敬礼张后，每届元日，必衣冠朝谒。后隔帘答以两拜，至是亦投缳自尽。或谓懿安后青衣蒙头，徒步投成国公第。殊不足信。怀宗复啮了指血，自书遗诏，藏入衣襟，然后再上煤山，至寿皇亭自经，年只三十五岁。太监王承恩，与帝对缢，时为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特书以志明亡。

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骏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骑马后随。自成弯弓指门，语牛宋两人道："我若射中天字，必得一统。"当下张弓注射，一箭射去，偏在天字下面插住，自成不禁愕然。金星忙道："中天字下，当中分天下。"自成乃喜，投弓而入，登皇极殿，太索帝后不得。至次日，始有人报帝尸所在，乃令舁至东华门，但见帝披发覆面，身着蓝袍，跣左足，右朱履，襟中留有遗诏，指血模糊，约略可辨。语云：

>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此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自成又索后尸，经群贼从宫中舁出，后身着朝服，周身用线密缝，容色如生，遂由自成伪命，敛用柳棺，覆以蓬厂，寻移殡昌平州，州民醵钱募夫，合葬田贵妃墓。先是禁城已陷，宫中大乱，尚衣监何新入宫，见长公主仆地，亟与费宫人救醒公主，背负而出。袁贵妃气尚未绝，亦另由内侍等救去。宫人魏氏大呼道："贼入大内，我辈宜早为计。"遂跃入御河。从死的宫人，约有一二百名。惟费宫人年方十六，德容庄丽，独先与公主易服，匿眢井中，至闯贼入宫，四觅宫娥，从眢井中钩出费氏，拥见自成。费宫人道："我乃长公主，汝辈不得无礼。"自成见她美艳，意欲纳为妃妾，及问及宫监，言非公主，乃赐爱将罗某。罗大喜，携费出宫，费宫人又道："我实天潢贵胄，不可苟合，汝能祭先帝，从容尽礼，我便从汝。"罗立从所请，于是行合卺礼。众贼贺毕，罗醉酣始入，费宫人又置酒饮罗，连奉数巨觥，罗益心喜，便语费道："我得汝，愿亦足了。但欲草疏谢王，苦不能文，如何是好？"费宫人道："这有何难，我能代为，汝且先寝！"罗已大醉，欢然就卧。费乃命侍女出房，挑灯独坐，待夜阑人寂，静悄悄的走至榻前，听得鼾声如雷，便从怀中取出匕首，卷起翠袖，用尽平生气力，将匕首刺入罗喉。罗颈血直喷，三跃三仆，方才殒命。读至此，稍觉令人一快。费氏自语道："我一女子，杀一贼帅，也算不徒死了。"遂把匕首向颈中一横，也即死节。小子有诗咏费宫人道：

> 裙钗队里出英雄，仗剑枭仇溅血红。
> 主殉国家儿殉主，千秋忠烈仰明宫。

还有一段明亡的残局，请看官再阅下回。

怀宗在位十七年，丧乱累累，几无一日安枕，而卒不免于亡。观其下诏罪己，闻者不感，飞檄勤王，征者未赴，甚至后妃自尽，子女沦胥，啮血书诏，披发投缳，何其惨也？说者谓怀宗求治太急，所用非人，是固然矣。吾谓其生平大误，尤在于宠任阉珰，各镇将帅，必令阉人监军，屡次失败，犹未之悟。至三边尽没，仍用阉竖出守要区，守武一役，第得一忠臣周遇吉，外此无闻焉。极之贼逼都下，尚听阉人主张，勋戚大臣，皆不得预。教猱升木，谁之过欤？我读此回，为怀宗悲，尤不能不为怀宗责。臣误君，君亦误臣，何怀宗之至死不悟也？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却说费宫人刺死罗贼，便即自刎，贼众排闼入视，见二人统已气绝，飞报自成。自成亦惊叹不置，命即收葬。太子至周奎家，奎闭门不纳，由太监献与自成，自成封太子为宋王。既而永定二王，亦为自成所得，均未加害。当时外臣殉难，叙不胜叙，最著名的是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华，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少卿吴麟征，右庶子周凤翔，左谕德马世奇，左中允刘理顺，检讨汪伟，太仆寺丞申佳允，给事中吴甘来，御史王章，陈良谟、陈纯德、赵譔，兵部郎中成德，郎中周之茂，吏部员外郎许直，兵部员外郎金铉等，或自刎，或自经，或投井亡身，或阖室俱尽。勋戚中有宣城伯卫时春，惠安伯张庆臻，新城侯王国兴，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皆同日死难。襄城伯李国桢，往哭梓宫，为贼众所拘，入见自成，自成令降，国桢道："欲我降顺，须依我三件大事。"自成道："你且说来！"国桢道："第一件是祖宗陵寝，不应发掘；第二件是须用帝礼，改葬先皇；第三件是不宜害太子及永定二王。"自成道："这有何难？当一一照办！"遂命用天子礼，改葬怀宗。国桢素服往祭，大恸一场，即自经死。还有一卖菜佣，叫作汤之琼，见梓宫经过，悲不自胜，触石而死。江南有一樵夫，自号髯樵，亦投水殉难。又有一乞儿，自缢城楼，无姓氏可考，只衣带中有绝命书，是："身为丐儿，也是明民，明朝既亡，我生何为"十余字。正是忠臣死节，烈士殉名，樵丐亦足千秋，巾帼同昭万古，有明一代的太祖太宗，如有灵爽，也庶可少慰了。插此转笔，聊为明史生光。统计有明一代，自洪武元年起，至崇祯十七年止，凡十六主，历十二世，共二百七十七年。结束全朝。

李自成既据京师，入居大内，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居然反面事仇，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进。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等语。无耻

若此，令人发指。自成还无暇登极，先把朱纯臣、魏藻德、陈演诸人，拘系起来，交付贼将刘宗敏营，极刑搒掠，追胁献金。就是皇亲周奎，及豪阉王之心各家，俱遣贼查抄。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二万，珍币也值数十万，王之心家抄出现银十五万，金宝器玩，亦值数十万。各降臣倾家荡产，还是未满贼意，仍用严刑拷逼，甚至灼肉折胫，备极惨酷，那时求死不遑，求生不得，嗟无及了，悔已迟了。卖国贼听者！未几自成称帝，即位武英殿，甫升座，但见白衣人立在座前，长约数丈，作欲击状，座下制设的龙爪，亦跃跃欲动，不禁毛骨俱悚，立即下座。又命铸永昌钱，字不成文，铸九玺又不成，弄得形神沮丧，不知所措，惟日在宫中淫乐，聊解愁闷。

一夕，正在欢宴，忽有贼将入报道："明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抗命不从，将统兵来夺京师了。"自成惊起道："我已令他父吴襄作书招降，闻他已经允诺，为什么今日变卦呢？"来将四顾席上，见有一个美人儿，斜坐自成左侧，不禁失声道："闻他是为一个爱姬。"自成会意，便截住道："他既不肯投顺，我自去亲征罢！"来将退出，自成恰与诸美人，行乐一宵。次日，即调集贼众十余万，并带着吴三桂父吴襄，往山海关去了。

看官听着！这吴三桂前时入朝，曾向田皇亲家，取得一个歌姬，叫作陈沅，小字圆圆，色艺无双，大得三桂宠爱。嗣因三桂仍出镇边，不便携带爱妾，就在家中留着。至自成入都，执住吴襄，令他招降三桂，又把陈圆圆劫去，列为妃妾，实地受用。三桂得了父书，拟即来降，启程至滦州，才闻圆圆被掳，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当即驰回山海关，整军待敌。可巧清太宗病殂，立太子福临为嗣主，改元顺治，命亲王多尔衮摄政，并率大军经略中原。这时清军将到关外，闯军又逼关中，恁你吴三桂如何能耐，也挡不住内外强敌。三桂舍不掉爱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遣使至清营求援。为一美人，甘引异族，这便叫作倒行逆施。多尔衮得此机会，自然照允，当下驰至关前，与三桂相见，歃血为盟，同讨逆贼。闯将唐通、白广恩，正绕出关外，来袭山海关，被清军一阵截击，逃得无影无踪。多尔衮又令三桂为前驱，自率清军为后应，与自成在关内交锋。自成兵多，围住三桂，霎时间大风刮起，尘石飞扬，清军乘势杀入，吓得闯军倒退。自成狂叫道："满洲军到了！满洲军到了！"顿时策马返奔，贼众大溃，杀伤无算，沟水尽赤。三桂穷追自成，到了永平，自成将吴襄家属，尽行杀死，又走还京师了。怎禁得三桂一股锐气，引导清军，直薄京师城下。自成料知难敌，令将所得金银，熔铸成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用骡车装载，遣兵先发，乃放起一把无名火来，焚去宫阙，自率贼众数十万，挟太子及二王西走。临行时，复勒索诸阉藏金，金已献出，令群贼一一杖逐。阉党号泣徒跣，败血流面，一半象人，一半象鬼。阉党昧尽天良，狗彘不若，处以此罚，尚嫌太轻。那时京师已无人把守，即由三桂奉着大清摄政王整辔入城。三桂进了都门，别事都无暇过问，只寻那爱姬陈圆圆。一时找不着美人儿，复赶出西门，去追自成。闯军已经去远，仓卒间追赶不上，偏偏京使到来，召他回都，三桂无奈，只好驰回。沿途见告示四贴，统是新朝安民的晓谕，他也无心顾及，但记念这圆圆姑娘，一步懒一步，挨入都中，复命后返居故第，仍四处探听圆圆消息。忽有一小民送入丽姝，由三桂瞧着，正是那日夕思念的心上人，合浦珠还，喜从天降，还管他甚么从贼不从贼，当下重赏小民，挈圆圆入居上房，

把酒谈心，格外恩爱，自不消说。惟此时逆闯已去，圆圆如何还留？闻说由圆圆计骗自成，只说是留住自己，可止追兵。自成信以为真，因将她留下。这是前缘未绝，破镜重圆，吴三桂尚饶艳福，清朝顺治皇帝，也应该入主中原，所以有此尤物呢。冥冥中固有天意，但实由三桂一人造成。清摄政王多尔衮，既下谕安民，复为明故帝后发丧，再行改葬，建设陵殿，悉如旧制。就是将死未死的袁贵妃，及长公主，也访知下落，令他辟室自居。袁贵妃未几病殁，长公主曾许字周世显，寻由清顺治帝诏赐合婚，逾年去世。独太子及永定二王，始终不知下落，想是被闯贼害死了。结束怀宗子女。京畿百姓，以清军秋毫无犯，与闯贼迥不相同，大众争先投附，交相称颂。于是明室皇图，平白地送与满清。清顺治帝年方七龄，竟由多尔衮迎他入关，四平八稳，据了御座，除封赏满族功臣外，特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敕赐册印。还有前时降清的汉员，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等，各封王拜相，爵位有差。

清廷遂进军讨李自成，自成已窜至西安，屯兵潼关。清靖远大将军阿济格，定国大将军多铎，分率吴三桂、孔有德诸人，两路夹攻，杀得自成走投无路，东奔西窜，及遁至武昌，贼众散尽，只剩数十骑入九宫山。村民料是大盗，一哄而起，你用锄，我用耜，斫死了独眼龙李自成，并获住贼叔及妻妾，及死党牛金星、刘宗敏等，送与地方官长，一并处死。李岩已为牛金星所谮，早已被自成杀死，不在话下。红娘子未知尚在否？自成已毙，清廷又命肃亲王豪格，偕吴三桂西徇四川。张献忠正在西充屠城，麾众出战，也不值清军一扫。献忠正要西走，被清将雅布兰，一箭中额，翻落马下。清军踊跃随上，一阵乱刀，剁为肉浆。闯献两贼，俱恶贯满盈，所以收拾得如此容易。

河北一带，统为清有，独江南半壁，恰拥戴一个福王由崧，由崧为福王常洵长子，自河南出走，见九十六回。避难南下。潞王常淓，亦自卫辉出奔，与由崧同至淮安。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结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四总兵，拥戴由崧，拟立为帝。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秉性忠诚，独言福王昏庸，不如迎立潞王。偏这马士英意图擅权，正想利用这昏庸福王，借他做个傀儡，遂仗着四总兵声势，护送福王至仪真，列营江北，气焰逼人。可法不得已，与百官迎入南京，先称监国，继即大位，改元弘光，用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王铎为大学士，马士英仍督凤阳，兼东阁大学士衔。这谕甫下，士英大哗，他心中本思入相，偏仍令在外督师，大违初愿，遂令高杰等疏促可法誓师，自己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即入南京，便与可法龃龉，可法乃自请督师，出镇淮扬，总辖四总兵。当令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高杰辖淮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号称四镇。分地设汛，本是最好的布置，怎奈四总兵均不相容，彼此闻杨州佳丽，都思驻扎，顿时争夺起来。还是可法驰往劝解，才各归汛地。未曾遇敌，先自忿争，不亡何待？可法乃开府杨州，屡上书请经略中原。弘光帝独信任马士英，一切外政，置诸不理。士英本是魏阉余党，魏阉得势时，非常巴结魏阉，到魏阉失势，他却极力纠弹，做一个清脱朋友。至柄政江南，又欲引用私亲旧党，作为爪牙。会大学士高弘图等，拟追谥故帝尊号，称为思宗，士英与弘图不合，遂运动忻城伯赵之龙，上疏纠驳，略言："思非美谥，弘图敢毁

先帝，有失臣谊。”乃改“思”为“毅”。先是崇祯帝殉国，都中人士，私谥为怀宗，小子上文叙述，因均以怀宗相称，至清廷命为改葬，加谥为庄烈愍皇帝，所以后人称崇祯帝，既称怀宗，亦称思宗、毅宗、或称为庄烈帝，这也不必细表。

且说马士英既反对弘图等人，遂推荐旧党阮大铖。大铖冠带陛见，遂上守江要策，并自陈孤忠被陷，痛诋前时东林党人。他本有些口才，文字亦过得去，遂蒙弘光帝嘉奖，赐复光禄寺卿原官。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等，俱言大铖为逆案巨魁，万难复用，疏入不报。士英又引用越其杰、田卿、杨文骢等，不是私亲，便是旧党，吕大器上书弹劾，大为士英所恨，遂阴召刘泽清入朝，面劾大器，弘光帝竟将大器黜逐。适左良玉驻守武昌，拥兵颇众，士英欲倚为屏蔽，请旨晋封良玉为宁南侯。良玉与东林党人，素来联络，闻士英斥正用邪，很以为非，即令巡按御史黄澍，入贺申谢，并侦察南都动静。澍陛见时，面数士英奸贪，罪当论死。士英颇惧，潜赂福邸旧阉田成、张执中等，替他洗刷，一面佯乞退休。弘光帝温谕慰留，且令澍速还湖广。澍去后，诏夺澍官，且饬使逮问。良玉留澍不遣，且整兵待衅。

弘光帝是个糊涂虫，专在酒色上用功，暗令内使四出，挑选淑女。内使仗着威势，见有姿色的女子，即用黄纸贴额，牵扯入宫。居然用强盗手段。弘光帝恣情取乐，多多益善。且命太医郑三山，广罗春方媚药，如黄雀脑蟾酥等，一时涨价。阮大铖又独出心裁，编成一部燕子笺，用乌丝阑缮写，献入宫中，作为演剧的歌曲。复采集梨园弟子，入宫演习。弘光帝昼看戏，夜赏花，端的是春光融融，其乐无极。乐极恐要生悲，奈何？刘宗周在籍起用，命为左都御史，再三谏诤，毫不见从。姜曰广、高弘图等，为了一个阮大铖，不知费了多少唇舌，偏弘光帝特别加宠，竟升任大铖为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曰广、弘图，及刘宗周等，不安于位，相继引退。士英且再翻逆案，重颁《三朝要典》，一意的斥逐正人，蒙蔽宫廷。史可法痛陈时弊，连上数十本章疏，都是石沉大海，杳无复音。清摄政王多尔衮闻可法贤名，作书招降，可法答书不屈，但请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赴北议和。此时中原大势，清得七八，那肯再允和议？当将懋第拘住，胁令归降。懋第也是个故明忠臣，矢志不贰，宁死毋降，卒为所害。

清豫王多铎，遂率师渡河，来夺南都，史可法飞檄各镇，会师防御。各镇多拥兵观望，只高杰进兵徐州，沿河设戍，并约睢州总兵许定国，互相联络，作为犄角。不意定国已纳款清军，反诱高杰至营，设宴接风，召妓侑酒，灌得高杰烂醉如泥，一刀儿将他杀死，翻天鹞做了枉死鬼，但未知邢氏如何？定国即赴清营报功。清军进拔徐州，直抵宿迁，刘泽清遁走。可法飞书告急，南都反促可法入援。原来宁南侯左良玉，以入清君侧为名，从九江入犯，列舟三百余里。士英大恐，因檄令可法入卫。可法只好奉命南旋，方渡江抵燕子矶，又接南都谕旨，以黄得功已破良玉军，良玉病死，令他速回淮扬。可法忙返扬州，尚似出援淮泗，清兵已从天长、六谷，长驱而来。那时扬州城内的兵民，已多逃窜，各镇兵无一来援，只总兵刘肇基，从白洋河赴急，所部只四百人。至清军薄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本驻营城外，不战先降，单剩了一座空城，由可法及肇基，死守数日，饷械不断，竟被攻入。肇基巷战身亡，可法自刎不死，被一参将拥出小东门。可

法大呼道："我是史督师！"道言未绝，已为清兵所害，戎马蹂躏，尸骸腐变。直至次年，家人用袍笏招魂，葬扬州城外的梅花岭，明史上说他是文天祥后身，是真是伪，不敢臆断。南都殉难，以史公为最烈。

惟扬州已下，南都哪里还保得住？清兵屠了扬州，下令渡江，总兵郑鸿逵，郑彩守瓜州，副使杨文骢驻金山，闻清兵到来，只把炮弹乱放，清兵故意不进，等到夜深天黑，恰从上流潜渡。杨郑诸位军官，到了天明，方知清兵一齐渡江。不敢再战，一哄儿逃走去了。警报飞达南京，弘光帝还拥着美人，饮酒取乐，一闻这般急耗，方收拾行李，挈着爱妃，自通济门出走，直奔芜湖。马士英、阮大铖等，也一并逃去，忻城伯赵之龙，与大学士王铎等，遂大开城门，恭迎清军，清豫王多铎，驰入南都，因是马到即降，特别加恩，禁止杀掠。休息一天，即进兵追弘光帝，明总兵刘良佐，望风迎降。

是时江南四镇，只剩了一个黄得功，他前曾奉命攻左良玉，良玉走死，乃还屯芜湖。会值弘光帝奔到，不得已出营迎驾，勉效死力。隔了一日，清兵已经追到，得功督率舟师，渡江迎战，正在彼此鏖斗的时候，忽见刘良佐立马岸上，大呼道："黄将军何不早降？"得功不禁大愤，厉声答道："汝为明将，乃甘心降敌么？"正说着，突有一箭飞来，适中喉间左偏，鲜血直喷，得功痛极，料不可支，竟拔箭刺吭，倒毙舟中。史公以外，要推黄得功。总兵田雄，见得功已死，起了坏心，一手把弘光帝挟住，复令兵士缚住弘光爱妃，送至对岸，献入清营。一位风流天子，只享了一年艳福，到了身为俘虏，与爱妃同解燕京，眼见得牺牲生命，长辞人世。江南一带，悉属清朝，遂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大明一代，才算得真亡了。点醒眉目，作为一代的结局。

后来潞王常淓，流寓杭州，称为监国。不到数月，清兵到来，无法可施，开门请降。故明左都御史刘宗周，绝粒死节。鲁王以海，自山东航海避难，转徙台州，由故臣张国维等，迎居绍兴，亦称监国。才历一年，绍兴为清兵所陷，以海遁入海中，走死金门。唐王聿键，前因勤王得罪，幽居凤阳，南都称帝，将他释放，他流离至闽，由郑芝龙、黄道周拥立为帝，改元隆武。明贼臣马士英、阮大铖二人，私降清军，导入仙霞关，唐王被掳，自尽福州。马阮两贼，也被清军杀死。马阮之死，亦特别提明，为阅者雪愤。唐王弟聿𨮁，遁至广州，由故臣苏观生等，尊他为帝，改年绍武，甫及一月，清军入境，聿𨮁又被掳，解带自经。桂王由榔，系神宗子常瀛次子，常瀛流徙广西，寓居梧州，南都已破，在籍尚书陈子壮等，奉他监国，未几病殁，子由榔曾封永明王，至是沿称监国，寻称帝于肇庆府，改元永历。这永历帝与清兵相持，迭经苦难，自清顺治三年起，直熬到顺治十六年，方弄得寸土俱无，投奔缅甸。居缅两年，由清降将平西王吴三桂，用了兵力，硬迫缅人献出永历帝，把他处死。明室宗支，到此始尽。外如故明遗臣，迭起迭败，不可胜记，最著名的是郑芝龙子郑成功。芝龙自唐王败殁，降了清朝，独成功不从，航海募兵，初奉隆武正朔，继奉永历正朔，夺了荷兰人所占的台湾岛，作为根据。传了两世，才被清军荡平。小子前编《清史通俗演义》，把崇祯以后的事情，一一叙及。《清史》出版有年，想看官早已阅过，所以本回叙述弘光帝，及鲁、唐、桂三王事，统不过略表大纲，作为《明史演义》的残局。百回已尽，笔秃墨干，但记得明末时代，却有好几首吊亡诗，凄

楚呜咽，有巫峡啼猿的情景，小子不忍割爱，杂录于后，以殿卷末。诗曰：

盈廷抛旧去迎新，万里皇图半夕沦。
二百余年明社稷，一齐收拾是阉人。

画楼高处故侯家，谁种青门五色瓜？
春满园林人不见，东风吹落故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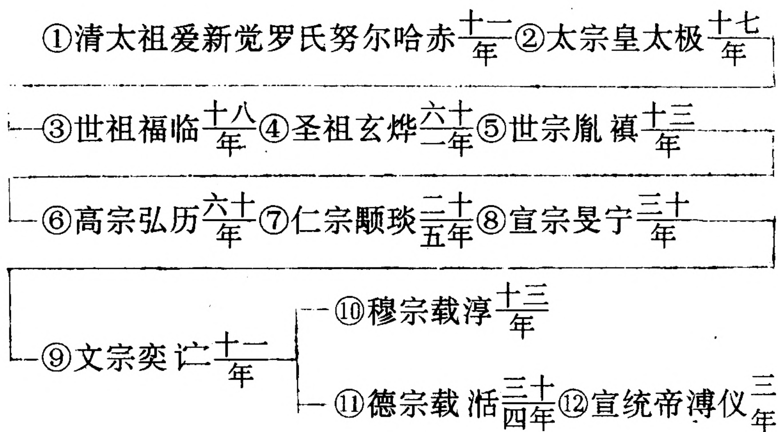
风动空江羯鼓催，降旗飘飐凤城开。
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

词客哀吟石子冈，鹧鸪清怨月如霜。
西宫旧事余残梦，南内新词总断肠。

本回举三桂乞援，清军入关，闯献毙命，南都兴废，以及鲁唐桂三王残局，统行包括，计不过五千余字。得毋嫌其略欤？曰非略也。观作者自道之言，谓已于《清史演义》中一一叙明，此书无庸复述。吾谓即无《清史》之演成，就明论明，亦应如是而止，不必特别加详也。盖明史尽于怀宗，《明史演义》即应以怀宗殉国为止，后事皆与清史相关，当列诸《清史》中，以分界限。不过南都半壁，犹可为明室偏安之资，假令弘光帝励精图治，任贤去邪，则即不能规复中原，尚可援东晋南宋之例，绵延十百年，谓为非明不可得也。自南都破而明乃真亡，故本回犹接连叙下。至如鲁唐桂三王，僻处偏隅，万不足与满清抗衡，约略叙及，所以收束全明宗室，简而不漏，约而能赅。全书以此为终回，阅者至此，得毋亦叹为观止乎？



清代世系图



①清太祖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十一年②太宗皇太极十七年
③世祖福临十八年④圣祖玄烨六十一年⑤世宗胤禛十三年
⑥高宗弘历六十年⑦仁宗颙琰二十五年⑧宣宗旻宁三十年
⑨文宗奕亡十一年
⑩穆宗载淳十三年
⑪德宗载湉三十四年⑫宣统帝溥仪三年

自序

革命功成，私史杂出，排斥清廷无遗力，甚且摭拾宫闱事，横肆讥议，识者喟焉。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至亿万斯年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昔龙门司马氏作史记，蔚成一家言，其目光之卓越，见解之高超，为班范以下诸人所未及，而后世且以谤史讥之；乌有不问是非，不辨善恶，并置政教掌故于不谭，而徒采媟亵鄙俚诸琐词，羼杂成编，即诩诩然自称史笔乎？以此为史，微论其穿凿失真也，即果有文足征，有献可考，亦无当于大雅；劝善惩恶不足，鬻奸导淫有余矣。

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慊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椠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顾亦安知非近人著述，不就其大者立论，胡人犬种，说本不经，卫女狐绥，言多无据；鉴清者但以为若翁华胄，夙无秽闻，南面称尊，非我莫属；而攀鳞附翼者，且麇集其旁，急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之赏，几何不易君主为民主，而仍返前清旧辙也。

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成书四册，凡百回，都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宬，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稿甫就，会文堂迫于付印，未遑修饰，他日再版，容拟重订，阅者幸勿诮我疏略也。是为序。中华民国五年七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目　　录

第 一 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开场白若庄若谐，寓有深意，读者莫被瞒过。这联语是前清时代的官民，每年写上红笺，当作新春的门联，小子从小到大，已记得烂熟了。曾记小子生日，正是前清光绪初年间，当时清朝虽渐渐衰落，然全国二十余行省，还都是服从清室，不敢抗命。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各安生业，共乐承平，仿佛是汪洋帝德，浩荡皇恩。比今日何如？到小子五六岁时，尝听父兄说道：“我国是清国，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因此小子脑筋中，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样。嗣后父兄令小子入塾，读了赵钱孙李，念了天地玄黄，渐渐把清朝二字，也都认识。至《学》《庸》、《论》、《孟》统共读过，认识的字，差不多有三五千了。塾师教小子道：“书中有数字，须要晓得避讳！”小子全然不懂，便问塾师以何等字样，应当避讳？塾师写出玄字，烨字，胤字，弘字，颙字，詝字，指示小子道：“此等字都应缺末笔。”又续写历字，宁字，淳字，随即于历字，宁字，淳字旁，添写一厤字，甯字，湻字，指示小子说道：“历字应以厤字恭代，宁字应以甯字恭代，淳字应以湻字恭代。”小子仍莫明其妙，直待塾师详细解释，方知玄字烨字是清康熙帝名字，胤字是清雍正帝名字，弘字历字是清乾隆帝名字，颙字是清嘉庆帝名字，宁字、詝字、淳字是清道光、咸丰、同治帝的名字。人名不能乱写，所以要避讳的。这等塾师也算难得了。

后来入场考试，益觉功令森严，连恭代的字，都不敢写，方以为大清统一中原，余威震俗，千秋万岁，绵延不绝，可以与天同休了。虚写得妙。谁知世运靡常，兴衰无定，内地还称安静，海外的风潮，竟日甚一日。安南、缅甸，是中国藩属，被英法两国夺去，且不必说，清朝原是慷慨得很。忽然日本国兴兵犯界，清朝遣将抵御，连战连败，没奈何低首求和，银子给他二百四十兆两，又将东南的台湾省，澎湖群鸟，双手捧送，日本国方肯干休。过了两三年，奉天省内的旅顺大连湾，被俄国租占了去；山东省内的胶州湾，被德国租占了去；胶州湾东北的威海卫，被英国租占了去；广东省内的广州湾，被法国租占了去。而且内地的矿山铁路，也被各国占去不少。这便叫作国耻。

嗣是清朝威势全失，外患未了，内忧又起，东伏革命党，西起革命军，扰乱十多年，清廷防不胜防。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呢。平心之论。我想中国的人心，实在是靠不住的。清朝存在的时候，个个吹牛拍马，说他帝德什么大，皇恩什么深，到了清室推翻，又个个批他一钱不值，这又何苦？帝王末路大都如是。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

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是极是极。不过转到末代，主弱臣庸，朝政浊乱，所以民军一起，全局瓦解。现在清朝二字，已成过去的历史，中国河山，仍然照旧。要想易乱为治，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择善而从，不善则改，古人说的“殷鉴不远”，便是此意。揭出全书，宗旨何等正大光明，不比那寻常小说家，瞎三话四，乱造是非。

闲文少表。且说清朝开基的地方，是在山海关外沈阳东边。初起时，只一小小村落，聚群而居，垒土为城，地名鄂多哩，人种叫作通古斯族。他的远祖，相传是唐虞以前，便已居住此地，称为肃慎国。帝舜二十五年，肃慎国进贡弓箭，史册上曾见过的。传到后代，人口渐多，各分支派，大约每一部落，戴一首领，多生得骨胳魁梧，膂力强壮，并且熟习骑射，百步穿杨。赵宋时代，金太祖阿骨打，是他族内第一个出色人物，开疆拓土，直到黄河两岸，宋朝被他搅扰的了不得。后来蒙古兴起，金邦渐衰，蒙古与南宋联兵，将他吞灭，还有未曾死亡的遗族，逃奔东北，伏处海滨。经过了二百多年，又产出一个大人物来，这个人物，说是天女所生，真正奇事！天女如何下降，不知与天孙织女作何称呼？小子尚不敢凭空捏造，是从史籍上翻阅得来：天女生在东北海滨长白山下，有姊妹三人，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幼名佛库伦。三人系出同胞，相亲相爱。只是塞外风俗，与内地不同，男子往来游牧，迁徙无常，女子亦性情活泼，最爱游玩。一日，姊妹三人，散步郊原，到了长白山东边，有一座布库里山，洞壑清幽，别有一种可人的景致。那时正是春风澹荡，春日迷离，黄鸟双飞，绿枝连理。暗藏春色。三人欢喜非常，便从山下蹀躞前行。约里许，但见一泓清水，澄碧如镜，两岸芳草茸茸，铺地成茵，真是一副好床褥。就假此小坐。佛库伦天真烂漫，春兴正浓，就约两姊妹解衣洗浴。浴未毕，忽闻鸟声嚄唶前来，三人昂首上观，约有两三只灵鹊，仿佛像姊妹花一般。绝妙对偶。就中有一鹊吐下一物，不偏不倚，正坠在佛库伦衣上，佛库伦眼快手快，急忙拾取，视之，乃一可口的食物。是何物耶？试掩卷猜之！他也不辨名目，就衔在口内，两姊问他所拾何物，他已从口中囫囵咽下，模糊答道：“是一颗红色的果子。”拾到便吃，真是一个半开化的女子。两姊也不及细问，遂各上岸，着好衣服，缓步同归。谁知佛库伦服了此药，肚子竟膨胀起来，他自己也不知所以。到十个月后，竟产出一男，不但状貌魁奇，而且语言清楚，佛库伦不忍抛弃，就在家中抚养。

光阴迅速，襁褓婴儿，竟作髫年童子。只是佛库伦无夫而孕，未免惹人议论。幸而穷荒草昧，人迹稀少，始得抚育成人。可见天女之说，本来荒诞。儿名叫作布库里雍顺，系是佛伦库所取，因他在布库里山下，食了朱果，以致孕育，所以特地将布库里三字，作为儿名，留一纪念。布库里雍顺，到了十多岁，颖悟非凡，自念有母无父，当属何族，遂问他母亲佛库伦。佛库伦命以爱新觉罗四字。爱新觉罗，是长白山下居民的土音，其后布库里雍顺遗裔建一满州国，遂相传为满洲语，若作汉文解说，爱新与金字同音，觉罗即姓氏意义，布库里雍顺的族系，即此可以明白了解。佛库伦是否天女，小子也不消细说了。以不解解之。

且说布库里雍顺渐渐长大，也学些骑马射箭的技艺，闲暇时又在河边折柳编筏。看

官！你道他折柳编筏，是何意思？他是具有大志。暗想穷居草莽，终究没有生色，若将柳条编成一筏，可以驾筏出游。果然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柳条越编越多，越多越大，居然成了一叶扁舟，布库里雍顺喜不自禁，就轻轻在筏上坐住，顺着河流，飘扬而去，英雄冒险，胆大敢为，冥冥中亦像有风伯河神，当先引导，竟把那布库里雍顺送到一个安乐的地方。这是乘风破浪的模样。

原来长白山东南有一大野，名叫鄂谟辉。野中有一村落，约数十百家，这数十百家内，只分三姓，习成强悍，专喜械斗，因此自相残杀，连岁不休。近时中国内地村民，亦有好械斗者，岂亦为三姓遗风所传染耶？一笑。一日，有女子汲水，见一柳筏，随流漂至，其间有青年男子，端坐在内，顿时骇异非常，急忙回告父兄。那时父兄即临河眺望，果然岸旁有一少年，头角峥嵘，仪表英伟。不觉失声道："这是天生神人。"随即引之登陆，问从何来？布库里雍顺从容对答，说是天女所生，由长白山下至此。霎时间哄动乡间，无论男女老幼，一齐出观，见了布库里雍顺，都道这个好郎君，真正难得。于是各邀布库里雍顺至家。仿佛一桃花源。东牵西扯，几至大家争论起来，还是布库里雍顺从旁劝解，说我初到此地，辱承待爱，自当次第谒候。又指汲流女子的父兄道："我与他相见最早，理应先到他家，问候起居。"众人见他举止谦恭，吐属风雅，便个个叹服，一无异言。布库里雍顺就随了汲流女子的父兄，直至家内。那家格外优待，饷以酒食。饮半酣，座上老人更详问氏族，布库里雍顺一一还答。老者又问以婚未？布库里雍顺答言未婚。老者即起身入室，半晌间引一少女出室来前。走近视之，虽是乡村弱质，倒也体态端方。未知亦是天女否？仔细端详，就是汲流女子。老者嘱女子对答行礼，布库里雍顺亦离座作答。礼毕，女子转身入室，老者便对布库里雍顺道："小女伯哩年将及笄，如蒙不弃，愿附姻好。"布库里雍顺不得不推逊一番。老者执意不允，布库里雍顺方与老者行翁婿礼。老者拟择日成婚，自是布库里雍顺就住在此家。暇时到村中各家问讯，村人见他彬彬有礼，无不欢迎。

到了吉日，一对小夫妻，谐了眷属。大众都到老者家贺喜。顿时高朋满座，佳客盈门。就中有一个白发朱颜的老丈，对主人道："好一个小朗君，被你家夺作女婿。"又向众人道："这是圣人出世，到吾村内，也算是阖村幸福。吾村连岁械斗，弄得家家不安，人人耽忧，现在不若奉此小郎君为主，一切听他指挥。倒可解怨息争，安居乐业，大众以为何如"" 众人听这一席言语，个个鼓掌赞成，欢声如雷。也不待布库里雍顺允与不允，竟一齐请他上坐，奉他作为部长，呼为贝勒。布库里雍顺得此天假的奇缘，遂运用智谋，部勒村居人民，建设堡寨，创造鄂多哩城，成了一个爱新觉罗部，作满州开基的始祖。后人有诗赞道：

峨峨长白映无垠，朱果祥征佛库伦。
集庆星源三百载，觉罗禅亦衍云礽。

布库里雍顺后，传了数代，又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比布库里雍顺似还强得多哩。看官！你道是谁？且少待片刻，容小子下回报名。

是回为全书总冒，将下文隐隐呼起，并将作书总旨，首先揭示。入后叙满洲源流。运实于虚，亦有弦外深意，确是开宗明义之笔。

成为帝王，败即寇贼，何神之有？我国史乘，于历代开国之初，必溯其如何祯祥？如何奇异？真是谬论。是回叙天女产子，朱果呈祥等事，皆隐隐指为荒诞，足以辟除世人一般迷信，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

第　二　回
丧二祖誓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

却说布库里雍顺所建的鄂多哩城，在今辽宁省勒福善河西岸，去宁古塔西南三百多里。此地背山面水，形势颇佳。究竟是小小部落，无甚威名。当时明朝统一中原，定都燕京，只在山海关附近设防，塞外荒地，视同化外，就是比鄂多哩城，阔大几倍，也不暇去理保，何况这一个小小土堡呢？谁知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自布库里雍顺开基后，子子孙孙，相传不绝，其间虽迭有兴衰。到了明朝中叶，出了一个孟特穆，智略过人，把祖基格外恢拓，渐渐西略，移住赫图阿拉地。赫图阿拉在长白山脉北麓，后来改名兴京便是。

孟特穆四世孙名叫福满。福满有六子，第四子觉昌安，继承先业，居住赫图阿拉城，还有五子，亦各筑城堡，环卫赫图阿拉统称宁古塔贝勒。觉昌安率领各贝勒，攻破邻近部落，拓地渐广，生了数子，四子名塔克世，娶喜塔喇氏为妇。这喜塔喇氏并非天女，呼应得妙。偏生出一个智勇双全，出类拔萃的儿子来，这人就是大清国第一代皇帝，清朝子孙，称为太祖，努尔哈赤是他英名。众儿郎喝一声采。他出世时，祖父俱存。他有一个堂姊，是觉昌安女孙，出嫁与古埒城阿太章京，已有数年。不料明朝遣总兵李成梁，驻守辽西，阴忌觉昌安，招诱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合兵围攻古埒城。这古埒城地方狭小，那里挡得住大军，连忙差人到觉罗部求救，觉昌安得报，恐女孙被陷，遂与塔克期带领全部兵士，驰救古埒城，与敌兵接仗，不分胜负。阿太章京见救兵已到，开城迎入，城中得了一支生力军，人心少安。

觉昌安上城巡视，不分昼夜，每日指挥部众，极力防御，忽见城下一人，扣马而至，大呼开门，觉昌安从上俯视，其人非他，乃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也。原来尼堪外兰，旧隶觉昌安部下，因此相识。便问汝来何意？答言闻主子到此，特来禀见。觉昌安见无随兵，即开门纳入。尼堪外兰既入城，至觉昌安前，即抱膝请安。觉昌安命之起坐，问何故联

明攻城？尼堪外兰婉言谢罪，并云："前未知古埒城主，与主子有亲，故敢冒犯，今闻主子远道驰救，方识有婚姻关系。现已向明李总兵前，盛说主子威德及人，不宜与敌，李总兵已愿退兵，若主子再令古埒城主，向明廷岁献方物，李总兵且当上表明廷，请给主子封爵，管领建州。"明称长白山部为建州卫。觉昌安道："汝言果真么？"尼堪外兰急得发誓道："如有狂言，愿死乱刀之下。"大诈似信。觉昌安大喜，令阿太章京设宴相待，席间叙谈。尼堪外兰极力趋承，越说得天花乱坠，什么龙虎将军印，什么建州卫都督敕书，不由觉昌安不信。喜人家拍马屁，总要吃亏。饮毕，辞去。次日城下各军，果然齐退，阿太章京见敌军退尽，拜谢觉昌安父子救援之恩，一面备办盛筵，款待觉昌安父子，一面烹羊宰猪，犒飨军士。大众饮得酩酊大醉，至晚各自鼾睡。醉死梦生。谁知蓦地里炮声大震，喊杀连天。众人从睡梦中惊醒，不识何处大兵，从天而下。身不及披衣，而头已断，手不及持刃，而臂已离，纷纷扰扰的一夜，城中的兵民，多半向鬼门关上挂号报到。觉昌安父子及阿太、章京两夫妻，也亲亲热热，一淘儿归阴去了。趣语。古人说得好："福兮祸倚，乐极悲生。"只为觉昌安误信奸言，遂中了尼堪外兰的诡计。到此方说出原因。

是时努尔哈赤年方二十五岁，因祖父二人往援古埒城，常着人探听消息。先接到明军撤围的音信，颇自安心，嗣后续闻瞥耗，至祖父被害一节，不觉大叫一声，晕倒于地。颇有孝思。及众人救醒，放声大哭。连他伯叔兄弟，都各凄然。当下检查武库，只留遗甲十五副，一一携出，指示伯叔兄弟，提出复仇二字，哀恳臂助。那时伯叔兄弟，自然感愤得很，分着遗甲，一拥出城，向东而去。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此举不谓无名。

且说尼堪外兰用诡计袭破古埒城，掳了些金银财宝，搬回图伦，终日流连酒色，任情取乐。想是活不耐烦了。忽报努尔哈赤兵到，顿觉仓皇失措，勉强招集部众，出城对敌。努尔哈赤不待图伦兵列阵，即纵马直出。当先踹入敌阵中，部众乘势跟上，逢人便杀，见首辄斫，仿佛是生龙活虎一般。图伦兵从未见过这般利害，霎时间纷纷退走。尼堪外兰见事不妙，忙拍转马头，落荒逃走。此时恰无计可施了。努尔哈赤追赶不及，收兵入图伦城，下令降者免死。城内外兵民，闻此号令，都投首乞降，休息一天，复发兵追寻尼堪外兰，终无下落。旋探知尼堪外兰已窜入明边，乃回赫图阿拉城，修书致明朝边吏。书中大意，是请归祖父丧，及拿交尼堪外兰。明边吏将此书上达明廷。此时正在明朝万历年间，老成凋谢，佞人用事，文武各官，多半是酒囊饭袋。误国该死。见了此书，就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是万不能允的；有的说是允他一半；嗣经执掌朝纲的大员，以李成梁无故兴兵，亦属非是，但执送尼堪外兰，有损国威，不若归丧给爵，买他欢心为是。神宗皇帝准了此议，遂令差官奉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建州卫都督册书一函，龙虎将军印一颗，并送还觉昌安父子的棺木。若此努尔哈赤，也算是万分荣幸了。

差官到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以礼迎入，北向受封。是已有君臣之分了。只因尼堪外兰未曾拿交，仍央差官回请。差官去后，待至数月，毫无音响。努尔哈赤复仇心切，整日里招兵买马，大修战具，分黄红蓝白四旗，编成队伍，旌旗变色，壁垒生新。一日升帐宣令，饬部下头目，排队出发，直指明边。众头目请道："此去攻明，必须经过某某部落，须先向假道方可。"努尔哈赤道："不必！有我当先开路，汝等紧随便是。"大众无言可说，

便跟着努尔哈赤出城。车驰马骤，风掣电驰，所过各部落，毫无防备，由他进行。稍强横的部民，拦阻马头，不是被刀杀死，便是被箭射死。太不讲理！行了数日，距明境只三十里，努尔哈赤便命部众停住，扎好了营，令队长齐萨率壮士数十人，往明境叩关，索交尼堪外兰。是时明总兵李成梁。已由明廷谴责，说他无端启衅，褫职回籍，调了一个新总兵，懦弱无能。闻觉罗部遣众叩关，惊慌的了不得，不得已派一属弁，与军士百人，出城与齐萨会议。齐萨所说的，无非是索交尼堪外兰，否则兵戎相见，差弁无可辩驳，只得唯唯而还。也是尼堪外兰恶贯满盈，命数该绝，正在城中探听消息，踯躅前行。无巧不成话，偏与差弁相遇，差弁即将他骗入署中，禀明总兵，一声呼喝，将尼堪外兰反绑起来。推入囚车，遣两役舁出，像扛猪的扛了去。趣绝。扛到郊外，送交清营。当由垂辫的兵役数名，从囚车内一把抓出，拖入帐中。尼堪外兰已魂飞天外，但闻得一声惊堂木，接连有“你这骗贼，也有今日”两语，正思开目张望，可奈乱刃交下，血晕心迷，霎时间一道魂灵，归入地府，适应了前日誓言。一报还一报，骗子究竟做不得，假愿也是罚不得。

自是努尔哈赤与明朝和好，每岁输送方物，明廷亦岁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并许彼此人民互市塞外。

这觉罗部渐渐富强，名为明朝藩属，实是明朝敌国。句中有眼。远近部落，又被他并吞不少。那时这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乘着这如日方升的气象，想统一满洲，奠定国基。当命工匠兴起土木，建筑一所堂子，作为祭神的场所。工匠等忙碌未了，忽掘起一块大碑，上有六个大字，忙报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不见犹可，见了碑文，暗觉惊诧异常。他却阳为镇定，仔细摩挲了一回，突然向工人道：“这妖言不足信，快与我击断此碑！”确肖雄王口吻。看官！你道这碑文是如何说？乃是“灭建州者叶赫”六字。煞是可惊，隐为后文伏笔。此碑既由工人击断，努尔哈赤始退回帐中，心中却闷闷不乐。次日来了一个外使，说是奉叶赫贝勒命，来此下书。努尔哈赤暗想道：“偌大这叶赫部，乃竟来与我作对么？”踌躇了一会，方唤来使入帐。来使呈上书信，努尔哈赤展视之，但见书上写着：

> 叶赫国大贝勒纳林布禄，致书满洲都督努尔哈赤麾下：尔处满洲，我处扈伦，言语相通，势同一国，今所有国土，尔多我寡，盍割地与我？

努尔哈赤看到此句，不由的怒气上冲，将来书扯得粉碎，掷还来使，并向来使说道：“我国寸土寸金，就使汝主首级来换，也是不允。”说罢，命左右逐出来使。使者抱头鼠窜而去。努尔哈赤即于次日出城阅兵，严行部勒，详申军律，并命军士日夜操练，专待叶赫兵到，与他厮杀。有备无患。

且说叶赫国在满洲北方，与哈达、辉发、乌拉三部，互为联络，名扈伦四部，明朝称他为海西卫。又以哈达居南，叫作南关，叶赫居北，叫作北关。叶赫为扈伦大国，清灭叶赫，始及明境，故叙述较详。叶赫最强，又与明朝互通聘问，明朝亦略给金帛，令他防卫塞外。叶赫主纳林布禄闻努尔哈赤统一满洲，料他具有大志，宜趁势力未足的时候，翦灭了他，方无后虞，思想也自不错，可惜没有能力。只是无故不能发兵，遂想出下书的计策，借些因头，作

为发兵的话柄。到了差人回国，将努尔哈赤的言语，一一传达，纳林布禄勃然道："有这样大言，我明日便去灭除了他。"差人道："主子不要轻觑满洲，他部下多是勇夫，不容易对仗呢！"纳林布禄道："你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看你爷明日踏平满洲哩。"越会说大话，越是没用。次日，便差各将弁四路下书，纠合远近各部，合攻满洲，事成当平分满洲土地。过了数日，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各率三千兵到叶赫。又过了数日，长白山下的珠舍哩、讷殷二部，已有复书，说已各发兵二千，在中途等候。又过了数日，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或发兵一千，或发兵一千五百，也到叶赫境内。是时纳林布禄欢喜异常，忙把部下的兵卒，一齐发出，除老弱不计外，统计有一万多人，会合各部联军，祭旗出发。途中又会着长白山下二部兵士，共得三万多人，浩浩荡荡，杀奔满洲来。写得有声有色，以衬下文努尔哈赤之能。

警报传到努尔哈赤耳中，即饬兵士驻守札喀城，阻住叶赫各部兵来路。纳林布禄到了札喀城，望见城上旗帜鲜明，刀枪森竖，料知有备，令军士退后三里，扎定营寨。次日，有探马来报，说满洲主努尔哈赤带领全部人马，扎住古埒山，纳林布禄全不在意。原来札喀城在赫图阿拉西北六十里，城右有古埒山，蜿蜿蜒蜒，包围大城。兵法云"倚山为寨。"所以努尔哈赤在山下立营。纳林布禄不知占夺此山，已输了一着。又次日，纳林布禄正准备迎敌，闻报敌兵已到，即出帐上马，率军对仗。但见前面来的满洲军，只有百余骑，老少不一，带兵的头目，也没有十分骁勇，分明是诱敌的兵。他在马上大笑道："这样小妮子，也想同我对仗，真是满洲的气数。"慢着！话未毕，旁闪出一将道："人人说满洲强盛，看这等老弱残兵，教咱们一队兵士，已杀他片甲不留，各部将弁，都可休息，主子更不必劳动呢。"纳林布禄视之，乃是叶赫西城统领，名叫布塞，即大喜道："你去罢！"布塞便率队上前，呐一声喊，直扑满洲军。满洲军不与交战，竟向后退去。其诈可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只见满洲军都退入山谷中，布塞也不管好歹，追入山谷。粗莽之至。忽喊声大起，一彪军从谷内拥出，截住布塞厮杀。正酣斗间，科尔沁部统领明安亦率部兵追至，他恐布塞得了首功，故急急赶来。满洲军见布塞得了援军，又纷纷退走。此路伏兵，还是诱敌。布塞仍策马前进，明安率兵紧随。转了一坡，又过一坡，越走越险，越险越窄。走入死路去了。刺斜里喊声又起，复来一彪军，将布塞明安的兵，截作两段，前面的满洲军，也回转身来，夹攻布塞。布塞军顿时大乱。忽有一将持刀突入，到布塞马前，布塞措手不及，被他一刀劈于马下。部下军士，无处逃生，都做了刀头之鬼。真正片甲不留。明安知前军被截，急忙退走，确是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情形。不想满洲军已满山遍野的掩杀前来，明安只得纵马而逃，不顾山路上下，拼命的奔走。忽闻扑塌一声，马被陷入淖中，明安急忙下马，轻轻的抓上山壁，已是拖泥带水的要不得。他便弃了鞍马，带爬带走的逃了去。要想争功，便弄到这般田地。

当时纳林布禄信了布塞的言语，回到帐中，满望捷报，忽听帐外喊声震地，急上马出视，正遇着一彪雄军，为首的一员大将，眉现杀气，眼露威棱，手中持一大刀，旋风般杀将来。看官！你道是谁？就是满洲主努尔哈赤。此处方现。纳林布禄忙拔刀对敌，战了三五回合，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正惶急间，旁边走过了布占泰，是乌拉部贝勒的兄弟，

见纳林布禄刀法散乱，忙向前敌住，纳林布禄才一歇手，猛听得大喝一声，布占泰已被努尔哈赤活擒了去。这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忙转身向寨后逃走，各部兵见主寨已破，尚有何心再与抵敌，人人丧魄，个个逃生。正是：

一声鼙鼓喧天日，八面威风扫地时。

不知纳林布禄得逃脱与否，且待下回说明。

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与叶赫部主纳林布禄，名为满洲之仇敌，实皆满洲之功臣。自古英雄豪杰，不经心志之拂乱，未必能奋发有为，故敌国外患之来，实磨砺英豪之一块试金石也。本回上半截，叙努尔哈赤之勇，下半截，述努尔哈赤之智，智深勇沉，信不愧为开国主，然皆由激励而成。古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者，于此可见矣。文中运实于虚。写得英采动人，确是妙笔。

第　三　回
祭天坛雄主告七恨　战辽阳庸帅覆全军

却说纳林布禄从寨后逃走，直驰至数十里，不见满洲军，方教停住。少顷，喘息已定，各部兵亦逐渐趋集。约略检点，三停里少了一停，自己部下，且丧失一半。正在垂头丧气，忽见一人踉跄奔入，正是科尔沁部统领明安，尚未行礼，即大哭道："全部军士都败没了，贵统领布塞闻已战死了。"纳林布禄也忍不住垂泪道："可惜可恨！不想努尔哈赤有这般利害。"晓得迟了。旋与各部统领，商量和战事宜。大众怵于前创，都是赞成和议。纳林布禄无计可施，只得遣使求和。彼此往来商议，约定和亲，叶赫主的侄女，拟嫁与努尔哈赤的代善，西城统领布塞的遗女，即献与努尔哈赤为妃，才算暂时了结。赔了夫人又折兵。

努尔哈赤得胜班师，尚恨长白山下二部，结连叶赫，趁势蚕食，把他灭亡。前时擒住的布占泰，因他降顺，给了他一个宗女，放他回国。嗣后布占泰复被叶赫主煽惑，服从叶赫，叶赫主又故意出攻哈达，令哈达向满洲借兵，唆使半路埋伏，歼灭满军。谁知努尔哈赤已瞧破机关，暗率部兵，绕道至哈达城，混入城中，活擒了哈达部长孟格布禄。叶赫主闻此计不成，遣使到明朝，令归还哈达部长。努尔哈赤因明使相请，将孟格布禄子武尔古岱放还，武尔古岱从此归服满洲。努尔哈赤又收服了辉发部，并乘势讨布占泰，攻入乌拉城。布占泰逃至叶赫，努尔哈赤接还宗女，差人向叶赫索布占泰，叶赫主不允，

反把这许字满洲的侄女，另嫁蒙古。看官！你想这努尔哈赤，到此还肯忍耐吗？此段看似琐屑，却是不能不叙。只是努尔哈赤想攻叶赫，偏这明朝屡次出来帮护，努尔哈赤就背了明朝，自己做了满洲皇帝，比做建州卫都督，原强得多了，然不可谓非背明。筑造宫殿，建立年号，叫作天命元年，这正是明朝万历四十四年的事情。前数回不点年号，此处因满洲已建国称帝，故大书特书。自此以后，努尔哈赤就是清国太祖高皇帝，小子作书到此，也只得称他作满洲太祖，把努尔哈赤四字，暂时搁起。此后都说满洲太祖，为醒目计，非贡谀也。

太祖有十多个儿子，第八子皇太极最聪颖，太祖便立他为太子。还有二子，亦是非常骁勇，一名多尔衮，一名多铎，后来入关定鼎，全仗这二人做成，这且慢表。单说满洲太祖，自建国改元后，招兵添械，日事训故，除黄红蓝白四旗外，加了镶黄镶红镶白镶蓝四旗，共成八旗，分作左右两翼。整备了两年有余，锐意出发。他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欲灭叶赫，不如先攻明朝。遂于天命三年四月，择日誓师，决意攻明。命太子皇太极监国，自率二万劲旅，到天坛祭天。当由司礼各官，爇烛焚香，恭行三跪九叩首礼，读祝官遂朗诵祝文道：

> 满洲国主臣努尔哈赤谨昭告于皇天后土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胁我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谨告。

诵毕，便望燎奠爵，外面已吹起角声，催师出发。太祖离了天坛，骑了骏马，御鞭一指，部众齐行，一队一队的向西进发。

师行数日，由前队报说，距明边抚顺城，只二三十里了，太祖便扎住营帐。正拟遣将攻城，忽有一书生求见，自称系明朝秀才。太祖唤入，见他状貌魁奇，已有三分羡慕，及与他谈论，语语中入心坎，不由的击节叹赏。就赐他旁坐，问及姓氏里居。秀才道："仆姓范名文程，字宪斗，沈阳人氏。"清朝得国，都是汉人引导进来，范文程就是首魁。太祖道："我闻得中原宋朝，有个范文正公，名叫仲淹，是否秀才的远祖？"文程答道："是。"太

祖道："我已到此，距抚顺城不远，抚顺的守将，姓甚名谁？"文程道："姓李名永芳。"太祖问李永芳本领如何？文程道："没甚本领。"太祖道："这是一鼓可下了。"文程道："以力服人，何如以德服人？确是书生口吻。明主且不必用兵，请先给他一封书信，劝他投降，他若顺从，何劳杀伐。"太祖喜道："这却仗先生手笔。"文程应命作书，一挥而就。太祖大悦，便道："我国正少一个文馆的主持，劳你任了此责，参赞军机。"文程叩首谢恩。次日，太祖即遣将到抚顺城下，射进书信，率队而退。这抚顺守将李永芳，本是个没用的人物，他闻满洲军入境攻城，已吓得没了主意，及见此信，召集文武各官，会议了一夜，竟商就了"惟命是从"四字。亏他大众想出。翌晨开城迎接，为首的跪在城下，恭递降册，就是为明守土的李永芳。太挖苦人。太祖命侍卫接了降册，策马入城，部军一齐随入。幸亏得范先生一言，城中的百姓，总算不遭杀戮。太祖便记范文程为首功，更命诸贝功格外敬礼，称先生而不名，从此大家都呼文程为范先生。保全百姓之功，也不可没。

满洲兵休息三日，忽报广宁总兵张承荫，领了三路兵马，来夺抚顺了。太祖问李永芳道："张承荫系何等样人？"李永芳答言："是一员勇将。"太祖道："既是勇将，想必不肯投顺，不若先发制人为妙。"遂一面派兵守城，一面发兵迎敌。离城约十里，闻报明军已相去不远，太祖仍命部众前进。此时明总兵张承荫，正与左翼副将颇廷相，右翼参将蒲世芳，率军前来。两阵对圆，人人酣战。恰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张承荫也是不弱。自日中至傍晚，两边都余勇可贾，不肯退兵。忽然天色昏暗，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猛扑明军，明军正支持不住，接连又是数阵狂飙，把明军的旗帜，刮去了好几面。岂非天乎？满洲军占住上风，格外精神抖擞，如泰山压顶般驱入明军。那时明军不由得退走，任你张承荫胆力过人，也自禁止不住。当下且战且退，适值路旁有山，正思觅径而入，为扼守计。忽山侧闪出一支满洲军，大叫道："满洲贝勒多铎在此，敌将何不下马受缚？"来得突兀。原来满洲太祖见战明军不下，特派多铎绕出后面，夹攻明军。承荫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只得杀开血路，领兵前走。可奈天色昏暮，不辨南北，满洲军又紧追不舍，惹起承荫血性，与颇、蒲二将道："战亦死，不战亦死，不如与他拼命，就使死了，也不失为大明忠臣。"可敬可佩。于是三将复转身抵敌，舍命冲突。满洲军恰不防他出此一着，前面的兵士，被他杀死无数。俄听一声鼓响，满洲军阵内万弩齐发，箭如飞蝗，可怜三员勇将见危致命，俱死于乱箭之下。死且不朽。

这败报传到明京，神宗大惊，召见群臣，问京外将帅，何人可御胡虏？大学士方从哲保荐了一个人材，姓杨名镐。神宗准奏，立即召见，授兵部尚书，赐他尚方宝剑，往任辽东经略。看官！你道这杨镐是什么脚色？他是河南商邱县人，前任佥都御史，曾充朝鲜经略。万历二十五年的时候，倭寇犯朝鲜，杨镐奉朝命往援，打了一个败仗，诡词报捷。后来调抚辽东，又是乱杀边民。被御史奏参，革去官职。此时复起任边防，难道他的谋略，能敌得过清太祖努尔哈赤么？堂堂一个大明帝国，偏用了这等欺君罔上的臣子，去做统兵的元帅，那得不破？那得不亡？极大议论。

杨镐既到辽东，闻报沈阳南面的清河堡，又被满洲军夺去，守将邹储贤、张旆两人，统已战死。副将陈大道、高炫逃回辽东，见了杨镐，杨镐却仗着声威，请出尚方宝剑，把

二逃将斩首示众。逃将可诛，不当死于杨镐之手。每日檄令附近将士，赶紧援辽！自己却按兵不动。大学士方从哲，闻他逗留不进，常发红旗催他出战，杨镐没法，只得领兵出塞，好在四处已到了许多兵马，叶赫兵也来了二万名，朝鲜兵又来了二万名，杨镐便派作四路，分头前进。中路分左右两翼，左翼兵委山海关总兵杜松统带，从浑河出抚顺关；右翼兵委辽东总兵李如柏统带，从清河出鸦鹘关；又令开原总兵马林，合了叶赫兵，从开原出三岔口，叫作左翼北路军；辽阳总兵刘铤合了朝鲜兵，从辽阳出宽甸口，叫作右翼南路军。四路军共二十多万，他却虚张声势，说有四十七万，吓不倒努尔哈赤，奈何？满望仗此大兵，攻入满洲。预先与四路将官，定约于满洲国东边二道关会齐，进攻赫图阿拉，这正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间时事。这次战事，为明清兴亡关键，所以详叙时日。

先一月间，天空中出现一颗长星，光芒四射，天文家称作蚩尤星，说是主兵，又说是不祥之兆。小子未曾研究星学，只援据历史，人云亦云便了。说明得妙。到了二月，塞外一带，大雪飘飘，明军在途，受了无数辛苦，人马大半冰冻，只好缓缓前行。独有山海关总兵杜松，仗着膂力，想立首功，令军士冒雪西进。到了浑河，冰冻未开，杜松驱兵径渡，河中冰冻忽解，溺死军士多名。渡至对岸，有满洲军两三小队，上前拦截，怎禁得杜军一股锐气，乱杀乱斫，顿时纷纷退走。杜军争先追赶，约里许，见前面有座高山，满洲败军，统向山谷中退去，杜松恐山内设有埋伏，暂止不追，令军士堵住谷口。也自仔细，然作者因恐与前回重复，故作此活笔。一面饬役侦探，回报满洲兵聚集界藩城。杜松遂把军士分作两支，一支仍令堵住谷口，一支由自己亲领，直攻界藩城。

原来杜军屯留山谷，叫作萨尔浒山，此山距界藩城，约有数里。界藩城筑在铁背山上，系满洲要塞。满洲太祖正令兵役一万五千，运石添筑，此时闻杜军进攻，急遣长子代善，引二旗兵去防界藩城，自率六旗兵四万五千人，直攻萨尔浒明营。到了萨尔浒山正当日中，两军相遇，不及答话，便列阵开战，霎时天地晦冥，咫尺间不辨人影。明军点起火炬，与满洲军酣斗，谁知明军从明击暗，箭弹只射中柳林，满洲军由暗击明，箭弹都射着明军，这明军不知不觉的倒毙了无数。满洲军乘势驱杀过来，刀斩斧劈，好像削瓜切菜一般，眼见得明军七零八落了。

这时候的杜松正领兵到吉林崖，与铁背山相近，忽听后面喊声大起，满洲大贝勒代善，带了二旗兵杀来。杜松急命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与满洲军混战。未分胜败，骤闻后军复纷纷大乱，界藩城的兵役，也一齐杀到。杜松忙命后军又作前军，迎截界藩城兵。杜松也算能手。正在你死我活的相拼，不料深林中又冲出一枝人马，把杜军夹断。杜军已是腹背受敌，那里禁得三面夹攻？杜松方舍命突围，飕的来了一箭，正中心窝，坠马而死。众军见无主帅，逃的逃，死的死，弄得干干净净。完了一路。看官！你道深林中人马，从那里来的？这便是满洲太祖扫平萨尔浒明营，派来夹攻杜松的兵。至此叙明。

开原总兵马林方出三岔口，闻得杜军败没，一面飞报杨镐，一面倚山立营，停止前进。天色将晚，山上忽驰下满洲军，杀入营内，马军不及防备，自相溃乱。监军潘宗颜，还想整军前敌，不意向前数步，头颅已被削去了半个。马林急忙奔窜，还算逃出了一个性命。完了二路。

这个辽东总兵李如柏，最是没用，说将起来。益发可笑：百忙中着此闲笔。他是慢慢的出了清河，到了虎栏关，猛听得关外山上，吹起螺来，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追杀前来。李如柏忙令退军，军士也道满洲兵杀到，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恰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并没有什么敌兵，只满洲军二十名，上山侦探，见明军出关，作鸣螺状，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完了三路。

独有辽阳总兵刘铤，曾经过数十百战，有万夫不当之勇。手持镔铁刀百二十斤，绰号叫作刘大刀，他已深入三百里，连攻下三个营寨，直入栋鄂路，望见前面有一山，山上有一军扎住，龙旌凤旆，护着銮驾，他想这不是满洲国王的扈军么？当即横刀跃马，跳上冈来，来杀满洲太祖。满洲太祖正由萨尔浒移兵至此，猛见刘铤上冈，急命军士下迎。刘铤舞起镔铁大刀，左右盘旋，确是有些凶勇，即满洲军抵死拦阻，只杀得一个平手。刘铤暗想仰面上攻，实是费力，不如退至冈下，与他鏖战，便将大刀一摆，率军士下冈。满洲军亦随下，自午至暮，杀得难解难分，两军都有些疲倦起来。惟刘铤越战越勇，全无惧怯。忽有一彪军杀到，万炬齐明，刘铤从火光中望将过去，但见大旗上书一杜字，不觉喜道："杜总兵到来助我，是天使我灭满洲了。"休作妄想！话未毕，一将已到马前，头戴金盔，身穿铁甲，正是一员明将，只面目恰不认识，刚思动问。那来将先问道："你莫非就是刘大刀？"刘铤应声未完，来将手起刀落，劈刘铤于马下。奇极怪极。众军急来相救，已是不及，只见杀人的杜军，随手乱杀，弄得明军茫无头绪，自相屠戮，一时间全军尽没。四路都完结了。小子凑了四句俚言，作为刘大刀的定论：

奉命西征胆气豪，大刀示勇姓名高。
臣心原是忠明者，可惜胸中欠六韬。

毕竟杀刘铤者是谁，看官不必迟疑，待小子下回道来。

满洲太祖以七恨誓师，未必无深文周纳之言，然明之无端起衅，亦不得谓无咎，自满洲出兵以后，复用一庸驽之杨镐，经略辽东，委二十万军于迂塞，是非明之自取其亡耶？明之亡在此，满洲之兴亦即在此。是此回为明清兴亡关键，故作者亦叙述独详，不稍渗漏。

第　四　回

熊廷弼守辽树绩　王化贞弃塞入关

却说刘铤被杀，全军丧亡，大众入枉死城中，还是莫明其妙。实则夹入的杜军，统

是满洲军假冒，满洲大贝勒代善，杀尽杜军，得了盔甲旗帜，教军士改装，扮作杜军模样，从界藩城来应太祖，恰巧碰着两军恶战，他便竖起杜字旗帜，踹入刘铤军中。刘铤深入敌境，尚未悉杜军败耗，还道来的是真杜军，因此中计，猝被杀死。从此刘大刀已化作两段，明朝失去了一员勇将，防边愈觉无人。可为朱氏一哭。

那时经略杨镐，还因马林败报，飞速檄止刘铤、李如柏两军。过了数日，只有李如柏领军回来。还算是他。马林因逃还开原后，坚守不出。是年六月，满洲军乘胜进攻，马林颇效死抵御，其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终被满洲军攻破，马林巷战死节。开原失守，铁岭亦不保了。明廷御史交章劾奏杨镐，说他丧师误国，罪无可赦，杨镐固无可赦，且言官亦只能以成败论人奈何？朝命拿杨镐入京，令兵部侍郎熊廷弼代任经略。

熊廷弼系湖北江夏人氏，身长七尺，素有胆略，至是奉命出京，途中闻开原失守消息，叹道："盈廷大臣，不知边事，一味主战，以致如此。"遂即缮就奏折，遣使赍京，折中略道：

> 臣闻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开原今已破，则北关难保，朝鲜亦不可恃，辽河亦何可守？乞速遣将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谨奏。

奏入神宗报允，并赐尚方宝剑，令便宜行事。

廷弼出山海关，见难民纷纷逃来。停车细问，方知铁岭又失，沈阳吃紧，居民为避难计，因此西奔。遂用好言抚慰，令他随回辽阳，不必惊慌。难民乃随了前行。将到辽阳，遇着逃将数人，缚住正法，逃兵令回城赎罪。既入城，复劝告百姓一番。当即督率军士，造战车，备火器，修葺城池，招集流亡。复冒雪出巡，至沈阳修城阅兵，并自制一篇痛哭淋漓的祭文，亲祭阵亡将士。随祭的军士，都感激涕零，自有此一番振作，辽沈得以渐固。不愧将材。又请聚兵十八万，分守要地，任他智勇双全的满洲太祖，也没法摆布，这正是熊经略守辽的政绩。有此良将，不能长用，明之亡也无疑。

满洲太祖见辽沈无隙可乘，便移兵去攻叶赫。叶赫主纳林布禄已死，其弟金台石袭位。闻满洲军将到城下，忙集兵保守东城，并知照西城贝勒布扬古赶紧守御，互相援应。不几日满洲军已到，直逼东城，一攻一守，两不相下。满洲太祖固是能军，金台石颇也不弱。适西城遣军来援，被满洲太祖分兵杀败，追至城下，围住西城。东城守兵，望见满洲军已去了一半，略一宽懈，不防满洲军已缘梯而上，城上急掷矢石，已是不及，反被满洲军残杀多人，未死的守兵，统下城逃走，金台石闻城已被陷，登台死守，并纵火自焚屋宇。奈满洲军蜂拥前来，一齐杀入台中，金台石冒死突围，猛被一箭射倒，被满洲军擒拿而去，全城已破，满洲太祖入城升帐，由军士推上金台石。金台石怒气勃勃。语多不逊，恼得太祖性起，喝令枭首，但听金台石厉声道："我生前不能抗满洲，我死后无知则已，死若有知，定不使叶赫绝种，将来无论传下一子一女，总要报此仇恨。"颇是好汉，

且预为后文伏笔。语未竟而首已落。太祖即令多尔衮拾起金台石首级，挑在竿上，往西城招降。

西城贝勒布扬古，系布塞的儿子，布塞的女儿，曾献与满洲太祖为妃，上回已交代明白。此番闻东城已破，惶急的了不得，经多尔衮在城下招降，用了一片顾念亲谊的话儿，说动了布扬古的心，又把金台石的首级，示作榜样，威吓利诱，不怕布扬古不拜倒马前。布扬古降了妹丈，忘却父仇，有愧金台石多矣。西城一降，叶赫遂亡，满洲太祖心已快慰，把从前的碑文，撇在脑后，那里晓得二百年后，复生出一桩大祸祟呢？这且慢表，小子又要讲那熊廷弼了。

熊廷弼守辽三年，人民安堵，鸡犬不惊。偏偏神宗、光宗，相继晏驾，嗣位的称号熹宗，用了一个太监魏忠贤，搅乱朝纲，暗中嫉忌熊廷弼，遣吏科给事中姚宗文，到辽沈阅兵。白面书生，何知军务？这分明是遣他需索，偏这熊廷弼抗傲性成，不但没有馈献，抑且不甚礼貌。姚宗文甚为恚恨，阳为阅兵，阴已定稿。回朝后，即结了一班狐群狗党，诬劾廷弼，廷弼闻知，不加叹息，便拜本辞职。朝旨允准，换了一个袁应泰来代廷弼。

应泰是进士出身，曾升任巡抚，为人颇是精敏，但不是用兵能手。既到辽东见廷弼待下甚严，他却格外放宽，把旧制更张了好几条。适值蒙古大饥，部民多入塞乞食，应泰抚慰饥民，令在部下当兵，居住辽沈二城。小不忍则乱大谋，为此一大失着，辽沈人民，又要遭劫了。妇人之仁，安可为将？

这满洲太祖灭了叶赫，正愁没法图辽，得了这个消息，喜不自胜，即发兵进攻沈阳。沈阳总兵贺世贤，忙登陴守御，并着人飞报袁应泰，应泰刚想三路出师，规复清河抚顺，得了此报，急调集诸军，拟援沈阳。忽一探马来报道："沈阳失守，贺总军殉节。"此处用虚写。应泰大惊，及问明细底，方知沈阳有蒙人内应，贺世贤为他所卖，以致与城俱亡。这都是应泰害他。当下顿足自悔，急饬亲兵搜查城内蒙民，果得了好几封通敌书信，当即一一正法，令军士沿城掘濠，沿濠环列火器，以便守御，自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等，出城五里迎战。

满洲军前队已到，梁仲善不分皂白，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恐梁有失，即上前接应。不料敌兵放进梁仲善，截住侯世禄、姜弼。侯姜二人，几次冲阵，都被敌阵中射回。霎时间一声呐喊，满洲军并力上前，突入明军阵内。明军支撑不住，望后退走。袁应泰手刃逃兵数人，仍不济事，用宽的坏处。只得退入城中；检点军士，已丧失三分之一，侯姜二将，又身负重伤，梁仲善一去不还，想总是阵亡了。火焦鬼安得复生？

袁应泰还仗着城濠深广，分陴固守。谁知到了次日，满洲军已将城西大闸掘开，把濠中水一泄无余，军士竟渡濠攻城，分作左右两翼，左翼兵奋勇直上。时已日暮，应泰列炬，拒战，自暮至旦，守城兵士，多半伤亡，兵官牛维曜、高出等，不知去向，城中大乱。翌晨，右翼兵又陆续登城，应泰避入城北镇远楼，邀巡按御史张铨至，流涕道："我为经略，城亡俱亡，公文官无城守责，宜急去，退保河西，图后举。"张铨道："公知忠国，铨岂未知？"应泰无言，挂了剑印，悬梁毕命。还是忠臣。张铨见应泰已死，亦解带

自缢。满洲军上镇远楼，见两人高悬梁上，就一齐解下，抬至满洲太祖前。太祖失声道："好两个忠臣！"语尚未已，但见张铨两眼活动，尚有生气，忙令军士用姜汤灌救。张铨徐徐醒来，望见上面坐着一位大头目，料是满洲主子，便道："何不杀我？"太祖劝他归降，张铨道："生作大明臣，死作大明鬼。"可敬！太祖道："忠臣忠臣，杀之何忍？"遂纵令还署，张铨既返署中，北向辞阙，西向辞父母，复自缢死。背主事仇者，对此曾知愧否"太祖命军士好好埋葬。

辽阳既下，辽东附近五十寨，及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望风投降，这信传到明廷，众明臣又记起熊廷弼来，熹宗亦有悔意，悔已迟了！命将姚文宗削职，仍召熊廷弼还朝，出任辽东经略，廷弼上三方布置策，以广宁一方为陆路界口，拟用马步军驻守，以天津登莱二方为沿海要口，拟各用舟师驻守，熹宗准奏，仍赐尚方宝剑，且于五里外赐宴饯行。

廷弼谢恩出朝，即日就道，出山海关。到了广宁，文武各官，统出城迎接，辽东巡抚王化贞亦来相见，寒暄既毕，共商战守事宜。化贞拟分兵防河，廷弼欲固守广宁，言下未免争论起来。廷弼慨然道："今日之事，只有固守广宁一策，广宁能守，关内外自可无虞，若分兵防河，势单力弱，一营不支，诸营皆溃，尚能守么?"言之甚当。化贞终不以为然，怏怏而退。廷弼申奏朝廷，请实行三方分置策，化贞亦上沿河分守议。明廷依廷弼言，把化贞奏议搁起，化贞愈加不乐。廷弼又致书化贞，再言沿河分守之非，化贞不答。

歇了数天，辽阳都司毛文龙，有捷报到广宁说，已攻取镇江堡，化贞大喜，亟议乘胜进兵。廷弼不可，化贞径自出奏。大略谓："东江有毛文龙可作前锋，降敌之李永芳，今已知悔，愿作内应，蒙古兵可借助四十万，此时不规复辽沈尚待何时？愿假臣六万精兵，一举荡平，与景延广十万横磨剑相似。惟请朝廷申谕熊廷弼毋得牵掣。"此奏一上，廷弼已探闻消息，遂由广宁回山海关。化贞专待朝旨一下，指日进兵。不多日朝使已到，令化贞专力恢复，不必受熊廷弼节制。廷弼亦受朝命，令他进驻广陵，作化贞后援。化贞带了广宁十四万兵士，渡河西进，廷弼不得已，亦出驻右屯。此时廷弼兵只有五千，徒拥经略虚名，心中愤闷已极，遂抗奏道：

> 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自固！

奏上，明廷留中不发。廷弼连章数上，大旨谓："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今无望矣。"语语切直，激怒政府，正欲罢廷弼，专任化贞，不防化贞已经败回。看官！欲知化贞败回的缘故，待小子一一叙来：

化贞率领大兵渡河，满望得胜奏凯。第一次出兵，走了数十里，并不见敌，只得引回；第二三次，也是这般；直到五次，依旧不见一人。李记芳毫无信息，蒙古兵也没有到来。化贞却安安稳的过了一年。至熹宗二年正月，满洲军西渡辽河，进攻西平堡，守何副将罗一贯飞报化贞，化贞亟遣游击孙得功，参将祖大寿，总兵祁秉忠，带兵往援。至

半途遇总兵刘渠，奉廷弼命来援西平堡，四将会师前进，到平阳桥，闻报西平堡失守，副将罗一贯阵亡，得功欲走回广宁，刘渠、祁秉忠二人，却是血性男儿，不肯中止，且欲进复西平堡，得功勉强相随，陆续过桥。不数里，见前面尘头大起，满洲军已整队而至。刘渠、祁秉忠等，忙率兵前敌，独得功按兵不动，刘祁二将，正与满州军厮杀，忽闻梆子声响，敌军中万矢齐发，伤了明军数百名。明军方拟持盾蔽矢，后面大声叫道："兵已败了，为何不逃？难道兄弟们不要性命吗？"这声一发，好像楚歌四起，人人惊惶，霎时间逃去一半。刘渠、祁秉忠舍命遮拦，已是截留不住，眼见得兵残力竭，以死报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后面的大声，发自何人？诸君一猜，便晓得是狼心狗肺的孙得功。该骂。得功本是王化贞心腹，化贞倚作长城，谁料他见了满兵，吓得心胆俱落，又恨刘祁二公，硬要争先杀敌，因此未败叫败，扰乱军心。他却早早逃回，扬言敌兵薄城，居民闻信惊惶，相率移徙出城。得功暗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缚住了王化贞，作为贽仪，做个满洲的大员，也自威风，就在城内扎定了兵，专待满洲兵到，作为内应。化贞视他为心腹，他却要化贞的脑袋，险极奸极！

化贞尚全然不知，阖着署门，整理文牍。从容得很。忽有人排闼入道："事急矣，请公速行！"化贞仓皇失措，也不知为着何故？只是抖个不住。那人也不及细讲，竟拉住化贞上马，策鞭出城。行了数里，化贞方望后一看，随着的是总兵江朝栋，并仆役两人，他尚莫名其妙，只管自摸头颅。直到了大凌河，见有一枝人马疾驱前来，为着的一员大帅，威风凛凛，正是辽东经略熊廷弼，写熊廷弼处，仍不减声色。化贞到此，方稍觉清楚，仔细一想，惭愧了不得，顿时下马大哭。是村妇丑态，不意得之王化贞。廷弼笑道："六万军一举荡平，今却如何？"快人快语，然却是廷弼短处。化贞闻了此言，益发号啕不止。廷弼道："哭亦何益？熊某只有五千兵，今尽付君，请君抵挡追兵，护民入关。"化贞此时，进退两难，欲与廷弼回救广宁。廷弼道："迟了迟了。"语未毕，探马来报，孙得功已将广宁献与满洲，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城，都已失陷。廷弼急令化贞尽焚关外积聚，护难民十万人进山海关。败报达明京，给事中侯震旸，少卿冯从吾、董应举等，奏请并逮廷弼、化贞以伸国法。熹宗也不明功罪，即日降旨，将化贞、廷弼拿交刑部下狱。黑暗之至！

当日御史左光斗，推荐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熹宗准奏，遂命承宗为兵部尚书。承宗高阳人，素知兵，既受兵部职，即上表奏道：

> 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操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挥；以将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当重将权，择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如唐任李郭，目辟置偏裨以下，边事小胜小败，皆不必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之计。

熹宗览奏，深为嘉纳。喜怒不常，确肖庸主状态。是时王在晋继任辽东经略，请于山海关八里铺地方，添筑重关；并请岁给粮饷百万，招抚关外诸蒙部。朝议未决，承宗自请往视，由熹宗特许，出关相度形势。与在晋所见不合，回奏在晋不足恃，筑重关不如筑宁

远城。原来宁远城为关外保障，宁远有失，山海关亦觉孤危，所以孙承宗主筑宁远，不筑重关。熹宗准奏，就令孙承宗督师蓟辽，照例赐尚方剑一口，由御跸亲送承宗启行。

承宗拜辞御驾，径至宁远，更定军制，申明职守。以马世龙为总兵官，令游击祖大寿守觉华岛，副将赵率教守前屯。遂于宁远附近，筑堡修城，练兵十一万，造铠仗数百万，开屯田五十顷，兵精粮足，壁垒森严。他在辽坐镇四年，关内外固若苞桑，不失一草一木。偏这妒功忌能的魏忠贤，又在皇帝老子前，阴行媒孽。他起初尚想联络承宗，固结权势，暗中私馈无数物品，嗣经承宗尽行却还，反抗疏弹劾。此老别有肺肠。看官！你想这魏忠贤尚肯干休么？第一着下手，先谗杀熊廷弼，传首九边；冤哉枉也。第二着就泣谮承宗，说他兵权太重，将有异图。自此承宗迭次奏陈，大半束诸高阁，一腔热血，无处可挥，自然不安于位。小子曾有绝句一首，以纪其事：

坐镇边疆见将材，四年安堵两无猜。
如何自把长城撤？甘使胡人牧马来。

欲知孙承宗后来情事，且待下回再说。

熊廷弼、孙承宗二人，为明季良将，令久于其位，何患乎满洲？廷弼可杀，承宗可罢，镇辽无人，满军自乘间而入，明之祸，满洲之福也。虽曰天命，宁非人事？本回章法，实是一篇熊孙合传，而袁应泰、王化贞等，皆陪宾也。

第五回
猛参政用炮击敌　慈喇嘛偕使传书

却说孙承宗在辽，因朝中阉宦用事，刑赏倒置，心中懊怅异常。适届熹宗寿期，意欲借祝贺为名，入朝面劾阉竖。到了圣寿前一日，偕御史鹿善继，同到通州，忽兵部发来飞骑三道，止其入朝。承宗知计不成，急急回关，不意朝右阉党，已劾其擅离职守，交章论罪。承宗大愤，遂累疏求罢，熹宗便糊糊涂涂的许他免官，改任高第为经略。高第一到山海关，就把关外守具，尽行撤去。自弛守备，适启戎心，又请他满洲太祖出来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且说满洲太祖自闻孙承宗守辽，数载不敢犯，但派兵丁至沈阳营造城池，招募良匠，建筑宫殿。把沈阳城开了四门，中置大殿，名笃恭殿，前殿名崇政殿，后殿名清宁宫，东

有翔凤楼，西有飞龙阁，楼台掩映，金碧辉煌，虽是塞外都城，不亚大明京阙。太祖定议移都，遂率六宫后妃，满朝文武，齐至沈阳，犒饮三日。后来改名盛京，便是此地。移都事毕，专着人探听明边消息。嗣闻孙承宗免职，改由高第继任，正思发兵犯边，旋接到守备尽撤的实信，顿时投袂而起，立宣号令，饬大小军官，召集兵队，出发沈阳。途中一无阻挡，渡过辽河，直达锦州。四望无营垒城堡，私幸关外可以横行，遂命军士倍道前进。到了宁远城，遥见城上旗帜鲜明，戈矛森列，中架大炮一具，更是罕见之物，太祖不觉惊异起来，命军士退五里下寨。

次日，太祖率部众攻城，将到城下，但听城楼上一声鼓角，竖起一面大旗，旗中绣着一个大大的袁字，点出袁字，已有声色。旗下立一员大将，金盔耀目，铁甲生光，面目间隐隐露着杀气，描写威容，不可逼视。太祖见了此人，却暗暗称赞。英雄识英雄。旁有一贝勒呼道："你是守城的主将么？"城上大将答道："我是东莞人袁崇焕，大名鼎鼎，逐节叙来，至此始现姓名，愈为崇焕生色。现任殿前参政，为国守城，不畏强敌。"二语雄壮。贝勒道："关外各城，已成平地，只有区区宁远，成什么事？我劝你不如献了城池，降我满洲，到不失高官厚禄，否则督军围攻，立成齑粉。请你三思！"崇焕厉声道："尔满洲屡次兴兵侵我边界，无理已甚，吾奉天子命，来治此土，誓死守城，宁肯降你鞑子么？"语语成金石声。说毕，梆声一响，矢石雨下。太祖急率军队，一齐回寨，众贝勒请就此进攻，太祖道："我看这袁蛮子，不是好惹的，我等且休养一天，来日誓拔此城。"

是夕，袁崇焕与总兵满桂，会集军士，泣血立誓。军士见主将如此忠诚，莫不感愤。崇焕即与满桂分陴固守，坐待天明。鸡声初唱，东方渐白，百忙中叙此闲文，格外生采。遥听敌营中吹起画角，随发炮声，料知敌军将来攻城，越发抖擞精神，指挥军士。不多时，敌骑蔽野而来，将近城濠，城上的矢石，如飞蝗般射去，满军前队，伤亡多名，后军复一拥而上，又受一阵矢石，伤亡无数，只是抵死不退。刚相持间，忽见满军中拥出一队盾牌兵，把盾牌护住头颅，跃过城濠，城上射下的矢石，被盾牌隔住，不生效力。这盾牌兵便聚集城脚，架起云梯，攀援而上。崇焕急命军士缒下大石，杂以火器，把云梯拆毁殆尽。盾牌兵不能登城，复在城脚边用器凿穴。崇焕命开大炮。这大炮，是西洋人所造，初入中国，当时崇焕手下，只有闽卒罗立，颇能开放，闻崇焕命，随即燃炮，轰然一声，炮弹立发，把满洲前队的兵士，弹向空中，随弹飞舞。可怜这满洲鞑子，未曾遇着这等利器，霎时间烟雾蔽天，血肉遍地。太祖急挥众逃走，脚长的方逃了一半性命。奇语。众贝勒经此利害，不愿再攻，各劝太祖返驾，再图后举。太祖无法，只得应允。到了沈阳，检点军士，丧失数千，不禁叹息道："我自二十五岁起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不料今日攻一小小宁远城，遇着这袁蛮子，偏吃了一场大亏，可恨可恼！"处顺境者，最忌逆风。众贝勒虽百般劝慰，无奈这满洲太祖好胜，终自纳闷。古语道："忧劳所以致疾。"满洲太祖又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益发耐不起忧劳，因此遂恹恹成病。到天命十一年八月，一代雄主，竟尔长逝，传位于太子皇太极。

皇太极系太祖第八子，状貌奇伟，膂力过人，七岁时，已能赞理家政，素为乃父所钟爱。满俗立储，不论嫡庶长幼，因此遂得立为太子。家法未善，故卒有康雍之变。大贝勒代善

等，承父遗命，奉皇太极即位，改元天聪，清史上称他为太宗文皇帝。详清略明，所以标示清史也。太宗嗣位后，仍遵太祖遗志，把八旗兵队，格外简练，候命出发。一日，适与诸贝勒商议军务，忽报明宁远巡抚袁崇焕，遣李喇嘛等来吊丧，并贺即位。看官！你想明清本是敌国，袁崇焕又是志士，为什么遣使吊贺？这却有一段隐情，待小子叙明底细。原来袁崇焕自击退满军后，疏劾经略高第，撤去守备，拥兵不救之罪，朝旨革高第职，命王之臣代为经略，升崇焕为辽东巡抚，仍驻宁远，又命总兵赵率教镇守关门。崇焕欲复孙承宗旧制，与赵率教巡视辽西，修城筑垒，屯兵垦田，正忙个不了，会闻满洲太祖已殁，遂思借吊贺的名目，窥探满洲虚实，又以满俗信喇嘛教，并召李喇嘛偕往。李喇嘛等既到满洲，由满洲太宗召入，相见后递上两道文书，与吊贺礼单。太宗披阅一周，见书中有释怨修和的意思，便向李喇嘛道："我国非不愿修好，只因七恨未忘，失和至今。今袁抚书中，虽欲敛兵息怨，尚恐未出至诚，请喇嘛归后，劝他以诚相见为是。"李喇嘛亦援述教旨，请太宗慈悲为念，免动兵戈。太宗乃令范文程修好答书，交与部下方吉纳，命率温塔石等，偕李喇嘛赴宁远，同见袁崇焕。当由方吉纳递上国书，崇焕展开读之，其书云：

> 大满洲国皇帝，致书于大明国袁巡抚：尔停息兵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既以礼来，我亦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至宁元时，曾致玺书，令尔转达，尚未见答。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当以诚信为先，尔亦无事文饰。

崇焕读到此语，将书一掷，面带怒容，对方吉纳道："汝国遣汝等献书，为挑战么？为请和么？"方吉纳见他变色，只得答言请和。崇焕道："既愿请和，何故出言不逊？他且不论，就是书中格式，汝国欲与我朝并尊，谬误已甚。今着汝回国，借汝口传告汝汗，欲和宜修藩属礼，欲战即来。本抚宁畏汝等么？"闻其声，如见其人。说毕，起身入内。

方吉纳等怏怏退出，即日东渡，回报太宗。太宗即欲发兵，众贝勒上前进谏，说是："国方大丧，不宜动众，现不若阳与讲和，阴修战备，俟明边守兵懈怠，然后大举未迟。"话虽中听，其实是怕袁崇焕。太宗乃自草国书，命范文程修饰誊写，仍差方吉纳、温塔石等投递。方温二人，迫于上命，硬着头皮，再至宁远，先访着李喇嘛，邀同进见袁崇焕，捧上国书。崇焕复展读道：

> 大满洲国皇帝，致书明袁巡抚：吾两国所以构兵者，因昔日尔辽东广宁臣高视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云汉，俾天生诸国之君，莫能自主，欺藐陵轹，难以容忍，用是昭告于天，兴师致讨。惟天不论国之大小，止论事之是非，我国循理而行，故仰蒙天佑。尔国违理之处，非止一端，可与尔言之：如癸未年，尔国无故兴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与蒙古会兵侵我，尔国并未援我，后哈达复来侵我，尔国又未曾助我。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以哈

达界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复还其人民，及已释还，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乃于我国则不援，于哈达则援之，于叶赫则听之，偏私至此，二也；尔国虽启衅，我犹欲修好，故于戊申年勒碑边界，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云："两国之人，毋越疆围，违者殛之。"乃癸丑年，尔国以卫助叶赫，发兵出边，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边境者，见而不杀，殃必及之。"后尔国之人，潜出边境，扰我疆域，我遵前誓杀之，尔乃谓我擅杀，缧系我使臣纲古礼、方吉纳，索我十人，杀之边环，以逞报复，四也；尔以兵备助叶赫，俾我国已聘叶赫之女，改适蒙古，五也；尔又发兵焚我累世守边庐舍，扰我耕耨，不令收获，且移置界碑于沿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其间人参，貂皮、五谷、财用产马，我民所赖以生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尔国听信叶赫之言，遣我遗书，种种恶言，肆我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可悉数？陵逼已甚，用是兴师。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十万匹，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馈尔。尔国以金十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报我。两国诚如约修好，则当誓诸天地，用矢勿渝。尔即以此言转奏尔皇帝，不然，是尔仍愿兵戈之事也。

崇焕览毕，不由的心中愈愤。转思辽西一带，守备尚未完固，现且将计就计，婉词答复，待一二年后，无懈可击，再决雌雄。笔法变换，然必如此互写，方显得有胆有谋，若说得一味粗莽，便不成为袁崇焕矣。遂命左右取过笔砚，伸纸疾书道：

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满洲国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息兵戈，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宗，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因，我之边境细人，与汗家之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并忘之也，然十年苦战，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南关北关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宁问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志得意满之日也，惟我天朝难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耳。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原自昭然。一念杀机，启世上无究劫运，一念生机，保身后多少吉祥，不佞又愿汗图之也？若书中所开诸物，以中国财用广大，亦宁靳此，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亦汗所当酌裁也。我皇上明见万里，仁育八荒，惟汗坚意修好，再通信使，则懔简书以料理边情，有边疆之臣在，汗勿忧美意不上闻也。汗更有以教我乎？为望！

写毕，视李喇嘛在旁，令他亦作一书，劝满洲永远息兵。两书一并封固，遣使杜明

忠，偕方吉纳同去沈阳。

过了数日，去使未回，警信纷至：一角文书，是平辽总兵毛文龙来报，说满洲入犯东江；一角文书，是朝鲜国王李倧，因满军入境，向明乞援。崇焕一一阅毕，立命赵率教等，领了精兵，驻扎三岔河，复发水师往救东江。方调遣间，见杜明忠入帐，呈上满洲复书。崇焕约略一阅，大约分作三条："不叙原书，免与上文重复。第一条，是画定国界：山海关以内属明，辽河以东属满洲；第二条，是修正国书：满洲国主让明帝一格，明诸臣亦当让满洲主一格；第三条，是输纳岁币：满洲以东珠、参、貂为赠，明以金银布缎为报。崇焕道："他犯我东江，并出兵朝鲜，一味蛮横，还有什么和议可言？"遂置之不答，但饬水陆各军，赶紧出发。无奈朝鲜路远，一时不及驰救，崇焕至此，也觉焦急，眼见得朝鲜要被兵祸了。正是：

玉帛未修，杀机又促。
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毕竟朝鲜能抵挡满洲否？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全为袁崇焕一人写照。崇焕善战善守，较诸熊廷弼、孙承宗，尤为出色，初为殿前参政，誓守宁远；继为辽东巡抚，遗书议和。非前勇而后怯，盖将藉和以懈满军，为修复辽西计也。读明史袁崇焕传，曾奏称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可知崇焕之心，固非以议和为久计者。然清太宗亦一英雄，与崇焕不相上下，书牍往还，无非虚语，读其文，可以窥其心。

第 六 回
下朝鲜贝勒旋师　守宁远抚军奏捷

且说朝鲜国地滨东海，古时是殷箕子分封地，后来沿革不一。到了明朝，朝鲜国王李成桂，受明太祖册封，累年进贡，世为藩属。当杨镐四路出塞的时候，朝鲜曾出兵相助。应第四回。杨镐败还，朝鲜兵多被满洲擒获。满洲太祖释归朝鲜部将十数人，令他遗书国王，自审去就。此番太祖逝世，朝鲜国亦未尝差人吊问，太宗即位半年，方欲出兵报复，适值朝鲜人韩润、郑梅，得罪国王，逃入满洲，愿充向导。虎伥可恨！太宗遂命二贝勒阿敏为征韩大元帅，当日点齐军马，逐队出发，临行时，阿敏入辞太宗。太宗道："朝鲜得罪我国，出师声讨，名正言顺。只是明朝总兵毛文龙，蟠踞东江，遥应朝鲜，不可不

虑！”阿敏道：“依奴才愚见，须两路出师。”太宗道：“这且不必。”就向阿敏耳边，授了密计，虚写。阿敏领命去了。

探子报到东江，说是满洲兵入犯。这东江是登莱海中的大岛，一名叫作皮岛，岛阔数百里，颇踞形势。自从明都司毛文龙，招集辽东逃民，随时教练，建寨设防，遂成了一个重镇。明朝封他为平辽总兵，他心中也自得意。有时出攻满洲，互有胜负，他却屡报胜仗。取死之由。此次闻满兵入犯，急忙发兵出防，一面向宁远告急。其实满兵此来，并非欲夺东江，不过是声东击西的计策。点明太宗密授之计。文龙只知固守东江，严防海口，不料满洲军已纷纷渡过鸭绿江，直攻朝鲜的义州。及袁崇焕调发水师，到了东江，满洲太宗恐明兵窥破虚实，就亲自出巡，到辽河左岸，扎了好几天的营寨，实在也是虚张声势，牵制宁远的援兵。太宗确是能手。

那时满洲军入攻朝鲜，势如破竹。初陷义州，府尹李莞被杀，判官崔明亮自尽；随后又攻破定州，占据汉山城，任情杀戮，到处抢劫，吓得朝鲜兵民，屁滚尿流。微词。这朝鲜国王李倧，一向靠着明朝的威势，偷安半岛，靠人终归无益。此次闻满军进攻，边要尽失，正惊慌得了不得，忽有一大臣来报，安州又失，满军已长驱到国都，急得李倧目瞪口呆，如死人一般。还是这位大臣有点主见，一请遣使求和，一请国王速奔江华岛。原来这江华岛在朝鲜内海中，四面环水，称作天险，李倧闻了此言，忙召集妃嫔，踉跄出走。随命大臣修好国书，遣使求和。朝鲜使到满营，被阿敏训斥一顿，不允和议。嗣经贝勒济尔哈朗等，与阿敏密商，以明与蒙古两路相伺，国兵不应久出，彼既乞和，不若就此修好，收兵回国。阿敏迫于众议，方语朝鲜使臣，令他谢罪订约，朝鲜使才应命而去。

阿敏又发令进攻都城，诸贝勒复入帐谏阻，阿敏不从。帐后来了李永芳，也抗言进谏，被阿敏拍案大骂，斥他降臣走狗，不配与议。该骂！说得永芳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良心发现了。当下将令如山，莫敢违拗，便拔寨前进，直指平山。看官！你道这阿敏执意进兵，是为何故？他自领兵攻入朝鲜，战无不克，沿途掳掠，得了许多子女玉帛，金银财宝，他想朝鲜都内，总还要繁华一点，趁此攻入，抢一个饱，岂不是大大的一桩利市么？画龙点睛。满军既到平山，离朝鲜国都不远，阿敏拟夤夜入城，忽报朝鲜国王，遣族弟李觉求见。阿敏召入，见李觉献上礼单，内开马百匹，虎豹皮百张，棉绸苧布四百匹，布万五千匹，不由得喜动眉睫，令军士检收。便遣副将刘兴祚，偕李觉同往，并嘱兴祚道：“若要议和，总须待我入都。”念兹在兹。兴祚告辞出帐，帐外已立着贝勒济尔哈朗，与兴祚密谈许久。兴祚点头会意，遂随李觉赴江华岛去了。故作疑团，惹人索解。

且说阿敏自遣刘兴祚后，仍饬军士攻城。军士虽不敢不去，却只在城下鼓噪，并没有什么大举动。接连好几日，仍未攻入，恼得阿敏性起，日夕詈骂不休。济尔哈朗等婉言解劝，没奈何耐住性子。一日，又拟亲督攻城，适值刘兴祚回来，先见了济尔哈朗，说明朝鲜已承认贡献，现偕李觉同来订约。济尔哈朗道：“如此便好订盟。”兴祚道：“须禀过元帅。”济尔哈朗说是不必，兴祚道：“倘元帅诘责，奈何？”济尔哈朗微笑道：“有我在，不妨。”胸有成竹。便召李觉进见，与他订定草约，随后入见阿敏，说已定盟。阿敏怒

道："我为统帅，如何全未报知？"济尔哈朗道："朝鲜已承认贡献，理应许和，何苦久劳兵众？"阿敏道："你许和，我不许和。"铜气攻心。济尔哈朗仍是微笑。忽帐下来报道："圣旨到，请大帅迎接！"阿敏急令军士排好香案，率大小官员出帐跪迎。差官下马读诏，内称："朝鲜有意求和，应即与订盟约，克日班师，毋得骚扰。"阿敏无奈，起接圣旨，饯送差官毕，方把盟约签字。暗中却埋怨济尔哈朗，料知此番旨到，定是他秘密奏闻，从阿敏意中想出，以便回应上文。他要硬做名誉，钳制咱们，咱们偏要掳掠一回。就暗暗嘱咐亲信军队，四出抢夺，又得了无数子女玉帛，金银财宝，满载而归。只苦了朝鲜百姓。

李觉随了满兵入朝，满主太宗出城犒军，与阿敏行抱见礼，便赐阿敏御衣一袭，诸贝勒马一匹。李觉随即叩见，命他起坐，并赏他蟒衣一件，大开筵宴，封赏各官。过了数天，李觉回国去了。

太宗既征服朝鲜，遂一意攻明。传令御驾亲征，命贝勒杜度阿巴泰居守，自己带领八旗，由贝勒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萨哈廉、豪格等作为前队。攻城诸将，携着云梯盾牌，并槖驼负着辎重，作为后队。前呼后拥，渡过辽河，向大小凌河进发。

是时辽东经略王之臣，与崇焕不睦，明廷召还之臣，命崇焕统领关内外各军。崇焕闻满兵又来犯边，急令赵率教率师往援，率教到了锦州，由探马报说："大凌河已陷。"率教急命军士浚濠掘堑，多运矢石上城，复遣人向宁远告急。次日，忽来明兵一二千人，在城下大叫开门。率教上城探视，问所自来？城下兵士，答称从大凌河逃至。率教见他无狼狈情形，竟喝声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叫汝等临阵逃走么？汝等既负了朝廷豢养之恩，还有何颜入城见我？"义正辞严。说毕，城下兵士，尚哗噪不已。率教拈弓搭箭，射倒兵目一人，并厉声道："汝等再如此喧嚷，教你人人这般。"于是城下兵士，一哄而散。原来这等兵士，有一半是被满兵获住的明军，有一半是满兵伪服汉装，冒充明军来赚锦州，幸亏率教窥破，不中他计。写赵率教机智。率教下城，暗想："满主诡计，虽已瞧破，然明日必来猛攻，现在守兵不足，援师未至，倘有疏虞，如何是好。"踌躇良久，忽猛省道："有了。"当命亲卒请钦差纪用商议。

纪用本是明廷太监，因钻入魏阉门路，得了巡视锦州的差使，太监也预军事，实是明朝气数。不料满兵前来，一时不能出城，正是着急，闻率教相请，勉强出来应酬。率教与他耳语一番，纪用本来没用，只好答道："遵命！"率教大喜，遂修好文书，由纪用署名，差人赍往满营，满洲太宗阅毕，问道："尔是纪钦差遣来的么？"明使答道："是。"太宗道："纪钦差既欲求和，可出城面陈衷曲。尔边将平日欺我，正思与尔钦差言明，转奏尔主，就使攻破尔城，我亦不妄加杀害。纪钦差可自立记号，别居他所，免致误伤。"说罢，令差官回报。率教闻知，命差官再往满营，传说："明日当出城议和。"明日纪用不出。又次日，满营遗书诘责，率教令纪用优待来人，设词延约。接连三日，太宗未免动疑，夜睡时辗转不寐。忽心中猛悟，披衣起坐道："错了错了！我中他计了！"到底聪明，然亦晚矣。原来率教令纪用求和，分明是缓兵之计，他要纪用出名，一面是阳为推崇，使纪用心欢，一面因太监署名求和，易使敌人相信，待至满洲太宗窥破兵谋，援师已到城下，这正是赵率教的机智。极力褒奖。

是夕，满洲太宗即传集军士，夤夜薄城，一声觱篥，三军齐动，直向锦州城扑来。迟了。赵率教也曾防着这一层，日夜留心，猛听得远远角声，料是满营出发，忙上城指挥守兵，四面防守，霎时间满军已到，急麾众齐掷矢石。满军受伤颇多，忽向城西聚集，抵死猛攻。城上守兵，亦分队来援，满兵少却。此时天色黎明，两造军士，都有倦容，蓦见满军后面，队伍自乱，隐约露出明军旗帜。率教见援军已到，一声号炮，开城出攻，满军前后受敌，只得突围而退，且战且走。明军趁势会合，并力追杀，约五里许，方鸣金收军而去。这一阵，杀得满军七零八落，幸亏太宗素有约束，不致全军溃散。语有分寸。

太宗见明军已退，扎住了营，遣人至沈阳调发军队，报恨泄忿，不多日，沈阳兵到，太宗令新军作了前锋，乘夜间寂静时候，偷越锦州，去袭宁远。也是妙计。此时正是仲夏天气，草木阴浓，虫声嘈杂，满军衔枚疾进，直达宁远城北冈。太宗先上冈了望，见城上旌旗不整，刁斗无声，便命军士倚冈下寨。众贝勒请速攻城，太宗道："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么？此中必有诡计。"也自精细。立营未定，忽西北来了一彪人马，挂着袁字旗号，疾驱而至。太宗命军士迎敌，两边混战起来。不一时，明军望后而退，太宗乘势追赶，将到城下，忽刺斜里杀出一员大帅，手执令旗，指挥杀敌。这人非别，正是统辖关内外的袁崇焕。此老又复出现。他自锦州开仗，便防着满军分袭宁远，是日由密探报知，便令城内偃旗息鼓，诱引满兵攻城，他却分兵两路，埋伏左右。俟满军一到，出来夹击。偏偏太宗倚冈立寨，逗军不进。崇焕见此计不中，就暗令左翼兵上前挑战，自己尚埋伏城右。此次太宗却上他的当，追赶前来，他就从右侧杀出，横截满军。被追的明军，又转身奋斗。太宗忙分兵抵御，可奈明军越战越勇，看看有些支持不住，猛见袁崇焕带领诸将，冲入中军，太宗急命阿济格、萨哈廉等，上前抵敌。阿萨二人，正奉命出战，不防一矢前来，正中阿济格右肩，险些儿落下马来，幸亏萨哈廉猛力救护，阿济格方逃入军中。太宗见阿济格受伤，别令部将瓦克达，率精兵接应萨哈廉，一面令军士向后渐退。崇焕被萨瓦二人牵制，不及追赶。太宗退军数里，检点军士，已丧失不少。只萨瓦二人未回，待了好多时，始见二人身负重创，带着残兵，踉跄奔还。太宗咬牙切齿道："这个袁蛮子，真正利害！怪不得先考在日，也吃一场大亏。此人不除，那里能夺得明朝江山？"为后文伏笔。当下令济尔哈朗断后，把败军徐退锦州。满军虽败，仍有节制，写太宗，亦是写袁崇焕。崇焕闻满军退去，料想太宗定有准备，也收兵不追。

太宗过了锦州，仍令后队猛攻一番，这是假作攻势，以进为退之计。自己却排齐队伍，一队一队的退归沈阳。话分两头，单说袁崇焕逐退满军，遣使告捷，满望明廷降旨叙功，不料朝旨下来，反斥他不救锦州之罪，真正发昏。崇焕接旨大愤，即上表乞休。圣旨准奏，仍命王之臣代崇焕。满洲太宗探得此信，方额手称庆，意图再举，只因兵士新败，不得不休养一年，拟至来岁出兵。到了冬季，探报明熹宗崩，皇五弟信王嗣位，魏忠贤伏诛，太宗尚不介意。至明崇祯元年四月，探报袁崇焕复督师蓟辽，太宗顿足道："我刚想发兵攻明，如何这袁蛮子又来了？"看官！你道袁崇焕如何再出督师？原来崇焕免官，都由魏忠贤暗中反对，至崇祯帝嗣位，开手便放戮魏阉，召用袁崇焕。崇焕陛见时，崇祯帝问他治辽方略，他却奏称假臣便宜，五年可复全辽。未免自夸。当时给事中许誉卿，已说他言过

其实。崇焕复奏称五年以内，户部发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能济事。但恐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的人，即不明掣臣肘，亦能暗乱臣谋云云。崇焕之言，虽确中时弊，然语近要挟，后来动帝之疑，实伏于此。崇祯帝为之动容，援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命他即日启行。

崇焕到了关上，复缮折奏称恢复之计，应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骄，在实不在虚，愿至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毋偏听左右，毋堕敌反间等语。崇焕所虑在末二语，乃后文偏如所料，令人长叹！奏上，复由崇祯帝优诏褒答。崇焕方渐渐放心，遂将关内外紧要地方，修城增堡，置戍屯田，不到一年工夫，已有成效。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

那时满洲太宗闻了这信，不敢轻动，只自嗟叹不已。光阴易过，转眼间便是明崇祯二年，满洲国天聪三年。编年亦不可少。太宗无聊已甚，并恐军心懈怠，时常出猎校阅，既便消遣，又资搜讨。到了初秋，太宗正出猎回来，有亲卒报道："明朝来了两员将官，说是到我国投降，现有名单在此。"太宗接单一阅，写着孔有德、耿仲明二名。太宗迟疑一回，便召贝勒多尔衮，及内阁学士范文程入帐，将名单与他传阅。多尔衮道："恐是明朝奸细。"范文程道："闻他不带兵马，只有两个光身子，何必惧他？不如召他进来，一问便知。"太宗点头称善，即命手下召入。二人入见太宗，即伏地大哭。正是：

窥辽方虑名臣在，作伥偏逢降将来。

未知二人何故愿降，且看下回便知。

满洲太宗确系能手，观其声东击西，征服朝鲜，其兵谋不亚乃父。朝鲜一失，明之左臂已断，袁崇焕虽智，至此亦穷于应付，然满军出攻宁锦，袁赵二将，计却强敌，满洲太宗亦遭败衄，可见明有袁崇焕，辽西未易动也。是故国家不可无良将，至五年复辽之语，虽近虚夸，要不得为崇焕咎。满洲所畏者惟崇焕一人而已。本回写满洲太宗处，即是写袁崇焕处。

第七回

为敌作伥满主入边　因间信谗明帝中计

却说孔耿二明将，见了满洲太宗，伏地大哭。太宗问为何事？二人奏道："臣等都是东江总兵毛文龙部将，因袁崇焕督师蓟辽，无故将我毛帅杀死，艮求大皇帝发兵攻明，替

毛帅报仇，袁崇焕杀毛文龙事，从明朝二降将口中叙出，省却无数笔墨。臣等愿为前导，虽死无恨。”朝鲜有韩润、郑梅，明朝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何虎伥之多也！原来毛文龙蟠踞东江，素性倔强，崇焕恐他跋扈难制，借阅兵为名，诱文龙往迎。文龙见了崇焕，语多傲慢。崇焕便赚文龙登山阅兵，帐下伏了军士，把文龙拿住，数他十二大罪，请出尚方剑，将文龙斩首。这孔耿二人，统认文龙为义父，因文龙被杀，随即逃往满洲甘作虎伥。为私灭公二人可诛。太宗道："照汝等说来，是真心报降么？"二人便设誓道："如有异心，神人殛之！"太宗道："汝二人欲我报仇，也可代为出力，但山海关内外，有袁崇焕把守，不易进取，汝等可有良策否？"二人沉吟许久，耿仲明先开口道："关内外不易得手，何不绕道西北，从龙井关攻入？"太宗道："龙井关在何处？"孔有德接口道："龙井关是明都东北的长城口，此去须经过蒙古，方可沿城入关。此关若入，便可向洪山、大安二口，分路进捣，直入遵化，遵化一下，明京便摇动了。"仿佛三国演义中，张松献益州地图。太宗喜形于色，便道："汝等愿作向导么？"二人齐声称愿。旁闪出多尔衮道："二将弃逆归顺，正是识时俊杰，但二将前来，曾被明廷察觉否？"二人齐声答道："我等潜踪而来，不但明廷未知，连关上的袁崇焕，也未必晓得。"多尔衮道："既如此，请尔等速还登州。"太宗道："我要他作攻明的向导，你如何教他速还登州？"此事我亦要问。多尔衮道："我军此次攻明，料非一二个月可以回国，若被袁崇焕闻知，从登莱调遣水师，潜入我境，岂不是顾彼失此？好在二将前来，彼尚未晓，现仍回据登州，阳顺明朝，阴助我国，倘袁崇焕令他攻我，他可逗留勿进，若差了别将，他可预先报知，以便堵截，岂不是好？"太宗道："好是好的，但无人导入龙井关，奈何？"多尔衮道："蒙古喀尔沁部，已归顺我国，我军到了蒙古，择一熟路的作了向导，便可入龙井关。从前蒙古尝入贡明廷，岂无人熟识路径？"太宗大喜，便手指多尔衮，对孔耿二人道："这是皇弟多尔衮，足智多谋，计出万全，现请汝等依了他计，仍回登州，秘密行事，将来为我立功，不吝重赏。"孔耿二人领命去讫。多尔衮此计，仍是未信孔耿二人，意欲借此试二人虚实，用心更细，设计更险。〇明史崇祯四年，载登州游击孔有德叛事，此处尚是崇祯二年，故有此斡旋之笔。

是年十月，太宗亲率八旗劲旅，大举攻明。方欲启行，闻报蒙古喀尔沁部，遣台吉布尔噶图入贡。太宗接见，就问龙井关路径，曾否认识？布尔噶图道：奴才数年前，曾去过一次，略识路程。"太宗即令他作为向导。顿时满城文武，除居守外，尽随驾出发。戈铤耀日，旌旗蔽天，一程行一程，一队过一队，回环曲折，越水穿林，在途中过了数天，方到喀尔沁部。喀尔沁亲王，迎宴犒劳，不待细说。

太宗即日抵龙井关。关上不过几万名守卒，见满洲军蜂拥而来，都吓得魂飞天外。四散逃去。满军整队而入，遂分两路进攻，一军攻大安口，由济尔哈朗岳托为统领，共四旗；一军攻洪山口，太宗亲率四旗兵队，连夜进发。此时明军专防守山海关，把大安洪山二口，视作没甚要紧的区处，空空洞洞，毫不设备，一任满军攻入，浩浩荡荡的杀奔遵化州。

明廷闻警，飞檄山海关调兵入援。总兵赵率教，奉檄出兵，星夜前进。到了遵化州东边，地名三屯营，望见前面密密层层的都是满军，把三屯营围得铁桶相似。率教自顾

部众，不及他四分之一，眼见得不是对手，只是忠臣不怕死，有进尺，无退寸，当下激励将士，分为数队，呐喊一声，竟向满军中冲入，满军见有援师，让他入阵，复将两面的兵合裹拢来，把率教困在核心。率教全无惧怯，率众血战，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自辰至午，也杀了满军多名。争奈满军越来越众，率教只领着孤军，越战越少，满望城中出兵相应。谁知寂无声响。又复死战多时，看看日光已暮，不由得愤急起来，索性拍马当先，杀开一条血路，直奔城下，大声叫道开城。城上乱下矢石，率教大叫道："我是山海关总兵，来援此城，请速放入！"但闻城上守兵答道："主将有令，不论敌兵援兵，一概不得入城。率教此时已身受重创，至此进退无路，视部下残兵，亦受伤过半，不能再战，便下马向西再拜道："臣力竭矣。"把剑自刎而亡。可敬可悲。

那时满兵已逼到城下，把残兵扫得精光，不留一个，当即乘胜登城。城中守将朱国彦，只守着闭关的主见，不纳援军，害得赵率教自刎身亡，到了满军登城，他已无能抵御，忙回署穿好冠带，望阙叩头，与妻张氏并投缳毕命。愚不可及。

满军夺了三屯营，又攻遵化。巡抚王元雅昼夜巡守，满军竖起云梯，四面进攻，守兵措手不及，被满军一拥而上。王元雅以下文武各官，统同殉节。满洲太宗入城，命军士检埋元雅尸首，杀牛犒饮，庆赏一天。翌日即率师进发，所过皆墟。不到一月，蓟州、三河、顺义、通州等处，都被满军占据，乘胜直到明都城下。明廷大震，幸亏关上满桂，带兵入援。满桂也是明朝有名的猛将，见满军大至，亟麾兵迎战。两军厮杀了半日，不分胜负。忽城上放了一声大炮，弹丸四进，烟雾蔽天，满军霎时驰退，满桂军猝不及防，反被打伤了数百名。满桂也中了一弹。冤枉得很！

太宗收了兵马，就在城北土城关的东面，扎定了营，令明日奋力攻城，忽见贝勒豪格及额驸恩格德尔两人，匆匆走入道："袁崇焕又来了。"太宗惊道："袁蛮子当真又来么？"所留意者此人。原来明京自满军深入，飞诏各处迅速勤王。袁崇焕奉旨，立遣赵率教、满桂等率军入援，自己亦带领祖大寿、何可纲两总兵，随后启程。所过各城，都留兵驻守。及到明京，各道援师，亦渐渐云集。崇焕入见崇祯帝，帝大加慰劳，命他统率诸道援师，立营沙河门外，与满军对垒。满洲太宗闻崇焕又至，不觉惊叹失声。豪格及恩格德尔见太宗不悦，便仗着胆道："袁蛮子没有三头六臂，何故畏他"他现在率兵初到，未免劳苦，趁此机会，劫他营寨，何愁不胜？"太宗道："汝言虽是有理，但袁蛮子饶智有略，宁不预先防备？汝等既愿劫营，须处处防他埋伏。左右分军，互相策应，方是万全之策。"可谓小心。豪格等应命出兵。

这时满营在北，袁营在南，由北趋南，须经过两道隘口。恩德格尔自恃勇力，一到右隘，就带了本部人马，从隘口进去。卤莽可笑。豪格一想，彼从右入，我应从左进，但若两边都有埋伏，那时左右俱困，不及救应，岂不是两路失败么？现不若随入右隘，接应前军为是。亏此一想。便命军士随入右隘。起初还望见恩格德尔的后队，及转了几个弯头，前军都不见了。正惊疑间，猛听得一声号炮，木石齐下，把去路截断。豪格料知前面遇伏，忙令军士搬开木石，整队急进。幸喜山上没有伏兵下来，尚能疾行无阻。行未数里，见前面聚着无数明军，把恩格德尔围住，恩格德尔正冲突不出。当由豪格催动前骑，拼

命杀入，方将明军渐渐杀退，保护恩格德尔出围。非写豪格，实写袁崇焕。随令恩格德尔前行，自己断后，徐徐回营。明军见有援应，也不追赶。

恩格德尔回见太宗，狼狈万状，禀太宗道："袁蛮子正是利害，奴才中了他计，若非贝勒豪格相救，定然陷入阵中，不能生还。"太宗道："我自叫你格外小心，你如何这等莽撞？本应治罪，念你一点忠心，恕你一次。"恩格德尔叩首谢恩，又谢过了豪格。太宗道："袁蛮子在一日，我们忧愁一日，总要设法除他方好。"令军士分头出哨，严防袭击。

当夜无话，次日满洲探马，来报敌营竖立棚木，开濠掘沟，比昨日更守得严密了。太宗道："他是要与我久持，我军远道而来。粮饷不继，安能与他相持过去？"当即开军士会议，文武毕集，太宗令他们各抒所见。诸将纷纷献议，或主急攻，或主缓攻，或竟提出退师的意见。太宗都未惬意。旁立一位文质彬彬的大臣，一言不发，只是微笑。别有成算。太宗望着，乃是范文程，便问先生有何良策？文程道："有一策在，此刻不可泄漏，容臣秘密奏明。"太宗即命文武各官，尽行退出，独与文程秘密商议。帐外但听得太宗笑声，都摸不着头脑。是何妙计？看官试一猜之！好一歇，文程亦出帐而去。过了一天，传报明京德胜门外，及永定门外，遗有两封议和书，系是满洲太宗致袁崇焕的。疑案一。又过一天，满军捉住明太监二名，太宗不命审问，就令汉人高鸿中监守。疑案二。又过一天，满军退五里下寨。疑案三。又过一天，高鸿中报明太监脱逃，太宗也不去罪他。疑案四。又过一天，高鸿中面带喜色，入报明督师袁崇焕下狱，总兵祖大寿、何可纲奔出关外了。疑案五。太宗道："范先生好似一个智多星，此番得除掉袁蛮子，真是我国一桩大幸事。"

看官！你道这位神出鬼没的范先生，究竟是何妙策？说将起来，乃是兵书上所说的反间计。原来明京两门外的议和书，都是范文程捏造情由，遣人密置。守门的兵目，得了此书，飞报崇祯帝，崇祯帝便命亲近太监，出城访查，不料途中伏着满兵，被他拿去两名。这两名太监，拿入满营，由高鸿中监守。高系汉人，与明太监言语相通，渐渐说得投机，非但不加刑具，并且好酒好肉的款待。是夕，鸿中与二太监酣饮，有一兵官模样入会鸿中，见二太监在座，慌忙退出。鸿中假作酒醉，忙起座追出门外，与兵官密谈。二太监见无人在座，便掩到门后窃听，模模糊糊的，听得袁崇焕已经允议，明晨我兵退五里下寨。末后这一语，是休令明太监闻知。言毕，匆匆径去。二太监以目相视，忙即回座，鸿中亦入门再饮数巡，说是要摒挡行李，恕不陪饮。鸿中别去，二太监趁这时光，走出帐外，见帐外无人把守，便一溜烟的跑回明京，详禀崇祯帝。崇祯帝因崇焕擅杀毛文龙，已自不悦，及闻了私自议和的消息，便召见崇焕，责他种种专擅，立命锦衣卫缚置狱中。总兵祖大寿、何可纲，闻主帅无故下狱，顿时大愤，率兵驰回山海关。你想满洲太宗得了此信，有不格外喜欢么？陈平间范增，周瑜弄蒋干，都是这般计策，崇祯帝号称英明，应亦晓明史事，乃竟堕入敌计，自坏长城，真正可叹！

明军失了主帅，惊惶的了不得。偏这满洲太宗计中有计，不乘势攻打明京，反向固安、良乡一带，去游弋了一回。明廷还道是满兵退去，略略疏防，不料满兵复回转北京，直逼芦沟桥。此时守城大将，只有满桂一人，还靠得住，此外都是酒囊饭袋，全不中用。崇祯帝封满桂为武经略，屯西直安定二门，统辖全军，一面命各官保荐人才，好好一个大将

才，缚置狱中，还要人才何用。当由庶吉士金声保荐两人，一个是游僧申甫，想是会念退兵咒。一个是翰苑出身刘之纶。崇祯帝立刻召见，适刘之纶未曾在京，应召的只有申甫一人。陛见时问他有何才具？申甫答称："能造战车。"当场试验，颇觉灵动，遂擢他为副总兵，令他招募新军，即日赴敌。急时抱佛脚，有何益处？申甫奉了上命，就在京中开局招兵。所来的无非市井游手，或是申甫素识的僧徒，全然不晓得临阵打仗的格式，冒冒失失的领了出城，战车在前，步兵在后，大喊一声，向满营冲将过去。满军守住营寨，全然不动，前面的战车，也在途中停住了。蓦闻满营中一声战鼓，把寨门一开，千军万马，拥杀过来，申甫还催战车急进，怎奈推车的人，早已不知去向。满军将战车尽行拨倒，提起大刀阔斧，杀入明军，好像削瓜切菜一般。这等游手僧徒，只恨爹娘少生两脚，没命的夺路乱跑。申甫也转身逃走，不到数步，被一满员赶到，刀起头落，把申甫一道魂灵，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调侃得妙。

崇祯帝闻申甫败死，越加惶急，命满桂出城退敌。满桂奏言众寡悬殊，未可轻战。偏这明廷的太监，日日怂恿崇祯帝，催令速战。是满桂摧命符。〇崇祯帝既诛魏阉，如何尚用阉竖？令人难解。满桂只得督领兵官孙祖寿等，出城三里，与满军搏战。这场厮杀，与申甫出战，全然不同，兵对兵，将对将，赌个你死我活，自早晨起，竟杀得天昏地黑。叙满桂处亦是不苟。满洲太宗见部队战明军不下，想了一计，令侍卫改作明装，就夜黑时混入明军队里，满桂不防，误作城内援兵，不料这伪明军专杀真明军，一阵骚扰，明军大乱。可怜这临阵惯战的满桂，竟死于乱军之中。满桂又死，明其危矣。满军大获胜仗，个个想踊跃登城，不意太宗竟下令退军，弄得众贝勒都疑惑起来。小子且停一停笔，先诌成一诗，以纪其事云：

> 大好京畿付劫灰，强胡饱掠马方回。
> 谁云明社非清覆，内讧都从外侮来。

毕竟满洲太宗何故退军，请到下回交代。

袁崇焕杀毛文龙，后人多议其专擅，愚意不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利于国，专之可也。况崇祯帝固许其便宜行事乎！惟文龙被杀，部下多投奔满洲，甘为虎伥，绕道入塞，不得谓非崇焕疏忽之咎，然勤王诏下，即兼程前进，忠勇若此，而崇祯帝多疑好猜，竟信阉竖之谗，误堕敌人之计，崇焕下狱，满桂阵亡，明之不亡亦仅矣。读此回令人嗟叹不置。

第　八　回
明守将献城卖友　清太宗获玺称尊

却说满洲太宗下令退军，众贝勒都来谏阻，太宗把意见详述一番，说得众贝勒个个叹服。原来太宗的意思，恐师老日久，有前无继，转犯兵家之忌。就使乘胜攻城，应手而下，也是万不能守。一旦援军四集，反致进退两难，所以决意离京，把畿辅打扰一番，扰得他民穷财尽，激起内乱，方好乘隙而入，唾手夺那明室江山。这正是亟肆以敝的计策。确是妙算。当下率领全军，退至通州，是时已天聪四年了。点目。到通州后，复渡河东行，克香河，陷永平。将到遵化，忽见前面有明军拦住，历历落落的炮弹，向满军打来。太宗方令军士退后，猛听得豁喇一声，明军这边的大炮，无故炸开，弄得自己打自己。太宗趁这机会，再令军士向前猛进，此时明军已纷纷自乱，那里当得住满军。只是这位统兵大员，偏不肯逃走，麾军士拼命拦截，自辰至酉，明军已矢尽力穷，这统兵大员，中了满兵两箭，坠马身亡。看官！你道这明将是谁？就是金声保荐的刘之纶。之纶平日颇研究武备，尝借贷百金，造成木质大炮，又造独轮车，偏箱车，兽车，都是轻便利用。因闻崇祯帝召见的信息，夤夜到京，入奏称旨，超擢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闻得满营齐退，之纶誓师出追，到了通州，闻满军东去，料他必取道遵化，退出关外，遂约总兵马世龙、吴自勉二人，尾满军后，趋向永平，自己由间道到遵化，截满军归路，与马吴两总兵前后夹攻。计亦甚善。谁知马吴两人，违约不追，之纶只领了一支孤军，驻扎娘娘庙山。待满军到来，两边相较，已是众寡不敌，偏这大炮又炸，越加危急。左右请结阵徐退，之纶怒道："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躯以报，战若不胜，愿死，敢言退者斩。"好汉子。到了矢尽力穷的时候，之纶见不可支，大呼道："死死！负天子恩！"急解佩印付给家人道："持此归报朝廷。"不一时，即被满军射倒。又死了一个忠臣。所剩残兵，霎时间一扫而空。

太宗复领兵攻陷迁安、滦州。进至昌黎，却由该县左应选，率兵民固守，连番进攻，都被击退。倒难为他。寻闻明廷复起用孙承宗，代袁崇焕守山海关，恐他遣将前来，截断归路，遂匆匆的收兵回国。既至国都，文武各官，都上表庆贺，惟太宗犹有忧色。众贝勒各来进问，太宗道："袁蛮子虽已下狱，终究未死，倘或赦罪出来，又要与我国做死对头，所以放心不下。待他死了，汝等贺我未迟。"过了数日，侦察明京大事的探子，密书驰报，略说："袁崇焕已经磔死，连家产亦被籍没。"太宗方欣然道："难得此公已死，咱们可长驱入明了。"自拆股肱，适以利敌。是时范文程在旁，太宗复顾着道："这是范先生第一功。"文程道："崇焕虽死，承宗尚在，山海关尚未易下。"太宗道："待来年再行图他。只是明兵惯用大炮，我国恰无此火器，须赶紧制造，方可攻明。"文程道："这正是最要紧的事情。"遂招募工匠，铸起红衣大炮，命军士演习燃放。

转瞬间又是一年，众贝勒复请攻明，太宗约以秋高马肥，方可进兵。是时孙承宗督

师关上，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复整缮关外旧地，军声大震。怎奈来了一个邱禾嘉，做了辽东巡抚，偏与承宗意见不合。狭路相逢，无非冤家。承宗议先筑大凌河城，以渐而进，禾嘉恰要同时筑右屯城。工程日久，两城都未曾完工，满军已进薄城下，这是天聪五年八月内的事情。

太宗带领精骑，到了大凌河，掘濠竖栅，四面合围，令贝勒阿济格等率兵往锦州，遮击山海关援兵。邱禾嘉闻满军已至，急率总兵吴襄、宋伟等，自宁远趋锦州。是时阿济格军尚在中途，锦州城下，未见敌人踪迹。禾嘉令吴襄、宋伟率兵进发，到长山口遇着满军。彼此交战，不分胜负。两边鸣金收军，各扎住营寨，准备明日厮杀。是夕，满洲太宗亦到阿济格营内，亲自督战。次日，天色微明，满兵已张开两翼，向明营扑来。明总兵宋伟，坚垒不动。满军连冲数次，都被宋伟的营兵枪炮打回。宋伟亦能。太宗命转攻吴襄营，吴襄忙令营兵齐放枪炮，满兵亦枪炮迭施。正轰击间，忽东北角上，刮起一阵狂风，顿时飞石扬沙，天昏如墨，襄军乘风举火，烈焰腾腾，扑入满军。满军正在着急，俄见大雨奔下，风随雨转，火势反向襄军扑回。襄军出其不意，霎时大乱。满军乘风猛攻，杀得襄军零零落落，吴襄忙率残兵逃走。岂真天意。满军复驰向宋伟营，此时伟军见襄军败走，已自胆怯，怎禁得满军踊跃前来？不消一个时辰，被满军冲入营内。宋伟左右阻拦，争奈支撑不住，也只得向后退下。满军随后赶来，两路残军，抱头疾走。约数里，忽前面来了一支人马，统是满洲服式，挡住去路，后面追兵又至，吴襄、宋伟只得拼了性命，向前冲突。等到杀出重围，已失去了监军张道春，副将祖大乐，将士伤亡，不计其数。疾忙趋回锦州。邱禾嘉见了败军，惊惶万状，弄得束手无策；自是大凌河城，虽连章告急，禾嘉装痴聋一般，全不理睬了。这样无能，何苦与孙承忠反对。且说大凌城守将，便是祖大寿、何可纲二人。他们本是怨恨明帝，只因孙承宗面上，坚守此城，闻援兵已经败还，格外懊丧。只大寿有一兄弟名叫大弼，曾官副总兵，有万夫不当之勇，军中称为万人敌，又因他素性粗莽，不管死活，别号作“祖二疯子”。他仗着勇力，一意主战，夜率死士百二十人，易服辫发，缒城而下，来袭满营，此公颇有机智，不是一味疯癫。适值太宗未寝，在帐中阅视文书，大弼执着大刀，当先入帐，把大刀左右乱劈，砍倒满侍卫两员。太宗见大弼入帐行凶，忙拔腰下佩剑，挡住大弼的大刀。幸亏太宗有些武力。当下交战数合，太宗力不逮大弼，渐渐退后。大弼手下的死士，亦陆续入帐。太宗正在着忙，亏得阿济格等带领侍卫十员，赶来护驾。一场酣斗，满侍卫中，尚有一人被斫断半臂。极写大弼。至满军越来越众，大弼始呼啸一声，冲围而出。此时大寿始知大弼出城劫营，出兵接入城去。大弼检点党羽，不折一人，只有数名负伤。甘宁百骑劫曹营，祖大弼可谓媲美。次晨，太宗遂下令急攻，大寿、可纲抵死击退。又过数日，满军运红衣大炮至，击坏城外数堡，复接运轰城。城上短堞，一半被毁，城中犹是固守。直到冬季，大凌粮尽，食牛马，牛马又尽，人自相食。大寿日盼援师，只是不至。惟满主招降书，屡射入城来，大寿未免动心，与可纲密议。可纲不从，大寿此时，也顾不得可纲了。卖国卖友，我恨大寿。夜间令部下亲兵，缒城至满营，投书愿降，即于次夕献城。可纲闻知，急来拦截，被大寿一箭射倒，由满军擒捉而去。城内兵士，非降即走。可纲见了太宗，劝降不允，从容就刑。算一个烈士。大弼不服

兄意，早率同志出城去了。

大寿叩见太宗，太宗格外优待，命之起坐，亲赐御酒一樽。是夕，大寿仍宿大凌城，梦寐间只见何可纲索命，贼胆心虚。及至惊醒，自觉卖友求荣，于情理不很过不去，想是夜气发现。当时踌躇了一回，又忏悔了一回。翌晨，起见太宗，正值太宗升帐，会议进取锦州。大寿献计道："取锦州不难。臣的家小，亦在锦州，现在锦州的守将，尚未知臣降顺天朝，若臣佯作溃奔状，归赚锦州，作为内应，陛下发兵为外合，取锦州如反掌。臣的家小，亦可藉此取来。"言甘心苦。太宗道："你不要诳语！"大寿设誓允诺，太宗当即命出发。到了锦州，闻邱禾嘉已经被劾，调往南京，关上督师孙承宗亦被言官弹击，乞休回里。承宗又罢。大寿又把锦州缮城固守，诡报满洲太宗，说是："心腹人甚少，各处客兵甚多，巡抚巡按，防守甚严，请缓发兵为是。"太宗乃班师而去。

是年冬，孔有德大闹登州，逐登莱巡抚孙元化，杀总兵张可大。越年，明兵四万攻登莱，有德等不能敌，驰书满洲告急。太宗以朝鲜已服，登莱无用，复书令有德等仍返满洲。有德遂偕耿仲明把子女玉帛载了数船，直到沈阳。应前回。见了太宗，说："辽东旅顺，乃是要塞，现在守备空虚，可以袭取。"太宗遂发兵千名，偕孔耿二人往袭旅顺。过了数日，军中报捷，说是旅顺已下，杀死明总兵黄龙，招降副将尚可喜。太宗大悦，即令孔耿二人回国，留尚可喜居守旅顺。孔耿奉命回国，孔受封为都元帅，耿受封为总兵官，嗣后可喜亦得封总兵。从此耿、尚、孔三将，居然做满洲开国功臣了。讥讽得妙。

话休叙烦。且说满洲太宗自大凌城班师，养精蓄锐，又历一年。一日，校阅军队毕，饬令随征察哈尔部，并征集各部蒙古兵，向辽河进发。这察哈尔部在满洲西北，源出蒙古，就是元朝末代顺帝的子孙。当满洲太祖起兵时候，察哈尔势颇强大，曾做内蒙古诸部的盟长。他的头目，叫作林丹汗。天命四年，尝遗书满洲，自称统领四十万众蒙古国主，致书水滨三万满洲国主，这便是自大的口吻。嗣后尝胁掠蒙古诸部，诸部受苦不堪，多来归服满洲，请满洲出兵讨伐。太宗趁兵马强壮，遂发兵渡了辽河，绕越兴安岭，向察哈尔背后攻入。林丹汗只防前面的境界，不料满军从后面薄来。蒙古本无大城，不过有几个小小的土围，便算是头目所居的都城。满军扑到城下，林丹汗似梦初觉，仓猝不及抵敌，只得徒步飞逸。满军乘势追杀，直到了归化城，捉不住林丹汗，反把明朝边境的百姓，拿来出气。明民何辜？当下由太宗命分四路兵入明边：第一路从尚方堡进宣州，到山西省大同、应州；第二路从龙门口进长城，到宣州与第一路会齐；第三路从独石口进长城，到应州；第四路从得胜堡进朔州。四路的兵，长驱直入，好像一群豺狼虎豹，钻入犬羊队里，乱咬乱嚼，随心所欲。明边的百姓，无缘无故的遭此大劫。语语含有深意。幸亏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张全昌等，固守城池，击退满兵，城中的百姓，还算保全身家性命。满兵掳了人口牲畜七万六千，已是满意，遂即唱了得胜歌，出关而去。不料明廷反将张宗衡、曹文诏等，革职坐戍。功罪不明，刑赏倒置，眼见得明室不久了。

只这位满洲太宗两次入明，所得财帛，不计其数。又把内蒙古各部落，统已收服，正是府库日充，版图日廓的时候。一日，有察哈尔部遗族来降，太宗问明情由，方知林丹汗逃奔青海，一病身亡，其子额哲，势孤力竭，只得率领家属，向满洲乞降。当下开城

纳入，行受降礼。额哲叩见毕，献上一颗无价的宝物。看官！你道是什么宝贝？乃是元朝历代皇帝的传国玺。太宗得玺后，焚香告天，非常得意，于是大开朝贺。诸贝勒联名上表，请进尊号。边外诸国，亦都遣使奉书，愿为臣属。蒙古各部，且挑选几个有姿色的女子，献入满洲，甘作太宗的妾媵。吹牛拍马，一至于此。太宗遂创设三院：一名内国史院，一名内秘书院，一名内弘文院。国史院是编制实录，记注起居；秘书院是草拟敕书，收发章奏；弘文院是讨论古今政事得失。命范文程作为总监，汇集三院文员，恭定称尊典礼。复营建天庙天坛，添造宫室殿陛，不到数月，大礼已定，建筑告成，遂尊太宗为宽温仁圣皇帝，易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这是清室初造，所以叙述独详。择了吉日，祭告天地。当命在天坛东首，另筑一坛，排齐全副仪仗，簇拥御驾，登坛即真，适值天气晴和，晓风和煦，满洲文武百官，都随太宗至天坛，司礼各官，已鹄候两旁，焚起香烛。太宗下了御驾，龙行虎步的走近香案，对天行礼。拜跪毕，由司礼官读过祝文，于是诸贝勒拥着太宗，从中阶升上即真的坛上，到中间绣金团龙的大座椅前，徐徐坐下。但觉得万人屏息，八面威风。今而知皇帝之贵。诸贝勒大臣，及外藩各使，都恭恭敬敬的向上行三跪九叩礼。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将，格外谨肃，遵礼趋跄，不敢稍错分毫。可愧可耻。宣诏大臣，捧了满、汉、蒙三体表文，站立坛东，布告大众，坛下军民人等，黑压压的跪了一地。等到宣诏官读完谕旨，一齐高呼万岁万岁的声音，远驰百里。确是威阔，怪不得人人想做皇帝。礼毕，太宗慢慢下坛，由众贝勒大臣扈跸还宫。次日，上列代帝祖尊号，谥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追封功臣，配享太庙。名宫殿正门为大清门，东为东翊门，西为西翊门。大殿正殿，仍遵太祖时所定名目，惟后殿改名中宫，皇后居之。中宫两旁，添置四宫，东为关雎宫，西为麟趾宫，次东为衍庆宫，次西为永福宫，罗列妃嫔，作为藏娇的金屋。册封大贝勒代善为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郑亲王，多尔衮为睿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岳托为成亲王，阿济格为武英郡王。此外文武百官，都有封赏。拜范文程为大学士，作为宰相。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降将，亦因劝进有功，得了什么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的称号。看似铺叙，实则奚落。盈廷大喜，独太宗尚未尽惬意。看官！你道为何？当日称尊登极，外藩各使，统行跪拜礼，只有一国使臣，不肯照行，因此逆了太宗的意思，又想出一条以力服人的计策来了。正是：

南面称尊，居然天子。西略东封，雄心莫止。

欲知何国得罪太宗，请向下回再阅。

满军攻明，起初是专攻辽西，迨到了向导，始由蒙古入塞，多一间道，从此左驰右突，飘忽无常。明兵则处处设防，以劳待逸，胜负之势，已可预决。至察哈尔折入满洲，长城以北，皆为满洲所有，明已防不胜防。虽无李闯之肇乱，而明亦不可为矣。若夫满洲太宗之获玺，论者谓天意攸归，

故假手额哲以赍献之。夫玺之得不得，亦何关兴替？孙坚、袁术，尝得汉家之传国玺矣，试问其果终为帝耶？然则满洲太宗之改号称尊，实为图明得志，借获玺之幸，而作成之耳。虽曰天命，宁非人事？惟清室二百数十年之国祚，由太宗之获玺称尊始。故书中特详述之，所以志始也。

第九回
朝鲜主称臣乞降　卢督师忠君殉节

却说清太宗登极之日，称清太宗自此始。有不愿跪拜的外使，并非别国，乃是天聪元年征服的朝鲜。朝鲜国王李倧，本与满洲约为兄弟，此次遣使来贺，因不肯行跪拜礼，即由太宗当日遣还，另命差官贻书诘责。过了一月，差官回国，报称朝鲜国王，接书不阅，仍命奴才带回。太宗即开军事会议，睿亲王多尔衮与豫亲王多铎，请速发兵出征。太宗道："朝鲜贫弱，谅非我敌，他敢如此无礼，必近日复勾结明廷，乞了护符。我国欲东征朝鲜，，应先出兵攻明，挫他锐气，免得出来阻挠。"仍是声东击西之计。多尔衮道："主上所虑甚是，奴才等即请旨攻明。"太宗道："汝二人当为东征的统帅，现在攻明，但教扰他一番，便可回来，只令阿济格等前去便了。"是日即召阿济格入殿，封为征明先锋，带兵二万，驰入明畿，并授他方略，教他得手便回。阿济格即领命而去。不到一月，阿济格遣人奏捷，报称入喜峰口，由间道趋昌平州，大小数十战，统得胜仗，连克明畿十六城，获人畜十八万等语。太宗即复令阿济格班师，阿济格奏凯而回。此次清兵入明，不过威吓了事，明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闻得清兵入边，把魂灵儿都吓得不知去向，一个不如一个，大明休矣！日服大黄药求死，听清兵自入自出。瘟官当道，百姓遭殃，实是说不尽的冤屈。

话分两头，且说清廷自阿济格班师后，即发大兵往讨朝鲜。时已隆冬，太宗祭告天地太庙，冒寒亲征。留郑亲王济尔哈朗居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屯兵牛庄，防备明师；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率领精骑作了冲锋的前队。太宗亲率礼亲王代善等及蒙旗汉军，作为后应。这次东征，是改号清国后第一次出师，比前时又添了无数精采。清太宗穿着绣金龙团开气袍，外罩黄缎绣龙马褂，戴着红宝石顶的纬帽，披着黄缎斗篷，腰悬利剑，手执金鞭，脚下跨一匹千里嘶风马。左右随侍的，都是黄马褂宝石顶双眼翎亲王贝子，前后拥护的，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满、蒙、汉军。画角一声，六军齐发，马队、步队、长枪队、短刀队、强弩队、藤牌队、炮队、辎重队，依次进行，差不多有十万雄师，长驱东指。措写军容，如火如荼。

到了沙河堡，太宗命多尔衮及豪格，分统左翼满、蒙各兵，从宽甸入长山口；命多铎及岳托，统先锋军千五百名，径捣朝鲜国都城，这朝鲜国兵，向来是宽袍大袖，不经

战阵，一闻清兵杀来，早已望风股栗，逃的逃，降的降。义州、定州、安州等地，都是朝鲜要塞，清兵逐路攻入，势如破竹，直杀到朝鲜都城，朝鲜国王李倧，急遣使迎劳清兵，奉书请罪，暗中恰把妻子徙往江华岛。那时朝鲜使臣，迎谒太宗，呈上国书，太宗怒责一番，把来书掷还，喝左右逐出来使。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倧闻了这个信息，魂不附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亟率亲兵出城，渡过汉江，保守南汉山。清兵拥入朝鲜国都，都内居民，还未曾逃尽，只得迎降马前，献上子女玉帛，供清兵使用。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幸亏太宗有心怀远，谕禁奸淫掳掠，假仁假义。入城三日，已是残腊，太宗就在朝鲜国都，大开筵宴，祝贺新年。好快活！

又过数天，复率大兵渡过汉江，拟攻南汉山，适朝鲜国内的全罗、忠清二道，各发援兵，到南汉城，太宗遂命军士停驻江东，负水立寨，先锋多铎，率兵迎击朝鲜援兵，约数合，朝鲜兵全不耐战，阵势已乱，多铎舞着大刀，左右扫荡，好像落叶迎风，飕飕几阵，对面的营敌，成了一片白地。造语新颖。李倧闻援兵又溃，再令阁臣洪某，到满营乞和。太宗命英俄尔岱、马福塔二人，赍敕往谕，令李倧出城亲觐，并缚献倡议败盟的罪魁。李倧答书称臣，乞免出城觐见，缚献罪魁两事。太宗不允，令大兵进围汉城。

是时多尔衮、豪格二人，领左翼军趋朝鲜，由长山口克昌州，败安黄、宁远等援兵，来会太宗。太宗命多尔衮督造小舟，往袭江华岛，一面令杜度回运红衣大炮，准备攻城。多尔衮即派兵伐木，督工制船，昼夜不停，约数日，造成数十号，率兵分渡。岛口虽有朝鲜兵船三十艘，闻得清兵到来，勉强出来拦阻，怎禁得清兵一股锐气，踊跃登舟。不多时，朝鲜兵船内，已遍悬大清旗帜，舟中原有的兵役，统不知去向。大约多赴龙王宫内当差。

清兵夺了朝鲜兵船，飞渡登岸，岸上又有鸟枪兵千余名，来阻清兵，被清兵一阵乱扫，逃得精光。清兵乘势前进，约里许，见前面有房屋数间，外面只围一短垣，高不逾丈，那时清兵一跃而入，大刀阔斧的劈将进去，但觉空空洞洞，寂无人影。多尔衮令军士搜寻，方搜出二百多人，大半是青年妇女，黄口幼儿，当由清兵抓出，个个似杀鸡般乱抖。多尔衮也觉不忍，婉言诘问，有王妃，有王子，有宗室，有群臣家口，还有仆役数十名，即命软禁别室，饬兵士好好看守，不叫妇女侍寝，算是多尔衮厚道，然即为下文埋根。一面差人到御营报捷。

是时杜度已运到大炮，向南汉城轰击。李倧危急万分，又接到清太宗来谕，略说："江华已克，尔家无恙，速遵前旨缚献罪魁，出城来见。"至是李倧已无别法，只得上表乞降，一一如命。清太宗又令献出明廷所给的诰封册印，及朝鲜二世子为质，此后应改奉大清正朔，所有三大节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礼。此外如奉表受敕，与使臣相见礼，陪臣谒见礼，迎送馈使礼，统照事明的旧例，移作事清，若清兵攻明，或有调遣，应如期出兵，清兵回国，应献纳犒军礼物，惟日本贸易，仍听照旧云云。李倧到此，除俯首受教外，不能异议半字。当即在汉江东岸，筑坛张幄，约日朝见，届期率数骑出城，到南汉山相近，下马步行，可怜！行至坛前，但见旌旗灿烂，甲仗森严，坛上坐着一位雄主，威棱毕露，李倧又惊又惭，当时呆立不动。到此实难为李倧。只听坛前一声喝道："至尊在上，何不下拜！"慌得李倧连忙跪下，接连叩了九个响头。可叹！两边奏起乐来，鼓板声同磕头

声，巧巧合拍。作书者偏要如此形容，未免太刻。乐阕，坛上复宣诏道："尔既归顺，此后毋擅筑城垣，毋擅收逃人，得步进步，又有两条苛令。每年朝贡一次，不得愈约。尔国三百年社稷，数千里封疆，当保尔无恙。"较诸今日之扶桑国，尚算仁厚。李倧唯唯连声。太宗方降座下坛，令李倧随至御营，命坐左侧，并即赐宴。是时多尔衮已知李倧乞降，带领朝鲜王妃王子，及宗室大臣家眷，到了御营。太宗便命送入汉城，留长子湱，次子淏为质。次日，太宗下令班师，李倧率群臣跪送十里外，又与二子话别。父子生离，惨同死别，不由得凄惶起来。无奈清军在前，不敢放声，相对之下，暗暗垂泪。太宗见了这般情形，也生怜惜，遂遣人传谕道："今明两年，准免贡物，后年秋季为始，照例入贡。"猫哭老鼠假慈悲。李倧复顿首谢恩。太宗御鞭一挥，向西而去。清军徐徐退尽，然后李倧亦垂头丧气的归去了。弱国固如是耳。

太宗振旅回国，复将朝鲜所获人畜牲马，分赐诸将。过了数日，朝鲜遣官解送三人至沈阳。这三人便是倡议败盟的罪魁，一姓洪，名翼溪，原任朝鲜台谏；一姓尹名集，原任朝鲜宏文馆校理；一姓吴名达济，原任朝鲜修撰，尝劝国王与明修好，休认满洲国王为帝。也是鲁仲连一流人物，可惜才识不及。此次被解至满洲，尚有何幸，自然身首异处了。清太宗既斩了朝鲜罪首，无东顾忧，遂专力攻明。适值明朝流寇四起，贼氛遍地，李闯、张献忠十三家七十二营，分扰陕西、河南、四川等省，最为猖獗。明朝的将官，多调剿流贼，无暇顾边。太宗遂命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降将，攻入东边，明总兵金日观战死。复于崇德三年，授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右翼兵，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左翼兵，分道攻明，入长城青山口，到蓟州会齐。

这时明蓟辽总督吴阿衡，终日饮酒，不理政事。还有一个监守太监邓希诏，也与吴阿衡性情相似，真是一对酒肉朋友。至清兵直逼城下，他两人尚是沉醉不醒，等到兵士通报，阿衡模模糊糊的起来，召集兵将，冲将出去，正遇着清将蒙格，冒冒失失的战了两三合，即被蒙格一刀，劈于马下。到冥乡再去饮酒，恰也快活。麾下兵霎时四散，清兵上前砍开城门。城中只有难民，并无守兵，原来监守太监邓希诏，见阿衡出城对敌，已收拾细软，潜开后门逃去，守兵闻希诏已逃，也索性逃个净尽。还是希诏见机，逃了性命，可惜美酒未曾挑去。清兵也不勾留，进行至牛阑山，山前本有一个军营，是明总监高起潜把守。高起潜也是一个阉竖，毫无军事知识，闻清兵杀来，三十六策，走为上策。崇祯帝惯用太监，安得不亡？清兵乘势杀入，从芦沟桥趋良乡，连拔四十八城，高阳县亦在其内。故督师孙承宗，时适家居，闻清兵入城，手无寸柄，如何拒敌？竟服毒自尽。子孙十数人，各执器械，愤愤赴敌，清兵出其不意，也被他杀了数十名，嗣因寡不敌众，陆续身亡。完了孙承宗，完了孙承宗全家。此外四十多城的官民，逃去的逃去，殉节的殉节。

清兵又从德州渡河，南下山东。山东州县，飞章告急。兵部尚书杨嗣昌，仓猝檄调，一面檄山东巡抚颜继祖，速往德州阻截，一面檄山西总督卢象升，入卫京畿。继祖奉到檄文，忙率济南防兵，星夜北趋，到了德州，并不见清兵南来，方惊疑间，探马飞报清兵从临清州入济南，布政使张秉文等，统已阵亡，连德王爷亦被掳去。看官！你道德王爷是何人，原来是大明宗室，名叫由枢，与崇祯帝系兄弟行，向系受封济南。至此被掳，

这统是杨嗣昌檄令移师，以致济南空虚，为敌所袭，害了德王，又害了济南人民。颜继祖闻报大惊，又急率兵回济南，到了济南，复是一个空城，清兵早已渡河北行。继祖叫苦不迭，只得据实禀报。杨嗣昌至此，惶急异常，密奏敌兵深入，胜负难料，不如随机讲和。崇祯帝不欲明允，暗令高起潜主持和议，适卢象升奉调入京，一意主战。崇祯帝令与杨嗣昌、高起潜商议，象升奉命，与二人会议了好几次，终与二人意见不合。未曾出兵，先争意见，已非佳兆。象升愤甚，便道："公等主和，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长安口舌如锋，宁不怕蹈袁崇焕覆辙么？"嗣昌闻言，不禁面赤，勉强答道："公毋以长安蜚语陷人。"象升道："卢某自山西入京，途次已闻此说，到京后，闻高公已遣周元忠与敌讲和，象升可欺，难道国人都可欺么？"是一个急性人物。随即怏怏告别。寻奏请与杨高二人，各分兵权，不相节制。折上，由兵部复议，把宣大、山西兵士属象升，山海关、宁远兵士属高起潜。崇祯帝准议，加象升尚书衔，克日出师。

象升麾下，兵不满二万名，只因奉命前驱，也不管好歹，竟向涿州进发。忠而近愚。途中闻清兵三路入犯，亦遣别将分路防堵，无如清兵风驰雨骤，驰防不及，列城多望风失守。嗣昌即奏削象升尚书衔，又把军饷阻住不发。象升由涿州至保定，与清兵相持数日，尚无胜败，奈军饷不继，催运无效，转瞬间军中绝食，各带菜色。象升料是杨嗣昌作梗，自知必死，清晨出帐，对着将士四向拜道："卢某与将士同受国恩，只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众将士被他感动，不由得哭作一团。我看到此，亦自泪下。旋即收泪，愿随象升出去杀敌。象升出城至巨鹿，顾手下兵士，只剩五千名，参赞主事杨廷麟，禀象升道："此去离高总监大营只五十里，何不前去乞援？"象升道："他只恐我不死，安肯援我！"廷麟道："且去一遭何如？"象升不得已，令廷麟启行。临别时执着廷麟手，与他一诀，流涕道："死西市，何如死疆场？吾以一死报国，犹为负负。"语带寒潮呜咽声。廷麟已去，象升待了一日，望眼将穿，救兵不至。象升道："杨君不负我，负我者高太监，我死何妨，只要死在战场上面，杀几个敌人，偿我的命，方不徒死。"遂进至嵩水桥，正见清兵蜂拥前来，胡哨一声，把象升五千人围住。象升将五千人分作三队，命总兵虎大威领左军，杨国柱领右军，自己领中军，与清兵死斗。清兵围合数次，被象升杀开数次，十荡十决。清兵亦怕他利害，渐渐退去，象升收兵扎营。是夜三鼓，营外喊杀连天，炮声震地。象升知清兵围攻，忙率大威、国柱等，奋力抵御，可奈清兵越来越多，把明营围得铁桶相似。两下相持，直到天明，明营内已炮尽矢竭，大威劝象升突围出走，象升道："吾受命出师，早知必死。此处正我死地。诸君请突围而出，留此身以报国！卢某内不能除奸，外不能平敌，罢罢！从此与诸君长别。"此恨绵绵无尽期。遂手执佩剑，单骑冲入敌中，乱斫乱劈，把清兵杀死数十百名，自身也被四箭三刀，大叫一声，呕血而亡。如此忠臣，为权阉所陷没，可恨！

象升自擢兵备，与流寇大小数十战，无一不胜，且三赐尚方剑，未曾戮一偏裨，爱才恤下，与士卒同甘苦，此次力竭捐躯，部下亲兵，都随了主帅殉难，大威、国柱，因象升许他突围，方杀开血路而去，象升既死，杨廷麟始徒手回来，到了战场，已空无一人，只见愁云如墨，暴骨成堆，二语可抵一篇吊古战场文。廷麟不禁泪下，检点遗尸，已是模

糊难辨。忽见一尸首露出麻衣，仔细辨认，确是卢公象升。原来象升新遭父丧，请守制不许，无奈缞绖从戎。廷麟既得遗尸，痛哭下拜，我亦欲拜之。亲为殓埋，遂会同顺德知府于颍，联名奏闻。杨嗣昌无可隐讳，只说象升轻战亡身，死不足惜。崇祯帝误信谗言，竟没有什么恤典。到了高起潜星夜遁回，廷臣始知起潜拥兵不救，交章弹劾。起潜下刑部狱，审问属实，有旨正法。这杨嗣昌仍安然如故，后来督师讨贼，连被贼败，始畏惧自杀。小子曾有一诗吊卢公象升云：

慷慨誓师独奋戈，臣心未死耻言和。
可怜为国捐躯后，空使遗人雪涕多。

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再得表明。

朝鲜之不敌满洲，固意中事，然亦由朝鲜漫无防备之故。乞盟城下，屈膝称臣，受种种胁迫之条约，真是可怜模样，然亦未始非其自取耳。若明廷统一中原，宁不足与满清敌？顾于熊廷弼、袁崇焕，则杀之磔之，于孙承宗则免职回里，任其殉节。独遗一善战之卢象升，又为权阉所忌，迫死疆场。谁为人主，而昏愦至死？故人谓亡明者熹宗，吾谓熹宗犹不足亡明，亡明者实崇祯帝。

第十回
失辎重全军败溃　迷美色大帅投诚

却说清兵屡次得胜，正拟进取，忽由太宗寄谕，命回本国。多尔衮、多铎等，因不敢违命，只得率领兵士，仍取道青山口而归。归国后，问太宗何故班师？太宗道："欲夺中原，必须先夺山海关，欲夺山海关，必须先夺宁锦诸城。否则我兵深入中原，那关内外的明兵，把我后路塞断，兵饷不继，进退失据，岂不是自讨苦吃么？"多尔衮、多铎等，即奏请出攻宁锦，太宗准奏，即令发兵，直抵锦州。锦州守将，还是祖大寿，多方抵御，屡却清兵。相持两年，仍屹然不动，反伤亡了清朝大将岳托，崇德五年，太宗亲征，攻锦州不下，遗书责大寿欺罔之罪。大寿不答。太宗把锦州城外四面的禾稼，尽行刈获，捆载而归。即是釜底抽薪之计。

六年，太宗大发兵攻锦州。大寿闻知，急向蓟辽总督处乞援。蓟辽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带了王朴、唐通、曹变蛟、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个总兵，统兵十三万，马四万匹，由蓟州东指，直到宁远，所带粮草，足支一年。探马飞报

清太宗。太宗即令拔营，向松山进发，不多日已到松山。原来松山在锦州城南十八里，西南一座杏山，两峰相对，作为锦州城的犄角，向有明兵屯扎，保护锦州。太宗率范文程等，上山了望，见冈峦起伏，曲折盘旋，遥望杏山的形势，与松山也差不多，只有杏山后面，还有一层隐隐的峰峦。太宗把鞭遥指，问范文程道："杏山外面的峰峦，叫什么山？"文程答道："便是塔山。"太宗望了许久，又俯瞰山麓，见远远的有旗帜飘扬，料是明军大营，便下山回帐，令全军摆成长蛇一般，自松山至杏山，接连扎寨，横截大道。明军见清营挡住去路，忙来冲突，被清兵一阵炮箭击退。次日，清兵亦去冲突明营，明军照例对敌，也将清兵射回。

是夜太宗复与范文程等商议军务，太宗道："我兵依山据险，立住营寨，尽可无虑，只是彼此相持，旷日持久，如何是好？"文程道："何不前去袭他辎重。"这一番把太宗提醒，便道："他的粮草，我想他定在杏山后面，莫非就在塔山这边。"回应上文，方知上文不是闲笔。文程道："据臣所料，也是如此。"太宗道："此去塔山，未知有无间道？"文程把辽西地图，仔细审视。寻出一条僻径，乃是从杏山左首，曲折绕出，可通塔山，忙将地图呈阅。太宗阅过地图，见有间道，心下大喜，便召多尔衮、阿济格入帐，令率领步卒，夤夜去袭明军辎重，并将地图付给，嘱他按图觅路，不得有误。二人领命，急选健卒数千名，静悄悄的出营，靠着杏山左侧，盘旋过去。可巧星月双辉，如同白昼，疾走数十里。到了塔山，正交四鼓，昂头四望，并没有什么粮草。故作一折。阿济格道："这都是老范主使出来，叫咱们白跑了许多路程。"多尔衮道："且待上山一望，再定行止。"二人便令军士停住山下，只带亲兵数十名，上山探视。见前面复有一冈，冈上林木蓊翳，辨不出有无辎重，只冈下有七个营盘扎住，寂静无声。多尔衮对阿济格道："我看前面七营，定是护着粮草的人马，正好乘他不备，杀将过去。"遂即下山把部兵分作两翼，阿济格率左，多尔衮率右，向明营扑入。这明营内军士，因有松山大营挡住敌兵，毫不防备，正是鼾声四起的时候，猛被清兵捣入，人不及甲，马不及鞍，连逃走都是无暇，那里还能抵敌？霎时间七座营盘，统已溃散，清兵驰至冈上，见有数百车辎重，立即搬运下山，从原路驰回。至洪承畴闻报，率兵追赶，已是不及，急得洪承畴面如土色。承畴之才，已可概见。

当承畴出师时，颇小心谨慎，不肯卤莽。既到宁远，又由祖大寿遣卒缒城，传语切勿浪战，只宜步步立营，逐渐出境。谁知兵部尚书，已换了陈新甲，屡遣人促承畴出战，承畴只得出师松山，把粮草运至笔架冈，留兵七营守护，此次闻被劫去，安得不恼？安得不悔？迟了。没奈何进逼清营，拟与清兵大战一场，分个胜负。清太宗料知明军前来，必舍命冲突，只饬部下坚壁不动。承畴率将士冲杀数次，毫不见效，想出一个偷营的法子，故意的退兵十里下寨。随令军士饱了夜餐，扎束停当，静待中军号令。是夕天色微黑，淡月无光，到了三鼓，传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后先相应，自己与巡抚邱民仰守住大营。也算持重。王朴、唐通，率兵到清营附近，先叙第一队。只见清营中裹着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素来胆怯，向唐通道："我看清营有备，不如退归。"唐通道："奉命前来，有进无退，安可中道折回？"于是唐通在前，王朴在后，整队望清营扑入。猛听得一声号

炮，骨辘辘的弹子，豁喇喇的箭杆，从清营齐射出来，把前队冲锋的明军，一半打倒。王朴、唐通，急令军士退回，行不数步，两边突出两支清兵，左系多尔衮，右系多铎，以两将对两将。将明军冲作两截。唐通、王朴，忙夺路逃走，清兵随后赶来。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已到，明军第二队出现。放过唐通、王朴，把清军截住。两边酣斗起来，互有杀伤。忽刺斜里又杀到一支人马，为首的有三员大将，红顶花翎，乃是清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明将攻明将，是清军二次接应。白广恩、王廷臣，见有清兵续至，无心恋战，遂且战且走，清兵不住的追赶，幸亏马科、杨国柱兵到，明军第三队出现。得了援应，方得走脱。

那时曹变蛟、吴三桂一军，本是明营内的后应兵，待三队兵马统行出发，方率兵出营。约里许，见唐通、王朴，率领残兵回来，两下晤谈，始知清营有备。第一队军已经败还，二将急策马前进，接应第二三队人马。叙明军第四队，另换笔法。忽听后面鼓角声喧，炮声迭发，吴三桂回头一望，向曹变蛟道："莫非清兵攻我大营。"曹变蛟道："如何我们一路行来，并不见有清兵？"语尚未毕，忽一卒从背后赶到，气喘吁吁的报说大帅有令，请二将军速回。吴三桂问他情由，答说清兵闯入大营，所以调回二将军，速去救应。吴曹二人，忙令军士转身驰归。到了大营相近，见有无数清兵，往来冲阵，洪承畴亲自督战，唐通、王朴等，亦协力抵御，左阻右拦，尚是招架不住。曹变蛟一马当先，杀入清兵队里，吴三桂率兵继入，与清兵驰战多时，清兵尚是气势蓬勃，不肯退回。待白、王、马、杨四将齐到，方并力将清兵杀退。这一场恶战，明军损伤多人，方识到清兵利害，人人畏惧。

原来清太宗料明营未败而退，必有诈谋，令豪格、阿济格等，从间道绕出明军背后，袭击明营，一面令多尔衮、多铎，伏在寨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接应两边，所以明军不能得手，反被清兵前后攻击，受了损失。迤逦写来，至此方一归宿。太宗又料明军经此一挫，势必退走，当令得胜诸将，于次夜抄出杏山、塔山，分路埋伏，并一一授以密计；自己却亲督大军，严阵以待。一朝易过，渐渐天昏，约值初更时候，探报明营已动，太宗即率军驰向明营，明洪承畴，邱民仰，率领曹变蛟、王廷臣两总兵，当即迎战。那时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王朴、吴三桂六总兵，因营中饷绝，奉命退回宁远。六总兵更番断后，陆续退去，将到杏山，忽山侧冲出一彪清军，截住去路。明军因前次劫营，受了苦恼，至此复见清兵在前，都吓得毛发直竖，勉强上前冲突，方交战间，这胆小如鼠的王朴，已率部队爬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去了。剩下五个总兵，与清兵相持，但见清兵刀削剑剁，勇悍异常，不由的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靡辙乱，无复行列。蓦听山腰里鼓声如雷，驰出一支人马，高扯明军旗号，五总兵各自惊异，还疑是宁远救兵，前来接应，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兵，专杀明军，前授密计，至此始觉。弄得五总兵茫无头绪，叫苦不住。霎时间七零八落，眼见得不能驰回宁远，只得同王朴一般思想，奔入杏山城内。清兵见他们奔入杏山城，也不追赶，只将明兵所弃的甲胄炮械，搬运一空，向别处去了。不回清营，暗伏下文。

且说洪承畴、邱民仰等，向清兵混战许久，清兵有增无减，明军有减无增，方思向西退走，谁知清兵厚集西面，无从杀出；营盘又站立不住，没奈何退入松山城，鳖入瓮中了。

清兵将松山城围住。过了一日，从杏山回来的清兵，都到御营报功，说是杏山兵欲奔宁远，被我军杀得四散，由杏山到塔山，积尸无数，逼入海里的，也不可胜计。吴三桂、王朴等人，只带了几个残兵，落荒逃去。此处恰从虚写，免与上文重复。太宗大喜，命范文程一一记功，随道："此番洪承畴已中我计，恐插翅也难飞去，现请先生写一招降书，令他来降。"文程道："招降洪承畴，恐还没有这般容易，现只有多写数书，分致他部下各将，先扰惑他的军心，方可下手。"太宗称善，即连写招降书，逐日射进城去。城中只是坚守，毫不回答。太宗令军士猛攻，也未见效。这日，李永芳上帐献计道："城内有副将夏承德，与臣向系故交，不如臣去一书，饵他高官厚禄，令他献城。"太宗道："既有此人，速即修书为是。"永芳写就书信，呈上太宗。太宗欲召人射入城中，永芳道："这且不便，须要秘密行事方好。"太宗道："这是又费周折了。"范文程在旁道："这也不难。"太宗问他何计？文程道："臣料松山现已食尽，应想突围出走，只因我军四面围住，无隙可钻，所以闭城固守，现请暂开一面，令他出来突围，我即伏兵堵截，不许放出，他定然走回城中，趁此开城的机会，令干员假扮汉装，混入城内，便可致书夏承德，暗中行事。"太宗道："好好！依计而行。"立命豪格授计城西将士，令他遵办。

是夜，松山城西面围兵，撤去一角。果然曹变蛟开城出走，被伏兵截住，仍然回城。当时投书的干员，乘隙混入。次夜干员回营，报称与夏承德之子，縋城同来，当于明日夜间献城。太宗喜甚，命将承德子留住营内，专待明日破城。是时松山城内，粮食已尽，洪承畴等束手无策，只待一死。何不便死？是日上城巡阅一周，因清兵围攻略懈，到了傍晚，下城晚餐。到了黄昏时候，忽报清兵已经登城，承畴急命曹变蛟、王廷臣，率兵抵截。自己方思上马督战，蓦见军士来报道："王总兵阵亡。"承畴大惊。少顷，邱民仰又踉跄趋入，说是："曹变蛟亦已战死，公宜自行设法。邱某一死报君便了。"道言未绝，拔出佩刀自刎。可敬。承畴此时，亦拔剑向项，转思我死亦须保全尸首，不如投缳为是，要死就死，全尸何用？就解下腰带，挂在梁上。不防背后来了一人，将他一把抱住，旁边又转出数人，把承畴捆缚而去。这抱住承畴的人，便是夏承德，捆缚承畴的人，便是李永芳等。承畴知已身被擒，闭目无语，被夏承德等牵到清太宗前。太宗忙令范文程代为解缚，并劝令归降。承畴道："不降！不降！"范文程即接口道："洪先生既到此地，徒死无益，不如归顺清朝，图后半生的事业。"承畴道："我知有死，不知有降。"此时恰是满怀忠义。旁边恼了多铎、豪格等，齐说道："他既要死，赏他一刀就是，何必同他絮聒。"文程以目示意，多铎、豪格等全然不睬，想拔刀来杀承畴。太宗喝令出帐。即将承畴交与范文程，令他慢慢劝降。原来承畴颇有威望，素为孔耿诸人所推重，禀明太宗，此次太宗费尽心机，方将承畴擒住，必欲降他以资臂助，所以把他交付文程。文程引承畴到自己营中，把什么时务不时务，俊杰不俊杰，足足的谈了半夜。偏这洪老先生垂着头，屏着息，像死人一般，随你口吐莲花，他终不发一语。次日，仍自闭目危坐，饭也不吃，茶也不喝。范文程又变了一套言语。与他谈论许久，他总是一个没有回答，文程也不觉懊恼起来，惟御营内接连报捷，锦州下了，祖大寿投降了，数年倔强，又出此着。如何对得住何可纲？杏山、塔山俱已攻克了。太宗命拔营回国。范文程带了洪承畴，同到国都，又劝了承畴一回，只是

不理。回报太宗，太宗也无可奈何。但因得胜回来，文武百官，上朝称贺，原是照例的规矩，宫里各妃嫔，亦打扮得花枝招展，迎接太宗，一齐的贺喜请安。太宗最爱的，是永福宫庄妃，生得轻盈娥媚，聪明伶俐。他本是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大书特书。自献与清太宗后，列为西宫，生下一子，就是入关定鼎的世祖章皇帝福临。是夕，太宗便宿在永福宫。次日辰刻，太宗出宫视事，问范文程道："洪承畴如何？"文程答道："此老固执太甚，看来是无可晓谕了。"太宗道："且慢慢再商。"忽报明朝遣职方司郎中马绍愉等，持书乞和，现在都城二十里外。太宗道："明朝既来乞和，理应迎接。"便命李永芳、孔有德、祖大寿三人出城，迎接明使。李永芳等去讫，太宗亦退入便殿。才过午牌，有永福宫太监入见，跪报洪承畴已被娘娘说下了。太宗惊喜道："果有此事么？"连我也自惊异。

原来洪承畴人本刚正，只是有一桩好色的奇癖。这日正幽在别室，他是立意待死，毫无他念。到了巳牌，红日满窗，几明室净，正是看花时节。听门外叮当一声，开去了锁，半扉渐辟，进来了一个青年美妇，嬝嬝婷婷的走近前来，顿觉一种异香，扑入鼻中，承畴不由的抬头一望，但见这美妇真是绝色，髻云高拥，鬟风低垂，面如出水芙蕖，腰似迎风杨柳，更有一双纤纤玉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手中捧着一把玉壶，映着柔荑，格外洁白。妖耶仙耶。承畴暗讶不已。正在胡思乱想，那美妇樱口半开，瓠犀微启，轻轻的呼出将军二字。承畴欲答不可，不答又不忍，也轻轻的应了一声。这一声相应，引出那美妇问长道短，先把那承畴被掳的情形，问了一遍。承畴约略相告。随后美妇又问起承畴家眷，知承畴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她却佯作凄惶的情状，一双俏眼，含泪两眶，亏他装得像。顿令承畴思家心动，不由的酸楚起来。那美妇又设词劝慰，随即提起玉壶，令承畴喝饮。承畴此时，已觉口渴，又被他美色所迷，便张开嘴喝了数口，把味一辨，乃是参汤。美妇知已入彀，索性与他畅说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怜将军而来。将军今日死，于国无益，于家有害。"承畴道："除死以外，尚有何法？难道真个降清不成？"其心已动。美妇道："实告将军，我家皇帝，并不是要明室江山，所以屡次投书，与明议和，怎奈明帝职信邪言，屡与此地反对，因此常要打仗。今请将军暂时降顺，为我家皇帝主持和议，两下息争，一面请将军作一密书，报知明帝，说是身在满洲，心在本国。现在明朝内乱相寻，闻知将军为国调停，断不至与将军家属为难。那时家也保了，国也报了，将来两国议和，将军在此固可，回国亦可，岂不是两全之计么？"娓娓动人，真好口才。这一席话，说得承畴心悦诚服，不由的叹息道："语非不是，但不知汝家皇帝，肯容我这般举动否？"五体投地了。美妇道："这事包管在我身上。"言至此，复提起玉壶，与承畴喝了数口，令承畴说一允字，遂嫣然一笑，分花拂柳的出去。看官！你道这美妇是何人？便是那太宗最宠爱的庄妃。因闻承畴不肯投降，他竟在太宗前，作一自荐的毛生，不料他竟劝降承畴，立了一个大大的功劳。只小子恰有一诗讽洪承畴道：

浩气千秋别有真，杀身才算是成仁。
如何甘为娥眉劫，史传留遗号贰臣。

从此清太宗益宠爱庄妃，竟立他所生子福临为太子，以后遂添出清史上一段佳话，诸君试看下回，便自分晓。

杨镐率二十余万人出塞，洪承畴率十三万人赴援，兵不可谓不众，乃一遇清军，统遭败衄。清军虽强，岂真无敌？咎在将帅之非材。且镐止丧师，洪且降清，洪之罪益浮于镐矣，读贰臣传，可知洪承畴之事迹，读此书，更见洪承畴之心术。

第十一回
清太宗宾天传幼主　多尔衮奉命略中原

前卷说到洪承畴降清，此回继述，系承畴降清后，参赞军机，与范文程差不多的位置，又蒙赐美女十人，给他使用，不由的感激万分。只因家眷在明，恐遭杀害，就依了吉特氏的训诲，自去施行。当时明朝的崇祯帝，还道承畴一定尽忠，大为痛悼，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命在都城外建立专祠，与巡抚邱民仰等一班忠臣，并列祠内。崇祯帝御制祭文，将入祠亲奠，谁知洪承畴密书已到，略说："暂时降清，勉图后报。"崇祯帝长叹一声，始命罢祭。阅书中有勉图后报之言，遂不去拿究承畴家眷。崇祯帝也中了美人计。并因马绍愉等赴清议和，把松山失败的将官，一概不问。吴三桂等运气。

且说马绍愉等到了清都，由李永芳等迎接入城。承接上回。见了太宗，设宴相待，席间叙起和议，相率赞成，彼此酌定大略，及马绍愉等谢别，太宗赐他貂皮白金，仍命李永芳等送至五十里外，马绍愉等回国先将和议情形，密报兵部尚书陈新甲，新甲阅毕，搁置几上，被家僮误作塘报，发了抄，闹的通国皆知。朝上主战的人，统劾新甲主和卖国，那时崇祯帝严斥新甲，新甲倔强不服，竟被崇祯帝饬缚下狱。不数日，又将新甲正法。看官！你道这是何故？原来新甲因承畴兵败，与崇祯帝密商和议，崇祯帝依新甲言，只是要顾着面子，嘱守秘密，不可声张。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况中外修和，亦没有多少倒霉，真是何苦！所以马绍愉等出使，廷臣尚未闻知。及和议发抄，崇祯帝恨新甲不遵谕旨，又因他出言挺撞，激得恼羞成怒，竟冤冤枉枉的把他斩首。从此明清两国的和议，永远断绝了。

太宗得知消息，遂令贝勒何巴泰等率师攻明，毁长城，入蓟州，转至山东，攻破八十八座坚城，掠子女三十七万，牲畜金银珠宝各五十多万。居守山东的鲁王以派，系明廷宗室，仰药自尽。此外殉难的官民，不可胜计。是时山海关内外设两总督，昌平保定又设两总督，宁远、永平、顺天、何定、密云、天津六处，设六巡抚，宁远、山海、中

协、西协、昌平、通州、天州、保定设八总兵，在明廷的意思，总道是节节设防，可以无虞，谁知设官太多，事权不一，个个观望不前，一任清兵横行。阿巴泰从北趋南，从南回北，简直是来去自由，毫无顾忌。

明廷乃惶急的了不得，拣出一个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通州。周本是个龌龊人物，因结交阉寺，纳贿妃嫔，遂得了一个大学士头衔。当时明宫里面，传说延儒贡品，无奇不有，连田妃脚上的绣鞋，也都贡到，绣鞋上面用精工绣出“延儒恭进”四个细字，留作纪念。想入非非。这田妃是崇祯帝第一个宠妃，暗中帮他设法，竭力抬举。此次清兵入边，延儒想买崇祯帝欢心，自请督师，到了通州，只与幕客等饮酒娱乐，反日日诡报胜仗。这清将阿巴泰等，抢劫已饱，不慌不忙的回去，明总兵唐通、白广恩、张登科、和应荐等，至螺山截击，反被他回杀一阵。张和二将，连忙退走，已着了好几箭，伤发身死。那清兵恰鸣鞭奏凯的回去了。清兵快活，明民晦气。

清太宗闻阿巴泰凯旋，照例的论功行赏，摆酒接风。宴飨毕，太宗回入永福宫，这位聪明伶俐的吉特氏，又陪了太宗，饮酒数巡。是夕，太宗竟发起寒热，头眩目晕。想亦爱色过度了。次日，宣召太医入宫诊视，一切朝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暂行代理，倘有大事，令多尔衮到寝宫面奏。又数日，太宗病势越重，医药罔效，后妃人等，都不住的前来谒候。多尔衮手足关怀，每天也入宫问候几回。句中有眼。一夕，太宗自知病已不起，握住吉特氏手，气喘吁吁道：“我今年已五十二岁了，死不为夭。但不能亲统中原，与爱妃享福数年，未免恨恨。现在福临已立为太子，我死后，他应嗣位，可惜年幼无知，未能亲政，看来只好委托亲王了。”吉特氏闻言，呜咽不已。太宗命宣召济尔哈朗、多尔衮入宫。须臾，二人入内，到御榻前，太宗命他旁坐。二人请过了安，坐在两旁。太宗道：“我已病入膏肓，将与二王长别，所虑太子年甫六龄，未能治事，一朝嗣位，还仗二王顾念本支，同心辅政。”二人齐声道：“奴才等敢不竭力。”太宗复命吉特氏挈了福临，走近床前，以手指示济尔哈朗道：“他母子两人，都托付二王，二王休得食言！”二人道：“如背圣谕，皇天不佑。”多尔衮说到皇天二字，已抬头偷瞧吉妃，但见他泪容满面，宛似一枝带雨梨花，不由得怜惜起来。偏这吉特氏一双流眼，也向多尔衮面上，觑了两次。心有灵犀一点通。多尔衮正在出神，忽听得一声娇喘道：“福哥儿过来，请王爷安！”那时多尔衮方俯视太子，将身立起，但见济尔哈朗早站立在旁，与小太子行礼了，自觉迟慢，急忙向前答礼。礼毕，与济尔哈朗同到御榻前告别，趋出内寝。回邸后，一夜的胡思乱想，不能安睡。寤寐求之，辗转反侧。

次晨，来了内宫太监，又宣召入宫，多尔衮奉命趋入，见太宗已奄奄一息，后妃人等拥列一堆，旁边坐着济尔哈朗，已握笔代草遗诏了。他挨至济尔哈朗旁，俟遗诏草毕，由济尔哈朗递与一瞧，即转呈太宗。太宗略略一阅，竟气喘痰涌，掷纸而逝。当时阖宫举哀，哀止，多尔衮偕济尔哈朗出宫，令大学士范文程等，先草红诏，后草哀诏。红诏是皇太子即皇帝位，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哀诏是大行皇帝，于某日晏驾字样。左满文，右汉文，满汉合璧。颁发出去，顿时万人缟素，全国哀号，未必。济尔哈朗、多尔衮一面率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暨公主格格福晋命妇等，齐集梓宫前哭临，一

面命大学士范文程，率大小文武百官，齐集大清门外，序立哭临。接连数月，用一百零八人请出梓宫，奉安崇政殿，由部院诸臣，轮流齐宿，且不必细说。

单说太子福临，奉遗诏嗣位，行登极礼。六龄幼主，南面为君，倒也气度雍容，毫不胆怯。登极这一日，由摄政两亲王，率内外诸王贝勒贝子及文武群臣朝贺，行三跪九叩首各仪。当由阁臣宣诏，尊皇考为太宗文皇帝，嫡母生母并为皇太后，以明年为顺治元年。王大臣以下，各加一级。王大臣复叩首谢恩。新皇退殿还宫，王大臣各退班归第。自是皇太后吉特氏，因母以子贵，居然尊荣无比。但他是聪明绝顶的人，自念孤儿寡妇，终究未安，不得不另外画策。画什么策？幸亏这多尔衮心心相印，无论大小事情，一律禀报，并且办理国事，比郑亲王尤为耐劳。正中太后心坎。过了数日，又由多尔衮举发阿达礼、硕托诸人悖逆不道，暗劝摄政王自立为君，当经刑部讯实，立即正法，并罪及妻孥。吉特太后闻知，格外感激，竟特沛殊恩，传出懿旨，令摄政王多尔衮便宜行事，不必避嫌。叫他上钩。多尔衮出入禁中，从此无忌，有时就在大内住宿。宫内外办事人员，不谅皇太后摄政王两人苦衷，就造出一种不尴不尬的言语来。连郑亲王济尔哈朗也有后言。正是多事。多尔衮奏明太后，令济尔哈朗出师攻明。此旨一发，济尔哈朗只得奉旨前去，涉辽河，抵宁远。适值明吴三桂为宁远守将，严行抵御，急切难下。济尔哈朗也不去猛攻，越过了宁远城，把前屯卫、中前所、中后所诸处，骚扰一番，匆匆的班师回国。

过了一年，便是大清国顺治元年，明崇祯帝十七年。是年为明亡清兴一大关键，故特叙明。元旦晴明，清顺治帝御殿，受朝贺礼，外藩各国，亦遣使入觐。“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别有一种兴旺气象。过了一月，太宗梓宫奉安昭陵，辒辌首辙，辂仗庄严，旌幡亭盖，车马驼象，非常热闹。皇太后、皇帝，各亲王、郡王、贝子、贝勒，暨文武百官，以及公主格格福晋命妇，都依次恭送。正是生荣死哀，备极隆仪。偏这摄政王多尔衮，格外小心服侍吉特太后。又见太后后面，有一位福晋，生得如花似玉，与太后芳容，恰是不相上下。多尔衮暗想道：“我只道太后是个绝代佳人，不料无独有偶。满洲秀气，都钟毓在两人身上，又都是咱们自家骨肉，倘得两美相聚，共处一堂，正是人生极乐的境遇，还有什么荣华富贵？可笑去年阿达礼、硕托等人，还要劝我做皇帝。咳！做了皇帝，还好胡行么？”看官！你道这位福晋是何人眷属？我亦正要问明。乃是肃亲王豪格的妻，摄政王多尔衮的侄妇。正名定分，暗伏下文。

小子且把多尔衮的痴念搁过一边，单说奉安礼毕，清廷无事，郑亲王济尔哈朗，仍令军士修整器械，储粮秣马，俟塞外草木蕃盛，大举攻明。时光易逝，又是暮春，济尔哈朗拟出师进发，多尔衮恰不甚愿意，因此师期尚未决定。这日，多尔衮在书斋中，批阅奏章，忽来了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请过了安，一旁坐下，随禀多尔衮道：“明京已被李闯攻破，闻崇祯帝已自尽了。”多尔衮道：“有这等事？”文程道：“李闯已在明京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了。”多尔衮道：“这个李闯，忽做中原皇帝，想是有点本领的。”文程道：“李闯是个流寇的头目，闻他也没甚本领，只因明崇祯帝不善用人，把事情弄坏，所以李闯得长驱入京。现听得李闯非常暴虐，把城中子女玉帛，搜掠一空，又将明朝大臣，个个绑缚起来，勒令献出金银，甚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金银已尽，一一杀讫。明

朝臣民，莫不切齿痛恨。若我国乘此出师，借着吊民伐罪的名目，布告中国，那时明朝臣民，必望风归附，驱流贼，定中原，正在此举。”明社之屋，借范文程口中叙出，免与本书夹杂。多尔衮听罢，沉吟半晌，方答道：“且慢慢商量！”文程又竭力怂恿，说是此机万不可失。可奈多尔衮恰另有一番隐情，只是踌躇未决。所为何事？范文程快快告别，次日，复着人至睿亲王邸第，呈上一书，多尔衮拆书视之，只见上写道：

大学士范文程敬启摄政王殿下：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缳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君臣安能相保？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只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我摄政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抚众，使近悦远来。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为我无大志，纵来归附，示必抚恤，因怀携贰。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众论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于入边之后。山海关以西，择一坚城、顿兵，以为门户，我师往来甚便，惟我摄政王察之！

多尔衮阅毕，叹道：“这范老头儿的言语，确是不错，但我恰有一桩心事，不能与范老头儿说明，我且到夜间入宫，与太后商量再说。”

是夕，多尔衮入宫去见太后，便把范文程的言语，叙述一遍。太后吉特氏道：“范老先生的才识，先皇在时，常佩服他的。他既主张出师，就请王爷照他行事。”多尔衮道：“人生如朝露，但得与太后长享快乐，已自知足，何必出兵打仗，争这中原？”太后道：“这却不是这样说。我国虽是统一满洲，总不及中国的繁华，倘能趁此机会，得了中国。我与你的快乐，还要加倍。况你不过三十多岁的人，多尔衮的年纪，就太后口中叙出，无怪太后特沛殊恩。来日正长，此时出去立场大功，何等光辉？何等荣耀？将来亲王以下，人人畏服，还有那个敢来饶舌？此妇见识，毕竟胜人一筹。多尔衮尚是沉吟。太后见他不愿出师，便竖起柳眉，故作怒容道：“王爷要什么，我便依你什么。今天要你出师攻明你却不去，这是何意？”慌得多尔衮连忙陪罪，双膝请安道：“太后不必动怒，奴才愿去！”太后便对多尔衮似笑非笑的瞅了一眼，多尔衮道：“奴才出师以后，只有一事可虑。”太后问他何事？多尔衮道：“只豪格那厮，很与我反对，屡造谣言，恐与嗣君不利。”太后道：“这却凭你处置便是。”多尔衮应命出宫。便召固山额真何洛会，秘密商议了一回。次晨，何洛会即联络数人，共奏肃亲王豪格言词悖妄，恐致乱政。多尔衮即偕郑亲王等，公同审鞫。豪格不服，仍出词顶撞。多尔衮遂说他悖妄属实，废为庶人。无端遭黜，请阅者猜之？于是多尔衮

奏请南征，由顺治帝祭告天地太庙，不日启行。启程这一日，范文程恭拟诏敕。便在笃恭殿中，颁给多尔衮大将军敕印，敕曰：

朕年冲幼，未能亲履戎行，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特授奉命大将军印，一切赏罚，便宜行事，至攻取方略，尔王钦承皇考圣训，谅已素谙。其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事大将军当如事朕，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庶祖考英灵，为之欣慰。钦此。

多尔衮叩首受印，随同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贝子尼堪博洛、辅国公满达海等，率领八旗劲旅，蒙汉健儿，进图中原，陆续登程，向山海关去了。正是：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天道靡常，一兴一替。

欲知多尔衮出师后事，且待下回再详。

和战未定，尚非致亡之因，误在崇祯帝所用非人，卒致外患日迫，内讧乘之。甲申之变，谁谓非崇祯自召耶？若清则国势方盛，太宗晏驾，以六龄之幼主，安然即位，多尔衮等忠心辅幼，竟尔七鬯无惊。至于明社已屋，又由多尔衮出师，唾手中原。后人谓多尔衮之肯出死力，皆孝庄后有以笼络之，然则孝庄后固一代尤物乎？明亡清继，成于一妇人之手，吾訾其德，吾服其才。

第十二回
失爱姬乞援外族　追流贼忍死双亲

且说山海关内外的守将，就是明总兵吴三桂。其时三桂已封平西伯，驻守宁远，因有廷旨促他入援，遂率众西行。到山海关，闻京师已陷，明帝殉国，遂令军士扎住营寨，徘徊不进。忽探马来报道："爵帅家属，尽被李闯拿去了。"三桂大怒，率兵入关，适李闯派降将唐通，赍白银五万两，并三桂父吴襄书札，来招降三桂，途次遇三桂军，便入帐进见。三桂问明来意，唐通取出吴襄书，交与三桂，三桂拆阅，大略说是："君逝父存，汝宜早降，不失通侯之赏，犹全孝子之名"云云。三桂迟疑未决，唐通又说道："崇祯已

殁，明已无君，君不能使再生，父宁可以再死？不如归降为是。”三桂道：“既如此，我为老父故，无奈投降，请君先行回复，我当入京来见新主。”唐通复索回书，三桂便潦潦草草，写了几句，并加了封，交与唐通带回。来往书信，无关紧要，故略之。遂即召集众将，把降顺李闯的缘故，约略说明。部将冯鹏谏阻，三桂不从，即在关上守候交卸。不数日，李闯差来的守关将吏，已率兵赶到，三桂把关上事务，交与来将，遂带了数千精兵，望燕京进发。

到了滦州，有家人求见。三桂唤入，详问家中近状。家人便将吴襄被掳，家产被抄情形，详细告禀。三桂道：“这倒无妨。我现到京，我父自然释放，家产也自然发还了。”家人道：“现在京内是闹得不像样子，闯王入京，拷逼大臣，苛索财物，且不必说。宫内的皇后妃嫔，多半随崇祯帝殉节，还有未死的宫娥彩女，都被闯王收为妃妾，日夕奸淫。昨闻我家的姨太太，亦被这闯王选入后宫，不知死活哩。”三桂急问道：“那个姨太太？”家人道：“便是陈……”三桂便接口道：“是否陈圆圆姑娘？”家人道：“不是陈圆圆姑娘，还有谁人？”三桂不听犹可，听了此语，叫了一声爱姬，望后便倒。爱姬重于亲父。

小子要述陈圆圆历史，且把吴三桂生死，略搁一搁，请诸君先听我说这位圆圆姑娘，圆圆本太原故家，姓陈名沅，能诗能画，善弹琴，因遭乱流落，鬻为玉峰歌伎，艳帜高张，缠头价重。吴三桂在京师时，曾与他有一面缘，彼此企慕。嗣后沅娘艳名，为藩府田畹所闻，千金购艳，充入下陈，遂改名圆圆。田畹系崇祯帝宠妃父亲，仗着皇亲势力，蓄有数百万家私，自得了陈圆圆，百般爱宠，怎奈老夫少妇终嫌非匹。“石崇有意，绿珠无情。”田畹亦无可奈何。

适值李闯陷西安，秦王存枢被执，转陷太原，晋王求枢又被杀。秦晋二邸，累代积蓄，都扫得干干净净。田畹暗暗着急，终日愁眉不展。圆圆窥破情景，便乘机进言，说是：“宁远总兵吴三桂，部下都是精锐，国丈何不与他结交，作为护符？”已寓深意。田畹大喜。可巧吴三桂入京觐见，遂设宴相请。三桂正忆着陈圆圆，闻他身入田邸，苦难会面，一闻田畹相邀，忙即赴席。席间说起清兵强悍，与流寇猖獗的事情，田畹便把全家托他保护。三桂谦让一番。田畹恐他不允，格外殷勤，向后房叫出众歌姬，奏曲侑酒。三桂仔细一瞧，虽是个个妖艳，但不见那可人儿圆圆姑娘，便问田畹道：“前闻玉峰歌伎陈沅娘，曾入贵邸，如何众歌姬中，独无此人？”田畹听三桂提起圆圆，呆了半晌，只因有事相干，不得不召圆圆出来。少顷，圆圆应召而出，田畹令向三桂行礼。三桂举手相让，一面瞧那圆圆，宛似宝月祥云，别具神采，比当年初见时，虽稍清减，却越显出玉质娉婷。圆圆见三桂瞧他，恰嫣然一笑，低垂粉颈，另有一种娇羞态度。作书者亦另具一种笔墨。三桂便转眼看众歌姬，觉得蠢俗异常，仿佛嫫盐，便向田畹道：“西子在前，难为众艳，请国丈令众姬入室，免得多劳，吴某只请沅姬鼓琴一曲，静心领悟，便感国丈厚谊。”田畹即令众姬退出，命圆圆侧坐鼓琴。侍女抱琴与圆圆，圆圆便轻舒皓腕，默运慧心，弹了一曲湘妃怨。弦外寓音。三桂系将门之子，颇识琴心，料知圆圆自怨非偶，不由的自念道：“可惜可惜。”

田畹方欲启问，忽见家人呈进邸报，接过一瞧，不觉魂驰魄落。三桂从旁遥望，邸

报上写着是："代州失守，周遇吉阵亡"九个大字，便道："代州一失，京畿要戒严了。"田畹道："老夫风烛残年，偏要遭此丧乱，奈何？"三桂趁此机会，竟借着酒意，慨然答道："吴某蒙国丈雅爱，愿力护尊邸，但有一事相求，请国太见赐！"田畹问他何事？三桂道："便是这位沅姬，若承国丈赐与吴某，吴某誓为国丈效死。"田畹听到此语，又是怒，又是悔，勉强答道："老夫也不惜一歌伎，但未知圆圆愿否？"此时圆圆琴已弹完，就禀告田畹道："妾随国丈数年，安忍轻离国丈，但贱妾事小，国丈事大，国丈有命，敢不敬从！"三桂大笑道："沅姬愿了，沅姬愿了。"忙起身向田畹谢赐，随命自己仆役，抬进暖轿，令陈圆圆拜别皇亲，押着圆圆上轿，出了藩府，自己上了马，扬鞭径去。这位田国丈，弄得目瞪口呆，既不忍割舍，又不好拦阻，只得眼睁睁的由他劫去。

那三桂劫娶圆圆回家，像活宝贝的看待。圆圆又素羡他是当世英雄，三生有幸，两意相同，真个是你贪我爱，说不尽的绸缪。不料明廷谕旨，饬三桂迅速出关。军中不能随带姬妾，三桂硬着头皮，别了爱姬，率兵赶到关上，心中恰时时思念这陈姑娘。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自古皆然，不足为三桂责。但为一爱妾故，背了君父，将何以自解？此番得了家人的传报，知陈姑娘被李闯劫夺了去，顿时魂灵儿飞在九霄云外，立即晕倒。你要劫人妾，人亦劫你妾，天道循环，何必着急。幸亏家人相救，苏醒转来，便咬牙切齿，誓报此恨。妻妾之仇，也是不共戴天，礼经上须加入一条。当即率诸将驰回山海关，逐去关上的闯将，令军士为崇祯帝服丧，设座遥奠，啮血结盟，决志扫灭李闯，为明复仇。这消息传达燕京，李闯方在宫中取乐，三日不朝，想是得了陈圆圆。及接到此报，不觉大惊，亟发兵二十万，下令亲征。又命降将唐通、白广恩，率二万骑绕出关外，夹攻三桂。

三桂方准备抵御，忽报清国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雄兵十万，将到宁远。三桂惶急道："内有闯贼，外有清兵，叫我如何对付？"转念道："与其把明室江山，送与闯贼，不若送与满洲人。闯贼闯贼！你要夺我爱姬，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本心已坏。遂修好一书，令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赴清军乞援，此时清摄政王多尔衮正领兵到了翁后，距宁远城只数里，闻报平西伯吴三桂遣使求见，乃传令入帐。由杨坤呈上书信，多尔衮即展阅道：

明平西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谨上书于大清国摄政王殿下：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弃宁远而镇山海者，正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败可立待。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欲兴师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夫。除暴翦恶，大顺也；拯颠扶危，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

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多尔衮阅毕，见范文程、洪承畴在旁，便将书递阅，两人阅过了书。范文程先开口道："王爷大喜，此番可手定中原了。"不枉前番苦劝。多尔衮道："这且仗先生等费心。"洪承畴道："此去中原，何患不灭李闯？但此番是为明讨贼的义师，与前次入塞不同，还请王爷发令，申谕将士，经过各府州县，毋屠人民，毋焚庐舍，毋掠财物。有敢违令，照军法从事。如此施行，中原人民，定当望风投诚，万里江山，唾手可下。求王爷明鉴！"多尔衮点头，随道："吴三桂的来书，如何答复？"范文程道："请先招降三桂，令他与李闯交战，待他两边困乏，我却率领精锐，援应三桂，驱逐李闯，定卜大胜。"一鼓一吹，描尽虎伥。多尔衮道："好好！就请先生写了复书便是。"这位才学深通的范老先生，就濡墨拈毫，伸纸疾书道：

> 大清国摄政王，复书吴平西伯麾下：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曾无一言相答，是以三次进兵攻略，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此，惟有底定国家，与明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当如带砺河山，永永无极！

文程写毕，呈与多尔衮。多尔衮看了一遍，命文程加封，交给来使去讫。多尔衮遂拔营进发，到了连山，遇明使复来，催清兵入关。多尔衮应允，遣回来使。

那时吴三桂日盼清兵到来，不料清兵未至，李闯先到。三桂急将关内的百姓，驱入营中，复挑选精锐，登关固守。正筹间，猛听得一声大炮，如雷震耳，三桂向西了望，但见尘头起处，千军万马，向东而来，后面隐隐有一黄盖，簇拥着一个须眉如戟，鹰目鹳鼻的主帅。三桂料是李闯，恨不得一手抓来，把他碎尸万段。你的爱姬，倒被他受用久了。当即激励将士，开关出战。李闯见三桂出来，驱众直上，把三桂困在垓心。三桂毫不惧怕，率着铁骑，左冲右突，顿时喊杀连天，山摇地动，从早晨杀到日暮，闯军尚是未退，三桂恐兵士疲乏，无奈冲开敌阵，率兵入关。李闯也不敢紧逼，令部下一齐下寨。

三桂入关，升堂检点军士，已伤亡多人，不禁号啕大哭。非哭军士，实哭爱姬。众将士亦皆感泣。忽报闯将唐通、白广恩，昔为明将，今为闯将。已带兵二万，从关外杀来，三桂大惊，即登陴遥望，果见东南角一军，悬着大顺旗号，旋风般的过来。三桂自语道："真个贼将又来了，内外受敌，奈何？"急煞！语未毕，听得东北角上，又炮声震天，一军复疾驰而至，旗帜飞扬，隐隐有红黄蓝白四色，三桂又自语道："莫非清兵已到么？"方在踌躇，见探子已上城飞报，说是清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已率前队兵到此。三桂不禁转悲为喜，谢天谢地，为公乎？为私乎？便下关用过夜膳，命众将士道："清军已到，可以无虑。今夜请诸

位一意守关，明日我当出见清军。”

是夕，各军都休息勿动。至翌晨，唐通、白广恩进兵攻关。三桂选了五百精兵，携着大炮，开关东出。关门甫辟，炮弹随发，冲开一条血路，直到清营，即下马求见，当由多尔衮遣将迎入。三桂既入帐，见上面坐着威风凛凛的多尔衮，即倒身下拜。为爱姬故，何妨屈膝。多尔衮出座相扶，请三桂起坐。三桂即哭诉李闯不道，残毁宫阙，故主自尽，全家被掳的情形。多尔衮道："说来也是可恨。我到此地，即为贵爵雪仇雪恨而来。"三桂忙接着道："王爷仗义兴师，为吴某报仇雪恨，某非木石，敢负鸿慈？"好入贰臣传了。多尔衮道："如天之福，得定中原，当以王爵相报。"三桂称谢，并请速发兵相救。多尔衮点头，命多铎、阿济格入帐，先与三桂相见，随即对二人道："你二人带兵五千，去杀退关外贼军！"二人奉命前去。多尔衮召进洪承畴、祖大寿等，与三桂共叙寒暄。承畴是三桂故帅，大寿是三桂母舅，至此谈及明室情形，各自叹息。叹息而已，何足道哉？

不多时，多铎、阿济格二人，入帐报捷，说贼将唐通、白广恩已逐走了。原来唐通、白广恩，自松山一战，早识清兵利害，今见清兵来援山海关，早已望风生畏，鼠窜而去。关外未曾大战，正好虚写。三桂便请多尔衮入关，守关将士，由三桂点名参谒，复祭告天地，歃血为盟。当下多尔衮命分列坐次，会议军事。洪承畴道："现在闯贼率众东出，都城必然空虚。若潜军从关外绕道，逾入居庸，袭破京师，待贼回援，我在关之军蹙其后，在京之军扼其前，任他李闯非常凶悍，也要一鼓成擒，这却是万全的计策。"若从承畴之计，三桂家属，或犹可保。三桂听这番议论，暗暗着急，忙说道："关内人民，望大军如望云霓，若潜师袭京，多费时日，转失民望，现不如乘着锐气，驱逐逆闯，况王爷以顺讨逆，正应用着堂堂正正的举动，义师所至，无人不服，何必用这秘谋？"三桂心中，只为那人入京，早一日好一日，所以闻承畴计，极力阻挠，然亦亏他说得圆到。多尔衮道："闯贼的兵势如何？"三桂道："贼兵虽多，统是乌合之众，三桂只有七千人马，尚能与他杀个平手，何况王爷带来大队，个个英雄，那有杀不过闯贼的道理？三桂不才，愿冲头阵。"多尔衮道："既如此，明日与他决一胜负，再作计较。"

翌晨，多尔衮升帐，令吴三桂率领本部人马，攻闯右面，自己的兵马，攻闯左面，一声鼓号，开关出战。两边排着阵势，李闯的兵，约多一倍。多尔衮向吴三桂道："贵爵愿冲头阵，请先攻入！"三桂得令，领着本部人马，向闯兵最多处，杀进去了。多尔衮恰领着英豫二王，驰上东山，立马观战。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等，也随着多尔衮上山。但见对面山上，李闯亦挟着明太子诸王等，指挥贼众，贼众张开两翼，把三桂军围了四五重。三桂军人人血战，冲荡数十回，呼杀声震动海峤。多尔衮道："好利害！好利害！自我带兵以来，入塞也好几次，从没有经过这般恶斗。"对异族则怯，对同室则勇，明朝所以终亡。说时迟，那时快，海滨忽起了一阵怪风，把地土尘沙，卷入空中，顿觉天昏地暗，不辨彼此。多尔衮惊道："不好了！吴三桂要陷没阵中了，快去救他！"多铎、阿济格应声而出，跃马下山，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等亦随下，一声号召，万马奔腾，齐向敌阵冲入。

李闯正在山上督战，见大风过处，飞尘四散，霎时尘开见日，有无数辫发兵，横跃

入阵，督兵的都是红顶花翎，不觉失声道："这是满洲兵，如何到此？"急麾盖向山下退走。闯军不见主子，纷纷大乱，满汉各军，追赶四十里，暂首数万级，方收兵回关。

多尔衮令关内兵民，尽行剃发，吴三桂首先遵令，发可剃，爱姬不可失。剃发已毕，即请作前驱。多尔衮命率兵二万名，即日就道，星夜前进。李闯奔一城，三桂揭一城，李闯遣使求和，三桂只是不允。一逃一追，直抵燕京城下。李闯驰入京中，令部众扎在城外，分作十二寨，抵敌三桂。那禁得三桂当先踹营，无人可挡，不到半日，十二寨已攻破八寨，余四寨亦绕城遁去。李闯又遣兵出城迎战，又被三桂一阵杀退，真是一夫拼命，万夫莫当。李闯大惧，复遣使求和。愿与三桂平分中原。三桂见了来使，也不令他开口，急喝令斩讫，当即命军士猛攻京城。。忽听得城上一片哭声，由三桂抬头一望，乃是自己的亲父母，并妻子等三十多名，都是两手被缚，负带刑具，向城下哀告道："阖家性命，都在呼吸，你不如投降了罢！"三桂到此，愤气填胸，大呼不降。城上复答道："你莫非连爹娘都不管么？你家从何而来？今日为爹娘的，为你一人，要身死刀下，你心何忍？"惨不忍闻。三桂抗声道："父母深恩，儿非不知。但儿与闯贼誓不两立，今日有闯无儿，有儿无闯。若闯贼敢害我父母，儿誓把闯贼生擒活剥，偿我父母的命。"忍哉三桂！道言未绝，听城上扑的一声，掷下一颗血淋淋的首级，接连又是二三十颗，三桂令军士拾起一瞧，不由的从马上坠下。小子叙到此处，又有一诗咏吴三桂道：

秦庭痛哭亦忠臣，可奈将军为美人。
流贼未诛家已破，忍看城上戮双亲。

欲知三桂性命如何，请诸君再阅下回。

"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此系后人咏吴三桂诗。缟素句是宾，红颜句是主。不有红颜，何有缟素？是三桂之心，本不可问。且清师入关，不与定酬劳之约，竟尔臣事满清，甘心剃发，且愿为先导，拼命究追，激成李闯之怒，戮其父母妻孥。不忠不孝，三桂一人实兼之。读本回如燃犀照奸，直穷其隐。

第十三回
闯王西走合浦还珠　清帝东来神京定鼎

却说吴三桂见城上掷下首级，拾起一看，正是他父母妻子的首级，惊得面色如土，从

马上坠下。当由军士扶起，不禁捶胸大哭。想是不见陈圆圆首级，故尚未曾晕倒。恰好清兵亦赶到城下，闻报三桂家属被害，多尔衮即下了马，劝三桂收泪，并安慰他一番，三桂谢毕，清兵乘着锐气，攻了一回都城，到晚休息。城内的李闯王，闻满洲兵也到城下，急得屁滚尿流，忙与部下商议了一夜，除逃走外无别法。遂命部下将所索金银，及宫中帑藏器皿，夤夜收拾，铸成银饼数万枚，载上骡车，用亲卒拖着，出后门先发，自率妻妾等开西门潜奔。临走时，放了一把火，将明室宫殿，及九门城楼，统行烧毁，这是何意？并把那明太子囚挟而去。

时已黎明，清兵方出寨攻城，忽见城内火光烛天，烈焰飞腾，城上的守兵，已不知去向。随即缘城而上，逾入城内，把城门洞开。吴三桂一马冲入，军士亦逐队进城。外城已拔，内城随下，皇城已开得洞穿。三桂率兵到宫前，只见颓垣败瓦，变成了一个火堆。三桂遂令军士扑灭余焰，自己恰急急忙忙的，到了家内。故庐尚在，人迹杳然，转了身，向各处搜寻一番，只有鸠形鹄面的愚夫愚妇，且没有这个心上人儿。我亦替他一急。他亦无心去迎多尔衮，竟领兵出了西门，风驰电掣般追赶李闯，到了庆都，见李闯后队不远，便愤愤的追杀过去。李闯急令部将左光先、谷大成等，回马迎战，不数合，已被三桂军杀败，勒马逃走，抛弃甲仗无数，拥积道旁，三桂军搬不胜搬，移不胜移。等到拨开走路，眼见得闯军已去远了。三桂尚欲前进，祖大寿、孔有德等，已从京城赶到，促令班师。三桂道："逐寇如追逃，奈何中止？"大寿道："这是范老先生意见，说是穷寇勿追，且回都再议。"三桂犹自迟疑，大寿言："军令如山，不应违拗。"三桂无奈，偕大寿等回见多尔衮，多尔衮慰劳一番。三桂道："闯贼害我故君，杀我父母，吴某恨不立诛此贼。只因军命难违，姑且从归，现请仍行往追！"口头原是忠孝。多尔衮道："将军原不惮劳，军士已经疲乏，总须休养几天，方可再出。"三桂无言可答，只得辞别到家，仍密遣心腹将士，探听陈圆圆消息。念念不忘此人。接连两日，毫无音信。三桂短叹长吁，闷闷不乐。忽有一小民求见，三桂召入。那小民叩见毕，呈上一书，三桂即展读道：

> 贱妾陈沅谨上书于我夫主吴将军麾下：妾以陋姿，猥蒙宠爱，为欢三日，遽别征旌。妾虽留滞京门，魂梦实随左右。陌头之感，不律难宣。三月终旬，闯贼东来，神京失守，妾以隶于将军府下，遂遭险难，以国破君亡之际，即以身殉，夫亦何惜？第以未见将军，心迹莫明，不敢遽死，闯贼屡图相犯，妾以死拒，幸闯贼犹畏将军，未下毒手，令妾得以瓦全，妾之偷息以至于今者，皆将军之赐也。及闯贼举兵西走，妾得乘间脱逃，期一见将军之面，捐躯明志，乃闻将军复出追寇，不得已暂寓民家，留身以待。今幸将军凯旋，将别后情形，谨陈大略。伏维垂鉴，书不尽意，死待来命。

看官！这陈圆圆既被李闯掳去，如何李闯西奔，恰把圆圆撇下呢？前未提起，阅者早已怀疑。原来圆圆秉性聪明，闻三桂来追，李闯欲走，他思破镜重圆，故意的在李闯面前，说明三桂心迹。李闯以留住圆圆，可止追军，并因妻妾多与相嫉，阴沮其行，故圆圆犹得

留京，流徙民家。

三桂得了圆圆书，不禁大喜，忙赏小民二百金，这小民恰得了一注横财。令兵役肩舆至民家，接回圆圆。不一时，圆圆已到，款步而入，三桂忙起身相迎。文姬归来，丰姿如旧。圆圆方欲行礼，三桂已将他一把掖住，拥入怀中，与他接了一回吻。真是活宝贝。才对圆圆道："不料今日犹得见卿。"圆圆道："妾今日得见将军，已如隔世，惟妾身虽幸保全，左右不无疑虑，请今日死在将军面前，聊明妾志。"说毕，已垂下珠泪数滴，把三桂双手一推，意图自尽。一哭一死，这是妇女惯技。三桂将他紧紧抱住，便道："我为卿故，间关万里，日不停驰，今日幸得重会，卿乃欲舍我而死。卿死，我亦不愿再生。"比君父何如？圆圆呜咽道："将军知妾，未必人人知妾。"三桂急忙截住道："我不疑卿，谁敢疑卿！"圆圆道："将军如此怜妾，妾不死，无以自白，妾死，又有负将军，正是生死两难了。"三桂着急道："往事休提，今日是破镜重圆的日子，当与卿开樽畅饮，细诉离情。"于是命侍役安排酒肴，到了上房对酌，叙这数月的相思。妾貌似花，郎情如密，金缸影里，半亸云鬟，秋水波中，微含春色。既而夕阳西下，更鼓随催，携手入帐，重疗相如渴病，含羞荐枕，长令子建倾心。此时三桂的心中，全把君父忘却，未知这位陈圆圆，还记念李闯否？过了数日，少不得从宜从俗，替吴襄开丧受吊。白马素车，往来不绝。嗣闻多尔衮保奏为王，又是改吊为贺，小子也不愿细叙了。

且说清摄政王多尔衮入京后，一切布置，都由范文程、洪承畴酌定。特志两人，是春秋书法。范洪二人，拟就两道告示，四处张贴。一道是揭出"除暴救民"四字，羁縻百姓；一道是为崇祯帝发丧，以礼改葬，笼络百姓。那时百姓因李闯入京，纵兵为虐，受他奸淫掳掠的苦楚，饮恨的了不得，一闻清兵入城，把闯贼赶出，已是转悲为喜。又因清兵不加杀戮，复为故帝发丧，真是感激涕零，达到极点，还有那个不服呢？小信小惠，已足服人。多尔衮见人心已靖，急召集民夫，修筑宫殿。武英殿先告竣工，多尔衮升殿入座，摆设前明銮驾，鸣钟奏乐，召见百官。故明大学士冯铨，及应袭恭顺侯吴维华，亦率文武群臣，上表称贺。富贵固无恙也。是日，即缮好奏折，令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及固山额真何洛会，到沈阳迎接两宫。

两大臣去讫，多尔衮退了殿，忽由部将呈上密报，多尔衮一瞧，即召入范文程、洪承畴递阅。二人阅毕，范文程道："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将来定与我为难，这事颇要费手。"洪承畴道："朱由崧是个酒色之徒，不足深虑，只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素具忠诚，未知他曾任要职否？"多尔衮道："洪先生谅识此人。"承畴道："他是祥符县人，素来就职南京，所以不甚熟识。唯他有一弟在京，日前已会晤过了。"多尔衮道："最好令伊弟招降了他。"承畴道："恐他未必肯降。但事在人谋，当先与商议便是。"多尔衮点头，二人随即退出。

过了数日，迎銮大臣饬人回报，两宫准奏。择于九月内启銮。多尔衮遂派降臣金之俊为监工大臣，从京城至山海关，填筑大道。未竣工的宫殿，加紧筑造。又招集侍女太监，派往各宫承值。宫中需用的器具物件，特遣专员往各处采办。多尔衮当政务余闲的时候，亦亲去监察。吉特太后所居之宫，想必监察较周。一日，由探马报称明福王称帝南京，改

元弘光，命史可法开府扬州，统辖淮扬凤庐四镇，江淮一带，都驻扎重兵了。多尔衮闻报，仍延这洪老先生密议邸中。此时这洪老先生，已托史可法兄弟寄书招降，又与多尔衮代作一书，寄与史公。此书曾载入史鉴，首末无非通套，中间恰说得委婉动人。其文云：

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书奉致衷绪，未知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佳，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时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弹征缮之劳，悉索蔽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慈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谓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为明朝祟，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旛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伏义，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尽意。

书成，命故明副将韩拱薇，及参将陈万春，赍书去讫。多尔衮照常办事，除处理国务外，仍是监视工作，足足忙了两个多月，方报竣工。一日，接到沈阳谕旨，知两宫已经启銮，遂派阿济格、多铎等，率兵出城巡察。嗣是连接来报，圣驾已到某处某处了。多尔衮令于通州城外，先设行殿，命司设监去设帷幄御座，尚衣监去呈冠服，锦衣卫去监卤簿仪仗，旗手卫去陈金鼓旗帜，教坊司去备各种细乐。大致齐备，传闻御驾已入山海关，进次永平，即传集满汉王大臣，统穿着吉服，往行殿接驾。是日銮驾已到通州，龙

旗焕采，鸾辂和铃，两旁侍卫，拥着一位七龄太子，生得秀眉隆准，器宇非凡，七岁童子，入做中原皇帝，想必器宇非凡。后面便是两宫皇太后。这位吉特氏，华服雍容，端严之中，偏露出一种妩媚。想从多尔衮眼中看出。多尔衮忙率王大臣等，排班跪接。由太监传旨平身，始一齐起立，随銮驾进了行殿。七龄天子，升了御座，旁立鸿胪寺官，俟王大臣等依次排列，一一唱名，赞行五拜三叩首礼。礼毕，退殿少息，约两三小时，复名起銮，从永定门入大清门，王大臣等仍送迎如仪。是时城内的居民，早已奉到命令，家家门前，各设香案，烟云缭绕，气象升平。銮驾徐徐经过，入了紫禁城，王大臣等始起身而退，只多尔衮随驾而入。猛见那已革的肃亲王豪格，仍然翎顶辉煌，昂头进去，多尔衮满腹狐疑，当时不便明问，只好随驾入宫。肃亲王的福晋，想尚在后，未到。

接连忙了数日，无非是安顿行装，排设器具，毋庸细说。到了十月朔，顺治帝亲诣南郊，祭告天地社稷，并将历代神主，奉安太庙，随即升武英殿，即中国皇帝位。满汉文武各官，拜跪趋跄，嵩呼华祝，正是说不尽的热闹。汉代衣冠一旦休。礼毕，遂颁诏天下，大旨为“国号大清，定都燕京，纪元顺治”等语。这是满清入主中原之始，故不惮详述。是日，即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因他功绩最高，特命礼部建碑勒铭，并定摄政王冠服宫室各制。另定摄政王宫室制度，恐多尔衮尚未快意。又加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名为加封，实是降级。晋封阿济格为武英亲王，复肃亲王豪格爵，赐吴三桂平西王册印。谕旨一下，多尔衮因豪格复爵，心中未免不乐，恰又不便拦阻，只好缓缓设法。是日亲王及各大臣家属，亦统同到京。前文未叙及肃王福晋，故特补叙一笔，非闲文也。畿内已定，复令直隶巡抚卫国允等，平定畿外，于是决议远略。闻李闯西奔入陕，遂授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同吴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边外，会诸蒙古兵，入榆林延安，攻陕西的背后。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同孔有德等，由河南趋潼关，攻陕西的前面。两路进兵，都用汉将为前导，以汉攻汉，确是妙计。只可惜这平西王又要与爱姬话别了。两将军率兵去讫。多尔衮又遣豪格出师山东，语首特加多尔衮三字，阅者勿滑过。豪格不敢违慢，亦即奉令而去。

那时朝政始稍稍闲暇，多尔衮随时入宫，与吉特太后共叙离情。一日，正自大内回邸，忽由洪承畴入见，报称江南遣使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等，携带白金十万两，绸缎数万匹，来此犒师。多尔衮道：“何处的军士，要他犒赏。”承畴道：“说来可笑。他说是犒我朝军士呢。还有史可法一封复书。”说至此，即袖出一书呈上，多尔衮拆开一阅，不禁惊叹起来。正是：

河山半壁留残局，简牍千秋表血诚。

毕竟书中如何说法，且看下回自知。

顺治帝之入关，人谓由多尔衮之力，吾不云然。不由多尔衮，将由吴三桂乎？应之曰唯唯否否。三桂初心，固未尝欲乞援满洲也。为一爱姬故，迫而出此。然则导清入关者，非陈圆圆而谁？

圆圆一女子耳，乃转移国脉如此。夏有妹喜，商有妲已，周有褒姒，圆圆殆其流亚欤？若多尔衮之经略中原，入关定鼎，亦自吉特太后激励而来，是又以一妇人之力，肇成大统者，孰功孰罪，阅此书者当于夹缝中求之。

第十四回
抗清廷丹忱报国 屠扬州碧血流芳

且说清摄政王多尔衮，展阅史可法复书，不禁惊叹。因史公来书，是洋洋二大篇，比原书字数还要加倍。当即交洪承畴朗诵，承畴遂徐声念道：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贼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为贵国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问随来。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夫！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庶，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拊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翦凶刀；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子，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驾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哉？越数日，遂命法视师江北，克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成，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命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震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辽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师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

蒙尘，宋高嗣统，是皆于国仇未翦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以正统予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议复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非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武，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恨，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究，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实昭鉴之！弘光甲申九月日。

洪承畴读毕，随道：“据书中意思，史可法是不肯降顺我朝，但照陈洪范传说，现在明福王用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入阁办事，恐怕就要灭亡呢。”多尔衮问他何故？承畴道：“马士英向来贪鄙，阮大铖是魏阉的干儿，这等人执掌朝纲，还有何幸？”多尔衮道：“有史可法在。”承畴道：“单靠这史老头儿，也不中用。”史老头儿不中用，洪老头儿恰很中用。多尔衮道：“此外有无别说。”承畴道：“来使左懋第恰有四件事要求我朝：第一件，是要在天寿山特立园陵，改葬崇祯帝；第二件，是要索还北京，只肯把山海关外，割界我朝，每年赠我岁币，只有十万两；第三件，我朝与他国书，只许称可汗，不能称帝；第四件，来使聘问，要照故明会典，不肯屈膝。”多尔衮勃然道：“左懋第何人？敢说这样话！”承畴道：“闻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系南朝忠臣，故特借承畴口中表明官职，这也是紫阳书法。多尔衮想了一回，便道：“且令他三人暂居鸿胪寺中，再作计较。”

歇了几天，承畴因染病乞假，不去上朝。忽闻朝中已遣回南使，大吃一惊，忙来见多尔衮，问道：“王爷把南使都遣回了么？”多尔衮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自然令他回去。”承畴道：“老臣已与陈洪范密约，愿招降江南将士。洪范可去，左马二人不应遣归。”多尔衮道：“你日前未曾声明，今已遣归，奈何？”承畴道：“请速派得力人员，追回左马二人，只放陈洪范回南。”多尔衮点头，即令学士詹霸，带着禁军，飞骑南追，不到两三日工夫，即将左马二人截回。

多尔衮正思遣将南下，忽接西征捷报，说西安已攻下了，不禁大喜。原来李闯率众入陕，攻陷长安，复令部众分扰四川、河南等省，寻闻清豫王多铎已下河南，急遣部将

张有声守洛阳，张有曾守灵宝，不防清兵势大，二张俱被击败，退回关中。李闯又命骁将刘宗敏，带着人马，出守潼关，与清兵战了数次，有败无胜。李闯复亲率铁骑到关，两下都是百战精兵，一攻一守，杀伤相当。这时候，清英王阿济格等，已向长城外绕入保德州，结筏渡河，入绥德，克延安，下鄜州，直趋西安。警报传至李闯，李闯又只得回援，途次正遇阿济格军，被他大杀一阵，急急的遁入城中。那时潼关也由多铎攻破，降了闯将马世尧，乘胜来会阿济格，李闯急上加急，仍如在京时放火而逃。始终是一强盗行径，如何能统中原？这一场，被清兵前截后追，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只剩了几十百个残卒，保着李闯，落荒逃走去了。李闯入陕，已如强弩之末，故书中叙述，亦约略及之。

阿济格既逐去李闯，与多铎相会，即联名报捷。多尔衮大喜过望，即奏请顺治帝御殿受贺。此时已是顺治二年春天了。受贺毕，由多尔衮等会议，令阿济格仍遵前旨，追剿李闯，多铎移师下江南。小子只有一枝笔，不能并叙，且先述多铎下江南事。

且说南朝的福王，系明神宗孙，福恭王常洵长子，崇祯十六年袭封。因流寇四扰，偕从叔潞王常淓，避难淮安。崇祯帝殉国，凤阳总督马士英拟迎立福王，独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以福王有七不可立，一贪，二淫，三酗酒，四不孝，五虐下，六不读书，七干预有司，一之为甚，其可七乎？拟迎立潞王常淓。偏这马士英硬要推戴，勾结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四人，备齐甲杖，护送福王到仪真。可法无奈，与百官迎入南京，先监国，继称尊，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士英带兵入南京，与可法同为东阁大学士，两人心术不同，屡有龃龉。可法乃自请出镇淮扬，率总兵刘肇基于永绶等，同到江北，建议分徐泗、淮海、滁和、凤寿为四镇，即命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四总兵，分地驻扎。名目上归可法节制，其实统是士英羽翼，那个肯听可法号令？史阁部死矣！四总兵闻扬州华丽，争思居住。先到扬州城下，自杀一场。亏得可法驰往劝解，方各至汛地。自是史可法在扬州驻节，屡上书请经略中原，都被马士英搁留不报。这位弘光皇帝，偏信马士英，一切政务，全然不管，专在女色上用心。宫中不足，取诸外府。时命太监出城搜寻，见有姿色的女子，一把扯去。可怜母哭儿号，生离惨别。那弘光帝恰左拥右抱，非常快活。广罗春方媚药，尽情取乐。无愁天子。谁知春宵不永，好事多磨，霓裳之曲未终，鼙鼓这声已起。北朝的豫亲王多铎，已分军南下了。

多铎自奉了移师的上谕，便别了阿济格，把军士分作三支，望河南进发。一出虎牢关，一出龙门关，一出南阳，约至归德府会齐，时河南尚为南朝属地，巡按御史陈潜夫，保奏汝宁宿将刘洪起，可为统领，令他号召两河义旅，阻截清兵。马士英不许，反召回陈潜夫，清兵长驱河上，如入无人之境。史可法闻警，亟令高杰出师徐州，沿河筑墙，专力防御。寻因清兵已下河南府，复促高杰进屯归德。高杰欲与睢州总兵许定国，互相联络，作为犄角，不意定国已纳款清兵，送二子渡河为质。高杰尚在梦中，领了数骑，从归德趋睢州。被定国赚入城内，设宴接风，召妓侑酒。灌得高杰烂醉如泥，连从骑也没人不醉，大家挟妓酣寝。一声鼓号，伏兵齐起，高杰从醉梦中惊醒，被四妓揿住。手足动弹不得。刀锋一下，身首两分。其余从骑，也一一被他杀死。一班风流鬼，都入森罗殿去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亦风流。

定国即至多铎处报功。多铎随进取归德，三路兵陆续会集。适清都统准塔，随豪格至山东，因山东已平，奉朝命接应多铎，亦到归德来会多铎军。多铎令准塔率本部军出淮北，自率部队出淮南。又是二路。准塔到徐州，宋将李成栋乞降。进攻宿迁，刘泽清率步兵四万，船千余，夹淮相拒。准塔令兵士放炮遥击，自己恰潜渡上游，绕出泽清背后。泽清不及防备，顿时骇退。准塔追至淮安，泽清遁入海。淮北一带，望风降清。多铎由归德趋泗州，明淮河守将李际遇，焚桥遁去。清兵遂安安稳稳的渡了淮河。

那时赤胆忠心的史可法，闻高杰被杀，流涕太息，忙令高杰甥李本身，往收部众，又立杰子元爵为世子，抚定军心，。忽报清兵已渡淮河，急督师出御。行至半途，又报泗州紧急，复移师向泗州。行未数里，南京又飞檄召还，说是左良玉谋反，从九江入犯，赶即入卫。风鹤惊心，楚歌四面，可法因勤王事急，不得已舍了泗州，折回江南。史公可怜！

看官！你道这左良玉何故入犯？左良玉夙有战功，福王封他为宁南侯，驻守武昌，节制长江上游，作为南都屏障。这马士英偏暗中嫉忌，遇事裁抑，恼得良玉性起，索性借入清君侧为名，引兵东下，从汉口到蕲州，列舟三百多里。士英大惊，一面命阮大铖等，率兵至江上，会同黄得功防堵，一面飞召史可法、刘良佐等入援。可法方渡江抵燕子矶，又遇南京差官，传来谕旨，以黄得功已破良玉军，令可法速回淮扬。可法犹欲趋援泗州，探报泗州已失，急还扬州。好像磨盘心。谁知清兵已从天长、六合长驱而来，距扬州城只三十里。扬州守兵，多半逃窜，至可法入城，城中已无兵可守。飞檄各镇入援，只一总兵刘肇基，从白洋河趋赴，报称："军心多变，刘泽清已潜降清军。"弄得可法战无可战，只得决计死守。

当时有清室降将李世春，奉多铎命，入城劝降。看官！你想这效死勿贰的史督师，肯甘心降敌么？愧杀洪、吴诸人。世春尚未详说，已被可法叱逐出城。世春去后，可法急令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扎营城外，作为援应，自率刘肇基登城巡阅。猛见清兵如江潮海浪一般，推涌前来，倒也不慌不忙，待清兵将临城下，一声号令，炮弹矢石，统向清兵打去。清兵前队，多半死伤，方略略退去，相持两昼夜，可法望见城外两营，杳无声响，只有虚幌幌的两座营帐，隔了一宿，连营帐都没有了。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可法叹道："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奈何奈何？"刘肇基献策道："城内地高，城外地低，可决淮河之水，灌入敌军，不怕敌军不退！"可法道："民为贵，社稷次之。敌军未必丧亡，淮扬先成鱼鳖，于心何忍？"到了此时，还顾恋百姓，可谓仁人。遂不从肇基之言，专务固守。

多铎接连攻城，已是数日，兵士已被伤无数。顿时愤不可遏，督兵猛扑数次，都被守兵击退。可法检点守兵，亦已许多受伤，料知城孤援绝，终难持久，啮了指血，草定遗表，还劝这位弘光皇帝去谗远色，勉力图存。又作书寄与母妻，不及家事，但云我死当葬我高皇帝陵侧。精忠报国，如见其心。读此为之泫然。遂交与副将史得威，令他逸出城外驰报去讫。到了第七日，城内的炮弹矢石，所剩无几，可法正在着急，陡闻炮声突发，城堞随崩，恁你史督师忠心贯日，也是无法可施，只好拼着命与他血斗，两下激战许久，城内外尸如山积，清兵践尸入城，刘肇基率士民巷战，杀伤十余人而死，可法见清兵已入，肇基阵亡，忙拔剑自刎。忽来了参将张友福把剑夺去，拥可法出小东门。可法大呼道：

“我便是史督师。”此时城内外统是清兵，闻可法自呼，不问真伪，一阵乱剁，可怜柱石忠臣，已成碧血，从此精诚浩气，直上青云。逾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于扬州城外的梅花岭。明史上说他是文文山后身，小子曾有梅花岭吊古诗道：

休言史乘太荒唐，燕市扬州一样芳。
留得忠魂埋此土，岭梅万树益馨香。

多铎既得了扬州，下令屠杀十日，这般惨戮的情形，小子恰有些不忍说了。后人著有扬州十日记，看官可以参阅。小子且停一停笔，待下回再叙。

史阁部一书，义正词严，可夺敌人之气，惜所主非人耳。向使明福王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则正位南京，犹仍汉代衣冠之旧。吾正望其不亡，乃淫荒无度，黜正崇邪；马阮用事，援引阉党；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犯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胡儿南下，四镇抛戈，徒一慭遗之史阁部， 怀才莫试，茹苦含辛，卒抗节扬州城下，岂不哀哉？本回全为史阁部写照，历表忠悃，令人不忍卒读。

第十五回
弃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遗臣死义

却说扬州被清兵攻入，警报传至南京，与雪片相似。马士英急遣总兵郑鸿逵，副使杨文骢，率师堵截江上。这郑杨两人，统是马党，钻营奔去，得了一个高官，晓得什么兵略，只把炮弹隔江乱放，诡报胜仗。偏这清兵故意趋避，到了炮弹声歇，他却乘着黑夜，渡江而来。待明营惊醒，清兵已经杀入。郑杨二人不知所措，只得率兵逃走，杨文骢逃至苏州，郑鸿逵越加胆小，直奔到杭州。好算是逃将军第一。清兵遂进陷镇江。那时弘光皇帝恰罗列美女，饮酒取乐，不让当年陈叔宝。至镇江失守的信息，报入宫中，他还拥着美人，不住的饮酒。亏他镇定。次日，又由太监入报，清兵自丹阳句容，迤逦前来，至是弘光帝方有些着急，连唤奈何。太监道：“现闻黄得功屯兵芜湖，请皇上赶紧前去，叫他保驾才好。”弘光帝忙收拾行装，挈了爱妃，潜开通济门出走。次晨，马士英入朝，闻弘光帝已经逃去，忙入宫中，见太后皇后，正在着忙，哭得似泪人儿一般。太后都不管，弘光帝全无心肝。士英命侍卫备驾出宫，自与阮大铖率亲兵数千名，挟了太后皇后等，匆匆逃去。

南京城内，人心惶惶。总督京营忻城伯赵之龙，束手无策，与大学士王铎等，密议

了一条救急的妙法，倒也大家心安。过了两日，清兵始到城下，赵之龙即将议定的法子，施行出来，令属员写了降书一道，赍赴清营。多铎大喜，准其投降。赵之龙即率十七侯伯，开了城门，匍匐道旁，迎接清兵。衣冠扫地。多铎入城安民。因马到即降，破格宽宥，禁止部兵掳掠，所以南京还算安静。特别提出想见其掳掠多矣。休息一天，即遣贝勒尼堪，贝子屯齐，进兵芜湖，追擒弘光帝。适明将刘良佐，奉檄入援，途次遇着清兵，并不抵御，当即迎降。尼堪令为前驱，直达芜湖江口。

是时江南四镇，高杰被杀，二刘降清，单剩了一个黄得功，他前时奉命去攻左良玉，良玉已死，其子梦庚败走，得功因回屯芜湖。忽见弘光帝狼狈奔到，大惊道："陛下何故轻身到此？"弘光帝流泪道："南京无一人可恃，唯卿秉性忠诚，所以冒死前来，仗卿保护。"何不叫马士英、阮大铖等保护？得功道："陛下死守京城，臣等尚可尽力，奈何轻身来此？且臣方对敌，何能扈驾？"弘光帝不禁大哭，得功无法，只得留住弘光帝，愿效死力。

不数日，清兵已到江口，得功戎装披挂，执了佩刀，坐下小舟，督部下渡江迎战。遥闻对岸有人大叫道："黄将军何不早降！"视之，乃刘良佐，不觉怒叱道："汝乃甘心降敌么？"一言未毕，忽有一箭射来，正中喉间左偏，鲜血直喷，得功痛极，将佩刀掷去，拔去箭镞，大叫一声，晕绝舟中。总兵田雄，见得功已死，起了坏心，一手将弘光帝掖住，复令兵士缚住弘光爱妃，送至对岸，献入清营，尼堪命将弘光帝及爱妃，推入囚车，解至南京。多铎即遣使献俘。可怜这位风流天子，只享了一年艳福，到此身为俘虏，与爱妃同毕命燕京，长辞人世去了。与爱妃同死，冥中有伴了。

江南已定，范文程、洪承畴等，撰颂词，修贺表，又有一番忙碌。过了数日，又有两处捷报，一是英亲王阿济格，报称追逐李闯，无战不胜，李闯遁窜武昌，入九宫山，被村民斫毙，获住闯叔及妻妾，并死党左光先、刘宗敏等，俱审实正法了。了结李闯，即从阿济格奏报中叙明，以省笔墨。一是豫亲王多铎，报称安庆、宁国、常州、苏州、松江各府，统已降顺，别遣贝勒博洛，及新授授浙闽总督张存仁，南下杭州去了。此时佳音迭至，喜气盈廷，皇太后吉特氏，及摄政王多尔衮，统喜欢的了不得。偏提出他两人，笔亦尖刻。两人复私下商议，南征西讨诸将帅，在外多时，应召他回朝休养，再作后图，国家大事，偏称私议，句中有句。遂令英豫两亲王，奏凯还朝。

是时英亲王阿济格，正由武昌顺流东下，略定江西，降左良玉子梦庚，得师十万，闻廷寄到来，仍自江西回湖北，规定全省，随即北还，豫亲王多铎，接到召还的谕旨，收拾金银财帛，并选了江南美妇数名，带同北返。那时美妇中有一个孀姝，姓刘名三季，后来做了豫王福晋，便是从这次挈去，稗史中曾称作孀姝奇遇，小子不得不略略说明：这个刘三季，系虞邑黄亮功的继妻，亮功病殁，三季守孀，被清军掠献多铎。多铎见他天然秀媚，不同凡艳，就要逼他侍寝。三季抵死不从，把头触柱，险些儿作了血污美人。幸亏婢媪众多，把他拦住。他尚大哭大踊，弄得乱头散发，别个妇女，到这般田地，也没甚可观，偏这三季发长委地，万缕香丝，光同黑漆，尤觉动人怜爱。多铎不敢相强，只令婢媪小心服侍，多方劝解。到了回京的时候，便带了三季同还，居以大厦，被以华谷，奉以珍馐。三季毫不转意。随后闻他有个爱女，名叫珍儿，流落江南，遂令清兵沿途访

觅，竟被寻着，致书三季，三季始渐渐解忧。事有凑巧，豫邸福晋忽喇氏，一病身亡，多铎又令能说能话的婢媪，许他作为继室。毕竟妇女心肠，未免势利，不由的化刚为柔。妇女失贞，大都如此。多铎遂派良工制就凤冠命服，赐与三季，三季亲手收了。多铎喜极，就命侍女十余名，把三季换了穿戴，簇拥登堂，成就大礼。从此下邑孤孀，居然做极品命妇了。

当时英、豫二王还朝后，与摄政王多尔衮相见，俱蒙殷勤款待，独肃王豪格，自山东还京，见了摄政王，偏碰着许多钉子，竟不知所为何因。读者试猜之！摄政王平日，喜欢中亦带着三分愁闷，一班攀龙附凤的功臣，从旁窥测，无从捉摸。可巧贝勒博洛的捷音，又到北京，原来马士英自南京出走，奉了弘光帝母妃，南走杭州，适潞王常淓，流寓在杭，马士英就劝他监国。潞王尚未允洽，不意清贝勒博洛，已率兵抵余杭，马士英与总兵方国安，上前迎敌，连战连败，向西窜逸。清兵追至钱塘江，沿江立营，杭人料他潮至必没，谁知潮神也趋奉清兵，竟三日不至。清兵渡江攻城，潞王无兵无饷，那里还能固守？只好与巡抚张秉贞等，开门乞降罢了。摄政王看了捷报，也无甚得意，淡淡的搁过一边。他的心思，无非与豪格反对，苦于无法可除。正在踌躇，忽报故明兵部尚书张国维等，奉了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故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奉了唐王朱聿键，称帝福建。多尔衮皱了一回眉，便召范文程、洪承畴等会议。并问："鲁唐二王，是否前明嫡派？"承畴答称："鲁王是明太祖十世孙，世封山东，唐王是明太祖九世孙，世封南阳。"多尔衮道："明朝的子孙，为何有这般多呢？一个弘光，方才除掉，偏偏又兴起两个来。"言未毕，复有警报传到，明给事中陈子龙，总督沈犹龙，吏部主事夏允彝，联合水师总兵黄蜚、吴志葵，起兵松江；明兵部尚书吴易，举人沈兆奎，起兵吴江；明行人卢象观，奉宗室子瑞昌王盛沥，起兵宜兴；明中书葛麟，主军王期升，奉宗室子通城王盛瀓，起兵太湖；明主事荆本彻，员外郎沈廷扬，起兵崇明；明副总兵王佐才，起兵昆山；明通政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起兵嘉定；明礼部尚书徐石麟，平湖总兵陈梧，起兵嘉兴；明典吏阎应元陈明遇，起兵江阴；明佥都御史金声，起兵徽州。有几个是通表唐王，遥受封拜，有几个是近受鲁王节制，还有明益珠由本据建昌，永宁王朱慈炎据抚州，明兵部侍郎杨应麟据赣州，各招五岭峒蛮，冒险自守等语。螳斧虽不足挡车，然皆为故明宗室遗臣，不谓无志，故每条上皆系以明字。多尔衮皇然起立道："这么这么！起兵的人，东数支，南数支，看来东南一带，是不容易到手了。"范文程道："爝火之光，何足以蔽日月？总教天戈一指，就可一概荡平。"多尔衮道："英豫二王，甫命还朝，不便再发，现在驱遣何人？"文程道："英如洪老先生。他能文能武，请他督理南方军务，定能奏效。"承畴闻言，谦逊一番。多尔衮不允，承畴方唯唯听命。既作贰臣，何必强辞？拟令贝勒博洛，仍驻杭州，贝勒勒克德浑，暨都统叶臣，出守江南。三人议定，便照例奏请，即于次日下旨。承畴以下，除博洛在杭外，各奉命去讫。

越宿复下一谕，令海内军民人等，剃发易服，违者立斩。原来清帝入关，政从宽大，剃发与否，暂听民便，此次谕下，怕死的人，那个敢以头易发？自然奉旨遵行。是时江南使臣左懋第，尚羁居北京太医院，他的随员艾大选，也遵旨剃发，被懋第杖死。多尔

衮闻了此事，命懋第弟懋泰进去诘责，懋第正色道："汝乃满清降官，何得冒称吾弟？"叱出懋泰。懋泰回报多尔衮，多尔衮亲自提审，懋第直立不跪。多尔衮喝令跪下，懋第道："我乃天朝使臣，安肯屈膝番邦？"多尔衮道："汝国已亡，汝主已戮，尚有何朝可说？"懋第道："大明宗支，散处东南，一日不尽，一日不亡，就使绝灭，我是明臣，甘为明死，要杀就杀。"多尔衮道："汝已食清粟一年，还得自称明臣么？"懋第道："汝夺明粟，无理已甚，反说我食清粟，真是强横！"可杀不可劫，确是纯儒。多尔衮道："你何故杀你随员？"懋第道："我杀随员，与你何干！"多尔衮道："你为何不肯剃发？"懋第道："头可断，发不可断。"如闻其声。多尔衮道："好个倔强的男子！"颇识英雄。语未毕，左侧闪出一人道："懋第为崇祯帝来，可饶命，为福王来，不可饶命。"懋第怒目道："你是大明会元陈名夏，有何面目敢来插嘴？你怕死，我不怕死。"多尔衮道："你不怕死，就令你死。"命左右推出宣武门外处斩。懋第已死，多尔衮暗暗叹息道："明朝的臣子，如此忠义，恐怕中原是未能平定呢。"

不言多尔衮担忧，且说清贝勒勒克德浑，率兵南下，沿途所经，多望风迎降。苏州巡抚王国宝，松江提督吴兆胜，吴淞总兵李成栋，统遣使奉书，愿效麾下。勒克德浑用以汉攻汉的计策，令降臣前驱，出兵略地。到了常州，击败松江水师黄蜚、吴志葵，进略昆山，战胜王佐才，旁陷崇明，又破了荆本彻，乘胜到嘉定，围攻数日。偏这侯峒曾、黄淳耀二人，激励兵民，死守不下。那时为虎作伥的李成栋，运到大炮数尊，接连攻城，守兵犹随缺随修，毫不退怯。可奈天意偏不令固守，一阵阵的大雨，似倾盆的下来，雨过炮发，随处崩陷，成栋引着清兵，一拥入城。侯黄二人，犹率死士巷战，自朝至暮，峒曾力竭，挈二子投水死，淳耀入僧舍自缢死。城中尚有未死的兵民，被成栋下令屠戮。今日屠，明日屠，后日又屠，接连三天，共死了数万人，遍地皆血肉了。成栋之肉，其足食乎？幸亏勒克德浑檄成栋攻松江，方才罢手，率兵离城。后人称为嘉定三日屠，便是这场惨剧。

成栋既离了嘉定，便与清将马喇希恩格图会合，进袭松江。松江系沈犹龙把守，成栋恰想出一条赚城计，令兵士伪作汉装，冒充黄蜚、吴志葵军，夤夜叩城。犹龙堕入狡谋，开城放入。成栋饬兵士乱杀乱斫，并一阵乱箭，射死了沈犹龙。松江既陷，成栋复出师攻江阴，正在发兵，忽有清兵入报，将黄蜚、吴志葵二人，由金山获到。看官！你道这吴黄二人，如何被获呢？原来吴黄二人，自常州退至松江，被马喇希恩格图，分兵追袭，连战连败，船既被焚，身亦遭擒。成栋恰视为奇货，竟带了二人至江阴。暗伏下文。江阴故典史阎应元，夙谙兵法，为城中士绅推举，一意抗清。清将军勒克德浑，曾遣降将刘良佐往攻。那城上的守具，一是毒矢，一是火砖，一是木铳，毒矢射人即死，火砖着人即燃，木铳中储火药，投下时，机发木裂，火药猛爆，所当立靡，这都是阎应元监工造成，用御敌军。良佐的部兵，围攻数日，多烧得焦头烂额。良佐想得一法，用牛皮帐遮蔽兵士，令他穴城，不意城上掷下巨石，牛皮洞穿。良佐复将牛皮帐作三层，用九梁八柱，架将起来，挡住巨石。那时城上恰用烧滚的桐油，拨将下去，帐篷又破。良佐正急的了不得，李成栋已到，率生力军去猛扑一番，也被守兵击退。成栋大怒，将黄蜚、

吴志葵，推至城下，令他劝降。读至此，始知成栋用意。黄蜚缄口无言，还是吴志葵说了数语。应元答道："大明有降将军，无降典史。"降将军听者。良佐亦拍马向前，遥语应元道："区区江阴，宁能久守？若变计降清，爵位不在良佐下，请足下三思！"应元道："大明养士三百年，不料出汝等侯伯，毫无廉耻。应元犹有心肝，宁为义死，不为利生。"言毕，一声梆响，火箭齐发，慌得良佐连忙倒退，拍马而回。黄蜚、吴志葵已被火箭射伤，由军士牵回清营，未几病殁。会江宁运到大炮数十尊，马喇希恩格图亦率兵赶到，四面夹攻，守兵死伤无数，仍是抵死勿动。奈老天又连日霪雨，把城堞冲坏数处，守兵防不胜防，竟被清兵攻入后门。应元血战一场，身中数箭，乃下马投入水中。清兵追至，将应元曳出，牵至刘良佐、李成栋前，应元骂不绝口，遂被杀。陈明遇举家自焚，满城男妇，无一降者。李成栋又倡议屠城，将城内外居民，一一杀讫，尸如山积，共计城内死九万七千余名，城外死七万五千余名。后来江阴遗民，只有五十三人，躲避寺观塔上，方得保全。自从清兵南下，杀戮最惨的地方，扬州嘉定以外，要算江阴。坚强不屈的好男儿，要算故典史阎应元。大书特书。小子曾记江阴城楼，有阎典史绝笔一联云：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守，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欲知以后情事，且看下回分解。

弘光帝之死不足惜。四镇中有黄得功，使臣中有左懋第，临难捐躯，足为南朝官吏留一气节。至鲁王监国，唐王称帝，故明遗老，多投袂而起，力图规复，事虽不成，志实可嘉。阎典史以区区微官，死守孤城八十日，尤见忠诚。本回直叙事实，而详略不同，亦费斟酌。

第十六回
南下鏖兵明藩覆国 西征奏凯清将蒙诬

却说江阴被陷，明遗臣已亡了一半，只有宜兴、太湖、吴江、徽州等处，尚有抗清的明臣。至是势孤力危，眼见得要保不住了。宜兴的瑞昌王盛沥，是由卢象观拥戴。象观谋潜袭南京，密约城内同党，作为内应。适洪承畴到江南，搜出奸细，设伏城外，待象观率兵到来，伏兵四起，把象观的兵，杀得七零八落，连瑞昌王也遭擒戮。只象观夺路乱窜，奔投葛麟王期升。象观方到太湖，清降将吴光胜，已奉洪承畴命令，率兵踵至。

两下打了一仗，葛麟、王期升的兵舰，统被清兵火箭射入，随风延烧，葛王等跃岸逃去。通城王盛澂，已随了火德星君，归位去了。又亡了两个明宗室。

吴兆胜又进攻吴江，途中遇着吴易伏兵，杀得大败亏输，失去兵船二十艘。当勒博洛，自杭州北还，击败徐石麟于嘉兴，逐走陈梧于平湖，沿途略地，直至吴江，遇着吴兆胜败军，与之联合，再攻吴易。吴易总道兆胜败走，不复防备，谁知清兵四面分攻，炮击火燃，将吴易军舰，烧得一只不留。

江南民兵，至此已尽。洪承畴遂遣都统叶臣，总兵张天璜，进攻徽州。故明佥都御史金声，方招募义勇，分驻要塞，联络故巡抚邱祖德，职方郎中尹民兴，推官温璜、吴应箕等，互为援应，并遣使通表福州。是时唐王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接阅金声奏牍，喜不自胜，命他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诸道兵马。金声亦感激图报，取旌德，拔宁国，声威颇振。怎奈人心未死，天意难违，节守忠操，行不让乎孤竹，志图规复，事更棘于厓山。清兵从间道入丛山关，直趋绩溪，绕出金声背后，金声急麾兵回援，正与清兵相持，忽来了贼心贼肝的黄澍，口口声声，说要恢复大明，金声道他是故明臣子，可共患难，不意他竟暗通清将，乘夜开城，放入清兵。一班遗老，被杀被擒，只逃脱一个尹民兴。内中有个江天一，系金声高足弟子，同时被清兵擒住，见了承畴，说承畴是个死人，竟将崇祯帝祭承畴文，朗诵起来。身虽临危，语总快意。承畴听得面红耳赤，不禁老羞成怒，将擒住的人，一一斩讫。

此时建昌抚州，已被清降将金声桓，率兵攻克，益王朱由本、永宁王朱慈炎俱窜死。长江上下游略定，捷报纷纷到京，提心吊胆的摄政王，又稍稍称快。只鲁唐二王，尚踞浙闽，不得不再行进攻。意欲遣豪格前去，适流贼张献忠，盘踞四川，任情屠掠，难民流徙他处，纷纷泣吁清廷。多尔衮遂趁这机会，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不如叫他绿头巾。令偕平西王吴三桂等，西略四川。浙闽的军事，仍令博洛前行，封他为征南大将军，偕都统图赖、贝子屯齐，南下杭州。

小子不能并叙，只好先叙博洛南下事；博洛奉命南下，仍到杭州。闻鲁唐二王，自相水火，不觉大喜，看官！你道这鲁唐二王，何故相仇呢？唐王是叔，鲁王是侄，唐王欲鲁王退就藩属，尝遣金赍饷银十万两，犒劳浙东军士，鲁王不纳。这饷银却被方国安劫去，强盗行为，何知礼义？浙闽遂成仇敌。博洛闻此消息，正好乘隙进攻，渔人来了。率兵渡钱塘江涉江将半，东南风起，来了一支乘风鼓浪的大舰，舰首立着一位盔甲鲜明的主将，正是故明兵部尚书张国维。特为表暴。两下麾众搏战，不一时，博洛的坐船，被明军击了一个大窟窿，惊驶回岸，清兵亦相率奔回，登岸返城。国维乘胜至城下，竭力攻打，忽报方国安拥了鲁王已至东岸，国维只得退回迎驾，暂时休息。可巧马士英、阮大铖二人，亦奔到国安营，国安与他臭味相投，便在鲁王面前，力为保荐，又要这两贼来送浙东了。又请调国维守义乌。国维一去，清兵遂运舟载炮，大举渡江。国安不敢力拒，亟挟鲁王遁回绍兴。清兵渡江而进，国安大恐，马阮二人，遂劝他降清，且嗾执鲁王以献。幸亏鲁王察觉，单身走脱，至石浦，遇着故定西侯张名振，航海东去。方国安竟率马士英、阮大铖等，赴清营投降。

大铖复导清兵进攻金华。金华城守未坚，被清兵用炮轰入，杀戮甚惨，故明大学士朱大典阖门殉节。转攻义乌，张国维抵死守御，无如势孤力弱，饷匮兵虚，相持数日，渐渐支撑不住。国维知不可为，遥望江南，拜别明陵，作了绝命诗三章，投水而死。浩气千秋。清兵遂入义乌，进拔衢州，明知府伍经正等皆死节。浙东已定，博洛遂下令移师福建，眼见得唐王也保不住了。唇亡齿寒。

且说唐王据守福建，颇思振作，不似弘光帝的昏庸，宫内也没有什么嬖宠，只有王妃曾氏，知书达礼，好算一位贤内助。当时长江下游的兵民，统已沦亡，只杨廷麟尚固守赣州，受唐王封为兵部尚书。又有故湖广总督何腾蛟，收降李闯余众，与湖南巡抚堵胤锡，上书唐王，力谋恢复。唐王封腾蛟为定兴伯兼东阁大学士，胤锡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腾蛟请唐王移都湖南，被郑芝龙等所阻。芝龙系海盗出身，崇祯初，始投降明朝，代平海寇，明朝擢封为南安伯。他仗着拥戴功劳，握了重权，挟制唐王。唐王无奈，命大学士黄道周出关募兵，为扈卫计。道周手无寸铁，只带着幕客数员，闲关跋涉，直抵婺源。偏这洪承畴侦悉行踪，竟遣兵袭击中途，将他截获。那时忠诚贯日的黄道周，怎肯做承畴第二？迫降不允，但从容赋诗，书绝命词于衣带间，临刑这一日，过东华门，立住不走，向监斩官道："此处与高皇帝陵寝相近，便是道周死地，不必他去。"监斩官怜他忠烈，就在东华门外行刑，幕下士赖雍、蔡绍谨、赵士超等皆从死。

唐王闻道周殉难，痛哭一场，决意冒险赴湘，自福州出发，直至延平。其时杨廷麟亦遣使迎驾，怎奈郑芝龙嗾使军民，劫王留闽，自愿出关拒敌。唐王行推毂礼，送他出关。他一到关前，适洪承畴遣使招降，许他侯爵，他遂假托海寇入犯，须往备御，拜疏即行。何不叫唐王再行推毂礼。守关将士，多随了芝龙前去，仙霞岭二百余里，空无一人。清贝勒博洛，遂自衢州出发，率兵过岭，长驱入关。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三人，引导入金衢，未得褒赏，怏怏失望，有不愿随行的意思。清兵迫令速行，大铖稍为迟慢，被清兵推入崖下，脑裂身死。该死久了。国安、士英，随至建宁，密议通闽，被博洛搜出私书，将二人双双斩首。好为崇祯弘光出气。

博洛既陷了建宁，直指延平，唐王闻报大惊，急召左右商议。延平知府王士和，请唐王速奔汀州，唐王欲士和扈跸，士和道："臣有守城责，当与城存亡，只求圣驾无恙，臣死亦瞑目了。"于是唐王急挈了曾妃，并拥十余簏残书，仓皇出走。是梁湘东一流人物。士和闻清兵将到，亦麾众出避，自己退入内署，整冠自缢。清兵入城后，复西追唐王。唐王奔至汀州，从骑已多半溃散，只有故总兵姜正希，率兵来卫，方得入城守御。清前锋统令努山，阅七日始抵汀州城下，正希出战不利，退回城中。忽报城西有明军数百名，竖帜前来，正希只道是遗老入卫，开城相应，谁料来者都是敌兵，急忙挥众抵敌，已是不及。那时清兵蜂拥入城，霎时间已将唐王曾妃等掳去。正希还思截夺，可奈箭如飞蝗，不能上前，部兵多被射伤，只得遁走。清兵掳了唐王等，东渡九泷江，渡将半，忽听得一声呜咽道："陛下宜殉国，妾先去了。"清兵忙各注视，见曾妃已跃入水中，捞救无及，只落了汪汪碧水，渺渺贞魂。贤哉曾氏，不愧知书达礼。曾妃已死，清兵监守愈严，唐王屡思自

尽，苦无觅死地，遂想了一个绝粒的法子，沿途不食半菽。连寻死也要用计，可怜可叹。既到福州，城内外已统是清兵扎驻，贝勒博洛早袭占福州了。努山牵唐王见博洛，博洛也不细问，令幽系别室。这唐王已槁饿数日，奄奄垂尽，是夕便滴下血泪几许，长叹一声，瞑目而逝。福唐桂三王中，还算唐王死得明白。博洛分兵下漳泉诸郡，闽地尽为清有。郑芝龙即奉表降清，独芝龙的儿子成功，前蒙唐王赐姓，封为御营中军都督，受明厚恩，不肯携贰，竟约了郑鸿逵、郑彩，出奔海岛去讫。犁牛之子骍且角。博洛在闽休养数天，尚想发兵下赣，嗣接到洪承畴咨文，说已遣降将金声桓，攻拔吉安及赣州，明守将杨廷麟投水自尽，江西郡县已次第肃清了。杨廷麟殉节事，于此处叙明。博洛遂拜本告捷，静待后命。

话分两头，且说清肃亲王豪格，偕平西王吴三桂，发兵西行，到了陕西，适明旧将孙守法、王光恩、武大定、贺珍等，起兵兴安汉中，进踞西安。豪格令总督孟乔芳和洛辉，率兵攻破西安，连下兴安汉中，孙守法等遁走，遂留贝子满达等，搜陕西余孽，自与吴三桂进军四川，献忠自得四川后，僭号大西国王，将卒以杀人多少论功。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杀人最少，即加剥皮刑，并屠全家。因此兵民交愤，常欲暗杀献忠。献忠闻知，不问谁何，一意屠戮。复尽毁成都宫室，拆去城墙，自率部众出川北，欲尽杀川北守兵。伪将刘进忠遁入陕西，到汉中遇着清兵，下马乞降，愿为向导。豪格遂令进忠前行，部兵后随，日夕催趱，直达四川西充县界，扎下营盘，饬前哨往探。回报献忠正在西充屠城，豪格立命拔营，到了凤凰山，正值漫天大雾，晓色迷蒙，遂即逾山前进。适献忠从西充麾众出城，两下相遇，被清兵冲杀过去，一阵乱劈，献忠不知清兵多少，还拿着杀人的手段，左抵右挡，霎时间日光微逗，大露渐开，献忠左右四顾，手下所剩无几，连义子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等人都不知去向，此时方着急起来，大吼一声，杀开血路，望西而走。献忠粗莽可知，故作者又另具一种叙法。清章京雅布兰见献忠脱逃，忙抽弓拾箭，觑住献忠头颅，射了过去，一声喝着，献忠已翻身落马，雅布兰即纵马上前，拔刀去杀献忠，清兵踊跃随上，刀斩枪戳，把这穷凶极恶的剧贼，菹为肉酱。豪格遂分兵四剿，计破贼营百有三十，四川略定。

吴三桂忙向豪格贺喜，偏这豪格闷闷不乐。三桂问故？豪格只是不答，反滴下几点泪来。三桂越加动疑，只是呆看豪格。尽了半晌，方见豪格答道："兔死狗烹，也是常事，但我又不在此例。"三桂惊异道："莫非功高招忌么？"豪格叹道："并非功高招忌，乃是色上有刀。"说至此，又复停住。三桂已是猛悟，不敢再提此事，另说拜本奏捷等情。豪格道："劳你嘱咐文稿员，办一奏折便了。"写尽豪格牢骚。三桂应声退出，饬缮奏疏，与豪格联衔报捷。

过了一月，谕旨已下，命豪格还朝，留天三桂镇守汉中，特简总兵李国英为四川巡抚。豪格就把一切政务，交与李国英，自偕吴三桂回至汉中，复与三桂话别。临别时握三桂的手道："汝宜保重！咱们恐不复相见了。"断头语。三桂劝慰一番，并托豪格寄书家中，择日迁移家眷。沅姬有福，豪格可怜。豪格应允，就带了本旗人马，回京复命。

顺治帝御殿慰劳，赐宴回邸。征夫远归，陌头宜慰，谁知香衾未稳，缇骑忽来，蓦地将豪格牵入宗人府，缚置囹圄，说他克扣军饷，浮领兵费。豪格欲上书辩诬，偏偏被

上峰阻抑，好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尽的苦恼。又闻得福晋博尔济锦氏，竟日夜留住摄政王府中，原来为此。那时羞愤交并，免不得恹恹成病。不到一月，把生龙活虎的英雄，变作了骨瘦形枯的病鬼。

是时郑亲王济尔哈朗，英亲王阿济格，统纷论摄政王的过失，连他兄弟多铎，也有发言。弟偎红，兄亦倚翠，何庸后言？不意贝子屯齐，竟讦告郑亲王罪状，有旨革去亲王爵，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英亲王张盖午门，又犯大不敬的罪名，亦降为郡王。豫亲王把黄纱衣一袭，赠与吴三桂子应熊，复说他私馈礼物，罚银二千两。这几个豪贵勋戚，为了细故，或贬或罚，还有何人敢忤摄政王？自然人人吹牛，个个拍马，今日一本奏疏，说是摄政王如何大功，宜免跪拜礼，明日又上一本奏疏，说是摄政王视帝如子，帝亦当视王如父。此时顺治帝不过十余龄，外事统由摄政王主持，内事都由太后吉特氏处置。这数本奏折呈入太后眼中，不由的满怀欢喜，就降下两道懿旨，一道是说摄政王勋劳无比，不应跪拜，着永远停止，一道是说叔父古称犹父。此后皇上宜尊摄政王为皇父。名足副实。从此摄政王多尔衮，毫无拘忌，凡宫中什物，及府库财帛，随意挪移。太后尚赐他禁脔，遑论什物财帛。日间在宫与太后叙旧，夜间在邸，与肃王福晋取乐，好算是清皇亲内第一个福星了。小子曾有一诗为豪格呼冤云：

欲加之罪岂无辞，缧绁横施不自知。
为语人休贪艳福，由来祸水出蛾眉。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续叙。

南中义旅，屡仆屡兴，其弊在散而无纪，涣而不群。唐鲁二王，以叔侄之亲，亦自相水火，独不思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曩令戮力同心，共图兴复，则清将虽勇，亦多属酒色之徒，岂必不可敌者，乃满盘散沙，不值一扫，鲁王遁，唐王俘，东南遗老，大半沦亡，宁不可恫？若张献忠之残虐，自古罕匹，史称川中人民，被杀亦万万有奇，天道好生，胡不早为诛殛，而必假手于清军耶？清豪格为明诛马阮，复为川民戮献忠，系清帅中之最得人心者，乃偏令其衅起帷房，不得其死，天耶人耶？帝阍何处，欲问无从，读本回，令人感叹不置。

第十七回
立宗支粤西存残局　殉偏疆岩下表双忠

且说明唐王败没后，其弟聿鐭。逃至广州。故明大学士苏观生等，倡议兄终弟及，奉聿鐭为帝，改年绍武，招海上徐、马、郑、石四姓盗魁，授为总兵。又去招安海盗，太属不鉴覆辙。冠服不及裁制，就假诸优伶，暂时服用。正是一班优孟，可笑！同时肇庆恰拥立桂王由榔。桂王系明神宗孙，世封梧州，由故明兵部尚书丁魁楚，及兵部侍郎瞿式耜，迎驾劝进，改年永历，颁诏湖南云贵等省。湖广总督何腾蛟，与湖南巡抚堵胤锡，奉诏称臣，愿为拥护。那时桂王恰遣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敕谕广州，令聿鐭退就藩王礼，并与苏观生争叙伦次，断断抗辩。恼得观生性起，将彭陈二人杀讫，即日发兵攻肇庆，令番禺人陈际泰督师。桂王亦遣兵部林嘉鼎，率兵赴三水拒敌。比闽浙情形，又降一等。这陈际泰用了诱敌计，杀败林嘉鼎，乘势薄肇庆，亏得瞿式耜督兵至峡口，力御际泰，肇庆方安。

观生得了捷报，不由的意气扬扬，大作威福。小胜即骄，何足成事？忽闻清降将李成栋，奉贝勒博洛命，由闽趋粤，连下潮州惠州，观生尚毫不在意。过了数日，城外炮声四起，始出署探望，蓦见清兵已拥进东门，急忙召兵搏战。仓猝调遣，那里还来得及？就使来了几个兵卒，也统做了无头之鬼。观生没法，逃至给事中梁鍙家，邀鍙同死。鍙佯为应诺，分室投缳，观生已直挺挺的悬在梁上，梁鍙恰慢腾腾的踱出房中，妙对。当即解下观生尸首，献与清军，复导清军追擒聿鐭。观生以此等人为友，安得不死？聿鐭用此等人为臣，安得不亡。聿鐭被获，清卒仍照常馈食。聿鐭道："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挥去食具，夜间乘守卒不备，即解带自缢。与乃兄聿键相似，可谓难兄难弟。

成栋既得广州，分兵攻高雷各州，自督军进攻肇庆。此时瞿式耜尚在峡口，即奏请增兵，决一死战，偏偏桂王左右，有个司礼监王坤，只劝桂王西走。丁魁楚也附和王坤，遂不从式耜言，连夜出奔。式耜闻信，急回军挽驾，到了肇庆，闻桂王已西去数日。驰至梧州，又闻桂王已奔平乐，及抵平乐见桂王，那时肇庆、梧州，统已失陷。。复由王坤倡议，转走桂林。式耜想出言劝阻，转思桂林通道湖广，可与何腾蛟相倚，亦非无策，乃扈驾前行。

独丁魁楚迟迟不发，密遣人至成栋处求降。比王坤且不如。数日未得回音，只得收拾财帛，挈领妻妾子女出城。城外雇了四十号船，装载眷属及行李，一帆风顺，直达岑溪，巧与成栋船相遇，魁楚便投刺请谒，总道成栋以礼相待，既过了成栋船，但见成栋端坐不动，忽一声拍案道："左右与我拿下这匹夫！"魁楚尚欲有言，可奈两手已被反缚。又见有数十人绑缚过来，仔细一望，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娇妻美妾，宠子爱女，不由的心如刀割，忙即跪下，哀求饶命。晚矣晚矣！成栋道："你的主子，那里去了。"魁楚道："已去桂林。"成栋道："你为何不随去？"魁楚道："闻得将军到此，特来投诚。"成栋道：

"我处却不容你贪诈的贼子。"魁楚道："魁楚并没有什么贪诈!"成栋笑道："你不贪诈，那里有许多金帛？你今不必狡赖，吃我一刀便了。"魁楚哭道："愿尽献船中所有，赎我老命!"早知命重财轻，何必贪财坏命？成栋道："你的金帛，已在我处，还劳你献什么?"魁楚大哭道："愿乞一子活命!"成栋不由分说，喝令左右，将魁楚子斩讫，接连又将他妻女斩讫，妾四人斩了两个，留了两个。以两妾代一子，总算成栋有情，然被人受用，何如尽付刀下？魁楚吓得魂飞天外，跌倒船中，砉然一声，化为两段。可为贪诈者鉴。

成栋既杀了魁楚，即入据平乐，越宿复进攻桂林。桂王闻报大恐，适武冈镇将刘承胤，奉何腾蛟命，率兵到全州。王坤复请桂王往投，式耜苦谏不从，自愿留守桂林。桂王乃命麾下焦琏为总兵，助式耜守城，当偕王坤等走全州。不二日，清兵已到桂林城下。总督朱盛浓，巡按御史辜延泰，皆杳如黄鹤，只式耜仗着一片忠心，激励将士，由焦琏带领出城，与清兵连战两昼夜。式耜亦出城督阵，再接再厉，连却清兵。及回城后，苦乏库帑，将夫人邵氏的簪珥，尽行取出，充作军饷。守兵感激涕零，誓杀退清兵。是夕，即捣入清营，人自为战，把清兵杀得落花流水，弃甲而逃，当即追赶数十里而回。越是拚命，越是得生。

式耜又命焦琏收复平乐、梧州，遣人至桂王处报捷。时桂王已至全州，镇将刘承胤开城出迎。起初尚未尽礼，后来渐渐跋扈，自称安国公，党羽爪牙，统封伯爵，将司礼监王坤，逐出永州，王坤该逐，只是桂王吃苦。且扬言清兵将至，瞿式耜已降清，迫桂王徙武冈州。既到武冈，承胤愈加专恣，桂王不堪胁迫，密遣人求救于何腾蛟。是时清廷正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偕耿仲明、尚可喜等，进兵湖南，所向皆克。腾蛟麾下的镇将，或遁或亡，连腾蛟也不能抵御，自长沙走衡州。堵胤锡亦出走永定卫。清兵连拔长沙、湘阴，进薄衡州。腾蛟又自衡奔永，寻又被清兵追逼，直走白牙市。途次接桂王密函，匆匆走谒。桂王与他密议良久，怎奈腾蛟只赤手空拳，没有能力可除承胤。适赵印选、胡一青两将，从赣州到武冈，桂王乃命二将隶属腾蛟，密令后图。腾蛟领命，辞还白牙，途次被承胤党羽围住，亏得赵胡两人，前护后拥，杀出重围。即还白牙市，闻瞿式耜战胜桂林，并规复广西全省，遂徒步往依。到了桂林，与式耜相见，情投意合，稍稍安心。寻闻刘承胤已降清兵，武冈被陷，免不得一番惊惶，式耜愈加着急。嗣探得桂王已潜走象州，乃联名奏请还驾。至桂王已回桂林，即开了一番会议，命湘粤诸将分路出守，互相接应，诸将领命去讫。

这清将军孔有德，降了武冈，进拔梧州，正拟入攻桂林，忽闻金声桓、李成栋统已附明，江西、广东两省，复为明有，不觉大惊，忙引兵趋还湖南。途中已接到促归的上谕，别命尚可喜、耿仲明移师救江西，他乐得半途歇舵，匆匆北上去了。

单说金声桓本左良玉部将，清师南下，声桓自九江趋降，清廷授声桓为总兵，令取江西全省。江西已定，声桓自恃功高，欲升巡抚，不意清廷却简任章于天抚赣，一场大功，化作流水，免不得怏怏失望，密与党羽王得仁，拟通款永历。事尚未发，被巡按御史董学成察悉，告知章于天。声桓得此消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令王得仁闯入抚署，杀了学成，缚住于天，迎在籍故明大学士姜曰广入城，号召全省，通表桂王，又做那故

明臣子。反复小人，不足道也。

此事传到广东，广东提督李成栋，与声桓的境遇，大略相似。成栋本高杰部将，以徐州降清，奔走东南，屡作功狗，自桂林败退后，又击死明遗臣陈邦彦、张家彦、陈子壮等，还扎广州，未沐重赏，总督佟养甲，复遇事抑制，忿懑的了不得。一日，接到金声桓密函，约他反正，他尚踌躇未定。是夕，入爱妾珠圆室，闷闷不乐。这珠圆是云间歌伎，被成栋虏掠得来，宠号专房，一双慧眼，煞是利害，窥破成栋情形，即喁喁细问。成栋将声桓密函，递与一阅。珠圆阅毕，便问成栋道："据将军看来，反正的事情，应该不应该？"成栋沉吟不语。珠圆道："清朝是满族，我辈是汉人，为什么帮了满清，自戕同种？妾看反正事情，极是正当办法。况将军曾为明臣，如何甘降异族？妾实难解。"这妇人大有见识，与陈圆圆判若天渊。成栋不觉起立道："看你不出，你却有这番议论，我非无意反正，但恐反正后，清兵到来，胜负难料，万一战败，如卿玉质娉婷，也恐殃及。"珠圆也起立一旁，柳眉微蹙道："将军为妾故，甘心遗臭，这反是妾累将军，，妾请即死，以成将军之志。"言毕，将成栋身上的佩剑拔出，刺入颈中。成栋连忙拦阻，已是血溅蝤蛴，遗蜕委地，遂抱尸大哭一场，随说道："女子女子，是了是了！"煞是可佩！遂取了前明冠服，对着珠圆的尸首，拜了四拜，该拜。命即入殓。

次晨，令部兵齐集教场，声言索饷，佟养甲出城抚辑，成栋劫养甲叛清，一面传檄远近，一面上表桂王。此报一传，四方骚动，蜀中故将李占春，及义勇杨大展等起兵，分据川南川东，张献忠余党孙可望、李定国等，率众据云南山西，大同镇将姜瓖据山陕，皆上表桂王，愿为臣属。何腾蛟复自桂林出发，乘湖南空虚，攻克衡永各州，联络湖南诸镇将。鲁王以海，亦遣张名振等进略闽浙海滨。风云变色，斥骑满郊，弄得清廷遣将调兵，非常忙碌。

当由摄政王多尔衮大开军事会议，以汉将多不可恃，应派亲贵重臣，分地征剿。遂命都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着都统和洛辉，自江宁赴九江，会了耿仲明、尚可喜，专攻江西、广东，复济尔哈朗亲王原爵，封勒克德浑为顺承郡王，会了孔有德，专攻湖南、广西。连孔耿尚三王，亦差亲贵监守，真是严密得很！进博洛为端重郡王，尼堪为敬谨郡王，令攻大同，吴三桂、李国翰等，分征川陕，洪承畴仍留镇江宁，经略沿海各地。大兵四出，昼夜不停。

谭泰等到了江西，连拔九江、南康、饶州诸府，直达南昌省城，金声桓方攻赣州，闻报急返。谭泰令精兵四伏，另率羸卒诱敌，遇着声桓前队，一战便走。声桓驱兵前进，到了七里街，伏兵尽起，四面放箭，将声桓射下马来。清兵正上前来杀声桓，忽闪出一员丑将，面目漆黑，发具五色，手执一柄大刀，盘旋左右，把清兵吓得个个倒退。眼见得声桓被救，走入城中。这丑将尚与清兵酣斗一场，从容回城。清兵探得丑将姓名，就是王得仁，因呼他为王杂毛。谭泰命军士用锁围法，掘濠载版，遍筑土垒，为久攻计。声桓大窘。王得仁请出袭九江，断敌饷道，声桓不从，只遣人缒出城外，向李成栋处求救。谁知待了月余，杳无音信，城中粮食又将告尽，不由的紧急万分。

这王杂毛日夕巡城，始终不懈。清兵怕他利害，不敢猛攻。可巧城东武都司署内，有

一年轻女子，身容窈窕，楚楚动人，被王杂毛窥见，即到都司署求为继室，不由武都司不肯。巧凤随鸦，难为都司女。克日成婚，大开筵宴。自金声桓以下，都去贺喜。不是贺喜，直是贺死。各尽欢而散。居围城中，有何欢喜”大约都是祈死。三更将尽，城外炮声大震，声桓亟登陴探视，见清兵群集得胜门，忙率众抵御，不料有清兵一队，暗从进贤门缘梯而上，城遂陷。声桓率众巷战，身中两箭，旧时的箭疮复发，遂投水死，姜曰广亦赴水自尽。清兵即搜剿余众，到了王杂毛署内，还是闭门高卧。此时王杂毛想尚在研究箭法。当即斩门而入，猛见王杂毛裸体出来，清兵晓得利害，一阵乱箭，把杂毛身上，插成刺猬一般。可怜这武都司女，亦死于乱军之中。箭尚不怕，可惜开刀。原来清兵已侦得王杂毛娶妇消息，先数日故意缓攻，到了杂毛娶妇这一夕，始下令攻城，却又佯攻得胜门，暗令奇兵从进贤门入，遂得了南昌城。

南昌既下，进趋赣州。赣州守将王进库，本未归明，前时金声桓攻赣，进库伪称愿降，只是诱约不出。后来声桓向粤乞援，李成栋亦越岭来攻，进库仍用老法子，去赚成栋。成栋还军岭上，嗣因进库背约，复大举攻赣，进库乘其初至，突出精骑拒战，击退成栋。成栋走信丰，清兵由赣州南追，警报达成栋左右，佥议拔营归广州，成栋不允，部下大半亡去。那时成栋进退两难，只命左右进酒痛饮。饮尽数斗，醺然大醉，左右挽他上马，到了河边，不辨水陆，策马径渡，渡至中流，人马俱沉。明时遗臣，多亡于成栋之手，一死不足赎罪，但是有负珠圆。部兵四散，清兵遂进陷广州。

是时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亦率兵下湖南，湖南诸镇将，望风奔溃。何腾蛟闻警，亟自衡州趋长沙。到了湘潭，探悉清兵将到，遂入湘潭城居守。城内虚若无人，正想招集溃兵，忽有旧部将徐勇求见，腾蛟开城延入。徐勇带数骑入城，见了腾蛟，低头便拜。拜毕，劝腾蛟降清，腾蛟道："你已降清么?"徐勇才答一"是"字。腾蛟已拔剑出鞘，欲杀徐勇，徐勇跃起，夺去腾蛟手中剑，招呼从骑，拥腾蛟出城。直达清营。腾蛟不语亦不食，至七日而死。湘粤诸将，闻腾蛟凶信，多半逃入桂林。桂王复欲南奔，式耜力谏不听，遂走南宁。一味逃走，真不济事。

会清恭顺王孔有德，又转战南下，克衡永各州，进逼桂林。式耜檄诸将出战，皆不应。再下檄催促，相率遁去。桂林城中，至无一兵，只有明兵部张同敞，自灵州来见。式耜道："我为留守，理应死难，尔无城守责，何不他去?"同敞正色道："昔人耻独为君子，公乃不许同敞共死么?"可谓视死如归。式耜遂呼酒与饮，饮将酣，式耜取出佩印，召中军徐高入，令赍送桂王。是夕，两人仍对酌。至天明，清兵已入城，有清将进式耜室，式耜从容道："我两人待死已久，汝等既来，正好同去。"倒也有趣。便与偕行。至清营，危坐地上。孔有德对他拱手道："那位是瞿阁部先生?"式耜道："即我便是，要杀就杀。"有德道："崇祯殉难，大清国为明复仇，葬祭成礼，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阁部毋再固执。我掌兵马，阁部掌粮饷，与前朝一辙，何如?"式耜道："我是明朝大臣，焉肯与供职?"有德道："我本先圣后裔，时势所迫，以致于此。"同敞接口大骂道："你不是毛文龙家走狗，递手本，倒夜壶，安得冒托先圣后裔?"骂得痛快，读至此应浮一大白。有德大愤，自起批同敞颊，并喝左右刀杖交下。式耜叱道："这位是张司马，也是明朝大臣，死则同死，何

得无礼？"有德乃止，复道："我知公等孤忠，实不忍杀公等。公等何苦，今日降清，明日即封王拜爵，与我同似，还请三思。"式耜抗声道："你是一个男了汉，既不能尽忠本朝，复不能自起逐鹿，腼颜事虏，作人鹰犬，还得自夸荣耀么？本阁部累受国恩，位至三公，夙愿殚精竭力，扫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伤负国，虽死已晚，尚复何言。"语语琳琅。有德知不可屈，馆诸别室，供帐饮食，备极丰盛。臬司王三元，苍梧道彭爌，百端劝说，只是不从，令剃发为僧，亦不应，每日惟赋诗唱和，作为消遣。过了四十余日，求死不得，故意写了几张檄文，置诸案上，被清降臣魏元翼携去，献诸有德。有德命牵出两人就刑，式耜道："不必牵缚，待我等自行。"至独秀岩，式耜道："我生平颇爱山水，愿死于此。"遂正了衣冠，南面拜讫。同敞在怀中取出白网巾，置于身上，自语道："服此以见先帝，庶不失礼。"遂同就义。同敞直立不仆，首既坠地，犹猛跃三下。时方隆冬，空中亦霹雳三声。浩气格天。式耜长孙昌文，逃入山中，被清降将王陈策搜获。魏元翼劝有德杀昌文，言未毕，忽仆地作吴语道："汝不忠不孝，还欲害我长孙么？"须臾，七窍流血死，但闻一片铁索声。有德大惊，忙伏地请罪，愿始终保全昌文。也只有这点胆量。一日，有德至城隍庙拈香，忽见同敞南面坐，懔懔可畏，有德奔还，命立双忠庙于独秀岩下。瞿张二人唱和诗，不下数十章，小子记不清楚，只记得瞿公绝命诗一首道：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式耜一死，自此桂王无柱石臣，眼见得灭亡不远了，容待下回再叙。

何腾蛟、瞿式耜二公，拥立桂王，号召四方，不辞困苦，以视苏观生之所为，相去远矣。梁鍙丁魁楚、刘承胤辈，吾无讥焉。然何瞿二公，历尽劳瘁，至其后势孤援绝，至左右无一将士，殆所谓忠荩有余，才识未足者，至若金声桓、李成栋二人，虽曰反正，要之反复阴险，毫不足取，即使战胜，亦岂遂为桂王利？是亦梁鍙、丁魁楚、刘承胤等之流亚也。本回为何瞿二公合传，附以张司马同敞，余皆随事叙入，为借宾定主之一法，看似夹杂，实则自有线索，非徒铺叙已也。

第十八回
创新仪太后联婚　报宿怨中宫易位

却说清郑亲王济尔哈朗及都统谭泰两军，俱已奏捷清廷，郑亲王且奉旨还朝，独博

洛尼堪出征大同，尚与姜瓖相持不下，且四处接到警耗，统是死灰复燃的明故官，招集数百人，或千人，东驰西突，响应姜瓖。博洛不得不分兵堵御，一面遣人飞报北京，请速添兵。摄政王多尔衮，竟率英王阿济格等，自出居庸关，拔去浑源州，直薄大同，多时不出风头，想是心中又痒了。与博洛相会。攻扑数日，城坚难下。适京中赍来急报，因豫王多铎出痘，病势甚重，促多尔衮班师。多尔衮得了此信，遣人招姜瓖投降，瓖答以阖城誓死，乃留阿济格帮助博洛，自率军退还。到了居庸关，闻多铎已殁，忙入京临丧。刘三季仍要守孀，大约是个孤鸾命。越日，肃亲王豪格亦毙狱中，多尔衮许豪格福晋，往狱殓葬。侄妇葬夫，必由其叔允许，想中满清特别法。又数日，孝端皇太后崩。孝端太后系顺治帝嫡母，他生平不预政治，所以宫内大权统由吉特氏主张，此次崩逝，宫廷内应有一番忙碌。惟吉特太后，前时虽握大权，总不免有些顾忌，到此始毫无障碍，可以从心所欲了。伏笔。

多尔衮因太后崩逝，召阿济格还，令贝子吴达海往代。过了月余，始接到大同军报，略称各处叛兵，多半平定，只大同仍然未下。多尔衮未免焦急，再遣阿济格西行。阿济格一到大同，城内已经食尽，守将杨振威，刺杀姜瓖，开城降清。阿济格入城，恨城内兵民固守，杀戮无数，并铲去城墙五尺，应即上书奏捷。朝旨令诛杨振威，即日班师。阿济格奉旨，将杨振威绑出正法，该杀。随将政务交与地方官，奏凯还朝。

摄政王多尔衮既接山陕捷音，心中自然舒畅，在邸无事，正好与肃王福晋，朝欢暮乐。偏这摄政王元妃，屡与摄政王反目。醋瓶倒翻了。摄政王看他似眼中钉，气得元妃终日发抖，酿成一种臌胀病。心病还须心药治，心药难求，心病日重，到了临危时候，欲与摄政王诀别，怎奈贵人善忘，待久不至。那元妃越发气闷，霎时间痰涌而逝。死不瞑目。当时大小官员，得此消息，忙去吊丧。太后亦赠了许多赙仪，两白旗牛录章京以上各官及官员妻妾，都为服孝，其余六旗统去红缨，发靷这一日，车马仪仗，不亚梓宫，送葬的大员，拟了敬孝忠恭四字，作为元妃的谥法。想又是范老先生手笔。摄政王也无心推究，遂将这四字封赠元妃，算是饰终的道礼。以后继室的问题，不言可知，总轮着这位嬝嬝婷婷的侄妇了。

丧事已毕，摄政王拟择定吉日，与肃王福晋成婚，成就了正式夫妇。忽来了宫监二人，说是奉太后命，召王爷入宫。摄政王不敢违慢，即随了宫监入见太后。太后屏去宫女，与摄政王密谈半日，摄政王方出宫回邸。是何大事？既到邸中，即着人去请范老先生，又令邀同内院大学士刚林及礼部尚书金之俊议事。三人应召而至。摄政王格外谦恭，将三人邀入内厅，命左右进酒共饮。饮到半酣，摄政王令左右至外厢伺候，自与范老先生耳语良久。说话时，摄政王面目微赧，范老先生也觉皱眉。刻画尽致，令人费解。语毕，由范老先生转告刚林、金之俊。毕竟金之俊职掌礼部，熟谙仪注，说是这么办，这么办，便好成功。愈叙愈迷。摄政王闻言大喜，即向三人拱手道："全仗诸位费心！"三人齐声道："敢不效力。"次日即由金之俊主稿，推范老先生为首，递上那从古未有的奏议。看官！你道奏说什么话？小子尚记大略。内称皇父摄政王新赋悼亡，皇太后又独居寡偶，秋宫寂寂，非我皇上以孝治天下之道。依臣等愚见，宜请皇父皇母，合宫同居，以尽皇上孝思。伏维皇上圣鉴云云。原来为此，真是从古未有。此本一上，奉批王大臣等议复。郑亲王济尔哈

朗等，向知多尔衮利害，不敢不随声附和。复命礼部查明典礼，由金之俊独奏一本，援引比附，说得尽善尽美。如此援引，如何比附；惜著书人未曾录明。当于顺治六年冬月，由内阁颁发一道上谕，略云：

> 朕以冲龄践祚，抚有华夷，内赖皇母皇太后之教育，外赖皇父摄政王之扶持，仰承大统，幸免失坠。今皇母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寂寡欢，皇父摄政王又赋悼亡，朕躬实深歉从。诸王大臣合词吁请，佥谓父母不宜异居，宜同宫以便定省，斟情酌理，具合朕心。爰择于本年某月某日，恭行皇父母大婚典礼，谨请合宫同居，着礼部恪恭将事，毋负朕以孝治天下之意！钦此。

上谕即颁，太后宫内及礼部衙门，忙碌了好几天。到了皇父母大婚这一日，文武百官，一律朝贺。内阁复特颁恩诏，大赦天下。各省风化案，不惟宜赦，还应加赏，金之俊何见不及此？京内外各官加级，免各省钱粮一年。

太后与摄政王倍加恩爱，不必细说，只是摄政王尚忆念侄妇，未免偷寒送暖，嗣经太后盘诘，无可隐讳。不知摄政王如何恳求，始由太后特恩，许为侧福晋。顺治七年春月，摄政王多尔衮，复立肃王福晋博尔济锦氏为妃，百官仍相率趋贺。后人曾有数句俚词道："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即指此事，惟《东华录》上，只载摄政王纳豪格福晋事，不及太后大婚，闻由乾隆时纪昀所删。

闲文少叙，单说摄政王多尔衮，既娶了太后，又娶了肃王福晋，真是一箭双雕，非常快乐，此外妃嫔，虽尚有一二十人，多尔衮都视同嫫母，不去亲幸。旁人各自艳羡，无如好色的人，有一种癖病，得了这一个，又想那一个，得了那一个，又想把天下美人，都收将拢来，藏在一室。销金帐里，夜夜试新，软玉屏中，时时换旧，方觉得心满意足。俗语说得好："痴心女子负心汉"，多尔衮也未免要作负心人了。偷汉者其听之！

一日，朝鲜国王李淏，遣使进贡，并呈一奏折，内称："倭人犯境，欲筑城垣，因恐负崇德二年之约，故特吁请，俾免残破之患"等语，多尔衮览了一遍，猛触起一件情绪来，即命朝鲜来使，暂住使馆，候旨定夺。又宣召内大臣何洛会入府，授了密语，到使馆中，与朝鲜使臣相见。两下商议多时，朝使唯唯听命，别饬随员驰禀国王。这国王李淏，前曾入质清朝，因其父李倧殁后，得归国嗣位，深感多尔衮厚恩。此时不得不唯命是从，立命返报。当由何洛会禀知多尔衮，次日即发下朝鲜国奏牍，批了"准其筑城钦此"六字。使臣即奉命而回。著书人又故作秘密，令阅者猜疑。

过了月余，摄政王府内，竟发出命令，率诸王大臣出猎山海关。王大臣奉命齐集，等候出发。越宿，摄政王出府，装束得异样精彩，由仆从拥上龙驹，一鞭就道，万马相随，不多日，已到关外。此时正是暮春天气，日丽风和，草青水绿，一路都是野花香味，四面蜂蝶翩翩，好像欢迎使者一般。语带双关，非寻常稗官家笔墨。经过了无数高山，无数森林，并不闻下令驻扎。到了宁远，方入城休息。一住三日，亦没有围猎命令。醉翁之意不在酒。诸王大臣纷纷议论，统是莫名其妙。只何洛会出入禀报，与摄政王很是投机。王大臣向他

诘问，也探不出什么消息。何洛会捣鬼，著书人亦捣鬼。次日，又下令往连山驿，诸王大臣一齐随行。到了连山，何洛会已经先到，带了驿丞，恭迎摄政王入驿。但见驿馆内铺设一新，五光十色，烂其盈门，把王大臣弄得越发惊疑。我亦越疑。摄政王直入内室，何洛会也随了进去。歇了片刻，始见何洛会出来，招呼诸王大臣略谈原委。王大臣俱相视而笑，阅者尚在梦中，无从笑起。随即偕何洛会同赴河口，迤逦前行。淡光映目，但见岸侧有一大船，岸上有两乘彩舆，舆旁有朝鲜大臣站立，见王大臣至，请了安，便请舱中两女子登陆上舆。两女子都服宫装，高绾髻云，低垂鬟凤，年纪统将及笄，仿佛一对姊妹花。当由何洛会及诸王大臣，导引入驿，下了舆，与摄政王交拜，成就婚礼。诸王大臣照例恭贺，便在驿中开起高宴。这一夕间，巫峡层云，高唐双雨，说不尽的欢娱。

但这两女究系何人？恐阅者已性急待问，待小子从头叙来。这两女子系朝鲜公主。崇德年间，多尔衮随太宗征朝鲜，攻克江华岛。将朝鲜国王家眷，一一拿住，当面检验，曾见有幼女二人，年仅垂髫，颇生的丰姿楚楚。多尔衮映入眼波，料知长成以后，定是绝色。及朝鲜乞盟，发还家属，多尔衮亦搁过不提。此次朝鲜国奏请筑城，陡将十年前事，兜上心来，遂遣何洛会索娶二女，作为允许筑城的交换品。朝鲜国此番筑城，应称作公主城。朝鲜国王无可奈何，只得饬使臣送妹前来。多尔衮恐太后闻知，所以秘密行事，假出猎为名，成就了一箭双雕的乐事。一箭双雕四字，格外确切。住驿月余，方挈了朝鲜两公主入京，此时对了肃王福晋，未免薄幸。多尔衮也管不得许多，由他怨骂一番，便可了事。只太后这边，不便令知，当暗嘱宫监等替他瞒住。

自是多尔衮时常出猎，临行时，定要朝鲜两公主相随。不耐福晋怨骂，所以挈艳出猎，可惜瞒不住阎罗奈何？青春易过。暑往寒来，多尔衮一表仪容，渐渐清减，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只出猎的兴趣，尚是未衰。是年十一月，往喀喇城围猎，忽得了一种咯血症。起初还是勉强支持，与朝鲜两公主，研究箭法，后来精神恍惚，竟至上床，闭着眼，只见元妃忽喇氏，开了眼，乃是朝鲜两公主。多尔衮自知不起，但对了如花似玉的两公主，怎忍说到死字？可奈冥王不肯容情，厉鬼竟来索命。临危时，只对着两公主垂泪，模模糊糊的说了"误你误你"四字。半年恩爱，即成死别，确是误人不少。

多尔衮已殁，讣至北京，顺治帝辍朝震悼。越数日，摄政王柩车发回，帝率诸王大臣缟服出迎。太后未知在列否？奠爵举哀，命照帝制丧葬。帝还宫，令仪政诸王，会仪睿亲王承袭事。是时已值残腊，王大臣照例封印，暂从搁置。至顺治八年正月，始议定睿亲王袭爵，归长子多尔博承受。只是人在势在，人亡势亡，当多尔衮在日，势焰熏天，免不得有饮恨的王大臣，此次正思乘间报复。适值顺治帝亲政，下诏求言，王大臣遂上折探试，隐隐干涉摄政王故事，惟皇太后尚念摄政王旧情，从中调护，折多留中不发。王大臣探悉此情，复贿通宫监，令将多尔衮私纳朝鲜公主禀白太后。太后方悟多尔衮时常出猎，就是借题取巧，竟发恨道："如此说来，他死已迟了。"王大臣得了此句纶音，便放胆做去，先劾内大臣何洛会，党附睿亲王，其弟胡锡，知其兄逆谋，不自举首，应加极刑，得旨，何洛会及弟胡锡，着即凌迟处死。要捣媒酱了。

原来顺治帝已十五龄，窥破宫中暧昧，亦怀隐恨，方欲于亲政后加罪泄愤，巧值王

大臣攻讦何洛会，便下旨如议。王大臣得了此旨，已知顺治帝隐衷，索性推郑亲王列了首衔，追劾睿亲王多尔衮罪状。虽是多尔衮自取，然亦可见炎凉世态。大略说他种种骄僭，种种悖逆，并将他逼死豪格，诱纳侄妇等事，一一列入。又贿嘱他旧属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出首伊主私制帝服，藏匿御用珠宝等情。顺治帝不见犹可，见了这样奏章，就大发雷霆，赫然下谕道：

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朕随命在朝大臣，详细会议，众论佥同，谓宜追治多尔衮罪，而伊属下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又首伊主在日，私制帝服，藏匿御用珠宝，曾向何洛会、吴拜苏、拜罗什、博尔惠密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又首言何洛会曾遇肃亲王诸子，肆行骂詈。不述肃王福晋事，想系为吉特太后遮羞。朕闻之，即令诸王大臣详鞫皆实，除将何洛会正法外，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此谕下后，复诏雪肃亲王豪格冤，封豪格子富寿为显亲王。郑亲王富尔敦，亦受封为世子。又将刚林、祁充裕二人，下刑部狱，讯明罪状，着即正法。大学士范文程，也有应得之罪，命郑亲王等审议。吓得这位范老头儿，坐立不安，幸亏他素来圆滑，与郑亲王不甚结怨，始议定了一个革职留任的罪名。范老头儿，免不得向各处道谢，总算是万分侥幸。

话休叙烦，且说顺治帝尚未立后，由睿亲王在日，指定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为后。是年二月，卓礼亲王吴克善送女到京，暂住行馆，当由巽亲王满达海等，请举行大婚典礼。顺治帝不许。明明迁怒。延至秋季，仍没有大婚消息。这位科尔沁亲王在京，已六七月，未免烦躁起来，只得运动亲王，托他禀命太后，由太后降下懿旨，令皇帝举行大婚礼。顺治帝迫于母命，不好違违，只得命礼部尚书准备大典。即于八月内钦派满汉大学士尚书各二员，迎皇后博尔济锦氏于行辕。龙旗凤辇，倍极辉煌，宫娥内监侍卫执事人等，分队排行，簇拥皇后入宫，至丹墀降舆。这时候天子临轩，百官侍立，诸王贝勒六部九卿，没有一个不到。正是清室入关后第一次立后盛举。大书特书。宫女搀扶皇后，徐步上殿。那皇后穿着黄服绣帔，满身都是金凤盘绕，珍翠盈头，珠光耀目。当即面北而立，由礼部尚书捧读玉册，鸿胪寺正卿赞礼，导皇后跪伏听命。册读毕，鸿胪寺导皇后起立，文华殿大学士，捧上皇后宝玺，武英殿大学士捧上玺绶，由坤宁宫总监跪接，转授宫眷，佩在皇后身上，皇后再向帝前俯伏，口称臣妾博尔济锦氏，谨谢圣恩，谢讫，帝退朝，皇后正位，群臣朝贺。礼毕入宫，笙箫迭奏，仙乐悠扬，随与皇帝行合卺礼。次日，帝率后到慈宁宫请安，遂加上皇太后尊号，称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叙立后事，以见大礼齐备，不应无端废立。只是顺治帝终究不乐，隔了两年，竟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大学士冯铨等，奏请“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帝不省，反严旨申饬。礼部尚书胡世安等，复交章力谏，奉旨“皇后博尔济锦氏，系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闱参商。该大臣等所陈，未悉朕意，着诸王大臣再

议”。郑亲王济尔哈朗，复奏圣旨甚明，无庸再议。全是私意。于是改册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为后，从前的正宫博尔济锦氏，竟自此不见天日，幽郁而死。

小子曾有诗咏顺治帝废后事云：

国风开始咏雎鸠，王化由来本好逑。
为怨故王甘黜后，伦常缺憾已先留。

清宫事暂且按下，小子又要叙那明桂王了。诸君少安，请看下回。

本回全叙多尔衮事，纳肃王福晋，与娶朝鲜二女。《东华录》纪载甚明，固非著书人凭空捏造。至如母后下嫁事，乾隆以前，闻亦载诸《东华录》。胡人妻嫂，不以为怪，嗣闻为纪昀删去。此事既作为疑案，然证以张苍水诗，有“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二语，明明指母后下嫁事，是固无可讳言者也。多尔衮好色乱伦，罪状确凿，但身殁以后，诸王弹劾，竞为其暗蓄逆谋，此则罗织成文，未足深信。以手握大权之多尔衮，捽孤儿如反掌，何所顾忌而不为乎？彼投井下石之徒，诬陷成案，吾转为多尔衮慨矣。若顺治帝为隐怨故，至废其后博尔济锦氏，尤失人君之道。观其敕谕礼臣，谓后为睿王所主议，册立之始，即与朕意志未协，是则后固明明无罪者，特嫉睿王而迁怒于后耳。迁怒于后而废之，谓非冤诬得乎？冤诬臣子且不可，况夫妇乎？本回历历表明，于睿王之功过，顺治帝之得失，已跃然纸上。

第十九回
李定国竭忠扈驾　郑成功仗义兴师

却说明桂王自窜奔南宁后，湖广各省，已为清有。清封孔有德为定南王镇守广西，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为后三藩伏根。旋耿仲明死，其子继茂袭爵，镇守如旧。桂王势穷日蹙，不得已求救于孙可望。这可望系张献忠党羽，认献忠为义父，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星。献忠伏诛，他即窜入云南。云南本故明黔国公镇守地，被土官沙定洲所逐，夫人焦氏自焚死，可望伪称焦夫人兄弟，助天波复仇，击退定洲，乘势蟠踞。其党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冯双礼等，推可望为部长。可望遣定国追杀定洲，定洲死，云南全省，统归可望，可望遂僭称为王，国号后明，以干支纪年，铸兴国通宝钱，居然称孤道寡起来。南面王人人想做，何怪可望？只有李定国与可望同等，可望称尊，定国不乐，可望借阅武为名，到了操场，专寻定国隙头，将定国仗了五十，定国愤恨不已。可望恐人心离散，思借名服众，遂备黄金三十两，琥珀四块，马四匹，遣使至

桂王处求封。桂王命可望为景国公，定国、文秀等封列侯。可望不受，自称秦王，竟派兵袭黔东，陷川南，把故明的镇将，杀逐得干干净净。强盗管什么忠义。桂王穷窜南宁，朝不及夕，没奈何再遣钦使，封可望为冀王，可望仍不受。又加封真秦王，乃令部将到南宁迎驾，一面派李定国、冯双礼等，率步骑八万，由全州攻桂林，一面派刘文秀，王复臣、张光璧等，率步骑六万，分道出叙州、重庆，直攻成都。

这李定国一枝兵，锋利无前，所到之处，无人敢当。沅靖、武岗、全州，统被定国攻破。孔有德忙檄部将沈永忠，出去抵截，不值定国一扫。永忠退至桂林，定国亦接踵追至。桂林兵少，有几个守陴将士，瞧见定国兵到，都静悄悄的溜脱。有德不能守御，奔入府中，偕其妻同哭一场，双双自缢。可偿瞿式耜等性命。百姓献了城，定国飞章告捷。使者回来，报称永历帝已移驾安隆，封主帅为西宁郡王。定国到也心喜。忽报清亲王尼堪率队至湘，清经略洪承畴，又自江宁至长沙，湖南危急。定国立率步骑往救。到了辰州，阵斩清降将徐勇，可偿何腾蛟性命。进至衡州，遇着清尼堪大兵。两下对仗，定国佯败，诱清兵追至丛林，一声号炮，推出无数伟象，张牙舞爪，向清兵乱扑。这清兵向来没有见过，顿吓得魂胆飞扬，逃命都来不及，还管什么主帅？尼堪正想拍马回奔，突遇一象冲到，将马推翻，把尼堪掀倒地下，这象便从尼堪身上腾过，霎时皮破血流，死于非命。极写定国，为后文扈驾张本。

定国得了胜仗，暂驻武岗。方思进攻衡州，忽报秦王有使命到来，请至沅州议事。定国欲行，右军都督王之邦，出帐谏阻，定国问他缘由，之邦道："近闻秦王劫了永历帝，居安隆所，阳为尊奉，实是禁锢，每日肴馔，很是恶劣。他早已有心篡逆，只怕你王爷一人，此番请至沅州，有何好意？倘或前去，必遭毒手。"定国道："我若不去，孙可望必定追来，衡州尚有清兵，两面夹攻，如何对待？"之邦道："不如退回广西，再作后图。"定国点头，谢绝来使，竟引本部向广西退去，冯双礼自回。

孙可望得去使回信，不由的心中愤怒，亲率人马追赶。途次遇着刘文秀败还，方知入川各军，已被吴三桂杀败，复臣中箭身亡。川中打仗，用虚写实，为李定国抬高身分。惊愕之余，越加懊恼，没奈何带了文秀，向宝庆进发。中道又会着冯双礼一同进行。到了宝庆，巧与清兵相遇。这清兵就是尼堪部众，由贝勒屯齐接领。南徇衡永，望见可望军中的龙旗，随风飘舞，屯齐即拔箭在手，搭在弓上，飕的一箭，射倒龙旗，立率精骑冲入敌阵。可望部下，不见帅旗，已自慌张，又经清兵捣入，锐不可当，便拥着可望逃走。文秀双礼，本是不得已相随，至此亦一齐退去。可望吃了一场大亏，遁至贵州，搜获故胡宗室，一律杀死。遂自率内阁六部等官，立太庙，定朝仪，改邱文为八叠，尽易旧制。一心思想做皇帝。

桂王在安隆闻报，料知可望心变，与中官张福禄，阁老吴贞毓等密商，遣林青阳至广西，召李定国前来扈驾。青阳出发，托词乞假归葬，一去不还。桂王等得不耐烦，又差翰林院孔目周官前往催促，不料被马吉翔得知消息。马本孙可望心腹，自然暗报可望。可望立派部将郑国至安隆，迫桂王交出首谋，曹操司马懿尚亲自逼宫，可望只令部将进逼，可谓每况愈下。桂王战栗不能答。还亏中官福禄自出承认，明末总算这个中官。与吴贞毓等同受械系，由

郑国严刑拷讯，共得通谋十八人，即将福禄凌迟，吴贞毓处绞，其余斩首。冤冤相凑，林青阳回来复命，亦被郑国杀死。郑国回报可望，可望即遣白文选至安隆劫驾。桂王闻文选到来，吓得魂不附体，只得呜呜哭泣。活像一儿女子状态，安得成中兴事业？文选进宫，见桂王神色惨沮，也觉黯然，遂跪奏道："孙可望遣臣迎驾，原来不怀好意。臣闻西宁王将到。令他护驾，尚可无虑。"桂王扶起文选道："得卿如此，不愧忠臣。但可望势力浩大，奈何？"文选道："可望蓄谋不轨，部下都说他不是，刘文秀已通款西宁了。他逆我顺，何必畏他？"桂王才放了心。

过了数日，果闻定国兵到，即开城延入。定国恰恭恭敬敬的行了臣礼，桂王喜出望外，亲书诏敕，封定国为晋王。定国即请桂王驾幸云南，并言刘文秀在云南待驾，可以无虞。桂王恨不得立刻脱险，即令定国、文选等扈跸，克日出发，安安稳稳的到了云南。刘文秀果不爽旧约，排队迎入。进了城，把可望府第，改作行宫。文秀受封为蜀王，文选受封为巩昌王。部署甫定，警报遥传，孙可望兴兵犯阙。桂王命文选驰谕可望，与他议和。可望将文选拘住，伪上奏章，请归妻孥。桂王即派人送还可望妻子。可望因妻子还黔，遂大起兵马，入犯云南。可望部将马进忠等，多不直可望，与文选定了密计，进说可望道："文选威名服众，欲要攻滇，非令他为将不可。"可望道："他与李定国勾通，如何可使为将？"马进忠道："闻他现已悔过，愿为大王效力。"可望遂命进忠引入文选，文选佯作恭顺状态，一味趋承，喜得可望手舞足蹈，立命文选为大元帅，马进忠为先锋，发兵十四万先行。留冯双礼守贵州，自率精兵为后应。

警报飞达滇中，桂王下旨削可望封爵，命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发兵讨贼。定国和文秀不过带了万人，甲仗又不甚完全，到了三岔河，望见敌军已扎住对岸，众寡相去，不啻数倍。定国与文秀商议，文秀拟借交趾地界，作战败退处地，定国慨然道："永历孤危，全仗你我两人，协力御敌，若未战先怯，是自丧锐气，何以行军？现在只有拼命与战，决一雌雄。我想孙贼部下，多半离心，未必定是他胜我败。"定国、文秀的心术，可见一斑。计议已定，即于翌晨渡河前进。那对岸的敌军，却退后数里，一任定国兵上岸。定国望将过去，见敌阵。悬有龙旗，龙旗又来了。料知可望亦到，遂率兵径捣中坚。此冲彼阻，才交得三五合，定国部将李本高，身中两箭，跌毙马下。定国大惊失色，方欲退兵，忽见可望阵后，纷纷大乱。左有马进忠，右有白文选，旗帜鲜明，从可望军内自行杀出，招呼定国挥兵大进。弄得可望神志昏乱，忙拍马而逃。定国驱杀至十里外，方与白文选、马进忠两人，并辔而回。看官！你想这次打仗，不是白文选等暗中用计，那肯容定国渡河，战胜可望呢？

可望奔回贵州，遥望城门紧闭，城上竖着的旗帜，大书明庆阳王冯字样，不觉惊讶起来。正思呼城上人答话，猛见冯双礼上城俯视道："我已归顺永历帝了，永历帝封我为庆阳王，命守此城，与你无涉。"这数语气得可望发昏，回顾手下残骑，所剩无多，不能再战，且妻子统在城中，若与他争闹起来，定是性命难保，不得已忍气吞声，求双礼还他妻子。老贼也有今日。双礼乃开了半扉，就门隙中放出数人，可望一瞧，妻孥如故，财物荡然，禁不住垂下泪来。他的妻子更不必说。半生抢劫一旦全休。可望痴立一回，方挈着妻子

径奔长沙，投降清经略洪承畴去了。

这事且搁过一边，小子要叙出一个海外英雄来。看官！你道海外英雄，姓甚名谁？就是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应第十六回。芝龙降清，成功独航海赴厦门，募兵兴义，仍奉隆武正朔。至隆武帝殉国，永历帝正位，复遣使奉表永历，受封为延平郡公。成功竟大举攻闽，连陷漳浦、海澄等县，进围长泰。清闽浙总督陈锦，自舟山移师赴援，一场海战，被成功杀得大败亏输。不但长泰被陷，连平和、诏安、南靖等处，统被成功夺去。陈锦惶急万状，急向清廷求援。清封芝龙为同安侯，令作书劝成功归降。成功接阅文书，看到"父既归清，儿亦宜剃发投诚"等语，不禁愤愤道："今来一剃发国，当即剃发，倘来一穿心国，我亦将遵命穿心么？"快人快语。即拒绝来使，下令进攻漳州，并悬赏购陈锦首。

歇了几天，忽来了两个闽人，献上陈锦首级。成功问两人姓名职务，一个是陈锦记室李进忠，一个是陈锦仆人库成栋。成功又问是谁杀陈锦，成栋应声是我。说声未绝，两手已被成功亲卒反缚，由成功喝令处斩，怪极！吓得成栋跪求饶命，连进忠亦跑倒叩头。成功指成栋道："你与陈锦有主仆之谊，如何忍心害主，把他首级来献？我原是悬赏购陈锦首，但你不应杀他，所以我特罪你。"复问进忠道："这罪奴有妻子否？"进忠道："有的，现亦随来。"成功道："好好。他妻子到来，应照赏格发给，教他死亦瞑目。"赏罚确得当，是英雄作用。便命左右推出成栋斩讫，随将赏银付与进忠，令他转交成栋妻子。进忠领了赏银，不敢多说，就退出帐外去了。保全性命，还算幸事。忽厦门又来使人，报称鲁王以海，自舟山逃到厦门，应否接待？成功道："鲁唐叔侄，自相鱼肉，太属可恨。"应该责备。使人说："鲁王已奉表永历，削去监国名号了。"成功道："既如此，应照明宗室例优待便是。"看官！你道鲁全何故到厦门？他自窜身海外，随身只有张名振一人，应十六回。很是萧条，幸浙中遗臣张肯堂等，渡海奔赴，约得十余人，遂把南澳作了根据地。嗣后袭踞舟山，约故行人张煌言，共图恢复。不料清总督陈锦，都统金砺，提督田雄等，驾着大舰来攻舟山。鲁王也遣张名振、张煌言等，率兵迎敌。开了几仗，倒也没甚胜负。怎奈天不容明，海面上陡起大雾，罩住舟山。清兵乘雾攻入，守兵措手不及，相率溃散。名振、煌言，亟奉鲁王出走。名振弟名扬，阖室自焚。张肯堂自缢死。鲁王的妃子张氏及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等皆殉难。清兵复分追鲁王，鲁王穷蹙无归，不得已走依成功。成功遣使人回厦门，自督军围攻漳州，适清都统率兵至漳，与城中守兵夹攻成功。成功腹背受敌，只得退保海澄。金砺追至城下，被成功一阵击退。乃留兵守海澄，自回厦门见鲁王。复与张名振、张煌言晤谈。两下各述己志，二张是始终为鲁，成功是始终为唐，彼此不便节制，商定了一个分地驻扎，互相援应的计策。二张奉鲁王移驻金门。煌言复招集遗众，进窥南京。到了吴淞口，袭夺清舰数十艘，进破崇明，转趋丹阳，谒明太祖陵，激励军士，直指南京进发。忽闻鲁王逝世，只得折回吴淞，寻又闻名振病亟，驰回金门。到金门后，名振已死，仅留遗书一函，劝他勉图恢复。主丧友殁，日暮途穷，煌言至此，不禁涕泪交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没奈何为主发丧，为友营葬，把出兵的念头，暂时搁置。

这且慢表。且说郑成功驻节厦门，改称厦门为思明州，分所部为七十二镇，设立储贤馆、储才馆、察言司、宾客司、印局、军器局等，井井有条。厅间供永历帝位，有所

封拜，必向座奏闻。部下感他忠义。无不敬服。当张煌言带兵入江，正拟出师策应，嗣闻鲁王、名振相继谢世，煌言退回金门，也自叹息一番，专使吊唁，暂休兵不动。一日，清廷派了两位钦差，赍敕来厦，封成功为海澄公。成功道："我只知奉明帝敕，不知有清帝敕。"将来使遣回。隔了一月，成功弟渡，随了清使三人，又到厦门。成功与清使相见于极恩寺中。清使令成功跪受诏书，成功道："成功系大明臣子，不受清诏。"直截了当。清使阿山道："今日奉皇上圣旨，赐汝福兴泉漳四府地，皇恩不可谓不重，汝宜受诏，剃发投诚。"成功正色道："四府本是明地，何劳尔国赏赐？尔国旧封，只建州一区，目今踞我中原，太属无理。成功愧不能为明恢复，还说要我剃发降敌么？海不枯，石不烂，成功不降清。"言毕，拱手自回。光明磊落。是晚，郑渡入见成功，出其父芝龙书，并略说："兄若不降，父命难保。"成功阅父书毕，慨然道："忠孝不能两全，为禀老父，乞谅愚忠。"郑渡再三相劝，成功只是不从，郑渡痛哭而出。次日，清使挈郑渡出去。成功忙写了复书，遣郑说追上郑渡，将书交讫，郑说自回。郑渡随清使归报芝龙，呈上复书。芝龙拆书瞧阅，上写道：

> 儿以孤身僻居海隅，尝欲效秀夫之节，修包胥之忠，藉报故国，聊达素志，不意清廷海澄公之命，突然而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又不得已按兵以示信，谈席未终，敕使乃哓哓以剃发为请。嗟嗟！今中国土地数万里，亦已沦陷，人民数万万，亦已效顺，官吏亦已受命，衣冠礼乐，制度文物，亦已更易，所仅留为残明故迹者，儿头上数根发耳。今而去之，一旦形绝身死，其何以见先帝于地下哉？且自古英雄豪杰，未有可以威力胁者，今乃啧啧以剃发为词，天下岂有未称臣而轻自去发者乎？天下岂有彼不以实许，而我乃以实应者乎？天下岂有不相示以信，而遽请剃发者乎？天下岂有事体未明，而遂欲糊涂了事者乎？父试思之！儿一剃发，将使诸将尽剃发耶？又将使数十万兵士，皆剃发耶？中国衣冠，相传数千年，此方人性质，又皆不乐与满夷居，一旦尽变其形，势且激变，尔时横流所激，不可抑遏，儿又窃窃为满夷危也。昔吾父见贝勒时，甘言厚币，父今日岂尽忘之？父之尚有今日，天之赐也，非满夷之所赐也。儿志已决，不可挽矣。倘有不讳，儿只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儿成功百拜。

芝龙阅毕，蹙着眉道："我的老命，看来要断送在他手中了。"随将原书呈奏顺治帝。顺治帝本封芝龙为同安侯，至是将他削职圈禁，一面命沿海督抚，固守汛界，一面饬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防闽。济度出京，闻成功已连扰闽浙海滨，进据舟山，遂兼程南下。到闽后，与成功连战数次，一些儿没有便宜，反失了战舰几艘，丧了战将几员。成功连获胜仗，遂大治兵马，锐意规复。从征甲士，选定十五万，五万习水战，五万习骑射，五万习步击，另外挑选万人，来往策应。适自滇中来使，封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金门张煌言亦率兵来会，成功大喜，遂竖起奉旨招讨的大旗，命中军提督甘辉为先锋，总兵马信、万礼为第二队，亲统大军为后援，请张煌言前导，杨旗鼓棹，陆

续前进。行到羊山，忽遇着数阵飓风，撞沉巨舰数十艘，漂没士卒数千名。不祥之兆。于是只好停泊舟山，修理舟楫。

忽接到数处警报，海澄守将黄梧及旧部将施琅，俱背郑降清，清兵三路攻滇，成功不觉大愤。忙将舟楫修竣，扬帆再出。张煌言统领前部，由崇明入江，至金焦二山，但见江中横截铁索，舟不能前。煌言令人泅水，暗把铁索斫断，遂乘着风潮，联樯而进。到了瓜洲，与清提督管效忠相遇。两下酣斗，郑军奋勇齐上，效忠寡不敌众，凫水而逃，被郑军水师统领罗蕴章，入水追擒，推出斩首。当下扫清瓜洲敌舰，直逼镇江，炮声隆隆，震惊天地。城外北个山上，驻有清兵，下山来救，由郑军一阵乱斫，杀得马仰人翻，濠平尸积。败兵逃入城中，门未及闭，郑军一拥而入，城遂陷。镇江属邑，望风迎降。成功命直捣南京，帐下一人大叫道："不可不可！"正是：

斗力不如斗智，用兵先在用谋。

未知此人是谁，待下回再行交代。

有孙可望之跋扈，适形李定国之忠，有郑芝龙之卑鄙，益见郑成功之义。一则崫踤滇中，一则兴师海外，虽其后赍志以终，卒鲜成效，然忠义固有足多者。成功心迹光明，尤加定国一等，故叙述亦格外生色。张煌言、张名振二人夹写在内，即为明捐躯诸遗老，亦并叙姓名，作者风世之心，可概见矣。文字之不苟作如此。

第二十回
日暮途穷寄身异域　水流花谢撒手尘寰

却说郑成功欲进攻南京，帐内有部将谏阻。这部将便是中军提督甘辉，当下献计道："我军深入南京，清廷必发兵来救，前有守兵，后有援兵，我军孤处其间，岂非陷入重围？现不如将我军分作两路，一路取扬州，堵住山东来军，一路据京口，截断两浙漕运，严扼咽喉，号召各郡，南几不战自困，那时可以唾手而得了，甘辉之说，未始非策，然必须云贵未破，方用得着，否则能保清军不自江而下耶？成功道："此计未免太迂。据我看来，南京清兵，多已调往云贵，现在不乘胜攻取，更待何时？况清提督马进宝，已自松江遣人通款，南京城虚援绝，还有多大本领，敢与我对敌？自然是马到成功了。"遂不听甘辉之言，命水军溯江而上，直至南京。先向孝陵前率军祭奠，随后作了一篇檄文，传布远近。令张煌言别

率所部，由芜湖进取徽宁各路，自率兵攻南京。

两江总督郎廷佐闻郑军已至，急遣将分守要害。成功围攻不下，惟接连得煌言捷报，说是太平、宁国、徽州、池州等府，都已攻克，成功不胜欣喜，料想南京一城，不日可拔。成功之心已骄矣。忽报郎廷佐遣人下书，成功传见，把来书阅看，乃是愿献城池，惟城内人心不一，须要慢慢劝导，限期半月，方可献纳。成功喜甚，即批回照准。其实郎廷佐的书信，乃是缓兵之计，他已闻得云贵获胜，桂王远遁，清兵可自西返东。来援南京，因此托词献城，宽延时日。成功不知是诈，竟堕入他计中，按兵不攻了。

小子且把云贵获胜的事情，插叙数行：自孙可望降了洪承畴，具述桂王庸弱的情形，承畴遂上表清廷，请乘机大举。清政府本无心西路，欲弃云贵两省，给与桂王偏安，及得了承畴奏疏，承畴为灭永历之魁。遂定议西征。命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会同经略洪承畴，从湖南进发；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偕都统墨尔根、李国翰，从汉中、四川进发；命都统卓布泰为征南大将军，率提督钱国安，向广西进发。三路兵马，拟至贵州会齐，同入云南。洛托、承畴一军，出靖沅镇远，至贵阳，击走守将马进忠，遂入据贵阳城。三桂一军，由重庆至遵义，击退守将刘镇国，获粮三万石，降兵五千，遂入占遵义城。卓布泰一军。亦连陷南丹、那地、独山诸州，至贵阳来会。三路连章告捷，清廷复授豫王子信郡王铎尼为安远大将军，率禁旅至贵州，总统三路兵马。铎尼令洛托、承畴，略屯贵阳，办理粮饷，自督诸军三路入滇。每路兵五万，各带着半月粮草，浩荡前进。

是时桂王部下刘文秀已死，军政统归李定国执掌。定国闻贵州已陷，亟遣白文选至七星关，低住西路；冯双礼至鸡公背，抵住中路；张光璧至黄草坝，抵住东路。自守北盘江铁索桥，居中策应。清兵三路，明兵亦三路。七星关系滇蜀交界的要险，峭岸阻江，山同壁立，三桂到了关外，见关内已有人守住，料艰攻入，他却佯作攻状，别遣部将绕出苗疆，拊击背后，文选只防前面进攻，不料后面复有清兵出现，顿时惊溃，窜入沾益州。明军一路已败。黄草坝在南盘江右岸，由张光璧率师扼守，将江中各船，一概击沉，阻住清军渡江。卓布泰到了左岸，无船可济，便在岸上扎营。两边隔江发炮，未曾接仗，适有泗城土司岑继禄，到卓布泰前献策，教他绕道下游，渡过对岸，卓布泰从土司言，遂于夜间分兵，直走下游，用人泅水，把凿沉各船，扛至岸侧，塞好漏洞，乘夜潜渡。张光璧尚呆守南盘江，谁知清兵已至北盘江。李定国闻清兵过河，急率兵三万，堵住双河口。清兵杀奔前来，定国挥军死战，击退清兵。到了次日，清兵复至，乘风纵火，火随风卷，野燎烛天，定国抵挡不住，只得退走。明军二路俱败。到了北盘江见冯双礼亦狼狈奔回，报称清兵势大，不胜抵御，鸡公背已被夺去。明军三路俱败。定国惊惧，将江内铁索桥烧断，与双礼走回云南，清兵追至北盘江，见对岸已无明军，便搭造浮桥，愈江而进。

明桂王闻定国败还，拟连夜出奔，行人任国玺独请死守。尚在未决，只见定国进来，泣奏一切，桂王便与议去守情形。定国道："行人议是，但前途尚宽，今暂移跸，卷土重来，犹为未迟。"桂王听了此语，遂决意出走永昌，命定国断后。行未数里，白文选自沾益追至，定国遂把殿后军，付与文选，自率精骑扈驾前去。清兵三路会齐，直入云南城，

洪承畴亦自贵阳趋云南。铎尼令诸军进追桂王至玉龙关，遇着白文选军，乘势猛扑。文选部下，只有数千人马，那里禁得住三路大军？苦战多时，人马将尽，便拍转马头，率领残卒，逃出右甸去了。

警报传至永昌，桂王复匆匆逃走。定国令总兵靳统武，带兵四千扈驾，自率精兵六千据住磨盘山，专待清兵。磨盘山在永昌城东，一名高黎贡山，为西南第一穹岭，山路崎岖，仅通一骑。定国料清兵穷追，必从此山经过，遂把六千兵分作三支，令部将窦名望，率兵二千伏住山口，高文贵率兵二千伏住山腰，王玺率兵二千伏住山后。自己高坐山巅，管着号炮。遥望清兵迤逦前来，正是漫山遍野，不辨多少，他却自言自语道："任你无数人马，到了此地，恐怕虎落槛阱，无能为力了。"慢着！

歇了半晌，见清兵已从山口进来，因山口狭隘，将横队变作直队，鱼贯而进，不禁大喜。约历一二时，清兵入山，还不过一万多名，猛听得一声炮响，清兵个个下马，停住不进。接连又是无数炮声，霎时烟雾迷蒙，只觉得鼓角声，喊杀声，兵器碰撞声，合着天上的风声，山谷的回声，闹成一片。正自惊疑不定，突然来了一个飞炮，向空坠下，不偏不倚的，在定国头上滚将下来。故作惊人之笔。吓得定国心头乱跳，急忙把头一偏，那飞炮恰恰在定国身边擦过，坠落脚边。前面尘土，被这飞炮一激，扬起空中，任你定国智勇深沉，也自镇定不住，忙回身逃落山下，向西急走。到了半路，始见高文贵踉跄奔来，手下残兵，只剩一千多人，报称："清兵迭放巨炮，烟火满山，我军无从暗伏，不得已出来对仗，可奈清兵势大，窦王二将，已经阵亡，六千人已失四千，某只得冲围前来。"定国道："可恨可恨，不知谁人泄漏消息。"随即合兵而去。

原来清兵自云南出发，渡过潞江，沿途经过，不遇一敌，他即仗着锐气，越岭进行。适有故明大理寺卿卢桂生，热心富贵，竟至铎尼军前，报说山上有伏。桂生可恶。铎尼急令前队，舍骑而步，以炮发伏。伏兵齐起，与清兵鏖斗一场，杀死清都统以下十余员，精兵数千。窦名望、王玺亦战死。此次若非桂生泄计，就使不能杀尽清兵，也要大大吃亏。只是天已亡明，不容定国成功，所以清兵得转败为胜。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那时桂王西走腾越，为从官李国泰、马吉翔所阻，转走南甸，顺着江流前去。到一大河，四望无际，招问土人，答称此河名囊木河，过河即是缅甸国界。靳统武请走还腾越，李国泰、马吉翔不从。桂王恐清兵追来，亦不愿退回，巧值故黔国沐天波前来扈驾，说与缅人相识，遂决议渡河。惟靳统武不愿，仍奔觅定国去了。

桂王至缅甸境，缅人令从官尽去兵器，方许前行。桂王无奈，命从官抛弃兵械，雇了车马，进蛮暮，缅人具四舟来迎。行三日，至缅都，不令桂王登岸，又五日，至赭硁停舟，方导桂王上陆，引入草屋中。屋外编竹为城，左右都是缅妇贸易。缅人多短衣赤足，桂王从官，亦忘却本来面目，杂入缅妇贸易场中，坐地喧笑。呼奴纵酒，正是孱君无志，徒成失国之寓公，从吏贪生，甘作穷途之丐卒，这且按下慢提。

且说清信郡王铎尼，因桂王已奔缅甸，奏捷北京，得旨令大军回朝，留吴三桂镇守云南，封三桂妻为福晋，命其子应熊在京供职，妻以太宗第十四女和硕公主，清降将中，要算是第一优待了。顺治帝以荡平云贵，方拟郊迎功臣，饮至策赏，不期江南警报，纷

纷递到，顺治帝大惊，忙召满廷文武，商议退敌，便道："朕即位十数年，南征北讨，没有一日安息，现闻云贵已捷，明宗垂尽，朕道是舆图一统，得享承平，不料这个郑成功，又来作祟，江南四府三州二十二县，都报失守，南京危在旦夕，看来还不能安枕。朕想做皇帝很没趣味，倒不如做个和尚，像西藏的达赖、班禅，安闲也安闲，尊荣也尊荣，岂不快活自在么？"顺治帝自知苦趣，颇已悟道，奈何后人偏喜做皇帝？当时文武百官都跪奏道："天子英武圣明，古今无两，区区小丑，不日敉平，何庸过劳圣虑。"确肖马屁朋友的口吻。顺治帝道："朕拟简率六师，自去亲征，除绝那厮逆众，然后脱卸万几，择个安静地方，去享清福。明日各王大臣，随朕至同南苑阅师，不得有误！"文武百官，齐声遵旨而出。次日，各官都先集南苑，恭候御驾。到了辰牌时候，御驾已至，两旁文武站立，俟顺治帝登座，个个请过了安，遂命满汉健儿，八旗劲旅，整整的操练了一天。操毕，御驾回宫。次晨升殿，拟择日出师。适兵部尚书呈递驿奏，系是江南总督郎廷佐拜发，内称崇明总兵梁化凤，击退郑逆，阵斩贼将甘辉等，镇江瓜州俱已克复。世祖大喜，命梁化凤为江南提督，先图形进呈，并授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会同闽浙总督李率泰进击厦门，务绝根株。旨下，文武百官，又皆叩贺，随即退朝不表。

惟这梁化凤如何击退郑成功？应由小子表明。上文说到郑成功进薄南京，中了郎廷佐的缓兵计，按兵不攻，这是成功第一失着。郎廷佐恰飞檄调兵，梁化凤即奉檄往援，两边相持数日，化凤登高望敌，遥见敌营不整，樵苏四出，军士都在后湖嬉游，郑军如此怠玩，安得不败？然亦由骄盈而致。便入署禀明廷佐，夤夜袭营。是夕，化凤带了劲骑五百，潜出神策门，先捣白土山，出郑军不意，冲入前锋余新寨内。余新从睡梦中惊醒，仓卒起来，不及持械，被化凤活擒而去。成功闻报，忙率军相救，化凤已自入城，无从夺回余新。次晨，成功因廷佐失信，令甘辉守营，自出江上调发水师，夹攻南京。不料成功去后，清兵倾城出来，杀入郑营，甘辉上前拦阻，两下酣战，胜负未分。突闻营后射入铳炮，后队不战先乱。甘辉前后受敌，只自死战不退，无奈部将多已逃走，仅剩数百残兵，东冲西突，那里还支持得住？清兵执着长枪，四面攒聚，甘辉尚竭力招架，无如马已被捌，蹶倒前蹄，眼见得甘辉坠地，不得生存了。

此时成功适在江上，见败军陆续奔来，方知大营已破，长叹一声，命残兵次第下船，自己亦匆匆下舱。未曾坐定，梁化凤已率水师追到，把火箭火球抛掷过来。成功无心恋战，急饬军舰东走，驶到崇明，已丧失了好几艘。遂扬帆出海，逃回厦门。张煌言尚在徽宁，闻报郑军败退，刚在惊疑，忽长江上游，来了一支清兵，及是从贵州凯旋，还援江南。煌言挥兵奋击，打沉敌舰数艘，余舰退去。谁知夜间炮声震天，煌言登舟四望，前后左右，都是敌舰，连忙换坐小船，偷出重围。回头一瞧，自己的舰队，尽由祝融氏替他收拾，也无暇顾惜，只命水手驶入小港，舍舟登陆，逾山过岭，绕出浙省，仍渡钱塘江出海。到了海外，闻郑成功去夺台湾，顿足浩叹，遂贻书成功，略说道：

中原板荡，明社为墟，仅存思明州一块土，为四海所属望，遗民所依归。殿下奈何弃此十万生灵，而与红毛夷争海岛乎？且苟安一隅，将来金厦两门，亦不可守。

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毋退一尺生"，惟殿下实图利之！

原来闽海中有一大岛，名叫台湾，直长二千五百里，横阔五百里，到是一个海外桃源。成功父芝龙为海盗时，曾恃此岛为出没地，芝龙入降，此岛为荷兰人所据。荷兰向称红毛夷，在岛中寄泊市舶，并筑土城数十处，屯住侨民。成功自江南败归，以进取无成。谋夺台湾为窟穴。适清靖南王耿继茂，自广东移镇闽地，与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分出漳州同安，合攻厦门，被成功一鼓击退。回应前文。成功遂移师至台湾。巧值潮涨风顺，麾舰进鹿耳门，荷人仓卒难支，遂与成功议和，愿即迁让。荷人已去，成功遂入居台湾，与金厦作为犄角。独这张煌言恐他无志恢复，因作书相劝。待了多日，不见回声，乃浮海至台州，到南田岛停泊，入居岛中，暂且慢表。

再说吴三桂留守云南，本没有什么大事，可以安稳度日，他偏欲翦灭明宗，上了一本奏章，这奏叫作"三患二难疏"。他说："李定国、白文选等，托名拥戴，引着溃众，肆扰边境，患在门户；土司易被煽惑。偏地蜂起，患在肘腋；投诚将士，或系念故明，边闻有警，携贰乘机，患在腠理；这便叫作三患。"又说："滇中米粮腾踊，输挽络绎，在在需资，养兵难，安民亦难，这便叫作二难。"总结是："当及时进剿，净尽根株，方得一劳永逸"等语。顺治帝因中原混一，已存一厌世心，不俗再劳兵众，清不欲除永历，偏这三桂硬要出头，真正可杀！览了此奏，犹在迟疑。朝上一班大臣，都赞成三桂议论，乃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赴滇会剿。爱星阿到滇后，与三桂进兵木邦，擒住白文选，直入缅境。一面传谕缅酋，索献桂王，一面飞报捷声。

顺治帝得此捷奏，料知大功告成，已在旦夕，悠然远念，有心高蹈。只是宫中有位董鄂妃，乃是南中汉人，被虏北去，没入宫内，顺治帝见他身材窈窕，秀外慧中，竟把他格外宠幸，封为贵妃。"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少年天子，未免多情，为此一缕丝牵，未忍遽辞尘网。这老天偏要成全顺治帝初志，竟降了二竖下来，陪着董妃左右。从此董妃日渐瘦弱。一病不起，膏肓成痼。药石无灵，可怜一朵娇花，竟与流水同逝。顺治帝十分悲痛，辍朝五日，特谕礼部，略称："皇贵氏董鄂妃薨逝，奉圣母皇太后懿旨，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用特追封，加以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端敬皇后"顺治帝颇称英武，只废后宠妃两大案，为一生缺憾。礼部奉旨，办理丧葬事宜，自必格外从丰，无庸细说。这是顺治十七年仲秋事。梧桐弃落，翡翠衾寒，转眼间霜雪连天，益增忉怛。顺治帝经此惨事，益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纸，传出宫中。诏曰：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此诏一传，各王大臣非常惊疑，都说昨日早朝，皇上康健如恒，这么今日会晏起驾来？且遗诏上面，亦并没有说起病源，正是奇怪得很。当下照例哭临，辅政四大臣，及信郡王铎尼，大学士洪承畴等，奉了八龄的新主，即帝位于太和殿，这便是皇三子玄烨嗣位。拟定年号叫康熙，次年改元，尊为清圣祖仁皇帝。后人有清凉山赞佛诗，相传是咏清世祖事，其诗道：

双成明靓影徘徊，玉作屏风璧作台。
薤露雕残千里草，清凉山下六龙来。

诗中有双成及千里草字样，是暗指董鄂妃。清凉山是五台山上一峰，是暗指世祖出家。小子也不能辨别真假，只好作为疑案。顺治朝事已终，下回开篇，要说康熙朝了。

翦灭明宗之策，尸之者洪承畴，成之者吴三桂。二人旧为明臣，何无香火情乃尔？清世祖颇称知足，本欲留片土以存明祀，而洪吴二臣，先后怂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初心固堪共谅也。厥后中原大定，敝屣尊荣，借过眼之昙花，证前途之觉果，斯正所谓大解脱者。明眼人浏览本章，应知所褒贬矣。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师徼功 除大憝冲人定计

却说康熙帝即位，由四位辅政大臣尽心佐理。首拟肃清宫禁，将内官十三衙门，尽行革去。什么叫作十三衙门？即司礼监、尚方司、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司设监、兵仗局、惜薪司、钟鼓局、织染局便是。这十三衙门中，所用的都是太监。顺治帝在日，曾立内十三衙门铁牌，严禁太监预政，只因衙门未撤，终不免鬼鬼祟祟，暗里藏奸。康熙帝即位，就裁撤十三衙门，宫廷内外，恭读上谕，已自称颂不置。清圣祖为一代令主，所以开场叙事即表明德政。到了元年三月，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爱星阿，先书三桂，特标首恶。奏称：“奉命征缅，两路进兵，缅酋震惧，执伪永历帝朱由榔献军前，滇局告平。”此奏一上，特降殊旨，进封三桂为亲王，镇守如故，命爱星阿即日班师。原来桂王寄居缅甸，本已困厚万分。李定国时在景线，连上三十余疏，迎驾往彼，都被缅人阻住。定国复出军攻缅城，缅人固守不下，忽闻清兵亦来攻缅，只得引还景线。适缅酋巴哇喇达姆摩，弑兄自立，欲借清朝的势力，压服缅人遂阴使通款清兵，愿执献桂

王。三桂应允，限期索献。缅酋遂发兵三千，围住桂王住所，托名诅盟，令从官出饮咒水。马吉翔先出，开了头刀，李国泰作了吉翔第二。接连是走出一个，杀死一个，共死四十二人。惟沐天波与将军魏豹，格死缅人数名，自刎而亡。马李等死有余辜，惟沐天波似觉可惜。桂王自知不免，含泪修书，遣人投递清营，交与吴三桂，其辞非常沉痛，详录如左：

将军新朝之勋臣，亦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封藩外疆，烈皇帝之于将军，可谓厚矣。国家不造，闯贼肆恶，覆我京城，灭我社稷，逼我先帝，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初衷，固未泯也。奈何遂凭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名，阴作新朝之佐？逆贼既诛，而南方土宇，非复先朝有矣。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北狩，隆武被弑，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楚地失，粤东亡，惊窜流离，不可胜数。犹赖李定国迎我贵州，接我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提师入滇，覆我巢穴，由是仆渡荒漠，聊借缅人以固我圉，山遥水长，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息矣。乃将军不避阻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何以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犹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赐爵之后，犹欲歼仆以徼功乎？既毁我室，又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适成其愚，自以为厚，适成其薄，千载而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也？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骨碎身，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苟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新朝，纵有亿万之众，亦当付于将军矣。惟将军命之！

这封书信，若到别人手中，也要存点恻隐，为桂王顾恤三分，偏这忍心害理的吴三桂，毫不动心，仍檄催缅酋速献桂王。桂王方等三桂复书，忽见缅兵七八十名，蜂拥而入，不问情由，把桂王连人带座，抬了就走，还有桂王眷属二十五人，号哭相随。桂王此时精神恍惚，由他抬着，经过了若干路程，满望是荆蔓葛藤，无情一碧。正是荆天棘地。到了缅都城外，见有大营数座，旗帜分悬，右首是平西大将军字样，左先是定西大将军字样，缅兵从平西大将军营内进去，放下桂王，出营自去。这里自有营兵接住，桂王问此处是那里？营兵道："是清平西大将军吴王爷大营。"桂王道："是否平西王吴三桂。"营兵应了一个"是"字，桂王叹了数声。又见眷属多蓬头赤足，被缅兵押令入营，到桂王前，个个放声大哭。营内走出一员部将，大喝道："王爷出来，休得胡闹！"狐假虎威。眷属被他一吓，噤住哭声。

少顷，一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员，带了数名护卫，缓步出来，对了桂王，一个长揖。桂王见他头戴宝石顶，身穿黄马褂，早料着是大将军模样，恰故意问是谁？人答称"清

平西王吴……”说到吴字，停住。桂王道：“你便是大明平西伯吴三桂么？”偏要提出大明二字，桂王也算辣口。三桂闻得“大明”二字，好像天雷劈顶一般，顿时毛骨俱悚，不由的双膝跪下，颤声道：“是。”天良终自难泯。桂王道：“好一个平西伯，果然能干！可惜是忘本了。但事到如今，也不必说，朕正思北去，一谒祖宗十二陵寝，你能替朕办到，朕死亦瞑目了。”三桂仍颤声道：“是。”桂王命他起来。三桂即辞归营内，对众将道：“我自从军以来，大小经过数百战，并没有什么恐惧，不意今日见这末代皇帝，偏令我局促难安，真正不解，真正不解。”有何难解？随令部将护着桂王及桂王家眷，簇拥前行，自己邀同爱星阿、拔营归滇。不几日到了云南省城，将桂王拘禁别室，与爱星阿商议处置桂王的法子。爱星阿拟献俘北京，听朝廷发落。吴三桂道：“倘中途被劫，奈何？据我愚见，不如奏请就地处决为是。”爱星阿系满人，尚不欲死永历，何物三桂？悍忍至此？爱星阿不便抗议，照三桂意拜发奏折。到了四月十四日，奉了清圣祖谕旨：“前明桂王朱由榔，恩免献俘，着即传旨赐死。钦此。”志明月日，作为明宗绝灭一大纪念。三桂立即升帐，传齐马步各军，将桂王及眷属二十余人，都拥到篦子坡法场，令即绞决。桂王也不多说。只有桂王储嗣，年只十二龄，大骂三桂道：“三桂黠贼！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竟置我死地。天道有知，必不令黠贼善终！”是日，天昏地暗，风霾交作，滇人无不悲悼，改唤篦子坡为迫死坡。福唐桂三藩事，至此结局。

时李定国方联结暹罗、古剌诸国，拟大举攻缅，索还桂王。忽闻缅人已把桂王献与吴三桂，急引兵追截。途次，又闻桂王被弑，望北大哭，呕血数升。兵士见主帅已病，请即退还。回到猛猎，病势日重一日，临危时尚三呼永历帝，悠然而逝。还算是他。

定国已死，西陲无遗患，独东南尚有张煌言、郑成功。煌言隐居南田岛，随从只有数人，明知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只是忠心未泯，还与台湾常通音问，屡促成功进兵。不料成功一病身亡，煌言闻讣大哭道：“延平一殁，还有何望？”从此深岛屏居，谢绝一切，暇时或著书遣闷，借酒消愁。一日，方在门外闲眺山水，见有数人着了明装，走到煌言面前，瞧了又瞧。煌言方自警诧，但听来人道：“君非张煌言先生么？”煌言不便道出姓名，却转问来人。来人道：“我等皆故明遗民，因闻先生居此，特来拜谒。先生何必隐匿名姓，难道疑我等为奸细么？”煌言便邀到窟穴，彼此各道姓字，无非是张三李四一流人物。坐谈之顷，满口思明，声声忠义，与煌言说得非常投机，并云：“岛口有来舟数号，舟中同志，约数百人，一成一旅，也可中兴，请先生出去一会，订定盟约，共图恢复便是。”煌言热心复明，便随了来人，步至岛口，果见口外泊船数艘，将要上船，舟中突起数人，都是辫发的清兵，煌言始知中他诡计。清兵提起铁索来缚煌言，煌言厉声道：“士可杀不可辱！”道言未绝，岸上引诱煌言的来人，即摇手阻住。当下偕煌言下船，乘着风势，到了宁波，复由宁波转达杭州，由清兵上岸，雇了肩舆，抬煌言入署。巡抚赵廷臣下阶迎接，请他上坐，便唠唠叨叨的劝他降清。煌言道：“如公厚谊，非不足感，但煌言义不事清，有死无二。任他辩如秦仪，不能摇动方寸，还是早日就死，完我贞心。”廷臣见无可说，便从他志愿，送出清波门，令他就义，把遗骸送入凤凰山中。迄今凤凰山有张苍水先生墓，就是煌言遗冢。

这时候，镇守闽地的耿继茂，复与闽督李率泰，水师提督施琅，借了荷兰国夹板船数艘，攻克金厦二岛，复名思明州为厦门。郑军退保台湾，由成功子经，据守台地，仍奉永历正朔，效节海外。清廷将郑芝龙正法，并其子郑成恩、世恩、世荫等，亦一律斩首。芝龙临刑时，长叹道："早知如此，何必投降。"悔已迟了。郑经闻芝龙受刑，痛乃祖之被戮，悲厥考之无成，抢地呼天，枕戈饮血，可奈遁地徒成孤立，衔石不足填波，只得遵晦养时，再作计较。

那时八龄天子，坐享承平，归马放牛，修文偃武，太常纪绩，颁世禄以报功，胜国搜贤，予隆谥以表节。光阴荏苒，已是四年，天子大婚，册内大臣噶布喇女何舍里氏为皇后，龙凤双辉，满廷庆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各上徽号。虽是照例应有的事情，免不得锦上添花，愈加热闹。只范文程、洪承畴等一班勋臣，先后逝世，朝纲国计，统归辅政四大臣管理。这四大臣中，索尼是四朝元老，资格最优，人品亦颇公正。遏必隆、苏克萨哈勋望较卑，凡事俱听索尼主裁。独这鳌拜随征四方，自恃功高，横行无忌，连索尼都不在眼中。他想把索尼诸人，一一除掉，趁着皇帝冲幼，独揽大权，因此暗中设法，先从苏克萨哈下手。苏克萨哈系正白旗人，鳌拜乃镶黄旗人，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曾把镶黄旗应得地，给与正白旗，另给镶黄旗右翼地，旗民安居乐业，已二十多年。鳌拜倡议，欲将原地各归原旗，明明是借题生衅。宗人府会议照准，遂命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会同国史馆大学士苏纳海，经理易地事宜。俗语说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安居乐业的旗民，无缘无故要他迁徙，不免要多费财力，况且原地易还，屯庄亦须互换，彼此各有损失，各有困难，自然而然的怨恨起来。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等，俯顺舆情，奏请停止。康熙帝召见四大臣，将原奏交阅，鳌拜怒道："苏纳海拔地迟误，朱昌祚阻挠国事，统是目无君上，照例应一律处斩。"这是鳌拜自创的律例。康熙帝问索尼等人道："卿等以为何如？"遏必隆连忙答道："应照辅臣鳌拜议。"索尼亦随即接口道："臣意也是如此。"口吻略有不同，然都是敲顺风锣。只苏克萨哈俯首无言。鳌拜怒目而视，恨不将苏克萨哈吞入肚中，转向康熙帝道："臣等所见皆同，请皇上发落！"康熙帝犹在迟疑，鳌拜即向御座前，检出片纸，提起御用的朱笔，写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不遵上命，着即处斩"十七个大字，匆匆径出。索尼等亦随了出来。鳌拜就将矫旨付与刑部。刑部安敢怠慢，即提到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绑出市曹，一概枭首。暗无天日。

康熙帝见鳌拜这副情形，遂有意亲政，阴令给事中张维赤等，联衔奏请。贝勒王大臣同声赞成，独鳌拜不发一词。康熙帝又延了年月，直到康熙六年秋季，始御乾清门听政。隔了数日，索尼病逝，鳌拜愈加专恣，苏克萨哈恐不能免祸，遂呈上奏折，略云：

> 臣以菲材，蒙先皇帝不次之擢，厕入辅臣之列。七载以来，毫无报称，罪状实多，兹遇皇上躬亲大政，伏祈令臣往守先皇帝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则臣仰报皇上豢育之恩，亦得稍尽，谨此奏闻。

帝览奏，即用另纸写就朱谕道：

尔辅政大臣等，奉皇考遗诏，辅朕七载，朕正欲酬尔等勤劳，兹苏克萨哈奏请守陵，如线余息，得以生全，不识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

此谕一下，鳌拜已经闻知，遂至议政王处运动。这时候，议政王中，要算康亲王杰书，位望较高，然见了鳌拜，亦非常畏惧。鳌拜便授意杰书，教他如此如此，杰书唯唯听命，遂照鳌拜意奏复。康熙帝见了复陈，不觉惊异起来，看官！你道他复奏中是什么说话？他说："苏克萨哈系辅政大臣，不知仰休遗诏，竭尽忠诚，反饰词欺藐主上，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本朝从无犯此等罪名，应将苏克萨哈官职，尽行革去，即凌迟处死，所有子孙，俱着正法"云云。查清朝律例，凌迟处死，乃是大逆不道的处分，苏克萨哈请守陵寝，不过语言激烈一点，如何可加他凌迟，并且还要灭族？康熙帝幼年岐嶷，那有不惊异之理，便召康亲王杰书等，及遏必隆、鳌拜二人入内，说他复奏谬误，鳌拜即上前辩驳。康熙帝道："你与苏克萨哈不知有什么仇隙，定要斩草除根，朕意恰是不准。"总算圣明。鳌拜道："臣与苏克萨哈并无嫌隙，只是秉公处断。"康熙帝道："恐怕未必。"鳌拜道："若不如此办法，将来臣下都要欺君罔上了。"康熙帝道："欺君罔上的人，眼前何曾没有？朕看苏克萨哈，倒还是有些规矩。"鳌拜仍是力请，康熙帝坚执不允。鳌拜不禁大怒。攘臂直前，欲以老拳相饷。康熙帝究属少年，吓得惶恐失色，便支吾道："就要办他，亦不应凌迟处死。"鳌拜抗声道："即不凌迟，也应斩首。"鳌拜真穷凶极恶。康熙帝战栗不答，还是杰书同遏必隆，参了末议，定了绞决。亏他调停。鳌拜方无言而出。可怜苏克萨哈七载勤劳，竟被权奸构陷，惨死法场。专制之世，其惨如此。

康熙帝经此一激，到慈宁宫内去见太后，泣述鳌拜不法情状。太后女流，无计可施，只用好言抚慰。究竟圣明天子，别有心思，他向各王邸中，选了百名亲王子弟，年纪多与康熙帝仿佛，一班儿练习武艺，研究拳术。将门之子，骨种不同，不到一年，都学得拳术精通，武艺高强，连康熙帝也得了一点本领。于是康熙帝不动声色，先封鳌拜为一等公，歇了数日，单召鳌拜入内议事。鳌拜欣然前往，到了内廷，见康熙帝端坐上面，两旁站立的，便是一班少年贵胄。鳌拜昂着头，走至康熙帝前，死在目前，还是这致桀骜。说道："皇上召臣何事！"康熙帝竖起龙目，怒向鳌拜道："你知罪么？"劈头劈脑的一句。鳌拜毫不畏惧，直答道："臣有何罪？"康熙帝道："你结党树私，妨功害能，罪不胜举，还说无罪！"鳌拜听了此语，恼着性子，忍耐不住，仍旧发作攘臂故态。原是要你如此。康熙帝索性激他一激，便道："左右与我拿下！"鳌拜厉声道："那个敢来拿我！"言未毕，一少年应声而出，走近鳌拜。鳌拜即拍面一拳，那少年不慌不忙，把鳌拜拳头接住，喝一声道："去。"鳌拜站立不住，倒退数步。众少年趁这机会，拥住鳌拜，你一拳，我一脚，鳌拜不防这童子军，竟有如许能力，方想极力招架，谁知已被众少年撳翻，打得皮破血流，奄奄一息。康熙帝便召杰书遏必隆入内，痛骂一顿。两人连忙下跪，捣头如蒜。康熙帝便命两人拖出鳌拜，叫他据实讯鞫，不得徇私。这两人魂胆消扬，自然遵旨勘实，奏复鳌拜罪

状共三十款。末后有鳌拜为勋旧大臣，正法与否，出自皇上圣裁等语。还想回护这贼子。正是：

当道豺狼遭失势，满城狐鼠亦寒心。

未知鳌拜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吴三桂率军南下，严檄缅人，令献永历帝自効，此实三桂之一失计，若稍有远识，谁肯悍然不顾，冒大不韪之名？迨缅人献出永历，复手自加弑，彼以为可免清帝之嫌。不知愈中清帝之忌。康熙帝固英断有余，观其不动声色，立除鳌拜。鳌拜能除，宁不能除三桂耶？篇中虽依次叙事。然钩心斗角处，隐具匣剑帷灯之妙。微而显，明而晦，吾于是书亦云。

第二十二回
蓄逆谋滇中生变　撤藩镇朝右用兵

却说清康亲王杰书等，既审问鳌拜，明白复奏。不日，由内阁传下谕旨，其词道：

鳌拜系勋旧大臣，受国厚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报国，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恣意妄为，文武官员，欲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伊之奸党，班布尔善、穆里玛、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讷莫、泰璧图等，结为党羽，凡事先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种种奸恶，难以枚举。朕久已悉知，但以鳌拜身系大臣，受累朝宠眷甚厚，犹望其改行从善，克保功名以全始终，乃近观其罪恶日多，上负皇考付托之重，暴虐肆行，致失天下之望。遏必隆知其恶，缄默不言，意在容身，亦负委任。朕以罪状昭著，将其事款命诸王大臣公同究审，俱已得实，以其情罪重大，皆拟正法。本当依议处分，但念鳌拜效力多年，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着革职籍没，仍行拘禁。遏必隆无结党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师职衔，及后加公爵。班布尔善，穆里玛、阿思哈、噶褚哈、塞本得、泰璧图、讷谟，或系部院大臣，或系左右侍卫，乃皆阿附权势，结党行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概令正法。其余皆系微末之人，一时苟图侥幸，朕不忍尽加诛戮，宽宥免死，从轻治罪。至于内外文武官员，或有畏其权势而倚附者，

> 或有身图幸进而依附者，本当察处，姑从宽免。自后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职业，以期副朕釐饬纪纲，爱养百姓之至意。钦此。

刑部奉到谕旨，即遵照办理，自是文武百官，方晓得康熙帝英明，不敢肆无忌惮。这事传到外省，别人倒还不甚介意，只有那两朝柱石功高望重的吴三桂，偏觉心中不安起来。事有凑巧，广东镇守平南王尚可喜，因其子之信酗酒暴虐，不服父训，恐怕弄出大祸，遂用了食客金光计，奏请归老辽东，留子镇粤。他的意思，无非望皇上召还，得以面陈一切，免致延累。适值康熙帝除了鳌拜，痛恨权臣，见了此奏，即令吏部议复。吏部堂官，早窥透康熙的意思，议定藩王现存，儿子不得承袭，尚可喜既请归老，不如撤藩回籍等语。康熙帝遂照议下谕。

吴三桂在云南，日日探听朝廷消息。他的儿子吴应熊曾招为驸马，在京供职，所有国事，朝夕飞报。尚可喜还未接谕，吴三桂早已闻知。当下写了密函，寄到福建。此时靖南王耿继茂已死，由其子靖忠袭封，仍镇守福建地方。得了三桂密书，就照书中行事，上了折子，奏请撤兵。折奏到了北京，吴三桂奏折亦到，大致与靖忠相同。如此恭顺，殊出意料。及看到后文始知吴耿命意。康熙帝召集廷臣会议，各大员多胆小如鼠，主张勿撤。又命议政王及各贝勒议决，也是模棱两可。康熙帝道："朕阅前史，藩镇久握重兵，总不免闯出祸来，朕意还是早撤。况吴三桂子应熊，耿精忠弟昭忠、聚忠等，都在京师供职，趁此撤藩，彼等投鼠忌器，尚不至有变动。"独具见解。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听到此语，就随声附和起来，不是说圣意高深，就是说圣明烛照。极力谄媚。康熙帝遂准奏撤藩，差了侍郎哲尔旨，学士博达礼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往广东，吏部左侍郎陈一炳往福建，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

三桂闻了此信，大吃一惊，暗想道："我去奏请撤藩，乃是客气说话，不料他竟当起真来。"遂密与部下夏国相、马宝计议。马宝道："这乃调虎离山之计，王爷若愿弃甲归田，也不必说，否则当速谋自立，毋再迟疑。"夏国相道："马公之言甚是。但现在且练兵要紧，等待朝使一到，激动军心，便好行事。"一吹一唱，吴氏香火，要被他断送了。三桂便于次日升帐，传齐藩标各将，往校场操演。各部将遵着号令，不敢懈怠。以后日日如此，除夏国相、马宝及三桂两婿郭壮图，胡柱国外，统是莫名其妙。

一日，传报钦使到来。三桂照常接诏，一面留心腹部员款待两使，一面部署士卒，检点库款，宛似办理交卸的样子。整顿已毕，便召众将士齐到府堂，令家人抬出许多箱笼，开了箱盖，搬出金银珠宝，绸缎衣服各类，摆列案前，随向将士说道："诸位随本藩数十年，南征北讨，经过无数辛苦，现今大局渐平，方想与诸位同享安乐，不期朝廷来了两使，叫本藩移镇山海关，此去未知凶吉，看来是要与诸位长别了。"并不要他就死，如何说是长别？众将士道："某等随王爷出生入死，始有今日，不知朝廷何故下旨撤藩？"三桂道："朝旨也不便揣测，大约总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意思。本藩深悔当年失策，辅清灭明，今日奉旨戍边，不知死所，这也是本藩自作自受。确是自作自受。只可怜我许多老弟兄，汗马功劳，一旦化为乌有。"说到此处，恰装出一种凄惶的形状；并把手指向案前道：

"这是本藩历年积蓄，今日与诸位长别，各应分取一点，留个纪念。他日本藩或有不测，诸位见了此种什物，就如见了本藩。罢罢罢，请诸位上来，由我分给！"众将士都下泪道："某等受王爷厚恩，愿生死相随，不敢再受赏赐。"三桂见众将士已被激动，随即说道："钦使已限定行期，不日即当起程，诸位还要这般谦逊，反使本藩越加不安。"众将士方欲再辞，忽从大众中闪出两人，抗声道："什么钦使不钦使？我等只知有王爷，不知有钦使。王爷若不愿移镇，难道钦使可强逼么？"三桂视之，乃是马宝、夏国相，却假作怒容道："钦使奉圣旨前来，统宜格外恭敬，你两人如何说出这等言语，真是瞎闹！"马宝、夏国相齐声道："清朝的天下，没有王爷，那里能够到手？这语是极。今日他已非常快乐，反使王爷跋涉东西，再尝苦味，这明明是不知报德。王爷愿受清命，某等恰心中不服！"三桂道："休得乱言！俗语说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我前半生是明朝臣子，为了闯贼作乱，借兵清朝，报了君父大仇。你尚知有君父么？本藩因清朝颇有义气，故尔归清，至永历帝到云南时，本藩也有意保全，无如清廷硬要他死，不能违拗，只得令他全尸而亡，亏他饰词。把他好好安葬。现在远徙关外，应向永历帝陵前祭奠一回，算作告别，诸位可愿随去么？"众将士个个答应。

三桂入内更衣，少顷，即出。众将士见他蟒袍玉带，竟浑身换了明朝打扮，所谓反复小人。又都惊异起来。三桂令家人扛了牛羊三牲，带同将士，到永历帝坟前酬酒献爵，伏地大哭。这副急泪，如何预备？众将士见他哭得悲伤，也一齐下泪，正在悲切之际，不料两钦差又遣使催行。三桂背后跃出胡国柱，拔了佩刀，把来人砍翻。三桂大哭道："你如何这般卤莽？叫我如何见钦使？军士快与我捆了国柱，到钦使前请罪！"众将士呆立不动，三桂催令速捆。马宝上前道："王爷如要捆绑国柱，不如将某等一齐捆去。"三桂道："你们如此刁难，难道钦使不要动气么？"马宝道："两个京差，怕他什么！"三桂道："钦使不怕，还有抚台，你可怕么？"胡国柱道："不怕不怕，我就去杀他！"众将士道："我等同去！"三桂连忙拦阻，只拦得一半，一半随着国柱忿忿前去。不消多少工夫，胡国柱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向地下一掷。三桂拾起一看，正是巡抚朱国治的首级，复恸哭道："朱中丞！朱中丞！本藩并不要害你，九泉之下，休怨本藩！"分明叫国柱去杀朱抚，还说不要害他，那个相信？复对众将士道："你等无法无天，叫我如何办理？"众将士同声道："请王爷做了主子，杀往北京便了。"满盘做作，都为这两句说话。三桂收泪道："当真么？当真可做此事么？"众将士道："王爷系明朝旧臣，复明灭清，乃堂堂正正的事情，如何不可？"此语乃三桂所厌闻。三桂道："北兵到来，奈何？"众将士道："火来水掩，将来兵挡，有什么害怕？"三桂道：你等陷我至此，肯为我尽力么？"大家统大呼道："愿尽死力！"这一声，仿佛像雷声一般，震惊百里。三桂率兵回府，急命手下将哲博两钦差捉住，拘禁狱中，写了旗帜，竖起府前。旗上写的是"天下都诏讨兵马大元帅吴"十一字。一面赶撰檄文，其文道：

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众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痛矣东宫定藩之颠跌。文武瓦解，六宫纷乱，宗庙邱墟，生灵涂炭，臣民侧目，莫敢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本镇独居关外，矢

尽兵穷，泪血有干，心痛无声。不得已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誓必亲擒贼帅，斩首以谢先帝之灵，复不共戴天之仇。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虏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适值先皇太子幼孩，故隐忍未敢轻举，避居穷壤，艰晦待时，盖三十年矣。彼夷君无道，奸邪高位，道义之士，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爵。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听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谋义举，卜甲寅正月元旦，推奉三太子，水陆兵并发，各宜懔遵诰诫！

上首署衔，就是大旗上面的十一字，只是檄文中有推奉三太子一语，他是凭空捏造，说是崇祯帝三太子，留在周皇亲家，当迎他为主，自己权称元帅以便号召。遂以甲寅年为周元年，甲寅年乃康熙十三年。令军民蓄发易服，改张白帜，择日祭旗出兵。

三桂处置已毕，时已夜深，退入内寝。甫抵寝门，忽一妇人号啕前来，扯住三桂袍袖道："你要杀我儿子了。"三桂一看，乃是继室继氏。原来三桂元配，被李闯所杀，三桂即继配张氏为妻，应熊即张氏所出。后来重得陈圆圆，不甚宠爱继室。三桂嗔目道："死一儿子何妨，叫我不死便好。"君父尚且不管，管什么儿子？把袖一扯，摔倒张氏，张氏放声大哭。这时陈圆圆早到云南，正在内室，闻得门外吵闹，急移步出来，两面劝解。一面扶起张氏，劝慰一番，令侍女送回正寝，一面迎三桂入卧室，问明原委。三桂将当日情形，叙述一遍，圆圆俯首长叹。三桂问道："爱妃亦以此举为未然否？"圆圆道："妾自出世以来，起初遭家不造，鬻为歌伎，辗转流离，得侍王爷。每忆当年留住京师，为寇所掠，心中尚时常震恐，恐到了今日，安荣已极。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长此奢华，恐遭天忌，愿王爷赐一净室，俾妾茹素修斋，得终天年，实为万幸！"三桂道："我正思创立帝业，册你为后，你却欲净室修斋，令我不解。"圆圆道："自古到今，都为了争帝争王，扰得人民不宁，实在是做了皇帝，一日万几，也是没甚趣味。妾少年时，自顾姿容，亦颇不陋，常有非分的妄想，目今身为王妃，安享荣华，反觉尘俗难耐。为王爷计，到不如自卸兵权，偕隐林下，做个范大夫泛舟五湖，宁不快乐？何苦争城夺地，再费心力，再扰生灵？"陈圆圆颇已了解，可惜三桂不醒。三桂默然不答。圆圆复再三相劝，怎奈三桂已势成骑虎，不能再下，喟然道："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为此一念，误尽人心。圆圆知无可挽回，便于次晨起来，向三桂前求一僻室静居。三桂此时心乱如麻，便即应允。当下圆圆即出游城外，见城北一带地方空敞，枕水倚山，中间有一沐氏废园，甚为幽雅，便入园布置，令奴仆等就地整刷，作为净修的居室。一住数年，三桂也不去缠扰，别选美人，充了下陈。圆圆毕竟有福，到三桂将败时，一病身逝，三桂命葬在商山寺旁。绝代尤物，到安安稳稳的与世长辞了。

这也不在话下，单说三桂既叛了清朝，号召远近，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柱，亦起兵相应。独云南总督甘文焜，得了此信，仓猝出贵阳府，带了一子及十余从骑，兼程赶至镇远，调兵守城。偏这兵士不从号令，反把甘文焜围住。文焜先

将儿子杀死，然后自刎。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正在贵州办差，迎接三桂眷属至京，一闻警信，吓得魂不附体，忙坐上快马，疾忙加鞭，星夜趱行。一口气跑到北京，下了马，闯入午内。守门侍卫，拦阻不住。他二人直到殿下，大声报道："不好了！不好了！吴三桂反！"说到反字，已神昏气厥，扑倒阶前。适值早朝未罢，殿上百官下阶俯视，回奏是党务礼、萨穆哈二人。康熙帝即命侍卫将二人扶入。二人尚是神昏颠倒，歇了半晌，方渐渐醒转，开眼一看，乃在殿上。这二人官微职卑，从没有上殿启奏的故例，到了此时，悚惶万状，急忙跪伏丹墀，口称："奴才万死，奴才万死。"康熙帝传旨，叫他据实奏来！二人把三桂造反，抚臣朱治国、督臣甘文焜被杀事，详奏一遍。复称"奴才昼夜疾驰，一路到京，已十二日，只望奏渎天听，不意神魂不定，闯入殿前，自知谬戾，求皇上处重！"康熙帝道："尔等闻警驰报，星夜前来，到也忠实可嘉。只是欠镇定一点，以致如此。朕特赦尔罪，下次须谨饬方好！"两人忙谢恩趋出。

康熙帝问王大臣道："这事应如何办理？"大学士索额图奏道："奴才前日曾虑撤藩太速，致生急变，现在事已如此，只好安抚三桂，令世守云南，当可了事。"康熙帝道："三桂已反，难道尚肯听命么？"索额图道："三桂若不肯听命，请将主张撤藩的人，从重治罪，这也是釜底抽薪的一法。"米思翰、明珠、莫洛三人，亦在殿上，听到治罪一语，不觉面如土色。既要谄媚，何必畏缩。康熙帝道："胡说！撤藩是朕的本意，难道朕先自己治罪，谢这叛贼？"索额图连忙跪伏，自称不知忌讳，该死该死。康熙帝叱退索额图，立命兵部尚书明珠，在殿前恭录上谕。命都统巴尔布，率满洲精骑三千，由荆州驰守常德；都统珠满率兵三千，由武昌驰守岳州；都督尼雅翰、赫叶、席布根特、穆占、修国瑶等，分驰西安、汉中、安庆、兖州、郧阳、汝宁、南昌诸要地，听候调遣。写到此处，外面又递到湖广总督蔡毓荣加紧急报，也是奏闻云南变事。康熙帝旁顾顺承郡王勒尔锦道："劳你一行，就封你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师前敌！"勒尔锦遵旨谢恩。又顾莫洛道："命你为经略大臣，督理陕西军务！"莫洛亦遵旨谢恩。康熙帝复命明珠，录写三桂罪状，削除官爵，宣布中外，并令锦衣卫拿逮额驸吴应熊下狱。明珠恭录圣旨毕，即奏道："闽粤两藩，如何处置，应乞圣旨明示！"康熙帝道："暂令勿撤可好么？"明珠奉命续录，随即退朝。自是羽檄飞驰，劲旅四出，周太尉发兵泗上，乘传前来，裴节度进捣蔡州，轻车夜至，这一场有分教：

荡荡中原开杀运，隆隆方镇挫强权。

欲知战事如何，请诸君续看下回。

自古藩镇，鲜有不生变者。撤亦反，不撤亦反；与其迟撤而养祸益深，不若早撤而除患较易。清圣祖力主撤藩，正英断有为之主。洎乎仓卒告警，举朝震动，圣祖独从容遣将，镇定如恒，且不允索额图之请，自损主威，圣祖诚可谓大过人者。或谓满汉相猜，由圣祖始，不知满人入关，汉人

实为之伥，罪在汉人，不在满人。吴三桂为汉贼之魁，天道有知，断不令其长享安荣也。本回叙三桂狡诈，及圣祖英明，非颂圣祖，实病三桂，插入陈圆圆一段，尤足令三桂愧死。

第二十三回
驰伪檄四方响应　失勇将三桂回军

却说吴三桂既据了云贵，遂遣部将王屏藩攻四川，马宝等自贵州出湖南，陷了沅州。三桂闻湖南得胜，复令夏国相、张国柱等，引兵继进。湖南守将，已十多年不见兵革，弓马战阵，统已生疏，此番遇着吴军，个个望风奔窜。吴军直逼长沙，巡抚卢震，即调提督桑额入援，谁知桑额早已逃去。卢震仓皇无措，也只得弃了长沙，奔往他方。清都统巴尔布珠满等，奉命出师。行至途次，闻报吴军已得长沙，惊慌的了不得，逐扎住营寨，逗留不进。满员多是没用。于是常德、岳州、衡州、澧州一带，先后失陷，四川巡抚罗森，因王屏藩攻入境内，急就近向湖广乞救，寻闻湖南已经失守，清兵不敢前进，他暗想吴军势大，清兵不能救湖南，那里能救四川？逐召提督郑蛟麟，总兵谭洪、吴之茂等商议。郑蛟麟已受三桂密札，方想动手，到了巡抚署内，逐怂恿降吴。罗森正中下怀，命通款吴军，联络王屏藩，背叛清朝。眼见得四川全省，又为三桂所有了。

耿精忠镇守福建，本与三桂通同一气，至是闻三桂已得湘蜀，欲起兵遥应。是时福建总督范承谟，系三朝元老文程之子，与精忠谊关亲戚，精忠也管不得许多，把他拘禁起来。易了汉装，三路出兵。派总兵曾养性出东路，攻打浙江省内的温州、台州；白显忠出西路，攻打江西省内的广信、建昌、饶州；又令都统马九玉出中路，攻打浙江省内的金华。衢州。滇闽粤三藩中，已是两路构变，独尚可喜始终事清，毫无叛志。三桂通书招诱可喜，可喜将来使拘住，把来书呈奏清廷。三桂闻使人被拘，大怒，急密函致耿精忠，令攻击广东，精忠逐勾通潮州总兵刘进忠，差他进兵图粤，复约台湾郑经，夹攻粤海。中原大震，各地告急本章，像雪片般传达清廷。康熙帝复令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出助顺承郡王勒尔锦，由鄂攻湘；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出助经略大臣莫洛，由陕攻蜀；这两路是协攻吴三桂。又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出师江西；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出师浙江；这两路是攻耿精忠。另授简亲王喇布为杨威大将军，镇守江南。这一路是策应四路。

诏旨甫下，忽报广西将军孙延龄戕杀巡抚，降顺三桂，康熙帝叹气道："不料孙延龄也是这般。"原来延龄系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婿，有德殉难广西，阖门死事，仅遗一女，名四贞，留养宫中，视郡主食俸，及长，嫁与延龄为妻。夫以妻贵，因命他镇守广西，管辖南藩，禄位与滇闽粤三王，相去无几。只是这位孔郡主，仗着自己势力，常要挟制延

龄，延龄屡与他反目。三桂起事，密使相招，延龄想背了清朝，免受闺房压制，为了河东狮，甘从滇南狼，延龄殊不值得。因此降顺三桂。康熙帝还道是待他厚恩，无端背义，谁知他却是为厚恩所迫，生了异心。

闲文少表，单说康熙帝闻延龄附逆，急封尚可喜为亲王，授可喜子之孝为平南大将军，之信为讨寇将军，会同广西总督金光祖，进讨延龄。四面八方，派遣停当，满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料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西诸省，还没有克复消息，陕西的警报，又纷达北京了。

先是清经略大臣莫洛入陕西境，提督王辅臣、总兵王怀忠，先去迎接。莫洛自以为身任经略，节制全省，要摆点威风出来，镇压军心，见了王辅臣、王怀忠两人，并不用好言抚慰，反责他观望迁延，不即赴敌。速死之兆 辅臣等怏怏退出。莫洛到了西安。西安将军瓦尔喀与莫洛同是满人，两下会叙，颇觉亲热。莫洛发议，欲把提督以下，尽易满员，还亏瓦尔喀谏阻，说是"用兵之际，难易生手"，因此辅臣、怀忠官职如旧，但心中已未免怀恨了。

莫洛令瓦尔喀出师汉中，自己留守西安。瓦尔喀带了辅臣、怀忠兼程前进，到汉中，尚无敌踪，遂一路进至保宁。忽有探马来报，敌将王屏藩已出略阳，分扼栈道了。瓦尔喀大惊，与王辅臣等商议行止。辅臣道："略阳一断，水运阻塞，栈道一断，陆运阻绝。我军无饷可运，不战亦困，看来只好急退广元，向经略处催饷，免致意外疏虞。"瓦尔喀依了辅臣的计议，退至广元驻扎，遣人到西安催饷。西安饷道亦断，那里还发得出？分明是辅臣狡谋。待了月余，毫无音响。军中你言我语，互相怨望。瓦尔喀令王怀忠出去劝谕，兵士反噪哗起来，都说没有粮饷，如何打仗？怀忠制服不住，只得回禀瓦尔喀。又令王辅臣出帐抚慰，辅臣甫出帐外，外面顿时大闹，喧声四起，吓得瓦尔喀惊魂不定，身子都发抖起来。幸王怀忠犹有良心，一手扯住瓦尔喀，从帐后逃走。还是保全官职的好处。外面的兵士，随辅臣入帐，见瓦尔喀不知去向，也不喧哗了。显见是辅臣授意。

辅臣向兵士道："将军已逃，将来劾奏一本，我等都要受罪，奈何？"兵士道："闻得平西王优礼将士，到处传檄，现在不如前去通款，免得受死，"辅臣道："汝等既有此心，我可为汝等成全。吾初意欲事一而终，今事已至此，只得与汝等共生死了。"道言未绝，帐外递进驿报，乃是莫经略出发西安，将到宁羌州，辅臣道："莫洛前来，如何是好？"兵士道："大家上前抵御，杀死这混帐经略，便可了事。"辅臣道："既如此，快随我前行。"兵士都踊跃愿从，星夜赶到宁羌，分头埋伏，又在大路中立了虚营，竖着大清旗帜，专等莫洛到来。

莫洛因清廷屡次催战，又遣贝子洞鄂来陕，他想洞鄂一到，我若仍在西安，显是逗留不进，没奈何带兵出城，一步懒一步，一日缓一日。辅臣等得不耐烦，着人催逼。只说是："保宁兵变，急求援应。"莫洛方催兵趱程。这日正到宁羌，已近日暮。宁羌四面皆山，径路崎岖，树木丛杂。莫洛上冈了望，见山下有清营驻扎，料是辅臣遣来接应，忙令部队向前接进。猛听得一声号炮，伏兵四起，箭弹齐发，统向莫洛军中射来。莫洛忙无头绪，只是率兵前进。不向后退偏望前进，想是责人观望，所以如此。他想过了此地，便好与辅臣

合军，就使伤折几个人马，也没甚要紧。原来为此。行出山口，巧遇辅臣前来，莫洛大喜，不防一弹射中咽喉，翻身落马。死得爽快。辅臣杀了莫洛，便大叫道："降者免死！"莫洛部兵，见无路可逃，只得投降。

贝子洞鄂，方到西安，适瓦尔喀逃回，已知保宁兵变，旋又闻莫洛被戕，那里还敢出来？都是一班饭桶。忙饬八百里加紧驿报，飞递入京。

辅臣即与王屏藩会合，乘势攻陷各郡。三桂闻陕南得手，发银二十万，犒赏辅臣部下。命与王屏藩分扰秦陇，自率大兵出发云南，赴常澧督战。临行时，其妻张氏复要向三桂索还儿子，三桂乃放出哲、博二钦使，浼他回京复奏，原与清廷议和。清廷如肯裂士分封，不杀应熊，当即罢兵。哲、博二使唯唯连声，回京去讫。算是明哲保身。三桂又通使西藏，请达赖喇嘛代为奏陈，大约不外息事罢兵数语。康熙帝连接警报，也焦灼万分，又因哲、博二使复奏，及达赖喇嘛疏陈，越加忐忑不定，复开军士会议。

此时明珠已升任协办大学士，上前奏道："三桂不除，朝廷断没有安枕日子。乞皇上始终用兵，勿为摇动。"康熙帝道："朕意亦是如此，可惜各路将士，都不肯用力。"明珠道："各路将士，受了国恩，亦未必个个无良，但将士固应效劳，军械亦贵精利，奴才闻得西洋人南怀仁，善造火炮，比我国红衣大炮，利害得多，并且非常轻便，可以越山渡水。若令他多制此炮，运到军前，不怕三桂不败。"康熙帝道："南怀仁么？是否现任钦天监副官？"明珠应了声是。康熙帝忙谕兵部传旨，户部发银，叫南怀仁招募西人，赶紧制炮。明珠又奏道："三桂子应熊，现已监禁，应即处死，俾各种将帅，晓得天威震赫，不敢观望。就是西藏达赖，亦应严旨申斥方好。"康熙帝便命将吴应熊处绞，及应熊子世霖，亦俱绞死，一面传旨严斥达赖。复向明珠道："陕西兵变，辅臣附逆，莫洛闻已被戕，恐怕洞鄂亦靠不住。"明珠道："辅臣子继贞，前曾举发逆札，驰奏来朝，这么今朝甘心附逆。"康熙帝道："莫非与莫洛有隙么？"明珠道："继贞尚在京中，请召他一问便知。"康熙帝即令侍卫召入继贞，继贞只道是为父受罪，跪在阶下，身子乱抖。驸马且要处绞，怪不得继贞发抖。康熙帝见他觳觫情形，反怜恤起来，随问道："你父与莫洛，是否有隙？"继贞颤声道："是。"康熙帝道："你父果与莫洛有隙，朕意还可恕他。"继贞仍答称："是是。"康熙帝又道："朕命你持敕招抚，叫你父速即归诚。"继贞不说别话，只接连说了好几个"是"字。多说"是"，少说话，是清吏秘诀。明珠向继贞道："何不谢恩？"继贞被明珠提醒，方碰头道："谢万万岁隆恩！"康熙帝命他急速动身，继贞还是俯伏谢恩，外面呈进驿奏，乃是甘肃提督张勇，奏称："斩了伪使，附缴伪札。"康熙帝即命张勇为靖逆将军，便宜行事，交来使赍诏回去。康熙帝退朝，五大臣散班，只有王继贞在阶下，还像犬儿一般的伏着。确是犬儿。幸得太监通知，方起身趋出，向内阁领了诏敕，匆匆奔回。脚膝倒还不痛吗？

且说三桂即到湖南，夏国相等连请渡江北犯，三桂不从，他只望清廷允他要求，画江为国。嗣闻其子应熊被戮，勃然大愤，遂留兵七万，守住岳澧诸水口，又分兵七万，守住长沙及湘赣交界，亲率精骑赴湖北松滋县，遥应西北，拟从陕西绕攻京畿。是时王辅臣已由陕入陇，攻陷平凉、巩昌、秦州一带，烽火四彻。甘肃提督张勇，偕总兵王进宝，急至巩昌阻遏敌军，两边相持不下，忽闻宁夏提督陈福，为标兵所戕，急向清廷告急。清

廷遣天津总兵赵良栋，驰赴宁夏，命大学士都统图海为抚远大将军，任西征事，节制洞鄂以下诸军。图海颇谙兵略，为满大臣中翘楚，因闻王辅臣占据平凉，当即向平凉进发，一面约张勇夹攻。到了平凉，张勇亦率王进宝来会，图海道："王辅臣在平凉，王屏藩在汉中，两人隐为犄角，我军围攻平凉，王屏藩必来相救，现请两将军轻骑入陕，截住屏藩，此处待老夫督兵围攻，不患不胜。"张勇、王进宝奉命去讫。

图海扎住了营，自去相度形势，回帐召集部将，各授密计。是夜严装以待，到了二更时候，闻城内隐隐有号炮声，随率部将出营。不多时，王辅臣开城潜出，率兵到清营前，一听喊杀，突入清寨。不料寨中毫无人影，只有灯光数点，辅臣知是中计，急率军退出，见寨外已布满清兵，好像天罗地网一般。辅臣一马当先，提起大刀，左斫右劈，把清兵冲开两边，剩出一条血路，率军逃走。奔至城下，见有一军前来接应，辅臣一看，乃是虎山墩守兵，忙道："谁叫汝等前来？"守兵答道："适有一卒来报，据言主帅劫营被困，所以特来援应。"辅臣顿足道："吾中图海诡计，看来此城难保了。"部将问明情由，辅臣道："此城保障，全在虎山墩，我故用精兵扼守，不料清兵冒充我卒，调兵离山，他却不费气力，占住此墩，居高望下，城内虚实，都被瞧见，如何能守？"图海密计，从辅臣口中叙出。部将道："某等前去夺回便好。"辅臣道："他用心占住此墩，还肯被我夺回么？"部将执意要去，辅臣乃派兵五千，前去夺墩，自率兵入城防守。不到数时，果然五千兵只乘一半，踉跄逃回。辅臣忙差人去汉中乞援，数日不见回音，复派兵出城冲突数次，都被清兵杀退。图海分兵断敌饷道，城中益加惶恐。又闻炮声隆隆，流弹飞入城中，守兵多被打伤。辅臣恐兵心溃变，没奈何上城弹压，昼夜不懈。

这日正在巡城，见城下来一清将，叫开城门。辅臣开城延入，通问姓名，乃是参议道周昌，奉抚远大将军命，前来招抚。辅臣踌躇未决，周昌道："将军困守孤城，身处绝地，此时不亟图反正，尚待何时？况圣恩高厚，前曾遣令郎特敕抚慰，格外体恤，将军当早接洽。趁此自返，朝廷决不加罪，将军仍可完名，岂不甚善？"辅臣道："犬子继贞，曾持敕到来，某亦尝具疏谢罪，但至今未蒙赦诏，恐怕一旦归降，仍遭不测。"继贞持敕事，即从两人口中补叙。周昌道："将军如虑及此事，尽可放心。现在抚远大将军，因前日一战，将军能杀出重围，格外爱重，曾嘱其致意将军，倘虑天威不测，愿力为担保，誓不相负。"周昌也算能言。辅臣道："既如此，请阁下先回！某当遣部将前来订约。"

周昌随出城回营，禀报图海。图海道："现已接得固原捷报，张勇等将王屏藩击退，辅臣内乏粮草，外无救兵，不怕他不降。"到了次日，果然来了谢天恩，由辅臣遣至乞降。图海召入天恩，呈上辅臣书，内称如蒙保全，即愿投诚。图海当即批回。辅臣既开城迎入清兵。图海入城，表闻清廷，并请特颁赦诏，康熙帝自然应允，这也不在话下。

时三桂已到松滋，方遣降将杨来嘉等。进略郧阳，命与王辅臣、王屏藩联络进兵。忽传到王屏藩败报，接连又闻平凉失守，辅臣降清，三桂面色骤变。正惊疑间，有一将匆匆奔入，递上急报，三桂连忙拆阅，乃是留守长沙夏国相乞援，即问道："常澧并没有警信，如何长沙告起急来？"我亦要疑。来将道："现因江西军大至，运到西洋大炮数十尊，我军不能抵挡，所以前来告急。"三桂道："江西的耿军，已被清兵杀退么？"来将道："耿

军没有什么确实消息，大约总是败仗。现闻江西的清兵，乃是什么安亲王岳乐统带，来攻湖南的。”三桂道：“军情如此，看来只好回援湖南，再作计较。”于是拔营回湘，先令胡国柱、马宝火急前进，去守长沙，自率水师顺流而下。途次，闻勒尔锦出虎渡回，尚善入洞庭湖，江湖险要，多被清兵占去，不觉大惊。忙令舟子扬帆飞驶，到了虎渡口，见岸上已无清兵，略略放心。转入洞庭湖，亦没有什么尚善，越加宽慰。原来勒尔锦尚善等，闻三桂回军援湘，早已遁去，因此三桂由江入湖，毫无阻挡。到了长沙，马宝已扎营城外，四围浚掘重濠，布满铁蒺藜。三桂见守法严密，大加奖励。入城见胡国柱，方知夏国相往醴陵御敌，遂命部将高大节，带领精骑四千，往助夏国相。高大节骁勇善战，乃是三桂部下最得用的大将，此番出赴醴陵，又有一番恶战。正是：

彼思逐鹿，此愿从龙。
不有天甲，谁戢元凶。

未知高大节能得胜否，请向下回再阅。

本回以吴三桂为主脑，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等，皆旁枝也。然叙辅臣事独详，盖三桂既得湖南，非不欲涉江北上，只因清兵云集荆襄，不得已按兵常澧，待衅而动。王辅臣兵变之日，正有衅可乘之时，若使通道秦晋，潜袭燕京，则荆襄重兵，几成虚设，勒尔锦、尚善辈，又皆庸懦无能，未必能返旆回援。是知辅臣之叛降，实三桂成败之关键。叙辅臣，即所以叙三桂也。阅本回，方见详略之间，自费斟酌。

第二十四回
两亲王因败为功　诸藩镇束手听命

却说高大节到了醴陵，来助夏国相。相见毕，国相道：“前时我军已入江西，夺了萍乡县，方思与耿军会合，直攻南昌，不料清安亲王岳乐，杀败耿军，把广信、建昌、饶州等处，都占了去，他又从袁州来攻长沙。我领军至江西阻御，因他有西洋大炮数十尊，很为利害，所以敌他不过，退回醴陵。”高大节道：“岳乐前来，江西必然空虚。末将不才，愿带本部兵四千，绕出岳乐背后，公击其前，我掩其后，必获全胜。”夏国相道：“此计甚妙！但将军只有四千部兵，恐怕不够，须就我处拨添兵马方好。”大节道：“兵在精不在多，从前岳飞只有嵬兵五百，能破金人数万。况部下的兵，已有四千，那里还不

够用?”的是将才。国相大喜，即令大节去讫。

且说清安亲王岳乐，奉命南征，到了建昌，适值闽藩总兵白显忠，攻陷城池，岳乐督攻不下。嗣从北京运到西洋大炮，接连轰城，显忠大恐，弃城遁去，岳乐乘胜克复广信饶州。会清廷命他进攻湖南，遂从袁州进发，遇着夏国相前锋，一阵炮弹，把他击退，乃在袁州休息三日，进攻湖南，一面咨请简亲王喇布，移镇江兵至南昌，在后策应，也算精细。自是放心大胆，督兵前进。将至醴陵，忽闻流星马来报，敌将高大节，已率兵数万，从间道去攻袁州了。岳乐惊道：“袁州是吾后路，若被占领，大有不便，这却如何是好?”部将伊坦布道：“看来只好催简王爷进守袁州，我军方可前进。若不如此，恐要腹背受敌哩。”岳乐依议，扎住营寨，差人飞咨简亲王，不防前面又有探子前来，报称夏国相从醴陵来了。岳乐急传令回军，霎时大营齐拔，卷旆还辕。约行百余里，天色已晚，见前面有一大山，岳乐便命倚山扎营，待明日再行。这时候军心已懈，巴不得扎营留宿。部署已毕，埋锅造饭，饱餐一顿。正欲就寝，突闻山下炮声响亮，全营大惊。岳乐急命侦骑探望，回报这山名螺子山，山形如螺，树木蓊翳，也不知敌兵多少，只是偏插伪周旗号。岳乐道：“山势既如此峭峻，我军不宜上山，速发大炮向山轰击。”营兵得令，就扛着西洋大炮出营。岳乐亲自督放，对着山上，扑通扑通的放着无数弹子。等到烟雾飞散，遥望过去，大周旗帜，仍然如旧。岳乐再命放炮，又是扑通扑通的一阵，山上旗帜，虽打倒了数十面，还有多半竖在那里。岳乐道：“不好了，我中了敌计了。”伊坦布惊问缘由，岳乐道：“这分明是疑兵，你听山下并没影响，反使我军失却无数弹子。”晓得迟了，炮弹已放完了。便止住兵士放炮，命将大炮抬还营内。甫入营，忽山上鼓声乱鸣，矢石齐发。岳乐复出营观望，见山上有一队敌兵驰下，当先一骑，大叫道：“岳乐休走!”此时岳乐魂胆飞扬，急上马逃走。营兵见统帅已逃，还有那个敢去截阵，自然没命的乱跑了。一阵乱窜，自相践踏，竟死了无数人马。连伊坦布也不知下落。西洋大炮，更不必说。

岳乐既逃过了螺子山，天已黎明，惊魂渐定，遂收拾残兵，奔回袁州，满望简亲王喇布，在袁州接应，不料袁州城上，已插了大周旗帜。周帜又见，能不惊心。岳乐正在惊疑，又听城东北角有一片喊杀声音，岳乐忙登高遥望，正是周兵追杀清兵，岳乐捏了一把汗，暗想：“此时不上前救应，我军亦没有站足地了。”遂下山部勒队伍，绕城驰救。周兵见后面有清军杀到，只得回马来敌岳乐。岳乐驱兵掩杀，怎奈周兵队里的大将，一枝枪神出鬼没，竟把清兵刺倒无数。岳乐知不能取胜，领兵杀出，望东北而去。那将也不追赶，收兵入袁州城。原来那将正是高大节，他从间道绕出袁州，把袁州城夺下，当下遣了百骑，埋伏螺子山，作为疑兵。他料岳乐回军，必从此山经过，见了旗帜，定要放炮，炮弹已尽，那时回到袁州，可以截击。适值清简亲王喇布，来应岳乐，到了大觉寺，大节即出兵封仗，杀得喇布大败而逃。总算岳乐去挡了一阵，大节方才退回，只是大节部兵，仅有四千，为什么探马报称，恰有数万？这叫作兵不厌诈，大节欲恐吓清军，所以有此诈语。

语休叙烦。这一句是说部常套，实则上文数语，乃是要言，若非如此表明，阅者都要不明不白。且说岳乐迤逦奔回，喇布等还道是敌军追赶，后来见了清帜，方把部兵扎住，与岳乐相会，两

下细叙，岳乐始知高大节利害，叹道："此人若在江西，非朝廷福。"言未毕，探报吉安亦已失守。岳乐与喇布道："看来我等只好暂回南昌，再图进取。"喇布已经丧胆，自然依了岳乐，同到南昌去了。

那边高大节既得了全胜，复分兵占据吉安，飞遣人至醴陵、长沙告捷。此时吴三桂已移师衡州，只留胡国柱居守。国柱得了捷报，也自欢喜。不意国柱部下，有副将韩大任素与大节不睦，入见国柱道："大节确是勇将，但恐不能保全始终。"国柱道："你何以见得？"大任道："平凉的王辅臣，非一员勇将么？援此进谗，不怕国柱不信。为什么转降清朝？"国柱道："他前时本是清臣，所以仍旧降清。"大任道："清臣且不怕再降，何况大节？前闻大节在王爷下，常自谓智勇无敌，才力出王爷上，若使清廷遣人招致，封他高爵，那有不变心之理。"谗人之口，偏是格外中听。国柱道："据你说来，如何而可？"大任献了调回的计策，国柱道："调回大节，何人去代？"大任又做了自荐的毛遂，国柱遂令大任去代大节。大节不服，大任也不与争论，遣人飞报国柱，说他拥兵抗命。四字足矣。国柱大怒，飞檄召回，大节无奈，把军事交与大任，出城叹道："周家气运，看来要断送在他们手中了。"随即怏怏而回。既到长沙，又被国柱痛斥一番。大节愤无可泄，遂致得疾。临危时，函报夏国相，请他注意袁州，末署"大节绝笔"四字。也是伤心，可惜事非其主。

国相接读来函，大为叹息。急向长沙添兵，拟再进江西略地。忽接江西警信，袁州已失，韩大任退守吉安，不禁顿足道："大节若在，何至于此？"正欲发兵赴援，适长沙遣马宝、王绪带兵九千来到，国相遂命两人去救吉安。两人行了数日，已抵洋溪下游，隔溪便是吉安城。遥见城下统扎清营，布得层层密密，城上虽有守兵，恰不十分严整。马宝向王绪道："我看清兵很多，城中应危急万分，为什么城上守兵，不甚起劲？"王绪道："我们且先开炮，遥报城中。若城中有炮相应，我军方可渡河。"马宝点了点头，便命兵士开炮，接连数响，城中恰寂然无声。马宝道："这正奇怪！莫非韩大任已降清兵么？"王绪道："大任害死大节，刁狡可知，难保今日不投降清兵？"马宝道："他若已经降清，我等不宜深入，还须想个善全的法子。"言未毕，见清营已动，忙道："不好了！清兵要过河来了。"忙令后军作了前军，前军作了后军。马宝与王绪亲自断后，徐徐引退。行未数里，后面喊声大起，清兵已经追到。马宝令军士各挟强弩，等到清兵相近，一声号令，箭如雨发，清兵只得站住。马宝能军。马宝复退数里，清兵又追将过来，马宝仍用老法子射住清兵。此法且了数回，清兵仍依依不舍，马宝恼了性子，大喝一声，领令回马厮杀。这边清兵，系简亲王喇布统带，喇布本是个没用人物，因见敌军退走，想趁此占此便宜，立点功劳，不防马宝回身酣斗，眼见得敌他不过，即拍马驰回，军士都跟了退去，反被马宝杀了一阵，夺了许多甲仗，从容归去。

喇布仍退到吉安城下，也不敢急攻。城内的韩大任，并未曾投降清兵，只因隔河鸣炮，还疑是清兵诱他出来，所以寂然不动，嗣闻清兵追击马宝，已自懊悔不及，遂于昏夜间开城逃去。喇布还道大任出来劫营，只令部兵守住营寨，由他渡河去讫。康熙帝用了这等庸将，反能逐去敌军，一来是康熙帝洪福齐天，二来是吴三桂恶贯满盈，天道不容，所以转败为胜。

江西略定，浙江亦迭报胜仗。康亲王杰书等，起初到了浙江，亦没有什么得利，幸亏总督李之芳，扼守浙西，连败曾养性、马九玉等军，敌势少衰。无如马九玉固守衢州，之芳累攻不下，曾养性固守温州，杰书等亦围攻无效，清廷屡次诘责，杰书焦急异常，还亏贝子傅喇塔，请移师衢州，与之芳铭得兵方力弱。杰书依议，便舍了温州，连夜赶到衢州，与之芳合军攻打。时马九玉拥兵数万，占住衢河南岸的九龙山，保护城池，又分兵万人屯扎大溪滩，保护饷道。傅喇塔复献了截击敌饷的计策，带了精骑，冲破大溪滩敌营。九玉闻饷道被截，急下山来救，巧遇杰书、李之芳两军，渡河过来。九玉欲乘流邀击，偏这清兵连放西洋大炮，伤了九玉兵数百。九玉立足不住，引兵退还。杰书、之芳渡河追杀，九玉急收兵回营，可奈山下密布木桩，前时想阻住清兵，到此反把自己阻住，须要鱼贯而入，不能骤进。清兵又接连放炮，可怜九玉部下的兵，不是折踵，便是断臂。之芳复令兵士纵火，烈烈腾腾的烧将起来，大小木桩，一概燃着，顿时飞焰扑叠，焚去营帐无算。九龙山变作火焰山。九玉见势不支，忙领了步骑数百，从山后逃下。冤冤相凑，拼着傅喇塔回军接应，数百残兵，不值刺塔一扫。九玉没命的乱跑，走了数里，见喇塔不来追赶，方才停住。检点手下，只剩了三十骑，长叹一声，逃回福建去了。

杰书等立拔衢州，令李之芳回军攻击曾养性，自偕傅喇塔南下，转西攻仙霞关。这时候的耿精忠，方联络郑经，去攻广东、陷潮州、惠州二郡。平南亲王尚可喜，急命其子之孝，趋惠州拦截耿军，不料广西提督马雄，与孙延龄通同一气，来攻高雷二州，总兵祖泽清，又望风迎降。可喜东西受敌，一面向江西乞援，一面促其子之信拒敌。之信本不服父训，至是已隐受三桂伪札，运动部兵，把可喜幽禁起来，可喜忠清不忠明，故受逆子之信之报应。也自易帜改服，叛了清朝。可喜气愤已极，呕血身亡。

之信越加猖獗，江西将军舒恕，及都统莽依图，率兵援广州，反被之信用炮击退。总督金光祖，及巡抚佟养臣，亦与之信相连，通款三桂。三桂封之信辅德亲王，命他助款充饷，又遣董重民来代金光祖，冯苏来代佟养臣。这信传到之信耳中，暗想三桂索饷遣款，分明是来箝制，忙与金光祖商议，仍旧背周降清。等了董重民等到粤，把他拘住，率军民剃发反正，西出兵拒马雄，东出兵拒耿精忠。

精忠方拟对敌，闻报清兵已破马九玉，攻入仙霞关，急回军福建。途次，又闻曾养性、白显忠二将，统已降清，不觉魂飞天外。原来李之芳回军浙东，适遇白显忠自江西败回，声言将由浙趋闽，继绝康亲王后路，之芳颇觉惊恐。随营委员陆孔昭入帐禀道："某与白显忠二裨将，素来相识，请前去说降，教他擒献白显忠。"之芳大喜，立命前去。隔了数日，果然把白显忠擒来。之芳召入，当由陆孔昭引二将进来，代为介绍。一姓范名时荣，一姓王名镐，之芳奖慰一番，随后将白显忠推入。之芳下座，亲解其缚，劝他悔过投诚。显忠便即依允。之芳与显忠回到温州，又命显忠入城劝降，曾养性势孤力蹙，那有不愿降之理。看官！你想耿精忠三路出兵，至此尽归乌有，能不进退维谷吧？赶到福州，又闻清将到，精忠忙檄令各处总兵严守。檄差回报，建宁延平等郡，已投降清军，漳州、、泉州、汀州等郡，已献降郑经，精忠经此一吓，晕绝于地。左右用姜汤灌醒，下泪道："这遭休了！"

坐定后，见府外递进文书，精忠拆阅，乃清康亲王前来劝降。精忠一想，欲要不降，如何抵敌清军？欲要降清，总督范承谟尚在，定要陈他逆迹，将来仍难保全。左思右想，毫无计策，忽想了一条两头烧通之计。一面遣他儿子显祚，赴延平去接清兵，并献出伪总统印，一面将范承谟绞死，省得将逆迹表扬。到了此时，还要杀害范承谟，煞是凶狡过人，然亦是速死之道。康亲王杰书，逐进据福州，耿精忠率文武百官属出城迎降，愿随大兵立功赎罪。杰书当将实迹奏闻，同时尚之信亦遣人赴江西，到清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喇布亦据实上奏。康熙帝因三桂未除，不便声罪，仍留耿、尚爵位，命他立功抵罪。

于是浙江、福建、广东三省，次第略定，只广西尚在未靖，孙延龄降周叛清时，受临江王封爵，曾瞒住郡主孔四贞。后来被四贞闻知，劝他反正，他却不从。适故庆阳知府傅宏烈，旧被三桂攻讦，谪戍苍梧，此时独招集民夫，力图恢复。莽依图复出师广东，去会宏烈，延龄闻了此信，未免悔恨，又因闽、粤二藩，统已降清，越加着急。踌躇再四，只有请教娘子军一法。当下入见四贞，四贞却满脸怒容，不去理睬。延龄挨至四贞面前，轻轻的叫了几声郡主，四贞道："你叫我什么？"延龄道："我从前不听你言，弄错主意，目下危急万分，求郡主记念夫妇恩情，为我解围。"四贞含嗔道："像你的负恩忘义，还念什么夫妻？我从前再三相劝，叫你不要叛清，你不但一句不听，反从此不入我室，离开了我，去做什么王爷。好好！你去做王爷去！我是没福的人，不要再来惹我！"说毕，将身子扭转一边。维妙维肖。延龄到了此时，也顾不得什么气节，只得向郡主脚边，跪了下去，做一出梳妆跪地。一面扯着郡主衣衫，千姊姊万姊姊的哀告。从来妇女的性情，容易发恼，亦容易转软，又况延龄丰姿俊美，与四贞本是一对璧人，两美并头，卿卿我我，只因意见微异，渐致乖离，此次经延龄一番温柔，自然回过心来，便道："你悔已迟了，叫我如何解围？"延龄道："我已仍愿降清，但恐皇上罪我，求郡主入京去见太后，暗中转圜，免我受罪，我死亦感激你了。"无端说一死字，亦是谶语。四贞闻延龄说一死字，顿时泪下，毕竟还是夫妇。便道："你是好好儿活着，为什么自去祝死？你即然要我赴京，事不宜迟，我就明日动身。"延龄喜极，忙与郡主料理行装。是夕，就在郡主前极力报效一宵。只此一宵欢聚，嗣后无相见期了。次日，即送孔郡主北上。

事有凑巧，傅宏烈亦致书相劝，邀他共迓清军。延龄答书："请宏烈先至广东，导达悔意，此外一律遵命。"这等事情，传达湖南，三桂急调胡国柱、马宝二将，速出广东，复嘱从孙吴世琮密计，驰赴广西。世琮倍道前进，径至桂林，仍用给临江王文书，教他前来领饷。就是密计。延龄正缺饷项，还道三桂未悉彼情，乐得取些饷银，聊救眉急，当即开城出迎。世琮诱他入营，暗中却已布满伏兵。等到延龄入帐，世琮方数他背叛的罪状。延龄即欲退出，被伏兵一阵乱剁，砍为肉泥。我为孔四贞一哭。世琮入踞桂林，复进占平乐。

时清将莽依图，正由广东赴广西，闻胡国柱、马宝奉三桂命，来夺广东，亟回军赴援。适遇于韶州城下，与战不利，退入韶州固守。胡国柱等极力攻扑。莽依图巡视城北，见城堞未坚，令部卒筑起一层土墙，两重守护。果然胡国柱兵，登高发炮，把城堞毁去，惟土墙无恙，城得不陷。莽依图正在焦灼，突闻城东鼓角喧天，回头一望，遥见清兵如飞而至，前面的大纛，绣着"江宁将军"四大字，莽依图趁这机缘，领兵杀出，内外互

应，将胡国柱等杀退，追斩无算，遂接江宁兵入城。江宁将军，叫作额楚，奉廷命来援广东，巧与莽依图合军，并力杀退胡、马二人，逐留额楚守韶州，莽依图赴广西去讫。

胡国柱、马宝两人，奔回湖南，三桂大惊，又闻清廷命将军穆占，来助岳乐，连拔永兴、茶陵、攸县、酃县、安仁、兴宁、郴州、宜章、临武、蓝山、嘉禾、桂东、桂阳十三城，益自震恐。他却从恐惧的时候，发生一个痴念，竟想做起皇帝来了。不做皇帝死不休。小子又发了诗兴，凑成七绝一首，咏吴三桂道：

燕北甘招强虏入，滇南又执故皇还。
君亲陷尽思为帝，可惜皤皤两须斑。

这时候，三桂已六十七岁了。他想势力日蹙，年纪又衰，得做了一番皇帝，就使不能传世，也算英雄收场。遂令军士在衡山筑坛，居然郊天即位。小子暂停一回笔，俟下回再行细表。

陕西入清，三桂已失攻势，至江西复为清有，断湖南之右臂，三桂且不能守湖南，遑言攻耶？闽粤二藩，更不足论。延龄辈尤出闽粤下，小胜即喜，小挫即惧，安能为三桂臂助？三桂即失陕西闽粤诸奥援，其领地自云贵以外，只存四川、湖南，及广西之一部，反欲南面称帝，岂以一称帝号，遂足笼络人心，令诸将乐为之用乎？皇帝皇帝！误尽天下英雄，害尽世间百姓，吾愿自今以后，永远不复闻此二字。本回叙江西事，是记三桂之失势，叙闽粤及广西事，是记三桂之失援，末以称帝作总写，尽三桂一生魔障，炎炎者灭，隆隆者绝，世人可以醒矣。

第二十五回
僭帝号遘疾伏冥诛　集军威破城歼叛孽

却说吴三桂起事以来，已历五年，康熙十三年创建国号，假称迎立明裔，其实称周不称明，早已存了帝制自为的思想。所以战争五年，并没见有什么三太子。到了康熙十七年，竟在衡州筑坛，祭告天地，自称皇帝，改元昭武，称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封诸将，造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号召远近。殿瓦不及易黄，就用黄漆涂染，搭起芦舍数百间，作了朝房。这日正遇三月朔，本是艳阳天气，淑景宜人，不料狂风骤起，怒雨疾奔，把朝房吹倒一半，瓦上的黄漆，亦被大雨淋坏，莫谓天道无知。三桂未免懊恼，只得潦草成礼，算已做了大周皇帝。黄袍已经穿过，可谓心满意足。当下调夏国相回衡州，命他为相，

令胡国柱、马宝为元师，出御清兵。

是时清安亲王岳乐，由江西入湖南，前锋统领硕岱，已攻克永兴。永兴县系衡州门户，距衡州只百余里，胡国柱、马宝等，奋勇杀来，清兵出城抵敌。两下混战一场，清兵不能取胜，仍退入城中，歇了数日，清兵又出城掩击，复被胡国柱等杀回。接连数战，总是周军得胜。原来清前锋统领硕岱，也是满族中一员骁将，只因永兴是周军必争的地方，永兴一失，衡州亦保不住，所以胡国柱等冒死力争，硕岱虽勇，总不能敌，只得入城固守，静待援兵。岳乐闻周军猛攻永兴，即遣都统伊里布、副都统哈克山前来援应，就在城外扎营，作为犄角。不防马宝分军来攻，个个是踊跃争先，上前拚命，伊里布、哈克山本没有什么勇力，遇了周军，好像泰山压顶一般，连逃走都来不及。一阵厮杀，两人都战殁阵中。硕岱出城接应，又被胡国柱截住，没奈何退入城内。将军穆占，自郴州发兵来援，因闻伊里布等战殁，不敢前进，只远远的立住营寨。胡国柱三面环攻，止留出城东一角，因有河相阻，不便合围。还亏硕岱振刷精神，昼夜督守，城坏即补，且筑且战。胡国柱又与马宝分军，马宝截住援兵，不能并力攻城，清营虽是远立，倒也还算有力。因此城尚不陷。

康熙帝恐师老日久，屡欲亲征。议政王大臣纷纷谏阻，有的说是："京师重地，不宜远离，"有的说是："贼势日蹙，无劳远出。"于是令诸将专力湖南，暂罢亲征的计策。惟这三桂因即位的时候，冒了一点风寒，时常发寒发热，由夏及秋，没有爽适的日子。好汉只怕病来磨，又况三桂年近古稀，生了几个月的病，如何支持得起？到了八月初旬，痰喘交作，咯血频频，有时神昏颠倒，谵语终宵。夏国相领了文武各员，日日进内请安。

这日，国相又复入内。到卧榻前，见三桂双目紧闭，只是一片呻吟声。国相向诸将道："永兴未下，军事紧急，皇上反病势日重，如何是好？"诸将尚未回答，忽见三桂睁开双目，瞪视国相多时，失声道："阿哟！不好了！永历皇帝到了！"寻复闭目惨呼。大叫"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国相等闻此惨声，都吓得毛发森竖。只得到三桂耳边，轻轻叫道："陛下醒来！"连叫数声，三桂方有些醒悟，又开眼四顾，见了夏国相等人，忍不住流泪道："卿等都系患难至交，朕还没有什么酬劳，偏这……"说到"这"字，触动中气，喘作一团。国相道："陛下福寿正长，不致有什么不测，还请善保龙体为是。"三桂把头略点一点。国相复请太医入内，诊了一回脉，退与国相耳语道："皇上脉象欠佳，看来只有一日可过了。"国相把眉一皱，也不言语。三桂气喘略平，又向国相道："朕非不欲生，但这冤鬼都集眼前，恐要与卿等长别，未识目前军事如何？"国相道："永兴已屡报胜仗，谅不日可以攻下，请陛下宽心！"三桂道："陕西、广西，有警信否？"国相等答道："没有。"三桂道："卿等且退，容朕细思，到晚间再商。"国相等奉命退出，将到二更，复一同入宫，但觉宫门里面，阴风惨惨，鬼气森森。作者素乏迷信，因三桂作恶多端，理应有此果报。国相等助桀为虐，贼胆心虚，当亦因虚生幻，因幻成真。甫入宫门，见众侍妾团聚一旁，不住的发颤。猛闻三桂作哀鸣状，一声是"皇上恕罪！"一声是"父亲救我！"大书君父。又模模糊糊的说了数语，仿佛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字。就三桂口中自述，笔愈透辟。国相等听了半晌，心头都突突乱跳。大家站了一回，三桂似又清醒起来，咳嗽了好几声，侍儿撩起床帐，捧

过痰盂，接了三桂好几口血。三桂见帐外有许多官员，命侍儿悬起半帐，国相等复上前请安。三桂道："卿等少坐，待朕细嘱。"国相等告了坐，三桂一丝半气的说道："朕神气恍惚，时患昏晕，自思生平行事，大半舛错，今日悔已无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长子应熊，也是为朕所害，目下只一孙世璠，留居云南，可惜年幼，朕死后，劳卿等同心辅助！"国相等齐声应命。三桂歇了一歇，又道："湘滇遥隔，朕当亲书遗嘱。"命侍儿取笔墨过来，自己欲令侍儿扶起，可奈浑身疼痛，片刻难支，复睡下呻吟一回。国相便请道："陛下不必过劳，臣可恭录圣谕。"三桂点头，国相便展笺握管，待了许久，三桂一言不发，仔细一看，已自晕了过去。国相即命众侍妾上前调护，自率百官出了宫门。好一歇，复偕太医同入宫中，但听宫内已动了哭声。国相忙对大众摇手，大家方把哭声止住。国相复目示太医，令太医临榻诊视。诊毕，太医道："皇上此时，不过稍稍痰塞，还未晏驾，大家切勿再哭！"痰塞不死，这是话里有话。言毕，即匆匆退出。国相命侍儿放下御帐，朝夕守护，只是大忌哭声，众侍妾莫明其妙，只得唯命是从。

国相退出宫外，忙令人召回胡国柱、马宝。胡马二人，自永兴急归，由国相延入，屏去左右，密语二人道："主上已晏驾了。"胡马二人，大吃一惊，问道："何时晏驾？"国相道："就在昨夜。主上命太孙世璠嗣立，我已贪夜令人去迎，阅此方知上文出去一歇的事情。并命宫中秘不发丧。主上遗嘱，要我等同心辅助，还请两公遵旨。"胡马二人，自然答应。国相又道："我前时劝先帝疾行渡江，全师北向，先帝不从，今日敌兵四合，较前日尤觉困难，依我愚见，只好仍行前计，越是拚命，越不会死，越是退守，越不得生。这四话却是名言。不但云南、贵州可以弃去，连湖南也可不管，目前只有北向以争天下。陆军应出荆襄，会合四川兵马，直趋河南，水军顺下武昌，掠夺敌舰，据住上游。那时冒险进去，或可侥幸成功，二公以为何如？"马宝道："这且不可！先帝经过百战，患难余生，尚不肯轻弃滇黔，自失根本，目下先帝又崩，时事日非，那里还可冒险轻举？况滇黔山路崎岖，进可战，退可守，万一为敌所败，还可退据一方。"国相不待马宝说毕，便叹道："我能往，寇亦能往，恐怕敌兵云集，就便重谷深岩，也是保守不住。"马宝还欲争辩，夏国相道："现在且暂主保守，俟有机会，再图进取。"国相见识颇高，但此时清兵四合，北上亦非善策。国相默然。

过了数日，世璠已到衡州，就在衡州即位，国相率百官叩贺，议定明年为洪化元年，随发哀诏，颁布国丧。胡国柱等因新帝尚幼，不宜久居衡州，仍令随员郭壮图、谭延祚等，迎丧扈驾，还处云南。郭壮图等挈了世璠，回滇而去。

清兵闻三桂已死，人人思奋，个个图功。安亲王岳乐，简亲王喇布，统率大兵入湖南，克复岳州常德，顺承郡王勒尔锦，驻扎荆州，已好几年，此时亦胆大起来，渡过长江，攻取长沙。千军万马，直逼衡州，任你夏国相足智多谋，胡国柱、马宝冲锋敢战，也只得弃城遁走。广西巡抚傅宏烈，与将军莽依图，又攻破平乐，进复桂林，吴世琮败死陕西。大将军图海，偕提督王进宝、赵良栋等，攻破汉中，连拔保宁，王屏藩穷蹙自杀，王进宝、赵良栋复乘胜入川。川地自归三桂后，只担任周军粮饷，未见兵革，忽闻王赵二将，率军杀来，逃的逃，降的降，成都一复，川西川南，势如破竹，迎刃而下。于是

吴世璠所有的地方，只剩得云贵两省了。兔起鹘落，是一手好笔仗。

康熙帝迭接捷报，把亲征的议论，原是搁起不谈，且因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在外久劳，召还京师。复逮回顺承郡王勒尔锦，简亲王喇布，贝子洞鄂，贝勒尚善，都统巴尔布珠满，将军舒恕等，说他劳师糜饷，误国病民，一律治罪。另命贝子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代岳乐后任，自湖南趋云贵，又以云贵多山，当令步兵绿营居前，满骑居后。特授湖广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将军，节制汉兵先进。另授赵良栋为云贵总督，统川师进捣。贝子赖塔为平南将军，统闽粤兵进攻。三路大兵，浩浩荡荡，统向云贵进发。彰泰既到湖南，与蔡毓荣相会，督兵进攻枫木岭，击死守将吴国贵，进攻辰龙关。径狭箐密，只容一骑，夏国相等自衡州败还，留胡国柱守在隘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相持数月，彰泰焦急起来，悬了重赏，招募敢死士卒，潜逾峻岭，绕入关后，袭破国柱营寨。国柱败走，退至贵阳，这枫木岭与辰龙关，系是由湘通黔的要隘，二隘即破，清兵由险入夷，勇往直前。忽又接到清廷诏旨，略道：

> 军兴数载，供亿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敛，因允诸臣条奏，凡裁节浮费，改折漕贡，量增盐课杂税，稽查隐漏田赋，核减军需报销，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满洲、蒙古、汉军，久劳于外，械朽马毙，朕深悉其苦，其迅奏肤攻，凯旋之日，所有借贷，无论数百万，俱令户部发币代还。朕不食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咸使闻知。

此诏一下，军士格外效命，遂自平越趋贵阳。胡国柱出战不利，退守数日。清兵用西洋巨炮，连日轰放，城陷数丈，清兵一鼓而上。国柱又弃城遁去。蔡毓荣率兵径进，彰泰暂屯贵阳，分兵复遵义，安顺、石阡、都匀、思南等府。别命提督桑格，进攻盘江。盘江守将李本深，毁去铁索桥，向后退走。桑格招土官速搭浮桥，允给重资。土司齐集江边，争来搭造。众擎易举，一夕便成。钱可通灵。桑格率兵渡过对岸，急追李本深。本深还是慢慢退去，只道清兵筑桥，断没有这等迅速，谁知清兵已经追到，吓得本深心胆俱碎，忙下了马，匍匐乞降，总算蒙桑格收受了。

这时候，蔡毓荣进兵黔西，直指平远，夏国相自云南调集劲旅，练成象阵，与王会、高起隆同至平远城抵御。平远西南多山，国相令部兵依山扎营，掩住象阵，专候毓荣到来。毓荣仗着战胜的锐气，驱兵大进，路上毫不停留。既到平远，见山下敌营林立，便上前冲突，国相令营兵坚壁勿动。待清兵冲突数次，锐气少懈，然后发了密令，把营兵分开左右，推出象阵。毓荣急令兵士发炮，怎奈兵士已心慌意骇，脚忙手乱，炮未燃着，象已冲来，那时只顾保全性命，还有何心放炮？兵士逃得快，象愈赶得快，顷刻间倒毙无数，尸如山积，毓荣也没命的逃去，直退了三十里，方收拾残兵，扎住了寨。

隔了两日，复进军十里立营。又次日，复进军十里。兵士都怕象阵利害，未敢前进，只因军令如山，不得不硬着头皮，勉强上前。是夕，毓荣升帐，召诸将听令。将士还道又要出战，个个胆战心惊，到了帐下，但见毓荣向诸将道："云南多产野象，从前敬谨亲

王尼堪，为象阵所迫，身殁阵中。应前十九回事。我前次失记，中了敌计，为他所败，部下多遭惨死，今已有计破他象阵，众将应同心敌忾，为我弟兄们复仇。”诸将听得有破敌的谋划，又复鼓舞起来，一齐喊声得令。毓荣又道：“野象非人力可敌，当用火攻的计策，今夜先在营外密布火种，待明日前去诱敌，引了敌兵至此，纵火烧他，象必返奔，转为我用，乘此追杀，必得全胜。”诸将遵令自去，分头布置。

次晨，毓荣手执红旗，督兵进战，国相等开营接仗，约战数合，又把营兵两旁分开，毓荣即掉转红旗，望后急走。国相又驱出象阵，猛力追赶。毓荣佯作惊慌之状，令兵士四散奔窜。敌军恃有象阵，只望前追，约行十里，不防火种骤发，势成燎原，那些野象，已有好几只跌入火坑，余象都向后返奔，反冲动敌军本队。国相知是中计，忙令军士分列两旁，让各象奔过，勒兵再战，怎奈军心已经恐慌，队伍不免错乱，这边蔡毓荣又合兵杀来，顿时全军溃窜，国相无法阻住，令王会、高起隆率军先走，自领精骑断后，一边且战且走，一边且追且击。毓荣又传令穷追，把国相逐出贵州境界，方才收军。从此吴世璠又失贵州了。叙次明白。

且说贝子赖塔，自广西攻云南，令傅宏烈在后策应。是时马雄已死，其子马承荫降清，留守南宁，部下多桀骜不驯，仍有变志。宏烈奏请马军随征，免为内地患，未接复旨，不料为承荫所闻，邀宏烈亲往部勒。宏烈即行，部将多说承荫狡悍，不如勿去。宏烈道：“承荫已降，奈何疑他？”径领数十骑往南宁。承荫率众出迎，格外恭顺。宏烈偕承荫入城。城门陡阖，伏兵齐起，竟将宏烈拿下囚送云南。吴世璠劝宏烈降，宏烈大骂道：“尔祖未叛时，我即劾奏，早知尔家必要造反，我恨不早灭尔家，难道还肯从你么？”世璠命左右将宏烈处斩，宏烈骂不绝口而死。此信传到赖塔军中，赖塔急檄莽依图攻南宁，承荫也率象阵迎敌。亏得莽依图已闻蔡军消息，也照毓荣计策，击败承荫。承荫入城拒守，莽依图围攻数日，总督金光祖，亦率兵前来，两下合军攻破南宁，活擒承荫，解京磔死。

广西已定，赖塔遂一意进攻，与蔡毓荣军相遇，直趋云南。贝子彰泰继进，沿途相率迎降。各军至归化寺，距云南只三十里，世璠惶急万状，方拟遣夏国相等，再出拒敌，忽报赵良栋由川赴滇，乃令夏国相、胡国柱、马宝等，移阻赵军，别命郭壮图领步骑数万迎战三十里外。郭壮图向守云南，未尝御敌，至是亦驱野象数百头，列为前军。部将武安时谏道：“夏国相曾用象阵，为敌所败，驸马何故复循覆辙？”郭壮图道：“夏国相贪功追敌，是以致败，吾不过令象冲锋，并非靠象追敌，有何不可。”谁知不然。于是直赴归化寺，与清兵接仗。清贝子彰泰在左，赖塔在右，两路夹攻，郭壮图率军死战。自卯至午，五却五进，蔡毓荣见不能取胜，忽生一计，纵火焚林，林中烈焰上腾，吓得众象纷纷乱窜。彰泰、赖塔，乘势掩击，郭壮图只得败走。三用象阵，都被击退，可谓至死不悟。

清兵遂进逼云南省城，世璠复调夏国相等回救，赵良栋又尾追而来。孤城片影，四面楚歌，吴世璠保守五华山，饬健卒乞师西藏，又被赵良栋查获，眼见得围城援绝，指日灭亡。夏国相、马宝、胡国柱、郭壮图等，明知灭亡不远，只因身受遗命，以死自誓，两旁复血肉相薄，延续数月。到康熙二十年十月中，城中粮尽，军心遂变，南门守将方

志球，阴与蔡毓荣相通，放蔡军入城，由是诸军齐进。胡国柱急来拦阻，一炮飞来，正中面颊，立即毙命。夏国相、马宝犹督兵巷战，被清兵围裹，大叫："降者免死。"部兵遂倒戈相向，把夏国相、马宝都戳下马来，擒献清军。蔡毓荣即驰上五华山，守将郭壮图自杀，余兵统已溃散，当即冲入世璠住所，见世璠已悬梁自尽，侍女等一齐下跪，哀乞饶命。毓荣约略一顾，忽觉侍女中间，有两人生得非常美丽，泪容满面，犹自倾城。毓荣把他细问，方知是三桂遗下的宠姬，便命军士好生保护，不得有违。正嘱咐间，将军穆占亦率兵进来，听见毓荣嘱咐的言语，忙道："蔡将军不要独得，须留一个与我。"这样东西，原来人人欢喜。毓荣无法，遂将一美姬分与穆占，一美姬带出自用。随后诸军齐到，争取子女玉帛，只赵良栋严禁部下掳掠，仅取藩府薄籍，留献京师。捷报传达清廷，下旨析三桂骸骨，颁示海内。世璠首级及夏国相等，解送北京。后来夏国相、马宝等，尽被凌迟处死。吴氏遂亡，小子又有一诗道：

滇南一破籍长沦，天定由来竟胜人。
假使吴宗能永古，人生何必重君亲。

滇藩已灭，还有闽粤二藩，尚在未撤。究竟作何处置，且俟下回再说。

三桂称帝之日，天大风雨，虽属适逢其会，要不可谓非天怒之兆。称帝以后，未几遘疾，曩昔冤厉，丛集而来，此亦作者烘托笔墨，然固一神道设教之苦心也。三桂已死，大局瓦解，作者故作简笔，一一收束，愈见灭亡之速。三寸不律，缭绕烟云，忽如万岫迷蒙，忽如长空迅扫，不可谓非神且奇云。

第二十六回
台湾岛战败降清室　尼布楚订约屈俄臣

却说诸清将歼灭滇藩，陆续班师。到了北京，闻尚之信、耿精忠，亦已逮到治罪。原来尚之信归命后，清廷屡促出师，他只逗留不进，及三桂已死，始从征广西，驻军宣武。会之信弟之孝，谋袭藩位，遣藩下人张士选赴京告密。清京遂遣侍郎宜昌阿等，驰往按问，当由都统王国栋出证罪状。之信闻知，自广西驰归，袭杀国栋。宜昌阿便檄粤军，擒归之信，有旨赐死。之孝亦坐罪革职。尚藩完了。耿精忠亦为诸弟所劾，召至京师，交部议罪。大学士明珠，首言精忠应加极刑，遂把精忠磔死。耿藩完了。惟孙延龄妻孔四贞，为太

后义女，且劝夫反正，先至京师声明，有旨实封郡主，禄赡终身。于是大赦天下，诏户部发帑代偿宿负，并减免用兵各省赋税，特下一道明谕道：

当滇逆初变时，多谓撤藩所致，欲诛建议之人以谢过者，朕自少时，见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三桂背叛，遂诿过于人？今大逆削平，疮痍未复，其恤兵养民，与天下休息。

三藩已平，中国本部十八省，及关东三省，都属大清版图，真成了浩荡乾坤，升平世界。独有台湾郑经，抗志海外，偏不受清朝命令。海外田横。先是精忠叛清时，与经同攻广东，精忠归闽降清，汀州、泉州、漳州等郡，皆为经所据。精忠与清亲王杰书，合军攻经，收复各郡。经退守厦门，嗣复令部将刘国轩等，分路入犯，攻陷海澄，围攻漳泉。巡抚吴兴祚与将军赖塔，出兵泉州，总督姚启圣与提督杨捷，出兵漳州，郑军始退。只海澄仍为国轩所据，湖南水师万正色，督率战舰二百艘，由海赴闽，与兴祚启圣等，水陆夹攻，遂复海澄，并夺回金厦二岛。郑经及国轩，仍退据台湾。将军赖塔意欲招抚郑经，省得再来缠扰，遂着人致书郑经道：

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失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民，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

郑经得书，复清如约，只要把海澄县作为互市公所。赖塔倒也有意允许，不意总督姚启圣，偏说出许多后患，坚持不可。偏是汉人作梗。一场和议，化作飞灰。

郑经有子数人，长子克壂最贤，颇知礼贤下士，经连年出外，一切国事，都交克壂管理，并不闻有什么失政。只克壂乃是乳婢所生，并非嫡出，家人统看他不起，不过郑经爱宠克壂，又无过可摘，只得大家隐忍。嗣郑经连为清军所败，退归台湾，郁郁不得志，乃效战国时信陵君故事，日近醇酒妇人，藉消愁闷，那里晓得酒能伐性，色足戕身，警世名言。天下没有流连酒色的人，能延年益寿，不到一二年，酿成一种头昏目眩的病症，心肾两亏。日渐加重，竟致不起。遗言命克壂嗣位，奈家人素来轻视克壂，群小又惮他明察，合力构谋，不怕克壂不死。侍卫冯锡范甘作祸首，勾通内外。此时成功妻董氏尚存，听了左右谗言，平白地将克壂鸩死，拥立郑经次子克塽为主，袭爵延平郡王。克塽幼弱，不能理事，诸事统由冯锡范决断。锡范骄横不法，大失人心。台湾要保不牢了。谍报传入内地，闽督姚启对非常得意，想乘此吞灭台湾了。

姚启圣系浙江会稽人，证明汉族。少年时已胆大敢为，后来从征有功，康亲王杰书竭力保奏，竟擢为福建总督。福建迭遭兵燹，十室九空，康亲王收服耿藩，驱逐郑氏，表面看是平靖，内容实是撩乱。当时闽中住着一王，一贝子，一公，一伯，及将军都统各员，都带着皇室禁旅，满洲健儿。这班兵士，吃了百姓的粮米，占了百姓的房屋，还要百姓的子弟，给他当差，百姓的妻女，畀他侍寝。可怜这等小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到了康亲王奉旨班师，兵士们掳去金帛，不可胜计，还有眉清目秀一班俊仆，娇娇滴滴的一班妇女，兵士不肯舍去，也要把他带回。姚启圣假义行仁，面请康亲王下令禁止，暗地里设法偿还，计捐金二十万两，拔还难民二万多人。这不可谓非姚氏功德。因此闽人感激异常，多摆着长生禄位，供奉这位总督姚公。人人说乱世时难以做官，吾谓乱世时做官反易，如若不信，请看姚启圣。启圣暗想，人民已受笼络，功劳还是寻常，总要做一件大大的事业，方不愧为清家柱石，适值台湾内乱，立即奏了一本，说是台湾主少国危，时不可失。康熙帝便令王大臣会议，内阁学士李光地请即照准，康熙帝遂降旨准奏。启圣复力保降将施琅，材可大用。得旨授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太保衔。武将加文衔，也是清朝创举。

施琅本郑氏旧将，习知海上险要，到任后，日夕督操，练成水师军二万，分载战船三百艘，指日攻打台湾。会彗星出现，尚书梁清标，及给事中孙蕙，疏陈天象告警，不宜用兵，有诏暂停进剿。施琅力主出师。朝议又迁延数月。到康熙二十二年，因施琅屡次上奏，遂如所请。又是一个卖主求荣。台湾在福建东北，姚启圣欲候北风进取台湾，施琅独请乘南风先取澎湖。且言："澎湖不破，台湾无取理，澎湖失，台湾不战自溃。"遂疏请力任讨贼，留督臣在厦门济饷。康熙帝又言听计从，于是施琅遂进兵澎湖。守将刘国轩四面筑垣，环列火器，把澎湖守得格外严密。施琅遣游击蓝理为先锋，乘潮进薄，自乘楼船继进。国轩令守兵连放火炮，间以矢石，自昼至夜，相持不下。忽然飓风大起，波如山立，战船随流簸荡，支撑不住。国轩驾船而出，直冲楼船，施琅急督兵迎敌，猛被一箭射来，正中琅目，琅不禁失声，几乎跌倒。幸亏总兵吴英，见主帅受伤，一面令亲卒保护施琅，一面率军士力战，炮矢齐发，射退国轩，大风亦渐渐平息，两边鸣金收兵。

次晨，施琅定计分攻，力惩前创。命总兵陈蟒，率五十艘攻鸡笼屿，总兵魏明，率五十艘攻牛心湾，自督五十六艘分作八队，直捣中坚。仍用蓝理为先锋，另具八十艘为后应。国轩见清军继出，正拟坚守，仰见东南角上，微云渐合，立命发兵。部长曾遂道："施琅再来，必惩前辙，我军不如固守为是。"国轩道："今日必有大风，正可一鼓歼敌，何为不出？"曾遂问道："主帅何以知有大风？"国轩以手指东南角，示曾遂道："汝在海上多年，难道不知海上气候，云合风生，雷鸣风止么？"曾遂喜跃而出，率领战舰，先来迎敌。适遇一清舰驶至，舟上大书蓝理二字，曾遂知清军前锋已到，喝令水兵接仗。此时正值盛暑，蓝理裸着半体，立在船头，两手执着双刀，先把敌兵。下了数十个。敌兵见蓝理凶猛，各执长枪刺来，蓝理将双刀乱削，削断枪杆无数，又砍了好几个敌兵。自身也着了十多枪。谁叫你裸体？陡遇一弹飞来，掠过蓝理肚腹，蓝理向后而倒。那边曾遂大呼道"蓝理死了！"突见蓝理跃起，持刀大吼道："蓝理尚在，曾遂死了！"应对有趣。复连呼："杀贼杀贼！"震声如雷，施琅闻蓝理被伤，急率军舰上前，见蓝理腹破肠出，鲜血

淋漓，忙令蓝理弟蓝瑗、蓝珠，翼蓝理下了小舟，掬肠入腹，裹好创处，载回营中。

说时迟，那时快，国轩已联樯而来，接应曾遂，奋力相扑。施琅命各队分列，人自为战，枪戟并举，箭弹互施，真杀得天日无光，风云变色。突然间天空中一声霹雳，响彻海滨，国轩不胜骇愕，曾遂以下诸将士，都相顾失色，军心一乱，那里还愿抵敌？眼见得败阵退还。清军乘势掩杀，焚毁敌舰百余艘，毙敌兵万余名。国轩仓卒退至牛心湾，遇清将魏明杀来，不敢抵挡，另走鸡笼屿，又遇着清将陈蟒，前后左右，统是清兵，没奈何逃奔台湾去了。

施琅乘胜至台湾，舟泊鹿耳门，胶浅被搁，敌舰复来攻击。施琅连忙对仗，火箭火弹，互掷一阵，怎奈敌兵如蚁而来，施琅舟不能动，被他四面围住。正紧急间，蓝理摇舟来救。敌大惊，相率披靡。蓝理左手执盾，右手执刀。跃上敌船，连斩巨魁十余人，敌兵凫水遁去。乃请施琅易舟，琅执理手，并问创疾。蓝理笑道："主帅有急，就使创裂至死，亦顾不得许多。"副将义务，理应如此。遂与施琅轰击郑军，郑军退去。

次晨，海上大雾迷蒙，潮高丈余，施琅、蓝理等鼓舟而入。国轩方在岛上督守，见清军随潮进来，推案起立，叹道："闻先王得台湾，鹿耳门潮涨，今又这般，岂非天数么？"遂遣使迎降，缴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献出台湾版藉。自顺治十八年，成功据台湾独立，二十三年而亡。

施琅遣人由海道告捷，七日至京，康熙帝大喜。封施琅为靖海侯，命克塽等入都，授克塽海澄公，刘国轩、冯锡范亦封伯爵。克塽以下，皆得受封，康熙帝算是厚道，然冯锡范亦得伯爵，未免赏罚不当。遂于台湾辟地垦荒，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自是清朝威力，远达海外，琉球、暹罗、安南诸国都，遣使朝贡，连欧洲的意大利、荷兰等国，亦通使修好，请开海禁，求互市。廷议准海滨通商，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置吏榷税，这就是沿海通商的基础，小子且按下慢表。

且说中国北方，有个俄罗斯国，元朝时，已被蒙古兵灭掉大半，到了元朝衰微，俄罗斯又渐渐强盛起来，把蒙人尽行驱逐，独霸一方。满清初兴，遣兵略黑龙江，俄罗斯亦发远征军，越外兴安岭，到黑龙江北岸。会清兵入关，无暇远略，俄将喀巴罗领了几百个俄兵，将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地占据了去，用土筑城，屯兵把守，复分兵下黑龙江，被清都统明安达礼及沙尔呼达，先后击退，只是雅克萨城占据如故。

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削平，海内无事，康熙帝想驱除俄人，略定东北。先差副都统郎坦，托名出猎，渡过黑龙江，侦探雅克萨城形势。郎坦回奏俄兵稀少，容易扫除，康熙帝乃决意征俄。预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造大船，并筑造墨尔根、齐齐哈尔两城，添置十驿，以便水陆通饷。又遣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筹划战备，令蒙古车臣汗，断绝俄人贸易。二十二年，俄将模里尼克，率哥萨克兵六十多人，自雅克萨城出发，直到黑龙江下流。适遇清船巡弋，一鼓而起，把六十多个哥萨克兵，尽行拿住。模里尼克没有飞毛腿，自然一并捉来，送到齐齐哈尔拘禁。

二十三年，清兵至雅克萨城劝降，俄兵不从。

二十四年，清都统彭春，率水陆两军北征，陆军约万人，随带巨炮二百门，水军五

千人，占舰百艘，从松花江出黑龙江，齐集雅克萨城下。俄将图尔布青严行拒守，部下兵只四百多名，彭春令他把城退让，引兵归国。图尔布青恃着骁勇，不肯听命，清兵始用巨炮轰城，图尔布青开城接战，以一抵十、以十抵百，倒也一番鏖斗，确是一员勇将。怎奈众寡悬殊，究不相敌，只得弃了土城，退至尼布楚。彭春令军士将土城毁去，率兵凯旋。谁知到了次年，图尔布青偕了陆军大佐伯伊顿，又到雅克萨地，不怕死的硬头皮。筑起土垒，驻兵守御。彭春复引兵八千，运大炮四百门进攻。图尔布青令伯伊顿守住土垒，自率部兵抵死拒战。他手下不过四百多人，前次伤亡了数十名，只剩得三百多人，他独能与八千清兵往来冲突，清兵围住了这边，他冲到那边，围住了那边，复冲到这边。清初劲旅，尚难把三百俄兵一鼓歼灭，可见俄兵强悍情形。彭春焦躁起来，督令开炮。图尔布青还不管死活，来夺炮具。轰的一声，图尔布青中弹倒毙，俄兵方逃入垒中。

伯伊顿部下，亦只一二百名，同了图尔布青部下遗兵，死守不去。清兵放炮轰垒，他却掘了地洞，令部兵穴居避弹，弹来躲入，弹止钻出，垒有残缺，随时修补，弄得清兵没法。适荷兰公使在都，自称与俄罗斯毗邻，愿作居间调人。康熙帝遂命荷兰使臣，遗书俄国，责他无故寇边。旋得俄皇大彼得复书，略言："中俄文字，两不相通，因致冲突。现已知边人构衅，当遣使臣诣边定界，请先释雅克萨围兵。"康熙帝因穷兵徼外，未免过劳，遂允与议和，饬彭春解围暂退。于是俄遣全权公使费耀多罗，到外蒙古土谢图汗边境，遣人至北京，请派官与议。康熙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往会，途次闻土谢图与准噶尔构兵，不便交通，复折回京师，再遣从官绕道出境，通信俄使，议定以尼布楚为会场。索额图又奉使至尼布楚，带领西洋教士张诚、徐日升作为译官，另备精兵万余人，水陆并进，直达尼布楚城外，俄使费耀多罗，亦率千人到尼布楚，见清使兵卫甚盛，颇有惧色。外交全恃兵力。次日在城外张幕开会，两国公使。及从人毕集，护兵各二百余人，手执兵刃，侍立两旁。俄使开议，语言犄磔，索额图全然不懂，经张诚翻译，始知俄使要求，以黑龙江南岸归清，北岸界俄。索额图道："那有此理？今日俄欲议和，须东起雅克萨，西至尼布楚，凡俄领黑龙江，及后贝加尔湖殖民地，一律归我方可。"以尼布楚归中国，足阻俄人东来之锋，索额图初议，很是有理。俄使费耀多罗，也不懂索额图的说话，复由张诚译出，交与俄使。俄使阅毕，只是摇头。索额图见和议不谐，径自回营。翌日复会，索额图稍稍退让，拟把尼布楚地，作为两国分界。俄使亦不允，索额图又盛气回营。张诚等往来调停，复由索额图少让，北以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岭为界，南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人所有额尔古纳河南堡寨，当尽移河北。俄使尚坚执不从，索额图遂召水陆两军，会齐城下，拟即攻城，俄使不得已照允。遂于康熙二十八年订约互换，约凡六条，大旨如下：

一　自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诸川，注入黑龙江者，属中国，岭北属俄。

二　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南属中国，河北属俄。

三　毁雅克萨城，雅克萨居民及物用，听迁往俄境。

四　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越国界，违者送所司惩办。

五　两国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六　行旅有官给文票，得贸易不禁。

约成，勒碑格尔必齐河东及额尔古纳河南，作为界标，用满、汉、蒙古、拉丁及俄罗斯五体文字。这叫作中俄《尼布楚条约》。正是：

外交开始成和约，后盾坚强怵外人。

自是中俄修好，百余年不兴兵革。蒙古以北，已断轇轕，只蒙古尚未平靖，且待下回再说平定蒙古的方略。

台湾孤悬海外，向未入中国版图，郑成功占据二十余年，至其孙克塽降清，台湾始为清有，风止潮涨，一战成功，岂真天意使然？亦强弱不敌之一证也。至若尼布楚议和，清史上称为最荣誉之条约，实则俄兵远来，势孤而弱，清军近发，势盛而强。此约之成，宁非强弱不同之再证乎？然彭春再出，穷年累月，不能破一雅克萨土垒。索额图原议不谐，终至让步，俄之强已可知矣。文中一鳞一爪，莫非叙述，亦莫非眉目，在善读者默会可耳。

第二十七回
三部内哄祸起萧墙　数次亲征荡平朔漠

上回说到索额图赴会时，本自蒙古通道，因土谢图与准噶尔构兵，中道被阻，以致折回。索额图与俄订约，已于上回叙毕，只准噶尔构兵一事，还未说明，本回正要续说下去。却说中国长城外，就是蒙古地方，分作三大部：一部与长城相近，叫作漠南蒙古，亦称内蒙古；内蒙古的北境，又有一部，叫作漠北喀尔喀蒙古，亦称外蒙古，这两部统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还有一部在西边，叫作厄鲁特蒙古，乃是元太师脱欢及瓦剌汗也先的后裔。漠南蒙古，内分六盟，清太宗时已先后归附，独喀尔喀、厄鲁特两大部，尚未帖服。喀尔喀还遣使乞盟，厄鲁特从未通使，清朝亦视同化外，不去过问。只厄鲁特自分四部，一名和硕特部，一名准噶尔部，一名杜尔伯特部，一名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最强，顺治年间，准噶尔部长巴图尔浑台吉，并吞附近部落，势力渐盛。康熙初，浑台吉死，其子僧格嗣立。僧格死，其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嗣立。僧格弟噶尔丹，把侄儿杀死，篡了汗位，（外人称头目为汗）并将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部，尽行霸据，

于是向东略地，欲夺喀尔喀蒙古。

喀尔喀蒙古，旧分土谢图、札萨克、车臣三部，土谢图与札萨克相连。札萨克汗，娶了一妾，人人说他是西施转世，天女化身。此女又来作祟。艳名传到土谢图部，土谢图汗，竟成了一个单相思病，他竟想出了一个计策，佯称到札萨克部贺喜，令部下包裹军械，分载橐驼身上，假说是贺喜的送礼，随带了部役数百名，向札萨克部进发。这蒙古地方，本没有什么宫室城郭，就使是头目住所，也不过立个木栅，叠些土垒，便算了事。土谢图汗既到，就有札萨克部役接着，通报头目。札萨克汗，出来迎入，席地而坐。土谢图汗便道："闻得贵汗新纳宠姬，特来道贺！"札萨克汁答道："不敢当，不敢当！小妾已娶得多日了。"土谢图汗道："敝处与贵部，虽系近邻，有时也消息不通，直到近日方知，特备薄礼相遗，尚祈笑纳。"札萨克汗道："这是更不敢拜领了。"土谢图汗道："这也何必客气！只是贵姬艳名远噪，叨在邻谊，可否一容相见？"札萨克汗道："这又何妨。"说罢，便召爱姬出室，与土谢图汗行相见礼。土谢图汗见她颀长白皙，楚楚可人，不觉心旌摇曳，魂魄飞扬。即定一定神，召部役解橐入内，喝声道："何不动手？"札萨克汗茫无头绪，但见土谢图汗的部役，从橐中取出物件，光芒闪闪，都是腰刀。好一份贺礼。札萨克汗也管不得爱姬，转身就逃。那位爱姬，正想随走，怎奈两脚如钉住一般，不能前行，被土谢图汗拦腰抱住，出外就跑。喜可知也。这等部役一声吆喝，赶了橐驼，都回去了。

札萨克汗既失爱姬，顿时大怒，召齐部役，来攻土谢图部。土谢图汗知札萨克汗不肯干休，急遣人联络车臣汗与札萨克汗对敌。札萨克汗不能抵挡，率众败走。三部相哄，遂惹出一个大祸祟来。祸首非别，就是准噶尔部大头目噶尔丹。其实祸首不是噶尔丹，乃是札萨克的美姬。噶尔丹闻了此信，差人到札萨克部，愿与调停。札萨克汗大喜，便叫原使到土谢图部，索还爱妾。覆水难收，索还何用？原使应命至土谢图，坐索札萨克汗的爱姬。看官！你想土谢图汗费了好些心机，把这个美人儿，抱回取乐，那里肯原璧归赵？已非全璧。偏这使人恶言辱骂，恼了土谢图汗，将使人杀死。噶尔丹藉词报复，扬言借俄罗斯兵，来攻土谢图。土谢图汗大惧，忙整守备，待了数月，毫无影响，到边界窥探，亦没有俄兵入境，只有几个外来喇嘛，四处游牧。蒙俗向以游牧为生，邻境往来，也是常事，土谢图汗毫不在意，整日里与抢来的美人，调情饮酒。不防噶尔丹领了三万劲骑，道出札萨克部，越过杭爱山，直入土谢图境，与游牧喇嘛会合，使为前导，引至土谢图汗住所。时正夜静，土谢图汗拥着美人，酣卧帐中，忽觉得火焰飙起，呼声震天，宛如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而来。他也不辨是何处人马，忙从帐后窜去。噶尔凡杀入帐中，不见一人，到处搜寻，只剩得一个美人儿，睡在床上，缩做一团。噶尔丹也不去惊她，命部骑在帐外驻扎，自回内室，做了札萨克汗第三，慢慢的抱住娇娃，享受个中滋味。一夕换得二郎君，毕竟美人有福。到了次日，复分兵为两路，一路东出，袭破车臣部，一路西出，袭破札萨克部。假虞伐虢，噶尔丹颇有狡谋。他便踞着喀尔喀王庭，募集兵士数十万，声势大张。

这喀尔喀三部人民，穷蹇无归，只得投入漠南，到中国乞降。康熙帝命尚书阿尔尼，发粟赈赡，且借科尔沁水草地，暂畀游牧。噶尔丹也遣使入贡，康熙帝便令阿尔尼劝谕噶尔丹，要他率众西归，尽还喀尔喀侵地。噶尔丹拒绝清命，反日夕练兵，竟于康熙二

十九年，借追喀尔喀部众为名，选锐东犯，侵入内蒙古。尚书阿尔尼，急率蒙古兵截击。噶尔丹佯败，沿途抛弃牲畜帐幔。蒙古兵贪利争取，队伍错乱，噶尔丹返身来攻，阿尔尼不及整队，被他一阵掩击，杀得大败亏输，鼠窜而遁。

康熙帝得了败报，定议亲征。先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同皇子允禔，出长城古北口；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同简亲王雅布，出长城喜峰口；并命阿尔尼率旧部，会裕亲王军，听裕亲王节制；又别调盛京、吉林及科尔沁兵助战。车驾似亲幸边外，调度各路大兵。是年七月，康熙帝启銮出巡。方出长城，忽得探报，恭亲王军在喜峰口九百里外，被噶尔丹杀败回来，康熙帝命诸军急进，途次，又闻噶尔丹前锋，已到乌兰布通，距京师只七百里，康熙帝倒也惊愕起来，飞诏征调裕亲王军，到乌兰布通，会截敌兵。旋得裕亲王军报，已至乌兰布通驻扎，帝心少安。

且说噶尔丹乘胜南趋，到乌兰布通，遇着清营阻住，遂遣使入见裕亲王，略言追喀尔喀仇人，阑入内地，非敢妄思尺土，便教执畀土谢图汗，即当班师。裕亲王福全，把来使叱回。次日，两军对仗，噶尔丹用了驼城，依山为阵，什么叫作驼城？他用橐驼万余，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盖湿毡，环列如栅，作为前蔽，所以名叫驼城。前有象阵，后有驼城，倒是极妙巧对。清军隔河立阵，前面纯立火炮，遥轰中坚，自午至暮，驼皆倒毙，驼城中断。清军分作两翼，越河陷阵，遂破敌垒。噶尔丹乘夜遁去。次日，遣喇嘛至清营乞和。福全飞报行在，有诏“速即进兵，毋中他缓兵”之计，于是福全急发兵追赶，已自不及。噶尔丹奔回厄鲁特，遗失器械牲畜无算，复遣人赍书谢罪，誓不再来犯边。康熙帝偶有不适，遂谕来使回报噶尔丹，嗣后不得犯喀尔喀一人一畜，来使唯唯而去，遂诏诸王班师。第一次亲征，第一次班师。

三十年，康熙帝以喀尔喀新附部众数十万，应用法令部勒，且准部寇边，由土谢图汗启衅，不能不严加训斥，乃议出塞大阅。先檄内外蒙古各率部众，豫屯多伦泊百里外，静候上命。过了数日，车驾出张家口，至多伦泊，盛设兵卫。首召土谢图汗，责他夺妾开衅。土谢图汗顿首谢罪，帝乃加恩特赦，留他汗号。复谕车臣、札萨克二汗，约束本部，永远归清，二汗亦叩首谢恩。于是编外蒙古为三十七旗，令与内蒙古四十九旗同例，又因蒙俗素信佛教，命在多伦泊附近，设立汇宗寺，居住喇嘛，仍听蒙人游牧近边，自此外蒙归命。

隔了两年，拟遣三汗各归旧牧。谁知噶尔丹又来寻衅，屡奉书索土谢图汗，并阴诱内蒙古叛清归已。科尔沁亲王据实奏闻，康熙帝令科尔沁亲王，复书噶尔丹，伪许内应，诱令深入。噶尔丹果选骑兵三万名，沿克鲁伦河南下。克鲁伦河在外蒙古东境，他到了河边，竟停住不进。康熙帝又令科尔沁致书催促，去使还报，噶尔丹声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等待借到，立刻进兵。真是乖刁。科尔沁复驰奏北京。康熙帝道：“这都是捏造谣言，他道是前次败走，因火器不敌我军的缘故，所以佯言借兵，恐吓我朝，朕岂由他恐吓的？”料敌颇明。遂召王大臣会议，再决亲征。

康熙三十五年，命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军出东路，遏敌前锋。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等，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断敌归道。自率禁旅出中路，由独石口趋外蒙

古，约至克鲁伦河会齐，三路夹攻。是年三月，中路军已入外蒙古境，与敌相近，东西两军，道阻不至，帝缓兵以待。讹言俄兵将到，大学士伊桑阿惧甚，力请回銮。康熙帝怒道："朕祭告天地宗庙，出师北征，若不见一贼，便即回去，如何对得住天下？况大军一退，贼必尽攻西路，西路军不要危殆么"叱退伊桑阿，不愧英主。命禁旅疾趋克鲁伦河，手绘阵图，指示方略。从行王大臣，还是议论纷纷，各执一见，帝独遣使噶尔丹促他进战。噶尔丹登高遥望，见河南驻扎御营，黄幄龙纛，内环军幔，外布网城，护卫兵统是勇猛异常，不由的心惊脚痒，拔营宵遁。狡黠的人，往往胆小。翌日，大军至河，北岸已无人迹，急忙渡河前追，到拖诺山，仍不见有敌踪，乃命回军。独命内大臣明珠，把中路的粮草，分运西路，接济费扬古军。

是时噶尔丹奔驰五昼夜，已到昭莫多，地势平旷，林菁丛杂，噶尔丹防有伏兵，格外仔细，步步留心。俄闻林中炮声突发，拥出一彪兵来，统是步行，约不过四百多名。噶尔丹手下尚有万余人，统是百战剧寇，遇着这斯小小埋伏，全不在意。大众争先驰突，清兵不敢抵抗，且战且走，约行五六里，两旁小山夹道，清兵从山右趋入。噶尔丹勒马，遥见小山顶上，露出旗帜一角，大书大将军费字样，便率众上山来争。清兵据险俯击，矢铳迭发。敌兵毫不惧怯，前队倒毙，后队继进。幸亏清兵阵前，设列拒马木，阻住敌骑。噶尔丹乃止住东崖，依崖作蔽，一面令部兵举铳上击，声震天地，自辰至午，死战不退。忽山左绕出清兵千名，袭击噶尔丹后队，后队统是驼畜妇女，只有一员女将，身披铜甲，腰佩弓矢，手中握着双刀，脚下骑着异兽，似驼非驼，见清兵掩杀过来，他竟柳眉直竖，杀气腾腾，领着好几百悍贼，截杀清兵。清兵从没有与女将对仗，到了此时，也觉惊异，便与女将战了数十回合，只杀得一个平手，不料噶尔丹竟败下山来，冲动后队。山上清兵，从高临下，把子母炮接连轰放。山脚下烟雾迷漫，但见尘沙陡起，血肉纷飞，敌骑抱头乱窜，约有两三个时辰。山上山下，只留清兵，不留敌骑。清兵停放铳炮，天地开朗，准部兵倒地无数，连穿铜甲的这位女将，也头破血流，死于地下。红颜委地，吊古战场文中，却未曾载入。看官！你道这员女将是那一个？就是噶尔丹妃阿奴娘子，准部呼他为可敦。此时札萨克汗的爱姬，未知尚生存否？若尚存在，到可升作可敦了。可敦善战，力能抵住清兵，只因噶尔丹闻后队被袭，返顾却退，清兵乘势杀下，敌兵大乱，自相凌藉，遂至可敦战殁，只逃去了噶尔丹。

费扬古止诸将穷追，收兵回营，当即置酒高会，与诸将道："今日战胜，都是殷总兵化行之力。殷总兵劝我如此设伏，方得一鼓破敌，还请殷总兵多饮数杯，聊申本帅敬意。"说毕，亲自酌酒，递与殷化行。化行双手捧杯，一饮而尽，接连又是两杯，化行统共饮干，离座道谢。化行是宁夏总兵，上文曾叙说费扬古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化行随征献计，得此胜仗，所以费扬古特别奖劳。当时清营中欢声雷动，由费扬古飞报捷音。康熙帝大悦，慰劳有加，仍命费扬古留防漠北，遣陕甘军凯旋，自率禁旅还京。第二次亲征，第二次班师。

噶尔丹复奔回厄鲁特，途中闻报僧格子策妄阿布坦，为兄报仇，占据准噶尔旧疆，拒绝噶尔丹。噶尔丹欲归无所，窜居阿尔泰山东麓。康熙帝闻噶尔丹穷蹙，召使归降，噶

尔丹仍倔强不至。越年，康熙帝复亲征，渡过黄河，到了宁夏，命内大臣马思哈，将军萨布素，会费扬古大军深入，并檄策妄阿布坦助剿。噶尔丹闻大军又出，急遣子塞卜腾巴珠，到回部借粮。回部在天山南路，当噶尔丹强盛时，亦归服噶尔丹，至是回人将其子拘住，囚献清军。噶尔丹待粮无着，不知所为，左右亲信，又相率逃去，或反投入清营，愿为清兵向导。噶尔丹连接警信，有的说："清兵将到"，有的说："策妄阿布坦亦领部众来攻"，有的说："回部亦助清进兵"。好像打落水狗。一夕数惊，徬徨达旦。噶尔丹自言自语道："中国皇帝，真是神圣，我自己不识利害，冒昧入犯，弄得精锐丧亡，妻死子虏，目今进退无路，看来只好自尽罢了。"遂即服毒而死。

帐下只遗一女，他的族人丹吉喇便挈了他的女儿，随带噶尔丹骸骨，拟至清营乞降，札萨克汗爱姬不知下落，想已被噶尔丹弄死了。不想中途被策妄阿布坦截住，将丹吉喇等捆绑起来，送交行在。康熙帝颁诏特赦，命丹吉喇为散秩大臣，噶尔丹子塞卜腾巴珠，也得了一等侍卫，俱安插张家口外，编入察哈尔旗。土谢图、车臣、札萨克三汗，遣归旧牧。此时土谢图汗与札萨克汗相遇，不知应作何状。辟喀尔喀西境千余里，增编部属为五十五旗，朔漠悉定，康熙帝铭功狼居胥山而还。第三次亲征，第三次班师。既至京师，大飨士卒。俘得老胡人数名，能弹筝，善作歌，帝赏以酒，各使奏技。中有一个能作汉语，笳歌凄楚，音调悲壮，但听他呜呜咽咽的唱道：

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

康熙帝闻歌大笑，并赏他金银数两，橐驼一匹。小子读这歌词，又技痒起来，随作诗一首道：

绝北亲征耀六师，往还三次始平夷。
镌碑勒石夸奇绩，算是清朝全盛时。

看官欲知后事，请至下回再阅。

天生尤物，必倾人国，既亡札萨克，复亡土谢图，至车臣部亦遭累及，甚至噶尔丹亦因此兴师，因此覆灭。是可知妹喜祸夏，妲已祸商，褒姒祸周，史册垂戒，非无因也。康熙帝为有清一代英主，三次亲征，卒平朔漠，挞伐之功，未始不盛，但必镌碑纪绩，沾沾自喜，毋乃骄乎！秦始皇琅琊刻石，窦车骑燕然勒铭，殊不足训。以康熙帝之明，胡为效此？假故事以警世，揭心迹以垂训。作者之用意深矣。

第二十八回
争储位冢嗣被黜　罹文网名士沉冤

却说康熙帝聪明英武，算作绝顶，即位以后，灭明裔，扫叛王，降台湾，和俄罗斯，服喀尔喀，平准噶尔，他的圣德神功，小子已叙述大略。他还巡幸五台山，共计五次，南巡又六次。巡幸五台山的缘故，有人说他是出去省亲，因顺治皇帝即位十八年，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削发为僧。康熙帝屡去探视，每到五台，必令从骑停住寺外，单身进谒，直至顺治帝已死，方才不去。这件事只可付作疑案，小子未曾目见，不敢信为实事。若讲到巡幸东南，《东华录》上，明明说为治河的缘故，其实康熙帝意思，亦并不是单为治河。当时治河能手，有于成龙、靳辅等人，专管河务，都是考究地理，熟悉水性，难道康熙帝真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略略巡阅，便能将河道大势，了然目中，格外筹画的精密么？他的深意，无非是昭示威德，笼络人心。所以禅山谒陵，蠲租免税，凡经过的地方，威德并用。东南的小百姓，从此怕他的威严，感他的德惠，把前明撇在脑后，个个爱戴清朝。清朝二百多年的基业，就此造成。若呆读《东华录》上文字，不加体会，便是笨伯，那里晓得康熙帝的作用？小说中有这般大议论，可谓得未曾有。但本书于叙述间，亦常夹有微议，我请将原文略换数字，指示阅者云。若呆读此书的文字，不加体会，便是笨伯，那里晓得著书人的作用。只是康熙帝恰有一大失着，晚年来弄得懊丧异常，到去世的时候，反致不明不白，待小子细细道来：康熙帝有二十多个儿子，长子名叫允禔，就是初征噶尔丹时，作裕亲王福全的副手。古语道："立嫡以长。"论起年纪来，允禔应作太子，但他乃妃嫔所生，不由皇后产出。皇后何舍里氏，只生一子允礽。允礽生下，皇后便殁。康熙帝夫妇情深，未免心伤，且因允礽是个嫡长，宜为皇储，就于允礽二岁时，先立为皇太子。二岁立储，未免太早。后来重立皇后，妃嫔亦逐渐增加，一年一年的生出许多儿子。内中有四皇子胤祯，秉性阴沉，八皇子允禩，九皇子允禟，更生得异常乖巧，康熙帝格外爱宠一点。但既立允礽为太子，自然没有掉换的心思。允礽渐长，就令大学士张英为太子师傅，教他诗书礼乐，又命儒臣陪讲性理，南巡北幸时，亦尝带了允礽出去游历，总算是多方诱导，至亲征噶尔丹又要太子监国，宫廷中也没有生出事来。

噶尔丹既平，东西南北，都已平靖，万民乐业，四海澄清。康熙帝春秋渐高，也想享点太平洪福。有时读书，有时习算，有时把酒吟诗，选了几个博学宏词老先生，陪侍左右，与他评论评论。这老先生辈，总是极力揄扬，交口称颂。康熙帝又叫他纂修几种书籍，什么《佩文韵府》，什么《渊鉴类函》，什么《数理精蕴》，什么《历象考成》，什么《韵府拾遗》，什么《骈字类编》，还有《分类字锦》、《子史精华》、《皇舆全览》等书，就是人人购买的《康熙字典》，也是这时候编成的。开了书橱，一律搬出。每种书籍，统有御制序文，究意是皇帝亲笔，也不知是儒臣捉刀，涉笔成趣。小子无从深考。但日间与儒臣研

究书理，夜间总与后妃共叙欢情，枕边衾里，免不得有阴谋夺嫡，媒孽允礽的言语。起初康熙帝拿定主意，不听妇言，后来诸皇子亦私结党羽，构造蜚语，吹入康熙帝耳中，渐渐动了疑心。宫中后妃人等，越发摇唇鼓舌，播弄是非，你唆一句，我挑一语，简直说到允礽蓄谋不轨，窥伺乘舆。可笑这个英武绝伦的圣祖仁皇帝，竟被他内外蛊惑，把允礽当作逆子看待。怪不得周幽晋献。康熙四十七年七月，竟降了一道上谕，废皇太子允礽，并将他幽禁咸安宫，令皇长子允禔及皇四子胤祯看守。于是这个储君的位置，诸皇子都想补入。皇八子允禩，模样儿生得最俊，性情亦格外乖刁，在父皇面前，越自殷勤讨好，暗中却想害死允礽，绝了后患。

事有凑巧，有一个相面先生，叫作张明德，在都中卖艺骗钱，哄动一时。贝子贝勒等，统去请教。明德满口趋奉，统说他是什么富，什么贵。看官！试想社会中人，有几个不喜欢奉承？因此都说这明德知人休咎，仿佛神仙一般。允禩怀着鬼胎，暗想自己相貌，究竟配不配做皇帝，遂换了衣装，去试明德。谁知明德一边，早已有人知风通报。等到允禩进去，明德即向地跪伏，口称万岁，允禩连忙摇手。明德见风使帆，导允禩入内室，细谈一番，一面说允禩定当大贵，一面又俯伏称臣。允禩喜甚，不但露出真面，反与明德密定逆谋。明德伪称有好友十余人，都能飞檐走壁，他日有用，都可招致出来效劳。允禩遂与他定了密约，辞别回宫。甫入禁门，遇着大阿哥允禔，被他扯住，邀至邸中。原来允禔曾封直郡王，另立府邸。当时屏去左右，向允禩道："八阿哥从那里来？"满俗向称皇子为阿哥，所以允禔沿习俗语，叫允禩为八阿哥。允禩道："我不过在外边闲游，没有到什么地方去？"允禔笑道："你休瞒我！张明德叫你万岁呢。"允禩惊问道："大阿哥如何晓得？"允禔道："我是个顺风耳，自然听见。允禩道："你既晓得，须要为我瞒过父皇。"允禔道："这个自然，只可惜允礽不死，昨日闻有消息，父皇欲仍立允礽为太子。"允禩顿足道："这恰如何是好？"允禔道："我恰有一个妙法，但不知你做皇帝，什么谢我？"允禩道："我若得了帝位，当封大阿哥为并肩皇帝。"允禔道："不好不好，世上没有并肩皇帝。况我仍要受你的封，不如勿做为是。"急得允禩连忙打恭，恳求妙策。允禔道："你既要我设法，现在牧马厂中，有个蒙古喇嘛，精巫蛊术，能咒人生死，若叫他害死允礽，岂不是好？"允禔非真心待弟，观下文便知。允禩喜甚，便托允禔即日照行，揖别而去。想做皇帝，便要弄杀阿哥，帝位之害人甚矣。

允禔即去与蒙古喇嘛商议。蒙古喇嘛，名叫巴汉格隆，与允禔为莫逆交。至是允禔与商，便取出镇压物十多件，交与允禔。允禔携归，想去通知允禩，转念道："我明明是皇长子，太子既废，我宜代立，为什么去助允禩？"当下踌躇一会，忽跃起道："照这样办法，好一网打尽了。"葫芦中卖什么药？遂匆匆入宫，见了康熙帝，把允禩与张明德勾通事，密奏一遍。康熙帝即令侍卫捉拿张明德，霎时间，明德拿到，立召内大臣问过口供，绑出宫门，凌迟处死。张明德面貌中，定要犯凌迟罪，但明德自会相面，何不趋吉避凶？一面饬宗人府将允禩锁禁。允禩一想，这事只有大阿哥得知，我叫他瞒住父皇，他莫非转去密奏么？他要我死，我亦要他死，一班犬子，奈何奈何？遂对宗人府正道："愿见父皇一面！"宗人府落得容情，便带入宫内。

康熙帝见了允禔，勃然大怒，把他批颊两下。允禔泣道："儿臣不敢妄为。都是大阿哥教儿臣行的。"康熙帝怒道："胡说！他教你行，还肯告诉我么？"允禔道："父皇如若不信，可去拿问牧马厂内的蒙古喇嘛。"康熙帝又命侍卫将蒙古喇嘛拿到，严刑拷讯，得供是实。随差侍卫至直郡王府，不由允禔分说，竟入内搜索，连地板尽行掘起，果然有好几木人头儿，埋在土内。侍卫取出，回宫奏复。康熙帝震怒的了不得，拔出佩刀，叫侍卫去杀允禔。侍卫至此，也不敢径行奉命，跪伏帝前，代允禔求恕。此时早有宫监报知惠妃。惠妃系允禔生母，得了此信，三脚两步的趋入，跑在地下，膝行而前，连磕了几个响头，口称求皇上开恩开恩。康熙帝见此情状，不由的心软起来，便道："爱妃且起！"惠妃谢过了恩，起立一旁，粉面中珠泪莹莹，额角上已突起两块青肿。美人几乎急杀，天子未免有情，遂将佩刀收入，命侍卫起来，带出允禔拘禁，又对惠妃道："看你情面，饶了允禔，但我看他总不是个好人，须派人看管方好。"惠妃不敢再言，谢恩回宫。康熙帝即亲书朱谕，将允禔革去王爵，即在本府内幽禁，领班侍卫，奉旨去讫。

康熙帝经此一怒，便激出病来。是晚遂不食夜膳，次日，微发寒热，便令御医诊治。诸皇子亲视汤药，皇四子胤禛晨夕请安，且从中婉说废皇太子的冤枉，深惬帝意，于是释放废太子，亦令入宫侍疾。越数日，帝疾渐愈，乃令废皇太子及诸皇子近前，并宣召诸王入内，随即申谕道："朕暇时披览史册，古来太子既废，往往不得生存，过后人君又莫不追悔。朕自拘禁允礽后，日日纪念。近日有病，只皇四子默体朕心，屡保奏废皇太子允礽，劝朕召见。朕召见一次，愉快一次，嗣命在朕前守视汤药，举止颇有规则，不似从前的疏狂。想从前为允禔镇魇，所以如此迷惑，现在既已改过，须要从此洗心。古时太甲被放，终成令主，有过何妨改之。即是今日诸臣齐集，或为内大臣，或为部院大臣，统是朕所简用，允礽应亲近伊等，令他左右辅导，崇进德业，方不负朕厚望。四皇子胤禛，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目下能曲体朕意，殷勤恳切，可谓诚孝。五皇子允祺，七皇子允祐，为人淳厚，蔼然可亲，允礽亦应格外亲热。自此以后，朕不再记前愆，但教允礽日新又新，朕躬何憾！尔王大臣等须为我教导允礽，毋致再蹈覆辙！"诸王大臣未曾答复，只见皇四子跪奏道："儿臣奉皇父谕旨，说儿臣屡保奏废皇太子，儿臣实无其事。蒙皇父褒嘉，儿臣不敢承受。"故意推辞，所谓秉性阴沉。康熙帝微哂道："尔在朕前，屡为允礽保奏，尔以为没有证据，所以当众强辩。尔果不欲居功，尔衷尚堪共谅。尔如畏允禔、允禩，故意图赖，便非正直，转大失朕意了。"知子莫若父。皇四子叩首称谢，又奏道："十年前侍奉皇父，因儿臣喜怒不定，时蒙训诫，近十年来，皇父未曾申饬，儿臣省改微诚，已荷皇父洞鉴。今儿臣年逾三十，大概已定，喜怒不四定，关系儿臣身上，仰恳皇父于谕旨内，恩免记载，儿臣深感鸿慈。"康熙帝便对王大臣道："近十年来，四阿哥确已改过，不见有忽喜忽怒形状，朕今不过偶然谕及，令他勉励，不必尽行记载便了。"喜怒不定四字，都要争辩，显得阴鸷。不知《东华录》已俱登出，争辩何益？

诸王大臣遵旨退出，私自议论，都料废太子又要重立。果然到了次年，复立允礽为皇太子，颁诏天下，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并封皇三子允祉为诚亲王，皇四子胤禛为雍亲王，皇五子允祺为恒亲王，皇七子允祐为淳郡王，皇十子允䄉为敦郡王，皇九子允

禟，皇十二子允祹、皇十四子允禵俱为固山贝子。又追究魇魅事，将蒙古喇嘛巴汉格隆，处以磔刑。人家不怕他魇死，他却被人剐死了。这事暂算了结，不料翰林院编修戴名世，作了一部《南山集》，又兴起大狱来了。

先是康熙初年，浙江湖州府庄廷鑨，素习儒业，平时颇留心史籍。一日，到市上闲游，见有一爿旧书坊，他却踱将进去，随手翻阅，旧书内中有一抄本夹入，视之，乃是明故相朱国桢的稿本。稿中记录明朝史事，自洪武至天启，都有编述。他却将此稿买回，招了几个好朋友，互览一番，友人统未曾见过，个个说是秘本。文人常态，专喜续貂，就各搜集崇祯年间事情，补入卷末，并将自己姓名，及友人姓名，一一附记，算是生平得意之作。廷鑨死后，家人将此书刊行。适故归安县令吴之荣，失业家居，见了此书，读到崇祯朝，有毁谤满人等语，之荣遂上书告讦。清廷即令浙江大吏，按书中姓名，一一搜捕。已死的开棺戮尸，未死的下狱正法。廷鑨是个首犯，开棺戮尸，不消说得，还把他兄弟骈戮，家产籍没，真是可怜。吴之荣复职升官。为了此事，士人多箝口结舌，不敢妄谈。偏这戴名世身居翰苑，清闲无事，著了一部《南山集》出来，集中采录明桂王事，乃抄袭桐城人方孝标遗书，并不是名世创造的。都察院御史赵申乔，竟指他是诽谤朝廷，拜疏奏发。又是一个拍马屁的官吏。康熙帝准了奏章，即饬拿名世下狱，命六部九卿会审。名世供词抄录方孝标《滇黔纪闻》是实。当由六部九卿议奏，内说戴名世有心抄录，作大不敬论，应置极刑，方孝标亦应戮尸。方戴族人，俱应坐死。此奏一上，自然照准，可怜名世为这文字因缘，身被寸磔，戴氏族中，与名世五服相连，统皆斩首。进士方苞，因是方孝标同宗，亦系狱论死，幸亏大学士李光地极力洗释，方苞得以出狱。方氏旅人，除孝标子弟外，也总算矜全了几个。这是康熙五十年间事。自此体制愈严，蒙蔽愈重。康熙帝年已六旬，精神亦渐渐衰退，比不得壮年时候，事事明察。到了五十一年，皇太子允礽，又不知为着什么事，触怒了康熙帝，又把允礽废黜，禁锢起来。小子但闻有御笔朱谕一道：略云：

> 前因允礽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朕在众前，曾言其似能悛改，伊在皇太后众妃诸王大臣前，亦曾坚持盟誓，想伊自应痛改前非，昼夜警惕。乃自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朕今年已六旬，知后日有几，天下乃太祖、太宗、世祖所创之业，传到朕躬，非朕所创立，恃先圣垂贻景福，守成五十余载，朝乾夕惕，耗尽心血，竭蹶从事，尚不能详尽，如此狂易成疾，不得众心之人，岂可付托乎？故将允礽仍行废黜禁锢，为此特谕。

允礽再废后，康熙帝立定主意，不再言立太子事。诸皇子个个窥测，探不出什么消息，便浼王大臣上书奏请。谁知上一次书，受一次训责，甚且还要治罪。诸王大臣方在疑虑，忽西域来了警信，报称策妄阿布坦杀进西藏去了。正是：

大内未曾蠲宿衅，极边又已启兵争。

西藏系清朝藩属，遇着外侮，又要劳动清兵了。诸君试看下回，便自分晓。

冢嗣被黜，名士沉冤，皆专制之焰使然。惟专制故，天下始羡皇帝之尊严。官民受皇帝之压制，不敢妄想，独众皇子济济比肩，皆有世袭之望，于是勾通内外，觊觎储位。虽以清圣祖之英明，不能免巫蛊咒诅之祸。惟专制故，天下始怨皇帝之刻毒，一语失检，罪及妻孥，祸延宗族，生固难免，死且戮尸，当时畏其威而不敢动，后世必有起而报复者。虽以清圣祖之德惠，不能逃千秋万世之讥。本回为清圣祖病，抑且为清圣祖惜。且隐悬一专制影子，留戒后世，是文字有关国体者，可谓稗官中上乘文字。

第二十九回
闻寇警发兵平藏卫　苦苛政倡乱据台湾

却说中国西偏，有最高的大山一座，名叫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山北，有一种图伯特人，聚族而居，号为西藏。古时与中国不相通，唐朝时部众渐盛，入侵中华，唐史上称他为吐蕃国。唐太宗李世民，因他屡次寇边，没有安靖的日子，不得已将宗女文成公主，嫁他国王噶木布，算是两国和亲，干戈得以少息。这文成公主素信佛教，在西藏设立佛寺，供奉释迦牟尼佛像，自此西藏臣民，个个皈依，变成了一个佛教国。传到元朝时候，元世祖南下吐蕃，邀请吐蕃拔思巴为帝师，册封大宝法王，令他管领藏地，总握政教两大权。他的子孙，取名萨迦胡土克图。萨迦就是释迦的转音，胡土克图乃是再世的意义。服饰尚红，得娶妻生子，世人称为红教。传到明朝，红教徒渐渐不法，信用日衰。甘肃西宁卫中，出了一个宗喀巴，入大雪山修行得道，别立一派，禁娶妻生子，衣饰尚黄，称作黄教。番众大加敬信，势力不亚法王。宗喀巴死，有两大弟子，一名达赖，一名班禅，统居前藏拉萨地。他因教中严禁娶妻，不得生子，遂另创一嗣续法，说是达赖班禅两喇嘛，喇嘛即高僧之意。世世转生。达赖死后，第一世转生，是敦根珠巴。第二世转生，是根敦坚错。传到第三世转生，是锁南坚错，较有高行，蒙古诸部，入藏欢迎，邀他至漠南说教，黄教遂流传蒙古。第四世转生，是云丹坚错，势力越加扩张，漠北蒙古，因居地荒僻，不得亲承教旨，另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后身，为大胡土克图，总理外蒙古教务，居住库伦。第五世达赖转生，叫作罗卜藏坚错，用他近亲桑结为第巴。什么叫作第巴？便是中国所称管理政务的官员，达赖喇嘛，只理教务，不管政事，自第二世达

赖起，已另置第巴等官，代理国政。是时红教未绝，后藏地方护法教主，叫作藏巴汗，藏巴汗反对黄教，桑结欲除灭了他，省得出来作梗，遂联络厄鲁特蒙古，遣和硕特部长固始汗，引兵入后藏，袭杀藏巴，另奉班禅喇嘛移驻后藏。从此藏地分前后二部，前藏属达赖管辖，后藏属班禅管辖。叙述详明。

固始汗本居青海，曾受清太宗册封。康熙三十七年，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来京朝贡，康熙帝又封他为亲王。固始汗得清廷援助，声势颇强，至是有功黄教，复得了前藏东部喀木地，命子达赉镇守，渐渐干涉前藏事情。桑结一想，杀了一个藏巴汗，又来了一个达延汗，未免引狼入室，自取祸殃。适值噶尔丹威振西域，桑结复阴与连结，叫他出兵青海，袭破和硕特部。桑结初意，颇高于吴三桂等，但仍不能脱离外人，终非善策。达赉势力，亦因此一挫。未几达赖五世殁，桑结秘不发丧，伪传达赖命令，任意妄行。噶尔丹入寇中国，桑结亦阴为怂恿，至噶尔丹败走，乃遣使入贡，诈称奉达赖命，求赐桑结封爵。清廷未察真伪，封桑结为图伯特国王。到了噶尔丹走死后，丹吉喇等来降，方报桑结矫伪情状，康熙帝赐书切责，桑结还诈称部属未靖，不敢遽泄达赖丧事，今当另立达赖，择日发丧。康熙帝因道途辽远，不便细查，且由他将错便错的过去。桑结又欲去毒杀拉藏汗，事泄无成。拉藏汗即和硕部达赉侄儿，达赉死，拉藏汗嗣，闻桑结有意害他，遂集众潜入拉萨，将桑结捉来，一刀两段。刁狡的人，总归速死。复把桑结所立的达赖，指为赝鼎，擒献清廷，另立新达赖伊西坚错为第六世。

康熙帝嘉他恭顺，封拉藏为翼法恭顺汗。偏这青海诸蒙古，不信伊西坚错为真达赖，另立了一个噶尔藏坚错，在青海坐床，请清廷速赐册印。自是达赖变了两个，谁真谁假，不能辨悉，倒像一出双包案。两下争论，遂引出策妄阿布坦的兵祸来了。策妄截献噶尔丹骸骨，奉表清廷，非常逊顺。康熙帝命画阿尔泰山西麓，至天山北路一带，给彼游牧。策妄得此广土，竟想做第二个噶尔丹，并吞诸部。第一着下手，是娶了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女，做了妻室，复诱他妻弟背了阿玉奇，将父逐出俄罗斯。他假称发兵帮助，竟把土尔扈特部占据起来。杜尔伯特部势本衰弱，自然也服了他。第二着下手，又是依样画葫芦，拉藏汗有一姊，年近花信，不知经策妄如何运动，复许嫁了他。我怪拉藏汗的阿姊，何故甘心做小老婆？想是策妄定有媚内手段，一笑。策妄娶了拉藏姊，又把那原配生的女儿，许与拉藏汗子丹衷，令他入赘伊犁，不即放归。亲上加亲，外面似非常亲热，谁知他满怀鬼蜮，诡计多端。丹衷离国日久，欲挈妇偕回，策妄许他归国，发兵护送。行了好几个月，方入藏境。拉藏汗闻子妇回来，率领次子苏尔札，到达穆阿附近，一面迎接新妇，一面犒赏护送军。两下相遇，丹衷夫妇，谒见已毕，拉藏汗便命在行帐开筵，令护送军一律与宴。拉藏汗素性嗜酒，至此因子妇回国，格外畅饮，一杯未了又一杯，接连是十百千杯，饮得酩酊大醉，酣卧床上。这边的护送军，饮毕出外，就在拉藏汗行帐外扎好了营。

是夜准部将官大策零又至，部下有六千兵马，会合护送军，杀入拉藏帐内。拉藏汗手下卫兵，本是不多，况又大家吃得沉醉，还有何人抵挡？准部兵一拥而入，杀死了拉藏汗，把他次子苏尔札捆绑起来，余外不是被杀，便是被捆，只剩了一对新夫妇，一个是策妄娇婿，一个是策妄娇儿，总算用些情面，不去缚他。丹衷还算运气。随即潜到拉萨，骗

入拉萨城，把个半真半假的新达赖，拘入暗室，做个坐关和尚。妙语解颐。

这信传到清廷，康熙帝本已遣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兵驻扎巴里坤，防备西域，至是急命传尔丹为振武将军，祁里德为协理将军，出阿尔泰山，会合富宁安军，严备准噶尔入寇。另遣西安将军额鲁特，督兵入藏，侍卫色棱为后应。康熙五十七年，两军次第渡木鲁乌苏河，分道深入。大策零分军迎战，只数合便退。明是诱敌。额鲁特率兵追入，色棱继进，到喀喇乌苏河岸。大策零留有伏兵，顿时四起，截住清兵。额鲁特等料知陷入重地，率兵猛扑，怎奈这番敌军，纯是精锐，与前时接仗，大不相同。额鲁特不能前进，只得退后，不料后面流星马又到，报称准兵绕出后路，把军饷截夺去了。清兵闻军饷被劫，不战自乱，额鲁特、色棱两人，极力弹压，勉强镇定。过了数日，粮尽矢穷，准兵四面聚集，好似天罗地网一般，一阵攻击，清兵全营覆没，都做了沙场之鬼。虽是战死，幸而死在西方，免得童男童女接引。

康熙帝接了败报，再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升任四川总督年羹尧，备兵成都，拟分道进发。敕封噶尔藏坚错为达赖六世，檄蒙古兵扈从达赖，随大军直入西藏。于是蒙古各汗王贝勒，各率部兵至青海，恭候清兵出塞。康熙五十九年春，诏移允禵移驻木鲁乌苏河治饷，令将西宁军副都统延信出青海，年羹尧仍坐镇四川，令将川军副护军统领噶尔弼出打箭炉，分趋藏境。大策零闻清兵分出，自拒青海军，另遣部兵三千余人，抵挡噶尔弼。噶尔弼副将岳钟琪，素有胆略，领亲兵六百名，首先开路。至三巴桥，系入藏第一险要，岳钟琪招募番众，许他重赏，令诈降守桥兵，里应外合，竟把三巴桥占住。噶尔弼率军来会，忽闻准部兵来夺三巴桥，头目叫作黑喇玛，有万夫不当之勇，噶尔弼颇惊慌起来。岳钟琪道："有钟琪在，就使来了红喇玛，也不怕他，待明日擒他便是。"是夕，岳钟琪率兵出营，潜掘陷坑，上用青草盖住，令兵士带了钩索，伏在陷坑里面。部署已定，然后回营。次晨，黑喇玛仗着勇力，飞奔前来，岳钟琪出兵对敌，诱黑喇玛至陷坑旁。黑喇玛有勇无谋，但知上前追杀，不料脚下有坑，一脚踏空，坠入坑内，任你黑喇玛膂力过人，至此被伏兵钩住，急切不能展身。伏兵紧紧捆缚，扛入清寨。黑喇玛受擒，余众不战自降，方拟鼓行入藏，忽来了大将军檄文，令待青海军并进。噶尔弼踌躇未决，岳钟琪道："我兵只赍两月粮饷，从川西到此，已过了四十多日，若再待青海军，粮饷食尽，如何入藏，现不如乘机疾进，沿途招抚番众，用番攻番，约十日可抵拉萨，出其不意，容易荡平。"噶尔弼欲集众议决，钟琪道："事在必行，何须多议！钟琪不才，愿喷此一腔热血，仰报朝廷，请于明晨即行。"钟琪系岳武穆王二十一世孙，武穆仇金，钟琪忠清，似不能善绳祖武，惟为清攻藏，恰有可原。噶尔弼也不多言。

次晨，岳钟琪即用皮船渡河，直趋西藏。途中遇土司公布，用好言抚慰。公布很为感激，遂代为招集番兵七千，引钟琪入拉萨。钟琪观番兵可恃，遂分部兵三千名，绕截大策零饷道，自领番众趋拉萨城。拉萨城内，只有几个准兵，见岳军大至，尽行逃散。钟琪长驱入城，号召大小第巴，宣示威德，除助逆喇嘛的，杀了五人，并幽禁九十多人，其余一概赦免，那时僧俗都顶礼膜拜，感谢再生。

这时候，青海军统领延信，正与大策零相持，连败大策零数阵。策零欲退回拉萨，又

被岳军截住，进退两难，遂爬山过岭，遁回伊犁。途中崎岖冻馁，死了大半。延信遂送新达赖入藏登座，令拉藏汗旧臣康济鼐，掌前藏政务，颇罗鼐掌后藏政务，留蒙古兵二千驻守，奉诏班师，各回原地镇守，西藏暂归平靖。康熙帝又要咬文嚼字，亲制一篇平定西藏碑文，命勒石大招寺中，小子也不暇细录。

只是康熙帝安乐一次，总有一次忧愁，相逼而来。忧乐相循，祸福相倚，是颠扑不破的事理。入藏军已报凯旋，台湾忽报大乱。说来可笑，台湾乱首，乃是一个贩鸭营生的小百姓，名叫一贵，他的姓恰与大明太祖皇帝相同。尝见人家婚丧事，排列仪仗，每借同姓的头衔，书入头行牌，以示烜赫。一贵虽是贩鸭，然与明祖同姓，亦自足夸。自施琅收服台湾后，台民虽稍有蠢动，事发即平。至康熙晚年，用了一个贪淫暴虐的王珍实授台湾知府，没有税的要加税，没有粮的要征粮。百姓不服，就要拿来打屁股，或枷号几个月。还有一切诉讼事件，有钱即赢，无钱即输，因此台民怨愤异常。官逼民反。这个朱一贵，虽是贩鸭为生，他却有几个酒肉朋友，一叫黄殿，一叫李勇，一叫吴外，这三个素不安分，与朱一贵恰很是莫逆。一日，到了酒楼，一面吃酒，一面谈论平日事情，黄殿问一贵道："近日朱大哥生意可好？"一贵摇头道："不好不好！现在这个混帐知府，棺材里伸手，死要铜钱，连我贩卖几只鸭，也要加捐。我此番贩鸭一千只，反蚀了好几千本钱，看来只好罢休哩。"小本经营，不应加重捐，观此便知。李勇、吴外齐声道："这般狗官，总要杀掉他方好。"该杀！一贵道："只有我等几个小百姓，那里能杀知府？"黄殿道："要杀这个混帐知府，也是不难，只此处非讲事堂，兄弟们不要多嘴。"黄殿乖。言毕，以目示意。大家饮完了酒，由一贵付了酒钞，遂同至一贵家内，彼此坐定，黄殿道："朱大哥你道是贩鸭好，是做皇帝好？"一贵醉醺醺的笑道："黄二弟真吃醉了，贩鸭的人，怎么好同皇帝去比？"黄殿道："朱大哥想做皇帝否？"一贵大笑道："像我等人，只能贩鸭，那里会做皇帝？"黄殿道："明太祖朱元璋曾充庙祝，后来一统江山，好端端的做了皇帝。大哥也是姓朱，贩鸭虽贱，比庙祝要略胜三分，水无斗量，人无貌相，要做皇帝，何难之有？"一贵听了此言，不觉手舞足蹈起来，便道："我就做皇帝，黄二弟等须要帮助我。"黄殿道："总教大哥不要惊慌，明日就请大哥南面为王。"一贵乘着醉意，便道："我果有一日为王，就使千刀万剐，亦是甘心。"赌什么气？罚什么咒？天道昭彰，不容妄说。黄殿道："一言为定，不要图赖。"一贵道："自然不赖。"黄殿便邀同李勇、吴外，告别而去。

到了次日，黄殿复同李通、吴外，带了一二百个流氓，抬了箱笼，匆匆到一贵家来。一贵不知何故，慌忙问道："黄二弟！你同这许多人，到我家何干？"黄殿道："请你即日做皇帝。"一贵此时，已把昨日的酒话，统共忘记，至此始恍惚记忆起来，便笑道："昨日乃是酒后狂言，如何作准？"黄殿道："不能不能！昨日你已认实，今朝不能图赖，就使你要不做，也不容你不做。"说毕，就命手下开了箱笼，取出黄冠黄袍，把朱一贵改扮起来。一贵道："你等太会戏弄我了。"黄殿道："那个来戏你？"顿时七手八脚，将朱一贵旧服扯去，穿了黄冠黄服。一个贩鸭的小民，居然要他坐在南面，做起强盗大王来了。看官！你道这套黄冠黄袍，是那里来的？他是从戏子那里借来，暂时一穿。还有一套蟒袍宫裙，续行取出，黄殿趋入内室，扶出一个黄脸婆子，教他改装。可怜这黄脸婆子，吓

得发抖，那里敢穿这衣服？黄殿也顾不得什么嫌疑，竟将蟒袍披在黄脸婆子身上，引他至一贵左侧坐下。不与他系宫裙，黄殿未算周到。于是大众取出衣服，一律改扮，穿红着绿，挤作一堆，向朱一贵夫妇叩起头来。煞是好看。弄得朱一贵夫妇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索性像木偶一般。大家拜毕，竟去外边劫掠，掳些金银财帛，做起旗帐，造了军器，占了民房数十间，就揭竿起事。

一夫作俑，万人响应，不到十日，竟招集了数千人。台湾总兵欧阳凯，急议发兵往剿。游击刘得紫素称知兵，至是请行。欧阳凯不许，偏遣一个庞大无能的周应龙，领兵前去。敌寨距府城只三十里，周应龙沿途停止，三十里路，走了三日。敌众依山拒守，应龙也不去攻击，反纵兵焚掠近村。村民大愤，相率从贼。南路奸民杜君英，亦乘此作乱，与朱一贵连合，袭杀凤山参将苗景龙，府城大震。欧阳凯带了刘得紫，及副将许云，率兵一千五百，亲剿一贵。黄殿、李勇、吴外等，出寨迎敌，许云跃马陷阵，贼皆辟易，黄殿等都逃入山中。会水师游击游崇功，亦自鹿耳门入援，欧阳凯大喜，只得是敌众胆落，毫不设备。过了两日，朱一贵、杜君英合军大至，遥见尘头起处，约有数万人马，迤逦前来。清兵先已胆寒，面面相觑。欧阳凯急出抵御，正接仗间，把总杨泰立在欧阳凯背后，忽然跃起，将欧阳凯刺落马下。刘得紫急忙趋救，不防杨泰又一枪刺来，得紫急闪，坐骑已中了一枪，那马负痛踣地，把得紫掀落地上，也被叛兵擒住。霎时官军大乱，许云、游崇功拦阻不住，贼军又围裹拢来，只得拼命血战。到了日中，矢炮俱尽，各手刃数十人，自刎而亡。

于是水师游击张贤、王鼎等，率兵千余，战舰数十艘，逃出澎湖。台湾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尽驱港内商船渔艇，逃出鹿耳门。周应龙逃得更快，意遁入内地。朱一贵进陷台湾府，大掠仓库，复得郑氏旧贮炮械硝磺铅铁等，非常欢喜。北路奸民赖池、张岳，亦同日陷诸罗县，击杀参将罗万仓，凡七日而全台陷。朱一贵大会部众，犒宴三日，自称中兴王，国号永和，封黄殿为辅国公，兼衔太师，李勇、吴外等为侯，以下封了许多将军总兵。袍服不及裁制，戴了一顶明朝冠，便算了事。里面掳了无数妇女，充作妃嫔。一贵左拥右抱，说不尽的快活。比黄脸婆子何如？台湾百姓，编出一种歌谣道：

头戴明朝冠，身衣清朝衣。
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

看了这种谣传，朱一贵的王位，恐怕是不稳固了。究竟朱一贵做了几日台湾王，下回再行详叙。

达赖转生，明是佛教欺人之说，狡黠诸徒，利用之以揽权势，于是真伪达赖之问题生。内哄未休，外侮已至，卒至全藏大乱，欺人者适以自欺，亦何益乎？清圣祖既遣将平藏，何不于此时设置贤吏，昌明政教，有以移其风而易其俗？乃复送一无知无识之达赖，入藏坐床，平一时之乱或有余，

平一世之乱则不足，此所谓敷衍目前之计，无怪其旋平旋乱也。若台湾收入版图，已数十年，芟荆棘夷溪洞，用夏变夷，推行风教，吾知数十年内，亦可收功。乃所用非人，徒知殃民，不知化民，一贩鸭徒揭竿作乱，仅七日而全台俱陷，何扰乱之速耶？有清一代，惟圣祖最号英明，而于绝域政教，不甚屑意，遑问自郐以下乎？阅本回，应令人叹惜。

第三十回
畅春园圣祖宾天　乾清宫世宗立嗣

却说朱一贵既陷台湾，逃官难民，尽至澎湖。澎湖守将，仓猝不知所为，亦尽室登舟，将渡厦门，百姓惊惶的了不得。独守备林亮决计固守，驰赴海滨，拦住官民家眷，不准内渡，人心稍稍镇定。水师提督施世骠，自厦门至澎湖，南澳总兵蓝廷珍，奉闽督檄令，亦至澎湖来会。于是命守备林亮、千总董芳为先锋，率领舰队八千人，直捣鹿耳门。适朱一贵与杜君英争长，自相残杀。确是强盗行为。乡民愤一贵暴掠，又各结民团，保护村落。清兵闻一贵内乱，百姓不附，顿时勇气百倍。到了鹿耳门，岸上大炮迭发，林亮、董芳，冒死直进，遥望岸上炮台，火药累积，林亮饬水兵用炮还击，注射火药，炮声过处，火药上冲，震得海水陡立，天地为昏。那时岸上的守兵，统弹得不知去向。林亮、董芳即舍舟登岸，率兵直入。施世骠、蓝廷珍亦带领大军随进，节节进攻，随剿随抚。看官，你想这等朱一贵、杜君英的混帐东西，那是敌得住几员虎将？连战连败，连败连走，清兵乘势追杀，直薄台湾城下。东西南北，布满兵队，大炮的声音，镇日不息。朱一贵束手无策，只躲在伪宫内，对了一班王妃王妾，哭泣不止。此时究竟是贩鸭好，是做皇帝好？还是外面的军师黄殿，想了一个劫营的计策，于夜间潜开城门，突击清营。谁知早被蓝廷珍料着，摆了一个空营计。待李勇、吴外等杀入，伏兵一齐掩击，像砍瓜切菜一般。林亮斩了李勇，董芳刺死吴外，只剩了后队的黄殿，急忙逃回，转身一望，城门已闭，城上立着一员大将，不是别人，乃是清游击刘得紫。突如其来。原来刘得紫被杨泰擒去，献与一贵，一贵颇重得紫名，不去杀他，把他禁住学宫。得紫不食三日情愿饿死。诸生林皋、刘化鲤，密劝得紫受食，徐图恢复，得紫乃饮食如常，此次黄殿出城劫营，把城中部众，尽行拔出，林刘二生，遂邀集良民，拥得紫出学宫，闭了城门，请得紫上城拒守。黄殿进退无路，投濠自尽。施世骠下令，降者免死，于是叛众尽降。刘得紫开城迎入，把前情叙说一遍，世骠即令导入伪宫，擒出朱一贵，审问属实，推入囚笼。室内的伪妃伪嫔，统教民间自认，令他带去。做了数日妃嫔，滋味如何？统计清兵攻入鹿耳门，进复台湾府城，也是七日。世骠复分兵搜剿南北两路，擒到杜君英等，与朱一贵槛送北京，一概凌迟处死。千刀万剐之言验了，一贵自思，甘心不甘心。复将弃台逃走的道府厅县，尽行治罪。只王珍已惧罪

自尽，命即剖棺枭示。王珍是个首恶，可惜不把他凌迟。施世骠等各邀奖叙，也不必细说了。

且说康熙帝因台湾再平，八荒无事，自己又年将七旬，明知风烛草霜，衰年易迈，索性开了一个盛会，凡满、汉在职官员，及告老还乡，得罪被谴的旧吏，年纪六十五以上的人，统召入乾清宫，一一赐宴。这时候，正是康熙六十一年春间，天气晴和，不寒不暖。一班老头儿，团坐两旁，差不多有一千个，团住这个老皇帝，饮起酒来。皇帝又特别加恩，叫他不要拘谨，大众奉谕，开怀畅饮。酒兴半酣，老皇帝动了诗兴，做成七律诗一首，命与宴诸臣，按律恭和。这班老头儿，把诗文一道，多半束诸高阁，满员是简直未曾用过工夫，至此要他个个吟诗，几乎变成一种虐政。幸亏这班老人有些乖刁，预料这老皇帝召他饮酒，免不得咬文嚼字，因此早打好通关，先与几个能诗作赋的老朋友，商量妥当，请他作了抢替，一面复贿通宫监，托令传递，所以当场都吟成一诗，恭呈御览，虽是好歹不一，总算不至献丑。诗中大意，千首一律，无非是歌功颂德一套烂语。等到诗已做成，日近黄昏，大众散席，谢了圣恩，出宫而去。这场盛宴，叫作千叟宴，康熙帝倒也非常得意。太监得了银子，还要得意。可奈盛筵不再，好景难留，转瞬间已是冬月，大学士九卿等，方拟次年圣寿七旬，预备大庆典礼，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康熙帝竟生起病来。这场病非同小可，竟是浑身火热，气急异常。太医院内几个医官，轮流入内诊脉，忙个不了。服药数剂，稍稍减退，身子渐觉爽快，气喘也少觉平顺，只是精神衰迈，一时未能回复，所以未便起床。诸皇子朝夕问安，皇四子胤祯，此次侍奉，却不见十分殷勤。每遇夜间，总要到理藩院尚书府内，密谈一回。有何大事。这理藩院尚书名叫隆科多，乃是皇四子的母舅。句中有眼。过了数日，康熙帝病体，又好了一些，因卧床多日，未免烦躁，要出去开逛一番。皇四子胤祯入奏，父皇要出去散心，不如至畅春园内，地方宽敞，又是近便，最好静养。康熙帝道："这也是好，只冬至郊天期已近了，朕躬不能亲往，命你恭代，须预先斋戒为是。皇四子胤祯闻了此谕，未免踌躇。为什么事踌躇？康熙帝见他情形，便问道："你敢是不愿去？"胤祯即跪奏道："儿臣安敢违旨，但圣体未安，理应侍奉左右，所以奉命之下，不觉迟疑。"康熙帝道："你的兄弟很多，那个不能侍奉？你只管出宿斋所，虔诚一点便好。"胤祯无奈，遵旨退出。是夜，又与这个母舅隆科多，密议了一夕大事。

次日，康熙帝到畅春园，诸皇子随驾前往，隆科多本是皇亲，也随同帮护。独皇四子胤祯已去斋所，不在其中。有隆科多作代表，已经够了。又过了数天，康熙帝病症复重，御医复轮流诊治，服了药全然无效，反加气喘痰涌，有时或不省人事。诸皇子都着了忙，只隆科多说是不甚要紧。是夜，康熙帝召隆科多入内，命他传旨，召回皇十四子，只是舌头蹇涩，说到十字，停住一回，方说出四子二字。隆科多出来，即遣宫监去召皇四子胤祯。翌晨，胤祯至畅春园，先见了隆科多，与隆科多略谈数语，即入内请安。康熙帝见他回来，痰又上涌，格外喘急。诸皇子急忙环侍，但见康熙帝指着胤祯说道："好！好！"只此两字，别无他嘱，竟两眼一翻，归天去了。诸皇子齐声号哭，皇四子胤祯，大加哀恸，比诸皇子尤觉凄惨。真耶假耶？

隆科多向诸皇子道："诸阿哥且暂收泪，听读遗诏！"此时诸皇子中，惟允禵远出未

归，允禵仍被拘禁，未能擅出奔丧，允禩先已释放，一同在内，听得遗诏二字，先嚷道："皇父已有遗诏么？"隆科多道："自然有遗诏，请诸阿哥恭听！"便即开读道："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允禩、允禟齐声道："遗诏是真么？"隆科多正色道："谁人有几个头颅，敢捏造遗诏？"于是嗣位已定。皇四子趋至御榻前，复抚足大恸，亲为大行皇帝更衣。可谓诚孝。随即恭奉大行皇帝还入大内，安居乾清宫。丧事大典，悉遵旧章，不必细表。后人有满清宫词一首，纪此事道：

新月如钩夜色阑，太医直罢药炉寒。
斧声烛影皆疑案，是是非非付史官。

统计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创业，南征北讨的事情，上文已经详叙，若讲到内外各大吏，也算是清正的多，贪污的少。自鳌拜伏罪后，后来只有大学士明珠，佐命有功，得康熙帝信任，未免露出骄恣情状，然总不如鳌拜的专横。此外名臣如魏裔介、魏象枢、李光地、汤斌等，都通理学，于成龙，张伯行，熊赐履、张鹏翮，陆陇其等，都守清操，彭孙遹、高士奇，朱彝尊、方苞等，虽没有什么功业，也要算治世文臣，有的通经，有的能文，肚子中含有学问，与一班酒囊饭袋，究竟两样。康熙帝也好学不倦，上自天象地舆音乐法律兵事，下至骑射医药，蒙古、西域、拉丁文书字母，无乎不窥，无乎不晓；兼且自奉勤俭，待民宽惠，六十年间，蠲租减赋的谕旨，时有所闻，所以全国百姓，统是畏服。满族中得此奇人，总要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评论确当。

可惜晚年来储位未定，遂致晏驾后，出了一桩疑案。这位秉性阴沉的四阿哥，竟登了大宝，拟定年号是雍正两字，以次年为雍正元年，是为世宗宪皇帝。第一道谕旨，便封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为亲王，令与大学士马齐、舅舅隆科多，总理内外事务。第二道谕旨，命抚远大将允禵，回京奔丧，一切军务，由四川总督年羹尧接续办理。两谕俱有深意，休作闲文看过。

过了残腊，就是雍正元年元日。雍正皇帝升殿，受朝贺礼毕，连下谕旨十一道，饬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大致叫他是守法奉公，整躬率物，倘有不法情事，难逃朕衷明察，毋贻后悔！次日复视朝，百官俱至，雍正帝问百官道："昨日元旦，卿等在家，作何消遣。"众官员次第回答，或说饮酒，或说围棋，或说是闲着无事，只有一个侍郎，脸色微赧，听众人俱已答毕，不能再推，只得老老实实的说道："微臣知罪，昨晚与妻妾们玩了一回牌。"雍正帝笑道："玩牌原干例禁，昨日乃是元旦，你又只与家中人消遣，不得为罪。朕念你秉性诚实，毫无欺言，特赏你一物，你持回去，与妻妾并看罢！"说毕，掷下小纸包一个。侍郎拾在手中，谢恩而退。回到家中，遵着上谕，取出御赐的物件，叫妻妾同看，当即拆开纸包，大家一瞧，个个吓得伸舌，复将昨日玩过的纸牌，仔细一检，恰恰少一张。看官试掩卷一猜！应知这纸包中，不是别物，定是昨日所失的一张纸牌儿。那时有一位姨太太道："昨日的纸牌，是我收藏，当时也不及细检，不知如何被皇帝拿去一张？难道当今的圣上，是长手佛转世么？"侍郎道："不要多嘴，以后大家留意便是。"

这位姨太太偏要细问，侍郎走出户外，四周围瞧了一番，方入户闭门，对妻妾道："我今日还算大幸，圣上问我昨日的事，我晓得这个圣上，不比那大行皇帝，连忙老实说了，圣上方恕我的罪，赐我这张纸牌。若少许欺骗，不是杀头，便是革职哩！"众妻妾又都伸舌道："有这么利害！"侍郎道："当今皇上做皇子时，曾结交无数好汉，替他当差办事，这班人藏有一种杀人的利器，名叫血滴子。"说到此外，忽听檐上一声微响，侍郎大惊失色，连忙把头抱住。疑心生暗鬼。众妻妾不知何故，有几个胆小的，忙躲入桌下。歇了半晌，一物从窗中纵入，侍郎越加胆怯，勉强一顾，乃是一只狸斑猫。侍郎至此，不觉失笑，随令众妻妾各归内室，众妻妾经此一吓，也不敢再问这血滴子。

小子恐看官尚未明白，只好补说数语，再入正传。这血滴子是什么东西？外面用革为囊，里面却藏着好几把小刀，遇着仇人，把革囊罩他头上，用机一拨，头便断入囊中，再用化骨药水一弹，立成血水，因此叫做血滴子。这乃雍正皇帝，同几位绿林豪客，用尽心机，想出来的。

这班绿林豪客的首领，便是四川总督年羹尧，羹尧系富家之子，幼时脾气乖张，专喜耍枪弄棍。他的父亲年遐龄，请了好几个教书先生，教他读书，都被羹尧逐去。后来得了一个名师，能文能武，把羹尧压服，方才学得一身本领。这名师临别赠言，只有"就才敛范"四字。羹尧起初倒也谨佩师训，嗣后与皇四子胤祯结交，受他重托，招罗几个好汉，结拜异姓兄弟，帮助这位皇四子。皇四子就保荐年羹尧，说他材可大用。康熙帝召见，果然是一个虎头燕颔，威风凛凛的人物，遂连次超擢，从百总千总起，直升到四川总督。皇四子外恃年羹尧，内仗隆科多，竟得了冠冕堂皇的帝位。他恐人心不服，有人害他，遂用了这班豪客，飞檐走壁，刺探人家隐情。抚远大将军允禵，督理西陲军务，是雍正帝第一个对头，不但怕他带兵，还要防他探悉隐情。因此借奔丧为名，立刻调回，令年羹尧继任。上文第二道谕旨，已自表明。至允禵回京后，免不得有点风声闻知，且允禩、允禟辈，又要同他细叙前情，语言之间，总带了三分怨望。谁知早已有人密奏，雍正帝即调往盛京，令他督造皇陵。允禵已去，又降了一道上谕，命总理王大臣道：

> 贝子允禵，原属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屡加训诲，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但恐伊终不知改，而朕必欲俟其自悔，则终身不得加恩矣。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著晋封允禵为郡王，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叠沛恩施，若怙终不悛，则国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允禵来时，尔等将此旨传谕知之！

这道上谕，真正离奇，即要封他为郡王，又说他什么无知，什么不悛，这是何意？古人说得好："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雍正帝登位，先封允禩为亲王，也是这个用意。不过允禩本得罪先帝，人人晓得他的罪孽，所以加他封爵，绝不多谈。上文第一道谕旨，更自表明。独这允禵，乃先帝爱宠的骄子，前时并没有什么处分，只可先把他无影无踪的罪名，加在身上，一面假作慈悲，封为郡王，令臣民无从推测，然后好慢慢摆布。

过了数月，又想出一个新奇法子，召集总理王大臣，及满汉文武官员，齐集乾清宫。

大众不知有什么大事，都捏着一把汗。雍正威权，已见一斑。到了宫内，但见雍正皇上，南面高坐，谕众官道："皇考在日，曾立二阿哥为太子，后来废而又立，立而又废。皇考晚年，常闷闷不乐，朕想立储系国家大计，不立不可，明立亦不可。尔等有何妙策？"王大臣齐声道："臣等愚昧，凭圣衷定夺便是！"雍正帝道："据朕想来，建立太子，与一切政治不同。一切政治，须劳大众参酌，立太子的事情，做主子的理应独断。譬如朕有几个皇子，倘必经大众议过，方可立储，恐怕这个王大臣，说是这个阿哥好，那个王大臣，说是那个阿哥好，岂不是筑室道旁，三年不成么？既如此说，何必召王大臣会议？只是明立太子，又未免兄弟争夺，惹出祸端。朕再三筹划，想出一种变通的法子，将拟定皇储的诏旨，亲写密封，藏在匣内"。说到此处，把头向上面一望，手向上面一指，随即道："便安放在这块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可好么？"诸王大臣等，自然异口同声，都说思虑周详，臣下岂有异议？雍正帝遂命诸臣退出，只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在内，自己密书太子名字，封藏匣内，令侍卫缘梯而上，把这锦匣安放匾额后面，总算储位已定。这方匾额，悬在乾清宫正中，正大光明四字，乃是雍正帝御笔亲书，这也不在话下。

总理事务王大臣，只看见这匣子，不晓得里面的名字，究竟是那一位阿哥。后来雍正帝晏驾，方将此匣取下，开了匣子，才识密旨中写着皇四子弘历。正大光明，恐未必是这样讲法。只弘历是皇后钮祜禄氏所出。相传钮祜禄氏，起初为雍亲王妃，实生女孩，与海宁陈阁老的儿子，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钮祜禄氏恐生了女孩，不能得雍亲王欢心，佯言生男，贿嘱家人，将陈氏男孩儿抱入邸中，把自己生的女孩子，换了出去。陈氏不敢违拗，又不敢声张，只得将错便错，就算罢休。后人也有一首宫词，隐咏这事道：

果然富贵亦神仙，内使传呼敞御筵。
不辨吕嬴与牛马，上方新赐洗儿钱。

立储事已毕，忽接到川督年羹尧八百里紧报："青海造反。"为这四字，又要劳动兵戈了。看官少憩，待小子续编下回。

本回起首二十行，只结束台湾乱事，不足评论。接续下去，便是清圣祖晏驾事，后人互相推测，议论甚多。或且目世宗为杨广，年羹尧、隆科多为杨素、张衡、事鲜左证，语不忍闻，作书人所以不敢附和也。惟圣祖欲立皇十四子允禵，皇四子窜改御书，将十字改为于字，此则故父老皆能言之，似不为无因。但证诸史录，亦不尽相符。作者折衷文献，语有分寸。至世宗嗣位，开手即鬼鬼祟祟，绘出一种秘密情状，立储，大事也，乃亦以秘密闻，然则天下事亦何在不容秘密耶？司马温公云："事无不可对人言。"清之世宗，事无一可对人言，以视乃父之宽仁，盖相去远矣。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驱除叛酋　颁朱谕惨戮同胞

却说青海在西藏东北，本和硕特部固始汗所居地，固始汗受清朝册封，第十子达什巴图尔，又受清封为和硕亲王，前文已经表过。应二十九回。达什死，子罗卜藏丹津袭爵。罗卜藏丹津阴谋独立，欲脱清廷羁绊，遂于雍正元年，召集附近诸部，在察罕罗陀海会盟，令各复汗号，不得再遵清廷封册，自己叫作达赖浑台吉，统率诸部。又暗约策妄阿布坦为后援，拟大举入寇。偏是丹津的同族额尔德尼及察罕丹津两人，不愿叛清，被丹津用兵协迫，两人竟挈众内奔。是时清兵部侍郎常寿适驻西宁，管理青海事务，因额尔德尼来奔，奏闻清廷。雍正帝尚未探悉隐情，只道是青海内哄，即遣常寿往青海调停。常寿到了青海，丹津不由分说，竟将常寿拘禁起来。川督年羹尧，飞草奏报。奉命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驻西宁，四川提督岳钟琪，任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年羹尧分兵两路，北路守疏勒河，防丹津内犯，南路守巴塘里塘，阻丹津入藏，又檄巴里坤镇守将军富宁安等，见上第二十九回。出屯吐鲁番，截住策妄援兵。丹津三路援绝，只号召远近喇嘛二十万众，专寇西宁。岳钟琪自四川出发，沿途剿抚，解散丹津党羽。西陲一带，统已廓清，乘势至西宁。遥见西北郭隆寺旁，聚集番僧无数，钟琪即令兵士前进，驱杀番僧。那时番僧并没有十分勇略，不过一点劫掠的伎俩，忽见大军纷至，势甚凶猛，那里还敢抵敌？呼啸一声，四散奔逃，被岳军追过三条峻岭，焚去十七寨及庐舍七千余，斩首六千级，余众都窜还青海。丹津闻败大惊，送归常寿，奉表请罪。原来是银样镴枪头。清廷不许，益促年羹尧进兵。

羹尧拟集兵四万余名，由西宁松潘甘州疏勒河，四面进攻，约于雍正二年四月内出发。岳钟琪请道："青海地方寥阔，寇众不下十万，我军四路会攻，彼若亦四散诱我，击彼失此，击此失彼，恐要四面受敌哩。愚见不如先期发兵，乘春草未生时，捣其不备，方为上策。"羹尧迟疑未决，钟琪飞驿上奏，并愿率精兵四千，自去杀贼。颇有胆略。雍正帝准奏，把西征事专任钟琪。钟琪遂于二月出师。途次见野兽奔逸，料知前面定有间谍，严阵前行，果遇敌骑数百，四面兜围，杀得一个不剩。复连夜进兵，沿路歼敌数千，于是敌无哨探。钟琪令部兵蓐食衔枚，宵行百六十里，直抵丹津帐外，拔栅而入。这时丹津正抱着两三个番妇，并头睡熟，不料清兵扑至，仓猝之中，扯了一件番妇衣，披在身上，从帐后逃出，骑了白驼，向西北逃去。男装女扮，倒也好看。钟琪一阵追剿，杀毙无数，真个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一面扫穴犁庭，搜出丹津的弟妹，及敌党头目数十人，头目杀讫，弟妹押解京师。招降男女数万，夺得驼马牛羊器械甲仗无算。自出师至破敌，凡十五日，往返两月，好算奇捷。诏封年羹尧一等公，岳钟琪三等公，勒碑太学，如康熙时征准部例。岳钟琪又进剿余党，以次荡平，先后辟青海地千余里，分其地赐各蒙古，分

二十九旗，设办事大臣于西宁，改西宁卫为府城。青海始定。

雍正帝既平外寇，复一意防着内讧。这日召舅舅隆科多入内议事，议了许久，隆科多始自大内退出。众王大臣闻这消息，料知雍正帝必有举动。到了次日，降旨派固山贝子允禟往西宁犒师，王大臣亦看不出什么异事。过了两日，又命郡王允䄉巡阅张家口，王大臣也没有什么议论。只是廉亲王允禩未免闷闷不乐。调虎离山，其兆已见。又过了十余日。兵部参奏："允䄉奉使口外，不肯前往。捏称有旨令其进口，竟在张家口居住"云云。有旨："着廉亲王允禩议奏。"恶！允禩复陈，应由兵部速即行文，仍令允䄉前往，并将不行谏阻的长史额尔金，交部议处。有旨："允䄉既不肯奉差，何必再令前往，额尔金无关轻重，何必治罪，着允禩再议具奏。"专寻着允禩其意何居？允禩无法，只得再奏："允䄉不肯前往，捏旨进口。应革去郡王，逮回交宗人府禁锢。"于是雍正帝批交诸王贝勒贝子公，及议政大臣，速议具奏。诸王大臣已俱知圣意，不得不火上添油，井中投石，把一个郡王，逮回圈禁宗人府去了。拿了一个。允䄉罪状已定，不料宗人府又上一本，弹章内称："贝子允禟，差往西宁，擅自遣人往河州买草，踏看牧地，抗违军法，横行边鄙，请将允禟革去贝子，以示惩儆。"当即奉旨："允禟革去贝子，安置西宁。"拿了两个。

是年冬月，废太子允礽，忽在咸安宫感冒时症。雍正帝连忙着太医诊治，复派舅舅隆科多，前往探问。废太子见了隆科多愈加气恼，病势日增，服药无效。雍正帝又许他入内侍奉，不到十天，废太子竟死了。雍正帝立即下旨，追封允礽为和硕理密亲王，又封弘晳母为理亲王侧妃，命弘晳尽心孝养。理亲王侍妾曾有子女者，俱令禄赡终身。又亲往祭奠，大哭一场。并封弘晳为郡王。一班拍马屁的王大臣，都说圣上仁至义尽。就是雍正帝自说："二阿哥得罪皇考，并非得罪朕躬，兄弟至情，不能自已，并非为邀誉起见。"吾谁欺，欺天乎？只郡王弘晳奉了遗命，在京西郑家庄辟一所私第，奉母宁居，不闻朝事，总算一个明哲保身的贵胄。

雍正三年春，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舅舅隆科多，奏辞总理事务职任，得旨照允。惟廉亲王允禩怀挟私心，遇事阻挠，不得议叙。看官！试想人非木石，那有不知恩怨的道理？这雍正帝对待兄弟，这般寡恩，这般树怨，自然那兄弟们满怀忿恨，也想报复，偏这雍正帝刻刻防备，凡允禩、允禟、允䄉、允禵的秘密行为，令随带血滴子的豪客，格外留心侦察。一日，西宁探客来报，说："九阿哥允禟在西宁，用西洋人穆经远为谋主，编了密码，与允禩往来通递，大约是蓄谋不轨，请圣上密防！"随呈上一封密函，乃是九阿哥与八阿哥的书信，被探客窃取得来。雍正帝反复观看，任你聪明伶俐，恰是一句不懂。当即收藏匣中，令探客再去细察。又一日，盛京探客亦到，报称："十四阿哥允禵，督守陵寝，有奸民蔡怀玺，到院投书，称允禵为真主，允禵并不罪他，反将书上要紧字样，裁去涂抹，所以特来报闻。"雍正帝夸奖一番，打发去讫。这个探客已去，那个探客又来，据言："八阿哥允禩，日夜诅咒，求皇上速死。"雍正帝勃然大怒，诏大学士等撰文，告祭奉先殿，削允禩王爵，幽禁宗人府，移允禟禁保定，逮回允禵治罪。复阴令廷臣上本参奏，不到数天，参劾允禩、允禟、允禵的奏章，差不多有数十本。隆科多等尤为着力，胪陈罪状，允禩四十大罪，允禟二十八大罪，允禵十四大罪，俱乞

明正典刑。雍正帝恰令诸王大臣，再三复议。诸王大臣再三力请，尧曰宥之三，皋陶曰杀之三，本出苏东坡论说，想雍正帝定是读过，所以作此情状。方才下旨，把允禩、允禟削去宗籍，允禵拘禁，改允禩名为阿其那，允禟名为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等语，乃是满州人俗话，“阿其那”三字译作汉文，就是猪；“塞思黑”三字译作汉文，就是狗。还有数道长篇大论的朱谕，小子录不胜录，只好将着末这一道，录供众览如下：

我皇考聪明首出，文武圣神，临御六十余年，功德隆盛，如征三藩，平朔漠，皆不动声色，而措置帖然。凡属凶顽，无不革面洗心，望风响化。而独是诸子中，有阿其那、塞思黑、允禵者，奸邪成性，包藏祸心，私结党援，妄希大位，如鬼如蜮，变幻千端。皇考曲加矜全宽宥之恩，伊等并无感激悔过之意，以致皇考震怒，屡降严旨切责，忿激之语，凡为臣子者，不忍听闻。圣躬因此数人，每忧愤感伤，时为不豫，朕侍奉左右，安慰圣怀。十数年来，费尽苦心，委曲调剂，此诸兄弟内廷人等所共知者。及朕即位，以阿其那实为匪党倡首之人，伊若感恩，改过自新，则群邪无所比昵，党羽自然解散，是以格外优礼，晋封王爵，推心任用。且知其素务虚名，故特奖以诚孝二字，鼓舞劝勉之。盖朕心实望其迁善改过也，乃伊办理事务，怀私挟诈，过犯甚多，朕俱一一宽免，未罚伊一人之俸，未治伊家下一人之罪，亦始终望其迁善改过耳。迄今三年有余，而悖逆妄妄乱，日益加甚，时以蛊惑人心，扰乱国政，烦朕心激朕怒为事。而公廷之上，诸王大臣之前，竟至指誓天日，诅咒不道，不臣之罪，人人发指。朕思此等凶顽之人，不知德之可感，或知法之可畏，故将伊革去王爵，拘禁宗人府。而阿其那反向人云：“拘禁之后，我每饭加餐，若全尸以殁，我心断断不肯。”似此悖逆之言，实意想所不到，古今所罕有也。总之伊自知从前所为之事，久为朕心洞悉，且为天地所必诛，扪心自问，殊无可赦之理，遂以伊毒忍之性度朕，故为种种桀骜狂肆之行，以激朕怒，但欲朕置伊于法，使天下不明大义之人或生议论，致朕之声名，有损万一，以快其不臣之心，遂其怨望之意。朕受皇考付托之重，统御寰区，一民一物，无不欲其得所，以共享皇考久道化成之福，岂于兄弟手足，而反忍有伤残之念乎？且朕昔在藩邸时，光明正大，诸兄弟才识，实不及朕，待朕悉皆恭敬尽礼，不但不敢侮慢，并无一语争竞，亦无一事猜嫌，此历来内外皆知者，不待朕今日粉饰过言也。今登大位，岂忽有藏怒匿怨之事，而欲修报复乎？无奈朕昆弟中，有此等大奸大恶之徒，而朕于家庭之间，实有万难万苦之处，不可以德化，不可以威服，不可以诚感，不可以理喻，朕展转反复，无可如何，含泪呼天，我皇考及列祖在天之灵，定垂昭鉴。阿其那与塞思黑、允禵、允䄉、允禵结为死党，而阿其那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恶，亦与相等；允禵等狂悖糊涂，受其笼络，听其指挥，遂至胶固而不解。总之此数人者，希冀非分，密设邪谋，贿结内外朋党，煽惑众心，行险徼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而忘君臣之大义。此风渐积，已二十余年，惟朕知之最详最确。若此时不将朕所深知灼见者，分晰宣谕，晓示天下，垂训后人，将来朕之子孙，欲明晰此逆党之事，恐年岁久远，

或有怀挟私心之辈，借端牵引，反致无罪之人，枉被冤抑。况朕之所深知者，在廷诸臣，未必能尽知之。三年以来，朕遇便则备悉训示，明指伊等居心行事之奸险。今在廷诸臣，虽知之矣，而天下之人，未必能知之。此是非邪正，所关甚大，朕所以不得不反复周详，剖悉晓谕也。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各款，合词纠参，请正典刑以彰国法，参劾之条，事事皆系实迹，而奏章中所不能尽者，尚有多端，难以悉数。今诸王大臣以邪党不翦，奸宄不除，恐为宗社之忧，数次力引大义灭亲之请者，固为得理，但朕受皇考付托之重，而手足之内，遭遇此等逆乱顽邪，百计保全而不得，实痛于衷，不忍于情。然使姑息养奸，优柔贻患，存大不公之私心，怀小不忍之浅见，而不筹及国家宗社之长计，则朕又为列祖列宗之大罪人矣。允禔、允䄉、允禵，虽属狂悖乖张，尚非首恶，已皆拘禁，冀伊等感发天良，悔改过恶。至阿其那、塞思黑治罪之处，朕不能即断，俟再加详细熟思，颁发谕旨，可将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颁示中外，使咸知朕万难之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谅朕为久安长治之计，实有不得已之处也。特谕。

这谕下后，不到数日，顺承郡王锡保入奏，阿其那死了。雍正帝故作惊讶道："阿其那有什么重病，竟致身死？看守官也太不小心，既见阿其那有病，为何不先报知？"锡保道："据看守官说，昨日晚餐，阿其那还好好儿吃饭，不料到了夜间，暴疾而亡。"雍正帝顿足道："朕想他改过迁善，所以把他拘禁，不忍加诛，谁知他竟病死了。"正嗟叹间，宗人府又来报道："塞思黑在保定禁所，亦暴疾身死。"雍正帝叹道："想是皇考有灵，不是皇考乃是血滴子。把二人伏了冥诛，若使不然，他二人年尚未老，为什么一同去世呢？"次日，诸王大臣合词奏请，阿其那、塞思黑逆天大罪，应戮尸示众，其妻子应一律正法，同党允禵、允䄉亦应斩决。允禩、允禟等即果不法，究是雍正帝兄弟，允禩、允禟已死，允禵、允䄉不过残喘苟延，诸王大臣还要奏请斩决，连妻子都要正法，若非暗中唆使，那有这般大胆？奉旨："阿其那、塞思黑已伏冥诛，应毋庸议！其妻子从宽免诛，逐回母家，严加禁锢。允禵、允䄉，尚非首恶，暂缓正法，后再定夺。"王大臣等见了此旨，方不再奏，后人有诗咏此事道：

阿其那与塞思黑，煎豆燃萁苦不容。
玄武门前双折翼，泰陵毕竟胜唐宗。

允禩、允禟死后，雍正帝已除内患，复想出一种狠毒的手段，连年羹尧、隆科多一班人物，也要除灭了他，这正算是辣手。下回表明一切，请看官往后续阅！

荡平青海，功由岳钟琪，年羹尧第拱手受成而已，封为一等公，酬庸何厚？且闻其父年遐龄，亦晋公爵，其长子斌列子爵，次子富列男爵，赏浮于功，宁非别有深意耶？后人谓世宗之立，内恃隆科多，外恃年羹尧，不为无因。作者既于前回表明，本回第据事直叙，两两对勘，已见隐情。若

允禩、允禟等，不过于圣祖在日，潜谋夺嫡而已，世宗以计得立，即视之若眼中钉，始则虚与委蛇，继则屡加呵责，匪惟斥之，且拘禁之。匪惟禁之，且暗杀之。改其名曰阿其那，曰塞思黑，曾亦思阿其那、塞思黑为何人之子孙？自己又为何人之子孙乎？辱其兄弟，与辱己何异，与辱及祖考又何异。虽利口喋喋，多见其忍心害理而已。作者仅录朱谕一道，已如见肺肝，王大臣辈无讥焉。

第三十二回

兔死狗烹功臣骈戮 鸿罹鱼网族姓株连

却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本是雍正帝的心腹臣子，青海一役，受封一等公。其父遐龄，亦封一等公爵，加太傅衔，赐缎九十匹。长子斌封子爵，次子富亦封一等男。古人说得好："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年羹尧得此宠遇，未免骄侈起来。况他又是雍正帝少年朋友，并有拥戴大功，自思有这个靠山，断不至有意外情事，因此愈加骄纵。平时待兵役仆隶，非常严峻，稍一违忤，立即斩首。他请了一个西席先生，姓王字涵春，教幼子念书，令厨子、馆僮，侍奉维谨。一日，饭中有谷数粒，被羹尧察出，立即处斩。又有一个馆僮，捧水入书房，一个失手，把水倒翻，恰巧泼在先生衣上，又被羹尧看出，立拔佩刀，割去馆僮双臂。吓得这位王先生，日夜不安，一心只想辞馆，怎奈见了羹尧，又把话儿噤住，恐怕触忤东翁，也似厨子、馆僮一般，战战兢兢。过了三年，方得东翁命令，叫幼子送师归家。这位王先生，离开这阎罗王，好像得了恩赦，匆匆回家。到了家门，蓬荜变成巨厦，陋室竟作华堂。他的妻子，出来相迎，领着一群丫头使女，竟是珠围翠绕，玉软香温。弄得这位王先生，茫无头绪，如在梦中。后经妻子说明，方知这场繁华，统是东家年大将军，背地里替他办好，真是感激不尽。那位年少公子，奉了父命，送师至家，王先生知他家法森严，不敢叫他中道折回。到了家中，年公子呈上父书，经先生拆阅，乃是以子相托，叫幼子居住师门，不必回家。先生越发奇怪，转想年大将军既防不测，何不预先辞职，归隐山林？这真不解！其实羹尧总难免一死，即使归隐，亦恐雍正不肯放过。当时亦不便多嘴，便将来书交年公子自阅。公子阅毕，自然遵了父命，留住不归。先生也自然格外优待，且不必说。

只年将军总是这般脾气，喜怒无常，杀戮任性，起居饮食，与大内无二，督抚、提镇，视同走狗。在西宁时，见蒙古贝勒七信的女儿，姿色可人，遂不由分说，着兵役抬回取乐，一面令提督吹角守夜。提督军门，总道他得了娇娃，无暇巡察，差了一个参将，权代守夜。谁知这位年大将军，精神正好，上了一次舞台，又起身出营巡逻。见守夜的乃是参将，并不是提督，遂即回营，把提督、参将，一齐传到，喝令斩决示众。但他既残忍异常，如何军心这般畏服？他杀人原是利害，他的赏赐，也比众不同，一赐千万，毫

不吝惜，所以兵士绝不谋变。惟这赏钱从那里得来？未免纳贿营私，冒销滥报。雍正帝未除允禩、允禟等人，虽闻他种种不法，还是隐忍涵容，等到允禩、允禟，已经拘禁，他索性把同与秘谋的人，也一律处罪，免得日后泄漏。手段真辣。一日下谕，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王大臣默窥上意，料知雍正帝要收拾羹尧，便合词劾奏。雍正帝大怒，连降羹尧十八级，罚他看守城门。他在城门里面，守得格外严密，任你王孙公子，丝毫不肯容情，因此挟怨的人，愈沿愈多。王大臣把他前后行为，一一参劾。有几条是真凭实据，有几条是周纳深文，共成九十二大罪，请即凌迟处死。还是雍正帝记念前劳，只令自尽，父子等俱革职了事。惟年富本不安本分，着即处斩，所有家产，抄没入官。

年羹尧已经伏法，还有隆科多未死，雍正帝又要处治他了。都察院先上书纠劾隆科多，说他庇护年羹尧，例应革职。得旨："削去太保衔，职任照旧。"嗣刑部又复上奏，劾他挟势婪赃，私受年羹尧等金八百两，银四万二千二百两，应即斩决。有旨："隆科多才尚可用，恰是有才。免其死罪，革去尚书，令往理阿尔泰边界事务。"隆科多去后，议政王大臣等，复奏隆科多私钞玉牒，存贮家中，应拿问治罪。奉旨准奏，即着缇骑逮回隆科多，饬顺承郡王锡保密审。锡保遵旨审讯，提出罪案，质问隆科多。隆科多道："这等罪案，还是小事，我的罪实不止此。只我乃是从犯，不是首犯。"锡保道："首犯是那一个？"隆科多道："就是当今皇上。"锡保道："胡说！"隆科多道："你去问他，那一件不是他叫我做的。他已做了皇帝，我等自然该死。"仿佛隋朝的张衡。锡保不敢再问，便令将隆科多拘住，一面锻炼成狱，说他大不敬罪五件，欺罔罪四件，紊乱朝政罪三件，奸党罪六件，不法罪七件，贪婪罪十七件，应拟斩立决，妻子为奴，财产入官。雍正帝特别加恩，特下谕旨道：

> 隆科多所犯四十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不啻自认。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实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负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误加信任于初，又不曾严行禁约于继，惟有朕身引过而已。在隆科多负恩狂悖，以致臣民共愤，此伊自作之孽，皇考在天之灵，必昭鉴而默诛之。何不用血滴之。隆科多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间，永远禁锢。伊之家产，何必入官，其妻子亦免为奴。伊子岳兴阿着革职，玉桂着发往黑龙江当差。钦此。

雍正帝本是个刻薄寡恩的主子，喜怒不时，刑赏不测，他于年羹尧、隆科多二人，一令自尽，一饬永禁，惟家眷都不甚株累，分明是纪念前功，格外矜全的意思。只前回说这年大将军，系血滴子的首领，此次年将军得罪，难道这种侠客，不要替他复仇么？据故老传说：雍正帝既灭了允禩、允禟一班兄弟，复除了年羹尧、隆科多一班功臣，他想内外无事，血滴子统已没用，索性将这班豪客，诱入一室，阳说饮酒慰劳，暗中放下毒药，一古脑儿把他鸩死，绝了后患。所以血滴子至今失传。这种遗闻，毕竟是真是假，小子无从证实，姑遵了先圣先师的遗训，多闻阙疑便了。

只是年羹尧案中，还牵连文字狱两案：浙人汪景祺，作西征随笔，语涉讥讪，年羹尧不先奏闻，目为大逆罪，把汪景祺立即斩决，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还有侍讲钱名世，作诗投赠年羹尧，颂扬平藏功德，谄媚奸恶，罪在不赦，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榜书“名教罪人”，悬挂钱名世居宅，总算是格外宽典。此外文字狱，亦有数种：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了一个试题，系《大学》内“维民所止”一语，经廷臣参奏，说他有意影射，作大逆不道论。小子起初也莫名其妙，后来觅得原奏，方知道他的罪证，原奏中说“维”字“止”字，乃“雍”字“正”字下身，是明明将“雍正”二字，截去首领，显是悖逆。可怜这正考官查嗣庭未曾试毕，立命拿解进京，将他下狱，他有冤莫诉，气愤而亡。还要把他戮尸枭示，长子坐死，家属充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又有故御史谢济世，在家无事，注释《大学》，不料被言官闻知，指他毁谤程朱，怨望朝廷。顺承郡王锡保参了一本，即令发往军台效力。这个谢济世竟病死军台，不得生还。秦皇焚书坑儒，亦是此意。相传雍正年间，文武官员，一日无事，便相庆贺。官场如此，百姓可知，这真叫他法网森严呢。

另有一种案子，比上文所说的，更是重大，待小子详细叙来：浙江有个吕留良，表字晚村，他生平专讲种族主义，隐居不仕。大吏闻他博学，屡次保荐，他却誓死不去。家居无事，专务著作，到了死后，遗书倒也不少，无非论点夷夏之防，及古时井田封建等语。当时文网严密，吕氏遗书，不便刊行，只其徒严鸿逵、沈在宽等，抄录成编，作为秘本。湖南人曾静，与严沈两人，往来投契，得见吕氏遗著，击节叹赏。寻闻雍正帝内诛骨肉，外戮功臣，清宫里面，也有不干不净的谣传。他竟发生痴想，存了一个尊攘的念头。中了书毒。他有个得意门生，姓张名熙，颇有胆气，曾静与他密议，张熙道：“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曾静道：“《春秋》大义，内夏外夷，若把这宗旨提倡，那有不感动人心？你如何说是不可？”张熙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靠我师生两个，安能成事？”曾静道：“居！吾语汝！”满口经书，确是两个书癫子。遂与张熙耳语良久。张熙仍是摇头，曾静道：“他是大宋岳忠武王后裔，难道数典忘祖么？况满廷很加疑忌，他亦昼夜不安，若有人前往游说，得他反正，何愁大业不成？”张熙道：“照这样说来，倒有一半意思，但是何人可去？”曾静道：“明日我即前往。”张熙道：“先生若去，吉凶难卜，还是弟子效劳为是。”有事弟子服其劳，张熙颇不愧真传。曾静随写好书信，交与张熙，并向张熙作了两个长揖，张熙连忙退避。次日，张熙整顿行装，到业师处辞行。曾静送出境外，复吩咐道：“此行关系圣教，须格外郑重！”迂极。张熙答应，别了曾静，径望陕西大道而去。

这时川陕总督，正是岳钟琪。张熙昼行夜宿，奔到陕西，问明总督衙门，即去求见。门上兵役，把他拦住，张熙道：“我有机密事来报制军，敢烦通报。”便取出名帖，递与兵役。由兵弁递进名帖，钟琪一看，是湖南靖州生员张熙八个小字，随向兵弁道：“他是个湖南人氏，又是一个秀才，来此做什么？不如回绝了他！”兵弁道：“据他说有机密事报闻，所以特地前来。”钟琪道：“既如此，且召他进来！”兵弁出去一会，就带了张熙入内。张熙见了岳钟琪，只打三拱。钟琪也不与他计较，便问道：“你来此何干？”张熙取出书信，双手捧呈。钟琪拆阅一周，顿时面色改变，喝令左右将张熙拿下。左右不知何

故，只遵了总督命令，把张熙两手反绑。张熙倒也不甚惊惧。钟琪便出坐花厅，审问张熙，两旁兵弁差役，齐声呼喝，当将张熙带进，令他跪下。钟琪道："你这混帐东西，敢到本部堂处献书，劝本部堂从逆，正是不法已极！只我看你一个书生，那有这般大胆，究竟是被何人所愚，叫你投递逆书？你须从实招来，免受刑罚！"张熙微笑道："制军系大宋忠武王后裔，独不闻令先祖故事么？忠武王始终仇金，晓明攘夷大义，虽被贼臣构陷，究竟千古流芳。公乃背祖事仇，宁非大误，还请亟早变计，上承祖德，下正民防，做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方不负我公一生抱负。"钟琪大喝道："休得胡说！我朝深恩厚泽，浃髓沦肌，那个不心悦诚服？独你这个逆贼，敢来妄言。如今别话不必多说，但须供出何人指使，何处巢穴。"张熙道："扬州十日，嘉定三日，这是人人晓得的故事，我公视作深恩厚泽，真正奇闻。我自读书以来，颇明大义，内夏外夷，乃是孔圣先师的遗训，如要问我何人指使，便是孔夫子！何处巢穴，便是山东省曲阜地方，所供是实。"诙谐得妙。钟琪道："你不受刑，安肯实供？"喝左右用刑。早走上三四个兵役，把张熙揿翻，取过刑杖，连挞臀上，一五一十的报了无数，连臀血都浇了出来。张熙只连叫孔夫子，孔老先生，终没有一句实供。钟琪复命左右加上夹棍，这一夹，比刑杖利害得多，真是痛心彻肺，莫可言状。张熙大声道："招了招了！"兵役把夹棍放宽，张熙道："不是孔夫子指使，乃是宋忠武王岳飞指使的。"妙语。钟琪连拍惊堂木，喝声快夹。兵役复将夹棍收紧，张熙哼了一声，晕绝地上。兵役忙把冷水喷醒，钟琪喝问实供不实供？张熙道："投书的是张熙，指使的亦是张熙，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哼！哼！哼！我张熙倒要流芳百世，恐怕你岳钟琪恰遗臭万年。！"钟琪暗想道："我越用刑，他越倔强，这个戆汉，不是刑罚可以逼供的。"当命退堂，令将张熙拘入密室。

过了两夕，忽有一个湖南口音，走入张熙囚室内，问守卒道："那个是张先生？"守卒便替他指引，与张熙照面。张熙毫不认识，便是那人开口道："张兄久违了！"张熙不觉惊异起来。那人道："小弟与张兄乃是同乡，只与张兄会过一次，所以不大相识。"张熙问他姓名。那个道："此处非讲话之所。惟闻张兄创伤，特延伤科前来医治，待张兄伤愈，再好细谈。"说毕，便引进医生，替他诊治，外敷内补，日渐痊可。那人复日夕问候，张熙感他厚谊，一面道谢，一面问他来历。那人自说现充督署幕宾，张熙越加惊疑。那人并说延医诊治，亦是奉制军差遣，张熙道："制军与我为仇，何故医我创伤？"那人起身四瞧，见左右无人，便与张熙附耳道："前日制军退堂，召我入内，私对我说道：'你们湖南人，颇是好汉。'我当时还道制军不怀好意，疑我与张兄同乡，特来窥探，我便答道：'这种人心怀不轨，有什么好处？'制军恰正色道：'他的言语，到是天经地义，万古不易，只他未免冒失，那里有堂堂皇皇，来投密书，我只得把他刑讯，瞒住别人耳目，方好与他密议。'随央我延医诊治。我虽答应下来，心里终不相信，所以次日未来此处。处处反说，不怕张熙不入彀中。不意到了夜间，制军复私问延医消息，并询及张兄伤痕轻重如何？我又答道："此事请制军三思，他日倘传将出去，恐怕未便，况当今密探甚多，总宜谨慎为是。'制军怅然道：'我道你与他同乡，不论国防，也须顾点乡谊，你却如此胆小，圣言微义，从此湮没了。'随又取出张兄所投的密书，与我瞧阅，说着：'书中语语金玉，不

可轻视。’我把书信阅毕，缴还制军，随答道：‘据书中意思，无非请制军发难，恐怕未易成功。’这一句话，恼了制军性子，顿时怒容满面道：‘我与你数年交情，也应知我一二，为什么左推右阻?’我又答道：‘据制军意见，究属如何?’制军道：‘我是屡想发难，只惜无人帮助，独木不成林，所以隐忍未发，若得写书的人，邀作臂助，不患不成。你且将张某医好，待我前去谢罪，询出写书人姓字，前去聘他方好。’又叫我严守秘密，我见制军诚意，并因张兄同乡，所以前来问候。”张熙听他一派鬼话，似信非信，便道：“制军如果有此心，我虽死亦还值得。但恐制军口是心非。”那人便接口道：“现今皇上也很疑忌制军，或者制军确有隐衷，也未可知。”故作腾挪之笔，可谓善话。说毕辞去。

隔了一宿，那人竟与岳制军同至密室。岳制军谦恭的了不得，声声说是恕罪，又袖出人参二支，给他调养，并说道：“本拟设席压惊，只恐耳目太多，不便张皇，还请先生原谅!”叙了许久，也不问起写书人姓字，作别而去。嗣后或是那人自来，或是制军同至，披肝露胆，竭尽真诚。张熙被他笼住，不知不觉的把曾静姓名，流露出来。岳钟琪当即飞奏，交移咨湖南巡抚王国栋，拿问曾静。雍正帝立派刑部侍郎杭弈禄，正白旗副都统海兰，到湖南会同审讯。曾静供称生长山僻，素无师友，因历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论时文，及留良日记，因此倾信。又供出严鸿逵、沈在宽等，往来投契等情。杭弈禄等据供上闻。雍正帝复飞饬浙江总督李卫，速拿吕留良家属及严鸿逵、沈在宽一干人犯，并曾静、张熙，一并押解到京，命内阁九卿，谳成罪案。留良戮尸，遗书尽毁，其子毅中处斩。鸿逵已病殁狱中，亦令枭首。在宽凌迟处死。罪犯家属，发往黑龙江充军。曾静、张熙，因被惑讹言，加恩释放。惟将前后罪犯口供，一一汇录刊布，冠以圣谕，取名大义觉迷录，颁行海内，留示学宫。可怜吕留良等家眷，被这虎狼衙役，牵的牵，扯的扯，从浙江到黑龙江，遥遥万里，备极惨楚。单有一个吕四娘，乃留良女儿，他却学成一身好本领，奉着老母，先日远扬去了。小子凑成七绝一首道：

文字原为祸患媒，不情惨酷尽堪哀。
独留侠女高飞去，他日应燃死后灰。

雍正帝既惩了一干人犯，复洋洋洒洒的下了几条谕旨，小子不暇遍录，下回另叙别情。

年羹尧、隆科多二人，与谋夺嫡，罪有攸归，独对于世宗，不为无功。世宗杀之，此其所以为忍也。且功成以后，不加裁抑，纵使骄恣，酿成罪恶，然后刑戮有名，斯所谓处心积虑成于杀者。读禁隆科多谕旨，不啻自供实迹。言为心声，欲盖弥彰，矫饰亦奚益乎?文狱之惨，亦莫过于世宗时，一狱辄株连数十百人，男子充戍，妇女为奴，何其酷耶?本回于雍正帝事，仅叙其大者，外此犹从阙略，然已见专制淫威，普及臣民，作法于凉，必致无后。吕嬴牛马，亶其然乎?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将准部乞修和　望龙髯苗疆留遗恨

却说罗卜藏丹津远窜后，投奔准噶尔部，依策妄阿布坦。清廷遣使索献，策妄不奉命。是时西北两路清军，已经撤回，惟巴里坤屯兵，仍旧驻扎。雍正五年，策妄死，子噶尔丹策零立，狡黠好兵，不亚乃父。雍正帝拟兴师追讨，大学士朱轼，都御史沈近思，都说时机未至，暂缓用兵，独大学士张廷玉，与上意相合。乃命傅尔丹为靖远大将军，屯阿尔泰山，自北路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自西路进，约明年会攻伊犁。雍正帝亲告太庙堂子，随升太和殿，行授钺礼，并亲视大将军等，上马启行。是日天本晴朗，忽然阴云四合，大雨倾盆，旌纛不扬，征袍皆湿。不祥之兆。沿途露餐风宿，到了汛地，驻扎数月。会罗卜藏丹津，与族属舍楞，谋杀噶尔丹策零，夺据准部。事泄，丹津被执。身作寓公，还想吞灭主人翁，真正该死！噶尔丹策零，遣使特磊到京，愿执丹津来献。于是有旨令两大将军暂缓出师，回京面授方略。令提督纪成斌，副将军巴赛，分摄两路军事。不料噶尔丹策零闻将军召还，竟遣兵二万，入袭巴里坤南境科舍图牧场，抢夺牲畜。纪成斌仓猝无备，不及赴援，幸亏总兵樊廷、副将冶大雄，急率二千兵驰救。总兵张元佐，亦领兵来会。力战七昼夜，方杀退敌众，夺回牲畜大半。诏奖樊廷　张元佐等，降纪成斌为副将，仍令傅尔丹、岳钟琪各赴军营。

傅尔丹容貌修伟，颇有雄赳气象，无如徒勇寡谋，外强中干。一个绣花枕头。先是与岳钟琪同时出师，沿途扎营，两旁必列刀槊，钟琪问他何用？傅尔丹道："这种刀槊，统是我的家伙，摆立两旁，所以励众。"钟琪微笑，出了营，语自己的将佐道："将在谋不在勇，徒靠这个军器，恐不中用。这位傅大将军，未免要临阵蹉跌呢！"此次奉命再出，亟至科尔多，策零遣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三万，进至科布多西边博克托岭。傅尔丹闻报，命部将往探，捉住番兵数名回来，由傅尔丹讯问，番兵答道："我军前队千余人，已至博克托岭，带有驼马二万只，后队现尚未到。傅尔丹道："你等愿降否？"番兵道："既已被捉，如何不降？"傅尔丹大喜，令为前导，即发兵万人随袭敌营。忽有数人入谏道："降兵之言不可信，大帅宜慎重方好！"傅尔丹视之，乃是副都统定寿、永国、海寿等人，便道："你等何故阻挠？"开口便说他阻挠，活肖卤莽形状。定寿道："行定之道，精锐在先，辎重在后，断没有先后倒置的道理。况据降兵报称，敌兵前队，只千余名，驼马恰有二万头，这等言语，显是不情不实，请大帅拷讯降卒，自得真供。"已经道破人人可晓，偏这傅尔丹不信。傅尔丹叱道："他已愿降，如何还要拷讯？就使言语不实，他总有兵马扎住岭上，我去驱杀一阵，逐退贼兵，亦是好的。"总是恃勇轻敌。便令副将军巴赛，率兵万人先进，自率大兵接应。巴赛挑选精骑四千，跟降卒前进，作为先锋，三千为中军，三千为后劲，勒马衔枚，疾趋博克托岭。去寻死了。到了岭下，望见岭上果有驼马数十头，番兵数十名，巴赛忙驱兵

登岭，番兵立刻逃尽，剩下驼马，被清后获住。是钓鱼的红曲蟮。复向岭中杀入。山谷间略有几头驼马，四散吃草，仍是诱敌。前锋不愿劫夺，大抵嫌少。只管疾行。后队见有驼马，争前牵勒。猛听得胡笳远作，番兵漫山而来。巴赛亟想整队迎敌，各兵已自哗乱，霎时毡裘四合，把清兵前后隔断，前锋到和通泊陷入重围，只望后队援应，后队的巴赛又望前队回援，两不相顾，大众乱窜。番兵趁这机会，万矢齐射，清兵前锋四千名，陷没和通泊，巴赛身中数箭，倒毙谷中，六千人不值番兵一扫，荡得干干净净。

这时候，傅尔丹已到岭下，暂把大兵扎住，拟窥探前军情形，再定进止。忽见番兵乘高而下，呼声震天，傅尔丹亟命索伦蒙古兵抵御。科尔沁蒙古兵，悬着红旗，土默特蒙古兵，悬着白旗，白旗兵争先陷阵，红旗兵望后遁走。索伦兵惊呼道："白旗兵陷没，红旗兵退走了。"各军队闻了此语，吓得心惊胆战，你也逃，我也走，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子，拼命乱跑。傅尔丹惊惶失措，也只得且战且走。勇在那里？番兵长驱掩杀，击毙清兵无数，伤亡清将十余员，只傅尔丹手下亲兵二千名，保住傅尔丹逃回科布多。番兵俘得清兵，用绳穿胫，盛入皮囊内，系在马后，高唱胡歌而去。清兵都做了入网之鱼。

败报传到北京，雍正帝急命顺承郡王锡保代为大将军，降傅尔丹职。别遣大学士马尔赛，率兵赴归化城，扼守后路。那边大小策零，既败傅尔丹，遂乘胜进窥喀尔喀，绕道至外蒙古鄂登楚勒河，惹出一个大对头来。这个大对头，名叫策凌。他是元朝十八世孙图蒙肯的后裔，幼时曾居北京，侍内廷，尚公主，后来带了家眷还居外蒙古塔米尔河。他的祖宗蒙肯，尊奉黄教，达赖喇嘛给他一个三音诺颜的美号。藏俗叫善人为三音，蒙古俗叫官长为诺颜，蒙藏合词，译作汉文，就是好官长的意义。策凌袭了祖宗的徽号，隶入土谢图汗下。他因喀尔喀与准部毗连预练士卒，防备准寇。适值小策零绕道来攻，策凌先遣六百骑挑战，诱他追来，自率精骑，跃马冲入。敌将喀喇巴图鲁，勇悍善战，持刀来迎，被策凌大喝一声，立劈喀喇巴图鲁于马下。小策零部众，见喀喇被杀，无不股栗，当即退走。策凌追出境外，俘馘数千名，方令退兵。驰书奏捷，奉旨晋封亲王，命他独立，不复隶土谢图。自是喀尔喀蒙古内，特增三音诺颜部，与土谢图、札萨克、车臣三汗比肩而立了。

小策零败还后，屯兵喀喇沙尔城。至雍正十年六月，纠众三万，偷过科布多大营，复图北犯。顺承郡王锡保，急檄策凌截击。策凌兼程前进，将至本博图山，忽接塔米尔河警信，准兵从间道突入本帐，把子女牲畜尽行掠去。策凌愤极，对天断发，誓歼敌军。一面返旆驰救，一面告急锡保，请师夹攻。策凌部下，有一个脱克浑，绰号飞毛腿，一昼夜能行千里。他浑身穿着黑衣，外罩黑氅，每登高峰，探敌虚实，用两手张开黑氅，好像老鹰一般，敌兵就使望见亦疑是塞外臣鹰，不去防备。他却把敌兵情势，望得明明白白，来报策凌。活似戏子中一个开口跳。策凌至杭爱山西麓，得脱克浑报知，敌兵就在山后，便令部兵略略休息，到夜间逾山而下，如风如雨，杀入敌营。这等番兵得胜而归，饱餐熟睡，迨至惊觉，摸刀的不得刀，摸枪的不得枪，也有钻出头而头已落，也有伸出脚而脚已断，也有掣出刀，却杀了自己头目，点起铳，却打了自己部兵，只有脚生得比人长的，耳生的比人灵的，先行疾走，方得逃出。策凌奋力追赶，杀到天明，追至鄂尔昆河，左

阻山、右逼水，中间横亘一大喇嘛庙，叫作额尔德尼寺，敌无去路，仍冒死回扑。策凌跃出阵前，也不顾死活，恶狠狠的与敌相搏。究竟敌兵已败，未免胆怯，蒙兵方胜，来得势盛，两下拼命，也有分别。这一场恶战，敌兵一半被杀，一半挤入水中，不但掠去的子女牲畜，尽被策凌夺回，就是小策零带来的辎重甲杖，亦统行丢弃。小策零率领残骑，爬山遁去。策凌满望锡保出兵邀击，谁知锡保所遣的丹津多尔济，观望却避，竟被小策零生还。马尔赛已奉命移守拜达里克城，亦约束诸将，闭门不出。小策零沿城西走，城内将士，请马尔赛发令追袭，马尔赛仍是不允。将士大愤，自出追敌，怎奈敌已走尽，只得了少许敌械，回入城中。策凌一一奏闻，诏斩马尔赛，革锡保郡王爵，封策凌为超勇亲王，授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代锡保职，用策凌为副手。守住北路。

时西路将军岳钟琪，驻守巴里坤，按兵不动，只檄将军石云倬等，赴南山口截准兵归路。石云倬迁延不进，纵令溃兵远扬。岳钟琪劾奏治罪。大学士鄂尔泰，并劾岳钟琪拥兵数万，纵投网送死之贼，来去自如，坐失机会，罪无可贷。遂诏削岳钟琪大将军号，降为三等侯，寻复召还京师。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并令副将军张广泗，护宁远大将军印。广泗奏言准夷专靠骑兵，岳钟琪独用车营，不能制敌，反为敌制，因此日久无功。雍正帝复夺钟琪职，交兵部拘禁。

张广泗受任后，壁垒一新，无懈可击，准酋噶尔丹策零，亦遣使请和。雍正帝召王大臣会议，或主剿，或主抚。还是雍正帝乾纲独断，对王大臣等："朕前奉皇考密谕，准夷辽远，不便进剿，只有诱他入犯，前后邀截，方为上策。现经上年大创，他已远徙，不敢深入，我两路大兵，暴露已久，不如暂时主抚，再作远图。"这谕一下，诸王大臣同声赞成，乃降旨罢征。遣侍郎傅鼐，及学士阿克敦，往准部宣抚。准酋欲得阿尔泰山故地，超勇亲王策凌，坚持不可，往复争论，直到乾隆二年，始议定阿尔泰山为界，准部游牧，不得过界东，蒙人游牧，不得过西界，总算勉就和平，这且按下慢表。

且说中国西南，有一种苗民，很是野蛮。相传轩辕黄帝以前，中国地方本是苗民居住，后来轩辕黄帝，与苗族头目蚩尤，战了一场，蚩尤战败被杀，余众窜入南方，后复逐渐退避，仗处南岭，名目遂分作几种：在四川的叫作僰；在两广的叫作壮；在湖南贵州的叫作瑶；在云南的叫作倮。这数省中的苗民，要算云贵最多，官长管不得许多，向来令他自治。地方自治制，要算由苗民发起。他族中有几个头目，总算归官长约束，号为土司。吴三桂叛乱时，云贵土司颇为所用，事平后，清廷也无暇追究。苗民不服王化，专讲劫掠，边境良民，被他骚扰的了不得。雍正皇帝用了一个镶黄旗人鄂尔泰，做了云贵总督，他见苗民横行无忌，竟独出心裁，上了一本奏折，内说："苗民负险不服，隐为边患，要想一劳永逸，总须改土归流，所有土司，应勒令领献土纳贡，违者议剿。"这奏一上，盈廷王大臣，统吓得瞠目伸舌，这也是寻常计策，王大臣等诧为奇议，可见满廷多是饭桶，毫无远见。只雍正帝服他远识，极力嘉奖道："奇臣奇臣！这是天赐与朕呢。"因饬镇滇黔桂三省总督印，颁给鄂尔泰，令他便宜行事。鄂尔泰剿抚并用，擒了乌蒙土司禄万钟及威远土目札铁匠、镇远叛首刁如珍，降了镇雄土司陇庆侯及广西土府岑映震、新平土目李百叠，于是云贵生苗二千余寨，一律归命，愿遵约束。自从雍正四年，到了九年，这五年内，鄂尔泰费

尽苦心，开避苗疆二三千里，麾下文武，如张广泗、哈元生、元展成、韩勋、董芳等，统因平苗升官，鄂尔泰亦受封伯爵，雍正帝连下批札，有“朕实感谢”等语。这位鄂伯爵的功劳，真正是独一无二了。功劳恰也不小。

雍正十年，召鄂尔泰还朝，授保和殿大学士。旋因准部内侵，命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张广泗又早调任西北，护理宁远大将军事。自是苗疆又生变端，雍正十三年春，贵州台拱九股苗复叛，屯兵被围，营中樵汲，都被断绝。军士掘草为食，凿泉以饮，死守经月，方得提督哈元生援兵，突围出走。哈元生拟大举进剿，怎奈巡抚元展成，轻视苗事，与哈元生意见不合，只遣副将宋朝相，带兵五千，进攻台拱。甫至半途，遇苗民倾寨而来。众寡不敌，相率溃退。苗民遂迭陷贵州诸州县。有旨发滇蜀楚粤等六省兵会剿，特授哈元生为扬威将军，副以湖广提督董芳，嗣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苗大臣，熟筹剿抚事宜。

哈元生沿途剿苗，迭复名城，颇称得手，不想副将冯茂，诱杀降苗六百余名，暨头目三十余人，余苗逃归传告，纠众诅盟，先把妻女杀死，誓抗官兵，遍地蔓延，不可收拾。张照到镇远，还是腐气腾腾的密奏改流非计，不如议抚。哈元生、董芳，亦因政见不同，互相龃龉。录议分地分兵，滇黔兵隶哈元生，楚粤兵隶董芳，彼此不相顾应，一任苗民东冲西突，没法弭平。朝上这班王大臣，争说鄂尔泰无端改流，酿成大祸，事事咎人，实属可恨！鄂尔泰时已还朝，迫于时论，亦上表请罪，力辞伯爵。雍正帝允如所请，只仍命鄂尔泰直宿禁中，商议平苗的政策。

张广泗闻鄂尔泰被贬，心中也自不安，奏请愿即革职，效力军前，雍正帝尚在未决。一日，正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在大内议事，自未至申，差不多有两个时辰，方命退班。鄂尔泰因苗族未平，格外惦念，回到宅中，无情无绪的吃了一顿晚餐。忧心君国，是爱新觉罗氏忠臣。忽见宫监奔入，气喘吁吁，报称：“皇上暴病，请大人立刻进宫！”鄂尔泰连忙起身，马不及鞍，只见门外有一煤骡，跨上疾走，驰入宫前，下了马，疾趋入内，便见御榻旁人数无多，只皇后已至，满面泪容。鄂尔泰揭开御帐，不瞧犹可，略略一瞧，不觉哎哟一声，自口而出。正在惊讶，庄亲王、果亲王亦到，近瞩御容，都吓了一大跳。庄亲王道：“快把御帐放下，好图后事。”一面并请皇后安，皇后呜咽道：“好端端一个人，为什么立刻暴亡？须把宫中侍女内监，先行拷讯，查究原因方好。”还是鄂尔泰顾全大局，随道：“侍女宫监，未必有此大胆，此事且作缓图，现在最要紧的是续立嗣君。”庄亲王接口道：“这话很是，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留有锦匣，内藏密谕，应即祗遵。”随督率总管太监，到乾清宫取下秘匣，当即开读，乃“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朕即皇帝位”二语。是时皇子弘历等，已入宫奔丧，随即奉了遗诏，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经四大臣商酌，议定明年改元乾隆。乾隆即位，就是清高宗纯皇帝。但雍正帝暴崩的缘故，当时讳莫如深，不能详考。只雍正以后，妃嫔侍寝，须脱去袒衣，外罩长袍，由宫监负入，复将外罩除去，裸体入御。据清宫人传说，这不是专图肉欲，乃是防备行刺，惩前毖后的缘故。小子不敢深信，雍正帝能侦探内外官吏，宁独不能制驭妃嫔？惟后人有诗一首道：

重重寒气逼楼台，深锁宫门唤不开。
宝剑革囊红线女，禁城一啸御风来。

据这首诗深意，系是专指女侠，难道是上文所说的吕四娘为父报仇么？是真是假，一俟公论。下回要说乾隆帝事情了。

惟战而后能和，惟剿而后可抚。对待外人之策，不外乎此。准部入犯，非战不可，清世宗决意主剿，善矣。乃误任一有貌无才之傅尔丹，致有和通泊之败，若非策凌获胜，不几殆甚。至苗疆之变，罪不在鄂尔泰、张照、董芳辈，实尸其咎。不能剿，安能抚？此将才之所以万不可少也。世宗自矜明察，而所用未必皆材，且反以明察亡身，蒲留仙《聊斋志异》载有侠女一则，或说即吕四娘轶事，信如斯言，精明之中，须含浑厚，毋徒效世宗之察察为也。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进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华龄

却说乾隆帝即位后，朝政颇尚宽大，凡宗室人等，旧被圈禁，至是一律释放。封允䄉、允禵公爵，复阿其那、塞思黑红带，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为亲王。已故弟兄，各追封赐谥。尊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元妃富察氏为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钟琪、陈泰等释出狱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属罪，命他回籍。因此宗室觉罗，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一个不颂扬仁德。确能干蛊。只云贵叛苗，未曾平靖，乾隆帝初次用兵，不得不稍示威严，特逮回张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哈元生似属可免。另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各路人马。广泗本是治苗的熟手，到了贵州，统盘筹算，想了一个暂抚熟苗，力剿生苗的计策，握定宗旨，自易下手。随即上奏道：

臣到任后，巡阅大势，默观夫叛苗之所以蔓延，张照等之所以无功者，由分战兵守兵为二，而合生苗熟苗为一也。兵本少而复分之使单，寇本众而复殴之使合，其谬可知。且各路首逆，咸聚于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诸处，皆以一大寨，领数十百寨，雄长号召，声势犄角，我兵攻一方，则各方援应，彼众我寡，故贼日张，兵日挫。为今日计，若不直捣巢穴，歼渠魁，溃心腹，断不能涣其党羽。惟暂抚熟苗，责令缴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而大兵四出，同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

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而后再惩从逆各熟苗，以期一劳永逸，庶南人不复反矣，伏乞圣鉴！

乾隆帝览毕，命他照奏办事。张广泗遂调集贵州兵马，齐屯镇远，扼守云贵通衢。特选精兵万余人，用四千兵攻上九股，四千兵攻下九股，自统五千余名，攻清江下流各寨。号令严明，所向克捷。

乾降元年春，复檄调各省援兵，分作八路，一齐发动，如潮前进。那时苗民虽奋死抗拒，究竟一隅草寇，不敌七省大兵，风飘雨扫，瓦解土崩，所以未死的叛苗，都逃入宿巢去了。广泗会集大军，进攻巢穴。行了数日，遥见一座大山，挡住去路，危崖如削，峻岭横空，四围又都是小山攒住，蜿蜿蜒蜒的约有数百里。好称山国。广泗扎住了营，召进熟苗数名，问道："这个地方叫作什么？"熟苗道："这名牛皮大箐，广阔的了不得，北通丹江，南达古州，西拒都匀八寨，东至清江台拱，差不多有五百里方圆，向系生苗老巢，幽密得很，就是近地苗蛮，亦没有晓得底细。"广泗道："据你说来，简直是无人可入的，本经略却是不怕，偏要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便令熟苗退出。

次日，召集部将，令攻牛皮大箐。将士统有难色，广泗拍案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费了无数军饷，所为何事？难道叫你坐食不成？本经略受国厚恩，图报正在今日，如得一战成功，好与你等同膺巨赏，万一失败，本经略亦不忍独生，愿与大众同死此地。天下事不患不成，但患不为，果使戮力同心，生死与共，何怕这牛皮大箐？何惮这待死苗民？"慷慨激昂。将士见主帅发怒，自然唯唯从命。广泗又道："据熟苗言这牛皮大箐内，险恶异常，本经略岂肯冒昧从事，叫你前去寻死？但我来彼入，我去彼出，旷日持久，何时得了，好在各处已无叛苗，我军粮饷尚足，正应设法搜掘，谋个一劳永逸的善策。现在令各军分守箐口，先截叛苗出路，他向来不知耕作，料想箐内，决无良田，不出一月，他自坐困，我们却节节进攻，步步合围，何愁不济？"将士听了此言，方个个欢喜起来，争愿效力。是所谓好谋而成。

广泗遂传令诸军，密堵箐口，又在箐外四布伏兵，严防遁逸。围了半月，始渐渐进逼，得步进步，得尺进尺。叛苗无处觅食，多在箐中饿毙。起初还有几个强悍的，出来驰突，统被围军斩捕，后来不见苗踪。广泗遂驱军大进，行入菁内，但见丛莽塞径，老樾蔽天，雾雨冥冥，瘴烟幂，极大的蛇虺，极恶的野兽，出没其间。广泗令军士纵火焚林，霎时间火势腾上，满山满野，统是浓烟，动植各物，无不烧死。就是这等叛苗，也躲无可躲，窜出峒外，一半被杀，一半被捉。还有这种苗妻苗女，苗子苗孙，都已饿得骨瘦如柴，跪在峒旁，抱着头惨呼饶命。官兵也无暇分辨，乱砍乱戳，覆巢下无完卵，游釜中无生鱼，幸亏广泗下令禁止惨戮，还算保存了几个。红顶子都由人血染成。

大箐已破，又搜剿附近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首恶立诛，次恶严办，胁从肆赦。约历数月，先后扫荡，共毁除一千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阵斩苗民一万七千余名，俘二万五千有零，获铳炮四万六千五百具，刀矛弓弩标甲，多至十四万八千件。宥其半俘，收其叛产，设九卫屯田，养兵驻守。乾隆帝闻报大喜，命广泗总督贵

州，兼管巡抚事，赐轻车都尉世职，并豁免苗疆钱粮，永不征收。苗民诉讼，仍从苗俗习惯，不拘律例。自是云贵边境，才算平靖。

苗疆已定，海内承平。乾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学士等订定礼东，鄂尔泰、张廷玉两大臣，悉心斟酌，规据三礼，考正八音，把朝仪定得格外严密，乐章采得格外整齐。又复连年五谷丰登，八方朝贡，真个是全盛气象，备极荣华。此时做个皇帝，方称踌躇满志。乾隆帝记起世宗遗旨，令在京三品以上，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博学鸿词，嗣因世宗晏驾，不及举行，至此正好缵成先志，开试文科。遂命各省文士，一律进京，计得一百七十六员，在保和殿考试。吟风弄月，摛藻扬华，篇篇是锦绣文章，个个是鼓吹盛世。当由大总裁等评定甲乙，恭呈御览乾隆帝拔取隽才十五员。遵照康熙年例，一等五人，授翰林院编修，二等十人，授翰林院检讨及庶吉士。各员谢恩任职，也不在话下。

只这乾隆帝坐享太平，垂裳而治，未免要想出这欢娱的事情来。禁城里面的花园，算是畅春园最大，前明时懿戚徐伟作为别墅，园内花木参差，亭台轩敞，别具一番风景。圣祖在日，曾赐名畅春，复命于园内北隅，筑屋数间，赐名圆明，令皇子在此读书。世宗未登位时，最喜在圆明园饮酒吟诗，登位后，大兴建筑，楼台亭榭，添了无数。畅春园附近，又有一长春仙馆，比畅春园规模略小，馆中倒也异样精致，乾隆帝踵事增华，令把三处并为一处，发出库中存款，命工部督工改造。这一场建筑，比世宗时阔大的多。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这班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某处凿池，某处叠石，某处栽林，某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略略数语，金银已不知费得多少了。从前秦始皇筑阿房宫，陈后主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隋炀帝营显仁宫、芳华苑，料想也不过如此。以秦始皇，陈后主、隋炀帝相比，价值何如？这年园工告成，乾隆帝奉了皇太后，到园游览，并下特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福晋，宗室命妇，以及椒房眷属，概令入园玩赏，于是大家遵旨入园。是日，春光蔼蔼，晓色融融，乾隆帝护着皇太后銮驾，到了园内，后妃公主等，一律相随，两旁迎驾的人，统已站着。乾隆帝龙目一瞧，一半是风鬟雾鬓，素口弯腰，此时也不暇评艳。直至行宫里面，上了舆，随太后步入，大众向两宫磕头，除老年妇人外，都装扮得天仙相似，独有一位命妇，眉似春山，眼如秋水，面不脂而桃花飞，腰不弯而杨柳舞，真个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乾隆帝顾了这个丽人，暗想道："这个很有些面善，未识是谁家眷属？"只是当众人前，不好细问，便呆呆的坐着。众人又转向皇后处，请过了安，但见皇后起立，与那丽人握手道："嫂嫂来得好早！"丽人却娇滴滴道："应该恭候！"乾隆帝听了两人回答，方记起这位丽人，乃是皇后的亲嫂子，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夫人。当由太后传下懿旨道："今日来此游览，大家不必拘礼。"众人都又谢恩。太后又谕道："游览不如徐步，坐了舆，反没甚趣味。"乾隆帝恰不听见，心不在焉，听而不闻。还是皇后答了"恐劳圣体"四字。太后道："我虽年老，徐步数里，想亦不至吃力。"乾隆帝方禀道："圣母既要步行，叫辇驾跟着便是。要徐步，便徐步，要乘舆，便乘舆。"太后道："这倒很好。"宫监献茶，太后以下，统已饮毕，遂出

来四处闲游。皇帝皇后紧紧的跟着太后。皇后后面，便是傅夫人。皇帝频频回顾，傅夫人颇有些觉得，也有意无意，瞻仰御容。到一处，小憩一处。日中在离宫午餐，直到傍晚，太后方兴尽回宫，皇帝皇后，亦一同随返。皇后与傅夫人，又是握手叙别，皇帝更恋恋不舍，临别时还回顾数次。傅夫人站立了好一歇，等到两宫不见，方坐轿回去。一缕情丝，已经牵住。

乾隆帝自此日起，常惦念着傅夫人，整日里无情无绪，连皇后也不晓得他的心思，请问数次，不见回答。一日，遇着皇后千秋节，由太后预颁懿旨，令妃嫔开筵祝寿。乾隆帝竟开心起来，忙至慈宁宫谢恩，皇后更不必说。乾隆帝回到坤宁宫，对皇后道："明日是你生辰，何不去召你嫂子入宫，畅饮一天？"皇后道："他明日自应到来，何必去召？"乾隆帝道："总是去召他稳当。前日去逛圆明园，我见你两人很是亲热，此番进来，好留他盘桓数日，与你解闷。"恐是增闷。皇后嘿然。乾隆帝即传宫监，叫他奉皇后命，明晨召傅夫人入宫宴赏。宫监去了一回，复奏傅夫人正预备祝千秋节，明日遵旨入宫。是夕，乾隆帝便宿在皇后宫内。次日早起视朝，不见有什么大事，当即辍朝入宫。文武百官，随驾至宫门外，祝皇后千秋。祝毕，大众散去。乾隆帝到坤宁宫，见众妃嫔及公主福晋等，齐集宫中，傅夫人亦已在内。此时乾隆帝目中，只见有傅夫人。因御驾进来，个个站立，按照仪注行礼。乾隆帝忙道："一切蠲免。今日为皇后生辰，奉皇太后懿旨赐宴，大家好欢饮一天。若仍要拘牵礼节，倒反自寻苦恼，朕却不愿吃这苦头。"随令大家卸了礼服，一概赐坐。偏是傅夫人换了常服，越加娇艳，头上梳就旗式的髻子，发光可鉴，珠彩横生；身上穿一件桃红洒花京缎长袄，衬着这杏脸桃腮，娇滴滴越显红白；袄下露出蓝缎镶边的裤子，一双天足，穿着满帮绣花的京式旗圆。乾隆帝目不转睛的瞧着了他，他却嫣然一笑道："寿礼未呈，先蒙赐宴，这都是皇太后皇上的厚恩，臣妾感激不尽。"理应以身报德。乾隆帝道："姑嫂一体，何用客气。"嫂可代姑，原是一体。当下传旨摆宴，乾隆帝请傅夫人上坐。傅夫人道："那有冠履倒置的道理？"于是皇帝坐首席，皇后坐次席，第三席应属傅夫人。傅夫人又谦让一番，各位公主福晋等，因傅夫人系皇后亲嫂，自然格外尊崇，定要傅夫人坐第三席，傅夫人仍坚执不肯。乾隆帝道："此处不是大廷上面，须按品列次，嫂子就坐了罢！"傅夫人无奈遵旨。比座位重大的事情，亦应遵旨，但只一坐何妨。公主福晋等，依次坐下，众妃嫔亦侍坐两旁。这次寿筵，正是异常丰盛，说不尽的山珍海味。饮到半酣，大众都带着酒意，脱略形迹。乾隆帝发了诗兴，要大家即事联诗。公主福晋等嚷道："这个旨意须要会吟诗的方可遵从，若不会吟诗，只得违旨。就使皇上要治罪，也是无可奈何了。"乾隆帝道："不会吟诗，罚饮三杯，只皇后与嫂嫂，却不在此例。"大众方各无言。当由乾降帝起句道："坤闱设帨庆良辰。"皇后即续下道："奉命开筵宴众宾。"乾隆帝闻皇后吟毕，便道："第三句请嫂嫂联吟！"傅夫人道："这却不能，情愿遵旨罚饮三杯。"乾隆帝道："前说过嫂嫂不在此例，就使不会吟诗，也要硬吟的。况且姑姑能诗，嫂嫂没有不能的道理。"这是从姑嫂一体语推阐出来。傅夫人只得想了一想，便吟道："臣妾也叨恩泽逮。"乾隆帝道："我接罢，'两家并作一家春'，这句好不好？"恰是妙句。傅夫人极口赞扬。此心已许君皇了。乾隆帝又命众人拇战一回，钗声钏声，及一片呼三喝四的娇声，挤成一番热闹。傅

夫人连饮了几杯，酡颜半晕，星眼微饧。一片春意。乾隆帝见他已醉，命宫女扶至别宫暂寝，复令大家闲散一番，乾隆帝也出宫而去。

隔了一小时，大家重复入席。饮酒数巡，时已未刻，皇后令宫女去视傅夫人，宫女去了，好一歇，未见回报。等到大家用过了膳，宫女始含笑而来，报称傅娘娘卧室紧闭，不便入内。皇后道："皇上呢？"宫女道："皇上么？"说了两声皇上，停住后文。皇后已微觉一半，不问下去。隐忍得妙。大家散了宴，少坐片刻，日影西沉，宫中统已上灯，便各谢宴退出。是晚只傅夫人不胜酒力，留住宫中。不胜酒力，却胜人力。次晨，乾隆帝仍出视朝，不愧英主。傅夫人方至坤宁宫告辞，皇后对他一瞧，云鬓半鬌，犹带睡容，昨宵的况味如何？便微哂道："嫂子恭喜！"已含醋意。这一语，说得这位傅夫人，不知不觉，面上一阵一阵的热起来了。当即匆匆辞去。

自此皇后见了乾隆帝，不似前日的温柔，乾隆帝也觉暗暗抱愧，少往坤宁宫。昭阳殿里，私恨绵绵。谁知祸不单行，皇后亲生子永琏，竟于乾隆三年，一病不起，医药无灵。这位琏哥儿，本已由乾隆帝遵照家法，密立皇储，至此溘逝，这皇后恨上加恨，痛上加痛，哭得死去活来。乾隆帝趁这时机，打叠起温柔工夫，百般劝解，再三引咎，允他再生嫡子，定当续立为储，并谥永琏为端慧皇太子，赐奠数次，皇后方才回心转来。过了数年，又生下一子，赐名永琮，总道他长命长寿，克承大统，怎奈生了两年，陡出天花，又致夭折。看官！你想这富察皇后，此时还有趣味么？乾隆帝想了一法，借东巡为名，奏皇太后率皇后启銮，暗中实为皇后忧闷，藉此消遣。伉俪情也算从重。谒了孔陵，祭了岱岳，凡山东名胜的地方，统去游览。奈这皇后悲悼亡儿，无刻去怀，外边虽强自排遣，内里不知怎样难过。沿途山明水秀，林静花香，别人看了，都觉襟怀爽适，入他眼中，独成惨绿愁红。又复冒了一些风寒，遂在舟中大发寒热。乾隆帝即令随带医官，诊脉进药，服了下去，好似饮水一般，复征召山东名医，尽心诊治，亦是没效。连忙下旨回銮，甫到德州，皇后已晕了数次。乾隆帝随时慰问，也没有一言相答。到皇太后来视，方模模糊糊的说了"谢恩"二字。临终时，对着乾隆帝，只滴了数点红泪。后人有诗惋叹道：

星霓苍龙失国储，巫阳忽又叫苍舒。
长秋从此伤尽落，云黯纤阿返桂舆。

皇后已崩，乾隆帝念自结缡以来，与皇后非常恩爱，只为了傅夫人，稍稍乖离，后来又复和协，不想中道沦亡，失了一位贤后，正是可痛，遂对棺大恸一场。皇太后闻知，忙令乾隆帝先归，自己与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缓程回京。乾隆帝遵了母训，带同大行皇后梓宫，兼程回去。欲知后事，下回再讲。

苗疆未平，清高宗无此愉快，皇后千秋节，亦无此闹热，虢姨不来，内蛊何从而起？皇后富察

氏之犹得永年，未可知也。本回叙平苗事，写得声威震叠，叙祝寿事，写得喜气汪洋，而最后尾声，则又写得哀痛动人。欢容变作啼容，好景无非幻景，读此可以悟往复平陂之理。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两帅受严刑 降蛮酋二公膺懋赏

却说乾隆帝自德州回京，途次感伤，不消细说。到京后，命履亲王允祹等，总理丧事，奉安皇后梓宫于长寿宫。诸王大臣，免不得照例哭临。宫中妃嫔及福晋命归，统为皇后服丧。傅夫人系皇后亲嫂子，自然格外尽礼。乾隆帝见他淡装素服，别具丰神，未免起了李代桃僵的思想，可惜罗敷有夫，不能强夺，只得背地里做个襄王，重证高唐旧梦。好在傅夫人每日伴灵，在宫内留宿，不是伴死，却是伴生。柳暗抱桥，花欹近岸，费长房暂缩相思地，女娲氏勉补离恨天。这位乾隆帝，方渐渐解了悼亡的忧痛。嗣因皇太后还宫，恐乾隆帝辈伤过甚，要替他续立皇后，乾隆帝以小祥为期，太后也不便勉强。因此坤宁宫中，尚是虚左以待。只册谥大行皇后为孝贤皇后，并把大行皇后母家，格外恩遇，晋封后兄富文公爵。余外不是封侯，就是封伯，共得爵位十四人，并升任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一大半为了令正。"外家恩泽古无伦"，这句满清宫词，就是为此而作。

内丧粗了，外衅复起，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忽又侵入川边来了。这个金川土司，是四川省西边土司中的一部，本系吐蕃领地，明朝时部酋哈伊拉本内附，因他信奉喇嘛教，封为演化禅师。嗣后分为二部，一部居大金川，一部居小金川。顺治七年，小金川酋卜儿吉细，与川吏往来，由川吏保为土司。康熙五年，复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禅师印。嘉勒巴孙莎罗奔，从清将军岳钟琪征藏，颇有功，清廷又升他为金川安抚司。乾隆初，莎罗奔势渐强盛，令旧土司泽旺，管辖小金川部，又把他爱女阿扣，嫁与泽旺为妻。阿扣貌美性悍，憎泽旺粗鄙，不甚和睦。泽旺事事依从，他总闷闷不乐。只泽旺弟良尔吉，生得姿容壮伟，阿扣见了，未免动心。良尔吉正在青年，那有不知风月的勾当？与阿扣眉来眼去，非止一日，奈因泽旺在旁，不便下手。这日应该有事，泽旺拟出外游猎，良尔吉托病不从。等到泽旺已去，他即闯入内寝，想与阿扣调情。色胆天来大。阿扣正手托香腮，呆坐出神，见良尔吉进来，便起身相迎。良尔吉久蓄邪念，管什么叔嫂嫌疑，竟似饿鹰一般，将阿扣搂住求欢。阿扣假作推开，急得良尔吉下跪道："我的娘！今日须救我一救！"阿扣道："我不是观世音菩萨，如何救你？"良尔吉道：'阿嫂正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阿扣瞅了良尔吉一眼，便道："好一个急色儿，起来罢！"良尔吉站起身来，不由分说，竟将阿扣抱入帐中，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小子若再描绘情状，要变作诲淫导奸，只说一句良尔吉盗嫂便了。倒是步武陈平。

泽旺游猎回来，那时叔嫂二人，早已云收雨散，内外分居。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闺房中暧昧事情，免不得要传到泽旺耳中，泽旺不得不少加管束。阿扣及良尔吉，不能常续旧欢，心中未免懊恼。会闻莎罗奔侵略打箭炉土司，颇得胜仗，良尔吉乘间与阿扣商量，拟请莎罗奔调泽旺从军，省得阻拦好事。阿扣大喜，佯托归宁，密禀他老子莎罗奔，献了调遣泽旺的计策。莎罗奔遂着人征调泽旺，泽旺内来懦弱，不愿与别部土司启衅，当即辞却。来人回报莎罗奔，莎罗奔大怒，饬部众去拿泽旺。阿扣忙出帐请道："要拿泽旺，何须兴动部众，只叫着数人，随女儿前去，包管泽旺拿到。"回去续欢，也是要紧。莎罗奔遂依他女儿计策，挑选头目二人，率健婢数十名，送女回小金川。泽旺接着，只得款待来使，犒饮已毕，来使辞归，由泽旺送出帐外。忽来使变了脸，命手下健卒擒住泽旺，泽旺大叫我有何罪。来使道："你奉调不至，所以特来请你。"泽旺部下，攘臂而起，方想夺回泽旺，当由良尔吉拦阻道："我兄系大金川女婿，此去当不至受辱，若一动兵戈，大家伤了和气，反不得了。"小金川部众，闻了此语，遂束手不动，由大金川来使，劫了泽旺而去。

良尔吉回入帐中，忙至内寝，但见阿扣笑道："我的计策好不好？"良尔吉道："今日当竭力报效。"阿扣啐了一声，便整顿酒肴，对酌起来。饮酣兴至，两人又宽衣解带，做那鸳鸯勾当。从此名为叔嫂，暗实夫妇。

清廷闻莎罗奔内侵，遂命张广泗移督四川，相机剿治。广泗入川后，率兵至小金川驻扎，忽报良尔吉求见，当由广泗召入。良尔吉跪在地下，假作大哭道："莎罗奔不道，将长兄泽旺擒去，现在生死未卜，恳大帅急速发兵，攻破大金川，夺回长兄，恩同再造。"张广泗不知是诈，便叫他起来，劝慰一番，令作前军向导，往讨莎罗奔。

这大金川本是天险，西滨河，东阻大山。莎罗奔居勒乌围，令他兄子郎卡居噶尔厓。勒乌围、噶尔厓两处，非常险峻。四川巡抚纪山，曾遣副将马良柱等，率兵进剿，未得深入。张广泗奏调兵三万，分作两路，一由川西入攻河东，一由川南入攻河西。河东又分四路，两路攻勒乌围，两路攻噶尔厓，以半年为期，决意荡平。怎奈河东战碉林立，易守难攻。什么叫战碉？土人用石筑垒，高约三四丈，仿佛塔形，里面用人守住。四面开窗，可放矢石，每夺一碉，须费若干时日，还要伤死数百人。这碉虽毁，那碉复立，攻不胜攻，转眼间已是半年，毫无寸效。张广泗急得没法，牛皮大箐不足畏，遇着战碉，反致没法，军事之难可知。命良尔吉另寻间道。良尔吉道："此处无间道可入，只有从昔岭进攻，方可直入噶尔厓，但昔岭上面，恐已有人固守，进攻亦是难事。"张文泗道："从前贵州的苗巢，何等艰险，本制军还一鼓荡平，何怕这区区昔岭呢？倘若畏险不攻，何时得平大金川？"遂命部将宋宗璋、张应虎及张兴、孟臣等，分路捣入，仍用良尔吉作为前导。谁知这良尔吉早已密报莎罗奔，令他赶紧防御。等到清兵四至，番众鼓噪而下，把清兵杀得四分五裂。张兴、孟臣战死，宋宗璋、张应虎逃回。广泗还道良尔吉预言难攻格外信用。良尔吉两面讨好，莎罗奔竟将爱女充赏，令与良尔吉为夫妇。良尔吉快活异常，只瞒住张广泗一人。日间到了清营，虚与周旋，夜间回入本寨，偕阿扣通宵行乐。乐固乐矣，如天道难容何？广泗毫不觉察，惟仍用以碉逼碉的老法子，自乾隆十二年夏月攻起，到十三年春间，

只攻下一二十个战碉，此外无功可报。

会闻故将军岳钟琪到来，广泗出营迎接，因他老成重望，虽起自废籍，到也不敢轻视。钟琪入广泗营，两下会议，广泗愿与钟琪分军进攻。钟琪攻勒乌围，广泗攻噶尔厓。方在议决，忽报大学士讷亲，奉命经略，前来祝师。张岳两人，又至十里外远迎，但见讷亲昂然而至，威严的了不得，见了两帅，并不下马。两帅上前打拱，他只把头略点一点。该死的东西。既到战地，扎住大营，广泗等又入营议事，讷亲把广泗饬责一番，广泗大不谓然，负气而出。讷亲遂调齐诸将，下令限三日取噶尔厓，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最号骁勇，奉讷亲命，领兵急进。此时良尔吉得了此信，忙遣心腹到噶尔厓，报知郎卡，教他小心抵御。郎卡遂挑选劲卒，埋伏昔岭两旁，自率精骑下噶尔厓，专待清兵厮杀。任举、贾国良驱军直入，如风驰电掣一般，到了昔岭，山路崎岖，令军士下马前行，任举在前，贾国良在后，任举兵已逾岭而进，贾国良尚在岭中，忽两边突出两路番兵，把清兵冲断。任举令前军排齐队伍，与番兵角斗，互有杀伤，只贾国良的后军，截留岭内，无可施展，番兵用箭乱射，任你贾国良武艺绝伦，也被无情的箭镞，攒集身中，伤重而亡。这边任举还不知国良战死，抖擞精神，驱杀番兵，不想郎卡又到，一枝生力军杀入，任举不能支持，奈前后无路，自知不能生还，便拼了命，杀死番兵数十名，大叫一声，呕出狂血无数。番兵围将拢来，复格死灵敏人，方才晕绝，兵士亦大半做了刀头之鬼。

讷亲闻了败报，方识大金川利害，亟召张广泗等商议，随向广泗道："任举、贾国良两员骁将，统已阵亡，我不料区区金川，有这般利害。还请制军等别图良策！"广泗道："公爷智深勇沉，定能指日灭贼，如广泗辈碌碌无能，老师糜饷，自知有罪，此后但凭公爷裁处，广泗奉命而行便了。"这番言语，分明是讥讽讷亲。这亦是广泗短处。讷亲暗觉惭愧，勉强道："凡事总须和衷办理，制军不应推诿，亦不可别生意见。"广泗道："据愚见想来，只有用碉逼碉一法，待战碉一律削平，勒乌围、噶尔厓等处，便容易攻入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广泗未免呆气。岳钟琪接口道："据大金川地图看来，勒乌围在内，噶尔厓在外，若从昔岭进攻，就使得了噶尔厓，距贼巢还有数百里，道迂且长，不如改寻别路为是。"广泗道；"昔岭东边，尚有卡撒一路，亦可进兵。"钟琪道："从卡撒进兵，中间仍隔噶尔厓，与昔岭也差不多。愚见不如另攻党坝，党坝一入，距勒乌围只五六十里，山坡较宽，水道亦通，破了外隘，便可进攻内穴，敢请公爷与制军斟酌！"讷亲茫无头绪，不发一言。广泗复道："党坝一方，已着万人往攻，但亦不能得手。且泽旺弟良尔吉等，都说取道党坝，不如从昔岭、卡撒，两路进兵便当。良尔吉是此地土人，应熟悉地理，况又有志救兄，谅不致误。"钟琪微笑道："制军休再信良尔吉，良尔吉与他嫂子，暗里通奸，土人多已知晓，制军不可不防！"广泗道："良尔吉与嫂子犯奸，不过是个人败德，于军事没甚关系。"广泗不致这般呆，大约受了马屁的滋味。钟琪道："嫂可盗，要什么兄长，难道还肯真心助我么？"广泗道："如此说来，都是我广泗不好，嗣后广泗不来参与军情，那时定可成功呢！"说毕，起身别去。钟琪亦辞了讷亲，回到营中，暗想广泗这般负气，将来恐累及自己，遂修了一本奏折，劾广泗信用汉奸，防生他变。讷亲亦奏劾广泗劳师糜饷各事。乾隆帝览奏大怒，立命逮广泗回京，又因讷亲旷久无功，另遣傅恒代任经略，亲赐御酒饯

行，并命皇子及大学士，送至良乡。内嫂子已叠受厚恩，内兄自应加礼。

傅恒去后，张广泗已逮解到京，先由军机大臣审问。广泗把许多错误，都推在讷亲身上。乾隆帝亲自复讯，广泗仍照前复对。乾隆帝怒道："你果好好布置，克日奏功，朕亦不令讷亲到川。你既失误军机，还要诿过别人，显得负恩误国。朕若赦你，将来如何御将？"便问军机大臣道："张广泗应如何处罪？"军机大臣道："按律应斩。"乾隆帝即命德保勒尔森为监刑官，把广泗绑出午门斩讫。负气的人，终归自苦。随传旨令讷亲明白复奏。

过了月余，复奏已到，也是一派诿过的话头。乾隆帝又恼了性子，将原奏掷地，饬侍卫至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发往军前，令讷亲自裁。川内三大帅，只剩岳钟琪一人，还算保全，将士们都吓得胆战心惊。

傅恒至军，由岳钟琪密禀良尔吉罪状，遂召良尔吉入帐。良尔吉从容进见，傅恒喝左右拿下。良尔吉忙道："大帅何故拿我？"傅恒喝道："你蔑兄奸嫂，漏泄军机，本经略已探闻的确，今日叫你瞑目受死。"良尔吉还想抗辩，傅恒喝左右斩讫报来。霎时间献上首级，傅恒令悬竿示众，一面摆队出营，入小金川寨中，令军士擒出阿扣，比良尔吉拥抱时趣味何如？责他背夫淫叔的罪名。阿扣哀乞饶命，凭你如何长舌，已不中用。傅恒道："万晋淫妇，还想求生么？"责人固明，责己若何？亦喝左右斩讫。可怜一对露水夫妻，双双毕命。是淫恶的果报。

敌间已除，军容复整，傅恒又定了直捣中坚的计策，随上表奏道：

> 臣经略大学士傅恒跪奏：金川之事，自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其锋甚锐，斯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将尽据险要，增碉备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未察情形，惟严切催战，任举败没，锐挫气索，晏起偷安，将士不得一见，不听人言，不恤士卒，军无斗志，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为，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无如贼碉林立，得不偿失，先后杀伤数千人，尚匿不实奏。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上击下，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又起。客主劳佚，形势回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即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锋堡，尤为得不偿失。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同时大举，分地奋攻，而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即以围碉之兵，作为护饷之兵，番众无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即从捷径捣入，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斗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为攻噶尔厓正道，岭高沟窄，臣既身为经略，当亲任其

难。至党坝一路，岳钟琪虽称山坡较宽，可以水陆并进，兼有卡里等隘，可以间道长驱，但臣按图咨访，隘险亦几同卡撒，且泸河两岸，贼已阻截，舟难径达，惟可酌益新兵，两路并进，以分贼势，使其面面受敌，不能兼顾，虽有深沟高垒，汉奸不能为之谋，逆酋无所恃其险矣。至于奋勇固仗满兵，而向导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骁勇。今良尔吉之间谍已诛，驱策用之，自可得力。前此讷亲、张广泗，每得一碉，即拨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即使毁除，而贼又于其地立卡，藏身以伤我卒，是守碉毁碉，均为无益。近日贼闻臣至，每日各处增碉，犹以为官兵狃于旧习，彼得恃其所长，不知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大兵齐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约四月间当可奏捷矣。谨此上奏。

这篇大文，乃是乾隆十四年正月奏闻，乾隆帝留中不发。过了数日，反促傅恒班师回朝。傅恒复奏："贼势已衰，我兵且战且前，已得险要数处，功在垂成，弃之可惜。若不扫穴擒渠，臣亦无颜回京"等语。乾隆帝复颁寄谕旨，反复数千言，且说："蕞尔土司，即扫穴犁庭，不足示武。"看官！你道乾隆帝是何命意？他因兴师以后，已经二年，杀了两个大臣，又失了任举良将，未免懊悔，因此屡促班师。

此时大金川酋莎罗奔，已断内应，并因连年抵御，部群亦死了不少。遂释归泽旺，遣师至清营谢罪。傅恒叱退来使，与岳钟琪分军深入，连克碉卡，军声大震。莎罗奔又遣人至岳钟琪营，愿缴械乞降。钟琪因前征西藏，莎罗奔旧隶麾下，本来熟识，遂轻骑往抵勒乌围。莎罗奔闻钟琪亲至，遂率领部众，出寨恭迎，罗拜马前。钟琪责他背恩负义，莎罗奔叩首悔过，愿遵约束，随遣番人至大营前，辟地筑坛，预设行幄。坛成，莎罗奔父子，从钟琪坐皮船出峒，及到坛前，清经略大学士傅恒，已高坐坛上，莎罗奔等俯伏坛下，由傅恒训责一番，令返土司侵地，献凶酋，纳兵械，归俘虏，供徭役。莎罗奔一一听命，乃宣诏赦罪。诸番焚香作乐，献上金佛一尊，首顶佛经，誓不复反。傅恒始下坛归营，莎罗奔率众退去。讷亲、张广泗连战无功，傅恒独一鼓平蛮，想系傅夫人的帮夫运。捷报奏达京师，乾隆帝大悦，优诏褒奖，比傅恒为平蛮的诸葛武侯，盟回纥的郭汾阳，遂封他为一等忠勇公，何不封他元绪公。岳钟琪为三等威信公，立召凯旋，命皇长子及诸王大臣效劳。既入禁城，乾隆帝御紫光阁，行饮至礼，赐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及随征将士宴于丰泽园，复赏他御制诗章。中有一联云：

两阶干羽钦虞典，大律宫商奏采薇。

傅恒既归，傅夫人不能时常进宫，乾隆帝要续立皇后了。继后为谁？容待下回叙明。

讷亲、张广泗二人，处罪从同，而罪状不同。广泗信汉奸，比匪人，轻视讷亲，积不相容，固有难逭之罪，然金川艰险，战碉林立，非广泗之出兵捣毁，则傅恒分路深入之计，恐亦未能骤行。

且广泗逮还，高宗亲讯，以其抗辩而杀之，尤为失当。广泗有罪，理屈词穷， 杀之可也，乃广泗尚有可辩之处，而高宗不问曲直，立置重刑，刑戮任情，得毋太过！况广泗有平苗之大功，尤应曲为赦宥乎？傅恒一出，叛酋乞降，虽由间谍之被诛，然其时金川精锐，已皆伤亡于张广泗之手，广泗不幸而冲其坚，傅恒特幸而乘其敝耳。莎罗奔旧隶岳钟琪麾下，至此亦由钟琪轻骑往抚，始悔罪投诚，是则金川之平，功亦多山岳钟琪，傅恒因人成事，得沐荣封，兼邀诸葛汾阳之誉，宁能无愧？意者其殆由虢姨承宠，特别贶恩欤？本回叙金川战事，实隐指高宗刑赏之失宜。至良尔吉蔑兄盗嫂，阿扣背夫淫叔，不过作为渲染词料，然其后授首军前，揭竿示众，亦可见天道祸淫之报，于世道人心，不无裨益云。

第三十六回
御驾南巡名园驻跸　王师西讨叛酋遭擒

却说孝贤后崩逝后，已是小祥，乾隆帝至梓宫前亲奠一回。奠毕，慈宁宫传到懿旨，宣召乾隆帝进宫。到太后前请过了安，太后道：“现在皇后去世，已隔一年，六宫不可无主，须选立一人方好。”乾隆帝嘿然不答。都将谁语？太后道：“宫内妃嫔，那一个最称你意？”乾隆帝道：“妃嫔虽多，没一个能及富察，奈何？”富察二字，含糊得妙。太后道：“我看娴贵妃那拉氏，人颇端淑，不妨升他为后。”乾隆帝沉吟半晌，便道：“但凭圣母主裁！”太后道：“这也要你自己愿意。”乾隆帝平日颇尽孝道，至此也不欲违逆母命，没奈何答了一个“愿”字。退出慈宁宫，又辗转思想了一番，想什么？乃于次日下旨，册封娴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那拉氏不即立后，乾隆帝之意可知。直到孝贤皇后二周年，尚未册立正宫，经太后再三催促，方立那拉氏为皇后。参商之兆，已萌于此。此时鄂尔泰已死，张廷玉亦因老乞归。鄂张二人，未受世宗遗旨，身后俱得配享太庙，嗣因鄂张各存党见，朝官依附门户，互相攻讦，事为乾隆帝所闻，心滋不悦。廷玉乞归时，又坚请身后配享，触忤龙颜，严旨诘责，追缴恩赐物件，革去伯爵，并不令配享。硬要做满族奴才，致触主怒，何苦何苦！廷玉惊慌的了不得，后来一病身亡，总算乾隆帝优待老臣，仍令配享太庙，廷玉好瞑目了。这是后话。

乾隆帝因宫廷中事，都未惬意，不免烦恼，便想到别处闲游，藉作排遣。十五年春季，奉了皇太后，巡幸五台山，秋季又奉皇太后临幸嵩岳。两处游玩，仍不见有什么消遣的地方。他想外省的景致，还不及一圆明园，就时常到圆明园散闷。这日在园中闲逛，起初是天气阴沉，不甚觉得炎热，到了午后，云开见日，遍地阳光，掌盖的忘携御盖，被乾隆帝大加申斥，忽随从中有人说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便问道：“谁人说话？”那人便跪倒磕头。乾隆帝见他唇红齿白，是一个美貌的少年，随问道：“你是何人？”那人禀道：“奴才名和珅，是满洲官学生，现蒙恩充当銮仪卫差役，恭奉御舆。”乾隆帝道：

"你是官学生，充这舁舆的差使，未免委屈，朕拔你充个别样差使，可好么?"和珅感激的了不得，便磕了九声响头，朗声道："谢万岁万万岁天恩!"和珅初蒙主知，已极意贡谀，望而知为佞臣。乾隆帝便令他跟住身后，有问必答，句句称旨，引得龙心大开，回到宫中，竟命他作宫中总管。这和珅骤膺宠眷，打叠精神，伺候颜色，乾隆帝想着什么，不待圣旨下颁，他已暗中觉察，十成中总管八九成，因此愈加宠任，乾隆帝竟日夜少他不得。后人说他是弥子瑕一流人物，小子无从搜得确据，不敢妄说。

只乾隆帝素爱冶游，得了和珅以后，越加先意承志，说起南边风景，很是繁华。乾隆帝道："朕亦想去游幸一次，只虑南北迢遥，要劳动官民，花费许多金钱，所以未决。"和珅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臣民并没有多少怨咨，反都称颂圣祖功德。古为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巡幸是古今盛典，先圣后圣，道本同揆，难道当今万岁，反行不得么?况且国库充盈，海内殷富，就使费了些金银，亦属何妨。"乾隆帝生平，最喜仿效圣祖，又最喜学着尧舜，听了和珅一番言语，正中下怀，自来英主多愿爱民，后来亦多被小子导坏，汉武唐玄与清高宗皆此类也。便道："你真是朕的知已!"遂降旨预备南巡。和珅讨差，督造龙舟，建得穷工奇巧，备极奢华，把康雍两朝省下的库储，任情挥霍，好像用水一般。和珅从中得了数十万好处，乾隆帝还奖他办事干练，升他做了侍郎。这叫做升官发财。和珅复飞咨各省督抚，赶修行宫。督抚连忙募工修筑，又把水陆各道，一律疏通，准备巡幸。乾隆十六年春正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启銮，宫中挑选了几个妃嫔，作为陪侍，皇后独没福随游，伉俪之情可想。外面除留守人等，尽令扈从，仪仗车马，说不胜说，数不胜数。开路先锋，便是新任侍郎和珅。御驾所经，督抚以下，尽行跪接，一切供奉，统由和珅监视。和珅说好，乾隆帝定也说好，和珅说不好，乾隆帝定也说不好。督抚大员，都乞和珅代为周旋，因此私下馈遗，以千万计。

两宫舍陆登舟，驾着龙船，沿运河南下，由直隶到山东，从前已经游历，没甚可玩，只在济宁州耽搁一日。由山东到江苏，六朝金粉，本是有名，乾隆帝为此而来，自然要多留几天。扬州住了好几日，苏州又住了好几日，所有名胜的地方，无不游览。苏杭水道最便，复自苏州直达杭州。浙省督抚，料知乾隆帝性爱山水，在西湖建筑行宫，格外轩敞。两宫到了此地，游遍六桥三竺，果觉得湖山秀美，逾越寻常。乾隆帝非常喜悦，不是题诗，就是写碑。有时脑筋笨滞，命左右词臣捉刀，并召试诸生谢墉等，赏给举人，授内阁中书。又亲祭钱塘江，渡江祭禹陵，复回至观潮楼阅兵。

忽报海宁陈阁老，遣子接驾。乾隆帝奇异起来，还是太后叫他临幸一番，太后应已觉着了。遂自杭州至海宁。此时陈阁老闻御驾将到，把安澜园内，装潢得华丽万分，陈府外面的大道，整治得平坦如镜，随率领族中有职男子，到埠头恭候。隔了数时，遥见龙舟徐徐驶至，泊了岸，便排班跪接，奉旨叫免。陈阁老等候两宫上岸登舆，方谢恩而起，恭引至家。陈老夫人，亦带了命妇，在大门外跪迎，两宫又传旨叫免，乃起导两宫入安澜园，下舆升坐。接驾的一班男妇，复先后按次叩首。两宫命陈阁老夫妇，列坐两旁，陈阁老夫妇又是谢恩。余外男妇等奉旨退出。于是献茶的献茶，奉酒的奉酒，把陈家忙个不了。幸亏随从的人，有一半扈跸入园，有一半仍留住舟中，所以园内不致拥挤。两宫

命陈阁老夫妇侍宴，随从的文武百官，宫娥彩女，亦分高下内外，列席饮酒，大约有一二百席，山南海北的珍味，没一样不采列，并有戏班女乐侑宴。这一番款待，不知费了多少金钱。只乾隆帝御容，很有些像陈阁老，陈老太太有时恰偷观御容，似乎有些惊疑的样子，究竟乾隆帝天亶聪明，口中虽是不言，心中恰是诧异，酒阑席散，奉了太后，与陈阁老夫妇，到园中游玩一周，回入正厅。乾隆帝谕陈阁老夫妇道："这园颇觉精致，朕奉太后到此，拟在此驻跸数天，但你们两位老人家，年力将衰，不必拘礼，否则朕反过意不去，只好立刻启行了。"陈阁老忙回道："两宫圣驾，不嫌亵陋，肯在此驻跸数日，那是格外加恩，臣谨遵旨！"皇帝到了家里，陈阁老以为光宠，我说实是晦气。太后亦谕道："此处伺候的人很多，你两老夫妇，可以随便疏散，不必时时候着。"阁老夫妇谢恩暂退。

是夕，乾隆帝召和珅密议，说起席间情况，嘱和珅密察。和珅奉旨，屏去左右，独自一人在园间踱来踱去，假作步月赏花的情形。更深夜静，四无人声，和珅不知不觉，走到园门相近，仍不闻有什么消息。正想转身回至寝室，忽见园角门房内，露出灯光一点，里面还有唧唧哝哝的声音，便轻轻的掩至门外，只听里面有人说道："皇上的御容，很像我们的老爷，真是奇怪。"接连又有一人道："你们年纪轻轻，那里晓得这种故事？"前时说话的人，又问道："你老人家既晓得故事，何不说与我们一听。"和珅侧着耳朵，要听他对答，不料下文竟尔停住，只有一阵咳嗽声，咯痰声，不肯直叙，这是文中波澜。不免等得焦躁起来。亏得里面又在催问，那时又闻得答语道："我跟老爷已数十年，前在北京时，太太生了一位哥儿，被现今皇太后得知，要抱去瞧瞧，我们老爷只得应允。谁料抱了出来，变男为女，太太不依，要老爷立去掉转，老爷硬说不便，将错就错的过去。现在这个皇上，恐怕就是掉换的哥儿呢。"这两句话，送入和珅耳中，暗把头点了数点。忽听里面又有人说道："你这老总管亦太粗莽，恐怕外面有人窃听。"和珅不待听毕，已三脚两步的走了。路中碰着巡夜的侍卫，错疑和珅是贼，的确是个民贼。细认乃是和大人，想上前问安，和珅连忙摇手，匆匆的趋回寝室。睡了一觉，已是天明，急起身至两宫处请安。乾隆帝忙问道："有消息么？"和珅道："略有一点消息，但恐未必确实。"乾隆帝道："无论确与不确，且说与朕听！"和珅道："这个消息，奴才不敢奏闻。"乾隆帝问他缘故，和珅答称："关系甚大，倘或妄奏，罪至凌迟。"乾隆帝道："朕恕你罪，你可说了。"和珅终不敢说，乾隆帝懊恼起来，便道："你若不说，难道朕不能叫你死么？"和珅跪下道："圣上恕奴才万死，奴才应即奏闻，但求圣上包涵方好！"乾隆帝点了点头，和珅便将老园丁的言语，述了一遍。乾隆帝吃了一惊，慢慢道："这种无稽之言，不足为凭。"聪明人语。和珅道："奴才原说未确，所以求圣上恕罪！"乾隆帝道："算了，不必再说了。"忽报陈阁老进来请安，乾隆帝忙叫免礼，并传旨今日启銮。还是陈阁老恳请驻跸数天，因再住了三日，奉太后回銮，陈阁老等遵礼恭送，不消细说。

两宫仍回到苏州，复至江宁，登钟山，祭孝陵，泛秦淮河，登阅江楼，又召试诸生蒋雍等五人，并进士孙梦逵，同授内阁中书。驻跸月余，方取道山东，仍还京师。回京后，乾隆帝欲改易汉装，被太后闻知，传入慈宁宫，问道："你欲改汉装么？"乾隆帝不答，太后道："你如果要改汉装，便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亦要让你了。"乾隆帝连

称不敢，方才罢议。冕旒汉制终难复，徒向安澜驻翠葆。

日月如梭，忽忽间又过三年，理藩院奏称准噶尔台吉达瓦齐，遣使入贡。乾隆帝问军机大臣道："准部长噶尔丹策零，数年前身死，嗣后立了那木札尔，又立了喇嘛达尔札，扰乱数年，朕因他子孙相袭，道途又远，所以不去细问。怎么今日，换了个达瓦齐？"军机大臣道："那木札尔，系噶尔丹策零次子，策零死，那木札尔立，后来因童昏无道，被他女兄的丈夫杀掉了，另立策零庶长子喇嘛达尔札，现在喇嘛达尔札，又被部众杀掉，改立达瓦齐，这达瓦齐闻是准部贵族大策零子孙呢。"乾隆帝道："照这般说，达瓦齐系策零仆属，胆敢篡立，实是可恨，朕拟兴师问罪，免他轻视天朝。"正商议间，又接边臣奏折，内称："辉特部台吉阿睦撒纳，为达瓦齐所败，愿率众内附"等语。乾隆帝即命阿睦撒纳来京陛见，并却还达瓦齐贡使。阿睦撒纳奉了上谕，当即到京求见，由理藩院尚书带入，阿睦撒纳叩首毕，乾隆帝问道："你便是辉特部台吉么？"阿睦撒纳答道："是。"乾隆帝又问道："你如何与达瓦齐开战？"阿睦撒纳道："达瓦齐篡了准部，还想蚕食地方，臣本与他画疆自守，毫无干涉，他无端侵入臣境，臣与他战了一场，被他杀败，因此叩关内附，仰乞大皇帝俯赐矜全！"乾隆帝见他身材雄伟，言语爽畅，不觉喜悦，便道："朕正想发兵讨达瓦齐，你来得很好。"阿睦撒纳道："大皇帝果发义师，臣愿作为前导。"乾隆帝道："你肯为朕尽忠，朕却不吝重赏。"阿睦撒纳谢恩而出。乾隆帝即召集王大臣，会议发兵计画，并言荡平准部，就在阿睦撒纳身上。军机大臣舒赫德奏道："臣看阿睦撒纳相貌狰狞，必非善类，请圣上不要信他！"乾隆帝怫然不悦，便厉声道："据你说来，达瓦齐是不应讨么？"舒赫德道："达瓦齐非不应讨，但阿睦撒纳，乞皇上不可重用！"乾隆帝复厉声道："阿睦撒纳是生长彼地，地理人情，都应熟悉，朕若不去用他，难道用你不成！"舒赫德素性刚直，还要接口道："圣上要用这阿睦撒纳，请将他部下余众，徙入关内，免得后患。"乾隆帝怒道："你这般胆小，如何好做军机大臣？"叱侍卫逐出舒赫德。舒赫德叹息而去。忠言逆耳，令人呜咽。傅恒见乾隆帝发怒，忙上前道："圣上明烛万里，此时正好出征准部，戡定西陲。"这等拍马屁的伎俩，想是从闺训得来。乾隆帝怒容渐霁，徐答道："究意是你有些智谋。但还是今年出兵，明年出兵？"傅恒道："据臣愚见，今年且先筹备起来，待明年出兵未迟。"乾隆帝准奏，遂下旨饬八旗将士先行操练，并封阿睦撒纳为亲王。

看官！你道这阿睦撒纳，究意是何等样人？他的言语，究意可靠不可靠？小子须要补述一番方好。阿睦撒纳是丹衷的遗腹子，丹衷系策妄女婿，策妄借结婚政策，灭了丹衷的父亲拉藏汗，应第二十九回。丹衷穷无所归，寄食准部，免不得怨恨策妄。策妄又把丹衷害死，将自己的女儿，改醮辉特部酋，只五六月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阿睦撒纳。阿睦撒纳长大起来，继了后父的位置，见准部内乱，蓄志并吞，先帮助达瓦齐，杀了喇嘛达尔札，自己迁至额尔齐斯河，胁服杜尔伯特部。达瓦齐也阴怀疑忌，大举攻阿睦撒纳，阿睦撒纳乃托名内附，想借清朝兵力，灭掉达瓦齐，自己好占据准噶尔。巧遇乾隆帝好大喜功，听了阿睦撒纳的言语，决计用兵。会准部小策零属下萨拉尔，及达瓦齐部将玛木特，先后降清，阿睦撒纳又促请出师，于是乾隆二十二年春，命尚书班第为定北将军，

出北路，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出西路。北路用阿睦撒纳为前导，授他做定边左副将军。西路用萨拉尔为前导，授他做定边右副将军。玛木特做了北路参赞，西路参赞，用了内大臣鄂容安，两副将军各领前锋先进，将军参赞等次第进行。浩浩荡荡，直达准部。沿途经过的部落，望见两副将军大纛，多识是前时故帅，望风崩角，拜谒马前。到了夏间，两路大军并至博罗塔拉河，距伊犁只三百里，达瓦齐闻报，慌做一团，仓猝征兵，已来不及，只带了亲兵万人，向西北出奔，走入格登山去了。清军长驱追袭，将到格登山，夜遣降将阿玉锡等，率领二十余骑，往探路程。阿玉锡想夺头功，竟乘夜突入敌营，拍马横矛，威风凛凛，达瓦齐部众，还道是清军齐到，四散奔逃。真不济事。达瓦齐也落荒窜去，爬过大山，投入回疆。他想平日要好的回酋，只有乌什城主霍吉斯，一口气奔到乌什城。霍吉斯也出城迎接，谁知进了城门，一声胡哨，伏兵尽发，把达瓦齐拿住。达瓦齐向霍吉斯道："我与你一向至交，如何缚我？"霍吉斯也不与多说，取出清帅檄文，与他细瞧。达瓦齐道："好好！你总算卖友求荣。"该骂！当下被霍吉斯推入囚车，解送清营。清两帅回到伊犁。这时候，罗卜藏丹津，还絷在伊犁狱中，遂一并擒出，与达瓦齐槛送京师。

乾隆帝得了红旗捷报，召两军凯旋，亲御午门，行献俘礼。达瓦齐及罗卜藏丹津，觳觫万状，捣头如蒜，乾隆帝大笑道："这样人物，也想造反，正是夜郎自大，不识汉威哩。"遂传旨赦他死罪。一面大封功臣，首奖大学士傅恒襄赞有功，再加封一等公；马屁又被他拍着了。定北将军班第封一等诚勇公；副将军萨拉尔，封一等超勇公；副将军阿睦撒纳，晋封双亲王，食亲王双俸；参赞玛木特封为信勇公。铭功勒石，说不尽的夸耀。永常、鄂容安等未沐荣封，不识何故。又拟复额鲁特四部遗封，封噶尔藏为绰罗斯汗，巴雅特为辉特汗，沙克都为和硕特汗，还有杜尔伯特部，就封了阿睦撒纳。乾隆帝的意思，无非是犬牙相错，互生钳制的道理。谁知阿睦撒纳雄心勃勃，竟想雄长四部，渐渐的跋扈起来。正是：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过严则怨，过宽则肆。

不数月，留守伊犁大臣，奏报阿睦撒纳造反了，乾隆帝闻报大惊，究竟阿睦撒纳如何谋反，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叙陈阁老事，非传陈阁老，传高宗也。叙阿睦撒纳事，非传阿睦撒纳，亦传高宗也。高宗第一次南巡，便觉挥霍不资，厥后南巡复数次，劳民费财，可想而知。陈阁老事，尚是本回之宾，不过假故老遗传，作为渲染耳。南巡以后，复议西征，写出高宗好大喜功气象。阿睦撒纳来降，乃是适逢其会，是阿睦撒纳亦一宾也，达瓦齐则成为宾中宾矣。阅者当如此体会，方见作书人本旨。

第三十七回
灭准部余孽就歼　荡回疆贞妃殉节

却说达瓦齐就俘后，清师奉旨凯旋，只留班第、鄂容安二人，带了随兵五百名，与阿睦撒纳，办理伊犁善后事宜。阿睦撒纳移檄邻部，讳言降清，阳称清廷命他统领各番，来平此地，又暗嘱党羽四布流言，欲安准部，必须立阿睦撒纳为大汗。班第、鄂容安遣使密奏，乾隆帝亦付他密旨，令诱诛阿睦撒纳。看官！你想阿睦撒纳率众西行，已似大鱼纵壑，那里还肯来入网呢？况班第、鄂容安，手下只有五百名随兵，也不好冒昧举事。接了朝旨，按住不发，惟促阿睦撒纳入朝。阿睦撒纳竟号召徒众，来攻班第、鄂容安。班第、鄂容安且战且走，驰了三百余里，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了数十骑，番兵却有数千追来，班第料不能脱，拔刀自刎，鄂容安也只得步他后尘了。这是乾隆帝害他。

是时定西将军永常，已奉朝旨出驻木垒，闻报番兵大至，退兵巴里坤，移粮哈密，因此阿睦撒纳，声焰愈盛。清廷逮回永常，命公爵策楞前代，玉保富德、达尔党阿为参赞，出巴里坤进剿。玉保分军先进，忽有番卒来报，阿睦撒纳已由他部下诺尔布擒献，玉保大喜，即向策楞处报捷。策楞也不辨真伪，飞章奏闻，不想过了数日，毫无影响。将军参赞，先后驰至伊犁，阿睦撒纳，已远飏至哈萨克了。原来阿睦撒纳闻大兵前进，恐不能敌，特差了番卒，驰到清营，假称被擒，他却望西遁去。策楞玉保中了他的缓兵计，到了伊犁，你怨我，我怨你，怨个不了，总归无益。策楞、玉保统是没用人物，还亏阿睦撒纳不用诱敌计，只用缓兵计，尚得安抵伊犁。

乾隆帝闻知消息，复将策楞、玉保革职。令达尔党阿为将军，飞速追剿，又命巴里坤办事大臣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出兵赴援。满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知达尔党阿，到哈萨克边界，又被阿睦撒纳骗了一回，佯称哈萨克汗愿擒献阿酋。往返驰使，仍无要领。额鲁特三部新封台吉，反一律谋变，与阿睦撒纳通同一气，阿睦撒纳间道驰还，大会诸部，这达尔党阿还在哈萨克边境，檄索罪人，正是可笑。只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兵千五百人，已至伊犁，探得额尔特诸部，已皆叛乱，自知孤军陷敌，不能久驻，忙领兵驰回。沿途一带，统是敌垒，兆惠拼命冲突，走一路，杀一路，杀到乌鲁木齐，刀也缺了，弹也完了，粮也尽了，可怜这等兵士，身无全衣，足无全袜，每日又没有全餐，只宰些瘦驼疲马，勉强充饥，正苦的了不得，老天又起风下雪，非常严冷。兆惠想遣人乞援，也不知何处有清兵，驿传声息，到处隔断。忽闻番兵又踊跃前来，把乌鲁木齐围得铁桶相似，兆惠泣向军士道："事已至此，看来我辈是不得活了。但死亦要死得合算，狠狠的杀他一场，方值得死哩。"军士道："大帅吩咐，安敢不从！但粮尽马疲，奈何？"正在危急，忽东北角鼓声喧天，有一支兵马到来，兆惠登高一望，遥见清军旗帜，不禁大喜，谢天谢地。番兵见援兵已到，不知有多少大兵，一声吆喝，解围而去。番众实是无能。兆

惠出寨迎接，乃是侍卫图伦楚，因兆惠久无音信，率兵二千来探信息，无意中救了兆惠。兆惠与他握手进营，住了一日，便同回巴里坤。当下飞书告急。

乾隆帝命逮达尔党阿回京，授超勇亲王策凌子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出北路。仍令兆惠出西路往剿。此次兆惠惩鉴前辙，挑选精骑，带足粮草，誓师进发，决平叛寇。巧值绰罗斯部噶尔藏汗，被兄子噶尔布篡弑，噶尔布又被部下达瓦杀死，辉特和硕特两部中，痘疫盛行，多半死亡。兆惠趁这机会，杀将过去，好像摧枯拉朽一般。番众战一阵，败一阵，诸部酋长先后败死，阿睦撒纳又弄得仓皇失措，急急如丧家犬，漏网鱼，仍窜至哈萨克。兆惠率兵穷追，到哈萨克界，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至军，愿擒献阿睦撒纳。兆惠对来使道："你主愿擒献阿逆，须于三日内缴到，过了三日，本将军恰是不依，驱兵进攻，玉石俱焚，那时不要后悔！"来使唯唯而去。越二日，哈萨克又遣使到军，报称阿睦撒纳狡黠万状，我国正欲擒献，不料被他走脱，逃入俄罗斯去了。现奉汗命，前来请罪，并贡献方物，仰求大帅赦宥！兆惠见他惶迫情状，料知语言无欺，只得略加训斥，命他回去。一面即飞奏清廷，由理藩院行文俄国，索交叛酋。后来俄国饬人搜捕，阿睦撒纳已患痘身亡，只把尸首送交清吏。于是命成衮扎布归镇乌里雅苏台，留兆惠搜剿余孽。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清兵先后追剿，自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没一处不寻到，没一处不搜灭，统计额鲁特二十余万户，出痘死的约四成，窜走俄罗斯、哈萨克等处约二成，被清兵剿灭的约三成，还有一成编入蒙古籍，不过二万户，而且妇女充赏，丁壮为奴，额鲁特遗民，自此寥落了。阿睦撒纳料是绝大的扫帚星转世。

准部既平，清廷乃划疆分土，设官筑城，驻防用满兵，屯粮用旗兵，特简任伊犁将军，作了一个统辖的元帅，天山北路，方入清室版图，免不得镌碑勒石，旌德表功，费了几个儒臣笔墨，成了几篇煌煌大文，这也不消细说。

但乾隆帝得陇望蜀，平了准部，又想南服回疆。这回疆就在天山南路，与准部只隔一山，起初系元太祖次子察哈台领土，传了数世，回教祖摩诃末子孙，由西而东，争至天山南路，生齿渐蕃，喧宾夺主，察哈台的后裔，反弄到没有主权，因此天山南路，变作回疆。康熙时，噶尔丹强盛，举兵南侵，把元裔诸汗，迁到伊犁，并将回教头目阿布都实特，亦拘去幽禁。噶尔丹败死，阿布都实特脱身归清，圣祖赏他衣冠银币，遣官送到哈密，令还故地。阿布都实特死，其子玛罕木特，想自立一部，不受准噶尔约束，策妄又遣兵入境，将玛罕木特及他两个儿子，统拿至伊犁，幽禁起来。及清将军班第等到伊犁后，玛罕木特已死，长子那布敦，次子霍集占，尚被拘絷。班第奏闻清廷，得旨释那布敦归叶尔羌，令他统辖旧部，留霍集占居住伊犁，职掌教务。不到数月，阿睦撒纳谋反，准部复乱，霍集占反率众助逆，等到清副将军兆惠，攻入伊犁，阿睦撒纳西走，霍集占亦遁入回疆。兆惠剿平准部，奏遣副都统阿敏图，南往招抚。

这个那布敦胆子颇小，愿遵清朝指挥，偏偏胞弟霍集占，自北路遁归，谏那布敦道："我远祖摩诃末，声灵赫濯，天下闻名，传到我辈子孙，反受人家压制，真是惶愧万分。现在准部已亡，强邻消灭，不谋独立，更待何时？"语颇不错，可惜不度德，不量力。那布敦道："清兵来攻，如何抵挡？"霍集占道："清军新得准部，大势未定，料他无暇进兵，就使率

军南来，我也可据险拒守，等他兵疲粮绝，逃去都来不及，怕他什么？”那布敦尚在迟疑，霍集占又道："哥哥若要降清，恐怕从今以后，世世要做奴仆过去，他要我的金钱，我只得将金银奉去，他要我的妻子，我只得将妻子送去，他要我的头颅，我也只得把头颅献去。我们兄弟两人，还有安静的日子么？”我亦要问霍集占道，你不降清，金银管得住么？妻子守得牢么？头颅保得定么？这叫做自去寻死。那布敦被他说得动心，遂依了阿弟的计划，错了，完了。便召集回众，自立为巴图尔汗，传檄各城，戒严以待。

回户数十万众，向来迷信宗教，因那布敦兄弟，确是摩诃末后裔，称他为大小和卓木。和卓木三字，乃是回语，译作汉文，便是圣裔的意义，至此得了圣裔的檄文，自然望风响应。只库车城主鄂对，恐怕强弱不敌，率了党羽，拟奔伊犁，途次与阿敏图相遇，仍令回转库车，同去招抚。不料霍集占闻鄂对出走，已遣部下阿布都驰到库车，把鄂对亲族一一杀死，登陴固守。鄂对闻报，大哭一场，嗣与阿敏图商议，请亟归伊犁，添兵复仇。阿敏图道："我是奉命招抚，今不见叛众，便想回去，叫我如何对将军？”鄂对再三谏阻，阿敏图只是不从，也是一个不识时务。且令鄂对先回伊犁。他只带了百余骑，驰到库车，阿布都诱他入城，一阵乱剁，凭你阿敏图如何忠诚，也入阎罗宝殿去了。清廷因兆惠剿抚准部，尚未竣事，别命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兵征回。雅尔哈善自吐鲁番进攻库车，大小和卓木引军数千，越大戈壁来援，与清兵战了两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大小和卓木，退入城中，清兵乘势围攻，城坚难拔，提督马得胜，募敢死兵六百名，暗掘地道，昼夜不息，将及城中，守兵闻地下隐有响声，料是穿穴，便循途按索，到了城脚边，掘下一洞，适通地道守兵，把草塞住，用火燃着，烟焰冲入穴中，可怜六百个清兵，不能进，不能退，都被烧得乌焦巴弓。好像竹管里煨泥鳅。雅尔哈善经此大创，不敢力攻，大小和卓木乘机遁还，阿布都也率众逃去。

清兵只得了一个空城，乾隆帝闻知大怒，饬将雅尔哈善马得胜等，尽行正法，仍命兆惠移师南征。兆惠檄调各路兵，尚未到齐，因朝旨催促，即率步骑四千余先进，过了天山，收复沙雅尔、阿克苏、乌什等城，住阿克苏城数日。后兵未至，兆惠性急如火，留副将军富德驻阿克苏，等待后军，他竟带了二三千人，冒险前行。途中侦知大和卓木那布敦，在叶尔羌，小和卓木霍集占在喀什噶尔，乃再分兵八百名，使副都统爱隆阿，遏住喀什噶尔援路，自率千余骑，径趋叶尔羌。叶尔羌城东有河，叫作叶尔羌河，亦称黑水。兆惠兵少，不能进攻，便倚水立营。遥见叶尔羌城南驼马往来，是个阔大的牧场，兆惠欲夺作军用，径命兵士渡河，河上本有木桥，清兵跨桥而过，桥未拆断，诱敌可知。方过了四百骑，谁知桥下暗有伏兵，铙钩齐起，将木桥钩断，城中出回兵五千骑，前来邀击。隔河清兵，不能相救，河西四百骑，那里挡得住回兵？急忙弃了马匹，凫水逃回。贪小失大。回兵复搭好了桥，逾桥东来，后面又添了步兵万人，张着两翼，来围清兵。兆惠左右冲突，马中枪，再毙再易，总兵高天喜战殁，参赞明瑞亦受伤，虽杀了番兵千名，究竟众寡悬殊，支持不住，只得退入营中，赶紧筑垒，准备固守。番兵亦筑起长围，四面攻打，枪炮如雨，幸亏清营靠着丛林，枪弹多飞入林中。清兵伐树，得了铅弹数万枚，还击回兵，又复掘井得水，掘窖得粟，赖以不困。

兆惠遣了五卒，分路赴阿克苏告急，又檄爱隆阿还军阿克苏，催援军同至。爱隆阿未到阿克苏，富德已接警报，忙率军三千，冒雪赴援，到了呼拉玛，距叶尔羌尚三百余里，忽遇喀什噶尔回兵，截住去路，转战四昼夜，回兵越来越多，将富德军围住。接连数日，杳无援兵，富德急的了不得。一日，天气昏黑，入夜尤甚，回兵各燃着火把，轮流进扑，富德连忙抵御，拼命鏖斗，突闻一片喊声，自东而至，回兵纷纷倒退。富德乘势杀出，火光中来了一员清将，乃是爱隆阿，富德大喜，即与爱隆阿合兵。爱隆阿道："巴里坤参赞阿公亦到。"富德忙拍马去会阿大臣。这位阿大臣，名叫阿里衮，他奉了廷旨，领兵六百名，解马二千匹，驼一千头，至阿克苏，适值爱隆阿去催援军，遂合军前来，解了富德的围。回兵在夜间不辨多少，四散溃遁。富德、爱隆阿与阿里衮两下相见，欣喜过望，也不及休息，同趋叶尔羌。兆惠日望援军，遥闻炮声大作，料知援军已至，即勒兵突围，内外夹攻，杀敌千余，毁了敌垒，同还阿克苏。

过了冬，已是乾隆二十四年。阿克苏已集清兵新旧军凡三万人，分道进行。兆惠由乌什攻喀什噶尔，富德由和阗攻叶尔羌，每路兵各万五千。大小和卓木闻清兵大至，不敢迎敌，带了妻孥仆从，并携辎重，逾葱岭西遁。清兵奋勇追赶，到阿尔楚山，前面见有回众，大半是老弱残兵，富德料是诱敌，令明瑞、阿桂为左翼，阿里衮、巴禄为右翼，先据了左右二峰，然后富德领着中军，从山口进去。进了山口，果然伏兵四起，那时清兵左右两翼，从上杀下，把伏兵一齐杀退，追攻二十余里，戮回兵无数，并斩他骁将阿布都，大小和卓木逃至巴达克山。大和卓木那布敦，挈了家眷先走，小和卓木霍集占，手下还有万人，倚山为阵，率众死战。富德又分军两路，左右夹攻，用了大炮，向敌轰击，霍集占不能支，逾山而遁，谁知前面山路逼促，又有辎重塞住，一时急走不脱。后面又被清军追上，进退两难。富德令降人鄂对等，竖起回纛，大呼招降，回众情愿投顺，蔽山而下，声如奔雷，霍集占忙夺路逃脱，偕那布敦急入巴达克山。巴达克山部酋，闻小和卓木，拥众而至，遣使探问，霍集占见了来使，命回报酋长，立刻亲迎。来使出语不逊，霍集占拔出佩刀，把他斩首。穷蹙至此，还要妄为，真正该死。于是巴达克山部酋，兴兵拒战，和卓木兄弟，连妻孥旧仆，只有三四百人，被巴达克兵围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都束手就缚，个个被他擒去。巴达克部酋，为使臣报仇，将大小和卓木，一齐枭首，还想将他家属，统行处死。适清使持到檄文，索献罪犯，他乐得卖个人情，把大小和卓木的头颅，及他家眷等，尽行缴出。金银也丢了，妻子也抛了，头颅也断送了。富德命军士押着回酋家属，驰归大营，与兆惠联衔奏捷。乾隆帝命陕甘总督杨应琚，筹办回疆善后事宜，兆惠等俱召还京师。遂封兆惠为一等公，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富德封一等侯，并赏戴双眼翎，参赞大臣阿里衮、明瑞等，俱赏戴双眼翎。又记起从前舒赫德的忠直，还他原职，其余在事各官员，俱交部议叙。又做了几篇平定回部的碑文，内外勒石，称颂功德。

到次年二月，兆惠等奏凯还朝，乾隆帝亲至良乡，举行效劳典礼。兆惠、富德等领队到坛，格外严肃。乾隆帝下坛迎接，兆惠以下，都下马见驾，叩首谢恩。乾隆帝亲自扶起，说了许多慰劳话儿，遂一同登坛。乾隆帝升了御幄，当由军士将大小和卓木家眷，推到坛前。这时乾隆帝龙目俯瞧，见有一位绝色妇女，也是两手反绑，列入罪犯队里，乾

隆帝不禁怜惜起来，便问道："这是叛回的家眷么？"兆惠应了声"是。"乾隆帝道："妇女无知，也遭此缧绁，瞧他情状，很是可怜，朕拟一律赦宥。"兆惠忙道："罪人不孥，乃是圣主仁政，皇上恩赦了他，他定然感激不浅。"拍马屁的又到了。乾隆帝传旨释缚，众回家眷，叩首谢恩，独这绝色女子，虽是随班俯伏，他口中恰绝不道谢。比众不同。

效劳礼毕，御驾还宫，立召和珅入见。和珅进内请安毕，乾隆帝问道："朕见叛回眷属中，有个绝色妇人，未知是谁？"和珅道："待奴才探问的确，再来奏闻！"说毕，趋出。不一时又入大内，奏称绝色妇人，乃是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妃子，回人叫他香妃，因他身上有一种奇香，天然生成，所以有此佳号。乾隆帝叹道："朕做了天朝皇帝，不及那回部逆酋。"和珅道："逆酋已死，这个佳人，被我军拿来，圣上要如何处置，便作如何处置。据奴才想来，回酋的幸福，究竟不及我天朝皇帝哩。"乾隆帝道："朕想把他叫入宫中，但恐外人谈论，奈何？"和珅道："罪妇为奴，本是我朝成例，今将香妃没入掖廷，有何不可？"小人最喜逢君之恶。乾隆帝大喜，便命宫监四名，随和珅去取香妃，好一歇，这三字乃从乾隆帝心中勘出。和珅已到，宫监导入香妃，玉容未近，芳气先来，既不是花香，又不是粉香，别有一种奇芬异馥，沁人心脾。走近御座前，乾隆帝见他柳眉微蹙，杏脸含颦，益发动人怜爱。宫监叫他行礼，他却全然不睬，只是泪眼莹莹。乾隆帝道："他生长外域，未识中朝礼制，不必多事苛求。"便命宫监引入西苑，收拾一所寝宫，令他居住，并命宫监小心伺候。宫监已去，和珅亦退。次日，乾隆帝视朝毕，又召和珅入内。和珅见乾隆帝面带愁容，暗暗惊异，只听乾隆帝谕道："香妃不从，如何是好？"和珅道："他蒙恩特赦，又承圣上格外抬举，如何不从？"乾隆帝道："他口中说的回语，朕却不能尽懂，幸宫中有个番女，颇谙回文，朕命他翻译出来，据言：'国破君亡，情愿一死。'朕亦不好强逼，你可有什么计策？"和珅想了一会，便道："从前豫亲王多铎，得了刘三季，起初也很是倔强，后来好好儿做了豫王福晋，和睦的了不得。应二十二回。妇人家大都如此，总教待得他好，她自然回心转意。"乾隆帝道："恐不容易。"和珅道："她是做过回妃，一切饮食起居，统是回部格式，现若令他吃回式的菜蔬，穿回式的衣服，居回式的房屋，另择回部老妇，伺候了她，不怕她不渐渐服从。"乾隆帝依了和珅的计策，凡香妃服食，概摹回教徒供奉，又在西苑造起回式房屋，并筑回教礼拜堂，选了数名老回妇，导香妃出入游览。怎奈香妃情钟故主，泪洒深宫，一片贞心，始终不改。乾隆帝百计劝诱，她却寂然漠然。有一日，被宫女苦劝不过，她竟取出一柄匕首来，刀光闪闪，冷气逼人，宫女都吓得倒躲。这事传到慈宁宫，太后恐乾隆帝被害，趁着乾隆帝郊天，住宿斋所，竟传旨宣召香妃，问她志趣。她只说了一个"死"字，太后遂勒令殉节。后人有诗咏香妃事道：

雏鬟生长大苑西，钿合无情宝剑携。
帝子不来花已落，红颜黄土玉钩迷。

香妃已死，乾隆帝尚未闻知，后来得了音耗，究竟伤感与否，容小子下回表明。

阿睦撒纳及大小和卓木，统不过胁惑徒众，盗弄潢池，故卒为兆惠所歼灭耳。不然，兆惠一卤莽武夫，只知猛进，动辄被围，得一智勇兼全之敌帅，吾恐兆惠将为塞外鬼，安能生还玉门，昂然为座上公乎？惟香妃以一被虏之妇人，监以天子之尊威，始终不为所辱，凛节捐躯，临难不苟，番邦中有此妇，愧煞世人多矣。作者亟为表扬，可作彤史一则。

第三十八回
游江南中宫截发　征缅甸大将丧躯

却说乾隆帝郊天礼毕，回至宫中，闻报香妃已死，这一惊非同小可，忙走入香妃寝室，但见室迩人远，凄寂异常。便把侍过香妃的宫监，传来问话，宫监就将太后赐香妃自尽事，说了一遍。乾隆帝道："可曾入殓么？"宫监道："早经入殓，且已埋葬得两日了。"乾隆帝道："为什么不来报知？"宫监道："太后娘娘命，因圣上效天，不准通报。"乾隆帝顿足道："这件事情，太后也太辣手了。"宫监道："太后娘娘，恐香妃不怀好意，所以把他赐死。"乾隆帝道："香妃死时，形状如何？"宫监道："香妃虽死，面色如生，全不见有惨死形状。"乾隆帝道："可敬可敬，毕竟是朕没福消受。"乾隆帝得了香妃，未尝强暴，嗣闻太后赐香妃自尽，也不与太后怄气，这等举动，尚是难得。当下凭吊了一回，洒了几点惜花的眼泪。

自此闷闷不乐，几乎激成一种急病，还亏御医早日调治，方能渐渐平安。只是悲怀未释，无从排解。偏偏皇十四子永璐，皇三子永琪，又接连病逝，正是花凄月冷，方深埋玉之悲，芝折兰摧，又抱丧明之痛，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傅恒、和珅等百计替他解闷，总不能得乾隆帝欢心。还是和珅知心着意，想出重幸江南的计议来，乾隆帝颇也愿意，到慈宁宫禀知太后，太后正因皇帝过伤，没法劝慰，闻了此语，便道："我也想出去散闷。俗语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苏杭地方的风景，很是可玩。只前次南巡，皇后未曾随去，他已正位数年，也应叫他去玩耍一番，你意何如？"乾隆帝不敢违命，只得答道："圣母命他随去，谨当遵旨！"

当下定了日子，启跸南巡。一切仪仗，仍照前时南巡成制，不过多备了皇后凤辇一乘，龙舟等略加修饰，水陆起程，概如上年旧例。各省督抚，接驾当差，格外勤谨。只山东济宁州颜希深，下乡赈饥，擅令开仓发粟，把供奉皇差的事情，反一律搁起。两宫到了济宁州，御道上并没有什么供张，也不见知州迎驾。和珅道："那个混帐知州，敢如此藐法么？"便令役从立传知州颜希深，回报颜希深下乡赈饥去了。和珅大怒，方想饬拿知州家属，适山东巡抚前来接驾，和珅向他发怒道："你的属官，为什么这般糊涂？想你

前时忘记下札的缘故。”山东巡抚道：“卑职于月前下札，早饬他恭迓銮舆，那里敢忘记一点？和珅道：“他下乡赈饥，应有公文申详，你既叫他办差，那里还有工夫赈饥？这件事显见得老兄糊涂了。”山东巡抚道：“卑职也没有允他赈饥，他亦没有公事上来，真正不解。”和珅微笑道：“一点点知州官儿，不奉抚台札饬，檀敢发仓赈饥，自来也没有的。老兄欺我，我去欺谁，你自己去奏明皇上罢！”写出和珅威势。这句话，吓得山东巡抚屁滚尿流，一面令仆役去拿颜希深，一面下了龙舟，跪在两宫面前，只是磕头，口称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双膝婢颜，无逾于此。两宫倒惊疑起来，问他何故？这时和珅已踱了进来，代奏道：“济宁知州颜希深，目无皇上，既不来供差，又不来迎驾，奴才正问这山东抚臣哩。”乾隆帝道：“颜希深到那里去了？”和珅答道：“闻说颜希深下乡赈饥，抚臣糊涂，佯作不知，求圣上明察！”寥寥数语，比上十款还要利害。乾隆帝正想亲鞫山东抚臣，遥听岸上隐隐有哭泣声，便问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颜希深的老母，由山东抚役拘到，是以哭泣。”乾隆帝怒道：“令他进来！”一声诏谕，外面即推进一个白发老妪，眼泪汪汪，向前跪下，口称臣妾何氏叩头。太后见他老态龙钟，暗加怜恤，急开口问何氏道：“你是济宁知州的母亲么？”何氏微应道：“是。”太后又问道：“你儿子到那里去？”老妪道：“前日河工出了险，地方绅士，环请急赈，臣妾儿子颜希深，因预备恭迓圣驾，不敢离身，怎奈难民纷纷来署，哀吁不休。臣妾见他凄惨万状，令儿子希深发粟赈饥，希深因未奉省饬，不敢擅行。臣妾素仰圣母仁慈，圣上宽惠，一时愚见，竟把仓粟开发，嘱子希深下乡施赈，快去快回。不料希深今尚未到，将供差接驾的大礼，竟致延误，臣妾自知万死，伏乞慈鉴！”老妇颇善口才。太后见他应对称旨，不禁喜形于色道：“你倒是一片婆心。古语说道：‘国无民，何有君？’就使礼节少亏，亦应赦宥。”说到这句，便顾乾隆帝道：“赦了他罢！”不愧孝圣二字。乾隆帝尚未回答，和珅却见风使帆，忙道：“圣母仁恩，古今罕有。”忽而作威，忽而贡谀，这种人最是可恨。乾隆帝至此，自然也说出“遵旨”二字，太后便令何氏起来，何氏谢恩起立。这时山东巡抚，还是俯伏一旁，仿佛犬儿一般，太后也命他退出。山东巡抚，真是蒙着皇恩大赦，连磕数头，起身退出。外面又禀报济宁知州颜希深，恭请圣安，太后问道：“颜希深来了么？”便传旨着令进见。希深膝行而进，匍匐近前，急得“微臣该死”四字，都说不清楚。太后却笑起来道：“你不要这般惊慌！皇上已加恩赦你。本来巡幸到此，亦没有这般迅速，巧巧遇着顺风，所以先到一二天，想你总道是来得及的，因此贻误。”好太后。颜希深闻已恩赦，便放下了心，慢慢的奏道：“微臣下乡赈饥，总道事已速了，不意饥民很多，误了日子。微臣因胥吏放赈，恐致干没，不敢不亲自监察，今日返署，敬闻圣驾已巡幸到此，不及恭迎，罪当万死。幸蒙恩赦，感激莫名！”太后道：“你的母亲，亦已在此，你起来罢！”颜希深谢过了恩，慢慢起身，方见老母也站立一旁。太后复赐何氏旁坐，问了年龄子女等情，由何氏一一奏明。太后复道：“你回署去，须常教你儿子爱国爱民，方不失为贤母。”何氏连声遵旨。太后又命宫监两名，扶他上船，令颜希深随母回署。后来颜希深历级上升，做到河南巡抚，且不必细表。

单说两宫自济宁启行，一路上看山玩水，颇觉爽适。乾隆帝命先幸江宁，一面向和

珅道："江宁是个名胜的地方，前次南巡，只留驻了几日，闻得秦淮灯舫，传播一时，究竟不知如何？"和珅道："此次皇上可多留数天，奴才谨当探察。"到了江宁，文武各官，照例迎驾，不消细说。和珅见了江宁总督，密令他饬办秦淮画舫，预备游览。是日两宫登陆，驻跸江宁。隔了一宵，和珅借观风问俗的名目，导皇上微行。乾隆帝早已会意，不带随员，只命和珅扈从前往。行到秦淮河岸边，早泊有绝大画舫一艘，和珅引乾隆帝登舟，舟中都是花枝招展的美人儿，一拥上前，磕头请安。乾隆帝与和珅，虽不道出真相，假名假姓的说了一番。那班美人儿，统是有名的妓女，见多识广，料知不是俗客，况经地方官饬他当差，定然是扈跸南巡的著名人物，还差一着。便格外殷勤，奉了乾隆帝上坐，大家四围簇拥。乾隆帝龙目四瞧，这一个绰约芳姿，那一个窈窕丽质，默默的品评了一回，随向和珅道："北地胭脂，究不及南朝金粉，你道如何？"和珅应了声："是。"当下摆好酒席，乾隆帝面南而坐，和珅面北而坐，君臣礼总算不乱。东西两旁，统是美人儿挨次坐下。席间备极丰腆，浅斟缓酌，微逗轻颦，已而酒热耳红，兴高采烈，一面令舟子划入江心，一面令众妓齐唱艳曲，娇声婉转，响遏行云，耳鬓厮磨，魂消新雨。迨至夕阳西下，已近黄昏，万点灯光，荡漾水面，仿佛此身已入仙宫，别具一番乐境。此时乾隆帝已自醺然，免不得色迷心醉，左拥右抱，玉软香温，和珅亦趁这机会，分尝数脔。好一个篾片。到了次日，尚恋恋不舍，仍在舟中饮酒言欢。忽闻外面一片闹声，送入耳中。和珅即到后舱探望，见外面有一来船，船中有数人与舟夫争闹，和珅忙探头舱外，向邻船摇手。邻船中人，见是和珅，方欲开口，和珅忙道："知道了，你等去罢！"原来邻船不是别人，乃是两个侍卫及太监数名，奉太后命，来寻皇帝。和珅早已猜着，不便与他细说，所以含糊回答。邻船得了消息，自然回去。和珅入舱，与乾隆帝附耳数语，便命舟夫摇船拢岸，饮完了酒，起岸而返。

太后见皇帝已回，也不暇细究，便命起銮至杭。乾隆帝遂传旨明日启跸。次晨即自江宁启行，直达杭州。途次为了秦淮河事，与皇后反目起来。皇后自正位后，没有什么恩遇，心中早已郁闷，此次秦淮河事，被宫监泄漏，忍耐不住，便与乾隆帝斗口。乾隆帝本不爱这皇后，自然没有好话。皇后气愤不过，竟把万缕青丝，一齐剪下。这也未免过甚。满俗最忌剪发，发已剪去，连仁爱的太后，也不便回护。乾隆帝大加忿怒，竟命宫监数名，将皇后送回京师。两宫到杭，又游览数日。乾隆帝因皇后挺撞，余怒未息，也不愿久留在外，便奉太后匆匆回京。自此与皇后恩断义绝，皇后忧愤成疾，延了一载，泪尽血枯，临危时候，乾隆帝反奉皇太后，到木兰秋狝去了。皇后闻知此信，痰喘交作，霎时气绝。当由留京王大臣奏闻行在，乾隆帝下谕道：

> 据留京办事王大臣奏：皇后于本月十四日未时薨逝。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洽庆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尽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理，迹类疯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宫调摄。经今一载余，病势日剧，遂尔奄逝。此实皇后福分浅薄，不能仰承圣母恩眷，长受朕恩礼所致。若论其行事乖违，即予以发黜，亦理所当然，朕仍存其名号，已

为格外优容，但饰终典礼，不必复循孝贤皇后大事办理，所有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行，交内务府大臣承办，着将此宣谕中外知之！

这是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内的谕旨。乾隆帝罢猎回京，满大臣力争后仪，只是留中不报，自是乾隆帝竟不立后。到乾隆六十年，禅位嘉庆帝，其时嘉庆帝生母魏佳氏，已经病殁，乃追封为孝仪皇后。这且慢表。

且说中国南徼的缅甸国，自执献永历后，与中国毫无往来，不臣不贡。至乾隆十八年，云南石屏州民吴尚贤，赴缅东卡瓦部开矿，立了一个茂隆银厂。尚贤运动部酋，请将矿税入贡。中国复劝缅王莽达喇上表称藩。缅王遂遣使进贡，呈上驯象数匹，涂金塔一座，乾隆帝也颇加赏赉。不料云南大吏，诱尚贤回国，说他中饱厂课，拘入狱中。尚贤一片爱国心，被疆吏无端诬陷，有冤莫诉，愤极而亡。滇吏可杀。茂隆银厂，当即闭歇。嗣后缅甸内乱，木疏地方的土司，名叫雍藉牙，率众入缅，杀平乱党，自立为缅甸王，称新缅甸国。缅都无人反对，只桂家、木邦两土司，不肯服他，联兵进攻。雍藉牙命子莽纪瑞率兵迎战，把桂家、木邦部众，尽行杀败。木邦土司罕底莽被杀，桂家土司宫里雁，窜入滇边。桂家本明桂王官属后裔，尝设波龙银厂，很有资财，云南总督吴达善，闻他巨富，令他倾囊以献。贪官可杀。宫里雁不允，吴达善命边吏驱逐出境。宫里雁没法，走入孟连土司。这孟连土司刁派春，素与吴达善交通，闻知宫里雁入境，潜率部众，邀击宫里雁。宫里雁不及防备，被他擒住，交将宫里雁妻孥金银，一并拿去。

刁派春将宫里雁缚献云南，复将宫里雁的金银，一半分送吴达善，一半留作自用。只宫里雁妻囊占，颇有三分姿色，他却不忍割爱，想他做小老婆，不愧姓刁。遂于夜+间召囊占入室，逼他同寝。囊占不从，他竟想用强暴手段，急得囊占路绝计生，佯言愿侍巾栉，但须释放仆役，并择吉行礼，方好从命。刁派春中了他计，遂将仆役放出，令仍侍囊占，又命大设筵宴，与囊占成婚。囊占装出柔媚态度，侍刁派春饮酒。刁派春乐的要不得，由囊占接连代斟，灌得酩酊大醉。囊占召齐故仆，将刁派春剁作几段，刁派春算刁，谁知别人比他更刁。遂命故仆引导，启户窜去。此时孟连部众，因吃了喜酒，都已睡熟，那个去管他这种闲帐。到了次日，始知头目被杀，急忙去追囊占。谁知他早已逃入孟艮土司去了。

囊占到了孟艮，探闻丈夫已被吴达善杀死，哭得死去活来。好一个智女，好一个烈女。既怨缅甸，复怨中国。遂吁请孟艮土司，要他入犯滇边，为夫报仇。孟艮部酋，见他悲惨，也不论什么强弱，便入侵滇边。总督吴达善只知搜刮金银，此外毫无本领，闻报滇边不靖，忙遣人到京运动调任。俗语道："钱可通神"，用了几万金银，便奉旨调任川陕，令湖北巡抚刘藻，往督云南。

刘藻到任，令总兵刘得成、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洪等，三路防剿，没有一路不败。刘藻束手无策，朝旨严行诘责，并命大学士杨应琚往滇督师。杨应琚到云南，刘藻恐他前来查办，忧惧交并，自刎而死。这是乾隆三十年间事。

会滇边瘴疠大作，孟艮土兵退去。杨应琚乘间派兵进攻孟艮，孟艮兵多半病死，不能抵御，一半逃去，一半迎降。应琚见事机顺手，欲进取缅甸，腾越副将赵宏榜且言：

“缅酋新立！木邦蛮莫诸土司，统愿内附，应乘胜急进。”应琚即上疏奏闻，极陈缅甸可取状。一面移檄缅甸，号称天兵五十万，大炮千门，将深入缅境，如该酋畏威知惧，速即投降，免致涂炭。大言何益？一面分遣译人到孟密、木邦、蛮莫、景线各土司，诱使献土纳贡，并为具表代陈。其时缅酋雍藉牙早死，再传至次子孟骏，他见了应琚檄文，毫不畏惧，反率众略边。各土司又首鼠两端，并不是诚心内附。于是赵宏榜领兵五百，由腾越出铁壁关，袭据蛮莫土司的新街。新街系中缅交通要道，缅兵不肯干休，水陆并进。陆兵攻陷木邦、景线，水军进攻新街。赵宏榜闻缅兵突至，急抛了器械，烧了辎重，走还铁壁关。惯说大话的人，最是没用。缅兵尾追宏榜，直至关外。

应琚得了败耗，又惊又悔，顿时痰喘交作，飞章告病。清廷急令两广总督杨廷璋赴滇襄办，又遣侍卫傅灵安，带了御医，往视应琚疾，并察军事。杨廷璋驰入滇境，遣云南提督李时升，率兵万四千人，进防铁壁关。时升又分道出兵，遣总兵乌尔登额出木邦，朱仑出新街。缅酋闻清兵分出，率众佯退，遣使乞和。时升信为真情，停止两路进兵，与缅人议款。杨应琚闻了议和消息，喜欢起来，病也渐愈，遂与时升联衔奏捷。又要做假戏文了。杨廷璋知缅事难了，乐得退职，遂奏言应琚病痊，臣谨归粤，得旨召还京师。应琚也巴不得廷璋离滇，省得窥破隐情。廷璋去后，忽闻缅兵绕入万仞关，纵掠腾越边境。应琚又惶急万分，飞檄乌尔登额，及总兵刘得成赴援。缅兵见有援军，向铁壁关退走，铁壁关本由李时升等把守，不敢截击，由他杀出，应琚反匿不上闻。会傅灵安密奏赵宏榜，朱仑失地退守，李时升临敌畏避，未亲行阵，于是清廷始悉军情，严旨诘责应琚。应琚反尽推到乌尔登额、刘得成身上，得旨一并逮问，令伊犁将军明瑞，移督云贵，明瑞未至时，由巡抚鄂宁代理。鄂宁奏称应琚贪功启衅，掩败为胜，欺君罔上各情形，乾隆帝大怒，立逮应琚到京，迫他自尽。此时杨应琚不知作何状。

及明瑞到滇，先后调满洲兵三千，云贵四川兵二万余名，大举征缅，令参赞额尔景额及提督谭五格，率兵九千名出北路，由新街进行，自率兵万余人，由木邦南下，约会于缅都阿瓦。启行时，连旬淫雨，泥泞难行，明瑞只得缓缓前进，自夏至冬，始至木邦。木邦守兵，闻风早遁，明瑞留兵五千驻守，使通饷道，自率军渡锡箔江，进攻蛮结，连破缅兵十二垒，军威大振。乾隆帝闻报捷音，封明瑞诚勇嘉毅公。明瑞越加感奋，向缅都进发。途次险峻异常，马乏草，牛踣途，缅人又坚壁清野，无粮可掠。走入绝路。将士请结营驻守，俟北路军有消息，再定进止。明瑞不允，仍督兵前趋。这时向导乏人，屡次迷路，旋绕了好几日，方到象孔，部兵疲惫已极，北路军仍无音信。象孔距缅都尚有七十里，明瑞因兵劳食尽，料知难达，乃回兵至猛笼，得了敌粮少许，留驻数日，待北路军，北路军仍旧不至，乃拟由原路退归，不防缅酋率众来追，声势浩大，明瑞且战且行，令部将观音保、哈国兴等，更番殿后，步步为营，每日只行三十里。缅兵虽不敢围攻，奈总尾追不舍，每晨听清军吹角起行，他也起身追逐，行至蛮化，山路丛杂，明瑞令部兵扎营山顶，缅兵亦扎营山腰。明瑞传集诸将道：“敌兵藐我太甚，须杀他一阵方好。”观音保、哈国兴等，唯唯听命。当下明瑞令观音保等分头埋伏，次日五鼓，命兵士接连吹角，呜呜之声，震彻山谷。缅兵只道清兵启行，争上山追逐，忽遇伏兵突出，万枪齐发，

那时连忙奔逃，走得快的，失足陨崖，走得慢的，中枪倒毙，趾顶相藉，坑谷皆满。小胜不足喜。自是缅兵不敢近逼，每夜必遥屯二十里外。明瑞饬将士休息数日，徐徐退回。到了小猛育，已与木邦相近，猛听得胡哨齐起，四面敌兵猥集，约有好几万人，明瑞大惊道："罢了！罢了！"正是：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

未知明瑞性命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高宗南巡，皇后截发，当时史官讳恶，只载迹类疯迷之谕，实则伏有原因，中宫固非无端疯迷也。著书人把赏花饮酒诸事，显为揭橥，虽或言之过甚，然亦出自故老传闻，未尝凭空蜮射。且多归罪和珅，和珅固导帝微行者，不得谓事无左证也。下半回征缅事，与上文不相关涉，乃是从编年体裁，接连叙下。吴达善、刘藻、杨应琚等，无一胜任，赇帅当道，蠹吏盈边，清室盖中衰矣。明瑞猛将，孤军征缅，徒自丧躯，可为叹息。高宗不悟，犹以好大喜功为事，其亦可以已乎。

第三十九回
傅经略暂平南服　阿将军再定金川

却说明瑞到小猛育，见缅兵四集，不觉大惊，急忙扎住了营，召诸将会议。将士自象孔退回，途中已行了六十日，这六十日内，昼夜防备追兵，没有一刻安闲，此时面皆敌，眼见得不能抵挡，当下会议迎敌诸将，面面相觑。明瑞道："敌已知我力竭，所以倾寨前来，但不知北路军情，究竟如何？难道是统已覆没么？我现在只决一死战，明知不能脱身，然到援绝势孤的时候，还没有一人不尽力，没有一个不致死，将来敌人亦知难而退，我死后，继任的人，当容易办理了。诸将以为如何？"观音保道："大帅且不怕死，何况我辈？惟我辈死在沙场，内地还没人知晓，这到可虑。"明瑞道："我拟乘夜突围，令兵士前行，我愿断后，那时敌兵追来，我好死挡一阵，前面的兵士，总可逃脱几个，通报内地，叫他严守边疆，奏调别帅，岂不是好？"倒是赤胆忠心。当下议决，人人已知必死，倒也没有甚么伤感。

转瞬间已是黄昏，鼓角不鸣，拔寨齐出。哈国兴率领前队，观音保率领中队，明瑞与侍卫数十人，率领亲兵数百名断后。哈国兴一马当先，冲杀出来，缅兵不及措手，竟被他冲开血路，杀出重围。及观音保继进，缅兵已四面包裹，把观音保围住，明瑞见中

队被围，急率后军援应，舍命相争，人自为战，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怎奈缅兵密密层层，旋绕上来。明瑞、观音保等，冲破一重，又被第二重截住，冲破第二重，又被第三重截住。从黄昏杀到天明，四面一望，仍旧是铜墙铁壁一般，手下将士，已伤亡过半，再接再厉，酣斗了两小时。观间保中枪倒毙，明瑞带领的侍卫，丧失殆尽。明瑞亦着了枪弹数粒，大吼一声而死。这场死战，只哈国兴带兵数百名逃归，余都覆没，正是可痛。

但北路的额尔景额一军，究竟到那里去呢？原来额尔景额从新街南行，进次老官屯，被缅兵阻住。相持月余，额尔景额病死，他的阿弟额尔登额代统全军，屡战屡败，退至旱塔。缅兵由间道袭击木邦。木邦兵守五千人，出战不利，飞书至滇中告急。总督鄂宁，七檄额尔登额往援。额尔登额不应，反迂道回铁壁关，再从明瑞出师的路程，往救木邦。古语说道："救兵如救火。"他却不走近路，转回关内，远绕而出，那时木邦早已陷没。留守参赞珠鲁讷等，早已阵亡。缅兵从木邦回到小猛育，适值明瑞退到彼处，遂乘机邀击。后面追赶明瑞的缅兵，又乘势追上，还有老官屯及旱塔诸处的缅众，也一并趋至，四面楚歌，遂把明瑞逼入鬼箓。补叙得明明白白。总督鄂宁，飞报败耗，乾隆帝大怒，立命鄂宁押解额尔登额及谭五格到京治罪，另授傅恒为经略大臣，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迅速赴滇，再议大举。傅恒等遵旨起程，额尔登额、谭五格已解到，有旨将额尔登额凌迟处死，谭五格立斩决，罪犯亲族，一律充戍。

旋因鄂宁不亲援明瑞，降补福建巡抚，戴罪自效。云贵总督，着阿桂补授。阿桂先至云南，闻缅甸与西邻暹罗国开衅，拟约暹罗夹攻缅甸，旋因交通不便，复至罢议。乾隆三十四年四月，经略傅恒至云南边境，拟分兵三路，水陆并进，调满汉精锐五六万名，骡马六万余匹，凡京城之神机火器，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节铜炮，湖南之铁鹿子，及在滇制造的军装药械，靡不齐备。直到新秋，经略祭纛启行，渡过金沙江上游的戛鸠江，由西而南，孟拱、孟养各土司，献象献牛，还算效顺。无如南方炎热未退，暑雨熏蒸，士马已多僵病，又未识道路，愈难深入。傅恒无可如何，退归蛮莫。

先是阿桂在蛮莫造舟，及是舟成，得战舰百艘，闽粤水师，陆续趋集，遂由蛮莫江出伊腊瓦底河，遥望缅兵，舣舟对岸，并有陆兵驻扎沙滩。阿桂、阿里衮率步兵登岸，专攻敌营，副将哈国兴，侍卫海兰察，率舟师专攻敌舟。缅兵出营截击，阿桂令步兵齐放矢铳，复用劲骑左右冲入。缅兵抵敌不住，哗然溃散。哈国兴亦乘上风进攻敌舟，正欲迎敌，被风簸荡，自相撞击，覆溺数千，江水为赤。阿里衮经此一役，积劳成病，傅恒亦病不能兴，虑深入非计，令转攻老官屯敌垒。

老官屯本额尔登额屯兵处，敌垒甚坚，编竖木栅，栅外掘濠，濠外又横卧大树，锐枝外向。清兵用大炮轰击，弹丸都被树枝隔住，不得奏效。再伐箐中数百丈老藤，系以巨钩，夜往钩栅，又被敌人斫断。复用盾牌兵持了油柴，沿栅纵火，适值反风，栅不能爇，反烧了自己的盾牌，只得却下。阿桂百计绸缪，想不出破敌法子，最后用了穴地埋药的计策，药线一燃，药性猛发，敌栅突起丈余。清兵鼓噪而前，总道这次可以破栅，谁知栅忽平落，俄顷栅复突起，旋又平落，如是三次，栅不复动。仍旧无效。缅兵也颇危惧。阿桂又遣战舰越过木栅，阻截西岸敌援，于是缅兵有乞和意，老官屯非敌根据地，傅恒出了全力

去攻老官屯，已非胜算，况又不能攻入乎？强弩之末，难穿鲁缟，信然。遣使议款。傅恒令进表纳贡，返土司侵地。缅使欲归他木邦、蛮莫、孟拱、孟养诸土司。议未协，缅使竟去。会阿里衮病殁，傅恒病亦加重，乃遣哈国兴单骑入栅，与缅帅议定和约：缅甸对中国行表贡礼，归俘虏，返土司侵地，中国将木邦、蛮莫、孟拱、孟养诸部人口，还付缅甸。傅恒遂焚舟熔炮，匆匆班师。

这番出征，先后糜饷数千万，明瑞战死，傅恒、阿桂等，虽称胜敌，其实也不算有功。所订和议，两边仍未尝实行。缅人索还土司，清廷征他入贡，双方仍然龃龉。傅恒回京后，忧恚而亡。夫人尚在否。乾隆帝令阿桂备边，酌出偏师，略缅边境。阿桂探闻缅酋孟驳破灭暹罗，气势张甚，奏言："偏师不足济事，不如休息数年，复图大举。"乾隆帝因他忤旨，将阿桂召还，遣尚书温福往代。

缅事未了，两金川警报复至。自大金川酋莎罗奔乞降后，川边平静了十多年，莎罗奔老病，兄子郎卡主土司事，渐渐桀骜，侵扰邻境，不受四川总督的命令。乾隆帝命川督阿尔泰，檄川边九土司，环攻郎卡。九土司中，惟小金川与绰斯甲还算强大，其余如松罔、梭磨、卓克基、沃日、革布什咱、党坝、巴旺七土司，统是弱小，不是大金川敌手。阿尔泰虽奉了上谕，他意中只想苟且息事，命郎卡释怨修和。郎卡遂与绰斯甲联婚，并以女嫁小金川酋僧格桑。僧格桑即泽旺子，泽旺昏耄，由僧格桑代主土司。未几，郎卡病死。郎卡子索诺木，与僧格桑为郎舅亲，订立攻守同盟的条约。番人专恃结婚政策，为并吞邻部计，两金川以和亲故，独结攻守同盟，知识程度，颇出准部诸酋上，但其不利清室则一也。索诺木诱杀革什布咱土司，僧格桑亦屡攻沃日。阿尔泰因沃日被侵，发兵往援，僧格桑竟与川军开仗，川军退还。乾隆帝闻报，责阿尔泰养痈贻患，罢职召回，寻即赐死。另调滇督温福，自云南赴四川督师征讨，又命侍郎桂林为川督，襄赞军事。

温福、桂林先后到川。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南路副将薛琮，恃勇轻进，入黑龙沟，被番兵围住。薛琮向桂林处求救。桂林逗留不进，薛琮战死，全军陷没，桂林还隐匿不报。旋由温福奏闻，乃授阿桂为参赞大臣，代桂林职。阿桂至军，督兵渡小金川，连夺险要，直抵美诺。美诺系小金川巢穴僧格桑出战不利，遂带了妻妾数人，逃入大金川，只留老父泽旺，病卧床中。宁可无父，不可无妻妾。阿桂入帐，把泽旺缚献京师，另檄索诺木缴出僧格桑。索诺木不奉命，当由温福、阿桂，请旨清廷。廷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为副将军，移师讨大金川，仍分两路进发。

大金川地本险恶，从前讷亲、张广泗，屡遭失败，至此温福进兵，也被番众阻住。温福令提督董天弼，还守小金川，自率军驻扎木果木地方。番众照昔年故事，偏筑碉卡，抗拒清兵。温福也徒知攻碉，得不偿失。两边正相持不下，忽有探马飞报："番众入小金川，董军门兵溃散了。"温福令他再探，忽又报道："粮台被劫了。"温福仍饬令再探，粮已被劫，还探什么？他却视若无事，仍不设备。如此从容，不念退兵咒，定念往生咒。俄闻枪声四起，番众如潮涌至，先夺炮局，继断汲道，清营内运粮夫役，纷纷避入。温福令营兵闭住垒门，一概不准入营。于是内外鼓噪，军心大震。番众乘势突进，枪如雨发，温福茫无头绪，一弹飞来，适中要害，当即晕毙。营兵见主将已死，霎时四散，被番众兜杀一阵。幸亏海

兰察闻警往援，救出溃兵万数千名，且战且退。

此时阿桂方出河东，闻报小金川复陷，忙整军驰回，出屯翁古尔垄，奏报温福阵亡情形，得旨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调发键锐火器营二千名，至川助剿。阿桂再与明亮等，分攻小金川，转战五昼夜，仍抵美诺，驱出番兵，再复小金川地，仍奏请力攻大金川。乾隆帝以土司恃险反复，重劳用兵，非大举深入不可，遂先将泽旺磔死，阿扣待久了。随饬阿桂等扫穴犁庭，方许蒇事。阿桂誓师进讨，复分三路进行：一军由东路入，阿桂自为统帅，一军攻大金川西南，一军攻大金川西北，由丰伸额、明亮各为统领，三道并进，如火如荼。怎奈大金川里面，重重筑垒，层层设隘。自乾隆三十九年正月，阿桂出师，奋力杀入，节节进攻，击破敌垒无数，大小数百战，直到七月，始至勒乌围附近。勒乌围前面皆山，番兵据险扼守。第一重名博瓦山。第二重名那穆山，最是险峻。阿桂令海兰察、额森特、海禄三路绕攻博瓦山后，福康安、成德、特成额三路仰攻博瓦山前。猛搏三昼夜，方杀上博瓦山，占了第一重门户。休息二日，复进攻那穆山。这山地势尤险，防守越严。阿桂仍令前后分攻，数日无效。适西北路统领明亮，亦已杀到，会集阿桂军，并力攻扑，仍是不下。海兰察向称骁勇，至是大愤，遥望那穆山上，守兵布得密密层层，只西边最高峰上，虽有两个大战碉，碉里恰空若无人，他独带领死士六百名，乘昏夜时候，猱升而上，趾顶相接，直到黎明，六百人都登了高峰，捣入碉中。每碉不过数十名番兵，一阵狂扫，立刻歼除。余外守山的番众，总道是绝壁峭立，没人可上，谁料上面插起大清旗号，错疑是飞将军从天而下，顿时人心大乱，被山下的清兵，杀上山腰，番众除逃窜外，概被杀死。第二重门户又破，勒尔围已无可守，索诺木没法，鸩杀僧格桑，并将僧格桑家属，一并献出，请停止攻击。阿桂讯验僧格桑的尸首，的确是真，在僧格桑的家属内，只有僧格桑的妾，没有僧格桑的妻。索诺木颇有手足情。怒斥来人，勒兵再入。索诺木无从乞和，命部下极力防守。

这时已是秋末冬初，天气阴寒，雨雪霏霏，凭你阿桂奋厉无前，也不能直捣敌穴。过了年，又过了春季，渐渐冰雪消融，路上方可行动。阿桂等转战而前，只一二十里地面，却攻了三四个月，方到乌勒围。丰伸额军亦至，三路会攻，又足足一月，方破入乌勒围。可谓艰险。索诺木已与从祖莎罗奔，先期走噶尔厓。清兵整队复进，番兵又分道拒战，接连又是数月，始抵噶尔厓城下。阿桂自启行以来，至此已历两年，途中几经艰苦，恨不得立平噶尔厓，稍泄胸中忿气，奈攻了三五日，毫不见效，又攻了一二十日，虽轰坏城堞数处，仍被敌兵补好。直至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城中食尽，索诺木始与莎罗奔，挈家族二千余人出降。阿桂立饬人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因索诺木、莎罗奔等罪大恶极，着凌迟处死。其余家族人等，或斩或绞，或永远监禁，或充发为奴。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丰伸额本袭公爵，加赏继勇字号，明亮封一等襄勇伯，海兰察摧坚夺隘，格外超擢，封为一等超勇侯，额森特、福康安等，均各封赏有差。留明亮为四川将军，改大金川为阿尔吉厅，小金川为美诺厅，直隶四川省，令明亮镇守。阿桂等一律凯旋，郊劳饮至，如傅恒例。

越数月，再令阿桂赴云南，与总督李侍尧，勘定边界，严守战备，拟再图缅甸。缅

酋孟驳，闻风知惧，愿奉表入贡，献还俘虏，惟求开关互市。阿桂令先将俘虏释放，他只放出了一半，阿桂不允，仍移檄诘责。偏这孟驳病殁，嗣子赘角牙继立，国内大乱，叛臣孟鲁，弑了赘角牙。孟鲁又被国人杀死，迎立雍藉牙少子孟云。西邻暹罗，因缅甸内讧，背缅独立，推戴侨民郑昭为国王，规复旧土，驱逐缅甸守兵，移都盘谷，复兴兵攻缅甸，报复旧怨，并遣使航海入贡中国。郑昭殁，子华嗣，清封郑华为暹罗国王。孟云恐清廷联络暹罗，夹攻缅甸，乃由木邦赍金塔一、驯象八及宝石番毯等，款关来贡，并将俘虏一并送还。清廷乃敕赐册印，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缅甸，不得继续用兵。自是暹罗、缅甸，统服属清朝，小子曾有七绝一首云：

连番降旨命征诛，一将功成万骨枯。
为问紫光遗像在，可曾顶上血模糊？

俚句中有紫光二字，乃是指紫光阁故事。乾隆帝命绘功臣列像于紫光阁，前傅恒，后阿桂，是乾隆朝最骁勇的大将。紫光阁上，后先辉映。方在纪实铭勋，忽接台湾警报，土豪林爽文作乱。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欲知台湾肇乱情形，请诸君续阅下回。

傅恒、阿桂系乾隆朝名将，抑亦乾隆朝福将。有明瑞之丧师小猛育，而后傅恒乃慎重将事；有温福之战死木果木，而后阿桂乃坚忍成功。天下事经一度失败，始增一番惩创，明瑞、温福之不幸，即所以成傅阿二人之幸耳。傅阿二人殁，嗣后有名将，少福将，故乾隆朝为清室极盛时代，亦即清室中衰时代。此回传傅阿二人事，实隐伏清史关键云。

第四十回
平海岛一将含冤　定外藩两邦慑服

却说台湾自朱一贵乱后，清廷因地方辽阔，添设彰化县及北淡水同知。政府意思，总道多设几个官吏，可以勤求民隐，那里晓得多一个官，只多一分剥削，与百姓这方面，反有损无益呢？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土豪林爽文乱起。这林爽文本没有什么势力，只因台民半是土著，半是客籍，彼此不睦，时常械斗，地方官不去弹压，爽文假和解为名，结了几个党羽，设起一个天地会来。起初入会的人，不过数十名，后来越结越多，连官署的差役，也都入会。官吏虽有些风闻，终究得过且过，不愿查究，因循坐误，是官吏老手段。因此天地会竟横行了数十年。适值总兵官柴大纪，受职到台，闻知天地会横行无忌，遂令

台湾知府孙景燧、彰化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带兵缉捕。这孙景燧等统是酒囊饭袋，那里敢去缉捕会匪？奈因上峰督饬，没奈何前去搜查。

林爽文本住彰化县的大理杙，地方很是险僻。孙景燧等不敢深入，只在五里外扎营，无缘无故，将五里外的村落，纵火焚毁，兵役乘势抢掳，劫夺一空。村中的百姓，并非天地会党羽，无罪遭祸，铤而走险，都逃入大理杙中，哭报爽文，哀求保护。又是一场官逼民反。爽文乃纠众出来，夤夜攻营。孙景燧等连忙逃走，带去的兵士，多被杀死。爽文遂进陷彰化，破诸罗，扰淡水。贪官污吏，死的死，逃的逃。柴大纪忙令兵备道永福。固守府城，自率兵出城五十里，到盐埕桥，遇着爽文前锋，奋力杀退，府城总算保全。大纪派人到福建告急。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副将徐鼎士，陆续带兵渡海，来援台湾。大纪接着，由黄仕简分派将士，督令恢复诸城。不想福建的援兵，统是没用，都被爽文杀败。任承恩亲攻敌巢，见了路途险僻，也畏惧不前。只柴大纪收复诸罗，浚濠增垒，力任守御。

清廷因黄、任无功，严旨召还，命提督常青为靖逆将军，往台湾督师；又命署浙闽总督李侍尧，调粤兵四千，浙兵三千，驻防满兵一千，赴台助剿。且因江南提督蓝元枚，系蓝廷珍子，素习台事，调赴军前，与福州将军恒瑞，同为参赞，各将吏次第进行。蓝元枚到台病卒，常青、恒瑞率兵数千，至府城相近，与林爽文相遇，望将过去，旗戟隐隐，队伍层层，不知有多少人马，吓得常青、恒瑞拍马而逃，走入城中。林爽文料他没用，不去攻城，只蚕食村落，胁令入会，旬日得十余万众，围攻诸罗。

诸罗当南北要冲，为府城屏蔽，爽文因大纪扼守，最称勇悍，誓要破灭此城，免他作梗，因此把诸罗城团团围住，并分了一支党羽，截他饷道。大纪率守兵四千，昼夜防御，看了敌势少懈，复引兵突出，夺他辎重。城中粮饷，赖以不绝。爽文想截人饷道，谁知自己的饷，反被人夺去，所谓乌合之众，不敌纪律之师。爽文遣人诈降，又贿通内应，都被大纪察出，一一斩首。

这时候，常青也遣总兵魏大斌、参将张万魁、游击田蓝玉、副将蔡攀龙等，往援诸罗。三次进兵，三次败退。恒瑞督兵进援，亦因敌势浩大，在途中扎住。清廷屡次催问，常青、恒瑞只请添兵，乾隆帝又将他革职，命福康安代常青，海兰察代恒瑞，升柴大纪为陆路提督参赞大臣，密令大纪卫民出城，再图进取。大纪奏言："诸罗为府城北障，诸罗失陷，府城亦危，且半年来深沟高垒，守御甚固，一朝弃去，难以克复。城厢内外的百姓，不下四万，也不忍一概抛弃，任贼蹂躏，只有死守待援"等语。好总兵，好提督，好参赞大臣。乾隆帝览了奏章，眼泪都熬不住，一点一滴，湿透奏本。真耶假耶！随即传旨到台湾，嘉奖大纪，封大纪为义勇伯，改诸罗县为嘉义县，俟克复台湾，与福康安同来瞻觐云云。

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乾隆帝非常眷爱。未知是否龙种？他随阿桂出征有功，曾封三等嘉勇男，嗣复出定回疆，平了几个小小回匪，晋封侯爵。福康安往援台湾，途次闻爽文势盛，也奏请增兵，奉旨严饬。亏得海兰察愿当前敌，飞速进兵，仗着顺风，越海抵港，帆樯列数里。各村民见大兵云集，望风解散，争为向导。海兰察扬言攻大里杙，暗中拟直趋嘉义城。爽文恐大里杙有失，分兵回救。海兰察遂进兵嘉义，沿途遇着几处埋伏，统

由海兰察冲散，怒马直入，所向披靡。到嘉义城下，奋战一场，杀退敌围。福康安闻前锋得胜，自然胆大起来，也领兵到嘉义城，柴大纪出城相迎，只向福康安请安不行跪拜礼，福康安心中已是不悦，佯为谦逊，叫大纪并马入城。大纪也不推辞，跨马导入。照清朝军制，下属迎接上司，须要身执櫜鞬，不能并马入城。柴大纪屡受褒封，身膺伯爵，自思与福康安也差不多，少许失礼，料亦不妨。岂知这福康安度量浅狭，挟恨怀仇，柴大纪的性命，要断送在福康安手中了。

福康安入城后，休息一昼夜，仍命海兰察先进，自率兵为后应，往捣大理杙巢穴。到了大理杙，时已昏暮。大理杙中，冲出一支人马，烈炬迎战。海兰察分兵千余，暗伏沟塍间，候敌近来，铳矢齐发，从暗击明，发无不中。敌众连忙灭火，鸣鼓来攻。海兰察复命军士按声冲击，毙敌无数，敌众倒也抵死不退。海兰察跃马入阵，冲出敌背，竟赴大理杙。部众想回马去追，福康安兵已到，此时敌众仓皇失措，霎时溃散。海兰察入大理杙，林爽文拦截不住，携家属走集埔。大理杙巢穴，一鼓荡平。只林爽文遁入集埔间，依险窜伏，叠石为垒，回环数里，海兰察偕侍卫数十名，易服缉捕，寻至集埔，已得敌踪。遂暗伐箐中老藤，扳垒而上。林爽文不及防备，被他擒住，爽文家属，没一个走脱，献至京师，尽行磔死。

福康安、海兰察，俱晋封公爵，独柴大纪偏革职拿问。读至此语，令人吃惊。自福康安入嘉义城后，已着人驰递密奏，说大纪诡谲取巧，奏报不实。乾隆帝到也圣明，料知大纪屡蒙褒奖，稍涉自满，对福康安失礼，因被参劾，遂将这种旨意，批发出来，福康安受了几句申饬。看官！你道福康安肯就此罢手么？接连又是几本弹章，复运动那奉旨查办的德成，覆奏大纪如何贪黩，如何宽纵。乾隆帝尚在未信，命浙闽总督李侍尧查奏。李侍尧畏福康安威势，自然随声附和。乾隆帝又将任承恩、恒瑞等，逮回亲讯。任承恩、恒瑞等一干人犯，都说大纪酿成祸乱，暗中掣肘。凭你乾隆帝什么英明，柴大纪什么义勇，至此昏蔽诬蔑，就降了革职拿问的圣旨。

柴大纪自念无辜，到京被讯，宁有凭空自诬的道理，自然呼冤不置。乾隆帝亲加复讯，大纪仍微诉枉曲，龙颜动怒，竟命正法，可怜一片忠心的柴大纪，无罪遭刑，横尸燕市。比杀张广泗还要冤枉，可见做皇帝的人，多是没良心。任承恩、恒瑞等，反得保全性命，还有这位谄媚取容的和珅，前已屡次超升，授职大学士，至此说他办理军机，勤劳懋著，封他为三等伯，赏用紫缰。悬空夹入。

乾隆帝又命将功臣图像，方亲制功臣像赞，镇日里咬文嚼字，忽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略称："安南内乱，国王黎维祁出亡，遗臣阮辉宿，奉王族二百多人，叩关乞援"等语。这安南国在暹罗东边，明时尝服属中国，嗣分为大越广南二部，黎氏主大越，阮氏主广南。清顺治末年，吴三桂等定云南，大越王黎维禔，曾遣使劳军。康熙五年，嗣王黎维禧，又奉表入贡，受清册封。后来黎氏渐衰，摄政郑栋，阴图篡立，恐广南王干涉，乃阴嗾广南土酋阮文岳，举兵作乱，自为外援。文岳与弟文惠、文虑，乘此发难，转战十数年，竟将广南王攻灭，分北部三州与郑栋。文惠自称泰德王，郑栋也自称郑靖王。隔了几年，郑栋死了，栋子二人，一名宗，一名干，争夺父位。文惠引岳趋入，阳称排

解，诱杀宗干兄弟，遂进至大越。大越王黎维禑，惊慌的了不得，忙与他议和，给他两郡，又把娇娇滴滴的爱女，送与文惠，畀他受用。文惠总算罢休，在大越称臣拜相。越年，黎维禑卒，嗣孙黎维祁立，文惠载了许多珍宝，及驯象百头，还归广南，留郑氏遗臣贡整，镇守都城。贡整想扶黎抗阮，夺回象五十头。文惠大怒，发广南兵攻大越，贡整战死，维祁出走。文惠攻入黎京，尽毁王宫，把宫内妃嫔，及金银财宝，搜刮而去。一个爱女尚且不足，又添了许多妃嫔，许多金帛，大越总算晦气。

高平府督阮辉宿，挈了黎氏宗族二百口，遁至广西求救。乾隆帝览了孙士毅奏章，暗想黎氏守藩奉贡，理应保护，遂命孙士毅安抚黎氏家属，发兵代黎氏复仇。这旨一下，孙士毅立即调兵，与提督许世亨出镇南关，至谅山分路而进，沿途得土民欢迎，进薄富良江。阮文惠派兵扼往南岸，据险列炮，阻截清军。许世亨见江势缭曲，望不及远，遂令军士佯运竹木，筑桥待渡，他自己率兵二千，恰绕道潜渡。南岸守卒，只防对岸的清兵，用炮轰击，不料世亨绕出背后，乘高大呼，声震山谷。是夕，天色黑暗，广南兵陡闻喊声，只道清兵大至，霎时溃退。黎明，清兵毕济，整队至大越国都。城中百姓，都来迎接，跪伏道旁。孙士毅、许世亨入城宣慰，见宫室拆毁殆尽，已平成瓦砾场，不便留驻，仍出城还营。黎维祁避匿民村，到夜间方敢出来，诣营见孙士毅，九顿首谢援。

先是乾隆帝因安南道远，奏报需时，特豫撰册封，邮寄军前，令孙士毅便宜从事。士毅遂宣诏封维祁为安南国王，且驰报广西，归黎家属。捷奏到京，乾隆帝促令班师，士毅以阮氏未俘，还想深入广南，执渠立功。贪心不足。阮文惠暗筹军备，佯言乞降，士毅信以为真，悬军黎城，专待降人。痴心妄想。乾隆五十四年元旦，士毅令军士饮酒张乐，庆祝新年，大帅逍遥，万人醺醉，自旦至暮，筵席始散。众人正要就寝，营外炮声震天，阮兵蜂拥而至。士毅即率军出营，火光中见前面排着象阵，蹀躞而来，士毅知是利害，急令军士退走。黑夜间不辨彼此，自相践踏，当下抛戈弃甲，奔至富良江。士毅一马当先，逾桥径渡，随着的兵士，三停中只过一停，士毅回顾，对岸追兵，奋勇杀来，忙命军士将桥拆去。是时许世亨等尚未逾桥，弄得进退无路，那边追兵上前围攻，许世亨等都战死。官兵夫役万余人，一半被杀，一半落水。逃还镇南关的残兵，只剩了三千名。士毅上疏自劾，他要保全性命，还装出什么矫情？乾隆帝恰说他变出意外，罪有可原，这正是特别殊恩，令人莫测。

福康安时适督闽，奉旨调任两广，代孙士毅。福康安方到任，阮文惠已遣兄子光显，奉表请降。他的降表上改名光平，略言："世守广南，与安南乃是敌国，并没有君臣名分。文惠曾在大越摄政，尚得谓非君臣么？且只蛮触自争，非敢抗衡上国，请来年亲觐京师，并愿立庙国中，祀中国死绥将士。"福康安得了降表，遂奏请阮光平恭顺输诚，不必用兵。乾隆帝准奏，只责他两件事情：第一件，因次年八旬万寿，饬光平来京祝嘏；第二件，饬他在安南地方，为许世亨等立祠。他已自己情愿，何用复饬？光平一一应允。遂赐光平敕印，封安南国王，黎维祁的家属，光平算不去灭他，由他投入广西。乾隆帝以天厌黎民，不堪扶植，天何言哉？命他挈属来京，编入汉军旗籍。

次年，乾隆帝八旬万寿，举行庆典。礼部定出祝嘏仪注，比从前万寿圣节，格外繁

华，格外郑重。届了诞辰，阮光平遵旨入觐，先行到京，暹罗、缅甸、朝鲜、琉球及西藏两喇嘛，蒙古各盟旗，西域各部落，俱遣使表祝。乾隆帝御太和殿，受庆贺礼。八荒环叩，万众嵩呼。礼毕入宫，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依次舞彩，称祝如仪。宫廷内外，大宴三日，特旨普免天下钱粮，表示普天同庆的意思。真是千载一时，可惜极盛难继。

只西藏虽遣使祝厘，境内恰非常扰乱。驻藏大臣保泰，专务蒙蔽，经藏使来京详陈，始悉藏境情状。西藏自康熙晚年，服属中国，不侵不叛。雍正初，复设驻藏大臣，监察政治，达赖、班禅两喇嘛，不能自由行动，因此安静了数十年。乾隆帝七旬万寿时，第六世班禅喇嘛，曾至京祝寿，内廷赏赐，及王公大臣布施，约数十万金，还有许多珍品宝物。班禅欣喜过望，方拟西还，忽病痘而死。随从僧侣，奉骸骨归藏，所有遗资，统行带回。班禅兄仲巴胡土克图，向为班禅管理内库，得了这种意外财帛，一古脑儿收入私囊，不但没有布施寺院，分给将士，连自己的阿弟，也分文不与。知利已不知利人，世人皆然，无怪仲巴。他的阿弟玛尔巴，愤懑的了不得，遂南入廓尔喀，诱使入寇。阿兄原是无情，阿弟也是不义。廓尔喀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与藏境毗连，向系蛮民杂居，分叶楞、布颜、库木三部，嗣为西境酋长布拉吞并，合作一国，称廓尔喀。廓酋因玛尔巴的诉请，遂兴兵犯藏边，驻藏大臣保泰，檄问廓酋起衅的缘故，他却借商税增额，食盐糅土等事，作为话柄。保泰尚未奏闻，只欲与廓人议和，会藏使在京祝嘏，奏陈一切。乾隆帝始命保泰据实陈奏，一面令侍卫巴忠、将军鄂辉、成德等，援藏征廓。去了数月，巴忠等奏称廓人畏罪投诚，愿入贡乞封。乾隆帝览奏，疑是真话，召还巴忠，留鄂辉为四川总督，成德为四川将军。

次年，廓人又大举入藏，保泰奏称敌势浩大，请移班禅至前藏。班禅亦飞章告急，略说："仲巴胡土克图，已挈资遁去。后藏被廓人骚扰，有日夕待援"等语。是时乾隆帝在热河行围，连接警报，大加惊疑。适巴忠正在扈驾，忙召入讯问，巴忠言语支吾，只说前时办理不善，愿驰赴藏地，效力赎罪。乾隆帝严加申斥，巴忠即投水寻死。乾隆帝越加怀疑，飞饬鄂辉、成德，明白复奏。鄂辉、成德不敢隐瞒，始将前时办理隐情，和盘托出，惟只称于已无与，都推在死人巴忠身上。原来巴忠、鄂辉、成德三人，前时到藏，按兵不战，只与廓人调停贿和，阳嘱廓人奉表入贺，阴令西藏许给岁币五千金，廓人乃退。达赖、班禅尚在梦里，后来廓人索交岁币，杳无回音，因再举深入，大掠后藏。乾隆帝既悉此情，方知鄂辉、成德，也是靠不住的人物，遂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调索伦满兵，及屯练士兵进讨。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由青海入后藏，廓人已饱掠财帛，陆续运回，只留千余人驻守，探得清兵入剿，退至铁索桥，断桥相拒。福康安与敌相持，海兰察潜由上游结筏，渡河登山，绕出敌营后面，廓兵见前后受敌，自然窜去。福康安等直入廓境，廓酋遣使乞和，福康安不许。三路进兵，六战六捷，逾大山二重，先后杀敌数千，入敌境七百多里。将近廓尔喀都城，两面皆山，中隔一河，廓兵分扎山上，互为犄角，福康安采悉南岸山后，即廓尔喀国都，拟渡河直攻南山。海兰察请扼河立营，阻住北岸廓兵，福康安仗着锐气，渡过南岸，冒雨登山。山上木石雨下，隔河隔山的敌兵，又三路来犯，福

康安不能支，且战且却。亏得海兰察率着后队，未曾前进，当即奋力杀敌，救还福康安。福康安的功劳，纯是海兰察帮他造成，富察氏实有天幸。

廓人赴印度乞援，印度已为英吉利属国，设有总督，允他出兵，无如待久不至，廓人恐清军复攻，再遣使卑词请和。福康安乃与订和议，令献还所掠财宝，定五年一贡例，随即班师回藏，留番兵三千名，汉蒙兵一千名，驻守藏境，余师凯旋。乾隆帝复赏福康安世袭一等轻车都尉，海兰察旧系二等公爵，晋封为一等公，随征将士，交部议叙。又因达赖、班禅的嗣续法，积久生弊，兄弟子姓，相继擅权，弄出仲巴兄弟，慢藏海盗的祸祟来，此时惩前毖后，立了一个掣签的法子，将藏俗所称达赖、班禅的化身，书名签上，插入瓶中。等到前绝后继，掣签为定。这瓶供在西藏大招寺，叫作金奔巴瓶，无非是神道设教，笼络藏民的政策。乾隆帝遂自称十全老人，御制十全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刊碑立石，留作乾隆朝的大纪念。什么叫作十全？小子有杜撰的歌词道：

清高宗，六十年，为了准噶尔，两次征边。定回疆，再定金川，靖台湾，服安南、缅甸，紫光阁上竞凌烟。又有那廓尔喀，先后乞怜，功也全，福也全，这才算十样完全。

一年一年的过去，乾隆帝已六十年了。乾隆帝年已八十五岁，想出一个内禅的计议来。欲知内禅情事，请俟下回披露。

本回为福康安立传。平台湾，曰福康安之功；平安南，曰福康安之功；平廓尔喀，曰福康安之功。其实福康安亦安得谓有功者，台湾一役，赖海兰察奋勇争先，一战破敌，即日解诸罗围，叛党夺气，大敌以平。至若廓尔喀之战，福康安冒险轻进，微海兰察在后援应，彼且无生还之望，遑能平敌耶？最可恨者，柴大纪忠勇绝伦，第以不执櫜鞬礼，必欲置诸死地，良将风度，断不若是。高宗极加宠眷，无怪后世以龙种疑之。读本回，可以知福康安之为人，可以知清高宗之驭将。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禅承帝统　白莲教倡乱酿兵灾

却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多福多寿多男子，把人生荣化富贵的际遇，没一事不做到，没一件不享到。他的武功，上文已经略叙。他的文字，亦非常讲究：即位的第一年，就开博学鸿词科；第二年又令未曾预考各生，一律补试；十四年，特旨命大学士九卿督抚

保举经儒，授任国子监司业；南巡数次，经过的地方，尝召诸生试诗赋，举人进士中书等头衔，赏了不少；又编造巨籍，上自经注史乘，下至音乐方术语学，约有数十种，比康熙时还要加倍；三十六年，开四库全书馆，把古今已刊未刊的书籍，统行编校，汇刻一部，命河间才子纪昀，做了总裁。

纪昀字晓岚，博古通今，能言善辩，乾隆帝特别眷遇。别样事情，讲不胜讲，只据“老头子”三字的解释，便见纪昀的辩才。他身子很是肥硕，生平最畏暑热。做总裁时，在馆内校书，适值盛夏，炎酷异常，他便赤着膊圈了辫，危坐观书。巧逢乾隆帝踱入馆门，他不及披衣，忙钻入案下，用帷自蔽。不料已被乾隆帝瞧见，传旨馆中人照常办事，不必离坐。馆中人一齐遵旨。乾隆帝便踱到纪昀座旁，静悄悄的坐着。纪昀伏了许久，汗流浃背，未免焦躁起来，听听馆中人寂静无声，就展开了帷，伸首问众人道：“老头子已去么？”语方脱口，转眼一瞧，座旁正坐着这位首出当阳的乾隆帝，这一惊正是不小。向着他道：“纪昀不得无礼。”纪昀此时只得出来穿好了衣，俯伏请罪。乾隆帝道：“别的罪总可原谅，你何故叫我老头子？有说可生，无说即死。”众人听见这句上谕，都为纪昀捏一把汗。谁知纪昀却不慌不忙，从容奏道：“老头子三字，乃京中人对着皇帝的统称，并非臣敢臆造，容臣详奏。皇帝称万岁，岂不是老？皇帝居兆民之上，岂不是头？皇帝便是天子，所以称子。这‘老头子’三字，从此流传了。”聪[illegible]顶。乾隆帝捻须笑道：“你真是个淳于髡后身，朕便赦你起来罢。”纪昀谢恩而起。自此乾隆帝越加优待，等四库全书告竣，连番擢用，任总宪三次，长礼部亦三次。此外如沈德潜、彭元瑞诸人，也蒙乾隆帝恩遇，然总不及纪昀的信任。

只是乾隆帝虽优礼文士，心中恰也时常防备：内阁学士胡中藻，著《坚磨生诗集》，内中有触犯忌讳等语，遂把他枭首；鄂尔泰侄儿鄂昌，做了一篇《塞上吟》，称蒙古为胡儿，也说他暗斥满人，将他赐死；沈归愚录有《黑牡丹》诗，身后被讦，追夺官阶；江西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别著字贯，又饬逮下狱；浙江举人徐述夔，著《一柱楼》诗，不知如何吹毛索瘢，指他悖逆，他已经病死，还要把他戮尸。乾隆朝的文字狱，比雍正朝也差不多。

总之专制时代，皇帝是神圣无比，做臣子的能阿谀谄媚，多是好的。若是主文谲谏，便说他什么诋毁，什么叛逆，不是斩首，就是灭族。所以揣摩迎合的佞臣，日多一日。到乾隆晚年，佥壬之徒，贿赂公行，乾隆帝只道是安富尊荣，威福无比，谁知暗地里已伏着许多狐群狗党，这狐群狗党的首领，系是谁人？就是大学士和珅。

无论皇亲国戚，功臣文士，没有一个及得来和珅的尊宠。乾隆帝竟一日不能离他，又把第十个公主，嫁他儿子丰绅殷德。未嫁时候，乾隆帝最爱惜十公主，幼时女扮男装，常随乾隆帝微行，乾隆帝又常带着和珅扈驾。十公主见着和珅，叫他丈人，和珅格外趋奉。十公主要什么，和珅便献什么。一日，同行市中，见衣铺中挂着红氅衣一件，十公主说了一声好，和珅使向铺中买来，费了二十八金，双手捧与十公主。乾隆帝微笑，对着公主道：“你又要丈人破钞。”十公主原是欢喜，和珅却比十公主还要得意。这件故事，都人传为趣谈，其实常人家的佣人，也多是趋奉东家儿女，不足为和珅责。后来十公主长成，就配了丰绅殷德，丰

绅殷德比男妾差不多。和珅与乾隆帝竟作了儿女亲家。一个抬轿夫，宠荣至此，可谓古今罕闻。因此和珅肆行无忌，内外官僚，多是和珅党羽，把揽政柄三十年，家内的私蓄，乾隆帝还不及他。他的美妾娈童，艳婢俊仆，不计其数。还有一班走狗，仗着和珅威势，在京城里面，横冲直撞，很是利害。御史曹锡宝，为了他家奴刘全，借势招摇，家资丰厚，劾奏一本。乾隆帝令廷臣查勘，廷臣并不细查，只说锡宝风闻无据，反加他妄言的罪名。一个家奴。都参他不倒，何况和珅呢？

一日，乾隆帝召诸王大臣入内，拟把帝位传与太子，自己称太上皇。诸王大臣，倒也没甚惊疑，不过表面上总称圣上康颐，内禅事还可从缓。独和珅吃了一大惊，他想嗣王登位，未免失却尊宠，急忙启奏道："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是常闻，然也没有多少荣誉。惟尧传舜，舜传禹，总算是旷古盛典。但帝尧传位，已做了七十三载的皇帝；帝舜三十征庸，三十在位，又三十余载，始行受禅。当时尧舜的年纪，都已到一百岁左右，皇上精神矍铄，将来比尧舜还要长寿，再在位一二十年，传与太子，亦不算迟。况四海以内，仰皇上若父母，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日。奴才等近沐恩慈，尤愿皇上永远庇护。犬马尚知恋主，难道奴才不如犬马么？"情现乎词。这番言语，说得面面圆到。从前的时候，和珅如何说，乾隆帝使如何行，偏这次恰是不从。也是和珅数到。只听乾隆帝下谕道："你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朕二十五岁即位，曾对天发誓，若得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数。今蒙天佑，甲子已周，初愿正偿，保敢再生奢望？皇子永琏，不幸早世，惟皇十五子颙琰，克肖朕躬，朕已遵守家法，书名密缄，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现即立颙琰为皇太子，命他嗣位。若恐他初登大宝，或致丛脞，此时朕躬尚在，自应随时训政，不劳你等忧虑。"和珅无词可说，只得随王大臣等一同退出，暗中复运动和硕礼亲王永恩等，联名汇奏，请乾隆帝暂缓归政。乾隆帝仍把对天发誓的大意，申说一番，并拟定明年为嘉庆元年，即饬礼部恭定典礼。

于是内禅已决。礼部因内禅制度，乃是创例，清朝未曾行过，须要参酌古制，揆合时宜，定得冠冕堂皇，方餍乾隆帝的心目。巧于迎合。足足忙碌了一个月，才把内禅大典，录奏圣裁。乾隆帝见得体制尊崇，立批照行。先册立颙琰为皇太子，追封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贵妃为孝仪皇后，位居孝贤皇后之次。候嘉庆元年元旦，举行归政典礼。和珅知事无可挽，忙到皇太子处贺喜，说了无数恭维的话。偏这皇太子不甚喜欢，只淡淡的对答数语。和珅随即辞退。马屁拍错了。皇太子传进长史官，命嗣后和珅来见，不必进报，和珅颇为惊惧。还亏乾隆帝虽拟归政，仍是大权在手，乾隆帝活一日，和珅也活一日，因此和珅早夜祝祷，但愿乾隆帝永远活着，免生意外的危险。

话休叙烦，且说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有一大山，绵亘数百里，叫作苗岭，统是苗民居住。康雍乾三朝，次第招徕，苗民多改土归流，与汉民往来交接，汉民亦渐渐移居苗地，嗣后喧宾夺主，不免与苗民涉讼。地方官单论财势，不讲曲直，苗民多半吃亏，心很不悦。适贵州铜仁府悍苗石柳邓，素称桀黠，倡议逐客民，复故地。苗众同声附和，遂揭竿叛清。湖南永绥苗石三保，镇箪苗吴陇登、吴半生，乾州苗吴八月，各聚众响应，四出劫掠，骚扰川湖贵三省边境。于是湖南提督刘君辅，驰保镇箪；湖广总督福宁，亦调

集两湖诸军，援应刘君辅；云贵总督大学士福康安，又督云贵兵进铜仁府；四川总督和琳，复统川兵至贵州，与福康安会攻石柳邓。柳邓败走，苗寨四十余被毁，贵州苗略定。福康安遣总兵花连布，率兵二千人攻永绥，刘君辅亦自永绥转战而至，两军相会，攻破石三保，解了永绥的围。只乾州已由吴八月等陷没，各军分道进攻，多被苗民截住，只刘君辅因乾州险阻，绕出西北，得了两三回胜仗，怎奈兵单饷寡，一时未能规复。旋经福康安迭破要塞，逐走石三保，生擒吴半生，永绥镇箪的悍苗，稍稍平定，一意规复乾州。不料石三保、石柳邓等，都窜依吴八月，吴八月复进据平陇，居然称起吴王来了。吴八月也要发赚。

清廷方定期内禅，急望福康安等剿平叛苗，首对福康安贝子、和琳一等伯，加赐从征兵丁一月饷银，限期荡平。福康安亦悬赏招抚，添兵会剿，吴陇登虽已愿降，并诱擒吴八月。奈吴八月的儿子廷礼、廷义，后与陇等仇杀不休，福康安手下将士，又触冒瘴雨，病的病，死的死，弄得剿抚两穷。海兰察已死，福康安何能为。

转眼间已是残冬，过了除夕，便是嘉庆元年第一日。乾隆帝御太和殿，举行内禅大典，亲授皇太子御宝。皇太子敬谨跪受，率诸王大臣先恭贺太上皇。贺毕，太上皇还宫，皇太子遂登帝位，受群臣朝贺，随颁行太上皇传位诏书，普免全国钱粮，并下大赦诏。是日的繁华热闹，不消细说。授受成礼，内外开宴，欢呼之声，遍达宫廷。越数日，奉太上皇帝命，册立嫡妃喜塔腊氏为皇后。又越数日，侍太上皇帝御宁寿宫开千叟宴。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外面递进湖北督抚的奏折，内说枝江、宜都二县，白莲教徒聂杰人、刘盛鸣等，纠众滋事，请派兵迅剿等语。嘉庆帝总道是区区教匪，有什么伎俩？即饬湖北巡抚惠龄，专办剿匪事宜。谁知警报接续传来，林之华发难当阳县，姚之富发难襄阳县，齐林妻王氏发难保康县，郧阳、宜昌、施南、荆门、来凤、酉阳、竹山、邓州、新野、归州、巴东、安陆、京山、随州、孝感、汉阳、惠临、龙山数十州县，同时扰敌。教徒的声势，几遍及湖北了。

嘉庆帝大惊，忙禀知太上皇。与太上皇商议妥当，即传旨命西安将军恒瑞，率兵趋湖北当阳县，剿林之华；都统永保，侍卫舒亮、鄂辉，剿姚之富及齐王氏；枝江教匪，专饬鄂督毕沅，及惠龄剿办。诸军奉诏并进，自正月至四月，先后奏报，杀贼数万，其实多是虚张功绩。只枝江教徒聂杰人，总算被总兵富志那擒住，余外的教徒，反越加鸱张。

看官！你道这等教徒，为什么这般利害呢？白莲教的起源，也不知始自何时，小子参考史策，元末有韩林儿，明季有徐鸿儒，相传是白莲教中人，后来统归剿灭，追溯源流，方是历史小说。但总没有搜除净尽。已死的灰，尚且复燃，何况是未尽死呢？

乾隆年间，有一个安徽人，姓刘名松，他是白莲教首领，在河南鹿邑县传教，借持斋治病的名目，伪造经咒，诳骗钱财。即是黄巾贼一流人流。官吏因他妖言惑众，把他捕着，问成重罪，充发甘肃。他的徒众刘之协、宋之清等，未曾被获，仍分投川陕湖北一带，传播邪教。呆头呆脑的百姓，受他欺骗不少。到乾隆晚年，教徒竟多至三百万人。刘之协复捏造谣言，遣徒四播，传说劫运将至，清朝又要变作明朝，百姓若要免祸，须亟求真命天子保护。可怜这种呆百姓，闻了此言，统求刘之协指出真命天子。刘之协遂奉了鹿

邑同党王姓的孩子，本名发生，冒充朱明后裔，作为真命天子。煽动流俗，择日竖旗。忽被官吏探悉，将王发生一干人犯，统同擒住，刘之协亦提拿在内，由吏役押至半途，得了刘之协重贿，将之协放走，只解到了王发生。年犹乳臭，乾隆帝格外开恩，把他充军了事，还有几个叛徒，尽行斩首。另下旨大索刘之协。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官吏，得了圣旨，遂命一班狼心狗肺的差役，骂得很是。下乡搜缉，挨户索诈。有钱的百姓，还好用钱买命，无钱的百姓，被差役指作叛徒，下狱受苦。武昌同知常丹葵，更糊涂的了不得，不怕罪人多，只怕罪人少，索性将无辜百姓，捉了数千人，罗织成罪，因此百姓大加怨愤。适值贵州、湖南、四川等处，兴师征苗，沿途不无骚扰，贩盐铸钱的愚民，又因朝旨严禁私盐私铸，穷困失业，遂仇官思乱，把“官逼民反”四字，作了话柄，趁着教民四起，一律往投。从此向入教的，原是结党成群，向未入教的，也是甘心从逆。

这班统兵剿匪的大员，又都变作和珅党羽，总教和珅处恭送金银，就使如何贻误军事，也属不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嘉庆帝略有所闻，因太上皇宠爱和珅，不好就用辣手，只得责成统兵各官，分地任事。保康的教徒，归永保、恒瑞剿办。当阳的教徒，归毕沅、舒亮剿办。枝江、宜都的教徒，归惠龄、富志那剿办。襄阳的教徒，归鄂辉剿办。

永保奏言教匪现集襄阳，异常猖獗，姚之富、齐王氏俱在此处，刘之协亦在其中，为各路教匪领袖，应调集诸军，合力并攻等语。嘉庆帝览奏，复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各率兵二千往会。无如官多令杂，彼此推诿。姚之富狡悍异常，且不必说，独这齐林妻王氏，虽是一个妇人，他却比男子还要利害。

齐林本是教徒，起事的时候，还未曾死，经了一回小小的战仗，便中了弹子，把性命送脱。齐王氏守了寡，却继着先夫遗志，组织一大队，由襄阳府冲出安陆府，直向武昌。头上的带着雉尾，身中围着铁甲，脚下穿着小蛮靴，跨了一匹骏马，仿佛是戏中装扮的一员女将军。她的脸面颇也俊俏，性情颇也贞烈，手中一对绣鸾刀，颇也有数十人敌得住。可惜迷信邪教，弄错了一个念头，徒然作了叛众的女头目。若使不然，那南宋的梁夫人，晚明的秦良玉，恐怕不能专美呢！平心之论。只是官兵遇着了她，往往望风遁走，究竟是怕她的娇力，抑不知是惧她的色艺。幸亏天公连日大雨，洪水暴发，阻住她的行踪，不令进薄武昌，湖北省城，还算平静。清廷屡加诘责，命永保总统湘北诸军，打了几个胜仗，方把姚之富、齐王氏驱回西北。当阳、枝江等处，亦屡破教徒。陕甘总督宜绵，又奉旨助剿，略定郧阳一带。湖北境内，只襄阳及宜昌二府，尚有余寇未靖，其余已统报肃清了。谁知四川达州民徐天德，与太平县民王三槐、冷天禄等，又纠众作乱，告急奏章，又似雪片一般，飞达京师。正是：

日中则昃，月盈则蚀。
敌机一发，不可收拾。

未知嘉庆帝如何处置，且待下回表明。

清高宗决意内禅，自谓不敢拟圣祖，此是矫饰之论。高宗好大喜功，达于极点，十全备绩，五世同堂，谕旨中屡有此语；但尊不嫌至，贵不厌极，因发生一内禅计议，举帝位传与仁宗，自尊为太上皇，大权依然独揽，名位格外优崇。高宗之愿，于是偿矣。岂知累朝元气，已被和珅一人，斫丧殆尽？才一内禅，才一改嘉庆年号，白莲教徒，即骚然四起，岂仁宗之福，果不逮高宗？若酿之也久，则发之也烈，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吾则曰惟和珅，吾又曰惟清高宗。本回处处指斥和珅，即处处揭橥高宗。用人不慎，一至于此，固后世之殷鉴也。

第四十二回

误军机屡易统帅 平妖妇独著芳名

却说四川的乱事，也是从搜捕教徒而起。先是金川一役，温福阵亡，官兵溃散，一班游勇，欲归无所，与失业夫役，无赖悍民，互相勾结，四处剽掠。官吏闻警往捕，遂收入白莲教会，冀他援应。适达州知州戴如煌，老昏颠倒，饬胥吏搜缉教徒，把富户拘了无数，乘势勒索。徐天德也被拘去，费了些钱财，方得释放。戴如煌仿佛常丹葵，徐天德仿佛刘之协，可谓无独有偶。天德本达州土豪，平日与教徒隐通声气，至是越加愤激，乘襄阳教徒窜入川东，遂结连举事。王三槐、冷天禄等，亦是天德要好朋友，天德倡乱，他亦闻风而起。四川总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出兵防剿，毫无功效。徐天德等反由川入陕，大掠兴安。陕督宜绵闻警，急回军至陕，与教徒相遇，大战于兴安城外，教徒败走。陕边虽已略靖，川省仍然糜烂。警信达至北京，嘉庆帝正急得没法，幸湖南、贵州的叛苗，已由内大臣额勒登保、将军明亮等，先后剿平，乃命额勒登保移赴湖北，明亮移赴达州。

但前回说的征苗大员，乃是云贵总督福康安，暨四川总督和琳，此次忽变作额勒登保等人，小子须要交代明白。嘉庆元年五月，福康安始擒住苗酋石三保，吴八月子廷礼亦病死，官兵遂进逼乾州。城将破，福康安竟卒于军中。和琳代福康安任，攻陷乾州，乃遣内大臣额勒登保等，专攻平陇。隔了两月，和琳又殁，额勒登保复奉旨继任。湖北将军明亮，亦接清廷命令，往会额勒登保，助攻平陇。到了冬天，才把平陇攻破，将吴氏庐舍，尽行焚毁。又擒斩石柳邓父子及吴廷义等，苗乱算已肃清。嘉庆帝封额勒登保为威勇侯，明亮为襄勇伯，移剿教匪。

额勒登保驰达赴湖北，明亮驰赴达州，是时湖北方面，由永保剿办襄阳教徒，惠龄剿办宜昌教徒。永保部兵最多，本可兜围叛众，一鼓歼敌，奈永保专知尾追，不知迎击。教徒忽东忽西，横躏无忌。嘉庆帝怒他纵敌，逮京治罪，命惠龄总统军务。惠龄至襄阳，拟圈地聚剿，飞檄河南巡抚景安，发兵截击。景安系和珅族孙，仗着和珅势力，升任抚

台。得了惠龄檄文，率兵四千出屯南阳，表面上算是发兵，其实逍遥河上，无非喝酒打牌。部下的弁兵，不见有什么军令，乐得坐酒肆，嫖妓女，消遣时日。有几个狡黠的，还要去奸淫掳掠，畅所欲为，景安也不过问。因此教徒分作三队，直趋河南，姚之富、齐王氏出中路，李全出西路，王廷诏出北路，到处掳胁。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只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牵制官兵。此之谓流寇。景安反避匿城中，闭门不出。湖北追兵，也是随意逗留，由他冲突。一班糊涂虫。嘉庆帝随下旨切责诸将道：

> 去岁邪教起长阳，未几及襄郧，未几及巴东、归州，未几四川、达州继起。至襄阳一贼，始则由湖北扰河南，继且由河南入陕西。若不亟行扫荡，非但老师糜饷，且多一日蹂躏，即多一日疮痍。各将军督抚大臣，身在行间，何忍贸无区画？若谓事权不一，则原以襄阳一路责惠龄，达州一路责宜绵，长阳一路责额勒登保。若言兵饷不敷，已先后调禁旅及邻省兵数万，且拨解军饷及部帑，不下二千余万。昔明季流寇横行，皆由阉官朋党，文恬武嬉，横征暴敛，厉民酿患。今则纪纲肃清，勤求民隐，每遇水旱，不惜多方赈恤，且普免天下钱粮五次，普免漕粮三次，蠲免积逋，不下亿万万。次此邪匪诱煽，不过乌合乱民，若不指日肃清，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其令宜绵、惠龄、额勒登保等，各奏用兵方略，及刻期何日平贼，并贼氛所及州县若干，难民归复若干，疮痍轻重，共十分之几，善筹恤以闻。钦此。

这诏一下，各路统兵将帅，未免有些注意起来。彼议分剿，此议合攻，忙乱了一会子，仍旧没有结果。

只将军明亮及都统德楞泰，引征苗军赴达州，连败徐天德、王三愧等。四川乡勇罗思举，亦助清兵奋击，先后毙教徒数万名。徐、王、冷三人，止剩残众一二千，势少衰。忽河南教徒，将三队并为一队，趋入陕西，复由陕西渡过汉水，仍分道入川。徐天德等得了这路援兵，又猖獗起来。嘉庆帝复责惠龄、恒瑞等。追贼不力，防汉不严，尽夺从前封赏，令带罪效力。改命宜绵总统川陕军务，惠龄以下，悉听节制。连易三帅，统是没用。

宜绵既任了统帅，仍立定合围掩群的计议，想把教徒逼至川北，一古脑儿杀个净尽，偏这齐王氏、姚之富等人，也会使刁，只怕清帅行这一策。他自突入川北，见路径崎岖，人烟稀少，掠无可掠，夺无可夺，便急急忙忙的想窜回陕西。不料川陕交界地方，清兵密密层层，截住去路。齐王氏、姚之富、王廷诏、李全等，当下会议，拟仍走湖北，独李全仍欲留川。于是齐王氏、姚之富作了头队，王廷诏作了后队，纠众东走，与李全相别。两队各带万余人，出夔州，趋巴东，破兴山，再分路疾趋。齐王氏、姚之富由东北行，出保漳、南康，直向襄阳。王廷诏由东南行，出远安、当阳，直窥荆州。叙述处笔颇豪壮。清帅宜绵，急檄明亮、德楞泰等，带了精兵健马，兼程追蹑，留惠龄恒瑞等在川中防御李全。明高、德楞泰，遂追入湖北，沿途转战而前，倒也歼敌数千名。恐怕齐王氏等仍还据老巢，遂分作水陆两路，紧紧赶上，德楞泰自水路径趋荆州，明亮自陆路径赴宜昌。

适朝旨发吉林、黑龙江、索伦兵三千，察哈尔马八千匹，令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带至河南、湖北。阿哈保至宜昌，刚与明亮接着，忽报王廷诏已到宜城东北，明亮令阿哈保为后应，自率兵先去邀击，两下相遇，兵对兵，枪对枪，酣战一场。自辰至午，不分胜败。阿哈保怒马而来，随着东三省劲旅，冲入敌阵，左荡右决，所向无敌。王廷诏乃败窜入山，由官兵追奔二十里，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德楞泰至荆州，亦杀败齐王氏、姚之富等，令村民沿江树栅，筑堡自固。因此齐王氏、姚之富回到湖北，不比前次在荆襄时候，可以沿途焚掠，只得折回西走。

适留川教徒李全，与川中王三槐，互有龃龉，亦欲由陕还楚，沿汉水东行。到了兴安南岸，齐王氏、姚之富亦到，王廷诏又复窜至湖北，教徒复合为一。清将明亮德楞泰，从东边追到西边，惠龄、恒瑞，从西边追到东边，两路大军，云集兴安。齐王氏、姚之富等，尚欲渡汉北扰，因被清军截住，不能前进，当由齐王氏定了一计，佯折军南回，暗遣党羽高均德，从间道绕出宁羌州，偷渡汉水。

明亮惠龄等，正追赶齐王氏，忽接到宜绵札子，调恒瑞回川。恒瑞去后，又接陕西警报，闻高均德渡汉。明亮大惊道："这番中了贼计了。"齐王氏智略，确是过人，可惜误入歧途。急与德楞泰等商议。明亮道：论起贼情，要算齐王氏首逆，但高均德已渡过汉水，陕西又要遭殃。不但陕西又危，就是河南、湖北，亦随在可虑。看来我军只得先入陕西，截住高均德，再作计较。德楞泰等各无异议，遂引大兵驰入汉中。

齐王氏亦由南返北，督马步二万，分道踵渡汉水，复密令高均德，引清兵向东北追去，自与姚之富、李全、王廷诏，大掠郿县、周至县等处，将乘势进薄西安。亏得清总兵王文雄，带了兵勇三千名，奋力击退。齐王氏等，复折回东南，从山阳趋湖北。明亮、德楞泰闻报，复引兵急追。到郧西界上，飞檄郧阳乡勇，扼住敌兵前面，并悬重赏募齐王氏首。一妇人头，须重赏悬募，这个妇人，也是特钟戾气。

适四川东乡县人罗思举、桂涵，赴营投效，受扎令斩齐王氏首级。罗思举智谋出众，胆略过人，尝率乡勇数十名，劫破丰城王三槐巢穴，教徒称为罗家将。桂涵曾为大盗，能飞檐走壁，两足尝裹铁沙数十斤，行千里外。闻官募义勇，因愿效力。至是受了清帅的扎子，易服而往。探得齐王氏屯大寺内，遂到寺前后伏着，等到夜半，越墙进去，展使绝技，寻着内室。室外有数十人守护，都执着明晃晃的刀，料室内定是齐王氏卧处。二人轻轻的纵上屋檐，翻瓦一瞧，室内红烛高烧，中垂纱帐，帐外有一足露出，不过三寸有余。令人销魂。两人因室外有人，不敢径入，等了好一歇，室外人仍然未去，两人不耐久待，破檐下去，踅到床前。从帐隙窥入，海棠春睡，芍药烟笼。两语用在此处，尤觉艳丽。两人暗想道："这样齐整的妇人，也会造反，今日命合休了。"便各执巨斧，劈入帐内。突见帐中一足飞出，亏得桂涵眼明手快，一边将头让过，一边用斧劈去，削下莲钩一只，只听帐中啊唷一声。两人恐外人入救，拾了莲钩，纵上了屋，三脚两步的走了。回到清营，已交五鼓，明亮、德楞泰，尚在帐中等候，二人入帐禀见，献上莲钩一只，视之，不过三四寸左右，但已是血肉模糊，未便细辨。明亮令二人出外候赏，一面立传号令，命诸军速攻敌寨。

此时齐王氏将死未死，昏晕床上。部众正惊惶的了不得，陡闻帐外一片喊声，料知清兵已来攻营，急忙舁了齐王氏，由姚之富开路，杀出寨外。清兵围攻一阵，击毙敌众数千，尚有八九千悍敌，走据山中。明亮、德楞泰大呼道："今日不要再失机会，将士须一齐努力，杀净贼众方好！"诸军闻了此语，正是人人效命，个个争先，追入山内。遥见敌众分据左右两峰，矢石齐下。明亮与德楞泰道："首逆齐王氏等，不知在左在右，我等还是分攻还是并力一处？"德楞泰道："适有一贼目获住，尚未处斩，现不如饬他遥望，指定首逆处向，并力合攻，免他逃脱。"明亮点头称善。德楞泰遂饬军士推到贼目。问他姓名，叫作王如美，并把好言劝诱，令他了明首逆处向。王如美仔细探瞧，回报现驻左山。德楞泰拍马上冈，诸将顺势随上，只留后队在山下，防备左山敌众。那时左山的教徒，已知身陷重围，拼命拦阻。德楞泰亲冒矢石，左手执着藤牌，右手握着短刀，连步直上。这班兵士，藤牌队在前，枪炮队在后，以次毕登，仿佛明朝常遇春破鸡头山一般，涉笔成趣。把教徒逼得无路可走，敌向峻崖窜下。这峻崖本是削壁，窜将下去，不是头破，就是脚断，有几个还跌得一团糟。齐王氏已成独脚仙，一跌便死，姚之富跳到崖下，辗转晕毙。霎时间，左山上面，杀死的一半，坠崖的一半，落得干干净净，回顾右山上面的敌众，已逃得不知去向。明亮、德楞泰令军士缒崖下去，检点尸首，只有齐王氏、姚之富，是著名首逆，军士将两尸首级割下，又把尸身支解。直一刀，横一刀，不计其数，就使三十六刀鱼鳞剐，也没有这般惨酷。还有齐王氏莲钩一只，如何不取来成对？传首三省，争说渠魁就戮，可以指日荡平。

谁知死了一个头目，又出了两个头目，死了两个头目，又出了四个头目！湖北一方，稍稍安静，四川教徒，偏日盛一日。川督宜绵，自明亮、德楞泰、惠龄、恒瑞等，先后东去，势成孤立，部下兵又不敷调遣，王三愧、徐天德等，乘间驰突，骚扰川东，又有罗其清、冉天俦等，复蜂起川北。州县十余处乞援。宜绵即檄调恒瑞回川，又咨调额勒登保等，自湖北入川会剿，并奏请别简大臣，总统军务，自已愿专任一方讨贼事宜。嘉庆帝以宜绵不善办理，回督陕甘，改命威勤侯勒保督师，兼四川总督，调度诸军。

这勒保系满洲人氏，是永保的胞兄，本没有甚么韬略。他的侯爵，是一个蛮寨佳人，帮他造成的。这个蛮寨佳人，乃是黔中土司龙跃的妹子，小名么妹，清史上不甚提起，小子倒要替他表扬。阐幽扬隐，是稗官本分。原来苗疆自额勒登保平定后，善后事宜，无暇办理，即移师湖北。当时洞洒寨苗妇王囊仙，与当丈寨苗目韦七绺须勾通，号召徒众，扰乱南笼。清廷命勒保驰往剿捕，及到南笼后，闻得王囊仙挟有妖术，不敢急进，妖术二字，就吓住勒保，显见无能。只檄黔中各土司助剿。龙跃的曾祖，是有名的苗长。康熙初，曾帮辅清军，剿平滇乱，圣祖封他为总兵官。传到龙跃，世职递降，只剩了一个千总职衔。他的妹子龙么妹，颇生得才貌兼全，能文能武。此次接到勒保檄文，偏值龙跃生病不能充役，龙么妹便代兄当差。竟跨了骏马，带了数十苗女，及数百苗兵，赴清营听调。巧值王囊仙、韦七绺须，至南笼与清军对仗，两路夹攻，把勒保围住。龙么妹飞骑陷阵，杀退王韦，救出勒保。是晚便作为向导，引勒保兵袭洞洒寨。寨主王囊仙，因出兵得胜，留住韦七绺须筵宴，正乘着酒兴，裸体讲经，肉身说法，应妖术。不防龙么妹引着清兵，突入寨中，王、

韦二人，连穿衣都来不及，韦七绺须赤身接战，王囊仙只着了一件小衫，也来助阵。龙么妹匹马当先，巧与王囊仙遇着，两下厮杀，颇是一对敌手。么妹亦防她有妖术，把手中宝剑，绕住王囊仙不放，囊仙不觉着急，只得拼命相扑。王囊仙对着韦七绺须，或有笼络的幻术，偏偏遇了龙么妹，以女对女，那里还使得出幻术来？此时韦七绺须，已被清兵围住，不能脱逃，你一枪，我一刀，双拳不敌四手，被清兵活捉了去。囊仙见七绺须遭擒，心中着忙，刀法散乱，么妹一手舞着宝剑，隔开囊仙的刀，一手把囊仙腰下的丝绦用刀一扯，囊仙支持不住，跌倒地上。么妹手下的苗女，一拥上前，将她捆缚停当，扛抬去了。洞洒寨已破，当丈寨自然随陷，勒保修本报捷，只说是自己的功劳，并不提起么妹。九重深远，那里知晓？只命将王囊仙、韦七绺须，就地正法，封勒保为威勤侯。么妹的官绩，都付诸流水而去。后人陈云伯留有长歌一阕，赞龙么妹道：

罗旗金翠翻空绿，鬘云小队弓腰束。乐府重歌花木兰，锦袍再见秦良玉。甲帐香浓丽九华，玉颜龙女出龙家。白围燕玉天机锦，红压蛮云鬼国花。小姑独处春寒重，正峡云间不成梦。唤到芳名只自怜，前身应是洞花凤。一卷龙韬荐褥薰，登坛婗婳自成军。金阶台榭森兵气，玉砦阑干起阵云。昔年叛将滇池起，金马无声碧鸡死。水落昆池战血班，多少降幡尽南指。铜鼓无声夜渡河，独从大师挽天戈。百年宣慰家声在，铁券声名定不磨。起家身袭千夫长，阿兄意气凌云上。改土归流近百年，传家犹赛龙台丈。雪点桃花走玉骢，李波小妹更英雄。星驰蓬水鱼婆剑，月抱罗洋凤女弓。白莲花压黔云黑，九驿龙场堠烽逼。一纸飞书起段功，督帅羽檄催军急。阿兄卧病未从征，阿妹从容代请缨。元女兵符亲教战，拿龙小部尽婣娅。红玉春营三百骑，美人虹起鸦军避。战血红销蛱蝶裙，军符花篆鸳鸯字。秋夜谈兵绣裾凉，白头老将愧红妆。围香共指花鬘市，骠骑争看云髻娘。敌中妖女金蚕蛊，甲杖弥空胜白羽。金虎宵传罗鬘力，红罗夜演天魔舞。八队云旗夜踏空，擒渠争向月明中。晋阳扫净无传箭，都让肃娘第一功。春山雪满桃花路，铸铜定有铭勋处。八百明驼阿槛归，三千铜弩兰珠去。当年有客赋从戎，亲见瑶仙玉帐中。珠髻翠毦天人样，艳夺胭脂一角红。军书更有簪花格，蛮笺小幅珍金碧。谁傍相思寨畔居，铃名红军芙蓉石。功成归去定何如，跳月姻缘梦有无？惆怅金钟花落夜，丹青谁写美人图。

南笼已平，清廷总道勒保很有智略，就调任四川，命他督师。究竟勒保的战略如何，容待下回分解。

川楚变起，宿将凋零，初任永保为统帅，而永保无功，继以惠龄，而惠龄无功，代以宜绵，而

宜绵仍无功。此由和珅当道，专阃者多系庸将，第知迎合，未娴韬略，以至于此。勒保平一区区苗寨，犹仗龙么妹之力，使得成功。么妹战绩，不获上闻，赖陈云伯先生作歌赞美，始知蛮寨中有此奇女子。可见天下不患无才，一蛮女且足千秋，何况丈夫？弊在上下蒙蔽，妒功忌能，庸驽进，骐骥退，衰世之兆成矣。君子闻鼓鼙声，则思将帅之臣。读此回，应为叹息，不第阐幽索隐已也。

第四十三回
抚贼寨首领遭擒　整朝纲权相伏法

却说勒保驰驿入川，川中教徒，势甚猖獗，勒保率兵进剿王三槐，擒杀几个无名小卒，便虚张功绩，连章奏捷。嘉庆帝下旨嘉奖，说他入川第一功，专令搜捕王三槐。这时候湖北教徒，因齐、姚已死，谋与川北教徒联络，悉众南趋。李全、高均德一股，由陕入川；还有张汉潮、刘成栋一股，也是齐、姚余党，由楚入川。朝旨以陕楚各贼，均逼入川境，四川满汉官兵，不下五万，勒保宜会同诸将，齐心蹙贼，毋致窜逸。其令额勒登保明亮，专剿张汉潮、刘成栋；德楞泰专剿高均德、李全，并会同惠龄、恒瑞，夹剿罗其清、冉天俦；宜绵专守陕境，毋使川寇入陕；景安专守楚境，毋使川寇入楚；勒保于专剿王三槐、徐天德外，仍兼侦各路敌情，相机布置，务期荡平等语。勒保接了此旨，自思身任统帅，总要擒住一二首逆，方好立功扬名。初意恰是不错。遂接连发兵先攻王三槐。怎奈三槐据守东乡县的安乐坪，地势很险，手下党羽又多，官兵不能进去，反被他出来攻击，伤毙不少。勒保还是一味谎奏，今天杀贼数百，明天杀贼数千，不想嘉庆帝有些觉察，竟下谕责他徒杀胁从，不及首逆，官兵阵亡，以多报少，杀贼乃以少报多，无非妄冀恩赏，有意欺上，此后不得再行尝试。这数语正中勒保心病，勒保见了，吓得浑身是汗。

想了一日，又定出一个妙计，广募乡勇，令冲头阵，绿营兵，八旗兵，吉林索伦兵，以次列后，再教他去攻三槐。他的意思，是乡勇送死，不必上报，免得朝廷有官兵阵亡，以多报少的责罚。好主见！起初如罗思举、桂涵等人，颇也为他尽力，杀败敌兵一二阵，后来闻知自己的功劳，统被别人冒去了，也未免懊恼起来。自此乡勇同官兵，互相推诿，索性由教徒自由来往。勒保的妙策，又遭失败。朝旨复严责勒保老师养贼，勒保尤闷已极，左思右想，毫无计策。勒公也智尽能索了。无奈与几个心腹人员，私下密议，各人都蹙了一回眉头，无词可对。

忽有一个办文案的老夫子，起立道："晚生倒有一条计策，未知可行不可行？"勒保喜形于色，便拱手问计。那人道："朝廷的谕旨，是要大帅专剿王三槐，若得擒住了他，

便可复命。”勒保道：“这个自然。”那人道：“现任建昌道刘清，前做南充知县时，曾奉宜制军命，招抚王三槐，三槐尝随他至营，嗣因宜制军放他回去，他复横行无忌，现在不如仍命刘清前往招抚，诱他前来，槛送京师，那时岂不是大大的功劳？”勒保大喜，随命他办好文书，传刘道台速即来营。

刘清是四川第一个清官，百姓呼他为刘青天，王三槐、罗其清等，也素尝敬服。若使四川官员，个个似刘青天，就使叫他造反，也是不愿。无如贪污的多，清廉的少，所以激成大祸。此次刘清奉了统帅的文书，遂带了文牍员贡生刘星渠，星夜赶来，到大营禀见。勒保立即召入，见面之下，格外谦恭。刘清便问何事辱召。勒保便把招抚王三槐计策，叙说一遍。刘清道：“三槐那厮，很是刁蛮，卑职前次曾去招抚，他明允投降，后来又是变卦，这人恐不便招抚，还是用兵剿灭他才好。”勒保道：“朝廷用兵，已近三年，人马已失掉不少，军饷已用掉不少，仍然不能成功。若能招抚几个贼目，免得劳动兵戈，也是权宜的计策。老兄大名鼎鼎，贼人曾佩服得很，现请替我去走一趟！三槐如肯投顺，我总不亏待他。贼目一降，贼众或望风归附，也未可知，岂非川省的幸福么？”口是心非，奈何？刘清无可推诿，只得应允，当下即起身欲行。勒保令派都司一员，随同前往。

三人到了安乐坪，通报王三槐。三槐闻刘青天又到，出寨迎接，非以德服人者不能。请刘清入寨，奉他上坐。刘清就反复劝导，叫他束手归诚，朝廷决不问罪。三槐道：“青天大老爷的说话，小民安敢不遵？但前次曾随青天大老爷，到宜大人营里，宜大人并没有真心相待，所以小民不敢投顺。现在换了一个勒大人，小民未曾见过，不知他是否真意？倘将我骗去斩首，还当了得。”颇肖强盗口吻。刘清道：“这却不用忧虑。勒大帅已经承认，决不亏待。”三槐尚是迟疑，刘清心直口快，便道：“你既有意外的疑虑，就请你同了我的随员，往见勒大帅，我便坐在此处，做个抵押，可好么？”三槐道：“这却不敢，我愿随青天大老爷同往，如青天大老爷，肯将随员留在此处，已是万分感激。”刘清应诺。

三槐即随了刘清，动身出寨。安乐坪内的徒党，素知刘青天威信，也不劝阻三槐。于是高清在前，三槐在后，直到勒保大营。先由刘清入帐禀到，勒保即传集将士，站立两旁，摆出一副威严的体统，好看不中用。传王三槐入帐。三槐才入军门，勒保就喝声拿下，两旁军士，应命趋出，如狼如虎，将王三槐捆住。刘清忙禀道：“王三槐已愿投降，请大帅不必用刑！”谁知这位勒大帅，竖起双眉，张开两目，向着刘清道：“呸！他是大逆不道的白莲教首，还说是不必用刑么？”刘清道：“大帅麾下的都司，卑职属下的文案生，统留在安乐坪中，若使将王三槐用刑，他两人亦不能保全性命，还求大帅成全方好。”勒保转怒为笑道：“你道我就将他正法么？他是朝廷严旨拿捕，自然解送京师，由朝廷发落。朝旨要赦便赦，要杀便杀，不但老兄不能作主，连本帅也不敢作主呢。若为了一个都司官，一个文案生，就把他释放，将来，朝旨诘责下来，那个敢来担任？”总教自己官职保牢，别人的性命都又不管。刘清道：“卑职愿担此任。”到底不弱。勒保哈哈大笑道：“今朝捕到匪首，也是老兄功劳。本帅那里好抹煞老兄，请你放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刘清道：“功劳是小事，信实是大事。今朝王三槐来降，若将他槛送京师，将来贼众都要疑阻，不敢投诚，那时恐要多费兵力，总求大帅三思！”勒保道：“这恰待日后再说，且管目前要紧。”随令

军士将三槐监禁，自己退入后帐，命这位定计诱贼的老夫子，修折奏捷去了。

刘清叹息而退，待了一日，文牍员刘星渠逃回，刘清问他如何得脱？答称："贼众因三槐未归，欲将贡生及都司偿命，贡生无法，只得哄称勒公要重用三槐，自当暂时留住。贼众因贡生是刘青天属员，半疑半信，贡生就与他说代探消息，溜了出来。都司也欲同回，被众贼留住。如果勒公变计，恐怕都司的性命，是不保了。"刘清道："勒公无信，我亦上他的当，将来办理军务，必较前为难。我们且回任去罢！"随即写了辞行的禀单，饬役夫投递大营，自己带了刘星渠，匆匆去讫。

过了数日，上谕已下，内称据勒保奏攻克安乐坪贼巢，生擒贼首王三槐，朕心深为喜悦，着晋封勒保为威勤公，伊弟永保，前因剿匪不力，革职逮京，交刑部监禁，现并加恩释放，以示权衡功罪，推恩曲宥至意。接连又是一道上谕，晋封军机大臣大学士和珅公爵，户部尚书福长安侯爵，这个旨意，显见是太上皇诰敕，嘉庆帝难违父命，方有这道谕旨。勒保遂令部将把王三槐解送京师，一面再攻安乐坪。其时安乐坪余党，闻王三槐押解进京，将都司杀死，另奉冷天禄为头目，抗拒官兵。官兵昼夜围攻敌寨，盐粮将尽，冷天禄诈请投降，夜间却偷袭清营，官兵不及防备，顿时败退。

徐天德亦屡攻川东州县，骚扰不休，勒保再想招抚，奈教徒防着王三槐覆辙，个个拼出性命，不来上钩，反比从前越加刁悍。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只川北的罗其清，被额勒登保擒获，冉其俦被德楞泰、惠龄击毙，川北巨酋，总算授首。此外如陕督宜绵，专在教匪不到的地方，安营立寨，终年未曾一战。他倒享福。景安越加无事，寇至则避，寇去则出，军中号他迎送伯。肇锡嘉名。

悠悠忽忽，已是嘉庆四年了。四年以前，外间军事，日日吃紧，宫廷里面，没甚大事，只皇后喜塔腊氏病逝，改册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未免忙碌了一回。四年正月，太上皇生起病来，嘉庆帝侍疾养心殿。吁天祈祷，倍切虔诚。无如寿数已终，帝阍梦梦。太上皇的病，陡然沉重，名医都束手没法，竟尔"呜呼哀哉"。嘉庆帝擗踊大恸，颇尽孝思。越四日，即命军机大臣拟了一道谕旨，颁给四川、湖北、陕西诸将帅道：

>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四征不庭，凡穷荒绝徼，无不指日奏凯，从未有劳师数年，縻饷数千万，尚未蒇事者。自末年用兵以来，皇考宵旰勤劳，大渐之前，犹时望捷音，迨至弥留，亲执朕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憾。若教匪一日不平，朕即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将，同为不忠之臣。迩年皇考春秋日高，从事宽厚，即如贻误军事之永保，严交刑部治罪，仍旋邀宽宥。其实各路纵贼，何止永保一人，奏报粉饰，掩败为功，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故将吏日以玩兵养寇为事。其宣谕各路领兵大小诸臣，戮力同心，刻期灭贼，有仍欺玩者，朕惟以军法从事。

这旨一下，内外大臣，已觉得嘉庆亲政第一道上谕，便已严厉异常，不同前日，暗料数日以内，必有一番大大的黜陟。不防嘉庆帝格外迅速，过了两日，便令侍卫锁拿大

学士公和珅、户部尚书侯爵福长安下狱。

自太上皇崩后，和珅原是栗栗危惧，不过想不到这般辣手。这日正与姬妾们谈论后事，忽有十数个侍卫，直入府中。豪仆还不知死活，上前喝阻。众侍卫大声道："有圣旨到来，请你相爷接读！"豪仆闻圣旨二字，方个个伸舌，入内通报。和珅此时心里已七上八下，勉强出来接旨。当由宣诏官站在上面，和珅跪在下边，但听宣诏官朗诵上谕道："和珅欺罔擅专，情罪重大，着即革职，锁交刑部严讯！钦此。"和珅不听犹可，听了数句上谕，魂灵儿飞入九霄，正在没法摆布，那侍卫铁面无情，将他牵曳而去。还有好几个侍卫，留管前后门，准备查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里面的老太太姨太太驸马爷少公子少奶奶等，都哭哭啼啼，急得没法，只得请出乾隆帝的十公主来，一班儿跪在地上，向他磕头求救。额驸丰绅殷德，且抢上几步，也顾不得夫妻名义，忙向公主绣鞋边跪下，捣头如蒜，床下踏板想亦跪惯，此次也不算奇怪。弄得公主难以为情，忙叫大众从长商议。大家方才起来，统是泪容满面，万分凄惶。公主也不禁流泪，情愿入宫转圜，当即带了侍女四名，乘舆出门侍卫见了公主，不便拦阻，由他去讫。

谁想过了两日，又有数行谕旨道：

和珅受大行太上皇帝特恩，由侍卫拔擢至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叨沐殊施，无有其比。朕亲承付托之重，猝遭大故，苫块之中，每思三年无改之义，皇考简用重臣，断不肯轻为变易。今和珅情罪重大，并经科道诸臣，列款参奏，实有难以刻贷者。是以朕于恭颁遣诏日，即将和珅革职拿问，胪列罪状，特谕众知，除交在京王公大臣会审定拟外，着通谕各督抚，将指出和珅各款，应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据实复奏。

原来嘉庆帝素恨和珅，因太上皇在日，不好显斥，廷臣也不敢参奏。到太上皇已崩，御史广兴，给事中广泰、王念孙等，窥破嘉庆帝意旨，一个说和珅偷改朱谕，一个说和珅擅取宫女，一个说和珅私藏禁物，一个说和珅漏泄机密，此外如遇事把持，贪赃不法，勾结党羽，残害贤良等款，不计其数，共列成二十大罪。惹得嘉庆帝怒气勃勃，立欲将和珅治罪。适值十公主入宫面请，嘉庆帝越加懊恼。嗣经公主再三哀求，只准饶了和珅家属，不饶和珅，因此遂下了这道谕旨。公主倒脸。和珅家内，还道公主不肯着力，其实公主到嘉庆帝前，也似丰绅殷德一般，下跪磕头，无如皇帝不允，公主也没奈何。嘉庆帝遂令刑部严讯，二十款大罪中，和珅虽赖了一半，有一半寻出证据，无可抵赖，只得招认。当下就着钦差查抄。钦差到和珅宅内，便将前堂后厅，内室寝房，统行查阅。但见和珅的房屋，统用楠木造成，体制仿佛宁寿宫，华丽仿佛圆明园，陈列的古玩奇珍，却比大内还多一二倍，顿时由侍卫带同番役，一一抄出。计开：

赤金首饰共三千六百五十七件，东珠八百九十四粒，珍珠一百七十九挂，散珠五斛，红宝石顶子七十三个，祖母绿翎管十一个，翡翠翎管八百三十五个，奇楠香

朝珠六百九十八挂，赤金大碗五十对，玉碗十对，金壶四对，金瓶两对，金匙四百八十个，金盆一对，金盂一对，水晶缸五对，珊瑚树二十四株，玉马一只，银杯四千八百个，珊瑚筷四千八百副，镶金象箸四千八百副，银壶八百个，翡翠西瓜一个，猞猁猕皮八十张，貂皮二百六十张，青狐皮三十八张，黑狐皮一百二十张，玄狐皮统十件，白狐皮统十件，洋灰皮三百张，灰狐腿皮一百八十张，海虎皮三十张，海豹皮十六张，西藏獭皮五十张，绸缎四千七百三十卷，纱绫五千一百卷，绣蟒缎八十三卷，猩红洋呢三十匹，哔叽三十匹，各色布四十九捆，葛布三十捆，各色皮衣一千三百件，绵夹单纱绢衣三千二百件，御用纬帽二顶，织龙黄马褂二件，酱色缎四开襟袍二件，白玉玩器六十四件，西洋钟表七十八件，玻璃衣镜十架，小镜三十八架。铜锡等物七千三百余件，纹银一百零七万五千两，赤金八万三千七百两，钱六千吊，房屋一千五百三十间，花园一所，房地契文五箱，借票二箱，杂物不计。

统共一百零九号。除金银铜钱外，有二十六号。当时估起价来，已值银二万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余两。另外八十三号，还未曾估价。若照样计算，并不多有八九万万两。自古以来，无论王崇、石恺，不及和珅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种大家私。嘉庆帝见了查抄的数目，也不觉暗暗惊异，下旨赐和珅自尽。福长安事事阿奉和珅，着斩监，候秋后处决。和珅弟和琳，追革公爵，只额驸丰绅殷德，因顾着十公主脸面，曲加体恤，免他罪名，叫他在家安住，不许出外滋事。和珅次子丰绅殷绵等，概革去封爵，回本旗当闲散差。大学士苏凌阿，系和琳姻亲，和珅引他入相，年逾八十，老迈龙钟，勒令休致。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等，统系和珅引用，黜革有差。此旨一下，眼见得和珅休了。贪刻一生，徒归泡影。丰绅殷德，亏是娶了一个公主，还好安耽度日。应该补磕几个响头。就是和珅的妻妾家眷，也都是公主暗中保全，小子有诗咏和珅道：

权奸贪冒古来无，一死何曾足蔽辜？
毕竟犹留郎舅谊，九重特旨赦妻孥。

和珅伏法后，嘉庆帝振刷精神，又有一番作为，姑俟下回再详。

王三槐无端起乱，假邪教以惑民，川中生灵，因之涂炭，律以应得之罪，固无可贷。但既诱之来降，不宜再行槛送，兵不厌诈，此事恰不宜诈也。勒保急功近利，但顾目前，不顾日后，当时封为上公，固觉显赫，然勒保所恃者，惟和珅，勒保封公，和珅亦封公，内外蒙蔽。不问可知，和珅败而勒保亦无幸矣。和珅为相二十余年，家中私蓄，几乎不可胜算。乾隆时，清政府岁入，止七千万，和珅家产，适当清廷二十年岁入之一半而强，然卒之全归籍没，贪官污吏之结局如此，后之身为公仆者，亦何不奉为殷鉴耶？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况为贪官？况为污吏？读此回，可为居官鉴。

第四十四回
布德扬威连番下诏　擒渠献馘逐载报功

却说和珅伏诛之日，正王三槐押解到京之时。嘉庆帝命军机大臣等，审问三槐，供称“官逼民反”四字。嗣经嘉庆帝亲讯，三槐仍咬定原供。嘉庆帝道：“四川的官吏，难道都是不法么?”三槐道：“只有刘青天一人。”三槐被刘清诱擒，仍然不怨，供出刘青天行状，可见良心未泯，公论自存，贪官污吏，不如盗贼远甚。嘉庆帝道：“那个刘青天?”三槐道：“现任建昌道刘清。”嘉庆帝又道：“只有一个刘青天么?”三槐道：“刘青天外，要算巴县老爷赵华，渠县老爷吴桂，虽不及刘青天，还算是个好官，另外是没有了。”嘉庆帝听了此言，不由的感慨起来，随命将三槐下狱，暂缓行刑。又下谕道：

国家深仁厚泽百余年，百姓生长太平，使非迫于万不得已，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皆由州县官吏朘小民以奉上司，而上司以馈结和珅。今大憝已去，纲纪肃清，下情无不上达，自当大法小廉，不致复为民累。惟是教匪迫胁良民，及遇官兵，又驱为前行以膺锋镝，甚至剪发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进退皆死，朕日夜痛之。自古惟闻用兵于敌国，不闻用兵于吾民，其宣谕各路贼中被胁之人，有能缚献贼首者，不惟宥罪，并可邀恩，否则临阵投出，或自行逃出，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百姓困极思安，劳久思息，谅必一见恩旨，翕然来归。其王三槐所供川省良吏，自刘清外，尚有知巴县赵华，知渠县吴桂，其量予优擢以从民望。至达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贪劣，胥役五千，借查邪教为名，遍拘富户，而首逆徐天德、王学礼等，反皆贿纵，民怨沸腾，及武昌府同知常葵，奉檄查缉，株连无辜数千，惨刑勒索，致聂人杰拒捕起事，其皆逮京治罪。难民无田庐可归者，勒保即督同刘清，熟筹安置，或仿明项忠原杰，招抚荆襄流民之法，相度经理，遍谕川楚陕豫地方，使咸知朕意。

自此谕下后，内外官吏，方知嘉庆帝平日，实是留心外事，并非没有知觉。且谕旨中含有慈祥恻怛意思，颇不愧庙号仁宗的仁字。仁宗二字，就此补出。但当时统兵的将帅，一时不能全换，嘉庆帝逐渐改易，另有数道谕旨，并录于后：

和珅压阁军报，欺罔擅专，致各路领兵大臣，恃有和珅蒙庇，虚冒功级，坐縻军饷，多不以实入奏。姑念更易将帅，一时乏人，勒保仍以总统授为经略大臣，其川、陕、湖北、河南督抚，及领兵各大将咸受节制，以一事权。明亮、额勒登保，均以副都统授为参赞大臣，别领官军，各当一路，有不遵军令者，指名参奏。川楚军需，三载经费，至逾七千余万，为从来所未有，皆由诸臣内恃和珅护庇，外踵福康

安、和琳积习，在军惟笙歌酒肉自娱，以国帑供其浮冒，而各路官兵乡勇，饷迟不发，致枵腹无裈，牛皮裹足，跣行山谷。此弊始于毕沅在湖北，而宜绵、英善在川，相沿为例。今其严行察核，毋得再蹈前愆，致干重咎！

宜绵前后奏报，皆屯驻无贼之处，从未与贼交锋，且已老病，令解任来京。惠龄旷久无功，为贼所轻，着即回京守制。景安本和珅族孙，平日趋奉阿附，每于奏事之便，禀承指使，恃为奥援，剿堵皆不尽力，驻军南阳，任楚贼犯豫，直出武关，惟尾追，不迎截，致有迎送伯之号。甚至民裹粮请军，拒而不纳，武员跪求击贼，不发一兵，为参将广福面诮，反挟愤诬劾，其获封伯爵，亦攘道员完颜岱捕浙川邪教功，张皇入奏，欺君罔上，误国病民，着即拿解来京，照律惩办！

数道上谕，真似雷厉风行，统兵各官，不寒而栗。勒保也只得打叠精神，悉心筹画。令额勒登保、德楞泰，剿徐天德、冷天禄，明亮剿张汉潮，自己驻扎梁山，居中调度。自嘉庆四年正月至六月，只额勒登保一军，斩了冷天禄。德楞泰一军，与徐天德相持，追入郧阳。明亮一军，徒奔走陕西境内，未得胜仗。勒保虽有所顾忌，不敢全行欺诈，然江山可改，本性难移，终究是见敌生畏，多方诿饰。新任湖广总督倭什布，据实参奏，嘉庆帝复下谕道：

勒保经略半载，莫展一筹，惟汇报各路情形，按旬入告。近据倭什布奏，川贼接踵入楚，不下二万，有北趋荆襄之势，既不堵截，又不追剿，是勒保竟择一无贼之处，驻营株守，罪一；且屡奏均言不必增兵，而附奏又请拨饷五百万，若迫不及待，自相矛盾，意图浮冒，罪二；各路奏报，多王三槐余党，勒保止将首逆诱擒，而置余匪于不问，罪三；军营报奏，大半亲随之人，而兵勇钱粮，并不按期给发，以致枵腹跣行，冻馁山谷，几同乞丐，士马何由饱腾，罪四。勒保上负两朝委任之恩，下贻万民倒悬之苦。着即令尚书魁伦，副都御史广兴，赴川逮问治罪！其经略事务，暂由明亮代理。钦此。

勒保逮回京师，永保偏出署陕抚。这也奇怪。因明亮剿办张汉潮，迟延无功，陕西未能肃清，于自己方面，大有不便，因劾明亮观望，明亮亦劾永保推诿，双方互讼。嘉庆帝命陕督松筠密查。松筠上疏，大略言："经略明亮素号知兵，所言似合机宜，究无实效。将军恒瑞前在湖北，战迹称最，但年近六旬，精力大减，恐不胜任。提督庆成，身先士卒，颇有胆量，奈中无主见，只能带领偏师，不能出谋发虑。署陕抚永保无谋无勇，专图利已，过辄归人，独额勒登保英勇出群，其次惟德楞泰，若要平贼，非用此二人不可。"松公颇有知人之识。于是朝旨命尚书那彦成，佩钦差大臣关印，赴陕监明亮军，兼会同松筠勘问。那彦成到陕后，细探情实，两人俱有不合，遂与松筠联衔奏参。明亮、永保褫职逮问，连庆成也在其内。适明亮追斩张汉潮，朝旨以挟嫌偾事，功不蔽罪，仍令逮解至京，命额勒登保代任经略。

额勒登保系满洲正黄旗人，旧隶海兰察麾下。讨台湾，征廓尔喀，尝随海公建功立业，每战必策马当冲，争先陷阵。海公曾对他道：“你真是个将材，可惜不识汉字。我有一册兵书，叫你熟读，他日自然会成名将。”额勒登保得了赠书，遂日夕揣摩，居然熟练，能出奇制胜。看官！你道这兵书是甚么典籍？原来是一册《三国演义》，由汉文译作满文，海公也曾作为枕中秘本，赠了额勒登保，无非是传授衣钵的意思。仿佛范仲淹授狄青左氏春秋。额勒登保手下，且有汉将两员，统是姓杨，一名遇春，四川崇庆州人，一名芳，贵州松桃厅人。遇春梦神授黑旗，故以黑旗率众，敌望见即知为杨家军。杨芳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应试不售，乃出充行伍，为遇春所拔识。阵斩冷天禄，实出二杨的功劳。额勒登保为经略时，遇春已授任总兵，杨芳尚只一都司官。额公特保举遇春为提督，杨芳为副将。二人得额公知遇，尤为出力。就是罗思举、桂涵两乡勇，亦因额公做了统帅，有功必赏，愿效驱驰。可见为将不难，总在知人善任呢。

话休叙烦，单说额勒登保受了经略的印信，大权在手，不患掣肘，便统筹全局，令文案员修好奏折，独自上疏道：

> 臣数载以来，止领一路偏师，今蒙简任经略，当通筹全局，教匪本内地编氓，原当招抚以散其众，然必能剿而后可抚，且必能堵而后可剿。从前湖北教匪多，胁从少，四川教匪少，胁从多，今楚贼尽逼入川，其余川东、巫山、大宁接壤者，有界岭之险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至川陕交界，自广元至太平千余里，随处可通，陕攻急则折入川，川攻急则窜入陕，是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川东川北，有嘉陵江以阻其西南，余皆崇山峻岭，居民大半依山傍水，向无村落，征贼焚掠，近俱扼险筑寨，大者数千人，小亦数百名，团练守御，而川北形势，更便于川东，若能驱各路之贼，逼归川北，必可聚而歼旃，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虽贼匪未必肯逼一处，但使所至俱有堡寨，星罗棋布，而官兵鼓行随其后，遇贼即迎截夹击，所谓以堵为剿，宁不事半功倍？此则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陕楚，晓谕修筑，并定赏格，以期兵民同心鏖贼。至从征官兵，每日遄征百十里，旬月尚可耐劳，若阅四五年之久，无冬无夏，即骡马尚且踣毙，何况于人？而续调新募之兵，不习劳苦，更不如旧兵之得力。臣之一军所以尚能得力者，实以兵士所到之处，亦臣所到之处。兵士不得食息，臣亦不得食息。自阖营将弁，无不一心一力，而各路不能尽然。近日不得已将臣所领之兵，与各提镇互相更调，以期人人精锐，足以歼敌。恐劳圣虑。特此奏闻。

据这奏牍看来，确是老成谋划，不比凡庸，自是军务方有起色。

会德楞泰追逐徐天德，转战陕境，与高均德等相遇。德楞泰乘着大雾，袭击高均德，把他擒住。有旨授德楞泰为参赞大臣。高均德死后，不料复有冉天元，收集均德残众，与徐天德合，非常利害。额勒登保亲自督剿，令杨遇春领左翼，穆克登布领右翼。穆克登布也是一员骁将，但与杨遇春不甚相合。遇春因天元善战，非他贼比，须先用全力相搏，

杀败了他，方好分队追击。额公亦赞成此议，独穆克登布意不为然。到了苍溪，闻与冉天元相近，穆克登布竟恃勇先进，绕出冉天元前面，忽伏兵齐起，前后夹攻，将穆克登布围住。穆克登布猛力冲突，不能出围。幸亏山寨乡勇，出垒救应，始拔出穆克登布，将士伤了不少。穆克登布经此大创，别人料他总要小心，谁知他依然如故，仍力追冉天元。驰至老虎垩，旁有大山，穆克登布跃马径上，直据山巅。杨遇春据山腰，天元正伏山中，先出攻杨遇春军。遇春坚壁不动，天元无可奈何。转身攻穆克登布，冒死突上，山巅促狭，恁你穆克登布如何骁勇，也施展不出什么伎俩。天元进一步，穆克登布退一步，愈逼愈紧，穆克登布的营帐，自山巅坠下，顿时军中大乱，陷死副将十余名，兵士不能悉计。

右翼军败溃，天元再攻左翼军，乘高下压，遇春抵死力战。自傍晚杀到天明，天元始退。遇春部下，也伤亡了若干名。师克在和，不和必败。额勒登保大愤，檄德楞泰夹击冉天元，不防川北的王廷诏一股，竟由川北入汉中，西窥甘肃。额勒登保闻报，又引军星夜赴援，并令德楞泰随后策应。冉天元复东渡嘉陵江，分犯潼川、锦州、龙安，将北合甘肃诸寇。川陕甘一带，同时告警。清廷不得已，再用明亮为领队大臣，赴湖北，赦勒保罪，授任四川提督，赴四川，屡黜屡陟，清廷可谓无人。并诏德楞泰回截冉天元，命为成都将军。

德楞泰奉命回南，探得冉天元在江油县，急由间道邀击。天元层层设伏，德楞泰步步为营，十荡十决，连夺险隘，转战马蹄冈。时已薄暮，德楞泰见伏兵渐稀，正思下马稍憩，偶见东北角上，赤的的一枝枝号火腾起，直上云霄，德楞泰惊道："我兵已陷入伏中了。"一急。话言未绝，西北角上，又见起了两枝号火，再急。德楞泰忙令众兵排开队伍，分头迎敌。转身一望，西南角及东南角上，都是闪闪火光，冲天四起，马声杂沓，人声鼎沸。三急。德楞泰料知伏兵不止一二路，亟分作四路抵御，布置才毕，敌兵已由远及近，差不多有七八路。四急。德楞泰传令齐放矢铳，放了一阵，敌兵毫不退怯，反围裹拢来。德楞泰见敌兵各持竹竿，竿上缠绕湿絮，矢中的箭镞，铳中的弹丸，多射在湿絮上，不甚伤敌，所以敌仍前进，于是传令人自为战。五急。官兵知身处重围，也不想什么生还，恶狠狠的与他鏖斗，血战一夜，天色黎明，敌兵仍是不退。六急。再战一日，方渐渐杀退敌兵。官兵埋锅造饭，蓐食一餐，餐毕，四面喊声又起，忙一齐上马，再行厮杀，又是一日一夜。七急。是日官兵又只吃了一顿饭，夜间仍是对敌。八急。德楞泰暗想道："敌兵更番迭进，我兵尚无援应，若再同他终日厮杀，必至全军覆没呢。"遂下令且战且走。

官兵阵势一动，冉天元料是败却，麾众直进，行得稍慢的，多被悍目自行杀死，此时敌众不得不舍命穷追。官兵战了三日三夜，气力已尽，肚子又饥，没奈何纷纷溃散。九急。德楞泰亦觉得人困马乏，便带了亲兵数十名，跃上山巅，下马喘息，自叹道："我自从军以来，从没有遇着这等悍贼，看来此番要死在此地了。"正自言自语间，猛听得一声大叫道："德楞泰那里走？"这一句响彻山谷。德楞泰忙上马了望，见山下一人，挥着鞭，舞着刀，冲上山来。这人为谁，正是冉天元！十急。德楞泰胸中已横着一死字，倒也没甚惊恐，且因走上山来，只有一冉天元，越发胆壮，便也大呼道："冉贼！你来送死么？"一

面说话，一面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冉天元的马。那马负着痛，一俯一仰，把冉天元掀落背后，骨碌碌滚下山去。德楞泰拍马下山，亲兵亦紧随而下，见冉天元正搁住断崖藤上，德楞泰忙从亲兵手中，取了钩头枪，将冉天元钩来，掷在地上，亲兵即将他缚住。山下的兵，正上山接应冉天元，见天元被擒，拼命来夺，德楞泰复与交战，忽山后又有一支人马，逾山而至，从山顶冲下。又为德楞泰一急。德楞泰连忙细瞧，认得是山后的乡勇，德楞泰大喜。此中真是天幸。敌兵见乡勇驰到，转身复走。德楞泰偕乡勇下山招集余兵，逐北二十里。这一场恶战，自古罕有，德将军三字，惊破敌胆，另外带兵官，多冒德将军旗帜，教徒不辨真假，一见辄逃。川西肃清，川东北虽有余孽，不足为患。适勒保至川，遂将肃清余党事，交付勒保，自赴额勒登保军。

额勒登保追王廷诏，沿途屡有斩获。王廷诏复自甘返陕，那彦成堵剿不力，有旨严谴。会河南布政使马慧裕，缉获教主刘之协于叶县，槛送京师，立正典刑。并谕军机大臣道：

> 前据马慧裕奏宝丰、郏县地方，有匪徒焚掠之事，旋据叶县禀，缉获首犯刘之协，本日马慧裕驰奏，已收宝丰等处，白莲教匪徒千余名，悉数歼除，并提到眼目，认明刘之协属实。刘之协为教匪首逆，勾连蔓延，荼毒生灵，乃该犯仍敢在豫省纠结，潜谋起事，并欲为陕楚教匪接应，实堪痛恨。仰赖昊穹垂慈，皇考默佑，俾豫省新起教匪一千余人，立时剿捕净尽，擒获首逆，明正刑诛，可见教匪劫数已尽，从此各路大兵，定可刻期蒇事。朕于欣慰之余，转觉恻然不忍，盖教匪本属良民，只因刘之协首先簧鼓，附从日众，征兵剿办，已阅数年，无论百姓无辜，横遭杀戮，被胁多人，迫于不得已，即真正白莲教，皆我大清赤子，只因一时愚昧，致罹重罪。至各股贼首，先后就诛者，无不身受极刑，全家被戮，虽孽由自作，亦系听从刘之协倡教而起。白莲教获罪于天，自取灭亡，其顽梗可恶，其愚蠢可怜。朕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于万无可贷中宽其一线，着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及各路带兵大员，与各督抚等，将刘之协擒获一事，广为宣传，并传谕贼营，伊等教首，已就诛戮，无可附从。至于裹胁之人，本系良善百姓，何苦为贼所累，自破身家，如能幡然悔悟，不但免诛，并当妥为安置。即实系同教，畏罪乞命，弁械归诚，亦必贷其一死。若经此番晓谕之后，仍复怙恶不悛，则是伊等甘就骈诛。大兵所到，诛戮无遗，亦气数使然，不能复加矜贷。额勒登保等鼓励将士，务期迅扫贼氛，奠安黎庶，同膺懋赏，将此通谕知之。

嘉庆帝又亲制一篇邪教说，有“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意旨。自是教徒失所倚靠，逐渐变计，化作良民。此时剧寇，只有王廷诏在陕西，徐天德在湖北。德楞泰由川赴陕，与额勒登保合军，追袭王廷诏。杨遇春为先锋，至龙池场，分兵埋伏，诱廷诏追来，一鼓擒住，并获散头目十数人，余众走湖北，由德楞泰引兵追剿，与明亮夹击。圈逼徐天德、樊人杰于均州。天德、人杰，先后投水溺死。川楚陕三省的悍目，斩俘殆尽，不过

还有余孽未靖了。此时已是嘉庆六年的夏季。正是：

万丈狂澜争一霎，七年征伐病三军。

诸君欲知后事，且待下回再阅。

仁宗初政，颇有黜佞崇忠扶衰起敝之象。和珅一诛，而军务已有起色，勒保一黜，而寇氛以次肃清，可见立国之道，全恃元首，元首明则庶事康，元首丛脞则万事隳，彼额勒登保、德楞泰之得建奇功，莫非元首知人之效。然七年劳役，万众遭殃，不待洪、杨之变，而清室衰兆见矣。故善读满史者，皆以高宗之末，为清室盛衰关键云。

第四十五回

抚叛兵良将蒙冤　剿海寇统帅奏捷

却说川楚陕三省的教徒，头目虽多归擒戮，余孽尚是不少。额勒登保、德楞泰又往来搜剿，直到嘉庆七年冬季，始报大功戡定。嘉庆帝祭告裕陵，高宗陵。宣示中外，封额勒登保一等威勇侯，德楞泰一等继勇侯，均世袭罔替，并加太子太保，授御前大臣。勒保封一等伯，明亮封一等男，碌碌因人。杨遇春以下诸将，爵秩有差。

自此以后，裁汰营兵，遣散乡勇，兵勇或无家可归，或归家不敷食用，又经发放恩饷各官吏，层层克剥，七折八扣，煞是可恨。因此游兵冗勇，又纠众戕官，出没为患。复经额、德两将帅，东剿西抚，忙了一年，事始大定。自教徒肇乱，劳师九载，所用兵费，竟至二万万两，杀伤的教徒不下数十万，清兵乡勇的阵亡，五省良民的被难，且算不胜算，无从考查。和珅之肉，其足食乎？只这位嘉庆帝，当军事紧急时，很是审虑周详，励精图治，到西北平定，内外官吏，又是歌功颂德，极力铺张，嘉庆帝也道是功德及民，渐渐的骄侈起来。逸豫忘身，中主多半如此。庆赏万寿，下嫁公主，挑选妃嫔，仪注都非常繁备，金银也用了许多。

还有一桩赏罚倒置的事情：川楚陕平靖后，因地势阻奥，增设营讯，陕西省中添了一个宁陕镇，就用杨芳做了镇台，宁陕的地方，地险粮贵，当时创议的人，因例饷不足兵用，酌定每月加给盐米银，每人五钱，三年递减，次年届期应减一钱，布政使朱勋，以未奉部文，并四钱也都停发，兵士大哗。会陕西提督杨遇春，方奉旨入觐，宁陕总兵杨芳调署提督，副将杨之震护宁陕镇，将哗噪的兵士，不问曲直，统拿来笞杖一顿，一味蛮

做。兵士愈加怨愤。内有两个小头目，都是姓陈，一名达顺，一名先伦，居然纠众抗命，杀死副将游击，劫了库中的银两，放出狱中的罪犯，趁势大乱。时杨遇春尚未出境，朝旨即命他回剿，另简成都将军德楞泰为钦差大臣，赴陕督师。遇春到方柴关，叛兵设伏以待，推蒲大芳为首领。大芳骁桀善战，竟将遇春围住。官兵叛卒，互相认识，竟不肯听遇春号令，纷纷四散。遇春止率亲兵数十名，登山断后，见大芳策马而来，大声叱道："你何故造反？"大芳见是遇春，就下马遥跪，哭诉营官克饷的情形。遇春道："营官克饷，你可上诉，何苦做此大逆不道的勾当。"大芳道："现在已处骑虎之势，不能再下，须求大帅谅我！言毕，起身径去。还亏遇春平日恩信及人，不至被迫。

是时杨芳亦驰来相救，遇春与他商议，杨芳道："叛兵都经过百战，并非一时乌合，若要除灭了他，很不容易。况官兵九载勤劳，疮痍未复，又前时与叛兵多系同功一体，以兵攻兵，终无斗志。闻叛首蒲大芳见了大帅，尚下马遥跪，卑镇家属，亦由大芳送至石泉。可见大芳虽叛，还有旧部情谊。卑镇愿亲自出抚，若得大芳归降，便可迎刃而解。"遇春喜甚，即命杨芳去抚大芳。到了大芳营前，敌矛林立，军垒森严。杨芳的背后，有随员数名，都吓得战战兢兢，请杨芳折回，杨芳道："天佑苍生，我必不死。且为国息兵，虽死何恨。汝等若果畏惧，不妨退还，让我一人前去便了。"遂扬鞭独进，直入大芳营。大芳忙出来迎见，杨芳向着大芳，恸哭失声道："我与汝等戮力数年，同患难，共生死，仿佛如家人骨肉一般，今朝两下对垒，反同仇敌，我不忍见汝等身陨族灭，所以单骑前来，请你等先杀了我，免得见你惨祸。"蒲大芳等听了这番言语，不由的感激，便道："我等小兵，安敢冒犯镇台大人？大人真心相待，大芳也有天良，宁不知感。只朝廷未必肯赦前罪，奈何？"杨芳道："你果诚心悔过，我当于钦差大人前，极力保免，要生同生，要死同死，要犯罪同犯罪，不使你等独受灾殃。"沉痛语，亦刻挚语，安得不令大芳敬服？大芳到此，不禁涕零，即声随泪下道："镇台大人，真是我的生身父母。我若再自逆命，恐怕皇天也不容我呢。"已五体投地了。当下对众人道："大芳今日已悔前过，情愿听这位杨镇台大人，杨镇台令我活，我就活，杨镇台要我死，我亦甘死，若兄弟们不以为然，一概听便。"大众齐声道："愿随杨大人。"杨芳见叛兵都愿就降，便道："众位都愿相随，乃是很好的了。但倡乱的人，曾在此处么？"大芳道："不在此处。"杨芳道："这却不便赦他，他戕了官，劫了库，破了狱，无法无天，若不照律究办，还要什么政府？"先宽后紧，可谓善于操纵。大芳道："这都在大芳身上，请大人放心！"杨芳随即回营。

过了两日，大芳果诱缚陈先伦、陈达顺二人，献至清营，束手归命。这次乱事，若非杨芳单骑招抚，以诚服人，眼见得叛兵四出，如火燎原，比川楚陕三省的教徒，还要利害几倍呢。德楞泰将二陈磔死，其余依了杨芳的议论，尽行赦宥，释归原伍。只奏折上却说是叛卒穷蹙乞命，把杨芳招抚事，搁起不提。

讵料嘉庆帝忽下严旨，说德楞泰宽纵专擅，竟要将他严谴。德楞泰急得没法，又上了一篇奏章，推在杨芳一人身上。德公尚且不德，何况别将。嘉庆帝遂将杨芳革职充戍，蒲大芳二百余人，亦命随杨芳发充伊犁，又密令伊犁将军松筠，将蒲大芳等诱诛。杨遇春亦坐罪降为总兵，德楞泰处罚罪轻，总算革职留任。后德楞泰调任陕西，剿平西乡叛兵，赏

还原职。德公也天良发现，密奏杨芳功，方将杨芳赦回，然已受侮不少了。忠而被谤，最堪愤惋。西北一带，经数次痛剿，已算无事，偏偏东南的海寇，又兴起波，掀起浪来。海洋开禁，自康熙年间起头，康熙帝尝任用客卿，如西洋人汤若望、南怀仁等，俱命司历务，外洋商船，得了内援，便在中国海滨互市，往来江浙闽粤间。乾隆末年，安南阮光平父子，窃位据国，国库中很是缺乏，他却想了一个盗贼政策，招集沿海无赖，给他兵船，封他官爵，叫他在海中劫掠商船，充作国用，这种政策，倒是特色。于是海寇日盛一日。嘉庆五年，海寇驾艇百余艘，聚逼台州，居然想上岸劫夺。浙江定海镇总兵李长庚，生长闽海，素识海中险要，且忠勇的了不得，是日闻警，带领三镇水师，出口抵御，巧值飓风陡起，雷雨大作，寇艇多半撞溺，有几百个海寇，避风上岸，被长庚提得一个不剩。当场审讯，内中有四个头目，系是安南总兵，佩有安南王敕印。长庚大怒，把四人磔死，并行文安南，将敕印掷还。

会安南又有内乱。广南王后裔阮福映，自暹罗入国，得暹人援助，恢复旧土，灭了新阮，方思联络清朝，遂一面声明纵寇晦盗，系阮光平父子所为，与已无涉，一面奉表入贡，求清册封，乞仍以越南名国。嘉庆帝封他为越南国王，令严杜海寇，阮福映遵敕照办。怎奈海寇已是不少，虽失了安南政府的保护，终究野心未戢，仍然出没海上。就中有两个悍头目，叫着蔡牵、朱渍，兼并群盗，号令一方。蔡牵有百数十艇，朱渍也有百艇，把闽海作了根据。无论何国的商船，一出海洋，须要缴通行税四百圆，进港加倍，就是买路钱的别名。因此他二人竟做了海上富豪。又交通陆地会匪，使阴济兵械，饷械充足，猖獗万分，官兵都奈何他不得。

只一智勇深沉的李长庚，还好与他酣战几场，但长庚单知忠国，不善逢迎，不如是，不足为忠臣。往往为上司所忌。可恨可叹！嘉庆帝因长庚有功，擢他为福建提督。闽督玉德，偏与长庚反对，奏称长庚籍隶福建，须要回避，似乎名正言顺。朝旨乃调任浙江。浙江巡抚阮元，系江苏仪征县人，素擅文名，兼通武略，见了李长庚，谈了一回剿寇事宜，甚为合意，遂大加赏识。惺惺惜惺惺。长庚献造船制炮两大策，阮抚台一律采用，即为筹款十余万两，交与长庚。天下无难事，总教现银子，长庚得了这项巨款，就放着胆子，造起大船三十艘，名叫霆船，铸就大炮四百尊，就各船配搭。乘风破浪，所向披靡，连败蔡牵于岐头东霍等洋，擒住贼目张如茂等，兵威大振。嘉庆八年，蔡牵至定海，到普陀山进香，长庚探悉，将霆船一齐放出，四面掩击。蔡牵不及防备，忙跳下小船，单舸逃去。余外大艇，多被长庚一阵炮弹，打得篷穿桅折；并传令舟师追赶。

此时的蔡牵，正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逃至闽洋，又见霆船追至，据着上风，不能冲突，他连忙取了数万银子，遣人至闽督玉德处乞降。玉德见了银子，好似苍蝇见血，叮住不放，为了此物，误尽天下官吏。还管什么真假，立饬兴泉道庆徕，赴海口招抚。蔡牵与庆徕约，如果许降，须令李长庚退兵回港，勿得穷追。庆徕飞报玉德，玉德飞饬李长庚回兵。长庚明知蔡牵诈降，无如提督的位置，要受督抚节制，总督有命，不得违拗，未免落了几点英雄泪，带兵回港。

蔡牵恰慢慢儿修好樯械，备好糇粮，扬帆遁去。暗地里恰贿通奸商，替他制造巨舰，

比霆船还要高大，只说载货出洋。一出了口，便交与蔡牵。蔡牵得此巨舰，又纵横海上，劫得台湾米数千担，接济朱濆，与濆合势，再犯温州。温州总兵胡振声，仓皇失措，领了一班不整不齐的水师，出去截击，不值牵、濆两人一扫。非但全军覆没，连胡振声亦溺毙水中。牵、濆连艅八十余，返驰入闽，闽中没有一人敢上前抵敌。

嘉庆帝闻悉情形。命长庚总统闽浙水师。长庚感恩图报，令温州海坛二镇为左右翼，日夕操练，于嘉庆九年仲秋，向马迹洋出发。净海无波，水天一色，正好行军时候。兵行数十里，遥见前面有一海岛，左右两翼，泊着敌船，帆樯矗立，簇隐如林，差不多一二百艘。长庚把令旗一挥，大小战舰，并行而进，看看敌船将近，令各舰队齐放巨炮。蔡牵、朱濆，也将战船驶开，一字儿的排着，用炮还击。霎时间烟雾迷蒙，波飞浪立。长庚仔细一瞧，右边是蔡牵战船；左边是朱濆战船。他却把自已座船，直冲中心，轰的一炮，把敌阵中间的船篷，打落半边，那船向后倒退。长庚乘势突入，将敌阵冲作两段。朱濆见阵势已乱，率舰逃走。蔡牵势成孤立，也转舵前奔。长庚扯满风篷，追杀过去，击沉敌船二艘，并将蔡牵的座船篷索，亦都击断。亏得蔡牵的船身高大，船篷虽坏，尚能驰驶，拼命逃了出去。长庚方传令收兵。

是年冬，败朱濆于甲子洋。次年夏，又败蔡牵于青龙港。蔡牵屡败屡奋，索性聚船百余艘，东犯台湾，攻入鹿耳门。沉舟塞港，截阻官兵援应，并结连土匪万余人，围攻府城，自称镇海王。全台大震。闽督玉德，飞报清廷。嘉庆帝忙饬成都将军德楞泰，佩钦差大臣关防，调四川兵三千赴剿，将军赛冲阿为副，令速出兵。

两将军尚未出境，李长庚已到台湾。总是他捷足。他见鹿耳门已被塞住，寻出一条小港来，这港名叫安平港，可以直入府城，于是令总兵许松年、王得禄，驾了小舟，率兵潜入，自己守住南汕、北汕两口，堵住蔡牵出路。蔡牵只道鹿耳门已经塞住，尽可向前进攻，谁料许松年、王得禄，已从间道攻入。蔡牵急分兵抵御，五战都败，失了三十多号小战船，并党羽千余人。蔡牵料台湾难下，急从北汕港遁走。将要出口，见口外有大舰数艘堵住，最高的舰上，立着一位大帅，手执令旗，威风凛凛，望将过去，不是别人，正是生平最怕的李长庚。蔡牵想上前冲突，后面的追兵又至，前后都用大炮轰击。蔡牵管了前，不能管后，管了后又不能管前，急得叫苦连天，投身无路。长庚下令道："今日不擒蔡逆，更待何时。诸将士宜乘此努力。"这令一下，诸将士奋力前攻，巴不得立擒蔡牵。

怎奈将士固已齐心，老天偏不作美，一阵怪风，从海中掀起，波涛怒立，战舰漂摇，官兵急切不能自主，被蔡牵夺路逃走。一出海外，辽廓无垠，长庚只率兵三千，那里阻截得住？仅夺了十多号战船。嘉庆帝还说他任贼远扬，夺去翎顶，皇帝总没良心。德楞泰等一律截回。长庚愤极，复率兵力剿，退至福宁，岸上无一卒夹击，蔡牵、朱濆，复连合来攻。长庚猛力杀退。蔡牵又与朱濆分兵，窜入浙海。只台州到定海，长庚尾追不舍，专击牵舟，牵受创又遁。有旨赏还翎顶，长庚愤怒少舒。

不防浙抚阮公，丁忧去任，长庚慨然汉息，与三镇总兵商议道："我自统领水师以来，全仗阮公帮助，稍得舒展。今阮公又去，知我无人，看来是难望成功呢？"三镇总兵道："浙抚已去，闽督尚在，统帅何必忧虑。"长庚道："不要提起这位闽督玉公，我要造船，

他说无银；我要调军，他说无兵。台湾一役，我与诸君尽力截住蔡逆，虽是天公不公，起了飓风，被他走脱，然使玉公出兵相助，这蔡逆已被我杀败，狼狈万状，何患不能追擒？就令玉公不愿出兵，却肯预先给发银两，畀我造成大船，那时船身高大，究竟抵得住风潮，不妨冲风追袭。你看察逆的座船，比我的座船，要高五六尺，他在惊风骇浪中，尚能驾驶自如，我却不能睁着眼由他逃去，真正可恨！”良将无功，多被上峰掣肘之故，不独李公为然。三总兵听到此语，也不禁忿恨起来，便一齐道：“统帅既要造船，某等愿捐廉相助。”长庚道：“诸君美意，煞是可敬。但我亦早有此意，还恐玉帅不允。”三总兵道：“且禀报玉帅，再作计较。”长庚修好禀单，饬呈闽督，得了回批，果然说造船需时，朝廷有旨速剿，不便久待，毋得濡滞干咎。妒功忌能，莫逾于此。长庚忙召三总兵，将回批与他瞧阅，三总兵愤愤道：“统帅本可专折奏陈，何不详报皇上呢？”长庚叹道：“我辈统是汉人，汉人十句话，不及满人一句。朝廷总是信玉帅，不信长庚，如何是好？”满汉界限，区画早分。三总兵道：“今上圣明，或不至此，统帅总是奏陈为是。”长庚不得已，便将平日情形，据实列奏。嘉庆帝果真圣明，把闽督玉德革职拿问，另命阿林保继任闽督。

阿林保到任，长庚免不得到闽贺喜，阿林保置酒款待，席间叙起剿寇事。这位新总督阿公，念着几根鼠须，沉吟一回，已露奸相。随笑嘻嘻的向长庚道：“大海搏鱼，何时入网？我兄弟恰有一策，不知可用得否？”长庚道：“敢不请教。”我亦要请教。阿林保道：“海外辽阔，事无左证，李总统但斩了一酋，即说是蔡牵首级，报至我兄弟衙门，我兄弟使可飞章报捷，余外的贼子，统归善后办理。照这样处置，你受上赏，我亦得邀次功，比穷年累月的跋涉鲸波，徼幸万一，岂不是较好么？”原来如此！长庚不禁勃然道：“大帅叫长庚杀贼，长庚恰不怕死，久视海船如庐舍，若照这样捏诈虚报的办法，长庚不敢闻命。”阿林保道：“我也无非为你打算。你定要擒拿蔡牵，兄弟也不便多管。”长庚道：“长庚誓与贼同死，不与贼同生。”阿林保不待长庚言毕，便道：“算了！好好一个人，如何情愿求死？要死何难，要死不难。长庚至此，不能不死。长庚满腹愤怒，只是不好发泄，勉强饮了几杯，谢宴趋出。阿林保即密劾长庚，不到一月，弹章三上，不是说长庚恃才，就是说长庚怯战，一心想置长庚于死地，小子叙说到此，也满怀愤激，吟成一绝句道：

岳王功败遭秦桧　道济名高嫉义康。
自古忠奸不两立，但凭人主慎端详。

未知嘉庆帝如何发落，且待下回再叙。

康熙以后，已乏炼达之满员，而满汉畛域，反日甚一日。盖满员渐成无用，内而政务，外而边事，多仗汉人赞助，相形之下，未免见绌，由愧生妒，由妒生忌，于是汉员立功，往往为满员所侧目，不加残害不止。张广泗、柴大纪等事，见于乾隆朝，杨芳充戍，李长庚殉难，见于嘉庆朝。后人或目为专制之毒，实则不仅专制而已。汉人十语，不及满人一语，即为本回中眼目。德楞泰已负

杨芳，后且求如德楞泰者，尚不可得，此汉满之所以终成水火也。

第四十六回
两军门复仇慰英魄　八卦教煽乱闹皇城

却说嘉庆帝连得阿林保密疏，也未免疑惑起来，只因前时阮元等人，都极力保荐李长庚，且海上战功，亦惟长庚居多，半信半疑，暂且留中不发，密令浙抚清安泰查复。清安泰虽不及阮元，恰不是阿林保的糊涂，但看他复奏一本的文词，已略见一斑了。大旨说道：

长庚熟海岛形势，风云沙线，每战自持舵，老于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国，两载在外，过门不入，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资，所俘获尽以赏功，故士争效死；且身先士卒，屡冒危险，八月中剿贼渔山，围攻蔡逆，火器雨下，身受多创，将士亦伤百有四十人，鏖战不退，故贼中有“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之语。惟海艘越二三旬，即须燂洗，否则苔粘螯结，驾驶不灵，其收港并非逗留。且海中剿贼，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旬日尚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雨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飓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大炮相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网，以大炮坏其舵牙篷胎，使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余船已飘而远矣。贼往来三省，数千里皆沿海内洋，其外洋灏瀚，则无船可掠，无岙可依，从不敢往。惟遇剿急时，始间以为逋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贼直窜外洋，我师冒险无益，势必回帆收港，而贼又逭诛矣。且船在大海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坠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忧。每遇大风，一舟折桅，全军失色，虽贼在垂获，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贼已远遁。数日追及，桅坏复然，故尝累月不获一贼。夫船者，官兵之城郭营垒车马也。船诚得力，以战则勇，以守则固，以追则速，以冲则坚。今浙省兵船，皆长庚督造，颇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闽省商船无定制，一报被劫，则商船即为敌船。愈高大，多炮多粮，则愈足资寇。近日长庚剿贼，使诸镇之兵，隔断贼党之船，但以隔断为功，不以擒获为功，而长庚自以己兵专注，蔡逆坐船围攻，贼行与行，贼止与止，无如贼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盗船货财充足，而不能为擒贼擒王之计。且水陆兵饷，例止发三月，海洋路远，往返稽时，而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迟之一日，虽劳费经年，不足追其前效，

此皆已往之积弊也。非尽矫从前之失，不能收将来之效；非使贼尽失其所长，亦无由攻其所短，则岸奸济贼之禁，尤宜两省合力，乃可期效。谨奏。

这篇奏牍，说得剀切真挚，把李长庚一生经济，及海上交战情形，统包括在内。确是前清奏牍中罕见之作。嘉庆帝览了此奏，方悉阿林保妒功请状，下旨切责。略说："阿林保甫莅任旬月，专以去长庚为事，倘朕误听谗言，岂非自杀良将？嗣后剿贼事宜，责成长庚一人，阿林保不得掣肘！若再忌功诬劾，玉德就是前车之鉴。"谕旨也算严切，无如巨奸未去，忠臣总无安日。交饬造大梭船三十艘，未成以前，先雇大商船助剿。阿林保见弹劾无效，反遭诘责，气得暴跳如雷，独自一人乱叫道："有我无长庚，有长庚无我，我总要他死。他死了，方出我胸中的气。"遂飞檄催战。

原来清廷定例，总督多兼兵部尚书职衔，全省水陆各军，统归节制。长庚虽总统水师，不能不受阿林保命令。长庚方思修理船只，整备军械，为大举出洋的计划。那阿林保的催战文书，三日一道，五日两道，长庚休战，不到一月，他恰下了十数道檄文。秦桧用十二金牌，促岳武穆班师，阿林保恰用十数道檄文，促李忠毅出战，行迹不同，用心则一。长庚叹道："我不死在海贼手里，也难逃奸臣计中，看来不如与贼同死罢！"遂召集诸将克日出师，一面修好家书，寄与夫人吴氏，内说："以身许国，不能顾家。"并将落齿数枚，一同缄固，着人送回家中。这次出发，凭着一股怒气，驶船出港。敌船见长庚出来，望风趋避，都逃至粤海中。长庚追至竿塘，方寻着敌船数只，接连放炮，击坏敌船两艘，活擒盗目一名，系是蔡牵侄儿，名叫天来。蔡牵因长庚至粤，复北航至浙，长庚也追到浙江，到温州海面，把他击败。他又自浙窜粤，自粤窜闽，盘旋海上，长庚只是不舍。遇着了他，便首先冲阵，不管死活，与他争战，弄得蔡牵走投无路，连败数次。

嘉庆十二年，命总兵许松年等击朱渍，自率精兵专剿蔡牵。朱渍被许松年击败，势已穷蹙，长庚亦连败蔡牵数阵，蔡牵只剩得海船三艘，长庚拟一鼓歼敌，檄福建水师提督张见升一同穷追。蔡牵逃至黑水洋，长庚率水师追及，蔡牵逃无可逃，与长庚决一死战。长庚亲自擂鼓，督众围攻，约战了两个时辰，牵船上的风帆，触着弹子，霎时破裂。长庚令兵士乘势纵火，直逼牵船后艄，火势炎炎，燔及牵船。兵士各握着兵器，想随着炎势，扑将过去。猛听得蔡牵船后，一声炮发，弹丸穿入长庚船中，兵士向后一顾，见统帅长庚，已跌倒在船板上，连忙施救，咽喉中已鲜血直流，无可救药。阿林保闻报，谅必得意非凡。军中失了主帅，自然慌乱。本来张见升跟着后面，不妨过船代督士卒，少持半日，即可歼贼，谁知他是阿林保心腹，不愁蔡牵生，但愿长庚死，当下便引船径退，众兵船亦相率退驶。蔡牵带了残船三艘，竟遁安南。这信传达京师，嘉庆帝大为震悼，何益？特旨追封壮烈伯，赐谥忠毅，饬地方官妥为保护，送柩回籍，俾立专祠。已经死了，特恩何用？随命长庚裨将王得禄、邱良功二人，升任提督，分率长庚旧部，叫他同仇敌忾，为长庚报仇。

是时蔡牵、朱渍，俱已势衰力竭，闽督又改任方维甸，浙抚又重任阮元，军机大臣复换了载衢亨，将相协力，内外一心，歼除这垂亡小丑，自然容易得很。许松年在闽海

击毙朱渍，渍弟朱渥，率众乞降。王、邱二提督，闻松年已立大功，自己恐落人后，随慷慨誓师，决擒蔡牵。蔡牵已招集残众，再入闽浙海面，直到定海的渔山，二提督蹑踪追剿，乘着上风，奋呼轰击，转战至绿水洋，天已昏黑，纵火烧贼舟，不想风浪大起，蔡牵复乘浪脱走。二提督愤极，当晚商议，邱良功对王得禄道："前日临行时，抚帅阮公，曾教我等分船隔攻，专注蔡逆，明日要擒蔡牵，须用此策。"王得禄道："此计甚好。"次晨复出师穷追，蔡牵一见即逃，驶出黑水洋，邱良功赶忙追上，令舰队各自分堵，自己坐的船，与蔡牵座船并列，专攻蔡牵。王得禄座船亦至，与邱良功船并列，接应邱良功。两下里誓死猛扑，烟硝蔽天，忽良功座船上的风篷，与蔡牵座船上的风篷，结成一块，蔡众持着长矛，将良功的风篷扯毁，复用碇札住良功座船。良功大喝一声，执了雪亮的宝刀，去劈敌碇，说时迟，那时快，敌众的长矛，已刺入良功脚上，血流如注。良功部下，见主帅受伤，毁碇脱出。蔡牵正思逃走，王得禄又挥众直上，弹如贯珠，蔡牵仍誓死抵拒，战至日暮，牵船中弹丸已尽，待别舟相援，又被闽浙二军隔住，自顾不暇。王得禄料敌势已蹙，纵火焚牵船尾楼，忽身上中了数颗炮弹，虽觉得疼痛，却没有弹丸的猛烈。仔细一瞧，并不是弹丸，那是外洋通用的银圆。得禄大呼道："贼船内弹药已完，打过来统是银圆，不能伤人。军士替我尽力向前，擒渠受赏。"军士一看，果见船板上面，银圆爆入不少，顿时胆子愈壮，气力愈大，一面放火，一面用枪矛钩断牵船篷桅。牵知无救，遂首尾举炮，将座船自裂，连人连船，沉落海中。积年逋寇，逃入龙王宫里去躲避，余党大半乞降。王得禄、邱良功，收兵而回，忙用红旗报捷。诏封王得禄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于是闽浙二洋，巨盗皆灭。若叙首功，当推李长庚第一，阮元为次。粤洋尚存几个艇盗，被粤督百龄严断接济，饬兵搜剿，弄得个个穷蹙，情愿投诚乞命，粤盗亦平。

嘉庆帝内惩教匪，外惩海盗，遂下旨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适粤民陈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事发被拿，下刑部讯鞫，究出传教习教多人。遂把德天赐充发热河，幽禁额鲁特营房；陈若望充发伊犁，给额鲁特人为奴；传教习教一干人犯，亦照例充配。过了数年，西洋人兰月旺，又潜入湖北传教，被耒阳县查悉，将他获住，解入省中，报闻刑部，又照律治罪，处以绞决。教案萌芽。

这时候，英吉利人屡乞通商，亦奉旨批斥。忽广东沿海的澳门岛外，来英舰十三艘，舰长叫作度路利，投书粤督，声明愿协剿海寇，只求通商为报。粤督吴熊光，以海寇渐平，抗词拒绝。英舰仍逗留未去，反入澳门登岸，分据各炮台。熊光据事奏闻，有旨责熊光办理迟延，革职留任。并说："英舰如再抗延，当出兵剿办。"熊光通知英将，英将乃起碇回国。五口通商之朕兆。

已而英国复遣使臣墨尔斯，直入京师，与政府直接交涉，顾结通商条约。清廷迫他行跪拜礼，他恰不从，当即驱逐回国。英人未识内情，暂时罢手，清廷还道是威震五洲，莫余敢侮。夜郎自大。嘉庆帝方西幸五台，北狩木兰，消遣这千金难买的岁月。到嘉庆十六年，彗星现西北方，钦天监奏言星象主兵，应预先防备。嘉庆帝复问星象应在何时，经钦天监细细查核，应在十八年闰八月中，应将十八年闰八月，移改作十九年闰二月，或可消弭星变。天道远，人道迩，徒将闰月移改，难道便可弭变么？嘉庆帝准奏，又诏百官修省。百官为

重，君为轻，也是当时创例。这等百官，多是麻木不仁的人物，今朝一慌，明朝没事，就罢了。

忽忽间已是二年，嘉庆帝也忘了前事。七月下旬，秋狩木兰，启銮而去，不想宫廷里面，竟闹出一件大祸祟来。原来南京一带，有一种亡命之徒，立起一个教会，叫作天理教，亦名八卦教，大略与白莲教相似，号召党羽，遍布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内中有两个教首：一个是林清，传教直隶；一个是李文成，传教河南。他两人内外勾结，一心思想谋富贵，做皇帝。眼目。闻得钦天监有星象主兵，移改闰月的事情，便议乘间起事，捏造了两句谶语，说是："二八中秋，黄花落地。清朝最怕闰八月，天数难逃，移改也是无益。"这几句话儿，哄动愚民，很是容易。又兼直隶省适遇旱灾，流民杂沓，啸聚成群，林清就势召集，并费了几万银子，买通内监刘金、高广福、阎进喜等作为内应，京中发难，比外省尤为利害，我为嘉庆帝捏一把汗。一面密召李文成作为外援。

文成到京两次，约定九月十五日起事，就是钦天监原定嘉庆十八年闰八月十五日。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不为。林李两人密干的谋画，只道人不知，鬼不觉，谁料到滑县知县强克捷，竟探闻这种消息，飞速遣人密禀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请速发兵掩捕。那高抚台与郎知府，疑他轻事重报，搁过一边。克捷急的了不得，申详两回，只是不应。

克捷暗想："李文成是本县人民，他蓄谋不轨，将来发泄，朝廷总说我不先防备。抚台府宪，今朝不肯发兵，事到临头，也必将我问罪，那个肯把我的详文宣布出来？我迟早终是一死，还是先发制人为妙。就使死了，也是为国而死，死了一个我，保全国家百姓不少。好一个知县官。主见已定，待到天晚，密传衙役人众，齐集县署听差。衙役等闻命，当即赶到县衙。强克捷已经坐堂，见衙役禀到，便吩咐道："本官要出衙办事，你等须随我前去，巡夜的灯笼，拿人的家伙，统要备齐，不得迟误！"衙役不敢怠慢，当即取出铁索脚镣等件，伺候强克捷上轿出衙。

克捷禁他吆喝，静悄悄的前行，走东转西，都由强克捷亲自指点。行到一个僻静地方，见有房屋一所，克捷叫轿夫停住，轿夫遵命停下。克捷出了轿，分一半衙役，守住前后门，衙役莫名其妙，只得照行。有两三个与李文成素通声气，也不敢多嘴。还有一半衙役，由克捷带领，敲门而入。李文成正在内室，夜餐方毕，闻报县官亲到，也疑是风声泄漏，不敢出来。克捷直入内室，文成一时不能逃避，反俨然装出没事模样。强克捷原是精细，李文成恰也了得。克捷喝声拿住，衙役提起铁链，套入文成颈上，拖曳回衙。

克捷即坐堂审问，文成笑道："老爷要拿人，也须有些证据，我文成并不犯法，如何平空被拿？"克捷拍案道："你私结教会，谋为不轨，本县已访得确确凿凿，你还敢抵赖么？好好实招，免受重刑！"文成道："叫我招什么？"克捷道："你敢胆大妄为，不用刑，想也不肯吐实。"便喝令衙役用刑。衙役应声，把夹棍砰的掷在地上，拖倒文成，脱去鞋袜，套上夹棍，恁你一收一紧，文成只咬定牙关，连半个字都不说。强克捷道："不招再收。"文成仍是不招。克捷道："好一个大盗，你在本县手中，休想活命！"吩咐衙役收夹加敲，连敲几下，刮的一声，把文成脚胫爆断。文成晕了过去，当由衙役禀知。克捷令将冷水喷醒，钉镣收禁。

克捷总道他脚胫已断，急切不能逃走，待慢慢儿的设法讯供，怎奈文成的党羽，约有数千人，闻得首领被捉，便想出劫狱戕官的法子。于九月初七日，聚众三千，直入滑城。滑城县署，只有几个快班皂役，并没有精兵健将。这三千人一拥到署，衙役都逃得精光，只剩强克捷一门家小，无处投奔，被三千人一阵乱剁，血肉模糊，都归冥府。是清宫内的替死鬼。乱众已将县官杀死，忙破了狱，救出李文成。文成道："直隶的林首领，约我于十五日到京援应，今番闹了起来，前途必有官阻拦，一时不能前进，定然误了林大哥原约，奈何奈何？"众党羽道："我等闻兄长被捉，赶紧来救，没有工夫计及后事，如今想来，确是太卤了。"文成道："这也难怪兄弟们，可恨这个强克捷误我大事，我的脚胫，又被他敲断，不能行动，现在只有劳兄弟们，分头干事，若要入都，恐怕来不及了。林大哥！我负了你呢。"当下众教徒议分路入犯，一路攻山东，一路攻直隶，留文成守滑养病。

嘉庆帝在木兰闻警，用六百里加紧谕旨，命直隶总督温承惠、山东巡抚同兴、河南巡抚高杞，迅速合剿，并饬沿河诸弁，严密防堵。这旨一下，眼见得李文成党羽，不能越过黄河。只山东的曹州、定陶、金乡二县，直隶的东垣、长明二县，从前只散布教徒，先后响应，戕官据城，余外防守严密，不能下手。京内的林清，恰眼巴巴望文成入援，等到九月十四日，尚无音信，不知是什么缘故，焦急万分。他的拜盟弟兄曹福昌道："李首领今日不到，已是误期，我辈势孤援绝，不便举动。好在嘉庆帝将要回来，闻这班混帐王大臣，统要出去迎驾，这时朝内空虚，李首领也可到京，内外夹攻，定可成功。"林清道："嘉庆回京，应在何日？"曹福昌道："我已探听明白，一班王大臣，于十七日出去接驾。"林清道："二八中秋，已有定约，怎好改期？"曹福昌道："这是杜撰的谣言，那里能够作准？"林清道："无论准与不准，我总不能食言，大家果齐心干去，自然会成功的。"强盗也讲信实。他口中虽这般说，心中倒也有些怕惧，先差他党羽二百人，藏好兵器，于次日混入内城，自己恰在黄村暂住，静听成败。

这二百个教徒，混入城内，便在紫禁城外面的酒店中，饮酒吃饭，专等内应。坐到傍晚，见有两人进来，与众人打了一个暗号，众人一瞧，乃是太监刘金、高广福，不觉喜形于色，就起身跟了出去，到店外分头行走。一百人跟了刘金，攻东华门，一百人跟了高广福，攻西华门，大家统是白布包头，鼓噪而入。东华门的护军侍卫，见有匪徒入内，忙即格拒，把匪徒驱出门外，关好了门。西华门不及防御，竟被教徒冲进，反关拒绝禁军，一路趋入，曲折盘旋，不辨东西南北。巧值阎进喜出来接应，叫他认定西边，杀入大内，并用手指定方向，引了几步。进喜本是贼胆心虚，匆匆自去。这班教徒向西急进，满望立入宫中，杀个爽快，夺个净尽，奈途中多是层楼杰阁，挡住去路，免不得左右旋绕，两转三转，又迷住去路。遥见前面有一所房屋，高大的很，疑是大内，遂一齐扑上，斩关进去，里面没有什么人物，只有书架几百箱，教徒忙即退出。用火把向门上一望，扁额乃是文颖馆。复从右首攻进，仍然寂静无声，也是列箱数百具，一律锁好，用刀劈开，箱中统是衣服。又转身出来，再看门上的扁额，乃是尚衣监。写出昏瞶形，状真是绝妙好辞。不由的焦躁起来，索性分头乱闯。有几个闯到隆宗门，门已关得紧闭，有几个闯

到养心门，门亦关好。内中有一头目道："这般乱撞，何时得入大内？看我爬墙进去，你等随后进来，这墙内定是皇宫呢。"言毕，即手执一面大白旗，猱升面上，正要爬上墙头，墙内爆出弹丸，正中这人咽喉，哎的一声，坠落墙下去了。正是：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天不亡清，宁令猖狂？

毕竟墙内的弹丸，是何人放的？待小子下回表明。

海寇剿平，未几即有天理教之变，内乱相寻，清其衰矣。要之皆内外酣嬉，用人未慎之故。闽有玉德、阿林保，于是蔡牵、朱濆，扰攘海上数年，良将如李长庚，被迫而死。迨疆吏得人，内廷易相，王、邱二提督，即以荡平海寇闻。迨教徒隐伏直豫，温承惠、高杞等，又皆漫无觉察，尸位素餐；强克捷既已密详，高杞尚不之应，微克捷之首拘李文成，则届期发难，内外勾通，清宫尚有幸乎？然克捷被戕，高杞蒙赏，死者有知，宁能瞑目？以视李长庚事，不平尤甚，且煌煌宫禁，一任阉竖之受贿通匪，直至斩关而进，尚未识叛党之由来，吾不识满廷大吏，所司何事？嘉庆帝西巡北幸，方自鸣得意，而抑知变患生于肘腋，干戈伏于萧墙，一经爆发，几至倾家亡国，其祸固若是其酷也。展卷读之，令人感慨不置。

第四十七回
闻警回銮下诏罪己　护丧嗣统边报惊心

却说教徒中弹坠下，放弹的人，是皇次子绵宁。皇次子时在上书房，忽闻外面喊声紧急，忙问何事？内侍也未识情由，出外探视，方知有匪徒攻入禁城，三脚两步的回报。皇次子道："这还了得！快取撒袋鸟铳腰刀来！"内侍忙取出呈上。皇次子佩了撒袋，挂了腰刀，手执鸟铳，带了内侍到养心门。贝勒绵志，亦随着后面。皇次子命内侍布好梯子，联步上梯，把头向外一瞧，正值匪徒爬墙上来，皇次子将弹药装入铳内，随手一捺，弹药爆出，把这执旗爬墙的人，打落地上，眼见得不能活了。一个坠下，又有两个想爬上来，皇次子再发一铳，打死一个，贝勒绵志，也开了一铳，打死一个，余众方不敢爬墙，只在墙外乱噪，打死一两个人，便见辟易，这等教徒，实是没用。齐声道："快放火！快放火！"大家走到隆宗门前，放起火来。皇次子颇觉着急，忽见电光一闪，雷声隆隆，大雨随声而下，把火一齐扑灭。有几个匪徒，想转身逃去，天色昏黑，不辨高低，失足跌入御河。当时内侍来报，说是天雷击死，皇次子方才放心。

此时留守王大臣，已带兵入卫，一阵搜剿，擒住六七十名，当场讯问，供称由内监刘金、高广福、阎进喜等引入。随命兵士将三人拿到，起初供词狡展，经教徒对质，无可抵赖，始供称该死。皇次子一面飞报行在，一面入宫请安。宫中自后妃以下，都已吓得发抖，及闻贼已净尽，始改涕为欢。嘉庆帝接到皇次子禀报，立封皇次子为智亲王，每年加给俸银一万二千两，绵志加封郡王衔，每年加给俸银一千两，并下罪已诏道：

朕以凉德，仰承皇考付托，兢兢业业，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即位之初，白莲教煽乱四省，黎民遭劫，惨不忍言，命将出师，八年始定。方期与我赤子，永乐升平。忽于九月初六日，河南滑县，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隶长垣，至山东曹县。亟命总督温承惠率兵剿办，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于九月十五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天理教匪七十余众，犯禁门，入大内，有执旗上墙三贼，欲入养心门，朕之皇次子亲执鸟枪，连毙二贼，贝勒绵志，续击一贼，始行退下，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门外诸王大臣，督率鸟枪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剿捕搜拿净尽矣。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泽，爱民如子，圣德仁心，奚能缕述？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惟自责耳。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言念及此，不忍再言。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这次禁城平乱，除皇次子及贝勒绵志外，要算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最为出力。两亲王都是嘉庆帝的阿哥，嘉庆帝对待兄弟，颇称和睦，不像那先祖的薄情，所以平日仪成两邸，很有点势力。此次留守禁城，督剿教匪，又蒙嘉奖，将所有未经开复的处分，一概豁免。革步军统领吉纶，及左翼总兵玉麟职，命尚书托津英和回京，查办余逆，饬陕西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督兵飞剿河南，然后从白涧回銮。

托津英和到了黄村，闻教首林清，已经擒住，赶即进京。自九月十五日起，至十九日，雷电不绝，风霾交作，镇日里尘雾蔽天，昼夜差不多的光景，因此京城里面，人心恐慌，谣言四起，亏得托津英和等，已经到京，方晓得銮舆无恙，到嘉庆帝回宫，遂渐渐镇定。都是巡幸的滋味。二十三日，嘉庆帝亲御瀛台，讯明教首林清，及通匪诸太监，证供属实，均令凌迟处死，传首畿内。

是时李文成胫疾未愈，不能远出，众教徒又为官兵所阻，只聚集道口镇。钦差大臣那彦成，偕提督杨遇春，率兵至卫辉府。遇春向来英勇，即日带亲兵数十名，由运河西进，直至道口，遇着教徒一队，约有数千人，当即大呼突击，策马先驱。教徒见他黑旗远扬，知是杨家军，先已惊慌得很，纷纷渡河遁回。遇春追过了河，擒斩教徒二百多名，

方拟回营，检点亲兵，尚少二人，复冲入敌队，夺还二尸，始暂归北岸，待那彦成到来，一齐进兵。

不想等了两日，那钦差竟不见到，原来那彦成到了卫辉，本想即日进兵，因接高抚台来文，内说教徒势大，未免也有些胆怯，高杞自己胆怯，还要去吓别人。拟俟调山西、甘肃、吉林、索伦兵来助，然后进战。遇春是个参赞，拗不过大帅，只得日日等着，亏得嘉庆帝闻知消息，严促那彦成进兵，方不敢违慢，驰至军营。

杨遇春进攻道口镇，教徒出营探望，瞧见杨家军又至，齐声叫道："不好了！不好了！髯将军又来了！"遇春年已将老，颏下多髯，因此教徒称他作髯将军。髯将军一到，教徒弃营而遁。一边逃，一边追，那钦差又渡河策应，克复桃源进围滑城。

忽探马来报，尚书托津，已平定直隶教匪，所带的索伦兵，已奉旨来助剿滑城了。接连又有人报道："山东的教匪，也被盐运使刘清，剿杀净尽。"那彦成向杨遇春道："直隶、山东统归平靖，只河南未平，滑县又是古滑州旧治，城坚土厚，一时不能攻下，奈何？"遇春道："刘清文吏，尚建奇功，参赞受国厚恩，誓破此城，擒这贼首。"那彦成道："刘清向称刘青天，不特能文，兼且能武，真不愧本朝名臣。老兄亦是本朝人杰，成功应在目前，不必着急。"这且颇得激将之法。

正谈论间，索伦兵已到，由那彦成召入，命随杨遇春攻城。遇春督兵开炮，弹丸迭发，打破城墙外面，中间恰是不动，反把弹丸颗颗裹住，经遇春仔细察看，方知墙土裹沙，炮遇土则入，遇沙则止，所以不能洞穿。遇春连攻数日，总不能破，又用了掘隧灌水的计策，亦被守兵察觉，统归无效。是时杨芳仍任总兵，也在营中，便献计道："这城坚固难下，若要攻入，必须多费时日，愚意不如三面围攻，留出北门，待他出去，掩杀过去，方可得手。"遇春依计，便将北门留出不攻。果然这日黄昏，桃源贼首刘国明，从北门潜入，护李文成出城，将西走太行山，为流寇计。杨芳连忙追击，文成走入辉县山，据住司寨。经杨芳奋勇杀入，正在乱剁乱斫的时候，猛见里面火光冲起，直透云霄，教徒统已四散。由杨芳驰入寨中，扑灭了火，拨出文成尸首，已是乌焦巴弓，当下收兵回到滑城。滑城尚未攻入，杨芳佯向北门筑栅，似乎要四面兜围，守兵专力攻御，他却到西南角上，暗掘旧隧，装满火药，等到夜半，令官兵退下三里，甲骑以待，自率亲卒燃着药线，引入地道，药性暴发，宛似天崩地陷，把城墙轰坍二十多丈，砖石上腾，尸骸飞掷，官兵争先夺城，蚁附而入。守城首领牛亮臣、徐安国等，巷战许久，都就擒获，槛献京师磔死。滑县平定，天理教徒，悉数殄灭。那彦成得晋封三等子，授太子太保，杨遇春三等男，杨芳、刘清等，赏赉有差。强克捷首发逆谋，为贼所害，赐谥忠烈，世袭轻车都尉，饬于滑县及原籍韩城，建立专祠。

那彦成拟请入觐，朝旨命移剿陕西三才峡贼。三才峡贼，多是木商夫役，岁饥停工掠食，地方官下令捕缉，他即推了万二为首领，纠众抗命。巡抚朱勋，张皇入告，托词教匪作乱，因此朝命那彦成迅速赴剿。及那彦成到陕，这个万二的小丑，已由总兵祝廷彪、吴廷刚两人破灭掉了。此后各地乱民，亦时思蠢动：江西百姓胡秉辉，买得残书一本，内有阵图及俚语，假称天书，拥朱毛俚为首领，居然设立国号，叫作后明，适阮元

调任赣抚，率兵密捕，把朱毛俚、胡秉辉等，一齐捉住，首犯凌迟，从犯斩决。安徽百姓方荣升，伪造匿名揭贴，上印九龙木戳，散布大江南北，江督百龄，多方侦探，竟得首从主名，拿到百数十人，先后正法。云南边外夷民高罗衣，聚众万人，劫掠江外土司，自称窝泥王，被滇督百龄击破，罗衣走死。从子高老五，又袭称王号，度江攻临安府，又由百龄派兵擒获，立即正法。虽是癣疥之疾，总非承平之兆。

到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闲着无事，循例秋狝木兰，亲王贝勒，免不得出去扈驾。不意嘉庆帝到木兰后，驻跸避暑山庄，竟生了一种头痛发热的病症。起初总道偶冒暑气，不足为患，仍然照常治事，嗣后日日加重，竟尔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那木多布齐，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庐荫薄、文孚，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恭拟遗诏。嘉庆帝回光返照，心中尚是清楚，传示诸大臣，说于嘉庆四年，已遵守家法，密立次子绵宁为皇太子，现在随跸至此，着即传位于皇太子绵宁，即皇帝位。未几驾崩，皇次子智亲王，稽颡大恸，擗踊无算，当命御前侍卫吉伦，驰驿回京，请母后安，尊母后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封弟惇郡王绵恺为惇亲王，绵愉为惠郡王，绵忻已封瑞亲王，无从加封，仍从旧称。皇太后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大位。皇次子因梓宫未回，命即起程，奉梓宫回京，方行即位礼。八月中旬，梓宫至京师，奉安乾清宫，皇次子始即帝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以明年为道光元年，是为宣宗，尊谥大行皇帝为仁宗睿皇帝，卜葬昌陵。

道光帝即位数日，想起自己的名字，上一字与兄弟相同，若要避讳，未免不便，遂改“绵”为“旻”，叫作旻宁。旻宁二字，饬臣民不得妄写，绵字不讳。专从小节上着想，道光帝行谊可知。他又念着乾隆、嘉庆两朝，东征西讨，南巡北幸，把库款用尽，只好格外俭省。把宫中需用的银两，省而又省，自己服食一切，也比从前的皇帝，减下若干。后妃以下，统教他屏去繁华，概从朴实。宫娥彩女，又放了许多出宫。且命亲王贝勒等，务从节俭，不得广纳姬妾，任意挥霍。用意颇善，可惜不知大体。朝上一班王大臣，揣摩迎合，上朝的时候，格外装出节俭的样子，朝冠朝服，多半敝旧，道光帝瞧着，颇也喜欢，谁知他退朝回府，仍旧是锦衣美食，居移气，养移体呢？

还有一个豫亲王裕兴，酗酒渔色，竟闹出一桩风化案来。豫邸中有一使女，名叫寅格，年方二八，楚楚动人。裕兴看上了她，时常向她调戏，她却怀着玉洁冰清的烈志，始终不肯顺从。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惹得裕兴懊恼，情急计生。趁着大行皇帝几筵前行大祭礼，亲王贝勒及福晋命妇，统去磕头，他也不能不去按班排列，轮着了他，匆匆忙忙的行过了礼，赶即乘车先回。别人还道他染着急病，谁知他的病证，不是什么受寒冒暑，乃是一种单思病。到了邸中，不叫别人，只叫那心上人儿寅格。寅格不知何故，忙即趋入，裕兴哄他跟入内室，将门关住。寅格方慌张起来，裕兴道：“你也不必慌张，今日不由你不从。”随手去扯寅格，急得寅格脸色通红，只说“王爷动不得”五字。裕兴见他红生两颊，愈觉可爱，色胆如天，还管什么主仆名义，竟将他推倒炕上，不由分说，乱褫下衣。寅格极力撑拒，怎奈窈窕女儿，不敌裕兴的蛮力，霎时间，被裕兴剥得一丝不挂，恣意轻薄，约过了一个时辰，方才歇手。既要磕老头，又要磕小头，裕兴此日也忙极了。寅格负

着气，忍着痛，开门走出，回入自己房中，越想越羞，越羞越恨，哭了一会，闻得外面一片喧声，料是福晋等归来，急忙解带悬梁，自缢而死。身虽被污，心实无愧。这时福晋等不见寅格，正饬婢媪使唤，一呼不应，再呼三呼又不应，撬开房门，向内一瞧，吓得乱跑，顿时满屋鼎沸。通报裕兴，别人都甚惊异，独裕兴视作平常。经众人留心探视，才晓得强奸情由，一传十，十传百，被宗人府得知，据实参奏。道光帝大怒，欲将裕兴赐死，还是惇、瑞两亲王，替他挽回，从轻发落，革裕兴王爵，交宗人府圈禁三年，期满释放。强奸逼死，照清朝律例，应置大辟。裕兴从轻发落，总未免顾全面子，只难为了寅格。

道光帝余怒未消，回疆又来警报。据说回酋张格尔，纠众滋事，屡寇边界。道光帝即召集王大臣问道："回疆已安静多年，为什么又会作乱？莫非参赞大臣斌静，昏庸失德，不能安治回民么？"王大臣道："圣上明见，洞烛万里，大约总是斌静不好，惹出这个张格尔来。现在且令伊犁将军就近查勘，再定剿抚事宜。"道光帝准奏，即令伊犁将军庆祥，往勘回疆。

庆祥奉旨，即日出发，一到回疆，回民争来控诉，不是贪虐，就是奸淫。又是一个闯祸的祖宗。当即据实奏闻，原来回疆自大小和卓木死后，各城统设办事领队大臣，独喀什噶尔，设一参赞大臣，统辖各城官吏。参赞大臣的上司，就是伊犁将军，每年征收贡赋，十分中取他一分，比前时准部的苛求，两和卓的骚扰，宽得许多。清廷又尝慎选边吏，或是由满员保举，或是由大吏左迁，抚驭得法，回民赖以休息，视朝使如天人。到嘉庆晚年，保举不行，派往回疆各官，多用内廷侍卫及口外驻防，这班人员，偏把回疆作了利薮，与所属司员章京，任情剥削，一切服食日用，统向回城伯克征索。伯克系回城土官的名目，他与清吏狼狈为奸，借着供官的话柄，敛派回户，需索百端。回疆通用赤铜普尔钱，钱形椭圆，中无孔，每一枚当内地制钱五文。大约如近今通用的铜圆。喀什噶尔每年征收普尔钱八九千缗，叶尔羌征收万余缗，和阗征收四五千缗，还有各种土产，如毡裘金玉缎布等类，统要随时奉献，只嫌少，不嫌多。伯克得四成，章京得四成，办事大臣得二成，大家作福作威，肆行无忌。甚且选有姿色的回女，入置署中，要陪酒，就陪酒，要侍寝，就侍寝。这位参赞大臣斌静，乐得同他混做一道，司员章京及各城伯克，又向参赞大臣处竭力讨好，采了上等的子女玉帛，供奉进去。斌静又是个色中饿鬼，多多益善，竟至白昼宣淫，裸体相逐。好做参赞大臣肉屏风。只是回女的父兄丈夫，既受了层层克剥，还要把家中女眷，由他糟蹋，正是痛上加痛，气上加气。适值大和卓木孙子张格尔，随父萨木克，遁居浩罕国边境，诵经祈福，传食部落，闻知参赞斌静荒淫失众，遂思报复祖仇，声言替回民雪愤，纠众寇边。头目苏兰奇，忙来通报，章京绥善，反说他无风生浪，叱逐出去。苏兰奇大愤，出寨从贼，反做了张格尔的向导。当时领队大臣色普征额，领兵防御，打了一回胜仗，将张格尔驱逐出境，擒了百余人，回入喀城，与斌静同赏中秋节。斌静先将擒住各人，一概斩首，然后肆筵设席，坐花赏月。司员把盏，回妇侑歌，正高兴的了不得，讵料庆将军暗查密访，把他平日所做的事情，和盘托出，奉旨将斌静革职逮问，派永芹代任，正是：

昨日酣歌方得意，今朝铁链竟加头。

嗣后永芹接任，能安抚回民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本兰秋狩，本清代祖制，所以示农隙讲武之意。但观兵第为末务，耀德乃是本原，仁宗连番北狩，一变而乱兴宫禁，再变而驾返鼎湖，可见讲武之举，不足为训。及宣宗嗣位，力自撙节，清帝中之以俭德闻者，莫宣宗若。然亦徒齐其末，未揣其本，省衣减膳之为，治家有余，治国不足。内如裕兴，外如斌静，荒淫失德，宁知体黼座深衷，随时返省乎？读此回，可以知人君务末之非计。

第四十八回
愚庆祥败死回疆　智杨芳诱擒首逆

却说永芹到了回疆，也是没有摆布，虽不比斌静荒淫，无如庸庸碌碌，总不能立平匪乱。张格尔却外集党羽，内通回户，屡次骚掠近边。清兵出塞，他即远遁，又或诡词乞降，变端百出，弄得永芹束手无策，因循迁延，直达三年。道光五年夏季，边报张格尔大举入寇。领队大臣巴彦图，自恃勇力，率兵二百人，出塞掩捕，走了四百里，并没有张格尔踪迹，他竟勃然大愤。行到布鲁特地方，见有回从游牧，率妻挈子，约有二三百人，遂纵兵杀将过去。回众吓得四散，只有青年妇女，黄口儿童，一时不能急走，被他见一个，杀一个，可怜这班无罪无辜的妇孺，都做了身首异处的尸骸。大约命中注定，要被巴彦图杀死。巴彦图愤已少泄，当下回军。逾山越岭而还，无复行列。谁知逃走的回民，因妇子被杀，哭诉回酋汰列克。汰列克大怒，领部众二千名前来追袭，把巴彦图围住，十个杀一个，霎时间把清兵扫光。随即与张格尔联合进兵，势甚猖獗。永芹无可隐讳，慌忙拜本乞援。道光帝召还永芹，令伊犁将军庆祥往代，又命大学士长龄往代庆祥。

庆祥到喀什噶尔，召集司员章京及各城伯克会议。伯克中有个阿布都拉，自称详悉回务，庆祥便把张格尔情形，详细问他。他却说张格尔乃是假名，冒充和卓木后裔，前时乃是阿奇木王努斯谎报，遂至哄动一时，为丛驱雀。参赞大人现到此处，不必劳动兵戈，只教声明张格尔不是回裔，那时回众自不去从他，乱事便可消灭了。庆祥信以为真，一面出示晓谕回民，一面奏劾阿奇木王努斯谎报的罪状。纯是呓语。张格尔得了此信，也恐众心离散，带了五百多人，突入回城，拜奠他先祖和卓木坟墓。回徒叫和卓坟为玛杂，非常敬信。玛杂在喀城外，距喀城约八十多里，乾隆时，大小和卓木被诛，所有喀城外旧存和卓等墓，仍奉旨令回户看守，毋得樵采污秽。下此谕时，实是为了香妃。张格尔欲借祭祖

为名，固结众心，因有这番举动，协办大臣舒尔哈善，领队大臣乌凌阿，忙入报庆祥。庆祥急召阿布都拉，阿布都拉已不知去向，想也去拜奠和卓墓了。顿时仓皇失措，还是舒乌两人禀道："张格尔深入喀境，非发兵驱逐不可。"庆祥点头，命二人带兵千余名，去攻张格尔。朝发夕至，仗着锐气，击杀回众四百人，张格尔退入大玛杂内，倚着三重墙垣，誓死固守。复遣人出布谣言，说清军要铲除圣墓，屠尽回族子孙。回民闻言大恐，遂聚集数千人，去救张格尔。舒、乌两大臣，正围攻玛杂，忽见回众如潮涌至，急分兵抵御，不防张格尔也乘势杀出，内外夹攻，把清兵杀得七零八落。舒大臣阵亡，乌大臣踉跄奔回，入见庆祥。庆祥急调各营卡兵，尽集喀什噶尔，保守喀城。

张格尔倒还不敢进逼，饬人往浩罕国乞援。浩罕王摩诃末阿利，新即位，知人善任，威服附近哈萨克诸部，当时有百回兵不知一安集延的传闻。安集延就是浩罕东城，张格尔联约浩罕，俟得回疆西四城后，子女玉帛，情愿公分，还许割让喀城，作为酬劳。浩罕王大喜，即允发兵，令去使先回。张格尔知有后援，遂率军大进。前哨到了浑河，探得喀城外面，只有三座清营，报知张格尔，张格尔道："这么说来，天山北路的清军，尚未南下，我等赶紧前进方好。"遂下令渡河。

忽报浩罕王率兵亲到，不由的惊疑道："浩罕兵来得这般迅速，真出意外，我初意总道清兵大集，所以通使浩罕，乞师相助，现在喀城守兵甚少，旦夕可下，还要浩罕兵何用？"就想抵赖。随遣使赴浩罕军前，叫他不必前进。浩罕王愤怒，竟率军渡河，围攻喀城。张格尔却止住不行，暗中密布兵队，阻截浩罕王归路。太觉阴险。浩罕王攻城数日，急切难下，又探知张格尔不怀好意，恐腹背受敌，乘夜遁回。才渡过浑河对岸，树林中杀出一班回众，大叫浩罕王休走，吃我一刀。浩罕王不瞧犹可，瞧了一瞧，正是张格尔，气得无名火高起三丈，麾兵接战。黑夜里不辨回众多少，越杀越多，只觉得四面八方，统是回子旗帜，凭尔安集延兵马精锐，到此也心慌胆怯，败阵而逃。浩罕王夺路走脱，还有安集延兵二三千名，被张格尔围住，无可投奔，没奈何缴械乞降。

张格尔收为亲兵，进攻喀城。此时喀城外面的清营，抵御安集延兵，已是数日，累得人疲马倦，药尽刀残，那里禁得起张格尔这支生力军，又复杀到，领队大臣乌凌阿、穆克登布，统同战殁。庆祥坐守孤城，左思右想，无能为计，只认定了一个死字，投缳自尽。还算忠臣。喀城无主，即被张格尔攻破。张格尔又分据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回疆西四城俱陷。

清廷连接警信，遣兵调将，忙个不了。圣旨下来，命署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统陕甘兵五千，驰赴回疆，会诸军进剿。署陕西巡抚卢坤，赴肃州理饷。这旨方下，又接到伊犁将军长龄急奏，内称："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动，喀城距阿克苏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断非伊犁、乌鲁木齐六千援兵，所能克复，恳请速发大兵四万，以一万五千分护粮台，以二万五千进战"等语。道光帝览奏毕，即朱批授长龄为扬威将军，颁给印信，军营大小官员，悉听节制，伊犁将军职务，暂由德英阿代理。又命山东巡抚武隆阿，率吉林、黑龙江三千骑，出嘉峪关，于陕甘总督杨遇春，同为参赞大臣，进剿逆回。

统计回疆分八城，面四城已俱失陷，还有东四城未失，一名喀喇沙尔，一名库车，一名乌什，一名阿克苏。阿克苏为东方屏蔽，张格尔遣兵入犯，直至浑巴什河，距阿克苏只四十里，城中兵不盈千，人心惶惶，亏得办事大臣长清，遣参将王鸿仪，领兵六百，扼住河岸，再战再胜，回众始却。会援兵亦云集阿克苏，东四城方得保全。

道光帝又饬长龄查办历任回疆名吏，长龄复奏斌静、色普、征额、巴彦图、绥善各人情状，有旨拘斌静、色普、征额下狱，拟斩监候，绥善充发黑龙江，巴彦图滥杀偾事，不得因阵亡例，列入恤典。又诏令办理粮饷大臣，定则例，绘图说，核实开销，不准妄费。并开回疆铜山，铸普尔钱，拨乌里雅苏台及伊犁各牧厂中牛马橐驼，接济军用。自是回疆军务，渐有起色。

道光七年，扬威将军长龄，率步骑二万二千名，由阿克苏出发，一路进行，未见敌踪。至洋阿巴特沙漠，时已半月，粮且食尽，方惶急间，忽探报五六里外，有敌营数座，长龄下令道："我兵自阿克苏到此，粮食将尽，现闻敌营已在前面，不乘此杀贼囤粮，尚待何时！"将士得了此令，个个摩拳擦掌，踊跃愿往。长龄分军士为三队，自与杨遇春督率中军，武隆阿领左翼，杨芳领右翼，三路进攻。回众据冈迎敌，由高临下，声势颇锐。清兵夺粮心急，不顾矢石，拼命杀上，回众不能抵抗，纷纷溃窜，遗下牲畜糗粮，尽被清兵搬回。清兵得食，勇气百倍，追至沙布都特，地多苇湖，回徒四处分扎，决水成沮，阻住清兵去路。长龄命步卒冒险越渠，用短兵接战，复麾骑兵绕左右浅渠，横截入阵。回营见清兵骤至，忙开铳迎击，不料贮药失火，把自己营帐燃着，那时救火都来不及，还有何心接仗。清兵趁势杀入，射死回徒头目，夺了回徒旗鼓，回众又复四窜，追北数十里，擒馘万计。

清兵复进至阿瓦巴特。见有侦骑数百，遇清兵，慌忙反走。长龄恐有埋伏，饬兵止追。夜遣吉林劲骑，从左右间道绕出敌后，次日方拔营齐进，用枪炮兵为前列，藤牌兵为后劲。沿途果遇埋伏，两下酣斗，枪炮迭施，回众也冒死撑拒。藤牌兵自清阵内驱出，个个穿着虎衣，跃入敌阵，回众尚是死战，怎奈回马疑虎至，向后倒退，顿时辙乱旗靡。吉林劲骑，又从后面杀到，回众大溃。安集延二帅，亦被清兵杀死。

清兵再进至浑河北岸，张格尔亲率众十余万，阻河列阵，横亘二十余里，筑垒为蔽。凿穴列铳，鼓角震天。长龄望见敌势浩大，未免心怯，上文逐层叙来，长龄颇有韬略，此次见敌势浩大，便自心怯，所谓一鼓作气，再衰三竭者欤？忙与杨遇春商议，遇春道："贼势果然浩大，但我兵且坚垒不动，夜遣死士分扰敌营，不要杀入，只叫他扰乱贼心，使他自眩，便好相机进攻。"长龄依计而行，遂遣死士数百人，乘筏夜渡，鼓噪河中。张格尔屡出巡哨，喧嚣达旦。次夜，长龄拟仍用疑兵，忽西南风起，撼木扬沙，天昏如墨，不辨南北，长龄急令退营。杨遇春入帐道："大帅退营何故？"长龄道："贼据形势，逼近咫尺，且彼众我寡，恐不相敌，倘因天昏地黑，渡河而来，四面蹙我，岂不要全军覆没么？所以我拟退营十余里，俟明晨天霁，再进未迟。"总不脱一怯字。遇春道："大帅所虑虽是，据愚见想来，乃是天助我兵的时候，要擒张格尔，就在今夜。"有胆有识。长龄不觉起立，便道："参赞有何妙计？"遇春道："贼军虽众，只知并作一队，依垒自固，兵略疏浅，可想而知。我兵远

来，利在速战，若与他隔河相持，今日不战，明朝不攻，师劳粮竭，那时不能进，不能退，反中了深沟高垒的贼计。现在天适昏暗，贼不防我急渡，我竟渡河过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不怕张格尔不败。看杨某仗剑为大帅杀贼哩！"写得精采。长龄道："参赞此言，也是有识，但我军渡河，倘被他半渡邀击，如何是好？"遇春道："这也不难。大帅可遣索伦兵千骑，绕趋下游，牵制贼势，遇春愿自率亲兵，向上游急渡，据住上风，两路得手，大帅自可从容过河了。"长龄尚在踌躇，遇春道："寇不可玩，时不可失，请大帅急速准行！"于是长龄把退营的军令，改作进兵的军令。照遇春计划，先从上下游潜渡，乘风破浪，直达彼岸。遇春令前队扛着巨炮，直薄敌营。张格尔尚在梦里，被炮声震醒，忙起床督战，这时候，炮声与风沙声相杂，宛似数十万大兵，摧压垒门，弄得人人丧胆，个个惊心。到了天明，索伦兵从下游趋至，长龄亦亲督大兵，逾河前来，风止雾霁，乘势冲入敌垒，张格尔率众窜去。回俗统着高履，履后无跟，行走时许多不便，且各裹粮粮，负载累重，至此为逃命要紧，抛了重负，弃去高履，遍地统是橐舄。清兵遂进薄喀什噶尔城下，一鼓登城，擒住张格尔甥侄及安集延两伪帅，并从逆伯克等，杀敌无算，活擒回徒四千多名。

长龄即将克复喀城情形，由六百里加紧驰奏，满望朝廷论功行赏，不想朝旨批回，略说："命将出师，期歼元恶，今乃临巢兔脱，弃前功，留后患，罪无可辞，长龄夺紫缰，杨遇春夺去太子太保衔，武隆阿夺去太子少保衔，仍着勒限捕获！"这谕旨也出人意外。长龄未免怏怏，杨遇春倒不在意，仍率师攻克英吉沙尔及叶尔羌，又使杨芳复和阗。西四城都已规复，乃出塞觅捕张格尔。二杨各率兵四千，分道西进，遇春屯色勒库，芳屯阿赖，南北相去十余站。阿赖系葱岭山脊，乃回疆通浩罕要道，浩罕留兵驻守，闻清兵骤至，据险阻截。杨芳当先突阵，浩罕兵且战且退，才行一二里，岭路越险，伏兵遽发，鏖战一昼夜，清兵损失甚众，还亏杨芳素有节制，步步为营，严阵出险，方得出还。长龄复据事陈奏，有旨责"诸将孤军深入，劳师縻饷，不如罢兵。姑留官兵八千防喀城，余兵九千，即随杨遇春出关，杨芳代为参赞，与长龄、武隆阿筹画善后事宜，明白奏闻！"这旨下后，遇春自然遵旨东还，长龄与两参赞筹议一番，武隆阿议将西四城仍归回徒，长龄意见亦同，杨芳因新任参赞，不便力争，由长龄、武隆阿分上奏折，驿呈清廷。道光帝见有二奏本，先展开长龄的奏折，把官衔等不去细瞧，单瞧那善后的筹画道：

> 愚回崇信和卓，犹西番崇信达赖喇嘛，已成不可移之锢习，即使张逆就擒，尚有其兄弟之子在浩罕，终留后患，势难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万犬羊之众。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则如伊萨克、玉素普等，助顺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故回酋那布敦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羁在京师者，令归总辖西四城，庶可以服内夷，制外患。

道光帝览到此处，大怒道："长龄想是老昏颠倒了。高宗纯皇帝，费了无数心力，方将逆酋那布敦除灭，逆裔阿布都里囚解进京，给功臣家为奴，朕即位时，照例恩赦，异

脱奴籍，此番因张逆作乱，照亲属缘坐例，正应将他治罪，长龄反要朕释归阿布都里，不是老昏颠倒，那里有这种谬论？但不知武隆阿什么计法，想总说长龄的不是呢。”随即将武隆阿奏折，续行展开，大略瞧道：

> 善后之策，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前次大兵进剿，贼即有外袭乌什，内由和阗直驱阿克苏之谋，幸克捷迅速，奸谋始息。臣以为西四城各塞，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不须西四城兵费之半，即巩若金瓯，似无需更守西四城漏卮。

道光帝不待览毕，将两奏折统行掷下，随召军机大臣入内道：“长龄昏谬，欲归逆裔阿布都里，使长旧部，武隆阿趋奉长龄，亦是这样说话。你去拟旨，将他二人革职，暂时留任，另授直隶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速赴回疆，代筹善后，方不误事。”军机大臣，当即照面谕拟定，由道光帝阅过，始行颁发。道光帝又道：“阿布都里，须发往边省监禁，你可咨文刑部，立即发配。”军机大臣唯唯而退。

长龄接到革职消息，大吃一惊，不由的坐立不安，谁叫你想出纵虎归山之策？忙请杨参赞商议，杨参赞想了一回，说出了一个反间的计策，长龄方喜形于色。忽忧忽喜，患得患失。看官！你道杨参赞的反间计，从何处入手？原来回徒向分两派，一派叫做白山党，一派叫做黑山党。张格尔是白山党首领，据喀城时，尝滥用威权，虐杀黑山党。黑山党大愤，多阴通清营。长龄奏折中所说的伊萨克、玉素普等，统是黑山党徒，与白山党互有嫌隙。解释上文白回二字。笔不渗漏。杨芳遂就此生计，密遣黑山党出卡造谣，扬言官兵全撤，喀城空虚，诸回统望和卓转来。这语传入张格尔耳中，顿时喜出望外，遂纠合残众，复来窥边。先令侦骑入探，果不见官兵踪迹，遂潜入阿尔古回城。时近岁暮，张格尔拟待徐夕日，袭喀什噶尔，昼夜整备军械，忙个不了。是夕，张格尔亲出巡城，遥见东北角上，隐隐有人马行动，不觉失声道：“不好了！不好了！清兵来了！”急忙开城出去。后面已报清军杀到，为首大将，正是杨芳。张格尔无心恋战，拼命奔逃，杨芳也拼命追赶。至喀尔铁盖山，回徒奔散殆尽，只剩张格尔三十余骑，弃马登山。杨芳忙令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绕出山后，堵住去路，自率亲卒从前面登山，兜拿张格尔。张格尔爬过山头，向山后乱跑，猛听得有人叫道：“张贼快来受死！”张格尔心中一急，脚下一绊，向后便倒。正是：

准备铁笼擒虎豹，安排陷阱系豺狼。

未知张格尔果否遭擒，容至下回叙明。

张格尔之倡乱，与大小和卓木不同。大和卓木有管辖回部之权，张格尔无之；小和卓木有主持回教之权，张格尔又无之。彼从挟唪经祈福之伎俩，传食部落，势不能遍惑愚民，捽而去之，本易事耳。乃斌静以后，继以永芹，永芹以后，继以庆祥，不能平乱，反致酿乱，数百回徒，直入玛杂，响应者以数万计。回疆西四城，接续被陷，何其速耶？庆祥死事，长龄继任，转战而前，连败回众，张格尔之无能可知。然浑河一役，长龄又欲折回，幸赖杨遇春之定计渡河，驱逐回酋，以次规复西四城，是长龄亦不过一庆祥之流亚，微杨忠武。吾知其亦无功也。厥后捐西守东之议，尤属悖谬，西四城为东四城之屏蔽，无西四城，尚可有东四城乎？宣宗严词诘责，迫令歼敌，而掩捕之功，复出杨芳，满员无材，事事仗汉将为之，而清廷犹以右满左汉为得计，亦安怪乱世之相寻不已耶。本回宗旨，实为二杨合传，以满员相较，尤见二杨功绩。二杨固人杰矣哉！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师再出　剿叛瑶钦使报功

却说张格尔失足坠地，就被清将捆缚而去，清将不是别人，就是杨芳所遣的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当下红旗报捷，道光帝大喜，立封大学士长龄为二等威勇公，陕西固原提督杨芳，为三等果勇侯，命长龄率师凯旋，留杨芳驻扎回疆，与那彦成筹办善后事宜。乾隆中叶以来，久不行献俘礼，此次擒获张格尔，道光帝思绳祖武，踵行盛举，遣官告祭太庙社稷，亲御午门楼受俘，仪仗森严，不消细说。受俘后，廷讯张格尔罪状，着即寸磔枭示。又命庆祥子文辉、乌凌阿子忠泰，随监刑官同往市曹，看视行刑，并把张格尔心肺取出，交与文辉忠泰，到该父墓前致祭，用慰忠魂。威武极了。杨遇春、武隆阿等，亦传旨嘉奖，自长龄以下，得有功将士四十人，一律绘图紫光阁。并因军械大臣曹振镛、王鼎、玉麟诸人，办事勤劳，亦许附入紫光阁列像。

满廷官员，歌功颂德，合词请加上尊号。道光帝已渐骄盈，怎禁得这班饭桶又来拍马。奉旨："以康熙乾隆年间，尚未允行，势难俯准，惟念铭功偃武，皆由圣母福庇，国有大庆，允宜只循令典，备极显扬，朕谨当躬率王大臣等，加上皇太后徽号，共伸贺悃，所有应行典礼，饬所司敬谨详议"等语。于是礼部又有一番忙碌，自夏至冬，筹备了好几月，方得举行恭上皇太后徽号，称作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礼成颁诏天下，覃恩有差。越年，又亲制碑文，勒石大成殿外，比康熙、乾隆两朝，尤觉得踵事增华，备极夸耀。共计出师至献俘，用去帑银约数千万两。节省多年不够一掷。正热闹间，那彦成奏本到京，略说："张逆就擒后，曾檄谕浩罕、布哈尔等国，缚献逆裔家属，今浩罕遣使来贺，只言俘虏可返，和卓子孙不可献，究应如何处置？仰求圣训，以便遵行。"道光帝便提起朱笔，批在折后，其词道：

逆孥幺么，无关边患，那彦成、杨芳等，只应严守卡伦，禁其贸易，俟夷计穷蹙，自将缚献求市，毋须檄索！

看这数句批示，便可见道光帝心思了。那彦成窥破旨意，先后奏善后章程数十条，什么安内策，什么制外策，说得津津有味，其实多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纸糊中国。道光帝闻内外安静，遂召那彦成、杨芳二大臣还朝。

二大臣于道光九年回京，安集延即于道光十年入寇。当时那彦成的制外策中，把浩罕留居内地的侨民，一概驱逐，且并他财产收没。倒是理财妙策，惜似盗贼行为。侨民愤甚，探知大兵已归，即一面禀报浩罕王摩诃末阿利，一面至布哈尔，迎奉张格尔兄摩诃末玉素普为和卓，纠众入边。浩罕王又遣将哈库库尔及勒西克尔等，率兵策应。警报传到回疆，回郡王伊萨克，飞报参赞大臣札隆阿。札隆阿是个终日不醒的酒鬼，斌静第二。接到警报，恰糊糊涂涂道："张逆家属，统已授首，还有什么阿哥？这都是伊萨克贪功妄报，在本大臣手里，休使这般伎俩。"遂叱回来使，并恐伊萨克先行驰奏，也修好奏章，略言："南路如果有事，惟臣是问。"该死！过了数日，边城的告急文书，陆续递到。札隆阿被他吓醒，方命帮办大臣塔新哈、副将赖永贵，分路迎击。二将去讫。札隆阿复安然饮酒，昏昏沉沉的过了数天。忽外面又递到紧急公文，札隆阿恰有意无意的，取过一瞧，但见上面写着帮办大臣塔新哈、副将赖永贵，误中贼计，遇伏阵亡，顿时面如土色，把一张关公脸，变做了温元帅脸，趣语。好一歇儿不说话。外面又递进叶尔羌禀报，更觉惶急万分，展开一阅，乃是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驰报胜仗，不禁失声道："还好还好。"于是督兵守城，方有一些兴会起来。

是时那彦成子容安，为伊犁参赞大臣，奉旨统伊犁兵四千。驰赴阿克苏督剿，闻敌兵势盛，拟俟乌鲁木齐兵至，然后进军。统是畏生怕死。叶尔羌又复被攻，幸亏璧昌决河灌敌，出城痛击，敌兵始不敢近城，只是沿途掳掠，转入喀什噶尔。见城上守兵，颇还严整，也无意进攻，专劫城外回庄，把子女玉帛，搜掠殆尽。札隆阿忙向阿克苏乞援，容安拥重兵八九千，反绕道乌什，趋向敌兵不到的和阗去屯驻了。会寻快活。清廷闻容安逗兵不进，下旨革职，命哈丰阿继任，又遣大学士公长龄、陕甘总督杨遇春、固原提督杨芳、参赞大臣哈朗阿，调兵赴援。哈丰阿先至喀什噶尔，敌兵解围而去，饱扬出塞。迨杨芳、哈朗阿等到喀城，已无一敌。

札隆阿恐朝廷问罪，与幕中老夫子商量一条诿过的法子，只说伊萨克通贼，潜袭南路，所以前此未曾闻知，有南路无事的奏报。及见了杨芳、哈朗阿，仍把这样话儿，搪塞过去。杨、哈两人，被他蒙混，他代札隆阿上奏洗刷。札隆阿钻营之力，颇也不小。会大学士长龄，行至叶尔羌，接读上谕，令与伊犁将军玉麟，会审札隆阿、伊萨克案，乃折回阿克苏。玉麟亦奉命而至，当下会谳，究出主谋草奏的幕友，得坐实札隆阿罪状，奏达清廷。部拟札隆阿斩监候，令先枷示阿克苏两月。长龄依议办法，把札隆阿枷出署门，连这位谋画刁狡的老夫子，也一律枷示。都赏他吃独桌，依旧是主宾相陪。调授璧昌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长龄拟由伊犁、乌什、喀城三路，出讨浩罕。浩罕王慌张起来，亟通贡俄罗斯，乞兵相助。俄人拒绝去使，不许入境。浩罕王无奈，乃遣使臣三人倒喀城，备述七十余年通商纳贡的旧好，及五年来闭关绝市的苦累，请修好如旧。长龄提出和议两条，第一条缚献叛酋，第二条放还被虏兵民。浩罕使臣，因未奉汗命，俟还报后，方与订约。长龄将来使留住一人，遣还二使，并命伯克霍尔敦同往。等了两月，霍尔敦始回，报言被虏兵民，可以释还，惟缚献回酋，回经所无，只可代为监守，惟要求通商免税，及给还侨民资产二事。长龄即上奏道：

臣闻安边之策，振威为上，羁縻次之。浩罕与布喀尔、达尔丸斯、喀拉提锦诸部落，犬牙相错，所属塔什及安集延等七处，均无城池，其临战皆以骑贼冲阵，然不能于马上施铳，倘遇连环鸟枪，则骑贼先奔。又卡外布鲁特哈萨克，皆受其欺凌，争求内徙，而卡内回众，亦俱恨其掳掠，遂欲声罪致讨，但选精锐三四万人，整旅而出，并于伊犁乌什边境，声称三路并进，先期檄谕布哈尔等部，同时进攻，则不待直捣巢穴，而其附近伪部，已群起乘衅，四面受敌，可一举扫荡。惟是一出塞后，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伦，至浩罕千六百余里，中有铁列克岭，为浩罕布鲁克交界，两山夹河，仅容单骑，两日方能出山，此路最险，不值劳师远涉。拟遣还所留来使一人，令伯克霍尔敦寄信开导，为相机羁縻之计，如此，则师不劳而浩罕亦就范矣。谨奏。

道光帝准奏，命长龄从浩罕要请，定了和约。浩罕大喜过望，又遣使至喀城，抱经立盟，通商纳贡，西城事总算了结。后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移至叶尔羌，驻满汉兵六千，居中控驭，别留伊犁骑兵三千，陕甘步兵四千，分驻各城。回疆的防御，方渐渐稠密了。

偏偏国家多难，湖南永州瑶目赵金龙，又纠众作乱。先是永州有一种奸民，结起一个天地会。强劫瑶寨牛谷，瑶民向官厅控诉，奈官署中的胥吏，统与天地会连结，不但状词不准，反加他诬告罪名。胥吏不杀，天下无治日。气得瑶民发昏，个个去请教赵金龙。金龙倡言复仇，差他同党赵福才，招集广东散瑶三百余人，湖南九冲瑶四百余人，焚掠两河口，杀死会党二十多名。江华知县林光梁，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率兵役往捕，被瑶众击退。总兵鲍友智调兵七百，偕永州知府李铭绅、桂阳知州王元凤等，分头夹击，乘风纵火，毁坏瑶巢，毙瑶三百名。赵金龙收拾残众，窜往蓝山，所至虏胁，竟得二三千人。蓝山官吏，向省中告急，巡抚吴荣光，飞檄提督海凌阿往援，海凌阿点了五百名将士，风驰雨骤的赶援蓝山，见前面有去路两条，一是大路，一是小路，副将马韬等，请从大路进兵，海凌道："救兵如救火，大路总是迂回，不如由小路进去，较为直截。"正议论间，路旁有役夫数名，被海凌阿瞧见，传至军前，问大路通蓝山，与小路有无远近？役夫答称小路近十多里，海凌阿遂由小路进发，并令役夫前导，谁知役夫乃是瑶民假扮，引海凌阿走入绝路，才走数里，两旁统是仄径，天又下起雨来，满路泥泞，狼狈不堪，只

路旁役夫，却是很多，都愿替官兵代舁枪械，官兵乐得快活，弯弯曲曲，行将过去。好称作鄷都城。一步狭一步，一路险一路，忽然山顶吹起胡哨，有无数瑶匪，乘高冲下，官兵赤手空拳，如何对敌？忙教役夫转来。那班役夫，携着官兵枪械，反转身来杀官兵，官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伸了头颈，一个个由他开刀。海凌阿以下，统被杀死。

赵金龙既得胜仗，声势张甚。桂杨、常宁诸土瑶，都来归附，号称数万。清廷急命湖广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督师往讨，又移贵州提督余步云助剿。增调常德水师，及荆州满骑数千，归卢坤节制。卢坤偕罗思举至永州，闻报赵金龙率八排瑶，及江华、锦田各寨瑶为一路，赵福才率常宁、桂阳瑶为一路，还有赵文凤率新田、宁远、蓝山谷瑶为一路，三路都出没南岭，互为犄角。罗思举遂献策道："瑶皆山贼，倚山为窟，我兵与他山战，他长我短，定难取胜，看来只好诱入平原，逼归一路，令他技无可施，方可歼灭。"卢坤鼓掌称善，且道："照这样说，常德水师，荆州满骑，统是没用，不如改调镇筸苗疆兵，前来助剿方好。"罗思举道："大帅明见极是。但此处未设粮台，输运不便，现应派兵勇护送粮饷，步步为营，一面坚壁清野，檄将弁分路防堵。贼无可掠，自然散入平原，容易中计。"卢坤道："老兄谋略，本宪很是佩服，就请照行便了。"从善如流，可称良帅。当下奏罢常德、荆州调兵，另调苗疆兵助剿，又将罗思举计议，统行列入。并说思举定能灭贼，不致有负委任等语。思举格外感激，卢坤且叫他便宜行事。将帅乘和，帅必有大功。

于是思举分兵进逼，将西南各路扼住，免他窜入两粤，单留东面一路，由他出来。当时三路瑶四五千人，及虏胁妇女三四千，都被官兵驱逼出山，东窜常宁县属的洋泉镇。这镇为常宁水口，有溪通舟，市长数里，墙垣坚厚。叛瑶把市民逐出，拥众占守。思举从后追至，笑道："虎落平原，虾遭浅水，不怕他不绝灭了。"忙檄各守隘兵，速来合围。适镇筸兵已调到，思举亲自督阵，率镇筸兵猛扑敌垣。镇瑶兵素称矫捷，跳跃如飞，有数十名跃上墙头，乱砍叛瑶，叛瑶倒也了得，与镇筸兵相持，始终不退。镇筸兵前队伤堕，后队继登，毙瑶数百，瑶众兀自守住。争杀两日，各守隘兵统已到齐，瑶众登墙，大呼乞降。思举不允，督攻益力。诸将道："叛瑶已降，何必再攻？"思举道："这是明明诈计，他不缴军械，不献首逆，但凭一声呼降，便好允他么？我欲允他，他仍窜入山中，那时前功尽弃，还当了得。"诸将个个敬服，遂奉思举命令，合力进攻。毁墙巷战，叛瑶虽是呼降，仍然死斗。究竟寡不敌众，被清兵击毙六千，只散瑶八九百，扛守市内大宅。思举料宅内定匿匪首，禁用大炮，定要活擒该逆，将士冒死攻入，搜寻宅内。只获头目数十名，妇女数十名，单不见赵金龙。经思举当场讯问，方知赵金龙已中枪身死，急忙饬军士寻金龙尸首，一面饬人至卢坤处报捷。

卢坤忙即奏闻，过了三日，帐外报钦差大人到来。由卢坤出营相迎，钦差不是别个，乃是户部尚书宗室禧恩，盛京将军瑚松额。卢坤先请过圣安，随接钦差入营，寒暄已毕，禧恩先开口道："兄弟奉命视师，到此已闻大捷，真是可贺。"卢坤道："不敢不敢，这都仗皇上洪福，将士勤劳，所以一举成功呢。"禧恩道："现在逆首赵金龙，想已擒住。"卢坤道："这却尚未。据提督罗思举来报，已讯过赵逆妻子，说是中枪身死了。"禧恩道："罗思举也太糊涂，未曾擒住赵金龙，如何报捷？老兄现已出奏否？"卢坤道："坤已照思

举来文，于三日前出奏。”禧恩道：“倘将来赵逆未死，反变了欺君罔上，兄弟定要得了真犯，方可复旨。”说现成语，最是容易。卢坤道：“现闻思举已搜访逆尸，不患不得确据。”瑚松额插嘴道：“卢制军亦太相信属将了。逆首未得，如何奏捷？”一吹一唱，无非妒功。卢坤默然不答。忽报罗思举回营求见，卢坤命即传入，思举入帐，向钦差前请了安。禧恩便问道：“你就是提督罗思举么？”思举答了一个“是”字，转对卢坤行礼。卢坤起立还礼，命他旁坐。思举未曾坐定，禧恩复问赵逆已拿住否，思举道：“赵逆已死，只有遗尸。”禧恩摇头道：“尸首那里靠得住？”总要寻隙。思举道：“现已得了真尸，身上尚佩剑印，请钦差大人验明。”赖有此耳。禧恩便同瑚松额出帐验尸，并验剑印是实，再命俘虏细认，都说无讹。禧恩还想驳诘，只一时想不出话。

忽蓝山又来急报，由卢坤接过一瞧，捧交禧恩，禧恩阅毕，笑道：“赵金龙算是真死，赵仔青又来了。我说叛瑶还没有净尽呢。”卢坤道：“幸逢大人到此，就请大人出令，坤亦愿效前驱。”禧恩道：“大家同去可好。”当下同至衡州，由禧恩命，仍令罗思举为前锋，余步云为后应，往剿蓝山。两人方领命前去，京中诏旨已到，卢坤、罗思举平瑶有功，赏戴双眼花翎，并世袭一等轻车都尉。禧恩见了此诏，免不得称贺一番。隔了几天，罗思举捷音已至，说是生擒赵仔青，禧恩便向卢坤道：“罗提督确是一员良将，不枉老兄青眼。”越是小人，越会转风。卢坤道：“这也全仗大人栽培！”自是置酒高会，朝夕谈心，与卢坤格外莫逆，卢坤也只得虚与周旋。及罗思举回到衡州，禧恩、瑚松额，都出来相迎，非常客气。思举道：“赖钦差大人威灵，得活擒赵逆仔青。”禧恩道：“这是罗提督的功劳，何必谦逊。”前后大不相同。当下推出赵仔青，讯明确实，命即磔死。

忽京中又来诏旨，命禧恩、瑚松额率余步云，赴广东剿连州八排瑶。禧恩、瑚松额不敢不去，只得与卢坤相别，移师广东。原来八排瑶的作乱，也是为奸民衙役激迫而起。八排瑶向有黄瓜寨，被奸民衙役劫夺，因到官厅起诉，连州同知蔡天培，断民役偿瑶千二百金，民役不偿，寨瑶遂出掠报复。天培即向粤督处告变，粤督李鸿宾，令提督刘荣庆、署按察使庆林，率兵二千堵御。荣庆主抚，庆林主剿，意见不合。曾新任广东按察使杨振麟到省，闻楚师告捷，将士同膺懋赏，遂也起了贪利徼功的思想，怂恿李鸿宾出师。鸿宾遂偕提督率兵进剿，八排瑶首八人，出山跪迎，愿将黄瓜寨逆瑶献出，请即回师。鸿宾佯为应允，至逆瑶缚献到军，一律斩讫，兵仍不退，反奏称：“杀贼七百名。”瑶众大愤，负隅死拒，官兵进攻，峒险箐密，接连遇伏，自相惊溃。三路皆败，游击都司等官，死了数十，兵士死了千数。清廷因褫李鸿宾、刘荣庆职，命禧恩、瑚松额移师往剿。

禧恩等到粤，初意也想奋力进攻，嗣后探得瑶峒奇险，不易深入，只是虚报捷音，所奏杀贼，皆数百计，其实按兵不动，并未尝经过一仗。专会说人，要自己去做，却如此搪塞。会闻卢坤移督广东，计程将至，心中未免焦灼起来。他在湖南时诘责卢坤，未获首逆，此次恐卢坤要来报复，你也要慌了，然何不效阿林保的计策。忙令杨振麟赴瑶寨招抚。瑶众惩八人故事，不肯出来，官兵又惩李、刘前败，不敢进去，旬日不见一瑶，禧恩愈加着急，只催振麟克日招降，迟则严参。一派官话。振麟无法，只得把库内银子取来乱用，出示布告叛瑶，如

肯投诚，当有重赏。瑶众还疑是诳言，振麟又令熟瑶赴寨，作了抵质，瑶众方有一二人出来尝试，果得银洋盐布，领受而归。于是瑶众贪利踵至，十日间得数百人。并缚黄瓜寨附近瑶，三人出献，算作首逆。禧恩遂奏报肃清，不欺君者如是，不罔上者如是，令人可笑可恨。俟卢坤一到，交印即行。可称狡猾。

南北睽违，道光帝自称明察，终究被他瞒过，加封禧恩为不入八分辅国公，赏戴三眼孔雀翎，瑚松额、余步云，均世袭一等轻车都尉。王大臣等，又上表庆贺，还有宫内的全妃钮祜禄氏，用了七巧板儿，排出“六合同春”四大字，献呈御览。道光帝大喜，即封钮祜禄氏为皇贵妃。后人有宫词一首道：

蕙质兰心并世无，垂髫曾记住姑苏。
谱成“六合同春”字，绝胜璇玑织锦图。

全贵妃得此宠遇，未知后来如何，下回再行续叙。

中国大患所在，第一项是个欺字。夸诞锢蔽，皆由自欺而致。宣宗一平西域，即铺张扬厉，行受俘礼，绘功臣像，上母后尊号，勒石大成殿外，夸耀达于极点，要之一欺人而已。上欲欺下，下亦欺上，札隆阿、容安、禧恩、瑚松额等，无在非欺，即那彦成、长龄诸人，当时称为功首，亦曷尝实事求是乎？幸而浩罕小国不足道，土瑶乌合尤不足道，苟且即可了事，敷衍尚能塞责。宫廷上下，且以为河清海晏，可以坐享承平，庸讵知大患之隐伏其间耶？回、瑶平，宣宗愈骄，朝臣愈佞，上下愈以欺饰为务，而中国始多难，本回固一束上起下之转捩文也。

第五十回
饮鸩毒姑妇成疑案　焚鸦片中外起兵端

却说皇贵妃钮祜禄氏，系侍卫颐龄的女儿，幼时尝随宦至苏州。苏州女子，多半慧秀，通行七巧板拼字，作为兰闺清玩。钮祜禄氏随俗演习，后来熟能生巧，发明新制，斫了木片若干方，随字可以拼凑。人人羡他聪明，称他灵敏，且生就第一等姿色，模样与天仙相似，天仙的容色如何？我欲一问作者。艳名慧质，传诵一时。道光时亲选秀女，颐龄便把女儿送入，这样如花似玉的芳容，那得不中了圣意？当下选入宫中，就沐恩幸。美人承宠，天子多情，立即封为贵人。这钮祜禄氏，本是伶俐得很，侍侧承欢，善窥意旨，道光帝越瞧越爱，越爱越宠，不一年就升为嫔，再一年复升为妃。因他才貌双全，特赐一

个“全”字的封号。偏老天亦怜爱佳人，特地下一个龙种，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了一子，取名奕詝，就是后来嗣位的咸丰帝。而且事有凑巧，皇后佟佳氏，竟尔病故，全妃钮祜禄氏，既封为皇贵妃，与皇后只差一级，皇后崩逝，自然由全妃补缺。

道光十三年，大行皇后百日服满，皇贵妃钮祜禄氏，奉皇太后懿旨，总摄六宫事务，越一年册为皇后，追封皇后父故乾清门二等侍卫，世袭二等男颐龄为一等承恩侯，谥荣禧，由其孙瑚图哩袭爵，册后典礼，一律照旧。只道光帝心中恰比第一次册后时，尤为欣慰。

又过一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命礼部恭稽祝典，格外整备。届期这一日，道光帝率王公大臣，诣寿康宫行庆贺礼。皇后钮祜禄氏，亦率六宫妃嫔，诣太后前祝嘏，奉皇太后命，宫廷内外，一概赐宴。

道光帝素知孝养，见皇太后康健逾恒，倍加喜悦，亲制皇太后六旬寿颂十章。皇后钮祜禄氏，向来冰雪聪明，诗词歌赋，无一不能。这会因御制皇太后寿颂，他也技痒起来，恭和御诗十章，献上太后，道光帝越加快意。

独这皇太后别寓深衷，当时虽不露声色，后来恰与道光帝闲谈，说起皇后敏慧过人，未免有些惋惜模样。道光帝甚为惊异，细问太后。太后恰道出缘由。略说：“妇女以德为重，德厚乃能载福，若仗着一点材艺，恐非福相。”太后未免迂腐，然也不无见识。这句话，亦不过一时评论，没甚介意，偏偏传到皇后耳中，竟不以为然。他想：“本身已做国母，又生了一个皇子奕詝，虽是排行第四，然皇长子皇次子皇三子等，统已夭殇，将来欲立太子，总轮着自生的皇儿，皇儿嗣位，自己若是在世，便也挨到太后的位置，难道还算没福么?”为此一念，遂不知不觉的，与太后成了嫌隙。

胸中有了三分芥蒂，面上总要流露出来，每日遵着宫制，到太后前请安，说长道短的时候，不免含着讥刺。看官！你想太后是个帝母，又是钮祜禄氏的亲姑，岂肯受这恶气？有时当面训斥，有时或责道光帝不善教化。帝后两人，素来恩爱，道光帝得了懿旨，免不得通知皇后。那时皇后越加懊恼，见了皇太后，也越加顶撞。妇人多半固执，观此益信。两宫嫔监，又播弄是非，摇唇鼓舌，无风尚是生浪，况明明婆媳不和呢？

蹉跎数载，蜚语流言，布满宫闱。到道光十九年腊月，皇后偶患寒热，皇太后亲自临视，详问疾苦，颇也殷勤。过了年已是元旦，皇后病已少瘥，起至太后前叩头贺喜。过了二日，太后特派太监，赐皇后一瓶旨酒，皇后谢过了恩，把酒酌饮，很是甘美，竟一饮而尽，到夜间不知怎么竟崩逝了。毕竟红颜薄命。当时宫中传出上谕道：

> 皇后正位中宫，先后事朕多年，恭俭柔嘉，壸仪足式，窃冀侍奉慈帏，藉资内佐，遽尔长逝，痛何可言！着派惠亲王绵愉、总管内务府大臣裕诚、礼部尚书奎照、工部尚书廖鸿荃，总理丧仪。钦此。

相传道光帝遇了后丧，非常痛悼，心中也很自动疑，但因家法森严，不便异论，且素性颇知孝顺，只好隐忍过去，皇太后却去亲奠三次。猫哭老鼠假慈悲。道光帝命皇四子亦

许守着苫块大礼，居侍梓宫。是年冬，封静贵妃博尔济锦氏为皇贵妃，就将皇四子交代了他，命他小心抚字。静贵妃奉了上命，自不敢违，又兼皇后在日，曾蒙皇后另眼相看，至此皇四子年甫十龄，一切俱宜照顾，便提起精神，朝夕抚养。只这位道光帝伉俪情深，时常哀戚，特谥大行皇后为孝全皇后，嗣后不另立中宫，暗报多年情谊。并拟立皇四子为皇太子，这是后话。后人却有宫词记孝全皇后事，其诗列后：

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旋。
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

丧事才了，忽东南疆吏报称西洋的英吉利国，发兵入寇。为此一场兵祸，遂弄得海氛迭起，贻毒百年。堂堂华夏，竟被外人窥破，把我五千年来的古国，看做一钱不值呢。言之痛心。这英吉利是欧罗巴洲中的岛国，平时政策，专讲通商。本国内的交通，固不必说，他因环国皆水，造起许多商舶，驶出外洋，这边买卖，那边贩运，得了利息，运回本国，遂渐渐富强起来。

明末清初的时候，欧洲的葡萄牙国、荷兰国、西班牙国、法兰西国、美利坚国，多来中国海面互市。英吉利人，也扬帆载货，随到中国。适值亚洲西南的印度国，为了英人通商，互生嫌隙，两边开仗，印度屡败，英人屡胜，印度没法，竟降顺英国。印度的孟加拉及孟买地方，专产鸦片，英人遂把这物运到中国，昂价兜销。

这物含有毒质，常人吸了，容易上瘾。起初吸着，精神陡长，气力倍生，就使昼夜干事，也不疲倦。及至吸上了瘾，精神一天乏一天，气力一日少一日，往往骨瘦如柴，变成饿鬼一般，此时欲要不吸，倒又不能。半日不吸这物，眼泪鼻涕，一齐迸出，比死还要难过。因此上瘾的人，只会进步，不会退步，从前明朝晚年，已有此物运入，神宗曾吸上了瘾，呼为福寿膏，晏起晚朝，把国事无心办理。但输入不多，百姓还轮不着吸。到英国得了印度，遍地种植，专销别国，他自己的百姓，不准吸食，单去贻害外人。外洋的国度，晓得此物利害，无人过问，独我中国的愚夫愚妇，把他作常食品，你也吸，我也吸，吸得身子瘦弱，财产精光。既剥我财，又弱我种，英人真是妙算。嘉庆时，英国遣使至京，乞请通商，因不肯行跪拜礼，当即驱逐，通商事毫无头绪，应四十六回。只鸦片尽管进来。道光帝即位，首申鸦片烟禁，洋艘至粤，先由粤东行商，出具所进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如有欺隐，查出加等治罪。随又饬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鸦片烟重税，应据实奏闻。又申谕海口各关津，严拿夹带鸦片烟。又定失察鸦片罪名。三令五申，也算严厉得很，无如沿海奸民，专为作弊，包揽私贩，仍然不绝。且因清廷申禁，那包卖的窑口，反私受英人贿赂，于中取利，大发其财。自道光初年到了中叶，禁令无岁不有，鸦片烟的输入，无岁不增，每岁漏银约数千万两。于是御史朱成烈，鸿胪寺卿黄爵滋，先后奏请严塞漏卮，培固国脉。道光帝令各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具奏。当时没有一人不主张严禁。湖广总督林则徐，说得尤为剀切，大略言："烟不禁绝，国度日贫，百姓日弱，数十年后，不惟饷无可筹，并且兵无可用。"道光帝览奏动容，下旨吸烟贩烟，都要斩绞，

并召林则徐入京，面授方略，给钦差大臣关防，令赴广东查办。

这位林公系福建侯官县人，素性刚直，办事认真，自翰林院庶吉士，历级升官，做到总督。无论何任，他总实心实力的办去，一点没有欺骗。实是难得。此番奉旨赴粤，自然执着雷厉风行的政策，恨不把鸦片烟毒，立刻扫除。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是个正直无私的好官，与林则徐相见，性情相似，脾气相投，遂觉得非常莫逆。则徐问起鸦片事件，廷桢答称已奉廷旨，吸烟罪绞，贩烟罪斩，现在已拿得无数烟犯，禁住监中，专待钦使大人发落。则徐道："徒拿烟犯，也不济事，总要把鸦片趸船，一概除尽，绝他来源，方是一劳永逸呢。"廷桢道："讲到治本政策，原是要这般办理，但恐洋人不允，奈何？"则徐道："鸦片趸船，现有多少艘数？"廷桢道："闻有二十二艘，寄泊零丁洋中。"则徐道："零丁洋虽是外海，终究与内海相近。他不过是暂时趋避，将来总要把鸦片烟设法贩卖。据兄弟意见，先令在洋趸船，把鸦片悉数缴销，方准开舱买卖。"廷桢闻言，踌躇半晌，方答道："照这么办，非用兵力不可。"则徐道："这也何消说得。鄙见先令沿海水师分路扼守，然后与他交涉便了。"两人计议已定，随传令水师提督，派兵扼守港口。林则徐本有节制水师的全权，下了几个札子，提镇以下，唯唯听命，顿时调集兵船，分布口门内外。

广东向有十三家洋行，贩运外洋货物。则徐把洋行司事，统同传到，叫他传谕洋商，限三日内尽缴出趸船内的鸦片。各司事领了谕贴，只得转递英商，英商忙禀知英领事义律，义律毫不着急，反到澳门出逛去了。狡猾。各英商观望迁延，你推我诿，只道中国官吏，都是虎头蛇尾，没甚要紧，谁料这个林钦差，言出法随，到三日期满，见英商没有复音，便移咨粤海关监督，封闭各商舶货物，停止贸易。又将洋人雇用的买办，拿捕下狱。此事沿海商船，不止一国，为了英人违禁，把别国也都停止，免不得埋怨英人。英领事义律，无可避匿，勉强来省，入洋馆中，照会中国，愿缴出鸦片烟一千零三十七箱。则徐又把义律来文，持与邓廷桢察阅，廷桢道："鸦片趸船有二十多艘，那里止一千多箱。"则徐道："每艘趸船，约装若干？"廷桢道："每艘装载，差不多有一千箱。"则徐不禁愤怒起来，便道："英领事太觉可恶！取了二十份中的一份，想来搪塞，林某不比别人，难道任他戏弄？"遂发陆军千名，围住洋馆，又令水师出发，截住趸船饷道，凭他狡黠万端的义律，到此亦束手无法，愿将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一概缴出。林则徐遂会同邓廷桢，及粤抚怡良，赴虎门验收。零丁洋内的趸船，计二十二艘，陆续驶至虎门，缴出烟箱，每箱偿茶叶五斤，复传集外洋各商，令他具永不售卖鸦片甘结，如再营私贩卖，人即正法，货船入官。

则徐遂与邓怡两督抚，联衔入奏。将先后查办鸦片烟情事，据实陈明，并请将鸦片送京销毁。道光帝召集王大臣商酌，王大臣等，多说广东距京甚远，途中恐有偷漏抽换的弊端，不如就粤销毁为便。道光帝准奏。遂传谕道：

奏悉！所缴鸦片烟土，饬即在虎门外销毁完案，无庸解送来京，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该大臣等唯当仰体朕意，核实稽查，毋致稍滋弊

混！钦此。

林则徐等奉到此旨，就令在虎门海岸，把鸦片二万零五百八十三箱，统共堆积，下令焚毁。这焚毁的法儿，并不是真用一把火，将鸦片一箱一箱的烧掉，他就虎门海岸，凿出两个方塘，直十五丈，横十五丈，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将食盐投入，引水成卤，再加石灰，使水腾沸，方把鸦片一一投下。烟随灰燃，自然熔化，开了涵洞，令随潮出海，连烟灰都荡灭无踪了。海龙大王，未知爱吸鸦片否？若爱吸这福寿膏，这个机会，很是难得。

这次焚毁鸦片，沿海居民，统来瞧看，人潮人海，拥挤不堪，内中拍手称快的，倒有一大半；只上了烟瘾的愚夫愚妇，一时没得吸，未免难过；还有运售的洋商，私贩的奸民，心中更加怏怏。英领事义律，因英国商民，无端失此大利，痛恨的了不得。则徐布告各国商人，如愿通商，须具甘结，这甘结内，便是："此后如夹带鸦片，船货没官，人即正法"数语。别国统愿照约，惟义律不愿，由广州退出，航赴澳门，请则徐至澳门会议。则徐不许，禁绝薪蔬食物入澳，义律挈妻子及流寓英人五十七家，聚居尖沙嘴商船，潜招英国兵船数艘，借名索食，突攻九龙岛。被清参将赖恩爵用炮击沉一艘兵船，义律倒也有些惊慌。葡萄牙浼人出来转圜，愿遵清国新律，惟请削"人即正法"一语。则徐飞奏清廷，道光帝批回奏折云：

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特此手谕。

林则徐接此谕后，回绝英领事义律。义律再派兵船，寄泊口外，拦住遵结各船，不准入口。则徐闻报，令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领兵船五艘，出洋查办。英船见中国兵船出口，先开炮轰击，天培发炮还应，击坏英船舵楼，死了好几个水手。英船转入官涌，由天培尾追，一阵击退。天培乘胜追至尖沙嘴，把英船逐出老万山外洋。清廷连闻胜仗，王大臣遂多半主战，大理寺卿曾望颜，且请封关禁海，尽停各国贸易。全然不知世事。道光帝令则徐议奏，则徐复陈英国违禁，与他国无与，现只有禁英通商，不便一律峻拒等语。道光帝乃只停英人贸易，谕旨如下：

英吉利夷人，自议禁烟后，反复无常，若准其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关税，何足计较。我朝抚绥外国，恩泽极厚，英夷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我直彼曲，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其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钦此。

中英两国，自此绝交，义律报达英国政府，请速发兵。英国政体，是君主立宪，向设上下两议院，当时即开议院会议，有几个力持正道的人，颇说鸦片贸易，殊不正当，若为此事开战，有损英吉利名誉。英政府因此踌躇三日，怎奈议员宗旨不一，彼此投票解决，主战派多占九票，遂下令印度总督，调集屯兵万五千人，令加至义律统陆军，伯麦

统海军，直向中国进发。正是：

过柔则弱，过刚必折。
滚滚海氛，一发莫遏。

欲知后来胜负，待小子停一停笔，下回再行录叙。

鸩毒一案，千古传疑。不敢信其必有，亦不敢谓其必无。但钮祜禄氏挟才自恃，因宠生骄，姑妇之间，总不免有勃溪之隐，所以暴崩之后，遂生出种种疑议。宫中之疑团未释，而海外之战衅又开。宣宗始终自大，卒至海氛一发，不可收拾。古人有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于之化未端，无怪家邦之多事也。本回前后叙事，截然不同，而从夹缝中窥入隐微，实足互勘对证，宣宗之为君可知矣。

第五十一回
林制军慷慨誓师　琦中堂昏庸误国

却说英国发兵的警报，传到中国。清廷知战衅已开，命林则徐任两广总督，责成守御；调邓廷桢督闽，防扼闽海。则徐留心洋务，每日购阅外洋新闻纸，阴探西事。闻英政府已决定主战，急备战船六十艘、火舟二十只、小舟百余只，募壮丁五千，演习海战；自己又亲赴狮子洋，校阅水师，军容颇盛。能文能武，是个将相材。道光二十五年五月，特书年月，志国耻之缘起。英军舰十五艘、汽船四艘、、运送船二十五艘，舳舻相接，旌旗蔽空，驶至澳门口外。则徐已派火舟堵塞海口，乘着风潮出洋，遇着英船，放起一把火来。英船急忙退避，已被毁去舢板船两只。

英将伯麦贿募汉奸多名，令侦察广东海口，何处空虚，可以袭入。无奈去一个，死一个，去两个，死一对。最后有几个汉奸，死里逃生，回报伯麦说："海口布得密密层层，连渔船疍户，统为林制台效力，不但兵船不能进去，就使光身子一个人，要想入口，也要被他搜查明白，若有一些形迹可疑，休想活着。看来广东有这林制台，是万万不能进兵呢。"伯麦道："我兵跋涉重洋，来到此地，难道罢手不成？"汉奸道："中国海面，很是延长，林制台只能管一广东，不能带管别省，别省的督抚，那里个个像这位林公？此省有备，好攻那省，总有破绽可寻，而且中国的京师是直隶，直隶也是沿海省分，若能攻入直隶海口，比别省好得多哩。"为虎作伥，煞是可恨！伯麦闻言大喜，遂率舰队三十一艘，

向北进驶。

则徐探悉英舰北去，飞咨闽浙各省，严行防守。闽督邓廷桢，早已布置妥帖，预募水勇，在洋巡逻。见英船驶近厦门，水勇便扮做商民模样，乘夜袭击，行近英舰，突用火罐喷筒，向英舰内放入，攻坏英舰舵帆，焚毙英兵数十。英兵茫无头绪，还道是海盗偷袭，连忙抵敌，那水勇却荡着划桨，飞报内港去了。伯麦修好舵帆，复进攻厦门。金厦兵备道刘曜春，早接水勇禀报，固守炮台，囊沙叠垣，敌炮不能洞穿。那炮台还击的弹力，很是利害，响了数声，把敌舰轰坏好几艘。伯麦料厦门也不易入，复趁着东北风，直犯浙海。

浙海第一重门户，便是舟山，四面皆海，无险可扼。浙省官吏，又把舟山群岛，看作不甚要紧的样子。英舰已经驶至，还疑外国商舶，毫不防备。当沿海戒严时，就使是外国商舶，亦须稽查，况明明是兵舰乎？英人经粤、闽二次惩创，还不敢陡然登岸，只在海面游弋。过了两三天，并没有兵船出来袭击，遂从群岛中驶入，进薄定海。定海就是舟山故地，因置有县治，别名定海，后来遂把定海舟山，分作两地名目。定海设有总兵，姓张名朝发，平时倒也怀着忠心，只谋略却欠缺一点，褒贬无私。不去袭击外洋，专知把守海口。英舰二十六艘，连樯而进，朝发方下令防御。中军游击罗建功，还说外洋炮火，利水不利陆，请专守城池，不必注重海口。越是愚夫，越说呆话。朝发道："守城非我责任，我专领水师，但知扼住海口，不令敌兵登岸，便算尽职。"随督师出港口。

英将遣师投函，略说："本国志在通商，并非有意激战，只因广东林、邓二督，烧我鸦片烟万余箱，所以前来索偿。若赔我烟价，许我通商，自应麾兵回国"等语，朝发叱回，令军士开炮轰击，英舰暂退。翌晨，英舰复齐至港口，把大炮架起桅墙上面，接连轰入，势甚凶猛。港内守兵，抵挡不住，船多被毁。朝发尚冒死督战，左股上忽中一弹，向后晕倒，亲兵赶即救回，于是纷纷溃退。英兵乘胜登岸，直薄定海城下。定海城内无兵。知县姚怀祥、遣典史金福招募乡勇数百，甫至即溃。怀祥独坐南城上，见英兵缘梯上城，奔赴北门，解印交仆送府，自刎死。朝发回至镇海，亦创重而亡。

败报到京，道光帝即命两江总督伊里布，赴浙视师。伊里布尚未抵浙，英将伯麦，复遗书浙抚。浙抚乌尔恭额，料知书中，没甚好话，不愿拆阅，竟将原书发还。伯麦方拟进攻，适领事义律至军，请分兵直趋天津。伯麦依言，遂与义律率军舰八艘，向天津进发。

道光帝因定海失守，未免忧虑，常召王大臣会议。军机大臣穆彰阿以陷谀得宠，平时与林则徐等，本不相和协，至是遂奏林则徐办理不善，轻开战衅，宜一面惩办林则徐，一面再定和战事宜。又是一个和珅。道光帝尚在未决，忽由直隶总督琦善，递上封奏一本，内称："英国兵船，驶至天津海口，意欲求抚。我朝以大字小，不如俯顺外情，罢兵息事为是。此等言语，最足荧惑主听。且粤督林则徐，办理禁烟，亦太操切，伏乞皇上恩威并济，执两用中"等语，道光帝览了奏牍，又去召穆彰阿商量。穆彰阿与琦善，本是臭味相投的朋友，穆彰阿要害林则徐，琦善自然竭力帮忙。况且这班奸臣，屈害忠良，是第一能手。欲要他去抵御外人，他却很是怕死，一些儿没能耐。

相传义律到津，直至总督衙门求见。琦善闻英领事来署，当即迎入。义律取出英议会致中国宰相书，交与琦善。琦善本由大学士出督直隶，展开细瞧，半字不识，随令通事译读。首数句无非说东粤烧烟，起自林、邓二人，春间索偿，被他诟逐，所以越境入浙，由浙到津。琦善听了，尚不在意。后来通事又译出要约六条，随译随报。看官！你道他要求的是什么款子？小子一一开录如下：

第一条　赔偿货价。

第二条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定海、上海为商埠。

第三条　两国交际，用平等礼。

第四条　索赔兵费。

第五条　不得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居留英商。

第六条　尽裁洋商（经手华商）浮费。

琦善听毕，沉吟了好一会，方向义律道："汝国既有意修和，那时总可商议。明日请贵兵官来署宴叙便了。"义律别去。次日，琦善令厨役备好筵宴，专待客到。约至巳牌时候，英国水师将弁二十余人，统是直挺挺雄赳赳的走入署中。琦善接入，见他们威武非凡，不由的心头乱跳。见了二十多人，便已畏惧，若多至十倍百倍，定然向他下拜了。英兵官虽不能直接与他谈论，然已瞧透他畏怯情状，便箕踞上坐，命随来的通事传说："本国已发大兵若干万，炮船若干艘，即日可到中国。若中国不允要求，请毋后悔！"这番言语，吓得琦善面色如土，忙央通事说情，愿为转奏。英将弁眉飞色舞，乐得大嚼一回，吃他个饱。席散后，琦善便据事奏陈，当由穆彰阿一力推荐，道光帝便命琦善赴粤查办。琦善闻命，即与英领事义律，约定赴粤议款。义律等徐返舟山。琦善入京听训，造膝密陈，廷臣多未及闻知。迨琦善出京，部中接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略称："义律等自津回南，路过山东，接见时很是恭顺。大约为自己写照。今因琦中堂赴粤招抚，彼亦返粤听命"云云。嗣又接到伊里布奏本，据说："与英人订休战约，愿还我定海"等语。部臣方识琦善、伊里布，统是一班和事老，有几个见识稍高，已料到后来危局，然内有穆彰阿，外有琦善、伊里布，内外朋比，说亦无益，还是得过且过，做个仗马寒蝉。这也难免误国之罪。

这且慢表，且说林则徐方加意海防，严缉私贩，每月获到贩烟人犯，总有数起，则徐一一奏闻。起初接到廷寄，多是奖勉的话头。一日，传到京抄，上载大学士琦善奉旨赴粤查办，则徐不禁浩叹，正扼腕间，又接批发奏折的朱谕道：

> 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又以何词对朕也。特谕。

则徐览毕无语，幕友在旁瞧着，不禁气愤，随道："大帅这般尽力，反得这般批谕，令人不解。"则徐叹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古今来多出一辙。林某自恨不能去邪，所以遭此疑谤。现既奉谕申斥，不得不自去请罪。"随即磨墨濡毫，草拟请罪折子，并加附片，愿带罪赴浙，投营效力，当下交给幕友誊清，即日拜发。甫发奏折，又来严旨一道：

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私贩来源，并未断绝。本年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两广总督，着琦善署理，未到任以前，着怡良暂行护理。钦此。

越数日，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琦善到任。此时粤督印信，已由林则徐交与怡良，怡良复交与琦善。琦善接印在手，别样事不暇施行，先查林则徐罪状，怎奈遍阅文书，无瑕可摘。随召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等入见，责他首先开衅，此后须要格外谨慎，方可免咎。关、李等愤气填胸，只因总督系顶头上司，不好出言辩驳，勉强答应而退。琦善摆着钦差架子，也不出送。

忽巡捕传进英领事义律来文，琦善忙即展阅，阅罢，急下令将沿海兵防，尽行撤退，并旧募之水勇渔艇，一律解散。还是怡良闻着此信，赶到督署探问，琦善把义律来书，交与怡良瞧阅，口中却说道："兄弟并不是趋奉洋人，只圣上已经主抚，不得不从圆一点。照英领事的书中，要我退兵，我只得把兵撤退，推诚相与，方好成全抚议。"明明是畏敌如虎，反说得与己无涉。怡良道："夷情叵测，不可不防，还求中堂明察！"琦善捻须笑道："兄弟在直隶时，已与义律面约休战，还怕什么？"小骗碰着大骗。怡良无可再说，随即告别。

琦善方欣欣得意，专等义律来署议款。等了数日，毫无消息，只有属员来报，或说是获住汉奸，或说是捕到私贩，或说是英舰出入海口，侦探虚实。惹得琦善性起，大怒道："好好一个中国，都被这等混帐东西，闹成这种模样。是自己说自己。此后若再来尝试，定不姑贷！"属员碰着这个钉子，大家都回到衙中，吃着睡着，乐得安逸，不管闲帐。

琦善又招了一个粤人鲍鹏，作为翻译官，差他往来传信，鲍鹏曾向西商处，充过买办，为义律所奴视，琦中堂偏当他作奇材看待，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因此义律越知琦善无能，日夜增船橹，造攻具，招纳叛亡，准备角战。琦善却一些儿不防，一些儿不备，只叫鲍鹏催促义律复音。

这日，鲍鹏带来复文一角，琦善即命鲍鹏译出，内说："前索六款，统求准议，还请割让香港一岛，畀英国兵商寄居，是否限三日答复！"这封书，便是外人所说哀的美敦书，是挑战的意思。琦善顿足道："这都是林则徐闯出来的祸祟，他既要我准他六款，还要什么香港一岛，如何是好？"鲍鹏道："香港是海口荒岛，就使允给了他，也没甚要紧。"分明是个汉奸。琦善道："这个却未便照准。"鲍鹏道："书中限期，只有三日，三日不复，他便要率兵进港来了。"琦善道："你却去对英领事说，叫他静心伺候，待我出奏，再行答复。"鲍鹏应命而去。琦善却令幕宾修了一个模糊影响的奏折，拜发出去。

隔了两宿，鲍鹏回报义律不肯遵命，说是："且开了仗，再好议和。"琦善大惊，正在慌张，沙角炮台将陈连升，赍文请援，琦善不愿发兵，仍遣鲍鹏赴英舰议和。鲍鹏阳虽应命，暗中却往别处耽搁了好几天，琦善还道他磋磨和议，不加着急，忽由飞骑来报：

"陈副将连升，与英兵开战，轰毙英兵四百多人，后因火药倾尽，力竭身亡。连升子举鹏与千总张清鹤，统已阵殁。沙角炮台，已失陷了。"琦善道："有这么事！"竟像作梦。接连又报："大角炮台，亦被英人陷没，千总黎志安，受伤出走。"琦善皱眉道："我已着鲍鹏去止英兵，怎么鲍鹏不来，英兵只管进攻。"

语未毕，署外传进手本，乃总兵李廷钰求见。琦善道："我没有传他回省，他来做什么？"真是昏蛋。传递手本的巡捕，答称李镇台说有紧急事情，因此进省禀见。琦善方命传入。相见毕，廷钰禀道："沙角、大角两炮台，俱已陷落，英兵已进攻虎门，请大帅急速发兵，由卑镇带去把守！"琦善道："我奉旨前来议抚，并不是与英开战，怎好添兵寻衅？"梦人说梦话。廷钰道："英兵不愿就抚，奈何？"琦善道："我已着鲍鹏前去相商，谅无不成，明后日便可没事，老兄不必过虑！"廷钰道："大帅不要过信鲍鹏，鲍鹏前曾私贩烟土，犯过罪案，倘再被他通洋舞弊，恐怕祸患不浅。"琦善闭着目，只是摇头。廷钰下泪道："虎门系粤东门户，虎门一失，省城万不能保。廷钰等死不足惜，大帅恐亦未便。"说到这一句，琦善方张目道："据你说来，是必要添兵的。现调兵二百名，给你带去，可好么？"廷钰道："二百名不够分布。"琦善道："再添三百，凑成五百，想总够了。"好像买卖人论价，可笑之至。廷钰方起身告辞，琦善又道："老兄带了五百兵出去，只可黑夜中潜渡，若被英人得知，责我添兵，那时万不肯就抚了。"廷钰又气又笑，告别出外，急赴虎门守威远炮台去了。

琦善正遣发廷钰出署，见鲍鹏进来，好像得了宝贝，忙问抚议如何？鲍鹏答称义律必欲照约，方许退兵。琦善道："你如何今日才来？"鲍鹏道："卑职前日奉命前去，义律只是不见，守候数日，方得见他，磋商许久，仍无成议。只是请大帅允准要约，非但把炮台归还，连定海亦即交付。"琦善道："你再去与他商议，前六款中，烟价偿他若干，广州可以开放，香港亦可婉商，余事待后再谈。"鲍鹏去了一会，又回报："义律已经首肯，请大帅出订和约。"琦善道："话虽如此，但我尚未奏准，如何与他订约？"鲍鹏道："可去订一草约，然后奏准未迟。"琦善从鲍鹏言，借查阅炮位为名，与义律会于莲花城，愿偿烟价七百万元，并许开放广州，割让香港。义律亦许归还定海及沙角、大角两炮台。双方议定草约，琦善还署，即咨伊里布接收定海，一面即据义律来文，说出不得不抚情形，奏达清廷。

道光帝未经大创，安肯遽允？即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提督杨芳、尚书隆文为参赞大臣，赴粤剿办，并降旨道：

> 览奏，曷胜愤懑。不料琦善怯懦无能，一至于此！该夷两次在浙江粤东肆逆，攻占县城炮台，伤我镇将大员，荼毒生民，惊扰郡邑，大逆不道，覆载难容。无论缴还定海，献出炮台之语，不足深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复我疆土，其被戕之官兵，罹害之民人，切齿同仇，神人共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讨而示国威？奕山、隆文，兼程前进，迅即驰赴广东，整我兵旅，歼兹丑类！务将首从各犯，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处治，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声明大义，拒绝要求，竟甘受其欺侮，已

出情理之外，且屡奉谕旨，不准收受夷书，胆敢附折呈递，代为恳求，是何居心？且据称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及司道府县，均经会商，何以折内阿精阿、怡良等，并未会衔？所奏显有不实，琦善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钦此。

琦善接旨，不由的身子发抖，又闻伊里布亦奉饬回任，料知朝廷变了和议，将来如何答复英人？惶急了数天，忽又接到京中家报，说是家产都要籍没了。心中一急，昏晕倒地，不省人事。家不可忘，国恰可卖。正是：

内家而外国，义本同休戚。
误国即误家，身败名亦裂。

未知琦善性命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焚烟之举，虽未免过激，然使省省有林、邓，则善战善守，英何能为？且但患畏葸，不患孟浪，本出自宣宗之口，林、邓二公，不过奉上而为之耳。何物穆彰阿，敢行炀蔽，妨贤病国，纵敌殃民，驰一日之大防，酿百年之遗毒。不知者谓鸦片之祸，起自林文忠，其知者则固谓在彼不在此也。琦善奸党，右穆左伊，踵车实，长寇仇，莫此为甚。读此回，令人惋惜，又令人愤激；虽本事实之不平，亦由抑扬之得体。

第五十二回
关提督粤中殉难　奕将军城下乞盟

却说琦善闻家产籍没，顿时昏绝。经家人竭力施救，方渐渐苏醒，垂着泪道：“早知英人这样利害，朝局这样反复，穆中堂这样坐视，我也不出来了。”悔已无及。于是再召鲍鹏密议。鲍鹏道：“大人不必着急！总叫得英人欢心，不与大人为难。后事归后人处置，大人即可脱然无累了。”琦善思前想后，亦没有救急法子，只得搜罗歌女，摆列盛筵，时常请英使享宴，迁延时日。这英领事义律，及英将伯麦等抱着始终不让的宗旨，外面却与琦善周旋，大饮大吃，酒酣耳热，还抱着歌女取乐。广东盐水妹，想是从此而起。正在花天酒地时候，朝旨已下，琦善接读朝旨，方悉家产籍没的原因，实是怡良一奏而起。小子先录登当时的上谕道：

香港地方紧要，前经琦善奏明，如或给与，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旋又奏请准其在广东通商，并给与香港泊舟寄住。前后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况此时并未奉旨允行，何以该督即令其公然占据。览怡良所奏，曷胜愤懑！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格外施恩，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器无利可恃，兵力不坚，民心不固，摘举数端，危言要挟，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琦善着即革职拿问，所有家产，即行查抄入官！钦此。

琦善读毕，眼泪复如泉水涌下，随道："我与怡良，无仇无隙，如何把我参奏？且他的奏搞中，不知说的什么话，真是可恨！"责人不责己。当下着人到抚署中，抄出怡良奏稿，回报琦善，由琦善接瞧道：

自琦善到粤以后，如何办理，未经知会到臣，忽外间传说："义律已在香港出有伪示，逼令彼处民人，归顺彼国"等语。方谓传闻未确，蛊惑人心。随据水师提督转据副将禀抄伪示前来，臣不胜骇异。惟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县属之澳门，相沿已久，均归中国之同知县丞管辖，而议者犹以为非计，今该夷竟敢胁天朝士民，占据全岛。该处去虎门甚近，片帆可到，沿海各州县，势必刻刻防闲，且此后内地犯法之徒，必以此为藏纳之薮。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复无常，一有要求不遂，必仍非礼相向，虽欲追悔从前，其何可及？伏思圣虑周详，无远不照，何待臣鳃鳃过计。但海疆要地，外夷公然主掌，并敢以天朝百姓，称为英国之民，臣实不胜愤懑！第一切驾驭机宜，臣无从悉其颠末，惟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调集兵丁，预备进剿，并令琦善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均经宣示。臣等晤见时，亦请添募兵勇，以壮声威，固守虎门炮台，防堵入省要隘。今英夷窥伺多端，实有措手莫及之势。现既见有夷文伪示，不敢缄默，谨照录以闻。

琦善瞧完，又气又惧，急得手足冰冷。忽有水师提督关天培，递来急报说："英舰复来攻虎门，请派兵速援！"琦善此时，已如死人一般，还有什么心思去顾虎门？随把急报搁起，一概不管。

原来英领事义律，已闻清廷主战消息，与伯麦定议续攻，趁奕山、杨芳、隆文等未曾到粤，即调齐兵舰，高扯红旗，向虎门进发。水师提督关天培，正守靖远炮台，一面飞速请援，一面督军防御。遥见英舰如飞而至，天培督令军士开炮。炮声数响，倒也击着英舰数艘，可恨未中要害，只把铁甲上面，打破了几个窟窿。英舰冒险冲入，两下里炮声震天，轰个不住。天培手下，多中炮倒毙，只望援军前来接应，谁知相持多时，毫无援音。英舰得步进步，所发炮弹，越加接近，宛如雨点雷声，没处躲避。蓦然间，一颗飞弹从天培头上落来，天培把头一偏，那弹正中左臂，接连又是数颗弹丸，把天培身

边几个亲兵，大半击倒。兵士便哗乱起来，你逃我走，个个要管自己的性命。天培左臂受伤，已忍痛不住，又见兵士纷纷溃败，大呼道："英人可恶，琦善可恨！天培从此殉国了。"一根千古。就将手中的剑，向颈上一抹，一道魂灵，直升天府。

英人乘胜登岸，占据了靖远炮台，转攻威远、横档两炮台。两炮台上的守兵，已自闻风奔溃，总兵李廷钰、副将刘大忠，禁止不住，也只得退走。眼见得两炮台尽陷，虎门失守。英人将虎门各隘，所列大炮三百余门，及上年林则徐购得西洋炮二百余门，统行夺去，并且长驱直入，进薄乌涌。乌涌距省城只六十里，镇守员是总兵祥福，率同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连科竭力拒战。杀了一两日，寡不敌众，弹药又尽，祥总兵及麾下二将，临敌捐躯，同时毕命。大帅怕死，裨将虽死无益。省城大震。幸亏参赞大臣杨芳，率湖南兵数千至城内，杨参赞素有威名，人心赖以少安。

是时畏懦无能的琦善，已由副都统英隆，奉旨押解进京，只怡良尚任巡抚，即与杨芳相见。当下谈起琦中堂议抚事情，怡良道："琦中堂在任时，单信任汉奸鲍鹏，堕了英领事义律诡计，一切措置，力反林制台所为。林制台处处筹防，琦中堂偏处处撤防，所以英人长驱直入。现在虎门险要，已经失去，乌涌地方，又复陷落，省城危急异常。幸逢参赞驰至，还好仗着英威，极力补救。"杨芳道："琦中堂太觉糊涂，抚议未成，如何就自撤藩篱？现在门户已撤，叫杨某如何剿办？看来只好以堵为剿，再作计较。"怡良道："英兵已入乌涌，海面不必讲了，现只有堵塞省河的办法。"杨芳道："省河有几处要隘？"怡良道："陆路的要隘，叫作东胜寺，水路的要隘，叫作凤凰冈。"杨芳道："这两处要隘，有无重兵防守？"怡良道："向来设有重兵，被琦中堂层层撤掉。琦中堂被逮，兄弟方筹议防守。但陆兵尚敷调遣，水师各船，被英人毁夺殆尽，弄到无舰可调，无炮可运，兄弟正在焦急哩。"杨芳道："舰队已经丧失，且扼守河岸要紧。"随派总兵段永福，率千兵扼东胜寺，总兵长春，率千兵扼凤凰冈。两将才率师前去，探马已飞报英舰闯入省河。杨芳拟自去视师，遂起身与怡良告别，带了亲兵数百名，亲到河岸督战。行近凤凰冈，遥闻炮声不绝，知已与英兵开仗，忙拍马前进到凤凰冈前，见总兵长春，正在岸上耀武扬威，督兵痛击，英舰已向南退去。杨芳一到，长春方前来迎接，由杨芳下马慰劳一番，再偕长春沿河巡视，远望南岸河身稍狭，颇觉险要，便向长春道："那边却是天然要口，为什么不见守兵？"长春答道："河身稍狭的去处，便是腊德及二沙尾，闻林制军督师时，曾处处驻兵，后来都由琦中堂撤去，一任英使出入，所以空空荡荡，不见一兵。"杨芳刚在叹息，忽见南风大起，潮水陡涨，忙道："不好！不好！"急传令守兵，一齐整队，排列岸上。杨果勇，不愧将材，可惜大势已去。长春问是何意？杨芳向南一指，便道："英舰又乘潮来也。"长春望将过去，果见一大队轮船，隐隐驶入，比前次更多一二倍，连忙令军士摆好炮位，灌足火药，准备迎击。

顷刻间，英舰已在眼前，即令开炮出去，扑通扑通的声音，接连不断，河中烟雾迷蒙，弹丸跳掷。那英舰仗着坚厚，只管冲烟前进，还击的飞炮火箭，亦很猛烈。杨芳、长春两人，左右督战，不许兵士少懈。两边轰击许久，潮亦渐退，英舰方随潮出去。杨芳道："真好利害！外人这般强悍，中国从此无安日了。"知己之言。是夜，即在凤凰冈营内暂

宿。

次晨，美国领事到营求见，由兵弁入报，杨芳道："美领事有什么事情，要来见我?"迟了半晌，方命兵弁请美领事入营。两下相见，分宾主坐定，各由通事传话。美领事先请进埔开舱。杨芳道："我朝与贵国，本没有失好意见，上谕原准贵国通商，只是英人猖獗异常，与我寻衅，所以连累贵国。这是英人不好，并非我国无情。"美领事道："闻英人亦不欲多事，只因天朝不准通商，两边误会，才有此战。窃想通商一事，乃天朝二百年来恩例，何妨一例通融，仍循旧制。"杨芳道："我朝原许各国通商，宁独使英人向隅?奈英人私卖违禁的鸦片，不得不与他交涉。且英人很是刁狡，今朝乞抚，明朝挑战，如何可以通融?"美领事道："这倒不妨。英领事义律，已有笔据呈交呢。"随取出义律笔据，交与杨芳，杨芳瞧着，乃是几行汉文，有"不讨别情，惟求照常贸易。如带违禁货物，愿将船货入官"等语，便道："照这笔据，似还可以商量，但英商再有贩运违禁货物，那便怎么处置?"美领事道："英国商人，并未随同兹事，若准他通商，货船便即入口，就使英兵要战，英商也是不肯，反可制服兵船，岂不是敛兵息争的好事么?"杨芳道："贵领事既与他说情，本大臣就替他奏请便是。只英舰不得无故闯入，须等上谕下来，或和或战，再行答复。"美领事应诺而去。

杨芳回省与怡良商议，彼此意见相同。遂联衔会奏，大旨以敌入堂奥，守具皆乏，现由美领事为英缓颊，姑借此羁縻，为退敌收险之计。此奏很是。这奏一上，总道廷旨允从，失之东隅，还可收之桑榆，谁知道光帝偏偏不依，真正气数。竟下旨严斥道：

> 览奏，愤懑之至！现在各路征调兵丁一万六千有余，陆续抵粤！杨芳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请，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殊不可解。若如此了结，又何必命将出师，征调官兵。且提镇大员，及阵亡将弁，此等忠魂，何以克慰?杨芳、怡良等，只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殊失朕望，着先行交部严议。奕山、隆文经朕面谕一切，必能仰体朕意，现已到粤，兵多粮足，自当协力同心，为国宣劳，以膺懋赏，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机宜。此次批折，着发给阅看。钦此。

是时靖逆将军奕山，及参赞隆文，还有总督祁贡，俱已到粤，杨芳接见，便与叙起战事利害，及奏请羁縻缘由。奕山道："皇上的意思，是决计主剿，所以参赞出奏，致遭严斥。兄弟亦知粤东空虚，但难违上命，奈何?"祁贡道："闻得前时林制军，办理的很是严密，何妨请他一议！"奕山点头称善，当由祁贡取出名刺，去请林则徐。

原来林则徐虽已被谴，尚未离粤，闻祁贡相邀，随即入见。祁贡引他见了奕山，奕山便问防剿事宜。则徐道："现在寇入堂奥，剿堵两难，省城又是卑薄得很，无险可扼，欲要挽回大局，很不容易。只有暂时设法羁縻，计诱英舰，退至腊德、二沙尾外面，连夜下桩沉船，用重兵大炮把守，令他无从闯入。一俟风潮皆顺，苇筏齐备，再议乘势火攻，方出万全。"奕山默然不答。意中还不以为然，想总要吃个败仗，方觉爽快。祁贡道："闻省河一

带，都有英船出没，如何诱他出去？”则徐道：“那总有法可想。”祁贡道：“这却还仗大力。”则徐道：“林某在粤待罪，恨不将英人立刻驱逐，奈因琦中堂处处反对，无能为力，负罪愈深。今日得公等垂青，林某敢不效死。”忠忱贯日。言未毕，外面报圣旨下来，要林公出接。则徐忙出去接旨，系授则徐四品京堂，驰赴浙江会办军务。则徐束装即行，粤东失了臂助。

义律待了多日，未见杨芳复音，复来催索烟价。奕山叱回，即欲发兵出战。杨芳谏道：“兵船未备，水勇未集，此时不宜浪战，还请固守为是！”奕山道：“各省兵士，已调集一万七千名，粤兵亦有数万，若再顿兵不战，上头亦要诘责，只好与他拼一死战便了。”若能与他拼一死战，也不失为忠臣，只怕是空说大话。于是令提督张必禄，屯西炮台，出中路，杨芳由泥城出右路，隆文屯东炮台，出左路。并遣四川客兵，及祁贡所募水勇三百名，驾着小舟，携火箭喷筒，驶出省河，突攻英船。英船不及防备，被焚桅船二只、舢板船二只、小船五只，英兵亦毙了数百名，并误伤美人数十。又开罪美国了。奕山闻报，正欣喜过望，慢着！忽递到败耗，说是英兵来打回复阵，把我兵轮三艘毁去，我兵败退，英舰已闯入十三洋行面前，奕山又忧虑起来。忽喜忽忧，活绘出一个庸帅。次日，探马又飞报英兵大至，天字炮台守将段永福败走，炮台被陷，炮台上面的八千斤大炮，都被英人夺去。接着又报泥城炮台守将岱昌及刘大忠，亦已败退。奕山搓手道：“不得了！不得了！”何不出去死战？忙檄两参赞及张必禄回守省城。自己不敢出战，倒也罢了，还要调回别人保护自己，真是没用的东西！

公文才发，又接到紧急军报，据称：“港内筏材油薪船，并水师船六十多艘，统被英兵及汉奸烧尽。现在英兵已进攻四方炮台了。”奕山此时，好像兜头浇下冷水，一盆又一盆。身子都冷了半截，免不得上城了望。目中遥见火光烛天，耳中隐闻炮声震地。他在城上踱来踱去，急得愁肠百结。突见东南角上有旗号展出，后面随着许多人马，，不觉大惊，险些儿跌下城来。仔细一瞧，乃是自己兵队，方略定了一定神。等到兵马已到城下，后队乃是两参赞押着，忙即下城，开门延入。杨芳道：“四方炮台，据省城后山，为全城保障，现闻英兵进攻，参赞等正思驰援，因奉调回来，不敢违命。好在城中尚无要事，待杨某出去救应。”奕山道：“不不必。昨日闽中到有水勇，已由祁督遣调往援，此刻城中吃紧，全仗诸公保护，千万不要离城。”

正议论间，探报四方炮台，又被英人夺去。杨芳着急道：“怎么如此迅速！杨芳都着急起来，我知这位奕将军，恐怕连话都说不出了。四方炮台一失，敌兵据高临下，全城军民，如坐阱中，奈何奈何？”奕山道：“这这这全仗杨杨果勇侯，出出力保全。”杨芳不暇答应，急率军士登城固守。布置才毕，城北的火箭炮弹，已陆续射来。杨芳亲至城北督防，兀坐危楼，当着箭弹，终日不退。老天恰也怜他忠心，整日里大雨倾盆，把英人射来的火器，沾湿不燃。城中人心，稍稍镇定。

看官！你道英人何故这么强？粤兵何故这么弱？小子细查中外掌故，方知英领事义律，虽是求抚，暗中却屡向本国调兵。水军统帅伯麦，早到中国，经过好几次战仗，上文统已叙明。陆军统帅加至义律，亦到粤多日，这时候复来了陆军司令官卧乌古，带了好几千雄兵，来粤助阵，所以英兵越来得利害。这边粤中将弁，因海口已失，心中早已

惶惧，奕山又是个纸糊将军，名目新鲜。并不敢出去督战。大帅安坐省城，将弁还肯尽力么？因此英兵进一步，粤兵退一步，英兵越进得猛，粤兵越退得远。炮台失了好几个，兵船军械，夺去无数，将弁恰是一个不伤。应为将弁贺喜。奕山住在围城中，既不敢战，又不敢逃，只好虚心下气，向属员问计。苦极！还是广州知府余保纯，献了一个救急的妙法子，无非是“议和讲款”四字，当由余保纯出去议款，经了无数口舌，复由美利坚商人，居中调停，定了四条款子，开列如下：

第一条　广东允于烟价外，先偿英国兵费六百万元，限五日内付清。
第二条　将军及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
第三条　割让香港问题，待后再商。
第四条　英舰退出虎门。

余保纯回报奕山，奕山唯唯听命。遂搜刮藩运两库，得了四百万元，还不够二百万元，由粤海关凑足，缴付英人。一面又下令出城，退屯六十里外的小金山。杨芳敢怒而不敢言，只请留城弹压，奕山也没有工夫管他，径自出去。隆文随着出城，心中也愤恚万分。到了小金山，隆文生起病来，竟尔逝世。小子叙到此处，也叹息不置，随笔成一七绝道：

主和主战两无谋，庸帅何能建远猷？
城下乞盟太自馁，西江难濯粤中羞。

和议已定，英人曾否退兵？且待下回再详。

去了一个琦善，又来了一个奕山。清宣宗专信满人，以致专阃诸帅，多属庸驽，虽以老成历炼之杨芳，屡建奇绩，荐膺侯爵，至此发言建议，犹不能邀宣宗之信用，彼关天培辈，宁尚值宸衷一顾？忠愤者徒自捐躯，狡黠者专图幸免，边事之坏，自在意中。观琦善之被逮，为之一快，继任者为一奕山，又为之一叹。关天培等之殉难，为之一恸，杨芳、怡良会奏之被斥，尤为之一惜。至城下乞盟，愿允四款，更不禁涕泪交垂矣。书中自成波澜，阅者心目中，应亦辘轳不置。

第五十三回
效尸谏宰相轻生 失重镇将帅殉节

却说英国兵舰，自收到兵费后，总算拔碇出口，慢慢儿的退去，从佛山镇取道泥城，经萧关、三元里。三元里里民，因英人沿途肆掠，愤愤不平，遂纠众拦截，竖起平英团旗帜，把英兵围住。英兵终日冲突，不能出围，统帅伯麦亦受伤。义律亟遣汉奸混出围场，遗书余保纯求救。保纯亟率兵往解，翼义律等出围，始得脱去。奕山不敢实奏，捏称："焚击英船，大挫凶锋，义律穷蹙乞抚，只求照旧通商，永不售卖鸦片，惟追交商欠六百万元。当由臣等与他议约，令他退出虎门外面。"道光帝高居九重，只道奕山是亲信老臣，不至捏饰，当下准奏，谁知他是一片鬼话。杨芳奏请抚议，并不要六百万偿银，反加申斥，奕山饰词上告，将赔偿兵费之款，捏称追交商欠，虽改重从轻，而偿银总是确实，乃反准奏不驳，谓非重满轻汉而何。

朝中只恼了一个大学士王鼎，上了一道奏章，说："抚议万不可恃，将军奕山，其偿银媚外罪，较琦善尤重。"这篇奏牍，好似朝阳鸣凤，曲高和寡，那里能回动圣听？况王鼎是山西蒲城人氏，并非皇帝老子戚族，凭你口吐莲花，总是不肯相信。当时留中不发，后来细问内监，方知道光帝览了奏牍，倒也有点动容，经权相穆彰阿袒护奕山，不说奕山有罪，反说奕山有功，因此把奏章搁起不提。王中堂得此消息，已自愤恨，适廷议追论林则徐罪状，谪戍伊犁，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因保荐林则徐材可重用，亦遭严谴，连降四级。王中堂料是穆彰阿暗中唆使，气得满腹膨胀，随即嘱咐家人，愿效史鱼尸谏，草了遗疏数千言，历述穆彰阿欺君误国，不亟治罪，大局无安日，海疆无宁岁。结尾有"臣请先死以谢穆彰阿"等语。遗疏写毕，读了一遍，便叹道："奸贼若除，我死亦瞑目了。"当下将遗疏恭陈案上，并用另纸一条，留嘱家人，饬他明日拜发；随望北谢恩，悬梁自尽。其迹似迂，其心无愧。

这一死传到王大臣耳中，很是惊异。穆彰阿是个多心人，料得王中堂无病而逝，必有缘故，然而凭空悬想，总不能摸着头脑。搔头挖耳的想了一会，暗道："有了有了！"忙饬家仆去召一个谋士。谋士非别，乃是户部主事军机章京聂沄。聂沄一到，穆彰阿嘱他探听王中堂死事。聂沄与王中堂儿子王伉，向来熟识，此番受穆彰阿嘱托，遂借吊丧为名，当夜前去侦察。行过吊礼，由王家仆役引入客厅。聂沄遂私问王中堂死状，王仆遂一五一十，告诉聂沄，并说出遗疏大略。聂沄道："我与你家大少爷，素来莫逆，你去取出遗疏，令我一瞧！"王仆道："现在少爷忙得很，不便通报。"聂沄道："你不必通报少爷，你私下去取了出来，我一瞧过，便好归还。"王仆尚是为难，聂沄允给他千金。俗语说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况不过盗取一张文牍，稍费手脚，坐得千金，那里有做不到的道理？王仆去了片刻，即将遗疏取来，聂沄一瞧，吓得瞠目伸舌，便向王仆道："这篇遗疏，亏得未上，若上了这疏，贵东人要惹大祸了。"王仆知识有限，也吃了一惊。

聂沄道："我既允你千金，快随我去取！这遗疏由我取去，另换一张方好。"当下不及告辞，匆匆径去。王仆随到聂寓，由聂沄取出笔墨，另写数行，假作王鼎遗疏，付与王仆，复检出银票千两，作为赠资。王仆称谢而去。

聂沄忙把遗疏，转呈穆彰阿，穆彰阿瞧了一遍，说道："险极险极！这事幸亏有你，你是拔贡出身，还好应试，将来我总设法谢你一个状元。"双手瞒天，无事不可为，区区状元，值得甚么。聂沄欢喜异常，把千金都不提起，直到后来为穆彰阿所闻，方照数给还，待至礼部试期，穆彰阿不忘前言，替他暗通关节。总算信实。偏同考官中有个山西人，本充御史，得了聂沄试卷，竟藏好箧中，上了锁，绝不提起，到填榜时候，主司房考，不得聂卷，相顾错愕。还是御史自说："某夕阅卷，不戒于火，有一卷为火所烬，想来便是聂卷。榜发后，当自议请处了。"好好一个状元，被这侍御送掉，应为聂沄扼腕。嗣后御史自请处分，解职回籍，这位权势赫奕的穆中堂，倒也没法害他，只一手提拔聂沄，历任至太常侍卿。这是后话慢表。

且说奕山与英人议和，单就广东一省，议定休兵息战，此外全不相关。清廷只道是和议已定，可以没事，令江浙各省裁兵节饷，不意英人仍不肯罢兵，一面率军舰退出虎门，经营香港，规复广东贸易，一面复思借战胜余威，率军北进。适伯麦调印度战舰至粤，遂与义律等决议北犯，途次遇着飓风，撞破坐船。奕山、祁贡等，张皇入告说："英舰漂没无数，浮尸蔽海。"道光帝还疑是海神有灵，饬颁藏香，令祁贡敬谢祷天。可笑！

英政府令大使濮鼎查代义律职，海军少将巴尔克代伯麦职。义律、伯麦回国。濮鼎查、巴尔克，会同卧乌古，带领军舰九艘、汽船四艘、运送船二十三艘，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游弋闽海，进犯厦门。此时邓廷桢已得罪革职，与林则徐同戍伊犁，闽浙总督换了颜伯焘。这位颜制台，颇热心拒外，到任后方督修战备，奈朝旨反令他裁兵节饷，只好缓缓布置。忽闻英兵入犯，急驰至厦门防御。甫到厦门，英舰已闯入鼓浪屿口，颜制台急饬兵开炮，接连炮响，轰沉英国火轮船五艘。英舰反蜂拥齐进，弹丸如雨点般打来。他的炮弹，不是望空乱发，只并力攻一炮台。一台破，再攻一台。厦门口岸，本有炮台三座，起初颜制台防他分攻，也派兵分守，谁知他却一座一座的攻打，这座被毁，那座早已震动。兼且炮台统用砖石砌成，未叠沙垣，弹丸飞至，不是击坍，便是击破，自辰至酉，炮台多半毁坏。英兵用小船驳到岸边，分路登岸，官军不能抵御，水陆皆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身中炮弹，落水溺死。副将凌志、署淮口都司王世俊、水师把总纪国庆、杨肇基、季启明等，各力战而亡。英兵据了炮台，反将炮台上面的大炮，移转向北，对着厦门官署轰击，房屋七洞八穿。兴泉水道刘曜春，同知顾效忠皆遁走。颜制台也只得退守同安。

英兵乘势劫掠，厦民大愤，推陈姓为首，聚集五百人，抗英五千众。英兵用大炮，厦民用抬枪，打了一仗，英兵死了百人，厦民只死三人。因此英兵不敢久驻，仍退泊鼓浪屿。越数日，又进攻厦门。副将林大椿、游击王定国，又被击毙。还亏提督普陀保、总兵那丹珠督兵力御，击沉英舰一艘，方扬长而去。颜制台初奏厦门失守，旋即报称收复，奉旨责他先事疏防，降三品顶戴留任。

闽海少安，英舰转入浙海。适两江总督裕谦，继伊里布后任，至浙视师。裕钦差任事刚锐，可惜未娴武备。先是调林则徐到浙，亦系由他密荐，则徐方感他知遇，竭力筹防。怎奈遣戍命下，不能逗留。两下相别，彼此洒了几点热泪。裕谦虽非将才，然存心很是忠诚，著书人秉公褒贬，并不以满人少之。会裁兵节饷的上谕，颁到浙江，裕钦差心中，大不谓然，时常遣人侦探英舰动静。忽报英兵在粤，新增战舰，声言将移兵入浙，连忙写好奏本，请清廷转饬奕山，问明英人何故有入浙传言？该英人是否诚心乞抚，抑仍是得步进步故智？谁料廷旨批回，反说："英人赴浙，出自风闻，不足为据，着裕谦仍遵前旨，酌量撤兵，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至糜饷劳师。"这位裕钦差，看到此语，不禁叹气道："敌常增兵，我反撤兵，两不对头，可笑可恨！想来总是穆中堂主见。穆彰阿穆彰阿！你要误尽国家了！"

随赴镇海阅防。途中接厦门失陷消息，飞檄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统兵五千，严守定海。这三位总兵，统是忠肝义胆。葛公云飞，尤智勇双全。云飞系浙江山阴人氏，是武进士出身，超擢至定海镇总兵。道光十九年，丁父忧回籍。二十年，海疆事棘，夺情起用。他因定海先尝陷落，收复后，守备空虚，云飞到任，请三面筑城，环列巨炮，堵住竹山门深港，使不复通舟。且增筑南路土城，与五奎山诸岛相犄角。裕钦差到浙时，颇有心采用，奈朝廷叫他裁兵，嘱他节饷，他若还要筑城增垒，岂不是违拗圣旨？因此把筑城事中止。这时三总兵同到定海，手下兵只有五千，三总兵阅视形势，议扼要驻守，王锡朋愿守晓峰岭，郑国鸿愿守竹山门，道头街一带归葛云飞扼守。惟晓峰岭背面负海，有间道可入。三镇兵只三千名，不敷分派，且炮火亦不够用。由王、葛二公商议，请增派兵船及大炮，堵住间道。

当下飞详镇海，裕谦接到详文，邀浙江提督余步云，共议添兵事宜。步云道："浙江要口，第一重是定海，第二重是镇海，镇海比定海尤为要紧。现在镇海防兵亦只数千，自顾不暇，还有什么兵马炮火可以调遣？"王、葛两总兵，亦有详文到步云处，步云已戒他死守，毋望援兵。三总兵死了。裕谦道："这么一个要紧海口，只有几千兵马！"余步云道："上年恰不止此数，因朝旨屡促裁兵，所以减去三分之一，现在只四千名营兵了。"裕谦道："这正没法可想，只得听天由命。天若不亡浙江，定海应保得住，镇海也可无虑。本大臣以身许国，到危急时，拼死报君便了。"忠有余而智不足，即此可知。

步云退出，战信已到。英兵已来攻定海，驶进竹山门，被我军奋勇迎击，轰断英船大桅杆，英兵已退去了。裕谦稍稍放心。过了两日，又报英兵绕出吉祥门，入攻东港浦，被我炮击却。现英人改由竹山嘴登岸，郑镇台正在截击哩。接连又到紧急文书两角：一角是王总兵锡朋详文，一个是葛总兵云飞详文。裕谦展开一瞧，统是请大营济师，便道："怎么处？怎么处？定海兵尚有五千，此处兵恰只四千，难道三总兵未曾知悉么？若我亲去督战，恐怕镇海没人把守，我看这余军门步云，事事推诿，很是刁猾，恐怕也靠不住呢。现在没处调兵，奈何奈何？"就将详文搁过一边，只自一人愁眉兀坐。

适值天气沉阴，连日霪雨，弄得越加愁闷。遂出了营，上东城眺望。突见城外招宝山，悬着白旗，不由的慌张起来，便下城去召总兵谢朝恩。朝恩未至，警信又到，乃是晓峰岭失陷，王总兵锡朋，中枪阵亡，寿春营溃散。裕谦正在惊愕，朝恩已踉跄进来，报

称竹山门失守，郑总兵亦战殁了。裕谦道："莫非讹传。把王总兵误作郑总兵。"郑、王二姓，百家姓上本是联接，王已先死，郑何能免？道言未绝，外面已递进败耗，确是郑国鸿又死。裕谦道："三总兵已死二人，单剩一个葛云飞，想总支持不住。好！好！三总兵不要怨我不救，看来我也是难保了。"说毕，泪如雨下。朝恩见主帅伤心，也陪了两三点泪珠，一面恰勉强劝慰。裕谦道："我恰不是怕死，若怕死也不来督师了。只可惜三员大将，一朝俱尽，国家从此乏材。还有一桩可疑的事情，招宝山上，如何竖起白旗来？"朝恩道："招宝山上，乃是余提督军营，为什么竖起白旗？卑镇倒也不解。"裕谦道："开战挂红旗，乞和挂白旗，这是外洋各国通例。现在本帅并不要乞和，英兵还未到镇海，那余军门偏先悬白旗，情迹可知。我朝养士二百年，反养出这般卖国的大员来，越叫人痛惜三总兵。"朝恩道："待卑镇去问明提台，再作区处。"朝恩趋出，外面又传报葛总兵云飞阵亡。统用虚写，比实写尤觉凄惨。裕谦此时又悲又恼，悲的是三总兵阵殁，恼的是余步云异心。踌躇一夜，想出一个盟神誓众的法儿。儿戏何益？

待到天明，忽见巡捕进来，呈上手本，说是义勇徐保求见。裕谦问徐保隶何人部下？巡捕答称是葛镇台部下。裕谦遂传令入见。徐保入帐，请过了安，便禀道："葛镇台阵殁，现由小兵舁尸内渡，已到此处。"裕谦问葛镇台阵殁情状，徐保答道："英人从晓峰岭间道攻入，先破晓峰岭，次陷竹山门，王、郑二镇台先后阵亡。葛镇台扼住道头街，孤军激战，镇台手掇四千斤大炮，轰击英兵，英兵冒死不退。镇台持刀步斗，阵斩英酋安突得。无如英兵来得越多，我镇台拚命督战，刀都斫缺三柄，英兵少却。镇台拟抢救竹山门，方仰登时，突来两三员敌将，夹攻镇台，镇台被他劈去半面，鲜血淋漓，尚且前进，不防后面又飞来一弹，洞穿胸前，遂致殒命。小兵到夜间寻尸，见我镇台直立崖石下，两手还握刀不放。左边一目，睒睒如生，小兵欲负尸归来，那尸身兀立不动，不能挪移。随由小兵拜祝一番，请归见太夫人，然后尸身方容背负，驾着小船，潜渡至此。"裕谦叹道："好葛公！好葛公！"当下命随员偕了徐保，往去祭奠，并檄大吏护丧还葬，一面飞章出奏。

料理已毕，遂召集部将，设着神位，饬同宣誓。总兵以下，统共到来，独余步云不到。裕谦正思启问，谢朝恩已近前禀道："余军门已差武弁伺候。"裕谦冷笑道："想是本帅不曾亲邀，所以不到。"那边提镶武弁，闻了此语，急忙上前请安，禀称军门现患足疾，特来请假。裕谦摇头道："敌兵到来，那足自然会好了。"既晓得步云异心，如何不先为撤换？叱退武弁，随至神位前祭告。此时牲醴早陈，香烛齐爇，当由裕钦差行跪叩礼，众将官亦随同跪叩。裕钦差亲读誓文，无非劝勉属下文武，同仇敌忾，倘有异心，神人共殛等语。不求已而求神，简直是捣鬼。方才读罢，猛听得隐隐炮声，自远至近，不由的惊讶起来，便即起身誓众道："本帅的誓文，想大家都已听明，不日间英兵到来，须靠大家同心抵御，有功立赏，有罪立刑。"总兵谢朝恩，先应了声"得令"，众将士也随声附和。裕谦方命军士们撤了神位祭礼，正思向谢朝恩，追问招宝山白旗缘故，探马忽报英兵来了。谢朝恩即抽身告辞，裕谦执着朝恩手道："这城屏障，便是招宝山及金鸡岭两处，老兄驻守金鸡岭，本帅很是放心，只有招宝山放心不下。"朝恩道："这要看朝廷洪福，卑镇愿以死报。"当

下由裕谦亲送出营，朝恩匆匆别去。

裕谦遂登陴守城，城下忽来了余步云，由兵士将弁，启门放入。步云径上城来见裕谦，裕谦便道："军门足疾已愈么?"步云道："足疾尚未痊可，因敌兵入境，不得不前来请教。"裕谦道："誓死对敌，此外没有什么法子。"步云道："敌兵很是利害，万一挫失，全城要糜烂了。"裕谦道："这也没法。依你怎么处?"步云道："据步云愚见，只可暂事羁縻。外委陈志刚，人颇能干，不如叫他前去议抚。"裕谦笑道："我道军门有什么妙策，城下乞盟的事件，本帅却不愿闻。"步云道："大帅既不愿议抚，此处恐守不住，只好退守宁波。"裕谦正色道："敌到镇海，便退宁波，敌到宁波，将退何处?我与军门都受朝廷重任，难道叫我逃走么?"步云碰了一个钉子，下城自去。

约过两三个时辰，遥见招宝山上，已换了英国旗号，裕谦大惊道："不好了！余步云卖去招宝山了。"果然探马报来，招宝山被陷，余军门不知下落。接着，又报："英兵攻金鸡岭，谢朝恩击死英兵数百，因招宝山失守，军士惊溃，谢镇台身中数创，也即殉难。金鸡岭又被英人夺去了。"裕谦道："罢罢罢!"言未毕，英兵已到城下。城外夺兵，逃避一空，裕谦下城，解下城防，交副将丰伸泰送与浙抚，自己投奔学宫前，跳入泮池。经家人捞救，已剩得奄奄一息。文武官员，闻裕谦投水，都弃城逃走。只有县丞李向南，冠带自缢。临死时，还有两首绝命诗。其诗道：

有山难撼海难防，匝地奔驰尽犬羊。
整肃衣冠频北拜，与城生死一睢阳。

孤城欲守已仓皇，无计留兵只自伤，
此去若能呼帝座，寸心端不听城亡。

英兵遂乘胜入城，踞了镇海。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本回以王相国鼎及裕钦差谦为主脑，两人皆清室忠臣，惜乎其为愚忠。王鼎尸谏，无论其遗疏未上，为奸党用贿取去，即使不然，穆彰阿方沐君宠，能一击即倒乎?古人有为国除奸者矣，宁必尸谏?裕谦明知余步云之奸，不能立申军法，如穰苴之斩庄贾，已成大错。且定海孤悬海外，与其万不可守，曷若内捍镇海，自固堂奥，乃以三镇敢死之将，置诸必不可守之城，以两端怀异之人，授以险要必争之地。用隋侯珠，弹千仞雀，卒至两城迭陷，力竭躯捐，虽曰见危授命，于国事究何补焉?故忠固足悯，忠而愚，盖不能无疵云。

第五十四回
奕统帅因间致败　陈军门中炮归仁

却说英兵入镇海城，悬赏购缉裕谦，因裕谦在日，尝将英人剥皮处死，且掘焚英人尸首，所以英人非常忿恨。其时裕谦经家人救出，舁奔宁波，闻到这个信息，又由宁波奔余姚，裕谦一息余生，至此方才瞑目。进至萧山县的西兴坝，浙抚刘韵珂差来探弁，接着裕钦差尸船，替他买棺入殓。当由刘韵珂据事入奏，奏中并叙及余步云心怀两端等情。看官！你道这余步云究往何处去呢？步云自入城见裕谦后，回到招宝山，见英兵正向山后攀登，他竟不许士卒开炮，即弃炮台西走，先到宁波，继走上虞。生了三只脚，还假称有病。英兵攻入宁波，复犯慈溪，还恐内地有备，焚掠一回，出城而去。

清廷闻警，特旨授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都统特依顺为参赞，驰赴浙江防剿；粤抚怡良为钦差大臣，移驻福建；调河南巡抚牛鉴，总督两江，分任南北沿海的守御。奕经奏调川陕河南新兵六千，募集山东、河南、江淮间义勇，及沿海亡命徒数万，下手便错。以道光二十二年元旦至杭州。大小官员，出城迎接，不消细说。奕经格外起劲，留参赞特依顺驻守杭州，自己偕参赞文蔚，督兵渡江，进次绍兴。沿途颇也留意招徕，故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愿至军前投效，奕经嫌他年老，劝他回籍。前泗州知州张应云，入营献计，奕经虚心下问。应云道："英人深入内地，都由汉奸替他导引，其实汉奸所为，不过贪图贿赂，并没有什么恩义相结。现闻宁波绅民，统延颈盼望大军，那班汉奸，又都是本地百姓，若大帅亦悬重赏招抚，汉奸可变作洋谍，大军出剿，使他作为内应，定卜成功。这便是兵法上所说的'因间'二字，敢乞大帅明鉴！"张应云因间之计，并非全然纰谬，但亦视乎善用不善用耳。奕经道："这策恰是很妙，但叫谁人去招呢？"应云道："卑职不才，愿当此任。"奕经大喜，遂议定进兵方略：令参赞文蔚率兵二千，出屯慈溪城北的长溪岭；副将朱贵、参将刘天保率兵二千，出屯慈溪城西的大宝山，专图镇海；总兵段永福率兵勇四千，偕张应云出袭宁波；故总兵郑国鸿子鼎臣，统率水勇东渡，规复定海；海州知州王用宾出驻乍浦，雇渔舟渡岱山，策应鼎臣；奕经自率兵勇三千，驻扎绍兴东关镇，接运粮饷，调度兵马。

计划已定，各路同时出发，只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知郑鼎臣航海东去，遇着大风颠簸，先荡得七零八落，没奈何收兵回来，帆樯已损破不少，总算数千名水勇，还幸生全。王用宾出渡岱山，因鼎臣遇风回航，反致孤军深入。到定海附近，被英人侦悉，放炮的放炮，纵火的纵火，连忙逃回，渔船已一半被毁了。一路完结。

段永福与张应云居然招集许多义勇，又勾结汉奸，令为内应，先由段永福伏兵城外，约期正月晦日攻城。偏这汉奸反复无常，阳与张应云联络，暗中却把师期通报英将。两面赚钱，不愧汉奸二字。英将巴尔克，忙与濮鼎查商议。濮鼎查是英国有名的谋士，便定了一个

将计就计的法子，先期佯开城门，诱段永福入城。亏得永福刁猾，只令前队五百人进去。一入城中，两旁火弹雨下，英兵左右杀出，段军转身就逃。脚长的人，逃出了一半性命，还有一半，统做了宁波城中的炮灰。永福、应云不敢再战，先后奔回东关。两路完结。

还有出屯慈溪的两将，素称骁勇，刘天保欲立首功，先自发兵，甫至镇海城外，就大声呼噪。英兵闻警登城，接三连四的开放大炮，招宝山上的英兵，又发炮相应，恁你刘天保如何勇力，究竟血肉身子，敌不过两边炮弹，只得退回大宝山。朱贵接着埋怨他不先通知，以致败退，刘天保尚倔强不服。不想英兵反水陆并进，来攻大宝山。刘天保扎营山左，朱贵率长子昭南，扎营山右。英兵自右攻入，朱贵麾兵迎击，前队用抬炮数十，更迭激射，击毙英兵三四百名。英兵前仆后继，只是不退。朱贵父子，亦拼命相搏，从辰时战到申时，朱军饥渴交加，单望天保军相救，天保军竟整日不到。忽来了一支人马，冲阵而入，朱贵还道是天保军至，谁知他一入阵中，倒戈相向，才识是洋人买通的乡勇，前来抗拒官军。朱贵怒极，下令搜杀，奈队伍已被冲乱，洋人乘间抄袭，后面导引水师登岸，巨炮火筒，射烧营帐，烟焰蔽天。这时候，天保军亦受冲击，反从山左窜到山右，弄得朱军越乱。朱贵见势不支，犹誓死格斗，把手中所执大旗，插在地上，抡着一柄大刀，拍马驰赴敌阵，见一个，杀一个，大约杀了几十个英人，身上亦着了数创，马亦受伤，朱贵被马掀下。英兵统用着长矛，来戳朱贵，不防朱贵突然跃起，把敌矛夺住两杆，左右冲荡，吓得英兵纷纷倒退。英将见战朱贵不下，暗中携着手枪，乘朱贵杀入，陡发一弹，可怜盖世英雄，倒毙沙场上面。长子昭南，见父已倒地，忙冲出父尸前，猛力抗拒，意中想保护父尸。怎奈英兵攒聚，双拳不敌四手，虽格杀英兵数名，已是身无完肤，大叫一声而亡。父忠子孝，朱氏有光。手下亲兵二百五十人，没一个不殉难。还有知县颜履敬，在后面督粮，距大宝山二里，闻报朱军鏖斗，登高观战，遥见朱军危急，奋然道："我与朱协台交好多年，理应出去帮助。"忙脱了外衣，拔出佩刀，下山驰赴。仆从上前谏阻，履敬道："我此去明知一死，但能上报君恩，下全友谊，死亦甘心，何足惧哉？"仆从见主子不允，也只得随着，驰入阵中，死斗一场，统中炮身死。死友义仆，足垂千古。

刘天保奔回长溪岭，促文蔚往援朱贵，文蔚不允，部下亦代为力请，始许发兵二百。时已薄暮，传报朱军覆没，慌得面如土色，急令截回二百兵，夤夜逃走。我不解道光帝何故专用这等人物，想总由平时会拍马屁。到了东关，那位扬威将军奕经，早已接得败耗，遁到杭州去了。

先是两江总督伊里布，奉旨回任，因家人张喜往来英船，事涉通番，被逮入都，按律遣戍。浙抚刘韵珂与伊里布素有感情，上了一道奏章，说他因公得罪，心实无他。英人向来器重伊里布，就是伊仆张喜，亦素得洋人倾服，倘令伊里布来浙效力，该英人不复内犯，亦未可定，伏望俯赐采纳等语。保荐伊里布，无非叫他议和。道光帝竟言听计从，赦伊里布罪，赏他七品顶戴，令赴浙营效力，并授宗室尚书耆英署杭州将军，连宗室都任命出来，道光帝之心如揭。与参赞齐慎，一同赴浙。又密谕奕经，叫他注意防堵，暂勿出战，静俟机会。英将见浙省不敢发兵，遂欲转略长江，断绝南北交通，威吓中国。先勒索宁波绅士，

犒军银一百二十万元，才许退兵。绅士无奈，东凑西借，方得如数交去。英舰乃退，只留兵千余名、轮船四艘驻守定海。

奕经忙奏陈收复宁波，刘韵珂亦照样驰奏，奏折才发，乍浦的警报又到。乍浦系浙西海口，向属嘉兴府管辖，驻有汉兵六千三百人。满兵千七百人。副都统长喜，及同知韦逢甲，率兵抵御，遥见英舰列阵而来，好像山阜一般，满汉兵先已气馁，弄得脚忙手乱。英舰尚未近岸，他却乱放枪炮，一颗儿都没有放着。等到英舰拢岸，弹药已经用尽。那边英兵，蓬蓬勃勃，炮弹如雨点般打来，岸上的官兵，赤手空拳，焉能抵挡？自然败北而逃。长喜、韦逢甲禁喝不住，也只得退回城中。英兵登陆进攻，猛扑东门，城上炮石齐发，击伤英兵多名。英兵绕攻南门，长喜亦由东至南，奋力督守。忽见城中火起，烟尘抖乱，长喜料知汉奸内应，欲下城搜捕，那时英兵已缘梯登城，长喜左拦右阻，致受重伤，遂下城投水，经亲兵救出，隔宿乃亡。韦逢甲力战多时，炮伤左胁，亦即毙命。佐领隆福额特赫、翼领英登布、骁骑校该杭阿等，统同殉难。佐领果仁布妻塔塔拉氏，惧城陷被辱，与二女投井死。生员刘槑被虏，由英人逼写告示，不从被杀。佣工陆贵，遇着英兵，叫他抬炮，他反大骂，被英兵一枪戳死。木工徐元业，也被英人执住，令他引搜妇女，他却自刎而尽。还有庠生刘东藩女，年二十二，尚未出嫁，英兵见他生有姿色，用刀胁刘，令女受污，女不从，也投入井中。刘进女凤姑，年十九，出城避难，遇英兵尾追，不能急走，反回身痛詈，甘心受刃。余外殉难的人，多不知名姓，无从记载，相传共七百多人。扬忠表节，是好稗官。自从英人犯浙，别处城邑百姓，多望风先避，独乍浦猝遭失陷，趋避不及，罹祸最酷。上自官弁，下至工役妇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也算是历史上光荣呢。古道犹存，今亡矣夫。

适值伊里布至浙，巡抚刘韵琦，亟令赴英舰议款。英将巴尔克未许。还是家人张喜下船一谈，巴尔克只索还俘虏十数名，扬帆退去。张喜有这般能力，真也奇怪。当由刘韵珂一一奏明，伊里布遂由七品衔，升至副都统了。承蒙家人抬举。英舰自乍浦退出，转入江苏，驶至吴淞口。江南提督陈化成，夙具将略，本系福建同安县人，清廷鉴他忠勇，特破回避本乡的故例，超擢厦门提督。嗣因江防紧急，调任江南。方才到任，即迭接定海、镇海败耗，江浙是毗连省分，浙省遇警，江南应该戒严。吴淞又是长江南面的要口，向设东西两炮台，互为犄角。化成督兵把守，三阅寒暑，与士卒同甘苦，就使风霜雨雪，他也同将弁们，在营住宿，军中感他惠爱，呼他作为陈佛。及英兵进逼吴淞，总督牛鉴，也到宝山县督防。牛鉴胆气很小，忙召化成熟商。宝山距吴淞只六里，一召便到，见了牛鉴，别事不闻提起，单问保全生命的法儿。化成道："大帅不要惊慌！吴淞口向设炮台，用炮扼险，可决胜仗。只叫大帅坐镇宝山，不可轻出轻入！那时化成自能退敌。"牛鉴道："可靠得住么？"化成道："兵家胜负，虽是不能预料，但一夫拚命，万夫莫当，总叫上下将弁，戮力同心，何愁不胜？"牛鉴道："全仗！全仗！"化成告退，仍回吴淞。参将周世荣接着，问制军有无对敌方略？化成微笑道："老哥别问！只我与你的福气，统是不薄。"世荣不觉惊讶，化成道："明日与英人开战，得了胜仗，我与你同受上赏；万一战败，死且不朽，非福而何？"当夜，遣别将守东炮台，自与周世荣守西炮台。

次日化成手执红旗，登台挥战。英舰先发炮射来，化成亦发炮出去。一边仰攻，一边俯击，两下里喊杀震天，烟雾蔽日。相持多时，化成走到最大的炮门后面，亲自动手，望准英舰，放将出去，不偏不歪，正中英舰的烟囱，一声炸裂，沉下海底去了。台上的官兵，齐声欢呼。化成又开第二炮，这一炮，却没有前时的准，只击断了英舰的桅杆，放到第三炮，仍不过击断船桅，第五六回放炮，却是射不着。接连打了数十回，虽击死英兵数百名，终不能打沉英船。化成性急起来，把住锚头，仔细窥着，适有一舰鼓轮驶入，化成连击两炮，一炮击着敌舰的汽锅，一炮击着敌舰的轮叶，那舰向下一沉，又望上一跃。一跃一沉，钻入水底，只剩了桅杆的头梢，微露海面。笔笔曲折，真好笔仗。这边台上鼓噪如雷，比第一炮越发欢跃。化成亦欣喜非常。

这位牛大帅，闻知官兵得胜，也想到军前扬威，跨上宝马，驰出南门。不要他轻出，他偏轻出。徐州兵亦随着前来，由总兵王志元押阵。牛大帅意气扬扬，只道英舰已退出口外，他来虚张声势，托词策应，纵着马上了海塘，见两边正在酣战，你一炮，我一枪的轰击，他已惊得目瞪口呆。突然面前落下一颗流弹，险些儿把灵魂飞去，转身就跑。这一跑，跑出大祸祟来了。不要他轻入，他偏轻入。原来台上兵弁，闻制台亲来督战，正格外奋勇，忽见牛制台奔回，徐州兵统同骇散，海塘上杳无人迹，还道后面伏着英兵，不禁慌乱，心中一慌，手中渐渐疏懈。这时英兵攻西炮台不下，方转攻东炮台，东炮台守兵，闻西炮台炮声渐稀，错疑西炮台已经失守，又经牛大帅一逃，不由的魂销魄丧，弃台而走。

英兵乘势登岸，踞了东炮台，复来夹攻西炮台。化成前后受敌，危急万分。周世荣请化成退兵，化成拔剑叱道："庸奴庸奴！我误识汝。"世荣易服潜逃。这位陈提台化成，尚竭力支撑，手燃巨炮，猛击英兵，怎奈顾前不能顾后，后面的炮弹，接连打来，化成受了数弹，喷下几口狂血，舍生取义去了。守备韦印福，千总钱金玉、许林、许攀桂，外季徐大华、姚雁字等，见提台阵亡，感他平时的恩惠，情愿随死，乃与英兵鏖战许久，究竟众寡不敌，先后战殁。武进士刘国标，趁这血战的时候，夺出陈化成尸身，背负而出，在芦苇里面，嗣经嘉定县令练廷璜，遣人舁至关帝庙殡殓。百姓多扶老携幼，争来哭奠，生荣死哀，陈提台也好瞑目。只牛制军奔回宝山，未曾喘息，忽报东西两炮台，统已失陷，提督以下，多半殉难，英兵已来攻宝山了。牛鉴不待听毕，忙带亲兵若干，拼命出走。英兵势如破竹，直入宝山，转陷上海，又扬帆入长江口，去追这位牛大帅。江浙有几句童谣道：

> 一战甬江口，制台死，提台走；再战吴淞口，提台死，制台走；死的死，走的走，沿海码头多失守。

究竟牛鉴能逃得性命否，容待下回再表。

奕经、牛鉴，平时本无功绩可言，乃用以作折冲之选，其致败也宜矣。朱贵父子，及陈提台化

成，皆骁勇善战，一误于文蔚之不救，一误于牛鉴之猝逃。奕经于无可诿之中，犹可强诿，牛鉴则胆小如鼠，闻炮惊走，坐乱军心，徒委陈化成于敌手，为国家失一良将，其罪殆不可胜诛矣。本回于朱、陈战状，极力形容，即所以甚奕经、牛鉴之罪。旁及死事诸将弁，及殉节诸工役妇女，尤足愧煞庸奴。

第五十五回
江宁城万姓被兵　静海寺三帅定约

却说牛鉴自宝山逃走，沿路不暇歇脚，一直奔回江宁。英兵即溯江直入，径攻松江。松江守将姓尤名渤，乃是寿春镇总兵，从寿春调守松江城。他闻英兵入境，带着寿春兵二千，到江口待着。英兵见岸上官军，一队一队的排列，严肃得很，他也不在心上，仗着屡胜的威势，架起巨炮，向岸上注射。尤总兵见敌炮放来，令兵士一齐伏倒，待炮弹飞过，又饬兵士尽起，发炮还击。这二千寿春兵，是经尤总兵亲手练成，坐作进退，灵敏异常，俄而起，俄而伏，由尤总兵随手指挥，无不如意。英兵放来的炮弹，多落空中，官兵放去的炮弹，却有一大半击着。相持两日，英兵不得便宜，转舵就走，分扰崇明、靖江、江阴境内，都被乡民逐出。

当下英将巴尔克、卧乌古，及大使濮鼎查，密图进兵的计策。卧乌古的意思，因长江一带，水势浅深，沙线曲折，统未知晓，不敢冒昧深入，还是濮鼎查想了一个妙计。看官！你道他的妙计是怎样？他无非用了银钱，买通沿江渔船，引导轮船驶入。中国人多是贪财，所以一败涂地。沿途进去，测量的测量，绘图的绘图，查得明明白白；并探得左右无伏，遂决意内犯。

镇江绅士，得此消息，忙禀知常镇通海道周顼。周顼同绅士巡阅江防，绅士指陈形势，详告堵截守御事宜。周顼笑道："诸君何必过虑！长江向称天堑，不易飞渡，江流又甚狭隘，水底多伏暗礁，我料英兵必不敢深入。他若进来，必要搁浅，等他搁浅的时候，发兵夹击，便可一举成功，何必预先筹备，多费这数万银钱呢？"敌已在前，他还从容不迫，也是可哂。遂别了绅士，径自回署。谁知英舰竟乘潮直入，追薄瓜洲，城中兵民，已经逃尽，无人抵敌。英兵转窥镇江，望见城外有数营驻扎，就开炮轰将过去。这镇江城外的营兵，乃是参赞齐慎，及提督刘允孝统带，闻得敌炮震耳，没奈何出来对敌，战了一场，敌炮很是利害，觉得支持不住，还是退让的好，一溜风跑到新丰镇去。又是两个不耐战。

城内只有驻防兵千名、绿营兵六百，老弱的多，强壮的少，军械又不甚齐备，副都统海龄，恰是个不怕死的硬汉，率兵登城，昼夜守御。英兵进薄城下，攻了两日，不能取胜；又是卧乌古等想出声东击西的诡计，佯攻北门，潜师西南，用火箭射入城中，延烧房屋。海龄正在北门抵御，回望西南一带，火光冲天，英兵已经上城，料知独力难支，忙下城回署，将妻妾儿女，一古脑儿，锁入内室，放起火来，霎时间阖门一炬，尽作飞

灰。海龄在大堂上，投缳殉节。英兵入城，把余火扑灭，搜捕官吏，已经一个不留。沿江上下的盐船估舶，或被英兵炮毁，或被枭匪焚掠，一片烟焰，遮满长江。扬州盐商，个个惊恐，想不出避兵法儿，只得备了五十万金的厚礼，恭送英兵，才蒙饶恕。英舰直指江宁，东南大震。

牛制台奔回江宁，总道是离敌已远，可以无恐，城中张贴告示，略称："长江险隘，轮船汽船，不能直入，商民人等，尽可照常办事，毋庸惊惶!"这班百姓见了文告，统说制台的言语，总可相信，那时电报火车，一些儿都没有，但听官场如何说，百姓亦如何做。到了镇江失守，南京略有谣传，牛制军心里虽慌，外面还装出镇定模样，兵也不调，城也不守。简直是个木偶。忽然江宁北门外，烽火连天，照彻城中，城内外的居民，纷纷逃避。牛制军遣人探听，回报英兵舰八十多艘，连樯而来，已至下关。牛制军被这一吓，比在宝山海塘上这一炮，尤觉利害。

呆了好一歇，忽报伊里布由浙到来，方把灵魂送回，才会开口，好一个救星。道了"快请"二字。伊里布入见，牛鉴忙与他行礼，献茶请坐，处处殷勤，便道："阁下此来，定有见教。"伊里布道："伊某奉诏到此，特来议抚。"牛鉴道："好极好极！中英开衅，百姓扰得苦极了，得公议抚，福国利民，还有何说?"伊里布道："将军耆英，亦不日可到，议抚一切，朝旨统归他办理，伊某不过先来商议，免得临时着忙。"牛鉴听罢，便道："耆将军尚未到来，英兵已抵城下，这且如何是好?"伊里布道："小价张喜，与英人多是相识，现不如写一照会，差他前去投递，便可令英人缓攻。"牛鉴道："照会中如何写法?"伊里布道："照会中的写法，无非说钦差大臣耆英，已奉谕旨，允定和好，请他不必进兵。再令小价张喜，与他委婉说明，包管英人罢兵。"牛鉴喜极，随令文牍员写好照会，即挽伊里布叫入张喜，亲自嘱托，即刻令投送英船。张喜唯唯而去。老家人又出风头。去了半日，才来回报，牛鉴不待开口，忙问道："抚议如何?"张喜道："据英使濮鼎查说，和议总可商量，但耆将军到此无期，旷日持久，兵不能待，须就食城中方可。"牛鉴闻他和议可商，已觉放心，及听他就食城中的要挟，又着急起来，便道："据这句话，明明是要来攻城，这却如何使得?"张喜道："家人亦这样说，同他辩驳多时，他说要我兵不入城，须先办三百万银子送我，作了兵饷，方好静候耆将军。"大敲竹杠。牛鉴道："这也是个难题目。银子要三百万，那里去办?"

道言未绝，外面报副将陈平川禀见，牛鉴传入。平川清过了安，向牛鉴道："寿春镇的援兵，已到城下，求大帅钧示，何日开战?"牛鉴道："要开战么？这事非同儿戏，倘一失败，南京难保，长江上游，处处危急，岂不是可怕么?"平川道："不能战，只好固守，请下令闭城，督兵登陴方好。"牛鉴道："你又来了。前日将军德珠布，闻英兵已到，饬十三城门统行关锁，你想朝廷现主抚议，如何可闭城固守，得罪英人？我与伊都统费尽口舌，才争得巳启申闭四字，德将军掌管全城锁钥，我没奈何去恳求他，你如何也说出这等话来?"平川道："耆将军尚在未到，抚议尚无头绪，倘英人登岸攻城，城中没有防备，如何抵敌?"牛鉴不禁变色道："英将并不来攻城，你却祝他攻城，真正奇怪！本帅自有办法，不劳你们费心!"当下怒气勃勃，拂衣起座，返身入内，不愧姓牛。平川只得

退出。

牛鉴到了内厅，亲写了一封急信，叫干役两名，把信付他，令他加紧驰驿，去催耆钦使。一面又命张喜，再赴英舰，与他附耳谈了数语。什么秘计，诸君试一猜之！张喜领命又去。

看官！你道这个家人张喜，真能够与英帅面谈么？原来英舰中有个末弁，叫作马利逊，能作汉语，张喜与马利逊认识，数次往返，统由马利逊介绍。此次仍由马利逊引见濮鼎查，两边言语，也由马利逊传译。濮鼎查就问三百万兵饷，可曾备齐么？张喜道："耆将军即日可到，和事就可开议。牛大帅恐贵使性急，特遣张某前来相告。贵国初意，无非为了通商的事情，现我朝愿允许通商，贵国当可罢兵了。"濮鼎查道："要我罢兵，也是容易，但须依我几件事情，第一件须赔烟价，要一千二百万元。"张喜道："广东已给过六百万元，如何今日还要倍索？"濮鼎查道："那是兵费，不是烟价。现在我兵由粤到此，饷项又用去数千万，亦须照例赔偿。"张喜不禁伸舌，便道："还要赔兵费么？"濮鼎查道："烟价兵费外，香港是要割让的。香港以外，还要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开埠通商。"张喜道："款子有这么多！"濮鼎查道："还有还有！讲和以后，俘虏是要放还；将来两国通使，应用平等款式。此外如我国的商民，损失颇多，也应酌量赔偿。烦你去通报贵国公使，如肯照允，当即退兵。"濮鼎查真是泼辣。张喜不敢辩论，便辞别了濮鼎查，当由马利逊送他登岸。张喜向马利逊道："议和的条件，这般利害，恐怕是不易办到。"马利逊道："我与你向来熟识，不妨对你直言。这是我国所索，并非中国所许，此次我国兴兵，通商为主，不在银钱，但得两三港贸易，已能如愿，余事由中国裁酌便了。"张喜点头告别。相传马利逊本是中国人，因在英领事处，服役多年，投入英籍。英领事嘉他勤慎，所以拔他作个英官。马利逊这番言语，也算是暗地关会，格外有情。

张喜据实回报，牛鉴不好遽复，又延挨了两三天，忽闻钦差大臣耆英到了，牛鉴忙出城迎接。耆英入城，谈起和战事，与牛鉴很是投机。也是牛类。刚拟去拜会英帅，英帅的照会已到，大略照前时所说的款子。耆英按照各款，稍稍驳诘，即行咨复。不料英使濮鼎查，定要件件依他，方许讲和，否则明日开战。这个照会答复过来，急得耆英、牛鉴、伊里布没法摆布。忽报英舰高悬红旗，声势汹汹，准备开仗，耆英不得已，复遣张喜赴英船，与约翌朝会商。濮鼎查却翻着脸道："还要商议什么？允与不允，一言可决。闻汝大帅还添调寿春兵，与我接仗，我却不怕，明日同你交锋便了。"张喜忙说："没有这事。"濮鼎查不信，还是马利逊从旁缓颊，方说："明日辰刻，如再不允，我兵一齐登岸，运炮至钟山顶上，轰碎你的全城，休要后悔！"分明恫吓。张喜还报。

翌晨，耆英遣侍卫咸龄、藩司黄恩彤、宁绍道台鹿泽长往英舰会商。两边磋议了一回，由濮鼎查定出数款：第一款，是清英两国，将来当维持平和。这一条是面子上语，无关得失；第二款，是清国须给英兵费洋一千二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赔偿鸦片烟六百万元，共二千一百万元，限三年缴清；第三款，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港，为通商口岸，许英人往来居住；第四款，是割让香港；第五款，是放还英俘；第六款，是交战时为英兵服役的华人，一律免罪；第七款，是将来两国往复文书，概用平行

款式；第八款，是条约上须由清帝钤印。咸龄等见了此款，明知利害得很，但是耆将军等一意主和，不好再行申驳，只说："即日照奏，请俟政府批回，即可定约。"濮鼎查道："须要赶紧，迟则不便。"咸龄等唯唯趋出，急报知耆英等，将条约草案呈上。耆英也不待瞧明，即与牛、伊二人会衔，饬文牍员写好奏章，由八百里加紧驿使，驰奏北京。

道光帝览奏，未免懊恼，立召军机大臣会议。军机大臣不敢多嘴，只大学士穆彰阿道："兵兴三载，糜饷劳师，一些儿没有功效，现在只有靖难息民的办法。等到元气渐苏，再图规复不迟。惟钤用御宝一条，关系国体，不便允准，应饬耆英等改用该大臣关防，便好了案。"见小失大，忽近图远，真好相才。道光帝迟疑一会，才道："照你办罢！"当由军机处拟指，饬耆、牛、伊三人遵行。

耆、牛、伊三人，奉到上谕，见各款都已照准，只有钤用御宝，须改易三大臣关防，暗想这是最后一款，谅来英使总可转圜，遂令张喜至英舰知会，约期相见。马利逊先问张喜道："议和各款，已批准么？"张喜道："件件批准，只钤用御宝事不允。"马利逊道："我国最重钤印，这事不允，各议款都无效了。"张喜突然一惊，半晌道："且待三帅等会过英使，再作计较。"马利逊道："我国礼节，与中国不同，钦使制府，必欲来会，请用我国的平行礼。"张喜道："是否免冠鞠躬？"马利逊道："免冠鞠躬，仍是平时的礼节，军礼只举手加额便是。"张喜道："简便得很，我去禀明便了。"

两人别后，转瞬届期。耆、牛、伊三帅，带领侍卫司道，径往英舟。濮鼎查出来相见，两下用了平行礼，分宾主坐定，订定盟约，倒也欢洽异常。耆、牛、伊回城后，又想了一桩拍马屁的法子，备好牛酒，于次日亲去犒师，到了英舟，濮鼎查忽辞不见。真会做作。三人驰回，急令张喜去问马利逊，一时回报，据英使意见，日前议定各款，一字不能改易，如或一字不从，只好兵戎相见，毋烦犒劳！耆英道："他如何知我消息？我昨日与英使相会，因初次见面，不好骤提易印二字，今日是借了犒师的名目，去议这件款子。偏偏他先知觉，不识有那个预报详情？"张喜在旁，垂头不答。牛鉴道："为了这事仍要用兵，殊不值得，想圣上英明得很，且再行申奏，仰乞天恩俯准，当无不可。"耆英道："如何说法？"伊里布道："奏中大意，只叫说钤用御宝，乃是彼此交换的信用。我国用御宝，彼国君主，亦应照办，讲到平行款式，尚属可行。这么说来，想皇上亦不至再行申诉。况内有穆中堂作主，我们备一密函，先去疏通，自然容易照准了。"耆英依言照办，奏折上去，果然降旨依议。耆英等再赴英舰，与濮鼎查申明允议，约定仪凤门外的静海寺中，两下换约。届期免不得有一番手续，小子不欲再详，只好大书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西历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清英结《南京条约》，和议告成，便算完案。第一次国耻。但英舰尚未退去，兵弁多上岸游览，江南华丽，远胜他省，青年妇女，妆扮得百般妖艳。英兵不懂中国禁忌，就上前去握手相亲，吓得妇女们大叫救命，恼了许多男子汉，说他怎么无礼，将英兵围住，手打脚踢，着实的敲了一顿。这一场瞎闹，几乎又惹起大交涉来。英将要下令赴斗，耆、牛、伊三人，亟遣黄藩司前去前道歉。那英将不肯干休，定欲按问，没奈何将闹事的百姓，拿了几个，枷号示众。不愿作元绪公，恰要他吃独桌。并出示晓谕军民，只说："外洋重女轻男，握手所以示敬，居民不要误会，致启嫌

隙！”若比握手更亲一层，便是相敬如宾了。众百姓似信非信，因内外交相胁迫，只得忍气吞声罢了。

到八月终旬，英珍先得六百万元偿金，方退出江宁，还屯舟山。长江一带无英兵，惟舟山及鼓浪屿，英兵尚不肯撤退，须俟偿款交清，方行撤去。清廷无可奈何，只好一期一期的解他赔款。道光帝痛定思痛，想惩办一二庸帅，遮盖自己脸面。廷臣窥伺意旨，参本弹章，陆续投呈。于是道光帝连下谕旨，牛鉴革职逮问，命耆英代任江督，奕山、奕经、文蔚，亦仿牛鉴例逮治。余步云正法。独伊里布特沐重恩，升任钦差大臣，赴粤议互市章程，这是议和的功绩，清廷原特别优待他的。

转瞬间又是一年，春王正月，诏闽督怡良谳台湾狱，革台湾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职，海内哗然。这件案情，也是从英兵入境而起。英舰入犯的时候，曾遣偏师窥台湾，达洪阿、姚莹，督率参将邱镇功，守御鸡笼口，见英舰驶入，开炮抵敌，轰退英兵。当下捷报到京，道光帝下旨嘉奖。嗣后英兵又窥大安港，达洪阿、姚莹，预设埋伏，诱敌进口，英舰鼓轮直入，恰巧触着暗礁，霎时间伏兵齐起，奋勇上船，擒住白人二十四名、黑人一百六十五名，炮二十门，及英兵所得浙军器械，约数百件。捷报再上，道光帝亲书朱谕，赏达洪阿太子少保衔，加姚莹二品顶戴。达、姚二人，将英俘监住，请旨正法，有旨批准。达洪阿等也算谨慎，把黑人一百六十四名斩首，留白人不杀。到了江宁议和，两国当交还俘虏，台湾只交出白人。英使濮鼎查，寻了嫌隙，遍诉江浙闽粤诸大吏，略说："台中两次俘获，均系遭风难民。镇台达洪阿、道台姚莹，垂危邀功，请会奏惩处！"这位和事老耆英，连忙上奏，洋奴洋奴！达洪阿闻这消息，也具奏声明原委，最后的一篇奏牍，恰是自请开缺，候钦派大臣查办。道光帝遂饬怡制台渡台讯究，一面将达、姚二人撤任。正是：

功罪不明先受谴，忠奸未辨已蒙冤。

毕竟怡制台讯究后，达、姚二人得罪与否，请看下回分解。

中英开衅，为禁烟而起，屡战屡败，直至江宁受困，情见势绌，不得已而乞和。种种条款，令人难堪，耆、牛、伊三大臣，唯唯诺诺，不敢少违。英人始愿，且不及此，何其怯欤？顾后人以此为五口通商之始，目为耆、牛、伊罪案，吾谓通商尚不足病，重洋洞辟，万国交通，中国宁能长此闭关乎？但战事为禁烟而起，至和议成后，于禁烟二字，绝不提及，是真可怪。英人未尝不允禁烟，我既事事如约，则禁烟二字，应不难乘此提议，数十百年之积毒，不至长遗，尚足为万一之补救。乃议和诸臣，见不及此，清宣宗亦屡败而惧，含糊了事。虎头蛇尾，能毋为外人窥破耶？本回写牛鉴，与伊里布，写耆英，暗中实写宣宗，语重心长，隐含无数感慨。

第五十六回
怡制军巧结台湾狱　徐总督力捍广州城

却说闽浙总督怡良，本是达、姚二人的顶头上司，只因军务倥偬，朝廷许他专折奏事。达、姚遂把始末战事，直接政府，闽督中不过照例申详，多未与议，因此怡良亦心存芥蒂。此次奉旨查办，大权在手，乐得发些虎威，聊泄前恨。外不能御侮，内却偏要摆威，令人可恼！到了台湾，驺从杂沓，仪仗森严。台中百姓，闻得怡制台为办案而来，料与达镇台、姚道台一方面，有些委曲，途中先拦舆鼓噪，争说达、姚二官员的好处，制台大人，不必查究。达洪阿得了此信，连忙亲往驰谕，百姓们才渐渐解散。

怡制台一入行辕。门外又有一片闹声，经巡捕来报，外面的百姓，每人各执香一炷，闯入行辕来了。怡良问为何事？巡捕答称百姓口中，无非为达镇台、姚道台伸冤。此时达、姚二人，见过怡制台，已自回署，怡良忙着人传见。不一时，达、姚俱到，百姓分开两旁，让两人入辕。怡良此时，只得装出谦恭模样，起身相迎，与两人行过了礼，随说："两位统是好官，所以百姓这般爱戴，现仍劳两位劝慰百姓，禁止喧闹，兄弟自然与二位伸冤。"达、姚二人忙禀道："大帅公事公办，卑职等自知无状，难道为了百姓，便失朝廷赏罚么？"正答议间，外面的喧声，越加闹热。怡良忙道："二位且出去劝解百姓，再好商量。"达、姚二人，只好奉命出来。婉言抚慰。众百姓道："制台大人，既已到此，何不出来坐堂，小百姓等好亲上呈诉。"达、姚二人，乃再请怡制台坐出堂去，晓谕百姓。怡良没法，亲自出堂，见外面有无数百姓，执着香，黑压压的跪了一地。前列的首顶呈词，由巡捕携去，呈与怡良。怡良大略一瞧，便道："本宪此来，原是与达镇、姚道伸冤，汝等百姓，好好静候，千万不要喧哗！"众百姓尚是不信，又经达、姚二人，再三劝慰，百姓方才出去。

怡良又邀达、姚二人入内，便道："二位的政声，兄弟统已知悉，但上意恐有误抚议，所以遣兄弟前来。"一面取出密旨，交与二人阅看，内有"此案如稍有隐饰。致朕赏罚不公，必误抚局，将来朕别经察出，试问怡良当得何罪"等语。炀灶蔽聪，前后多自相矛盾。两人阅过上谕，便道："卑职等的隐情，已蒙大帅明察，这是感德不忘，现只请大帅钧示便了！"怡良道："现在英人索交俘虏，台中擒住的英人，已多半杀却，那里还交付得出？兄弟前时曾有公文寄达两位，叫两位不要杀戮洋人，两位竟将他杀死一大半，所以今日有这种交涉。"达洪阿道："这是奉旨照办，并非卑镇敢违钧命。"怡良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专制时代的滥语。现在抚议已成，为了索交俘虏一事，弄得皇上为难，做臣子们也过意不去。为两位计，只好自己请罪，供称：'两次洋船破损，一系遭风击碎，一系被风搁沉，实无兵勇接仗等事。前次交出白人数十名，乃是台中求起的难民，此外已尽逐波臣，无处寻觅。'照此说来，政府可以藉词答复，免得交涉棘手了。"计策恰好，只难为了达、姚。达洪

阿不禁气忿道："据大帅钧意，饬卑镇等无故认罪，事到其间，卑镇等也不妨曲认，但一经认实，岂非将前次奏报战仗，反成谎语？欺君罔上，罪很重大，这却怎么处？"怡良道："这倒不妨，兄弟当为二位转圜。"遂提笔写道："此事在未经就抚以前，各视其力所能为。该镇道志切同仇，理直气壮，即办理过当，尚属激于义愤。"写到此处，又停了笔，指示两人道："照这般说，两位便不致犯成大罪，就使稍受委屈，将来再由兄弟替你洗刷，仍好复原。这是为皇上解围，外面不得不把二位加罪，暗中却自有转圜余地。兄弟准作保人，请两位放心！"如此做作，可谓苦心孤诣。达、姚二人，没奈何照办。

怡良就将写好数语，委文牍员添了首尾，并附入达、姚供状，驰驿奏闻。道光帝一并瞧阅，见怡良奏中，末数语，乃是："一意铺张，致为藉口指摘，咎有应得"三语。总不肯放过。遂密逮达、姚二人入都，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审讯。隐瞒百姓，阳谢英人，苦极苦极！道光帝自己思想，无故将好人加罪，究竟过意不去，刑部等的定谳，也是不甚加重，遂由道光帝降旨道：

> 该革员等呈递亲供，朕详加披阅，达洪阿等原奏，仅据各属文武士民禀报，并未亲自访查，率行入奏，有应得之罪。姑念在台有年，于该处南北两路匪徒，叠次滋扰，均迅速蒇事，不烦内地兵丁，尚有微劳足录。达洪阿、姚莹，着加恩免其治罪！业已革职，应毋庸议！钦此。

台湾的交涉，经这么一办，英人算无异言。这是怡制台的功劳。奈自洋人得势后，气焰日盛一日，法美各国先时尝愿作调人，江宁和约，不得与闻，免不得从旁讥议，况且中国的败象，已见一斑，自然乘势染指。是时钦差大臣伊里布赴粤，与英使濮鼎查，开议通商章程，尚未告成，伊已病殁。清廷命两江总督耆英，继了后任，订定通商章程十五条。自此英人知会各国，须就彼挂号，方可进出商船，输纳货税。法美各商，以本国素未英属，不肯仰英人鼻息，遂直接遣使至粤，请援例通商。耆英不能拒，奏请许法美互市，朝旨批准。遂于道光二十四年，与美使柯身，协定中美商约三十四款，又与法使拉萼尼，协定中法商约三十五款，大旨仿照英例。惟约中有"利益均沾"四字，最关紧要。耆英莫名其妙，竟令他四字加入，添了后来无数纠葛，又上法美的当。这且待后再详。

只江宁条约，五口通商，广州是排在第一个口岸，英人欲援约入城，粤民不肯，合词请耆英申禁。耆英不肯，众百姓遂创办团练，按户制抽，除老弱残废，及单丁不计外，每户三丁抽一，百人为一甲，八甲为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悬灯设旗，自行抵制英人，不受官厅约束。会英使濮鼎查，自香港回国，英政府命达维斯接办各事。达维斯到粤，请入见耆英。耆英晓得百姓利害，即遣广州知府刘浔，先赴英舰，要他略缓数日，等待晓谕居民，方可入城相见。

知照后打道回衙，适有一乡民挑了油担，在市中卖油，冲了刘本府马头，被衙役拿住，不由分说，撳倒地上，剥了下衣，露出黑臀，接连敲了数十百板。市民顿时哗闹，统说官府去迎洋鬼入城，我们百姓的产业，将来要让与洋人，应该打死。这句话，一传两，

两传十，恼得众人性起，趁势啸聚，跟了刘本府，噪入署中。刘本府下了舆，想去劝慰百姓，百姓都是恶狠狠一副面孔，张开臂膀，恨不得奉敬千拳，吓得刘本府转身就逃，躲入内宅。百姓追了进去，署中衙役，那里阻拦得住？此时闯入内宅的人，差不多有四五千。幸亏刘本府手长脚快，爬过后墙，逃出性命，剩得太太、姨太太、小姐、少奶奶等，慌做一团，杀鸡似的乱抖。百姓也不去理他，只将他箱笼敲开，搬出朝衣朝冠等件，摆列堂上。内中有一个赳赳武夫，指手画脚的说道："强盗知府，已经投了洋人，还要这朝衣朝冠何用？我们不如烧掉了他，叫他好做洋装服色哩！"众人齐声赞成。当下七手八脚，将朝衣朝冠等，移到堂下，简直一把火，烧得都变黑灰。倒是爽快，但也未免野蛮。又四处搜寻刘本府，毫无踪迹，只得罢手，一排一排的出署。

到了署外，督抚已遣衙役张贴告示，叫百姓亟速解散，如违重究。众百姓道："官府贴告示，难道我们不好贴告示么？"奇闻。当由念过书的人写了几行似通非通的文字，贴在告示旁边，略说："某日要焚劫十三洋行，官府不得干预，如违重究！"趣极。这信传到达维斯耳内，也不敢入城，退到香港去了。百姓越发高兴，常在城外寻觅洋人，洋人登岸，不是着打，就是被逐。英使愤甚，迭贻书耆英，责他背约。耆英辩无可辩，不得已招请绅士，求他约束百姓，休抗外人。绅士多说众怒难犯，有几个且说："百姓多愿从戎，不愿从抚，若将军督抚下令杀敌，某虽不武，倒也愿效前驱。"越说越远！耆英听了，越加懊恨，当即掇茶谢客，返入内宅。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展毫磨墨，拂笺写信，下笔数行，折成方胜，用官封粘固，差了一个得力家人，付了这信，并发给路费，叫他星夜进京，到穆相府内投递。家人去讫，过了月余，回报穆相已经应允，将来总有好音。耆英心中甚喜，只英使屡促遵约，耆英又想了一个救急的法儿，答复英使，限期二个如约。于是耆英又安安稳稳的过了一年。

道光二十七年春月，特召耆英入京，另授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这旨一下，耆英额手称庆，暗中深感穆相的大德，前信中所托之事，读此方知。日日盼望徐、叶二人到来。等了数月，徐、叶已到，耆英接见，忙把公事交卸，匆匆的回京去了。撒了一泡烂屎。

光阴如箭，倏忽间又是一年，英政府改任文翰为香港总督，申请二年入城的契约。旧事重提，新官不答。广东绅士，已闻知消息，忙入督署求见，由徐广缙延入。绅士便开口道："英人要求无厌，我粤万不能事事允行。粤民憾英已久，大公祖投袂一舍，负仗入保的人，立刻趋集，何忧不胜？"广缙道："诸君既同心御侮，正是粤省之福，兄弟自然要借重大力。"

绅士辞去，忽由英使递来照会，说要入城与总督议事。广缙忙即照复，请他不必入城，若要会议，本督当亲至虎门，上船相见。过了两日，广缙召集吏役，排好仪仗，出城至虎门口外，会晤英使文翰。相见之下，文翰无非要求入城通商，广缙婉言谢却。当即回入城中，与巡抚叶名琛，商议战守事宜。名琛是个信仙好佛的人，一切事情，多不注意，况有总督在上，战守的大计划，应由总督作主。此时广缙如何说，名琛即如何答。城中绅士，又都来探问，争说："义勇可立集十万，若要开仗，都能效力，现正伫候钧命！"

广缙道："英人到期入城，我若执意不许，他必挟兵相迫，我当预先筹备。等他发作，然后应敌，那时便彼曲我直了。"绅士连声称妙。

不想隔了一宿，英船已闯入省河，连樯相接，轮烟蔽天，阖城人民，统要出去堵截。广缙道："且慢！待我先去劝导，叫他退去。他若不退，兴兵未迟。"随即出城，单舸往谕。文翰见广缙只身前来，想劫住了他，以便要求入城。两方各执一词，忽闻两边岸上，呼声动地，遂往舱外一望，几乎吓倒，原来城内义勇，统已出来，站立两岸，好像攒蚁一般。枪械森列，旗帜鲜明，眼睁睁望着的英船，口内不住的喝逐洋人。文翰一想，众寡情形，迥不相同，万一决裂，恐各船尽成齑粉，于是换了一副面庞，对着徐制台虚心下气，情愿罢兵修好，不复言入城事。中国百姓，能时时如此，何患洋人？广缙亦温言抚慰，劝他休犯众怒，方好在广州海口，开舱互市。文翰应允，就送广缙回船，下令将英船一律退去。

广缙遂与名琛合奏，道光帝览奏大悦，即手谕道：

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累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蹂躏，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使复申粤东入城之请，督臣徐广缙等，迭次奏报，办理悉合机宜。本日又由驿驰奏，该处商民，深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勷勷，入城之议已寝。该英人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内抚外，处处皆抉摘根源，令外人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允宜懋赏，以奖殊勋。徐广缙着加恩赏给子爵，准其世袭，并赏戴双眼花翎。叶名琛着加恩赏给男爵，准其世袭，并赏戴花翎，以昭优眷。发去花翎二枝，着即分别只领！穆特恩、乌兰泰等，合力同心，各尽厥职，均着加恩照军功例，交部从优议叙。候补道许祥光，候补郎中伍崇曜，着加恩以道员尽先选用，并赏给三品顶戴。至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其天性之厚。难得十万之众，利不夺而势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着徐广缙、叶名琛宣布朕言，俾家喻户晓，益励急公亲上之心，共享乐业安居之福。其应如何奖励，及给予扁额之处，着该督抚奖其劳勚，赐以光荣，毋稍屯恩膏，以慰朕意。余均着照所议办理！钦此。

这道上谕，已是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内的事情，道光帝以英人就范，从此可以无患，所以有小屈大伸的谕旨。谁知英人死不肯放，今年不能如愿，待到明年；明年又不能如愿，待到后年，总要达到目的，方肯罢手。外人的长处，便在于此。这且慢表。

且说道光帝即位以来，克勤克俭，颇思振刷精神，及身致治，无如国家多难，将相乏材，内满外汉的意见，横着胸中，因此中英开衅，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几个能员，不加信任，或反贬黜。琦善、奕山、奕经、文蔚、耆英、伊里布等，庸弱昏昧，反将更迭任用。琦善、奕山、奕经、文蔚四人，虽因措置乖方，革职逮问，嗣后又复起用。御

史陈庆镛，直言抗奏，竟说是刑赏失措，未足服民。道光帝也嘉他敢言，复夺琦善等职。怎奈贵人善忘，不到二年，又赏奕经二等侍卫，授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二等侍卫，授为和阗办事大臣，琦善二等侍卫，授为驻藏大臣，后竟升琦善四川总督，并授协办大学士，奕山也调擢伊犁将军。林、邓二人，未始不蒙恩起复，林督云贵，邓抚陕西，然后究贤愚杂出，邪正混淆，又有权相穆彰阿，仿佛乾隆年间的和珅，妒功忌能，贪赃聚敛，弄得外侮内讧，相逼而来。道光帝未免悒悒。俗语说得好："忧劳足以致疾。"道光帝已年近古稀，到此安能不病？天下事往往祸不单行，皇太后竟一病长逝，道光帝素性纯孝，悲伤过度。皇四子福晋萨克达氏，又复病歿，种种不如意事，丛集皇家。道光帝痛上加痛，忧上加忧，遂也病上加病了。总括一段，抑扬得体。正是：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究竟道光帝的病体，能否痊愈，待至下回续叙。

道光晚年，为民气勃发之时，台湾谳案，达洪阿、姚莹，几含不白之冤，闽督怡良，又思藉端报复，微台民之合词诉枉，达、姚必遭冤戮。虽复奏案情，仍有"一意铺张，致遭指摘"等语，然上文恰谕其志切同仇，激于义愤，于谴责之中，曲寓保全之意，旨台民一急之效也。至若广州通商，为江宁条约所特许，英人入城，粤民拒之，以约文言，似为彼直我曲之举，然通商以海口为限，并非兼及城中，立约诸臣，当时不为指出界限，含糊其词曰广州，固有应得之咎，而于粤民无与。耆英诱约而去，徐广缙衔命而来，微粤民之同心御侮。广缙且被劫盟，以此知吾国民气，非真不可用也。但无教育以继其后，则民气只可暂用，而不可常用。本回于台粤民气，写得十分充足，实为后文反击张本。满必招损，骄且致败，作者已寓有微词矣。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统除奸　洪秀全纠众发难

却说道光帝身体违和，起初尚勉强支持，日间临朝办事，夜间居圆明园慎德堂苫次。孝思维则。延至三十年正月，病势加重，自知不起，乃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内务府大臣文庆，入圆明园苫次。谕令诸大员到正大光明殿额后，取下秘匣，宣示御书，乃是"皇四子奕詝"五字。遂立皇四子奕詝为太子。道光帝时已弥留，遂下顾命道："尔王大臣等，多年效力，何待朕言。此后夹辅嗣君，总须注重国计民生，他非所计。"诸臣唯唯听命。

一息残喘，延到日中，竟尔宾天去了。皇四子遂率内外族戚，及文武官员，哭临视殓，奉安入宫，不烦细叙。

这皇四子奕詝，本是孝全皇后所出，前文已经叙过。道光帝早欲立为皇储，嗣后又钟爱皇六子奕䜣，渐改初意。不过孝全崩逝，疑案未明，道光帝始终悲悼，倘若不把皇四子立为太子，总有些过意不去，因此逡巡未决。是时滨州人侍读学士杜受田，在上书房行走，授皇子读书，他与皇四子感情最深，满拟皇四子入承宗社，将来稳稳是个傅相。旋因道光帝意有别属，未免替皇四子捏一把汗。一日，皇四子到上书房请假，适值左右无人，只一位杜老先生，兀坐斋中。皇四子便向他长揖，并说请假一日。杜老先生问他何事？皇四子答称奉父皇命，赴南苑校猎。杜老先生便走至皇四子前，与他耳语道："四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驰射，万勿可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皇四子道："照这么说，如何复命。"杜老先生道："复命时，四阿哥须如此如此，定能上邀圣眷。这是一生荣枯关头，须要切记！"笔下半现半隐，令人耐读。皇四子答应而去。行到围场，诸皇子兴高采烈，争先驰逐，独他一人呆呆坐着，诸从人亦垂手侍立。诸皇子各来问道："今日校猎，阿哥为什么不出手？"皇四子只说是身子未快，所以不敢驰逐。猎了一日，各回宫复命，诸皇子统有所得。皇六子奕䜣，猎得禽兽，比别人更多，入报时，尚露出一种得意模样。偏偏皇四子两手空空，没有一物。道光帝不禁怒道："你去驰猎一整日，为何一物没有？"皇四子从容禀道："子臣虽是不肖，若驰猎一日，当不至一物没有。但时当春和，鸟兽方在孕育，子臣不忍伤害生命，致干天和，且很不愿就一日弓马，与诸弟争胜。"道光帝听到此语，不觉转怒为喜道："好！好！看汝不出有这么大度，将来可以君人，我方放心得下哩。"于是遂密书皇四子名，缄藏金匣。

道光帝崩，皇四子为皇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是谓文宗。即位后，尊谥道光帝为宣宗成皇帝。又因生母孝全皇后，早已崩逝，咸丰帝素受静皇贵妃抚养，至此尊为康慈皇贵太妃，奉居寿康宫，后尊为太后，奉居绮春园，就是宣宗颐养太后的住所。以七阿哥奕譞生母琳贵妃，温良贤淑，亦尊为琳贵太妃，奉居寿安居西所，统格外敬礼，一体孝养。随封弟奕誴为惇亲王，奕䜣为恭亲王，奕譞为醇郡王，奕詥为钟郡王，奕譓为孚郡王。且追念杜师傅的拥戴大功，立擢为协办大学士。知恩报恩，确不愧君人之度。杜师傅更力图报称，所有政务，时常造膝密陈，因此求贤旌直的诏旨，连篇迭下。起擢故云贵总督林则徐、漕督周天爵、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等，多是杜协揆暗中保荐，中外翕然称颂。还有一种最得人心的上谕，由小子录述如左：

>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济奸回，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戎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宣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

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置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自本年正月，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涂炭。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往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即在于此。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洞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俗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钧。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竟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着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见者，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度，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尔位，朕实有厚望焉。布告中外，咸使知朕意。钦此。

原来咸丰帝即位时，天津口外，突来英船两艘，只说是赴京吊丧。直隶总督据事奏闻，咸丰帝召问穆彰阿及耆英两人，统答称英人请助执绋，无非为修好诚意，不如命他入京。独咸丰帝心中不以为然，随命直隶总督婉言谢却。英船亦起碇退去。于是咸丰帝因英人恭顺，回忆前次海疆肇衅，实由议抚诸臣，未战先怯，酿成种种失败的结果，遂追论前罪，将穆、耆二人分别谴责。穆、耆二人，罪无可逭，但为英人吊丧起见，亦未免近于周纳，两国通好，吊贺固宜，乃以却之使去，即目为恭顺，因追论疆事失败之罪，揆情度理，殊嫌失当。穆、耆二人，虽因新主当阳，未免有些寒心，然一年还没有过得，就使上头变脸，也不至这般迅速。谁料迅雷不及掩耳，革职夺级的上谕，陡然下来。穆彰阿欲想挽回，已经没法，只得除下了红宝石顶子，脱下了一品仙鹤补服，没情没绪的领了一班妻妾子妇，回入自己的旗籍去了。还算运气。耆英做过大学士，一落千丈，降到五品顶戴，自想也没有脸面在朝打诨，也谢职而去。这且不必细表。

但咸丰帝谕旨中，有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等语，小子叙到这事，竟要大大的费一番笔墨了。先是道光二十八年，两广岁饥，盗贼蜂起。广西的东南一带，做了强盗窠，变成一个强梁世界。庆远府有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府有陈亚葵、陈东兴，浔州府有谢江殿，象州有区振祖，武宣县有刘官生、梁亚九，统是著名的盗魁，四处劫掠，横行乡里。巡抚郑祖琛年老多病，很是怕事，偏偏这强盗东驰西突，没有一日安静，百姓

苦的了不得，到各处地方官禀报。地方官差了几个衙役，下乡查缉，捕风捉影，简直是一个没有拿到。还有一班猾吏，与强盗多是同党，外面似奉命缉盗，暗里实坐地分赃，百姓越加焦急，又推了就地绅士，向抚院呈诉。这位吃饭不管事的老抚台，见了数起呈文，都是详报盗案，免不得叫出几位老夫子，令他写好了几角公文，饬府州县严行捕盗。公文发出，郑老抚台又退入内室，吃着睡着，享那自在的闲福。笔笔成趣。这班府州县各官，早知郑抚台没甚严峻，也学那郑抚台模样，糊糊涂涂的过去，凭他什么申饬，仍旧毫不在意。百姓没法，不得已自办团练，守望相助。从此百姓自百姓，官吏自官吏，官吏不去过问百姓，百姓也不去倚靠官吏。自郑老抚台以下各官，乐得在署中安享荣华，拥着娇妻美妾，吸尽民膏民脂。不意桂平县金田村中，起了一个天空霹雳，直把那四万万方里的中国，震得荡摇不定，闹到十五六年，方才平靖。这也是清朝的大关煞，中国的大劫数。

金田村内，有个大首领，姓洪名秀全，本系广东花县人氏，生于嘉庆十七年。早丧父母，年七岁，到乡塾中读书，念了几本四书五经，学了几句八股试帖，想去取些科名，做个举人进士，便也满愿。怎奈应试数场，被斥数场。文字无灵，主司白眼。他家中本没有什么遗产，为了读书赶考，更弄得两手空空，没奈何想出救急的法子，卖卜为主，往来两粤。把洪氏历史，叙得格外明白，就可定实洪氏一生行谊。忽闻有位朱九涛先生，创设上帝教，劝人行道。自言平日尝筹铁香炉，铸成后就可驾炉航海。秀全疑信参半，就邀了同邑人冯云山，去防九涛。见面胜于闻名，便拜九涛为师，诚心皈依。九寿旋死，铁香炉曾铸成否？秀全继承师说，仍旧布教。适值五口通商，西人陆续来华，盛传基督教义。基督教推耶稣为教主，也尊崇上帝，有什么《马太福音》，及《耶稣救世记》等书。秀全购了一二部，暇时瞧阅，与自己所传的教旨，有些相象。他就把西教中要义，采了数条，羼入己意，汇成一本不伦不类的经文。谬称上帝好生，在一千八百年前，见世人所为不善，因降生了耶稣，传教救世。现在人心又复浇薄，往往作恶多端，上帝又降生了我，入世救人。上帝名叫耶和华，就是天父，耶稣乃上帝长子，就是天兄。异想天开。这派说话，已是戛戛独造了。

后来与云山赴广西，居桂平、武宣二县间的鹏化山中，藉教惑民，结会设社，会名叫作三点会，取洪字偏旁三点水的意义。桂平人杨秀清、韦昌辉，贵县人石达开、秦日纲，武宣人萧朝贵，争相依附。秀全与萧朝贵，最称莫逆，就把妹子许嫁了他。洪妹名叫宣娇，倒有三分色艺，朝贵很是畏服。为此一段姻缘，越发鞠躬尽瘁，帮助秀全。秀全得亲这几个党羽，遂差他分投各邑，辗转招集，运动了桂平富翁曾玉珩，入会输资，信教受业。秀全趁这机会，开起教堂，更立会章，不论男女，皆可入会传教，更不论尊卑老幼。凡是男人，统称兄弟，凡是妇女，统称姊妹。每人须纳香灯银五两，作为会费。起初被诱的人，尚是寥寥。秀全与冯云山、萧朝贵等，密议了一个计策，装成假死，外面不知是假，听说洪先生已死，都来吊唁。萧朝贵因是妹婿，做了丧主，受吊开丧。秀全便直挺挺的仰卧在灵床上，但见灵帏以外，有几个上来拜奠，有几个焚化纸钱，有几个会中妇女，还对着灵帏，娇滴滴的发作哀声。你也哭声洪哥哥，我也哭声洪哥哥，这位

洪哥哥听到此处，暗中笑个不了，勉强忍住了数日。倒也亏他。日间装做死尸模样，夜间与几个知己，仍是饮酒谈心。过了七天，突把灵帏撤去，灵床抬出外面焚掉。当下惊动无数乡民，都来探问。萧朝贵答称洪先生复生，因此人人传为异事。

洪先生复遍发传单，说要讲述死时情状，叫乡民都来观听。看官！你道这等愚夫愚妇，能够不堕他术中么？当下就在堂中设起讲坛，摆列桌椅，专等乡民听讲。到开讲这一日，远近趋集，齐入教堂，比看戏还要闹热。只见上面坐着一位道冠道服，气宇轩昂，口中叨叨说法。这个不是别人，就是已死复生的洪秀全。但听秀全说道："我死了七日，走遍三十三天，阅了好几部天书，遇了无数天神天将，并朝见天父，拜会天兄，真是忙的了不得。世间一年，天上只有一日，列位试想这七日内，天上能有多少时候？我见天上的仙阙琼宫，正是羡煞，巴不得在天父殿下，充个小差使，做个逍遥自在的仙人。怎奈天父说我尘限未满，仍要回到凡间，劝化全国人民，救出全国灾厄，方准超凡归仙。余外还有无数训辞，都是未来的世事。天机不可泄漏，我所以不便详告。最要紧的数句，不能不与列位说明：清朝气数将尽，人畜都要灭绝，只有敬拜天父，尊信天兄，方可免灾度厄。我前时设会传教，还是凭着理想，今到天上见过天父天兄，才信得真有此事。列位如愿入会忏悔，定能趋吉避凶，我可与列位做个保人，不要错过机会。"说到此处，即由冯云山、萧朝贵等取出一本名簿，走到坛下，朗声呼道："列位如愿入会，赶紧前来报名。"于是听讲的人，统愿报名入会，只愁会费没有带来，与冯、萧诸人商量暂欠。冯云山道："暂欠数日不妨，但已经报过了名，会费总当缴纳，限期七日一律缴清，如或延宕，要把姓名除没，将来灾难万不能逃呢。"那班愚民齐声答应，一一报名，登录会簿，随退出堂外。有钱的即刻去缴，没有钱的就典衣鬻物，凑足五两数目，赶至堂内缴讫。

秀全开讲数日，入会的人，累千盈万，党徒也多了，银子也够了，秀全遂蓄着异谋，想乘机发难。遂令冯云山募集同志，自己返到广东，招来几个故乡朋友，共图起事。秀全已去，云山且招兵买马，日夕筹备，渐被地方官吏察觉，出其不意，将云山拿去，云山入狱，富翁曾玉珩等人费了无数银钱，上下纳贿，减轻罪名，递解回籍。此时秀全已招了好几个朋友，方想再赴广西，巧遇云山回来，仍好同行。转入广西省平南县，遇着土豪胡以晃，意气相投，又联作臂助，各人在以晃家一住数日。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诸人，聚居金田村，日俟秀全到来，望眼将穿。旋探得秀全寄居在以晃家内，忙率众迎至金田。秀全见金田寨内，多了几个新来的豪客，互通姓名，一个系贵县人林凤祥，一个系揭阳县人罗大纲，一个系衡山县人洪大全，谈吐风流，性情豪爽，喜得洪秀全心花怒开，倾肝披胆的讲了一会，当下杀牛宰豕，歃血结盟，誓做异姓弟兄，大有桃园结义、梁山泊拜盟的气象。当下第一把椅子，就推了洪秀全，第二把椅子，推了杨秀清。洪、杨慨然不辞，竟自承诺，随令众人蓄发易服，托词兴汉灭胡，竟就金田村内竖起大元帅洪的旗帜来了。小子记得石达开有一诗云：

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
黄金似粪土，肝胆硬如铁。
策马度悬崖，弯弓射胡月。
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

这一首诗中，已写尽这班人物粗莽豪雄的状态。但推那洪秀全作为首领，也未免择错了主子，小子不欲细评，且至下回叙述洪、杨起事的战史。

高宗用一和珅，酿成川、楚、陕之乱凡九年。清宣宗用一穆彰阿，酿成洪、杨之乱凡十五年。养奸之祸，若是其甚欤！曰：一奸人进，群奸亦连类而升，内而公卿庶尹百执事，外而督抚道府州县，皆奸党也。无在非奸党，即无在非乱源，掊克聚敛，激成民怨，伏处草泽者，乘间而起，天下无宁日矣。迨至奸谋败露，灾害已至，虽诛夺元凶，亦觉其晚。齐王氏一妇人耳，犹能扰攘四五省，洪秀全传会西教，诈死惑民，一发而不可收拾。非跳梁者之果有异能，殆权奸当道，小民铤走之所由致也。本回可与五十一回参看，而用笔则详略褒贬，具见苦心。

第五十八回
钦使迭亡太平建国　悍徒狡脱都统丧躯

却说洪秀全、杨秀清等蟠踞了金田村，气焰日盛。桂平知县差了几个皂班快班，前往缉捕，不是被杀，就是被逐，而且风声日紧，有戕官据城的谣传。桂平县官连忙申详府道，府道又申详巡抚。郑抚台祖琛杜门不出，方喜盗案渐稀，清闲度日，忽接桂平警报，内说洪、杨蓄谋不轨，与寻常盗贼不同，他不禁忧虑起来，搔头挖耳的思想。想了半日，尚无妙策，就邀他几位幕宾，同议剿匪事宜。三个缝皮匠，比个诸葛亮，竟想出一个奏报北京迅派大员的计策。当由幕友修好奏折，即日拜发。咸丰帝览奏之下，便召杜协揆受田入议。受田力保故云贵总督林则徐，及故提督向荣。于是朝旨特下，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向荣为广西提督，迅赴粤西剿辨。一面令郑祖琛出省督师。郑抚台接到此旨，一喜一惧：喜的是有人接替，可以少御肩子；惧的是钦使未到，仍要出省剿匪。左思右想，无可奈何，只得带了绿营兵数千，出了省城，慢慢的南下，行至平乐府，竟就此屯驻了。原来平乐府西南，就是浔州府，桂平是当浔州首县，郑老抚台明哲保身，暗想平乐府尚是安靖，若再南行，便要近着盗窠，倘或被围，恐怕老命都要送脱。因此半途中止，裹足不前。这个妙策，想也是幕友教他。

会提督向荣驰到桂林，闻巡抚已出省督师，料想金田一面，由抚台亲自督剿，当不致蔓延四出，自己不如向柳州、庆远一带，先剿土匪，翦灭洪、杨羽翼，然后夹攻金田，较易荡平。主见一定，遂饬弁飞陈郑抚台。郑抚台不知可否，令他便宜行事。于是向荣遂出柳州、庆远，转入思恩、南宁，沿途杀逐无数盗贼，颇有摧枯拉朽的威势。

怎奈郑抚台安驻平乐，洪、杨等也暂不出发，只是蓄粮备械，从容布置，方思克日大举。忽探得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前来，秀全大惊道："罢了罢了！林公一到，我辈休了。"石达开在旁道："大哥何胆怯至此？难道不闻水来土掩，将到兵迎么？"秀全道："并非愚兄胆怯。这林公智勇双全，英人尚敌他不过，何况我辈？"石达开道："弟亦晓得林公利害，但我军饷械充足，总可支撑数月，倘果不能支撑，兄弟们可航海逃命，且待林公到来，再图进止！"秀全听说。略略放心，只差人窥探林钦差行程。

过了一二天，探报林钦差已到潮州普宁县，广西巡抚郑祖琛，革职遣戍，由林钦差兼任巡抚事。秀全愈加惶急。正踌躇间，见洪大全趋入，笑容满面道："大哥恭喜！林钦差死了。"秀全不觉跃起，便问道："可真么？"大全道："自然真的。现闻满清政府，已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继任钦差大臣，广西藩司劳崇光，署理巡抚了。"秀全道："这全仗上帝保佑，但不识李星沅是何等人物？"大全道："想总不及林钦差能耐。鄙意不若乘他未到，赶速发兵。"秀全道："很好很好。"忙召杨秀清等定议出发。石达开道："若要出兵，预先做张檄文，声明贪官污吏的罪孽，才算得师出有名呢。"秀全道："这须劳老弟大笔！"石达开道："论起文字一道，还要让大全兄。"秀全随令大全草檄，不到一时，草成檄文道：

> 奉承天道吊民伐罪大元帅洪谨以大义布告天下：窃以朝右奸臣，甚于盗贼。署中酷吏，无异豺狼。利己殃民，剥闾阎以充囊橐。卖官鬻爵，进谄佞而抑贤才。以致上下交征，生民涂炭。富贵者稔恶不究，贫穷者含愤莫伸。言者痛心，闻者裂眦。即以钱漕一事而论，近加数倍，三十年之税，免而复征，重财失信，挖肉敲脂，民财竭矣。剧盗四起，嗷鸿走鹿，置若罔闻。外敌交攻，割地赔钱，视为常事，民命穷矣。朝廷恒舞酣歌，讳乱世而作太平之宴。官吏残良害善，掩毒焰而陈人寿之书。萑苻布满江湖，荆棘遍丛道路，民也何罪？遭此鞠凶。我等志士仁人，伤心恻目，用是劝人为善，设教牖蒙，乃当道斥为莠民，诬为匪类，欲逞残民之焰，遽操同室之戈。我等环顾同胞，义难袖手，因之鼓励同志，出讨巨奸。凡我百姓兄弟，不必惊惶！商贾农工，各安生业！富者助饷，贫者效力，智者协谋，勇者仗义，共襄盛举，再造升平，则虎狼戢而天日清，蠹贼除而苗禾殖矣。倘有愚民助纣为虐，怙恶不悛，天兵所到，必予诛夷，凛之慎之！檄到如律令。

檄文一发，便制定旗帜，取炎汉以火德旺的意义，全用红色，更令从用红布包头。扎束妥当，各执军械，排齐队伍，从金田村出发，进屯大黄江，遂分攻桂平、武宣、贵县、平南等县，前锋直到象州。清廷再授周天爵署广西巡抚，加总督衔，迅赴广西办理军务。

既遣李星沅，复遣周天爵，初次着手，已嫌骈枝。复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派兵夹剿，广缙遣副都统乌兰泰，赴广西佐理军事，与向提督荣，分统二军，进剿洪、杨。又是歧出。

向荣兵至马鹿岭。马鹿岭在大黄江对面，由秀全遣兵堵守，向荣一鼓而上，驱散洪军，追至武宣，又与洪军酣战。洪军败走，入紫荆山。此时乌兰泰军亦到，分头攻截，又因李星沅已驰抵柳州，周天爵亦驰抵桂林，俱派兵协剿。无如李、周二人意见未合，李星沅素重向荣名，所遣各军，统令归向荣节制。周天爵兼任督务，以权出向荣上，派遣将弁，暗中授意，令直接抚辕管辖，不受提辕干涉。乌兰泰又为广东总督所派遣，更与向荣各竖一帜，各分门户。向荣迭遭牵掣，自然要向李钦使处哓哓申诉。李钦使飞咨周署抚，又遭周署抚辩驳，李钦使也未免愤激，疏请简派统帅，一面进次武宣，忧心内焚，遂致病作。星沅系湖南湘阴人氏，秉性忠孝，叠任封疆大员，累建政绩。道光帝晏驾，他自江南入京，哭临尽礼。咸丰帝即位，召对大廷，语多称旨；并因母乞归。咸丰帝鉴他诚挚，允他暂归省亲。适林则徐病殁普宁，乃复下旨令为钦差大臣。星沅入告母陈太夫人，即驰赴粤西，至是病日增剧，竟致不起。遗疏言："贼不能平，不忠；养不能终，不孝；殓用常服，以彰臣咎。"咸丰帝见他遗疏，也不禁垂泪，推重李星沅，便阴贬周天爵。一面优旨喜悫，赐予祭葬；一面令大学士赛尚阿，率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督京师精兵四千人，赴粤视师。周天爵闻星沅病故，遂劾奏向荣不遵节制，咸丰帝因星沅疏中有隐怨天爵等语，遂罢天爵督师，褫总督衔，改用邹鸣鹤为广西巡抚。

赛尚阿至军，即饬各路进攻紫荆山。紫荆山前面，叫作新墟，后面叫作双髻山、猪仔峡，统是异常险隘。当下达洪阿攻西南，乌兰泰攻西北，总兵李能臣、经文岱攻东南，巴清德会集向荣军，自紫荆山后路攻入，直登猪仔峡，据住要口。洪、杨等拼命抵敌，究因要口已失，不能支持，遂率众倒退。向荣等步步紧逼，进夺双髻山要隘。洪军乃弃了紫荆山，分水陆两路，窜入永安州。赛尚阿即驰疏奏捷，得旨嘉奖。当时总道巢穴已破，可以指日肃清。不想永安失守的警信，又报入清营。原来永安本乏守备，洪、杨等窥他空虚，竟率众攻入守城，官吏早逃得不知去向。秀全既得了永安城，遂与会党拟定国号，叫作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大全为天德王，秦日纲、胡以晃等四十余，各称丞相军师，居然要与大清国抗衡了。纯是皇帝思想，安知援救同胞？清军因他蓄发易服，称为发逆，亦叫他作长毛贼。他却呼清军为妖。

赛尚阿闻洪、杨已入永安，急移屯阳朔县，督诸军追剿。诸军统领，总要算向荣、乌兰泰最勇，追至永安城下，立营数十。向荣统北路，乌兰泰统南路，旗帜鲜明，刀枪密布，险些儿要踏破城池。怎奈两将素不相容，你要速，我要缓；你要合，我要分。一连数月不下。失机在此。乌兰泰麾下，在故秀水知县江忠源，素为知兵，至是往返调停，总未能解嫌释怨。会都统巴清德病殁，兵士亦多触暑瘴，锐气渐衰。江忠源夜出巡逻，见永安城北角独阙围兵，忙入营禀乌兰泰道："现在长毛都聚集城内，全靠今日合围，悉数歼除，方免后患。卑职巡绕四周，见城北独留出不围，倘被他窜逸，将来四出为殃，大为可虑。"乌兰泰道："城北归向军门督攻，我却不便干涉。"忠源道："这事关系甚大，还

请大人与向军门熟商。”乌兰泰默然不答。忠源道：“大人若不便与商，待卑职自去见向军门，只请大人命下便是。”热诚可敬。乌兰泰道：“这却不妨听便。”忠源奉命，径至向营求见，由向军门召入，行过了礼，便献上合围的计议。向荣道：“古人说得好：‘困兽犹斗。’若将这城四面围住，贼众无路可走，定然誓死固守。现已攻了两三月，未能破入，兄弟所以撤去一隅，诱他出来，以便截击。一则得城较易，二则亦不怕他遁去，岂非两全之策么？”忠源道：“大人明见，未始不能破贼，但我军现有三万多人，贼众不过万余，我众彼寡，尽可合围。若恐血肉相搏，所失亦多，何不断他樵采，绝他水道，使他自乱？不出十日，包可攻入了。”向荣仍是不依，忠源退出，自叹道：“此计不用，我辈难逃大劫了。”遂回报乌兰泰，歇了数天，托病自去。可惜！

洪秀全见城北无兵，便有意溃围。自己带领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出北门，令洪大全、秦日纲等出东门，萧朝贵、韦昌辉等出南门，林凤祥、罗大纲出西门，乘着黑夜，一声呐喊，便向四门杀出。清军虽也日夜防备，怎奈全城悍党，猛扑出来，好像饿虎饥鹰一般，这边围住，那边被他冲出，那边围住，这边被他冲出。乌兰泰适在东门，望见洪大全等出来，忙率兵抵敌，大全亦转寻乌兰泰角斗，两下酣战，毕竟乌兰泰勇力过人，奋战数合，将洪大全活捉过去。天德王要归天了。秦日纲忙来抢救，已是不及，复恶狠狠的与乌兰泰相扑。乌兰麾军四逼，把秦日纲困在垓心。日纲正在危急，巧逢萧朝贵、韦昌辉两路杀入，救出日纲。清总兵长瑞、长寿二人，忙去拦阻，怎禁得萧、韦一军，大刀阔斧，逢人便砍，二总兵措手不及，都丧掉了性命。萧朝贵、韦昌辉、秦日纲等，合众东走，乌兰泰尚不肯舍，只饬人押解洪大全入京，自率兵尾追而去。

是时北门无兵，由洪、杨等拍马驱出，行了一二里，突遇清兵拦住，为首大将，正是向荣。当下火光如炬，枪声如雷，两军混战多时，杀得地惨天愁，尘昏月暗，秀全部下统是异常精锐，恁你向军门如何能耐，不过杀了一个平手。不防林凤祥、罗大纲等又从西杀到，秀全得了这军，格外抖擞精神，与向军死战。向荣尚拼命拦截，谁知老天又偏偏下起雨来，弄得官兵拖水带泥，有力难使。总兵董先甲、邓鹤龄，又先后战殁。眼见得这位洪天王，要被他窜去了。向荣收兵入城，检点队伍，已伤亡不少，慨然道：“悔不听江忠源计策，相持数月，只得了一座空城。目下贼众北窜，定去窥伺省会，省会一失，广西全省统难保了。”前策已失，此策亦只得了一半。随即整顿兵队，出了永安城，从间道驰赴桂林去讫。

这边乌兰泰尾敌东追，遥望萧、韦各军，绕山北走，料知敌众将犯省垣，遂命军士竭力赶上。将到六塘墟，敌众已不知去向。当下扎住了营，令侦骑四探，回报贼兵已踞住墟中。乌兰泰升帐，传集将弁，便道：“本都统受国厚恩，愿与贼同生死，现闻贼众已踞六塘墟，想必是休养数日，出犯省城，不乘此奋力邀击，省城定要遭殃。”说到此处，令部下取过一盂，突拔佩刀，向臂上刺入，顿时血洒盂中，复令搅入清水，陈于案上，向将弁道：“诸君如热忱报国，请饮此血！”将弁等不敢违慢，便个个向前，各呷一口。饮毕，拔营北进，直指六塘墟，急如电掣，疾若星驰。勇有余而智不足。行入墟口，夕阳已是西下，但见树木丛杂，路径纷歧。副将金玉贵上前禀请，拟就此暂驻，待明晨进兵。乌

兰泰道："行军全靠锐气，若待至明日，气便衰了。本都统定要今日歼贼，虽死不辞。"谶语。金玉贵不敢多言，即随乌兰泰前进，愈入愈险，愈险愈暗。一声鼓响，长毛从暗中杀出，左有秦日纲，右有韦昌辉，乌兰泰全然不惧，列炬开战。你一刀，我一枪，争个你死我活。相搏多时，韦、秦二人率众退去，乌兰泰仍驱军穷追，直到将军桥。日纲、昌辉桥过去，乌兰泰亦怒马当先，跑过了桥，官兵逐队随上，甫过一半，豁喇一声，桥梁中断，坠水的人，不计其数。恼得乌兰泰怒气冲天，索性向前，不顾后面，忽见前面来了一大队长毛，打着东王南王旗号，让过韦、秦，截住乌兰泰。乌兰泰不管死活，上前冲突。此时天尚未明，猛听得一阵炮响，弹子如飞蝗般射来，乌兰泰身先士卒，毫无遮护，身中竟着了三弹，跌下马来。部将田学韬，疾忙趋救，巧巧一弹飞到面前，躲闪不及，正中脑袋，脑浆迸出，死于非命。乌兰泰亦狂喷鲜血，大叫一声而亡。可为勇者鉴。霎时间乌军前队，统被长毛杀毙，只后队还在桥南，由金玉贵带着，正思渡水接应，见长毛兵已回杀前来，料知主将陷没，忙令部兵整阵而退，自己独怒目横矛，立于桥侧，大呼道："长发贼敢过来斗三百合否？"长毛见他单骑直立，不觉惊异，便去禀报杨秀清。秀清拍马趋出，在桥北遥望，见玉贵身穿白袍，威风凛凛，不由的暗暗惊叹，随道："这位白袍将，好像唐朝薛仁贵，我等不要惹他，让他去罢！"当下麾兵退去。玉贵亦舒徐不迫，回呼部珍，改道趋桂林。

原来洪秀全出永安时，相约北趋，至此会合韦、秦各军，得了胜仗，遂直犯桂林。进逼城下，抬头一望，守城兵统已严列，防备的非常周到，秀全对众人道："这个邹妖，倒很有点来历，你看他防兵密布，严肃得很哩。"话尚未毕，城上的枪炮，已一齐射来，秀全转身就走，退五里下寨。次日，复遣石达开、韦昌辉等，率众进攻，又被守兵击退。回报妖将向荣，亦在城中，秀全道："怪不得！怪不得！我道邹妖那有这般利害！"又接连攻了数日，一些儿不得便宜，俄报东岸鸬鹚洲又有妖兵来了，秀全忙令冯云山前去迎敌，云山去讫，石达开献计道：广西僻处偏隅，无足轻重，我军不如悉锐北上，道出两湖，据江为守，相机以争中原，方为上策。"秀全鼓掌道："好计好计！"遂下令拔寨都起，东出鸬鹚洲，想云接应冯云山。忽接前哨来报，南王追妖兵至蓑衣渡，中炮身亡。秀全不听犹可，听了云山死讯，魂灵儿都飞入九霄云外。接连又报天德王被解入京，惨遭极刑。秀全大叫道："痛哉痛哉！"一语出口，两眼直视，竟向前扑倒。真耶假耶？正是：

揭竿才托中兴号，闻耗先惊死党亡。

洪秀全倒地后，若果身死，倒也风平浪静了，但秀全是个乱世魔王，人叫他死，天偏叫他不死，这正没法，容小子下回接叙。

洪、杨发难金田，尚是幺幺小丑，林公不亡，洪、杨徒航海出走，与波臣为伍已耳，林公即亡，继起者果同心协力，合图扑灭，则聚而歼之，尚为易事。乃李、周相嫉，乌、向不睦，坐使入网之

鱼，终致漏网，陷阱之兽，又复脱阱，虽曰天数，宁非人事？本回叙洪、杨四出之原因，以见将帅不和之大弊，语曰："和气致祥，乖气致戾。"观此益信。

第五十九回
骆中丞固守长沙城　钱东平献取江南策

却说洪秀全晕厥过去，经众人七手八脚，扶起灌救，半晌才渐渐醒来，不禁长叹道："出师未捷，先伤两将，使我如失左右手，真是可痛可恨！"众人极力解劝，秀又问道："那个妖将，伤我兄弟云山？"探弁答称："是江忠源。"看官！你道这江忠源何故又来？他自托病告归后，料得长毛必逸出永安，北犯桂林，桂林有失，必入湖南。湖南系忠源原籍，为保全桑梓起见，不得不募勇赴援。适有同里刘长佑，与忠源意气相投，忠源遂邀他臂助，招集乡勇千人，出援桂林，甫到鸬鹚洲，已被冯云山截住。忠源佯退，诱云山至蓑衣渡，千枪并发，将云山击死。秀全闻到江忠源姓名，还不晓得他的智略，便道："什么江妖，敢伤我南王？兄弟们替我前去，除灭江妖，报复大仇。"众人齐声得令，个个摩拳擦掌，向蓑衣渡杀去。

只见江军扎住蓑衣渡对岸，部下甚是寥寥。秀全命部众劫夺民船，渡将过去。才到中流，这船竟停住不动。对岸开了一炮，四面八方，小船齐集，统用火枪火箭，向长毛船上掷去。秀全仗着多人，冒火死斗。不想南风陡起，火势愈猛，一船被焚，那船又燃，要想回船逃走，恁你划桨摇橹，总是窒碍难行。秀全不信，令死党泅水窥探，回报："船底统是大树，七丫八杈，把船只牵住，所以不便行动。"从悍党口中述出，才识江忠源妙计。秀全急弃掉大船，改乘小船，驶到岸旁，登陆东窜。这一仗，烧死了许多长毛兵，乃是洪秀全出兵以来未曾受过的大亏。不过长毛可以随处掳胁，沿途经过，村落为墟，战败时只剩残兵疲卒，转眼间又是士饱马腾。

江忠源闻长毛东走，飞禀钦差大臣赛尚阿，出师拦截。这赛大臣的行踪，小子久不提起，只好从此处补叙。原来赛大臣无他谋略，专工趋避，自长毛逸出永安后，他已从阳朔潜返桂林。嗣闻桂林又要被兵，复从桂州退至永州。永州系湖南门户，此番长毛东走，正望永州进发，所以江忠源飞请出师。忠源着急万分，那赛大臣却雍容坐镇，视作没事模样，因此洪秀全掠地攻城势如破竹。提督余万清，驻守道州，闻长毛将至，弃城遁去，秀全等从容入城。占据月余，复分兵破江华、永明、嘉禾、蓝山等县，转入桂阳州、郴州。

警报直达长沙。长沙是湖南省城，巡抚骆秉章，与秀全本是同乡，幼时又与秀全同学，尝在暑夜同浴鱼池，秀全出了一课，要秉章属对，秀全的出句，是"夜浴鱼池，摇

动满天星斗”，秉章的对句，是“早登麟阁，挽回三代乾坤”。两人志趣，少小时已见一斑。两人各自惊叹。此次成为仇敌，秀全未免畏惧三分，遂在郴州逗留不进。萧朝贵上帐请道：“大哥何不去夺长沙？留在此地做什么？”秀全道：“长沙有骆秉章守住，非可轻敌，只好慢慢进兵。”朝贵道：“一日过一日，等到妖兵四集，我们要坐困了，还是赶紧进兵为是。”秀全尚在迟疑，被朝贵催逼不过，只得移攻永兴。永兴城内的县官，闻敌先溃，秀全复长驱直入。朝贵仍请进攻长沙，秀全道：“妹夫！你不要性急，骆秉章非同小可，不应冒昧进攻。”朝贵道：“大哥休长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我兵从广西到湖南，只蓑衣渡吃了场亏，此外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简直是不曾费力。骆妖系湖南巡抚，湖南一省，统归他管辖，为什么不派重兵分守？据我看来，毫不中用。大哥怕他，朝贵却不怕他呢。”言未毕，探马来报：“骆秉章已罢官了，现在继任的巡抚，叫作张亮基。”朝贵便起身道：“大哥所怕的骆妖，已经罢职，这是天意叫我去取长沙，小弟愿去走一遭。”秀全道：“你既要去，须多带人马。”朝贵道：“不必不必，小弟部下有锐卒千人，已经敷用，包管可得长沙。”秀全应允。朝贵入内，别了洪宣娇，宣娇嘱他小心。朝贵道：“区区长沙城，有何难取？若不取得，誓不回军。”随与宣娇作别，竟带了千名死士，出永兴城，向东北进发。

这萧朝贵果然利害，一经出兵，好似风驰雨骤的过去。破安仁县，转陷攸县，及醴陵县，进薄长沙城下。湖南新任巡抚张亮基，尚未到省，旧抚骆秉章，因总督程矞采出驻衡州，无从交卸，所以还在城中。突闻长毛已来攻城，忙率提督鲍起豹，登陴守御，并飞檄各镇入援。城内兵民，不道长毛来得这般迅速，统惊慌的了不得，幸亏骆秉章昼夜巡查，随时抚慰，鲍起豹留心防堵，甚至向城隍庙中，舁出神像，置诸城楼，与他对坐，藉安民心。想入非非。朝贵攻了数日，没有效果，气得暴跳如雷，喝令部兵猛扑。城上守兵，险些儿抵挡不住。忽见清总兵和春、常禄、李瑞、德亮等，率军驰至，朝贵才停住勿攻，固垒自守。和春等见朝贵壁垒森严，军械环列，倒也不敢惹他，只在城外扎住了营，相持又数日。

会清廷因长毛围急，赛尚阿、程矞采二人坐驻衡永，畏缩不前，严旨把他革职，调徐广缙驰督两湖，并促广西提督向荣速援湖南。向荣尝轻视赛尚阿，不愿爱他节制，所以桂林围解，他便托病安居，不肯前敌，至赛已革职，方才启行。向荣未抵长沙，江忠源已倍道驰至，两人相较，优劣自见。遥望朝贵兵分据城外天心阁，立栅甚坚。忠源道：“阁上地势甚高，贼众据此，长沙危了。”急领兵争夺天心阁，一场恶战，方把朝贵兵杀退。朝贵愤极，仍督众攻南门，手执令旗，当先跃登。不防城上飞下一弹，对准朝贵头上，扑的一声，把头颅轰破，坠地而死。

死讯传至永兴，秀全大吃一惊，与秀清道：“我说骆秉章有些才智，不可轻敌，偏这萧妹夫硬要前去，被他击毙，宁不痛心！”秀清未答，洪宣娇已号哭入帐，向阿哥来讨丈夫，弄得秀全无言可答，还是秀清从旁劝解，并许率众复仇，宣娇方肯止哭。于是率众北行，飞扑长沙。宣娇亦领了一班大脚妇女，自成一队，跟随军后。不愧强盗婆。其时张亮基及向荣统到长沙城内，援军大集，数近五万。秀全屡攻无效，复广募矿夫，屡凿地道。

地雷两发，俱被向荣麾下邓绍良、瞿腾龙等抢险堵塞，反伤毙长毛数百名。秀全没法，潜令解围，宣娇尚不肯从，秀全许他另置男妾，方随同西去。

江忠源率兵驰逐，途遇秀全断后军，鏖战被刺，伤腓坠马，逃免回营。入城见新抚亮基，力陈河西一带，兵备空虚，请调兵扼堵，亮基也依计调遣。奈河西诸将，都畏长毛声势，作壁上观。秀全遂从容走宁乡，破益阳，出湘阴，渡洞庭，直达岳州。岳州文武各官，自提督博勒恭武以下，统已逃去。秀全整队而入，得了武库一所，启门细瞧，甲仗炮械，不计其数，乃是吴三桂遗物。秀全喜出望外，传令进攻汉阳，先向江口劫夺商船五千余艘，驾载部众，舳舻蔽江，旌旗耀日，顺流而下，直抵汉阳。知府董振铎，死守三日，求兵不至，城被陷，振铎率家丁巷战而死。知县刘宏庚自缢。秀全转向汉口焚掠五昼夜，百货为空。

时值隆冬，江水已涸，中涨巨洲。秀全令部众连舟为梁，环贯铁索，从汉阳接到武昌，环城设垒。巡抚常大淳，督兵数百拒守。向荣自湖南驰救，至洪山下寨。洪山在武昌城东，向荣因汉口已失，不欲并守孤城，所以在洪山立营，与城中遥为犄角。驻扎才定，杨秀清率众来攻，见向营坚壁勿动，几回冲突，统被击退。是夕月色无光，秀清总道向军初到，不敢袭击，便安心睡着，谁料到了夜半，寨外人马喧天，鼓声震地。秀清从梦中惊觉，忙起来抵敌，见向军如潮涌入，一将跃马入营，舞着大刀，左右乱砍。秀清不见犹可，见了这人，大喝道："好个背义负盟的张嘉祥，来！来！来！我与你拼三百合罢。"随拍马向前，持刀力战。约十数合，耳边但听得一片呼声，都道："快捉杨贼！"秀清心怯，转身便逃。怎奈向军紧追不舍，部众已被他杀得七颠八倒。正在危急，幸石达开、林凤祥前来救应，与向军恶斗一场，还杀不过向军，又来了陈坤书、部云官等一枝新兵，方才战退向军。这番败仗，长毛兵死了不少，被毁营垒十几座，失去枪炮二千有余。秀清咬牙切齿，恨煞张嘉祥，连石达开等，亦愤愤不已。这是张国梁第一次立功。

看官！你道张嘉祥是何等样人？他本是广东高要县的大盗，洪、杨倡乱，召张入党。初次与向荣对垒，秀清令嘉祥率二百人，至向营诈降。向荣探知来意，留住二百人，另易二百壮士，从嘉祥出战，大败贼众。秀清遂将嘉祥妻子，一并杀讫。嘉祥不能转去，遂投顺向荣，改名国梁，向荣亦格外优待。只秀清还不晓得他改名，所以曾叫他为嘉祥。

向荣得此大胜，正思进兵援城，忽天雨如注，朔风凛冽，兵士不能前进，只好缓待数天。经这一雨，武昌城被地雷轰破，常大淳以下藩臬各官，统同殉难。清廷闻警，因徐广缙逗留湘潭，延不到任，以致寇势日炽，遂革职逮问；授向荣为钦差大臣；起故大学士琦善，选兵驻河南；此老又现。调张亮基署湖广总督；潘铎署湖南巡抚；截住骆秉章回京，令署抚湖北。原来骆秉章前次罢官，实被赛尚阿劾奏，赛尚阿奉命督师，道出湖南，供张独薄，遂劾他吏治废弛，因此夺职。补足上文，且贬赛尚阿。嗣因赛尚阿得罪，朝旨乃仍令抚楚，这时候，已是咸丰二年十二月了。

秀全便在武昌度岁，居然御朝受贺，大开盛宴。适外面来报，有一书生求见，递上名刺，秀全一瞧，乃是浙江归安人钱江，便道："白面书生，何知大事。"已露骄态。言下有拒绝意。还是石达开上前说："现时正要延揽人才，不宜谢客。"因命召入。钱江进内，长

揖不拜。秀全见他气度雍容，倒也有些器重，便令钱江旁坐，问他来历。钱江答道："钱某前时曾充林则徐幕宾，林公罢职，英兵放境，钱某集众明伦堂，鼓励绅民，方思联合上下，出去抵敌，乃混帐官府，主张和议，反说钱某无端滋事，饬知县梁星源，捕某下狱，后被押解回籍，郁郁久居。今闻大王起义，是以不远千里，前来求见。"明珠暗投，也是可惜。秀全道："你既来此，有何见教？"钱江道："大王欲手定中原，此处非久居之所，还应亟图进取，方可得志。"秀全道："我亦作这般想。但闻满廷怕我北伐，已遣什么琦善，率大兵阻截河南，看来河南非急切可攻，只好暂住武昌，相机行事。"钱江道："武昌居四战之地，万难长守，况向荣现逼城下，设或清兵再集，那时四面受困，如何是好？"秀全道："进兵四川可好么？"钱江道："也是不好。为大王计，第一着是取江南，第二着是取河南，第三着是取山东。从前明太祖破灭胡元，也是从这三路进发，大王现欲破灭满清，何不仿行此策？"计划未尝不是，马屁也算会拍了。秀全闻到此言，不禁眉飞色舞，便道："先生真有异才！今日正在开宴，请先生畅饮三杯，再当领教。"钱江也不推辞，只与几位头目，行过相见礼，便在洪天王侧侍宴。天王便问他表字，叫作东平。饮至半酣，议论风生，乐得秀全手舞足蹈，仿佛如刘备遇孔明，苻坚遇王猛一般。兴尽席散，钱江乘夜做了一篇好文字，于次日入呈秀全，秀全展阅道：

草莽臣钱江上言：伏维天王起义之初，笄发易服，欲变中国二百年胡虏之制，筹谋远大，创业非常，知不以武昌为止足也明矣。今日之举，有进无退，区区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与其坐以待亡，孰若进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时长驱北上，徒苟安目前，懈怠军心，甚无谓也。或谓武昌襟带长江，控汴梁而引湘鄂，据险自固，然后间道出奇。以一军出秦川，定长安，或以一军趋夔州，取成都，不知秦陇四塞，地错边鄙，人悍物啬，粮食艰难，且重关叠险，纵我攻必克，必大费兵力。劳而无成，固贻后悔，得不偿失，亦弃前功。况削其支爪，究不若动其腹心之为愈也。至于四川一局，今昔异形。其在蜀汉之时，先以诸葛之贤，继以姜维之志，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赖吴据长江之险以为唇齿，尚难得志，况今日哉？方今天下财库，大半聚于东南，当此逐鹿于宁谧之时，欲以四川一隅敌天下，江知无能为也。以江愚昧，不如舍西而东。金陵建业，皆帝王建都之所，淮泗汴梁，实真人龙起之方。宜先取金陵，以为基本，次取开封以为犄角，终出济南以图进取，握齐鲁之运河，可以坐困通仓之食；截南北之邮传，可以牵制勤王之师。如此而有不成功者，江未信也。故为今日计，莫若急趋江南。南京底定，招集流亡，秣厉兵马，扼要南堵，挥军北上，左出则趋江北以进战，急则可调淮扬之军以继之；右出则据黄河以拒敌，急则可调开归之军以应之。再发锐卒以图西略，徇行河内州县，直抵燕冀无返旆；更遣偏师以收南服，戡定浙东郡邑，闲窥闽粤无轻举。兵不止于一路，计必出于万全。外和诸戎，内抚百姓，秦蜀一带，自可传檄而定，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也。自汉迄明，天下之变故多矣，分合代兴，原无定局。晋乱于胡，宋亡于元，类皆恃彼强横，赚盟中夏，然皆不数十年而奔还旧部，从未有毁灭礼义之冠裳，削弃父母之毛血，如

今日之甚且久者。帝王自有真，无意果谁属？复我文物，扫彼腥膻，阵堂旗正，不必秘诈，军行令肃，所至如归；彼纵有满洲蒙古殚精竭虑之臣，吉林索伦精骑善射之将，虽欲不望风投顺，我百姓其许之乎？更有期者，草茅崛起，缔造艰难，必先有包括之心，寓乎宇宙，而后有旋乾转坤之力。知民之为贵，得民则兴，知贤之为宝，求贤则治。如汉高祖之恢廓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应合，不期自至。否则分兵而西，武昌固不能久守，且我之势力一涣，即彼之势力复充。久而久之，大势一去，不能复振，噬脐之悔，诚非江所忍言者矣。管见所及，不敢自隐，伏乞采择施行！

秀全阅毕，便道："奇才奇才！"钱江开口称臣，已中秀全之意，故极口奖赏。遂封钱江为军师，即于咸丰三年正月元旦，连舟万余，载资粮军火财帛，及所掠男妇五十万，弃武昌东下。沿江守卒，望风披靡。只寿春总兵恩长，奉江督陆建瀛命，在中流截击，麾下只松江兵二千名，不值长毛一扫，恩长战死，舟师尽溃。陆建瀛方率兵数千，移舟上驶，才到九江，接到恩长死耗，从兵恟惧，霎时溃散。建瀛手下，只有十七人，驾着二舟，踉跄走江宁。真不济事。秀全遂于正月初九日破九江，十七日陷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自尽。秀全留安庆三日，得藩库银三十余万两，漕米四十万石，又掠得子女玉帛无数，驱运入舟。乘胜东指，连破太平、芜湖等县，击毙福山总兵陈胜元。至正月二十九日，已到江宁城下。连营二十四座，列舟自大胜关达七里洲，水陆兵号称百万，昼夜兼攻，凭南京城如何坚固，也要被他踏平了。小子有诗记事道：

天昏地黯鬼神愁，百万强徒出石头，
想是东南应遇劫，欃枪一现碎金瓯。

究竟江宁被陷没否，下回再行分解。

本回前半截是传骆秉章，后半截是传钱东平，骆秉章系清室名臣，长沙一役，骆已罢职，犹督兵固守，始终保全，洪秀全解围西去，虽渡洞庭，陷武汉，而后路卒为所握。湖南不下，湘北宁能长有乎？且其后洪氏之灭，多出湘勇力，假使当时无骆秉章，则长沙已去，即有曾罗诸人，何所恃而募勇？何所据而练军？以此知长沙之幸存，实为保障大江之锁钥，清有骆公，清之幸也。钱东平掉三寸舌，献取江南之计，不得谓其非策。明太祖尝建都金陵矣，安得谓江南之不必取耶？惟弃武昌而不守，殊为失算。武昌据长江下游，可南可北，可东可西，洪氏有兵百万，何不分兵东下，一守武昌，一取江南，联络长江上下以固根本，而顾劝其舍西取东也，奚为乎？助洪氏者，东平也，误洪氏者，亦东平。东平固不足道哉！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酋挫威

却说江宁被困，总督陆建瀛率绿营兵守外城，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率驻防兵守内城，城外商民，亦自募义勇队出击，守陴官兵发炮助战。义勇兵系临时召募，究竟不谙战阵，被长毛杀败，转身逃回，城上的炮声，还是不绝，一阵弹子，把义勇打死无数，余众骇溃。长毛兵乘势扑城。陆制台本是个文吏出身，不善督兵，勉强守了七八日，外援不至，弹丸又尽，长毛在仪凤门外，暗穴地道，埋藏地雷，一声爆发，城崩数丈。守门兵连忙抢筑，连驻守别门的将弁，也闻声赶集，专堵一隅，不防长毛别队，偏从三山门越城而入，外城遂陷。陆制台自杀。秀全等进了外城，复攻内城。祥厚、霍隆武又拼命防御，阅两昼夜，力竭身亡，内城亦破。长毛不问好歹，不管亲仇，见财便夺，逢人便砍，遇有姿色的妇女，拖的拖，拉的拉，奸淫强暴，无所不至。城中官绅及兵民死难，多至四万余人。时咸丰三年四月十日也。从洪氏东下以来，连书月日，一以见各城之易失，一以志洪氏之极盛。

秀全出所获资财，大犒将士，部众都称他万岁，他亦居然称朕，称部下头目为卿。随召集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及军师钱江会议。钱江复上兴王策，大旨在注重北伐，此外如设官开科，抽厘助饷，通商睦邻，垦荒开矿诸条，一一申明。秀全道："先生的奏议，统是因时制宜的良策，朕自当次第施行。但金陵系王气所钟，朕即欲建都定鼎，可好么？"钱江尚未回答，东王杨秀清道："弟意本欲进攻河朔，昨闻老舟子言，河南水少无粮，地平无险，倘战被困，四面受敌。此处以长江为天堑，城高池深，民富食足，正是建都的地方，何必异议！"钱江因东王势大，不好多言，只说："东王计划，很是有理，只镇江、扬州一带，亟宜攻取，方可隔断南北清军，巩固金陵根本。"秀清道："这着原是要紧。"遂不待秀全下令，竟向大众道："何人敢去取镇江、扬州？"丞相林凤祥应声愿往。秀清道："林丞相胆略过人，此去必定获胜。但一人却是不足，还须数人同去方好。"当下罗大纲、李开芳、曾立昌等，都愿随凤祥前行。秀清道："甚好甚好！"遂请秀全发令，命众人率众去讫。

秀全复道："朕既在此地建都，难道仍称为南京么？"秀清道："我朝既名天国，何不就称为天京？"秀全大喜，就把总督衙门，改为王宫，拣择故家大宅，作为诸王府，募集工匠，大兴土木，修筑得非常华丽。于是定官制，立朝仪，订法律。官制以王位为最大，统辖一切政务；次为丞相，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名目，兼理文武；行军则专属武职，叫做天将，有三十六检点及七十二指挥；又设立女官，分充宫府中女簿书，算是男女平等。朝仪设君臣座位，免去一切拜跪仪文；会议时依次坐定，言者起立，方许发言。法律如蓄妾有禁，买娼有禁，缠足有禁，鬻奴有禁，吸鸦片有禁，略似

西国的摩西十诫，号为天条，犯者立诛。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有闰日，无闰日。每七日一礼拜，赞美上帝。另建说教台，高数仗，演说宗教，常作天父附身的模样。总之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一般制度。宫殿既成，正殿叫作龙凤殿，匾额是“龙凤朝阳”四字，旁有两联，一联是：“虎贲三千，直扫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一联是：“拨妖雾而见青天，重整大明新气象；扫蛮氛以光祖国，挽回汉室旧江山。”这两联，大约是钱军师手笔。秀全把掠取女子，选择好几十名，充作妃嫔。遂诹吉行升御礼，戴紫金冕，前后垂三十六旒，穿黄龙袍，浑身统用绣金盘成，当下升了御座，受文武百官朝贺。总算如愿。礼毕，就在殿中大飨群臣。

忽报清钦差大臣向荣，统率大兵数万，已到城东孝陵卫扎营了。秀全大惊道：“这个向妖，怎么惯与我作对？总要设法除灭了他，方可安心。”道言未绝，又报清钦差大臣琦善统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军，与直隶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自河南出发，来攻天京了。秀全道：“怎么好？怎么好？”钱江起座道：“陛下不必着急！扬州一带，已由老将林凤祥等出去攻略，当能截住北军。况琦善那厮，前在粤时，很是没用，这路兵不足为虑。只向荣很是耐战，又有张国梁为助，声势浩大，须要派遣重兵，屯驻城外，才可无虞。”正议论间，镇江、扬州的捷音，络绎前来，并接林凤祥奏议，略说：“二月二十一日，拔镇江。二十三日，陷扬州，一路进行，毫无阻碍。现得金银若干，子女若干，赍送天京，伏祈赏收。惟满廷遣琦善到此，统率各妖，约有数万，臣观他营伍不整，攻城不力，毫不足惧，但留臣指挥曾立昌，防守扬州，已足堵御，臣愿率兵北伐”等语。秀全向钱江道：“果不出军师所料。”钱江道：“林丞相虽是雄才，惟孤军深入，未免疏虞，应请添派大兵，作为后应方好。”秀清道：“就派吉丞相文元前去。”钱江道：“吉丞相么？”言下有不足意。秀清道：“吉文元系北王亲戚，当不致有异心。”钱江道：“并非防他有异心，但为北伐计，非计出万全不可。”秀清道：“方今满清精锐，已聚南方，北省地面，料必空虚，有林、吉二人前去，何忧不胜？”钱江不便再争，遂由秀清派吉文元去讫。原来吉文元妹子，嫁与北王韦昌辉，韦为北王，杨为东王，两人势力相当。杨欲独揽大权，恐韦从旁牵掣，因此先把吉文元调开，削他羽翼，以便将来篡立。钱江窥破此意，只因洪、杨为患难交，疏不间亲，只得嘿然。韦、杨内哄张本。

秀全便道：“江北妖营，已不足虑，江南妖营，如何抵御？”钱江道：“第一着是添派重兵，分堵要口，只叫坚守得住，不必与他开仗，待他旷日持久，兵心懈弛，自有破敌之策。第二着是分扰安徽、江西，截他后路，断他饷道，恁他如何骁勇，不能耐久，将来总是难逃吾手。”秀全亟称妙计。秀清道：“安徽、江西系江南上流，关系甚大。看来安徽一带，须劳翼王，江西一带，须劳北王，我愿与天王共守此城。现在我军部下，如李秀成、陈玉成等，统是后起英雄，叫他分堵江南，何怕向、张二妖。”仍是私意。秀全道：“好！好！”遂命北王韦昌辉出兵江西，翼王石达开出兵安徽。诸王统已调开，秀清可横行无忌了。两王各带天将数十人，长毛数万众，分路而去。

秀清又遣派部下各将，分堵雨花台、天保城、秣陵关各要口，密布得铜墙铁壁相似。遂一味骄淫奢佚，恢拓府第至周围四五里，服食起居，概与秀全相等。搜取城内美女三

十六人，充作妾媵，号为王娘，统是破瓜年纪，绰约丰神，又与天妹洪宣娇私相来往，亦未免有苟合勾当。每一出门，前后拥护数千人，金鼓旌旄等类数十件，又有洋绉五色巨龙一大条，长约百丈，高亦丈余，行不见人，随着音乐，大吹大打的过去，然后继以大轿，轿夫五十六人，轿内左右，立着一对男女，右系娈童，左系娇妾，一捧茗瓯，一执蝇拂，仿佛神仙相似。每晨高坐府中，官属先以次进见，随后去朝洪天王。这位天王，亦耽情酒色，整日里在后宫取乐，十日中只有一二日视朝，军事文报，刑赏黜陟，一任秀清所为。秀清又是个色中饿鬼，渐渐弄得形神尪弱，还要怂恿天王，速开男女各科，由秀清主试，钱江为副。男状元取了池州人程文相，女状元取了金陵人傅善祥。男状元乃是陪宾，秀清注意在女状元。男科题为《蓄发檄》，程文相文中有云："发肤受父母之遗？无剪无伐。须眉乃丈夫之气，全受全归。忍看辫发胡奴，衣冠长玷，从此簪缨华胄，髦弁重新。"由钱江拔为男状元。女科题为《北争檄》，傅善祥文中有云："问汉官仪何在？燕云十六州之父老，已呜咽百年；执左单于来庭，辽卫八百载之建胡，当放归九甸。今也天心悔祸，汉道方隆，直扫北庭，痛饮黄龙之酒；雪仇南渡，并摧北伐之巢。"由钱江拔为女状元。秀清本不甚通文，统归钱江取录，只看中这女状元，才貌俱全，便叫他充东王府女簿书，日司文牍，夜共枕席。女状元感恩图效，格外婉媚恭顺，秀清非常合意。不料积宠生娇，批判笺牍，信口诋骂，屡言首事诸酋，狗矢满中，甚至秀清亦被他批得一文不值。秀清愤怒起来，竟说他嗜吸黄烟，枷号女馆。状元二字扫地了。红颜女子，受了这般凌辱，免不得恹恹成病。病中上书秀清。内称："素蒙厚恩，无以报称，代阅文书，自尽心力，缘欲夜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烟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释有期，再图后效。讵意染病三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毙，想不能复睹慈颜。谨将某日承赐之金条脱一，金指圈二，随表纳还，藉申微意。"秀清阅毕，又动了怜惜之意，忙令释放，并令闲散养疴，许他游行无禁。原来长毛定制，除诸王丞相及大小官吏外，男归男馆，女归女馆，不得夹杂，就使本是夫妇，也不得同宿，违犯天条，双双斩首。傅善祥得任意游行，乃是秀清特令，后来善祥竟不知去向，大索不得，这是后话。

且说林凤祥带领二十一军出滁州，据临淮关，进破凤阳，兵锋锐甚。吉文元又由浦口攻亳州，与凤祥合军，北趋河南。江北清营，亟令胜保分兵追蹑，那林、吉两人，率着悍党，兼程前进，好似狂风骤雨，片刻不停。胜保未入河南，林、吉已陷归德。河南巡抚陆应谷，督兵出城，向归德防剿，谁料警报到来，长毛已由间道趋开封。开封系河南省会，陆抚台安能不急？飞檄藩司沈兆云等，登陴固守。沈兆云才接抚札，整备守城，林凤祥前队已扑到城下。城中守兵仓猝聚集，正在惊惶，亏得新任江宁将军托明阿，方督三镇兵过河南，乘便入援，与城兵内外夹击，足足战了两昼夜，才把长毛兵杀退。林、吉小挫。

林凤祥因开封难下，直趋河北，分兵围郑州荥阳县，牵制南岸的清兵，自己却与吉文元潜收煤艇，夤夜渡河，进捣怀庆府城。清廷已授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与尚书恩华，率精兵数千，驰赴河南，到了怀庆，正与林、吉相遇。林凤祥方穴隧攻城，见援军已至，只得分兵抵截。城中闻有援兵，知府以下，个个胆壮，格外奋力，坚守不懈。

恁他如何设法，总被城中堵住。隔了数日，郑州、荥阳的长毛，亦败窜过河，托明阿尾追而到。李开芳谏林凤祥道："顿兵城下，兵家所忌，我军不如转旆东趋，从大名进逼天津，攻心扼吭，方为上策。"凤祥道："怀庆扼黄河要害，怀庆不下，转向东行，倘若腹背受敌，如何是好？"遂不听李开芳言，一面饬人至江宁乞援，一面竖栅为城，一面深沟高垒，为自固计。两下相持复十日，胜保又到，开芳仍请变计，凤祥只是不从。失计在此。先后与清兵血战，计十数次，凤祥总不能稍占便宜。驹光如驶，竟逾月余，清廷下旨严责各军，讷尔经额与恩华、托明阿、胜保三人，不免焦灼，遂督励将士，誓破长毛，当下分兵三路，夺攻敌栅，那边开炮，这边纵火，霎时间烟焰蔽空，积成红光一片。林凤祥等固守不住，只得弃栅出来，抵死相扑。那官军亦拚命拦截，飞炮流弹，简直在各兵头下乱滚。吉文元躲避不及，中弹倒毙。长毛见伤了一个主将，只杀得一条血路，拥着林凤祥北走。林、吉大挫。

这一战，凤祥麾下的精锐几已死尽。讷尔经额凯旋直隶，托明阿南赴江宁，单由胜保追击凤祥。凤祥后无退路，竟窜入山西。

山西巡抚哈芳，一些儿都没有预备，边境空虚得很。凤祥又乘虚突入，从垣曲县出曲沃县，连拔平阳府城，进至洪洞县。适江宁援兵二万人，由曾立昌、许宗扬等统带，自东而来，与凤祥相会。凤祥大喜，再合军东趋，寻出潞城、黎城两县间的小路，卷旗掩鼓，疾驱至临洺关。临洺关在直隶邯郸县北，系直隶省要隘，讷尔经额率军凯旋，方在关内驻扎。忽有探马来报，说西南角上有一大队人马，悬着大清旗号，向关上赶来。讷钦差茫无头绪，便道："这枝兵从何而至？难道是胜保的兵么？"饬令再探！探马才出，那枝兵已蜂拥而至，不管三七二十一，竟冲入关中。讷军摸不着头脑，有几个上前拦阻，不料来军一齐动手，把拦阻的官军，杀得一个不剩。讷尔经额尚在营内，闻外面一片喊杀声，出来探望，才叫得一声苦，原来冲入关内的人马，前队服着清装，后面统是红布包头的长毛，当时失声叫道："长毛到了！长毛到了！"兵士闻着"长毛"两字，不由的胆战心摇，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统抱头窜去。讷尔经额也是逃命要紧，跨马疾走。这一大队长毛，正是林凤祥用了诡计，掩袭讷军，凤祥也算聪明，无如天不容他。当下乘势追杀，把清兵击死多人，一径驰到深州。深州各官，早已遁去，无阻无碍，听长毛入城。

深州距京师只六百里，警报递入清廷，与雪片相似。咸丰帝亟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督京旗及察哈尔精兵，星夜驰剿。时胜保已收复山西平阳府，自山西趋入直隶，亦奉旨代讷尔经额后任，与惠亲王、僧郡王等夹攻长毛。这位僧郡王有万夫不当之勇，是蒙旗第一个人物，手下的亲兵，也似生龙活虎一般，这番奉命视师，仗着一股锐气，连破敌大营数座，击毙长毛七八百人，杀得林凤祥不能住足，弃了深州东走天津，又被胜保夹击一阵，凤祥不敢攻天津城，退据静海，渐渐穷蹙了。三次大挫，不死何待？

北方稍静，南方偏骚扰异常。安徽省城安庆府，被石达开再陷，江西省城南昌府，又被韦昌辉围攻。杨秀清又遣豫王胡以晃、丞相赖汉英、石祥贞等分头接应。皖赣两省，糜烂不堪，几无一人与长毛对手。只有升任按察使江忠源，奉命赴江南大营帮办，行次九

江，闻南昌围急，倍道往援，才算得了一回胜仗，入南昌城助守。不意吉安又起了土匪，联络长毛，围困府城，江忠源飞书至湖南告急，为这一书，激出一位清室中兴的大功臣来。看官！你道大功臣是谁？就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

国藩字伯涵，号涤生。他降生的时候，家人梦见巨蟒入室，鳞甲灿然，尝相传为异事。道光十八年中进士，至道光末年，已升至礼部右侍郎。咸丰元年，诏求直言，国藩应诏，有详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折，语语切直，几干罪谴。还亏大学士祁寯藻，及国藩会试时房师季芝昌，极力解救，方得免罪。二年，丁母忧回籍，适洪、杨四扰，烽火弥天，有旨令他帮助巡抚张亮基，督办团练，搜查土匪。他本是理学名家，拟请守制终丧，不欲与闻军事，适友人郭嵩焘，劝他墨绖从戎，不违古礼。于是投袂而起，募农夫为义勇，用书生为营官，仿明朝戚继光束伍成法，逐日操练，遂创成团练数营。湘军发轫。已而张亮基移督湖北，骆秉章回抚湖南，国藩与秉章很是投契，练勇亦愈集愈多，是时得忠源乞援书，遂入见骆抚道："江岷樵系戡乱才，不可不救。"原来江忠源表字岷樵，国藩在京时，江适会试，谒见国藩，谈了一会方去，国藩曾说他后必立名抗节。至此与骆抚议妥，遂遣湘勇千二百、楚勇二千、营兵六百，属编修郭嵩焘及道员夏廷樾、知县朱孙诒，带领赴援。忠源弟忠济，暨诸生罗泽南，亦各率子弟乡人，随同前去湘军出境剿敌，好算破题儿第一遭了。看官记着。正是：

建州一脉延王气，衡岳三湘出辅臣。

湘军出境以后，胜败如何，当于下回交代。

洪氏之不终也宜哉！定都江宁，尚无关得失，乃安居纵乐，荒淫无度，军国大事，尽归杨秀清掌握。秀清专权自恣，淫佚与洪氏同，而骄纵且倍之。君相若是，宁能成功乎？林凤祥等率众北犯，本系洪氏胜算，越淮入汴，所向无前，可谓锐矣；然不乘清军未集之时，驰入齐鲁，进窥燕都，而乃西趋怀庆，迂道力争，复从山西间道，绕入直隶，师劳力竭，安能不败？宁待深州大挫，始知其无成耶？然观洪、杨之皮相西法，荼毒同胞，即使北犯而胜，亦无救于亡。故本回为洪、杨惜，亦为洪、杨病。林凤祥、吉文元辈，犹为本回之宾，项庄舞剑，意在汉王，阅者当于言外求之。

第六十一回
创水师衡阳发轫 发援卒岳州鏖兵

却说湘军出援江西，到了南昌，长毛即上前抵敌，两下酣战起来。究竟湘军是初次出山，敌不过百战余生的悍卒，罗泽南等又统是文质彬彬的书生，恁他如何奋勇，受着这利害的枪弹，不是倒毙，就是受伤。亏得江忠源引兵杀出，才接应湘军入城。检点兵士，湘楚军及营兵，已丧失一二百名，罗泽南的朋友，亦死了七人。当下与江忠源商议，忠源道："钢非炼不成，剑非磨不锐，湘楚各勇，仗义而来，很是可敬，但未经磨炼，不能与悍党争锋。目下不如出击土匪，先求经验。若能把土匪剿平，也可翦长毛羽翼。那时长毛少了援应，解围而去，亦未可知。"老成远见。众人齐声赞成。于是夏廷樾出攻樟树镇，罗泽南出攻安福县，江忠济及刘长佑出攻泰和县，留郭嵩焘、朱孙诒两人，偕江忠源守城。不到半月，各路土匪统已平靖，各军亦陆续归来，忠源遂会集将士，督率出城，与长毛恶斗一场，竟将长毛杀退，追至十数里外乃回。湘楚军始有喜色。

郭嵩焘道："这城虽已解围，无如贼势飙忽，来往无定。且东南各省，多半阻水，江中统是贼舟，一日遇风，可行数百里，解了这边的围，就向那边围住，我若驰救那边，他又到这边来了。他由水路，我由陆路，他用舟楫，我用营垒，他逸我劳，何能平贼？现在须亟办长江水师，沿江剿堵，方能取胜。"忠源鼓掌称善，遂令嵩焘回湖南，请国藩代为奏请。国藩具疏详陈，主张造船购炮，募兵习操，洋洋洒洒数千言，无非是肃清江面的大计划。朝旨准奏，即命国藩照奏施行。国藩奉命，自长沙移至衡州，赶造战船，创办水师。经过无数手续，问过无数熟手，才造成战船三种：一种叫作快蟹，船式最大，用桨工二十八人，橹八人；一种叫作长龙，比快蟹略小，用桨工十六人，橹四人；一种叫作舢板，船最小，用桨工十人。每船各置舱长一名、炮手三名、头工二名、舵工一名、副舵二名。快蟹系营官坐船，长龙作为正哨，舢板作为副哨。募集水师五千人，日夕操练，共成十营。六营兵自衡州募来，即令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六人，作为营官。四营兵由湘潭募来，即令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四人，作为营官。褚汝航曾任粤省同知，颇谙水师情形，遂兼作水师总统。又增募陆师五千人，分为十三营，派周凤山、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及国藩季弟国葆等，分营统带。并特保举游击塔齐布为副将，充作先锋。水陆共得万余人，由国藩总辖，一俟船炮办齐，粮械完备，即拟沿湘而下，与长毛决一雌雄。

忽报长毛攻陷九江，分股窜湖北，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兵溃田家镇，江忠源赴援，亦被杀败，长毛已进趋武昌了。国藩道："前阅京报，湖广总督已由吴老先生补授，张署督已调抚山东，为什么出兵打仗，还是张署督主持呢？"过了数日，接到湖广总督紧急公函，拆天一瞧，乃是新督吴文熔乞援手书。原来吴文熔系国藩座师，闻武汉危急，乃驰抵武

昌，张亮基才得交卸。此时长毛兵已连破黄州、汉阳，武昌吃紧万分，因向国藩处求救。国藩苦炮械未齐，一时不能出发，奈朝旨亦来催促，上奉君命，下顾师恩，不得不酌遣数营，赴鄂救急。正在派遣，又递进吴督文书，总道是二次促援，及展阅后，方知长毛已经击退，并说衡、湘水师，关系全局，宜加意训练，毋轻赴敌。国藩才放下了心，停军不发。

谁知安徽的警信，又日紧一日。自石达开攻破安庆，安徽文武大吏，皆避至庐州，权作省治。奈长毛酋秦日纲又至，连陷舒、桐二城，在籍侍郎吕贤基殉难，日纲直趋庐州。朝旨授江忠源巡抚安徽，且饬国藩出兵，与忠源同援庐州。国藩拟部署大定，始行出发，而忠源已由鄂赴皖，冒雨前进。到六安州，将士多病，忠源亦疲惫不堪。六安吏民，遮道乞留，忠源不可，留总兵音德布统千人入守，自率数百人，力疾至庐州。庐州城内的官吏，已多半逃去，粮械一无所有，只有千余名营兵，及千余名团勇，连忠源带去亲卒数百，统得三千人。忙督率登陴，誓死守城。才隔一宵，秦日纲已薄城下。忠源仗着一片热诚，激励将士，日夜捍御，日纲倒也无法可施。方思撤围东去，忽胡以晃自安庆驰至，步骑约十余万，来助日纲，密结城中知府胡元炜，作为内应，从水西门掘了地道，埋药爇火，轰焰城墙十多丈。忠源犹拼死堵塞，且战且筑，不想胡元炜已潜开南门，放长毛入城，霎时间火势燎原，阖城鼎沸。忠源知不可为，掣佩刀自刎。手下一仆，从后面抽去佩刀，背忠源出走，忠源啮仆耳，血流及肩，仆不堪痛若，将忠源委地。长毛亦已追及，忠源复徒手搏战，格杀长毛数人，身中七枪，投水自尽。果不出国藩所料。败报传至衡州，国藩叹息不已。正悲悼间，黄州又来警耗，报称湖北总督吴文熔阵亡，国藩大惊。原来吴文熔初到武昌，巡抚崇纶，拟移营城外，隐谋脱逃，文熔即至抚署，约与死守，崇纶不以为然。文熔愤甚，拔出佩刀，掷诸案上，厉声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司道以下敢言出城者，污吾刀！"于是崇纶不敢异议。至武昌围解，崇纶虑不相容，私念不如先发制人，遂奏劾文熔闭城坐守。朝廷信崇纶言，信汉人，总不如信满人。促文熔出省剿贼，文熔方调贵州道员胡林翼，率黔勇六百人会剿。林翼未至，朝命已到，不得已带了七千人，出赴黄州，适值残腊雨雪，满途军士，相率僵毙。崇纶又遇事掣肘，军械辎粮，不肯接应，文熔叹道："吾年过六十，何惜一死？可惜死得不明不白。"随进薄黄州，休息数日，已是咸丰四年正月中。文熔探得长毛张灯高会，遂发兵袭击，不料反堕敌计，中途遇伏，官军哗溃。文熔率都司刘富成，往来冲突，手刃长毛数十名，究因军心懈散，寡不敌众，竟下马叩辞北阙，投河而亡。国藩闻座师凶信，复探悉崇纶倾陷状，便切齿道："可恨崇纶，我若得志，必诛此人。"

忽又有朝旨到营，令速率炮船兵勇，出援武昌。国藩乃传集水陆兵马，从衡州起程，到长沙取齐。水师沿湘而下，陆师分道而前。这一队击楫中流，那一队扬鞭大道，正有如火如荼的声势。表扬处具有深意。途次闻长毛兵已陷岳州，破湘阴，入宁乡，不禁失声道："了不得！了不得！"遂命水师趋湘阴，陆师趋宁乡。褚汝航率数船先进，湘阴城内的长毛，望风退去。国藩闻前队得利，督战船继进，才到洞庭湖口，十八姨忽然作怪，狂飙陡作，白浪滔天，这班战船内舱长舵工，连忙下帆抛锚，尚且支撑不住。一阵乱荡，两

船相撞，慌乱了许多时辰，方有些风平浪静。检点船只，已损失好几十号，勇丁亦溺毙了数百名。国藩令收入内港，暂缓出师。

忽接陆军详报宁乡得胜，长毛遁去。国藩道："这是还好。"言未毕，又有兵目来报，储统领玫躬逐北阵亡，国藩连叫可惜。接连又有人报称："邹统领寿璋、杨统领名声等，杀败长毛，追至岳州，不料王统领鑫，自羊楼司溃回，冲动我军，长毛又乘势杀来，我军亦被杀败了。"国藩道："王璞山专喜大言，我前时曾劝他敛抑，他竟不信，反与我别张一帜，今朝失败，咎由自取，可惜我军亦被牵动，应亟去接应方好。"遂令褚汝航率领水师三营，赴岳州援应陆师。汝航甫去，警信又来，长毛复杀入湘江，踞住靖港，别遣一队绕袭湘潭，占住长江上游。顿时触动了国藩的忠愤，口口声声埋怨王璞山。小子前次叙述水陆各将，未曾说起王璞山，不得不补叙明白。璞山即王鑫表字，与国藩同里，国藩治团练时，尝相助为理，嗣因王鑫负才恃气，与国藩意见不合，遂自募乡勇二千多人，别为一军。至此闻长毛窜入湖南，独率乡勇阻截，才抵羊楼司，遇着长毛大队扑来，乡勇胆怯，不战自溃。国藩既与他微有嫌隙，又因邹、杨各军被他牵扰，长毛乘胜长驱，掩入上游，心中遂越加懊恨。于是檄塔齐布回援湘潭，自督舟师迎击靖港。

方才出发，贵州道胡林翼到来，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县人氏，也是个进士出身，素有韬略。吴文熔初督云贵，正值林翼需次贵州，相见之下，大加赏识。及文熔移督湖广，因调林翼为助，曾、胡齐名，叙述所以独详。林翼到湖南，闻吴督已经战殁，途中又被长毛阻隔，只得来见曾国藩。国藩延入，抵掌高谈，唾弃一切，说得国藩非常倾心，当下令林翼率了黔勇，偕塔齐布同往湘潭。塔齐布系旗籍中翘楚，胡林翼系汉员中巨擘，一个膂力过人，一个智谋出众。两将直至湘谭，打一仗，胜一仗，长毛头目没有一个是他敌手。

只曾国藩出师靖港，遇着西南风，水势湍急，被长毛乘风杀来，战船停留不住，纷纷奔溃。国藩愤极，猝投水中，亏得左右赶紧捞救，总算不死。两次出湖，第一次遭风漂没，第二次遇敌溃散，可见治军甚不容易。随退驻省城南门外妙高峰寺，定了一回神，便召众将弁商议道："靖港一败，北面受困，倘或湘潭失守，南面又要吃紧，岂不要前后受敌么？"杨载福起身道："今日的时势，只有添兵去救湘潭，湘潭得胜，后路无虞，方可并力驱逐敌船。载福不才，愿带水师一营，去助塔副将！"国藩尚在踌躇，彭玉麟道："杨君之计甚是，此处且坚守勿动，待湘潭收复，水陆夹攻，不怕长毛不败。彭某也愿同去一走！"国藩见彭、杨二人，主见相同，便即依从。彭、杨遂整集船舶，扯起风帆，命舵工水手向南速驶。

到了湘潭附近，遥听岸上一片战鼓声，震得波摇浪动，料知此时定在开战，令更加樯急进，直薄湘潭城下。见长毛水陆两路，夹攻湘军，塔齐布、胡林翼两人，分头抵敌，正是血肉相搏的时候，杨载福出立船头，当先冲入，彭玉麟继进。长毛不意水师猝至，相顾愕眙，刚思回船相扑，不防火弹火药，飞入船中，烟焰冒空直上，船内的长毛，脚忙手乱，这边未曾救灭，那边又被烧着。长毛见不是路，多半弃船登岸，剩得小船数艘，划桨飞奔，也被彭、杨手下追及，开炮轰沉。逃上岸的长毛，碰着塔、胡两军，正在截杀，杨载福、彭玉麟已烧尽敌船，也摆船近岸，跃登岸上，用刀一招，水师陆续随上，杀得

长毛遍地是血，死了四五千人，长毛知湘潭难保，一溜风逃得精光。塔、胡、彭、杨四营官，收复湘潭城，差专弁至长沙报捷。

国藩日盼消息，接到捷书，乃奏陈靖港、湘潭胜负各情，并自请交部议罪。奉旨："靖港败衄，不为无咎，姑念湘潭全胜，加恩免罪，赶紧杀贼自赎。湖南提督鲍起豹，未闻带兵出省，仅知株守，有负委任，着即革职，所有提督印信事务，暂由塔齐布署理"等语。国藩接旨，即檄塔齐布回省。塔齐布入见，国藩就告知恩眷，并慰劳一番。塔齐布亦深为感谢。国藩复将水陆各军，汰弱留强，重整规模，指日进剿。

适值广西知府李孟群，率水勇千名，广东副将陈辉龙率战舰数艘，同到长沙，都向曾营内投递手本，由国藩同时接见。国藩本是虚心下气，延揽人材的主帅，无论何人进谒，总叫他不要拘束，随便自陈。这是曾公第一好处。两人纵谈了一回，统是意气自豪，不可一世，辉龙尤睥睨一切。国藩暗暗嗟叹，只嘱咐他小心两字。暗伏二人结果。

辞出后，军弁来报，华容、常德、龙阳各县城，统被贼陷。国藩道："贼势至此，我军不能再缓了。"言未已，澧州、安乡等城，又报失守。接连来了一枝湖北败兵，保着湖北巡抚青麟，逃至长沙，国藩道："巡抚有守城的责任，为什么逃至此地？莫非武昌已失守么？"看官记着湖北巡抚，本是崇纶，崇纶丁艰去职，由学政青麟摄篆，总督乃是台涌，接吴文熔职任。台涌出省剿贼，长毛偏溯江而上，连破安陆府、荆门州，直逼荆襄。幸亏荆州将军官文，遣游击王国才，率兵勇千七百人，击退长毛。长毛重复下窜，转攻武昌。青麟未谙军旅，又因城中饷匮，不能固守，只得弃了城奔到长沙，武昌再陷。青麟投刺曾营，国藩拒不见面，入城去见骆巡抚，骆秉章亦不甚款待，遂绕道奔赴荆州，途次奉旨正法，台涌亦革职，并命曾国藩迅速进剿。于是国藩分水师为三路，褚汝航、夏銮等为第一路，陈辉龙、何镇邦、诸殿元等为第二路，国藩自率杨载福、彭玉麟等为第三路。陆师亦分三路，中路属塔齐布，西路属胡林翼，东路属江忠淑、林源恩。六路大兵，一齐出发。

早有细作通报长毛。长毛倒也惊慌，退出常澧，专守岳州。褚汝航、夏銮，彭棹直前，驶至南津，长毛出港迎战，正杀得难解难分，陈辉龙、何镇邦、诸殿元复到，两路夹攻，长毛渐却。杨载福、彭玉麟又督战船驶入，把长毛的战船，冲作四五截，眼见得长毛大败，弃掉战船十数艘，拼命的逃去了。水师乘胜驱至岳州，守城的长毛还想抵御，谁知塔齐布亦自陆驰到，与水师夹击岳州城，一阵鼓噪，把长毛赶得无影无踪。随即迎曾帅入城。安民已毕，当令前哨侦探敌踪，回报长毛水军在城陵矶，陆军在擂鼓台，国藩道："这两处离城不远，仍旧在岳州门口，还当了得。"急命水师攻城陵矶，陆师攻擂鼓台。各将都奉命出发，只国藩在城留守，眼望旌旗，耳听消息。第一次军报，城陵矶水师大胜，获战船七十六艘，毙长毛千余，生擒一百三十名；第二次军报，陆师已薄擂鼓台，战败贼酋曾天养。国藩自语道："这次可直达湖北了。"过了一日，接到第三次军报，水师追长毛至螺矶，途遇南风，为敌所乘，褚汝航、夏銮、陈辉龙、何镇邦、诸殿元等，先后战歿，国藩大惊失色，正是：

胜败靡常，佹得佹失。
军情变幻，不可预测。

欲知后来胜负情形，试看下回分解。

曾国藩始练湘勇，继办水师，沿湖出江，为剿平洪、杨之基础，后人目为汉贼，以其辅满灭汉故。平心而论，洪、杨之乱，毒痛海内，不特于汉族无益，反大有害于汉族，是洪、杨假名光复，阴张凶焰，实为汉族之一大罪人。曾氏不出，洪、杨其能治国乎？多见其残民自逞而已。故洪、杨可原也而实可恨，曾氏可恨也而实可原。著书人秉公褒贬，无私无枉，笔致曲折淋漓，犹其余事。

第六十二回
湘军屡捷水陆扬威　畿辅复安林李授首

却说褚汝航等进兵螺矶，遇着逆风，被长毛顺风纵火，烧掉了三十多艘战船，褚汝航等不肯退走，硬要与长毛拼命。陈辉龙越加气愤，从火中跳进跃出，指挥部下。究竟水火无情，一众英雄，陆续毕命。这信传达岳州，试想这再接再厉的曾大帅，能不惊心动魄么？亏得杨、彭二将，又差军弁飞速进见，报称退守陵矶，扼住要口，长毛已经退去，国藩稍稍放心。只想褚汝航等患难至交，到此尽行战殁，未免痛心。随令同知俞晟代汝航，令他收拾余烬，再图大举。愈失败，愈激厉，遗大投艰，端恃此举。

正布置间，军报又到。塔军门大破擂鼓台，阵斩贼目曾天养。国藩一想，陆师得此大胜，正好抄至城陵矶，会合水师，进攻长毛，只恐塔齐布势孤，不敷调遣。方在踌躇，忽报周凤山、罗泽南自长沙到来，国藩大喜，立即延入。击、罗二人行礼毕，便道："骆中丞闻水师新挫，特遣某等前来听差。"原来二人本留守长沙，奉骆抚命来助国藩，国藩遂令周凤山赴擂鼓台，罗泽南赴城陵矶。二人甫去，李孟群又到。孟群父卿谷，曾官湖北按察使，武昌再陷，卿谷殉难，孟群得此凶信，日夜泣血，禀请骆抚，愿前敌报仇。当下入见曾帅，号啕大哭。国藩也陪了数点眼泪，随即温言劝慰，令他驶至城陵矶，帮助水师。

自是水陆两军，齐集城陵矶。城陵矶附近有高桥。长毛扎下营寨，作为城陵矶犄角。塔军门奉国藩檄，匹马单刀，直趋高桥，长毛率众来扑，塔军门把刀一招，后面的罗、李各军，统赶上来杀长毛。长毛斗不过，败奔城陵矶。湘军乘势追上，城陵矶的长毛，约

有二万余名，倾巢出来，恶狠狠的来敌湘军。塔军门一马当先，冲入长毛队里，打长毛时，满人中之最得力者，只一塔齐布，可谓硕果仅存。湘军随后杀入。适天雨如注，东南风大作，湘军乘风猛扑，人人拼命，个个争先，拔去竹签数丈，跃过濠沟两重，杀声与风雨声相应，震动天地，吓得长毛步步倒退。湘军越发奋勇，连毁敌垒十余座，水师亦击沉敌船数十艘，从城陵矶杀到螺山，从螺山杀到金口，简直是没有歇手。任他长毛凶悍，总是敌不住湘军。战了两三日，把东岸的旋湖港、芭蕉湖、道林矶、鸭栏矶，又西岸的观音洲、白螺矶、阳林矶各处地方的敌垒，一扫而空，从此由岳入湘的门户，方稳固无虞了。保全湖南，亏此一战。

国藩接着捷报，就从岳州出发，进驻螺山，拜疏奏捷。有旨赏给三品顶戴。国藩上疏力辞，并附陈李孟群忠勇奋发，思报父仇，现在服尚未阕，请从权统领水师，藉专责成。朝旨擢孟群为道员，不准国藩辞赏。国藩复出驻金口，饬水陆两军，乘胜穷迫，声势撼天，所向无敌。适荆州将军官文，亦遣将魁玉、杨昌泗等，率五千人来会，军容愈盛，遂复蒲圻、嘉鱼等县，直入武汉境内。是时湖北总督换了杨霈，亦收复蕲水、罗田及黄州府属各城，北路亦渐次肃清。

国藩遂召集诸将，商取武昌，罗泽南袖出一图，指示诸将道："欲攻武昌，须出洪山、花园两路，花园濒江环城，闻悍贼悉众死守，洪山贼势少减，然亦屯有重兵。罗某愿攻洪山。"塔齐布微笑道："罗山先生，避难就易，未免不公。"——原来罗泽南字罗山，素讲理学，湘乡人多执贽为弟子。罗山从军，弟子亦多半相随，军中多称为罗山先生。只罗山向来持重，不轻出战，塔齐布屡次挑激，此次因花园一路，要塔往攻，所以出言诮让。——国藩忙道："罗山亦并非胆怯，只虑部下不足，现加派兵二千，令罗山弟子李迪庵，统带接应，罗山便好往攻花园了。"代为解围，真好主帅。泽南应允，随率兵去讫。

塔齐布去攻洪山，泽南自为前锋，令弟子李续宾为后应。续宾即迪庵名，与泽南同隶湘乡县籍，身长七尺，膂力过人，至此始独率一军，随泽南进行。泽南将到花园，长毛已出来迎截，两造正鏖战不下，忽北岸火光触天，大炮声陆续不绝。长毛恐江面失败，无心恋战，慌忙退入垒中。原来花园北濒大江，内枕青林湖，长毛南北列营，置炮累累，向北者阻清水师，向南者阻清陆军。国藩既遣去泽南，复令杨载福、俞晟、彭玉麟、李孟群、周凤山等，率水师前后进击，纵火焚敌船。火炮火球，飞掷如雨，敌船被毁几尽。长毛的尸首，浮满江滨。泽南趁势攻敌垒，垒有九，四面立栅，上列巨炮。泽南令军士携着手枪，俯伏而进。长毛开枪轰击，军士毫不畏惧，执枪滚入，近垒始起。前列奋登，后队继上，自辰至酉，连克八垒，还有一垒，是长毛大营，悉众来争。泽南手下，已觉疲乏，几乎不能支持，巧值李续宾到来，一支生力军，横厉无前，将长毛一阵击退。长毛尚据营自固，适俞晟、杨载福等，已自江登陆，夹攻长毛大营。长毛至此，已势穷力竭，只得弃营逃走。极写花园之不易攻入。泽南进薄武昌，塔齐布亦攻克洪山，随后踵至，城内长毛宵遁，遂复武昌。隔岸的汉阳城，由荆州军统领杨昌泗，奉曾公命。渡江收复，相距只一小时。还有黄州府城，亦由知府许赓藻率团勇攻克，侥幸生存的长毛，四散窜去。

国藩驰至武昌，奏报武昌、武汉的情形，由咸丰帝下谕道：

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救民劫也。钦此。

隔了一日，又有谕旨一道，寄至武昌，其辞云：

此次克复两城，三日之内，焚舟千余，踏平贼垒净尽，运筹快策，甚合机宜。尤宜立沛恩施，以彰劳功。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塔齐布着赏穿黄马褂。钦此。

国藩奉诏后，疏称母丧未除，不应就官，坚辞巡抚职任。奉旨照允，仍赏给兵部侍郎衔，另授掏恩培为湖北巡抚，饬曾国藩顺流进剿。国藩遂统领水陆各军，沿江东行，下大冶，拔兴国，破蕲州，直达田家镇。田家镇系著名险隘，东面有半壁山，孤峰峻峙，俯瞰大江，一夫为守，万夫莫开。长毛复从半壁山起，置横江铁锁四道，拦以木簰，遍列枪炮，另置战船数千艘，环为大城，好像一座巨岛，岸上又有敌垒二十余座。湘军自蕲黄东下，陆师先至，塔、罗二将为统领，与田家镇长毛开了一仗，虽擒斩了数千名，尚不能越雷池一步。

至杨载福、彭玉麟等踵至，定议分水师为四队：第一队用洪炉大斧，熔凿铁锁，第二队挟炮进攻，专护头队；第三队俟铁锁开后，驶至下游，乘风纵火；第四队守营各勇，依令并举。四队排齐，杨载福率副将孙昌凯，作为第一队先导，熔斩铁锁，驶舟骤下，余三队陆续继进。开炮的开炮，放火的放火，逼得长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时岸上的塔、罗二军，望见水师已经得手，亦各宣军令，急攻敌垒，先进者赏，退后者斩。各军士拼命向前，刀削枪截，尚不济事，也顺风纵起火来。于是江中纵火，岸上亦纵火，烧了一日一夜，就使铜墙铁壁，也变成了一片焦炭。不亚当年赤壁情景。可怜红巾长发，死于水，死于火，死于刀兵枪弹，都向鬼门关上报到。还有一小半长毛，不该死在此地，统纷纷逃命。这次乃是湘军同长毛第一次恶战，岸上的长毛营二十三座，江中的长毛船五六千艘，被祝融氏收得精光，遂拔田家镇。自是湘军威名震天下。

长毛首领陈玉成，窜至广济，联合秦日纲、罗大纲等，分守各要隘。怎禁得塔、罗二军，乘胜前来，步步逼入，节节进剿，连趋避都来不及，还有何心抵挡？广济不能守，转走黄梅。黄梅乃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总汇的地方，陈、秦、罗三个头目，并力死拒，挑选捍卒数万名，驻扎城西的大河埔，分遣万余名守小池口，万余名扼城北，数千名游弋水陆，互为援应。塔军才至双城驿，距大河埔十里，尚未立营，玉成已率众杀来，亏得塔军素有纪律，奋登山冈，立住脚跟，养足锐气，冲杀而下。正酣斗间，杨、彭等已攻进小池口，不由玉成不走。湘军水陆齐进，立毁大河埔敌营，城北的长毛，已望风遁去。塔齐布猛扑城头，首受石伤，裹创再攻。长毛不能支，缒城窜去，遂复黄梅。

国藩进驻田家镇，连日奏捷，又附陈吴文熔被陷状。应前回。奉旨令崇纶自尽，并优

奖国藩。国藩因湖北略平，遂督军顺流东下，直攻九江。湖北下窜的长毛，纠合安庆新到的长毛，固守九江城，急切不能攻下。那时河北的长毛，恰有肃清的消息，小子只好将九江战事，暂搁一搁，别叙那河北情形。笔似分水犀。

长毛丞相林凤祥，自深州败走，返据静海，分兵屯独流及杨柳、青二镇，作为犄角。清将胜保进攻不能下，且被长毛杀败一阵。咸丰四年正月，清郡王僧格林沁亦率军趋至，会合胜军，先攻独流镇。独流镇的长毛，最是犷悍，固垒抗拒，清军连冲数次，都被击退。恼了有进无退的僧郡王，严申军法，留胜保军堵住杨柳青，自率精骑踹入敌营。长毛更番堵御，奈见了僧王虎威，都已心惊胆栗，且战且走。这边僧军更抖擞精神，上前奋杀，不一时已将敌营踏破。僧军转旆攻杨柳青，见胜军已经杀入，接踵而进，立刻荡平。二镇已破，静海的长毛，自然立脚不住，由凤祥挈领南窜，入踞阜城。

阜城县外，有堆村、连村、林家场三处，俱占要害。凤祥就分兵屯驻，连寨以待。僧王一到，相度地势，立派副都统郭计讷、达洪阿、副将史荣椿、侍卫达崇阿等，分头纵火，东延西燃，把三村房屋，烧得一间不留，逃得慢的长毛，都做了火烧鬼，逃得快的，还算走入城中。僧王正围攻阜城，满拟指日克复，忽报安徽长毛，由金陵遣至山东，偷渡黄河，攻陷金乡县，于是急遣将军善禄等，分兵驰援。

过了一日，廷寄复下，令胜保速赴山东，堵剿匪目曾立昌、许宗扬。原来曾立昌、许宗扬二人，由凤祥派遣，暗使往会山东长毛，攻扰临清州，冀解阜城的围困，凤祥确是多智，奈势已穷蹙何？所以清廷有此谕旨。胜保到了山东，临清州闻已失陷，山东巡抚张亮基奉旨革职遣戍，连胜保、善禄等亦遭褫革，戴罪自效。胜保气的了不得，偕善禄驰攻临清，日夜轰击。城内的长毛，颇有能耐，一味坚守。胜保大愤，督军士三面猛攻，单剩南面一隅，放走长毛。长毛因有隙可逃，渐渐松懈，被清兵一拥登城，城立拔，长毛纷纷南奔。

胜保不及安民，即出城追赶。到了冠县，一蓬火，烧死长毛头目陈世保。曾立昌、许宗扬等落荒而逃，遁至曹县，四面筑起木城，为固守计。胜保追至曹县，与善禄密议道："曾、许两贼，已是穷蹙，定不能固守此城，但彼窜我追，何时方能住手？必须想一斩草除根的计策，方便收军。"善禄踌躇一会，也无良法，只请胜保周视地形。胜保留善禄攻城，自率轻骑数十名，往各处巡阅一天。是晚回营，即与善禄附耳数语，令善禄分兵去讫。

到了夜半，胜保传军士各执火具，往焚木栅，霎时间烟焰蔽天，吓得长毛四散奔逃。胜保恰趁这黑雾迷漫的时候，麾众上城，曾、许二人知不可守，即弃城出窜。胜军恰紧紧追赶。时已黎明，曾、许两人逃至漫口，见前面水色微茫，料无去路，正思沿河窜逸，忽河侧有一枝兵杀到，视之，乃系清将军善禄所领的马兵。善禄于此处出现，上文附耳数语，即此可见。曾、许急忙回头，胜保又率步兵追到，马步夹攻，就使曾、许两人有三头六臂，也是抵挡不住，"咽冬咽冬"数声响，曾立昌、许宗扬都投入水中，眼见得两道灵魂，随河伯当差了。差使不断，尚是幸事，恐怕河伯要带去问罪，奈何？其余的长毛，不是赴水，定是身死刀下，悉数殄除，无一漏网。

东境业已肃清，胜保整军而回，途次闻林凤祥，已窜入连州。看官！你道林凤祥何

故入连州呢？他闻曾、许已攻入临清，拟乘此还军，联络曾、许遂弃了阜城，南窜连州，占据连镇。僧王率众南追，胜保也移师会剿，总道林凤祥已成瓮鳖，不日可平，谁知凤祥真来得利害，自知无生还望，索性拼着老命，坚持到底。僧王攻一日，凤祥守一日，僧王攻一月，凤祥守一月。僧王方焦躁的了不得，忽有长毛自南门杀出，势甚凶悍，僧王急麾兵拦阻，已是不及，被他突围而去。这突围的长毛统领，乃是李开芳。原来凤祥尚未知山东败耗，特遣开芳南走，接应曾、许，合军来援。开芳到了山东，曾、许已溺毙多日，无处求救，疯狗噬人，不管好歹，窥见高唐州守备空虚，竟一鼓陷入，杀死知州魏文翰。他尚思分踞村庄，陡闻城外鼓角喧天，清将胜保，已率军追至城下，没奈何登陴死守。自是胜保围高唐，僧格林沁围连镇，此攻彼守，足足相持了半年。

僧王本是个骁悍人物，到此也无可奈何，看看冬季将尽，两湖的捷报，连日传来，僧王恨不得立破敌垒，昼攻夜扑，一息不停，方将连镇踏平了一半。连镇系东西二砦，联络而成，所以叫作连镇。僧王费了无数气力，才将西镇攻破。凤祥收拾余烬，坚守东镇，直至咸丰五年正月，粮尽力穷，方被僧军猛力攻入。凤祥尚是死战，可奈前后左右，统是僧军，此牵彼扯，活活的被他擒住，槛送京师。僧王再移军攻高唐。高唐自胜保围攻，也是半年有奇。李开芳的坚忍，不亚凤祥。僧王仗着初到的锐气，攻扑一番，仍然无效。他却想了一计，令全军一律退去。是时城内闻僧军到来，倒也惊惶，及见城外的清兵，尽行退去，不得不乘机出窜。讵料行未数里，清兵竟漫山蔽野的掩杀过来，开芳知不能敌，回头狂奔，直到茌平县属的冯官屯，入村踞守。那时开芳手下的长毛，只有五百多人，尚与僧、胜两军，坚持了两个月。僧王决河灌敌，开芳始无路可走，终被僧军擒去，解往京师，与凤祥并受凌迟罪。河北肃清，洪天王的兵力，从此只限于南方，不能展足了。林、李一死，已定洪氏兴亡之局。小子又有俚句一首，咏林凤祥、李开芳道：

> 北上鏖兵固善谋，孤军转战死方休。
> 如何所事偏非主，空把明珠作暗投。

僧王凯旋，清廷行凯撤典礼，免不得有一番热闹。那时咸丰帝喜慰非常，遂酿出一场大公案来，小子且至下回叙明。

本回为洪氏光亡之关键，自曾国藩战胜江湖，而湘军遂横厉无前；自僧格林沁肃清燕鲁，而京畿乃完全无缺。南有曾帅，北有僧王，是实太平军之劲敌，而清祚之所赖以保存者也。林凤祥、李开芳二人，为太平军之佼佼者，转战河北，至死方休。令洪氏子一入金陵，用以攻北，即亲率全军为后应，则河北之筹备未足，江南之牵掣无多，一鼓直上，天下事殆未可料。不此之图，徒令林、李两头目，孤军图河，至京畿被困，已挽救无方，林、李死而洪氏已亡其半矣。读此回已见洪氏子之必亡。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圆明园四春争宠

且说咸丰帝迭闻捷报，心中欣慰。少年天子，蕴藉风流，只因长毛蔓延，烽烟未靖，不免宵旰勤劳，连那六宫妃嫔，都无心召幸。这番河北肃清，江南复连报胜仗，自然把忧国忧民的思想，稍稍消释。大凡一个人，遇着安逸时候，容易生出淫乐的念头，况咸丰帝身居九五，年方弱冠，那里能抛除肉欲？若抑若扬，绝妙好辞。即位二年，曾册立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皇后幽娴静淑，举止行动端方得很，咸丰帝只是敬他，不甚爱他。此外妃嫔虽也不少，都不能悉如上意。只有一位那拉贵人，芙蓉为面，杨柳为眉，模样儿原是齐整，性情儿更是乖巧，兼且通满汉文，识经史义，能书能画，能文能诗，满清二百多年宫闱里面，第一个能干人物，要算这位那拉氏。就使顺治皇帝的母亲，相传是色艺无双，恐怕还不能比例呢。回应孝庄后。

这位那拉氏籍贯，说将起来，恰要令人一吓。他就是被清太祖灭掉的叶赫国后裔。回应第二回。太祖因掘出古碑，上有“灭建州者叶赫”六字，所以除灭叶赫。只因太祖皇后，本是叶赫国女儿，为了一线姻亲，特令苟延宗祀，但不过阴戒子孙，以后休与结婚。顺治后颇谨遵祖训，传到咸丰时候，已是年深月久，把祖训渐渐忘怀，且因那拉氏的祖宗，并非勋戚出身，入宫时只充一个侍女，后来渐遭宠幸，封为贵人。清制：皇后以下，一妃二嫔，贵人列在第三级，与皇后尚差四等，本来是不甚注意，谁知后来竟作了无上贵妇。命耶数耶！

那拉氏幼名兰儿，父亲叫作惠征，是安徽候补道员，穷苦得不可言状，遗下一妻二女。回京乏资，亏了个清江知县吴棠，送他赙仪三百两，方得发丧还京。看官！你道这吴知县何故送他厚赙？吴宰清江时，曾有副将奔丧回籍，与吴有同僚旧谊，因副将舟过清江，乃遣使送给厚仪，不意去使误送邻船。这邻船就是那拉氏姊妹北归，正虑川资不继，忽来了这项白镪，喜从天降。那时吴县官得知误送，几欲索还，旋闻系惠征丧船，从前也有一面缘，就将错便错的过去，不过把去使训斥了一顿。谁知后来的高官厚禄，都是这三百两银子的报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是吴县官运气。兰儿曾语妹道：“他日吾姊妹两人，有一得志，休要忘吴大令厚德。”志颇不小。

回京后，过了一二年，正值咸丰改元，挑选秀女，入宫备使。兰儿奉旨应选，秀骨姗姗，别具一种丰韵。咸丰帝年少爱花，自然中意，当即选入宫中，服侍巾栉。兰儿素好修饰，到此越装得秀媚，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用讨武曌檄中语，已寓深意。只因咸丰帝政躬无暇，兰儿的佳运，尚未轮着，所以暂屈辕下。到了咸丰四年，这兰儿命入红鸾，缘来福辏，竟居然得邀天宠了。一日，咸丰帝退朝入宫，面上颇有喜色。适值皇后奉太后召，赴慈宁宫，宫嫔竞上前请安，兰儿也在后面随着跪下，被咸丰帝瞧见，不由

的惹起情肠，当下令宫嫔各回原室，独留兰儿问话。兰儿一寸芳心，七上八下，也不知是祸是福，遂向咸丰帝重行叩见。咸丰帝温颜悦色道："你且起来，立在一旁！"兰儿复叩首道："谢万岁爷天恩。"这六个字从兰儿口中吐出，仿佛似雏燕声，黄莺语，清脆的了不得。待兰儿遵谕起侍，由咸丰帝仔细端详，身材体格恰到好处，真个是增之太长，减之太短，亭亭玉立，无一不韵；那满头的万缕青丝，尤比别人格外润泽，玄妻鬒发，不过尔尔；还有一双慧眼，俏丽动人，格外可爱。情人眼里出西施，况兰儿确是可人。顿时把这位少年天子，目不转瞬的注着兰儿。兰儿不觉俯首，粉脸上晕起桃红，含着三分春意，愈觉秀色可餐。咸丰帝瞧了一回饱，方问他年岁姓名，兰儿一一婉答。咸丰帝猛然记忆道："不错不错，你入宫已一两年了。朕被这长毛闹得心慌，将你失记，屈居宫婢，倒难为你了。"这数语传入兰儿耳膜，感激得五体投地，又叩谢温语优奖的天恩。咸丰帝见他秀外慧中，越加怜爱，恨不得立命承御。适值皇后回宫，不得不遣发出去。看官记着！这一夕，咸丰帝就在别宫，召进兰儿，特沛恩膏。兰儿初承雨露，弱不胜娇，输万转之柔肠，了三生之夙孽。绮丽中带讥讽语。一宵恩爱，曲尽绸缪，把咸丰帝引入彀中。翌日，即封他为贵人。他从此仗着色艺，竭力趋承，不到一两年工夫，竟由圣天子龙马精神，铸造出一个小皇帝来。

这且慢表，单说清宫挑选秀女。不限年例。咸丰帝因宠幸那拉贵人，免不得续添宫娥，准备服役，遂又下旨重选秀女。满蒙各族女孩儿，年在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一概报名听选，只有财有势的旗员，不忍抛儿别女，方贿赂宫中总监，替他瞒住，余外不能隐蔽。一日，正是皇上亲视秀女期限，一班旗下的女子，都与父母哭别，随了太监，往坤宁宫门外，排班候驾。自辰至未，车驾不至。诸女来自民间，骤睹宫卫森严，已是心中忐忑，兼且站立多时，饥肠辘辘，未免怨恨起来。嗟叹声，呜咽声，杂沓并作。总监怒喝道："圣驾将至，汝等倘再哭泣，触动天威，恐加鞭责，那时追悔无及。"诸女被他一喝，越发慌张，战栗无人色。

忽有一女排众直前，朗声道："我等离父母，绝骨肉，入宫听选，统是圣旨难违，家贫莫赎，没奈何到此。就使蒙恩当选，也是幽闭终身，与罪犯囚奴相似。人孰无情，试想父母鞠育深恩，无以为报，生离甚于死别，宁不可惨？况现在东南一带，长毛遍地，今日称王，明日称帝，天下事已去大半，我皇上不知下诏求贤，慎选将帅，保住大清江山，还要恋情女色，强攫良家女，幽闭宫禁中，令他终身不见天日，一任皇上行乐，历朝以来的英主，果如是么？我死且不怕，鞭扑何惧？"满清一代的奏议，多是婾阿取容惶悚感激的套话，铺写满纸，不意有此女丈夫，真正难得。这一番话，说得宫监们个个伸舌。事有凑巧，咸丰帝御驾适到，太监料已听见，忙将这女子缚住，牵至咸丰帝前请罪，叫她下跪。她偏不跪，仍抗言道："奴一女子，粗知大义，不比你们龌龊小人，专知逢君之恶。今日特来请死，何跪之有？"咸丰帝龙目一瞧，见她庄容正色，英气逼人，不禁心折。便令太监替她释缚，温言谕道："你前番的说话，朕在途中，只听得一半，你再与朕道来！"那女子照前复述，毫无嗫嚅情状。咸丰帝道："你真不怕死么？"那女子道："圣上赐奴死，奴死了，千秋万古，颇识奴名，但不知圣上将自居何等？"说到此句，便欲把头触柱。王鼎尸谏，不及此女。咸

丰帝忙令太监拦住，便极口赞道："奇女奇女！朕命宫监送你回家便了。"并召诸秀女上前，问她愿入选否？诸女皆不敢答。咸丰帝道："汝等都没有答应，想是不愿入选，宫监可一一送还，不准无礼！"咸丰帝之不亡，赖有此耳。于是直言的女子，领了众女俯伏谢恩，随众太监出去。

咸丰帝回宫，尚记念这奇女子，等到太监复旨，便问此女何人？太监奏称："此女出身寒微，他父是个骁骑校官职，是小得很哩。"咸丰帝道："你不要轻视此女，此女若不识文字，断不能为此言。"太监道："万岁爷真是圣明。闻女家甚贫，全靠这女课童度日，得资养亲哩。"咸丰帝道："忠孝两全，确是奇女，不意我旗人中，恰有这般闺秀，朕倒要设法玉成，保全他一世方好。"自是咸丰帝时常留意，嗣因某亲王丧偶，遂代为指婚。小子并非杜撰，可惜这女子姓氏，一时无从搜考，只好待他时查出，再行补叙。

且说咸丰帝闻了旗女直言，颇思励精图治，日夕听政，连那拉贵人都无心召幸。一日朝罢，接阅兵部侍郎曾国藩奏报："水陆各军，合攻九江城，贼坚守不能下。臣督水师舢板船驶入鄱阳湖，毁去贼船数千艘。追贼至大姑塘，被贼抄袭后路，将内湖外江隔断。贼复夜袭臣船，仓猝抵御，竟致败衄，臣座船隐没，案卷荡然。臣自知失算，愧对圣上，愿驰敌死难，经臣罗泽南劝臣自赎，臣是以待死候旨，伏乞交部严加议处！臣虽死，且感恩不朽"云云。咸丰帝瞧了又瞧，不禁长叹，便召军机大臣入内，将奏报递阅。内中有个满军机文庆，阅奏毕，便道："曾国藩确是忠臣，即如此次败仗，毫不隐讳，据实自劾，已见他存心不欺。现在东南一带，如国藩的忠诚，实无几人，皇上果加恩宽宥，他必愈加感激，时思报称。奴才愚见，欲灭发逆，总在这国藩身上呢。"文庆颇独具真鉴。咸丰帝沉吟半晌，方道："你说亦是，你去拟旨罢！"文庆便草拟上谕，略说："曾国藩自出岳州后，与塔齐布等协力同心，扫除群丑，此时偶有小挫，尚于大局无损。曾国藩自请严议之处，着加恩宽免"等语。拟毕，由咸丰帝瞧过，随即颁发。

只咸丰帝心中，未免怏怏，有几个先意承志的宫监，便导咸丰帝去逛圆明园。这圆明园是全国著名的灵园，园中一切布置，没有一件不玲珑精巧，豁目赏心。所有楼台殿阁，不计其数。昔人所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也差不多的景象。作者惯将亡国殷鉴作为比拟，可为善讽。此外如青松翠柏，瑶草琪花，碧涧清溪，假山幻嶂，更觉得密密层层，迷离心目。咸丰帝朝罢余闲，常去游玩。这日到了园中，正值隆冬天气，花木多半萧疏，不免闹中带寂。咸丰帝转弯抹角，向各处逛了一周，终觉得无情无绪。行一步，叹一声。宫监知龙心未悦，只得曲意奉承，多方凑趣。有一慧且黠的某总管，竟启口禀奏道："这园内的花草，得邀宸盼，也算是修来幸福。可惜经冬凋谢，不能四时皆春，现应续选名花入园，令他颜色常新，方不负圣躬宠眷。"咸丰帝闻言微笑道："世上没有不凋的花草，任他万紫千红，一遇风霜，便成憔悴，除非是有美人儿，或者还可代得。"某总管道："本年挑选秀女，万岁爷圣德如天，叫他个个回家，倘若不然，令群女入值园内，岂不是众美毕具了？"咸丰帝道："一班都是旗女，也不见什么好处。"总管道："万岁爷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只叫一道圣旨，令各省选女入侍，就使西子、太真，亦可立致。"历代主子，统由此辈教坏。咸丰帝道："祖制不准采选汉女，那里可由朕作俑？"总管又道："宫里就遵祖制，

园内想亦无妨。”硬要逢君之恶，殊属可恨！咸丰帝想了一回，便道：“这也须秘密办理，不宜声张。”某总管说声遵旨，俟咸丰帝游毕，即随驾回宫。

不到半年，南中已献入汉女数十名，供值圆明园，分居亭馆，个个是纤秾合度，修短得中。更有那裙下双弯，不盈三寸，为此金莲瘦削，越觉体态轻盈。咸丰帝得了许多美人，每日在园中游赏，巧遇艳阳天气，春色争妍，悦目的是鬓光钗影，扑鼻的是粉馥脂芳。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香国蜂王，任情恣采，今夕是这个当御，明夕是那个侍寝，内中最得宠幸的，计有四人，咸丰帝赐他芳名，叫作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海棠春。

牡丹春住在圆明园东偏，宫院名牡丹台，嗣改名镂月开云；杏花春住在圆明园西室，宫院名杏花村馆；武林春住在圆明园南池，池上建起一座寝宫，天然佳妙，池名武林春色，宫院亦就池出名；海棠春住在圆明园北面，宫院恰不是海棠名号，偏叫作绮吟堂。在咸丰帝的意思，乃是将四春佳丽，分居四隅，绾住那一年春色，自己作为护花使者。乐将极矣。无如雨露虽是宏施，膏泽总难遍及。重门寂寂，夜漏迟迟。听隔院之笙歌，恼人情绪，看陌头之杨柳，倍触愁肠。由悲生怨，由怨生妒，酸风醋雾，迷漫全园。谁意四春夺宠之时，正值太后弥留之日，咸丰帝入侍慈躬，好几日不到园内，羊车望幸，愈觉无期。接连又是太后崩逝，哭临奉安的手续，忙了两三个月。咸丰帝颇尽孝思，百日以内，未尝入园。至易夏为秋，时日已多，哀思渐杀，方再入园中游幸。当时四春娘娘，都已料圣驾将临，眼巴巴的在园探望。偏这杏花春慧心独运，捷足先登，数日前已遍赂值园宫监，叫他留意迎驾。那宫监得了好处，自然格外献功，咸丰帝未入园门，狡太监已先探报。杏花春即带领宫眷等，至要路迎迓，遥见御驾徐徐过来，早已轻折柳腰，俯伏在地。是时因太后丧期，妃嫔等都遵制服孝，杏花春浅妆淡抹，越显得云鬟髻黑，玉骨清芬。咸丰帝瞧将过去，好似鹤立鸡群，分外夺目。多日不见，益令人醉。忙龙行虎步的走将拢来，令他起立。杏花春珠喉婉转，先禀称臣妾迎驾，继禀称臣妾谢恩，然后站起娇躯，让咸丰帝先行，自率宫眷等后随。到了寝宫，又复叩首请安。咸丰帝叫他不必多礼，并赐旁坐。这时候的杏花春自然提足精神，殷勤献媚，把这咸丰帝笼住不放。留连至晚，即留宿在杏花村馆。翌日，复由咸丰帝特旨，开群芳宴，传谕各宫妃子贵人，都到杏花村馆领宴。那时六院三宫，接奉圣谕，就使心中未惬，也只好联翩前来。园内的牡丹春、武林春、海棠春，满肚子含着醋意，终究不敢不到。只有钮祜禄后，领袖宫闱，天子不能妄召，所以未尝与宴。还有一位那拉贵人，奉了命，竟叫宫监回奏，称病不赴。咸丰帝圣度汪洋，总道她身怀六甲，无暇责备。谁知入宫见嫉，她已别有心肠。那拉氏之心术，已露一斑。是日，杏花村馆，大集群芳，“花为帐幄酒为友，去作屏风玉作堆”。说不尽的旖旎风光，描不完的温柔情态。咸丰帝至此，乐得不可言喻。恐怕此时的欢乐，只有咸丰帝一人，杏花春或尚得其半，此外则阳作欢娱，阴怀妒忌，未必尽如帝意也。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圆则易缺，满则易倾，咸丰帝一生，也只有这场韵事，算作极乐的境遇了。后人曾有诗咏道：

纤步金莲上玉墀，四春颜色斗芳时。
圆明劫后宫人在，头白谁吟湘绮词？

咸丰帝罢宴后，次日早朝，忽接到六百里加紧奏章，忙拆开一阅，乃是荆州将军官文，奏称武昌复失，巡抚陶恩培以下大半殉难，不禁大惊。看官！要知武昌失守情形，待小子下回说明！

酒色财气四字，为人生最大之魔障，而色之一关，尤为难破，其酿祸亦最甚，士大夫之家无论已。试观历朝以来，亡国之朕，大半由于女色。若仅仅酗酒，仅仅嗜财，仅仅使气，虽不能无弊，国尚不至于亡。咸丰帝颇号英明，当时称为小尧舜，观其闻选女之谠言，不加以罪，反褒奖之，其器识已可见一斑。然卒未能摒除肉欲，幸那拉，嬖四春，为主德累。四春尚未足亡清，而那拉实为亡清之张本，夫岂真遗碑成谶，非人力可以挽回者？主德可以格天，主不德，天数始不能逃也。本回专载清宫事，于咸丰之明昧，或抑或扬，隐寓劝惩之义，而于前后各回历述战事外，列此一回，尤足令人醒目。

第六十四回
罗先生临阵伤躯　沈夫人佐夫抗敌

却说湖北巡抚陶恩培，莅任两月，因省城初复，元气中枵，兵民寥落，守备空虚，陶抚方赶紧筹防，不料长毛大至，连破汉口、汉阳，直达武昌。小子于六十二回中，曾叙武昌克复事，由曾国藩苦心孤诣，塔齐布以下将弁，效死前驱，方得杀败长毛，夺回武汉。为什么长毛又得达武昌呢？看官不必动疑！小子即要详叙：自曾国藩战败鄱阳，内湖外江，水师隔绝，长毛复分军趋长江上游。湖北总督杨霈，本有兵勇二万名，驻扎广济，适值咸丰四年除夕，营中置酒高会，总道长毛屯集九江，一时不致复来，且安安稳稳的过了残腊，再作计较。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正在欢饮酣呼的时候，营外忽然火起，急忙出营了望。那火势已经燎原，火光中跃出无数红巾，个个是执着大刀，横着长枪，向营内扑来。营兵醉眼模糊，错疑是祝融肆虐，带来的火兵火卒，涉语成趣。其实是长毛掩袭，纵火攻营，等得营兵回报，还有何人敢去抵敌？杨霈仓皇失措，吓得魂不附体，连逃走都来不及，幸亏将官李士林，效死抗敌，截住营前，杨霈方得向营后走脱。——士林本是个长毛出身，经杨霈招降，恩礼相待，所以得他保护，逃了性命。亏此一着。——奔到汉口，暗料长毛必进薄武汉，不如择个僻静处，将就安身。遂借防敌北窜的名目，一溜风

趋至德安府，才住了脚。

这时长毛溯江而上，如风驰电掣一般，陷汉口，破汉阳，竟到武昌省城。巡抚陶恩培标下，只有兵通二千，连守城尚且不足，那里能出城堵截？等到长毛已逼城下，勉率司道等登陴固守，一面遣人至江西求援。曾国藩正被长毛截入鄱阳，不能展足，至此闻武昌危急，只得飞檄外江水师统领俞晟，带了几艘战船，去援武昌。又保荐胡林翼为湖北臬司，付他陆军六千名，从间道赴武昌。水陆两军，星夜前进，至小河口、鹦鹉洲、白沙洲等处，被长毛阻住。开了数仗，小小获胜。谁知长毛另股，复由兴国上窜，径扑省城。陶抚台已困守多日，怎禁得长毛麕集，一时迫不及防，竟被长毛攻入。陶抚以下，如知府多山，游击陶德焘等，皆力战阵亡。武昌三陷。胡林翼等驰救无及，只得扼守金口，收集溃卒，再图恢复。

廷旨擢林翼为湖北巡抚，更饬曾国藩分军赴援。国藩想弃了江西，转援湖北，一时不能解决，乃召幕宾会议。湘乡生员刘蓉，向与国藩友善，国藩许他为卧龙，至是适襄戎幕，遂起座道："江西形势，上下受敌，我军孤悬此地，如在瓮中，决非万全计策。但今欲往援湖北，坐弃江西，亦属非计。我军一去，九江贼众，必内破南昌，上走鄂岳，乃是越不得了。看来眼前只可整缮水师，接应陆师，务期攻克九江，才得西援东剿。"国藩点头称善。遂檄塔军门，仍围九江，不可轻动，自己驰抵南昌，添置船炮。

急报饶州、广信两府城，接连失陷，国藩颇为惊惶。罗泽南时正在营，投袂而起，愿往一剿。国藩遂拨他高弟李续宾军，一同去讫。可见为主帅者，不可无良将为辅。去了数日，得广信捷音，报称："罗、李两军，连克大水桥、陈家山，乘胜追剿，击毙长毛首领，立复广信府城"等语，国藩稍稍心安。

杨载福、彭玉麟，因船炮尚未备齐，暂时乞假回湖南，国藩应允。杨、彭二人甫去，九江陆师，又来了一封烧角文书，报称塔军门病殁了。又是一惊。这位塔军门齐布，由侍卫拣发外任，从都司荐擢提督，所向有功。翻阳湖一战，水师陷入湖中，四面皆敌，向乎全军覆没，亏得他带领陆军，截住岸上长毛，血战获胜，遥为声援。那时翻阳湖内的长毛，多自去救应陆兵，于是杨、彭诸将，方得收拾残师，退扼上游。前回叙鄱阳战事，只录曾国藩奏报中数语，未曾详明，故此处复补入事迹。这回围攻九江，计已多日，愤激的了不得，致患心病，半日即剧，死于军中，国藩闻言，不暇哀悼，忙出城下船，率领水师出发九江。途中遇敌船来扑，由国藩一声号令，纷纷杀出。长毛见他来势凶猛，也即退让。国藩无心追赶，竟至九江陆师营内，哭奠一番。并闻塔军门部曲童添云，先日阵亡，免不得也去祭奠。随令几员将士，拥护丧车回籍。并命周凤山暂代塔任，用好言抚慰部众，叫他继述塔公遗志。塔军门待下有恩，与士卒同甘苦，因此塔虽病殁，军心不变。满人中得此良将，也算奇特。

国藩复遣水师攻湖口，初次得胜，继得失利，退扎青山。又由国藩驰抚，部署已定，回驻南康。途次闻义宁县失陷消息，又拟调兵往救。嗣复接到罗泽南来书，知已由广信驰还，收复义宁，书中复陈述利害。称："东南大势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江西亦得屏蔽。若株守江西，徒与贼搏战，无益大局，请自率所部，径出湖北，规复武昌，再

引军东下，取登高建瓴局势，会合水陆各军，合力攻湖口，截住敌船上下，方可肃清江西。”国藩服他议论，但因江西三面皆敌，塔军门已死，杨、彭尚未到来，一旦有急，无人可使，所以迟迟未答。

泽南等待数日，未见复音，遂单骑至南康，面陈机宜。国藩允准派五千精卒为助。刘蓉进见道：“大帅麾下，惟恃塔、罗两君，塔公已亡，罗公又令他远行，将来缓急谁恃？”国藩道：“我也晓得这个苦况，但为东南大局计，不得不然。倘罗军能迅复武昌，自可回救江西。我是虽困犹荣了。”刘蓉道：“照此说来，原是不能不去，刘某不才，愿随罗公一行，或可少资臂助。”援湖北即是救江西，刘霞轩毕竟不弱。说着，罗泽南已来辞行，国藩即遣刘蓉同去。泽南道：“得刘君为助，还有何说！但九江一带的陆师，只宜坚守，不宜屡攻，愿明公转饬诸将。”国藩道：“敬听忠告！”于是泽南启程，经国藩送出城外，握手依依，犹有留连不舍之状。曾、罗二人，自此永诀。国藩道：“罗山此去，为国立功，不负大丈夫壮志。后会有期，谨从此别！”泽南道：“不复武昌誓不见公。”壮士一去不复还，大有易水悲歌气象。国藩闻言，神经为之怅触，但号令已出，不好收回，便叹息而别。郭嵩焘又送了一程，至柴桑村，泽南请嵩焘回去。嵩焘道：“曾帅坐困江西，君去必不能支，如何是好？”泽南道：“曾公所治水师，幸能自立，但教曾公常在，便无他患。俗语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苟不亡清朝，此老断不至死。”确论。随与嵩焘揖别，至义宁领了部卒，向西进发。

沿途叠接探报，杨载福、彭玉麟二将，已由湘抚骆秉章遣募水师，赴鄂助剿，鄂署抚胡林翼，已自金口进薄武昌。泽南颇为喜慰，遂分军为三，自领中营，李续宾领左营，刘蓉领右营，风驰雨骤的赶入湖北。一战克通城，再战克崇阳，进拔蒲圻，并复咸宁。适胡林翼军，自汉阳败退，渡江而南，与泽南相会。林翼道：“长毛真利害得很，我屡攻武昌不下，转攻汉阳，几陷贼中，幸鲍都司春霆划船相救，方得免祸，看来长毛还不易灭哩。”泽南道：“鲍都司非即鲍超么？他系四川奉节县人氏，曾隶塔军门部下，后由曾帅拔充哨官，随战洞庭，异常骁勇，确是一员猛将，将来必立奇功。”鲍超历史，从泽南口中叙出，笔法善变。林翼道：“罗山兄所见，与弟相同。”泽南道：“现在德安一路，消息如何？”林翼道：“从前杨制军回屯德安，欲遣我驻扎汉川，截贼北走。罗山兄！试想武汉为长江咽喉，武汉不复，贼将四出，那里还能堵截？我便具疏力争，亏得圣明在上，俯从愚见，所以在此相持。不意杨制军弃了德安，直走枣阳，真是畏缩得很。现在改任荆州将军官文为湖广总督，西凌阿为钦差大臣，进攻德安，比从前稍有起色了。”借此数语了结杨霈。正谈论间，忽报伪翼王石达开率众数万，将到蒲圻城下了。泽南起身道：“蒲圻新复，又来悍寇，真个了不得。罗某且去杀他一阵再说。”林翼道：“君为前驱，我为后应，能够杀退此贼，还好合攻武汉。”于是泽南在前，林翼在后，两军趋至蒲圻，正遇石达开前锋。泽南鼓勇而前，英风锐气，辟易千人。长毛前队散去，后队继上。胡军队亦到，接应罗军。两下酣斗，直杀到天昏地暗，鬼哭神愁，石达开才麾众退去。罗、胡收军入城，次日出探，石达开已驰入江西去了。泽南道：“贼去江西，曾帅越加危急，看来我军只可急攻武昌，必待武昌克复，方得返援江西。”林翼亦以为然，遂合军直趋武昌，分屯城东洪山，及城南

五里墩。

是时钦差大臣西凌阿攻德安不克，有旨革职，令官文代任督师。官文连破德安、汉川，进薄汉阳。长毛坚守武汉，屡攻不下，江西警报，日甚一日，泽南愤极，誓死攻城。长毛亦不甘退让，每夜遣悍卒出城袭营。泽南设伏数处，诱敌进来，伏兵陡起，将长毛围住。长毛拼命杀出，已有四百个头颅，向地上滚去。妙语。自咸丰六年正月至二月，大小百数十战，罗军虽胜多败少，总不能扑入城中。

三月朔，忽有大星陨落西北。晨起，大雾漫天，长毛蜂拥出城，与罗军决一死战。这番对仗，不比往日，那长毛都是舍了命，前来猛扑，险些儿把罗军杀退。罗军多是乡里子弟，夙负气谊，不肯相弃，总算还抵挡得住。泽南执旗指挥，恁他枪林弹雨，总是不退一步。怎奈枪弹无情，射中左额，血下沾衣，泽南忍痛收军，长毛亦退入城去。

胡林翼闻泽南受伤，忙来视病。起初见泽南还可支持，到三月八日，病不能起，汗出如渖。林翼入视，不禁流涕。泽南张目，见林翼在侧，握住林翼手，便道："武汉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正是可恨。我死不足惜，弟子迪庵，可承我志，愿公提挈，期灭此贼。"林翼点头，泽南遂瞑目而逝。泽南已受布政使职衔，至此出缺，由林翼疏奏，优旨照巡抚阵亡例抚恤，并赐祭葬，予谥忠节。罗山是兴清功臣，且以书生赴大敌，其志可喜，故叙述独详。

林翼遂令李续宾代统罗军，仍扎洪山，林翼亦仍驻五里墩。会江西乞师文书，星夜投递，林翼不得已，派兵四千往援。援师未至，江西省已大半糜烂。先是太平国翼王石达开攻入安徽省城，颇知联结民心，张榜安民，斟定赋税，百姓颇有些畏服。既而秦日纲又至，攻破庐州，击毙江忠源，安徽全省，几尽入长毛手。达开遂率众旁出，驰至湖北，被胡、罗二军击退，转入江西，连破义宁、新昌、瑞州、临江各城。广东土寇，复逃出湖南，侵入江西边境，陷安福、分宜、万载等县，联络长毛，合趋袁州，南昌戒严。

国藩飞檄周凤山军，解九江围，回驻樟树镇，屏蔽省会。此时江西陆师，只有周凤山一枝人马，水师统将，如杨、彭等，又皆在湖北助剿。国藩危急万分，惟驰檄两湖，乞济援师，奈远水难救近火，一时总盼望不到。忽有一人敝衣草履，跨着大步，走入曾营。营弁欲去通报，他迫不及待，径入内见曾国藩，国藩一瞧，乃是彭玉麟，不觉大喜，便道："雪琴来得真好。"——雪琴系玉麟表字，呼字不呼名，系朋友通例。——玉麟答称："因江西紧急，徒步来此，七百里路，走得两日半，今日才到。"国藩道："你真是我的好友！"遂派领水师，赴临江县扼剿。

正在调遣，周凤山败报已到，乃是兵溃樟树镇。国藩忙自南康趋南昌，助巡抚文俊守城。奈吉安府、抚州府等，又陆续失守，江西七府一州五十余县，统被陷没。只南昌、广信、饶州、赣州、南安五郡，尚为清属。广信府在抚州东，长毛酋杨辅清，由抚州进攻，亏得一员女将军，佐夫守城，激励兵民，才将府城保住。这位女将军是谁？乃是林文忠公则徐女，署广信知府沈葆桢妻。大书特书。

沈葆桢自御史出任知府，原任是九江，未到任，九江已陷，乃改署广信。此时正在河口办粮，城中吏民，闻长毛将至，逃避一空。及葆桢闻信，驰归署中，只乘了一个夫

人。外而幕僚，内而仆婢，统已星散。葆桢问道："你何故独留？"林氏道："妾为妇人，义当随夫。君为臣子，义当守城。君舍城安往？妾舍夫安适？"葆桢道："区区孤城，如何能守？"林氏道："内署尚有金帛，妾已检出，准备犒军。大堂上已设巨锅一只，可以炊爨，准备饷军。现在且令军民暂时守城，再作计较。"葆桢道："幕友已去，仆婢已散，何人办理文书？何人充当厨役？"林氏道："这个不难，妾都可以代劳。"

于是葆桢召兵民入署，取出内署金帛及簪珥等属，指示兵民道："长毛将到，这城恐不可守，汝等可取此出走，作为途中盘费。我食君禄，只能与城存亡，从此与汝等长别。"遣将不如激将，葆桢也有智谋。兵民齐声答道："我等愿随大老爷同守此城，长毛若来，杀他几个，亦是好的。就使杀他不过，也愿与城同尽。"葆桢道："汝等有此忠诚，应受本府一拜。"随即起座，恭恭敬敬的向兵民一揖。兵民连忙跪下，都道："小的那里敢当！总凭大老爷使唤便是。"葆桢令兵民起立，遂将金帛等给兵，兵民不肯受赐。葆桢执意不允，兵民遂各受少许，一一拜谢。

当下林夫人出堂，荆钗布裙，右手携米，左手汲水，到大锅前司炊。兵民望见，便道："太太如何执爨？"林夫人道："汝等为我守城，我应为汝造饭。"兵民道："城是国家的城，并非老爷太太应该守城，小人们不必守城。老爷太太这般恩待，小人们如何过意得去？"林夫人道："但得诸位尽力，我与老爷已感激多了。少许劳苦，何足挂齿？"随即造好了饭，令兵民饱食一餐。兵民各执了军械，踊跃登城。葆桢自去巡视一周，返入署内，与夫人林氏道："兵民等虽已感我恩义，情愿死守，但寡不敌众，奈何？"林氏道："此去至玉山，约九十里，有浙江总兵饶廷选驻守，他系先父旧部，当可乞援。"葆桢道："如此甚好，待我修起书来。"林氏道："君是巡城要紧，文牍一切，由妾代理。"随即入内修书，修好后，出交葆桢。葆桢取来一瞧，字字作淡红色，既不是墨，又不是朱，忙看下款，乃是林氏血书四字，即张着目呆着林氏。林氏道："君毋过虑！这是指血书成，不甚要紧。"葆桢闻言，也为堕泪。

此书一发，那总兵饶廷选，自然兼程驰到。饶廷选入城，长毛才薄城下，遥见城上旌旗严整，已自惊心。不想城中复杀出一员饶镇台，手下将士，统似生龙活虎一般，一当十，十当百，杀得长毛大败亏输，退五里下寨。次日，饶镇台又来攻营，后面是沈本府押队，带来兵勇越多，呼声震动天地，长毛先已胆怯，战了几个回合，便即逃去。这番胜仗，传入曾国藩耳中，自然将夫妇共守事，奏达清廷，廷旨擢葆桢为兵备道，后且升任江西巡抚。文肃公自此成名，夫人城并垂不朽。士民咸颂慈荫，至今不绝。

这且慢表。且说江西警报，遍达两湖。经湖北巡抚胡林翼，遣兵四千，驰至湖南，巡抚骆秉章，亦派刘长佑、萧启江，分道赴援。国藩弟国华，又募兵数千，转战而东，连克新昌、上高各城，直抵瑞州。国藩乃再遣李元度、刘于浔、黄虎臣等，分头接应。自是江西与两湖，渐渐通道，军务方有起色。谁知江南大营，竟于咸丰六年五月间败溃，向荣忧死，洪天王气焰骤涨一倍。正是：

貔虎合群方逞勇，鲸鲵得势又扬𩖰。

欲知大营溃败情形，且至下回再表。

塔、罗二人，为曾氏麾下之最著名者。但塔本武夫，从军是其天职，罗为文士，独能组成一旅，亲当大敌，亦古今来之罕见者也。且以理学名家，具兵学知识，尤为难能可贵。或者犹以反抗洪氏少之，抑知洪氏盗也，生平行事，无一足取。试问明火执仗，杀人越货诸徒，为民间害，设处圣明之世，其有不立杀无赦乎？周公诛管蔡，犹不失为圣人，盖乱贼必诛，无论亲疏，不得恕罪。执是以论，于罗山何病？若沈夫人以一妇女身，具伟丈夫胆略，是殆所谓巾帼而须眉者非耶？林公家法，可于其女见之。是回为名士杰女合传，可以作士气，可以当女箴。

第六十五回
瓜镇丧师向营失陷　韦杨毙命洪酋中衰

却说江南大营，系是钦差大臣向荣统辖，张国梁为辅。自咸丰三年起，驻扎南京城外孝陵卫，与江北大营相犄角。江北大营统帅琦善，本是个没用人物，围攻扬州几一年，兵饷用得不少。左副都御史雷以诚，正奉命巡阅河防，闻琦善师久无功，请旨剿贼，捐资募勇，自成一军，扎营扬州城东面，与琦善大营作为犄角。又复仿江都仙女镇抽厘章程，创设板厘活厘的名目，收充军需。板厘是取诸坐贾，按月征收。活厘是取诸行商，设卡征收，看货物的贵贱，作为等差，大约每百文中，取他两三文，商贾尚不致病累，军饷恰赖是接济，当时称他为妙法，都照样循行。此特一时权宜之策，乃军兴以后，相沿未绝，至今益厉，商民交怨，不得谓非雷氏之作俑。琦善大营，自然照办，不必细说。

当下士饱马腾，正期一鼓歼敌，朝旨又责成琦善，叫他克日破城，歼除务尽，毋使旁窜滋扰。会洪秀全遣丞相赖汉英援扬，为副都统萨炳阿等所败，琦善因胜而骄，自谓无恐。那知赖汉英竟赴瓜洲，杀退参将冯景尼、师长镳及盐大使张翊国。扬州长毛，得知瓜洲道通，遂率全股冲出扬城，会合赖汉英，占据瓜洲。琦善徒得了一个空城，有旨责琦善不力，革职留效，冯景尼正法，师长镳等遣戍。琦善惶急异常，令总兵瞿腾龙进剿瓜洲，腾龙阵亡。警报传至扬州，急得琦善成病，不数月而逝。江宁将军托明阿，奉旨代琦善任。托明阿的才识，与琦善也差不多，只浦口一战，稍获胜仗，然亦亏向荣派员夹攻，方得此胜。嗣后拥兵自固，毫无进取，因此江北大营，远不及江南大营的威望。但向荣、张国梁，虽是有些智勇，誓复金陵，究竟金陵城大而坚，洪、杨又作为根据地，悉锐固守，被围两三年，仍旧负隅抗拒，兼且遣众四扰，牵动官兵，向荣又不能坐视不

救，只得分兵援应。以故转战频年，迄无成效。褒贬处煞有分寸。

会上海一带，土匪蜂起，占住县城，与长毛勾通。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督总兵虎嵩林、参将富安、守备向奎等水陆进攻，足足攻了好几个月，始由江守府知府刘存厚，挖地成穴，埋入地雷，轰塌城垣二十多丈，方得克复上海县。上海既复，进攻镇江。镇江已由提督余万青，奉向大臣檄，率兵万余，攻打数月。吉抚领兵八九千人，到镇江城下，与余提督分营对立，仍用了老法儿，开隧种火，轰去了一小段城墙角。正拟督兵入城，不料城中长毛已探悉轰城的计策，遣悍卒潜出，绕至吉营背后，鼓噪而入。幸亏吉营尚有纪律，一时不致溃乱，当下返身拒敌，鏖斗一场，方将长毛杀退。回望城头，轰陷的城隙，已由长毛用土塞住。料知进攻无益，只得退休，白费了掘地埋药的工夫。蹉跎蹉跎，又是一年。镇江的长毛，与瓜洲的长毛，不但蟠踞如故，并且双方联络，气焰越盛。

金、焦两山，虽有总兵周士法、陈国泰两部，率舰分泊，怎奈逍遥坐视，一任长毛往来。长毛窥视已久，一面把两处勾结，暗袭扬州，一面遣人知会南京，请发兵接应。扬州知府世琨安坐城中，总道瓜洲、镇江都已围住，长毛虽插翅不能飞来，忽闻城外喊杀连天，忙上城探望，已是满地红巾，仓猝调兵，应者寥寥。只有参将祥林，领了数百个羸兵弱卒，前来听令。世琨令他登陴守御，不到一日，已被长毛攻陷。祥林巷战许久，力竭身亡。世太守也算殉城毕命。善善从长，不掩其美。这位托大臣得知此信，遣了几员将官，来救扬州。扬州城已于前日失守，援军初到城下，尚未住脚，长毛忽自城内冲出，汹汹的杀将过来。一阵乱扫，把援军扫得四散。

隔了几天，诏书特下，革托明阿及陈金绶、雷以諴职，令都统德兴阿代任。德兴阿骤遭宠遇，格外效力，亲督兵至扬州城西北隅，猛扑城头，一当十，十当百，任你长毛如何凶悍，也只得缩着手，抱着头，弃城出走。可见用兵全在冒死。扬州算是再克，镇江、瓜洲，仍然不下。苏抚吉尔杭阿，颇具血诚，默念城下屯兵，何日方了，踌躇再四，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竟欲截断长毛的粮道。当下与知府刘存厚商议道："野战不如扼要，攻坚不若断粮，这是军法上最要秘诀。我闻发贼运粮，全恃高资为通道，高资一断，贼技自穷，非但镇江、瓜洲，可以立复，即金陵逆首，亦只能束手受擒。老史以为何如？"存厚道："抚帅所言，确是制贼的妙策，卑职很是赞成。"吉抚道："我欲截彼粮道，彼岂不防此一着，必须有坚忍能耐的干员，方能当此重任。"存厚慨然起立道："卑职愿去。"吉抚道："老兄肯去最好。万一有急，兄弟定来救应。"存厚即辞了吉抚，带领知县松寿、盐大使张翊国飞驰而去。

看官！这粮道是全军的性命，长毛闻存厚前往，那有不出兵力争之理？存厚既到高资，就烟墩山倚冈为寨，扎了品字式三个营盘。过了一天，已来了镇江长毛数千名，前来扑营，被存厚一阵击退。又过了两日，复来了无数长毛，乃是金陵遣来的精锐，如蝇逐臭，如蚁附膻，争向烟墩山扑来。刘存厚到了此时，明知众寡悬殊，不是对手，只因奉命到此，早把生死置诸度外。长毛拼命攻扑，存厚拼命抵御，炮声震地，烟雾迷天，战了两三个时辰，忽报松寿、张国翊，均已阵亡，三营中失去二营，不由不令存厚心惊，只得收兵入寨，守住孤营，专待援应。极写刘存厚。

这消息传到吉抚军中，吉抚立率兵前往。将到高资，遥见黄旗红巾，满坑满山，连刘营都望不清楚，诸将都已失色。吉抚即欲杀入，有一偏将拦马禀道："贼为护粮而来，生死所关，安肯轻去？我军不过万人，主客情形，相去悬绝，看来不如退守为是。"吉抚怃然道："我以一部郎，不数年任开府，仗节麾，受恩深重，何敢贪生？今若一战而胜，贼粮可断，逆穴可平，上抒天子的忧思，下解生民的疾若，万一失败，愿捐躯报知遇恩。况我与刘知府曾面约往援，岂可失信？"怀忠履信，吉抚可谓完人。言毕，即当先冲入，众将亦不得不随往，前驰后骤，竟将长毛冲倒数百名，劈开一条血路，直入刘存厚营。长毛见吉抚入内，霎时四合，百炮齐鸣，千弹并发。吉抚闻这声耗，登高四望，正觑那长毛的隙处，意欲舍坚攻瑕，俄闻嗤的一声，忙睁睛瞧着，忽有滚圆的一粒炮子，飞将前来，撞着脑袋，如石击卵，顿时鲜血直流，痛极而仆。众军见主帅晕毙，统是惊骇异常。长毛即一拥前进，杀的杀，劈的劈。军士见不可敌，大家是逃命要紧。有几百名随着刘存厚左右冲突，欲翼吉抚尸身出围，可奈长毛围绕得紧，杀一重，又一重，存厚力竭气喘，大吼一声而亡。这是一场血战，故叙述较详。吉、刘两人都已殉难，围攻镇江的余万青，也立脚不定，自然撤围，长毛遂四出纷扰。

钦差大臣向荣亟命张国梁驰剿。国梁系东南大营的栋柱，自围攻金陵后，转战无虚日，金陵悍酋屡次出犯，都由国梁杀退。各处闻警，得国梁驰救，亦无不克复。此时正收复江浦，渡江回营，接向大臣命令，不及休息，率兵即行，至丁卯桥遇着长毛，一鼓荡平。进至五峰口，又杀掉了数百名长毛。再进至九华山，见长毛驻扎较多，他却偃旗息鼓，佯为退走，至夜间挥兵前往，把敌营踏平好几座。这一股英风锐气，正足辟易千人。

长毛战不过国梁，都窜回金陵。国梁正尾追西归，遥见大营火起，营内的兵勇，狼狈奔来，料知营中遇变，加鞭疾行。到了孝陵卫不见大营，只见遍地是火，长毛正杀得高兴，仗火肆威。当下不知向公下落，只拣着长毛多处，挥刀直入，左冲右荡，尚寻不着向大帅。忽见东南角上，火光荧荧，尚现出向字旗帜，忙奋勇杀将过去。那长毛如蜂如蚁，裹将扰来。他恰不管利害，仗着一柄大刀，东劈西削，无不披靡。杀了好一歇，方逼近向字旗边，见向帅正危急万分。急呼道："国梁在此，保大帅出围！"向荣闻国梁兵到，气为一振，即众将士亦变怯为勇，拼着命随了国梁，突出重围。长毛亦不敢追赶，由国梁保着向公，自淳化镇退保丹阳。为张国梁写生，故江南大营失陷，仍写得烨烨有光。这次大营失陷，是由向大臣分兵四出，麾下兵寡将单。镇江长毛，与金陵长毛窥破向营情形，互约夹攻，前后纵火，向军腹背受敌，以致大溃。这是屯兵坚城的坏处。

向荣至丹阳后，婴城固守。长毛分途逼围，重营叠垒，势甚鸱张。向荣忧愤成疾，由国梁收集散卒，激励将士，开城再战，连破长毛营寨，斩首数千级。丹阳方转危为安。无如向荣病终不起，临危时，以军事付国梁，并嘱咐道："汝才足办贼，我死何憾！"国梁垂泪受命，忽向荣自床上跃起道："终负朝廷恩。"言毕而仆，遂殒。江南提督和春，奉旨代向荣督师，国梁以提督衔帮办军务，人心稍固。

独这位洪天王秀全，闻江南大营，都被击退，向荣又死，遂自以为强盛无匹，越加

骄淫。杨秀清手握大权，至此益妄作妄行，每日掠夺佳丽，轮班入侍，可怜三吴好女子，被这杨贼糟蹋无数。奈秀清最宠的是傅善祥，善祥逸去，秀清大索不得，怅望异常。巧巧扬州献一个美人儿，姓朱名九妹，年十九，能诗文，才貌与善祥相似。秀清是欢喜极了，即令入值东王府，代善祥职，夜间即要他侍寝，九妹不从，娉婷弱质，不敌混世魔王，卒被他强暴胁迫，恣意淫污。九妹恨甚，阳作欢笑容，暗中誓不与俱生，趁着秀清饮酒，偷放砒毒，不料被秀清察破，迫他自饮，毒发而毙。又有江宁李氏女，选入东王宫，亦遭淫辱，他在髻内藏小刀寸许，伺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适转身，误中左肩，秀清大怒，立呼左右用点天灯刑。什么叫作点天灯？系用布帛将人束住，渍油使透，倒绑杆上，烧将起来。看官！你道惨不惨呢？又有一个赵碧娘，丰姿秀美，年仅十五六，初被掳充绣馆女工，碧娘本是一手好针绣，制了二冠，呈诸东王。秀清见他精致绝伦，称赏不置。不意被同馆所妒，说他内衬秽布，裂视果然。即令馆监先加杖责，讯是何人指使？碧娘矢口自承，遂令于明晨点天灯示众。时碧娘已经昏晕，弃桂树下，夜半始醒，醒即自缢，才免惨焚。秀清怒无所泄，竟杀守者，及知情不举的数十人。

秀清一想，民女多是靠不住，只有天妹洪宣娇，素与交好，不如娶他过来。巧值秀清妻死，便娶天妹作了继室，天妹倒也愿意成亲。但秀清本有许多姬妾，自从宣娇娶入，都成了有夫的寡妇，长夜绵绵，令人难耐。适有东府承宣陈宗扬，生得一表人材，面如冠玉，惹得这班王娘，统愿屈体俯就，要宗扬来替秀清。宗扬没有分身法儿，久之久之，自然闹出事来。

秀清下令，斩了宗扬。宗扬是韦昌辉妻弟，昌辉时在江西，得了此信，暗暗怀恨。正值秀清恶贯已满，由秀全降下密旨，召昌辉回南京。昌辉率众回来，秀清不许入城，由昌辉再三恳请，愿留部下在城外，只带随从数十名进来，乃为秀清所许，入见秀全。秀全佯怒道："现在天国军权，归东王执掌，你岂不知？东王不要你回来，你何得擅回？快去东王府请罪！东王若肯赦你，你宜速赴汛地。"言毕，恰暗暗垂泪。昌辉觑见，料知天王见迫，不便明告，随往东王府请谒求赦。秀清立即延入，昌辉央恳向天王前缓颊。秀清道："弟事自当代请，但我将以八月生日，进称万岁，弟知之否？"昌辉道："四兄勋高望重，巍巍无比，早宜明正位号。不过弟在外征妖，未敢明请哩。"当即跪下，叩称万岁，并令随从各员，亦跪称万岁。秀清大喜，命即赐宴，昌辉以下，一律犒饮。昌辉入席，起初还是极力趋承，嗣见秀清微醉，便起立道："天王有命，秀清谋逆不轨，着即加诛！"秀清闻言欲避，昌辉从员已一拥而上，将他砍死。想做皇帝，谁料遭此结果。拥入内室，把他子女侍媵，一一斩首，只剩了天妹洪宣娇，由昌辉搂抱而去，返入北王府内，先与宣娇合欢，然后报知天王。

不意东王余党，集众攻北王府。昌辉复开城召入部众，与东王党互斗，你杀我，我杀你，两下相杀，城河为赤。忽翼王石达开，自江西驰回，燕王秦日纲，亦自安徽趋至，两人俱奉天王密旨，入靖内乱，既入城，闻秀清已被昌辉杀死，两党鏖战不休，遂相与调停。昌辉不服，定要杀尽东王余党，当下恼了石达开，便大声道："你既杀了东王，也好罢手，为什么灭他家族？你灭他家族，还嫌不足，定要除他余党，我天国不为东王而

亡，恐要为你而亡了。”昌辉不答，达开愤愤而出。是夜翼王、燕王两府，统被昌辉手下围住，秦日纲出问被杀，翼王府内，竟是全家被害。独达开不知如何察觉，竟缒城出走，将纠合部众入犯。昌辉去报秀全，秀全不觉失声道：“汝不听达开言，倒也罢了，今将他全家杀死，莫怪他不肯干休。”昌辉嘿然，竟自趋出，反戈围天王府。天王兄弟仁发、仁达，暗与东王党讲和，同攻昌辉，昌辉败走，东王党趁势入北王府，见一个，杀一个，不特昌辉妻妾，统做了刀头之鬼，就是宣娇玉骨，也被大众剁成肉泥。昌辉出城，手下只剩数十人，渡江至清江浦，适遇前使在外的东王党，将他擒住，押送江宁。秀全命即磔死，将首级送与达开，温词召达开回来。

达开怨愤少泄，返入江宁，大家推他辅政，如秀清故事。怎奈秀全心怀疑忌，只恐达开如韦、杨一般，仁发、仁达又与达开意见不合，达开就辞别天王，出城径去。这次秀清谋逆，秀全密召韦、石诸人，还是钱军师代他决策，后见韦、杨内哄，他竟不知去向。从此秀全失了一个参谋，内外政事，都由仁发、仁达主持，越加棼乱。了结诸王，并了结钱江。

是时曾国藩在江西，得两湖援军，攻克南康，曾国华等亦收复瑞州，李元度、刘于淳诸将，复取宜黄、崇仁、新淦等县，江西军务，渐有起色。会官文拔汉阳城，击毙长毛军的钟丞相，刘指挥、胡林翼拔武昌城，生擒长毛检点古文新等十四人，武汉三失三复。湘军遂乘胜收黄州、兴国、蕲州、蕲水、广济等处，仅十日间，肃清湖北。于是杨载福领水师四百余艘，李续宾率领陆师八千余人，沿江东下，连战皆克，直达九江。国藩在南昌闻报，亲赴九东劳师。途次闻萧启江、刘长佑二军已夺得袁州，其弟国荃亦组成一部吉字军，由萍乡入会周凤山，攻取安福。喜信迭来，精神益爽。到了九江，但见水陆两军，声势甚盛，杨、李两统领都来迎谒。那时这位奔走仓皇的曾大帅，不禁喜逐颜开，携了杨、李两将手，慰劳一番，并传见水陆将弁，一一慰谕，又出饷银分犒兵士。三湘豪杰，七泽健儿，个个欢腾，人人效命，立思踏平九江城。怎奈攻了月余，仍未见效。转瞬已是咸丰七年，国藩在营中度岁，过了正月，拟移节瑞州，忽由湘乡发来讣闻，乃是国藩父竹亭封翁寿终。国藩大恸一回，立即奔丧。瑞州的曾国华，吉安的曾国荃，亦先后驰归，到家中守制去了。正是：

出则尽忠，入则尽孝。
吁嗟曾公，无忝名教。

国藩既归，朝议令他墨绖从戎，由国藩固请终制。此是正理。乃诏令总兵杨载福、道员彭玉麟就近统领兵勇，并命两湖巡抚，酌派陆军赴江西助剿。这回已可作结束，待小子休息一刻，再叙下回。

琦善之不逮向荣，人尽知之。顾向荣屯兵三年，师老日久，亦犯兵家之忌。行军之要素有二：

一仗气势，二仗纪律。三年无功，气势馁矣，纪律亦安望常严？即非分兵四出，亦安保其不倾覆者？或谓苏抚吉尔杭阿，不攻高资，则镇江不致撤围，城内之太平军，无自纠合金陵，夹攻向营，向营即可以不覆，是说似是而实非。高资既为敌军运粮之处，则向荣早宜设法要截，宁必待吉抚乎？吉抚之不成，众寡不敌致之也。就令吉抚不死，向营宁能长何乎？惟金陵韦、杨二酋，一胜即骄，自相残杀，此可以见盗贼之必亡。不然，金陵之围已解，向荣殁，曾国藩被困南昌，洪氏正可乘势而逞，天下事，未可知也。本回前半截叙向营之被陷，有以见专阃之非才，后半截叙韦、杨之自残，有以见剧盗之必灭。

第六十六回
智统领出奇制胜　愚制军轻敌遭擒

却说湖北巡抚胡林翼，奉旨派兵援赣，即遣李续宜赴瑞州，文翼赴吉安。湖南巡抚骆秉章，亦遣江忠义、王鑫赴临江。是时吉安、临江两处尚在长毛手中。临江方面，由刘长佑、萧启江进攻，相持不下。吉安方面，自曾国荃去后，诸将各存意见，积不相容。适江西巡抚文俊罢职，代以耆龄。耆龄恐临江失守，遂一面调王鑫至吉安，一面奏起曾国荃，仍统吉安军。王鑫既到吉安，长毛酋石达开前锋正到，两下交战一场，互有胜负。这位王鑫颇有才名，他亦以安邦定国自命，至此与长毛另股，相搏数日，一些儿没有便宜，反伤失军士数百名，未免心中怏怏。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自是忧愤成病，终日在床上呻吟。忽报石达开自至，军中大愕，急禀知王鑫，急得王鑫冷汗交流，霎时间口吐白沫，竟到阎罗殿去报到。暗寓讥刺。亏得国荃驰至，军心方定。

国荃即率军击石达开。达开是长毛中一个黑煞星，至是因韦、杨内哄，孤军出走，悲愤的了不得，还有何心恋战？既到吉安，见国荃军容甚整，他竟不战而去。先到的长毛，因后队无故退回，自然一哄随行，走得稍慢的长毛，反被国荃追至，杀毙了好几百名。嗣因长毛去远，仍回军围攻吉安。

这时杨、彭二将围九江，已将一年，守城悍酋林启荣，屡出兵相扑，都被杨、彭击败。他却一意固守，始终不懈，杨、彭二将，倒也无法可施。且因外江内湖的水师，被阻三年，仍然不能沟通。杨、彭商议多日，由玉麟建议，力攻石钟山。这石钟山是江湖的要口，长毛布得密密层层，作九江城的保障，所以湘军内外隔绝。杨、彭二人，悬军九江城下，左首要防着九江，右首要防着石钟山，两面兼顾，为碍甚多，于是决意攻石钟山。密遣人暗约内湖水师，里应外合，又与陆军统领李续宾，商定秘谋，令他照行。此处用暗写以免平衍。

发兵这一日，内湖水师，先冒死冲出湖口，依山列阵。长毛无日不防他出来，自然率众堵御。但长毛内也有能人，一则恐彭、杨夹攻，二则恐李续宾也舍陆登舟，前来接

应。故写长毛防备，以显杨、彭妙策。旋探知李续宾已先日拔营，往宿太等地方去了，长毛遂专力御两面水师。杨、彭二将闻内湖水师已出湖口，遂将战船分作两翼，鼓棹疾进。那时山上山下的长毛，已分头抵敌，这里方击楫渡江，那边已投鞭断水，两军接仗，都是把性命丢在云外，恶狠狠的搏战，自午至暮，足足斗了四五个时辰，喊杀之声，尚然未绝。两下列炬如星，再接再厉，你不让，我不走，直杀到天愁地惨，鬼哭神号。猛然见山上火起，照彻江中，映着水波，好像火龙一条，夭矫出没，顷刻间烟焰迷腾，满江皆赤。长毛都惊愕不知所措，回望山顶，恍如一座火焰山，矗起江面，恁他浑身是胆，到此也不寒而栗。一夫骇走，万夫却行，湘军趁这机会，把长毛杀得四分五裂，如摧枯，如拉朽，未及天明，已夺得战舰八十九艘，炮千二百尊，杀毙长毛万余人。外江内湖的水师，并合为一。这一场恶战，若非李续宾佯赴宿太，乘夜渡江，绕出石钟山后，登山纵火，尚未见水师定获大胜。叙明前次秘谋，可谓兵不厌诈。杨、彭至天明收军，检点部下，十分中亦死了两分，伤了三分，正是由性命换了出来。后来由曾国藩奏闻，就石钟山上建昭忠祠，便是因伤亡太多，借祠立祭，妥侑忠魂。这且慢表。

且说湖口既克，下游六十里，就是彭泽县。彭泽县南有小孤山，也是挺立江中。长毛据高为垒，就南北两岸，修筑石城，环以深濠，密排桩木，藉此守彭泽县，作为九江声援。长毛酋赖汉英踞城扼守，已历四年。杨载福合军进取，到彭泽县南岸，饬兵士登陆，佯修营垒，作长围状。长毛出城猛扑，筑营的兵士，都纷纷逃走。那时长毛争先追赶，直到急水沟，只听得一声号炮，万马奔腾，杨载福亲统大军，于长毛背后杀到。长毛知势不妙，连忙回军，已是不及，没奈何与杨军接战，无如后面又有兵至，把长毛冲作数截，长毛心慌意乱，只得人人自顾性命，各寻生路，奔回城中。这长毛后面的敌兵，看官不必细问，就可晓得是筑营佯败的兵士了。杨载福率众掩杀，擒析无算，立即围住彭泽城，四面攻打了一日。次日撤去两隅，单从西南两面猛攻。赖长毛汉英，亦令长毛并力抵御，自辰至暮，两造军士，都有些困乏起来。攻城的兵士，渐渐懈手，守城的兵士，亦渐渐放松。赖酋也总道无虞，不防城东突有清军登陴，拔去赖字的长毛旗，换了李字的清军旗，吓得赖酋手足失措，只好招呼部众，开了北门，一齐逃走。看官记着！杨军单攻西南，已是明明有意，留出东北两面，一面约李续宾夜袭，一面放赖汉英出逃，这有勇无谋的赖长毛，正中了杨提督的妙计。赖汉英出了彭泽城，拟逃往小孤山，到了江边，张目一望，只叫得一声苦，正思拍马回走，沿江已有清兵杀来，一片喊杀的声音，震动江流，不知有多少清兵。幸汉英忙中有智，急脱去军装，除下红巾，一溜烟的逃脱，所遗部众，被清兵杀得一个不留。阅至此处，方知杨载福放走赖酋，亦自有计，只赖酋尚不该死耳。后人有诗咏这事道："彭郎夺得小姑回。"小孤山亦称小姑山，彭郎就指玉麟。

杨载福攻城时，彭玉麟已分兵攻小孤山，夺山破城，可巧是同一日，只相隔了几小时。赖酋逃至江岸，上山下水，已统悬彭字大旗，此时除微服潜逃外，还有何法？杨、彭、李既连拔要害，扫清九江上下游敌垒，遂专力攻九江。

这时候，和春、张国梁自丹阳合兵，复进攻江宁属县，攻克句容、溧水等城，仍逼镇江。镇江是金陵犄角，前次余、吉二人围久无功，都因金陵屡次出援，所以失利。这

番张国梁来攻镇江，仍用吉尔杭阿旧法，自率兵营高资，扼敌粮道，长毛屡次来争，国梁竭力抵拒。长毛战一仗，败一仗，连败四次，方不敢来敌国梁，只扼守运河北岸，筑垒相拒。可见吉抚之计，未尝不是，但兵力不逮国梁，故成败异势。国梁亦不去硬夺，但蓄养了数天，密约总兵虎嵩林、刘季三、余万青、李若珠等，合力攻城。镇东长毛，狃于前胜，不甚措意，至四总兵杀到，如狂风骤雨一般，震撼城垣，气腾貔虎，锋刬蛇虺，草木皆兵，风云变色。长毛见了这般军容，不觉大惊，急率众堵御，开炮掷石，忙个不了。怎夺顾了东管不到西，顾了西管不到东，方在走头无路，那赫赫威灵的张军门大旗，亦乘风飘到。长毛望见旗号，越加股栗。城外的清兵，偏格外起劲，城墙也似骇他的威望，竟一块一块的坠将下来。清兵即溃垣而入，破了城，搜杀数千人，只寻不着长毛酋吴知孝，追到江边，也没有踪迹，料是逸围而去。

国梁收复镇江城，德兴阿也克复瓜洲。原来德兴阿驻节扬州，闻镇江长毛与清军相持，料知江南的长毛，无暇兼顾江北，遂益勒兵攻瓜洲，四面兜裹，突将土城攻破。长毛无路可逃，多被清兵杀毙。有几十百个长毛窜出城外，又由清水师截击，溺毙无遗。叙德兴阿克瓜洲，与张国梁事，简略不同，已可见两人之优劣。

南北捷书相望。和春、张国梁仍进规江宁，又组成一个江南大营。事有凑巧，江西的临江府，也由湖南遣来的援军，一鼓攻入。刘长佑积劳成病，乞假暂归，代以知府刘坤一，与萧启江军同向抚州。江西已大半平定，眼见得九江一带，亦不日可平了。暂作一束。

谁想内乱方有转机，外患又复相逼，广东省中，又闹出极大的风波来。广东的祸胎，始自和事老耆英。英商入城一案，经粤督徐广缙单舸退敌，英使文翰，才不复言入城事，接五十六回。广东安静了几年，长毛倡乱，广东亦不被兵革，只徐广缙调任湖广后，巡抚叶名琛，就升为总督，会英政府召回文翰，改派包冷来华。包冷复请英商入城，名琛不许，包冷屡次相嬲，名琛竟不答复。有时连咨请别事，他也束诸高阁。清廷因广东数年无事，总道他坐镇雍容，定有绝大才略，授他体仁阁大学士，留任广东，名琛益大言自负。咸丰六年，英政府复遣巴夏礼为广东领事。巴夏礼又来请入城，名琛仍用老法子，一字不答。巴夏礼素性负气，竟日夜寻衅，谋攻广东。适值东莞县会党作乱，按察使沈棣辉，督官绅兵勇，把会党击退。棣辉列保兵勇战功，请名琛疏荐，名琛也搁置不提。兵勇自是解体，一任党匪逃去。党首关巨、梁楫等，遁居海岛，投入英籍，献议巴夏礼，请攻广东。名琛原是糊涂，党匪亦太丧心。巴夏礼遂训练水手，待时发作。

冤冤相凑，海外来了一只洋船，悬挂英国旗帜，船内却统是中国人。巡河水师，疑是汉奸托英保护，登船大索，将英国旗帜拔弃，并将舟子十三人，一概锁住，械系入省，以获匪报。名琛也不辨真假，交给首县收禁。忽由巴夏礼发来照会一角，名琛有意无意的的接来一瞧，内称贵省水师，无故搜我亚罗船，殊属无理。舟子非中国逃犯，即使得罪中国，亦应由华官行文移取，不得擅执。至毁弃我国国旗，有污我国名誉，更出意外等语。当下名琛瞧毕，便道："我道有什么大事，他无非为索还水手，唠唠叨叨的说了许多，那个有这般空工夫，与他计较？"随召入巡捕，叫他知照首县，发放舟子十三人，送

还英领事衙门。不意到了次晨，首县禀见，报称："昨日着典史送还英船水手，英领事匿不见面，只由通事传说，事关水师，不便接受。"名琛道："听他便是，你且仍把水手监禁，不必理他。"首县唯唯而退。

不到三日，水师统领遣人飞报，英舰已入攻黄埔炮台。名琛道："我并不与英人开衅，为什么攻我炮台？"好像做梦。正惊讶间，雷州府知府蒋音印到省求见，由名琛传入。名琛与不及问他到省缘故，便与他讲英领事瞎闹情形。蒋知府道："据卑府意见，还是向英领事处问明起衅情由，再行对付。"名琛道："老兄所见甚是，便烦老兄去走一遭。"蒋知府不好推辞，就去拜会英领事。相见之下，英水师提督亦在座。蒋知府传总督命，问他何故寻衅？两人同答道："传言误听，屡失两国和好，请知府归语总督，一切事情，须入城面谈。"蒋知府回报名琛，名琛道："前督徐制军，已与英使定约，洋人不得入城，这事如何通融？"蒋知府不敢多言，当即退出。巴夏礼又请相见期，名琛以入城不便，谢绝来使。巴夏礼再请入城相见，名琛简直不答。于是巴夏礼召集英兵，由水师提督统带，入攻省城。只听一片炮声，震天动地。名琛并不调兵守城，口中只念着吕祖真言宝训。巡抚柏贵、藩司江国霖急忙进见，共问退敌的计策。名琛道："不要紧！洋人入城，我可据约力争，怕他怎么？"柏贵道："恐怕洋人不讲道理。"名琛道："洋人共有多少？"柏贵道："闻说有千名左右。"名琛微笑道："千数洋人，成甚么事！现在城内兵民，差不多有几十万，十个抵一人，还是我们兵民多。中丞不闻单舸赵盟的徐制军么？英使文翰见两岸有数万兵民，便知难而退，况城内有数十万兵民，他若入城，亦自然退去。"道言未绝，猛听得一声怪响，接连又是无数声音，柏、江两人，吓得什么相似，外面有军弁奔入，报称城墙被轰坍数丈，柏贵等起身欲走，名琛仍兀坐不动。镇定工夫要算独步。柏贵忍不住，便道："城墙被轰坍数丈，洋兵要入城了，如何是好？"名琛假作不闻，柏、江随即退出。是夜洋人有数名入城，到督抚衙门求见，统被谢绝，洋人也出城而去。名琛闻洋人退出，甚为欣慰，忽报城外火光烛天，照耀百里。名琛道："城外失火，与城内何干？"歇了半日，柏巡抚又到督辕，说："城外兵勇暴动，把洋人商馆及十三家洋行，统行毁去，将来恐更多交涉。"名琛道："好粤兵！好粤兵！驱除洋人，就在这兵民身上。"柏抚道："闻得法兰西、美利坚商馆，亦被烧在内。"名琛道："统是洋鬼子，辨什么法不法，美不美？"柏抚台又撞了一鼻子灰，只得退出。柏贵比叶名琛虽稍明白，然亦是个没用人物。

是时已值咸丰六年冬季，倏忽间已是残腊，各署照例封印，名琛闲着，去请柏、江二人谈天。二人即到，名琛延入，分宾主坐下。名琛开口道："光阴似箭，又是一年，闻得长江一带，长毛声势少衰，但百姓已是困苦得很，只我广东还算平安，就是洋人乱了一回，亦没甚损失，当时两位都着急得很，兄弟却晓得是不要紧呢。"柏抚道："中堂真有先见之明。"名琛掀髯微笑道："不瞒二位，我家数代信奉吕祖，现在署内仍供奉灵像，兄弟当日，即乞吕祖飞乩示兆，乩语洋人即退，所以兄弟有此镇定呢。"原来如此。柏抚道："吕祖真灵显得很。"名琛道："这是皇上洪福，百神效灵。闻得本年新生皇子，系西宫懿嫔所出，现懿嫔已晋封懿妃。懿妃夙称明敏，有其母，生其子，将来定亦不弱。看来我朝正是中兴气象，区区内乱外患，殊不足虑。"随即谈了一会属员的事情，何人应仍旧，

何人应离任，足足有两个时辰，方才辞客。看官！你道名琛所说的懿妃，是什么人？便是上回叙过的那拉氏。那拉氏受封贵人后，深得咸丰帝欢心，情天做美，暗孕珠胎，先开花，后结果。第一次分娩，生了一个女孩儿，第二次分娩，竟产下一位皇儿，取名载淳，咸丰帝时尚乏嗣，得此儿后，自然喜出望外，接连加封，初封懿嫔，晋封懿妃，比皇后只差一级了。此咸丰六年事，所以夹叙在内。

这且慢表，且说英领事巴夏礼，因入攻广州，仍不得志，遂驰书本国政府，请派兵决战。英国复开上下议院，解决此事。英相巴米顿力主用兵，独下议院不从。嗣经两院磋商定议，先遣特使至中国重定盟约，要索赔款，如中国不允，然后兴兵。于是遣伯爵额尔金来华，继以大轮兵船，分泊澳门、香港；又遣人约法兰西连兵，法人因商馆被毁，正思索偿，随即听命。额尔金到香港，待法兵未至，逗留数月，至咸丰七年九月，方贻书名琛，名琛方安安稳稳的在署诵经，忽接英人照会，展开一瞧，乃是汉文，字字认识，其词道：

> 查中英旧约，凡领事官得与中国官相见，将以联气谊，释嫌疑。自广东禁外人入城后，浮言互煽，彼此壅阏，致有今日之衅。粤民毁我洋行，群商何辜，丧其资斧？拟约期会议偿款，重立约章，则两国和好如初，否则以兵戎相见，毋贻后悔。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十月日。大英国二等伯爵额尔金署印。

名琛阅毕，自语道："混帐洋人，又来与我滋扰了。"接连递到法、美领事照会，无非因毁屋失资，要求赔款，只后文独有"英使已决意攻城，愿居间排解"二语。名琛又道："一国不足，复添两国，别人怕我，独我不怕。"有吕祖保护，原可不怕。遂将各照会统同搁起，仍咿咿唔唔的诵经去了。到了十一月，法兵已至，会合额尔金，直抵广州，致名琛哀的美敦书，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偿款换约二事，否则攻城。名琛仍看作没事一般。将军穆克德讷、巡抚柏贵、藩司江国霖闻着此信，都来督署商战守事。名琛道："洋人虚声恫吓，不必理他。"穆将军道："闻英、法已经同盟，势甚猖獗，不可不防！"名琛道："不必不必！"穆将军道："中堂究有什么高见，可令弟第一闻否？"名琛道："将军有所不知，兄弟素信奉吕祖，去岁洋兵到来，兄弟曾向吕祖前扶乩，乩语洋兵即退，后来果然。前日接到洋人照会，兄弟又去扶乩，乩语是十五日，听消息，事已定，毋着急。祖师必不欺我，现已是十二日了，再过三四日，便可无事。"将军等见无可说，只得告退。

是日英兵六千人登陆。次日，据海珠炮台。千总邓安邦，率粤勇千人死战，杀伤相当，奈城内并无援兵，到底不能久持，竟致败退。又越日，英、法兵四面攻城，炮弹四射，火焰冲霄，城内房屋，触着流弹，不是延烧，就是摧陷，总督衙门也被击得七洞八穿。名琛此时颇着急起来，捏了吕祖像，逃入左都统署中。吕祖不来救驾，奈何？柏巡抚知事不妙，忙令绅士伍崇曜出城议和，一面去寻名琛，等到寻着，与他讲议和事宜，名琛还说"不准洋人入城？六字。倔强可笑。柏抚不别而行，回到自己署中，伍崇曜已经候着，报称洋人要入城后，方许开议。柏抚急的了不得，正欲去见将军，俄报城上已竖白旗，洋

兵入城，放出水手，搜索督署去了。柏抚正在没法，只见洋兵入署，追柏抚出去会议。柏抚身不由主，任他拥上观音山。将军都统藩司等，陆续被洋人劫来。英领事巴夏礼亦到，迫他出示安民，要与英、法诸官一同列衔。此时的将军巡抚，好似猢狲上锁，要他这么便这么。安民已毕，仍导军抚都统回署，署中先有洋将占着，竟是反客为主。柏抚尚记念名琛，私问仆役，报称被洋将拥出城外去了。于是军抚联衔，劾奏名琛。奉旨将名琛革职，总督令柏抚署理，这是后话。

且说名琛匿在都统署，被洋人搜着，也不去难为他，还是吕祖暗中保佑。仍令他坐轿出城。下了兵轮，从官以手指河，教他赴水自尽，名琛佯作不觉，只默诵吕祖经。先被英人掳到香港，嗣又被解至印度，幽禁在镇海楼上。名琛却怡然自得，诵经以外，还日日作画吟诗，自称海上苏武。他的诗不止一首两首，小子曾记得二律道：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怕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争奈诸军壁上观。
向戌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零丁飘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衔。
门外难寻高士米，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名琛在印度幽禁，不久即死。英人用铁棺松槨，收殓名琛尸，送回广东。广东成为清、英、法三国公共地，英人犹不肯干休，决议北行。法、美二使，亦赞成，连俄罗斯亦牵入在内，当下各率舰队，离了广州，向北鼓轮去了，欲知后事，请阅下回。

行军之道，固全恃一智字，即坐镇全城，对待邻国，亦曷尝可不用智。杨载福之屡获胜仗，迭据要害，虽非尽出一人之力，然同寅协恭，和衷共济，卒能出奇制敌，非智者不及此。若叶名琛之种种颟顸，种种迁延，误粤东，并误中国，不特清室受累，即相沿至今，亦为彼贻误不少。列强环伺，连鸡并栖，皆自名琛启之。误中国者名琛，名琛之所以自误者，一愚字而已。且一智者在前，则众智毕集，彭、李诸人之为杨辅是也。一愚者在上，则众愚亦俱至，穆、柏诸人之为叶辅是也。此回前后分叙，一智一愚，不辨自明。

第六十七回
四国耀威津门胁约　两江喋血战地埋魂

却说英、法、俄、美四国舰队，自广东驶至上海，各遣员赍书赴苏州，见江苏巡抚赵德辙。德辙把来书瞧阅，乃是致满大学士裕诚书。当即与洋员说明，愿将来书投递北京，叫他在上海候复，洋员答应自去。赵德辙即咨送江督何桂清。何桂清时驻常州，接德辙咨文，并四国来书，遂飞驿驰奏。咸丰帝立召大学士裕诚，及军机大臣会议。议了半日，方定计简放黄宗汉为钦差，赴粤办理交涉，一面由裕诚署名，答复英、法两国，是令他速赴广东，与黄宗汉会商，并说本大臣参谋内政，未预外事，不便直接。复美使书，也是令他赴粤，不过有要他排解的意思。复俄使书，略说中俄原约，只在黑龙江互市，如有相争事件，可速赴黑龙江，自有办事大臣接商，无庸与本大臣交涉。这等复书，仍饬江督何桂清转交。偏这英使额尔金、法使噶罗，不肯照行，仍牵率俄、美两使，向天津进发。

咸丰八年三月，四国军舰，云集白河口，投书直督谭廷襄，仍请转达首相。廷襄是照例奏闻，诏令户部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焜泰驰赴天津，会同直督，照会各国使臣，约期开议。不意英、法两使，复称钦差非中国首相，不便和议，决词拒绝。外人得步进步，原是狡狯，然亦由中国自召。只俄美两使，算是接见，相与往来，但不过是空言敷衍，毫无效果。这位谭制台，恰格外巴结，差了武弁，驾着小船，引导洋人进出。洋人本未识大沽险要，至此往来窥测，探悉路径，又见大沽防务疏忽得很，突于四月初八日，驶入小轮船数艘，悬起英法两国红旗，开炮击大沽炮台。守台官游击沙春元、陈毅等仓猝迎战，卒以众寡不敌，次第殉难，前路炮台陷。副都统富勒登太，守住后路，猝闻前军失守，逃得不知去向，后路炮台又陷。这一仗战争，提督张殿元、总兵达年、副将德奎，在大沽附近，吃粮不管事，由他捣入。咸丰帝闻警大怒，把提督总兵副将各人，革职拿问，特命亲王僧格林沁带兵赴天津防守，又命亲王绵愉总管京师团防事务，严行巡逻。

僧亲王抵天津后，俄、美二使，愿居间排解，只乞改派相臣议款。僧亲王复据实陈奏，咸丰帝不得已，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再赴津议款。这时候，清廷大臣，如惠亲王绵愉、尚书端华、大学士彭蕴章等，关心和议，记起这位和事老耆大臣来，当即联衔保奏。要送他老命了。咸丰帝立命陛见，和事老耆英挺然出来，造膝密陈，似乎有绝大经济，不由咸丰帝不信，叫他自展谋猷，不必附合拘泥，随赏给侍郎衔，饬至天津商办。耆英抵津，坐着绿呢轿，径去拜会英使。投刺进去，等候了好一歇，由翻译出来，说声挡驾。耆英私问翻译："为什么不见？"翻译道："耆大人想忘记广东的事情了。原约许英人二年入城，怎么到了四五年，尚未践约。耆大人！你还是回去的好，免得多劳往返。"讥讽之言，不堪入耳。耆英回见桂良，便将此事说明，挽桂良奏请召回。桂良随即出奏，耆英

即收拾行李，驰还通州。忽有廷寄颁到，令他仍留天津，自行酌办。耆英回京心急，仍自启行。到了京师，巧遇巡防大臣绵愉，问他未奉谕旨，如何回来？耆英便说英使怀恨，不便在津，是以急回。绵愉恐坐保举失察罪，即上本参劾。咸丰帝本不悦耆英，接阅此奏，便降旨诘责，说他离差罪小，诿过罪大，有负委任，赐令自尽。可怜这位和事老，白发苍颜，还不得善终，这也是甘心误国的报应。外交官听着！

谁知耆英虽死，衣钵恰传出不少，桂良、花沙纳统是得着耆英的秘诀。英人要约五十六条，法人要约四十二条，都一一照奏。小子于英、法要求各条款，也记不胜记，只最关紧要的，约有数条：第一是各派公使驻京；第二是准洋人持照至内地游历通商；第三是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处为商埠；第四是长江一带，自汉口至海滨，由外人选择三口，以便往来通货；第五是洋人得挈眷属在京居住；第六是偿英国商耗银二百万两，军费亦二百万两，法国减半。奏折一上，廷臣鼓噪，都主张驳斥。你一本，我一本，大半痛哭陈辞，赛过贾长沙、陈同甫一流人物，其实统是纸上空谈，无裨实用。还是咸丰帝晓明大局，料知无人能战，无地可守，没奈何忍痛许和。

俄使公普，美使列卫廉，据利益均沾的通例，亦要求订约，桂良、花沙纳，仍行奏请。咸丰帝无话可说，只传旨准奏，钦此，便算了事。四国使臣，与清国两钦差，各订约签押！因要钤用国宝，须费一番手续，定期来年互换，于是各国舰队，次第退出，这叫作天津和约。

是年，江南军事，亦胜败不一。九江城为林启荣所据，坚忍能军，十易寒暑，固守如故。杨、彭、李会集水陆各军，浚濠环攻，连番猛扑，终不能下。复开地道数处，迭毁东南二门，登城者再，卒被击退。李续宾痛励将士，再行掘隧。曾国华亦自长沙趋至，助续宾连夜掘穴，地道又成。乃饰水陆军十六营，四门进攻，攻至夜半，由地道举火，地雷骤发，砖石飞腾，迤东而南的城垣，轰坍一百多丈。湘军痛两次伤亡的惨剧，誓死复仇，人人思奋，踊跃先登，呼声动天地，冲锋掩杀，约两三时，击毙长毛一万七千多名，积尸如山，流血成渠。恁启荣怎样强悍，双手不敌四拳，终被他剁为肉泥。还有悍酋李兴隆，也随了启荣，为洪天王殉节，九江乃平。李续宾因功邀赏，得加巡抚衔，专折奏事。曾国华亦得同知衔。

抚州建昌，同时肃清，只吉安长毛，尚是死守。曾国荃屡攻未克，回湘添募营勇，大举进攻。也是吉安长毛，该当数尽。先是守城的长毛首领，计有二人，一为先锋李雅凤，一为丞相翟明海，李、翟连番出城，冲击曾营，屡被杀败，翟明海败仗尤多。两人互相埋怨，恼了李雅凤，竟将明海杀死。明海的部下，开城窜去。李雅凤势孤力弱，由国荃乘间攻入，巷战许久，将雅凤擒住，解省正法。自相鱼肉，断没有好结果，大则韦、杨，小则翟、李，可为前鉴。

江西已平，于是朝旨令李续宾军图安徽，再起曾国藩督师。国藩到江西，闻长毛分窜浙闽，督师往援，途次闻浙西一带，长毛不多，尚无大碍，只闽省浦城、崇安、建阳、松溪、政和各县，窜入红巾，烽火相寻。国藩令萧启江、张运兰赴闽剿办，兵甫出发，忽有大股长毛回扑江西、抚州、建昌，两府戒严。亏得刘长佑出来督军，截住新城，把长

毛击退，长毛仍还入闽境，萧、张两路兵马，分道趋闽，因天雨连绵，岭路泥泞，军士又复遇疫，中道折回。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闽中未闻报捷，皖中先已丧师。出龙过脉，自成一线。自洪天王建都江宁，恃安徽为门户，兵粮军械，全仗安徽接济，所以安徽境内的长毛，个个是几经挑选，方许驻守。督率守兵的头目，起初是翼王石达开，素称骁将，嗣后是英王陈玉成，骁勇几出达开上。玉成眼下有双疤，官军叫他四眼狗，这四眼狗确是利害，清将闻他悍名，个个吐舌，偏这不怕死的李续宾，硬要与他反对。续宾沿江入皖，仗着勇气，倍道而前，平太湖，拔潜山，下桐城、舒城，几千百个小长毛，都抱头窜去。忽闻四眼狗攻扑庐州，遂麾军急进，一意赴援。部将谏道："现在安庆未克，若进攻庐州，恐怕安庆长毛，要截我后路，不如在桐城休养数日，相机而行。"续宾道："安庆方面，已有都将军马队进攻，长毛必并力守城，无暇与我为难，我军正可进攻庐州。"原来荆州将军都兴阿，方奉旨图皖，接应续宾，前锋为鲍超、多隆阿，正进趋集贤关，所以续宾有此计议。部将道："都将军既至安庆，我军正好与他联络，先把安庆克复，再图庐州未迟。"续宾瞋目道："救急如救火，庐州危急万分，安能不救？倘庐州一陷，狗贼回援安庆，连都将军也站立不住，我军在此何为？"部将又道："我军不过数千人，前无导，后无继，孤军直入，万一遇险，奈何？"续宾道："这可发书湖北，请兵援应便是。"当下写了一书，遣人驰送，另派兵驻守舒、桐各城，简了精锐，星夜前驰，直抵三河镇。这镇系宁皖交通的要道，距庐州只五十里，长毛环筑大城，厚屯兵马，防守得非常严密，诸将又请续宾择地驻营，等待援兵。续宾才驻扎了一天，到了次日，湖北杳无援音。原来此时的胡林翼，已丁忧去位，总督官文得续宾书，不以为意，简直是一兵不发。毕竟是个满员。续宾又待了一日，不觉焦躁起来，复麾军欲出，诸将又再三劝阻，续宾愤愤道："我自用兵以来，只知向前，不知退后。就使死敌，也是我辈带兵的本分。明日定要破他坚垒，除死方休！"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诸将始不敢多言。

翌晨，即下令进逼敌垒，续宾执旗当先，将士紧紧随着，不管他枪弹飞来，总是冒死冲入。自昼至夜，连平长毛九座营盘。检点部下，死了参将萧意文、都司胡在位，及兵勇千余人。忽后战鼓喧天，喊声大震，长毛如墙而至，遥望旗号，乃是太平天国英王陈、太平天国侍王李，续宾道："四眼狗到了。什么还有侍王李？想是李世贤的狗头。"随即列好阵脚，专待敌军。说时迟，那时快，四眼狗前锋已到，与续宾部下，血战起来。长毛兵有十多万，续宾兵只有四五千人，眼见得长毛陆续趋上，把续宾军围住，绕了一重，又是一重，重重围住，直绕到数十重。续宾还拼命冲突，怎奈四面如铜墙铁壁，有力也没处使，将士又逐渐倒毙。续宾叹道："今日败了，是我殉节之日了。"回顾诸将，令各自逃生。诸将道："公不负国，我等岂可负公？"续宾乃传令见月出走。未几月出，续宾争先陷阵，长毛丛集，那怕续宾三头六臂，到此也不能脱免。参将彭友胜，游击胡廷槐、饶万福、邹玉堂、杜延光，守备赵国梁，先后战死。续宾亦力竭身亡。续宾一死，军心大乱，越要急走，越是先死。同知曾国华，及知府王忠骏、知州王揆一、同知董容方、知县杨德阊等，皆殉难。道员孙守信、同知丁锐义，坚守中右营三日，弹药水火都尽，营破

死之。次第叙来，可见续宾之死，亦由刚愎之咎。桐、舒、潜、太四邑，复被陷没。都兴阿也撤安庆围，退屯宿松，皖、楚大震。

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巡抚骆秉章，飞章入告，请调曾国藩移师援皖。朝旨令国藩统筹全局，斟酌具奏。国藩乃具疏上陈，最要紧的数语，录述如下：

> 就数省军务而论，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计惟大口南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则可以分金陵之贼势，剿皖北则可以分庐州之贼势。北岸须添足马步三万人，都兴阿、李续宜、鲍超等任之；南岸须添足马步二万人，臣率萧启江、张运兰任之；中流水师万余人，杨载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军务，亦分两路，臣与抚臣耆龄任之，臣任北路，耆龄任南路，闽省兵力，足以自了，尚可无虑。

奉旨准议。惟起复胡林翼，仍任湖北巡抚。林翼受任，出驻黄州，拊循士卒，严防长毛入犯。长毛果欲溯江而上，被多隆阿、鲍超击退。国藩正拟出图皖南，忽报长毛大酋石达开率众趋江西，攻陷南安县城。国藩急檄萧启江等往援。才到南安，达开已弃城出走。捷书方至，国藩幕下，接连又闻庐州失守，李孟群殉难。孟群自战胜湘、鄂，即由朝旨令他援皖，独当一面，以累功擢安徽布政使，兼署安徽巡抚事。其实孟群的才识，也没什么过人，闻他的妹子素贞，恰是熟谙兵法，饶有胆力。孟群出军，素姑必戎装相从。一日，孟群被围，别将都不敢往援，独素姑怒马跃入，手斩数十人，护孟群归，甲裳都赤。军中惊为天神，连长毛亦怕他雌威。比洪宣娇何如？嗣是孟群格外敬服，有所讨伐，必令素姑相随。至官、胡两军攻汉阳，孟群兄妹偕往，一场血战，素姑阵亡，年才二十岁。清廷重男不重女，到武汉克复后，把素姑的血战功，也并加在孟群身上，所以孟群由知县出身，迭次超擢，竟至方面。表扬闺阃，独显幽光。惟孟群自丧妹后，失去一个臂助，惘惘的到了安徽，正值连年烽火，遍地寇氛。到了庐州，适四眼狗纠众大至，连战数日，卒因从寡不敌，败退官亭，扎了数营，挡住庐州西面的长毛。至李续宾战死三河，都兴阿撤围安庆，四面无援，只剩孟群一军，孑然孤立，那里还支持得住？不到数日，庐州失守，长毛大股，都来扑孟群营。副将邓清、知县李孟政两营先被攻破，纷纷溃散。长毛并力攻中营，从早起战到晚间，中营复陷。孟群持矛屹立，厉声骂贼，长毛一拥而上，尚被孟群刺死三名，未几遇害。千总沈国泰觅获遗骸，始得归葬。国藩闻这凶耗，悲他父子殉节，格外伤心。谁知还有一妹。

寻又报石达开窜入湖南。湖南系国藩故里，桑梓攸关，急个不了。忙咨湘抚骆秉章，令他赶紧堵御。秉章正在筹防，为这一场匪警，又引出一个大人物来。为人最要立点事业，看后世稗官家，要叙一出色人物，下笔且是不苟。这位大人物是谁？乃是湘阴县人左宗棠。闻名久矣。宗棠字季高，少年倜傥不羁，常以王佐才自许，骆抚曾招致幕下，待以上宾礼。属僚有事禀白，都付他裁决。名高致谤，权重招忌，几乎把把宗棠性命，断送在骆抚手中。可为有才者叹。永州总兵樊燮，刚愎自用，骆抚劾他骄倨，有旨革职。不意樊燮运动都察院，奏

称无罪。廷旨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办，官文隐袒樊燮，密查骆抚弹章，出宗棠手，竟召宗棠对簿武昌，拟他重辟。骆抚疏争不得，亟函致在京编修郭嵩涛，令他向军机大臣肃顺处说情。嵩涛与宗棠同乡，自然暗中关说，并挽南书房行走潘祖荫，疏救宗棠。接连又是曾、胡二公上疏荐宗棠才可大用。内外设法，始得将宗棠保全，脱罪回籍。险哉宗棠！至达开窜入湖南，击败总兵刘培元、彭定泰等，陷桂阳及兴宁、宜章等县，骆抚夙重宗棠，再请出山，委以军事。宗棠亟檄刘长佑、江忠义、田兴恕等还援，一月内成军四万人，泽隘设守。官、胡二督抚，复飞咨都兴阿将军，调拨吉林、黑龙江马队回鄂，驰赴湖南，并派知府肃翰庆率水师炮船三十二只，克期会长沙。

时石达开沿途裹胁挟众二三十万，意欲踞险自雄，与洪天王另张一帜，大约仍是帝王思想。初攻武冈、祁阳，城坚不能拔，转攻宝庆，连营百余里。刘长佑、田兴恕各援军先后踵至，与石达开血战数次，杀伤相当。胡抚以宝庆重地，不可无良将为统帅，乃遣李续宜统五千人往，所有援军，悉归节制。达开颇惮续宜威名，闻他前来，亟挑选精悍，裹三日粮，誓破宝庆。续宜兼程而至，与刘长佑会商军务，为避实击虚计，从北路进攻，遂渡资水而西，击达开背后。达开正誓死攻城，不防续宜从后掩入，或横截，或包抄，或旁敲，或侧击，弄得达开茫无头绪，只得且战且走。清军已经得势，如旋风一般的追将过去。达开又回战几仗，总是挡不住兵锋。战一回，伤亡几千长毛。战两回，又伤亡几千长毛。看看已毙了二万多人，料难住足，不得已呼啸一声，向西南逃窜去了。达开亦如强弩之末。

湖南解严，续宜还鄂，曾国藩闻桑梓无恙，方才安心。忽朝旨促他入川，令他堵截达开，国藩不敢违慢，急率兵溯江而上。及到湖北，探闻无达开入蜀消息。看官！你道达开到那里去？他已经窜入广西，都是这位官制军，闻风虚报，奏调曾军，弄得这位曾侍郎奔波不息，官制军恰暗里笑着呢。官文人品，如是如是。

国藩行抵黄州，与林翼会叙，握手道故，非常亲昵。国藩道："官制军的脾气，煞是可怪。不知吾兄如何对付？"林翼道："为了一位官制军，左季高几丧了性命。此次石逆入湘，若非季高尚在，兄弟倒措手不及了。"国藩道："季高得生，闻仗肃军机暗中挽回，肃公颇还知人。"林翼道："这也是季高不该死。肃军机那里靠得住？不然，本年顺天乡试，正考官柏中堂，如何被他葬死呢？"国藩叹息道："明珠、和珅，闹得如此利害，未罹重辟，柏葰究是一个大学士，偏为了科场舞弊，竟致身首两分，天下事原有幸有不幸哩！"林翼道："科场中的弊端，闻柏中堂并未预知，榜发后查勘原卷，说是朱墨不符，误中了一个唱戏的平龄。究竟平龄是否唱戏？是否冒名？是否柏中堂家人，暗中掉卷？兄弟不在朝中，无从确查。论起理来，不过一个失察的处分，偏这肃尚书顺，定议按律处斩，与同考官程炳采同死市曹，若是一位满大员，断不至此。"柏葰处斩，是咸丰九年间事，曾、胡二公中叙明，以省笔墨，是简略得当处。国藩道："议亲议贵，古今一辙，恰也莫怪，但吾兄与官制军同处，颇称莫逆，此中必有良法，倒要请教。"林翼道："说来可笑。那日官制军的姨太太，做三十岁生辰，分柬请客，司道等都不愿往贺，我为时局计，不得不例外通融，赴贺督辕。司道们见我前往，也不好不去，乐得官制军喜笑颜开，要与我约为兄弟。

次日，他的姨太太亲来谢步，拜我母亲为义女，从此以后，遇着军国大事，总算承他协力同心。涤公！你想可笑不可笑么？”毕竟胡公有才。国藩道：“这是枉尺直寻的办法，我也要照样一学，到武昌去走一遭。”林翼道：“涤公！你去做什么？”国藩道：“我现在决计图皖，恐怕官制军同我作对，几句奏语，又要我忙着。”林翼闻言，不禁失笑。国藩道：“安徽长毛，利害得很，我若往剿，兄须助我。”林翼道：“这个不劳嘱咐，同为朝廷办事，可以相助，无不尽力。”国藩告别，径趋武昌，与官文谈论皖事，格外谦恭。官文亦格外敬礼。自是国藩不虑牵掣，由湖北还趋宿松去了。平勃交欢，即是此意。小子曾有诗道：

满人当道汉人轻，汉满由来是不平。
毕竟通儒才识广，好从权变立功名。

国藩去后，林翼亦移驻英山，协图安徽，将来总有一番战仗，小子下回表明。

本回叙事，看似丛杂，实则上半回是叙战将之不力，以致大沽失守，迫允要求；下半回是叙战将之尽忠，因之两江屡败，仍未退缩。至其关键处，则仍注重将相。桂良、花沙纳无外交才，唯唯诺诺以外，无他技也，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肃顺、官文，吾亦拟诸自郐以下。

第六十八回
战皖北诸将立功　退丹阳大营又溃

却说胡巡抚林翼，移驻英山，即命多隆阿总统诸军，用鲍超为前锋，蒋凝学为后援，浩浩荡荡，杀奔太湖。四眼狗陈玉成，闻清军大集，急纠合捻匪首领龚瞎子、张洛型等，由庐州上攻，有众十多万。捻匪是什么人物？相传捻字是捏聚的意义，无赖亡命，捏聚成群，肆行劫掠，因此叫他捻匪。或又因他明火劫人，撚纸捻脂，叫作捻匪。这种匪徒，起自山东，康熙年间，已是四伏，但当清朝兴盛，官吏严行缉捕，所以随聚随散，未敢称乱。延到洪、杨发难，骚扰东南，捻匪亦乘机起事。首领龚瞎子、张洛型等，占据安徽蒙城县雉河集，恣意出没。清廷曾命太仆寺卿袁甲三，率军剿办。但捻匪性质，与长毛不同，长毛有争城夺地的思想，专从险要上着手，所踞城池，总派人防守。捻匪以雉河集为根据，称作老巢，老巢以外，不去占据。有时四出掳掠，所得金银财宝，统是搬归老巢。当出发时，先传令整顿行具，名曰整旗，临行则用马前驱，叫作边马。边马在先，大股在后，遇着官兵，可战便战，不可战，就四散走开，不留人影。独老巢却四面

固守，依险负嵎，就使有千军万马，一时也攻不进去。所以这位袁太仆，剿办了好几年，仍旧不见平静。袁太仆也是没用。此次陈玉成欲犯江淮，暗中勾结龚、张两捻首，同敌清军。捻匪出现。多隆阿正到太湖，接这警信，忙令鲍超回军小池驿，阻住发捻，适与陈玉成相遇。鲍超兵只有数千，玉成兵恰有数万，那时狗性狂发，又似三河围李续宾一般，把小池驿团团围住。鲍超本是一员猛将，竭力搏战，总不能杀出重围，飞书至多隆阿处告急。多隆阿撤去太湖的围师，星夜赶援，仍被敌军隔断，不能前进。鲍超被围数日，不见援军，急得眼中出火，鼻窍生烟，忙取出两纸，各随便写了几笔，差几个得力将弁，赶至曾、胡二处乞援。

国藩时在建昌，正拟探听各军消息，忽由外面递进告急书。不瞧犹可，瞧着时，便道："鲍春霆危急极了！"急传令调发营军，火速进援。后来幕府阅鲍超来书，乃是一个斗大的包字，包字外一个大圈，大圈外面，又有无数小圈，都是莫名其妙。还是曾公替他解释，讲明包字即鲍字右旁，外加大圈小圈，乃是被敌重重围住的意思。春霆若非危急异常，断不出此，所以赶紧派援军救应。嗣闻胡抚亦发兵驰援，便道："胡润芝毕竟聪明，也晓得春霆用意。"润芝系胡抚林翼表字，春霆就是鲍总兵超。亏有曾、胡二公，方识鲍超书意，否则鲍其休矣！鲍超得了援军，遂出兵大战，两边抖擞精神，打了一日一夜，不分胜败。巧值东南风大起，清军适当上风，放起火来，风猛火烈，熊熊焰焰，扑入敌垒，长毛捻众顿时大乱。四眼狗陈玉成拥着黄盖羽葆，尚是兀立指挥。鲍超杀得性起，驰马直前，大呼道："四眼狗快来受死！"刀随声下，望玉成脑袋上劈下，亏得玉成眼明手快，忙用刀架住。战了数合，见长毛已经溃散，玉成也虚掩一刀，落荒败走。龚瞎子、张洛型等也都遁去。敌垒七十余座，成为焦土。四眼狗数年积蓄统被祝融氏收去，狗威才渐渐落风了。

太湖城内的长毛，闻玉成败耗，弃城夜遁，窜入潜山。多隆阿等督兵进剿，距城数里，长毛已悉众扑来。多隆阿治军有律，见长毛大至，令部众严阵以待。长毛冲突数次，只受了无数枪弹，不动清兵分毫。蓦然间鼓角齐鸣，清军分两翼杀出，勇壮的了不得，尘埃滚滚，杀气腾腾。此时长毛锐气已衰，那里还能抵敌？三脚两步的向北而逃。将到城下，见前面排着马队，悬着清军旗号，一铡齐的立着，吓得长毛胆战心摇，不敢入城，只好从刺斜里逃将过去。清军马步合队，向后尾追，直至青草塥，连人带草的乱刈，把长毛的头颅，砍落无数。有几个脚生得长，命不该绝，才得漏脱。

看官阅此，方知多隆阿严阵不动的时候，已暗遣马队截敌归路，瘟长毛管前不管后，自然中计。长毛已死得许多，还要说他是瘟，冤哉！于是太湖、潜山二县，都由多隆阿收复。接连克凤阳，复建德，拔太平、石埭及泾县，各路捷书，先后纷驰。老成练达的曾国藩，遂决议率部军攻安庆。适四弟国荃，复自湖南募勇驰至，国藩即分部众与国荃，令他出集贤关，规复安庆去了。

忽报江南大营又溃，张国梁战死，和春退走常州，亦伤重身亡，国藩不禁叹息。原来和春、张国梁，自组成大营。直指江宁后，第一仗，攻克秣陵关，第二仗，大破长毛于七瓮桥、雨花台等处。洪天王汹惧异常，令在安徽的长毛，占据来安县城，作大江南

北的声援。偏这和大臣派了总兵成明、协领博奇等，潜师夜袭，竟将来安城克复，江宁愈形危蹙。复遣沿江驻扎的长毛，出兵四扰。怎奈清水师已随处密布，总兵李德麟、吴全美等，分头截击，又杀毙长毛二千多名。洪天王愤恚已极，饬众出太平、神策两门，分犯大营。副将张玉良、冯子材等，踊跃入阵，夺得长毛大纛，竟将悍目的头颅，借了数颗。趣语。长毛虽称强悍，也是怕死，没奈何退回城中。和春又定了一计，令军士沟濠筑垣，把江宁周城百余里，都用短垣围住，然后将部下八万人，星罗棋布，环绕四周。江中复用舢板联络，成一水营，水陆兼顾，内外相维，竟把一座江宁城，围得水泄不通。故作反笔。

俗语说得好："狗急跳墙。"这洪秀全做了十几年天王，难道竟没有一点主见吗？况且手下有一班党羽，三个缝皮匠，比个诸葛亮。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穷思极想，毕竟也有一条救急的方法出来。说得入清入理。当下由李秀成献议，仍用多方误敌的计策，对付江南的大营。秀成乃是长毛中后起人杰，虽然是仍抄老文章，但欲解江宁的围困，舍此更无别法。洪天王信用了他，就命江西、安徽的长毛，分扰浙、闽，牵制江南大营，总教江宁解围，不吝重赏。江西长毛酋应命，遂出兵犯浙江。果然浙中大吏向江南大营乞援，和春只好分兵南下，派周天受援浙。忽闻长毛又窜入闽省，浙、闽是毗连的行省，既援浙，不得不援闽，复派周天培赴援。孤军转战，往往累月不归。又蹈向荣覆辙。

会四眼狗陈玉成自皖东败走，回攻浦口。德兴阿猝不及防，竟被四眼狗捣入，全营溃退，走入扬州。江浦、天长、仪征等县，次第失陷。四眼狗余威尚在，竟长驱至扬州，攻西北门。这时候的德兴阿，恰在江口水师舟中，安安稳稳的坐着，一任扬州受敌。扬州没有一定的主帅，见长毛围攻西北，便由营总富明阿、守备詹启纶，分率马步各军，出北门对敌，守备张德彪出西门迎战。两边正酣斗不下，那四眼狗刁滑得很，窥南门守御空虚，竟分兵逾城而入。城既被破，富詹等人自然不敢恋战，夺路而逃。德兴阿闻这消息，倒也惊惶起来，惊惶何用。急走邵伯湖，收集溃卒，扎营万福桥，扼守东北，一面向江南大营乞师。你的江北大营何处去了？和春不得已，遣张国梁渡江而北，会集江北军，攻扬州城。突有长毛开城出敌，由国梁飞马迎击，单刀直上，勇不可当。长毛狂奔回城，城尚未闭，国梁已一马跃入，麾兵前进，立复扬州。移攻仪征县，亦随手而下。只六合县在江宁北面，一介孤城，独当劲敌，自县令温绍原募勇居守，已历六年。这六年间，大小百战，屡歼红巾。至德兴阿退驻邵伯，扬州叠陷，六合益危。这次张国梁已克扬州，自然统兵往援。到陈板桥，距城尚十余里，长毛知张军且至，分锐出阻，一面穴隧轰城。国梁方与长毛接仗，六合城已被轰坍，绍原投水死，妻孥亦殉节。这信传至张军，恼了这位张军门，恨不把长毛立刻荡平。无如长毛来得很多，一队杀退，一队又来，杀败了数十队，方没有挡路的长毛。正思进攻六合，忽由大营传檄，令他速援溧水。军令如山，不得不南辕前往。至溧水，城早被陷，总兵张玉良，已奉调进攻。国梁巡视形势，见城西有高古山，冈峦环抱，仿佛画屏，遂依山立营，踞住要害，姑把围城的事情，责成玉良。看似国梁推诿，实则让首功于玉良，看官不要错过！玉良遂着副将冯子材、陈朝宗等，竖梯登城。城上矢石如飞，由冯、陈二将，裹创力战，卒将守陴兵杀退，率兵入城。是时正有大股长

毛，来救溧水，到高古山，由张国梁带兵杀出，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长毛阵中，有个黄衣头目，不知死活，执刀来斗，战未数合，被国梁手起刀落，劈于马下。头目已毙，部众立即溃散。国梁击退援军，令玉良得复县城，可见国梁之功，亦是不小。当由两张合军穷追，各处兜截，生擒了几个长毛酋，什么洪国宗，什么铜天侯，都就军前正法，叫他到天父天兄处，销差去了。

怎奈江南得捷，皖北丧师，正值李续宾战死三河，四眼狗异常猖獗，皖南的告急文书，又叠至江南大营。和春复派总兵江长贵往都门青阳，总兵戴文英、副将朱承先赴宁国，营内的兵士，又分去了万人。长毛复从九洑洲率众而来，那时仍劳动这位张军门，躬率大队，前去横扫了一阵。和春因屡次告捷，未免骄盈，遂劾奏德兴阿师久无功。清廷谏行言听，竟夺德兴阿职，令和春兼辖大江南北，自是汛地益广，军事益繁。德兴阿固是当劾，但和春立营江南，也只靠了张国梁，算不得什么大才。和春既受了兼辖的重任，不得不出些风头。当下令总兵李若珠攻六合，偏偏不如所愿，若珠败还，长毛乘胜至浦口，列营皆溃。前时援闽的周天培，正回军驻扎浦口，力战身亡，余军退保江浦。此时的长毛军，气焰越张，东伺扬仪，西逼江浦，南窥溧水，亏得张国梁渡江督剿，三战三捷，击走江浦长毛，下浦口，破沿江敌垒八大座，纵火焚九洑洲，把长毛老巢，烧得乌焦巴弓。

国梁回江南，与和春定议招降，解散贼党，申明大义，谕令去逆就顺。有七里洲守营长毛谢茂廷，寿德洲守营长毛秦礼国，俱暗约投诚，愿为内应。这寿德洲系江宁上关的屏蔽，七里洲系江宁下关的藩篱，两洲内溃，待张军门国梁一到，外杀进，里杀出，弄得长毛不知头路，只好弃了关，逃命要紧。不到一昼夜，连克重关，平长毛营垒数十，获大炮百余，战船六十，拔难民男妇五千余人。自这场战胜长毛，金陵城外的犄角，削除殆尽。和春以下诸将士，满意攻克金陵，易如反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竟令一座威耀无比的大营，倏忽间化作子虚乌有的幻境。见道名言。

闲话休表，单说洪天王秀全，闻上下关接连失守，焦急万分，就近饬皖南军，陷泾县、旌德县，并破广德州，由广德州窜入浙湖安吉县境，道出武康，直扑浙江省城。浙抚罗遵殿，分路乞援，待久未至。长毛在清波门外，暗掘地道，轰塌城垣三十余丈。罗抚麾兵抵敌，可奈众寡悬殊，战了半日，只落得忠魂千古，阖属捐躯。独有杭州将军瑞昌与副都统来存，勒兵坚守满城，鏖战六昼夜，尚未被陷。适值张玉良奉和春命，到了杭城，长毛本无意据杭，不过为江宁撤围计，牵掣江南大营，使他分兵四顾，免注全力，所以闻玉良援浙，即开城出走，向余杭上窜。连陷长兴、建平、溧阳等县。至清军尾追痛击，他又随取随舍，把占据的县城，一概弃去。明明是亟肆以疲多方以误之计。和春既兼辖南北，复奉旨遥督浙江军，正是趾高气扬的时候，况迭接浙江捷音，自谓无敌不摧，无战不克，麾下将士，亦逐渐骄蹇，营规日弛，防守日懈，又因饷运艰难，每四十五日，只发一月的粮饷，俟大功成后，一律补给，兵勇满怀不服，未免退有后言。咸丰十年闰三月七日，皖浙的长毛分道并进，纷扑大营。张国梁昼夜拒战，一些儿没有休息，接连八日八夜，长毛越来越多。究竟人生只有一副血肉，一副精神，要这般的打仗，恁你无上的好汉，也闹得筋疲力衰，支持不住。十四日天大雷雨，至夜奇寒，国梁尚统兵搏战，忽

营中无故火起，一刹那间，遍及各营。国梁知军心已变，急翼和春出营，退守丹阳。长毛并力追来，破了溧阳，据了宜兴。进攻丹阳城。当时尚惮国梁威名，不敢逼近，遍筑土垒，步步为营。嗣后令死士潜入清营，伺国梁出战，从后狙击，中国梁腰。国梁回刺死士，背上又中了数枪，受创甚深，尚握着刀连斫数人，冲开一条血路，至丹阳滨，下了马，向北再拜，一跃入水。水波一动，这烈烈轰轰的张军门，已旋沉水底，与世长辞了。

国梁已死，偌大的丹阳城，眼见得保守不住，当由众将士保着和春，突围出走。将抵常州，回顾后面的长毛，尚是紧追不舍。和春返身迎战，突来一粒枪弹，不偏不倚，正中胸前，当即拍马回走，退至浒墅关，狂血直喷，顿时身死。营务处湖北提督王俊、寿春总兵熊天喜俱阵亡。独江督何桂清，率司道逃至苏州，被苏抚徐有壬所拒，桂清走上海。长毛夺了常州，进攻苏州，苏州兵不满四千，还是老弱居多，不习战事。徐抚激厉拊循，勉强支持了数日，终被长毛攻入，徐抚死之。小子有诗寄慨道：

红巾四扰太披猖，百战将军饮血亡。
怪底后人偏不谅，诬称汉贼实荒唐。

噩耗传至京师，朝旨把死事诸臣，一一抚恤，独将何桂清革职拿问，另简大臣为江督。朝右纷议未决，这次倒是军机大臣肃顺，保着了一个大才，后来果如所言。欲知此人是谁？看官且猜一猜，待小子下回说明。

江皖相依，隐为唇齿。皖不复，江宁必不克。曾、胡二公，决议图皖，不以三河之覆辙为惧者，攻其所必救，兵法固然，无能避也。和春顿兵城下，蹈向荣覆辙，而骄蹇且过之。师劳必惰，将骄必败，大营之溃，固意中事，所惜者亡一良将耳。读是回，可知行军之得失。

第六十九回
开外衅失律丧师　缔和约偿款割地

却说清廷拟简放江督，廷臣多推胡林翼，独肃顺奏称林翼未可轻动，不如任用曾国藩。肃顺以骄恣闻，推重楚贤，是其特识。咸丰帝从肃顺言，遂命国藩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国藩奉旨，即具奏道：

目下安庆一军，已薄城下，为克复金陵张本，不可遽撤。臣奉恩命权制两江，驻扎南岸，以固吴会之人心，而壮徽、宁之声援。臣亟商官文、林翼，酌拨万人，先带起程，仍分遣员弁回湘募勇，赶赴行营，以资分拨。至于粮糈军械，必以江西、湖南为根本，臣咨商两省抚臣，竭两省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布置渐定，然后可以言剿矣。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奏上，奉谕照所拟办理，并因胡林翼奏保左宗棠，特给四品京堂，襄办国藩军务。国藩复与胡林翼会商，调鲍超部下六千人，及朱品隆、唐义训等所领三千人，渡江而南，驻扎徽州祁门县。

秀全闻曾国藩出驻皖南，料知东图江宁，遂封李秀成为忠王，带同古隆贤、赖裕新等，率长毛数万，直入安徽。时左宗棠、鲍超各军尚未到皖，李秀成已由广德州趋宁国府，守将周天受战死，宁国被陷，徽州戒严，国藩即遣李元度接办徽防。元度甫至徽州，长毛酋侍王李世贤，率大股长毛又至，元度不能支，退保开化。世贤破徽州府城，进逼祁门，国藩惶急万分，幸亏鲍超率军到来，张运兰亦闻警驰援，于是遣鲍超出守洰亭，张运兰出守黟县。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由北京递来八百里加紧排单，促国藩带兵勤王。突如其来，令人莫测。小子只有一枝笔，不能双方并叙，只好把祁门军事，暂搁一歇，先将那北京紧急军情，叙述一番。

上回说的天津和约，须至次年互换，次年便是咸丰九年，各国舰队，驶赴天津，遵例换约。适值僧格林沁在大沽口经营防务，修筑炮台，丛植木桩，遥见洋舰飞驶前来，忙遣员荡舟出口，往晤各国使臣，告以大沽设防，请改由北塘驶入。使臣多半听命，独英舰长卜鲁士，系额尔金兄弟，抗不遵行，竟驶入大沽，把截住港口的铁链，用炮炸裂。卜鲁士坐船当先，随后有英俄法小轮船十三艘，鱼贯而进，居然竖起红旗，要与中国开战。外人论力不论理，可为一叹。僧王也传下军令，俟外人逼近炮台，方开炮轰击。卜鲁士竟将港内的铁锁木桩，一概毁掉，进攻炮台。守兵开炮还击，把英舰轰沉数艘，余船亦中炮不能行动，只有一艘逸去。英兵死了数百，炮台上面的武弁，亦伤亡数人。只美使华若翰遵约，改道行走，才得换约。

清廷狃于小胜，方私相庆贺，不料英人暗图报复，在广东修造船只，招募潮勇，再图入犯。咸丰十年六月，英使额尔金、法使噶罗复率舰队，北犯天津。僧格林沁料洋人必取道大沽，或由北塘袭入大沽后路，遂派重兵守住大沽南岸，一面在北塘密埋地雷。英将额尔金狡猾异常，先将各船在口外游弋，一步儿不敢放入，暗中却派遣汉奸，入口侦探。岸上守兵，总道英舰未曾拢岸，没甚要紧，谁知里面的虚实，早已被汉奸窥去。英人用了舢板小船，乘夜入北塘口，挖去地雷，长驱而进。副都统德兴阿，驻守北塘里面新河，率兵拒战，连吃败仗，英法联兵万八千人，追入内港。适潮水退出，舟被胶住，额尔金、噶罗，颇惊慌起来，连忙竖起白旗，佯称请款，僧格林沁还道他有意议和，不敢邀击。大误。谁知潮水一涨，英法各舰，鼓棹直前，僧王尚不在意，等他傍岸登陆，方麾劲骑堵御，英法联兵，排成一大队，各执精利火器，专俟清军过来，一声号令，众枪竞

发，发无不中，清兵都从马上坠下，霎时间三千铁骑，如墙齐陨，只剩七人逃回。僧格林沁始悔失策，然已不可救药了。

英法联兵，遂自后面攻北岸炮台。提督乐善，忙上前迎敌。英兵连掷开花弹，飞入火药库，訇然一声，好似天崩地裂，不但守台兵弁，向空飞去，连那炮台都坍陷一半。此时的乐提台，也不知冲至何处，连尸首都不见了。僧格林沁尚兀守南炮台，朝旨飞促退还，僧王不敢违旨，遂退军张家湾。遇着大学士瑞麟，统京旗兵九千出防，僧王道："我守南岸炮台，还好保护津门，不知上头听了何人，令我退守。我退一步，敌进一步，如何是好？"僧王之言，亦未必由衷。瑞相道："现在顺亲王端华、尚书肃顺，都主张抚议，所以上头召王爷退守，且已令侍郎文俊、前粤海关监督恒祺，往天津议款去了。"正议论间，探报天津被陷，僧格林沁顿足不已。这是自悔失计，并非怨及召还，看官莫被瞒过！忽又报文俊、恒祺，被洋人拒回，朝旨已改派桂良前往。僧王道："此时议和，恐怕没有这般容易。"随与瑞麟同往通州，静待后命。

桂良抵津与英人开议抚事，英使额尔金，及参赞巴夏礼，提出要求条款：一是要增军费，二是要天津通商，三是要各国公使，酌带洋兵数十名，入京换约。桂良以闻，咸丰帝严旨拒绝，饬僧格林沁、瑞麟，严防外人内犯。京师亦饬令戒严。英使见和议不就，复从天津派兵北上，扰及河西务，京城里面，一日数惊。端华、肃顺想了一个避难的法儿，请咸丰帝驾幸木兰。这语一传，廷臣大哗，十个人中倒有六七个不赞成。咸丰帝踌躇未决，因召南军入援。

副都统胜保时在河南，接旨最早，急会同贝子绵勋，调九旗禁兵万人，驰赴通州助剿。且闻咸丰帝有北狩信息，上疏谏阻，力请咸丰帝坐镇京师，不可为一二奸佞所误。咸丰帝优诏褒答。胜保正拟出师，英法兵已逼张家湾，胜保未曾与外人交战，还道外人没有能耐，遂上马驰去，不意洋人一见面，就扑通扑通的枪声，放将过来。胜保起初倒也不怕，麾军上前，往来督战。英法领队官，望见胜保戴着红顶子，穿着黄马褂，料知是督兵大帅，命军士丛枪注击，胜保防不胜防，一粒弹子，飞到面前，适中右颊，胜保忍不住痛，颠落马下。亏得亲军救起，上马逃走。主帅一逃，将士自然溃散。僧、瑞二营，不战先怯，也从通州退还北京，驻扎城外。

咸丰帝闻报，一面遣怡亲王载垣，再赴通州议和，一面收拾行李，出驻圆明园。载垣驰至通州，由桂良接着，议好照会，请英法两使入城议和。英法两使，答于次日相见。越日，载垣、桂良等，在通州城内天岳庙，预备筵宴，恭候英法使臣。约至巳牌，始报英法使臣到来。载垣等慌忙迎接，但见一排儿洋兵，护着两乘绿呢大轿，直入庙中。轿子歇下，跨出两人，一个是法使噶罗，一个不是英国正使，乃是参赞巴夏礼。英使额尔金，真会摆架子。两下相见毕，载垣便命开宴，两下分宾主坐定，酒至数巡，载垣方谈到和议。法使噶罗，倒还和颜悦色，口中说得情愿修和，独巴夏礼攘袂起道："今日的事情，须面见中国皇帝，方可定约。"载垣、桂良两人，面面相觑，不能回答。巴夏礼又道："我等远居欧洲，久欲观光上国，现拟每国各带千人入京觐见。但两国礼节不同，此番请用军礼罢了。"舌剑唇枪，巴夏礼真英国能臣。载垣沉吟半晌，想出了请旨定夺四字，回答巴夏礼。巴

夏礼露出不悦情状，宴毕，傲然径出。法使噶罗，总算还欢然道别。适值僧王带兵进来，探听和议消息，载垣与他谈起巴夏礼情形，僧王跃起道："待我去拿住了他，再说。"当即跳上马鞍，一鞭径去。活写卤莽。桂良恐干和议，忙上马随了出来，行未数里，遥见僧王已将英法二使截住，急加鞭赶到。僧王正把巴夏礼捆缚停当，并要去缚法使噶罗。桂良连忙摇手，向僧王道："法使恭顺，不可缚他。"僧王道："桂中堂替他恳请，就饶他去罢！"噶罗才得脱身，由桂良送了一程，道歉告别。

英使额尔金闻参赞被擒，不由的愤怒起来，便率洋兵长驱而北。警报递入圆明园，雪片相似，端华、肃顺一班大臣，惊惶万状，唯怂恿咸丰帝北狩。于是咸丰帝命端华入宫，密挈后妃等出幸。此时康慈皇太后，早已去世，补笔不漏。只由皇后钮祜禄氏，皇贵妃那拉氏以下，统随端华至圆明园，约有一百多人，皇长子载淳亦在其内。咸丰帝又令四春娘娘，也收拾完备，于咸丰十年八月八日，启銮北狩，后妃以下，皆随驾同行。端华、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等，一律扈跸。途次始传旨到京，命恭亲王奕䜣为全权大臣，留守京师；僧格林沁、瑞麟、胜保各军，仍驻城外防剿。

此时京内居民，闻皇帝出走，纷纷迁避。禁旅多奉调扈驾，剩了几个老弱残兵，也渐渐逃散。连僧、瑞等麾下兵弁，亦都解体。偏这英法兵不肯罢手，扬旗鸣炮，直逼京城。恭王忙召在京王大臣商议，王大臣主见不一，惟大学士周祖培、尚书陈孚恩等，仍拟主抚。恭王没法，也只有讲和的计策。忽由桂良递入英照会，索交巴夏礼，恭王再与王大臣会商，许久不决。恭王道："巴夏礼于前日解到，我曾谓僧、怡二王，未免卤莽，现在不放不可，欲放又不能，恰是为难得很。"恒祺此时在京，便禀恭王道："巴夏礼不放，抚议断无成日。且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本是我国古礼，现在不如放他回去，借他的口，去报英使额尔金，速来换约。"恭王道："照你说来，也是有理，就着你去办罢。"到此地步，实是为难，无怪恭王多疑少决。恒祺去了半日，回报巴夏礼已放出城外，叫他去问抚议了。恭王稍稍放心。又阅半日，突闻外面人声马嘶，闹成一片，接连是隆隆的炮声，拍拍的枪声，不绝于耳。正欲派人出探，忽一内监踉跄奔入，报道："不好了！洋兵攻入内城了。"恭王道："僧王、瑞相、胜副都统等，到那里去了？"内监道："这也不知底细。但闻城外各军，见了洋兵，统已逃去，剩得僧王爷、瑞中堂、胜大人三个，赤手空拳，无可迎敌，只得由洋人入城了。"恭王大惊失色，忽见恒祺又趋入道："洋人纵火烧圆明园。"恭王顿足道："怎么好？"恒祺道："现在只好向洋人说情，叫他不要纵火。"恭王道："劳你前去一说便是。"恒祺不敢违慢，跨着马驰到圆明园，园外统是洋兵守住，恒祺会说几句英语，说是前来请和，洋兵始放他进去。一入园门，见祝融氏正在肆威，兰宫桂殿，凤阁龙楼，已被毁去数座。恒祺向没火处走入，劈面正碰着巴夏礼同一个洋装的中国人，巴夏礼佯作不见，还与那人指手划脚，导引放火。刁恶。恒祺忍着一股气，先与那洋装的中国人，搭讪起来，问他姓名籍贯。他却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看官！你道龚孝拱是何人？他是晚清文人龚定阉长子。他的学问，不亚乃父。旅居上海多年，各国语言文字，统知一二，只性情怪僻得很，不屑与人谈话，巧遇了英人威妥玛，在上海开招贤馆，延为秘书，月致千金。孝拱得了修脯，便去孝敬歌妓，父母妻子，一

概不管，只纳了一个妓女为妾，颇称眷爱，时人叫他龚半伦，他亦以半伦自号。半伦的意义，说他生平不知五伦，只宠爱一个小老婆，算作半伦。此人可杀。这次英人北犯，他恰跟了入京，烧圆明园，实是他唆使。巴夏礼是外人，恃强逞威，尚不足怪，半伦何物，乃敢出此？恒祺见不是路，乃与巴夏礼攀谈，巴夏礼才脱帽行礼。阎王好见，小鬼难当。恒祺便道："现在我国与贵国议和，何故在此纵火？"巴夏礼道："你们中国人，专会放刁，今日议和，明日又议和，终究没有结果，还要把我去监禁数日，你想天下有无此理？所以我在此纵火泄忿。"恒祺再向他谢罪，巴夏礼道："如中国果真心议和，限你三日开紫禁城，迎我入议。更我被执的时候，还有几个从员，也被拿去，现应立刻放还，方可议和。"恒祺唯唯从命，但请他不再放火。巴夏礼也含糊答应。恒祺忙回报恭王，恭王再命恒祺释放英俘，不想到了狱中，已有英人数名倒毙。恒祺这一急，真急得手足冰冷，也不暇去问狱卒，转身就飞报恭王。恭王又呆得木偶一般，还是恒祺想了一法，照会巴夏礼，说是待和议成后，一律释放。偏这巴夏礼耳朵很长，已探悉英人监毙数名，索性大烧圆明园，把这一二百年的建筑，几千百间的殿阁，连那点缀的亭台花木，摆设的器皿什物，烧了三日三夜，变成了一堆瓦砾场。只有珍奇古玩，由龚半伦带领洋兵，搜取净尽。半伦得了百分之一，运到上海变卖，作为嫖费，嫖光吃光，发狂而死，这是后话。

且说巴夏礼既毁圆明园，复声言要攻紫禁城。恭王又召入恒祺，商量救急的法儿。恒祺想了一会，方道："法使噶罗，倒还和平，若去请他排解，或可转圜。"恭王闻言，又欲令恒祺往会法使。恒祺道："这个差使，还是请桂中堂去罢。桂中堂与法使有些投机，可以去得。"于是恭王遂遣桂良去见法使，法使颇肯居间调停。这是礼送法使的好处。桂良先回，随后法使的照会亦到，内说英使额尔金索抚恤监毙英人银五十万两，须立即付过，方可莅盟修好。恭王不得已，大加搜刮，凑足五十万两银子，解至英营，并约于礼部衙门内恭候议和。

九月九日，与英使议约，免不得又要设宴。恭王太苦，遭此重阳。是日黎明，恭王奕䜣率同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尚书赵光、陈孚恩、侍郎潘曾莹、宋晋等，具了仪卫甲仗，先至礼部衙门等候。好一歇，才见英使额尔金、参赞巴夏礼，乘舆而至。恭王率众官迎入，行过了礼，分东西坐定。额尔金提议换约，除八年原议五十六条外，还要加添数条，赔偿兵费，增开口岸，派驻领事。经恭王再四磋磨，通事往返传命，议定偿他兵费一千二百万两，增辟天津为商港，各口许驻英国领事。总不外谨遵台命四字。双方允妥，彼此入席，酒酣兴尽而散。翌日，复请法使噶罗至礼部共商和议。法使算是有情，只索兵费六百万两。恭王一口应承，也照英使例盛筵相待，迎送如仪。

十一日与英使换约，恭王据实奏闻。咸丰帝已至热河，览奏未免叹息，但木已成舟，不能再变，只好降旨允准。独俄使伊格那替业幅，圆滑得很，所得权利，比英法要加数倍，他表面还非常和平，暗中却厚索利益。中俄通商，向止恰克图一处，咸丰三年，始行文中国，假勘界为名，阴图占地。清政府征剿长毛，且来不及，还有何心对付外人，自然把此事搁起。俄人竟自由行动，直入黑龙江，通过瑷珲。黑龙江将军奕山，派员禁阻，俄人不听，乃奏闻清廷。政府命奕山与他交涉，俄人索龙江北岸地，奕山竟唯唯从命，订

了瑷珲条约。后来英法兴兵，俄使也率领舰队，随在后面，大沽一战，英法各舰，多遭损失，退还广东，独俄使入京，于咸丰十年五月，另订专约十二条，大致是两国往来，平等相待，海口通商，照英法例。还要派遣领事，随带兵船，这叫作天津专约。到了英法联军入京，硬要入城开议，恭王胆小，不敢照允。俄使伊氏，趁这机会，入劝恭王，叫他在礼部衙门会议，可以无患。原来礼部衙门，与俄使馆相近，所以担任保护。恭王才放着胆，与英法使臣相见。和议成后，俄使便来索酬，再订北京条约，举乌苏里河东岸地，统划归俄人。看官！你道这俄使乖不乖？巧不巧？正是：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哀我中华，蹙国万里。

外患稍平，有旨阻南军入援，于是太平天国气数将尽了。小子且停一歇笔，再叙详情。

本回专叙外交事情，为国耻上增一纪念，即为交涉上广一见闻。当时内乱方亟，外患复来，为清廷计，万无可战之理。秉国诸公，早应审时度势，认定方针，天津之创，已昭覆辙，彼来换约，只好以礼相迎，不宜再开战衅。虽劝令改道，名正言顺，英使不从，曲固在英，然我果善为调停，则必不至有后此之结果。乃忽战忽和，忽和忽战，小胜即喜，小败即怯，我之伎俩，早为所窥，犹且首鼠两端，茫无定见，至于京师陷没，海淀被焚，始俯首乞盟，偿款不足，则益之，商埠不足，则增之，增之益之而又不足，则割地以畀之。谁秉国政，辨不早辨耶？长沙尚在，当不至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已。

第七十回
闻国丧长悲国士　护慈驾转忤慈颜

却说曾国藩驻节祁门，接到勤王诏命，与胡林翼往复驰书，筹商北援的计策。怎奈安徽军务，正在吃紧，一时不能脱身。且长毛目的，专注祁门，分三路来攻：一出祁门西边，陷景德镇；一出祁门东边，陷婺源县；一出祁门北边，逾羊栈岭，直趋国藩大营。国藩麾下，只有鲍超、张运兰二军，还是得用，奈已调发出去，弄得孤营独立，危急万状。国藩不得已自去抵敌，行至途次，闻长毛数万到来，军心大恐，霎时溃退，只得回转祁门。国藩能将将，不能将兵，所以屡出屡败。亏得左宗棠驰至婺源，六战六胜，把长毛驱逐出

境，东路始通。鲍超、张运兰复破长毛于羊栈岭，长毛亦即遁走，北路方才安靖，国藩心中稍慰。廷寄亦于此时到来，阻住入援。自是国藩益加意防剿。到咸丰十一年春季，左宗淙与鲍超合军，克复景德镇，军威大振。左宗棠得赏三品京堂，鲍超得赏珍物。已而张运兰攻克徽州，左宗赏收复建德，祁门解严。

国藩移驻东流县，檄鲍超助攻安庆。安庆为长江重镇，自曾国荃进攻，长毛遂各处窜扰，冀国荃撤围自救。偏这国荃不肯撤围，日夜攻扑。就是当祁门紧急时，国藩受困，他也无心顾及，硬要攻破此城。长毛恨极，遂集众十万，由陈玉成统带，来援安庆。国荃趁他初到，分军围城，自己却督率精锐，出其不意，冲入敌营。长毛自远道会集，方在劳乏的时候，勉强抵敌，心志未定，没有不败的道理。当被国荃一阵杀退，玉成尚思整队再战，忽报胡林翼移营太湖，遣多隆阿、李续宜等前来安庆。玉成料是不佳，改图上攻，从间道绕出霍山，一鼓攻入，接连破了英山，直趋湖北，拔了黄州，分兵取德安、随州。四眼狗到底不弱。胡林翼急檄李续宜回援。玉成留党羽守德安，自率众三万复回安庆，扑攻国荃营数日。国荃凭濠堵御，好似长城一般，玉成不能克。鲍超自南岸进攻，多隆阿自东岸进攻，玉成走踞集贤关，忙调集杨辅清等，再至安庆，筑起十九垒，援应城中。留悍酋刘玱林，屯驻关内，作为后应。国藩檄鲍超攻集贤关，杨载福率炮船水师助国荃，守住营濠。多隆阿移驻桐城，截剿长毛后援。自四月至七月，相持不下。胡林翼复遣成大吉助鲍超，两军夹攻，猛扑七昼夜，方得攻入，擒住捍酋刘玱林，解京正法。集贤关已下，陈、杨两酋断了后应。曾国荃气焰越张，会合杨载福炮船，水陆攻击，连毁敌垒十九座。陈玉成、杨辅清等遁去。安庆城内的长毛，至是始孤立无助。到七月下旬，粮又告绝，守城悍酋叶芸莱，悉锐突围，被国荃截住，无路可钻，只得退回。国荃逼城筑垒，掘隧埋药，于八月朔日，地雷爆发，轰坍城墙，国荃率军杀入。城内长毛，没有一个逃避，大家冒死巷战。等到筋疲力尽，枪折刀残，方个个毕命，自叶芸莱以下，共死一万六千人。安庆被长毛占据，已历九年，国荃得此雄都，戡定东南的基础，才得立定。

国藩闻捷，驰至安庆受俘，当下飞章奏告。奏折甫发，忽接到一角咨文，乃是从热河发来，拆开一瞧，顿时大哭。原来七月十七日，咸丰帝驾崩热河，国藩深感知遇，悲动五中，怪不得涕泪俱下。只咸丰帝年方及壮，如何就会晏驾？待小子细细叙来：咸丰帝即位初年，颇思励精图治，振饬一新，无如国步艰难，臣工玩愒，内而长毛，外而洋人，摇动江山，日劳睿虑。咸丰帝日坐愁城，免不得寻些乐趣，借以排闷。那拉贵妃、四春娘娘，就因此得宠。但蛾眉是伐性的斧头，日日相近，容易斫丧精神。况且联军入京，乘舆出走，朝受风霜，暮惊烽火，到这个时候，就使身体强壮的人，也要急出病来。褒贬得当。至和议告成，恭王遣载垣奏报行在，并请回銮日期，咸丰帝详问京中情形，载垣便据实复陈，圆明园烧了三日三夜，内外库款，搜刮净尽，你想咸丰帝得此消息，心中难过不难过呢？咸丰帝心灰意懒，自然不愿回銮，便说天气渐寒，朕拟暂缓回京，待明春再定行止。载垣也不规谏，反极口赞成，便令随行的军机大臣，录了上谕，颁发到京。载垣留住行在，算是扈驾，他与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本是要好得很，至此遂同揽政权，巩固权势。这三人中，肃顺最有智谋，载垣、端华的谋划，都仗肃顺主

持。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五个军机，随驾北行，便是肃尚书一力保举，作为走狗。肃顺所最忌的有两人，一个是皇贵妃那拉氏，一个是恭亲王奕䜣。那拉贵妃，是个士女班头，宫中一切事务，多由那拉指使，咸丰帝非常宠任，皇后素性温厚，不去预闻。恭王系咸丰帝介弟，权出怡、郑二王上，所以肃顺时常忌他。北狩的主见，也是肃顺主张，他想离开恭王，叫他去办抚议。办得好，原不必说；办得不好，可以加罪。且恭王在京，距热河很远，内中只有一个那拉贵妃，究系女流，不怕他挟持皇帝，因此在京王大臣，陆续奏请回銮。肃顺与怡、郑二王总设法阻止。冬季说是太寒，夏季说是太热，春秋二季，无词可藉，只说是京中被了兵燹，凄惨得很。咸丰帝得过且过，一挨两挨，挨到十一年六月，竟生成一场不起的病症。二竖相煎，便成绝症，况三竖乎。病已大渐，即召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入受顾命，立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并因太子年幼，谆谆嘱咐，要他尽心竭力，夹辅幼君。八人奉命而出。过了一日，咸丰帝竟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享年三十一岁。载垣、端华、肃顺等，即扶六岁的皇太子，在柩前即了尊位，便是穆宗毅皇帝。当下尊皇后钮祜禄氏，及生母皇贵妃那拉氏，都为皇太后。拟定新皇年号，是祺祥二字。后来尊谥大行皇帝为文宗显皇帝，并上皇太后徽号，叫作慈安皇太后，生母皇太后徽号，叫作慈禧皇太后。后人呼他为东太后、西太后。这且慢表。

单说载垣、端华、肃顺等扶新皇帝嗣位，自称为参赞政务王大臣，先颁喜诏，后颁哀诏。在京王大臣，多至恭王府议事。恭王奕䜣道："现在皇上大行，嗣主年幼，一切政权，想总在怡、郑二王及尚书肃顺了。"言至此，叹了数声。王大臣等多与肃顺不合，且见恭王有不足意，便齐声道："王爷系大行皇帝胞弟，论起我朝祖制，新皇幼冲，应由王爷辅政，轮不到怡、郑二王身上，肃尚书更不必说呢。"恭王虽没有回答，头已点了数点。

正筹议间，忽报宫监安得海自热河到来。安得海系那拉太后宠监。恭王料有机密事件，便辞退王大臣，独召安太监进府。安太监请过了安，恭王引入秘室，与他讲了一日，别人无从听见，小子也不敢虚撰。安太监于次晨匆匆别去，恭王即发指日奔丧的折子。这折子递到热河，怡、郑二王，先去展阅，阅毕，递与肃顺。肃顺大略一瞧，便道："恭王藉口奔丧，突来夺我等政权，须阻住他方好。"怡亲王道："他是大行皇帝胞弟，来此奔丧，名正言顺，如何可以阻他？"肃顺道："这有何难？即说京师重地，留守要紧，况梓宫不日回京，更无庸来此奔丧。照这样说，难道不名正言顺么？"肃顺的机谋，恰也不劣，无如别人还要比他聪明，奈何？怡亲王大喜，便令肃顺批好原折，颁发出去。

这事方布置妥贴，忽御史董元醇，遽上一折，请两宫皇太后垂帘训政。怡亲王一瞧，便道："放屁！我朝自开国以来，并没有太后垂帘的故例，那个混帐御史，敢倡此议？"肃顺道："这是明明有人指使，应严加驳斥，免得别人再来尝试。"于是再由肃顺加批，把祖制两字抬了出来，将原折驳得一文不值。末后有"如再莠言乱政，当按律加罪"等语。批发以后，三人总道没有后患，那里晓得这等批语，统是没效？咸丰帝临终时，这世传受命的御宝，早被西太后取去。肃顺虽是聪敏，这件事恰先输了一着。一着走错，满盘是输，所以终为西太后所制。西太后见怡亲王等独断独行，批谕一切，并未入禀，遂去

与慈安太后商议。慈安太后，本无意垂帘，被西太后说得异常危急，倒也心动起来，便道："怡、郑诸王，怀着这么鬼胎，如何是好？"西太后道："除密召恭王奕䜣外，没有别法。"慈安太后点头，遂由西太后拟定懿旨，请慈安太后用印。慈安太后道："前日先皇所赐的玉玺，可用得么？"西太后道："正好用得。"随取玉玺钤印，乃是篆文的同道堂印四字，仍遣安得海星夜趱程，去召恭王。

约越一旬，恭王奕䜣，竟兼程驰至。肃顺留意侦探，闻恭王到来，忙报知怡、郑二王。怡、郑二王，大吃一惊，正想设法对付，忽报恭王奕䜣来见。三人只得出迎，接入后，先由载垣开口，问："六王爷何故到此？"奕䜣道："特来叩谒梓宫，并慰问太后。"载垣道："前已有旨，令六王爷不必到来，难道六王爷未曾瞧过？"奕䜣说得未曾接到，并问何时颁发？载垣屈指一算道："差不多有十多天了。"奕䜣道："这且怪不得，兄弟出京，已七八天了。"这是诡语。肃顺即插口道："六王爷未经奉召，竟自离京，京城里面，何人负责？"奕䜣道："这且不妨？在京王大臣，多得很哩。现在京内安静如常，还怕什么？况兄弟此来，一则是亲来哭临，稍尽臣子的道理；二则是来请两宫太后安，明后日即拟回京。这里的事情，有诸公在此，是最好的了。兄弟年轻望浅，还仗诸位指教。"肃顺尚未回答，忽从载垣背后，走出一人，朗声道："叩谒梓宫原是应该的，若要入觐太后，恐怕未便。"奕䜣瞧将过去，乃是军机大臣杜翰，便道："为何不便？"杜翰道："两宫太后，与六王爷有叔嫂的名义，叔嫂须避嫌疑，所以不应入觐。"奕䜣不觉奇异，正想辩驳，奈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都随声附和，好似杜翰的言语，当作圣经贤传。恭王一想，彼众我寡，不便与他争执，还是另外设法为是。随道："诸位的说话，却也不错，拜托诸位代为请安便了。"这是恭王深沉处。

当下辞出，回到寓所，巧值安得海已在寓守候，奕䜣又与他密议一番。安得海颇有小智，竟想出一个妙法，与奕䜣附耳低言。奕䜣眉头一皱，似乎有不便照行的意思。复经安得海细说数语，奕䜣方才应允。安得海辞去，是日傍晚，夕阳西下，暮色沉沉，避暑山庄寝门外，来了一乘车子，车中坐着的，仿佛是个宫娥，守门侍卫，正欲启问，安太监已自内出来，走到车前，搴动帘帷，搀着一位宫装的妇人下来。侍卫瞧着，确是妇女，由他随安太监进去。次日黎明，宫门一开，这位宫装的妇人，仍由安太监引导出门，乘舆径去。约到辰牌时候，恭王奕䜣，又复出现，赴梓宫前哭临。次日，即至怡、郑两王处辞行。看官！你想恭王奕䜣，奉太后密召而来，难道不见太后，便匆匆回去么？"上文说的宫装的妇人，来去突兀，想来总是恭王巧扮，由安得海引他出入，暗中定计，瞒过侍卫的眼珠。若是明眼人窥着，自能瞧破机关。那班侍卫，虽是怡、郑二王的爪牙，毕竟没甚智识，总道是个妇人，也不去通报怡、郑二王，所以竟中了宫内外的秘计。叙述清楚。

恭王去后，两宫太后便传懿旨，准即日奉梓宫回京。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又开密议，载垣意思，迟一日，好一日，肃顺道："我们且入宫去见太后，再行定议。"三人遂一同入宫，对着两位太后，请了安，两旁站定。西太后便谕道："梓宫回京的日子，已拟定么？"载垣道："闻得京城情形，尚未安静，依奴才愚见，不如展缓为是。"西太后道：

“先皇帝在日，早思回銮，因京城屡有不靖的谣言，以致迁延岁月，赍恨以终。现若再事逗留，奉安无期，岂不是我等的罪孽？你们统是宗室大臣，亲受先皇帝顾命，也该替先皇帝着想，早些奉安方好。”三人默然不答，西太后瞧着慈安太后道：“我们两人，统系女流，诸事要靠着赞襄王大臣，前日董御史奏请训政，赞襄王大臣，也未与我辈商量，骤加驳斥，我也不去怪他。但既自命赞襄，为什么将梓宫奉安，都不提起？自己问自己，恐也对不起先皇帝呢。”慈安太后也不多说，只答了一个“是”字。肃顺此时忍耐不住，便道：“母后训政，乃是我朝祖制未曾有过，就使太后有旨垂帘，奴才等也不敢奉旨。”西太后道：“我等并不欲违犯祖制，只因嗣王幼冲，事事不能自主，全仗别人辅助，所以董元醇一折，也不无可采处。你等果肯竭诚赞襄，乃是很好的事，何必我辈训政！但现在梓宫奉安、嗣主回京的两桩大事，尚且未曾办就。哼！哼！于赞襄二字上，恐有些说不过去。”载垣听了此语，心中很不自在，不觉发言道：“奴才等赞襄皇上，不能事事听命太后，这也要求太后原谅。”西太后变色道：“我也叫你赞襄皇上，并不要你赞襄我们，你既晓得赞襄皇上四个字，我等便感你不浅。你想皇上是天下共主，一日不回京，人心便一日不安，皇上也是一日不安，所以命你等检定回京日子，劳你等奉丧扈驾，早日到京，乃就是赞襄尽职了。”端华也开口道：“梓宫奉安，及太后同皇上回銮，原是要紧的事情，奴才等何敢阻难。不过恐京城未安，稍费踌躇呢。”西太后道：“京中闻已安静，不必多虑，总是早日回去的好。”三人随退即出。

肃顺气的要不得，又与怡、郑二王，回寓会商。定了一计，拟派怡亲王侍卫兵丁，护送后妃，在途中刺杀西太后，聊以泄忿。就拟定九月二十三日，皇太后皇上，奉梓宫回京。到了启行这一日，由怡、郑二王扈从皇太后皇上，肃顺、穆荫等护送梓宫。照清室礼节，大行皇帝灵榇启行，皇帝及后妃等，都行礼奠酒，礼毕，立即先行，以便在京恭迎，此次自然照例办理，銮舆在前，梓宫在后。载恒等预定的密计，拟至古北口下手，偏这西太后机警得很，密令侍卫荣禄，带兵一队，沿途保护。那拉后才具确是不小。荣禄系西太后亲戚。有人说西太后幼时，曾与荣禄订婚，后因选入宫中，遂罢婚约，这话未免虚诬。但荣禄生平，忠事西太后，西太后得此人保驾，恁你载恒、端华如何乖巧，竟不敢下手。及至古北口，大雨滂沱，荣禄振起精神，护卫两宫，自晨至夕，不离两宫左右，一切供奉，统由荣禄亲自检视。载垣、端华二人，只有瞪着两目，由他过去。

九月二十九日，皇太后皇上，安抵京城西北门，恭王奕䜣，率同王大臣等，出城迎接，跪伏道旁。当由安太监传旨，令恭王起来。恭王谢恩起身，随銮舆入城。载垣、端华，左右四顾，见城外统是军营驻扎，两宫经过时，都俯伏行礼，不由的心中忐忑。只因梓宫尚未到京，想一时没有变动，便各回原邸安宿一宵。翌晨起来，刚思入朝办事，忽见恭王奕䜣、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带了侍卫数十名，大着步进来。载垣接着便问何事？奕䜣道：“有旨请怡王解任。”载垣道：“我奉大行皇帝遗命，赞襄皇上，那个令我解任？”奕䜣道：“这是皇太后皇上谕旨。你如何不从？”正在争论，端华亦走入厅来，约载垣同去入朝，见了奕䜣、载垣两人相争，还不知是何故，只见奕䜣对着他道：“郑王已到，真正凑巧，免得本邸往返。现奉谕旨，着怡、郑二王解任！”端华嗤的一笑，随道：“上谕

须要我辈拟定，你的谕旨，从那里来的？”奕䜣取出谕旨，令二人瞧阅。二人不暇读旨，先去瞧那钤印。但见上面钤着御宝，末后是“同道堂印”四字。载垣问此印何来？奕䜣道：“这是大行皇帝弥留时，亲给两宫皇太后的。”载垣、端华齐声道：“两位太后，不能令我等解任。皇帝冲幼，更不必说。解任不解任，由我等自便，不劳你费心！”奕䜣勃然大愤道：“两位果不愿接旨么？”两人连说：“无旨可接。”奕䜣道：“御宝不算，有先皇帝遗传的‘同道堂印’，也好不算么？”奕䜣此时，也只知太后了。喝令侍卫将两人拿下。后人有诗咏同道堂玺印道：

北狩经年跸路长，鼎湖弓剑望滦阳。
两宫夜半披封事，玉玺亲钤同道堂。

毕竟两人被拿后，如何处置，且至下回续叙。

以国士待我，当以国士报之，曾公之意，殆亦犹是。若载垣、端华、肃顺辈，以宗室懿亲，不务安邦，但思擅政，何其跋扈不臣若此？无莽、操才，而有莽、操之志，卒之弄巧成拙，反受制于妇人之手，宁非可愧？惟慈禧心性之敏，口给之长，计虑之深，手段之辣，于本回中已崭然毕露。吴道子摹孔子像，道貌如生，作者殆亦具吴道子之腕力矣乎？

第七十一回
罪辅臣连番下诏　剿剧寇数路进兵

却说载垣、端华两人，被奕䜣饬侍卫拿下，载垣、端华道：“我两人无故被谴，究系如何罪名？”奕䜣道：“你听着！待我宣旨。”遂捧着谕旨朗读道：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

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着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等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纵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政，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钦此。

载垣、端华听毕，便道："恭王！你是西后的腹心，总算是亡清的功臣。灭清朝者叶赫，这句话要应验了。罢！罢！罢！我等与你同去。"句中有眼。当下恭王奕䜣，令侍卫等牵出载垣、端华，到宗人府署，交宗令看官，即入宫复旨。西太后毕竟辣手，就命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着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等，严行议罪。一面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迅将肃顺拿问。

睿、醇两王，奉了懿旨，遂带领侍卫番役百名，出了京城，两人在途中密商，托词迎接梓宫，以便诱擒肃顺。计划已定，行了百余里，正与梓宫相遇，扈送梓宫的第一大员，趾高气扬，正是御前大臣肃顺。两王下了马，与肃顺拱手，肃顺亦下马相迎，随即由肃顺导至梓宫前，行过了礼。两王复对了肃顺，好言慰劳，肃顺正欲探銮舆消息，便问两宫皇太后及皇上安。睿亲王仁寿，说了一个"安"字，醇郡王奕譞，独说是到了驿站，再好细谈。三人同行了一程，已至梓宫停歇的地点，大众停住。仁寿、奕譞，便在站中吃了晚餐，餐毕，又历数小时，各人都要安寝，惟肃顺尚与二王闲谈。奕譞不觉起立道："有旨拿革员肃顺！"肃顺大惊，但见侍卫番役等，已一齐进来，将肃顺按住，上了锁。肃顺喧嚷道："我犯何罪？"奕譞道："你的罪多得很，且至宗人府再说。"肃顺道："那个叫你来拿我？"奕譞道："奉上谕拿你。"肃顺道："六岁小儿，何知拿人？无非是里面的那拉氏，同我作对。你等都是那拉氏走狗，他要什么？你便这么！吕雉、武曌出世，我等老臣，原是该死。"从顺口中讥刺慈禧，用笔便灵。奕譞也不与多辩，便命侍卫带着肃顺，夤夜进京。次日巳牌，便降旨道：

前因肃顺跋扈不臣，招权纳贿，种种悖谬，当经降旨将肃顺革职，派令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即将该革员拿交宗人府议罪。乃该革员接奉谕旨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悖逆情形，实堪发指。且该员恭送梓宫，由热河回京，辄敢私带眷属行走，尤为法纪所不容。所有肃顺家产，除热河私寓，令春佑严密查抄外，其在京家

产，着即派西拉布前往查抄，毋令稍有隐匿！钦此。

是日即授恭王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何不派他西后处行走？越二日，梓宫已抵得胜门，两宫皇太后及皇上，出得胜门跪迎，奉梓宫入紫禁城，停乾清宫。于是大学士贾桢、副都统胜保等，亟请太后训政。大学士周祖培，奏改建元年号，因原拟祺祥二字，意义重复，应请更正。一班拍马屁朋友，都应时出来。当由两宫下谕，命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改拟新皇年号。议政王等默窥慈怀，恭拟同治二字进呈。西太后瞧这两字，暗寓两宫同治的意义，私心窃慰，遂命以明年为同治元年，颁告天下。翌日复降旨一道，其辞云：

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事宜，载垣等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时，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请两宫皇太后分居召对，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逐款开列，传知会议王大臣等知悉。兹据该王大臣等，按律拟罪，请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当即召见议政王奕䜣，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瑛，惇亲王奕誴，醇郡王奕譞，钟郡王奕詥，孚郡王奕譓，睿亲王仁寿，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刑部尚书绵森，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据该王大臣等，佥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宽宥。朕念载垣等均属宗人，遽以身罹重罪，悉应弃市，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凌朕躬，为有罪也。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保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末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肃顺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本应凌迟处死，现着加恩改为斩立决。至景寿身为国戚，缄默不言，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于载垣等窃权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该王大臣等，拟请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均属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箝制，均有难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寿，着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着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

郎杜翰，太仆寺卿焦祐瀛，均着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钦此。

是旨一下，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往宗人府逼令载垣、端华二人自杀。又派睿新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至宗人府拿出肃顺，至午门监斩。三人临死时，都痛骂西太后及恭王奕䜣。肃顺越骂得利害，索性连西太后历史背了一遍，方才就刑。自己失策，骂亦何益？三人已死，盈廷大吏，那个还敢违忤母后？遂于十月甲子日，六龄幼主，在太和殿重行即位礼，受王大臣等朝贺。十一月朔日，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皇帝在弘德殿入学读书，特简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并翰林院编修李鸿藻授读。嗣是清廷政治，都由两宫太后主张，慈安后本无意训政，垂帘后不过挂个名目，万事都是慈禧专断，慈安坐受其成。慈禧后煞是英明，用人行政，多有特识。东南军务，专责成两江总督曾国藩，令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这般重大的责任，自清朝开国以来，连皇亲国戚，都没有受此异数。国藩是个汉员，独邀朝廷重眷，岂不是慈禧太后的慧眼么？

是时湖北巡抚胡林翼，自太湖还援湖北，收复黄州、德安等处，积劳成疾，得咯血症，竟病歿武昌，遗疏荐李续宜为代。朝旨即命续宜为湖北巡抚。曾国藩以辖地太大，恐怕疏忽，特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奉旨令左宗棠赴浙剿贼，浙省提镇以下，均归左宗棠调遣，岂不是慈禧后的从谏如流么？

只安徽知府吴棠，经慈禧垂帘后，累次超擢，不几年竟授四川总督，这是未免私意。然古来漂母一饭，韩信犹报千金。慈禧幼年，受过吴公的大德，知恩报恩，乃是慈禧后的厚道，不足为怪。圆明园内四春娘娘，后来竟不知下落，或说是发放出宫，或说是被慈禧处死，大约处死一说，不足为据。汉朝人彘，唐室醉妪，言者惨鼻，独清宫恰未闻有此惨剧，也总算是慈禧的好处。

话休烦絮。这一段是叙西太后初政时行谊。且说曾国荃克复安庆，满拟沿江而下，直捣江宁，只滨江两岸各要隘，驻扎的长毛，尚是不少。国荃会同杨载福水师，节节进剿，连克敌垒。长毛酋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窜入江西，复陷瑞州，国藩飞檄鲍超赴援。鲍超兼程驰去，前面悬红绫丈余，中间大书一“鲍”字，沿途经过，长毛望见“鲍”字旗帜，即纷纷逃去。秀成、世贤还想与他对敌，无如部众胆落，一战即溃，被鲍超连破七十余营，驱逐出境。江西又报肃清。

国荃闻江西已平，上游安靖，遂与国藩会商，进攻江宁。国藩恐兵勇不足，令国荃回至湖南，添募乡勇。奉旨赏国荃头品顶戴，任浙江按察使。授鲍超浙江提督，恰是令他援浙的意思，浙江自张玉良收复后，长毛仍四扰不休，且因和春兵溃，苏、常相继沦陷，江浙交界的嘉兴县，至此也遭殃及。玉良率兵往援，连战不利，退入杭城，属县多失守。李秀成、李世贤又自江西入浙境，攻陷严州。玉良复自省城出剿，总算将严州克复，秀成等窜至湖州，城绅赵景贤，募集团勇，一阵击退。李世贤走入江西，李秀成走入安徽。世贤被左宗棠击败，秀成被鲍超杀退，两人仍窜入浙境，复陷严州及金华，顺

道浦阳江，从临浦镇攻萧山、诸暨，势如破竹，进据绍兴，转攻杭州。是时浙江巡抚，已改任王有龄，坚守两月，援绝，乃啮指写成血书，飞至安徽乞援。国藩注重江皖，不愿分师，唯促左宗棠由赣赴浙，左军未入浙境，省城已是不支。张玉良师至江干，又被长毛列炮击毙，城内粮尽援绝，遂致失守。巡抚王有龄、将军瑞昌及总兵饶廷选，一概死难。

国藩闻浙江被陷，自请严议，诏从豁免，反授他协办大学士职衔。西太后权术，可爱可敬。并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令与曾国藩统筹大局，亟图补救等语。国藩感激异常，越思竭力报效，适朝旨因杭城陷没，淞沪戒严，饬国藩派员防剿。国藩物色人材，又保举一员大人物，看官道是谁人？就是后来的傅相李鸿章。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县人，道光年间进士，曾任福建省道员，国藩闻他多才，招为幕宾，尝疏请简于江北，兴办淮扬水师，事未果行。至是因政府旁求将帅，遂荐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膺封疆重寄，奉旨报可。国藩即令鸿章回募乡勇，照湘军成制，练淮徐兵丁。又选湘军名将程学启、郭松林，做他帮手。鸿章初出茅庐，悉心训练，遂组成乡勇一大队，称为淮军，作湘军的后劲。淮军出现。同治元年二月，鸿章率淮勇至安庆，国荃与弟国葆，亦率湘勇驰至，于是统辖东南的曾大帅，显出生平绝大的抱负，调遣精兵猛将，分路出剿：进攻江宁的兵马，归国荃统带，佐以杨载福、彭玉麟二路水师；规取江苏的兵马，归李鸿章统带，佐以黄翼升的水师；恢复浙江的兵马，归左宗棠统带，另调广西臬司蒋益澧，率所部至浙助剿；庐州一带，归多隆阿剿办；宁国一带，归鲍超剿办；李续宜已调抚安徽，颍州一带，归他戡定。数路大军，统由曾大帅节制。余外还有淮上的袁甲三，扬州的都兴阿，镇江的冯子材，虽未经曾帅调遣，亦由曾帅统筹兼顾。正是马援聚殿前之米，张华推局上之枰，金玦分颁，铁骑四出，眼见得太平天国，要保不住了。好一部点将录。

国藩驻节安庆，居中指挥；军书旁午，捷报飞传：都兴阿获胜天长；左宗棠克复遂安；曾国荃、国葆，会合水陆各军，一破长毛于荻港，再破长毛于望城岗，三破长毛于铜城闸，拔巢县、含山县、繁昌县及和州，乘势夺西梁山，复太平府城。彭玉麟入金柱关，袭据东梁山，收复芜湖县，与国荃合逼江宁。

多隆阿进攻庐州，击败四眼狗陈玉成，缘梯登城，玉成遁去。玉成为太平天国名将，至此被多军击走，日暮途穷，往依练总苗沛霖。沛霖系安徽凤台县人，尝为团练头目，时人叫他苗练，颇有威名。太平天国诱他叛清，畀以封爵，旋由清副都统胜保，招抚沛霖，奏擢道员。沛霖首鼠两端，居心叵测，适胜保复出驻颍州，沛霖感胜保荐擢，遂诱四眼狗入城，出其不意，把他捆住，并将他家眷部属，尽行拿下，解送颍州胜保营。胜保劝降，玉成不从，乃槛送京师，有旨令在河南卫辉府伏法。只玉成妻很有姿色，中胜保意，留住营中，作为侍妾。妇人家水性杨花，有几个晓得贞烈？昨日偶玉成，今日偶胜保，总教是个有情男子，就是衪衾与裯，亦所甘愿。胜保怜他秀媚，非常宠爱。后来苗练复叛，胜保被逮，连侍妾押解过河，为德楞额所见，说是陈玉成贼妇，不得随行，将侍妾轧住。其实德楞额也爱他美色，截住这个淫妇，自己受用去了。一般是狗，一般是贼。

玉成既死，楚皖间遂没有剧寇。鲍超又攻克宁国府城，走太平辅王杨辅清，降其将

洪容海。曾国荃亦连克秣陵关、大胜关，进驻雨花台，距江宁城仅四里。分军与国葆，留屯三汊河，江东桥一带，傍水筑垒，输通饷道。好一座金陵城，至此既失了皖南的犄角，复受水陆各军的围困，洪秀全焦急万状，亟促李秀成、李世贤还援。两李未至，国荃军忽遭疾疫，病的病，死的死，国藩令国荃退守，国荃执意不允。忽报李秀成率苏、常悍党二十万人，还救江宁，要去攻扑国荃大营了。国藩闻警，亟奏请另简大臣，驰赴江南，有“分重大之责任，挽艰难之气数”等语。旋奉上谕，节录如下：

朝廷信用楚军，以曾国藩忠勇，发于至诚，倚以挽救东南全局。今疾疫流行，将士摧折，深虞馁士气而长寇氛，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阙，是以上干天和，我君臣当痛自刻责，实力实心，勉图禳救之方，为民请命，以冀天心转移，事机就顺。刻下在京，固无可简派之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该大臣素尝学问，时势艰难，尤当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也。钦此。

国藩接旨，知京中已无意发兵，飞檄调苏州程学启军、浙江蒋益澧军，驰救国荃大营。怎奈接得复书，都说军务吃紧，不能应命，竟令这足智多谋的曾大帅，弄得无法可施。正是：

帷幄方闻成算定，疆场可奈寇氛深。

究竟国荃大营，果被长毛陷没否，看官不要性急，续阅下回自知。

载垣、端华、肃顺，非无可杀之罪，但为抗争垂帘事，骤置重辟，则未免冤诬。母后临朝，历代所戒，至若两宫垂帘，尤为历代所未有。即谓嗣主冲幼，专贵从权，究不得因故旧谏诤，横加诛戮。本回迭录谕旨，正以明三人罪案，无非为抗争垂帘而致。且谕中有两宫皇太后将三人罪状，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是所谓罪状者，俱出皇太后之私意，慈安本无意构成此狱，主其事者，实为慈禧，哲妇固可畏也。独信用曾国藩，实为慈禧之卓识，畀以重任，言听计从，卒能削平大难，戡定东南，清之不亡于洪氏，慈禧与有力焉。然吾闻狄仁杰姨卢氏云：“吾止有一子，不愿使事女主。”令曾公闻之，得毋为之汗颜乎？若以剿灭长毛，目为汉贼，吾尚无取此说云。

第七十二回
曾国荃力却援军　李鸿章借用洋将

却说曾国荃进攻江宁，长毛酋李秀成，率众驰援。国藩恐其弟有失，檄江浙军助剿，许久不至。此时江宁及苏浙三处，都在血战的时候，小子只有一枝笔，不能并叙，只好先接着上文，叙述国荃对敌事。国荃兵不满万，合杨、彭两路水师，尚不满二万人，加以瘟疫盛行，死亡相继，正危急的了不得，突闻李秀成带了数十万长毛，自苏、常到来，国荃誓众固守，预浚营濠，坚筑壁垒，准备抵敌。布置才毕，秀成已经驰到，麾众猛扑。国荃坚壁勿动，秀成不能入，乃结成营垒二百余座。围住国荃营，国荃昼不得安，夜不得眠，只指挥三军，竭力堵御。秀成令部众更迭进攻，前队不胜，后队继上，后队不胜，前队复上。无如国荃真是能耐，凭他如何攻法，总是守定营盘，一动都没有动。接连十昼夜，彼此未曾休息。到第十日早起，炮声陡发，山鸣谷应，震得营盘都摇摇不定。国荃部将倪桂，亟率军堵截，突来了一颗炮弹，滴溜溜滚将下来，扑的一声，弹丸炸开，遍地都是火星。倪桂被火触着，立即倒毙。军士汹汹道："这是开花炮！这是开花炮！"言未绝，国荃已怒马直出，把首叫开花炮的人，一刀削去脑袋，竟上前亲当炮弹。写得突兀。恰值第二个炮弹又至，国荃将手中令旗对弹一拂，那弹堕入濠中，偏偏不炸。实是天幸。军士瞧着，才知开花炮弹，也不是个个会炸的，胆气一壮，自然向前。国荃下令，用火箭火球，飞掷出去，长毛倒死了不少，只是抵死勿退。次日，天气阴沉，间以微雨，开花炮越发没效。一连下雨好几日，长毛用枪来攻，国荃令军士持枪还击，相持之下，国荃面上受了一粒弹子，血流交颐，他忍着痛，益向前督战，军士见主帅如此奋勇，自然努力效死。到第十六日间，李世贤又自浙赶来，拥着无数人马，来助秀成，望将过去，差不多有十数万，一到濠外，就来猛扑。这时候，曾营里面，已是九死一生，逃又没处逃，躲又没处躲，索性拼去了命，与长毛死斗，杀了两昼夜，方得稍稍休息。除已死的军士外，也没一个不汗透重衣，腿臂麻木，解开战袍，有重伤的，也有轻伤的，国荃亲与将弁裹创，将弁又与部下裹创，指臂相联，痛痒相关。因此人人感德，个个齐心。带兵官听着。

过了数天，长毛反不甚起劲，似乎有些懈怠的样子，国荃向众将道："此必有诈，须格外小心！"果然到了次晨，一声怪响，土石上飞，壁垒坍去数丈，长毛逾垣而进，前仆后继。国荃亟命将士乱掷火球，夹以枪炮，足足支撑了三个时辰，方将进来的长毛，击毙了几千名，缺口亦堵塞完工。长毛又白费心思，懊丧回营。嗣后长毛仍暗开地道，私埋火药。国荃分军为三，一军专务防堵，一军增筑内墙，一军专伺地道。长毛掘地洞七处，都被曾营发觉，抢险塞住，长毛已自心灰，守兵尚有余力，国荃竟开壁出战，鼓号一响，如潮冲出，长毛见了，无不失色。当下被国荃冲破营盘十余座，斩首数百级，方才回营。长毛见曾营难下，分兵去截饷道。饷道系国葆保护，早已防得严密，只国葆也

遭时疫，寒热交乘，此时力疾从公，强起督战，与长毛打一仗，胜一仗。国荃复分军接应，又将长毛杀退，自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九日起，直至十月初四日，共计四十六天，国荃目不交睫，衣不解带，与长毛相持，愤恨已极，军士也怒气填胸。初五日黎明，长毛又来环攻，国荃率全营军士，开壁出来。这次比前次利害，真是一当百，百当千，千当万，踏破敌营数十座，长毛望风披靡，好像瓦解土崩一般，秀成、世贤支持不住，分途溃去。国荃大营之围始解。这是湘军第一场恶战。著书人亦精心结撰。

曾营内的将士，狞目鬃面，皮肉几尽；国荃亦被惫不堪；国葆竟一病不起，于十一月十八日卒于军。国葆字季洪，易名贞干，系本籍诸生，从军后累战有功，晋同知衔，此次复擢升知府，因积劳病殁，由李鸿章奏请逾格优恤，特旨照二品例饰终，予谥靖毅，敕建专祠，宣付史馆立传。

这且按下。且说李鸿章带领淮勇，正拟出发，适江苏绅士钱鼎铭、潘馥等，备银十八方两，至皖迎师，鸿章遂乘了便船，与程学启、郭松林诸将，同抵上海。上海系各国通商码头，与苏州相近。长毛既据苏州，并欲东图上海。苏松太道吴煦，联合英法各军，设立会防局，分头防御。美人华尔，出守松江，连破长毛，尤为出力。及鸿章至上海，部下各兵，统是衣冠朴陋，不禁大笑。鸿章道："兵贵能战，不在华美，待吾一试，笑也未迟。"忽有吴县诸生王韬求见，由鸿章召入。王韬献计道："此处大吏屡借洋兵攻敌，愚意以招募洋兵，人少饷费，不如令本国壮勇充数，只雇洋人教练火器，自可收效。"鸿章甚以为是。王韬去后，道员吴煦进谒，鸿章便问洋将优劣？吴煦道："英国水师提督何伯，法国水师提督卜罗德，统愿帮助中国，但他是外国舰长，不受我国驾驭，最好是美人华尔，他是获罪本国，逃匿上海，经吴某与美领事商洽，替他洗刷罪名，代我教练洋枪。他已死心塌地，为我出力，若招他练兵，必无变志。"鸿章大喜，便命吴道台檄调华尔。不到二日，华尔驰至，鸿章好言劝勉，令他竭诚练勇。华尔一口应承，遂募乡勇三千人，归华尔督练，叫作常胜军。

适朝旨命鸿章署理江苏巡抚。鸿章初受兵事，兼辖疆圻，遂令参将李恒嵩，会同华尔，并联络英法兵，攻克嘉定、青浦二城。英提督何伯，请鸿章会攻浦东厅县，乃令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滕嗣武、潘鼎新诸将，进兵南汇县的周浦镇，作为北路；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罗德自松江进金山卫，作为南路。南军才发，忽闻李秀成出攻太仓州，知州李庆琛兵溃。秀成进攻嘉定，洋兵败走，嘉定复陷，青浦垂危。鸿章急调程学启，移扼虹桥，截击秀成，复咨英法两提督，驰救青浦。时英法两提督，正攻克奉贤，接鸿章咨文，移师青浦，适遇秀成部众，两下开战，卜罗德中枪身死，何伯惊退。华尔正守青浦城，见英法各军败溃，亦突围出走松江。秀成直犯上海。薄程学启营，学启兵只八百人，秀成兵不下十万，众寡悬绝，学启毫不畏惧，亲登营墙，见长毛围营数十匝，他却自放开山炮，轰击长毛。长毛九却九进，尸与濠平，将藉尸登墙。忽东北角上，来了一支大队，旗帜飘扬，学启用远镜窥望，见旗上大书署江苏巡抚李六字，知是鸿章来援，大呼出击。长毛骇愕起来，随即却走。鸿章与学启，合军追杀过去，刀斩斧劈，好似削瓜切菜，杀得沿途尽是血水。秀成带来有十二个悍酋，都抱头鼠窜而去。这场大胜，映入

洋人眼帘，传到洋人耳鼓，才晓得淮军勇敢，李抚英伟，不敢揶揄了。合肥自此著名。

嗣是复南汇，复金山卫，复青浦、嘉定。长毛酋慕王谭绍洸、听王陈炳文复纠苏杭嘉兴长毛，从昆山、太仓入犯。鸿章檄诸军堵截，听程学启指挥。学启分道进击，谭、陈二酋，退据三江口，绍洸屯江北，炳文屯江南。鸿章亲去督战，令刘铭传当中坚，郭松林当左，程学启当右，自辰至未，长毛坚守勿退。松林、铭传率军士冒死逾濠，匍伏而前。有黄衣酋登墙迎战，被松林觑准要害，一枪洞胸，黄衣酋堕地，长毛骇噪。学启乘势攻入，身中数伤，仍裹创疾前，长毛不能抵挡，且战且走。官军三面掩杀，长毛大败而遁，松沪解严。诏实授鸿章江苏巡抚。

时宁绍台道史致鄂，因长毛攻陷慈溪，向沪上乞救。鸿章令华尔率常胜军往援，复慈溪城。华尔中炮死，常胜军还松江，由美人白齐文，代为统带。不料白齐文闭城索饷，随处劫夺，鸿章解白齐文兵柄，勒令归国，另用英将戈登续统常胜军。白齐文反投入李秀成处，阴为谋主，旋被浙军擒住，解至上海讯治，中途舟覆溺死，这是后话。外人之不可滥用如此。

鸿章既解松沪围，遂进规苏、常，招降常熟长毛骆国忠，及太仓长毛钱寿仁，捣福山，取昆山，逼苏州。李秀成自江宁败还，趋入江北，闻宁国府城已被鲍超攻破，东西梁山，又由国荃分军守御，遂回走苏州。适值李鸿章督兵进攻，秀成倍道来援，径至常熟，但见城上刀枪齐列，为首一员将官，面目很熟，仔细一瞧，确是骆国忠，不过已改服清装。秀成便大呼道："你如何背叛天朝？"国忠道："忠王！你也是一时豪杰，难道不识时务么？洪氏灭亡在迩，你不如下马乞降，免得玉石俱焚。"为秀成特留身分。秀成瞋目叱道："我是烈烈丈夫，宁效汝等昧良！"道言未绝，两旁鼓声乱鸣，左有李鸿章，右有刘铭传，两路军蜂拥而来。秀成忙分军迎敌，炮声枪声，闹成一片。杀了三四个时辰，长毛毫不懈怠，越战越悍，越悍越战。不防后面杀入郭松林，戴板挥刀，十荡十决，浑身都被人血污渍，好像一个血人儿。长毛相顾惊愕，霎时溃退。官军追至无锡，秀成入城拒守，调战舰百艘，云集城外，作为犄角。郭松林会合黄翼升水师，定议火攻，巧巧遇着顺风，一把火起，烈焰腾空，把长毛百艘战舰，烧得一只不留。李秀成兀坐城楼，见江中火发，料知战舰失守，忽报战船已被烧尽，水兵死了万余，不由的涕泪交垂，便道："这是天绝我天国了。"

正欲弃城出走，城外来了白齐文，在上海掠得轮船二艘，入献秀成，并说："船中载有巨炮，很是利害。"秀成也管不得好歹，便出城下船，亲去一试，对着黄翼升水师，突开巨炮，一炮甫发，对面的战船，果轰破了数艘。再令开第二炮，不防对面来了两三艘划船，约离秀成座船丈许，为首的执着短刀，一跃而过，随后又有数十名兵士，陆续跳上，来杀秀成。秀成认得首领，是钱寿仁，便道："钱寿仁！你做什么？"寿仁道："那个是钱寿仁？我却是周寿昌，特来取你首级。"这人比骆国忠更凶。原来钱寿仁却是假姓名，降清朝后，复姓名为周寿昌。秀成也不再多说，便持刀对敌，无如清水师越来越多，索性纵火焚船。秀成见事机已急，只得弃了座船，跳至白齐文船，拔碇遁去。

清军夺了无锡，乘胜追至苏州。秀成已先入城，与谭绍洸等固守。清军运至炸炮二

十具，把城外敌垒，统行毁去。学启攻城南，戈登攻城北，鸿章亲自指挥，誓破此城，城中恟惧。秀成、绍洸率悍党万人，突出娄门拒战。学启令骁将王永胜、陈忠德、陈有升、周良才、龚生阳、朱宝元等，分头拦截，自巳至未，将城中长毛杀回。鸿章令将士射书入城，略说："降者免死，斩酋出降者有赏。"于是城中悍将郜云官，缒城夜出，径诣副将郑国魁营，甘心投城。国魁引至程学启处，双方订约，愿斩谭绍洸首以献。学启并命杀李秀成，云官不忍，只允杀谭而去。自此学启一面攻城，一面专等内应，接连数日，毫无影响。忽一夜，天黑如墨，胥门水渎，隐约有鼓棹声。学启闻报，忙亲自巡阅，已不见片影，因天昏月暗，不便追袭，只命军士格外留心。谁知李秀成已于是夜出走。秀成心灵眼快，窥透郜云官异谋，三十六着，走为上着，遂将城守事付与绍洸，对他恸哭一场，握手为别。秀成已做了铩羽之鸟。秀成已去，绍洸势孤，苦守数日。郜云官令部将汪有为，随绍洸巡城，出其不意，从绍洸背后一枪，贯入心窝，霎时倒毙。绍洸手下，还有亲从千余人，与云官奋斗，怎禁得云官同志多至数万人，不到一时，统与绍洸背包裹去了。

云官开齐门迎降，学启入城，抚视降酋，共有八人，都是容貌狰狞，仿佛魔鬼。八人至学启前，仍傲然自若。学启按名检阅，第一个是太平国纳王郜云官，第二个是比王伍贵文，第三个是康王汪安均，第四个是宁王周文佳，还有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四人，俱自署天将。学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好言抚慰。郜云官道："李帅既准我等投诚，应该替我等保举，大的是总兵，小的是副将。"学启道："这个自然，兄弟应代白李帅。"云官道："还有一桩要求，我等部下，差不多有二十营，须仍归我八人统带，驻扎阊、胥、盘、齐四门。"学启也随口答应，言甘心苦。匆匆出城，与李鸿章谈了一夜。次晨入城，令八人出谒受赏，八人欣然领诺。学启先出城，部署诸军，张设营幄。约至午牌，鸿章在营高坐，候八人入见，八人骑马出城。到营方才下马，由学启导入，行过了礼，鸿章令两旁坐定。学启出营，带兵径入，八人方在惊愕，不料鸿章下令，将八人拿下。八人手无寸铁，如何抵挡？即被学启部兵擒住。八人大呼无罪，学启道："你托名投降，居心狡诈，妄想拥兵弄权，恃众横行，还说无罪么？"便请军令将八人正法。鸿章尚在犹豫，学启道："虎已缚住，万难再放，他甘心负谭绍洸，宁不敢负我大帅？"鸿章点头，当下把八人推出，霎时间献上血淋淋的八颗首级。学启将首级悬出，传令城内外长毛，各缴军械，不得再生异心，否则以此为例。长毛觳觫万状，多将军械缴出，只有二千余人，不肯遵行，又被学启一一杀讫，遂整众入苏州城。独戈登以杀降非义，痛詈学启，誓不相容。洋人尚义，不无可敬。亏得鸿章委曲调停，才肯罢手。

鸿章加太子少保衔，戈登亦得赏头等功牌，并银万两。这是鸿章作用。遂分军两路，一路由程学启、刘秉璋、藩鼎新、李朝斌统带，兜剿浙西长毛，遥应左宗棠、蒋益澧军，肃清江浙通道；一路由鸿章自行督领，率李鹤章、刘铭传等，进攻常州，与曾国荃、鲍超军相呼应。两路大兵，分头出发，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学启下平湖乍浦、海盐澉浦，直攻嘉兴。太平堵王黄文金，自湖州趋援，由学启一鼓击退，遂促将士登嘉兴城。城上枪炮雨下，血肉枕藉，学启愤甚，持矛亲登，额上中了一弹，复坠城下。部将刘士奇、王永胜见主将受伤，怒气填胸，麾众继上，人声鼎沸，炮弹纵横。长毛酋挺王刘得功、荣

王廖发寿不能阻拦，被他一拥而入，城遂破，刘、廖二酋战死。学启负创回苏州，医治惭愈，只额下留有败骨，饮食不便。学启非常忿懑，竟将败骨剜出，创口复裂，大叫数声而亡。这是好杀降人之报。

此时鸿章已克宜兴，拔溧阳，进围常州，水陆炮声如雷。太平守将护王陈坤书、烈王费天将，凶狠有名，至是与鸿章连战数次，无一得胜。城外营垒，陆续被毁，只好入城死守。鸿章督兵猛扑，连日不下，又值春雨绵绵，越生阻碍。鸿章调回嘉兴军，并力攻城。等到天已大晴，风向城内，遂乘风放炮，烟焰迷天。这城墙已受大雨浸渍，不甚坚固，被炮一击，顿时坍坏数十丈。陈、费二悍酋，用人塞缺。炮过弹炸，手足旗帜砖石，飞扬天中，盘旋空际。长毛原是忍心，鸿章亦乏仁术。鸿章令郭松林、王永胜、刘永奇、周盛波，携藤牌喷筒，冒死杀入。在城上接战良久，松林生擒陈坤书，周盛波生擒费天将，长毛见头目被擒，各弃械乞降。常州以咸丰十年四月六日失陷，越四年克复，月日时都不爽，时人称为奇事。苏、常已复，江苏全省，除江宁外，已都平靖。长毛多分窜江西，由曾国藩檄鲍超军还援，李鸿章亦分军代堵，独撤去常胜军，遣戈登归国。自是淮军名誉，推重世界，并称李鸿章能善驭洋将，鸿章的功劳，算是很大了。语下不足意。小子有诗咏此事云：

淮军练就扫红巾，百战贤劳算荩臣；
可惜诛锄非异种，犹留惭德笑欧人。

这诗末韵，系指李鸿章使德，与德相俾斯麦闲谈，盛述自己打长毛的功劳。俾斯麦道："欧洲人以杀异种为荣，若专杀同种，反属可耻。"鸿章不禁自惭。良心发现。这且不必细说，下回续叙江浙的事情，请看官接阅便了。

本回叙曾、左二人之战功，亦即叙李秀成之败史。太平军中，后起骁将，无如李秀成，率数十万众，驰救江宁，围攻曾国荃营，四十余日，终被国荃击退。众不敌寡，讵不可怪？迨转援苏州，一筹莫展，遇战即怯，临敌即溃，何其困惫若此？盖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氏之言，其明证也。以长毛之暮气，当湘、淮各军之朝气，其败亡也宜矣！曹操至赤壁而蹶，苻坚至淝水而挫，宁特一秀成然哉？若借洋将，杀降酋，第一时权宜之策耳，不足以为训。

第七十三回
战浙东包团练死艺　克江宁洪天王覆宗

却说李鸿章克复苏、常的时候，左宗棠在浙亦屡获胜仗。宗棠自克复遂安后，严州一带，依次肃清。太平侍王李世贤，率金华大股长毛，围衢州。宗棠亲自往援，杀败世贤，世贤回金华。台州为闽将林文察所复，宁波为宁绍台道史致鄂及英将丢乐德克等所复。惟湖州被太平堵王黄文金、辅王杨辅清攻破，团绅赵景贤被执，不屈死。宗棠以浙省长毛，金华最众，决计由衢州攻金华，乃遣蒋益澧等，拔龙游、兰溪。金华长毛，亦弃城遁去。

看官！你道金华长毛，为什么不战而溃？他因诸暨有个包立身，很是利害，遂一齐拔营，去围包村。真是呆鸟！包立身世务农业，膂力过人。他幼时曾习奇门遁甲，上知天象，下知地理。他因长毛犯浙，聚集村人，筑寨设堡，专与长毛相抗。长毛去一千，死一千，去二千，死二千，因此长毛大愤，纠众围攻，有"宁失南京，毋失包村"的意义。以包村抵南京未免拟不于伦。时苏松兵备道吴晓帆，本系浙人，代理藩司事，闻包立身有异能，欲招致幕下，引为己助，苦无人前去致意。适佐杂班中，有个冯仰山，自称系立身姑表兄弟，晓帆令他蓄发三月，备文前往。到了包村附近，见四面都扎长毛营垒，冯逡巡不敢入。巧遇包村勇目，逸出村外，与仰山素识，引他绕道二百里，始得入村。仰山单身前进，被村中巡勇捉住，疑为长毛细作，亏得仰山认包至戚，乃引冯入见，各道艰苦。是时包村附近数百里居民，都搬至包村避难，倚包先生若长城，连仰山家眷，也在其内。仰山与家族相见，不觉欣慰，便备述吴公所招意。立身叹道："我亦知孤村无援，势难固守，且兵粮仅支两月，安能持久？只村内百姓群集，弃之不忍，欲要一同出围，恐不容易，是以尚在踌躇。"包先生颇具婆心。

正议论间，忽闻村外炮声隆隆，料是长毛猛攻，便邀仰山登高了望。遥见前山上面，设有大炮，正对村施击。立身轮指一算道："这炮在艮方，今日月神适犯我村，恐于我不利。"言未已，急推仰山伏地，自己亦向地伏着。但听得一声响亮，炮子簌簌然从上飞过，仰山吓得乱抖。立身道："嗣后不妨，可以起来。"立身遂脱帽散发，跣足仗剑，如道家步罡状，选了勇目三名，衣皂随行，自己喃喃诵咒，飞行而去，勇目紧随不舍。仰山犹立在高阜，只见立身出村，竟驰至前山，把剑向前一指，守炮的长毛，纷纷扑地。立身即令勇目三人，将炮抬归。仰山即驰下迎迓，立身已在前面。三人所抬的炮，不下四五百斤，仰山不禁奇异，便道："弟与兄自幼同学，并未识兄有异术，后来弟赴苏州，远离乡井，闻兄尝韬晦田园，罕至城市，何时得六甲真传，具此神妙。"立身道："我于二十年前，曾遇异人授我秘册，虽非全帙，然天文地理，略知一二，此刻去取敌炮，就是六丁缩地法，可惜我所学习，还是皮毛，若能尽知底细，虽有千万长毛，亦何足虑！"仰山

又问长毛何时可平？立身道："我夜观星象，并占易数，江浙长毛，不久即平。只我村恐保不住。"两人随谈随走，已至营中。

立身升帐，传集村勇，即发令道："明日当有大雨，汝等出战，向西杀去，定能冲破贼营，虽然不能大胜，也可杀贼数百，挫他凶锋。"仰山因天久不雨，疑信参半。到了次日，村勇三千人，执五色旗，分作五队，奉令出去。启行时，天色犹霁，一出村门，忽然黑云层合，大雨滂沱，仰山瞠目良久。约一小时，村勇已整队回来，报称破贼西营，得牲口器械数十具。仰出忙问立身道："既已得胜，何不追杀一阵？"立身道："贼势犹旺，不应追杀，追杀必败。"俄有长毛入村求见，立身命他进来，长毛说："奉天将令，愿以绍兴府城相让，嗣后毋与天兵作对。"立身笑道："这明明是诱我的计策，无论浙东俱陷，孤城难守，且入城后，如入陷阱，粮草更易断绝，将来恐无人得脱了。"喝令立斩来使，仰山请道："来使不要杀他，不如放他回去，叫他解围为是。"立身摇头道："他那里就肯解围？杀了他，免得再来尝试。"太属粗莽！当下将通使的长毛，推出斩讫。

长毛酋闻了此信，越发调兵进攻。仰山未免焦急，遂请回报吴公，发兵接应，并欲挈眷同行。立身道："试为一卜。"卜得吉占，便道："老弟启行，便在今夕。"是夜大雨，立身命仰山束装，携眷出村，只饬护勇六人，仿着长毛服色，改装相送。仰山不敢多请，只与立身订约，速定行期。立身应允，与仰山握别。仰山冒雨而出，黑暗中见有无数卫兵，戴着红帽，穿着皂衣，站立两旁。仰山怯甚，私问护勇，勇但摇手，引仰山绕出小径，匆匆别去。

仰山去后，长毛愈集愈众，防立身有异术，遍掠民间妇女，将他上下衣服褫去，赤身露体，驱作前队。妇女活活遭劫。又用鸡羊狗血，盛入喷筒，向村中乱射。立身被他魇禳，所有法术，未免不灵，遂决计突围。先占一卦，大惊道："细察卦象，惟今夜二鼓可出，若交子正，便无出围的日子，大祸且不远了。"遂令团勇速即收拾，约黄昏启程。夜餐已毕，便令团勇四千人，分作五队，队各八百人，用红旗队作先锋，次白旗队，又次是青黄两队，皂旗殿后。时值戌初，红旗队已发，远闻金鼓震天，枪炮声相续不绝，立身正调发白旗队，忽见村中百姓，扶老携幼，聚哭包门，都说包先生若去，我等从亦死，不从亦死，现在只有留住包先生，仗他保护，或可苟延性命。立身出来劝慰，怎奈人声鼎沸，连包先生的说话，没有一人听得清楚，只是阻住门前，不容出去。立身顿足道："这是天数，时将错过，大限难逃，奈何奈何？"因令后队暂停不发。这时红旗队已冲围而去，白旗队随后继进，长毛料村人绝粮夜遁，不去追赶前队，独率众捣入村中，喷筒火箭，接连射入，顿时火光烛天，杀声震地。村勇已无斗志，又值难民纷扰，不战先乱，当下被长毛毁门冲入，见屋便烧，逢人便刃，满村尽被烟焰迷住，进退无路。杀到天明，村中已鸡犬不留，包先生亦不知去向，大约已死在乱军中。有人谓包先生已经遁去，只包先生有一妹子，也知兵法，被长毛擒住，五马分尸，这也不知是真是假，小子不敢妄断。恃术者卒以术败。

包军一破，蒋益澧军已到。长毛已打得筋疲力尽，闻左军到来，料知抵敌不住，霎时逃散。有几个逃得慢的，被蒋军截住，没奈何匍匐乞降，遂复诸暨。宁波军亦进克上

虞、台州，并复绍兴府城。朝命授左淙棠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宗棠檄蒋益澧军，自诸暨直下，取道临浦、义桥，直趋萧山，渡钱塘江，规取杭州。复令水师饶将杨政谟，与益澧会。杨政谟把江上敌舟，纵火烧尽，遂薄望江门。太平守将听王陈炳文，飞调附近各长毛，会援杭州。益澧遣康国器、魏喻义等，分头堵截，自督高连升等，屯六和塔、万松岭，俯瞰杭城。既而左宗棠亦自严州移驻富阳，征法国总兵德克碑，率洋枪队攻陷富阳城。宗棠进薄余杭，命德克碑转助益澧，这时苏军已克嘉兴，海宁守将蔡元隆，向蒋益澧处纳款请降，于是杭城饷绝援穷。陈炳文出城死战，自晨至暮，不能取胜，仍回城督守。德克碑用炸炮轰凤山门，城塌三丈。炳文率众堵塞，益澧不能入，再令德克碑昼夜炮击，城中危急万分，炳文知不可守，遂夤夜开北门出走。杭城遂复。余杭守将康王汪海洋，亦弃城走德清。宗棠乃移驻省城，与益澧经营善后事宜。后人有《闻见篇》四章，古节古音，不减杜少陵《哀江头》诸作。小子走笔至此，记将起来，不忍割爱，爰次第录成，供诸君一读。

《猪换妇》　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廛，一猪卖钱十数千，将猪卖钱钱买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头垢面清相涟。我闻此语坐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嗟哉妇人猪不如！

《屋劈柴》　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为栋与梁，今成樵与薪。市儿诋价苦不就，行行绕遍江之滨。江风射人天作雪，饥腹雷鸣皮肉裂。江头逻卒欺老人，夺柴炙火趋城闉。老人结舌不能语，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无处寻，茫茫一片江如银。

《娘煮草》　龙游城头枭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伏。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离，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思食稻与食肉，儿胡不生太平时？

《船养姑》　月弯弯，动高柳，乌篷摇出桐江口。邻舟有妇初驾船，乱头粗服殊清妍，橹声时与歌声连。月弯弯，照沙岸，明星耿耿夜将半。谁抱琵琶信手弹？三声二声催心肝，无穷幽怨江漫漫，或言妇本江山女，名隶江花第一部。头亭巨舰属官军，两妹亦被官军掳，妇人无夫惟有姑，有夫陷贼音信无。富商贵胄聘不得，妇去姑老将安图？呜呼！妇去姑老将安图？妇人此义羞丈夫。

话休烦絮，小子且要补述石达开事情。应六十七回。石达开自江宁出走，初至江西，与曾国藩相持。旋走湖南，被骆秉章遣将击走。驰入广西，又为蒋益澧等所破。达开此时，已自张一帜，与洪秀全不通闻问。自思湖广一带，无可驻足，不如窜入滇蜀，还可独霸一方。其时川寇蓝大顺、李永和，方四出劫掠，达开与他勾通，乘机入蜀。清廷因骆秉

章剿寇有功，令他移督四川。秉章督师西上，先剿平蓝、李二寇，然后专力围攻达开。达开生平，奔突万余里，蹂躏百余城，专以出没边地，避实蹈瑕为能事。秉章遂将计就计，与幕僚刘蓉定议，决逼达开入边，四面兜剿，使他无路可走，自入罗网。达开果率大队西渡金沙江，拟向越隽厅出发。秉章遣重兵潜蹑其后，并檄邛部土司岭承恩横截其前。达开避入小径，至柴打地方，想由大渡河过去，适值天雨如注，山水暴发，不能径渡。天意亡项，何由免脱。川将唐友耕追至，达开奔老鸦游。友耕会合士兵，左右环逼。达开尚欲渡河，甫至半渡，为诸军所蹙，大半溺死。达开妻妾五人，及幼子俱沉于河。只达开凫水而遁，直至对岸，巧遇岭承恩候着，乘他上来，一鼓擒住，槛送军前。友耕押达开至成都，对簿时犹侃侃谈论，口若悬河。自称年三十三，凡太平天国诸将，及清军诸帅，都加贬辞，独推重曾国藩，说他知人善任，规划精严，实是得未曾有的大帅。英雄识英雄，可惜达开自误。后竟被磔于成都市。

嗣是洪氏所有的要地，只一江宁城，余外虽尚有党羽，分扰赣皖，势已成为弩末。秀全自知穷蹙，将各处头目，一律封王，满望他感激图效，谁意封王越多，纪律越乱，一切号令，转不得行。曾国荃闻苏、浙俱已得手，独江宁未克，日夜奖励诸军，节节进攻。李秀成领败众数万，分布丹阳、句容间，自率数百骑入江宁，劝秀全弃都避难。秀全不从，秀成贻书李世贤，约他就食江西，自留江宁助守，屡出死党扑国荃营。国荃添募兵勇，先夺雨花台，次平聚宝门外石垒九座，分军扼孝陵卫。只九洑洲为江宁对岸重镇，长毛集数百战舰，严行拥护，一面接应城中，一面遏截长江。又有阑江矶、草鞋峡、七里洲、燕子矶、上关、下关诸隘，都竖长毛旗号，气势甚盛。杨载福已改名岳斌，率水师至九洑洲，与彭玉麟分队夹击。彭玉麟自草鞋峡进，杨岳斌自燕子矶进，各带火枪火弹，随掷随入。洲两岸纯是芦荻，岳斌用油浇灌，遍地纵火，大江南北，煽成一片火光，长毛屯船，多被烧着。彭玉麟率总兵成发翔，冒烟直上，先登南岸。北岸长毛，尚与杨岳斌死战，总兵胡俊友中炮死，岳斌大愤，传令洲破乃还师，否则传餐而战，必破此洲乃已。部将俞俊明、王吉、任星元等，更番迭攻，战至日暮，将士乘暗登洲，冒炮争上，践尸而过，九洑洲竟破，万余寇无一脱死，并获马三百余匹。

自此洲破后，江宁益困。国荃乘势攻克钟山石垒。这钟山石垒，长毛叫作天保城，乃是江宁城外第一保障。国荃得了此隘，遂得合围。鲍超又攻克句容、金坛，长毛溃走江西。鲍超会合杨岳斌水师，同追长毛，向江西而去。彭玉麟又移驻九江。清廷恐国荃势孤，亟令李鸿章助攻江宁。看官！你想曾国荃自进攻江宁以后，费了无数心血，吃了无数辛苦，才得把江宁城团团围住，此时功成八九，偏有人出来分功，非但国荃不愿，就是国荃部下诸将士，也是没一个情愿呢。李鸿章本是国藩保荐，自然不欲夺国荃功劳，只推说有病在身，延久不至，将轮船经费五十万两，拨充国荃营饷。国荏复鼓励将士，攻克龙膊子山阴坚垒。这垒比钟山还要坚固，长毛叫作地保城。地保城得手，就在城上造起炮台，日发大炮射击城中。可怜城中粮草早绝，饥民嗷嗷，天王府内，供给葱韭莱菔白菜，几与黄金同价。始而米尽，继之以豆，豆尽，继之以麦，麦尽，继之以熟地薏米黄精，或牛羊猪犬鸡鸭等物。复尽，用苎根草根，调糖蒸熟，糊成药丸一般，取了一个

美名，称作甘露疗饥丸，名目虽好，无济实事。这班饥民，夜间私自缒城，出来就食，嗣后长毛也禁止不住，白日里亦缒城而出。

到同治三年五月，洪天王挨不得苦，仰药自尽。洪仁发、仁达等，拥立幼主福瑱即位，年纪不过十五六龄。国荃闻这消息，饬军士轮流苦攻，连凿地道三十余穴，俱被城内堵住。复由国荃部将李臣典，率吴宗国等，从敌炮极密处，重开地道。至六月十六日，地道告成，国荃悬不次之赏，严退后之诛，安放引线，用火燃着。不到一刻，蓦地火发，声如霹雳，轰开城垣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如雨。李臣典率官军蚁附争登，从缺口冲入，长毛用火药倾盆而下，军队少却。彭毓橘、萧孚泗等，手刃数人，弁勇皆奋，分路齐进。王远和、王仕益、朱洪章、罗雨春、沈鸿宾、黄润昌、熊上珍等进击中路，直扑天王府。刘连捷、张诗日、谭国泰、崔文田等，进击右路，由台城趋神策门。适朱南桂、朱惟堂、梁美材诸人，亦从神策门缘梯而入，兵力益厚，鏖战至狮子山，夺取仪凤门。左路由彭毓橘、武明良等，自内城旧址，直击至通济门。萧孚泗、熊登武、萧庆衍、萧开印等，复分途夺取朝阳、洪武二门。时太平忠王李秀成，率众巷战，见大势已去，拟向旱西门夺路冲出，不料清将陈湜、易良虎等，正由旱西门攻进，被他拦住，不得已折回清凉山，隐匿民房。黄翼升率水师攻夺中关，拦江矶石垒，进薄旱西门，遂与陈湜、易良虎，夺取水西、旱西两门，全城各门皆破。

天色已晚，只天王府尚未攻入，国荃令军士暂行休息，惟督王远和、王仕益、朱洪章等，夤夜搏战。三更时，天王府突然举火，冲出悍党千余人，手执洋枪，向民房街巷狂奔。官军也不去追赶，齐入天王府内，扑灭烟焰。检点遗尸，多是府内宫女，单不见秀全尸首，及幼主福瑱。时已天明，国荃复下令闭城，搜杀三日夜，毙长毛十余万人。这也太惨。到十九日，萧孚泗搜获洪仁发、李秀成等，讯得实供，方识秀全尸首，瘗埋宫内，幼主福瑱，乘官兵夜战时，已由缺口遁走。当下飞报曾国藩，由国藩主稿，推湖广总督官文居首，连衔入告。随奉上谕道：

本日官文、曾国藩，由六百里加紧红旗奏捷，克复江宁省城一折，览奏之余，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嘉悦。发逆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乱以来，由广西窜两湖三江，并分股扰及直隶、山东等省，逆踪几遍天下。咸丰三年，占据江宁省城，僭称伪号，东南百姓，遭其荼毒，惨不忍言。罪恶贯盈，神人共愤。我皇考文宗显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罚，特命两湖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与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肃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驻扎宿松一带，筹办东征。复特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东征江皖，号令既专，功绩日著。十一年七月，我皇考龙驭上宾，其时江浙郡县，半就沦陷，遗诏谆切，以未能迅殄逆氛为憾。朕以冲幼，寅绍丕基，祇承先烈，恭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指示机宜，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节制四省军务，以一事权。该大臣自受任以来，即建议由上游分路剿贼，饬彭玉麟、杨岳斌、曾国荃等，水陆并进，迭克沿江城隘百余处，斩馘外援逆匪十数万人，合围江宁，断其接济。本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诸将克复江宁，多年悍贼，经各将士于十七八日，搜

杀净尽。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人，伪王伪主将伪天将，及三千余名，无一得脱者。此皆仰赖昊苍眷佑，列圣垂庥，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识拔人材，用能内外一心，将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皇考在天之灵，下孚溥海人民之望。自维藐躬凉德，何以堪此？追思先皇未竟之志，不克亲见成功，悲怆之怀，何能自已？此次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载，窃踞金陵，亦十有二年，蹂躏十数省，沦陷百余城，卒能次第荡平，殄除元恶，该领兵大臣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劳勚。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舟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汉等城，肃清江西全郡，东征以来，由宿松克潜山、太湖，进驻祁门，迭复徽州郡县，遂拔安庆省城，以为根本，分檄水陆将士，规复下游州郡。兹幸大功告蒇，逆首诛锄，实由该大臣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曾国藩着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以诸生从戎，随同曾国藩剿贼数省，功绩颇著。咸丰十年，由湘募勇，克复安庆省城。同治元二年，连克巢县、含山、和州等处，率水陆各营，进逼金陵，驻扎雨花台，攻拔伪城，贼众围营，苦守数月，奋力击退。本年正月，克钟山石垒，遂合江宁之围，督率将士鏖战，开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后，未经撤队，克复全城，殄除首恶，实属坚忍耐苦，公忠体国。曾国荃着赏太子少保衔，锡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记名提督李臣典，于枪炮丛中，开挖地道，誓死灭贼，从倒口首先冲入，众即随之，因而得手，实属谋勇过人，着加恩赐封一等子爵，并着赏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萧孚泗督办炮台，首先夺门而入，并搜获李秀成、洪仁发，实属勋劳卓著，加恩赐封一等男爵，并赏戴双眼花翎。钦此。

其余文武一百二十余员，亦论功进秩有差，一场大乱，总算从此结束。

曾国藩由安庆至江宁，始发掘洪秀全尸首，遍体统用绣龙黄缎包裹，头秃无发，须已间白，遵尚异教，不用棺木。国藩令即戮尸，焚骨扬灰，并将洪仁发、李秀成等处死。只洪福瑱不知下落，国藩奏称大约已死，其实洪福瑱已出走广德，转入湖州去了。小子又有一诗道：

覆巢自古无完卵，密网由来少漏鱼。
为语暴徒应反省，天心彰瘅果何如？

毕竟洪福瑱能逃出性命否，容下回续叙详情。

包立身以一隅团勇，抗数十万劲寇，事虽不成，亦足自豪。然天下惟正可以胜邪，断未有以邪克邪者。后世以异术推包立身，吾谓包之败，正坐此异术之害也。独怪长毛不图挽大局，徒甘心于

寸土，不胜为笑，胜之不武。死一包立身，若九牛亡一毛，于官军无损，于洪氏无益，何其愚顽若此？洪氏至死不悟，尚欲以苧麻草根，取名甘露疗饥丸，令民间如法炮制。百姓无长物久矣，即有草根，何处得蔗浆？“天下饥，何不食肉糜”，自古有此笑语，洪氏子亦其流亚也。江宁一陷，毙长毛十数万众，杀戮固未免太过，抑亦长毛冥顽不灵，自致死地，强梁者不得其死，观此益信。

第七十四回
僧亲王中计丧躯　曾大帅设谋制敌

前回说到洪福瑱出走，自广德转入湖州。其时浙江诸郡县，次第克复，独湖州尚为长毛酋黄文金所守，苏浙官军，会攻未下。文金迎幼主福瑱，至湖州就食。左宗棠、李鸿章探知消息，急檄部将努力图功。于是浙将高连升、王月亮、蔡元吉、邓光明等，攻湖州东南；苏将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攻湖州西北，迭毁城外石垒，连破敌众。黄文金率悍党数万，启西门出战，郭松林督水陆军攻其左，王永胜由山径攻其右，文金袒露两臂，衔刀狂突，往返数回，终被枪炮截住。文金尚冒死力争，忽报浙军已攻入湖州东门，顿时心慌意乱，拥福瑱西走。遁至宁国府山中，不料兜头碰着鲍超，大杀一阵，歼毙无算，没奈何回走浙江淳安。途中又遇浙将黄少春，弄得文金无路可奔，舍命相扑，身被数十创，方突出重围。闻李世贤、汪海洋等在江西，决计由浙赴赣。约行数十里，文金创病大发，呕血而亡，遗命兄弟黄文英，力卫福瑱入江西境。文金亦晋荀息流亚。

文英遂挟福瑱至广信，浙军紧追不舍，前面又有江西军要击，只得转趋石城。记名按察使席宝田，方在崇仁攻李世贤，探闻洪福瑱已入江西，防他与世贤军联合，急率轻骑由间道出截。至石城县杨家牌地方，危崖盘郁数十里，夕阳已衔挂山麓，暮色如画。前锋逗留不进。宝田召前锋前校，问伊何故逗留？将校以日暮对。宝田怒道：“过岭即逋寇所在，汝何懈我军心？”喝令推出斩首，诸将股栗，奋勇而上，走了一夜，岭路渐平，东方亦渐明亮。遥见岭下有一簇长毛，正在早炊，军士大呼而下，长毛错愕相顾，不及逃避。黄文英勉强格拒，马蹶被擒。还有洪族中洪仁玕、洪仁政，及他渠酋数十人，亦被宝田军擒住，单不见了洪福瑱。宝田讯问黄文英等，都不肯实供，只俘虏中有一牧马小儿，由宝田诱出供词，说小天王逃遁不远，尚在山中。宝田乃分兵堵住谷口，自督部将沿山搜寻，瓮中捉鳖，网里捕鱼，不到二日，部将周家良报称已擒住洪福瑱。当下由宝田亲鞫，可怜十五六岁的童子，杀鸡似的乱抖，只答了一个“是”字。宝田即将洪福瑱，及黄文英等押解南昌。巡抚沈葆桢，迅速奏闻，上谕下来，叫他就地正法。自是福瑱被磔，黄文英、供仁玕、洪仁政等，都随了小天王，同登鬼箓去了。了结洪氏。

是时太平酋康王汪海洋，正纠合余众十万，来迎福瑱。距战处仅百里，闻得福瑱被虏，众心解散，海洋气夺，窜入福建。李世贤亦自赣入闽，闽省空虚无兵，不意穷寇猝至，汀、漳二郡，尽被蹂躏。按察使张运兰，率五百人拒战，众寡不敌，陷没阵中，被他支解而死。提督林文察，亦战死漳洲，闽省大震。左宗棠飞檄黄少春、刘明灯，自衢州趋延平为中路军；刘典、王德榜，自建昌趋汀州为西路军；高连升自宁波泛海，趋福州出兴泉为东路军。三路官军至闽，不甚得手。李鸿章亦遣郭松林、杨鼎勋，统军乘轮船至闽，合围漳州。鲍超亦自江西至武平，各军会集。李世贤、汪海洋乃由闽窜粤，海洋攻入镇平，李世贤亦至，由海洋郊迎入城。两人议论军事，意见不合，海洋竟刺杀世贤。到此还要相杀，可谓至死不悟。又欲返走江西，为席宝田所阻，杀了一场。海洋背受矛伤，仍回广东，陷嘉应州。左宗棠促鲍超率军赴粤，自己亦入粤督师，由是浙军围嘉应州东南。鲍军当州城西面，北面由粤军方耀军环攻，惟南面驻扎敌营。海洋倾寨出战，官军失利，嗣复出攻浙军，黄少春、刘典、王德榜等亦败却。长毛得胜，可谓回光返照。海洋乘胜追赶，黄少春等选枪炮队抵御海洋，更番注射，长毛反奔。诸军闻浙营得胜，三面夹攻，海洋中炮死，余党败入城中，推僭王谭体元主城守事。谭体元懦弱无能，开南门出走。官军追至黄沙嶂，山回谷绝，荒僻无人，将长毛逼入谷内，四围兜剿。长毛胆落，环跪乞降，体元及诸魁皆被诛，太平军才杀尽无遗。时已同治四年十二月了。了结长毛余党。

长毛尽歼，捻子尚骚扰山东、河南、陕西等省。清廷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及湖广总督官文会剿捻子。官文本是个因人成事的脚色，虽然出省督师，却只迁延观望。独僧亲王骁悍善战，所向无前。同治二年，攻破雉河集老巢，擒斩捻酋张洛型，只洛型从子张总愚遁去。适苗练沛霖复叛，陷寿州，围蒙城，攻临淮，众号百万。僧王毫不畏惧，直向蒙城进发。那时苗练部下，闻到僧格林沁四个大字，统已魂驰魄丧，望风归降。苗沛霖势成孤立，被僧王逼得无路可走，为部下所杀。另有沛霖一班义儿，个个生得眉清目秀，仿佛美人儿一般，遇着这粗豪勇莽的僧王，偏生成一种好杀的奇癖。每获一人，总叫刽子手细细剐碎，他却当作一样乐事，坐在上面，斟酒畅饮。犯人越哀号，他越快活。所以苗练一死，这班狡童俱同归于尽。南风固不足爱，其如惨无人道何？

僧王复回军河南，驰入湖北，降长毛余党蓝成春、马融和等，逼死扶王陈得才。独捻匪张总愚纠合党羽任柱、赖文洸，东奔西窜。僧王追到东，他却走到西，僧王追到西，他又走到东，恁你僧王勇悍过人，他竟不与一战，专寻山谷沮洳，峰回路阻的地方，分队匍伏。僧王手下，统是满蒙铁骑，在平原旷野间，无人敢挡，若逢着山路崎岖，骑不得骋，马不得驰，真是有力也没处用。独僧王不管利害，只饬诸将追入，诸将稍有违慢，他便鞭责仗笞，不肯少恕。所以诸将闻令，无一敢怠。奈一入山中，屡遇贼伏，良将恒龄、舒通、额苏克金等，统同战死。僧王愈怒，日夕驰二三百里，宿不入馆，衣不解带，席地而寝，天未明，即令军士造饭，早餐一顿，余外尽带干粮，僧王执鞭在手，上马疾驰，主帅一动，将士自个个随上。奈这捻子狡猾得很，从湖北窜河南，又从河南窜山东，弄得僧军昼夜穷追，气竭力弱。总兵陈国瑞、何建鳌叩马谏阻，僧王那里肯从，只命将士尽力追赶，一程复一程，直到曹州。已是英雄末路。此时已是同治四年四月，天气微炎，南

风习习，僧军多追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遥听山后隐隐有号炮声。僧王传令速进，当下爬山过岭，越了几个峦头，仍不见有敌踪，只小坳内有樵夫数名，不待僧军往问，他已走谒马前，报称捻匪在前，愿为前导。分明有诈。僧王大喜，便令樵夫前行，自率军紧紧相随。但见暮霭横空，落霞散绮，孤鸦觅队，倦鸟归林，叙入暮景，另有一番描写。军士不及夜餐，已是面带饥容，勉强前进。忽闻四面呐喊，前后左右，拥出无数捻子，把僧军困在垓心。僧王尚不在意，只督令诸将杀贼，捻众偏不与力敌，专用枪炮乱击。相持一二时，天色昏黑，僧军汹汹欲溃。诸将请突围出走，僧王不许。再三固请，乃饬召引路的樵夫，仍拟从原路杀出。樵夫恰也不逃，只说王爷随小的出去，决不有误。僧王尚命亲兵进酒，饮了数斗，吃得酒气醺醺，才提鞭上马，那马偏无故倔强，兀立不动。僧王加了几鞭，马反跳跃起来，险些儿把僧王掀下。马亦有知，人不如马奈何？僧王易马突围，眼睁睁望着樵夫，杀将出去。

谁意樵夫引着僧王，偏向捻子最多处引入。总兵陈国瑞，见捻子重重拦阻，料知樵夫心怀不良，忙叫王爷速回。那樵夫闻国瑞大呼，霎时变脸，怒目相向，反叫捻子围杀僧王。国瑞忙挺身出救，无如捻子如蜂拥上，把僧王、国瑞冲作两截。国瑞舍命上前，连突数次，统被捻子击回。此时国瑞知无可救，只得自己寻条血路，冲杀出来。等到国瑞杀出，天色已经微明，检点手下残卒，只剩了数百人，方思下马暂憩，见有一队败卒，踉跄而来。国瑞忙问王爷何在？有一败卒道："黑夜中人自为战，未识王爷下落。但百忙中见有贼首戴着三眼花翎，扬扬而去。贼首那里来的花翎，想总是王爷殉难了。"国瑞道："我等且再向前去探寻王爷踪迹，果得确实消息，方可奏闻。"部兵总不敢前行，由国瑞登高了望，已不见捻子片影，遂带部兵趋回原地。沿途尸如山积，仔细检视，觅得总兵何建鳌，及内阁学士全顺尸身，未免叹息。复寻将过去，只见一尸，卧丛箐中，有身无首，旁有一尸，却还身首俱全。国瑞令军士辨认，才识身首俱全的死尸，乃是僧王帐前马卒，无首的死尸，不是别人，正是亲王僧格林沁，身上已受了八创。国瑞相对泪下，遂率军士罗拜，舁尸归省。连何总兵、全学士的尸身也一同载回。当下飞章奏告，两宫太后亟下懿旨，从优议恤，准建专祠，并令配享太庙，予谥曰忠。

小子叙到此处，于上文樵夫底细，尚未详述，究竟樵夫是真是假？不是不补叙数语。樵夫实是捻子桂三假扮，导僧王走入绝地，僧王一味粗莽，不暇详辨，所以中计。缴足上文。

这时曾国藩正在南京，闻僧王轻骑追敌，每日夜行三百里，国藩叹道："兵法忌之，必蹶上将军。"方拟草疏密陈，忽报廷寄到来，僧王在曹州战殁，令他携带钦差大臣关防，赴山东剿捻，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绿旗各营，及文武官弁，统归节制。两江总督职任，由李鸿章暂署。另命刘郇膏护理江苏巡抚。先是朝旨赐国藩为毅勇侯，国荃为威毅伯，官文为果威伯，左宗棠为恪靖伯，李鸿章为恪靖伯。国藩持盈戒满，自思于功臣中，独膺侯爵，未免高而益危，至此接节制三省的上谕，遂上疏力辞，朝旨不许，只催他速赴山东，国藩不得已受命。是时捻众方战胜僧王，鸱张益甚，自山东编造木筏，搜劫民船，蓄意北犯，畿辅戒严。两江署督李鸿章恐直隶兵单，亟遣布政使潘鼎新，统带

鼎字淮军十营，由海道赴天津，与直督刘长佑，筹固京防。捻众乃还集亳州一带，窥伺雉河。又想归老巢来了。曾国藩闻这警耗，急调刘铭传、周盛波等，率本部淮军往援。刘、周两统领，向在鸿章麾下，系淮军中著名健将，此次奉调出剿，纵横扫荡，所向无前。捻首任柱、赖文洸，虽竭力抗拒，究竟不是他对手，霎时间阵势已乱，分头窜去，雉河得转危为安。

朝旨奖赏有差，并促曾国藩克期平捻。国藩老成持重，复陈目下情形，万难迅速，一因楚勇裁撤殆尽，仅存三千作为亲兵外，现只留刘松山一军，及刘铭传淮勇各军，不敷调遣，当另募徐州勇丁，就楚军规模，开齐兖风气，最快亦须数月，方可成军；二因捻匪战马极多，单靠步兵，断不足当骑贼，须派员赴古北口采办战马，在徐州添练马队，乃可进兵；三因扼贼北窜，全恃黄河天险，现办黄河水师，亦须数月，始可就绪；四因直隶一省，应另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兵卒，兼顾河北。末后最要紧数语，乃是齐、豫、苏、皖四省，不能处处顾到，山东只能办兖、沂、曹、济四郡，河南只能办归、陈两郡，江苏只能办徐、淮、海三郡，安徽只能办庐、凤、颍、泗四郡。这十三府，系捻匪出没的地方，可以责成臣办，此外须责成本省督抚，屯驻汛地，各有专属等语。确是老成持重之言。两宫太后方倚重国藩，自然照准。

国藩恰安排多日，方出驻徐州。那时捻众恰东驰西突，随地蔓延，忽扰安徽，忽走山东，忽入河南，虽由官军四处追剿，总难圈住敌锋。朝旨免不得诘问国藩，又由国藩复奏，大致谓："捻匪已成流寇，官兵不能与之俱流，现惟择要驻军，不事驰逐，军饷器械，由水道转运，江南作根本，清江浦作枢纽，溯淮、颍而上，可达临淮关，溯运河而上，可达徐州济宁。目下正分设四镇重兵，安徽以临淮为老营，归刘松山驻扎；山东以济宁为老营，归潘鼎新驻扎；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归刘铭传驻扎；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归张树声驻扎。一处有急，三处往援，首尾相应，或可以拙补迟，徐图功效。"清廷也不能驳他，只好听他缓缓的布置。曾侯不求速效，隐惩僧邸覆辙，然平捻之机，实自此始。

会张总愚窜入南阳，两宫太后又焦急起来，令李鸿章督带杨鼎勋等军，驰赴一带防剿。结末又有"与曾国藩妥同商酌，不必拘泥谕旨，务期计出万全"云云。国藩恰奏称："河、洛无可剿之贼，淮勇亦无可调之师，李鸿章若果入洛，岂肯撤东路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面不顾？"等语。看曾侯此奏，似愤懑得很。还有李鸿章一奏，更说得剀切恳挚，他奏疏中有三大纲，曾由小子忆着，节录以供众览，便知当日用兵的情形。其文云：

> 臣按我朝从前武功，专恃兵力，此次军务，全资勇力。臣初至军营，习闻周天爵、福济、琦善、向荣、和春诸臣之议论，皆谓绿旗弁兵，驯谨而易调遣，各省勇丁，桀骜而少纪律。其不得已而用勇，就地召募，随时遣汰，尚无甚流弊，若远调数千里外，终必哗溃误事。咸丰初年，广西所募潮勇最多，向荣、张国梁，带赴江南，沿途骚扰，卒至十年三月金陵之变，一溃而不可收拾矣。自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等创练楚勇，不用一兵，盖深知绿营废弛已久，习气太深，万不足杀

敌致果。而以楚将练楚勇，恩信素孚，法制严密，又由湖南北转战江皖，一水可通，人地相宜，是以历久而能成功。然李续宾、唐训方以楚勇剿淮北之捻，刘长佑以楚勇剿直隶之骑马贼，均未大著功效，则以离乡太远，南北异宜，勇性未能驯服，何能得其死力？曾国藩有鉴于斯，故于金陵克复，东南军事将竣，即将所部湘勇，全行遣撤，但属臣暂留淮勇，以备中原剿捻，自系因地制宜。

夫捻匪系皖豫东三省无赖纠合而成，其隶皖籍者，大都蒙、亳、颍、宿人，皆在淮北。臣籍隶庐州，实在淮南。所部淮勇，则庐州、六安、安庆、扬州人居多，皆滨江之处，于长江上下防剿最宜。军士战于其乡，亦较得力。若赴河洛山陕，水土不习，诚恐迁地勿良，勇心涣散。朝廷期望于臣，欲以西北军事相属，不过以臣在吴，初立战功，而臣亦唯赖所部将士，踊跃用命。若令臣去，而平素所用之健将劲兵，不得随行，臣复何能为役？曾国藩筹设徐州、济宁、周家口等处防军，皆臣部最出力者。臣若不调西行，则声势不能大振。若全调他往，则东皖无以自立。若另图添募马步，而随身先无亲信可恃之兵勇，必致偾事，无裨全局，此兵势不能遽分者一也。

凡欲灭贼，必先治兵。欲强兵，必先足饷。欲筹饷，必先得人与地。臣自咸丰三年至八年，皆在皖北军中，窃见和春、郑魁士之军，战阵颇勇，旋因饷缺而溃。袁甲三、翁同书继之，更因饷绝而败。即十年江南大营之溃，十一年浙江之陷，皆由于粮饷断绝。官文、胡林翼，筹鄂饷以供东征，曾国藩进图江皖，以江西、湖南、广东厘金为饷源，左宗棠以浙饷办闽浙之贼，臣以苏沪入款，办江浙之贼，皆能自我为政，转谕下匮，幸而蒇事。从古至今，言兵事未有不先筹饷糈者也。曾国藩夏间奉命剿捻，臣忝署江督，即以后路筹饷，引为己任以安其心。数月来分屯豫东苏皖千余里，湘淮兵勇四万余，粮运供支，源源接济，又兼筹苏、松、扬州留防各陆营，长江外海各水师，皖南江西防剿遣撤各湘军之饷，虽以入抵出，不敷尚多，竭力匀拨，幸无贻误。臣若奉命西征，则现在进图剿捻后路分防各军之饷，尚无专责之人，即臣带兵远出，饷源当居于何处？筹饷当责成何人？且欲图兜灭北捻，必须多练马队以备冲突，广置车骡以资转运，饷需甚巨，豫中蹂躏已久，力难供应。若专指苏饷，目下苏沪税厘，分供前敌，淮军已虞饥溃，再添练马步，人数益多，道路益远，势必不支。臣一经离任，恐亦不能遥制，此饷源不能专恃者二也。

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由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营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余万斤，均按月在上海、香港各洋行，先期采买，陆续供支，臣每亲自料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一为潘鼎新带往济宁，一交刘秉璋镇守苏州，其副将罗荣光、刘玉龙两营为臣亲兵，现分守金陵城外之下关、江东桥两处江口，以杜奸人觊觎。臣若出省督师，必须酌量调往，藉壮声势。惟炮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故须就近设局制造。苏州先设有三局，嗣因丁日昌在沪购得机器铁厂一座，将丁日昌、韩殿甲两局，移并上海

铁厂，曾经奏明欲再移设金陵，为久远计。臣若远赴他省，则炮局与铁厂，久必废弛，不但技艺不能渐精，且虑工费多有缺乏，而臣军接济，亦有断绝之时，此军火不能常常接济者三也。

臣所虑者只此三端，倘蒙皇上天恩，俯悯愚忱，熟思审处，俾微臣带兵远出，日后无掣肘之患，臣得效命疆场，帮同曾国藩，为国家歼此残孽，万死何辞！谨奏。

奏入，奉谕照旧办理，毋庸更张。于是曾国藩在徐州，除分设四镇外，添练马队一支，令李鸿章弟昭庆统带，作为一队游击兵，令他先赴河南，然后移节前进，驻扎周家口，居中调度。捻众闻报，竟另辟一路，窜入湖北，任柱、赖文洸向黄冈，张总愚向襄阳、蕲黄一带，遍地寇氛。曾国藩急调刘铭传援鄂。铭军一至，任、张两大股捻子，又并窜山东，连扑运河，被潘鼎新军击败。又入河南，遇着铭军回援，复东走淮徐，忽东忽西，忽分忽合，弄得官军疲于奔命。当由从容坐镇的曾大帅，想一个防河圈捻的计策出来，正是：

欲防兽逸先施阱，为恐鸿飞且设罗。

毕竟曾侯所设的计策，是否有效，且看下回分解。

捻众四出滋扰，纯系盗贼性质，无争城夺地之思想，其知识更出洪、杨下。然其东西驰突，来去飘忽，比洪、杨尤为难平。以此伏迹者一二百年，构乱者十三四年。僧亲王锐意平捻，所向无前，戮张洛型，诛苗沛霖，铁骑所经，风云变色，乃其后卒为张总愚等所困，战殁曹南。盖有勇无谋，以致于此。曾、李二公，更事既多，行军自慎，读其奏疏，不啻举二十年战事，尽绘纸上，故本回可为轻躁者戒，慎重者勖云。

第七十五回
溃河防捻徒分窜　毙敌首降将升官

却说钦差大臣曾国藩，因捻众四出为患，决议扼守沙河、贾鲁河，逼捻众入西南，为竭泽而渔之计。自河南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这一带属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镇止，这一带属贾鲁河，两处统设重兵扼守。自朱仙镇以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又北三十里，至黄河南岸，无河可扼，挖濠设防。自槐店以下至正阳关，尚是沙河余流，亦派

重兵驻扎。自正阳关以下，统滨淮河，由水师与皖军会防。各分汛地，逐层布置，依次紧逼，免得捻众四溢。规划已定，遂檄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各军，分防沙河，严扼要隘，遍筑墙堡。捻首张总愚与牛老红，正渡沙河南下，任柱与赖文洸，亦渡淮并趋南路。这防河圈捻的计策，正用得着。各镇官军，方拟四面兜剿，不料夏雨过多，水势盛涨，南阳微山等湖，与运河连成一片，各路所筑堤墙，多半坍毁。想系捻众尚未该绝，所以如此。兼且积潦盈途，深过马腹，军中米粮子弹，输运迟滞，文报往来，亦多延误，民庐漂没，饿莩盈野，捻势因之益横。张、牛、任、赖并合全力，由汴梁省城附近，排墙而进，直犯豫军。豫军只有抚标三营，敌不住大股捻匪，立时溃退。那捻众夷堑湏濠，向东驰去。

是时刘铭传方在朱仙镇，遥望火光渐迤西北，料知豫中汛地有警，忙令乌尔图那逊，带领马队向东驰援，唐殿魁带领步军，望北截剿。两军到开封境内，捻众大股，已渡过黄河，窜入山东，只有几个小捻匪，剩落后面，做了刀头之鬼。当下山东告警，菏泽、曹县、郓城、巨野一带，纷纷乞援。警报迭达清廷，这种酒囊饭袋的王大臣，遂交章弹劾国藩，说他暮气已深，不能再当重任。惯说现成话。事为国藩所闻，未免气愤，竟至成疾，因上疏请假。朝命李鸿章携带关防，驰赴徐州，调度湘淮各军，防卫淮徐以东，并与山东巡抚阎敬铭，商办山东军务，互相策应。

及鸿章到徐州后，刘铭传、潘鼎新两军，已蹑捻众至郓北，与捻众战了一仗，大获全胜。捻众复折回西窜，又入河南，谋决黄河，断流徒涉。方在薄河掘堤，铭、鼎两军，先后追至，捻众分路散走。张总愚由河南窜陕西，任柱、赖文洸由河南窜安徽。自是张称西捻，任、赖称东捻。这位忧谗畏讥的曾侯，已告假了数日，索性再上奏章，自称剿捻无功，愿即开缺撤封，降为散员，留营效力。曾侯亦思效张子房耶？两宫太后垂念旧勋，不从所请，令他在营调理，赏假一月，这一月内，着李鸿章署理钦差大臣，国藩尚请开缺另简，以专责成。李鸿章也上疏推辞，仍把分兵筹饷的两样难处，申奏一番。朝议遂将曾、李二人，易一位置，两人不便再违，遂遵旨奉行。

当曾、李交替的时候，东捻复从安徽回河南，从河南窜湖北。国藩弟国荃，时为湖北巡抚，闻东捻窜入，出驻德安，飞咨钦差大臣李鸿章，调兵进剿。鸿章急檄刘铭传、刘秉璋等，自周家口拔队进固始商城，与周盛波、张树珊各军，分道入鄂。任住、赖文洸本思由湖北入陕西，联合西捻，因被曾国荃所扼，不能前进。遂率众直趋德安，绵亘数十里。周盛波、张树珊军正自河南驰至，与捻众开仗。任、赖麾众冲突，由周、张开放炸炮，连环轰击，捻尚未退，前者仆，后者继，自未至戌，鏖战四时。周、张两军，抛了无数炸炮，遍地爆裂，毙捻无数，捻众始折奔西北。张树珊与盛波军，东西分追，相距约二十余里。树珊至德安府境王家湾，遥见捻众在前，尚不下数万名，当即麾兵直上。至新家闸，捻众列阵以待，树珊分两翼夹进，自督副队居中，用马队为外护，奋勇杀入，毙敌无算，捻众复回头窜去。兵法有云："穷寇莫追。"树珊仗着锐气，满望得当歼敌，仍率兵踊跃前进，为这一追，适中兵法所忌，又蹈僧王覆辙了。好勇者其听之！树珊前追数十里，忽后面喊声大起，有大队捻子杀到，前面的捻子，也转身夹击，把张军前后队冲断。树珊久战无继，免不得穷蹙起来，战至夜半，不得出围，所督副队及亲兵，伤亡殆尽。树

珊自知必死，大呼陷阵，杀伤略当，力尽堕马，遂遇害。树珊庐州人，系张树声兄弟，自咸丰四年，随兄至皖北带勇，隶李鸿章麾下。树声以谋胜，树珊以勇胜，相辅而行，故所向有功。至同治四年，树声赴徐海道任，树珊已洊升至右江镇总兵，此次奉命援鄂，鸿章颇虑其轻敌，令与周盛波合进。不意树珊偏孤军追敌，竟堕了捻了前后夹攻的诡计。叙明树珊履历，犹是旌忠之意。

刘铭传闻树珊败没，驰至德安，会周盛波军，追踪进蹑，击败捻众于下沙港。捻众东窜枣阳，西折至安陆府属的尹灉河。时鲍提督超正驻军樊城，铭传与他函商，约期夹击。铭军由北而南，先至尹灉河，望见捻众均扎驻对岸，遂留王德成、龚元友两营，护守辎重，自率大众渡河。至中流，捻众作要击状，被铭军炮弹击退。铭军既登对岸，捻众不战而走，由铭军追杀五六里。铭传老将，胡犹不知捻匪诈计？此可见行军之难。忽有紧报传来，说是捻子已渡河劫辎重，铭传大惊，急分前敌步队三营、马队三营回顾后路。六营方发，任、赖二捻，竟悉众回扑铭军，铭传即分中左右三军迎敌。战不多时，左军统带刘盛藻，败退过河。捻子并力攻中右两军，中军营官李锡增，中弹身亡，铭传也不能支，只得且战且退。右军统带唐殿魁被困，战没阵中，于是捻众乘势掩杀。亏得王德成、龚元友两营，沿河救应，方得护铭传过河。捻众又渡河追来，铭传正在危急，幸鲍超亲率霆军来援，两军齐奋，方将捻众杀退，向安陆西路窜去。铭传收拾余军，五停中已丧失一停。询问王、龚两营官，才知抢劫辎重乃是捻子谣言，故意误人，摇动铭传军心之计。铭传懊丧不迭，奏闻清廷，自请处分。有旨加恩宽免，只责刘盛藻督队不力，拔去花翎，撤去勇号，仍令带罪图功。其余阵亡将士，各赐恤有差。捻匪计中有计，不可谓无人。

同治六年，李鸿章抵徐州，朝旨令他任湖广总督，仍着在营督军剿捻。鸿章接旨后，复自徐至周家口，定议先剿东捻，后剿西捻。又因树珊战殁，铭传败退的缘故，料得穷追无益，决计用曾老旧谋，仍主圈地。闻任、赖等尚在鄂境，劫掠裹胁，乃檄各路统领，陆续赴鄂，围攻捻众。赖文洸刁猾得很，与任柱商议，由鄂窜豫，至信阳州。刘铭传急统军回防，周盛波亦随后踵至，两路夹击，阵擒捻党汪老魁、陈大狗、祝老伏等十八人，斩余捻二千余名，只阵亡总兵刘启福。任、赖经此大创，只得折回，转而图皖，又被刘秉璋、杨鼎勋等击败。任、赖急得没法，还想下窜，由刘铭传驰入鄂边。拦头痛剿，连败数阵。适时当仲夏，天久不雨，湖河尽涸，人马转战疲惫，无水不足以制敌。水溢不足制敌，水涸又不足制敌，流寇确是难剿。鸿章正在忧虑，俄闻捻众又逼近南阳，忙檄刘铭传尾追，周盛波迎截，潘鼎新、刘士奇等分路兜剿。任、赖闻风东趋，竟自河南窥山东，日夕驰数百里，势如飙发。各军驰追不及，竟被他冲破运防，直达济宁。运防是什么要隘？因前次曾侯督师时，除豫省贾鲁河、沙河两岸设防外，又于山东省的运河东岸，修堤筑墙，防捻东窜。豫防溃陷，运防尚屹然如故。任、赖等远窜鄂中，距运防已远，戍卒多懈，不防捻众突然驰至，冲过运河东岸长墙，把东军防营内的军械，抢掠殆尽，并掳胁民船，迫渡全师。东军统带王心安，水师统带赵三元，都逃得不知去向，一任捻众所为，这叫作蝗虫吃稻，蚱蜢当灾。王心安太安心了，赵三元想是癞头鼋转世，故凫水隐去。

鸿章闻报，亟自周家口赴归德，调集淮军全营，赴东防堵。刘铭传、潘鼎新，为淮

军领袖，因捻众渐趋登莱，遂建倒守运防，进扼胶莱的计议，鸿章甚为赞成。遂派铭传军由济宁向泰安莱芜，径趋青州为中路，鼎军由潍县昌邑赴莱州为北路，又派徐州镇董凤高、昭通镇沈宏富马步十五营，由郯城兰山进莒州为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期逼二捻酋到海滨，使他进退无路，束手就毙。于是将大略疏陈，复旨命他移驻东境，就近调度。鸿章乃再自归德趋济宁，又调周盛波、刘秉璋、杨鼎勋各军，分戍运河，并咨河南巡抚李鹤年，派张曜、宋庆两军扼东平，并约安徽巡抚英翰，派黄秉钧、张得胜、程文炳各军扼守宿迁上下游一带，并调水师三营，入运巡护。乃弟李昭庆，亦令守韩庄八闸。各军陆续到防，旌旗飘荡，戈戟森然。就中有坍陷的河堤，毁壤的墙垣，令弁勇赶紧修筑，不论炎风烈日，统是昼夜不停。这一番布置　真是密密层层，像铜墙铁壁一般，一些儿没有渗漏。鸿章复亲去巡视，东至运河，西至胶莱河，都已筹防Ⅱ固。只淮河西岸，统是沙滩，接近海口，一时不及筑墙，当遣东军十营防堵，想亦无防。遂回驻济宁，眼睁睁的望着捷报。布置妥贴，总望有成，谁料尚有缺点。

第一次报到，捻匪窜即墨县，由东抚率军击退；第二次报到，捻匪犯新河，由潘鼎新军击退；第三次报到，捻匪大股扑豫军，由宋庆等并力杀败，追奔二十余里。鸿章暗想道："这番的捻匪，已入我笼中，就使插翅也难飞了。"过了两三日，接到一角紧要文书，拆开一瞧，乃是捻匪全股，从海神庙扑渡潍河，王心安营溃，营官胡祖胜等阵亡。亡字未曾看完，不由的将来文掷下，勃然道："混帐的王心安，前次为运防失陷，已经革职，只望他效力赎罪，他又溃走，误我大事，真正可恨！但尚有王成谦十营，为什么坐视不救呢？"看官听着！这王成谦系候补道员，就是东军十营的统领，潍河西岸，归他防堵。他因营墙未成，不免心虚，左思右想，只有已革总兵王心安原扎辛安庄，颇有营墙掩护，遂与他商议，令他移驻海神庙。海神庙系在海口，心安总道捻匪不来，便亦允商。都是避难就易的想头。当下将所部四营移扎，偏这任柱、赖文洸，与他作对，意从此冲出，心安又跳身遁去。王成谦袖手旁观，竟被捻众一拥过河。心安善走，成谦善避，真是一对好同宗。至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沈宏富等，闻警驰至，那捻众已似漏网鱼、脱笼鸟，远扬而去。恼得李鸿章无自泄愤，一口气都喷在王成谦身上，拜表弹劾，立即革职。一面专顾运防，亲赴台庄，妥慎布置。

清廷的王大臣，又疑议起来。一班饭桶，又想出头。说是："胶莱且溃，何论运河？"即寄谕询问李鸿章。鸿章复奏："胶莱河防三百余里，尚不可靠，沿运千里，似更难恃，但从前议守运河，原恐胶莱河防，仓猝难成，所以画一远圈，扼捻归路，檄皖豫鄂各军，出境守运，既便顾外，尤便顾内。若自撤运防，令捻匪得以窜逸，将来流毒数省，贻害无穷。"这数语感动天听，有旨报可。果然任、赖二酋急欲突出运河，窜至宿迁。幸亏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各军拦住厮杀，截回捻众。任、赖又图扑苏境，经各军前截后追，打一仗，输一仗，没奈何仍返山东。是时已秋尽冬初，捻酋闻潍县有粮，想掳掠一番，为御冬计。不意铭军急急追来，任柱等方到潍县，铭军潜蹑而至，乘其不备，黄夜攻入，把捻巢截作三段，捻众大乱。捻党王双如等被斩，张斯、潘德、杨三洼等受擒，任柱、赖文洸，尚抵死拒战，当由铭军叠放排枪，中者死，着者伤。又毙捻众数千人，获住好几

个头目。任、赖也几乎成擒，只得落荒逃走。任柱等经此一战，吃亏的了不得，所有精悍，多半被歼。奔到日照县，那刘铭传仍不肯舍，率马步两队追至，枪弹无情，又将任柱右耳击伤。任柱再向南窜，径奔江苏赣榆县境，遥望后面尘头又起，料知铭军杀到，不禁大愤，向手下党羽道："今日定要决一死战，有他无我，有我无他。汝等如不从令，先血吾刃。"一味蛮抗，有何益处？当下选捻子数万名，设伏城东丛林中，自己恰裹创以待。刘铭传追至赣榆，也防任柱设伏，分兵两路，一路由城东进，派副都统善庆、温德勒克统带，一路由城西进，派总兵陈振邦，及副将徐邦道、勇目陈凤楼等统带。陈振邦等甫过西关，正遇着赖文洸，率马步数千人前来，两下接仗，不到数合，赖捻即退。振邦麾众尾追，甫及里许，喊声大起，有一大股捻子，都执着长矛，相夹而进。赖捻也转身杀来，振邦颇觉心寒，幸来了刘盛休、唐定奎两将领着步队，接应振邦，夹击捻众。捻众毫不畏怯，奋力死斗，正杀得难解难分。刘铭传亲督全军，摇旗而至，那边暋不畏死的任柱，望见铭传亲来，就将丛林内的伏捻，一齐号召，向刺斜里杀出。说时迟，那时快，善庆、温德勒克一支人马，也从城西绕到，敌住任柱。东来西应，颇觉好看。这时候炮声飙发，弹焰星攒。一面是只思脱险，猛鸷异常，一面是满望立功，悍勇无匹。酣斗了好几时，尚是不分胜负。忽然烟雾四塞，昏不见人，赖文洸一股，纷纷退走，刘铭传趁这机会，派刘克仁步队六营，及丁寿昌、滕学义等，乘着雾，由城北绕出，攻任捻的背后。自率各军会合善庆等，专攻任柱。任柱分股相拒，越斗越狠，瘈狗一般不管死活，一味乱噬。不到数刻，刘克仁、丁寿昌等，从背后冲入捻阵，捻众始乱。独任柱指麾自若，仍一些儿没有惊慌。刘铭传下令，得任贼首，立膺上赏。军士越加感奋，踊跃上前。怎奈任柱手下的悍捻，煞是能耐，左挡右拦，无隙可入。猛听得一声大叫道："任住中枪死了！"这声传出，捻众惊噪，乃大奔。铭传挥军掩杀，穷追二十余里，擒斩千余名，夺得骡马器械无数，方才收军。

当下拜表奏捷，叙明降人潘贵升的首功。有旨自铭传以下，均加赏赉。独降人潘贵升，补用千总，并赏加游击衔，又给银二万两。看官！你道这潘贵升，何故独蒙优赏呢？原来贵升见任捻势蹙，曾向陈凤楼马队营内，密信乞降，愿杀任捻为进身阶。这日两边接仗，战久不下，贵升混入清营，密报哨官邓长安，计歼捻首。长安为语铭传，令他立功受赏。贵升即返，也是任柱命数该绝，天大烟雾，前后迷蒙。被贵升施枪洞胸，顿时毙命。贵升大呼而出，至铭军处报功。捻众无头自乱，焉有不溃之理？补叙任柱中枪之原因，是作者惯手。小子曾戏作十六字道：

任柱不任，贵升偏贵。
天道昭彰，贼死不悔。

任柱已死，只剩了一个赖文洸，独木不成林，不怕他不死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圈地剿捻之谋，实是制捻胜算。曾国藩创之于前，李鸿章踵之于后，萧规曹随，不是过也。乃一溃河防，而言官文劾曾侯，再溃河防，而言官群诋李督，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设非老成人，坚持到底，鲜有不隳成谋，破全局者。阃外之事，将军主之，此乃颠扑不破之至理，悠悠之口无取焉。任柱为捻徒各股总头目，桀黠称最，自被其下潘贵升所刺，而捻众乃瓦解矣。然非圈地制捻之计行，则任柱之势不蹙，贵升固捻党耳，岂肯反噬乎。读此回吾服李督，吾尤服曾侯。

第七十六回
山东圈剿悍酋成擒　河北解严渠魁自尽

却说捻众自任柱死后，推赖文洸为首领。文洸激励众捻，为任柱复仇，自赣榆县奔至海州，收拾余烬，再图大举。会清军营内又添了一员郭松林。郭向隶李督麾下，平苏常有功，第七十二回。任福建陆路提督，前时因病乞假，此番病愈来营，由李鸿章派拨马步二十营，交他统带，令赴前敌。松林与刘铭传是老同寅，自然竭力帮助。会潘鼎新至海州，击败赖文洸于上庄镇，降捻党五营头目李宗诗，复追入山东诸城县境。途次遇边马游弋，亟饬将士严阵前进，步步为营。行不数里，果见捻众数百骑，如飞而至，被鼎军一阵痛击，都拍马逃去。鼎新向步军各统领道："这是捻匪惯技，明明诱我，使我中伏，我恰偏要追去。汝等须步步留意，倘或伏贼齐来，不要惊惶，只教立定脚跟，静待号令。"诸将齐声答应，鼎新即自率马队，分东西两路追入，步军随后徐进。一声胡哨，捻众从冈岭三路压下，好像风卷潮涌，飙忽而来。鼎新恰从容指挥，令前后马步两队，各自严列，用枪对敌，不得妄动，违令者斩。此令一出，各军士屹立不动，恁捻众如何冲突，只用枪弹对付。捻众无法可施，所有锐气，已自不战而挫。鼎新见捻众已怠，鸣鼓进军，前马队，后步兵，纵横驰突，锐不可当，杀得捻众叫苦连天，一霎时跑得精光。

自是赖文洸一筹莫展，只向寿光、昌邑、潍三县交界处，往来盘旋。到潍县东北安掴地方，又想抄袭陈文，从海滩窜渡内地。突见清军大队，摇旗而来，旗上都大书一刘字。不是旧日的王心安。文洸到此，逃已不及，仓皇整队，迎拒铭军。方交战间，但闻四面八方，都是清军杀到，口口声声的呼杀赖贼，文洸不免慌张，忙冲开血路，向东狂奔。一口气驰至杞城，旗靡辙乱，毫无纪律。蓦闻前面有炮声枪声，震响空中，清军随声而出，当头拦截，为首一员大将，红顶花翎，跃马突入。这位大将是谁？就是郭军门松林。文洸尚不知他利害，呼众迎战，被郭松林手刃数人，方晓得不是等闲，正思回走原路，谁知铭军又复赶到。文洸势成死地，不得不力战求生，遂令步队居中，马队分两翼，翕张凶焰，恶狠狠的相扑，究竟弱不敌强，被铭松各军，追至河曲，群捻自相践踏，尸横狼藉。后路的捻众，多凫水逃去，赖文洸也总算幸脱。想还有几日好活。

各官军复跟踪追剿，直至胶州县的小南沟，趁他未备，又尽力掩杀一阵。只剩了几个老捻子，及七八千残伙，随着赖酋，窜至寿光县界。官军四路相逼，蹙至海隅，圈入南北洋河、巨弥河中间。河水甚深，捻众背水死战。松林、鼎勋两军，从东面攻入，铭传率大军从西面攻入，把捻众冲得四分五裂。文洸死斗一日，看看支撑不住，索性把马匹辎重，尽行弃掉，轻骑东奔。铭军令兵士不得妄取，专力追赶，由洋河追至弥河，捻众已零星四散。文洸还想冲突运防，奔至沭阳，遇着皖军程文炳，略战数合，当即折回。复至淮安，有李昭庆、刘秉璋、黄翼升水陆各军驻扎，眼见得不能过去，再窜扬州。适道员吴毓兰奉李督檄，统带淮勇防戍，闻捻徒突至，出队迎击，文洸不敢恋战，仍且战且奔。追杀至瓦窑铺，天大风雨，昏黑莫辨，战至五鼓，毙捻数百名。此时文洸已入围中，无路可窜，竟纵火焚毁民屋，想借此摇惑官军，以便漏网。毓兰正防这一着，麾军冒火搜剿，但见火光中有一巨酋，骑着黄马，手执黄旗，指挥残捻，料知是赖文洸，叠发数枪，击中文洸马首，文洸随马仆地，毓兰急督亲卒突进，生生的将他擒住。审讯是实，就地正法。余捻不过数百人，擒斩殆尽，就使有几个逃出，也被各军搜杀无遗。

东捻各股，一律荡平。朝达捷书，夕颁赏典。李鸿章蒙赏加一骑都尉世职，提督刘铭传以下，均沐厚赉。曾国藩筹饷有功，已升授体仁阁大学士，至此亦加一云骑尉世职。清廷待遇功臣，也算不薄了。红顶子都从人血染出。就中有一位勾通捻匪的张七先生，占据山东省肥城县的黄崖山，也被官军入山穷剿，杀得一个不留。这位张七先生，名叫积中，本江南仪征县人，少时曾读过诗书，应试不隽，他穷极思迁，竟去投贽周星垣门下，拜他为师。周称太谷先生，素讲修练采补术，门徒颇盛。积中学了五六年，尽得师承。太谷被江督百龄，拿去正法，门徒统行逃匿，积中也避至山东。寻闻禁缉渐宽，遂借传教为名，不论男女，尽行收录。有时占候风角，推测晴雨，颇觉有验，因是被惑的人，日多一日，连一班莫明其妙的官僚，也有些将信将疑。远近遂称他为张圣人。不知是文圣人，是武圣人。事有凑巧，捻匪骚扰山东，他恰托词筹防，占住黄崖山，叠石为砦，依山作垒，引诱愚民，说是北方将乱，只此间可以避兵。乡民越加信从，趋之若鹜。他偏装腔作势，不轻易见人，平日讲授教旨，无非叫他高徒赵伟堂、刘耀东等作为代表，他自己只同两个女弟子，深居密室，也不知研究什么经典。大约是闺门秘术戏图之类。这两个女弟子的芳名，一名素馨，相传是太谷孙妇，一名蓉裳，系一个吴家新孀。山中每月必设祭一二次，每祭必在深夜，香烟缭绕，满室皆馨。积中仗剑居中，两女盛装夹侍，庄严的了不得。非教中人，不能入窥，乡里都称为张圣人夜祭，谁知后来竟约会捻徒，揭竿起事。捻徒失败，一座孤危的黄崖山，那里还保得住？被官军一阵乱杀，覆巢下无完卵，不特积中就戮，连素馨、蓉裳两女侍，也没有着落，大约不是逃，就是死，一场好因缘，都化作劫灰了。死则同穴，可以无恨。

话分两头，且说东捻失势的时候，正西捻蔓延的日子。西捻首领张总愚，自河南窜入陕西，适值叛回骚扰陕甘，遂与他联络一气。陕回的头目，叫作白彦虎，甘回的头目，叫作马化隆。他因发捻肇乱，亦乘机扰清。清廷曾赦胜保旧罪，令他往讨，师久无功，逮问赐死。应第七十一回。更调多隆阿往代。多隆阿迭破回砦，嗣后亦伤重身亡。再命杨岳斌

督师，又因病乞归。西警颇闻，恼了这位恪靖伯左宗棠，自请往讨，为国效力。两宫太后，欣然批准，立命移督陕甘。

宗棠到了陕西，闻捻回勾结，上疏剿捻宜急，剿回宜缓，朝旨自然照办。宗棠即令提督刘松山，及总兵郭宝昌、齐厚基等，率军驱捻，不令捻回合势。张总愚遂自秦入晋，自晋入豫，自豫入燕，直扰保定、深州等处，京畿戒严。盛京将军都兴阿奉命赴天津，严行防堵。并调李鸿章督师北上，会剿西捻。鸿章不敢迟慢，即檄各路兵马，启程前进。惟刘铭传创疾骤发，不能乘骑，乞假养疴，因此未与。

鸿章既到畿南，以河北平原旷野，无险可守，只得坚壁清野，令捻徒无处掠食，然后再用兜剿的法子。于是劝令就地绅民，赶筑圩寨，一遇寇警，即收粮草牲畜入寨内，免为匪掠。绅民倒也遵谕筹办，无如张捻已四处窜突，连筑堡也来不及。第一次接仗，郭松林、潘鼎勋各军破张捻于安平城下；第二次接仗，河南陕西各军亦到，与郭松林等会合，蹑捻至饬阳县境，袭斩捻党邱德才、张五孩；第三次接仗，捻偷渡滹沱河，松林、鼎勋兼程追到，陕军统领刘松山，豫军统领张曜、宋庆，亦先后踵至，各路截击，渡河各捻，杀毙甚众，张捻向南窜逸；第四次接仗，捻自直隶窜河南，复自河南回直隶，各军截剿于滑县的大伾山，又获大胜；第五次接仗，仍在滑县，捻用诱敌计引诱官军，记名提督陈振邦阵亡，其余各军，也伤失不少。讨东捻用详叙，讨西捻用简述，并非详东略西，实因东西捻之情势，大略相同，为避重复计，不得不尔。朝旨遂易宽为严，左宗棠先已被谴，至是李鸿章亦挂吏议，连直隶总督官文，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统革职留任。

左宗棠向负盛气，督军前敌，亲至畿南，与李鸿章会商军务，决议严守运防，蹙贼海东。统是抄袭曾文。规划方定，张捻已直走天津，亏得郭松林等冒雨忍饥，日夜驰数百里，抄出敌前，击败张捻，捻始折回。从前张捻的计策，很是利害，他从陕西到京畿，飙疾异常，本拟马到成功，立夺津沽，不期淮勇亦倍道来援，日夕争逐，未能逞志。他又故意窜至河南，牵制淮军南下，然后疾卷回犯津沽，出人不意，掠夺奥区。偏这郭松林等，与捻众角逐已久，熟悉狡谋，防他回袭，与之并趋而北，且比他赶向上风。一场酣斗，竟得胜仗，自此敌谋乃沮，折入运东。总叙数语，申明上文。

李鸿章遂力主防运，拟先扼西北运河，联筑长墙，绝捻出路。适郭松林等追捻南下，道出沧州。沧州南有捷地坝，在运河东岸，当碱河口，以时启闭，蓄泄济运，碱河水深，足限敌骑窜津之路。鸿章飞饬郭松林，腾出潘鼎新、杨鼎勋两军，筑碱河长墙八十余里，分兵扼守，津防以固。再调淮、直、豫、陕、皖、楚各军，各守运河汛地，运防亦因是告成。鸿章又亲率周盛波行队，由德州沿运河，察勘形势。尚未回辕，张捻果率众扑碱河长墙。见淮军整队出迎，料不可敌，不战即走。至盐山附近，突遇两支大军，一支是湘军刘松山，一支是豫军张曜、宋庆，由陕督左宗棠统率前来。两下对垒，张捻大吃其亏，由盐山遁去，走入茌平、高唐境内。嗣是捻中无一步队，专恃马军，每人备马三四，倏忽易骑，势如飘风疾雨，遇敌即奔，追亦难及。鸿章只饬各军添筑长墙，一层紧一层，一步紧一步，圈地益蹙，捻势亦益衰。嗣至沙河左近，被松林等探悉行踪，乘雨潜袭，列阵而进，行十余里，渡过沙河。捻方起队欲走，行列未定，蓦见官军突至，不觉大惊，急

思策马前奔，怎奈泥淖载途，骑不能骋。此时前有松林，后有鼎新，前后夹击，马步连环迭进，无不以一当百，枪丸如雨而下，呼声雷动。捻众大衄，官军乘势压追，直抵商河城下。自沙河至商河三十里，沿途伏尸，顶趾相接，张总愚尚亲率黑旗队，回战数次，被官军排枪齐放，着了弹子数粒，坠落马下。旁有骑卒数十名，忙将总愚扶起，翼之而遁。这一场大战，毙捻徒二三千名，生擒千余名，还有五千余骑，向东驰脱。

鸿章复奏调刘铭传赴军，联络各路，逼捻入山东省。至济阳境内，斩尾捻二百余级，生获捻党郑文起。余捻折向南遁，窜入黄河沿岸的老海洼，凫水狂奔。各官军亦凫水进逼，由水登陆，把捻中最悍头目程二老坎、程三老坎、张锦泗、周六等，统共杀死。张捻辗转至德州，连番抢渡运河，都由炮船民团击溃。著名悍捻张正邦、张正位、张可师、张九临、尹汤成、李老怀、邱麻子等，率旧伙缴械乞降。张总愚再窜商河，已零零落落，不能成队。刘铭传等复率队来追，迫总愚于黄河、运河间，八面围攻，生擒总愚爱子张葵儿，及其兄宗道、弟宗先、侄正江，并悍目程四老坎、马老三、樊大等，统就阵前枭首。总愚于乱军逸出，东北走至徒骇河滨，顾手下只有八骑，不禁涕泗横流，下马与八人永诀，投水而逝。乃官军追至，六骑死矛刃下，两骑被擒，西捻亦就此肃清。当由六百里驰驿奏捷。李鸿章、左宗棠等，自然官还原职，其余得力将弁，亦奖叙有差。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暨文祥、宝鋆、沈桂芬诸人，也因赞襄机务，昕夕慎勤，得邀特赏。就是亲郡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外文武，大小臣工，概蒙赏加一级。拨开云雾，重睹承平，又是一番好景象了。语中有刺。

只陕甘叛回，尚未平靖，由左宗棠入觐，奏称五年以后，定可报绩。两宫太后非常欣慰，令他即日还陕。宗棠受命，风驰电掣而去。左公好大喜功，言下自见。还有云南一带，亦有叛回滋扰。云贵总督潘铎，被叛回马荣杀死，亏得代理藩司岑毓英，密抚回酋马如龙，合击马荣，一鼓歼除。毓英本粤西诸生，带勇入滇，累著战功，潘铎死后，朝命劳崇光继任，崇光一见毓英，大加赏识，遂将云贵军事，委任毓英。会黔苗陶新春兄弟，无端倡乱，毓英又出省讨平，师出未归。迤西回酋杜文秀，聚众数十万，连陷二十余城，直犯省会，劳制军急檄毓英回援，毓英倍道返省，戈矛耀日，旌旆迎风。叛回闻他威名，先已股栗，待至交战，岑军果个个勇猛，大小回垒数十，被岑军一一踹破。文秀回踞大理府，毓英遂晋升云南巡抚。两宫皇太后。及同治皇上，料知陕甘云贵一带，不日可以荡平，遂将平日宵旰忧劳的心思，改作安闲自在的态度。慈安太后素性贞淑，倒也没甚变态，独这花容月貌，聪明伶俐的慈禧后，未免放荡起来，宠了一个安得海，闹出一场招摇撞骗的笑话。正是：

安者危之机，逸者欲之渐。
宵小伏宫闱，怪象从此现。

欲知安得海招摇情形，待下回再行表明。

东西捻同一性质，所以制东捻者在圈地，则制西捻应亦如之。本回叙东捻事较详，述西捻事少略，为省繁避复起见，细评中已言及之，阅者应自默会也。或谓洪氏之有帝王思想，与著书人寓意不同，故特加贬笔，东西捻则来去飘忽，未尝据一城，占一地，似较洪氏为可原。不如洪氏为大盗，东西捻为流寇，大盗不可恕，流寇其可恕乎？同一病国，同一殃民，何分之有？著书人仍深斥之，所以遏乱萌，防流弊也。张积中言诐行诡，恶似较浅，而心更可诛，故特附入篇中，以垂炯戒。

第七十七回
戮权阉丁抚守法　办教案曾侯遭讥

却说慈禧太后在宫无事，静极思动，未免要想出消遣的法子。他生平最喜看戏，内监安得海，先意承志，替太后造了一座戏园，招集梨园子弟，日夕演戏。安得海亦侍着太后，日夕往观。仿佛唐宫，只慈禧厚福，恰比杨玉环要加十倍。因此安太监愈得太后欢心。安太监于两宫垂帘时，曾有参赞秘谋的功绩，至此权力越大，除两宫太后外，没一个敢违忤他。就是同治皇帝，也要让他三分。宫中称他小安子，都奉他如太后一般。慈禧后有时高兴，连咸丰帝遗下的龙衣，也赏与小安子。直视小安子如咸丰帝，比武后宠张昌宗何如？当时有个御史贾铎，素性鲠直，闻得小安子擅权，专导慈禧后看戏，每演一日，赏费不下千金，他心中愤懑得很，意切切实实的上了一本，奏中不便指斥慈禧，只说是“太监妄为，请饬速行禁止，方可杜渐防微”等语。慈禧太后览奏，却下了一道懿旨，责成总管太监，认真严察，如太监有不法等情，应由总管太监举发，否则定将总管太监革退，还要从重治罪。内外臣工，见了此旨，都称太后从谏如流，歌颂的了不得，其实慈禧是借此沽名，宫中仍按日演戏，且令小安子为总管，权柄日盛一日。

适值粤捻荡平，海内无事，小安子活不耐烦，想出京游赏一番。巧巧同治皇上，年逾成童，两宫欲替他纳后，派恭亲王等，会同内务府及礼工二部，预备大婚典礼。小安子乘机密请，拟亲往江南，督制龙衣。慈禧太后道：“我朝祖制，不准内监出京，看来你还是不去的好。”小安子道：“太后有旨，安敢不遵？但江南织造，向来进呈的衣服，多不合式，现在皇上将要大婚，这龙衣总要讲究一点，不能由他随便了事。而且太后常用的衣服，依奴才看来，也多是不合用的，所以奴才想自去督办，完完全全的制成几件，方好复旨。”慈禧后素爱装扮，听小安子一番说话，竟心动起来。只是想到祖制一层，又不便随口答应，当下狐疑未决。究竟是个女流。小安子窥透微意，便道：“太后究竟慈明，连采办龙衣一件事，都要遵照祖制，其实太后要怎么办，便怎么办，若被祖制二字，随事束缚，连太后都不得自由呢。”慈禧后性又高傲，被这话一激，不禁发语道：“你要去便去，

只这事须要秘密，倘被王大臣得知，又要上疏奏劾，连我也不便保护。”小安子闻慈禧应允，喜得叩首谢恩。慈禧又嘱他沿途小心，小安子虽口称遵旨，心中恰不以为然。随即辞了太后，束装就道，于同治八年六月出京，乘坐太平船二只，声势烜赫。船头悬着大旗一面，中绘一个太阳，太阳中间，又绘着三足乌一只。这是何意？大约是天子当阳的意义。两旁插着龙凤旗帜，随风飘扬。船内载男女多人，前有娈童，后有妙女。安得海是个阉人，要娈童妙女何用？我却不解。品竹调丝，悠扬不绝。

道出直隶，地方官吏，差人探问，答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看官！你想这班地方官，多是趋炎附膻的朋友，听得钦差过境，自然前去奉承，况又是赫赫有名的小安子，慈禧太后以下，就算是他，那个敢不唯命是从？小安子要一千金，便给他一千金，小安子要一万金，也只得如数给他。安得海喜气洋洋，由直隶南下山东，总道是一路顺风。从心所欲，不意恶贯满盈，偏偏碰着一个大对头。这大对头姓丁，名宝桢，贵州省平远州人，问起他的官职，便是当时现任的山东巡抚。剿捻寇时，曾随李鸿章等，防堵有功，连级超擢。生平廉刚有威，不喜趋奉。一日，在签押房亲阅公牍，忽接到德州详文，报称钦差安得海过境，责令地方供张，应否照办？宝桢私讶道：“这安得海是个太监，如何敢出都门？”莫非朝廷忘了祖训么？”当即亲拟奏稿，委幕友赶紧抄就，立差得力人员，嘱他由六百里驰驿到京，先至恭王邸报告，托他代递奏章。

原来恭王奕䜣，见安得海威权太重，素不满意，接着丁抚奏折，立刻入宫去见太后。可巧慈禧后在园观戏，不及与闻。也是安得海该死。恭王便禀知慈安太后，递上丁宝桢密奏，由慈安后展阅一周，便道：“小安子应该正法，但须与西太后商议。”恭王忙奏道：“安得海违背祖制，擅出都门，罪在不赦，应即饬丁宝侦拿捕正法为是。”慈安太后尚在沉吟，半晌才道：“西太后最爱小安子，若由我下旨严办，将来西太后必要恨我，所以我不便专主。”慈安懦弱。恭王道：“西太后么？以祖制论，西太后也不能违背。有祖制，无安得海，还请太后速即裁夺。若西太后有异言，奴才等当力持正论。”慈安后道：“既如此，且令军机拟旨，颁发山东。”恭王道：“太后旨意已定，奴才即可谨拟。”当下命内监取过笔墨，匆匆写了数行，大致说：“安太监擅自出都，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着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速派干员，严密拿捕，拿到即就地正法，毋庸再行请旨”等语。拟定后，即请慈安太后盖印。慈安竟将印盖上，由恭王取出，不欲宣布，即交原人兼程带回。

直隶山东，本是毗连的省份，不到三天，已至济南。丁抚接读密谕，立饬总兵王正起，率兵追捕，驰至泰安县地方，方追着安太监座船。王总兵喝令截住，船上水手，毫不在意，仍顺风前进，忙在河边雇了民船数只，飞棹追上，齐跃上安太监船中。安得海方才闻知，大声喝道：“那里来的强盗，敢向我船胡闹？”王总兵道：“奉旨拿安得海，你就是安得海么？”安得海却冷笑道：“咱们是奉旨南下，督办龙衣，沿途并没有犯法，那有拿捕的道理，你有什么廷寄，敢来拿我！”王总兵道：“你不要倔强，朝旨岂可捏造么？”便令兵弁锁拿安得海。安得海竟发怒道：“当今皇帝也不敢拿我，你等无法无天，妄向太岁头上动土，难道寻死不成？”兵弁被他一吓，统是不敢上前。气得王总兵两目圆睁，亲

自动手，先挥去安得海的蓝翎大帽，然后将安得海一把扯倒，令兵弁取过铁链，把他锁住。兵弁见主将下手，不敢不从，当将安得海捆缚停当，余外一班人众，统行拿下。随令水手回驶济南。

丁抚正静候消息。过了两天，王总兵已到，立即传见。接谈之下，知安得海已经拿到，即传集两旁侍役，出坐大堂。兵弁带上安得海，便喝问："安得海就是你么？"安得海道："丁宝桢！你还连安老爷都不认得，作什么混帐抚台？"丁抚也不与辩驳，便离了座，宣读密谕，读至"就地正法"四字，安得海才有些胆怯，也只有这点胆量。徐徐道："我是奉慈禧太后懿旨，出来督办龙衣的。丁抚台！你敢是欺我么？"渐渐口软。丁抚道："这是何事，敢来欺你！"安得海道："朝旨莫非弄错，还求你老人家复奏一本，然后安某死也甘心。"丁抚道："朝命已说是毋庸再请，难道你未听见？"安得海还想哀求，迟了。怎奈丁抚台铁面无情，竟饬刽子手将他绑出，一声号炮，安得海的头颅，应刃而落，其余一干人犯，暂羁狱中，候再请旨发落。

复奏到京，又由恭王禀报慈安太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令将随从太监，一并绞决。还有一道严饬总管的谕旨，联翩而下。丁抚自然遵旨办理，将安得海随从陈玉麟、李平安等，讯系太监，立即处绞。此外男女多名，充戍的充戍，释放的释放，总算完案。

这件事情，慈禧后竟未曾得知，直至案情已了，方传到李莲英耳中，急忙转告慈禧。李莲英是什么人物"也是一个极漂亮的太监。安得海在时，莲英已蒙慈禧宠幸，只势力不及安得海。此时安得海已死，莲英心中，恰很快活，因巴结慈禧要紧，便去详报。慈禧后大惊道："有这件事么！为何东太后全未提起？想系是外面谣传，不足凭信。"莲英道："闻得密谕已降了数道，当不至是谣言。"慈禧后道："你恰去探明确凿，即来禀报。"莲英得了懿旨，径往恭邸探问。恭王无从隐讳，只好实告。莲英道："慈禧太后的性子，王爷也应晓得，此番水落石出，恐怕慈禧太后是不应许呢。"恭王道："遵照祖制，应该这样办法。"莲英微笑道：笑里藏刀。"讲到祖制两字，两宫垂帘，也是祖制所没有，如何你老人家却也赞成？"以矛攻盾，煞是利害！恭王被他驳倒，一时回答不出。莲英便要告辞，做作的妙。恭王未免着急，顺手扯着莲英，到了内厅，求他设法。莲英方才献策道："大公主在内，很得太后欢心，可以从中转圜。若再不得请，奴才也可替王爷缓颊。"恭王喜道："这却全仗……"莲英不待说完，即接口道："奴才将来要靠王爷照拂时候，恰很多哩。区区微效，何足挂齿？"随又请恭王缴出密谕稿底，恭王即检付一纸，那是末后的谕旨，临别时还叮咛嘱托。莲英一肩担任，连说："王爷放心，总在奴才身上。"内侍母后，外结亲王，莲英开手，便比安得海高一着。当下别了恭王，匆匆回宫，将密谕呈上。由慈禧后瞧阅道：

本月初三日，丁宝桢奏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有安姓太监乘坐大船，捏称钦差，织办龙衣，船旁插有龙凤旗帜，携带男女多人，沿途招摇煽惑，居民惊骇等情，当经谕令直隶、山东各督抚，派员查拿，即行正法。兹按丁宝桢奏，已于泰安县地方，将该犯安得海拿获，遵旨正法。

慈禧后阅到此语，不禁花容变色，几乎要坠下泪来。随又阅下道：

其随从人等，本日已谕令丁宝桢分别严行惩办。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官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得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加儆慎，仍着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安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钦此。

慈禧后阅罢，把底搞撕得粉碎，大怒道："东太后瞒得我好，我向来道他办事和平，不料他亦如此狠心，我与他决不干休。"说着，便命李莲英随往东宫。莲英道："这事也不是东太后一人专主。"索性和盘托出，免得后来枝节。慈禧后道："此外还有何人，除非是奕䜣了？可恨可恨！"莲英道："太后一身关系社稷，不应为了安总管，气坏玉体。"随即替慈禧捶背。言动皆善于迎合。约半小时，见慈禧气喘少息，随道："安总管也太招摇，闻他一出都门，口口声声说奉太后密旨，令各督抚州县报效巨款，所以闹出这桩案情。"归罪安得海，便好开脱恭王。慈禧后道："有这等事么？他亦该死！但东太后等不应瞒我。"

正絮语间，忽由宫监来报，荣寿公主求见。这荣寿公主。便是恭王女儿，宫中称他大公主。他为文宗所宠爱，文宗崩后，慈禧后因自己无女，就认他为干女儿，入侍宫中，封他为荣寿公主，莲英与恭王密谈，说起大公主，就是指他。回宫后，即密递消息，叫他前来恳求。慈禧正欲发泄怒意，便道："叫他进来！"荣寿公主入见，请过了安。慈后道："你父亲做得好事！"公主佯作不解，莲英从旁插口道："就是安总管的事情，大公主也亦好晓得了。"公主忙向慈禧跪下，叩头道："臣女在宫侍奉，未悉外情，今日方有宫人传说，臣女即回谒臣父，据称安总管招摇太甚，东抚丁宝桢，飞递密奏，刚值圣母观剧，恐触圣怒，不敢禀白，所以仅奏明慈安太后，遵照祖制办理。"慈禧后道："你总是为父回护。"公主再碰头乞恩，慈禧后道："这次姑开恩饶免，你去回报你父，下次瞒我，不可道我无情。"公主谢恩趋出。慈禧后还欲往东宫，莲英道："太后圣度汪洋，恭王爷处尚且恩泽，难道还要与东太后争论么？有心不迟，不如从长计议。"伏后案。慈禧后见莲英伶俐，语语中意，遂起了桃僵李代的意思，把他擢为总管。莲英感太后厚恩，鞠躬尽瘁，不消细说。包括无穷。

光阴如箭，又过一年，天津地方，闹出一场教案，险些儿又开战衅。总算由曾国藩等委曲调停，方免战祸。原来中外互市以后，英、法、俄、美诸商民纷纷来华，时有交涉天津和约，复订保护传教的条约。通商以后，又来了许多教士，更未免与华民龃龉。清廷特建总理各国衙门，并在各口岸设通商大臣专管外交。嗣是德意志、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秘鲁等国，各请互市，均由总理衙门与订条约。曾国藩、李鸿章等，留心外事，自愧不如，乃迭请创办新政，改习洋务。廷臣又据了用

夏变夷的古训，先后奏驳。满首相倭仁，尤为顽固，事事梗议。夏虫不可语冰。幸两宫太后信用曾、李，次第准行。同治二年，在京师立同文馆；三年，遣同知容闳出洋，采办机器；四年，命两江总督，兼充南洋大臣，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五年，置福建船政局；七年，派钦差大臣志刚、孙家谷，偕美人蒲安臣，游历西洋，与美国订互派领事、优待游学等约；九年，命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增设天津机器局。总叙一段，以志中国新政。在清廷方面，也算是破除成例，格局一新，其实还是洋务的皮毛，只好作为外面粉饰。评论的确。而且办事的人，统是敷衍塞责，毫无实心。内地的百姓，又是风会不通，视洋人如眼中钉。适值天津有匪徒武兰珍迷拐人口，被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缉获，当堂审讯，搜出迷药，供称系教民王三给与。民间遂喧传天主教堂，遣人迷拐幼孩，挖目剖心，充作药料。当时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并将义冢内露出的枯骨，均为教堂弃掷。人情汹汹，都要与教堂反对。通商大臣崇厚，及天津道周家勋，往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他交出教民王三，带回署中，与兰珍对质。兰珍又翻掉原供，语多支离，无可定谳。崇厚饬役送王三回教堂，一出署门，百姓争骂王三，并拾起砖石，向王三抛击，弄得王三皮破血流。王三哀诉教士，教士转诉丰大业，丰大业不问情由，一直跑到崇厚署，咆哮辱詈。崇厚用好言劝慰，他却不从，竟向袋中取出手枪击射崇厚。崇厚忙避入内室，一击不中，愤愤出署。途中遇着知县刘杰，正在劝解百姓，他又用手枪乱击，误伤杰仆。百姓动了公愤，万眦齐裂，顿时一拥而上，把他推倒，你一拳，我一脚，不到半刻，竟将这声势赫奕的丰大业，殴毙道旁。丰大业固由自取，百姓亦属无谓。随即鸣锣聚众，闯入教堂，看见洋人及教民，便赠他一顿老拳。至若器具什物等件，尽行捣毁。百姓忿尚未泄，索性放一把火，将教堂烧得精光，眼见得闹成大祸了。

是时曾国藩已调任直隶总督，方因头晕请假，朝命力疾赴津，与崇厚会同办理。曾侯到津，主张和平解决，不欲重开兵端，蹈道咸年间的覆辙。又因崇厚就职多年，久习洋务，凡事多虚心听从。怎奈崇厚非常畏缩，见了法使罗淑亚，竟不能据理与辩。罗淑亚要求四事，一是赔修教堂，二是安葬领事，三是惩办地方官，四是严究凶手。崇厚含糊答应，为了含糊二字，贻误交涉不少。报知曾侯。曾侯拟允他两三条，独惩办地方官一事，因与主权有碍，不肯照允。法使罗淑亚，得步进步，反来一照会，竟欲将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偿丰大业性命，否则有兵戎相见等语。曾侯到此，也未免踌躇起来。崇厚又从旁撺掇，似乎非允他照办，不能了事。于是奏劾府县官的弹章，即日拜发。有旨"逮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部治罪。"这旨一下，天津绅民大哗，争詈崇厚及曾国藩。曾侯因亦自悔。那崇厚还欲巴结外人，力主府县议抵，并昌言洋人兵坚炮利，不许即将发难。惹得曾侯懊恼，当即发言道："洋人道我没有防备，格外怕死么？我已密调队伍若干，粮饷若干，暗中设防。就使事情决裂，也管不得许多。况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国，幸赖朝廷洪福，将帅用命，得以扫尽狂氛。目下旧勋名将，虽止十存四五，然还有左宗棠、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诸人，志切时艰，心存君国，且久经战阵，才力胜我十倍。我年过花甲，有渠等在，共匡帝室，我虽死亦可瞑目了。"崇厚撞了一鼻子灰，嘿然退出，单衔独奏。略说"法国势将决裂，曾国藩病势甚重，请由京另派重臣来津办理。"曾侯亦

因谕旨垂询，据实复奏道：

查津民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其为讹传，已不待辨。至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臣前奏请明谕，力辩洋人之诬，而于迷拐一节，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现在焚毁各处，已委员与修。教民王三，由该使坚索，已经释放。查拿凶犯一节，已饬新任道府，拿获九名，拷讯党羽。惟罗淑亚欲将三人议抵，实难再允所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彼若不拟构衅，则我所不能允者，当可徐徐自转。彼若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谕旨所示，弭衅仍以起衅，确中事理，且佩且悚。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若中国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窃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埸之志，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不过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区区微忱，伏乞圣鉴。

奏上，清廷派兵部尚书毛昶熙等，到津会办教案。一面调湖广总督李鸿章，及在籍提督刘铭传，到京督师，防卫近畿。毛昶熙随员陈钦，素有胆略，到津后，与法使侃侃力辩。法使不能诘，只固执前说，径行回京。崇厚奉旨出使法国，即由陈钦署理通商大臣。曾侯遂与陈钦会奏罗淑亚回京缘由，请中外一体坚持定见，并将连日会议情形，具报总理衙门。当由总理衙门转奏，奉谕着李鸿章驰赴天津，会同曾国藩等迅速缉凶，详议严办，及早拟结。曾李乃分别定拟，把滋事人民十五人正法，军流四人，徒刑十七人。朝旨又命将张光藻、刘杰充戍黑龙江，教案才结。

一事甫了，一事又起，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客张汶祥刺毙。凶信到京，这老成炼达的曾侯爷，又要奉旨调动了。小子有诗咏曾侯云：

天为清廷降荩臣，百端尽付宰官身。
从知舆论难全信，后世如曾有几人？

欲知曾侯调动情形，且待下回再叙。

安得海之伏法，予服丁宝桢，予尤佩慈安太后。丁宝桢不畏强御，敢于弹劾，其胆量诚有过人之处。慈安太后遇事温厚，独于安得海一案，经恭王怂恿，即密令拿捕正法，此为慈安太后一生明断，迄今都人士，称颂不衰。至若天津教案，曾国藩办理少柔，致遭物议，实则当时有不得不柔之势。粤捻初平，西陲未靖，海内伤痍，方资休养，岂尚可轻开办衅，蹈昔时旋战和之失耶？予读此回，于前半见丁抚之能刚，于后半见曾侯之能柔，且以见两宫垂帘之时，延旨多满人意，不可谓非慈安之力，谁谓慈安非贤后哉？

第七十八回
大婚礼成坤闱正位　撤帘议决乾德当阳

却说天津教案，甫行办竣，江督马新贻被戕，有旨授李鸿章总督直隶，调曾国藩回督两江。是年适当国藩六十寿辰，御赐“勋高柱石”匾额一面，福寿字各一方，梵佛铜像一尊，玉如意一柄，蟒袍一袭，还有吉绸线绉等件。国藩入朝谢恩，当由慈禧太后问他天津情形，并令他速赴江南。国藩一一应答，随即退出，于同治九年十月出都。沿途无事，直至江宁督署接印视事。清廷以前督被刺，事关重大，并命钦差郑敦谨南下，会同审问，传集中军官、旗牌官巡捕官、王命司、护印司、护敕司、刀斧手、捆绑手、刽子手、洋枪队、马刀队、钢叉队，排得密密层层，异常威赫。曾侯爷与郑钦使，同升公座，喝令带上张逆犯。当由两旁兵役，一声吆喝，推上张汶祥当面。曾、郑两公，先用威吓，后用刑讯。这张汶祥毫无实供，只说是刺杀马新贻，可以泄忿，大事已了，愿即受死。曾侯又问他是何人主使，他却大声道：“要刺马新贻是我，刺杀马新贻也是我，好汉做事一身当，恁你如何处治罪了。”郑钦差还想设词诱骗，他索性说主使的人，便是你们。弄得曾、郑二公无法可施，只得奏称该犯实无主使，应处极刑。廷旨准奏，即着凌迟处死。

列位看到此处，应该问作书的人，究竟这张汶祥，为着何事，去刺马新贻？小子也无从实考。只听得故老相传，马新贻未显达时，曾与一个结义兄弟，非常莫逆。嗣因义兄弟娶了一位妻房，生得柳腰杏脸，妩媚过人，他就觑在眼中，艳羡的了不得。一时不便勾搭，日思夜想，几乎害成一种单思病。冶容诲淫。但他在宦途中，是个钻营的能手，由县丞起马，不数年连升总督。看官！你想中国有几个总督大员，一朝权在手，就把事来行。他外面装出一副义重情深的形状，把义兄弟立刻提拔，差他出外办公，又令他把家眷搬入衙门，说是便于照管，叫他放心前去。他义兄弟感谢不尽，即将家眷安顿督署内，奉委就道。这马新贻已摆好迷阵，不怕他妻房不上勾当。他妻房究系女流，那里晓得这种圈套？一入署中，即被他灌得烂醉，扯入寝室，宽衣解带，无所不至。等到醒来，悔已无及。马新贻又拿出温存手段，妇人家总带三分势利，暗想马新贻是现任总督，比自己的丈夫要尊贵数倍，又兼性情相貌，都比丈夫胜过几筹，事已如此，索性由他摆弄，自己也乐得快活。总是马新贻不好。后来马新贻越加宠爱，他也越加柔媚，鹣鹣比翼，合力同心，只愿地久天长，谐成眷属，单怕他丈夫回来。一年复一年，他丈夫惹动儿女情肠，屡次申文请假，马新贻不但不准，且下了一角密札，给他办事地方的长官，说他勾通大盗，证据确凿，不必审讯，饬即密捕正法。这义兄弟茫无头绪，冤冤枉枉的拿去斩首。谁叫你娶了艳妻？密报到省，喜得马新贻手舞足蹈，总道是大患已除，可以安心取乐。谁料他义兄弟竟有好友，闻知这事，动起义愤，竟到两江督署左右，专等马新贻出门，托词拦舆诉

冤，三脚两步的走到舆前，手持利刃，刺入新贻胸膛。随役连忙拿住，新贻已不省人事，抬回署内，见他情妇模模糊糊的说了“我害你，你害我”两语。两眼一翻，双足一蹬，竟呜呼哀哉了。那时情妇一想，为了自己一人，害死两条性命，天良发现，也悬梁自尽。嗣经臬司审问刺客，只答称“好汉张汶祥，刺死马新贻。”余外全无实供。后经曾、郑二大员复审，供语已见上文，不必重叙。侠客做事，往往不欲宣布，这事可见一斑。近来说张汶祥亡是革命人物，如徐锡麟刺恩铭相同，恐怕未必确实。将来清史告成，或有真传，也未可知，小子只好借此了案，再叙别事。好笔墨！

且说同治帝即位后，悠悠忽忽，过了十年。同治帝的年纪，已十七岁了。寻常百姓人家，也要替他授室，何况是至尊无上的天子？满蒙王公，有几个待字的女儿，那一个不想嫁入宫中，做个椒房贵戚？只慈禧太后单生了这个儿子，那得不细心择妇，成就一对佳偶？自八年间起，筹备大婚典礼，已是留意调查，直到十年冬季，方才挑选了几个淑媛。一个是状元及第现侍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系是阿鲁特氏；一个是现任员外郎凤秀的女儿，系是富察氏；一个是旧任知府崇龄的女儿，系是赫舍哩氏；一个是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也系阿鲁特氏，才貌统是差不多。慈禧后已经选定，免不得与慈安后商量。慈安后道：“女子以德为主，才貌倒还是第二层，未知这四女中，那个德性最好，堪配中宫？”的是正论。慈禧后道：“闻得这四个女子，崇女年纪最大，今年已十九岁，凤女年纪最轻，今年才十四岁”。慈安后即接口道：“皇后母仪天下，总是年长的老成一点。”慈禧后呆了一呆，随道：“凤女虽是年轻，闻他很是贤淑。”慈安后道：“皇后册定，妃嫔也不可少，这等女孩子，都选作妃嫔便了。”慈禧后道：“且去传奕䜣进来，叫他一酌。”慈安点头，即命宫监去召恭王。不一时，恭王入见，向两太后行礼毕，慈禧后就说起立后情事，恭王也主张年长，名正言顺，说得慈禧不好不依，后来嘉顺不终，伏线在此。随于次年仲春降谕道：

> 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皇帝冲龄践阼，于今十有一年，允宜择贤作配，正位中宫，以辅君德，而襄内治。兹选得翰林院侍讲之女阿鲁特氏，涉慎端庄，着立为皇后，已着钦天监诹吉，于本年九月举行。所有纳采大征，及一切事宜，着派恭亲王奕䜣、户部尚书宝鋆，会同各该衙门详核典章，敬谨办理！特谕。

这谕一下，恭亲王等揣摹慈禧后性情，很爱奢华，所定典制，比往时繁缛数倍。正在预备的时候，忽由江苏巡抚奏报，两江总督曾国藩出缺，恭亲王也吃了一惊，急忙入奏两宫太后。两宫太后很为叹息，命同治帝辍朝三日，即下谕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生平政绩，宣付史馆。一等侯爵，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次子附贡生曾纪鸿，长孙曾广钧，均着赏给举人。还有曾广钧、曾广铨一班孙儿，亦赏给员外郎主事等职衔。并派穆腾阿等，接连往祭。有御赐祭文碑文等，都是翰苑手笔，小子录不胜录，但抄述两篇如下：

御赐祭文曰：朕惟功懋懋赏，信圭表延世之勋，思赞赞襄，雕俎厚饰终之典。爰申毕奠，用贲丝纶。尔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赋性忠诚，砥躬清正，起家词馆，屡持节而抡才，洊陟卿曹，辄上书而陈善。值皇华之载赋，闻风木而遄归。忽乡邻有斗之频惊，潢池盗弄，懔战阵无勇之非孝，墨绖师兴。奇功历著于江淮，大名永光于玉帛。俾正钧衡之位，仍兼军府之尊。一等酬庸，锡侯封于带砺，双轮曳羽，飘翠影于云霄。重锁钥而任北门，百僚是式，还儆戒而惠南国，万众腾欢。方期硕辅之延年，岂意遗章之入告？老成忽谢，震悼良深！颁厚赙于帑金，遣重臣而奠辍。特易名于上谥，赠太傅之崇阶。列祀典于昭忠贤良，建专祠于金陵湘渚。彝率载考，祭典特颁。天下不慭遗一老，永怀翊赞于元臣，人可赎兮百身，用寄咨嗟于典册。灵其不昧，尚克钦承。

又御赐碑文曰：朕惟台衡绩懋，树峻望于三公，钟鼎勋垂，播芳徽于百世。宠颁紫綍，色焕丹珉。尔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秉性忠纯，持躬刚正，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储方召之勋猷，器推公辅。登大夭而奏赋，清表风规。历芸馆而迁资，诚孚日讲。屡持使节，兼校春闱，荐擢卿班，允谐宗伯。溯建言之直节，荷殊遇于先朝。凡兹靖献之丹忱，早具忠诚之素志。乃突来夫粤匪，俾训练夫楚军。拔岳郡而克武昌，功成破竹。靖章江而平皖水，威振援桴。两江尊总制之权，九伐重元戎之命，朕丕承基绪，眷念成劳，荣衔特畀以青宫，峻望更登诸黄阁。辞节制于三省四省，弥见寅恭，精调度于湘军淮军，务严申令。联苏杭为犄角，坚垒同摧，倚昆季为爪牙，逆巢早捣。金陵奏凯，慰皇考知人善用之明。玉诏酬庸，褒元老决胜运筹之略。既析圭而列爵，亦垒翠以飘缨。既而畿辅量移，因之阙廷展觐。汲黯近戆，实推社稷之臣。杨震厚遗，无惭清白之吏。惟是疮痍未复，每厪念夫天南，锁钥攸司，仍遄归于江左。方谓功资坐镇，何期疾遽沦殂？赠太傅而阶崇，祀贤良而誉永。专祠遍祭，世赏优颁。易名以表初终，核实允孚文正。于戏！松楸在望，倍怀麟阁之遗型；金石不磨，长荷鸾纶之锡宠。钦兹巽命，峙尔丰碑！

从此这效忠清室的曾侯爷，长辞人世，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也算是千古不朽了。此老系清代伟人，所以叙述独详。曾侯出缺，继任的便是肃毅伯李鸿章，倒也不在话下。

日月如梭，已届同治帝大婚吉期。先封皇后父崇绮为三等承恩公，母宗室氏瓜尔佳氏均为公妻一品夫人。九月十二日甲午，因大婚期迩，遣官祭告天地太庙。次日乙未，同治帝御太和殿，阅视皇后册宝，遣惇亲王奕誴为正使，贝勒奕劻为副使，持奉册宝诣皇后邸，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又遣大学士文祥为正使，礼部尚书灵桂为副使，赍册印至员外郎凤秀第，封富察氏为慧妃。是夕，复命惇亲王奕誴，及贝子载容，行奉迎皇后礼。越日子刻，皇后在邸中拜辞祖先，出升凤舆，前陈鼓乐，后拥仪卫，由大清中门行御道，至乾清宫降舆。皇上穿好礼服，在坤宁宫等着。宫眷引进皇后，行合卺礼。皇后奉觞，皇上赐盏，两旁细乐悠扬，笙箫迭奏。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都为下文反射。又越日丁酉，皇上率皇后诣寿皇殿行礼，诣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前行礼。礼毕，上御

乾清宫。适慧妃亦送入宫中，由皇后带领朝驾。又越日戊戌，皇后朝两太后于慈宁宫，盥馈醴飨如仪。嗣是上两宫徽号，受众臣庆贺，赐皇后亲属，暨满汉王大臣，及蒙古外藩使臣等宴。并赏赉办事诸臣有差。知府崇龄女赫舍哩氏，及副都统赛尚阿女阿鲁特氏，亦次第入宫。崇龄女受封瑜嫔，赛尚阿女受封珣嫔。少年天子，左抱右拥，今夕到这边，明夕到那边，皇恩浩荡，雨露普施，愉快得莫可言喻。这一段文字，统为嘉顺皇后叙写。

隔了数天，内阁复传出上谕道：

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冲龄践阼，时事多艰，诸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姑允廷臣垂帘之请，权宜办理。皇帝典学有成，当春秋鼎盛之时，正宜亲统万几，与中外大臣共求治理，宏济艰难，以仰副文宗显皇帝付托之重。着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皇帝亲政典礼，一切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着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敬谨妥议具奏！钦此。

看官！这慈禧太后，本是个贪揽大权的英雄，为什么即肯归政呢？大约发生此议，总由慈安后主张。慈安后本不愿垂帘，被慈禧后抬上此座，这时皇后已经册立，皇帝已值成年，慈安后意欲息肩，遂倡议归政。慈禧后不便辩驳，又想同治帝是亲生儿子，将来如有大政，总要禀白母后，暗中仍可揽权，当即随声附和，下了懿旨。钦天监遵旨择吉，定于次年正月二十六日举行，礼部衙门又要敬谨筹备起来。部曹不患没饭吃。事有凑巧，皇上亲政的日子，甫行颁布，云南督抚的捷报，陆续奏闻。是时云贵总督劳崇光，在任病殁，以前任滇抚刘岳昭升任总督，与巡抚岑毓英合剿回匪。岳昭坐镇省中，仍委岑毓英出省剿办。回酋杜文秀，占据大理府城，僭拟王制，附近各郡县，多被吞并。岑毓英既抚回酋马如龙，荐任提督，令他招降群回，又联结云南苗酋，协攻杜文秀。文秀渐渐穷蹙，所据各郡县，次第失去，只剩大理一城，孤危得很。岑军复四面兜围，百计攻扑，文秀自知无辜，把子女分寄大司衡杨荣，大经略蔡廷栋家中，托他照顾，自己与妻妾数人，服毒自尽。部下见他将死，舁出城外，投降岑军。毓英先验明杜酋正身，枭首示众，随问城中情形，知回众尚有数万，恐他后来反复，传令三日内齐缴军械。回众以半年为期，毓英佯为应诺，密令部将杨玉科，选死士数百，同太和县官入城受降。城外恰严布重兵，掘了大坑，专等回众出迎，玉科入城后，驱回众出城，可怜回众无知无识，个个陷入重围，跌下坑内，被岑军活活埋死。毓英仿佛李鸿章，玉科仿佛程学启。杨荣、蔡廷栋，统由岑军擒住，一律磔死。只有文秀女儿秋娘，与母何氏，逃出城外，孤身只影，流落天涯，就使有志报仇，究竟是一个女孩子，那个肯去帮助？延了数年，老母何氏先死，秋娘也玉碎香沉，同归于尽。只留有一封书信，相传是秋娘遗墨，小子还约略记得其词云：

妾，家亡国破之人也。先君子早年，恫满人之虐，因众志，倡义旗，保固一方，以待清宴。外抗边夷，内静狂寇，比于窦融张轨，岂遑多让？妾生长深宫，略谙诗礼，亦俨然金枝玉叶也。昊天不吊，苗贼助凶，四十万人，一齐解甲。先君既抱恨

泉路，弱女遂零落天涯。嗟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所含辛茹苦，苟且偷生者，希冀手屠苗贼之脰，以复不共之仇也。不意薄命人，命薄于纸，辗转风尘，所遭辄不如意，岂以平生志节犹存，不甘屈下之故耶？秣陵仓猝，沪渎流离，蹉跎之痛，遂及老母。闲关来粤，乃复逢君。欲述苦衷，难于倾吐。畴昔一夕话，君忆之否？盖改弦易辙之志，于此决矣。果也雏儿浅躁，入我彀中，不幸诟起禣闱，事机不遂，老贼狡猾，遂动猜疑。记先君子方盛之时，苗贼亲来纳款，当时妾侍于侧，贼遽以奏箫为请，先君爱妾，不欲委之虎口，以少长相远为词。彼乃愤怒，中夜斩关而出。衅起于妾，遂致覆祀灭宗。嗟乎！此耻则西江不濯，此恨则万世不复，哀哉！天下丈夫，惟君尚能垂怜薄命，用敢略述腹心，使君知区区清白身，非甘心作河间妇者也。计书达时，妾魂当散为轻尘，淹为虫沙久矣。天长地久，蒙耻饮恨，痛如之何！魂与笔销，无多赘述！

据这书看来，秋娘的大仇，实是苗酋。苗酋本与杜文秀相联，因欲求秋娘为妾，被文秀所拒，遂降服岑毓英，灭了文秀。秋娘逃出后，委身柳巷，留意英雄，得了一个如意郎君，仍不能替他报仇，秋娘自己亦不能成事，终至赍志以殁，其间曲折，苦无信史可据，只剩了一鳞一爪，遗传后世，说来也甚可怜。惟清廷得这捷音，说圣天子洪福齐天，才拟亲政，就有云南肃清的好消息，两宫太后也非常欢悦。转瞬间过了残腊，又是新年，八方升平，四海无事，宫廷内外，喜气洋洋，免不得照例庆贺，又有一番忙碌。到了二十日外，又降了上谕数行道：

钦奉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谕旨：皇帝寅绍丕基，于今十有二载，春秋鼎盛，典学有成，兹于本月二十六日，躬亲大政。欣慰之余，倍深兢惕。因念我朝列圣相承，无不以敬天法祖之心，为勤政爱民之治。况数年来东南各省，虽经底定，民生尚未又安。滇陇边境，及西北路军用未蒇，国用不足，时事方艰。皇帝日理万机，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托付一人者，至重且巨。只承家法，夕惕朝乾，于一切用人行政，孳孳讲求，不敢稍涉怠忽。视朝之暇，仍略讨论经史，深求古今治乱之源。克俭克勤，励精图治，此则垂帘听政之初心，所夙夜跂望而不能或释者也。在廷王大臣等，允宜公忠共矢，勿避怨嫌，本日召见时，业已谆谆面谕。其余中外大小臣工，亦当恪恭尽职，痛戒因循，宏济艰难，弼成上理，有厚望焉。钦此。

到了二十六日，两宫撤帘，同治帝亲政。王大臣们又有一番歌功颂德的贺表。看似挖苦，实是真相。两宫太后，又加上徽号。东太后加了康庆二字，西太后加了康颐二字。亲政数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又收降靖边县土匪董福祥，迭复各城，逐陕回叛酋白彦虎，擒甘回叛酋马化隆，奏报关内肃清，有旨赏给左宗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将军金顺，提督徐占彪以下，俱邀升叙。并饬左宗棠督师出关，征抚西域，当下龙心大悦，遂想出及时行乐的念头来。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时际承平逸欲多。

未知同治帝如何行乐，请看下回便知。

本回叙事，以立后归政为大纲。有清十数传，立后事多矣，是书独于顺治立后，同治立后，叙述较详，因顺治后无故被废，同治后不得令终故也。悲于终，不得不详于始。治国之道，本自齐家，家不齐，国能治乎？至若归政之举，所以志两宫垂帘，初次告蒇。慈安太后秉性冲和，倡言归政，无可讥议；慈禧太后犹在试验之期，一切用人行政，皆几经审慎，故称颂者多而毁谤者少。训政十年，东南戡定，西北渐平，两宫之力居多焉。然曾侯殁而清廷少一伟人，已有人亡政息之慨，左岑效绩边陲，反以酿九重之纵欲，外宁必有内忧，朕兆其已见乎？故本回事略，作清廷之过渡时代观可也。

第七十九回
因欢成病忽报弥留　以弟继兄旁延统绪

却说同治帝亲裁国政，一年以内，倒也不敢怠忽，悉心办理。只是性格刚强，颇与慈禧太后相似。慈禧太后虽已归政，遇有军国大事，仍着内监密行查探，探悉以后，即传同治帝训饬，责他如何不来禀白。偏这同治帝也是倔强，自思母后既已归政，为什么还来干涉？母后要他禀报，他却越加隐瞒，因此母子之间，反生意见。独慈安太后静养深宫，凡事不去过问，且当同治帝进谒时候，总是和容愉色，并没有一毫怒意。同治帝因他和蔼可亲，所以时去省视，反把本生母后，撇诸脑后。慈禧太后愈滋不悦，有时且把皇后传入宫内，叫他从中劝谏。皇后虽是唯唯遵命，心中恰与皇帝意旨相合。花前月下，私语喁喁，竟将太后所说的言语，和盘托出，反激动皇帝懊恼。背后言语，总有疏虞，传到慈禧太后耳中，索性迁怒皇后，衔恨切骨。皇后死了。

同治帝亦很是懊怅。内侍文喜、桂宝等，想替主子解忧，多方迎合，便怂恿同治帝，重建圆明园。这条计划，正中同治帝下怀，自然准奏，即饬总管内务府择日兴工。谕中大旨却说是备两宫皇太后燕憩之用，所以资颐养，遂孝思，其实暗中用意，看官自能明白，不烦小子絮述。含蓄语，尤耐意味。惟恭亲王奕䜣，留心大局，暗想国家财政，支绌得很，如何兴办土木？便进谏同治帝，请他中阻。同治帝一番高兴，被这老头儿出来絮聒，心中很不自在。那奕䜣反唠唠叨叨，把古今以来的君德，如何勤，如何俭，说个不休，惹

得同治帝暴躁起来，便道："修造圆明园，无非为两宫颐养起见。我记得孟子说过：'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恭王要把古训规劝，所以同治帝也引古语回驳。现拟造个小园子，还不好算得养亲，皇叔反说有许多窒碍，我却不信。"奕䜣还想再谏，同治帝怒形于色，拂袖起身，踱入里边去了。奕䜣只得退出。

冤冤相凑，奕䜣退出宫门，他儿子载澂，却入宫来见同治帝。原来载澂曾在宏德殿伴读，自小与同治帝相狎，到了同治帝亲政，退朝余暇，常令载澂自由入宫，谈笑解闷。这日载澂求见，内侍即入内奏闻，偏偏同治帝不令进谒。载澂莫名其妙，仍旧照往时玩笑的样子，说道："皇上平日，非常豁达，为什么今天摆起架子来？"说毕，扬长而去。内侍未免多事，竟将载澂的说话，一一奏明。同治帝大怒道："他的老子，刚来饶舌，不料他又来胡闹。他说我摆架子，我就摆与他看。"便宣召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进见，文祥奉旨趋入，同治帝道："恭王奕䜣，对朕无礼，他儿子载澂，更加不法，朕意将他父子赐死，叫你进来拟旨。"文祥不听犹可，听了此谕，连忙跪下，只是磕头。同治帝道："你做什么？"文祥道："恭、恭亲王奕䜣、奕䜣，勤劳素著，就使他犯了罪，也求皇恩特赦！"同治帝冷笑道："朕晓得了！你等都是他的党羽，所以事事回护。"文祥又磕了几个头，随答道："奴才不、不敢。"同治帝又道："赐死太重，革爵便了。"文祥到此，不敢违旨，只好草草拟就，捧呈御览。同治帝阅毕，点了点头，便道："你将这稿底取去，明日就照此颁布罢！"文祥领旨退出，也不回府，一直跑到恭王邸中，密报恭王。恭王也是着急，忙邀几个知已商议。三个缝皮匠，比个诸葛亮，一面由文祥飞禀慈禧太后，一面由御史沈淮、姚百川出头，拟定奏折，内称"圣上饬造圆明园，颐养圣母，实是以孝治天下之盛德，但圆明园被焚毁后，一切景致，尽付销沉，不如三海名胜，近在宫掖，饬工修筑，易于观成"等语。巧于措词。折才拟就，文祥已自宫中出来，回报恭王。报说："草定谕旨，已由西太后取去，谅可搁置。"恭王才稍稍放心，次日沈、姚两御史，又把奏折呈上，同治帝阅到易于观成一语，方有些回心转意，当命内阁拟诏，即日宣布道：

> 前降旨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工，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思。本年开工后，闻工程浩大，非克期所能蒇功。现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军务未甚平安，各省时有偏灾，朕仰体慈怀，不欲以土木之工，重劳民力，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着即行停止，俟将来边境乂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因念三海近在宫掖，殿宇完固，量加修理，工作不致过繁。着该管大臣查勘三海地方，酌度情形，将如何修葺之处，奏请办理！钦此。

过了数日，同治帝视朝，巧值恭王奕䜣随班朝见，由同治帝瞧着，翎顶依然照旧，不由的诧异起来。退朝后，立召文祥入见，问前次谕旨，已将奕䜣革去亲王，何故翎顶照常？文祥无可辩说，只推在西太后一人身上。奏称"圣母闻知，饬收成命，所以恭王爷爵衔照旧。"同治帝怒道："朕既亲政，你等须遵朕谕旨，难道知有母后，不知有朕么？"随将文祥斥骂一顿，叱令滚出，立刻提起朱笔，写了数行，令内侍张示王大臣道：

传谕在廷诸王大臣等，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着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革去载澂贝勒郡王衔，以示薄惩。

这谕才行宣布，不到数时。西太后处，已由奕䜣、文祥二人，进去泣诉。当蒙西太后劝慰，令他退出，即传同治帝入内，严词训责，令给还恭王父子爵衔。气得同治帝哑口无言，只好出命内阁，于次日再行降旨道：

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祐康颐皇太后懿旨，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在恭亲王于召对时，言语失仪，原为咎有应得，惟念该亲王自辅政以来，不无劳勩足录，着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澂贝勒郡王衔，一并赏还。该亲王仰体朝廷训诫之意，嗣后益加儆慎，宏济艰难，用副委任！钦此。

自有这番手续，同治帝连日怏怏。文喜、桂宝二人，又想出法子，导同治帝微行。为这一着，要把十三年的青春皇帝，断送在他两人手中了。宵小可畏。

京师内南城一带，向是娼寮聚居的地方，酒地花天，金吾不禁。同治帝听了文喜、桂宝的说话，带了两人，微服出游。到了秦楼楚馆，尝试温柔滋味，与宫中大不相同。满眼娇娃，个个妖艳，眉挑目语，无非卖弄风骚，浅透轻颦，随处生人怜惜。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灯红酒绿，玉软香温。既而玉山半颓，海棠欲睡，罗襦半解，芗泽先融，衣扣轻松，柔情欲醉。描不尽的媚态，说不完的绸缪，倒凤颠鸾，为问汉宫谁似？尤云殢雨，错疑神女相逢。从此巫峰遍历，帝泽皆春，愿此生长老是乡，除斯地都非乐境。春光漏泄，谏草上呈，当时内务府中，有一个忠心为主的满员，名叫桂庆，因帝少年好色，恐不永年，请将蛊惑的内侍，一并驱逐。至若祸首罪魁，应立诛无赦。且请皇太后保护圣躬，毋令沉溺。真是语语剀切，言言沉挚。有此谏官，还是满廷余泽。同治帝原是厌闻，西太后恰也不怿。西太后是何用心？想是左袒内监的缘故。桂庆即辞职回籍。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桂庆颇有古大臣风度。嗣是同治帝每夕出游，追欢取乐。到了次晨，王大臣齐集朝房，御驾尚未返阙。恭亲王以下，统已闻知，因鉴前时圆明园事情，不敢犯颜直谏，只暗中略报西太后，西太后恰也训戒数次。嗣因同治帝置诸不闻，忤了慈容，索性任他游荡，惟朝廷大事，叫恭亲王等格外留心。同治帝越加写意，适西太后四旬万寿，总算在宫中住了两天，照例庆贺。

是年没甚要政，只与中国通商的日本国，有小田县民，及琉球国渔人，航行海外，遇风漂至台湾，被生番劫杀。日本遣使诘责，清廷答称生番列在化外，向未过问。明明台湾百姓，如何说是化外？日本遂派中将西乡从道，率兵至台，攻击生番。闽省船政大臣沈葆桢，及藩司潘蔚，往台查办，又说台湾系中国属地，日本不得称兵。语多矛盾，煞是可笑！西乡从道

那里肯允，且言琉球是他保护国，所有被杀的渔人，统要中
鸿章，令奏拨十三营，赴台防边。日本见台防渐固，又遣专
衙门交涉。当由英使威妥玛居间调停，令中国出抚恤银十万贲遂函商直督李
算了事，日兵乃退出台湾。其实琉球亦是中国藩属，并非日通至京，与总理
大员，单叫台湾没有日兵，便是侥幸万分，那里还要去问琉银四十万两，才
同治帝一意寻花，连什么台湾，什么琉球，一概不管。青廷办理外交的
乐极悲生，受了淫毒。起初还可支持，延到十月，连头面上了。
称皇上生了天花，真也奇怪，御医未识受病的缘由，只将不戈我卿卿，不意
医杀人。因此蕴毒愈深，受病愈重。十一月初，御体竟不能动 宫廷里面，盛
谖恭代行礼，所有内外各衙门章奏，都呈两宫皇太后披览裁，搪塞过去，庸
染了痘症，没有什么利害，况且年未弱冠，血气方刚，也不，遣醇亲王奕
请安，断不料变生意外，帝疾竟至大渐。到十二月初五日，孳，总道是皇上
后飞调李鸿章淮军入都，自己与慈安太后，同御养心殿，立 大家不过循例
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澂，一等公奕谟，东暖阁。慈禧太
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恭亲王奕䜣，
文锡，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和、王庆祺，南书房行走黄钰彡讷、谟祜，军
家骧等入见。亲王以下，尚未悉皇帝宾天情事，但见宫门内夕、明善、桂宝、
是排满太监，布置严密，大异往日状态，不禁个个惊讶。行贻经、徐郙、张
面坐定，略带愁惨面色。王大臣等不暇细想，各按班次请安 宫中一带，又
道："皇上病势，看来要不起了，闻皇后虽已有孕，不知是男 两宫太后已对
预先议立皇嗣，免得临时局促。"诸王大臣叩头道："皇上春 慈禧后先开口
渐康泰，皇嗣一节，似可缓议。"慈禧后道："我也不妨实告知何日诞生，应
一传，王大臣等哭又不好，不哭又不好，有几个忍不住泪，有不豫，自能渐
作，但此时倒也为难。慈禧后道："此处非哭临地方，须速决嗣主晏驾了。"这语
只有恭王奕䜣，仗着老成，便抗言道："皇后诞生之期，想办形状。其实都是做
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未迟。"慈禧后大大臣不敢发议，
能长守秘密？一经发觉，恐转要动摇国本了。"军机大臣李泌不发丧。如生
房行走潘祖荫，都碰头道："太后明见，臣等不胜钦佩。"慈安可一日无君，何
恭亲王的儿子，可以入承大统。"恭王闻言，连称不敢，随行走徐桐，南书
溥伦为大行皇帝嗣子。"慈禧后又不以为然，便道："溥伦族道："据我意见，
原来溥伦系过继宣宗长子奕譓，血统上稍差一层，所以被慈袭次序，应立
禧后毕竟机警，便对慈安后道："据我看来，醇王奕谖子载湉，不应嗣立。"
耽延时候。"恭王心中很不赞成，连我也不赞成，无怪恭王。即向王尚要启奏，慈
不顾么？"不特立长而已，且置大行皇帝于何地？奕谖便叩头力辞，慈立即决定，不可
定。"慈安太后没有异言，当由慈禧后命众人起立，记名投票一层，好全然
伦，有三人投恭王子，其余皆如慈禧意，投醇王子，于是大王大臣投票为
只醇王等投溥
运动，而众大臣多投

醇王子，慈禧之权力可知。看官！你道慈禧太后，何故定要立醇王子？第一层意思，是立了溥字辈为嗣，便是入继同治帝。同治帝有了嗣子，同治后将尊为太后，自己反退处无权，因此决意不愿；第二层意思，醇王福晋，便是慈禧后的妹子，慈禧入宫，作为媒妁，他想亲上加亲，必无他虞。兼且醇王子年仅四龄，不能亲政，自己可以重执大权，所以不顾公论，独断独行。众大臣竭力逢迎，才成了这样局面。这时候已当夜间九句钟，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天气极冷，慈禧后即派兵一队，往西城醇王邸中，迎载湉入宫，又派恭亲王留守东暖阁，不是亲他，实是防他。宫内外统用禁旅严卫，督队的便是步军统领荣禄。随即颁布遗诏道：

朕蒙皇考文宗显皇帝复育隆恩，付畀神器，冲龄践阼，仰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仰惟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自维薄德，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十余年来，禀承懿训，勤求上理，虽幸官军所至，粤捻各逆，次第削平，滇黔关陇，苗匪回匪，分别剿抚，俱臻安靖。而兵燹之余，吾民疮痍未复，每一念及，寤寐难安。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蠲请赈，无不立沛恩施。深宫兢惕之怀，当为中外臣民所共见。朕体气素强，本年十一月适出天花，加意调护，乃迩日以来，元气日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顾念统绪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醇亲王之子载湉，（此二字贴黄）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日矢忧勤惕厉，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丕丕基。并孝养两宫皇太后，仰慰慈怀，兼愿中外文武臣僚，共矢公忠。各勤厥职，用辅嗣皇帝郅隆之治，则朕怀藉慰矣。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同治帝崩，年只十有九岁。新皇载湉入嗣文宗，尊谥同治帝为穆宗，封皇后阿鲁特氏为嘉顺皇后，改元光绪，即以明年为光绪元年，是谓德宗。当下诸王大臣，希旨承颜，奏请两宫皇太后重行训政。慈安太后颇觉讨厌，并不免有三分伤感，独慈禧太后，因同治帝不肯顺从，时常怀恨，此时重出训政，颇慰初念，倒也没甚悲痛。所最伤心的，莫如同治皇后，入正中宫，只有两年，突遭大丧，折鸾离凤，已是可惨，还有慈禧太后，对着他很不满意。这番立嗣，非但不令他预闻，而且口口声声，骂他狐媚子，狐媚子。他哭的凄惨一点，越触动慈禧太后恶感。戟指骂道："狐媚子！你媚死我儿子，一心思想做皇太后！哼哼！像你这种人，想做太后，除非海枯石烂，方轮到你身上。"这番言语，已是令人难堪。嗣复下了一道懿旨，内称大行皇帝无嗣，俟嗣皇帝后生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子，牵强得很。这正是断绝皇后希望。当时嗣皇改元，两宫训政，盈廷庆贺，热闹得很。只同治后独坐深宫，凄凉万状，暗想腹中怀妊，未识男女，即使生男，亦属无益，索性图个自尽，还是完名全节。主意已定，只望见父一面，与他诀别。巧值宫内赐宴，承恩公崇绮亦在其内，宴毕，顺道入视。父女相持大哭，到临别的时光，皇后只说了一声，儿本薄命，望父亲不必记念。阅阅者不忍卒读。次晨，宫内即传出皇后凶信，这般下场，何如民

家？满廷臣工，很是惊异，大臣不言，小臣却忍耐不住，呈上谏章，第一个是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道：

窃惟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为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得享太平之福，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后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一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太后贻厥孙谋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谨奏。

这篇奏牍，言人所不敢言，满员以内，好算得庸中佼佼、铁中铮铮了。偏偏懿旨说他冒昧渎陈，殊甚诧异，着即申饬。于是王公以下，乐得做了仗马寒蝉，那个还敢多嘴？同治帝的丧礼，还算照着旧制，勉强敷衍，同治后的丧礼，简直是草草了事，不过加了孝哲二字的谥法，掩饰人间耳目。光绪四年，葬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于惠陵，大小臣工，照例扈送。有一个小小京官，满腔不平，欲言不可，不言又不忍，他竟抱了尸谏的意见，殉义于惠陵附近的马神桥，上了一本遗折，比广安所奏，尤为痛切。正是：

古道犹存，臣心不死。
效节史鱼，直哉如矢！

未知折中有何言论，尸谏的究是何人，且待下回再叙。

同治帝之崩，相传为游荡所致，天花之毒，明系饰言，作者固非诬毁。但慈禧后为同治帝生母，不应以帝稍忤颜，遂成间隙！寻常民家，母子不和，犹关家计，况帝室乎？且纵旁游荡，酿成淫毒，得疾以后，又不慎重爱护，以致深沉不起。母子之间，殊不能无遗憾焉。若光绪帝之立，种种原因，备见书中，无非为慈禧一人私意。嘉顺皇后，由此自尽。“昭阳从古谁身殉，彤史应居第一流。”我为嘉顺哭，犹为嘉顺幸，而慈禧之手段，于此益见。吕、武以后，应推此人。

第八十回
吴侍御尸谏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约

却说当时尸谏的忠臣，乃是甘肃皋兰人吴可读。可读旧为御史，因劾奏乌鲁木齐提督成禄，遭谴落职。光绪帝即位，起用可读，补了吏部主事。因见帝后迭丧，后嗣虚悬，早思直言奏请，但是广安一奏，犹且被斥，自己本是汉人，又系末秩微员，若欲奏陈大义，必遭严谴，且吏部堂官，也必不肯代奏，于是以死相要，将遗折呈交堂官。堂官谅他苦心，没奈何替他代奏，当由两宫太后展阅道：

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窃罪臣闻治国不讳乱，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罪臣前因言事愤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之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既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竑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缉缉，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

归于不误者此也。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呈由都察院转递，继思罪臣业经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亲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小臣疏臣远臣，则为轻议妄言。又思在廷诸臣忠道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迩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诸臣，仍未念及于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剑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折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折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有赴死而行不成步者，人曰："子惧乎？"曰："惧。"曰：既惧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言于未然，诚为太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今罪臣诚愿异日臣言之不验，使天下后世笑臣愚，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鳍之尸谏，只尽愚忠。罪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折，又以今职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达。罪臣前以臣衙门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未经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始添派而来。罪臣之死，为宝鋆所不及料，想宝鋆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时当盛世，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龙驭，永归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谨以大统所系，贪陈缕缕，自称罪臣以闻。

两宫皇太后阅毕，慈禧太后心中很是不乐，外面恰装出一种坦适样子，向慈安太后道："这人未免饶舌，前已明降谕旨，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还要他说什么？"慈安太后道："一个小小主事，敢发这般议论，且宁死不讳，总算难得！"慈安究竟持平。慈禧后歇了半晌，方道："且着王大臣等会同妥议，可好么？"慈安后应了声好，遂命内阁拟旨，着将吴可读原折，交廷臣会议。王大臣等合议许久，多以清代家法，自雍正后，建储大典，未尝明定，此次若从可读奏请：明定继统，即与建储没甚分别，未免有违祖制。此时还有什么祖制？又因可读尸谏，确是效忠清室，一概辩驳，心中亦属难安。当下公拟了一番模糊影响的言语，复奏上去。最好是这种手段。嗣后徐侗、翁同和、潘祖荫三人。又联衔上了一折，宝廷、张之洞且各奏一本，两宫太后参酌众议，随降懿旨道：

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原以将来继统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还，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和、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钦此。

此旨一下，同治帝一生事情，化作烟云四散，吴可读慷慨捐躯，也不过留个名儿罢了。

驹光如驶，倏忽间已是光绪五年，琉球国被日本灭掉，改名冲绳县。这信传到中国，总理衙门的人员，才记得琉球是我属国，与日本交涉。日本简直不理，只好作为罢论。忽又接到伊犁交涉消息，好大喜功的左宗棠，决意主战，于是总署诸公，又有一番绝大的忙碌。先是陕回叛酋白彦虎，出走西域，依附安集延酋阿古柏，安集廷系浩罕东城，阿古柏即安集延城主。他因回疆蠢动，中国政府专剿粤捻，无暇西略，遂乘机攻入，踞了喀什噶尔，胁服回徒，自称毕调勒特汗。清廷以时艰饷绌，拟暂弃关外地，独左宗棠已平陕甘，决计进兵。借了华洋商款，充作军饷。光绪二年，督办新疆军务，自驻肃州调度，令都统金顺、提督张曜，率兵驻哈密，京卿刘锦棠，及提督谭上连、谭拔萃、余虎恩等，分道进攻，连败阿古柏兵，克复乌鲁木齐及附近各城，北路略定。到光绪四年，刘锦棠军自北趋南，张曜军自西趋东，夹击阿古柏。阿古柏想走回安集廷，奈浩罕全国，统被俄罗斯占夺，欲归无路，仰药而亡。只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尚据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四城，白彦虎又窜往依附。适遇锦棠等进剿，胡里不能抵敌，偕白彦虎遁入俄境，南路亦平。左宗棠晋封二等侯，刘锦棠加封二等男，随征将士，统邀奖叙。

只新疆西北有伊犁城，地味饶沃，俄人乘乱进来，把伊犁占去，阳称帮中国暂时保管。天下无此好人。至回乱已平，清政府欲索回伊犁，遂派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国，畀他全权，商办伊犁事宜。这位崇钦使素来胆怯，天津教案，已见过他的伎俩，清廷还认是专对能手，要他前去办理这案。列位试想，如虎如狼的俄国能给他一点便宜么？果然双方开议，俄人要索很奢，崇钦使不能答辩，格外迁就，订了十八条约章，只归还伊犁一城，西境的霍尔果斯河左岸，及南境的帖克斯河上流两岸，都要割让俄人，还要中国给偿俄银五百万卢布，而且增开口岸，添设领事，凡勘界行轮运货免税等条件，统是夺我权利。崇钦使不问政府，仗着全权行事的招牌，竟骤然决然的签定了押，语颇沁脾。咨报总理衙门。王大臣等把约文细阅，统说是不便照行，当下有一班意气嚣凌、文采焕发的言官，洋洋洒洒挥成千万言，奏闻两宫。你主调兵，我主调将，都要与俄开战。最利害的，是请诛崇厚，仿佛是崇厚一诛，俄人即可吓倒。书生之见。两宫太后大为感动，令总署驳斥原约，将崇厚褫职逮问，一面垂询左宗棠和战情形。宗棠慷慨激昂，上了一篇奏章，好似苏东坡万言书。小子笔不胜录，只录他后半篇道：

察俄人欲据伊犁为外府，为占地自广，借以养兵之计。久假不归，布置已有成局。我索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况此次崇厚所议第七款，接收伊犁后，霍尔果斯河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归俄属，无论两处地名，中国图说所无，尚待详考，但就方向而言，是划伊犁西南之地归俄也。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其度内，固不能一朝居耳。虽得必失，庸有悻乎？武事不竞之秋，有划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金顺锡纶，拟缓收伊犁，而以沿边喀什噶尔、乌什、精河、塔尔巴哈台四城，宜足兵力，浚饷源，广屯田，坚城堡，先实边备，自非无见。惟伊犁沿边无定议，谋新疆者非合南北两路通筹不可。现在伊犁界务未定，则收还一节，自可从缓计议。喀什噶尔、乌什，规划已周，毋庸再议，其塔尔巴哈台，精河，急须加意绸缪，应由金顺锡纶，自行陈奏请旨外，所有崇厚定议画押十八款内偿费一节，业经奉有谕旨。第八款所称塔城界址，拟稍改，照同治三年界址，尚只电报，应俟崇厚奏到再议。第十款于旧约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官外，复议增设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七处。十四款并有俄商运俄货，走张家口、嘉峪关，赴天津、汉口，过通州、西安、汉中，运土货回国，均经总理衙门奏奉谕旨接驳外，第二款中国允即恩赦居民，业经遵旨照办，被贼官截阻赉示委员，不准张贴。第三款伊犁民人迁居俄国，入籍者准照俄人看待，意在胁诱伊犁民人归俄，而以空城贻我，与阻截赉示委员，同一用心。第四款俄人在伊犁，准照管旧业，虽伊犁交还，中外商民杂处，无界限可分，是包藏祸心，预为再据之计。至商务允其多设口岸，不独夺华商生理，且以启蚕食之机。总理衙门原奏，筹虑深远，实已纤细毕周。谕旨允行，则实受其害，先允后翻，则曲仍在我，应设法挽回，以维全局。窃维邦交之道，论理亦论势，本山川为疆索，界画一定，截然而不可逾。彼此信义相持，垂诸久远者理也；至争城争地，不以玉帛而以兴戎，彼此强弱之分，则在势而不在理。所谓势者，合天时人事言之，非仅直为壮而曲为老也。俄据伊犁，在咸丰十年、同治三年定界之后，旧附中国与中国民人杂处各部落，被其胁诱，俄官即视为所属，藉以肆其凭陵。俄之取浩罕三部也，安集延未为所并，其酋阿古柏畏俄之逼，率其部众，陷我南疆，我复南疆，阿古柏死，逆子窜入俄境。俄乃认安集延为其所属，欲藉为侵占回疆腴地之根，现冒称喀什噶尔住居之俄属，本随帕夏而来之安集延余众。俄之无端冒为已属，实与交还伊犁，仍留复据地步，同一居心。观其交还伊犁，而仍索南境西境属俄，其诡谋岂仅在数百里土地哉？界务之必不可许者此也。俄商志在贸易，本无异图，俄官则欲藉此为通西于中之计，其蓄谋甚深，非仅若西洋各国，只争口岸可比。就商务言之，俄之初意，只在嘉峪关一处，此次乃议及关内，并议及秦蜀楚各处，非不知运脚繁重，无利可图，盖欲藉通商便其深入腹地，纵横自恣，我无从禁制耳。嘉

峪关设领事，容尚可行，至喀什噶尔通商一节，同治三年虽约试办，迄未举行，此次界务未定，姑从缓议。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处，广设领事，欲因商务蔓及地方，化中为俄，断不可许。此商务之宜设法挽回者也。此外俄人容纳叛逆白彦虎一节，崇厚曾否与之理论，无从悬揣，应俟其复命时，请旨确询，以凭核议。臣维俄人自占据伊犁以来，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始以官军势弱，欲诳荣全入伊犁，陷之以为质，继见官军势强，难容久据，乃藉词各案未结以缓之。此次崇厚全权出使，俄臣布策，先以巽词餂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盖以俄于中国，未尝肇启战端，可间执中国主战者之口。又忖中国近或厌兵，未便即与决裂，以开边衅，而崇厚全权出使，便宜行事，又可牵制疆臣，免生异议。是臣今日所披沥上陈者，或尚不在俄人意料之中。当此时事纷纭，主忧臣辱之时，苟心知其危，而复依违其间，欺幽独以负朝廷，耽便安而误大局，臣具有天良，岂宜出此？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

两宫太后依议，特遣世袭毅勇侯出使英法大臣大理寺少卿曾纪泽，备述官衔，隐寓紫阳书法。使俄改约，并命整顿江海边防，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舰；山西巡抚曾国荃，调守辽东；派刘锦棠帮办西域军务；加吴大澂三品卿衔，令赴吉林督办防务；饬彭玉麟操练长江水师，起用刘铭传、鲍超一班良将。内外忙个不了。俄国亦派军舰来华，游戈海上，险些儿要开战仗，亏得曾袭侯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与俄国外部大臣布策，反复辩难，弄得布策无词可答，只是执着原约，不肯多改。巧值俄皇被刺，新主登基，令布策和平交涉，布策始不敢坚持原议。曾袭侯虽是专对才，亦亏机缘相凑。两边重复开谈，足足议了好几个月，方才妥洽，计改前约共七条：

一　归还伊犁南境。

二　喀什噶尔界务，不据崇厚所定之界。

三　塔尔巴哈台界务，照原约修改。

四　嘉峪关通商，照天津条约办理，西安汉中及汉口字样，均删去。

五　废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专条。

六　仅许于吐鲁番增一领事，其余缓议。

七　俄商至新疆贸易，改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此外添续卢布四百万元。

签约的时候，已是光绪七年，虽新疆西北的边境，不能尽行归还，然把崇厚议定原约改了一半，也总算国家洪福，使臣材具了。我至此尚恨崇厚。沿江沿海，一律解严，改新疆为行省，依旧是升平世界，浩荡乾坤。王大臣等方逍遥自在，享此庸庸厚福，不意宫内复传出一个凶耗，说是慈安太后骤崩，小子曾有诗咏慈安后云：

牝鸡本是戒司晨，和德宜仁誉亦真。
十数年来同训政，慈安遗泽尚如春。

这耗一传，王大臣很是惊愕，毕竟慈安太后如何骤崩，且至下回分解。

本回录两大奏折，为晚清历史上生色。吴说似迂，左议近夸，但得吴可读之一疏，见朝廷尚有效死敢谏之臣工，得左宗棠之一折，见疆臣尚有老成更事之将帅。光绪初年之清平，幸赖有此。或谓吴之争嗣，何裨大局？俄许改约，全恃曾袭侯口舌之力，于左无与？不知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盈廷谐媚，而独得吴主事之力谏，风厉一世，岂不足令人起敬乎？外交以兵力为后盾，微左公之预筹战备，隐慑强俄，虽如曾袭侯之善于应对，能折冲樽俎乎？直臣亡，老成谢，清于是衰且亡矣。人才之不可少也，固如此夫！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酿成交涉　中法开衅大起战争

却说慈安太后的崩逝，很是一桩异事。为什么是异事呢？慈安太后未崩时，京师忽传慈禧病重，服药无效，诏各省督抚进良医。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李瀚章，都把有名的医生，保荐进去。慈禧一病数月，慈安后独视朝，临崩这一日早晨，尚召见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慈容和怡，毫无病态，不过两颊微赤罢了。恭亲王等退朝后，约至傍晚，内廷忽传慈安后崩，命枢府诸人速进，王大臣等很为诧异，都说："向例帝后有疾，宣召御医，先诏军机大臣知悉，所有医方药剂，都命军机检视，此次毫无影响，且去退朝时候，止五小时，如何有此暴变？"但宫中大事，未便揣测，只好遵旨进去。一进了宫，见慈安后已经小殓，慈禧后坐矮凳上，并不像久病形状，只淡淡的说道："东太后向没有病，近日亦未见动静，忽然崩逝，真是出人意外。"对人言只可如此。众王大臣等，不好多嘴，惟有顿首仰慰。左宗棠意中不平，颇思启奏，只听慈禧后传谕道："人死不能再生，你等快出去商议后事！"善箝人口。于是左宗棠亦默然无语，偕王大臣等出宫。暗想后妃薨逝，照例须传戚属入内瞻视，方才小殓，这回偏不循故例，更觉可怪。奈满廷统是唯唯诺诺，单仗自己一片热诚，也是无济于事，因此作为罢论。

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相传光绪帝幼时，亦喜欢与慈安后亲近，仿佛当日的同治帝，慈禧后已滋不悦。到光绪六年，往东陵致祭，慈安太后，以咸丰帝在日，慈禧后尚为妃嫔，不应与自己并列，因令慈禧退后一点。慈禧不允，几至相争，转想在皇陵旁争论，很不雅观，且要招亵渎不敬的讥议，不得已忍气吞声，权为退后。回到宫中越

想越气，暗想前次杀小安子，都是恭王怂恿，东后赞同，这番恐又是他煽动，擒贼先擒王，除了东后，还怕什么奕䜣？只有一事不易处置，须先行斟酌，方好下手。看官！你道是什么事情？咸丰帝在热河，临危时，曾密书朱谕一纸，授慈安后，略说："那拉贵妃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可即按祖制处治。"后来慈安后取示慈禧，令他警戒一二。慈禧后虽是刚强，不敢专恣，还是为此。东陵祭后，他想消灭遗旨，正苦没法，巧遇慈安稍有感冒，太医进方，没甚效验，过了数日，不药而愈。慈安后遂语慈禧，说服药实是无益。慈禧微笑，慈安不觉暗异。忽见慈禧左臂缠帛，便问他何故？慈禧道："前日见太后不适，进参汁时，曾割臂肉片同煎，聊尽微忱。"真乎假乎，我还欲问慈禧。慈安闻了此言，大为感动，竟取出先帝密谕，对他焚毁，隐示报德的意思，其实正中了慈禧的隐谋。一着得手，两着又来。慈安后竟致暴崩，谣言说是中毒。小子姑就轶闻，略略照叙，也不知是真是假。只慈禧后并不持服，乃是实事。笔里藏刀。

话休絮述，且说慈安后已崩，国家政治，都由慈禧太后一人专主，不必疑忌。慈禧至此，方觉得心满意足，任所欲为。国丧期未满，奉安未届，暂命恭王奕䜣等照常办事。越年，慈安太后合葬东陵，加谥孝贞，生荣死哀，临时又有一番热闹。

葬礼才毕，东方的朝鲜国，忽生出一场乱事，酿成中日的交涉。原来朝鲜国王李熙，系由旁支嗣立，封生父李应罡为大院君，主持国柄。李熙年长，亲裁大政，大院君退处清闲，党羽亦渐渐失势。王妃闵氏，才貌兼全，为李熙所宠幸。闵族中倚着王妃的势力，次第用事，尽改大院君旧政。大院君素主保守，拒绝日本，闵族公卿，多主平和，与日本结江华条约，开元山津与仁川二口岸，给日本通商。朝鲜本中国藩属，总理衙门的大员，偏视为无足重轻，绝不过问。朝鲜恰暗生内讧，一班守旧派又请大院君出头，与闵族反对。时当光绪八年，朝鲜兵饷缺乏，军士哗变，守旧派遂趁势作乱，扬言入清君侧，闯进京城，把朝上大臣及外交官，杀死了好几个，并杀入王宫，搜寻闵妃。可巧闵妃闻风避匿，无从搜获，遂鼓噪至日本使馆，戕杀日本官吏数人。真是瞎闹。警报传至中国，署直隶总督张树声，亟调提督吴长庆等，率军入朝鲜。长庆颇有才干，到了汉城，阳说来助大院君。大院君信为真言，忙到清营会议。大鱼自来投网，正好被长庆拿住，立派干员，押解天津。还有百余个党首，亦由长庆捕获，尽置诸法。这时候日本亦发兵到来，见朝鲜已没有乱事，只得按住了兵，索偿人命。当下由长庆代作调人，令朝鲜赔款了事。日本还要屯兵开埠，朝鲜国王唯唯听从，自己与日本立约，才算了案。自后中日两国，各派兵驻扎朝鲜京城。大院君到天津后，由张树声请旨发落，奉旨李应罡着在保定安置。后来朝鲜又复闹事，比前次还要瞎噪。小子本好连类叙下，只中间隔了一场中法开衅的战史，依着年月日次序，只好将中法战史开场，表叙明白。

中法战衅，起自越南。越南王阮光缵，为故广南王阮福映所灭，仍认中国为宗主国，入贡受封。惟阮福映得国时，曾赖法教士帮助，借了法国兵士，灭掉阮光缵。原约得国以后，豁让化南岛作为酬谢，且许通商自由。后来越南不尽遵约，且无故戕害教民，法人愤怒，遂派军舰至越南，破顺化府沿岸炮台，乘胜阑入，夺南方要口的西贡，并陷嘉定、边和、定祥三州。越南国王，无法可施，没奈何割地请和，这是咸丰年间事。同治

初，复开兵衅，再订和约，又割永隆、安江、河仙诸州，畀之法国，南圻尽为法据。法人得步进步，得尺进尺，不到几年，又说越南虐待教士，要求越南允他二事：第一条，要越南王公，信奉天主教；第二条，要在越南北圻的红河通航。两国尚未定约，法人已托词保商，派兵驻河内、海防等处。目无全虏。

是时越南有一个惯打不平的好汉，姓刘名永福，系广西上思州人氏，乃是太平国余党。他部下有数百悍卒，张着黑旗，叫作黑旗军，或叫他黑旗长毛。刘永福素性豪爽，见越南被法所逼，以大欺小，很是无礼，遂带了黑旗兵，帮越南王抗拒法人。法将安邺，勾结越匪黄崇英，谋据全越，永福闻安邺屯兵河内，竟由间道绕赴，出其不意，攻破法兵，将法将安邺杀死。越南王闻报，一喜一惧，喜的是刘永福战败法人，惧的是法人将来报复。于是再与法国议和，于同治末年，协订和约数条，大致认越南为独立国，令断绝他国关系，以及河内通商、红河通航等条件。一面檄刘永福罢兵，封为三宣副都督，管辖宣光、兴化、山西三省，越南暂就平静。

独越匪黄崇英尚出没越南北境，进窥南宁。两广总督刘长佑，率师巡边，连破崇英党羽，蹑崇英至河阳，一鼓擒住，并将他妻子一律骈诛。长佑奏凯入关，只留驻千人防边。光绪五年，越边又有吴终及苏咽汉等，倡乱殃民。越南王又求助清廷，清政府即命粤督刘长佑，再出越南，替他靖乱。长佑遂率提督冯子材，由龙州出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数月间，乱党已无影无踪了。越南王很为感激，怎奈法人得知此信，据约诘责，约章上是越南独立，既认与他国断绝关系，如何请清军代平乱事？越南王绝不答复。法国遣将李威利，进攻河内，黑旗军又来出头，一阵厮杀，非但将法人击败，直把李威利杀毙。法人大举入越，海陆并进，陷河内、南定、河阳等地，只山西一带，由刘永福扼守，不能攻入。法海军转趋顺化府。顺化系越南都城，守城兵统是饭桶，一些儿都没用，闻报法兵来攻，吓得魂飞天外，保着越南王出都避难。法兵遂入据越都，越南王再向法乞和，法人要越南降为保护国，且割让东京与法。越南王但求息事，不管好歹，竟允了法人的要约。

清廷接信大惊，飞檄驻法公使曾纪泽，与法交涉，不认法越条约。又令岑毓英调督云贵，出关督师，与刘永福协力防法。擢彭玉麟为兵部尚书，特授钦差大臣关防，驰驿赴粤。故山西巡抚曾国荃，赴署粤督，筹备军糈。东阁大学士两江总督左宗棠，督办军务，兼顾江防。一班老臣宿将，分地任事。廉将军犹能强饭，马伏波再出据鞍。劲气横秋，余威慑敌，法人倒也不敢暴动，差了舰长福禄诺等，直到天津，去访直督李鸿章，无非说些愿归和好等语，但越南总要归法保护。咬定一桩宗旨，有何和议可说。李鸿章既不照允，也不坚拒，只用了模棱两可的手段，对付外交。此老未免油滑，然已带三分暮气。适粤关税司美国人德摧林，愿作毛遂，居间调停，竟与李鸿章订定五条草约，准将东京让法，清军一律撤回。惟法越改约，不得插入伤中国体面语。越南已去，还有什么体面？双方允议，鸿章当即奏闻，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也与李爵帅一般见识，总教体面不伤，管什么万里越南？随即核准，批令鸿章签押。

这边玉帛雍容，方与法使互订和局，那边云南兵将，已进至谅山，尚未接到和好消

息。法将突勒，亦入谅出驻扎。两下相遇，滇军磨拳擦掌，专待角斗，突勒亦不肯让步，顿时开了战仗，你开枪，我放炮，相持半日，法兵受了好多损失，向后退去。中国人向来自大，闻了这场捷音，个个主战，几乎有灭此朝食的气概。偏偏法人行文总署，硬索偿款一千万镑，总署不允，法愈增兵至越南，攻陷北宁。岑毓英退驻保胜，扼守红河上游，法复派军舰至南洋，袭攻台湾，把基隆夺去。幸亏故提督刘铭传，奉旨起复，督办台湾军务。他即兼程前进，到了台湾，以守为战，法人才不敢入犯，把基隆守住。

法提督孤拔，转入闽海，攻打马尾。马尾系闽海要口，驻守的大员，叫作张佩纶。佩纶是个白面书生，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本在朝上任内阁学士官职，谈锋犀利，没人赛得他过：讲起文事来，周召不过如此，讲起武备来，孙吴还要敬避三舍。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清廷大加赏识，特简为福建船政大臣，会办海疆事宜。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中外官僚，方说朝廷拔取真才，颂扬圣哲。合肥伯相李鸿章，也因他多才多艺，称赏不置。这张佩纶更睥睨不群，目空一切，既到福州，与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会叙，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督抚等也莫名其妙。因闻他素负才名，谅来必有些学识，索性将全省军务，都推到佩纶身上。佩纶居然自任，毫不推辞。任事数月，并没有整顿军防，单是饮酒吟诗，围棋挟妓。有的说是名将风流，大都这样，有的说是文人狂态，徒有虚名。

这年秋季，在值法孤拔率舰而来，直达马江。好像是一场试金石。海军将弁，闻风飞报，佩纶毫不在意，简直如没事一般。过了一宵，法舰仍在马江游弋，尚未驶入口内，那时张佩纶谈笑自若，反邀了几个好友，畅饮谈心。忽报管带张得胜求见，佩纶道："我们喝酒要紧，不要进来瞎报！"才阅片刻，又报管带张成入谒，佩纶张开双目，向传报的军弁叱道："我在此饮酒，你难道不晓得么？为什么不挡住了他？"军弁道："张管带说有紧急军情？定要面禀，所以不敢不报。"佩纶道："有什么要事？你去问来。"军弁去了半晌，回称法兵轮已驶入马尾，应预备抵敌，恳大人速谕机宜。佩纶冷笑道："法人何从欲与我接仗，不过虚声恫吓，迫我讲和，我只按兵不动，示以镇定，法人自然会退去的。我道他是何等高见，谁知恰是如此。你去传谕张管带，叫他不要妄动便好。"军弁唯唯，刚欲退出，佩纶又叫他转来，便道："你去与张管带说明，第一着是法舰入口，不准先行开炮，违令者以军法从事。"军弁又答应连声，自去通知张管带，佩纶仍安然痛饮，喝得酩酊大醉，兴尽席残，高朋尽散。佩纶一卧不醒，法舰已自进口，准备开炮轰击。中国兵轮，也有十多艘，船上管带，各着弁目走领军火，请发军令。不意佩纶尚在黑甜乡玩耍，似乎可高枕无忧的样子。门上因昨日碰了钉子，不敢通报，弁目只在门房伺候。那边兵轮内的管带，急切盼望，杳无回音，欲要架炮迎击，既无军令，又无弹丸，真正没法得很。约到巳牌时候，尚不见军令领到，法舰上已将大炮架起，红旗一招，炮弹接连飞来。中国兵轮里面，毫无防备，管带以下，急得脚忙手乱。不消一个时辰，已被击破四五艘，还有未曾击坏的兵轮，只是逃命要紧，纷纷拔碇，向西北逃命。奈法舰不稍容情，接连追入，炮声越紧，炮弹越多，中国兵轮，又被击沉了好几只。海军舰队，丧亡几尽。这时候佩纶才醒，听得炮声震耳，还说何人擅自放炮，起床出来。外面已飞报兵轮被毁，接续传到七艘，于是轻裘缓带的张大臣也焦灼起来，急命亲兵二人，随着开了后门一溜烟的逃

去。确是三十六策中的上策。法舰乘胜进攻，夺了船坞，毁了船厂，复破了福州炮台，占领澎湖各岛。廷旨令左宗棠飞速赴闽，与故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闽省军务，调曾国荃就江督任，续办江防。左宗棠到闽后，奉旨查办张佩纶，佩纶已由督抚访寻，在彭田乡觅着，畴昔豪气，索然而尽，只有笔底下却还来得，草了一篇奏牍，自请处分。内中有"格于洋例，不能先发制人，狃于陆居，不能登舟共命"等语。巧于脱卸。左宗棠怜他是个名士，也为他洗刷回护。大约是惺惺惜惺惺。清廷以佩纶罪无可逃，责左宗棠袒护罪员。甘陷恶习，着传旨申斥。佩纶逮京治罪，充戍黑龙江完案。

马江方报败仗，谅山又闻失守，镇南关守将杨玉科阵亡。慈禧不禁震怒，把统兵的大员，议处的议处，镌级的镌级，并有一道罢免恭王的懿旨，亦蝉联而下，处心积虑久矣。立言颇极微妙，今录述如下：

> 钦奉慈禧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簋簠不饬，若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业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䜣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定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庭，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摅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事有补，无不虚衷嘉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必当立抉其隐，按法惩治不贷，将此通谕知之！

恭亲王既已罢免，军机处另用一班人物。恭亲王的替身，就是礼亲王世铎。还有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也都命在军机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因与李莲英莫逆，亦得厕入军机。慈禧太后又下特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国子监祭酒盛昱、左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见了这谕，以醇亲王系光绪帝

父亲，入直军机，殊非所宜，是极。遂援古斟今，联翩入奏，请收回成命。慈禧后思想灵敏，把垂帘二字提出，说："当垂帘时代，不得用亲藩，俟皇帝亲政，再降懿旨。在廷诸臣，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这旨一下，言官等又箝口无言。

只是海氛未靖，边报相寻，朝旨调湖南巡抚潘鼎新，移至广西，与岑毓英联军迎剿，并令提督苏元春，与冯子材、王孝祺、王德榜等，率军援镇南关。冯、王诸将，恰是异常奋勇，一到了关，即开关出战。任凭法人枪炮利害，他却督着人马，冒死进去。枪炮越多的地方，清军越加不怕。星驰飙卷，岳撼山摇，直至两军接近，连枪炮都成没用，当下各用短兵，互相搏击。法人虽是强悍，至此已失所长，不得不渐渐退下。清军勇气，陡增十倍，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川。自从中法开衅，这场恶斗，独出法人意外。法人才有点怕惧，弃了谅山。岑毓英闻谅山克复，亦秣马厉兵，亲督大军，鼓行前进，连败法兵，迭克要隘。临洮一战，阵斩法将七人，杀毙法兵三千数百名，获辎重枪炮军械无算，进捣河内，威声大振。法提督孤拔困守澎湖，连接越南败耗，已是郁愤，上书政府，请速派兵再战。适值法内阁连番更迭，主战主和，毫无定见。孤拔大愤，索性带了兵舰，闯入浙江三门湾，夜深月朗，孤拔轻轻的爬上桅竿，窥探内地形势，不防一声怪响，竟将孤拔击落船中。正是：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未知孤拔性命如何，待小子下回再说。

朝鲜越南，皆中国藩属，安能与日法两国私立条约？总理衙门人员，不闻则已，既已闻之，势不能袖手旁观，置诸不问。乃得过且过，坐听藩属之日削，一若秦越肥瘠，漠不相关者。然朝鲜之乱，吴长庆等急入汉城，诱执大院君以归。日本师至，乱事已靖，于此不惩前毖后，犹令朝日自行结约，宁非大误？法越之争有年矣，中国不闻援据公法，与法交涉；法人越境，越南王再三乞和，清廷又不过问。迨越南请兵平乱，始由粤督刘长佑等，代为戡定，其误与对待朝鲜，同出一辙。天津和约，不与法争宗主权，乃尚欲保存体面，掩耳盗铃，煞是可笑。曲突徙薪之不早，至于焦头烂额晚矣！迨焦头烂额而仍无效，不且晚之又晚耶？谅山失守，马江败绩，焦头烂额，尚且无成。谁司外交，一至于此！读此令人痛惜不置！

第八十二回
弃越疆中法修和　平韩乱清日协约

却说孤拔入袭浙境，浙江提督欧阳利已先机预防，飞檄海口炮台守将，严行堵御。守将静候数天，未见动静，未免懈怠起来。也是孤拔命运该绝，闯入三门湾的时候，遥望岸上刁斗无声，未知有备无备，因此猱升桅竿，窥探内容。适值炮台上面，有一巡卒见敌舰连樯而来，暗想不及通报，他竟仗着胆子，径去开炮。扑通一声，不偏不倚，正中桅竿上的孤拔。孤拔受着弹丸，脑子一晕，自然坠落。此时炮台守将，闻有炮声，惊讶的了不得，忙饬弁目查明。弁目到了炮台，那放炮的巡卒，还是接连开放。弁目厉声道："你如何未奉军令，擅自试炮？"巡卒至此，才觉得弁目来前，回头行礼，禀明原委。弁目向外了望，果见有兵舰数艘徐徐退去。随道："你虽击退敌舰，然总是未奉军令，恐干军法，快到军署内请罪为是。"巡卒默然，随了弁目，去见统领。亏得统领还有些明白，仍饬查明，再定功罪。次晨，闻报法舰轰坏二艘，法提督孤拔亦已毙命，不禁喜出望外，向提督欧阳利去报捷。一面赦了巡卒擅令的罪名，拔为弁目。大约运气到了。浙江海面，浪静风平，提督欧阳利，免不得虚张战绩，奏达清廷，当即奉旨嘉奖，欧阳利以下多蒙优叙。欧阳利还是运气。

孤拔一死，法军夺气。谅山粤军及临洮滇军，都是雄心勃勃，恨不得立刻规复全越，扫除法人。正在耀武扬威的时候，忽又传到天津议和的消息。众战将疑信参半，个个扼腕兴嗟。还有钦差大臣督办粤东海防的彭玉麟，接到此信，气得白胡须根根竖起，连声叫道："那一个和事老专要议和？"随即拈纸抒毫，缮就奏疏数千言，大致说："有五不可和：法人无端生衅，不加惩创，遽与议和，不可一；法人未受惩创，即来请款，是必中藏诡谲，不可二；法人即不索兵费，但求越境通商，恐将来取偿于后，必加十倍，不可三；就外强中干的法人，不问情罪，降心求和，恐各国将环向而起，不可四；云南物产富饶，西人垂涎已久，若与议和，必许通商，广传邪教，密布羽翼，一旦窃发，将何以支，不可五。"又言："有五可战：揣敌情可战；论将才可战；察民情可战；采公法可战；卜天理可战。"言言激烈，语语忠诚。这奏拜发后，出使法国的曾纪泽，也有密电到京，说法国内阁迭更，宗旨若不定，与我国议和，必须还我越南宗主权，方可允议。谁知中外大臣的奏牍，终不敌一全权大臣肃毅伯李鸿章。鸿章与法使巴特纳，竟在天津磋定和约，共计十款，最要紧的几条：一、是法人占领东京。二、是越南归法人保护。三、是法兵不得过越南北圻，与中国边界，中国亦不派兵至北圻。四、是留据台湾的法兵，一律撤回。五、是中国允于保胜以上，谅山以北，辟商埠二处。这约订后，一二百年来的南藩，拱手让与法人，法人不索兵费，还算他的情谊。后来开龙州、蒙自两商场，许法人互市，就是彼此有情的对待。从此赫赫有名的肃毅伯，遂负了秦桧、贾似道的大名。这

也未免过甚。彭、左、岑、冯诸公，心中都是怏怏，只因廷旨许和，停战撤兵，没奈何收兵敛伍，赋了一篇归去来辞。

但这肃毅伯李鸿章，也是个中兴名臣，为什么硬主和议？他为了中外交涉，杂沓而来，法越事情，正在着紧，朝鲜又发生乱事。上次朝日交涉，朝鲜国臣朴咏孝赴日本谢罪，鉴日本国维新的效果，归谋变法，联络一班有名人物，如金玉均、洪英植等，组成维新党，主张倚靠日本。独朝内执政诸大臣，多主守旧。领袖闵咏骏系椒房贵戚，素来顽固，愿事清朝，与维新党反对。这维新党中人，统是少年志士，意气凌人，仗着日本作了靠山，时思推倒政府。日本国趁这机会，复用外交手段，勾结维新党，劝他独立，愿为臂助。维新党总道他情真意切，一些儿不疑心，这叫作引虎自卫。居然率领党人，发起难来，召日本兵入宫。先搜闵族贵官，自闵咏骏以下，一律杀死，连闵妃也饮刃而亡。只有国王李熙，尚未杀死，党人胁他速行新政。李熙变作鸡笼内的鸡儿，无论要他什么，只得唯唯听命。朴咏孝揽了大权，兼任兵部，金玉均为左相，洪英植为右相，其余一班党人统授要职。

此时驻扎朝鲜的吴长庆，因法越事起，调至金州督防，继任的提督，也与长庆同姓，名叫兆有，闻了朝鲜宫内的乱事，急召总兵张光前商议。光前推举一人，说他智勇深沉，定有妙计，应邀他解决这问题。看官！你道是谁？就是当时帮办营务，近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大名鼎鼎。世凯名慰亭，河南项城县人，袁总督甲三，便是他的从祖。捻匪肇乱，他曾出驻皖豫，奉旨剿办，倒也立过战绩。世凯父名保庆，本生父名保中。少时倜傥不羁，昂藏自负。段学士靖川，有知人名，尝说他非凡品。嗣因乡试不第，弃举子业，纳粟得同知衔。提督吴长庆闻他多才，延作幕宾，襄办营务。在营时，曾替长庆约束军士，号令一新。朝鲜国王常向长庆借将练兵，长庆就荐他出去。至长庆调任，还有部兵截留朝鲜，便奏请委他管带。张总兵亦很是器重，所以经军门垂询，便欲邀他会商。吴兆有忙着亲兵携刺往招，世凯昂然而至，彼此行过了礼，两旁坐定。兆有就谈及朝鲜情形，商议救护的计策。世凯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请急速发兵，捣入朝鲜宫内，除了乱党，护出朝王，再作计较！"此公原有胆有识。吴兆有道："闻得朝鲜宫内，有日本兵守卫，恐怕不易攻入。"世凯道："几个日本兵，怕他什么？"张光前道："袁公议论，颇是先声夺人的计策，未知军门大人以为何如？"吴兆有道："计非不是，但必须至北洋请示，方好举动。"世凯道："救兵如救火，若要请示北洋，必至迟慢，倘被别人走了先着，反为不妙。"吴张二人尚面面相觑，世凯见他没有决断，便说："既要到北洋请示，请立办好文书，饬快轮飞递为要。"二人应允，即办就公文，派泰安轮船飞递。

兵轮才发，朝鲜国王已密遣金允植、南廷哲至清营求救。吴、张二人，仍不敢遽允。嗣由探马密报，党人拟废去国王，敢立幼君，依附日本，背叛清朝。吴兆有才有些着急，可奈北洋回音未转，自己部兵不多，恐怕不敌日本，尚是迟疑不决。外面又来了袁公世凯，未曾坐下，即向吴、张二人道："乱党的消息，两公想亦闻知。若再不发兵入宫，不但朝鲜已去，连我辈归路，都要被他截断，只好在朝鲜作鬼了。"吴、张二人，被他一激，倒也奋发起来，实是保全性命要紧。随道："据老兄高见，究竟如何办法？"世凯道："为今日

计，只有迅速调兵，分路进攻，能够一鼓攻入，肃清朝鲜宫禁，我们便占上风，不怕日本出来作梗。”吴兆有道：“应分几路？”世凯道：“该分三路进攻。军门大人领中路，镇台大人领右路，袁某不才，愿当左路。”吴兆有尚有难色。世凯不禁愤懑，奋然道：“二公如以中路为费手，袁某愿当此任！吴军门率左，张镇台率右，彼此接应，不愁不胜。”吴兆有道：“就如这样，今夜发兵。”

是夜天色微明，三路清军，衔枚出发，严阵而行，到了朝鲜宫门，已是残夜将尽。袁世凯督令猛攻，里面枪声，也劈劈拍拍的放将出来。袁军前队，伤了数十名，似乎要向后却避。世凯传令，不准退后，违令立斩。这令一传，军法如山，军士方冒险前进，霎时间攻破外门，进至内门。忽后面抄到日本兵，来攻袁军，世凯分兵抵挡，这时腹背受敌，胆大敢为的袁公，倒也吃惊不小，惟队伍恰依然不乱。巧值提督吴兆有，已从左路杀到，一阵夹击，才将日本兵杀退。清军抖擞精神，再接再厉，枪声陆续不绝，震得屋瓦齐飞，宫墙洞陷。刚在得势的时候，又来了朝鲜兵数百名，由世凯一瞧，乃是曾经自己教练过的兵卒，熟门熟路，同德同心，当下把内门破入。维新党不管死活，还要前来阻拦，被清军排枪迭击，仆毙了几十人。洪英植亦战死在内，朴咏孝、金玉均等，方从宫后逃去。

吴、袁二人，整队而入，张光前右路兵亦到。人家得胜，他方到来，可谓知几之士。朝鲜宫内，已是空空洞洞，不见有什么人物。清军仔细搜寻，只有几个宫娥女仆，躲匿密室，余外统已不知去向。当由吴、袁、张三人诘问国王世子踪迹，据说：“乘宫中大乱时，逃出宫外。”世凯令军士赶即找寻，在王宫前后左右，寻了一周，杳无影响。世凯未免焦灼。忽有朝鲜旧臣来报：“国王世子，在北门关帝庙内。”世凯大喜，遂与吴张二人，会议往迎。这个差使，吴提督恰直任不辞，确是好差使。忙率部兵前去。袁张已扫清宫阙，收兵回营。不一会，朝鲜国王及世子，也随了吴提督进来。国王见了袁世凯，很是感谢，并请追缉朴咏孝、金玉均等。世凯道：“朴金诸叛党，现在想总逃至日本使馆，不如先照会日使竹添进一郎，叫他即速交出，否则用兵未迟。”张、吴连声称善，随即写好照会，遣兵弁送与日使。未几兵弁还报，日本使馆内，已无人迹，公使竹添进一郎，闻已逃回本国，往济物浦去了。于是袁、吴、张三人送朝鲜国王还宫，一场大乱，化作烟消日出，总算是袁公世凯的大功。

无如日本人煞是利害，遣了全权大使井上馨，到朝鲜问罪，又令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务大臣西乡从道，来与中国交涉。这三位日本大员，统是明治维新时紧要伟人，这番奉命出使，自然不肯舍脸。井上馨到了朝鲜，仍直接与朝鲜开议，要索各款，无非要朝鲜偿金谢罪等语。朝鲜国王无可奈何，别人又不便与议，只好暗中讯问袁世凯。世凯正接北洋来信，说是伊藤、西乡两日员，到了天津，声言清军有意寻衅，不肯干休，朝廷已派吴大澂、续昌二人，东来查办。看官！你想袁公是个英挺傲岸的人物，那里肯受这恶气？当即请了假，回到北洋。谒见肃毅伯李鸿章，极陈利害，大意是：“要临督朝鲜，代操政柄，免得日人觊觎。”李鸿章颇为叹赏，但心中恰是决计持重，不愿轻动，反教世凯敛才就范，休露锋芒。老袁后半生行事，实是承教合肥。世凯太息而出。

这位李肃毅伯，已受朝命，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使臣议约。肃毅伯专请国家体面，摆设全副仪仗，振起全副精神，在督署中请日使进见。难为后继。日使伊藤博文，及西乡从道，瞻仰威仪，倒也没甚惊慌，坦然直入，侃侃辩论。议定款约两大条：第一条，清日两国，派驻朝鲜的兵，一律撤去；第二条，两国将来，若派兵到朝鲜，应互先通知，事定后即行撤回，彼此依议签约，中日已定和议。清廷吴兆有等，都遵约归国，连大院君亦放回去，朝鲜国王李熙势孤援绝，对了日本要索各款，无非是谨遵台命四字，赔了银洋十一万元，向他谢罪了案。从此日人得步进步，已认朝鲜为保护国。中国如肃毅伯等，还说朝鲜是我藩属，两不相对，各有见解，总不免后来决裂，只好算作暂时结束。暗伏下文。

越南已去，朝鲜亦半失主权，法日两国，满意而归。英吉利不甘落后，遂乘此胁取缅甸。缅甸当乾隆年间，国王孟云，受清廷册封，定十年一贡的制度，久为中国藩属。道光初年，英并印度，与缅甸西境相接，缅甸西境有阿剌干部，适有内乱，向缅甸乞援，缅甸借出援为名，竟占据阿剌干部。阿剌干部众不服，复向印度英总督处求救。英总督遂发兵攻缅，缅人连战连败，没奈何与他讲和，愿割让阿剌干地，并偿英国兵费二百万镑。缅人不图自强，徒然衔怨英人，遇着英商入境，任意凌辱，亡国之由，多在于此。英人愤无可遏，又起兵攻略缅甸，把缅甸南境的秘古地方，占夺了去。到光绪十一年，法取越南，日图朝鲜，英人闻中国多事，索性起了大兵，直入缅京，废了国王，设官监治。中国无事时，尚不过问，多事时，还有什么工夫。光绪十二年，英人兼并上下缅甸，编入英领印度内。云贵总督岑毓英奏闻，清廷王大臣，又记起昔年档册，缅甸为我属国。事事如此，大约由贵人善忘的缘故。此时驻法使臣曾纪泽，因争论中法和约，调任英使。总署衙门，又发电到英京，命他至英廷抗议。猫口里挖鳅。英人已将缅甸全部列入版图，布置得停停当当，那里还肯交还？曾纪泽费尽心力，据理力争，起初是要他归还缅甸，英人不理，后来复要他立君存祀，仍守入贡旧例，英人又是不从。可叹这位曾袭侯说得舌敝唇焦，谈到山穷水尽，才争得“代缅入贡”四字。其实也是有名无实的条约。当时还按期进呈方物，嗣因清室愈衰，把此约亦撇在脑后。此非曾袭侯无能，乃王大臣因循之误。英人得了缅甸，还要入窥云南。滇缅勘界，屡费周折，后来结果，终究是英人得利，中国吃亏。云南边徼，又被英人割去无数。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这也是中国的气数。

越南缅甸的中间，还有一暹罗国，也是中国藩属，按年期贡。洪杨乱后，贡使中绝。自从越南归法，缅甸归英，英法各想并吞暹罗，势均力敌，互生冲突。旋由两国会议，许暹罗独立自主，彼此不得侵略。只暹罗所辖的南掌地方，取来公分，至今暹罗尚算幸存，不过与中国早脱关系。从此中国的南服屏藩，丧失无余了。说来真是可叹！清廷王大臣，多是醉生梦死，不顾后患。慈禧太后逐渐骄侈，还想起造颐和园来，做个享福的区处。小子叙述至此，殊不能为慈禧讳了。有诗咏道：

东南迭报海氛来，割地偿金不一回；
圣母独饶颐养福，安排仙阙竞蓬莱。

颐和园的风景，真是一时无两，欲知建筑的原因，容待下回续述。

合肥伯李鸿章，非真秦桧、贾似道之流亚也，误在暮气之日深，与外交之寡识。越南一役，中国先败后胜，法政府又竞争党见，和战莫决，彼心未固，我志从同，乘此规复全越，料非难事。乃天津订约，将与法使议和，但求省事，不顾损失，暮气之深可知矣。朝鲜再乱，维新党召日本兵入宫，日本未尝知照中国，遽尔称兵助乱，其曲在彼，不辨自明。袁世凯倡议入援，偕吴张二将，代逐乱党，翊王免难，日使竹添进一郎，至遁回济物浦，我已一胜，日已一挫，斯时日本，犹未存与我决裂之想。为合肥计，亟应声明朝鲜之为我属，一切交涉，当由中国主持，胡为井上馨至朝鲜，仍任朝鲜自与订约？伊藤、西乡至天津，乃与订公同保护之约乎？光绪三四年间，日本咨照清廷，称朝鲜为自主国，不认为我藩属，经总理衙门抗辩，内称："朝鲜久隶中国，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能独拒？"妙语解颐，日本人尝一笑置之。合肥知识，殆亦犹此。即或稍胜，亦百步与五十步之比耳。外交无识，宁有善果？越南去，朝鲜危，缅甸、暹罗相继丧失，不得谓非合肥之咎。本回实为合肥写照，暗寓讥刺之意。书法不隐，足继董狐直笔矣。

第八十三回
移款筑园撤帘就养　周龄介寿闻战惊心

却说颐和园开工，乃是光绪十一、二年的时候，耗去经费，约不下三千万金。这时国帑支绌，三千万金的巨款，从何而来？相传是从海军款项下，调拨过去。中法一战，马江败绩，闽海舰队，丧亡殆尽，清廷因海氛日恶，决议大兴海军，整顿海防，将台湾划为一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原有福建巡抚事，归浙闽总督兼管。并在北京设海军衙门，命醇亲王奕譞作为总办，奕劻、李鸿章作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作为帮办。五大臣公同商酌，拟先从北洋入手，督练第一支海军，择定盛京旅顺口、山东威海卫为军港。醇亲王奕譞，本没有海军经验，奕劻、善庆不消说起，只有李鸿章、曾纪泽二人，素称是究心洋务，曾纪泽又时常出使外洋，主持海军的要人，自然要推李鸿章。但海军问题，繁费得很，免不得要筹集巨资。鸿章苦心筹划，接连奏请，朝上总是驳的多，准的少。巧妇难为无米炊，妙手空空，如何兴得起海军？鸿章没法，亲自入觐，密探内廷意旨。当由太后身旁的宠监李莲英，传出消息，说是："太后近年，有意静居，拟造个园子，以便颐养，苦的无款可筹，时常烦躁，所以遇着各省筹款的事项，往往有驳无准。"鸿章沉吟一会，便与李莲英附耳数语，莲英点了好几回头。要造颐和园，恐亦是他怂恿出来。鸿章即回至天津，嗣凡有所奏请，无不照准。

看官！你道这位李伯爷，是什么妙想？他与李莲英定议，欲借海军名目，责成各疆

吏岁拨定款，就中提出一半，作了造园经费，一半作了海军经费，两事都可成就。确是筹款妙法。慈禧太后闻言欣慰，于是大兴土木，把清漪园旧址，辟地建筑，改名颐和园。造了两三年，方才告竣。园中的楼台殿阁、亭轩馆榭，实是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是乐寿堂正殿，即慈禧太后住所，规模很是壮丽。又有仁寿殿亦相仿佛，系召见王大臣处。还有颐乐殿，是太后听戏的地方，更造得穷工极巧。殿外就是戏台，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颜曰庆演昌辰，中层颜曰承平豫泰，下层颜曰欢胪荣曝。将戏台叙得更详，作者之意可知。此外有知春亭、夕佳楼、芸碧馆、藕香榭、养云轩、瞰碧台、宝云阁、云松巢、邵窝、贝阙、石舫、荇桥等佳境，无妙不臻，有美毕具。这园本倚万寿山，泉清水秀，草长花香，山巅更建一佛香阁，轩敞华丽，上出云霄。慈禧太后在园时，每日必登阁游览，俯瞰全园，气象万千。下有千步廊，曲折而下，直达殿门，所以往来甚便。历述园中胜景，写尽当时奢侈。园已告成，慈禧太后将移居园内，降了一道懿旨，即日归政。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先后上疏，无非因帝年尚幼，恳请太后再行训政数年。太后俯准所请，随带同光绪帝，幸颐和园。把内阁军机处以下各机关，都迁入园内办理。就是梨园子弟，也与官僚一同居住。直把官场作戏场。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北洋海军，办了一、二年，既集了好多经费，总要掩饰全国耳目，购了几只战船，募了几千舰队，才报成立。奉旨派醇亲王奕譞，到天津巡阅，肃毅伯李鸿章，即饬干员办差，布置行辕，务期完美。不料内廷又来了密函，由李鸿章展阅一周，忙召办差的委员入内，叫他在行辕里面，再布置一个房间，体制虽略逊一筹，装饰须格外精雅，不得疏忽！委员不敢多问，只得小心办理，一切铺设，已觉妥当，方回辕禀报。经李伯爷自去察视，到了正厅，系预备醇亲王居住，他倒不过大略一瞧，便算了事。转入厢房，反留心检点，那一件还嫌粗率，这一件更嫌简慢。委员暗暗惊讶，私自揣测，究竟是何人来此居住，要这般仔细挑剔？我亦不解。但奉上司命令，不得不再行掉换。过了数日，醇亲王已到码头，当由李鸿章亲去迎迓。办差的委员，亦随同前去，留心窥伺。见李伯爷谒过醇亲王后，即与醇亲王旁边的随员，殷勤问话，很带着谦恭样子。委员未曾认识，嗣闻李伯爷称他总管，方晓得是赫赫有名的太监李莲英。从旁面写入，比实叙还要利害。醇亲王与李莲英，一齐上岸，直抵行辕，由李鸿章送入，周旋一番。又引李莲英到厢房，满口说是委屈。李莲英左右一瞧，只淡淡的答了费心二字。宿了两宵，醇亲王临场校阅，李莲英随侍在后，当由李鸿章传出军令，饬海军会操。舰队排墙而至，或分或合，或纵或横，映入醇亲王眼帘中，只觉得整齐错落，如火如荼。无异盲人。阅毕，极力褒奖。李鸿章只是捻须微笑。这一笑恰有微意。又过数天，醇亲王与李莲英方辞别回京。这次阅操，又糜费了许多银两。李莲英处又须安置妥贴，一古儿脑在海军里报销，连委员都是瞠目伸舌。

李莲英回京后，威势愈盛，宫中称他九千岁。御史朱一新，偏呆头呆脑的奏了一本，内有"李莲英随醇亲王阅兵，恐蹈唐朝监军覆辙"等语。慈禧后勃然震怒，立命降级，调补主事。这旨下后，还有那个敢冲撞李莲英？一班蝇营狗钻的人物，总教钻入李总管门路，不怕没有官做。转眼间已是光绪十四年，光绪帝已十八，大婚期届，册立皇后。这皇后是谁家淑女？说将起来，又与慈禧后大有关系。从前立同治皇后时，慈禧后的主张，

原是属意凤秀的女儿。旋由东太后决立年长，因把崇绮女为皇后，后来常与慈禧后反对，至死方休。这次光绪帝又要立后，慈禧后自然加意拣选。他想胞弟桂祥，曾任副都统，生有一女，与光绪帝年纪相仿，遂与光绪帝指婚。是年十月间，特降懿旨，立副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为皇后，并选侍郎长叙两女，备作妃嫔。次年二月，光绪帝大婚，一切排场，与前代略同，小子若再叙述，笔意未免重复，不如概从简略。大婚礼毕，即封长叙长女那拉氏为瑾嫔，次女为珍嫔。慈禧后即下谕撤帘。归政典礼，虽是照同治朝依样举行，总要另画一个葫芦，费点手续。况慈禧后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踵事增华，自在意中。归政后连加太后徽号，于"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外，添了"寿恭钦献"四字，凑成了十四个。慈禧后喜溢眉宇，格外畅适。又因中外无事，没甚牵挂，遂率同李莲英等，颐养园中，或是登山，或是游湖，或是听戏，或是抹牌。有时随作书画，消遣光阴。皇后本不善书，经慈禧太后指教，亦能了悟草法，得心应手。后来能书擘窠大字，尝自署斋名，叫作延春阁。他本是慈禧后侄女，平时能得慈禧欢心，因此慈禧游玩，常令皇后随从。慈禧后既有可意的内侍，又有如愿的佳妇，左右侍奉，正是快乐得很。

忽由河道总督吴大澂，呈上奏折，乃是请尊醇亲王称号。善拍马屁？内称醇亲王督办海军，功绩卓著，且自为帝父，应予尊崇。先引孟子"圣人人伦之至"的遗训，后引史事，谓宋朝的濮议，王珪、司马光与欧阳修所议不合，从前高宗纯皇帝御批，以欧说为是。又明朝的世宗，欲追尊生父兴献王帝号，群臣争执，高宗御批，亦加驳斥。应请皇太后特旨，加醇亲王徽号，遂皇上孝敬之忱，塞薄海臣民之望云云，奏上，太后即降旨如下：

> 本日据吴大澂奏请饬议尊崇醇亲王典礼一折，皇帝入继文宗显皇帝，寅承大统，醇亲王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竭心力，格恭尽职。每遇优加异数，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从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自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豫杜妄论一奏，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称秀王之封为至当，虑皇帝亲政后，佥壬幸进，援引治平嘉靖之说，肆其奸邪，豫具封章，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其披沥之忱，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此深宫不能不嘉许感叹，勉从所请者也。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将醇亲王原奏，及时宣示，则此后邪说竞进，妄希议礼梯荣，其患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奏发抄，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越古今，即贤王心事，亦从此可以共白。嗣后阚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越年，醇亲王病歿。未殁时，慈禧太后，屡率光绪帝至醇邸问疾。因醇亲王福晋，本是太后亲妹子，醇亲王又始终忠事太后，恭邸罢职，醇邸即续揽军机，一切政务，随时请太后指示，不敢独断独行。怪不得太后格外亲信，格外优待。临殁，太后极为痛惜，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予谥曰贤。丧葬一切，典礼特崇。惟谕中有"不可过事奢侈，致伤

王生时恭俭盛德。”仍是防他僭越。并令将醇邸分为二处，一处崇祀醇亲王祖宗，一处为光绪帝发祥地点。醇亲王次子载沣袭爵，三子载洵、四子载涛，皆封公。醇亲王薨后，光绪帝虽然亲政，凡事仍禀白慈宫，不敢专主。慈禧太后亦尝令皇后及李莲英，暗中监察，免蹈同治覆辙。光绪帝恰也养晦遵时，没甚违忤。

自十五年至二十年，只有与英吉利、俄罗斯，稍有交涉。英国为了哲孟雄，启衅构兵。哲孟雄在西藏南境，介居布丹、廓尔喀两部中间。布、廓两部，同为西藏藩属。廓、哲失和，英人尝助哲败廓，令哲王割让大吉岭，及附近印度的平原，作为己有，算是出兵的酬谢费。嗣后屡有要索，哲人愤恨，竟将英人囚住。英人遂发兵攻哲，哲王那里能抵挡英人？免不得肉袒牵羊，乞降大不列颠旗下。引虎者终为虎噬，亚洲诸小国皆蹈此失。英人得了哲孟雄，又把布丹亦收为属部。哲、布已失，西藏藩篱被撤，藏人震惧，日思规复，至哲部隆吐地方，设立卡房。英人安肯干休？自然要与西藏为难，攻毁卡房，并据藏南要隘。中国的驻藏大臣，向不中用，至是令帮办大臣升泰赴任，与英国总理印度大臣兰士丹，在印度孟加拉会议，定藏印条约八款，承认哲为英属，勘定藏哲分界，才得和平了结。后来复把藏南的亚东地方，开为商埠，许英人互市，这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至与俄国交涉的事情，系为帕米尔高原。帕米尔为新疆西南边徼，在葱岭外面，北通浩罕安集延，为亚洲最高的陆地。亚洲大山，多自帕米尔发脉，中国曾建设卡伦，并据伊犁西境，遂迫中国将卡伦撤去，中国不允。已而英人复降服阿富汗，嗾阿人逐中国卡伦兵，俄国以英人复来染指，忙出兵据帕米尔，于是中、俄、英三国，皆有违言。经中国出使大臣洪钧、许竹筠，先后会议，结果是俄人得了大利，英人次之，中国最是吃亏。把帕米尔高原，尽行弃掉，只以葱岭为界，清政府因中国幅员，素号辽廓，割了一些儿荒徼，也没有十分痛苦。总教身家保住，管什么边疆荒地？到光绪二十年，是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又是天大的喜事。寿辰在十月十日。正二月间，就饬王大臣预备祝嘏典礼，仿照康熙、乾隆时故例。着各省将军督抚，先期派员来京，庆祝圣母万寿。一面饬内务府督率工役，自大内至颐和园，统要盖搭灯棚，点缀景物，并要沿途建设经坛，由喇嘛僧带领僧众，唪诵寿生真经。颐寿园内，还要造大牌楼，作圣母万寿纪念。内务府因库款支绌，授意内外大员，预送寿礼，大员们那个不想巴结？彼此会议各捐俸银二十五成，作了万寿的送费，聊表微忱。内中有个西安将军荣禄，于俸银二十五成外，更献了许多金银珍宝，顿时喜动慈颜，立召内用。荣禄本太后功臣，热河回跸，全仗荣禄随扈，为什么外任西安，就了闲散的职任？原来荣禄扈驾回京，慈禧后记念大功，擢为内务府总管，宫廷得自由出入。每有要事，慈禧后亦常与商量，同治帝宾天时，荣禄尚入直宫中，很邀宠眷。到了光绪六年，忽由光绪帝师傅翁同和密白太后，劾荣禄浊乱宫禁的罪状，慈禧后不信，暗中恰是加意侦查，果然事出有因。这位有胆有识的荣大臣，竟在某妃房中，竭忠效力，确是有胆，确是有识。被慈禧后亲见亲闻，当下怒气勃发，立将荣禄驱逐出京，革去官职。慈安崩后，慈禧后又记起荣禄，疑是慈安设计陷害，俾折臂助，但因荣禄犯罪太重，不欲骤然起用。自是荣禄失官数年，嗣后不知荣禄如何运动，又超擢为西安将军。想来总是李总管的大力。此番奉召入都，再任步军统领，寿礼确是多送。自然格外小心，格外勤谨。预备祝寿

期内，他亦着力帮忙。慈禧太后复降恩旨，晋封瑾珍二嫔为妃，此外贵人等，亦照例递升。宗室外藩王公，及中外文武大臣都驰恩覃封，官上加官，爵上晋爵。满拟届了寿期，做一场普天同庆的旷典，谁料一到五月，朝鲜又闯起大祸，弄得中日开衅，陡起战云。清军连战连败，慈禧太后懊怅异常，不得不另降懿旨，罢除庆贺。小子曾记当时有一上谕云：

朕钦奉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率士胪欢，同深忭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跸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侵予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仍，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念及，悯悼何穷？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特颁内帑三百万金，俾资饱腾。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朕仰承懿旨，孺怀实有未安，再三吁请，未蒙慈允。敬维盛德所关，不敢不仰遵慈意，为此特谕！钦此。

一场盛举，化作烟销。日本太是无情，海军真也不力。届寿辰时，只在园办排云殿受贺，就算完结。后人有宫词一绝道：

别殿排云进寿觥，慈怀日夕轸边情。
诸州点景皆停罢，馈饷频闻发大盈。

究竟中日何故开战，且到下回续叙。

母后训政，既非美事，亦非易事。历代有此成例，乃因主少国疑，不得已而出此耳。然阎窦临朝而常侍横，武韦专政而阉竖兴，郑李侍宠而珰祸炽，后妃专政，往往为中官所播弄，堕其术中而不之觉。以慈禧太后之英明，而前有安得海，后有李莲英。李莲英之擅权，较诸安得海，尤专且久。颐和园之建筑，李莲英导之也，六旬万寿之侈备典礼，何一非自李莲英等，曲意逢迎，隐图中饱耶？贵胄若醇亲王，元老若李肃毅伯，犹且不敢忤李莲英，遑论他人？故慈禧二次之训政，几与李莲英训政无异。本回叙慈禧，实即叙李莲英。叙李莲英，即不啻叙慈禧。清朝二百数十年之国祚，斫丧于李总管一人之手，内监之祸烈矣哉！慈禧后殆犹可原焉。

第八十四回
叶志超败走辽东　丁汝昌丧师黄海

却说朝鲜自迭遭乱事，国势愈衰。国王李熙，又是个贪安图逸的人，凡事都因循苟且，不愿振作，因此日贫日弱，寇盗纷起。日本尤为垂涎，独中国置若罔闻。驻英法德俄使臣刘瑞芬，明察外事，思患预防，曾致书北洋大臣李鸿章，建了两策：上策欲乘他内敝，收他全国，改为行省；次策应约同英美各国，公同保护，方足保全朝鲜。结尾是朝鲜安全，东三省亦可无虞等语。莫谓秦无人。李鸿章亦以为然，将刘书上之总署，总署诸公，多是酒囊饭袋，醉生梦死，管甚么朝鲜存亡。应骂！鸿章孤掌难鸣，也只能得过且过。

光绪二十年，朝鲜国全罗道东阜县，有东学党起事。党魁叫作崔时亨，自号纬大夫。这东学党徒，并不是留学东瀛，乃是剽窃佛老绪论，妄参己意，辗转传授。国王因他妖言惑众，出兵捕治。崔时亨遂揭竿起事，连败王兵，复从全罗道转攻忠清道，声势非常利害。国王李熙忙向中国告急，并咨照中国驻使。看官！你道这驻使系是谁人？便是当年帮办营务的袁世凯。世凯接读咨文，飞电北洋，当由北洋派遣提督叶志超，及总兵聂士成等赴援。李鸿章颇也精细，遵守天津条约，电告驻日钦使汪凤藻，叫他知照日本。日本真是利害，不肯后人一着，派大岛圭介率兵赴朝鲜。两国兵队，先后出发，钦差袁世凯闻叶提督已到牙山，随即致书叶提督，请他出示晓谕，解散乱党。乱党究系是乌合之众，见了一纸文告，吓得四散奔逃。朝鲜失守的地方，不战自复。清军拟即撤回，只日本兵，恰有进无退。袁钦使照会大岛圭介，仍援天津约文，谓彼此撤兵。此次中日交涉，中国原未违约。大岛圭介含糊照复，暗中反添兵派将，陆续运到朝鲜，分守釜山仁川的要害。日本因两番落后，故此次用着全力来。袁钦使复电达北洋，请预防决裂，速筹战备。无如肃毅伯李鸿章，明知中日开衅，必须海战，北洋海军虽然办了好几年，恰是外强中干，不堪一战，谁叫你把海军经费，拨造颐和园。因此复袁使电文，只要他据约力争，并咨照总理衙门，与驻华的日使小村寿太郎，速即和平办理。

总署王大臣，统是糊涂颟顸，尚说朝鲜是我藩属，所以发兵平乱，日本不得干涉。为了这语，又被日使藉口，他道是朝日两国，有直接条约，中日两国，为了朝鲜，亦曾定有天津约章。朝鲜明明自主国，不过他国度很小，未能自保，所以由我两国共同保护，何得说我国不得干涉？据他的说话，很像理直气壮。总署王大臣，无可辩驳，反仗着自己余威，要与日本开战。你上一折，我上一本，统说区区日本，无理如此，宜亟发海陆两军，声罪致讨。光绪帝少年好胜，瞧了各大臣奏章，也锐意主战，催促北洋大臣李鸿章，速剿倭寇。统是自大的口吻。此时这李伯爷，好像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复飞电驻日汪使，叫他诘问日本外部，何故违背天津专约，不肯撤兵？日外部又提出条件，是要与中国同心协力，改革朝鲜内政。又是个冠冕堂皇的题目。汪使电复李鸿章，李鸿章尚是持重，不

肯主战，奈内外官员，不识外情，不是说李伯爷胆怯，就是说李伯爷面软。连袁钦使世凯，也总道北洋海军，可以一试。请命北洋，愿即回国，决与日本开仗。李鸿章尚未答复，日本兵已入朝鲜王宫，比禁国王李熙，推大院君主持国柄，并宣告朝鲜独立。那时连翼翼小心的李伯爷，也只得开战，召袁钦使回国。朝旨又三令五申，派副都统丰伸阿，提督马玉昆，总兵卫汝贵、左宝贵等，各带大兵，由陆路进发。

日本用先发制人的手段，乘清军尚未云集，即进攻牙山的清军。叶军门志超，恇弱无能，整日里饮酒高卧，忽报日兵将来攻击，连忙向北洋求救。李鸿章闻警，还恐自己先行发兵，将来要被日本指摘，想了一计，向英商处租了高升轮船，载兵二营，出援牙山。不意到了丰岛，日本已暗伏军舰，截住去路，连珠炮发，将高升轮船击沉。船内的兵士，统行溧没。可怜可怜！叶志超待了数日，不见援兵到来，正急得没有摆布，还是总兵聂士成有些胆量，慷慨誓师，愿决一战。忽由探马来报日兵已到成欢，士成即持鞭请行，见志超面色如土，半晌才说了两语道："老兄小心前去！兄弟当守……守住此地。"言下已有逃意。士成领命赴敌。不半日已到成欢，恰遇日兵整队前来，士成即传令开枪，两下里杀了一阵，只见烟雾迷天，弹丸蔽日。约战了两个小时，日兵恰向后退去，士成追袭一程，方收队扎营，即差兵弁往牙山报捷。到的次晨，差去的兵弁，尚没有回来，日本大队又到。这次日本兵，不似前次的怯战，遥望过去，已是精锐得很。士成倒也不怕，仍下令开营迎敌。营门甫开，炮弹已到，聂军连忙还击，正在酣战时候，差去的兵弁才到，报称牙山已没有大兵，闻叶军门已退驻平壤去了。这语一传，兵心渐懈，日本兵又是漫山遍野，杂沓而来。士成到此，未免心惊，料知支持不住，乃命部兵移前作后，严阵而退。士成好算不弱。日本兵恰不敢进逼，由士成退去。士成回到牙山，果然不见一卒，长叹了数声。暗想部下只有数千兵马，万不能保守这地，与其孤军死敌，不如全师早返，于是传令退兵，齐回平壤，眼见得牙山要地，被日兵占去。罪在叶志超，不在聂士成。

士成到了平壤，谒见叶志超，问他何故退兵？志超支吾了一会，士成又道："成欢已败日兵，军门大人若果多留数天，牙山也可保得住。"也未可必。志超道："老兄战功，兄弟已经探闻，报告朝廷，现在辽东派来的人马，已会集此处，总教此处得胜，牙山虽失，还可无虞。"士成也不敢多说，随即退出。志超仍然日坐营中，并没有什么举动。丰伸阿、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等，见了志超，无非说的应酬常套，也未闻商及机宜。士成背地嗟叹，暗自灰心。日兵闻清军云集平壤，倒也扎住牙山，一时不敢进发，叶志超乐得快活几天。忽接到北京电报，令他节制各军，拜为统帅。聂士成擢为提督，将弁获奖数十员，军士得赏银二万两。志超喜出望外，设筵庆贺，置酒高会。各路统领，少不得亲自贺喜，热闹了好几天。

但志超本非将才，骤升统帅，那个去畏服他？所有号令一切，多半是阳奉阴违，连志超营内的将弁，也是遂队四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朝鲜百姓，本是爱戴清朝，箪食壶浆，来迎王师，不料清兵都妄作妄行，反致朝民失望。志超的意思，总教守住平壤，余事都可不问，因此划分守汛，令丰伸阿、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各将，驻扎平壤城四面。看看中秋将近，日兵尚没有消息，正拟大排筵席，宴赏良辰。突闻哨卒来报，日

将野津已统兵来攻平壤，人马很是不少。志超大吃一惊，急传丰伸阿、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各将商议。志超道："日兵已要逼近，诸位可有退敌的计策么？"各将的资格，要算丰伸阿，他先开口答道："全凭统帅调度！"志超道："据兄弟看来，还是深沟高垒，不战为妙。"各将尚未见答，就中恼了左宝贵，向志超道："现在的战仗，不比从前刀枪时代，炮火很是利害，断非土石所能抵挡，不如趁日本未逼近时，先行迎截，方为上计。"叶志超脸色急变，半响才道："我意主守，老兄主战，想老兄总有绝大勇力，可以退敌，不妨请老兄自便！"陷死左宝贵，就在此数语内。宝贵道："统帅是节制各军，卑镇安敢自由进退？但是这次开战，关系国家不少，卑镇奉命东来，早已誓死对敌，区区寸心，要求统帅原谅！"志超道："老兄晓得国家，难道兄弟不晓得国家么？"未曾开战，先自争论，焉得不败？丰伸阿等见两人闹起意见，只得双方劝解，谈论了好一歇，并没有什么定议，外边的警报，恰络绎不绝。宝贵勃然起座，对诸将道："宝贵食君禄，尽君事，敌兵已到，只有与他死斗的一法。若今日不战，明日又不战，等到日兵抄过平壤，截我归路，那时只好束手待毙了。诸公勉之！宝贵就此告辞！"已甘永诀。当即忿忿而出。丰伸阿、马玉昆，亦别了志超，自回营中。只卫汝贵少留片刻，与志超密谈数语，不知是何妙计，大约总是预谋保身的秘诀。

且说左宝贵到了营中，遥闻炮声隆隆，料知日兵已近，当命部下各兵，排齐队伍，鸣角出营。宝贵当先领阵，行不一里，已见火焰冲霄，日兵的炮弹，如雨点般打将过来。宝贵自然督军还击，砰砰訇訇，扑扑簌簌，互轰了大半天。日兵煞是利害，前敌残缺，后队补入，枪子射得越急，炮弹放得越猛。左军这边前队亦多伤亡，后队的兵士，亦督令照补。宝贵喝令一齐放枪，自己越小心督察，忽见后队所持的军械，多是手不应心，有的是放不出弹，有的是弹未放出，枪已炸破。宝贵还道他是操练未精，手执快刀，斫了几个，后来见兵士多是这般，他急从兵士手中夺过了枪，亲自试放，用尽气力，也不见弹子出来。仔细一瞧，机关多已锈损，不禁失声道："罢了罢了。"看官！你道这种枪械，为何这般不中用？原来中国枪械，多从外国购来，北洋大臣李鸿章，闻德国枪炮最利，就向他工厂内订购枪械若干，不想运来的枪械，一半是新，一半是旧。当时只知检点枪支，那个去细心辨认？这番遇着大战仗，便把购备的枪杆，陆续发出。左军前队的兵士，乃是临阵冲锋的上选，所用枪械，时常试练，把废窳的已经剔去，后队的或系临时招募，随便给发枪械，因此上了战仗，有此蹉跌。部将请宝贵退兵，宝贵叹道："本统领早知今日，所愿多杀几个敌人，就是一死也还值得。不料来了一个没用的统帅，又领了一种没有的枪支，坐使敌军猖獗，到了这个地点。"道言未绝，突然飞到一弹，宝贵把头一偏，正中在肩膀上。日本兵又如潮涌上，冲动左军阵地。宝贵尚忍痛支持，怎奈敌炮接连不断，把左军打倒无数。宝贵身上，又着了数弹，口吐鲜血，晕倒地上。可怜可怜！蛇无头不行，兵无将自乱，霎时间全军溃散，逃得一个不留。

这时候日本兵三路进攻，丰都统、马提督也分头抵截。丰伸阿本没有能耐，略略交绥，便已却退。马玉昆颇称骁勇，督领部众，鏖战一回，只因枪械良窳不齐，打出去的枪弹，不及日本的利害，日本的枪子，一发能击到百数步，中国的枪子，只有六七十步

可击，已是客主不敌。况又有机关不灵，施放不利的弊病，那里能长久支持？恁你马提督如何勇悍，也只得知难而退。甫至平壤城，见城上已竖起白旗，好称救旗。马玉昆驰入城内，见叶统帅坐在厅上，身子兀自乱抖。玉昆便问高竖白旗的缘故？志超道："左宝贵已经阵殁，卫汝贵已经走掉，阁下与丰公，闻又不能得利，偌大的平壤城，如何能守得住？只好扯起白旗，免得全军覆没。"玉昆见主帅如此怯战，也是无法可想。聂士成本随着志超，守住平壤城，一再谏阻，终不见从，也是说不尽的愤闷。

日本兵直薄城下，望见城上已竖白旗，守着万国公法，停炮不攻。志超恰趁这机会，夤夜传令，静悄悄的开了后门，率诸将遁还辽东。这计恰用着了。这诸路兵士，一半是奉军，一半是淮军，都经李鸿章训练，日人颇惮他威名，到此始觉得清军没有，益放胆进攻。据了平壤，又占了安州定州，得机得势，要渡过鸭绿江，来夺辽东了。清朝的陆军，已一败涂地，统退出朝鲜境。还有黄海沿岸的海军，悬着龙旗，随风飘荡。日本军舰十一艘，驶出大同江，进迫黄海。清海军提督丁汝昌，闻日舰到来，也只得列阵迎敌。当时清舰共有十二艘，定远、镇远最大、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平远次之，广甲、广丙、超勇、杨威又次之。汝昌传令，把各舰摆成人字阵，自坐定远舰上，居中调度，准备开战。遥望日舰排海而来，仿佛如长蛇一般，大约是个一字阵。汝昌即饬将弁开炮，其实两军相隔，尚差九里，炮力还不能及，凭空的放了无数炮弹，抛在海中。开手便已献丑。日舰先时并不回击，只是开足汽机，向前急驶。说时迟，那时快，日本的游击舰，已从清军左侧驶入，抄袭清军后面。日本主将伊东祐亨，驾着坐船，带领余舰，来攻清军前面。那时炮才迭发，黑烟缭绕，迷蒙一片。不到一时，中国的超勇舰，着了炮弹，忽然沉没。清军少见多怪，惹起了兔死狐悲的观念，顿时慌乱起来，一经慌乱，便各归各驶，弄得节节分离，彼此不相援应。这舰队中管带，只有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具着赤胆忠心，愿为国家效死。日舰浪速，与致远对轰，两边方在起劲，又来了一艘日本巨舰，名叫吉野，比浪速舰还要高大，也来轰击致远。致远船身受伤，恼得邓世昌性起，亲督炮架，测准吉野敌楼，一炮一炮的轰去，吉野舰内的统带官，急忙驶避。世昌饬令追去，舱中报弹药已尽，不便再追，世昌慨然道："陆军已闻败绩，海军又要失手，堂堂中国，被倭人杀得落花流水，还有何颜见江东父老？不如拼掉性命，撞沉这吉野舰，与他俱尽，死亦瞑目。"便令鼓轮前进。看看将追上吉野，不意触着鱼雷，把船底击碎，海水流入船内，渐渐的沉入海去。世昌以下，一律殉难。可怜可怜！

经远管带林永升，与日本赤城舰相持。赤城舰的炮火，攒射经远，经远突然中弹火发，林永升不慌不忙，一面用水扑火，一面窥准敌舰，轰的一炮，正中敌舰要害，成了一个大窟窿。敌舰回身就走，永升死不放松，传令追袭。也是气数该绝，追了一程，又被水雷触裂，沉下海中。可怜可怜！两员虎将，同时死难，余外的战舰，越加心慌。济远管带方伯谦，向来胆小，本是在旁观望，遥见致远、经远都被击沉，还有何心观战？忙饬舵工转舵，机匠转机，向东逃走。冤冤相凑，撞在扬威舰上，杨威已自受伤，经不起这么一撞，随波乱荡，不能自主。海水泼入船内，随即沉没，济远舰只管着自己，逃入旅顺口内，广甲、广丙两舰，也跟着逃遁，只留了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平远五艘，尚

在战线范围内，被日本舰围住奋击。丁汝昌还算坚忍，迭放大炮，轰沉日本西京丸一舰，并击伤日本松岛舰。奈定远舰也中了五六炮，失战斗力，靖远、平远、来远三舰，亦受了重伤，突围出走，单剩定远、镇远，势孤力竭，不得已冲出战域，驶入口内。丁汝昌尚肯自尽，故书中叙述海战，比叶志超陆军较有声势。这一场海战，兵舰失掉五艘，余舰亦多伤损，二十余年经营的海军，不耐一战，正是中国莫大的耻辱。小子叙述到此，泪随笔下，立成悲悼诗一绝道：

海滨一战覆全师，太息烟云起灭时。
我为合肥应堕泪，构园贻误少人知。

海陆军统已失败，中日的胜负已定，日本还不肯罢战，竟想把中国并吞下去。小子要洒一番痛泪，只好把笔暂停一停，待下回再行详叙。

中日一战，为清室衰亡张本，即为中国孱弱张本。世人皆归咎合肥，合肥固不得为无罪，但不得专咎合肥一人。海军经费，屡请屡驳，合肥不得已，移其半以造颐和园，而海军才有眉目。否则甲午一役，虽欲求一败衄之海战，亦不可得，宁非尤足羞者，惟选将非人，购械不慎，不得谓非合肥之咎。叶志超、丁汝昌辈，多由合肥一手提拔，彼皆非专阃才，胡为而推毂乎？当时勇毅如左宝贵，忠愤如邓世昌、林永升，俱足为干城选，仅令其率偏师，充管带，受制于一二庸夫之下，徒令其战死疆场，饮恨以歿，以视曾文正之知人善任，合肥多惭色矣。若讥其迁延观望，不愿开战，至于内外交迫，孤注一掷，以至败亡，说虽近似，而吾且以此为合肥原。盈廷虚骄，交口主战，合肥犹知开战之非策，不可谓非一隙之明。知彼知己，方足与言对外，假使当日从合肥言，勉从和议，尚不至失败若此。此回为合肥一生恨事。叙叶志超，叙丁汝昌，无一非为合肥写照。作者固别蓄深意，阅者亦当别具眼光，毋滑口读过！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马关订约　市恩索谢虎视争雄

却说叶志超既逃归辽东，丁汝昌又败回旅顺，警报迭达北京。光绪帝大为懊恼，即命将叶志超、丁汝昌革职，卫汝贵、方伯谦拿问，并严责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只得自请议处，又把海军败绩的缘由，推到方伯谦等身上，奉旨令将方伯谦军前正法。迟早一死，为何不逃。李鸿章咎亦难辞，拔去三眼翎，褫去黄马褂，改命提督宋庆出兵旅顺，提督刘盛休出兵大连湾，将军依克唐阿出兵黑龙江。三路兵驻守辽东，防堵日本。嗣又命宋

庆统制各路人马。各路统领，与宋庆资格，多是不相上下，忽接朝廷旨意，要归他节制，免不得郁郁寡欢。又是败象。宋庆到了九连城，收集平壤败兵，倚城下寨。九连城濒鸭绿江口，为辽东第一重门户，这重门户不破，辽东自可无恙。宋庆把守此处，也算是因地设险。当下传集各统将，分守汛地，叫他努力防御。各统将虽是面从，心中很是不悦，出了大营，满肚里都受着委曲，你也不愿尽力，我也不肯效命，勉强起程，接着所派汛地，率军进行。

那边的日本兵，确是勇迅。闻鸭绿江西岸，清军未曾严守，当即率兵飞渡。过了鸭绿江，浩浩荡荡，杀奔九连城。这时刘盛休、依克唐阿、马玉昆、丰伸阿、聂士成诸将，沿途抵敌，都杀不过日兵。清军退一里，日兵进一里，清兵退十里，日兵进十里，待日军进薄九连城，各路统将，统已远远的避去，只剩了城中一个老宋。老宋闻诸军皆溃，独力难支，没奈何弃城出走，退守凤凰城。嗣又因凤凰城孤悬岭外，不便扼守，复弃城西遁。统帅一走，各将愈闻风而逃，日本兵遂进占凤凰城，复分三路：一路出西北，扑连山关；一路出东北，攻岫岩州；一路出东南，窥金州大连湾。不到数日，各路都已得手，只连山关一路，被依克唐阿与聂士成两军，南北夹攻，得而复失，并伤毙中尉一员。凤凰城日军来援，又被依军杀退。依将军是久败思奋，所以尚得一二回胜仗，聂军门本是个出色当行的人材，当中国初次发兵时，已拟率陆军进捣韩城，调海军进扼仁川港口，这是先发制人的妙计，可惜当时不用。嗣因空言无补，没人见用，到了牙山，又为叶提督所制，愤愤而退。此次见清军连溃，彼此不相照应，连自己也只得节节退步。后来得了依将军一臂之力，遂得转败为胜。随又行文各帅，愿自率部下人马，抄袭敌军后面，断他饷道，令他不久自乱，那时首尾夹攻，定能克敌。此计亦妙，可惜又不见用。各路将帅，有一半说是危计，有一半简直不答。适廷旨又调他入关，保护畿辅，将行的时候，还杀败日兵数次，所以凤凰城东北一带，尚没有名城失陷。东路自岫岩州陷落，日兵又连陷海城，清军都退到辽西，靠了辽河，作为防蔽。总算暂时敷衍过去。

独东南一隅，既无良将，又无重兵，只有旅顺口向称天险，内阔外狭，层山环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形势。丁汝昌反认作绝地，且因战舰待修，转入威海卫，暂避敌焰，只留了总办龚照屿，居住旅顺。日兵既陷了金州大连湾，拟乘势攻旅顺，但恐旅顺险峻，不易攻入，遂先勾引汗奸，令他混入口内，四贴日人告示，声言日兵于某日取旅顺，居住的兵士，应及早投降，否则大兵一到，玉石俱焚，无贻后悔。明明是虚声恫吓。龚照屿得着此信，吓得魂不附体，忙坐了鱼雷艇，顺风逃去。还有一班驻守的人员，见照屿已遁，个个慌乱，带了枪械，各自逃生。一个重大的要口，变作杳无人影的空谷。至日兵入港，清军已逃去两日了。日兵不费一弹，不发一枪，把北洋第一个军港，唾手而得，真是绝大的喜事。

这时候日本兵舰，已纵横辽海，北面的盖平营口，已在囊中，南面的荣城登州，又仿佛握在掌内。狼狈不堪的丁汝昌，方困守威海卫外的刘公岛，只望日兵饶恕了他，不来作对。谁知日兵偏不许他独生，鼓着大舰，驾起巨炮，又向刘公岛进攻。可怜汝昌手下，只有几片败鳞残甲，一阵轰击，定远、威远、来远三舰，又被打沉，丁汝昌亦受了

弹伤，刘公岛势处孤危，万不能守。日兵还是接连开炮，四围攻打。汝昌到此，垂头丧气，饬兵士竖起白旗，一面致书日将，约不得伤害地方民命，自己哭了三四次，仰药自尽。还是好汉。日兵遂据刘公岛，并入威海卫，于是北洋第二个军港，亦被日本夺去。所有败残军舰，统归日兵占领。清廷还起恭亲王奕䜣，总理海军事务，其实辽海沿岸大小兵轮，只有旭日旗招飐，并没有龙旗片影，还要管理什么海军？

光绪帝迭闻败报，召王大臣会议，从前锐意主战，慷慨激昂的诸人物，至此都俯首无言。独有二个满员，上书言事，煞是可笑：一个满御史，请起用檀道济为大将。檀道济是刘宋时人，死了一二千年，为什么奏请起用？他因同僚拟用董福祥，假名檀道济以示意。他即问檀道济三字，如何写法？经同僚书示，遂冒昧照奏。又有一个满京堂，奏称日本东北，有两个大国，一是缅甸，一是交趾，日本畏他如虎，请遣使约他夹攻，必可得志。想是做梦。光绪帝见了这等奏章，又气又恨，只得与恭王等商议，定了一个请和的计策，命侍郎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本议和。日本很是利害，拒绝两使。他说这等小官，不配讲和。弄得张、邵二人，垂头丧气，踉跄归来。清廷方议改派，恼了一个安御史维峻，抗词上奏，虽不似满员的荒谬，也多牵强附会，都下偏传诵一时。小子将原奏详录，以供看官一粲，道：

奏为疆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措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恒、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吓，未及详审利

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即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监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钺，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奏。

奏上，有旨“安维峻呈进封奏，肆口妄言，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是日恭亲王适请假。次日入朝，始知这事，斥同僚道：“这等奏折，不值一噱，付诸字簏内，便好了事。诸公欲令竖子成名么？”恭亲王尚是有识。正议论间，朝旨又下，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速赴日本议和。恭王即饬军机处办事人员，电达天津。李鸿章接着此旨，明知战败求和，还有什么光采？但事已如此，欲救眉急，不得不硬着头皮，指日前往。方就道时，先电商各国驻华公使，请为臂助。俄使喀希尼，慨然答复，愿保全中国疆土，代拒日本。言太甘者心必苦。李鸿章始航行而东，到日本山阳道海口，地名马关，日本已遣专使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在马关守候。鸿章在途中，屡接中国警耗，日本北据营口，南占澎湖，心中正焦灼，见了伊藤、陆奥两人，寒暄已毕，便请停战。伊藤、陆奥不允，必欲先订和约，方许停战，经鸿章再三磋商，才提出停战条件。看官！你道条件是什么要约？他说要山海关、大沽口及天津三处，作了抵押品。这三处乃是京畿要口，押与日本，简直是引狼入室，叫这位李钦差如何答应？没奈何把停战问题，暂时搁起，先把和款商量起来。伊藤、陆奥煞是利害，要索各款，统是不堪忍受。鸿章与他辩论，他却绝不理会，反将冷语谐词，调侃鸿章。鸿章此时，既不敢反唇相讥，又不便屈意俯就，只得熬了一肚子气闷，拿出迁延手段，敷衍他们。今朝说，明朝再议，明朝说，后日再议。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一日，自会所返寓，鸿章因连日会议，毫无效果，坐在马车中，正自忐忑不定，突听得枪声一发，忙从左边一顾，不防劈面来了一颗弹子，正中左颧，鸿章忍着痛，急呼日本警察，日警过来，见鸿章颧血直喷，忙去捉拿刺客。鸿章也不及问刺客情状，匆匆回寓，病了好几日。惊闻直达欧美，各国新闻纸，争说日人无理，大有攘臂直前，代鸣不平的意见。日本始自知理屈，遣使谢罪，并饬日医替他调治。伊藤、陆奥亦至李寓道歉，随允转圜和议。鸿章即要约停战，伊藤、陆奥亦即照允。日本刺客，恰是清国功臣。嗣后申定和议，伊藤、陆奥，终究不肯多让，李鸿章无可如何，勉依条约十一款。大纲如下：

一　认朝鲜为自主国。

二　偿日本兵费二百兆两。

三　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

四　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五　中日旧订之约章，一律废止，嗣后日货进口，运往内地，得暂行租栈，免

纳税钞。并于通商各口，得自由制造。

日本全权大使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中国全权大使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签约。国耻！两江总督张之洞，凭着书生意见，谏阻和议，内有“赂倭不如赂俄，所失不及一半，就可转败为胜，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于俄国商定条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或南路数城，或北路数城”等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张之洞读书有素，难道转忘此说么？这奏虽留中不发，王大臣等多以为是，纷纷主张亲俄政策。

俄使喀希尼，居然请政府仗义责言，联合德法二国，替清廷索还辽东，先用三国联名公文，直致日本外部，迫他把辽东还清。日皇睦仁，本是全球著名的英主，到手的辽东，那肯归还中国？免不得直言抗驳，俄德法三国，遂各派舰队东来，有几艘寄泊辽海，有几艘直薄长崎，声势汹汹，要与日本决战。日本自与中国开衅后，虽连战连胜，势如破竹，究竟劳师糜饷，伤亡了若干人，耗费了若干银子，也弄得财力两竭。况俄德法统是有名强国，不似中国的空虚，大丈夫能屈能伸，只好暂时抱屈，允还辽东，惟增索赎辽东费一百兆两。嗣经三国公断，减至三十兆两成议。日使林董至北京，与李鸿章订还辽东半岛约，中日战事，至此才了。

只日本收领台湾时，台民大骇，恳请收回成命。清廷不答，台民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驻守台北，拒绝日人，日本发兵赴台湾，景崧方拟抵敌。不意抚署兵叛，焚署劫库，扰得景崧手足无措，仓猝内渡。台北既失，台南系总兵刘永福驻札，厉兵秣马，亦思与日本一战。终因寡不敌众，弃台奔还。台湾版图，遂长被日兵占领了。得易失亦易。

中国经此大挫，方归咎李鸿章，罢直督职，令他入阁。俄使喀希尼，欲来索谢，因李闲居，暂缓申请。越年春，俄皇行加冕礼，各国都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拟派王之春作贺使，喀希尼入见总署，抗言：“俄皇加冕，典礼最崇，王之春人微望浅，出使我国，莫非藐视我国不成？”总署王大臣，吓得面色如土，急问喀希尼，须何等大员，方配贺使？喀希尼道：“非资望如李中堂不可。”朝旨乃改派李鸿章。喀希尼复贿通宫禁，转禀太后，说是还辽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全权，议结这案。鸿章出使时，由慈禧太后特别召见，密谈半日，方辞别出都。一到俄都圣彼得堡，加冕期尚未至，俄大藏大臣微德，佯与李鸿章格外交欢，时常过谈，暗中恰利诱威迫，提出条约数件，令鸿章画押。鸿章方恨煞日人，自思联俄拒日，也是一策，遂草草定议。俄国不用外务大臣出头，反差了大藏大臣，与鸿章密议，实是避各国的耳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怕李伯相不堕计中。巧极狡极！

等到加冕期过，李鸿章游历欧州，俄使喀希尼，竟将俄都所定的草约，递交总署，要中国皇上亲钤御宝。全署人员，统是惊愕，不得不进呈御览。光绪帝龙目一瞧，见草约中所列条件，开口是中俄协力御日六字，颇也心慰。仿佛是钓鱼的红曲蟮。看到后面，乃是吉林、黑龙江两省铁路许俄国专造，复准俄驻兵开矿，暨借俄员训练满洲军队，并租借胶州湾为军港。光绪帝不禁大怒道：“照这几条约文，是把祖宗发祥的地方，简直卖与俄国了。”便将草约搁过一边，不肯钤印。俄使喀希尼，闻光绪帝拒绝草约，不肯钤印，日来总理衙门胁迫，一连几天，还没有的确的回报，即告总署王大臣道：“此约若不批准，当

即日下旗回国。”王大臣听了这语，好似雷劈空中，惊惶万状，忙即禀报太后，说俄使要下旗回国，明明示决裂的意思。中国新遭败衄，那堪再当强俄？慈禧后已与李鸿章，密定联俄政见，至是命交军机处，与俄使定约，不由总理衙门，也是掩耳盗铃。并亲迫光绪帝签押。光绪帝逆不过太后，勉强盖印，眼中恰忍不住泪，好像珍珠一般，累累下垂。独慈禧后面色如常，毫不动容。印已盖定，草约变作真约，由军机处发交俄使，俄使似得了活宝，即日携约就道，亲自送还俄都。东三省的幅员，轻轻断送，遂酿成日俄战争的结果。

法国亦得了滇边陆地，及广西镇南关至龙州铁路权，并辟河口、思茅为商埠，与中国订了专约，也算有了酬报，独德国未得谢礼，隐自衔恨，中国亦绝不提起。三国牵率而来，独令德国向隅，必要待他开口，也是愦愦。过了一年，山东曹州府地方。偏偏出了教案，杀伤德国教士二人。总理衙门得着此信，方虑德使出来要索，又有一番大交涉。不料德使海靖，虽是行文诘责，倒也没有甚么严厉，总署还道是德使有情，延挨了好几天。忽接山东电报，德国兵舰突入胶州湾，把炮台占据去了。正是：

漏屋更遭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

欲知中德和战的结局，小子已写得笔秃墨干，俟下回分解。

马关议和，为合肥一生最失意事，敦请再四，毫无成效，至被刺客所击，始得以颧血博和议，可为痛心！然果以此事为足辱，则应返国图强，日申儆讨，卧薪尝胆，苦心焦思以为之，安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不能如范大夫之霸越沼吴乎？乃受日本之压迫，愤而求逞，反欲丐俄人以为助，张之洞等书生管见，尚不足责，合肥名为老成，顾亦作此拒虎进狼之计，殊不可解！俄索辽东，纠合德法，三国何爱于清室，肯作此仗义执言之侠举。此宁待智者而始知之耶？与日本和，割地偿金，所患者犹仅一日本，至俄德法牵率而来，名为助我，实则愚我，我得辽东半岛，而仍费三万万两之巨款，受惠不多，而索酬者已踵相接，种种要挟，贻害无穷，此则合肥最大之咎。而中日一役，全军皆没，其为失固犹浅也。观于此，可知恃人不恃己之失计。

第八十六回
争党见新旧暗哄　行新政母子生嫌

却说德国兵舰突入胶州湾内，占据炮台。惊报传至总理衙门，总署办事人员，都异常惊愕，忙派员去问德使海靖。海靖提出六条要约，大致是将胶州湾四周百里，租与德国，限期九十九年。何不凑成一百年？还要把胶州至济南府的铁路，归他建筑，路旁百里的

矿山，归他开采。若有半语不从，立刻要夺山东省。看官！你想中国的海军，已化为乌有，陆军又一蹶不振，赤手空拳，无可打仗，除奉令承教外，还有何策？只好一律照允。但胶州湾的地方，照中俄密约，已允租与俄国，此番又转给德人，俄使自然不肯干休，急向总署诘问。总署无词可答，奈何奈何！好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尽的苦楚。亏得李伯爷一张老脸，出去抵挡，把胶州湾一处，换了旅顺、大连湾二处，还算是中国便宜，租期二十五年，与德国相较，少了七十四年，这才是中国的真便宜，可惜不好算数。准他建筑炮台，并展长西伯利亚路线，通过满洲，直到旅顺为终点，才算了结。

总署人员，因俄德交涉，已经议妥，方想休息数天，饮酒看戏，挟妓斗牌，不意英使又来了一个照会，略说："德国租了胶州湾，俄国租了旅顺、大连湾，如何我国终没有租地？难道贵国不记得从前约章，有'利益均沾'四字么？"可见从前约文，都有伏笔，苦在中国不懂，铸成大错。总署不好回驳，只得仍请这位李伯爷，与英使商议。英使索租威海卫，并要拓九龙司租界。九龙司在广东海口，北京和约，割畀英国，英人屡思展拓租界，苦无相当机会，此次适得要挟地步，遂与威海卫一同索租。李鸿章允展九龙租界，拒绝威海卫，两下争论多时，英使拍案道："贵国何故将旅顺、大连湾租与俄人，胶州湾租与德国！俄德据了这数处地方，储兵蓄械，一旦南下，是要侵占长江的范围。长江一带，是我国通商的势力圈，若被他侵占，还当了得。所以我国索租威海卫，防他南来，并非我国硬要租借这地。"鸿章还要辩论，英使怫然起座道："你若能索还旅顺、大连湾、胶州湾三处，我国不但不租威海卫，连九龙司也奉还中国。如若不能，休要固执！"言毕，碧眼骤张，虬髯倒竖，简直是要开仗的情形。比马关议约，还要难受。鸿章无可奈何，结果是唯唯听命。前日英名，而今安在。威海卫租期，照俄国旅顺、大连湾二处。九龙司展拓租界，照德国租胶州湾年限。这都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情。

翌年，广州附近，突有法国兵官，被中国人民戕害。法人效德国故伎，把兵舰闯进广州湾，安然占据。总理衙门料知无力挽回，乐得客气，与法使订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限期如德租胶澳例。国耻重重，何时一洒。

俄德英法，都得了中国的良港，顿时惹起欧美各国的观感。欧洲南面的意大利国，无缘无故，也来索租浙江的三门湾，总署这番倒强硬起来，简直不允。意大利国总算顾全友谊，不愿硬索。廷臣以各国纷索海口，不如自己一律开放，索性给各国通商，还可彼此牵制，免生觊觎。虽非上策，却不失为下策。乃自把直隶省的秦皇岛、江苏省的吴淞口、福建省的三都澳，尽行开埠。各国见海口尽辟，无从要索，才算罢休。自此以后，中国腐败的情状，统已揭露，朝野排外的气焰，索然俱尽，且渐渐变成媚外风气。外国侨民，势力益张，华民与有交涉，不论曲直，官府总是袒护洋人。郁极思奋，愤极思通，中国从此多事了。

且说光绪帝亲政，已是数年，这数年内丧师失地，一言难尽。光绪帝很是不乐，默念衰弱至此，非亟思变法不可。只朝臣多是守旧，一般顽固的官员，恐怕朝廷变法，必要另换一种人物，自己禄位不能保住，因此百计营谋，私贿李莲英，托他在太后前极力转圜，不可令皇上变法。太后因中日一役，多是皇帝主张，未经慈命，轻开战衅，弄得

六旬万寿的盛典，半途打消，未免生恨。又经宠监李莲英，从旁撺掇，遂与皇帝暗生嫌隙。只是外有恭王奕䜣，再出为军机大臣领袖，老成稳练，内有慈禧后妹子醇王福晋，系光绪帝生母，至亲骨肉，密为调停，所以宫闱里面，还没有意外变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恭王得了心肺病，逐日加重，太后率光绪帝视疾，前后三次，又命御医诊治，统是没效。四月初旬，病殁邸中，遗折是规劝皇上应澄清仕途，整练陆军。又言一切大政，须遵太后意旨，方可举行。恭王虽亦阿附太后，然心地尚称明白，遗折劝光绪帝遵奉慈命，亦是地位使然。若恭王尚存，戊戌之变，庚子之乱，当可不作。太后特降懿旨，临邸奠醊，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即令恭王孙溥伟承袭亲王。光绪帝亦随附一谕，命臣下当效法恭王竭尽忠悃。懿旨在前，太后之有权可知。但天下事福不双行，祸不单至，醇王福晋，又生成一不起的病症，缠绵床褥，服药无灵，竟尔溘逝。慈禧后未免伤心，光绪帝尤为悲恸，外失贤辅，内丧慈母。从此光绪帝势成孤立，内外没有关切的亲人。

当时军机处重要人材，一个是礼亲王世铎，一个是刑部尚书刚毅，一个是礼部尚书廖寿丰，一个是户部尚书翁同和。这四个军机大臣内，刚毅最是顽固，翁同和要算维新。刚毅在刑部时，与诸司员闲谈，称皋陶为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夫，“陶”本读如“遥”，他却仍读本音，每遇案牍中有“瘐毙”字样，常提笔改“瘦”字，反叱司员目不识丁。到了入值军机，阅四川奏报剿办番夷一折，内有“追奔逐北”一语，连说川督糊涂，拟请传旨申斥。适翁同和在旁，问他何故？他道：“‘追奔逐北’一语，定是‘逐奔追比’四字误写。”翁同和仍茫然不解。他又说道：“人人称你能文，如何这语还没有悟到？逆夷奔逃，逐去捕住，追比他往时劫掠的财物，方是不错。若作逐北字样，难道逃奔的逆夷，不好向东西南三面，一定要向北么？”讲的有理，我倒很佩服他。翁不禁失笑，勉强忍住，替他解明古义。他尚摇头不信，只不去奏请。算他知几。

翁同和系光绪帝师傅。帝五岁时，翁即入宫，他本是江苏省常熟县人，江苏系近世人文荟萃的地方，翁又学问淹博，看了迂疏愚蠢的满员，好似眼中钉，满员遂与翁有隙。光绪二十年，翁曾奏参军机孙毓汶等，经光绪帝准奏，罢斥孙毓汶，此外亦有数人免职，将翁补入军机。还有李鸿藻，潘祖荫二人，亦同时补入。李鸿藻系直隶人，与同治帝师傅徐桐友善。两人为北派领袖，素主守旧。潘祖荫亦江苏人，与翁同和友善，为南派翘楚，素主维新，两派同直军机，互争势力。守旧派联结太后，维新派联结皇帝，于是李党翁党的名目，变称后党帝党。后党又浑名老母班，帝党浑名小孩班。门户纷争，不祥之兆。

光绪二十三年，潘、李统已病故，徐桐失了一个臂助，遂去结交刚毅、荣禄诸人。刚与翁本无夙怨，不过刚毅生平，素有满汉界限，他脑中含着十二字秘诀。看官！你道他是那十二字？乃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十二字。无论什么汉人，他总是不肯相容。徐亦汉人，何故友善。荣禄因翁曾讦发私事，应八十八回。暗地怀恨，徐桐与他联络，势力益固。这边翁师傅孤危得很。恭王在日，尚看重他的学问，另眼相待，恭王一死，简直是没有凭藉，单靠了一个师傅的名望，有什么用处？况这光绪皇上，名为亲政，实事事受太后压制，还有狐假虎威的李莲英，常与光绪帝反对，从中播弄。这李莲英本是宫监，专务迎合，为什么单趋承太后，不趋承光绪帝？其间也有一个原因，小子正在

追述祸根，索性也叙了一叙。

莲英有个妹子，貌甚美丽，性尤慧黠，并识得几个文字。莲英得宠，挈妹入宫，慈禧太后见他韶秀伶俐，极力赞美。入侍数月，太后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统被他揣摩纯熟，曲意承欢。慈福太后怜爱异常，比李莲英尤加宠幸，常叫她为大姑娘，每日进膳，必令他侍食，且赐旁坐，连太后自己的胞妹，还没有这般优待。六旬万寿的时节，醇王福晋蒙懿旨特召，入园看戏，福晋因自己身分，反敌不过莲英妹子，佯称有疾，不肯赴召。嗣经懿旨再三催促，勉强入园。慈禧后还按礼接待，那莲英妹子，却昂然列坐，连身子都不抬一抬。福晋眼中，实在看不过去，仍托疾避席，还归邸中。但莲英献妹的意思，不是单望太后爱宠，他想仗着阿妹的姿色，蛊惑皇上，备选妃嫔，将来得生一子，作慈禧太后第二，自己的后半生，还好比前半生威显几倍。第二个李延年。因此光绪帝入园请安时，他的妹子，起初遵兄吩咐，很献殷勤，眉挑目语，故弄风骚。偏偏这假痴假呆的光绪帝，对了这种柔情，好像守着佛诫，无眼耳鼻舌生意，恁他甚么美艳，甚么挑逗，总是有施无报。惹得美人儿生了懊恼，遇着皇帝入园，索性一眼不睬。这还是笼络手段，莫认他是无情。光绪帝才窥透心肠，暗想李莲英如此阴险，不可不防，辜负美人厚情，皇帝真也少福。于是把莲英也渐渐疏远。

莲英一计不中，又生一计，时常到太后面前，捏报光绪帝过失。慈禧后起初倒也明白，遇皇上请安，只劝他性情和平，宽待下人。后来经莲英兄妹百端谗构，遂添了太后恶感。太后回宫，皇帝必在宫门外跪接，稍一迟误，便生间言。若皇帝到园省视，也不能直入太后室中，必跪在门外，候太后传见。李莲英又作了一条新例，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必须先索门包，连皇上也要照例。外面还道皇上什么尊贵，谁知光绪帝反受这样荼毒，积嫌之下，不免含恨。本可与别人谈叙，藉为排遣，奈内外左右，多是太后心腹，连皇后也是个女侦探，替太后监察皇帝。彷徨四顾，郁将谁语？只有翁师傅素来密切，还好与他密谈两三语。翁师傅见皇帝忧苦，遂保荐一个人材，看官，你道是谁？就是南海康先生有为。

此时康先生才做了工部主事，他生平喜新恶旧，好谈变法事宜，只因官卑职小，人微言轻，没有一个服他伟论。独翁师傅竟垂青眼，一手提拔。光绪帝特别召见，奏对时洋洋数千言，仿佛淮阴侯坛上陈词，诸葛公隆中决策，每奏一语，光绪帝点一点头，良久方令退出。自从清朝开国以来，召见主事，乃是二百数十年来罕有的际遇。康主事感怀知己，连上三疏，统是直陈利弊，畅所欲言。光绪帝本有意变法，经他迭次陈请，自然倾心采用，遂于二十四年四月中，接连降旨，废时文，设学堂，裁冗员，改武科制度，开经济特科，又下决意变法的上谕道：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请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

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立。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竞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具奏！所有翰林院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这谕未下的时候，光绪帝也预备一着，先往颐和园禀白太后，太后亦未尝阻挠，恰说："变法也是要紧，但毋违背祖制，毋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太后自问，曾毋违祖制否？又言："翁同和断不可靠，应及早罢官为是。"光绪帝唯唯而出，遂一意饬行新政，特设勤政殿，咨商政要。常召康主事密议一切，拟旨多出康手，康荐同志数人，如内阁候补侍郎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统称他才识淹通，可以重用。光绪帝便各赏四品卿衔，令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高弟梁启超，及胞弟康广仁，亦经康主事荐引。因他未曾出仕，一时不能超拔，只好缓缓录用。但这班维新党人，统是资卑望浅，一旦擢用，盈廷大员，靡不侧目。且朝变一制，暮更一令，所有改革事宜，多需礼部核议，弄得礼部人员，日无暇晷。礼部尚书怀塔布，系太后表亲，又有许应骙，亦是太后平日信任，两人素来守旧，见了这番手续，愤闷已极，恨不得将维新党人，立刻撵逐。因此一切新政，关系礼部衙门，免不得暗中搁置。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与康有为等气味相投，上书参劾许应骙，说他阻挠新政。光绪帝览奏震怒，本拟即行革职，因碍着太后面子，令他明白复奏，许即按照原奏，逐条辩驳，并劾康有为妄逞横议，勾结朋党，摇惑人心，混淆国事，请即斥逐回籍。光绪帝见许复奏，揭康短处，心滋不悦，过了数日，御史文悌，又参奏："宋伯鲁、杨深秀二人，欺君罔上，若非立加罢斥，必启两宫嫌隙。"顿时触怒天颜，斥他莠言乱政，挑动党争，命即夺职。

文悌忙求怀塔布往颐和园乞救。太后不答，但迫令光绪帝速斥翁同和。一经下手，便剿本根，太后手腕，毕竟不同。光绪帝没法，只得令开缺回籍。次日，又由太后特降懿旨，令简荣禄为直隶总督，裕禄在军机处行走。光绪帝又不能不允。两禄揽权，明夺光绪帝天禄。暗中探听消息，乃是从怀塔布谗构所致，遂也赫然下谕，把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人，一律免职。守旧党见了这旨，吓得神志颓丧，陆续至颐和园，钻营运动，求太后重执朝政。太后恰从容不迫，谈笑自若，城府深沉。暗地里恰着着安排。

还有一个不自量力的王照，次第上书，先请翦发易服，继请皇帝奉太后游历日本。这等奏牍，守旧党闻所未闻。又有最关重要的一着，触犯李总管莲英，维新党人，以欲行

新政，必斥太监，光绪帝深恨李莲英，正想乘此开刀，急得李莲英走头无路，率着娇娇滴滴的妹子，泣诉太后，磕头无数。不由太后不从，当下与莲英密议，定了一个秘计，密寄荣禄。荣禄随即上折，请帝奉太后往天津阅兵。光绪帝览到此奏，满腹踌躇，即到颐和园禀闻太后。太后很是喜欢，命光绪帝即行下谕，定期九月初五日，奉太后赴津阅操。光绪帝回宫，虽遵照慈命，准即阅操，心中总怀疑不定，遂传召一班维新人物，到勤政殿面议。康主事造膝密陈："此去阅操，前途很险，预乞圣裁！"光绪帝连忙摇手，令他出外商妥，入宫详奏。康主事退出，与同志暗地商量，议定一釜底抽薪的计策，先杀荣禄于天津督署内。既杀荣禄，即调陆军万人，星夜入都，围住颐和园，劫太后入城，圈禁西苑，俾终余年。无权无勇，奈何得行此策。商定后，即由康主事入宫密奏，光绪帝沉吟不答，经康力劝，方说待天津事定后再办。康乃退。

这时候，朝旨已命全国立官报局，任康为上海总局总办。又设译书局，命康徒梁启超总办。康梁因密图大事，尚留住京师。光绪帝听了康主事秘计，筹划了好几日，暗想畿内兵权，握在荣禄手中，不便轻举，除非得一胆大心细的人物，先夺荣禄兵权，万难成事。日思夜想，觅不出这样人材。适值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觐，光绪帝闻他胆大敢为，当即召见，先问他新政是否合宜，袁极力赞扬。光绪帝不得不信，随又问道："倘令汝统带军队，汝肯忠心事朕否？"袁即碰头道："臣当竭力报答皇上厚恩。一息尚存，必思图效。"未必未必。次日即降谕道：

>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之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钦此。

守旧党见了此谕，彼此猜疑，急去禀报太后。其实宫廷内外，太后已密布心腹，时令传达，就是康有为入宫，亦经内监密报。只谋围颐和园的事情，尚未闻知。太后曾令光绪帝下谕，凡二品以上官授任，当亲往太后处谢恩，此番袁世凯擢任侍郎，官居从二品，理应照敕奉行。到颐和园谢恩时，太后立即召见，细问召对时语。袁一一照奏，太后道："整顿陆军，原是要紧，但皇帝也太觉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须小心谨慎方好！"袁自然答应。到八月初五日，袁请训往天津，光绪帝出乾清宫召见，用尽方法，不使言语漏泄。殿已古旧黑暗，晨光透入颇微，光绪帝坐在龙座。已是末次了。告袁密谋，命袁往津，即向督署内捉杀荣禄，随即带兵入都，围执太后。俟办事已竣，当续任直隶总督。千万勿误！袁唯唯趋出。临行时付他小箭一支，作为执行证据。袁即坐第一次火车出京。光绪帝总道是委任得人，十有九稳，不意下午五句钟，荣禄竟乘专车入京。人耶鬼耶？俗语有道：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毕竟荣禄何故入京，容待下回说明。

清室不竞，外患迭乘，此时不革故鼎新，万不能挟强返弱。顽固诸徒，迂腐荒谬，固不足责，无论刚毅之显分畛域，自速其亡，即如徐桐、李鸿藻、怀塔布、许应骙辈，但务株守，各争党见，亦何在不足误国。但维新党人，锐意更张，亦未免欲速不达。善医者诊治弱症，必先培其元，然后可以袪邪，元气未培，猛加以克伐之剂，恐转有立蹶之弊。为政之道，何以异是？且围园劫后之谋，名不正，言不顺，慈禧究非武曌，维新党人之力，宁及五王？乃欲冒天下之不韪，以皇帝作孤注，其为计不亦太疏乎？经著书人按事铺叙，随手抑扬，益知守旧派固无所逃罪，维新派亦不能免讥。一击不中，十日大索，可惘亦可惜也。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临朝　维新党六人毕命

却说袁世凯上午赴津，荣禄下午抵京，此中隐情，不烦小子说明，看官当一目了然。含糊得妙。荣禄抵京这一日，正值慈禧后还宫，亲祭蚕神。祭毕，退入西苑。照清朝故例，外省官员入京，非奉有召见特旨，不得入宫。荣禄不管禁令，他不用人引导，径至西苑叩谒。当由守门人阻住，荣禄忙道："咱们有机密要事，入禀太后，恳迅速引见。"守门人本是太后心腹，与荣禄联同一气，且荣禄系太后亲戚，仓猝入宫，必有特别大事，便引了荣禄直至太后前。荣禄急忙下跪，头如捣蒜，太后忙问何故？荣禄泣道："求老佛爷救命！"老佛爷三字，乃是满人尊称帝后的徽号。荣禄因乞命要紧，所以不称太后，直呼老佛爷。太后道："禁城里面，你有什么事要我救命？这里没有甚么危险？宫里也不是你避难的地方，你如何冒昧前来？"荣禄请摒去左右，太后即令内监退出，只留李莲英一人。荣禄即将皇帝密谋，一一陈奏。太后问："此事可真么？"荣禄从靴中取出小箭一支，作为确证。这支小箭，系光绪帝亲授袁侍郎，如何落在荣禄手中？太后大怒，立命荣禄传集满亲贵数人，并守旧党首领世铎、刚毅等俱到，又有怀塔布、许应骙二人，亦蒙特召，皆会集太后前，黑压压的跪满一地，叩请太后速出训政，挽救危机。太后准议，饬荣禄带兵入卫。荣禄答称亲兵已有数千人来京，大约此时可到。荣禄确有智识，无怪太后宠任。太后道："甚好甚好！"随令荣禄召兵进来，将禁城内的侍卫，一律调出。再命荣禄仍回天津，截住康党，毋任狡脱，荣禄奉命而去。

不防会议的时候，有个孙姓太监，素为光绪帝所亲信，得了这个消息，忙去报知光绪帝。光绪帝知事已泄漏，恐康有为必遭逮捕，忙自草一谕，令孙太监密递康主事。其谕道：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再迁延观望！钦此。

康主事瞧罢，见确是皇帝手笔，且谕中有召见一次的话儿。亦系掩饰耳目，暗伏机关，明人不用细说，便谢了孙太监，送别出门，自己匆匆随出，不暇通报同志，连阿弟广仁，也不及详告。行至车站，天已微明，当即乘火车出京，一抵塘沽，忙搭轮直往上海，及荣禄到京，康有为已乘轮南下。荣禄忙电饬上海道，速即查拿。

这时候，光绪帝已被撤政柄，幽禁瀛台。原来八月初六日清晨，光绪帝登太和殿，方阅礼部奏折，预备秋祭典礼，忽由宫监传出懿旨，宣召帝至西苑。帝出殿，宫监已在殿门外伫候，引帝入西苑内，即由李莲英带领阉党，簇拥光绪帝登舟，直达瀛台。瀛台系西苑湖中一个小岛，环岛皆水，光绪帝到了此间，料知没有好结果，不禁泪下。李莲英厉色道："太后即来，皇后亦至，难道万岁爷还怕寂静么？"言毕自去，留内监守卫。约一时许，太后已到，皇后珍妃等亦在后相随。光绪帝忙即跪接，太后怒目视帝，戟指叱道："你入宫时，年只五岁，立你为帝，抚养成人，今已将二十年。不是我一力保护，你那得有今日？你要变法维新，我也不来阻你，你为什么听人唆弄，忘我大德，还要设计害我？你试细想一想，应该不应该的？"光绪帝跪伏地上，战栗不能出声。我为光绪帝道，此后愿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太后又叹道："我想你的薄命，有何福气做皇帝，现在亲贵重臣，统请我训政，没有一人向你。就使汉大臣中，有几个助你为恶，你还道是好人，其实统是奸臣，我自然有法处治。"说至此，恨恨不已，似乎有即行废立的形状。恼了一个珍妃，突出皇后前面，向太后跪下，吁请太后宽恕帝罪，勿加斥责。太后怒道："像你这种狐媚子，也配着与我讲话么？"珍妃愤极，不觉大胆道："皇帝系一国共主，圣母亦不能任意废黜。"这句话尚未说完，面上已扑的一声，受着一个嘴巴，粉靥陡起桃花，不禁垂首。但听太后厉声道："快与我将这狐媚子，牵了出去，圈禁宫内。"当由内监请珍妃起来，带领回宫，引到一个密室，把他幽闭。长门寂寂，谁慰寂寥，免不得珠泪莹莹，长此愁苦。这且慢表。

单说慈禧后尚在瀛台，痛责光绪帝，经李莲英从旁解劝，只有他还配讲话。方命还跸。令皇后留住帝处，监视皇帝言动，此外不准擅召一人。太后回宫，飞饬步军统领，逮捕维新党人，当时拿住杨深秀、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下刑部狱中。一面密议废立事件，王大臣等都不敢决议，慈禧后究属聪明，暗想骤然废立，恐惹起中外干涉，乃即以帝名降谕道：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弘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

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议，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这谕下后，眼见得光绪皇上，与废立无异了。只是维新党首康有为，未曾拿获，太后那里肯饶恕他？再饬步军统领，挨户搜查，务期拿获严办。十日大索，仍无影响。时康已乘轮赴沪，全然不知京内消息，轮船上又毫无风声，自己更不便探听，只好闷坐房舱中，消磨时日。过了三四天，轮船已到吴淞口，有为正开窗了望，但见有小火轮一艘，迎面而来。小轮上站着西人，喝令大轮停止，他即驶近大轮，一跃而上，手中持有照相片一纸，向舱内四处寻人，寻到康有为，将照片对证，形容毕肖，便将他一把扯住。有为未免着忙，随问何事？这个西人已通华语。便道："你在京中闯什么祸，由上海道严密捉拿。"有为颇谙西国法律，便说："奉旨来办官报局，出京时，并没有这般消息，现在不知何故被逮？想因康某倡行新政，被旧党挟嫌的缘故。"西人道："你便是维新党首康先生么？据你说来，也不过是政治犯，西国律例上不便引渡，你且放心，快随我前去！"有为不便多说，即随着西人，换坐小轮。吴淞口本是西人范围，那个敢来过问？有为一走，大轮自然放汽进口，到了码头，见沪兵已布列岸上，遇客登岸，加意侦察。谁知这位康先生，早随西人到关上，改坐英国威海司军舰，直赴香港去了。命不该死，总有救星。

还有梁启超闻风尚早，逃出塘沽，径投日本兵船。由日本救护，直往日本，至横滨上岸，借宿旅馆，专探康先生下落。歇了好几天，康自香港到来，师弟重逢，好如隔世。谈起诸同志被拿，不胜叹息，泪下沾襟。从此师弟两人，逋亡在外，游历各地，组织报馆，倒也行动自由，言论无忌。直到宣统三年，革命军起，方才归国，这是后话。

且说八月八日，清廷大集朝臣，请出这位威灵显赫的皇太后三次临朝。光绪帝也暂出瀛台，入勤政殿，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礼，恳请太后训政。太后俯允，仍命遵昔时训政故例。退朝后，光绪帝仍返瀛台，嗣后虽日日临朝，却是不准发言，简直同木偶一般。这班顽固老朽的守旧党，统是欣欣得意，喜出望外。太后又借了帝名，屡次下谕，托言朕躬有恙，令各省征求名医。当有几个著名医生，应征入都，诊治后，居然有医方脉案，登录官报。实在光绪帝并没有病，不过悲苦状况，比生病还要利害。医生视病时，又由太后监视，拜跪礼节，繁重得很，已弄得头昏脑晕，还有甚么诊视心思？况医生视病，不外望闻问切四字，到了这处，四字都用不着。临诊时不好仰视，第一个望字，是抹掉了。屏气不息，系臣子古礼，医官何得故违？第二个闻字，又成没用。医官不能问皇帝病，只由旁人代述，第三个问字，也可除去。名为切脉，实是用手虚按，不敢略重，寸关尺尚不可辨，何况脏腑内的病症？第四个切字，有什么用处？诸名医视病后，未免得了贿赂，探出帝病形状，遂模模糊糊的写了脉案，开了医方，把无关痛痒的药味，写了几种，上呈军机处转奏帝前，也不知光绪帝曾否照服，这也不在话下。

只是海内的舆论，儒生的清议，已不免攻击政府，隐为光绪帝呼冤。有几个胆大的，更上书达部，直问御疾。一手不能掩天下目，奈何？其时上海人经元善，夙具侠忱，联络全体绅商，颁发一电，请太后仍归政皇上，不必以区区小病，劳动圣母。倘不速定大计，恐

民情误会，一旦骚动，适召外人干涉，大为可虑。这样激烈的话头，确是得未曾有，到了太后眼中，顿时大怒，降旨严斥，还有密旨令江苏巡抚拿办。元善恰预先趋避，走匿澳门。太后又密电各省督抚下询废立事宜，两江总督刘坤一守正不阿，首先反对。高冈鸣凤。各督抚遂多半附和。各国使臣，闻着这信，亦仗义力争，于是光绪帝实际上虽已失政，名义上尚具尊称。太后还欲临幸天津，考察租界情形，兼备游览，经荣禄力阻，乃收回天津阅操的成命。召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军队，兼握政治大权。直隶总督一缺，着裕禄出去补授。太后遂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事，荣禄力主严办，遂由刑部提出杨深秀、谭嗣同等六人，严加审讯，六人直供不讳。又在康寓中抄出文件甚多，无非攻讦太后隐情。六人寓中，亦有排议太后案件。太后闻报，非常震怒，不待刑部复奏，已将六人处斩，并于次日借帝名下谕道：

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创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阴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深虑，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法网。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有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看官读这上谕，似除六人正法，严拿康梁外，不再株连，并言新政亦拟续行，表面上很是明恕，不想假名的上谕，又是联翩直下。尚书李端棻、侍郎张荫桓、徐致靖、御史宋伯鲁、湘抚陈宝箴，或因滥保匪人，或因结连乱党，轻罪革职，重罪充军，及永远

监禁。又夺前尚书翁同和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嗣是停办官报，罢撤小学，规复制艺，撤销经济特科，所有各种革新机关，一概反旧。这便是戊戌政变，百日维新的结果。后人推谭嗣同等六人，为杀身成仁的六君子，并有诗吊他道：

不欲成仁不杀身，浏阳千古死犹生。
即人即我机参破，斯溺斯饥道见真。
太极先天周茂叔，三闾继述楚灵均。
洞明孔佛耶诸教，出入无遮此上乘。

东汉前明殷鉴在，输君巨眼不推袁。
爱才岂竟来黄祖，密诏曾闻讨阿瞒。
十日君恩嗟异数，一朝缇骑遍长安。
平戎三策何多事？抔土今还湿未干。

太后既尽除新党，力反新政，遂貌托镇静，安定了一年。这一年内所降谕旨，不是说母子一体，就是说母子一心，再加几句深仁厚泽的套语，抚慰百姓。百姓倒也受他笼络，没甚变动。不意到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中，竟立起大阿哥溥儁来，究竟是何理由，待至下回再说。

维新诸子之功过，已见上回总评。至若慈禧太后之所为，一经叙述，并未周纳深文，而已觉强悍泼辣，仿佛吕、武。非经绅商之电争，江督之抗议，各国使臣之反对，几何而不如吕后之私立少帝，武后之擅废中宗也，夫慈禧以英明称，初次垂帘，削平大难，世推为女中尧舜，胡为历年愈久，更事益多，反不顾物议，倒行逆施若此？意者其亦由新党之过于操切，激之使然乎？密谋被发，全局推翻，幸则窜迹海邦，不幸则杀身燕市，自危不足，且危及主上，危及全国，操切之害，一至于此，吾不能为维新诸子讳矣！

第八十八回
立储君震惊七鬯　信邪术扰乱京津

却说大阿哥溥儁，系道光帝曾孙，端郡王载漪的儿子，虽与光绪帝为犹子行，然按到支派的亲疏，论起继承的次序，溥儁不应嗣立。且光绪帝年方及壮，何能预料他没有

生育，定要立这储君？就使为同治帝起见，替他立嗣，当时何不早行继立，独另择醇王子为帝呢？这等牵强依附的原因，无非为母子生嫌而起。慈禧后三次训政，恨不得将光绪帝立刻捽去，只因中外反对，不能径行，没奈何勉强含忍，蹉跎了一载光阴。但心中未免随时念及，口中亦未免随时提起。端郡王载漪，本没有什么权势，因太后疏远汉员，信任懿亲，载漪便乘间幸进。他的福晋，系阿拉善王女儿，素善词令，其时入直宫中，侍奉太后，太后游览时，常亲为扶舆，格外讨好，遂得太后宠爱。溥儁年方十四，随母入宫，性情虽然粗暴，姿质恰是聪敏。见了太后，拜跪如礼，太后爱他伶俐，叫他时常进来，随意顽耍，因此溥儁亦渐渐得宠。载漪趁这机会，觊觎非分，一面嘱妻子日日进宫，曲意承欢，一面运动承恩公崇绮，及大学士徐桐、尚书启秀。崇绮自同治后崩后，久遭摈弃，闲居私第，启秀希望执政，徐桐思固权位，遂相与密议，定了一个废立的计策，想把溥儁代光绪帝。利欲熏心，不遑他顾。只因朝上大权，统在荣禄掌握，若非先为通意，与他联络，断断不能成事。当下推启秀为说客，往谒荣第，由荣禄迎入。寒暄甫毕，启秀请密商要事，荣禄即导入内厅，屏去侍从，便问何事待商？启秀便与附耳密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荣禄大惊，连忙摇首。启秀道："康党密谋，何人先发，太后圣寿已高，一旦不测，当今仍出秉政，于公亦有不利。"荣禄踌躇一会，其心已动。随道："这事总不能骤行。"启秀又道："伊霍功勋，流传千古，公位高望重，言出必行，此时不为伊霍，尚待何时？"先以祸怵之，后以利动之，小人真善于措词。荣禄道："这般大事，我却不能发难。"启秀道："崇、徐二公，先去密疏，由公从旁力赞，何患不成？"荣禄还是摇首，半晌才道："待吾细思！"启秀道："崇、徐二公，也要前来谒候。"荣禄道："诸公不要如此卤莽，倘或弄巧成拙，转速大祸。崇、徐二公，亦不必劳驾，容我斟酌妥当，自当密报。"启秀随即告别，回报崇、徐二人，崇、徐仍乘舆往见荣禄。到了荣第，门上出来挡驾，怏怏退回。又与启秀商议道："荣中堂不肯见从，如何是好？"启秀道："荣中堂非没有此心，只是不肯作俑，二公如已决计，不妨先行上疏，就使太后不允，也决不至见罪，何虑之有？"是夕，二人遂密具奏折，次晨入朝，当即呈递。

退朝后，太后览了密奏，即召诸王大臣入宫议事。太后道："今上登基，国人颇有责言，说是次序不合，我因帝位已定，不便再易，但教他内尽孝思，外尽治道，我心已可安慰。不料他自幼迎立，以至归政，我白费了无数心血，他却毫不感恩，反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我故起意废立，另择新帝，这事拟到明年元旦举行。汝等今日，可议皇帝废后，应加以何等封号？曾记明朝景泰帝，当其兄复位后，降封为王，这事可照行否？"诸王大臣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独大学士徐桐，挺然奏道："可封为昏德公。从前金封宋帝，曾用此号。"丧心之言。太后点头，随道："新帝已择定端王长子。端王秉性忠诚，众所共知，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端王闻了此语，比吃雪还要凉快，方欲磕头谢恩。忽有一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叩首谏道："这事还求从缓！若要速行，恐怕南方骚动。太后明睿，所择新帝，定必贤良，但当待今上万岁后，方可举行。"太后视之，乃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孙家鼐，陡然变色，向孙道："这是我们一家人会议，兼召汉大臣，不过是全汉大臣体面，汝等且退！待我问明皇帝，再宣谕旨。"王大臣等遵旨而退。

独端王怒目视孙，大有欲得甘心的形状，孙即匆匆趋出，于是端王等各回邸中。

是时荣禄尚在宫内，将所拟谕旨，恭呈御览。太后瞧毕，便问荣禄道："废立的事情，究属可行不可行？"荣禄道："太后要行便行，谁敢说是不可。但上罪不明，外国公使恐硬来干涉，这是不可不慎！"太后道："王大臣会议时，你何不早说？现在事将暴露，如何是好？"荣禄道："这也无妨，今上春秋已盛，尚无皇子，不如立端王子溥儁为大阿哥，继穆宗后，抚育宫中，徐承大统，此举才为有名，未知慈意若何？"太后沉吟良久，方道："我言亦是。"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召近支王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各部尚书齐集仪銮殿。景阳钟响，太后临朝，光绪帝亦乘舆而至，至外门下舆，向太后拜叩。太后召帝入殿，帝复跪下，诸王公大臣等仍跪在外面。太后命帝起坐，并召王公大臣皆入，共约三十人。太后宣谕道："皇帝嗣位时，曾颁懿旨，俟皇帝生有皇子，过继穆宗为嗣。现在皇帝多病，尚无元嗣，穆宗统系，不便虚悬，现拟立端王子溥儁为大阿哥，承继穆宗，免至虚位。"言致此，以目视光绪帝道："你意以为是否？"光绪帝那敢多说，只答"是是"两字。随命荣禄拟旨，拟定后，呈太后阅过，发落军机，次日颁发。太后即命退朝，翌晨即降旨道：

> 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旨下后，大阿哥入居青宫，仍辟弘德殿，命崇漪充师傅，徐桐充监管。大阿哥不喜读书，只有两只洋狗，是他所钟爱，入宫第二日，即带了进去，有识的人，已料他是不终局了。只大阿哥正位青宫，端王权力，从此益大。徐桐、刚毅、启秀等极力赞助，遂闯出一场古今罕有的奇祸。看官！你道是什么祸祟？便是拳匪肇乱，联军入京，两宫出走，城下乞盟，订约十数款，赏金数百兆，弄得清室衰亡，中国贫弱，一点儿没有生气。说将起来，正是伤心！小子未曾下笔，身已气得发颤，泪已落了无数，若使贾太傅、陈同甫一班人物，犹在此时，不知要痛哭到那样结果？愤激到甚么地步？

话休叙烦，待小子细细表明：拳匪起自山东，就是白莲教遗孽。本名梅花拳，练习拳棒，捏造符咒，自称有神人相助，枪炮不能入。山东巡抚李秉衡人颇清廉，性质顽固，闻得拳匪勾结，他却不去禁阻，反许聚众练习。秉衡奉调督川，继任的名叫毓贤，乃是

一个满员，比秉衡还要昏谬，竟视拳匪为义民，格外优待。因此拳匪遂日盛一日，蔓延四境。当中东开战的时候，直隶、山东异常恐慌，官商裹足，人民迁徙，未免有荡析流离的苦趣。到了马关约成，依然无恙，官商人民等，方渐渐安集。适天津府北乡，开挖支河，掘起一块残碑，字迹模糊，仔细辨认得二十字，略似歌诀，其文道："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众人统莫名其妙。及拳匪起事，碑文方有效验。难道真有天数么？拳匪中有两种技艺，一种叫作金钟罩，一种叫作红灯照。金钟罩系是拳术，向来习拳的人，有这名号，说是能避刀兵。只红灯照的名目，未经耳闻，究竟红灯照是什么技术？原来红灯照中，统是妇女，幼女尤多，身着红衫裤，挽双丫髻，年长的或梳高髻，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红色折扇，先择静室习踏空术，数日术成，持扇自扇，说能渐起渐高，上蹑天空，把灯掷下，便成烈焰。时人多信为实事，几乎众口一词，各称目睹，其实统是谣传。所造经咒，尤足令人一噱。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八字，乃是无上秘诀。八字念毕，猝然倒地，良久乃起，即索刀械，捏称齐天大圣等附体，跳跃而去。又有几个，说是杨香武，纪小唐、黄飞虎附身，怪诞绝伦，不值一辩。偏偏这巡抚毓贤，尊信得很。

毓贤本系端王门下走狗，趋炎附热，得放东抚。他即密禀端王，内称："东省拳民，技术高妙，不但刀兵可避，抑且枪炮不入。这是皇天隐佑大阿哥，特生此辈奇材，扶助真主，望王爷立即招集，令他保卫宫禁，预备大阿哥即真"等语。端王接禀，喜欢的了不得，暗想太后不即废立，实是怕洋人干涉，若得这种拳民保护，便可驱逐洋人，那时大阿哥稳稳登基，自己好作太上皇，连慈禧后都可废掉，何况这光绪帝呢？如见肺肝。便即入宫告知太后。太后起初不信，援述张角、孙恩故事，拒驳端王。若说是立刻轻信，便不成为通文达史的慈禧后。端王道："老佛爷明见千里，钦佩莫名！但据抚臣毓贤密报，的确是真。毓贤心性忠厚，或不至有欺罔等情。奴才愚见，不如饬直督裕禄，招集拳民数十人，先行试验。果有异术，然后添募，选择忠勇诸徒，送到内廷供奉，传授侍卫太监，将来除灭洋人，报仇雪恨，老佛爷得为古今无二的圣后，奴才等亦得叨附旗常，宁不甚妙？"太后闻他说得天花乱坠，不由的不动心，便道："这语也是有理，就饬裕禄查明真伪便了。

端王退出，即命军机拟旨，密饬裕禄招集拳民，编为团练，先行试办。裕禄与端王，又是一鼻孔出气，忙行文到山东咨照毓贤。毓贤即将大队拳民送至，由裕禄一一试验，只见他个个强壮，人人精悍，红巾红带，挥拳如舞。惟枪炮有关性命，不便轻试，只好模糊过去。便令设立团练局，居住拳民，竖起大旗一面，旗中大书义和团三字。拳民辗转勾引，逐渐传授，不数月间，居然聚成数万，裕禄竟当他作十万雄师，光绪二十六年春，山东直隶一带，已成拳匪世界。在天津的匪首，第一个叫作王德成，第二个叫作曹福田，第三个叫作张德成。王自称老师傅，曹称大师兄，张称二师兄，其余还有许多首领，叙不胜叙。团练局中，不敷居住，遂分居庙宇。庙宇又不足，散入民宅。令家家设坛，人人演教。见有姿色妇女，强迫他习红灯照，日间阳令学习，夜间恣意奸淫。又姘识津门土娼，推了一个淫妓为红灯照女首领，托名黄连圣母，能疗团民伤痛。这位糊涂昏瞶的裕制军，闻圣母到津，竟朝服出迎，恭恭敬敬的接入署内，向他参拜。圣母傲然上坐，绝

不少动。好看得很。制军行礼毕，由团民簇拥出署，入神庙中，仿佛如城隍娘娘一般，上供神龛，黄幔低垂，红烛高烧，一班愚民，跪拜拥挤，几乎没有插足地。圣母以下，又有三仙姑九仙姑等，年纪统不过二十岁上下，面上各带妖态，其实多是平康里中人物。后来津城失陷，圣母仙姑，都不知去向，大约已升入仙班去了。涉笔成趣。

天津拳匪，越聚越多，寻至四散，于是涞水戕官的警报，接沓而来。涞水县有天主教堂，招收教徒，某乡民与教徒涉讼，始终不胜，挟嫌成仇。适拳匪散入涞水，即在某乡民家，招众习拳。某乡民想藉他势力，报复教徒。教徒也预防祸害，密禀涞水县官。县官祝芾据情详报大宪，由大宪札复，说是愚民无知，不必剿捕，日久自当解散。祝大令奉了此札，自然不敢剿办。旋经教士再四禀恳，又经领事照会大吏，乃由省中派出杨副将福同，率领马步兵数百人，到场弹压。杨尚未到，拳匪已号召徒党，围住教堂，攻进大门，见人便杀，不论男女长幼，统是乱刀齐下，砍成肉酱。霎时间火焰冲霄，尸骨塞路。拳匪手舞足蹈，欢声雷动。适杨副将兼程驰到，先用劝谕手段，令他抛弃兵械，便是良民。拳匪不从，各执刀枪相向。官兵仅执空枪，未及装弹，只得退后数步。不料拳匪纠众直上，乱击乱刺，杨副将饬兵士装弹，弹一装好，枪声齐发，拳匪多应声倒毙，当即溃散。既名枪炮不入，何故应声倒毙？次日，杨副将率兵进剿，又毙拳匪数十名。匪徒到处号召，分途四伏，用了诱敌的计策，引杨入伏。杨副将身先士卒，冒险直进，经过好几个村落，树尽匪起，蜂拥而来。杨副将连忙抵敌，不料马惊踣地，把杨副将掀翻地上，匪徒乘势乱戮，眼见得一位协戎，死于非命。官军失了主将，自然奔回。拳匪得胜，越加骄横。蔓延各处。裕禄不得已奏闻，朝旨虽令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暗中恰饬直督妥为安插，并令协办大学士刚毅，及顺天府尹，兼军机大臣赵舒翘，出京剿办。

刚毅、赵舒翘到了涿州。正值涿州地方官，缉捕拳匪，拿住数人，刚毅即命放还，赵舒翘亦不敢多嘴，随同附和。当由刚毅带了许多拳匪，回到京师。二人入朝复旨，请太后信任义和团，用为军队，抵制洋人，断不至有失败等事。总管太监李莲英也在内竭力赞助，屡述义和团神奇。六十多岁的老太后至此遂误入迷团，变成守旧党的傀儡。只大学士荣禄，独说义和团全系虚妄，就使有小小灵验，亦系邪术，万不可靠，屡将此意禀白太后。怎奈太后左右，统是端王党羽，满口称赞义和团，单有荣禄一人反对，彼众我寡，那里还能挽回？太后又令端王管辖总理衙门，启秀为副，对付交涉。庄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义和团，准备战守。于是京城里面，来来往往，无非拳匪，骚扰的了不得。

是时京畿设武卫前后左右四军，由宋庆、聂士成、马玉昆、董福祥四人分领。董福祥本甘肃巨匪，经左宗棠收抚后，超擢甘肃提督，调入内用，统带武卫后军，驻扎苏州。董军部下，纯系甘勇，董又一粗莽武夫，受端王暗中笼络，命他率军入卫。看官！你想此时的拳匪，已是横行京都，肆无忌惮，又加那一班轻躁狂妄、毫无纪律的甘勇，成群结队，驱入京中，这京城还能安静么？当下毁铁路，拆电线，捣洋房，纷纷扰扰，闹个不休。并拥到正阳门内东交民巷，把各国公使馆，团团围住，镇日攻打。各公使拼命防守，一面咨照总署，严词诘问。总署已归端王管理，所有洋人公文，简直不理。正阳门

内外，被焚千余家，独使馆仍岿然存在，不被攻入。一个使馆尚不能攻入，还想抵制联军，煞是可笑。清廷还要降旨，嘉奖拳民及甘勇，拳匪越加得势，甘勇也越发胡行。那个意气扬扬的端郡王，坐在总署，只望攻入使馆的捷音，忽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甘勇杀死永定门外，端王大叫道："杀得好，杀得好。"随又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拟来总署，途次由拳民击毙，端王喜极，又连声叫道："好义民！好义民！"正在说着，由外面递进一角紧急公文，乃直督裕禄所发。端王拆开一瞧，皱了皱眉，与启秀密谈数语，遂入宫奏报太后。太后道："洋人真是可恶，联络八国，来索大沽炮台，这事倒不易处置。"端王道："有这班义民效力，还怕什么洋鬼子？请太后即降旨宣战便了。"太后迟疑未决，端王道："这事已成骑虎，万难再下。老佛爷若瞧着外交团照会，就要不战，也是不能。"太后道："什么照会？"端王道："奴才已着启秀进呈，在门外恭候懿旨。"太后立命宣入，启秀行过了礼，即把照会呈上。太后不瞧犹可，瞧了一瞧，不觉大怒，把照会一掷，起座拍案道："他们怎么敢干涉我的大权？这事可忍，何事不可忍？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拚死一战，比受他们的欺侮，还强得多哩。"随命端王、启秀，预召各王大臣，于明晨会议仪銮殿，二人唯唯退出。看官！你道这照会中是甚么言语，激怒太后？小子探听明白，乃是端王嘱启秀假造出来，内说："要太后归政，把大权让还皇帝，废大阿哥，并许洋兵一万入京。"太后不辨真伪，因此大怒，决意主战。正是：

即不知己，又不知彼。
以一敌八，何往不殆？

欲知王大臣会议情形，俟至下回续叙。

端王不见用，则大阿哥不立，大阿哥不立，则亦无拳匪之乱。拳匪系白莲教余孽，种种荒诞，稍有识者，即知虚妄，宁以聪明英毅之慈禧后，独见不及此？就令一时误听，偶信邪言，而最蒙亲信之荣禄，再三谏阻，则应亦幡然悔悟，胡为始终不悛，长此执迷乎？盖一念之误，在憎光绪帝，再念之误，在爱大阿哥，爱憎交迫，憧憧往来。于是聪明英毅之美德，均归乌有，而为端王辈所播弄，开古今未有之大祸。斯即欲为慈禧讳，要亦无能讳矣。诗曰："哲妇倾城。"妇既哲矣，何故有倾城之祸？观于此而始知诗言之非诬也。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联军入境　见危授命志士成仁

却说清廷会议这一日，军机大臣世铎、荣禄、刚毅、王言韶、启秀、赵舒翘皆到。天色将明，太后独御仪銮殿，垂询开战事宜。荣禄含泪跪奏道："中国与各国开战，原非由我启衅，乃是各国自取。但围攻使馆，决不可行，若照端王等主张，恐怕宗庙社稷，俱罹危险。且即杀死使臣数人，也不能显扬国威，徒费气力，毫无益处。"太后怒道："你若执定这个意见，最好是劝洋人赶快出京，免至围攻，我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了。你要是除这话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话。"荣禄叩头而退。启秀由靴中取出所拟宣战谕旨，进呈慈览。太后随阅随语道："很好很好！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又问各军机大臣是否同意？军机大臣不敢异言，都说："诚如圣意。"

太后乃入宫早膳，约过一二小时，复御勤政殿，召见各王公。光绪帝亦到，候太后轿至，跪接而入，端王载漪、庆王奕劻、庄王载勋、恭王溥伟、醇王载沣、贝勒载濂、载滢，及端王弟载澜、载瀛，并军机大臣、六部满汉尚书、九卿、内务府大臣、各旗副都统，黑压压的挤满一殿。饭桶何多。但听太后厉声道："洋人此次侮我太甚，我不能再为容忍，我始终约束义和团，不欲开衅，直至昨日看了外交团致总理衙门的照会，竟敢要我归政，才知此事不能和平解决。皇帝自己承认不能执掌政权，外国何得干预？现在闻有外国兵舰，驶至大沽，强索大沽炮台，无礼已极，如何忍耐得住？诸王大臣等如有所见，不妨直陈！"言毕，坐待了好一歇，不见有什么奏请。太后又侧视光绪帝，问他意见。光绪帝迟疑良久，方说："请圣母听荣禄言，勿攻使馆，应即将各国使臣，送至天津。"言至此，仰瞻太后容貌，已是略变。太后后面站着李莲英，好像护法韦驮，威棱四射。光绪帝不禁震慑，回看各王公，正对着端王眼光，仿佛如恶煞神一般，非常凶悍，吓得战战兢兢，急回脸禀太后道："这乃最大的国事，不敢决断，仍请太后作主。"做这种皇帝，实是可悯。太后不答。

时赵舒翘已升任刑部尚书。当即上奏，请明发上谕，灭除内地洋人，免作外国间谍，泄露军情。太后命军机大臣斟酌复奏。于是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依次进谏，统说："与世界各国宣战，寡不敌众，必至败绩。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皇太后皇帝圣明裁断"等语。袁昶并言："臣在总理衙门当差二年，见外国人多和平讲礼，不致干涉中国内政。据臣愚见，请太后归政的照会，未必是真。"这句话，正打动端王心坎，即勃然变色，斥袁昶道："好胆大的汉奸，敢在殿中妄说！"随又向太后道："老佛爷肯听这汉奸的说话么？"太后命袁昶退出，并责端王言语暴躁，不应面辱廷臣。面辱不可，擅杀其可乎？随命军机颁发宣战的谕旨，电达各省，又令荣禄明白通知各使，如愿今晚离京，即应派兵保护，妥送至津。

各王公陆续退出，只端王及弟载澜，尚留殿中，奏对多时，大约是密陈战术，外人无从闻知，小子亦无从臆造。

只许、袁二公自退朝后，又联衔上奏，极陈拳匪纵横恣肆，放火杀人，激怒强邻，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请责成大学士荣禄，痛行剿办，并悬赏缉获拳匪首领，务绝根株，然后可阻住洋兵，削平巨患。正是语语剀切，言言沉挚。奏上后，好似石投大水，毫无影响，此外都作仗马守寒蝉。许、袁二公不胜焦灼，方拟续上谏章，忽闻外省督抚，亦通电力阻，因此暂行搁笔，再探宫廷消息。

看官！你道外省督抚，是那个最识时务？最矢忠忱？待小子一一表来：原来这时的山东巡抚毓贤已调任山西，后任便是袁世凯。世凯知拳匪难恃，决意痛剿，只因端王等袒护拳匪，不好违背，他却想了一个妙法，札饬属吏，略说："真正拳民，已赴京保卫宫廷，若留住本省，练拳设坛，必是匪徒冒托，应立惩无赦！"于是山东省内文武各官，日夕搜捕，所有拳匪，死的死，逃的逃，不到数日，全省肃清。此公恰是多材。还有两广总督李鸿章，老成练达，他自中东战后，调入内阁，做个闲官，因见溥儁入嗣，端王专权，宫中必生乱端，将来左右为难，不如讨个差使，离开宫禁，免致牵连。天缘凑巧，两广总督谭钟麟开缺，他正好乘机运动，果然得旨外放，补授粤督，权势自然不弱。此公恰是多智。又有一个总督张之洞，文采风流，善观时势，朝野想望丰采，也算是总督中的翘楚。此公实是狡猾。这三省外，最忠诚的要算两江总督刘坤一，刘系湖南人，洪杨乱时，曾随曾左彭杨诸人，屡立战功。曾左彭杨，次第病殁，单剩他管辖两江，与李伯相同为遗老。光绪帝未遭废立，全亏他倡议保全，这番闻拳匪肇乱，已经愤激万分。一日，正在签押房阅视文书，忽由京中传到电报，急忙译出，低声读道：

>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料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

读至此，不禁失色道："这等乱民，还说他是义勇，真正奇怪！"随又读道：

> 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伊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

德所被，浃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读到这句，又大惊道："啊哟！不好了！竟要同各国开战么，这事还当了得。"随即停住读声，一目瞧下：

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临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阅毕，叹息一会，即令办理折奏的老夫子，先拟电稿，后拟奏折，统是力阻战事，次第拜发。一面分电各省督抚，详询意见，经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复电，都说："拳匪难恃，不应开战，已发电谏阻。"刘制军稍稍放心。忽闻大沽炮台失守，罗提督荣光逃回天津，警报如雪片相似，拟再上书极谏。适前川督李秉衡，奉旨巡阅长江，亦电复到来，大致与各督抚相同，接连又来了北京电报，译出后，又有一道催办兵饷的上谕。其辞道：

昨已将团民仇教，剿抚两难。及战衅由各国先开各情形，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矣。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数十万，自民兵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难，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合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似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尔各督抚知内乱如此之急，必有寝食难安，奔走不遑者，安肯作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随，遂至如此。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立保疆土。如有疏失，唯各督抚是问！特此电谕。

刘制军览到此谕，料知朝廷已执意主战，非笔舌可以挽回，就使屡次谏争，也是无益。但北方已经开仗，各国兵舰必陆续来华，将来游弋海面，东南亦必吃紧，牵动全局，涂炭生灵，在所不免。当下左思右想，苦无良策，正踌躇间，接各国领事来文，多是："中外开衅，祸由拳匪，洋人在华，仍求保护"等情。刘制军忽然触悟，想出一个保护东南，为民造福的法子来。亏得有此一着。随即电达各督抚商议大计。又由东南各督抚回电，极力赞成，遂由自己倡首，联合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三总督，与各国领事开议，东南

一带，决不开战，洋人亦不得无故侵扰。各国领事，统言："须请命政府，猝难定约。"巧值联军统帅英提督西摩尔，简率轻军，自大沽进攻杨村，被董军及拳匪击退，中国哗传大捷。外人确遭小挫，各国领事，未免惊心动魄，遂竭力怂恿政府，与中国东南各督抚定约。此约一定，东南才得安枕。到了后来议和的时节，还可援为话柄，这也是东南不该遭劫，中国不应灭亡，方得此救国救民的好督抚，方持大计，这且按下慢表。各省独立之机，亦未始不萌芽于此。且说各国兵舰，自齐集大沽口后，即索让炮台。提督罗荣光婉词拒绝，洋兵即开炮轰击。罗提督不能守，奔回天津。是时天津一带，统被拳匪蟠踞，山东拳匪为巡抚袁世凯驱逐，亦相率到津，勒民供给，兼索官饷，稍有不从，肆行掳掠。并至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见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毁，并四处张贴俚词，语多不伦不类，有"天兵天将，八月齐降，重阳灭尽洋人，神仙归洞"等语。此等无稽之言，大半为小说所误。各国联军统帅西摩尔，登陆驰援，带兵不多，遇着大股拳匪，及董福祥部下甘勇，略开战仗，死了几个洋兵，西摩尔以寡众不敌，当即折回。在津拳匪，越发兴高采烈，似乎洋人已被他灭尽。总督裕禄，连忙奏捷，朝旨格外褒奖，赏拳匪及甘军银子各十万两。自是兵匪联结，抢夺不休。只有聂提督士成，素嫉拳匪，饬部众不得袒护，拳匪亦仇视聂军。当战事未开的时候，聂军门驻扎芦台，保护铁路，拳匪拟把铁路烧毁，正在倾烧煤油，沿轨放火，不料聂军门猝至，勒令解散。拳匪佯为听令，乘聂不备，挺刃而起，猛扑聂军。亏得聂军素有纪律，结阵自固。拳匪四面围攻。一匪首猱上电杆，执旗指挥，被聂军门望见，开枪遥击。初击不中，再击，正中匪首股中，颠踣地上。遂有军门亲卫跃马而出，刃及匪首腰际，匪首随仆随起，连受数刃，仍不见毙，卫卒亦惊为神。迨至下马追及，猛斫匪首项领，领始随手而落，才知拳匪实无异术，不过与江湖卖艺，稍知运气者相同，随即携首返报。拳匪见首领被杀，连忙逃遁，已被聂军击死数百人，拳匪遂恨聂不置。

后来大沽失守，聂奉旨赴津防守，途遇拳匪，各持刀奔至，急驰入督署。拳匪亦直入署中，指名硬索。裕禄先为剖辩，继为缓颊，复邀聂与匪首相见。匪首尚欲挟聂至坛，聂坚持不往，匪首悻悻而去。自此聂军每为拳匪所戕，诉诸裕禄。裕禄阳出排解，暗中恰上疏弹劾，朝命革职留任。聂军愤无可泄，会马提督玉昆，随宋庆来津防守，聂入马营诉苦。马玉昆道："君斯时疑谤交乘，只有直前赴敌一法，若能胜敌，原是最妙，否则马革裹尸，也算是以身报国的大丈夫，是非千古，听诸后人。今欲与拳匪争论，实是无益。九重深远，呼吁无闻，请明见裁察！"聂闻言，亦料得进退两难，只好谨遵友教。会闻洋兵又鼓勇杀来，势如破竹，将薄天津城下，遂与母太夫人诀别，命护卫亲校，送太夫人回里，仿佛周遇吉别母。并挥将弁使去。将弁跪请效命，聂军门不禁泪下，随道："我死是分内事，汝等进不死于敌，退必死于匪，既死还被通洋的恶名，汝等何必随我俱尽？"将弁仍不肯去，随聂出营。行了数十里，遇着洋兵前锋，聂已自知必死，当先冲敌，将校随上，勇气百倍，互击了四五时，敌已少却；战颇得手。不防后面喊声大起，枪弹齐飞。聂军道是洋兵掩袭，回首一望，乃是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的拳匪，急呼将校道："汝等杀退拳匪，自行逃生，我死于此便了。"将校牵着马缰，乞军门回营，军门用刀将马缰割断，冲入敌阵，身中数弹而亡。洋人嘉他勇敢，不忍伤尸，听部卒负归。拳匪反挟刃

相向，意欲碎尸万段，方足泄忿。幸亏洋兵赶上，击退拳匪，始得全尸归葬。朝命还说他："督师多年，不堪一试，殊堪痛恨！姑念他为国捐躯，着加恩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这正是冤枉到底呢。

聂军已败，只马玉昆统率数营，扼守京津车道，并令拳匪协力对敌。洋兵节节攻入，拳匪跳舞而前，一遇枪炮，立即反奔，反致冲动官军。官军还要让他归路，否则拳匪且倒戈相向，因此官军越加困难。会马军统带草笠，拳匪指为洋奴。屡向裕禄哓哓，欲与马军开仗。裕禄与马军门婉商数次，不得已将草笠除去。马军门亦愤恨异常，与洋人交战，常拼命相争，愿随聂军门于地下。洋兵见他奋勇，倒也惧怯三分。一日，马军又与洋兵对垒。酣战多时。马军前仆后继，一往无前，把洋兵逼还租界。正拟乘胜追逐，忽东南风大起，暴雨骤下，马军被雨扑面，不能开目，反被洋兵顺风轰击，大半伤亡，只得退回原地。自聂军门阵亡，善阵善战，要算马军门部下，亦谨守军法，临敌不避，非义不取，洋兵推为中国名将。这次败挫，全因草笠不戴，无从蔽雨，致为洋兵所乘，伤毙甚众。不特军门痛恨拳匪，即将校也辱骂不止。时宋庆已奉旨节制各军，闻马军败退，已知津城难守，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复檄马军退守北仓，防洋兵北上。马军奉檄退守，洋兵遂进薄津城。宋庆本是无能，中日一役，已是可鉴。

裕禄不胜惊慌，忙请拳首商议守御，拳首还说："不妨，已遣神团守护城南，定可无虑。"裕禄深信不疑。至死不变，强哉矫！拳首自去，次日召集匪党，托词开城出战。一出了城，哄然四散。洋兵趁这机会，攻入城南，裕禄尚在署中，恭候义民捷音，忽由巡捕入报，洋兵已经入城。裕禄起身便逃，耳中但闻一片枪炮声，吓得心胆俱裂。驰出北门，径投马营。只罗荣光已先服药自尽，天津既陷，联军大振。日本兵最多，计万二千人，俄兵八千人，英美兵各二千五百人，法兵千人，德兵二百五十人，奥兵一百五十人，意兵最少，只五十人。适德国统领瓦德西复率德、奥、美军继至，联军遂改推瓦德西为统帅，长驱北向。

宫廷中屡闻惊耗，军机大臣还不敢据实奏闻，只端王仗胆入奏道："天津已被洋鬼子占去，都是义和团不肯虔守戒律，以致战败。现闻直督裕禄与宋庆、马玉昆等，退守北仓，洋鬼子颇占势力。但北京极其坚固，鬼子决不能来。"太后怒道："今晨荣禄上奏，据言前日外国照会，现已查出，乃是军机章京连文冲捏造，你同启秀唆使，现在弄到这个地步，你有几个头颅，敢这般大胆？"端王连忙叩头道："奴才不，不敢！"太后道："我今朝才晓得你的心肝了。你想儿子即位，你好监国，这等痴心妄想，劝你趁早罢休！我一天在世，一天没有你做的。放小心点，再不安分，就赶出宫去，家产充公，像你的行为，真配你的狗名！"端王名载漪，乃是犬旁，所以有如此云云。端王自用事以来，从没有太后呵斥，此番是破题儿第一遭，俯伏在地，只是磕头。由内监奏闻太后，报称甘军统领董福祥求见。太后厉色道："叫他进来！"董入内跪下，太后道："你好！你好！从上月起，已来奏过十多次，都说围攻使馆的胜仗，为什么到今朝还不攻破呢？"董福祥答道："臣来求见，正为这事。臣闻武卫军中有大炮，若攻使馆，立即片瓦不留，臣向他索取几回，荣禄立誓不肯借用。并言老佛爷即使有旨，也是不从。请老佛爷速即罢斥荣禄！"太后大怒道：

“不许说话！你是强盗出身，朝廷用你，不过叫你将功赎罪，像你这狂妄样子，目无朝廷，仍不脱强盗行径，大约活得不耐烦了。快滚出去！以后非奉旨意，不准进来！”董谢恩趋出，太后命速召荣禄，内监奉旨而去。

太后见端王尚是跪着，亦令滚出。端王出宫，正值荣禄趋入。端王在外探听消息，约有两三小时，方闻荣禄出来。当由内监密报，太后令荣中堂速办礼物，送与使馆，并要他转饬庆王，前往慰问。又命调李鸿章补授直督，由荣中堂拟旨电发。连忙回头，已经迟了。端王道：“迅雷不及掩耳，真是出人意外。”那密报端王的内监道：“还有许侍郎袁京卿二人，又上疏参劾各大臣，闻连王爷亦被劾在内。”端王闻言，不禁气冲牛斗，大声道：“都是这班汉奸，蒙蔽太后，所以太后痛责我们。我总要杀死了他，才见老子手段”次晨，已由军机处发出奏稿，端王不待瞧毕，便请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等密议，定下计策。徐桐等方去，忽报李秉衡进谒，即由端王迎入，谈论间颇为款洽。端王又密嘱周旋，李秉衡应命而退。原来李秉衡应诏勤王，一入北京，把从前袒匪的故态，又流露出来。太后召见时，禀称：“愿自赴敌，决一死战。”太后喜甚，大加信任。因此端王托他臂助，秉衡即密奏：“许、袁二人，擅改谕旨，从前太后颁发各谕，于待遇洋人事件，杀字统改为保护字样，专擅不臣，应加诛戮。”太后又勃然怒发，斥为赵高复生，应加极刑。这语一传，端王不待奉旨，便令刑部尚书赵舒翘，拿许、袁二人下狱，绝不审讯，即于次日押赴市曹，令刑部侍郎徐承煜监斩，两公都以直谏得祸。袁公文学治术，尤称卓绝，所上奏本，统系袁主稿。后人有诗三章吊之云：

八国联兵竟叩阙，知君却敌补青天。
千秋人痛晁家令，曾为君王策万全。

民言吴守治无双，士道文翁教此邦。
黔首青衿各私祭，年年万泪咽中江。

西江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
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

欲知二公临刑情状，请看官续阅下回。

拳匪乱起，京津涂炭，八国联兵，合从而来，犹逞其一时意气，愤然主战，真令人不可思议。中东之役，以一敌一，尚且全军覆没，乃反欲以一服八耶？就使拳匪果有异术，亦未便轻于尝试，外人并未尝与我启衅，而我乃毁教堂，戕教士，甚至围攻使馆，甚且杀害公使，野蛮已甚，无一合理。证诸有史以来，从未闻有此背谬者。聂、马二军门，良将也，以仇匪而致败，聂且甘心殉难。徐侍郎、袁京卿二人，名臣也，以忠谏而致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谁为为之，以至

于此？或谓东西督抚，不奉朝命，徒令一隅开战，致陷孤危。是不然。中国孱弱久矣，宁有以一服八之理？且幸得此督抚之反抗，始得障护东南，保全大局，再造之恩，殊不在曾左下。故吾谓清之亡，实皆自满人使之，于汉人无尤焉。

第九十回
传谏草抗节留名　避联军蒙尘出走

却说许、袁二公，被刑部饬赴市曹，刑部侍郎徐承煜系徐桐子，比乃父还要昏愦，至是奉端王命，作监斩官，既到法场，叱褫二公衣。许侍郎道："未曾奉旨革职，何为褫衣？"承煜不能答。袁京卿道："我等何罪遭刑？"承煜道："你乃著名的汉奸，还要狡辩甚么？"袁京卿道："死也有死的罪名。我死不足惜，只是没有罪证。汝等狂愚，乱谋祸国，罪该万死！我死之后，看汝等活到几时？"又转语许景澄道："不久即相见地下，将来重见天日，消灭僭妄，我辈自能昭雪，万古留名。"说着，两边已是拳匪环绕，拔刀拟颈。袁京卿亦厉声道："士可杀不可辱，我辈大臣，自有朝廷国法，何烦汝等动手？"言至此，号炮已发，二公从容就刑。忠臣殉国，谏草流传，参劾通匪各大臣，已是第三次奏章。第一疏已略见上文；第二疏是请保护使馆，万勿再攻；第三疏尤为切直，小子不忍割爱，录出如左：

奏为密陈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旨严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仰祈圣鉴事：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捻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三四省，窃据三四载，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为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自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傅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何从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覆载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艰难，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

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中之易与者，一震威棱，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持义和团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羞当世士耶？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官长，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君罔上，莫此为甚。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随处截堵，义和团分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询由津来京避难之人，佥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属并无其事。而我军及拳匪，被洋兵击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诳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净尽，如出一辙。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如何束身自爱，仰答高厚鸿慈，乃比匪为奸，形同寇贼，迹其犯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禄屡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比，而竟昏愦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为我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胶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当拳匪甫入京师之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夫使十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欲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妄。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邪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复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猕剃？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诘责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进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日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等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

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廷臣佥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朝数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止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使去岁毓贤能力剿该匪，断不至为蔓延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至阑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裕禄、董福祥、毓贤，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想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朝廷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小子统观清朝奏议，谄媚居多，切直很少，就使君相有失，也是乱拍马屁，不是说钦佩莫名，就是说莫名惶悚，那个犯颜敢谏呢？许、袁二公弹劾当道，不避权贵，老虎头上抓痒，虽被老虎吞噬，究竟直声义胆，流传千古，好算替清史增光了。端王杀了许、袁，又想汉尚书徐用仪、满尚书立山，及学士联元，也是与我反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也把他除灭。只有荣禄得宠太后，不好妄动，暂且寄下头颅，再作计较。不论满汉，一概斩首，很是妙法。当下密嘱拳匪矫诏逮捕，将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次第拿到，送刑部狱。徐用仪居官四十多年，谨慎小心，遇事模棱，本没有甚么肝胆，此次因拳匪事起，恰也忍耐不住，谁知竟触怒权奸，陷入死地。联元本崇绮门下士，起初亦鄙塞不通，嗣因女夫寿富，与言欧美治术，始渐开明，至是因反抗端王，疏劾拳匪，亦同罹祸。立山内务府旗籍，任内府事二十年，积资颇饶，素性豪侈，最爱的是菊部名伶，北里歌伎，都下有名伎绿柔，与立山相昵，载澜亦昵绿柔，红粉场中，惹起醋风。且载澜虽封辅国公，入不敷出，所费缠头，不敌立山。妓女见钱是血，遇着有钱的阔老，格外巴结。载澜相形见绌，挟嫌成恨。与许袁二公相较，亦有优劣。立三死后，门客星散，独伶人十三旦，往收尸首，经理丧事。立尚书生平得了这个知己，也不枉做官一场。奚落立山，亦讽刺门客。

端王杀了五大臣，余怒尚未平息，暗地里还排布密网，罗织成文。到了七月初旬，闻报北仓败绩，裕禄退走杨村，随又报杨村失陷，裕禄自杀。端王虽然着急，心中还仗一着末尾的棋子。看官！你道是那一着残棋？原来李秉衡奏请赴敌，朝旨遂命他帮办武卫军务，所有张春发、陈泽霖各军，统归节制。李秉衡出京督师，端王日盼捷音。谁料李秉衡到河西务，用尽心力，招集军队，张春发、陈泽霖等阳听调遣，阴怀携贰。洋人日逼日近，官兵转日懈日弛，恁你爱戴端王，有志灭洋的李秉衡，也是没法，只好服了毒药，报太后、端王的恩遇。秉衡一死，不但张、陈各军纷纷溃退，就是各路武卫军队，也

四散奔逃。还有这班义和团，统已改易前装，大肆抢掠。可怜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洋兵到一处，顺民旗帜，高悬一处。百姓虽乏爱国心。然非权奸激变，亦决不至此。

七月十七日联军入张家湾，十八日进陷通州，二十日直薄京城。荣禄连日入宫禀报太后，太后自悔不及，只有对着荣禄，呜呜哭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荣禄道："事已至此，请太后不必悲伤，速图善后事宜！"太后止泪道："前已电召李鸿章入京议和，奈彼逗留上海，不肯进来，反来一奏，说我议和不诚，硬要我先将妖人正法，并罢斥信任拳民的大臣。他是数朝元老，还作这般形态，奈何奈何？"说着，即检出李鸿章原奏，递交荣禄。荣禄接着瞧道：

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后世子孙，固当永记于心，不忘报复。凡我臣民，亦宜同怀敌忾者也。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奇辱极耻，岂堪忍受？臣受朝廷厚恩，若能于垂暮之年，得睹我国得胜列强，一雪前耻，其为快乐，夫何待言！不幸旷观时势，唯见忧患之日深，积弱之军，实不堪战，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幸免？即以近事言之，聚数万之兵，以攻天津租界，洋兵之为守者，不过二三千人，然十日以来，外兵之伤亡者，仅数百人，而我兵已死二万余人矣。又以京中之事言之，使馆非设防之地，公使非主兵之人，而董军围攻，已及一月，死伤数千，曾不能克。现八国联军，节节进攻，即得京师，易如反掌。皇太后、皇上，即欲避难热河，而今日尚无胜保其人，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者。若至此而欲议和，恐今日之事，且非甲午之比。盖其时日本之伊藤，犹愿接待中国之使，如今日任用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中，简派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掷，臣思及此，深为寒心！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历览前史，汉之亡，非以张角黄巾乎？宋之削，非以信任妖匪，倚以御敌乎？臣年已八十，死期将至，受四朝之厚恩，若知其危而不言，死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故敢贡其戆直，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之营。臣奉谕速即北上，虽病体支离，仍力疾冒暑遄行。但臣读寄谕，似皇太后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犹信拳匪为忠义之民，不胜忧虑！臣现无一兵一饷，若冒昧北上，唯死于乱兵妖民，而于国毫无所益，故臣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列强情形，随机应付，一俟办有头绪，即当兼程北上，谨昧死上闻！

荣禄瞧毕，呈还原奏，便道："李鸿章的奏折，恰也不错。现在欲阻止洋人，只好将

袒护拳匪的罪魁，先行正法，表明朝廷本心，方可转圜大局。”太后默然，忽见澜公踉跄奔入，大声叫道：“老佛爷！洋鬼子来了。”言未已，刚毅也随了进来，报称有洋兵一队，驻扎天坛附近。太后道：“恐怕是我们的回勇，从甘肃来的。”刚毅道：“不是回勇，是外国鬼子，请老佛爷即刻出走。不然，他们就要来杀了。”太后迟了半晌，才道：“与其出走，不如殉国。”荣禄道：“太后明见很是。”太后道：“你快去收集军队，准备守城，待我定一会神，再作计较。”荣禄应命退出。载澜刚毅亦退。

是日召见军机，接连五次，直到夜半，复行召见。光绪帝亦侍坐太后旁，等了好一会，只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进来。太后道：“他们到那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母子二人不管，真是可恨！”刚毅道：“洋兵已经攻城，皇太后皇上，不如暂时出幸，免受洋鬼子恶气！”太后道：“荣禄叫我留京，我意尚在未定。”刚毅道：“洋鬼子利害得很，闻他带有绿气炮，不用弹子，只叫炮火一燃，这种绿气喷出，人一触着，便要僵毙，所以我兵屡败。两宫总宜保重要紧，何苦轻遭毒手。”何不叫拳匪前去抵敌？太后道：“照此说来，只好暂避。但你们三人，总要跟随我走。”三人齐声遵旨。太后复向王文韶道：“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随后赶来罢！”王文韶道：“臣当尽力赶上。”光绪帝闻言，亦开口道：“是的，你总快快尽力赶上罢！”太后又语刚毅、赵舒翘道：“你们两人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二人又唯唯连声。太后令他退出，整备行装，候旨启行。三人才退，宫监来报洋鬼子已攻进外城了，太后忙回入寝宫，卸了旗装，唤李莲英梳一汉髻，太后平时最爱惜青丝，乌云压鬓，垂老不白一茎。相传同治年间，李连英曾得何首乌，献入太后蒸服，因有此效，每当梳洗，必令莲英篦刷。莲英做了梳头老手，每日不损太后一发，又善替太后装饰。向例宫中梳髻，平分两把，叫作叉子头，垂后的叫作燕尾。莲英为太后梳成新式，较往时髻样尤高，油光脂泽，不亚玄妻。淡淡点缀，已见慈禧后性质。这时改作汉髻，太后尚顾影自怜道：“讵料今天到这样的地步。”当下叫宫监取一件蓝夏布衫，穿在身上。又命光绪帝、大阿哥及皇后、瑾妃，统改了装，扮作村民模样，随召三辆平常驿车，带进宫中，车夫也没有官帽。众妃嫔等，统于寅初齐集。太后谕众妃嫔道：“你们不必随去，管住宫内要紧！”又命崔太监至冷宫，带出珍妃。珍妃到太后前，磕头请安。太后道：“我本拟带你同行，奈拳众如蚁，土匪蜂起，你年尚韶稚，倘或被掳遭污，有损宫闱名誉，你不如自裁为是。”珍妃到此，自知必死，便道：“皇帝应该留京。”太后不待说完，大声道：“你眼前已是要死，还说甚么？”便喝崔某快把他牵出，叫他自寻死路。光绪帝见这情形，心中如刀割一般，忙跪下哀求。太后道：“起来，这不是讲情时候，让他就死罢，好惩戒那不孝的孩子们，并叫那鸱枭看看，羽毛尚未丰满，就啄他娘的眼睛。”光绪帝向外一顾，见崔太监已牵出珍妃。珍妃还是向帝还顾，泪眼莹莹，惨不忍睹。我且不忍读此文，况在当局？不到一刻，崔监回报，已将珍妃推入井中。一个凶到底，一个硬到底。光绪帝吓得浑身乱抖。太后道：“上你的车子，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光绪帝上了车，太后令溥伦跨辕，自己亦坐入车内，放下帘子，叫大阿哥跨辕，令皇后、瑾妃亦同坐一车。又命李莲英道：“我知道你不大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始终不忘老李。莲英应命。太后复饬车夫，先往颐和园，倘有洋鬼子拦阻，你

叫说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车夫唯唯，天尚未明，三辆骡车，已自神武门出走，只端王载漪，及刚毅、赵舒翘，乘马随行。途中幸没有洋兵拦阻，一直到颐和园，太后等入园坐了片刻，略用茶膳。外面又有太监来报，洋鬼子追来了。太后忙率着皇帝等，上车急奔。

行了六七十里，日已西斜，还没有吃饭的地方。又行数里，到了贯市。贯市是个荒凉市镇，只有一个回回教堂，有几个回子居住。太后见天色将晚，便令车夫向教堂借宿，回子还算有情，慨然应允。进了教堂，便饬车夫觅购食物，怎奈贯市地方，寻不出什么佳点，只有绿豆粥一物，由车夫买了一大盂，呈上两宫。太后皇帝等人，见了这物，既是龌龊，又是冰冷，本想不去吃他，怎奈饥肠辘辘，没奈何吃了一碗，免强充饥。这等美味，应该叫他一尝。教堂中本没有被褥等件，太后又不说真名真姓，那个来侍奉老佛爷，到了夜间，随地卧着，只太后睡一土炕，忍冻独眠，朦朦胧胧的睡了一回。比宁寿宫况味何如？光绪帝寤不成寐，辗转反侧，未免自言自语道："这等况味，统是义民所赐。"太后偏偏听见，便嗔道："你岂不知属垣有耳么？休要多嘴！"翌晨早起，出了教堂，又坐着骡车赶路。接连三日，尚无官厅，统是随便歇宿，无被无褥，无替换衣服，也无饭吃，只有小米粥充饥。直到怀来县，县令吴永，起初未得报告，毫无预备。忽闻太后到署。手忙脚乱，连朝服都不及穿着，即由便衣跪接，迎入署中，太后住县太太房，皇上住签押房，皇后住少奶奶房。太后至房中。手拍梳头桌道："我腹饥得很，快弄点食物来吃！无论何物，都可充饥。"吴大令那敢怠慢，嘱厨子备了上等菜蔬，虽不及宫中的美备，比途次的粗茶稀粥，何止十倍？这时李莲英早到，太后急命他改梳满髻，梳毕进膳。正大嚼间，庆亲王奕劻及军机大臣王文韶赶到。大后极喜，并分燕窝汤赏给，且道："你们三日内所受困苦，大约与我等相同，我等已狼狈不堪了。"庆王、王文韶谢过了恩，太后命庆王回京，与联军议和。庆王支吾了一会，太后道："看来只好你去。从前英法联军入都，亏得恭王奕䜣，商定和议，你也应追效前人，勉为其难罢了。"庆王见太后形容憔悴，言语凄楚，不得已硬着头皮，遵了懿旨，在怀来县休息一天，即告别回京。后人有诗咏两宫西狩道：

> 宫车晓出凤城隈，豆粥芜蒌往事哀。
> 玉镜牙梳浑忘却，慈帏今夜驻怀来。

欲知两宫西狩详情，及京中议和略状，统在下回表明，请看官再行续阅。

本回两录谏草，一为许、袁二公文，一为李伯相文。当时宫廷昏愦情状，两谏草中已备载无遗，阅者读之，不能不为慈禧咎。迨联军入京。仓猝西走，犹必置珍妃于死地，然后启程，妇人情性，辄蹈偏端，爱之则非常宠幸，虽为所播弄，至身败名裂而不恤，恶之则非常痛恨，当艰难困苦之遭，且出一泼辣手段，殄绝私仇，以泄昔时之忿。故牝鸡司晨，惟家之累，古人有深戒焉。西走之时，三日薄粥，一饱难求，曾不足以示罚，冥冥中殆隐有主宰，不欲因此毙后，必俟瓦解土崩，而后促登冥箓欤？天道无凭，若有凭，叶赫亡清之谶，其信也夫！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两宫返跸　撤戍违约二国鏖兵

却说两宫西狩，京城已自失守。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战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土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这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规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各国兵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紫禁城也亏日兵保护，宫中妃嫔，仍得安然无恙。满汉各员，也有数十人殉难。联元女夫寿富，慷慨赋诗，与胞弟仰药自尽。大学士徐桐，也总算自缢。承恩公崇绮，偕荣禄同奔保定，住莲花书院，崇绮亦赋绝命诗数首，投缳毕命。荣禄先取崇绮遗折，着人驰奏，自己亦赶赴行在。太后闻崇绮自尽，甚为伤悼，降旨优恤。等到荣禄赶到，两宫已走太原，召见时，先问崇绮死时情状，既杀其女，焉用其父？慈禧之意，无非一顺我生逆我死之私见耳。然后议及善后计策。荣禄答道："只有一条路可走。"太后问是那一条路？荣禄道："杀端王及袒拳匪的王公大臣，以谢天下，才好商及善后事宜。"太后不答。总是左袒。光绪帝亦独传荣禄入见，嘱他快杀端王，不可迟缓。荣禄答道："太后没有旨意，奴才何敢擅行？皇上独断下谕的时候，现在业已过了。"满口怨愤，难为光绪帝。

太后侨居太原，山西巡抚毓贤，殷勤供奉。太后也不加诘责，还道他是忠心办事。只是要瞒中外耳目，不得不推皇帝出头，颁发几句罪已话头，并令直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会同庆王奕劻，与各国议和。李伯相虽是个和事老，但到这个地步，要与各国协议和局，正是千难万难，所以卸了广东督篆。行至上海，只管逗留。等到联军入京，行在的诏旨，屡次催逼，不得已启程北上，由海道至天津，由天津至北京。但见京津一带，行人稀少，满目荒凉，未免叹息。大有箕子过殷之感。既到京中，庆王奕劻先已在京，两人商议一番，遂去拜会这位瓦德西统帅。

瓦德西自入京后，占居仪銮殿。当时联军驻京，多守规则，惟德军较为狠鸷，苛待居民，留守王大臣，那个敢去争论？甚且肆筵设席，供应外国兵官，把自己的姨太太，请出侍宴，巴结的了不得，廉耻丧尽。德军益任意横行。就中有个名妓赛金花，借色迷人，居民倒受了好些厚惠。赛金花原姓傅，名彩云，籍隶皖省，年十三，侨居沪上，艳帜高张，里门如市。洪学士钧，一见倾心，慨出重金，购为篷室，携至都下，宠擅专房。旋学士升任侍郎，持节使英，一双比翼，飞渡鲸波，英女皇维多利亚，年垂八十，雄长欧洲，见了彩云，亦惊为奇艳，曾令他并坐照像。青楼尤物，居然象服雍容。学士卸任后，载回京邸。相如固然消渴，文君别具琴心。两三俊仆，替学士夜半效劳。学士作了元绪公，于心不甘，于情难舍，忧瘵而死。彩云不惜降尊，竟与洪仆结成腻友，既而私蓄略尽，所欢亦殒。仍返沪作卖笑生涯，改名赛金花。苏人公檄驱逐，转入津门，徐娘半老，丰韵依

然。会值瓦德西统军过津，心喜猎艳，得了赛金花，很加宠爱。大清的仪銮殿，作了德帅的藏娇屋。帐中密语，枕畔私盟，瓦将军无不俯从。赛金花乘间进言，愿为京民请命。因此瓦帅严申军法，部勒各军，京民赖以少靖。王大臣的姨太太，反不及一淫妓，可愧可丑！后来联军撤回，赛金花仍入歌楼，虐婢致死，被刑官押解回籍。既知保民，何故虐婢妇女究竟难恃？瓦将军返国，德皇闻他秽行，亦加严谴，这也不在话下。尤物毕竟害人。

且说庆王、李相拜会德帅瓦德西，瓦德西颇为欢迎。李相又曾与瓦德西会过，彼此握手，欢颜道故。及谈到和议，瓦德西亦曾首肯，不过说要与各国会议。庆王、李相，又去拜会各国公使，各公使接见后，主张不一。嗣后与瓦帅协议，先提出两大款：第一条是严办罪魁，第二条是速请两宫回京。两条照允，方可续议和款。庆王、李相，只得电奏行在，太后犹豫未决。各国联军，因未见复音，整队出发，攻陷保定，旁扰张家口。庆李急得没法，一面飞电报闻，一面再晤瓦帅，极力劝阻。瓦帅拥艳寻欢，恰还无意西进，只要求速允前议。偏偏慈禧太后，闻联军从北京杀来，越奔越远，竟由太原转趋西安。临行时接着庆李电奏，勉强敷衍，毓贤开缺，又命大臣拟谕一道，电复北京。其词云：

> 此次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纵庇拳匪，开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谴，加以惩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着革去官职！端郡王载漪，着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严加议处，并着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着交都察院交部议处，以示惩儆！朕受祖宗付托之重，总期保全大局，不能顾及其他。诸王大臣等谋国不臧，咎由自取，当亦天下所共谅也！钦此。

这道上谕，明明是袒护罪魁，并没一个严刑重罚。各国公使，不是小孩子，那里肯听他搪塞，就此干休呢？庆、李二大臣，宣布电谕，各使臣当即拒绝。庆、李不得已，再行电奏。是时两宫已到西安，刚毅在途中病死。得全首领，要算万幸。又接庆、李奏牍，方将端王革职圈禁，毓贤充戍边疆，董福祥革职留任。这谕颁到北京，各使仍然不允。庆、李两大臣，因屡次迁延，一年已过，只好遵着便宜行事的谕旨，决意将各国提出两事，径行照允，然后商订和议。议了数次，听过了多少冷话，看过多少脸面，方才有些头绪，共计有十二款，录下：

一　戕害德使，须谢罪立碑。

二　严惩首祸，并停肇祸各处考试五年。

三　戕害日本书记官，亦应派使谢罪。

四　污掘外人坟墓处，建碑昭雪。

五　公禁输入军火材料凡二年。

六　偿外人公私损失，计四百五十兆两，分三十九年偿清，息四厘。

七　各国使馆划界驻兵，界内不许华人杂居。

八　大沽炮台及京津间军备，尽行撤去。

九　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　颁帖永禁军民仇外之谕。

十一　修改通商行船条约。

十二　改变总理衙门事权。

以上十二大纲，经双方议定，由庆、李电奏，预请照行。太后到此，无可奈何。即命两全权签定草约，随又降惩办罪魁的上谕道：

京师自五月以来，拳匪倡乱，开衅友邦，现经奕劻、李鸿章，与各国使臣在京议和，大纲草约，业已画押。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生民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前经两降谕旨，尚觉法轻情重，不足蔽辜，应再分别等差，加以惩处。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着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着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又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阿福坤监视行刑。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袒庇拳匪，酿成巨祸，并曾出违约告示，本应置之重典，惟现已病故，着追夺原官，即行革职！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谙交涉，率意卤莽，虽围攻使馆，系由该革王等指究，难辞咎使，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着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降调。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于载勋擅出违约告示，曾经阻止，情尚可原，惟未能力争，究难辞咎，着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两人，均着先行在陕西省监禁！大学士徐桐、降调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殉难身故，惟贻人口实，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经此次降旨后，凡我友邦，当其谅拳匪肇祸，实由祸首激迫而成，决非朝廷本意。朕惩办祸首诸人，并无轻纵，即天下臣民，亦晓然于此案之关系重大也。钦此。

过了数日，已是新年，行在虽停止庆贺，随驾的王大臣们，总不免有一番忙碌。忽又接到北京电奏，说是各国使臣，还嫌惩办罪魁，处罚不严，应酌请加重等语。于是英

年、赵舒翘也不能保全了，当下赐令自尽。又有启秀、徐承煜于京城被陷时，不及逃避，被日本兵拘住，囚禁顺天府署中。庆、李两全权密奏，启、徐俱国家重臣，与其被外人拘戮，不如自请正法，还得保全主权。太后允奏，命庆、李照会日本兵官，将两人索回，行刑菜市口。启秀还神色自若，转语日本兵官道："中日本唇齿相依，同文同种，与他国异。自悔从前错误，卤莽从事，此后望贵国助我中华，变通治法，渐图自强，我死亦感德了。"日本兵官倒也好言劝慰。只徐承煜，已面如死灰，口中还极称冤枉。可记监斩许、袁二公否？启秀向承煜道："你还要说甚么"我两人奉旨就刑，不是洋人的意思，死亦何怨？"言毕，即由刽子手动刑，霎时身首异处，算是袒护拳匪的结果。毓贤在甘肃正法，临刑时尚自作挽词一联道：

臣死君，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怜老母九旬，孤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莫报，空嗟有负圣明恩。

后人说毓贤居官时，操守廉洁，声名颇盛。死后贫无一钱，也没有一件新衣，足以备殓。可惜为攘夷一说所误，至于庇护拳匪，倒行逆施，终至首领难保，身死边疆，这真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有一善可录处，著书人总代为表扬，即此可见公道。

两宫西幸，已将一年。袒护拳匪的罪魁，死的死，杀的杀，或遣戍，或夺职，已是不留一个。只日夜随侍太后的李莲英，依然无恙。驾出走时，却也有些害怕。后来和议告成，还恐洋人指名坐罪，因此中外各官，力请两宫回銮，莲英尚从中暗阻。嗣闻洋人索办罪魁，单上不及己名，庆王又密函相告，力保无事，李总管幸逃法网，权势犹存，阻止回銮的计划，才行作罢。惟京中财产多半遗失，也就怂恿太后，催解贡银。太后本是个嗜利妇人，料得联军入京，私积已尽，正思藉此规复，即为太后，还要私产何用？遂听了李总管言，竭力搜刮。李总管乐得分润，中饱了若干万两，方与两宫一同还京。回銮以前，先把大阿哥废黜，复将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五人，追复原官。又命醇亲王载沣赴德，侍郎徐桐赴日本，遵约谢罪。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出六部上。此外如保护洋人，改易新政，旁求贤才的上谕，亦接连下了几道。各国见清廷悔祸，命将联军撤回，只酌留洋兵一二千人，保护使馆。太后闻京中已经安靖，复得最好消息，宫中储藏的宝物，亦未被掠去，遂决意回京。

溽暑已过，正值秋凉。太后挈着光绪帝等，由西安启跸，驺从极多，沿途供张，备极完美。比北京出走时情形，大不相同。行未数程，闻报全权大臣李傅相鸿章病殁，太后下旨优恤，除各省曾经立功的地方，许立专祠外，并在京师准立一祠，赐谥文忠，备极荣典。命王文韶继任李职，商订和约未了事宜。两宫在途中行了两三月，无甚可记，直到冬季，始至北京。接见各国公使及公使夫人，都是殷勤款待。太后此时，颇欲引用贾谊五饵三表的法子，驾驭洋人，其实大错铸成。外洋各国，非匈奴比，五饵三表之法，实用不着。只

恨自己未习洋文，一切应酬，不便直接，未免心中怏怏。可巧来了两个闺媛，本是旗员女儿，随父出洋好几年，能通数国语言文字。至此归国入觐，做了宫中招待员。把一个痴心妄想的西太后，喜欢极了。看官听着，待小子报明两位闺媛的姓名。这两闺媛，系同胞姊妹，一名德菱，一名龙菱，乃是曾任法钦使裕庚的女公子。裕庚系满洲镶白旗人，字朗西，由军功洊封公爵。他曾出使日本，又使法国，使节所临，眷属亦都随着。此时正卸任回国，入觐太后，太后闻他二女秀慧，遂当面传旨，令饬二女至颐和园陛见。当由裕夫人带领二女，遵旨入园。德菱、龙菱，从未到过颐和园中，此次随母入觐，自然格外注意。但见园中广敞异常，所有布置，都是异样精采，目不胜睹。第八十三回中，已将园中景致，大略叙明，故此处不复叙。既到仁寿殿处，由太监导入殿侧耳房，陈列着紫檀桌椅，统是雕镂精工，壁上悬着各式自鸣钟，短针正指到五点五十分，母女三个，少憩片时，旋有李总管到来。居然穿着二品公服，戴着红顶孔雀翎。太监亦阔绰至此，不亚当年魏忠贤。裕夫人颇有些认识，即挈女起迎，那总管也笑容可掬，与裕夫人谈了数句，无非是循例寒暄，及太后就要召见等语，语毕即去。二女问明裕夫人，方知这位翎顶辉煌的总管，就是赫赫有名的李莲英。随后又有几位宫眷，导他母女三人，出了耳房，经过三重院落，到了正殿。殿额上大书乐寿堂三字，应八十三回。殿内立着妇女数人，大约年轻的居多。就中有一位旗妇，装束略异，且髻上戴着金凤凰，与别人更觉不同，裕夫人瞧着，认得是光绪皇后，正欲入殿请安，忽见数宫女护着太后，从屏后出来，到了宝座间，将身坐定。后面踱出李总管，即传旨陛见。当下裕夫人率同二女，趋跄入殿，一律拜跪报名，由特旨叫他起立。太后略问一番，裕夫人一一答述。太后又仔细瞧那二女，不觉生爱，起握二女手道："你两人煞是可爱，难为这裕钦使，生就这粉妆玉琢的两女儿。你两人可愿在此伴我么？"两女本伶俐得很，即欲跪下谢恩。太后便道："不必拘礼，你肯遵我的意旨，叫我做老祖宗，晨夕侍着，我就喜欢你了。"两女连声遵旨。太后复命皇后等，与他相见，母女三人，先请过皇后的安，嗣与各宫眷一一行礼，这等宫眷们，无非是各邸的郡主。相见后，太后复嘱皇后道："你可引他母女们，入内玩耍，我且到朝房一转，再来与他们叙谈便是。"皇后唯唯听命，太后即举步出殿，殿外早已备着露舆，俟太后上舆后，前后左右，统是很体面的太监，簇拥而去。这位李总管莲英，本与太后时刻不离，至此随着同行，更不必说了。微词。皇后以下，恭送太后上舆毕，即引裕家母女三人，转身入内，闲谈消遣，至太后回园后销差。未几太后回来，赐他母女三人午餐，午后复赏他听戏。太后最爱的是梆子调，与德菱姊妹，谈论腔调的好处。德菱姊妹，不敢不随声附和。其实一片徵声，已寓亡国之音，后人曾有诗叹道：

泼寒妙乐奏升平，南府新开散序成。
不是曲终悲伴侣，似嫌激徵杂奏声。

未知德菱姊妹，曾否在园侍奉，且看下回分解。

中外议和，订约十二款，不必一一推究利弊，即此四百五十兆之赔款，已足亡中国而有余。原约赔款计四百五十兆两，分三十九年偿清，息四厘，子母并计，不啻千兆。此千兆巨款，尽由中国人负担，以二三权贵之顽固昏谬，酿成莫大巨祸，以致四万万人民，俱凋瘠损瘠，千载以后，不能不叹息痛恨于若辈也。载漪以下，黜戮有差，其实万死不足蔽辜。阉竖李莲英，且安然无恙。孔子言妇人为难养，况可使之屡次临朝，庇护此肉不足食之狐鼠耶？追回銮以后，不能悔过图强，且反欲援五饵三表之计，驾驭洋人，当时贾长沙犹徒托空言，无当实用，况如近今之外洋各国，其智识远出匈奴上乎？至如裕家二女之入园，本属无关得失，但就微论著，可见慈禧后之心，无非为便嬖使令起见。国已危矣，卧薪尝胆且不暇，尚爱他人之希旨承颜，自图快活耶？德菱姊妹，尚有学问，非李莲英妹比，故未闻有浊乱宫禁之弊，否则不入嬖幸传者几希。

第九十二回

居大内闻耗哭遗臣　处局外严旨守中立

却说裕朗西夫人及德菱姊妹，陪着太后，足足一日。俄见夕阳西下，天也将暝，太后方命裕家母女回家，并嘱他即日来宫，裕夫人不好违拗，自然连称遵谕。临别时，太后又赐他衣料食物等件，母女叩首谢恩，不必细说。母女回家，即把入觐情形，及太后促召入宫的意旨，与裕庚说明。掌上双珠，虽不欲使离左右，无如煌煌懿旨，不敢有违，只得略略收拾，指日入宫。光阴似箭，倏忽两天，裕夫人仍率领二女，入宫觐见。太后见他遵旨前来，愉快得不可言喻。叫人家好儿女入宫当差，使之无暇事亲，恐非以孝治天下之道。当下引他到仁寿宫右侧房内，命他住着，所有应用各物，都叫宫监置备。惟衣服被褥等，已由裕家母女，随身带入。太后令裕夫人指导宫监，随意安排。自己带着德菱姊妹入宫，随即嘱咐德菱道："看你聪明伶俐，恰是我一个大帮手。闻你通数国方言，倘有外妇入觐，你可与我做翻译。平日无事，好与我掌管珠宝首饰。我这里宫眷虽多，看来都不及你呢！"德菱复奏道："老祖宗特恩，命臣女当这重差。只恐臣女年龄尚稚，更事无多，万一有误，反致辜负天恩，还请老祖宗俯鉴微忱，令臣女退就末班，学着办事便是！"太后笑道："你亦何用自谦，我看你不致荒谬，你且试办数天，再作处置！"德菱只得谢恩受职。太后复顾龙菱道："你年纪较轻，可跟着你姊，随便办事。"龙菱也谢过了恩。此时光绪帝适来请安，德菱欲趋前行礼，转思太后在前，恐于未便。至光绪帝趋出，德菱随着出来，循例谒驾，不料被太后觉着，已大声呼德菱名。德菱连忙走入，虽未遭太后斥责，仰见太后面上，已含有怒容。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从此德菱格外小心，一切举止，都三思而后行。

一住数日，忽报俄使夫人勃兰康觐见，太后即令德菱迎宾，自己带着李总管，至仁

寿堂受觐。光绪帝也总算与座。德菱引着勃夫人，到了殿中，行觐见礼，太后亦起与握手。两下寒暄数语，统由德菱传译。勃夫人又与光绪帝行礼，光绪帝亦答礼如仪。太后下了座，引勃夫人入宫，叙谈片刻，又命德菱导他去见皇后。周旋已毕，即令赐勃夫人午餐，由众宫眷陪食。席间略仿西式，每人都设专菜。德菱奉太后命，坐了主席，殷勤款待，与勃夫人宴饮尽欢。席散后，勃夫人复进谒太后，谢了宴，由太后赐他宝玉一方。勃夫人谢了又谢。慈禧后之意，以为优待西妇，可以联络邦交，不知外人所欲，并不在此，岂区区宴赐所能笼络耶？待勃夫人去后，太后语德菱道："你随父出使法国，并不是俄国，为何恰懂俄国语言？"德菱道："俄语本不甚解，但俄人亦惯操法语，所以尚堪应对。"太后道："你与勃夫人所说，统是法国语么？"德菱道："多半是法国语。"太后道："勃夫人的装束，也总算华丽了，但我恰不甚喜欢西装。他满身不着珠宝，总觉装潢有限。我生平恰最爱珠宝呢，可惜西幸一次，丧失甚多。目下只剩了数百盒，你应与我收管方好。"爱珠宝不爱才德，总不脱妇女习气。随起身道："你且跟我来！"

德菱遵旨随着，偕太后入储珍室。但见室内箱橱林列，左首标着黄签，是珍藏内府的秘笈，右首标着红签，是供奉老佛的珠宝。太后命宫监取匙，叫德菱启视右橱，橱开后，里面都是金镶玉嵌的盒子，大小不一，有长有方。盒外只标着号码，不列物名。第一盒奉命取出，启视盒内，贮有精圆的明珠，晶莹的宝石，光芒闪闪，统是无上奇珍。第二合又奉命取视，乃是珠玉扎成的饰物，虫鱼花草，色色玲珑。第三四盒，系玛瑙珊瑚等类，光怪陆离，无不夺目。第五六盒藏着簪环，第七八盒藏着钗钏，镂金刻玉，美不胜收。看到第十盒，方觉金饰居多，珠玉较少。太后语德菱道："这十盒算是上选，余外亦无甚足观了。若非庚子之变，何止于此！"言下有懊丧状。亏得德菱伶牙俐齿，婉婉转转的劝慰几句，太后方从这十盒内，拣了两三件佩物，悬在身上，随令德菱藏盒扃橱。寻复向德菱道："拳匪的乱事，外人总道我暗中作主，其实统是载漪那厮的主张。到了联军入京，我初意是愿殉社稷，经刚毅等力劝出京，方才西幸，途中受了无数苦楚。及次年回京，差不多换了个世界，我累年积蓄，被洋人携去不少，我想洋人也好知足了。未必！目下我国新败，元气难复，只好与洋人略略周旋。我的心中，总不甚相信洋人，洋人所制的器械，我国或不及他，洋人所讲的政教，难道我国果不及他吗？"可见回銮以后，所行新政，全不由衷。德菱正思回答，忽有宫监踉跄奔入，报称荣中堂已出缺了。太后惊愕道："我昨日尚差宫监探视，闻他还不甚要紧，如何今日就死？咳！他死后，那个还有像他忠诚？"言至此，竟似鲠在喉，扑簌簌的垂下泪来。太后一生，多仗荣禄保护，无怪闻死垂泪。德菱不好不劝，只得禀请道："老祖宗慈体，亦请保重，祈勿过伤！"太后道："你那里知我的苦衷，他是我患难与共的大臣。"德菱不敢再劝，由太后凄惋许久，方见太后咐吩道："今日你也疲乏了，你可随意出外，不必侍着！"德菱闻此数语，恍似皇恩大赦，退回自己的房中去了。这位老祖宗，实是不易侍奉。

次日太后临朝，由内务府递上荣中堂遗折，太后即启视道：

为病处危笃，恐今生不能仰答天恩，谨跪上遗折，恭请圣鉴事：窃奴才以驽下

之才，受恩深重，原冀上天假以余年，力图报称。追思奴才起身侍卫，咸丰十年，国势岌岌，内则奸臣蓄谋不轨，外则英法联军，占据京师，宗庙震惊，宫驾出狩，驻跸热河。奴才备位侍从，文宗显皇帝圣躬不豫，渐至弥留，奴才乘间进言于皇太后，发觉郑怡二王之阴谋，及圣驾宾天，奸王僭称摄政，图谋不轨，皇太后身处危险之中，有非臣下所忍言者。幸上天佑助，皇太后沉几默运，宗社危而复安。自此之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叛乱削除，升平复睹，奴才蒙恩升任内务府大臣。当穆宗毅皇帝宾天之际，皇太后亲命奴才迎请皇上入宫，以社稷重大之事，付之奴才。受命之下，惶悚感激，曷可言喻！奴才虽竭尽心力，岂能仰报于万一耶？其后受任步军统领，触犯圣怒，七年之中，闭门思罪。皇上亲政，复蒙慈恩，出任西安都统，既而仍回原职。光绪二十四年，皇太后皇上鉴于国势之弱，决意采行新法，以图自强，皇上召见奴才，蒙恩简任直隶总督，命以破除积习，励行新政。孰意康有为借口变法，心怀逆谋，致为新政之阻。皇上误信夸诞之词，一时之间，偶亏孝道，亲笔书谕，言变法之事，为皇太后所阻。又谓皇太后干预国政，恐危国家，对于奴才，数动天威，几罹斧钺之诛。奴才密见皇太后，陈述康党逆谋，皇太后立允奴才等所请，再出垂帘，以迅雷之威，破灭奸党。光绪二十六年，诸王大臣昏愚无识，尊信拳匪，蒙蔽朝廷，虽以皇太后之圣明，不免为其所动，直至宗庙沦陷，社稷阽危，竟以国家之重，轻徇妖术，奴才屡请皇太后睿识独断，不蒙信纳，数奉申斥，忧惧无术，四十日中，静候严罚。然皇太后仍时时召奴才垂询，虽圣意未能全回，而得稍事补救。各国公使，不致全体遇害，故事过之后，时荷天语感谢。自西安回銮之初，即将肇祸之王公大臣，分别定罪，渐次改革庶政，不得急激，期臻实效。两年以来，改革已不少矣，圣驾回京，如日再中，东西各国，亦均感皇太后之仁慈。奴才自去年以来，旧病时发，勉强支撑。两月之前，请假开缺，蒙皇太后时派内侍慰问，赏赐人参，传谕安心调理，病痊即行销假，恩意叠沛。无奈奴才命数将尽，病久未痊，近复咳嗽喘逆，呼吸短促，至今已濒垂绝之候，一息尚存。唯愿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续行新政，使中国转弱为强，与东西各国并峙。奴才在军机之日，见朝廷用人，时有人地不宜者，此乃中国致弱之源。奴才以为改革之根本，尤在精选地方官吏，及顾恤民力，培养元气之一端。皇太后皇上深居九重之中。闾阎疾苦，难以尽知，拟请仿行康熙、乾隆两朝出巡之故事，巡行各省，周知民情。奴才方寸已乱，不能再有所陈，但冀我皇太后皇上声名愈隆，得达奴才宿愿，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谨将此遗折，交奴才嗣子桂良呈请代递。临死语多纰缪，伏祈圣鉴赦宥！奴才荣禄跪上。备录遗折，可见以上各回之录荣禄事，无一虚诬。

太后览遗折毕，即谕王大臣道："荣禄一生忠诚，庚子乱时，尤为尽力。现在不幸病故，须格外优恤方好！"庆亲王奕劻在侧，便奏请赐陀罗经被，及赏银三千两治丧。太后点着头，并道："据他功绩，应否入贤良祠？"庆王连忙赞成。太后又道："应派亲王前去祭奠否？"庆王又奏称应派。于是派恭王率领侍卫十人，前往致祭，此恭王乃奕䜣子，看官莫误

作奕䜣。并令礼部拟谥，随即退朝。越日，由礼部拟上谥法数则，太后即圈出文忠二字，复再赐祭席一桌，并命将荣禄事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在任一切处分，均予开复，并赏其子以优等袭职等语，太后待遇荣禄，好算是始终尽礼了。句中有句。

过了多日，太后把忆念荣禄的哀思，渐渐减杀，爰仍往颐和园，激览自娱。一年容易，又是春宵，园中花木盛开，太后遍邀各国公使眷属，入园游宴。美公使康格夫人，作为外眷的领袖，还有美参赞韦廉夫人，也随着前来。此外如西班牙公使佳瑟夫人、日本公使尤吉德夫人、葡萄牙代理公使阿尔密得夫人、法参赞勘利夫人、英参赞瑟生夫人等联翩踵至。随身各带女眷，黑踏踏的聚集一堂。先行了觐见礼，然后到别宫赐宴。宴毕，统在园中游览一周。大众推康格夫人作了代表，至太后处道谢。康格夫人带着一个女子，生得细腰绰约，身态苗条。太后瞧着，觉得他俏丽绝伦，遂欲问他姓氏。当由康格夫人代答，德菱传译，叫作克姑娘，乃是个女画士。太后问他能否写真？又经德菱与克姑娘谈了一回，然后详禀太后，说是："写真系克姑娘惯技，他正欲绘就慈容，送到路易博览会去。"太后踌躇半晌，方道："他既欲给我肖像，叫他缓日前来便好。"德菱把这语传达，然后两人兴辞而去。

太后便语德菱道："我朝旧例，帝后的像，须俟万岁千秋后，方可照绘。今克姑娘欲为我画像，我又不便当面回复，如何是好？"德菱道："现在世界开通，越是圣明的帝后，越得肖像流传各国，俾作纪念。英女皇维多利亚的肖像，几乎传遍地球。如老祖宗福寿双全，何妨破例一绘！"太后听到此语，方有些高兴起来，无非喜谀。便道："既如此，且择个吉辰，令他来绘。"当即取出历本，选了一个黄道吉日，饬人至美使馆，通知克女士。届期克姑娘入宫，对太后行礼毕，即请太后端坐开绘。太后此时已服盛装，肃容上坐，约数刻钟，见克姑娘并不开手，专睁着绿色的眸子，向太后呆瞧。太后语德菱道："他眈眈视我，何故？"德菱道："外人绘像与华人不同，外人落笔，先就神情上注意，所以绘成后，格外生色。闻他是画中名手，临池审慎，无怪其然。"确是游过外洋，见多识广，故言之了了。太后说："照汝说来，待他画成，费时不少，我恰是不耐久坐的。"德菱道："待臣女与他商量，或者可简便一点。"当下与克女士商议，传述太后的意思。克女士颇能体会，格外迁就，每日临绘一小时，绘至两星期才罢。及呈与太后，果然眉目如生。与拍照相似。太后很是喜欢，命赏千金。古人千金买骨，慈禧后独千金买容。谁知忧喜相寻。一喜之后，又是一忧。宫监报到消息，说是日俄将要开战，把东三省作交战场。东三省是中国幅员，如何被外人作为战场？太后又未免焦劳。

这日俄开战的事情，从何而起？小子先将原因表明：原来拳匪扰乱时，黑龙江将军寿山，阿附端王，立意排外。适俄兵入黑龙江，欲假道黑龙江省城，至哈尔滨保护铁路。哈尔滨在省城西南，系满洲铁路的中心点。寿山非但不允，反出兵去攻哈尔滨。一面厉兵秣马，反由瑷珲城侵入俄境。自讨苦吃。俄人正苦无隙可乘，得了这个好机会，遂磨拳擦掌，分三路进发。东路由珲春，中路由三姓，两路趋援哈尔滨。西路陷瑷珲，击毙副都统凤翔，并将中俄交界的屯驻旗人，统驱入黑龙江，进攻齐齐哈尔。即黑龙江省城。寿将军束手无策，只有一条死路，还可走得，遂仰药自尽。俄军合趋吉林，转向奉天，所至蹂

躏。清兵及官吏，无一敢抗，东三省几尽归俄人掌握。奉天将军增祺，鉴于寿山覆辙，遇着俄兵，事事听命。俄兵陆续增添，多至十八万人。等到北京议和后，俄使特别要挟，拟把东三省权利，一概取去。李相不从，俄使多方恫喝，强迫李相签押。东南督抚及士绅，联电力争，英日两国，也有违言，李相气愤成病，竟至不起。东三省事，暂从缓议。

至光绪二十八年，始由庆王奕劻、大学士王文韶与俄使雷萨尔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东三省的俄兵，限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退。此约定后，总道俄国如约撤兵，谁知俄国狡猾得很，第一次届期，只略略减退几名，第二次届期，俄兵一个不去，反在吉林增加兵额。中国不敢诘责，那时虎视东亚的日本国，与英国密订攻守同盟，又联合了美国，劝清政府急开放满洲，作为各国通商场，免得俄人垄断。清政府就将此言照会俄使，俄使百计阻挠，俄兵又迁延未撤。于是日人不肯坐视，自与驻日俄使，直接会商，硬要俄国撤兵。俄使不允所请，竟致两国决裂，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宣战，把辽东作了战场。

看官！你想这女掌男权，统辖全国的慈禧太后。女掌男权，统辖全国八字，正是西太后的好头衔。焉有不担忧之理？立召满汉王大臣入宫，面议这事。当时满大臣领袖，要算庆亲王奕劻，汉大臣领袖，要算孙家鼐、瞿鸿玑。各人谈论多时，议定了一个良法，奏闻太后。太后道："东三省系祖宗陵寝所在，关系甚大，汝等议定这个计策，可保陵寝无碍么？"庆王道："俄日战线，想必不惹着陵寝，当可无虞。"太后道："且电问各省疆吏，是否赞同？"庆王遵旨，即命军机处拟电拍发。隔了一天，各省将军督抚，多复电赞成，复由庆王汇禀太后，太后就令拟好谕旨，颁发出去。谕云：

> 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着各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笃邦交而维大局，勿得疏误！特此通谕知之！钦此。

这道谕旨，乃就万国公法，援引局外中立一条，做了火烧眉毛的挡牌。两客交斗于门内，主人反作鼾睡，也是千古奇闻。复谕令驻扎俄日两国的钦使，咨照他外部，宣布中立意旨。俄国没甚答复，只日本恰声请中国仍须防守，由驻日杨钦使电闻。太后遂派马提督玉昆带兵十营驻山海关，郭总兵殿辅带兵四营驻张家口。复令驻日杨钦使与日本郑重交涉，凡东三省的陵寝宫殿，及城池官衙、人命财产，交战国不得损伤。战后无论谁胜，东三省的主权仍应归中国云云。日本总算应允，然后酌定全国中立章程，及辽东战地界限规则，颁布中外。

不到几日，辽左方面，鼓声冬冬，炮声隆隆。日俄两国的海陆军，竟开起战仗来了。太后甚注意日俄战事，每日饬人采购西报，叫德菱译呈。开战的起手，是海军交绥。仁川是俄舰，统被日军击沉。旅顺口黄金山下的俄舰，又遭日军轰没。嗣后乃是陆军对垒，日军入辽东半岛，连败俄兵。九连、凤凰、牛庄、海城等处，次第被日军占据。太后向德菱道："俄大日小，不意反为日败。"德菱道："行军全仗心力，不论众寡。日人此番打仗，上下一心，闻得男子荷械从军，妇人尽撤簪珥，充作军饷，所以临阵无前，屡次获

胜。”太后点头，随又道：“日胜俄败，远东尚可保全，我的忧心，倒也可消释一二了。”侍人不恃己，何足解忧？言未已，外面又递进西报，由德菱译出，呈与太后。太后接着，不觉惊异。正是：

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国运靡常，所视惟力。

欲知太后惊异缘由，试看下回自知。

慈禧后之喜谀好奢，曾见近今印行之《清宫五年记》，原书即德菱女士所著。本回第节录一二，而慈禧后之性情举止，已可概见。拳匪之乱，联军入京，为慈禧后一大惩创，至回京以后，不思发愤图强，犹恋恋于珠宝首饰，宝非所宝，不亡何待？荣禄为慈禧一生之忠仆，荣禄死而慈禧失一臂助，恤典特优，固无足怪。惟遗折中有精选官吏，及顾恤民力，培养元气等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慈禧胡不力行之耶？至如日俄之战，祸仍胎自拳乱，清廷不敢袒俄，又不敢袒日，仅守局部中立，坐视关东之横被兵革，未由保护，天下之痛心疾首，孰逾于此，当时或有以日人仗义，出于抗俄，为中国幸者。夫日本何爱清室？又何爱中国？不过报宿愤，争权势，昔俄以索还辽东抗日本，今日本遂亦以迫还关东抗俄，要之皆利我之东三省耳。观此回不能无恨于拳乱，并不能无憾于慈禧后。

第九十三回
争密约侍郎就道　返钦使宪政萌芽

却说德菱译出的新闻，乃是日韩特订条约。韩国疆域，由日本政府保护，一切政治，亦由日本政府赞襄施行。太后阅毕，便道：“韩国就是朝鲜国，当日马关条约，曾迫我国承认朝鲜自主，为何今日要归日本保护呢？可见外国是没有什么公法，如此过去，朝鲜恐保不住了。”何不切唇亡齿寒之惧。正在惊愕的时候，庆王奕劻，忽入宫禀报，俄舰逸入上海，由日使照会我外务部，迫令退出。现在双方交涉，尚未议妥，因此入奏太后。太后道：“现闻日胜俄败，一切交涉，总须顾全日本体面为是。”庆王道：“据奴才愚见，诚如圣训。”太后道：“我国虽弱，究竟是个独立国，也不宜令俄舰逸入，坏我中立。你去饬知外务部，电令南洋大臣，速迫俄舰出口！”庆王遵旨退出。太后复自语道：“外人论力不论理，辽东战局，究不知如何结果，京师相距不远，未免心寒。早知日俄有这番争端，不如暂住西安，稍觉安逸呢。”德菱在旁，也不敢多谈。

当日无别事可记。到了次日，京中谣言不一，盛传两宫又要西幸。有一个汪御史凤

池，竟信为实事，做了一篇奏疏，阻止西巡，待太后临朝时，率尔上陈。太后阅毕，怒道："日俄战事，我国严守中立，京城内外，一律安堵，为什么我要西巡？这等无稽之言，如何形入奏牍？"遂向庆王奕劻道："速叫军机处传旨申饬，嗣后如有谣言惑众，应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一体拿办！"谁叫你想念西安？庆王唯唯遵谕，自然令军机处照旨恭拟，即日颁发。这也不在话下。

过了一年，日俄战事，还是未息。中国总算没有出险。不过将各省官职，裁并了好几处，且废制艺，试策论，兴办京师大学堂，把新政办了好几桩。又派商约大臣吕海寰，与葡使新订商约二十条。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与英外部会订保工章程十五条，约中大旨，无非是保护两国工商，彼此统有些利益。只驻藏大臣有泰，恰来了一道紧急公电，报称英将荣赫鹏入藏，与藏官私自订约，请朝廷速与交涉。于是外务部又要着忙。是谓急时抱佛脚。原来日俄未战的时候，俄人曾南下窥藏，密遣员联络达赖，令他亲俄拒英。达赖颇被他运动，阴与英人龃龉。从前光绪十九年，清参将何长荣与英使保尔订定藏印条约，承认亚东开关，许英人通商。亚东在西藏南境，毗连印度。此约订后，英人尝从印度入境，至藏互市。达赖偏同他反对，种种梢阻，英商未免吃苦。只因俄人暗中袒护，英政府也未便发难。会日俄战起，英政府乘机图藏，令印度总督遣将荣赫鹏率兵深入。荣赫鹏遂带了英兵三千、印兵八千、廓尔喀兵三千及工兵二千长驱北向，攻入藏境。看官！你想这腐败不堪的藏民，那里能敌他纪律森严的英将？达赖不知利害，竟召集一班番官，向释迦佛前，祈祷了好几次，居然仗着佛力，令番官一齐出来，与英将接仗。两下对垒的时光，相距还差数百步。那英兵的枪炮，已是扑通扑通的乱响，藏官不知何故遭瘟，都是应声而倒。想是佛来接引，令往西方享福，故无病而亡。前队即毙，后队自然逃走，英将率众追赶，自江孜北进，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及到拉萨，这位主持佛教的达赖喇嘛，早已闻警远扬，逃到库伦去了。何不请韦驮保护。达赖一遁，城中无主，还亏噶尔丹寺的长老，仗着胆出迓英军，与他讲和。英将荣赫鹏，遂趁势恫喝，迫他立约十条，不由寺长不允。签约后，方经驻藏大臣有泰探悉，电达清廷，清外务部茫无头绪，由尚书侍郎会议一番，定出一个主见，仍复电令有泰就近开议。

这位有大臣，本是个糊涂人物。他当英藏开战的时候，未尝设法劝解，等到两造定约，木已成舟，还有何力挽回？况且英将荣赫鹏，已奏凯回去，再与何人商议？当下召到噶尔丹寺长，令他抄出密约，仍行电达，并奏称达赖贻误兵机，擅离招地，应革去封号。身任驻藏大臣，坐令英兵压藏，不知应革职否？清廷知他没有用，也不去依他奏请，只令外务部讨论约章的利害。侍郎唐绍仪，素来研究外交，遂指出约中的关碍。原约共有十条，最要紧的是除前约亚东开埠外，更辟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此后是印度边界，至亚江噶三处，藏人不得设卡，须添英员监督商务。所有英国出兵费用，应由藏人赔偿五十万镑。偿款未清以前，英兵酌留春丕，俟偿清后方得撤回。还有一条定得更凶，乃是藏地及藏事，非经英国照允，无论何国不得干预。看官试想！西藏是中国领土，兵权财权，统归驻藏大臣管辖，此次英藏私自立约，有无论何国不得干预的明文，是全把西藏占夺了去，那里还是中国的管辖权呢？唐侍郎指出此弊，外务部堂官，自然着急，当据实奏闻，并保

荐唐绍仪为全权大臣，赴藏改约。唐使至藏，照会英国，派员会议，辩论了好几年，英员坚执不允。直到三十二年，英始承认中国有西藏领土权，允不占并藏地及干涉藏政，此外不肯改易。唐侍郎也无可奈何，只得将就画押。这是后话。

且说日俄交战，已是一年。俄国的海陆军，屡战屡败。日本战舰，进陷旅顺口，奉天省城也被日本陆师占住。俄人尚不肯干休，竟派波罗的海舰队，大举东来。波罗的海，在欧洲北面，系俄国西境的领海。他要从西到东，绕越重洋，路有一万八千里。今日到某处，明日到某处，早被日人探悉。就是舰队中一切情形，日人也耳熟能详，因此养精蓄锐，预先筹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俄舰远道而来，舰中人已疲乏得很，兼且未谙路径，未识险要，贸贸然驶到日本海，即使有通天手段，一时也用不出。况日本系三岛立国，四周都是海峡，海峡里面，正好设伏，掩击俄舰。他闻俄舰将至，料必从对马海峡驶入，暗集水师，密为布置，不怕俄舰不堕入计中。这俄舰也防着险要，无如势不能避，只好闯入对马峡。一入峡中，四面八方的日舰，统行驶集，把俄舰困在垓心，你开枪，我放炮，一齐动手，弄得俄兵防不胜防，御不胜御。恶龙难斗地头蛇，打了一仗，被日兵杀得大败亏输，战无可战，逃无可逃，只得束手归降，做了俘虏。日俄战事，虽与中国大有关系，然究与中外开战不同，故叙笔概从简略。

日俄胜负已决，于是美国大统领罗斯福，出来调停，劝日俄休兵息战。俄人此时，因鞭长莫及，不能再事调兵。日人以俄国究系强大，迁延非计，得休便休，遂各允了美统领的布告，各派公使到美国会议，就朴子茅斯作会议场，日使小村氏，提出要索各款共计十一条：第一条是索偿战费；第二条是承认朝鲜主权；第三条是要俄国割让桦太岛；第四条是旅顺大连湾的租借权，要让与日本；第五条是俄国撤退满洲兵；第六条是承认保全清国领土，及开放门户；第七条是哈尔滨以南的铁路，亦须割让；第八条是海参崴的干线，应作为非军事的铁道；第九条是窜入中立港的兵舰，当交与日本；第十条是限制东洋的俄国海军；第十一条是沿海州的渔业权等，亦应归与日本。这十一条款子，经俄使槐脱抗议，所有赔偿兵费、割让桦太、中立港窜入军舰与交与，及限制俄国海军四大问题，概不承诺。再四磋商，方允将桦太岛南半部，让与日本，余三条一概取消。日本亦总算承认，和议遂成。东三省的俄兵，才如约撤退，领土权交还中国，惟路矿森林渔业边地，各项交涉，仍日日相逼。清廷不敢不允，从此北满洲为俄人的势力圈，南满洲为日人的势力圈，名为中国的东三省，实则已归日俄掌握了。总是中国晦气。

自日俄战争后，中国人士，统说专制政体，不及立宪政体的效果。什么叫作专制政体？全国政权，统归君主一人独断，所以叫作专制。什么叫作立宪政体？君主只有行政权，没有主立法权，一国法律，须由国会中的士大夫议定，所以叫作立宪。日本自明治维新，改行新政，把前时专制政体，改作君主立宪，国势渐渐强盛，因此一战败清，再战胜俄。俄国政体，还是专制，终被日本战败。自是中国人的思想言论，骤然改变，反对专制的风潮，日盛一日。这是中国人惯技。慈禧太后虽然不愿，也只得依违两可，与王公大臣，商定粉饰的计策：停止科举，注重学堂，考试出洋学生，训练新军，革除枭首凌迟等极刑，并禁刑讯。复派遣载泽、绍英、戴鸿慈、徐世昌、端方五大臣出洋，专察政

洽，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启行。临行这一日，官僚多出城欢送，五大臣联翩出发，才到正阳门车站，方与各同寅话别。忽听得豁喇一声，来了一颗炸弹，炸得满地是烟硝气，五大臣急忙避开，还算保全性命。大幸。载泽、绍英已受了一些微伤，吓得面色如土，立即折回。

看官！你道这颗炸弹，从那里来的？说来又是话长。小子略略叙述，以便看官接洽。原来康、梁出走时，立了一个保皇会，号召同志，招集党徒，散放富有贵为等票，传布中外。在外游学的学生，与充工贩货的侨民，倒被他联络不少。独有一个广东人孙文，表字逸仙，主张革命，与康、梁意见不同。他童年时在教会学堂肄业，把平等博爱的道理，印入脑中。后来又到广州医学校内，学习医术。学成后，在广州住了两三年，借行医为名，结识几个志士，立了一个秘密会社。嗣因同志渐多，改名兴中会，自己做了会长。李鸿章未没时，他竟冒险到京，访到李寓，与李谈了一回革命事情。李以年老为辞，他遂回到广州，凑集几个银钱，向外国去购枪械，竟想指日起事。事不凑巧，秘谋被泄，急航海逃至英国。粤督谭钟麟，拿他不住，探听他遁至外洋，飞电各国公使，密行查拿。驻英使臣龚照玙，诱他入馆，把他禁住。亏得从前有位教师，是个英国人，名叫康德利，替他设法救出。自此以后，这位孙会长格外小心，遍游欧美各国，遇有寓居外洋的华人，往往结为好友。有几个志士，愿入党的，有几个富翁，愿助饷的，他住在海外，倒也不愁穿，不愁吃，单愁革命不成。欲想回国，又恐怕自投罗网，只得时常与同志通信。有广东人史坚如，与中山是莫逆朋友，结了几个党人，要去借两广总督德寿的头颅。不料德寿的头颅，保得很牢，反将史坚如的头颅，借得去了，这是革命流血第一个志士。嗣后又有湖南人唐才常，想在汉口起事，占据两湖，又被鄂督张之洞查悉，拿获正法。才常死后，广东三合会首领郑弼臣，受孙文运动，愿听指挥，发难惠州，又遭失败。过了一年，湖南人黄兴，在长沙密谋革命，亦被泄漏。黄遁走日本，嗣又潜回上海，邀了同志万福华，刺杀前桂抚王之春。福华被拿，黄亦就获，经问官审讯，黄无证据，始得释，乃航海东去，浙江人蔡元培、章炳麟在上海组集会社，开设报馆，鼓吹革命。四川人邹容，又著了一册《革命军》，被江督魏光焘闻知，饬上海道密拿。元培走脱，章、邹二人被捉，邹容在狱病故，章炳麟幽禁数年，方得释放。到光绪三十一年，湖南人胡瑛、湖北人王汉谋刺钦差铁良，尾至河南彰德府，无隙可乘。王汉愤极，将手枪对着自己胸前，一发而毙。胡瑛料知无成，亦遁往日本。历历写来，简而不漏。接连又有五大臣出洋事，恼动了一位志士吴樾。樾系皖北桐城人，生得慷慨激昂，自命为暗杀党先锋。他与五大臣毫无私仇，只为了排满主义，挟着炸弹，潜身进京。这日闻五大臣乘车出发，他先在车站坐待，等到五大臣陆续入站，将上火车，就取出炸弹，突然抛去。五大臣到底有福，未遭毒手，那仆役们恰死了好几个。误中仆役，恰难为一颗炸弹。当下大起忙头，由全班巡警，分路搜查，竟不见有可疑人物，只火车外面，有好几具尸首，仔细检查，除被炸的仆役外，有一血肉模糊的尸骸，粗具面目，恰没有人认识，复将衣服内一一检查，怀中尚藏有名片，大书吴樾姓名，名下又有皖北人三字，烈士徇名。大众料是革命党中人物，彼此相戒，几乎风声鹤唳，杯弓蛇影，闹了月余，始渐平静。徐世昌、绍英不愿出洋，清廷只得改派了尚

其享、李盛铎。五大臣驾舰出游，自日本达美国，转赴英德。考察了数国政治，吸受些文明气息，遂从外洋拟了一折，把各国宪政大略，叙述进去。差不多如王荆公万言书，结末是请速改行立宪政体，期以五年。中国人的热心。这奏折传达清廷，皇太后尚迟疑未决。至次年七月，五大臣回国，由两宫召见数次。他五人各畅所欲言，说得非常痛切，太后也为动容。遂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颁发预备立宪的上谕道：

> 朕奉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着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护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备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钦此。

这篇谕旨，在清廷以为空前绝后的政策，其实纸上空谈，连实行的期限，尚且未定，已可见慈禧后的粉饰手段了。当下派载泽等编纂新官制，停捐例、禁鸦片，创设政务处及编制馆等，似乎锐意维新，不涉空衍。并命庆亲王奕劻为总核大臣。这庆亲王仰承慈眷，把懿旨格外凛遵，不到几日，就将京内外官制，核定崖略，具折奏陈：徒改官制，摆成一个空架子，究于国家何益？内阁军机处，暂仍旧贯，把六部改作十一部，首外务部、次吏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礼部、次学部、次陆军部、次法部，次农工商部、次邮传部、次理藩部。每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国子监并入学部。太仆寺并入陆军部。这算是京内官制的改革。各省督抚下，设布政，提法、提学三司。交涉纷繁的省份，增交涉使。有盐省份，仍留盐法使，或盐法道与盐茶道。东三省设民政、度支两使，代布政使职任。又裁撤分巡分守各道，添设巡警、劝业二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这算是外省官制的改革。换汤不换药，何足医国。官制粗定，复开宪政编查馆，建

资政院，中央立统计处，外省立调查局，并派汪大燮、于式枚、达寿三大臣，分赴英、德、日三国考察宪法。正在忙碌时候，忽报革命党人赵声肇乱萍乡。清政府方道是宣布立宪，可以抵制革命，谁知革命党仍旧横行，免不得意外忧虑。嗣闻萍乡县已经严防，党人无从侵入，有几个已拿下了，有几个已枪毙了，只主张起事的赵声，恰远扬得脱，遍索无着。有人查得赵声履历，乃是江苏丹徒人，表字伯先，系南洋陆师学堂第一次毕业生，与吴樾很是投契。吴樾未死的时候，曾遗书赵声，有“君为其难，我为其易”的密约。赵声也有赠吴的诗章，小子曾记得二绝云：

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尚有灵。
相见尘襟一潇洒，晚风吹雨大行青。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
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清廷闻萍乡已靖，又渐渐放心，不意御史赵启霖，平白地上了一折，竟参劾黑龙江署抚段芝贵，连及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又惹起一番公案来。看官欲明底细，请向下回再阅。

光绪之季，清室已不可为矣。外则列强环伺，以辽东发祥地，坐视日俄之交争而不能止。西藏服属二百年，又被英人染指，剥丧主权。外交之失败，已不堪问。内则党人蜂起，倡言革命，纷纷起事，前仆后继，子房之椎，胜广之竿，皆内溃之朕兆。内外交迫，不亡可待？清廷即急起图治，实行立宪，亦恐未足固国本，树国防，况徒凭五大臣之考察，数月间之游历，袭取各国皮毛，而即谓吾国立宪，已十得八九，不暇他求，其谁信之？本回依事直书，而夹缝中屡寓贬笔，是固所谓皮里阳秋者耶。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红二难竞爽　剖心刎颈两地招魂

却说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系庆亲王奕劻子。他因庆王执掌朝纲，子以父贵，曾封镇国将军及贝子衔。自官制改更，把工部易名农工商部，就令他作为部长。一介贵公子，只可管领花丛，如何能主持实业？少年显达，倜傥风流。前时未任部长，尝悦妓女谢珊珊，招至东城

余园侑酒，备极媟亵。御史张元奇曾专折奏参，说他为珊珊傅粉调脂，失大臣体。折上留中，庆王心中似乎过不下去，令封闭南城妓馆，尽驱诸妓出京。莺莺燕燕，纷纷逃避，也算是红粉小劫。奈振贝子最爱赏花，遇着这般禁令，暗中未免埋怨，正是太杀风景。亏得境随时易，旧事渐忘，两宫宠眷，较前益隆。公子竟冠部曹，美人复来都下。一班袅袅婷婷的丽姝，渐集京津。内京有个杨翠喜，破瓜年纪，妩媚动人，又生就一副好歌喉，专演花旦戏。登台一唱，满场喝采，且将戏中淫媟情状，描摹得惟妙惟肖，顿时哄动都人。振贝子闻这艳名，那得不亲去赏鉴？相见之下，果然名不虚传。那杨美人本籍此为生，晤着这般阔老，位尊多金，年轻貌秀，自然格外巴结。一醉留髡，愿谐白首。好一出卖胭脂。振贝子虽然应允，但总不免有些顾忌，未便遽贮金屋。忽被黑龙江道员段芝贵闻知，竟替翠喜赎出歌楼，充为侍婢，献进相府。喜得振贝子心花怒开，忙替他运动一个署抚缺，报他厚德。不料河南道监察御史赵启霖，竟闻风上疏，劾他私纳歌妓，并参段署抚夤缘亲贵，物议沸腾。在赵御史恰也多事，慈禧后不得不派官调查。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等，奉派查办，把振贝子巧为开脱，只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字，做了回话手本。官场通病。赵启霖遂以谎奏革职。只这位揣摩迎合的段署抚，已先时撤去重差，未由复任，也算暂时倒运。案结后，言路大哗。庆王又令振贝子具疏辞职，奉旨虽准他开缺，恰仍温语褒奖，说他年富力强，才识稳练，有此本领，故善作护花铃。仍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那时都御史陆宝忠，御史赵炳麟等，还是不服，上了宽容台谏一折。苍蝇碰石廊柱，终究是不生效力。

振贝子一场趣案，即瓦解冰消。他的兄弟载搏，也有好花癖性，访艳藏娇，成为常事，此次见阿兄无累，格外放胆做去。偏来了一个苏宝宝，与搏二爷有些因果，合做露水姻缘。宝宝别号情天楼，幼时本呆稚愚笨，不甚出色，乃姊叫作媛媛，在上海操卖淫业，名盛一时。宝宝私心艳羡，极力模仿乃姊，巧为妆饰。到了十四、五岁，居然尽态极妍，一个黄毛丫头，竟变成了盛鬋丰容的丽女。还有一桩媚骨柔声，超出乃姊上。乃姊因妒成嫉，横加摧折，同胞寻仇，系中国人恒态，无怪苏媛媛。宝宝发愤为雄，偏离了阿姊，独张一帜。只因时运未至，操业不能称心，可巧有一老妓从北京回来，见了宝宝，视为奇货，即挈他北上。时来运转，迁地果良，竟结识了一个搏二爷，彼此定情，你贪我爱，这一段风流趣史，流传部中，报纸上又为他夸扬。一传十，十传百，连他老子奕劻，也都闻知，把他严词训责。搏二爷无可奈何，只得忍痛割爱，暂避讥嘲。过了数月，旧性复发，又与一个名妓洪宝宝结不解缘，搏二爷专爱宝宝。与阿兄适成匹敌，真个是难兄难弟。当时某酒楼有题壁诗四绝，很有趣味。第一首云：

翠钿宝镜订三生，贝阙珠宫大有情。
色不误人人自误，真成难弟与难兄。

第二首云：

竹林清韵久沉寥，又过衡门赋广骚。
转绿回黄成底事，误人毕竟是钱刀。

第三首云：

红巾旧事说洪杨，惨戮中原亦可伤。

一样误人家国事，血脂新化口脂香。

第四首云：

娇痴儿女豪华客，佳话千秋大可传。

吹皱一池春水绿，误人多少好因缘。

这四诗所指，即咏女伶杨翠喜，名妓洪宝宝事。后来御史江春霖，又劾直隶总督陈夔龙，及安徽巡抚朱家宝儿子朱纶，说陈是庆王的干女婿，朱纶是振贝子的干儿子，朝旨又责他牵涉琐事，肆意诬蔑，着回原衙门行走。时人又拟成一副谐联云：

儿自弄璋爷弄瓦，

兄会偎翠弟偎红。

这联传诵一时，推为绝对。正是一门盛事。只台练中有了二霖，反对庆邸父子，免不得恼了老庆。江春霖籍隶福建，赵启霖籍隶湖南，此时汉大学士瞿鸿玑，与赵同乡，老庆暗怨赵启霖，遂至迁怒瞿鸿玑。肚疼埋怨灶司。满汉相轧，汉相敌不过满相，已在意中。待至运动成熟，竟由恽学士毓鼎出头，参劾瞿鸿玑四大款：什么授意言官，什么结纳外援，什么勾通报馆，什么引用私人。恼动了慈禧太后，竟欲下旨严谴。幸而查办大臣孙家鼐、铁良等，代瞿洗释，改大为小。这瞿中堂算得免斥革，有旨以“开缺回籍”四字，了结此案。二霖扳不倒，老庆一鼎已足压双目，可见清廷敝政。

自是全台肃静，乐得做仗马寒蝉，那个还出来寻衅？这慈禧太后恰清闲了不少，每日与诸位宫眷，抹牌听戏。戏子谭鑫培，是伶界中泰斗，专唱老生戏，入园供直。相传谭演《天雷报》一剧，唱得异常悱恻，居然空中应响，起了一个大霹雳，时人因称他作谭叫天。太后呼他为叫天儿。叫天儿上台，没一个不表欢迎，所以京中人都着谭迷，几乎举国若狂。当时肃亲王善耆，任民政部尚书，在宗室中称是明达，也未免嗜戏成癖。先时与叫天儿作莫逆交，得了几句真传，竟微服改装，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扮石秀，杨扮潘巧云，演到巧云斥逐石秀时，杨斥善耆道：“你今天就是王爷，也须与我滚出去！”听戏的人，有认得善耆的，都为杨伶捏一把汗，偏这善耆毫不介意，反觉面有喜容，所以谭叫天亦极口称赞，说是可授衣钵，惟他一人。官场原是戏场，肃王旷达，何妨小试。

一班梨园子弟，正极承慈眷的时候，忽一片骇浪，发自安徽。一个管辖全省的恩巡抚，被一候补道员徐锡麟，手枪击死，这警电传到北京，吓得这位老太后，也出了一回神。命即停止戏剧，匆匆回宫，连颐和园都不敢去。“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想清宫情景，也如唐宫里差不多哩。小子闻那道员徐锡麟，系浙江绍兴人，曾中癸卯科副贡，科举废后，在绍兴办了几所学堂，得了两个好学生，一姓陈名伯平，一姓马名宗汉，嗣因自己未曾习武，复赴德国入警察学堂，半年毕业，匆匆回国。适他表亲秋女士瑾，也从日本留学回家。秋女士的仪表，不亚男子。及笄时，曾出嫁湖南人王某，两人宗旨不同，意成怨偶。不意天壤间乃有王郎。他即赴东留学，学成归国，至上海遇着徐锡麟，谈起宗旨，竟尔相同，无非是有志革命。当下徐锡麟创设光复会，叫陈、马两学生做会员，自任为会中长，联络各处同志，结成一个小团体。既而偕秋女士同回绍兴，把前立

的大通学校，认真接办，注重体操，隐储作革命军。嗣接同乡好友陶成章来书，劝他捐一官阶，厕入仕途，以便暗中行事。徐锡麟深以为然。他家本是小康，又经同志帮助，凑成了万余金，捐了一个安徽候补道。银两上兑，执照下颁。锡麟领照到省，参见巡抚恩铭。恩抚不过按照老例，淡淡的问了几句。锡麟口才本是很好，见风使帆，引磁触铁，居然把恩抚一副冷肠，渐渐变热。官场中的迎合，亏他揣摩。传见数次，就委他作陆军小学堂总办。旋又因他警察毕业，兼任他做巡警会办。他得了这个差使，尽心竭力，格外讨好，暗中恰通信海外，托同志密运军火，相机起事。恩抚全然不知，常赞他办事精勤。不想两江总督端方，来了密电，内称革命党混入安徽，叫恩抚严密查拿。恩抚立传徐锡麟进见，示他译出的电文，锡麟一瞧，不由的吃了一惊。这电文内所称党首，第一名就是光汉子，幸下文没有姓名，还得暂时瞒住，佯作不解状，从容对恩抚道："党人潜来，应亟加防备，职道请大帅严饬兵警，认真稽查！"恩抚道："老兄办事，很有精神，巡警一方面，要托老兄了。"锡麟应声而别。

回寓后，与陈、马二人密商，主张速行起事，先发制人。是年已是光绪三十三年，锡麟拟赶办学堂毕业，请恩抚到堂，行毕业礼，乘间刺杀恩铭。议定后，遂备文申详，定于五月二十八日行毕业礼，经恩抚批准，锡麟即密招党人，届期会集安庆，内应外合，做一番大大的事业。谁料到二十八日前，忽由恩抚传见，命他改期。锡麟惊问何故？这一惊比前更大。恩抚说二十八日，系孔子升祀大典，须前去行礼，无暇来堂，所以要提早两日。锡麟踌躇了一会，只推说文凭等件，都未办齐，恐不能提早。恩抚微笑，半晌才道："赶紧一些，便好办齐，有什么来不及哩！"锡麟观形察色，未免有些尴尬，不好再说。恩抚已举茶辞客，锡麟回寓，又与陈、马二人密议多时，统是没法，只得拼了性命，向前做去，到了二十六日，锡麟命在学堂花厅内，摆设筵席，预埋炸药，俟恩抚到堂，先行请宴，索性连巡抚以下各官，一概炸死，以便发难。辰牌时候，司道等俱至堂中，恩抚亦乘轿到来，由锡麟一一迎入。献茶毕，恩抚便命阅操，锡麟忙回禀道："请大帅先饮酒，后阅操！"恩抚道："午后有事，不如先阅操为便。"便传集全堂学生，齐立阶下。恩抚率司道坐堂点名，忽走入学务委员顾松，请恩抚就座少缓。锡麟听着，疑顾松已知密谋，遂不管好歹，从怀中取出炸弹，向前抛去，偏偏炸弹不炸。想是司道等不该死。

恩抚听见响声，忙问何事，顾松接口道："会办谋反。"说时迟，那时快，恩抚面前，又是一弹飞至。恩抚忙把右手一遮，刚刚击中右腕，这颗枪弹，是马宗汉放出来的。锡麟见未中要害，竟取出手枪两支，用两手连放，击射恩铭。恩铭受了数创，最利害的一弹，穿过小腹，立即晕倒。文巡捕陈永颐忙去救护，一弹中喉，又复毙命，武巡捕德文，也身中五弹，顿时堂中大乱。恩抚手护军，将恩铭背出，恩铭尚未致毙，一声呼痛，一声叫拿徐锡麟。藩司冯煦，带了各官，越门而逃。锡麟忙叫关门，奈被顾松阻住，竟放各官出门，锡麟大愤，执了马刀，赶杀顾松，顾松欲逃，被陈伯平开了一枪，了结性命。锡麟见各官已去，与陈、马二徒胁迫学生多名，趋占军械所。城内各兵，已奉藩司命围攻，锡麟命伯平守前门，宗汉守后门，内外轰击了一回，被官兵攻入，击死陈伯平，捉住马宗汉，单单不见徐锡麟。就近搜查，到方姓医生家，竟被搜着。冤家相遇，你一手，

我一脚，把锡麟打至督练公所。当由藩司冯煦、臬司毓钟山，坐堂会审。锡麟立而不跪。冯煦厉声喝道："恩抚是你的恩帅，你到省未几，即委兼差，你应感激图报，为什么下此毒手？且有同党几人？"锡麟道："这是私恩，不是公愤，你等也不配审我，不如由我自写。大丈夫做事，当磊磊落落，一身做事一身当，何容隐讳？"冯煦道："很好。"便命左右取过纸笔，令他自书。锡麟坐在地上，提笔疾书道：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载矣，综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乃杀恩铭后，即被拿获，实难满意。我今日之意，仅欲杀恩铭与毓钟山耳。恩抚想已击死，可惜便宜了毓钟山。此外各员，均悉误伤，惟顾松系汉奸，他说会办谋反，所以将他杀死。尔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欲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此举本拟缓图，因抚台近日稽查革命党甚严，恐遭其害，故先为同党报仇。且要当大众面前，将他打死，以成我名。尔等再三问我密友二人，现已一并就获，均不肯供出姓名，将来不能与我大名并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论亦是。但此二人皆有学问，日本均皆知名，以我所闻，在军械所击死者，为光复子陈伯平，此实我之好友。被获者或系我友宗汉子，向以别号传，并无真姓名。此外众学生程度太低，无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斩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杀学生，学生是我诱逼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革命军，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即死，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大义，不胜欣幸。徐锡麟供。

写毕，掷交公案。藩臬两司，已得实供，复闻恩铭已死，便商议一番，拟援张汶祥刺马新贻案，惩办锡麟。一面电奏北京，一面将锡麟钉镣收禁。隔了两天，京中复电照办，并命冯煦署理皖抚。冯煦即命将锡麟挪出正法，复剖胸取心，致祭恩抚灵前。刑已减轻，如何仍此惨酷？复将马宗汉讯问得供，亦推出枭首。又传电浙江，查办徐氏家属。浙江巡抚张曾敭，接着此信，忙饬绍兴府贵福遵行。锡麟父徐梅生，向来守旧，曾告锡麟忤逆，至是到会稽县自首。县令李端年调查旧卷，果有梅生控子案，遂不去逼迫，只饬交捕厅管押。锡麟弟伟，正去安徽访兄，被冯署抚拿住，供称与兄意见不合。今欲到表伯俞巡抚处省视，路过安庆，顺道访兄，不意被拿，兄事实不知情。冯抚察无虚语，又因他供与湘抚俞廉三有亲，未免袒护一点，遂把他减轻罪名，监禁十年。只绍兴府贵福，本系

满人，格外巴结，不但将徐氏家产，抄没入官，并把大通学堂，也勒令封闭，并令差役入内检查。适值秋瑾女士，偶憩校中，差役不由分说，竟将他拿入府署，给他纸笔，逼令供招。秋瑾提笔写一“秋”字，经堂下令他写下，他又续书六字，凑成了一句诗，乃是“秋风秋雨愁煞人”一语。贵福道：“这句便是谋反的意想。”不知所据何典？所引何律？遂夤夜电禀张抚，说是：“秋瑾勾通徐锡麟，谋叛已有实据，现在拿获，应请正法！”张抚闻有谋叛确证，复电就地处决。可怜这位秋女士，被绑至轩亭口，愤无从泄，竟尔受刑。同善堂发棺收殓，方免暴骨。那贵福既杀了秋瑾，复令兵役到处搜查，忙乱了好几日，查不出有革命党踪迹。兵役异想天开，遇着居民行客，任意敲诈，连秃头和尚，天足妇人，都说他是徐、秋二人党羽，得了贿赂，方才释手。约有一两个月，兵役已经满意，始复称没有革命党。贵福照禀张曾敭，曾敭电达安徽，并奏报北京，才算了案。杭绍的百姓，只有三魂六魄，已吓去了一半。至民国光复后，方把徐氏家产发还，并将秋女士遗骸，改葬西湖，碣书鉴湖女侠秋瑾卿墓，瑾卿即秋瑾表字，鉴湖女侠，乃秋瑾别号，后人有挽徐志士并秋女侠对联两副，颇觉可诵：挽徐志士一联云：

铁血主义，民族主义，早已与时俱臻；未及睹白帜飘扬，地上英灵应不瞑。
只知公仇，安识私恩，胡竟为数所厄？幸尚有群雄继起，天涯草木俱生春。

挽秋女士一联云：

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
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廿纪新元。

皖浙事方了，粤省又有会党起事，正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清室江山，总要被他收拾了。待小子下回再叙。

立宪之伪，于改革官制见之。官制虽更，而一班纨袴少年，以涂脂抹粉之手段，竟尔超升高位，欲其改良政治也得乎？迨御史攻讦，老羞成怒之奕劻，不知整饬家法，反令迁谪言官，甚至同寅大僚，亦受嫌被黜，周厉监谤，不是过也。徐锡麟谓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斯言实获我心。疆吏趋承上旨，加以惨戮，激之愈烈，发之亦愈速。徐死后仅阅五年，而鄂军发难，清社墟矣。书有之：“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信然！

第九十五回

遘奇变醇王摄政 继友志队长亡躯

却说粤东西两省，自洪杨荡平后，尚有余党孑遗，当时虽幸逃性命，本心终是未改，隐名韬姓的混了几年，联络几个老朋友，免不得又来出头。什么三点会、三合会，统是藏着洪天王的姓，想与洪天王复仇。革命党人，利用这班会党，密与通信，叫他起事。因此广东韶平县的会党，攻黄冈协镇衙门；惠州府的会党，谋变七女湖；钦州的会党，也闻风踵起，攻陷防城。只是乌合之众，终究不能济事。革命党联络会党，也太觉拉杂。官兵一出马，两三仗便把会党击败，四散逃走。清廷以为癣疥微疾，不足深虑，独直督袁世凯，以内忧外患，交迫而起，奏请实行立宪。鄂督张之洞，以各校学生，日趋浮嚣，好谈革命，奏请设存古学堂，冀挽颓风。一促维新，一拟存古，看似两岐，实是同一般用意。清廷遂召两督入京，统补授军机大臣，另下诏化除满汉畛域，令内外各官条陈办法。当下各官吏应诏陈言，有说宜许满汉通婚，有说要实行立宪，筹定年限。慈禧太后，倒也无乎不可，遂改考查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叫他按年筹备。宪政编查馆诸公，遂提出九年的期限，拟自光绪三十四年起，至四十二年止，将预定各事，陆续办齐，按年列表，上陈慈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奈何？奉谕："逐年筹备事宜，照单察阅，统是立宪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云云。宫廷中的意见，总道是谕旨迭下，可以销弭隐祸，笼络人心，徒托空言，何济于事？偏偏民情愈奋，民气益张，苏浙两省，为了沪杭甬铁路，决议自办，拒绝英国借款。山西人为了外人开矿，有失利权，决立矿务公司，力图抵制。安徽又开铁矿大会，协争江、浙铁路借款，并力请自办浦信铁路。广东人因外务部许税司管理西江捕权，会议力争。这一桩，那一件，都来与政府交涉。军机处的王大臣，及各部堂官，忙得日无暇晷，磋磨与磋磨，调停复调停，方才敷衍过去。

忽闻广西镇南关，又有革命党攻入，夺去右辅山炮台三座。有旨切责桂抚，令他指日克复。桂抚连忙调兵派将，运械输粮，与革命军对垒。官兵的饷械，陆续前来，革命的饷械，只是孤注。相持了好几日，革军已是械尽粮空，没奈何仍走外洋。桂抚遂上折报功，有几个有运气的将士，升官蒙赏，又沐了好些皇恩。这些甜味儿也要吃完了。

勉勉强强过了一年，已是光绪三十四年了。过年的时候，宫中照例庆祝，又有一番热闹。初十日是皇后千秋节，除太后皇帝外，众人统向皇后祝寿。元宵这一日，花灯绚彩，烟火幻奇，宫中复另具一番景色。不意日本公使，来了一个照会，内称粤海关擅扣汽船，侮辱国旗，要求外务部赔偿损失。吓得外务部瞠目结舌，正拟拍电去粤，粤省的大吏，已有电文传到，照电译出，系日本汽船二辰丸私运军火，接济民党，由粤海关查出，搜得枪枝九十四箱，子弹四十箱，当将二辰丸扣留，卸去日本国旗。外务部据事答复，偏偏日使不认，硬要同清廷怄气，彼此舌战了一回，日使竟取出强权手段，欲以武

力对待。外务部无如彼何，只好事事应允，释船惩官，赔款谢罪，才算了结。强国有公理。弱国无公理，可为一叹。粤民大愤，拟停止日货交易。日使又强迫外务部，令粤督严禁。中国人虎头蛇尾，五分钟热心，不久即消灭净尽，日货仍充塞街中了。我同胞听着。

那时西陲的廓尔喀尼泊尔两国，恰遣使入贡，达赖喇嘛前次避入库伦，至是闻英藏案结，回至西宁，亦上表入觐。太后特旨嘉许，命地方官优礼相待。到京后，赐居雍和宫，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徒事羁縻，不足以服达赖。会太后诞辰将至，便留达赖替他祝寿，自己畅游颐和园万寿山图个尽欢。大约自己亦知不永。到了万寿期内，城内正街，装饰一新，宫中设一特别戏场，演戏五日，这是拳匪以后第一次盛典。达赖喇嘛亦带领属员，向太后叩祝。外国使臣，各遣员祝贺。只光绪帝已经抱病，不能率王大臣行礼，但于万寿日早晨，由瀛台至仪銮殿，勉强拜祝。太后见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亦未免动了慈心，命太监扶掖上轿，令帝回入瀛台。是日下午，太后挈后妃福晋太监等，泛舟湖中。天气晴和，湖光一碧，太后老兴勃发，命妃嫔福晋等，改着古衣，扮做龙女善男童子，李莲英扮韦驮，自己扮观音大士，拍一照相，留作纪念。七十余年的历史，统作幻影观可也。游至日暮，兴尽方归。归途中凉风拂拂，侵入肌骨，又多吃乳酪苹果等物，竟至病痢。翌日尚照常理事，批阅奏折多件。又越日，太后皇帝都不能御殿。达赖闻太后染疾，呈上佛像一尊，禀称可镇压不祥，应速往太后万年吉地，安为妥置。太后喜甚，病几少瘥。翌日仍御殿，召见军机大臣，命庆王送佛像至陵寝。庆王闻命，迟疑一会，才奏称："太后、皇上现皆有病，奴才似不便离京。"太后道："这几日中，我不见得就会死，我现在已觉得好些了。无论怎样，你照我话办就是。"庆王不敢违旨，始奉佛像去讫。次日，太后皇帝同御便殿，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太后道："近来学生，思想多趋革命，此等颓风，断不可长。你此去务尽心力，挽回末习方好。"言下颇为伤感，傅增湘应令趋退，太后即宣召医官入内诊病。

自是光绪帝不复视朝，太后亦休养宫中，未曾御殿。御医报告两宫病象，均非佳兆，请另延高医诊视。军机处特派员请庆王速回，一面增兵卫宫，稽查出入，伺察非常。庆王接信，兼程入京，一到都下，闻光绪帝病重，太后已拟立醇王子溥仪为嗣，当下入宫谒见太后。太后即向庆王道："皇上病重，看来要不起了。我意已决，立醇王子溥仪。"庆王道："就支派上立嗣，溥伦是第一个应继，其次还是恭王溥伟。"太后道："我意已定，不必异议。从前我将荣禄的女儿，与醇王配婚，便等他生下儿子，立为嗣君，报荣禄一生的忠心。荣禄当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国家不亡，全仗彼力。那个主张攻使馆，请太后下一转语来。今年三月，曾加殊恩与荣禄妻室，现已饬迎醇王子溥仪入宫，授醇王为监国摄政王了。"庆王闻言，暗想木已成舟，无可再说。便道："太后明见，想亦不错。"太后又道："皇上终日昏睡，清醒时很少，你去看他一看，倘或醒着，可将此意传知。"

庆王便转至瀛台，到光绪帝寝榻前，但见光绪帝双目睁着，气喘吁吁，瘦骨不盈一束。榻下只有一两个老太监，充当服役，连皇后瑾妃都不在侧，未免触景生悲，暗暗堕泪。当时请过了安，光绪帝亦两泪含眶，便有气无气的向庆王道："你来得很好！我已令皇后往禀太后，恐不能长侍慈躬，请太后选一嗣子，不可再缓。"庆王便婉述太后旨意，

光绪帝半晌才道："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见，不敢有违。"到死还不敢批评太后，惊弓之鸟，煞是可怜！庆王道："醇王载沣已授为监国摄政王，嗣君虽幼，可以无虑。"光绪帝道："这且很好，但我，……"说到我字，喉中竟哽咽起来。庆王连忙劝慰，便道："皇上不必怆怀，如有谕旨，奴才当竭力遵办。"光绪帝道："你是我的叔父行，不妨直告。我自即位以来，名目上亦有三十多年，现在溥仪入嗣，还是承继何人？"庆王闻了此语，倒也踌躇了一会。想定计划，才道："承继穆宗，兼祧皇上。"光绪帝道："恐怕太后未允。"庆王道："这在奴才身上。"言未毕，太监报称御医入诊，当由庆王替光绪帝传入。医官行过了礼，方诊御脉。诊罢辞退，庆王亦随了出来，问御医道："脉象如何？"御医道："龙鼻已经煽动，胃中又是隆起，都非佳兆。"庆王问尚有几日可过？御医只是摇头。

庆王料是不久，便别了御医，径禀太后，太后道："各省不知有无良医，应速征入都方好。"还要良医何用？庆王道："恐来不及了。"太后道："你却去叫军机拟旨，如有良医，速遣入诊，我也病重得很。"庆王退出，还有宫监们旁构谗言，说皇帝前数日，闻太后病，尚有喜色。太后发怒道："我不能先他死。"小人之可恶如此。是日下午，太后闻报帝疾大渐，便亲至瀛台视疾，光绪帝已昏迷不省。太后命宫监取出长寿礼服，替帝穿着，帝似乎少醒，用手阻挡，不肯即穿。向例皇上弥留，须着此礼服，若崩后再穿，便以为不祥。太后见帝不愿穿上，便令从缓，延至五句钟驾崩。是日为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太后、皇后、妃嫔二人及太监数人在侧。太后见帝已崩逝，匆匆回宫，传谕降帝遗诏，并颁新帝登基喜诏。庆王闻耗，急趋入宫，见遗诏已经誊清，忙走前瞧阅道：

> 朕自冲龄践阼，寅绍丕基，荷蒙皇太后畴育仁慈，恩勤教诲，垂帘听政，宵旰尤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钦承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训，日理万机，勤求上理，念时势之艰难，折衷中外治法，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预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升平。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赈请蠲，无不恩施立沛。本年顺直东三省、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先后被灾，每念我民满目疮痍，难安寝馈。朕躬气血素弱，自去岁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拥咳喘诸证，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子溥仪，入承大统。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付托，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清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庆王瞧毕，便禀太后道："新皇入嗣，是否承继穆宗？"太后道："这个自然。吴可读曾至尸谏，难道竟忘记么？"庆王道："承继穆宗，原应该的，但大行皇帝，亦不可无后，应由嗣皇兼祧。"太后不应。庆王再请，太后且有怒容。庆王叩头道："从前穆宗大行，未

曾立嗣，因有吴可读尸谏。现今皇上大行，若非筹一兼顾的法子，仍如穆宗无嗣，安得没有第二个吴可读，仍行尸谏故事？将来应如何对待，还乞太后圣裁。”太后被他驳住，才忍着性子道：“你去拟旨来，待我一阅。”庆王即起，取纸笔，草拟遗诏道：

钦承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降旨，皇帝生有皇子，应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今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兼祧之制已定，光绪帝才算有嗣。最感激的，乃是光绪皇后。庆王等退出，时已夜半，太后才得安寝。次日尚召见军机与皇后、摄政王，及摄政王福晋，谈论多时。复用新皇帝名目，颁一上谕，尊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太后，其时尚谈及庆祝尊号，及监国授职的礼节。到了午膳，太后方饭，忽然间一阵头晕，猝倒椅上。李莲英等忙扶太后入寝宫，睡了好一歇，方才醒转，令召光绪皇后、摄政王载沣及军机大臣等齐集，咐吩各事，从容清晰，并云：“病将不起，此后国政应归摄政王办理。”随令军机大臣拟旨，大略如下：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看这道上谕，可见慈禧后爱怜侄女，与待同治皇后，大不相同。不但爱怜侄女，且暗蓄那拉族势力。慈禧后叮嘱既毕，喉中顿时痰壅，咯了几口，休养了好一会。军机大臣尚未趋退，当下命草遗诏。军机拟诏毕，呈慈禧后，慈禧后还能凝神细阅，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命军机加入数语，才算定稿。到了傍晚，渐渐昏沉，忽又神气清醒，谕王大臣道：“我临朝数次，实为时势所迫，不得不然。此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须严加限制，格外防范！尤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故事，可为殷鉴。”说到末句，已是不大清楚。临终时偏有此遗嘱，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喉中的痰，又壅塞起来。面色微红，目神渐散，随即逝世。时仅两日，遭了两重国丧，宫廷内外，镇定如常，这还是慈禧一人的手段。越日即传布遗诏道：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视，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

预备立宪年限，万机待理，心力俱殚，幸予气体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年二月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遗诏既下，准备丧葬典礼，务极隆崇。加谥曰孝钦显皇后，谥光绪帝为德宗景皇帝。越月，嗣皇帝溥仪即位，年甫四龄，由摄政王扶掖登基，以明年为宣统元年，上皇太后徽号曰隆裕皇太后，并颁摄政王礼节，及覃恩王公大臣有差。

京中一吊一贺，方在热闹得很，忽报安徽省又起革命风潮。大众还道徐锡麟复生，惊疑不定，后来探听的确，方知发难的首领，乃是炮队队官熊成基。成基因徐锡麟惨死，心怀不平。适值前炮营正目范传甲，与锡麟乃是故交，锡麟死时，曾对着尸首，恸哭一回，被抚院卫队撞见，飞奔得脱。是时闻两宫崩逝，遂潜至安庆，运动熊成基起事。成基应允，密召部下营兵，宣告革命。部众倒也赞成，当即编成命令十三条，定于十月二十六日颁布。处置既定，又暗约弁目薛哲在城内接应。届期十点钟，炮营内全队俱发，先至陆军小学堂，破门而入，直趋操场军械室，取得枪杆。又至火药库，夺了子弹，正想长驱入城，不料城门已是紧闭。成基还待薛哲接应，等了许久，毫无影响，遂在沿城小山上架炮轰城。连放数炮，城不能破，反被城上轰击过来，死伤部众数十人。正在着忙，忽闻长江水师，已奉江督端方命令，来救安庆，成基料知事泄，便率众向西北遁走。途中解散部众，只身独行。沿路记念范传甲，不知如何下落。行到山东，适遇一位好友从安庆来，两下相叙，才知范传甲谋刺大吏，未成被获，已是就义，不禁涕泪交横。友人复劝他远走辽东，免被缉获，成基应诺而去。

到了宣统二年，贝勒载洵，出使英国，贺英皇加冕，道出哈尔滨，成基想把他刺死，偏偏载洵的卫队，布得密密层层，孑身无从下手，只得眼睁睁由他过去。不过成基心总未死，拟乘载洵回国，再行着手。一面联络石往宽、喻培伦二人，做了臂助。无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载洵从原路归来，成基方与石喻二友，执着手枪，拼命入刺，那知枪还未发，已被巡警捉住。三个人拿住了一双半，解到吉林，由巡抚审讯，三人直供不讳，眼见得性命难保了。军官也要革命，虽不中，不远矣。

这且搁下不提。单说皖乱已平，江督端方，即报知摄政王，摄政王稍觉安心。只光绪帝曾有遗恨，密嘱摄政王，摄政王握了大权，便想把先帝恨事，报复一番。正是：

遗命不忘全友爱，宿仇未报速安排。

毕竟所为何事，且从下回叙明。

慈禧太后之殁，距光绪帝崩，仅一日耳，后人啧有烦言，或谓光绪帝已崩数日，宫内秘不发丧，直至嗣皇定位，慈禧复逝，因次第宣布。或谓光绪帝之崩，实在太后临终之后，守旧党人，恐光绪帝再出亲政，不免于祸，遂设法置诸死地。以讹传讹，成为千古疑案。予考中外成书，于两宫谢世，并无异论，是则悠悠之口，不足为凭。著书人据事叙录，未尝羼入谬论，存其实也。独慈禧太后两立幼君，至于光绪帝崩，复迎立四龄幼主，入宫践阼。意者其尚望延年，仍行训政欤？否则为光绪后留一地步，维持叶赫族永久权势，而因有此举也。后人曾有咏宫词云：

纳兰一部首歼诛，婚媾仇难筮脱弧。
二百年来成倚伏，两朝妃后侄从姑。

即是以观，叶赫亡清之谶，不特应于慈禧后一人之身，隆裕后亦与焉。皖中革命，先徐后熊，影响及仕途军界，清之不亡无几矣。隆裕后尚无亡国之咎，不过慈禧当国数十年，天人交怨，特假隆裕以泄其忿耳。慈禧考终，不及见逊位之祸，慈禧其亦幸矣哉！

第九十六回
二显官被谴回籍　众党员流血埋冤

却说摄政王载沣，因记起光绪帝遗恨，亟图报复，遂密召诸亲王会议。庆王奕劻等都至摄政王第中，由摄政王取出光绪帝遗嘱，乃是的确亲笔，朱书五个大书。庆王奕劻瞧着，便道："这事恐行不得。"摄政王道："先帝自戊戌政变以后，幽居瀛台，困苦的了不得，想王爷总也知道。现在先帝驾崩，遗恨终身，在天之灵，亦难瞑目。"言毕，面带泪容。庆王道："畿辅兵权，统在他一人手中，倘欲把他惩办，以至禁军激变，如何是好？"故抱含蓄之笔。摄政王嘿然不答。庆王又道："闻他现有足疾，不如给假数天，再作计议。"摄政王勉强点头。看官！你道光绪帝恨着何人？遗嘱内是什么要语？小子探明底细，乃是"袁世凯处死"五字。一鸣惊人。原来戊戌政变时，光绪帝曾密嘱袁世凯，叫他赴津去杀荣禄。袁去后，荣禄即进京禀报太后，照应九十一回。太后再出训政，把帝幽禁终身，不能出头。你想光绪帝的心中，如何难过？能够不引为深恨么？荣禄本系太后心腹，光绪帝还原谅三分，只老袁奉命赴津，不杀荣禄，反令荣禄当日赴京，那得不气煞恨煞？荣禄死后，老袁复受了重任，统辖畿内各军，权势益盛。太后复格外宠遇，因此光绪帝愈加愤闷。临危时，闻胞弟载沣，已任摄政王，料得太后年迈，风烛草霜，将来摄政王总有得志日子，所以特地密嘱。摄政王奉了兄命，趁这大权在手，自然要遵照施行。可奈庆王

从中阻止，只得照庆王的计划，从宽办理。那老袁亦得着风声，便借足疾为名，疏请辞职。摄政王便令他开缺回籍，他即收拾行李，竟回项城县养疴。摄政王因老袁已去，将端方调任直督，保卫京畿。

宣统改元，半年无事。隆裕太后在宫娱养，免不得因情寄兴，想拣个幽雅地方闲居消遣。适大内御花园左侧，有土阜一区，很是爽敞，向由堪舆家言，不宜建筑。隆裕后性颇旷达，破除禁忌，竟饬工匠在土阜上兴筑水殿，四周浚池，引玉泉山水回绕殿上。窗棂门户，无不嵌用玻璃，隆裕太后自题匾额，叫作灵沼轩，俗呼为水晶宫。土木初兴，中元复届，太皇太后梓宫，尚未奉安，隆裕记念慈恩，特饬造大法船一只，用纸扎成，长约十八丈有零，宽二丈，船上楼殿亭榭，陈设俱备，侍从篙工数十人，高与人等，统穿真衣。上设宝座，旁列太监宫女，及一切器用，下面跪着身穿礼服的官员，仿佛平日召见臣工的形状。中悬一黄缎巨帆，上书“普渡中元”四大字。船外围绕无数红莲，内燃巨烛，都人推为巨制。统是民血，何苦如此？摄政王用皇帝名致祭舟前，祭毕，将大法船运至东华门外，敬谨焚化。一时男妇老幼，都来观集，叹为古今罕见。这项报销，闻达数十万金。过了两月，奉安届期，前三日间，又焚去纸扎人物、驼马器用等，不可胜计。

奉安这一日，车马喧阗，旌旗严整，簇拥着太皇太后金棺，迤逦东行。摄政王载沣，骑马前导。隆裕太后，率领嗣皇及妃嫔人等，乘舆后送。两旁都是军队警吏，左右护卫，炫耀威赫景象，几乎千古无两。极盛难继。全队向东陵进发。东陵距京约二百六十多里，四面松柏蓊蔚，后为座山，与定陵相近。定陵就是咸丰帝陵寝，从前由荣禄监陵工，只东陵一穴，共费银八百万两，这场丧费，比光绪帝丧费，要加二倍有余。光绪帝梓宫奉安，较早半年，彼时只费银四十五万两有零。太后奉安，费银一百二十五万两有零。相传摄政王曾拟节省糜费，因那拉族不悦，没奈何摆了一场体面，不过国库支绌，未免竭蹶得很，这也不必细表。

单说隆裕太后到了东陵，下舆送窆，忽见旁面山上，有一摄影器摆着，数人穿着洋装，对准新太后拍像。隆裕太后大怒，喝令速拿，侍从忙赶将过去，拿住洋装朋友两名，当场讯鞫。供称系奉直督端方差遣，隆裕太后勃然道：“好胆大的端方，敢这么无礼，我定要把他惩办！”隆裕当时，很欲效法慈禧。送窆礼毕，愤愤回京，即命摄政王加罪端方，拟将他革职拿问。还是摄政王从旁婉解，极称：“端方已是老臣，乞太后宽恕一点。”于是罪从末减，定了革职回籍，才算了案。端既革职，王大臣们，方识得隆裕手段，不亚乃姑。只端方素爱滑稽，最好用联语嘲人，同官中被他侮弄，未免衔恨，见了革职的谕旨，也很为畅快。小子曾记得端方有二联语，趣味独饶，一是嘲笑同官赵有伦，一是嘲笑同官何乃莹。二人姓名，也是天然对偶。赵有伦系京师富家儿，目不识丁，赖他母舅张翼，提拔入资郎，累得阔差，至充会典馆纂修。一块没字碑，看作藏书簏，已未免遭人谤议。赵又出了千金，购一妓女为妾，偏偏他大妇是个河东吼，立刻撵逐，不得已赁一别舍，居住小屋。大妇又侦悉赵谋，禁赵自由出门，归家少迟，辄遭诟谇。端方遂做了一联，嘲笑有伦云：

一味逞豪华，原来大力弓长，不仅人夸富有。

千金买佳丽，除是明天弦断，方教我去敦伦。

又代著一额，乃是“大宋千古”四字。有伦闻知，还极口称赞。每出遇人，常诩诩自述，嗣经好友替他讲解，方绝口不谈了。何乃莹曾官副宪，性甚顽固，戊戌政变，规复八股，由何所奏。后因袒庇拳匪革职。何本庚辰翰林馆改部，签分工曹，妻室某氏，因何失翰林，大发雌威。何无言可答，直至长跪榻前，方蒙饶恕。既入工部，往拜某尚书，具贽百金。某尚书嫌他礼薄，呵斥备至，端方又撰一联道：

百两送朱提，狗尾乞怜，莫怪人嫌分润少。

三年成白顶，清例，翰林七品戴金顶，改为部曹，已成六品，例戴白顶。蛾眉构衅，翻令我作丈夫难。

额曰：“何若乃尔”。这两联确是有味，但滑稽谈，容易肇祸，所以同僚中也常嫉视。此次遣人至陵前摄影，亦太儿戏，所以触怒太后，竟致革职。若长此革职回籍，倒也安然，可惜还想做官，终至身死西蜀。

端方去后，京中没甚大事，忽然间又成残冬。只京中虽是平安，外面恰很危险。英、法、日、俄诸国，各订立关系中国的密约。俄人增兵蒙古，英人窥伺西藏，法人觊觎云南，中国大局，危迫万分，满廷亲贵，还是麻雀叉叉，姨娘抱抱，妓女嫖嫖，简直是痴聋一样。是年各省已开谘议局，舆论以速开国会，缩短立宪期限，为救亡的计策。遂推举代表，齐赴京师，要求速开国会，至都察院递请愿书。都察院置不理，竟将请愿诸书搁过一边。各代表又遍谒当道，竭力陈请。旗籍亦举了代表，加入请愿团，都察院无可推诿，始行入奏。奉旨因不及筹备，且从缓议。各代表无可奈何，只好纷纷回籍，拟至次年申请。翌年，朝鲜国又被日本并吞，国王被废，亚东震动。各省政团商会，及外洋侨民，各举代表，联合谘议局代表议员，再赴北京，递呈二次请愿书。清政府仍然不允。于是革命党人，密谋愈急。

粤人汪兆铭，曾肄业日本法政学校。毕业后，投入民报馆，担任几篇报中文字。原来民报馆正是革命党机关，报中所载的论说，无非是痛詈清廷，鼓吹革命。兆铭在此办理，显见得是个同志。他闻得载沣监国，优柔寡断，所信用的，无非叔侄子弟，已是愤激得很。会民报馆又被日本警察干涉，禁止发行，兆铭决计回国，干这革命的事业。他想擒贼必先擒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便离了日本，潜赴北京，并邀同志黄树中同至京内。树中在前门外琉璃厂，开了一爿照相馆，做了侨寓的地点，每日也与兆铭往来奔走，暗暗布置，幸未有人窥破。约过数月，忽有外城巡警多人，围住照相馆。警官似虎如狼，趋入馆内，搜缉汪兆铭、黄树中。汪黄二人，料知密谋已泄，毫不畏惧，立随巡警出门，到了总厅。厅长问明姓名，二人便直认不讳，由总厅送交民政部。民政部尚书善耆，坐堂审讯，先问两人姓名，经两人实供后，随问地安门外的地雷，是否你两人所埋。两人直捷应声道：“确是我们埋着。”善耆道：“你埋着地雷何用？”两人答道：“特来轰击摄政王。”浑身是胆。善耆道：“你与摄政王何仇？”汪兆铭答道：“我与摄政王没甚仇隙，不过摄政王是个满人首领，我所以要杀他。”善耆道：“本朝开国以来，待你汉人不薄，你何故恩将仇报？”兆铭大笑道：“夺我土地，奴我人名，剥我膏血，已经二百多年，这且

不必细说，现在强邻四逼，已兆瓜分，摄政王既握全权，理应实心为国，择贤而治，大大的振刷一番，或尚可挽回一二。讵料监国两年，毫无建树，中外人民，请开国会，一再不允，坐以待亡。将来覆巢之下，还有什么完卵？我所以起意暗杀，除掉了他，再作计较。”善耆本号旷达，听了此言，也似有理，便道：“你们两人，必分首从，究竟那个是主谋？”黄树中忙说：“是我。”汪兆铭怒对树中道：“你何尝主张革命？你曾向我劝阻，今朝反来承认，为我替死，真正何意？”回头对善耆道：“主谋的人，是我汪兆铭，并非黄树中。”树中也说：“是我主谋，并非汪兆铭。”善耆见他二人争死，也不禁失声道：“好烈士！好烈士！”又向二人道：“你两人果肯悔过，我可赦你不死。”两人齐声道：“你等满亲贵如肯悔祸，让了政权，我死亦无他恨。”善耆不能辩驳，令左右将二人暂禁，自己至摄政王第中，报明底细。摄政王道：“地安门外，是我上朝的出入要路，他敢在此埋着地雷，谋为不轨，若非探悉密谋，我的性命险些儿丧在他手，请即重办为是！”善耆道：“革命党人都不怕死，近年以来，枭首剖心，也算严酷，他们反越聚越多，竟闹到京中来了。依愚见想来，就使将他立刻正法，余外的革命党又至，办也办不完，还是暂从宽大，令他感我恩惠，或可消除怨毒，也未可知。”摄政王道：“难道汪、黄两人，竟好释放么？”善耆道：“这也不能，且永远监禁，免他一死。”摄政王点头，善耆退出，便令将汪、黄送交法部狱中。法部尚书廷杰愤愤道：“肃王爷也太糊涂，夺我权柄，饶他死罪，是何道理？”命司狱官拣一黑狱，将汪、黄钉了镣铐，羁黑狱中。

不言二人在狱受苦，且说革命党闻汪、黄失败，又被拿禁，大家都是悲愤。赵声、黄兴，一班首领，仍拟集众大举，先夺广东为根据地。原来广东是中国富饶的地方，兼且交通便当，所以革命党人，屡次相夺广东，立定脚跟，渐图扩张。无如广东大吏，防备严密，急切不得下手，只好相时而动。暗中从南洋办到二十多万金，购到外洋枪药炸弹。因恐路中有人盘查，专用女革命党，运入广州，租了房屋，藏好火器。门条上面，统写某某公馆，或写利华研究工业所，或写学员寄宿舍。又把各种文书，如营制饷章、军律札符，安民告示、保护外人告示、照会各国领事文、取缔满人规则，预先属草。筹备了好几月，已是宣统三年，清廷方开设资政院，赞成缩短立宪期限。下旨以宣统五年为期，实行开设国会，并令民政部饬国会请愿团，即日解散。请愿团尚欲继续要求，当由清廷下令驱逐，如再逗留，还要拿办，各代表踉跄出京。大廷专制，物议沸腾，革命党以为机会已到，公推黄兴为总司令，招集义友，约于宣统三年四月朔举行。

适值粤人冯如，在美国学造飞行机，竣工回国，往见粤督张鸣岐，自言在美国学制飞艇，已二十多年，现更自出心裁，造成一艇，能升高三百五十尺，载重四百余吨，此番回国，已将飞机运归，准备试验。张督即命冯如再往海口，载回飞艇，择日试演。这个消息传出，省城官绅商民，急欲先睹为快。冯如择定日期，拟于三月初十日，在燕塘试放。届期这一日，远近到者数万人，红男绿女，络绎途中，真个是少见多怪，哄动全粤。广州将军孚琦，系荣禄从侄，闻得燕塘试演飞机，亦想一广眼界，当下坐了绿呢大轿，排仗出城。清制，将军不能擅自出城，孚琦欲广目界，违制私出，只道清廷无由遥制，谁知冥官偏不留情。一到燕塘，张督等统已出场，相见毕，彼此坐定。霎时间飞艇上升，越腾越高，但听得

大众惊诧声、鼓噪声、谈笑声闹成一片。不但百姓齐声喝采，连大小文武各员，也称为奇物。孚琦更为快慰，只因身任将军，有城守责，不便多留城外，便起身辞了各官，先行入城，甫至城门口，忽闻轰的一声，孚琦探头出望，巧巧一颗子弹，飞中额上。可谓一广额界。孚琦慌忙大喝道："有革命党，快快拿住！"这话一说，反把手下亲兵，吓得四散，连轿夫也弃轿远走。孚琦正在惊慌，那枪弹还是接连飞来，恁你浑身是铁，也是洞穿，弹声中止，放弹的人，跳跃而去。适值张督等回来截住，刺客一时不能逃避，枪弹又未装就，即被兵警擒住。这时才去看孚将军，早已鲜血淋漓，全无气息，轿子已打得七洞八穿，玻璃窗亦碎作数片。广州府正堂，及番禺县大令，忙饬轿夫抬回尸首，一面押着刺客，随张督等一同进城。张督立饬营务处审讯。刺客供称："姓温名生才，曾在广九铁路做工，既无父母，又无妻小，此次行刺将军，系为四万万同胞复仇。今将军已被我击死，我的义务尽了，愿甘偿命！"问官欲追诘同党，温生才道："四万万汉人，便是我同党。"问官又欲诘他主使，温生才道："击死孚琦是我，主使也就是我，何必多问！"视死如归。问官得了确供，便向督署中请出军令，立刻用刑。

温生才既死，官场中格外戒严，纷纷调兵入城。黄兴等闻这消息，顿足不已，大呼为温生才所误。当下秘密会议，有说目下未便举动，且暂时解散，再作后图。独黄兴主张先期起事，提出三大理由：

第一条是说我等密谋大举，不应存畏缩心。
第二条是说大军入城，有进无退，若半途而废，将失信用，后来难以作事。
第三条是蓄谋数年，惹起各国观瞻，若不战而退，恐被外人笑骂。

众人闻这三条理由，恰是确实情形，不得不举手赞成，遂决计起事。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官场也微悉风声，防守越严。黄兴谓束手待毙，不如冒险进取。遂于是日下午六点钟出发。他们先想了一个计策，着敢死团坐了轿子，向总督衙门内，一直抬入。管门的人，还道他是进见总督，不敢上前拦住。那敢死团已闯进衙门，便乱掷炸弹，将头门炸坏，击毙管带金振邦。敢死团复向二门捣进，直到内房，并不见有总督，也不见有总督家眷。原来总督张鸣岐，闻风声紧急，早将家眷搬在别处，只有自己留住署内。是日听得衙门外面，枪声大作，忙令巡捕探悉。巡捕未出内室，外面已报革命党进衙，不免心慌意乱，亏得巡捕扯住了他，从室中走上扶梯，开了窗，正是当铺后墙，他两人即攒出窗门，越过当铺后檐，径入当铺中。众朝奉认得张督，自然接待。张督不暇安坐，急令朝奉引出偏门，三脚两步的，走入水师统领署内。水师统领李准，已闻督署起火，正拟调兵救护，忽报张督微服前来，便迎进花厅。作揖才罢，张督即令发兵拿革党。李准请张督暂住书室，自己忙调动城内防营，速救督署，复亲自上马出衙，赶至督辕前，见营兵已与革党酣战。党人气焰很盛，枪杆统是新式，看看防营中人，有点抵挡不住，李准大喝一声，催各兵竭力向前，能获住党人一名，便有重赏。那时众兵听见有赏二字，争先杀敌，党人虽拼命死战，究竟寡不敌众，有几个中弹死了，有几个跌倒地上，被拿去

了。渐渐的剩了数十人，只得望后退走。李准带了营兵，追向前去。到了大南门，又遇着一队党人，混战一场，党人又死了一半，四散奔逃。李准见四面统有火光，复分营兵为数队，向各处兜拿。火起处不得赴救，总教要路拦住，不使党人逃窜，就算有功。所以党人无从得利。次日清晨，还有党人一大群，去夺军械局，又被营兵杀退。营兵到处搜索，党人无路可走，竟拥入米肆中，将米袋运至店口，堆积如山，阻止营兵。营兵搬不胜搬，枪弹又打不进去，正在没法。李准下令用火油浇入店中，烧将起来。可怜党人前后无路，多被烧死。这日党人死了无数，城中损失，恰不甚多，因党人不肯骚扰居民，见有老幼妇女，尝扶他回家，就是街中放火，也不过是摇惑军心的计策，往往自放自救。到了四月朔日，城中已寂静无声了。那时张鸣岐已回到督署，将捉到党人若干名，一一审讯。党人统是慷慨直陈，无一抵赖。张督便一半正法，一半收监。旋由同善堂内检点各处尸首，向黄花冈埋葬。后来经党人自己调查，阵亡的著名首领，约有八十九人，姓名录下：

林　文　林觉民　林尹民　林常拔　方声洞　陈与桑　陈更新　陈汝环
陈文波　陈可均　陈德华　陈　敏　陈启言　陈　福　陈　才　冯超骧
冯仁海　冯　敬　冯雨苍　刘六湖　刘元栋　刘　锋　刘钟群　刘　铎
李　海　李　芳　李雁南　李　晚　李　生　李海书　李文楷　徐满凌
徐培汉　徐礼明　徐日培　徐保生　徐广滔　徐沛流　徐应安　徐钊良
徐　端　徐容九　徐松根　徐廉辉　徐茂苗　徐培深　徐习成　徐林端
徐进台　罗　坤　罗　俊　罗　联　罗　干　罗仲霍　石经武　石庆宽
荣肇明　劳　培　马　侣　马　胜　周　华　韦云卿　梁　纬　喻纪云
庞　鸿　庞　雄　何天华　王　明　姚国梁　宋玉琳　饶辅廷　余东鸿
日　全　雷　胜　黄鹤鸣　杜凤书　萧盛跻　游　祷　秦大诱　伍吉三
郭继梅　洗　选　程耀林　葛郭树　黎　新　吴　润　彭　容　廖　勉
江继厚

这八十九人内，有七十二人葬在黄花冈。只黄兴、赵声及湖汉民、李燮和数人，总算逃出香港，才免拿获。赵声恨事不成，病痈而死，与黄花冈诸君相见地下。这是广州流血大纪念。民国纪元，当三月二十九日，为黄花冈志士周年期，上海某报，曾有一副挽联云：

黄花冈下多雄鬼，五色旗中吊国殇。

广州流血后，水师提督李准，得了黄马褂的重赏，清政府也以为泰山可靠，越加放心，从此阳说立宪，阴加专制。不到数月，又想出一个铁路国有的计策，闯出一件大大的祸事来了。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摄政王载沣，监国三年，未闻大有失德，而国势日危，实由于变乱已深，不可救药。故谓亡清之咎，专属摄政王，我不敢信。但必以摄政王可告无罪，亦岂其然？当其监国之始，严谴袁端二大臣，似觉刚克有余，乃其后太阿倒持，政权旁落，叔侄子弟遍要路，无一干济才，但惟是贪婪淫欲，掊克为生，是岂恐其亡之不速，而故速其亡耶？谁秉国政，顾任其骄纵若此？革命党人，乘机骚动，一败而清廷相庆，再败而清廷益相贺，三败四败，而清廷且自以为无恐矣。抑知败者愈奋，胜者愈骄，革命革命之声，喧传海外，虽欲不亡，不可得也。故广州一役，人为革党悲，吾为清室惧，天夺之鉴而益其疾，觇国者于此决兴亡焉。

第九十七回
争铁路蜀士遭囚　兴义师鄂军驰檄

却说清政府闻广州捷报，方在放心，安安稳稳的组织新内阁。庆王奕劻，资望最崇，作为总理，自不消说。汉大臣中，如孙家鼐、鹿传霖、张之洞等先后逝世，只有徐世昌历任疆圻，兼掌部务，算是一位老资格，遂令他与那尚书桐，作为内阁总理的副手。内阁以下，如外务、民政、度支、学务、吏、礼、法、陆军、农工、邮传、理藩各部，统设大臣副大臣各一员，从前尚书侍郎的名目，悉行改革。凡旧有的内阁军机处，亦一律撤去。又增一海军部，命贝勒载洵为大臣。并设军谘府，命贝勒载涛为管理。洵、涛统是摄政王胞弟，翩翩少年，丰姿原是俊美，可惜胸中并没有军事知识，只仗着阿兄势力，占据枢要。一对绣花枕，好看不中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书，略称："内阁应负责任，不宜任懿亲为总理，请另简大员，改行组织。"折上，留中不报。联合会再上书续请，方接复旨，据言："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顿时全国大哗。

还有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倡起铁路国有的议论，怂恿摄政王施行。中国的铁路，自造的只有三四条，余外多借外款建筑，甚且归外人承办。光绪晚年，各省商民，知识新开，才听得借款筑路，由外人监督，连土地权也保不住，于是创议自办，把京汉北京至汉口。粤汉广东至汉口。两大干路，集款赎回，又由四川到汉口一线，亦由川汉商民，自行兴筑，这也是保全铁路的良策。偏偏这位盛大臣宣怀，要收归国有，难道果有绝大款项，能买回这铁路么？据盛大臣奏章，说是："川粤铁路，百姓无钱续办，不如收为国有，借债造路。此路一成，偿了外债，还要盈余。"说话似乎中听，其实只好去骗摄政王。除摄政王外，若非与盛大臣串同舞弊，简直是骗不进的。盛大臣是常州人，他家私约几百万，也算是中国一个富翁。他的钱财，多半从做官来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好知足，还要做什么邮传部大臣？还要想什么铁路国有的计策？无如他总想不通，看不破。家中的姨太太，弄了好几十个，费用浩大，挥金如土，他的子弟们，又是浪吃浪用，不肯简省，累

得这位盛老头儿，还不能回家享福。他运动了一个邮传部缺分，本是很好，可奈晚清路航邮电各局，多抵外债，进款也是有限。他从没法中想出一法，借铁路国有的名目，去贷外款几千万，一来可以敷衍目前，二来有九五回扣，可入私囊。等到外人讨还，他已早到棺材里去了。就使寿命延长，尚是未死，借主是清朝皇帝，与已无涉。中人勿赔钱，乐得眼前受用。摄政王视事未久，不甚晓得暗中弊端，庆亲王奕劻，总教有点分润，也与盛大臣一样想头，此倡彼和，居然把盛大臣原奏，批准下来。这段文字，写得淋漓尽致。

盛大臣遂与英、美、德、法四国，订定借款，办粤汉、川汉铁路。外人正想做些投资事业，一经盛大臣与他商议，把路作押，自然谨遵台命。那时盛大臣又想出办法，把从前川、粤、汉的百姓已垫路本，统作七折八扣的计算，从中又好取利若干，而且不必还他现钱，只用几张钞票，暂时搪塞，便好将百姓的路本，取作国用，一举数得，真是无上妙法。谁知百姓不肯忍受，竟要反抗政府。谘政院也奏请开临时会，参议四国借款。各省谘议局，直接申请，要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成命。盛大臣一概不理，且怂恿摄政王，下了几道上谕，说甚么不准违制，说甚么格杀勿论。百姓看了这等话头，越加气恼。川人格外愤激，开了一个保路大会，定要与政府为难。川督赵尔丰，与将军玉昆将川中情形联衔上奏。这时盛大臣已有二三百万回扣到手，那里还肯罢休？巧值端方入京，运动起复，费用十万金，得着一个铁路总办的缺分。盛大臣本帮他运动，所以同他商议，要他去压制川民，就可升任川督，端方利令智昏，居然满口答应，要去送掉老命了。草整行装，立即启程，行抵武昌，闻川民闹得不可开交，商人罢市，学堂罢课，不觉暗想道："赵尔丰如此无能，一任民人要挟，如何可作总督？"遂黄夜拟一奏折，叫文稿员缮就，翌晨出发，奏中极说："赵督庸懦，须另简干员"，大有舍我其谁的意思，嗣得政府复电，令他入川查办，端方遂向鄂督瑞澂，借兵两队，指日入川。此时可算威风。

川督赵尔丰，本是著名屠户，起初见城内百姓，捧着德宗景皇帝的牌位，到署中环跪哀求，心中也有些不忍，因此有暂缓收回的奏请。旋闻端方带兵入川，料是来夺饭碗，不禁焦急起来。欲利人，难利己；欲利己，难利人。两利相权，总是利己要紧。人人为此念所误。忽外面传进了一纸，自保商権书，列名共有十九人。他正想把这十九人传讯，那十九人中，竟有五人先来请见。尔丰阅五人名片，是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川路公司股东会长颜楷、张澜，保路会员邓孝可，不由的愤愤道："都是这几人作俑，牵累老夫，非将他们严办不可！"遂传令坐堂。巡捕等茫无头绪，只因宪命难违，不得不唤齐卫队，立刻排班。赵屠户徐踱出来，堂皇上坐，始唤五人进见。五人到了堂上，瞧这情形，大为惊异。但见赵屠户大声道："你五人来此何为？"邓孝可先发言道："为路事，故来见制军，请制军始终保全。且闻端督办带兵入川，川民惶惧的了不得，亦乞制军奏阻！"赵屠户道："你等敢逆旨么？本部堂只知遵旨而行！"愿为满奴。这句话恼动了蒲殿俊，便道："庶政公诸舆论，这明是朝廷立宪的谕旨，制军奈何不遵？况四川铁路是先皇帝准归商办，就是当今皇上，亦须继承先志，可容那卖国卖路的臣子非法妄为吗？"观此可知川民捧景帝牌位之用意。说得赵屠户无言可驳，益发老羞成怒，强词夺理道："你等欲保全路事，亦须好好商量，为什么叫商人罢市，学堂罢课？你等心犹未足，且闻要抗粮免捐，这非谋逆而何？

殿俊道："这是川民全体意旨，并非由殿俊等主张。"赵屠户取出自保商榷书，掷示五人道："你们自去看来，这书上明明只书十九人，你五人名又首列。哼哼！名为绅士，胆敢劫众谋逆，难道朝廷立宪，就可令你等叛逆么？"五人瞧着，尚思抗辩，赵屠户竟喝令卫弁，将五人拿下。卫弁奉令来缚五人，忽听大门外一片哗声，震动天地，望将过去，约不下千人。头上都顶着德宗景皇帝神牌，口口声声，要释放蒲罗等。惹得屠户性起，命卫队速放洋枪，这令一下，枪声四射，起初还是开放空枪，后来见百姓不怕，竟放出真弹子来，把前列的伤了数名。大众越加动怒，反人人拼着性命，闯入署中。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亏得将军玉昆，飞马前来，下了马，挨入督辕，先抚慰民人一番，然后进商赵屠户，劝他不要激变。屠户铁石心肠，还是坚执一词。玉昆不待应允，竟命将蒲罗等五人释了缚，随身带出，又劝大众散归，大众才陆续归去。

赵屠户愤犹未息，竟奏称乱民围攻督署，意图独立，幸先期侦悉，把首要擒获。嗣复联络鄂督瑞澂，迭上奏章，说如何击退匪徒，说如何大战七日，其实不过用兵监谤，与乡间百姓，闹了两三场，他便捕风捉影，捏词陈奏，想就此冒点功劳，可以保全禄位。川民自保，赵督亦自保，势已分裂，如何持久。鄂督瑞澂闻川省议员萧湘由京过鄂，潜差人将他拘住，发武昌府看管。原来萧在京时，曾反对借债筑路，瑞澂把他拘禁，无非巴结政府，与赵屠户心计，彼此一律。看官！试想民为国本，若没有百姓，成何国度？况且清廷已筹备立宪，凡事统在草创中，难道靠了几个虎吏，就可成事么？大声疾呼。清政府阅赵督奏折，还道川境大乱，仍用前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意主抚，行到湖北，与鄂督商议，意见相左。又与赵尔丰通信，尔丰大惊，想道："既来了端老四，又来了岑老三，正是两路夹攻，硬要夺我位置。"夺他位置，其患犹小，将来恐不止此，奈何？连忙写了复书，婉阻岑春煊，说是日内即可肃清，毋庸劳驾等语。岑得书，也不欲与他争功，便上书托疾，暂寓武昌，借八旗会馆，作为行辕，这是宣统三年八月初的事情。

转瞬间，已到中秋，省城戒严，说有大批革命党到了，春煊还不以为意。后来闻知总督衙门内，拿住几个革命党，他也不去细探。至十九夜间，前半夜还是静悄悄的，到了一两点钟时候，忽听得有劈劈拍拍的声音，接着又是马蹄声、炮声、枪声、嘈杂不休。连忙起床出望，外面已火光烛天，屋角上已照得通红。方惊疑间，但见仆人踉跄走来，忙问何事？仆人报称："城内兵变。"春煊道："恐怕是革命党，我是查办川路，侨居此地，本没有地方责任，不如走罢。便命仆人收拾行装，挨到天明，自己扮了商民模样，只带了一个皮包，挈仆出门。到了城门口，只见守门的人，臂上都缠着白布，他也莫名其妙，混出了城，匆匆的行到汉口，趁了长江轮船，径回上海去了。倒也清脱。

原来这夜的扰乱，正是民军起事，光复武昌的日子。是历史上大纪念日。鄂督瑞澂，未出仕时，在沪曾犯拐骗珠宝案，公廨出票拘提，他即遁去。后来不知如何钻营，迭蒙拔擢，相传与泽公有葭莩谊，因此求无不应。他本识字无多，肄业的肄字，尝读作肆音，士人传为笑柄。此次擢任鄂督，除逢迎政府外，别无他能。八月初九日，接到外务部密电，略说："革命党陆续来鄂，私运军火，并有陆军第三十标步兵，作为内应，闻将于十五六日起事，宜速防范"云云。他见了这种电文，飞饬陆军第八镇统领张彪，分布军队，按段

巡查。督署内外，布满军警。又命文武大小各官，不得赏中秋节，连自己亦无心筵宴，日夜不得安枕。过了十五、六两日，毫无动静，方才有些安心。十七日晚间，始与妻妾，补赏中秋，大家格外欢乐。宴毕，十二巫峰，作他游历，也总算是乐极了。乐极以下，便是生悲。翌日，接到荆襄巡防队统领沈得龙电文，说："在汉口英租界拿获革党刘汝夔、邱和商两名，已着护军解省。"瑞澂将电文交与巡捕，令颁发营务处，俟刘、邱两人解到听审。次日，又接张彪电话，说："在小朝街拿革党八人，内有一女革党，叫作龙韵兰，又有陆军宪兵队什长彭楚藩，内通革党，亦已查出拿下。同时在雄楚楼北桥高等小学堂间壁洋房内，拿获印刷告示缮写册子的革党五人。"接连又接到关道齐耀珊禀，说："洋房公所吴恺元，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内，捉到秦礼明、龚霞初二名，并搜出炸弹、手枪、旗帜、印信、札文底册，信件甚多。"刚在一起一起的举发，外面又解到革党杨宏胜一名，说在黄士陂千家街地方小杂货店内，捉了来的，瑞澂被他闹昏，咐吩巡捕道："如有革党解到，不必琐报，总叫暂收狱中，我索性总审一堂，尽行将他正法，免得担忧。"巡捕应声而出。是晚督署内复查出炸药一箱，有教练队军兵二人形迹可疑，拿讯时，果然由他运入，立即枭首。十九辰刻，瑞澂坐了大堂，审讯革党，有几个直认不讳，把他正法，有几个尚无实供，仍令收禁。

审讯已毕，适张彪到署，瑞徵把搜出名册，交他详阅。并说："名册中牵连新军，应即严查！"张彪告别回营，便饬将弁向各营查诘。营兵人人自危，遂密约起事，一火烧熟。定于十九夜间九点钟后，放火为号，一齐到火药局会齐，先搬子弹，后攻督署。可怜瑞澂、张彪等，尚在睡梦中。是晚月色微明，满天星斗，悬在空中，听城楼更鼓，已打二下，忽然红光一点，直冲九霄。工程第八营左队营中，列队齐出，左右手各系白巾，肩章都已扯去。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排长张文澜等，出营阻拦。大家统说："诸位长官，如要革命，快与我辈同去！"阮、黄诸人，还是神气未清，大声喝阻。语尚未绝，枪弹已钻入胸膛，送他归位。当下逐队急趋，遇着阻挡，一律不管，只请他吃弹子。到了楚望台边，有旗兵数十人拦住，被他一阵排枪，打得无影无踪，遂扑入火药局内，各将子弹搬取。此时十五协兵士，已齐集大操场，随带子药，同工程营联合，去攻督署。适遇防护督署的马队，阻止前进，兵士齐叫道："彼此都系同胞，何苦自相残杀？"倘令长存此心，何患国家不治？马队中听得此言，很是有理，遂同入党中。于是分兵三处，一向凤凰山，一向蛇山，一向楚望山，各将大炮架起，对着督署轰击，霎时间将督署头门毁去。各兵从炮火中，奔入督署，找寻瑞澂，谁知瑞澂早已率同妻妾，潜逃出城，到楚豫兵轮上去了。转身去寻张彪，也与瑞澂同一妙法，逃得不知去路。亏得会逃，保全老命。

各兵拥集督辕，天色渐明，大众公推统领，倒是齐声一致的，愿戴一位黎协统。乱世出英雄。这黎协统名元洪，字宋卿，湖北黄冈县人。从前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娴陆海军战术。中东一役，黎曾充炮船内的兵目，因见海军败没，痛愤投海，为一水兵救起，由烟台流入江南。适值张之洞为江督，一见倾心，立写智勇深沉四大字，作为奖赏。嗣张督调任两湖，黎亦随去。及张入京，未几病逝，黎仍留鄂，任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为人温厚和平，待士有恩，所以军队无不乐戴。众议既定，都奔到黎营内，请出黎

协统，要他去做都督。黎公起初不允，旋由大众劝迫，才说："要我出去，须要听我号令：第一条，不得在城内放炮。第二条，不得妄杀满人。此外如抢劫什物，奸淫妇女，捣毁教堂，骚扰居民等事，统是有干法律，万不可行！诸位从与不从，宁可先说，免得后悔。"大众齐声遵令，遂拥着黎公到谘议局，请他立任都督，把谘议局改作军政府，邀议长汤化龙出任民政。

部署渐定，遂发了密令，命统带林维新带兵去袭汉阳。林统带连夜渡江，袭据了兵工厂，随向汉阳城进发。汉阳知府不待兵到，早已远扬，正是不劳一炮，不血一刃，唾手得了汉阳城。旋又分兵过河，占住了汉口镇。汉口有各国租界，当由鄂军政府，照会各国领事，请他中立，并愿力任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各领事见他举动文明，也是钦佩，遂与军政府声明中立条约三件：

一　是无论何方面，如将炮火损害租界，当赔偿一亿七万两。

二　是两方交战，必在二十四点钟前，通告领事团。

三　是水陆军战线，必距离租界十英里外。

鄂军政府一一承认，遂由各国领事团，宣布中立文，并与军政府订定条约，凡从前清政府，与各国约章，继续有效，此后概当承认。赔款外债，照旧担负，各国侨民财产，一概保护。惟各国如有阴助清政府，及接济满清政府军械，应视为仇敌。所获物品，尽行没收。双方签定了押，遂由鄂军政府，撰布檄文，传达全国。其文道：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奕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师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眣目舔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今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

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昔三桂启关，汉家始复，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膻，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据，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兢，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据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遵，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蔽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

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又有一阕兴汉军歌，尤觉得慷慨异常，小子备录于此，以供众览道：

地发杀机，中原大陆蛟龙起，好男儿濯手整乾坤，拔剑斫断胡天云。复我皇汉，完我自由，家国两尊荣。乐利蒸蒸，世界大和平，中外禔福乐无垠。好男儿！撑起双肩肩此任！

鄂军一起，清廷大震，立命陆军部及军谘府，派兵赴鄂，欲知谁胜谁负，请至下回表明。

盛宣怀为亡清罪魁，实足为民国功臣。铁路国有之策不倡，则争路之风潮不起，鄂军即或起义，其成功与否，尚未可知。故谓盛为民国功臣可也。赵、端诸人，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之流，清无此人，乌乎亡？民国无此人，乌乎兴？然则赵、端诸人，其亦皆民国功臣耶？鄂军之起，实自天怒人怨致之。檄文一篇，说得淋漓酣畅，足为吾华生色。而本回叙事，亦气势蓬勃，抑扬得当，是固皆好手笔也。

第九十八回
革命军云兴应义举　摄政王庙誓布信条

却说清廷闻武昌兵变，即派陆军两镇，令陆军大臣荫昌，督率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一闻鄂耗，即派陆军大臣前往，势成孤注，可见清政府之卤莽。又令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驶战地，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一面把瑞瀓、张彪等革职，限他克日收复省城，带罪图功。种种谕旨，传到武昌，黎都督元洪，恰也不慌不忙，只分布军队，严守武汉，专待北军到来，一决雌雄。从容布置，便见老成。有弁目献计军政府，请折京汉铁路若干段，阻止北军前来。黎都督道：“我军将要北上，如何拆这铁路？目前所虑，只患兵少，不敷防御。现拟暂编步兵四协，马队一标，炮队两标，工

辎队各一营，军乐队一营，权救眉急。”于是出示招兵，不到三日，已有二万人入伍，遂令各队长日夕操练，预备对垒。复出一剪发命令，无论军民人等，一律剪辫，把前清时候的猪尾巴，统行革去。剪辫是第一快事。当下择定八月二十五日祭旗，立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标帜。届期天气晴明，黎都督率同义师，诚诚恳恳的祷了天地，读过祝文，然后散祭。大家饮了同心酒，很有直捣黄龙的气势。

是日闻北军统带马继增，已率第二十二标抵汉口，驻扎江岸。清陆军大臣荫昌，亦出驻信阳州，海军提督萨镇冰，复率舰队到汉，在江心下碇。双方战势，渐渐逼紧，黎都督先探听汉口领事团知已与清水陆军，签定条约，不准毁伤租界。租界本在水口一带，水口挡住，里面自可无虞，清水师已同退去一般。黎都督就专注陆战，于二十六日发步兵一标，赴刘家庙，布列车站附近。是时张彪军尚在此驻扎，鄂军放了一排枪，张军前列，伤了数十人，随即退去。鄂军也不追赶，收队回营。

次日，鄂军复分队出发，重至刘家庙接仗，那边仍来了张彪残兵，与河南援军会合，共约一镇，载以火车。鄂军队里的督战员，是军事参谋官胡汉民，令军队蛇行前进。将要接近，见河南军猛扑过来，气势甚锐。汉民复下一密令，令军队闪开两旁，从后面突开一炮，击中河南兵所坐的火车头，车身骤裂。河南兵下车过来，鄂车再开连珠炮，相续不绝，恍似千雷万霆，震得天地都响。两下相持了数点钟，河南兵伤了不少，方哗然退走，避入火车，开机驰去。一刹那间，又复驰了转来，不意扑塌一声，车竟翻倒，鄂军乘机猛击，且从旁抄出一支奇兵，把河南兵杀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看官！这河南兵去而复回，明明是出人不意，攻人无备的意思，如何中途竟致覆车呢？原来河南兵初次退走，有许多铁路工人在旁，倡议毁路，以免清军复来。当时一齐动手，把铁轨移开十数丈。河南兵未曾防备，偏着了道儿，越弄越败，懊悔不迭。这便是倒灶的影子。至傍晚，两军复战。清军在平地，鄂军在山上，彼此轰击。江心中的战舰，助清陆军，开炮遥击，约有二小时。鄂军队中。出一炮，正中江元炮船，船身受伤，失战斗力，遂驶去。各舰亦陆续退出，直至三十里外，翌日再战，各舰竟遁回九江去了。清水师虽是无用，亦不至怯敌若此，大约是不愿接仗之故。

至第三次开战，鄂军复夺得清营一座，内有火药六车、快枪千支、子弹数十箱、白米二千包、银洋十四箱，以及军用器物等，都由鄂军搬回。第四次开战，鄂军复胜，从头道桥杀到三道桥，得着机关炮一尊。第五次开战，鄂军用节节进攻法，从三道桥攻进滠口。清军比鄂军，虽多数倍，怎奈人人解体，全不耐战，一大半弃甲而逃，一小半投械而降。陆军大臣督兵而来，恰如此倒脸，真是气数。

自经过五次战仗，鄂军捷电，遍达全国。黄州府、武昌县、沔阳州、宜昌府、沙市、新堤，次第响应，竖满白旗。到了八月三十日，湖南民军起义，逐去巡抚余诚格，杀毙统领黄忠浩，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只焦达峰是洪江会头目，冒托革命党人，当时被他混过，后来调查明白，民心未免不服，暂时得过且过，徐作计较。同日，陕西省亦举旗起义，发难的头目，系第一协参谋官，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及三营管带张益谦，两人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一呼百应，攻进抚署。巡抚钱能训，举枪自击，

扑倒地下。两管带攻入后，见钱抚尚在呻吟，倒不去难为他，反令手下扶入高等学堂，唤西医疗治，其余各官，逃的逃，避的避，只将军文瑞，投井自尽。全城粗定，正副两统领，自然推举两张了。

余诚格自湖南出走，直至江西，会晤赣抚冯汝骙，备述湖南情形，且叙且泣。冯抚虽强词劝慰，心中恰非常焦灼，俟诚格别后，劳思苦想，才得一策，一面令布政使筹集库款，倍给陆军薪饷，一面命巡警道饬役稽查，旦夕不怠，城内总算粗安。偏偏标统马毓宝，举义九江，逐去道员保恒及九江府朴良。九江系全赣要口，要口一失，省城也随在可虞，不过稍缓时日便了。铜山西奔，洛钟东应。

此时各省警报，纷达清廷。摄政王载沣惊愕万状，忙召集内阁总理老庆，协理徐世昌，及王大臣会议。一班老少年，齐集一廷，你瞧我，我瞧你，面面相觑，急得摄政王手足冰冷，几乎垂下泪来。老庆睹此情形，不能一言不发，遂保荐一位在籍的大员，说他定可平乱。看官！你道是何人？乃系前任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摄政王嘿然不答。老庆道："不是袁世凯，大清休了。"用了袁世凯，大清尚保得住么？摄政王无奈下谕，着袁世凯补授湖广总督。又有一大臣道："此次革党起事，全由盛宣怀一人激变，他要收川路为国有，以致川民争路，革党乘机起衅，为今日计，非严谴盛宣怀不可。"于是盛大臣亦奉旨革职。过了两三天，袁世凯自项城复电，不肯出山。内阁总理老庆，又请摄政王重用老袁，授他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的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统归节制。又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归袁世凯调遣。袁世凯仍电奏足疾未愈。乐得摆些架子。摄政王料他纪念前嫌，不欲再召。忽由广州来电，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炸死。凤山在满人中，颇称知兵，清廷方命任广州将军，乘轮南下，既抵码头，登岸进城，到仓前街，一声奇响，震坍墙垣，巧巧压在凤山轿上，连人带轿，捣得粉碎。临时只有一党人毙命，闻他叫作陈军雄，余皆遁去。摄政王闻知此信，安得不惊？没奈何依了老庆计策，令陆军大臣荫昌，亲至项城，敦请袁世凯出山。那时这位雄心勃勃的袁公，才有意出来。时机已至。荫昌见他应允，欣然告别，返至信阳州。趁着得意的时候，竟想出一条好计，密令在湖北军队，打仗时先挂白旗，假作投降，待民军近前，陡起轰击，便可获胜。湖北带兵官，依计而行，果然鄂军不知真伪，被他打死了数百人，败回汉口。把刘家庙、大智门车站各地，尽行弃去。荫昌闻这捷音，乐不可支，忙电奏京都，说民军如何溃败？官军如何得胜？并有可以进夺武汉等语。摄政王稍稍安心。

嗣闻瑞澂、张彪，都逃得不知去向，遂下令严拿治罪。其实鸿飞冥冥，弋人何篡，摄政王也无可奈何。默思川湖各地，必须用老成主持，或可平乱，来不及了。遂命岑春煊督四川，魏光焘督两湖。岑魏都是历练有识的人，料知大局不可收拾，统上表辞职。那时只有催促这位老袁，迅速赴敌。老袁到此，始从彰德里第动身，渡过黄河，到了信阳州，与荫昌相会。荫昌将兵符印信，交代明白，匆匆回京复命。卸去肩子了。

这位袁老先生，确是有点威望，才接钦差大臣印信，在湖北的清军，已是踊跃得很，磨拳擦掌，专待厮杀。总统第一军的冯国璋，又由京南下，击退民军，纵火焚烧汉口华界，接连数日，烟尘蔽天，可怜华界居民，或搬或逃，稍迟一步，就焦头烂额。更可恨

这清军仗着一胜，便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见有姿色的妇女，多被他拖曳而去，有轮奸致死的，有强逼不从用刀戳毙的。就是搬徙的百姓，稍有财产，亦都被他抢散。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忽有鄂军敢死队数百人，上前拦截，清军视若无睹，慢腾腾的对仗。不意敢死队突起奋击，如生龙活虎一般，吓得清军个个倒退。还有后面的鄂军，见敢死队已经得势，一拥而前，逢人便杀，清军逃得快的，还保住头颅，略一迟缓，便已中枪倒毙。这场恶战，杀死清军三千五百多名，在汉口华界的清军，几乎扫荡一空。有在街头倒毙的兵，腰中还缠着金银洋钱，那里晓得恶贯满盈，黄金难买性命，扑通一枪，都伏维尚飨了。可为贪利者作一棒喝。

清军还想报复，不意袁钦差命令到来，竟禁止他非法胡行，此后不奉号令，不准出发。各军队也莫明其妙，只好依令而行。原来袁世凯奉命出山，胸中早有成竹，他想现今革命军，且万万杀不完的，死一起又有一起，我如今不若改剿为抚，易战为和。只议抚议和的开手，也须提出几条约款，方可与议。当下先上奏折，大旨是开国会，改宪法，并罢斥皇族内阁等件，请朝廷立即施行。摄政王览了此奏，又不觉狐疑起来。正顾虑间，山西省又闻独立，巡抚陆钟琦死难。陆钟琦系由江南藩司升任，到任不过数月，因陕西已归革命军，恐他来袭边境，遂派新军往守潼关。新军初意不愿，故设种种要求，有心激变。陆抚恰一一答应，新军出城而去，次日偏又回来，闯进抚署，迫陆抚独立。陆抚说了一个不字，那新军已举枪相向，待陆抚说到第二个不字，枪弹立发，适中陆胸。陆子亮臣系翰苑出身，曾游学外洋，至是适来省父，劝父姑从圆融，谁意祸机猝发，到署仅隔宿，竟见乃父丧躯。父子恩深，如何忍耐，即取出手枪还击。此时的革命军，还管着什么余地，顺我生、逆我死，众枪齐发，又将亮臣击毙。陆抚父子殉难，虽是尽忠一姓，心迹尚属可原，故文字间独无贬笔。再拥进内署，把陆抚眷属，复枪毙了好几人。抚署已毁，转至藩臬两署，拥藩司王庆平，提法使李盛铎，至谘议局，迫他独立。两司不从，被禁密室，另推协统阎锡山为都督。锡山受任后，婉劝李盛铎出任民政，盛铎乃允。只王庆平执意如故，由锡山释放使归。

山西省的警信方来，江西省的耗音又至。江西自九江兵变后，省城戒严，勉强维持了几天。绅商学各界，组织保安会，将章程呈报抚署，请冯汝骙做发起人。冯抚倒也承认。嗣军界亦入保安会，请冯抚即举义旗，冯抚不允，于是各军队夜焚抚署，霎时间火光烛天。冯抚自署后逃出，匿入民房。藩司以下，亦皆走避。革命军出示安民，方拟公举统领，适马毓宝自九江驰至，由各界欢迎入城，当于教育会开会，以高等学堂为军政府，仍举冯汝骙为都督。汝骙闻这消息，料军民都无恶意，遂出来固辞，乃改举协统吴介璋任都督，刘起凤任民政长，汝骙交出印信，挈眷归去。马毓宝亦返九江。江西独立，最称安稳。

这时候的云南省，也由协统蔡锷倡议，与江西省同日独立。云南边隅，次第为英法所占，是年英兵复占据片马，滇民力争不得，未免怨恨政府，兼以各省独立，军界跃跃欲试。遂由协统蔡锷开会，召集将弁，同时发作，举火为号。第一营统带丁锦不从，被他驱逐，随攻督署，迫走总督李经义，即改督署为军政府，举蔡锷为都督。各军搜捕各

官吏，拿住世藩司，因他不肯降顺，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只李督在滇，颇有政绩，经各军搜出后，蔡锷独优礼相待，劝他为民军尽职。李督心有未安，情愿回籍。蔡锷不便强留，由他携眷回去。可见做官不应贪虐，到变起时，尚得保全性命。且因督署总是老衙门，舍旧谋新，将都督府迁至师范学堂，会同起事诸人，组织各种机关，并电各州县即日反正。不到数日，云南大定。

这数省的电音，传至摄政王座前，正急个不了。内廷的王公大臣，又纷纷告假，连各机关办事人，十有九空。老庆、载泽等并没有法子，还是各争意见，彼此上奏，愿辞官职。贝勒载涛，也辞去军谘大臣的缺分，弄到这个摄政王，呆似木雕，终日只是泪珠儿洗面。到无可奈何之际，不得不请老庆商量。老庆只信任一个袁世凯，便把内阁总理的位置，一心让与袁公，且劝摄政王概从袁议。摄政王已毫无主意，遂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叫他在湖北应办各事，布置略定，即行来京。越重任，越将清社送脱。一面取消内阁暂行章程，不用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宪法交资政院协议。资政院的老臣先请下诏罪己，速开党禁，然后好改议宪法。摄政王惟言是从，下了罪已诏，开了党人禁。方由资政院拟定宪法大纲十九条，择定十月初六日，宣誓太庙，可奈各省民气，日盛一日，恁你如何改革，他总全然反对。

上海的制造局，系东南军械紧要地。九月十三日，被革命党人陈其美，率众攻入，复占了上海道县各署，公举其美为沪军都督。吴淞口随即起应，遍悬白旗，宝山县亦即光复。沪上人民，欢声如雷。正在相庆，贵州独立的电报，亦到沪渎，说是巡抚沈瑜庆以下，尽行驱逐。现举杨荩诚为正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全境安谧等语。沪军政府越觉欢跃，立派军士五十余人，至苏州运动军营，共建义旗。各军官一律应允，夤夜出发军队，齐集城下。十四日天明时，城门一开，各军鱼贯而入，径至抚署喧呼革命。苏抚程德全仗胆登堂，问他来意。各军齐请程抚独立。程抚没法，只好赞成，但饬军队勿扰百姓。各军大呼万岁，即在门外连放九炮，悬起江苏都督府大旗。至十五日，苏城内外，就遍悬白旗，程抚居然改做都督，选绅士张謇、伍廷芳、应德闳等分任民政、外交、财政等事。并截断苏宁铁路，派兵扼守，以辽南京。江苏系官长独立，真是不血一刃，较江西尤为快利。

江苏既定，沪上复遣敢死队到杭州。浙抚增韫正焦愁万分，每日召官绅会议，绅士以独立二字为请，增抚总是不从。至敢死队到杭，密寓抚署左近，约各营乘夜举事。于是笕桥大营的兵士，入艮山门占住军械局，南星桥大营的兵士，入清波门占住藩运各署。敢死队怀着炸弹，猛扑抚署，一入署门，第一个抛弹的首领，乃是女志士尹锐志。闻他系绍兴嵊县人，尝在外洋游学，灌入革命知识，此次挈他妹子锐进，同来效力。首掷炸弹，毁坏抚署，卫队及消防队，不敢抵敌，统行入党。急得增抚避匿马房，被党人一把抓出，拖至福建会馆幽禁。藩司吴引孙等，一律逃去。未及天明，全城已归革命军占领，推标统周赤城为司令官，以谘议局为军政府。临时都督举了童训，童训自请取消，另举前浙路总理汤寿潜。汤尚在沪，由周赤城派专车往迎。只杭州将军德济，尚不肯投顺，几乎决裂，两边要开炮相斗，幸海宁士民杭辛齐，至满营妥议，方才停战。等到汤督到杭，复与满人订了简约：（一）改籍；（二）缴械；（三）暂给饷项，徐图生活。满人料不可抗，

唯唯听命，自是全城遂安。浙江独立，也算迅捷，且有女志士先入抚署，尤为特色。后来增抚等人，都由汤都督释回。

长江流域各省，多半光复，只湖南都督，改推议长谭延闿。焦、陈二人，被革军查出违法的证据，将他枭首，复枪毙焦党数名，稽查数天，仍归平靖。回应上文。只驻扎信阳的袁大臣，奉了回京组阁的谕旨，先遣蔡廷干、刘承恩到武昌，与黎都督议和，黎都督定要清帝退位，方肯弭兵。经蔡、刘二员再四商榷，终不见允，只得回复袁大臣。袁大臣见议和无效，默默的筹划一番。复召冯段二统领，密议办法，将军事布置妥当，才拟启程北上。成算在胸，可南可北。袁未到京，宣誓太庙的日期已至，摄政王率领诸王大臣到太庙中。焚香爇烛，叩头宣誓。誓文云：

维宣统三年十月六日，监国摄政王载沣，摄行祀事，谨告诸先帝之灵曰：惟我太祖高皇帝以来，列祖列宗，贻谋宏远，迄今将垂三百年矣。溥仪继承大统，用人行政，诸所未宜，以致上下睽违，民情难达，旬日之间，寰逼纷扰，深恐颠覆我累世相传之统绪。兹经资政院会议，广采列邦最良宪法，依亲贵不与政事之规制，先裁决重大信条十九条。其余紧急事项，一律记入宪法，迅速编纂。且速开国会，及确定立宪政体，敢誓于我列祖列宗之前。

随即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

一　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二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三　皇帝权以宪法规定为限。

四　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五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

六　宪政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七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公选之。

八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官。

九　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非解散国会，即总理大臣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解散两次国会。

十　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十一　不得以命令代法律，但除紧急命令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委任者为限。

十二　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构和，不在国会会期内，得由国会追认之。

十三　官制官规，定自宪法。

十四　每年出入预算，必经国会议决，不得自由处分。

十五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概依国会议决。

十六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十七　国务员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十八　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宣布之。

十九　第八条至第十六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颁布以后，在清室已算让到极点，与民更始。可奈民心始终不服。两广、安徽、福建等省，又次第举起独立旗来，正是：

人意难回天意去，民权已现帝权终。

看官欲知后事，请至下回再阅。

鄂师一起，四方响应，中国之不复为清有，已可知矣。荫昌、萨镇冰辈，率全国之师，对付一隅，屡战未捷，是岂皆荫萨二人，韬略未娴，不堪与黎军敌耶？周武有言："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观于清末，而古人之言益信。至若载沣摄政，仅二年余，此二年间，亦非有大恶德，但以腐败之老朽，痴呆之少年，使操政柄，猝致激变，载沣亦不得谓无咎焉。迨各省告警，云集响应，始有宣誓告庙之举，晚矣。故本回只据事直书，而瓦解土崩之状，已令人目不胜接，徒有浩叹而已。

第九十九回
易总理重组内阁　夺汉阳复失南京

却说广西巡抚沈秉坤，系湖南善化人。闻湖北早起义师，湖南亦告独立，长江下游，大半响应，广西虽处偏隅，势不能免，不如由我倡起，免受黎军压制。当下召文武各官，密谋独立。藩司王芝祥，提督陆荣廷，首先赞成。再开谘议局会议，通过多数，遂举沈为广西都督，改抚署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司道府县，暂仍旧贯。原有军队，统称广西国民军。组织粗定，秉坤愿任北伐事，将都督印信，让与王芝祥、陆荣廷，自携家眷回籍。临行时有留别父老书，说得缠绵剀切，小子也无暇详述。广西独立，较江苏尤举动文明，沈秉坤功成即退，尤为难得。

只广东尚无独立消息，王芝祥因唇齿相衣，意图联络，遂发电劝粤督张鸣岐，两三日未接复音。又过了好几天，始探得广东也独立了。原来广东自凤山炸毙后，早有人提倡独立，因粤督张鸣岐，模棱两可，忽愿独立，忽又不愿独立，弄得军民各界，无从捉摸。迁延一日，闻粤西赶先起义，大众始忍无可忍，各到谘议局开会，决议用和平手段，

要求独立。仍推张鸣岐为都督，提督龙济光为副手。当下办就印信公文，送到督署。不意署中已空无一人，张鸣岐不知去向，转送与龙济光。济光因张督不到，亦不愿就任，于是改推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时胡汉民甫离湖北，尚未到粤，由协统蒋尊簋暂代。胡到后，乃将都督印信交出。广东独立的音信，尚未北达，安徽独立的音信，先已南来。安徽居长江下游，巡抚叫作朱家宝。朱是幕府出身，人品素来圆滑。他起初还首鼠两端，嗣为军民所迫，不得已任为教督。后来安庆稍有变乱，朱缒城出走，大众请九江分府马毓宝莅任，人心乃安。

此时东南一带，只有南京及福建两处，尚未反正。南京由各省联军进讨，福建恰乘机响应。新军统制孙道仁，与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联络兴师，先照会总督松寿，另立新政府，所有闽省政务，应归新政府施行。再照会将军朴寿，迫驻防兵缴出军械火药。两寿统是满人，松寿犹豫未决，朴寿偏决意主战。民军闻他不允，遂出占各署，松寿仰药自尽。朴寿饬满兵对仗，恃于山为根据，开炮轰击民军。民军偏冒险登山，前仆后继，竟将满兵杀退。朴寿还不肯罢手，亲率满兵来攻汉界，螳斧挡车，不自量力，战到结果，弄得一命呜呼。两寿不寿，惟满人殉主，不谓无名，后人作史，书法应在陆钟琦上。满兵既无统帅，只可缴械投诚。当下推孙道仁为都督，受印悬旗，与各省大致相似，不必细说。

只这位摄政王载沣，迭接警耗，正似哑子吃黄连，有说不尽的苦楚。老庆也不胜着急，默念东南半壁，尽付乌有，所恃山东河南，尚无变动，京畿总还保得住。不意来了一个急电，系山东巡抚孙宝琦，奏请独立，不觉魂魄飞扬，几致晕倒。独立二字，形诸奏牍，更属闻所未闻。看官！你道是何故？因孙抚乃庆王儿女亲家，老庆总道靠得住，陡接此奏，正是事出意外。那里晓得孙抚恰也有苦心，他受军民胁迫，不好力拒，又不便赞成，无策中想了一策，阳允军民设临时政府，暗中把苦情奏达清廷。老庆未曾详阅，险些儿几被吓煞。嗣经复电细问，方晓得孙抚意思，倒也少慰。

无如警报又逐渐到来，山东烟台商埠，真个独立，这还是一隅小事，至接到海军各舰归附民军的消息，又是不胜骇愕。原来清军舰退出鄂境，悬着白旗，拟顺流行至九江，偷过青山炮台，追抵田家镇。该镇开空炮示警，清军舰无都督护照，不敢停泊待验，乃重复折回。惟镜清、保民、楚观、江元、江亨、建威、通济、楚同、楚泰、飞鹰、楚谦、虎威、江平、及张字号鱼雷艇，共十四艘，竟沿江而下，直达镇江。看官！你道十四艘兵舰如何能畅行无阻呢？相传是镜清船上，有帮管带陈复，与同志刘樾、刘勋名、杨砥中、常光球等三十余人，响应民军，暗中联络，是以途中无阻，竟一律开往镇江。镇江是时，亦已与苏州相应，推林述庆为都督，闻陈复已至，派员接收。至此清军舰十失六七，只海容、海琛、海筹、湖鹗、及鱼雷艇等，孤立江心，不复成军。提督萨镇冰，见大势已去，另乘大通轮船，避往上海。那时海容、海琦、海筹三舰长，除效顺民军外，无他良法，遂向九江马都督处投诚。马都督毓宝，自然欢迎，接见后，置酒款待，彼此尽欢。惟海容艇长喜昌，海琛舰长荣续，均系满人，辞职回里。马都督各给洋五、六百元，派人送沪去讫。

只老庆急上加急，每日电促袁世凯到京。袁大臣在途，请足疾假，咳嗽假，逗留又

逗留，至缓无可缓，方率兵两大队，冠冕堂皇的到了京都。这也是步步为营之计。京中官民，闻袁大臣到来，相见恨晚，就是摄政王载沣，亦蠲除宿怨，极诚迎迓。两下相见，立开军事会议，袁大臣先将议和不成的情形，说了一遍。摄政王皱着眉道："鄂军既不肯议和，看来只好主战。"袁大臣道："主战亦是，但没有军饷，如何是好？"此时庆王在座，百忙中想出一法，乃是孝钦太后留有遗积，现在隆裕太后手中，要摄政王入宫支取。袁大臣竭力赞成。当由摄政王入见隆裕太后。隆裕太后，方宠幸太监小德张，又是一个李莲英。安排水晶宫装设，想步孝钦后后尘。不幸福气淡薄，革命党举事武昌，竟致四方响应，不可收拾。摄政王屡次进陈，已是愁闷得很，忽又要支取内帑，弄得无词可答，只有珠泪双垂。摄政王也相对而泣，哭了一场，总是无法可施，勉强取出若干万，交付摄政王，由摄政王交给袁大臣。袁大臣遂组织内阁，选了几个有名的人才，请旨颁布道：

梁敦彦为内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为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

这道旨意，颁发下来，满拟人才毕集，挽救时艰。谁知有一半不肯出山，有一半供职清廷，也上表力辞，不愿担任危局。升官发财，人之所欲，何图此时，反相衲凿？袁大臣再请任各省宣慰使，选出几位耆硕，去当此任，偏偏又无人应命。且闻吉林、黑龙江，各设保安会，奉天也杂入革命军，举党人蓝天蔚为都督。消息日恶一日。江南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又召集浙、沪、苏、宁各军，攻打南京。江督张人骏、将军铁良及提督张勋，虽尚服从清室，与徐绍桢等相抗，究竟城孤兵少，四面楚歌，免不得向清廷乞救。袁大臣至此，亦愤懑的了不得，他想民军气焰逼人，总不肯就我羁勒，能战然后能和，射人必先射马，欲想处处兼顾，势有未能，不如力攻武汉，杀他一个下马威，令他见我手段，方才退志。洞见肺腑。遂将内帑运至鄂中，令冯、段两统领，奋击汉阳。

冯、段二人，接此命令，果然格外效力，亲率全军赴汉阳。鄂军方面，由黄兴督师，两下连战两昼夜，清军先挫，梅子山一带，为鄂军所占。嗣清军潜渡汉江，改服鄂军衣装，各持白旗，来袭美娘山。鄂军不及预防，还道是武昌遣来援军，至清军前队登山，见人辄斫，方晓得系清军伪充，连忙对仗，已是不及。恶斗了半日，清军越来越众，炮火越猛，鄂军死伤千余人，只好把美娘山弃去，退至龟山。清军乘胜追至。被鄂军一阵杀退，不意龟山方幸保全，雨淋山又闻失守。恼了这班敢死队，纠众进攻，冒死上登，竟将雨淋山夺回，并乘间渡江，拟占刘家庙。才至汉口，清军突来，战了一仗，不分胜负。清军退至歆生路，两下收军。越宿，清军又拔营齐出，群往雨淋山，用全力争汉阳。那时两军已连战五昼夜，雨淋山的鄂军，只道清军已退，令招来新兵把守。新兵未经战阵，骤见清兵如蚁而来，哗然四散。清军遂据雨淋山。突闻山下枪炮齐发，由清军俯视，只见来势勇猛，正是鄂军里的敢死队。清军也怕他骁悍，胆已先怯，勉强下迎，毕竟敢死队以少胜多，又将雨淋山夺去，并夺得清军机关枪两尊。翌日黎明，两军统帅都亲自督

阵，大战于十里铺。自辰至午，清军炮火甚烈，鄂军不能取胜，方收队休息。忽后面大起炮声，回头一望，乃是清军全队，猛力扑来。民军前后受攻，任你什么敢死团也是不济，只好退归汉阳。这支清军，如何在鄂军后面？看官听着！待小子叙明：原来汉阳城外有扁担山，系全城保障。山上有一员炮队管带，姓张名振臣，系张彪的儿子，张彪遁去，振臣尚在，黄兴未曾察破，被他勾通清军，竟将这山奉送。复卖嘱黑山、龟山、四平山、梅子山的炮弁，把炮闩除去，并将地雷火线绝断。霎时间，清军四路分攻，守山的将士，放炮炮不响，爇线线无灵，徒靠着血肉之驱，与枪弹相搏，那有不败之理？眼见得四座峻岭，被清军陆续占去。为一张振臣，几致全军皆没，可见用人不可不慎。

这时候的汉阳总司令黄兴，早回城中。败兵入城，犹待总司令宣布军号，以便防守。谁知待了许久，杳无音响，到总司令府谒问，只剩了一间空屋，室迩人远，弄得大众面面相觑。城外又鼓声大震，清军齐来薄城。城中已无主帅，不由的军心大乱，纷纷出城。等到武昌闻警，发兵来援，全城已为清军占领，还有什么效力？但见汉阳城外的人民，夺路奔逃，渡船如蚁，飞向武昌驶去。溃军也杂民中，争船而走。军械辎重，漂流江面，不计其数。这皆由黄司令之力。黎都督闻汉阳已失，不禁叹惜道："我道这位黄司令，总有些能耐，不料懦弱如此。"忙出城抚慰兵民，并言："黄司令已往上海，去集援军，计日可至。汉阳虽失，尽可无虑，武昌有我作主，总要拼命保守"等语。兵民闻言，方觉心安。于是续派军队，沿江分驻，上自金口，下至青山，皆立栅置炮，日夜严防，武昌才算稳固。

冯、段两统领，既得汉阳，即向清廷告捷，且拟指日攻复武昌。清廷王大臣，又相庆贺，独这袁总理心中，恰另有一番计划。此公浑身是计。正踌躇间，又来了三道警电：第一道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奉清命去攻山西，被麾下周符麟、吴鸿昌等刺死。袁见了尚不以为意，因吴禄贞是革命党人，命攻山西，乃由军谘使良弼发议，明是以毒攻毒，此次见刺，安知非从良弼授意，当即将电文搁过一旁。第二道是四川独立，端方在资州被杀，其弟端竞，亦遭惨戮，不由的太息道："端老四何苦费了数万金，卖个身首异处，真不值得。"不如公固远甚。亦将此电搁起。第三道是南京危急万分，火速求援。这电文映入袁总理眼帘，恰瞧了又瞧，默想片时，竟取出两笺，各书数字，交左右至电报处拍发。一电系寄往南京，说急切无兵可援。明明是叫他弃城。一电系寄往汉阳，说是暂且停战。明明是有意讲和。

冯、段两统领，向来尊信袁公，自然停兵勿进。独南京张人骏等接到袁电，未免有些怨恨。张勋更暴躁得很，还要与民军争个雌雄。那时攻打南京的徐绍桢，因出战不利，退回镇江，改推苏督、程德全为海陆军总司令。出驻高资。程遂召集各军司令官，带兵前进。宁军总司令，仍是徐绍桢，镇军总司令，就是林述庆，还有浙军总司令朱瑞，苏军总司令刘之杰等，会集部兵三万余人，一齐杀去。南京清提督张勋确是能耐，督率十八营如狼似虎的防军，前来对垒。交绥数次，联军未见胜仗，反伤了无数士卒。嗣经济军统领黎天才，率兵六百余人，来攻南京。黎素以勇毅闻，见各军相率逡巡，勃然大愤，即慨请先行，请浙军司令官朱瑞，派兵为后应。当下进攻乌龙山，下令首先登山者，赏银千元。军士闻令踊跃，争先抢占。清军不能支，立被占住。再攻幕府山，下令如前，一

声呐喊，猛力前进。清军马步队，方在炮台上了望，见民军来势汹涌，行动如飞，台兵不慌不忙，也不开炮，竟下来欢迎，请天才登山。天才检点将士，共四百余员，咸请："我辈湘人，不愿与同胞为难。"天才大喜，登山遥望，正与城内狮子山相对。狮子山也有炮台守兵，颇有整肃气象。蓦闻狮子山开炮轰来，天才颇为一惊。旋见射来的炮弹，都落山外，不觉动疑起来，问明降军，方知狮子山的守兵，亦系湘人，彼此同心，不愿轰击，所以随便开放。天才也令炮兵停轰，竟分兵去夺下关。下关炮弁何明焕，度势不支，有心反正，遂悬起白旗，以示降顺。天才喜出望外，把下关两座炮台，一律收入，复会合苏、浙联军，往攻孝陵卫。张勋亲率部将三员，分四路出城迎敌，联军奋力齐进，击毙张军千余名。张勋知不可胜，退入朝阳门，负嵎死守。

只张勋有个爱妾，芳名小毛子，生得妩媚动人，秦淮河畔，无此丽姝，白下城中，群推绝色。佳人配悍帅，尚嫌非耦。那张大帅好勇性成，生死恰付诸度外，惟瞧着这蔽月羞花的篷室，未免生愁。小毛子以张勋威望素著，起初倒也不怕，只教张勋固守。寻闻险要已失，孤城坐困，也觉得忧虑起来。美人颜色，易致憔悴，怎禁得起连日警耗，渐渐腰围瘦损，华色枯凋。张勋见他形容，也无心恋战。张人骏、铁良等，毫无成见，凡事都由张勋作主，张勋要战，不得不战，张勋要逃，不得不逃。张勋一面求救清廷，一面令小毛子收拾细软，派得力兵队，潜护出城。过了两日，接袁总理复电，无兵可援，不禁懊悔道："大家坐视，独我奋力，我也无此耐烦。"会联军又夺天保城，张勋遂与张人骏、铁良密商，不如带兵北上，徐图后举，此时且与联军议和。张铁无计可施，遂允勋议。

当下拟定四大纲，令部将胡令宣出城请和。苏军司令刘之杰，接阅和款：一是不得伤人民生命，二是不得杀旗人，三是准张勋率兵北上，四是准令张人骏、铁良北上。刘之杰瞧毕，对胡令宣道："这事我不能作主，须禀报总司令处，方可定议，你且回城候复！"胡令宣唯唯去讫。次日由总司令答复，允他三条，独张勋北上条不许。张勋怒吼上马，再拟背城借一，经张人骏、铁良劝阻，勉过一天。翌晨正拟出发，忽报四城火起，联军已攻攻南门、神策门，太平门、仪凤门，及狮子山炮台。张人骏、铁良两人，避至日本领事馆，乞他保护出城。张勋令部兵白旗出迎，自己恰刮尽库款，从旁门走脱，等到联军入城，早已虚若无人了。张大帅有人有财，毫不吃苦。南京光复，因程督不能离苏，公举镇军都督林述庆，为南京临时大都督。适值黄兴到沪，拟集联军援鄂，在上海开会，由各省代表推他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正是：

郁之益久，发之益光。
师直为壮，我武孔扬。

小子著书至此，已九十九回了，下文只有一回，便要完卷。看官且再拭目！阅那结末的第一百回。

“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这两语正可移赠袁公。迟迟出山，又迟迟入京，处危疑交集之秋，尚属从容不迫，其才具已可概见。汉阳一役，明以示威，得汉阳而失南京，正袁公之所以巧为处置也。从字句间体察之，可以觇袁大臣之心，可以见著书人之识。

第一百回
举总统孙文就职　逊帝位清祚告终

却说黄兴既受了大元帅的职任，正拟派兵援鄂，忽闻清廷降旨，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料知停战在即，因此从缓。这袁大臣恰委任尚书唐绍仪，作为代表，南下议和。唐奉命至汉口，先由驻汉英领事，转告黎都督，黎不便力拒，允与熟商，当由双方暂时停战。唐绍仪进见黎都督，交换意见，议了两天，黎以黄兴在沪，已任为大元帅，一切取决，当就上海开议。于是唐绍仪又从汉口乘轮到上海来，是时上海各代表，已公推博士伍廷芳为外交总长，议和事亦委他主持。会议地点，就在上海英租界的市政厅。两下列座，除两大代表外，尚有参赞数员。晤谈后，各取委任书交阅，互验属实，然后讨论和议。议至四点多钟，伍代表提出四事：一、清帝退位。二、改行民主政体。三、给清帝年金。四、量恤旗民。唐代表瞧这四条，不便承认，只答称须电达内阁，方可定夺。当下散会。看官！你想“清帝退位”四字，简直是要将清室河山，归还民国，清廷王大臣，焉肯即日允从？袁大臣自然不能代允，但欲峻词拒却，必致决裂，弄得战祸绵延，终非良策。恰是两难。想了又想，只好把君主民主两问题，熟详利害，复电唐代表，令他再行辩驳。唐绍仪乃续约伍廷芳，申议两次，伍廷芳决立民主政体，方可休兵。彼此几至决裂，当由德领事出为调停。德领事名婆黎，系上海各领事的领袖，他奉驻京德使命，有意排解。遇开领事团会议，招集英、美、法、日、俄五领事，详述意旨，五领事自然乐从。那时德领事即将意见书，交与伍唐两代表，其文云：

> 驻扎北京德国公使馆，曾奉本国政府训令，向各议和使陈述私见。德国政府，以为中国如果继续战争，不特有危于本国，并有危于外人之利益安宁。现德国政府，依旧严守中立，但不得不尽义，为私交上之忠告。愿两议和使设法将战事早日消减，从两造之所自愿者，办理一切事宜，有厚望焉。

伍、唐两代表接书后，只得共表同情，再事磋商。会闻山东都督孙宝琦取消独立，山西省城太原府，又由清军占领。清廷一方面，似乎有些生色。嗣由革命党大首领孙文，航海归来，沪上各民军代表，个个欢迎，一片舞蹈声、喧呼声，与吴淞江水声相应，热闹的了不得。过了两三天，各代表遂开选举大总统会，投票选举。启箱后，孙文票数最多，应任为大总统。

续举副总统，是黎元洪当选。大众遂欢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随由各代表通电各处，于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即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一号，组织中华临时政府于上海，建号中华民国，即以此日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是民国一大纪念，故大书特书。孙文赴南京受任，火车上面，遍插国旗，站旁军队林立，专送孙总统上车。由沪至宁，每到一站，两旁皆列队呼万岁。午后抵南京，国旗招展，军乐悠扬，政、学、军、商各界，统来站相迎。驻宁各国领事，亦到来迎接。各炮台，各军舰，各鸣炮二十一门，表示欢忱。别开生面。孙总统下车后，改坐马车至临时总统府，早有黄兴、徐绍桢等，站在左右，迎迓入内。是晚即在公堂行接任礼，各省代表，与海陆军代表，齐呼“中华民国万岁！”声震屋瓦。代表团报告选举情形，请临时大总统宣读誓词。孙文即朗声宣诵道：

> 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读毕，由代表团推举景帝召，捧呈大总统印信，由孙总统接受如仪。各代表又推徐绍桢读颂词，读后，孙总统答称：“誓竭心力，勉副国民公意。”大众更欢呼而散。孙总统遂立中央政府，为行政总机关。中央设参议院，各省设省议会，为立法机关。并提议改用阳历，交参议院公决。参议院议员，暂以各省代表充选，即日通过改历议案，以十一月十三日为正月一日，并为中华民国纪元，通电各省公布。又议定政府制度，暂仿美国成制，不设总理，但设各部总次长如下：

> 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和；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南京政府成立，民军声焰愈张，遂创议北伐，传檄远迩。各省踊跃起应，连一班女学生，也想大出风头，组织北伐队。这也可以不必。上海名优阔妓，都借着色艺，募捐助饷，似乎直捣黄龙，指顾间事。各洋商见时势危急，恐碍商务，遂联名发电，直致清廷，要求早日改建国体，妥定大局。先是摄政王载沣，因袁大臣已任内阁总理，自己无权无勇，正好借此下台，辞退监国重任。经隆裕太后允准，令他仍醇王爵号，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此后一切政务，都责成总理大臣。至保护幼帝的责任，归太保世续、徐世昌。此旨颁后，全副重担，都肩在袁总理身上。袁总理倒也不怕。有大受才。惟南北和战事宜，所关重大，且迭接南方各电，不得不与清皇族会商，遂奏请隆裕太后，开御前会议，把民军提出各条，令皇族自行酌夺。皇族多半反对，袁总理再电唐绍仪，征求意见。绍仪复称应速开临时国会，解决政体。袁总理复转达皇族，皇族仍是不从。唐遂辞职，议和事由袁总理自行直接。

会四川省杀了总督赵尔丰，新疆省杀了将军志锐，甘肃省杀了总督长庚，蒙古、西藏也居然独立起来。袁总理未免着急，仍奏请隆裕太后，如前代表唐绍仪议。太后踌躇未决，袁总理也奏请辞职，愿退居间地。急得太后束手无策，只好温词慰留。袁总理仍是固辞，太后复封他一等侯爵。清已不腊，还有什体虚名虚位，可以笼络袁总理。袁复恳切上表，不愿就封。做作耶？真心耶？太后只得再与老庆商议，要他至袁总理邸第，竭力挽留。袁乃辞封就职，再与伍廷芳往返电商。奈民军得步进步，先争论国会地点，两方辩驳的电文，差不多有数十通。至南方政府成立，竟将国会一说搁起，定要清帝退位，才肯干休。山穷水尽，奈何奈何？

斯时清廷已无兵无饷，势难再战，只得由隆裕太后出场，再开御前会议。皇族等统已垂头丧气，隆裕太后也垂着两行酸泪，毫无主见。独军谘使良弼抗声道："太后万不能俯允民军，愚见决计主战。"只你一人主战，如何成事？太后道："兵不效力，饷无从出，奈何？"良弼道："宁可一战而亡，免受汉人荼毒。"皇族见良弼非常决裂，恰也胆大起来，随声附和。会议仍然无效，过了两三日，袁大臣出东华门，遇着炸弹，未被击中，恰拿着刺客三名。偏偏这良弼从外归家，突被炸弹击毙。拿住刺客，据供是民党彭家珍，也不知是真是假。家珍当时受戮，无从细询。自是清皇族个个惊慌，逃的逃，躲的躲，那个还敢来反对逊位？在鄂统领段祺瑞，复联合北方将弁四十二人，电请逊位。隆裕太后不得已，授总理大臣袁世凯特权，电告民国代表伍廷芳，商议优待清室条件。彼此又辩论数日，适值汪兆铭等，释放回南，参赞和议，于优待清室事，恰主张从厚，才得磋商定局。袁总理禀明隆裕太后，且再请皇族议定。隆裕太后含泪道："他们都已拥资走避了，剩我母子两人，还有何说？你去拟旨便是。"言毕，痛哭一场。袁大臣却要暗笑。还是袁总理劝慰数语，才行退出。随即拟定三道谕旨，入呈太后瞧阅。太后只得钤印御宝，钤宝时，两手乱颤，一行一行的泪珠儿，流个不休，随把谕旨交与袁总理。袁总理也即署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颁布天下。

第一道谕旨云：

>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第二道谕旨云：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复奏，民军所开优待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属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实有厚望焉！钦此。

(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政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退之后，优待条件如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圆，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　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如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私权及公权，与国民同等。(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第三道谕旨云：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现在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义安。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势必演至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惟取其轻。此正朝廷审时观变。痌瘝吾民之苦衷。尔京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憍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祸。着民政部步

军统领姜桂题、冯国璋等，严密防范，剀切开导，俾皆晓然于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之意！至国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内列阁府部院，外建督府司道，所以康保群黎，非为一人一家而设。尔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时艰，慎供职守，应即责成各长官，敦切诫劝，毋旷职守，用副夙昔爱抚庶民之至意！钦此。

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临时大总统孙文，因袁世凯推翻清室，有功民国。至此点眼。特把大总统位置，完全让与。大众亦多半赞成。于是内阁总理袁大臣，遂任民国第二次临时大总统。至若副总统位置，当南京会议时，曾推黎都督元洪，不复再选。从此"帝德皇恩"的字样，一概删除。回应首回起笔。这位隆裕太后，自宣布共和后，寂居宫禁，抑郁寡欢，至次年冬间，积成胀疾，奄奄而逝。上谥为孝定景皇后，清室事从此了结。全部《清史通俗演义》，亦就此告终。

统计清自天命建号，至宣统退位，共二百九十六年。自顺治入关，至宣统退位，共二百六十八年。小子于此书告成后，拟再从各省光复起，至袁总统谢世止，把民国历年大事，演成小说，陆续出版，以供诸君续阅。但现在笔秃墨干，脑枯力敝。只好休息数天，与诸君期诸他日。诸君少待，还有几句俚词，作为全部小说的尾声。

清自摄政始，复以摄政终。　顺治推早慧，宣统亦幼聪。
孝庄与孝定，权位毋乃同。　得国由吴力，退位本袁功。
一往又一复，天道如张弓。　寄语后起者，为国应效忠！
努力惩覆辙，毋以私害公！　皇帝不足贵，何苦效乃翁？此诗归结全书宗旨。

民国成立，自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始。孙中山以二十载之苦心，始得躬逢其盛，不可谓非有志竟成之举，惟推倒清室，则实自袁项城成之。袁之才具智术，实出民党诸人上。而庆王奕劻、摄政王载沣，以及满廷诸皇族，更无一足与袁比。袁固乱世之雄哉！若隆裕太后之决计主和，下诏逊位，虽出于中外之逼迫，不得已而使然，然较诸固执成见，贻害生灵者，殆有间焉。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

慈禧太后演义



序　言

有清一代之女后，前有孝庄，后有孝钦，皆以才色闻，而孝钦尤过之。顾孝庄能招降洪承畴、善驭多尔衮，卒令八龄幼主入主中原，开一统之盛治。孝钦则初平发捻，定回苗，知人善任，几若凌驾孝庄。乃其后误信谗构，妄任悭人，酿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匪祸，而清室以墟。是何也？妇人可小知，不可大受；可暂试，不可常专。孝庄虽亦预政，卒未秉揽大权，故所试有效。孝钦三次临朝，威权莫比，由勤而逸，由逸而骄，由骄而败，则甚矣！牝鸡毋晨之训，固不可违也！晚清之季，党人蜂起，保皇党笔伐于先，革命党口诛于后，孝钦之名为之大损。坊间曾有西太后一编，卷帙无几，第述宫闱秽亵事，迹近诬蔑毫无价值，故不崇朝而毁灭。清室已覆，复有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流传市肆，顾或稗贩西文，未必尽确，或掇拾野乘，所见多偏，据片面之见闻，漫欲加以论定，保无有管蠡之诮者？鄙人前辑《清史通俗演义》，于孝钦一生行迹十举四五，自谓粗得大凡，乃时论犹有未尽之憾，用特续编西太后专集，仍用演义体裁，裒录大政，遍采遗闻，得书四十回，都二十余万言。要旨在防范女权，唤醒世梦，以人为鉴，即劝即惩。阅者得是编以证之，其或足以餍目也欤！编竟志数语，以作弁言。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古越蔡东藩氏识。

目　　录

第　一　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髫年

母后临朝，自古所戒。有史以来，只宋朝一个宣仁太后，史称她作女中尧舜。此外，如汉唐时代，母后当国，外戚、内竖，夤缘幸进，把一朝锦绣江山搅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史家悬为厉禁，将母后临朝的制度视作蛇蝎一般，统说它是覆宗的祸水、误国的罪魁。揭出宗旨。

在下生当前清季世，往古的母后也不能一一评论。只清季母后垂帘，始自同治初元。咸丰帝驾崩热河，太子载淳嗣位，年号同治。这同治帝尚是冲龄，未能亲握政权，他的生母那拉氏英明得很，就依附历史，援母后临朝的成制，一意举行。当时，有几个王大臣与她反对，都被她一概扳倒，杀的杀，死的死，满朝文武吓得屁滚尿流，那个还敢出来作梗！因此那拉氏遂安安稳稳的临朝起来。妙。但同治帝尚有嫡母钮祜禄氏，素性贞娴，本没有临朝的思想，寻由那拉氏从旁怂恿，未免两可其间。那拉氏虽母以子贵，究竟不好抹煞嫡母，于是特创一个不古不今的法制，抬出两位母后，垂帘听政。这正是旷古无两。这时候的国势，正忧危的了不得，洪、杨余党蟠踞长江，赖、张两捻出没大河，还有外洋各国乘乱相逼，英法联军长驱入京，城下乞盟，割地偿款，京内外的元气几乎销磨殆尽。自从两太后垂帘以后，用人行政，各适其宜，把数十万发捻次第荡平，且乘此辑睦邦交，戡定内外，河山再奠，日月重光，俨然有中兴气象。不但海内人民盛称懿德，就是外洋各邦亦钦佩得很。慈安慈禧两太后徽号歌颂一时，就中慈禧太后的英名，比慈安太后更加一层。因为慈安性质冲和，事事不愿专擅，一切政务多归慈禧主持。这慈禧后福至心灵，神强力固，所言所行，无不顺手，内而宫禁，外而朝野，没一个不服她见识，没一个不奉若神明。欲擒先纵，是文中应有之笔。

到了同治驾崩，光绪帝以弟承兄，又是一个小皇帝，两太后仍然训政，依旧七鬯无惊。一瞬数年，慈安谢世，国家大事统归慈禧掌握，自不必说。直至光绪亲政，慈禧退养颐和园，名为不亲朝事，暗中恰也与闻。不料中日战起，中国的水陆军，统一败涂地。邦人士未识内情，统说光绪帝所为远不及慈禧的英明，于是慈禧太后的德望，更增一倍。那时光绪帝也自愤自嫉，恨不得立刻斡旋，转败为胜。康梁新进，引为知己。戊戌变法，百日以内，维新诏旨联翩下来，把京内外的官吏弄得头绪不清，脚忙手乱，顿时怨声载道，物议沸腾。朝右的老臣顽固的多，开通的少，遂捕风捉影，谗间两宫，又把这慈禧太后请了出来。三次垂帘，驾轻就熟。总道她能保全国脉，挽回气运。谁知天意变迁，人才衰歇，一班献媚贡谀的臣子有什么大经济！免不得照例敷衍，苟且塞责；还有几个皇亲国戚，窥伺慈禧的意旨，勾结内待，播弄宫中。端刚之肉，其足食乎。酝酿久之，竟闯出一场滔天大祸，几乎把二十二行省，四百兆生灵，尽行断送！幸亏外人相率而来，互相钳

制，囫囵一个大中原，无从分起，只好我觑你，你觑我，彼此瞠目一番，舌挢而不敢下，迁延多日，没人发难，乐得卖个人情与清室，再敦和好。但寇氛虽靖，民力渐凋，四百五十兆的赔款，母子盘剥，已足刮尽中国地皮，吸尽华人膏血。嗣是慈禧太后的盛名，一落千丈。前歌谁嗣？后诵孰杀？一片诽谤声，喧腾全国。甚且肆口讥评，捏词诬蔑，说得慈禧一钱不值，且目为中国罪人。其实，往时的称颂未免过情，晚来的谤毁也不无太甚。平心之论。倘使慈禧太后今日尚存，吾中华的革命恐没有这般迅速，就令推位让国，也要弄得精疲力尽，那里肯不战而退呢？看官不信，试想慈禧自西安回銮途中，并没有出险情事；到京后，依然手握大权，莫敢指斥；由辛丑至戊申，其间又经过八年，并没有损动分毫；到了光绪晏驾，宣统入嗣，宫中仍肃静无哗；直至自己病剧，犹且从容不迫，嘱咐得井井有条，自王公以下，统恪承遗训，安而行之。若非慈禧平日有强忍果毅的手段笼络得住，难道有这样镇静么？是极。

在下早想把慈禧行状编成一书，作为稗史的先声，可奈累岁奔波，不遑着手。坊间的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已陆续出版，先我著成，转令在下落了人后，只好搁笔，但因夙愿未偿，于心难忍。适值丁戊二年，家居无事，借翰墨以消愁，就文字以论古，不揣冒昧，编了一部西太后演义。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慈安居东，慈禧居西，所以当时有东西两太后的称号。在下不敢妄撰，沿称为西太后，以便省文。全书仿演义体，语语浅近，老妪都解。令天下后世人人晓得西太后历史，有善有恶，可劝可惩，倒也不无小补。且书中内容，统系得诸遗闻，征诸故乘。于西太后三次临朝，原是备陈巅末，即清季五十年来得失，也曾裒录一斑，看官试悉心详阅。在下已将楔子说明，下文便要开手叙事了。崇论闳议得未曾有。

却说西太后那拉氏，乃是叶赫国后裔。叶赫国系满洲最古的部落，向居长白山麓，为满洲各部盟长。自满清太祖努尔哈赤崛兴以后，居住赫图阿拉城，与叶赫国相距不远，互相嫉妒。努尔哈赤曾命工匠兴起土木，建筑一所堂殿，作为祭神的场所。正在动手的时候，忽掘起一块古碑，上面有六个大字，可惊可愕。当由工人报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端详审视，乃是“灭建州者叶赫”六字。突如其来，煞是可坚。这六字映入眼帘，任你努尔哈赤如何英武，倒也暗吃一惊。看官到此，恐未免模糊起来。因在下未曾说明建州原委，只好就此补叙，原来努尔哈赤开国的地方，明朝曾称他作建州卫，且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因此建州二字，便是满清旧日的地名，那碑文并非新凿，偏有那灭建州的字样，那得令人不惧！可巧叶赫主纳林布禄遗书努尔哈赤，自称叶赫国大贝勒，要努尔哈赤割地与他。惹得努尔哈赤性起，兴兵与抗。叶赫主纠合九部联军，浩浩荡荡的来攻图尔阿拉城。不料努尔哈赤早已出境扎营，一阵厮杀，众不敌寡，被努尔哈赤杀得七零八落。可见兵贵精不贵多。不得已，易战为和，把宗女献与努尔哈赤为妃，暂算和亲结案。赔了夫人又折兵，叶赫主安得不恨。嗣后，努尔哈赤势力膨胀，时常忆及碑文，想把那叶赫国灭掉免留后患。是时叶赫国逐渐衰微，料知努尔哈赤不怀好意，尝遣使进贡明廷望他保护。可奈明朝也扰乱得很，主庸臣佞，文恬武嬉，曾出征努尔哈赤，发兵二十万；叶赫也出兵二万名会合前进，只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里晓得努尔哈赤用兵如神，声东击西，避实攻虚，又

把明军杀败。叶赫兵连忙逃回，三停中已少了两停。努尔哈赤乘胜进攻。叶赫贝勒金台石，方承兄嗣位，收拾残烬，登城固守。怎奈大势已去，独力难支，等到城虚饷绝，免不得被他攻陷，这位大贝勒金台石束手成擒。努尔哈赤也不顾亲谊，竟将他推出斩首。满期斩草除根。临刑时，金台石厉声道："我生前不能存叶赫，死后有知，定不使叶赫绝种。无论传下一子一女，总要报仇雪恨！"怨愤深矣。努尔哈赤虽闻此言，恰也不以为意。叶赫灭后，竟立他妃子叶赫那拉氏为后——礼烈亲王代善、太子皇太极，均系那拉后所出。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嗣立。因血统所关，不忍绝叶赫子孙，格外施恩，存他宗祀，所以那拉一姓，尚得一线苟延。相传康熙时代的权相明珠，就是金台石的侄儿，也不知是真是假。若实有其事，那明珠贪墨性成，也是清室的蟊贼。幸亏清室方盛，圣祖仁皇帝极顶聪明，大权不致旁落，总算太平过去。原是大幸。传到道光季年，宣宗为诸皇子选妃，满蒙大臣家的女儿遵章应选。适有一位体态合格的佳人颇称上意，宣宗拟指配四子。详问氏族，寻闻是那拉两字，不由的惊惶起来，踌躇一回，命罢指婚。满廷大臣还不晓得宣宗的用意，你猜我测，莫名其妙。后由宫中传出秘旨，方知宣宗是回溯往事，恐怕那拉入宫，异日或升为国母，适应金台石的愤言，搅乱国家，因此停选。这尚是天不亡清，并非宣宗善防。谁意天下事防不胜防，做祖宗的杜渐防微，总想创垂久远，百世千世的传将下去，那子孙恰记不得许多，选妃时只论才貌，不问姓氏，于是这个有才有貌的西太后竟从此发迹了。春秋之旨微而显。

西太后乳名兰儿。她的父亲叫作惠征，曾为安徽候补道员。只因时运不济，需次了好几年，竟不曾得一好缺，弄得囊底萧涩，妙手空空，几苦得不可言喻。亏得同寅中有个汉员，姓吴名棠，籍隶盱眙县，与惠征有僚旧谊，平时见惠征窘状，代为惋惜，有时或解囊相助。惠征非常感激，每语家人道："咱们如有日出头，吴同寅的大德，断断不可忘怀。"兰儿听了，牢记在心。兰儿是时，不过十龄，垂髫覆额，弱眼横波，已生就几分风韵。尚有一个妹子，面貌与兰儿仿佛，只体态骨胳，不及兰儿的娇小玲珑。兰儿遂自觉胜人一筹，大有顾影生怜的意态。而且性情生得特别，资禀更是不凡。她于针黹缝纫等项不甚注意，平时只管看书、写字、读史、吟诗，把西子、太真、飞燕、灵甄的故事，更记得非常烂熟。少成若天性。暇时，与乃父惠征谈论，惠征尚被她难倒。兰儿见乃父无言，更说得天花乱坠。惠征听得不耐烦，常怒斥道："你一个年轻女子，说什么上下古今。本朝旧例，只有须眉男子，好试博学鸿词，若巾帼女流，任你如何淹博，总用不着哩！"兰儿恰从容对父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这不是西子的写照么？'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壮门楣'，这不是杨妃的遗歌么？女儿现虽贫苦，安知后来不争胜古人。"志趣确是过人，可惜未曾醇正。惠征听这一席话，也觉暗暗惊异。但口中还是驳斥道："我现在落拓得很，连衣食都办不端正，你还痴心妄想，望做皇后妃嫔。哼哼！这等奇遇，轮你不着。你不如到厨房内去帮你母司炊烹茶，做个灶下婢便罢。"兰儿被乃父奚落数语，忍着气，退入闺中。惠征还是太息不住。过了一两天，闻有友人来访，惠征不知是谁，接阅名片，乃是吴棠二字。便叹道："我是一个穷道员，除了他，那个还来看我！"门前罗雀，古今同慨。说罢，忙整衣出迎，彼此相揖，未能免俗。两下分宾主坐定，互为问答。惠征总

不免嗟卑叹老，眼眶中几流下泪来，吴棠只好从旁劝慰。好一歇，见一垂髫女子捧茶出来，虽是敝衣粗服，颇觉楚楚动人。当下注目凝睇，恰被那女子觉着，不禁把头一低，霎时间两朵红云映出面上。惠征献茶毕，就对吴棠道："吴寅兄处不必讳言，小弟现状，连婢媪都无钱可顾。"说至此，举手指女子道："这便是小女儿，亲充婢役，真正惭愧！"吴棠道："怪不得我要动疑，若非大家闺秀，那里有这般容止！"惠征不待说毕，便令那女子过谒吴棠。那女子不慌不忙，移步至吴棠前，请了双安，且轻轻的呼声老伯。莺簧初度，呖呖可听。吴棠起立，受了半礼。不由的极口赞赏。这时受她拜谒，那时受你拜谒。吴公虽是识人，恐也未必料及。惠征又把她平时言行略述一遍。吴棠道："难得，难得。惠寅兄，不要轻视此女，她既有此丽质，兼此大志，怕不是将来一位贵人！"说她贵人，也是极口夸奖，谁知她更出人头地。惠征道："谬承虚奖。命蹇如弟，那里来的贵女！"吴棠也不与辩论，就在衣袋中取出白银二两，作为觌仪。这时候那女子已经退入，复由惠征唤出，叫她谢赏。那女子又拜谢如仪。吴棠问女子道："你要花粉，向我处来取，你要书籍笔墨，也好向我处来携，彼此通家，不必客气。"说罢，遂起身告辞，由惠征率女送别。这个女子，看官不必再问，就可晓得是兰儿了。兰儿此后，常在吴寓往来。吴公曲意体恤，兰儿亦曲意趋承。就是这位吴夫人，也是大度得很，时赠衣饰。后来做到一品夫人，想必具有大度。因此，兰儿修饰益工，文墨益娴。未到破瓜年纪，已出落得丰姿绝世、才貌双全。会吴棠调任清江县令，整顿行装，与兰儿话别。兰儿恨不得随他到任，只因父母在皖，不便远离，眼睁睁的由他自去。送行时，直到河梁。吴棠温语叮嘱，兰儿点一回头，垂一回泪，好似一枝带雨梨花，欺风杨柳。渲染得妙。吴氏夫妇也被她惹作泪人。亏得惠征也来相送，饬女停泪，方才怏怏告别。

吴棠已去，兰儿回家，整日里无情无绪，神思恹恹。那时惠征仍然听鼓抚辕，并没有一点喜信，典鬻度日，眼见得支撑不住，由忧成劳，由劳成病。那时已穷得没有饭吃，还有什么闲钱延医服药，只好卧床待毙。这是候补官的写照。这兰儿忍饥耐饿，勉强提起精神，日夕侍奉。无如惠征的病势，日甚一日，昏沉时，尚口口声声叫吴寅兄。直到弥留这一夕，张目视兰儿道："苦汝，苦汝，汝等到穷极无奈时，往投吴老伯，或者能仰他周济。只是他的德惠，我生时无以为报，死后还要将寡妇孤儿贻累及他，不胜渐愧！"说到愧字，已是痰喘交作，两眼一翻，呜呼哀哉。

看官，你想兰儿，遭此大故，能不伤心？当下对着父尸大哭一场。哭罢，与母亲商量殓袭，检点了几件敝衣，胡乱包裹。只苦没钱买棺，弄得束手无策。兰儿的母亲越发号啕不止，下有一个弱妹，也陪着悲啼，毫无见识。又有一个幼弟，名叫桂祥，甫脱母怀，简直是莫名其妙，连父死也都不晓得。兰儿想了又想，只好拚着自己面目，往各旗员处哀求赙恤。各旗员见她凄楚可怜，凑集了好几两银子，畀她买棺殓父、奔丧回籍。在下走笔至此，暂作一结束。姑凑成俚句一绝以殿之。诗云：

不经磨练不精神，穷到无资殓父身。
他日尊荣无与匹，谁知当日固卑贫。

欲知后事如何，且至下回交代。

前半回总加评论，为笼罩全书之楔子，说得淋漓痛快，不激不随。后半回首叙氏族，次述寒微，既证明有清一朝之因果，复揭出西后一生之性情。看似叙事，实举全部小说之内容，隐括于本回中。开宗明义，固不可无此文。

第二回
奔父丧无意得赙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

且说惠征病殁安徽，各旗员慨助赙仪，方得棺殓回籍。当时雇定一舟，把棺移下。兰儿奉着母亲，挈着弟妹，同到舟中，身外已无长物，只有两三具老旧的箱笼，随棺下载，便即开船，一程一程的进发。这时正是晚秋天气，草木零落，景物萧森。兰儿开舱睹景，拟借此排遣悲思。谁知野旷、天孤、猿啼、雁泣，一派愁惨气象，愈足触动忧怀，泪珠儿不知流了多少。此情此景，正是难堪。

过了数天，船家忽就停泊。兰儿问为何事？舟子道："是地叫作清江浦，乃由南往北的要道。浦口有市，无论何种食物，都可买得。船上所备无多，不得不停船上岸，添购一点。若太太小姐们需买何物，即嘱我等去买便了。"兰儿闻言，呆了一呆，良久，乃转禀母亲。惠太太皱眉道："我们行囊的银钱已将用罄，看来只好随便将就。"兰儿道："食物也是要紧，现在途中，势难枵腹，总不能一钱不用！"惠太太无奈，取出一锭碎银，约有四五钱重量，付与兰儿，由兰儿转给船家，令他就贱价的食物买些备用，船家去讫。兰儿待了好一会，尚未见船家回来，免不得凝神悬望。遥见有一差人模样，得得而来。手中携着一包，很似有点费力。到了岸边，即朗声问道："那一只船是由安徽奔丧来的？"兰儿听了此语，猛然记起吴大令来，不禁脱口答道："你莫非从吴老爷署中差来的？"那人答道："正是。"兰儿道："我们正是由安徽奔丧过此暂停。不知吴老爷有何见谕？"那人道："敝老爷有赙仪三百两，特着小的赍送。"兰儿道："什么又要贵老爷费心！我家在安徽时，累叨贵老爷厚惠，今又蒙赐，如何敢当！"说至此，即着船家引来人下船。那人走入船中，向惠太太请过了安，即奉上赙仪三百两。惠太太见这重赙，不由的转悲为喜，老老实实的令兰儿收了。兰儿收了赙银，即向惠太太附耳密言，惠太太点了点头。当由兰儿启箧取银，检出三四块，共计有二三两，用了素纸包好，给与来人，并语来人道："为我上复贵老爷，本拟踵署叩谢，因有孝服在身，不敢造次。烦你代为致意，多多辞谢。"

那人道："这个自当遵嘱。但须请给回片，方可复命。"兰儿复返寻谢片，检了一会，已是一纸不留。只得取出笔墨，并裁了一张素笺，就笺纸上面，端端正正的写一谢字，下文又写着"孤子桂祥泣血稽颡"八字，交给来人。来人看了谢片，迟疑许久，方才上岸回去。这段文字似无甚意趣，及看到下文方见兰儿才识，已是不凡。

兰儿遣去县差，正值买物的舟子回舟，收了食物，详禀惠太太。惠太太因得了重赙，复思添买另物数件，又令舟子上船续购，所以逗留多时。待到舟子转来，正拟起碇，忽岸上大呼："留船。"兰儿瞧将过去，乃是方才来过的差人，便叫船家暂停，导差人下船。差人已走得满头是汗，作牛喘声。良久乃道："我们的老爷说我送错了赙仪，如何是好？"令人一惊。兰儿忙道："如何说是送错？"差人道："我老爷发怒的了不得，亏得某师爷从旁解劝，方令我再到你船，查问来历。"兰儿道："贵老爷是否姓吴，官印可是一棠字？"差人道："不错。"兰儿笑道："你不要着急，待我给你一条，包管无碍。"差人似信非信，便道："你等不要立刻开船。"兰儿道："我等不是骗子，请你放心。你若不信，我叫舟子与你同去如何？"差人道："好，好。"当由兰儿写就一条，给与差人，并令舟子偕行。看官阅到此处，未免动疑：吴棠本是惠征故友，此次惠征病歿，家属奔丧回籍，道过清江，也应送点赙仪，为什么说是送错呢？原来此中有个缘故，待在下补叙出来。阅者正待说明。

这吴棠出宰清江，距安徽省城，也有好几百里，惠征的死耗，他还未曾确闻。适有一安征副将，歿在任上。丧船过清江浦，吴棠闻知，忙差人厚致赙仪。因为副将在日，与吴棠格外莫逆，吴棠本没有异能，全赖副将替他说项，所以要差繁缺，陆续不断。这次调任清江，也是副将暗中为力。感德生前，图报死后，这也是人情同然，三百两厚赙，为此慨与。不料差人误送兰儿舟中，取回谢片，返署复命。吴棠不瞧犹可，瞧了桂祥二字，急问差人道："什么桂祥，你把这赙仪送到那里去了？"差人道："小的也曾问明，她说是由安徽奔回的丧船。"吴棠道："你也曾识几个字，难道丧主的姓名都不细看么？"差人道："丧主的姓名小的未曾晓得，老爷也未曾吩咐。"吴棠不禁气愤，把谢片一掷道："你瞧，你瞧，为什么有名无姓？名不晓得，姓应记着！"差人道："这个谢片是一个小姑娘写的，小的接到谢片，也疑他有名无姓。转思谢片上面恐怕是应这样写的，因此取了就来。"吴棠叱道："混帐的东西，谢片何能无姓？你快去取回赙仪，否则要你赔偿。"这一语吓得差人魂飞天外。正思转身外走，巧遇一幕友进来。问明仔细，并拾起谢片，对差人道："我方才听你复禀，说此片是一姑娘儿写的，这姑娘约有多少年纪？"差人道："不过十多岁。"幕友道："她舟中尚有何人？"差人道："除这姑娘儿外，还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及一个女孩，一个幼儿。"幕友道："是否旗装？"这四字提醒差人，便答道："小的真是糊涂。师爷如何晓得？"幕友道："我看谢片上面有名无姓，这明明是一个旗人。皆竟幕宾有识。只你说是一小姑娘写的，我尚不信。"差人道："小的亲眼瞧见，不敢有欺。"幕友便指示吴棠道："小小的姑娘儿，书法如此秀媚，定是满洲闺秀，将来未始非一位贵人。今已送给赙仪，何妨将错便错，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还请东翁酌夺。"吴大令得此幕宾，也是后半生的福命。吴棠被这幕宾劝解，不觉忿气渐平。便向差人道："你且去查问来历，叫她说明氏族便了。"差人唯唯连声，从门外走出，一直跑到浦口。幸亏船尚未开。当与兰儿说明，

取了复条，同舟子返署，把来条呈与吴棠。

吴棠阅毕，自语道：他是惠征的孤儿。我与他握别时，这孤儿尚在怀抱。他曾与我说过名字，我因多事遂致失记。他的丧船过了此地，我也应送他赙仪，不过多费了些。现已如此，好人做到底，我且去探看兰儿，就便吊唁。至如副将那边，另备一份送去，便好了结，主意已定，随问差人道："她的丧船尚在么？"差人答了一个"是"字。吴棠道："你去传齐皂役，待本县亲到浦口。"差人应声而出。不一时舆仗俱备，吴大令乘舆出门，径到浦口停舆。当由差人报知兰儿丧船，兰儿随着母亲，上岸迎接。吴棠下了舆，登舟行吊，惠太太举哀，兰儿挈弟桂祥稽颡。吊毕，姊弟二人，复至吴棠前叩谒。吴棠扶起两人道："相别未久，不料令尊竟已作古，真是可叹！你如何不发一讣闻通知我处？我因某副将丧船过此，赍送赙仪。寻接回片，方知差人投入汝舟。我一时失记桂儿，还不知是谁人，等到家人查复，才识是你们奔丧经此，所以特来吊唁。"委婉说来，恐非全然由衷。兰儿垂着泪道："老伯大人的厚恩，不啻重生父母，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怜先父去世，身后萧条，老伯面前不必讳言，连棺殓等费，统是亲戚故旧凑集而成。老伯处本应禀报，实因曩时已叨盛惠，不敢再行惊动。此次奔丧过此，乃蒙尊价前来，猝颁厚赐；正在惊疑交集，乃复劳老伯大驾惠临敝舟，此情此德，永世勿忘，先父有灵，亦衔感不置。"吴棠闻言，不禁暗想道：好一个伶俐女子！正默念间，听兰儿又接下道："老伯厚赐，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家母刚拟璧谢，适蒙老伯驾到，正好交尊价奉还。侄女等守制在身，恕不登堂回叩。"说到此处，转身欲去取出原赙。明知吴棠将错便错，所以作此举动。十余龄的小女儿，便已解此，煞是过人。吴棠忙举手拦住道："你莫非嫌我仪薄，所以有心却还？"兰儿忙道："这却怎敢？只不好受此盛情。"吴棠道："算了，算了，你不要再说这种话头。"兰儿方挈了幼弟，再行叩谢。吴棠道："你又这般多礼。相隔不到数年，你越加聪慧，不知从何处学来！"兰儿至此方破涕为笑。吴棠复从靴统内取出数金，给与桂祥，作果饵资。兰复令桂祥拜谢。吴棠答了礼，又嘱咐了数语，并劝慰惠太太一番，然后起身辞去，兰儿复随母送至岸上。吴棠待她回入舟中，复命差役觅副将丧船。谁知遍觅不得。旁问邻船，才知该丧船于昨夜经过，未曾停泊，早已远远的驶去了。差人之投错赙仪，不为无因。吴棠回署，另备赙仪交与驿递，送达副将家中，自不必说。

单说兰儿送别吴棠，立即开船。沿途无事可述。约过了两三旬，方才到京，就把吴大令赙仪，取出开销，安排丧葬，忙碌了好几天，始行就绪。兰儿尝语弟妹道："他日吾三人中，有一得志，断不可忘吴公大德。"这也是她的厚处。那妹子年已十龄，略解语中意味，乃弟桂祥，全然是孩稚气，晓得什么恩德不恩德。

光阴易过，寒暑迭更，吴公所赠的厚赙又已用尽。兰儿家无人赡养，只好学些针黹，掉换几文工钱，将就度日。可怜吃一口愁一口，有了早餐没有晚餐，有了晚餐又没有早餐。一日兰儿对镜梳妆，顾影自叹道："我的姿容，亦自谓不弱，怎么遭此苦况？难道红颜果真薄命么！"正嗟叹间，忽闻惠太太已迭呼己名，叫她出买油盐，并责她晏眠慵起。兰儿也无心答辩，草草妆裹，便遵着母命，携筐出市。京城地近寒带，除夏季外，整日间朔风猎猎，冷气逼人。兰儿只着了几件敝衣，瘦怯怯的娇躯，禁不住这般凛冽，一步

懒一步，一程挨一程，好儿刻才走入油盐店中，付钱购物。店主某甲，素好诙谐，见了兰儿形状，不免调笑道："象这般芳容，只好在闺中静养，如何抛头露面，出来购物？"兰儿道："我没有这般福气。"某甲道："我恰有一个法儿，令你安稳坐食。"兰儿问他何法，某甲涎着脸道："我正要娶个小妻，你肯屈就，保你享福。"兰儿啐了一声，顿时红霞晕颊，烜染梨涡。某甲不禁生爱，骤伸出粗笨的手指，去挟兰儿鼻准。兰儿连忙闪开已被他挟了几挟，不由的变羞为嗔。某甲知他含怒，急将油盐取出，随道："你不要生嗔，我畀你的油盐，比人家加增一倍，何如？"兰儿为油盐起见，也只好忍心耐气，取了油盐，惘然而返。何物某甲敢如此搪突西施？我为兰儿亦应怅怅！这时惠太太已倚门待着，见了兰儿，还要埋怨几声。兰儿不敢多言，只含着两眶珠泪，匆匆入门。看官试想：兰儿受这委屈，能不由愤生病么？兰儿苦况，作书人虽善形容，然亦信而有征，并非无端捏造。是夕，身体不快，就有些憎寒恶热。过了数日，病势渐加，有时如冷水浇身，有时如热汤沃体。惠太太虽也顾惜女儿，怎奈囊底空空，医药等项，非钱不行，只好由她生病，听天由命。兰儿委顿床间，恹恹独卧，万般凄楚诉与谁知！看看日色西沉，那母亲也不来劝餐，自己亦不想吃什么，恨不得立刻就死，随父地下。转思吴棠厚德，无以为报，店主挟鼻，未有雪恨；而且父亲只传下一脉，数龄弱弟，尚须提挈，不幸身死，只剩了老母、小妹，恐不能照管到底，似乎自身又颇有关系，不好作短命的念头。体贴入微，刻画尽致。怎奈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左思右想，无自为计。身上又是寒一阵，热一阵，愈觉得不耐烦，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向隅暗泣，滴了几行伤心泪。好一歇，见母亲携灯进来，略略问了几句，她方拭了泪痕，低声作答。未几母已出外，勉强镇定精神，闭目静睡。正在朦朦胧胧的睡去，瞥见灯光一闪，有个青衣待儿，冉冉而入，眉目间隐含秀气，装束亦比众不同，走近炕旁，向她招手。兰儿正思诘问，那侍儿偏上前扶起自身，恰不知不觉的随了她去。甫出家门，即见一片大平原，两旁都列着古木丛林，浓翠欲滴，还有翠生生的瑶草，红灼灼的琪花，掩映林间，格外秀艳。兰儿暗想道："怎的家门外有这般胜境，我没病时往来多次，如何并没有见到？"想念未已。那青衣侍儿走得很速，已与兰儿隔了一程。兰儿急行而前，疾走了数百步，方才赶上。这所在又别具一番景致：左有银河，右有蓬岛，山风飒爽，水石清幽；空中复有白鹤飞舞，羽衣翩跹，非常皎洁。见了兰儿，仿佛如相识一般，故意低翔在兰儿头上盘旋不住。写得闪烁，恰有仙气无鬼气。兰儿心爽神怡，也不管他是什么名地，只是随行随赏，目不胜接。又行了里许，前面的侍儿忽已不知去向，但见有一座高旷的楼阁，挡住途中，上面悬着匾额，仰望似有三个大字，既不是汉文，又不是满、蒙文，并不是篆文、隶文。兰儿一想：我此番被他难倒了，如何此处的字儿我都不识一个？普通说部叙入幻境，往往向壁虚造什么楼、什么阁，还要空撰几副楹联，自鸣才学。其实虚无缥缈之间，有何字迹可凭，浪费笔墨，殊属无谓。故本书独不落俗套。再从门内探望，复道琳廊，回栏曲榭，都是见所未见。暗想：这里莫非是琼楼玉宇？我何幸到此一游。可惜导引无人，不能擅入，看来只好作个门外汉吧？正想着，那待儿从门右出来，含笑相迎。兰儿喜甚，不暇详问，立即随入。穿过回廊，绕出曲槛，方到里面的大厅。白玉作梁，黄金作柱，碧云为牖，月为灯，说不尽的华丽，描不尽的精工。所陈几案桌椅等件，并非竹木制就，统是天然的宝石雕砌而

成。还有极大的珊瑚树，极高的琥珀台，陈设两楹。真是满目琳琅，令人目眩。那兰儿儿疑身入广寒，弄得神思恍惚，心不由主。俄闻珠帘响处，香风一阵一阵的吹将过来，接连有环珮声、履舄声，杂沓而出。当先的是两名侍女，轻裾长袖飘飘欲仙。随后又有五六个艳姝，身材不相上下，个个似宝月祥云，明珠仙露。这许多色彩，射入兰儿眼帘，不由的因羡生惭，自觉形秽。蓦听得一声珠喉，度入兰儿耳中，道："贵客到了，如何不请她进来。"兰儿一怔，不知谁是贵客？忽由前导的侍儿将她扶入。她进了厅，见各丽姝统站着左首，风环雾鬓，秀逸不群。顿时目迷心折，拟向前屈膝请安。但听各丽姝齐声道："不敢，不敢，你是将来的国母，休要客气。"奇极。言毕，统向兰儿握手问好。兰儿至此，也好象自身已列尊荣，竟放着胆，与她酬答。寒暄数语，渐渐投机，各丽姝就邀她坐在客位。兰儿不及谦让，竟至东首坐定。侍女献上一杯，这杯系碧玉镂成，异常玲珑，杯中盛着清水，并无一颗茶叶，偏是芳气袭人。各丽姝俱执杯劝饮，兰儿遂一吸告干，味清而甘，沁入心脾，顿觉精神增倍。饮毕，各丽姝与谈故事，有说的是五湖游兴，有说的是六朝韵事，有说的是汉宫歌舞，有说的是天宝风流，实者虚之，虚者实之，此为岐黄家言，小说家亦应尔尔。兰儿不识玄妙，只随声附和数语。忽一丽姝太息道："我辈昔投尘网，多半有始无终，倒不如今日的贵客，后福无穷。"旁坐一姝道："这也不可一例论。"随举手指座二人道："她两人在汉唐时，非为天子母、操生杀权么？"弦外有音，阅者莫轻轻滑过。言未毕，厅外忽有人狂呼，惹得兰儿吃一大惊，此恶声也，胡为乎来哉！转眼间，连各位丽姝及一座大厅都不见了。这正是前人所说的：

色即是空空即色，无还生有有还无。

毕竟是何缘故，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从西后才貌，叙出命数来。西后之才，在误受赙仪时，举止谈吐，已见一斑。西后之貌，定是动人，店主某甲，戏挟其鼻，虽未免搪突西施，然其妩媚之态，自不可掩。著书人复添入一段幻境，写得奇诡谲漾，光怪陆离。运实于虚，寓规于讽，不得徒以小说目之。

第　三　回

天语传宣循章选秀　云程发迹应旨入宫

却说兰儿身入幻境，猛听得一声狂呼，连忙张目外瞧，并不见有什么仙境，只剩了

半榻孤衾、虚帷灯火，方觉是南柯一梦。至此始点出梦字，文笔不平。正拟回溯梦境，适惠太太走近炕床，唠唠叨叨的问个不休。兰儿想道："这声狂呼，莫非就是我母所叫？她还道我已入黄泉，谁知我却魂游仙境。这老人家真是多事，打断我的好梦，不然我还在仙境与仙侣谈今说古呢！"想到这里，听母亲还是叫她乳名，不禁失声道："兰儿尚生，不烦母亲系念。"惠太太道："你总是这般性情，我已探视好几回，见你一味睡着，不免心焦，因此唤你醒来，你还要派我不是么？"兰儿闻言，也觉得自己性急。句中有眼。便答道："我睡了不多时，母亲何必焦劳！"惠太太道："你不听见街上的梆声已敲过三下了，停歇儿，便要敲四鼓哩！"兰儿道："儿不曾听见。夜深如许，母亲何尚未寝？"惠太太道："为你有病，所以不暇睡着。"兰儿道："儿已好了许多，请母亲安睡便是。"那时惠太太方转身出去。兰儿跃然起床，剔亮灯光，自觉病势减去大半。回思梦境，历历如昨，口内的津液尚是甘香，不禁自念道："这个幻梦，若全然是假，如何余味尚在口中？但不知所遇丽姝果是谁人？且称我是将来的国母，难道我的穷骨也配做后妃么？"转念道："人无貌相，水无斗量，西子向业浣纱，飞燕曾充婢役，我虽一贫家女，将来或得幸遇，也未可知。"踌躇一会，忽猛省道，是了，是了，一位是吕后雉，一位是武后曌，所以旁坐的丽人称她为天子母、操生杀权。其余就是西子、飞燕一流人物。想她们都是上界仙姝，偶遭尘谪，歿世以后，仍返原座，所以一班儿的住着。但我得与她相会，蒙她以客礼相待，莫非我前生亦与她有缘？揭破宗旨，乃从兰儿口中叙出，文笔仍不直率。想至此，不觉转悲为喜。远远听得更鼓频催，细数鼓声，已是五下。转自讶道："为什么未敲四鼓，先敲五鼓呢？"心中怀着鬼胎，连四更都未听见，是所谓心不在焉，听而不闻。然亦亏著书人描摹。寻闻鸡声已唱，料是时候不早，将要天明。便吹灭了灯，上了炕，把一切思虑暂行搁起，就也安安稳稳的睡去。睡到红日三竿，方才醒来，起床盥栉，不消细说。只从是日开始，病体一天好一天，饭量且比前加倍，不到数旬，娇小的身躯居然壮盛起来。她的母亲惠太太，也视为奇异，只口中未曾说明。她日间做些针线，夜间看点诗书，朝夕不疲；且愈觉丰颐广额，焕采生姿；而且性情也改了好些，就使家内外的人待她有委屈处，她都付之一笑，绝不似当年愁眉泪眼的情形。确是一位有福有寿的女子。旁人见了，也都纳罕，统说她病了一场，容体越丰美了，情态越温柔了。谁知她恰别寓厚望呢。看官记着，这时候兰儿已十四岁了。点醒年龄，后文可就此计算。

是年道光帝已是晏驾，咸丰帝奕詝嗣位。相传是一个少年天子，文采风流，京都各官吏起了他一个美号，叫做小尧舜。要引出英皇来了。翌年改元，自春至冬，也没有什么奇闻。只广西金田村的洪秀全，已于去年起事，渐渐猖獗起来。好在京师偏居东北，广西僻处西南，路隔一二万里，任他如何紧急，与京师全不相干，辇毂以下，歌颂升平，毫不见有慌乱景象。独兰儿伏处寒门，静待佳报，竟不闻有什么好消息。转瞬间，又是新年，兰儿正十六岁了。二八佳人已生得纤秾合度，修短得中。元旦起来，免不得装饰一番，拜过天地，谒过祖先，再到邻家贺喜。邻家看她这般丽质，交口称赞，都说："这位好姑娘，将来不知那一个郎君有福消受。"兰儿听了，粉脸上不禁臊的绯红，心中恰恰忐忑不定，是夕即在灯前暗暗卜祝。蓦见灯光晕成五色，结成一个大蕊，似为兰儿预报喜

事。兰儿看了这个灯花，也不禁惊喜交集。她家本住在京城里面，地名锡拉胡同，上文点兰儿年龄，此处点兰儿住址，总为不肯直叙起见。若经俗手，必在前文一概叙出，便不见文中筋节。距大内不过数里。兰儿因这喜兆，便时常托人探听朝事。有时节省余钱，买几张宫门钞，留心细阅。惠太太常对她道："你父在日，曾说现今时代，没有女博学鸿词，回应首回。你把正经事情做了便是，何苦白费铜钱，去买这等纸张呢？"兰儿全然不睬，任她母亲嘱咐再三，她总照旧行事。

一日过一日，春光渐老，红雨纷飞，兰儿睹景生情，免不得一番叹息。不止怀春。到了孟夏时间，忽由宫中传出消息：咸丰帝将选立皇后。自是兰儿格外注意。看官阅此，恐又未免动疑：咸丰帝登位的时光，差不多有二十岁上下，寻常小康人家，十七八岁的儿子，便要授室，难道皇帝家内的太子年当弱冠，尚没有正室吗？正室已定，就是现成的皇后。不过太子嗣位后，稍稍费点册立的手续，便可了事，何用那兰儿费心？如此说来，看官岂不要动疑么？故作疑问，怜人刮目。那里晓得兰儿的思想，恰是别有原因。原来道光二十八年，曾赐皇四子奕诘大婚，立妃萨克达氏。到二十九年冬季，萨克达氏病逝。越年正月，道光帝又复宾天。皇四子虽已嗣位，究在居丧时候，不能违制续婚，因此改元两载，中宫尚虚。至咸丰二年夏月，丧服已阕，选后事自应赶办。清制：凡四品以上的满蒙官儿所有女子，年在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统可选作宫娥。就中有才色较优的，福气较好的得了皇上宠幸，便好升作妃嫔；或乘此得做皇后，也是习见的事情。熟于掌故，故言之了了。兰儿的父亲，本是一个道员，例得与选。且自觉才貌不群，又经那幻游的梦兆，灯花的喜信，自然暗中盼望，希图幸遇，并不是无端妄想。解释明了。等到五月内，宫门钞上，竟登出立妃的谕旨，乃是"晋封贞嫔钮祜禄氏为贞贵妃"十二字。兰儿瞧着，料得皇后的位置。定然是这位贞贵妃，万万轮不到自身了。隔了数日，又是一道上谕，关系立后大典，载入宫门钞中。兰儿忙取读道：

"朕惟易著感恒，首重人伦之本；诗歌雍肃，用端风化之原。绥万福以咸宜，统六宫而作则。或稽令典，乃举隆仪。贞贵妃钮祜禄氏，

兰儿看到"钮祜禄氏"四字，禁不住心头乱跳。后接读道：

质本柔嘉，行符律度。自天作合，聿征文定之祥；应地无疆，斯叶顺承之吉。惟克懋修夫内治，允宜正位乎中宫，其立为皇后，以宣壶教。所有应行典礼，著该部察例具奏。

读毕，将宫门钞掷案道："这遭完了，我早料着这钮祜禄氏要正位中宫了。只是我……"说到"我"字，竟咽住了喉，扑簌簌垂下泪来。至此是二急了。但兰儿尚未入宫，便已觊觎后位，也太觉性急了些。又默念道："时来神默佑，运退鬼揶揄。象我这样穷命，那里来的贵显！前年的幻梦，明明是着了鬼迷。咳，兰儿，兰儿！今生今世休再作痴想了！"正沉吟着，

忽见她妹子趋入道："皇帝要选秀女了，阿姐可晓得么？"兰儿道："你又来瞎说了。"她妹子道："什么瞎说，我母亲正与一个来人说话哩。"兰儿知是真情，便移步出房。闻他母亲唠唠唧唧方说个不休。仔细一听，乃是推说女儿年轻，尚难与选等语。她不觉心下一怔，竟三脚两步的走了出去。只见一个部吏模样，立在门右，巧与自己打个照面。他竟嚷道："这，……这不是你家闺女么？不但年龄及格，就是这般美貌，也是寡二少双，看来定中圣意。他日得着荣封，咱们还要叨赏哩！"惠太太尚未答说，兰即向前道："尊驾说的什么？"来人道："圣上要册立皇后，另须选秀女数十人，作为差遣。这数十人内，但教福命生得好，怕不是排着妃嫔。没有官职的人家，有了女儿一生世都想不着，你家老太太，遭此际遇，偏要左推右诿，真正不解！"兰儿道："圣旨已颁下么？"来人道："已颁下两日了。"说至此，便在怀中取出一纸，递与兰儿。兰儿见纸上录着谕旨，略谓：凡满洲秀女，至当选之年，容貌端正者，着内务府报名候选。此外不过普通话头。阅毕，将纸条递还。并问道："既然圣上要选秀女，我就去。"成竹在胸。惠太太听了一怔，扯着兰儿衣，向她耳旁密谈了好几句。兰儿摇头道："母亲亦太多虑，儿自有处置。"面向来人道："尊驾想是内务府承值，请少坐赐教。"来人应声称"是"，便在炕上坐定。兰儿道："要去应选，是否先要报名？"来人道："这个自然，现请书就，交我便是。只籍贯、名字、三代、住址、年龄，统须开列，不可缺一。"兰儿答了"是"字，便转身进房，一一写就，复出去交与来人。来人细阅一遍，起身告别道："日后恭喜，再来领赏。"言毕径去。惠太太却沉着脸道："兰儿，这是你自家情愿的，将来不要怨我。"兰儿道："母亲何出此言？"惠太太道："你年纪尚轻，全不晓得秀女入宫的苦处。你父亲在日，我是听他说过的，秀女选入宫中，永远不能出来，连父母都成永诀。所以我们旗员遇着点选秀女的日子，有钱的出钱买免，没钱的也要设法隐瞒。你为什么大胆出来敢去报名，自投死路！"从惠太太口中叙述原因，方将上文的寓意说明。兰儿笑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人家看得这般困苦，我偏要亲去一行。若照母亲说来，是本朝点选秀女，简直是没人应命呢，恐怕没有此事。"惠太太道："那是没法儿的人，只好拚着一个女儿，令她应选。"兰儿道："我家穷苦得很，正是没法儿的时候，儿愿拚生出去。不愁中选，但愁不中选，中选了，或尚可寻条出路，他日弟妹两人也好从中援手。不中选了，那便一生不出头呢！"人弃我取，这正是冒险精神。惠太太听了，倒觉有理，就也不与计较。兰儿略略办些衣饰，准备入宫。已有把握。转瞬间，选期已到，内务府的差人先来报知。届期这一日，兰儿凌晨起床，加意梳洗，轻匀粉靥，淡扫蛾眉。妆罢，添着了几件新衣，复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会，然后缓步出房。这时惠太太已起，在堂前焚香爇烛，令兰儿拜别祖先。兰儿恭恭敬敬的行了全礼，转身向母亲跪将下去。惠太太含着泪道："此去若不中选，不必说了，若中了选，得蒙恩宠，休要忘了我。""我"字未曾说完，那喉咙已哽咽不住，眼泪亦垂将下来。兰儿看这情形，也是心中一酸，偏强颜为笑道："养育深恩，宁敢忘怀？得蒙中选，好歹要出来省视，请母亲勿忧。"说得到，做得到，预为下文伏笔。惠太太点了头，令她起立。但闻一声娇呼道："阿姐少待，我与你同去。"兰儿视之，乃闻是幼弟桂祥，偕妹子携手同来。当即握着桂祥手道："我不到别处去。"桂祥瞧着兰儿道："姐今日着了新衣，妆扮得这般齐整。莫非去见皇帝

不成?”活肖童话。兰儿道：“你倒有点聪明，我去皇帝殿上，取个顶戴给你可好么?”踌躇满志之言。桂祥道：“好，好!”兰儿复语妹道：“妹子，你今年也十多岁了。我去后，今日若不回家，须要住在宫内。上奉老母，下顾弱弟，全靠你一人了，愚姐到要重托。”言罢，即向她一揖，慌得她妹子还礼不迭。忙道：“阿姐今日敢是在家演戏，怎么拜起妹子来?”兰儿正色道：“我是真话，愿你无忘。若能得志，我也决不忘你。”都为后文伏案。她妹子见她认真，不禁泪随声下，道：“妹无才能，恐不胜所托。但愿姐姐此去，遇着顺风，遥为照顾方好。”此女吐属也是大方，将来不愧为福晋。言未已，听舆声已辘辘到来，复有人有门外嚷道：“舆已到了，请姑娘即刻上舆，免误时刻。”惠太太听着，忙取出饽饽，令兰儿吃着。兰儿勉勉强强的吃了数枚，就向母亲告辞，复与弟妹话别。两下里不免有点酸楚，还是兰儿忍着泪道：“我去了!”一声何满子！匆匆出门，上舆径去。惠太太送出门外，直至舆已不见，方转身而入。这时桂祥被舆夫一嚷，好似钳住了口，呆如木鸡一般。惠太太又淌了无数眼泪。

闲文少表。单说兰儿自上舆后，由舆夫趱程前往，不到数刻，已达紫禁城，绕墙而行，至东华门，舆夫停住。由前导的部吏，令兰儿下舆。引入门内。两旁有卫兵站列，都执着亮晃晃的宝刀，门侧设有公案，案右坐着一位蓝顶的官儿。旁立衙役数人。有几个进去的官员，统在案前验照。那时部吏也取出一纸，由守门官验毕，即递向兰儿道：“这是一张出入的凭据。你须好好携着，休要失去。”兰儿点头会意。部吏又引入二门，内有宫监接着，由部吏报明兰儿姓名，即转身自去，兰儿随了宫监走入紫禁城。城内有一条甬道，用白石砌成，很是平坦。前行有几个官员，想是去上朝的，又有几个旗女，也有宫监带着，想是去应选的。沿途有石凳好几座，南北各有阶级。拾级而上，又随级而下，行了好一程，又过了几重禁门，才见有宫殿在前，建筑壮丽，气象巍峨。著书人定必到过禁城，所以叙述周到。宫监停住了脚，兰儿也随他站住，左顾右眺，已立着好几十名旗女，多是脂粉盈盈，未能免俗，天然美丽的不过数人。兰儿暗想道：“我的姿色难道不及她们么!”正思念间，前面来了一员总监，叫各秀女站立两旁，一一点验执照。验毕，教她御前仪注。待诸女各已领会，方从一殿旁导入，经过好几条复道，始到宫门。兰儿举目仰望。门有寿康宫三字，满汉合璧。大众齐到门前排班候驾。约过了两小时，驾尚未至。各旗女都不免有些困倦，懊丧声、悉怨声，杂沓并作。惹得总监怒目道：“圣驾将到，不得叹息!”于是诸女皆屏息不敢出声。俄顷间，有一簇侍卫拥着一乘黄缎绣龙的御辇，四平八稳的抬将过来。总监命诸女俯伏两旁，自己亦俯伏在地，候御辇过去，已入宫门，方才起立，令诸女亦一律立起，鱼贯而入，静候阶下。俄听里面传出姓名，一个一个的召入。兰儿排在后列，又待了好多时，置兰儿于后列，也是总监的私弊，谁知她竟后来居上呢。才听得一语传宣，令她见驾，兰儿镇摄心神，款款轻轻的走将进去。在下有诗咏兰儿道：

敛笑低鬟上玉墀，九重春色正迟迟。
牝鸡莫道长雌伏，振采尧阶比凤仪。

未知兰儿中选与否？待到下回说明。

此回为承上起下之文。以兰儿为主，以惠太太及桂祥诸人为宾，信手写来，都成妙谛。兰儿近于痴，非真痴也。惠太太近于呆，非真呆也。若兰儿之弟妹，亦自有过人处。作者处处顾着上下文，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故有含蓄不尽之妙。若第曰：当时口吻固应尔尔，则犹一皮相之见也。

第　四　回
列宫眷供直坤闱　近天颜仰承帝泽

却说兰儿移步上阶，趋入禁中，见地上铺着红毡，料是拜跪的地方，当即遵着总监的谆嘱，恭恭敬敬的跪下，口称兰儿叩见，并照例叩了几个头。但闻上面谕，着令她抬起头来。她遵了旨，偷眼一瞧，见上面坐着一位老年旗妇，和颜悦色，仿佛如西池王母一般，料想定是皇太后。稍差了些。再从右首旁瞩，巧与咸丰帝的龙目觑个正着。咸丰帝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她，她不禁又惊又喜，暗忖这少年天子，莫非已看中了么？情肠一转，羞态横生，又不好垂头，只好微掩秋波，由他谛视。谁知她梨颊娇姿，越形妩媚，红中带白，白里含红，又经那两鬓乌云笼住春色，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弄得咸丰帝越看越爱，好一歇没有声响。旁立的宫监们、待女们，也觉纳罕得很，若非宫禁森严，几乎要喝起采来。极力摹写。那上座的旗妇道："此女颇有福相。"这一句话，传到咸丰帝耳中，方回视道："慈鉴定然不错！"遂握着朱笔，把名单上圈了两圈，遂谕贴身宫监，令他引去。未几罢选。后来由兰儿探听，方知这番点选秀女，报名的共六十人，中选的只二十八名，有三十二人不中选，一律送回。上座的乃是皇太妃博尔济吉特氏，咸丰元年，尊封为康慈皇贵太妃，至五年间，始上尊号为康慈皇太后。原来咸丰帝系孝全成皇后所生，道光二十年春月，孝全成皇后崩逝，咸丰帝尚在童年，全赖这位皇太妃抚育，所以咸丰帝非常感激。道光帝续立孝和睿皇后，至道光二十九年间，睿皇后又复谢世。因此咸丰改元，只剩这位皇太妃，算是宫闱里面的领袖。咸丰帝先奉她居永春宫，复移居寿康宫，问安视膳，习以为常，差不多与亲生母一般。此次拣选秀女，特地到寿康宫，也是尊重皇太妃的意思。元元本本不稍模糊。这且休表。

且说兰儿中选后，由宫监领入别宫，当由总监奉了上命，派往坤宁宫当差。这坤宁宫系皇后所居，自孝和睿皇后梓宫，奉移昌陵后，坤宁宫已阒寂二年。这时预备立后，又要热闹起来，一切布置，随处需人，所以此番中选的秀女，多派往坤宁宫承值。兰儿也得了这差，自晨至晚，奉职维勤，暇时与各选女晤谈琐事，倒也不嫌寂寞。且兰儿足智

多才，又用出一番温和手段对待别人，大众都与她亲近，没一个挟怨生嫌。因此，兰儿在宫充役，尚觉惬意。但久别思亲，人情同然，兰儿自入宫后，把家中消息隔断，一些儿没闻知，未免心中悬念老母是否平安？弱妹幼弟是否驯扰？饥饱若何？寒暖若何？都一一挂肚牵肠。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心事，在下也不能不摹拟出来。体贴入微。奉诏应选时，曾蒙咸丰帝格外端详，垂着青眼，满拟一入宫中，即邀宠幸。谁知过了数旬，杳无喜信。皇上又整日不来，就使来了一两次，也是足迹不停，无从见面。若长此过去，那里有出头日子，恐怕要应那母亲的前言，如何是好？转又自解自劝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入宫不到数月，何能骤沐皇恩。只好静俟机缘，再作计较。目下立后的吉期，日近一日，皇后一到，皇上必时常临幸。我在这地当差，不怕不觐见天颜，那时凭我这般才色，对着皇上总有机会可乘。就此一想，万种幽愁，不知不觉地消了一半。

看官，上文说的兰儿见驾，咸丰帝很是爱她，如何中选多日，并未召幸，难道真贵人善忘么？这正是一大疑团，看官试一猜之。说来又是话长，在下又不能不叙。

当咸丰帝挑选秀女时，他因旗女的颜色多是平常，曾想选几个汉女入侍宫闱作为妃嫔。可奈神武门内，悬有厉禁。在昔，顺治初年奉皇太后懿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祖训煌煌，不能违背，未免愁烦得很。谁料那先意承旨的宫监，探得咸丰帝口风，竟向外省民间采了绝色汉女好几名，送入圆明圆中。逢君之恶，统由若辈。这圆明园是清室第一个灵囿，由雍正时开手建筑，至乾隆朝方才告成。宏敞壮丽，旷古无两，连园门都有十八座，就中龙楼凤阁，桂殿兰宫，瑶草琼葩，珍禽异兽，实是数不胜数，赏不胜赏。就使左思的三都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摛藻扬华，尚不能仿佛二三。是夸张语，亦是讽刺语。雍乾以后的嗣君，每值朝政余闲，在园中游幸，作为消遣。此次汉女入值，乃是破题儿第一遭。汉女的装束比旗女秀媚得多，旗女是天足圆趺，纵有三分姿色，终未能婀娜动人。汉女素来缠足，于体育上原是有碍，于姿态上实属增娇，裙下双弯，真个销魂。作者殆亦喜缠足女子耶，一笑！而且咸丰帝生长禁中，从小儿跟旗女厮混，定然数见不鲜，骤遇汉女入园，那得不刮目相看。当下天颜大悦，厚赏宫监，赞他变通古制，易宫至园，无违祖训，克慰朕心，真是敏干得很！遂派各汉女分居亭馆，自己做个花国蜂王，任情恣采，今夕是这个当御，明夕是那个侍寝。得宠最甚的计有四人，都各赐她芳名，叫作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武陵春。四春佳丽闻名天下。看官试想，这咸丰帝恋着四春，已是应接不暇，还有什么心肠忆着兰儿！所以兰儿入宫，竟落得长门寂寂的样子。原来如此。

转瞬是小春时光，立后的佳期已到。咸丰帝先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随后命大学士裕诚为正使，礼部尚书奕湘为副使，持节赍册，立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乾德当阳，坤仪正位，这是极大的典礼，宫里面忙碌得很。咸丰帝出御乾清宫，受皇后礼；皇后入御坤宁宫，受妃嫔以下各人的朝贺。兰儿也列入末班，一同拜谒。礼成后，宫内外供差的人，都沐恩赐，连兰儿也得了厚赉。自是兰儿手头颇有些宽绰起来。起初入宫，因家况艰难，只置了几件布衣粗服，至此蒙恩受赏，把衣饰尽行掉换，越显得玉质金相。欲语说得好，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确是阅历有得的话头。打扮得身子儿乍，准备着神女会襄王。

自皇后册定后，坤宁宫内，御驾颇常往来。只皇后的品貌虽也齐整，性情儿却很幽

娴，一切行动举止，统是大大方方，半点儿不露轻狂。这番由妃升后，暗中是康慈皇太妃主张，咸丰帝奉命而行，面上颇还相敬，心中不甚加爱。这兰儿聆音察理，鉴貌辨色，已觉得窥透三分。本想搭渡过桥，先从皇后身上用些揣摩迎合的工夫，令皇后欢喜了她，随时入侍，好借此亲近天颜。怎奈皇后秉性诚朴，不喜逢迎，任你如何巴结，她总淡淡儿的对付。惯作顿挫之笔。兰儿无从入手，颇觉忧烦。

过了一月有余，御驾且不甚临幸。皇后还未曾注意，兰儿却很是萦愁。她从各宫监处探问底细。宫监因与她莫逆，稍稍得着外面的风声，就私自报闻，甚么海棠牡丹的名号，说得天花乱坠。那兰儿不听犹可，听了这种消息，耐不住心间撞鹿。统是对头。外面虽强作欢笑，意中是着实焦劳。有几个狡黠的宫监，从她一颦一笑中觑着愁肠，也猜不透有什么心事。各选女或与她同情，暗自希望，总不及兰儿的着急。只选女中有一位钮祜禄氏，乃是皇后的妹子，承恩侯穆扬阿次女。穆扬阿得陇望蜀，又把次女应选，选入后，也在坤宁宫承值。皇后谊笃同胞，自然另眼相待，朝夕不离。兰儿背地里常叫她作西宫娘娘，及见了面，恰是备极谦和，异常亲昵。她道兰儿是真心要好，因在皇后前代为揄扬。皇后本没有成见，闻妹子时常说项，也便惦记在胸，略略优待。本是一个大对头，恰成一条大引线。兰儿得步进步，就向皇后寝室间时去侍奉。

无巧不成话。这日，皇后正赴寿康宫请皇太妃早安，许久不回，偏偏圣驾趋至。各侍女统随皇后出去，只有兰儿一人独自接驾。机缘到了。咸丰帝一入寝门，兰儿即款步上前，折腰屈膝，俯伏地下，口称："婢子兰儿谒见万岁爷。"这九个字本是寻常例语，偏经那兰儿口中道出，恰似呖呖莺声，清脆的了不得。咸丰帝听这娇喉，已是可爱，又闻着兰儿两字，不由的兜上心来，便道："你且起来，皇后到那里去了？"兰儿谢过恩，禀过皇后请安的事情，方亭亭起立，站着一旁。咸丰帝留心一瞧，但见她丰容盛鬋，皓齿明眸，身量苗条，肌肤莹洁，濯濯如春月杨柳，滟滟似出水芙蓉。写得极艳。不禁暗忖道："这个俏面庞，我曾在那里瞧过，只今日比着往时，又觉得娇艳多了。"左思右想，一时记忆不出，上林春色迷离甚，莫怪东皇记不清。便拣一座儿坐下，问兰儿道："你到此有多少日子了？"兰儿又要跪禀，经咸丰帝赐她特恩，令她立对。兰儿此时独运慧心，轻启绣口，道："沐恩承值已阅半年。"咸丰帝道："照你说来，敢是本年入宫么？"兰儿道："本年五月内，奉诏应选。"咸丰帝不待说毕，就爽然道："不错，不错。你是从秀女选进来的，我因政务匆忙，竟至失记。"朝政耶！园政耶？我却想替兰儿一问。兰儿听了，恰微带笑容，别具一种嫣然态度。咸丰帝又问道："你今年有若干岁数？"兰儿道："已一十六岁了。"咸丰帝道："你的父母尚在么？"兰儿道："婢子的父亲去世已经三年，家中只一老母，及弟妹两人。"咸丰帝道："你父亲名什么？"兰儿道："名叫惠征，曾蒙先皇帝特恩，赏给道员，分发安徽。"咸丰帝道："想你也随任有年？"兰儿答一"是"字。咸丰帝道："怪不得你有南音，连身材儿都象南人。"兰儿闻这两语，摸不着头脑，不识这位圣天子是褒她，抑是贬她。俄听咸丰帝自语道："北地胭脂不及南朝金粉，无怪这莫愁天子哩。"这数语恰有来历，圆明园中的四春，多从南方采入，得了圣眷，咸丰帝借彼例此，因此脱口而出。兰儿本熟谙史事，料是咸丰帝有意称扬，自然化愁为喜。又听得咸丰帝道："兰儿你拿杯茶来！"兰

儿得着这旨，喜得心花怒放，忙取着玉杯，就御炉上面的壶中，倒了一杯香茗，双手持奉，殷勤中带着三分羞怯。咸丰帝一面接茶，一面觑着她粉脸，娇滴滴越显红白愈觉撩人。但因尊为天子，不好妄为，只得暂时忍住。兰儿觉着，不由的把头一低。待咸丰帝喝过了茶，去接玉杯，这双天生的柔荑，映入咸丰帝目中，丰若有余，柔若无骨，咸丰帝竟按不住情肠，突伸手捻她玉腕。那兰儿猝不及防，险些儿把玉杯掷下，亏得神明保佑，还是捧住。只面上的红云，更一阵一阵的红晕起来。好似一出游龙戏凤。忽闻寝门外面，蹴舄传声，佩环递响，她料得皇后返宫，未免有些惊惶。幸皇帝也颇知趣，已将御手缩回，兰儿才得持了玉杯搁置一旁。说时迟，那时快，皇后已踱入寝宫。见皇帝上坐，即向前行礼，并声明接驾过迟的缘由。咸丰帝只是点头，不加详问。随后与皇后闲谈数语，便起身出门。临行时兰儿尚在旁站着，御目又将她一瞧，兰儿为避嫌起见，不敢抬头，秋波中恰已映着。那咸丰帝已龙骧虎步的走了出去。兰儿怀着鬼胎，恐被皇后察觉向她盘诘。好在皇后度量宽洪，并没有一点醋意，只问了一声道："御驾何时到来？"兰儿答是不过片刻，轻轻的掩过前情。此后待了半日，皇后不曾再问，兰儿方觉放怀。此外的侍女、宫监，与兰儿向无嫌隙，自然不去干涉。

冬日昼短，倏忽天昏。晚膳毕，收拾明白，就没有什么事情。等到更鼓初催，也不见御跸前来。又过了一时，各侍女奉皇后命，陆续退归安歇。兰儿也返了寝处，正在挑灯展衾，默忆那日间幸事。猛见一宫监跑入道："圣旨到，召你前去。"天外飞来。兰儿还疑他是戏言，粲然道："休来取笑。"宫监道："那里说来，现有别宫的干役，待在门外，乃是圣上的心腹人叫你，快快遵旨，随他过去。"兰儿还抿着嘴道："可真么？"宫监顿足道："自然真的，圣旨岂容捏造！"兰儿才信为实事，即就镜匣等，草草的把鬓发一拢，花容一整，已被宫监催逼着慌，当即转身随他出门。及到门外，果有两人执灯候着。见兰儿出来，一导一送的推挽前行。出了坤宁宫，就向间壁的宫中拥将进去。这宫比坤宁宫似觉较小，到也精雅绝伦。兰儿由两宫监引入耳室，便把召幸的故例，与她密谈了几句，再把一件氅衣，交与兰儿，然后退出门外。这时的兰儿，也顾不得什么，只好遵着密嘱，卸去了妆，复将内外衣裳一律脱去，赤条条一丝不挂，然后把氅衣穿上。结束停当，方口称"领旨"二字。宫监闻声进来，竟将兰儿负在肩上，匆匆驰入。看官，你可晓得这个故事么？相传雍正帝临终，是被一侠女所刺。后来的嗣皇帝，格外加防，每日召幸妃嫔，必命宫监传知，令妃嫔尽弛袒衣，免得怀挟匕首，临时送上氅衣，暂畀裹束。当由宫监负入御寝，再将氅衣卸去，方入御衾，以便当夕。兰儿由宫监负入后，自然照办，脱去氅衣，光着身子，战战兢兢的钻入御衾中。这一夜的风情，非笔墨所能尽宣，真个是万种缠绵，千般恩爱。直到次日辰刻，日上三竿，咸丰帝才起身视朝。朝上的大臣，还道是皇帝眷恋皇后哩。不到几天，就有一道恩旨，颁入宫来，封选女钮祜禄氏为嫔，那拉氏为贵人，后人有宫词一首，咏那位贵人道：

纳兰一部首歼除，婚媾仇雠笯脱弧。
二百年来成倚伏，两朝妃后侄从姑。

这回结束，已说到那拉贵人初承恩泽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此回所述，仍述那拉氏乎？曰唯唯，否否。那拉氏入宫，其心目中之所注者惟咸丰帝。彼固挟一希望而来，无足怪也。设令咸丰帝远色亲贤，虽百那拉亦何伤？况钮祜禄氏正位中宫，德性贞静，固明明一贤内助也！否则四春争宠，正兆祸胎，即神武门祖训昭垂，不能入宫专政，而蛊惑人主之心志，已属有余。蛾眉伐性，“哲妇倾城”，古训煌煌，云胡不戒？咸丰帝于此不察，嬖四春，兼宠那拉，咎有攸归，于那拉何尤焉！项壮舞剑，意在沛公，吾于此回亦云。

第　五　回
沐慈恩贵人升位　侍御寝皇子怀胎

却说兰儿受封贵人，心中很是感激。但尚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皇后妹子钮祜禄氏也蒙皇上宠幸，竟得受封为嫔。清制：皇后以下，一贵妃，二妃，三嫔，四贵人。兰儿虽沐贵人封号，与皇后妹子相较，究竟尚差一层。天下那有知足的人，得了这般，又想那般，因此还生觖望。暗想：钮祜禄氏，系椒房贵戚，自己如何赶得上她！现在别无希望，只望将来得生一子，更增帝宠。或者依次升位，与她并驾齐驱，不负所望才好。自是遇咸丰帝召幸时候，百般献媚，百般效劳。床闼之间，鞠躬尽瘁，把一个咸丰帝笼络得绵绵贴贴。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差不多有这般情况。引用白乐天长恨歌，语中带刺。

一声爆竹，又是新年。咸丰帝谒过太妃，再御太和殿，受朝作乐，宣表如仪。礼成后，入御乾清宫，赐近支亲藩等筵宴。宴罢回宫，皇后钮祜禄氏带领妃嫔以下一班宫眷，已早自寿康宫行礼回来，接着御驾，排班觐贺。这位那拉贵人打扮得齐齐整整，随班叩谒。咸丰帝瞧将过去，觉得她的姿色比众不同：眉不画而黛，唇不染而朱，发不涂而黑，面不饰而白，别有一种丰韵，默默赏鉴了一回。情人眼里出西施。随令皇后先起身旁坐，然后谕大众一齐起来。各妃嫔等又向皇后行过了礼，尚由咸丰帝特沛恩纶，一一赐坐。未几开宴，琼筵坐花，羽觞醉月，乐得咸丰帝目眩神迷，大有愿老温柔的思想。可惜四春娘娘不能入宫，总未免有些缺憾。酒半酣，咸丰帝左右顾盼，看到末座的那拉贵人醉颜半晕，秀色可餐，一双剪水秋波，微微荡漾，似觑非觑，尤足令人油然生爱。等到酒阑席散，大众都谢了恩，奉旨还宫。是夕，咸丰帝宿在皇后宫中。他是循例的规矩，且不必说。到了次夕，圣驾即召幸那拉贵人。春风一度，暗结珠胎。不到数日，那拉贵人即怀酸作呕，患

起病来。咸丰帝命太医诊视，奏称熊罴叶梦，龙凤呈祥。这时候咸丰帝尚无冢嗣，闻到这语，喜得什么相似，向那拉贵人道："如果生一皇子，朕定封你为妃。"那拉贵人忙跪地谢恩。煞是灵警。咸丰帝笑道："现尚未封，如何谢恩。朕没有见过这样性急的人！"那拉贵人跪奏道："天子无戏言，桐叶分封，乃是古时的佳话。象万岁爷这般圣明，难道不及周成王。所以婢子便好谢恩了。"咸丰帝道："看你不出，你胸中颇有些学问，好算得才貌兼全。但你怎么晓得定生皇子？"那拉贵人含羞道："万岁爷龙马精神，自然麟趾振振，怕不是产下皇子吗！"真善应对。咸丰帝喜甚，从此越加宠眷。看官记着，自这回起，在下把兰儿二字的芳名只好搁起，改称那拉贵人。此后加一级，易一名，无非是随时论时呢。那拉氏屡易名号，所以特地提出，下文仿此。

且说那拉贵人满望产儿，好博个皇妃位置。眼睁睁的过了十月，尚是不曾分娩。待到十月满足，腹中始觉震动。宫中早预备托生的稳婆，闻贵人将要临盆，预来伺候。不多时产期已届，那拉贵人腹痛几阵，便产下一个婴儿。急问稳婆：是男？是女？待了半晌，未见回答，又催问了一声。方听了稳婆道："恭喜！一位公主。"那拉贵人听说，不禁说出"阿哟"两字。文笔又要顿挫。当下心灰意懒，又卧病了好几日，方渐渐回转心来，愁肠一释，病体自痊。只瞧着这个女婴，尚是把她埋怨。有时虽由侍女抱着，她还要大声指斥，吓得这女婴啼哭不已。不到一月，竟尔玉殒香消，回到鬼门关去了。仿佛是武后心思。那拉贵人也没甚么伤心，但愁着自己命蹇，无从加封。

帝眷虽尚未衰，究不能天长地久，绵绵无尽。有时且望断羊车，整月间不来召幸。重门寂寂，孤帐沉沉，任你如何惆怅，那个前来慰问！她到无可奈何的时候，穷思极想，又被她想出一个妙法来。她想前日应选，由康慈皇太妃赞了一语，方得中彀。这位皇太妃系咸丰帝养母，平时很是孝敬，若得她从中提拔，加封也容易得紧，只虑着康寿宫中，无故不能进谒，纵有这条线索，也是枉费心思。想了又想，毕竟灵敏过人，比不得甚么笨伯。她自己不好擅去，她偏从宫婢宫监上着想。踌躇一会，就先调查本宫。凑巧有一个侍婢，与康寿宫的总监有点亲戚关系。她不觉喜上眉梢，便叫那侍婢进去，与她密谈多时，令她到该总监处，暗地关照，代为运动。天下无难事，总教现银子。那拉贵人有些重委，自然不惜金银。那侍婢既受了密嘱，复赍了银两，即到该总监处传达主命。该总监早探悉那拉贵人深得帝宠，乐得卖个情面，把银两现成收用。只嘱宫婢复禀，请贵人不要心焦，当留心机会，替她进言。那拉贵人遂耐住了心，静候消息。

是年京师内外，风霾屡作，日色无光，钦天监等屡报天变。咸丰帝下诏罪已，并屡诣天坛祀天，祈福禳灾。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可奈天未悔祸，警信迭闻，东南一班的红巾，猖獗的了不得，自粤西冲出湖南，越洞庭，掠武汉，顺江而下，势如破竹，一座龙盘虎踞的南京城，不消几日，被红巾长毛攻陷，江督陆建瀛等自尽。那长毛头儿洪秀全，居然自称天王，悬起太平天国的大旗，与清朝南北对峙。洪秀全在永平县中已自称天王，僭号太平天国。本回随笔带叙，故不另述年、月、时、地，且是书以那拉氏为主，详内略外，阅者当勿苛求。闹得这位咸丰帝，神色仓皇，日日在军机处，与各王大臣筹画机宜，调遣将帅，抚恤殉难的官吏，几乎食不甘，寝不安，还有什么工夫临幸宫闱，寻那云雨嘱宫婢密往寿康宫，探听慈音。旋

闻得红巾骚扰，朝政纷纭，一位绮年玉貌的天子忙到憔悴不堪，又恨不得亲去劝慰。

一日一日的蹉跎，又是长至节到了。一阳应律，六琯飞灰，闻咸丰帝偶患腿疾，把南郊大祀的典礼，都遣恭亲王奕䜣恭代，正是焦急异常。叫你少去引诱，皇上的腿疾也自少减了。到十二月间，复探得明年元旦，有停止朝贺的上谕，益觉惊惶不定。眼巴巴的等到新年，外廷的朝贺虽遵旨停止，宫闱中总还是照常。元旦天明，皇后妃嫔等人，照例至寿康宫行礼，那拉贵人自然相随，叩过了康慈皇太妃，但觉和蔼的慈颜，瞧着自己面目，格外注意的样子。有心人遇着有心人，乃尔乖觉，不足为外人道也。追出了寿康宫，转至坤宁宫，等了一歇，咸丰帝驾到，免不得站班迎驾。当下瞻仰御容，似乎清减了许多。这日礼毕，咸丰帝没甚情绪，与皇后略谈数语，便令各妃嫔等退去。自在坤宁宫静卧一天，次日便晨起临朝，批阅章奏去了。

转瞬间又值元宵，金吾不禁，皓魄初圆。那拉贵人正倚栏观月，忽由宫监前来宣旨特召。那拉贵人默念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便移动娇躯，随至御寝。是夕进御，那拉贵人却装出一种半推半就的模样。又要作怪了。咸丰帝怪着道："朕为这长发贼，闹得心慌，多日不来召幸，累你寒衾冷落，辜负良宵。你莫非有些怨朕么？"那拉贵人道："婢子怎敢！惟婢子恰有几句话儿，不好不奏，又不好直奏，还求万岁爷恕罪，方敢奏明。"咸丰帝道："你尽管讲来，朕不罪你。"那拉贵人道："自去年起，闻长发贼盗弄潢池，致圣躬忧劳宵旰；一日万几，都要万岁爷一人办理。就使有甚么精力，到了休息的时光，也须加意珍摄。万岁爷的龙体上承列皇，下系万民，何等郑重，但能格外保卫，婢子比永夜承恩，还要快慰哩。"欲取姑与，绝妙好辞。咸丰帝笑道："你甘居寂莫，不愿欢娱么？"那拉贵人道："欢娱事小，国家事大。就是别宫妃嫔，也应知圣躬近日加倍焦劳，不好因一夕欢娱，有碍圣体。婢子愚昧，所以竭诚奏闻，总教万岁爷俯鉴愚忱，康强逢吉，婢子还有何说。"咸丰帝听罢，不由的偎她娇脸道："瞧你这样说话，真是一个贤德女子，朕心亦为感动。怪不得康慈皇太妃也说你贤淑哩。"暗应上文。那拉贵人至此，才晓得运动有效，非常欣慰。这一夕间，芳情脉脉，软语喁喁，惹得咸丰帝格外怜爱，拥着这娇娇滴滴的玉体，倍施雨露，因此那拉贵人又受了孕。咸丰帝知她有孕，就立降纶音，封那拉贵人为懿嫔。在下又要把她易名作那拉懿嫔了。

那拉懿嫔有了孕，总道此番得采，定产麟儿。谁知天不做美，偏偏到了十月间，变雄为雌，又产下一位公主。这正叫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那位懿嫔两次失败，懊丧的了不得，自此强抑痴情，把前时的聪明才智暂且搁起，只听那自己的命运随便过去。闲着时，令宫监到朝房内索了几张月钞，披阅一周，觉得长江一带，乱得一团糟，不免也有些担忧。闲中着笔，隐伏下文。

一日，忽有一宫监奔入道："娘娘不好了！不好了！"那拉懿嫔愕然道："你为什么事这般大惊小怪？"宫监道："今日从朝上传来，有无数长毛攻入京中来了！"那拉懿嫔道："你不要瞎说，我曾见月钞上载明京内外军报：江南提督向荣，江北钦差琦善两下扎住大营，围攻南京，颇获胜仗。就是北犯的长毛头儿，有叫作林凤祥，有叫作李开芳出由惠亲王绵愉，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钦差大臣胜保等。迎头截击，想也不至有危急情事。"

叙入此段以见那拉氏之留心外政。宫监道："难道是谣言么？今日圣上颁谕，严责僧王爷，斥他剿匪不力。什么深州，什么献县，什么杨柳青、独流镇，都被长毛陷入。现着僧王爷克日恢复，迅扫贼氛，将功赎罪哩。"那拉懿嫔道："我恰未信。京城原戒严多日，近已略略放松，那里有这般紧急？你去取张宫门钞来，定有上谕录着，待我瞧着便知。"宫监领命去讫。过了一二时，将宫门抄取呈，那拉懿嫔看毕，便向宫监道："我说不至有意外情事。申饬僧王爷的上谕原是有的。但深州，献县等地方，早已克复，只有独流镇的长毛，现窜连州，僧王爷围攻多日，未曾荡平。所以圣上动怒，责他养痈贻患，若有疏虞，致扰京畿，要惟该王爷是问哩。"十八岁的妇女，便有这般见解，真是天生尤物。说得宫监哑口无言。那拉懿嫔道："你此后来报消息，须先探听明白，休要这般张皇。我不来罪你，你去罢！"宫监且愧且感，称谢而退。

是冬天冷，宫闱里面，大都围炉度岁，无事可述。到咸丰五年元旦，筵宴仍照前停止。惟各处军务，颇还得手：长江上游，侍郎曾国藩屡报胜仗；长江下游，江浙巡抚吉尔杭阿克复上海。到正月十九日，僧郡王复红旗报捷，生擒伪丞相林凤祥。咸丰帝转忧为喜，忙至寿康宫，向皇太妃前谒贺。宫内后妃人等，没一个不乘势趋承，俟御驾至坤宁宫时都各来前贺喜，那拉懿嫔自然不落人后。只当时仰邀天宠的宫眷，除那拉氏外，还有丽嫔他他拉氏、婉嫔索绰罗氏，于上年残腊受封，叩贺时正与那拉氏同班。那拉氏瞧着了她，心中很不自在，外貌不得不强作欢容，敷衍一番。返宫后，怏怏了好几日，且不必说。褊心总还未化。

一瞬数月，春去夏来，僧郡王又来捷报，把长毛头目李开芳也生生擒住，所有党羽，一并扫荡，河北肃清。咸丰帝览奏，异常欣慰，饬即凯旋。五月间，僧王凯撤回京，由咸丰帝御养心殿，与僧王行抱见礼。越数日，复御乾清宫，行凯撤典礼。饮至策赏，喜气盈延，连宫中也热闹数天。江南的向军门荣，湖南的曾侍郎国藩，荆州的官将军文，又陆续报称得手。咸丰帝越觉欢欣。

到六月间，拟尊康慈皇太妃为皇太后，令惠亲王绵愉，饬宗人府及礼部预备盛典，择日举行。届期这一日，自寿康宫以下，统铺设的辉煌灿烂，光怪陆离，说不尽的繁华，写不完的精巧。辰刻，请康慈皇太后升座，先由皇帝率王公大臣等行叩贺礼，继由皇后率妃嫔贵人等行朝参礼。礼成后，大开筵宴。爱日承欢，长春集祜，仙乐悠扬之夕，瑶觞醉舞之辰，确是清宫中一大盛典。人逢喜事精神爽，从黎明闹到初更，足足一整日，这位咸丰帝还是兴致勃勃，全然不觉疲乏。外而王公，内而后妃，已统是谢宴退归，独咸丰帝尚徘徊月下。趁着一番余兴，竟踱到那位懿嫔处来。特开创例。

这位那位懿嫔，正返宫卸妆，整备安寝。忽有宫监来报，圣驾到了，弄得那拉懿嫔莫名其妙，只得仓猝迎驾，伏地跪接，咸丰帝亲手扶起，偕入寝室。从前召幸的时候，都是皇帝睡着，由宫监掖入玉体立就御衾，鸾凤常隐帐中，云雨只施暗地，在上文已经交代明白。此次御驾亲临，适遇着那拉懿嫔晚妆才御，星眼微饧，乌云似的芳发，远山似的秀眉，又因那天气未凉，只穿着一件妃色罗衫，越显得玉骨玲珑，柔躯娇嫩。越是本色美人，越是好看。当下咸丰帝入座，由那拉懿嫔奉上香茗，咸丰帝就她手里喝了两口，却目不

转瞬的打量着她。良久方道："你今朝觉得劳乏么？"那拉懿嫔奏对道："叨圣母及圣天子洪福，只觉酣畅毫不疲倦。"咸丰帝笑道："朕也这般，今宵同你作长夜欢何如？"那拉懿嫔脉脉含羞，尚未及答，已被咸丰帝拥入床中。这一夕的倒凤颠鸾，比往时倍加欢娱。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这遭要天赐怀胎，产育麟儿了。无心插柳柳成阴。

谁知祸福相倚，悲乐相因，那拉氏初结珠胎，皇太后竟缠病榻，不到数日，遽尔大渐，临危时恰有两语嘱咐咸丰帝：一语是优待恭王奕䜣，一语是善视那拉懿嫔。后来两人倚为臂助，就是从这里埋根。在下恰有一绝句，道：

产麟已足保天恩，况复慈闱有密言。
他日热河成大计，好从此处溯渊源。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就宫廷内外事情，拉杂写来，命意仍是一贯。叙内事时，层层不离那拉氏；叙外事时，亦处处不脱那拉氏。如贯钱然，无论大钱小钱，概贯以绳钱，虽多而目不乱。方法亦犹是也。惟内事易于关照，外事颇难销纳，作者或顺叙，或旁叙，俱为绾合起见。至借那拉氏口中，叙出南北军事，尤为妙笔。既有以证那拉氏之慧心，尤有以见那拉氏之大志，确是双管齐下之文。若详宫闱，而略变乱，则已具见细评，故不赘及，云。

第　六　回
咸丰帝喜产佳儿　曾侍郎独邀慧鉴

却说康慈皇太后临终，把两件大事嘱咐咸丰帝，咸丰帝自唯唯遵谕。不一日，太后即驾返瑶池，大行去了。当下由咸丰帝奉着灵驾，至慈宁宫。随即剪发成服，号哭擗踊了一回。皇后以下，亦都成服。那拉懿嫔因回忆旧日慈眷，格外悲戚，哭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几乎有痛不欲生的形状。咸丰帝瞧着，暗想道：看不出她有这般孝心，怪不得太后病剧，有嘱我善视的遗言。可见前次乃是密谕。只她现方怀妊，倘或哭坏身体，有碍胎气，如何是好？想了一会，便密嘱总监，叫他传谕那拉懿嫔，不必过伤，须保养身子为要。那拉懿嫔得了密谕，收着泪，暗暗感激天恩。咸丰帝又命惠亲王绵愉、恭亲王奕䜣、怡亲王载垣，及大学士裕诚、尚书麟魁、全庆等恭理丧仪。一切礼节，概从旧典。到了十月间，奉移太后梓宫，葬慕东陵。返葬以后，复令恭亲王奕䜣，恭捧太后神牌，升祔奉先

殿，并上尊谥，称为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在下叙述至此，又不能不补叙一笔。恭亲王奕䜣，乃是道光帝生前最是钟爱的皇子，只因排行第六，弟不先兄，第一第二第三的皇子，统早年殇逝，要算是四子奕詝居长，所以遗旨立奕詝为嗣，不立奕䜣。康慈太后推爱施仁，病到大渐，犹留遗嘱。咸丰帝令他协力理丧、捧牌、升祔，好算是曲体慈心。只那拉懿嫔，也得与亲王同蒙慈眷。若非她平时结宠，那里能得此盛遇呢？补释明晰，笔无渗漏。这且不必细表。

且说丧葬事毕，宫中又没甚大事。倏忽间，就是咸丰六年。是年春月，内外还统是无恙，一到暮春，那拉懿嫔产期又届。咸丰帝每夕祷天，默祈眷佑，早赐麟儿。果然至诚感神，竟送下一位金童，轮回转世，在那拉懿嫔腹中产出，呱呱的一声破寂，不问而知，是麟儿了。这场喜事，在那拉懿嫔原是愉快得很，至咸丰帝闻报，更乐得不可言喻。原来咸丰帝嗣位六年，已到二十六岁，宫内的后妃人等虽也产过几次，无奈统是女孩，不得一男。独那拉懿嫔，这一遭竟产一子。觉罗绵祚，英物挺生，自然有一番庆贺。惹得阖宫内外，又忙碌了好几天，就是有争权夺宠的妃嫔，怀着满怀妒意，怎奈自己的肚皮生得不挣气，也只好忍着性子，前去贺喜。咸丰帝喜不自胜，即于次日传谕内阁，晋封那拉懿嫔为懿妃。天子毕竟无戏言。鸿毛遇顺，连级上升，要算是有志竟成，无从人愿了。

接连又是弥月，筵开汤饼，褥设芙蓉，咸丰帝预命各宫妃嫔都到育麟宫中，饮麟儿宴。又下特旨，令各妃嫔团座欢饮，不必拘牵礼节。此旨下后，除皇后外，六院、三宫、妃嫔、贵人不敢不至。御驾亦朝罢到来。大家接过了驾，统要玩这小皇儿。见他头角峥嵘，状貌魁梧，都交口称羡。恐是随声附和，未必众志咸乎。当下各取出金珠宝贝，持赠皇儿，五光六色的堆了一大床，由那拉懿妃代为道谢。入席时，首座是咸丰帝，不消说得。只那拉懿妃，究是本宫主人，应退居末座，她本熟谙礼节，早就主位相陪。其余奉旨序座。酒初上斟，各妃嫔先敬至尊，继贺懿妃，挨次轮流，各献一卮。咸丰帝随喝随语，以目视懿妃道："朕与你今日要醉倒了。"懿妃道："圣天子且普及隆恩，婢子怎敢不领受客情？"咸丰道："朕自有生以来，今日算是极乐。尽情一醉，也属无妨。皇太妃尊位太后时，想还无此乐趣。但乐极生悲，盛筵不再，此后宫中不获重逢子，满意语，亦谶兆语。但各妃嫔们，亦须各饮一觞，何如？"大家都称"领旨"，于是你一杯，我一杯，各各告干。然后浅斟低酌，慢慢儿的畅饮，这一席自午前饮起，直至黄昏，方才兴阑席散。咸丰帝便宿在懿妃宫。看官，前称懿嫔，今称懿妃，上文已说过，随时论时，所以称谓又殊。

只这皇子自弥月以后，由咸丰帝亲赐嘉名，叫作载淳。载字是从排行上命名。乾隆时皇六子永瑢，绘岁朝图，进呈孝圣皇后，由乾隆帝御笔亲题，有"永绵奕载奉慈娱"一句，嗣后，遂取永绵奕载四字，作为宗室命名的排行。咸丰帝是奕字辈，咸丰帝的儿子，自然轮到载字了。下一字命一"淳"字，乃是化行俗美的意义，已隐隐含有立储思想。懿妃心领神会，早已猜透三分，暗地里异常欢喜，又因咸丰帝顾视载淳，时常临幸，越发提足精神，卖弄材艺，所有朝纲国政，居然效力赞襄。妇人预政的风气，从此开了。夹叙夹议，竟是一段煌煌大文。

一日，咸丰帝退朝，入懿妃宫，由懿妃接着，献上茶来。默窥御容，很有些忧虑样

子，便探问外边消息。咸丰帝道："更闹得不堪，连江南大营都溃散了。"懿妃道："江南大营的统帅，乃是提督向荣。闻他素来忠勇，围攻南京长毛已三年有余，为什么一旦溃散呢？"咸丰帝道："据他的奏报，说是分兵四出，援应各地，被长毛贼伺虚袭营，寡不敌众，遂致溃散；现在退保丹阳。恐怕这南京长毛，要越加猖獗了。"懿妃道："江北也立着一个大营，何故坐视不救？"咸丰帝愤愤道："你不要说起江北大营，朕前时派琦善督师专攻扬州，一年内只得一个空城。朕把他革职留营，他竟死了。换了一个托明阿，越不中用，反失扬州。再掉一个德兴阿，算把扬州夺还。长发贼分窜镇江，江苏抚臣吉尔杭阿率兵驰救，战败身死。向荣闻了这耗，忙差部下张国梁赴援，国梁方在江北得了胜仗，谁知向营已被击溃。这都是江北的将士，没有一个效力，反带累江南大营。你平日也待阅章奏，难道不曾瞧着么？"江南大营溃散，是一大军警，所以随笔带出。懿妃道："长江上游，怎么样了？"咸丰帝道："长江一带，派去将官已是很多。闻他们畏贼如虎，只有官文、骆秉章、曾国藩、胡林翼诸人还算靠得住。怎奈上年丧了塔齐布，曾营中失一员猛将。近日罗泽南去攻武昌，又因伤殒命。泽南也是曾营中人，他部下还有几个敢死的将吏，此外多是没用哩！"懿妃道："万岁爷天亶聪明，何不将有用的将帅，畀他重权，专心剿贼。总教得了几个人才，不患长毛不灭，免得宸衷烦闷，岂不是好？"咸丰帝道："朕也这般想，但急切求不出人才奈何！"懿妃道："万岁爷阅过的章奏，有许多搁在这里，婢子暇时也去展览。内中到有个大才，好请万岁爷重用哩。"咸丰帝问道："是谁？"懿妃道："就是侍郎曾国藩。"咸丰帝道："你从何处看出？"懿妃道："像他一个在籍人员，能创办水师，锐意经营，自三年间起，大小数百战，虽是胜负不常，他总始终未懈。且所上章奏，有语皆真，无言不切。遇着紧要关头，也有一篇大大的筹画。不象这班庸臣猾吏，专说几句圆滑话儿，探试上意。想万岁爷总也知道的。"叙曾帅之才，即懿妃之识。咸丰帝微笑道："爱妃所见，倒是与朕相同。可怪这班汉大臣，有几个同他反对，令朕不解。"懿妃问何人？"咸丰帝道："曾国藩初发衡州，大学士祁隽藻已说他白面书生不知军事，恐是靠不住的。"懿妃道："北宋的张齐贤，南宋的虞允文，不是个书生么，何以能建大功？祁隽藻官至大学士，怕不读过宋史吗？"咸丰帝道："还不止一次哩。去年武汉告捷，朕在朝上，赞了国藩几句，那祁隽藻又来多嘴，说他是在籍侍郎，差不多是个匹夫。匹夫在闾里，一呼得万余人，恐非朝廷的福气。还有侍郎彭蕴章与祁隽藻同样见识，也奏称湘军太多，将来要尾大不掉。煞是可怪。"懿妃闻言，不觉柳眉微竖道："祁隽藻、彭蕴章这班人，既说曾国藩如此可虑，他何不别举人才？"咸丰帝道："你不要这么性急，朕不愿听他胡言。"懿妃道："婢子与国藩绝不相识，何必硬要帮他。但详察章奏，惟这人可付重任。贼气早一日扫平，国家早一日安靖，万岁爷亦早一日舒泰。所以婢子奏陈过激，求万岁爷宽宥。"娓娓动听，我亦爱之。咸丰帝道："朕怪你什么，似你这般留心国事，注意人才，恐宫中没有第二人。"懿妃忙跪谢道："天语褒奖，婢子怎当得起！"又要用笼络手段了。咸丰帝即将她掖起道："不要多礼，寝室里面何拘礼节。朕非无端誉你，那大学士文庆，尚书肃顺也称曾国藩精忠纯正，可保无他。连你，要算是第三人了。"懿妃即随口谢恩，站将起来。咸丰帝复记念皇儿，令她抱至，抚弄一番。皇儿恰也聪明，一声儿不啼哭，只是

嬉笑。引得咸丰帝笑逐颜开，渐渐的把忧怀放下。点染有致。少顷，令懿妃抱去，交与保姆。然后与懿妃一同就寝。在下若再加艳语，乃是味同嚼蜡，因此不敢赘述了。艳语必有为而作，若不顾事情，只砌艳词，非特重床架屋，抑且诲淫导奸，吾知作者必不出此。

翌日，咸丰帝视朝如故。军报亦杂沓而至，没有什么胜仗。又过数天，由德兴阿奏报，向荣在营病故。忙与王大臣商定，调江南提督和春驰赴丹阳，接办军务。寻闻南京各贼，自相残杀，杨秀清要想篡位，洪秀全密召韦昌辉计杀秀清，秀清的余党，又把昌辉杀死。同室操戈，无心出扰，因此江南北的清帅，都还支撑得住。洪氏致败之由，亦就此叙入，可为后人殷鉴。接连报到楚军大捷，官文、胡林翼等克复武昌、汉阳城，还有曾国藩的旧部李续宾、杨载福各军，沿江东下，夹攻九江，曾国藩亲去劳师，奏称九江指日可复。咸丰帝又略略放心。

午后无事，咸丰帝又踱至懿妃宫中，与懿妃谈了一回，颇有兴会。懿妃忽然触起心事，要想趁这机缘，奏闻驾前。看官，道是何事？原来道光帝第七子奕譞尚未得偶。年龄正与懿妃的妹子相当，她想从中撮合，把妹子指配奕譞，做个王爷的福晋。满人称王妃为福晋。恰是亲上加亲，越加显耀。筹画已定，便谈起皇室情事。凑巧道光帝的七公主，与副都统熙拉布子瑞林指婚，九公主与诚勇公裕恒子德徽指婚，皇室正喜事重重。懿妃便婉问吉期，咸丰帝便答道："八公主的吉期将到，九公主还迨吉哩。"懿妃道："闻得七王爷亦将指婚，曾否由圣衷择定？"从公主转到亲王，也是移花接木之法。咸丰帝道："尚未。"懿妃道："婢子有一愚诚，早思奏闻，只是不敢率渎。"咸丰帝道："这又何妨！"懿妃复嗫嚅道："婢子上沐天恩，已是非分的荣幸，此外再思邀泽，恐怕得陇望蜀，要受万岁爷斥责哩！"故作一扬。咸丰帝着急道："有事尽管直讲，如何专作此态。朕若可从，没有不照准的。"心许久矣。懿妃道："婢子有一妹子，颇还伶俐。现在年将及笄，正是择配的时候。若蒙圣上推恩，许为撮合，婢子不胜感幸了！"咸丰帝道："是否要配与七王爷？朕与你作主如何？"懿妃又扑翻娇躯，叩谢圣恩。咸丰帝道："你又这般多礼，快快起来。"懿妃遵旨起立。咸丰帝又启口问道："你入宫将四载了，朕对你母家情形还未熟悉，也是朕的误处。多半因军务倥偬，不遑顾及。你不要多心哩！"懿妃连称不敢。咸丰帝道："你前说过上有老母，下有弟妹，现与你相别四年，你曾否着人探视？"懿妃道："宫禁森严，婢子何敢违例！"咸丰帝道："你难道不记挂么？"懿妃闻言，不觉眼圈一红，竟低下头去。虽是人情应尔，恰未免三分做作。咸丰帝瞧这形容，不禁垂怜起来。便叹道："你在宫中做了妃子，也好算作士女班头。奈宫闱里面，比不得寻常人家，一别四年，竟连母家消息一些儿不通风。也是可怜。朕倒要开一特例呢。"懿妃便接口道："万岁爷肯特沛宏恩，令婢子得见母面，宠荣奚似。"说至此，又要屈膝下去，被咸丰帝御手拦住，道："朕便准你省亲，你现在不必行礼，等到省亲后谢恩未迟。"懿妃才遵旨称谢，将身立定。看官看到此，还道懿妃入宫四年，真个是与家隔绝。其实她受封贵人后，便已密嘱宫监们，暗通音问，私馈金钱。否则惠太太已一贫如洗，恐怕禁不过四年呢。是极。咸丰帝在懿妃宫中一宿，次日临朝，便颁特旨，准懿妃回家省亲。正是：

宸衷宠眷恩无限，旷典昭垂世少闻。

欲知省亲时如何情状，待至下回说明。

那拉氏邀宠之隆，于本回尽述之。那拉氏揽权之渐，于本回始及之。咸丰帝未曾得嗣，有那拉氏特产麟儿，物以稀为贵，况皇子乎！宜其宠眷特隆，晋封赐宴也。惟国家大事，得由那拉氏参赞，实开妇人预政之风。虽劝咸丰帝重任曾侍郎卒平粤寇，不为无功，然骄恣之习因此而开，履霜坚冰，其象兆矣。礼曰："内言不出于梱，外言不入于梱。"有以哉！

第七回
邀旷典贵妃归省　预邦交哲妇失谋

上回说到咸丰帝特旨，准懿妃回家省亲。这正是清史上第一旷典。只省亲日期，上回未曾表明，在下要从本回叙出。咸丰帝恩准省亲，已是咸丰六年的冬季。懿妃因残腊将尽，不如到新正时节奉旨归宁，一来是冠冕堂皇的省亲，二来是乘便贺年，恰是一举两得的美名。当下奏定日期，咸丰帝自然照准。到了七年正月，元旦已过，庆贺事毕，又降下一道谕旨，晋封那拉懿妃为懿贵妃。贵妃与皇后只隔一级，差不多与皇后相似。清宫内受封贵妃，每代不过两三人。这是咸丰帝因懿妃归省，特地将她加封，令她格外尊荣，方不虚此一行。懿妃得邀省亲的旷典，已是欣幸得很，不意咸丰帝替她着想，比她自己还要周到，真是喜出望外。当下谢了天恩，即准备归省的事情，密令宫监赍送金银，叫母家预为打叠。

这惠太太自闻知特旨，早拟把锡拉胡同的住宅，酌量扩充。左右邻家。闻她女儿叠邀恩宠，逐级晋封，贵显得什么相似，已艳羡的了不得，这番恩准归省，锦上添花，那个不前来趋奉。炎凉世态，如是如是。因惠太太住宅狭小，各愿将自己住室迁让与她。惠太太也过意不去，一时不便应允。那邻家恰先自移徙，不由惠太太不从。只得估给银钱，作为津贴。当下赶紧加筑，自有一班巴结的亲朋出来帮忙。不到两月，居然把一椽矮屋，改换作前堂、后厅，深院重檐，屋右且添置一园，栽花种竹，堆山凿池，构亭筑榭，编篱围垣。中间列着一座客厅，以备游宴。虽然仓促告成，也觉玲珑剔透。由冬至春，足足忙了几十天，已将室中一切，布置妥当，然后安心涤虑，专等凤舆到来。在下因懿妃已升贵妃，自然照着前例，加称一贵字。百忙中插此闲笔，文法可谓周到。

懿贵妃临行时，辞过皇帝，别了皇后，带着宫娥宫监等乘舆出宫。早有小太监至惠

太太家，报知某时驾到。这时惠太太的亲戚故旧统已到齐，把行礼、入座、退省、开宴、更衣、盥洗的场所筹备的一丝不漏。一面设垫、铺毡、焚香、爇麝。堂开百福，室迓千祥，静悄悄的待着。闹中带静。外面已有工部官员并五城兵马司，清尘洒道，辟除行人。只有锡拉胡同内，人山人海，拥挤得不堪言状，就使有吏役出来拦阻，兀自禁止不住。俄听有一片鼓乐声，隐隐前来，料是凤舆将至，惠太太率家属亲族等出门迎接。等了半歇，方见有十来个太监，导着一个总管，骑马而来。到了门首，由总管下马，至惠太太前问安。小太监立将马牵过一旁，随了总管，面西站立。少时便来了全副仪仗，一对对的龙旌凤翣，一排排的羽扇宫灯。御炉飘百和之香，宝盖障三霄之日。又有彩亭数座，内陈备赐诸物，白玉如意一柄，沉香拐杖一枝，彩缎百端，白银千两。随后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乘黄缎绣凤的銮舆，缓缓行来。两边的侍卫群从，宫娥彩女，不计其数。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惠太太方思跪接，早有宫监过来，扶住了她，令她免礼。并传谕亲族尊长，概免跪迎。仙乐过处，凤舆已抬入大门。惠太太等随至院落，当由太监停下凤舆，宫娥卷起杏黄缎帘，才见一位珠围翠绕、玉质金相的贵人，降舆出来。回忆携筐卖物时，真如隔世。各女侍簇拥上堂，升了座，两阶乐起，惠太太又带着家族，排班谒见。总管即行传谕，仍不免尊长免礼四字。惠太太及亲族长辈，乃退就左侧，其余皆叩头行礼。礼毕，茶三献，乐止，贵妃降座，退入侧室更衣。然后至内厅，行归省礼。是时惠太太等已在内厅候着，见了贵妃，就与她握手。贵妃欲以母女礼相见，惠太太自然不从。两下里别了五年，心中似含着无数说话，及到见面，反一句儿说不出。呆看了好一歇，方由懿贵妃开口道："五年不见母亲，系念无似。"说了这两语，不禁哽咽起来。惠太太已忍不住泪，只把手去拭眼眶，还有贵妃的妹子也在旁陪泪。贵妃转忍悲为笑道"难得今日奉旨省亲，得仰慈颜，实为万幸。今反触动慈母悲怀，转滋不孝的罪戾了。"惠太太才收泪，答道："苦尽回甘，得邀旷典，正要大家庆贺，不知为什么触动离情，大约是喜极转悲的缘故。快请坐下，好便谈叙。"贵妃一面就座，一面顾着亲属，令他们一一归坐。坐定，顾着妹子道："数年不见你的姿容，比前时秀润得多了。为姊的不忘前言，已请过圣恩，替你得一佳偶，将来好时常相见哩。"那妹子闻了此言，不觉又喜又羞，垂下头去。贵妃道："女大须嫁，人情一例。但你近日曾否读书？为姊的很是挂念。"惠太太从旁细问，贵妃即将指婚事，述了一遍。并说："要做福晋，必须有些才学。女儿得有今日，统是书籍所赐。愿妹子留意才好。"随又顾幼弟桂祥道："你也长了好些，不要象从前这么傻，念书识字也是要紧。"说毕，复与亲族人等，亦略略谈了数语。

是时筵宴已备，设在园中，当由执事人进报。请贵妃临园入席。贵妃起身，命桂祥导引，偕诸人徐步至园。过了曲榭，绕遍游栏，但见翠柏迎春，红梅舒艳，池光映碧，幻石萦青，点染时景，且回应上文。倒也有一番雅景。从贵妃眼中叙出。闲览一周，方转入客厅。外面排着一字儿花墙，向南辟门，门内有砖砌甬道，甬道旁也栽着数株花木，微微含着春意。至甬道尽处，便是层阶。贵妃拾级而上，步入厅中，见所有陈设，繁华中寓着雅净，颇觉宜人。上面横着一匾，中书"鸣凤朝阳"四字，四字典丽。贵妃点头称善。便问妹子道："这是何人所撰？"那妹子道："是小妹胡诌成文。"贵妃笑道："'鸣'字何不改作'双'

字！”为指婚醇王着笔。那妹子又红晕两腮。贵妃道：“这是戏言，‘鸣’字恰好哩。但正屋内的正厅，何故没有匾额？”那妹子轻轻答道：“不敢僭拟，当求赐名。”贵妃道：“竟是‘承恩堂’三字吧。”为后文桂祥袭封伏笔。未几入席，由贵妃上坐，惠太太等皆在下相陪。席间，谈些宫闱琐事，及惠太太家中情况。欢叙时仍不免有感慨意。归省只此一次，自应言下生感。贵妃恐又生伤感，忙环顾亲族，讲论别事。有说有笑，不伐不矜，各亲族被她融化，渐渐脱略形迹，因得尽兴。

宴毕，天色将晚，复出园入宅。随命宫监拿来赐物：如意拐杖，送与惠太太，彩缎等分赐亲族，白银等分赏役夫，又有两函文房四宝、两对黄金锞子，分给弟妹。至众人谢赐毕，时已暮色沉沉，阖室都悬灯火。总管太监入启道：“已交酉牌，请驾回宫。”贵妃不由的垂下泪来。相见时犹只哽咽，临别时至垂下泪来，是作者善于体贴处。却又勉强笑着，握了惠太太的手道：“当日入宫时候，已是拚着生离，好容易得邀恩旨，归宁一次，不意春昼又这般短，霎时即暮，未便多聚。这是地位使然，无可如何。但望圣恩高厚，再许归省，自然重见有期。即或宫闱特例不许再开，那时亦当相机奏闻，准吾母入宫相见，千万不要伤心。”惠太太虽是应着，泪珠儿已不知滴了多少。越是老年，越会伤心。贵妃又回视弟妹道：“我的说话，你两人休要忘记。”弟妹唯唯遵命。复另嘱妹子道：“今日姊妹，他日妯娌。彼此相聚一生，总算你我的幸遇。你须赶紧读书，转眼间即要成婚哩。”说毕还是依依不舍。总管又来催逼，方与惠太太释手道：“皇家规例，不宜销违，只好去了。”与前日赴选话别，情状又是不同。当由众人送出大门，恭请贵妃登舆。宫灯如炬，侍从如飞。前文列入宫灯二字，凡疑白昼之间，何需及此？至此方知为紧要字眼。片刻间已去得净尽，不留一人。看客亦顿时尽散。惠太太尚痴立门外，经亲族劝回家中，尚是呜咽不已。亲族都赞着贵妃道：“量大福大，这是一定的道理。如贵妃入宫数年，叠沐皇恩，毫无骄倨气象，见了咱们亲族，依然谈笑如常，这不是量大福大么！并非大量，实是大材。大众评赞了一回，有留着的，有告别的，这且按下不提。

单说贵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并回奏归省情状。龙颜甚悦，并赐惠太太一品诰封，兼发内帑、彩缎、金银等物，令内监赍去作为赏品。那时惠太太家又高搭彩棚，接旨谢赏，忙个不了，亏得亲族众多，协力相助。免得临事张皇。贵为椒戚，自然人人趋附。嗣又招集亲朋，大开筵宴，庆贺数天，随后又蒙特旨，准惠太太入宫省视。正是帝德如天，有求必遂。这都是后话。

只懿贵妃得了这么天恩，自然格外尽力，把咸丰帝的一举一动时常注意，遇喜则谀，遇忧则劝，咸丰帝视为第一个内助，竟当她如太姒重生，邑姜复出，一日都不能少她。某日视朝，接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报，乃是兵部侍郎曾国藩适丁父忧，请准他奔丧回籍等情。咸丰帝不觉惊惶，忙问各王大臣如何定夺？王大臣等奏议纷纷，莫衷一是。有说是江西军务正在吃紧，只可另简大员接办；有说是国藩领兵多年，长江一带亏他支持，现在不宜另易生手，只好给假数天，仍令夺情任事。咸丰帝道：“另简大员，确是不容易的。只是要曾国藩夺情任事，他精研理学，恐怕不肯遵谕。如何是好？”王大臣奏复道：“圣上有旨，那敢稍违！”这语恰是专制国的恒情。但咸丰帝重视国藩，便是为他理学工夫，

墨守君父大义，不致有意外变端。此次若命他夺情，未免于理不当。心中这般想，口中恰不便说明。朝罢回宫，便来与懿贵妃熟商。懿贵妃道："承平之世宜守经，多难之时宜从权。古人墨经从戎，史册上亦多见过。万岁爷这么下谕乃是情理兼到，不但该侍郎无可答辩，就是千秋万世，也称圣谕是至理名言呢！"正大光明之论，我亦佩服。这番话提醒了咸丰帝，尽释疑窦，即提起朱笔，照本誊录。后文方写入给假三个月。赏银四百两，俾经理丧事。所带湘勇着暂交伊弟曾国华统带，俟国藩销假，再令国华加籍。次日即将朱谕颁发出去。谁知王大臣却是不服，复奏称曾国华职分较卑，恐不能悉协舆情。于是咸丰帝又旨派提督衔杨载福就近统带，道员彭玉麟协同调度。并饬曾国藩于假满后，迅赴江西督办军务，云云。

旨下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又有奏报到来，开列英国交涉事情，请旨办理。这件事说来甚长，追究祸根，乃起自道光十九年鸦片之役。鸦片由英国商人，从印度运来，贩与华民，流毒甚盛。道光十九年，粤督林则徐迫英商缴出鸦片二万多箱，尽行烧毁。英政府兴师来华，图粤不遂，改犯江浙，连陷海疆。适权相穆彰阿，素嫉则徐，遂奏陈则徐开衅，请即褫职。道光帝居然照准，把则徐革职充戍，别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妥行交涉。这一班饭桶，有什么好计策，只有见了洋人唯唯听命的法子。江宁订约，英人说一条，耆英、伊里布依他一条，英人说十条，耆英、伊里布依他十条。偿烟价、赔兵费，还割香港。又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准他通商，并设领事，方才了结。是为辱国损威之始。到道光二十六年，英人援约入城，被粤东绅民集团拦阻，英领事遂贻书诘责。凑巧，这和事佬耆英，驻节粤东，与法美两国公使互订通商条约，那时接到英领事照会，无法可施，不得已，设词延宕，期以两年。两年过后，耆英内用，署督是徐广缙，署抚乃是叶名琛。香港英总督文翰，要求履约，各乡团勇十余万坚执不允，几乎又要开战。亏得徐广缙单舸前往，告以众怒难犯，文翰始稍稍夺气，不敢入城。至洪杨变起，广缙移督湖广，便将名琛升任。名琛素性顽固，尤好大言，向来轻视洋人，洋人有照会到来，时常搁置不复，因此洋人与他结怨。是年，适平东莞县党匪，咸丰帝念他有功，加他大学士衔，留任粤督。名琛越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致败之由。谁知党首关钜、梁楫等人尚有漏网，遁居海岛，投入英籍，怂恿英领事巴夏礼，请攻粤东。冤冤相凑，海外来了洋船一艘，悬着英国旗帜，闯入粤河。巡河兵弁疑是汉奸伪托，拔去英旗，并将舟子十三人一概拿住，械系入省。巴夏礼即致书诘问，名琛乃释放舟子，送还英领事衙门。偏偏巴夏礼不肯收受，要名琛先去谢罪。看官，你想这大言不惭的叶中堂，肯甘心依他么？谢罪原有关体面，但平时办事亦须和慎，方可无虞。巴夏礼闻名琛不允，遂率英舰攻黄埔炮台。名琛莫名其妙，饬蒋知府音印去见巴夏礼，询明缘由。复禀：巴夏礼要入城面详，名琛不答。巴夏礼又照会名琛：如不便入城面议，请至城外相见。名琛仍然照着老法儿谢绝来使，无一复语。恼得巴夏礼性起，令洋兵入攻省城。炮声隆隆，火光烛天，名琛只令军士阖城固守，自己却静坐署中，念念有词，不知说些什么。嗣由卫役传出，方知名琛专信吕祖，所念的就是吕祖宝训。我道是退兵咒，原来是吕祖宝训。当下洋兵攻了两日，竟敛旗退去。想是吕祖宝训的功效。粤民素来好动，也道是洋兵无能，竟放起火来，不论英、法、

美各国的洋行统行焚毁。名琛毫不在意，反奏称：英船退出省河，经官军连日接剿，迭次焚烧，该夷知难而退，闻将另派妥人来粤定议等语。尚是大言。咸丰帝因粤事尚宽，未开会议，只入宫时，与懿贵妃恰也谈起。懿贵妃道："去年恭贺大喜，是否即该督叶名琛？"咸丰帝道："便是他。皇儿载淳生后，他曾恭上一篇骈文，对仗很是工整，连贵妃亦称颂在内。"善拍马屁。懿贵妃道：万岁爷有些洪福，奴才恐消受不起。"看似谦抑，实是欣幸。咸丰帝笑道："你后福正长哩。"懿贵妃道："这却全仗皇上福庇。只该督办理交涉能否使洋人就绪，尚未可知！"咸丰帝道："洋人居心叵测，恰是难料。"懿贵妃道："我朝驭外过宽，所以得步进步。此后对待洋人，还须强硬一点，方免轻视。"咸丰帝道："先皇帝时为了鸦片事情，弄得丧师失地，又偿他无数银两，说来正是可恨。"懿贵妃道："当日议和的大臣，多是庸弱得很，至今还是受人唾骂。现在粤东又起交涉，总要该督善于镇定，遇着英使到来，看他好讲情理，然后以礼相待，不要似前此的畏缩，自失体面方好。"体面两字误尽中朝。咸丰帝点头称是。谁知这一席话，有分教：

妖雾陡从天外降，寇氛竟逼禁中来。

后文的变故很多，且至下回再叙。

省亲系第一旷典，故叙述较详。然著书人恰寓有深意。为贵妃故，特开前代未有之旷典，则祖制可以不遵，而后文之垂帘听政亦不妨特创矣。且惟其邀此帝眷，而种种预政之渐亦自此益进。内政可预，外交亦可预，重任曾侍郎可也，重任叶制军不可也。不宁惟是，那拉氏自尊自大之心因之酿成。日后酿成拳匪之祸，未始不于此开之。故本回亦有匣剑帷灯之妙。

第　八　回

用内言严旨赐帛　开外衅挈眷蒙尘

却说咸丰帝闻贵妃言，就依样葫芦拟定旨意寄与叶名琛。名琛奉谕后，格外意得心安。除寻常办公外，整日里在署诵经。到九月间，忽接到一角照会，乃是英国伯爵额尔金，诘责粤民焚毁洋行，要名琛赔价损失，另立约章。名琛见他出言无礼，搁置不理。嗣接法、美领事照会，也来要索赔款。只后文却有英使额尔金伯爵，已决计攻城，愿居间排解等语，名琛仍旧不理。忽忽间又过两月，额尔金调到英兵，竟致名琛哀的美敦书，哀的美敦四字译音，即是宣战。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偿款、换约二事，否则攻城。名琛稍觉着急，至

吕祖像间扶乩。乩语是：十五日听消息，事已定，毋着急。乩语未尝不灵，看后便知。名琛屈指一算，只有四五天便没事，遂遵着咸丰帝谕旨，从容坐镇，毫不筹备。这是懿贵妃害他。将军穆克德讷、巡抚柏贵，都来请令定夺。名琛反责他畏葸，一味冷笑，将军巡抚等懊丧而去。英兵即占据海珠炮台，乘势攻城。越日，法兵亦到，炮弹齐发，射入城中，把总督衙门也击得七洞八穿。名琛才要保命，捏了吕祖像，逃入抚辕。又越日，千总邓安邦血战身亡。柏抚知事不妙，忙遣绅士伍崇曜议和，名琛还咬定洋人不得入城。倔强可笑。崇曜方奉命前去，洋兵已破城追来，拥入各署，把将军、巡抚等都劫至观音山，迫他们出示安民，并要与英法诸官一同列衔。此时的将军、巡抚，还有什么主意，只好事事依着，方得脱回。只有这个叶名琛，竟被他拥出城外，拉赴英船，押解到印度去了。这日正是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应了乩语，可惜名琛不解。名琛不久即死，由英人用铁棺松椁，把他殓入，送回粤东。还亏吕祖保护。粤东几成为清、英、法三国公共地。英人尚不肯干休，牵诱法、美、俄三国鼓轮北行。先至上海，继逼天津。咸丰帝既遭内忧，后遭外患，免不得日夕忧闷。那足智多谋的懿贵妃也只好从旁解劝，无术分忧。亏得皇帝贴身的太监，导帝游幸圆明园，苦中作乐。园内的四春娘娘正是望断羊车，紧蹙蛾眉的时候，一闻驾至，都打扮得天仙相似，前来恭迓。这一个艳影凌波，那一个纤腰抱月，这一个柔情似水，那一个罗袜生云，惹得咸丰帝眼花缭乱，只觉得无人不俏，无貌不媚。当下左拥右抱，暮乐朝欢，把一副忧国心肠都抛至九霄云外。自咸丰七年冬月，至八年春季，简直是在宫时少，在园时多。每遇辍朝，即带宫监入园，有时且一住数日。天子无愁，佳人倾国，一缕情丝绾缚得异常牢固。那四春娘娘，还疑是上天雨露未必均沾，醋雾酸风，闹个不了。近之则不逊。

谁知鲸波骇浪卷海而来，英、法、俄、美四国军舰云集白河口，驰书直督谭廷襄，要满首相裕诚前去与他讲和，裕诚那里肯去。适值咸丰帝幸圆明园，他即入园谒见，请旨发落。咸丰帝茫然道："该怎么办，你去办吧！"裕诚急急回朝，派了户部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焜泰，驰赴天津，会同直督，照会各国使臣约期开议。不意英、法两使复称：崇、乌两人非中国首相，不便议和，严词拒绝。崇乌两人只好怏怏回来。英法使臣，煞是利害，竟从白河口驶入小轮，悬起红旗，开炮击大沽炮台。守台的将弁，吃粮不管事，一闻炮响，茫无头绪。三十六着，走为上着，霎时间，逃得精光。眼见得大沽炮台，被英法两军占去。强盗已到门首，主人漫无防备，一任毁门而入，正是可笑。

警报飞达圆明园，那时咸丰帝只好回宫，特命亲王僧格林沁，率兵赴天津防守，又命亲王惠愉，总管京师团防事务，严行巡逻。僧王抵津后奏称：俄、美使臣，愿作调人，只乞改派相臣议款等语。咸丰帝不得已，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再赴天津议和。惠亲王绵愉、尚书端华、大学士彭蕴章等，关心和议，记起和事老耆大臣来，说他熟悉夷情，联衔保奏。此时耆英已因罪被谴，由咸丰帝赏他侍郎衔，即命陛见。耆英造膝密陈，似乎有绝大经济，不由咸丰帝不信，立委重任，令他自由交涉，毋庸事事会同桂良等办理。那时耆钦差欢跃得很，贪夜去讫，要断送老命了。咸丰帝略略安心，过了两天，忽接到桂良飞折，奏称：耆英为英、法所拒，请饬回京。弄得咸丰帝愕然不解，竟提起朱笔，写

着：耆英系原定和约之人，外情素所熟悉，所以朕弃瑕录用，畀以钦差重任，何以忽有代奏回京之请，且耆英并未列衔。是何意见，着即明白复奏。其实这场祸根，开自广州，耆英曾有二年入城的预约，后来他运动内用，撒了一堆烂屎，贻与后任，致开外衅。这时洋人已鸱张得很，那里还肯接见耆英。去了两次，都被他闭门谢客，撞了一鼻子灰。只好请桂良代奏，他竟一溜风跑回京中。快去快来，确是干练。廷寄朝发，耆英夕至。惠亲王得知消息，恐坐保举失察罪，立刻奏闻。咸丰帝见了此折，命将惠亲王议处，并饬僧亲王速解耆英听审。

此旨下后，咸丰帝怏怏入内，踱至懿贵妃宫中。懿贵妃因咸丰帝多日不至，已密令宫监探听确音。正在妒忌得很，暗伏后文。一闻御驾到来，外貌仍佯若无事，接驾入座。咸丰帝与他谈论外交情事，懿贵妃微笑道："外交易与，内蠹难除。"暗指四春。咸丰帝道："你那里知道，朕因内乱未定，不得不注重邦交，已派桂良、花沙纳两人前去议和。嗣因惠亲王等保举耆英，说他熟悉夷情，朕即破格重用。谁知他去了一趟，毫不办理，擅自回京。耆英原是混帐，洋人想也利害哩。"懿贵妃道："万岁爷为何专信庸材。闻他已革职还乡，冷落多时，何故今日又去重用？他是专知蛊惑，不顾圣恩的，万岁爷，若长此纵容，恐怕他们越加玩法，后事恰不易处置呢。"语带双敲。咸丰帝道："依你说来，要狠狠的办他一下么！"懿贵妃勃然道："将他正法便了！"决绝得很。与从前奏对时，已大相径庭。咸丰帝道："这也罪不至此。"懿贵妃道："圣上原是宽洪。然姑息适足养奸，杀一警百，他人方不敢蒙蔽圣聪。"以之处四春何如。咸丰帝踌躇不答。懿贵妃道："就使皇上加恩，免他正法，亦应赐他自尽。这班狐媚子，留一日，坏一日，有什么好处。"居然说他狐媚子，情愈可见。咸丰帝点了点头。于是这位和事老，要就此收拾了。次日升朝，适值耆英解到，即饬恭亲王奕䜣等严讯。奕䜣等曲承意旨，拟为绞监候。咸丰帝尚以为未足，竟饬令自尽。立派左宗正仁筹、左宗人绵勋、刑部尚书麟魁监视，于宗人府空室内送他归天，还说是饬纪加恩的至意。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可奈耆英虽死，寇氛愈紧。桂良、花沙纳仍仿着耆英的秘诀，英人要约五十六条，法人要约四十二条，都一一照奏。最关紧要的计有数条：第一、是各派公使驻京；第二、是准洋人持照至内地游历通商；第三、是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处为商埠；第四、是偿英国商耗银二百万两，军费亦二百万两，法国减半。这奏一上，廷臣鼓噪，都主张驳斥。还是咸丰帝了明大局，料知无人能战，无地可守，不得已忍痛许和。俄、美使臣亦思利益均沾，要求订约，由桂良等再行奏请。咸丰帝便批了："准奏。钦此"四字。这叫作天津和约。各国舰队方次第退出天津，一番战事暂作烟消。京师里面又是粉饰承平，铺张盛事。

咸丰九年正月朔，颁下一道上谕，内称：翌年乃朕三旬万寿期，宜特开庆榜，嘉惠士林。着于本年八月内，举行恩科乡试，明年三月，举行恩科会试，以副朕简拔人材至意。各省士子见了此诏，都异常欣幸，期夺锦标。这且搁过不提。还想偃武修文，歌功颂德，正是痴心。

且说东南军事，于咸丰七八年间互有胜负。和春、张国梁自丹阳合兵进攻，屡克江

宁属县，再复镇江，又到江宁城下，江南大营复振。德兴阿在江北，亦进拔瓜洲。两军把南京围住。九江由李续宾攻入，长毛悍酋林启荣战死。杨载福等又进捣安徽，拔舒城、桐城各县，直逼安庆。长毛愤激得很，四处乱扑，忽入皖，忽赴赣，忽窜江浙，牵掣官军。且勾结一班捻匪，作为声援。捻匪详后。那时官军疲于奔命，顾了这边，失掉那边。江南的六合县，死守六年，被长毛攻破，死了道员温绍原。安徽的庐州府，又被长毛陷入，死了总兵萧开甲、知府武成功。还有，李续宾转战而前，兵锋甚锐，无人可挡。谁知到了三河镇，被长毛头目陈玉成、李世贤等，带领党羽十多万，将他围住。续宾兵只有四五千，那怕三头六臂，也是不能脱免，眼见得是力竭捐躯了。咸丰帝照例优恤，且加他总督衔，并有忠灵不昧，还望再生等谕，言下甚是慨然。

但因外人已退，忧愁已消了一半。在宫中过了新年，一到元宵，便至圆明园寻乐去了。从此车驾常驻园中，竟把这圆明园作了宫殿，王大臣等上朝启事，都要移入园内。皇后素性恬澹，就是一年不见皇帝，也没有什么介意，只这位懿贵妃，很是懊恨。料知咸丰帝耽恋四春，暗地里骂个不住，恨不将四春娘娘一个个拿到面前，把她撕作几段。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咸丰帝管不得许多，索性图个尽欢，整日取乐。岂亦自知不永年耶？

忽由军机处呈上江南军报，取过一阅，乃是和春所奏，弹劾都统德兴阿屯兵江北，迁延观望等情。随即批谕德兴阿着革职来京，所有江北军营，统归和春节制。为江南大营再溃张本。批毕，即交与军机。并嘱此后奏报到来，着军机先行拟旨，一并呈入，免朕事事动笔，休得忘记。下文懿贵妃拟旨，已兆于此。军机领旨去讫。未几，前署安徽抚事李孟群，殉难庐州，淮阳道郭沛霖，死事定远，一切抚恤事宜，都由军机处拟定，咸丰帝略略一瞧，便令照行。

一入初夏，突闻英、法各国又遣来兵舰四艘，竟到大沽口要与中国开战。看官，上文说过，天津和约已经双方允妥，各国舰队统已退去，为何此时又来，且要开战呢？原来去年定约，因要钤用国宝，彼此须费手续，定期翌年互换。此次正来换约，适值大沽设防，由僧亲王遣人拦阻，令各国船只卸去军械，改由北塘驶入。各使臣多半听命。独英舰长卜鲁士抗不遵行，竟驶入大沽，毁去防具，立刻竖起红旗来。僧王也下令戒严，炮台上一律筹备。俄闻炮声突发，料是英船开炮，即饬炮台还击。扑通扑通的一阵响，把英舰轰伤了两艘，余船逸去。只美使华若翰改道行走，才得换约。这一场的小胜，宫廷上下争相庆贺。丑态如绘。咸丰帝忙下谕旨，格外褒奖。并准于捐输项下，提银五千两，分别赏赉。嗣是龙心快慰，总道洋人败退不敢再来，连天津和约都可废去，便安安稳稳的在园度冬。想是交桃花运。看看残腊将尽，方才还宫。

十年元旦，临朝受贺。因是年三旬万寿，颁诏天下，特封赏各亲王、贝子有差。转瞬春暮，万寿节届。咸丰帝御正大光明殿，一班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等，齐集殿前，行祝嘏礼。只外省督抚、将军、提镇等，已预发谕旨，令他注重军事，不必来京，因此热闹之中尚带三分寂静。祝嘏礼毕，至同乐园赐食。大众醉酒饱德，不消细叙。宫中亦照例庆贺，一律赐宴。懿贵妃与宴后，满拟咸丰帝到来，眼睁睁的候着，许久不闻影响，只由总监缴到一纸，乃是咸丰帝亲笔，上写着："明日上午，自贵妃以下，统至

圆明园领宴。”懿贵妃不觉大愤，顿时怒形于色。忽又嗤然一笑，道：“圣上弘慈，不问满汉，一体相待。奈我没福消受怎好？”读此言已见才具，不似寻常妇女，一味乱骂。想了一会，便令宫女展寝而睡。

次日，咸丰帝一早到园，由四春娘娘迎入，叩贺圣寿。不多时，见宫中妃嫔，统似花枝招展翩翩前来，谒过圣驾，并与四春见礼。满汉同席，内外一堂，乃是旷古罕逢，真个皇恩普遍。只有懿贵妃那拉氏待久不至，等到午牌，方有宫监来报：懿贵妃略染小恙，不能遵旨领宴。咸丰帝听着，便道：由她罢！当下肆筵设席，列坐开樽，酒落欢肠，目迷春色。这一边是北部胭脂，那一边是南朝粉黛。花为四壁香为国，锦作屏风玉作堆。到了兴酣席散，妃嫔等才谢宴回宫。独咸丰帝留住园中，与四春娘娘作长夜欢。宝帐春深，鸾帏露重，几乎把这个咸丰帝溶化在安乐窝中。色上有刀，其能久乎？

可奈乐极则悲，泰极则否，霓裳之舞未终，鼙鼓之声又起。英使额尔金，法使噶罗，又率舰队来犯天津。咸丰帝狃于前胜，不以为虑。只饬令僧格林沁加意严防，自己仍在园中享受温柔滋味。要享完了，奈何！过了数日，忽接僧王加紧军报：大沽口北岸炮台已被英法各军占去，提督乐善阵亡。咸丰帝尚不甚着急，只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入园谒帝，力主抚议。咸丰帝道：“抚议也好。”端华、肃顺又请召回僧郡王，免延战祸。咸丰帝复准了他奏。僧王一退，英法军即入隐天津，军报一日紧一日，咸丰帝也焦急起来。一面派大学士桂良赴津议和，一面令大学士瑞麟统京旗兵九千出防。谁知议和无效，筹防不足，英法联军竟从天津入犯，扰及河西务。僧、瑞两营连战失利。咸丰帝再遣怡亲王载垣与桂良协商和议，复飞召南军入京勤王。副都统胜保，奉旨驰到，与洋兵战了一仗，又遭败衄。于是北狩之议遂起。懿贵妃在宫，闻这消息，密令恭亲王奕䜣率领满朝文武，到圆明园中吁请咸丰帝还宫，坚守京师。咸丰帝只是不从，待奕䜣出园后，暗令四春娘娘整顿行装，准备北狩。另派端华入宫，密接后妃等出来，至圆明园会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任你那拉贵妃如何能耐，也只好挈着皇子，随了端华，一同赴园。到园后，见车辆马匹已预备停当，料知无可挽回，遂陪着乘舆，仓皇出狩去了。懿贵妃亏得随扈，否则从此休了。这时怡亲王因和议不成，先日驰回，随扈北去。还有端华、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景寿、匡源、焦祐瀛、杜翰等八九人相率扈从。在下有诗叹道：

翠华北狩出京城，宫眷廷臣一例行。
回首御园何处是，四春从此别蓬瀛。

欲知北狩以后如何情形，且至下回再阅。

女无美恶，入宫见妒，不特一那拉氏为然，无足怪也。惟那拉氏柔中寓刚，刚中寓柔，寻常妇女断不可与同日语。阅者于本回中求之，蛛丝马迹，显然可见。故是回虽纯是过渡文字，而旁敲侧击，左萦右拂仍不离那拉氏，与喧宾夺主者不同。

第 九 回

惨遭纵火淀园被焚　望断回銮热河驰讣

却说咸丰帝挈眷启程，顾不得途次狼狈，匆匆北走，至百里外才停住御跸，留宿行宫。至是懿贵妃始得进言，劝帝不必远行。大旨言：皇上北狩，宗庙无主，恐遭夷人践毁。从前周室东迁，一蹶不振，可为殷鉴。还望圣衷俯纳等语。言似有理，然试问后日拳乱，何以仓皇出走？请那拉氏语我来。咸丰帝此时，已觉疲惫得很，默不一答，只令总监取出纸笔，即潦草写着："着恭亲王奕䜣留守，仍督僧、瑞二军，驻师海淀。钦此！"写毕，就饬总监交与怡亲王，着人飞速赍去。

忽由京中递到奏折。咸丰帝大略一瞧，便掷置案上，倚枕躺着。懿贵妃取折细阅，署名乃是副都统胜保，便向咸丰帝道："看这奏折未始非是，圣意以为何如？"咸丰帝道："且到明日再说。"懿贵妃道："据胜保奏，系促南兵入援。火速催趱，尚恐南北道远，缓不济急，那里还好延迟？"咸丰帝道："既如此，可饬载垣等拟旨进来。"懿贵妃道："这也不必，奴才虽是女流，也能摹拟一二。"技已痒乎？咸丰帝道："你且拟来，待我瞧过。"于是懿贵妃遂蘸墨舒毫，立就数百言。其文道：

> 据胜保奏称："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洋人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奋身扑进，兵刃相接，敌之枪炮，近无可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兵丁，不能奋身击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猱进，与敌相搏，洋人必受惩创。请饬下袁甲三等，于川楚勇中，挑选得力若干名，派员管带，即日起程赴京，以解危急等语。"洋人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据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屡失利，都城情形，万分危急。现在外军营，川楚各勇均甚得力，着曾国藩、袁甲三各挑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并着庆廉于新募彝男、及各川楚勇中，挑选得力数千名，即派副将黄得魁、游击赵喜义管带；安徽苗练向称勇敢，着翁同书、傅振邦饬令苗沛霖遴选练丁数千名，派委妥员管带。均着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扫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写讫，便捧呈御览。咸丰帝瞧毕，不由的嘉奖道："很好，就照此颁发吧。"诚如皇言，可惜政由内出。懿贵妃忙颁将出去，任你怡郑各王如何权大，究竟不敢阻挠。便由六百里驰驿分递。怡郑两王之危机，已兆于此。次日御驾又饬启行，懿贵妃谏阻不住，仍随驾前往。临行时，咸丰帝复亲颁朱谕，着恭亲王奕䜣为全权大臣。自己却带领扈从人等，即向滦阳进发。

这时京城里面扰乱得很，文官主和，武官还要主战。僧格林沁因英参赞巴夏礼出言不逊，竟将他诱缚解京。英人越发猖狂，摇旗放炮，节节进攻。清兵的器械，不及洋兵的快利，遇着弹子飞来，统跑得不知去向。那洋兵如入无人之境，竟驰到京师，把禁城三面围住。恭王急极，与大学士周祖培、尚书陈孚等商议，统是面面相觑，不发一言。至接奉全权大臣的谕旨，方决计主和。嗣又闻行在飞召南军，又弄得疑惑不定。忽由桂良交来照会一角，乃是索还巴夏礼，否则开炮轰城，恭王见照会上有三日期限，还略略放心。挨一日过一日，等到三日期满，尚是犹豫不决。胜保等要杀巴夏礼，桂良等要放巴夏礼，两下正在相持。忽报英兵绕出城西，攻打海淀。海淀就是圆明园。上文已有明谕，令恭王督着僧瑞二军，驻守该地。恭王得了此警，忙至海淀督防。甫入园，内务府大臣文丰，已慌忙驰至，报称僧瑞两军不战先溃，洋兵要杀进园里来了。这句话吓得恭王回头就跑，一口气跑至长辛店方才停足。大学士瑞麟、军机大臣文祥等亦陆续奔到，大家会议了一回，只有释放巴夏礼或可转圜。忽擒忽纵，好似儿戏。这边照会尚未发出，那留守京师的王大臣已将巴夏礼开释，派海关监督恒祺送往英营。恭王闻这消息，总道外愤渐平，慢慢儿可以议抚，一心一意的候着。不料过了两天，军探报称圆明园被焚，火尚未熄。恭王嗟叹不已。又过两日，闻报圆明园全座毁去，都是英参赞巴夏礼主张，一直烧了三日三夜。恭王不禁顿足道："百年心力，一旦成灰，何以对列祖列宗于地下？"你也晓得对不住祖宗么！

言未已，门上送进公文，乃是从京中发来。拆开瞧时，乃是法使噶罗，愿居间排解，只请王爷入城议约。恭王还是畏怯，复示称：抚议定当即进城。留京王大臣得复，料知恭王尚有戒心，遂与洋人自行交涉，开城接商。巴夏礼带百余人入城，法使噶罗亦入，先索恤款五十万两。王大臣搜括御库，如数付给。然后两下议款。磋磨许久，才拟定于八年原约外，更辟天津为商埠，增派领事驻中国；偿英国银一千二百万两，法国银六百万两。议定，再报知恭王。恭王除照允外，没有别法。到九月十一日，在京城礼部衙门换约，恭王奕䜣方率同属官，带着护卫入城，到礼部大堂伺候。等了一歇，英使额罗金、参赞巴夏礼，也到署中。左右列座，安排筵宴。席间就换了和约，两边尽欢而散。次日又与法使照样换约。只俄使圆滑得很，此次未曾与战，反在旁代作调人。后来与恭王另订北洋条约，除通商纳税，统照英法办理外，又把乌苏里河东岸地圈划了去，算来是他最占便宜呢。上文一段不得不叙，好教阅者接洽时事。

且说咸丰帝驾幸滦阳，直至热河。热河在京师东北，旧属承德府管辖。向设围场，为历代清帝秋狝之所。地名木兰，筑有避暑山庄。自道光以后，此制久废。这次咸丰帝避难至此，清史上称作北狩。其实是蒙尘出走，托名盖羞。这也是有史以来，遇着天子出奔，往往是这般说法的。解释明晰。咸丰帝既到热河，就借避暑山庄，作为行在。章奏仍陆续往来，起初接着各种军报，还是一一瞧阅，所有批谕，简单的都是亲笔，此外由军机拟旨，亦必亲自过目，酌量增损。及闻海淀被焚，不觉吃一大惊，弄得目瞪口呆，险些儿将身晕倒。四春休了，文宗休了。独有那拉贵妃反易忧为喜，和颜悦色的在旁劝慰。咸丰帝虽勉强答应，目中已瞧透三分。自此心灰意懒，渐渐的染起病来。

和议告成，在京各王大臣联衔奏请回銮。咸丰帝只下一道谕旨：饬南军不必北来。至于回銮事情，简直搁起。嗣经在京王大臣一再遥奏，才颁出上谕道：

本年天气渐届严寒，朕拟暂缓回京。俟明春再降谕旨。钦此！

在京的王大臣，接奉上谕后，议论纷纷，多说京中不可无主，回銮最是要紧，总须设法奏准才好。于是联合直省各疆吏，恭请即日回跸。那拉贵妃也日日怂恿，惹得咸丰帝懊恼，检出南中奏折一大叠，掷与贵妃道："你瞧，你瞧，朕在京时，已闻得江南大营又复溃陷，和春、张国梁统已阵亡。嗣后苏常一带，相继失守。近日徽州又报被陷，还有捻匪窜扰山东，这般时势还要回京什么？"东南军事借咸丰帝口中叙入，免与上文重复。看官，这懿贵妃自邀宠以来，从不见有这样御容，此番碰了一个大钉子，不知她心中如何难过。她却不露声色，婉言答道："日前两江总督，已着曾国藩补授，山东的捻匪，昨已见过谕旨，命僧格林沁往剿。他两人统老成得很，将来必能告捷，万岁爷何庸过虑。惟京中无主，未免可忧，还请回銮为是！"咸丰帝并不回言，竟歪在炕上，好似睡着去了。懿贵妃不便再劝，只好随着御驾在热河过年。

是年冬季，咸丰帝已精神恍惚，坐卧不宁，咯血、梦遗诸症，次第发作。到十一年元旦，勉强起床，御澹泊诚敬殿受贺。转至勤政殿，赐近支亲藩筵宴。六宫妃嫔，也遵着京中旧例，庆赏一天。只咸丰帝终怏怏不乐，午牌后便入内高卧，咨嗟不已。京内外各大臣统着人赴行在上表，贺喜以外，并请回銮吉期。咸丰帝尚想延挨，经懿贵妃联合皇后彼此互劝，乃谕于二月十三日回銮。扈从各员，因回銮期近，各自预备。独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宗室尚书肃顺，一些儿没有举动。大众怀疑得很，私下去问肃顺。我亦欲问之。肃顺笑道："据我看来，回銮的日子恐没有这般迅速。"大众道："谕旨煌煌，那里还可更变！"肃顺道："诸公不信，到期自知。"大众不便续问，只一日一日的待着。到了二月初旬，并没有安排銮驾的消息，大众才觉惊疑。至二月十一日，颁发上谕：改期二月二十五日。过了十天，由怡亲王载垣，奉旨宣召各大臣会议。大众应召毕集，同怡王迎入。行过了礼，怡王才启口道："今晨奉到面谕，乃系圣躬违和，未便启程。因令各王大臣从长计较，究应回銮与否，详实奏闻。"大众听说，各钳住了口，不赞一辞。忽见肃顺开言道："圣上意思，是不愿回銮。但皇言不便反汗，所以令群下会议。现在只可曲体圣衷，联衔复奏，缓日回銮罢！"怡亲王道："我亦这么想。"当下此唱彼和，无不赞成。一班马屁鬼。遂由怡王领衔，谏阻回銮。奉批：着照所请。竟将前时颁下的成命化作乌有了。大众服肃顺先见，相晤时很是赞扬。肃顺道："诸公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试想圣上在京时，整日住在圆明园，现在成为焦土，回銮后见了故址，宁不伤心？况皇上所宠的四春娘娘，遵着祖制不能入宫，将来当安插何处？目下圣体违和，也是为着这事忧劳所致。咱们不能为皇上分忧，已自抱愧，难道还要皇上添忧么"一口道破，确是明见，奈不逮一哲妇何。大众才各自了然。

这番话传入宫中，懿贵妃很是不悦。即密遣心腹宫监安得海夤夜入京，叫恭王奕䜣

前来。奕䜣胆小，不敢遽允，只会同军机大臣文祥，酌缮奏折，愿赴行在祇问起居。安得海回至行在，奏折亦即赍到。咸丰帝阅奏毕，即召载垣入，拟定旨意，叫他不必前来。谕云：

朕与恭亲王奕䜣，自去秋别后，倏经半载有余。时思握手而谈，稍慰廑念。惟朕近日身体违和，咳嗽未止，红痰尚有时而见，总宜静摄，庶期火不上炎。朕与尔棣萼情联，见面时回思往事，岂能无感于怀！实于病体未宜；况诸事妥协，尚无面谕之处。统俟今岁回銮后，再行详细面陈。着不必赴行在，文祥亦不必前来，特谕。

这谕发出，懿贵妃的计策全然无效，一腔热愤都喷在载垣、端华、肃顺身上，专待机会到来，把三人立刻处死。可怜怡郑两亲王尚蒙在鼓里，未曾防着。死了。只肃顺有些乖觉，尝密语怡郑两王，叫他先事预防，毋堕彼手。怡郑二王威尊势盛，那里放在心上。可巧侍卫荣禄与懿贵妃有亲戚关系，贵妃与他暗中联络，作为外援。这事被肃顺闻知，遂至怡郑二王处，令他密奏帝前，废去贵妃。怡郑二王还疑肃顺多事，但心中恰也记着。

是年夏季，天气酷暑，热河一带也是炎热得很。咸丰帝病体加剧，日夕卧着，有时记着四春娘娘，令她入侍。偏这懿贵妃从中阻挠，不许近前。就使见了一面，也是不便多谈。因此咸丰帝怀恨贵妃。怡郑二王，微窥上意，问疾时，请屏去左右，密陈贵妃、荣禄内外勾结事。木朽虫生。咸丰帝半信半疑。拟俟病体少痊，调查确证。无如心越烦闷，病越沉重。到六月初九日诞辰，扈从各王大臣统至福寿园朝贺。咸丰帝尚勉力支撑，莅园受礼，并即赐宴。欢宴未终，咸丰帝已挣扎不住，令两太监扶掖还寝。妃嫔人等，还待着行礼，由宫监宣诏赐免。自是咸丰帝终日卧着，不能临御如常了。

看官听着，这咸丰帝即位初年，颇思振作有为，干一番旋乾转坤的事业。可奈内有发捻，外有英法等国，哗乱不休，扰得心尽力疲，仍归无效，反丧失了许多土地、许多金钱。郁极思解，忙里偷闲，就把那绝色女子选了几个，作为消遣的玩物。谁知女色蛊人，容易伐性，以一御十，不耗亦枵。又况仓皇出狩，饱历风霜，怅皇路之多艰，痛名园之不复；又复谗间交作，谣诼多端，任你如何强壮，也要变成痨瘵。一挨两挨，竟致不起。总束数行，可作当头棒喝。皇后、贵妃急得什么相似，日日到京中催趱御医。来了几个岐黄妙手，能医病不能医命。至七月中壬寅这一日，病已大渐。咸丰帝密嘱皇后，取出一张遗旨，交付了她，叫她不要遗失。皇后瞧了一瞧，便藏在怀中。暗伏下文。凑巧懿贵妃也踱将进来，还道是交代御宝，忙向皇后婉问。咸丰帝已闻着，道："御宝么……"就从枕边检出交与皇后。随命召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入草遗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嘱咐了数语，无非是托孤寄命的话头。八人退出，又阅一宵，到癸卯日寅刻，咸丰帝竟崩逝去了，享寿三十一岁，庙号文宗。载垣、端华、肃顺等，入内哭临。

至大殓后，即扶出六岁的皇太子，在柩前即皇帝位。越日，尊皇后钮祜禄氏及皇太子生母皇贵妃那拉氏均为皇太后。并后匹嫡，乱之本也。旋复上皇太后徽号曰慈安，上生母皇

太后徽号曰慈禧。并拟定新皇帝年号，是“祺祥”二字。新皇帝年只六岁，所有一切政务，自然由载垣、端华等独断独行。且因咸丰帝遗命有赞襄一语，他八人遂自称赞襄政务王大臣。先颁喜诏，复颁哀诏。

过了数天，即接到恭王奕䜣等来折，请准至热河奔丧。载垣、端华、肃顺等私议道：“奕䜣此来，不怀好意，须阻住他方好。”当下由肃顺拟旨，略说京师重地，留守要紧，毋庸来此奔丧等语。

这道旨才颁发出去，忽由两宫太后发下御史董元醇一折。载垣取来瞧着，不禁连声叱道：混帐，放屁！正是：

贵胄挟权方蓄意，台官拜折忽翻新。

毕竟折内有何言语，待小子下回表明。

那拉贵妃之始阻出狩，继劝回銮，名正言顺，一若关心大计，毫无私见者。然迨文宗弥留，第一着即索御玺，揽权之私心已见，厥后生杀予夺，唯所欲为，先后判若两人。人皆疑之，吾谓无庸疑也，小忠小信正所以固结主意，笼络人心耳。他人不敢劝，而彼独阻之，他人不敢劝，而彼独劝之，惟其敢也，所以成后此种种之辣手。明眼人阅到此回，尤见著书人深心。

第十回
定密谋启程返跸 戮辅臣创制垂帘

却说董御史所陈奏折，由怡亲王载垣取阅，顿时痛詈不休。端华、肃顺从旁瞧着。端华道：“我朝祖制，从来没有见过。那个胆大的御史敢倡此议？”肃顺道：“这是明明有人主使，咱们须要力争哩！”正说着，忽有懿旨下来，立召赞襄王大臣入议。载垣等便即趋入，见两太后东西分坐，当即行礼。礼毕，先开口的是西太后，就是咸丰帝在日的懿贵妃。在下又要改称了。特补一笔。西太后谕道：“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听政，这件事果可照行么？”奏中要旨从此叙出。载垣道：“这是祖制所没有的，请两宫太后明察。”西太后道：“祖制虽是未有，但也不曾禁止。况如原奏所言，应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内外相维，很觉妥当。看来可以照办。”端华就接口道：“祖制究不可违。祖制所有，不好妄废；祖制所无，亦不好妄作。奴才等只知谨守祖训的。”西太后面有愠色，东太后恰怡然道：“这是重大的题目，你等须静心参酌才是。”西太后道：“他们的意思，简直是不肯奉旨哩。”

一句紧一句。肃顺至此，忍耐不住，竟直说道："奴才等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况是有违祖制，教奴才如何奉诏？"西太后陡睁凤目，怒视肃顺。大有扑杀此獠之态。东太后瞧这形容，便道："且从缓议。教他们暂退罢！"亏她解围。载垣等便碰头而退。肃顺出外，复语载垣道："董元醇那张奏折，倒要严加驳斥，免得他人希旨承颜，再来效尤。"料事颇明，奈偏不从汝愿，奈何！载垣、端华连声称"善"。随叫军机拟旨，抬出祖制两字，把董御史严斥一番，方觉安然。

过了数日，忽报恭王奕䜣已到行在。载垣等很是惊疑。正拟遣人探问，恭王已投刺请见。载垣等只好迎入。相见毕，便问奕䜣来意。奕䜣道："此来不过是叩谒梓宫，慰问太后便了。"载垣道："六王爷未曾奉召，竟自离京，京内何人负责？"奕䜣道："在京王大臣，多得很呢！况目下安靖如常，没甚可虑。俟谒过梓宫，并请过两宫太后安。即拟返京。此间政务，有诸公在，自问年轻望浅，不敢预闻。"肃顺笑道："梓宫可谒，惟两宫太后处不应入觐。"奕䜣问是何故？忽从肃顺背后转出一人，朗声道："两宫太后与六王爷有嫂叔之谦，古礼嫂叔不通问，所以不应入觐。"孝庄后且下嫁摄政王，祖制如斯，何故失记？反要援引古礼呢！奕䜣视之，乃是军机大臣杜翰。刚思辩驳，听载垣等已同声附和，料知口众我寡，不便争执，反婉词答道："有这嫌疑，只好托诸位代为请安了。"随即起身辞出，回到寓所，心下很是踌躇。巧值太监安得海到来，便与密商许久，想出一个离奇的法子，安太监方才别去。

这日晚间，灯光黯淡，月色朦胧，避暑山庄门外有一男一女联翩趋入。侍卫忙去检视，当先的乃是安太监得海，随后的好象宫娥模样，便不加盘诘，由他入内。翌日黎明，侍卫的尚未上班，安太监已将宫娥导引出去。看官，你道这宫娥是谁？就是皇叔恭亲王奕䜣。郑重言之。原来恭王此来，实奉西太后密召，商议秘谋，偏偏被八个赞襄大臣从旁拦阻，不许入宫请安。那时由安太监想一妙法，令恭王乔扮宫娥，混入行宫，密密切切的谈了一夜，商量妥贴，清晨即辞。侍卫等不知就里，总道是宫眷出入，没甚关系，那里晓得已暗渡陈仓，中了他嫂叔密商的妙计。说明就里，令人醒目。

恭王出宫后，即赴梓宫前哭临。是夕，即至载垣、端华等处辞行，翌晨就启程回京。忽来忽去，明眼人便要动疑，载垣等茫乎若迷，安得不死？载垣、端华、肃顺等还道恭王索然而返，料无他虞。不意懿旨又下，着行在人员，预备车驾，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载垣不觉惊讶道："有这么迅速，正是出人意外！"当下与端华、肃顺等入见两宫太后，请少从缓办。西太后沉着脸道："大行皇帝在日，时思回銮，只因圣躬抱恙，未便登程。不幸赍志崩逝，在天有灵，早一日回京，即早一日告慰。如何还好缓办！"载垣碰头道："恐怕京中未安，所以恳请展缓。"西太后道："京中早已平静了。你等是赞襄嗣皇的大臣，应该导嗣皇勉尽孝思，趁此天气未寒，沿途安静，正好奉丧回去。仰可以安先灵，俯可以慰物望，这才叫作赞襄尽职哩！"这番话说得载垣哑然无言，就是能言善辩的肃顺，也变作反舌无声。没奈何只好遵着旨，退出宫门。第一着失败了。载垣还怨着端华、肃顺道："你们这两人今日为何半句不说？"肃顺道："西后最恨的是我，我还要说什么？且至住所再商。"

数人徐步回来，同至怡王住所。肃顺才献计道："回銮时候，咱们八人分做两起走罢！"

载垣道；“这是何意？”肃顺道：“扈驾的扈驾，护送梓宫的护送梓宫。”载垣尚莫名其妙，肃顺附载垣耳道：“我不害人，人将害我。为今日计，莫如由王爷带着侍卫兵丁扈送两宫，由间道先回。途次如可下手，便好除掉那拉氏，以免后患。”计太毒了。载垣不由的伸舌道：“这……这事可使得么？”肃顺道：“此计不行，死在目前了。”载垣道：“你与我同去否？”肃顺道：“我在后护送梓宫，接应王爷，先后声援，不怕他们谋我。”叫别人去使毒计，自己恰安居后面，真是良策。载垣还有些胆怯，再与端华商量，请他同去作一帮手。端华应允。议既定，即奏拟回銮日期，并请两宫太后及嗣皇帝，于恭送梓宫登舆后，先行启跸回京，以节劳勚。又将赞襄王大臣派定，某某扈驾，某某护送梓宫等语奏明。西太后得了此奏，很中下怀登舆，先从间道返跸，祇候梓宫到京，在德胜门外恭迓。着王大臣敬谨将事，毋稍陨越，云云。启行前一日，西太后先密召侍卫荣禄，叮嘱再三，方命退出。强中更有强中手，怡王奈何？肃顺奈何？

次日天明，两宫太后挈着幼主并六宫妃嫔等，以及扈从文武各大员，出丽正门，跪送梓宫登舆。然后把随从分作两路。太后、皇帝妃嫔等人。由怡郑两王拥护，从间道进发。途次遇着大雨，道路泥泞，很是难行。西太后下旨：着随从等催趱前进，毋惮勤劳，到京自有重赏。于是冒雨登程，除夜间驻跸外，片刻不停。行到古北口，四面都是旷野，猿啼鹤唳，凄寂异常。怡郑二王正思动手，猛见侍卫荣禄带兵一队从后赶来，怡王觉得有异，急忙启问。荣禄答称奉两宫太后密旨，特来保护。怡王还思阻拦，不意荣禄不再理睬，直至两太后辇旁请安。自此晨夕不离，就是途中供奉，也由荣禄严密检查，一些儿没有遗漏。怡郑两王不敢发难，只好瞪着两眼由他前去。第二着又失败了。九月二十九日，两宫以下安抵都门。留京王大臣等由恭王带领出城排班跪迓。两宫太后宣旨平身，大众射恩起来站立两旁。这冠冕堂皇的銮驾，竟由侍卫、宫监等安安稳稳抬入京城，想从怡郑两王眼中看出。迎送各员统同随入。怡郑两王一时也没有摆布，暂回原邸安息。

越宿，即由大学士贾桢领衔会集朝臣，奏恳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一折甫上，两折又来，乃是钦差大臣副都统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两宫太后瞧过后，把垂帘事交议，即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十月初二日，梓宫到京。两宫太后又挈着嗣皇，及各王大臣等孝服出迎，怡、郑两王也随班行礼。但见两宫左右统是禁军拥卫，此外又有大营驻扎。料是恭王奕䜣所使，又惊又恨。惊固不必，恨亦无益。及梓宫入城奉安，即颁下一道谕旨：令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迅雷来了。载垣等闻这上谕，已知祸事临头。只因肃顺尚留次密云，未曾到京，眼前少了一位智多星，正是焦急万分。这个智多星徒知趋避，也不中用。忽由恭王奕䜣、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率领侍卫数十人，不待通报竟大着步走入门来。载垣愕然道：“诸位到此有何公干？”奕䜣道：“有旨饬王爷解任。”载垣笑道：“我已早闻知了，解任乃是小事，为何烦劳诸位同来？”奕䜣道：“还有旨。”载垣道：“你们大惊小怪，都是糊涂得很。你想，我等是赞襄大臣，面受先皇顾命，无论大小政务，统由我辈裁决。我辈未入，旨从何来？”奕䜣笑道：“你敢不遵旨么！”正争论间，郑亲王端华也昂然直入。他闻恭王等到怡邸中，未识何因，故此前来探问。自来送死。奕䜣见他进来。便道：

“郑王爷也来了，巧得很，好与咱们同行。端华道：“到那里去？”奕䜣道：“到宗人府去！”端华尚未回答，载垣忙向端华道：“你不要听他，他们是假传圣旨哩！”奕䜣厉声道：“圣旨岂可假传？你不肯接旨，咱们也顾不得了。”便喝令侍卫动手。侍卫等便一齐上前，狐假虎威，不由两人分说，将他俩捆缚定当，象扛猪般扛了出去。妙语解颐。扛到宗人府，交给宗令看管，随即入宫复奏。载垣、端华两人方才拿下，那诡计多端的肃顺也由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押解前来。原来西太后最恨肃顺，亦最忌肃顺，闻他留次密云，先密令仁寿，奕譞二人带了禁旅，夤夜去拿问肃顺。肃顺因密谋失败，正恐着了道儿，故意的逗留不进。这夕正闭门高卧，忽闻兽环大震，正思起床出问，不意豁喇一声，门已大开，一班如虎似狼的卫队导着两位红顶花翎的大员飞速入内，把他揿住床上，套入脚镣、手铐，似凤阳女子牵猢狲，随手扯去。上文说象扛猪，此处说似牵猢狲，绝妙映照。肃顺瞧那钦差，认得是仁寿、奕譞，便问何罪被逮？仁寿只答称“奉旨拿问”四字。肃顺道：“未曾革职，先要拿问，恰是奇闻！”奕譞笑道：“既要拿问，自然革职，你不必多言，且至宗人府再说。”肃顺无可奈何，只得由他牵住，跟同入京。一到宗人府，见载垣、端华两人先已被囚，不由得叹息道：“那拉氏真好辣手！我辈没命也罢，只灭清朝者叶赫，那话儿也应验了。”

次日，即在宗人府听审。坐堂的大员，除宗正外，无非是大学士贾桢、桂良等一班人物。审讯的事件也无非是营私舞弊，罔上揽权等几条案子。载垣、端华还要答辩，肃顺道：“辩什么，那拉氏总要葬死我们的。但我恰要问明一声：“新皇未曾登极，革职拿问的谕旨，何人钤印？”宗正道：“是两宫太后钤印，所用的乃是先皇遗宝。”肃顺道：“可是同道堂印么？”宗正答一“是”字。肃顺道：“罢罢，好一位西太后，你们趋奉着她，总是吃着不尽！”又顾载垣、端华道：“不听吾言，致有今日。”原来肃顺当日曾要载垣、端华预索御宝，载垣落了人后，故有此语。宗正还要索供，肃顺道：“随你如何定谳，我总承认。”宗正即递与一纸，令他签字。肃顺立即签就。宗正又令载垣、端华两人照签，两人尚是狐疑，肃顺道：“承认也死，不承认也死。武曌重生，顾命大臣还想逃死么？”两人亦即签讫。仍牵禁暗室，当由听审诸大员谳定罪名。当日奏闻。次日即颁谕道。

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定拟载垣等罪名，请将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一折。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语。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事宜，载垣等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

逐款开列，传知会议王大臣等知悉。兹据该王大臣等按律拟罪：请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当即召见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据该王大臣等佥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宽宥。朕念载垣等均属宗人，遽以身罹重罪，悉应弃市，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凌朕躬为有罪也。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未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肃顺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本应凌迟处死，现着加恩改为斩立决。至景寿身为国戚，缄默不言，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该王大臣等拟请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均属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箝制，均有难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寿着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着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祐瀛，均着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钦此！

谕下后，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往宗人府逼令载垣、端华自尽。又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监斩肃顺。

三人已死，一班王大臣已知西太后手段，那个敢去虎头上搔痒！垂帘听政的局面当即大定。十月初九日，皇太子载淳即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同治”两字，含有两宫同治的意思。本由载垣等拟定“祺祥”，嗣因载垣等犯法，遂易号“同治”。这是大学士贾桢揣摩迎合想出来的。十一月朔日，帝奉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批发谕旨，统盖“同道堂”印。后人有诗咏道：

北狩经年跸路长，鼎湖弓剑望滦阳。
两宫夜半披书事，玉玺亲钤同道堂。

未知垂帘后如何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西太后一耳，载垣、端华、肃顺则有三焉，益以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且合而为八矣。以一服八，谁曰不难？乃西太后出之以秘密，行之以沉静，成之以果毅，卒玩八人于股掌之上，或杀或逐，任所欲为，方诸吕、武，不是过也。本回纯为西太后着笔，举西太后之心术、之手段，备揭无遗。于此可以见妇人之足畏，于此可以见清室之无人。

第 十 一 回
平粤酋特颁懋赏　遣亲王隐饬朝纲

却说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所有国家政务，东太后素性沉静，不愿多言；西太后仗着才能，凡召对臣工取决万机，统是由她作主，东太后拱手受成而已。西太后既除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复将他平日党羽罢黜治罪。然后下一懿旨，略谓：首恶已除，余党概免株连。尔大小臣工，此后宜争自濯磨，守正不阿，毋得再蹈恶习，自取罪戾，云云。欲要守正不阿，除非请两宫撤帘。于是王大臣及侍御等又交颂西后仁慈，不为已甚。其实与西后反对的人物，已是一扫而空了。西太后又想起圆明四春当日争宠，早拟除灭了她。只因回銮训政，忙个不了，一时无暇下手。此时三凶已去，朝右肃清，便抬出“祖制”二字说：“宫内不准容留汉女”，把四春一一驱逐。又密嘱宠监安得海，叫他即日发落。安太监狐假虎威，立刻到四春娘娘处宣旨撵出，并不准她携带物件。四春娘娘还想哀求，怎禁得安太监的凶悍，一声吆喝，手下宫监一齐动手，把四春娘娘穿着的宫衣、戴着的宫妆，尽行脱卸，牵扯出宫。可怜这四春娘娘花容狼藉、涕泗横流、首似飞蓬、面如黄蜡，比前时圆明争宠情景何如？令人有无限沧桑之感。出宫时尚有宫人瞧着，代为欷歔，后来竟不知下落。或说是被鸩死，或说是杖毙。当时守着秘密，不好妄测。遇着这位狠心辣手的西太后，就使杀几个王大臣，也是没甚纳罕，何况那无权无势的四春娘娘，到这地步还有什么不死！不过较汉朝人彘、唐室醉妪，稍差一点，便算是西太后的仁德。大彘醉妪，贻痛千古，独四春身后未闻如何死法。吾知西太后手段，且比吕武为优。

只是西太后恰也英明，处置宫禁原是一丝不漏，对付外省也觉井井有条。听政后，即命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及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概归节制。旋复加协办大学士衔。又拔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东南一带，长毛以次荡平，悍酋四处纵逸，复被各省大吏搜杀擒戮，无一漏网。如太平英王陈玉成，被苗沛霖擒送胜保军营，枭首河南；太平翼王石达开，被川边土司擒解骆秉章军营，正法成都；还有亲王僧格林沁擒斩捻首张洛刑；云南藩司岑毓英擒斩回匪马荣；随处告捷，懋赏有差。到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弟国荃攻克南京，闭城搜杀三日夜，尸横遍地，血流成渠。太平酋目三千及兵十余万皆被戮，生擒洪仁达、李秀成等。天王洪秀全已服毒自尽，由官军发掘，锉尸扬灰。积年巨寇，一旦扫除。只秀全子福瑱突围出走，尚在逃中。捷报到京，朝廷动色相庆。两宫太后更欢慰的了不得，当用同治帝名义，下一谕旨，道：

本日据官文、曾国藩由六百里加紧红旗告捷，克复江宁省城，逆首自焚，贼党悉数殄灭，并生擒李秀成、洪仁达等一折，览奏之余，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喜悦。发

逆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乱以来，由广西窜两湖、三江，并分股扰及直隶、山东等省，逆踪几遍天下。咸丰三年，占据江宁省城，僭称伪号。东南百姓遭其荼毒，惨不忍言。我皇考文宗显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讨，特命两湖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与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肃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驻扎宿松一带，筹办东征事务。复特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东征江皖贼匪。号令既专，功绩日著。十一年七月，我皇考龙驭上宾。其时江浙郡县，半就沦陷，遗诏谆切，以未能迅殄逆氛为憾。朕以冲幼寅绍丕基，祇承先烈，恭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指示机宜。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节制四省军务，以一事权。该大臣受任以来，即建议由上游分路剿办。饬彭玉麟、杨岳斌、曾国荃等水陆并进，迭克沿江城邑百余处，斩馘外援逆匪十余万人，合围江宁，断其接济。兹据官文、曾国藩奏克复江宁详细情形等语，此皆仰赖昊苍眷佑，列圣垂庥，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识拔人才，用能内外一心，将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皇考在天之灵，下孚薄海民臣之望，自维藐躬凉德，何以堪此！追思先皇未竟之志，不克亲见成功，悲怆之怀何能自已！此次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江宁亦十二年，蹂躏十数省，沦陷数百城，卒能次第荡平，殄除元恶，该领兵大臣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劳勚。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坚忍耐劳，公忠体国，着赏加太子少保衔，袭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钦此！

随又下旨锡封有功诸臣，并颁发银牌四百面，赏给曾营将士。一面令各路官军搜剿长毛余孽。长毛嗣主洪福瑱，随着堵王黄文金出逃。先至浙江湖州府，被官军截回，继至安徽宁国府，又遇着官军，没奈何再窜至浙江淳安县地方。巧值浙将黄少春，率兵截住，杀了一阵，黄文金陨命，洪福瑱拚命逃去。随带酋目已寥寥无几，潜至江西，偏被清吏席宝田闻知，发兵掩袭，可怜这日暮途穷的洪幼主逃入石城附近的荒谷中。总道山僻人稀或可苟延残喘，谁知席军利害得很，穷山入谷的搜寻，不到数日已将洪福瑱生生获住，解到南昌，由巡抚沈葆桢飞章奏闻，奉谕就地正法。长毛穷凶极恶，宜乎无后，不足为洪氏惜。太平天国遂成为过去的历史，剪灭无遗了。

只有捻首张洛刑虽已受擒，他的从子张总愚还是猖獗得很，纠合党羽任柱、赖文洸，东驰西突，蔓延为患。捻者捏也，亡命各徒聚捏成队，四出劫掠，故谓之捻，俗语叫他捻子。道、咸以前，就有这种捻匪，至洪杨乱起，捻匪趁势横行。先由给事中袁甲三等带兵往剿，日久无功。后命亲王僧格林沁继剿，方将捻首张洛刑擒住，攻破他雉河集的老巢。随即追袭捻众，从安徽至河南，从河南入山东，沿途屡中敌伏，丧失将士颇多。僧王大愤，恨不得灭此朝食，自率亲兵数千，先大军行。遇着捻匪，不管什么得失，只有追杀一法。捻匪张总愚、赖文洸等，勾集党羽数万众，窜迹曹州，用了四面埋伏的计策，专等僧军到来。僧军昼夜穷追，赶到曹西，已是人困马乏，军士俱望休息，偏偏僧王不肯，催趱前进。到了日暮，已入伏中，一声炮响，前山后岭，左泽右陂，杀出无数捻匪，

把僧王困在垓心，凭你僧王勇悍过人，也是冲突不出。可见徒勇无益。被围半夜，降卒复叛，捻匪乘时杀入，霎时间全军覆没，僧格林沁及总兵何建鳌、内阁学士全顺皆战死。恶耗到京，两宫太后统是震悼得很，降旨议恤予谥，自不消说。只继任讨捻的人，朝中无一良帅，仍由西太后主张，命曾国藩督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专力讨捻。两江总督的职任，改委了李鸿章。这位老成持重的曾国藩，与僧王性情大不相同。他却图个万全计策，想出一个圈地制捻的法子来。奏称捻匪已成流寇，官兵不能与之俱流，现惟分设四镇重兵，防剿兼施。安徽以临淮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一处有急，三处往援，首尾相应，方可以拙补迟，徐图功效，等语。两宫太后览奏也不好驳他，只得批了"准照所请"四字，由他缓缓的布置。

惟西太后听政四年，所有夙仇报复殆尽，又把那同胞的妹子配与醇王，已经成婚，正是夙愿尽偿，非常欣慰。一日临朝，部臣呈上交议案件，乃是两广总督毛鸿宾降级调用。西太后览毕，便向东太后道："毛鸿宾照例降级，两广总督的缺分，不如着吴棠去吧。"东太后尚未答言，左边站立的一位亲王已先跪奏道："吴棠现职不过是个漕督，资格上似乎太浅呢！"西后微睁凤目，见是恭亲王奕䜣，便沉着脸道："叫他署理也属无妨。"恭王道："署理与实授，相去不多。"西太后不待言毕，便道："从前粤匪扰乱，所有立功的大臣，多是不次超迁，才得他感恩知奋，成此巨绩。难道这漕督吴棠独不便升任粤督么？"恭王道："粤督系重要职任，吴棠资望太轻，恐怕不能服众。奴才并非与吴棠有隙，不过蒙慈恩宠眷，曾许议政，所以不得不参一末议呢！"西太后道："谁不知你是议政王？只用人大权究不是操在你手。我要简任一个吴棠，你便硬要与我争执，过此以往凡事都可由你专擅，这要用我等垂帘听政做什么？"一语紧一语，西太后确是很辣。恭王闻到这语，不由的勃然怒发，竟昂头道："奴才自知无才，所以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既知奴才庸驽，还请赐恩撤去各差，俾奴才做个盛世散人，不胜感激！"说毕，就竖起左足，作欲立状。这一着乃是恭王大失着。清制：遇臣工召对，不许无故起立，所以防变未然。此次恭王骤欲起立，偏被这灵心慧眼的西太后瞧入目中，立叱侍卫纠仪。侍卫奉旨入内，即将恭王引下。西太后便语东太后道："奕䜣自恃懿亲，敢违祖制，若非立加惩戒，将来臣下效尤，还成什么体统！"东太后徐答道："惩戒他一次，也是应该的事情。"西太后即唤军机大臣上前，随命道："奕䜣侵朝廷大权，滥举妄动，应褫去议政王职任，并撤去一切要差，以示惩儆。你等可拟旨下颁吧！"军机大臣唯唯听命。两宫太后当即退朝。是日即颁出上谕，略如西太后言，又加上"辜恩溺职"四字。次日，即命吴棠署理两广总督。原来吴棠系西太后恩人，小子曾于二回中表明，咸丰时已由西太后暗中保荐，历级上升。至垂帘听政后，吴棠官至漕督。西太后尚以为未足，因乘粤督开缺，即将吴棠调补。恭亲王未识原由，偏偏要循资任用，遂碰了一个大钉子。叙出原因，令阅者醒目。但恭王是当时第一位勋戚，忽然罢职，未免人人自危，惇亲王奕誴等先后陈请，统把议亲议功的典例，援引入告，恳两宫太后开恩起复。给事中广诚，上了一折，尤说得痛切异常，大致谓：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勤劳，云云。广诚颇有胆量。东太后览到此折，心中有所感动，就与西太后商量，意欲把恭王开复原职。西太后未以为

是，因碍于面子，不得已将惇王等折，发交王大臣复议。过了两日，由礼亲王世铎领衔，复奏奕䜣咎由自取，惟系懿亲重臣，尚可酌量录用，等语。西太后至此不能尽违众议，因与东太后联名下旨，冠以上谕，道：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亲王谊属懿亲，职兼辅弼，有诸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最渥。特因其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时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朝廷杜渐防微，若复隐忍含容，恐因小节之不慎，致误军国重事，所关实非浅鲜。且历观史册所载，往往亲贵重臣有因遇事优容，不加责备，率至骄盈矜夸，鲜克有终者，可为前鉴。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原冀其经此次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戒，曲为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则惇亲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会议耶！兹览王公大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既明白宣示，恭亲王着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钦此！

这旨一下，恭亲王奕䜣免不得入朝谢恩。各亲王等又劝恭亲王卑以自牧，不应倚老卖老。恭亲王也觉自悔。在人檐下过，不敢不低头。无非热中而已。既奉了谕旨，当即于次日入朝，伏地痛哭，深自引咎。这副急泪从何处得来！两宫太后许其自新，便命退朝。复颁一上谕，道：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自垂帘以来，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者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其勿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图报称；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以副厚望。钦此！

恭亲王经此挫折，遂不敢与西太后反抗。办理一切政务自然奉命惟谨。一个謇謇谔谔的王公，化作唯唯诺诺的奴才了。也被西太后扳倒。是年秋间，举行文宗葬礼，以孝德皇后从葬。孝德皇后就是文宗的元妃萨克达氏。文宗未即位时，元妃已薨，此次同葬定陵。所有典礼均由恭亲王奕䜣承办。且因军务浩繁，筹款维艰，由恭王发起捐俸助集葬费。凡内务府及各部官员，无不孝敬捐纳，遂得凑成巨款。临葬时，辒辌首辙，辇略盈途。两宫太后及幼帝以下，一律从行。至定陵，礼官读祝，喇嘛唪经，然后将皇棺告窆，置金

圭、玉笏、珠串等于棺上，其余一切珍宝陈设，一一安置陵内，乃封门。既返，复由两宫太后下谕，嘉奖恭王，说他尽敬尽诚，有条有理。从前谴责的谕旨，着毋庸编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于是恭王复渐得宠眷，所失权柄依次恢复。为下文谋去安得海伏线。这是后话慢提。

转瞬间已是同治五年，元旦庆贺，循行大典，连接数日筵宴。正是醉赏升平，一派中兴气象。句中有刺。西太后最爱听戏，饬安总监得海，传入有名戏子，在宫中演了好几天。戏装不甚华美，竟将库中所存的贡缎裁作戏衣。每演一日，赏费至千金。这个消息传入御史耳中，免不得有几个忠臣硬来出头，奏折中不敢指斥太后，只好参劾太监。西太后以帝名批答，略说：所奏甚是。本朝从不许太监预政，并不许其乘间进言。二百余年，纲纪明肃。自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恪遵家法，从不许太监稍有干政之端。如太监中有肆其狐媚之术，巧为尝试者，须立即惩治不贷。批语似甚详切，其实统是纸上画刀，无关痛痒。安太监的权势日盛一日，宫中称他小安子。除两宫太后外，要算小安子说话最灵，没一个敢违背他。西太后因他侍奉有功，更兼人物漂亮，异常宠幸。有时竟把御用的龙衣及玉如意赏给与他。龙衣可赐，如意可给，西太后之情不言而喻。小子曾有俚句一首，道：

到底中官是祸胎，兴衰莫谓数应该。
慈禧虽是英明甚，炀蔽都从嗜好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至下回再叙。

粤寇之平，全赖曾国藩。西太后特别重任，不可谓非慧鉴。厥后肃清捻众，虽非曾氏所手定，然其圈地制捻之策，实足制捻众之死命。李鸿章遵其遗算，卒以平捻，故谓其功由曾氏，未始不可。即谓曾氏之功，由西太后造成之，亦无不可也。至于恭王被谴，因升迁吴棠而致。西太后为酬恩故，不惜去一勋戚，未免以私害公，不知此正所以见西太后之才：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能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何其善于操纵也。且升任吴棠以报德，亦无非西太后厚处，不足为病。至宠幸小安子，而骄侈之心始渐萌矣！阅者于夹缝中求之，自有分晓。

第十二回
奉密旨权阉出都　惊耗问慈闱肇衅

却说西太后重任曾国藩，令他督师剿捻。自同治四年夏季起，至五年秋季，相距一

年有余，捻众驰突如故。国藩沿运河筑墙，为圈捻计。捻酋张总愚、任柱、赖文洸等，分路冲突，竟把防墙毁去，由山东窜河南。台官以国藩师久无功，交章弹劾。国藩本是个忧谗畏讥的人物，遂上疏告病。自称精力已衰，不堪任重，愿即降为散员，留营效力。两宫太后先尚慰留。经国藩再三固请，乃令他推贤自代。想都是西太后主张。国藩遂疏荐李鸿章视师徐州，并荐他胞弟曾国荃由湖北巡抚任内，移驻襄阳。奉旨准奏，唯仍令国藩回督两江，筹济饷械。国藩固辞不获，方返至江宁，与李鸿章替换职任。鸿章接着办捻。萧规曹随，仍用曾国藩的老法儿，随堵随剿。捻酋任柱、赖文洸窜逐东方，叫作东捻；张总愚拥众而行，叫作西捻。鸿章督师河南，先将东捻驱至山东，圈入胶州、莱州间，四面聚攻。任、赖二酋恰也狡猾得很，竟被兔脱。只是势焰已衰，部众零落。任柱走至日照县，被官军大杀一阵，身中枪伤，其下潘贵升，生了异心，刺杀任柱，函首乞降。赖文洸南走扬州，也被官军前后夹攻，束手成擒。眼见得东捻告平，红旗报捷了。李鸿章以下诸将，俱受厚赉；连曾国藩也升任体仁阁大学士，赏加一等云骑尉世职。大众无不喜悦，争颂两太后鸿恩。西太后实居大半。

独西捻张总愚，甚是猖獗。既窜入陕西，复自陕西入山西、直隶，直逼畿南。是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尾追西捻，入直隶境。朝旨遂命他总统直隶诸军；又命李鸿章驰军会剿；京畿一带由恭亲王奕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设防。恭王奏饬诸帅一月平捻。期满，捻尚未平，左、李俱受谴。李鸿章复建蹙捻海东之计，迫张总愚于茌平，圈入黄河、运河间。总愚进退无路，投水死，西捻又平，免不得又有一番懋赏。恭亲王奕䜣，暨文祥、宝鋆、沈桂芬诸军机大臣，均因赞赏出力，得邀特赏；李鸿章升任协办大学士；左宗棠亦得加赏世职。自两宫太后训政以来，至此七年，把连年扰乱的发捻一并荡平。东太后固是喜慰。西太后尤觉愉快。内外诸臣工，统晓得朝廷行政全由西太后主持，越发歌颂不止了。好算得福如东海。只陕甘尚有回匪蠢动，未尽告靖。左宗棠乘便入觐，召对时，由西太后殷殷垂询，宗棠奏称限期五年，定可报绩。西太后商诸东太后，命他即日去陕。宗棠受命，风驰电掣而去。是冬左宗棠即收服回匪董福祥，越年春，又大破回酋白彦虎，逐出陕境，进军甘肃，露布日驰。

西太后因诸事顺手，朝政清闲，免不得居安思逸，因乐寻欢。这个小安子希旨承颜，素知西太后最爱戏剧，索性就西苑中造了一座戏园，招集梨园子弟，整日演戏。西太后看到出神，有时也扮着戏装，闲游消遣。徐娘半老，丰韵犹存，仿佛是月里素娥，图中大士。寓贬于褒。小安子日夕随着，寸步不离。岂亦张昌宗、张易之之流亚耶？语中用日夕二字，得毋唐突西施！此时同治帝年已成童，颇喜冶游。虽有倭仁、徐桐、李鸿藻等，在弘德殿授读，究竟教授皇帝不比那民间私塾，可以任情威吓，鞭詈交施，所以，这位同治帝每日读书听讲，不过两三时间。除此以外，常与那亲王子弟击球蹴踘，或令随身太监导游都市，微服往来。小安子常密报西太后。西太后爱子情深，总不免多言劝导，同治帝听得不耐烦，当面不好违忤母后，暗中恰深恨小安子。平时尝取一泥人，用小刀斫断首级，并怒指道："你还敢摇唇鼓舌，播弄是非么？"皇帝固不宜微行，只小安子何不当面谏阻？偏要密报西太后。这便是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旁侍的小太监尚未明同治帝的意思。只恭王儿子载澄，与同治帝最是莫逆，

因此传将出来，方晓得他怀恨在心，乃有这般举动。

偏这小安子巴结宫闱，尝语西太后道："皇帝圣龄渐长，聪明的了不得。现闻性爱微行，都城中有花有酒，易动圣心，不如赶办大婚，防微杜渐为是。"西太后道："我也这般想，但急切无此淑女，颇费踌躇。"小安子道："员外郎凤秀有一女儿，听说德容俱备，若选立中宫，定能母仪天下。"想是暗得贿托。西太后道："年龄如何？"小安了道："比皇上约差一二岁。"西太后道："且与东太后商议，再作计较。"小安子道："民间婚嫁也须先时筹备，况皇上大婚，理应于数年前筹办起来。如督制龙衣，采织缎匹等事，均应提早赶办。"西太后道："近来苏杭两处的织造，统是照例敷衍，所进呈的衣服，并没有什么出色。"厌故喜新。小安子忙接口道："闻得粤东绣工异常精致，何不派人采办？"西太后道："派谁去？"正要你说此语。小安子道："总要派一个精细的人去干这事，方能配合身材，适中程度。不但皇上大婚的龙衣要格外仔细，就是太后平日服用亦须精办几件方好。"西太后素爱时装，听着这语，愈觉中意。便道："派别人去恐没一人象你精细，派你去又是不便。奈何！"要西太后自己道出，小安子真乖刁。小安子道："奴才虽是粗鲁，此事还能办得。未知何故不便？"西太后道："你不闻本朝祖制么？祖制是宫监不得离都。"小安子道："太后便是老祖宗，要怎么办便这么办。若事事受着牵制，还办得什么事情？"这句话若从别人道出，定要受西太后严斥，独小安子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西太后偏与他有缘，竟慨然俯允说："你要去也是不妨，唯须秘密才是，休得沿途罗唆。"这是受激而来，不要看作俯允。小安子忙跪倒谢恩。西太后又嘱咐他快去快来，小安子连声遵旨。拜辞太后，即日整装出宫。

都门里面尚守着西太后的密谕，不敢声扬，一出都便是天高皇帝远，由他作福作威。他乘着两艘太平船，船上悬着大旗，中绘一日，日中又绘着三足乌。何不绘独角兽。两旁列着许多旗帜，不是画龙，就是画凤，船内随从多人，一半是妙年的妖童，一半是绝色的少女。既是太监需此何为？调丝品竹，音韵悠扬，所过地方，两岸观者如堵。地方官差人探问，答称奉旨南下，督织龙衣。看官，你想这位声势煊赫的安钦差，那个不前来趋奉呢？小安子不待勒索，已是金帛满前，腰缠十万。好一个美差。自直隶至山东，正是新秋时候，天高气爽，水净山明。小安子骋目舒怀，格外高兴。到了七月廿一日，适值小安子生日，在船中大开筵宴。上座设着西太后所赐的龙衣，阖舟男女依次拜祝。要拜死了。拜毕，小安子高踞上座，左男右女侍坐承欢，玉软香温，纸醉金迷，足足的乐了一整日，方才撤肴。

一帆风顺，又隔数天，这日到了泰安县地方。夕阳在山。方拟停泊，忽后面来了好几只快船，船头立着一个军装打扮的武官，高声喝道："前面是否安钦差的坐船？"这边水手即叱道："不是安大人坐船，是那一个！你们大惊小怪做什么？"语未毕，但听武官答道："既是安钦差，有事要见。"水手不知他是什么来头，还想呵叱，乃船内小安子，已经听见，便道："外面何故喧哗？"当由侍从查明，据实回报。小安子暗想道："难道此处地方官送赆仪来么？"休再妄想。便道："船且少住，容他进来。"不一时，那武官带领兵弁数十名入舱，向着小安子拱手道："你就是安钦差么？"小安子不禁发怒道："何物武夫，毫不知礼！"武官道："我是山东总兵王正廷，奉抚宪命邀你同去。"小安子益怒道："什么抚宪不抚宪，就是当今皇上也不好得罪咱们。你去回报你混帐的抚宪，要老子去，除

非奉皇太后的特旨！”王正廷正色道：“正是奉旨到此！”小安子道：“放屁，咱们奉懿旨南下，与你抚宪何涉？”王正廷道：“你到了抚宪处，自能分晓。”小安子道：“咱们不去，你敢如何？”王正廷道：“你不去，休怪得罪。”便命兵弁将安监侍从拿下。小安子道：“你拿咱们船内人一个，将来拿你们一百个！”兵弁听他大言，一时恰不敢动手。恼得王正廷双眉倒竖，怒目圆睁，厉声道：“抚宪奉有密旨，你等畏惧何为！”兵弁见总兵动恼，方仗着胆，将安监侍从反剪起来。舟中人虽不少，究竟文不敌武，除若干歌女外，统被捆缚停当。大约这位王总兵亦好女色耳，不然何以另眼相待耶！随喝令水手们，向济南进发。水手仰着军威，自然不敢违拗。倏硬倏软，便见炎凉世态。不到几日，便至济南。小安子在途中还是乱吵乱骂，王正廷绝不理他。等到舟已泊岸，令兵弁牵率男女人等一齐登陆。然后向小安子道：“安大人安钦差，你也闹得够了，我与你同见抚宪去。”说时迟，那时快，已一手将小安子扯出舱外，登了岸，踉踉跄跄的走到抚辕。即令兵弁管着，飞步而入。小安子被他扯得头脑发昏，才定了一回神，见王正廷又出来，带他上堂。小安子身不由主，只得随他进去。一入仪门便见两旁列着许多官吏，又有雄赳赳的一班兵队，上面坐着一位冠冕堂皇、铁面无私的山东抚台丁宝桢出丁抚台名，格外郑重。小安子毫不在意，慢腾腾的走至案前，朗声道：“丁抚台你何故劳动咱们？”丁宝桢喝道：“你是太监安得海，为什么擅自出都？”小安子听到擅字，便冷笑道：“你说咱们擅自出都，你为何擅做抚台，你莫非做梦不成！”丁宝桢说：“胡说！太监不准出都，乃本朝列祖、列宗的成制，你敢违背么？”小安子嗤鼻道：“你去问皇太后来。”丁宝桢道：“我早已奏闻朝廷了，朝旨令将你就地正法！”小安子闻言，也不觉股栗起来。便道：“你敢是弄错了？”丁宝桢道：“我不与你多争，你且跪听圣旨！”言罢随即离座，令巡捕官向北设案，自己踱至案旁，饬小安子跪听圣旨。小安子不得已跪下，然后由丁抚宣诏道：

> 安太监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着东南各省督抚，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不准任其狡饰。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等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着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读毕，便嘱王命司及巡捕官捆缚钦犯，推出正法。这时候的小安子，方才着急，泪下两行，吁求丁抚道：“这是皇上旨意，并不是皇太后旨意。皇上与安某原是死对头，现请你老人家飞奏太后，太后如不赦，安某愿受死罪。”丁宝桢道：“朝命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还要复奏何为？”小安子还是丁抚台丁大人的哀求，迟了。怎奈丁宝桢毫不徇情，立命绑出。辕门号炮一声，小安子的吃饭家伙已应刃而落。其余一干人犯，暂羁狱中，候再奏请定夺。

看官，这小安子是受西太后差遣南下办公，所以有这般炬赫，为何山东巡抚丁宝桢敢令王总兵拿捕，一到抚辕即请出王命，把他枭首呢？说来话长，小子不得不略叙原委。

原来小安子南下，东太后及同治帝并未与闻。首先奏报的，就是东抚丁宝桢。巧值西太后小疾，只东太后一人临朝。览了奏，便递与恭亲王奕䜣。奕䜣瞧罢，即奏道："安姓太监是那一个？莫非就是安得海。"此时同治帝正在宝座，就随口答道："想总是安得海，朕有好几日不见他了。"奕䜣道："安得海何故南下？"东太后答称未知，同治帝也这般说。奕䜣迟疑一会，想亦有些瞧科。随奏道："安得海擅自出都，显系违背祖制，应该严惩。"又要与西太后反对。同治帝道："严惩还是不够，可饬东抚就地正法。"也是借公济私。奕䜣当即赞成。东太后道："此事还须通知慈禧太后。"同治帝道："母后违和，不必禀报。安监违背祖制，咎有应得，立杀无赦。皇叔就饬军机拟旨吧！"言毕退朝，奕䜣遵旨而出，就命军机处拟定上谕，火速颁发。丁宝桢果断有为，即照旨施行。到了安监伏法，复旨到京，西太后尚睡在梦里。又由东太后及同治帝作主，令将随从太监陈玉麟、李平安等一并绞决，余犯分别惩办。丁抚复如命定罪，除陈李等处绞外，男犯多半充戍，女犯多半释放。又是女子有幸。这案已了，又下一道严饬宫监的谕旨，其文云：

本月初三日，丁宝桢奏，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有安姓太监乘坐大船，捏称钦差，织办龙衣。船旁插有龙凤旗帜，携带男女多人，沿途招摇煽惑，居民惊骇等情。当经谕令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派员查拿，即行正法。兹据丁宝桢奏，已于泰安县地方将该犯安得海拿获，遵旨正法，其随从人等，亦已谕令丁宝桢，分别严行惩办。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得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安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饬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钦此！

为这一诏又惹出一个小安子第二来。看官道是谁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李莲英。死了一个，又出一个，清宫可谓有人。莲英自十六岁入宫，人极秀媚，态度不亚小安子，宫中号他皮硝李。西太后亦甚爱宠。不过小安子资格较高一筹，因此安为总管，李居散列。安太监被杀，莲英亦已闻知，心中恰极喜慰。暗想总管一缺，小安子外，舍我其谁！瑜、亮原不能并生。只恐西太后多心，若闻风即报，转疑是从旁欣幸，所以隐忍不言。及上谕严饬宫监，未免动了一片兔死狐悲的念头，随即报知西太后。西太后病正告痊，陡闻此耗，不觉花容惨淡，含泪盈眶。所为何来？便问莲英道："这事是何人主张？"莲英道："想总是东太后的意思。"西太后道："东太后素性和平，断不出此。必是有人从中播弄。"莲英道："这也难料。"西太后突然起立道："随我来。"莲英遵着随去。出门数步，便至东太后宫中，不待太监报闻，就大着步进去。东太后蓦见西太后到来，忙起身相迎，叙过寒暄，两下分坐。东太后贺他病痊，西太后道："仰托洪福。只今日得一新闻，不知真否，特来请教！"东太后忙问何事？西太后道："便是安得海南下，闻被东抚丁宝桢拿斩，这事可确

么？”东太后道：“事是有的。”西太后蹙着眉道：“如何我全未得知？”东太后道：“正因贵体违和，所以不及商议。”西太后道：“安监出都，未始无罪。但立即斩决，也未免处罚太重了？”东太后道：“恭王奕䜣说是显背祖训，不便轻恕，所以命东抚就地正法。”全推在恭王身上，可见东太后畏事。西太后柳眉直竖道：“奕䜣么，他又来干预赏罚，太没臣节。难道国家大政都好由他专擅么？”东太后道：“皇儿也说是可杀呢。”又推到同治帝身上去，东太后何其支吾。西太后道：“童稚无知，奈何信他？”东太后默然不答。还是李莲英从旁解围道：“安总管也太招摇，闻他出都南下，旌旗耀日，男女盈舟，沿途盛索供张，因此惹人属目，闹出这桩案情。”西太后瞧了莲英一瞧，便悻悻告别。既回宫，叱莲英道：“你们统是一鼻孔出气。”莲英忙跪下道：“奴才并不与安总管有隙，只安总管敢违慈训，亦觉不情。外人未明底细，或疑是慈躬纵庇，反累圣德，岂不是红日掩明么！”西太后冷笑道：“你算为我分谤么？”莲英连忙磕头。好一种做作。西太后道：“起来。”莲英方谢恩而起。

西太后命召同治帝。同治帝方在乾清宫唱戏，形容得意。见莲英奉旨宣召，随即至西太后处。请过慈安，西太后怒目道：“你瞒得我好！”同治帝摸不着头脑，便答道：“臣儿并没有什么隐瞒，何事触动慈怒？”西太后道：“你为何擅杀安得海？”同治帝笑吟吟道：“安得海是东抚杀的，不是臣儿杀的。”倒也会辩。西太后道：“东抚何敢擅自杀人。你不分皂白，竟传命出去，叫他杀却。你既有这般能耐，何庸我等垂帘听政！”同治帝仍嬉笑道：“宫监甚多，死了一个安得海，也没甚要紧。”语带双敲，看似稚语，与西太后颇有关系。西太后益怒道：“你是读过四子书的，你不闻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圣者不为么？”同治帝又道：“安得海违背祖制，僭拟无度，明明有辜，杀之正当，圣母何必怜惜？”西太后道：“你何故瞒我？”同治帝道：“适因圣母染恙，恐致触怒，所以不敢禀白。”西太后以手指同治帝道：“数日不教训你，你敢同我斗嘴。捶你数下方好哩！”无语可说，只得摆出母后架子。同治帝急忙倒退，莲英又从旁婉劝，且对着同治帝，以目视地。同治帝喻意谢罪。面面顾到，正会趋承。西太后道：“滚出去吧！”同治帝如逢恩赦，转身急走，掉臂而去了。莲英复替西太后捶背，西太后尚恨恨不绝。次日升殿，严责恭亲王奕䜣，并有如此专擅，应革职黜爵等语。奕䜣又吓了一身冷汗，退朝回邸，忙与大公主商量。有分教：

懿旨重申几落职，佳人一语竟回天。

未知大公主为谁，容待下回说明。

孰杀安太监？西庆太杀之也。西太后为嬖幸故，竟从安太监之请，密令出都。试思安太监之有此请者胡为？其有不沿途招摇，任情勒索乎？一遇刚正无私之丁宝桢，有磨刀一试而已。故吾谓杀安太监者，非他，西太后也。虽然此其间，亦有天焉。天嫉阉寺之弄权，偏使丁抚举发在西太后小病之时。否则西太后必特旨恩赦，有虽欲杀之而不能者。天假手于丁抚，令杀安太监，而又借以儆西太后。西太后不悟，徒衔恨他人，又用李莲英以代之，于是天怒速，而清祚将倾矣。本回寓意，

是叙西太后明昧之转关，至贬刺安监，褒扬丁抚处，犹为衬笔。

第十三回
册立中宫大婚成礼　诏谕亲政母后撤帘

却说恭亲王回邸与大公主密商。这大公主乃是恭王的女儿。为何得称公主？因她系咸丰帝所钟爱，至咸丰帝崩，西太后竟认为义女，封她为荣寿公主，宫中遂以大公主称之。大公主颇得西太后欢心，所以恭王令她入宫，挽回慈眷。大公主奉了父命，即于是日谒见西太后。恭王眼巴巴的等待回音，至晚方见大公主回来。忙问西太后旨意如何？大公主答言不妨，已经吁恩宽免了。于大公主入宫乞恩处，恰从虚写，以免重复。恭王才把一日的忧虑，到此放宽。

话分两头，且说西太后失了小安子，懊怅了好几日。幸亏李莲英秀慧过人，好作小安子替身，小安子会干的事情，李莲英无一不能，且有特别技艺，高出小安子。遂益蒙慈眷，擢为总管。这位置想到手了。看官，你道莲英有何妙技？他有两种手术。一种是善能抚摩，西太后平居稍有不适，经莲英捶敲一番，便觉身体安泰，魂梦俱恬；一种是独工梳妆。西太后丰容盛鬋天生成一头美发，鬒黑可鉴，如乌云相似。平时饬宫女梳髻，尝牵掣致痛，有时或掠断数茎。独经莲英手，毫无此患。且髻中梳髻，平分两把，谓之叉子头。垂后的余发，叫作燕尾。莲英为西太后梳成新式，较往时髻样尤高，髻云上拥，鬟凤低垂，越显出几分妩媚。因此，西太后越加垂爱，所有言谈多半听信。不脱女流习惯，遂令狡竖复乘。僵桃代李，情过景迁，把记念小安子的思想渐渐撇在脑后。

嗣时左宗棠进讨甘回，岑毓英穷剿滇回，次第得手，陆续奏闻。只天津百姓，闹了一场教案，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并有好几个天主教堂亦被毁去。法人鼓轮到津，声势汹汹，硬要府县官抵命，险些儿又开战衅。亏得曾国藩、李鸿章等一面设防，一面议款，费了无数周折，总算把教案了结。究竟是中国官民晦气，杀了一个法领事，偿抵他民命十五条，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也革职充戍。还要给他抚恤银两若干，法人始满欲而退。曾、李两大员，因外国日强，中国日弱，早已奏请创办新政，练习洋务。两宫太后颇也采用几条。北京立同文馆，江南设制造局，福建置船政局，遣同知容闳出洋采办机器，派钦差大臣志刚、孙家穀偕美人蒲安臣赴美，商订互派领事，优待游历等约，又命直隶、江宁两总督分充北洋、南洋大臣。看似新机勃发，政局昌明，其实是徒袭皮毛，未得精髓，羊质虎形，济什么事？中国至今犹且如此，无怪当年。况且大学士倭仁、御史张盛藻等，统是顽固老朽，平时守着用夏变夷的古训，把新政新学批驳得一钱不值。彼要奏阻，此要撤销，暗中作梗，谣诼纷腾，就使有锐意求新的大人物，也惹得心懒意灰。西太后虽然刚断，意

中恰也狐疑。只因曾、李是中兴名臣，也只好勉从一二，粉饰局面。否则后来拳匪何至扰乱？

悠悠忽忽又是一两年，同治帝已是十七岁了。西太后想起大婚典礼筹备有年，乘此时光，正应赶紧举行。随与东太后商议，并提起凤秀的女儿。先入为主。东太后道："凤女也好。但闻得崇绮有个女儿，贤明婉淑，颇与皇儿相配。且崇绮曾中状元，乃是本朝罕有的盛事。国初时候，满、汉分榜，只有旗人麻勒吉得赐状头。至满、汉同榜后，崇绮算是第一个发迹。若选他女儿为后，岂不是格外喜庆么？"西太后踌躇半晌，方说道："恐怕年龄太大些，闻崇女现年已十九了。"原来你亦知道了。东太后道："比皇儿只差两岁，也不算什么年长。凤女的年龄是否与皇儿相当？"西太后道："论起年纪来，凤女尚只十四，但德性恰是很好哩。此外还有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旧任知府崇龄的女儿，才貌统是过得去，前已各派宫眷验视过了。"又见西太后早有成心。东太后道："且去召皇儿进来，令他参酌何如？"西太后道："这也不妨。"便饬宫监召皇上入见。不一时，同治帝已到。谒过两太后。西太后道："我两人与你择后，你喜欢年轻的，抑年长的？"同治帝不禁腼腆起来，呆立一旁。东太后道："得一贤后，也是要紧，但说何妨？"同治帝道："这凭圣母定夺。"西太后就把上文所叙的四女略述一遍，并说凤女年纪虽轻，恰是贤慧得很。东太后又插口道："我是主张年长的。年长的女子，究竟多些阅历。"同治帝即答道："崇女年纪最长，应较合选。"东太后便笑道："你倒也这般说么！"西太后暗暗纳闷，面上隐露不悦状。东太后瞧着道："且与恭王奕䜣商议，再作计较。"到了恭王入见，也以立长为是。西太后不便违众，只得选立崇女为后。已伏嘉顺不终案。命钦天监拣择吉期，定于同治十一年九月举行大婚典礼。

即于同治十一年春间预降懿旨：选翰林院侍讲崇绮女阿鲁特氏为后。所有纳采大征，及一切事宜，着派恭亲王奕䜣，户部尚书宝鋆，会同各该衙门详核典章，敬谨办理。等语，诏甫下，两江总督曾国藩由江宁藩司奏报出缺。两宫太后很是痛悼，辍朝三日，赐恤特优。转眼间，暑往寒来，大婚期迩。先期备行六礼，加恩封崇绮为三等承恩公，崇妻瓜尔佳氏为一品夫人。至九月十二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庙。越日，同治帝御太和殿。遣惇亲王奕誴为正使，贝勒奕劻为副使，特奉皇后册宝，诣承恩公崇绮第，册封崇女阿鲁特氏为皇后。又因西太后属意凤女，由恭王奕䜣先日调停，册封为妃。另命大学士文祥，及礼部尚书灵桂，赍册印至员外郎凤秀第，封凤女富察氏为慧妃。是夕，即命惇亲王奕誴，及贝子载容，行奉迎皇后礼。前导的是太和殿侍卫，后随的是坤宁宫彩娥，还有无数宫监，拥着一乘全顶金黄蟠龙绣凤的宝舆，所有仪仗，目不胜睹，笔不胜述。与第七回贵妃归省叙笔不同，前文详叙仪仗，本文详述侍从，以免重复。一片笙箫鼓乐的声音，环绕皇城，真个是世上罕闻，人间少有。偏偏天公不做美，疾风凄雨，彻夜飘零，把这般普天同庆的大喜事，未免减色三分。预兆不祥。奕载两使，既至承恩公第，遵着仪注，恭迎凤驾。承恩公崇绮，先令女儿拜辞祖庙，然后导引登舆。仙乐三宣，香烟四袅，但见这位花团锦簇，珠围翠绕的皇后娘娘，由宫女等拥入舆中，随即启行。不多时已入宫门，至玉阶降舆，这时候百官鹄立，群从雁排。数位懿亲勋戚，奉着这位富贵风流、蕴藉秀逸的少年天子出来。为同治帝写照，恰合身分。登了宝座，宣皇后入殿，面北而立。那时阖廷王大臣都潜窥皇

后芳容：面如满月，眉似春山，凤目轻盈，龙准圆润，珠光映鬓，黑白愈明，梨颊娇姿，丹青难绘；增之则太长，减之则太短，娉婷绝俗，举止大方，仿佛是天女下凡，嫦娥再世。各人都暗暗喝采。正凝视间，但听礼部尚书灵桂手捧金册，朗读册文，由皇后俯伏帝前，静听玉旨。至册文读毕，方娇滴滴微露清声，说是臣妾阿鲁特氏谢恩。礼部复宣诏令起，恭奉皇后印绶，交与坤宁宫总管，再由总管授与宫眷，佩着皇后身上。皇后再跪地射恩毕，同治帝退入坤宁宫，皇后亦徐徐随至。顿时钟鼓齐鸣，瑟琴迭奏，宫中行起合卺礼来。皇后奉觞，皇帝赐盏，醉劝醍醐之酒，春融琥珀之杯。既而帝卸龙袍，后弛象服，金缸影里，浅逗双蛾，绛蜡台前，斜倾四目。撤龙凤帐，展翡翠衾，安乐窝回避闲人，温柔乡试尝滋味，一宵恩爱，莫可言喻。次日黎明，帝后俱早起，帝率后诣寿皇殿行礼，又至两宫皇太后前行礼，礼毕，帝复御乾清宫。适慧妃亦已送至，由后带领朝贺，贺讫，帝临朝受王大臣朝贺。后返坤宁宫，慧妃以下亦请后正位，向后朝贺。越三日慧妃当夕，又是一番佳趣，说不尽的绸缪。此外不多填艳词，恰是详略得宜。

惟这皇后德性贞淑，人品端庄，在两宫太后前，盥馈醴飨一切如仪，东太后颇爱她端方，西太后偏嫌她率直。两姑之间难为妇。况这西太后预有成心，偏憎偏爱，就使皇后如何承顺，总不能邀她欢愉。处处为下文伏笔。只面上强作喜容，宫中一切料理多由西太后专主。足足忙了十多天，于是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东太后加了端裕二字，西太后加了端佑二字。喜气重重，宫廷内外，无不欢跃称庆。西太后踵事增华，多多益善，索性将赛尚阿女阿鲁特氏崇龄女赫舍哩氏，也替同治帝纳入宫中。赛女受封珣嫔，崇女受封瑜嫔。想都是孤鸾命。女三成粲，合后为四，那时少年天子花朝拥，月夜偎，占尽人间艳福，真个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这两语，用在此处范围最合。西太后暗里调查，将同治帝待遇后妃情形，常令宫监密报。煞是多事。过了数月，闻同治帝的恩爱多眷注在皇后身上，其他妃嫔三人，虽然不甚冷落，总觉厚薄悬殊。西太后大为不悦。遇同治帝请安时，面谕道："中宫不应过恋，我看她礼节疏略，福气淡薄，不如慧妃诸人，较为婉淑哩！"福气淡薄四字品评，恰是不错。同治帝勉强应命，暗想母后如何令我疏淡中宫，真正不解？嗣后辗转思维，方悟道："是了，是了！偏不明说，语有含蓄。母后未免多心，我恰偏越要加爱哩。"自此与皇后益增缱绻。枕边衾里免不得漏泄慈言，惹得皇后珠泪双垂，哽咽不已。同治帝颇解温存，极力劝慰，皇后又感又恨。感着的是同治帝，恨着的是西太后。伉俪之情益笃，姑妇之隙愈深。

东太后莫名其妙，偏又生了归政的念头，与西太后熟商。西太后道："恐怕皇帝年轻未能亲政，如何？"东太后道："人的智识也要从磨炼得来，有经验乃有识见。若长令置身闲散，恐一年一年的蹉跎过去，到了壮岁，还同傀儡相似，这也不可不防。"恰是至言。西太后道："经验原不可少的。但国家政务，上关宗社，下系民生，倘被他年少无知，闯出什么祸乱来，如何是好？"东太后道："皇帝虽尚少年，究竟不是什么小孩子。寻常人家为儿授室，做翁姑的也要把家事交代。何况我皇帝家呢！俗语说得好，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要咱们垂帘听政，不过是个从权办法。屈指已是十二年，正好乘此交卸，你我安居宫内，优游岁月，免得日日操心。岂不是好么？"西太后沉吟良久，方道："既这般说，

不妨撤帘，让皇帝自去主持。但必须托付几个重臣，叫他匡过格非，免得贻误国家，方可无虞。”东太后道：“恭王奕䜣，是皇室勋亲，想总靠得住的，倭相已是去世，还有徐、李诸大臣，向曾教读皇帝，位居师保，应也不致溺职。咱们归政时，重托他们一番，谅他们具有天良，必肯竭忠效力哩。”语语持正，不由西太后不从。西太后道：“但愿如此，我等方得享清闲福了。”议既定，遂授意内阁，命拟宣谕旨道：

钦奉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冲龄践阼，时事多艰，诸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姑允廷臣垂帘之请，权宜办理。皇帝典学有成，当春秋鼎盛之时，正宜亲统万几，与中外大臣共求治理，宏济艰难，以仰副文宗显皇帝付托之重。着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皇帝亲政典礼。一切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着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敬谨妥议具奏。特谕。

钦天监奉到此谕，监正监副等自然格外小心。避凶趋吉，诹定一个良辰，乃是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随即奏闻。一班王公大臣，因吉日已定，不便迁延，遂援古斟今，酌定若干条文，作为亲政典礼。这是中国官员善干的事件。奏入报可，礼部衙门遂即筹备起来。

凑巧日本遣使副岛种臣前来议约，与各国使臣联络入觐，微示要求。原来英、法、俄、美西国立约通商以后，外洋各国如德意志，如奥斯马加，如意大利，如荷兰，如丹麦，如瑞典、挪威等，俱援请互市，陆续订约。东洋日本由国王睦仁嗣统，尊王覆幕，变法维新，国势日盛一日。于同治十年间，曾命使臣柳原前光至天津，与李鸿章议定草约，未得清廷批准交换。至是复遣使到京。清廷把立约利害却看似无足重轻，不加研究，只将觐见礼节饬恭王奕䜣详谕日使。徒摆一空架子，于国事何益，中国之败实由于此。日使不肯遵行拜跪礼。略称中国皇帝与敝国皇帝相等，敝国自明治维新，废去拜跪旧制，今来觐见中国皇帝，也应彼此从同。恭王答以上国礼仪，理应如是，不得变更。日使又谓西国使臣，也行鞠躬礼，如何独歧视我国？恭王又说是中西体制，向来不同，未便援例。两下争论数日，由各国使臣调停，议定行三揖礼。于明年皇帝亲政后，方许觐见。惟中日商约，准于月内互换，争案才寝。是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会滇中又来捷音，云南巡抚岑毓英攻克大理，斩积年回酋杜文秀，坑死叛回数万人，滇边一律肃清。疆臣叙绩，朝旨赏功，又是一场大庆幸。转眼间腊尽春来，新年易过，渐近撤帘，内阁复颁下朱谕道：

顷奉两宫皇太后谕旨，皇帝寅绍丕基，于今十有二载，春秋鼎盛，典学有成，兹于本月二十六日，躬亲大政。欣慰之余，倍深兢惕。因念我朝列圣相承，无不以敬天法祖之心，为勤政爱民之治。况数年来东南各省，虽经底定，民生尚未乂安，滇陇边境及西北路军用未蒇，国用不足，时事方艰。皇帝日理万机，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托付一人者，至重且巨，祇承家法，夕惕朝乾，于一切用人行政，孳孳讲求，不可稍涉怠忽。视朝之暇，仍当讨论经史，深求古今治乱之源，克俭克勤，励精图治。

此则垂帘听政之初心，所夙夜跂望而望而不能或释者也！在廷王大臣等，允宜公忠共矢，勿避怨嫌。本日召见时，业已谆谆面谕。其余中外大小臣工，亦当恪恭尽职，痛戒因循，弘济艰难，弼成上理。有厚望焉。钦此！

届期，两宫太后撤帘，同治帝亲政。典制崇隆，仪制繁重，无庸细表。且至下回，再述撤帘以后的情形。

本回为两宫皇太后合传。册后之时，慈安主年长，慈禧主年幼，一持正道，一具私心，两太后之心术于此可见。至慈安倡议撤帘，慈禧尚有迟疑之意，亦一正而一私耳。或谓慈安所言，卒得照行，慈禧虽怀私意，终不能独违正议，是慈安未尝无权，慈禧亦未尝自专，何以都下人士犹多颂慈安，而訾慈禧耶？吾谓此正所以见慈安之长、慈禧之短。慈安于小事不计较，一任慈禧所为，唯册后，亲政两大端，所关重大，不得不以全力争之。至于同治不永，嘉顺不终，乃命数使然，非人力所能主。子舆所谓顺受其正者，慈安有焉。读此回，而两太后之品谊分矣。

第十四回
同治帝微行纵乐　圆明园谏阻兴工

却说同治帝亲政后，复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东太后加号康庆，西太后加号康颐。两太后颐养深宫，比前日垂帘听政时劳逸似乎不同。东太后很是畅适，独西太后尚有雄心，仍不免侦察朝政，监督嗣皇。所以同治帝往来两宫，于嫡母前尝依依不舍，于本生母前恰是阳奉阴违。西太后察言观色，料知同治帝隐衷，时常衔恨。好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陕甘总督左宗棠复奏报关陇大定，甘回叛酋马化龙受擒，陕西叛酋白彦虎虽仍被逃脱，也不过残喘苟延。现正进军西域，设法缉拿等语。朝旨一一愈允，并论功行赏有差。西太后以时局升平，也暂把懊恼心肠搁过一边，整日里，在宫中寻乐，借诗酒以陶情，借声歌以寄兴，有时或挥毫作书，有时或临池学画，到也清闲自在，不愁不烦。

只同治帝旷达性成，不喜羁绊。临朝以外，虽有后妃等作伴，无奈每日相见，不过尔尔。

多情还是无情好，真花不及野花香。因此乐极生厌，不免有些憎烦怕腻起来。随从有近侍两人最为狡黠，一名文喜，一名桂宝，私下窥透圣意，怂恿同治帝微行。同治帝道："微行原是有趣，朕所最喜欢的。但从前朕尚童稚，两宫太后及满朝王大臣待朕尚宽，所以朕好微行。现在朕已亲政，比不得从前时候了。"文喜道："万岁爷的圣旨，奴才恰

是不解。据奴才愚见，越是亲政，越好微行。”同治帝愕然道：“你怎么说？”文喜道：“亲政二字，便是万岁爷独揽大权的意思。万岁爷要怎么行，旁人不能说句不得行，这乃叫作亲政。”亏他解释。同治帝道：“政是政治的政，微行不好算政治。”桂宝道：“从前唐太宗、宋太祖等，统是旷代明君，也是时常微行。本朝圣祖、高宗南巡西狩，何尝不是微行的变相！就是世宗睿皇帝，最称明察，也是从微行得来。万岁爷缵承祖武，为什么不好微行呢？”同治帝道：“你的说话恰也有理。今夕便出去逛一会子，也好散一散闷，你等须紧紧随着，不得有误。”同治帝尚有一隙之明，偏被若辈朦词诳蔽，可见小人是万不可近的。文喜、桂宝齐声道：“谨遵圣旨。”

这夕月色微明，宫中混出三个人物来，前后两人统是戴着瓜皮帽，穿着黑背心，没甚装潢，就是文喜、桂宝。当中这一位，衣帽与两人差不多，只帽上缀着一粒绝大的明珠，光芒闪闪；背心独是玄色，有精致的龙团，就贡缎中织出，鲜明无匹，便是统一江山的同治帝。三人迤逦前行，到了东华门，有门官守着。由文喜与他附耳数语，即放令出去。信步间已入市中，转湾抹角走进一条胡同，恰有几处娼寮妓馆。文喜道：“万岁爷要进去一逛否？”同治帝道：“此处不要照旧称呼，须隐姓埋名方可。”文喜便恭请特旨，同治帝道：“你等呼我为少爷，我便叫你作阿喜，桂宝易名阿宝，可好么？”两人唯唯应命。文喜拣了一个清静的妓寮，导同治帝踱入门中。即有鸨奴等欢迎，引进内厅。献茗后，文喜向鸨奴道：“咱们大少爷来此闲逛你家，所有姑娘儿不妨一概出来。”鸨奴应声出去，霎时间有妙妓三四人，打扮的粉白黛绿，联翩趋入。见了同治帝，俱屈膝请安。同治帝叫她免礼，诸妓站立两旁，任同治帝默默品评。同治帝瞧了这一个，又瞧那一个，统是从头至足的审视，面庞儿有方的，有圆的，有长的，与宫中妃嫔相比，到也相去不多。独有一副汉装打扮，迥乎不同，厌故喜新，人情同然。妖艳之中另具一副婀娜态度。还有一对对的小小金莲，掩映石榴裙下，瞧将过去统不过三寸左右，这乃是诸妓特色。惹得那少年天子目荡神迷。文喜等料知皇上中意，便嘱鸨奴设席，所来妓女，俱令侍宴。绿酒红灯之夕，眉挑目语之辰，软语绵绵，柔情脉脉。迨至酒意半酣，歌声继起，幽韵如娇莺啭谷，清声如雏燕寻巢，杂以铜琶铁板，按节合音，几疑是身入广寒，神游仙府。已而歌场寂寂，玉漏迟迟，陈王留洛浦之踪，神女叶高唐之梦。莲钩半握，觉控送之皆宜，脂泽微醺，触芬芳而欲醉。一夜的倒鸾颠凤，曲尽欢娱，似乎宫中妃嫔没一个如她柔媚，没一回有此风流。写尽色荒。只恨良宵乍短，曙色忽明，同治帝略睡片刻，便由文喜、桂宝催他回踪。没奈何辞却香巢，返归帝阙。朦朦胧胧的临了一回朝，即至别宫小睡。

到了傍晚，又去寻那文喜、桂宝两人，追述昨晚乐趣。文喜道：“这种粉头，尚是颜色平常，不足为奇。万岁爷若令人采选，西子、太真可重致哩。”同治帝道：“宫中不能采纳汉女。从前先考崩逝，梓宫回京，什么牡丹春、海棠春，都被母后撵逐。朕若再要采选，那活祖宗肯准我么？”也是回顾之笔。文喜想了一会，随道：“先皇帝在日，曾因祖制难违，想了一个变通法子，把四春娘娘住居圆明园内。可惜园已被焚，否则仍好照办哩。”桂宝道：“目今四海承平，八方无事，这园子不好重建么？”同治帝只是摇头。文喜道：“万岁爷尚有何疑？”一鼓一吹煞是好看。同治帝道：“无端兴起土木，无论母后不允，就是王

大臣等，也要谏阻。”文喜道：“这且不妨。”便与同治帝附耳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乐得同治帝心花怒开，便赞道：“亏你想得周到，朕明日下旨便了。”次日即谕饬总管内务府大臣，重筑圆明园。略称：两宫皇太后保祐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着总管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圆明园，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等语。这旨下后，内阁御史沈淮，仗着赤胆忠心，就来奏阻。无非说是帑藏支绌，请暂展缓等因。同治帝未曾细览，便提笔批斥，抬出“尊亲养亲”四字，当头一驳，题目恰是正大。即刻发出。台官等因沈淮被斥，不敢续奏，只得去劳动恭王奕䜣，要他出场谏阻。奕䜣道：“这事不知是太后主见，抑是皇上主见？待我探听的确，以便进言。”台官等闻了此语，自然散去。同治帝既下谕修园，恨不得即日造成，作为藏娇的金屋。可奈内务府筹无的款，一时不好兴工。恼得同治帝每日呵叱，痛詈内务府大臣，限他克日兴办，约期告蕆。内务府大臣被他骂昏，巧妇难为无米炊，只得寻出一条路子，托西太后的心腹李莲英，面奏西太后，从中展缓。莲英所喜欢的是金钱，徒将口嘴请托，就使舌上生莲也是没效；况且西太后最爱游玩，平时常提起圆明园，被洋人烧掉，饮恨不休，此番重行建造，西太后也暗地赞成，如何转好拦阻？因此内务府托了几回，他只密奏一次，还算承情。由西太后嘱咐皇上，叫他一切从俭，不得过费，亦不必过急。同治帝无可如何，只得遵嘱下谕，先将供奉列代圣容的安佑宫，暨两宫太后驻跸的殿宇，并自己办事住居的宫室，提早修葺，此外姑从缓办，以昭节俭云云。内务府不得已，才东移西凑的腾出款项估工兴筑。同治帝常去监视，基址虽是现成，垣墙都要重造，里面的建筑更是工程浩大，才知非一时所能构成。缓不济急，只好与文喜、桂宝等人再出微行，借作消遣，厌厌夜饮，无不醉归。甚至日上三竿，军机大臣等统在朝房候久才见圣驾临朝。

会日本使臣副岛种臣，遵约来觐。恭王奕䜣恐同治帝又误时刻，只得先日密陈，请同治帝格外注意，休使外臣轻渎。于是同治帝方休息数日，静养精神，准备受觐。届期这一日，亲御紫光阁，觐见日使。副岛种臣登殿三揖，赍送国书，同治帝慰劳如仪。回应上回，故载入之。又有俄使倭良夏里、美使镂斐迪、英使威妥玛、法使热福理、荷使费果荪，皆于是日入觐，鞠躬致敬，济济跄跄，总算中外一堂，周旋中节。

自此恭王奕䜣随时进谏。常说，要如何勤如何俭，如何本身作则，如何率履无愆。堂皇正大的奏议，送入同治帝耳中，反觉得言言迂腐，语语唠叨。忠言逆耳。会贝勒载澄进来，见同治帝有愠色，便问道：“皇上何故不乐？”同治帝道：“都是你家老头子长篇大套的常来絮聒，惹人懊恼！”载澄道：“老朽迂谈，理他什么。”虎父生犬子，奈何！同治帝转愠为喜道：“你可谓干父之蛊，不枉与朕同学一番。”奇语，难道徐李诸师傅叫他狎邪么？原来载澄即恭王长子，曾在弘德殿伴读，从小相狎，脾气很是相同。当下谈笑尽欢。至讲到冶游情况，载澄的见识远过同治帝。同治帝道：“楚馆秦楼你到过多少，可为朕一述否？”载澄屈指计算，差不多有数十处。同治帝又问道：“何处最佳？”载澄道：“要算南城最佳了。奴才曾物色了好几个。”同治帝道：“可导朕一逛否？”载澄笑道：“皇上屈驾旁求，奴才敢不汲引！”不愧荐贤。是夕，同治帝遂命载澄易服同游。连文喜、桂宝都不带了。到了南城，各娼寮中统晓得载澄是著名公子，与他同来的人物定是差不多的爵位，自然格外巴结。嗣见载

澄还要趋奉那人，料得那人位置还在载澄以上，越发献媚承欢。更兼同治帝面白唇红，颧平额广，生得漂亮异常。月里嫦娥爱少年，况这水性杨花的姊儿，那有不爱俏的道理！数宵欢会，把同治帝的贪花癖几乎融成一片。同治帝愉快异常，感念载澄不止。到了冬月，因越年为西太后四旬大庆，加恩近支宗亲，预颁赏赉，自恭亲王以下，均从优给，载澄亦得列在内，竟蒙加郡王衔，并给头品顶戴。何不封他花王！这是同治帝特别酬庸，借公报私的至意。

翌年元旦节，恰停止筵宴。小省大用，终属无益。春季无事，只祈谷、朝日、祭祀社稷等典礼，照例举行。一入夏季，台湾生番，把日本避风船内的难民杀了几名。日本派中将西乡从道率兵登岸，进攻番社。嗣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及藩司潘尉鬨，往台查办，逐渐设防。日本见台防渐固，遂又遣大久保利通到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索得偿款五十万两，方将台湾兵撤回。同治帝因中日修和太平依旧，龙心为之欣慰。只圆明园修造一年，并没有什么造好，又不觉焦躁起来。当下宣召内务府总管，训斥一顿，限他年内告成，否则严惩不贷。看官，你想这座圆明园阔大得很，从前经雍、乾两朝逐年增筑，才得成功，那里有一两年工夫便好完工呢？总管大臣当面不好违拗，只好遵旨退下。外面忙运动台官，设法谏诤。各御史道："前时曾托恭王爷奏阻，如何不见成效。想是贵人善忘哩，我等不如再见恭王吧！"当下至恭邸探问情由。恭王答道："我亦曾谏过数次，怎奈上头固执成见，不肯停办，如何是好？"各御史道："这件事总要仗王爷挽回，别个那里能够呢！"恭王被大众逼着，只得毅然自任，又去进见同治帝，不到三言两语，已碰着钉子，被斥出来。随即通知各御史。各御史多面面相觑，只有一位姚御史百川，颇有智识，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法子，拟把三海去抵圆明园。三海就是西苑，为明朝郭守敬所浚，有南北中三水通流，故号三海。主见已定，便向恭王道："三海风景倒也很佳，若将圆明园工程移至三海，岂不是事半功倍么！"恭王道："三海未曾被毁，稍稍修葺，便复壮观。若与圆明园相较，所省工程相去约数十倍，何止一半。只恐上头不从呢！"百川道："皇上的旨意，无非为颐养太后起见，总教太后通融这事，就可办得。看来仍须王爷出力，入见两宫，恳请移办呢。"恭王道："慈安太后无可无不可，慈禧太后处恐怕不易进词。"百川微笑道："有李总管在，托他先容，事无不成。"李莲英势力，此时已见一斑。恭王眉头一皱，便道："李总管莲英么……"百川不待说完，已是会意。即接口道："内务府总管焦急的了不得，叫他先着叠若干银子，做运动费，也是很愿的。"恭王道："既如此，做我勿着，且再去办一下吧！"百川等才作揖告别。过了数日，竟颁谕内阁，道：

前降旨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工，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思。本年开工后，朕亲往阅看数次，见工程浩大，非克期所能蒇工。现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军务未甚平安，各省时有偏灾。朕仰体慈怀，甚不欲以土木之工，重劳民力。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着即行停止。俟将来库款充裕，再行兴修。因念三海近在宫掖，殿宇完固，量加修理，工作不致过繁。着该管大臣查勘三海地方，酌度情形，将如何修葺之处，奏请办理。钦此！

越日，内阁又奉朱谕，道：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着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澄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微惩，特谕！

又越日，复谕内阁，道：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并载澄革去贝勒郡王衔。在恭亲王于召对时，言语失仪，原属咎有应得。惟念该亲王自辅政以来，不无劳勚足录。着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澄贝勒郡王衔，一并赏还。该亲王当仰体朝廷训诫之意，嗣后益加勤慎，宏济艰难，用副委任。钦此！

这三道谕旨，联翩而下。盈廷王大臣俱错愕不知所为。嗣经探听确凿，方晓得此中原委。第一道谕旨，乃是恭王从姚百川言贿托李莲英先容，然后入宫面请，果得西太后照允。即命恭王拟旨，硬要同治帝盖玺。同治帝迫于母命，无奈强从，心中却暗恨恭王。足足的气了一夜，翌晨即亲书朱谕，将恭亲王降为郡王，并及其子载澄，也把他贝勒郡王衔革去。所以有第二道谕旨，至第三道谕旨，分明是恭王受谴入诉两宫，由西太后立命赏还，即饬军机缮旨颁下。同治帝虽然亲政，究竟拗不过太后，只得忍气吞声敷衍过去。仿佛以卵敌石。

但郁极思通，闷极思动，索性连日微行，图个尽情的快乐。内务府中有个旗员，名叫桂庆，操守纯正，闻同治帝一意寻花，竟有些耐不下去，就切切实实的上了一个奏折。内称：皇上少年好色，恐不永年。请将蛊惑的内监一律驱逐，其有情罪重大者，应立加诛戮，杀一儆百。两宫皇太后亦须保护圣躬，俾慎起居，以免沉溺等语。同治帝瞧了此奏，头脑都痛将起来，不觉愤愤道："混帐忘八，敢诅咒朕躬么，不严办他一下子，还当了得！"正是：

忠言不用如充耳，苦口难医已死心。

毕竟桂庆曾否受谴，且至下回说明。

是回纯叙同治帝，暗中恰刺西太后。同治帝系西太后所生，教养之责，惟西太后是赖。西太后既留意时政，宁于同治帝微行独不闻之？斥蛊主之内竖，进格君之正人，则同治帝尚在少年，不难潜移默化。此而不行，任其冶游无忌，是明明纵子以不肖也！至圆明园之议筑，尤为无益有损之举。

国帑空虚，时局未定，筑园奚为者？同治帝为藏娇而筑园，西太后为娱老而筑园，其寻欢取乐之心，二而一，一而二也。文喜桂宝及李莲英等，皆误国小人，母子俱嬖幸之，是可见母子之惑，相去殆无几耳。桂庆之奏，实中肯綮。是回作为结尾，亦含有深意。阅者不得以寻常叙述文目之。

第十五回
染疮毒穆宗宾天 绝粒食毅后殉节

却说同治帝阅桂庆奏折，正拟下旨严谴。忽由长春宫太监奉太后命来取此奏。长春宫系西太后所居。同治帝见他奉命前来，只好将原奏交给。乘着怒意，掷与宫监，宫监即赍呈西太后。西太后仔细展览，前半篇是指陈衮阙，倒也不甚介意，后半篇乃严惩内监，责成慈闱，未免心中怏怏。便道："这也太言过其实呢！"袒己耶？抑袒李莲英耶？遂留中不发。桂庆于呈奏时料知同治帝不从，曾暗通内线，要西太后过目，隔了数天，并无批答，才识西太后也不见用，竟辞职而去。自桂庆去后，王大臣们统做了仗马寒蝉，他总教禄位稳固，官爵保全，便算侥幸，管什么天子风流，国家兴替！庸奴如绘。

是年五月，钦天监奏彗星见。天象告警。西太后及同治帝，全不在意。略去东太后，为贤者讳。一个是预备万寿典礼，忙碌得很，一个是常到南城寻欢冶游要紧。光阴如箭，倏忽孟冬，西太后的万寿期已渐近了。一切礼仪，遵照乾隆六年皇太后万寿成例，办理妥当。盛衰已是不同，仪制恐还较备。即加赏八旗年老官民，及京内外实任一二品大员老亲。锡类推仁，鸿恩广被，也好算作一朝盛事。语中带讽。先期三日，同治帝率近支亲藩，恭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御慈宁宫，上文说西太后住长春宫，便为此处注脚。升座侍宴。帝奉觞上寿，并效老莱子舞彩状，恭承色笑。亏他支撑。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依次进舞，欢忭有加。礼成，又至钟粹宫迎东太后。东太后住处，亦随笔带叙。与西太后同幸漱芳斋。同治帝旁坐侍膳，近支亲藩等皆蒙赐食，次日复奉两太后幸宁寿宫，侍膳赐食如昨例。又越日亦如之。及期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御慈宁宫，受庆祝礼。两称西太后徽号，含有微意。内如六宫九院，外如王公、世职、大学士、六部、九卿，及蒙古外藩等统依次晋祝，分班磕头。开八荒之寿域，率土皆春；听万众之欢呼，同声称庆。祝嘏毕，大开筵宴，盛沐慈恩。是晚广选名优，入宫酣舞，演几出西池王母，唱几阕萱室长春，慈颜为之尽欢，臣心无不称颂。书中独叙西太后万寿，不及东太后，顾本旨也。

只同治帝趋跄奔走，时觉蹒跚难行，暗地皱眉，偷闲呼痛。旁人还道他是疲乏，谁知他乐极悲生，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楚。哑子吃黄连。看官你道为何？乃是染了淫毒，下身生着杨梅疮。起初不过稍觉痛痒，尚无大碍；到西太后万寿期内，已发现疮毒不便行走。只因礼节难违，没奈何撑着双足，来往宫中周旋了好几日，把娘肚皮里气力统已用尽，遂

奄奄一息卧倒龙床。后妃等问他病源，总说是逐日劳苦，以致疲惫。及两宫太后亲来探问，越发不好明言，只得讳莫如深的过去。就是御医诊视，也总不料他是淫毒缠身。模糊拟方，无非是银花、夏枯草等类，饮了下去如饮水一般，有什么功效！挨到十一月间，龙准两旁也居然现出斑点来。得毋所谓睟然现面耶！已而毒水溃流，浸淫满面，一位丰姿潇洒的英主，弄得象混世魔王。自两宫太后以下，都不晓得是什么病症。详问御医，竟称是天花之喜。瞎话。这时候的内外章奏，已命军机大臣李鸿藻代为批答。西太后恐大权旁落，遂召集近支亲王会商，酌定政见。先由醇亲王奕譞领衔奏请，继乃颁谕内阁，道：

> 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醇亲王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朕思万几至重，何敢稍耽安逸。惟朕躬现在尚难耐劳，自应俯从听请。但恐诸臣无所禀承，深虑贻误，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情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欣感。兹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翌日又由同治帝名义，降一谕旨。说是奉两宫太后懿旨，封慧妃为皇贵妃，瑜嫔为瑜妃，珣嫔为珣妃。这谕下来，阖廷臣工，又是摸不着头脑。都说皇上方在不豫，医治尚恐不及，如何记念妃嫔加封起来，这正是咄咄怪事！一天过一天，到了十二月五日，由内廷传出懿旨，立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澄，一等公奕谟、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和、王庆祺，南书房行走黄钰、潘祖荫、孙贻经、徐郙、张家骧等，入见养心殿。各王大臣等陆续趋至。但见宫中一带，统是宫监排列；所有各重门禁都驻着赳赳武夫。大概是荣禄手下的旗兵。此处复两现荣禄。王大臣等不知何故，但既奉召前来，只好屏着气、垂着手，齐集殿门。殿外已有宫监立着，见大众到齐，即宣旨召入，直进西暖阁内。两宫太后分席列坐，面上都带着惨容。众人觐见毕，西太后先开口道："皇上疾已大渐，将来继统问题，须预先议定为是。"众人听了这语，都惊得目瞪口呆，不发一言。西太后又道："这是眼前要政，你等何须惊疑。"众人又不敢遽答，眼光都注到恭王身上。恭王此时不便缄默，乃跪奏道："皇上年力方强，即有不豫，亦不致有意外之变呢！"西太后不待奏毕，便摇首道："不济事了。你是皇室懿亲，此后嗣承大统的应该是谁？"恭王嗫嚅道："闻得皇后……"说到"后"字，好似有骨鲠在喉，不说下去。西太后已知其意，便道："皇后怀胎的消息也是靠不住的，就使有胎，亦不知何日诞生，生了亦未必是男。国不可一日无君，理应先日议定。"恭王道："皇后既已有娠，这是最好的了。现在大小事件统恳两太后裁定，一经皇后分娩，是男是女再行定夺。"西太后旁瞧汉员道："这话太悬宕了。现在西南尚未大定，如知朝廷无主，难道不要生变么？"西南或不致如此，倒是你要生变。军机大臣沈桂芬、李鸿藻，弘德殿行走徐桐，同跪下道："圣慈明烛千里，臣等莫名钦佩。"大拍马屁。东太后至此，也耐不住，便道："据我意见，恭王的儿子，恰可入承大统。"恭王忙磕头道："奴才不敢！如果要立皇嗣，也应轮着溥伦。"西太后道："溥伦是宣宗成皇帝

的继长孙，血统太远，不应嗣立。”说至此，复顾东太后道：“倒不如立了醇王子载湉，时候已迟，应即决定。”醇王奕譞忙叩头固辞。恭王又磕头道：“事尚从宽，且至明日再议。”西太后声凄而厉道：“实告你，皇上已大行了！”这声懿旨，仿佛如霹雳一般，王大臣的泪珠儿，好似雨随雷下，点滴不住。这副急泪，也亏王大臣预备。当下把储议暂搁，都请至御寝哭临。西太后道：“且慢，皇嗣一层，我意已决定载湉了。”诸王大臣也无暇争论，有说是遵旨的，有说是请慈衷裁定的。支吾了一会，即由西太后命令内监导王大臣等至东暖阁。东暖阁就是御寝所在，与西暖阁相距无几。王大臣等甫至阁门，但听里面有一片号啕声，哭得非常凄惨，众人都不知不觉的流下泪来。这恰是真泪。须臾，已鱼贯入阁，见龙床上面直挺挺的卧着帝尸，身上亦罩着龙袍，预备入殓。旁侍后妃人等，统是悲泣，独皇后已晕过几次，还是抚尸大恸。大众陪哭一场，天色已是黄昏。恭王见皇后恸哭不已，正思出言劝慰，适西太后徐步进来，众人又上前请安。皇后越发号啕。西太后戟指道："你这狐媚子，媚死你的皇上，还装出这副形容。迟了，迟了！"姑恶，姑恶。复对众王大臣道：“你等须安排嗣皇即位，不必在此侍着。”王大臣遵旨而退。恭王亦抽身欲出，西太后道：“你且在此。”不是留他，实是禁他。恭王不好违慢，只得在东暖阁中静悄悄的候着。西太后独返入东暖阁，围炉休息去了。时已起更，灯昏尘黯，外面风声刮耳，差不多似天崩地塌，海啸山号，皇帝大行应有此景。恭王身着狐裘，尚是暗中发抖。

挨过了两三小时，才见有数人搴帷而入。第一位仍是西太后，第二位系醇王奕譞的福晋，乃是西太后的同胞妹子。随后有乳媪数人，抱着一个三岁有奇的小孩子，尚是朦胧睡着。看官不必细猜，便应晓得是嗣皇帝载湉。大书特书。当下与恭王相见。除西太后外，还是行着家礼。西太后语恭王道：“嗣皇已到，应先在御寝旁行即位礼，以便明日颁诏。”恭王闻言，心中很不愿赞成，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不得已唯唯听命。于是复宣召众王大臣，入养心殿，两旁序立，静候幼主登基。这幼主尚睡在梦里，被那本生母唤醒，恼了性子，乱啼乱叫，西太后过去抚摩，温词诱导，偏这幼主不肯顺从，越加啼叫不休。为后来母子不和之兆。嗣经醇王奕譞进去保抱，哄骗了好一歇，方有些转悲为喜。如此立主，真同儿戏。乃命向大行皇帝前磕了头，然后抱出殿中，扶登御座。王大臣等序班朝见，跪叩如仪。那幼主因少见多怪，几乎吓倒御座，又哇哇的啼哭起来。都是预伏后文之笔。仓猝礼成，草草了事，恭王方得脱然回邸，诸王大臣等亦各归息。翌晨，复入宫承值。午后，大行皇帝大殓，十有九龄的天子至此永终。真所谓一棺附身，万事都已了。昔日风流而今安在？

是日即颁遗诏，略称：本年十一月适出天花，以致弥留不起。第念统绪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等语。四岁小孩聪明或有之，仁孝何能预料，明是欺人之谈！同治皇后闻到此诏，暗想：大行皇帝临终时，那有这等遗言！分明是捏词粉饰，满盘播弄。更兼嗣皇载湉入继文宗，置大行皇帝于何地！自己更不必说了。想到此处，毫无生人之趣，只自祈死而已！可悯。诸王大臣明知此举无名，难为皇后，只因西太后独揽政权，不好违忤，没奈何拟了嘉顺二字，作为同治皇后的封号。总算蒙西太后俞允。又尊谥同治帝为穆宗。翌年改元光绪，即为光绪元年。光绪帝年幼无知，自然援着老例，重

请两宫皇太后临朝，再行垂帘训政。不到数日，又下了一道懿旨，谓：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相传这道懿旨还是东太后及恭王奕䜣商议出来，西太后勉强赞同，未知确否。忍于子妇，他事可知。转瞬新年，光绪帝登极受朝。还算欢欢喜喜的坐了一歇。有三十四年的挂名，总有一点福泽。各王大臣等排班跪叩，毋庸细表。独醇亲王奕譞先期告病辞职，由懿旨批准，开去各项差使，凡朝贺等典礼，概免参预；遇太后万寿，在便殿行礼，不随众朝贺；所有亲王爵秩，准其世袭罔替。因此新皇登极，醇王不与朝贺，这也是父不拜子的礼仪。

过了元日，宫中筵宴，虽较前略减，总不能一例蠲除。西太后听戏饮酒，依然如故。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得了这种信息，不觉懊恼道："先皇帝的梓宫尚未奉安，善后事宜亦未办妥，难道好乐以忘忧么？我倒要批鳞一奏了。"遂拟定奏稿，缮好奏折，立即赍呈。其文道：

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主，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为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年，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大吁天呼地。幸赖两宫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使当日后有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一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太后贻厥孙谋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伏乞两宫太后暨皇上圣鉴！谨奏。

奏入，于翌日即颁下懿旨道：

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兹据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广安着传旨申饬。钦此！

懿旨下后，小惩大诫，竟没有第二人续上奏折。宫廷内外，依然是幸遇清时，朝无阙事了。

谁知到了二月，嘉顺皇后的噩耗，又自宫中传出，都说是缘绝食而崩。忆前此欢谐

凤卜，未及三秋；痛此时攀及龙髯，不过百日。后人有诗咏嘉顺皇后道：

开国科名几状头！璇闺女诫近无俦。
昭阳自古谁身殉？彤史应居第一流！

欲知嘉顺皇后死状，且看下回分解。

同治以前，清未有兄终弟及之制。始之者，为光绪帝。光绪帝之母，西太后之妹也。光绪帝即为西太后之甥，亦即西太后之侄，侄且兼甥。西太后意中以为有两重关系，他日当惟言是从；且可因幼主登极，仍得垂帘训政，手握大权，其自为计固得矣。如家法何？如祖制何？夫家法与祖制固不足以怵西太后之心！但同治帝本所自出，犹且未尽听命，岂光绪帝长成后，必将顺无违耶？人谓西太后智，吾谓西太后亦智而愚者。至嘉顺皇后之殉节，无非为西太后偏憎而起。嘉顺未册封时，已有明德和熹之誉，乃受制于恶姑，竟致绝粒而死，忍心害理之讥，不得为西太后讳焉。或谓慈安尚在，何以未申一词？不如杀安太监，立嘉顺后，皆慈安所为。西太后嫉之已深，防之益密，至同治帝崩，不令慈安干涉，盖已处心积虑，布满网罗。今日之事我为政，非他人所得与闻。恭王可羁住东暖阁，慈安不亦可羁住西暖阁耶！是回与上文第十回可以参看，益识西太后之手腕矣。

第十六回

上遗疏痛陈继统　改俄约幸得使才

却说嘉顺皇后，因同治帝驾崩，本已恸极；嗣复立载湉为帝，连继子都没有着落，西太后又视她如眼中钉，每日痛詈，不假词色；广安上奏复被申饬；遂断绝各种希望，并腹中怀妊，亦置诸不顾，竟自行绝食。饿到腹枯肠竭，竟尔逝世。临崩时眼眶犹含泪两行，面色恰如生人一般。内监禀报钟粹宫，东太后尚亲自过视，哭了一场。至禀报长春宫，西太后恰悍然道："死得好，死得好，早死一年，我的皇儿也不致短命了！。冤哉枉也！当下令内务府治丧。呈上礼节，被西太后抹去好几条，草草塞责。王大臣拟了一个孝哲毅皇后的谥号，还幸不遭驳斥。有一个不识趣的御史姓潘名敦俨，竟奏请表扬先后，借光潜德。宫中便严驳下来，谕称："孝哲毅皇后已加谥号，岂可轻议更张。该御史率行奏请，已属糊涂，并敢以无据之辞，登诸奏牍，尤为谬妄。着交部严议"等语。潘敦俨撞了一鼻子灰，同寅中还说他自寻苦恼，真正懊悔不迭。何苦！这且按下不提。

单说两宫皇太后二次垂帘，寰宇澄清，万民乐业。西太后又振刷精神，创行了几条新政：一是派遣外使——出使英国，派了郭嵩焘；出使日本，派了许钤身；出使德国，派了刘锡鸣。一是准借洋款——陕甘总督左宗棠，出关剿回，因军饷无着，准借洋款一千

万两。一是赎回铁路——从前英人擅筑铁路于上海直达吴淞口，适忱葆桢调督两江，照会英领事阻止，不获允；嗣由李鸿章与英使威妥玛熟商，以银二十八万五千两买收。后来未成的路线，原是停工，已成的铁路，亦一律毁去。一是选派学生出洋游学——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三十名，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由道员李凤苞、洋员日意格为监督。这都是下请上行的政策，好算西太后刻意求治了。侧重西太后，语有分寸。

会云南腾越厅蛮允地方，戕杀英翻译官马嘉理，英人指为署督岑毓英主使，要挟多端。朝旨特派李鸿章赴滇查办。复奏：马嘉理由缅入滇，未曾知照地方官，以致匪徒劫杀，并无督署指使情事。总理衙门照复英使威妥玛，威妥玛犹坚执前议。及鸿章北还至烟台，与英使会议，相持不下。俄、德、美、法四国公使适俱在烟台，亦以英使为非；乃得磋磨就绪，订定烟台条约。无非是昭雪滇案，偿银抚恤；还有中外官员往来礼节，及中外商人互市条件，另附专款；乃是次年英人拟赴西藏，请给护照，等语。这种交涉，在英人视作极有关系，在清廷恰以为无足轻重，得过且过，全然不放在心上。左宗棠进军新疆，又一路顺风。略定天山北路，进剿天山南路，杀得白彦虎南奔西窜，遁入俄境。还有安集延酋阿古柏，正入踞新疆，僭号毕调勒特汗，也被左公麾下将弁几仗杀败，进退无路，仰药而亡。这捷报传达清廷，两宫太后喜欢的了不得，立封左宗棠为二等侯，随征将士统邀特赏。时已光绪四年二月了。点醒年月，可知是部小说除褒贬外，实可作一部编年史读。

五年，葬同治帝、后于惠陵，又有一番热闹。两宫皇太后也亲往视葬。宫眷廷臣等更不必说。既告窆，送葬等人一律言旋。正在休息，忽由吏部尚书呈上一折，乃是吏部主事吴可读遗疏，由堂官代奏，洋洋洒洒差不多有一二千字。两宫太后瞧毕，由西太后发言道："数年前，广安曾有奏折，也是为着此事。今吴可读遗疏，又说要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难道我等苦心，臣下尚难共喻么！"你全是私心，有什么苦心。东太后道："他自称罪臣愿效尸谏，倒也是一片忠心呢！"西太后道："究不知他是什么死法，还要问明吏部再行定夺。"当下召见吏部尚书，便垂询吴可读死状。当由吏部复奏道："吴可读实服毒自尽的。他本奉陵工差使，卸事后，即在联州马神桥三义庙内自尽，有庙内周道士作证，州臣亦确查无误。所以可读遗疏，奴才不敢不代奏。"吴侍御死状由吏部口中叙明。东太后道："他不是奏参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么？"西太后道："就是他。他是个书呆子，稍有所闻，便不管真伪，一味乱奏，所以前时曾将他降职的。"东太后又问吏部道："他是何处人氏，从前做过何官？"吏部奏称："可读籍贯系甘肃皋兰县，前时职任御史。"东太后道："关陇之间，有此烈士，也算是难得了。"莫谓秦无人。复顾西太后道："这应如何办法？"西太后道："且命廷臣妥议具奏，再行裁定。"随命军机拟旨，将吴可读原折发交王大臣议奏。王大臣们会议了好几日，想不出什么善法来。看官，你道这种议奏，如何有这般难处？自从康熙帝建储不定，把太子允礽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后来终被雍正帝夺去。雍正帝惩前毖后，立密建皇储法——潜书储君名字，置匣缄封，藏诸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匾额后面。至新旧交替时，方将缄匣取下，启视密旨，乃得定嗣。自雍正至咸丰朝，一律遵行。及同治光绪两帝承袭大统，虽没有什么密旨，然同治帝是随驾热河，当咸丰帝大渐时方命嗣立；光绪帝乃是西太后主张，入宫即位，已在同治帝大行之后，从没有先正

青宫，反践帝位。若照吴可读原折，是：嗣皇帝生有皇子，过继同治帝，就应立为皇太子，岂不是迹类建储，有违祖训么？祖制不行久矣，多方顾忌何为。因此王大臣等不敢定议，只模糊影响的复奏上去。独有学识优长的张之洞职居洗马，独奏称：继嗣即是继统，惟将来皇子众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继，待至继统得人，即承继穆宗为嗣，庶几情法两尽，等语。王大臣等会议数日，连此意都未想到，正是一班饭桶。两宫太后览到此奏，很是嘉许，便照张之洞奏折，令军机拟就懿旨，颁发出去。大旨说是：吴可读所请，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即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并张之洞等奏折，暨前后关于继嗣的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这旨一下，才算是铁案铸成，群喙屏息，吴侍御可读死也瞑目了。

越数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得着一个琉球国被灭消息。琉球国系东洋大岛，在日本西南，道光前曾入贡清廷，后竟废止。清廷因国家多难，不遑诘责。至此被日本并吞，夷为冲绳县。总署方与日使交涉，日使置诸不理。正拟再发照会，忽由西域寄到紧急奏章，乃是陕甘总督左宗棠署名，欲与俄罗斯国开战。总署诸公闻得开战二字，都吓了一大跳，忙把原奏呈入。为此一吓，把琉球国事情竟置诸高阁了。银样镴枪头。越日，有上谕下来，命侍郎崇厚充出使俄国大臣，索还伊犁。这伊犁地方，便是天山北路的疆域，前时回匪扰乱陕甘、关陇一带，几乎陆沉，还有什么工夫去管西域？所以安集延酋阿古柏得乘间而入，俄罗斯也思染指，便发兵南下把伊犁占去，阳称为中国防守，阴实怀一久假不归的意思。至左宗棠进兵西域，逐去了白彦虎，困死了阿古柏，天山南北两路一律平定。只有伊犁一带被俄人所占，向索不理。顺风顺势的左爵帅，那里就肯罢手，因此要与俄人宣战。左文襄好大喜功，笔下亦随带出。

两宫太后因饷需支绌，征剿回匪的兵费，正是从外国挪借而来，此次不便轻举妄动。只好令一位崇侍郎出使俄国，和平交涉。满望他折冲樽俎，仗着三寸不烂的舌头，把伊犁好好索回。谁知这崇侍郎胆小如鼠，到了俄国，被俄外部数语恫吓，弄得低首下心，毫无威势。他想是奉了朝命来索伊犁，总教伊犁索还，别样权利，都可拱让。俄人要索偿银五百万卢布，崇厚照允；俄人要索伊犁西境的霍尔果斯河左岸，及南境帖克斯河上流地，崇厚亦照允；俄人要在嘉峪关及吐鲁番等地方添设领事，蒙古各地及天山两路通商，概许免税；还有行轮运货、勘界立碑等条件，统是益彼损我，崇厚无不照允。共约十有八条。崇老可谓慷慨！

这条约咨报总署，就是麻木不仁的王大臣，也要惊骇起来。其时，有一班清流党，如李端棻、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王仁堪、盛昱等人，或居台院，或列词林，统是纸上谈兵，直言敢谏。抑扬得妙。闻了这次约章，人人气愤，个个眉扬，大家都仗着这个管城子，做成几篇好奏折，呈将上去。内容的词意，无非是立诛崇使，硬抗俄人。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陈横扫千人军，把两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也有些跃跃欲动的情形。当下将崇厚革职逮问，并遥询左宗棠和战事宜。左公本是主战，一篇复奏约有数千言，驳得十八条

约款十七条都不可许，只有第一条归还伊犁，乃是应分的事情，不加一语。惟结末有先申议后决战两语，比内臣较为慎重。因此两太后依议将崇厚逮还，换了一个曾袭侯纪泽。

纪泽系曾国藩长子，官居大理寺少卿，曾出使英法两国，专对称长，不辱君命。这是名实足副的考语。此次奉使改约，实是一个极难题目。看官试想，已成条约，还想翻他转来，难不难呢？况俄人得步进步，正是蚕食鲸吞的时候，若要他虚心下气来从中国，除非中国有几个伟人，能压倒俄国君臣，方能达到目的。曾袭侯已仰承帝简，不好推辞，只得勉为其难，跋涉烟波，赴俄都圣彼得堡去了。清廷主战的奏折还是纷至沓来。独恭亲王老成持重，奏明两宫，把各员奏折，暂且留中，俟曾袭侯到俄理论后，或战或和，才好定夺。两宫太后颇从谏如流。只俄国闻得逮回崇厚，改任使臣，不待曾袭侯到俄，便派遣军舰来华游弋，并令占据伊犁的俄人，戒严以待。于是清廷又防个不了，急令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舰队，完固海防；巡阅长江水帅彭玉麟操练水军，整顿江防；山西巡抚曾国荃调守辽东；三品卿衔吴大澂赴吉林督防；并命刘锦棠帮办西域军务，与左宗棠相机而行。两下里正在相持，曾袭侯到俄，与俄外部开议。适值原议俄使布策简放来华，总理衙门防他来京饶舌，飞电令曾袭侯截回布策，在俄定议，免得一番纠缠。人为其难，已为其易，都是好良心。曾袭侯接电后，忙往俄外部商议，令其追回布策。俄署外部尚书热梅尼，遇事圆融，允将布策追回。辩论了好几日，布策不从，险些儿双方决裂。左宗棠却要舁榇以行，与俄国决一死战。俄国闻到此信，却也有些胆怯。俄皇自黑海还都，谕令外部略从退让，另派大臣吉尔斯，与曾袭侯妥商。吉尔斯貌似和平，胸中颇有成竹，虽允让数端，大旨仍不肯放松。亏得皇天有眼，看曾袭侯一片苦心，要成全他一生的令名。偌大的俄国皇帝被虚无党刺伤，竟尔长逝，俄国几酿成内乱。到了新皇嗣统，国事暂定，曾袭侯乘机续议，方才有些眉目，将崇厚所定之前约，改换了好几条——伊犁南境悉还中国；西北界务，不据崇厚所定之界；俄国领事仅在吐鲁番添设一员；天山南北路互市，改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余如行轮勘界等件，亦各有变更。议定奏闻，盈廷大悦。丑语。电发谕旨，有：该大臣握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委任，即着照此定约、画押等语。曾袭侯依旨奉行。易玉帛为冠裳，化疆场为坛坫，依旧是承平岁月，浩荡乾坤。

到了光绪十年改新疆为行省。二十二省中，又增了一省。臣下歌功颂德，都说是两宫太后的洪福。只曾袭侯思深虑远，于签约时申奏清廷，大要谓：俄为强国，令遣一介使，驰一纸书，取已成条约，多半更改，将来看作寻常，以为中西交涉，无难了事，后必有承敝的一日。臣意为兵端将开复息，有关气数，气数不可预知；条约已定复更，应视邦交，邦交不可常恃。所以臣到俄以来，将办事艰难情状，先后直陈，不敢稍隐。此后应请旨密饬海疆暨边界诸臣，慎重交际等语。朝野叹为至论。确是名言，中国能奉为箴铭，何至一败涂地。无如中国的人情，多是虎头蛇尾，临急时似乎要立刻整顿，到了事后，仍然因循玩忽，毫不见一点精神。外人谓我国人热心，只有五分钟，乃是的确公评。我国人听着！

话休叙烦。且说西域交涉，正要蒇事，京内外臣民，都额手相庆。不料宫中颁降谕旨，竟将步军统领荣禄革职，驱逐回籍。廷臣大半惊疑，统说荣禄是西太后幸臣，从前由热河扈跸回京，全仗他保护慈躬，途中得以无事；至穆宗驾崩，入宫定策，他亦与闻，

应上文。如何今日遭此重谴？后来细细探问，方知他事涉秽亵，触怒西太后，因有此不测的罪名。原来荣禄得宠以后，兼管内务，得随时出入宫廷。宫中所有妃嫔，统是青年守孀，春宵寂寂，良夜迢迢，未免有些耐不住的情况。这荣统领器宇深沉，英姿飒爽，在宫中往来，又是一团和气，日久面熟，不顾嫌疑，遂有些不尴不尬的蜚议，传到西太后耳中。西太后亲自调查，果见荣禄与某妃有送寒偷暖的事情。不由的心中大怒，立命将他撵出。荣禄去后，西太后失一臂助，又不免日后思念，只因他犯罪太重，不好骤行起复，以致荣禄沉沦原籍落魄了六七年。大约先交桃花运，继交墓库运。

是年祭文宗陵，两宫太后都亲去拜奠。东太后以文宗曾有元妃，虚左以外，自己列于右次，令西太后随立下首。西太后拂然不乐。东太后见她色变，便道：礼应如此。旁人还惊愕不解，究竟西太后心性聪明，料知东太后意见，无非因文宗在日，与东太后尚有后妃之别，所以不容并列。当下忍着气，耐着性，不与争论，匆匆祭毕，即行还宫。后来越想越恨。还有这个刁钻阴狡的李莲英从旁媒孽，离间两宫。反说：荣禄被谴，也是由东太后设法陷害，阴折西太后的右臂。莲英想自居左臂矣。西太后怒上加怒，复忆起小安子一案，统由东太后主持。新旧生嫌，百感交集，遂与李莲英定计，要报仇雪恨了。俗语说得好，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好好一位贤太后，要收拾在她手中哩！俗语有云：

画虎画龙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毕竟东太后后来如何，看小子下回交代。

本回叙吴可读尸谏，及曾纪泽改约事，似与西太后无关，实则皆自西太后致之。西太后不立光绪帝，则承穆宗后者，必为穆宗之犹子，继嗣即继统，何容拟议！吴侍御自不必轻生矣。至若曾袭侯之赴俄改约，实由崇厚辱命所致。当时国家政令，多由西太后主张，遣使时，早为审慎，则后来之种种手续亦可无庸，吾故曰：此皆西太后致之也。世有以吾言为周内者，请寻绎本回自知。

第十七回
东太后中计暴崩　恭亲王遭谗去职

却说东太后秉性坦白，素无城府，遇事又退让居多，争执甚少，所以与西太后训政数年，形式上似尚联络。因安得海被戮，李莲英构谗，方成嫌隙。其实西太后暗中生心，东太后仍毫无成见，所以全不预防。谁知这西太后实是利害，怀恨愈深，韬晦益甚，外

面阳作欢容，与东太后格外亲昵。会东太后罹小疾，宣御医入宫诊治。服药数剂，并无效验，西太后恰常往问视，曲示殷勤。又拣了上好人参两支，为东太后亲自煎汁，服后少愈。越宿，东太后起床梳洗。时方八句余钟，由宫监入报，长春宫太后来了，东太后忙起身要迎。只见西太后已经进来，笑吟吟道："今日慈躬可痊愈否?"东太后道："今日已好了不少。累承顾视，深抱不安!"西太后道："这有什么要紧。但愿慈躬早日复原，朝政一切，也可公同商决。"东太后道："今日退朝为什么这般早?"西太后道："今日没有什么要政。因为惦念慈躬，所以立命退朝。"正说话间，东太后梳洗已毕。两下里奉茗递烟。西太后微露左臂，恰有寸帛缠住，映入东太后眼帘。便问她："何故缠帛?"西太后连忙把衣袖垂下，似恐东太后窥见，做出一副遮遮掩掩的情形，口中又故作嗫嚅状。好计策。偏偏动了东太后疑心，越要详问底细。中她计了。西太后又说道："此刻不便明告，且待慈躬康健，再当渎陈。"东太后发急道："我已没有什么病患，今日与我说明，我心越加爽快，病体越加安适了!"西太后闻言，故意的把凤目一睃，复将左右一瞧。东太后会意，便命宫侍退出，迫令西太后详告。西太后道："昨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东太后听到?"臂肉"二字，不禁起立道："臂肉可割么?"西太后道："平时读史，尝见有割股疗亲事。仿着一行，果蒙上苍鉴悯，安及慈躬，总算不虚此割了。"东太后道："我病渐瘳，你臂忍痛，我心如何放得下!"说至此，便去携西太后左腕。西太后连忙让开，微颦道："不妨，不妨!我已用良药敷上，昨晚已止痛呢!"说得很象。东太后不觉感极而泣，且道："如此存心，先皇帝尚有疑虑，真是好人难做了!"言已，即转身向卧室中去了。好一歇，又出来相见，手中执着一笺，递与西太后。西太后接过瞧毕，手腕都颤动起来。想是左腕觉痛之故!看官，你道是何笺?乃是文宗显皇帝亲书的朱谕，内写着："那拉贵妃如恃子为蛮，骄纵不法，可按祖宗家法治之，毋得宽贷。特此留谕。"西太后往时，曾闻东太后口风，有这密旨，所以时常留意，处处防着。此次诈言割臂，实是为此而来，及见了这道密旨愈觉惊心，默念神明庇佑，秘计得行。意欲将密旨取去，奈东太后未曾允给，不好擅取。沉吟少顷，竟交还东太后，面上仍不动声色，只眼睁睁的望着。但见东太后取了此纸，放入炉中，霎时间，被火所爇，化作白灰。西太后到此只觉由顶至踵，没一处不畅快，便向东太后敛衽鸣谢。东太后慌忙答礼，转申谢悃。续谈数语，西太后便欢天喜地的去了。

过了数日，东太后病已痊愈，与西太后一同视朝。朝罢，各自回宫。午膳后，东太后带着宫监，静悄悄至长春宫，拟去道谢盛意。冤冤相凑，宫监们多去午餐，只有一小太监站立门首，见东太后到来，请安毕，欲入内禀报。东太后已扬长入内，搴帷进去。见西太后与李莲英并坐，西太后跻着左足，置莲英膝上，莲英用手搦着，两人唧唧哝哝，不知说着甚么。春色撩人。忽闻帷钩声响，珠玉琤琤，方觉有人进来。瞧将过去，乃是东太后。西太后缩足不迭，待至放下，东太后已走近身前，连忙起身相迎。李莲英也吓了一大跳，起立一旁，把请安的礼节，竟致失记。东太后本怀着敬意，竭诚而来，瞧这般情形，不觉变了懊恼。竟向李莲英道："你也太不成体统了。为什么与太后并坐?"莲英尚未答言，西太后便代答道："我近日双足见痛，所以叫他捶着，他立捶不便，因此从权给坐。"东

太后道："我朝定制，防范中官，很是严密，为恐中官擅权，要蹈前明覆辙。近之不逊，远之则怨，这是不便轻纵的！"西太后想出言辩驳，一时又无词可说。只得怒向莲英道："承值的宫监到何处去了？你是本宫总管，为什么不去查问？"莲英唯唯趋出。东太后又语西太后道："李监权势太大，宫监们都称他九千岁，这也不可不防。"此言实是好意。西太后嘿然不答。东太后见她不悦，就匆匆告辞，连初意都未声明，一直回宫去了。

次日，西太后竟不视朝，只称有疾。自光绪六年冬季，直至七年仲春，简直是杜门不出，终日深居。亏她忍耐。就是元旦、元宵，宫中这么热闹，她也推说有病，未曾出来。东太后常去探望，只说是腰足酸痛，不能行动。何不说是左臂痛。御医日日进诊，吃了许多杜仲、牛膝，毫不见效。未知她曾饮下否？光绪七年二月，诏各省督抚进良医。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皆奉诏征医，给资入都。各名医入宫诊脉，也不识是何病源，开了几个不痛不痒的方子，呈将进去。也不知西太后服了谁方。

东太后独自视朝，已经数月。到了三月初十日辰刻，召见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联翩入见，东太后垂询数语，慈颜和怡。恭王以下，据事奏明，即行退朝。到了午后，忽内廷有旨传出，立召枢府诸人速进。各王大臣等不知何因，急忙趋人。至朝房，方有太监传说，东太后驾崩了。恭王惊讶道："退值不过五小时，为何有此暴变？"此时左宗棠亦奉命驰至，闻恭王言，便道："辰刻觐见太后慈容，并无疾色，不过两颊微赤，难道数小时间就致大行么？况向例太后不豫，必传御医，医方药剂悉命军机检视，为什么全然未闻？"恭王道："且至宫中看明，自然知道。"于是鱼贯而入。到了钟粹宫，见西太后坐矮登上，形容并未憔悴，态度不见仓皇。明系假病。各王大臣向她行过了礼，分立两旁。但闻西太后道："东太后向无大病，日来也不闻动静。忽然遭此变故，真是令人难测！"各王大臣相率顿首，统把虚言劝慰。只恭王奏请道："东太后大行，想尚未曾小殓，例应传她戚属，入宫瞻视。"西太后道："已小殓了，你等可去瞻视一番。"恭王奉命率各大臣进内寝，只见东太后面色如土，目未全瞑。穗帐凄清，孤帏惨淡。各王大臣睹这情形，不知不觉的流下泪来。当下举哀齐哭，寝侧妃嫔人等亦一律号啕。约数刻，西太后也进来道："已死不能复生，哭亦无益；你等不如出议丧礼，教办理周到一点，便算对得住东太后了。"语带蹊跷。左宗棠满腔不悦，只是不便开口，没奈何随着大众怏怏出宫，到了军机办事处，还思与恭王追究病源。恭王道："也不必说了，现拟遗诏要紧。"便由李鸿藻起草，拟定数行，恭王等统共瞧过，随着宫监进呈西太后。有顷，宫监复捧遗诏出来，约已易过数字，当即抄发出去。其文道：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壶。追穆宗毅皇帝寅绍丕基，孝思纯笃，承欢奉养，必敬必诚。今皇帝入缵大统，视膳问安，秉性诚孝。且自御极以来，典学维勤，克懋敬德。予心弥深欣慰！虽当时事多艰，昕宵勤政，然幸气体素深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资颐养。本月初九日，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年四十有五。母仪尊养，垂二十年。屡逢庆典，迭晋徽称，夫复何憾！第念皇帝遭兹大故，自极哀伤。惟人主

一身，关系天下，务当勉节哀思，一以国事为重，以仰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教育之心。中外文武恪供厥职，共襄郅治。予灵爽实与嘉之。其丧服酌遵旧典；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大祀固不可疏，群祀亦不可辍。再，予向以俭约朴素为宫闱先，一切事关典礼，固不容矫从抑损；至于饰终遗物，有可稍从俭约者，务惜物力，即所以副予之素愿也。故兹诏谕，其各遵行。

这道遗诏经西太后窜改过的，也不知是那几个字眼，小子无从证实，不敢妄谈。只西太后徽号，上文叙过的尚只六字，此诏内加入四字，小子前未叙明，不得不于此补入。昭豫二字，乃四十万寿时加添的；庄诚二字，乃光绪帝即位时加添的。东太后崩后，谥法拟定孝贞二字，西太后并不持服。或说是西太后密令进鸩；或说是暗嘱御医用药不对病的方剂，药死东太后。小子不好妄断，只人云亦云罢了。叙述清楚。

丧葬既毕，西太后处置国政独断独行，任所欲为。只嫌左宗棠自仗老成，常多谏白，竟命他出督两江，把刘坤一暂且投闲。越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丁母忧，命张树声署理督篆。适值朝鲜内乱，张署督闻风调将，遣提督吴长庆、丁汝昌等，赴朝鲜。原来朝鲜国王李熙，以支派入承大统，本生父大院君李昰应素揽大权。后来国王娶了一个闵妃，才貌超群，国王很是爱她。一人有福，带着千人上屋，因此闵氏子弟陆续登用，把大院君的权势，渐渐夺去。大院君原是怀恨，大院君的党羽尤为失望。巧值兵士索饷致变，乱兵怨吏，集作一堆，举大院君为主，攻进京城，扬言入清君侧，逢人即剁。不管什么闵不闵，统赏他一刀两段，就是香肌玉骨的闵妃，也被砍作肉泥，并将国王禁入密室。当下杀得兴起，又四出焚掠，毁坏日本使馆，杀了日本人数名。日本发兵到朝鲜，偏被清将走了先着——将大院君诱入营内，执送天津，并将他党人杀掉一百多个。至日兵入朝京，京内已烟消雾解。那时日人不好妄动，只要朝鲜赔偿人命，筑还使馆。清将掳了大院君，已是喜出望外，管什么朝日交涉！朝鲜自与日本讲和，偿金开埠，定约而去。朝鲜为我属国，如何令它自由立约。大院君解到天津，张树声着人飞奏，请旨发落。朝议纷纷不一。独西太后恩威并用，特沛纶音，命将李昰应安置保定，好生看待；又令提督吴长庆，暂时驻兵朝鲜。日本闻清兵驻扎，那里还肯放手，自然也遣兵代戍，与清兵势成犄角，两不相下，免不得日后生事了。预伏下文。

中外承平，万机无阙。台官等没有事情，只探听贪官污吏消息，讦奏了好几本：户部堂官景廉、王文韶，均以失察被谴。侍郎宝廷典试福建，路过江心，巧碰着一个民女——芙蓉为面，杨柳为腰，他竟恋恋不舍，仗着自己财势，买为侧室。名为清流，实同浊流。御史风闻此事，又上一本弹章。宝廷忙自请处分，已是下旨革职。其时慷慨敢言，笔锋犀利的人物，要算清流党魁张佩纶。西太后嘉他忠直，立擢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劾人不劾己，乐得做点好名声。佩纶上疏固辞，优旨不许。为中法开战张本。辇毂以下，又家诵口祝，说甚么主圣臣直，国泰民安。西太后闻这颂辞，欣慰的了不得，竟把张佩纶作为盛朝柱石，圣世良臣，格外青眼看待。

会越南事起，法人攻越，杀得越人大败亏输，丧师失地。不得已与法定约，认为法

人保护国。又是朝鲜之续。清廷以越南为我藩属，法人不得擅夺，遂由总理衙门出面与法使交涉。适李鸿章起复原职，保奏张佩纶具外交才，不妨重任。西太后览奏合意，遂命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准备着唇枪舌剑，吓倒法人。谁意法人仗着实力，一些儿不去怕他，任你笔舌交乘，简直是我行我事，毫不理会。景廷广十万横磨剑，有何用处？一日又一日，已是光绪十年。是年冬季，为西太后五旬寿辰。元旦降旨，已命礼部衙门，敬谨筹备庆祝事宜。过了数日，左宗棠因病开缺，朝旨调曾国荃署督两江。又命彭玉麟往粤，会同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办理海防，筹划越南事务。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因中法交涉日棘，议和议战，正在仓皇的时候，忽降谕内阁，道：

>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䜣，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业贻谋！将来皇上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䜣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行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抒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无迹，苟于国事有补，无不虚衷嘉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必当立抉其隐，按法惩治不贷。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王大臣等瞧着此谕，无不惊讶。都说现在外交吃紧，国务倥偬，如何有此特旨？别人革职降级，还是没甚要紧，如恭王爷谙练老成，如何令他退闲？况恭王并未多病，谕旨从何处得来，这真出人意外。有几个与恭王莫逆的大臣，赴恭邸慰问。恭王微笑道："我早知有今日了。东太后崩后，我已防有此着。匆匆间已隔三年，还算慈恩高厚。谕旨责我委蛇保荣，我也承认。我若不是这般做法，恐怕阅三月就要发作，那里能延到三年哩！唯近今时事多艰，交涉日亟，还望诸位竭忠报国。我虽退闲也很感激呢！"语有含蓄，然忠心恰还未泯。诸人俱称遵命。又慰藉了数语，告别去了。恭王遂退出政界，反乐得优游卒

岁，遵养晦时。小子恰有一诗道：

自古功高易受嫌，何如归去效陶潜！
懿亲且尔遑他问，为嘱群臣口早箝。

恭王退职，朝政如何处置，容俟下回交代。

东太后与恭亲王，西太后之所深嫉也。诈称割臂，密嘱进鸩，舆议几同一律，并非作者无端臆造。观此可知西太后为人阴险实甚。世间最毒妇人心，岂虚语哉。东太后崩，西太后捽去恭王，易如反掌。其所以隐忍不发者，一则自顾怀惭，既死东宫，不应遽斥亲王，以致反唇相讥；一则国际清时，无词可借，姑待变故发生，方可论罪予谴也。至中法之交涉起，借力图振作为名，可以罢斥恭王，并其党而尽去之。其处心积虑，可谓深矣。春秋以诛心为主，是书亦取法春秋也。

第十八回
奉慈命爵帅主和议　随醇王总监阅兵操

却说西太后既罢斥恭王，并将宝鋆、李鸿藻等亦降罚有差。随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入直军机，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并命有紧要事件，与醇亲王奕谖商办。奕谖本是个拘执不化的人，闻了此旨，即入宫见西太后，磕了无数的头，坚请收回成命。西太后道："你以为迹涉嫌疑，不便与闻国政么？须知皇上尚未亲政，诸事由我作主，你不防会议要事。等到皇上亲政，自当再降懿旨，你去好好儿办吧！"奕谖不便力辞，只得唯唯趋出。越日，即有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奏折，次第呈入。奏中所说，三人一律，无非说是：醇王入直内廷，皇上容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等语。盛昱且引嘉庆帝谕旨，有"本朝自设立军机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良以亲王爵秩较崇，功无可赏，过不便罚，因有此谕。近如恭亲王参赞军机，不过暂时权宜；醇王又非恭王可比，伏恳收回成命。"云云。西太后不允，降谕如下：

本日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陈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务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仁宗睿皇帝圣训，有诸王向无在军机行走等因。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

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俟皇帝亲政，再降懿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钦此！

自这谕下后，廷臣知慈意已定，不便多讲，又弄得哑口无言。西太后复选出一个懿亲来，叫他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看官道是谁人？就是将来权势熏灼，与清俱亡的庆亲王奕劻。下笔起劲，不特著外交失败之始，并且示清社覆灭之机。并命许庚身、阎敬铭均在总署行走。

西太后总道任用得人，好将法越交涉容易了结。不料中法交界的镇南关外，已与法人开战，连战连败，徐延旭、唐炯等均退入关来。小子前回于法越交涉，尚未交代明白，至此只好补叙。越南亦称安南，乾隆时国王阮光平入觐，受清册封。传子光缵，为广南王阮福映所灭，仍认中国为宗主国，照常入贡。福映得国时，尝借法人帮助，约割地为谢，且许法人自由通商。后来越南不尽如约，法国屡次攻进。越南情愿践盟，法人反不肯允，得步进步，要求无厌。弄得越南无法可施。和不肯和，战无可战，国王阮福时及阮福升先后愤死。立了一个幼主福膺，年仅十二，有何能力？只得听法人调排，愿认为法人保护国，并割让好几处疆域。等到清廷闻知，木已成舟，挽回无及。徐延旭、唐炯奉命出关，俱被败退。西太后把他两人革职拿问，另命湖南巡抚潘鼎新接办。适有粤海关司美人德璀琳，愿任调停。乃派直督李鸿章，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开议和约，由德璀琳作居间人。议订五款，大略为不侵犯中国南界，撤还北圻各防营；不索赔兵费，不防碍中国体面。鸿章奏闻，西太后本恶劳喜逸，总教面子过得去，不防将就承认，遂令鸿章画押。只福禄诺临行时，与鸿章说明，要派队巡查越境。鸿章模棱两可，法人就认作默许，自由行动。中国外交之失败，往往由此。被台官得了消息，奏劾鸿章匿不上闻，有欺君误国的大罪。西太后虽下旨申饬，暗中却着实袒护。时潘鼎新出驻谅山，与法兵相遇，两下龃龉。法兵以遵约巡边为名，偏偏鼎新要阻他自由，说不明白，自然动起蛮来。打了一仗，法兵败北。法遂遣巴德诺到上海责清廷背约，并请续议。诏授江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巴德诺会商。国荃议给抚恤银五十万两，又被言官攻斥，和议无效。法提督孤拔，竟率兵舰东来；驻京法使谢满禄，下旗出京。于是清廷不得已下旨宣战，命曾国荃督办江防，内阁学士陈宝琛为会办；起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赴福建督办海防，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佩纶为会办；饬云贵总督岑毓英，督同巡抚潘鼎新，准备前敌；又特赏刘永福督衔，令他冲锋效力。这刘永福本是太平天国余党，以黑旗为标识，时人叫他黑旗长毛。他因太平天国灭亡，窜入越境。越南王见他膂力过人，封为三宣副都督，令他防堵法人。至法兵入境，越南没人敢当，只刘永福率着死士与法兵连战，几次杀死几员法将。清廷

也闻他威名，因此逾格加赏，邀作臂助。复恐各师出关，粤中空虚，特授彭玉麟为兵部尚书，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防粤；并因台湾孤悬海外，首当敌冲，立赏刘铭传巡抚衔，督防台湾军务，嗣复授为闽抚，暂驻台南。一班中兴名臣及后起将士，逐队南下。受牙璋以起众，誓扫妖氛；挥猛士以图功，期铭铜柱。笔大如椽。不意左宗棠方才到闽，张佩纶业已丧师，马江兵舰被法将孤拔几烧得一只不留。可见空言不足御敌。法兵乘势扰台湾，等到刘铭传至台，基隆已失守了。越年正月，谅山又陷，提督杨玉科阵亡，潘鼎新退入镇南关。警报陆续到京，西太后不禁大怒，把张佩纶革职充戍；潘鼎新亦坐罪夺官；别遣提督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冯子材为帮办。

正在黜陟并行的时候，忽报朝鲜又乱。忙饬直督李鸿章注意朝事，令北洋会办吴大澂赴朝查办。寇深矣，可奈何！朝鲜自前次乱后，曾遣大使朴咏孝，及副使洪英植、金玉均至日本谢罪。三人见日本维新，归谋变法，组成东学党，兢劝朝鲜国王取法东瀛。奈有守旧党人闵咏骏，系椒房贵戚，前时侥幸漏网，至此又执政权，与东学党反对。日本以有机可乘，联结东学党，嗾他独立。东学党信以为真，遂仗日本作靠山，变法固可，恃人则不可。召日兵入宫杀死闵泳骏，胁迫国王更新，组织新内阁。朴咏孝做了总理，金玉均做左相，洪英植做右相，用日兵严守宫阙。是谓养虎自卫。此时清提督吴长庆已调回辽东督防。继任的提督乃是吴兆有，照会驻朝日使竹添进一郎，请协力镇乱。日使不理，兆有正无计可施，巧有一位足智多能的营务帮办代他画策，分兵三路，去袭朝宫。得机得势，杀了洪英植，逐去朴咏孝、金玉均，又将日本兵一概驱出。日使竹添进一郎料知不是对手，将使馆自行焚去，潜避至仁川的济物浦去了。看官欲问帮办营务的姓名，就是后来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与奕劻遥遥相应，笔不嫌复。朝王李熙，被这一吓，又遁至北门关帝庙中蒲伏存身。孱王可怜。后被清兵觅着，由袁世凯护送入宫。正在替他料理，钦使吴大澂方到。世凯回营，迎接钦使，免不得置酒欢宴。忽闻日本遣使井上馨，与朝鲜直接开议，要朝王偿金谢罪。吴大澂忙去探问。井上馨尚说条约未定，谁知暗渡陈仓，竟与朝王自行订约。气得袁世凯火星透顶，忙请大澂出去力争，双方相抗，几致决裂。突接北洋大臣李鸿章来电，略说日本已遣使伊藤博文、西乡从道，渡海东来，当与开议，不必在朝鲜相持等语。于是吴、袁两人方才罢手。寻天津订约，分为三款，第一条是中日仍归和好；第二条是把中日驻朝鲜兵各尽撤归；第三条是将来两国派兵朝鲜，须互先行文咨照。条约既定，吴兆有等撤兵归国。朝王李熙赔偿日本损失银洋十一万元，算作了案。自毁使馆，也要朝鲜认赔，真正晦气。自是朝鲜国的宗主权已一半失去。西太后因朝日一案了结的这般迅速，颇悔前此中法交战的失策。暗中示意李鸿章仍要劳他三寸舌，与法人议和息战。为合肥分谤。

朝旨方有意息争，清兵却异常愤激，苏元春、冯子材等仗着一股勇气，战胜法兵，夺回谅山；岑毓英亦亲督大军，鼓行前进，攻克临洮，进捣河内。法将孤拔，虽攻陷澎湖，嗣闻越南败耗，潜袭浙海，被浙江提督欧阳利侦悉，遣兵严守海口。孤拔一到，由守兵连开大炮，扑通扑通几声响，把法舰击伤，孤拔连忙起碇，已是受伤毙命。这边各处战将正兴高采烈，拟乘胜规复全越。谁料到直督李鸿章已与法使巴持纳，在天津讲和，飞檄停战。作者谓为西太后授意，并非锻炼之词，不然李亦中兴名臣，胡一馁至此！众将士统是不服，钦差

大臣彭玉麟尤愤愤不平，痛词奏阻，说有五不可和。驻英使臣曾纪泽，又电奏：法国内阁迭更，宗旨未定，若与他议和，定要还我越南宗主权。偏偏朝旨严下，如期撤兵，不得违误。秦缪丑（桧）主和定议，岳少保（飞）奉诏班师，差不多有这般景象。中法和议告成，结果是：中国承认法越条约，法兵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中国亦不派兵至北圻，所有留据基隆澎湖的法兵，一律撤退；中国允于云南边徼开商埠二处，与法人互市。这一番交涉，中国虽不偿一金不割一地，然越南终为法有了。李肃毅伯鸿章负了卖国求和的恶名，连一向交好的彭左诸公，也未免退有后言。其实统是西太后授意，上文已经叙过。但西太后素好体面，如何可战不战？这却也有一段原因。前回说过光绪十年，乃是西太后五旬万寿期，西太后本要铺张扬厉，比四旬万寿还想夸张数倍。事不凑巧，偏值法、日两国统来开衅，草草的行了庆祝礼，慈衷很觉懊恼。所以决意主和，但求境内无事，便好安安稳稳的颐养过去。为缴足前回万寿二字，所以有此补笔。

无如中国退一步，外人进一步，法得越南，英人遂进图缅甸。缅甸当乾隆年间，国王孟云亦尝受过清廷册封。至道光时，英并印度，与缅境相接，就乘势蚕食，先把它南境的秘古地方占夺了去。至此乘中国多事，竟发兵直入缅京，废去缅王，设官监辖。至滇督岑毓英奏闻，方命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外部会商。初思索还缅甸，英人不允；继议立君存祀，英又不允；争到唇焦舌敝，才允替缅入贡。这四字也是有名无实，总算顾着曾使面上，方有此说。

当时李鸿章因外势日渐，奏请大治水师，增拓船厂。西太后勉从所请。一面命鸿章赶紧筹划，一面命醇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并饬奕劻、善庆、曾纪泽会同办理，随设海军衙门于京师。看官，你想奕譞生长天潢，深居简出，连海上都未曾经历，识什么海军不海军？奕劻、善庆与奕譞差不多。只有曾袭侯纪泽航海出使，有些见闻，然是个专对才，不是个专阃才，就中筹备海军的人物，还要算是老成炼达的李鸿章。当下公同商酌，先从北洋开手，择定奉天省的旅顺口，山东省的威海卫，作为军港；向外洋定造了几艘军舰；招募兵勇，拣选将弁督练，作为第一支海军。天下事非钱不行，况这一番创办的军政，最少也要好几百万两银子。鸿章请拨巨款，西太后常留中不发；迨至奏请再三，才由户部勉强筹拨。鸿章要十万两。户部只拨三四万两，鸿章要二十万两，户部只拨六七万两。鸿章诘问户部，无非说是国帑支绌，力不从心等语。自光绪十一年办起，至十二年春季，勉勉强强的凑集几艘军舰。西太后忽令醇王奕譞赴津巡阅，并嘱李总管莲英随往。要他去何意？诸君试掩卷一猜。

鸿章得此消息，暗想李监随来定有缘故。便札委干员，准备行辕。并谆嘱：行辕里面，须布置两个房间，一个房是住醇王爷，一个房是住李总管。醇王爷的房间，但教规模阔大，装潢好看一点便可了事；李总管的房间须要格外精雅，宁密毋疏。干员遵命去办，约数日办妥，回禀督辕。李鸿章自去检点，到醇王所住的房，不过大略一瞧，转入李总管住处，恰一样一样的挑剔，着干员立即撤换。干员也莫名其妙，只好奉令而行。待至安排妥当，方派干员静待码头，专等醇王等到来。约数日，醇王李监一同来津，鸿章忙率属员，亲去迎迓，请过圣安，谒过醇王，再与李总管握手谈心，殷勤道问。极写莲英声

势。既入行辕，鸿章与醇王谈了一回，无非说是整备海军的现象。谈毕，复至李总管住房，面询宫闱情形。李总管道，太后有密旨，要咱们传谕伯爷，伯爷须要遵照办理。鸿章会意，屏去侍从，与李总管密谈良久，方才辞出。看官，你道是什么密旨？乃是西太后有意归政，要把清漪园旧址建筑一园，作为娱老场所，苦于经费无出，想把办理海军的经费腾挪一半，移去造园。这时李鸿章闻到此旨，明知掩耳盗铃，实非良策，且此事定系莲英怂勇出来——阉人误国，一至于此！奈西太后既已深信，势不能不照办，只得唯命是从。逢迎之咎，李伯爷亦无可辞！

翌日，醇王即校阅海军，由鸿章下令会操：把所有的舰队纵横分合演了一番，惹得醇王眼花缭乱，也不知是好是歹，只谬奖了数语。确是谬奖。李莲英随着醇王，心中只想着金钱，连兵舰也不辨几艘。混帐。又越日，鸿章复导着醇王，巡视北洋海口，何处可设炮台，何处可泊军舰，统由鸿章详告。醇王不置可否，仿佛是皮里阳秋，事毕回京，空费了许多银两。李总管不肯虚行，总要沾点利益，统共在海军里报销。嗣是鸿章有所陈请，无不准行。并令各省疆吏岁拨定款，不得短少，但十成中挪移五六成，却去筑清漪园。顿时大兴土木，限期完工，把清漪二字易作颐和。是年适直水灾，有个昏头磕脑的御史，奏请遇灾修省，并以李监随醇王巡阅，恐蹈唐代监军覆辙等语。恼了西太后性子，降旨呵斥，并将他降补主事。正是：

多言毕竟遭时忌，落职还应感主恩。

欲知此人是谁，容待下回叙明。

中法之役，清廷犹可一战。老成尚在，宿将未凋，因此战事骤开，先败后胜。李鸿章独主和议，卒使越南轻丧，缅甸随亡。岂中外大臣诸尽言，果不敌李爵帅之权力耶！著书人归咎西太后，信是独具只眼。至于海军创设，以醇王奕譞为总办，实属用非其人。前此参赞军机，廷臣已议其不便，况兵戎大事耶！迨奉旨巡阅，乃令阉人同往，暗示秘旨，为一己娱养之图。误清之咎犹小，误中国之害实大。鸿章逢迎为悦，亦失大臣以道事君之义。书法不隐，可作后起董狐。

第十九回
幸名园嘉谕权阉　拟归政指婚懿戚

却说西太后怒及直言，把忠谏的言官降为主事。其人乃是御史朱一新。一新落职，李

莲英越发宠荣。当下募工筑建颐和园，由莲英监督工程，自不消说。是时光绪帝年已十六，西太后意欲归政，娱养园中。遂谕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于明年正月，举行亲政大典。这谕一下，醇亲王奕環、礼亲王世铎，率领满汉王公大臣，均奏请皇帝亲政后，太后再行训政数年。当蒙西太后俞允。想是园未筑成。光绪十三年正月，举行皇帝亲政典礼。适值雨雪潇潇，各王大臣等上殿朝贺，统是拖泥带水的一班人物。天意如此，人事可知。筵宴了好几天，总算亲政礼成。临朝时，光绪帝虽居正座，恰与傀儡相似，一切主张仍惟西太后是命。嗣时办津沽铁路，开漠河金矿，颁行出洋游历章程，把新政又创行几条。只西太后深思熟虑，默念皇帝亲政，他日未免系念本生。父以子贵，容易揽权。倘成第二个大院君，不但朝政可虑，就是自己退闲后，恐皇上也间断孝思，不能享这清闲岁月。因此，对着醇王等人常有些郁郁不乐的情状。醇王暗暗揣摩，料知西太后阴蓄疑团，索性乞病告假。西太后还疑他是假病，借视疾为名，挈着皇上亲至醇邸问疾。雄猜之意可见。醇王恰也有些小恙，遇西太后驾至时，只着福晋迎迓，自己只在寝门外候驾，拜跪之余，不免作喘吁状。西太后慰劳备至，然心中还是未释，托词问病，至再至三。

越年二月，颐和园工程告竣。由李总管复旨，西太后嘉他迅速，谕于四月内临幸。日月如梭，倏已孟夏。光绪帝恭奉西太后，幸颐和园。是日天气晴明，惠风和畅，銮仪卫排着銮驾，扈跸出城，各王大臣等一律拥护。既入园，但见琼楼玉宇，复道琳宫，金碧辉煌，青葱掩护，阿房不足比其丽，骊宫不足肖其宏。正是聚天下之大观，权人间之胜境。总叙数语，已是富丽无比。西太后与光绪帝先至外殿小憩。殿额名曰仁寿，金蟠龙篆，彩焕螭头，结构谨严，经营缜密。李总管随着西太后，便跪奏道："这是将来召见王公大臣的外殿。"西太后点着头，且道："现在尚是临幸，你有奏陈，不防立禀，加恩免礼。"李总管碰头谢恩。起立后，侍西太后出殿，向东数步，又是一座殿宇；规模比仁寿殿略为逼狭，形式却也壮丽。入殿门仰视匾额题曰："玉澜堂"。李总管又启奏道："是处拟为万岁爷驻跸之所。"西太后道："也好！"复从殿左穿入旁门，恰有深院七间，垂帘绕砌，萦砌盘阶，别有一种幽雅气象。西太后道："这数间似一院落，曾拟名否？"李莲英对道："前奉懿旨，着奴才与翰苑诸公谨拟殿阁楼台名目，奴才复旨时，已呈绘园中各处形景，并所有拟名，仰蒙慈鉴，此外拟名：'宜芸馆'拟为将来皇后住室。"补入数语，园中所拟各名，方有着落，且因太后自殿左穿出来，及睹门外匾额，故借问对中叙明。西太后欢颜道："亏你想得周到。但只有七间恐不敷用呢？"李总管道："外面尚有东西二殿，以便将来皇后受觐。"西太后闻言出来，果见东西两旁，分列数楹。东殿匾额有四字，乃是"藻绘呈瑞"，西殿匾额亦有四字，乃是"恩风扇长"。西太后又道："玉澜堂有无西殿？"李莲英道："有。"西太后就令李监引还，仍从玉澜堂左门趋入，至玉澜堂西殿。殿外有沼，波光涵翠，隐露荷钱。西太后仰了殿额，名"藕香榭"，随道："将来藕花盛开，定饶香气，好算名副其实呢！"再从殿后穿出，行过复道数条，只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耸，白玉饰梁，黄金镂槛，规制异常，弘敞雕刻，很是玲珑。两阶列着长春草，不老林，从葱茏蓊蔚中，筑着这座殿宇，华而不俗，显而寓幽。殿额上龙翔凤翥中题着"乐寿堂"三字。西太后徐步上阶，历过数

十级，方由阶入殿。殿中所有陈设，已整备得停停当当，与别处大不相同。西太后道："这处想是我的住所了！"李总管对道："正是圣母颐养的正殿。"西太后复自外至内，细细查阅。到了殿后，有一所阔大的院落，泉石拥翠，林木郁茂。正中摆着一块玲珑剔透的巨石，高可逾丈，厚约数尺，石上刻有"青芝岫"三字，四围都摹名人诗字，雕刻极精。西太后走近石旁，摩娑谛视了一回，便向李总管道："这石由来已久，闻是高宗纯皇帝南巡时，出狩得此。确是世间罕有的奇石。"李总管应声称"是"。西太后道："当时纯庙爱着此石，由某巨家愿任载运，报效国家。石至中道，某家财产已罄，嗣经地方官拨款续运，方得到京。这石的运费却是很大哩！"李总管只连称"是"字。说着已随步出院。又行数步，望见一亭，翼然有致，名曰"含新"。左右统围着芳草，蘼芜成绿，苔藓涵青。西太后入亭小坐，向西眺望，即见层峦映翠，飞阁流丹，差不多如仙山相似。猛然忆起幼年梦景，不觉目眙神驰。应第二回。李总管瞧着慈颜，料知别有会意，只一时猜测不着。你也有猜不着的时候。便奏道："万寿山上还有许多点缀，只日将晌午，请圣母回幸殿中，用过午膳，再行登山未迟。"西太后被他一奏，方觉得身在亭中。就襟上瞧着金表，已是十一句钟有奇。随道："我们且回殿吧。"既返乐寿堂，自鸣钟上尚是十一点二刻。西太后乐而忘疲，便问李总管道："戏台造在何处？"念兹在兹。李总管对道："在颐乐殿，便在这殿右侧。"西太后道："你且随我来。午膳尚未，我先去逛一会子。"于是复出乐寿堂，到了颐乐殿。殿左有一圆门，颜曰"德和"，入了门，就见一个极高极大的戏台，分上中下三层，造得异样精致。上层题额，系"庆演昌辰"四字，中层题额系"承平豫泰"四字，下层题额系"欢胪荣曝"四字。西太后喜慰道："这个戏台，比宫中的戏台高大的多，四面又是红墙回护，若叫谭鑫培、汪桂芬等名优，从此处唱起戏来，定可悦耳的了。"说罢，便至颐乐殿。这殿外低内高，亦作三层筑造，与戏台恰恰相对。太后瞧了很是合意，且语李总管道："归政后，我与你在园中终夕听戏，何如？"李总管忙称圣母鸿恩，奴才感谢不尽。西太后又逛了一周，方回乐寿堂午膳。膳后小憩片时，即从殿后登万寿山。这山在京城西郊，亦名西山，向为燕都胜景。西太后率着大众，从含新亭历级上去，李总管请乘辇，西太后偏愿步行。约过了一个小坡，便见有一大旷地，筑着清厦十余间。中为"养云轩"，左为"随香殿""含绿殿"。丛林成障，秀石堆阶，不落富丽俗套。轩后有厅，额署"意迟云在"四字。西太后道："好一个意迟云在，颇合此间情景。"出了厅，行过了钟式门，门上有石刻篆文。仔细辨认，乃是"川泳云飞。"西太后回首俯瞩下面，正是昆明湖。湖中亦有许多建筑，就波光潆带中，映出雕甍朱槛，雀舫虹桥。便语李总管道："这湖名是乾隆年间改定，从前叫作瓮山湖。得此点染，湖山生色了。"西太后留心掌故，从此处写出。又上行数十步，复见一轩，轩名为"无尽意"三字。东有"瞰碧台"，巍然高耸；南有"圆朗斋"，雅静宜人。西太后略一逛视，又盘上石磴。两旁统有曲折栏杆，扶栏而上，有亭曰"寻云"，有轩曰"写秋"，均别饶风致。再上为"排云殿"，青松拂檐，绿槐绕砌，与山下各殿宇气象不同。西院有"介寿堂"。西太后步入堂中，李总管奏道"此间可以少安，请圣母暂憩。"西太后道："不必，且至山顶休息。"慈躬强健，于此可见。随即出堂，寻径再登。仰望有一牌楼，南面书："众香界"，北面书"祇树林"。从牌楼越将

过去，老树参天，浓阴蔽日，中露一座佛香阁：四檐飞筑，上矗云霄。西太后行入阁内，觅梯登楼。楼上供白玉如来佛三尊，宝光夺目。当由西太后瞻谒毕，即向疏𣛶外，恣意眺览。远望则全京形势了如指掌，近瞩则满园景色尽在目前。山顶有一水泓然，清可鉴影，绕阁旁流成一大涧，仿佛与湖相似。西太后问李总管道："这水可曾拟名否？"李总管对道："已拟名'智慧海'。"西太后点头称善。复伫望了一会，方才下楼。那时侍从已呈进御点等物，由西太后拣着可口的吃了数色，又命皇上也食了数枚，其余赐与李总管等。各王大臣等另有便点，毋庸细表。随饮茗毕，便道："我们下去逛湖吧！"李总管领旨，随着出了阁，过了牌楼，另从西路下来，即有敞厅在前，颜曰"湖山真意"，西太后不遑入玩，自厅旁行过，下了数级，从日光斜映处透出一殿——梁瓦窗户均用铜制，金光闪闪炫人眼目，匾上突现"宝云阁"三大黑字。铜殿照着日光，确有此景。殿下复有数十阶级。循阶下去，旁有一谷，垣墙门壁，天然生成，薜蔓牵丝，松萝成幄，顿时触动西太后奇癖，入谷游览，幽雅无匹。返观谷口，石上凿有三字，曰"松云巢"。西太后喜道："巢居穴处，好作葛天无怀氏了"既而过借秋楼、绿畦亭，到了邵窝。小屋三椽，筑在山坳里面，尘氛不到，风味独饶。再下越秋水亭，寄澜亭，已至山麓。迤东有"听鹂馆"。馆中亦筑戏台，虽不及颐乐殿的华美，到也旷敞异常。又过了对鸥舫、鱼藻轩，便是昆明湖畔。筑有船坞，叠石而成，高三层，名曰"石舫"，亦名"宝莲航"。坞中泊有灯船数只。李总管拣选了最大的一艘，请西太后及光绪帝坐着，余外由大众分乘。这时候已是夕阳将下，清风徐来，画舫轻飏，绿波微动。西太后道："可惜天色已将晚了。这湖颇觉广阔，今日料不能遍游，只好拣着最清雅处，略逛一逛，便好回宫。"李总管道："荇桥玉带桥两处最擅胜景，先请临幸便是。"西太后道："先至荇桥。后至玉带桥。"李总管传旨出去，舟子奉命前往。好一歇，尚未见到，西太后不觉焦急起来，便道："这种船实属笨滞，须改换轮船方好。"李总管忙称"遵旨"。一面催舟子速驶。舟子奋力驶去，又历半小时，方到荇桥。李总管扶西太后登岸。岸下有东西两牌楼。东牌楼东面，题"蔚翠"两字，西面题"霏香"两字；西牌楼东面曰"烟屿"，西面曰："云岩"。正中为穿堂殿。西太后上了殿阶，环望一周，四围皆湖水环抱，有小荷微露水面，嫩翠生姿。西太后道："这与藕香榭相似，到荷花盛开时，方得佳趣。随笔映带。现已暮色凝烟，不应久恋，我们下船到玉带桥去吧！"李总管即随着下船。立传启碇。不一时，已至玉带桥。红霞相映，仿佛如一道长虹，桥有十七孔，无不高敞。西太后道："这桥很是高大，将来若用轮船，倒也来往自如。"李总管道："两岸有好几处佛殿，慈驾欲临幸否？"西太后道："日已下山，转瞬昏暮，不如归去，将来总常好来逛哩。"于是返棹回来，直到乐寿堂登岸。园中一带已是灯火齐明，荧荧烨烨。西太后道："这灯尚未尽明亮，若改用电灯才与白昼相似了。"有灯船要用轮船，有悬灯要用电灯，极写西太后奢侈。李总管道："奴才已想到这层，拟于园内东南隅，设一电气房，专管园中电灯。现正与洋人商办，大约下月就可告成了。"西太后辗然道："从前筑造圆明园，差不多要数十年。现在这园兴筑不过年余，虽然规模阔大不逮圆明，也要算一个胜境。非你监督工程，那里有这般迅速哩！"李总管立跪地谢奖。西太后传谕起立，复侍西太后在堂中晚膳。膳毕，始启銮回宫。从逛园至此，成一大段落，极言

建筑闳丽，为西太后好奢写照。且太后目中只有李莲英一人，问对时不参旁议，可见李监之专宠。书法不曰莲英，恰称总管，非誉之也，实以扬为抑耳。西太后很觉畅快，便一心一意的归政皇上，自己好去园中驻跸。复命李莲英督办园中陈设，择日驻园。李莲英自然效力，采集古玩珍品陈列整齐，饬船政局制造轮舟二艘运泊船坞，命电工师装好电灯，派人专管。布置井井，秩然不紊，真不愧为慈闱宠眷，灵囿功臣。

是时西太后的胞弟桂祥，洊任至副都统，生下一女，年龄与光绪帝相当。西太后暗想：本不欲立那崇女为同治皇后，只因东太后与恭王奕䜣主张册立，不得已从了他们，后来终成恶果。此番嗣皇立后，好由自己作主，旁人不得干涉。最好是亲上加亲，把胞弟的女儿配了皇帝，姑侄作为婆媳，定然不似那不孝的崇女。顾虑也算周到。主见已定，便宣召副都统桂祥说明婚约。看官，你想桂祥是个庸庸碌碌的人物，只因是同、光两朝的帝舅，椒房贵戚，平白地做到副都统，位居极品，何等荣耀！此时西太后复与女儿指婚，选为国母，做了现成国丈，锦上添花，重重喜气，还有什么不欢跃呢？当下奉旨谢恩，出宫回邸，述与妻女闻知，阖家欣悦。他女儿更不消说得——国风追吉，方期琴瑟之谐；天语传音，竟冠笄珈之选，一片芳心其乐陶陶了。谁知后来竟不终局。

到了六月，西太后特降懿旨，略谓：前时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两年。近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后，应即亲裁大政，以尉天下臣民之望，云云。王大臣等闻到这谕，既要筹办大婚吉礼，又要谨备归政大典，真是忙个不了。独西太后已移驻园中，所有大小政务，统在园中裁夺施行。内阁军机处以下各机关，也都迁入园内办理，与一班梨园子弟，混迹同居。直把官场作戏场。转瞬间已是小春，由颐和园传出懿旨：以副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为皇后，侍郎长叙女他他拉氏为瑾嫔，次女为珍嫔，于翌年正月举行。小子于首回中，曾叙过碑文谶语，有灭建州者叶赫六字。西太后系叶赫后裔，光绪皇后，又是叶赫那拉氏，一之已甚，乃至于再。近人曾有宫词道：

纳兰一部首歼诛，婚媾仇雠笙脱弧。
二百年来成倚伏，两朝妃后侄从姑。

欲知光绪帝大婚情事，且至下回再表。

筑圆明园，至数十年而成，筑颐和园不过一二载，李莲英之督办工程，信所谓迅速矣！然亦思雍、乾两朝，国势全盛，必限期告蒇，亦岂难事？其所由迟迟告成者，度其时，雍、乾二主犹惜物力，不忍以娱乐之场迫之立就也。西太后劳民伤财，顾私误国，反以经营之速嘉谕莲英，蛊惑实其！本回逐叙园中情景，及一切问答，穷形尽相，已见细评。至于册后一节，不脱私见，文中亦已表明，不赘述焉。

第二十回
神机营赴园供校阅　祈年殿失火酿奇灾

却说光绪十五年正月光绪帝大婚，册立叶赫那拉氏为皇后——一切典礼，与同治帝立后相同——西太后加倍喜欢。副都统桂祥照例封承恩公，诸王大臣以下文武各官亦赏赉有差，又各国驻京使臣、封疆将帅诸臣、前办军务诸臣、亲贵诸臣、大婚执事诸臣、蒙古诸王公、内廷行走执事诸臣，俱蒙特赏；并赐祭已故诸臣，及从前满汉殉难阵亡诸臣。皇恩浩荡，偏及寰区。叙光绪帝大婚，与上文十三回不同，又是一种叙法。大礼告成，即上西太后徽号，加入“寿恭”二字，又册立瑾、珍二嫔。瑾嫔年十六，珍嫔年十四，娥英毓秀，并入深宫，也是一番盛遇。且两嫔幼时，皆读书家中，聘江西文廷式为师。廷式学问优长，有江左才子之誉。名师手下出高徒，所以瑾珍二嫔均通文史。珍嫔姿禀尤聪，貌甚秀美，入宫后即得专宠。其师廷式，即于是年四月殿试，以第二人及第。其后大考翰詹，所有与试各卷，呈入御览。光绪帝瞧到廷式卷子，见他写作俱佳，很是嘉许，立授阅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读学士，充日讲官。都下人士统称江左才子，应邀知遇，其实也由珍嫔暗中关说，因此得蒙主眷。有才亦须有势。这且慢题。

单说西太后因大婚礼毕，即于二月间归政。自然又有一番典礼，较诸前次撤帘，尤加隆重，并增上钦献二字徽号，是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既归政，即日赴颐和园，并命帝后随至园中。临行前一日，忽降一道懿旨，命王公大臣率神机营赴园会操。是时醇亲王病愈销假，与礼亲王世铎，接到此旨，都是惊诧起来。只因慈命难违，即饬神机营整顿军械，于西太后启跸后，带领营兵到园听令。约一小时，便见这位雍容华美的圣母，亲御仁寿殿，旁坐的为光绪帝，也是戎服打扮，冠冕堂皇。诸王大臣等入殿行礼，叩头毕，站立两阶。当由西太后下旨，饬掌管神机营亲王，传宣军令。霎时间步队，马队，长枪队，短刀队，强弩队，藤牌队，还有新设的洋枪队，依次序立，从殿下起一直排列，差不多要接至园门。军士向上行过军礼，嵩祝三呼，随后吹起画角，逐队分操。旌旗灿烂，甲仗鲜明；纵横排荡，无不从心；坐作进退，亦皆有法。阅操耶？看戏耶？我谓实一戏耳！乐得西太后心花怒开，怡颜嘉奖。既而，陆操竣事，复命至昆明湖水操。各队军士卷云而去。西太后与光绪帝退殿少憩。未几复率帝至昆明湖畔。闻轮舟上的汽笛，已呜呜有声，及见辇驾将临，即命停吹。西太后降舆乘轮，才开放汽笛，轮叶随飞。片刻间即到穿堂殿。西太后道：“到底是轮船快便，前时乘着灯船令人闷极了！”后来为何反对洋人？光绪帝应声称是。此时李莲英何故不答？轮舟泊岸，西太后登陆入殿。皇帝以下尽行随入。既御座，王大臣等行礼如初。旋命水操。各军士都乘着湖舶，飞驶过来。樯上统悬着龙旗，舟内都排着武器。一班雄赳赳气昂昂的武夫，都是耀武扬威，异常奋力。一声钲鼓，万棹争趋，或分或合，或止或行。映入西太后眼帘，只觉得错综变化，如火如荼。

西太后虽号聪明，究竟武事不比文艺。文艺可索书，而得武事非经验不办。张佩纶犹不堪一战，何怪西太后！阅操已毕，又问醇王奕谖道："海军办到怎么样了？"醇王奏道："北洋海军已算告成，早饬丁汝昌认真训练了。"西太后道："共有多少战船？"醇王道："第一次向德国船厂购来镇远、定远两铁甲，济远一快船；第二次又从英德两国船厂购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及超勇、扬威六艘快船。总计有铁甲轮船两艘，快船七只了。"西太后道："已够么？"兵备多多益善，无如经费已移筑颐和园，奈何！醇王道："铁甲快船已足充数。现由督臣李鸿章再向英国购制鱼雷快船，拟与铁甲快船相辅而行。想不日就可到来。"西太后道："丁汝昌曾留学外洋，前已授为北洋海军提督，究系有军事知识否？"请问太后有无军事知识？如何要阅水陆军操！醇王道："丁汝昌颇知武备，且有林泰、刘步蟾两总兵为辅，想总还靠得住的。"恐怕未必。西太后道："还有一个英国水师兵官，叫作什么名字？我一时失记了。"醇王道："叫作琅威理，现由他作总教习。"西太后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恐终是靠不住哩！"后文袒拳排外，即本此意酿成。醇王道："现在创办海军，一时尚无人才。俟将来海军学生练习有效，就可不用外人了。"西太后点头，随命犒赏兵士，令退出颐和园。兵士俱谢恩退去。自率光绪帝及王大臣等，出殿下轮，回到乐寿堂，舍舟入殿。令王大臣等各去退息，挈帝进内去了。叙入海军一段，既补前文之未备，且为下回伏线。

次日，忽由河道总督吴大澂，赍呈奏折，由军机处转达光绪帝，乃是请饬议尊崇醇亲王典礼。光绪帝瞧了又瞧，不好率行批答，遂入奏西太后，并将原折呈上。西太后览毕，便道："醇王前日已有豫杜妄论的奏折，今吴大澂果有此请，探试上意，此后更不得了呢！"立宣军机大臣入内，令他拟旨申斥，即日颁发。其文云：

> 本日据吴大澂奏请饬议尊崇醇亲王典礼一折。皇帝入继文宗显皇帝，寅承大统。醇亲王奕谖，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竭心力，恪恭尽职。每遇优加异数，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自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豫杜妄论一俑。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称秀王之封，为至当。虑皇帝亲政后，佥壬幸进，援引治平嘉靖之说，肆其奸邪，故豫具封章。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俾千秋万岁，勿再更张。"其披沥之忱，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此深宫不能不嘉许感叹，勉从所请者也！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将醇亲王原奏，及时宣示，则后此邪说竞进，妄希议礼梯荣，其患何堪设想！因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奏发抄，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越古今；即贤王心事亦从此可以共白。嗣后阚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自此旨下后，醇王奕谖越加惶惧，仍然用了老计策，乞病请假。西太后知他胆怯，竟允所请，索性由他安养邸中。

只西太后素性喜动，虽然退居颐和园，仍是留心朝政。光绪帝由园返宫，每日视朝，

遇着军国重事，亦即禀报慈闱。是时如左宗棠、岑毓英等，先后谢世，云贵总督简了王文韶，湖广总督任了张之洞，两广总督用了李瀚章。还幸内外无事。惟张之洞创议，自北京芦沟桥起，经河南至湖北，达汉口镇，筑造铁路，以便交通。奏入，光绪帝以事关重要，往禀西太后。西太后命海军衙门详细复奏。铁路与海军无涉，如何令他复奏！海军衙门复称应办。乃派直督李鸿章，鄂督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妥筹开筑。中国大干路实始于此。

流光易驶，又过中秋。西太后因秋高气爽，每日晨起，必登佛香阁游览，借拓心胸。到八月二十四日，天色甫明，正拟起床梳洗，忽闻霹雳一声，自东而西。西太后向来胆壮，也出一大惊。忙披衣起床，唤李莲英道："怪得很，雷声如何有这般响？你去开轩四视，怕有物击坏哩。"莲英时已起来，奉西太后旨，到外边检察一周。回奏道："园内没有动静，只闻有一股火药气味。"西太后道："恐怕雷殛不远哩。"说着，侍女已捧进香汤。莲英侍太后盥漱毕，即替西太后梳髻。俄听雨声滴沥，响彻梧桐，西太后道："秋已深了，这雨声很是萧瑟哩！"国运亦作如是观。随又语莲英道："我今年已五十五岁了，鬓发幸还未白。亏你得了一个大何首乌，俾我蒸服，有此效果。但人生终如朝露，转瞬年已周甲，总不免要归尘土呢！"李莲英道："圣母福如东海，寿似南山，将来总在百龄以上。"西太后微笑道："偌大的何首乌，未必有此奇效。昨日偶阅药书，须要千年何首乌，九蒸九晒服之，乃可延年。前服何首乌时，蒸制不如法，融化类粥糜，我并汁啜饮。倘令我早见此书，便知服法，算来还是可惜呢！"李莲英道："他日再有此物，可以照服了。"莲英献何首乌事，也从此处叙入。西太后道："这是希世之物，不容易得的。"说着发已梳成。外面有宫监进来，奏称，祈年殿额被雷击坏了。西太后道："祈年殿在天坛，何故为雷所击？"言下有怫然状。少顷由宫女呈进御点，西太后略略拣食，便命撤去。随向李莲英道："今日天大雷雨，佛香阁不去了，不如写字消遣为是。"李莲英遵旨，便呈进笔墨，摊纸桌上。西太后握笔蘸墨，运动灵腕，书就了好几幅，或一龙字，或一虎字，或松鹤两字。随后用一幅库腊笺，横书"大圆宝镜"四字，墨沈淋漓，颇臻神妙。西太后自觉得意，便道："这好作殿内的匾额。"李莲英奉了旨，待墨迹已干，即折叠收藏。

休息一时，便进午膳。膳毕，忽报东方有红光烛天，西太后忙出殿遥望，只见光焰飞腾，忽升忽降，恍似赤虹一条。不禁惊异道："祝融氏又肆威了，现在天气少霁，可上千步廊凭眺，便可了明失火的地方。"原来这千步廊在佛香阁下，直达玉澜堂，廊尽便是万寿山冈。补前回未述之阙。西太后蹑廊登山，李莲英自后随着。到了山上，向东回顾，火光熊熊，势若燎原。西太后惊道："失火处又是天坛上面，不然何以有这般猛烈呢？"言至此火势愈烈，连爆烈的声音都传递过来，西太后益惊叹不已。俄见有一宫监飞步上来，奏报道："祈年殿又失火了。"西太后道："我说是天坛上面，为什么晨遭雷击，刻遇火灾，一日之间两遘奇变？"李莲英道："上年万岁爷祀天，奴才亦尝随去。曾见祈年殿高约十丈，共八十一楹，建筑很是坚固，上盖金顶，瓦均蓝色琉璃，并没什么引火等物。就使偶然失慎，也容易扑灭哩！"西太后道："去年腊月贞度门、太和门均不戒于火，几乎延烧库房，经大臣们带着侍卫，竭力救熄。那时尚没有这般火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便是此意。"连年被灾，何为不自修省？言已仍眼睁睁望着。火势越烧越猛，还有凉飙

助威，直至天晚未熄。李莲英道："慈躬不应过劳，还是下山休养罢！"西太后闻言方循廊下来。至晚膳后，殿东檐角尚映着一片红光，西太后还抱着忧虑。坐至夜半，瞭见火势少衰，方才归寝。翌晨起床，即见李莲英入奏：祈年殿毁去一半，火已早熄了。莲英所言无非迎合。西太后稍觉放心。巳牌将近，由礼亲王世铎，入奏祈年殿被灾详情。西太后道："这殿系太常寺典守，为何失火延烧许多时候？"礼王奏道："据太常寺奏称，未尝失慎。"西太后不待说毕，便道："难道是天灾么？"礼王复道："典守者亦不能辞责。"西太后又道："天坛是宽旷的地方，就使失慎，也应立刻扑灭哩！"礼王道："昨日风助火威，各员统去扑救，无奈火盛难熄，亏得五城救火水会绅董，一齐赴援，方于黎明扑灭了。"可见李莲英早熄之言，未尽确凿。西太后道："你去与皇上说，叫他寅畏天灾，君臣交儆。所有应惩应奖，一任酌定便是。"君臣统应交儆，自己恰不必儆惧，想是与天同寿的。礼王唯唯趋出。越日即颁诏惩太常寺各官，及坛户有典守之责者；嘉奖五城救火水会绅董；并以寅畏天灾、君臣交儆之意，宣示内外。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光绪十六年，为皇帝二旬万寿。即于十五年冬季，饬礼部筹备典礼。届期，光绪帝先至颐和园，朝贺西太后。俟返跸，方御殿受庆祝礼。礼成赐宴，并加恩奖叙懿亲、及中外大臣有差。越二月，户部右侍郎曾纪泽卒。又越月，前兵部尚书彭玉麟卒。又越五月，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卒。又越二月，两江总督曾国荃复卒。想是同时下凡，因此同时去世。朝廷历赐祭葬，并皆予谥。曾谥惠敏，彭谥刚直，杨谥勇悫，江督曾则谥忠襄。西太后系念功臣，恰也未免悲切。转思祈年殿被灾，或即应在此数人身上，亦未可知。只勋旧凋零，继起乏材，很觉可惜。正叹息间，忽报醇亲王奕譞病笃。亟传懿旨，命皇帝视疾。光绪帝依旨遵行，自不必说。过了数日，醇亲王竟尔病终。太后闻知，堕了几点珠泪。自叹道："今年迭丧功臣，又亡懿戚，国运要算不幸了！"免你怀疑，何必强颜。遂令光绪帝速诣醇邸，成服行礼，且降懿旨，极称醇王管理水陆军，恪恭尽职。丧葬一切，格外从优。并着王大臣等，会议醇王称号及谥法，并皇帝服制，嗣子承袭等事。嗣经复奏，定醇王称号曰皇帝本生考，谥曰贤，皇帝持服期年，醇王子载沣袭承王爵；载洵晋封不入八分镇国公；载涛晋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西太后一一照允。醇王奕譞，不可谓非生荣死哀了。

自十六年至十九年，国势承平，中外恬静。只热河教匪，贵州苗民，云南倮夷，台湾生番，粤东三合会，稍稍滋事，统是未久即平。至若国际交涉，不过两三件。一件是英藏交涉：英人踞西藏南藩哲孟雄部，藏境大震。达赖、班禅以下屡思规复，至哲部隆吐地方，设立卡房。英人恃强得很，把卡房毁去，且进占藏南要隘。清廷忙令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国总理印度大臣兰士丹，会议了好几次，定藏印条约八款，承认哲为英属，英兵退出藏境，开藏南的亚东地为商埠等，才得和平了结。还有葱岭以西的帕米尔高原，英、俄两国都思染指。中国本有卡伦建设，卒为所逐。经出使大臣洪钧、许竹筠先后会议，结果是英、俄得了便宜，中国只以葱岭为界，葱岭以外尽行弃去。清廷以地属荒徼，无关得失，毫不在意。都是此念所误。至光绪十年冬季，颁发上谕，命筹办甲午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典礼，任礼亲王世铎为总办，会同各部办理。相距二年即命筹办，好侈可知，无怪皇天不容！正是：

慈寿周龄逢大庆，隆仪预备仗皇亲。

欲知万寿庆典如何举办，且看下回分解。

西太后于垂帘时，未闻亲自阅操。至归政后反于颐和园中，率帝校阅神机营。是明示以大权犹在，非皇上所得专也。御殿以著慈威，颁赏以固军心，他日之推翻新政，禁帝瀛台，束缚驰骤，如犬马然，何莫非预伏于此？若吴大澂之请崇醇王典礼，立加申饬，无非本此心之所推暨耳！贞度门、太和门灾，祈年殿又灾，天象示警，虽非尽可凭，然第使君臣交儆，而于已若无与！增筑颐和园，筹备六旬万寿期，唯恐不尽，曾亦闻炎炎者灭，隆隆者绝乎？况功臣凋谢，懿戚沦亡，此而不自修省，日以逸豫夸张为务，无憾乎清室之中衰也！故此回实为西太后忧乐之关键，亦即为清室衰微之朕兆。

第二十一回
祝慈嘏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

却说西太后六旬万寿，乃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当光绪十九年冬季，已奉旨筹备典礼。一过新年，即加恩封赏宗室外藩王公，及中外文武大臣。至宫内妃嫔人等，亦一律晋封。瑾嫔晋封瑾妃，珍嫔晋封珍妃，此外照例递升，毋庸细说。又命各省将军督抚，酌派二三员来京，庆祝太后万寿，着于十月初一日以前到京。各省陆续复旨，共计四十一人。只西安将军荣禄愿亲自来京祝嘏，奉旨俞允，并令即日起程。小子于前册中，曾叙过荣禄受谴，驱逐回籍，如何此刻却外授西安将军？原来荣禄本西太后功臣，西太后把他撵出，也是一时愤怒，不便姑息。嗣因与东太后有嫌，疑他无辜受害，统见第十六回。遂于东太后崩逝后，起任西安将军。荣禄感恩图报，奉到派员祝嘏的谕旨，即自请入都庆祝。西太后记念前功，立即宣召。

至荣禄到京，适值内务府筹集经费，因库款支绌，授意内外各员捐俸效诚。各大臣正在集议，或拟提出十分之一，或拟提出十分之二。荣禄一到，请增至十分之三。各员虽有意巴结，无如一年俸银，十成中骤去三成，未免有些顾惜，不能一律应允。嗣经大众公酌，定了百分之二十五。荣禄尚嫌未足，只因不好违众，于捐俸二成五之外，更费了好几万银子，购得许多金银珍宝，先行奉献，赴园谒西太后时，即将礼单呈奉。西太后慈颜大悦，即命赏收，吾闻有毁家纾难者，未闻有毁家祝寿也。且饬复步军统领原职。小往大来。

过了数日，荣禄奉懿旨赴热河。看官你道何故？原来颐和园告成后，经李莲英督办

供奉，陈设整齐。西太后因万寿期近，还想格外铺张，回忆热河行宫宝藏甚多，特命荣禄前去检选，运载入京。荣禄星夜前往，不到一月，已将宝藏载到，统计一百八十巨车，珍奇古玩共二万数千具。小子未尝亲睹，只据宫眷相传说，有几种品物乃是罕世奇珍：有一碧桃高逾丈，根柯统用宝石，叶皆翠玉，枝上百余桃累累下垂，尽红椴色，每桃约重四五两；又有玉制的明皇坠马图，大越数尺，须发袍靴俱备，形容毕肖，而且袍角掀起，丹里略露，仿佛斜坠状；还有一件春宫秘戏，人物统用玉琢成，暗藏机械，用手按之肢体自动，眉目如生。这真是巧夺天工的玩具。宫中需此何为？当下将各种珍品，匀设各殿，顿时五光六色，眩目夺神。又传内务府督领工役，从颐和园至紫禁城，相距数十里间，统要搭盖灯栅，建设经坛；并预制各色花灯，务期玲珑精巧，华采矞皇。再令乐工演习灯舞，以熟能生巧为佳。向例：元宵及万寿节，令乐工衣五色衣，各执五色灯，分行成字，几数十变，有太平万岁、万寿无疆等字。此次预饬练习，精益求精。还要在颐和园内建一所极大的牌楼，作为圣母万寿纪念。更饬喇嘛僧带领僧众，于十月朔日起，虔诚赴坛，捧诵寿生真经。内而宫禁，外而颐和园，长幼，男女，贵贱，主仆，统令报明衣服尺寸，叫织造府赶制新衣。种种忙乱，笔难尽述。极写奢华，反衬下文。

西太后恰无所事事，凭着心思灵巧，增订一幅列仙庆寿图，预为万寿期间的玩意儿。什么叫作列仙庆寿图？把列仙传人物，选出几个，先用骰子掷点，某点为某仙，由入局者分认，大意与升官图相同。从前乾隆年间，高宗纯皇帝创制此图，每当新年庆贺期内，与后妃人等，掷骰消闲。图中有贝阙、瀛洲、蓬岛、瑶池诸类，不一而足。西太后易以实名，将中国地图作为标记，以颐和园为万寿宫，从各省起马，先到万寿宫者，列席大贺。下手之法：用牙签作筹，对径约寸半，厚约二分半，上镌仙名；每人各执一筹，掷骰认点，点多者进行最捷，点少者逗留不得前；逗留数次，例须流配，出局注销。入局的人愈多愈佳，最少用八人，即以八仙为记号。居然自命为王母。若不得已只有四人，则每人执两筹，当作八人之数。西太后改制既成，便与宫眷试博，颇觉便利。

这时候，最得慈宠的宫眷一个系荣寿公主，就是恭亲王的女儿，见第十三回。她从前曾嫁额驸志端。志端早卒，只有一子麟光，承袭先代世爵。公主青年守孀，本为太后养女，至是越加怜惜，令她侍直园中。较前尤详。一个系醇王福晋，便是西太后的亲妹子。自光绪帝嗣立，醇王福晋，尝出入宫禁，西太后赐坐杏黄轿，她即秉性谦冲，仍不敢用。受教醇王久矣。西太后退养颐和园，福晋也常去问安，所以时依左右。一个系步军统领荣禄的妻室。荣禄入京，重德慈眷，其妻亦奉召入园，随时承值。一个系将来大阿哥溥儁之母，即端郡王载漪的福晋。她本是阿拉善王的女儿，雅善词令，能伺西太后意旨，太后至佛香阁拜佛，她尝亲为扶舆。为后文伏笔。一个系李总监莲英的妹子，芳年二八，姿色可人，因莲英得宠，乘机随入，聪明狡黠，不亚乃兄，以此得太后欢心，尝呼为大姑娘而不名。自有这数人希旨承颜，乐得西太后意恬神适，西太后遂自加徽号，令承直人等统称她作老佛爷，或称她作老祖宗。这也不在话下。

只是西太后性好繁华，满拟万寿届期，做一场旷古未有的盛事。从新年起，筹备到四五月间，已是大致楚楚。四境到也帖然。独英人得缅甸后，侵入云南西徼，占去边境

数百里。亏得驻英使臣薛福成，夙娴应对，向英外部抗议数回，争回滇边龙川江中的大洲，及蛮募土司与野人山的昔马地；又收还孟连、江洪、两土司的上邦权，立滇缅条约二十款，还算是亡羊补牢的良策。不没薛使。随后驻美使臣杨儒，因美人限制华工，与美政府订约六条。在美之华工，不得虐待，未至美之华工，自行禁止，也算和平了结。此外如湖南会匪邓世恩等，窜入江西，永北厅匪丁洪溃等，滋扰川滇边境，都是幺麽小丑，不值一战。当由江西巡抚德馨，云贵总督王文韶，调遣官兵数千名，一鼓荡平，先后奏捷。直隶总督李鸿章，又奏称校阅海军，业已蒇事，技艺如何纯熟，行阵如何整齐，炮台船坞各工如何坚固，说得洋洋洒洒，简直是威若虓虎，巩如金汤。处处为下文反照。西太后在颐和园，闻了这种佳音，自然欣慰。暗想五旬寿辰，为了越南交涉，与法宣战，弄得内外慌乱，无心祝嘏，草草成礼，便算了事。今已太平了八九年，净洗甲兵长不用，安排典礼庆无疆，想再不至有什么意外了。慢着。谁料世变无常，安危俄顷，一刹那间，东海波涛，突然卷到直隶湾内，把一场万寿盛举，化作烟消雾散。中外人士反说：遇着西太后寿期，定要闹出极大的战衅来。气得这位老佛爷满腹懊恼，无处可诉。这也是造化小儿巧于播弄了。谐中寓庄。

说来话长，看小子撮要叙明。自李鸿章与日使订约天津，中日各兵，都退出朝鲜，朝鲜算数年无事。应十八回。大院君亦蒙释回国。光绪二十年五月，朝鲜全罗道古阜县，忽有东学党作乱。党首叫作崔时亨，就是从前金玉均、洪英植的余党。不过崔时亨的宗旨，比金、洪二人尤为下乘。他是剽窃佛老余说，自称能呼风唤雨，驱神役鬼，借着妖言惑众的伎俩，胁从数万，平白地揭起竿来。为拳匪写影。朝鲜国王李熙，忙授洪启勋为招讨使率兵征剿。到了全州，与东学党开了几仗，起初侥幸获胜，后被党人诱入山中，四面围住，把洪启勋手下将士，杀得七零八落。等到溃围而出，已丧亡了一大半，洪启勋连忙逃归。党人遂陷全州，声言将直捣朝京。朝鲜大震。李熙急得没法，忙与中国驻朝委员商量，乞飞电求救。这驻朝委员，不是别人，便是前日帮办营务的袁世凯，当下为朝王发了急电，乞援北洋。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派提督叶志超、总兵聂士成等，率兵三营东援，屯驻牙山。一面电告驻日钦使汪凤藻，令他援照天津条约，通知日本政府。略说：朝鲜系中国藩属，现因被乱乞援，不得已派兵代剿等语。日本外部陆奥宗光复书前来，不认朝鲜为中国藩服，且派大岛圭介率着重兵，陆续至朝鲜。

东学党闻中日两国，派兵压境，自思螳臂挡车，成什么事？惊得四散奔逸。清军拟即撤回，约日本同时撤兵。偏日使大岛圭介要改革朝鲜内政，不肯即返。袁钦使世凯连电京师，略称倭兵万人已入朝鲜，分守汉城四路要害，居心难测。现在叶军虽驻牙山，恐兵单不足御倭，请速派兵接济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电后，还是慢腾腾的延挨。等到大岛圭介率兵入朝鲜宫，幽禁朝王，代理国政，宣告朝鲜自主，方咨照驻华日使小村寿太郎，请和平办理。小村仍说朝鲜系自主国，累次扰乱，不得不代为改革。若中国不肯照允，是无意息事，嗣后倘有不测，日本政府不任其责。语意甚为决绝。那时总署只好电商李鸿章，令筹战备。鸿章老成持重，明知北洋海军，只可虚壮观瞻，若要实行开战，恐不济事。当下电复总署，仍然主和。无奈日人已占先着，把朝鲜各处要隘统守得

密密层层，连华侨出入也要由他搜索。因此华民大骇，纷纷内渡。袁使又电北洋，请即回国，决与日本开战。袁公亦以为海军可恃耶。李鸿章还想与日人磋议，日人索偿军费三百万两，再议和平条约。于是鸿章不便擅允。盈廷王大臣等，十人中九人主战，统说区区日本，怕他何为？光绪帝少年好胜，也道是大可敌小，催促李鸿章调兵东援，并召袁世凯归国。鸿章无可奈何，才令济远、威远、广乙三兵舰，及爱仁、飞鲸两商轮，运兵东渡。又租英商高升轮船，续载兵械，随赴朝鲜。不料日人煞是利害，料知清舰东来定要驶过丰岛，他早安排炮舰预先等着，遥望清舰果到，便测准炮线，轰轰隆隆的放将过来。清舰猝不及防，被他一阵乱击，广乙舰受伤先逃；济远舰铁甲较坚，尚未被伤，管带方柏谦很是胆小，一闻炮声，吓得魂飞魄散，忙向铁甲最厚处躲将进去，各兵见管带恇怯，那个还敢对敌，自然转轮逃回。猛听得扑喇一响，舵遭毁裂，方管带索性乱抖，忙叫军士道："快…快…快悬白旗。"军士奉命，亟将白旗高悬，方得逃回威海卫。出手就献丑。各舰见济远已逃，自然分头四逸。独高升船触着鱼雷，竟致沉没，船内的兵械，统被龙王收去。方柏谦既庆生还，反捏造虚词，禀报督署，只说途遇日舰，广乙伤，高升沉，经卑职舍命炮击，才却退日兵，把各舰救回。李鸿章信为真话，转电京师。王大臣以日本伤我运船，其曲在彼，遂请明诏宣战。光绪帝立即颁谕，宣示中外。谕甫下，牙山的败报又至。

先是叶志超屯兵牙山，因战衅未开，毫不防备。至是海道已梗，孤露无援，日人步步进逼，乃用聂士成言，自率兵把守公州，令聂士成守成欢驿。士成至成欢，日兵已至，两下开仗，不分胜负。忽日兵漫山遍野而来，势不可当。士成不得已，弃了成欢，收兵徐退。回至公州，无一清兵。不觉叹息道："公州背山面江，可以固守，如何叶军门弃此而去？"正怅怅间，有探马来报：叶军门已回平壤去了。士成道："公州不能守，平壤难道可守么？"探马道："平壤已有四路大兵会集驻守，所以叶军门到那边去的。"士成道："有四路大兵到平壤么？"探马道："盛京副都统丰伸阿，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各统奉军从奉天出发；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从旅顺出发；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统盛军，从天津出发，四路兵齐到平壤，差不多有数十营哩。"士成道："我军只有五营，看来此处不能长驻，只好也退平壤去了。"当时各将弁中不算聂士成，所以笔下有恕词。遂传令本部人马向僻径行走，。迂回曲折，数日方达。志超接着问起接战情形，士成约略说明。志超即奏称成欢战争，杀敌过当，因虑孤军无援，所以退至平壤等语。清廷还道他老成胜算，论功行赏，命志超为各路兵马总统，所有驻韩各军，统归节制。志超奉此恩命，置酒高会，把出兵打仗的要事，撇在脑后。且顾眼前。一过数日，军探报称日兵来了。志超方有些着急，严戒诸军，为守城计：命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驻守大同江东岸，卫汝贵丰伸阿二军十八营驻守平壤城西南隅，左宝贵六营守城北山顶及玄武门，别命总兵聂桂林策应东南两营，自己居中调度，高坐城中静听消息。起初两三日，各军来报，互有杀伤。至中秋这一夕，志超还凭城望月，态度徘徊。越日黎明，但闻西面炮声隆隆，不禁魂胆飞扬，忙遣军探四侦战状。约到巳牌，有军探来报：倭兵猛攻大同江军营，马军门拒战甚力，卫镇台渡江协御，鏖战多时，倭兵已败退了。志超道："还好，还好！"未几午餐。餐毕撤肴，又有军

探来报：城北山顶被倭兵占去，左镇台退守玄武门。志超惊道："倭兵已败为何又来？"军探道："他是四路进兵。那边虽已败去，这边恰被攻入"志超正没法摆布，忽有军弁跑入，乃系左宝贵遣来乞援。由志超问明，方说道："各兵俱已调出，只我手下一营亲兵，如何援他？实是老命要紧。不，不如叫他回城再作计较。"军弁奉令驰去，不一时军探飞报：左镇台中炮阵亡。志超道："怎么好？怎么好？四好字互应成趣。快与我召回马卫各军。"军探去讫。俄报：倭兵炮击玄武门。志超惊的了不得，忙传大令：速悬白旗。方柏谦流亚。顿时白旗满布城上，日兵瞧见，果然停炮不攻。适值马卫各军回城，见城上白旗四张，亟来谒见志超。志超语诸将道："左总兵已经阵亡，眼见此城难守，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我等不若回去吧！"众人听了帅令，统是垂头丧气。只马玉昆还有些志气，愿即背城一战，志超不允。遂于是夜潜遁，途次遇伏，又伤亡了三千余人，方得挣命走脱。

陆军已败，海战又逼。李鸿章自知海军难恃，主守不主战，只命提督丁汝昌，巡弋洋面，虚示声威。不意日本军舰十二艘，冲波逐浪，竟来窥伺辽东。此时清舰尚运兵赴平壤，至大东沟，正与日舰相值。日舰上悬旗开炮，先声夺人，汝昌被逼不过，只得分战舰为五队，列着犄角鱼贯阵，准备迎敌。战舰共十二艘，镇远、定远两铁甲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汝昌自坐定远舰督战。遥望日舰作一字阵扑来，恐它直攻中坚，令改犄角鱼贯阵为犄角雁行阵。阵尚未整，敌舰麇至。杨威、超勇两舰相继中弹。未几，超勇沉没，致远、经远、济远三舰被敌舰冲断，抛出圈外。致远管带邓世昌，与日舰吉野对轰，药弹殆尽，船亦受伤。世昌拚着性命开足汽机，拟撞击吉野与之俱尽。吉野驶避，致远奋追，突然触着鱼雷，遂致炸沉。经远管带林永升，炮击日本赤城舰，赤城受伤遁去，永升饬令追袭，也被鱼雷炸没，邓林两管带同时死绥。济远管带方柏谦，忙饬舵工飞逸，不意与扬威相撞。他也不管什么，自行逃去。扬威竟被撞沉。广甲亦逃，搁浅沉没。靖远、来远诸舰，又受重伤，突围出走。只定远、镇远两铁甲，还与日舰奋击，轰沉日本西京丸一艘，并击伤日本松岛舰。奈因众寡不敌，定远又中着五六炮，只得冲出战线，逃回旅顺。眼见得海军又败绩了。奈何，奈何！

警报飞达清廷，光绪帝大愤，把叶志超、丁汝昌等褫革有差，方柏谦正法。迟了。并因李鸿章备战无方，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另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又令御前侍卫公桂祥，统带马步各营，至山海关驻守。所用仍是非人。军报日紧一日。西太后此时，已加上"崇熙"二字徽号，接着这信，懊丧异常，只好降旨罢除庆贺。用皇帝名颁一上谕道：

朕钦奉慈禧端佑康熙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本年十月，予六旬寿辰，率土胪欢，同深忭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跸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侵我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

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仍，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念及，悯悼何穷?!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特颁内帑三百万金，俾资饱腾。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朕仰承懿旨，孺怀实有未安，再三吁请，未蒙慈允，敬维盛德所关，不敢不仰遵慈意。为此特谕。

光阴易过，万寿届期，西太后仅在园内排云殿受贺，比五旬万寿时还要扫兴。后人有诗叹道：

别殿排云进寿觥，慈怀日夕轸边情。
诸州点景皆停罢，馈饵频闻发大盈。

欲知万寿后如何情形，容待下回再叙。

先圣有言，与其奢也宁俭。此实齐家治国之至言。以西太后之六旬万寿，必欲仿康乾故例，筹备隆仪。试思：康乾为何如时？西太后为何如时耶？国帑支绌，公私交困，甚至经费无着，乃责诸官吏之捐俸！禄以代耕，古有明训。为祝寿故，令之减禄，官吏宁无身家思想？输款于上必朘削于下，是不啻导之剥民也。况以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卒至中日一战，全军皆没。不得已罢除庆贺，节省礼仪，易奢为俭，已无及矣。人咎合肥，我咎西太后。本回上半极写奢华，下半备述败状，一反一正，足为后来殷鉴。

第二十二回
姊妹花遭谗被谪　骨鲠臣强谏充边

却说清廷连接败耗，命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再令提督刘盛休，出兵大连湾，将军依克唐阿，出兵黑龙江，均赴东边九连城，扼守辽东要口。平壤败军亦陆续到来，共约七十余营。兵亦不可谓不多。朝旨命宋庆总统各军，除依克唐阿一军外，统秉宋庆节度。九连城南倚鸭绿江，东濒叆河，河东有虎口，为险塞，令聂士成驻守。再东为安平河口及长甸各隘，令依克唐阿驻守。西为安东县，再西为大东沟，令丰伸阿、聂桂林驻守。日兵甫渡安平河口，依军望风先遁，至日兵逼近叆河，诸军皆溃。剩了一个老宋，亟忙遣军来争。那里抵挡得住，没奈何弃了九连城，退保凤凰城。日兵既踞九连，别遣支队入

安东，丰伸阿、聂桂林等，早已不知去向。一班逃将军！老宋到了凤凰城，默思孤掌难鸣，索性远走数十里。日兵如入无人之境，占住凤凰城。复分作三路：一路出西北，陷连山关；一路出东北，陷岫岩州；一路出东南，陷金州大连湾。

宋庆此时已退至盖平，奉旨命援旅顺。宋庆乃令聂士成守摩天岭，阻截连山关的日兵，自率军徐徐南下。徐徐二字妙。摩天岭本是天险，日兵屡次进扑，都被聂军杀退。凑巧依克唐阿，亦率败兵到来，聂士成与他相约，规复连山关。依克唐阿倒也败后思奋，毅然应允。两军南北趋集，呐一声喊，蜂拥至关。日兵出关抵敌，大杀一场，还是聂依两军利害，只好退入关去。两军乘胜攻扑，枪声炮声，昼夜不绝。守关统领乃是日本一员中尉，恼得性起，再开关出战，不一时被弹子击中要害，白丧了一条性命。蛇无头不行，顿时日兵四散，聂依两军，安安稳稳的走入连山关。兵以气动，若能阵阵如此，何至一败涂地。等到凤凰城日兵来援，又被聂依两军杀退。因此凤凰城东北一带，兀自守住。只东北、东南两处，毫无转机。岫岩既失，日兵分道西犯。丰伸阿、聂桂林等，连战连败，逃入海城。迨日兵踵至，又把海城弃去。辽西大震，同时旅顺复报失守。

旅顺是北洋海军第一良港，内阔外狭，重峦环抱，若得一个良将居守，端的是不易攻入。偏这丁汝昌认作绝地，托词战舰待修，避入威海卫，一切防守要务，委任了一位龚总办照玙。照玙庸弱得很，做个船坞总办，也不知是什么钻营，得充是任。他自汝昌去后，先在海曲备好渔船，准备逃走，到了日兵进攻，佯饬守兵抵御，自己早下舟潜遁。都是这等好脚色。守兵没了主帅，纷纷自乱，一闻炮弹声响，大家都走了他娘，管什么旅顺不旅顺，军港不军港。日兵全不费力，唾手得了旅顺口，大家庆贺起来。

这时候，辽东西的警报似雪片一般，飞达清廷。光绪帝急的要不得，只得令王大臣等奏陈方略。日讲官文廷式，感上知遇，联络各大臣会衔，奏请起恭王主军国事，光绪帝心为之动，正令军机拟旨，命恭王入值军机。忽报太后驾到。光绪帝更衣不及，即着便服出迎。西太后入宫降舆，光绪帝匍匐跪接。西太后也不理他，一直入宫。光绪帝只好起身，随了进来，又跪下请安，碰了几个响头。方奉慈命道："你且起来。谁要你主战？"光绪帝勉强起立。又听得一声呼喝道："谁要你主战，弄到一败涂地？"声如狮吼。光绪帝战栗道："盈廷王大臣统统说是可战的。"西太后厉声道："你何不叫他去临阵呢？我从前听政时，为了越南交涉，与法宣战，那时左、彭、岑、冯诸宿将都尚在世，开战以后，有败有胜，我还是得休便休。你靠了谁了，竟与日本开战呢？"光绪帝答道："日本欺我太甚，所以不得不战。"西太后道："好！好！目今战状如何？由你这般瞎闹，恐怕列祖列宗的江山要在你手送掉了。你要开战，也应到园内禀明一声，待我出了主意，定议未迟。你为什么并未报闻？直到宣战下谕以后，方遣世铎禀报。我道你总有能耐，擅敢宣战，谁料你遣将用兵，多是一班饭桶。事到如今，看你如何了局？所以我特来问你。"光绪帝听到这番严谕，又只得碰头谢罪。西太后道："你谢罪也是无益，我只问你如何了局？"光绪帝才答道："今日廷臣联衔，奏请起恭王奕䜣办理军务。"西太后哼了一声道："奕䜣么！你起来，把奏牍取来我阅。"言下大不满意。光绪帝遵着起身近案，将奏折检出，双手呈上。西太后瞧毕，不觉怒容较甚，便道："文廷式是新进小臣，也敢列衔会奏？我知道了。"回

顾李莲英在旁，即道："你去叫瑾珍二妃来。"莲英奉命出去，光绪帝摸不着头脑，只呆呆的垂手侍立。我为阅者亦摸不着头脑。片晌间，就见瑾珍二妃随着李莲英冉冉进来，到太后前双跪请安。西太后厉声道："你这两个狐媚子，日日陪着皇上调笑取乐，尚嫌不足，还想干预外政么？"劈头乱敲。二妃莫名其妙，只得双双磕头道："婢子怎敢？"西太后道："还说不敢么？莲英与我取杖来。"光绪帝闻到一个"杖"字，惊得魂飞天外，不由的屈膝道："圣母慈鉴，她两人有罪，敬请圣母训责，只求圣母示明原委，方好使她伏罪。"西太后道："你道我无风生浪么？我只问她一语，便足令她心服。"光绪帝道："敢乞圣母明谕。"西太后道："文廷式与她两人是否有师生谊？"光绪帝惴惴道："这却未知？"西太后又勃然道："你尚敢为她隐饰么？"这语甫毕，珍妃恰忍耐不住，竟朗声答道："婢子幼时，曾由文廷式教授过的。"西太后指光绪帝道："可是么！文廷式入选翰苑，不过数年，为何有这权力？不是她两个狐媚子暗中关说，你为何这般宠他？"原来为此。光绪帝又嗫嚅道："她两人未敢如此。"西太后复嗤着鼻道："她两个狐媚子杖着花容月貌，蛊惑左右，怪不得你言听计从。就是与倭人开衅，也闻得由她怂恿。你何不叫她去退敌呢？"又回顾李莲英道："快去取杖来，每人杖她百下，儆戒她后来逞刁。"光绪帝呜咽道："请圣母开恩，饶她一次。"西太后不允。只催莲英取杖。吓得瑾妃抖个不住，独珍妃性颇偏激，竟启奏道："婢子入宫以一来，并不敢与闻外事。就使与文廷式有师生谊，也未尝暗通一信。仰求慈鉴。"西太后大怒道："你敢与我斗嘴。难道我冤诬你么？"简直是不准她辩。光绪帝忙阻住珍妃道："你也太倔强了？圣母前只好乞恩，如何还要答辩。"西太后又喝莲英取杖。莲英看不过去，也只得跪请慈恩。此时莲英尚未与帝有隙。西太后才道："你等既代她求宥，我姑免她杖责。只她两人不配为妃，须降她几级方好。"光绪帝道："遵旨降她为嫔。"西太后道："不够。"光绪帝又请降为贵人，西太后道："还要将她两人羁禁三月，休得召幸，以儆将来。"太后言已，即命莲英起立，牵去两妃，交代宫中总监，幽禁别室。两妃只得含泪谢恩，起随莲英去讫。西太后见案旁纸笔俱备。便提笔书纸道："瑾珍二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实属有违阃范。着即降为贵人。特谕。"书毕，指向光绪帝道："这谕立应颁发，不得迟延，"光绪帝唯唯听命。西太后又道："奕䜣究应起用否？"光绪帝道："奕䜣前直军机，办事尚称勤敏。现在疆事日亟，应用与否，请圣母酌夺。"西太后踌躇一会，方道："这且由你。只文廷式须要革逐，免得他外结亲王，内恃妖妃。"光绪帝不敢不应命。西太后又道："步军统领荣禄，忠诚有余，才识他还过得去，可叫他在总署当差。看来战事是支持不住了，为社稷计，不如忍辱议和，还可将就了事。"语至此，叹息数声。时李莲英已来复命，西太后便道："我们去吧。"光绪帝起至门外，又复跪送。不怕膝痛么！西太后又回嘱道："现在嘱咐一切，你须照行，否则我是不依的。此后须要小心，休被这种狐媚子再行蒙蔽。"光绪帝连声称"是"。

等到太后上舆远去，光绪帝方敢起身入内，暗暗自忖：这是何人谗构，致触慈怒。想了一回，不禁失声道："总是她！总是她！"言毕，便步至坤宁宫。宫监入报，那拉后即出来迎驾。光绪帝踱将进去，后亦随入。坐甫定，光绪帝语那拉后道："你做得好事！"那拉后不解，惊问何故？光绪帝道："你含酸吃醋，妒着瑾、珍二妃，所以到太后前播弄是

非，令太后前来责朕，并将二妃亚谴。你真是好计哩!”那拉后道：“没有这事，休要见疑!”光绪帝冷笑道：“好一座大靠山！你只管去献殷勤，陷害好人。但俗语说得好，有势不可行尽，你也须留点余地哩!”那拉后闻此，忍不住两眶珠泪，带哭带话的辩了数句。光绪帝听得不耐烦，抽身出去。原来那拉后的才貌，不及瑾、珍二妃，光绪帝本不甚宠爱，独西太后以姑侄关系，向多回护，那拉后又常往来园中，以此光绪帝疑她怀妒，特地进谗。究竟是真是假，小子也不好妄断。只为此一事，帝后间渐渐生嫌了。为下文伏笔。

光绪帝既出坤宁宫，想去探望瑾、珍二妃。问明宫监，方知已被羁三所去了。心中愈加不乐，索性忍气吞声，拣个僻静的宫室睡了一觉。是夕无话。次日，把西太后所嘱的事情，一一照办：瑾珍二妃降为贵人；恭王奕䜣起为军机大臣；荣禄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文廷式开去日讲官。又越日，恭王入朝，光绪帝遂与商量和议，选定侍郎张荫桓、邵友濂出使日本请和。恭王恐日本不允，复去拜会美国公使，托他居间，并聘美员福世德同往。

张、邵等甫出发，忽由御史安维峻呈上奏折，由光绪帝披阅道：

奏为疆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诸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以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与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尚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彼)既不能以生死争，复不能以利害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彼既外强中干，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受李鸿章恫吓，不及详审，而枢臣中或其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而不知李鸿章久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类皆贪利小人，绝无伎俩；其士卒横

被克扣，皆已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也。若能反，则早反矣。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复知有我皇太后，故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其妄言之罪。祖宗鉴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奏。此奏有关系西太后语，故备录之。

这篇奏折，其中多捕风捉影之谈，不足为据。只云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并劾李莲英左右和议，确是有些道着。但光绪帝览了此奏，不得不严谕痛斥，说他肆口妄言，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当时都下人士争为安御史呼冤，还是你一折、我一本的上奏，大半是还要主战。有一个满御史，请起用檀道济为大将；一个满京堂，奏称日本东北有两个大国：一是缅甸，一是交阯，请遣使约它夹攻，必可得胜。光绪帝瞧不胜瞧，都付诸高阁。后由军机瞧见二满员奏折，统统哄堂大笑。只是缅甸、交阯尚有这两处地名，不过以小作大，指西为东，虽是大误，还算有一点影子。独檀道济系刘宋时人，相距一二千年，如何奏请起用？见者多茫然不解。嗣经一御史说起，拟任用董福祥，借檀道济为比拟，他即问明檀道济三字的写法，竟尔录奏。用此等人作御史如何不亡！这且休提。

单说张、邵二使出发后，日兵又西陷盖平，南踞荣城，并占威海卫。至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复将刘公岛夺去。北洋败残军舰，悉数被掳；岛内将士悬白旗乞降，海军提督丁汝昌，及总兵刘步蟾、张文宣，均服毒自尽。数载经营，一旦扫灭。京中人士方不敢言战，相率望和。无奈张、邵二使到了日本，被日员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拒回，说非全权大臣，不便会议。并通告美使，谓须派位望崇隆的大员，畀以全权，方可来议和款。光绪帝不得已，乃命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至日本乞和。鸿章不好违拗，只得硬着头皮，航海东去。正是：

失算竟遭全局隳，　和又遣老臣行。

毕竟李鸿章如何议和，且看下回分解。

中国之败，败于任用之非人及军费之不足。当时预知宿弊，无意主战者，惟一李鸿章。若以常情推测，则中国大而日本小，谁谓不可一战者？廷臣之多半主战，尚不足咎。瑾、珍二妃深居宫禁，其劝帝宣战与否，我不敢知，即果有此事，亦人情所同然耳。至于师徒挠败，海陆失利，文廷式奏请起用恭王，不为无见。满廷亲贵，如奕䜣犹为佼佼者。西太后不思移款筑园之误国，徒以丧师咎光绪帝，且怒及二妃，斥其干预外政，试问自为妃子时，其行状果何如乎？甚至以文廷式之奏请，亦疑二妃主使。原其怀疑之由来，犹是衔恨恭王之夙见。满腔私意，到处迁怒。安维峻谓其遇事牵

制，不得为诬。或谓中国之弱，自日本一战始，曩令光绪帝先事慎重，当不致情见势绌若此！不知天下事非实力不办，羊质虎皮总有暴露之一日，讵能长此掩饰耶？本回叙二妃之被谪，及安御史之充戍，皆隐寓悯惜之意。悯二妃、惜安御史，西太后可无庸再论矣！

第二十三回
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联俄遣订密约

却说光绪帝遣使李鸿章，曾至西太后处禀明，西太后立即应允。她因安维峻参劾李鸿章，奏中连及自己，不禁愤愤，自己不肯认错，所以把老李一方面也极力袒护。并嘱光绪帝道："他初意固不欲战，你早从他意见，也不至败到这般。目今非他不能议和，好好授他全权，叫他去吧！"无非因移款筑园的好处。

鸿章奉命东渡，先电商各国驻华公使，请他臂助。各使复词，多半模棱，独俄使喀希尼力任调停。并言：日人如多方要求，有敝国在，愿代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这样好人，普天下难得的！鸿章得复，喜出望外，才航海东行。不数日到了马关。日本已派专使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埠头等候。鸿章登岸，由伊藤两人邀入春帆楼。伊藤博文掀须道："好几年不见李伯相了。前时在天津议约，伯相勋高望重，一呼百诺，令人犹觉心悸。今日屈尊来到敝国，在此相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鸿章闻言不禁又忿又惭，老脸上面突突地热起来了。看官阅过前文谅记得，天津和约也为了朝日的事，那时李伯爷摆着全副仪仗，去迓日使伊藤，所以伊藤有此谑词。补十八回之所未及。鸿章到这时光，只好任他奚落，奈心上总有些觉着，那得不面红耳热？勉强耐着性子支吾了一会。

至两下开议，鸿章先请停战。伊藤道："欲要停战，非把贵国的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处为质不可。"鸿章不允。陆奥道："李伯相休要坚持，敝国兵力虽弱，夺这三处地方恰似探囊取物哩！"鸿章道："多年和好，为了朝鲜遂致开衅。贵国亦应原谅一点方好议款。"伊藤道："朝鲜与敝国定约，明说是自主之邦，贵国硬要认作藩属，这是贵国第一着错误。目今战衅已开，和议一无眉目，如何就要停战？"鸿章道："既如此说，请贵国停攻大沽、山海关、天津三处，先行议和。"伊藤仍然不从。鸿章道"今日初到贵国，心绪尚乱，且至明日再议。"当下辞别春帆楼，自至客寓暂宿。购阅日本新闻纸，知营口、潮湖均被日兵占住，不免失惊道："北失营口，南失澎湖，海道统要中梗，连输运都不便了。可恨倭人这般利害，战不肯停，和又不许。奈何！"连岁整缮兵防，如何到这地步。越宿，又赴春帆楼会议。说得唇焦舌敝，仍是一些没效。没奈何惘惘归寓。途次，忽遇刺客，突

发手枪，骨碌碌一粒弹子击中鸿章左颧。鸿章痛甚。忙唤日警捉拿刺客，自己掩面急归。一病数天，警问遍达欧美。那时各国舆论，统说日人无理，代鸣不平。日皇因众论难违，一面令日医赶紧调治，一面令伊藤、陆奥均往道歉。并说，刺客小山丰太郎，已由警察擒获，按律治罪。鸿章叹道："为了国家重事，到此议款，不期被刺客所击，一身负痛不足惜，只教贵国肯示通融，虽死亦无憾了。"伊藤、陆奥至此才自觉不情，允即议和。鸿章便要缔约停战，伊藤等允约而去。舍了一点颧血，还算值得。

越一星期，鸿章颧病略愈，更申和议。伊藤、陆奥提出条款：一要朝鲜自主；二要奉天南境及台湾澎湖各岛；三要赔偿兵费三百兆两；此外还有添开口岸、减轻税则、并机器进口、改造土货等款。限四日答复。鸿章允割安东、宽甸、凤凰城、岫岩州及澎湖列岛，并偿银一百兆两，通商权利仍照各国成约。伊藤、陆奥又强硬起来不肯照允。再四磋商，割地内减去宽甸，赔款减至二百兆，进口货税仍照旧例。鸿章还想辩驳。伊藤愤然道："照这约稿，敝国已让至极点，贵国允与不允，两言决耳，不必多议。"何等斩截，外人之办交涉也如是。鸿章不便再辩，只得惟命是从，互签约稿，定于烟台互换正约，方返归天津。

这约一传，京内外诸大臣，又纷纷地奏阻款议。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道监察御史易顺鼎，各抗疏数万言，异常愤激。想是停战好几日，又有些胆壮起来。光绪帝踌躇难决，不得已请命西太后。西太后道："算了！连日警报纷乘，我被它闹得昏了，倘再迟疑过去，京畿也要戒严。你自主张开战，倒也无悔，我年已花甲，不愿担此惊忧哩！况署直督王文韶，曾奏称海啸成灾。天时、人事都未顺遂，此时忍着些儿苦痛，与他议和，或者恐惧修省，还可默迓天庥。"海啸事从太后口中叙出，可见太后此时已遍阅章奏。西太后说一句，光绪帝应一声"是"，至西太后说毕，方跪谢而出。遂决定和议，宣示全国，略云：

> 近日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割，费不可偿，仍行废约决战，以冀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出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熟筹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近日关内外事情更迫：北则近逼辽藩，西则直犯畿疆，皆眼前意中之事。况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畿辅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用是宵旰旁皇，临朝痛哭，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所当共谅者也。无非为了西太后。兹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以收自强之效。为此通谕中外知之。

和议告成，准备换约。李鸿章回到天津，乞病请假。俄使喀希尼密函慰问，并愿联结德、法两国，代清廷索还辽东。鸿章复词感谢。俄使遂与德、法两使商定，电达本国，请速用公文，致日本外部抗议，并请飞调兵舰，游弋辽海。俄、德、法三国政府，料知有利可图，即日照办。日本闻警，颇觉为难：他虽战胜中国，总不免劳师糜饷，俄、德、

法三大国要与他抗争，那里还有余勇好与这三国开仗？只是平白地归还辽东，心实不甘。遂复书俄、德、法三国：辽东可还，兵费须要增偿一百兆。毕竟不肯落空。俄、德、法三使各接本国电命，出来与中日调停：增偿兵费三千万两。日人勉强允从。议乃定。遂由中日两国各派使换约。

台湾人民因割台成议，统向清廷奏阻。清廷置诸不理。主事邱逢甲倡言自主，推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拒绝日人，居然开议院，设内部、外部、军部等机关，悬起蓝色黄虎文国旗。部署未定，日兵已由基隆登岸。台北城中兵勇，自相哗噪，纵火焚抚署。唐总统仓皇失措，只好推位让国，微服内渡，台北遂亡。尚有台南一带，系由总兵刘永福驻守。先时曾奉清廷命，帮办台湾军机。台南士绅闻台北已失，上总统印于永福。永福不受，仍称帮办，集民为团，力抗日兵。自夏至冬，大小数十战，互有杀伤，卒因饷械告竭，不能持久，永福独力难支，弃了台南，乘德国商船内渡。于是全台尽隶日本。相传光绪帝曾得梦兆，屡见一老人问道："几时还我旧物？"光绪帝不能答，嗣后奏闻西太后。太后道："如再梦见，可说驴儿年还你。"光绪帝记忆在胸。果然后来又梦见老人，彼问此答，仓猝致误，竟说作马儿年还你，醒后追悔不及。中日开战，岁次甲午，午年肖马，时人谓为割台预兆。妖梦是践，定数难逃，这也不必絮说。梦兆未必真践，否则台湾本属郑氏子孙，何为割畀日本？

单说中日议和以后，廷议多归咎李鸿章。有旨召他入阁办事，署诸闲散，别命翁同和、李鸿藻入直总署。翁系江苏人，是光绪帝师傅，李系直隶人，是同治帝师傅，当时已有南北派之目。翁主维新，李主守旧，政见又是不同。光绪帝因忍辱乞和，大为拂意，决计变法图强，挽回国势。巧值翁师傅与他意合，遂专心倚任。翁又纠合一班同志，如侍郎张荫桓，詹事府右中允黄思永，尚书李端棻，侍郎徐致靖，御史宋伯鲁、杨深秀，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等，讲求新政。今朝你上若干条陈，明朝我上若干条陈，无非是练兵、兴学、开矿、筑路、创办邮政、仿行印花税，统说得天花乱坠，立可富强。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李鸿藻也结连几个守旧人物，若礼亲王世铎，若军机大臣徐桐、荣禄，若御史杨崇、伊文悌，若福州将军裕禄，甘肃提督董福祥，与维新党反对。他恐推不倒维新党，索性贿托那李总管莲英，去请出有权有势的老太后来，暗中监督。西太后为了中日战事埋怨光绪帝，正要设法钳制，遂命这守旧党人，遇着内外大臣奏对，无论大小统须密报。有两个不新不旧的侍郎，一名汪鸣銮，一名长麟，召对时抑扬吞吐，略略说到乾纲独断的话头，被西太后闻知，责他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硬迫光绪帝将他革职，永不叙用。两侍郎只好奏命回籍。开了头刀。

会俄皇加冕，朝议以侍郎王之春，曾出使俄国，至是复拟令往贺。偏偏俄使喀希尼，以王之春资望太浅，不宜遣往，改请另派大员。翁同和闻得此信，拟充当此差，聊避守旧党的嫉妒。究竟敌不过太后党。奈喀希尼指定李鸿章。已寓深意。西太后亦以鸿章老成，不如令他一行。光绪帝不好有违，便派鸿章为头等正使，命往俄国。临行时，西太后特别召见。由鸿章密陈联俄拒日的计策，深得西太后赞成。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同一失策。

鸿章至俄，俄皇特遣大藏大臣微德，要求代索辽东的酬劳。鸿章依违两难。微德道：

“堂堂中国，被日本打败，非但贵国有意报复，即敝国亦代抱不平。若贵国与敝国协力御日，任他日人如何强悍，也要打它一个落花流水哩！”鸿章道：“贵国如此照拂，还有何说？”微德遂袖出草约数条，递与鸿章道：“贵国如肯照允，情愿协御日本，决不食言。”鸿章取过一瞧，乃是东三省铁路，要归俄人专造，并租借胶州湾为军港，暨训练满洲军，及兴办东三省矿务，统要由俄国派员理值。简直是要东三省。鸿章不禁瞠目道：“这，这恐便。敝国即愿允贵国，他国援例要求，如何对待？”微德道：“敝国大皇帝亦为贵国防这一着，所以不遣外部，特遣我与伯爷密议。但教彼此守了秘密，他国何从得知？”鸿章还是迟疑。微德道：“敝国并不要你东三省土地。只因日人很想着辽东，前时不得已归还，他日安保不再来占夺？若由敝国代筑铁路，代练满军，代兴矿务，并备了军港一处，那时行军迅速，饷需有着，屯驻亦便，日本倘要开衅，教贵国数句电文，千军万马可以立至，倘大日本畏他什么？”言下掀须大笑。寻又语鸿章道：“这全为贵国着想，并非敝国硬要沾利。”承情，承情！鸿章明知词不尽实，但默思中日一役，扫尽自己威风，这时不如将计就计，得它借助臂力，压倒日本，中国也出点闷气。错了。当下便一口应承。微德欣然辞去。不数日加冕期到，各国使臣照例入贺，鸿章也去列席。颇承俄皇优待。是约款买出来的。礼毕后，鸿章别了俄都。一时不即回国，托词游历外洋，往欧洲各国去了。巧于趋避。

只俄使喀希尼，已奏本国命令，将鸿章所订草约递交中国总理衙门，限期钤印御宝。总理衙门人员，未识此中曲折，多是相顾惊叹。及进呈御览，光绪帝不觉愤愤道：“糊涂！混帐！怪不得人人说他卖国贼。如何不奏朕命，擅与俄国订定这张草约？”遂搁过一边。俄使喀希尼常到总理衙门，三日一催，五日一逼，到了后来竟说要下旗回国，与中国宣战。看官你想，扶桑三岛尚是战它不过，屡次败北，况俄罗斯素称大国，幅员比中国要大，兵力比中国强逾数倍，若要与它打仗，总是有败无胜。为这一番恫吓，吓得总署诸公，心胆几乎碎裂。又不好直奏光绪帝，只得禀报西太后。西太后却不惊慌，淡淡的答道：“知道了！”早蒙台洽。次日即驾至大内，迫光绪帝画押。光绪帝回奏道：“东三省是祖宗发祥地。若照李鸿章所订草约，盖了国宝，岂非是将东三省送与俄人？祖宗有知亦要隐疼哩！”西太后冷笑道：“你今日方知有祖宗？你不想，前日议和，早已将辽东割让日本。亏得俄使相助，索还辽东。今日俄国不过造条铁路，借个军港，比那年陵庙震惊，安危相隔不啻倍蓰，你恰这般作难，你今日方知有祖宗么？”重一笔更凶。骂得光绪帝泪下涔涔，一声儿不敢出口。西太后又道：“快些盖印！倭人尚不敢与战，俄人更不好惹的。”光绪帝无可奈何，含泪盖印。弱国如是，孱主如是。西太后见印已盖就，便着李莲英交与军机，转递俄使，自己仍返颐和园去了。俄国既得了重酬，法国亦不肯放过，要求滇边陆路，及广西镇南关至龙州铁路权，并辟河口、思茅为商埠。清廷不好不允，续与法使订了专约。只有德国向隅，德使也不来提及。清廷王大臣还道是德人好义，不愿索酬，竟安心过去。客气碰着老实。

独光绪帝迭遭激刺，越思奋发有为。是时京城里面有一个主事康有为，立起强学会，招集士人编书设局，昌言变法。维新党人很是欢迎，守旧党人大为不悦。御史杨崇伊是守旧党中健将，遂奏请禁止强学书局。不料同寅中有个胡孚宸，反奏请将强学书局改归

官办。朝旨竟准胡拒杨。崇伊怏怏不乐，日向维新党中伺瑕寻隙。巧值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议论时政，他易忧为喜道："这遭奏参不怕不邀准了。"于是立上弹章，劾他遇事生风，广集同类，妄议朝政，并有与太监文海结为兄弟情事。小子有诗叹道：

党派相争意气嚣，倾排谁复顾同僚。
东林覆辙留明史，志士何为祸复招。

欲知光绪帝是否准奏，且待下回表明。

中东一役，战无一胜，势不得不乞和。是书独谓由太后意，恐阅者疑为虚构，故录述宣示全国之上谕：一则曰慈闱颐养，备极尊崇，再则曰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可见光绪帝犹不愿乞和，主和者为西太后无疑也。至李鸿章遣贺加冕，与俄订约，光绪帝不肯钤印，由西太后胁迫而成，见诸梁任公之清议报，可以复按。天下未有恃人不恃已，而可以立国者。拒日不足，转思联俄，是皆行险侥幸之謬想。鸿章名为老成，胡竟堕人术中耶？光绪帝锐意维新，而廷臣复分党派，互相倾轧，互相争胜，复有左袒之西太后，把持其间，清至此已无可为矣。阅此回，为之一叹！

第二十四回
康主事连疏请变法　光绪帝百日促维新

却说杨崇伊参劾文廷式，奏发，竟批准下来，并降旨将廷式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守旧党相率欢跃，崇伊也自夸道："我早料这本奏折必定邀准，前时太后早要将他革逐，当今为二妃情面，纵容至今，经我再去劾奏，就使铜铸铁钉，也要保不牢了。"不言守旧党得意。

且说光绪帝革去文廷式，原是碍于慈命，心中益滋不悦。偏西太后又来懿旨，命将荣禄洊擢。又只好依着，授荣禄协办大学士。正在抑郁无聊的时候，忽报醇王福晋染了重疾，光绪帝笃念本生，自然禀过太后，亲至醇邸问疾。醇王福晋也不便多言，只嘱帝以"谨慎小心"四字。醇王夫妇始终保全荣名，得诀在此四字。帝为之泪下。驾返后，过了数日，醇王福晋即薨逝。光绪帝临丧大恸：一则因本生父母先后去世，身为人子焉能不哀？一则因醇王福晋为西太后胞妹，西太后与帝未协，还仗她暗中调停。自遭此变，密护无人，自然越想越痛。光绪帝孤矣。

及丧葬既毕，事过境迁，俄国要援约建筑辽东铁路。乃命出使俄国大臣许景澄，与

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凡十二条。嗣后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复与俄国驻京公使订定新约，与前东省铁路合同大略相似。只前为路事交涉，后为国际交涉，相同中又是不同。惟鸿章返国，西太后因他联俄有效，命入总署行走。光绪帝虽奉命照办，暗中很不相信。鸿章也乐得韬晦，暂且随俗浮沉。至光绪二十三年，英人又有责言：以前与英国订定缅甸界约，内有江洪一地，归还中国，何故转赠法人？总督诸公方记得是作法国谢礼。无奈不便表明。只得续订中英缅甸界约，改划界线，把工隆全地划与英国，并以那希喀相近三解地一段，永为英国租借；又添开梧州等口岸三处，真是日蹙百里了。光绪帝求治心切，恨不得立刻维新，争光海隅。巧值协办大学士李鸿藻逝世，去了一个守旧党魁，遂命户部尚书翁同和入为协办大学士。维新党势焰骤张。

会山东曹州府钜野县，出了一桩教案，戕杀德国教士二人。德国与俄、法代索辽东，未得酬劳，正在人人怨望，一旦爆裂，师出有名，遂自由行动，派兵入据胶州湾炮台。总理衙门忙去问德国驻京公使海靖。海靖提出六条要约，大致是：将胶州湾四周百里租借一百年；由胶州至济南的铁路归德国建筑；路旁百里内的矿山也要归德国开采。总署不肯如约，恳他情让一点。他说："租期一百年中，让掉一年，总算九十九年；别事万难减轻。否则，立要占夺东三省了。"总署知无可理喻，只好允准了。与他订约，不料俄使又来诘问，提起从前密约，曾把胶州湾租借俄人，为何无端给德？总署复大吃一惊，情愿将旅顺代胶州湾。俄使不允，定要遵照原约。那时总署没法，仍请出原定密约的李伯爷前去说情。李伯爷见着俄使，苦口商量，俄使才有些转意。只一旅顺不够如数，还要索添一处，李伯爷便把大连湾加入，只租期恳他从短。俄使总算有情，议定二十五年。惟须准他建筑炮台，并将东省路线通至旅顺，李伯爷不好不从。这一边方才定约，那一边又有一个强国来索租地。恃人不恃己的结果。请中国人听着！弄得总署应接不暇，又请老李与他交涉。李鸿章问明原委，才知是英使照会，援利益均沾的旧约，索租威海卫，并展拓九龙租界。鸿章以九龙司远在粤东，前已租与英国，此次展拓界址，尚属无妨。独威海卫是北洋第二军港，不便照允。因将此意面达英使。英使愤然道："德租胶州湾，俄租旅顺大连湾，贵国统是依顺，如何独拒绝敝国？"鸿章答以九龙拓界，未尝不依。英使坚执如故。辩到后来，竟拍案道："德俄二国如肯废约，敝国何敢索请？否则莫谓敝国无情，半语不从，就请备战。"一蟹不如一蟹。弄到鸿章无词可答，结果是愿从尊命。威海卫租期，如俄租旅大同，九龙拓界期限，如德租胶、澳同。这才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情。至二十五冬季，法国兵官过广州，为土匪所戕。法兵突踞广州湾，索租九十九年，也与中国定约。事在戊戌变法以后，这是后话。连类叙及，仍标明年限。

先是胶警方起，工部主事康有为上书请变法。略称：四邻交逼，胶警复乘，万国报馆，竞议瓜分中国。及时变法，犹可补牢。最要的计策有三：一请采俄、法、日以定国是，二请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三请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每条都申说理由，差不多有数千言。越年春，又请开制度局，详定宪法。以下分设十二局，什么法律局，什么度支局，什么学校局，什么农局、工局、商局，什么铁路局，邮政局，什么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还要广选亲王游历外洋，大译西书灌输新识，造纸币、立银行；遍设文艺、

武备学堂；急练民兵数十万，以资富强。这两疏的激昂慷慨，清史中得未曾有。光绪帝瞧了又瞧，也不禁击节叹赏，当将原折发下部议。各部大臣有说可行的，有说是不可行的。各争党见。只新党中人，默窥皇上有志维新，纷纷上折奏陈：或请开设经济特科，或请颁发昭信股票，或请先立京师学堂，或请文科改试策论、武科改试枪炮。光绪帝言言采纳，事事听从，变法各诏，次第下颁。

只军机领袖恭亲王奕䜣，自起任国政以来，诸多慎重，平时无左右偏袒。对于皇上变法图强的意旨，未尝不赞同。又素重翁同和的学问，隐加护持，就使西太后问及，也时为解脱，褒多贬少。惟主渐进，不主躁急，尚和平，不尚激烈。以此军机总署各机关，新旧并进，虽然各挟党见，还亏他双方调和，不致闹出巨衅来。老成人尚有典型。可奈天下祚清，老成罹疾，始则肺病缠绵，继且加以心悸。光绪帝奉着西太后，三次探问，迭见沉重。首夏三月，竟尔薨逝。遗折劝皇上澄清仕途，整练陆军，遇着军国重事，须禀准太后方可施行。恭王已知两宫成隙，故有此遗疏。西太后临邸奠醊，赐谥曰忠，命恭王孙溥伟袭爵，这也不在话下。

只是恭王一逝，维新、守旧两党嫉视尤甚。光绪帝毅行新法，下诏定国是，宣示中外。先是西太后闻知帝意，召帝垂询，帝以变法图强对。太后道："新法非不可行，但须不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才可酌办。"及帝将行，又谕道："目前最可靠的大臣，荣禄外要算刚毅，若翁同和是不应亲信的。他自诩通才，看满人不在眼中。若叫他秉揽政权，有汉无满，定要搅乱社稷，你须注意。"光绪帝口虽答应，意中不以为然。奈面奉慈嘱，只好半从半违：擢荣禄为大学士，刚毅为协办大学士。

荣禄历史已见前文。刚毅为何如人？他是一个卑鄙龌龊的满员，仗着钻营手段，居然做到刑部尚书。相传西太后六旬寿辰，王大臣等馈献甚多，大都为玉如意等物，数见不鲜。万寿节中，王大臣督抚等例进如意，以现任为限，开缺不能。独刚毅制铁花屏风十二面入献园中，并贿通李总管莲英，托他置御道两旁。迨慈驾出入，瞧着这铁花屏风，雕镂精工，颇为奇特，便问李莲英道："这是何人所献？"莲英答是："刚毅进奉。"西太后命移入寝宫。未几，即令光绪帝授以重任，擢为刑部尚书。他既掌刑部，尝自命为皋陶复出。陶应读如遥，他仍读本音，已足一噱；又称皋陶为舜王驾前刑部尚书，越发令人喷饭；又遇着案牍中瘐毙字样，必改瘐为瘦字。有愚直的司员，禀称瘐字无讹。他恰怒叱道："什么叫作瘐毙？有罪系狱，瘦死是常有的。误为瘐毙，还说无讹么？"司员为他解释字义，说明出处，他总不信。这等顽固人物，叫他入直枢机，真是清廷晦气。诚哉是言。这且休表。

且说光绪帝诏定国是，并命内外臣工，保举人才。翰林院侍读李士、徐致靖应旨荐贤，第一个就是工部主事康有为。此外，还有湖南监法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启超系康主事高弟。光绪帝瞧奏，便去问那翁协揆同和。同和道："康才胜臣十倍。"这一语说得光绪帝心花怒开，随即召见。康有为本是能言，入见时剀切直陈，说如何方能救敝，说如何便能起衰，光绪帝自亲政后，从没有见过这般敢言人士，这番遇着康主事，仿佛如昭烈遇孔明，苻坚遇王猛。两下问对，足足有两小时，方命退出，当日命在总署行走。

看官你想，总署中这班官员，多是资格很老，胡须很长，死多活少的人物，偏偏轧进一位康主事来，英棱轩露，词采逼人，那个不要动气？守旧党越加侧目，集众私议道："小小一个主事，得蒙召见，是本朝闻所未闻。且居然厕入总署，傲然自大，目无前辈。若令他长此邀宠，我辈都可回去哩？"御史文悌道："我等合力参他一本，便好将他驱逐。"杨崇伊道："他是翁老头儿举荐。古语有道：擒贼先擒王，扳倒这翁老头儿，康有为自无能为了。"文悌道："翁老头儿方得主眷，怕不容易扳倒哩！"崇伊微笑道："我自有驱魔的妙法，你且看着。"无非去求观世音。过了数日，竟有上谕颁下道：

>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严谴。翁同和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看官阅这上谕，便知是意出慈闱，光绪帝被她胁迫，不得已，才有此谕旨的。掣肘太多，如何变法。这户部尚书一缺，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代，直督缺恰简放荣禄，协办大学士任用了孙家鼐。孙王两人唯唯诺诺，全凭着资格两字，挨到此职。只荣禄是西太后心腹，偏调任直督，这是何意？看官不必着急，待阅下文自知。故意含蓄。

那时康有为未悉内情，还是絮絮的呈请三事：要统筹全局以图变法；要御门誓众以定国是；要开局亲临以定制度。意在尊重主权，力杜牵掣。可奈光绪帝的权力，远不及西太后。西太后又创出一条新例：凡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须诣皇太后的前谢恩；外官也一体奏谢。这明是有心夺权，想把那京内外的官员，统罩在自己腕下，免得帮助光绪帝。守旧党统趋承太后，仗老佛爷庇护，浑名为老母班，呼维新党为小孩班。小不敌老，惹得光绪帝异常懊恼。又经康有为一激，遂想大整乾纲，显出些威柄来。适值满御史文悌，奏劾康有为诬罔，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党庇，请立加严谴等语。光绪帝愤然批斥，责其受人唆使，不胜御史之任，命回原衙门行走。文悌碰了这钉子，便去密报西太后。西太后尚不欲发作，只想把军机里面多用几个满员，便好增长势力，省得光绪帝胆大妄为。于是又降一道懿旨，命裕禄入军机。

光绪帝明知太后掣肘，但已决定变法，索性尽力做去：今日饬各省府厅州县设立学校，明日谕各省士民著书制器，暨捐办学堂者，给予奖励；又越日，命改定文科新章；又越日，命变通武科新章；又越一两日，命删改各衙门则例。闹得这班办事人员，有的编查，有的抄写，有的校阅，不但日无暇晷，几乎夜不得安。光绪帝尚嫌迟慢，一谕才下，一谕又来。神机营改习洋操，各直省实行保甲，开办中国通商银行，设矿务总局、铁路总局，并农工商总局于京师。申谕变法不得已之苦衷，命群臣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你说你的话，我有我的心，单靠一个皇帝，如何能使群臣洗心。顿时京内大哗，谣诼纷起。盛说：康有为是投洋教，曾向洋教士处买了一颗红丸，献与皇上。皇上服了丸药，迷住本性，因此康有为这么奏，皇上便这么办。从此过去，恐怕中国四万万人，统要去作洋奴哩。想总是做满奴

好！康有为闻这谣言，深抱不安，遇着召对时，直陈无隐，并愿辞出总署。光绪帝点头会意。可巧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请改时务报为官报。时务报本康、梁二人发起，馆设沪上。光绪帝览奏后，当即批准，谕派康有为督办。康谢恩时，又蒙光绪帝特别召见，密谈许久乃退。随降谕旨，命裁汰京内外各官。想总由康有为奏请。京内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介寺、大理寺各衙门，京外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东河总督缺。还有不办运务的粮道，向无盐场的盐道，亦在裁汰之例。又令官民一律应诏言事，内外大臣不得阻抑，应自陈者自陈，应代奏者代奏。

适直隶总督荣禄，赍折上陈，请皇上奉太后至天津阅兵。光绪帝禀明西太后，西太后以京津铁路早已告成，乘此出坐火车，也是第一次消遣，便欣然照允。光绪帝即下谕准奏，择于季秋举行。守旧党人以事出非常，相率惊诧。偏礼部主事王照又有一篇条陈，呈请堂官代奏。这时礼部堂官，满尚书是怀塔布，汉尚书是许应骙；满侍郎是坤岫、溥颋，汉侍郎是徐会澧、曾广汉，多是守旧人物。先把王照的条陈展览一遍，内有请剪发、易服一条，不禁大惊道："辫发都可剪去么？这真是丧心病狂了。辫子重于性命，所以到今还有辫子将军。还有一条，是请皇帝奉太后游历日本。各哗然道："日本国是我仇敌，要太后皇帝同去游历，简直是要他性命。两宫落了人手，便好将中国让送日本。汉奸！汉奸！具何肺肠？"随后有一条是斥逐太监。大家恰不加评论，只说这等怪诞的话头如何代奏，便将原折掷入字簏中。不意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竟将此事奏闻。言官奏折，例可直递，当由光绪帝遣派左右至礼部索取王照原折，怀塔布等不能不从字簏中检出，交来人携去。为这一事，光绪帝立降严旨，将礼部堂官六人一概革职，并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过了一日，又命内阁候补侍郎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着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又过数日，复以李鸿章、敬信两人，筹办新政不力，竟将他撤出总署。一面复宣谕中外道：

>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牧民之政，中外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囿于成见者，谓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令教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朕夙夜孜孜，改图新法，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贻，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交迫，尤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甚苦，而黎庶犹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与守旧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至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陬海澨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意，共知其法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着查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着各省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为要。此次谕旨，并着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以祛壅隔之弊。钦此！

这道上谕，乃是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七月二十七日颁发。回溯四月二十三日，共三个月有奇，差不多有一百日了。点醒眉目。

至八月初一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觐。适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于仁寿殿，所言皆关系新政。袁极陈可行，且奏称练兵尤为要着。光绪帝大为嘉允，次日即谕，擢世凯为侍郎，令他专办练兵事务。在光绪帝的意思原是不次超擢，冀他感恩图报，为主效力。谁知人心难料，奇祸猝乘，一着走错，满盘失败。有分教：

雷厉风行百日尽，冰消瓦解一旦空。

欲知光绪帝如何遘祸，且至下回续表。

本回大旨，为传光绪帝乎？曰非也，传西太后耳。何谓为传西太后？曰：光绪帝之锐意变法，操之太骤，至同日斥革礼部六人，皆西太后有以激成之也。夫外患迭起，四邻交逼，非变法何以图存？但必须母子同心，上下协力，循序渐进，乃可奏效。乃维新者挟皇帝以自逞，守旧者仗太后以自尊，皇帝用一人，太后亦用一人，皇帝斥一人，太后亦斥一人，互相箝制，互相牵掣，新旧杂沓，阻力横生，欲其有成得乎？至礼部六人被黜，新进四人入军机，乃由光绪帝愤懑已极，迫而出此。水性至柔，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光绪帝少年使气，何怪其操切至此也！然则谓非西太后之激成，谁其信之？故观戊戌变法之未成，令人不能无嗛于慈闱云！

第二十五回
泄秘谋三次临朝　反旧政六人毙命

却说袁世凯入觐后，奉旨擢任侍郎，专办京畿练兵事宜。因侍郎官居从二品，例应至西太后处谢恩。西太后立即召见，问及皇帝召对时，有何嘱咐？袁以整顿陆军对。西太后道："整顿陆军极是应办，但近观皇帝所为，太觉躁急。我疑别有深意，你须遵我命令方好。"世凯遵旨而出。

西太后因帝在园中，便召入之内，先淡淡的问他几句，随即带着厉声道："什么王照，教你剪发易服？你道剪去辫发，易了服式，便能自强么？怀塔布、许应骙等人，老成硕望，你偏将他一律革职，反宠用那狂妄的贼臣。他教你剪发，你便剪发，他教你易服，你便易服，他教你割去头颅，你亦依他割去么？"光绪帝道："从前赵武灵王易服习骑射，卒以致强。……"西太后不待说完便喝道："你算晓得几句史事，到我面前卖弄。有人说你

吃了康有为蛊药，以致心性糊涂，看来恰不是虚言哩！”光绪帝答说：“并无此事。”西太后道：“无论有无此事，这康有为实是败类。他在外面倡言无忌，统派我的不是。你何不叫他来管束我呢？”这句话吓得光绪帝连忙跪下。西太后道：“你也不用这般做作，你目中尚有我么？若是有我，也不致斥退旧臣，录用匪类。就是这胆大妄言的康逆你也早早拿办了。”可见守旧党早已进谗。光绪帝不便开口，只好磕头。帝边侍着这位李总管，也是眼中有棱，恨不将光绪帝训斥一番。难道是光绪帝的阿爹！西太后又语帝道：“我今天还没暇同你算账，你且退去，小心等着便了。”光绪帝诺诺连声，起身退出，越宿回宫，心中很不自在。暗想：太后训责，尚有可说，只李莲英形容凶悍，很觉可恨。

看官！前日降谪二妃时，李莲英尚乞免杖责，如何此时顿改初心？应二十二回。原来莲英有一妹子，小子前曾提及。应二十一回。莲英想乘二妃被谪，将妹子补入这缺，他妹子也怀着这想法。尝乘光绪帝入园请安时，有心挑逗，故弄风骚，可奈美人有意，天子无情，任她如何卖俏，总是有施无报。光绪帝真是呆鸟！急得莲英没法，竟直禀西太后。西太后本怜爱这李大姑娘，也愿替她说合。偏光绪帝抬出祖制，说是满汉不得通婚，因此西太后有好强逼。莲英大失所望，未免生了嫌隙。一层。还有一件。西太后入园后，莲英势力愈大，作出一条新例：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必需门费。就是皇帝也要照例。光绪帝很是不悦，是不好直禀西太后，当面总不免诘责。又多了一种芥蒂。二层。而且王照条陈，请斥太监，明明是指着李莲英。光绪帝反奖他敢言，擢为京卿，莲英得知如何不恼？由是恨上加恨。三层。一班守旧党人，揣摩迎合，要想趋奉西太后，不得不巴结李莲英。总教莲英在西太后前，添了一两句好话，就使千金万两也没甚可惜。横直是民脂民膏，乐得使用。莲英一举两得，便与旧党中人，时常密议。旧党浼他设法，尽逐维新党。莲英道：“太后最相信的是荣中堂。前日简放直督，就令他镇定军心，免为煽动。前回疑案至此才现。乘此内外沟通，再请太后出来训政。不但这等小孩班毫不中用，就是他的主子，要他这样便这样，要他那样便那样。”主子是别人的，何妨把他摔去。说至此伸手一握，狞然微笑。形容尽致。御史杨崇伊道：“这是第一个妙策，明日就去见荣中堂罢！”议毕，彼此分手而散。

越宿，杨崇伊即赴天津去了。又越宿，乃是八月初五日，天将明，光绪帝御乾清宫召见袁世凯，袁正要请训出京，闻命趋入。光绪帝单独垂询，问他肯忠事朕否？世凯自然照答：“愿效微忱。”光绪帝道：“好！好！朕有一道密旨，你快去照行，不负朕心。”随从袖中取了一小束，递与世凯。世凯双手接奉，复请光绪帝明训。光绪帝道：“都在这密旨内，赶即出去照办便是。”世凯遂谢恩退出。正要出殿，突见殿外有人影一闪，险些儿要叫出来，连忙忍住了，匆匆回寓，把密旨展开，内藏小箭一支，取箭览旨不觉伸舌。他本是心性灵敏，忙将密旨及小箭藏入怀中，即带着随人，出了京城，竟乘火车赴津去讫。不即叙密旨内容，笔法深沉。

到八句钟，西太后自园入宫亲祀蚕神，光绪帝出瀛秀门跪迓，慈舆入宫祀神毕，暂居西苑。午膳已过，转瞬薄暮，西太后正在西苑游览，陡见一人踉跄奔入，到西太后前连忙跪下碰头。西太后惊讶道：“你是何人，不奉宣召，擅来竭见？”荣禄道：“奴才系荣禄，求老佛爷救命。”西太后道：“你为直督，何得擅自离任，违禁入宫？且有什么事要

我救命？这里也不是你避难地方，你敢是病狂么？”荣禄碰头道：“奴才并不病狂，现有紧要密陈。乞太后俯谅愚忱，好使奴才详奏。”西太后会意，便命内监退出，只留李莲英在侧。荣禄取出光绪帝密旨，呈与太后。太后瞧毕，不由的心中大怒，面上却故示从容道：“这事可真么？”荣禄道：“这是袁世凯交与奴才的。他是晌午到津，奴才不敢不来。乞老佛爷救命。”西太后道：“你去传召几个王大臣，到此会议。”荣禄忙起身去讫。看官到此定要究问密旨内容，小子正好乘隙一叙。这密旨所说，乃遣袁世凯速往天津，袭杀荣禄，夺了兵权，代任直督；随带兵星夜入都，扫清旧党等事。计是好的，可惜所托非人，且行之亦觉太骤。西太后食了晚膳。不一时，礼王世铎，协办大学士刚毅，军机大臣裕禄，已革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都随荣禄入西苑，最后还有一个杨崇伊，想是随荣禄同来。统向西太后叩头。太后把密旨略述，各大臣都请太后速出训政，毋蹈危机。西太后点头，复语荣禄道：“你有无亲兵带来？”荣禄道：“奴才来京时，已与袁世凯商定，令他夜开专车，派兵千名到京。大约翌晨可到。”西太后道：“这却很好。但目下且守秘密，俟来兵入京，把侍卫调出，方好行事。你明日仍回天津，截住逆党，休令逃脱。”荣禄遵旨。议定后，一律退出。

这时有一个孙太监略得会议风声，忙去奏报光绪帝。光绪帝知凶多吉少，急自草一谕，令孙监密递康有为，命他速往上海，毋再迁延观望。康主事见夤夜递谕，情急可知，也不及通报同志，连胞弟广仁在京都无暇顾及，候到黎明，只带些细软物件，挨出京城，乘火车至天津，复搭轮直往上海。荣禄在京待至兵到，调入禁城，方好乘车赴津，那时康有为已乘轮南下了。光绪帝怀疑未定，夜间不能成寐，闻鸡即起。用过茶点，入中和殿，阅礼部奏折，是预备秋祭典礼，倒也不放在心上，只批“知道了”三字，便算了结。此处也没甚要件，便即出殿。

忽有一西苑宫监，传宣懿旨，召帝立刻入见。光绪帝吓了一大跳，好似晴空中起了霹雳，不由的胆战心惊。无奈宫监催促，只好随至西苑。一入苑门，赫赫威灵的李总管已带领阉党，在门内等候。见了光绪帝，也不请安，便昂然道：“老佛爷有旨，命万岁爷至瀛台召对。”这语一传，那阉党即上来拥护，翼着光绪帝前行。约半里，过了小桥，即至瀛台，里面阒寂无人，光绪帝问太后来未？莲英厉色道：“慈驾就到。”不一时，西太后乘舆至，后面随着皇后，连瑾、珍二妃也都带来。光绪帝莫名其妙。只见西太后下舆，怒容满面，由光绪帝跪迎入室。西太后坐下，举指向帝道：“你过来！你何故忘我大恩，胆敢谋我性命？”光绪帝忙跪叩道：“子臣怎敢！”西太后道：“你说不敢，你为何叫人带兵围颐和园？”光绪帝闻此，不觉发抖道：“没……没有此事。”西太后道：“你也不必抵赖。你入宫时，年只五岁。立你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我待你也算不薄了。你要变法维新，我也不来阻你，为什么丧尽天良，要加害我身呢？”光绪帝只是磕头，不敢再言。可怜，可叹！西太后道：“你是命薄，没福做皇帝，听人唆使，好象一个傀儡。我也命苦，满望归政以后，好享几年清福，谁知闹出这般祸祟来。现在亲贵重臣又要请我训政。你试想想，我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这副重担如何还要我挑？象你方值壮年，正好励精图治，为何王大臣们没有一人向你？就使有几个汉奸，似乎助你，其实要搅坏我的清室江

山。祖宗辛苦经营，难道由他断送么？”言至此，眼眦莹莹，似乎要坠下泪来，遂取襟下细巾，拭了凤目。复道：“象你也不配做皇帝。除非换一个诚孝的人，还好缵承祖武呢！”复顾皇后道：“我道你是我侄女儿，也好替我劝着皇帝，竭尽孝思。不料你也这般没用。”皇后也跪下谢罪。西太后道：“你也没有甚么大罪。不过你失于监察，听他这个枭獍，设计谋我，所以我要责你。从今日始，你须监视他的举动，日日报告。如或替他隐饬，哼！哼！我先要将你处治呢。”究竟是姑母侄女，比待同治后，大不相同。皇后唯唯遵命。忽见珍妃跪下道：“皇上一时愚昧，听信匪人，还求圣母宽恕。”西太后怒道：“都是你等狐媚子蛊惑皇上。正要将你等处治，你还敢来多嘴么？”珍妃本是胆大，索性昂头道：“皇上乃一国共主，圣母也不便任意废黜。”语未说完，面上已着了一掌。但听西太后大喝道：“快将这贱人牵出去。她前时囚禁三所，不盈百日，得蒙释放，想他这副贱骨头，总不配居住宫内，罚她一个永禁三所，还是格外加恩哩！”光绪帝与珍妃，福气原是淡薄，那能及你老佛爷！当由内监过来，将珍妃撵出门外，引至三所去了。这三所究在何处？小子于二十二回中，未曾表明，不得不补笔叙清。三所在景连门外，系是三间密室，凡宫眷有罪，统要罚禁在此。屋式与女狱相等，重门局镭，仅通饮食。当珍妃出去的时侯，光绪帝偷眼相看，只见她愁眉半蹙，泪眼双垂，绯红如泛水桃花，坠粉如带雨海棠，已至门外还是回顾。光绪帝有恋恋不舍情状。我见犹怜，忍哉西后！此时的光绪帝好似万箭穿胸，无奈自身尚且难保，那能顾及妃子。瑾妃虽关怀手足，碍难乞情，只好眼睁睁的由她牵出。就是怀着兔死狐悲的痛泪，也惟有暗落柔肠。西太后复语皇后道：“留你在此，你须记着我语。我要到大内去，缓缓儿同他算账。”又语李莲英道：“你去选几名妥当的太监服侍皇后。前时皇上所有的内监们，统用不着。你去细细审问，有罪的处死，没有罪的逐出宫外。”莲英应了几个“是”字，西太后即抽身出去，瑾妃以下一律随出。西太后上舆过桥，复命莲英道：“你去饬遣侍役，将桥板拆去。此后往来瀛台，有舟可通，无须此桥。”可谓严防。原来瀛台的西苑湖中，四面环水，只有一桥通陆。西太后命拆去此桥，是不许旁人出入的意思。莲英奉命，俟侍从过完，当场督役拆桥，迨桥板拆去，慈舆已去远了，莲英忙出西苑，飞至大内。忙字，飞字，写得尽情。

宫中的人已黑压压的挤满一堆。有两个军机大臣，援笔拟旨：一道是矫称帝诏说：“朕躬遇疾，再请太后训政，暂在便殿办事，至本月初八日，朕率王公大臣，在勤政殿行礼，着礼部衙门敬备典仪；一道是饬步军统领速拿康党。略说：“康有为大逆不道，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其党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梁启超、康广仁等，一并革职逮捕治罪。两谕颁发出去，西太后方命办事诸员，退出休息。莲英谒过太后，复去将光绪帝旧用宫监十二名，一一传讯。不管他有罪没罪，但教素来有点情谊，或立献巨金，即说他无过，出宫了事，否则任情杖责，血肉横飞，好几个毙于杖下，侥幸不死的发往充军。自残同类。

是夕步军统领，即来复旨，命捕诸人多已拿到，只逃了首逆康有为及梁启超。西太后忙命军机飞电各省，严缉康梁。

康有为逃至上海，将要进吴淞口，舟忽停住。来了一个洋人，挨舱搜索。见了有为，

似曾相识，便操着华语道："康先生，你好大胆！敢来此地？"有为瞧着，乃是海关上办事洋员，向与有一面交。忙起与行礼，问着何事？西人就把京电缉拿略述一遍。有为不得已乞救。西人道："本意是来代缉，如今反为代纵。好在你是政治犯，快来，随我同去。"有为即跟他出舱。见西人另有小轮，便舍了原舟，趋入小轮而去。看官！你道政治犯是什么解释？为国家政治上犯罪，叫作政治犯。乃是公犯与私犯不同。西国律例：凡他国政治犯逃至本国，不得交还。所以西人好带着远飏。有为所乘的轮船，本外国商人开办，海关人员见了，自然奉命维谨。有为随西人到关上，改乘英国威海司军舰，竟往香港去了。鸿飞冥冥，弋人何篡。梁启超命不该绝，这日正有事赴津，闻荣禄发兵入京，料知宫禁有变，急投日本兵舰，逃往横滨。自此师弟两人出亡在外，组保皇会，办清议报，直至宣统革命，党禁撤销，方得东归，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西太后三次训政，八面威风，各位顽固老臣，统是喜气洋洋，非常得意。独这颓然失势的光绪帝形容惨淡，步入勤政殿中，对着这位华服雍容的西太后，行过三跪九叩礼，然后各王大臣统排着位次，跪伏殿阶。殿中肃静无哗，只有一种蓬蓬勃勃的声音，响应方砖。看官道是何声？乃是王大臣的碰头声。笔下有力，刻画尽致。行礼已毕，未几还朝，光绪帝仍返禁瀛台。次日即用帝名降谕道：

> 朝廷筹办新政，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乃体察旧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以致无识之徒，妄相揣测，议论纷腾。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所有现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惹悉仍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着各该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该地方官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着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梳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自有此谕，已将新政根本，全盘推翻。随后复命各项考试，仍用制艺，停办经济特科，禁止报馆，撤销农商总局，不准士民结社集会。举光绪帝半生心血，百日精神，都化作过眼烟云，消灭无遗了。

西太后复下严厉手段，令将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六人，即行正法，毋庸刑部讯鞫。六人临刑，神色不变。嗣同尚谈笑自若，宣言道："中国数千余年来，未闻有为国变法，以致流血，此番算是第一遭了。人谁不死，死后扬名，怕不是碧血千秋么？"六人同时遇害，时人呼为六君子。又将张荫桓发配新疆，严加管束，徐致靖永远监禁，李端棻革职充戍，陈宝箴革去巡抚职，永不叙用，复夺翁同和原官，交地方官看管。一面命荣禄为军机大臣，节制北洋诸军。特任裕禄为直隶总督，许应骙为闽浙总督。老母班一概起复，小孩班一概诛逐。然后再作几篇官样文章，作为上谕。如融党见，杜攻讦，清理讼狱，训练兵勇，惩戒盗贼，勤课水利、农桑，饬办积谷、保甲、团练等事。守旧党人盛称西太后功德，仿佛是个女中尧舜。小子有诗咏道：

拨翻新政见雌威，率土臣民莫敢违。
尽说女中有尧舜，如何清室竟衰微？

欲知后来情状，看官试阅下回。

光绪帝之急于图强，与维新党之侈言变法，皆蹈欲速不达之弊，不能尽为无咎。然如西太后手段之辣，心思之悍，诚吕武以来所未有。我不敢谓维新党之足以兴国，我却敢谓西太后之必致丧邦。满廷老朽，谗构有余，加以阉竖李莲英，势倾内外，能无沦胥以亡乎？古人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观是书而益信矣。

第二十六回
大阿哥入嗣宗祧　义和团旁延畿辅

却说西太后诛逐新党，力反旧政，已是不遗余力。又因总署缺人，特命徐用仪、许景澄、袁昶、桂春、赵舒翘、联元、启秀、裕庚等人，先后入直。并将天津阅操的成命，一律收回，且下诏遍求名医，入视帝疾。略称：自四月以来，朕即觉违和，一病至今，尚未轻减云云。四月中下诏变法，大有精神，如何说是有病。可见本是诳语。于是各省皆征名医入都，连西医都色夫，籍隶法国，也至西苑诊视。小子生长南方，只闻江苏名医陈莲舫，被征北

上，到京后，由军机处带领入殿。陈医照例跪叩毕，屈膝如故。暗窥西太后与光绪帝对坐，中置矮桌，光绪帝面白无色，似有倦容，形容瘦弱，鼻如鹰钩，独西太后威仪严整，奕奕逼人。向例医官不能问皇帝病状，因此帝病由太后代述，光绪帝随时颔首，或略说一二字，证实病状。至西太后命诊帝脉，光绪帝方伸手置矮桌上。陈医跪按帝脉，模模糊糊的诊了一番，也不识他是什么病源。实是愁病。西太后又接述病情，略说舌苔如何？口中喉中生疮如何？陈医又不便仰视，姑妄听之而已。西太后语毕，陈医即退出，拟就一个不死不活的方剂，呈上军机，恳他转奏。自思药不对症，未能见效，不如赶紧出都。当时江苏巡抚曾送赆仪六千两。他即将这银贿托要路，方得回南。白跑了一次，还亏没有意外，乃是不幸中的幸事。话休叙烦。

且说西太后既幽禁光绪帝，有意废立，因恐中外反对，不好径行。暂时且托称帝疾，敷衍了一年，暗中时作废立的思想。拟厚集兵力，抵制中外，方好把光绪帝摔去。因是命荣禄节制北军，教他认真训练。荣禄遂奏设前、后、左、右、中五军：前军把守北洋门户，驻扎北塘、大沽一带，即以聂士成所统武毅军编制。为下文死事张本。后军驻扎蓟州，兼顾通州，即以董福祥所统甘军编制；左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专防东路，即以宋庆所统武毅军编制：令袁世凯募建陆军，驻扎小站，扼津郡西南要道，称为右军，革命后，袁得任总统，便是小站练兵的效果。自己另招亲兵万名，作为中军，驻扎南苑，保卫京师。五军同时筹备，满望将京畿四面，布置得密密层层，与铜墙铁壁相似。可奈国帑空虚，有兵无饷，遂命协办大学士刚毅启节南下，先到江南，继到广东，两处搜括了几百万银子，才赋言旋。不知他中饱若干？西太后尚嫌不足，复命各省将军、督抚，着力整顿关税、厘金、盐课等项，凡商民输纳的款子，统要和盘托出，不得隐匿。其如官吏不从何！并令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开平矿务局，盈余利息，酌提归公，作练兵的寻常经费。计划已定，便提议废立问题。

其时端郡王载漪的福晋，入侍太后，已有数年。应二十一回。西太后颇加宠爱。遂命端郡王载漪，督练虎神营。这叫作妻荣夫贵。载漪顽劣无能，何知兵事？不过用了几个文牍员，上了几本虚张声势的奏折，西太后遂说他训练有效，从优奖叙，他有一子名叫溥儁，年方十四，尝随母入宫。他有一种小聪明，无论什么玩具，叫他一学，数日即能。兼且善能唱戏，所有汪大头、谭叫天的腔调，都能心领神会，随口摹仿。因此太后异常爱他。好入戏迷传。他是道光帝曾孙，与同治、光绪二帝为犹子行。但支派已经疏远，论理不应入嗣。西太后注意择贤不论亲疏，总教是自己中意，便好将他立为储贰。所谓溺爱不明。

可巧承恩公崇绮，废居私邸，闲散多年，得着这个消息，暗生觊幸，嘉顺皇后的遗恨，难道已忘却么？密与大学士徐桐、尚书启秀往来筹议，想乘此定策禁中，得邀殊宠。可奈朝廷大权，统在荣禄掌中，若要阴谋废立，必须荣禄预奏太后，方可有成。当下同造荣第，先探荣禄意思。荣禄依违两可，三人告别归来，夜间即由崇绮密具疏草，引经援史，做了一篇煌煌大文。不愧殿撰才！徐、启二人瞧着，大加褒赏。崇绮道："这篇奏折，大致颇中时要。但必须荣中堂联衔，较为有力。"徐桐道："那个自然。启兄与荣中堂莫逆，明日请先为通意。"启秀应允。次日朝罢，启秀随荣禄退归，便与密商署折事。荣禄道："这事恐不易办到的。你不闻南方督抚早有违言吗？"启秀问是何人作梗？荣禄道："太后早

有此意，我兄弟未敢赞成。前曾发了密电去问南方各督抚，江督刘坤一复电到来，首先梗议。照此看来，这事只好缓图。”启秀道：“公不闻伊霍之事么？古语有云：‘欲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如我公功德崇隆，一举手间，便可成事。伊霍不能专美于前，宁畏一外省疆臣么？”谀中寓激，措词真巧。荣禄道：“一个江督原不足畏，但外国驻京公使也常来问帝病状。一旦事出非常，安保不来诘责？”启秀闻到这语，颇也踌躇起来。寻又答道：“慈寿已高，将来复要归政，为之奈何？”惕之以利害，又进一层。荣禄不禁嗟叹道：“这也只好听天由命。”启秀复道：“崇、徐二公，少顷当来拜会。晚生要拜别了。”荣禄也不挽留，送行时只谆嘱道：“二公处为我致意，幸勿卤莽。”启秀唯唯，出了荣第，即至崇、徐外报闻。崇、徐复亲至荣第投刺，不料门上竟称“挡驾”。惹得崇、徐二人懊恼起来，竟大着胆把三人联衔的奏章，浼了李总管，直达慈宁宫。

西太后览奏心动，是晚即召亲信王大臣密议。王大臣等多未接洽，奉了密旨，统是忐忑不定，陆续到宁寿宫。排班磕过了头。西太后即宣谕道：“今上嗣统，国人多说次序未合。我因帝位已定，自幼抚养，直到今日。不料他毫不感恩，反而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如此行为还配做皇帝么？”王大臣们尚未答言，太后又说道：“我意已决议废立，改择新帝。此事可于明年正月元旦举行。汝等今日可议：今上废后应加何等封号？明朝景泰帝尝降封为王，古例也好援用么？”这旨一传，那大学士徐桐，便碰头奏道：“从前金封宋帝，曾有昏德公名号，或引照用。”引明不若引金，真好满奴。西太后略略点头。随又道：“新帝已择定端王长子。端王秉性忠诚，汝等应亦共知。他子性亦聪敏，若立他为帝，可无后虑。”说至此，即旁顾载漪道：“汝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载漪闻言，几乎自顶至踵，无不爽快，忙即跪伏，磕了几个响头。忽有一人启奏道：“依臣愚见，事宜从缓。倘若速行，南方恐要有变。现在不如默选贤良，参酌列祖列宗成例，俟要嗣立，方可举行。”太后瞧将过去，谏阻的人乃是协办大学士孙家鼐。还是此人。不由的沉着脸道：“这是我们一家人会议，兼召汝等汉大臣，不过顾着汝等体面。况此事曾告知皇帝，皇帝也没有什么异言。汝等明晨至勤政殿候着，我当饬召皇帝御殿定夺便了。”王大臣等闻命趋退。端王载漪怒目视孙，恨不得将他扑杀，只在西太后面前不便发作，怏怏趋出。独荣禄奉着懿旨，特别留住。又历一小时乃退。

翌晨，各王大臣至勤政殿，伫候了一句钟，但见西太后乘着慈舆，由数太监簇拥前来。大众在阶下跪接，俟太后下舆入殿，诸人齐起，至殿门外跪下，约数分钟。见李总管莲英导着帝驾，至殿门外下舆，登殿行跪叩礼。西太后道：“起来！”帝谢恩而起，从旁坐下。太后又召诸王大臣入殿，王大臣等入殿下跪。只听西太后语帝道：“你年已及壮了，尚无后嗣，更且多疾，我意拟选立储君。你意以为然否？”光绪帝不敢多言，只答一个“是”字。苦呵。西太后即谕王大臣道：“帝意亦是如此。汝等谅各听见了。”王大臣等齐称“遵旨”。西太后复谕荣禄道：“你去饬军机拟旨吧。”随即退朝。

又越日大集群臣于仪銮殿，凡近支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各部尚书、南上两书房翰林，齐集殿阶。太后及光绪帝尚未到殿，大众各附耳密谈，争说今日有废立情事。内廷承值的苏拉，清宫太监名。且昌言道：“今日要换皇上了！”不一时，两宫驾到。

俟大众跪叩后，即命荣禄颁发谕旨。其文云：

> 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看官记着，这道谕旨，乃是光绪帝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颁发。当时王大臣等起初疑是废立的懿旨，及看到此谕，方知是选立储君。颁谕后，王大臣等退朝，还是啧啧私议。预料明年元旦，嗣皇总要登基。谁知元旦这一日，寂无影响，反下了一道恩诏：因光绪帝三旬寿辰，赏赉王公大臣有差。这正是莫名其妙了。后来细细探查，乃知西太后本拟废立，嗣因大臣会议，被孙家鼐谏阻，未免动疑起来。随即留住荣禄，详询可否？荣禄婉言奏道："圣母懿旨，谁敢抗议？但今上过失未曾表明，外国公使如来干涉，倒是一桩难事。"西太后道："木将成舟，如何是好？"荣禄道："这却无妨。皇上已值壮年，尚无皇子。为穆宗毅皇帝大统计，应早立储。今立端王子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抚育宫中，慢慢儿的瞧着机会立为嗣皇帝。那时名正言顺，不怕外人梗议了。"荣禄未尝维护光绪帝，不过慎重一点。西太后默思良久，方道："汝言亦甚有理。"随命退息。因此荣禄独迟迟出来。

只这位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一时迫于忠愤，直言谏阻，继思得罪端王，定多不便，遂乞了病假，安然回籍。恰是明哲保身。他的遗缺由王文韶补入。王协揆随处圆到，京中号他玻璃蛋，光滑的了不得，所以始终不遭险难。当时还有沪商经元善，联络义士，拍了一个长电，力争废立事情。西太后大为愤怒，立饬军机电达江督，严拿元善。电文才发，东洋又来了一电，辱骂西太后，并说义师云集，指日来京问罪。气得西太后浑身发抖，又命军机电饬沿海疆吏，悬赏十万金，捉拿康梁。毕竟大海捞针，无从搜捕。不但康梁远飏，连经元善也不知去向了。

立储既定，溥儁即入居宫中，仍辟弘德殿教他读书，阖宫称他大阿哥。命崇绮为师傅，徐桐为监管。大阿哥性好游狎，要他静心读书，好象牛鼻上穿绳，那里情愿？亏得崇、徐两公，统是好好先生，不去严行监督，所以大阿哥尚觉自由。他生平最喜欢的有两只洋狗，一入宫就带了进去。别人还道他读书，谁知他一味弄狗。一班狐群狗党，何分人畜。乃父端王，得了这个机会，权势越大。除崇绮、徐桐外，如刚毅、启秀、赵舒翘、英年等人，没一个不去趋奉。荣禄虽势力相埒，究竟位在彼下，也只得略献殷勤。还有载澜、

载勋、载瀛、载濂、载滢等，统是他兄弟行，巴不得他父子发迹，好做现成的皇叔。凑巧山东巡抚毓贤，密报端邸，说有一种义和拳民，刀箭不入，枪炮不受，确是有些神技。想系上天有眼，赐佐新君等语。乱拍马屁。端王载漪闻这消息，不觉欢跃异常。暗想废立的事情，不即举行，无非为了洋人干涉，防他兴兵挟制。若得这班义民，驱逐洋人，那时便好废立，自己好做太上皇帝，连西太后也可摔去了。人有千算，天叫一算，奈何。忙进见西太后，奏称山东有义和拳，如何能干，可以试用。西太后道：“这等都是邪术惑人，有什么用处？”初见甚明。端王撞了一鼻子灰，惘然趋出。次日奉谕：山东有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并及直隶南境一带。此种匪徒，私立会名，聚众滋事，恐无知愚民，被其煽惑，酿成巨案，迨至用兵剿办，所伤实多。朝廷不忍不教而诛，着直隶山东督抚严谕禁止等语。

端王看到此谕，懊恼的了不得。只暗中密复毓贤，叫他竭力保护，毋庸遵旨。这毓贤本端邸走狗，这是中国狗，不是西洋狗。端邸的说话，胜如懿旨，自然惟命是从。当下出示张贴，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认真训练。这班拳民，见了此示，越加欣跃。于是毁教堂，掠教民，无所不为，居然张起毓字黄旗，与洋人为难。各国驻京公使行文总署，请派兵速剿拳匪，并将东抚毓贤撤任。总署接这照会，奏闻西太后。太后命将毓贤调京，换了一个袁世凯。袁到任，一意主剿，派兵数千名，分头截击。那班义和团倒也耀武扬威，出来接仗，战了一场，被官兵杀得七颠八倒，连首领朱红灯，也由官兵拿去枭首示众。神技如何不用？剩了好几百败残团民，抱头鼠窜，都逃入直隶南境。直督裕禄与端王向来要好，早接端王密函，有心招集团民，来一个收一个，来百个收百个，三五成群，四五结党，自然越来越多。

究竟这义和团，是民是匪？作书人不得不追究来源。这义和拳，就是八卦教的遗孽。有乾字拳、坎字拳、震字拳、坤字拳诸名目，捏造符咒，练习拳棒，自称受玉皇大帝差遣，除灭洋人。他所持的咒语，约有数种，说将起来统是喷饭。一种咒语是：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种咒语是：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李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带领天上十万神兵。这两种咒语，最是通行。还有什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及长棍老师、短棍老师等咒，述不胜述。练技时，设案焚香，叩头膜拜，拜后焚符念咒，念毕咒语，伏地不动，霎时间口吐白沫，跳跃而起，持刀飞舞，如疯如狂。或有用符佩带身上，说是可避炮火。符用黄纸一张，绘以朱砂，中有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头无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顶上有四光环，当胸写小字一行，乃“我为冷云佛，火神在前，太上老君在后”十余字。此外又有菩萨、龙、虎等字。种种怪诞，不值一辩。又有一各红灯照，统是妇女演习，穿着红衣红裤，右手持红灯，左手持红折扇，年长的梳高髻，年幼的挽双丫髻，在静室中先习数日，术成后，持扇自煽，据说能升高蹑空，飞行自如，把灯掷下，便成烈焰。先是，天津府北乡开掘支河，挖起一方残碑，上有二十字，模糊可

认。其文道："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当时大家瞧着，无从索解。至拳匪闹事，联军入京，津民流离迁徙，备极惨状，遂有人解释碑文，谓：上两句指甲午事，下两句指庚子事。甲午年有中日之役，京畿戒严，百姓也恐慌得很，后来马关订和，民心乃定。庚子年便是光绪二十六年，拳匪扰乱，天津大扰，才算是真苦了。小子诗兴复发，又随笔凑成七绝道：

黄巾以后又红巾，邪教由来尽匪人。
怪底朝臣甘庇纵，竟教小丑扰京津。

欲知拳乱如何结果？试看下回便知。

妇人最多偏爱，亦最忌偏爱，偏爱则种种嫌隙因之以起，家不能齐，遑问治国？西太后名为英明，乃偏信端王载漪，竟立其子。试思光绪帝五龄入宫，自幼抚养，以至成人，尚有母子离心之患。岂十四岁之溥儁，必能毋违慈命，始终如一耶？崇绮、徐桐辈，利令智昏，尤不足道。甚至以荒诞支离之邪教，意视作义民，妄思假彼术以排外。愚昧如此，实古今历史上之所罕觏者矣！故有古今罕觏之愚人，乃酿古今罕觏之奇祸。读是回，为之愤然。

第二十七回
袒拳匪误信邪术　颁战谕开罪友邦

却说山东巡抚毓贤，奉调入京。甫下车即至端邸谒候。载漪问义和团形状，毓贤称神技足恃，可以驱灭洋人。坐实祸首。载漪道："果真靠得住么？毓贤把团民技术极力夸张，说得天花乱坠，不由载漪不信。载漪随道："太后尚是怀疑，奈何？"毓贤道："太后未曾亲睹，难怪不信。先请王爷会集军机详奏一本，俟太后见召晚生，再为证实，这位老祖宗也可相信了"载漪依计，便邀集各位懿戚及徐桐、刚毅、启秀等，到邸密商，托大家怂恿太后，信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大家齐声道："储君新定，百神效灵，所以降此义民来除妖孽。老佛爷近日也闻着义民忠勇，稍稍心动。总教各人协力，先后启奏，就可奉旨照行了。"统是做梦。载漪道："全仗！全仗！"大众退去。载漪又密饬裕禄，叫他赶紧招练团民，准备与外人对仗，倘得成功，不吝重赏等语。裕禄得了此信，格外效力，阳奉太后旨意，遣兵剿捕，暗中恰与将弁说明，与团民通同一气。所以直隶境内随处设坛，几变成拳匪世界。

李伯相鸿章自西太后三出训政，命他巡阅黄河，此时已回京复命，寓居贤良寺。闻端王载漪等将召集拳匪，与洋人为难，料知京中不甚安靖，一旦乱起，未免玉石俱焚，遂去与李总管商议，乞放外任。可巧两广总督谭钟麟被御史参劾，说他老迈昏聩，有开缺的消息。李总管即面禀西太后，不如令老李代任。西太后照准，竟命李鸿章去代谭钟麟。老李闻命大喜，即日请训出京，乘轮南下了。此老毕竟狡猾。

转瞬间已是仲夏，拳匪猖獗天津，竟将京津铁路拆掉。并由红灯照女子，毁坏车站。驻京西使屡向总署诘责。西太后得此信息，尚有严拿首要的谕旨。会直隶副将杨福同，为了涞水闹教，出去弹压，被拳匪当场戕害。警报直达清廷。西太后便召端王以下王大臣密议半日，竟遣协办大学士刚毅偕军机大臣赵舒翘，出京查办。西太后已渐受蛊惑了。一面召见毓贤，询及拳民。毓贤奏对称旨，特简任山西巡抚。他奉了慈命，走马上任去讫。过了数日刚赵二人回京复命，盛称拳民如何能耐，如何服从，把杨副将被戕事抹煞不言。杨副将死不瞑目。西太后信以为真，至此全信。即命载漪掌管总理衙门，启秀、溥兴、那桐，着在总署行走。眼见得朝政日非，酿成奇祸了。

刚毅到端邸道贺。正在接谈，忽来了一个侍卫，呈上一函。由载漪拆阅毕，递与刚毅。刚毅瞧着，内说："昨日有洋兵三百名由津来京，保护使馆，请端王知照虎神营，勿阻洋兵入城，老佛爷亦已照允了。"下文署名，乃是奕劻两字。便语载漪道："庆王爷何故袒护洋人？"载漪道："我也不懂他什么意思？"随即详询侍卫各事。侍卫道："庆王爷曾接直督来电，洋兵未带大炮，不妨令他入城。"载漪哼了一声道："几百个洋鬼子，怕他什么？你去回报庆王爷，我已知道了。"侍卫去讫，刚毅又语载漪道："洋兵入京，无论多少，不可不防。"载漪道："汝说也是有理。但奈庆王等人未肯与我同心，还有一个荣中堂，常说拳民不可轻用。这次洋兵到京，老佛爷照允，恐怕也是他奉闻的。"刚毅顿足道："扶清灭洋，在此一举。如何他们还要反对？我前时疑虑总在汉员身上，何故皇室懿亲也湖涂若此？"自己发昏，还说人家糊涂。载漪道："总署归我掌管，我与洋人发难，也不怕他们中阻。可惜各位带兵的大员不尽可靠。"刚毅道："董福祥很是忠勇。叫他带兵入京，围攻使馆，歼灭洋人。内应既除，不怕外合了。"载漪道："我已早有此想。明日召他来京便是。"刚毅乃起身辞去。

越宿，即由载漪禀白太后，召董福祥带兵入京。董军纯系甘勇，素乏纪律。福祥又是个回匪头目，由左宗棠招抚投诚，因平回有功，擢至提督。俗语有道："江山可改，本性难移"，福祥虽然效顺，总有些粗鲁鄙陋的性子，一闻朝命宣召，立刻率兵驰入。载漪就令他围攻使馆，并放拳匪入城作董军的后劲。看官试想，甘勇本散漫无纪，加以这班如狂如痴的拳匪，跳跃六街，横行焚掠，这京城里面，除宫禁外，还有干净土么？京中百姓实是晦气。

各国使署，严诘总署，至再至三不得答复，忙檄调洋兵进京保护。日本书记生杉山彬，闻本国兵到，至车站迎候。方出永定门，碰着一班甘勇，哗然叫道："这个东洋小鬼出城来做什么？"杉山彬不去理他，只管前行。甘勇又叫道："东洋小鬼擅敢出城，快快吃我一刀。"说时迟，那时快，杉山彬已被甘勇揿翻在地，手起刀落，毙于非命。难道是命

该当绝么！日本驻使闻报大怒，请舆尸入城敛葬，一面电达本国。载漪等尚想隐瞒，偏荣禄先去奏明。西太后命军机拟旨，表示惋惜意思。载漪览谕，不觉愤怒道："杀一个东洋小鬼，惋惜什么！据我意思在京中的洋鬼子，无论是东是西，统统杀尽，方出我气。"

言未已，刚毅又来拜会。载漪尚余怒未息，即与他复述前言。刚毅道："这事非运动李总管不可。"载漪道："我昨与李总管谈起，他亦赞同我意。只因荣中堂时常作梗，密奏老佛爷，不要围攻使馆，致碍万国公法。以此老佛爷为所煽惑，尚是迟疑未定。"刚毅道："他总常在老佛爷左右，随时可以进言，若托他竭力周旋，定生效力。"载漪点头。刚毅道："闻得毓贤到山西任上，杀了好几个教士，洋人也无可奈何。若外省督抚个个似他能耐，中国能有多少洋人，半月间好杀尽了。"个个似毓贤，恐怕中国百姓都要杀尽。载漪道："外省督抚多半汉奸，只毓贤确是忠心。毓贤以外还有一个李秉衡，颇肯为我效力。他现在巡阅长江水师，我已召他带兵来京，同灭洋人哩！"毓贤在山西情事，与李秉衡被召入京，俱从两人口中叙出，免得另费笔墨。刚毅道："如此很好。"言未已忽接直督裕禄急电：洋人联络八国兵舰，齐集大沽口，硬索大沽炮台。刚毅起贺道："师出有名了。"载漪道："八国联军到来，恐怕也不易抵敌哩？"刚毅道："洋人所靠的是枪炮，现在义和团不怕此物，就使海外的洋鬼子倾国前来，也不碍事。"载漪道："你前日亲去查办拳民的神术，谅总试验过的。"刚毅道："这个自然。前到静海县属的独流镇，巧值拳首张德成设坛习拳。内有几个小孩子，能跃高丈余，长大的不消说了。及细问德成，据说所持符咒，很有效验。有一个闭火咒，念将起来，无论什么枪弹也放不出来。王爷你想，枪弹无灵，洋鬼子还能战胜我么？"载漪道："毓贤也这般说。你又亲眼瞧着，亲口问明，这真是天赐灭洋了！"天要灭你。刚毅正思告别，门上又投进名刺。乃是启秀、那桐进见。载漪连忙迎入，分宾主坐定。启秀道："裕督专折到京，内言洋人索大沽炮台，请朝廷即与宣战。此折拟即呈递，特来禀明王爷。"刚毅在旁，不待载漪开口，忙道："早一日宣战好一日。启兄何不速呈？"接连闻着载漪声音，说是"快呈进去"。那桐道："今日荣中堂至西苑，奏请送外使至天津，老佛爷已允他了。"刚毅勃然起立道："他如何专庇洋人？董军门曾对我说，五日以内可扫尽使馆，杀尽外使，只怕他暗中接济，拖延时日。大家总要参他一本，叫他出了军机才得成事。"启秀微笑道："刚协揆不要着急，荣中堂是扳不倒的。愚见倒有一策，十拿九稳，今日举行，明日定必宣战。"载漪道："启兄有何妙计？快令大家知道。"启秀附着载漪耳边说了数语，载漪笑盈盈道："确是妙计！确是妙计！"妙计，妙计，要全家覆没了。刚毅忍不住要问，又由启秀与他密述一遍，刚毅也喜形于色。当下三人告别。

是晚，由宫中传出，立召军机大臣入宫会议。载漪、启秀、那桐、刚毅、荣禄等，俱入见。行礼毕，西太后盛气道："洋人索我大沽炮台，无理已甚。看来只好与他决裂了！"载漪道："衅自彼开，何妨宣战。且外使还有一个照会，今日缴到总署，所说很是狂悖，还请老佛爷慈鉴。"言毕，便从袖中取出照会，呈与太后。太后不瞧犹可，瞧过后，把一张丰颐广额的慈容，气得与温元帅相似。愤然道："他们怎么敢干涉我大权。是可忍孰不可忍？随将照会掷付荣禄道："你瞧外人这般无礼，你还说是不应宣战么？"荣禄取阅照会，内说：要太后归政皇上，废去大阿哥溥儁，并许洋兵一万入京等语。阅至此，仰窥

西太后颜色，生平未见这般盛怒，欲要劝解，一时难以措词。但见西太后对着道："你愿意保全外使，你自去告诉他们，教他即日前往天津。但他们既有此妄言，我不能保他途中平安。我本不要他的命，前并允许洋人进城，保护使馆。我一人违拂众人的意思，压服义和团，都是为着他们。他们竟这样报我，我也顾不得什么，宁可拚死一战。"试问太后自己能战吗？又语载漪道："你去饬知各王大臣，明晨在仪銮殿会议，今日晚了，汝等且退。"大众奉命退出。

翌晨，西太后御仪銮殿召见各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以下，相率到殿，荣禄含泪跪奏道："外人索我大沽炮台，昨晚来电，已将炮台占去。占去炮台亦于奏中叙入。原是由彼启衅，非我无端挑动。但围攻使馆决不可行。无论违背公法，危及宫廷，就使杀了外使数人，也与我国无益。吁请太后明鉴！"也算竭诚了。西太后怫然道："我昨已同你说过，教你通知洋人赶快出京。除这话外，没有别的好主意。你不必在此多说，可即退出。"荣禄叩头而退。启秀即呈上所拟宣战诏书。西太后道："很好，就这样办。"一语丧邦。又问各军机大臣意见如何？大众统称"遵旨"。西太后命诸臣暂退，自己入宫早餐。

越两小时，又出御勤政殿，李莲英侍侧，大集廷臣会议。光绪帝亦到，竭过两太后，方才入座，但觉身颤不已。猛听西太后厉声道："外人欺我太甚，我已忍无可忍了。我本意压服义和团，不欲开衅。他既占我大沽炮台，复照会总理衙门，要我归政。皇上尚在，自认不能执掌政柄，外国何得干预？照这样挠我主权，尚好和平解决么？"大众不敢多言，西太后又语汉大臣道："本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无间南北。我执政后，谨守祖宗成宪，不敢虐待吾民。前此发捻构乱，朝廷指授方略，削平大难，重睹升平。今日外人又来欺侮，正我全国臣民合力报国的时侯。果能奋勉杀敌，何难制胜夷人！从前圣祖仁皇帝许外人自由传教，未免宽仁太过，酿成今日祸胎。连康熙帝都不及你，你真是个母大虫。夷狄不知圣化，遇事多没道理，自恃兵力，肆无忌惮。回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京，议和太速，他竟自由来往。那时若有一支得力军队截他归路，不怕不转败为胜。你前时已去热何，不见京中情状，所以信口鸱张。今幸全国人心统已奋发，数十万义和团民起卫国家，从前仇恨可从此报复了！"未必。随顾光绪帝道："你意如何？"光绪帝迟疑半晌，方含糊道："请圣母听荣禄言，勿攻使馆，安送外使至天津。"这语甫出，太后后面的李总管已是怒目注射，吓得光绪帝身子越抖，不由的改言道："这是军国重事，不敢妄断。总求圣母主持。"西太后尚未开言，赵舒翘忽启奏道："内地洋人甚多，欲要开战，先请明降谕旨，令京内外扫除外人，免为内应方好。"两太后道："你且退，命军机大臣斟酌奏闻。"赵退出，满员立山、联元，汉员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依次谏阻，大致说："寡不敌众，持重为是。"袁昶且谓：西人颇和平讲礼，未必有这干涉内政的照会。端王载漪不待袁昶语毕，即怒斥道："你们都是汉奸，老佛爷肯听信你么"贼胆心虚。这句话声激而厉，西太后闻着也觉载漪过甚，便语载漪道："你也太觉暴躁了。"随命袁退，于是殿内寂然无声。西太后即命军机大臣宣布开战的谕旨道：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

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料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近更索我大沽炮台，归伊看管，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理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好大胆。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作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钦此！

这谕甫下，大众退朝。是晚，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带同翻译官，乘舆赴总理衙门，欲与诸王大臣辩论是非，并通知下旗回国。舆中备着手枪，为自卫计。谁意行至半途，误触枪机，竟将弹子放出。适值虎神营中兵队巡查过来，疑他有意放枪，还枪攒击，偌大一个德使，那里禁得起许多弹子，霎时间死于舆中。端王等时在总署，闻知德使被戕，大呼道："杀得爽快！"庆王奕劻道："杀死外国公使，非同小可，从前咸丰年间，拘执英领事巴夏礼，还闹得不可收拾，况杀死公使哩？"刚毅道："杀一两个洋鬼子，有什么要紧。庆王爷！你看这数日内，要将各使馆灭尽了。"恐他来生都未必看见。礼王世铎以此事关系重大，只得据实奏闻。西太后急召荣禄入见，荣禄道："德使被戕，已由太常寺卿袁昶饬人棺殓。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中国古法与西洋律例相同。这事不知闹到如何结果？奴才才疏胆小，乞老佛爷俯念愚忱，立赐革职，保全蚁命，不胜幸甚！"西太后才有些着急起来，便道："你不必这么说，快叫军机拟旨，命将戕害德使的人拿捕治罪。"荣禄才答应退出。

西太后稍觉愁烦，出门闲步。遥见大阿哥执刀旋舞，上下跳跃。旁立宫监数人，与他问答。大阿哥哗然道："我去杀洋鬼子徒弟哩。"宫监道："那个是洋鬼子徒弟？"大阿哥道："便是当今的瘟皇帝。"西太后急走数步，随喝道："你在此说什么？"大阿哥闻着西太后声音，才掷刀于地，垂手立着。西太后道："随我来。"大阿哥只好跟着回入室中。西太后怒叱道："你不用心读书，敢在此横行不法。快与我跪下！"大阿哥方跪伏地上。西

太后命宫监道："你去取皮鞭来。"宫监便取呈皮鞭。由西太后亲手动手，狠狠的敲了二十鞭，打得大阿哥号啕大哭，如杀猪般相似。该打。西太后随命宫监速带大阿哥到弘德殿去，交代徐师傅，毋令狎游，否则老徐亦要任责。宫监奉命，领着大阿哥去讫。西太后正愤闷间，忽报称端王求见，太后命召入。端王跪叩道："老佛爷大喜！津兵和义民大获胜仗，洋鬼子都驱逐出境了。"西太后不觉改怒为喜道："果有这等事么？"正是：

小胜即骄天夺魄，虚声入报后欢心。

究竟是否得胜，且待下回分解。

袒拳匪者，首毓贤，次刚毅，又次为载漪弟兄，及崇绮、徐桐、启秀、赵舒翘等人，又次为西太后。似西太后误国之咎，应从末减。然试问谁执政权，乃信任袒匪殃民之贼臣，开衅友邦，作孤注之一掷耶？总之天下人不应存一私见。毓贤、刚毅等为迎合而袒匪，载漪为觊觎而袒匪，西太后为仇视光绪帝而袒匪。赝鼎之照会忽来，宣战之诏书即下。不度德，不量力，妄思以一服八，可恨亦可笑也。

第二十八回
订特约江督保民 走制军津门失守

却说载漪入宫报捷，由西太后详细垂询。载漪道："倾得裕禄来电，详称天津大捷。洋鬼子首领叫作甚么西摩尔，是英国提督，带着各国鬼子兵想绕出天津来攻京师。到了杨村，被我军一阵击退，杀了无数鬼子。天津义和团又出去截杀一阵。西摩尔闻声胆落，领着残兵逃出大沽口去了。"语多鄙俚，确肖载漪口吻。西太后大喜道："谢天谢地谢祖宗！这遭战胜洋人，好泄我累年仇恨。"痴心妄想。载漪又道："京中义合团差不多有一万人，须派员督率方好。"西太后道："你看叫谁去？"载漪道："载勋已蒙老佛爷特旨，任为步军统领。若叫他统率团民，定不致误。再令刚毅、英年，帮他办理，保管有效。"西太后道："你兄弟载澜倒也可用，你去叫军机拟旨。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英年、载澜会同办理便了。"载漪碰了好几个响头，起身出宫，一口气跑至军机处，传述西太后面谕，令军机章京拟就，立即发出。

载勋即带领义和团，遂令各处遍设神坛，无论王公大臣邸第，统有神坛设着。并出示悬赏：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赏银四十两，杀一小洋鬼子，赏银二十两。于是拳匪历乱都下，专寻二毛子，拿去领赏。二毛子的名目，便是拳匪称呼洋人的浑名。

那时洋人多迁避使馆，前后左右都用洋兵护着。甘勇、拳匪攻了数日，尚不能动他分毫。各使馆尚不能攻掉，何况八国联军。他恐上司见责，把京中良善的百姓，指作教民，任情搜掠。稍稍与他辩论，刀剑立下。一班车夫、小工及近京流氓，都冒作拳匪，随入抢夺，连京官家属也不能免。可怜官、民两困，妇哭儿啼，都咒骂这端王载漪，庄王载勋，愿他速死。看到后来拳匪的咒语，不及百姓咒骂的灵效。

那时端、庄两人正兴高采烈，日日奖励拳匪。并带了匪徒六七十人，于早晨六句钟时，闯入宫中，直至宁寿宫门，大呼："瘟皇帝出来，他是洋鬼子朋友，先把他杀掉方好哩。"此时太后及光绪帝，因西苑时闻枪声，不甚安稳，所以徙入宫中。太后正起床饮茗，蓦闻宫门外一片哗声，即出立阶前，见载漪手舞足蹈，乐不可支，使大喝道："你自己道是皇帝么！敢这样胡闹。你要知道，只我一人有废立的权柄。现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就可废掉。你不要错想，快与我滚出去。非奉旨召见，不得擅自进来。"载漪大惧，忙跪下磕头，然后趋退。太后复命宫中侍卫，拿住为首的拳匪，锢入狱中，余匪都踉跄逸出。西太后既有此权力，纵匪殃民之咎，愈不可逃。西太后恨尚未息，又命将载漪罚俸一年，算作薄惩。

次日，御史徐道焜奏称：洪钧老祖遣五龙守大沽，夷船统当沉没等语。还有御史陈嘉言亦奏言："得关帝帛书，不日夷当尽来。"此外如编修萧荣爵、郎中左绍佐、主事万秉鉴陆续上书，统说义民可恃，汉奸宜诛。想都是载漪叫他入奏的。只太常寺卿袁昶，连上二疏，请停攻使馆，立驱拳匪，并改战为和等情。各折都留中不发。惟乱命迭下，忽令荣禄保护使馆，忽饬董福祥速攻使馆。福祥闻命，径造荣禄家，索武卫军中的大炮。候至一小时，荣禄始出见。福祥愤愤道："快借我大炮一用，今日要毁尽使馆了。"荣禄佯作瞌睡，置诸不理。福祥叱荣禄道："你是个国家柱石，为什么袒着洋鬼子？我问你借用大炮，你索性睡着。糊涂！糊涂！"荣禄方开眼冷笑道："你要大炮，只有一个法子。可奏明老佛爷，先杀我头，后取大炮，"福祥怒甚，转身出门，随走随语道："混帐！你道我不能面奏老佛父么？"荣禄便抗声道："你即刻去见老佛爷吧！你是好汉，老佛爷又信用你，你去求见，没有不答应的。"福祥被这一激，即往宁寿宫，大声吩咐太监，说是甘军统领求见。西太后正在宫中作画，颇觉闲暇。见太监进报，怒目道："叫他进来。"福祥入内跪下。西太后道："你已将使馆攻下么？"福祥道："尚未。"西太后道："你来做什么？"福祥道："臣来求见，是参劾大学士荣禄。他所带武卫军中有大炮，若移攻使馆，立即扫成白地。臣向他索取，他不肯借用，还说是老佛爷有旨，也是枉然。"西太后怒喝道："不准多嘴，你是个强盗出身，朝廷用你，无非叫你将功赎罪。象你这狂妄的样子，仍然不脱强盗行径，想是活得不耐烦了。去吧！非奉旨不准擅入。"福祥悻悻出宫，盛气跑至端邸，大叫道："端王爷！奸臣太多，看来此事是办不好了。我只好出京去。"活似强盗口吻。载漪道："怎么讲？怎么说？"福祥将借炮入宫事诉说一遍。载漪蹙额道："京内外多是汉奸，实是可恨。今日东南各督抚，竟联衔入奏，极力反对我们。且说与各国洋鬼子擅自订约，两不相犯。你道可恶不可恶么？"福祥愤愤道："罢了！罢了！我不要做统领了。"随将大帽除下，向案上一掷道："王爷！你与我缴还太后，我是要去了。"不如做强盗去。载漪道：

“这且不要如此性急！老佛爷并非曲庇洋人。如果能将鬼子杀尽，那时东南这班洋奴，我一一杀与你看。”言至此，便将大帽代他戴上，劝他去讫。

原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公同发起奏阻宣战，当时联衔的人，如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苏抚鹿传霖、鄂抚于荫霖、湘抚俞廉三、粤抚德寿，同列在内，还有巡阅长江的李秉衡，由各督抚邀他署名，他也直捷照允。各督抚总道人多势旺，可以挽回朝命，维持大局。不意奏折上去，好似石沉大海，一声儿没有回响。泸上一方面洋人租界最多，统恐拳匪南下，多方戒备，并乞江督派兵保护。刘坤一夙怀忠愤，宁违朝命，毋害生灵，决计与洋人联络，互相保卫。当派商约大臣盛宣怀，及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申明各不相犯，订约八条：（一）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以保全中外商民生命财产为宗旨。（二）是长江及苏杭内地，洋商及教士产业由地方官一体保护，并禁止谣言，严拿匪徒。（三）是各口岸外国兵轮，仍照常停泊，惟约束水手人等不准上岸。（四）是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伤害洋商教士生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五）是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得近台停泊。（六）是上海制造局厂一带，各国兵船勿往游弋驻泊。（七）是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不得自往僻地，致遭不测。（八）是租界内各种防护，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摇动人心。各国领事相率签押。自此东南一带安若苞桑，中外人民盛称各督抚威德。后来停战议和，鸿章北上，也将这事援为话柄，与外人和平交涉，方将满清的宗社又保存了十多年。这也是东南人民尚有幸福。载漪还时颁矫诏，申谕各省督抚，杀逐洋人，各督抚绝不为动。只直督裕禄、晋抚毓贤遵照办理罢了。

且说各国联军既占了大沽炮台，由英提督西摩尔为统帅，带兵入京。为中国兵匪所阻，中道折还。直督裕禄接连奏捷，不是说击毙洋人，就是说轰沉洋舰。朝旨再三褒奖，并颁内帑十万两，赏给兵团。独前军统领聂士成，素嫉拳匪，屡与裕禄商量，要把拳匪剿灭。这时裕禄正尊信拳匪，那里还肯听从，反把他训斥一番。至大沽炮台失陷，守将罗荣光败走，裕禄劾知聂军门，说他匿兵不救。竟奉旨照准，把聂军门革职留任。裕禄又调聂扼守天津。聂到津门，遥见紫竹林租界，火光烛天，不禁叹息道：“百姓何辜遭此荼毒哩！”旋入城。城内外统是拳匪，各持刀奔至，拟杀聂军门，聂驰入督署。拳匪从后赶入，请出裕制军，指名要杀聂士成。裕禄问为何事，拳匪道：“他在落垡地方，杀死我们弟兄数百人，所以要他抵命。”裕禄道：“他如何杀你们弟兄？”拳匪道：“我等因廊坊铁轨为洋鬼子所造，正要拆毁，被他瞧着，硬行禁止。我等不从，他就令军士放枪。若非我等急忙避开，险些儿统丧性命。今朝狭路相逢，定然要他抵偿。”落垡等就此带出。裕禄道：“聂军门是国家大臣，就是有罪，也要请旨施行。你等为国宣劳，总是公仇要紧，不要专记私仇哩！”拳匪还喧哗不已。裕禄道：“我去请你大师兄来，自有处置。你们且出去吧！”拳匪方才出署。

看官你道大师兄是何人？待小子报明姓名。他姓曹，名福田，直隶静海县人。本是个游勇，鸦片系他大瘾头。为了这瘾，弄得家无长物，只剩了一个光身。会闻张德成在

独流镇设坛，遂去拜投了他。德成是白沟河人，向系操舟为业。自言是王老师父传授，精习神拳，并长符咒。别人向他师父姓名，他说叫作王德成。亦不知他是真是假，是一是二？嗣因福田入党，德成因他年长多智，将第一把交椅让与福田，推福田为大师兄，自称二师兄。先是德成称雄一镇，设坛集众，自称天下第一神坛，凡遇官民过境，即率众拦住，牵赴坛前，用黄纸作表文，焚香供表，纸灰上升者免死，不幸下降，便说他是教民，砍去脑袋。以此人人裹足，相戒不敢前。至战争已开，裕禄请他防守天津。他就带着党羽，并红灯照一班女子，聚集津城，自己乘了大舆，至督署拜会裕禄。裕禄饬巡捕传入，德成怒道："我不是他下属，如何传我入见。"一个舟子会说此话，想是由福田教他。巡捕回报，裕禄忙冠带出迎，直至仪门外迓入，以上宾之礼相待。肆筵设席，宾主尽欢。德成遂请饷二十万，愿灭尽洋人。裕禄一一照允。上书保荐，蒙赏头品顶戴。想是交死运了。天津本有各国租界，地名紫竹林。德成率众攻扑租界，屡被洋人击退。随近有教堂教民，洋人无暇兼管。由德成下令，用红灯照毁教堂，用匪众杀教民。日间纵情焚掠，夜间即择红灯照妇女，抱入室中取乐。曹福田得这消息，也赶至天津，先令党羽至东南方，埋着火种，自登城楼，向着东南，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东南起火，烟焰上腾，他便向兵民道："那边最多二毛子，我已派天将去纵火了。"兵民因东南一带，近在租界，便信以为真。俟福田下城后，多跪地迎接。福田恰格外谦冲，叫他不要多礼。又禁拳匪在城焚掠，津民越加敬信。

裕禄闻大师兄驾到，又去请他入署，仍然用着上宾礼，接待大师兄。裕制军可谓屈尊降贵！福田比不得德成粗鲁，举止谈吐井井有条，以此裕禄越加敬重。凡与拳匪交涉事件，都托大师兄斡旋。所以聂军门入署，被拳匪所窘，仍请大师兄到署解围。大师兄一到，裕禄竭诚尽礼，自不消说，且令聂军门与他相见。福田道："聂大人何致通洋？奈我辈弟兄们，不识情由，易致误会。若聂大人肯至坛前自明心迹，那弟兄们自然释嫌了。"聂士成见他烟容满脸，面目可憎，不由的发愤道："我不去！我不去！"裕禄见聂不允，只好替他缓颊，再与福田婉商。福田支吾了一会，忽有衙役入禀道："黄连圣母到了。"裕禄问福田道："黄连圣母是何人？"福田道："她是红灯照首领，有骊山老母附身，法术很大哩！大人须要恭迎。"裕禄即穿好朝服，出署迎入，虔请圣母上坐，向她行着参拜礼。圣母傲然自若，由他跪拜。不怕拜死么。还有三仙姑、九仙姑等，统随圣母入署，与圣母都服道装。圣母年约三十许。两仙姑不过二十许人，妖冶轻盈，只面上恰搽着许多脂粉。仙姑还要搽脂抹粉，无怪脂粉价贵。与裕禄相见毕，裕禄留她饮酒，仙姑恰称持斋。果真不吃大荤，我却未信。当下辞出督署，各乘仙舆而去。津民各家户外统供着香烛，待她如神明一般。这且不必细表。

单说裕禄返入内厅，复与大师兄叙了数语，大师兄去讫。聂士成亦即出署，率军守紫竹林附近。仅一日，联军前队到来，士成率游击宋占标，奋力出战。两边枪林弹雨，恶狠狠的斗了数小时，联军退去，越日又战。两军复开枪轰击，自辰至午，仍然不分胜负，联军又退却。是晚马提督玉昆，奉调来津，协守津门，与士成相见。士成慨然道："国事至此，不必说了。只我内扼权臣，外困匪党，进无可进，退无可退，真不知死所哩！"玉

昆也不胜叹息。自率军去守天津东站了。越宿，炮声震地，旌旗蔽天，各国联军排墙而至。聂军门开营逆战，一当十，十当百，任他血肉横飞，只是相持不退。忽闻后面有哗噪声，忙回头一望，乃是兵匪联合，倒戈相向。这一惊非同小可，亟饬令收军，把前队改作后队，已被联军击倒无数。及退至八里台，检查起来，方知部下有新练军一营，通了拳匪，自相攻击。不觉流泪道："死期到了。"随即写了遗书，饬亲校专送寓所，立刻迁眷回籍。次日，洋兵又鼓勇杀来，聂军门一马飞出，首先突阵，部将知他拚死，力挽马缰，不令前驰。军门用刀横掠，交语部将道："你们去吧？我今日殉国了。"一声河满子。部将泣谏不从，经突入联军阵内，身受七伤，肠裂而死。游击宋战标，同时阵亡，联军颇嘉聂忠勇，不忍戮尸，让他部将驰入，负尸归去。拳匪还想来抢夺，恰好洋兵赶上，纷纷四散，方得保全忠骸。拳匪可恨。裕禄闻报大惊，忙申奏朝廷。朝旨还责他督师有年，不堪一试，只照普通例赐恤，真是屈死忠魂了。聂军已败，马军孤守车道，势已不支。各国联军，节节攻入，玉昆倒也舍命相争。奈拳匪反来牵掣，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结果是一同败退，再至北仓下营。裕禄深居督署，一筹莫展，整日请曹、张二匪首商议。二匪首还一齐瞎说，捏称城中无虑，已由关帝、周仓、二郎神、尉迟敬德、秦叔宝、常遇春、胡大海等阴灵，四面防护。今夕再当申表玉皇，求派天兵天将下凡，击退鬼子，到重九后，可一律肃清了。裕禄半信半凝。至此方觉心疑，还算聪明。但到了此时，简直没法，就使匪首无灵，也只好求他出力。蓦闻城外炮声隆隆，料是联军进攻，急向曹、张两人打拱作揖，哀乞退敌。两匪首挺身自任，辞别出署。第一日还督率拳匪及红灯照妇女，上城守御，城中百姓尚约略见他形迹，第二日城外枪炮声陆续不绝，两匪首统不知去向。一班红灯照妇女都脱去红衣，开城四逸，各拳匪也相率遁去。裕禄还静候捷音，至衙役来报，洋兵入城，才仓皇失措，由亲兵拥出北门，逃往杨村去讫。

联军次第入城，搜索拳匪、红灯照，已是一个不留。后来黄莲圣母及三仙姑，被人缚送都统衙门，同日枭首。两道魂灵投入封神台去了。九仙姑投水死。想是水仙归位。其余一班妇女，或随了拳匪去作妻妾，或逃入妓馆去当婊子。倒是肉身说法。且不必说。张德成逃至王家口，还是大模大样，造谣惑众，被乡民一阵乱斫，作为肉泥。曹福田较为狡猾，远飏他方，至次年潜回故里，毕竟作恶太甚，难逃天网，家居未久，又由里人缚住送官，正法了案。小子又有诗道：

无端妖语惑苍生，左道由来有典刑。
可惜王纲遭浊乱，到头一死法犹轻。

天津失守，警报达京，未知西太后悔过与否，容俟下回说明。

北方开衅，东南督抚独与各国领事互订保护之约，或谓以一隅与八国战，无怪不胜。是不然。甲午之役，南北未尝相离，尚且屡战屡败，况八国联军相率而来，宁尚有幸免之理乎？东南人民，

幸得江督之倡起，赖以少安。是知江督之为民造福，实非浅鲜，安得以专擅目之？至如聂士成之死于八里台，乃迫于地位使然，为国死绥，不得谓为非忠。若裕禄之轻信拳匪，竟以亡命无赖之徒，待为上宾，甚到参拜淫妪，目为神圣。愚昧至此，乃令其建钺京畿，宁有不偾事者？汇书之，以见疆臣之优劣，并志朝政之昏迷。

第二十九回
豺虎擅权燕京流血　鸳鸯折翼宫井埋魂

却说天津失守之日，正许、袁二公联衔奏谏之时，太常寺卿袁昶因两疏不报，复与吏部左侍郎许景澄联衔入奏，请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董福祥，先置重典，再将袒护拳匪的亲贵，亦一律治罪。说得非常痛切，语语涕零。西太后览奏毕，也为动容。随道："这两人可谓有胆。许景澄且不必说他。袁昶在戊戌年，曾奏康有为居心难恃，颇合古大臣直言无隐的大义。惟今日不应固执成见，扰乱我的心。朝廷自有权衡，不必他们越俎。"言罢，即命传旨申饬，勿得再行续奏，以扰圣衷。

旨甫下，荣禄入宫面奏，略言："前日外交团照会，实系捏造，请太后不要误信。"西太后道："照汝言是何人捏造出来？"荣禄奏："系端王载漪及尚书启秀教军机章京连文冲所为，已由奴才查明，文冲直认不讳了。"西太后沉吟一会，又道："无论照会真假，但战争已开，一时不能停止，只好拚命做去。"实是不肯认错。荣禄道："倘使拳民战败，北京为洋人所破，将如何办法？"西太后道："汉书贾谊传有三表五饵的计策，可以用得。"三表者，以信谕，以爱谕，以好谕也！五饵者：文绣以坏其目，美食以坏其口，声乐以坏其耳，高堂邃宇以坏其腹，隆礼厚爱以坏其心是也！荣禄退出。载漪复入宫奏道："天津被洋鬼子占去。"西太后吃了一惊。便道："天津一失，北京恐也保不住。你前说义和团法力高强，为什么一败至此？"载漪道："这都是义和团不虔守戒律，所以打败。且闻各国洋鬼子，统用妇女秽物压住法术，就使天兵天将下来也避秽回去，因此洋人所用枪炮仍得胜利。但北京很是坚固，鬼子决不敢来。"西太后道："都是你闯出来的祸祟。你假造外交团照会，迫我宣战，若洋兵入京，看你这头颅能保得牢么？"载漪忙跪称不敢捏造。西太后道："我今日知你的心了。你想儿子登基，你好摄政。我告诉你，我一日在世，一日没有你做的。你再不安分，立刻赶出，家产充公。你名叫载漪，确是相配，狗心狗肺，不枉你的狗名。"语可解颐。载漪捣头如蒜，才得奉旨告退。西太后复宣召荣禄入宫，令他备办西瓜、酒、蔬果、冰等物，送与各国使馆，并命庆王奕劻，前往慰问，转达懿旨。即用三表五饵之计。一面令军机拟旨，调李鸿章补授直督，令他兼程来京。

不意巡阅长江的李秉衡，竟惘惘入都，先入端邸密议，继至宁寿宫朝见太后。太后

道："你来得正好！京津这么扰乱。东南各督抚并不闻带兵入援，你恰还有些忠心进来见我。只目下天津被陷，京师吃紧，究竟还要主战？抑是主和？"秉衡奏道："既战不能言和，且这班义和团，同仇敌忾，确是难得。机不可失，臣愿主战。"徒自送死。西太后道："团民入京，未免哗扰。前时说有法术，今亦被洋兵战败，失陷天津，恐是不可常恃的。"秉衡道："这是督率不善的缘故，并非团民没有。若用兵法部勒，仗他一股锐气，出去抵敌，不怕洋人不退。"请你一试何如。西太后道："你前时与东南督抚会衔奏阻战事，如何今日却来主战？"秉衡道："那是刘坤一、张之洞将臣加入的，并非臣的本意。前日原是不错，此时却受鬼迷。且东南督抚中亦非全然主和，如苏抚鹿传霖与臣晤谈，亦愿带兵前来。若果下诏勤王，总有数大员来京效力。"西太后道："我前已通饬各省，令一律杀逐洋人。他们并不加杀逐，反与外人订约保护。你想这等没良心的狗官，不奉朝旨，独行独断，还说肯来效力么？"秉衡道："前此屡奉诏旨，都是保护字样，并没有杀逐字样，所以东南一带，订约保护。"西太后诧道："有这样事么？"秉衡道："臣不敢欺。"西太后道："那个敢擅改诏命，你快出去查明。"秉衡退后，翌日与刚毅进见。西太后道："昨事已查出否？"秉衡道："臣与协办大学士刚毅等，彻底查办，乃是袁昶、许景澄二人，擅改谕旨，把杀逐字样改作保护字样。"刚毅又接口奏道："他二人擅改谕旨，大逆不道，按律当处极刑。"确是做过刑部尚书的。西太后不觉大怒道："赵高指鹿为马，不意事见今日。若非将他正法，朝廷还有威信么？"西太后既熟谙史事，宁不见郭京六丁六甲耶！便命刚毅道："你去传谕，把袁昶、许景澄逮捕正法。"又命李秉衡道："你去传语军机，即日颁谕，令各省督抚带兵勤王。你暂时且帮办武卫军部勤兵团，出京阻敌。"两人碰头退出。

不一时，即下许、袁二人逮狱正法的谕旨，派载澜、徐承煜监斩。载澜系载漪弟，曾封辅国公。承煜乃徐桐子，官任刑部侍部。两人威风凛凛，坐着大舆，带了兵役刽子手，押着许、袁二公，赴菜市口。许、袁因未曾褫职，即遭重辟，仍旧戴着翎顶，衣冠楚楚，乘轿而来。两旁拳匪立着，不下数十人，拍掌称快。内有拳匪首领，问二公道："你两人何故仇视我们？"袁太常叱道："大臣谋议国事，尔等不得过问。"转瞬间已到法场，两公下舆。徐承煜喝令兵役，将犯官褫去衣冠。兵役等方拟动手，许侍郎道："你等是奉谕来么？谕旨有正法二字，没有革职二字。士可杀不可辱，如何褫我等衣冠？"未曾革职，即要正法，恐有清二百余年间未曾见过。袁太常道："我等有什么大罪，连刑部都未审讯，即刻处斩？"承煜道："你犯大不敬的罪名。还有何辩？"袁太常笑道："这刻时光，你们尚倚附权奸，逞凶作恶，恐怕过了数天，冰山难靠，天日复明，你父子也没有生理呢！"载澜拍案道："误国奸臣不许多言。"袁太常毫不畏惧，仍大言道："我辈无罪，死且不朽，似汝辈昏狂愚妄，罪实当死，死后还有余臭哩！"转顾许侍郎道："不久即相见地下。我们视死如归，怕他什么？"拳匪见他直言呵叱，统环绕过来，拔刀拟颈。袁太常怒目叱道："朝廷自有国法，宁容汝等动手？"载澜愤极，几欲下来批颊。但听一声号炮，两公都已就义去了。

载、徐二人复旨，并回报端王载漪。载漪道："杀了一两个汉奸，也是不好算数。还有徐老头儿用仪，同着联元、立山，前日会议时极力与我反对。我总要把他除灭，省得他人再来作梗。"载澜道："就是这个洋鬼子的好朋友，也要杀掉方好哩。"居然想行弑逆。载

漪道："这也不难，我已摆布好了。"正私议间，杨村又来急报，内称：洋兵大举入攻，改推德国瓦德西为统帅；提督马玉昆军败溃，直督裕禄亦向蔡村逃去。载漪语承煜道："快去请李鉴帅来，叫他前去抵挡，或可截住洋兵。"承煜匆匆去讫。少顷，李秉衡到了端邸，由载漪接入，令他火速出兵，秉衡还是大言不惭，约定次日带兵出京。载漪俟秉衡出门，复召拳匪首领入邸，叫他带领匪徒，去拿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匪首欢跃而去。不数时，将三人拥至刑部。刑部尚书赵舒翘，已由载漪着人接洽，便命把三人推出斩首。可怜徐尚书年已及耄，做官已四十多年，平白地遇此飞殃，竟至身首异处。临刑时也没有怨言，但说："洋兵定要来京，我死于国法，不死在洋人手中，还算幸事。"联元本崇绮高弟，至是因反抗端王，亦遭奇祸。立山官内务府二十年，资财颇裕。尝与载澜争昵名妓绿柔，两下里很是吃醋。此番奏阻战事，载漪已经懊恼，载澜尤加怂恿，以此家资被拳匪抢光，自己亦身死燕市。叙三人死事与袁、许二公略有分别，这是著书人阐微处。

话分两头。且说李秉衡率兵出京，带着部下张春发、陈泽霖、夏辛酉各军，浩浩荡荡，发往通州。前驱又有许多义和团，奇服异服，非鬼非怪，沿途纵跃过去，差不多如生龙活虎一般。想从李秉衡心目中看出。到通州后，复出至河西务，遥见前面败兵陆续奔来。秉衡勒马问明，乃是直督裕禄麾下的士卒，报称："连战三次，都被洋兵杀败，没奈何只好返奔。"秉衡又问道："裕制军在那里？"败兵答道："裕制军受伤颇重，闻已在蔡村自尽了。"秉衡不禁大叫道："可惜！可惜！"可惜什么，你也要步他后尘了。随抚慰败兵道："你等不要入京。我已来接应你们，明日随我接仗，定可转败为胜。"梦话。败兵多半未信，奈途中为他所阻，只得跟随了他，再作计较。又行数里，见前面尘头大起，隐隐闻着枪炮声。料是洋兵前攻，忙饬各军扎营，准备对敌。令甫下，军中已鼓噪起来。秉衡惊问何事？但听得一片喧声道："洋兵来了！洋兵来了。秉衡道："有我在，怕什么洋兵！"你不念念退兵咒。言未已，果然骨碌碌的弹子，在前面乱滚。前队一班团民，呐一声喊，都落荒逃走。何不用兵法部勒。秉衡大愤，令张春发、陈泽霖等下令军中：逃者立斩。张、陈二人回禀道："大敌当前，军心已变，看来是不便交战哩！"秉衡叱道："你等说甚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何临敌先怯哩？"陈、张二人道："有法术的义民未战先溃，况没有法术的军士，叫他如何敢战？"秉衡尚想再言，前面的枪弹来的愈紧。陈、张二将不待秉衡军令，竟带着部兵，回头就走。秉衡见不可支，也只得拍马转来，入通州城。各军四散，任你李鉴帅如何禁止，没一个去服从他。秉衡顿足道："罢了！罢了！早知如此，我也不北上了。"后悔已迟。随即服毒自杀。

秉衡一死，洋兵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大学士荣禄忙入宫奏闻西太后。西太后到此，也脚忙手乱起来。便道："怎么好？"荣禄默然不答。西太后又道："我方寸已乱了，你替我想个法子才好哩！"荣禄道："奴才原不敢主战。那是端、刚等欺蒙太后，搅得这般样子，叫奴才如何设法？"西太后不禁垂泪道："除死无大难，我与皇帝一同殉国吧。"恐怕你的老命还不肯如此弃掉。荣禄也含泪道："现在奴才尚有一法。"西太后急问何策？荣禄道："速下旨将端、刚等正法，表明朝廷本心，再与各国公使商量停战。"西太后道："各国公使尚在么？吓昏了神。你快快派兵护送出京，也是阻住洋兵的一法。"荣禄道："恐他未必答应。"

西太后道："你且去与各使商议，再作计较。"

荣禄出去，到了总署，载漪尚命董福祥等，速攻使馆，立刻踏平。荣禄冷笑道："等到使馆踏平，京城早化为乌有了。"载漪道："不是汉奸接济，几百个洋鬼子早已杀尽，何至今日？"荣禄也不去理他，只命军机写了照会，派总理章京舒文送往使馆。舒文奉命前去，甫到东交民巷，见载澜亲自督攻，兵匪摇旗呐喊，与发狂相似。东交民巷的使馆，并非铜墙铁壁，如何屡攻不入，恐怕外人倒有法术呢！舒文不禁好笑，谁知已被甘勇瞧着，抓住舒文，险些儿把他斩首。舒文忙取出照会，递与他瞧，方放他过去。舒文送入使馆，各使不待瞧毕，便即掷还，置诸不答，舒文只可回报荣禄。

荣禄复入宫复奏。西太后的老泪又一点一滴的垂将下来。你即哭死，亦是无益。荣禄道："太后慈寿已高，不宜再受惊吓。依奴才愚见，不如暂幸热河，聊避寇氛。"西太后迟疑良久，方道："热河在京师北方，也非安静之处。若要避难，不如出幸张家口。"荣禄道："但凭太后主裁。"西太后道："你去探听外边确音，再行定夺。"荣禄出去，西太后又召见载漪，大加训斥。载漪道："奴才前时曾奏闻老佛爷，请杀奕劻、荣禄、王文韶等人。若将这几个汉奸先行正法，洋鬼子断了接济，那时使馆早已荡平，还有那个敢来呢？"西太后怒道："你闹到这般地步，还敢再来瞎说。限你今夕想好法子阻住洋人入京，否则先割你的狗头。"载漪不禁伸舌，转身竟出。

是夕各国联军已至京城外驻扎，用巨木作架，架上置着大炮，向城开放，隆隆不绝。城内流弹纷飞，房屋多被击坏，人民多受重伤，号哭声震动天地。西太后在宁寿宫，也隐隐闻着，心中很是不安。夜间就召见军机数次。大众面面相觑，不发一言，须臾天明，炮声愈紧，载澜匆匆入宫道："老佛爷，洋鬼子来了。"西太后尚未及答，刚毅随入，报称：有回兵一大队，驻扎天坛附近，想是从甘肃来援，或可退得洋兵。西太后道："甘肃很远，难道会派勇入援么？"言未毕，荣禄又进来道："事已急了，请太后速决大计。"西太后道："刚毅说有回部入援，屯驻天坛。"荣禄不俟说完，忙道："那是俄国的哥萨克兵，如何认作回部。"西太后着急道："如何是好？"刚毅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请老佛爷即刻出走。否则外国鬼子就要进来，那时走亦不及了。"何不叫义民拦截。西太后道："快去预备车辆要紧。"刚毅应声出去。西太后复语荣禄道："京城内外，统兵的大员难道都逃去吗？"荣禄道："马玉昆从北仓败回，现令防守京城。"西太后道："你去传旨，叫他速选精兵千人，往颐和园候着，教他保护我们。"荣禄亦遵旨去讫。太后复连召军机大臣，叮嘱京内一切事情。到了夜半，还要召见军机，等了许久，只有王文韶、赵舒翘、刚毅三人入宫。西太后道："他们到那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娘儿不管，真好良心？"性命是人人要的，宁特你母子要命。说着时泪珠又流个不尽。王文韶奏慰道："太后不必过悲，臣等尽愿随驾。"西太后道："好！好！无论有什么事，你们总要跟着我走。但你年纪也大了，我不忍叫你受这辛苦，你随后赶来吧。"又语刚毅道："车辆已备好么？"刚毅应声称"是"。西太后道："你与赵舒翘同会骑马，应该随着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不能离开。"两人统称"遵旨"。西太后道："你们出去，明晨进宫愈早愈好。"三人同时去讫。

西太后令宫监通知帝后及妃嫔等人，自己略略卧着。刚要朦胧睡去，忽听一声怪响，

惊了一身冷汗。忙问侍女道："何处来的怪声，莫非洋兵已入禁城么？"侍女道："没有怪声，只有鸡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西太后道："鸡声已唱，要天明了，快起来吧！"侍女们当即俱起，李莲英亦即入值。西太后起床盥洗毕，仍要莲英替他梳髻。并嘱道："你与我梳一汉髻吧，赶快要紧。"莲英忙与梳栉，挽就一个麻姑髻。西太后揽镜自照，含泪道："谁料今天到这样地步！"叫问你自己。复语李莲英道："时已不早了，快去叫皇帝来吧。"莲英匆匆出去。不一时。光绪帝带着后妃人等统到宁寿宫，请过早安。西太后垂泪道："洋人就要进来了，我等逃命要紧，快快走吧！"光绪帝大哭道："子臣情愿殉国，请圣母暂时出幸！"西太后道："殉国有什么益处？白送掉性命。"光绪帝尚是狐疑，西太后大声道："不必多想，随我走吧！"光绪帝道："宫眷很多，如何走法？"西太后道："我同你先至颐和园，那边有卫兵候着，叫宫眷们陆续出来，到园内会齐，就好动身。"光绪帝只好遵着，转顾瑾妃道："你的妹子在三所，奈何？"西太后闻言怒道："你尚记着这狐媚子么？"便嘱崔太监道："你速去引来见我。"崔监已去，西太后又嘱皇后道："你去将宫中金银财宝，统教宫监们搬到这里，埋在院子里面，较为妥当。"皇后挈着瑾妃，亦即出去。

此时崔阉已带着珍妃入宫。珍妃至西太后前，跪下请安。西太后道："洋兵来了，我本拟带你出宫，可奈拳众如蚁，土匪蜂起，你年纪尚轻，倘被掳遭污，怎么好哩？我看你不如去死，落得干净。"珍妃倒也不甚畏惧，反朗声道："婢子死不足惜，但皇上亦应留京才是。"西太后喝道："你说甚么？"便回顾崔监道："你快带她出去，推入井中。"光绪帝闻了此语，魂灵儿几飞入九霄，连忙跑下碰头乞恩。西太后大愤道："起来，你还要替他讲情么？自己性命都保不住，还要庇护这狐媚子。我偏要令她去死，好惩戒那不孝的孩子，并教那鸱枭看看，羽毛稍稍丰满，便要啄他娘的眼睛。"到此地步还凶悍至此，令人一读一恨。崔监本是内廷总管，仗着自己凶威，竟将珍妃牵去。光绪帝目不忍睹，只听得一片娇啼，送入耳中，模模糊糊的听着"拜谢皇恩来世再见"八字。我不忍闻。不觉哀痛异常，忍不住呜咽起来。崔监还洋洋自得，入宫复命，说已推入宁寿宫外的大井了。后人曾有宫词吊珍妃道：

赵家姊妹共承恩，娇小偏归永巷门。
宫井不波风露冷，哀蝉落叶夜招魂。

珍妃已殁。忽有二人奔入宫来，大声道："不好了！不好了"毕竟二人为着何事，且至下回再叙。

袁、许二公之被杀，旨在西太后。徐用仪、联元、立山，则实由载漪杀之。载漪何人，乃敢擅戮大臣乎？吾谓西太后不杀袁、许，则载漪犹不敢擅杀三大臣；袁、许可杀，三大臣亦何尝不可杀乎！是杀袁、许二公者西太后，杀徐用仪、联元、立山三大臣者，亦未始非西太后，不过假手于载漪耳！不然，西太后岂竟聋瞽，绝无见闻乎？迨至联军入京，仓猝走出，犹必置珍妃于死地。恶之

即欲其死，庸得谓非大惑者？荣禄屡请杀端、刚诸人，卒未邀准，可知庚子之乱，西太后实任其咎。著书人虽未明言，微旨已跃然纸上。

第三十回
失京师出奔慈驾　开和议惩治罪魁

却说二人入报西太后，太后瞧着，乃是贝子溥伦，及大阿哥溥儁。忙问何事？二人道："东直、齐化二门已被洋鬼子攻入了。"西太后忙道："外面有车辆来么？"言未已，刚毅已到，报称有三辆骡车到来。西太后道："很好！快走吧。"正要出宫，皇后及瑾妃亦到。西太后忙语皇后道："嘱咐你的事情，快快办好，我不及检点了。临走还要顾着财物，真是死要金钱。你等去改换汉装，随后就来。"皇后唯唯从命。

西太后挈着大阿哥，叫溥伦随着光绪帝，同出宫门。后妃以下，一律跪送，恭祝西太后万寿。西太后也不暇回答，只语李莲英道："我知你不惯骑马，你侍着皇后来吧。"又行数步，赵舒翘亦到，向前行礼。西太后道："不必，你与刚毅骑马，随着我走便是。"赵舒翘便让太后、皇帝等先行。车夫见两宫出来，便移近了车。西太后命溥伦道："你挂皇帝车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辆车，教溥儁挂沿。"当下统已坐定，西太后又命车夫道："快赶往颐和园去。若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会跟他说的。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车夫也不答应，尽力赶这骡子。出了神武门，天已启晓。看官记着，这日是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是年正是庚子年，历史中叫作庚子之变。点明年月日，与上文笔法相同。

西太后等既出内城，复至德胜门。但见人山人海，拥挤得不可名状。车夫略略逗留，西太后不胜焦急。亏得刚毅、赵舒翘放马赶到，大众防马蹴踏，让开两旁，方得前行。沿途幸没有洋人阻挡，一直至颐和园。满员恩铭正在园中值差，蓦见有骡车二辆，驰入园中，正思着人诘问，适溥伦、溥儁下了辕，至恩铭前相见。恩铭方惊道："何故坐着骡车？"溥儁忙答道："洋鬼子入京，老佛爷慌得走了。"活绘一个蠢童口吻。恩铭道："老佛爷在那里？"溥伦回顾道："那不是老佛爷么？"恩铭望将过去，只见一个汉装的老妪，穿着一件蓝布夏衣，如乡间农妇相似。后面随着一人，及是黑纱衫，黑纱裤，不禁诧异起来。仔细一瞧，方知是西太后及光绪帝。两宫服饰，就恩铭眼中写出。忙抢前跪谒。西太后着急道："此刻不是行礼的时候，你快起来，饬侍从收拾园中珍宝，送往热河，免被洋鬼子劫去。"专顾珍宝不顾人民。恩铭方才起立。西太后又道："昨日马玉昆带兵来否？"恩铭道："他于昨晚到此，大约有兵数百人，现在园右屯驻。只他未曾说明慈驾到来，所以奴才不先路迓。"西太后道："知道了，你去照办吧，不必在此侍着。"恩铭奉命自去。刚毅、赵舒翘亦下马

入园，陪着太后、皇帝等，至乐善堂少坐。园吏奉上茶点，西太后随饮随食。命光绪帝以下统共食毕，才见皇后瑾妃及李莲英等到来。未几又有端王载漪、庆王奕劻、肃王善耆暨贝子公爵数人同至。

西太后便命动身。当由马玉昆带着各兵，前护后拥，向西进发。途次统是旷野，人迹稀少，遍地荒凉。行了十余里，已是晌午，后面又有数大员赶到。西太后瞧着，乃是军机大臣溥兴、吴汝梅及各部堂官数人。便问："京中怎么样了。"溥兴答道："奴才出京时，闻正阳、永定两门统被洋兵占去。这时不知如何了。"西太后道："我们出走，洋鬼子尚是未知，倘若被他知道，不是要追来吧？"便命马玉昆道："你带着各兵缓缓随着，让我们先行一程。前面想无洋人，总教后面截住，便不妨了。"玉昆奉旨，勒兵暂停，让西太后等前去。西太后等又行数十里，腹中辘轳不绝。各想买些食物，苦无购处。西太后顾李莲英道："我们迤逦行来，已不下数十里，如何茶店饭馆一家没有？现在口也渴了，腹也饥了，何处觅些茶点来？"莲英道："待奴才下去查觅，再行复命。"说罢饬舆夫停车，下舆径去。是时十余辆车子，均已停着，道旁近小村落，有几个农夫野老，前来问讯，西太后只以避难告，不敢说出真情，并问乡民道："此处系往来大道，何故无食物可买？"乡民道："此地近着长城，本来不甚闹热，现闻洋兵入京，恐他来此骚扰，所以当地大贾多走避一空，就使近地有几爿铺子，也都闭户去了。我们穷苦得很，没资迁徙，只得挨死居此。"西太后点头。有顷，李莲英方抱瓮转来，呈与太后道："村中没有食物，只有凉茶少许，请老佛爷一尝。"西太后取瓮一喝，也不管茶味好歹，饮了几口，遂递与光绪帝，光绪帝瞧着，这瓮口肮脏的很。且不必说瓮内的茶叶好似柴片，茶水又似驴溺。便摇着头交与莲英道："你去还他。"究竟光绪帝系出天潢，比不得西太后幼时微贱，所以西太后还可饮得，光绪帝恰是不愿。莲英又入村还瓮，光绪帝微叹道："这统是拳匪的恩赐。"西太后忙截住道："休要多言。"至莲英转来，复命开车。车夫多半喧嚷，统说腹饥无力，还是西太后好言抚慰，方才前行。至贯市日已薄暮，又由莲英下车去觅食物。仍无购处。一时急得没法，只得向市民道："我等统是官眷，逃难至此，一日没有茶饭，求你们接济一点，不吝重酬。"市民闻言，方献上麦豆。大家急着掬食，俄顷即尽。比宫中食味何如？西太后道："时近黄昏，何处投宿？"市民道："此处有回回教堂，颇还宽敞，倒可借宿一宵。"西太后取出好几块银子，给与市民。市民很是欢跃，争至教堂先容，于是西太后等方得宿处。教堂中空空洞洞，只有一个砖炕，又无被褥等件。西太后上炕暂卧，光绪帝以下俱坐地打盹。一宵苦况不胜缕述。翌日早起，买了些粗麦、粉粟、蔬菜等物，又至向光峪驼行。贯了三乘驼轿。西太后自坐一乘，一乘给皇后，一乘给光绪帝及贝子溥伦，其余仍各乘骡车。大阿哥不得乘驼轿，已寓废储之意。

启行至居庸关，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迎贺。延庆本是个苦缺，所献食品，没甚可口。西太后到也随缘。临行时，奎良想与西太后等换顶大轿，饬役购办，各处觅购，只有蓝呢轿一乘，没奈何奏明太后。西太后道："也好。"遂自乘蓝轿，其余仍旧。奎良送驾去讫，一路行来，荒落如故。

到二十四日到怀来县，才觉有些喧闹。怀来县知县吴永，骤闻驾到，不及穿着官服，

慌忙便服出迎。跪于大堂左首。县中百姓都拥入署内环视，吴永饬役驱逐。西太后降舆后，语吴永道："这等朴实的乡民，不妨令他来观，休去撵他。"吴永便请西太后等入室，家眷也来跪迓，西太后概称免礼。当下西太后住县太太房，皇后、瑾妃住少奶奶房，皇上住签押房。西太后至房中，拍着桌子语李莲英道："快教吴县官去备食物，我腹中已饿极哩！"莲英传旨出去，吴大令惊惶得很，忙令厨子先备点心，送入上房。西太后拿来就吃。稍稍果腹，就取了吴夫人的奁具，叫莲英替她梳栉，改了满髻。梳毕进膳，恰有燕窝鱼翅，虽不及宫中丰备，比那途次的食物，不啻天壤。西太后以下饱食一餐。吴大令又进呈衣服。西太后大喜道："好孩子，难为你办得周到，我很要超擢你了。"便叫李莲英传语光绪帝，速写朱谕，升吴永为道员。吴永谢了西太后恩。并出去向光绪帝谢恩。吴永恰是交运。

忽报军机大臣王文韶到来。忙由吴永接入，进见西太后，太后殷殷垂询，备问途中苦状。王文韶道："幸叨老佛爷福庇。"西太后道："我等已备尝艰苦，想你应亦如此。但不识京中究作何状？我很是担忧呢？"王文韶道："臣观洋兵入京，并非定要占夺京城。倘令亲贵回京议和，洋人当亦释嫌停战了。"西太后道："我也这么想。看来只好着奕劻前去。"随召庆王入内，嘱他回京，与各国联军议和。庆王不敢前往，奏称：奴才恐不胜任。西太后道："从前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入都，有恭王奕䜣主持和议，方得转危为安。现今恭王去世，惟你能肩这重任。你只可勉为其难，毋得再辞。"何不遣得力军袭击洋兵。庆王尚是支吾，西太后的珠泪又扑簌簌的坠下。庆王方硬着头皮，口称"遵旨"。并请西太后下诏罪己。当在怀来县住了一宿，告别返京。

西太后复休息一天，于次日早起动身。才命陪驾各大臣，下了一道罪己诏。词旨似极恳切，实则将中外开衅的缘故，统推在亲贵及拳匪身上，只把自己蒙尘的苦况说了一番，且又是光绪帝的名义，于西太后似全无干涉的。那个相信。西太后阅过诏旨，便命吴大令颁发各处，随即启行。阅三日方到宣化府。府中供张较备，一直住了四日。又至大同府，也住了四日。决计西幸太原。遣干役赍谕赴京，命部院堂司各官，分班速赴行在。正要登程西去，忽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带兵到来，进见西太后，呈上鸡蛋及荷包带子等。西太后问道："你何故知我到此？"春煊道："臣奉勤王诏命，星夜前来，不意至此已接着慈驾，臣还觉迟慢，乞太后治罪。"西太后喜道："甘肃到此，路程甚远，怪不得你迟缓。各省大臣们如人人象你忠诚，我等也不必出走了。你来正好，今日即护我西行。"春煊奉旨就扈了两宫西幸。西太后方得换坐绿呢大轿，行仗亦觉粗备。

越两日，至雁门关。负山为城，高可千仞，形势很是雄壮，西太后命暂停舆，浏览一带风景。忽语光绪帝道："此次出京得观世界，也算有些乐趣。"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光绪帝道："人心当快乐时，自然如此。"岑春煊下马，采了一束黄花，献与西太后。西太后饶有喜容，即以乳酪一杯作为赏赐。逮至忻州，地方官进呈黄轿三乘，至是始符仪制。

过数日方到太原，巡抚毓贤在城外跪接。西太后命他近前，面谕道："你请训出京时，力言义和团可靠。可惜你错了，目下北京已破，我等蒙尘至此。看山西境内，确无洋人，你也好算奉旨了。但洋人报仇必索祸魁，我将来不得不把你革职。但你不必因此伤感。为

眼前计，无可奈何。你宜体贴我意方好。”观此语，可见拳匪之祸，实自西太后造成。毓贤九叩首答道：“奴才捉拿洋人，如瓮中捉鳖；虽小洋鬼子及小洋狗，也不使他幸免。臣已预备革职受罪。义和团的打败，由他们不遵法律，扰乱治安，无论是教民与非教民，统加杀掠，以致如此。他拳首实是可靠的。”可谓至死不悟。西太后不去答他，遂命舆夫入城，寓居抚署。

不一日，庆王奕劻有电奏到来，果然洋人首索祸魁，指出好几个姓名，毓贤亦在其内，非加重辟，不能停战议和。西太后颇费踌躇。适湖南布政使锡良以勤王故赴行在，西太后遂命署山西巡抚，将毓贤开缺。一面电催李鸿章速赴京师，与庆王奕劻协力议和，准其便宜行事。时鸿章早交卸粤篆，北行至沪，闻联军已逼京都，料知直隶不便履任，便在沪上逗留。只电奏了一本，请将拳首正法，并罢斥端、刚诸人。那时西太后避难不暇，还有何心览奏。及驾至太原，又记起这位李伯爷，连忙电谕敦促。李伯相惯作居间人，此次恰亦非他不办。李鸿章老成更事，先电京问各外使有无允和的意思。各使复电候议，李伯爷方乘轮北上。识见固优，未免狡猾。既到京畿，复电奏行在，请派刘坤一、张之洞会商和议。西太后照准，并令荣禄亦会同议和。荣禄自京师失陷，与崇绮同逃出城，走至保定。崇绮投缳毕命，由荣禄代奏，请照例赐恤。嗣奉会同议和的上谕，意欲返京。不料驻京各外使，竟与奕劻晤谈，不愿接待荣禄。荣禄只得驰赴行在。

是时江苏巡抚鹿传霖亦北上勤王，甫至近畿，闻两宫已往西走，遂绕道赴山西。西太后见他来到，很是喜慰，召见一次，即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闻荣禄亦到，立刻召入，垂询途次情形，荣禄奏称途中平安，只妻室在道病殁。西太后很为悲悼，是西太后的老朋友，无怪其然。命升荣妾刘氏为福晋，并问及善后事宜。荣禄道：“只有一条路：必须杀端王及其他信用拳匪的王大臣。”西太后叹道：“刚毅已在闻喜县死了。保全首领大是幸事。此外且从缓议。你妻既死，不妨在此开吊。你且勉抑悲怀，助我办事各事。”荣禄遵旨谢恩。

会接庆、李两大臣电奏，略称：京城里面，虽由洋兵分段占据，却比拳匪在京时安静许多，宫禁统归日本兵保护，妃嫔以下一概无恙。只大学士徐桐自缢，前黑龙江将军延茂、祭酒王懿荣、熙元、侍读宝丰、崇寿、翰林院庶吉士寿富等亦均殉难。太后阅至此处，未免悲喜交集。看到后文，乃是和议入手：第一要严惩罪魁；第二要两宫回銮。若蒙照允，方得开议。看官试想：“这两件事是难不难呢？罪魁多是亲贵，一时如何惩治？况西太后有意纵使，若要加罪，难保他不反唇相讥。是第一件已是难办。至于回銮一节，本可允准。但和议尚无头绪，一旦仓猝回京，四面统是洋兵。倘或翻起脸来，那时鸟入笼中，岂不由他播弄？这也是难以照准的。当下召集行在诸大臣，会议行止事宜。各大臣俱不敢措议，惟荣禄以两宫总应回京，略略奏对数语。西太后道：“近日总不便回銮。惟此地亦非久驻的地方。”西太后此语盖恐毓贤结怨洋人，洋兵未免报复耳。随问岑春煊道：“陕西如何？”春煊答道：“陕西地势巩固，雄关天险，可无他虑。”西太后道：“我等不如暂幸西安。俟和议成后，再行回銮。现令你为陕西巡抚，先赴西安，筹备行宫。我等即日可以动身。”春煊谢恩去讫。西太后复酌定惩办罪魁一条，将庄王载勋、怡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等革去爵职；端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载澜、英年交该衙门严议，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一面优恤被戕德使克林德及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两谕遣员赍京。

自己带着帝后等人又复西去。看官你想西人所要求的两事，一件没有实行，空把那无关痛痒的诏书，赍交议和大臣，令他对付西人，那西人肯就此停战么？

是年适有闰八月。各国联军复分兵占山海关，踞北塘炮台，复西出攻陷保定，杀直隶布政使廷雍。并声言将西追两宫，直入山、陕。正是：

出走仓皇犹庇匪，联军猖獗又追驰。

毕竟后来和局如何，且至下回再阅。

本回纯叙西太后蒙尘事，历历写来，备见苦况。可知福为祸倚，乐极悲生，古今以来，大都如此。若西太后以误信奸邪之故，至于仓皇出走，素衣豆粥，一饱难求；在别人处之，必有深悔前此之非，极力惩治罪魁，以谢天下。乃待外人之要请，犹流连不忍，徒欲以革职议处之薄谴，敷衍了事，何视臣民若土芥，而视权奸若干城耶？天下惟妇人处世，往往因小不忍之心，酿成大乱。故妇人不足与语家国事，西太后其殷鉴也。

第三十一回
定北京全权议款　寓西安下诏回銮

却说各国联军因中国不允所请，仍遣兵西进，陷了保定，直攻宣化。宣化知府惶急万分。亏得总兵何永鳌，保荐了一个塞上福星、朔方生佛，才得和平就绪。这人非别，乃是道员赵敦和。敦和前在江南，办理洋务，信孚中外。是时适在北方，即由保总兵禀请察哈尔都统，星夜檄调。逮敦和至，单骑驰敌军，请将城池保全，勿纵兵队扰害。往返商酌，洋兵素慕赵名，当即允议退兵。嗣敦和奉旨总办察哈尔张家口洋务局，招练警察，保护商旅。人民大悦，因此推为塞上福星、朔方生佛。老佛不及小佛。

联军拟转攻他处，适又接到行在电谕，重惩罪魁：载漪革职，载勋、溥静、载滢同交宗人府圈禁；载濂革爵；载澜、英年降调；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充边；董福祥亦革职，回甘肃原籍。联军统帅瓦德西，以纵容拳匪诸臣无一正法，仍然未允。庆、李两全权大臣只得申奏行在，再请重惩首祸。一面运动一位艳帜高张的尤物，令她暗中设法，转圜和议。

看官！你道这尤物是谁？乃是前出使大臣洪钧的簉室，前名傅彩云，后号赛金花。闻名久矣。她原籍本隶姑苏，依着姊氏，悬牌沪渎。生小已是倾城，及笄，居然冠世，水上

桃花为性格，湖中秋藕比聪明。翰林院修撰洪钧丁忧回乡，道出申江，作平康游，一睹芳容，爱同拱璧，遂出重金购为篷室。后来携至都下，适奉朝旨超擢侍郎，出使英国。一对比翼鸳鸯，竟尔双航欧海。到英后，居然充做公使夫人，一般的觐见英皇。英皇维多利亚是全球中著名女杰，瞧着她风流细腻，也惊为极艳，称她为东方美人，时令她出入英宫；视同腻友，曾并坐摄影作为纪念。欧洲各国得此照片，尝什袭珍藏。谁知归国以后，不二年洪侍郎病亡。赛金花不亚夏姬，洪殿撰偏逊巫臣。彩云寂寂寡欢，竟与她俊仆相奸，俨为夫妇。忽而升天，忽而入地。既而私蓄用尽，所欢亦殀，没奈何仍回沪上，再操卖笑生涯。改名赛金花。苏人把她撵逐，又返津门，再改名曹梦兰。会联军到来，她不及避难，正在惊惶的时候，谁料德帅瓦德西竟折柬相招。霎时间落溷名花，又做了西帅宠眷。即入京，德兵愤驻使被戕，将虐待京中官民，复仇泄恨。礼部尚书怀塔布、侍郎李昭炜、御史陈璧等，或被遣拉车，或被迫运尸，或被召担粪负石，稍一违慢，立施鞭挞。因此达官贵人多半摆酒接风，请出自己的妻妾，侍宴承欢，只恐那碧眼骄儿，动气惹恼。可奈西兵素性，于淫掠一层，到还少见，只戏弄华人，却无所不至。幸赛金花起了一片婆心，婉劝瓦师代为请命。有时怀中娇语，有时枕畔私谈，任你威震全球，权倾八国的大元帅，到此也俯首听从，严申军禁，保护京民。都中人士统悬着顺民旗，盛称瓦帅威德，那里晓得他都是受教美人呢！西太后对之，应有愧色瓦德西命把仪銮殿做了联军统帅府，所有内房，即做了统帅藏娇室。日间管着无数军士，驱叱熊罴，夜间拥着半老娇娘，颠倒鸾凤，到也非常忙碌。李伯爷闻这消息，遂与庆王奕劻商议，通内线与赛金花，教她暗里调停。赛金花颇具爱国心肠，尝乘间怂恿瓦帅。瓦帅虽握着全权，究竟事关重大，须要七国统同应允，方好修和。他一面咨照庆、李两大臣，准即停战；一面与七国政府及驻京公使商酌，格外转圜。两宫回銮这一件不妨少缓，只严惩罪魁一条，总要狠狠的办一下子，才有议和可言。于是庆、李两大臣申奏，西太后也顾不得什么，只得再行加重。谕：将载漪、载澜均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载勋赐自尽；毓贤正法，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刚毅追夺原官，徐桐、李秉衡撤消恤典，并一概革职。当由庆、李转致瓦德西。

瓦德西又集众会议。大众尚嫌从轻，李鸿章允再申请。惟先请示和议大纲。瓦德西照允。过了数日，方将和议约稿录出。内列十数款，由庆、李两大臣逐条研究。条条是不便遵行，无如彼直我曲，彼弱我强，彼众我寡，势难坚持到底，只得把最关利害的约文驳了回去。看官试想，此时的紫髯公那里还同你讲理！自然大言无忌，定要照原约施行。庆王资望本没有甚么，明知言不足重，竟把这副重担子推交与李伯爷。诸满员谓汉人不足恃，何故事到万难，仍要汉人办理？李伯爷诿无可诿，没奈何提起精神，与外人仔细交涉。谈论了好几月，听过若干讽刺，看过若干脸面，才磋定议和大纲十二章。节录如后：

一、德国公使被戕，由中国派亲王专使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纪念碑。

二、肇祸诸人由各公使指出，严惩无贷。其戕虐各国人民之各城镇，停止文武考试五年。

三、日本书记被戕，中国须用优荣之典，致谢日本政府。

四、各国人民坟墓，有被污渎发掘之处，由中国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材料，公禁入口二年。

六、中国允赔偿各国公私损失，计四百五十兆银两，分三十九年偿清。年息四厘，如期当本息两清。

七、划使馆附近地界，驻兵保卫，界内不许华人杂居。

八、大沽炮台削平。

九、由京师至海道，择要屯驻西兵。

十、华民此后如有肇乱情事，立罪该地方长官，不得借端开脱。并张贴永禁军民仇外之谕。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条约。

十二、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权。

大纲已定，即由两全权大臣飞奏行在。西太后不能不允。且见条约中没有关系自己明文，心中也放宽一半，遂下旨照允。可见前次要求归政的照会，明是捏造。并命两全权磋商详细节目。

庆、李接旨后，即签复瓦德西，约期撤兵。瓦德西也是乐从。

谁知仪銮殿犯了秽禁，触怒九庙神灵，居然请祝融氏税驾，于夜半逞着火威，哔哔剥剥的爆裂起来。那时这位瓦大帅方在温柔乡中，录那高唐好梦。蓦然惊醒，已是浓烟满室，无户可钻。举目四瞧，只有一线窗隙尚是透光，他急不暇择，忙劈开窗门，转身挟住那娇娇滴滴的美人儿，一跃出窗，才得免祸。几乎杀身，险哉色也。只一座仪銮宝殿，已被祝融一炬，付作劫灰。

西太后闻这灾耗，越加叹息，且因外人索办罪魁，指名载漪、载澜、载勋、毓贤、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承煜等人。定要一一正法，没奈何再降谕旨：载漪、载澜暂监候，加恩贷死，永戍新疆，不复释回；载勋已赐自尽，赵舒翘、英年亦均赐死，毓贤正法；独启秀、徐承煜于联军入京时，已被日本军拘住，囚禁顺天府署，西太后命两全权大臣，索还二人，自正典刑，复昭雪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立山、联元冤诬，开复原官，并命将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谕旨汇呈，将矫擅妄传各旨，提出销除，然后用光绪帝名义，下一悔过维新的诏旨道：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既有悔祸之极，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能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何，既若禁谕之俱穷，复愤存亡之莫保。那个教你，开到如此。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中，仓皇西狩。是慈躬惊险，宗社阽危。阛阓成墟，衣

冠填壑，莫非拳匪所致。及此，始知为拳匪所致耶！朝廷其尚庇护耶？庇护久矣。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民教之怨愈积愈深，拳匪乘机寖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恃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拳，拳势由此大炽，拳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之议，特命刚毅前往谕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非太后主使，安敢如此？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四十年，朕躬仰承慈诲，夙昔睦邻保教，何等怀柔，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当此之时，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即有法不及众之忧，寖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都是他人不好。然当使馆被围之际，屡次谕令总理衙门大臣，前往禁止攻击，并至各馆会晤慰问。乃因枪炮互施，竟至无人敢往，纷纭扰攘，莫可究诘。设使火轰水灌，岂能一律保全，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实由朝廷极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朕翩致送，无非朕躬仰体慈怀。惟我与国，应识此衷。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蒙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致强人所难。着奕劻、李鸿章于订立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当京师扰乱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东南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借以自固。数语恐为东南疆臣所窃笑。惟各省平时，无不借自强为辞，究之临时张皇，一无可恃，又不悉朝廷事处两难，但执一偏之辞，责难君父。试思乘舆出走，风鹤惊心，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豆粥难求，困苦饥寒，不如氓庶。不知为人臣者，亦尝念及忧辱之义否？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为此言，并非追既往之愆尤，实欲儆将来之玩泄。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既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构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艰；保存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天心国脉之转机。（中略）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这谕从西安颁发，庄王载勋、刑部尚书赵舒翘，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也都在西安自尽。毓贤已遣戍新疆，行抵甘肃，方接到正法的上谕，由按察使何福坤监视行刑。启秀、徐承煜，由庆、李两全权索还，同杀于北京菜市口。启秀临刑时，尚问是谁人命令？监斩官谓奉西安谕旨。启秀道："这是太后旨意，不是洋人意思，我虽死无怨了。"只知有太后，不知有国家，死不足以蔽辜。

西太后默察时势，料知此后行政，不便拘泥旧制，于是再下谕变法。命京师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岗、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京内外一班官吏，又复鼓唇弄舌，摇笔成文，谈几条变法章程，草几篇变法奏牍。这是中国人惯技。西太后也施行几种，先命销毁各部署案卷，裁汰书吏；又饬各省清理例行文籍，裁革胥吏差役；并令复开经济特科；暨整顿翰林院；课编检以上各官政治之学；再寄谕出使大臣，访察游学生，咨送回华，听候考试录用。总算新政发硎了。一面履行和议条约，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往德国谢罪；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日本谢罪；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出六部上，即令庆王奕劻为总理，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玑为尚书，并授为会办大臣。各国联军，见中国已如约施行，遂将条约十二款，附件十九则，一一签字。庆、李两全权，也随同画押。瓦德西即启程回国，因西例不能无端纳妾，只得把赛金花仍行撇下，怏怏而返。赛金花失了庇护，仍去做那老买卖。后来虐婢致死，被刑官批解回籍，这也不在话下。一场春梦。

且说西太后驻跸西安，借了陕甘总督的行辕，作为行在。一切布署，略如北京仪式，饮食衣服，都由岑抚供奉。可奈诸事草创，室居湫隘，行宫正殿，老旧不用。旁殿召见人员，左首有一屋，为西太后起居所在。皇帝、皇后同居一小房，与太后卧室相通。西偏另有小房三间，居住大阿哥溥儁。李总管莲英住在太后所居的东偏，只有一间。西太后住了几月，常是闷闷不乐，想起颐和园情景，越加凄恻。那边的亭台殿阁，非常轩爽，这边是荒凉逼窄，备极萧条，未免有情，谁能遣此。而且度支很是拮据，岑抚又主张从俭，不使滥费。西太后每日膳费二百金，较之在京时不过十分之一。西太后尝语岑抚道："现在我们俭省多了。"岑抚对道："圣母以俭德治天下，国用不难渐裕呢！"西太后不去驳他，只能得过且过。惟各省进贡物品及金银，西太后无不贮藏。又因南方所贡，多系燕窝鱼翅等物，大加叹赏。每日必选择数种，作为肴馔。鸡鸭鱼肉等又复减味。曾回忆豆粥麦饭时否？独光绪帝所食菜蔬，与路上也差不多。太后下谕，每饭只准六肴，不得过多。自己喜食牛乳，于行在附近豢牛六只，每月喂养费需二百金，陕西传为异事，西太后尚不如意。嗣岑抚窥破慈意，奏请移居抚署。其实两处房屋大略相似，西太后迁了过去，懊怅依然。何处得颐和园。

万寿期届，岑抚欲举行庆典，贝勒溥侗反对。略言国势危急至此，宗庙陵寝皆入洋兵手中，老佛爷何心更做万寿？满宗室中之佼佼者。西太后闻了此语，亦命停止祝典。幸山陕颇有名伶，有时令他演剧，聊遣愁怀。一日西太后正在听戏，忽闻座上有拍案声，怒骂声，不禁惊讶起来，急起视之，乃一肥胖少年，状类伧荒，戴一金边毡帽，内穿皮衣，外

罩红色军服，如护标的棒师相似，对着台上戏子大声呵叱，说他鼓板参差，腔调浮滑，似有不共戴天的仇愤。仔细一瞧，并非别人，乃是大阿哥溥儁。忙语李莲英道："你去叫他过来。这个蠢儿越发不象了。"莲英宣召溥儁至西太后前，由西太后训斥一番，令他侍着，不得再离。戏毕，西太后入内，令李莲英鞭责溥儁甚至百下，溥儁哭个不住，反说出那不尴不尬话语来，是何词耶？请看官自猜。气得西太后胸怀噎塞。李总管亦眉目奋张，随下令停闭戏园，又将酒馆、茶肆、亦封禁数家，免得大阿哥出去游荡。

转瞬间已是光绪二十七年，和议告成，庆、李两全权及各省疆吏，陆续请两宫回銮。西太后乃下谕：择于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嗣因天气尚热，不便登途，又展期一月，改为八月二十四日启跸告归。惟西太后寓居陕西，已将一年，自思没甚恩意逮及陕民，似乎心中未快。可巧西安苦旱，西太后遂斋戒三日，特派大臣上太白山祷雨，恭代行礼。彼苍者天，竟默鉴西太后诚心，降了一日夜甘霖，天道果属有知也，是惠及陕民，非西太后所能幸致。随扈诸大臣，又是赓飏盛德，代作一篇御制申谢文，泐石山巅，把西太后徽号十六字全镌碑首。后人有诗咏道：

太白参天灵气钟，云碑丽藻竖层峰。
差同玉简投龙璧，不似金轮咏石淙。

欲知两宫回銮情形，容待下回再表。

西太后以一时之私愤，不惜举社稷生灵付诸一掷，至于北京残破，城下乞盟。和约十二款，不必一一推究，即以赔款而论，计银四百五十余兆。加以三十九年之利息，不下千兆。试问此巨款为谁人所负提？殃民误国，竭我脂膏，尚欲以一纸虚文掩人耳目乎？清之亡，亡于西太后，即中国之弱，亦弱于西太后。端、刚诸人虽曰首祸，微西太后之有心纵使，亦决不致此？至寓居西安，每日膳费二百金，犹云太俭，每月豢牛费亦二百金，尚嫌不足；长安祷雨，适得甘霖，乃即铺张扬厉，制文勒石，冠十六字徽号于碑首，谬以为至诚格天。吾谓荒妄至此，有益足令人齿冷者。叶赫，叶赫！那拉！那拉！千载而下，犹有遗憾存焉。

第三十二回

储君被废安辇入京　新政重行临朝布赦

却说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两宫自西安启程，千乘万骑，同时东行。沿途所备的行宫，及其他供应一切，统是力求完美，较诸上年出走时光，几不啻天渊之隔了。前

行为兵队及侍卫，后行为扈驾大臣及宫监等，中为西太后、光绪帝、那拉皇后、瑾妃数人。西太后寿近古稀，望去不过如四十许人，衣裳华丽，珠锦辉煌。皇后、瑾妃也装束如天仙一般。纷白黛绿，长袖轻裾，头上所戴的珠宝，统是光耀夺目，秀美绝伦。独光绪帝面带愁容，冠服亦都晦暗。潜龙勿用。道旁观者如堵。西太后有说有笑，毫不拘束。皇后以下统是面带欢容。所难堪者，独一光绪帝耳。一路行来，已入河南。豫抚松寿，早派员在边境迎接。西太后慰劳有加。就是沿途一带的地方官，敬谨迎送，也均蒙太后嘉奖。独李莲英以下诸阉寺，乘机勒索，借势呼叱，总叫餍他所欲，方无意外纠缠。地方官敢怒不敢言，没奈何把官囊私蓄尽行供奉。后来仍向百姓取偿，故国家大患莫若阉人。

即到开封，由豫抚松寿迎入。请过圣安，并奏报全权大臣李鸿章出缺。西太后讶道："数日前尚有奏陈，谁知竟尔谢世。"松寿道："京电于今日始到。料知慈驾必来，所以入城面奏。"西太后流泪道："这次和议，也亏他竭力斡旋。目前大端虽定，细事未了。天何不假他一二年，令他办理就绪呢？"这却是平心之论。当下命随扈大臣，拟定谕旨，赠李鸿章为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子经述袭封。寻复予谥文忠，除各省曾经建功地方许立专祠外，并立专祠于京师。汉员邀此重典，也算是不多得了。了李一生。是时王文韶已早返京，京中资格，算他最老。便令他署理全权大臣。又因李鸿章生前曾保荐袁世凯才可大用，命署理直隶总督。

西太后即欲入京，独李莲英从旁劝阻，请老佛爷暂住数天，过了万寿祝期，方可启行。看官，你道这李莲英是何用心？他从前也庇护拳匪，与端、刚等同为罪魁。恐怕入京以后，又为洋人属目，指名索办，那时不能狡脱，自取灾殃，于是劝止慈驾，静探京中消息，再定行止。小人真可畏哉。西太后就此暂憩。一日复一日，竟过了半月余。万寿期至，便在开封府受庆祝礼，筵宴数天，庆王奕劻派员代祝，并以密函致李莲英，叫他即日奉两宫回京，保他无事。莲英心才放宽，且思干些回天事业，令洋人永远勿疑。

京使去后，他即密奏太后道："老佛爷此次回京，对待洋人，用着何术？"西太后道："我前与荣禄说过，用五饵三表的法儿，款待外人，教他意思转过来，便可无虑。"莲英道："慈衷自有良策，但奴才恰有杞忧。"西太后问为何事？莲英道："祖庇拳匪的首祸，莫如端王载漪。他已贬为庶人，永锢新疆，他的儿子尚为大阿哥，能免外人后言么？"说得动听。西太后不觉皱眉道："我为此事已踌躇几次了。"莲英复道："大阿哥现为将来皇帝，他的老子势不能长留戍所。欲释回无以对外，不释回又无以对内。还请老佛爷三思。"一层紧一层。西太后道："我何惜一童呆。只前已正式立储，不便将他轻废哩！"莲英道："从前圣祖仁皇帝为了立储大事，改易至再，后来并没有什么异议；况大阿哥品行恶劣，老佛爷亦应有所闻。乘此废立，一来可想见慈明，二来可敦全友谊，真可谓一举两得了。"西太后道："这个蠢奴，却是没福，我的颜面都被他丢掉不少。前与宫女们都调笑起来，亏我防范素严，不致闹成笑话，据你说很是有理，看来只好废掉他吧。"锢光绪帝，废大阿哥，统是莲英暗中作祟，然亦由西太后不明之故。越日即用帝名降谕道：

朕奉皇太后懿旨，已革端郡王载漪。其子溥儁前经降旨立为大阿哥，承继穆宗

毅皇帝为嗣，宣谕中外。概自上年拳匪之变，肇衅列邦，以至庙社震惊，乘舆播迁。推究变端，载漪实为首祸，得罪列祖列宗，既经严谴，其子岂宜膺储位之重？溥儁着撤去大阿哥名号，并即出宫。加恩赏给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至承嗣一节，关系甚重，应俟选择元良，再降懿旨，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大阿哥溥儁览到这谕，恰也没有甚么介意。仍然嬉笑跳跃，顽劣如常。虎父犹生犬子，犬父安得虎儿？惟前此正位青宫，宫监们无不趋奉，一经废撤，宫中人统视同犬豚，相率奚落了。

十一月初四日，西太后自开封启銮，过黄河时天气适逢晴明，太后率帝致祭河神，焚香行礼。地方官预备龙舟，太后及妃嫔等均乘舟渡河。由此北行，途次遇洋人来观，一律优待，既抵顺德府，已入直隶界，署督袁世凯亲来迎驾，即日登途，京城里面，派恭亲王溥伟等，出赴正定府礼迎。俟两宫驾到，已预备特别火车，奉两宫回京。是日为二十四日。由西太后先行传旨，择于已牌开车。皇后妃嫔等于七句钟到车站，光绪帝于七句半钟亦到。待西太后到时，光绪帝率领余人跪接。西太后含笑点首，概令起立。随即监查诸办事员，及安排发货等事。此时行李包裹，堆积如山。所有文武各员，即于车台上觐见西太后，奉旨小心安排，毋致贻误。车站总管系比国人，名叫杰多第。亦由西太后召见，温词奖谕，并言宫廷行李紧要，须仔细照料为佳。杰多第退后，西太后徐步上车，帝后以下相率随入。西太后尚凭窗了望，直至行李等件一一装毕，方命开车。宗社可以轻掷，行李务要顾全。纯是妇女性质。汽笛一声，车随轮动，先货车，次仆役车，又次为铁路办事人车，又次为王公大臣车，又次为皇上特别车，又次为军机大臣、内务大臣车，又次为西太后特别车，又次为皇后妃嫔等特别车，又次为李总管莲英车，又次为侍从太监车，最后为杰多第事务车，共计二十一辆，风驰电掣而去。

当时铁路总理为盛宣怀。相传办理此车，所费甚巨：太后皇上皇后车中，皆用黄缎围绕，又各有宝座、睡榻、军机厅等；各纪嫔车中，统备有厚重帘幕，蔽住外观。不过西太后已降懿旨，凡有中外人民观瞻，不必阻止他。因此沿路所经，除遇着风日外，一律开窗，任人浏览。后妃人等，又皆贪看景色，无不开窗凭眺。所设帘幕，只夜间应用而已。钦天监赋闲已久，至此费了无数心力，拣了一个大吉日时，请两宫于二十八日到京。西太后颇为迷信，通知杰多第，务于吉日良时，到永定门。既到保定，两宫下车，至保定府署中，宿了一宵。杰多第与西太后约，须次日七点钟开车，方可不误时间。翌晨六句钟，西太后等已到车站。此时严霜冱冻，朔风扬尘，两旁兵队统执炬导着舆夫，陆续肩到车台。西太后降舆后，态度很是安适，并不觉有凛冽情形。且检点辎重，井井有条，仍照前例登车。小事了了，大未必佳。至十一点钟到丰台，乃是芦汉路线，与京津路接轨的地方。车务总管乃是英人。杰多第至此交卸，遂至西太后处告辞。西太后慰劳备至，并出双龙宝星为赐。杰多第称谢而去。

未几开车，阅数小时即至北京前门。车站旁已设一极大篷帐，布置很是华美，中有金漆宝座，祭坛用品及各种贵重佳瓷，灿然陈列。京中大员，自庆王奕劻以下，统鹄立

守候。另有一特别雅座款待西人。排外之后，继以媚外，可见中国人心理。遥闻汽管呜呜，车声辘辘，二三十辆的列车，飞行过来。渐近站旁，车中有一窗全启，露着西太后慈容，各大员皆跪地恭迓，惟西人兀立不动。内务府大臣继禄，大呼西人脱帽，西人尚傲然自若，嗣见西太后向他微笑，方才脱帽鞠躬。西太后亦起立车中，略略举手答礼。车既停，李莲英首先下车，至此不怕洋人了。即往检点行李。既而光绪帝亦下，跪迓西太后下车。西太后下车后，见各舆已预备停当，便令光绪帝先行。光绪帝起立，匆匆上舆而去。不许他出一言语，总是初心不改。庆王奕劻趋请圣安，王文韶后随，西太后亦慰劳数语。庆王请西太后登舆，西太后道“不忙！”左右回顾约数分钟。总管李莲英呈上箱笼清单，由西太后细视一遍，复递与莲英。只管着这一件。署理直督袁世凯，带领铁路洋总管入见，西太后又温奖有加。洋总管退，西太后始上舆。舆旁有两太监随行。指点沿路景物，请西太后注视。忽有一洋人经过，太监大叫道：“老佛爷快看那个洋鬼子。”西太后也不加训责，只以目示意。过前门，直入内城。城旁有庙，供奉满洲保护的神祇。西太后下舆入庙，亲自拈香，有道士数人赞礼。不脱老婆子面目。礼毕，复出庙登舆。遥见正阳门城楼上面，站着西人甚多，遂表示一种慈柔态度，对西人瞧了数眼，才启舆入紫禁城，径回大内去了。皇后妃嫔以及王公大臣，及随扈兵队，统行入城，不消细说。

西太后即入宫，自瑜皇贵妃以下，都来请安。西太后道：“难为你们好意。我寓行在时，尚劳你们手制棉衣，饬役带来。只洋兵入京时，你们曾否受到惊慌?”瑜皇贵妃答道：“叨太后福庇，宫中没甚惊扰，外来各兵颇守纪律，一人不入宫门，每日仍照例进膳。所以还安稳至今。”西太后道：“这是祖宗的呵护。你们且退，缓缓叙谈便了。”瑜皇贵妃等遵谕而退，原来瑜皇贵妃，是穆宗的妃子，曾饬各嫔御制就寒衣，赍送行在，所以西太后略略道谢。西太后既饬退先朝嫔御，忙挈皇后入宁寿宫，瞧视所藏金宝，一些儿没有失掉，不觉大喜过望。尊为太后，要此何用。小憩片刻，用过茶点，复至仪銮殿故址，阅视一周，但见颓垣败壁，犹是依稀可认，中间成了一堆瓦砾场，又不免感叹多时。回宫晚膳。是夕无话。

先是西太后将到京师，已于途次传旨，赏奕劻亲王双俸，荣禄、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双眼花翎及宫衔有差。返京第二日，临朝召见各大臣，复极力奖励一番。又越日，追赠珍妃贵妃位号，并以随扈不及，殉难宫中，宣布中外。一面宣入留京崔总监，令他收拾行装，即日出宫。崔总管叩首乞恩。西太后道：“我去年临行时，不过恨着珍妃，说了一句气话，叫她自寻死路，并不是真要她死。你竟将她推入井中，你心可谓太忍。姑念你承值有年，此外尚无大过，所以命你好好出宫。你不如趁早走出，免令我见你寒心呢。”崔总监知难挽回，只得谢过了恩，即于次日出宫自去。此是西太后笼络人心，不要认她悔过。

十二月初旬，光绪帝御乾清宫，接见各国公使，西太后亦列坐殿上。凡有问答，仍是由太后应酬。其后又接见公使夫人等，由公使领袖夫人带领上殿，向西太后作祝辞，无非是欢迎两宫回銮，及重敦交谊等语，文词颇觉逊顺。西太后答辞，亦极和蔼。又和颜悦色对着各公使夫人道：“上年拳匪闹事，宫中谣言很盛，我不能不走。但途中很惦念各

国公使，及诸位公使夫人。犹幸乱事渐平，彼此无恙。所愿各国公使及诸位公使夫人，仍如往昔友谊，互敦和好，我与皇上亦感惠得多了。”各公使夫人均答道：“愿如尊意。”觐见毕，大众告辞。西太后于受觐时，起立离座，各与握手。监别时，亦亲送至殿门。又勤勤恳恳的教她暇时来宫，常可接谈。各公使夫人申谢出宫，个个满意，都说西太后雅度谦冲得未曾有。想亦上她的当了。自此次觐见后，国际情形一如曩昔。西太后乃日与政务处大臣商议新政，并下一剀切的上谕道：

世有万变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还，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臻酿成大变。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戌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贵为富有等票，诱人谋逆，更借保皇、保种之奸谋，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非变法也。恐为维新党借口，故意剔清眉目。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得救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睹。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销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语，一能一技，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口是心非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学、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兴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特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无其法，敝政何从而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别人有百短，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守经，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潜废于无形；群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不治之病。欲去此弊，慎始尤在慎终；欲竟其功，实心更宜实力。是又宜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物穷则变，转弱为强，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

故辙，空言塞责，遇事偷安，宪典具在，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自是准满汉通婚；命编纂中西律列；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令王文韶充督办路矿大臣，瞿鸿玑充会办大臣，袁世凯充督办商务大臣，张之洞暨伍廷芳充会办大臣。各道上谕，联翩而下，又命奕劻、王文韶与驻京俄使雷萨尔商议，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为这一件事交涉，又惹起一大战衅来。小子有诗叹道：

国威荡尽已无余，慎尔邦交尚患疏。
怪底庸奴太不谅，谬伸螳斧欲挡车。

毕竟东三省交涉，为何而起，且看下回便知。

前半回详叙回銮情形，与上文出狩时，大不相同。安即忘危，乐不毖患，是欲其力惩前辙，一除宿弊，不待智者而已知其难矣。在西太后之意，以为外人可以利诱，可以色取，因思假五饵三表之术，为挽回友谊之计，不知西汉之世，朔方只有匈奴，汉室尚称全盛，贾长沙之五饵三表，言或可行，而当时犹有议其非计者。近则环球列国，犬牙相峙，方百出其谋以伺我，岂五饵三表所得而笼络之？是本原固已大误矣。至若维新之诏再下，所行犹是康梁之旧，而谕旨中必欲顾全体面，使国人知此次变法，与前日异趋。吾谁欺？欺人乎？欺己乎？要之西太后之心，一不肯认错而已。惟不肯认错，乃真成为大错。

第三十三回
两全权与俄订约　二慧女随母入宫

却说东三省的交涉，也因拳匪而起。当拳匪四扰时，俄兵入黑龙江境。欲假道省会，直通至哈尔滨，保护满洲铁路。黑龙江将军寿山不许，厉兵秣马以待。俄人分道攻入，击毙副都统凤翔，并将中俄交界的屯驻旗人，统驱入黑龙江中，做了漂流之鬼。那时俄人声势越盛，直指黑龙江省城。寿山无计可施，服药自尽，妻子亦皆殉难。俄人又转入奉天。将军增祺那里还敢阻挡，忙出城去迎俄兵。俄兵算不去难为他，只教他服从命令。俄政府闻关东得手，遂日夕运兵过来，不到几月竟增至十八万人。已视同外府了。至北京议和，俄使独提出东三省，谓与中国有特别关系，须由中俄自行订约。各国也莫名其妙，听他

提出另议。他遂首倡撤兵，示好清廷。一面胁迫将军增祺，另订东三省条约，名系交还，暗实侵占。增祺咨照李鸿章，鸿章与驻京俄使交涉，俄使坚不肯让，硬要鸿章签押，鸿章此时已心殚力疲，染了重病，俄使尚日至榻前催促签字。不料字未签就，命已催归。好似一道催命符。因将此议搁起。后来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联集东南士绅，力争此事，日本也纠合英、美两国，从旁力阻，俄人恐众怒难犯，一时也未敢强迫。到光绪二十八年方订了条约四款：（一）勘定疆界，（二）保护人民，（三）整顿防务，（四）兴办铁路。所有东三省的俄兵，分三期撤退，每期以六个月为限。第一期撤盛京西南段至辽河，第二期撤盛京东北段并吉林全省，第三期撤退黑龙江省。约既定，复将山海关的铁路交还中国。也由俄使雷萨尔与全权大臣奕劻、王文韶交接。看官试想，这奕劻、王文韶两人，并不闻是外交能手，远不若仪秦，近不逮曾薛。如何虎狼强俄，竟被他折服呢？他两人因办事顺手，非常欢悦；就是这位老太后，还道是自己才具，把一片假殷勤，哄得外人心悦诚服，东三省如约撤兵，山海关立时交路，竟没有意外纠葛，从此可高枕无忧了。只顾目前不顾日后。清廷王大臣又是歌舞承平，颂扬功德，一些儿没有防备。独东邻的扶桑三岛，很是注目。暗想俄人何故这般和平，莫非其中阴怀叵测。将来辽东属俄，于自己大有不利，遂隐隐的练兵筹饷，准备与俄人对垒。自己睡在鼓中，反要外人留意，煞是可愧。后来日俄一役，就从这里埋根。

小子就时事编次，因清宫尚有遗闻，只好把俄事暂搁，先叙述一段清宫历史。西太后回銮以后，宫中少了好几位心腹：醇王福晋已是早世，端王福晋同戍新疆，荣禄福恶又已病逝，莲英妹子也去嫁人，只有一位荣寿公主，尚出入禁闼，承值宫中。再回应二十一回。但公主素性秉政，平时力持大局，侃侃直谈。西太后虽视若养女，恰也有此顾忌，瑾珍二妃与公主有姻娅谊，珍妃枉死，公主尝有后言，就是光绪帝被禁瀛台，中外喧传废立，公主亦曾密白太后，不应废帝，致遭物议。西太后意遂中沮。公主又力劝宫中撙节，勉济时艰，凡皇后以下偶或滥费，即予匡正。会西太后制一锦衣，色料俱美，价值亦昂，心中很是欣慰，但密语近侍，不可使公主预闻。不料公主已曾察觉。某日入宫请安，从容向太后道："臣女于某处见锦衣一袭，材料、颜色，可称绝品，拟购制进御。无如我朝祖制，向崇俭德，圣母上承祖训，必不喜此华装艳服，所以作为罢论了。"西太后嘿然不答。待公主退后，语左右道："我曾与汝等言，勿使彼闻，如何复被她知晓？"左右答称：谨遵懿旨不敢他泄。西太后勃然道："如果你等没有多说，公主宁有此语么？"言下很是怏怏。所以面子上似爱着公主，意中恰有此芥蒂。

适驻法使臣裕庚归国，入宫朝见，西太后询及法国政治，裕庚据实奏陈。西太后又问道："闻你有两个女儿，生得甚是聪隽。现你又带往外洋，想于中外文字，总可通晓。明日可叫她入宫，我恰要赏识一面哩！"裕庚奏道："奴才原有二女，现在年龄尚稚，恐朝见太后，未娴礼节，还求慈躬格外宽恕。"西太后道："我却不拘定一切礼仪。你若因女儿年轻，叫她妈带了进来便好。"裕庚才遵旨出宫。

翌晨，裕太太带着二女，入宫进见。那二女长名德菱，次名龙菱，妙年韶秀，才貌兼全。这次因懿旨特召，越打扮得花团锦簇，玉润珠明。唯秀媚中另具一种英采，与寻

常一般宦家闺秀，文俗不同。究竟游历外洋，见多识广，不似那深闺坐守，专从调脂抹粉上着想，自掩丰韵。因此举止冲雅，自然落落大方。为有才有色的女子特别写照。既到宁寿宫，即有小太监前来迎迓，请她娘儿三人入门。门左有一耳房，即由小太监导入，小坐片刻。室中所列桌椅，统是红木紫檀，上铺红缎垫子，映入德菱姊妹眼帘，似乎未能免俗。小太监等先奉香茗，裕太太等略略沾唇，就从衣袋中取出银票一页，作为赏赐，小太监等欢颜道谢。旋又来了宫婢四名，执着牛奶、饽饽等物，交与裕太太等，说是奉太后特赐。裕太太挈着两女，谢过了恩，方敢领受。宫婢又道："老佛爷就要召见，太太们少待片时便了。"言毕自去。壁上钟声，正当当的敲了六下。过数分钟，又有宫监出来，请她三人入内，裕太太等方随了进去。绕过游廊，便是七大间深院，院门里面，立着两位宫眷，乃是礼王世铎及庆王奕劻的女儿。裕太太便上前请安。又命两女道："这两位统是郡主，你们须敬谨行礼。"两姊妹请过双安，二郡主笑对裕太太道："好一对粉妆玉琢的女娇娃。"裕太太正在鸣谦，又有两位半老佳人移步出来。为首的笑吟吟道："裕太太带女入朝，也算是一番佳话了。"裕太太忙趋前数步，跪将下去，两女亦随跪一旁，两人齐声道着："少礼"，并亲手搀扶她母女起来。裕太太又嘱咐两女，指着为道的道："这位是长公主。"又指着随后的道："这位是当今皇后。"两女竦然起敬，睢着两人装束，大致相似，只皇后服饰较为华丽，头上戴着一枝金凤凰。皇后笑容可掬道："难得你这个老人家，生成一对好女儿，这么俊，那么俏，怕不是仙子下凡么！"那有许多仙子肯下凡尘！裕太太未及答言，忽来了李总管莲英。他戴着红顶孔雀翎，穿着一品公服，大着步行入院中，向着裕太太道："老佛爷要召见了，快随我到正殿去。"裕太太领着两女，随着李总管再向里面进去。行过一座院落，才至殿门。皇后、公主及二郡主，也一同进来。先入殿中，站立两旁，俟太后出来，不一刻，那位雍容华贵的老佛爷出了殿，登上宝座。李莲英即带她母女入殿，行过三跪九叩礼。西太后宣旨平身，母女谢了恩，才敢起立。不意西太后已离座下来，裕太太也移步上迎。西太后道："教你两个女孩儿不要畏缩，我好仔细端详哩。"说着便走前一步，两手挽着两女左顾右盼。好一歇，方笑语裕太太道："我瞧这两人模样都是秀慧，但阿姊尤胜妹子。我此刻正少女侍，这两个好女儿，不如让给我吧。"裕太太又跪下道："圣母厚恩，赐及臣女，便是这二女孩有福了。"此时二女亦思跪下，西太后道："不必！不必！你两人肯晨夕侍我，比跪叩好得多了。"又顾裕太太道："你也不必多礼，你起来，我想母女情谊，不便相离，如叫你二女在宫，你为娘的能无挂念？此后你也好时常进来，一切礼节，概从简便。况现在宫眷们统叫我作老祖宗，你们也以老祖宗呼我便了。"言至此，光绪帝也踱入殿中。西太后复引裕太太们，觐见光绪帝。裕太太及二女行过了礼。西太后道："时已不早了，我们临朝去吧。"李莲英跪称舆已备齐，请老佛爷上舆。西太后点首，挈了光绪帝，步出殿门，皇后以下皆跪送。西太后上舆时，复顾裕太太道："你们娘儿三人不要出去，我下朝后还要与你们细叙哩！"又语皇后等人道："你们领她随便游玩，不要去拘束她。"大家唯唯奉命。西太后乘舆前行，光绪帝及李莲英等后随，统至朝堂去讫。

皇后等起立后，遂邀同裕太太等入坤宁宫，分案列坐，皇后把外洋风俗人情，略加

研诘，由裕太太略述一遍。忽有一人问道："我闻外洋的风俗，与中国大是不同，凡遇筵宴，男女杂坐，不避嫌疑，还有什么跳舞会，并非自己眷属，乃一男一女，可以对舞，抱腰握手，非常媟亵。这样俗尚，还说是如何文明，我却很觉他野蛮呢！"裕太太道："外国礼教原是不及我国，不过他艺术优长，所以自号文明。"龙菱恰耐不住道："这也不可一例论的。他们筵宴的时光，虽是男女同坐，亦属左右分开。就是跳舞会中，男女对舞，亦不常见。就使有这种情状，也必有特别关系，并不是一味乱扯呢。从前我国出使大臣，到了欧美，往往闹成笑柄，一则因礼俗不同，一则因吾国人亦有短处。"说至此，裕太太忙出言截住道："你小小年纪，住欧洲只两三年，便唠唠叨叨的说个不休。我国礼教，冠绝五洲，就如格格的冰清玉洁，也是服膺圣训、不屑逾闲的好处。小女孩懂得什么。"裕太太究竟老成，所以处处顾到。看官！这裕太太所说的话，明明是有意斡旋。因评议西俗的宫眷，乃是庆王奕劻的女儿，排行第四，宫中称他四格格。格格乃是满语，即汉文所谓郡主。四格格青年守孀，裕太太素来知道，所以把龙菱的辩议，从中阻住，免致呕动四格格。龙菱被母亲训斥，弄得哑口无言，把粉颈垂了下去。四格格恰触起悲情，眼眶中含住了泪，几乎要坠下来。就是旁坐的荣寿公主，也未免叹息数声。当下四座无言。裕太太心中恐又未免自嫌唐突。皇后觉静寂无味，复向龙菱道："你说我国使臣前时多闹成笑柄，，何不讲几件故事，一消岑寂呢！"龙菱闻着，仍然红涨了脸不发一语。到底不脱儿女常态。裕太太道："你前时横生议论，现在皇后要你讲谈。你为何变作反舌无声？"皇后嫣然一笑，大家倒也陪笑起来。德菱忙从旁接口道："种种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外人作为笑谈。今承皇后下问，愿据所闻上陈。"措词甚婉，乃妹固不逮多矣。皇后道："你快讲来！。德菱道："从前有一位驻美公使，避暑至法。适法某公爵夫人开筵邀客，驻法钦使为他介绍入席。第一盘是汤，乃是西餐中常例。汤毕，厨役捧了一大盘鱼出来敬客，香味扑鼻。主人先演说这鱼出处如何难得，厨司烹调如何可口，座客咸思下尝。仆人指导厨役捧鱼先敬驻美公使，以鱼首近手侧，令他取鱼。他还没有觉得，喉中适有痰壅，咳嗽一声，回首欲吐于地，孰意不偏不倚正落在鱼盘中，顿时脚忙手乱，欲去掬痰。那厨役大声呼叱，竟捧盘而返。"说至此，大家都评论起来，说这个公使也太觉冒失了。德菱又道："他亦自我莽撞，逃席竟去，连驻法钦使也很是怀惭哩！"皇后道："此外有无新闻？"德菱道："还有一个驻法公使，初莅法国，包定火车头等厢房一间。到夜半时，公使忽患腹泻，不及登厕，弄得淋漓满裤，公使一时性急，竟用指甲剔去粪迹。随处乱弹，满房统是粪点。会参赞醒来，公使以告，参赞知西人好洁，忙自解下衣，令公使易去秽裤，掷出车外。又取他物，将各处粪点揩净，方免痕迹。两人忙乱了一宵，亏得包定一间厢房，不使外人闻知，否则外人要加呵逐了。"荣寿公主道："中国人不爱洁净，恰是极大坏处。"德菱道："龌龊还是小事，外人还讥诮我国钦使要作盗贼呢！"荣寿公主道："是否崔国羽故事。"德菱道："他的家眷曾窃西国酒馆的手巾，被西人搜出，登报糟蹋，崔因此被谴。这是中外共闻的。他在英国时，他的夫人，还为他全馆上下诸人洗衣，索取洗资。正是要钱的了不得。一日，使馆门前悬着几条白色长带，随风飘飏。英人还道使馆中有什么丧事，遣人来问。使馆中人答言没有。来人指门外白带道：'何故悬此？'使馆中人方才觉得，忙将白带收入，

只是不好实告，支吾对付便了。”皇后道：“白带何用?”我亦要问。德菱忍不住要笑，免强熬着道：“乃是他馆中妇女裹脚带。”一语甫毕，全座都哄堂起来。确是好笑。德菱复道：“即如跳舞会事，也闹过一场笑语。李饮差伯爷出使日本，有随员查益甫，素来放荡不羁，一日某处开跳舞会，查亦与座。见一西人送茶与西妇，他也贸然送给一盘。西妇与查素不相识，因见是中国官员，免强接受。不意西妇伸手来接，查又缩手不与，西妇大笑而去。及跳舞时，查一人独自乱跳，西人相率捧腹，他还自鸣得意呢！还有横滨领事黎某，与学生监督林某，随着驻日钦使，同赴日皇宴会。他两人怕食西餐，只把水果吃了数枚。水果中柿子最多，两人信手乱剥，弄得狼藉不堪，惹人厌恨。宴毕逛园，因坐椅不多，惟妇女得有座位。有一妇方起身接物。二人即乘她后面，拖椅自坐。妇未及知，背身返座，竟至倾跌，险些儿闹出事来。”大家听到此语，又哄堂一笑。皇后道：“你父亲曾出使日本，所以东洋笑话，也听着几条。”补叙裕庚使日本事。德菱应声称“是”。荣寿公主道：“使才原不易得，中国又是新近遣使。数年前盈廷王大臣，还目使臣为汉奸，大家都不愿出去，怪不得有此笑柄。”德菱道：“如曾、薛二公恰是中外倾慕的。”荣寿公主道：“那是绝无仅有的了。就是你父亲使日、使法，也好算不辱君命呢?”德菱正待答言，忽有宫监入报，老佛爷退朝回宫了。皇后等陆续起身，均往宁寿宫请安。

适值西太后驾到，大家行过了礼，西太后便问裕太太道：“你们曾否闲逛?”裕太太答云“未曾。”西太后道：“差不多有三四小时，你们同在那里?”皇后代奏道：“在坤宁宫闲谈。”西太后道：“好！好！你们也好腹饥了。”随命李莲英道：“快饬宫监去取茶点来。”须臾，由宫监进呈御点，西太后分赐诸人，大家饱啖一顿，又各喝过了茶。西太后随问二女道：“你们通几国语言?”德菱道：“略谙几句法文及几句英语。”西太后道：“好极了！条约中多用法文，应酬中多用英语。既通这两国语言文字，可在我处充个翻译。明天我就叫你当这个差使哩！”德菱道：“老祖宗恩典，赏婢子这个差使，那有不思报效之理，但婢子年幼无知，倘一时办错，反致辜负慈恩，恳请老祖宗收回成命。”西太后道：“你不必过谦，我自有定夺。今朝还没有委你这差，你且侍我吃过午膳，我同你娘儿三人，往颐和园听戏去。”德菱不敢再言，唯跪下谢赏听戏恩，裕太太率着龙菱也一同跪着。西太后喜道：“起来！起来！你们总要行这礼节，我也觉得厌烦呢。”又命李莲英道：“你去取三个白玉戒指，赐她母女三人。”莲英入内检出，呈与西太后，由西太后亲手赏给。裕太太复又谢了恩，又过一小时许，宫监进呈午膳。西太后端然上座，命裕太太母女伴食。清宫旧例：侍食太后前只好立着，不能就座。裕太太懂这规矩，谢恩后，就率二女站着吃饭。

饭毕，西太后饮过香茗，吸过香烟，即命李莲英道：“我们往颐和园听戏去吧！”正是：

几经世变忘前辙，犹是承平谱乐声。

欲知以后情事，容待下回分解。

中国外交之棘手，莫若清季，虽有仪秦之辩，随陆之才，而无国力为之后盾，徒借三寸不烂之舌，欲折冲于樽俎间，盖亦难矣。况国际之大势未谙，专对之口才又绌，顾欲办理如意，无逆吾命，试思外人何爱于我，乃肯就我范围乎？言甘者心必苦，棘手可虑，顺手愈可虑。顾朝野上下，狃于目前，不复振作，西太后亦安乐如故，徒欲得内外舌人，为联络交谊之计。外交之道，宁在于此？本回复借德菱口中，叙及使臣笑谈，言有由来，事原确凿，不必果为德菱言，亦何妨借作德菱言。观此已可知当时外交之大概，不必深究利弊也。

第三十四回
中戏迷详究声歌　讲新学兼陈政法

却说西太后命赴颐和园，裕太太母女三人，原是遵旨随去，就是皇后以下诸宫眷，也一律随行。大小轿子，依次出城，一路行去，约历三小时，才到园门。西太后乘舆径入，皇后以下，统在门首降舆，鱼贯而进。园内承值的人，左右分站，肃静无哗。大家直人乐善堂，见西太后正在降舆，由众人簇拥进去。皇后等随步而入，俟西太后入座，请安行礼，各遵常例。嗣复由西太后赐给茶点，彼此饱德。西太后便道："我们去听戏吧。"李莲英请太后出乘露舆。西太后道："今日天色晴朗，颐乐殿又是很近，不妨步行。"于是西太后在前，大众在后，从殿右越将过去，不过数十步，就至德和门。应上文第十九回。耳边已听得鼓乐悠扬，笙簧杂遝。

一入了门，便见剧场在望，三层舞台，翼然高耸。其下层是演戏处，中一层是布景处，最上一层是扮戏处。台上正在开幕，西太后入殿就座，伶人亦上殿碰头，跪请点戏。西太后问道："今日谭老板来未？"伶人答道："老板过歇就到。"西太后道："好极，想要演压台戏了。"伶人道："今日闻老佛爷驾到，所以谭老板拟来供奉。"西太后道："难为他。此外尚有何等脚色？"伶人道："现如杨小楼、王楞仙、龚云甫、王瑶卿、陈德林、田桂凤、金秀山、德珺如、王长林、郎德山等，统已到齐。"西太后道："名伶毕集，定有可观。你去传我命令，叫各人自演拿手戏，不必由我特选。待谭老板来，我与他自行问话。"伶人叩首而去。西太后顾德菱姊妹道："你两人未曾到此听戏，今日初次到来，即遇谭老板登台，也可谓有眼福了。"德菱姊妹同声道："谢老佛爷慈恩。"西太后复语道："你两人不妨旁坐。"两人口称不敢。西太后道："我叫你们旁坐，就坐不妨。"两人口称谢恩，仍然站着。西太后向后一顾，见皇后以下，统站在后面，便道："你们统就座吧，让她姐妹亦可坐得。"大众统遵旨谢恩，一律坐下。只德菱姊妹，未识谭伶如何名角，连

太后都叫他老板，私自问他母亲。裕太太道："便是谭叫天。"德菱姊妹仍是莫名其妙，不意已被西太后闻知，便顾德菱姊妹道："他姓谭名鑫培，湖北人，是近日伶界中巨擘，都人称他为伶界大王呢?"名士不若名伶，又为清季一叹！德菱姊妹均应了一个"是"字。于是大众敛气屏息，统注意戏台歌舞。先演了杨小楼的长板坡，次演了德珺如的岳家庄，又次演了龚云甫的钓金龟。

三出戏已将下场，谭老板尚未见到。西太后道；"谭老板的身价也太重了，天已薄暮，为什么他尚未来?"正说着，见有一戏子下台进来，年约五十许，面色黄瘦，皱纹很多，保颊下尚不留须，登了殿向西太后跪叩。西太后大喜道："你来了。我望眼将穿呢!"那人跪禀道："午后才知老佛爷驾临，所以到此较迟。"西太后笑道："你无非具着烟霞癖，一时还没有过瘾罗！我也晓得你的脾气。你快起来，上台去演出盗魂铃，叫郎德山做你配角，扮演小猪。"说至此，旁指德菱姊妹道："这两个大姑娘，从外洋游历归来，还没有看过你的演戏。象你这等名角，演了一出好戏，俾她赏识，也不算是辱没你。"那人唯唯趋出。看官不必细问，使可知是谭老板叫天。有顷，龚云甫下台，谭叫天扮着猪八戒，郎德山扮小猪，粉面登场。做工之妙，不消细说，中唱梆子腔一段，一字一唱，一唱一转，一转一音，词调激越，声韵苍凉。西太后非常称赏，按着戏中的板眼，用手拍案，作为过板。描摹逼真。等到老谭唱毕，方定了神，旁语德菱姊妹道""戏中情节你可懂得么?"德菱答称："懂得。"西太后道："你虽知戏中情节，未必知戏中腔调。这戏内有二段梆子腔，不但唱着的戏子，要提足喉音，字字着实，就是拉弦，敲板的人，也须讲究五声六律，方能得心应手，按腔合拍。即如老谭上台，配角原是不肯苟且。就是台后的弦师鼓板，闻他也一一拣过。他前时曾对我说明，拉弦的叫作梅大锁，打板的叫作李五。必要他两人帮助，老谭才能唱好这梆子腔呢。"你是主持国事的太后，为何不研究政治，却研究戏调。随又语李莲英道："郎伶扮做小猪，为何他不作猪声，恰作羊声呢?"可见她处处留意。莲英一时不能回答。寻忽大悟道："老佛爷，他是信奉回教的。"西太后笑道："怪他不得。"

又过数分钟，天色昏黑，戏亦闭幕。西太后挈着众人，暂入休憩室，并宣召谭、郎两伶进见。等到谭、郎两人进来，太监等已呈上果点。西太后问太监道："尚有么?"太监答一"有"字。西太后道"你都去取了出来。今日演戏的伶人，多肯出力，我要一例赐食呢!"太监去讫。此时谭、郎二伶一同跪着。西太后道："你们起来，所有演戏诸名伶，由你们去召他进来。"两人奉命出去，不一刻，名伶人依次进见。黑压压的跪在一地，陆续碰头讫。太监数人，搬进饽饽等物罗列桌上。西太后嘱李莲英道："你去散给各伶，每人给饽饽五枚，叫他们就此食下。"莲英应旨分讫。各伶相率跪食，只郎德山受了饽饽，并不入口。西太后问道："你何故不食?"郎德山答道："腹痛忌荤。"西太后憬然道："我又失记了，饽饽内大约裹着猪肉。"随语太监道："下次去嘱庖厨，饽饽内可夹裹羊肉，免得他们忌口哩。"各伶食罢，谢恩去讫。

西太后道："我们要食晚膳了。果点可一律撤去。"语毕，便携着德菱手，并肩行走，返入乐寿堂。这是太后非常宠爱，特别赐恩。德菱亦格外起敬。返室后，西太后又语德菱道："我生平最爱看戏。古今来成败得失，及人世间悲欢离合，均可借戏中传出，很容

易感动人情。只演戏的优伶，必须声容、台步、般般周到，色色完全，方可醒目。从前伶园名角，要推程长庚。程善唱老生，实则各项脚色，无不擅长，他做三庆部班长时，与善演青衫的喜禄偶有口角，次日排青衫戏，喜禄故意托病不肯登台，程遂自扮青衫登场演唱，不亚喜禄，由是声名益噪。今则长庚已逝，大名要算谭叫天。他的做工能独得神似，扮什么便似什么，所以喜怒哀乐无不中节。他的唱工能把牙音、齿音、喉音，一一清晰，又能将平、上、去、入四声，字字咬清，妙在纯任自然，绝不牵强。昂首一鸣，声入云际，磬喉一控，万斛潮来，可高可低，可抑可扬，可狭可广，可急可缓，这正所谓神乎其技呢！”谭叫天固擅绝技，西太后亦算知音，但与国家政治毫无干涉，为之奈何？德菱只连声称“是”。未几晚膳，由西太后命她侍食，如午膳例。

膳毕，西太后语德菱道：“今日已是黄昏，不及入城。你母女三人，可在园中寓宿。明日你返了家，检点几套衣服，携带入园，便好来做宫眷。你妈、你妹也一同来此，免你冷静。此外如被铺等物，以及一切妆具，这里都有，不消另备了。”德菱母女免不得照例谢恩。西太后复起立道：“这殿左首有三间静室，颇觉清雅，你母女三人住此最好。来，来，我引你们先去一瞧吧。”此时电灯四映，光同白昼，西太后带着她娘儿们，越过左厢，绕出重廊，即见有三间精舍，窗户都砌着玻璃，玲珑剔透，巧夺天工。即入门，由西太后领视一周。床铺、桌椅，均已陈设整齐，四壁悬着书画，多是西太后御笔。西太后指示德菱道：“这等统是我暇时亲笔，你道如何？”德菱道：“老祖宗聪明天授，所以擅此神笔。”西太后道：“生而知之是圣人，世上是罕有的。我也是学出来呢！我少时颇喜翰墨，入宫后所藏的书画帖，很是不少，我便闲中消遣，拣着笔气相象的，日夕摹仿，渐渐的也能书画。似你秀外慧中，若能留心学着，也容易成功哩！”德菱道：“全仗老祖宗教训。”西太后道：“师友也是要紧的。数年前，我归政皇上，整日在园，没有什么事情，我想与宫眷们讲谈书画。无如她们统不谙此道，仿佛对牛弹琴。我想中国很大，总有几个能书画的妇女。我便降旨令各省访求，可巧四川有个官眷缪氏，工绘能书，由川吏驿送来京。召见时当面试着，她绘的花鸟很是精工，楷法虽逊，恰亦楚楚可观。只她已是个嫠妇，年亦将过五十。其夫仕蜀，死后宦囊萧涩，我怜她人妇薄命，畀她月俸二百金，免她跪拜。她与我平时谈话，颇得画中三昧，我恰得益不少。嗣闻她儿子已领乡荐，我复叫她捐个内阁中书。可惜她身弱多病，不便久住此间；我又因康梁构逆，再出听政，无心及此，便令她回籍去了。现在她的存没我亦未令查闻，只她的笔墨到留着不少。有时还与我作代笔呢？”西太后是好胜的人，要缪氏作代笔，谅必技出己右。裕太太插嘴道：“是否即缪太太？”西太后道：“是她。你是否会见过的？”裕太太道：“未曾会过。只她的手迹恰看见过的，她款中曾署着素筠二字。”西太后点着。借此叙入缪素筠事，亦是一篇掌故。随又问道：“这房间好住不好住？”裕太太等齐声称好。西太后复引她出来。又至乐善堂，并另饬宫女道：“那殿左三间的房屋，已令裕太太母女居住。房内尚缺妆具等物，应与她赶紧备齐。”宫女应声出去。西太后入寝室，裕太太等随了进去。又谈了数语，已是十句钟。西太后道：“你们也好乏了，去睡吧！”裕太太等遵旨，请了晚安。当有宫女导着，出了寝宫，行往卧处，卸装就寝。一宵无话。

次日起身，至乐寿堂请过早安，便叩头告别，西太后吩咐道："你们赶快进来，早则两日，迟则三日，免我挂念。"裕太太等应着。西太后道："你们曾吃过早点么？"裕太太答称尚未。西太后道："既如此，你们在这里吃过早餐。此后进园，要什么吃，尽可着宫监侍女到御厨中去携取。倘若她们迟误，告诉我知道好了。"裕太太连声"遵旨"。未几，侍着西太后早膳。膳罢，又歇了片刻，方起身告辞。西太后道："不要忙，这里有苏杭贡缎，赏你们几匹，好带回去做点衣服。"裕太太等跪下道："慈恩高厚，如何图报？只得永远感恩，长镌心版。"西太后不待说完，便道："我爱着你两个女孩子，赏她几件衣料，也不算什么厚恩。"便召进李莲英，命他取出贡缎六匹，由西太后亲自验过，随叫宫监三人捧着，送裕太太母女出园。裕太太等碰过了头，就别了西太后，并至皇后及各宫眷处辞了行。皇后等俱有例赏，均着宫监携送出门。到了园门外，三乘大轿已经候着。各宫监们均将赐物交代。裕太太因赐物不便轻亵，复命舆夫另添一乘大轿，把赐物装在轿中。一面复取出银票数页，分给宫监。宫监们都道了谢。候三人上舆，欢天喜地的回去了。总教银子回话。裕太太令装载赐物的轿子当先抬行，娘儿三人的轿子随后，取道回家。

由裕庚接着，裕太太等下了舆。先将赐物取出，交与裕庚，裕庚恭恭敬敬的捧入大厅，供在当中，自己也行三叩首礼。随取了银票，赏给舆夫。这舆夫本系园役，不能照外人开发，自然给资从优，舆夫亦欢谢去讫。看官，你道裕太太母女们这次召见，及入园一宿，吃着、坐着、卧着，都蒙西太后特赐，她还花费了千百两银子，怪不得疆吏入觐，部中有费，殿中有费，宫中有费，园中有费，还有一班亲贵又要去孝敬他，一掷数万，才得出京。他们做官的人，那里来许多家资，自然去刻剥百姓，一半入宦橐，一半作消费。所以到了清季，合京内外无数官员，没有一个清廉，都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金钱哩。慨乎言之。

闲文少表。且说裕庚资遣舆夫，入内与妻女叙谈。裕太太便把面承的懿旨，述了一遍。裕庚道："老佛爷既爱怜两个女儿，你便带她过去，且懿旨也不好有违的。"裕太太道："老祖宗只限期两日。家中内务颇繁，我又不能不去，这便怎处？"裕庚道："不妨事的。我出使回来，一时总没有要差，在家时多，一切仆婢人等，我也会指挥的。"裕太太方才无言。休息一宵，次日即将应着的衣服，及应用的物品，检出数件，贮好箱笼，忙碌了一整日，才得收拾妥当。

次日，娘儿三人，带着箱笼等件，又乘舆入园，叩见西太后。适值西太后亲览奏折，便问德菱道："你来得正好，你中国文字想亦知道的？"德菱应声称"是"。西太后拘着德菱手，叫她站在左侧，把各奏折取与她瞧。德菱瞧着，多是关系学务的奏章。西太后复问道："外洋的学术究竟如何？"德菱是经过游历的人，识见颇是明达，想趁这机会，劝西太后力行新政，此女见识，颇高出满人。随即答道："近来外国文明，全仗这学术哩。"西太后道："有什么学术比我国见长？"德菱道："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兵有兵学，此外如声学、光学、化学、电学，以及一切机械学、物质学、生理学、天文地舆学，无一不备，无一不精。就是法律学、政治学，也是日有发明，所以有此富强呢！"西太后道："近日京内外各奏折，都说要注重新学，资遣学生出洋。据你说来，这事也是要紧么？"德

菱道："取他人的长处，补我国的短处，也是自强的基础。请老祖宗降旨施行。"西太后便提起笔来，就小笺中，写了一行，系命各省挑选学生，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写毕，又语德菱道："你也是个满族女子，有此开通，总算难得。我记得数年前，大学士倭仁，力崇理学，把西学批得一钱不值。目今看来，实太不通时务。我们皇族中人，今还是迂拘的多，明通的少。我也想令亲贵子弟出洋留学，增点知识呢！"德菱道："老祖宗这么想着，确是皇族中的幸福了。"西太后又道："庠序学校的制度，中国古时本是有的，想与欧美各学堂大致相似。后世始尚科举，传至明朝，复用八股取士。看来八股实是无用，我已降旨废去，改试策伦。惟科举积习，一时难返，只好慢慢儿革除吧。"说毕，便把写好的谕旨，交李莲英递将出去，令军机如旨颁发。寻复语德菱道："你说西国有法律学，究属如何？"德菱道："西国法律不止一端，即如刑律一门，比中国宽仁不少。他们最重刑律，莫如枪毙。此外如羁禁的犯人，也好好儿待他，不过罚他工役，所得工资，公私兼济，恰是情法两尽呢！"西太后道："现在王大臣章奏，也是这般说，要我参用西律，改定刑章。我想凌迟、枭首等刑，确是残酷。我朝入关，不过仿用明制，相沿未改，其实也非列祖列宗的本心。我已决计停废，此后用刑，以斩决为止，也算是宽仁的了。"德菱又道："外人不用刑讯，凡有审鞫等件，总教搜集证据，证据完全，便好判决。我国官吏，往往不问曲直，妄用刑具，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老祖宗很是仁慈，还恳停止刑讯，嘉惠民生，这也是浩荡的皇恩。"可见女子不可无学，满人中有德菱，可称翘楚。西太后略略点着。随问裕太太道："你们有无物件带来？"裕太太道："有箱笼几件。"西太后道："交过宫监没有？"裕太太道："已交过了。"西太后道："你们前日来园，只听了一会子戏，园中景色想没有逛过，我教宫眷们引去一逛如何？"裕太太道："正要去谒见皇后及公主郡主等。"西太后道："不必，我着人去召她来。"言下便有宫女应命。不一时皇后以下统冉冉进来，与裕太太母女们见过了礼。她们正拟奉旨逛园，不料李莲英回来奏报，说是江督刘坤一出缺了。西太后不禁怅怅道："这也可惜。"江督刘坤一有功人民，故载其逝世。小子有诗咏刘公道：

帝座倾危仗力争，东南保障又成城。
晚清疆吏多庸鄙，肝胆如公算竭诚。

未知刘坤一得邀赐恤否，且待下回续叙。

嗜戏亦常人恒情，惟西太后不宜嗜戏。西太后身握大权，日理万机且不暇，安得日夕听戏，置国政于不问耶？况以嗜戏故，宠遇名伶，受觐赐食，视名伶不啻王公。昔人谓羞与哙伍，屠狗英雄，名公卿犹耻与列，况伶人乎？至讲论政学一段，看似西太后究心新法，实则为德菱增一身分，著书人恶顽固，喜明通，故前于端、刚辈多恨词，而此于德菱女士多褒词。且借口发议，无一语无来历，不得仅仅以小说目之。

第三十五回
勃夫人入觐开盛宴　荣中堂弃世上遗言

却说西太后正惋惜江督，军机大臣亦即进见，呈上江督刘坤一遗折。西太后瞧毕，便道：“刘坤一平粤有功，其后历任疆圻，亦无大过。拳乱时保护东南，近年更参议国际交涉，好算一个社稷臣。你们去从优议恤，并一切封赠予谥的典礼，拟定进呈，候我酌夺。”军机大臣遵旨退出。西太后又自叹道：“老成凋谢，也关系国家命脉，江督一缺，任大责重，看来只好调张之洞去。”言毕，见裕太太等尚站立一旁。便道：“你们何不去逛园？”又命两郡主道：“你引她去逛一会子。”裕太太及郡主等各遵旨去讫。过一小时，军机即拟定谕旨，呈入慈览。拟追封刘坤一为一等男，晋封太傅。谥法拟定数条，由西太后圈出“忠诚”二字。遗缺由张之洞调署。随即发出。转瞬间日已晌午，裕太太等回来。西太后问德菱道：“园中景色可好么？”德菱答称“很好。”西太后道：“现在将交冬季，草木已是凋零，比春夏时已减色了。现在将要午膳，你们回房休息。开饭时当由宫女送来，不要作客，随便好吃的。”裕太太等谢恩趋出。

是日傍晚，又由太后宣召德菱。德菱闻命即往，西太后道：“明日俄使夫人要来觐见，令你充个译员。”德菱道：“婢子不善俄语。”西太后道：“怎么好？”德菱道：“俄人多会讲法语。想俄使夫人应亦如此。”西太后笑道：“这叫作想当然呢，你明日便陪着她。”德菱道：“需要更衣。”西太后便接着道：“要换什么衣服？我与她们见过几次，并没有更衣。”德菱道：“老祖宗自然不用更换。若婢子去充招待，换了西服，似格外亲近一点。”此语应合西太后意，德菱亦善于措词。西太后道：“你西服有带来吗？我是不喜欢西服的。”德菱道：“愿遵老祖宗嘱咐。”西太后道：“我不过这么说，你有西服带来，尽可穿着，令她晓得我们宫内也有完全的译员。”总是爱顾体面。德菱口称遵旨。西太后又道：“我听得西洋各国，服饰华美要算法兰西，你寓法国有两三年，曾见有希世奇珍么？”德菱道：“外人最重金钢钻。所有时装服色多用着金钢钻呢！”西太后道：“金钢钻虽是贵品，不过光芒四闪，它无足奇。我国最好的玛瑙宝石，也差不多的宝光。最难得的，是大而且圆的珍珠呢！”说着，携德菱手入寝宫，寝宫里面有珠宝室，四面陈着檀木方橱。西太后引德菱入内，取出一钥，令德菱开橱。德菱接匙去开，觑定锁心，开了半晌，不见动移。西太后道：“这个聪明的女孩儿，也被我难倒了。故令她开锁，以试之。这锁中藏着机械。钥匙套入后，须随锁心左转五次，便可开锁。多、少都是没效。”德菱依言，锁即脱下，开了橱门，见里面都排着锦盒，外标黄签。西太后检出一绣缎包裹装潢最丽的盒子，启了盖，指示德菱道：“这种珍珠恐怕外人也没有哩！”德菱瞧着，但见宝光透射，朗若明星，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没一颗不是精圆。有几粒最大的，差不多如龙眼相似。不禁称羡道：“这真是无上奇珍！”西太后道：“还有一粒好的，我取来你看。”说着，便另从妆台屉中，取出一个金

镶玉嵌的小盒，揭去盒盖，内贮一粒大明珠，足足如鸡子形。便道："我入宫已数十年，只有这粒宝珠，乃是列代留传，遗与我的。我想配一成对，竟没处可采。这正是独一无二呢。"宝非所宝。德菱道："照这样珍珠，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奇宝。老祖宗洪福齐天，所以得此异品哩！"西太后闻着，很是欢喜。无非喜谀。随在锦盒内取出两粒似豆的明珠，赐与德菱。德菱跪谢讫，西太后命她起来，将锦盒仍藏橱内，且令德菱扃了橱门。德菱掩门上锁，将钥匙右转五周，已经锁就。西太后赞她道："古人云闻一知二，与你说了左转，你便晓得右转。岂不是闻一知二么！"德菱又谢了奖，随西太后出来。西太后道："你在此做着宫眷，有事时你须站着，没事时不妨少憩。现我已没别话了，你且退去休息吧！"德菱方退出。晚间挈了妹子，同去值班，至十下钟回房。

次日早起，梳洗毕。姊妹又同入寝宫，西太后正在起床，德菱忙上前服侍。西太后道："你们起得颇早。夜间睡得安否？"德菱回奏"甚安。"俟西太后盥洗梳栉，一一就绪，才侍着太后早点，太后食罢，光绪帝及皇后也入内请安。西太后便把食余分给帝后，又赐与德菱姊妹，每人各数枚。西太后复语德菱姊妹道："你们两人去换了西装，我在此等着。再过二小时，俄使勃兰康夫人要来入觐哩！"德菱姊妹应着，即趋至自己寝室，卸去旗装，改服西衣。并将髻子亦改梳西式。自顶至踵，统行换着；带了一顶浅色外国帽，上面饰着翠羽，穿了一件淡红外国长衣，外绒里绸，系着一条外国花绒的长裙，上紧下宽，脚下着了皮鞋，仿着西妇行法。两姊妹并肩趋入，西太后望着道："两个洋鬼婆来了，看她怎么行礼？"这语已被德菱听着，将至乐寿堂，巧遇着荣寿公主，便向公主三鞠躬，请公主奏闻太后："身服西装，应行何礼？"公主入内奏明。西太后道："我晓得她为难了，免礼吧。"德菱姊妹便站立阶下，静待西太后出来。西太后瞧透她的意思，便出了乐寿堂，上了露舆。光绪帝在舆右随行。德菱姊妹俟露舆过后，随在后边，一直到仁寿殿。

西太后下舆，入殿升座，光绪帝坐在左侧，德菱、龙菱分站西太后两旁。西太后语德菱姊妹道："你去迎俄使夫人入殿吧。"两人趋出，少顷，即导俄使夫人登殿。俄使夫人行了三鞠躬礼。西太后起立，上前与俄使夫人握手。俄使夫人申祝辞，西太后致谢辞，俱由德菱辗转译出。好在俄使夫人很谙法语，两下里不嫌隔膜，彼此满意。这叫作无巧不成话。俄使夫人见左侧坐着光绪帝，也与他行礼。光绪帝忙起与握手，并问俄皇安好。德菱亦与代译。礼毕，西太后便引俄使夫人进乐寿堂，彼此统是走着。入堂后，令俄使夫人就座，并以自己常食的乳酪，赐夫人饮，随谈及中国牛乳与外国牛乳的异同。俄使夫人随答数语。西太后复把俄国风俗略加垂询，亦由俄使夫人粗陈大概。随后说到两国交谊，愿长此和好过去，彼此往来，不啻一家，俄使夫人亦深表赞同。西太后喜甚，便语德菱道："你导勃夫人去会晤皇后，以后夫人进来，也好随时叙谈。"德菱遂引俄使夫人至宜芸馆，见了皇后，坐谈了两刻钟，俄使夫人告辞出馆。适遇宫监趋至，传着懿旨，命德菱陪夫人入餐室，留客午餐。德菱即用西语转述，俄使夫人恰也不辞。至餐室门，已由荣寿公主着宫眷数人，肃客入室，龙菱亦在其列。两下分宾主列坐。只德菱姊妹能与俄使夫人直接谈话，此外有所问答，均须两姊妹翻译。西国语言文字，所以不可不学。因此荣寿公主以下不过寒暄数语。以后只听她三人讲谈，有说有笑，咕噜了好多时，不知说些什么。

仿佛是鸭听天雷。此时席间已列着茶点，当由荣寿公主周旋一番，未几进膳。仿着西餐式子，每人各有专肴。俄使夫人坐了客席，荣寿公主坐了主席。宾主言语不通，殊乏意趣，何不改命德菱，想是主人不可乱代的。欢宴既竟，俄使夫人吸完一枝雪茄烟，便与德菱说及，要面谢太后，德菱又引入乐寿堂，向西太后道谢，西太后已备好翡翠玉一方。嘱德菱至寝宫取出，赠与俄使夫人。俄使夫人领谢讫，即辞别去了。德菱姊妹及荣寿公主等，俱送至外面甬道旁。至俄使夫人上了舆，方返乐寿堂复命。

西太后问德菱道："俄使夫人曾说我否？"德菱道："她说老祖宗甚慈祥！"西太后道："怕不是么？"自己有心病。德菱道："似老祖宗这般和蔼，自然人人钦敬。"西太后道："恐她还记念拳乱的事情。"德菱道："她毫不提起。"西太后道："为了拳乱这桩事，外交上很是为难。外人统疑是我纵庇的，其实都是载漪、刚毅等闯出祸来。我也一时没了主意，致受外人唾骂。若要恢复名誉，总非自强不可。"德菱道："老祖宗实心图治，总有自强的一日。"西太后道："英皇维多利亚算是福寿兼全的女皇。目今她已去世，西人还歌颂不绝。我从前的历史，自谓不弱于她，不料三次垂帘，闹出这种乱事。这也是当今皇上害我，若他能任贤去邪，拨乱反正，我好安享承平，完名全节，怕不及一维多利亚么？"肚痛埋怨灶司，都是恕己责人。德菱从旁劝慰了一番。

过了数日，西太后亲谒东西陵，叫德菱姊妹亦随了她去。回銮时，至南苑驻跸数日。南苑在京师南，系元时南海子故址，一名飞放泊。乾隆时孝圣皇太后，道光时孝和皇太后，皆尝一幸南苑。西太后思绳祖武，所以到南苑时也停留数天。苑南有晾鹰台，从前皇帝谒陵回跸，必于南苑观猎，御台校阅，道光后已废此典。西太后登台浏览，慨然道："我朝以武功开国，入主中夏二百数十年，不意一蹶至此，反任那碧眼紫髯的洋鬼子横行中国，正是令人可恨！"仇视外人之心，毕竟未改。扈驾诸人，统是默然。返京后，京内外没甚大事。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忽忽间已是光绪二十九年。元旦这一日，西太后在宁寿宫受朝贺，元宵这一日，西太后在颐和园受庆贺，仿佛是尧天舜日，景星庆云。冷语。过了上元，京内外各官员照例开印。又有几本半新半旧的章奏，呈入慈览。内有递减科举一折，乃是直督袁世凯及鄂督张之洞联衔奏请。略言：科举为学校大碍，请将各项考试，逐科递减，即以减额移作学堂奖励。俟科举减尽，此后士子专以学堂为进身阶级，庶学堂不难普兴等语。即月攘一鸡之故技，且仍以利禄提倡学堂，根本亦误。西太后随即允准。小子于本回起首，曾叙及刘坤一出缺，以张之洞调署，如何此处复变作鄂督。原来二十八年冬季，江督缺任了魏光焘，张之洞仍回原任，所以此处仍照书鄂督。这且休表。且说春光易过，转眼间又是二月，宫中吃肉的时期又到。满州风俗，向重祭神，连坤宁宫中均供奉神位，本应由皇后每日行礼。嗣后特设女官恭，代食三品俸，名叫萨满，俗讹称作撤麻太太，旧会典谓之赞祀女官。唯二月朔日，须由皇后亲自主祭，祭余之肉，帝后以下，席地坐食，谓之吃肉。西太后也迷信鬼神，所以到了这日，亦必在佛前祈祷。是日在颐和园，早起即登万寿山，至佛香阁拈过了香，然后回到乐寿堂。也令宫眷们吃肉，裕太太母女三人，均得列座。吃肉后，继以午餐。午后太后小睡一句钟，起来率宫眷泛湖。春风澹荡，绿

水暄妍，到了穿堂殿，登陆小憩，免不得吃些茶点。至兴尽归来，已是电灯荧荧了。

越数日，西太后复往祭西陵，返宿保定行宫。忽由宫监入报，庆王爷求见。西太后便叫他进来。庆王入见，请安毕，报称荣禄病殁了。西太后大惊道："有这事么？他告假多日，我已派内侍慰问数次。他说近日尚安，谁知竟背我长逝了。"庆王道："尚有遗折在此。"当即奉上黄盒，由西太后展盒披折。其文道：

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奴才荣禄备禄官衔，以示宠荣。为病处危笃，恐今生不能仰答天恩，谨跪上遗折，恭请圣鉴事：窃奴才以驽下之才，受恩深重，原冀上天假以余年，力图报称。追思奴材起身侍卫，咸丰十年，国势岌岌，内则奸臣蓄谋不轨，外则英法联军占据京师，宗庙震惊，宫驾出狩，驻跸热河。奴才备位待从。文宗显皇帝圣躬不豫，渐至弥留，奴才乘间进言于皇太后，发觉郑怡二王之阴谋。原来也是他起头。及圣驾宾天，奸王僭称摄政，图谋不轨。皇太后身处危险之中，有非臣下所忍言者。幸上天佑助，皇太后沉机默运，宗社危而复安。自此之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叛乱削除，升平复睹。奴才蒙恩升任内务府大臣。当穆宗毅皇帝宾天之际，皇太后亲命奴才迎请皇上入宫。以社稷重大之事付之奴才，受命惶悚，感激何可言喻！又是一种定策功。奴才虽竭尽心力，岂能仰报于万一耶？其后受任步军统领，触犯圣怒。曾尚记得宫妃否？七年之中，闭门思罪。皇上亲政，复蒙慈恩出任西安都统，既而仍回原职。光绪二十四年，皇太后皇上鉴于国势之弱，决意采行新法，以图自强。皇上召见奴才，蒙恩简任直隶总督，命以破除积习，励行新政。孰意康有为借口变法，心怀逆谋，致为新政之阻。皇上误信奸人夸诞之辞。一时之间，偶亏孝道，亲笔书谕，言变法之事，为皇太后所阻。又谓皇太后干预国政，恐危国家。对于奴才，数动天威，几罹斧锧之诛。奴才密见皇太后，陈述康党逆谋。皇太后立允奴才等所请，再出垂帘，以迅雷之威，破灭奸党。这是最大的功劳。光绪二十六年，诸王大臣昏愚无识，尊信拳匪，蒙蔽朝廷。虽以皇太后之圣明，不免为其所动，竟以国家之重，轻徇妖术，直至宗庙沦陷，社稷阽危。奴才屡请皇太后睿识独断，不蒙信纳，数奉申斥，忧惧无术，四十日中，静候严罚。然皇太后仍时时召奴才垂询，虽圣意未能全回，而得稍事补救，各国公使不致全体遇害。故事过之后，时荷天语感谢。自西安回銮之初，即将肇祸之王公大臣，分别定罪，渐次改革庶政，不事急激，期臻实效。两年以来，改革已不少矣。圣驾回京，如日再中，东西各国亦均感皇太后之仁慈。奴才自去年以来，旧病时发，勉强支撑。两月之间，请假开缺。蒙皇太后时派内侍慰问，赏赐人参，传谕安心调理，病痊即行销假，恩意叠沛。无奈奴才命数将尽，病久未痊。近复咳嗽喘逆，呼吸短促，至今已濒垂绝之候。一息尚存，唯愿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续行新政，使中国转弱为强，与东西各国并峙。奴才在军机之日，见朝廷用人，时有人地不宜者，此乃中国致弱之源。奴才以为改革之根本，尤在精选地方官吏及顾恤民力、培养元气之两端。皇太后皇上深居九重之中，闾阎疾苦难以尽知。拟请仍行康熙、乾隆两朝出巡之故事，巡行各省，周知民情。奴才方寸已乱，不能

再有所陈。但冀我皇太后皇上声名愈隆，乃达奴才宿愿，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谨将此遗折，交奴才嗣子桂良呈请代递。临死语多纰缪，伏乞圣鉴赦宥。奴才荣禄跪奏。

西太后览毕，垂泪道："他遗折上所奏的事情，语语出自真诚。就是拳乱时候，他亦尝屡次奏阻。外人反疑他庇护，待他不平。他前曾奏辞各项要差，我没有允他。他死，朝上大臣那个还似他忠诚？"西太后心中原只一个荣禄。这句话说得庆王都怀惭起来。西太后又道："你去叫军机拟奏，赏银三千两治丧；并赐他陀罗经被。所有封赠事宜着即议奏。"次日奏上，拟赠太傅，追封一等男。西太后照允，并予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嗣子桂良袭爵。越日又命赐祭席，着恭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祭奠。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向例：未立战功及非皇室宗支不能得此优典，西太后因他忠勤逾恒，所以开此特例。小子尝有诗咏荣禄道：

椒房宠泽已如春，死后承恩更绝伦。
莫怪此公邀异数，慈闱第一大功臣。

荣禄死后，那时仰承慈眷的亲贵，要算庆亲王奕劻了。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款待外宾，未始非交际礼仪，但终不足服外人之心；外宾告别时，固极口称谢，然关于国际交涉，则仍要索多端，丝毫不让。可见卑礼、盛筵，全然无用。本回叙俄使夫人之入觐，不过借表德菱姊妹之才，若谓其有益国家，则非作者之本意。至下半回述荣禄谢世，系顺时叙事之笔。惟备录其遗折，乃因荣禄一生，为西太后忠诚之仆。西太后数次临朝，大半出荣禄之力。遗折一一详及，足以证本书之演述，信而有征。荣禄死，而西太后亦不久矣。是回殿以诗云：慈闱第一大功臣，语近旨远，最足令人玩味。

第三十六回
万牲园太后临幸　海晏堂西女写真

却说西太后闻荣禄死耗，心甚怏怏，即令启跸回京。途次坐着火车，到京后，下车换舆，面色很是不豫。西太后弟桂祥，至车站跪接。慈谕道："荣禄如何就死？"桂祥道："他嗽疾日甚，奴才曾荐医诊治，服药罔效，竟致不起。"西太后道："照你说来，是你害

了荣禄，举荐了个没用的医生?”说毕，匆匆上舆而去。自是西太后连日不怿。宫眷们稍有不周，便遭她训斥，就是德菱姊妹，也不能免。德菱暗想：“这老太后没有长性。自己入宫时，何等邀宠，以后就渐觉平淡。近日虽为着荣中堂事，不无郁闷，然也不至迁怒至此?”意欲借词请假出宫回去，又恐逢彼之怒，一时不便启齿，只好小心谨慎，延挨过去。西太后性情于此略见一斑。不意天公更会播弄，数月不雨，整日里燥尘飞扬，地土槁裂异常。想是刮干地皮。西太后愁上增愁，闷上添闷，懒与人交谈一切，有所禀报，动遭呵叱。嗣因旱魃未除，下旨斋戒三日，又日去祷佛两次，可奈茹素无效，祈佛无灵。西太后又命延长斋戒期。并饬光绪帝虔诚祷神，一直到了四月初旬，方见甘霖下降，淅沥了一昼夜。一班趋承迎合的满奴，又交颂太后感格神明，西太后才有些高兴起来。

一日，光绪帝入内请安，西太后道：“万牲园不知怎么样?我拟亲去看视，明日你随我同住。”光绪帝自然遵命。越宿，光绪帝奉西太后幸万牲园，后妃宫眷们一同随驾。侍卫宫监差不多有数百名。园在西直门外，旧名三贝子花园。嗣因各使臣任满回国，多采购奇禽异兽，入呈慈览，宫中无处喂养，便借这园内畜牲，所以叫作万牲园。园四周可十里，凡狮、象、虎、豹等类，多用铁栅为栏，把它羁住，朝夕令人喂饲。经费由内务府拨给。各大臣因太后好奇，逐年有所贡献，因此园中的禽兽越集越多。他如海马、文犀、怪鳄、大蟒、猕猴、鼷鼠等类，无不搜集。还有各种名花瑶草，亦一一移植。遂分作动物园、植物园。自新政举行后，注重实业，又将植物园改名作为农事试验场，招集官民子弟学习农事。并命商人亦得入园设肆。振兴农商，当从普及入手，仅有此园，乌足济事。平时除太后入园，禁止闲人外，一任民人游览。所以都中人士往来园中，到也络绎不绝。园内亦有楼、台、亭、榭。最高楼约有数仞，名曰畅观楼，闻系西太后命名。畅观楼附近，有自在庄、豳风堂等。所有题额，亦由西太后御笔。各处建筑，虽不及颐和园中的富丽，规模却也宏敞，陈设很是精雅。又于园中凿成一河，设有画舫，可以代步，北人多乘舆，少乘舟，所以游人至此，辄喜乘舟泛棹，游行一周。话休叙烦。

单说西太后等到万牲园，即由管园的满员跪迎慈驾。既入门，西太后便命停舆，随即下舆步行。光绪帝亦即降舆，随着太后。所有宫眷人等，已早于园门外下舆趋入。大众都拥着太后登堂。太后少坐，由园总管跪奉茶点。太后随意食罢，照常例散给。即起座道：“我们先去动物园。”当下令园总管导着，信步前进。猛听得一声奇吼，仿佛与雷声相似。西太后也为一惊，顾园总管道：“这不是狮吼吗?”园总管应声称是。西太后道：“我们先去瞧狮子。”园总管即导至狮槛旁。但见狮威方发，大步往还，项中鬣竖作一团，张着大口，滴着馋涎。西太后回顾宫眷道：“这个猛兽，确是可怕，怪不得叫作兽王呢。”宫眷相率称“是”。西太后又道：“从前中国画师所绘的狮子形，统是全身有毛。我观现在这狮并不是这么样子，所以百闻不如一见。”宫眷又都应着“是”字。信手叙来，无非学识。西太后见德菱在列，便问她道：“你在法国时，有无看见狮子?”德菱道：“也是少见。”西太后道：“这狮子是非洲进来的，欧亚二洲想是少有呢!”德菱道：“非洲地近热带，所以猛兽最多。”西太后点首。再向前行，有豹、有象。豹文驳杂，最为可观，象系灰色，鼻甚长，两牙外露，喜食瓜果。及看到虎栏，有大小二虎，蹲地睡着。西太后道：“这虎很

是瘦弱，莫非月粮不足么？”看守的人伏地奏道：“虎喜食肉。每日饲它，不足一饱，所以形容瘦削哩。”西太后道：“谁叫你克扣虎粮？”率兽食人，西太后独未闻么！看守的复奏道：“并非克扣虎粮，乃是虎不足食。”西太后怒道：“胡说！它不足食，何不增粮？”复语园总管道：“这虎须要饱饲，休教它饿毙。若是死了，要看守吏偿命。”人不如虎，太草菅人命了。园总管连忙应旨。又巡视过去，见有奇马两匹，一匹是项上多一足，叫作五足马，一匹是满身五色，形似柳条纹，叫作文马。西太后道：“这两匹马煞是奇异。我一时失记，不知是那里采来的？”便问园总管道：“你可知两马来历否？”园总管跪伏于地，怕悚不能对。西太后笑道：“你可谓得鱼忘筌，专顾物体，不知物名哩！”复转问看守吏，也是蠢然无知。西太后道：“你们都与牛马相类，怪不得不懂动物学。”德菱闻言，恐遭问及，不便妄对，暗捏了一把汗。幸西太后只管前行，阅过了许多猴子，有蓝面的，有红面的、有黄面的。又有许多鼠子，形色也是不一，还有鳄鱼两尾，大蟒一条。鳄有水窖，蟒有铁笼，所以不能肆毒。其余如野熊、猩猩等类，统是世所罕睹。迤逦过去，听得鸣声上下，音韵铿锵，有无数怪鸟聚集一处，四面用铁网罩住，形状个个不同。他若鹦哥、百舌等，或系诸架上，或置入笼中，彩羽蹁跹，翎翮修润。西太后目不胜赏，但说道：“都非凡鸟，可惜没有凤凰。”你也好算是人中凤了。可惜是野凤凰，不是真凤凰，鸣盛不足，鸣乱有余。随语光绪帝道：“我们到植物园去吧！”

于是相率转趋出了动物园。李莲英奏请太后上舆，西太后道：“不如步行为佳。”当下移步前行。约数十步，即见奇花含蕊，琪草向荣，风吹百和之香，日映千重之锦，怡情悦色，豁目赏心。西太后老兴陡增，步履益健，大家统还跟得上，只李总管年已将老，精力衰疲，走一步、懒一步，随行数里，似乎呼吸俱促，痰喘交乘。胡不喘死。西太后回顾道：“你年纪尚不及我，奈何这般没用？你缓缓走来，我们到畅观楼去。”李莲英口虽应命，究竟不好落后，只得撑着两足，踯躅随上。既到畅观楼，西太后循梯而上，也不见什么吃力，独这位李总管已喘作一团，西太后特旨赐坐。自己凭窗遥览，遥见葡萄满架，桑叶成荫。使回语园总管道：“葡萄可以酿酒，很是有用的植物。若蚕桑是中国绝大利源，此处种着桑叶，想系农事试验场有人指授蚕桑？今日试验场的生徒到那里去了？”园总管道：“今日适逢假期，又遇老佛爷驾临，他们未奉懿旨，不敢迎谒，所以多趋避呢！”西太后道：“这也不必。蚕桑是最要紧的实业，大内亦有桑园，后妃等尝采桑饲蚕，我至今尝亲祀先蚕，不敢愆误。前年且命浙省抚臣，招选湖州蚕妇数人入宫，教习饲蚕的法子。并设立绮华馆，另募机匠，缫丝织绸，目前颇有成效。可见北地未必不宜桑，北人未必不宜蚕，所患在不肯学习呢。”数语颇含至理。园总管本没有什么才智，况是煌煌慈训，不啻圣经贤传，自然应声维谨。

西太后眺了一会，才在楼上用些茶点，复命皇帝以下，随便充饥，寻下了楼，到豳风堂小憩。见有商肆陈列，西太后亲问物价，肆商跪陈数目。西太后向李莲英道：“这物价却很便宜，我们所用的物件，从没有这样贱价哩！”李莲英复奏道：“这是民间所用，货物低劣，比不得宫中贵品。”明明浮冒，却说是货有优劣。西太后不禁微笑。也知他是诳言，无如难以割爱。又见肆中有食物陈着。便道：“他们的食物，不知味道如何？”李莲英又奏道：“他们

的食物，未必洁净。”西太后道：“你们总是这般说，你不记得那年出走时么？”果能时时记着，中国亦能自强，所恨只有五分钟！随顾园总管道：“午牌将近，我们在此午膳。你去向厨子说，园中颇有菜蔬，不妨取来烹调。菜根味长，比鱼肉好得多哩！”园总管即要出去，西太后道：“我们至自在庄午餐。”园总管应声去讫。西太后便出了豳风堂。李莲英又请太后乘舆，并言：老佛爷不宜过劳。西太后道：“我爱园中景色，所以来此一逛，聊解愁闷。如坐在舆中，究竟不能自由，算甚么闲逛哩？”复照前步行，逐路眺赏，到了自在庄，日光将要晌午了。园总管已在庄中，指点厨役，摆设杯盘。西太后道：“这里寓乡村风味，我们且作一会乡人。一切肴樽，求洁不求丰，宜雅不宜俗，何如？”园总管遵嘱，每席不过八肴，只首席陈了十二肴。西太后瞧着道：“很好！此地不比宫中，大家坐食不妨。”于是西太后上坐，帝后等分坐两旁，宫眷等统在别席分坐。食过午膳，大家休息一小时，西太后命乘舟泛河。派坐了五只画舫，先后启行，在园中绕了一周。差不多有三四下钟了，西太后兴尽思归。登了岸，上舆返大内，帝后等随从入宫，不必细表。

次日西太后临朝，内务府呈上奏本，乃是海晏堂已经竣工。西太后搁过一边，复有广西巡抚岑春煊寄呈章奏，参劾巡抚王之春及提督苏元春纵匪养痈。西太后语庆王道：“王之春这么无用，苏元春想是疲老，不合统军。现在练兵要紧，似这种麻木不仁的人物，须把他立即革职，方可儆戒别人。惟何人可以接替？”庆王道：“奴才愚见，不如令柯逢时去任桂抚，提督一缺，还是叫冯子材接任，他是个老成宿将哩！”子材恰负盛名，柯公乃得抚缺，未免运动出来。西太后道：“也好！就照此颁谕吧。”

此外，尚有考取经济特科一折，西太后语庆王道：“你去于近十日间定个日子，并派员监试，及主试阅卷等。拟好了，俟我裁夺便是。”当下退朝。次日便由庆王拟定试期及主试监试阅卷等员，奏呈御定。西太后瞧了一遍，也不加参换，便发下礼部，明白晓谕。一班应试士子，届期入场，大众统想中榜，把生平所学的经济抒写成卷，出场后恭候揭晓。一等只取了九名，第一名乃是袁嘉谷。二等加倍，算取了十八名。后来袁嘉谷亦不见大用，徒然夺了锦标，落得一场空欢喜。想是不善钻营之故，但西太后变法之心，亦自此可见。西太后注重兵政，又加意理财，遂增设一个商部，叫庆王的儿子载振，做了商部尚书。纨裤儿何知商务？将前时所立的路矿总局，归并商部。并设立练兵处，命庆王奕劻为总理，下置军政、军令、军学三司。又颁布大小各学堂章程，总算是除旧布新的见端。西太后复亲至海晏堂，阅视一周。全殿都仿西式筑造，殿内陈设的器具，也都依着西式，心下倒也喜欢。恐怕未必。随回宫语德菱道：“海晏堂已经筑就，照你所绘的图形，大致无讹。将来召见外宾，便在这堂受觐，恰便当许多哩。”德菱称“是”。西太后道：“我看这堂落成，便好宣召各使眷属，游宴一番。你仍替我们充着翻译可好么？”德菱遵旨。西太后便命外务部关照各使馆，邀他眷属入宴。于是美公使康格夫人、美参赞韦廉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夫人、日本公使尤吉德夫人、葡萄牙代理公使阿尔密得夫人、法参赞勘利夫人、英参赞瑟生夫人，挈领一班随员妇女，联翩至海晏堂。只德公使杜扬，恰亲身自到。当由西太后率同光绪帝，登堂受觐。德使杜扬带了各女宾进见。两下里各有译员，辗转通词，宾主统是快意。外务部总理奕劻，也入堂陪宾，便邀各宾到旁室茶点。未几即陈酒肴，刀

叉具备，杯盘杂陈。奕劻与荣寿公主，作为男女陪宾，应酬一切，统由德菱译述。酒阑后，各宾都至太后处申谢，西太后复一一接见。睢着康格夫人后面，有一个青年女士，面目韶秀，身材更带着三分嬝娜，恰与中国美人儿相似，不觉心爱起来。便指问康格夫人道："这是何人?"康格夫人说是"密司卡尔"。西太后不能解，转问德菱。乃知密司是西女统称，犹中国所谓姑娘。卡尔是西女名。译作中文。乃是一个克字。西太后问明后，康格夫人更令这密司卡尔行礼。西太后与她握手，又问她年龄几何？擅长何学？密司卡尔答了数语，俱由德菱译陈。西太后便道："姑娘精绘事么，恰是难得。"密司卡乐又答数语，复自德菱转译：系克姑娘要绘西太后慈容，送至圣路易博览会去。西太后闻这一语，恰有些迟疑起来。德菱窥透慈意，便奏道："外国帝后统有肖像，每遇各处赛会，都把肖像陈列，使人瞻仰。克姑娘恳请临绘，倒也是一种好意。"奏陈很是中肯。西太后复沉吟一会，方道："我也破例一试。由我们择了吉日邀她来绘便了。"各女宾才一律辞出。西太后便旨饬饮天监，选吉绘容。这事是清代创例，满洲旧俗，必须帝后升遐，方绘遗容。此次临绘生前，钦天监格外慎重，转将西太后年命接时合日，拣了一个黄道良辰，令克女士在海晏堂开绘。后人有诗咏道：

朱丹绣厕大秦妆，缇壑人来海晏堂。
高坐璇宫亲赐宴，写真更召克姑娘。

欲知肖像绘成，曾否携入博览会，且看下回分解。

读司马长卿上林赋，知长卿用意在规谏汉武，非侈述草木禽兽，以自矜其美博也。本回述万牲园动植各物，并非捏造，著书人曾亲历其境，所陈各物，不过撮举大凡，已觉无奇不有，而寓意恰暗藏讽刺。国帑空虚，司农仰屋，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乃尚欲岁縻款项，以豢无用之禽兽，是亦可以已矣！且仪銮殿被焚后，即改建海晏堂，备召见外宾之用，海晏未必果晏，而所费又不可胜计。试思清宫岁耗何一非穷民膏血？禽兽可已而不已，土木可已而又不已，民脂有尽，上欲无穷，是犹欲挽贫返弱，亦何异南辕而北辙也！至夹入新政二三条，虽是依时穿插，亦皮里阳秋之笔。

第三十七回

划战域中立布条规　斥台官西巡辟妄语

却说克女士应召入绘，为西太后画油像，形容态度，很是相似，约数日即已告成，呈

诸西太后。西太后道："亏她描摹，差不多是拍照呢。"原来西太后平日，已拍过数次照像，朝服便衣，各式都备；或独自一人拍影，或挈着后妃等合照。就是德菱姊妹入宫，西太后亦同她照过。且有一张渔家装束，亦与后妃人等并拍，烟蓑雨笠，孤棹扁舟，颇脱尽宫闱习气，乃是在颐和园昆明湖中照的，西太后很是欣慰，晒印了好几页，随处悬挂。后来流传京外，各直省都仰慈容，这也不在话下。单说西太后瞧了油像，重赏克女士。克姑娘谢过西太后，陛辞而去。西太后以所绘油像，送往博览会，应郑重将事，遂命外务部预备典仪。送一油像，都要预备盛仪，好奢甚矣！外务部无可援例。只好把西太后游幸的礼节，模糊参酌，定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礼节，非驴非马四字妙。呈入候核。西太后也不管什么，总教形式体面，局面堂皇，便好照准。惟拟定礼节中，用黄舆恭奉肖像，送至火车，西太后因用舆舁像，几如丧仪，爰将此条删去，改用外部人员双手恭奉，上用黄缎华盖作为翊蔽。临行时，皇帝以下，相率跪送。经过城中，官民等亦须跪着。到了车站，王大臣等犹敬谨送行，如太后亲往一般。外人见了这种议制，统讶为咄咄怪事。西太后恰快慰异常，还道是甚么荣誉了。可发一笑。

外务部办理既毕，忽接俄日启衅消息，又吓得魂胆飞扬。看官你道外部诸公，何故如此胆小么？原来此事是为着关东问题，与中国大有关系，小子于三十三回中，曾叙过中俄条约，俄允将东三省屯兵，分三期撤退。第一期只撤掉了几百名，第二期非但不撤，反运入无数兵马，驻扎吉林。外务部咨照俄使，俄使一味延宕，并无实言。在吉林的俄兵只管斩伐森林，兴筑兵房，为久屯计。并由俄国特派阿力克塞夫为远东总督。竟来管辖东三省。仿佛是英领印度。清廷急得没法，复电饬驻俄钦使胡维德，速与俄国外部交涉。不意过了数日，复电到来，说是东三省事宜，要与俄远东总督直接商办，俄外部不肯照理。那时清廷只好电命奉天将军增祺，去问俄督阿力克塞夫。阿力克塞夫答非所问，竟要将满洲地租，令增祺详细报告。增将军禀复清廷，清廷王大臣统是面面相觑，那个敢来参议，就是聪明绝顶的西太后，要想再宴俄使并他眷属，他也推说有事无暇入宫。可见特别优待全然无益。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英、美、日三国驻使闻了这事，竟到外务部探听消息。庆王奕劻见风使帆，忙与他商议，邀他帮助一臂。日使建了一策，乃是开放满州，作为各国通商场。英、美两使也是赞同。奕劻依言，照会俄使。俄使模棱两可，只说要请命政府，方可作复。谁料他延搁多日，并无回音，那远东总督阿力克塞夫反得步进步，遣哥萨克兵六千名，直抵盛京，居然把盛京地方改了新名，令居民遇着俄国节庆，悉悬俄旗。日本因俄人占据辽东，与朝鲜逼近，有碍本国势力，遂仗义执言，自与俄国交涉，迫他遵约撤兵。前时俄代中国索还辽东，此次日本亦代中国收还关东，可谓循环报应。俄国方有些注意起来。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氏，与俄外部大臣蓝斯道夫会商；俄驻日本公使罗笙，也与日本外务省大臣小村氏协议，彼此辨论数次。日本的宗旨，是要保全中国、朝鲜的主权，俄国的宗旨简直是先并关东，后吞朝鲜。嗣将朝鲜方面让与日本，独东三省要归俄国处置，与日本无涉。日本不肯照允。到第三次撤兵期，俄国不肯撤兵，毋庸细说，日本诘问愈亟。俄皇竟变起脸来，声言日本阳托协商，阴实挑战。日人闻言大动公愤，一

面征兵筹饷，预备决裂，一面命驻俄日使催俄外部限期明复。俄国逾期不答，日本遂暗遣军舰，直指辽东。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俄驻旅顺口水师提督司塔氏，因家眷生辰，开筵宴客。属下武弁，统至提督行辕祝贺。宾主酬酢，很是欢跃，到晚设跳舞会，兴致尤酣。大家正手舞足蹈，忽闻炮声雷震，弹丸雨飞，仿佛如天崩地塌、山鸣海啸一般。顿时人人惊诧，个人仓皇，忙令军士探报。回称："日本军舰已来攻旅顺口了。武弁等立即出辕，归船接仗，不意已有数兵般被敌击沉，余舰虽早已戒严，究竟变起仓猝，一时不及对手。等到武弁回船，开始还击，已被日兵战了先着。亏得事前尚有预备，炮弹等均已配齐，还好勉强支持。否则全军覆没，旅顺口早已失陷了。若经清兵守着便如所言。两下相持一小时，日舰竟退去，次日日本巡洋舰三艘，往来游弋，俄舰正要开炮轰击，日舰复驰还。过了一点钟，日舰如墙而至，列于黄金山下，开炮猛攻，俄舰里面的炮力，不及日舰的剧烈，互击了一小时，俄舰沉没一艘，受伤六艘，日本只失去鱼雷船一只，余舰都安然退去了。忽来忽去，这是日人狡猾处。这番攻击，已是宣战的开手。两国调兵遣将起劲得很。只战线在辽东地方，本系中国土地，被两国鏖斗起来，劝无可劝，阻无可阻。辽东百姓又是晦气！

西太后闻得此言，愁闷万分，只得与庆王奕劻等朝夕商议。三个缝皮匠，比个诸葛亮，竟参照万国公法，拟出一条局外中立法来。什么叫作局外中立？他国宣战，此国作壁上观，无左右袒，便是局外中立的意旨，但日、俄交战是在中国境内，比不得海外各国，宣告中立是堂堂正正的。所以法学家研究这事，乃是局部中立，若称为局外中立，还是掩耳盗铃的说话呢。语有根底。清廷既拟定中立，便照会日、俄两国，略说：两国同为友帮，重以亲交，当依局外中立例处置。已通饬各省一体遵守，且严饬地方官保护商民、教徒。惟盛京及兴京，为陵寝宫殿所在，应令该将军敬谨守护。所有东三省的城池、官衙、人命、财产，两国皆不得损伤。原驻中国军队，彼此各不相犯。各省及边境内、外蒙古，统照局外中立例办理，两国军队各不得侵越。若阑入境界，中国当出兵拦阻，不得以失和论。嗣后不论谁胜谁败，东三省的疆土权，仍归中国自主，不得占据云云。一面饬南北洋张贴告示，晓谕兵民。共列十余条章程，无非是：禁止干预战事、接济军火、租卖舰只、借给款项、代探消息，帮运兵械、私售粮食等情。

嗣接到驻日杨钦使电文，报称我国虽守局外中立，据日本外部意见，边防总须筹备，请朝廷速即裁夺，以免贻误。西太后遂即降旨，命提督马玉昆带兵十营，驻守辽西，郭殿辅带兵四营，驻守张家口，另派直隶旗兵五营驻守锦州，淮军三营驻守新民厅，常备军六营驻守山海关；又调集各省劲旅入卫神京。看似军容很盛，实皆是场中傀儡，摆一虚架而已！各军陆续到防。西太后心始少安。忽又由驻日使臣电达日本外部照会，内称：日本军队当谨守交战法规，凡非敌国所有，不得无故损伤，贵国政府尽可无虑。惟战线在贵国领域，日本有所措置，一依军事上必需之件，非敢损贵国主权，实因地势所限，不得不然。所有关于贵国官民，果确守中立规则，即在战斗地域内，日本军队亦当竭力保护等语。这一个照会，分明是指辽东为交战场，清廷不得已，与奉天将军酌定战地界限规则九条。通告日、俄，并颁示中外。小子因这几种规条，为局部中立的佐证，姑一一录后：

（一）日、俄二国倘在奉省地面开仗，拟即指定战地。两国开战及驻扎之军队，只能在战地限内，不得逾指定战地界限之外。

（二）西自盖平县所属之熊岳城，中间所历之黑峪、龙潭、洪家堡、老岭、一面山沙、里岙、双庙子以东，至安东县街止。由东至西，所历以上各地名，分为南北界限，限以南至海止，其中之金州、复州、熊岳三城，及安东县街为指定战地，抑或西至海岸起，东至鸭绿江岸止，南自海岸起，北行至五十里止，为指定战地。两国开战后，凡战地域内之村屯城镇，免遭兵祸。

（三）两国开衅，无论胜负，军队俱不得冲突窜入指定战地界限以外之地。如有侵及限外之地，杀伤人民，烧毁房屋，抢掠财物，以及一切损失，应由越限之国认赔。其战败之军队及受伤人等，无论行抵何处，我既守局外，一概不能收留。

（四）此次指定战地限内之地，但供两国战时之用。如胜负已分，军事已竣，所有指定战地，两国兵队，均各随时退出，不得占据。

（五）两国宣战以后，所有指定战地限内，除日、俄两国外，其外无论何国兵队，不得任意闯入。并届时无论何国官民一切人等，如欲赴指定地方者，均应照章向华官请领护照，及沿途华官呈验，方准前往。其不应前往之人，仍由华官查禁。

（六）人民财产、不免冲突，倘有损失，照公法应由战败之国认赔。如有无故杀伤人民、烧毁房屋、抢掠财物，何国所行之事，应由何国认赔。两国开战，我既守局外，所有界限以北之城市，应由我自行派兵防守，两国军队，不得冲突。其在界限以南，即指定战地限内，安东、复州、熊岳各屯，向有之巡捕队，仍照旧驻扎，两国不得阻拦，并不得收我军械。如两国定期开战，以上各巡捕队，均行调回各该城内驻扎。至省城外地面兵少，亦当酌调一二营弹压，以免惊扰。俄人亦不得阻拦，收我军械。

（七）两国征调军队，有必须由指定战地限外地方经过者，不得逗留久住。粮食、柴草一切日用之物，须该国军队自行备办携带，以符我守局外之例。

（八）我既守局外，两国开战以前，开战以后，均不得招募华民匪类，充当军队。

（九）如有匪徒窃发，在战地限外者，归华队剿捕；其在战地限内者，与何国兵队相近，即由何国剿捕。惟均不得越界，以免别滋事端。

（十）两国如已订定开战，须将日期及在何处开战，预先知照华官，出示晓谕，俾人民知避。

辽天荡荡，战鼓冬冬，华历除夕之辰，正日俄两国正式宣战之日。辽东所有殷富商民，统迁出战线以外，只穷苦百姓，无资移徙，不得已耐着性，拚着死，缩着身子，听天由命。西太后恰也顾念民艰，不忍自娱，于光绪三十年元旦，停止庆贺礼，唯慈寿已届七旬，王大臣等援例陈请，预备万寿庆典。屈指尚有十月，那时应海晏河清，当即奉旨照准。体面是不可少的！奈辽东战信，日紧一日。俄国派兵部大臣苦鲁巴金，专任辽东总

督，指挥陆战事宜；又命海军提督马哈罗夫，到旅顺口指挥海战事宜。日本海、陆军队，煞是利害，一面扫逐仁川俄舰，专力堵住旅顺口，一面从朝鲜进兵。先与朝鲜定约，令作为日本保护国，所有外交、军政，归日本处置。看官曾记得马关条约么？马关条约第一条便是朝鲜自主。应二十三回。此次因日、俄交战，不费什么兵力，只借口假道，轻轻的将朝鲜主权篡取了去。朝鲜本亦宣告中立，至此骤然取消，朝人还道是日本卵翼，可以高枕无忧，那知全国版图，已入日人掌握。日人就通道鸭绿江，仗着一股锐气，驱逐俄兵，并将九连、凤凰二城尽行占据。俄海军提督马哈罗夫，闻俄兵陆战失利，懊恼的了不得。召集旅顺口各舰，麾令出口，大有灭此朝食的气势。巧值日将南泽安雄，带了水雷驱逐舰，分作甲乙二队来攻旅顺。两下相遇，于老铁山南顿时炮对炮，枪对枪，弹对弹，扑通扑通的互击起来，那时从烟火迷漫之中，望见日、俄主舰，各已受伤。日将南泽安雄面上受创，鲜血淋漓，尚是挥旗力战。日舰见主帅受伤，蚁附而来，攻击愈猛。马哈罗夫自知不敌，遂收兵退还。这场海上的恶战，日兵又获胜利。南泽氏蒙赐金鹤章，各舰队亦邀赏赉。当下军心益奋，恨不得立下旅顺。过了数日，复整率舰队，再攻旅顺。被俄舰击沉福井丸一艘，船长广濑武夫死难，余舰才退。又越数日，两军又接战了黄金山下。俄督马哈罗夫奋勇当先，直冲日阵，不意一声怪响，船竟破裂，海水涌入船中，霎时间竟致沉没。马哈罗夫无由逃遁，竟率领全船兵役，朝见海龙王去了。涉笔成趣。原来日兵已暗埋鱼雷，俄督不及预防，遂致罹祸。俗语有道，蛇无头不行，那时俄舰相率慌乱，日舰越加得势，眼见得日胜俄败。亏得俄舰中有亲王几利尔，忙下令收队，方得回港。几利尔也受了几弹，总算未中要害，性命还得保全。为此一战，俄舰已成余烬，不能再出堵截，只好死守旅顺，专待援兵。

这捷音传达清宫，西太后正自庆慰。日人得胜何足自慰？忽庆王奕劻入宫求见，报称：俄兵闯入辽西，凡新民屯、沟帮子、白旗堡、梁家屯、广宁、双台、锦州等处，统有俄兵踪迹，擅夺粮食、马匹。现日使正来诘问，应请旨办理方好。西太后道：“你为外务部总理，何不致电胡使，令他与俄国交涉？”奕劻道：“奴才早电饬胡使。胡使复电谓：俄政府遇事推诿，要我国与他前敌大员自行协商。奴才再照会俄使，俄使置诸不理。这事未免棘手了。”西太后道：“且电令增祺与他远东总督交涉何如？”奕劻领旨而退。西太后自叹道：“我前时原想定都西安，被中外逼我回銮，致受各种惊吓。如今后悔无及了。”这句话也不过一时太息。偏宫中无知的太监竟传将出去，顿时一传十、十传百，都中谣言蜂起，争说西太后又要西幸。太后想是西司命，所以专事西顾。连各国驻华公使，也纷纷照会外务部，请两宫切勿西行，牵动大局。若俄、日破坏中立，我等亦当出阻。外务部复称：“并无是事。”谁意御史汪凤池，还似睡梦未醒，上疏谏阻西巡事。当奉旨申饬道：

现在日、俄两国失和，并非与中国开衅，京师内外，照常安堵，何至有西幸之举？御史汪凤池以无据之辞，轻率奏陈，实属不明事理。着传旨申饬。嗣后如有妄造谣言，淆惑众听者，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一体严拿惩办，以靖人心。钦此！

这谕下后，又命奉天、吉林两将军，确守中立定约，毋庸瞻徇。这是仗着各使的言论。

孰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沪上黄浦滩头，又有一俄舰出现。日使又来诘责外务部，正是：

强国有公法，弱国无公法。
交涉日益艰，何不一愤发？

毕竟外务部如何处置，容待下回说明。

日俄交战于辽东，中国仅守局部中立之例，坐视辽疆震动，辽民流离，不敢为之过问，可耻也！以我所固有之辽疆，我所久隶之辽民，不能直接安抚，反仰仗他人鼻息，归其保护，尤可耻也！俄胜则辽东危，日胜则辽东亦未始不危，乃沾沾于日人之胜，竟视为中国幸事。慷他人之慨，愈可耻也！日兵方战胜辽东，俄兵竟闯入辽西，西太后且悔回銮之失策。至于宫监泄言，中外共闻，劝阻之照会频来，规谏之奏章复上，虽曰以讹传讹，而西太后之轻视社稷，情可知矣。况日、俄战争仍为拳乱之结果，西太后不悔信邪任佞之非，反以羁身西安，可免惊吓，曾亦思我能往，寇亦能往，岂关中果为天险，足杜戎马之足耶？视身太重，视国太轻，书中已隐露端倪，阅者可于夹缝中求之。

第三十八回
万寿届期力辞徽号　五臣归国特降纶音

却说外务部接到日使照会，正拟电达南洋，查明虚实。适南洋大臣来电，也是为着此事，请外务部速与交涉。外务部只得又照会俄使。俄使答词甚妙，据言为保护侨商起见。外务部竟无以应，转把俄使言通知日使。好教我左右做人难。日使坚持不允，竟电致本国，也派兵舰赴沪。沪上商民正因俄舰到来，非常惊骇，不意又来了日舰，同泊黄浦滩头，那里还敢安枕。幸各国驻沪领事，以日、俄两舰寄泊一港，不无生衅，遂援照万国公法，迫俄舰卸去军装，归中立国看管。于是俄舰无可奈何，只得照允，日舰亦退了出去，才得无事。唯辽西一带，俄兵尚是往来，奉天将军增祺去谒俄远东总督，他竟托病不见，增祺束手无策。犹幸是日兵连战得利，入金洲，进营口，下牛庄，据析木城、海城等处，复西北攻辽阳，击败俄人，把辽阳城亦占据了去。并将南满洲铁路一律拆毁，杜绝俄军出入。俄人自是不敢南来。清廷王公又私相庆贺，西太后也稍稍放心。丑！

谁料西藏又生事端，达赖喇嘛被英兵迫走库伦。原来西藏与印度毗连，藏印时有龃龉，曾由清廷特派专使，与英人订立藏印条约，先后凡两次。达赖不愿遵约，久未履行。英将荣赫鹏遂带兵入藏，藏人不能拒，由他攻入拉萨。达赖只得弃藏北遁。荣赫鹏竟与藏人，私立条约十款，要将藏境属英保护。驻藏大臣有泰，飞电清廷，清廷才得闻知，一面令有泰力阻画押。一面派侍郎唐绍仪由印度入藏查办。绍仪陛辞去讫。西太后因交涉日繁，整日里住着宫中，连颐和园也无心游览。每当退朝余闲，向佛拜祷，默祈中外和平。婆子气总未能免。奈天心总未悔祸，西藏事尚远隔天涯，辽东事却近在眉睫。

一天一天的愁闷过去，竟到了万寿诞辰了。王大臣等预备典礼，已早办妥，并联衔上折，请皇帝再上太后徽号。光绪帝此时如木偶一般，所上奏折都由西太后亲览。西太后瞧到此折，不禁叹息道："我命生得这么苦，除四旬寿辰外，五旬遭中法战争，六旬遭中日战争，今年七旬，我国并未与人开衅，偏偏日、俄两国失和宣战，竟将我国的辽东作为战场。看来万寿期届，大家又无心祝嘏，我也不愿受贺，还要加什么徽号。"随亲书朱谕道：

> 值此时事多艰，日俄两国兵事未定，我东三省境内人民，方在流离颠沛之中，广西叛匪披猖，生灵屡遭荼毒，其余完善各省，亦复疲于捐派，民力难堪，满目疮痍，深宫无日不为引疚，岂尚忍以百姓之脂膏，供一人之逸豫？所有万寿典礼，均应从省，及皇帝请加上徽号，亦毋庸举行。总之皇帝当以图治、安民为孝，诸臣当以匡时体国为忠。宵旰忧劳，正宜交相咨儆，内外臣工，其各修职业，各矢血诚。于筹饷、练兵、兴学育才以及农、商、工艺诸要政，凡有裨于民生者，合力振兴，切实整顿，用以宏济艰难。俾天下苍生，咸乐升平而跻仁寿。是则予之所厚望也！特谕。

写毕，便召入庆王奕劻，将朱谕交他颁发。庆王还说是日俄开战，与我国无涉，请太后不必鸣谦。西太后不允，奕劻才奉谕出走。到了内阁，便命办公人员添上朕奉皇太后懿旨等字样，照例发出。王大臣见了这谕，都说："似太后的温恭俭让，正是古今罕有的！"奕劻转入外务部，适有日本使馆送到照会一角，不由的吃了一惊。忙展开一瞧，乃是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远航东来，请中国沿海戒严等语。还好还好。心中一想，幸还没有甚么交涉，不免禀报太后，请旨饬沿海各省，严守中立条规，毋使俄舰入境。旨下后，沿海疆吏自然严行防范。过了数日，已届西太后寿期。宫廷内外统是高搭彩棚，悬灯结彩，满天都用黄缎遮蔽，就是那普天同庆，万寿无疆的字样，也多用贡缎组成，一切陈设，无不精妙，花花色色，光怪陆离。祝嘏这日，一班王大臣统随着光绪帝，盛行庆祝礼，比甲申、甲午两年，格外繁备，不胜殚述。这叫作无名有实。

小春一过，倏忽残冬。日本海陆两军前后围攻旅顺。俄国守将援绝粮尽，只好通款乞降，日军收了旅顺，至次年春间，又占了奉天省城。养精蓄锐，专待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与他厮杀。波罗的海，在欧洲北部，乃是俄都圣彼得堡领海。此次发舰来援，须绕道大西洋，通到太平洋，沿途所经，都是中立国境界，无处寄泊。就使船身坚大，整

日在大洋驶行，差不多似一叶芥舟。那日本国消息很灵，俄舰队到一处，日侦探即报一信。待航到中国海滨，已与日本海相近。日本仿坚壁清野的计策，将所有高大的舰队，尽行藏伏，专用狭小的渔雷艇游弋海中，作为诱敌的疑兵。日人真乖。俄舰自数万里到来，一股锐气早已中衰，即入日本海，军威早铩，海道又是未熟，好象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稍识兵法的旁人，已晓得俄舰无幸了。确犯兵家之忌。俄舰到了对马峡，乃是日本要口，天然险要，不敢偷越。日本海军看它惘惘进来，把诱敌各舰，收入峡中，俄舰守候两日，并无对仗的敌船，放出一阵大炮，也没有还击的炮声。那时进退两难，只好冒着险闯入峡口，孰意船甫入峡，四面八方的日舰霎时齐集，你一炮，我一炮，都望俄舰轰击。俄舰虽开炮还击，奈日舰多是狭小，往来甚捷，所射弹子，十丸中不着一丸。那俄舰却是很大，每被敌炮击着，仿佛是虎入犬丛，虎一犬百，百犬攒绕一虎，任你如何勇悍，也被群犬所欺，当下酣斗一场，俄舰弄得麻木不仁，铁甲半被洞穿，舰队又多受伤，战无可战，遁无可遁，没奈何束手归降，做了俘虏。俄国到此地步，已是不能再战。

恰好美国大统领罗斯福。出来调停，劝两国停战休兵。就借美地朴茨茅斯，为两国专使会议场，彼此开议。日使小村氏提出议案：一要俄国偿还战费，二要俄国承认朝鲜主权。三要俄国割让桦太岛，四要俄国让与旅顺、大连湾租借权，五要俄国撤退满洲兵，六要俄国承认保全清国领土及开放门户，七是俄国将哈尔滨南边的铁路让与日本，八要俄国将海参崴的干线作为非军事铁道，九要俄国窜入中立国军舰交与日本，十要限制东洋的俄国海军，十一是要俄国让与沿海州的渔业权。俄使槐脱便把十一款允了七款，只第一、第三、第九、第十共四条，坚持不允。嗣经美大统领代为磋磨，将桦太岛南半部让给日本，余三条一概取消。和议乃结。全约公布以后，东三省中的俄兵总算尽行撤去。无如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南满洲一带，统入日本势力圈，北满洲一带俄人尚横行无忌。从此中国的东三省，不啻为俄、日平分，只表面上称作中国版图罢了。中国只顾全虚名，其余尽可慨让！

西太后闻俄、日修和，东三省土地，归还中国，忙遣使致谢日本，且时常与德菱女士谈及，国势不在大小，总要兵力强盛，小亦可以敌大，日本国小，却能战胜绝大的俄国，我国如赶紧练兵，或亦能返弱为强，不畏外人。舍本逐末之言。德菱却奏称："兵不在多，在乎同心协力。日本宣战时，全国上下，无不视国如家。男子固荷械从军，女子亦脱簪助饷，所以得此胜仗。"西太后闻言，亦不加可否。嗣闻一时舆论，多说日本因立宪而胜，俄国因专制而败。中国极应仿效日本，将君主专制政体，改作君主立宪政体，庶几可以图强，西太后亦置诸不理。惟自日、俄战争以后，尝移居宫禁中，借示镇定。至此因时事和平，仍常驻颐和园，游玩消遣。奈主张立宪的言论，日盛一日，起初不过都下闲谈，后来竟时形诸奏牍。西太后迫于众议，也只好勉力从新。于是废弓箭，停科举，考试出洋学生，赎回粤汉铁路合同。又遣载泽、载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作为维新标准。京内外人士喁喁望治，总道西太后自悔前非，更张旧辙，不知她如何刻励，如何勤劳。谁知西太后从容不迫，颐养自娱，想是能人不忙。登山泛湖，抹牌掷骰，午后、昏黄，且横陈一榻，把阿芙容膏作为延年益寿品。怪不得鸦片流

毒屡禁不绝。

一日正在吸烟，蓦闻一声怪叫道："老佛爷，不好了！革命党来了！"西太后掷烟起床，忙问道："你说什么？"那人复道："正阳门外来了革命党，乱放炸弹，将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一一炸伤。"西太后惊道："这还了得?!"说着时，瞧那禀报的人，乃是一个值园的太监。随又道："你不要妄报，你去探听的确再来报闻。"太监自去。西太后叹道："康逆尚未拿获，孙逆又来闹事，真是可恨！"看官！这康逆是康有为。前文概已叙过，无庸细表。那孙逆恰是何人，不得不略略表明。

当时有一个排满兴汉鼓吹革命的大首领，姓孙名文，字逸仙，号中山，籍隶广东香山县，幼时在教会学堂读书，便已领略那博爱、平等的训词。嗣又投广州博济医院，学习医术，转入香港推利士医院，学术大进。毕业后，他就借行医为名，暗中结识同志，阴图革命。后来立了一个兴中会，自已做了会长。竟凑集资本，向外洋去购枪械，拟夺广州为根据地。宽宽相凑，密谋意泄，粤大吏严密缉拿。亏得孙文先行走避，航海去英，嗣后被驻英使臣龚照瑗诱入馆中，将他拘住，又由英人康德利，与孙有师生谊，替他设法救出。孙文虽经蹉跌，毫不胆怯，越发冒险进行。有为者亦若是。自是游历外洋，遇着侨居的华民，及留学的志士，每与他谈说满清的坏处，革命的要事。有几个相信的，便加入会中，愿效死力。还有几个富翁，慨允助饷。只因中国沿海，逻察很严，一时不便进来，只好与从前几个好友，暗地通信。粤人史坚如想去借粤督德寿的头颅，被德寿觉着，反把他的头颅借去。中国第一次革命流血，要算这位史烈士了。过了一年，湖南志士唐才常又想发难，机谋未密，死在张之洞手中。粤东三合会首领郑弼臣，在惠外府起事，复遭失败。嗣又有湖南人黄兴，邀了同志万福华，潜踪上海，刺杀故桂抚王之春，险被拿住正法。黄兴命不该绝，经问官查无实据，释狱东去。浙江人蔡元培、章炳麟，四川人邹容，组织会社，高谈革命，江督魏光焘饬上海道密捕，蔡走脱，章、邹被逮下狱。邹病死狱中，章后得释。

此次五大臣奉命出洋，受亲友的欢送，饯宴数日。方出京城，至正阳门车站，突遇炸弹爆裂，烟雾飞场，五人中跌仆二人。一是载泽，一是绍英。经仆役搀起，幸喜没有陨命，不过受着一些儿微伤，慌忙抱头趋回。只那放弹的人，自己已烧得焦头烂额，倒毙车站。当由警察收检尸身，在袋中觅得名片，乃是姓吴名樾，字孟侠，皖北桐城人。看官不必细问，想总是个革命党了。直截了当。西太后闻宫监言，尚是虚实未明，旋由庆王奕劻入报，才知受伤只有二人，忙命奕劻拟谕，饬京城内外严索党人。戒严了好几日，没有第二个革命党。

那时西太后再促五大臣出行。偏这徐世昌、绍英不愿奉命，没奈何改派尚其亨、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择了一个吉日，往游外洋。途中颇幸安稳。亏得拣定吉日。从日本转赴美国，又到英、德，吸受了好些新闻。便从海外邮递一折，请西太后改行立宪，期以五年。西太后也似信非信，只降了一道懿旨，命政务处王大臣妥筹立宪事宜。复设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慎择中外可行的政治，酌纂成书，随时进呈，候旨定夺。一面设巡警部，令徐世昌为尚书，设学部，令荣庆为尚书。徐世昌请将绿营改

为巡警；荣庆请宣示教育宗旨，以忠君、学孔为纲，尚公、尚武、尚实为目，俱蒙西太后允行。只西太后注重兵政，特派袁世凯、铁良为秋操阅兵大臣，到河间阅操，自是垂为常例。

至三十二年，五大臣从外洋归国，各大臣多至车站欢迎。即入京，当由西太后召见，极陈立宪的好处，与不立宪的弊端。西太后无可无不可，再谕令政务处大臣，公同会议。大家叙论一番，决定筹备立宪。五大臣又分陈数折，政务处亦会陈一折，乃于七月十三日颁发预备立宪的诏旨。其词云：

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照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日久相仍，日处险危，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护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府，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特此通谕知之。钦此！

颁谕的第二日，即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荣庆、贝子载振，尚书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及直录总督袁世凯，会同编纂官制，由奕劻、孙家鼐、瞿鸿玑总司核定。大家振刷精神，参酌中外，草创的草创，讨论的讨论，先将官制厘订起来。正是：

观政已归筹立宪，任贤未就且论官。

欲知厘订官制情形，且俟下回续叙。

自西太后垂帘听政后，每遇万寿周旬，辄有中外变故。当时有以慈寿为不利者。不知此正天之所以儆西太后，令知戒满防倾之理，勉其自抑也。西太后之辞上徽号，第出于一时之愤懑，而诚意未尝贯注。迨至日俄停战，即驻园自逸，颐养天年，其偷安苟且之心可见矣！至若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凭数月之游历，即以为了明西政，可以吸取文明，天下事宁有若此易易者?！且降旨筹备立宪，徒以厘订官制，为入手之方，犹是尸居余气之庸臣，易其官，不易其人，何足济事？是殆谚所谓换汤不换药者。总之西太后一生之误，误于骛虚，误于崇华，又误于好奢、好逸、矜才、使气，至老不悟，而清社即随之而亡矣，可胜慨哉！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

却说清廷王大臣等，奉旨厘定官制，忙碌了几十日，方把京中官制，拟就草案，呈与总核大臣核定。庆王奕劻暨瞿中堂鸿玑、孙中堂家鼐，彼此商酌，略加改削，然后会衔上奏。奏中大意是分立法、行政、司法为三部。立法部应属议院，因在筹备时候，议院未设，暂设资政院以作立法机关。行政部专属内阁各部大臣，内阁设总理、各部尚书，分司部务，合参阁议。部有外务、民政、度支、吏、礼、学、法、陆军、农工商、邮传、理藩诸名目。民政部即系巡警改名；度支部即系户部改名；陆军部即系兵部改名；农工商部即系商部改名；邮传部即系工部改名；法部由刑部改设。司法事宜专属法部，另设大理院任审判，以法部总其成。此外有应增应减各员，均一一声明。共列清单二十四件，并呈慈览。迨至上谕颁发，竟把要紧的内阁问题作为罢论。宗旨先误。其余各员，除各部新名外，亦多有参改。朝臣虽未免诧异，究竟王言如纶，不便反抗，只好啧啧私议罢了。京官已经定制。又奉谕厘订各省官制。免不得又有一番手续。起草各员因此事关系各省疆吏，屡拍电文与商。各省疆臣互生了一回议论，结果是由京中解决。凡各省督抚下设布政、提法、提学三司，交涉烦多的直省，增设交涉使，有盐的直省，留盐运使，或盐法道及盐茶道，所有分巡、分守各道员，一律裁汰。各府州县公牍直达督抚，不必由司道间接，以省转折，是为外省行政的大凡。每省各设审判厅，置审判官，受理诉讼案件，受成于提法使，是为外省司法的大凡。至若外省立法，俟选举议员，开设谘议局后，方有专责。议既定，照例申奏，奉诏允行。且命先由东三省开办，各省依次推行。载泽等复将各随员日记，裒录成编，分门纂辑，共成书六十七种，都一百四十六册。又搜采东西文政治书籍，得四百三十四种。均咨送政法馆，借备采择。亚东的老大帝国，几乎革故鼎新，大有振兴气象。貌似神非。政务处又奏定禁烟章程十条："限种罂粟，分给牌照，勒限戒瘾，禁开烟馆，清查烟肆，特制戒烟丸，广设戒烟会，责成绅董劝导，严禁官员吸

食，商禁洋药进口。所有禁烟事宜，厘然并举。西太后且嗜吸鸦片，为禁令所不能及，奈何？

在朝的大员，整日研究法治，期挽时艰。在野的革命党，偏声东击西，声西击东，越发来的利害。适值江西萍乡县闹荒，革命党伏处湖南浏阳县，闻这信息，遂暗中与萍乡通线，叫他起事，萍乡矿工居然发难，瞎闹了一会子，卒被官军击败，浏阳的革命党，正拟到江西接应，一闻败耗，料知不能成功，也潜踪遁去。西太后因党人时发，颇加忧愤，左思右想，定了一个计策。便召进庆王奕劻，拟升孔子为大祀，奕劻莫明其故，又不好细问，便应声出来。翌日，即降下一道谕旨，略称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等语，看官试想！清廷正在取法外洋，筹备新政，为什么把至圣先师抬将出来，格外崇隆？这是西太后因孔圣微言，多主尊君。革命党辄怀无君主义。若举孔子去压革命党，庶几人心免致煽惑，革命党孤立无援，自然失败。这也是无策中的一策呢。孔子非全然尊君，礼运大同之说可以取鉴，且仅仅升为大祀，宁即能变易人心耶？

流光如驶，忽又是光绪三十三年新春。正月间照例庆贺，粉饰承平，恰也无事可述。二月间亦无甚变故，只死了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少了一位通达时务的大臣，恤典从优，予谥文达。毋庸细表。到三月间，改奉天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简放出去，命他实行新官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奉抚特授唐绍仪，吉抚令朱家宝署理，黑抚令段芝贵署理。朝廷用人，自有微权，那个敢去私测。就清廷谕旨作为词采，煞是得趣。

不意未及一月，竟由河南道监察御史赵启霖，奏参疆臣夤缘亲贵，引起一桩倚红偎翠的公案来。这被参的疆臣，便是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芝贵本是直隶道员，相传庆王长儿振贝子，曾奉旨查办东三省事件。公毕回京，道出天津。少年公子性喜冶游，闻津沽素多歌妓，也思一去评赏。此时段道员正在天津，遂与振贝子同去听剧。游览了几个戏场，声色技艺，不过尔尔。振贝子拟起程回京，段道员恰雅意留宾，并陪至天仙园再行看戏。起初演了几出，也属平常，后来见一花旦登场，唱了一声梆子腔，已是清脆绝伦，到了台前，身材儿很是娉婷，面庞儿更加齐整，花不足喻其艳，玉不足比其洁。这道神采射将过来，几乎把振贝子魂灵儿都摄将过去。人少慕少艾，吾于振贝子无怪焉。及看到俏眼传情，柔声作态的时候，不由的拍案道："颠不剌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段道员闻了这语，料知振贝子已是中意，便道："这个便叫杨翠喜，乃是津门第一歌妓。"大名鼎鼎。振贝子道："果然名不虚传。"至翠喜下场，后来登台的女伶，就便有相象台步，恰没有相象歌喉，就使有相象歌喉，总没有相象美貌。振贝子又语段道员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们去吧。"两人相偕趋出。路上犹想象杨翠喜丰神，仿佛国色天香，历历在目。既至段寓，就展衾高卧，一时竟睡不着，到朦胧睡去，好似身在戏园中，领略美人颜色。此谓之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正在高声喝采，猛闻一声鸡鸣，把睡魔儿驱逐，才觉得身在客邸，一榻孤眠。俄而红日三竿，方慢腾腾起床，盥洗茗点。不劳细说，上午与段道员谈论杨妓籍贯，方知是直隶北通州人，家贫落溷，转鬻歌楼。那杨妓生就一副珠喉，更兼姿性敏慧，所有弹词、歌曲，一学即成。旋复娴习花旦，妖容媚态，冠绝一时。津人爱看花旦戏，其时有协盛茶园，迎合人情，遂怂恿杨妓登台，引吭一唱，靡

靡动人，一班戏迷子弟，无不称赏。不是戏迷，实是色迷。杨妓因戏界趋重邦子腔，复随时变通，学成一口好梆子。天仙茶园班主，遂重价聘请，月出包银八百金。一登龙门，声价十倍，那时杨翠喜三个大字，几已传遍津门，有目共知，有耳共闻了。下午又偕段道员同去听戏，越看越美，越听越娇，恨不得即日取来，贮以金屋。段道员瞧透情形，有心迎合，便向振贝子密谈数语，乐得振贝子欢动颜开，大加感激。翌日回京复旨。临行时，犹殷殷嘱托道员。段道员满口应允，才登车返京。嗣因官制新更，载振任农工商部尚书。父子弄权，声势赫耀，京内外人员，但教得他父子垂青，无不立跻显要。振贝子指挥如意，令出必行。只与段道员所结密约，尚无佳音，未免生了觖望。正拟致书诘责，适接到天津来电，照码译出，乃是段道员饬送杨翠喜来京，欢喜得不可名状。忙遣心腹订定某旅馆作为杨美人行辕，并饬至车站欢迎。是晚，杨美人已至京邸，振贝子早待行辕。一见了面，似曾相识，软语缠绵。当下摆酒接风，对坐小酌。一个是眉挑目语，卖弄风骚，一个是心醉神迷，竭情缱绻。酒酣添兴，耳鬓厮磨，就借行辕作为舞台，配演几出枕头戏。郎贪女爱，我我卿卿，为这一宵恩爱，方了这数月相思。一过数日，便纳入邸中。可巧庆王寿辰，段道员又送了一份厚礼，差不多有十万金。此施彼报，礼尚往来。顿时。恩旨下来，擢段道员为布政使，升署黑龙江巡抚。

偏这赵御吏喜事生风，竟拜本奏参。奉旨将段署抚撤去职衔，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切实查明。载沣系庆王的侄儿，孙家鼐系庆王老友，那有不庇护之理。两人联衔复奏，把杨翠喜当作王家使女，说他捏词参劾，任意诬蔑等语。于是抗直不阿的赵御史，竟挂吏谴，奉谕革职。赵御史也没有甚么怨词，言官却为他受屈，顿时大哗。庆王奕劻未免不安，乃令振贝子上书辞职。西太后初尚不允。经庆王入宫面恳，才将振贝子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及农工商部尚书等缺，默示通融。无如一班台官，还是你一本，我一折，请西太后曲恕直臣。西太后批驳下来，台官虽无可奈何，总不免啧有烦言。过了两月，方奉旨复赵御史职，慈恩总算高厚了。独庆亲王奕劻，面子上虽似优待言官，心中却很是不悦。暗想大学士瞿鸿玑，与赵御吏同籍湖南，赵御鸣敢来参劾，恐怕是老瞿授意。自古说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瞿中堂全未提防，庆亲王已设陷阱。凑巧邮传部侍郎朱宝奎，被尚书岑春煊劾罢。宝奎是奕劻心腹，奕劻那肯干休，竟哄动西太后出春煊为两广总督。曾广铨谋接宝奎遗缺，运动老瞿。老瞿转向老庆关说，老庆不允。又荐为顺天府尹，也被老庆中阻。不顾贤否，专徇情弊，老庆固不足责，老瞿亦属不合。广铨恨甚，竟至中外报馆中登出一段新闻，无非说老庆贪赂纳贿，卖官鬻爵。这消息传入老庆耳中，老庆如何不愤，一面上书奏恳，愿开去各项要差，一面阴嗾学士恽毓鼎，令劾瞿鸿玑授意言官，暗通报馆、阴结党援、分布党羽四大罪。西太后也知庆瞿暗哄，只倚任老瞿，总不如倚任老庆。右满左汉，莫能为讳。遂下旨慰留庆王，并命孙家鼐、铁良查办老瞿事件。孙相素来见好庆王，自然把老瞿指摘一番，与铁良会衔复奏。西太后因平时眷注老瞿，至此亦不欲深究，只着令开缺回籍，了却一件公案。王文韶见老瞿被逐，未免存了兔死狐悲的思想，且由老病缠绵，即上奏乞休。得旨俞允，他却整装回杭，安享晚福去了。庸庸者多厚福。

不料皖江大起风潮，安徽巡抚恩铭，被候补道员徐锡麟刺毙。锡麟系浙江绍兴人，向与同志设光复会，共谋革命。他因无可下手，竟想了一法，醵资捐一道员，指发安徽。到省禀到，恩抚委他办陆军小学堂，嗣又令为警察总办。锡麟朝夕勤劬，很得恩抚器重。会值学堂将放暑假，有几个陆军学生，届期毕业，校中行毕业礼，由恩抚亲自验阅，甫就坐，枪机一发，弹洞恩胸，恩抚当即晕倒。左右护军忙将恩抚负出，顿时秩序大乱。锡麟率了党人陈伯平、马宗汉趋占军械所。官兵奉藩司冯煦命，统来围攻。彼此轰击多时，陈伯平中弹殒命，马宗汉受伤被擒，锡麟逃匿邻近，也被官兵搜获。至督练公所，审讯一堂，锡麟直认不讳。当由冯煦电达京师，请旨办理。西太后勃然大怒，立饬就地正法，并剖心致祭恩抚。凌迟枭首等刑已经除去，如何还要剖心？马宗汉一同就戮。那时浙江巡抚张曾扬，迎合政府，忙饬绍兴府贵福，查抄徐氏家属。贵福格外巴结，不但将徐氏家产抄没入官，并查得女士秋瑾，与徐氏有中表亲，向亦通好锡麟，密谋革命。竟把她拿入府署，勒令实供。秋女士曾游学东洋，夙耽文墨，就讯时，书了“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贵福便当作供据，电禀张抚，请就地处决，张抚复电准请。可怜这位秋女士，也被绑至绍城轩亭口，俯首就刑。

自恩抚被刺后，清廷亲贵，异常震悚。就是西太后也懊闷不已。没奈何命内外各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又令汪大燮、于式枚、达寿分赴英、德、日本，考察宪政，决计实行立宪，挽回人心。随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沈家本、俞廉三、英端充修订法律大臣，与礼部汇订满汉通行礼制。沈家本系中外刑律专门名家，时论尚称得人。只溥伦是亲贵少年，年止二十余，骤长资政院，舆情多不满望。仍不脱右满宗旨。

会浙江为争路事，又起风潮。先是沪杭甬铁路与英国订立草合同，归英人承修。苏、浙绅商不服，严拒外款，愿由本省筹款自办。经邮传部侍郎盛宣怀咨照英使，请废前时草约，英使不允。两省绅商，益加义愤，各举代表到京，坚请政府拒绝外资。嗣经政府通融办法，分办路、借款为两事，路由本省人民自造，不足则再贷英金。争路事乃少息。

朝旨再命各省开办谘议局，设立调查局，各部院均置统计处，新政迭行。奈革命党气焰越张，排满的风声越盛。上不以诚示下，下谁以诚应上。广西边徼的镇南关，又被孙文、黄兴等合攻，夺去右辅山炮台三座。险些儿把关陷落。还亏官军闻风大集，一阵击退党人，才得保全雄关。革命党心终未死，仍向日本购运大批军火，阴图两粤。事被粤东水师提督李准闻知，立遣宝璧兵轮管带吴敬荣，在粤海逻察。吴管带留意侦查，到光绪三十四年春季，果见有日本船一艘，名叫二辰丸，停泊海口，起卸货物，形迹可疑。向他盘诘，该船主傲然不理。吴管带上船搜检，确有军火装载，又没有准单，便将他扣住，带回虎门。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按照海关会审章程，请驻粤日领事，前来会审。日领事不允，由外务部与日使交涉。日使越来得强硬，几致决裂。外务部力屈计穷，只好命释放二辰丸，谢罪惩官，并将扣留军火，备价购取，才得了结。弱国如此，可怜可叹。革命党人黄兴复在云南起事，占据河口、南溪等处。终以军火不继，败投海外。

清廷防不胜防，专从立宪上着想，特设宪政编查馆，编定宪法大纲，于筹备立宪事宜，分九年进行。又订就议院法、选举法，颁示中外。在下尚记得当时的谕旨道：

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照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劻、溥伦等会奏，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一折，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图存立，非纪纲整肃，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进步而收实效。该王大臣等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将来编纂宪法暨议院选举各法，即以此作为准则。所以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以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次第筹办，如期施行。至单开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着该馆院将此项清单，附于此次所降谕旨之后，刊印誊黄，呈请盖用御宝，分发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敬谨悬挂堂上。即责成内外臣工，遵照单开各节，依限举办。每届六个月，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并着该馆院王大臣切实考核，在京言路诸臣留心察访。倘有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或有名无实，均得指名据实纠参，定按溺职例议处。该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讳饰，贻误国事，朝廷亦决不宽假。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破除积习。如仍泄沓坐误，岂复尚有天良？天良汩亡久矣。该馆院王大臣休戚相关，任寄尤重，倘竟因循瞻庇，讵能无疚神明。总教禄位稳固，金钱堆积，管什么负疚不负疚！所有人民应行练习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耽延。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时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院之诏。凡我臣民，皆应淬厉精神，赞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议，借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惟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总期国势日臻巩固，民生永保承平，上慰宗庙社稷之灵，下答薄海人民之望。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这谕下后，又命荫昌、端方巡阅江南、湖北的陆军会操，借示军威。文治、武备，一律举办，总道是变法维新，可以扶衰起弱。谁料人心已去，天意难回。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忽有大星从西北来，掠过殿角，其声若雷，尾长数十丈，光烁烁照庑楹，都下竞称为怪事。小子有诗咏道：

潜龙韬晦已多年，母悍妻骄孰我怜。
天上紫微星忽陨，孱皇劫尽促登仙。

毕竟星象主向应兆，俟小子下回叙明。

本回随事铺叙，宗旨在滥用亲贵，空谈宪政。庆王奕劻，贪脏骫法，兴国不足，亡国有余。其子载振，少年渔色，乃任以管辖部务，督办实业，彼一纨裤子弟耳，宁能知农工商各事者？以此而欲立宪，何异问道于盲。吾闻徐锡麟供词，谓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夫清廷果真心立宪，则为人任官，为官择人，开诚布公，选贤与能，天下不难治，革命党何自而起？徐烈士之言，尚系一偏之论。故吾谓清室之亡，亡于伪立宪，有伪立宪，乃有真革命。西太后造成此果，乃先时谢世，不及见清室之墟，老妪其犹为有福欤？

第四十回
望龙髯瀛台留恨　回鸾驭尘梦告终

却说大星陨落以后，都中人士，喧传紫微星下坠，定主不祥。过了数时，果下诏征求名医，诊视帝病。应征医士，诊脉出来，都说帝病已剧，不易疗治。此番是成真病。其实光绪帝是因忧致疾，因疾成痨。看似每日起床，那龙体已逐渐尪瘠。秋风一起病势益增，咯血、遗精诸症，杂沓而来，眼见是不可救药了。

可巧达赖喇嘛，自库伦至西宁，上表请入朝。他前时为英兵所逼，逃入库伦，经侍郎唐绍仪入藏，与英人改订藏印条约，藏境少宁。达赖感念清德，遂乘便赍表，愿觐天颜。西太后览表后，非常欢喜，立准入觐。独李莲英谏阻道，皇帝与活佛，不便同居一城，请老佛爷收回成命。西太后惊问道："此说从何而来？"李莲英道："京中向有此说，若皇帝活佛同城，必有一人不利。"莲英此言，似乎顾着光绪帝，吾意以为未然。西太后冷笑道："皇帝也病得长久了。多日不死，难道活佛一到，便死了不成？"只教自己长命延寿，管什么皇帝。莲英知难再阻，嘿然而退。西太后便命达赖入朝，沿途令地方官优礼接待。嗣闻达赖将到京师，又饬亲王大臣出城迎劳。各处供张，大约花费了数百万金。京内人民因活佛到来，咸去瞻仰。至瞧见后，也并没有甚么希罕，不过一个秃头和尚，穿着一件黄袈裟，戴着一顶毗卢帽，手携锡杖乘舆而至。见橐驼言马肿背，中国人心大都如此。既入京，赐居雍和宫。达赖所携贡品，恰也不少，即转托亲王进呈，满望西太后待以殊礼。谁知西太后援着成例，仍要达赖行磕头礼。达赖不允，两下里争辩多日，后来商定达赖入朝，叩头如旧，惟太后及皇帝，起立相答，并赐旁坐。于是择日陛见，达赖上殿，勉强跪叩，光绪帝时已病剧，没奈何欠身离座，西太后恰和颜悦色，极表欢迎。既命达赖坐定旁边藤榻，便略略慰问数语，即要达赖替祝长生。老而不死，有何益处。达赖应命而出。旋蒙特旨，赐达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

且因西太后生日将到，令他虔诚唪经，暂留宫内。京内渐起谣言，统说活佛留京，不是活佛有碍，定是帝座遭灾。从前康熙朝班禅入觐，出痘身亡；雍正朝达赖来朝，世宗

驾崩；到嘉庆朝上皇宾天，正值班禅到京的时候。大家援古证今，好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想是李莲英授意。明眼人本不甚相信，偏这谣言发生之后，恰有奇验。这也是自古到今无可索解的事情。达赖在宫诵经，光绪帝的病势，正日重一日。到了十月初旬，西太后万寿期近，宫廷内外，盛行庆祝礼，连都城街市，也装饰一新。宫内设一特别戏场，演戏五天，王公以下概赐听戏，达赖亦蒙召与座。初十日黎明，文武百官，齐集熏风门外，恭候叩祝。光绪帝也倚着宫监两肩，一步一欹，一欹一呻，自南海彳亍而来。至德昌门，门已微启。侍班官窥望帝踪，遥见光绪帝连声喘息，并以两足起落作势，自舒筋骨，为拜跪计。可怜。迨太后御殿，光绪帝正思进去，忽由李总管传出懿旨，略谓皇帝病体未愈，免率百官行礼，并命乘舆返南海。帝奉旨不禁泪落，随即上舆自去。王大臣等相率进谒，达赖亦随班祝嘏。礼毕，赐达赖及诸王公宴。西太后很是高兴，到了下午，尚亲游南苑，泛舟湖中。此时德菱母女，早乞假出宫，带过一笔，结束前文。只后妃福晋等人，随着太后，容与波中。太后异想天开，命宫监取了古装服饰，选着几个年轻命妇，扮做龙女，最小的扮做善男童子，自己扮观音大士，着李莲英扮韦驮，从湖中拍一小影，留作纪念。不啻泡影。日暮归来，遥望残霞四散，斜日半昏，不觉嗟叹。顾着后妃人等道："今岁寿辰犹得同汝等一游，明年今日不知如何情景哩？"瑾妃起立道："老佛爷晚福正隆，将来寿享期颐，未可限量。婢子辈亦得叨庇无穷。"瑾妃不死赖有词令。西太后微笑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年已七旬有三了。艰难险阻，我已备尝，但得安然坐逝，我亦瞑目了。"汲汲顾景，宜乎不永。言下黯然。

返宫之夕，即染痢疾。想是酒食过时所致。翌晨起来，稍觉精神困顿。但平素本是好胜，且自恃身体坚强，却也不以为意，仍照常视事。过了两三天，痢疾如故，召医服药，并未见效。老年人最忌泻疾。本来鸦片亦可疗泻，偏西太后加倍服着，也是不灵。泻了一星期，丰容广额的老寿母，也变作瘦骨柴立的老病妇了。一日晚间，不知听了谁人的谗言，大加震怒。宫眷们不敢过问，只李莲英默探消息，从旁解劝。恩眷未衰，只他一人。西太后愤愤道："那不孝的儿子，闻我病痢，竟有喜色，这真是始终不变的逆肠。我虽病，当不致先他死，他休痴想。"莲英闻旨，料知是说着光绪帝，也觉嘿然。次日西太后亦病倒了。光绪帝久不视朝，西太后亦难御殿，王大臣等未免忧心。达赖独呈上佛像一尊，奏称可镇压不祥，应速送至太后万年吉地，以冀慈寿日增云云。西太后很是欣慰。为这一喜，病都减了数分。

翌晨复出监朝，召见大臣如常。命庆王奕劻，速将佛像送往陵寝，敬谨安置。奕劻犹豫未决。西太后问他何故迟疑？奕劻直奏道："慈躬现值违和，皇上亦曾抱恙。如何是好？"西太后道："这几天内，我未必就会死。我现在已觉得好些了，无论怎样你照我的话办理就是。"奕劻不便再言，才奉了佛像，即日往普陀峪，到西太后寿宫前去了。又越日，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请训。西太后召见于瀛台，光绪帝亦抱病临座。傅提学入内叩首，西太后谕道："你去视学，切戒学子浮嚣。近来一般学生，好谈革命，风气大坏，你须极力劝导，挽救颓风才好。"傅提学遵旨退出。傅去后，复召医生四人，入诊帝病。彼此悉心参酌，拟定一方，不料饮将下去，病且加重。西太后也于是日夜间，泻了好几

次。

越宿天明，王大臣等入朝，只见禁门里面添着兵卫，严查出入，伺察非常。大家不胜诧异。俄有数宫监出来，由王大臣等探问消息，据言出去净发。王大臣惊问道："宫中有甚么事情?"宫监悄语道："两宫病甚，皇上更不得了。今日是罢朝哩。"王大臣等将信将疑，姑入朝房静候消息，未几果传旨辍朝。大众商议道："倘有意外变故，那个敢担重任。看来不如电达庆王，请他速即返京，好决大计。"必需此老何为？议既定，立即拟定电码，饬人发电，大众始分道归去。候至次日，幸没有什么耗闻。至午牌时候，庆王奕劻已经赶到，王大臣等接着，便与他谈着宫中状况，不知吉凶究竟。庆王道："待我入宫，自有消息。"庆王进去约一小时，即由内监传着懿旨，宣召醇王载沣、暨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入见。载沣以下奉命至宁寿宫，见西太后已出御宝座，庆王奕劻在侧。大家跪请慈安。西太后朗声道："我看皇帝的病已大渐了。现时只好照皇帝即位的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意中已是有人了，但想跟你们商量，看你们是否同意?"庆王跪奏道："溥伦年龄最长，且系宣宗成皇帝长支传下，理应嗣立。"西太后只是摇头。庆王复奏道："其次莫如恭王溥伟。"老庆此奏恰是合理。西太后仍摇首不答，载沣亦下跪道："庆王爷的奏语，请老祖宗采择。"西太后道："你不记得你丈人荣禄的功劳么？庚子一役，亏他保护使馆，极力维持，我所以将他女儿与你指婚。今幸生了二子，长子溥仪，应入为嗣君，报你丈人一生的忠悃。"载沣碰头道："溥仪年仅四龄，不足胜任。恳老祖宗另择亲贤。"西太后沉着脸道："我意已定，不必另择。"专立幼主，岂尚欲永久临朝耶！复问军机臣道："你等以为是否!"袁世凯等唯唯遵旨。西太后复谕载沣道："溥仪年幼，你可为监国摄政王。国初曾有摄政王仪制，不妨援行。"以摄政兴，以摄政亡，大造真巧于播弄。载沣不敢固辞，方碰头谢恩。西太后又顾庆王道："你去述与皇上知道。"庆王奉命去讫。西太后又令军机大臣拟旨，立溥仪为大阿哥，醇王载沣监国，当日颁发，并命载澄送溥仪，黄夜入宫。大家叩头告退。

时庆王已到瀛台，由老太监导入，趋近御榻前。只见光绪帝沉沉睡着，面目黯淡无光，呼吸之间，只觉出气多，进气少，寝侧也没有甚么妃嫔，连皇后也不曾侍着。庆王瞧这情形，也不禁凄然垂泪。看官听着，光绪帝与皇后，本是不甚和协。戊戌后因居瀛台，皇后且承西太后谆嘱，居了监察位置，督责皇帝，两下里益觉参商，某日帝后争论起来，闹动光绪帝性子，揪着皇后发髻，竟要下手动蛮。亏得宫监们从旁排解，方才罢休。惟皇后的玉簪儿已堕地敲碎，便是分离之兆。此簪系乾隆朝遗物，光彩莹莹，实是希世奇宝。无端敲断，皇后懊怅异常，意奔至西太后前哭诉。西太后教她移居别室，免再淘气。自此帝后几同离异。就是光绪帝罹病，皇后也不甚顾着。况兼太后同时抱恙，自然陪着太后要紧。庆王越看越悲，竟泣涕有声。不意光绪帝竟猛然惊醒，睁起双目，向庆王瞧着。庆王忙向前请安。光绪帝气喘吁吁道："难得你来看我。我病已不起了。"说了两语，喉口已是哽噎，扑簌簌的流下泪来。庆王勉强劝慰。光绪帝喘住了气，又道："年将四十，后嗣尚虚，意欲请太后另立嗣子，仰承宗祧。"庆王才述及立溥仪事。光绪帝道："时事多艰，何不择立长君？但太后有命不可少违。"言下非常酸楚。庆王道："已命醇王载沣

为摄政王。”光绪帝稍有喜色道：“这且很好。惟他何不进来一谈。半生手足恐要长别了。”惨语更不忍闻。庆王道：“他正奉召至慈宁宫，想奏对后定当谒见皇上。”光绪帝道：“你快去与他谈及，我命在旦夕，叫他进来，我有话说。”庆王方应声退出，转至慈宁宫。

正值载沣出来，遂把光绪帝所嘱，略述一遍。载沣忙趋至瀛台，途中遇着御医，即问帝状如何？御医言帝鼻煽动，胃中隆起，皆非佳象。载沣不待说毕，踉跄自去。既入帝寝室，药炉烟烬，御案尘封，侍奉左右，不过两三个老太监。睹此情形，忍不住心中凄楚。名为皇帝，不及庶民。追揭帐，光绪帝正仰面卧着，形容已憔瘦不堪，鼻煽唇开，眼光也是散淡，只圆睁睁地望着。见了载沣，便道：“你来了么？你子已选为嗣皇，我死亦足瞑目。惟我即位三十余年，受尽苦楚，你亦应有些知晓。我也自觉命苦，无所怨恨，所恨戊戌政变，有一人口是心非，坏我大事。你当国后，须念及你兄被欺，为我雪恨，我在泉下，也感念你了。”载沣应了几个“是”字，光绪帝又道：“你知道那人么？”载沣复应声称“是”。光绪帝又道：“嗣子溥仪曾已入宫否？”载沣道：“应即去送入。”光绪帝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载沣道：“差不多要日暮哩。”光绪帝道：“太后病状亦不知怎么样？皇后妃嫔也无暇顾我，总之为兄命薄，尚有何言？你年力正强，国家事赖你支持，所嘱托的言语，幸勿忘怀。你有事去吧！”看官你道光绪帝的嘱咐，为着何事？便是那年通报荣禄的袁世凯。他经西太后重用擢任军机大臣。至两宫崩后，摄政王即令他开缺回籍，无非遵着遗嘱。不料日后的清室江山，又丧掉老袁手中。这恐是命数使然呢！袁之不能成功，被逼而死，想亦因冥中受谴耳？且说载沣既退出瀛台，又去奏报西太后，说是帝病甚剧。西太后即命去挈溥仪。自己带领后妃等人至瀛台视帝一次，自觉身体欠安，匆匆退出，就在西苑暂住。后妃等亦随驾出来，此时载沣夫妇已送溥仪至西苑，命向太后前行礼。溥仪依着她娘腋下，不肯上前，促他跪叩，反嚎啕大哭。与光绪帝入宫时另一叙法，但总是不祥之兆。嗣经西太后赐与果饵等物，才有些转悲为喜。载沣教他磕头，乃匍匐叩首，继复叩见后妃。皇后扶起溥仪，将他抱入怀中。正在抚弄，忽有宫监奔入报称：“皇帝不好了。”皇后急将溥仪放下，与瑾妃等趋至瀛台。一入寝宫，光绪帝已经宾天，目炯炯的挺着在龙床上，不由的放声大哭，瑾妃亦哭了一场。嗣有李莲英进来，皇后令他返奏太后。太后闻皇帝驾崩，即召庆王奕劻等入内，恭拟遗诏。略称：朕躬气血素弱，自去秋不豫，医治罔效。阴阳俱亏，以致弥留。兹奉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等语。拟定后，呈上慈览。西太后也不多言，随命颁发。独庆王奕劻跪奏道：“嗣皇帝应继何人？”西太后道：“这也何必絮问，自然是承继穆宗了。”奕劻复道：“大行皇帝亦未有嗣子。例应由嗣皇帝兼祧。”西太后嘿然不答，面上带有怒容。奕劻又碰头道：“今日士大夫中，难保不有第二个吴可读。若再上书渎奏，那时如何对付。”老庆此举总算对得住光绪帝。西太后沉吟一回，方道：“由你吧，你去照此拟旨便是。”奕劻乃复令军机拟旨，以嗣皇帝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这道懿旨拟定，即有人报知皇后。皇后很是感念。因此溥仪嗣统后，老庆权势愈隆。这是后话。

单说西太后既颁了各谕，复命李连英往瀛台，准备吉轿，载帝尸回宫，自己方入寝室休息。莲英到瀛台后，天色渐明。是日已是十月二十二日。把吉祥轿扛入御寝，载好

帝尸，出西苑门。皇后披发送丧，瑾妃等亦随着李莲英领着太监，执香随后，凄凄切切的入西华门。直至乾清宫，日色迷濛，差不多是已牌了。王大臣等统去哭临。礼臣赶备殓具。正拟办理殓祭仪制，有西苑侍监仓皇奔至，口称："老佛爷晕去了。"比报光绪帝病危时，尤为迫切。皇后听着，魂飞天外，慌忙趋出，一面走一面笼挽散发，皇后情形，亦与昨日不同。至西华门，才乘舆赴西苑。瑾妃等亦相率随去。王大臣都出投西苑，单剩了一个帝尸，委卧殿中。李莲英亦起身欲行，转语小太监道："大行皇帝不便长此摆着，应先殓了吧。"莲英去讫，小太监就此动手，草草的将帝尸殓好，纳入梓宫。满清旧例，皇帝即位数年，便营寿域，独光绪帝的吉壤，并未提出。后来急不暇择，便把西陵附近的绝龙峪，作为陵寝，绝龙名目不佳，拟改名九龙。又因清自世祖至光绪帝，历世凡九，几疑终数，又复改称金龙。其实国家兴亡，半由天命，半由人事，徒然改易名称，有何益处。扼要之言。话休叙烦。

且表西太后于二十二日卯刻，本已起床，早餐后，虽觉得头晕目眩，总还支撑得定，召见军机王大臣，谈论新帝登基的仪典，及庆祝尊号的礼制，并筹备监国授职礼。约商榷了两小时，才谕军机暂退，自返寝室休息。不料一阵昏晕，竟致仆地。慌得宫监搀扶不迭，忙向地上扛着慈体，移至床上，或捶摩，或呼叫，忙乱了好几刻，方见西太后苏醒转来。随命宫监速召光绪皇后与摄政王载沣及军机王大臣等齐集。皇后踉跄先至，载沣等亦即趋到。西太后即语载沣道："所拟定的尊号已下谕否？"载沣奏称："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为皇太后，已有明谕颁发。"西太后道："我头晕得很，险些儿中风。现虽醒转，身子很是不宁，脱有不讳，一切国政统应交你理值，或遇事体重大，可禀询皇后。你亦可去拟谕才是。"光绪后从旁插口道："老祖宗须自保重，千万不要……"说到要字，竟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西太后道："我与你前为姑侄，今为姑妇，也极望管你数年。可奈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人间无不死的金丹。我欲生存，天偏不允你。不看见寝门左右已有人唤我么？"语带鬼气，性命休了。说着，把首摇了数摇，又晕厥过去。皇后等连忙呼着，不闻答应，那时西太后的神魂，已出离驱壳，似乎随着一个古装侍女，趋出西苑。苑门以外别有一天。约行了里许，即见有嫏嬛福地，仿佛曾经到过。即而步入仙阙，由侍女入内通报，户辟帘开，有数仙姝出来相迓，各吐着清声道："国母来了，尘世间的趣味如何？"西太后望将过去，多是面善得很。便答道："好几年不见了，诸位想统安好？"有两个丽姝嗤然道："我辈是静处幽乡，不及你尘寰享福，什么西苑，什么南海，什么万牲园，什么颐和园，由你随处游览，醉生梦死的五六十年，你的威风也算使尽了，你的荣华也好享足了，我辈惭愧得多哩。"西太后道："那里说来，我的安乐虽是不少，我的患难恰也很多。"丽姝复笑道："区区患难值得甚么。你是应着满清的数，要你去干一下子，好教覆清兴汉。现在清室已将亡了，你的功恰也不小。"说至此，举起纤手，拍西太后胸前道："你难道还尘梦未醒么？"西太后猛叫一声，只听得众声嘈杂道："好了！好了！。恐怕未必。启目外视。方知此身尚在西苑，唾了一口痰，复回忆梦境，如在目前，以梦起，仍以梦结，首尾如率然相应。自知病必不起，遂命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军机奉旨属稿，不一时拟定上呈。西太后尚亲自过目，并谕以某处应改，某人应加入一二语。嘱咐毕，不觉痰壅

气喘，又闭目静养了一歇。众人还道她从此归天，不意她复展目四瞧，见奕劻载沣在旁，便谕道："我临朝三次，实是出于不得已。以后勿再使妇人预政，有违祖制。尤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覆辙可为殷鉴。"西太后至此才觉悔悟了。语罢复瞑，未几鼻息沉寂，面色转变，一代威灵煊赫的老太后，竟尔西归，大众照例哭临。皇后、摄政王尤觉悲切，宫监中只有李莲英格外凄惨。是晚小殓，也由西苑移入禁中。当即颁发西太后遗诏道：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视。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气体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尤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越日，嗣皇帝溥仪即位，以明年为宣统元年。溥仪登极时，又是哭泣不休。王大臣称他孝思，都人士已识不祥。录复上光绪帝庙号，叫作德宗，上太皇太后尊谥，叫作孝钦，光绪皇后的徽号，叫作隆裕皇太后。监国摄政王礼节，亦一一制定。一朝天子一朝臣，又另是一番气象了。在下单述西太后事，便好就此收场，只宣统即位以后，仅仅三年，武昌革命，全国响应，好一座锦绣江山，完全退让。后人还记念西太后，说她老人家如尚在世，定不至这么迅速。那里晓得祸因恶果，已自西太后造成，叶赫亡清的谶语，偏偏应着。这个道理，煞是难解。据心理学讲来，乃是暗示的作用，小子也不敢妄断。只好凑成两首歪诗，作为西太后演议的尾声。诗曰：

碑文未必尽荒唐，母后亡时清亦亡。
六十年来成一瞥，空凭遗感话沧桑。

已覆前车戒后车，妇人预政祸非虚。
写残秃笔留殷鉴，敢附稗官作郢书。

两宫之崩仅隔一日，世人多疑词。著书人就事论事，未尝以无稽之言，羼入简端。名曰小说，实同信史。是回前半叙帝崩事，多惨痛语，后半叙太后崩事，多讥讽语，借宾定主，彻始贯终。至若梦景迷离一段，并非无端附会，实是回顾首编，揭明作书之宗旨。西太后如是，非西太后亦何在不作如是观也！富贵如浮云，繁华等泡影，我敢援笔以纪其后曰，是可作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及醒世小说读。



自　序

治世有是非，浊世无是非。夫浊世亦曷尝无是非哉？弊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群言庞杂，无所适从，而是非遂颠倒而不复明。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杨墨，笔削谨严，辩论详核，其足以维持世道者，良非浅鲜，故后世以圣贤称之。至秦汉以降，专制日甚，文网繁密，下有清议，偶触忌讳，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拚生命，与浊世争论是非乎？故非经一代易姓，从未有董狐直笔，得是是非非之真相。即愤时者忍无可忍，或托诸歌咏，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写忧思，水浒、红楼，无非假托，明眼人取而阅之，钩深索隐，煞费苦心，尚未能洞烛靡遗，而一孔之士，固无论已。今日之中华民国，一新旧交替之时代也，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亦未必尽是。自纪元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靡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胶胶扰扰，莫可究诘，绳以是非之正轨，恐南其辕而北其辙，始终未能达到也。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笼全国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济之，醉心帝制，终归失败，且反酿成军阀干政之渐，贻祸国是。黎、冯相继，迭被是祸，以次下野。东海承之，处积重难返之秋，当南北分争之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豆萁相煎，迄无宁岁，是岂不可以已乎？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窃不自揣，谨据民国纪元以来之事实，依次演述，分回编纂，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我以为是者，人以为非，听之可也；我以为非者，人以为是，听之亦可也。危言乎？卮言乎？敢以质诸海内大雅。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自　　序

《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子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会文堂主人以蔡作断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无续，乃商之于余，属继撰四、五两集，凡四十回为一集，每集都三十万言。余无似，年来奔走军政界，谋升头之食，笔政久荒，俗尘满腹，而资料之采集，又极烦苦，率尔操觚，勉以报命，宁贻笑于大方，恐取诮于狗尾，蔡子闻之，得毋哂其谫陋？民国十八年五月东越许廑父。

目　录

第一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鄂军起义，各省响应，号召无数兵民，造成一个中华民国。什么叫作民国呢？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待。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陆，但教属诸一皇以下，简直与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两代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降，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革命，几经易姓，究不脱一个皇帝范围。小子生长清朝，犹记得十年以前，无论中外，统称我国为大清帝国。到了革命以后，变更国体，于是将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号，民字是百姓的统称。一个当国，人莫敢违，如或贤明公允，所行政令，都惬人心，那时国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创业的皇帝，或有几个贤明，几个公允，传到子子孙孙，多半昏愦糊涂，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挺身走险，相聚为乱，所以历代相传，总有兴亡。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从古无不灭的帝家。近百年来，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统说皇帝制度，实是不良，欲要一劳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不可。依理而论，原说得不错。皇帝专制，流弊甚多，若改为民主，虽未尝无总统，无政府，但总统由民选出，政府由民组成，当然不把那昏愦糊涂的人物，公举起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组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人民，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的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倘或违法，便是叛民，民得弹劾质问，并可将他捽去。这种新制度，既叫作民主国体，又叫作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原是无上的政策，可惜是纸上空谈，不见实行。

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仿佛是痴狂的样儿。此时小子正寓居沪上，日夕与社会相接，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欢腾，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因此绅界筹饷；学界募捐；商界工界，情愿歇去本业，投身军伍，誓志灭清；甚至娇娇滴滴的女佳人，也居然想做花木兰、梁红玉，组织甚么练习团、竞进社、后援会、北伐队，口口女同胞，声声女英雄，闹得一塌糊涂。还有一班超等名伶，时髦歌妓，统乘此大出风头，借着色艺，醵资助饷，看他宣言书，听他演说谈，似乎这爱国心，已达沸点。若从此坚持到底，不但衰微的满清，容易扫荡，就是东西两洋的强国，也要惊心动魄，让我一筹呢。中国人热度只有五分钟，外人怕我什么，况当时募捐助饷的人物，或且藉名中饱，看似可喜，实是可恨。老天总算做人美，偏早生了一个孙中山，又生了一个黎黄陂，并且生了一个袁项城，趁这清祚将绝的时候，要他三人出来作主，干了一番掀天动地的事业，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我国四万万同胞，总道是民国肇兴，震铄今古，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尘，大家好安享太平了。当时我也有此妄想。

谁知民国元二年，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诽，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脑后。当时小子还原谅一层，以为破坏容易，建设较难，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表面上或是分党，实际上总是为公，倘大众竞争，辩出了一种妥当的政策，实心做去，岂非是愈竞愈进么？故让一步。无如聚讼哓哓，总归是没有辩清，议院中的议员，徒学了刘四骂人的手段，今日吵，明日闹，把笔墨砚瓦，做了兵械，此抛彼掷，飞来飞去，简直似孩儿打架，并不是政客议事，中外报纸，传为笑谈。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看议会这般胡闹，料他是没有学识，没有能耐，索性我行我政，管什么代议不代议，约法不约法，党争越闹得利害，项城越笑他庸呆，后来竟仗着兵力，逐去议员，取消国会。东南民党，与他反对，稍稍下手，已被他四面困住，无可动弹，只好抱头鼠窜，不顾而逃。袁项城志满心骄，遂以为人莫予毒，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可笑那热中人士，接踵到来，不是劝进，就是称臣，向时倡言共和，至此反盛称帝制。不如是，安得封侯拜爵？斗大的洪宪年号，抬出朝堂，几乎中华民国，又变作袁氏帝国。偏偏人心未死，西南作怪，酝酿久之，大江南北，统飘扬这五色旗，要与袁氏对仗。甚至袁氏左右，无不反戈，新华宫里，单剩了几个娇妾，几个爱子，算是奉迎袁皇帝。看官！你想这袁皇帝尚能成事么？皇帝做不成，总统都没人承认，把袁氏气得两眼翻白，一命呜呼。祸由自取。

副总统黎黄陂，援法继任，仍然依着共和政体，敷衍度日。黄陂本是个才不胜德的人物，仁柔有余，英武不足；那班开国元勋，及各省丘八老爷，又不服他命令，闹出了一声复辟的事情。冷灰里爆出热栗子，不消数日，又被段合肥兴兵致讨，将共和两字，掩住了复辟两字。宣统帝仍然逊位，黎黄陂也情愿辞职，冯河间由南而北，代任总统，段居首揆。西南各督军，又与段交恶，双方决裂，段主战，冯主和，府院又激成意气，弄到和不得和，战无可战，徒落得三湘七泽，做了南北战争的磨中心，忽而归北，忽而归南，扰扰年余，冯、段同时下野。徐氏继起，因资望素崇，特地当选，任为总统。他是个文士出身，不比那袁、黎、冯三家，或出将门，或据军阀，虽然在前清时代，也曾做过东三省制军，复入任内阁协理，很是有点阅历，有些胆识；究竟他惯用毛锥，没有什么长枪大戟，又没有什么虎爪狼牙，只把那老成历练四字，取了总统的印信，论起势力，且不及段合肥、冯河间。河间病殁，北洋派的武夫系，自然推合肥为领袖，看似未握重权，他的一举一动，实有足踏神京、手掌中原的气焰。隆隆者灭，炎炎者绝，段氏何未闻此言？麾下一班党羽，组成一部安福系，横行北方，偌大一个徐总统，那里敌得过段党。段党要甚么，徐总统只好依他甚么，勉勉强强的过了年余，南北的恶感始终未除，议和两代表在沪上驻足一两年，并没有一条议就，但听得北方武夫系，及辽东胡帅，又联结八省同盟，与安福系反对起来，京畿又做了战场，安福部失败，倒脸下台。南方也党派纷争，什么滇系，什么桂系，什么粤系，口舌不足，继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咳！好好一座中国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那里？民主在那里？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反说是前清制度，没有这般瞎闹，暗地里怨悔得很。小子虽未敢作这般想，但自民国纪元，到了今日，模模糊糊的将及十年，这十年内，苍狗

白云，几已演出许多怪状，自愧没有生花笔，粲莲舌，写述历年状况，唤醒世人痴梦，篝灯夜坐，愁极无聊，眼睁睁的瞧着砚池，尚积有几许剩墨，砚池旁的秃笔，也跃跃欲动，令小子手中生痒，不知不觉的捡出残纸，取了笔，蘸了墨，淋淋漓漓，潦潦草草地写了若干言，方才倦卧。明早夜间，又因余怀未尽，续写下去，一夕复一夕，一帙复一帙，居然积少成多，把一肚皮的陈油败酱，尽行发出。哈哈！这也是穷措大的牢骚，书呆子的伎俩，看官不要先笑，且看小子笔下的谰言！这二千余言，已把民国十年的大纲，笼罩无遗，直是一段好楔子。

话说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省会的武昌城，所有军士，竟揭竿起事，倡言革命。清总督瑞澂，及第八镇统制张彪，都行了三十六着的上着，溜了出去，逃脱性命。从革命开始是直溯本源。革命军公推统领，请出一位黎协统来，做了都督，黎协统名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县人，曾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既受任为革命军都督，免不得抵拒清廷，张起独立旗，打起自由鼓，堂堂整整，与清对垒。第一次出兵，便把汉阳占住，武汉联络，遂移檄各省，提出“民主”两字，大声呼号。清廷的王公官吏，吓得魂飞天外，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自京出发，一面命海军部加派兵轮，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督赴战地，并令水师提督程允和，带领长江水师，即日赴援。不到三五日，又起用故宫保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统归该督节制，就如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亦得由袁世凯会同调遣。看官！你想袁宫保世凯，是清朝摄政王载沣的对头，宣统嗣位，载沣摄政，别事都未曾办理，先把那慈禧太后宠任的袁宫保，黜逐回籍。虽乃兄光绪帝，一生世不能出头，多半为老袁所害，此时大权在手，应该为乃兄雪恨，事俱详见清史演义。但也未免躁急一点。袁宫保的性情，差不多是魏武帝，宁肯自己认错，闭门思过？只因载沣得势，巨卵不能敌石，没奈何退居项城，托词养疴，日与娇妻美妾，诗酒调情，钓游乐性，大有理乱不知、黜陟不闻的情状。若非革命军起，倒也优游卒岁，不致播恶。及武昌起义，又欲起用这位老先生，这叫做退即坠渊，进即加膝，无论如何长厚，也未免愤愤不平，何况这机变绝伦的袁世凯呢？单就袁世凯提论，因此书章法，要请此公作主，所以特别评叙。且荫昌是陆军大臣，既已派他督师，不应就三日内，复起用这位袁宫保，来与荫昌争权，眼见得清廷无人，命令颠倒，不待各省响应，已可知清祚不腊了。这数语是言清廷必亡，袁项城只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耳。清廷起用袁公的诏旨，传到项城，袁公果不奉诏，复称足疾未愈，不能督师。载沣却也没法，只促荫昌南下，规复武汉，荫昌到了信阳州，竟自驻扎，但饬统带马继增等，进至汉口。黎都督也发兵抵御，双方逼紧，你枪我弹，对轰了好几次，互有击伤。萨军门带着海军，鸣炮助威，民军踞住山上，亦开炮还击，萨舰从下击上，非常困难，民军从上击下，却很容易，突然间一声炮响，烟迷汉水，把萨氏所领的江元轮船，打成了好几个窟窿，各舰队相率惊骇，纷纷逃散，江元舰也狼狈遁去，北军顿时失助，被民军掩击一阵，杀得七零八落，慌忙逃还。两下里胜负已分，民军声威大震。黄州府、沔阳州、宜阳府等处，乘机响应，遍竖白旗。到了八月三十日，湖南也独立了，清巡抚余诚格遁去。九月三日，陕西又独立了，清巡抚钱能训，自刎不死，由民军送他出境。越五日，山西又独立了，清巡抚陆钟琦，合家殉难。嗣是江西独立、云南

独立、贵州独立、民军万岁、民国万岁的声音，到处传响，警报飞达清廷，与雪片相似，可怜这位摄政王载沣，急得没法，只哭得似泪人儿一般。

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本是要请老袁出山，至此越加决意，同在摄政王载沣前，力保老袁，乃再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的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统归节制。又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老袁接着诏命，仍电复："足疾难痊，兼且咳嗽，请别简贤能，当此重任"等语。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那时清廷上下，越加惶急，亟由老庆同徐世昌，写了诚诚恳恳的专函，命专员阮忠枢，赍至信阳，交与荫昌，令他亲至袁第，当面敦促。荫昌自然照办，即日驰往项城，与老袁晤谈，缴出京信，由老袁展阅。老袁瞧毕，微微一笑道："急时抱佛脚，恐也来不及了。"荫昌又提出公谊私情，劝勉一番，于是老袁才慨然应允，指日起程。荫昌欣然告别，返到信阳州，即电达清廷。略曰："袁世凯已允督师，乱不足平，惟京师兵备空虚，自愿回京调度，藉备非常"等语。清廷即日颁旨，令俟袁世凯至军，即回京供职。这道命令下来，荫昌快活非常，乐得卸去重担，观望数日，便好脱罪。偏是前敌的清军，闻袁公已经奉命，亲来督师，没一个不踊跃起来，大家磨拳擦掌道："袁宫保来了，我辈须先战一声，占些威风，休使袁公笑骂呢。"先声夺人。原来光绪季年，袁世凯曾任直隶总督，练兵六镇，布满京畿，如段祺瑞、冯国璋等，统是袁公麾下的将弁，素蒙知遇，感切肌肤，将弁如此，兵士可知。后来冯、段之推奉袁氏即寓于此。冯、段两人，当下商议，决定冯为前茅，段为后劲，与民军决一胜负。冯国璋即率第一军南下，横厉无前，突入滠口，民军连忙拦截，彼此接仗，各拚个你死我活，两不相下。嗣经萨镇冰复率兵舰，驶近战线，架起巨炮，迭击民军，民军伤毙无数，不得已倒退下来，冯军遂乘胜追杀，得步进步，直入汉口华界，大肆焚掠，好几十里的市场，都变做瓦砾灰尘。这时候的冯军，非常高兴，抢的抢，掳的掳，见有姿色的妇女，便搂抱而去，任情淫乐。咎归于主，冯河间不得辞过。正在横行无忌，忽接到袁钦差的军令，禁止他非法胡行，冯军方才收队，静待袁公到来。不到一日，袁钦差的行牌已到，当由冯国璋带着军队，齐到车站恭迎。不一时，专车已到，放汽停轮，国璋抢先趋谒，但见翎顶辉煌的袁大臣，刚立起身来，准备下车，翎顶辉煌四字，寓有微意。见了国璋，笑容可掬，国璋行过军礼，即引他步下车台，两旁军队，已排列得非常整肃，统用军礼表敬。袁钦差徐步出站，即有绿呢大轿备着，俟他坐入，由军士簇拥而去。小子有诗咏袁钦差道：

奉命南来抵汉津，丰姿犹是宰官身。
试看翎顶遵清制，阃外争称袁大臣。

欲知袁钦差入营后事，且看下回说明。

前半回为全书楔子，已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满腹牢骚，都从笔底写出，令人开卷一读，

无限欷歔。入后叙述细事，便请出袁项城来作为主脑，盖创始革命者为孙、黎，而助成革命者为袁项城，项城之与民国，实具有绝大关系，自民国纪元，以迄五年，无在非袁项城一人作用，即无非袁项城一人历史，故著书人于革命情事，已详见《清史通俗演义》者，多半从略，独于袁氏不肯放过。无袁氏，则民国或未必成立；无袁氏，则民国成立后，或不致扰攘至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吾当以此言转赠袁公。书中述及袁氏，称号不一，若抑若扬，若嘲若讽，盖已情见乎词，非杂出不伦，茫无定据也。

第二回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

却说袁钦差世凯，既到汉口，当然有行辕设着，暂可安驻；入行辕后，不暇休息，即命冯国璋引导，周视各营，偶见受伤兵士，统用好语抚慰，兵士感激得很，甚至泣下。及袁钦差反寓行辕，各国驻汉领事，陆续拜会，谈及汉口焚掠情形，语多讥刺。袁钦差点首会意，待送客出营，便召国璋入辕，与他密语道："此次武汉举事，并不是寻常土匪，又不是什么造反，我闻他军律严明，名目正大，端的是不可小觑。眼光颇大。前日荫大臣受命南下，路过彰德，曾到我家探问，我已料此番风潮，愈闹愈大，不出一月，即当影响全国，所以与荫谈及，临敌须要仔细，千万勿可浪战，今果不出所料，那省独立，这省也独立，警报到耳，已有数起。似你带兵到此，夺还汉口，想必杀掠过甚，以致各国领事，也有不平的议论，可见今日行军，是要格外谨慎哩。"国璋闻言，不由得脸色一红，半响才答道："革命风潮，闹得甚紧，汉口的百性，也欢迎革命，不服我军，若非大加惩创，显见我军没用，恐越发闹得高兴了。"袁钦差拈须微笑道："杀死几个小百姓，似乎是没甚要紧，不过现在时势，非洪、杨时可比，满人糊涂得很，危亡在即，可不必替他出力，结怨人民，且恐贻累外交，变生意外。据我的意见，不如暂行停战，与他议和，若他肯就我范围，何妨得休便休，过了一年是一年，且到将来，再作计较。"前数语是项城本心，后数语乃暂时敷衍。国璋道："宫保所嘱，很是佩服，但我军未经大捷，他亦未必许和呢。"冯妇尚思搏虎。袁钦差叹道："我本回籍养疴，无心再出，偏老庆、老徐等，硬来迫我，没奈何应命出山。荫午楼脱卸肩仔，好翩然回京了。午楼即荫昌别字，卸事回京，由此带过。我却来当此重任，看来此事颇大费周折哩。"正说着，外面又递入廷寄，内称："庆亲王奕劻等，请准辞职，着照所请。庆亲王奕劻，开去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开去协理大臣。袁世凯着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前赴湖北督师，着将应办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内阁"等语。袁钦差瞧毕，递示国璋道："没事的时候，亲贵擅权，把别人不放在眼里；目下时势日迫，却把千斤万两的担子，一层一层的，压到我们身上。难道

他们应该安乐，我等应该吃若么？”怨形于辞。言毕，咨嗟不已。国璋也长叹了好几声，心也动了。嗣见老袁无言，方才别去。

袁钦差踌躇一会，方命随员具折，奏辞内阁总理；并请开国会，改宪法，下诏罪已，开放党禁等情。拜疏后，复闻上海独立，江苏独立，浙江独立，又是三省独立。不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下令随员刘承恩，致书鄂军都督黎元洪，筹商和议。承恩与元洪同乡，当即缮写书信，着人送去。待了两日，并无复音；又续寄一函，仍不见答。清廷已下罪己诏，命实行立宪，宽赦党人，并拟定宪法信条十九则，宣誓太庙，颁告天下；且促袁世凯入京组阁，毋再固辞，所有湖广总督一缺，另任魏光焘。魏未到任以前，着王士珍署理。袁钦差得旨，拟即北上，启行至信阳州，再命刘承恩寄书黎督，缮稿已竣，又由自己特别裁酌，删改数行，其书云：

> 叠寄两函，未邀未意，不识可达典签否？顷奉项城宫保谕开：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诏，二实行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闻国政等因，似此则国政尚有可挽回振兴之期也。遵即转达台端，务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争，地方百姓，早安静一日。否则势必兵连祸结，不但荼毒生灵，糜费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则我国已成不可收拾之国矣。况兴兵者汉人，受蹂躏者亦汉人，反正均我汉人吃苦也。弟早见政治日非，遂有终老林下之想，今因项城出山，以劝抚为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即此情理，亦未尝非阁下暨诸英雄，能出此种善导之功也。依弟愚见，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且看政府行为如何？可则竭力整顿，否则再行设策以谋之，未为不可。果以弟见为是，或另有要求之处，弟即行转达项城宫保，再上达办理。至诸公皆大才榱桀，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且项城之为人诚信，阁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于诸公也。此三语想由项城自己添入。并闻朝廷有旨，谅日内即行送到麾下，弟有关桑梓，又素承不弃，用敢不揣冒昧，进言请教，务乞示复，诸希爱照！

此书去后，仍然不得复音，接连是广西独立，安徽独立，广东独立，福建独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自武昌革命以来，先后不过三十日，中国版图二十二省，已被民军占去大半。当时为清尽命的大员，除山西巡抚陆钟琦外，见前回。只有江西巡抚冯汝骙、闽浙总督松寿，余外封疆大吏，不是预先逃匿，就是被民军拘住，不忍加戮，纵他出走。还有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坤、安徽巡抚朱家宝等，居然附和民军，抛去巡抚印信，竟做民军都督；甚至庆亲王的亲家孙宝琦，本任山东巡抚，也为军民所迫，悬起独立旗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籍隶汉军，竟为国民保安会长，成了独立的变相；直隶滦州军统张绍曾，又荷戈西向，威逼清廷速改政体；新授山西巡抚吴禄贞，且拥兵石家庄，隐隐有攫取北京的异图。真是四面楚歌。那时身入旋涡的袁钦差，恰也着急起来，再令刘承恩为代表委员，副以蔡廷干，同往武昌，与黎都督面议和约，自己决拟入都，整装以待。过了两日，方见刘、蔡二人，狼狈回来；急忙问及和议，二人相继摇首，并呈上复函，由

袁披阅。其词云：

慰帅执事：袁字慰庭，故称慰帅。迩者蔡、刘两君来，备述德意，具见执事俯念汉族同胞，不忍自相残害，令我钦佩。荷开示四条，果能如约照办，则是满清幸福。特汉族之受专制，已二百六十余年，自戊戌政变以还，曰改革专制，曰预备立宪，曰缩短国会期限，何一非国民之铁血威逼出来？徐锡麟也，安庆兵变也，孚琦炸弹也，广州督署被轰也，满清之胆，早经破裂。以上所叙各事，俱见清史通俗演义。然逐次之伪谕，纯系牢笼汉人之诈术，并无改革政体之决心。故内而各部长官，外而各省督抚，满汉比较，满人之掌握政权者几何人？兵权财权，为立国之命脉，非毫无智识之奴才，即乳臭未干之亲贵；四万万汉人之财产生命，皆将断送于少数满贼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即如执事，岂非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一削兵权于北洋，再夺政柄于枢府，若非稍有忌惮汉族之心，己酉革职之后，险有性命之虑。他人或有不知，执事岂竟忘之？何曾忘记。自鄂军倡议，四方响应，举朝震恐，无法支持，始出其咸同故技，以汉人杀汉人之政策，执事果为此而出，可谓忍矣。嗣又奉读条件，谆谆以立宪为言，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销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何种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论，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即论清政府叠次上谕所云，试问鄂军起义之力，为彰德高卧之力乎？鄂军倘允休兵，满廷反汗，执事究有何力以为后盾？今鄂军起义只匝月，而响应宣告独立者，已十余省，沪上归并之兵轮及鱼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复之速而广者，实非人力之所能为也。我军进攻，窃料满清实无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抵拒者，惟有执事，然则执事一身，击汉族及中国之存亡，不綦重哉！设执事真能知有汉族，真能系念汉人，则何不趁此机会，揽握兵权，反手王齐，匪异人任。即不然，亦当起中州健儿，直捣幽燕。渠何尝不作此想，特不欲显行耳。苟执事真热心满清功名也，亦当日夜祷祝我军速指黄河以北，则我军声势日大一日，执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军屈服于满清，恐不数日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早已见到，不烦指教。执事犯功高震主之嫌，虽再伏隐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戊戌之事，一日不能忘也，执事之于满清，其感情之为如何？执事当自知之，不必局外人为之代谋。同志人等，皆能自树汉族勋业，不愿再受满族羁绊，亦勿劳锦注。顷由某处得无线电，知北京正危，有爱新氏去国逃走之说，果如是，则法人资格丧失，虽欲赠友邦而无其权矣，执事又何疑焉？窃为执事计，闻清廷有召还之说，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执事回京也，恐系疑执事心怀不臣，藉此以释兵权，则宜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执事也，庚子之役，各国联军入京，召合肥入定大局，合肥留沪不前，沈几观变，前事可师。所惜者，合肥奴性太深，仅得以文忠结局，了此一生历史，李氏子岂能终无余憾乎？元洪一介武夫，罔识大义，惟此心除保民外，无第二思想，况执事历世太深，观望过甚，不能自决，须知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无待

游移。孟子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全国同胞，仰望执事者久矣，请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本来面目，则元洪等所忠告于执事者也。余详蔡、刘二君口述，书不尽言，惟希垂鉴！

袁钦差阅毕，毫不动色，惟点了好几回头，知己相逢，应该心照。嗣见刘、蔡二人尚站立在侧，便与语道："他不肯讲和，也就罢了，我便要启程赴京，你两人收拾行李，一同北上，可好么？"二人正在听命，忽由随役递呈名刺，报称第一军统领段祺瑞求见，袁钦差即命传入。彼此相见，行过了礼，祺瑞先开口道："闻宫保已拟北上，祺瑞特来恭送，并乞指教。"袁钦差道："革命风潮，闹得这么样大，看来是不易收拾，中外人心，又倾向革命，冯军一入汉口，稍行杀掠，各领事已有烦言，你想现在的事情，还好任情办去么？"祺瑞道："京中资政院，已奏请惩办前敌将帅，闻已交宫保查办，不知宫保究如何作复？"袁钦差微哂道："一班老朽，晓得什么军情，华甫也太属辣手，我已向他交代过了。"冯国璋字华甫。老袁袒护冯国璋，已见言外。祺瑞道："可笑这吴禄贞，是革命党中健将，朝廷不知为何令抚山西，他带了山西革命军，还到石家庄，把京中输运的军火子弹，多半截留，反说是仰体朝廷德意，消弭战祸，保全和平，并请诛纵兵烧杀的将帅，以谢天下，这真是出人意料的事情。现闻已在途被刺，连首级都无从着落呢。"吴禄贞被刺事，亦从老段口中带出。袁钦差不待说毕，便道："这等人物，少一个，好一个，横直是乱世魔星，不足评论。"祺瑞听他言中有意，便不再说下去。袁氏何意？看官试猜。但听袁钦差又与语道："芝泉，祺瑞字。你是我的故交，我此次被逼出山，又要赴京，你须要助我一臂哩。"祺瑞拱手道：：敢不惟命是听。"种种后文，均伏于此语中。袁钦差道："如此最好，我已要起程了。"当下与祺瑞携手出辕，上舆告别。祺瑞仍在后送行，一直到了车站，俟袁钦差舍舆登车，一去一留，方才分手。

看官听着！小子前著清史演义，于吴禄贞事未曾详叙，此书既从段祺瑞口中叙出，应该将吴事表明，补我从前缺略，且与袁项城亦隐有关系，更不能不特别从详。本书于各省革命，俱从略笔，独详吴事者以此。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县人，曾在湖北武备学堂肄业，由官费派学东洋。庚子拳乱，革命党人唐才常发难汉口，禄贞方在日本学习士官，潜身归来，据住大通，为唐声援。唐败被杀，禄贞仍遁入日本，后投效东三省，大著才名，得操兵柄。寻为延吉厅边务大臣，与日本办理间岛交涉，精干明敏，日人不能逞，以功洊升副都统，未几任第六镇统制。他本蓄志革命，欲借着兵力，乘机举事，会鄂军起义，遂自请率军赴敌。清廷颇怀疑忌，令随荫昌南下，许荫昌便宜行事，如果察有异图，立杀无赦。禄贞以荫昌偕行，料知所愿难遂，乃托疾不往，嗣因滦州军威逼立宪，有旨令禄贞往抚，禄贞到了滦州，却在军前演说，大致谓："革命利益，满、汉均沾。"说得汉人非常赞成，就是军伍中有几个满人，也不觉被他感化，当下集众定议，入驻丰台，拟逼清帝逊位。不意清廷已有所闻，调集京奉路线列车，留京待命，一面令禄贞移剿山西。禄贞因计不得行，乃率部众赴石家庄，自己轻车简从，径入山西省城，与山西民军会商，拟纠合燕晋诸军，协图北京，且截取清军南下的辎重，做为自己的军需。匆匆返石家庄，偕

詹随员在车中拟稿，只说是山西就抚，电达清廷。甫到车站，突有兵士上车，向禄贞屈膝道贺。禄贞见兵士肩章，书第十二协字样，坦然不疑；正欲启问，那兵士从靴内拔出匕首，向前直刺，禄贞忙离坐格拒，詹又大呼乞救，不防兵士愈来愈众，各持枪攒击禄贞，禄贞虽然骁勇，究竟敌不住多人；况且枪弹无情，扑通扑通的数声，已将一位革命的英雄，送入鬼门关去，头颅都不知下落。詹随员逃避不及，也吃了好几个卫生丸，与吴统制同登冥箓。生死相随，可谓至友。看官！这第十二协军队，究系何人统辖？原来就是吴禄贞部下的军队，协统叫作周符麟，与禄贞含有宿嫌，禄贞本奏请黜周，公牍上陈，偏遭部驳，周仍虚与委蛇，至是竟遣旗兵刺死禄贞。或谓："由清军谘使良弼，遗周二万金，令他把禄贞刺死，免滋后患。"或谓："为袁钦差所忌，恐他先入京师，独操胜算，转令自己反落人后，无从做一番事业，所以密嗾周符麟，除去一个好敌手。"后人编著民国春秋，尝于辛亥年九月十六日，大书特书道："袁世凯使人暗杀吴禄贞于石家庄。"民国春秋曾载入大同报。小子也不暇深考。但有一诗吊吴军统云：

拚将铁血造中原，勇士何妨竟丧元？
但若暴徒非虏使，石家庄上太含冤。

吴军统已死，袁钦差即启程北上，京内的王公大臣，都额手称庆，差不多似救命王到来。欲知后事，试看下回。

冯、段二人，是项城心腹，故本书开始，即将二人特别提出。微冯、段，项城固无自逞志也，若与黎都督议和，项城不过暂时敷衍，并非当时要着，但黎督复书，实已如见项城肺腑，推项城之意，亦必谓黄陂实获我心，特未尝明言耳。刘书毫无精采，不过与黎书互有关系，故特附录，明眼人自能知之。至吴禄贞之被刺，是否由项城主使，至今尚无实证，惟大同报所载之民国春秋，已归咎袁氏，想彼或有所见，并非曲意深文。吴谋若行，则北京早下，清帝亦早逊位，何待项城上台？今日之民国，或较为振刷，亦未可知。是著书人之特载吴禄贞，固具有微意，不第补前著清史演义之阙已也。

第 三 回
奉密令冯国璋逞威　举总统孙中山就职

却说京内官民，闻袁钦差到京，欢跃得什么相似，多半到车站欢迎。袁钦差徐步下车，乘舆入正阳门，当由老庆、老徐等，极诚迎接，寒暄数语，即偕至摄政王私邸，摄

政王载沣，也只好蠲除宿嫌，殷勤款待。请他来实行革命，安得不格外殷勤？老袁确是深沉，并没有甚么怨色，但只一味谦逊，说了许多才薄难胜等语。语带双敲。急得摄政王冷汗直流，几欲跪倒下去，求他出力。老庆、老徐等，又从旁怂恿，袁乃直任不辞，即日进谒隆裕后，也奉了诚诚恳恳的面谕，托他斡旋。袁始就内阁总理的职任，动手组织内阁，选用梁敦彦、赵秉钧、严修、唐景崇、王士珍、萨镇冰、沈家本、张謇、唐绍怡、达寿等，分任阁员，并简放各省宣慰使，拣出几个老成重望，要他充选。看官！你想当四面楚歌的时代，那个肯来冒险冲锋，担此重任？除在京几个人员，无法推诿外，简直是有官无人。而且海军舰队，及长江水师，又陆续归附民军，听他调用，那时大河南北，只有直隶、河南两省，还算是没有变动。大江南北，四川又继起独立，完全为民军所有。只南京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提督张勋，尚服从清命，孤守危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又组织联军，进攻南京。上海都督陈其美，且号召兵民，一面援应江、浙联军，一面组合男女军事团，倡义援鄂。枕戈待旦，健男儿有志复仇；市鞍从军，弱女子亦思偕作。彼谈兵，此驰檄，一片哗噪声，遥达北京，已吓得满奴倒躲，虏气不扬。语有分寸，阅者自知。

袁总理迭接惊耗，前称袁钦差，此称袁总理，虽是就官言官，寓意却也不浅。默想民军方面，嚣张得很，若非稍加惩创，民军目中，还瞧得起我么？我要大大的做番事业，必须北制满人，南制民军，双方归我掌握，才能任我所为。隐揣老袁心理，确中肯綮。计划既定，便与老庆商议，令他索取内帑，把慈禧太后遗下的私积，向隆裕后逼出，隆裕后无法可施，落了无数泪珠儿，方将内帑交给出来，袁总理立饬干员，运银至鄂，奖励冯国璋军，并函饬国璋力攻汉阳，国璋得了袁总理命令，胜过皇帝诏旨，遂慷慨誓师，用全力去争汉阳。汉阳民军总司令黄兴，系湖南长沙县人，向来主张革命，屡仆屡起，百折不挠。黎都督元洪，与他素未识面，及武汉鏖兵，他遂往见黎督，慨愿前驱，赴汉杀虏。是夕，即渡江抵汉阳，汉阳发军，与清军酣战，已有多日，免不得临阵伤亡，队伍缺额，就令新募兵充数。新兵未受军事教育，初次交锋，毫无经验，一味乱击，幸清军统冯国璋，守着老袁训诫，未敢妄动，所以相持不决。至袁令一下，他即率军猛进，围攻龟山。民军总司令黄兴，督师抗敌，连战两昼夜，未分胜负。不意冯军改装夜渡，潜逾汉江，用着机关大炮，突攻汉阳城外民军。民军猝不及防，纷纷倒退。黄兴闻汉阳紧急，慌忙回援，见汉阳城外的要害，已被清军占住，料知汉阳难守，竟一溜烟的逃入武昌，下一逃字，罪有攸归。龟山所有炮队，失去了总司令，未免脚忙手乱，一时措手不迭，便被冯军夺去。汉阳城内，随即溃散，眼见得城池失守，又归残清。等到武昌发兵往援，已是不及，黎都督不免懊悔，但事已如此，无可奈何，只得收集汉阳溃军，加派武昌生力军，沿江分驻，固守武昌。黄兴见了黎督，痛哭移时，拟只身东行，借兵援鄂，黎督也随口照允，听他自去。黄兴实非将才。

这时候的冯国璋，已告捷清廷，清廷封国璋二等男，国璋也颇欣慰，便拟乘胜再下武昌，博得一个封侯拜相的机会。当下派重兵居住龟山，架起机关大炮，轰击武昌。武昌与汉阳，只隔一江，炮力亦弹射得着，幸亏武昌兵民，日夕严防，就是有流弹抛入，尚

不过稍受损伤，无关紧要；沿江上下七十余里，又统有民军守着，老冯不能飞渡。只汉阳难民，渡江南奔，船至中流，往往被炮弹击沉，可怜这穷苦百姓，断股绝臂，飘荡江流；还有一班妇女儿童，披发溺水，宛转呼号，无从乞救，一个一个的沉落波心，葬入鱼鳖腹中。马二先生，何其忍心。各国驻汉领事，见了这般惨状，也代为不平，遂推英领事出为介绍，劝令双方停战。自残同类，转令外人出为缓颊，煞是可叹。国璋那肯罢休，只说须请命清廷，方可定夺，一面仍饬兵开炮，蓬蓬勃勃的放了三日三夜，还想发兵渡江，偏偏接到袁总理命令，嘱他停战，冯国璋一团高兴，不知不觉的销磨了四五分，乃照会英领事，开列停战条件，尚称："民军为匪党。"并有"匪党须退出武昌城十五里，及匪党军舰的炮闩，须一概卸下，交与介绍人英领事收存"等语。英领事转达黎督，黎督复交各省代表会公决。

原来独立各省，已各举代表，齐集湖北，拟组织临时政府，以便对内对外，本意是择地武昌，因武昌方在被兵，不得安居，暂借汉口租界顺昌洋行，为各省代表会会所。各省代表，见了冯国璋停战条款，统是愤懑交加，不愿答复。嗣恐英领事面子过不下去，乃想出一个用矛制盾的法儿，写了几条，作为复词，内开虏军须退出汉口十五里以外，及虏军所据的火车，应由介绍人英领事签字封闭。极好的滑稽答复。这种绝对不合的条款，怎能磋磨就绪？惟老冯也不好再战，暂行停炮勿攻，待有后命，再定计议。乐得逍遥。忽接到江南急电，江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提督张勋等，统弃城出走，南京被民军占去。接连又奉袁总理电命，停战十五日。于是按兵不动，彼此夹江自守，暂息烽烟。

小子且将南京战事，续叙下去。江督张人骏，本也是个模棱人物，只因铁良是满人，始终辅清，张勋虽是汉族，却因受清厚恩，不敢背德，定欲保全江宁，对敌民军，所以各省纷纷独立，唯南京服从清室，毫无变志。江南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时已反抗清廷，任为宁军总司令，发兵攻击南京，初战不利，退回镇江，旋经浙军司令朱瑞、苏军司令刘之洁、镇军司令林述庆、沪军司令洪承点、济军司令黎天才，齐集镇江，与宁军一同出发，再捣南京，张勋却也能耐，带着十八营防军，与联军交战数次，互有杀伤。嗣因联军分头进攻，一个效忠清室的张大帅，顾东失西，好似一个磨盘心，终日在南京城下，指麾往来，闹得人困马乏，急忙电达袁总理，请他速发援兵。谁知这袁总理并无复音，再四呼吁，终不见报。袁总理已叫你拱让，你何苦硬要支持？未几，济军占领乌龙山、幕府山，浙军亦占领马群孝陵卫一带。又未几，浙军复进夺紫金山，会同镇军沪军，攻克天保城。张勋屡战不利，反丧了统领王有宏，没奈何退入朝阳门，专令城内狮子山守兵，开炮击射联军。那知狮子山上的兵士，已有变志，所发诸炮，都是向空乱击，毫无效力，城外最要紧的雨花台，又被苏军夺去。张勋力竭计穷，先嘱爱妾小毛子，收拾细软，由部众拥护出城，自己亦率了残兵二千人，与张人骏、铁良等开了汉西门，乘夜走脱，联军遂拥入南京城，欢呼不已，南京踞长江下游，倚山濒水，向称为龙盘虎踞的雄都，民军席卷长江，必须攻克南京，才得作为根本重地，适值汉阳为清军所得，两方面胜负相同，各得对等资格，那时和议问题，方好就此着手了。实皆不能出老袁意中。

袁总理世凯，与清摄政王载沣，面和心不和，便乘此下手，欲逼载沣退归藩邸，但

形式上不便强逼，只把重大的问题，推到载沣身上去，自己不肯作主。载沣实担架不起，情愿辞职归藩。庆亲王奕劻，虽已罢去总理，遇着紧要会议，总要召他与闻，他便在隆裕后面前，力保袁总理能当重任，休令他人掣肘。隆裕后究是女流，到了没奈何时候，明知袁总理未必可靠，也只好求他设法，索性退去摄政王，把清廷一切全权，托付袁总理。全权付与，还有什么清室江山。袁总理遂命尚书唐绍怡，做了议和代表，且与唐密商了一夜，方令启程南下。一夜密商，包括后来无数情事。各省代表会，闻北代表南来，公推伍廷芳为民军代表，酌定上海地点，与北代表会议。两下里只约停战，未及言和。那革命党大首领孙文，已从海外回国，来任临时总统，开创一个中华民国出来。笔大如椽。

孙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香山县人。少时入教会学堂读书。吸受欧化，目击清政日非，遂倡言革命；嗣复往来东西洋，结合中国游学生，组织同盟会，一心与满清为难，好几次运动革命，统归失败。俱见清史通俗演义。至是民军起义，把中国二十二省的舆图，得了三分之二，不禁宿愿俱慰，奋袂回国。看官试想！中国革命，全是他一人发起的效力，此番功成回来，宁有不受人欢迎么？

先是黄兴到沪，拟召江、浙军援鄂，会因鄂军与清军议和，彼此停战，乃将援鄂事暂行搁起。至南京已下，各省代表，均自汉口移至南京，道出沪上，拟选举正副元帅，为他日正副总统根本。当下开会公举，黄兴得票最多，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得票，居次多数，当选为副元帅，那知江、浙联军，啧有烦言，多半谓汉阳败将，怎能当大元帅的职任？况黎都督是革命功首，反令他屈居副座，如何服人？遂纷纷电达沪渎，不认黄兴为大元帅。此即为军人干涉立法权之始，但各代表推选不慎，也是难免指摘。各省代表，束手无策，只好再行酌议，拟将黎、黄两人，易一位置。黄兴闻联军不服，即日离沪，只致书各省代表，力辞大元帅当选，并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各代表得了此书，乐得顺风使帆，以大元帅属黎，副元帅属黄，惟会议时有一转文，黎大元帅暂驻武昌，可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公决后，即由各代表派遣专足，欢迎副元帅移节江宁，一面与行政机关接洽，在江宁预设元帅府，专待黄副元帅到来，不意黄副元帅竟尔固辞，至再三敦促，仍然未至。有几个革命党人，与黄兴素来莫逆，竟跑入代表会所，狂呼乱叫，拍案痛詈，略称："举定的正副元帅，如何易置？显是看轻我会中好友，你等名为代表，试为设身处地，一位大元帅，骤然降职，尚有面目来宁，组织临时政府么？"此是政党纷争之始，愈见选举不慎之弊。说得各代表俯首无言，待他舌干口渴，方设词劝慰，将他请出。党人恨恨而去。

各代表忍气吞声，面面相觑。忽闻孙中山航海到来，已抵吴淞口，亏得他来解围。大众方转忧为喜，即开了一个欢迎会，去迓中山。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到沪。遂把大元帅副元帅的问题，搁过一边，一心一意的，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初十日开会投票，每省代表，一票为限，奉天代表吴景濂，直隶代表谷钟秀、张铭勋，河南代表李槃，山东代表谢鸿焘，山西代表景耀月、李素、刘懋赏，陕西代表张蔚森、马步云，江苏代表袁希洛、陈陶怡，安徽代表许冠尧、王竹怀、赵斌，江西代表林子超、赵士壮、王有兰、俞应麓、汤漪，浙江代表汤尔和、黄群、陈时夏、陈毅、屈映光，福建代表潘祖彝，广东

代表王宠惠、邓宪甫，广西代表马君武、章勤士，湖南代表谭人凤、邹代藩、廖名搢，湖北代表马伯援、王正廷、杨时杰、胡瑛、居正，四川代表萧湘、周代本，云南代表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联翩到会，依法投票。全是表面文章。开箱检视，总数只有十七票，倒有十六票中，端端正正的，写着孙文二字，大众欢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自是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产生大陆，成为开辟以来第一次创局。大书特书。孙文辞无可辞，勉允就职，当准于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月，即阳历新正月一日，为临时总统莅任，中华民国纪元的吉期，先是鄂军起义，用黄帝纪元，因黄帝为汉族远祖，兴汉排满，不得不溯源黄帝，所以檄文起首，称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至造成民国，拟联合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一大中华，不应再存种族的形迹，乃改用民国纪元。且因世界各国，多用阳历，也只好随众变通，藉便交际。可巧总统选出，又适当阳历残年，为此种种理由，才有此特别更改。话休烦叙。并非烦文，实为通俗教育起见。

且说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当选临时大总统孙文，由沪上乘着专车，赴宁受职，火车上面，遍悬五色旗，随风送迎。这五色旗寓着五族共和的意义，系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后，由都督程德全，及湖南志士宋教仁等，创造出来，后来遂定为国徽。武昌起义，用铁血旗，即十八星旗。滇、黔、粤、桂独立，袭用同盟会之青天白日旗。各省独立，统用白旗。故本书特揭五色旗之缘起。是日午前，车抵南京，政学军商各界，统到车站欢迎，驻宁各国领事，亦到来迎接，各炮台，各军舰，各鸣炮二十一响，表示欢忱。孙文下车，便改乘马车至临时总统府，即日行就职礼。各省代表暨海陆军代表齐集，军乐声与欢呼声，舞蹈声，和成一片。待众声少止，乃由孙文宣读誓词，词曰：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数语已载清史通俗演义，因所关重大，用特复录。

各省代表，因他宣誓已终，遂捧授大总统印信，由孙文接受如仪，那时宁军总司令徐绍桢，又由各代表公推，令进箴颂，乃琳琳琅琅的宣读起来，正是：

元首退居公仆列，国民进作主人翁。

欲知所读何词，且至下回续叙。

本回所叙各事，多载入清史通俗演义，而此复复述者，以事关重大，清史演义中不可无是文，民国演义中，尤不可无是文也。妙在事实从同，运笔不同，两两对勘，不嫌重复，反增趣味，且有彼详此略，彼略此详诸异点，置诸清史演义宜如彼，置诸民国演义宜如此，此妙手之所以不涉拘墟也，阅者鉴之，应不河汉余言。

第　四　回
复民权南京开幕　抗和议北伐兴师

却说宁军司令徐绍桢，因临时大总统孙文就职，遂由各省代表委托，转达民意，朗读颂词道：

维汉曾孙失政，东胡内侵，淫虐猾夏，帝制自为者垂三百年，我皇汉慈孙，呻吟深热，慕法兰西、美利坚人平等之制，用是群视众策，仰视俯画，思所以倾覆虐政，恢复人权，乃断头揕胸，群起号召，流血建义，续法、美人共和之战史。今三分天下，克复有二，用是建立民国，期成政府，拣选民主，推置总统。佥意能尊重共和，宣达民意，惟公贤；廓清专制，巩卫自由，惟公贤；光复禹域，克定河朔，举汉、满、蒙、回、藏群伦，共复于平等之政，亦惟公贤。用是投匦度情，征压纽之信，众意所属，群谋佥同。既协众符，欢欣拥戴。要知我国民久困钤制，疾首蹙頞，望民主若岁，今当公轩车莅任，苍白扶杖，子女加额，焚香拥彗，感激涕零者何也？忭舞自由，敦重民权也。用是不吝付四百兆国民之太阿，寄二亿里山河之大命，国民之委托于公者，亦已重哉。继自今惟公翼翼，毋违宪法，毋拂舆意，毋任威福，毋崇专断，毋昵非德，毋任非才，凡我共和国民，有不矢忠矢信，至诚爱戴，轩辕、金天，列祖列宗，七十二代之君，实闻斯言。代表等受国民委托之重，敢不尽意，谨致大总统玺绶，俾公发号施令，崇为符信，钦念哉！

读毕，由孙大总统答词，略谓："当竭尽心力，勉副国民公意。"各代表及海陆军代表，又欢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共和万岁，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万岁。两阶军乐，又堂堂的奏了一回，然后大众鞠躬告别。过了三天，再选举副总统，黎都督元洪当选；复着手组织内阁，暂仿美国成制，不设总理，先集各代表议定法度，分作九部，每部设总长一人，次长一人，由孙总统提出望重名高的人物，请代表团投票取决，得多数同意，乃经总统委任。此次是中华民国第一次组织内阁，当任黄兴为陆军总长，蒋作宾为次长；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次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吕志伊为次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王鸿猷为次长；王宠惠为外交总长，魏宸组为次长；程德全为内务总长，居正为次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景耀月为次长；张謇为实业总长，马和为次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于右任为次长。政府的行政机关，已经组成，乃由各代表组织参议院，每省中选出三人，公议法律，作为中华民国的立法机关。政法两项，并行不悖，先择民国最要紧的条件，提出施行。第一件是外交，由临时大总统咨照各国，凡革命以前，清政府所欠外债，归民国承认偿还，从前中外约款，仍然履行，各国侨民，一体保护，信教悉许自

由，外人得此照会，却也悦服。第二件是内治，下剪辫令，改拜跪礼，所有从前大人老爷的称呼，以及山、陕教坊乐籍，与浙绍惰民丐籍及浙、闽棚民，广东疍户等，一体革除，实行共和制度，撤销阶级。至若刑法一端，虽已设司法部，一时未及编制，且因军务未竣，暂行军律，由陆军总长颁布临时军律十二条，凡任意掳掠、强奸妇女、焚杀平民，及未奉长官命令，擅封民房财产、硬夺良民财物等五条，最为大罪，犯即枪毙。勒索强买、与私斗伤人，这二条论情抵罪。还有五条，是私入良民家宅、行窃赌博、纵酒行凶及各种滋扰情形，均酌量罚办。此外一切政策，由各部总长颁布意见，逐渐进行。惟教育一项，至应改良，所有大小所堂，改名学校，各种教科书，饬各书局及各校教员，酌量编辑。小学校中准男女同学，期合共和宗旨，其余各节，亦略有变通，小子也不及细述了。此系民国创造的政治，不能不揭要叙明。

惟是满清政府，尚兀立北京，直隶、河南，未曾独立；山东旧抚孙宝琦，忽附和民军，忽服从清室，仿佛有两张面孔，两副心肠；还有辽东三省，也是首鼠两端；西域的新疆省，及内外蒙古、青海、西藏三部，路途遥远，声息未通；就是一早光复的山、陕两省也被清军袭击，屡电达南京政府，火速乞援。临时大总统孙文，及九部阁员，不得不亟筹统一的办法。

时清议和代表唐绍怡，与民军代表伍廷芳，已会议了好几次，伍代表先提出和议大纲，约有四条：一是废除满清政府；二是建立共和政府；三是优给清帝岁俸；四是满人除在新政府效力外，凡年老穷苦的人，均优给赡养。这数条说将出来，与唐代表意不相合。唐代表受着清廷命令，南下议和，就是有志共和，一时也不便推倒满清，遂与伍代表辩驳数次，仍主张君主立宪。伍代表当然不允，嗣经彼此磋磨，定了一个通融的法儿，拟立时召集国会，将君主民主问题，付诸公决，当由双方签字。再议国会办法，及开会地点，伍主上海，唐主北京；伍主每省选派代表三人，唐初意未协，旋亦照允，惟地点尚未议定，电达袁总理定夺，袁总理复电，不特反对上海开会，并云："各省代表，只有三人，不足取信大众。唐使不候电商，径行允协，未免越权，本总理碍难承认"云云。无非为一己计。看官试想！唐使南来，明明是袁总理的全权代表，当两代表相见时，已经换验文凭，确有全权字样。乃因这国会人数，由唐签定，竟遭袁总理驳斥，还有甚么全权可言？唐代表即日辞职，由袁总理致电伍廷芳，直接议和。正在辩论的时候，忽闻南京已组织新政府，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不由的惊动了老袁，正副总统，都被他人取去，安得不惊。立即电达南方，诘问伍代表。略云：

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新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立即取消？务希电复！

伍代表接到此电。亦拟就复稿，拍致袁总理道：

现在民军，光复十七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在国民会议未议决以前，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此是民国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国民会议未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何以尚派委大小官员？又前与唐使订定，谓国民会议，取决多数，议决之后，两方均须依从。来电所诘问者，请还以相诘，设国会议决为共和立宪，清帝是否立即退位？亦希答复为盼！

袁总理瞧这电文，免不得气愤起来，当下四处拍电，饬新授山西巡抚张锡銮，速带三镇全军，往攻娘子关，进窥太原；故陕督升允，由甘肃募军，由平凉窥陕西乾州；再调河南清军，西薄陕西潼关；皖北清藩倪嗣冲，进驻颍亳；南京败逃的提督张勋，由徐州招集散军，攻入宿州，随处牵制民军，大有以力服人的威势。暗中却仍令唐绍怡，寓居沪上，作局外的调停，仍与伍代表密商，不使南北决裂。一面硬逼，一面软做，老袁确有手段。南京政府，颇有些为难起来，各省代表团，恐临时政府为和议所误，行文严诘，日促进兵。山西都督阎锡山，又飞书求救，接连是娘子关失守，太原失守，数次警电，络绎传来。陕西潼关民军，始挫终胜，虽幸得击退清军，究竟还是危险，也屡电告急，皖、徐一带，又有不安的消息，于是南京政府，揭示进兵的方法，派鄂、湘民军，为第一军，向京汉铁路前进；宁、皖民军，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约会开封、郑州间；淮阳民军为第三军，烟台民军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约会济南；秦皇岛合关外各民军为第五军，山、陕民军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若第一二三四军，进行顺手，即与第五六军会合，共捣虏廷。再由临时大总统孙文，檄告北方将士，其文云：

民国光复，十有七省，义旗虽举，政体未立，凡对内对外诸问题，举非有统一之机关，无以达革新之目的，此临时政府，所以不得不亟为组织者也。文以薄德，谬承公选，效忠服务，义不容辞，用是不揣绵薄，暂就临时之任，藉维秩序而图进行，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区区此心，天日共鉴。凡我同胞，备闻此言。惟是和平虽有可望，战局尚未终结，凡我籍隶北军诸同胞，同是汉族，同为军人，举足重轻，动关大局，窃以为有不可不注意者数事，敢就鄙意，为我诸同胞正告之：此次战事迁延，亦既数月，涂炭之惨，延亘各地，以满人窃位之私心，开汉族仇杀之惨祸，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我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一；古语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知民心之所趋即国体之所由定也，今禹域三分光复逾二，虽有孙、吴之智，贲、育之勇、亦讵能为满廷挽既倒之狂澜乎？我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二；民国新成，时方多事，执干戈以卫社稷，正有志者建功树业之时，我同胞如不明烛几先，即时反正，他日者，大功既定，效用无门，岂不可惜？我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三。要之义师之起，应天顺人，扫专制之余威，登国民于衽席，此功此责，乃文与诸同胞共与者也。如其洞观大势，消释嫌疑，同举义旗，言归于好，行见南北无冲突之忧，国民蒙共和之福；国基一定，选贤任能，

一秉至公，南北军人，同为民国干城，决无歧视。我诸同胞当审斯义，早定方针，无再观望，以贻后日之悔，敢布腹心，惟图利之！

为这一篇宣告书，北方将士，亦蠢蠢欲动，南方各省都督，更跃跃欲战，军书旁午，战电纷驰，北伐北伐的声音，喧腾大陆，且把袁世凯骂得一文不值，不是说他满奴，就是詈他汉贼；肄业学校的学生，也情愿抛书辍学，倡合一个北伐团；醉心文明的女子，又情愿浣粉洗脂，组成一党北伐队；还有学生卫兵，女子精武军，及男女赤十字会，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就是梨园名角，楚馆歌娼，也想卸下这优孟衣冠，跳脱那平康贱里，投入甚么北伐团、北伐队，去当一会北伐英雄，北伐英雌。端的是乘盾为荣，执桴而起，班超投笔，大丈夫安用毛锥？木兰从征，新国民休轻巾帼。仿佛一个大舞台。似乎直捣黄龙，指顾间事。各国侨商，见时势危迫，恐碍商务，大众联名发电，直致清廷，要求他早改国体，安定大局。偏清亲贵载涛、载洵、载泽、溥伟、善耆，与良弼、铁良等，结成一个宗社党，极端反对民军，一意主战，且有宁赠友邦不给汉人的呆话。宗社党自此出现。当下开了几次会议，把变更国体的问题，誓不愿行，任他如何请求，如何决裂，只有背城借一，与国存亡。现怕是大言不作。良弼尤为激烈，力请隆裕太后，易和为战，并斥袁总理负国不忠，立应罢斥。隆裕后踌躇未决，袁总理已得着信息，即奏请辞职退居。复旨尚未下，甘肃、新疆，已递到警报，甘肃总督长庚，新疆将军志锐，均被革命军杀死，接连是蒙古活佛，西藏喇嘛，也宣布独立，把清廷简放的驻守大臣，一律驱逐出境。看官！你想隆裕太后，生平虽几经患难，要没有这般危急，当此一夕数惊，那得不令他吓煞？左思右想，无可奈何，只好去请老庆商量，老庆心目中，只有一个袁世凯，仍是坚持原议，并把曾国藩封侯故事，引述一番。世凯是姓袁，并不性曾。隆裕后以满清宗室，总要算老庆阅历最深，比不得一班粗莽少年，空说大话，毫无实用。少年原不足恃，老朽亦属无用。当下令老庆往留老袁，且封袁一等侯爵。袁总理不愿就封，并整顿行装，似乎要归去的模样，急得老庆苦口挽留，才得他勉强应允，惟侯爵决不肯受。想做总统，想做皇帝，岂侯爵所能羁留？俟老庆别后，沉吟了好半晌，乃自拟密电，飞寄唐绍怡，唐接电后，往谒伍代表，谈及老袁密电中事，伍代表复转电孙总统，孙总统微微一笑，遂命秘书拟好电文，即致袁总理道：

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属组临时政府，文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惟目前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原来袁总理的密电中，是要孙中山让位与他，他才肯赞成共和，推翻清室，做一出民国开幕的新戏。孙中山顾全大局，竟坦白无私，甘心让位。于是这位袁总理，遂放胆做去，演出许多把戏来。曾记得古诗一首，很好移赠老袁，诗句便是：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毕竟袁总理如何处置，且待下回表明。

南北议和，而孙中山航海来华，即组织临时政府，似乎行之太急，然非有此仓猝之组织，则选议员，开国会，待诸如时？延长一日，则中国即不安一日，且若国会果成，南北必大肆运动，不免有道旁筑室之嫌，此组织南京政府，不可谓非南方党人之捷足也。唐代表议和被斥，即行辞职，看似袁、唐暗中冲突，实仍一致进行。袁总理心中，本挟一惟我独尊之见，意欲借共和捷径。为皇帝之过渡，既避篡逆之恶名，复得中外之美誉，种种作用，无非期达目的，唐代表辈，实为所利用耳。北伐一段，写得如火如荼，初不值老袁一哂。孙中山之甘心让位，亦知南北之未必相敌，经著书人一叙来，不但事实了然，即如各人心理，亦跃然纸上。

第五回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

却说临时大总统孙文，致电袁世凯，有虚位以待等语。袁总理才放下了心，只表面上不便遽认，当复致一电道：

孙逸仙君鉴：电悉。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国民公决，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预闻。谬承奖诱，愧不克当。惟希谅鉴为幸！

这电文到了南京，孙总统又有复电云：

电悉。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君主民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俱有，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袁总理既得此电，料知孙文决意让位，并非虚言，遂至庆亲王私邸，密商多时。略谓："全国大势，倾向共和，民军势力，日甚一日，又值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并偕同西洋水陆兵官数十员，声势越盛。现在南京政府，已经组织完备，连外人统已赞成。多半是

乌有情事，老袁岂真相信？无非是恫吓老庆。试思战祸再延。度支如何？军械如何？统是没有把握。前数日议借外款，外人又无一答应，倘或兵临城下，君位贵族，也怕不能保全，徒闹得落花流水，不可收拾。若果到了这个地步，上如何对皇太后？下如何对国民？这正是没法可施哩。”老庆闻到此言，也是皱眉搓手，毫无主意；随后又问到救命的方法。袁总理即提出“优待皇室”四字，谓：“皇太后果俯顺舆情，许改国体，那革命军也有天良，岂竟不知感激？就是百世以后，也说皇太后皇上为国为民，不私天下。似王爷等赞成让德，当亦传颂古今，还希王爷明鉴，特达宫廷。”前恫吓，后趋承，老庆辈安得不入彀中？老庆踌躇一会，方道：“事已到此，也没有别的法了，且待我去奏闻太后，再行定夺。”袁总理乃告别出邸。

过了一日。即由隆裕太后，宣召袁总理入朝。袁总理奉命即往，谒见太后，仍把变更国体的好处，说了一番，太后泪落不止。袁总理带吓带劝，絮奏了好多时，最后闻得太后呜咽道：“我母子二人，悬诸卿手，卿须好好办理，总教我母子得全，皇族无恙，我也不能顾及列祖列宗了。”凄惨语，不忍卒读。袁总理乃退了出来，时已晌午，乘舆出东华门，卫队前拥后护，警备甚严；两旁站着兵警，持枪鹄立，一些儿不敢出声。至行到丁字街地方，忽从路旁茶楼上面，抛下一物，约离袁总理乘车数尺，一声爆响，火星直迸，晦气了一个卫队长，一个巡警，两匹坐马，轰毙地上。还有兵士十二人，行路三人，也触着烟焰，几乎死去。无妄之灾。袁总理的马车，幸尚不损分毫，他坐在马车上面，虽亦觉得惊骇，面目上却很镇静，只喝令快拿匪徒。卫队不敢少慢，即似狼似虎的，跑入茶楼，当场拿往三人，移交军警衙门，即日审讯，一叫杨禹昌，一叫张先培，一叫黄之萌，直供是抛掷炸弹，要击死袁总理。待问他何人主使，他却不发一语，随即正法了案。阅者细思此三人，果属何党？或谓由宗社党主使，或谓由革命党主使，迄今尚属存疑。

袁总理始终不挠，遂拟定优待皇室等条件，一份内呈，一份外达。隆裕太后再开皇族会议，老庆等已无异辞。独良弼愤愤不从，定要主战。那时袁总理得了此信，颇费踌躇，暗忖了半天，不由得自慰道：“如此如此，管教他死心塌地。”遂暗暗的设法布置，内外兼施。过了数天，忽由民政大臣赵秉钧，趋入通报道：“军谘使良弼，已被人击伤了。”袁总理道：“已死么？”开口即问他死否，其情可见。秉钧道：“现尚未死，闻已轰去一足，料也性命难保了。”袁总理又道：“敢是革命党所为么？”秉钧道：“大约总是他们党人。”袁又问曾否捉住？秉钧又道：“良弼未死，抛掷炸弹的人，却已死了。”袁总理叹道：“暗杀党煞是利害，但良弼顽固异常，若非被人击死，事体也终办不了。”言下明明有喜慰意。秉钧道：“此人一死，国体好共和了。”袁总理又道：“你道中国的国体，究竟是专制的好，共和的好？”秉钧道：“中国人民，只配专制，但目下情势，不得不改从共和，若仍用专制政体，必须仍然君主。清帝退位，何人承接？就是有承接的人也离不了莽、操的名目。依愚见想来，只好顺水推舟，到后再说。”袁总理不禁点首，又与秉钧略谈数语，彼此握手告别。赵秉钧系袁氏心腹，故特从此处插入。

看官！你道这清宗室良弼，究系为何人所击？相传是民党彭家珍。家珍四川人，曾在本省武备学堂毕业，转学东洋，归充四川、云南、奉天各省军官，久已有志革命，至

武昌起义，他复奔走南北，鼓吹军士。既而潜入京师，赁居内城，购药自制炸弹，为暗杀计。适良弼统领禁卫军，锐意主战，乃决计往击良弼。自写绝命书一函，留存案上，然后改服新军标统衣饰，徐步出门，遥看天色将晚，径往投金台旅馆，佯称自奉天进京，有要公进内城，命速代雇马车，赴良弼家，投刺求见。阍人见名刺上面，写着“崇恭”两字，旁注“奉天标统”四字，当将名刺收下，只复称：“大人方入宫议事，俟明晨来见便了。”家珍道：“我有要事，不能少待，奈何？”一面说着，一面见阍人不去理睬，复跃上马车，至东华门外静待。约过半小时，见良弼乘车出来，两旁护着卫队，无从下手，乃让良弼车先行，自驱车紧随后面，直至良弼门首，见弼已下车，慌忙跃下，取出“崇恭名片抢步求见。良弼诧异道：“什么要公，黄夜到此？明日叙谈罢。”说时迟，那时快，良弼正要进门，猛听得一声怪响，不禁却顾，可巧弹落脚旁，把左足轰得乌焦巴弓，呼痛未终，已是晕倒。只有这此本领，何苦硬要主战。卫士方拟抢护，又是豁喇一声，这弹被石反激，转向后炸，火光乱进，轰倒卫士数名，连家珍也不及逃避，霎时殒命。良弼得救始醒，奈足上流血不止，急延西医施救，用刀断足，血益狂涌，翌日亦死。死后无嗣，惟遗女子三人。且家乏遗资，萧条得很。度支部虽奉旨优恤，赙金尚未颁发，清帝即已退位，案成悬宕，良女未得分文，后由故太守廉泉夫人吴芝瑛，为良女慰男请恤。呈词中哀楚异常，才博得数金赡养，良弼虽反抗共和，然究是清室忠臣，且廉洁可敬，故特笔表明。这且搁下不提。

且说良弼被炸，满廷亲贵，闻风胆落，躲的躲，逃的逃，多半走离北京，至天津、青岛、大连湾，托庇外人租界，苟延生命；所有家资，统储存外国银行，经有心人确实调查，总数达四千万左右。不肯饷军，专务私蓄，仿佛明亡时形状。大家逍遥海上，单剩了一个隆裕太后，及七岁的小皇帝，居住深宫，危急万状。小皇帝终日嬉戏，尚没有甚么忧愁，独隆裕后日夕焦烦，再召皇族会议，竟不见有人到来。接连又来了一道催命符，由内阁呈入，慌忙一瞧，但见纸上写着：

内阁军谘陆军并各王大臣钧鉴：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回、藏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电驰报纸，海宇闻风，率士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依，惟国利民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又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牵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

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既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东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隆裕太后一气览毕，已不知落了多少珠泪，及看到后面署名，第一个便是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随后依次署列，乃是尚书衔古北口提督毅军总统姜桂题，护理两江提督张勋，察哈尔都统陆军统制官何宗莲、副都统段芝贵，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倪嗣冲，陆军统制王占元、曹锟、陈光远、吴鼎元、李纯、潘矩楹、孟恩远，河北镇总兵马金叙，南阳镇总兵谢宝胜，第二军总参议官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总参谋官徐树铮，炮台协领官蒋廷梓，陆军统领官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增、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营务处张士钰、袁力宽，巡防统领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恺、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陆军统带官施从滨、萧安国，一古脑儿有四五十人。到了结末几个姓名，已被泪珠儿湿透，连笔迹都模糊起来。隆裕后约略看毕，便把这来折掷在案上，竟返入寝宫，痛声大哭。一班宫娥侍女，都为惨然。又经窗处的朔风，猎猎狂号，差不多为清室将亡，呈一惨状。帝王末路，历代皆然，如清室之亡，尚是一个好局面。自是隆裕太后忧郁成疾，食不甘，寝不安，镇日里以泪洗面，把改革国体问题，无心提起。一夕，正假寐几上，忽由太保世续，踉跄趋入，报称："太后，不好了，段祺瑞等要进京来了。"隆裕太后不觉惊醒，忙问道："段祺瑞么？他来京何事？"世续道："他有一本奏折，请太后明鉴。"隆裕后未曾瞧着，眼眶中已含了多少泪儿，及瞧完来奏，险些儿晕厥过去。看官！你道他是什么奏辞？待小子录述出来，奏云：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凭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请代奏！

最后署名，除段祺瑞外，无非是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等一班人物，隆裕后也不及细阅，只觉身子寒战起来，昏昏沉沉，过了半晌，方对世续道："这，怎么好？怎么好？"世续支吾道："国势如此，人心如此，看来非改革政体，不能解决了。"隆裕后道："古语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料我国家费了若干金银，养了这班虎狼似的人物，偏来反噬，你想可痛不可痛呢？"并非将士之过，隆裕后也未免诬人。世续道："太后须保重玉体，勿过伤心！"隆裕后流泪道："我悔不随先帝早死，免遭这般惨局。"说至此，又把银牙一咬，便道："罢，罢！你去宣召袁世凯进来。"世续奉命去讫，约半日，即见心广体胖的袁总理，随世续入宫。心广体胖四字，形容得妙。这一来有分教：

一代皇图成过去，万年创局见今朝。

欲知袁总理入宫后事，且看下回再表。

统观本回各情事，无一非袁世凯所为，袁世凯之被炸，当时群料为良弼所使，吾谓实袁氏自使之耳。良弼之被炸，则谓由民党彭家珍，吾谓亦袁氏实使之。不然，何以袁氏遇炸而不死，良弼一炸而即死乎？或谓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三人被逮以后，并未供言袁氏指使，岂死在目前，尚无实供求生之理？不知此正见袁氏之手段。袁氏后日，杀人多矣，即受袁氏之指使，而被人杀者亦多矣。问谁曾实供袁氏乎？闻袁氏平生举动，得达目的，不靳金钱，然则买人生命，以金为鹄，贪夫殉财，何所惮而不为也？若段祺瑞之领衔请愿，不待究诘，已共知为受命老袁，书中内外兼施四字，已将全情表明。寡言胜于多言，益令人玩味无穷云。

第六回
许优待全院集议 允退位民国造成

却说清太保世续，召袁总理世凯入宫，当由隆裕后问及优待条件，曾否寄往南方？袁总理答云："未曾。"明明是欺弄孤儿寡妇，安有外人尽知，尚说未曾寄往耶？隆裕后凄然道："这个局面，看来是难免了，烦你寄去交议罢。"袁总理道："事关重大，且再商诸近支王公，再行定夺。"何必做作。隆裕后道："近支王公，多半远飏，还有甚么可议？"说罢，掩面悲啼，袁总理也顾不得甚么，竟大踏步出宫，电致南方伍代表去了。已达目的，乐得趾高气扬。

是时南京各省代表团，已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召集参议员，于民国元年正月廿八日开参议院正式成立大会，开会前一日，适有数大问题发生，足为中华民国前途之障力。先是各省代表集会汉口，已有未曾独立的省份，如直隶、奉天等代表，有无表决权，应付讨论。卒因群议纷纭，仓卒不及表决，所以组织临时政府，选举正副总统，无论该省是否独立，既称代表，皆得投票，初无歧视，及参谋院将要开会，议员中有提出原议，略言："直隶、奉天等议员，不得有表决权。"直隶议员谷钟秀，奉天议员吴景濂等，抗论不服，相继辞职，旋经各省议员调停，方彼此一律，权限从同。南北议和，已将就绪，不日即可统一，还要彼此龃龉，自生恶感，真正令人不解。次日开会，各省议员，联袂偕来，虽未满额，已过半数，临时大总统孙文，亦曾莅会，国旗招展，军乐悠扬，大众欢欣鼓舞，俨然有一种共和的气象。嗣是逐日会议，倏逾兼旬，忽闻新政府未经院议，擅将汉冶萍煤矿公司，抵质借款，全院议员大哗，严辞责问。原来临时政府成立，命将各省赋税暂行豁免，一些儿没有进款，那出款却格外浩繁。陆军财政两部，拟发军需八厘公债票，经参议院通过施行，未见成效。嗣商诸大公司内管理人，暂借国民名义，将私产抵押外国款项，转贷政府，于是苏路公司，及招商局，先后抵质，为短期借款的抵押品。参议院也无异议，惟新政府尚嫌未足，复将汉冶萍煤矿公司，抵借日本款五百万元，这汉冶萍公司的资本，是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要占大半，盛氏以铁路国有政策，激起民变，致兴革命军，详见清史通俗演义。清廷已将他罢职，民军又拟将他资产籍没，急得老盛没法，竟去投效日本，愿与日人合办，想仗这日本商标，保护私产，复讨好临时政府，愿将该公司抵款五百万元，救济新政府的眉急。陆军总长黄兴，以军饷急需，不暇交参议院公决，只与临时大总统孙文商妥，径由大总统及陆军总长秘密签字，连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未得与闻。此举未免违法。后被参议院察悉，立刻咨照政府，诘他："抵押借债，何故不付参议院议决，擅自签字"等语。政府答称："由私人押借，与国家无涉。且款项亦未缴齐。"潦潦草草的说了数语，参议院议员竞责政府遁辞，愈觉不平，再请政府切实答复。政府复答称："汉冶萍公司，系由私人资格，与日本商订合办，尚未通过股东会，先由该公司借日款五百万元，转借与临时政府，请求批准。现只交到二百万元，本总统正恐外人合股，不无流弊，正

拟取消这事，所以未经交议”等因。湖北参议员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等，攘臂起诉，极言政府擅断擅行，愤极辞职，立回湖北原籍，运动本省临时省议会，另行组织临时国会，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抗衡。临时参议院成立，未及一月，即成决裂，此即中华民国不祥之兆。政府乃将汉冶萍公司罢押。临时参议院亦驳斥湖北省议会，为法外举动，当然无效。特举此数事，见得中国共和之难成。正在喧闹的时候，伍代表已交到优待清室等件，立待议妥，大众乃将余事搁起，专心致志的公议要项。但见第一行写着道：

（甲）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

大众瞧这十余字，各哗声道：“清帝退位，清室已亡，还有什么大不大。说得有理。就是优礼的礼字，亦属不合。”一议员道：“竟改作‘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例好了。”又有一议员道：“退字不如逊字，俾他留点面目，何如？”当下大众赞成，遂由主稿员另纸写出，系“（甲）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写毕，再将原稿看了下去，系是：

第一款，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国民对于大清皇帝，各致其尊崇之敬礼，与各国君主相等。

大众复道：“不妥不妥。清帝已经退位，我辈国民，还要去尊崇他做甚么？”乃经大众悉心参酌，改为：“清帝逊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再看第二款云：

第二款，大清皇帝岁用，每岁至少不得短于四百万两，永不得减额，如有特别大典，经费由民国担任。

大众磋议，改四百万两为四百万元，特别大典二语删去，乃复由主稿员写下道：“清帝逊位之后，每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再看第三款列着：

第三款，大内宫殿或颐和园，由大清皇帝随意居住，宫内侍卫护军官兵，照常留用。

大众又道：“清帝既已退位，大内宫殿，不应久居。”一议员应声道：“何不叫他还居颐和园？”旁又有一议员道：“颐和园规模弘敞，殿阁巍峨，令他居住，还是便宜了他。”连颐和园都不肯与居，清室末路，也属可怜。大众道：“既议优待，就留些余地便是。”乃改为：“清室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至第四款是：

第四款，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妥慎保护，负其责任，并设守卫官兵，如

遇大清皇帝恭谒陵寝，沿途所需费用，由民国担任。

大众道："清帝谒陵的费用，如何要民国担任？倘他借谒陵为名，日日嬉游，我民国当得起这许多供奉吗？此款前半截尚可通融，下三语尽可删却。"乃改定："清室逊位后，其宗庙陵寝，由民国妥慎保护。"复看第五款云：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敬谨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经费，均由民国担任。

这一款却没人反对，只酌改数字，作为："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至第六款云：

第六款，宫内所有各项执事人员，均由大清皇帝留用。

大众道："清宫旧用阉人，我民国尊重民权，当然不准有这腐竖，须要载明方好。"即改为："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再看下去：

第七款，凡属大清皇帝原有之私产，特别保护。

此款也没甚异议，不过窜易字句，变为"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及看到第八款，没有一人赞成，议决作废。看官！你道原稿第八款，是写着什么？乃是：

第八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

依情理上论来，清帝已经退位，中国人民，不服清帝管辖，所有清室典礼，与国民何涉？应该将此款删去。到了第九款，大众又抗论起来，但见原稿上写着：

第九款，禁卫军名额俸饷，仍如其旧。

原来禁卫军是保护清宫，因有此制。清帝退位后，须移居颐和园，禁卫军理应裁去。但从前这班军人，靠着军饷过活，此时遽议裁汰，恐他游骑无归，转成寇盗。当经各议员裁酌，改为"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统计甲种九款，改为八款，下文是：

（乙）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

第一款，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并得传袭。其袭封时，仍用大清皇帝册宝，凡大清皇帝赠封爵位，亦用大清皇帝册宝。

大众议决，皇族的皇字，改作“清”字。条文中只用首二语，以下尽行删去。第二款云：

第二款，皇族对于国家之公权，与国民同等。

这条经大众增改，定为“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其私权，与国民同等。”再看下文第三四款。

第三款，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第四款，皇族免兵役之义务。

这两条不加删改，惟于皇族上各加一“清”字。统计乙种共四款，下文为丙种条件，共计七款，原文云：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袭，概存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应设法拨给官产，作为世业，以资补助；（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官兵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信仰自由。

七款均不必更改，但就第四款中删一“应”字，第五款中，改“官兵”为“官弁”。条件已终，全体议决，再由主稿员依次誊正，惟末文尚有结尾数语，又由各议员修正通过，原文为：“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照会各国，或电达驻荷华使，知会海牙万国平和会存案。”改正为“以上条件，除丙款各条另行宣布外，余均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全文俱已缮清，即咨照临时政府，转交伍代表电达北京。袁总理瞧阅一周，便呈入隆裕太后。隆裕后又召见各近支王公及各国务大臣，谘询优待条件事宜。应召的人，很是寥寥，惟醇王载沣等到来，会议多时，或谓：“皇室经费，必须四百万两，分文不能短少。”这是夺利。或谓：“皇帝尊号相承不替数字，定须增入。”这是争名。或谓：“各种条件，统应增损。”恼动了隆裕太后，不觉唏嘘道：“大事已去，只争了一些小节，亦属无益。咳！我列祖列宗创造经营，得了中国一统江山，煞是艰苦，不意传到我辈子孙，无材无力，轻轻的让与别人，教我如何对得住先人呢？”说毕，哽咽不已，载沣等亦愧悔交集，各带惨容。始终以一哭了之。隆裕后又道：“庆亲王到那里去了？为何此时尚不见来？”正忆念间，忽见老庆伛偻趋入，脸上尚带烟容，想是大吸阿芙蓉膏，因此

来迟。当由隆裕后与他商议，老庆细阅优待条件，亦没甚异议，不过于相承不替一语，亦主张加入。隆裕后乃转嘱袁总理，令他致电南京政府，争此四字。怎奈南方回电，坚不承认。袁总理入宫面复，请太后自行定夺。隆裕后道："为这四字，决裂和议，倘或宗庙震惊，生灵涂炭，不更令我增罪吗？依他便了。"这却是仁人之言。袁总理道："且再与近支王公熟商"。隆裕后不待说毕，便道："他们多半不在京师，就是留着，也是不中用的人物，你不妨作主办理，日后必无异言。"袁总理唯唯退出，即欲拟旨，只因逊位的"逊"字，有碍清帝体面，且会议时候，皇族中亦有异论，乃酌改一"辞"字，与南方电议允洽，敦请老袁出山，总算争得此一字。便草定懿旨三道，呈入宫中，请隆裕太后及宣统帝盖用御宝。宣统帝不识不知，当然由太后作主，含泪钤印，统共盖讫，就于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颁布天下。谕云：

联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还有两道谕旨，一道是颁布优待条件，一道是饬文武官吏，各循职守，毋生异论。是日北京遍悬五色旗，民国南北统一，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已成过去的历史。临时大总统孙文，复提出再后的协议五条，交伍代表转达北京，条款列着：

（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咨照驻京各国公使，请转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旅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授受事权。

伍代表即日发电，由袁世凯接着，已是满意，自然没有意外的争执了。小子有诗咏道：

帝运告终清祚覆，中华一统共和成。
如何尚逐中原鹿，攫得全权始撤兵？

欲知老袁答复的电文，且从下回接阅。

此回为化板为活文字，优待清室等条件，已见清史通俗演义，而此书亦万不能不录。经作者一番融化，觉得各条文字，煞费磋磨；且于清室提出原稿，亦曾载及，愈见当时改正，不可谓非参议员之功。至叙及临时政府，与参议院之关系，是为南京组织政府三月内之举动，亦可留作一段话柄，固非漫无抉择，随笔铺叙已也。后文述及隆裕后盖印，以及孙总统提出协议，无非为老袁属笔，总结一诗，具见大意。皮里阳秋，可于此书证之。

第　七　回

请瓜代再开选举会　迓专使特辟正阳门

却说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已奉隆裕太后懿旨，令他组织临时政府。上加清内阁总理五字，义微而显。后由南京临时总统孙文，交伍代表电达老袁，老袁心满意足，即日复电云：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大众听着。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速见教！

临时总统孙文，既接此电，当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书，其文云：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咨：前后和议情形，前已咨交贵院在案，昨日伍代表得北京电云云，又接北京电云云。两电见前，均从略。本总统以为我国民之志，在建设共和，倾覆专制，义师大起，全国景从。清帝鉴于大势，知保全君位，必然无效，遂有退位之议。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当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布誓书，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幸福为任。誓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国民卓立于世界，为

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辞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为此咨告贵院，应代表国民之公意，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以便解职。附办法条件如下。

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　一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此咨。

又有荐贤自代咨文，词云：

今日本总统提出辞表，要求改选贤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原无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提议推让。想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共和。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此咨。

这两篇咨文，到了参议院，各议员一律可决，定于二月十五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届期这一日，孙总统率各部总长，及各将校，共谒孝陵。孝陵即明太祖墓，在南京朝阳门外，当钟山南麓，由孙总统主祭，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司祝官读罢祭文，两旁奏起军乐。悠扬中节，遐迩传声，军士数万，无不腾欢，各国领事，携手临观，亦啧啧称赏。祭礼已毕，再返临时总统府，行庆贺南北统一共和成立礼，先由军士开炮，鸣了一十七响，乃由孙大总统就位，依次奏乐唱歌，各部总次长，随班就列，向孙总统鞠躬表敬，孙总统亦答礼如仪，随即向大众演说道："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这皆由无数志士，无数义师，用无数热肠铁血，掉换出来。但北京一方面，全赖袁公慰庭，惨澹经营，方得成功，是袁公实我民国至友，民国成立以后，不应将他忘怀。今日参议院选举总统，若果袁公当选，想必能巩固民国。况前日得他复电，曾有永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中国二语，他是当代英雄，日后宜不食言。不要相信他，恐怕有些靠不住。惟临时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我虽解任，总是国民一分子，仍愿竭尽绵薄，为新政府效力，耿耿此心，还祈公鉴！"演说毕，但听得一片拍掌声，震动耳鼓。复奏军乐数通，益觉洋洋沨沨，响彻云霄。礼成，全体三呼民国万岁，方才散去。

下午参议院开会，选举总统，共得十七省议员，各投一票，计十七票，投票结果，统是"袁世凯"三字，全场一致，当选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随即电达北京，请袁来宁就职。孙总统亦以个人名义，电达北京，略谓："临时政府，已报告参议院，提出辞职书，并推荐袁为总统，惟袁公必须先至共和政府任职，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虑北方骚扰，无人维持现状，尽可先举人材，电告临时政府，即当使为镇抚北方的委员"云

云。看官！你想老袁的势力，全在北方，若要他南来就职，明明是剪他羽翼，他本机变如神，岂肯孤身南下，来做临时政府的傀儡么？语语见血。当下来一复电，由孙总统译阅云：

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唯一要图，民国存亡，胥赖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开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属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太属客气。南行之愿，前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因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当，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此语隐隐自命。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责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又举外人，抵抗南京。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变端见立，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明明谓舍我其谁。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能，以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恐怕言不顾行，奈何。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赴宁协商。特以区区之怀，电达聪听，惟亮察之为幸！

孙总统接电后，再赴参议院核定可否，全院委员长李肇甫，及直隶议员谷钟秀等，以“临时政府地点，不如改设北京，意谓临时政府，为全国视听所关，必须所在地势，可以统驭全国，方能使全国完固，且足维系四万万人心，我民国五大民族，从此联合，作为一个大中华民国。前由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系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属清军范围，不能不将就办理；目今情异势殊，自应相时制宜，移都北方为要。”言亦有理。有几个议员与他反对，仍然主张南京，当用投票表决法，解此问题。投票后，主张北京的有二十票，主张南京的只有八票，乃从多数取决，复咨孙总统。无如孙总统的意见，总以南京为是，援临时政府组织条例，再交参议院复议。原来临时政府大纲中，曾有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未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会复议。组织临时政府大纲，前因暂行制，故特从略，此次为交议事件，因特别提出。参议院接收后，再开会议，除李肇甫、谷钟秀数人外，忽自翻前议，赞成南京，不赞成北京，彼此争论起来，很是激烈。旋经中立党调和两造，再行投票解决，结果是七票主张北京，十九票主张南京，似此重大问题，只隔一宿，偏已换了花样，朝三暮四，令人莫测。中国人心之不可恃，一至于此。孙总统既接到复议决文，自然再电北京，请袁世凯即日南来，并言当特派专使，北上欢

迎。袁乃复电去：

昨电计达。嗣奉尊电，惭悚万状。现在国体初定，隐患方多，凡在国民，均应共效绵薄。惟揣才力，实难胜此重大之责任。兹乃辱荷参议院正式选举，窃思公以伟略创始于前，而凯乃以辁材承乏于后，实深愧汗。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惟前陈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素承厚爱，谨披沥详陈，务希涵亮！俟专使到京，再行函商一切。专使何人？并何日启程？乞先电示为盼。肃复。

又致参议院电文云：

昨因孙大总统电知辞职，同时推荐世凯，当经复电力辞，并切盼贵院另举贤能，又将北方危险情形，暨南去为难各节，详细电达，想蒙鉴及。兹奉惠电，惶悚万分，现大局初定，头绪纷繁，如凯衰庸，岂能肩此巨任？乃承贵院全体一致，正式选举，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何敢以一己之意见，辜全国之厚期？惟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知诸公推诚相与，不敢不披沥详陈，务希涵亮！统候南京专使到京，商议办法，再行电闻。略云电而详复电，为下文伏笔。

当袁世凯电辞总统又电受总统的时候，临时副总统黎元洪，也有辞职电文，拍致南京参议院。二月二十日，参议院又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投票公决，仍举黎当选，全院一致。黎以大众决议，不便力辞，也即承认。袁、黎心术之分，可见一斑。于是南京临时政府，遂派遣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副以汪兆铭、宋教仁等。适唐绍仪来宁，知已无可协商，亦愿同专使北行。启程时，先电告北京，遥与接洽。自二月二十一日，使节出发，至二十七日，到了北京。但见正阳门外，已高搭彩棚，用了经冬不凋的翠柏，扎出两个斗方的大字，做为匾额。这两大字不必细猜，一眼望去，使见左首是“欢”字，右首是“迎”字。欢迎两字旁，竖着两面大旗，分着红黄蓝白黑五色，隐寓五族共和的意思。彩棚前面，左右站着军队，立枪致敬，又有老袁特派的专员，出城迎迓，城门大启，军乐齐喧，一面鸣炮十余下，作欢迎南使的先声。极力摹写，都为下文作势。蔡专使带同汪、宋各员，与唐绍仪下舆径入，即由迎宾使向他行礼。两下里免冠鞠躬，至相偕入城，早有宾馆预备，也铺排得精洁雅致，几净窗明，馆中物件，色色俱备，伺役亦个个周到。外面更环卫禁军，特别保护。蔡专使等既入客馆，与迎宾使坐谈数语，迎宾使交代清楚，当即告别，唐绍仪也自去复命了。

是晚即由京中人士，多来谒候。寒喧已过，便说及老袁南下的利害，一方面为迎袁而来，所说大略，无非是南方人民，渴望袁公，袁能早一日南下，即早一日慰望等语。一方面是有所承受，特来探试，统说北京人心，定要袁公留住，组织临时政府，若袁公一

去，北方无所依托，未免生变。且元、明、清三朝，均以北京为国都，一朝迁移，无论事实上多感不便，就是辽东三省，与内外蒙古，亦未便驾驭，鞭长莫及，在在可忧，理应思患预防、变通办理为是。双方俱藉口人心，其实人民全不与闻，统是孙、袁两人意见。彼此谈了一会，未得解决，不觉夜色已阑，主宾俱有倦容，当即告别。蔡专使均入室安寝。翌晨起床，大家振刷精神，要去见那当选的袁大总统了。正是：

专使徒凭三寸舌，乃公宁易一生心。

毕竟袁世凯允否南行，且至下回再表。

孙中山遵誓辞职，不贪权利之心，可以概见，而必请老袁南下，来宁就职者，其意非他，盖恐袁之挟势自尊，始虽承认共和，日后未免变计耳。然袁岂甘为人下者？下乔入谷，愚者亦知其非，况机变如老袁者乎？蔡专使等之北上，已堕入老袁计中，老袁阳表欢迎，阴怀谲计，观其迭发数电，固已情见乎词，而南方诸人，始终未悟，尚欲迎之南来，吾料老袁此时，方为窃笑不置也。袁氏固一世之雄哉！

第八回
变生不测蔡使遭惊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却说蔡专使元培，与汪兆铭、宋教仁二人，偕谒袁世凯，名刺一入，老袁当即迎见。双方行过了礼，分宾主坐定，略略叙谈。当由蔡专使起立，交过孙中山书函，及参议院公文，袁世凯亦起身接受，彼此还坐。经老袁披阅毕，便皱着眉头道：“我日思南来，与诸君共谋统一，怎奈北方局面，未曾安静，还须设法维持，方可脱身。但我年将六十，自问才力，不足当总统的重任，但求共和成立，做一个太平百姓，为愿已足，不识南中诸君，何故选及老朽？并何故定催南下？难道莽莽中原，竟无一人似世凯么？”听他口气，已是目无余子。蔡专使道：“先生老成重望，海内久仰，此次当选，正为民国前途庆贺得人，何必过谦？惟江南军民，极思一睹颜色，快聆高谈，若非先生南下，恐南方人士，还疑先生别存意见，反多烦言呢。”老袁又道：“北方要我留着，南方又要我前去，苦我没有分身法儿，可以彼此兼顾。但若论及国都问题，愚见恰主张北方哩。”这是老袁的定盘星。

宋教仁年少气盛，竟有些忍耐不住，便朗声语袁道：“袁老先生的主张，愚意却以为未可。此次民军起义，自武昌起手，至南京告成，南京已设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因孙

总统辞职，特举老先生继任，先生受国民重托，理应以民意为依归，何必恋恋这北京呢?”老袁掀髯微哂道：“南京仅据偏隅，从前六朝及南宋，偏安江左，卒不能统驭中原，何若北京为历代都会，元、明、清三朝，均以此为根据地，今乃舍此适彼，安土重迁，不特北人未服，就是外国各使馆，也未必肯就徙哩。”宋教仁道：“天下事不能执一而论。明太祖建都金陵，不尝统一北方么？如虑及外人争执，我国并非被保护国，主权应操诸我手，我欲南迁，他也不能拒我。况自庚子拳乱，东交民巷，已成外使的势力圈，储械积粟，驻兵设防，北京稍有变动，他已足制我死命，我若与他交涉，他是执住原约，断然不能变更。目今民国新造，正好藉此南迁，摆脱羁绊。即如为先生计，亦非南迁不可，若是仍都北京，几似受清帝的委任，他日民国史上，且疑先生为刘裕、萧道成流亚，谅先生亦不值受此污名呢!”语亦利害。老袁听到此言，颇有些愤懑的样子，正拟与他答辩，忽见外面有人进来，笔对宋教仁道：“渔父君！你又来发生议论了。”教仁急视之。乃是唐绍仪，也起答道：“少川先生，不闻孔子当日，在宗庙朝廷，便便言么？此处虽非宗庙朝廷，然事关重大，怎得无言?”原来宋教仁号渔父，唐绍仪号少川，所以问答间称号不称名。蔡专使等均起立相迎。绍仪让坐毕。便语道：“国都问题，他日何妨召集国会，公同表决。今日公等到此，无非是邀请袁公，南下一行，何必多费唇舌？袁必亦须念他远来，诚意相迓，若可拨冗启程，免得辜负盛意。”倒是一个鲁仲连。袁世凯乃起座道：“少川责我甚当，我应敬谢诸公，并谢孙总统及参议员推举的隆情，既承大义相勉，敢不竭尽心力，为国图利，为民造福，略俟三五天，如果北方沉静，谨当南行便了。”说毕，即令设席接风，盛筵相待，推蔡专使为首座，汪、宋等依次坐下，唐绍仪做了主中宾，世凯自坐主席，自不消说。席间所谈，多系南北过去的事情，转瞬间已是日昃，彼此统含三分酒意，当即散席，订了后会，仍由老袁饬吏送蔡专使等返至客馆。

汪兆铭语蔡专使道：“鹤卿先生，你看老袁的意思，究竟如何?”蔡字鹤卿，号孑民，为人忠厚和平，徐徐的答道：“这也未可逆料。”宋教仁道：“精卫君！你看老袁的行动，便知他是一步十计，今日如此，明日便未必如此了。”见识甚明，故为老袁所忌。蔡专使道：“他用诈，我用诚，他或负我，我不负他，便算于心无愧了。”纯是忠厚人口吻。宋教仁复道：“精卫君！蔡先生的道德，确是无愧，但老袁狡猾得狠，恐此番跋涉，未免徒劳呢。”汪兆铭亦一笑而罢。兆铭别号精卫，故宋呼汪为精卫君。各人别字，陆续点明，又是另一样文法。等到夜膳以后，闲谈片刻，各自安睡。正在黑甜乡中，寻那共和好梦，忽外面人声马嘶，震响不已，接连又有枪声弹声，屋瓦爆裂声，墙壁坍塌声，顿时将蔡专使等惊醒，慌忙披衣起床，开窗一看，但见火光熊熊，连室内一切什物，统已照得透亮，正在惊诧的时候，突闻哗啦啦的一响，一粒流弹，飞入窗中，把室内腰壁击成一洞，那弹子复从洞中钻出，穿入对面的围墙，抛出外面去了。蔡专使不禁着争道。“好利害的弹子，幸亏我等未被击着，否则要洞胸绝命了。”汪兆铭道：“敢是兵变吗?”宋教仁道：“这是老袁的手段。”一针见血。正说着，但听外面有人呼喝道：“这里是南使所在，兄弟们不要罗唣。”又听得众声杂沓道：什么南使不南使!”越是南使，我等越要击他。”一宽一紧，写得逼肖。又有人问着道：“为什么呢?”众声齐应道：“袁大人要南去了。北京里面，横直是没人主持，我等乐

得闹一场罢。”蔡专使捏了一把冷汗，便道：“外面的人声，竟要同我等作对，我等难道白白的送了性命吗？”宋教仁道：“我等只有数人，无拳无勇，倘他们捣将进来，如何对待？不如就此逃生罢。”言未已，大门外已接连声响，门上已凿破几个窟窿，蔡、汪、宋三使，顾命要紧，忙将要紧的物件，取入怀中，一起儿从后逃避，幸后面有一短墙，拟令役夫取过桌椅，以便接脚，谁知叫了数声，没有一个人影儿。分明是内外勾通。可巧墙角旁有破条凳两张，即由汪、宋两人，携在手中，向壁直捣，京内的墙壁，多是泥土叠成，本来是没甚坚固，更且汪、宋等逃命心急，用着全力去捣这墙，自然应手而碎，复迭捣数下，泥土纷纷下坠成了一个大窦，三人急不暇择，从窦中鱼贯而出，外面正是一条逼狭的胡同，还静悄悄的没人阻住。分明是畀他去路，否则还有何幸。

蔡专使道：“侥幸侥幸！但我等避到那里去？”宋教仁道：“此地近着老袁寓宅，我等不如径往他处，他就使有心侮我，总不能抹脸对人。”汪兆铭道：“是极！”当下转弯落角，专从僻静处走。汪、蔡二人，本是熟路，一口气赶到袁第，幸喜没人盘诘，只老袁寓居的门外，已有无数兵士站着，见他三人到来，几欲举枪相对。宋教仁忙道。“我是南来的专使，快快报知袁公。”一面说着，一面向蔡专使索取名刺，蔡专使道：“啊哟！我的名片包儿，不知曾否带着？”急急向袋中摸取，竟没有名片，急得蔡专使彷徨失措，后来摸到袋角，还有几张旧存的名片，亟取出交付道：“就是这名片，携去罢。”当由兵士转交阍人，待了半晌，方见阍人出来，说了一个“请”字。三人才放下了心，联步而入，但见阶上已有人相迎，从灯光下望将过去，不是别人，正是候补总统袁世凯。三人抢步上阶，老袁亦走近数步，开口道：“诸公受惊了。”他却是步武安详呢。宋教仁即接口道：“外面闹得不成样子，究系匪徒，抑系乱军？”老袁忙道：“我正着人调查呢。诸公快请进厅室，天气尚冷得紧哩。”蔡专使等方行入客厅，老袁亦随了进来。客厅里面，正有役夫炽炭煨炉，见有客到来，便入侧室取茗进献。老袁送茗毕，从容坐下道：“不料今夜间有这变乱，累得诸公受惊，很是抱歉。”宋教仁先答道：又是他先开口。“北方将士，所赖惟公，为什么有此奇变呢？”老袁正要回答，厅外来了一人，报称：“东安门外，及前门外一带，哗扰不堪，到处纵火，尚未曾罢手呢。”老袁道：“究竟是土匪，还是乱兵？为甚么没人弹压？”来人道：“弹压的官员，并非没有，怎奈起事的便是军士，附和的乃是土匪，兵匪夹杂，一时无可措手了。”老袁道：“这班混账的东西，清帝退位，还有我在，难道好无法无天么？”宋教仁又插嘴道：“袁老先生，你为何不令人弹压呢？”老袁答道：“我已派人弹压去了，惟我正就寝，仓卒闻警，调派已迟，所以一时办不了呢。”蔡专使方语道：“京都重地，乃有此变，如何了得，我看火光烛天，枪声遍地，今夜的百姓，不知受了多少灾难，先生应急切敉平，方为百姓造福。”始终是忠厚之谈。老袁顿足道：“正为此事，颇费踌躇。”言未已，又有人入报道：“禁兵闻大人南下，以致激变，竟欲甘心南使。”说至“使”字，被老袁呵叱道：“休得乱报！”来人道：“乱兵统这般说。”老袁又道：“为甚么纵火殃民？”来人又道：“兵士变起，匪徒自然乘隙了。”老袁遂向蔡专使道：“我兄弟未曾南下，他们已瞎闹起来，若我已动身，不知要闹到什么了结。我曾料到此着，所以孙总统一再敦促，我不得不审慎办理。昨日宋先生说我恋恋北京，我有什么舍不掉，定要

居住这京城哩？”言毕，哈哈大笑，计划已成，安得不笑。宋教仁面带愠色，又想发言，由蔡专使以目示意，令他止住。老袁似已觉着，便道：“我与诸公长谈，几忘时计，现在夜色已深，恐诸公未免腹饥，不如卜饮数杯，聊且充腹。”说至此，便向门外，呼了一声“来”字，即有差役入内伺候。老袁道：“厨下有酒肴，快去拿来！”差役唯唯而退。不一时，就将酒肴搬入，由老袁招呼蔡专使等入座饮酒。蔡专使等腹中已如辘轳，不及推辞，随便饮了数杯，偶听鸡声报晓，已觉得天色将明。外面有人入报：“乱兵已散，大势平静了。老袁道：“知道了。”显是皇帝口吻。差役又入呈细点，由宾主随意取食，自不消说。老袁又请蔡专使等，入室休息，蔡专使也即应允，由差役导入客寝去了。

次日辰牌，蔡专使等起床，盥洗已毕，用过早点，即见老袁踉跄趋入，递交蔡专使一纸，便道：“蔡先生请看。天津、保定也有兵变的消息，这真是可虑呢。”蔡专使接过一瞧乃是已曾译出的电报，大致与袁语相似，不由的皱动两眉。老袁又道：“这处兵变，尚未了清，昨夜商民被劫，差不多有几千人家，今天津、保定，又有这般警变，教我如何动身呢？”蔡专使沉吟半晌道：“且再计议。”老袁随即退出。自是蔡专使等，便留住袁宅，一连两日，并未会见老袁，只由老袁着人递入警信，一是日本拟派兵入京，保卫公使，一是各国公使馆，也有增兵音信。蔡专使未免愁烦，便与汪、宋二人商议道：“北京如此多事，也不便强袁离京。”宋教仁道：“这都是他的妙计。”蔡专使道：“无论他曾否用计，据现在情势上看来，总只好令他上台，他定要在北京建设政府，我也不能不迁就的，果能中国统一，还有何求？”和平处事，是蔡使本旨。汪兆铭道：“鹤卿先生的高见，也很不错呢。”是夕，老袁也来熟商，无非是南下为难的意旨，且言“保定、天津的变乱比北京还要利害，现已派官往理，交牍往来，朝夕不辍，因此无暇叙谈，统祈诸公原谅，且代达南方为幸。”蔡专使已不欲辩驳，便即照允，竟拟就电稿，发往南京，略叙北京经过情形，并言：“为今日计，应速建统一政府，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云云。已堕老袁计中，然亦无可奈何。孙中山接到此电，先与各部长商议，有的说是袁不能来，不如请黎副总统来宁，代行宣誓礼；有的说是南京政府，或移设武昌，武昌据全国中枢，袁可来即来，否则由黎就近代誓。两议交参议院议决，各议员一律反对，直至三月六日，始由参议员议决办法六条，由南京临时政府，转达北方，条件列左：

（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电认为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六条款项，电发到京，老袁瞧了第一条，已是心满意足，余五条迎刃而解，没一项不承诺了。三月初十日，老袁遂遵照参议院议决办法，欢欢喜喜的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是日，在京旧官僚，都跄跄济济，排班谒贺。蔡专使及汪、宋二员也不得不随班就列。鸣炮奏乐，众口欢呼，无庸琐述。礼成后，由老袁宣誓道：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

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宣誓已终，又将誓词电达参议院，参议院援照故例，免不得遥致颂词，并寓箴规的意思。小子有诗咏道：

几经瘏口又哓音，属望深时再进箴。
可惜肥人言惯食，盟言未必果盟心。

毕竟参议院如何致词，且从下回续叙。

北京兵变，延及天津、保定，分明是老袁指使，彼无词拒绝南使，只得阴嗾兵变，以便藉口。不然，何以南使甫至，兵变即起，不先不后，有此险象乎？追观于帝制发生，国民数斥袁罪，谓老袁用杨度计，煽动兵变，焚劫三日，益信指使之说之不诬也。本回演述兵变，及袁、蔡等问答辞，虽未必语语是真，而描摹逼肖，深得各人口吻，殆犹苏长公所谓想当然耳。至袁计得行，南京临时政府及参议院议员，不能不尽如袁旨，老袁固踌躇满志矣。然一经后人揭出，如见肺肝，后之视袁者，亦何乐为此伎俩乎？

第九回
袁总统宣布约法　唐首辅组织阁员

却说南京参议院，既得袁世凯电誓，遂公认他为大总统，又循例致词道：

共和肇端，群治待理，仰公才望，畀以太阿。筚路蓝缕，孙公既开其先；发扬光大，我公宜善其后。四百兆同胞公意之所托，二亿里山河大命之所寄，苟有陨越，沦胥随之。况军兴以来，四民辍业，满目疮痍，六师暴露，九府匮竭，转危为安，劳公敷施。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凡我共和国五大民族，有不至诚爱戴，皇天后土，实式凭之。谨致大总统玺绶。俾公令出惟行，崇为符信，钦念哉！

先是各省代表会，组织临时政府，曾议组织法大钢，共四章二十一条，此次军事告竣，应酌量修改，较前详备。向来中国史上，并没有民主政体，可以仿行，一旦创造起来，毫无依据，只好查照外洋的共和国，做了蓝本，参互考订。目下外国共和，要算法、美两国，制度最良。法国的法制，内阁分设各部，推老成硕望的人物，做内阁总理，负

全国行政上的责任，总统是没有大责任的，政法家称他为内阁制。美国的法制，内阁也由各部组成，只是没有总理，要总统自担行政上的责任，政法家称他为总统制。为一般国民输进普通法律知识。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采用美国制度，因为鄂军起义，各省联络，与美利坚十三州联合抗英，是差不多的形势，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专归总统担负责任。到了南北统一，须建为单纯的国家，美制殊不相合，乃改采法国的内阁制度，一来好集权中央，二来好翼赞元首。实欲箝制老袁，所以利用法制。大家视为良法，所以前次电约六款，已有拟派国务总理的条件。连前回条件中文亦补释明白，义不渗漏。且因袁总统就职在即，各议员协力修改，斟酌了二三十日，经两三次属草，方将全案修成，共得七章五十六条，函达老袁，老袁并无异言，此时只好承认。即于就职第二日，宣布出来。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三条，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第四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　人民

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第六条，人民得享有下列各项之自由权：（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条，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　第八条，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　第九条，人民有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　第十条，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第十一条，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　第十二条，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　第十三条，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　第十四条，人民依法律有服兵之义务。　第十五条，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参议院

第十六条，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　第十七条，参议院以第十八条所定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　第十八条，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第十九条，参议院之职权如下：（一）议决一切法律案；（二）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三）议决全国之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四）议决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五）承诺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四十条事件；（六）答复临时政府咨询事件；（七）受理人民之请愿；（八）得以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建议于政府；（九）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要求其出席答复；（十）得咨

请临时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十一）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以上之可决弹劾之；（十二）参议院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第二十条，参议院得自行集会开会闭会。　第二十一条，参议院之会议，须公开之，但有国务员之要求，或出席参议院过半数之可决者，得秘密之。　第二十二条，参议院议决事件，咨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　第二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否认时，得于咨达后十日内声明理由，咨院复议。但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二以上，仍执前议时，仍照第二十二条办理。　第二十四条，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第二十五条，参议院参议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对于院外，不负责任。　第二十六条，参议院参议员，除现行犯及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外，会期中非得本院许可，不得逮捕。　第二十七条，参议院法，由参议院自定之。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

第二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　第三十条，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　第三十二条，临时大总统，统率全国陆海军队。第三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第三十六条，临时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三十七条，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　第三十八条，临时大总统，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　第三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得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　第四十条，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　第四十一条，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四十二条，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

第五章　国务员

第四十三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　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第四十五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第四十六条，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　第四十七条，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　法院

第四十八条，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院之编制，及法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九条，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

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别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条，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但有认为妨害安宁秩序者，得秘密之。 第五十一条，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五十二条，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 第五十四条，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第五十五条，本约法由参议院参议员三分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三之可决，得增修之。 第五十六条，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约法颁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当然废止。袁总统遂依约法第四十三条，任命国务总理，组织新内阁。当下留意选择，拟将国务总理一职，任用唐绍仪，可见唐是老袁心腹。惟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总统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袁总统不便违法，遂电致参议院议决。参议员闻任唐绍仪，多半赞成，当即通过，电复袁总统。袁即任唐为国务总理。唐亦直任不辞，当奉袁总统命令，由北京至南京，组织国务院。唐忽提出修改官制，拟易九部为十二部，除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七部，仍然照旧外，独分实业为三部，一是工业，一是商业，一是农林，交通却分作两部，一是交通，一是邮电。邮电即交通之二大部分，如何分析。两部分做五部，本来是没甚理由，不过南北统一，两方统有要人，各思垄断部职，仍然不脱升官发财的思想，如何改良政体？唐绍仪身为总理，不能单顾一方，反弄得左右为难。他于没法中想了一法，便拟添置几个部缺，位置南北人员。况提出官制，必须经过参议院议决，倘或议员反对，当然不能成立，自己亦可援为口实，免多怨望，这也是唐总理取巧的方法。开手便想取巧，如何办得美善。果然参议院不能通过，只准分实业为两部，一部是工商，一部是农林，邮电仍并入交通部，不必分离。自是九部改作十部，三月二十九日，唐绍仪莅参议院，宣布政见，并提出各部总长名单，请求同意。各议员取单公阅，但见上面开着：

外交总长陆征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梁如浩

这十部总长名单内，只有蔡长教育与前相同，王宠惠尚是旧阁人物，惟改外交为司法，其余一律易人。段祺瑞、刘冠雄、赵秉钧，纯是袁系人物，当然是老袁授意。陆征祥素无党派，熊希龄属新组的统一党，详见下文。宋教仁、陈其美两人与蔡、王向系同志，均入同盟会。唐绍仪本属旧官僚派，因思想颇趋文明，前次南下讲和，与同盟会中人，颇相融洽，至组织内阁时期，又新加入同盟会，时人遂称他为同盟会内阁。重要位置，俱属袁系，称为同盟会内阁，实不副名。嗣经参议院投票表决，只有梁如浩未得同意，余均多数赞同。唐遂退出参议院，即日驰电北达。次日，即由袁总统正式任命。各部俱已得人，交通总长一

缺，尚属虚位，暂命唐总理兼署。唐内阁算完全成立了。那时第一次临时总统孙文，应该践约辞职，便于四月初一日，亲至参议院，行解职礼，自然又有一番宣言，小子有诗赞孙中山云：

功成身退不贪荣，让位非徒践夙盟。
细数年来诸巨子，如公才算是真诚。

欲知孙中山如何宣言，容俟下回续录。

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宪法之嚆矢，其间虽经袁氏废弃，然帝制隳，袁氏毙，而约法复活。是民国之尚得保存，全赖约法之力，故本书不能不备录全文，所以存国典也。唐绍仪奉袁氏命，组织新内阁，观其提出阁员名单，如内务，如陆海军，实握全国枢纽，而皆为袁氏心腹，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部，为袁氏所轻视，则属诸同盟会中。是唐氏固受袁指使，明明一袁系人物，谓为袁系内阁也可，谓为同盟会内阁，固不可也。老袁一登台，便已隐植势力，唐氏反为其鹰犬，我为唐氏计，殊不值得云。

第十回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言

却说孙中山在南京，闻袁氏受职，唐阁组成，遂莅参议院辞职；又把生平积悃，及所有政见，宣布出来，作为临别赠言的表意。各议员分列坐席，屏息敛容，各聆绪论，并令书记员出席登录，随听随抄，将白话译作文言道：

本大总统于中华民国正月一日，来南京受职，今日为四月一日，至贵院宣布解职，为期适三个月。此三月中，均为中华民国草创之时代。当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纯然为革命时代。中国何为发起革命？实以联合四万万人，推倒恶劣政府为宗旨。自革命初起，南北界限，尚未化除，不得已而有用兵之事。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此皆全国国民，及全国军人之力所致。在本总统受职之初，不料有如此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期，能建立如此之大业。本总统于一个月前，已提出辞职书于贵院，当时因统一政府未成，故虽已辞职，仍执行总统事务。今国务总理唐绍仪，组织内阁已成立，本总统自当解职，今日特莅贵

院宣布。但趁此时间，本总统尚有数语，以陈述于贵院之前。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凡为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何谓天职？即促进世界的和平是也。此促进世界的和平，即为中华民国前途之目的。依此目的而行，即可以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盖中国人民，居世界人民四分之一，中国人民，若能为长足之进步，则多数共跻于文明，自不难结世界和平之局。况中国人种，以好和平著闻于世，于数千年前，已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中华民国有此民习，登世界舞台之上，与各国交际，促进和平，即是中华民国国民之天职。本总统与全国国民，同此心理，务将人民之智识习俗，及一切事业，切实进行，力谋善果。本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大部分之力量，仍全在吾国民，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望贵院与将来政府，勉励人民，同尽天职。从今而后，使中华民国，得为文明之进步，使世界舞台，得享和平之幸福，固不第一人之宏愿已也。

词毕，大众相率拍手，毋容絮述。孙中山遂缴出临时大总统印，交还参议院，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即令全院委员长李肇甫，接受大总统印信，一面由林议长做了全院代表，答复孙中山，大约亦有数百言，小子又录出如下：

中华建国四千余年，专制虐焰，炽于秦政，历朝接踵，燎原之势，极及末流，百度隳坏。虽拥有二亿里大陆，率有四百兆众庶，外患乘之，殆如摧枯拉朽，而不绝如缕者，仅气息之奄奄。中山先生，发宏愿救国，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濒于殆者屡矣，而毅然不稍辍，二十年如一日。武汉起义，未一月而响应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固亡清无道所致，抑亦先生宣导鼓吹之力实多也。当时民国尚未统一，国人急谋建设临时政府于南京，适先生归国，遂由各省代表，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受职才四十日，即以和平措置，使清帝退位，统一底定，讫未忍生灵涂炭，遽诉之于兵戎。虽柄国不满百日，而吾五大民族所受赐者，已靡有涯涘；固不独成功不居，其高尚纯洁之风，为斯世矜式已也。今当先生解临时大总统任职之日，本院代表全国，有不能已于言者。民国之成立也，先生实抚育之；民国之发扬光大也，尤赖先生牖启而振迅之。苟有利于民国者，无间在朝在野，其责任一也。罗斯福解职总统后，周游演述，未尝一日不拳拳于阿美利加合众国，愿先生为罗斯福，国人馨香祝之矣。

孙中山欢谢议员，鞠躬告退。各议员再表决临时政府地点，准将南京临时政府，移往北京，南京仍为普通都会。由袁总统任命前陆军总长黄兴，为南京留守，控制南方军队，一面召唐绍仪回京。唐以交通一席，不便兼理，复提出施肇基总长交通，交参议院议决，得多数同意，乃电请袁总统任命。十部总长已完全无缺，唐总理遂邀同王宠惠等，

启程北行。惟陈其美曾为沪军都督，自请后行，闻他醉心杨梅，所以长愿南居。唐不能相强，即日北去。参议院各议员，亦于四月二十九日，联翩赴都。副总统黎元洪，亦请解大元帅职，另由袁总统改任，属领参谋总长事。所有前清总督巡抚各名目，一律改为都督。内而政府，外而各省，总算粗粗就绪。

惟蒙、藏两部一时尚不暇办理，但由袁总统派员赍书，劝今取消独立，拥护中央。是时英、俄两国，方眈眈逐逐，谋取蒙、藏为囊中物。活佛喇嘛毫无见识，一任外人播弄，徒凭袁总统一纸空文，岂即肯拱手听命，就此安静么？都为后文埋线。袁总统也明知无益，不得已敷衍表面，暗中却用着全力，注意内部的运用。第一着是裁兵，第二着是借债，这两策又是连带的关系。看官试想，各省的革命军，东也招募，西也招集，差不多有数十百万，此时中央政府，完全成立，南北已和平了事，还要这冗兵何用？况袁总统心中，日日防着南军，早一日裁去，便早一日安枕。裁兵原是要策，但老袁是从片面着想，仍未免借公济私。但是着手裁兵，先需银钱要紧，南京临时政府，已单靠借债度日，苏路借款，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公司借款，共得五六百万，到手辄尽；又发军需八厘公债票一万万元，陆续凑集，还嫌不敷。唐绍仪南下组阁，南京政府已承认撤销，惟所有一切欠款，须归北京政府负担，南京要二三百万，上海要五十万，还有武昌一方面，也要一百五十万，都向唐总理支取，说是历欠军饷，万难迁延。唐总理即致电北京，嗣得老袁复电，并不多言，只令他便宜行事。无非要他借外债。急时抱佛脚，不得不向外国银行，低头乞贷，于是四国银行团，遂仗着多财善贾的势力，来作出借巨款的主人翁。什么叫作四国银行团呢？原来清宣统二年，清政府欲改良币制，及振兴东三省实业，拟借外款一千万磅。英国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华银行、美国资本团，合资应募，彼此订约，称为四国银行团。嗣经日、俄两国出头抗议，交涉尚未办妥，武昌又陡起革命军，四国银行，中途缩手，只交过垫款四十万镑，余外停付。至民国统一，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他本是借债能手，料知上台办事，非钱不行，正欲向银行团商借。巧值四国公使，应银行团请求，函致老袁，愿输资中国，借助建设，惟要求借款优先权。老袁自然乐从，复函概许，且乞先垫款四十万镑，以应急需，过后另议。银行团即如数交来，会唐绍仪以南方要求，无术应付，也只好电商四国银行团，再乞垫款，数约一千五百万两，南方需求总数，不过五六百万两，乃乞借须加二倍，可见民国伟人，多是乱借乱用。银行团却也乐允，惟所开条件，既要担保，又要监督，还要将如何用法，一一录示。唐绍仪以条件太苛，不便迁就，遂另向华比银行，商借垫款一百万镑。比利时本是西洋小国，商民亦没甚权力，不过艳羡借款的利息，有意投资，遂向俄国银行，及未曾列入团体的英法银行，互相牵合，出认借款，议定七九折付，利息五厘，以京张铁路余利，作为抵押。唐绍仪接收此款，遂付南京用费二百三十万两，武昌一百五十万两，上海五十万两，其余统携至北京。不消几日，就用得滑塌精光，又要去仰求外人了。如此过去，何以为国。

那知四国公使，已来了一个照会，略言："唐总理擅借比款，与前时袁总统复函，许给借款优先权，显然违背，即希明白答复"等语。袁总统心中一想，这是外人理长，自己理短，说不出什么理由，只得用了一个救急的法儿，独求美公使缓颊，并代向英、德、

法三国调停。美公使还算有情，邀了唐总理，同去拜会三国公使。唐总理此时，也顾不得面子，平心息气的，向各使道歉，且婉言相告道："此次借用比款，实因南方急需，不得不然。若贵国银行团等，果肯借我巨资，移偿比款，比约当可取消。惟当时未及关照，似属冒昧，还求贵公使原谅。"英、德、法三使，还睁着碧眼，竖着黄须，有意与唐为难，美公使忙叽哩咕噜的说了数语，大约是替唐洗刷，各使才有霁容，惟提出要求三事：一是另订日期，向四国银行团道歉；二是财政预算案，须送各国备阅；三是不得另向别国秘密借款。唐总理一一承认，各公使最后要求，是退还比款，取消比约二语，也由唐总理允诺，才算双方解决，尽欢而散。

袁总统兀坐府中，正待唐总理返报，可巧唐总理回来，述及各使会议情形，袁总统道："还好还好，但欲取消比约，却也有些为难哩。"唐总理道："一个比国银行，想总不及四大银行的声势，我总教退还借款，原约当可取消。"袁总统点头道："劳你去办就是了。"唐总理退出，即电致华比银行，欲取消借款原约。比国商民，那里肯半途而废？自然反唇相讥。唐总理出尔反尔，安得不免人讥骂？唐氏无可奈何，只得仍托美公使居间，代为和解，美使与英、德、法三国，本是一鼻孔出气，不过性情和平，较肯转圜。并非格外和平，实是外交家手段。他既受唐氏嘱托，遂与英、法两使商议，浼他阻止与比联合的银行，绝他来源。一面与比使谈判，逼他停止华比银行的借款，比公使人微言轻，自知螳臂挡车，倔强无益，乐得买动美使欢心，转嘱比商取消借约。比商虽不甘心，怎奈合股的英法银行，已经退出，上头又受公使压力，不得已自允取消，但索还垫款一百万镑。唐总理乃与银行团接续会议，请他就六星期内，先贷给三千五百万两，以后每月付一千万两，自民国元年六月起，至十月止，共需七千五百万两，俟大借款成立，尽许扣还。不意银行团狡猾得很，答称前时需款，只一千五百万两，此番忽要加添数倍。究属何用？遂各举代表出来，竟至唐总理府中，与唐面谈。唐总理当即接见，各代表开口启问，便是借款的用途。唐总理不暇思索，信口答道："无非为遣散军队，发给恩饷哩。"各代表又问及实需几何？唐复答道："非三千万两不可。"各代表又问道："为何要这么样多？"唐总理道："军队林立，需款浩繁，若要一一裁并，三千万尚是少数，倘或随时酌裁，照目前所需，得了三五百万，也可将就敷衍哩。"这数语是随便应酬的口吻，偏各银团代表，疑他忽增忽减，多寡悬殊，中国之受侮外人，往往为口头禅所误。不禁笑问道："总理前日曾借过比款一百万镑，向何处用去？"唐将付给南京、上海、汉口等款额一一说明，并言除南方支付外，尽由北京用去。各代表又道："贵国用款，这般冒滥，敝银行团虽有多款，亦不便草率轻借，须知有借期，必有还期，贵国难道可有借无还吗？"应该责问。唐总理被他一诘，几乎说不出话来。德华银行代表，即起身离座道："用款如此模糊，若非另商办法，如何借得？"唐总理也即起立道："办法如何？还请明示。"德代表冷笑道："欲要借款，必须由敝国监督用途，无论是否裁兵，不由我国监督，总归没效。"唐总理迟疑半晌道："这却恐不便呢。"各代表都起身道："唐总理既云不便了，敝银行团亦并非定要出借。"一着凶一着，一步紧一步。言毕，悻悻欲行，唐总理复道："且再容磋商便了。"各代表一面退出，一面说着道："此后借款事项，也不必与我等商量，请径向敝国公使，妥议便了。"数语说完，已

至门外，各有意无意的鞠了一躬，扬长竟去。借人款项，如此费用。何不自行撙节？唐总理非常失望，只好转达袁总统，袁总统默默筹划，又想了一计出来。看官道是何计？他想四国银行团，既这般利害，我何不转向别国银行暂去乞贷呢？此老专用此法。计划已定，便暗着人四处运动，日本正金银行，俄国道胜银行，居然仗义执言，出来辩难。他说；“四国银行团，既承政府许可，愿出借款，帮助中国，亦应迁就一点，为何率尔破裂？此举太不近人情了。”这语一倡，英、美两公使不免恐慌。暗想日、俄两国从中作梗，定是不怀好意，倘他承认借款，被占先着，又要费无数唇舌。只此借款一项，外人已各自属目，况比借款事，较为重大呢。当下照会临时政府，愿再出调停，袁总统也觉快意，只自己不便出面，仍委唐总理协议。唐总理惩前毖后，实不欲再当此任，只是需款甚急，又不好不硬着头皮，出去商办，正在徬徨的时候，凑巧有一替身到来，便乘此卸了肩仔，把一个奇难的题目，交给了他，由他施行。系何人？系何人？正是：

会议不堪重倒脸，当冲幸有后来人。

欲知来者为谁，且至下回说明。

孙中山遵约辞职，不可谓非信义士，与老袁之处心积虑，全然不同，是固革命史中之翘楚也。或谓中山为游说家，非政治家，自问才力不逮老袁，因此让位，是说亦未必尽然。顾即如其言以论中山，中山亦可谓自知甚明，能度德，能量力，不肯丧万姓之生命，争一己之权位，亦一仁且智也。吾重其仁，吾尤爱其智。以千头万绪棼如乱丝之中国，欲廓清而平定之，谈何容易？况财政奇窘，已达极点，各省方自顾不遑，中央则全无收入，即此一端，已是穷于应付，试观袁、唐两人之借债，多少困难，外国银行团之要挟，又多少严苛，袁又自称快意，在局外人目之，实乏趣味，甫经上台，全国债务，已集一身，与其为避债之周赧，何若为辟谷之张良。故人谓中山之智，不若老袁，吾谓袁实愚者也，而中山真智士矣。

第十一回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却说国务总统唐绍仪，正因借款交涉，受了银行团代表的闷气，心中非常懊恼，凑巧来了一个阁员，看官道是何人？便是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厅人，素有才名，时人呼为熊凤凰，此时来京任职，当由唐总理与他叙谈，把借款的事件，委他办理。熊亦明知是个难题，但既做了财政总长，应该办理这种事情，诿无可诿，当

即允诺。唐总理遂函告银行团，略说："借款办法，应归财政总长一手经理。"银行团复词照允，于是与熊总长开始谈判。熊总长颇有口才，凭着这三寸不烂的慧舌，说明将来财政计划，及大宗用途与偿还方法，统是娓娓动人。银行团代表，允先付垫款若干，再议大借款问题，惟遣散军队时，仍须选派外国军官，公同监督。说来说去，仍是咬定监督二字，外人之不肯少让，可见一斑。经熊总长再三辩论，再四磋商，方议定中外两造，各派核计员，每次开支，须由财政部先备清单，送交核计员查核，核计员查对无误，双方签押，始得向银行开支。惟银行团只允先付三百万两，分作南北暂时垫款，支放军饷，但亦须由洋关税司，间接监视，以昭信实。至大借款问题，须俟伦敦会议后解决，看官！你想这三百万两小借款，既须由核计员查对，又须由税务司监视，核计员与税务司，统是洋人参入，显见得洋人有权，中国无权。临时政府，两手空空，也顾不得甚么利害，只好饮鸩止渴，聊救目前。借债者其听之！当下由熊总长至参议院，与各议员开谈话会，讲论此事。议员聚讼纷纭，未曾表决。熊总长返至内阁，即受总统总理密嘱，与银行团草定垫款合同共七章，嗣为参议院闻知，即提出质问。唐总理与熊总长，不得不据情答复。略云：

> 垫款为借款之一部分，拨付垫款三百万，又为垫款中之一部分，既非正式借款，即不应有此条件。无如该团以拨付垫款，既已逼迫，伦敦会议，又未解决，深恐我得款后，或有翻悔，故于我急于拨款之际，要求载入七条于信函之后，当因南北筹饷，势等燃眉，本总理总长迫于时势，不得不循照旧例，两方先用信函签字拨款，所拨之三百万两，不过垫款之一部分，为暂时之腾挪，且信函草章，并无镑价折扣利息抵押之规定，不能即谓为合同，故于签字以前，未及提出交议，还希原谅！此复。

参议员接此复文，仍有违言，大致以此项条件，虽系草章，就是将来商订正式合同的根据，若非预先研究，终成后患；乃复提出请愿书，要求总统提出草合同，正式交议。袁总统允准，遂将草合同赍交参议院，咨请议决。议员会议三日，各怀党见，没甚结果。唐总理熊总长再出席宣言，略谓："垫款条件，参议院未曾通过，伦敦会议，亦无复信，虽尚有磋商的机会，惟外人能否让步，实无把握。贵院能先对大纲，表示同意，再行指出应改条文，本总理等必当尽力磋商，务期有济。"各议员一律拍掌，表示赞成。于是公同讨论，絮议了好多时，方由议长宣布意见，谓："垫款一节，既属目前需要，不能不表示同意。但所开草合同七条，如所订核计员查对，及税务司监视，有损国权，应由政府与银行团，再行磋商，挽回一分是一分，不必拘定某条某句，使政府有伸缩余地，当不致万分为难了。"唐、熊两人，巴不得参议院中，有此一语，遂将彼此为国的套语，敷衍数句，即行去讫。

过了数天，由江南一方面，来了两角文书，一角是达总统府，一角是交参议院，内称："垫款章程，不但监督财政，直是监督军队，万不可行，应即责令熊总长取消草约，一面发行不兑换券，权救眉急，并实行国民捐，组织国民银行，作为后盾"等语。书末署名，乃是南京留守黄兴。接连是江西、四川等省，均通电反对。袁总统署诸度外，参

议院也作旁观，只有这位熊凤凰，刚刚凑着这个时候，不是被人咒骂，就是惹人讥评，做财政总长的趣味，应该尝些。他愤无可泄，也拟了一个电稿，拍致各省道：

希龄受职，正值借款谈判激烈，外人要求请派外国武官监督撤兵，会同华官点名发饷，并于财政部内选派核算员，监督财政，改良收支，两次争论，几致决裂，经屡次驳议，武官一节，乃作罢论，然支发款项，各银行尚须信证，议由中政府委派税司经理。至核算员，则议于部外设一经理垫款核算处，财政部与该团各派日人，并声明只能及于垫款所指之用途，至十月垫款支尽后，即将核算处裁撤，此等勉强办法，实出于万不得已，今虽拨款三百万两，稍救燃眉，然所约七款大纲，并非正式合同，公等如能于数月内设法筹足，或以省款接济，或以国民捐担任，以为后盾，使每月七百万之军饷，有恃无恐，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是正希龄之所日夕期之也。希即答复！

各省长官，接到熊总长这般电诰，都变做反舌无声，就是大名鼎鼎的黄留守，也变不出这么多银子，前时所拟方法，统能说不能行，要他从实际上做来，简直是毫无效果，因此也无可答复，同做了仗马寒蝉。近时人物，大都如此，所以无一足恃。熊总长复上书辞职，经袁总统竭力慰留，始不果行。再与银行团磋议，商请取消核计员，及税司监视权，银行团代表，以垫款期限，只有数月，且俟伦敦会议，如何解决，再行酌改云云。看官听着！这伦敦会议的缘起，系是四国银行团，借英京伦敦为会议场，研究中国大借款办法，及日、俄加入问题，小子于前回中，曾说日俄银行，出来调解，他的本旨，并非是惠爱我国，但因地球上面，第一等强国，要算英、法、俄、美、日、德六大邦，英、法、美、德既集银行团，日、俄不应落后，所以与四国团交涉，也要一并加入。强中更有强中手。四国团不便力阻，只得函问中政府，愿否日、俄加入。中政府有何能力，敢阴日、俄，况是请他来的帮手，当然是答一"可"字。那知俄人别有用意，以为此项借款，不能在蒙古、满洲使用，自己方可加入。明明视满、蒙为外府。日本亦欲除开满洲，与俄人异意同词。各存私意。四国团当然不允，且声言："此次借款，发行公债，应由日本国银行承当，英为汇丰银行，法为汇理银行，德为德华银行，美为花旗银行，此外的四国银行及四国以外的银行，均不得干预。"这项提议，与俄大有妨碍，日、俄虽加入银行团，发行债票，仍须借重四国指定的银行，与未加入何异，因此拒绝不允，会议几要决裂了。法国代表，从中调停，要想做和事老，怂恿五国银行团代表，由伦敦移至巴黎，巴黎为法国京都，当由法代表主席。法代表亦自张势力。磋商月余，俄国公债票得在俄比银行发行，日本公债票得在日法银行发行。至日、俄提出的满、蒙问题，虽未公认，却另有一种条件订就，系是六国银行团中，有一国提出异议，即可止款不借，此条明明为日、俄留一余地，若对于中国，须受六银行监督，须用盐税抵押。

彼此议定，正要照会中国，适中政府致书银行团，再请垫款三百万两，否则势不及待，另筹他款，幸勿见怪。银行团见此公文，大家疑为强硬，恐有他国运动，即忙复书承认，即日支给。也受了中国的赚，但得握债权，总占便宜。中政府复得垫款。及挨过了好几天，六国银行团，遂相约至外交部，与外交总长陆征祥晤谈，报告银行团成立。越日，又与陆、熊两总长开议借款情形。陆总长已探悉巴黎会议，所定条件，利害得很，遂与熊总长密

商，只愿小借款，不愿大借款，熊总长很是赞成，当下见了银行团代表，便慨然道："承贵银行团厚意，愿借巨款，助我建设，但敝国政府，因债款已多，不敢再借巨项，但愿仿照现在垫款办法，每月垫付六百万两，自六月起，至十月止，仍照前约办理便了。"看官！你想六国银行团，为了中国大借款，费尽唇舌，无数周折，才得议妥，谁料中国竟这般拒绝，反白费了两月心思，这班碧眼虬髯的大人物，那肯从此罢休，便齐声答道："贵政府既不愿再借巨款，索性连垫款也不必了。索性连六百万垫款，也还了我罢。"陆、熊两总长也自以为妙计，那外人的手段，却来得更辣。陆总长忙答辩道："并非敝国定不愿借，但贵银行团所定条件，敝国的人民，决不承认，国民不承认，我辈也无可如何，只好请求垫款，另作计划罢了。"银行团代表，见语不投机，各负气而去。陆、熊两总长以交涉无效，拟与唐总理商议一切。唐总理已因病请假，好几日未得会叙，两人遂各乘马车，径至唐总理寓所，名刺方入，那阍人竟出来挡驾，且道："总理往天津养病去了。"去得突兀。两人不禁诧异，便问道："何日动身，为何并不见公文？"阍人只答称去了两日，余事一概未知，两人方怏怏回来。

看官！你道这唐总理如何赴津，当时京中人士，统说是总理失踪，究竟他是因病赴津呢？还是另有他事？小子得诸传闻，唐总理的病，乃是心病，并不是什么寒热，什么虚痨。原来唐总理的本旨，以中国既行内阁制，所有国家重政，应归国务员担负责任，因此遇着大事，必邀同国务员议定，称为国务会议，偏偏各部总长意见不同，从唐总理就职后，开了好几次国务会议，内务总长赵秉钧，未见到会，就是陆海军总长，虽然列席，也与唐总理未合，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与唐总理俱列同盟会，意气还算相投。又有工商次长王正延，因陈其美未肯到京，署理总长，也与唐不相反对。交通总长施肇基，与唐有姻戚关系，自然是水乳交融，此外如外交总长陆征祥，是一个超然派，无论如何，总是中立。财政总长熊希龄是别一党派。异视同盟会，为了借款问题，亦尝与唐总理龃龉，恐非全为党见。唐总理已是不安，而且总统府中的秘书员，顾问员，每有议论，经总统承认后，又必须由总理承认，方得施行，否则无效，那时这班秘书老爷，顾问先生，都说总统无用，全然是唐总理的傀儡。看官！试想这野心勃勃的袁项城，岂肯长此忍耐，受制于人？况前此总理一职，有意属唐，无非因唐为老友，足资臂助，乃既为总理，偏以背道分驰，与自己不相联属，遂疑他为倾心革党，阴怀猜忌。其实唐本袁系，不过为责任内阁起见，未肯阿谀从事，有时与老袁叙谈，辄抗争座上，不为少屈。老袁左右，每见唐至，往往私相告语道："今日唐总理，又来欺侮我总统么？"后来断送老袁的生命，也是若辈酿成。

一夕，唐谒老袁，两下里争论起来，老袁不觉勃然道："我已老了，少川，你来做总统，可好么？"唐本粤人，字少川，老袁以小字呼唐，虽系老友习惯，然此时已皆以总统总理相呼，骤呼唐字，明明是满腹怒意，借此少泄，语意尤不堪入耳，气得唐总理瞠目结舌，踉跄趋出，乘车回寓。冤冤相凑，距总统府约数百步，忽遇卫队数十人，拥护一高车驷马的大员，吆喝而来。唐车趋避稍迟，那卫队已怒目扬威，举枪大呼道："快走！快走！不要恼了老子。"唐不待说毕，忙呼车夫让避。至大员已过，便问车夫道："他是

何人？”车夫道：“他是大总统的拱卫军总司令段大人。”唐总理笑道：“是段芝贵么？我还道是前清的摄政王。”牢骚之至。既而回至寓中，不由的自叹道：“一个军司令，有这么威风，我等身为文吏，尚想与统率海陆军的大总统，计较长短，正是不知分量了。我明日即行辞职，还是归老田间罢。”乐得见机。继又暗忖道：“我友王芝祥，将要到京，来做直隶都督，他一到任，我的心事已了，便决计走罢。”

原来北通州人王芝祥，曾为广西藩司，广西独立，芝祥为桂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及到南京，南北已经统一，唐绍仪南下组阁，旧友重逢，欢然道故，自不消说。直隶代表谷钟秀等，时在南京，愿举芝祥为本省都督，浼唐入白袁总统。唐返京，即与老袁谈及，袁已面许，乃电促之祥入京。唐总理正待他到来，所以有此转念。过了数日，芝祥已在江南，遣还桂军，入京候命。唐总理与王见面，自然入询老袁，请即任王督直，发表命令。那知袁总统递示电文，乃是直隶五路军界，反对王芝祥，不令督直。又是老袁作怪。唐总理微哂道：“总统意下如何？”袁总统皱眉道：“军界反对，如何是好；我拟另行委任便了。”唐总理道：“军人干涉政治，非民国幸福。”老袁默然不答。唐总理立即辞出，到了次日，即由总统府发出委任状，要唐总理副署盖印。唐总理取过一瞧，系命王芝祥仍返南京，遣散各路军队，不由的愤愤道：“老袁欺人太甚，既召他进京，又令他南返，不但失信芝祥，并且失信直人，这等乱命，我尚可副署么？”言已，即将委任状却还，不肯副署。嗣闻老袁竟直交王芝祥，芝祥即往示唐总理。唐总理益愤懑道：“君主立宪国，所发命令，尚须内阁副署，我国号称共和，仍可由总统自主么？我既不配副署，我在此做甚么？”芝祥去后，即匆匆收拾行囊，待至黎明，竟出乘京津火车，径赴津门去了。小子有诗咏唐总理道：

辞官容易做官难，失职何如谢职安。
双足脱开名利锁，津门且任我盘桓。

唐总理赴津后，如何结果，且看下回说明。

本回叙述垫款，为下文善后大借款张本。外款非不可借，但今日借债，明日借债，徒为一班武夫所垄断，满贮囊橐，逍遥自在，铁血之光，化作金钱之气，徒令全国人民，迭增担负。读史至此，转叹革命伟人，日言造福，不意其造祸至于如此也。袁总统心目中，且以依赖外债为得计，意谓外债一成，众难悉解，受谤者他人，而受益者一己，方将尽以英镑、美元、马克、法郎为资料，买收武夫欢心，拥护个人权力，亦知上下争利，不夺不餍乎？唐总理就职，未及百日，即与老袁未协，飘然径去，唐犹可为自好士，然一番奔走，徒为袁总统作一傀儡，唐其未免自悔欤？

第十二回
组政党笑评新总理 嗾军人胁迫众议员

却说唐绍仪既赴天津，方具呈辞职，呈文中亦不说甚么，但说："因感风寒，牵动旧疾，所以赴津调治，请即开职另任"云云。袁总统当发电慰留，并给假休养，暂命外交总长陆征祥代任总理，一面遣秘书长梁士诒，赴津劝驾。唐决意辞职，再具呈文，托梁带回。袁已与唐有嫌，还愿他做甚么总理，不过表面上似难决绝，因做了一番挽留的虚文，敷衍门面。唐已窥袁肺腑，怎肯再来任事？老袁以为情义兼尽，由他自去，随即批准呈文，改任总理。

相传唐驻津门数月，乘舟南归，途中遇刺客黄祯祥，为唐察破，幸得免刺。唐问系何人所使？祯祥爽然道："我与君并无夙仇，今日奉极峰命，来此行刺，但看君来去坦白，我亦不忍下手，否则已早行事，恐君亦未能免祸呢。"此人尚有天良。唐乃答道："你既存心良善，我也不必深究，只烦你寄语极峰：休要行此鬼蜮伎俩，他欲杀人，人亦将杀他，冤冤相报，莫谓天道无知呢。"老袁果闻言改过，当不至有后日事。祯祥唯唯自去，唐始安然南下，语且休表。

且说国务总理一职，因唐已辞去，当然需人接任，袁总统属意陆征祥，仍援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提出参议院，求议员同意。陆字子欣，江苏上海人，曾为广方言馆毕业生，嗣奉调出洋，才气飙发，为历任公使所倚重，不数年洊升参赞，继充荷兰公使，又继任海牙和平会专使。至民国第一次组阁，因他是外交熟手，遂召他回国，令为外交总长。陆性和平，且无一定的党派，因此老袁欲令他继任。这时候的参议院中，议长林森回籍，副议长王正廷，署理工商次长，两人统已出院，乃改举奉天吴景濂为议长，湖北汤化龙为副议长，议员约数十人，却分作好几党。据政治家研究，以为外洋立宪国，没一国不有政党，没一国不有数政党，因为国家的政要，容易为一偏所误，所以政治家各张一帜，号召徒党，研究时政，彼有一是非，此亦有一是非，从两方面剖辩起来，显出一个真正的是非，方可切实履行，故外人有愈竞愈进的恒言。从前满清预备立宪，我国人已模仿外洋，集会结社，成一政党的雏形，什么宪友会，什么宪政实进会，也是风行一时。到了民国初造，最彰明较著的党员，就是革命党，革命党的起手，便是同盟会。同盟会中的重要人物，第一个是孙文，称作总理，第二个是黄兴，称作协理，其次即为宋教仁、汪兆铭等，统是会中的干事员。自革命告成，会中人变为政党，宣布党纲，共有九条：（一）是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二）是实行种族同化；（三）是采用国家社会政策；（四）是普及义务教育；（五）是主张男女平权；（六）是励行征兵制度；（七）是整理财政，厘定税则；（八）是力谋国际平等；（九）是注重移民开垦事业。依这九大党纲看来，俨然有促进大同的气象。

其后有浙人章炳麟，苏人张謇，发起的统一党，还有宪友会化身的国民协进会，以及湖北人主动的民社，共计三部分，或是前清的硕学通儒，或是前清的旧官故吏，起初是各行各志，后来并合为共和党，也有一种党义，略分三则：（一）是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二）是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三）是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这三条党义，隐隐与同盟会反对，时人称同盟会为民权主义，共和党为国权主义。未几，又有统一共和党出现，即由滇人蔡锷，直人王芝祥等组织而成，他有十余条党纲：（一）是画定行政区域，实谋中央统一；（二）是厘定税则，务期负担公平；（三）是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四）是发达国民经济，采用保护贸易政策；（五）是画一币制，采用金本位制；（六）是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七）是振兴交通，速设铁道干线；（八）是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九）是振刷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十）是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十一）是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十二）是注重外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统观这十二条党纲，是国权与民权俱重，介在同盟会共和党的中间，仿佛是折衷主义，但总与两党若合若离。

参议院中的议员，就是由这三党中，选举出来。当时参议院内，除西藏议员尚未选派外，共一百二十一席，同盟会共和党，各得四十余席，统一共和党，也得三四十人。一面二十一席中，分了三个党派，若四万万人，不知要多少党派。此次由袁总统提出陆总理，同盟会中极端反对，自在意中，惟共和党人，已受袁总统笼络，愿表同意，且代为运动，把统一共和党员，也联为一致，因此全院投票，只同盟会议员否决，余皆投同意票。陆总理得多数赞成，当即通过。隔了一宿，即有大总统命令发出，特任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唐内阁变为陆内阁，所有从前的国务员，因与唐氏有连带关系，提出辞职。交通总长施肇基，第一个上辞职书，是唐氏戚属的关系。袁总统立即批准。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未到任的工商总长陈其美，及署长王正廷，依次辞职，是唐氏同党的关系。袁总统概不慰留，一律准请。财政总长熊希龄，见阁员多半辞去，也不好恋栈，照例递呈辞职，偏亦邀老袁批准，只得卸职退闲。熊虽与唐氏绝无关系，但亦非袁系人物，故准他辞职。独内务及陆海军三部总长，依然就任，寂无变动。个中情由，不言而喻。

袁总统乃另索夹袋中人物，提交参议院议决，财政总长，拟任周自齐；司法总长，拟任章宗祥；教育总长，拟任孙毓筠；农林总长，拟任王人文；工商总长，拟任沈秉坤；交通总长，拟任胡维德。先将名单发交陆总理，令至参议院宣布，征求同意。陆总理不置可否，惟命是从。唐组织阁员，半由唐氏自己主张，至陆氏组阁，已全属老袁授意。当即乘了马车，至参议院。全院议员，共表欢迎，总道他是历任外交，必多经验，且才名卓越，应有特别政见，因此大家起敬。待陆登演说坛时，拍手声与爆竹相似，劈劈拍拍的有好几千声，到了声浪渐息，大家都凝神注意，侧着耳朵儿，恭聆伟论，形容尽致。那知陆总理是善英语，不善长国语，数典忘祖，中国的西学家，每蹈此弊。开口时已支支格格，说不出甚么话儿，至表述阁员的时候，他却发出大声道："有了国务总理，断不可无国务员，若国务员没有才望，单靠着一个总理，是断断不能成事的。鄙人忝任总理，自愧无才，全仗国务员选得能干，方可公同办事，不致溺职，现已拟有数人，望诸君秉公解决。譬如人家做生日，也须先

开菜单，拣择可口的菜蔬，况是重大的国务员呢。”说至此，全院并没有拍掌声，只听有人嬉笑道：“总理迭使外洋，惯吃西餐，自然留意菜单，我等都从乡里中来，连鱼翅海参，都是未曾尝过，晓得什么大菜。”这边的笑语未绝，那边的笑语又起，复说道：“想是总理的生辰，就在这数日内，我等却要登堂祝寿，叨光一餐。想总理府中的菜单，总是预先拣择，格外精美哩。”挖苦太甚。陆总理并非痴聋，听到这等讥评，不觉面红耳赤，暗想：“外人何等利害，却没有这般嘲笑，今到此地，偏受他们奚落，这真是出人意外呢。”事非经过不知难。当下无意演说，竟自下台，勉强把名单取出，交给议长，自己垂头丧气，踱出院门，乘舆竟去。总算跳出是非门。各议员由他自行，并没有一人欢送，反大家指手划脚，说短论长，统说：“民国初立，草昧经营，全靠有才干的总理，才能兴利除弊，今来了这等人物，要做总理，此外还有何望？”同盟会员，格外愤激，便道：“我等原是不赞成的，不知同院诸君，何多投同意票，莫非已受他买嘱么？”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听了买嘱二字，自然禁受不起，便与同盟会员争闹起来，霎时间全院鼎沸，几成一个械头场。好一班大议员。议长吴景濂，见秩序已乱，慌忙出来禁止，并摇铃散会，大众方一哄而散。

次日，复开会表决国务员，仍用投票的老法儿，取决可否，及开箧审视，纯是不同意票。同盟会员又出席道：“今日同院诸君，完全投不同意票。显见得人心未泯，公论难逃。但总理已经任命，就是易人提出，恐仍是这等腐败人物，果欲改弦易辙，必须釜底抽薪，劾去老陆方好哩。”大众颇也赞成，遂提出弹劾总理案，公拟一篇咨文，送入总统府，老袁置诸高阁，陆征祥过意不去，呈请辞职。老袁不许，只另拟了几个人物，再交参议院议决。财政总长，改拟周学熙；司法总长，改拟许世英；教育总长，改拟范源濂；农林总长，改拟陈振先；工商总长，改拟蒋作宾；交通总长，改拟朱启钤。因恐参议院仍未通过，先遣人讽示议员，果然各议员不肯赞同，仍然拒绝。老袁智虑深沉，并没有一点仓皇，暗地里却布置妥当。不到一日，军警两界，遍布传单，大约说是：“内阁中断，急切需人，参议院有意为难，反令我辈铁血铸成的民国，害得没政府一般，若长此阻碍政治，我等只有武力对待的一法。”这数语一经传布，都城里面，又恐似前次的变乱，吓得心胆俱裂。就是参议院中，也递入好几张传单，竟要请一百多个议员，统吃卫生丸。这议员是血肉身躯，那一个不怕弹丸？整日里缩做一团，杜着门，裹着足，连都市上也不敢出头。只有这些肝胆，何如不做议员。

老袁暗暗欢慰，一面办好十多桌盛席，邀参议员入府宴会。始用硬力，继用软工，真好手段。各议员不好坚拒，又不敢径去。大众密议多时，方公决了一个“谢”字。朝总统料他胆怯，遂遣秘书长梁士诒往邀，各议员见梁到来。才敢应允。出院时由梁前导，大家鱼贯后随，一同到总统府。此时的梁财神，好似护法韦驮。袁总统也出来周旋，殷勤款待，到了就席的时候，却令梁秘书长等相陪，自己踱了进去。酒过数巡，由梁秘书长略略叙谈，表明总统微意，各议员那敢再拒？自然唯唯连声，到了酒酣席散，又见袁总统出谈，说了几句费心的套话，各议员很是谦恭，并表明谢忱，乃一齐告别。徒令老袁暗笑。越宿，复投票表决阁员，除蒋作宾一人外，得多数同意。嗣又由总统府提出刘揆一，充任工商总长，又经参议院通过，遂俱正式任命，陆内阁乃完全成立了。惟陆征祥以日前被嘲，未免惭忿，

因托病请假，自入医院，不理政务。自此国家重事，均由总统府取决，从前的国务会议，竟移至总统府去了。总统权力，日以加长。同盟会员，为军人所逼，不得已通过总理及阁员，但心中总是不服，未免发生政论，谓军警不应干预政治，且遍咨各省都督，浼他进陈利弊。袁总统乃颁发通令二道，一是劝诫政党，一是谕禁军警，本旨在注重前令。由小子次第录出，其劝诫政党云：

民国肇造，政党勃兴，我国民政治之思想发达，已有明证，较诸从前帝政时代，人民不知参政权之宝贵者，何止一日千里。环球各国，皆恃政党，与政府相须为用，但党派虽多，莫不以爱国为前提，而非参以各人之意见。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亦皆一时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本无丝毫利己之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皆类纯洁。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兴言及此，忧从中来。凡我国民，务念阋墙御侮之忠言，懔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又谕禁军警云：

军人不准干预政治，迭经下令禁止在案，凡我军人，自应确遵明令，以肃军律。闻近日军界警界，仍有干涉政治之行为，殊属非是。须知军人为国干城，整军经武，日不暇给，岂可旷弃天职，越俎代庖，若挟持武力，率意径行，万一激成风潮，国家前途，曷胜危险？至警界职在维持治安，尤不应随声附和，致酿衅端。除令陆军内务两部传谕禁止外，特再申告诫，其各守法奉公，以完我军警高尚之人格！此令。

看官阅此两令，当时总以为言言金玉，字字珠玑，那知袁总统的本意，却自有一番作用，小子也到民国五年，才知老袁命令，隐寓轻重呢。正是：

掩耳盗铃成惯技，盲人瞎马陷深池。

袁总统已胁服议员，又有一番手段，遣散各方军队，巩固中央政权，欲知详请，再阅下回。

政党二字，利害参半，若为智识简单，血气未定之人物，一经结党，必予智自雄，利未获而害先见。故政党之名，行于文化优美之国，或可收竞争竞进之效，否则难矣。我国人民，罕受教育，

道德学问，多半短浅。致以政党之名，反为枭雄所利用，其反对者适受其侮弄而已。若夫内阁改组，易唐为陆，尚为老袁之过渡人物，袁之进步在此，政党之退步亦在此，逐回细阅，耐人寻味不少云。

第十三回
统中华厘订法规 征西藏欣闻捷报

却说民国初造的时候，独立各省，军队林立，一省的都督，差不多有三五人。江南越加纷扰。苏州都督程德全，是官僚革命，总算从前清蜕化而来；还有上海都督陈其美，镇江都督林述庆，清江都督蒋雁行，扬州都督徐宝山，统是独张一帜，好象似多头政治一般。至南北统一，南京临时政府，已移往北京，南方的军队，应归裁并。袁总统即命前陆军总长黄兴，留守南京，办理撤兵事宜；且派遣王芝祥，助黄为理。于是各镇都督，次第撤销，黄留守也办理就绪，当即电请销职。袁总统却复令缓撤，并派陆军次长蒋作宾弛往商办。先遣王芝祥，继遣蒋作宾，纯是老袁的做作。嗣因黄去志甚坚，再电解职，乃派江苏都督程德全，到宁接收；并令黄留守计日来京，商议政要；且因孙中山游历各省，到处演说，鼓吹民生主义，也未免有些尴尬，遂亦致电相邀，令他入都备询。一面正式任命各省都督，兹将民国元年七月以后的都督姓名，列表如下：

直隶都督冯国璋	奉天都督赵尔巽	吉林都督陈昭常
黑龙江都督宋小濂	江苏都督程德全	安徽都督柏文蔚
江西都督李烈钧	浙江都督朱　瑞	福建都督孙道仁
湖北都督黎元洪兼领	湖南都督谭延闿	山东都督周自齐
河南都督张镇芳	山西都督阎锡山	陕西都督张凤翙
甘肃都督赵惟熙署	新疆都督杨增新	四川都督尹昌衡
广东都督胡汉民	广西都督陆荣廷	云南都督蔡　锷
贵州都督唐继尧署		

这二十二省的都督，有易任的，有仍旧的，有几个是革命前的老官僚，有几个是革命后的新统领，这也不必细表。

袁总统又规定任官等级，援例公布，凡最高职员，如国务总理，暨各部总长，及各省都督等，均称特任。特任以下，分作九等，一二等为简任官，三四五等为荐任官，六七八九等为委任官。又制定勋章等级，大勋章为总统佩带，上刻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火黼黻十二章，其下亦分作九等，均刻嘉禾，第以绶色为别。陆海军勋章，独用白鹰文虎两种，亦分作九等，视绶色为等差。勋章以外，又有勋位，大勋位为首，依次

至勋五位为止。余如国务院官制，及各部官制，一一酌定，次第颁行。所有国徽，除以五色旗为国旗外，海军仍用青天白日旗，陆军曾用十八星旗，至此加列一星，变作十九星旗，商旗适用国旗，就是五色旗。所有礼节，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大礼三鞠躬，常礼一鞠躬，寻常相见，只用脱帽礼。女子礼大致相同，惟不脱帽，专行鞠躬礼。另订衣冠仪式，绘图晓示，惟军人警察，另有特别礼仪，不在此限。陆军官制分三等九级，上等称将官，中等称校官，初等称尉官，各分上中少三级，军士分上士、中士、下士，兵卒分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军队编制，每步兵十四人为一棚，三棚为一排，三排为一连，四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二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把前清镇协标队的名目，一律改称。师即镇，旅即协，团即标，营即队。海军官制，略有同异，如军医、军需、造械、造舰等官，有总监、主监、上监、中监、少监等名目，与陆军不同。编制法以舰为别，亦与陆军异制。他如学校系统，分作四级，首大学、次中学、又次为高等小学，最下为小学。后改称国民学校。小学校四年毕业，高等小学校，三年毕业，中学校四年毕业，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毕业，预科三年。旁系为师范学校，及实业学校，专门学校，大致为四年或三年毕业。至若法院规则，分作四级三审，大理院为法院最高机关，下为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是为四级，由初级审判厅起诉，不服判决，得控拆地方厅，地方厅的判决，再或不服，得上告高等厅；高等厅判决，已成定案，不得再诉大理院。惟自地方厅起诉，不服判决，得经高等厅至大理院，是为三审。所应由初等厅起诉，或由地方厅起诉，法律上另有规定，不暇絮述。但诉讼条规，有刑事民事二种，刑事条件，是被告应该惩罚，不得不求国家惩罚，所以亦称为公诉。民事条件，是被告未必犯罪，但侵害个人利益，请求司法官代判赔偿，所以又称为私诉。刑法分主刑及从刑，主刑分五等，死刑最重，次为无期徒刑，又次为有期徒刑，又次为拘役为罚金。从刑分二等，（一）是褫夺公权，（二）是没收。这种制度，统是行政上司法上的关系，一般人民，应该晓得大略，小子不能不粗举大纲。是谓通俗教育。

还有立法机关，是共和国中最要的根本，从前由代表会组织参议院，是创始的暂行规模，此时国家统一，应由参议院改为国会，且临时约法中第五十三条，曾有限十个月内，召集国会的明文，袁总统不能违约，参议院也不能缓议，因此逐日开会，议决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国会组织法共二十二条，大要用两院制，便是参议院及众议院。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出，每省十名。蒙古选举会，得选出二十七名，西藏选举会，得选出十名，青海选出三名，中央学会，也得选出八名，华侨得选出六名，共二百九十四人。众议院议员，由各地人民选举，每人口满八十万，得选一议员，人口多寡不一，议员也多寡不等，拟定直隶省四十六名，奉天省十六名，吉林省十名，黑龙江省十名，江苏省四十名，安徽省二十九名，江西省三十五名，浙江省三十八名，福建省二十四名，湖北省二十六名，湖南省二十七名，山东省三十三名，河南省三十二名，山西省二十四名，陕西省二十一名，甘肃省十四名，新疆省十名，四川省三十五名，广东省三十名，广西省十九名，云南省二十二名，贵州省十三名，蒙古二十七名，西藏十名，青海三名，共五百九十五人。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

员任期三年，两院议员的职权，（一）是建议，（二）是质问，（三）是查办官吏纳贿违法的请求，（四）是政府咨询的答复，（五）是人民请愿的受理，（六）是议员逮捕的许可，（七）是院内法规的制定。至若预算决算，及议定宪法，概由两院合办，两院议员，须各有过半数出席，方得开议，议案须得过半数同意，方得决定，可否同数，由议长取决。每岁会期，计四个月，若大事不及裁决，得以展期，这是国会组织法的大略。

惟两院议员的选举，统用单记名投票法，从多数取决。参议员由省议会选举会选出，毋庸细表，众议员由人民公选，分选举及被选举两种资格，选举人专属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二十一岁以上，备有四项资格的一项，才有选举权，看官道是那四项资格呢？（一）是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二）是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蒙、藏、青海得以动产计算；（三）是在小学校以上毕业；（四）是与小学校以上毕业的资格，被选举人亦属民国国籍的男子，惟年龄须满二十五岁以上。蒙、藏、青海更须通晓汉语。若适罹刑法褫夺公权，及宣告破产，并有精神病，吸鸦片烟，与不识文字，均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现在陆海军充役的军人，与在征调期间的续备军人，现任行政司法及巡警，或僧道及其他宗教师，均停止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蒙、藏、青海惟军人停止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余项不用此例。小学校教员，各学校肄业生，停止被选举权。办事选举人员，于选举区内，亦停止被选举权。又分初选、复选两项手续，初选以县为选举区，当选人名额，定为议员名额的五十倍，复选合若干初选区为选举区，即以初选的当选人为选举人，被选人却不以初选当选人为限。每届选举，无论初选复选，各设监督员。初选监督以各该区的行政长官充任，复选监督以全省的行政长官充任。蒙、藏、青海，只一次选举，不分初选复选。这是两院议员选举法的大略。还有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大致与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略同。

各项选举法，经参议员议决，咨送袁总统，袁总统当即公布，且由内务部规定选举区，一一颁示，正在筹备进行，非常忙碌的时候，忽由四川都督尹昌衡，连电报称西藏乱耗，影响全局，自请督师西征。袁总统准如所请，命他出征西藏，所有川督印信，暂交胡景伊护理。尹督遂率二千五百人，向西出发，浩荡前进。想步年羹尧后尘。先是清光绪末年，西藏教主达赖喇嘛，曾入京觐见，受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并加诚顺赞化名号，会值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逝世，达赖讽经超荐，效劳了好几日。两宫安葬，达赖回藏，为俄人所诱，有意生乱，清廷将他削去封号，用兵撵逐，并命驻藏大臣，另立达赖喇嘛。这事尚未就绪，中国已起革命军。退位的达赖，手下有一参谋，系俄国人，素得达赖信任，前曾为达赖所遣，往俄京圣彼得堡，传递密约事件，此次闻内地各省，大半独立，遂极力为达赖谋复西藏，达赖乃回入藏境，逐去清廷简放的官吏，也居然独立起来，且欲杀尽驻藏的汉人。亏得陆军统领钟颖，率兵至拉萨，竭力保护，镇压藏番，达赖始不敢妄动。川督尹昌衡，从权委任，令钟颖为西藏行政使，后来华兵与藏人，屡生冲突，英兵以保护侨商为名，进兵藏边，尹督遂电告北京，请任钟颖为办事长官，俾专责成。袁总统即如言任命。但藏番总歧视华人，随你钟长官威权并用，始终不肯就范。华兵在拉萨开会，登场演说，不知如何得罪了藏人，竟致两造决裂，激动兵戈。藏人各处响应，把华兵困住拉萨，一面分道杨镳，西侵后藏，东寇里塘。后藏的江亚，竟被陷没。里塘在

打箭炉西，虽为驻藏大臣往来驿道，奈与四川省会，相距遥远，守兵寥寥无几，猝遇藏人到来，慌忙敛兵固守，飞书乞援，谁知远水难救近火，整日里待援未至，只好弃了里塘，奔还内地。藏人既将里塘占去，复乘势欲夺巴塘，川边大震。尹都督乃自请出师，奉命允准，并加授镇抚使。

尹遂率军西征，途次接巴塘捷报，心下稍慰。又行了两三日，克复里塘的喜信，也由探马报到。原来边军统领顾占文，因里塘失守，加意防备，四处派遣心腹，暗探藏人消息。到了七月初旬，探得藏人出攻巴塘，分两路进兵，一队从大路攻击，扬旗呐喊，堂堂皇皇，一队从小路潜行，越山过岭，似偷鸡吊狗一般。藏人颇也知兵。那里顾统领察破诡谋，当即将计就计，阳遣兵截住大路，自己却带着精锐，至小路旁看定要隘，分兵四伏。藏人那里防着，只从丛山峻岭中，绕越而来。大众争先恐后，毫无纪律，那边有几十人，这边也有几十人，但凭着两只脚，随路乱走，将到大朔山侧，天色将晚，遥望前面，只有参天的古木，遍地的蔓草，隐隐衔着一个夕阳，掩映满山秋色。烘染语亦不可少。此时也无暇流览，但蓄着一股锐气，急行上前，暗想越过了山，便是巴塘，好在沿途平稳，并没有华兵拦阻，此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眼见得巴塘要隘，唾手得来，正在趾高气扬的时候，猛听得一声号炮，震得山谷俱鸣，木叶乱下，大众齐声叫道："不好了！不好了！"言未毕，已见华兵四处杀来，枪声劈拍不绝，无从躲避。大众顾命要紧，觅路四窜，巴塘也不要了。不意窜到东边，竟遇着一阵枪弹，晕倒了好多人，折回西边，又碰着一队华兵，恶狠狠的过来，好象饿鹰逐鸡，猛虎噬羊，稍稍失手，便被他打倒地上，生擒活缚的拖了过去。有几个仗着蛮力，拚命突围，总算死了一半，逃了一半。顾统领乘胜追赶，顺着路竟到里塘，里塘已虚若无人，当由顾军踹入，立将里塘收复。正拟出击大路上的藏兵，可巧藏人已闻小路败报，踉跄逃还。顾统领麾军杀出，吓得藏人没路乱跑，大路上的官军，又同时赶到，一场合剿，杀死藏人数百名，只有命不该绝的藏人，才得逃脱，顾统领即遣人告捷，当由尹都督接着，非常欣慰，遂至打箭炉驻节。打箭炉系四川西徼，为川藏往来孔道，清季已改为康定府治，蕃汉杂居，相安成俗。尹都督就此驻扎，免不得游览风景，极目遐天；偶然见了许多蛮女，丑和丑，妍的妍，两两相较，有几个姿色秀媚的蛮姝，越觉得天然丰韵，面不粉而白，口不脂而红，眉不黛而翠。更有一种苗条态度，楚楚可人，或在藤峡棘穴旁，招集三数姊妹花，着吉莫小靴，低唱蛮歌，高扬巾帕，飘飘乎若神仙中人。看官！你想这豪宕不羁的尹都督，那能不牵入情丝，触生美感，当下搜采数姝，令充下陈，几乎把这蚕丛路，变做了鸾栖林，乐不思蜀。小子有诗咏道：

> 猰花貐草也风流，别有柔情足解忧。
> 自古英雄多好色，小蛮尚在且勾留。

藏事未了，鄂中又出有异闻。待小子下回续叙。

民国初年，为厘定法规时代，公布各法，自有专书，非本书所应殚述。但本书亦寓通俗教育，所有普通各法规，为一般人民所应略晓者，固不得不粗举一斑，揭而出之，俾阅者得助见闻，正灌输知识之嚆矢也。国会组织法，及各议员选举法，不略蒙藏，政府固为统一藩部起见，而著书人即随笔叙下，写入藏事，此又为文字中缩合之法。尹都督自请征藏，俨然有终军请缨气象，而一逢蛮女，即取充下陈，虽情场花月，无玷英雄，而于军纪上不无妨害，寓讥于褒，作者其固有隐旨乎！

第十四回
张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电辩诬

却说各省的军队，自经袁总统通电裁并，给饷遣散，往往游骑无归，所在谋变。有几处尚未裁遣，即已秘密开会，再图革命，如南京驻扎的赣军，苏州的先锋三营，滦州的淮军马队，山东省城的防兵，奉天大北关外的旧混成协第三标，安徽北门外的先锋队第一营，芜湖屯驻的庐军，滁州第一团七八两连兵士，陆续哗变，幸经各处长官，立时剿抚，均归平定。

惟湖北为革命军发起地，余风未泯，喜动恶静，不但乱兵生事，甚至司令军官等，亦屡思自逞，尝谋独立。兵犹火也，不戢自焚，古人之所以三致意者在此。襄阳府司令张国荃，不服省垣编制，擅杀调查专员周警亚，拥兵为乱，经黎都督元洪派兵兜剿，国荃方自知不敌，窜向郧阳，沿途劫掠，蹂躏了好几处；复由官兵追剿，方才散逸。既而军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等人又煽惑军界，托词改革政治，谋推翻军政、民政二府，破坏各司，幸而被黎都督察觉，即调集近卫军及警察分头缉捕，将祝、江、滕三人拿获，并搜出檄文布告，文书名册，徽章令旗，传单愿书等项，证据昭然，三犯无可抵赖，遂申行军律，一概枪毙。越日，复在汉口法租界搜获乱党多名，黎都督不欲深究，惟出示剀切劝告，并将搜出名册，立即销毁，免得株连。未几，又报省城兵变，第一镇二协三标军士，因刘协统勒令退伍，遂致大哗，统至军械房抢夺子弹，且击毙军官二名。楚望台军械所守兵，亦闻声响应，持械出所，拦守通湘、起义二城门。黎都督闻警，亟饬各军飞往弹压，把乱兵尽行围住，一面派唐、黄两参谋，偕同黎统制，步入围中，剀切劝导，属将首犯指出，余均免罪，并允将刘协统撤换。乱兵方唯唯应命，当场指出首犯陈兆鳌，由黎统制饬兵缚住，讯实正法。

黎都督经此数变，自然格外小心，日夕侦察，旋闻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及将校团团长方维，潜蓄异志，煽乱各军，前次祝制六、滕亚纲的变乱，亦由张、方二人主动，遂不动声色，宣召二人入署，嘱他调查边务。二人当面不好违慢，只得唯命是从。黎都督送客出厅即密电到京，拍致袁总统，袁总统亦即复电，任张振武为蒙古调查员，张、方

是心腹至交，当密商了两三次，初意欲逗留鄂中，嗣因黎都督再三促行，虽明知他是调虎离山的计策，也一时不敢发难，便向督署辞行，不怕他不入死路。黎都督当命方维随往，适合张振武本意，遂邀同方维启程北上。

嗣复潜自回鄂，更邀将校十三人，一同到京，仍与方维聚会，就京城前门外西河沿旅馆寓宿。甫隔一宵，方维等在寓安居，张振武却入城游览。不意时方晌午，突有军警百余人，闯入旅馆，径至方维寓室，辟门竟入，方维惊问何事？一语未终，已在铁链上头，将他锁住。将校等各思抗拒，当由来兵与语道："君等无罪，罪止张、方。但奉命邀君同往，一经质证保可无事，若君等定要反抗，莫怪枪弹无情。"语至此，各拔出手枪，向将校对着，作欲击伏。将校等莫不畏死，心说是情愿同行。方维还要喧嚷，军警等毫不理睬，但将他牵入内城，拘禁军政总执法处。其余将校分别解交外城军政执法两局。张振武尚在未知，正思回寓午餐，徐步从前门出来，刚刚望着城阙，不图兜头来了军官，猝然问道："你是张振武么？"振武方应声称"是。"那军官已将他扭住，更有兵弁过来，把他两手反缚，他连声诘问情由，军官答称："奉令前来，拿你到总执法处，你到后自有分晓。"振武无法可施，只好由他牵往。及至军政总执法处，见方维也被拘禁，越觉惊慌，正思详问颠末，那执法官已传令上堂。振武且走且呼，口中连称冤枉，但见执法官高坐堂上，拍案喝道："休要瞎闹！你自己犯法，尚称冤枉么？"振武道："我等所犯何罪？"执法官道"有黎都督电文到来，我读与你听，你且仔细听着！"黎电从此处叙出，前文妙有含蓄。语毕，即朗读黎电道：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成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中煽功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与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谟，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返鄂。观此数语，见得京、鄂两处已密布侦探，将张、方二人行踪，探得明明白白，张、方自己尚如睡在梦中。本书前文亦未尽说明，至此方才揭出。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假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藉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顽之迹，排解之使，因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泯祸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使，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害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归籍者，请就近酌给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惟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手，葺尸位，抚驭无才，致令起义健儿，夷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颖悲痛，不尽欲言。

读毕，又宣布袁大总统命令，略云：

查张振武既经言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人。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此令。

命令宣毕，吓得张、方两人，面如土色，没奈何哀求道："这是黎副总统冤诬我的，还求总长呈明总统，乞赐矜全。"执法官微笑道："令出如山，还有甚么挽回，想你两人总有异谋，所以黎副总统，电请大总统正法的。"言罢，即将两人绑出，同时枪毙。尚有将校十三人，一律释出，给发川资，仍令回鄂。十三人得了性命，即日离京南下，自不消说。惟张、方系革命党人，党员闻他正法，不免兔死狐悲，遂相率哗噪，声言："张振武功大罪轻，就使逆谋昭著，亦当就地处决，何必诱他入京，立置死地，这明是内外暗合，有意苛求。"当时有杀非其道，杀非其时，杀非其地，共计三大诘难，电达全国。黎副总统几成怨府，也令秘书员撰成通电数篇，陆续发布。最后这一篇，洋洋洒洒，约有千余言，小子不忍割爱，录述如下。其文云：

连日函电纷驰，诘难群起，前电仓猝，尚未详尽。报告政府书，复未赍到，诚恐远道不察，真象愈湮，敢重述梗概，为诸公告。张振武初充军务司副长。汉阳失败。托词购枪，留函径去。当命参议丁得生，追至上海，配定式样，只限购银二十万两，乃擅拨买铜元银四十万，仅购废枪四千枝，子弹四百万，机关枪三十六支，子弹二百万，枪械腐窳，机件残缺，有物可查，设有战事，贻害何堪设想？且除买械二十六万余外，另滥用浮报三十二万，无帐二万，尚借谭君人凤五万，陈督复来电索款，均系不明用途，有帐可稽，罪一；南北统一，战事告终，振武由沪返鄂，私立将校团，遣方维往各营勾串，募集六百余人，每名二十元，鄂军屡次改编，该团始终不受编制，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已预备退伍，伊复私收为护卫队，拥兵自卫，罪二；二月二十七日，串谋煽乱，军务部全行推倒，伊复独任方维，要挟留任，复谋杀新举正长曾广大，经元洪访查得实，始将三司长番改顾问，罪三；冒充军统，黉夜横行，护卫队常在百人以外，沿途放枪，居民惶恐。每至都督府，枪皆实弹，罪四；护卫队屡遣解散，抗不遵命，复擅抢兵站枪支粮饷，藐无法纪，罪五；强调铁路立中小火轮，勾串军队，黉夜来往，罪六；暗煽义勇团长梅占鳌，增加营数，诱命石龙岩往联领事团，许事成任为外交司长，该员等不为所动，谋遂无成，罪七；革命后广纳良女为姬妾，内嬖如夫人者，将及十人，叶某及鲁某，皆女学生，复伙串某报鼓吹，颠倒黑白，破坏共和，罪八；民国公校开学，当众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摇动国本，骇人听闻，罪九；亲率佩枪军队，逼迫教育司，勒索学款，挟之以兵，罪十；令逆党方维，勾串已革管带李忠义，及军界祝制六、、滕亚纲、姜国光、谢玉山、刘起沛、朱振鹏、江有贵、黄耀生、暨汉口土匪头目王金标，分设机关，密谋起事，并另举标统八人，伊为原动，大众皆知，虽名册已焚，祝、滕正法，刘、朱尚寄监可质，罪十一；机关破露，移恨孙武，复密遣四十人，分

途暗杀，罪十二；前次所购机关枪弹，除湖北实收外，近证之蓝都督报告，接济之帐，尚匿交机关枪多支，子弹三万粒，私藏利械，图谋不轨，罪十三；此次电促赴京，实望革心向善，乃叠据侦探报告，伊以委命未下，复图归鄂，密遣党羽，预归布置，复查悉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武汉一隅，关系全局，三摘已稀，岂堪四摘！罪十四；此外索款巨万，密济党援，朘削公家，扰乱秩序，种种不法，不胜枚举。元洪荐充大总统高等军事顾问，并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无非追录前功，冀挽将来，犹复要索巨款，议设专局，又在上海私立屯垦事务所，月索千余元，凡此诸端，或档案具在，或实地可查，揭其本末罪状，实属无可宽容。诸公老成谋国，保卫治安，素为元洪所钦佩，倘使元洪留此大憝，贻害地方，致翻全局，诸公纵不见责，如苍生何？

顾或有谓杀非其地，杀非其时，杀非其道者，责以法理，夫复何辞？然此中委曲，尚有万不获已之衷，为诸公未悉者。武昌当革命之余，丁裁兵之会，地势冲繁，军心浮动，振武暗握重兵，潜伏租界，一经逮捕，立召干戈，既祸生灵，更酿交涉，操切偾事，谁尸其咎？况北京为民国首都，万流仰镜，初非邻省，更异敌邦，明正典刑，昭示天下，揆诸名义，似尚无防，此不获已者一；振武席军务长之余焰，凭将校团之淫威，取精用宏，根深柢固，投鼠忌器，人莫敢撄，卷土重来，拥兵如故，狼子野心，更无纪极，前此以往，杀既不敢，后此以往，杀更不能，千里毫厘，稍纵即逝，先此不谋，噬脐何及？况谋叛民国之犯，果有确据，随时皆可掩捕，此不获已者二；振武分遣党羽，密布机关，奸谋败露，应命赴京，更怀疑惧，居则佩刀盈室，出则荷枪载途，京鄂之使，不绝于道，心机叵测，消息灵通，一电遥飞，全国窥变，联电请求，举办要挟，虽有国典，亦无所施，况振武现参军政，遥领兵权，绳以军法，洵为允当，且北京军事裁判，尚未完全，南中军法会议，已非一次，询谋佥同，始敢出此，此不获已者三。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面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封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夫汉高、明太、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越践、吴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君集被擒，书不原其战绩，矧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元洪念彼前劳，未忍悉行诛罚，安此反侧，复未稍事牵连，遂致日前两电，词多含蓄，迹似虚诬，又何怪诸公义愤之填胸，而责言之交耳也？伏思元洪素乏丰功，忝窃高位，爱民心切，驭将才疏，武汉蠢动，全楚骚然，商民流离，市廛雕敝，损失财产，几逾巨万，养痈成患，责在藐躬，亡羊补牢，泣将何及，洪罪一也；洪与振武，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驰，背道寒盟，瘏口闵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追念前功，能无陨涕，洪罪二也；国基初定，法权未张，凡属国民，应同维护，乃险象环生，祸机迫切，因养指失肩之惧，为枉寻直尺之谋，安一方黎庶之心，解

天下动庸之体，反经行政，贻人口实，洪罪三也，有此三罪，十死难辞，纵诸公揆诸事实，鉴此苦衷，曲事优容，不加遣责，犹当跼天蹐地，愧悔难容；况区区此心，不为诸公所谅乎？溯自起义以来，戎马仓皇，军书旁午，忘餐废寝，匆匆半年，南北争议，亲历危机，蒙藏凶顽，频惊噩耗；重以骄兵四起，伏莽潜滋，内谨防闲，外图排解；戒严之令，至再至三，朽索奔驹，幸逾绝险。积劳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秋荼尚甘，冻雀犹乐，顾瞻前路，如蹈深渊，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倘有矜其微劳，保此迟暮，穷山绝海，尚可栖迟；汉水不波，方城如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百世之下，庶知此心。至张振武罪名虽得，劳勚未彰，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善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躬自奠祭，开会哀悼，以慰幽魂。并拟将该员事略，荟蕞成书，请大总统宣示天下，俾晓然于功罪之不掩，赏罚之有公，斗室之内，稍免疚心。泉台之下，或当瞑目。临风悲结，不暇择言，瞻望公门，尚垂明教！

这电发出，张振武罪状确凿，就是他的同党，也不能替他强辩，渐渐的群喙屏息了。小子有诗叹道：

有功宜赏罪宜诛，不杀奸人曷伏辜？
试看鄂中传电后，胪陈劣迹岂全诬？

谣言既靖，京鄂无惊，前总统孙中山，由沪赴京，又有一番热闹的情形，且至下回再叙。

张振武首犯也，方维从犯也，张、方二人之被杀，后人多归狱袁、黎，亦以袁为主动，黎为被动。然观黎督通电，则张振武之劣迹昭彰，固有应杀之罪。方维虽附和党同，宜从末减，然除恶未尽，适为后患，杀之亦是也。他人徒阿徇所好，必以袁好杀，黎滥杀，目为寻仇诬陷，顾何以黎电传布，历述振武十四罪状，而他人不能为之一一辩驳乎？周公杀管、蔡，且无损元圣之名，于袁、黎乎何尤焉？故本回全录黎电，以见张、方之当诛，不得以此强诬袁、黎，论人必公，吾于此书见之。

第十五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

却说孙文卸职后，历游沿江各省，到处欢迎，颇也逍遥自在。嗣接袁总统电文，一再相招，词意诚恳，乃乘车北上，甫到都门，但见车站两旁，已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几乎把这孙中山吓了一惊。嗣由各界代表，投刺表敬，方知数千人士，都为欢迎而来。他不及接谈，只对了各界团体，左右鞠躬，便已表明谢忱。那袁总统早派委员，在车站伺候，既与孙文相见，即代达老袁诚意，并已备好马车，请他上舆。孙文略略应酬，便登舆入城。城中亦预备客馆，作为孙文行辕。孙文住了一宿，即往总统府拜会。袁总统当即出迎，携手入厅。彼此叙谈，各倾积愫。一个是遨游海外的雄辩家，满望袁项城就此倾诚，好共建共和政体；一个是牢笼海内的机谋家，也愿孙中山为所利用，好共商专制行为。两人意见，实是反对，所以终难融洽。因此竭力交欢，几乎管、鲍同心，雷、陈相契，谈论了好多时，孙文才起身告别。次日，袁总统亲自回谒，也商议了两三点钟，方才回府。嗣是总统府中，屡请孙中山赴饮，觥筹交错，主客尽欢，差不多是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的模样。好一比拟，就老袁一方面，尤为切贴。席间所谈，无非是将来的政策。

老袁欲任孙为高等顾问官，孙文慨然道："公系我国的政治家，一切设施，比文等总要高出一筹，文亦不必参议。但文却有一私见，政治属公，实业属文，若使公任总统十年，得练兵百万，文得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那时我中华民国，难道还富强不成吗？"孙中山亦未免自夸。袁总统掀髯微笑道："君可谓善颂善祷。但练兵百万，亦非容易，筑造铁路二十万里，尤属难事，试思练兵需饷，筑路需款，现在财政问题，非常困难，专靠借债度日，似这般穷政府、穷百姓，那里能偿你我的志愿呢？"孙文亦饶酒意，便道""天下事只怕无志，有了志向，总可逐渐办去。我想天下世间，古今中外，都被那银钱二字，困缚住了。但银钱也不过一代价，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知如何有此魔力？假使舍去银钱，令全国统用钞票，总教有了信用，钞票就是银钱，政府不至竭蹶，百姓不至困苦，外人亦无从难我，练兵兵集，筑路路成，岂不是一大快事么？"袁总统徐徐答道："可是么？"

孙文再欲有言，忽有人入报道："前南京黄留守，自天津来电，今夕要抵都门了。"袁总统欣然道："克强也来，可称盛会了。"克强系黄兴别号，与孙文是第一知交，孙文闻他将到，当然要去会他，便辍酒辞席，匆匆去讫。袁总统又另派专员，去迓黄兴。至黄兴到京，也与孙中出入都，差不多的景象，且也孙同馆寓居，更偕孙同谒老袁，老袁也一般优待，毋庸絮述。惟孙、黄性情颇不相同，孙是全然豪放，胸无城府，黄较沉毅，为袁总统所注目，初次招宴，袁即赞他几经革命，百折不回，确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袁之忌黄，亦本于此。黄兴却淡淡的答道："推翻满清，乃我辈应尽的天职，何足言功？惟此后民国，

须要秉公建设方好哩。”袁又问他所定的宗旨，黄兴又答道：“我国既称为民主立宪国，应该速定宪法，同心遵守，兴只知服从法律，若系法律外的行为，兴的行止，惟有取决民意罢了。”后来老袁欲帝，屡称民意，恐尚是受教克强。老袁默然不答。黄兴窥破老袁意旨，也不便再说下去。

到了席散回寓，便与孙文密议道：“我看项城为人，始终难恃，日后恐多变动，如欲预为防范，总须厚植我党势力，作为抵制。自唐内阁倒后，政府中已没有我党人员，所恃参议院中，还有一小半会中人，现闻与统一共和党，双方联络，得占多数，我意拟改称国民党，与袁政府相持。袁政府若不违法，不必说了，倘或不然，参议院中得以质问，得以弹劾，他亦恐无可奈何了。”黄兴却亦善防，那知老袁更比他利害。孙文绝对赞成。当由黄兴邀集参议员，除共和党外，统与他暗暗接洽。于是同盟会议员，及统一共和党议员，两相合并，共改名国民党。一面且到处号召，无论在朝在野，多半邀他入党。

袁总统正怀猜忌，极思把功名富贵笼络孙、黄两人，先时已授黄兴为陆军上将，与黎元洪、段祺瑞两人，同日任命，且因孙文有志筑路，更与商议一妥当办法，孙意在建设大公司，借外债六十万万，分四十年清还。袁总统面上很是赞成，居然下令，特授孙文筹画全国铁路全权，一切借款招股事宜，尽听首先酌夺，然后交议院议决，政府批准等情。嗣复与孙、黄屡次筹商，协定内政大纲八条，并电询黎副总统，得了赞同的复词，乃由总统府秘书厅通电宣布。其文云：

> 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本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除人我之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质诸国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下：
>
>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此八条者，作为共和、国民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各国元首，与各政党首领，互相提携，商定政见，本有先例。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中华民国，庶有豸乎！此令。

政纲既布，孙文以国是已定，即欲离京，便向袁总统辞行，启程南下。独黄兴尚有一大要事，不能脱身，因复勾留都门，稽延了好几日。看官！道是何事？原来陆总理征祥，屡次请假，不愿到任，袁总统以总理一职，关系重大，未便长此虚悬，遂与黄兴谈及，拟任沈秉坤为国务总理，否则或用赵秉钧。注意在赵。沈曾为国民党参议，黄兴因他同

志，颇示赞成。旋与各党员商议，各党员以："沈初入党，感情未深，且系过渡内阁，总理虽是换过，阁员仍是照旧，若为政党内阁起见，须要全数改易，方可达到目的，若只得一孤立无助的总理，济甚么事?"黄兴听到这番言语，很觉有理，遂搁过沈秉坤，提及赵秉钧。赵是个极机警的朋友。当唐绍仪组阁时，他一面巴结袁总统，一面复讨好唐总理，竟投入同盟会中，做一会员。有此机变，所以后成宋案。黄兴明知他是个骑墙人物，但颇想因这骑墙二字，令他两面调停，免生冲突，所以也有意异他上台。中了人家的诡计。各党员恰表赞同，乃公同议决，由黄兴转告老袁，袁得此信息，暗暗心喜，遂将赵秉钧的大名，开列单中，赍交参议院，表决国务总理的位置。院中议员，国民党已占了大半，还有一小半共和党，就使反对赵秉钧，也何苦投不同意票，硬做对头，因此投票结果，统是同意二字，只有两票不同意。这两票可谓独立。总理决议复咨袁总统，袁总统即正式任命，所有阁员，毫不变动。惟外交总长，初拟陆总理自兼，至此陆已解职，另选一个梁如浩，也得由参议院通过，令他任职。

黄兴乘势遍说各国务员，邀入国民党。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工商总长刘揆一，交通总长朱启钤，均填写入国民党愿书。教育总长范源濂，本隶共和党，至是闻黄兴言，左右为难，乃脱离共和党籍，声明不党主义。财政总长周学熙，亦赞成国民党党纲，惟一时未写愿书。黄兴又进告袁总统，劝他做国民党领袖。看官！你想这老袁心中，本与国民党有隙，令他入党，分明是一桩难事，但又不好当面决绝，左思右想，得了一个法儿，先遣顾问官杨度入党，阴觇虚实。

那杨度别号晳子，籍隶湖南，是个有名的智多星。他在前清时代，戊戌变法，常随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日谈新政，康、梁失败，亡命外洋，他也逃了出去，与康、梁等聚作一堆，开会结社，鼓吹保皇。到了辛亥革命，乘机回国，得人介绍，充总统府的顾问。特别表明，为后文筹安会张本。他仗着一张利口，半寸机心，在总统府中厮混半年，大受老袁赏识。就是从前蔡使到京，猝遭兵变，也是杨晳子暗中主谋，省得老袁为难。此番又受了老袁密嘱，令入国民党，他比老袁还要聪明，先与国民党中人，往来交际，讨论党纲。国民党员，抱定一个政党内阁主义，杨度矍然道："诸君的党纲，鄙人也是佩服，但必谓各国务员，必须同党，鄙意殊可不必。试想一国之间，政客甚多，有了甲党，必有乙党，或且有丙党丁党，独中央政府，只一内阁，如必任用同党人物，必难久长，用了甲党，乙党反对，用了乙党，甲党反对，还有丙党丁党，也是不服。胶胶扰扰，争讼不休，政策无从进行，机关必然迟滞，实是有弊少利，还须改变方针为是。"国民党员不以为然。杨度又道："诸君倘可通融，鄙人很愿入党，若必固执成见，鄙人也不便加入呢。"国民党员不为所动，竟以"任从尊便"四字相答。杨度乃返报袁总统，袁总统道："且罢，他有他的党见，我有我的法门，你也不必去入他党了。"用软不如用硬。黄兴闻老袁不肯入党，却也没法，只在各种会所，连日演说，提倡民智。袁总统尝密遣心腹，伪作来宾，入旁听席，凡黄兴所说各词，统被铅笔记录，呈报老袁。老袁是阳托共和，阴图专制，见了各种报告，很觉得不耐烦，嗣后见了黄兴，晤谈间略加讥刺，就是赵内阁及各国务员，形式上虽同入国民党，心目中恰只知袁总统，总统叫他怎么行，便怎么行，总统叫他不得

行，就不得行，所以总统府中的国务会议，全然是有名无实。后来各部复派遣参事司长等，入值国务院，组织一委员会。凡国务院所有事务，都先下委员会议，于是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上承总统指挥，下受委员成议，整日间无所事事，反象似赘瘤一般。想是乐得快活。时人谓政党内阁，不过尔尔。黄兴也自悔一场忙碌，毫无实效，空费了一两月精神，遂向各机关告辞，出都南下。及抵沪，沪上各同志，联袂相迎，问及都中情形，兴慨然道："老袁阴险狠鸷，他日必叛民国，万不料十多年来，我同胞志士，抛掷无数头颅，无数颈血，只换了一个假共和，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多事，再经两三次革命，还不得了呢。"黄克强生平行事，未必全惬舆情，但逆料老袁，确有特识。各同志有相信的，有不甚相信的，黄兴也不暇多谈，即返长沙县省亲。湘中人士，拟将长沙小南门，改名黄兴门。黄兴笑道："此番革命，事起鄂中，黎黄坡系是首功，何故鄂中公民，未闻易汉阳门为元洪门呢？"辩驳甚当，且足解颐。湘人无词可答。不料过了两日，黄兴门三字，居然出现，兴越叹为多事。会值国庆日届，袁总统援议院议决案，举行典礼，颁令酬勋。孙文得授大勋位，黄兴得授勋一位，嗣复命兴督办全国矿务，兴又私语同志道："他又来笼络我呢。"正是：

雄主有心施驾驭，逸材未肯就牢笼。

黄兴事且慢表，下回叙国庆典礼，乃是民国周年第一盛事，请看官再阅后文。

孙、黄入京，为袁总统延揽党魁之策，袁意在笼络孙、黄，孙、黄若入彀中，余党自随风而靡，可以任所欲为，不知孙、黄亦欲利用老袁，互相联络，实互相猜疑。子舆氏有言："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而能动者，亦未之有也。"袁与孙、黄，彼此皆以私意交欢，未尝推诚相待，安能双方感动乎？黄克强推任赵内阁，尤堕老袁计中，赵之入国民党，实为侦探党见而来，各国务员亦如之，黄乃欲其离袁就我，误矣。总之朝野同心，国必治；朝野离心，国必乱。阅此回可恍然于民国治乱之征矣。

第十六回
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

却说武昌起义的时期，为阴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就是阳历十月十日，民国既改用阳历，应以十月十日为纪念日。袁总统当将是案咨询参议院，经各议员议决，以阳历十月十日，为国庆日。南京政府成立，系阳历正月一日，北京宣布共和，系阳历二月十二

日，两日为纪念日，均举行庆典。每岁届国庆日，即双十节。应举行各事如下：

（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

民国元年十月十日，国庆期届，即举行庆祝礼，是日改大清门为中华门，门外高搭彩楼一座，内悬清隆裕太后退位诏旨，赵总理秉钧派内外两厅丞，作为代表，行中华门开幕礼。各署各团体代表，均到场庆祝，兴高采烈，旗鼓扬休。一面在祈年殿建设祭坛，追祭革命诸先烈，由赵总理代表总统，临坛主祭。祭仪概照新制，祭文仍仿古体，其文云：

> 维民国元年十月十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谨遣代表赵秉钧，具牺牲酒醴，致祭于革命诸先烈曰："荆高之殁，我武不扬，沉沉千载，大陆无光。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神皋万里，禹迹所区，谁无血气，忍此濡需？矫首仰天，龙飞海啸，雷震电激，日月清照。蹉跎不遂，委骨荒丘，壮心未已，毅魄长留。嗟我新民，毋忘前烈！煜煜国徽，自由之血。革故既终，鼎新伊始。灵爽既昭，勖哉君子！尚飨。"

祭毕退班，再由袁大总统，亲行阅兵礼。兵队共到一万二千名，拱卫军六千，禁卫军三千，游缉队一千，补充队一千，就总统府门外设台。袁总统戎服佩刀，登台兀台，所有陆军总长以下，统在台下站定。各军士由东辕进，从西辕出，行列井井，毫不凌乱。历一时许，各队俱已过去，袁总统方才下台，入府休息。各员均退至国务院，国务院中设茶话会，就厅前搭一彩棚，饰以松柏，下列几案数十，茶点齐备。参议院议员，各行政机关上级官吏，各省代表，中外新闻记者及京城著名绅董等，均就席与会。就是各国公使及外宾，亦乘兴参观。还有内蒙古活佛章嘉，及甘珠尔瓦两呼图克图，呼图克图为大喇嘛名号，亦作胡克图，蒙、藏、青海皆有之。时适来京谒见总统，因亦得列入会中，可巧天朗气清，日高秋爽，宾僚联翩戾止，端的是国门集祜，全体胪欢。既而日光晌午，客兴犹浓，院中备有午席，便请大众同餐，饮的是旨酒，吃是的佳肴，虽称是寻常筵席，计算代价，差不多要费千金。里面虽是奇穷，外面总要阔绰。午后席散，宾僚陆续回去，那军警两界，却来继续宴会，夜餐又有数十席，统吃得醉饱欢呼，无情不惬。

前门外的琉璃厂工艺局一带地方，独辟一个共和纪念会场，乃是革命党人发起，会场左右门及正门，均扎松花牌楼，场内亦有彩棚数处，内设陈列馆，运动场、演剧场等。陈列馆内的物品，系革命时的图印旗帜，衣服关防文件，及诸烈士生前死后的照像。运动场内，施演竞走诸技。演剧场内，所演皆革命新剧。场中并设祭坛，供祀诸先烈牌位。最精雅的，是用五彩扎成，叠起一座黄鹤楼，高接云表，蔚为大观。无非皮相。除初十日正式会外，复继续开会两日，十一日章嘉活佛到会，令随从喇嘛诵经，追荐先烈。夜间有会员组织提灯会，备办各种花灯，募集青年童子，提灯出游，前导军乐，后护马队。先至中华门行鞠躬礼，嗣由大街直赴天坛，适四川公会，亦制成方式白灯，上书川省诸先

烈姓名，同时并至。双方至天坛会齐，大放烟火。霎时间烟焰冲霄，就火光里面，现出各种革命战剧，仿佛枪林弹雨，依稀楚界汉河。大众见所未见，诧为奇逢，无论男女老幼，一时麕集，几乎满城不夜，举国若狂，小子也说不胜说。

惟袁总统以民国创造，煞费经营，除追祭先烈外，所有留在的伟人，理应旌赏，特授前总统孙文，副总统黎元洪大勋位，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均勋一位，孙武勋二位，给国务总理一等嘉禾章，各部总长二等嘉禾章。外如各省都督民政长及民国有功人士，都酌给勋章，或陆军衔秩有差。只闻赏功，未闻恤贫，总是百姓吃亏。且以武昌为起义地，特派代表朱庆澜，先日赴鄂，致祭先烈。参议院代表汤化龙，与朱同行。

既到武昌，巧值各省都督，也有代表派来，就前清万寿宫，改设会场，踵事增华，不亚首都。但见场中陈设，光怪陆离，彩楼广筑，四围组不老之松，巨额高悬，数字织长青之柏，还有五色电灯，五彩花朵，掩映增光，排叠成锦，中供诸烈士牌位，由各代表排班致祭。黎副总统、早派代表蔡济民，主持一切，祭礼告备，先后宣读祭辞，全场行三鞠躬礼。至奏过军乐，才行散班，统赴宴会场就宴。还有一种特别的纪念，系是从前爱伤的军士，尚在病院养疴，至是令各穿军服，佩挂黄绫，标明姓氏，及某战受伤，伤在某处等字样，舁以彩扎椅轿，导以军乐，游行全城，俾士民参观，感念不忘。黎副总统，又有一篇演说辞，浼蔡济民在场宣读，大致是："共和未奠，责在后死。"说得非常痛切，小子因纸短言长，不遑殚述，看官如欲览全文，请向黎副总统文牍中，随时披阅，好在坊间都有专门出售，不烦小子费手了。可略即略，免惹人厌。

武昌以外，要算上海，此外各省，亦无不同时庆祝，随处悬着五色旗，各地挂着五彩灯，都道是五族一家，普天同庆。极盛难继，为之奈何？那知西藏的独立，并未取消，外蒙古的独立，非但不肯取消，且居然在库伦地方，设立政府，推哲布尊丹巴为帝，改元共戴，立起一个蒙古帝国来。蒙古立国，成吉思汗有灵，恰也心慰，可惜国不成国，几同瞎闹。这哲布尊丹巴，系是何人？就是外蒙教主，居住库伦，向来扬名中外的活佛。活佛本没有甚么枭雄，而且双目失明，差不多是个无知动物，不是活佛，直是死佛。惟他的妻室扣肯儿，具有三分姿色，心中又是多生一窍，格外比蒙人聪明。就中有个亲王杭达多尔济，素出入活佛帐中，与佛妻扣肯儿，很是莫逆。大约是结欢喜缘。扣肯儿哄动活佛，把政权委任杭达，杭达得了重权，遂主张联络俄人，反抗中国。俄政府正窥伺蒙古，得了这个消息，格外心欢，当将国中土产，遗赠活佛及杭达，连扣肯儿处也特地进送一份。活佛等自然惬意，便遣杭达至俄京，道达谢忱。俄政府又甚表欢迎，至杭达返至库伦，巧值武汉革命，当即怂恿活佛，宣布独立，并逐去清办事大臣三多。辛亥年十一月十日，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举行正式即位礼，自称皇帝，建元共戴，比袁皇帝着了先鞭。也仿袭前清官制，分设各都，并置内阁总理。总理一缺，本拟任杭达亲王，因杭达通晓外事，改任外部，别用松彦可汗为总理。松彦可汗本名海珊，系东蒙喀尔沁旗人，曾犯案奔俄，熟习俄语，嗣至库伦，为杭达所引用，又令陶什陶总统军事。陶什陶系东三省著名胡匪，东省悬赏缉捕，他遁入俄境，辗转至库伦，杭达闻他善战，因荐握军权。此外还有图什公、崔大喇嘛、达赖

贝子、那木萨赖公等，分掌部务。统是一班好脚色。并聘俄员里斯克拂为军事顾问官，寻复延俄人马司哥顿为财政顾问官，一切措置，惟俄是从。一面派人激说各旗，劝令附和外蒙，喀尔喀四部，本归活佛管辖，当然服从。惟内蒙、东蒙、西蒙诸五公，与中感情较密，尚未肯尽附外蒙。

杭达亲王闻中国革命，将还罢手。南北有议和消息，恐和议成后，必加诘责，不如预先布置，结俄为援。当下呈明活佛，自充正使，另派奚林丹定亲王为副，带了贡献物品，起程赴俄。俄政府闻他到来，格外厚待，特派外部人员萨沙诺夫，殷勤招接，并导他谒见俄皇。俄皇下座慰劳，握手言欢。好买卖来了！杭达即敬献金佛一尊，名马十头，作为贽仪。蒙古地图，何不尽行献出？俄皇收受后，再命外交大臣，陪他筵宴。席间谈及外蒙独立情形，当由杭达当面请求，一是要俄国接济军械，二是要俄国借给款项。萨沙诺夫一一承认，且愿为代致中国，通告北京政府，提出蒙古独立，不准中国干涉。杭达喜欢的了不得，恨不得在萨沙诺夫前拜跪下去，磕着几个响头。还是向扣肯儿前磕头，却赠你特别禁脔。若对俄外部磕头，简直是要你的命。于是谢了又谢，萨沙诺夫果有信实，一俟杭达等离俄，即电致驻华俄使，转达北京政府，提出三大要求，列款如下：

（一）中国许蒙古完全行政主权。（二）蒙古寺方，中国不得驻兵设官及开垦。（三）抚慰此次服兵之华人。

这时候的中华民国，方在草创，南北尚未统一，自然无暇答复。至袁世凯就任总统，杭达已回库伦，当由蒙古国内阁大臣名义，电达北京，布告正式独立，并贺袁总统就任。袁总统得电后，两复活佛，劝令取消。活佛也两复袁总统，一说是业经自主，如何取消？二说是请商诸邻邦，杜绝异议。袁总统以邻邦二字，分明是指俄罗斯，拟俟内事粗定，再与俄人协商。那知活佛一方面，竟煽动西蒙各旗，攻占科尔多，复嗾使东蒙各旗，攻占呼伦城，且勾通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称兵内犯，侵拨洮南府。袁总统乃飞饬东三省各都督，派兵出剿。一场鏖战，始将乌泰逐窜索伦山，随即下令革去乌泰世爵，另任镇国公衔鹏束克，署理札萨克。

惟对于内外蒙古，仍用羁縻手段。国庆期内，内蒙活佛章嘉，与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翊赞共和，入京觐见；袁总统特别优待，即加封章嘉徽号，用“宏济光明”四字，且准他沿用前辈所得黄轿九龙坐褥，并赏穿带膝貂褂，特给银一万元。甘珠尔瓦呼图克图，也得邀封“圆通善慧”名号，赏穿带膝貂褂，赏银与章嘉活佛同例。内蒙各旗，总算被袁总统笼络住了。老袁无非此术。袁总统又令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致书内外蒙古，及前后西藏，劝他归附民国，同造共和，前藏达赖喇嘛，恰也乖巧，暗思尹昌衡驻扎川边，巴塘、里塘等处得而复失，不如暂行答复，阳奉阴违为是，当下复函通款，声言内附。当经袁总统还给封号，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接连是东蒙古十旗王公，也函复政府，愿发起蒙旗会议，解释共和真理，藉泯猜嫌。袁总统闻报，特派蒙古科尔沁亲王，兼任参议员阿穆尔灵圭，及吉林都督陈昭常，东三省宣抚使张锡銮，相偕赴会，会所在长春道署，各旗王公陆续到来，统共得四十人。会议了三四天，当由政府三委员，提出意见如下：

(一)请各王公赴各本旗劝慰，力陈五旗共和之利益。(二)请内外蒙务即取消独立。(三)如能效忠民国，或从事宣慰，蒙古早日取消独立者，由政府格外奖叙。(四)请各王公宣告民国对于蒙古固有权利，概不剥夺。(五)凡蒙古所借外债，均归民国担保归还。

五条以外，还有议案十条，亦开列如下：

(甲)蒙边要隘地点，许政府派兵镇驻。(乙)蒙王无论向何国借款，非经中央政府允准，不得实行。(丙)取消独立后，请大总统颁发特别优待蒙人条件。(丁)蒙人不准私将产业抵押外人，以保领土。(戊)蒙人举办新政，准由政府许可。(己)创办华蒙联合会，以敦感情。(庚)组织蒙文报，以开民智。(辛)蒙人改用五色国旗，以符国体，(壬)蒙人应遵民国法律。(癸)蒙人练兵所需枪械，概由各省都督代购，不准私运。

各旗王公，均表同情。政府三委员，返报袁总统，满望从此进行，得将蒙、藏两大部收归宇下，实践五族一家的本旨。不意十一月九日，竟由驻京俄使，来了一个照会，说是正式通告。外交部接着，慌忙展阅，不瞧犹可，瞧着这照会中的全文，几把那外交总长梁如浩，吓得瞠目伸舌，险些成了痴呆病。小子有诗叹道：

莫言世界尽强权，胜负只争一着先。
试忆中西交涉事，昧机多半是迁延。

毕竟照会中有何紧要，且至下回交代。

民国第一届国庆日，举行祝典，号称极盛，自是而后，逐年减色，至民国四年双十节，袁氏欲行帝制，竟停止庆祝宴会。外人谓吾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诚。即以逐年之国庆日观之，已可觇华人程度。彼美利坚之七月四日，法兰西之七月十四日，全国庆祝，迄今犹昔，何吾国人之有初鲜终，一至于此乎？若夫蒙、藏两区为英、俄二国所播弄，向背靡常，反复不一，而袁氏且只事羁縻，仍袭用前清迁延政策。迨至一纸飞来，全国惊诧，始悔前此因循之失计，不亦晚乎？特揭之以儆将来。

第十七回
示协约惊走梁如浩　议外交忙煞陆子欣

却说驻京俄使，致照会与外交部，看官！道是何等公文？乃是数条俄蒙协约。其文

云：

前因蒙人全体宣告，决意欲保存其国于历史上原有之治体，故华官华军，被迫退出蒙古境外，哲布尊丹巴被推为蒙古人之君主。前此之中蒙关系，于是断绝。现在怀念以上所述之事，并念俄、蒙人民，历年彼此和好之睦谊，且鉴于正确指定俄、蒙通商之必要，兹由全权俄使廓索维慈，与各全权蒙使，订定下开各款：

（一）俄政府愿帮助蒙古，俾得保存其所设之自治制度，与主有蒙古人军队之权利，及不许华兵入其领土、华人殖居其地之权利。

（二）蒙古君主与蒙古政府，仍往日之旧愿，于其主有之境内，准俄民与俄国商务，享附约内开之各种权利利益，又允此后他国人民之在蒙古者，如给以权利，不得多过俄民所享有者。

（三）倘蒙古政府，鉴于有与中国及其他别国订立条件之必要，此项新约，无论若何，不得侵犯本约及附约内开各款，非有俄政府之允许，亦不得修正之。

（四）本协约自画押日起，发生效力。

据这四条约文，简直是将蒙古地方，完全为俄人势力圈，并与中华民国绝对脱离关系，还有附约十七条，更将蒙古种种利益，统为俄人所享有，小子本不愿再录，因关系国际上的大交涉，并以后迭经磋议，俄人终未肯取消协约，以致外蒙问题，始终未有结果，这是我中华民国的国耻，不能不录述全文。我国民听者！附约云：

第一条，俄人在所有蒙古各地，得自由居住移动，并经理商务制作及其他各事项。且得与各个人各货行及俄国、蒙古、中国暨其他各国之公私处所往来，协定办理各事。第二条，俄人无论何时，将俄国、蒙古、中国暨其他各国出产制作各货运出运入，免纳出入口各税，并自由贸易。无论何项税课捐，概免交纳。第三条，俄国银行，得在蒙古开设分行，与各个人各处所各公司会社，办理各种款目事项。第四条，俄人可用现钱买卖货物，或互换货物，并可商明赊欠。惟蒙古各王旗，及蒙古官帑，不能担负私人借款。第五条，蒙古政府不得阻止蒙人、华人与俄人往来，约定办理各种商业；并不得阻止其在俄人处服役。又蒙古域内，无论何种公私公司会社，或各处所，各个人，皆不得有商务制作专卖权。惟未定此约以前，已得蒙古政府许可，于定限未满前，仍得保存其权利。第六条，俄人得在蒙古境内，约定期限，租买地段，建造商务制作局厂，或修筑房屋铺户货栈，并租用闲地开垦耕种，惟不得以之作谋利之举。即买而转卖，所谓投机事业者是。此种地段，必须按照蒙古现有规例，与蒙古政府妥商拨给。其教务牧场地段，不在此例。第七条，俄人得与蒙古政府协商，关于享用矿产森林渔业，及其他各事业。第八条，俄国政府，得与蒙古政府协商，向须设领事之处，派设领事。第九条，凡有俄国领事之处，及有关俄国各商务之地，均可由俄国领事，与蒙古政府协商，设立贸易圈，以便俄人营业居住，且专归领事管

辖。无领事之处，归俄国各商务公司会社之领袖管辖。第十条，俄人得自行出款，于蒙古各地，及自蒙古各地至俄国边各地，设立邮政，运送邮件货物。此事与蒙古政府协商办理，如须在各地设立邮站，以及别项需用房屋，均须遵照此约第六条定章办理。第十一条，俄国驻蒙古各领事，如须转递公件，遣派信差，或别项公事需用时，可用蒙古台站，惟一月所用马匹，不过百只，骆驼不过三十只，可勿给费。俄领事及他办公员，亦可由蒙古台站行走，偿给费用。其办理私事之俄人，亦得享此利益，惟应偿费用，须与蒙古政府商定。第十二条，凡自蒙古域内，流至俄国境内各河，及此诸河所受之河流，均准俄人航行，与沿岸居民贸易。俄政府且帮助蒙古政府，整理各河航路，设置各项需用标识等事。蒙古政府，当遵照此约定章，于此河沿岸，拨给停船需用地段，以为建筑码头货栈，及预备柴木之用。第十三条，俄人于运送货物，驱送牲只，得由水陆各路行走，并可商允蒙古政府，由俄人自行出款，建筑桥梁渡口，且准其向经过桥梁渡口之人，索取费用。第十四条，俄人牲只，于行路时，得停息喂养，如停留多日，地方官并须于牲只经过路程，及有关牲只买卖地点，拨给足用地段，以作牧场。如用物场过三月之久，即须偿费。第十五条，俄国沿界居民，向在蒙古地方，割草渔猎，业经相沿成习。嗣后仍照旧办理，不得稍有变更。第十六条，俄人与蒙人、华人往来，约定办理之事可用口定，或立字据，其立约之人，应将契约送至地方官查验，地方官见有窒碍，当从速通知俄领事，互商公判。总之关于不动产事件，务当成立约据，送往蒙古该管官吏，及俄国领事处，呈验批准，始生效力。如遇有争议，先由两造推举中人，和平解决，否则由会审委员会判决。会审委员会，分常设临时两项，常设会审委员会，于俄领事驻在地设置之，以领事或领事代表及外蒙古政府之代表，有相当阶级者组织之。临时会审委员会，于未设领事之处，酌量事件之紧要，始暂开之。以俄领事代表，及被告居留或所属蒙旗之蒙古代表组织之。会审委员会可招致蒙人、华人、俄人为会审委员会之鉴定人。会审委员会之判决，如关于俄人者即由俄领事执行，其关于蒙人、华人者，由被告所属或所居留之蒙王执行之。第十七条，本约自盖印日起，即发生效办，约章用俄、蒙两文作成二份，互行盖印，在库伦互行交换。

外交总长梁如浩，模模糊糊的看了一会，也无暇一一研究，只觉得满纸俄人，不但中国不在话下，就是外蒙古人，也一些儿没有主权，不禁呆呆的发了一回怔。继思如此大事，不先不后，偏在自已任内，闹出了这等案件，教我如何办理？当下搔头挖耳的想了多时，竟转忧为喜道："有了！有了！"外部人员，起初见他毫无主意，嗣闻得了"有了！"两字，想他总有一番大经济，大政策，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只是不好动问，背地里瞧他行动，他却不慌不忙，取了俄使的通告，径向总统府中去了。已经成见在胸，自可不必着忙。

过了两天，都门里面，并不见梁总长的踪迹，旁人还猜他在总统府中，密商对俄方法，谁知他已托病出都，竟另寻一安乐窝，闭户自居。那总统府中，只有一纸辞职书，说：

“偶抱采薪，不能任事，请改命妥员继任”等语。亏他想了此计。袁总统付诸一笑，遂另简相当人物，百忙中觅不出人才，惟前任国务总理陆征祥，是个外交熟手，还好要他暂时当冲，因再令赵总理秉钧，提交参议院表决。各议员闻俄、蒙交涉正在紧迫，也一时不便否认，况除陆征祥外，并没有专对能员，不得已表示同意。前此否认国务总理，今此承认外交总长，彼议员自问，恐亦当失笑也。于是陆征祥复受任为外交总长办理俄、蒙交涉。方拟好对俄照会，不承认俄蒙协约，遣人递往俄国公使馆，忽接到热河都统昆源急电，开鲁县被蒙匪攻入，全城失守了。原来开鲁县在热河北境，旧系内蒙古阿鲁、科尔沁、东西札鲁特三旗地，自清光绪季年，收入版图，改为直隶属县，此次东札鲁特协理官保扎布，受外蒙古煽惑，勾结东西札鲁特、科尔沁各旗，攻占开鲁，驱逐汉民，且纵兵焚杀，惨无人道。热河都统昆源，飞电乞援，袁总统即派姜桂题率领毅军十四营，驰往援剿，一面令外交总长陆征祥，速与俄使交涉。看官！你想俄政府方怂恿外蒙，出兵内犯，怎肯出尔反尔，取消俄蒙协约，把外蒙送还中华呢？俗语所谓猫口里挖鳅？他自与外蒙活佛订约后，外蒙的军队，要俄官教练，外蒙的国交，要俄官主持，外蒙的土地，作为借款的抵押，外蒙矿产，归俄公司开采，外蒙兵响，归俄银行发放；还要设统监，逐华侨，割让乌梁海一带，种种要索，得步进步。哲布尊丹巴帝号自娱，毫无知识，所任用的杭达多尔济，甘心卖国，把俄人要约各条，有允诺的，有不允诺的，始终是恳俄人援助，且派陶什陶简率精锐，充作先驱，并拟定四路进兵，一路沿科布多阿尔泰山，直犯新疆，一路由东蒙廓尔罗斯，直犯吉、黑，一路向绥远、归化，直犯山西，一路向热河直冲北京，四路中以吉黑热河为主队，蒙兵不足，借用俄兵。螳螂捕蝉，不知黄雀之乘其后。开鲁失守，便是进兵热河的嚆矢。袁总统既派毅军北征，复命参谋陆军两部筹画防守事宜，并饬东三省边防及西域边防，与东蒙、西蒙、中蒙各处边防，一律戒严。此时奉天都督赵尔巽，已辞职回京，想亦与梁如浩同意。当命宣抚使张锡銮续任，会同吉、黑两督整备军队，俟春暖冰融，酌量进行。嗣因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偶有烦言，乃再由国务院申喻蒙旗道：

> 现在五族联合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前据绥远城将军张绍曾电呈乌兰察布盟扎萨克等来文，以共和为扰害蒙古，抛弃佛教，破坏游牧，请民国内务部嗣后关于饬令遵行新政怪异各事件，暂行停止等语，查优待蒙回藏民族条件第七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信仰，是宗教申明信仰，何有抛弃之事？第二条保护原有私产，是产业申明保护，何有破坏游牧之事？又参议院议决公布待遇蒙古条例第一条，中央对于蒙古行政机关，不用殖民等字样，第二条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是皆重在维持蒙古原有权利，何有扰害之事！又原电该盟呈内指除藩属名称为混乱蒙人种族一节，查宣布共和，迭经申明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为中华民国，名为蒙族何有诬为混乱？至不用理藩字样者，所以进为平等，免致待遇偏畸，中央刻又复封达赖，振兴黄教，各呼图克图来京及助顺者均加进封号，优予礼赉，蒙、回王公之赞同共和者亦并优进爵秩，民国优待蒙、回、藏各族，崇重宗教，实有确证，无非欲同我太平，安生乐业。惟该

盟原呈，既多有误会，自应赶为宣播，以释群疑，即由国务院将优待蒙、回、藏各族条件，待遇蒙古条例，及复封达赖扎赉各呼图克图优进各王公爵秩等公布命令，译成各体合璧文字，刊刻颁发各旗各城，榜示晓谕，俾众周知。

岁月蹉跎，年关将届，中央政府，为了俄蒙问题，尚忙碌不了，叠开总统府会议，国务院会议，自袁大总统以下，及所有国务员，谈论了好几天，筹画不出什么妙计。最苦恼的是外交总长陆子欣，他既要想出议案，复要对付外使，焦思竭虑，瘏口哓音，小子当日，曾闻陆总长提议方法，共分甲乙两项如下：

（甲）对于俄蒙协约之交涉，共分四条：

（一）蒙古为中国领土，无与外国缔结条约之权。（二）库伦为外蒙之一部分，不能代表全蒙。（三）活佛专掌宗教，无与外人交涉之权。（四）取消俄蒙协约，另订中俄条约。

（乙）对于中俄交涉之提议，共分八条：

（一）蒙古之领土权，完全属于中华民国。（二）除前清时代已有之大员三人外，民国不再添派官吏。（三）民国得屯兵若干，保护该处官吏。（四）民国为保护侨居该处化人起见，得酌置警察队于该处。（五）将蒙古各官有之牧场，分赠蒙古王公，以示优待之意。（六）各国人不得在蒙古驻屯各种团体，且不得移民。（七）蒙古若未经民国许可，不得自由开垦开矿筑路。（八）蒙古与他国所订协约，一概作为无效，此后蒙古若未得民国政府同意，所缔之约，亦皆不能发生效力。

陆总长提议后，大众相率赞成，正拟往会俄使，开始谈判，不意驻京英使，复递照会至外交部，催复日前要求条件。怪不得梁如浩逃走。正是：

朔漠方愁尘雾黯，欧风又卷海涛来。

毕竟英使照会，为着何事，待至下回表明。

本回详录俄蒙协约，为国际上交涉之要案，即为国耻中重大之问题。相传俄、蒙交涉酝酿已久，民国元年九月间，我国政府中，已有主张提出抗议者，外交总长梁如浩，方才就任，托言事未确实，延不果行，迨协约发表，乃潜身出走，上书辞职，身任外交者果如是乎？既而俄、库相联发兵东犯，袁总统虽遣师防剿，而仍抱定一羁縻政策，名为慎重，实亦迁延。外交以兵力为后盾，徒恃一总长陆子欣，其果能折冲樽俎乎？民国初造，已泄沓如此，可为一叹！

第十八回
忧中忧英使索复文　病上病清后归冥箓

却说俄蒙交涉，尚无头绪，英公使又来一照会，催索要求条件。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西藏交涉了。先是英国驻京公使，曾奉到英政府训令，向中政府提出抗议书，外交总长梁如浩，得过且过，并没有放在心里，因此未曾答复。至此英使又来催逼，俄要规取蒙古，英自然觊觎西藏。乃由外交部检出原书，内开五大条件云：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行政，并不得于西藏改设行省。（二）中国政府，不得派无制限之兵队，驻扎西藏各处。（三）英国现已认定中国对于西藏有宗主权，应要求中国改订新约。（四）英政府前曾遵据条约，特设通信机关，后经中国军队擅行截断，以杜绝印藏之交通。（五）如中国政府，不承认以上各条件，英国政府，亦绝不承认中国民国之新共和政府。

陆征祥览毕全文，暗想五条件中，只第三四条，尚可答辩，此外三条，关系甚是重大，虽比俄蒙协约，稍为简单，但欲争回西藏领土权，亦很费事。况中俄交涉，正当紧急，专顾一面，尚恐不及，偏又来了这道催命符，这正所谓祸不单至呢。当下皱着双眉，踌躇了好一会，才到总统府中，呈明袁总统，袁总统方阅外电，面上恰含有三分喜容，一见陆征祥入内，便起身邀坐，征祥行礼毕，尚未开口，袁总统已笑语道："日前科布多全境，已报克复，今又得热河来电，开鲁县也克复了。"说毕，即将电文递示。陆征祥接过一瞧，无非是各军会攻，毙匪颇众，余匪败走，复将开鲁克复等情。随笔带过蒙事，是省文之法。因将电文复缴案上，随答袁总统道："东西蒙尚称得手，外蒙或容易办理，但英使又来要求藏事，为之奈何？"袁总统道："日前有抗议书到来，我已与英使朱尔典说明，俟俄、蒙交涉就绪即当酌商，难道今又来催逼么？"袁与英使朱尔典氏交好颇密，故借口中叙出。陆征祥闻言，便即取出照会，呈与袁总统详阅。袁总统阅毕，便道："他既如此催逼，我不能不答复了。明日开国务会议，酌定复词，可好么？"征祥唯唯而出。次日复至总统府，各国务员也陆续到来，会议半日，方裁决答复各词，大致如下：

（一）中国按照一千九百另六年之中英西藏条约，除中国外，其他国皆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今谓中国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理由甚无根据。至于改设行省一事，为民国必要之政务，各国既承认中华民国，即不能不承认中国改西藏为行省。况中国对于西藏，并无即时改设行省之意，此中颇有误会。惟现在中国认定不许其他一切外国，干涉西藏之领土权及其内政。（二）查中国并无派遣无制限军队驻扎西藏之事。惟按照一千九百零八年之通商条约，英国以市场之警察权及保护印、藏交通委

任于中国，故中国于西藏紧要各处，当然派遣军队。（三）中英关于西藏之交涉，已经两次订立条约，一切皆已规定明确，今日并无改订新约之必要。（四）中国政府从前并无有意断阻英、藏交通之事，以后更当加意保护，断不阻碍英、藏交通。（五）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问题，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深望英国先各国而承认中华民国。

复书发出，交付英使馆，英使朱尔典氏，当去呈报英政府，一时未有复文。中国政府，乐得眼前清净，嗣由川边镇抚使尹昌衡来电，报称："川边肃清。"政府诸公，越觉心慰。袁总统也放下了心，好安稳过年了。怎奈蒙、藏两区，风潮暗紧，哲布尊丹巴原顽抗如故，就是达赖喇嘛，已复原封，心下尚是未足，也想与库伦活佛，同做皇帝。皇帝是人人要做，怪不得汉高有言，今而知皇帝之贵。外蒙得此消息，乘机遣使，到了西藏，先拟迎达赖至库，共商独立事情。达赖不肯应允，乃协议彼此联络，双方称帝。当订定蒙藏协约九条，其文云：

（一）西藏国皇帝达赖喇嘛，承认蒙古构成独立国，且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一月九日所宣言之黄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喇嘛，认为蒙古国皇帝。（二）蒙古皇帝哲布尊丹巴喇嘛，承认西藏构成独立国，且承认达赖喇嘛为西藏国皇帝。（三）蒙、藏两国和衷共济，互行谘询，以讲求黄教繁荣之方法。（四）蒙、藏两国将来若有内忧外患时，互相援助，永矢不渝。（五）两国政府，对于游历领土之公私人，互相设法保护。（六）两国政府，自由贸易产物及家畜，从新设立商业机关。（七）所有商业上债权，以政府及商业机关所承认者，定为有效。若未经允许而争讼者，两国政府，决不考察。但缔结本条约以前之买卖，暨因本条约第七条结果被损害者，按照政府所规定，可以要求代偿。（八）若将本条约再行修订时，由两国简派代表，预先规定日期及地点，以便协商。（九）本条约自签约之日起，发生效力。

下文署明年月日，一是西藏子岁十二月四日，一是蒙古共戴二年十二月四日。原来西藏仍沿用阴历，民国元年，岁次壬子，所以西藏称为子岁。外蒙古已建年号，所以直书共戴二年。外国新闻纸上，已是刊录全文，明明白白，中国政府，尚谓未得确实报告，且过了新年，再作区处。于是全国舆论，多抱不平，有几省激烈的将士，也欲投袂请缨，通电全国，主张武力解决；今日说要征蒙，明日说要征藏，甚至招兵募饷，枕戈待命。那袁总统却从容镇静，不肯轻动；且令国务院电饬各省将吏，严戒躁率。又抬出总统名义，申令各都督，教他防范军人，毋惑浮言。当时热心边事的人物，统说袁总统专务羁縻，太属畏葸，其实老袁方面，也自有一种难处。自从六国银行团，与熊总长等会议借款，始终无效，连每月垫款数百万两，也未肯照允，借款谈判，竟至中止。应十一回。熊希龄旋即辞职，应十二回。袁总统虽已照准，乃命经理借款事宜，与继任总长周学熙等，向六国团声明别借，另外设法，暗托顾问洋员莫理逊，赴英运动，借到伦敦债款一千万镑，议定本年交三百万镑，明年交七百万镑。以盐课作押，利息五厘，因此政府用款，才有来源，勉强度日。惟借款陆续到手，即陆续用去，一些儿没有余积，那里来的闲款，可拨付军饷征剿蒙、藏？这是袁总统自知为难，也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衷，看官也须原谅三

分呢。

熊希龄既办到借款，尚是留住都门。待至年暮，袁总统因热河紧急，恐昆源无能，办不下去，当将昆源召还，改任熊为热河都统，熊即告辞去讫。转瞬间已是民国二年，元旦这一日，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纪念日，各处机关，统行休假，除悬旗结彩外，却也没有什么大典。南京成立政府，与北京却是无涉。过了数日，惟将各海关监督，各省司长，及司法筹备处长，任用了许多人员。又改府州厅为县，画一各省行政官厅，警察官厅，以及文官处免法，文官考试法与惩戒甄别各法，并外交官服制，陆海军服制，蒙、回、藏王公爵章等件，公布了许多规则，小子也不胜记忆，但略述数项名目，算作随录，挂一漏万，看官休笑。本书以演述大事为主，各种法规自有专书可稽，阅者应知分晓。惟山西观察使张士秀及旅长李鸣凤，盘踞河东，居然拥兵自卫，潜谋独立。经都督阎锡山委任南桂馨为河东筹饷局长，并令解散该处军队，劝导张、李二人。张、李不肯从命，反将南桂馨拘住严行拷掠。阎督闻报，即电报中央，经袁总统派委第一旅长孔繁蔚前往接管军队。张、李复抗不承认，竟将孔旅长逐出。张士秀自为民政长，李鸣凤自为都督，于年内宣言独立。袁总统乃饬参谋、陆军两部派兵往剿，正月初旬，由陆军部派驻保定第六旅长鲍贵卿，及驻潼关统领赵倜，各率所部军前往河东。看官！试想这河东一隅能有多大凭藉？张、李二人，能有多大本领？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后来赵军一到，张、李知不能抗，束手归命，被赵统领拘禁起来押解进京，褫职治罪，便算了案。河东事关系稍大，所以随事插入。就是蒙古问题，经陆总长提出议案，与俄使商榷一番，并无效果。不过双方议定，各不进兵，再期蹉商就范，免至决裂。

一天过一天，已到二月十二日了，这日为北京政府成立期，也曾由参议院议决，作为纪念日。应十六回。各衙署放假休息，自不消说，惟袁总统纪念旧勋，特授梁士诒、胡惟德、姜桂题、段芝贵等，均勋二位。谭学衡，熙彦、王占元、曹锟、陈光远、李纯、倪嗣冲等，均勋三位。吴景濂、汤化龙等，一等嘉禾章。那彦图、张勋等，亦一等嘉禾章，杨度、阮忠枢、叶恭绰等，二等嘉禾章。无非因他南北统一，著有勋绩，所以酌量酬庸。何不于元旦赏功，必待至二月十二日耶？

又越三日，系阴历正月十日，为清隆裕太后万寿节，袁总统特遣梁士诒为道贺专使，赍送藏佛一尊，及联额数幅，并总统放大相片一座。相片上署"袁世凯敬赠"五字，这是何意？前用军役导着，后由梁士诒乘着黄舆，昂然前进，直至乾清门前，方才下舆，徐步入内，至上书房。清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出来迎接，导入乾清宫正门，殿宇依然，朝仪已改。梁财神至此，未知有今昔之感否？隆裕太后端坐殿上，两旁虽有侍女护着，并清室近支王公，两旁站立，怎奈望将过去，只觉得一片萧飒气象，更兼隆裕后形容憔悴，带着好几分病容，见了梁士诒，尤不禁触目心伤，几乎忍不住两行珠泪。梁士诒却从容不迫，行了三鞠躬礼，又呈递国书，内称："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太后陛下，愿太后万寿无疆。"前见某报中，载着慈禧太后万寿时，把无疆之疆字，训作疆土之疆，不料至此，竟成实践。隆裕太后答词，由世续代诵，略称："万寿庆辰，承大总统专使致贺，感谢实深"云云。世续念一句，隆裕太后泪下一行，等到世续念毕。隆裕太后的面上，已不啻泪人儿一般。梁

士诒亦看不过去，当即退出。嗣闻隆裕太后，瞧着袁世凯相片，益觉怨恨交集，恸哭了一昼夜。次日即卧床不起。原来隆裕太后，自诏令退位后，心中悒悒不欢，尝谓："孤儿寡妇，千古伤心，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所"等语。袁总统曾否闻知？以此积成肝郁，尝患呕逆。至民国二年正月中，胸腹更隆然高起，日渐肿胀，经御医佟质夫、张午樵二人诊治，稍觉轻减。二月十五日御殿受贺，起初却还有些兴致，嗣见梁使到来，用着外国使臣觐见礼节，免不得悲从中来。且宗室王公大臣，多半避匿，不肯入贺，既无赏赐，又无优差，贺他做什么？殿中不过寥寥数人。看官！你想人非木石，到这地步，能不格外伤心么？古人说得好："忧劳所以致疾"，况隆裕太后已有旧恙，自然愁上加愁，病中增病。或谓："万寿节内，天气晴暖，宫中所用熏炉，热气太高，感受炭气，因致病剧。"其实隆裕后致死原因，并不是伤热症，却是袁总统送他归阴的。直言不讳。

徐世昌尚为清室太保，因监督崇陵工程，崇陵即清德宗陵。久在京外，此次闻故后病笃，乃入宫谒见，且力辞太保职务。隆裕后再三慰留，甚至哽咽不能成声了。徐亦陪了三四点老泪，至退出后，即往谒袁总统，备陈清后病重形状。袁总统再属徐为代表，入宫慰问，隆裕后闻了袁总统三字，几似勾命的无常，啊哟一声，昏晕过去。好容易叫她醒来，尚是个喘个不住。徐世昌瞧这情形反一时不能脱身，只好与世续、绍英提议隆裕后身后处置，一面叫入宣统帝，令他待立床侧。二月二十一日，隆裕后已是弥留，到了夜间，回光返照，开眼瞧见宣统帝在侧，不觉呜咽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国已亡了，母又将死，汝尚茫然，奈何奈何？"说至此，喉间又哽咽起来，好一歇复发最后的凄声道："我与汝要永诀了。沟渎道涂，听你自为，我不能再顾你了。"言讫，已不能言。世续入省数次，但见隆裕后双目直视，口中很想说话，偏被痰塞住喉中，只用手指着宣统帝，眼眶间尚含泪莹莹，霎时间阴风惨栗，烛焰昏沉，有清末代的隆裕太后，竟两眼一翻，撒手归天去了。陆续写来，不忍卒读。小子有诗叹隆裕太后道：

孤儿寡妇总心伤，到死犹留泪两行，
让国终存亡国恨，徒劳后史费评章。

清后已逝，一切丧葬事宜，待小子下回再表。

蒙事方迫，藏事随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虽以袁总统之雄鸷，陆总长之才辩，卒不能屈服英、俄，弱国无外交，良可痛慨。若隆裕太后之病逝，实为袁总统一人逼死。石勒谓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不宜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袁总统其有愧斯言乎？总之对内勇，对外怯，为中国人之陋习。阅蒙、藏诸要约而不变色者，凉血动物是也。阅隆裕太后之病逝，而不伤心者，吾谓与凉血动物，相去亦无几耳。

第十九回
竞选举党人滋闹　斥时政演说招尤

却说清隆裕太后病逝，乾清宫内当然料理丧仪，大殓后停柩体元殿。清宫内瑾、瑜、珣、瑨四妃于前晚闻信，均欲进宫询问，因神武门已闭，竟不得入。翌晨方得进宫，见故后遗骸已在体元殿停灵，并不哭泣，且指遗骸道："你也有今日么？"无非妇女心肠。言讫后，向世续等问话，多方诘责，百般挑剔。世续等莫名其妙，徒嗟叹了好几声。还有一班小太监，乘着丧乱机会，纷纷搬运珍宝物件，连夜不绝。世续也弹压不住，穷极计生，便声言道："袁总统已派段芝贵入宫，他系军人，看你等这般纷扰，将要军律从事呢。"宫监们听到此语，方渐平静，但检点宫中失物，约已值价洋十万元。世续一面治丧，一面请袁总统派员入宫，帮同料理。袁总统及派荫昌、段芝贵、孙宝琦、江朝宗、言敦源、荣勋等数人，前往帮办，并命国务院发出通告二则，依次录述如下：

据清室内务府总管报称，二月二十二日丑时，隆裕皇太后仙驭升遐等语，当经派员查检，医官曹元森、张仲元等所开脉方，俱称虚阳上升，症势丛杂，气壅痰塞，至二十二日丑时，痰壅薨逝。敬维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方冀宽闲退处，优礼长膺，岂图调摄无灵，宫车宴驾？此四语好似挽联。追思至德，莫可名言。凡我国民，同深痛悼。除遵照优待条件，另行订议礼节外，特此通告！

兹值大清隆裕皇太后之丧，遵照优待条件，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待遇，议定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即民国制定丧礼。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特此通告！

此外派员致祭，复令各部院长官，亦亲往祭奠，并开国务院特别会议，查照优待清室条例，所有崇陵未完工程，应如制妥修，需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隆裕后祔葬崇陵，更兼赞助共和，有功民国，一切丧葬礼节，务须从优，费用归民国担任。会议已定，提交参议院，当然通过。自是清宣统帝归瑾、瑜两太妃抚育，后事如何，后文再行记录，暂且慢表。隆裕后赞成共和，不忍以养人者害人，可算聪明妇女，故于病逝时，特别加详。

且说国会组织法，及各议员选举法，已公布多日，元年残腊，袁总统发布正式召集国会令，令曰：

正式国会召集之期，依照约法，以十个月为限。民国元年八月，业将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各法，公布施行在案。民国正式国会，为共和建设所

关，本大总统躬承我国民付托之重，迭经饬由国务总理内务总长督令筹备国会事务局，及各该参议院议员选举监督，众议院议员选举总监督，选举监督等，分别妥速筹备。并先后制定参议院众议院各选举日期令，俾各依限进行。自约法施行以来，现已十个月届满，据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呈据筹备国会事务局呈称："众议院议员复选举，除据报延期各省分外，余均于民国二年一月十日遵令举行，其参议院议员选举，亦将次第遵令举行"等语，本大总统深维我中华民国缔造之艰难，夙夜兢兢，未敢以临时期内，稍涉暇逸。兹幸国会议员已如法选出，亟应依照约法，下令召集。自民国二年一月十日正式开会召集令发布之日起，限于民国二年三月以内，所有当选之参议院议员，及众议院议员，均须一律齐集北京，俟两院各到有总议员过半数后，即行同时开会。至关于国会开会之筹备事项，应由国务总理内务总长督饬筹备国会事务局，速为筹备完全。共和政治之良否，政府固有完全之责任，而尤以正式国会为莞枢。一德一心，共图盛业，斯则本大总统代表我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所馨香祷祝以求之者也。此令！

又令各省行政长官，定期召集省议会议员，其文云：

各省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业经本大总统于民国元年九月公布施行，嗣复制定省议会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迭饬各该选举总监督，依限办理在案。现在各省省议会议员复选举，除据报延期各省份外，余均遵令举行，自应饬由各省行政长官，分别召集，为此通令各该省行政长官，自令到之日起，即先行发布省议会议员召集令，凡复选未经据报延期各省份，限于民国二年二月十日以前召集。其已经据报延期各省份，限于该省省议会议员复选举行后，由该省行政长官，酌定日期召集，各该省议会议员，均一律依令齐集省城，俟该省议会到有总议员三分二以上时，即行开会。开会之翌日，即先举行参议员选举，以重要政。此令！

这两令公布后，各省办理选举事宜，有几区已了手续，有几区尚在未了，惟因党派不同，竞争甚烈，或用强力胁迫，或用金钱买嘱，或用情面恳托，选举人受这三种运动，不管他是甚么党派，只好依着投票，有时强力相等，金钱相等，情面相等，反使选举人左右为难，往往因投了甲票，未投乙票，投了丙票，未投丁票，甲丙果然被选，乙丁竟致向隅，于是乙丁不肯罢休，当场哗扰，甚且强夺投票匦，或捣毁投票所，搅得他秩序紊乱，票纸散失，令他再行选举，非运动到手，总不甘心。当议决选举法时，亦曾料到此着，将选举诉讼事件，及选举犯罪条例，尽行规定，预为防范；偏中国是个章程国，形式上很觉严密，实际上绝少遵行，以致选举风潮，屡见叠出。说将起来，令人可叹。

看官试想！选举法为什么设立？原是国成民主，应归人民立法，但人民很多，不是个人能立法的，又不是个个好去立法的，由是令选举代表，拣出几个熟习政治、晓得利弊的人物，使他当选，作为全国或全省的立法员，凡是众望所归，定然有些才识，这是

外洋立宪国的良法，偏被我中国仿行，第一届选举，便生出无数情弊。袁政府得此报告，因严命遵守法律，且令初复选监督，摘录刑律第八章，关于妨害选举之罪各条，揭示投票所，又就投票所周围，临进增派警兵，保持秩序。后来选举正式总统，使用军警强迫，虽是老袁的专制手段，也是各议员自己所致。各选举区，才得稍稍平静，只暗地里仍然运动，各立党帜，各争党权。

其时国民党最占多数，次为共和党，另外又有两党出现，一叫做民主党，一叫做统一党，俗语说得好："寡不敌众"，民主、统一两党，新近组织，人数尚少，敌不过国民党，就是共和党人，也不及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国会议员，至总选举后，多半是国民党当选。袁总统最忌国民党，探得参众两院中，国民党议员，占得十分的六七，逆料将来必受牵制，遂想出密谋，将国民党中的翘楚，赏他一颗卫生丸，免得他来作怪，这真古人所谓釜底抽薪的计策。痛乎言之！

看官你道何事？待小子续叙出来。前任农林总长宋教仁，卸职后，为国民党理事，主持党务，他本是湖南桃源人，字遁初，亦作钝初。别号桃源渔父。十二岁丧父，家甚贫窭，因有志向学，肄业武昌文普通学堂。在校时已蓄革命思想，联结同志，嗣被校长察觉，把他斥退，他遂筹借银钱，游学东洋。适值孙文、黄兴等组织同盟会，遂乘势入为会员，襄办民报，鼓吹革命。后与黄兴等潜入中国，一再举事，均遭失败，乃定议在湖北发难，运动军队，计日大举。武昌起义，实受革命党鼓吹，他便是党中健将，奔走往来，不辞劳苦，卒告成功。至孙文回国，设立南京政府后，曾受任为法制院院长，凡临时政府法令多是他一手编成。继念南北未和，终难统一，乃偕蔡元培、汪兆铭等同赴北京，迎袁南下。会值京津兵变，袁不果行，仍就职北京。唐绍议出组内阁，邀他为农林总长，经参议院通过，就职不过两月，唐内阁猝倒，遂连带辞职。他经此阅历，已窥透老袁心肠，决意从政党入手，四处联络，把共和统一党员，引入同盟会中，携手联盟，同组为国民党，当由党员共举为党中理事。既而回籍省母，意欲退隐林泉，事亲终老，偏偏党员屡函敦劝，促他再往北京，维持党务。他本是个年少英雄，含着一腔热血，叠接同党来函，又不禁意气飙发，跃跃欲动；况自二次组阁，新人物多半退闲，满清官僚，死灰复燃，袁总统的野心，已渐渐发现出来，所有政府中一切行动，统不能慰他心愿。看官！你想这牢骚抑郁的宋先生，尚肯忍与终古么？略述宋渔父历史，笔下亦隐含愤慨。正拟别母启程，江南国民党支部，因南方当选国会议员，将启程北上，电请他到宁一行，筹商善后意见，他即匆匆摒挡行李，别了母妻，抽身而去。从此与家长诀。道出沪上，闻教育总长范源濂，辞职回杭，他欲探悉政府详情，即由沪至杭，与范相晤，范约略与谈，已不胜感愤。嗣范约与作十日游，遂出钱塘门，涉西湖，登南高峰，东望海门，适见海潮汹涌，澎湃而来，即口占五绝二首道：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此诗大有寓意。

游杭数日，余兴未尽，催电交来，乃别范返沪，由沪至江宁。时民国二年三月九日，江南国民党支部，开会欢迎。借浙江会馆为会场，会员共到三千余人。都督程德全到会为主席，程因口疾未愈，托人代为报告。略谓："宋君从事革命，已有多年，所著事迹，谅诸君应已洞鉴。此次宋君到此，本党特开会欢迎，请宋君发表政见，与诸君共同研究"云云。报告已毕，即由宋登台演说，大众除拍掌欢迎外，统静心听着，并由记录员一一笔述。宋所说的是俗语，记录员所述的是文言，小子将文言照录如下：

民国建设以来，已有二载，其进步与否，改良与否，以良心上判断，必曰不然。当革命之时，我同盟诸同志，所竭尽心力，为国家破坏者，希望建设之改良也。今建设如是，其责不在政府而在国民。我同盟会所改组之国民党，尤为抱极重之责任，断无破坏之后，即放任而不过问之理。现在政府外交，果能如民意乎？果能较之前清有进步乎？吾欲为诸君决断曰："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今次在浙江杭州，晤前教育总长范源濂君，范云："蒙事问题，尚未解决，政府每日会议，所有磋商蒙事者云，与俄开议乎，与俄不开议乎二语。"夫俄蒙协约，万无听其迁延之理，尚何开议不开议之足云？由此可见，政府迄今并未尝与俄开谈判也。各报所载，皆粉饰语耳。如此政府，是善良乎？余断言中华国民之基础，极为摇动，皆现在之恶政府所造成者也。今试述蒙事之历史：当民国未统一时，革命摇乱，各国皆无举动，盖庚子前，各强皆主分割，庚子后，各强皆主保守，即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之主义。此外交方针，各强靡不一致，此证之英日同盟，日美公文，日俄，日清，英俄等协约，可明证也。故民国扰攘间，各强并无举动，时吾在北京，见四国银行团代表，伊等极愿贷款与中国，且已垫款数百万镑，其条件亦极轻，不意后有北京兵变之事，四国团即取消前约，要求另议。自后内阁常倒，兵变迭起，而外人遂生觊觎之心矣。去年俄人致公文于外交部。谓："库伦独立，有害俄人生命财产，请与贵国协商库事。"外交部置之不答，而俄与库自行交涉，遂成协约。至英之与西藏，亦发生干涉事件，现袁总统方以与英使朱尔典有私交，欲解决之，此万无效也。盖蒙事为藏事之先决问题，蒙事能决，则藏事将随之能决。若当俄人致公文与外交部时，即与之磋商，必不致协约发现也。此后之外交，宜以机会均等为机栝，而加以诚意，庶可生好结果。内政方面，尤不堪问。前清之道府制，竟然发现；至财政问题，关于民国基础，当岁原议一万万镑，合六万万两，以一万万两，支持临时政府，及善后诸费。余五万万两，充作改良币制，清理交通，扩充中央银行，处理盐政，皆属于生利之事业。及内阁两次改组后，而忽变为二千五百万镑，主其议者，盖纯以为行政经费，其条件尤为酷虐。一盐政当用外人管理，到期不还，盐政即归外人经管，如海关例，盐债为唯一之担保品，今欲订为外人管理，则不能再作他次抵押，将来之借款，更陷困难。且用途尽为不生利之事业，幸而未成，万一竟至成立，则国家之根本财政，全为所破坏矣。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最纷争之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员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

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员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无庸赘述。唐内阁为混合内阁，陆内阁为超然内阁。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无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如外交、军政、司法、国家财政、国家产业及工程，自为中央集权，若教育、路政、卫生、地方之财政，工程产业等，自属于地方分权，若警政等，自属于国家委任地方之权。凡此大纲既定，地方问题，自迎刃而解。惟道府制，即观察使等官制，实为最腐败官制，万不能听其存在。现在国家全体及国民自身，皆有一牢不可破之政见，曰维持现状，此语不通已极，譬如一病人已将危急，医者不进以疗病药，而仅以停留现在病状之药，可谓医生之责任已尽乎？且自维持现状之说兴，而前清之腐败官制，荒谬人物，皆一一出现。故维持现状，不啻停止血脉之谓，吾人宜力促改良进步，方为正当之政见也。余如各项实业、交通、农林诸政，不遑枚举，聊举一愚之词，贡诸同志。

总计演说时间，约二小时，每到言语精当处，拍手声传达户外。及宋已下坛，又有会中人物，亦登坛演说数语，无非说是："宋君政见，确切不移。"转瞬日暮，当即散会。驻宁数日，又复莅沪，随处演说，多半指斥时政，滔滔数万言。致死之由。北京即有匿名书，驳他演说各词。复有北京救国团出现，亦通电各省，斥他荒谬。统是袁政府主使。他又一一辩答，登报答复。未几来了袁总统急电，邀他即日赴京，商决要政。时人还道老袁省悟，将召宋入京，置诸首揆。就是他自己思想，亦以为此次北行，定要组成政党内阁，不负初衷，乃拟定三月二十日，由沪上启行，乘车北上。是时国会议员，次第赴京，沪宁车站中，已设有议员接待室。宋启行时，适时晚间十时许，沪上各同志，相偕送行。就是前南京留守黄兴，亦送至车站，先至议员接待室中，小憩片时。至十时四十分，火车已呜呜乱鸣，招客登车，宋出接待室，与黄兴等并行至月台，向车站出口处进行。甫至剪票处，猛闻豁拉一声，骨溜溜的一粒弹子，从宋教仁背后飞来，不偏不倚，穿入胸中。正是：

诓意沪滨遭毒手，那堪湘水赋招魂。

未知宋教仁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续叙。

乡举里选，昉自古制，而后世不行，良由古时选举，已多流弊，后人不得不量为变通，非好事蔑古也。至近十余年间，因各国选举法之盛行，遂欲则而效之，岂今人之道德，远胜古昔耶？观民国第一届选举，已是弊端百出，各党中人，往往号召同志，竞争选举，实则良莠不齐，多半口与心违。揣其愿望，除三数志士外，无非欲扩张势力、把持权利而已。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观其行迹，颇热心政治，不同贪鄙者之所为。江宁演说，语多精到，然锋芒太露，英气未敛，言出而众怨随之，卒受刺于暴徒之手。读是回，乃叹先圣讷言之训，其垂戒固深且远也。

第二十回
宋教仁中弹捐躯　应桂馨泄谋拘案

却说宋教仁由沪启行，至沪宁铁路车站，方拟登车，行到剪票处门口，忽背后来了一弹，穿入胸中，直达腰部。宋忍痛不住，即退靠铁栅，凄声语道："我中枪了。"正说着，又闻枪声两响，有二粒弹子，左右抛掷，幸未伤人。站中行客，顿时大乱。黄兴等也惊愕异常。慌忙扶住宋教仁，回出月台，急呼车站中巡警，速拿凶手。那知四面一望，并没有一个巡士，句中有眼。但见外面有汽车一乘，也不及问明何人，立即扶宋上车，嘱令车夫放足了气，送至沪宁铁路医院。至站外的巡警到来。宋车已去，凶手早不知去向了。当时送行的人，多留住站中，还望约同巡士，缉获凶手。一面电致各处机关，托即侦缉。只国民党干事于右任，送宋至医院中。时将夜半，医生均未在院，乃暂在别室少待，宋已面如白纸，用手抚着伤处，呻吟不已，于俯首视他伤痕，宋不欲令视，但推着于首，流泪与语道："我痛极了，恐将不起，为人总有一死，死亦何惜，只有三事奉告：（一）是所有南北两京及日本东京寄存的书籍，统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我家本来寒苦，老母尚在，请克强与君，及诸故人替我照料。（三）是诸君仍当努力进行，幸勿以我遭不测，致生退缩，放弃国民的责任。我欲调和南北，费尽苦心，不意暴徒不谅，误会我意，置我死地，我受痛苦，也是我自作自受呢。"直言遭难，古今同慨。于右任自然允诺，且勉强劝慰数语。未几医生到来，检视伤处，不禁伸舌，原来宋身受伤，正在右腰骨稍偏处，与心脏相近。医生谓伤势沉重，生死难卜。惟弹已入内，总须取出弹子。再行医治。当经于右任承认，即由院中看护士，舁宋上楼，到第三层医室，解开血衣，敷了药水，用刀割开伤痕，好容易取出弹子，弹形尖小，似系新式手枪所用。宋呼痛不止，再由医生注射止痛药水，望他安睡。他仍宛转呻吟，不能安枕，勉强挨到黎明，黄兴等统至病室探问，宋教仁欷歔道："我要死了。但我死后，诸公总要往前做去。"热诚耿耿。黄兴向他点头，宋复令黄报告中央，略述己意。由黄代拟电文，语云：

>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稿已拟定，黄兴即出病室，着人发电去了。嗣是沪上各同志，陆续至病院探望，宋

皱眉与语道："我不怕死，但苦痛哩。出生入死，我几成为习惯，若医生能止我痛苦，我就死罢。"各同志再三劝慰，宋复瞋目道："罢了罢了，可惜凶手在逃，不晓得什么人，与我挟着这等深仇？"是极痛语。各人闻言，统觉得酸楚不堪，遂与医士熟商，请多延良医，共同研究。于是用电话遍召，来了西医三四人，相与考验，共言肠已受伤，必须剖验补修，或可望生。于右任乃语同人道："宋君病已至此，与其不剖而死，徒增后悔，何如从医剖治罢。"各人踌躇一番，多主开割，于是再舁宋至第二层割诊室，集医生五人，共施手术。医生只许于右任一人临视，先用迷药扑面，继乃用刀解剖，取出大肠，细视有血块瘀积，当场洗去，再看肠上已有小穴，急忙用药线缝补，安放原处，然后将创口兜合，一律缝固，复将迷药解去。宋徐徐醒来，仍是号痛，医生屡用吗啡针注射，冀令神经略静，终归乏效，且大小便流血不止。又经医生检视，查得内肾亦已受伤，防有他变。延至夜间，果然病势加重，两手热度渐低，两目辄向上视，黄兴、于右任等均已到来，问宋痛楚，宋转答言不痛，旋复语同人道："我所欲言，已尽与于君说过，诸公可问明于君。"语至此，气喘交作，几不成声。继而两手作合十形，似与同人作诀别状；忽又回抱胸际，似有说不尽的苦况。黄兴用手抚摩，手足已冰，按脉亦已沉伏，同诸医生，统云无救，惟顾宋面目，尚有依依不舍的状态。极力描写死状。黄兴乃附宋耳与语道："遁初遁初，你放心去罢。后事总归我等担任。"宋乃长叹一声，气绝而逝，年仅三十二岁。惟两目尚直视未瞑，双拳又紧握不开。

一班送死的友人，相向恸哭，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亦在座送终，带哭带语道："这事真不甘心，这事真不甘心！"大家闻了此语，益觉悲从中来，泣不可仰。待至哭止，彼此坐待天明，共商殓殡事宜，且议定摄一遗影，留作纪念。未几鸡声报晓，晨光熹微，当即饬人至照相馆，邀两伙到来，由黄兴提议先裸尸骸上身，露着伤痕，拍一照片。至穿衣后，再拍一照，方才大殓。此时党员毕集，有男有女，还有几个日本朋友，也同来送殓。衣衾棺椁，统用旧式。越日，自医院移棺，往殡湖南会馆。来兵及商团军队，共到医院门首，拥挤异常。时至午后，灵柩发引，一切仪仗，无非是花亭花圈等类，却也不必细述。惟送丧执绋，及护丧导灵，人数约至二三千名，素车白马，同遵范式之盟；湘水吴江，共洒灵均之泪。会值潇潇春雨，凛凛悲风，天亦同哀，人应齐哭，这也不在话下。

惟自凶耗传布，远近各来函电，共达沪上国民党交通部，大致在注意缉凶，兼及慰唁。袁总统亦叠发两电，第一电文云：

> 上海宋钝初先生鉴：阅路透电，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顷接哿电，哿字是韵母，为简文计，即以韵母某数，作日子算。方得其详。民国建设，人才至难，执事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凡稍有知识者，无不加以爱护，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存？惟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幸勿作衰败之语，徒长悲观。除电饬江苏都督、民政长、上海交涉使、县知事、沪宁铁路总办，重悬赏格，限期缉获凶犯外，合先慰问。

越日致第二电，系由上海交涉使陈贻范，已电达宋耗，乃复致唁词云：

宋君竟尔溘逝，曷胜浩叹！目前紧要关键，惟有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所有身后事宜，望即会同钟文耀即沪宁铁路总办。妥不料理。其治丧费用，应即作正开销，以彰崇报。连录二电，京具微意。

自是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地方官一体协拿，限期缉获。上海县知事，及地方检察厅，统悬赏缉捕。黄兴、陈其美等，又函致公关租界总巡卜罗斯，英国人。托他密拿，如得破案，准给酬劳费一万元。沪宁铁路局亦出赏格五千元。沪上一班巡警，及所有中外包探，那个不想发些小财？遂全体注意，昼夜侦缉。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渐渐的探出踪迹来了。先是宋教仁在病院时，沪宁铁路医院忽得一奇怪邮信，自上海本部寄发，信外署名系铁民自本支部发八字，信内顿是讥嘲语。略云：

钝初先生足下：鄙人自湘而汉而沪，一路欢送某君，赴黄泉国大统领任。昨夜正欲与某君晤别，赠以卫生丸数粒，以作纪念，不意误赠与君，实在对不起了。虽然，君从此亦得享千古之幸福了。因某君尚未赴新任，本会同人，昨夜曾以巨金运动选举，选举结果，则君最占优胜，每票金额五千元，故同人等请君先行代理黄泉国大统领，俟某君到任后，自当推举你任总理。肃此恭祝荣禧，并颂千古！救国协会代表铁民启。

看这函中文字，已见得此案凶犯，不止一人，且仍匿迹租界。函内误赠二字，实系乱人耳目。所云某君，亦并非有特别指定，意在恫吓国民党中要人，令勿再为政党竞争。或谓国民党首领就是孙、黄二人，是时孙文正往游日本，只黄兴留沪，函中所云某君，分明是暗指黄兴，也未可知。此数语为补叙孙文行踪，所以带及。总之，此案为政治关系，无与私怨，当日的明眼人，已窥测得十分之五了。故作疑案。

二十三日晚间，上海租界中，正在热闹的时候，灯光荧荧，车声辘辘，除行人旅客外，所有阔大少红倌人等，正在此大出风头，往来不绝，清和坊、迎春坊一带尤觉得车马盈途，众声聒耳。这一家是名娼接客，卖笑逞娇，那一家是狎客登堂，腾欢喝采。还有几家是贵人早降，绮度已开，不是猜拳喝酒，就是弹唱侑宾，管弦杂沓，履舄纷纭。突来了红头巡捕数名，把迎春坊三四弄口，统行堵住。旋见总巡卜罗斯，与西探总目安姆斯脱郎，带着巡士等步入弄中，到了李桂玉妓馆门首，一齐站住。又有一个西装人物，径入妓馆，朗声呼问。当由龟奴接着，但听得“夔丞兄”三字。龟奴道：“莫非来看应大老么？”那个向他点头，龟奴又道：“应老爷在楼上饮酒。”那人不待说毕，便大踏步上楼，连声道：“应夔丞君！楼下有人，请你谈话。”座上即有一人起立，年约四十余岁，面带

酒容，隐含杀气，便答言："何人看我?"那人道："请君下楼，自知分晓。"于是联步下楼，甫至门首，即由卜总巡启口道："你是应夔丞么，去！去！去！"旁边走过巡士，即将应夔丞牵扯出来，一同至总巡房去了。这一段文字，写得异样精采。

这应夔丞究是何人？叙起履历，却也是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脚色。他名叫桂馨，却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家住新北门外文元坊，平素很是阔绰，至此何故被捕？原来就是宋案牵连的教唆犯。画龙点睛。宋案未发生以前，曾有一专售古玩的贩客，姓王名阿法，尝在应宅交易，与应熟识有年。一日，复至应家，应取出照片一张，令他审视。王与照片中人，绝不相识，顿时莫名其妙。应复言："欲办此人，如能办到，酬洋千元。"王阿法是一个掮客，并不是暗杀党，那时能做这般事？当即将照片交还，惟心中颇艳羡千金，出至某客栈，巧遇一友人邓某，谈及应事。邓系辽东马贼出身，颇有膂力，初意颇愿充此役，继思无故杀人，徒自增罪，因力却所请。两下里密语多时，偏被栈主张某所闻，张与国民党员，素有几个认识，遂一一报知。国民党员，乃诘邓及王，王无可隐讳，乃说明原委，且言自己复绝，并未与闻。当由国民党员，嘱他报明总巡，一俟破案，且有重赏。这王阿法又起了发财的念头，遂径至卜总巡处报告。卜总巡即饬包探侦察，返报应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挟妓饮酒。总巡乃亲自出门，领着西探总目等，往迎春坊，果然手到擒来，毫不费力。应桂馨到了此时，任他如何倔强，只好随同前往，到了捕房内，冷清清的坐了一夜。回忆灯红酒绿时，状味如何？

翌日天明，由卜总巡押着应杜馨，会同法捕房总巡，共至应家门上，悬着金漆招牌，镂刻煌煌大字，便是江苏巡查长公署，及共进会机关部字样，巡查长三字，是人人能解，共进会名目，就是哥老会改设。哥老会改设。哥老会系逋逃薮，中外闻名，应在会中做了会长，显见得是个不安分的人物。卜总巡到了门前，分派巡捕多人，先行把守，入室检查，搜出公文信件甚多，一时不及细阅，统搬入箧内，由法总巡亲手加封，移解捕房。一面查验应宅住人，除该家眷属外，恰有来客数名，有一个是身穿男装的少妇，有一个是身着新衣，口操晋音的外乡人，不伦不类，同在应家，未免形迹可疑，索性将所有男客，尽行带至法捕房，所有女眷，无论主客，一概驱至楼上小房间中，软禁起来，派安南巡捕看守。原来上海新北门外，系是法国租界，所有犯案等人，应归法巡捕房理值，所以英总巡往搜应家，必须会同法总巡。英人所有的巡役，是印度国人，法人所用的巡役，是安南国人。至应宅男客，到捕房后，即派人至沪宁车站，觅得当时服役的西崽，据言，"曾见过凶手面目，约略可忆。"即邀他同入捕房，将所拘人犯，逐一细认，看至身着新服口操晋音的外乡人，不禁惊喜交集，说出两语道："就是他！就是他！"吓得那人面如土色，忙把头低了下去。小子有诗叹道：

昂藏七尺好身躯，胡竟甘心作暴徒？
到底杀人终有报，恶魔毒物总遭诛。

毕竟此人为谁，容至下回交代。

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遽以一弹了之，吾为宋惜，吾尤为国民党惜。曷为惜宋？以宋负如许之不羁才乃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而竟遭奸人之暗杀也。曷为惜国民党？以党中骤失一柱石，而余子之学识道德，无一足与宋比，卒自此失败而不克再振也。若应夔丞者，一儇薄小人耳，为鬼为蜮，跖蹻犹耻之，彼与宋无睚眦之嫌，徒为使贪使诈者所利用，甘心戕宋，卒之阴狡之谋，漏泄于一贩客之口，吾谓宋死于应，为不值，应败于贩夫，亦不值也。然于此见民国前途，殊乏宁日矣。

第二十一回
讯凶犯直言对簿，延律师辩讼盈庭

却说沪宁车站的西崽，审视捕房人犯，指出凶手面目。那人不禁大骇，把头垂下，只口中还是抵赖，自言："姓武名士英，籍隶山西，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现因军伍被裁，来沪一游，因与应桂馨素来认识，特地探望，并没有暗杀等情。"法总巡那里肯信，自然把他拘住。但武士英既是凶手，何故未曾逃匿，却在应宅安居呢？说将起来，也是宋灵未泯，阴教他自投网中，一命来抵一命。可为杀人者鉴。

原来武士英为应所使，击死宋教仁，仍然逃还应家。应桂馨非常赞赏，即于二十三日晚间，邀他至李桂玉家，畅饮花酒。此外还有座客数名，彼此各招名妓侍宴。有一李姓客人，招到妓女胡翡云。胡妓甫到，才行坐定，即有中西探到来，将应桂馨拘去。座客闻到此信，统吃了一大惊；内有武士英及胡翡云，越加慌张。武士英是恐防破案，理应贼胆心虚，那胡翡云是个妓女，难道也助应逞凶么？小子闻得胡应交情，却另有一番缘故。应素嗜鸦片，尝至胡妓家吸食。他本是个阔绰朋友，缠头费很不吝惜，胡妓得他好处，差不多有万金左右，因此亲密异常，仿佛是外家夫妇。此日胡妓应召，虽是李客所征，也由应桂馨代为介绍。李客闻应被拘，遂语胡妓道："应君被拘，不知何事？卿与他素有感情，请至西门一行，寄语伊家，可好么？"李客不去，想亦防有祸来。胡妓自然照允。武士英亦插嘴道："我与他同去罢。"自去寻死。于是一男一女，起身告辞，即下楼出弄，坐了应桂馨原乘的马车，由龟奴跨辕，一同到了应宅。方才叩门进去，那法租界中西探二十余名，已由法总巡电话传达，说是由英总巡转委，令他们至应宅看管。他们乘着开门机会，一拥而入，竟将前后门把守，不准出入。胡翡云头戴瓜皮帽儿，梳着油松大辫。身穿羔皮长袍，西缎马褂，仿效男子装束，前回所说的男装女子，就是该妓。解明前回疑团。她与武士英同入应宅，报明桂馨被拘，应家女眷，还道是因她惹祸，且问明武士英，知她

是平康里中人，越加不去睬她。她大是扫兴，回出门房，欲呼龟奴同去，偏为西探所阻，不令出门，她只得兀坐门房，也是冷清清的一夜。总算是通陪应桂馨。次日，英法两总巡俱到，见门房内坐着少妇，不管她是客是主，竟驱她同上楼房，一室圈禁。胡翡云叫苦不迭，没奈何捱刻算刻；就是饮食起居，也只与应宅媪婢，聚在一处。真叫做平地风波，无辜受苦哩。受了应桂馨许多金银，也应该吃苦几日。

又过一天，法总巡带了西探三名，华捕四名，并国民党员一人，又到应宅搜查，抄得极要证物一件，看官道是何物？乃是五响手枪一柄，枪内尚存子弹二枚，未曾放出，拆验枪弹，与宋教仁腰间挖出的弹子样式相同，可见是宋案主凶，已经坐实，无从抵赖了。主凶还不是应桂馨，请看下文便知。是日下午，即由法国李副领事、聂谳员，与英租界会审员关炯之，及城内审判厅王庆愉，列坐会审。凶犯武士英上堂，起初不肯供认，嗣经问官婉言诱供，乃自言本姓本名，实叫作吴福铭，山西人氏，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后投云南军伍，被裁来沪，偶至茶馆饮茶，遇着一陈姓朋友，邀我入共进会。晚上，同陈友到六野旅馆寓宿，陈言应会长欲办一人。我问他有何仇隙？陈言："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故欲除灭那厮，并非有甚么冤仇。"我尚迟疑不决。次日，至应宅会见应会长，由应面托，说能击死该人，名利双收，我才答应了去。到行刺这一日，陈邀我至三马路半斋夜餐，彼此酒意醺醺，陈方告诉我道："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事不宜迟，去收拾他方好哩。"说毕，即潜给我五响手枪一柄。陈付了酒钞，又另招两人，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一人不买票，令在外面看风。票才买好，宋已到来，姓陈的就指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至，恐被拘拿，又从朝天放了两枪，飞奔出站，一溜风回到应家，进门后，陈已先至，尚对我说道："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应会长亦甚赞我能干，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游学。"我当将手枪缴还陈友，所供是实。问官又道："你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言："没有。"问官哼了一声，武又道："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但我只拿过三十元。"问官复道："姓陈的那里去了？叫什么名字？"武答道："名字已失记了。他的下落，亦未曾知道。"问官命带回捕房，俟后再讯，所获嫌疑犯十六人，又一一研讯，内有十一人略有干连，未便轻纵，余五人交保释出，还有车夫三人，也无干开释。

法总巡复带同探捕等复搜应宅，抄出外国箱及中国箱各一只，内均要件，亦饬带回捕房。越宿，再行复讯。又问及陈姓名字，武士英记忆一番，方说出"玉生"两字，余供与昨日未符，但说："与应桂馨仅见一面，刺宋一节，统是陈玉生教导，与应无涉等情。"这明是受应嘱托。问官料他狡展，仍令还押。胡翡云圈住应宅，足足三日三夜，亏得平时恩客，记念前情，替他向法捕房投保，才得释放。翡云到处哭诉，说是三日内损失不少，应大老曾许我同往北京，他做官，我做他家小，好安稳过日，那知出此巨案，我的命是真苦了。这且搁过不提。

且说应桂馨被押英捕房，当下卜总巡禀请英副领事，会同谳员聂榕卿，开特别公堂审问，且令王阿法与应对质，应一味狡赖。英副领事乃将应还押，俟传齐见证，再行复

讯。王阿法着交保候质。是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以案关重大，竟亲行至沪，与黄兴等商量办法。孙文亦自日本闻警，航归沪渎，大家注意此案，各在黄公馆中，日夕研究。陈其美亦曾到座，问程督道："应桂馨自称江苏巡查长，曾否由贵督委任？"程德全道："这是有的。"黄兴插口道："程都督何故委他？"程德全半晌道："唉！这是内务部洪荫芝，就是洪述祖所保荐的。"黄兴点头道："洪述祖么？他现为内务部秘书，与袁总统有瓜葛关系，洪为老袁第六妾之兄，故黄言如此，详情悉见后文。我知道了。这案的主因，尚不止一应杜馨呢。"程德全道："我当彻底清查，免使宋君含冤。"黄兴道："但望都督能如此秉公，休使元凶漏网，我当为宋渔父拜谢哩。"说着，即起向程督鞠躬，程督慌忙答礼。彼此复细谈多时，决定由交涉使陈贻范函致各国总领事，及英法领事，略言："此案发生地点，在沪宁火车站，地属华界，所获教唆犯及实行犯，均系华籍，应由华官提讯办理，请指定日期，将所有人犯，及各项证据解交"等情。陈函交去，英领事也有意承认，惟因目前尚搜集证据，羽党尚未尽获，且俟办有眉目，转送中国法庭办理，当将此意答复。陈交涉使也无可如何，只好耐心等着。法领事以应居文元坊，属法租界管辖，当提应到法廨会审。英领事不允，谓获应地点，在英租界中，须归英廨审讯，万不得已，亦宜英法会同办理。华人犯法，应归华官办理；且原告亦为华人，案情发生又系华地，而反令英法领事，互夺裁判权，令人感喟无穷。法领事乃允将凶犯武士英，转解至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听候对质。当由法捕房派西捕五人，押着武士英，共登汽车，送至公廨。

武身穿玄色花缎对襟马褂，及灰色羊皮袍，头戴狐皮小帽，由两西探用左右手铐，携下汽车，入廨登楼，静候传讯，武并无惧色，反自鸣得意道："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为犯案，却由会审公堂，特用汽车迎我，也可算得一乐了。"送你归天，乐且无穷。那应桂馨愈觉从容，仗着外面的爪牙，设法运动，且延请著名律师，替他辩护，于是原告工部局代表，有律师名叫侃克，中政府代表，由程都督延聘到堂，亦有律师，名叫德雷斯，被告代表，且有律师三人，一名爱理司坦文，一名沃克，一名罗礼士。这许多律师，没一个不是西洋人。临审时，应、武两犯，虽曾到庭，问官却不及讯问，先由两造律师，互相辩驳，你一句，我一语，争论多时，自午后开审，到了上灯，律师尚辩不清楚，还有什么工夫问及应、武两犯，只好展期再讯。武仍还押法捕房，应亦还押英捕房。至第二次开审，宋教仁的胞叔宋宗润，自湘到沪，为侄伸冤，也延了两个律师，一名佑尼干，一名梅吉益，也统是西人，律师越请越多了。无非畀西人赚钱。

嗣是审讯一堂，辩诘一堂，原告只想赶紧，被告只想延宕，就是应、武二犯，今朝这么说，明朝那么说，也没有一定的口供，应且百计托人，往法捕房买嘱武士英，叫他认定自己起意，断不致死，并以某庄存银，允作事后奉赠。武遂翻去前供，只说杀宋教仁乃我一人主见，并没有第二人，且与应并未相识，日前到了应家，亦只与陈姓会面。陈名易山，并非玉生。及问官取出被抄的手枪，令武认明，武亦答云："不是，我的手枪，曾有七响，已抛弃在车站旁草场上面。"至问他何故杀宋？他又说："宋自尊自大，要想做国务总理，甚且想做总统，若不除他，定要二次革命，扰乱秩序，我为四万万同胞除害，所以把他击死。他舍去一命，我也舍去一命，保全百姓，却不少哩。"只此数语供词已见

得是政府主使。问官见他如此狡辩，转诘应桂馨。应是越加荒诞，将宋案关系，推得干干净净。那时未得实供，如何定案？程德全、孙文、黄兴等，乃决拟搜集书证，向法捕房中，索取应宅被搜文件。法捕房尚未肯交出，忽国务院来一通电，内述应桂馨曾函告政府，说是近日发现一种印刷品，有监督议院政府，特立神圣裁判机关的宣告文，词云：

呜呼！今日民国，固已至危险存亡之秋，方若婴孩，正当维护哺养，岂容更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员政党，必以四万万同胞公意，为求共和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行严厉正当之刑法，使我天赋之福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今查有宋教仁莠言乱政，图窃权位，梁启超利禄熏心，罔知廉耻，孙中山纯盗虚声，欺世误国，袁世凯独揽大权，有违约法，黎元洪群小用事，擅作威福，赵秉钧不知政治，罔顾责任，黄克强大言惑世，屡误大局；其余汪荣宝、李烈钧、李介人辈，均为民国神奸巨蠹。内则动摇国本，贻害同胞，外则激起外交，几肇瓜分。若不加惩创，恐祸乱立至，兹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于三月初九日，第一次公开审判，由陪审员蒋圣渡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法官叶义衡君判决死刑。先生即时执行，所有罪状，另行宣布，分登各报，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以上开列各人，但各自悛悔，化除私见，共谋国是而裕民生，则法庭必赦其既往，其各猛省凛遵！切切此谕。

这电文传到沪上，杯弓蛇影，愈滋疑议。无非是乱人耳目。既而国民党交通部，又接得匿名信件，约有数通，多半措词荒谬，不值一笑。内有一函略通文墨，节录如下：

敬告国民党诸君子！自内阁一翻，尔党形势，亦甚支绌矣。讵图不自销匿，犹生觊觎，教仁樗材，引类招朋，冀张其政党内阁之说，吾甚惑焉。夫吾人所欲甘心于尔党者，承宗指孙。与道周指黄。二人。一濂乌足？指宋。然非先诛濂，恐无以儆余子，爰遣奇士试其锋，设诸子悔祸有心，幡然改计，吾又何求？倘其坚抱政党内阁之旨，谬倡平民政治之说，则炸弹手枪，行将遍及。水陆江海，坑尔多人，人纵不恤其私，犹不思既称巨子，当建伟业，苟留此身，终有树立。管夷吾不羞小节，曷不师之？至侈言议员多出尔党，南方不少民军，试问军警干涉之单朝传，参议员夕皆反舌，汉阳师徒之锋少挫，黄司令已遁春申。此四语全是老袁得意事，已不啻自供招状。凡此秽迹，独非尔党往日之事乎？总之殷鉴未遥，前车宜鉴，此时苟避匿以让贤，他日或循序而见举。诸子方在青年，顾不必叹河清也，吾人素乐金革，死且不厌，非欲效孔璋之檄，暴人罪状，乃姑说生公之法，冀感顽石。久闻尔党济济，当有达材，试念忠告，勿作金夫！

统观全书，无非是设词吓迫的手段，蛛丝马迹，隐隐可寻，大家揣测起来，已知戕宋一案，与袁政府大有关系。并由法捕房传出消息，所抄应宅文件，内与洪述祖往来信

札，恰是很多。又经程都督邀同应民政长，共至沪上调查，电报局中取应犯送达北京电稿，一一校译，不但与洪述祖通同一气，就是国务总理赵秉钧，也与应时常通信，电文多从密码，且有含糊影响等词。程、应两人，又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仔细研求，展细寻译，那密码中的语意，已十得七八，乃电致内务部，请将洪述祖拘留，事关嫌疑，须押至备质等语，谁知洪述祖已闻风飏去，部复到沪，又由程督电呈袁总统，请他饬令严拿。袁总统也居然下令，略言："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携带女眷一人，乘津浦车至济南，由济南至浦口。此人面有红斑黑须，务饬地方官一体严拿！"其实是一纸空文，徒掩耳目，那阴谋诡计的洪杀胚，早已跑到青岛，托庇德胶州总督宇下，安心享福去了。谁令扬去，隐情可知。

此外有自北京来沪的人物，什么侦探长，什么勤务督察长。统说是考查宋案而来，亦未尝为宋尽力。恐是为应尽力。最注目的，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及工商总长刘揆一，匆匆南下，又匆匆北去。刘与孙、黄见了一面，返至天津，称疾辞职。或谓刘已洞悉宋案真相，不愿在恶政府中，再行干事，以此托故求归。彼此聚讼，疑是疑非，且不必说，惟程、应、孙、黄等人，屡与领事团交涉，要求交出凶犯及一切证据。北京的内务部司法部，也电饬陈交涉使，嘱："援洋泾浜租界权限章程，凡中国内地发生事件，犯人或逃至租界，捕房应一体协缉，所获人犯，仍由中国官厅处理等情。照此交涉，定可将此案交归华官，依法办理"云云。陈贻范接到此文，自然与英法领事，严重交涉。英法两领事，却也无从推诿，只好将全案人犯及证件，移解华官。当由上海检察厅接收，把凶犯严密看管，才过数天，即由看守所长呈报，凶手武士英即吴福铭，竟在押所暴死了。

正是：

为恐实供先灭口，只因贪利便亡身。

欲知武士英身死情形，待至下回分解。

武士英一傀儡耳，应桂馨亦一傀儡也，两傀儡演剧沪滨，而主使者自有人在。武固愚矣，应焉得为智乎？不惟应武皆愚，即如洪述祖赵秉钧辈，亦不得为智者，仁者不枉杀，智者不为人利用而枉杀人。何物枭雄，乃欲掩盖天下耳目，嗾獒噬人耶？应犯所陈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夹入袁黎诸人，显是欺人之计。至若匿名揭帖之发现，借刺宋以儆孙黄，同是一手所出，故为此以使人疑，一经明眼人窥透，盖已洞若观火矣。故本回叙述，虽似五花八门，要无非一傀儡戏而已。傀儡傀儡，吾嫉之，吾且惜之！

第二十二回
案情毕现几达千言　宿将暴亡又弱一个

却说凶手武士英，自从西捕房移交后，未经华官审讯，遽尔身死，这是何故？相传武士英羁押捕房，自服磷寸，即自来火柴头。因致毒发身亡，当由程都督、应民政长等，派遣西医，会同检察厅所派西医，共计四人，剖验尸身，确系服毒自尽。看官试想！这武士英是听人主唆，妄想千金，岂肯自己寻死？这服毒的情弊，显系受人欺骗，或遭人胁迫，不得已致死呢。但是他前押捕房，并未身死，一经移交，便遭毒手，可见中国监狱，不及西捕房的严密，徒令西人观笑，这正是令人可叹了。闲文少叙。

且说程德全、应德闳等，与检察厅长陈英，连日检查应犯文件，除无关宋案外，一律检出，公同盖印，并拍成影片，当下电请政府，拟组织特别法庭，审讯案犯，当经司法部驳还。孙文、黄兴等闻得此信，便请程、应两长官，将应犯函件中最关紧要，载入呈文，电陈政府。程、应不能推辞，即一一列入，电达中央道：

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身故一案，经上海租界会审公堂，暨法租界会审公堂，分别预审暗杀明确，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即吴福铭，应桂馨即应夔丞，解交前来，又于十八日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呈送在应犯家内，由英法总巡等搜获之凶器，五响手枪一支，内有枪弹两个，外枪弹壳两个，密电本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另由公共租界捕房总巡，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函电之证据五包。并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将法捕房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证据一大木箱，手皮包一个，送交汇检。当经分别接收，将凶犯严密看管后，又将前于三月二十九日，在电报沪局查阅洪、应两犯最近往来电底，调取校译，连日由德全、德闳，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等，在驻沪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德全、德闳，均为地方长官，按照公堂法律，本有执行检查事务之职权，加以三月二十二日，奉大总统令，自应将此案证据逐细检查，以期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所有关系本案紧要各证据，公同盖印，并拍印照片，除将一切证据，妥慎保存外，兹特撮要报告。查应犯往来电报，多用应川两密本。本年一月十四日，赵总理致应犯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样。应犯于一月二十六日，寄赵总理，应密，径电，有"国会盲争，真象已得，洪回面详"等语。二月一日，应犯寄赵总理，应密，东电，有"宪法起草，以文字鼓吹，主张两纲，一除总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国会。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等语。二月二日，应犯寄程济世转赵总理，应密，冬四电，有"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

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等语。又查洪述祖来沪，有张绍曾介绍一函，洪应往来案件甚多，紧要各件撮如下：二月一日，洪述祖致应犯函，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等语。二月二日，洪致应犯函，有“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须于题前径密寄老赵，索一数目”等语。二月四日，洪致应犯函，有“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等语，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弟以后用川密与兄”等语。二月八日，洪致应犯函，有“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等语。（辈字又似案字。）二十一日，洪致应犯函，有“宋件到手，即来索款”等语。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犯函，有“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字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务要在物体到后，为数不可过三十万”等语。应犯致洪述祖：“川密，蒸电有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等语。三月十三日，应犯致洪函，有“民立报馆名，系国民党所设。记遁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等语。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语。三月十四日，应犯致洪述祖：“应密，寒电有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等语，三月十七日，洪述祖致应犯：“应密，铣电有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等语。三月十八日，又致应犯：“川密，寒电应即照办”等语。三月十九日，又致应犯电，有“事速照行”一语。三月二十日，半夜两点钟，即宋前总长被害之日，应犯致洪述祖：“川密，号电有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三月二十一日，又致洪：“川密，个电有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等语。三月二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函，有“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等语。此函系快信，于应犯被捕后，始由邮局递到。津局曾电沪局退回，当时沪局已将此送交涉员署转送到德全处。（各函洪称应为弟，自称兄。）又查应犯家内证据中，有赵总理致洪述祖数函，当系洪述祖将原函寄交应犯者，内赵总理致洪函，有“应君领纸，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方行”等语。又查应自造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誊写本共四十二通，均候分寄各处报馆，已贴邮票，尚未发表，使国务院宥日据以通电各省之件，其余各件，容另文呈报，前奉电令，穷究主名，必须彻底讯究，以期水落石出，似此案情重大，自应先行撮要，据实电陈。除武士英一犯，业经在狱身故，由德全等派西医会同检察厅所派西医四人剖验，另行电陈，应桂馨一犯，迭经电请组织特别法庭，一俟奉准，即行开审外，余电闻。

这电去后，袁总统并未复电，连国务总理赵秉钧，也不闻答辩一辞。总统总理，俱已高枕

卧着，还要答复甚么？于是上海审判厅开庭，传讯应犯，应犯仍一味狡赖。是时两造仍请律师，改延华人，原告律师金泯澜，到庭要求，必须洪述祖、赵秉钧两人，来案对簿，方得水落石出，洞悉确情。乃由检察厅特发传票，令洪、赵两人来沪质审。看官！你想洪述祖已安居青岛，那肯自来投网？至若堂堂总理赵秉钧，更加不必说了。惟各处追悼宋教仁，如挽词演说等类，多半指斥政府，就是沪上各报纸，也连日讥弹洪赵，并及袁总统。赵秉钧自觉不安，呈请辞职，奉令慰留，宋案遂致悬宕，应犯仍羁狱中，惟所有株连的人物，讯系无辜，酌量取保开释。

国民党中，以老袁袒护洪赵，想从根本上解决，不单就宋案进行，正在大家筹议，忽北京来又来一凶讣，前镇军统领加授陆军上将衔林述庆，又暴卒于京都山本医院中。国民党又弱一个。林述庆表字颂亭，福建人，曾在陆军学堂毕业，清季任南京三十六标第一营管带，有志革命，入为同盟会会员。辛亥夏，调驻镇江，武昌起义，上海光复，他亦率军响应，为上海声援，嗣被举为镇军都督，创立军政府，招集长江清舰队十余艘，助攻江宁，直扑天保城，猛攻七昼夜，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卒将岩城据住。至江宁城破，又首先入城，各军共服他勇敢，推为南京都督，严饬军纪，不准滋扰。既而总司令徐绍桢入城，即固辞督篆，让位畀徐。自统军出驻临淮关，预备北伐，日夕绸缪。南京临时政府，任他为总制北伐各军。未几南北统一，决意归田，居闽数月，由袁总统策令，授陆军中将，旋加上将衔，召他进京，充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他已怀着功成身退的念头，复电告辞，嗣复得黎副总统来电，劝他北上，且说："国家多难，蒙事日亟，壮年浩志，幸勿消沉，请再为国立功，俟内外乂安，方可息肩"等语。数语也不啻催命符。这电一来，顿令血战英雄，跃然复起；遂摒挡行李，登程北上。既见袁总统，谈及蒙古问题，决意主战。在老袁的意思，无非是笼络人才，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可以任所欲为，并不是决意征蒙，特地起用，故将委他重权。所以前席陈词，反多逆耳，表面上虽支吾过去，心理上却妒忌起来。他见老袁不甚合意，遂辞出总统府，本思即日南旋，因念外蒙风云，日迫一日，既已跋涉至京，应该做些事业，立些功名，当下奔走都门，号召同志，组织征蒙团及军事研究社，一面再上呈文，自请征蒙，袁总统束诸高阁，并不批答。同志举他为筹边会副会长，他暂任数日，旋即去职，另与王芝祥、孙毓筠等，建设国事维持会，把一种忧国的思想，随时流露，无论诗酒游谯，及到会演说，统是慷慨激昂，饶有贾长沙、陈同甫的态度，又蹈宋渔父覆辙。怎奈袁总统是最忌名豪，遇着关心政治，痛论时弊的人物，第一着是设法笼络，第二着是用计歼灭，宋教仁已催归冥箓，还有宋教仁第二，那里肯听他自由呢？

四月初八日，林允、梁士诒邀请，赴将校俱乐部会宴；酒酣耳热，畅谈衷曲，免不得醉后忘情，论及时事。今夕止可谈风月，谁教你论及时事？及至兴尽归来，便觉畏寒，次日回剧，即至山本医院调治，将过一星期，忽满身统起红泡，泡破即流血不止，四肢都是奇痛，次日病势尤笃，延请中外名医，入院诊视，大都束手无策，勉强捱延了一天，红泡变成紫色，未几又转成黑色，小便溺血，霎时弥留。孙毓筠适在侧探病，林握孙手，叹息道："国势危险，一至于此，本想与诸公同心协力，保持国家，怎奈二竖为灾，竟致不

起。”言至此，不禁涕泪满颐。孙尚再三劝慰，林又呜咽道：“甫逾壮年，即要去世，我不过做了半个人，徒呼负负，君须为我遍告同志，努力支持为要。”孙又问及家事，他竟不能再言，奄然而逝。死后七窍流血，浑身皆黑，仿佛是中毒情形，享年亦只三十二岁。与宋渔父年龄适符，真是无独有偶。当由国事维持会员，替他成殓，讣告全国。其文云：

北京国事维持会本部孙毓筠、王芝祥、杨曾蔚、温寿泉，致黎副总统各都督并各师长旅长，各党本部，国事维持会支部，及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各报馆电。本会理事林君述庆，体质坚强，志愿弘毅，比来尽瘁国事，未尝告劳，忽于本月初十日，感患痘症，即入山本医院诊治，病势险恶，药石无灵，竟于十五夜子刻长逝。林君十年前，在江南军界，提倡革命，备历艰险，百折不挠；前年九月，在镇江举义，联合各军，光复金陵，厥功最伟。南北统一后，自请解职，高风亮节，海内同钦。乃天不佑善人，竟罹暴疾，赍志以终。当此国基未固，人才消乏之秋，逝者如斯，将谁与支撑危局？泰山梁木，同人等悲不自胜，现定于二十六日，在湖广会馆开追悼大会，特通电告哀。凡我同志，谅无不失声一恸，但林君身后萧条，经毓筠等为之料理成殓，灵柩暂厝城外广慧寮中，如蒙赐赙，请寄东安门外本会本部事务代收，并以奉闻。

林去世后，时人多疑他中毒，特至山本医院，访问病状。据医生言：“林自十三日入院，十五夜逝世，病名叫作天然痘。”访员又谓：“死后惨状，究是何因？”医言：“病菌有强弱，林君所染，系最强的病菌，冲裂血管，因致七窍流血，至若遍身皆黑，是染疫致死的常例，不足为奇。”访员又道：“照此说来，林君的病症，果非中毒吗？”医生微笑道：“林死后，来院访问，不止一人，统疑林是中毒，林症其凶，种种谣言，原是难免，惟确系痘症，并无他项可疑的事情。即如陆军部方君，乃自美国归来的中医，多人诊断，统无异词，是已无可疑余地了。”小子以为死无对证，究竟中毒与否，也不敢妄断。以不断断之。惟稽勋局长冯自由，呈请政府，说他“勋劳卓著，现在京病故，请即照本局规则，优给恤金年金，并请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总算邀老袁批准照行。小子有诗叹道：

赏功罚恶本常经，谁料无辜受暗刑？
自古人生谁不死，狂遭毒手目难瞑。

宋林相继逝世，京中正齐集议员，行国会开幕礼，一切详情，容后再表。

据程督应民政长电文，是戕宋一案，实由政府造意，已无疑义。即是以推，是林之暴亡，不为无因。刺死一宋，又毒死一林，亦何其辣手耶？或谓汉高、明太，得国以后，皆屠戮功臣，欲为子孙除害，不得不尔。讵知此系专制时代之君主，容或有是惨刻，业已承认共和，国成民主，正当推

诚布公，与天下以更新之机，何苦为此鬼蜮情形，草菅人命乎？否则不愿民主，竟作君主，长枪大戟与反对者相角逐，成即帝王，败为寇贼，亦英雄豪杰之所为。且糜烂一时，治平百载，亿兆人或当忍此巨痛，交换太平，宁必不可。而竟出此下策，以求逞于一朝，卒之亦同归于尽，人谓其智，吾笑其愚！

第二十三回
开国会举行盛典　违约法擅签合同

却说中华民国的国会，自元年冬季，由袁总统颁布正式召集令，至是国会议员，统已选出，会集京都，准于二年四月八日，行国会第一次开会礼。参议院本有房屋，仍在原所设立，众议院乃是新筑，规模颇觉宏敞，足容千人。因此参议院议员，统至新筑的众议院中，静待开会。当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员，先行报告国会成立。参议员报到，共一百七十七人，众议员报到，共五百人。虽尚未达全数，已有大半到场，应如期行开会礼。当下高悬国旗，盛列军乐，自国务总理以下，凡所有国务员，尽行莅会，还有政府特派员，亦来襄礼。各人统至国旗下面，向国徽行三鞠躬礼。当推议员中年齿最长的杨琼，为临时主席，宣读开会词。词云：

维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为我正式国会第一次开院之辰。参议院众议院各议员，集礼堂，举盛典，谨为词以致其忱曰：视听自天，默定下民，亿兆有与于天下，权舆不自于今人。帝制久敝，拂于民意，付托之重，乃及多士。众好众恶，多士赴之；众志众口，多士表之。张弛敛纵，为天下控，缓急疾徐，为天下枢。兴欤废欤，安欤危欤，祸福是共，功罪之尸，能无惧哉？呜呼！多难兴邦，惕厉蒙艰，当兹缔造，敢伸吾吁。愿我一国，制其中权；愿我五族，正其党偏。大穰旸雨，农首稷先。士乐其业，贾安其廛，无政不举，无隐不宣。章皇发越，吾其洋洋。逖听远慕，四邻我臧。旧邦新命，悠久无疆。凡百君子，孰敢怠荒？

宣读已竟，应由袁总统宣告颂词，偏这一日，袁总统说有要务，无暇到会，只遣秘书长梁士诒，来作代表，赍致颂词。第一届国会开幕，老袁即告回避，其厌弃国会之心，已属了然。梁乃宣读颂词道：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

幸，念我共和民国，由于四万万人民之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亦本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结合。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国民全体。但自民国成立，迄今一年，所谓国民直接委任之机关，事实上尚未完备。今日国会诸议员，系由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圆满进行。诸君子皆识时俊杰，必能各抒谠论，为国忠谋。从此中华民国之邦基，益加巩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日见增进。同心协力，以造成至强大之民国，使五色国旗，常照耀于神州大陆，是固世凯与诸君子所私心企祷者也。谨致颂曰："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颂词读毕，大礼告成，国务总理国务员，及政府特派员，统行辞去，各议员亦出了会场，依据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将前时参议院解散，因即至参议院中，行解散礼。是日美利加洲的巴西国，电达国务院，承认中华民国，都下人士，欢欣鼓舞，统说是："民国创造，立法机关，至此成立，巴西承认民国，又适当国会成立的日期，为列强公认的先声，真是内治外交，渐臻完善，我中华民国的声威，将从此照耀神州，应了袁大总统的颂词呢。"人心无不望治，独前三数强有力者，尚在思乱，真是没法。两院议员，兴高采烈，统要选举正副议长，作为全院的主席。无如议员共分四党，一是国民党，一是共和党，一是民主党，一是统一党，各党员都想争长，那一党肯落人后？国民党人数最多，几有压倒两院的气势，余三党不肯降服，势必与国民党为仇。民主党为前清时代老人物，如各省谘议局及联合会人员，统共凑集，多是有些闻望，含有民党性质，与政府不相为谋。统一党是最近组织，就是袁政府手下健将，实不啻一政府党，至若共和党缘起，小子已于一三回中表过，他本抱定国权主义，与国民党人，向居反对地位。第一九回中，已将数党提明，惟各党宗旨，未曾悉叙，故再行表出。三党宗旨，虽是不同，但仇视国民党的心理，却是一致，因此互相联结，渐渐的合并拢来，加以统一党帮助政府，隐受袁氏密嘱，吸合余党，张大势力，得与国民党相抗，甚且欲推倒国民党，国民党昂然自大，那知暗地密谋？开会这一日，统一党议员，尚不过二三十人，过了数天，议员陆续到来，补足全额，问将起来，多是统一党人员，几增至一百有余。自是众议院内，三党合并，与国民党声势相等。惟参议院中，还是国民党员占着多数。为了两院议长问题，运动至二十日，选举至两三次，方将议长选出。参议院的议长，是直隶人张继，本属国民党，众议院的议长，是湖北人汤化龙，本属民主党，国民党一胜一败。副议长一席，参议院中选定王正廷，众议院中选定陈国祥，倒也不在话下。

惟两院竞选议长的时候，袁总统趁他无暇，竟做了一种专制的事件，未经交议，骤行签字，于是两院议员，发生异议，议员与政府反对，议员又与议员反对，胶胶扰扰，几闹得一塌糊涂。看官道是何事？原来就是银行团的大借款。特别注重。承接一一回及一八回中文字。自伦敦借款贷入后，六国贷行团啧有烦言，以盐课已抵还前清庚子年赔款，不应再抵于伦敦新借款，嗣经外交部答复，略言："前清所抵赔款的盐税，彼时每年所收，只一千二百万两，现已增至四千七百五十万两，是除一千二百万两外，羡余甚多。前为旧额，今

为新增，两无妨碍。”六国银行团，乃再拟蹉商，袁总统正苦无钱，巴不得借款到来，可济眉急。运动正式总统，原是要紧。因嘱财政总长周学熙，申议借款事宜，拟将原议六万万两，减作二万万。银行团复要求四事：（一）是从前垫款，暨现今大借款，应将中国全国监务抵押，聘用洋人管理，除还本付利外，倘有余款，仍听中国自由支用。（二）中政府应请借款银团指定洋员，在财政商办处，期限五年，凡关财务岁入等事，须备政府顾问。（三）中政府应自行聘用洋人，与财务商办处代表洋人，于取银票面签字，随时取用借款，并聘用稽核专门洋人若干，稽核借款帐目，分别公布中外，又借款兴办实业，应用银团所认为适当专门洋人，监理事业。（四）银行既代中国出售巨款债票，若票卖完，中政府不得另借他款，以致市面牵动，这四条要请前来，周学熙因他条件过严，特开国务院会议，自拟借款大纲五条，提交参议院议决。大纲五条列下：

第一条　中国自行整顿盐务，惟制造盐厂及经收盐税之外，中国可酌量自聘洋人，帮同华人办理。所收盐税，可交存于最妥实之银行，以备抵还借款之本息。

第二条　借款用途，以经参议院议决之款目为准则，其表面之签字，应由财政总长自委一中国人，与六国团代表一人，会同签字。

第三条　稽核帐目之事，归入中国审计院办理。中国对于借款一部分之用帐，可兼备华洋文册据，华洋员同押。

第四条　中国以后兴办实业，如需借款，只可商聘洋技师，按照普通合同办理。

第五条　此项借款债票，未售完之前，倘中国续借款项，如六国团条款与别家相同，可先尽六国团承办。但在本合同以前所订之借款合同条件，仍得继续进行，不受本条件拘束。

参议院议员，看到这种条件，共说此是政府报告文，并非特别提案，有什么紧要，定需会议？嗣因周总长一再催迫，乃将五条大纲，逐一研究。尚可照此进行，无大损害，遂一律认可了事。谁知已堕入计中。周学熙复与银行团会议数次，始终无效，幸伦敦借款，逐月得数十万镑，还可勉强支持，所以挨延过去。那知英使竟来一照会，声言如民国元年终日，中国不将从前赔款借款，一概解清，决将作抵的厘税厘金等，实行收没。好借人债者其听之！俄使亦主张同意，幸法使康梯，及日本银行代表小田切转圜，与中政府重开谈判。当由英使代表银行团，向赵总理周总长提出数条：（一）要委定办理借款的专员，（二）要取消伦敦新借款的优先权。新借款条约中，载有中政府如须借款，本银行团与别团所开之条件相同，应得有优先权。赵、周两人，转报老袁，袁总统即委周为办理借款专员，一面与伦敦新银行团，取消优先权成约。伦敦新银行团，怎肯应允，周却想出妙法，要求伦敦新银行团，于元年期内，再借一千万镑，还要将明年应付的七百万镑，并在年内拨付，才好偿还一切欠款，无庸与六国商借。且债票宜速即销完，免与他团借债有碍，否则请将明年二月应付的二百万镑，尽年内付讫，其余五百万作罢，打消前约，并取消优先权，由中国予以赔偿。

看官！你想这种论调，明明是强人所难，伦敦新银行团，一时交不出这么巨款，又经英政府与他反对，处处掣肘，只得承认后一层办法。周总长乃与他磋商赔款的数目，无非畀他续给二百万镑中，多了一个折扣。总是中国吃亏。一面与六国银行团，正式开议，自

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十二月下旬，大致就绪，借额本定二千万镑，因伦敦新借款中，减去五百万镑，须转向六国银行团添借，乃拟定为二千五百万镑，共计二十一款。最紧要的，是第二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十四款、第十七款五条。第二款是指定用途；第五款是声明盐务稽核处办法；第六款是盐款未足以前，应加入他项，为暂时抵押品；第十四款是支款时，应照新定审计处规则办理；第十七款是续借或另借的限制。此外都是普通条件，大约是利息折扣等类，当由国务总理赵秉钧，运动参议院议员，商定秘密会议，借人款项，何须秘密。再令财政总长周学熙，到院报告，但将紧要条件交议，余只以普通二字含混过去，并无原文。议员已心心相印，还有甚么反对。惟第五款须用华洋稽核员，汪议员荣宝提议，谓："本款可无删改，最为上策，否则作为附件；万一银行团不肯照允，亦只可随便将就罢了。至如普通条件，亦未尝详诰全文，但把无庸表决四字，作为全院通过的议案。"无论要件与非要件，总教随便通过，民国何必需此参议员。

周总长即报告袁总统，老袁自然惬望，将要与银行团订约签字。忽银行团以欧州金融，偶遭紧急，须要加添利息，原议五厘，现要再加半厘，袁总统以吃亏太甚，又暂从迁延；另咨各国公使，要求赔款欠款等，一概展期。约有三种办法，或展期一年，或将积欠数目，作为短期公债，分五年清还，或俟大借款成立后，才行清偿。照会交去，俄公使首先拒绝，简直是无一承认。法使与俄使，本是一鼻孔出气，当然不从。独英使朱尔典氏，赞成末项，愿归入大借款下划付，各公使俱挟私见，并非英使爱我，不然，何以前日要悉数归还耶？并代为疏通俄法二使，决从此议。俄法二使已无违言，英使又函致中政府，先须聘定洋员，充任稽核，由六国公使通告六国团，然后借款合同，方可签押。于是由周总长出面，聘定洋员三名，一系意人，一系德人，一系丹麦人。法使又出来作梗，谓："意大利、丹麦两国，并未列入银行团，在银行团中洋员，只一德人，既已拟聘非银行团的洋员，何为延及德人？若延及德人，何以不聘我法人？且未聘及英、俄、美、日人？"中政府又是一个漏洞，多被法使指摘。这数语照会政府，政府又撞了一鼻子灰，只好另提出再借问题，申告银行团。嗣美公使复出来调停，谓："中国只聘一人为会办，由银行团推举，另用各国洋员为顾问，毋庸列入合同。既免纷竞，又易办到。"周总长很表赞成，奈五国公使不肯允诺，须各国各用一人，美使调停无效，竟电达本国，欲退出银行团，美总统威尔逊氏，竟如美使意见，宣布远近。略云：

> 美国资本团，曾应政府之请，加入中国借款，今复询问本政府，如仍愿该团加入，须明白申请，始允遵行。本政府以该借款条件，近于干涉中国行政之独立，且其中之抵押品及办法，陈废苛重，若本政府从而怂恿，则负责无有已时，实有背吾美立国主义。本政府不愿负此责任，决议不再提出申请，惟愿以合于中国自由进化，不背吾美素行主义之方法，扶助中华民国，凡可以裨益寓华美民之法制，本政府当竭力赞助也。特此宣言！

自此书宣布后，五国银行团，经一极大的打击，共疑美国脱离团体，必为单独行动

起见，将来中国利益，恐被美国占尽，不由的惊上加惊，忧上加忧，甚至自相疑忌，竟欲解散。各公使顾全利益，亟命银行团自相联合，将承借股份，重行支配，且把要求条件，稍示让步。袁政府待款甚殷，也顾不得甚至主权，除聘定德人为国债局员外，改聘英人为盐务稽核员；并用法人俄人为审计顾问官。双方会议，渐得允洽，利息仍照前五厘，债票价格，拟定百分之九十，由银行团扣去六成，付与中国净额，实得百分之八十四。利息在二分以上，较诸民间进出，还要加倍。期限定四十七年，还本由第十一年起，每年递还总额，至第四十七年偿清，合同上仍二十一款，条文琐碎，不及细载。袁总统不再交议院议决，即令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于四月二十四日，在草合同上签字。越二日，在正合同上签字，又因急急需用，不及待各国发售债票，先向银行团商明，垫款二百万镑，另订垫款合同，利息七厘，即在大借款项下，尽先拔还。千波万折的大借款，至此成立。共计二千五百万镑，约合华币二万五千万元，小子有诗叹道：

不为埃及即波斯，监督重重后悔迟。
何故枭雄专借债？甘将国柄付人持。

借款已定，两议院俱未接洽，忽由袁总统发一咨文，传达议院，各议员共同瞧着，免不得惊诧起来。究竟咨文如何说法，且待下回表明。

国会初次成立，各议员即互生党见，至如举一议长，且需二三十日，倘政府中有重大议案，试问将议至何日，方可表决乎？议员如此倾轧，实为老袁所窃笑，而大借款即自此进行，未经议院表决，骤行签字，袁已目无国会矣。然袁之玩弄议员，固不啻掌中小儿，而对诸外人，则亦未免为所玩弄。且以此款巨息重之款项，经千波万折而成，乃由彼任意挥霍，毫不顾惜，一人之耗用无穷，四万万人之负担亦无穷，言念及此，窃不禁痛恨交并矣。

第二十四回
争借款挑是翻非　请改制弄巧成拙

却说袁总统既得大借款，所有订约签字诸手续，已经告竣，乃咨参众两议院，请他备案，国会是议案处，如何变作备案处。其文云：

临时大总统咨：本年四月二十六日，据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呈称：窃维六国银行团借款，先后磋商，已逾一年，上年九月间，曾

经国务会议，拟定借款大纲，于十六十七两日，赴参议院研究同意，以为进行标准，唇焦舌敝，往复磋磨。直至岁杪，合同条议，大致就绪，当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席参议院，先将特别条件，逐条表决，复将普通条件，全体表决，均经通过。正拟定期签字，该团忽以原议五厘利息，借口巴尔干战事，欧洲市场，银根奇紧，要求增加半厘，只得暂行停议。惟是赔洋各款，积欠累累，一再愆期，层次商展，追呼之迫，等于燃眉，百计筹维，无可应付。数月来他项借款，悉成画饼，美国既已出团，而其余五国，仍未变易方针，大局岌岌，朝不保夕，既无束手待毙之理，复鲜移缓就急之方。近接各省都督来电相迫，如江苏程都督电，毋局于一时之毁誉，转为万世之罪人，安徽柏都督电，借款监督，欠款亦监督，毋宁忍痛须臾，尚可死中求活等语，尤为痛切。迫不得已，而赓续磋商，尚幸稍有进步，利息一节，该银行团允仍照改为五厘，其他案件，亦悉如十二月二十七日通过参议院之原议。事机万变，稍纵即逝，四月二十二日，奉大总统命令：五国银行团借款合同，任命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全权会同签字，此令。等因，遵于二十四日，与该银行团双方签订草合同，复于二十六日，签订正合同，彼此分执存照，以免复生枝节。理合将华洋文合同各照备二份，并附用途单二份，呈请大总统鉴核，俯赐咨交议院查照备案，以昭信守等情，查此项借款条件，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国务总理暨财政总长，赴前参议院出席报告，均经表决通过，并载明参议院议事录内，自系当然有效，相应咨明贵院查明备案可也。此咨。

两院议员，看到这项咨文，都生惊异。参议院中是国民党声势最盛，专防袁政府违法擅行，此次遇着此案，不待再议，即复咨政府，谓："大借款合同，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众议院于五月五日开会，质问政府，请他解释理由。是时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宋案既犯嫌疑，大借款又同签字，万不能免国会的攻击，即于五月一日，决然辞职，径赴天津。袁总统也知他微意，给他假期，暂令段祺瑞代理。

段任陆军总长，本与外交财政，不相干涉，至如签字命令，更觉是没有关系，不过已代任国务总理，无从趋避，只好出席答复。众议员当面责问，段言："财政奇绌，无法可施，不得已变通办理，还请诸君原谅！"各议员哗然道："我等并非反对借款，实反对政府违法签约，政府果可擅行，何需议院，何需我等！"原是无需你等。段亦不便强辩，只淡淡的答道："论起交议的手续，原是未完，论起财政的情形，实是困极。鄙人于借款问题，前不与闻，诸君不要怪我。如可通融办理，也是诸君的美意，余无他说了。"还是忠厚人口吻。言毕自去。众议员聚议纷纭，或说应退还咨文，或说应弹劾政府，有一小半是拥护政府，不发一言，当由议长汤化龙，提出承认不承认两条，付各议员投票表决，结果是不承认票，有二百十九张，承认票只五十三张。想总是统一党人所投。因即决议，不承认这大借款，拟将咨文退还。惟统一党系政府私人，暗替政府设法，与共和党民主党密商数次，劝他承认。两党尚觉为难，袁总统默揣人情，多半拜金主义，遂阴嘱统一党员，用了阿堵物。买通两党。果然钱可通灵，两党得了若干好处，遂箝住口舌，不生异议，且与统一党合

并为一，统名进步党。想是富贵的进步，不是政治的进步。只国民党议员，始终不受笼络，再三争执。进步党由他喧哗，索性游行都市，流连花酒，把国事撇诸脑后。得了贿赂，乐得使用。

国会中出席人数，屡不过半，只好关门回寓，好几日停辍议事。国民党忍无可忍，乃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请他主持公论，勿承认政府借款。进步党也电致各省，说是："政府借款，万不得已，议院中反抗政府，不过一部分私见，未足生效。"就是财政总长周学熙，又电告全国，声明大借款理由，略言："政府借款，实履行前参议院议决的案件，未尝违背约法。"于是循环相攻，争论不已。各省都督民政长，有袒护政府的，有诋斥政府的，惟浙江都督朱瑞，有一通电，颇中情理。小子渐人，尚记在脑中，请录与看官一阅。电词云：

窃维共和国家，主权在民，国会受人民之委托，为人民之代表，畀以立法之权，使其监督政府。其责至重，其位弥尊。吾国肇建以后，几历艰难，始克睹正式国会之成立，国内人民，罔不嗎望。盖以议院为一国大政所自出，凡政府之措施，必依院议为证据，两院幸已告成，则凡关于国家存亡荣悴诸大问题，皆可由院一一解决，以副吾民之意。自开会以来，所议者为借款一事，轩然大波，迄今未已。夫借用外债，关系国家之财政，国民之负担，其为重要，何俟申论？国会诸君，注意于兹，卓识可佩。惟是国基未固，时艰日亟，借款以外之重要事项，尚不一而足，有等于此者，且有远甚于此者，例如选举总统，制定宪法诸事，皆急待讨论，未可搁延，今以借款一案，争论不休，致使尺寸之时光，骎骎坐逝，揆诸时势，似有未宜。且借款一事，据院内宣言，并不反对，所研究者惟在此次政府之签约，是否适法。夫欲知政府之签约，是否适法，但须详查前参议院之议事录，并证诸前参议院当事之议员，自可立为解决，无待烦言。此数语亦袒护政府。乃各持所见，异说蜂起，甲派以之为违法，乙派则以之为适法，迷离惝恍，闻者惊疑。且丙党议员通电，谓："政府违法签约，已经多数表决，勿予承认。"而丁党议员来电，则谓："不承认政府签约之议，并未经多数通过，不能生效。"于是此方朝飞一电，谓彼党故事推翻，而彼方复夕出一文，谓此党横加诬罪。一室自起干戈，同舍俨同敌国，非仅骇域中之观听，亦虑非殆笑于外人。以国会居民具尔瞻神圣庄严之地，而言词之杂出如此，其何以慰人民属望之殷耶？尤有不能已于言者，院内之事件，须于院内解决之，不特法理之当然。亦为各国之通例。若夫院内之事，而求解决于院外，瑞诚不敏，未之前闻。应该驳斥。今两院议员诸君，以借款一事，纷纷电告各省都督民政长，意将诉诸公论，待决国人，在诸君各有苦衷，当为举世所谅，第各都督民政长，或总师干，或司民政，与国会权责各殊，不容干越，虽敬爱议院诸君，而欲稍稍助力，法律具在，其道无由。窃以院内各党，对于国家大事，允宜力持大体，取协商之主义，若惟绝对立于相反地位，则不能解决之事件，将继此而日出不穷。今日之事，特其嚆矢耳。夫院内之问题，而院内不能解决之，虽微两院诸君之诉告，窃虑将有院外之势力，起而解决之者。以院内之事，而以院外势力解决之，法宪荡然，国何以淑？循是以往，则

国内之事，行见为国外势力所主宰矣。诚然，诚然。神州倘遂沦胥，政党于何托足？皮之不存，毛将安附？以我两院诸君之英贤明达，爱国如身，讵忍出此乎？窃愿两院诸君，念人民付托之殷挚，民国缔造之艰难，国会地位之尊崇，讨议大事，悉以爱国为前提，手段力取平和，出言务求慎重，各捐客气，开布公心。庶几国本不摇，国命有托，内无阋墙之举，外免豆剖之忧，则我全国父老子弟，拜赐无既矣。瑞身膺疆寄，职有专司，对于国会事件，本应自安缄默，第既辱两院诸君雅意相告，瑞赋性戆直，情切危亡，用敢以国民资格，谨附友朋忠告之谊，略贡愚者一得之言。修词不周，尚希亮察！

这道通电，虽是骑墙派的论调，但议案是立法根本，本与行政官无涉，如何要都督民政长，出去抗议，这正是多此一举呢。各都督中，惟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素隶国民党籍，闻政府违法借款，极力指斥。为后文伏案。国民党议员，仗着三督声威，纷争益盛，不但驳政府违法，并摘列合同内容严酷的条件，谓为亡国历阶，决不承认。无如政府既联络进步党，与国民党抗衡，众议院连日闭会，反致另外议案，层叠稽压。各省拥护政府的都督，又电告议院，斥他负职，国民党自觉乏味，乃与进步党协商，但教政府交议，表面上不侵害国会职权，实际上亦未始不可委曲求全，否则全院议员，俱蒙耻辱等语。进步党员，独谓借款签字，已成事实，即使交议，亦是万难变更，不如姑予承认，另行弹劾政府，方为正当，国民党也无可奈何，只好模棱过去，承认了案。惟参议院强硬到底，终不肯承认借款，袁政府竟不去睬他。一味的独行独断，随时取得借款，即随时支付出去，乐得眼前受用，不管那日后为难。

当时有一个湖北商民，名叫裘平治，他于宋案及大借款期内，默窥袁总统行为，无非是帝王思想，若乘此拍马吹牛，去上一道劝进表，得蒙老袁青眼，便是个定策功臣，从此做官，从此发财，管教一生吃着不尽。见地甚高，可惜还早一些。计划已定，只苦自己未曾通文，所有呈文上的说法，如何下笔，想了一会，竟一语也写不出。猛然想到有个知己朋友，是个冬烘先生，平日谈论起来，尝说要真命天子出现，方可太平，他既怀抱这种经济，定能做这种绝好文字，当下就去拜访，果然一说就成。那冬烘先生，颇知通变达权，却把皇帝两字，不肯直说，只把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政体两语，装在呈文上面，以下便说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本图共和幸福，反不如亡国奴隶，曷若酌量改制等语。却是一个老作手。最后署名，除裘平治外，又捏造几个假名假姓，随列后面。这便叫作民意。裘得了呈文，忙跑至邮政局中，费了双挂号的信资，寄达北京。自此日夕探望，眼巴巴的盼着好音，就是夜间做梦，俨然接到总统府征车，来请他作顾问员。挖苦得妙。

一日早晨，尚在半榻间沉沉睡着，忽有一人叫着道："裘君！裘先生！不好了，袁总统要来拿你了。"裘平治被他唤醒，才答道："袁总统来请我么？"还是未醒。那人道："放屁！是要拿你，那个来请你？"裘平治道："我不犯什么罪，如何要来拿我？敢是你听错不成？"那人道："你有无呈文到京？"裘平治道："有的。"那人便从袋中取出新闻纸，掷向床上

道："你瞧？"裘乃披衣起床，擦着两眼，看那新闻纸，颠倒翻阅，一时尚寻不着，经来人检出指示，乃随瞧随读道：

共和为最良之政体，治平之极轨，中国共和学说，酝酿于数千年前，只以压伏于专制之威，未能显著。近数十年来，志士奔呼，灌输全国，故义师一举，遂收响应之功，洵为历史上之光荣，环球所敬叹，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仿佛是猪八戒罚咒。乃竟有湖北商民裘平治等，呈称："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即，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隶，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等语。谬妄至此，阅之骇然。本大总统受任以来，自维德薄能鲜，夙夜兢兢，所以为国民策治安求幸福者，心余力绌，深为愧疚。　而凡所设施，要以国家为前提，合共和之原则，当为全国人民所共信。不意化日光天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观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兴言及此，忧愤填膺，所有裘呈内列名之裘平治等，着湖北民政长严行查拿，按律惩治，以为猖狂恣肆，干冒不韪者戒，此令！

裘平治一气读下，多半是解非解，至读到严行查拿一语，不由的心惊胆战，连身子都战栗起来，便道："这，……怎么好？怎么好？"末数语也未及看完，便把新闻纸掷下，复卧到床上，杀鸡似的乱抖。谁叫你想做官反财？还是来人从旁劝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袁总统既要拿你，你不如急行走避，或到亲友家躲匿数天，看本省民政长曾否严拿，再作计较。"裘平治闻言，才把来人仔细一望，乃是一个经商老友，才嘘了一口气道："承兄指教，感念不浅，但外面的风声，全仗你留意密报，我的家事，亦望老友照顾，后有出头日子，当重重拜谢呢。"那人满口应允，裘平治忙略略收拾，一溜烟的逃去了。后来湖北省中，饬县查拿，亦无非虚循故事，到了裘家数次，觅不着裘平治；但费了几回酒饭费，却也罢了。这是善体上意。小子有诗叹道：

一介商民敢上呈，妄图富贵反遭惊。
从知祸福由人召，何苦营营逐利名。

裘平治终未缉获，袁总统亦无后命，那参议院中，又提出一种弹劾案来，毕竟弹劾何人。容至下回分解。

违法签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国会议员计，力争无效，不如归休。微特进步党趋炎附

热，为识者所不齿，即如国民党员，叫嚣会场，无人理睬，天下事可想而知，尚何必溷迹都门，甘作厌物耶？朱督一电，未必无私，而指摘议员，实有独到处，特录之以示后世，著书人之寓意深矣。裘平治请改政体，实存一希幸之心而来，经作者描摹尽致，几将肺肝揭出，袁总统通令严拿，原不过欺人耳目，然裘商已几被吓死矣。是可为热中者戒！

第二十五回
烟沉黑幕空具弹章　变起白狼构成巨祸

却说河南地方，是袁总统的珂里，袁为项城县人氏，项城县隶河南省，从前鄂军起义，各省响应，独河南巡抚宝棻，是个满州人，始终效顺清廷，不肯独立，学界中有几个志士，如张钟瑞、王天杰、张照发、刘凤楼、周维屏、张得成、冯广才、徐洪禄、王盘铭等，极思运动军警，光复中州，嗣被宝棻侦悉，密遣防营统领柴得贵，带着营兵，把所有志士，一律拘获，陆续枪毙。外县虽几次发难，亦遭失败。惟嵩县人王天纵，素性不羁，喜习拳棒，尝游日本横滨，遇一女学生毛奎英，为湖南世家子，一见倾心，愿附姻好，结婚后，携归砀山，共图革命，叙及王天纵，不没毛奎英，是寓男女平权之意。乃招集徒党，日加训练，每遇贪官污吏，常乘他不备，砍去几个好头颅，里人称为侠士，清廷目为盗魁。宣统三年七月，曾在南北镇会剿的命令，统领谢宝胜，亲率大兵，与王天纵鏖战数次，终不能越砀山一步。既而武昌事起，黎都督派人至砀山，约为声援。豫省诸志士，又奔走号呼，举他为大将军，他即整旅出山，往洛阳进发。沿途招降兵士数千人，声势大振。

嗣接陕西都督急电，以潼关失守，邀他往援，他又转辔西上，夺还潼关，再回军进河南界，拔阌乡，下灵宝、陕州，直达渑池，适清军云集，众寡悬殊，两下里血战六昼夜，不分胜负。忽得南北议和消息，有志士刘粹轩、姬宗羲、刘建中，及护兵徐兴汉等，愿冒险赴敌，劝导清军反正，谁知一去不还，徒成碧血。清军复巧施诡计，竟臂缠白布，手执白旗，托词投诚，驰入王军营内，捣乱起来，王猝不及防，慌心退兵，已被杀死二千多人，几至一蹶不振。幸退屯龙驹寨，重行招募，再图规复，方誓众东下，逾内乡、镇平各县，得抵南阳，闻清帝退位确信，乃按兵不动。寻因宛城一带，兵匪麕集，随处劫掠，复出为荡平，暂驻宛城。未几，袁总统已就职北京，饬各省裁汰军队，就是王天纵一军，亦只准编巡防两营，饬均遣散。王乃酌量裁遣，退宛驻淅。插此一段，实为王天纵着笔。

惟河南巡抚宝棻，不安于位，当然卸职归田，继任的便是都督张镇芳。镇芳是老袁中表亲，向属兄弟称呼，袁既做了大总统，应该将河南都督一缺，留赠表弟兄，也是他不忘亲旧的好意。语中有刺。怎奈张镇芳倚势作威，专务朘削，不恤民生，渐致盗贼蜂起，

白日行劫，所有掳掠奸淫等情事，每月间不下数十起，报达省中。那老张全不顾问，但在卧榻里面，吞云吐雾，按日里与妻妾们练习那小洋枪、小洋炮的手段。也算是留心军政。全省人民，怨声载道，无从呼吁。长江水上警察第一厅厅长彭超衡，目睹时艰，心怀不忍，乃邀集军警学各界，列名请愿，胪陈张镇芳六大罪案，请参议员提前弹劾。请愿书云：

为请愿事：河南都督张镇芳到任经年，凡百废驰，其种种劣迹，不胜枚举，特揭其最确凿者六大罪状，为贵院缕陈之：（一）摧残舆论。河南处华夏之中心点，腹地深居，省称光大，正赖舆论提倡，增进人民知识，而张镇芳妄调军队，逮捕自由报主笔贾英夫，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皆约法所保障，该督竟敢破坏约法，其罪一。（二）甘犯烟禁。洋烟流毒，同胞沉沦，民国成立，首悬厉禁，皖之焚土，湘之枪毙，鄂之游街，普通人民，均受制裁，而镇芳横陈一榻，吞吐自如，不念英人要挟，交涉棘手，倚仗威势，醉傲烟霞。其罪二。（三）纵军养匪。河南土匪蜂起，民不堪命，镇芳手握重兵，不能克期肃清，亦属养匪殃民，况复纵抚标亲军在许、襄骚扰，巡防第一第八两营，在汝、川、襄、叶等处，私卖军火，与匪通气，兵耶匪耶，同一病民，其罪三。（四）任用私人。李时灿侵蚀学款，反对共和，人咸目为大怪物，迭经各界攻击，而镇芳初任之为秘书，继荐之长教育，恐学界有限脂膏，难填无穷欲壑；且反对共和之贼，厕身教育，不过教人为奴隶，为牛马，士林前途，无一线光明，其罪四。（五）蔑视法权。镇芳有保护私宅卫队百名，系伊甥带领，倚乃舅威势，因向项城县知事关说私情，未准其请，胆敢带领卫队，捣毁官署，殴辱知事。夫知事一县之长官，行政之代表，伊甥竟以野蛮对待，而镇芳纵容不究，弁髦法令，其罪五。（六）草菅人命。袁寨炮队曾拿获行迹可疑之人七名，送项城县讯问，供系谢保胜溃军，并无他供。迨后病毙一名，逃脱二名。所有樊学才四名，仍然在押。朱春芳硬指为伊子朱树藩枪毙案中要犯，串通议员夏五云，贿赂张镇芳，竟下训令，饬项城知事，不问口供，枪毙樊学才四名，军民怨之。夫专制时代无确实口供，尚不轻斩决，而镇芳惟利是图，竟以三字冤狱，枉毙人命，其罪六。综以上六罪，皆代表等或出之目睹，或调查有据者也。素仰贵院代表全国，力主公论，不侵强权，是以代表羁住他乡，不忍乡里长此蹂躏，为三千万人民呼吁请命，伏祈贵院提前弹劾，张贼早去一日，则人民早出水火一日，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须至请愿者。

参议员览到此书，未免动了公愤，河南议员孙钟等，遂提出查办案，当由大众通过，寻查得六大罪案，确凿有据，乃实行弹劾，咨交政府依罪处罚，看官！你想张都督是总统表亲，无论如何弹劾，也未能动他分毫；又兼袁总统是痛恨议员，随你如何说法，只有“置不答复”四字，作为一定的秘诀。张镇芳安然如故，河南的土匪，却是日甚一日，愈加横行。鲁山、宝丰、郏县间，统是盗贼巢穴，最著名的头目，叫作秦椒红、宋老年、张继贤、杜其宾，及张三红、李鸿宾等，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就中有个白狼，也与各党勾连，横行中州。闻说白狼系宝丰县人，本名阆斋，曾在吴禄贞部下，做过军官。吴

被刺死，心中很是不平，即日返里，号召党羽，拟揭竿独立。会因南北统一，所谋未遂，乃想学王天纵的行为，劫富济贫，自张一帜，无如党羽中良莠不齐，能有几个天良未昧，就绿林行径中，做点善事；况是啸聚成群，既没有甚么法律，又没有甚么阶级，不过形式上面，推白为魁，就使他存心公道，也未能一一羁勒，令就约束，所以东抄西掠，南隳北突，免不得相聚为非，成了一种流寇性质。可见大盗本心，并非欲蹂躏乡闾，其所由终受恶名者，实亦为党羽所误耳。于是白阆斋的威名，渐渐减色，大众目为巨匪，号他白狼。大约说他与豺狼相似，不分善恶，任情乱噬罢了。

白狼有个好友，叫作季雨霖，曾为湖北第八师师长，前曾佐黎都督革命，得了功绩，加授陆军中将，赏给勋三位。民国二年三月初旬，湖北军界中，倡立改进团名目，分设机关，私举文武各官，遍送传单证据，希图起事，推翻政府，嗣由侦探查悉，报知黎都督，由黎派队严拿，先后破获机关数处，拘住乱党多名，当下审讯起来，据供是由季雨霖主谋。黎即饬令拘季，那知季已闻风远扬。急切无从缉获，由黎电请袁总统，将季先行褫职，并夺去勋位，随时侦缉，归案讯办。袁总统自然照准，季雨霖便做为逃犯了。当时改进团中，尚有熊炳坤、曾尚武、刘耀青、黄裔、吕丹书、许镜明、黄俊等，皆在逃未获，余外一班无名小卒，统自鄂入汴，投入白狼麾下。

白狼党羽愈多，气焰越盛，所有秦椒红、宋老年、李鸿宾等人，均与他往来通好，联络一气。会闻舞阳王店地方，货物山积，财产丰饶，遂会集合部，统同进发。镇勇只有百余名，寡不敌众，顿时溃散。各部匪遂大肆焚掠，全镇为墟，复乘夜入象河关，进掠春水镇，镇中有一个大富户姓王名沧海，积资百余万，性极悭吝，平居于公益事，不肯割舍分文，但高筑大厦，厚葺墙垣，自以为坚固无比，可无他虑。这叫作守财奴。贫民恨王刺骨，呼他为王不仁，秦宋诸盗，冲入镇中，镇民四散奔匿，各盗也不遑四掠，竟向王不仁家围住。王宅阖门固守，却也有些能耐，一时攻不进去。秦椒红想了一策，暗向墙外埋好火药，用线燃着，片刻间天崩地塌，瓦石纷飞，王氏家人，多被轰毙。群盗遂攻入内室，任情掳掠，猛见室中有闺女五人，缩做一团，杀鸡似的乱抖。秦椒红、李鸿宾等，那里肯放，亲自过去，将五女拉扯出来，仔细端详，个个是弱不胜娇，柔若无力，不禁大声笑道："我们正少个压寨夫人，这五女姿色可人，正是天生佳偶呢。"语未毕，但听后面有人叫道："动不得！动不得！"秦李二人急忙回顾，来者非谁，就是绿林好友白狼。秦椒红便问道："为什么动不得？"白狼道："他家虽是不良，闺女有何大罪？楚楚弱质，怎忍淫污，不如另行处置罢。"强盗尚发善心。李鸿宾道："白大哥太迂腐了。我等若见财不取，见色不纳，何必做此买卖？既已做了此事，还要顾忌甚么？"说至此，便抢了一个最绝色的佳人，搂抱而去，这女子乃是沧海侄女，叫作九姑娘，秦椒红也拣选一女，拖了就走，宋老年随后趋至，大声道："留一个与我罢。"全是盗贼思想。白狼道："你又来了，我辈初次起事，全靠着纪律精严，方可与官军对垒，若见了妇女，便一味淫掠，我为头目的，先自淫乱，那里能约束徒党呢？"又易一说，想是因前说无效之故，但语皆近理，确不愧为盗魁。宋老年道："据你说来，要我舍掉这美人儿么？"白狼道："我入室后，寻不着这王不仁，想是漏脱了去，我想将这数女掳去为质，要他出金取赎，我得了赎金，或移购兵械，或

输作军饷，岂不是有一桩大出息？将来击退官军，得一根据，要掳几个美人儿，作为妾媵，也很容易呢。”无非掳人勒赎，较诸秦李二盗，相去亦属无几。宋老年徐徐点首道：“这也是一种妙策，我便听你处置，将来得了赎金，须要均分呢。”白狼道：“这个自然，何待嘱咐。”说毕，便令党羽将三女牵出，自己押在后面，不准党羽调戏，宋老年也随了出来。那时秦李两部，早已抢了个饱，出镇去了。

白狼偕宋老年，遂向独树镇进攻。途次适与秦李二盗相遇，乃复会合拢来，分占独树北面的小顶山及小关口，谋攻独树镇。时南阳镇守使马继增，闻王店春水镇，相继被掠，急忙率队往援，已是不及，复拟进蹑群盗，适接第六师师长李纯军报，调赴信阳，乃将镇守使印信，交与营务处田作霖，令他护理，自赴信阳去讫。田闻独树有警，星夜往援，分攻小顶山小关口，一阵猛击，杀得群盗七零八落。白狼、李鸿宾先遁，宋老年随奔，秦椒红袒背跳骂，猛来了一粒弹子，不偏不倚，正中头部，自知支持不住，急令部匪挟着王氏女，滚山北走。官军奋勇力追，毙匪甚众，秦椒红虽得幸免，怎奈身已受伤，不堪再出，便改服农装，潜返本籍养病。不意被乡人所见，密报防营，当由防兵拿住送县，立处死刑。难为了王氏女。独白狼匿入母猪峡；与李鸿宾招集散匪，再图出掠，且挈着王氏三女，勒赎巨金。王氏父女情深，既知消息，不得已出金取赎。悖入悖出，已见天道好还，且尚有一女一侄女，陷入盗中，不仁之报，何其酷耶？白狼既得厚资，复出峡东窜，击破第三营营长苏得胜，径趋铜山沟。团长张敬尧，奉李纯命，往截白狼，不意为白狼所乘，打了一个大败仗，失支野炮二尊，快枪百余支，饷银六千元，过山炮机关枪弹子，半为狼有。于是狼势大炽，左冲右突，几不可当，附近一带防军，望风生惧，没人敢与接仗，甚且与他勾通，转好坐地分赃。只苦了数十百万人民，流离颠沛，逃避一空。小子有诗叹道：

> 茫茫大泽伏萑苻，万姓何堪受毒逋。
> 谁总师干驻河上，忍看一幅难民图。

张督闻报，才拟调兵会剿，那知东南一带，又起兵戈，第六师反奉调南下，究竟防剿何处，待至下回再详。

王天纵与白阆斋，两两相对。一则化盗为侠，一则化侠为盗。时机有先后，行动有得失，非尽关于心术也，即以心术论，王思革命，白亦思革命，同一革命健儿，而若则以侠著，若则以盗终，天下事固在人为，但亦视运会之为何如耳。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诚哉是言也。惟都督张镇芳，尸位汴梁，一任盗贼蜂起，不筹剿抚之方，军警学各界，请愿参议院，参议院提出弹劾案，而袁总统绝不之问，私而忘公，坐听故乡之糜烂，是张之咎已无可辞，袁之咎更无可讳矣。于白狼乎何尤？

第二十六回
暗杀党骈诛湖北　讨袁军竖帜江西

却说国会成立以后，就是大借款案，张镇芳案，接连发生，并不见政府有何答复，少慰人意；他如戕宋一案，亦延宕过去，要犯赵秉钧、洪述祖等，逍遥法外，都未曾到案听审。京内外的国民党，统是愤不可遏，跃跃欲动，恨不得将袁政府，即日推倒。奈袁政府坚固得很，任他如何作梗，全然不睬；并且随地严防，密布罗网，专等国民党投入，就好一鼓尽歼。为后文伏笔。相传赵秉钧为了宋案，到总统府中面辞总理，袁总统温言劝慰道："梁山渠魁，得君除去，实是第一件大功，还有天罡地煞等类，若必欲为宋报仇，管教他噍无遗种呢，你尽管安心办事，怕他甚么？"处心积虑，成于杀也。赵秉钧经此慰藉，也觉放下了心，但总未免有些抱歉，所以托病赴津。那国民党不肯干休，明知由老袁暗地保护，格外与袁有隙。两下里仇恨愈深，忽京中来了女学生，竟向政府声明，自言姓周名予儆，系受黄兴指使，结连党人，潜进京师，意欲施放炸弹，击死政府诸公；转念同族相残，设计太毒，因此到京以后，特来自首；并报告运来炸弹地雷硫黄若干，现藏某处。政府闻报，立派军警往查，果然搜出若干军火，并获乱党数名，当命监禁待质；一面由北京地方检察厅，转饬沪上法官，传黄兴来京对质，命令非常严厉，一些儿不留余地。这也是可疑案件，黄兴欲击毙当道，何故遣一女学生，令人不可思议。黄兴自然不肯赴京。南方传讯赵秉钧，北方传讯黄兴，先后巧对，何事迹相类若此。

既而上海制造局，发一警电，说道五月二十九日夜间，忽来匪徒百余人，闯入局中，图劫军械，幸局中防备颇严，立召夫役，奋力抵敌，当场击败匪徒，擒住匪官一名，自供叫作徐企文。看官记着！这夜风雨晦冥，四无人迹，徐企文既欲掩他不备，抢劫军火，也应多集数百名，为什么寥寥百人，便想行险侥幸呢？想是熟读三国演义，要想学东吴甘兴霸百骑劫曹营故事。况且百余个匪徒，尽行逃走，单有首领徐企文却被擒住，这等没用的人物，要想劫甚么制造局。灯蛾扑火，自取灾殃，难道世上果有此愚人么？离离奇奇，越发令人难测。政府闻这警耗，竟派遣北军千名，乘轮来沪，并由海军部特拨兵舰，装载海军卫队多名，陆续到了沪滨，所有水陆人士，统是雄纠纠的身材，气昂昂的面目，又有特简的总执事官，系是袁总统的得力干员，曾授海军中将，叫作郑汝成。下如陆军团长臧致平，海军第一营营长魏清和，第二营营长周孝骞，第三营营长高全忠等，均归郑中将节制，仿佛是大敌当前，即日就要开仗的情形。都是徐企文催逼出来。

过了数天，袁总统又下命令，着将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一体免职，另任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都督事，陈炯明为广东都督，江西与湖北毗连，令副总统黎元洪兼辖。这道命令，颁发出来，明明是宣示威灵，把国民党内的三大员，一律摔去，省得他多来歪缠，屡致掣肘。应二四回。当时海内人士，已防他变，

统说三督是国民党健将，未必肯服从命令，甘心去位，倘或联合一气，反抗政府，岂不是一大变局？偏偏三督寂然不动，遵令解职，江西、安徽、广东三省，平静如常。

惟湖北境内，屡查出私藏军械等件，并有讨贼团，诛奸团，铁血团，血光团等名籍，及票布旗帜，陆续搜出。起初获住数犯，统是被诱愚民，及小小头目，后来始捕获一大起，内有要犯数名，就是刘耀青、黄裔、曾尚武、吕丹书、许镜明、黄俊等人，讯明后，尽行枪毙。未几，在武昌城内，亦发现血光团机关，派兵往捕，该犯不肯束手，齐放手枪炸弹，黑烟滚滚，绕做一团，官兵猝不及防，却被他击死二人，伤了一人。嗣经士兵愤怒，一齐开枪抵敌，方杀入秘室，枪毙几个党犯，有五犯升屋欲逃，又由兵士穷追，打死一名，捉住三名。当下在室内搜出文件关防，及所储枪弹等类，共计四箱，一并押至督署，由黎亲讯，立将犯人斩首。及检阅箱内文据，多半与武汉国民党交通部勾连，就是在京的众议员刘英，及省议员赵鹏飞等，亦有文札往来，隐相联络。黎副总统遂派兵监守国民党两交通部，凡遇出入人员，与往来信件，均须盘诘检查，两部办事人，已逃去一空，几乎门可罗雀了。

既而襄河一带，如沙场、张家湾、潜江县、天门县、岳口、仙桃镇等处，次第生变，次第扑灭。某日，黎督署中，有一妙年女子，入门投刺，口称报告机密，稽查人员，见他头梳高髻，体着时装，足蹑革鞋，手携皮夹，仿佛似女学生一般，因在戒严期内，格外注意，遂先行盘诘一番，由女子对答数语，免不得有支吾情形。稽查员暗地生疑，遂唤出府中仆妇，当场搜检，那女子似觉失色，只因孤掌难鸣，不得不由他按搦。好一歇，已将浑身搜过；并无犯禁物件，惟两股间尚未搜及，他却紧紧拿住，岂保护禁脔耶？经稽查员嘱告仆妇，摸索裤裆，偏有沉沉二物，藏着在内。女子越发慌张，仆妇越要检验，一番扭扯，忽从裤脚中漏出两铁丸，形状椭圆，幸未破裂。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炸弹了。诡情已著，当然受捕，由军法科讯鞫，那女子却直供不讳，自称："姓苏名舜华，年二十二，曾为暗杀铁血团副头目，此次来署，实欲击杀老黎，既已被获，由你处治，何必多问。"倒也爽快。当下押往法场，立即处决，一道灵魂，归天姥峰去了。

嗣又陆续获到女犯两名，一叫周文英，拟劫狱反牢，救出死党，一叫陈舜英，为党人钟仲衡妻室，钟被获受诛，他拟为夫报仇，投入女子暗杀团，来刺黎督，事机不密，统被侦悉，眼见得俯首受缚，同死军辕。实是不值。嗣复闻汉口租界，设有党人机关，即由黎副总统再行遣兵往拿，一面照会各领事，协派西捕，共同查缉，当拘住宁调元、熊越山、曾毅、杨瑞鹿、成希禹、周览等，囚禁德法各捕房，并搜出名册布告等件，内列诸人，或是议员，或是军警，就是从前逃犯季雨霖，亦一并在内，只"雨霖"二字，却改作"良轩"，待由各犯供明，方才知晓。黎副总统乃电告政府，请下令通缉，归案讯办。曾记袁政府即日颁令道：

据兼领湖北江西都督黎元洪电陈乱党扰鄂情形，并请通缉各要犯归案讯办等语。此次该乱党由沪携带巨资，先后赴鄂、武汉等处，机关四布，勾煽军队，招集无赖，约期放火，劫狱攻城扑署，甚至时在汉阳下游一带挖掘盘塘堤，淹灌黄、广等七县，

不惜拚掷千百万生命财产，以逞乱谋，虽使异种相残，无此酷毒。经该管都督派员，在汉口协同西捕，破获机关，搜出帐薄名册旗帜布告等件，并取具各犯供词，证据确凿，无可掩饰。查该叛党屡在鄂省谋乱，无不先时侦获，上次改进团之变，未戮一人，原冀其革面洗心，迷途思返，乃竟鬼蜮为谋，豺狼成性，以国家为孤注，以人命为牺牲，颠覆邦基，灭绝人道，实属神人所共愤，国法所不容。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不获为生灵谋幸福，为寰宇策安全，竟使若辈不逞之徒，屡谋肇乱，致人民无安居之日，商廛无乐业之期，兴念及此，深用引疚。万一该乱党乘隙思逞，戒备偶疏，小之遭荼毒之惨，大之酿分割之祸，将使庄严灿烂之民国，变为匪类充斥之乱邦，谁为致之，孰令听之。本大总统及我文武同僚，将同为万古罪人，此心其何以自白？夷考共和政体，由多数国民代表，议定法律，由行政官吏依法执行，行不合法，国民代表得而监督之，不患政治之不良。现国会既已成立，法律正待进行，或仍藉口于政治改良，不待国会议定，不由国会监督，簧鼓邪词，背驰正轨，惟务扰乱大局，以遂其攘夺之谋，阳托改革之名，其实绝无爱国与政治思想。种种暴乱，无非破坏共和，凡民国之义，人人均为分子，即人人应爱国家，似此乱党，实为全国人民公敌。默念同舟覆溺之祸，缅维新邦缔造之艰，若再曲予优容，姑息适以养奸，宽忍反以长乱，势不至酿成无政府之惨剧不止。所有案内各犯，除宁调元、熊越山、曾毅、杨瑞鹿、成希禹、周览，已在汉口租界德法各捕房拘留，另由外交部办理外，其在逃之夏述堂、王之光、季良轩即季雨霖、钟勖庄、温楚珩、杨子鬯即杨王鹏、赵鹏飞、彭养光、詹大悲、邹永成、岳泉源、张秉文、彭临九、张南星、刘仲州等犯，着该都督民政长将军都统护军使，一体悬赏饬属严拿，务获解究，以彰国法而杜乱萌。此令！

此令一下，湖北各军界，格外严防，按日里探查秘密，昼夜不懈，黎副总统，亦深居简出，非遇知交到来，概不接见，府中又宿卫森严，暗杀党无从施技，只民政长夏寿康，及军法处长程汉卿两署内，迭遇炸弹，幸未伤人，还有高等密探张耀青，为党人所切齿，伺他出门，放一炸弹，几成齑粉；又有密探周九璋，奉差赴京，家中母妻子女，都被杀死，只剩一妹逸出窗外，报告军警，到家查捕，已无一人，但有尸骸数堆，流血盈地，自是防备愈密，查办益严，所有讨贼诛奸铁血血光各团，无从托足，遂纷纷窜入江西。

江西都督一缺，自归黎元洪兼任后，黎因不便离鄂，特荐欧阳武为护军使，贺国昌护民政长，往驻江西。除照例办事外，遇有要公，均电鄂商办。嗣由党人日集，谣言日多。江西省议会及总商会，恐变生不测，屡电到鄂，请黎莅任。这时候的黎兼督，不能离武昌一步，那里好允从所请，舍鄂就赣呢？会九江要塞司令除廷训，连电黎副总统，极言："九江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近闻挟持巨金，来此运动，克期起事，恳就近速派军队，及兵轮到来，藉资镇慑"等语。黎副总统亟遣第六师师长李纯，率师东下，一面密报中央，请再增兵江西，藉备不虞。袁总统即命李纯为九江镇守使，并陆续调遣北

军，分日南下。那知护军使欧阳武，偏电达武昌，声言："赣地各处，一律安靖，何用重兵镇慑？现在北军，分据赛湖、青山、瓜子湖一带，严密布置，断绝交通，商民异常恐慌，请即日撤回防兵，且乞转达中央，务期休兵息民"云云；黎得此电，不禁疑虑交并。这种把戏，一时却看他不懂。只好复慰欧阳，说明陈司令告急，因派李司令到浔，既据称赣省无事，当调李回防，但船只未到，军队未回以前，仍希转饬浔军，并地方商民，毋徒轻信谣言，致生误会为要。这电文甫经发出，不意陈廷训又来急电，说："由湖口炮台报告，前督李烈钧带同外人四名，于七月八日晚间，乘小轮到湖口，会同九十两团，调去工程辎重两营，勒令各台交出，归他占据，并用十营扼住湖口，分兵进逼金鸡鸡台，且有德安混成旅旅长林虎等，亦向沙河镇北进，闻为李烈钧后援。事机万急，火速添兵。"看这数语，与欧阳武所报情形，迥然不同，弄得黎副座莫名其妙。又电诘欧阳武，等他复电，竟有一两日不来。独镇守使李纯，却有急电请示，据言："李烈钧已占住湖口炮台，宣告独立。前代理镇守使俞毅及旅长方声涛、团长周璧阶等，俱潜往湖口，与李联兵，驻扎德安的林虎，亦前应李众，乱机已发，未敢骤退，请训示遵行。"那时江西兼督黎副总统，已经瞧破情形，飞电令李纯留驻九江，毋即回军，复电致政府，详报护军镇守两使情状。政府即严诘欧阳武，欧阳武复电到来，略言："李列钧确到湖口，九十两团，虽为所用，幸两团以外，各处军队，未经全变。现已连日调集南昌，并开两团往湖口，竭力支持，荷蒙知遇，当誓死图报"云云。政府复据情电鄂，黎兼督又是动疑，忽传到讨袁军檄文，为首署名，就是总司令李烈钧，接连列名的，乃是都督欧阳武、民政长贺国昌、兵站总监俞应鸿等，所说大旨，无非是痛骂老袁。黎亦瞧不胜瞧，但就紧要数语，仔细一阅，略云：

> 民国肇造以来，凡我国民，莫不欲达真正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黎阅至此处，将来文掷置案上，暗暗叹道："老袁却也专制，应该被他讥评，但他们却也性急。前年革命，生民涂炭；南北统一，仅隔一年，今又构怨弄兵，无论袁政府根地牢固，一时推他不倒。就是推倒了他，未必后起有人，果能安定全国，徒令百姓遭殃，外人干涉。唉！这也是何苦生事呢！我只知保全秩序，不要卷入漩涡，省得自讨苦吃罢。"好算明见。正筹念间，李烈钧又有私函到来，接连是黄兴、柏文蔚等，也有电文达鄂。黎俱置诸不理，未几，得九江镇守副使刘世钧要电，请催李纯速攻湖口，又未几，得欧阳武通电，说："由省议会公举，权任都督，且指北军为袁军，说他无故到赣，三道进兵，具何阴谋？赣人愤激得很，武为维持大局计，不得不暂从所请"云云。又未几，得李纯急电，已与林虎军开战了。正是：

帷幕不堪长黑暗，萧墙又复起干戈。

欲知李、林两军胜负，容待下回表明。

是回为二次革命之发端，见得正副两总统，内外通筹，联为一体，专防国民党起事。周予儆之自首，得票传黄兴到京，所以抗宋案也；徐企文之攻制造局，得输运陆海军至沪，所以急先着也；赣皖粤三都督，尽令免官，所以报急款之怨，而弱党人之势也。一步紧一步，一着紧一着，此是袁总统无上兵略，而黎副总统即默承之，党人不察，徒号召党羽，散布鄂省，令几个好男女头颅，无端轻送。至图鄂不成，转而图赣，曾亦闻李纯已至，北军南来，要险之区，俱已扼守，尚有何隙可乘耶？或谓三督在位，尚有兵权，何不乘免官令下之时，联合反抗，宣告独立，乃迟至卸职以后，再行发难，毋乃太愚。是不然。袁政府既能撤除三督，宁不能防备三督？三督正因老袁之注意，姑为此寂然不动，遵令解职，待事过境迁，乃跃然而起，掩其不备。彼以为老袁已弛戒心，而谁料老袁之防，转因此而益切。十里埋伏，专待项王。袁之计何其巧乎？故予谓周予儆、徐企文辈，实皆受袁之指使，试悉心钩考之，当知予言之非诬矣。

第二十七回
战湖口李司令得胜 弃江宁程都督逃生

却说旅长林虎，本与李烈钧同党，李至湖口，早已暗招林虎，令率军前来援助。林即率众北行，逾沙河镇，直赴湖口。偏被九江镇守使李纯，派兵堵住。至此见李纯一军，实是要着。李烈钧明知李纯前来，是个劲敌，早运动欧阳武，迫他撤回。李纯不肯回师，更兼北京政府，及武昌黎兼督，都饬他留驻防变，所以养兵蓄锐，专待林虎到来，与他角斗。林虎既到湖口，怎肯罢休，便直逼李纯军营，开枪示威，李纯手下的兵弁，已是持枪整弹，静候厮杀，猛闻枪声隆隆，即开营出击。两下交战多时，不分胜负，各自收兵回营，相持不退。当由李纯分电告警，越日，即电传袁总统命令云：

前据兼领湖北江西都督事黎元洪，先后电称："据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电，因近日乱党挟带巨资，前来九江湖口，运动煽惑，约期举事，恳请就近酌派军队，赴浔镇慑，即经派兵前往；嗣据江西护军使欧阳武电阻，已谕令前往军队预备撤回各营等语；兹又据黎兼督暨镇守使李纯，先后电陈，李烈钧带同外国人四名，于本月八号晚乘小轮到湖口，约会九、十两团团长。调去辎重工程两营，勒令各台交出，归其占领，以各营扼扎湖口，遍布要隘，分兵进逼金鸡炮台。德安之混成旅，并向沙

河镇进驻。该镇南之赣军队，突于十二日上午八点钟开枪向我军进攻，且以湖口地方，宣布独立等情”，阅之殊深骇异。李烈钧前在江西，拥兵跋扈，物议沸腾，各界纷纷吁诉，甚谓李烈钧一日不去，赣民一日不安。本大总统酌予免官，调京任用，所以曲为保全者，不为不至。且为赣省计，深恐兴师问罪，惊扰良民，故中央宁受姑息之名，地方冀获敉安之庆。不意逆谋叵测，复潜至湖口，占据炮台，称兵构乱，谓非背叛民国，破坏共和，何说之辞？可见陈廷训电称运动煽惑，约期举事，言皆有据。似此不爱国家，不爱乡土，不爱身家名誉，甘心叛逆，为虎作伥，不独主持人道者所不忍言，实为五大民族所共弃。值此边方多故，应付困难，虽全国协力同心，犹恐弗及，而乃幸灾乐祸，倾覆国家，稍有天良，宁不痛愤？李烈钧应即褫去陆军中将并上将衔，着欧阳获军使及李镇守使设法拿办，其胁从之徒，自愿解散，概不深究，如或抗拒，则是有心从逆，定当痛予诛锄。并着各省都督民政长，剀切晓谕军发，共维秩序，严加防范。本大总统既负捍卫国民之职任，断不容肇乱之辈，亡我神州。凡我军民，同有拯溺救灾之责，其敬听之！此令。

李纯阅罢，当将命令宣示军士，军士愈加愤激，即于是日夜间，磨拳擦掌，预备出战。到了天晓，一声令发，千军齐出，好似排山倒海一般，迫入林虎军前。林虎亦麾军出迎，你枪我弹，轰击不休，自朝至午，尚是死力相搏，两边共死亡多人，林军伤毙尤众。看看日将西昃，李军枪声益紧，林军子弹垂尽，任你著名闽中的林虎，也不能赤手空拳，亲当弹雨，只好下令退兵。这令一下，部众慌忙回走，遂致秩序散乱，东奔西散，好似风卷残云，顷刻而尽。李纯督军追了一程，方才回营，当即露布告捷，时袁总统已任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整队南下，来助李纯，归黎副总统节制，并命为宣抚使，与欧阳武等妥筹善后事宜。欧阳武已自做都督，岂老袁尚在未知？黎闻此令，当将欧阳武情状，据实电达中央，袁总统又下通令道：

共和国民，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因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此次派兵赴浔，迭经本大总统及副总统一再宣布，本末了然。何得信口雌黄，藉为煽乱营私之具？今阅欧阳武通电，竟指国军为袁军，全无国家观念，纯乎部落思想，又称蹂躏淫戮，庐墓为墟等情，九江为中外杂居之地，万目睽睽，视察之使，络绎于途，何至无所闻见？陈廷训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职，堂堂正正，何谓阴谋？孤军救援，何谓三道进兵？即欧阳武蒸日通电，亦云李烈钧到湖口，武开两团往攻等语，安有叛徒进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该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岂陈廷训、刘世均，近在九江之电不足凭，而独以欧阳武远在南昌之电为足信？岂赣省三千万之财产，独非中华民国之人民？李

纯所率之两团，独非江西兼督之防军？欧阳武以护军使不足，而自为都督，并称经省会公举，约法具在，无此明条；似此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欲欺天下人民，谁其信之？且与本大总统防乱安民之宗旨，与迭次之命令，全不相符。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独我无辜之良民，则奔走流离，不知所届，本大总统心实痛之。若非看到后来，则此等命令，真若语语爱民。本大总统年逾五十，衰病侵寻，以四百兆人民之付托，茹苦年余，无非欲黎民子孙，免为牛马奴隶，此种破坏举动，本大总统在任一日，即当牺牲一切，救国救民。现在正式选举，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至以兵力攘权利。总统已是囊中物，安得不争？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由总统过渡，即成皇帝，安得谓无权利？副总统兼圻重任，经本大总统委托讨逆，责有攸归，或乃视为鄂赣之争，尤非事实。仍应责成该兼督速平内乱，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视中华民国为一人一家之事，毋视人民代表为可有可无之人。你不如此，谁敢如此？我五大族之生灵，或不至断送于乱徒之手。查欧阳武前日电文，词意诚恳，与此电判若两人，难保非佥壬挟持，假借民意，俟派员查明，再行核办。此令！

令甲迭下，战衅已开，林虎军已经败走，李烈钧尚据湖口。段芝贵率兵南下，会同李纯军，一同进攻。黎副总统又拨楚豫、楚谦、楚同各兵舰，共赴九江，且委曹副官进解机关炮八尊，快枪五十支，子弹十万粒，径达军前，接济军需。看官！你想湖口一区，并非天险，李烈钧孤军占据，随在可危，怎禁得袁黎交好，用了全力搏狮的手段，与他对待呢。李烈钧自取败征。黄兴、柏文蔚、陈其美等，急欲援应李烈钧，分头起事。黄图江宁，柏图安徽，陈图上海，为牵制袁军计，当湖口交战这一日，黄兴已自上海到浦口。运动江宁第八师，闯入督署，胁迫程德全，即日独立，手中各执后膛枪，矗立如林，声势汹汹，嚣张的了不得。程德全未免心慌，但又无从趋避，只好按定心神，慢腾腾的走将出来问明何事。军士举了代表，抗言袁违约法，迹同叛国，应请都督急速讨袁，驱除叛逆等语。程德全迟疑半晌，方道："诸君意思，亦是可嘉，但也须计出万全，方好起事。目下尚宜静待哩。"言未已，蓦见有一革命大伟人，踉跄趋入，竟至程都督前，跪将下去，程都督猝不及防，还疑是一时看错，仔细一瞧，确是不谬，当即折腰答礼。看官道来人为谁？就是前南京留守黄兴，突如其来。两人礼毕起来，方由程督问明来意。黄兴一面答话，一面流泪，无非是决计讨袁的事情。欲为伟人，必须具一副急相。程督暗想，我今日遇着难题了，不允不能，欲允又不可，看来不如暂时让他，待我避至沪上，再作区处。计划已就，便对黄兴道："克强先生，有此大志，不愧英雄。但史弟自惭老朽，眼前且有小恙，不能督师，这次起事，还是先生在此主持，我情愿退位让贤，赴沪养疴哩。"黄兴闻了此言，恰也心喜，假意的谦逊一回。至程德全决意退让，便直任不辞。程遂返入内室，略略摒挡行李，带了卫队数名，眷属数名，竟与黄兴作别，飘然而去。跳出是非门，最算聪明。黄兴便占居督署，总揽大权，除宣布独立外，凡都督应行事件，均由黄一手办理。陈其美、柏文蔚等，闻兴已经得手，随即独立。陈在上海设立司令部，悬帜讨袁，柏由上海至临淮

关，亦张起讨袁旗来。又是两路。又有长江巡阅使谭人凤，及徐州第三师师长冷遹，均有独立消息，警报与雪片相似，纷达北京。袁总统即任张勋为江北镇守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并特派直隶都督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兼江淮宣抚使，指日南行。又恐两议院国民党员，导入党人，扰及都门，因特召卸任总理赵秉钧，命为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陆建章为副，防护京师。前情后案，一笔勾销，赵秉钧又可出头。适程德全到沪，电达京师，报称江宁被逼情形。袁总统即指令程德全道：

据国务院转呈江苏都督程德全十七日电称："十五日驻宁第八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旧病剧发，刻难撑拄，本日来沪调治。"又应德闳电称："率同各师长移交都督府"等语。该都督有治军守土之责，似此称病弃职，何以对江苏人民？姑念该都督从前保全地方，舆情尚多感戴，此次虽未力拒逆匪，而事起仓猝，与甘心附逆者，迥不相侔。应德闳因事先期在沪，情亦可原。该逆匪等破坏性成，人民切齿，现在江西、山东两路攻剿，擒斩叛徒甚多，湖口指日荡平。张勋前队已抵徐州，着程德全、应德闳，即在就近地方，暂组军政民政各机关行署；并着程德全督饬师长章驾时等，选择得力军警，严守要隘，迅图恢复。一面分饬各属军警，暨商团民团，防范土匪，保护良民。该都督民政长职守攸关，务当维系人心，毋负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本旨。一俟大兵云集，即当救民水火，统一国家。该都督民政长，尚有天良，其各体念时艰，勉期晚盖！此令。

程、应两人，接到此令，就在上海租界中，暂设一个临时机关，办理事件。越宿即有江宁传来急报，南京四路要塞总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长蒲鉴、要塞掩护第二团教练官程凤章等，统被黄兴杀死。程应复联衔电达，袁总统即命将黄兴所受职位，一概褫去，连柏文蔚、陈其美二人，亦照例褫夺。并饬冯国璋、张勋两军，赶即赴剿，又有通令一道云：

前南京留守黄兴，自辞卸汉粤川路督办后，回沪就医，本月十二日，忽赴南京第八师部，煽惑军队，迫胁江苏都督程德全，同谋作乱。程德全离宁赴沪，黄兴捏用江苏都督名义，出示叛立，自称讨袁军总司令，其与湖口李逆烈钧电，有"江苏宣布独立，足为公处声援"之语。又迭派叛军攻击韩庄防营，遣其死党柏文蔚，盗兵临淮，陈其美图占上海，唆使吴淞叛兵，炮击飞鹰兵舰，在宁戕杀要塞总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长蒲鉴，要塞掩护团教练官程凤章等多人，并在沪声言外人干涉，亦所不恤，必俗破坏民国，糜烂生民而后快。逆迹昭著，豺虎之所不食，有昊之所不容。查黄兴亡命鼓吹，本以改良政治为名，乃凶狡性成，竟于已经统一之国家，甘心分裂，自南京留守取消以后，屡遣叛徒，至武汉起事不成；又遣暗杀党至京行刺被获，侵蚀南京政府公款，以纠合暴徒，私匿公债票数百万，派人运动各省军队，政府虽查获证据，未经宣布，冀其良心未死，或有悔悟迁善之一日，乃政府徒蒙容忍

之名，地方已遭蹂躏之祸，该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等，明目张胆，倒行逆施，各处商民，怨恨切骨，函电纷纷，要求讨贼。比闻金陵城内，焚戮无辜，又霸占交通机关，敲诈商人财物，草菅人命。因一己之权利，毒无限之生灵，播徙流离，本大总统恻然心痛，凡我军民怒目裂眦，着冯国境、张勋迅行剿办叛兵，一面悬赏缉拿逆首。其胁从之徒，有擒斩黄兴以自赎者，亦予赏金。自拔来归者，勿究前罪。本大总统但问顺逆，不问党类，布告远迩，咸使闻知。

是时冯国璋、张勋等，奉令登程，先后南下。张勋越加奋勇，星夜向徐州进发，他因辛辛亥一役，被南军驱出南京，时时怀恨，此次公报私仇，恨不得插翅南飞，把一座金陵城，立刻占住。一到韩庄，正与黄兴派来的宁军，当头遇着，他即麾令全军，一齐猛击，宁军也不肯退让，枪炮互施。两军酣战一昼夜，杀伤相当，恼动了张勋使，张勋已加勋位，故称勋使。怒马出阵，自携新式快枪，连环齐放，麾下见主将当先，那一个还敢落后？顿时冲动宁军，奋杀过去。宁军气力渐疲，不防张军如此咆哮，竟有些遮拦不住，渐渐的退倒下来。阵势一动，旗靡辙乱，眼见得无法支持，纷纷败走。张勋追至利国驿，忽接到邮信一函，展开一阅，内云：

张军统鉴：江苏、江西，相率独立，皆由袁世凯自开衅端，过为已甚。三都督既已去职，南方又无事变，调兵南来，是何用意？俄助蒙古，南逼张家口，外患方亟，彼不加防，乃割让土地与俄，而以重兵蹂躏腹地，丧乱国民，破坏共和，至于此极，谁复能堪？刀江首抗袁军，义愤可敬，一隅发难，全国同声。公外察大势，内顾宗邦，必将深寄同情，克期起义。呜呼！世凯本清室权奸，异常险诈，每得权势，即作奸慝。戊戌之变，尤为寒心。前岁光复之役，复愚弄旧朝，盗窃权位，继以寡妇可欺，孤儿可侮，既假其名义以御民军，终乃取而代之。自入民国，世凯更无忌惮，阴谋满腹，贼及太后之身，贿赂塞途，转吝皇室之费。世凯不仅民国之大憝，且为清室之贼臣，无论何人，皆得申讨。公久绾军符，威重宇内，现冷军已在徐州方面，堵住袁军，公苟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则袁军丧胆，大局随定，国家再造，即由我公矣。更有陈者：兴此次兴师，惟以倒袁为目的，民贼既去，即便归田。凡附袁者，悉不究问。军国大事，均让贤能。兴为此语，天日鉴之。临颖神驰，伫望明教。江苏讨袁总司令黄兴叩。

张勋阅毕，把来书扯得粉碎，勃然道："我前只知有清朝，今只知有袁总统，什么黄兴，敢来进言？混帐忘八！我老张岂为你诱惑么？"确肖口吻。遂命兵士暂憩一宵，明日下令出战。到了晚间，忽由侦卒走报，徐州第三师冷遹，来接应叛军了。张勋道："正好，正好，我正要去杀他，他却自来寻死了。"小子有诗咏张勋道：

奉令南行仗节旄，乃公胆略本粗豪。

从前宿忿凭今泄，快我恩仇在此遭。

欲知此后交战情形，且至下回续叙。

李烈钧发难江西，已落人后，黄兴、柏文蔚、陈其美等，更出后着，如弈棋然，彼已布局停当，而我方图进攻，适为彼所控制耳。袁恐九江之乱，先遣李纯以镇之，防上海之变，更派邓汝成以堵之，张勋扼江北，倪嗣冲守皖北，已足制党人之死命；加以段芝贵、冯国璋之南下，为夹击计，前可战，后可守，区区内讧，何足惧耶？且所遣诸人，无一非心腹爪牙，而又挟共和之假招牌，保民之口头禅，笼络军民，安有不为所欺者？彼李烈钧、黄兴、柏文蔚、陈其美等，威德未孚，布置未善，乃欲奋起讨袁，为第二次之革命，适足以取败耳。惟程德全之弃江宁，尚为袁所不料，袁于此亦少下一着，袁殆尚有悔心乎？

第二十八回
劝退位孙袁交恶　告独立皖粤联镳

却说徐州第三师师长冷遹，闻宁军败退利国驿，忙调兵赴援，凑巧与张勋相遇。当下交战一场，还没有什么损失，不意总兵田中玉，引济南军来助张勋，两路夹攻，杀得冷军左支右绌，只好弃甲曳兵，败阵下去。张田合兵追赶，正值徐州运到兵车，在利国驿车站下车，来援冷遹，冷遹回兵复战，又酣斗多时，才将张、田两军击退。张军田军，分营驿北，冷遹收驻驿南。次日张勋军中，运到野炮四门，即由张勋下令，向冷军注射，这炮力非常猛烈，扑通扑通的几声，已将冷营一方面，弹得七零八落，冷遹还想抵敌，偏值一弹飞来，不偏不倚，正中胁前，那时闪避不及，弹已穿入胁内，不由的大叫一声，晕倒地上；经冷军舁了就逃，立即四散。张勋见冷营已破，方令停炮，所有驿南一带，已经成为焦土，连车站都被毁去。当由张军乘胜直进，竟达徐州，徐城内外，已无敌踪，一任老张占住。辫帅大出风头。

这时候的九江口，北兵大集，宣抚使段芝贵，与李司令纯会商，用四面合攻计策，包围湖口，一面出示招抚，劝令叛军归诚，不念既往。李烈钧孤军驻着，几似身入瓮中，非常危险，好几次出兵进击，统被北军杀败，团长周璧阶，见势已危急，竟向北军投诚，烈军愈加惶迫，飞向各处乞援。宁沪一带讨袁军，方公举岑春煊为大无帅，欲藉岑老三宿望，号召各省，从速响应，岑模棱两可，起初欲由沪赴宁，嗣闻徐浔两处，均已失败，也弄得进退两难。多入旋涡。国民党首领孙文，恐党人一败，无从托足，亦思借前此重名，怂恿各省独立，当有通电拍发道：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江西事起，南京各处，以次响应，一致以讨袁为标帜，非对于国家而脱离关系，亦非对于北方而睽异感情，仅欲袁氏一人，辞大总统之职，并不惜牺牲其生命以求达之。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身。闻袁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夫使袁氏而未违法，东南此举，谁为左袒？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且即使袁氏于所谓违法，有以自解，亦决不至人民反对，遍六七省；人民心理之表现，既已如是，为公仆者，即使自问无愧，亦当谢职以平众怒。微论共和政体，即君宪国之大臣，亦不得不以人民好恶为进退。有如去年日本桂太郎公爵，以国家柱石，军人领袖，重出而组织内阁，只以民党有所不满，即翛然引去，以明心迹。大臣风度，固宜如是，何况于共和国之人民公仆，为人民荷戈以逐，而顾欲流天下之血，以保一己之位置哉！使袁氏而果出此，非惟贻民国之祸，亦且腾各国之笑。回忆辛亥光复，清帝举二百余年之君位，为民国而牺牲，当时袁氏实主其谋，亦以顾念大局，不忍生灵久罹兵革，安有知为人谋而不知自谋者？更忆当时，文受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承乏临时大总统，闻北军于赞成共和之际，欲举袁氏以谋自安，文即辞职，向参议院推荐袁氏，当时固有责文徇国民之意，而不顾十七省人民付托之重者。然文之用心，不欲于全国共和之时，尚有南北对峙之象，是以推让袁氏，俾国民早得统一。由是以观，袁不宜藉口于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可断言矣。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使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返顾。临电无任迫切之至！孙文叩。

又电致袁总统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弟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军民，荷戈而起，众口一词，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姑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云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之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

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此时，迄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拚？杀一不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孙文叩。

看官！试想这袁总统世凯，是想把中华民国，据为一人的私产，子孙万代，世世传将下去，岂肯中道退位，听那孙文的言语！况且赣徐告捷，民党失败，正好乘此机会，将这等反对人物，一古脑儿驱杀出去，他好威福自专，造成一个大袁氏帝国。孙文、黄兴等人无权无势，硬想与他作对，转弄成螳斧挡车，不自量力，区区几百个电文，济甚么事？反足令老袁暗笑呢。果然电文一达，威令重来，撤销孙文筹办铁路全权，此外不置一词。好似不值答复。还有蔡元培、汪兆铭、唐绍仪等，冒冒失失，也电请老袁退位，袁总统乃答辩数语，略言："按照约法，及所宣誓言，须待正式总统选定，始能退位，不能照三数人私见，冒昧行事。"旋复下一通令，洋洋洒洒，约一二千言，小子因他言不由衷，不愿详录。但记得文中要语，很有几句好笔仗，大致谓："受事之日，父老既以此完全统一国家，托诸藐躬。受代之时，藐躬当以此完全统一国家，还诸父老。是用雪涕誓师，哀矜执讯，岂用黩武？实以完责。一俟凶慝荡平，国基奠定，行将自劾以谢天下"等语。大众见此通令，总道他语语真诚，言言痛切。而且正式总统，未知谁人？民国初造，元气未复，孙、黄等无端发难，酿成南北战争，甘为戎首，真是何若？所以一般人士都望这次乱事，迅速荡平，各省都督，也多詈孙、黄为乱党，李烈钧、柏文蔚等为国贼，情愿荷戈前驱，为袁效力，比那辛亥革命，直不啻天渊远隔呢。大家都睡在鼓中。

惟安徽署督孙多森，接到江宁独立消息，颇为骇异，寻复得下关来电，谓："宁已独立，公自忖无军事学识，可将都督一席，仍让柏公。公如无反对意思，尚可公认为省长"云云。当下密电江宁，探问虚实。嗣得电复，果属确凿，并劝令即日独立。乃请省议会议长，及各军官到公署集议。大众以宁皖相连，宁既生变，皖先当灾，不如随声附和，维持现状为是。孙本袁总统心腹，到了这个地步，亦拿不住一定主意，只好说是未曾统军，不便督师，众议推师长胡万泰为都督，孙仍任民政长，宣布独立，并任宪兵营长祁耿寰，为讨袁总司令，芜湖旅长龚振鹏，且先日揭独立旗，脱离中央关系，龚本瞧不起孙、胡，所以省城尚未独立，他先独立起来。但皖省财政奇绌，饷项无着，芜湖独立，名义上虽是讨袁，心目中却是要钱。兵老爷致治不足，扰乱有余，吾为民国一叹。探得大通督销局，所存盐款，不下数十万金，便乘着黑夜，拔营尽起，齐向大通进发。督销局中的办事人员，已都到黑甜乡里，去做好梦，一声炮响，局门洞开，芜兵明火执仗，一拥而

入，吓得全局司事，从睡梦中惊醒，只在被窝里乱抖，不知是什么盗贼。那芜兵却不要人物，专要金银，四处寻觅，得了一个铁箱，立即打开，里面藏着，却有一大束钞票，几十包银圆，喜得芜兵眼笑眉开，你抢我夺，不到几分钟，已是搬得精光，呼啸一声，陆续出局。到了局外，忽有营兵前来拦截。差不多有二三百名。芜兵钱财到手，兴致勃然，当下勇气百倍，把手中所携的快枪，，一齐放出，击死来兵一大半。有几个脚长寿长的，急奔了去。芜兵方扬长回营。原来大通督销局附近，本有一营兵防守，骤闻局中有变，急来救护，那知吃了一场大亏，冤冤枉枉的丧了若干性命，只剩了几十人，逃回省中，报明孙、胡两人，省城兵备本虚，骤闻此警，惶急万分，孙又不愿独立，自思身入阱中，性命难保，不如赶紧逃避，乃剃发易服，步行出城，想是从曹阿瞒处学来。竟乘兵舰下驶去了。胡万泰闻孙失踪，也是立脚不牢，索性也背人私逃。省城无主，越加扰乱，经军商学各界会议，暂推祁耿寰护理都督，兼民政长。祁恐人心不服，遍贴通告，只说是奉柏总司令所委，暂行代理。甫经接印视事，已有旅长柴宝山出来反抗。祁知不为众所容，也即逃去。

柴宝山等，正议改推都督，忽报柏文蔚到来。胡万泰亦随柏回省，乃出城欢迎，导柏入城。柏本在临淮关，自闻省城鼎沸，乘势南下，途次适遇胡万泰，遂相偕同行。一入省城，遂自任都督，兼掌民政长，调集军队，抵抗北军。孙多森逃至上海，电告北京。略称："被逼离皖，恳即另任都督，讨平乱党。"袁总统即将讨皖事务，责成倪嗣冲。倪是老袁旧部，自然奋力报效。督兵进攻去了。

安徽以外，又有粤东都督陈炯明，亦响应宁、皖、赣各军，宣告独立。陈炯明本与孙、黄同党，闻黄兴已实行讨袁，即亲赴议会，演说袁总统罪状，拟即日出师北伐等语。议会中尚依违两可，不甚赞同。陈炯明勃然大怒，竟拔佩刀出鞘，掷置案上，声言不肯用命，立杀无赦。议员等被他一吓，那个敢轻试刀锋，只好唯唯从命。炯明回署，即自称粤总司令，派兵往宁、赣等处，援助黄兴、柏文蔚等。但因兵饷缺乏，迫令远近商人助饷，各商锱铢必较，怎肯无故出钱，畀他弄兵逞志？遂陆续电达政府，请速发兵南征，保救商民。袁总统遂命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乃弟龙觐光为副。两龙本驻扎粤边，就近派剿，较为便捷，一面下一通令道：

> 迭据新加坡槟榔屿侨商，广州总商会，香港澳门各政党各行业商民人等，屡电称："本月十八月，都督陈炯明在议会拔刀，威逼议员，宣告独立，乞派兵挽救，速讨逆贼"等语。情形迫切，众口一词。广东经兵燹之后，疮痍未复，迭饬各师旅长等，严守秩序，保卫地方。不意陈炯明狼子野心，背国叛立，粤人水深火热，泣血椎心，披阅电文，不忍卒读。各该商民深明大义，任侠可风。陈炯明祸国祸乡，竟敢通电各省，措词狂悖，罪不容诛，应即褫去广东都督职官，并撤销陆军中将暨上将衔，着龙济光饬各师旅长，派兵声讨，悬赏拿办。其被胁之徒，但能立功自拔，概勿深究！此令。

此外还有湖南、福建二省亦相继独立。湖南都督谭延闿，福建都督孙道仁，本持中立态度无意决裂，怎奈军界欲起应孙、黄，同时胁迫。湖南举师长蒋翊武为总司令，福建举师长许崇智为总司令，害得谭孙两督，无法可施，只好暂时从众，也张起讨袁旗来。最后是重庆师长熊克武，亦宣示独立，正是：

彼让此争徒自扰，南征北讨几时休。

以上所述，独立的省份，计不下五六省，袁政府遣兵派将，日夕不遑，倒也忙碌得很。欲知成败，且看下回。

语有云："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孙文之劝袁退位，毋乃贻失言之讥乎？袁氏野心勃勃，宁肯退位？彼方为一网打尽之谋，而孙实堕其术，徒令撤销全权，目为乱党，假使袁氏后日，效曹操之欲为周文王，不思南面称帝，则假面目终未揭破，孙、黄遁逃海外，终为民国罪人，几何而不为天下笑也。柏文蔚、陈炯明辈，亦未免躁率取殃，意气之不可用事也如此。前车覆，后车鉴，愿执此书以告来者。

第二十九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陈其美战败春申江

却说袁政府派兵南下，首先注意是宁、赣两路。李烈钧已入围中，虽有欧阳武等遥应南昌，已被北军遮断，宣抚使段芝贵及总司令李纯步步进逼，还有陆军中将王占元，及海军次长汤芗铭，会同水陆各军同时进攻。旅长马继增、鲍贵卿等，奉段芝贵等派遣，分道攻击。马军从新港一带，率兵猛进，连夺要隘，占领灰山。湖口西炮台，忙开炮轰击马军，马军仗着锐气，直薄炮台，前付后继，冒烟冲突，又有外面军舰，连放巨炮，终将炮台轰破，守台各兵，除倒毙外，尽行逃去，马军遂占住西炮台。鲍军由海军掩护，从官牌夹渡，至湖口东岸，与李烈钧部众激战，大获胜仗，乘热进据钟山，扑攻东炮台。可巧西炮台攻毁，东炮台知不可守，立即溃散。李烈钧势穷力蹙，遂弃了湖口，乘舟逸去。总计李烈钧起事，偶得偶失，先后不过十多日，湖口一带，已完全归入北军了。袁总统闻捷大喜，即发犒赏银十万元，赍交段芝贵量功颁赉；并称："天不佑逆，人皆用命，得此骤胜。恐是天夺之鉴，并非助彼除敌。并饬悬赏缉获李烈钧，所有商民，应责成段芝贵设法安抚，以副救民水火的本旨。满口仁慈。又因陆军少将余大鸿、参谋汤则贤，前时奉公至赣，

道经湖口，为李烈钧部将何子奇所拘，一并杀害，投尸江流，应特别抚恤，并在受害地方，建祠旌忠。”云云。段芝贵等自然照办，一面从湖口南下，往捣南昌去讫。

这时候的沪军总司令陈其美，已连攻制造局，三战三北，纷纷退至吴淞口，原来江宁独立，传檄各属，陈其美同时响应，已见上文。外如松江军队，蠢然思逞，即推钮永建为总司令，招添新军，挑选精壮，派统领沈葆义、田嘉禄等为师团各长，先行开往沪南，与北军决战。一到龙华，即在制造分厂门外，开了一阵排枪，先声示威，嗣即整齐军队，陆续进厂，厂中没人抗拒，当由松军检点火药子弹等箱，贴上封条，并在厂前高悬白旗，嘱令厂长等严加防守，即刻拔队赴沪。

制造局督理陈榥，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正接黄兴急电，请调北军离局，免致开衅，当已据实电达北京，请示办理。忽闻龙华药厂又被松军占领，顿露惊慌景象，所有全局办事员及工匠役夫等，走避一空。陈督理与李总司令筹商，急切不得良法，可巧郑汝成到来，见这情形，遂向李鼎新道：“此处警卫全军，大总统本责成海军总司令完全节制，现在枪械均足，又有兵舰驻泊，足资防守，应该如何对付，当由总司令发布命令，未便一味游移。”李鼎新迟疑半晌，方道：“昨已电达政府，请示办理了。”郑汝成又道：“依愚见想来，政府命公留此，当然要公防护，就是汝成奉命前来，也应助公一臂，何必待着复电，再行筹备。明日有了复音，当不出我所料。”李鼎新复道：“兵不敷用，奈何？”汝成道：“不瞒公说，我已有电到京，请速派兵到此，尽可无虑。”李鼎新尚是愁容满面，只恐缓不济急。汝成又道：“昨日沪上领事团，已有正式通告，无论两方面如何决裂，不能先行动手，否则外人生命财产，应归先行开战一方面，担任保险。我处有此咨照，那边应亦照行，想一时不致打仗，不过有备无患，免得临时为难。”李鼎新尚是踌躇，汝成不觉急躁道：“汝成今日与公定约，公守军舰，我守这局，若乱党来攻，我处对敌，公须开炮相助。成败得失，虽难逆料。但能水陆同心，未必不操胜着呢。”历叙郑汝成谋划，确是有些智略，故二次革命之平定，当以江西李纯，上海郑汝成为首功。但为袁尽力，还是有掩盛名。李鼎新方才欣允，彼此约定，李即到海筹军舰中，自行筹备，这且慢表。

且说陈其美树帜讨袁，就在上海南市，设一总司令部办事机关，所有旧部人员，次第到来，分任职务。且四处发出通告，遍贴街衢，大旨以起兵讨袁，义不得已，在沪商民，一应保护，并饬各营约束军队，严查匪类。另颁六言告诫，申定斩首等律，揭示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华界人民，多数搬入外国租界，期避兵锋，吴淞炮台官姜文舟，也受陈怂恿，宣布独立，划定战线，照会外国领事，一切军舰商舶，不得在战线内下碇，无论何人，亦不得入战线以内，战祸将开，风声日紧。至松军一到，自龙华药厂起，至日晖桥止，悉数布置，遍地皆兵。陈其美复商同商会董事李平书，令为保安团长，以王一亭为副，管理民政，保卫自安。上海城内各公署，无兵无饷，怎敢反抗陈其美，只好随声附和，独存郑汝成驻守制造局及海军各舰，不受陈其美运动。北军逐日南来，统在局内屯驻，听郑汝成节制，局中原有的巡警卫队，俱被汝成遣出，免得生变。陈其美闻这消息，料他是个好手，不便轻敌，即与李平书、王一亭熟商，拟出三万金贶送北军，教他让给制造局。李平书本与郑汝成相识，便把这副担子，挑在自己身上，邀同王一亭往

制造局，入见郑汝成，略说："北军兵单孤立，南军四路合围，眼见这制造局，要被南军夺去。平书为息战安民起见，已与陈其美商洽，愿馈北军三万金，统为赆仪，劝他北返。"说至此，猛听得一声呵叱道："我郑汝成奉大总统命令，来守此局，你奉何人命令，敢来逐我出境？我若不念旧交，先将你的头颅，枭示局门，为叛党鉴。混帐糊涂，快与我滚出去罢！"李、王两人，碰了这个大钉子，不禁面目发赤，仓皇退出，返报陈其美。陈乃决意开战，调集南军，拟专攻制造局，可巧驻宁福字营司令刘福彪，将部众编作敢死队，带领至沪，与陈其美晤商，愿为攻击制造局的先锋。其美大喜，即令为冲锋队。还有镇江军，上海军，及驻防枫泾的浙江军，一古脑儿凑将拢来，约有三四千人。镇、沪两军，本无叛志，因黄兴借着程督名义，调拨该军，不得不奉命来前。浙江本未独立，所派枫泾防兵，实是防御沪党，不意为陈其美买通，也拨遣一队，助攻制造局。再加松江钮永建军，福字营的敢死队，共计得七千五百人，于七月二十二日夜间，由总司令陈其美发令，一律会齐，三路进攻，一攻东局门，一攻后局门，一攻西栅门。东局门最关紧要，即用敢死队猛扑过去。先放步枪一排，继即抛掷炸弹，蜂拥前进。局中早已预备，即开机关枪对敌，敢死队也用机关枪击射，相持不退。局内复续发步枪，继以巨炮，响震全沪，会西栅门外，又复起火，后局门外，亦起枪声，郑汝成分军堵御，连击不懈。正在两军开战的时候，海筹军舰的李司令，遵约开炮，向东西两面轰击，东轰镇军，西轰浙军，大半命中，镇、浙两军，本无斗志，立即溃散。只有松军沪军，及敢死队数百名，尚是死抗，未肯退回。转瞬间天已黎明，北军运机关炮过山炮等，一齐开放，松、沪军始不能支，逐渐退去。北军出局追击，因敢死队乱掷炸弹，异常猛烈，才停住不追。敢死队却自死了多人，总计敢死队六百五十名，战了一夜，伤亡了一大半。刘福彪大呼晦气，闷闷不已。

到了晚间，由吴淞炮台官姜文舟，拨调协守炮台的镇江军一营，到了上海，又由陈其美下令，再攻制造局，各军仍然会集，依了老法儿，三路并进，连放排枪，北军并不还击，直待敌军逼近，方将枪炮尽行发出，打得南军落花流水，大败而逃。刘福彪气愤填胸，当下收集溃兵，休息数小时，至二十四日午后，运到机关大炮，猛攻制造局。北军亦开炮还击，福彪冒险直进，不防空中落下一弹，穿入左臂，自觉忍痛不住，只好逃往医院，向医求治去了。部下的敢死队，只剩了一二百人，无人统辖，统窜至北门外，北门地近法界，安南巡捕，奉法总巡命令，严行防守，偶见败军窜入，即猛放排枪一阵，把他击回，转入城内，抢劫估衣等店数家，由南码头凫水逃生，慌忙逸去。敢死队变作敢生队。

是日，有海舰一艘入口，满载华人，仿佛似铁路工匠模样，及抵沪登岸，统入制造局，外人才知是北军假扮，混过吴淞。局中得此生力军，气势愈盛。惟松军司令钮永建，迭接败报，即亲率部众二千名，直至沪南，郑汝成闻有松军续到，索性先发制人，立派精锐五百名，出堵松军。两下相见，无非是枪炮相遗。奋斗多时，互有伤亡，惟北军系久练劲旅，枪无虚发，松军渐觉不支，向西退去。北军方拟追袭，忽由侦卒走报，后面又有叛党来攻，乃急急回军，退入西栅，松军返身转来，复向西栅攻击，北军严行拒守。既而后面又迭起炮声，有一千余人新到，夹攻制造局。看官道此军何来？乃是讨袁总司

令陈其美，由苏调来的第三师步兵，他由闸北河道，坐驳船到沪，随带机关枪炮，却也不少，所以一到战地，即枪炮迭施，隆隆不绝。北军并不与敌，只有海军舰上，开炮相击，亦没有甚么猛烈。苏军大胆前进，甫逼局门，不料背后猝闻巨响，回头一望，弹来如雨，不是击着面部，就是击着身上，接连有好几十人，中伤仆地。苏军料知中计，急忙退避。时已昏暮，月色无光，不觉仓皇失措，那局内又迭发巨炮，前后夹攻。大众逃命要紧，顿致自相践踏，纷纷乱窜。原来郑汝成闻苏军到来，即遣精兵百人，带着机关炮，埋伏局后，俟苏军逼近局门，伏兵即在苏军背后，开起炮来，局中亦应声出击，遂吓退苏军，狂跑而去。西栅门外的松江军，尚在猛扑，更有学生军六十名，力斗不疲，几把西栅攻入，凑巧军舰上开一大炮，正射着学生军，轰毙学生三四十人，余二十人不寒而栗。没奈何携枪败走，松军为之夺气。北军正击退苏军，并力与松军激战，松军死亡甚众，他只好觅路逃走；途次又被法兵拦住，令缴军械，始准放行。该军无法，乃将枪杆军装，一齐抛弃，才得走脱二十名。学生军逃至徐家汇土山湾，因乏不堪，为慈母院长顾某所见，心怀矜恻，各给洋五元，饬令速返故里。惟所携枪械，当令交下。学生称谢去讫。自二十二日晚间开战，至二十五日，南军进攻制造局，已经三战三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不复成军。亏得红十字会，慈善为怀，除逃兵外，所有尸骸，代为收殓，所有伤兵，代为收治，总算死生得所，稍免残惨。但商民经此剧战，已是流离颠沛，魂上九霄了。

陈其美迭接败报，不得已招集散兵，令赴吴淞效力，惟前时临阵先溃，有逃兵二十四名，押往地方检察厅。此次散兵拟赴吴淞，即向检察厅索还被押兵士，以便偕行。厅长也算见机，立命释出，不意散兵闯入厅署，持枪威吓，竟将所有论案缴款，及存案物件，抢掠一空。该厅所属，有模范监狱，曾羁住宋案要犯应桂馨，至此也联络监犯，大起扰乱。狱官吴恪生力难镇慑，先偕应出狱，各犯亦乘势脱逃。城内秩序大乱，巡警亦无法拦阻。地方审判厅长，索性将看守所中男女各犯一齐释出，令他自去逃生。各犯都欢天喜地的携手同去。是时程都督德全，及民政长应德闳，驻沪已一星期，惊魂甫定，且闻党人多已失败，乃联名发电，作为通告。其文云：

德全德薄能鲜，奉职无状，光复以来，惟以地方秩序为主，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保卫安宁，别无宗旨。不图诚信未孚，突有本月十五日宁军之变，维时事起仓猝，诚虑省城顷刻糜烂，不得不忍一时之苦痛，别作后图。苦支两日，冒死离宁。十七日抵沪后，即密招苏属旧部水陆军警，筹商恢复。众情愤激，询谋佥同，连日规划进行，布置均已就绪，兹于本月二十五日，即在苏州行署办事。近日沪上战事方剧，居民震骇，流亡在道，急宜首先安抚，次第善后，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酌派人员就近办理。德闳遵奉中央命令，，亦即在沪暂行组织行署，以便指挥各属，筹保卫而策进行。窃念统一政府，自成立以来，政治不良，固无可讳。惟监督之权，自有法定机关，讵容以少数之人，据一隅之地，诉诸武力，破坏治安？看他语意，全是首鼠两端。德全与黄兴诸人，虽非夙契，亦托知交，每见辄谆谆以国家大局为忠告。我未之

闻。即党见之异同，个人之利害，亦皆苦口危言，无微不至。乃自赣军肇衅，金陵响应，致令德全两年辛苦艰难，经营积累，所得尺寸之数，隳于一旦。哀我父老，嗟我子弟，奔走呼号，流离琐尾，泣血椎心，无以自赎。德全等不知党派，不知南北，但有蹂躏我江苏尺土，扰乱我江苏一人，皆我江苏之同仇，即德全之公敌。区区之心，唯以地主秩序为主，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始终不渝，天人共鉴。一俟乱事敉平，省治规复，即当解职待罪，以谢吾苏。敬掬愚诚，惟祈公鉴！程德全、应德闳叩。

自程督通电后，沪上绅商，已知陈其美不能成事，乃就南北两方面，竭力调停，要求罢战。且硬请陈司令部迁开南市，移至闸北。陈其美忿气满胸，声言欲我迁移，须将上海城内，一概焚毁，方如所请。红十字会长沈敦和，前清时为山西道员，曾婉却八国联军，一意保护商民，晋人称他为朔方生佛。至此访陈其美，再三磋商，陈乃勉强允诺。适江阴遣来援兵二千余名，为陈所用，陈又遣令攻局，并雇用沪上流氓，及东洋车夫，悉数助战。流氓车夫，也出风头。偏局中无懈可击，更兼外面军舰，用了探海电灯，了照交战地点，测准炮线，猛击敌军。敌军冲突多时，一些儿没有便宜，反枉送了许多性命。自二十五日夜半，战至天明，一律遁去。陈其美方死心塌地，将总司令部机关，迁至闸北，只有钮永建倔强未服，尚欲誓死一战，到了二十八日，号召残军，且延聘日本炮兵，作最后的攻击。这次猛战，比前四次尤为剧烈，不但轰击制造局，并且轰击兵舰，炮弹所向，极有准则，竟把海筹巡洋舰，击一窟窿，就是守局的北军，也战死不少。北军未免着急，竟将八十磅的攻城大炮，接连开放。飞弹与飞蝗相似，打死钮军无数。流氓尽行溃散，钮军也立脚不住，仍一哄儿散去。沪局战事，方才告终。小子时寓沪上，曾口占七绝一首云：

风声鹤唳尽成兵，况复连宵枪炮声，
我愧无才空击楫，江流恨莫睹澄清。

郑汝成既战胜南军，连章报捷，北京袁政府，又有一番厚赉，容至下回表明。

上海宣告独立，除英美法租界外，只有一制造局，尚奉中央，孤危之势，可以想见。乃得郑汝成以守护之，卒能血战数日，战败敌军。是知用兵全在得人，得人则转危为安，不得人，虽兵多势盛无益也。犹忆前清拳匪之役，京中如载漪、董福祥等，用全力以攻使馆，不能损彼分毫，有识者知其必败。陈其美集数处之兵，攻一制造局，三战三北，甚至用流氓车夫为战士，欲以儿戏故技，恐吓北军，试思此时与袁军开仗，非清末可比，尚能以虚声吓退敌人乎？强弩之末，且不能穿鲁缟，况本非强弩，安能不折？是陈其美之弄兵，毋亦一董福祥之流亚欤？彼粗莽如刘福彪辈，徒有匹夫之勇，更不足道矣。

第三十回
占督署何海鸣弄兵　让炮台钮永建退走

却说袁总统闻沪上起衅，屡遣北兵至沪，助守制造局，且令郑中将汝成，及海军司令李鼎新，协力固守，如有将士应乱图变、立杀无赦等语。郑汝成本服从中央，立将此令宣布，又调开原有警卫军，专用北军堵御。果然内变不生，外患尽却，当即连章报捷。袁总统即任郑为上海镇守使，并加陆军上将衔，颁洋十万元，奖赏守局水陆兵士，两个十万元，压倒赣、沪军，其如债台增级何？郑汝成遵令任职，一面将赏洋分讫。嗣闻沪上败军，都逃至吴淞口，炮台官姜文舟，已经遁去，由要塞总司令居正管辖。居正与陈其美等，统同一气，自然收集败军，守住炮台。松军司令钮永建，与福字营司令刘福彪，先后奔到吴淞，与居正一同驻守。郑汝成、李鼎新等，因吴淞为江海要口，决意调遣水陆军队，往攻该处，嗣闻海军总长刘冠雄，由袁总统特遣领兵南下，来攻吴淞炮台，于是待他到来，再议进取。暂作一结。

且说黄兴在宁，闻赣徐沪三路人马，屡战屡败，北军四路云集，大势已去，暗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当下号令军中，只说要亲往战地，自去督战，但却未曾明言何处。七月二十八日夜半，与代理都督事章梓，改服洋装，邀同日本人作伴，各手持电灯一盏，至车站登车，并拨兵队一连，护送出城，既到下关，赏给护送兵士洋二百元，兵士排队举枪，恭送黄兴等舍车登舟。俟他鼓轮下驶，才行回城。黄兴到了上海，拟与孙文、芩春煊等，商议行止。那知上海领事团，已转饬会审公廨，总巡捕房，访拿乱党数人；第一名就是黄兴，余如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钮永建、刘福彪、居正等，统列在内。还有工部局出示，驱逐孙文、岑春煊、李平书、王一亭等，不准逗留租界，害得黄兴无处栖身，转趋吴淞口，与钮永建、居正会晤，彼此流涕太息。当由钮永建叙及："孙文、岑春煊，具已南走香港，陈其美亦不能驻沪，即日当迁避至此。"黄兴道："全局失败，单靠这个吴淞炮台，尚站得住么？"钮永建道："在一日，尽一日的心，到了危险的时节，再作计较。"黄兴又未免嗟叹。在钮营内暂住一宵，辗转思维，这孤立的炮台，万不足恃，不如亡命海外，况随身尚带有外国钞票，值数万金，足敷川资，怕他甚么。主见已定，安安稳稳的游历睡乡，至鸡声报晓，魂梦已醒，他即起身出营，也不及与钮永建告辞，竟携着皮包，趋登东洋商船，航海去了。看官！这讨袁总司令黄兴，是与袁世凯有仇，并非与领事团有隙，为何上海租界中，也要拿他，他不得不航海出洋呢？原来旅京军界，恰有通电缉拿黄兴，袁总统愈觉有名，遂商准驻京各国公使，转令上海租界，一体协拿。小子曾记得军界通电云：

大总统副总统各省都督各使各军长旅长鉴：黄兴毫无学问，素不知兵，然屡自称总司令，俨然上级军官，凡为军人者，皆应有效死疆场之精神，而黄兴从前于安南边境，屡战屡逃，其后广州之役，汉阳之役，其同党多力战以死，而黄兴皆以总司令资格，闻炮先逃，其同党之恨之者，皆曰逃将军。其人怯懦畏死，可想而知。其以他人性命为儿戏，又极可恨。此次乘兵谋叛，彼非不知兵力不足以敌中央，不过其胸中有一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秘诀，一旦时机不妙，即办一条跑路，而其同谋作乱者，则任其诛锄杀戮，不稍顾恤，其不勇不仁，一至于此。苟非明正典刑，不足惩警凶逆。我军各处将领，于并力攻剿之外，并当严防黄兴逃走，多设侦探，密为防范，无使元凶逃逸，以贻他日生民之患。旅京各省军界人同叩。

黄兴去宁，南京无主，师长洪承点亦已遁走，代理民政长蔡寅亟请第八师长陈之骥、第一师长周应时、要塞司令马锦春、宪兵司令茅乃葑、警察厅长吴忠信及宁绅仇继恒等，集议维持秩序，当议决七事：（一）取消独立字样；（二）通告安民；（三）电请程都督回宁；（四）电请程都督电达中央各省，转饬各战地一律停战；（五）电请由沪筹措军饷来宁；（六）军马暂不准移动，城内不准移出城外，城外不准移入城内；（七）军警民团责成分巡保卫城厢内外。七事一律宣布，人心稍定。当派参谋盛南苕，军务课长王楚二人，往迎程督。地方团体，亦举仇继恒代表迎程。那知程督不肯回宁，且因第一师长洪承点，已经出走，特派杜淮川继任。其时宁人已公举旅长周应时，按统第一师，当有电知照程督。程不但不肯下委，反将周应时的旅长，亦一并取消。于是军民不服，复怀变志。

及杜淮川到任，正值张勋、冯国璋二军，由徐州而来，杜即往固镇欢迎。忽有沪上民权报主笔何海鸣，带领徒党百余人，闯入南京，竟占据都督府，宣布程德全、应德闳罪状，出示晓谕，恢复独立。只百余人，便可入城胡行，江宁城中的军吏，管什么事？自称为讨袁总司令。黄兴之后，不意又有此人。正在组织司令部，第八师长陈之骥，方才到署，何海鸣降阶迎接。陈之骥笑语道："何先生！有几多饷银带来？"目的全在饷银，无怪扰乱不已。何答道："造币厂中，取用不尽。"之骥又道："有兵若干？"所持唯兵，所畏亦惟兵。何复道："都督的兵，就是我的兵。"之骥便回顾左右道："这厮乱党，真是胆大妄为，快与我捆起来。"你前时何亦欢迎黄兴？左右闻命，立将何海鸣拿下，又将何党数十人，亦一并拘住。之骥复指何海鸣道："此进暂不杀你，候程都督示谕，再行定夺。"于是将何海鸣等，羁禁狱中，再出示取消独立，全城复安。

既而南京地方维持会，向闻张辫帅大名，恐他军队到来，入城蹂躏，乃与商会妥议，公举代表，渡江谒冯军使，求保宁人生命财产，不必再用武力；且请转商张军，幸毋入城。冯军使国璋，任职宣抚，却也顾名思义，准如代表所请，一一允诺。代表即日回宁，转告陈之骥，之骥亦亲往谒冯，接洽一切。不意第一师闻之骥出城，竟去抢劫第八师司令部，与第八师交哄起来。第八师仓猝遇变，敌不住第一师，一拥而出。第一师放出何海鸣，引至督署，复宣告独立起来。第一师如此行为，定是受何党运动。城内商民，又吓得魂飞天外，大家闭市，连城门也通日阖住。何遂设立卫戍司令，并委任参谋各职，及旅团军

官，又是一番糊糊涂涂新局面。仿佛戏场。阖城绅商急得没法，只好邀集军人会议。怎奈军人纷纷索饷，声言有钱到手，便可罢休。是时宁城已罗掘一空，急切不得巨款，没奈何任他所为。何海鸣却用使贪使诈的手段，哄诱第一、第八两师，扼守要害，有将来安乐与共等语。两师被他所惑，愿遵号令，只第八师的三十团，不肯附和，由何勒令缴械，资遣回籍。自是南京又抵抗北军，冯、张两使，率军到宁，免不得又启战争了。这皆是程督所赐。

且说海军总长刘冠雄督领水师南下，因吴淞口被阻，绕道浦东川沙东滩登陆，迂道至沪，暂驻制造局，会晤郑汝成、李鼎新等，修舰整队，决意进攻吴淞炮台。当于八月一日，密令海筹、海圻各军舰，驶抵吴淞，距炮台九英里许，开炮轰击，炮台亦开炮相答。居正亲自在台督战，约一小时，未分胜负，两下停炮，越二日又有小战，由海圻兵舰，连开数炮，炮台亦还击多门，寻即罢战。又越三日，复由海圻、海容、海琛三舰，齐击炮台，有数弹击中台内土墙，泥土及黑烟，飞腾空中。台上稍受损伤，连放巨炮相答，三舰又复驶回。原来刘总长因吴淞一带留有居民，如用猛烈炮火，不免毁伤住宅，且探悉炮台守兵，饷需缺乏，军无头志，不如静待敌变，然后一举可下，所以数次攻击，无非鸣炮示威，并未尝实行猛扑；一面转致程督德全，速劝吴淞炮台居正等反正效力。居正、钮永建未肯听从，独刘福彪颇有异图，拟将炮台奉献，如何作敢死队头目？事被居正察悉，遽开炮轰击刘军。刘福彪仓皇溃遁，转投程督，情愿效劳。刘总长冠雄得悉情形，遂调齐海陆大军，合作围攻计划。口外海军，由刘自为总司令，口内舰队，由李鼎新为总司令，江湾张华浜方面，派遣陆军进攻，由郑汝成为总司令。三路驰击，大有灭此朝食的形势。远近居民，逃避一空，就是沪渎一方面，距吴淞口四十余里，也觉岌岌可危，惊惶不已。红十字会长沈敦和，特挽西医柯某，乘红十字会小轮，驰赴战地，拟劝钮永建等罢兵息争。适钮永建据住宝山城，暂设司令部机关，居正因钮知兵，已让与全权，钮遂为吴淞总司令。柯医借收护伤兵为名，竟冒险入宝山城，投刺司令部，进见钮永建。钮问及伤兵若干？柯叹道："尸骸遍地，疮痍满目，商业凋敝，人民流离，几至暗无天日，公系松人，独不为家乡计么？"钮亦太息道："事已至此，弄得骑虎难下，就是有心桑梓，奈爱莫能助，如何是好？"柯遂进言道："公非自命为讨袁司令么？袁未遇讨，故乡的父老子弟，已被公讨尽了。公试自问，于心安否？"单刀直入。钮不禁失声道："然则君今到此，将何以教我？"柯答道："现赣、宁、湘、皖诸省，都被北军占了胜着，近日四路集沪，来攻吴淞，将军虽勇，究竟寡不敌众，难道能持久不败么？从前百战百胜的项霸王，犹且垓下遇围，不能自脱，今日的吴淞，差不多与垓下相似，今为公计，毋效项王轻生，不如全师而退，明哲保身。并且淞、沪生灵亦免涂炭，一举两得，想尊意当亦赞成。"语语中人心坎，那得不令人服从？钮闻言心动，徐徐答道："君言甚是。北军如能不杀我部下，我岂竟无人心，忍使江东父老，为我遭劫么？"柯即答道："公何不开一条件，交给与我，我当往谒刘总长，冒险投递，就使赴汤蹈火，亦所不辞。"钮乃亲书条约，函封授柯，且语柯道："我与刘总长颇有交情，劳君为我介绍，致书刘公，别人处不必交他。"柯连声应诺，告辞出城，当下仍登小轮，驶赴海圻军舰。正值炮弹纷飞，两造酣战，柯即手执红

十字旗，摇动起来，指示停战。两下炮声具息，柯乃得登海圻舰中，与刘总长协商。刘总长颇觉心许，遂将舰队驶回，复与李、郑两司令，商议了两小时，彼此允洽。柯遂返报沈敦和，一面驰书宝山，请钮践言。钮复称如约，柯即于八月十三日，率救护队入宝山城，四面察看，已无兵士。及至司令部中，钮已他去，只留职员四人，与柯交接，并出钮所留手书，由柯展阅，书云：

永建无状，负桑梓父老兄弟，罪大恶极，百身莫赎。前席呈词，畅闻明训，甘践信约，不俟驾临，率卫队三百人，退三十英里。炮台已饬竖海军旗，以坚北军之信。钮永建临行走笔。

柯医阅罢，即返身至吴淞口，张着红十字旗，至炮台前，所有军官兵士等，除居正远飏外，已尽遵钮永建密令，归服北军，遂一齐欢迎柯医，且将炮闩脱卸，炮门向内，枪枝尽释。柯复为奖劝数语，大家悦服。柯乃亲登炮台，竖起红十字旗，旋见海圻各舰，率鱼雷艇入口，派五十人登台。外如海筹各舰，亦陆续驶来，共计八艘，悉数停泊炮台前。原守各军，擎枪示敬。刘总长立即传令，每门派水兵四人把门，余扎重兵分道防守。原有守将守兵，仍准协同守护，候大总统命令，再行核办。乃将红十字旗卸下，易用海军旗，当易旗时，全体军队，均向红十字旗，行三呼礼道谢。柯医与救护员等，及水陆军合拍一照，留作弭兵的纪念，然后分途散去。柯医不愧鲁仲连。

刘总长即电告吴淞恢复情形，适值长江查办使雷震春，及陆军二十师师长潘矩楹，奉中央命令，带兵到沪，由郑镇守使接着，详述吴淞规复，雷、潘等自然欣慰。惟雷、潘两人南下，本拟助攻吴淞炮台，及闻炮台已复，乃电呈袁总统，候令遵行。嗣得复电，命刘冠雄兼南洋巡阅使，雷震春为巡阅副使，所有潘矩楹部下全师，仍令归雷节制，出发江宁助剿。雷乃带领潘军，乘轮上驶去了。郑汝成送别雷、潘后，复接袁总统电令，严拿陈其美、钮永建、居正、何嘉禄等人，郑乃复分饬侦探，密查钮等踪迹，期无漏网。那时陈、居等或匿或逃，无从缉获，只钮永建卖让炮台，由宝山退据嘉定，尚拟募兵防守，为久占计，当由海军司令李鼎新，及旅长李厚基，两路进击，钮永建始出走太仓，自知事不可为，竟乘美国公司轮船，飘然出洋。陈其美、居正等也陆续航海，统到外洋避难。既而李烈钧自南昌出走，柏文蔚自安庆出走，辗转出没，结果是亡命外洋。就是欧阳武、陈炯明等，亦皆因政府悬赏缉拿，狼狈遁去。小子有诗咏道：

倏成倏败太无常，直把江淮作戏场。
毕竟谁非与谁是，好教柱史自评量。

欲知各党人出走详情，待至下回续叙。

徒以成败论人，原为一孔之见，不足共信，但如黄兴之所为，有奋迅心，无坚忍力。若程督德全，毋乃类是。至钮永建攻制造局不下，退据吴淞，犹能固守十余日，其毅力实可钦敬。独惜袁氏早存排除异己之见，在浔事未发之前，于沪、宁方面，已预为设防，致令未克成功，良可慨已！

第三十一回

逐党人各省廓清　下围城三日大掠

却说段芝贵、李纯等既夺还湖口，即乘胜直捣南昌。适花台钧收集败军，退守吴城。吴城系新建县乡镇，距南昌省城一百八十里。烈钧到此应上文。即人魏斯炅、曾经等，赴省城勒逼民财，输作军饷。省中商民，怨苦的了不得，统这事恼武勾引乱党，扰乱南昌，且因北京已传达命令，撤销欧阳武护军使，归段宣抚使李，扑使严行拿办。欧阳武不能安居。方拟出走，又值李烈钧的败信陆续报到，他即收拾细软，一溜烟的遁去。那知去了一个新都督，又来了一个老都督，老都督为谁？看官不必细问，就可晓得是李烈钧。李烈钧节节败退，竟至南昌，甫到城外，即令城外居民，立即迁移，意欲坚壁清野，实行扼守。南昌商民，越加惊慌，统说是李军入城，抗拒官军，势必全城糜烂，玉石俱焚，不得已浼商会总董，速派代表往说李军，情愿集洋三十万元，为李军寿，请他不要入城。当由烈钧允诺，收了银圆，移师万家浦，驻扎候战。李纯率同水陆各军，踊跃前来，烈钧下令迎击，免不得枪弹互施，无如兵已屡败，不能再振，一经战斗，好似秋风陨箨，旭日凌霜，烈钧支持不住，索性向南远窜。余众或逃或降，弄得干干净净。收束赣乱，且为前回补笔。李纯乃收军进城，出示安民，当下通电北京及各省道：

> 本月十八日，我军水陆进攻南昌，于聂家窖、罗口、高桥，与匪激烈战斗，其水道一股，击沉匪船七只，毙匪四百余人，俘获二十余人，陆路一股，毙匪六七百人，招降四营。余奋获小火轮三只，步枪五千余枝，山炮六尊。我军两路，共阵亡官兵数名。受伤一百余名，于是日晚完全占领南昌。我军入城，各界极表欢迎，现在一面安抚商民，一面分队追击溃匪，俾早全赣肃清，以安大局而慰廑系。特闻！李纯叩。

南昌即闻克复，安庆又报肃清。原来柏文蔚率同胡万泰，入据安庆，即在城外遍布兵队，严防倪军，寻闻倪嗣冲已攻克寿州，复下正阳关，直逼省城，胡万泰忽起变心，竟离了柏文蔚，自张一帜，且揭示柏文蔚五罪，函致议会商会，逐柏他去。统是一般墙头草。议会商会，乃公举代表数人，劝柏退让，柏已形神俱丧，没奈何应允出城，径趋芜湖。胡

万泰即取消独立，并亲赴九江，往谒段芝贵。不谒倪而谒段，想是与段有交。段委他收复大通、芜湖等处，另派旅长鲍贵卿，往守安庆，段意亦不甚信胡。一面电告倪嗣冲。是时政府命令，已将安徽民政长兼署都督孙多森免官，特任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催他晋省。倪乃电致胡万泰，说是不日就道，先派马统领联甲，率所部各营来省，一切军事计划，可与该统领商酌办理。胡即回省待马，并派旅长顾琢塘，带兵三营，往剿大通、芜湖等处，再与鲍贵卿商议，亦令他统率三营，前往接应。顾至大通，击逐乱兵，转攻芜湖，柏文蔚又自芜湖转赴南京，只留龚振鹏一军，奋力抗敌。顾琢塘、鲍贵卿等先后到芜，相持未下。会马联甲已到安庆，复调旅长柴宝山助攻芜湖，龚振鹏自知不敌，乃率众遁去。芜湖独立，亦从此消灭了。倪嗣冲安心至省，改任胡万泰为参谋长，把他师长一职取消，惟替他请命中央，给了二等文虎章，才算安了胡心。自此安徽平靖如常，不消细述。收束皖乱，亦是补叙之笔。福建都督孙道仁，闻赣、皖相继失败，马上转风，归罪许崇智，把他驱逐，即取消独立。当时袁总密令派员查办，既得取消独立的消息，便据实呈复，曾由袁总统下令道：

语，大家

登台。

> 前据福建独立，总长饬员确切查明，兹据复称都督孙道仁，素明大义，倾向中央，惟师长许崇智，纠合乱党，冒孙道仁之名，妄称独立等情。查江宁乱党，冒程德全之名，安徽乱党，冒孙多森之名，均通称宣告独立。其实程德全、孙多森，并未与闻。闽省事同一辙，似此奸徒窃冒，眩惑观听，扰害治安，实属罪不容诛。着孙道仁督饬所部，迅平乱事，重悬赏格，将许崇智及其私党，严拿惩办，以伸法纪。仍责成该都督维持地方秩序，毋稍疏忽！此令。

孙道仁奉令后，益服从中央，解散讨袁同盟会，闽中也算无事。但闽、粤是毗连省份，闽省取消独立，粤东自受影响。第二师师长苏慎初，遂撵逐陈炯明，宣布取消独立。全城燃炮鸣贺，商会举苏为临时都督。方拟视事，忽军警不服，另举第一师师长张我权为都督，苏即辞去。北京袁政府特任龙济光督粤，兼职民政长。龙遂督军东下，径赴省城。途次复接袁总统命令，以苏、张两师长各争权利，擅自督粤，着饬革军官军职，交龙济光认真查办，藉儆效尤。当下传令至省，苏早远飏，张亦潜遁，军民等开城欢迎。龙即入城受任，粤东又安静了。闽、粤事也依次结束。

惟湖南军界，举蒋翊武为总司令，俱言北伐，首拟攻取荆、襄，开一出路，遂调动澧州、常德一带军队，进击荆属石首、公安二县。当由黎兼督元洪，檄令荆州镇守使丁槐率兵抵御。湘军连战皆败，仍旧遁回。丁槐以职守所在，未便穷追，湖南独立如故。即而武昌城内的湖南旅馆，又隐设机关，暗图起事，复被侦探报告黎督，捕戮了好几十人，内多湖南派来的秘党，明枪暗箭，始终无效。黎兼督以湘、鄂相连，湘省多事，终为鄂患，乃致书湖南都督谭延闿，劝他撤销独立。谭复书极为圆滑，略言："独立并非本意，不过为军界所胁，暂借此名，保护治安。鄂、湘唇齿相依，决不自相残杀，现已竭力防乱，静图报命"等语。及赣事失败，北军将移师南向，蒋翊武自知惹祸，偕死党唐蟒等，

微服潜逃。就是长江巡阅使谭人凤，也先机遁去，湖南又平。

于是长江上下游，除熊克武据重庆外，只有江南一区，尚由何海鸣占住，未肯罢手。却似硬汉。何委唐辰为省长，刘杰为警察厅长，唐、刘常语人道："做一刻算一刻，也管不到什么成败呢。"何海鸣也存此想，不过北军尚未合围，且乐得统领孤军，做了几日总司令，逞些威风，也不枉一生阅历。苦我民耳！况金陵虎踞龙蟠，素称险固，就使北军如何威武，也一时不能夺去，所以昂然自若，并不畏缩。冯、张二使，先派师长张文生、徐宝珍等，陆续进攻，鏖战数日，未能得手，反被狮子山上的大炮，击毙了好几百人。徐师长部下，如团长赵振东，连长黄得胜、王建德等，先后阵亡。连徐师长亦受微伤，抱病回扬。张勋闻报大愤，亲率全队渡江，且檄调沪上各兵舰，赴宁会攻。当下水陆夹击，得将紫金山占住，紫金山系江宁保障，既由张军占领，城中倒也恐慌起来。何海鸣只能笔战，不能兵战，特商同兵队，另举张尧卿为都督，统兵扼守。

张勋饬军扑天保城，把守军驱散，完全占领；乘胜攻雨花台，并由张勋自开条款，劝何海鸣等速降。适值柏文蔚已到江宁，城中复得一助，应上文。暗遣宁军出城，抄出张军背后，掩袭天保城，击伤张军多名，复将天保城夺去。这事恼动了张辫帅，再催冯军渡江助战。徐宝珍病已痊愈，也即重临战地，续用巨炮烈弹，扑击天保城，由徐亲自督战，锐气无前，杀退宁军，又把天保城攻克。可巧冯军前队，亦渡江南来，齐集聚宝门外，拟攻雨花台。张、徐两军，亦进逼太平、朝阳两门。宁军更迭出战，都被击退。城外尸骸累累，不及掩埋，又经赤日熏蒸，臭烂扑鼻，真个是神人共恫，天地皆愁。张尧卿触目惊心，情愿卸职，将都督印信，让与柏文蔚。柏以兵单饷绌，不肯担任，经何海鸣从旁婉劝，勉强应允。但城中守兵，伤一个，少一个，城外的北军，却连日运至，昼夜围攻。紫金山及天保城的炮弹，纷纷向城内击射，似急风暴雨一般，猛不可挡。城内兵民，一经触着，无不伤亡。何海鸣尚抖擞精神，镇日巡查，不敢少懈。怎奈军饷无着，按天向商会追索。看官！你想此时北兵压境，商旅不通，还有什么现银，供他使用？只因被逼不过，今朝凑集千元，明朝摒挡百元，移解督署，终不敷用。柏文蔚睹这情形，已知朝不保暮，且登城四望，强敌如林，不觉唏嘘太息，忧惧交并，便下城语何海鸣道："北军大队已到，将次合围，炮火又烈，城中乏饷，兵不应命，这是必败的形景，看来此城是万不可守了。"何海鸣勃然道："海鸣愿誓死守此，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言未毕，旁立张尧卿亦插口道："万一此城被陷，张勋入城，尚可与他巷战，并有炸弹队，可制敌命，想不至一败涂地呢。"柏文蔚默然不答，但摇首示意。越宿，即带领随从军队，潜出南门遁去。临行时仅留一函畀何海鸣道："金陵困守，终非久计，弟已出南门去了，君好自为之！"何海鸣见了此函，知他去意已坚，不再挽回，改推韩恢为都督，申誓死守。

既而冯国璋军、雷震春军，一齐到来，四面包围。雷军攻聚宝门，冯军攻水西门、旱西门，张军攻太平门，徐军攻仪凤门，还有下关停泊的兵舰，亦分两面助攻，枪声满地，炮火遮天。阖城绅商，统吓得魂不附体，只得仍举代表，劝何海鸣等让城。何及第八师兵士索银洋十万元，以八万助饷，二万作川资。可怜绅商已计穷力竭，一时筹不出十万金，再用全城公民名义，致书韩、何，略谓："若果筹款解散军队，自应陆续措交，或需

补助军饷，亦应择地出城备战，不能闭城不出，使城内数十万生命，同归于尽。逐日搜括，人道何在？天理何存？”云云。何见书援笔批道：“打一天要饷一天，打一年要饷一年，要活同活，要死同死，宁为共和死，不为专制活。”这批传出，大家又气又笑，顿时全城罢市，店门外面，多写着“本店收歇，人死财绝”八字。军士还疑他反抗，索性拣择殷实商民，斩门直入，抢掳一空。绅商急得没法，只好再浼商会代表，与何海鸣熟商，愿如前约筹赠十万元，令他退出江宁。何海鸣乃愿为担保，总教有了银钱，无论退让与否，决不骚扰居民，商会即次第挪集，次第缴入，果然钱可通灵，得免抢劫。

到了八月二十九日，北军攻城益急，张勋又开受抚条件，招降何海鸣，何仍置诸不理。张尧卿托词募兵，混出城外，韩恢亦避匿不见。海鸣见已垂危，只催令商会缴齐款项，以便出走。商会已缴过七万，尚缺三万金，实是急切难办，不得已宽约数天，何海鸣乃将所有兵队，移扎城南，专等解款到手，便好一麾出城，避开死路。挨到九月一日，款项尚未缴齐，北军已经攻入，江宁城垣，被大炮轰开数丈，张、雷二军，首先拥进，分占富贵山、狮子山、北极阁及朝阳、太平各门。何海鸣尚率军来争，奈各无斗志，不过瞎闹片时，旋即溃遁。何亦驰出南门，飞窜而去，性命总算逃脱，后来也航海出洋，与一班亡人逋客，同作外国侨民去了。

张、雷二军，就在城上遍插红旗，他也无暇追敌，竟借了搜剿的名目，挨门逐户，任情突入，见有箱笼等物，用刀劈开，无论银饼纸币，及黄白钗钿，统是随手取来，塞入怀中，就是裘衣缎服，也挑取几件，包裹了去，倘或有人出阻，不是一刀，就是一枪。最可恨的，是探室入幕，遍觅少年妇女，一被瞧着，随即搂抱过来，强解衣带，污辱一番。宁人只望北军入城，可以解厄，不意火上添油，比前此何军在日，还要加几层淫凶，尤其是蓝衣辫发的悍卒，更属无所不为，于是大家眷属，多逃至西人教堂内，求他保护。西人颇加怜惜，允为收留，当时青年闺秀，半老徐娘，也顾不得抛头露面，相率奔入教堂。可奈堂狭人多，容不住许多妇女，先到的还好促膝并坐，后到的只有挨肩立着。是时天气尚炎，满堂挤着红粉，有汗皆流，无喘不娇，还防辫兵闯入，敢行无礼。偏辫兵不惜同胞，只畏异族，但至教堂外面，遥望窃视，究不敢进尝一脔。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此外是要杀就杀，要夺就夺，要抢就抢，要奸就奸，初一日已是淫掠不堪，初二日尤为利害，至初三日简直是明目张胆，把民家商店的箱箧，尽行搬掠，甚至幼辈老媪，也受他糟蹋一顿，总算是一视同仁，嘉惠同胞的盛德。有几个受害捐生，有几个见机殉节，香消玉碎，尽化冤魂，叶败花残，无非惨状。想当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不过这般血幕呢！小子有诗慨道：

几经世变酿兵戈，猿鹤虫沙可奈何？
蒿目六朝金粉地，那堪三日走淫魔。

张、雷二军，淫掠三日，方有飞骑入城，申明军律，严禁骚扰，这人奉谁命令，且看下回分解。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俗。以清季之政令不纲，激成革命，一时之意气用事者，均以革命为无上美名，趋之若鹜。洎乎清帝退位，成为民国，而人民所受之痛苦，较前尤甚。利不胜弊，功不补患，盖已皆视革命为畏途矣。李烈钧、柏文蔚、黄兴诸人，推倒满清，方期享革命之幸福。而偏为袁世凯之违法专权，于是重起革命，动兵十数万，兴师六七省，但未达数旬，即成瓦解。以视辛亥之役，适得其反。斯盖一由民心厌乱，不愿再遭惨剧，一由未能明察袁氏之真相，致彼为倡而此未和，党人反成孤立，俄顷即败耳。

第三十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炉　张镇芳怯走驻马店

却说张、雷二军，入南京城，淫掠三日，方有军令到来，严禁骚扰，违令者斩。何不早下此令。初三日傍晚，雷副使进城。淫掠少减。又越日，迎入张大帅，兵士俱遵约束，不敢胡行。当时江宁人民，疑张暗示兵士，劫淫三日，其实张在城外，并非没有军令，不过所有部众，阳奉阴违。至抢劫两日后，外国医院内，有一个马林医生，伤心惨目，乃至城外报告张勋，劝令尊重人道，严申军诫。张尚谓属部不至如此，惟派兵官入城弹压，再颁禁令。这时全城居户，已经十室九室，所有妇女人等，或死或逃，掠无可掠，淫无可淫，自然应令即止了。诠释透辟。冯国璋亦率军进城，当即会同张勋、刘冠雄、雷震春等，联衔告捷，去电朝发，复电暮来。当奉袁总统命令云：

据江北镇抚使张勋，江淮宣抚使冯国璋，长江巡阅使刘冠雄、副使雷震春电陈攻克江宁情形，并督饬军队搜剿余匪等语。前因乱党黄兴等潜赴金陵，煽诱军队，迫胁独立。当饬张勋、冯国璋分路督兵南下，会合进攻，迨大军进克徐州，黄兴闻风潜逃，叛军反正，本大总统因不忍地方人民惨罹锋镝，特饬程德全从宽收抚，免烦兵力，贻祸生灵。旋据程德全电称："八月八日，乱党何海鸣赴宁，再谋独立，业经击退。乃第一、八两师，复被煽惑。何海鸣为伪总司令，又因第三十一团不肯附逆，互相激战，秩序大乱，请饬张勋、冯国璋速进，并派兵舰赴宁"各等情。随饬张勋督率所部，会合第四师进讨。该叛兵凭险抵抗，复敢先开炮轰击，各军连日血战，紫金山、天保城诸要隘，次第占领。八月二十五日，攻入朝阳门，匪军囊沙叠垒，阻碍进行，相持数日，柏逆文蔚，复率大股匪军助守，随由冯国璋、刘冠雄督饬陆海军队，分头进攻，雷震春率兵援击。三十一日，各军约会前进。越日，张勋督队，首

先架梯登城，会合第四师，分克朝阳、洪武、通济等门。第三师支队，由太平门攻入，进克狮子山，占领下关等处，第五师支队，攻克神策门。混成第二十九、二十团相继入城，分占富贵、骆驼等山，进据北极阁。雷震春会合第四师占领雨花台，由南门攻入，匪势不支，纷纷溃逃，擒斩无算。遂于九月一号，克复江宁。该使等调度有方，各将士踊跃用命，旬余之内，克拔坚城，良堪嘉奖。张勋晋授勋一位，冯国璋给予一等文虎章，刘冠雄特授以勋二位，雷震春特授以勋三位，用彰劳勋。其余出力人员，由该使查明请奖。伤亡官兵，分别优恤。被难商民，妥筹安抚，一面严捕乱党各首要，务获惩治，仍督饬各军队，查剿溃匪，肃清余孽，以靖地方。此令。

接连又有二电，一是程德全免去江苏都督官，一时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张勋喜如所愿，甚为快慰。惟江宁百姓，受了张军的荼毒，无从控诉，只好向隅暗泣。偏有日本商人三名，也被杀害，且有被掠情事，日本岂肯干休，当向政府严重交涉，一要政府谢罪，二要严办凶犯及该管官，三要重金抚恤及悉数赔偿。袁总统忙令李盛铎南下，查明情形，酌量赏恤；并饬张勋速查凶手，从严治罪；其约束不严的军官，立即参办。一面向日使道歉，日使又谈及江宁惨状，百姓遭难，要外人代言，尚说是共和时代，适令人笑。袁总统乃复下令道：

自赣、宁倡乱以来，中央除暴救民，不得不派兵征讨。惟是行军首重纪律，所有各路军队，经过及驻扎处所，无论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均须一律保护。其已被匪扰地方，目击疮痍，至可惨痛，尤应加意保卫，以重人道而肃军规。倘有残杀无辜，及肆意骚扰情事，不特败坏军人名誉，且大背本大总统救民水火之苦心。军律森严，断难宽贷。着各统兵大员，严申诫令，认真稽查！如敢违犯，立按军法从事，并将约束不严之该管官，分别参办，毋稍徇纵。此令。

这令一下，张勋也稍觉不安，且因冯军入城，秋毫无犯，宁人多慕冯怨张，免不得入张勋耳中，于是张大帅也易威为爱，特派宣慰员十余人，挨门逐户，各去道歉，且出示晓谕军民，凡有收藏人民衣物等件，明明抢劫，如何说是收藏”限三日内缴至商会，逾限不缴，查出以军法从事。越日，即有衣物抛弃路隅，由团防界交商会。商会令失主认领，那知所有各件，统是敝衣粗服，旧铜烂铁，不值多少钱文。小户人家，出去检认，还有几件寻着；富家大户，遣人往查，仍然一物没有，只好赤手空回。猫口里挖鳅，十得一二，已是幸事，还想什么完璧？冯国璋、刘冠雄两人，又奉命回任，雷震春代任巡阅使。江苏民政长，改任韩国钧，应德闳免官，且督办皖北、江北剿匪事宜，东南一带，暂时敉平。话分两头。

且说四川陆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响应东南，占据重庆，宣告独立，本拟顺流而下，联络湘军，进窥湖北，不意湘军已取消独立，湖北边防，亦很坚固，几乎无隙可乘，乃遣弟克刚，偕党徒多人，携款至鄂，运动宜昌、施南军队。行经巴东县，为驻防该处第十团二营军队所获。营长殷炯，即电达施、宜稽查使马骥去，又由马转报黎元洪。黎即

复民，饬马讯实正法，于是克刚以下，统归冥府。未曾占一便宜，先把乃弟送终。是时袁总统闻熊克武已变，命黎调军西征，且会合滇、黔、湘三省，助剿重庆。川督胡景伊又遣兵出击，区区一个熊克武，怎敌得住五省人马，只好电告川省，自请求和。川督勒令交出乱首，方准代为调停，克武不从，乱首就是自己，叫他交出什么？川军遂进逼重庆。黔督唐继尧亦派旅长黄毓成，率混成协一队援川。熊克武孤危得很，四处派人运动，终乏效果，只有川边经略使尹昌衡部下，充任军法局长张煦，被熊勾结，背尹起事。尹昌衡正出师驻边，留张煦驻丹巴县，照顾饷械。张照竟鼓众应熊，自称川边大都督北伐司令，以第一团团长赵城为副都督，第二团团长王明德为招讨使，即将所部两营，及渝中党羽三千余众，编成混成旅，自丹巴兼程返炉，攻入观察使颜铎署中，劫掠一空。颜铎走免，尹昌衡的父母，及一妹一妾，尚留寓炉城，均被张煦软禁起来，一面致书昌衡，迫令反抗中央，声言如不见从，当将他全家屠戮。昌衡闻警，即率领数骑，驰回炉城，行近泸定桥，偏被张煦派兵截住，昌衡望将过去，该兵管带，系是周明镜，便大呼道："周管带，你如何反抗中央？"周明镜见是尹昌衡，却也不敢抗拒，便挺身上前，行过军礼，才答道："都督此来，莫非尚未闻独立么？"昌衡道："我正为独立而来，须知螳斧挡车，不屈必折。试想东南数省，彼也讨袁，此也北伐，今闻已统归失败，难道我川省一隅，尚独立得住么？昌衡是本省人，做本省官，不忍我故乡父老，旧部弟兄，同归于尽，所以孤身来此，与诸君一白利害，听我今日，否亦今日，请你等自酌！"语颇动人。周明镜徐徐答道："都督嘱咐，敢不听从，请都督入营少憩。"昌衡便驰入军营，又谕兵士道："弟兄们来此当兵，在家的父母妻孥，都是期望得很，今朝望你做队长，明朝望你做团长，此后还望你连步升官，显扬门阀，岂可为了一时意气，自投死路，不顾家室，就是为义愤计，今日的事情，与前日亦不大相同，前日是满人为帝，始终专制，不得已起革命军；今日是共和时代，总统是要公举，做了总统，也是定有年限，任满便要卸职。况现在的袁总统，还是临时当选，不是正式就任，就是他违法行事，也不过几月而止，大家何苦发难，弄得身家两败。而且五省人马，相逼而来，眼见得众寡不敌，徒死无益，空落得父母悲号，妻孥痛泣呢。"说至此，几乎哽咽不能成声，泪亦为之随下。好一张口才，好一副容态。兵士闻言，不由得被他感激，统是垂头暗泣，莫能仰视。昌衡又朗声道："我言已尽于此，请弟兄们自行酌夺，从尹立左，从张立右。"居然欲摹效古人。大众都趋往左侧。昌衡即发令东进，并将所说的大意，录述成文，到处张贴。

行了五里，正到泸定桥，适值赵城、王明德率兵前来，扼住桥右。昌衡乃命周明镜出马晓谕，力陈利害。已有替身，不必再行冒险。赵城、王明德不肯服从，即命部众开枪，那知部众已经离心，多是面面相觑，不肯举手。至赵、王再行下令，部众竟驰过了桥，投入昌衡军中。昌衡饬令归伍，拟督领过桥，不意骤雨倾盆，天复昏黑，从众声嘈杂中，猛听得有特别怪响，好似天崩地塌一般，急忙饬前队探视，反报桥梁木板，已被敌人拆断了。是时急雨少霁，昌衡即饬兵众修搭桥梁，渡桥追敌，且分三路搜寻。到了翌晨，竟得拿住两个要犯，就是副都督赵城、招讨使王明德。昌衡本是熟识，也不暇细问，竟将他两人斩首，枭示军前。当下赴至炉城，那川边大都督北伐司令张煦，已是逃之夭夭，不

知去向了。幸亏父母家属，不曾被害，总算骨肉团圆，阖家庆幸。昌衡复悬赏万金，饬拿张煦，张煦不杀昌衡家属，还是顾念旧情，胡必悬赏缉拿，不肯稍留余地。一面电达北京，详陈炉城肇乱及戡定情形。当由袁总统复电道：

前因川边炉城逆首张煦倡乱，业经饬令通缉，兹复据川边经略使尹昌衡电，续陈该逆详情，尤堪痛恨。该逆历受荐拔，充当要职，竟敢不顾大局，公然背叛，响应熊逆克武，捏令回炉，私称独立，攻扑观察使署，击散卫兵，劫质该经略父母家属，迫之为逆。抢劫商民，逼迫文武，带匪在泸定桥拦截攻击。使非该经略单骑驰入，劝导官兵，去逆效顺，则边局何堪设想。张煦应将所得陆军上校少将衔四等文虎章，一律褫革，各省务饬速缉，无论在何处拿获，即讯明就地惩办。该经略定乱俄顷，殊堪嘉尚，所请严议之处，仍予宽免。该处地方陡遭劫害，眷念商民，怒焉如捣，务望绥辑拊循，毋令失所，用副禁暴安民之意。此令。

张煦遁去，川边已靖，熊克武失了臂助，愈加惶急。黔抚派遣的黄毓成，有意争功，不肯落后，遂步步进逼，转战直前，历拔綦江、熊家坪诸要隘，进捣重庆，川军亦自西向东，按程直达。黄毓成闻川军将到，昼夜攻扑，熊克武料难固守，竟夜开城门，潜自逃生。黔军一拥入城，除揭示安民外，立即电京报捷。袁总统自然心慰，免不得照例下令，令曰：

据贵州援川军混成旅旅长黄毓成电称，重庆克复等情，殊为嘉慰。此次熊逆克武倡乱，招诱匪徒，四出攻掠，蹂躏惨虐，殆无人理。该旅长督率所部，自入川境以来，与逆匪力战，先复綦江，进取熊家坪诸要隘，直抵重庆，匪徒惊溃，熊逆潜逃，地方收复，实属谋勇兼优，苏勋卓著。黄毓成应特授勋五位。此外出力员弁，一律从优奖叙，务令安抚商民，维持秩序，将地方善后事宜，商承四川都督胡景伊，妥为办理，期使兵燹遗黎，咸歌得所。师干所至，无犯秋毫，用副伐罪吊民之意。此令。前云救民水火，此又云伐罪吊民，老袁已自命为汤武矣，此即帝制发生之兆。

未几，又命黄毓成署四川重庆镇守使，川境亦一律肃清，这便叫作癸丑革命，不到两月，完全失败，所有革命人士，统被袁政府斥为乱党，下令通缉，其实都已远飏海外，借着扶桑三岛，作为逋逃渊薮去了。此外有河南新蔡县宣布独立，为首的叫作阎梦松，不到数日，即由省城派兵进攻，斗大孤城，支持不住，徒落得束手就擒，饮枪毕命。又有浙江省的宁波地方，由宁台镇守使顾乃斌，联络知事沈祖绵，及本地人前署浙江司法筹备处处长范贤方，倡言独立，响应民军，至赣、宁失败，顾等见风使帆，急将独立取消。时浙江都督朱瑞，与顾乃斌稔有感情，代顾呈请，顾竟得邀宽免。范、沈二人，归地方官严缉，幸早远飏，免及于祸，甬案也算了结。是时柳州巡防营统领刘古香，被帮统刘震寰胁迫独立，设立北伐司令，募军起事。经广西都督陆荣廷，飞调军队进剿，当有驻柳税务局长黄肇熙，团长沈鸿英，密约内应，俟各军进攻，即开城纳入，当场格杀刘古香，刘震寰遁去，先后不过五日，已雾尽烟消了。简而不漏，是叙事严密处。

独河南省内的白狼，本与党人不相联络，宗旨也是不同，只因黄兴据宁，却派人与他商议，约他一同讨袁，如得成事，即推他为河南都督，并给他军械，及现银二万两，白狼势力愈厚，更兼河南各军，纷纷迁调他处，防剿民党，他益发横行无忌。田统领作霖、献计张督，拟三路兜剿，张督不从，只信任旅长王毓秀，命为剿匪总司令，所有汝南一带防营，统归节制。王毓秀素不知兵，但知纵寇殃民，讳败为胜，因此白狼东驰西突，如入无人之境。还有什么会匪，什么捻股，什么叛兵，均纠合一气，专效那白狼行为，掳人勒赎，所掠男女，称为肉票，一票或值千金，或值万金，随家估值，贵贱不一，惟遇着娇娃，总须由盗目淫污过了，方准赎还。璧已碎了，赎去何用？河南妇女，尚仍旧俗，多半缠足，一遇乱警，娇怯难行，可怜那良家淑女，显宦少艾，不知被群盗糟蹋了多少。缠足之害，可为殷鉴。而且到处焚烧，惨不忍睹，张督镇芳还讳莫如深。经河南议员彭运斌等，质问政府，方由老袁电饬张督，勒限各军平匪。张镇芳无可推诿，没奈何出城誓师，拟向驻马店进发。

白狼闻张督亲自督师，急忙招集悍党，会议行止，党目宋老年主战，尹老婆主退，独谋士刘生，攘臂直前道："我等起事，已阅两年，名为劫富济贫，试问所济何人？徒令桑梓疾首，今惟速擒磔镇芳，谢我两河，然后南下皖、宁，联合民党，再图北伐，何必郁郁居此，苦我豫人。"此子颇具大志，可惜名字未传。白狼尚是迟疑，复由樊某卜易，南向西向俱吉，惟返里大凶。嗣后白狼之死，果蹈凶谶。狼意乃决，遂分悍党为三队，潜伏驻马店北面，专待张督到来。甫半日，果闻汽笛呜呜，轮机辘辘，有快车自南而至。前队的伏盗，望将过去，见车内统是官军，料知张督已至，一时急于争功，不待快车到站，便大放枪炮，遥击车头。那时烟霾蔽天，响声震地，吓得车内的张镇芳，魂不附体，幸亏卫队营长张砚田，急忙勒车倒退，疾驶如飞。群盗追了一程，那快车已去得远了，乃退还驻马店。白狼顿足叹道："为何这般性急，竟失去张镇芳？"言毕，尚懊恨不已，嗣是率众东行，越西平、汝南、确山，进隐潢川、光山等县，乘势驰入皖境，捣破六安，拟由庐和下江宁，旋闻民党皆溃，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且约皖军堵击，不由得太息道："我久闻黄兴大名，谁知他是百战百逃，不堪一试，直与妇人何异，能成什么大事呢？"乃返身东行，窜入湖北了。张督镇芳自被群盗吓退，一溜烟逃回省城，料知匪党难平，遂乞假进京。豫督一缺，改为田文烈署理。小子有诗咏张镇芳道：

管领中州已数春，况兼守土是乡亲。
如何坐豢潢池盗，全局罗殃反脱身？

白狼未平，袁总统也不遑顾及，惟一意的筹备私事，演出许多花把戏来，且看下回方知。

借尹昌衡口中，叙述二次革命之非计，盖斯时袁政府之真相未露，伪共和之局面犹存，徒欲以

三数人之言论，鼓动亿兆人之耳目，谈何容易？尹昌衡片言而周明镜倒戈，黄毓成一至而熊克武出走，至如新蔡、宁波、柳州诸处，倏起倏灭，尤觉无谓，是岂不可以已乎？且白狼一匪徒耳，名为劫富济贫，而一无实践，扰攘二载，毒遍中州，黄兴急不暇择，且欲联络之，是尤计之失者也。

第三十三回
遭弹劾改任国务员　冒公民胁举大总统

却说赣、宁起事的时候，曾由袁总统运动国会，请他提出征伐叛党的议案。那时参议院院长张继，已受国民党连带的嫌疑辞职而去。此外国民党议员，因赣、宁起事，屡战屡败，害得大家没有面目，你也出京，我也回籍，于是国民党失势，进步党愈占胜着。袁政府本利用进步党，进步党也愿受指使，遂由汪荣宝、王敬芳两议员，提出议案，咨请政府。大致说是："临时政府，曾按照约法，组织正当机关，此外有潜窃土地，私立名号，与政府反抗，就是背叛民国，为四万万人公敌。政府为维持国家生存起见，应适用严厉方法，对待乱党。本议院代表民意，建议如下，相应咨大总统查照施行"云云。两个议员，即可代表民意，若一位大总统，应该作民意代表了。袁总统得此议案，越觉冠冕堂皇，竟饬北京检察厅传讯国民党议员，谓："黄兴是否党魁？党中人如与联络，应由政府取缔，否则由党人自行宣布，立将黄兴除名。"国民党议员无法可施，只好开会公决。有几个自愿脱党，有几个自愿去职，方在危疑交迫的时候，忽发现一种秘密条件，系是四月内的事情，至七月间才行宣露，为两院议员所得闻。

看官道是什么秘事？原来大借款未成立以前，政府却向奥国斯哥打军器公司，密借款项三千二百万磅，约合华币三千二百万元，实收额系是九二，担保品乃是契税，利息六厘。约中并附有特别条件，须以借款半数，由公司承购军械。赣军事未曾发生，已先借款购械，且严守秘密，老袁毕竟多智。双方早已签押，政府却讳莫如深，一些儿不露痕迹。等到百日以后，方由外人间接说起，传入议员耳内。议员闻这消息，无论是进步党，与非进步党，统说政府违法，不得不向政府质问。政府无词可辩，只有搁起不答的一法。偏议员不肯罢休，接连递交质问书，那时政府无可抵赖，不得已实行承认。议员不例弹劾总统，只好弹劾国务员。

是时国务总理，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所有奥款交涉，尚在从前赵秉钧任内，与段无干；且因革命再起，军事徬徨，段任陆军总长，调遣兵将，日无暇晷，已由袁总统提出熊希龄，继任国务总理，咨交两院议决。熊隶进步党，当然经议院通过，遂正式下令，调熊入京，任为国务总理。熊亦直受不辞，竟卸了热河都统的职任，来京组阁，适值借款外露，质问以后，继以弹劾，国务员乘势辞职，袁总统亦乘势照准，于是外交总

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均免去本官，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早已辞去，部务由次长代理，未曾特任。内务总长一缺，本由赵秉钧兼管，赵去职改官后，亦只由次长暂代。惟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专司军政，于借款上无甚关系，所以自问无愧，绝不告辞。梳栉明白。

熊凤凰既经上台，改组阁员，当下与袁总统商议，除陆海军两总长，一时不能易人，仍请段祺瑞、刘冠雄二人照旧连任外，外交拟任孙宝琦，内务拟任朱启钤，教育拟任汪大燮，司法拟任梁启超，农林拟任张謇，交通拟任周自齐，财政由熊自兼。即由袁总统提交议院，得多数同意，遂一一任命，只工商总长一缺，急切不能得人。特命张謇暂行兼任。张字季直，系南通州人，前清状元出身，向称实业大家，兼任工商，却也没人指摘，熊内阁便算成立了。

袁总统心中，以进步党本受笼络，偏亦因奥款发现，出来作梗，显见得两院议员，统是靠不住的人物，欲要自行威福，必撤销这等议院，方可任所欲为。洞见肺腑之谈。但此时不好双管齐下，只能一步一步的做去，先将国民党捽除，再图进步党未迟。乃通饬各省，如有国民党机关，尽行撤除；并因江西、广东、湖南三省议会，附和乱党，勒令解散，一面派遣侦骑，暗地探缉。适有众议院议员伍汉持，原籍广东，因受国民党嫌疑，愤然出京，行至天津，突被侦骑拿去，说他私通叛党，牵入军署，当即杀死。还有众议院议员徐秀钧，已回江西原籍，也被军人拘住，无非是罪关党恶，处死了案。就是参议院院长张继，也有通令缉拿，亏得他先机远引，避难海外，才得保全生命，混迹天涯。袁总统又借着湖南会匪为口实，限制各省人民集会结社，特下一通令道：

> 湘省会匪素多，自叛党谭人凤设立社团改进会，招集无赖，分布党羽，潜为谋乱机关，于是案集如鳞之巨匪，皆各明目张胆，借集会自由之名，行开堂放票之实，以致劫案迭出，民不聊生。贻害地方，何堪设想。其余并有自由党人道会环球大同民党诸名目，同时发生，举动均多谬妄。着湖南都督一律查明，分别严禁解散，以保公安。至此等情形，尚不止湖南一处，并着各省都督民政长，一体查禁。须知人民集会结社，本有依法限制之条，如有勾结匪类，荡轶范围情事，尤为法律所不容，切勿姑息养奸，致贻隐患。此令。

看官至此，稍稍有眼光的，已知袁总统心肠，是要靠着战胜的机会，变共和为专制，所有反对人物，统把他做匪类对待。从此民党中人，销声匿迹，那一个敢向老虎头上去搔痒呢？惟一班袁氏爪牙，统想趁此时机，攀龙附凤，恨不得将袁大总统，即日抬上御座，做个太平天子，自己也好做个佐命功臣。可奈老袁的总统位置，还是临时充选，不是正式就任，倘或骤然劝进，未免欲速不达，就是袁总统自己，也未便立刻照允呢。袁氏果欲为帝，吾谓不若早为，何必踌躇。于是大家议定，请国会先举正式总统，把袁氏当选，然后慢慢儿的尊他为帝。两院议员已都怕惧袁政府声威，乐得敲起顺风锣，响应国门。只是大总统已须选出，大总统选举法，还未曾制定，这却不得不急事研究，先将选举法宣布，

方好选举正式总统。先是国会开幕，曾有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计划，但参考西洋各国，多半是宪法规定，才举大总统。若要倒果为因，理论上殊说不过去，因此拟先定宪法，后举总统。两院中的议员，便组织两个特别机关，一个是宪法起草委员会，一个是宪法会议。草创的草创，讨论的讨论，彼此各有专责，正在筹议进行，偏值赣、宁乱事，生一波折，好容易平定内讧，改造时势，议员为势所迫，幡然变计，遂于九月五日，由众议院开会投票，解决选举总统的问题。至开箧检视，赞成选举总统的，有二百十三票，不赞成的只有一百二十六票。再由参议院公决，也是赞成选举总统，是即上文所云敲顺风锣。乃复开两院联合会，商立大总统选举法。原来总统选举法，本属宪法中一部分，宪法未曾制定，先将选举法提出另订，又是一种困难问题，但既有意迎合，索性通融到底，便决定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成宪法一部分的总统选举法。旋经宪法会议，各无异言，遂于十月四日，将总统选举法全案，宣布出来。其文如下：

中华民国宪法会议，谨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并宣布之。

大总统选举法

第一条　中华民国人民，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岁以上，并住居国内满十年以上者，得被选举为大总统。

第二条　大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之。

前项选举，以选举人总数三分二以上之列席，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三者为当选。但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三条　大总统任期五年，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

大总统任满前三个月，国会议员，须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

第四条　大总统就职时，须为下列之宣誓。

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第五条　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任满之日止。

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

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

第六条　大总统应于任满之日解职，如届期，次任大总统，尚未选出，或选出后，尚未就职，次任副总统，亦不能代理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

第七条　副总统之选举，依选举大总统之规定，与大总统之选举，同时行之。但副总统缺位时，应补选之。

附则

大总统之职权，当宪法未制定以前，暂适用临时约法关于临时大总统职权之规定。

总统选举法，既经宣布，即于十月六日，依选举法定例，组织总统选举会，借宪法会议议场，选举正式总统。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票最多，只投票人数，不满四分之三，作为无效，第二次投票，仍不足法定人数，虽票上多书“袁世凯”三字，终归无效。参议院议长已改选王家襄，因两次投票，徒费手续，乃邀集两院议员，密与语道：“我看目下的时势，非举项城为总统，恐不得了。况项城左右，统思乘此立功，推他为帝，据我愚见，不如速举项城为正式总统，免得君权复活。诸君洞明时局，谅也不以为谬呢。”恐仍由袁氏授意。各议员随口应允，到了第三次投票，还是袁世凯、黎元洪二人，各占多数。再援照选举法第二条说明，行决选法。正拟写票投匦，忽有无数人士，拥入议场，服饰鲜明，形容威赫，差不多如军队一般。经会长问明来由，大众齐声道：“我等统是公民团，来观盛举，今日推选正式大总统，关系重大，总统贤良，统是诸君所赐，若选出一个不满人望的总统，将来国家扰乱，全是诸君的罪过，哼哼！我公民团是不应许的，与其后日遭灾，何如今日审慎。如或所举非人，诸君不得出议院一步，先此通告，休要见怪！”明明是袁氏团，竟自称为公民，无怪来强奸民意。数语说毕，遂轩眉抵掌的环绕拢来，竟把会场内议员，包围至数十匝。简直是十面埋伏。众议员睹这情形，已窥透政府作用，没奈何各握住了笔，草草书袁世凯三字，投入匦中。待至检票唱名，自然票票是袁世凯，遂当场呼出，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这十数字声浪，传将出来，便有好几万人的应声，回答转去，应声中恰是“大总统万岁”五字。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公民团的应声了。公民团欢呼以后，一齐退出，又仿佛是得胜班师的形景。能够强迫议员，应推莫大功劳。越日，选举副总统，一次投票，即举出黎元洪。得票满法定人数，也没有甚么公民团，来院强迫了。选举告终，当由国务院即日通电，布告全国道：

> 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将军、都统、副都统、办事长官、经略使、镇边使、宣抚使、镇守使、宣慰使鉴：本日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临时大总统袁公，当选为大总统，特此通告，希转知省议会，并通电所属各县，一体知照。国务院印。

又由外交部长孙宝琦，照会驻京各公使道：

> 为照会事：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议会，依大总统选举法选举大总统，兹据议长报告，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定于十月十日行就职礼。相应照会贵署理公使大臣、署理大臣查照，即希转达贵国政府可也。须至照会者。

这次袁总统正式莅任，一切礼节，已由国务院预先订定，预先二字，亦用得妙。格外隆备。正是：

政客低头甘听令，枭雄得志又登台。

欲知袁总统就职情形，且至下回再阅。

熊凤凰就任总理，当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其实袁总统意中，第借熊为过渡人物，并非实行信任，熊氏亦何苦身当其冲乎？况解散议会，杀害议员，种种违法举动，已露端倪，而熊氏适丁其时，将来为袁氏受过，已可意料。凤兮凤兮，何见几之不早也？至选举正式总统，再三迎合，尚受军队胁迫，若有洁身自好之议员，应亦先机远引，而乃甘入旋涡，讻讻伣伣，为国民羞，毋亦自轻声价耶？总之人生行事，多为利禄所误，恋恋于利禄中，必有当断不断之忧，迨至后来结果，仍然身名两隳，悔不可追，嗟何及乎！

第三十四回
踵事增华正式受任　争权侵法越俎遣员

却说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十月，正值国庆令节，全国行庆祝礼，又经袁总统正式莅任，越觉锦上添花，喜气洋溢。老袁强迫选举，正为此日。当由国务院通告礼节，定于十月十日上午十时，前称国庆为双十节，此次应改呼三十节。大总统正式就职于太和殿。这太和殿的规模，很是弘敞，从前清帝登基，以及元旦诞辰，受百官朝贺，统在这殿中行礼，袁总统就此受任，分明是代清受命的意思。一语道破。是日，殿中已洒扫清洁，布置整齐，陈设华丽，一班伺候人员，早已穿好大礼服，趋向殿前，按班鹄立，好容易待至十时，方见大礼官入殿，导着一位龙骧虎步的袁总统，徐步而来。两旁奏起国乐，锵铿杂沓，谐成一片；接连是殿门外面，远远的鸣炮宣威，共计一百零一响。袁总统步上礼台，中立南向。待从各官，联步随登，站立左右，国乐暂止。侍从官捧进誓词，由袁总统宣读告终，即有庆祝官趋至北面，行谒见礼，向袁总统一鞠躬，袁总统倒也答礼。待从官再进宣言书，袁总统又照书宣读。读毕，庆祝官再行庆祝礼，向袁总统三鞠躬。袁总统也答礼如仪，乐又再作。掌仪官引导庆祝官退就接待室。大礼官引导袁总统还休息室，乐复暂止。既而大礼官出殿，接引外宾入礼堂，序次排立，复请袁总统出莅礼堂，南向正立。乐奏三成，袁总统再就礼台，由外交总长孙宝琦邀同各国公使，及参随各员，至礼台前行鞠躬礼，袁总统也鞠躬相答。领衔公使代表外交团，宣读颂词，满口是爱皮西提，经翻译员译作华文，方可作为本书的词料。词云：

君现被举中华民国大总统，本领衔公使代表外交团，来述庆贺之忱。新政体建设以来，此为第一次集会于中国正式庆日，藉此各国公使，请大总统深信所祝，于此选举君为正式大总统，能为中国开始一新幸福时代之先步，且恪守条约及各项成例，不但能维持中国之平和，保持民国政府之稳健，并能保国内富饶之发达。各国于此举亦利助成，依中国情形如是，定望各本国政府与贵国政府，所有今日幸结接洽，将必日益亲密，谅于此情。各国公使，必承大总统贵重协助，外交团于今日欣祝大总统政治丕益，大总统福躬康乐！

领衔公使读毕颂词，袁总统亦亲诵答词道：

今日贵公使以本大总统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代表各公使惠临称贺，并承贵公使以被选正式总统，为中国开始新幸福之先步，致词推许。本大总统感谢之忱，实为无量。本大总统深愿履行条约，循守成例。与友邦敦睦，为唯一之基础，前在临时政府期内，固已早有明证，此后尤当竭其绵力，俾本国政府，与贵各国政府联络之感情，恳笃之交谊，日益亲密，有加无已。本大总统以保持和平，秩序发达，经济信用，为作新宗旨，贵各国公使势诚赞助，乐观厥成。本大总统深信彼此睦谊，即为他日永久不渝之征也。顺祝贵各国暨贵各公使绥福无疆！

袁总统读一句，翻译员亦译述一句，随读随译，一气读完。各公使均表满意，即率参随各员，复向袁总统鞠躬。袁总统答礼毕，各公使再行私觌礼，由大礼官依次引见，个个与袁总统握手，继以鞠躬。袁总统一一答礼，外交团退赴接待室。大礼官又导入清室代表世续，与袁总统相见，所有礼节，及彼颂此答，大致与各国公使相同。世续退后，大礼告成，伺候各官，循例三呼，国乐以外，杂以军乐，仿佛有凤凰来仪，百兽率舞景象。引用虞书，妙不可阶。袁总统缓步下台，退至休息室小憩。是时袁总统心中应该快乐，吾谓其尚未满意。约一小时，陆军总长段祺瑞，戎服趋进，请袁总统莅天安门阅兵；袁总统又嘱外交总长孙宝琦，邀请各国公使，及清室代表，同往校阅，各公使等自然乐从。于是袁总统前行，各公使等后随，还有一班伺侯官员，鱼贯而出，统至天安门。门前早有座位设着，袁总统坐中，外宾坐左，陆军外交等坐右，一声令下，万卒齐来，先向上座参见，行过军礼，然后按着步伐，排齐行伍，把平时练习的技术，当场试演，俨然得心应手，纯熟无比。各公使却也称赏，袁总统格外嘉慰，越觉得笑容可掬，满面春风。骄态已露。至阅兵礼毕，座客尽散，袁总统即由天安门外，乘着礼车，返总统府去了。

到了下午，由总统府颁发命令，世续、徐世昌、赵秉钧，俱特授勋一位。世续系清室代表，如何也授勋一位。朱瑞、蔡锷、胡景伊、唐继尧、阎锡山、张凤翙、张锡銮、倪嗣冲、张镇芳、周自齐、陈宧、汤芗铭，均授勋二位。蒋尊簋、孙毓筠、庄蕴宽，均授勋三位。张绍曾、陆建章，均授勋四位。屈映光授勋五位。五家襄、章宗祥，均给予一等嘉禾章。王家襄身为议员，得给嘉禾章，可见前回拟举袁氏，寓有隐衷。林长民、张国淦、施愚、王治馨、治格，

均给予二等嘉禾章。顾鳌给予三等嘉禾章。荫昌给予一等文虎章。赵惟熙、陈昭常、宋小濂、张广建、唐在礼、张士钰、袁乃宽、李进才、江朝宗，均给予二等文虎章。总算赏赉优渥，内外蒙恩。还有一种可喜的事件，自美洲各国，承认中华民国后，欧洲诸国，尚是徬徨却顾，不肯遽认，至此闻正式总统，已经就任，于是俄、法、英、德、奥、意、日本，及比、丹、葡、荷、瑞、挪等国，各于袁总统莅位这一日，赍致外交部照会，承认中华民国，愿敦睦谊。且由内务部农林部工商部交通部，特颁通告，凡公共游玩等所，一律开放三日，任人游览，免收券费，大约是与民同乐的意思。应加断语，均为后文改图帝制伏笔。嗣是黎副总统及各省都督、民政长、将军、都统、副都统、办事长官、经略使、镇边使、宣抚使、镇守使、宣慰使等，无不上书肃贺，各表欢忱。又由国务院电达武昌，道贺黎副总统正式就职。各省官吏亦通电致贺。是时黎元洪已辞去江西兼督，保荐李纯署任，惟督鄂如故。他本是随遇而安，无心营竞，正式副总统一职，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所以人家贺他，他只淡淡的答谢数语，也并没有甚么隆礼举行，只是吾行吾素罢了！黎之卒得保身，全亏是着。

且说大总统选举法，自宪法会议议决，即直接宣布，并未经过袁政府手中。当时袁总统未免懊恼，以为国会专制，连自己的公布权，都被夺去，将来制定宪法，均须由国会取决，事事不能自主，反做一个傀儡，如何了得。但因正式就职的期间，已预定在国庆日，倘或为此争议，势必选举延迟，辜负此良辰佳节，岂不可惜？自己尚未当选，已预定就职期间，真可谓满志踌躇。所以暂时容忍，就援照国会咨文，将总统选举法全案，刊登政府公报，即日宣布。至就任以后，遂咨照宪法会议，争回公布权，统共不下二千言，由小子节录如下：

为咨行事，查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内载参议院之职权，一，议决一切法律案；又第五十四条，内载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又第二十二条，内载参议院议决事件，咨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又第三十条，内载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各等语。凡此规定，均属前参议院在约法上议决法律，及制定宪法之职权范围。民国议会成立以来，依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则民国议会，无论系议决法律事件，抑系制定宪法事件，皆应以临时约法暨国会组织法所定程序为准，实无丝毫疑义。乃本年十月五日，准宪法会议咨开：大总统选举法案，业于十月四日，经本会议议决宣布，并公决送登政府公报，为此抄录全案，咨达大总统，即希查照饬登等因前来。本大总统当以民国议会，前经议决，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系为奠定民国国基起见。本月四日，宪法会议议决大总统选举法案，来咨虽仅止声明议决宣布，并公决送登政府公报等语，显与临时约法暨国会组织法规定不符。然以目前大局情形而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友邦承认问题，又率以正式总统之选举，能否举行为断，是以接准来咨，未便过以临时约法及国会组织法相绳，因即查照来咨，命令国务院饬局照登。惟此项咨达饬登之办法，既与约法上之国家立法程序，大相违反。若长此缄默不言，不惟使

民国议会，蒙破坏约法之嫌，抑恐令全国国民，启弁髦约法之渐，此则本大总统于宪法会议之来咨，认为于现行法律及立法先例，俱有未妥，不敢不掬诚以相告者也。查民国立法程序，约法暨国会组织法，定有明文，一为提案，二为议决，三为公布，断未有但经提案议决，而不经公布，可以成为法律者，大总统选举法案，若为法律之一种，则依据临时约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当然应由大总统公布。若为宪法之一部，则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虽应由民国议会制定，然制定权行使之范围，仍应以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之起草权，第二十一条之议定权为标准，断不能侵及于临时约法第二十二及第三十条之公布权。宪法会议，以此项宣布权，乃竟贸然行使，其蔑视本大总统之职权，关系犹小，其故违民国根本之约法，影响实巨。本大总统此次饬局照登，设我国民起而责以放弃职权之咎，固属百喙莫辞，而我最高立法机关，乃置现行约法及国会组织法于不顾，竟使本大总统不得不出于放弃职权之一途，恐亦非代表国民公意者所应出此也。何不早说？岂至此方才省悟乎？况民国肇造，二年于兹，宪法未施行以前，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民国元年，前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时，业于是年三月十一日，咨送临时大总统公布有案。而临时约法第五十六条，并定有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各明文。夫与宪法效力相等之约法，既经前参议院议决咨送大总统公布于前，则依照民国立法之先例，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注意在此条。断无不经大总统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总之民国会议，对于民国宪法案，只有起草权及议定权，实无所谓宣布权，此为国会组织法所规定，铁案如山，万难任意摇动。究竟本月五日来咨所称饬登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是否即应依照约法公布施行之规定办理？将来民国会议制定宪法案，应否依照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以起草议决为限。事关立法权限，亟应谘询国会，从速答复，相应咨行贵会查照，依法办理可也。此咨。

宪法会议中，接到此咨。统说是直接宣布，系各国通例，原无庸经过总统手续；且因宪法草案，正在裁定，大家悉心斟酌，忙碌得很，也无暇特别开议，答复总统。老袁静待两日，并不见有复文，遂欲越俎代谋，特饬国务院派员干涉。适值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宪法草案三读会，突有八人陆续趋入，据言奉大总统令，来会陈述意见，并赍达总统咨文，请宪法会议查照施行。看官你道八人为谁？就是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照焱、余棨昌八人。一面递交咨文，由会中人员公阅，其文云：

查国会组织法，载民国宪法案，由民国会议起草及议定，迭经民国议会，组织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暨特开宪法会议。本大总统深惟我中华民国开创之苦，建设之难，对于关系国家根本组织之宪法案，甚望可以早日告成，以期共和政治之发达。惟查临时约法，载明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法之权，诚以宪法成立，执行之责，在大总统，宪法未制定以前，约法效力，原与宪法相等，其所以予大总统此项特权者，盖非是则国权运用，易涉偏倚。且国家之治乱兴亡，每与根本大法为消息，大总统既

为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之国家元首，于关系治乱兴亡之大法，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议法者得所折衷，则由国家根本大法所发生之危险，势必酝酿于无形，甚或补救之无术，是岂国家制定根本大法之本意哉？本大总统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一年有余，行政甘苦，知之较悉，国民疾苦，察之较真。现在既居大总统之职，特来即负执行民国议会所拟宪法之责，苟见有执行困难，及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之处，势未敢自己于言。况共和成立，本大总统幸得周旋其间，今既承国民推举，负此重任，而对于民国根本组织之宪法大典，设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尽，殊非忠于民国之素志。兹本大总统谨以至诚对于民国宪法，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派遣委员施愚、顾鳌、饶孟会、黎渊、方枢、程树德、孔照焱、余棨昌前往，代达本大总统之意见：嗣后贵会开议时，或开宪法起草委员会，或开宪法审议会，均希先期知照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相应咨明贵会，请烦查照可也。此咨。

会中人员阅毕，便语八委员道："民国立法，权在国会，不受行政部干涉。诸公来此，未免违法，还请转达总统，收回成命。"八委员齐声道："大总统尚有咨文在此，请诸君再阅，便可分晓。"言毕，又递交咨文一纸，由众议员续鉴一周，都不觉摇起头来，小子有诗咏袁总统道：

到底雄心未肯降，议围先遣五丁撞。
乃翁自命非凡品，国会从今莫语庞。

欲知咨文中如何说法，容待下回再详。

前半回叙袁氏正式就职，尽举当时礼节，揭出纸上，见得袁总统威仪烜赫，比前临时总统，已觉不同，即隐为后文帝制伏笔。后半回迭录两咨文，无非为推倒共和，改图专制张本。袁氏以国家宪法，定诸国会，一切不能自主，所以力争公布权，并遣八委员干涉立法，曾亦思今日之中华，固已为民主国体乎？既曰民主，则主权应操之于民，总统不过一公仆耳，乌得妄争主权耶？总之袁氏为帝之心，憧扰于中而不能自已，一经诸事顺手，便逐渐发现出来。作者不肯轻轻放过，故有闻必录，无隐不扬，若徒以抄胥目之，盖亦误矣。

第三十五回
拒委员触怒政府　藉武力追索证书

却说众议员阅读袁总统咨文，又是长篇大论，洋洋洒洒的数千言，大致以临时约法，有好几条不便照行，须亟加修正。小子录不胜录，但记得当时有一清单，提出增修约法草案，就中有应修正者三条，应追加者二条，特照录如下：

应修正者三条。

（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修正）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

（二）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　临时大总统得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议员同意。

（修正）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

（三）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　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修正）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应追加者二条。

（一）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于国会闭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前项教令，至次期国会开会十日内，须提出两院，求其承认。

（二）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有紧急之需用，而不及召集国会时，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前项处分，至次期国会开会十日内，须提出众议院，求其承诺。

是时宪法草案，已拟定十一章一百十三条，大旨已定，不便变更。况且袁总统提出各条件，全然是君主立宪国的法例，与民主立宪，毫不相容。看官！你想这宪法起草委员，及宪法会议中人，肯一一听命老袁，委曲迁就么？当下即向施愚、顾鳌等八人道："本会章程，宪法读草，只许国会议员列席旁听，此外无论何人，不得入席。今诸君来此，欲代大总统陈述意见，更与会章不符，本会但知遵章而行，请诸君自重。"施愚等再欲有言，那会员等已不去理睬，只管自己读法去了。施愚等奉命而来，趾高气扬，偏遭了这场白眼，扫尽面上光采，叫他如何不气？如何不恼？原是禁受不起。随即退出院中，回报袁总统，除陈述情形外，免不得添入数语，作为浸润。袁总统半晌道："我自有法，你等且退。"施愚等唯唯趋出，隔了一天，即由国务院发出袁总统电文，通告各省都督发政长，反对宪法草案，略云：

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善。乃国民党人，破坏者

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阅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特举其最要者，先约略言之：立宪精神，以分权为原则，临时政府，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之有国务员同意权，此必须废除者；今草案第十一条，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同意，第四十三条，众议院对于国务院，为不信任之决议时，须免其职，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各部总长，虽准自由任命，然弹劾之外，又有不信任投票一条，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否则国务员即不违法，议员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众议员数五百九十六人，以过半数列席计之，但有二百九十九人表决，即应免职，是国务员随时可以推翻，行政权全在众议员少数人之手，直成为国会专制矣。自爱有为之士，其孰肯投身政界乎？各部各省，行政事务，范围甚广，行政实依其施行之法，均得有相当之处分，今草案第八十七条，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云云，是不遵约法，另设平政院，乃使行政诉论，亦隶法院，行政官无行政处分之权，法院得掣行政官之肘，立宪政体，固如是乎？国会闭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美国两院规则内有之，而宪法上并无明文；今草案第五条，规定国会委员会，由参众两院选出四十人，共同组织之，会议以委员三分二以上列席，三分二以上同意决之，而其规定之职权，一咨请开国会委员会，一闭会期内，国务总理出缺时，任命署理，须得委员会同意，一发布紧急命令，及财政紧急处分，均须经委员会议决。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侮蔑立法之甚者也。文武官吏，大总统有任命之权，今草案第一百八、九两条，审计员由参议院选举之，审计院长，因审计员互选之云云。审计员专以议员组织，则政府编制预算之权，亦同虚设，而审计又用事前监督，政府直无运用之余地。国家岁入岁出，对于国会，有预算之提交，决算之报告，既予以监督之权，岂宜干预用人，层层束缚，以掣政府之肘？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省议会，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员，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值此建设时代，内乱外患，险象环生，各行政官力负责任，急起直追，犹虞不及，若反消灭行政一部独立之权，势非亡国灭种不止，推你为帝，想国必不亡，种必不灭。此种草案，既有人主持于前，自必有人构成于后，设非藉此以遂其破坏倾覆之谋，何至于国势民情，梦梦若是，但你也未必昭昭，奈何？征诸人民心理，既不谓然，即各国法律家，亦多訾驳，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缄默不言？临时约法，临时大总统有提议修改约法之权，又美国议定宪法时，华盛顿充独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联合会议议长，虽寡所提议，而国民三十万人出众议员一人之规定，实华盛顿所主张。法国制定宪法时，马克马洪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命外务大臣布罗利，向国民会议提出宪法案，即为法国现行之原案。此法、美二国第一任大总统与闻宪法

之事，具有先例可援。用特派员前赴国会陈述意见，以期尽我保国救民之微忱。草案内谬点甚多，一面已约集中外法家，公同讨论，仍当随时续告。各该文武长官，同是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共抒谠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原来宪法草案的内容，袁总统已探听得明明白白，他因所定草案，仍然由临时约法脱胎，不过增修字句，较为详备，并没有特别通融，所以极力反对。各省都督发政长，本是行政人员，当然不能立法，老袁并非不晓，但既为民选的总统，未便悍然自恣，不得不借重官吏，要他出来作梗，反抗立法机关，庶几借口有资，得以压倒国会。借刀杀人，是他惯技。各省都督民政长，见老袁正在得势，那个不想望颜色，凑便逢迎？于是你上一篇电陈，我达一篇电复，或说是应解散国民党，或说是应撤销国民党议员，或说是庆撤销草案，及解散起草委员会。就中有几个袁氏心腹，简直是主张专制，说是："国会议员，与逆党通同一气，莠言煽乱，颠倒黑白，不如一律解散，正本清源"云云。贡媚献谀，无所不至。袁总统接到这等电文，喜得心花怒开，忙邀入国务总理熊希龄，及各部长等，商议撤销议员等事宜。熊总理等依违两可，乃由袁总统决定，分条进行，先命解散国民党，及撤销国民党议员，于十一月四日下令道：

据警备司令官汇呈查独乱党首魁李烈钧等，与乱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密电数十件，本大总统逐加披阅，震骇殊深。此次内乱，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构煽，李烈钧、黄兴等，乃敢据地称兵，蹂躏及于东南各省，我国民身命财产，横遭屠掠，种种惨酷情事，事后追思，犹觉心悸，而推原祸始，实觉罪有所归。综核伊等往来密电，最为我国民所痛心疾首者，厥有数端：一该各电内称李逆烈钧为七省同盟之议，是显以民国政府为敌国；二中央派兵驻鄂，纯为保卫地方起见，乃该各电内称国民党本部，对于此举，极为注意，已派员与黄兴接洽，并电李烈钧速防要塞，以备对待，是显以民国国军为敌兵；三该各电既促李逆烈钧以先发制人，机不可失，并称黄联宁、皖，孙连桂、粤、宁为根据，速立政府，是显欲破坏民国之统一而不恤；四该各电既谓内讧迭起，外人出而调停，南北分据，指日可定，是显欲引起列强之干涉而后快。凡此乱谋，该逆电内，均有与该党本部接洽，及该党议员一致进行，并意见相同各等语，勾结既固，于是李逆烈钧，先后接济该党本部巨款，动辄数万，复特别津贴该党国会议员以厚资。是该党党员，及该党议员，但知构乱以例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既据发现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党议员勾结为乱各重情，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计，已饬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将该国民党京师本部，立予解散，仍通行各戒严地域司令官各都督民政长，转饬各该地方警察厅长，及该管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现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布印刷物品，公

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至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既受李逆烈钧等，特别津贴之款，为数甚多，原电又有与李逆烈钧，一致进行之约，似此阳窃建设国家之高位，阴预倾覆国家之乱谋，实已自行取消其国会组织法上所称之议员资格，若听其长此假借名义，深恐生心好乱者，有触即发，共和前途之危险，宁可胜言？况若辈早不以法律上之合格议员自居，国家亦何能强以法律上之合格议员相待？应饬该警备司令官，督饬京师警察厅，查明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议员之隶籍该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一面由内务总长，从速行令各该选举总监督暨初选举监督，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该党以外之议员，热诚爱国者，殊不乏人，当知去害群即所以扶持正气，决不致怀疑误会，藉端附和，以自蹈曲庇乱党之嫌。该国民党议员等回籍以后，但能湔除自新，不与乱党为缘，则参政之日月，仍属甚长，共和之幸福，不难共享也。除将据呈查获乱党各证据，另行布告外，仰该管各官吏，一体遵照。此令。

这令下后，不特国民党议员，惊愕异常，就是别党议员，也有兔死狐悲的感慨，拟援据议院法，凡议员除名，须经议院决定一条，与政府辩驳。还有新行组织的民宪党，系拥护宪法草案，抵制政府干涉，共说袁总统能战胜兵戎，不能战胜法律，誓共同心力，与宪法为存亡，彼此抖擞精神，要与袁政府辩论曲直。已经迟了。那知迅雷不及掩耳，就是下令这一日，下午四时，军警依令执行，往来如梭，彻夜不绝。看官道是何因？乃是向国民党议员各寓中，追缴证书徽章。议员稍一迟疑，便经那班丘八老爷，拔出手枪，指示威吓。天下无论何人，没有不爱惜身命，欲要身命保全，不得不将证书徽章，缴出了事。到了夜半，已追索得三百五十多件，汇交政府。那知老袁意尚未足，再令将湖口起事前，已经脱党人员，亦饬令勒缴证书徽章。军警们不敢少懈，只好再去挨户搜索，敲门打户，行凶逞威。直到天光破晓，红日高升，方一齐追毕，又得八十余件，乃回去销差。不意政府又复下令，叫他监守两院大门，依照追缴证书徽章的议员名单，盘查出入。凡一议员进院，必须经过查问手续，确是单内未列姓名，方准进去。看官！你想议院章程，必须议员有过半数列席，方得开议，起初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尚止三百多件，计算起来，不过两院中的三分之一，及续行追缴八十余人，两院议员，已去了一半，照院章看来，已不足法定人数，如何开会议事？袁氏之所以必须续追，原来为此。因此立法部的机能，全然失去。就是命令中有递补议员一语，各省候补当选人，也相率视为畏途，不敢赴京。国会遂不能开会，徒成一风流云散的残局了。袁政府煞是利害，见国民党议员，变不出甚么法儿，索性饬令各省将省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亦一并取消，小子有诗叹道：

大权在手即横行，约法何能缚项城？
数百议员齐俯首，乃公原足使人惊。

欲知袁政府后事，且至下回续表。

八委员之被拒，为国会正当之举动，狡如老袁，岂见不到此？彼正欲借此八委员，以尝试国会，无论被拒与否，总有决裂之一日，业已战胜敌党，宁不能战胜国会乎？迨解散国民党，及追缴证书徽章，强权武力，陆续进行，于是拥护袁氏之进步党议员，亦抱兔死狐悲之感，欲起而反抗之，然已无及矣。观袁氏之令出如山，军警亦奉行惟谨。通宵追索，翌晨毕事，袁氏之威势，真炙手可热哉！然以力假仁，得霸而止，仁且未假，欲横行以逞已志，难矣。请看今日之域中，毕竟谁家之天下？

第三十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督辞职

却说袁总统既削平异党，摧残议院，事事称心，般般顺手，当然有笼压全国、惟我独尊的气势。惟因云南都督蔡锷，于二次革命时，拟联合黔、桂等省，居间调停，主张两方罢兵，凭法理解决。事为袁氏所忌，遂召他入京，令黔督唐继尧兼署；还有湖南都督谭延闿，及福建都督孙道仁，曾附和独立，图抗中央，虽事后取消，归罪他人，也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计策，瞒不住老袁心目，袁总统遂将他免职，把湖南都督一缺，特任了汤芗铭，福建都督一缺，令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代，后来且将这缺裁去，只设一民政长罢了。三督既去，此外都俯首帖耳，不敢异词，只有国会中议员，还因法定人数，屡次缺席，未免啧有烦言。袁总统特创一新例，挑选了几个有名人物，组成议事机关，叫作政治会议，老袁既有言莫予违之意，何必设此机关，致多累赘。会长派任李经羲，又有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七人，同作襄议员，再由国务总理举派二人，每部总长举派一人，法官二人，蒙藏事务局，酌派数人，各省都督民政长，亦酌派数人，集中议政，算作国会的替身。一面授意各省长官，令他倡仪遣散议员，取消国会，于是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等，联名电致袁总统道：

大总统钧鉴：共和国家，以法治为归宿，当破坏之后，亟宜为建设之谋，所有应行法治，千端万绪，虽急起直追，犹恐不及。民国初创，以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而成立年余，制定法案，寥寥无几，惟以党争闻于天下，适为建设之障碍，决无进行之计划。中外士庶，乃移易其渴望之心，属诸国会，以为国会既成，必可将各项法

制，依次制定。不意开会七阅月，糜帑数百万，而于立法一事，寂然无闻，欲仅如前参议院尚能立东鳞西爪之法，而亦不可得。民国前途，岂堪久待？盖因各议员被举之初，别有来由，多非人民公意之所推定，谓为代表，夫将谁欺？其有爱国思想者，固不乏人，而争权利，徇党见，置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于不顾者，反占优势。且人数过多，贤者自同寒蝉，不肖者如饮狂水，余皆盲从朋附，烟雾障天，虽有善者，或徒唤奈何，宁与同尽。上下两院，性质相同，无术调剂，因之立法成绩，毫无进步，中外援为诟病，国家日益阽危。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赖我大总统以救国为己任，毅然刚断，将乱党议员资格，一律取消，令候补当选人，以次挨补，顾候补人员，与前次人员，资格相同，无论一时断难如额，即使如额，而八百余人，筑室道谋，仍恐议论多而成功少。现在国本初定，重要法案，何止数百件？由今之道，以七阅月而未立一法，虽迟以百年，亦复何济？而强邻环伺，破产在即，岂从容高论之秋？我不自谋，必有起而代我者，欲不为人之牛马奴隶，何可得耶？元洪等行政人员，亦国民一分子，国苟不存，身于何有？苟利于国，遑论其他？用敢联名恳切大总统始终以救国为前提，万不可拘文牵义，以各国长治久安之成式，施诸水深火热之中华。历考中外改革初期，以时势造法律，不以法律造时势。美为共和模范，而开国之始，第一次宪法，即因束缚政府，不能有为，遂有费拉德费亚会议修正之举。是役也，全体会员，无不有政治之经验，其会议之所议决，多轶出原有宪法范围以外，而自操制定宪法之全权，论者不诋为违法，先例具在，可为明证。现在政治会议，已经召集，与美国往事由各州推举之例正同，请大总统饬下国务院，谘询各员以救国大计，若众意咸同，则共和政体之精神，即可因兹发轫。即例以南京政府以十四省行政官代表之参议院，其完缺大相悬殊，正与华盛顿修正宪法，若合一辙。元洪等承乏地方，深知民人心理，痛恶暴乱之议员；各国论调，亦极公允，我大总统何所顾忌而不为之所？文明国议员，无论何党，皆以扶持本国为宗旨，断无以破坏阻挠为能事者。现在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其余稳健议员，素知自爱，闻已羞与哙伍，愤欲辞职。虽欲固结，已属无从。留此少数之人，既无成立之希望，应请大总统给资回籍，另候召集。各议员皆明达廉洁，决不恋恋于五千元之岁俸，而浮沉于不生不灭之间，以误国家之计。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伏乞鉴核施行，民国幸甚！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署湖北民政长吕调元、直隶都督冯国璋、直隶民政长刘若曾、奉天都督兼署吉林都督张锡銮、奉天民政长许世英、吉林民政长齐耀琳、吉林护军使孟恩元、黑龙江护军使兼署民政长朱庆澜、江苏都督张勋、江苏民政长韩国钧、江北护军使蒋雁行、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倪嗣冲、署江西都督李纯、江西民政长汪瑞闿、浙江都督朱瑞、署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福建民政长汪声玲、署湖南都督兼理民政长汤芗铭、署山东都督靳云鹏、署山东民政长田文烈、河南都督张镇芳、河南民政长张凤台、山西都督阎锡山、山西民政长陈钰、陕西都督张凤翙、署陕西民政长高增爵、护理甘肃都督兼护发政长张炳华、新疆都督兼署民政长杨增新、四川都督胡景伊、署四川民政长陈廷杰、护理川边经略使颜镡、广东都督龙济光、署

广东民政长李开侁、广西都督陆荣廷、广西民政长张鸣岐、贵州都督兼署云南都督唐继尧、云南民政长李鸿祥、贵州民政长戴戡同叩。

看官阅此电文，已见得各省长官，统是仰承意旨，不消细述。惟黎元洪系起义首领，本意在推翻专制，建设共和，此次袁总统摧残国会，明明欲恢复专制，如何也随声附和，反领衔电达呢？古语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众既赞成袁氏，他亦不便硬行出头，与袁反对，乐得同流合污，做一个与时浮沉的俊杰呢？句中有眼。不意通电未几，即来了参议院院长王有襄，口称奉总统密令，邀副总统入京，面商要略。黎元洪也不推辞，立将任中各项文书，委任民政长暂管，草草的收拾行装，随王北上，尚恐部下有变，佯言因公渡江，事毕返署，所以出城就道，行踪跪秘，连黎氏左右，也未尝预知情事。待至黎已到京，方闻袁总统下令，有云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因公来京，着段祺瑞暂代兼领湖北都督事。当时中外人士，莫名其妙，共疑政府有何大事，必须这黎副总统到京呢。嗣由小子底细调查，方知黎氏入京，段氏出镇，统含有特别关系，不是无故调动的。说来话长，待小子叙述出来。

原来袁氏倚黎、段为左右手，黎长参谋，段长陆军，遇事必内外筹商，谋定后动。黎、段亦矢忠矢慎，不敢有违，所以二次革命，黎为外护，段为中坚，终能指日荡平，肃清半壁。袁总统得此奇捷，未免顾盼自豪，尝语左右道："我略用武装，约叛党相见，不到两月，尽已平定，论起功力，不在拿翁下。拿翁即法国拿破仑。惟拿翁自恃武功，觊觎大宝，改变民主，再行帝政，我虽很加羡慕，但不欲轻效拿翁，致蹈覆辙呢。"自知甚明，何后来利令智昏？左右等唯唯如命，未敢妄赞一词，就中有一位跃跃欲逞的贵公子，听到此言，命名迎机而入，婉进讽词，老袁掀髯笑道："汝欲我做皇帝么？但为事必三思后行，倘或骑梁不成，反输一跌，岂不是欲巧反拙么？"意在言外。于是这位贵公子，垂首告退。看官道此人为谁？说是袁总统的长公子克定。画龙点睛。袁总统有一妻十五妾，子十五，女十四，惟长子克定，为正室于氏所出，机警不亚乃父，幼时除读书外，辄好武事，及弱冠后出洋，赴德国留学，卒业陆军学校，至是归国已久，常思化家为国，一展所长。居然想做唐太宗。凑巧民国成立，乃父得为总统，他便想趁这机会，劝父为帝，好把一座锦乡江山，据为袁氏私产，偏乃父不肯遽为，日日延挨过去，自思光阴易过，何时得达目的？踌躇再四，无可为计，猛然想到故友阮忠枢，与段祺瑞向称莫逆，段握陆军重任，倘得他鼓吹帝制，号召军民，那时便容易成功了。当下着人去招阮忠枢，忠枢为袁氏门下士，素与克定往来，一闻传召，立刻驰至。两下相见，当由克定嘱托一番，他即转往国务院，见段在列，乘间密语。谁料段不待词毕，便厉声道："休得妄言！休得妄言！"阮撞了一鼻子灰，返报克定，克定暗暗怀恨。段又出语人道："项城屡次宣言，誓不为帝，克定痴心妄想，一味瞎闹，岂不可笑？"这数语传入克定耳中，愈令懊恼，遂与袁乃宽密谋，挤排段氏。乃宽与克定，同姓不宗，平时殷勤趋奉，颇得老袁欢心，遂认老袁为叔父行，小袁为兄弟行。这是姓袁的好处。老袁屡加拔擢，累任至陆军次长，凡段氏一切行为，乃宽无不洞悉，所以吹毛索瘢，得进才言。老袁虽然聪明，怎奈一个令子，一个爱侄，日事絮

聒，免不得将信将疑。段祺瑞素性坦率，未曾防着，只知效忠袁氏，有时袁总统与谈湖北军情，赞美黎元洪，祺瑞独说黎仁柔有余，刚断不足，袁亦叹为知言。黎氏生平颇合此八字品评。既而袁克定以段不助已，变计联黎，复遣人示意元洪，元洪不肯相从，所答论调，与段略同。克定乃密结爪牙，撺掇老袁，调黎入京，出段镇鄂，一是软禁元洪，缓缓的令他熔化，一是驱开祺瑞，急急的撤他兵权。煞是好计。黎、段非无知识，但立人檐下，只好低头奉令，一往一来，仆仆道途，同做个现成傀儡罢了。黎元洪倒也见机，一经入京，便上书辞职，袁总统即日照准，不过温语答复，竭力敷衍。彼此情词斐亹，可歌可诵，小子不忍割爱，一并照录。曾记黎元洪的呈文道：

敬呈者：窃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靡措，诚服无涯。伏念元洪忝列戎行，欣逢鼎运，属官吏播迁之众，承军民拥戴之殷。王陵之率义兵，坚辞未获，刘表之居重镇，勉负难胜。洎乎宣布共和，混一区夏，荷蒙大总统俯承旧贯，悉予真除。良以成规久圮，新制未颁，不得不沿袭名称，维持现状。元洪亦以神州多难，乱党环生，念瓜代之未来，顾豆分而不忍。思欲以一拳之石，暂砥狂澜，方寸之材，权撑圮厦，所幸仰承伟略，乞助雄师，风浪不惊，星河底定，获托威灵之庇，免贻陨越之羞。盖非常之变，非大力不能戡平，无妄之荣，实初心所不及料也。夫列侯据地，周室所以陵迟；诸镇拥兵，唐宗于焉萌靡。六朝玉步，蜕于功人；五代干戈，贻自骄将。偶昧保身之哲，遂丛误国之愆。灾黎填于壑而罔闻，敌国入于宫而不恤，远稽往乘，近览横流，国体虽更，乱源则一，未尝不哀其顽梗，憯莫惩嗟。前者章水弄兵，钟山窃位，三边酬诸异族，六省订为同盟，元洪当对垒之冲，亦尝尽同舟之谊。乃罪言弗纳，忠告罔闻，衷此苦心，竟逢战祸，久欲奉还职权，藉资表率，只以兵端甫启，选典未行，暂忍负乘致寇之嫌，勉图扶杖观成之计。孤怀耿耿，不敢告人，前路茫茫，但蕲救国。今有列强承认，庶政更新，洗武库而偃兵，敞文园而弼教。处四海困究之会，急起犹迟，念两年患难之场，回思尚悸。论全局则须筹一统，论个人则愿乞余年，倘仍恃宠长留，更或陈情不获，中流重任，岂忍施于久乏之身？当日苦衷，亦难禒诸无稽之口，此尤元洪所冰渊自惧，寝馈难安者也。伏乞大总统矜其愚悃，假以闲时，将所领湖北都督一职，明令免去。元洪追随钧座，长听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撷山云而炼性。幸得此身健在，皆出解衣推食之恩；倘使边事偶生，敢忘擐甲执兵之报。伏门待命，无任屏营！谨呈。

袁总统的复书，也是俪黄妃紫，绮丽环生。词云：

来牍阅悉。成功不居，上德若谷，事符往籍，益叹渊衷。溯自清德既衰，皇纲解纽，武昌首义，薄海风从，国体既更，嘉言益著。调停之术，力竭再三；危苦之词，书陈累万。痛洪水猛兽之祸，为千钧一发之防，国纪民彝，赖以不坠。赣、宁

之乱，坐镇上游，匕鬯不惊，指挥若定。吕粱既济，重思作楫之功；虞渊弗沉，追论抝戈之烈。凡所规划，动系安危，伟业丰功，彪炳寰宇。时局初定，得至京师，昕夕握谭，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坐。遴、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楚国宝善，遂见斯人。迭据面请，免去所领湖北都督一职，情词退挚，出于至诚，未允施行，复有此牍。语长心重，虑远思深，志不可移，重违其意。虽元老壮猷，未尽南服经营之用，而贤者久役，亦非国民酬报之心，勉遂谦怀，姑如所请。国基初定，经纬万端，相与有成，期我益友，嗣后凡大计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逮。昔张江陵尝言："吾神游九塞，一日二三。"每思兹语，辄为敬服。前型具在，愿共勉之！此复。

复词以外，即老老实实下一令道："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呈请辞职，黎元洪准免本官。"正是：

功狗未嗥先缚勒，飞禽已尽好藏弓。

鄂督已更，又免去张勋本官，改任为长江巡阅使，另调冯国璋都督江苏，赵秉钧都督直隶，是何用意，容待小子下回表明。

黎之于袁，可谓竭尽所事，始终不二者矣。癸丑之役，微黎阴助北军，则安能顺流无阻，先发制人？甚至撤销国会之议，黎亦不恤曲徇袁意，领衔电请。黎之忠袁如是，而袁独潜图帝制，甘心舐犊，遣人南下，召黎入京，阳加优礼，阴即软禁，奸猜至此，而欲望人心之不解体，其可得乎？虽然，黎欲见好于袁，而卒为袁所卖，假使袁得永年，黎岂终能免祸乎？吾阅此回，殊不禁为黎氏惜焉。

第三十七回
罢国会议员回籍　行婚礼上将续姻

却说张勋本党附袁氏，从前袁世凯任直督时，奉清廷命募练新军，所有冯、段一班人物，统是练军中的将弁，张勋亦尝与列，受袁节制。所以张勋平日，除清廷皇帝外，只服从一袁项城。辛亥革命，张勋退出南京，虽是孤城受困，敌不住江浙联军，但也由老袁授意，为此知难而退。癸丑革命，张又为袁尽力，督兵南下，战胜异党，攻入南京，老

袁特任他为江苏都督，明明是报功的意思。补叙明白。但张勋为人，粗鲁中含着血性，他自念半生富贵，统由清朝恩典，不过因时势所趋，无法保全清朝，没奈何推戴老袁，老袁只做总统，不做皇帝，还是有话可说，并非篡逆一流，为此仍然效命，惟背后的辫发，始终不肯剃去，却是不忘清室的标示。弃旧事新，已成通习，张辫帅犹怀旧德，我说他是好人。但老袁却为此一着，有些疑忌张勋，预恐帝制一行，他来反对，所以将他撤去督篆，调任散职。特令冯出督江，赵出督直，作为南北洋的羽翼。自是京都内外，统已布置妥当，就好慢慢儿的变更政体，开拓皇图。偏这两院议员，尚是睡在梦中，迭据一张没用的临时约法，指摘政府，迭加质问。真是盲人。那国务院讨厌得很，索性简截了当的答复数语。看官道如何说法？他说："两院议员，既不足法定人数，当然停议，何能提出质问书？况大总统救焚拯溺，扶危定倾，确是当今第一位人杰。是非心迹，昭然天壤，更不便绳以常例"等语。简直视为汤、武。议员争他不过，只好将就过去。一日又一日，已是民国第三年元旦，总统府中，热闹异常，外宾内吏，均去觐贺，差不多有九天阊阖，万国衣冠的盛仪。袁总统又把五等勋位，及九等嘉禾文虎各章，给赏了若干功狗，算作良辰令节的点染品。受惠感德的人，讴歌不绝。独有人民向隅。转眼间过了十日，忽由袁总统颁下一令道：

> 本日政治会议，呈复救国大计谘询一案，据称：前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等原电，修正宪法一节，若指约法而言，应于谘询增修约法程序案内，另行议复，其对于国会现有议员，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一节，应请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并声明两院现有议员，既与现行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载总议员过半数之规定不符，应毋庸再为现行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暨第三条之组织。至如何给资之处，应由政府迅速筹划施行。是否回籍，可听其便，政府毋庸问及等语。本大总统详加披阅，该会议议复各节，与该前兼领都督黎元洪等，救国苦心，深相契合。原呈所陈大要，以为非速改良国会之组织，无以勉符尊重国会之公心，洵属度时审势，正当办法。查两院现议员，既与现行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载总议员，过半数之规定不符，应即依照政治会议议决宣布停止议员职务，毋庸再为现行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暨第三条之组织。所有民国议会，应候本大总统依照约法，另行召集，此次停止职务各议员，由国务总理、财政总长，迅将如何给资之处，筹划施行，余如该会议所陈办理。至两院现有议员，自宣布停止职务之日起，既均毋庸再为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暨第三条之组织，一应两院事务，应由内务总长督饬筹备国会事务局，分别妥筹办法，免滋贻误，以副本大总统尊重国会之初意。此令。

还有一篇布告，是详述黎元洪等电请原文，及政治会议中呈复，无非说是约法不良，议员未善，应全体撤换，改新国会等情。其实是骗人伎俩，借此取消立法机关，免得节外生枝，牵掣行政，那里还肯再行召集呢？政治会议诸公，自李经羲以下，也有一两个明白事理，阴怀愤恨，但看到黎元洪等原电，及老袁交议情形，已知木已成舟，不如顺风使帆，博得个暂时安稳；只晦气了这班议员，平白地丢去岁俸五千元，徒领了几十元

川资，出都回籍去了。双方挖苦。

是时袁大公子克定，默观乃父所为，明明是与自己的希望，一同进行，黎既软禁，段又外调，所有阻碍，已经摔去，但只少一个位高望重的帮手，终究是未能圆满。他又与段芝贵商议，想去笼络江苏都督冯国璋，冯国璋的势力，不亚段祺瑞，联段不可，转而联冯，也是一条无上的秘计。段芝贵的品行，清史上已经表见，他是揣摩迎合的圣手，敏达圆滑的智囊。既蒙袁公子垂询，便想了一条美人计来，与袁公子附耳数语。袁公子大喜过望，便托他竭力作成。看官试掩卷猜之，愈加趣味。段芝贵应命去讫。

原来袁总统府中，有一位女教授，姓周字道如，乃是江苏宜兴县人。他的父亲，曾做过前清的内阁学士。这女士随父居京，曾入天津女师范学校，学成毕业，雅擅文翰，喜读兵书，嗣因中途失怙，情愿事母终身，矢志不嫁。怎奈宦囊羞涩，糊口维艰，亲丁只有一弟，虽曾需次都门，也未能得一美缺，所以这位周小姐，不能不出充教席，博衣食资。袁总统闻他才学，特延入府中，充为女教员，不特十数掌珠，都奉贽执弟子礼，就是后房佳丽，亦多半向他问字，愿列门墙，袁三夫人闵氏，或云金氏，系高丽人，本末当详见后文。与周女士尤为投契，朝夕相处，俨同姊妹。书窗闲谈，偶及婚嫁事，三夫人笑语道："吾姊芳龄，虽已三十有余，但望去不过二十许人，摽梅迨吉，秾李余妍，奈何甘心辜负，落寞一生呢？"周女士年龄借此叙过。周女士道："前因老母尚存，有心终事，今母已弃养，我又将老，还想什么佳遇？"三夫人道："姊言未免失察了。男婚女嫁，自古皆然，况太夫人已经仙逝，剩姊一身，飘泊无依，算甚么呢？"周女士丧母，亦随笔带过。这一席话，说得周女士芳心暗动，两颊绯红，不由的垂头叹息。三夫人又接着道："我两人份属师生，情同姊妹，姊有隐衷，尽可表白，当代为设法，玉成好事。"周女士方徐徐道："我的本意，不愿作孟德曜，但愿学梁夫人，无如时命不齐，年将就木，自知大福不再，只好待诸来生了。"三夫人道："那里说来！当代觅蕲王，慰姊夙愿，何如？"周女士脉脉无言。

三夫人匆匆别去，即转告袁总统，袁亦愿作撮合山，但急切未得佳偶，因此权时搁起。可巧冯国璋在京，有时至总统府中，晤商要公，偶见一丰容盛鬋的周女士，不觉啧啧叹羡，讶问何人？袁总统触起旧感，即语国璋道："这是宜兴周女士，现在我处充女教习，博通经史，兼识韬钤，闻汝丧偶有年，我当为汝作伐，聘他为继室，倒也是一场佳话呢。"好一个冰上人。国璋答道："总统盛意，很是感佩，但国璋正室虽丧，尚有姬妾数人，豚儿亦已长大。自问年将半百，恐难偶此佳丽，为之奈何？"口中虽这般说，心中却早默认。袁总统道："周女士的年龄，差不多要四十岁了，与汝相较，亦不过相距十岁，你既如此说法，我待商诸周女士，再行定议便了。"国璋称谢而退。

未几，国璋出督江宁，各大吏祖饯都门，恭送行旌，段芝贵时亦在座，席间谈及周女士事，国璋掀髯笑道："讲到容貌两字，亦未必赛过西子、王嫱，可是人家学问，实在高出我一个武夫，我年已及艾，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不过这胡子还长得住否，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得意语。言毕，鼓掌大笑，众亦随作笑声。段芝贵却从旁凑趣道："当日刘备娶孙夫人，洞房中环列刀枪，把刘备吓得倒退，冯公虽统兵有年，若好事果成，雌威不可不防哩。"国璋复笑道："言为心声，段君想是惧内，自己有了河东狮，尽管小心奉

承，不要向他人代虑呢。”大家诙谐一番，兴阑席散。越宿，国璋即别友出都，自行赴任去了。段芝贵记在心里，适逢克定垂询，遂将现成的美人计，敬谨奉献，一日，至总统府，便乘间禀明袁总统。袁总统道：“我亦早有此想哩，只因国事倥偬，意致忘怀，但两造的意思，究未知是否赞同？”段芝贵道：“得大总统与他撮合，那有不情愿之哩？况两造感及玉成，将来总统有所指使，还怕他不内外效顺么？”袁总统频频点首。明人不必细说。一俟段芝贵退出，即嘱三夫人去作说客。三夫人笑着道：“我已早代为说妥了。”袁总统即致函冯国璋，请践原约。国璋本已有心，自然返报如命，且择于民国三年一月十九日，行成婚礼。

到了一月十二日，袁总统即遣公子克定，及三夫人率领周家姻族，及主婚代表等，送周女士南下江宁。江宁铁路，特备花车欢迎，沿路排列兵队，气象巍然。下关、江口一带，热闹异常。轮渡码头，悬灯结彩，并有松柏牌楼一座，上悬匾额，署“大家风范”四大字。两旁分列楹联，左首八字，是“天上神仙，金相玉质。”右首八字，是“女中豪杰，说礼明诗。”待周女士等渡江而来，各乘大轿入江宁城，当以鼓楼前交涉局为坤宅，门前亦设着松枝牌楼，特用五色电灯，盘出“福共天来”四大字。宅中陈设一新，尤觉光怪陆离，色色齐备。室中环列武装兵队，层层拥护，又特置布篷岗位数十所，屯驻警察，刀枪森耀，与昼间日光，夜间灯影，掩映生辉。都督府中人员，又稔知新人尚武，多派军服待者，窗前阶下，荷枪鹄立，端的是文经武纬，灿烂盈门。极力描摹。到了十八日下午二时，移置妆具，由坤宅启行至都督府，前导军乐，引以红绸彩门，横书四字为“山河委佗”，左右对联，上为“扫眉才子，名满天下”，下为“上头夫婿，功垂江南”，闻说为旅宁同乡所送。此外尚有直隶女师范学校，与高等女子小学教习学生，以及周女士闺友所赠诗章叙文颂词对联词曲，均用玻璃屏装饰，均计数十具。余如箱栊物件，却尚简朴，荆钗布裙，想见高风，不比那小家妇女，专从服饰上着想哩。好女不穿嫁时衣，想周小姐深得此旨。越日，即为婚期，坤宅因交涉局与都督府，相去太远，移驻都督府西首花园内，专候冯都督亲迎。时当午后，冯都督着上将礼服，佩挂勋章，乘舆出辕，出大总统代表人、介绍人，及司仪人、迎亲人等，拥着彩舆，并排着全副仪仗，偕冯都督同至坤宅。护兵杂沓，军乐喧阗，冯都督降舆入室，行过了亲迎礼，略用茶点，先行告别。过一小时，即由送亲人等，送彩舆至都督府，三星在户，百两迎门。司仪员先登礼堂，请冯都督出来，一面请新娘降车；舆门开处，但见一位华装炫饰、胡天胡帝的女娇娃，姗步下舆，身穿玄青色贡缎绣着八团五彩花的礼衣，下系绣金洒花的大红裙，宫额齐眉，遍悬珠勒，后面披着粉红纱，约长丈许，有侍女两人持着两端，随步而前。红纱上设一彩结，置于发顶，前悬两球，适垂前额。藉以覆面，既入礼堂，与冯都督并肩立着，行文明结婚礼式，男女宾东西站立，先由大总统代表赍读颂词，新郎新娘，遣人代诵答词，继由男女宾分致颂词，新郎新娘，又遣人诵答如仪。司仪员乃唱新郎新娘行鞠躬礼，两下里对向鞠躬，至再至三，夫妇礼成。当由两新人对着代表介绍，鞠躬致谢。代表人介绍人，依次答礼，然后男女亲族，各行相见礼，无非是按着尊卑，相向鞠躬。男女宾又各行贺礼，两新人亦依礼相答。笙簧并奏，鸾凤和鸣，两新人归入洞房，宾朋等具退出礼堂，各至客厅中，

欢宴喜酒去了，自此洞房叶好，合卺共牢，说不尽的枕席风光，描不完的伉俪恩爱。小子且作诗一首，作为本回的结束。诗云

一番趣事话风流，尽有柔情笔底收。
为问江南新眷属，可将月老记心头？

袁克定等送亲毕事，相率返京，欲知后事，再阅下回。

立法机关，是民主国最要条件，此而可以停止，是已举民主政体，完全推翻，奚待筹安设会，洪宪纪元，方为鼓吹帝政乎？老袁行于上，小袁行于下，联黎联段，具难生效，不得已转联老冯，周女士道如，守北宫婴儿之节，乃必为冯作伐，牵入政治旋涡中，枕席风光，虽饶趣味，然揆诸周女士之初志，毋乃未免渝节欤？一条美人计，究用得着否，试看后文便知。

第三十八回
让主权孙部长签约　失盛誉熊内阁下台

却说袁总统密图帝制，专从内政上着手，日事变更，亦无暇顾及外交，就中蒙、藏风云迄未解决，前藏达赖喇嘛，屡生异图，办事长官钟颖，亦连电乞援。袁总统饬令滇、蜀各军，相继进征，不防英兵亦陆续入藏，驻华英使，且向袁政府抗议，谓中国若增兵藏境，英政府非但不承认民国，且将派兵助藏，令他独立。全是强权。袁总统无法对待，只好停止滇、蜀各军，一面与达赖电商，撤还驻藏兵队，全藏应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达赖总算照允。嗣是川、藏边境，暂息兵戈。尹昌衡亦奉召入京，撤去兵权。旋因尹擅纳蛮女，滋扰川边，竟加他罪名，拘禁起来，结果是褫职了案。总是一个刻薄手段。还有俄蒙协约，前经外交总长陆征祥，与俄使辩论数次，只争得一个领土权，另订中俄协约六条，并将俄蒙协约中所称附约十七条，作为中俄协约的附件，字句略加修改，所有外蒙古政府字样，均改为外蒙古地方官字样，算是保存国权的要点。当时政府曾提出国会，征求同意，众议院多进步党，赞助政府，权予通融；参议院多国民党，排斥政府，竟致否决。旋因赣、宁变起，不遑顾及此事。至民党失败，国会已成残局，俄使库朋斯齐且提出协约四条，较原订六条，尤为严酷。库匪又连番南下，时来寻衅，防边各兵，屡与战争，互有胜负，会外交总长已改任孙宝琦，不得已与俄使交涉，另订协约五款，可巧国会停止，得由袁政府独断独行，款约如下：

（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主权。

（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

（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是以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惟中国可任命大员，偕同应用属员，暨护卫队，驻扎库伦，此外中国政府，亦可酌派专员，驻扎外蒙古地方，保护中国人民利益，但地点应按照本文件第五款商订。俄国一方面，担任除各领事署护卫队外，不于外蒙古驻扎兵队，不干涉此境内之各项内政，并不在该境有殖民之举动。

（四）中国声明承受俄国调处，按照以上各款大纲，以及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俄蒙商务专条，明定中国与外蒙古之关系。

（五）凡关于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之利益，暨各该处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均应另行商订。

此外又由外交总长孙宝琦，照会俄使，另加声明道：

照得签定关于外蒙古问题之声明文件，本总长奉有本国委任，以政府名义，向贵公使声明各款如下：

（一）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二）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

（三）正文第五款所载随后商订事宜，当由三方面酌定地点，派委代表接洽。

（四）外蒙古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惟现在因无蒙古详细地图，而各处行政区域，又未划清界限，是以确定外蒙古疆域，及科布多、阿尔泰划界之处，应按照声明文件第五款所载，日后商定。

以上四款，相应照会贵公使查照，须至照会者。

照会去后，俄使也不复答复，是否承认，无从悬揣。不过外蒙古一部分，已不啻告朔饩羊，名存实亡了。回结前第一七回。老袁也没甚顾惜，但教皇帝做得成功，就是割去若干土地，亦所甘心，所以俄约告成，他尚喜慰，以为朔漠一带，免多顾虑，从此好一心一意的，改革内政，求吾大欲。当下令政治会议诸公，于立法机关以外，特设一造法机关。法可自造，何用机关。为增修约法，及各种法案的基础。议长李经羲以下，希旨承颜，即议定一约法组织条例，呈经袁总统裁夺，申令公布。凡约法会议的议员，仍参用选举方法，选举区画，取都会集中主义。选举资格，取人才标准主义。所以选举会只限都会。京师选举会，只准选出四人，选举监督，就是内务总长充任。各省选举会，每省只准选出二人，由各省民政长，充选举监督，蒙藏青海联合选举会，只准选出八人，由蒙藏事务局总裁，充选举监督。全国商会联合会选举会，只准选出四人，由农商总长，充选举监督。选举人及被选举人，资格很严。选举人分四等：（一）曾任或现任高等官吏，通达治术；（二）由举人以上出身，夙著闻望；（三）在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研精科学；

（四）有万元以上财产，热心公益。被选举人只分三等；（一）曾任或现任高等官吏，确在成绩；（二）在中外专门学校，习过法律政治学，三年以上毕业；或曾由举人以上出身，通晓法政，确有心得；（三）硕学通儒，著述宏富，确有实用。这三项人当选以后，还须经过中央审查会，查系合格，方得给予证书，实任约法会议议员，正副议长，由议员互选，各置一人。遇有议决事件，必咨请总统裁可，才得公布。政府且得派员出席，发表意见，惟以不得加入议决为限。这等条例，明明是限制民意，集权政府，一时不便擅作威福，就借这非驴非马的法子，掩饰过去。还是多事。

寻又修正法制局官制，订定法律编查会规则，统是责成官长，不采公议。未几，又取消地方自治制。曾记民国三年二月三日，有一通令云：

> 地方自治，所以辅佐官治，振兴公益，东西各国，市政愈昌明者，则其地方亦愈蕃滋。吾国古来乡遂州党之制，啬夫乡老之称，聿启良规，允臻上理，要皆辨等位以进行，决非离官治而独立，为社会谋康宁，决非为私人攘权利，乃近来迭据湖北，河南、直隶、甘肃、安徽、山东、山西等省民政长电呈，佥以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请取消改组等语，业经先后照准在案。兹又续据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拷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湘省各级自治机关，密布党徒，暗中勾结，当乱党叛变，各会职员，跳荡诪张，或污伪命，自任中坚。且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请即行解散以清乱源。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等，电称栖霞县乡民，因上下两级自治会，平日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聚众围城，业已派队弹压。吉林民政长齐耀琳，呈称长春县议事会议决，不按法定人数，违反省行政官命令，把持税务，非法苛捐，冒支兼薪，并对于外交重事，公然侮辱。贵州民政长戴戡，电称黔省自治机关，由多数暴民专制，动称民权，不知国法，非廓清更始，庶政终无清肃之时。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屡形自扰，请停止进行，另订办法各等情，本大总统深维致治之道，贵在无扰，革命以来，吾民两丁困厄，满目疮痍，每一念及，惄焉如捣。似此骫法乱纪之各自治机关，若再听其盘踞把持，滋生厉阶，吏治何由而饬？民生何由得安？着各省民政长通令各属，将各地方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所有各该会经管财产文牍，及另设财务捐务公所等项，由各该知事接收保管。会员中如有侵蚀公款公物者，应彻底清查，按律惩办。其从前由各该会擅行苛派之琐细杂捐，诸凡不正当之收入，并着各该县知事，详晰查报内务部，酌量核定。至于自治不良，固由流品滥杂，亦由从前立法未善，级数太繁，区域太广，有以致之。着内务部迅将自治制度，从新厘订，务以养成自治人才，巩固市政基础，为根本之救治，庶符选贤与能之古旨，渐进民治大同之盛轨。其自治制未颁定以前，各该地方官，尤宜慎选公正士绅，委任助理，自治会员中，亦不乏贤达宿望，并宜虚衷延访，勤求民隐，不得误会操切，致违本大总统惩除豪暴，保乂良善之本意。此令。

地方自治，既已取消，各省都督民政长，又推赵秉钧领衔，呈请将各省议会议员，一律停止职务。恐仍由老袁授意。袁总统复有所藉口，又续下一令道：

据署直隶都督赵秉钧署直隶民政长刘若曾等电称，各省议会成立，瞬及一年，于应议政事，不审事机之得失，不究义理之是非，不权利害之重轻，不顾公家之成败，惟知怀挟私意，一以党见为前提。甚且当湖口肇乱之际，创省会联合之名，以沪上为中心，作南风之导火，转相联络，胥动浮言。事实彰明，无可为讳。有识者洁身远去，谨愿者缄默相安。议论纷纭，物情骇诧，而一省之政治，半破坏于冥冥之中。推求其故，盖缘选举之初，国民党势力，实占优胜，他党与之角逐，一变而演成党派之竞争，于是博取选民资格者，遂皆出于党人，而不由于民选。虽其中富于学识，能持大体者，固不乏人，而以扩张党势，攘夺权利为宗旨，百计运动而成者，比比皆是。根本既误，结果不良。现自国民党议员奉令取消以来，去者得避害马败群之谤，留者仍蒙薰莸同器之嫌。议会之声誉一亏，万众之信仰全失。微论缺额省份，当选递补，调查备极繁难，即令本年常会期间，议席均能足额，而推测人民心理，利国福民之希冀，全堕空虚。一般舆论，佥谓地方议会，非从根本解决，收效无期；与其敷衍目前，不如暂行解散，所有各省省议会议员，似应一律停止职务，一面迅将组织方法，详为厘定，以便另行召集，请将所陈各节，发交政治委员会议决等语。该都督所陈各节，自系实情，应如所请，交政治会议公同议决，呈候核夺施行。此令。

年官！你想政治会议诸公，都是一班明哲保身的人物，就时论势，已觉得各省议会，存立不住，索性撤掉了他，使老袁得称心如愿，因此呈复上去，只说各省电呈，实是不错。袁总统非常快活，遂名正言顺的将各省议会取消了。自是民意机关，摧残殆尽，就是司法一部分，也说因财政艰难，将初级审检厅，尽行裁去，并归县知事代管。于是行政权扩充极大，官僚派乘时得位，复借几种古圣先王的政治，缘饰成文，曲为迎合，如祭天祀孔制礼作乐等议论，盛倡一时。袁总统一一照准，说甚么对越神明，说甚么尊崇圣道。大祀典礼，概用拜跪，大有希踪虞夏、凌驾汉唐的规范。东施效颦，适形其丑。

惟内阁总理熊希龄，起初是一往无前，颇欲展施抱负，造成一法治国，所以一经就任，便草就大政方针宣言书，拟向国会宣布。偏偏国会停止，变为政治会议，熊复将大政方针，交政治会议审定。政治会议诸公，以内阁将要推倒，还有什么责任内阁政策，可以施行，随即当场揶揄，加以讥笑。京内外人士，又因袁总统种种命令，多半违法，熊总理不加可否，一一副署，既失去官守言责的义务，有何面目职掌首揆，侈谈政治？从此第一流内阁的名誉，又变做落花流水，荡灭无遗。熊亦心不自安，提出辞职呈文，竭力请去。何不早去？迟了数日，反害得声名涂地。袁总统批示挽留，只准免兼财政，另调周自齐署财政总长，仍兼代陆军总长，所有交通总长一缺，命内务总长朱启钤兼理。熊希龄决计告退，再行力辞，袁总统乃准免本官，令外交总长孙宝琦，兼代理国务总理。司法总长

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因与熊氏有连带关系，依次辞职。袁复改任章宗祥为司法总长、蔡儒楷为教育总长，余部暂行照旧。小子有诗咏熊凤凰道：

不经飞倦不知还，凤鸟无灵误出山。
古颜有言须记取，上场容易下场难。

熊内阁既倒，熊希龄相率出都，忽有一急电到总统府，说有一现任都督，竟致暴毙了。究竟何人暴亡，俟下回再行揭载。

中国兵力，战强俄则不足，平库伦则有余。当库伦独立之日，正民国创造之时，设令乘南北统一，即日发兵，远征朔漠，内以掩活佛之不备，外以制俄焰之方张，则库伦不足平，而俄人自无由置喙矣。乃专为自谋，竟忘外患，因循久之，卒致俄人着着进行，不惜弃外蒙为瓯脱地，与彼定约。夫老袁既欲取威定霸，何对于外人，畏葸若此？而对内则又悍然不顾，肆行无忌，自国会停止后，而地方自治，而省议会，诸民意机关，如秋风之扫落叶，了无孑遗，然凤凰身为总理，不能出言匡正，且又恋栈不去，以视唐少川辈，有愧色矣。一失足成千古恨，熊亦自知愧悔否耶？

第三十九回
呈阴谋毒死赵智庵　改约法进相徐东海

却说暴病身亡的大员，并非别人，乃是现任直隶都督赵秉钧，秉钧本袁氏心腹，自袁氏出山后，一切规划，多仗秉钧参议，及晋任国务总理，第一大功，便是谋刺宋教仁一案。回应第二十回。他尝指示洪述祖，勾结应夔丞，实为宋案中的要犯。至赣、宁失败，民党中人，统已航海亡命，把这一桩天大的案件，无形打消，应夔丞也从上海监狱中，乘机脱逃。应在上海溷迹数月，不便出头，自思刺宋一案，有功袁氏，不如就此北上，谒见老袁，料老袁记念前功，定必给畀优差，还我富贵。但自己与老袁未曾相识，究不便直接往见，凑巧赵秉钧调任直隶总督，正好浼他介绍，作为进身地步。一函密达，旋得好音，赵秉钧已替他转达老袁，召使北上，于是这钻营奔走的应桂馨，遂放心安胆，整备行装，乘津浦火车北上。既至天津，与秉钧相见，秉钧很是优待，一往数日，宾主言欢，彼此莫逆。应欲进谒总统，当由赵用电话，先向总统府接洽，然后送应出署，且派卫队送至车站，待应上车北驶，卫队方回署消差。

不到半日，忽由京津路线的车站，传达紧急电话，到了直督署中，报称应夔丞被刺死了。赵秉钧得此消息，吃一大惊，急忙复电，问系何人大胆，敢尔行凶？现在曾否拿

住凶手？不料回电又来，说系凶手势大，不便拿讯。赵秉钧闻到此语，已瞧料了十分之九，只因良心上忍不过去，乃复传电话至总统府，向袁总统直接问话。袁总统直捷答复，但有“总统杀他”四字。秉钧又向电话中传声道：“自此以后，何人肯为总统府尽力。”连呼数声，简直是没人答应，秉钧亦只好掷下电话筒，咨嗟不已。并非叹惜应夔丞，实是叹惜自己。原来袁总统惯使阴谋，仿佛当年曹阿瞒，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意思。他想应果来京，如何位置？不如杀死了他，既免为难，又可灭口，遂阴遣刺客王滋圃，乘了京津火车，直至津门，与应在车中相见，但说是奉总统命，特来欢迎。应夔丞快慰得很，那里还去防备。不料到了中途，拍的一声，竟送应一颗卫生丸，结果了他的性命，车中人夫相率惊惶，王滋圃竟抬出“总统”二字，作为护盾。当时京畿一带，听得袁总统大名，仿佛与神圣一般，那个敢去多嘴？惟应夔丞贪慕荣利，害得这般收场，徒落得横尸道上，贻臭人间。渔父有知，应在泉下自慰曰，“应该如此”。赵秉钧自应被刺后，免不得暗暗悔恨，抑郁成疾，好几日不能视事，便电向总统府中，去请病假。袁总统自然照准，且饬遣一个名医，来津视疾。秉钧总道他奉命来前，定是高手，便令他悉心诊治，依方服药，谁知药才入口，便觉胸前胀闷；过了半时，药性发作，满身觉痛，腹中更觉难熬，好似绞肠痧染着，忽起忽仆，带哭带号，急思诘问来医，那医生已出署回京。秉钧自知中毒，不由得恨恨道：“罢了罢了。”说到两个“罢”字，已是支持不住，两眼一翻，呜呼毕命。好至阎王殿前，与宋教仁、应夔丞、武士英等一同对簿。死后的情形，甚是可怕，四肢青黑，七孔流血，比上年林述庆死状，还要加重三分。当下电讣中央，袁总统谈笑自若，只形式上发了一道命令，说他如何忠勤，给金治丧，算作了事，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秉钧中毒，仍与应夔丞被刺一样的遭人暗算，不过夔丞被刺，是完全为宋案关系，杀死灭口；秉钧中毒，一半是为着宋案，一半是为着帝制。先是秉钧在京，尝恨东南党人，迭加诘责，曾语袁总统道：“名为元首，常受南人牵制，正足令人懊恨，不如前时统领北洋，尚得自由行动呢。”袁总统点首无言。袁大公子克定，疑他言外有意，隐讽老袁为帝，所以密谋禅袭，首先示意秉钧，不料秉钧竟不赞成。克定亦从此挟嫌，至夔丞刺死，遂向老袁前进谗，说他怨望。袁信以为真，适秉钧命数该绝，生起病来，遂暗嘱医生，赴津治病，投药一剂，即将秉钧活活治死，真个是杀人猛剂，赛过刀锯呢！话休烦叙。

且说约法会议，组织告成，于三月十八日开会，推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把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逐条修改，一意的尊重主权，铲除民意，一面设平政院及肃政厅，规复前朝御史台规制，并组织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全国海陆兵柄，一古脑儿收集中央，于是召段祺瑞回京供职，另遣段芝贵署理湖北都督、是时白狼正驰突楚、豫，扰均州，窜淅川，勾结余党孙玉章、时家全、王成敬等，攻破荆紫关，意图西向。回顾第二十五回。袁总统既召祺瑞回京，复令他沿途缉匪，助剿白狼，这明是忌他督鄂，迫令交卸，又不愿他速回陆军本任，特令逗留京外，免来作梗。至护军使赵倜等，已将白狼逼入西北，阵毙悍匪千余人，白狼势焰已衰，然后段祺瑞返入京师，再任陆军总长。这时候的约法会议，已经修正约法，由袁总统核定，照例公布了。新约法共计十章，分列六十八条，就中所有文字，实是袁氏潜图帝制的先声，小子不能不录，约法如下：

第一章　国家

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　第三条　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

第二章　人民

第四条　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　第五条　人民享有下列各款之自由权：（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二）人民之住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四）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居住迁徙之自由；（六）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信教之自由。　第六条　人民依法律所定，有请愿于立法院之权。　第七条　人民依法律所定，有诉讼于法院之权。　第八条　人民依法律所定，有诉愿于行政官署，及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第九条　人民依法律所定，有愿任官考试及从事公务之权。　第十条　人民依法律所定，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　第十一条　人民依法律所定，有纳税之义务。　第十二条　人民依法律所定，有服兵役之义务。　第十三条　本章之规定，与海陆军法令，及纪律不相抵触者，军人适用之。以上数条，多用法律二字，其时国会已废，即下文所定之立法院，后且未闻建设，徒以命令为法律，朝三暮四，民无适从，何民权之足言？

第三章　大总统提大总统于立法院之前，见得行政势力，重于立法。

第十四条　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第十五条　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　第十六条　大总统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任。　第十七条　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　第十八条　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及预算案于立法院。　第十九条　大总统为增进公益，或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但大得以命令变更法律。　第二十条　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灾害，事机紧急，不能召集立法院时，经参政院同意，得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但须于次期立法开会之始，请求追认。若立法院否认时，即失其效力。　第二十一条　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免文武职官。　第二十二条　大总统宣告开战媾和。　第二十三条　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并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兵额。　第二十四条　大总统接受外国大使公使。　第二十五条　大总统缔结条约，但变更领土，或增加人民负担之条款，须经立法院同意。　第二十六条　大总统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二十七条　大总统颁给爵位勋章，并其他荣典。　第二十八条　大总统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不赦须经立法院同意。　第二十九条　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第四章　立法

第三十条　立法以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立法院行之。（立法院之组织，及议

员选举方法，由约法会议议决之。）　　第三十一条　立法院之职权如下：（一）议决法律；（二）议决预算；（三）议决或承诺关于公债募集及国库负担之条件；（四）答复大总统谘询事件；（五）收受人民请愿事件；（六）提出法律案；（七）提出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建议于大总统；（八）提出关于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但大总统认为须秘密者，得不答复之；（九）对于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以总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三以上之可决，提起弹劾之诉讼于大理院。　　第三十二条　立法院每年召集之会期，以四个月为限，但大总统认为必要时，得延长其会期，并得于闭会期内，召集临时会。

第三十三条　立法院之会议，须公开之，但经大总统之要求，或出席议员过半数之可决时，得秘密之。　　第三十四条　立法院议决之法律案，由大总统公布施行。　　第三十五条　立法院议长副议长，由议员互选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三十六条　立法院议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对于院外不负责任。　　第三十七条　立法院议员，除现行犯及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外，会期中非经立法院许可，不得逮捕。　　第三十八条　立法院由立法院自定之。

第五章　行政

第三十九条　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人。　　第四十条　行政事务，置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分掌之。　　第四十一条　各部总长，依法律命令，执行主管行政事务。

第四十二条　国务卿、各部总长及特派员，代表大总统出席立法院发言。

第四十三条　国务卿、各部总长、有违法行为时，受肃政厅之纠弹，及平政院之审理。

第六章　司法

第四十四条　司法以大总统任命之法官，组织法院行之。　　第四十五条　法院依法律独立，审判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各依其本法之规定行之。　　第四十六条　大理院对于第三十一条第九款之弹劾事件，其审判程序，别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七条　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但认为有妨害安宁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秘密之。　　第四十八条　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之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

第七章　参政院

第四十九条　参政院应大总统之谘询审议重要政务。（参政院之组织，由约法会议议决之。）

第八章　会计

第五十条　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现行租税，未经法律变更者，仍旧征收。）　　第五十一条　国家岁出岁入，每年度依立法院所议决之

预算案行之。　第五十二条　因特别事件，得于预算内预定年限，设继续费。　第五十三条　为备预算不足，或于预算以外之支出，须于预算内设预备费。　第五十四条　下列各款之支出，非经大总统同意，不得废除或裁减之：（一）法律上属于国家之义务者；（二）法律之规定所必需者；（三）履行条约所必需者；（四）海陆军编制所必需者。　第五十五条　为国际战争或戡定内乱，及其他非常事变，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大总统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为紧急财政处分。但须于次期立法院开会之始，请求追认。　第五十六条　预算不成立时，执行前年度预算。会计年度既开始，预算尚未议定时亦同。　第五十七条　国家岁出岁入之预算，每年经审计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报告书于立法院，请求承诺。　第五十八条　审计院之编制，由约法会议议决之。

第九章　制定宪法程序

第五十九条　中华民国宪法案，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以参政院所推举之委员组织之，人数以十名为限。）　第六十条　中华民国宪法案，由参政院审定之。　第六十一条　中华民国宪法案，经参政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议决之。（国民会议之组织，由约法会议议决之。）　第六十二条　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　第六十三条　中华民国宪法，由大总统公布之。

第十章　附则

第六十四条　中华民国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约法施行前之现行法令，与本约法不相抵触者，保有其效力。）　第六十五条　中华民国元年所宣布之清帝辞位后优待条件，清皇族待遇条件，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　第六十六条　本约法由立法院议员三分二以上，或大总统提议增修，经立法院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三分二以上之可决时，由大总统召集约法会议增修之。　第六十七条　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第六十八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于本约法施行之日废止

旧约法既废，新约法施行，便靠着三十九条新例，请出一位老朋友来，做了国务卿，看官道是谁人？就是清末的内阁协理徐世昌。拾出他的旧官衔，未免太刻。徐字菊人，东海人氏，世人叫他黎东海，他与袁总统系是故交，民国新造，他虽未曾登场，尚是留住都门，隐备老袁顾问，至此奉到袁总统命令，起初是上书告辞，只说是年衰力绌，难胜巨任，后经孙宝琦、段芝贵两人，替总统代为劝驾，备极殷勤，那时这位徐菊老，幡然心动，也不暇他顾，居然来做国务卿了。当下将国务院官制，一律取消，特就总统府设一政事堂，由国务卿赞襄政务，承大总统命令，监督政事堂事务，国务卿以下，分设左右两丞，左丞任了杨士琦，右丞任了钱能训，并设五局法制局，机要局，铨叙局，主计局，印铸局。一所，各置长官，又选入参议八员，与议政事，这明明是置相立辅，惟王建国的意思。正是：

浊世复逢新魏武，泥人又见老徐娘。

国务卿以外，还有各部总长，亦略有更动，容待下回叙明。

应夔丞之被刺，与赵秉钧之暴亡，虽系由老袁辣手，然亦未始非赵、应之自取，杀人，向事也？与人无仇，而甘受主使，致人于死，我杀人人亦杀我，人能使我杀人，安知不能使人杀我？相去不过一间，赵秉钧特未之思耳。若废止旧约法，施行新约法，实是借此过渡，接演帝制。徐东海阅世已久，应烛几先，何苦受袁氏羁縻，甘居肘下耶？我为徐东海语曰："太不值得。"

第四十回
返老巢白匪毙命　守中立青岛生风

却说各部总长，由袁总统酌量任命，外交仍孙宝琦，内务仍朱启钤，财政仍周自齐，陆军仍段祺瑞，海军仍刘冠雄，司法仍章宗祥，农商仍张謇，惟教育总长，改任了汤化龙，交通总长，改任了梁敦彦。大家俯首听命，毫无异言。袁总统又特下一令道：

> 现在约法业经公布施行，所有现行法令，及现行官制，有无与约法抵触之处，亟应克日清厘，着法制局迅行，按照约法之规定，将现行法令等项，汇案分别修正，呈候本大总统核办，在未经修正公布以前，凡关于呈报国务总理等字样，均应改为呈报大总统，关于各部总长会同国务总理呈请字样，均应改为由各部总长呈请，关于应以国务院令施行事件，均改为以大总统教令施行，余仍照旧办理。此令。

据这令看来，大总统已有无上威权，差不多似皇帝模样，就是特任的国务卿，也是无权无柄，只好服从总统，做一个政事堂的赘瘤，不过总统有令，要他副署罢了。令出必行，还要什么副署。嗣是一切制度，锐意变更，条例杂颁，机关分设，就中最注目的法令，除新约法中规定的审计院，参政院，次第组织外，还有甚么省官制，甚么道官制，甚么县官制，每省原有的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得监督司法行政，署内设政务厅，置厅长一人，又分设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各科，由巡按使自委掾属佐理。道区域由政府划定，每道设一道尹，隶属巡按使，所有从前的观察使，一律改名，县置知事，为一县行政长官，须隶属道尹。且各县诉讼第一审，无论民事刑事，均归县知事审理。打消司法独立。至若各省都督，也一概换易名目，称为将军。都督与将军何异？无非因旧有名目，非经袁氏制定，所以有此更

张。又另订文官官秩，分作九等：（一）上卿，（二）中卿，（三）少卿，（四）上大夫，（五）中大夫，（六）少大夫，（七）上士，（八）中士，（九）少士。不称下而称少，是何命意。此外又有同中卿，同上大夫，同少大夫，同中士，同少士等名称。秩同本官，少卿得以加秩，称为同中卿，故有同中卿之名。同上大夫以下，可以类推。他如各部官制，亦酌加修正，并将顺天府府尹。改称京兆尹。所有大总统公文程式，政事堂公文程式，及各官署公文程式，尽行改订。一面取消国家税地方税的名目。什么叫作国家税地方税？国家税是汇解政府，作为中央行政经费，地方税是截留本地，作为地方自治经费，此次袁氏大权独揽，已命将地方自治制，废撤无遗，当然取消地方税，把财政权收集中央。而且募兵自卫，加税助饷，新创一种验契条例，凡民间所有不动产契据，统要验过，照例收费；又颁三年国内公债条例，强迫人民出资，贷与政府；还有印花税，烟酒税，盐税等，陆续增重，依次举行。民间担负，日甚一日，叫他向何处呼吁？徒落得自怨自苦罢了。

五月二十六日，参政院成立，停止政治会议，特任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所有参政人员，约选了七八十人，一大半是前朝耆旧，一小半是当代名流。袁总统且援照新约法，令参政院代行立法权，黎元洪明知此事违背共和，不应充当院长，但身入笼中，未便自由，只好勉勉强强的担个虚名儿，敷衍度日，院中也不愿进去，万不得已去了一回，也是装聋作哑，好象一位泥塑菩萨，静坐了几小时，便出院回寓去了。也亏他忍耐得住。袁总统不管是非，任情变法，今日改这件，明日改那件，头头是道，毫无阻碍，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又接到河南军报，剧盗白狼，已经击毙，正是喜气重重，不胜庆幸。究竟白狼被何人击死？说来话长，待小子详叙出来：

白狼自击破紫荆关，西行入陕，所有悍党，多半随去，只李鸿宾眷恋王九姑娘，恣情欢乐，不愿同行，王成敬亦掠得王氏两女，此非王不仁女。左抱右拥，留寓宛东。当时白狼长驱入陕，连破龙驹寨、商县，进陷蓝田，绕长安而西，破盩厔，复渡渭陷乾县，全陕大震。河南护军使赵倜，急由潼关入陕境，飞檄各军会剿，自率毅军八营，追击白狼。白狼侦得消息，复窜踞鄜县，大举入甘肃，甘省兵备空虚，突遭寇警，望风奔溃，秦州先被攻入，伏羌、宁远、醴县，相继沦陷，回匪会党，所在响应，啸聚至数万人。白狼竟露布讨袁，斥为神奸国贼，文辞工炼，相传为陈琳讨曹，不过尔尔。居然大出风头。嗣闻毅军追至，各党羽饱橐思归，各无斗志，连战皆败，返窜岷、洮。白狼乃集众会议，借某显宦宅为议场，狼党居中，南士居左，北士居右，其徒立门外。白狼首先发言道："我辈今日，势成骑虎，进退两途，愿就诸兄弟一决。有奇策，可径献。赞成者击掌，毋得妄哗！"当有马医徐居仁，曾为白狼童子师，即进言道""清端郡王载漪，发配在甘，可去觅了他来，奉立为主，或仍称宣统年号，藉资号召。"此策最愚。言已，击掌声寥寥无几。白狼慨然道："满人为帝时，深仁如何，虐待如何？都与我无干。但他坐他的朝，我赶我的车，何必拉着皇帝叫姊夫，攀高接贵呢。"旁边走过一个独只眼，绰号白瞎子，也是著名悍目，大言道："还不如自称皇帝罢，就使不能为朱元璋，也做一个洪秀全。"此策却是爽快，然理势上却万不能行。狼党闻言，多半击掌。南士北士，无一相应。狼之谋士，且反对帝制。白狼笑道："白家坟头，也没有偌大气脉，我怎敢作此妄想？"颇还知足。谋士吴士仁、杨芳洲

献议道："何不入蜀？蜀称天险，可以偏安，且前此得城即弃，实非良策，此后得破大城，即严行防守，士马也得安顿休息，养精蓄锐，静待时机，何必长此奔波呢？"为白狼计，要算上策。南士北士，全体击掌。惟狼党狼徒，相率寂然。芳洲又道："富贵归故乡，楚霸王终致自刎，且樊生占易，返里终凶，奈何忘着了？"白狼瞿然道："汝言极是，我愿照行。"语未毕，但听门外的狼徒，齐声哗噪道："就是到了四川，终究也要回来，不如就此回去罢。"士仁再欲发言，狼徒已竞拾砖石，纷纷投入，且哗然道："白头领如愿入川，尽请尊便，我等要回里去了。"恶贯已盈，不归何待？白狼连声呵止，没人肯听，乃恨恨道："都回去死罢。"乃径向东行。回匪会党，沿途散归，就是南北谋士，也知白狼不能成事，分头自去。狼众又各顾私囊，与白狼分道弛还。人心一散，便成瓦解。

白狼怏怏不乐，行至宁远、伏羌，遇着官军，再战再败，白瞎子等皆战死，惟白狼且战且走，驰入郿县，又被赵倜追至，杀毙无算；转向宝鸡，又遭张敬尧截击；遁至子午谷，复被秦军督办陆建章攻杀一阵，那时白狼收拾残众，硬着头皮，突出重围，走镇安，窜山阳。鄂督段芝贵、豫督田文烈、飞檄各军堵剿，部令且悬赏十万元，购拿白狼。白狼越山至富水关，倦极投宿，睡至夜半，忽闻枪声四起，慌忙起床，营外已尽是官军，眼见得抵敌不住，只好赤身突围，登山逃匿，官军乘势乱击，毙匪数百人。比明，天复大雾，经军官齐鸣号鼓，响震山谷，匪势愈乱，纷纷坠崖。

看官道这支官兵，是何人统带？原来就是巡防统领田作霖。作霖奉田督命令，调防富水，随带不过千余人，既抵富水关附近，距匪不过十余里，闻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驻扎富水镇，乃重资募士人，令他致函与刘，约他来日夹攻，士人往返三次，均言为匪所阻，不便传达。作霖正在惊疑，忽有一老翁携榼而来，馈献田军，且语作霖道："从前僧亲王大破长发贼于此，此地有红灯沟、红龙沟两间道，可达匪营，若乘夜潜袭，定获全胜。"乡民苦盗久矣。作霖大喜，留老翁与餐，令为向导。黄昏已过，即令老者前行，自率军随后潜进。老翁夜行如昼，此老殆一隐君子。及至狼营，即由作霖传令，分千人为左右翼，冲突进去。果然狼营立溃，大获胜仗。嗣因兵力单弱，不便穷追，俟至天明，令军士击鼓，作为疑兵。连长鞠长庚，率左翼抄出山北，巧遇镇嵩军到来，正要上山擒狼，那知毅军尾至，错疑镇嵩军为匪，开炮轰击。镇嵩军急传口号，禁止毅军，毅军攻击如故，恼动了刘镇华，竟欲挥众返攻。白狼乘隙遁去。至田作霖驰至，互为解释，各军复归于好，那白狼已早远飏了。

但狼众经此一战，伤亡甚众，及遁至屈原冈，白狼检点党羽，不过三四千人，杨芳洲喟然道："初入甘省，三战三胜，一行思归，四战四败。昔楚怀王不用屈原，终为秦掳，目今我等亦将被掳了。"白狼亦长叹道："诸兄弟固强我归，使我违占愎谏，以至于此，尚有何言？"乃与宋老年等，再行东窜。赵倜、田作霖二军，昼夜穷追，迭毙狼众。至临汝南半闸街东沟，与白狼相遇，飞弹击中狼腰，狼负伤入搭脚山，手下只百余人，又被官军围攻，越山北遁，返至原籍大刘庄，伤剧而亡。狐死正首邱，岂狼死亦复如是？党伙七人，把尸首掩埋张庄，狼有叔弟二人，知尸所在，恐被株连，潜向镇嵩军呈报。民国四年八月五日，分统张治功，掘斩狼首。特载年月日，为了结白狼一案。只说是派人投匪，乘间刺毙，刘

镇华据词电陈，袁总统喜出望外，即下令嘉奖。那知赵倜的呈文，又复到来，声称白狼毙命情形，实系因伤致死，并非张治功部下击毙，田作霖、张敬尧禀报从同，乃再下令责罚张治功，褫去新授的少将衔及三等文虎章。刘镇华代为谎报，亦撤销新授的中将衔及勋五位，以示薄惩。所有余匪，着各军即日肃清。究竟白狼如何致死，尚没有的确凭证，无非是彼此争功罢了。论断甚是。

这时侯的王成敬、李鸿宾，已被防营拿住，一体正法。王氏二女得生还，王九姑娘，已生有子女各一人，也在匪穴中拔出，送还母家。王沧海扑杀九姑娘的子女，将他改嫁汝南某富翁，作为继室。王沧海毕竟不仁。某富翁甘娶盗妇，想也是登徒子一流。段青山、尹老婆、孙玉章等，统遭击毙。只张三红就抚陆军，宋老年流入陕境，往投旅长陈树藩，缴枪五十支，得为营长。三年流寇，至是铲除，可怜秦、陇、楚、豫的百姓，已被他蹂躏不堪了。谁尸其咎。

袁总统以剧寇荡平，内政问题，又复顺手，越加痴心妄想，要立子孙帝王万世的基业。但默念东西各邦，只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中华帝国，倘或反对起来，仍不得了，再四图维，想出一法，拟腾出巨款，延聘几个外人，充总统府顾问员，将来好教他运动本国，承认帝制。可惜款项无着，所有国家收入，专供行政使用，尚嫌不足，那里能供给客卿？于是又从筹款上着想，弛广东赌禁，设鸦片专卖局，又创行有奖储蓄票洋一千万元，储蓄票本，当时允三年后偿还，至今分毫无着，各省援以为例，仿造各种奖券，散卖民间，祸尤甚于赌博鸦片。作法于凉，弊将若何？真足令人慨叹。一面向法国银行商量，乞借法币一万五千万法郎，情愿加重利息，并让给钦渝铁路权。自广东钦州，至四川重庆。款既到手，乃聘用日本博士有贺长雄，及美国博士古德诺等，入为顾问，加礼优待，正思借他作为导线，不料欧洲一方面，起了一个大霹雳，竟闹出一场大战争来。这场大祸，本与中国没甚关系，不过五洲交通，此往彼来，总不免受些影响。从理论上说将起来，欧洲各国，注力战争，不遑顾及中华，我中华民国，若乘他多事的时候，发愤为雄，静图自强，岂不是一个绝好机会？偏这袁总统想做皇帝，一味的压制人民，变革政治，反弄得全国骚扰，内讧不休，这正是中华民国的气运，不该强盛呢！绝大议论，声如洪钟！

且说欧洲战争的原因，起自奥、塞两国的交涉，奥国便是奥地利，与匈牙利合为一国，地居欧洲东南部，塞国便是塞尔维亚，在匈牙利南面，为巴尔干半岛中一小国。奥、塞屡有龃龉，暗生嫌隙，会当西历一千九百十四年，即中华民国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国太子费狄南，至塞国斯拉杰夫境内，被塞人泼林氏刺死，泼林氏实为祸首。奥皇闻这消息，怎肯干休，当即严问塞国，要他赔偿生命，并有许多条件，迫塞承认，塞本弱小，不肯履行，奥遂向塞国致哀的美敦书，即战书。与他决裂。塞亦居然宣战，俄国亦下动员令，出来助塞。奥与德为联盟国，便请德帮助，抵制俄国。德皇维廉二世，夙具雄心，遂欲藉此机会，战胜各国，雄长地球，当下出抗俄国，与俄宣战。法国与俄国，又夙缔同盟，当然助俄抗德，德复与法宣战，法、德两国的中间，夹一比利时国，向由列强公认，许他永久中立，此次德欲攻法，向比假道，比人不许，德军竟突入比境。英国仗义宣言，要求德皇尊重比利时中立，德皇全然不睬。那时英国亦欲罢不能，只好对德宣战。于是英、

俄、法、塞四国，与奥、德两国，互动干戈，角逐海陆，争一个你死我活。日本与英联盟，也与德绝交。独美国宣告中立，其余各国，亦尚守中立态度，不愿偏袒。中国积弱已久，只好袖手旁观，严守局外中立，当由袁总统下令道：

我国与各国，均系友邦，不幸奥、塞失和，此外欧洲各国，亦多以兵戎相见，深为惋惜。本大总统因各交战国与我国缔约通商，和好无间，此次战事，于远东商务，关系至巨，且因我国人民，在欧洲各国境内，居住经商。及置有财产者，素受各国保护，并享有各种权利，故本大总统欲维持远东平和，与我国人民所享受之安宁幸福，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用特宣布中立条规，凡我国人民，务当共体此意，按照本国所有现行法令条约，以及国际公法之大纲，恪守中立义务。各省将军巡按使，尤当督率所属，竭力奉行，遵从国际之条规，保守友邦之睦谊，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中立条规，共计二十四条，无非是对着交战国，各守领土领海界限，不相侵犯。所有彼此侨寓的兵民，不得与闻战事。各交战国的军队军械，及辎重品，不得运至中国境内，否则应卸除武装，扣留船员。这系各国中立的通例，中国亦不过模仿成文，无甚标异。造法机关，只能对内，不能以外。只中国山东省境内，有一青岛，素属胶州管辖。光绪二十四年，因曹州教案，戕杀德国二教士，德国遂运入海军，突将青岛占去。嗣经清政府与他交涉，把青岛租借德国，定九十九年的租约，然后了案。此番德人与各国开战，日本与德绝交，遂乘机进攻青岛，谋为已有。看官！你想青岛是中国领土，德人只有租借权，德既无力兼顾，应该归我国接收，如何日人得越俎代谋呢？袁总统一心称帝，有意亲日，竟任他发兵东来，袖手作壁上观。日人遂破坏我国中立，从胶州湾两岸进兵，小子有诗叹道：

大好中原任手挥，如何对外昧先机，
分明别有私心在，坐使东邻炫国威。

日本恃强弄兵，袁总统挟权胁民，彼此各自进行，又惹出种种祸事。天未厌乱，事出愈奇，小子演述至此，禁不住伤心起来，暂时且一搁笔，后文许多事实，待至下回续述。看官少安毋躁，小子即日赓续，再行宣布。

吾尝谓权利二字，误人不浅。白狼之甘心为盗，扰攘至三载，蹂躏至四五省，卒至恶贯满盈，身首异处，谁误之？曰："权利"二字误之也。袁总统之热心帝制，不惮，冒天下之不韪，举误国病民诸弊政，陆续施行，谁误之？曰："权利"二字误之也。即如欧洲之大战争，震动全球，牵率至十余国，鏖斗历四五年，肝脑涂地，财殚力　，亦何莫非"权利"二字误之耶？呜呼权利！吾阅

此，吾不忍言。

第四十一回
谋世袭内府藏名 恋私财外交启衅

前回书中，叙到欧战发生，中国宣告中立，日本兴兵至胶州湾，攻打德国租占的青岛。青岛原有德兵驻扎，约不过一二千人，明知众寡不敌，守不住这个青岛，但若拱手让人，殊不甘心。胶州总督，系管辖青岛的德将，职守所在，当即下令拒敌。德人虽败，勇力可嘉。日本兵舰，未能直入胶州湾，遂由龙口登岸，进兵潍县西境，抄入青岛背后，以便腹背夹攻。惟龙口、潍县等处，完全是中国领土，日兵进境，明是侵犯中立条规，袁政府与他交涉，他只自由行动，不肯撤回，但说是攻取青岛，仍为中国帮忙，俟得青岛后，当完全交还中国。看官！你想天下人有这等侠义么？同是中国人，尚且争权夺利，互阋不休，况中日不相联属，怎肯把处心积虑的青岛谋取到手，还要完璧归赵呢？透彻之至。袁总统聪明过人，岂有不晓得的道理？惟势力既不及日本，更且想仰仗日人，赞助帝制，那时只好模糊过去，不过与日人划一战线，让他数十里中立地面，听令出入，战线以外，不得运兵。日人得了运兵路径，已是心满意足，当与袁政府约定，仗着一股锐气，夹攻青岛。德兵多方防守，相持至三月有余，两造伤亡，恰也不少。毕竟德人势孤力弱，弄得饷尽援绝，无法可施，不得已悬旗乞降，好好一个青岛，由德人经营十多年，建筑完固，至此国际纷争，竟被日人乘间占去了。为好拓地者作一棒喝。

袁总统也无心过问，按日里收揽大权，规复专制，所有新颁章程，又增添了若干条。就中有立法院组织法，及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名目上是改良旧制，维持共和，其实是徒有虚名，掩饰人目。当时有一个在京人员宋育仁，居然倡议复辟，欲请出宣统帝来，仍登大宝。为文武二圣人先声。会被袁总统闻知，即下一申令，说他邪词惑众，紊乱国宪，着即驱逐回籍。就是王闿运、劳乃宣等，主张君主立宪，袁总统尚满口共和，自谓帝王总统，均非所愿。谁知他口是心非，暗地里却着着进行，到了三年十二月终旬，先改定大总统选举法，公布出来，录述如后：

大总统选举法

第一条　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岁以上，并居住国内满二十年以上者，有被举为大总统资格。

第二条　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

第三条　每届行大总统选举时，大总统代表民意，依第一条所定，敬谨推荐有

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
前项被推荐者之姓名，则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贮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
前项金匮之管钥，大总统掌之。石室之管钥，大总统及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之，非奉大总统之命令，不得开启。

第四条　大总统选举会，以下列各员组织之：
一　参政院参政　互选五十人。
二　立法院议员　互选五十人。
前项各款之互选，用记名连记投票法，以得票较多数者为当选，由内务总长监督之。届组织大总统选举会，立法院在闭会期内时，以在京议员之名次在前者五十人，为大总统选举会会员。

第五条　大总统选举会，由大总统召集，于每届选举期前三日以内组织之。

第六条　大总统选举会，以参政院议场为会场，以参政院院长为会长。
参政院院长，如系副总统兼任，或有其他事故时，以立法院议长为会长。

第七条　选举大总统之日，大总统敬谨将所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之姓名，宣布于大总统选举会。

第八条　大总统选举会，除就被推荐三人投票外，得对于现任大总统投票。

第九条　选举大总统，以会员四分三以上到会，用记名单记投票法。得票满投票人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若皆不足当选票额时，就得票多数之二人行决选，在得票较多数者为当选。

第十条　每届应行选举大总统之年，参政院参政，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为现任大总统连任之议决，由大总统公布之。

第十一条　大总统任期未满，因故去职时，应于三日内组织大总统临时选举会。临时选举未举行前，大总统职权，由副总统依约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代行之。如副总统同时因故去职，或现不在京，及有其他事故，不能代行时，由国务卿摄行其职权。但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所规定之职权，不得代行或摄行。

第十二条　届行临时选举之日，由代行或摄行大总统之职权者，咨行大总统临时选举会会长，指任会员十人，监视开启尊藏金匮石室，恭领金匮到会，当众宣布。就被推荐三人中，依九条之规定，投票选举。

第十三条　现任大总统连任，或当选大总统继任，均应于就职时，为下列之宣誓：
“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宪法未公布施行以前，前项誓词，须声明遵守约法。

第十四条　副总统之任期，与大总统同。任满时，由连任或继任之大总统推荐有第一条资格者三人，准用选举大总统之规定行之。

第十五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本法施行之日，中华民国二年十月五日所宣布

之大总统选举法废止之。）

依这选举法看来，是大总统一任十年，且得连任，或一次或两次三次，并未明定限制。试想做了大总统，已是年满四十，人生上寿，不过百年，若连任数次，便是终身为大总统了。后任的大总统，须由前任的大总统推荐三人，署名金简，密贮金匮，将来选举后任大总统时，除对于现任大总统，得票举连任外，只有金简中所写的姓名，可以选举，此外不能羼入，照此制度，明明是总统得以世袭，如袁总统有子十余人，他若写着三个儿子的姓名，藏将起来，俟后任选举，总要把他三个儿子中，选出一人，否则惟有老袁永远活着，仍归他连任下去，别人是永世无望了。小子曾记前清雍正年间，雍正帝定立储法，默选储君，书名纳匣，藏在正大光明殿额的后面。袁总统做过前清大员，想是熟悉掌故，所以把雍正成制，抄袭了来。以袁总统比雍正帝，阴鸷相似，而胆略尚恐未逮。还有一篇告令，说明改正选举法，实为总统绝续时，预防争乱起见，小子也似信非信，只好付诸阙如。惟总统选举法，既已改定，袁总统应如法照行，他便就意中所爱的三人，书藏金匮，或说是黎元洪、徐世昌及袁大公子克定，或说是克定、克文、克良、克端等类，统是袁家公子。但袁总统素好秘密，书藏时无人在旁，只由他一手做成，因此外人无从知晓，不过凭虚推测罢了。

隔了两天，复定出国玺条例。国玺分作三项，一为中华民国玺，凡遇国家大典礼大政事及国际交换国书等项，应用此玺；二为颁爵袭职，及封赠册轴等所用，叫作封策之玺；三为给予勋位勋章，及其他荣典文书等所用，叫作荣典之玺。此外如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印，一时不便称玺，仍然沿称为印，附入国玺条例中，改印为玺，非帝制而何？

光阴似驶，又是国民四年，元旦觐贺等礼仪，且不必说。惟袁总统把新颁官制，策令群僚，授徐世昌为上卿，杨士琦、钱能训为中卿，赵尔巽、李经羲加上卿衔，各部总长，除陆海军两部外，并授中卿，独章宗祥、汤化龙，资望稍轻，以少卿加中卿衔，梁士诒、周树模、汪大燮、贡桑诺尔布等，均授中卿，董康、庄蕴宽等，均授少卿。他如文官加给嘉禾章，武官加给文虎章，或酌授勋位，无非是施泽如春，有加无已的至意。语带双敲。一面令教育部整饬学校，提倡忠孝节义，所有小学校中，应读论、孟二书。列入科目，不得废经。一面颁附乱自首特赦令，凡在民国三年十二月前，所有附乱人等。或被协，或盲从，均得向地方行政官署，悔罪自首，当由地方行政官呈请大总统特赦，给予免罪证书，回籍营业。总算皇恩浩荡。

是时白狼已平，余匪肃清，就是民党中人，亦无隙可乘，只有假借文字，诋毁老袁，也没有甚么效力。欧洲各国，日务战争，旧有中外交涉，尽行搁置，无暇向中国寻隙，美国虽守中立，未曾与战，但距华较远，又素抱和平宗旨，与中国没甚龃龉。只有东邻日本，眈眈在侧，自攻取青岛后，屯兵不撤，日夕绸缪，不但青岛领土权，被他占去，就是青岛街市上，所有营业行政等权，亦归日人占领。袁总统得此消息，不由得吃了一惊。看官道是何故？原来青岛中有一德华银行，前由德人经理，老袁曾存着巨款，约计二千万马克，马克，德币名。预备将来恢复帝制，提出使用。此次闻日人干涉营业，恐他囫囵吞

去，无从追索，岂不是白费金钱，破坏好事？领土权可以抛弃，私款是万难割舍的！当下情急智生，亟通牒英、德、日三国，宣告撤销山东战域，牒文内列着三种理由，一是青岛战争，现已完毕，二是胶、莱、龙口各处情形，已甚安靖，三是中国应设兵防海，阻禁匪徒，侵入胶、莱各处作乱，为此三大要件，不能不要求日本撤兵。那知牒文才发，日本政府，却已有照会到来，他的照会中，却含混说着道："君有大志，何必亲近德意志，难道我大日本帝国，就不能作一帮手么？"隐隐约约，确是妙文！袁总统接阅照会，巧巧碰入心坎，踌躇了好一会，便邀请顾问员有贺长雄、西坂大佐等，秘密商议一番。托他电达本国政府，极力赞助，一面电嘱驻日公使陆宗舆，疏通日本内阁。

那时日本内阁首相，名叫大隈重信，他本是个勋戚旧臣，外交能手，既得了这个消息，便视为奇货可居，当下提出元老院，议决二十一条件，向袁要索，作为日后的报酬。未曾出力帮助，先已要索酬金，求人者其鉴诸。看官曾否阅过清史？当中日战争以前，老袁曾任朝鲜公使，彼时屡与日本反对，遂酿成中日战事，害得丧师失律，割地赔款，才行了案。日人中岛端氏，且于民国二年冬季，著有支那分割的命运一书，日人称中国为支那。内述袁氏秘史，种种揶揄，几笑他一钱不值，难道老袁毫不记忆，毫无闻见，反欲向他求助么？若非利令智昏，何至于此？古语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袁氏为帝制起见，竟惹出二十一件大要挟来，小子有诗叹道：

欲成王道贵无私，知白何如守黑时。
只手难遮天下目，欺人反使别人欺。

毕竟二十一条件，说的甚么？待小子下回表明。

总统与皇帝，原是不同，但据袁氏之总统选举法，是已得任终身总统，且为世袭总统矣，与皇帝几无区别，宁必称帝而后快乎？总之袁氏心目中，全然不脱俗念，念兹在兹，日惟帝制，释兹在兹，亦曰惟帝制。夫既欲为帝，即自称为帝可也，何必鬼鬼祟祟，向人求助，反为东邻所轻视乎？呜呼袁氏！为了帝制二字，憧扰胸中，欲为帝则恐人反对，不为帝又难餍私心，人欲胜，天理泯，而心力为之交疲矣。人谓袁氏智，袁氏其果智乎哉！

第四十二回
廿一款恃强索诺　十九省拒约联名

却说日本政府，议决二十一条件，电致驻华日使。日使叫作日置益，接奉政府文件，即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亲至总统府，谒见老袁，彼此行过了礼，略叙寒暄，日置益便从袖中取出文件，当面呈递。袁总统接阅一周，不禁皱起眉来，摇首数次，口中却支吾道："这……这等条件，未免太酷，教敝国如何承认？"日置益从旁冷笑道："敝国上下，素疑总统为排日派，今始知言不虚传了。"故意翻跌。袁总统忙答辩道："敝国与贵国，是最近邻邦，同种同文，理应格外亲善，况我自受任总统，更思借重邻谊，作一臂助，为什么说我排日呢？"情见乎词。日置益笑了又笑道："总统既有意结好，何不将敝国要求，完全承认，藉明亲善的本心。"口中有力。袁总统皱着眉道："这事我不便作主，我是民国的总统，不是帝国的元首，可以随便签约的。"若为帝国元首，难道把中国领土，完全送日么？日置益复道："总统大志，敝国亦已深悉，倘或此次条约，总统不愿允从，非但有碍总统利益，就是为中国计，亦觉岌岌可危，即如中国乱党，多半寓居敝国，现正竭力进行，敝政府虽未表同情，但若总统不肯从敝国要求，敝国即不能限制乱党，后事如何，非敝政府所能悬揣。窃谓为总统利益计，为中政府利益计，总统必须允诺，否则敝国疑总统不肯顾全邦交，或更提出严厉条件，亦未可知，还请总统三思！"数语是暗攻袁氏阴私，纯用威吓手段。袁总统迟疑半晌，方道："且与外交总长商议，再行答复。"日置益方起身告别。

隔了两天，日置益又访会外交总长孙宝琦，仍提交要求条件，且语孙总长道："这事为两国利益起见，须守极端秘密，幸勿将条件内容，泄露别国。"孙总长问是何意？日置益正色道："敝国人民，多言贵国用远交近攻的政策，亲近英、美，排斥敝国，所以竭力反对，敝政府为顾全邦交起见，不忍决裂，为此命本驻使特进忠告，慎守秘密，毋得漏言。"袁氏惯用秘密，日本即以秘密二字作为要求，夫是谓之自取。孙总长无词可驳，只得碓碓如命，惟答言所交条件，应俟与总统熟商，方可定夺。日置益订明后会，告辞而去。看官！试想日本既野心勃勃，要求至二十一条件，何妨明目张胆，为什么要守秘密呢？我亦要问。原来日本雄长亚东，屡思并吞中国，奈因列强互峙，致多牵掣，眼看这锦绣江山，不能由他吞去，此次趁着欧洲战争，及袁总统谋帝乞助的时候，正好暗度陈仓，硬迫中国允约。等到他国闻知，生米已做成熟饭，干涉也来不及了，这正是倭人的妙计！

孙总长既接收条件，当向总统府请示。袁总统乃召集国务卿等，先开秘密会议，大家看到条件，统是面面相觑，不敢发言。独段祺瑞奋然道："这项条件，绝对是不能承认，不知却还了他，省却许多疑议。"是激烈派。袁总统嗫嚅道："我国积弱得很，倘若一条不依，定致邦交决裂，酿成战衅，这却如何是好？"徐世昌方接口道："折冲樽俎，责在外交，应由孙总长往会日使，婉言解释，表明为难情形，要他改换条约，方便磋商。"是持重派。孙

宝琦闻到此言，暗暗心急，忙向袁总统道："宝琦不才，恐难胜任，请大总统另简材能，宝琦情愿辞职。"这是无上的善策！袁总统顾宝琦道："你若解职，何人可代？"孙宝琦答道："不如陆子欣。"袁总统徐徐点首，并语徐世昌道："且叫陆子欣出去当冲，何如？"徐世昌随口赞成，因即散会。

越日，即调任孙宝琦为审计院长，改任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陆征祥也拟告辞，经袁总统召他入府，温言劝勉，并有许多密嘱，乃不得不勉为所难，即日就职，当下照会日使，约定二月二日，在外交部迎宾馆开非正式会议。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翻译各官，先行守候。过了午牌，方见日本公使日置益，带带参赞书记官，到了迎宾馆，两下开议。陆征祥词甚简单，但请日置益转达日本政府，改换条文。日置益不肯照允。曹汝霖方插嘴道："贵公使洞明时势，晓达政体，应知中国已成民主国，政府是国民的公仆，若果遽允要求，必致激起国民反对的风潮，将来双方均有不便，还请审慎为是。"日置益微哂道："中外人士，那个不晓得袁总统独揽大权？今日为了两国交涉，反把国民作为后盾，岂非可笑？"乐得奚落。曹汝霖被他一驳，几乎无可解嘲，还是陆征祥接口道："敝国若承认贵国条件，岂不要惹起他国交涉？但望贵国顾全友谊，休使敝国为难，敝国当深感厚情。"日置益又答道："陆总长对此谈判，是否担任全权？抑须请示总统？"陆总长道："今日与贵公使开谈，前已声明为非正式会议，不过先行讨论罢了。"日置益道："此项交涉，本驻使屡奉本国训令，要求贵国即予同意，今日既非正式会议，应请贵总长请命总统，速开正式谈判，以便早日解决，本驻使亦可复命销差了。"言至此，即起身离座道："明日再会。"随与参赞书记官等，扬长去了。

过了三日，日置益复至外交部，与陆总长谈判多时，毫无结果，日置益乃去。嗣是又隔十多天，彼此未曾晤谈。看官道是何因？原来英、法、俄各国，曾与日本订立协约，在欧战期内，日本不得独谋利益，此次日本与中国交涉，当然要据约质问。日政府答复各国，只开了十一条件，还有十条严重的条文，一律瞒住。日置益闻这消息，所以暂时搁着，不来催促，至日政府答复各国后，复至外交部反复劝诱，陆总长等仍不承认，到了三月三日会议，已是第六次了。日置益气焰汹汹，对着陆总长道："本驻使与贵总长磋商，已经数次，迁延至一月有余，仍然是茫无头绪，莫非轻视敝国不成？即如条文中第一款，就是山东方面的问题，请速承认原案，将历年中德条约范围以内的权利，一概转给敝国，另订中日山东条约，了结目前的要案。"陆征祥淡淡答道："山东问题，应俟欧战解决，再行提议，今尚不便。"说到"便"字，日置益已跃起道："这话未免欺人了！眼前要案，尚待迁延，岂他国理应尊重，我日本独可轻蔑么？"陆总长正思答辩，日置益掉头不顾，悻悻径去。强国公使，如是！如是！

次日，日本政府才将二十一条件，通告欧洲列强，大致说是："中日议约，中国全无诚意，因此追加条件，严重交涉"云云。自有此番通告，于是日本二十一条件，登在外国新闻纸上。我国辗转译出，才识条件内容的真相。事关国耻。特全录原文如下：

中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提出条件原文：分五号二十一款。

（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在两国友好

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下：（一）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所得各种权利利益让与等项，概行承认。（二）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三）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四）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件如下：（一）两订约国互相协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至于拟开各矿，另外商订。（五）中国政府，允于下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然后办理。（甲）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乙）将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债之时。（六）中国政府，允诺如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办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年画押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现在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有密切关系，愿增进两国公同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一）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二）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有所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三）向来中日两国，屡起警察案件，酿成争衅，故须将必要地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多数日本人，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立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间与南昌、潮州间之铁路权，许与日本国。（六）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七）允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如上所述，第一号分四款，是谋吞山东，第二号分七款，是谋占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第三号分二款，是谋并汉冶萍公司，第四号专件，及第五号七款，简直是要将中国主权，让与日本，不啻为日本的保护国了。中国人民，多至四百余兆，虽有一大半愚弱，究竟还有几个热心的志士，勇敢的国民，一经览到二十一条件，群以为亡国惨兆，就在目前，于是奔走呼号，力图挽救，有刺血上书的，有断指演说的，有情愿毁家纾难、储金救国的；什么抵制日货，什么组织民团，闹得全国不安，差不多有天翻地覆的景象。就是外国舆论，亦多诋斥日本，说他非理要求。独袁总统高坐中央，从容自若，今日授几个卿大夫，明日颁几条新法例，几似确有把握，毫不张皇。至三月五日以后，外交总长陆征祥等，邀日置益至署，开正式谈判。日置益咆哮如故，经陆总长等低首下心，愿将条款中第（一）（二）（三）号，酌量承认。日置益尚未肯干休。各省人民，热度愈高，每日驰电到京，争请拒约。袁总统尚电饬各省官吏，令他严加取缔，所有议约事件，誓当力争，不轻承认。外交部亦电达各省，略言："日本条款，正在严重交涉，不肯放弃主权"等语。无如条约让步的消息，已约略传将出来，各省将军巡按使，亦有些忍耐不住，便由江苏将军冯国璋，联络十九省将军，一一具衔，电达中央。略云：

日款发生，亡国预兆。国家既处如此危险之地位，国璋等对于中华民国，同膺捍卫之责，义不容袖手旁观，一任神州之陆沉。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璋等分属军人，必尽其军人救国之天职，凡欲破坏吾国领土之完全者，吾辈军人，必以死力拒之。诚能若此，何至亡国。中国虽弱，但其国民尚能投袂奋起，以身殉国，所望大总统与政府，群起严词峻拒，勿稍畏葸，我军民等当始终为后盾也。乞鉴察！

又电致外交部云：

中日交涉发生，各省人民，具爱国热心，纷纷电请拒绝，暨呈递条陈意见书者，计先后二百余起，不闻贵部一置可否于其间。在无知人民，议论纷纭，谓政府讳莫如深，甘心媚外。惟是外交公例，有应守秘密之义务，贵部核议之事件，固未便宣布国内，在大部为国家代表，当交涉之冲，任交涉大事，应如何上保主权，下顾舆情，折冲樽俎，化干戈为玉帛，以慰京外人民之希望。迭据贵部宣言，亦明明自命为鞠躬尽瘁，严重交涉，不肯放弃主权之利。国璋等闻言之下，钦佩莫名，乃何以按之事实，迥不相同？全案尚未了结，而权利之丧失，已复不少，下此更不忍言。且国际交涉，为何等事？此次要索条件，又为何等事？岂得轻图一时之省事，贻中国将来莫大之隐忧？如果丧失主权，则日后国家沦于附属，所以为民国前途危，为大部当局惜，而不能无疑焉。目前讨论条件，尚可以口舌力争，为杜弊防患之本，如使条约成立，则将来日人之照约行为，尚不知有何能力，足以制止？况在修正期限之时，岂容一味退让？想大部办理交涉之初，具何等毅力苦心，以情理度之，必不出此。然责备贤者，春秋之义，以大部之明，或不至堕日人术中，质其条约上之精

神，以为我允其要求，彼当为我保全领土之完全。然以中国水陆之广大，纵有事故，日人有何兵力，足以保我而无失？现邦交素睦，尚为此极酷烈之要求，一有微劳，势必无以复加，而问罪立至。用敢不揣冒昧，备词质问，并联合各省，联合防务，为外交后盾，望勿畏强御，按以公法，权以公理，和平解决，是所厚望。至内容如何办法，仍乞秘密示知，不胜翘企之至！

此外如长江巡阅使张勋，及广东惠州镇守使龙觐光等，京均通电政府，决请拒约。还有陆军总长段祺瑞，且因中央电达各省，愤然主战。正是：

强权世界无公理，民国干城有武夫。

欲知袁总统如何主张，且至下回续叙。

日本公使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条件，不交我国外交部，竟面递袁总统，是已可见日人之用心，为袁氏称帝之交换条件，故直接与老袁交涉，不必依国际公法，须与外交部磋议也。迨袁氏以条件严酷，乃执外交部三字以相徇，而日使至外交部，即有秘密之嘱告。秘密秘密，此二字中，非含有术大关系欤？且日使嘱守秘密，而老袁果惟命是从，双方会议数次，而全国人士，尚未知条件之内容，迨经外报宣布，舆论哗然，即官僚派人，京多极力反对。试观十九省将军之联衔拒约，见得人心未死，公道犹存，为老袁计，不即当看风转舵，临崖勒马耶？乃及此而犹不悟，而袁氏真愚矣！而日人之威吓胁迫，乃因此而益甚矣。呜呼哀哉！是正民国之气数！

第四十三回

榻前会议忍辱陈词　最后通牒恃威恫吓

却说十九省将军，及张巡阅使、龙镇守使等，联电中央，力请拒约。袁总统不得不答，当有复电宣布文：

电呈均悉。立国于此风云变态无常之世界，必具有一种自立不挫之精神，有自立不挫之精神，人虽谋我，焉能亡我？民国肇造，如初生之孩，资人扶助，庶无颠倒之患。各省将军受任以来，皆能以拥护共和为己任，热诚爱国为前提，洵民国之幸也。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国家存亡重要之关

系，讵敢勿略？仍是欺人语。日来中外对于中日交涉，尤多猜疑，忐忑不安，国民爱国之热诚，于此可见。惟天下自有公理，无论如何艰难解决之问题，持以公理，自能剖决。如金虽坚，炼之以火，未有不熔。但天下之大患，防不胜防，往往防之于此而漏之于彼，今日危难，不止一端，要惟同心相济，合力进行。而保护外人，尤宜谨慎，我尽东道之谊，斯无衅隙之生，误会消灭，国交巩固，各将军勿为疑似之言所动，是所至盼！

越数日，又有一告诫的电文云：

近来关于中日交涉，政府接到各省将军及师长等电报多起，均有所献替。此项电文，具征公忠。惟该将军既属军职，自应专政力于军事，越俎代谋，实非所宜。现在政府正殚精竭能，以解决此目前所遇之问题，虽不敢谓事事能取信于国民，但国家之利益，断无不保护惟谨。该将军等正宜尽心军事，不必兼顾外交。须可令尔秘密卖国！如有造摇生事者，仰该将军协同地方官禁止，至要勿误！

此外又有数电，无非说是："中日协商，渐就和平，可无他虞。各将军巡按使，总宜劝谕人民，持以镇静，一俟交涉解决，自当宣布内容"云云。就是外交部总次长，亦有公电传达，略称："前后会议，已历多次，现日使已允将条件寄回政府，请示修正，暂停谈判。昨至十三次会议，知全案确已修正，当即通融磋商，以期和平解决，京中报纸，及外间摇传，统属无凭，必待全案公布，是非乃定"等语。各省大吏，及全国志士，接阅此等电文，才把一种激昂愤勇的气概，稍稍恬退。究竟日本是否让步，政府能否力争，大家还是疑信参半。

嗣经交涉了结，才识当时会议的情形，由小子依次演述。自初次谈判以迄第七次谈判，彼此争辩，茫无头绪，上文已约略叙明。至第八次会议，乃是三月九日，谈判进行，逐条讨论。陆总长征祥，先提出第一号第一条，须俟至欧战平定，加入讲和大会，再行定议。且声言中国政府，如承认第一条，须以交还胶澳为对待条件。日使日置益道："我国用兵胶澳，损失颇多，理应如何解决？"陆征祥答道："自贵国用兵青岛，敝国人民，损失其巨，应向贵国索偿，难道还转加敝国吗？且战事已平，所有税关邮电，应照向来办法办理，军用铁路电线，即行撤废，租界外军队，先行撤回。到胶澳交还时，租界留兵，亦应尽行撤去。"日置益微笑道："有这许多条件么？现且暂从缓议。请问这第一号第二条，是否允诺呢？"议入第二条。陆征祥道："第二条么？敝国允自行声明，不将山东沿海及岛屿，让与他国。"日置益道："第三条呢？"入第三条。陆征详道："第三条常说烟、潍或龙潍铁路，倘德国允抛弃借款权利，当先向贵国资本家商借；就是第四条商埠问题，敝国允自行添开罢了。"第三、四条，接连表过。日置益道："第一号共计四款，据贵总长意见，当转达敝国政府，请示定夺。惟第二号的条件，须完全允诺为是。"陆总长道："旅顺、大连湾的租借期，及南满洲的铁路权，前清已有成约，当可商量。惟安奉铁路，与该数处

情形不同，不能援以为例。”议及第二号第一条。日置益忿然道：“旅顺、大连等处，不过连类带及，此条注意，实为安奉铁路，若安奉铁路的租借期，不肯允诺，何容向贵国要求?”陆总长再三辩论，日置益只是不从，嗣且攘臂起座道：“此条不允，无须别论，当决诸兵力便了!”义肆恫喝。曹汝霖插口道：’贵公使何必动怒，总可和平议决。”日置益道：“这条不允，那条又不允，教我如何答复政府？且敝国上下，愤激得很，如不达目的，就使劳师费饷，亦所不惜。本驻使为全国代表，若事事通融，岂不要受全国唾骂么?”陆总长到了此时，只得答应下去。日置益方才复座，问及第二三条。陆总长道：“南满洲可添开商埠，贵国人民，可与敝国合办农垦公司，若欲内地杂居，及土地所有权，是与我主权有碍，贵国政府，向来声言保全中国领土，此条件似违初意。”日置益道：“我国并不要占你土地，不过令人民营业，较为便利罢了。”明是殖民，何得谓非占我领土？曹次长又应声道：“如贵国人民，欲杂居内地，须归敝国管辖，贵国应撤回领事裁判权。”日置益又复摇首。陆征祥道：“且先议下文各条。搁过第二条，转入第四、五、六、七各条。第四条的开矿权，除已探勘及开采各区，准可通融，惟须按照中国矿业条例办理，第五条略加更改，如敝国需借款造路，或抵借外债，可先向贵国资本家商议。第六条南满洲的顾问，尽先聘用贵国人，东部内蒙古，殊不适用。第七条吉长铁路，应改为全路借款，重订合同。”日置益闻言，又勃然道：“第二号的要点，实在二三两条，余外尚是枝叶，贵政府不允照办，敝政府万难容忍。就是这第三号的汉冶萍公司问题，与敝国人民有密切关系，倘贵政府倡言充公，或提议国有，或借第三国为抵制，实与敝国投资家，生出无穷危险，贵国亦须绝对承认此约，方免后虑。”陆征祥道：“敝国政府，当声明不充公，不国有，不借用第三国外资，可好么?”说明第三号第一条。日置益道：“第二条应如何解决?”陆征祥道：“这条是又碍领土权，不便承认。”日置益复道：“第四号第五号呢?”陆征祥迟疑半晌道：“均不便承认。”撤去第四、五两号。日置益向外一望，天色已暮，便道：“贵国太无诚意，看来此事是难了呢。”言毕，即起身别去。

过了一两日，闻日政府调集海军，准备出发，一面借换防为名，增派陆兵至山东、奉天，大有跃跃欲试的形势。袁政府未免心慌，只得质问增兵理由，再请日置益商议，迭经三次，无非为南满洲、东内蒙及汉冶萍公司诸条件，双方仍然未决。日置益乘马驰回，马忽跃起，竟将日置益掀下地来。亏得马夫将马带住，日置益才保全性命，但左足已是受伤，由仆役舁入使馆，卧床呻吟去了。人不如马。袁总统闻日使受伤，当遣曹次长汝霖，向日本使署问疾，备极殷勤，日置益总算道谢，并言：“日政府已停止派兵，只中政府须顾全邦交，毋再固执”等语。曹汝霖又道：“贵公使近患足疾，且待痊后再商。”日置益道：“敝国政府，日望贵国允诺，令我急速办了，我适患伤足，病不能行，还请贵政府原谅，会议地点，改至敝署方好哩。”曹汝霖道：“且请示总统，再行报命”。于是珍重而别。

越二日，日置益请参赞小幡为代表，至外交部为非正式会议，且约至日使署续议期间。陆总长以为未便，小幡不从，乃订定三月二十三日，开第十三次会议。届期陆、曹二人，同往日本使馆。日置益尚高卧未起，两人忍气吞声，不得已至病榻前，与日置益晤商。世人称为榻前会议，便是此举。可耻！可叹！日置益坐在床上，向陆总长道：“本驻

使已奉政府训令，第一号准示通融，第二号应一律求允，但敝政府为友谊起见，亦格外让步。内地杂居的日人，可服从中国警章税课，惟须由敝国领事承认；若关于土地诉讼等项，可由两国派员会审；土地所有权，改为永租。这是已让到极点，不能再让了。”承情之至。陆征详再请修正，日置益频频摇首，且要求三、四、五号允诺。陆征详告辞道：“且回去陈明总统，再议何如？”日置益点首示允。嗣后复在榻前会议两次，至日置益足疾渐愈，稍能起行，又在日使馆会议三次，都是因南满洲问题，中国允日人选采矿产九处，且开放满洲商埠，供日人贸易，并允杂居置地，惟关系诉讼案件，应归华官办理。日置益未肯允从。

转瞬间已是四月六日，日置益足疾全愈，乃重至外交部会议，所议仍为南满洲杂居问题，终未解决。越二日，又来会议，提出第五号问题。陆征祥因关系主权，婉词谢绝，又越二日，复开会议，仍要求解决第五号问题。陆征详答言：“贵国军械精良，不能受条约拘束，余难置议”云云。日置益终不肯少让。至四月十三日及十五日，复要索东蒙问题，应由中国予以南满相同的利益。陆征祥初未肯允，嗣允在东蒙开辟数处，日置益终未满意。临行时，且谓：“讨论已毕，不消再议，本驻使当详复政府，俟令施行罢了。”这已是第二十四次会议，自散会后，停议了八九天，至二十六日下午，日置益复气宇轩昂，乘着马车，径至外交部，由陆总长等迎入。略写日使状态，已觉气焰逼人。日置益大言道：“现奉本政府训令，将所有全案，已加修正，若贵国再不允从，也无庸多谈了。”说至此，即取出日本政府修正案，递交陆总长，当由陆总长接阅，但见纸上写着：

第一号（第一款）仍前。（第二款）改为换文。彼此互换，因称换文。中国政府声明凡在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三款）修正。中国政府允准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自愿抛弃烟潍铁路权之时，可向日本资本家商议借款。（第四款）修正。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附属换文）所有应开地点及章程，由中国政府自拟，与日本公使预先决定。

第二号（第一款）仍前。惟附属换文，旅顺、大连租借期，至民国八十六年，即西历一千九百九十七年为满期。南满铁路交还期，至民国九十一年，即西历二千零二年为满期。其原合同第十二款所载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可给价收回一节，毋庸置议。安奉铁路期限，至民国九十六年，即西历二千零七年为满期。（第二款）修正。日本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可得租赁或购买其须用地亩。（第三款）仍前。惟附带声明。前二款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由日本国领事官承认警察法令及课税。至民刑认讼，日本人为被告，归日本国领事官，中国人为被告，归中国官吏各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人，与中国人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俟将来该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时，如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第四款）改为换文。中国

政府，允诺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左开各矿，除已探勘或开采各矿区外，速行调查选定，即准其探勘或开采。在矿业条例确定以前，依照现行办法办理。（一）奉天省本溪县牛心台石炭矿，本溪县田什付沟石炭矿，海龙县杉松岗石炭矿，通化县铁厂石炭矿，锦县暖池塘石炭矿，辽阳县起至本溪县止，鞍山站一带铁矿。（二）吉林省南部，和龙县彩龙、岗石炭矿，吉林县缸窑石炭矿，桦甸县夹皮沟金矿。（第五款）第一项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在东三省南部需造铁路，由中国自行筹款建造。如需外款，中国允诺先向日本国资本家商借。第二项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将东三省南部之各种税课（除已由中央政府借款作押之关税及盐税等类）作抵，由外国借款之时，须先向日本资本家商借。（第六款）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如在东三省南部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各顾问教官，尽先聘用日本人。（第七款）修正。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央政府，关于铁路借款附于外国资本家，以致现在铁路借款合同事项为有利之条件时，依日本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中国对案第七款）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协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旧实行。关于东部内蒙古事项：（一）中国政府，允诺嗣后在东部内蒙古之各种税课作抵，由外国借款之时，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二）中国政府，允诺嗣后在东部内蒙古需造铁路，由中国自行筹款建造，如需外款，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三）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其应开地点及章程，由中国自拟，与日本国公使商妥决定。（四）如有日本国人及中国人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设工业时，中国政府应行允准。

第三号修正。日本国与汉冶萍公司之关系人，极为密接，如将来该公司关系人与日本资本家商定合办，中国政府，应即允准。又中国政府允诺，如未经日本资本家同意，将该公司不归国有，又不充公，又不准使该公司借用日本国以外之外国资本。

第四号修正。按左开要领，中国自行宣布，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换文。对于由武昌联络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又南昌至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铁路之借款权，如经明悉他外国并无异议，应将此权许与日本国。（换文第二案）对于由武昌联络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又南昌至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铁路之借款权，由日本国与向有关系此项借款之他外国，直接商妥以前，中国政府应允将此权不许与他外国换文。中国政府，允诺凡在福建省沿岸地方，无论何国，概不允建设造船厂军用蓄煤处海军根据地，又不准其他一切军务上施设；并允诺中国政府，不以外资自行建设，或设施上开各事。

第五号改为陆总长言明如下：（一）嗣后中国政府认为必要时，应聘请多数日人为顾问。（二）嗣后日本国臣民，愿在中国内地，为设立学校病院，租赁或购买地亩，中国政府应即允准。（三）中国政府，日后在适当机会，遣派陆军武官至日本，与日本军事当局，协商采办军械，或设立合办军械厂之事。日置公使言明如下：关于布

教权问题，日后应再行协议。

陆总长阅毕全文，便向日置益道："我看这修正案中，有几件还应酌商，最难承认的，是原文第五号，改为本总长言明。本总长前请撤销五号，不便开议，经贵公使要求说明理由，方由本总长约略说及，提出数条，声明不便允诺的情形。今贵政府修正案，断章取义，误为言明，本总长碍难承认。"日置益道："这已是敝国政府最后的修正，务请允诺。如果全体同意，敝政府即可交还胶澳了。"仍是诱迫。陆总长道："这非本总长所能专擅。"日置益道："请即转达贵总统，指日答复为要。"陆总长点首示允，日置益起身去了。

是夕，即闻山东、奉天两方面，又有日本派兵到，且有日本军舰，游弋渤海口外，人心惶惑，摇言益盛。经袁总统与陆总长等会议，复再行让步，承认数条，拒绝数条，至第五号仍完全拒绝。当于五月一日提交日使，并说明无可再让的理由。日置益道："是否最后答复？"陆总长道："这已是最后答复了。"日置益狞笑道："照敝国的修正案，贵政府尚难承认，我国将行最后的手段了。请贵政府莫怪！"陆总长也无可置辞，彼此告别。不料日本果然利害，竟提出最后通牒来了。这最后通牒，差不多是哀的美敦书，即战书译文。小子有诗叹道：

前车已覆后车师，来日大难只自知。
试看扶桑最后牒，挟强胁弱竟如斯。

欲知最后通牒的详情，请至下回再阅。

本回叙中日交涉之经过情形，历写口头辩论，及书面修正，简而能赅，不烦不漏，可为国民前车之鉴。且于外交总次长，忍辱状态，及日使日置益威吓手段，亦演写大略，跃然纸上。即如袁总统告诫电文，亦录叙篇首，中国不幸，遭此难题，极宜披示国民，共图抵制，而彼此鬼鬼祟祟，一私索，一私许，是何理由？岂民主国之政策，应如是乎？袁政府不足责，而吾国民之恇弱不振，或虚憍无能，亦当乘此反省，毋再蹈覆辙为也。

第四十四回
忍签约丧权辱国　倡改制立会筹安

却说日本政府，因中国未肯承认全案，竟用出最后手段，胁迫袁政府。自陆总长提

交最后答复后，日本下动员令，宣言关东戒严。驻扎山东、奉天的日兵，预备开战，渤海口外的日舰，亦预备进行，各埠日商，纷纷回国，似乎即日决裂，各国公使，亦多至外交部署中，探听消息，劝政府和平解决，幸勿开战。强国总帮助强国。袁总统却也为难，惟面上犹持一种镇静态度。总教皇帝做得成，余事固无容过虑。五月六日，由日使派人到外交部，提出一种警告书，内言非完全承认日本修正案，决提交最后通牒。袁政府不能决答，当于是日夜间，遣曹次长汝霖，用个人名义，访会日使，商议交涉，又承认了好几款。日置益不允。俟曹汝霖回置后，即于次日下午，由日置益带同馆员，至外交部迎宾馆，晤见陆曹两人，亲递最后通牒。牒文写着：

今回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所以开始交涉之故，一则欲谋因日德战争所发生时局之善后办法，一则欲解决有害中日两国亲交原因之各种问题，冀巩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之基础，以确保东亚永远之和平起见，于本年一月向中国政府交出提案，开诚布公，与中国政府会议，至于今日，实有二十五回之多。其间帝国政府，始终以妥协之精神，解释日本提案之要旨，即中国政府之主张，亦不论巨细，倾听无遗。何时倾听，我未之见。其欲力图解决此提案于圆满和平之间，自信实无余蕴。自信已深，何肯退让？其交涉全部之讨论，于第二十四次会议，即上月十七日，已大致告竣。帝国政府统观交涉之全部，参酌中国政府议论之点，对于最初提出之原案，加以多大让步之修正，于同月二十六日，更提出修正案于中国政府，求其同意。同时且声明中国政府对于该案如表同意，日本政府即以因多大牺牲而得之胶州湾一带之地，于适当机会附以公正至当之条件，以交还于中国政府。五月一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修正案之答复，实与帝国政府之预期全然相反。且中国政府对于该案，不但毫未加以诚意之研究，且将日本政府交还胶州湾之苦衷与好意，亦未尝一为顾及。查胶州湾为东亚商业上军事上之一要地，日本帝国，因取得该地，所费之血与财，自属不少。既为日本取得之后，毫无交还中国之义务。然为将来两国国交亲善起见，竟拟以之交还中国。何其客气？而中国政府不加考察，且不谅帝国政府之苦心，实属遗憾。中国政府，不但不顾帝国政府关于交还胶州湾之情谊，且对于帝国政府之修正案，于答复时要求将胶州湾无条件交还，并以日德战争之际，日本国于胶州湾用兵所生之结果，与不可避之各种损害，要求日本担任赔偿之责，其他关系于胶州湾地方，又提出数项要求，且声明有权加入日德讲和会议。明知如胶州湾无条件之交还，及日本担负因日德战争所生不可避之损害赔偿，均为日本所不能容忍之要求，而故为要求。且明言该案为中国政府最后之决答，因日本不能容认此等之要求，则关于其他各项，即使如何妥商协定，终亦不觉有何等之意味，其结果此次中国政府之答复，于全体全为空漠无意义。且查中国政府对于帝国政府修正案中，其他条项之回答，如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就地理上政治上商工利害上，皆与帝国有特别关系，为中外所共认。此种关系，因帝国政府经过前后二次之战争，更为深切。然中国政府，轻视此种事实，不尊重帝国在该地方之地位，即帝国政府，以互让精神，照中国政府代表所言明之事，而拟出之条项，中国政府之答复，又任意改窜，使代表者之陈述，成为一篇空言，或此方则许，而彼方则否，致不能认中国当局者之有信义与诚意。此段直是训令。到关于顾问之件，学校病院用地之件，

兵器及兵器厂之件，与南方铁道之件，帝国政府之修正案，或以关系外国之同意为条件，或只以中国政府代表者之言明，存于记录，与中国主权与条约，并无何等之抵触。然中国政府之答复，惟以与主权条约有关系，而不应帝国政府之希望。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惋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平和之帝国，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纷纠，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陆曹两人，共同阅毕，不由的发了一怔，几乎目定口呆。怪他不得。还是曹汝霖口齿较利，便对日置益道："五号中所说五项，应即脱离，究竟是那五项呢？"日置益道："就是聘用顾问，学校病院租用地，以及中国南方诸铁路，与兵器及兵器厂，暨日本人布教权。这五项允许脱离，容后协商便了。"容后协商四字，又是后来话柄。陆征祥道："敝国与贵国，素敦睦谊，难道竟无协商的余地么？"日置益道："通牒中已经说明，敝政府不能再让。就是本驻使有意修正，也是爱莫能助了。"乐得客气。说毕即行。曹汝霖随送道："贵驻使是全国代表，凡事尚求通融一点。"日置益稍稍点头。到了次日，又至外交部中，递交说明书，内开七款如下：

（一）除关于福建省交换公文一事之外，所谓五项，即指关于聘用顾问之件，关于学校用地之件，关于中国南方诸铁路之件，关于兵器及兵器厂之件，及关于布教权之件是也。

（二）关于福建省之件，或照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之对案，均无不可。此次最后通牒，虽请中国对于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所提出之修正案，不加改订，即行承诺，此系表示原则。至于本项及（四）（五）两项，皆为例外，应特注意。

（三）以此次最后之通牒要求之各项，中国政府倘能承认时，四月二十六日对于中国政府关于交还胶州湾之声明，依然有效。

（四）第二号第二条土地租赁或购买，改为暂租或永租，亦无不可。如能明白了解，可以长期年限。且无条件而续租之意，即用商租二字亦可。又第二号第四条，警察法令及课税承认之件，作为密约，亦无不可。

（五）东部内蒙古事项，中国于租税担保借款之件，及铁道借款之件，向日本政府商议一语，因其南满洲所定之关于同种之事项相同，皆可改为向日本资本家商议。又东部内蒙古事项中商埠一项，地点及章程之事，虽拟规定于条约，亦可依照山东省所定之办法，用公文互换。

（六）日本最后修正案第三号中之该公司关系人，删除关系人三字，亦无不可。

（七）正约及其他一切之附属文书，以日本文为正，或可以中日两文皆为正文。

日置益递交此书，也不再置一词，匆匆去讫，袁总统即召集要人，连夜会议，未得要领。越日上午，续议一切，亦不能决定。至下午二时，又召集国务卿左右丞各部总长，及参政院长黎元洪，并参政熊希龄、赵尔巽、梁士诒、杨度、李盛铎等，开特别会议。由陆总长先行报告，然后袁总统出席开议。大众计无所出，惟陆海军总长，与参政中的激烈人物，尚主张拒绝，宁可决裂。袁总统只沉着脸，淡淡的答道："山东、奉天一带，已遍驻日兵，倘或交涉决裂，他即长驱直入，我将如何对待？实力未充，空谈何益？与其战败求和，不若目前忍痛，从前甲午的已事，非一般鉴么？"试问甲午之衅，谁实咨之？今乃甘心屈辱，想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烂稻索。徐世昌亦接着道："越能忍耻，才得沼吴，现在只可和平了事，得能借此交涉，返求自强，未始不可收效桑榆呢。"语虽近是，无如全国上下，未肯卧薪尝胆奈何？大众闻言，不敢主战，随即多数赞成，决定承认。当由袁总统饬令备文答复，复经再三讨论，方拟定复文，派外交部员施履本，赍交日使察阅。日置益尚要求第五项下，添入"日后协商"四字，且言万不能省。施履本不能与辩，带还原书，乃再行改正。其文云：

中国政府，为维持远东和平起见，允除第五项五款，应俟日后另议外，所有第一、二、三、四项各款，及第五项关于福建交换文书之件，照日本二十六日修正案，及通牒中附加七条件之解释，即日承诺，俾中日悬案，从此解决，两国亲善，益加巩固。中政府爰请日使择日惠临外交部，整理文字，以便早日鉴定。此复。

复文缮就，即于五月九日，由陆总长征祥、曹次长汝霖，赴日本使馆，当面送交。还要亲手送去，真正可怜。过了一天，日使日置益，赴外交部答谢。至十五日，日置益复至外交部迎宾馆，开条约会议，无非是照日本修正案，加入七条件解释，及各项来往照会，共同订定，作为中日合约。到了二十日，两造文书，统已办齐，乃商定二十五日，在外交部迎宾馆，彼此签字。约中署名，一面是大日本国大皇帝特命全权公使从四位勋二等日置益，一面是大中华民国任命中卿一等嘉禾勋章外交总长陆征祥，互相比较，荣辱何如？共计正文三份，换文十三件，换文即照会。小子前已叙录约文，看官即可复阅，毋庸一一重述了。应用简笔。袁总统恐丧失权利，或致众愤，除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劝令维持秩序，静图自强外，又下令约束军民云：

环球交通，凡统治一国者，莫不兢兢于本国之权利。其权利之损益，则视其国势之强弱以为衡。苟国内政治修明，力量充足，譬如人身血气壮硕，营卫调和，乃有以御寒暖燥湿之不时，而无所侵犯。故有国者诚求所以自强之道，一切疲玩之惰气，与虚骄之客气，有邱山之损，而无丝毫之益，所宜引为大戒。我中国自甲午、庚子两启兵端，皆因不量己力，不审外情，上下嚣张，轻于发难，卒至赔偿巨款，各

数万万，丧失国权，尤难枚举。当时深识之士，咨嗟太息于国之将亡，使其上下一心，痛自刻责，涤瑕荡垢，发愤为雄，犹足以为善国；乃事过境迁，恬嬉如故，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处其上，酣歌恒舞，民怨沸腾，卒至鱼烂土崩，不可收拾。予以薄德，起自田间，大惧国势之已濒于危，而不忍生民永沦浩劫，寝兵主和，以固吾圉。民国初建，生计凋残，含垢忍辱，与民休息，而好乱之辈，又各处滋扰，为虎作伥。予以保国卫民，引为责任，安良除暴，百计维持。不幸欧战发生，波及东亚，而中日交涉，随之以起。外交部与驻京日本公使，磋商累月，昨经签约，和平解决。所有经过困难情形，已由外交部详细宣告，双方和好，东亚之福，两祸取轻，当能共喻。虽胶州湾可望规复，主权亦勉得保全，然南满权利，损失已多，创巨痛深，引为惭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顾谋国之道，当出万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骛虚声。近接各处函电，语多激烈，其出自公义者，固不乏人，亦有未悉实情，故为高论，置利害轻重于不顾，言虽未当，心尚可原。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之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诪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此辈平日行为，向以倾覆祖国为目的，而其巧为尝试，欲乘国民之愤慨，籍黉鼓以开衅，极其居心，至为险很。责人不责己，如公道何？若不严密防范，恐殃及良善，为患地方，尤恐扰害外人，牵动大局。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倘各该地方，遇有乱徒藉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并随时晓谕商民，切勿受其愚惑。至于自强之道，求其在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群策群力，庶有成功。仍望京外各官，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进行。我国民务扩新知，各尽义务，对于内则父诏兄勉，对于外则讲信修睦，但能惩前毖后，上下交儆，勿再因循，自可转弱为强，权利日臻巩固。切不可徒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此令。

此外又有外交部通电，陈述交涉经过状况，及颁布条约全文，声言："征祥身任外交，奉职无状，一片爱国愚忠，未能表白于天下，特恳请大总统立予罢斥，另选贤能，以补前愆"云云。参政院长黎元洪，亦发一长电除自己引咎外，兼责典兵大吏，平日观望，且愿辞去参谋总长一职。还有陆军总长段祺瑞，复电言"始终主战，奈各部长及参政院诸公，多半主和，口众我寡，致蒙此耻，已呈请辞职避贤，免至积垢"等语。其他书函杂沓，不胜枚举，总之是民国以来第一种国耻，全体吏民，须时时记着，卧薪尝胆，发愤图存，我中华民国前途，或尚不至灭亡呢。

自国家经此一蹶，总道袁总统惩前毖后，开诚布公，把一副鬼鬼祟祟的手段，尽行改变，一心一意的整顿起来。就是那当道诸公，也应激发天良，力图振刷，效那范蠡、文种的故事，生聚教训，徐图兴复。谁知总统府中，愈觉沉迷，京内外的文武官吏，依旧是攀龙附凤，颂德歌功，前时要求变政的人物，已尽作反舌鸟，呈请辞职的达官，又仍做寄生虫，转眼间桐枝叶落，桂树花荣，北京里面，竟倡出一个筹安会来。慨乎言之。这筹

安会的宗旨，是主张变更国体，会中的发起人，乃是几个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大名角，顿时惹起风潮，闹得四万万人民昏头磕脑，也不知怎样才好。小子有诗叹道：

亡羊思补已嫌迟，何事彼昏尚不知？
怪象日增名巧立，“筹安”二字向谁欺？

究竟这班大名角，是何等样人？待小子下回表明。

五九国耻之由来，孰使之？袁氏使之也。袁氏欲借日本以利己，日本即借袁氏以利国，出尔反尔，咎有攸归。观袁氏之约束军民，有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吾谓袁氏不必责人，第返而自责可耳。不然，约已成，权已丧，勉图补苴且不遑，尚欲潜图帝制为耶？观筹安会之发生，而袁氏之甘心媚外，其情弊愈不可掩矣。

第四十五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

却说筹安会发起，共有六人，这六人为谁？第一个姓杨名度，第二个姓孙名毓筠，第三个姓严名复，第四个姓刘名师培，第五个姓李名燮和，第六个姓胡名瑛。杨度是前清保皇党中翘楚，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向是好友，革命以后，复夹入民党里面，嗣复得老袁信任，充参政院的参政。孙毓筠是革命健儿，辛亥一役，曾在安徽地方，出过风头，癸丑后，组织政友会，与国民党脱离关系，也充参政院参政的头衔。严复是素通英文，兼长汉文，从前翻译西书，很有名望，因他是福建侯官县人，尝呼他为严侯官，此次袁总统创设参政院，采访通才，就把他网罗进去。刘师培前名光汉，博通说文经学，上海《国粹》丛报中，尝见他的著作，确是有些根底，袁总统也特地招徕，命他参政。李燮和乃陆军中将，革命时攻打南京，他曾与列。还有一个胡瑛，尝随宋教仁厮混几年，不如何故变志，也投入袁氏幕中。各叙履历，回应上文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二语。这六人结做寅僚，整日里聚首一堂，不是谈风月，就是论时事。可巧总统府中，有一位外国顾问官，系是美国有名的博士，叫做古德诺，他倡出一篇大文，历言民主政体，不及君主政体。何不条陈本国，乃来倡导中国耶？杨度见了此文，得着依据，正好随声附和，藉酬宠遇，当与孙毓筠、严复等五人，秘密商量，乘此出点风头，做一回掀天震地的事业。孙毓筠、严复等，相率赞成，大家靠着十年芸窗的工夫，互凑几句强词夺理的文字，不到半日，已将宣言书及入

会章程统行拟定，其词云：

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猝之中，创立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职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困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国，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着，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附：筹安会章程

第一条　本会以发挥学理，商榷政论，以供国民之研究为宗旨。

第二条　愿充本会会员者，须具入会愿书，由本会会员四人以上之介绍，理事长之认可。

第三条　本会置理事六人，由发起人暂任，并互推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一人。

第四条　本会置名誉理事若干人，参议若干人，由理事长推任。

第五条　本会置干事若干人，由理事推任之，其事务之分配，随时酌定。

事务所暂设北京石驸马大街。

宣言书及章程，统已备齐，当即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四人为理事，就在预定地点，设立事务所，新开场面，悬起一块招牌，就是“筹安会”三大字。京内人民，还是莫名其妙，看那筹安会招牌，只道国中果然出了伟人，能把这风雨飘摇的民国，筹划的安安稳稳，倒也是千载一时的盛遇。后来看到宣言书，才识会中宗旨，要想改革国体，把袁大总统舁上台去，做一个革命大皇帝，于是一传十，十

传百，统说这个筹安会，是产出皇帝的私窠子，将来是凶是吉，尚难分晓。正在疑义未定的时候，那京中已是警吏如林，不准他街谈巷议，稍一漏言，便牵入警局，请他坐在拘留所中，多则几十天，少亦三五天，小百姓营业要紧，自然不敢多言，免滋祸祟。想袁氏应曰，余能弭谤矣，乃不敢言。有一班痴心妄想的人物，纷纷入会，都想做点投机事业，希图后来富贵，还有京内的新闻纸，什么民视报，什么亚细亚报，统为筹安会鼓欢，煌煌大字，逐日照登，隔了几日，忽由顺天时报中，载出一篇贺振雄上肃政厅呈文，略云：

为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贻祸元首，恳请肃政厅长代呈大总统，严拿正法，以救灭亡而谢天下事。窃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奸奴误国，人得而诛，我古神州四千余载，君主相传，干戈扰攘，万民涂炭，四海疮痍，稽披历史，至为寒心。自唐、虞揖让，天下讴歌，暨汤、武征诛，人民杀伐，国无宁岁，民无安时。七雄相并，五霸竞争，秦吞六国，汉约三章，王莽出，光武兴，曹操称雄，司马逞智，南北六朝，梁、唐五代，陈后主，隋断帝，武则天，安禄山，宋太祖，元世宗，明朱氏，清觉罗，各代君主，而今安在？惟留祸害，传染中华。自古愚人，相急相夺，称帝称王，因一时昏迷不悟，徒博眼前虚荣，而遗子孙实祸，诚可怜而可哀也。在昔闭关时代，相争相夺，犹是一家，今则环海交通，群雄眈视，一召灭亡，万劫难复。叔宝全无心肝，何至于此？吾民国共和创造，未及五载，而沙场血渍，腥臭犹闻，人民痛苦，呻吟未已，我大总统手创共和，力任艰巨，四年以来，宵衣旰食，剑寝履皇，维持国政，整理军务，削平内乱，亲睦外交，不知耗多少心血，费几许精神，始克臻此治理。现方筹备国会，规定法院，整饬吏治，澄肃官方，惟日孜孜，不遗余力，民生国计，渐有秩序，四年之间，国是已经大定。内外官吏，诚能以国家为前提，辅弼鸿猷，绥厥中土，国力日见其发展，国基日见其巩固。而谓吾中国不适于共和，不能不用君主政体，真狗彘不食之语也。吾敢一言以告我同胞曰：有吾神圣文武之袁大总统，首任一期，规模即已大备，若有连任，国政即可完全，不十年间，我中华民国共和程度，必能驾先进之欧美，称雄地球。况我大总统高瞻远瞩，硕画伟谋，既铲除四千余载专制之淫威，开创东亚共和之新国，不独人民颂祷馨香，铜像巍峨，即世界各国，亦莫不钦仰其威信。何物妖魔，竟敢于青天白日之下，露尾现形，利禄熏心，荧惑众听，尝试天下，贻笑友邦。窥若辈之倒行逆施，是直欲陷吾元首于不仁不义之中，非圣非贤之类，蹈拿破仑倾覆共和，追崇帝制之故辙，贻路易十六专制魔王流血国内之惨状，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者谁？即发起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诸贼也。振雄生长中华，伤心大局，明知若辈毒势弥漫，言出祸至，窃恐覆巢之下，终无完卵，与其为亡国之奴，曷若作共和之鬼，故敢以头颅相誓，脑血相溅，恳请肃政厅长，代呈我大总统，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一干祸国贼等，明正典刑，以正国是，以救灭亡，以谢天下人民，以释友邦疑义。元首幸甚！国民幸甚！谨上。

越宿，又是一篇李诲上检察厅呈文，亦登载顺天时报，但见上面录着：

为叛逆昭彰，摇动国本，恳准按法惩治，以弭大患事。窃维武汉首义，全国鼎沸，我大总统不忍生灵涂炭，出肩艰巨，不数月间，清室退位，以统治权授之我大总统，组织政府，定为共和国体。人心之倾向，于以大定，南北统一，当时我大总统就职宣言，曾经郑重声明，不使帝制复活。迨正式政府成立，世界友邦，遂次第承认。民国三年五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我大总统又谓谨当率我百职有司，恪守勿渝。三年十一月，宋育仁等倡为复辟之谬说，我大总统又经根据约法，严切申诫。国体奠定，既已炳若日星，薄海人民，方幸有所托命，虽内忧外患，尚未消弭，而我大总统雄才大略，硕画宏谟，期以十年，何患我国家不足比肩法、美？乃国贼孙毓筠、杨度、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组织筹安会，其发词中，以共和国体，不适于吾国民情，历引中美南美诸邦，以共和酿乱之故，指为前鉴，主张变更国体，昌言无忌，似此谬种流传，乱党必将乘机煽动，势必危及国家，万一强邻伺隙，利用乱党之扰乱，坐收渔人之利，而祸何堪设想。当国体既定之后，忽倡此等狂瞽之说，是自求扰乱，与暴徒甘心破坏，结果无殊。虽自诩忠爱，实为倡乱之媒，其罪岂容轻恕？赣、宁之乱，虽为暴民专制之征，而我大总统命将出师，期月之内，一律肃清。迄今暴徒敛迹，政治悉循轨道，此岂中南美诸邦之所可企及？安得以此颠破共和。夫国体原无绝对的美恶，恒视时势为转移，吾国今后国体，果当何若，固不能谓其永无变更。但一日在共和国体之下，即应恪守约法，不能倡言君主，反对共和，以全国家之纲纪。且共和国家以多数之国民组织而成，即迫于时势之需要，有改弦更张之日，则国体之选择，当然由代表民意之机关，以大多数人民心理之所向决之。事势之所至，自然而然，决非少数妄人，所能轻议。今大总统德望冠于当世，内受国会之推戴，外受列强之承认，削平内乱，巩固国交，凡所以对内对外，不敢稍避险阻者，无非欲保全国家，今轻议变更国体，万一清室之中，或有一二无知之徒，内连乱党，外结强邻，乘机主张复辟，陷我大总统于至困难之地位，而国家亦将随之倾覆，该国贼等虽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伏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明令具在，凡行政司法各机关，允宜一体遵守。今杨度、孙毓筠等，倡导邪说，紊乱国宪，未经呈报内务部核准，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传布种种印刷物，实属弁髦法纪，罪不容诛。检察厅代表国家，有拥护法权惩治奸邪之责，若竟置若罔闻，则法令等于虚设，法之不存，国何以立？诲凛匹夫有责之义，心所谓危，不敢安于缄默，用特据实告发，泣恳遵照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等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弭大患。国民幸甚！民国幸甚！

看官，你道这贺振雄、李诲两人，是何等出身？原来两人都籍录湖南，贺振雄曾加入革命，颇有文名，至是留寓都门，不得一官，因此郁愤得很，特借这筹安会，畅骂一番，藉发牢骚。李诲是李燮和族弟，与燮和志趣，不甚相合，所以也上书弹劾，居然有大义灭亲的意思。两人先后进呈，眼巴巴的望着消息，且各抄录数份，分送各报馆，那知民视报、亚细亚报中，非但不登载原文，反各列一条时评，冷嘲热讽，讥诮他不识时务，迂谬可笑，确是迂儒，确是谬论。只有顺天时报，照文登录，一字不遗。想是挂外国招牌。过了一日，筹安会的门首，竟站着许多警兵，荷枪鹄立，盘查出入，似替那会中朋友，竭力保护。贺振雄无权无力，只好闷坐寓中，长吁短叹。独李诲是曾任湖南省议员，且因他族兄列居显要，平时与京中大老，颇相往来，于是复上书内务部道："

> 孙毓筠等倡导邪说，紊乱国宪，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如其遵照集会结社律，已经呈报大部，似此显违约法，背叛民国之国体，大部万无核准之理，如其未经呈报大部核准，竟行设立，藐视法律，亦即藐视大部，二者无论谁属，大部均应立予封禁，交法庭惩治。顷过筹安会门首，见有警兵鹄立，盘查出入，以私人之会所，而有国家之公役，为之服务，亦属异闻。若云为稽察而设，则大部既已明知，乃竟置若罔闻，实难辞玩视法令之责。去岁宋育仁倡议复辟，经大部递解回籍，交地方官察看。以此例彼，情罪更重，若故为宽纵，何以服人？何以为国？为此急不择言，冒昧上呈。

这呈文送入内务部，好几天不得音信，依然似石沉大海一般，惟闻总检察厅长罗文干，却挂冠去职，挈领眷属，出京回籍去了。洁身远引，吾爱之重之。原来罗文干身任厅长，平时颇守公奉法，备著廉勤，及闻筹安会设立，已骂杨度等为误国贼，有心讦发。可巧李诲的呈文，又复递入，他读一句，叹一语，至读完以后，竟愤激的了不得，到司法部中，去谒司法总长章宗祥，略叙数语，便将李诲原呈奉阅。章宗祥披览后，忽尔皱眉，忽尔摇首，到了看毕，向罗文干冷笑道："这等文字，睬他什么？"罗文干听了此语，不禁还问道："总长以筹安会为正当么？"章宗祥道："国家只恐不安，能筹安了，岂不是我辈幸福？"罗文干越忍耐不住，又道："他是鼓吹帝制的。"章宗祥道："我与你同任司法，老实对你说，你我只自尽职务罢了。昨日内务总长朱桂老，朱启钤字桂莘。也曾说李诲多事，把他呈文撕毁。罗兄，你想这事可办么？"李诲呈内务部文，就章宗祥口中叙明。说得罗文干哑口无言，迟了半晌，方答出一个"是"字。随即告辞归寓，踌躇了一夜，竟于翌晨起床，缮就一封因病告假书，着人送至办公处，一面收拾行囊，整备启行。等到乞假邀准，遂带着眷属数人，夤夜出京，飘然自去。小子有诗赞道：

举世昏昏我独醒，出都从此避膻腥。
试看一棹南归日，犹见清风送客亭。

罗厅长去后，在京各官，有无变动情形，且至下回再叙。

读贺振雄呈文，令人一快，读李诲呈文，令人愈快。贺呈在指斥筹安会，骂得淋漓酣畅，令杨度等无以自容，足为趋炎附势者戒。李呈则引证袁氏申令，阳斥筹安会，隐攻袁总统，非特杨度等闻而知愧，即老袁闻之，亦当忆念前言，不敢自悖。然而杨度等之厚颜如故，袁总统之厚颜亦如故，即达官显宦，俱置若罔闻，几不识廉耻为何事。于此得一罗厅长，能嚼然不滓，引身自去，较诸彭泽辞官，尤为高洁。斯世中有斯人，安得不极力表扬，为吾国民作一榜样耶？

第四十六回
情脉脉洪姨进甘言　语詹詹徐相陈苦口

却说罗文干辞职后，帝制风潮，愈演愈盛。筹安会兴高采烈，大出风头，都中人士，争称杨度等六人，为筹安六君子，他亦居然以君子自命，按日里放胆做去。看官！试想这六君子有何能力，敢把这创造艰难的民国，骤变为袁氏帝国？难道他不管好歹，不计成败，一味儿的卤莽行事么？小子于前数十回中，早已叙明袁氏心肠，隐图帝制，还有袁公子克定，主动最力，想看官谅俱阅悉。此次杨度等创设筹安会，明明是袁氏父子嗾使出来，所以有这般大胆，但就中还有一段隐情，亦须演述明白，可为袁氏秘史中添一轶闻。别开生面，令人刮目。

老袁一妻十五妾，正室于氏，即克定生母，性颇端谨，克定欲劝父为帝，曾禀白母前，请从旁怂恿，不意被母谯呵，且密戒老袁，休信儿言。急得克定没法，转去求那庶母洪姨。洪姨是老袁第六妾，貌极妍丽，性尤狡黠，最得老袁宠爱，看官若问他母家，乃是宋案正凶洪述祖的胞妹。洪述祖字荫芝，幼年失怙，家世维艰，幸戚友介绍，投身天津某洋行写字间，作练习生。他姿质本来聪明，一经练习，使觉技艺过人，洋行大班，爱他敏慧，特擢充跑街一席。适老袁奉清帝旨，至小站督练新军，需办大批军装，述祖福至心灵，便设法运动，愿为承办。袁乃姑令小试，所办物品，悉称袁意，嗣是有所购置，尽委述祖。述祖遂得与袁相接，曲意承颜，无微不至。袁亦非洪不欢，竟命他襄办军务。既而述祖因发给军饷，触怒某标统，标统系老袁至亲，入诉老袁，极谈彼短，老袁未免动疑，欲将述祖撤差。述祖闻此音耗，几把魂灵儿吓去，后来想出一法，把同胞妹子盛饰起来，送入袁第，只说是购诸民间，献侍巾栉。老袁本登徒后身，见了这个粉妆玉琢的美人儿，那有不爱之理？到口馒头，拿来就吞，一宵枕席风光，占得人间乐趣。是时洪女年方十九，秀外慧中，能以目听，以眉视，一张樱桃小口，尤能粲吐莲花，每出一

语，无不令人解颐。袁氏有时盛怒，但教洪女数言，当即破颜为笑，以故深得袁欢，擅专房宠。起初还讳言家世，后来竟自陈实情，老袁不但不恼，反称述祖爱已，愈垂青睐。爱屋及乌，理应如此。总计袁氏诸妾，各以入门先后为次序，洪女为袁簉室，已排在第六人，本应称他为六姨，老袁诫令婢仆，不准称六姨太，只准称洪姨太，婢仆等怎敢忤旨，不过戏洪为红，叫他作红姨太罢了。

洪姨亦知人戏已，阴愬老袁，袁即欲斥退婢仆，偏洪姨又出来解劝，令婢仆仍得留首，婢仆等转怨为德，易戏为敬，因此袁氏一门，由他操纵，无不如意。洪女确有权术。克定知洪姨所言，父所乐从，遂入洪姨室，语洪姨道："母知我父将为皇帝么？"开口便呼姨为母，确是洪姨太。洪姨不禁避座道："公子如何呼妾为母，妾何人斯？敢当此称？"克定道："我父为帝，我当承统，将来当以母后事姨，何妨预称为母。"洪姨复逊谢道："妾为君家一姬人，已属如天之福，何敢再作非分想？公子此言，恐反折妾的寿数，妾那里承当得起？"克定道："我果得志，决不食言。"说至此，即向洪姨跪下，行叩首礼。洪姨慌忙跪答，礼毕皆起。克定又道："我父素性多疑，若非从旁怂恿，尚未肯决行帝制，还请母为臂助，方得成功。"又是一个母字，我想洪姨心中，应比吃雪加凉。洪姨道："这事不应操切，既承公子嘱委，当相机进言，徐图报命。"克定大喜，又连呼几声母娘，方才退出。

这时候的洪姨太，已是喜出望外，便默默的想了一番，打定主意，以便说动老袁，每届老袁退休，絮絮与谈前史事，老袁笑道："你不要做女博士，研究什么史料？"洪姨装着一番媚容，低声语袁道："妾有所疑，故需研究。"老袁道："疑什么？"洪姨道："汉高祖，明太祖，非起自布衣么？"老袁应声道："是的。"洪姨微笑道："他两人起自布衣，犹得一跃为帝，似老爷勋望崇隆，权势无比，何不为子孙计，乃甘作一国公仆，任他举废么？"用旁敲侧击法，转到本题，确是一个女说客。老袁闻言，不由的心中一动。便道："我岂不作此想？但时机未至，不便骤行。"洪姨道："胜会难逢，流光易逝，老爷年近六十，尚欲有待，究竟待到何时？"老袁默然不答，只以一笑相还。是夜，便宿在洪姨寝室，喁喁密语，竟至夜半，方入睡乡。

翌日起床，出外办公，宣召杨度入对。杨度不知何事，急忙进谒，但见老袁揽镜拈须，一时不便惊动，静悄悄的立在门侧，至老袁已转眼相顾，方近前施礼。老袁命他旁坐，悄语道："共和二字，我实在不能维持，你何不召集数人，鼓吹改制？"杨度愕然，半晌才答道："恐怕时尚未至。"英雄所见略同。老袁又问道："为什么呢？"杨度道："现在欧战未了，日本第五项要求，虽暂撤回，仍旧伺机欲动，我国若有所变更，将惹起外人注目，倘日本复来作梗，为之奈何？"老袁拈须笑道："日本果欲要挟，何事不可为口实，你亦太多虑哩。"杨度又道："就使日本不来反对，也须预筹款项，才得行事。"老袁道："这个自然，你明日再进来罢。"杨度奉命而出。

老袁复踱入内室，见众妾在前，好似花枝招展，环绕拢来，不由得自言自语道："从前咸丰帝玩赏四春，我今日却有十数春哩。"众姨尚不知何解，独洪姨上前，竟跪称万岁。好做作。老袁一面扶起，一面大笑道："我未为帝，呼我万岁尚早呢！"洪姨道："势在必行，何必迟疑。"老袁又笑问道："你可说出充足的理由么？"洪姨道："理由是极充足了，万

岁爷在前清时代，已位极人臣，今出为民国元首，威足服人，力足屈人，赣、宁一役，就是明证。今若上继清朝，立登大宝，那个敢来反抗？这是从声势上解释，已无疑义，若讲到情理上去，也是正当。前日隆裕后使清帝退让政权，另组共和政体，到今已是三年，我国未尝盛强，且日多变乱，是共和政体，当然是不适用，万岁爷果熟察时变，默体舆情，实行君主立完，料国民必全体赞成，且与隆裕后当日让位的初衷，亦未尝相忤，何必瞻前顾后，迟迟吾行呢？况现在欧战未定，各国方自顾未遑，日本交涉，又已办了，万岁爷乘此登基，正是应天顺人的时候，此机一失，后悔何追。”巧言如簧，委婉动人。老袁听他一番议论，煞是中意，又见他笑靥轻盈，娇喉宛转，越觉得无语不香，无情不到，恨不得拥他上膝，亲一回吻，叫他一声乖乖。只因碍着众人面目，但笑向洪姨道：“算了，你真可谓女辩士了。”众妾见了此态，也乘风吹牛，叫着几声万岁，老袁还不屑理他，一心一意的爱那洪姨。是夜又在洪姨处留宿，想为他奏对称旨，颁赏特别雨露去了。妙语如珠。

且说杨度既奉密令，即于次日复入总统府，当由袁总统接见，面交发款凭条二纸，计数二十万两。杨度领纸出来。款项既有了着落，又得古德诺一篇文字，作为先道。便邀集孙毓筠、严复等人，开会定章，悬牌开市。贺振雄、李海等，未识隐情，还要上呈文，劾六君子，真是瞎闹，反令杨度等暗中笑煞。嗣后闻贺振雄落魄无聊，反将他笼络进去，用了每月六十金薪水，雇他做筹安会中办事员。英雄末路，急不暇择，也只好将就过去。但前日吠尧，此日颂舜，人心变幻，如此如此，这也是民国特色了。拜金主义，智士所为，休要笑他。惟世道人心，究未尽泯，有几个受他牢笼，有几个仍然反对，旧国会议员谷钟秀、徐傅霖等，在上海发起共和维持会，周震勋、邹稷光等在北京发起治安会，接连在古伯荃上维持中华民国意见书，梁觉、李彬、刘世骀诸人，又纷纷弹劾筹安会员，朝阳鸣凤，相续不休。

还有参政严修，系老袁数十年患难至交，闻帝制议兴，不禁私叹道：“我不料总统为人，竟尔如此。近来种种举动，令我越看越绝望了。”及筹安会发生，谒袁力阻，情词恳挚，几乎声泪俱下。老袁亦为动容，随即答道：“究竟你是老朋友，他们实在胡闹，你去拟一道命令，明日即将他们解散便了。”严修唯唯而退，次日持稿请见，为总统府中司阍所阻。严修谓与总统有约，今日会谈，阍人大声道：“今晨奉总统命，无论何人，概不传见，请明日进谒罢。”想又为洪姨所阻。严修恍然大悟，即日乞假去了。

又有机要局长张一麟，也是袁氏十余年心腹幕友，此次亦反对帝制，力为谏阻，谓帝制不可强行，必待天与人归。老袁不待说完，便问何谓天与？何谓人归？张一麟道：“从前舜、禹受禅，由天下朝觐讼狱，统归向舜、禹所在处，舜、禹无可推辞，不得已入承大位，这是孟子曾说过的，就是‘天与人归’一语，孟子亦曾解释明白，不待一麟赘陈。”老袁点首道：“论起名誉及道德上的关系，我决不做皇帝，请你放心。”尚知有名誉道德，想是孟子所谓平旦之气。一麟接口道：“如总统言，足见圣明，一麟今日，益信总统无私了。”言毕辞出，同僚等或来问话，一麟还为老袁力辩，且云：“杨度等设立筹安会，无非是进一步做法，想是借此题目，组织一大权宪法，若疑总统有心为帝，实属非是，总统已与我

言过了，决意不做皇帝呢。”哪知已被他骗了。

众人似信非信，又到徐相国府中，探问消息。凑巧肃政史庄蕴宽，从相国府中出来，与众人相遇，彼此问明来意。庄蕴宽皱着眉道：“黑幕沉沉，我也是窥他不透，诸君也不必去问国务卿了。”大众齐声道：“难道徐相国也赞成帝制么？”庄蕴宽道：“我因李诲、梁觉等，屡进呈文，也激起一腔热诚，意欲立上弹章，但未知极峰意见，究竟如何，特来问明徐相国。偏他是吞吞吐吐，也不是赞成帝制，又不是不赞成帝制，令我愈加迷茫，无从摸他头脑。”大众道：“我等且再去一问，如何？”庄蕴宽道：“尽可不必。我临行时，已有言相逼，老徐已允我去问总统了。”大众听到此语，方才散归。

看官，你道这国务卿徐世昌，究竟向总统府去也不去？他与老袁系多年寅谊，平素至交，眼见得袁氏为帝，自己要俯伏称臣，面子上亦过不下去，况此次来做国务卿，也是朋情难却，勉强担任，若拥戴老袁，改革国体，非但对不住国民，更且对不住隆裕后、宣统帝。不过他是气宇深沉、手段圆滑的人物，对着属僚，未肯遽表己意，曲毁老袁，所以晤着庄蕴宽，只把浮词对付，一些儿不露痕迹。老官僚之惯技。待送庄氏出门，方说一句进谒总统的话头，略略表明意见。是日午后三下钟，即乘舆出门，往谒袁总统。即到总统府，下车径入。老袁闻他到来，当然接见。两下分宾主坐定，谈及许多政治，已消磨了好多时，渐渐说到筹安会，徐世昌即逼紧一句道：“总统明见究竟是民主好么？君主好么？”老袁笑着道：“你以为如何是好？”还问一句，确是狡狯。徐世昌道：“无论什么政体，都可行得，但总须相时而动，方好哩。”老袁道：“据你看来，目下是何等时候？”徐世昌道：“以我国论，适用君主，不适用民主。但全国人心，犹倾向民主一边，因为民国创造，历时尚短，又经总统定变安民，只道是民主的好处，目下且暂仍旧贯，静观大局如何，再行定议。”语至此，望着老袁面色，尚不改容，他索性尽一忠告道：“杨度等组织筹安会，惹起物议，也是因时候太早，有此反抗呢。”老袁不禁变色道：“杨度开会的意思，无非是研究政体，并未实行，我想他没甚大碍。那反对筹安会的议论，实是无理取闹，且亦不过数人，岂就好算是公论吗？况我的本意，并不想做什么皇帝，就是这总统位置，也未尝恋恋，只因全国推戴，不能脱身，没奈何当此责任，否则我已五十七岁了，洹上秋水，随意消遣，可不好么？”还要骗人。徐世昌道：“辱承总统推爱，结契多年，岂不识总统心意？但杨度等鼓吹帝制，外人未明原委，还道是总统主使，遂致以讹传讹，他人不必论，就是段芝泉等，随从总统多年，相知有素，今日亦未免生疑，这还求总统明白表示，才能安定人心。”这数语好算忠谏。老袁勃然道：“芝泉么？他自中日交涉以来，时常与我反对，我亦不晓得他是什么用意。他若不愿做陆军总长，尽可与我商量，何必背后违言，你是我的老友，托你去劝他一番，大家吃碗太平饭，便好了。”言毕，便携去茶碗，请徐饮茶。前清老例，主人请客饮茗，便是叫客退出的意思，徐世昌居官最久，熟练得很，当即把茶一喝，起身告辞。为此一席晤谈，顿令这陆军总长段祺瑞，退职闲居，几做了一个嫌疑犯，小子有诗叹道：

多年友谊不相容，只为枭雄好面从。

尽说项城如莽操，谁知尚未逮谦恭。

欲知段总长退职情形，待至下回续表。

历朝以来诸元首，多自子女误之，而女嬖为尤甚。盖床笫之言，最易动听，加以狐媚之工，莺簧之巧，其有不为所惑者几希？袁氏阴图帝制，已非一日，只以运动未成，惮于猝发，一经洪姨之怂恿，语语中入心坎，情不自已，计从此决，于是良友之言，无不逆耳，即视若腹心之徐相国，亦不得而谏止之。长舌妇真可畏哉！一经著书人描摹口吻，更觉甘言苦口，绝不相同，甘者易入，苦都难受，无怪老袁之终不悟也。

第四十七回
袁公子坚请故军统　梁财神发起请愿团

却说段祺瑞自督鄂还京，虽仍任陆军总长，兵权已被大元帅摘去，他已怏怏不乐，屡欲辞职，至中日交涉，又通电各省，屡次主战，袁总统已加猜忌，至是闻徐世昌言，决意去段，只一时想不出替身，犹在踌躇未决。忽见长子克定，自门上趋入，向他禀白道：“筹安会中，已通电各省，现已得几处复电，很加赞成，想此后办事，当不致有意外呢。他的原电，交儿带来奉阅，爷可一瞧。”说着，便从袖中取出电稿，双手捧呈，但见起首列着，统是各省长官的头衔，接连是某某商会、某某教育会、某某联合会，以及蒙古、青海、西藏等处，极至华侨处，亦俱列着。入后方叙及正文，词云：

本会宗旨，原以讨论君主民主，何者适于中国。近月以来，举国上下，议论风起。本会熟筹国势之安危，默察人心之向背，因于日昨投票议决，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盖以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拨乱，次曰求治，今请逆其次序，先论求治，次论拨乱。专制政体，不能立国于世界，为中外之公言，既不专制，则必立宪，然共和立宪，与君主立宪，其义大异。君主国之宪政程度，可随人民程度以为高下，故英、普、日本，各不相同；共和国则不然，主权全在人民，大权操于国会，乃为一定不移之义，法、美皆如是也。若人民智识，不及法、美，而亦握此无上之权，则必嚣乱纠纷，等于民国二年之国会，不能图治，反以滋乱，若矫而正之，又必悬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如我国现行之总统制，权力集于元首一人，斯责任亦集于元首一人。即令国会当前，亦不能因责任问题，弹劾元首，使之去位。一国中

负责任者，为不可去位之人，欲其政治进步，乌可得也？故中国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足以求治，中国而行今日之伪共和，更不足以求治。只此二语，颇中肯綮。惟穷乃变，惟变乃通，计惟有去伪共和，行真君宪，开议会，设内阁，准人民之程度，以定宪政，名实相符，表里如一，庶几人民有发育之望，国家有富强之机，此求治之说也。或曰："民权学说，不必太拘，即共和，亦可准人民程度，以定宪政，何必因此改为君主。"不知政党不问形式如何，但使大权不在国会，总谓之伪共和。因恋共和之虚名，不得已而出于伪，天下岂有以伪立国，而能图存之理？又况祸变之来，并此伪者亦必不能保存，何以故？君主国之元首，贵定于一，共和国之元首，贵不定于一，即不能禁人不争。曩者二次革命，即以竞争元首而成大乱，他日之事，何独不然？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于元首之位。数年一选举，则数年一竞争，斯数年一战乱耳。彼时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为民选，变为兵选，武力不能相下，斯决之于相争。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祸，必试演于东方。中原瓦解，外力纷乘，国运于兹，斩焉绝矣。未来之祸，言之痛心，即令今日定一适宜之宪政，纲举目张，百度俱理，他日一经战乱，势必扫荡无遗，国且不存，何云宪政？救亡之法，惟有废除共和，改立君主，屏选举之制，定世袭之规，使元首地位，绝对不可竞争，将不定于一者，使定于一。是则无穷隐祸，概可消除，此拨乱之说也。本会以为谋国之道，先拨乱而后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谨以所得布告于军政学商各界，及全体国民。筹安会。

老袁阅罢，掷置案旁，且沉首脸道："这等书呆子，徒然咬文嚼字，有甚么功效？你以为各省军官，复电赞成，还道是天大的喜事？那知我的身旁，如统领陆军的段祺瑞，尚且不肯助我，你想此事可能成功么？"克定正恨着老段，便道："陆海军权，已归属大元帅，谅老段亦无能为力，捽去了他，便易成事。"老袁道："我正为此踌躇，因恐把段撤去，继任非人，岂不要酿成后变？"克定道："何不邀王聘卿出来，聘卿资格，较段为优，得他任陆军总长，何患军人不服？"老袁道："你说固是，倘他不肯出来，奈何？"克定道："待儿子亲往一邀，定当劝他受任。"老袁道："很好，你且去走一遭罢。"

看官，你道王聘卿是何等人物？他名叫士珍，与段同为北洋武备学生，惟段籍安徽，王籍直隶，籍贯不同，派系遂因之互异。前清时，士珍官阶，高出段上，嗣与段先后任江北提督，有王龙段虎的名称。惟当小站练兵时，王、段两人同为老袁帮办，因此与袁氏亦有旧谊。至清帝退位后，士珍却无意为官，避居不出。既已高卧东山，不应再为冯妇。此次克定奉命，径乘了专车，至正定县中，向王宅投刺，执子侄礼，谒见士珍。士珍不意克定猝至，本拟挡驾，转思克定远道驰至，定有要公，不能不坦怀相见。克定抱膝请安，士珍殷勤答礼，彼此坐定，先叙寒暄，继及国事。寻由克定传述父命，请他即日至京，就任陆军总长。士珍忙谢道："芝泉任职有年，阅历已深，必能胜任。若鄙人自民国以来，四载家居，无心问世，且年力亦日就衰颓，不堪任事，还乞公子转达令尊，善为我辞。"

克定道："芝泉先生，现因多病，日求退职，家父挽留不住，只得请公出代，为恐公不屑就，特命小侄来此劝驾，万望勿辞。"段未有疾，克定偏会说谎，想是从乃父处学来。士珍只是不从，克定再三劝迫，一请一拒，谈论多时。士珍复出酒肴相待，兴酣耳热，克定重申父命，定要士珍偕行。士珍道："非我敢违尊翁意，但自问老朽，不堪受职，与其日后旷官，辜负尊翁，何如今日却情，尚可藏拙。"克定喟然道："公今不肯枉驾，想是小侄来意未诚，此次回京，再由家父手书敦请便了。"未几席散，克定遂告别返都，归白老袁，又由老袁亲自作书，说到勤勤恳恳，务要他出来相助。克定休息一宵，次日早起，复赍了父书，再行就道，往至士珍家。士珍素尚和平，闻克定又复到来，不敢固拒，重复出见。克定施礼毕，即恭恭敬敬的呈上父书，由士珍展阅，阅毕后，仍语克定道："尊翁雅意，很是感激，我当作书答复，说明鄙意，免使公子为难。"克定不待说毕，即突然离座，竟向士珍跪下，前跪洪娘，此跪士珍，袁公子双膝，未免太忙。急得士珍慌忙搀扶，尚是扯他不起，便道："老朽不堪当此重礼，请公子快快起来！"克定佯作泣容道："家父有命，此番若不能劝驾，定要谴责小侄。况国事如麻，待治甚急，公即不为小侄计，不为家父计，亦当垂念民生，一为援手呢。"责以大义，可谓善于说辞。说着时，几乎要流下泪来。士珍见此情状，不好再执己意，只得婉言道："且请公子起来，再行商议。"克定道："老伯若再不承认，小侄情愿长跪阶前。"于是士珍方说一"诺"字，喜得克定舞蹈起来，忙即拜谢，起身后，士珍乃与订定行期，克定即回京复命。越日，即由老袁下令，免段祺瑞陆军总长职，以王士珍代任。士珍亦于此日到京，入见老袁，接篆履新了。千呼万唤始出来。

老袁既得了王士珍，军人一方面，自以为可免变动，从此无忧，独财政尚是困难，所有运动帝制，及组织帝制等事，在在需钱，非有大富翁担负经费，不能任所欲为。左思右想，尚在徘徊，凑巧有一位大财神登台，演一出升官发财的拿手戏，于是金钱也有了，袁老头儿可以无恐了。惟这大财神何姓何名？看官可记得前文叙过的梁士诒么？如梁山泊点将，又是一个登台。梁本为总统府内秘书长，足智多才，能探袁氏私隐，先意承欢，所以老袁非常器重。他遂结识了几个要人，招集了若干党羽，更仗那神通机变的手段，把中央政府的财政权，一古脑儿收入掌握。历届财政总长，无论何人，总不能脱离梁系，都中人士，遂赠他一个绰号，叫作梁财神。但梁系粤人，附梁的叫作粤派，另有一派与他对峙，乃是皖派首领杨士琦。杨为政事堂左丞，势力颇大，联络多数旧官僚，与粤派分竖一帜，互相排挤。老袁素性好猜，忽而信梁，忽而信杨，杨既得志，梁渐失势，秘书长一职，竟至丢去。嗣又以搜括财政，不能无梁，复召为税务督办，梁仍靠着财力，到处张权。忽交通部中闹出一件大惨案来，牵连梁财神，梁正无法解免，常想寻个机会，迎合袁意，省得受罪，适闻老袁为财政问题，有所顾虑，他遂乘机而入，愿将帝制经费，一力承当。看官！你道梁士诒绰号财神，果有若干私财，肯倾囊取出，替袁氏运动帝制么？无非从百姓身上，想出间接搜括的手段，取作袁氏用费，就算是理财能手。财神亦徒有虚名，究不能点石成金。但袁氏生平挥霍，视金钱若泥沙。什么国民捐，什么救国储金，什么储蓄票价，还有种种苛税，种种借款，多被取用，消耗殆尽。此次梁财神出筹巨款，究从何处下手呢？原来京城里面，本有中国、交通两银行，归政府专办，平时信用，到还不失，梁为罗括

现款起见，竟令两银行滥发纸币，举所有准备金，多运入袁氏库中，供袁使用。老袁倒也不顾甚么，但教有款可筹，便视为财政大家、佐命功臣，因此待遇梁士诒，比从前做秘书长时，还要优渥，所有参案的关系，早已无形消灭了。

梁士诒复进见老袁，献上一条妙计，乃是“民意”二字。老袁愕然道：“你也来说民意么？糊涂似费树蔚，昨来见我，亦说是要顾全民意，究意‘民意’二字，是怎么解释？我驳斥了数语，他竟悻悻出去，弃职回籍，若非是克定的连襟，我简直是不肯恕他呢。”费树蔚辞职事，就从此销纳进去。士诒不慌不忙，从容说道：“总统所说的费树蔚，是否任肃政史？”官衔亦随手叙明。老袁答了一个“是”字。士诒道：“树蔚所说，是顾全民意，士诒所说，是利用民意，同是民意两字，用法却有不同呢。”老袁听了，不由得点首道：“燕孙毕竟聪明，能言人所未言。”我说你也毕竟聪明，能识燕孙隐语。燕孙即士诒表字。士诒道：“就借这‘民意’二字，号召天下，不怕天下不从。”老袁道：“谈何容易。”士诒道：“据鄙意看来，亦没有甚么难处。”老袁道：“计将安出？”士诒道：“总统今日，只管反对帝制，照常行事。士诒愿为总统效力，一面联络参政院，令作民意代表的上级机关，一面另设公民团，令作民意代表的下级机关，上下联合，民意便可造成。据士诒所料，不消数月，便可奏效。”老袁道：“我也并不欲为帝，无非因时局艰难，稍有举动，即遭牵制，你前日做过秘书长，所有外来文件，想亦多半过目，能有几件事不被反对吗？我现在所居的地位，差不多是骑虎难下，做也不好，不做也不好呢。”士诒道：“似总统英明圣武，何事不可为，要做就做，何必多疑。”一吹一唱，煞是好看。老袁道：“这便仗你帮忙呢。”士诒忙起身离座，应了几个“是”字，随即辞出，返至寓中，密请沈云霈、张镇芳、那彦图等到寓，会议了半日。沈云霈等统是赞成。

士诒又想了妙法，语沈云霈道：“足下系参政的翘楚，参政院中，目下已代行立法院，便是一个完全的民意机关，得足下提倡起来，怕不是全体一致么。”联合沈云霈便是此意。沈云霈道：“彼此都为公事，自当尽力。”公字应撤去右边。士诒又向张镇芳道：“公系贵戚，应比鄙人格外热心，我想现在的事情，最好是组织公民请愿团，无论官学商工，及男女长幼，统好入会，京内作总机关，外省作分机关，越多越好，不怕帝制不成。”张镇芳道：“闻筹安会中，现亦这般办法，向各省去立分会了。”士诒道：“要做皇帝，就做皇帝，还要说什么筹安，空谈学理。俗语说得好，‘秀才造反，一世不成。’这就是筹安会的定评。我等设立公民团，竟从请愿入手，岂不是直捷痛快么?”要想盖煞筹安会，所以极力批驳。沈云霈等齐声道：“梁公卓见，的是高人一着，我们就这么办法，只这会长须借重梁公。”士诒道：“会长一席，我却不能承认，不瞒诸公说，我是要内外兼筹，未便专任一事，还请诸公原谅。”张镇芳道：“照此说来，请何人做会长？”士诒道：“沈公责无旁贷，副会长就请张、那二公担任，便好了。”沈云霈道：“会长须由会员全体推举，兄弟亦不便私相承认。”士诒捻着几根胡髭微微笑道：“不是士诒夸口，士诒要举老沈，会员敢另举他人么”势焰可畏。云霈道：“且待开会再议。”士诒道：“明后日就可开会了。”言讫，数人复闲谈片时，一同散去。

过了两日，士诒已邀集若干会员，寻个公共处所，开起成立大会来。开会结果，举

定沈云霈为会长，张镇芳、那彦图为副会长；文牍主任，举了谢桓武，梁鸿志、方表为副；会计主任，举了阮忠枢，蒋邦彦、夏仁虎为副；庶务主任，举了胡璧城，权量、乌泽声为副；交际主任，举了郑万瞻，袁振黄、康士铎为副。大家各认定职任，协力进行。当由文牍员拟定宣言书，由会长等鉴定。正要刊布，忽闻有一位御干儿，从湖北回京，也来协助帝制，正是：

到底义儿应尽义，且看功狗互争功。

俗知来者为谁，俟小子下回报名。

王聘卿退归原籍，家居不出，是民国中一个自爱人物，偏袁公子一再固请，至于情不能却，再出为陆军总长。似为友谊起见，不应加咎，但泄柳闭门，干木逾垣，隐士风徽，何等高尚。若徒徇私谊，转违公理，毋乃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冯妇下车，难免士笑，王聘老殆有遗憾欤？梁财神之品格本出王氏下，而智谋则过之，以如此机变才，倘加以德性，何难立大业于生前，贻盛名于身后，乃热心富贵，不惜为袁氏作伥，身名两裂，何苦乃尔？总之利禄二字，最足误人。能打破此关，方不致与俗同污，王聘卿且如此，而梁财神无论矣。

第四十八回
义儿北上引侣呼朋　词客南来直声抗议

却说上回所叙的御干儿，看官道是何人？就是当时署理鄂督的段芝贵。又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芝贵履历，前文亦已见过，为何叫他作御干儿呢？说来又是话长。小子援有闻必录的老例，把大略演述出来：相传老袁当小站练兵时，芝贵官衔，尚不过一个候补同知。他在直隶听鼓，未得差遣，抑郁无聊，意欲投效老袁麾下，挽某当道替他吹嘘。老袁虽然收录，仍然置诸闲散，不给优差。适阮忠枢为袁幕僚，总司文案，芝贵遂与他结识，求为汲引。忠枢替他想一方法，教他秘密进行，定可得志。看官道是何事？原来天津地方平康里，蓄艳颇多，韩家班尤为著名，阮忠枢备员军署，每当文牍余暇，辄邀二三友人，往韩家班猪艳，曾与歌妓小金红，结不解缘。小金红有一姐妹行，叫作柳三儿，色艺冠时，高张艳帜。阮得瞻丰采，也暗暗称羡，会老袁招阮私宴，醉后忘形，偶询及平康人物。阮即以柳三儿对。袁颇欲一亲颜色，只以身作达官，不便访艳。前清时犹有此碍，以视今日何如？当下与阮密商，拟乘夜阑人静时，微服往游。阮愿作导线，即与袁约定时间，屈

期先往韩家班，与柳三儿接洽，待到夜半，果见老袁易服而来，由阮呼三儿出见，佳丽当前，令人刮目。经老袁仔细凝视，果然是当代尤物，风韵绝伦。三儿亦眉挑目逗，卖弄风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差不多似此情景。两下倾心，一见如故。既而华筵高张，欢宴终夕，比至天明，袁偕阮返，犹觉余情未忘。嗣是暇辄过从，倍加恩爱，本欲替他脱籍，因恐纳妓招谤，或干吏议，所以迟迟未决。阮忠枢窥透隐情，遂叫段芝贵代为赎身，间接献纳，不怕老袁不堕入彀中，格外青睐。芝贵得此教益，即依计而行，黄金朝去，红粉夕来；又有阮为绍介，潜送袁寓。柳三儿得为袁氏四姨太，段芝贵亦竟获优差，由袁下札，委任全军总提调，杨翠喜之献奉，想亦由此策脱胎。袁、段情谊，日久愈亲。每日早起，段又必诣袁问安，老袁戏语芝贵道："我闻人子事亲，每晨必趋寝门问安，汝非我子，何必如此，"芝贵道："父母生我，公栽培我，两两比较，恩谊相同，如蒙不弃，愿作义儿。"乐得攀援，莫谓小段无识。老袁听到此语，不免解颐一笑。芝贵只道袁已承认，竟拜倒膝前，呼袁为父。老袁推辞不及，口中虽说他多事，但已受了四拜，仿佛是认做干爷了。

后来老袁被谴，芝贵亦为杨翠喜事，持名参案，革职回籍。见清史。至清室已覆，袁为总统，他自然重张旗鼓，又复上台。癸丑革命，平乱有功，旋即出督武昌，继段祺瑞后任。此次闻京中倡言帝制，就赶忙离了湖北，只说是入觐总统，拼命驰来。当下邀集朱启钤、周自齐、唐在礼、张士钰、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顾鳌等，密议鼓吹帝制，与筹安会分帜争功。可巧公民请愿团，已经发现，料知梁财神势力不小，只好合拢一起，较为妥当。梁财神闻芝贵进京，亦知他是有名的义子，将来要升做御干儿，不得不与他周旋，融成一片。两情不谋而合，况是彼此熟识，一经会面，臭味相投，当即互相借重，定名为请愿联合会。那时请愿团的宣言书，已经印就，由段芝贵等审视，见书面写着道：

>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二十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吾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励之功，胥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座，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程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非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末附有请愿联合会章程，共十一条，条文如下：

第一条　本会以一致进行，达到请愿目的为宗旨。

第二条　凡已署名请愿者，皆得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　本会设职员如下：（一）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由会员中公举之。（二）理事若干人，由会员公推之。但各团体请愿领衔者，当然为本会理事。（三）参议若干人，由会长及全体职员会公推之。（四）干事分为文牍会计庶务交际四科，各科主任干事一人，余干事若干人，由会长副会长合议推任之。

第四条　会长代表本会，主持办理本会一切事务。

第五条　副会长辅助会长，办理本会一切事务。会长有事故，副会长得代理之。

第六条　理事随时会商会长，办理本会特别要务。

第七条　参议随时建议本会，赞理一切会务。

第八条　干事商承会长，分科执行本会一切事务，其各科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九条　本会开会，分为两种（一）职员会得由会长随时召集之，（二）全体大会，遇有特别事故时，由会长召集之。

第十条　本会设事务所于安福胡同。

第十一条　本会章程，如有认为不适当时，得开大会，以过半数之议决修改之。

段芝贵等阅毕，便道："正副会长，可曾举定么？"梁士诒即申述沈云霈为会长，张镇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余如文牍会计庶务交际等员，亦一一说明。段芝贵道："甚好，就照此进行罢。我即拟返鄂，凡事应由诸公偏劳。"梁士诒道："这也不必过谦，但参议干等员，尚须推选若干人。"段芝贵道："章程中应由会长等主持，但请沈会长与在会诸公推选便是。"沈云霈时亦在座，忙接口道："这也须大家斟酌。但会名既称为全国联合，应该将各省官民，搜集拢来，愈多愈妙。此事颇要费时日呢。"段芝贵笑道："沈先生你真太拘泥了。各省官吏，那一个不想上达？但用一个密电，管教他个个赞成。若是公民请愿，也很是容易，只叫各省官吏，用他本籍公民的名义，凑合几个有声望的绅士，联名请愿，便好算作民意代表了。老先生，你道真要令四万万人，悉数请愿么？"好简捷法子。梁士诒道："这语还是费事。依愚见想来，在京官僚，多是各省的阔老，若教他列名请愿，并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添上几十百个名儿，便可算数。难道他们的亲友，因未曾通知，定要来上书摘释么？"说毕，哈哈大笑。梁财神的妙法，又进一层。段芝贵道："话虽如此，但各省长官的推戴书，却也万不可少。还有各处报纸，乃是鼓吹舆情的机关，先须打通方好哩。"梁士诒道："香岩兄。段芝贵字香岩。你是个长官巨擘，何妨作各省的领袖。"段芝贵忙回答道："兄弟已密电各省将军，联衔请愿，惟复电尚未到齐，一俟组合，自当恭达上峰，只办事须有次序，先请改行君宪，后乃上书推戴，方是有条不紊呢。"梁士诒道："这个自然。若讲到报纸一节，京报数家，已多半说通，只有上海一方面，略费手续，现极峰已派人往沪，买嘱各报，并拟向上海设一亚细亚分馆，专力提倡。天下无难事，总教现银子，还怕什么？"大家统鼓掌赞成。会议已毕，又由正副会长推选参议干事数人，经彼此认定，方才散去。段芝贵入觐老袁，已不止一次，所有秘密商议，也不消细述，等到大致就绪，方出京还鄂去了。

嗣是以后，请愿书即联翩出现，都递入参政院。参政院中已由沈云霈运动成熟，自

然陆续接收。参政院长黎元洪，本心是反对帝制，但自己已被软禁，不便挺身出抗，只好假痴假聋，随他胡乱。那时梁士诒、杨度等，已先后到总统府中，报告若干请愿书。老袁很是欣慰，意欲令黎院长汇书进呈，好做民意相同的话柄。当下嘱托梁士诒等，往说黎元洪。黎元洪不肯照允，且上书辞参政院长，及参谋总长兼职。经政事堂批示，不准告辞。是时武昌督军段芝贵已是与各省将军联衔，电请变易国体，速改君主。这边方竭力请愿，那边忽现出一篇大文章，是冷讽热刺，硬来作对。看官道是何人手作？乃是当代大文豪，即前任司法总长梁启超。梁自司法总长卸任，又由老袁任他为币制总裁，继复令入参政院参政。他见老袁热心帝制，不愿附和，即辞职出京，到了上海，即撰成一篇煌煌的大文，题目叫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综计不下万言。小子录不胜录，曾记有一段紧要文字，脍炙人口，特断章节录如下：

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譬诸范雕土木偶，名之曰神，舁诸闳殿，供诸华龛，群相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拽倒而践踏之，投诸溷牏，经旬无朕，虽复舁取以重入殿龛，而其灵则已渺矣。比喻新颖。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试观并世之共和国，其不患共和者有几？而遂无一国焉能有术以脱共和之轭，就中惟法国共和以后，帝政两见，王政一见，然皆不转瞬而覆也，则由共和复返于君主，其难可想也。我国共和之日，虽曰尚浅乎，然酝酿之则既十余年，实行之亦既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既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严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是故吾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宜，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正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故以为吾侪国民之在今日，最勿生事以重劳总统之廑虑，俾得专精一志，为国家谋大兴革，则吾侪最后最大之目的，庶几有实现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难甫平，喘息未定，强邻胁迫，吞声定盟，水旱疠蝗，灾区遍国，嗷鸿在泽，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悬避殿之时，今独何心？乃有上号劝进之举。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催之，实戕其母，吾畴昔所

言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万一以非时之故，而从兹一蹶，则倡论之人，虽九死何以谢天下？愿公等慎思之！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息。”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国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如上所述，十成中仅录一二，已说得淋漓爽快，惹起国民注目，老袁高坐深宫，或尚未曾闻知，那梁士诒、杨度等人，已见到梁任公启超号任公。这篇文字，关系甚大，虽欲设法驳斥，奈总未能自圆其说，足以压倒元、白。于是京城里面，也把梁任公大文，彼此传诵，视作圣经贤传一般，渐渐的吹入老袁耳中。老袁恨不得将梁启超当即捉来，赏他几粒卫生丸，只一时不好发作，意欲悬金为饵，遣人暗刺，又急切觅不到聂政、荆卿。黄金也有失色的时候，莫谓钱可通神。没奈何与梁士诒等商量，先令参政院汇呈请愿书。至请愿书已上，却派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言，发表政见，竟反对帝制起来，小子有诗叹道：

分明运动反推辞，作伪心劳只自知。
南让者三北让再，许多做作亦胡为？

毕竟杨士琦如何宣言，待至下回说明。

文字之感人大矣哉！然亦有一言而令人感者，有数百言而终不足令人感者，盖情理二字，为之关棙耳。试观上回所录之筹安会宣言书，与本回之请愿联合会宣言书，毫无精采，绝不足醒阅者之目。及梁任公所撰之文，仅录一斑，已觉戛戛生光，百读不厌，虽由文笔之明通，亦本理由之充足，故虽有御干儿之权力，及大财神之声势，反不敌一持冠失职之文士。或谓任公之文，尚有保皇口吻，仍未脱前日私见，斯评亦似属充当。然观其譬喻之词，与推阐之语，实属颠扑不破，似此新旧互参之论说，无论何人，当莫不为之感动，是真一转移人情之妙笔也。惜乎言长纸短，犹未尽录原文耳。

第四十九回
竞女权喜赶热闹场 征民意咨行组织法

却说杨士琦奉示总统命，到了参政院，发表政见。参政院诸公，也未识他如何宣言，有几个包打听的人物，似已晓得士琦来意是代袁总统宣言，不愿赞成帝制的。是日黎院长元洪，亦得此消息，特来列席。诸参政亦都依席就位，专待士琦上演说台，宣讲出来。士琦既上演台，各席拍掌欢迎，毋庸细表。但见士琦取出一纸，恭恭敬敬的捧读起来，其辞道：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既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委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这牵掣，今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自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杨士琦一气读完，当即退下演台，仍归代表坐席。黎元洪起向士琦道："大总统的宣言书，确有至理。"刚说到一"理"字，梁士诒已起立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以民意为从违，现在民意是趋向君宪，要大总统正位定分，所以纷纷请愿；本院主张，亦应当尊重民意呢。"说至此处，但听一片拍掌声，震响全院。黎元洪反说不下去，只好退还原座，默默无言。仍做泥菩萨。沈云霈接入道："大总统既有宣言书，本院自当宣布，倘国民抑体总统本意，不来请愿，也无庸说了，如或请愿书仍然不绝，还须想出一个另外法儿，作为最后的解决。否则群情纠纷，求安反危，如何是好？"梁士诒道："依愚见想来，不如速开国民会议，以便早日解决。"沈云霈道："国民会议，初选才毕，恐一时赶办不及呢。"仍是忠厚人口吻。士诒先向他递一眼色，然后申词解释道："事关重大，若非经国民会议，大总统亦不便轻易承认哩。"尚是伪言，休被瞒过。大众又多半拍掌，总算全院通过。杨士琦告辞而去，黎院长怏怏出门，乘车自回。余人陆续散归。

不到数天，请愿团又次第发生，除筹安会及公民请愿团外，还有商会请愿团。北京商会的发起人，叫做冯麟霈，上海商会发起人，叫做周晋镳。教育会请愿团，自北京梅宝玑、马为珑等发起。北京社政进行会，自恽毓鼎、李毓如发起。甚至北京人力车夫，及沿途乞丐，也居然举出代表，上书请愿，这真是想入非非，无奇不有。又有一妇女请愿团，发起人乃是安女士静生，雌风又振了。这安女士是何等名媛，也来赶热闹场？小子事后调查，她是个山东峄县人氏，表字叫做慈红，幼读诗书，粗通笔墨，及长，颇有志交游，不论巾帼须眉，统与他往来晋接。而且姿色秀媚，言态雍和，所有闻名慕色的人物，一通謦欬，无不倾倒，并替他极力揄扬，由是安名日噪。当民国创造时，她尝高谈革命，鼓吹共和，如平权自由等名词，都是她的口头禅。她又自言曾游历外洋，吸入新智识，将来女权发达，定当为国效劳，可惜今尚有待，无所展才云云。为全国女学生写影。旁人听到此言，愈觉惊羡。庸耳俗目，无怪其然。未几，北上到京，充任某女校校长，至帝制发生，她以为时机可乘，也拟邀合京中女学校学生，组织一妇女请愿团。有人诘她忽言民主，忽言君主，前后悬殊，不无可鄙。她却嫣然一笑道："我等身当新旧过渡时代，断不能与世界潮流，倒行逆施。我有时赞成民主，有时赞成君主，实是另具一番眼光，随时判断。能识时务，方为俊杰，迂儒晓得甚么呢。"见风使帆，原是紧要。当下遂至交民巷中，觅了一间古屋，悬出一块木牌，上写中国妇女请愿会七字，并刊行一篇小启，颇说得娓娓可听。究竟是她手笔，抑不知是推捉刀，小子也不必细查，但见她小启云：

> 吾侪女子，群居噤寂，未闻有一人奔走相随于诸君子之后者，无诸君子亦未有呼醒痴迷醉梦之妇女，以为请愿之分子者。岂妇女非中国之人民耶？抑变更国体，系重大问题，非吾侪妇女所可与闻耶？查约法向载中华民国主权在全国国民云云，既云全国国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万万中，女子占半数，使请愿仅男子而无女子，则此跛足不完之请愿，不几夺吾妇女之主权耶？女子不知，是谓无识，知而不起，是谓放弃。夫吾国妇女智识之浅薄，亦何可讳言？然避危求安，亦与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财产之关系，亦何可任其长此抛置，而不谋一处之保持也？静生等以纤弱之身，学识谫陋，痛时局之扰攘，嫠妇徒忧，幸蒙昧之复开，光华倍灿，聚流成海，撮土为山，女子既系国民，胡可不自猛觉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请愿于爱国诸君子之后，姊乎妹乎！盍兴乎来！发起人安静生启。

自这小启传布后，倒也有数十个女同志，联翩趋集，当拟定一篇请愿书，呈入参政院。惟妇女手续，未免少缓，因此请愿亦稍落人后了。接连又有妓女请愿团出现，为首的叫作花元春。好一个名目，应作花界领袖。花元春是京中阔妓，与袁大公子为啮臂交，大公子尝语元春道："他日我父践天子位，我当为东宫太子，将选汝入宫，充作贵人，比诸溷迹风尘，操这神女生涯，谅应好得多哩。"闭置宫中，有甚么好处？元春微晒道："妾系路柳墙花，怎得当贵人重选？但大公子既为大阿哥，如蒙不弃贱陋，得充一个灶下婢，也光荣的多了。"大公子喜甚，自是鸨母鸨儿等，均呼他为大阿哥，大公子亦直受不辞，会各处请愿

团，先后竞集，不下数十处，大公子遂嘱花元春，发起妓女请愿团，藉备一格。花元春自命时髦，乐得借这名目，出点风头，当向大公子乞得缠头，浼人撰了一篇稿子，刊发出去，遍散勾栏中。各妓女都向元春问讯，元春道："车夫乞丐，也都集会请愿，我姊妹们虽陷入烟花，难道比车夫乞丐还不如么？况袁皇帝登极，记念我们亦有微劳，当亦特沛恩施，岂非一纸书可抵万金么？"众妓闻言，喜欢无似，且闻她结交大公子，应有好消息微示，这种机会，千载一时，如何不赞成呢？当即推元春领名，托平时相识的文士，著成一篇请愿书，也投入参政院去了。花花色色，无不完备。

参政院收集请愿书，又是数十件，重复开会，集众议事。黎院长告假不到，由副院长汪大燮主席。开议后，意见不一，有说的应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有说的应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两下里议论纷歧，当由汪大燮决定，将两说统行存录，咨送政府，请总统自择。大众倒也赞成，汪大燮即提出两种议案，备好咨文，赍递政府。越日得总统咨复，当提交国民会议，征求正确民意，这复文既到参政院，当有一个参政员顾鳌，出来反对道："我是主张另筹办法，不主张国民会议的，试思国民会议，是民国约法机关，不应解决国体。且国民会议，人数无多，也不得谓为多数真正民意，无论对内对外，均是不相宜的。"言毕趋出，即往访沈云霈，申述成见。云霈道："我原说过国民会议是不甚妥当的，燕孙主张此说，我亦只好依议。"如云霈言，足见财神势力。顾鳌道："我们同去见他，何如？"云霈应允，遂与偕行。既至梁士诒寓所，投刺入见。士诒迎入客厅，顾鳌即自述来意，士诒哈哈大笑道："我岂不知国民会议，是不能解决国体问题的？但总统既有命令，组织国民会议办法，应该将此层题目，先行做过，方不致自相矛盾。巨六兄，巨六即顾鳌字。你是个法律大家，谓国民会议，不宜解决国体，他人没有你的学问，总道是国体问题，当然属诸国民会议，否则设此何用。"一个乖过一个。云霈道："今总统已有咨复，说是要提交国民会议，你想国民会议的议员，尚需复选，辗转需时，恐今年尚不能到京开会呢。"梁士诒道："我有一个极妙的方法，现且不必发表，但教沈君就请愿联合会名义，要求参政院中，另订征求民意机关，且批驳国民会议为不合法，那时参政院总要续行开会，我女子在会席间宣布意见。照我办法，今年内定可请极峰登位呢。"还想卖点秘诀，财神惯使机巧。沈云霈笑道："我却依你，看你有法无法。"梁士诒道："你且瞧着，决不欺你。"沈、顾二人，因即告别。

沈云霈即属文牍员，撰成最后请愿文，要求参政院另议办法，并说国民会议，未便解决国体。这篇文字，赍达参政院，院中又要开会议决，黎院长仍然告假，免不得耽延一天。那知请愿书陆续递入，都主张另订办法，副院长汪大燮，本是个通变达权的智士，明知老袁意思，迫不及待，遂不俟黎院长销假，就召集诸人开会。梁士诒首先到院，沈云霈、顾鳌、杨度、孙毓筠等依次到来，当由汪大燮报告，说明接收请愿书件数，并言请愿书中，一致赞成另订征求民意办法。梁士诒起座道："最好是开国民大会，就把国民会议议员初选当选人，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一则范围较广，二则手续不烦，岂非是一举两得么？"杨度忙抢着道："梁参政所言甚是，不过由初选当选议员，选出国民代表，来京开议，仍需时日，这还该想一变通办法。"梁士诒道："何妨由各省当选人，在

本籍自由投票，似此征求民意，既普及国民全体，且免得远道濡迟，这是最好没有的了。”确是妙法。大众齐拍掌道：“好极，好极。”顾鳌道：“这也应拟定一个组织法，由本院咨请施行。”法律家所言，处处不离一法字。梁士诒道：“这个自然。”主席汪大燮亦插入道：“这须先推起草委员，拟定国民代表组织法，方可咨送政府。”梁士诒道：“这会名叫国民代表大会，会里的章程，就叫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可好么？”大众又拍手赞成。当下主席推定起草委员，共计八人，便是梁士诒、汪有龄、施愚、陈国祥、江瀚、王劭廉、王树枏、刘若曾八大参政。八人认定起草，便即散会。不到三天，梁士诒等即到参政院，递交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稿子，共十七条，由主席宣读后，又经诸人审查，略行参改，把十七条减为十六条，条文列下：

第一条　关于全国国民之国体请愿事件，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全体之公意决定之。

第二条　国民代表，以记名单记投票法选举之，以得票比较多数者为当选。

第三条　国民代表大会，以下列当选人组织之：（一）各省各特别区域之代表人数，以其所辖现设县治之数为额；（二）内外蒙古三十二人；（三）西藏十二人；（四）青海四人；（五）回部四人；（六）满、蒙、汉八旗二十四人；（七）全国商会及华侨六十人；（八）有勋劳于国家者三十人；（九）硕学通儒二人。

第四条　各省及各特别行政区域之国民代表，由国民会议各县选举会初选当选之复选选举人，及有复选被选资格者选举之。

第五条　蒙、藏、青海、回部之国民代表，由国民会议蒙、藏、青海联合选举会之单选选举人选举之。

第六条　满、蒙、汉八旗之国民代表，由国民会议中央特别选举会，八旗王公世爵世职之单选选举人选举之。

第七条　全国商会及华侨之国民代表，由国民会议中央特别选举会，有工商实业资本一万元以上，或华侨在国外，有商工实业资本三万元以上者之单选选举人选举之。

第八条　有勋劳于国家者之国民代表，由国民会议中央特别选举会，有勋劳于国家者之单选选举人选举之。

第九条　硕学通儒之国民代表，由国民会议中央特别选举会，硕学通儒，或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以上毕业，或与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毕业有相当资格者，或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充教员二年以上者之单选选举人选举之。（第五条至本条第一项之单选选举人，以依法经由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审查合格者为限。）

第十条　国民代表选举监督，依下列之规定：（一）各省以各该最高级长官，会同监督；（二）各特别行政区域地方，以该最高级长官监督之；（三）第三条第二、三、四、五款，以蒙藏院总裁监督之；（四）第三条第六、七、八、九款，以内务总长监督之。

第十一条　选举国民代表场所设于监督所在地，届选举日期，就报到之选举人

由监督召集之，举行选举。（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遇有必要情形，该监督得以关于国民代表选举事项，委托各县知事行之。）

第十二条　选举国民代表日期，由各监督定之。

第十三条　国民代表决定本法第一条事件，以记名投票结果，由各该监督报告代行立法院，汇综票数，比较其决定意见，定为国民代表大会之总意见。（前项之票纸，应于开票报告后，封送代行立法院备案。）（决定国体投票日期，由各监督定之。）

第十四条　决定国体投票之标题，由代行立法院议决，咨行政府，转知各监督于投票日，宣示国民代表。

第十五条　依本法所定，关于选举投票之筹备事宜，由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办理。

第十六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这便是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案，经全院通过，即添入一篇咨文，送交政事堂去了。这一咨有分教：

假托民权更国体，揭开面具见雄心。

未知袁总统曾否照允，容至下回再详。

前半回写安静生，下半回写梁士诒，余人皆宾也。安静生发起妇女请愿团。谓能识时务，方为俊杰；梁士诒则秘密设法，务使帝制之底成，是殆皆希宠求荣，投机营利者。夫礼时为大，能乘时而奋发，未始非一智士；然一存私见，则虽有时可乘，亦无非为揣摩迎合之流，不足为豪杰士。况袁氏之潜图帝制，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耶？民国成立，迄今未安，甚且日濒危险，盖由权利思想，中入人心，无论男妇，统挟一干利之念以行事，而于是气节扫地，廉耻道丧，国事从此泯棼矣；可悲可叹！

第五十回
逼故宫劝除帝号　传密电强胁舆情

却说袁总统接到参政院咨文，好似一服清凉散，把这盼望帝制的热心，安慰了许多，当命秘书员草定命令，颁布出来。有云：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本院前据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青海、回部、前后藏、满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会、学会、华侨联合会等，一再请愿改革国体，当经本会开会议决，将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政府，并建议根本解决之法，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叠准大总统咨复，以国民会议议员复选报竣为期，以征求正确民意为准，以从宪法上解决为范围，具见大猷制治，精一执中，曷胜钦佩。而自本院咨送八十三件请愿书以后，复有全国请愿联合代表沈云霈等，全国商民冯麟霈，全国公民代表阿穆尔灵圭等，中国回教俱进会，回族联合请愿团，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常等，哈密、吐鲁番回部代表马吉符等，锡林果勒盟代表程承铎等，云南迤西各土司总代表邓汇源等，新疆、蒙、回全体王公代表，暨宁夏驻防满蒙代表杨增炳等，北京二十区市民董文铨等，北京社政进行会恽毓鼎等，南京学界丁伟东等，贵州总商会徐治涛等，筹安会代表杨度等，暨全国商会联合会蔚丰厚各处票商等，前后请愿前来，咸以为中国二千余年，以君主制度立国，人民心理，久定一尊，辛亥以后，改用共和，实于国情不适，以致人无固志，国本不安，诚由共和制度，元首以时更替，国家不能保长久之经画，人民不能定专一之趋向。兼之人希非分，祸机四伏，或数年一致乱，或数十年一致乱，拨乱尚且不遑，政治何由可望？南美、中美十余国，坐此扰攘，几无宁岁，而墨西哥为尤甚。四稔纷竞，五年相残，人民失业，伤亡遍地，前车之覆，可为殷鉴。我国迭经变故，元气未复，国家政治，亟待进行，人民生计，亟待苏息，惟有速定君主立宪，以期长治久安，庶几法律与政治，互相维持，国基既以巩固，国势亦以振兴，全国人民，深思熟虑，无以易此。即外国之政治学问名家，亦多谓中国不适共和，惟宜君宪，足见人心所趋，即真理所在。全国人民，迫切呼吁，实见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且属决定宪法机关，国体未先决定，宪法何自发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机关，征求正确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计而立国本。再三陈请，众口一词。本院初以建议在前，复经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意变更。而舆论所归，呼吁相继，本院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兹事重大，自未便拘常法以求解决。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也，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从速决定，自当设法提前开议，以顺民意，与本院前次建议，所谓另筹妥善办法，以昭郑重者，实属同符。即与我大总统咨复，所谓国家根本大计，不得不格外审慎者，尤相吻合，谨按约法第一章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则国体之解决，实为最上之主权，即应本之国民之全体，兹议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全文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似此则凡直省及特别区域，满、蒙、回、藏均有代表之人。征求民意之法，普及国民全体，以之决大计而定国本，庶可谓正大机关。而正确之民意，可得而见，较之国民会议为尤进也。兹据约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于十月六日开会，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经三读通过。现在全国人民，亟望国体解决，有迫不及待之势，相应抄录全案，并各请愿书，咨请大总统迅予宣布施行等因。除将代行立法院议定之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外，特

此布告，咸使闻知。此令。

又令云：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特公布之，此令。

这令一下，老袁已心满意足，料得皇帝一席，稳稳到手，便将民国四年的双十节，停止国庆纪念庆祝宴会。一面召梁士诒、江朝宗二人，入总统府秘密会议室，嘱咐了许多言语，叫他作为专使，即日去走一遭。两人唯唯听命，就去照办。看官道是何事？乃是令两人去逼清宫，撤去清帝名号，来做那袁皇帝的臣仆。第一出逼宫，早已演过，此时要演第二出了。自隆裕皇太后病逝后，清宫里面，内事由瑾、瑜二太妃主持，外事由世续、奕劻、载沣等办理。宣统帝尚是幼年，除随着陆润庠、伊克坦等讲读汉、满文字外，无非踢皮球、滚铁圈，习那小孩子的玩意儿，晓得甚么大事；不过表面上存着帝号，满族故旧尚称他一声万岁，其实是宫廷荒草，荆棘铜驼，回首当年，已不胜黍离之感。袁氏若果明睿，试看清室模样，应亦灰心帝制。幸亏皇室经费，还得随时领取，聊免饥寒。不意梁士诒、江朝宗两人，一文一武，奉着袁氏的命令，竟来胁迫清室，逼他撤销帝号。世续接着，与两人晤谈起来，世续依据优待条件，当然拒绝。恼动了江朝宗，竟用着威武手段，攘臂奋拳，似要赏他几个五分头，吓得世续倒退几步。还是梁士诒从旁解劝，教江朝宗不要莽撞，且请世续禀明两太妃，允否俟复。财神脸总讨人欢。世续见梁士诒放宽一着，自然随声附和，说是禀过太妃，再行报命。两人方才回来，到总统府复旨。

老袁静待数日，不闻答复，正要遣原使催逼，忽见梁士怡报道："清庆王奕劻病殁了。"老袁道："何日逝世，我没有闻他生病，为何这般速死？"士诒道："闻他前日为废帝事件，入宫商议，大家哭做一团，想这老头儿伤心过甚，回家呕血，气竭身亡。"老袁道："莫非他拥护清室，不肯撤销帝号吗？"士诒道："他愿否撤销帝号，尚未曾探悉底细。"老袁道："我只教溥仪小子，撤销帝号，并不要抄他老头儿家产，伤心什么？"想是以己度人。士诒道："这也怪他不得。"老袁道："为什么呢？"士诒道："从前清帝退位，曾订有优待条件，说明清帝名号，仍不变更，今要他撤销帝号，未免有碍前约，帝号可废，将来各种条文，均恐无效，岂不要令他闷死吗。"老袁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若为帝，难道溥仪尚得称帝么？"士诒道："主子明鉴，天下事总须逐渐进行，现在令清室撤销帝号，不如令清室推戴主子，他既协同推戴，俟主子登了大宝，然后令他撤销帝号，那时名正言顺，还怕他反抗不成？"老袁闻言，不禁起座，抚士诒的右肩道："你真是个智囊，赛过当年诸葛了。"士诒慌忙谢奖，几乎要磕下头去。老袁把他扶住，又密与语道："这也要仗你去疏通呢。"士诒道："敢不效力。"定策首功，要推此人。老袁又商及国民代表大会一事，士诒道："这可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各省，指示选举及投票方法，定可全体一致，毋须过虑。"老袁点首，士诒乃退。

这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长，就是顾鳌，闻着这个消息，忙与梁士诒拟定秘密办法，禀

明老袁，依次发电，通告各省将军巡按使，最关紧要的，约有数电，小子特摘录如下：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中略）查关于民国会议议员初选机宜，前经本局密电，申明办法，请转饬各初选监督照办在案，想各该初选监督，当能体会入微，善为运用。目下情势，较前尤为紧要，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行纯如，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庶几投票结果，均能听我驰驱。且将来选举国民代表，及选举国民会议议员，自可水到渠成，不烦缕解，此事实为宣布选举之最要关键，务希飞电各初选监督，慎密照办，其无通电地方，应即迅用密饬，加急星夜飞递，以免贻误。如实有赶办不及之处，即将初选酌量延期数日，亦无不可。倘或敷衍竣事，致令桀黠滥竽，则重咎所归，实在各该初选监督。再查国民代表选举，在各省系以各该最高级长官，会同监督之，此后凡关于国民代表选举事宜，如系军政同城，希即妥协密商办理，并饬知各该初选监督，一体遵照为要。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印。

这道密电，已将选举方法，指示明白，还有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有关运用各第，分别密示。开列如下：

（一）本法第一条所称国体请愿事件，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之等语。查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

（二）本法第二条，国民代表，以记名单名投票法选举之，以得票比较多数者为当选等语。查此项代表，虽由各选举人选出，而实则先由贵监督认定。本条取记名单名主义，既以防选举人之支吾，且以重选举人之责任。惟既取多数当选主义，则必须先事筹维。贵监督应于投票之先，将所有选举人，就其所便，分为若干部分，随将预拟之被选举人，按各部分一一分配之，何部分选举何人，何人归何部分选举，均各于事前支配妥协，各专责成。更于投票时派员监视，更分别密列一单，密令照选，庶当选者，不致出我范围。

（三）本法第四条，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之代表，由国民会议各县选举会初选当选之复选选举人，及有复选被选资格者选举之等语。查本条所称复选选举人，与复选被选资格，实系两种资格，并非谓一人须兼有此两条件，本局曾于另电解释在案。本局之规定，其精神亦系为各监督留伸缩之微权。如果选举人报到甚少，不足以昭示大公，则由贵监督自行遴选合于复选被选资格之人，以充其数，庶决定投票

日期，不致多所为难。

（四）本法第十一条，所称届选举日期，就报到之选举人，由监督召集之，举行选举等语。查本条之规定，系因此次决定国体，事关国家大计，初选举行以后，即不可过为迟延，故届选举日期，只就报到之选举人召集投票，而不及员额之限制。且各选举人人数过少，各监督尚可援本法第十条后段之规定，以增其额数。惟形式上必须力求普遍，庶于此次设立国民代表大会之真意相符。

（五）本法第十二条，选举国民代表日期，由各监督定之等语。查此项选举，必须运动成熟，而后可以举行，预定时期，反多窒碍，故由各监督自定，以期伸缩自如。惟此项选举，事关国本，不能不力取整齐。若各省日期，过于悬绝，不特将来代行立法院咨行投票，难于汇综，而全国各匦，参差不齐，亦不足以聿新观听。应请贵监督将办理此事情形，随时电知本局，以便通盘筹酌，免误事机。特此电闻，即希查照。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印。

这时候的筹安会，联合请愿会，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上下一心，专注意国民代表大会，就中最占势力的，要算梁财神。因联合请愿会，及国民代表大会，统由他一力造成，所以他的一言一动，差不多是老袁代表。即如沈云霈、张镇芳、那彦图等，无一非附骥成名，时人称为十三太保，就是小子四十八回中所述，两派凑合的首领十三人。惟筹安六君子，除杨度、孙毓筠，依附梁财神，尚有余焰外，余子已渐渐失势，就是筹安会门首，也没人过问，几可张罗。杨度看不过去，把筹安会三字的招牌，取消了他，换了一个宪政协进会的牌号，悬将出来。大众厌故喜新，还道杨皙子多材多艺，又有甚么好法儿，免不得再去结好。后来探悉内容，仍是换汤不换药，自又掉转了头，从热闹中钻营去了，小子有诗叹道：

万恶都从无耻来，朝秦暮楚算多才。
如何鼎革维新后，尚集蝇明酿祸胎？

钻营自钻宫，恬退自恬退，有好几个袁氏私交，不愿在帝制旋涡中，厮混过去，竟先后递呈辞职书。欲知姓甚名谁，俟至下回报闻。

国民代表大会，开手组织，即停止国庆应祝，并遣梁、江二人，至清宫迫除帝号，老袁岂自知死期将至，迫不及待，急欲窃帝号以自娱，如当日吴三桂之所为耶？庆亲王奕劻，为清室罪臣，即为袁氏功人，老袁闻其已死，绝不怜念，卖主者可援为殷鉴。本回虽随笔叙入，已可于言外见意。至梁财神之见识，尤高出老袁，袁不若新莽，而梁则过于刘歆，至若操纵选举，指示机宜，几欲令全国舆情，都入财神掌握。财神之才力，固可谓不弱矣，特无如天人之未与何也？

第五十一回

遇刺客险遭毒手　访名姝相见倾心

却说袁政府盛倡帝制，有几个老成练达的人物，料知帝制难成，先后递呈辞职书，出都自去。第一个便是李经羲，第二个便是赵尔巽，第三个便是张謇，这三位大老，统是袁氏老朋友，张謇与老袁，且有师弟关系，小子走笔至此，更不得不特别表明。忘师蔑友，越见得利令智昏。袁总统世凯，籍隶项城，系前清河道总督袁甲三侄孙，侍郎保恒侄儿，父名保庆，也曾为江南道员。世凯少时，尝应童子试于陈州，府试考列前十名，到了院试，督学为瞿鸿禨，见他试文中不守绳墨，摈斥不录，世凯引为大恨。闻李鸿章总督直隶，即往投天津，执世家子礼，投刺进谒。李接见后，颇加赏识，给他差委。保恒得知消息，遂往见鸿章道："舍侄跅驰不羁，后恐败事，幸毋重用。"鸿章微哂道："尔何故轻觑尔侄？我看尔侄功名，将来定出尔我之上呢。"保恒乃退。两人所见，俱有特识。嗣是鸿章晤着世凯，奖励中兼寓劝勉，颇欲他陶冶成材，奈他是少年傲物，不肯就范。适吴军门长庆，驻师朝鲜，与袁氏向系世好，因此世凯复弃李投吴，吴又与语道："尔尚年少，应先读书，我幕府中多名士，尔可去问业，藉聆教益。"世凯无奈，只好唯唯从命。看官！你道吴幕中是何等名流？一是海门周家禄，一就是通州张謇，周见世凯文字，颇多奖词，独张謇不稍假借，批示从严，世凯又郁郁不乐，后来入跻显要，竟任直督，尝延周入幕，与张竟不通闻问。至清廷创议变法，世凯力请立宪。张乃致书与论宪政，始通款好。至是世凯为民国总统，张入任农商总长，新例上似分主辅，旧谊上总属师生。叙入袁张历史，具有关系。自从帝制风潮，日益澎湃，张却怀着旧交，入内规谏。偏偏忠言逆耳，反碰了一鼻子灰，那时无可恋栈，不如掉转了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就是李经羲、赵尔巽二人，也明知多言无益，索性归休。大家同一思想，遂密检行囊，混出京城，到了都门外面，方遣人赍送辞职书，婉言告别。只有国务卿徐世昌，一时不便脱身，权且捱延过去。

谁知都城里面的新闻，愈出愈奇，忽传段祺瑞有被刺情事，急遣人探听消息，回报段幸无恙，不过略受虚惊，所有刺客，也不知来历，无从究诘了。世昌暗暗点头，嗟叹不已。原来段祺瑞解职闲居，因恐为袁所忌，仍然留住都门，蛰伏不出。他素性向喜弈棋，除昼餐夜寝外，唯与一二知已，围棋消遣。某夕风雨凄清，旅居岑寂，他在书斋中兀坐，未免郁闷，随手就书架上，拣出一本棋谱，借着灯光，留神展阅。约有一二小时，不觉疲倦起来，正思敛书就寝，忽听窗外的风声，愈加猛烈，灯焰也摇摇不定，几乎有吹灭形状，那门帘也无缘无故的揭起一角，仿佛有一条黑影，从隙窜入。说时迟，那时快，他身边正备着手枪，急忙取出，对着这条黑影儿，扑的一响，这黑影儿却闪过一边，接连又是一响，那黑影儿竟向床下进去了。人耶？鬼耶？他至此反觉惊疑，亟捻大灯光，从

门外唤进仆役，入室搜寻，四觅无人。又由他自掌洋灯，从床下一照，不瞧犹可，瞧着后，不禁猛呼道："有贼在此！"仆役等便七手八脚，向床下牵扯，好容易拖了出来，却是一个热血模糊的死尸，大家统乱叫道："怪极！怪极！"再从尸身上一搜，只有手枪一支，余无别物。祺瑞亦亲自过目，勉强安定了神，踌躇半晌，才语仆役道："拖出去罢，明晨去掩埋便了。"仆役不知就里，各絮语道："这个死尸，不是刺客，便是大盗，正宜报明军警，彻底查究为是。"祺瑞道："你们晓得甚么？现在的时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死尸是为了金钱，甘心舍命，我今日还算大幸，不遭毒手。明晨找口棺木，把他掩埋，自然没事。倘有人问及，但说我家死了一仆，便好了结。大家各守秘密，格外加谨，此后有面生的人物，不许入门。如违我命，立加惩处，莫谓我无主仆情。"办法很是。仆役等方将死尸拖出院中，祺瑞申嘱仆役，不准多说，方携灯归寝去了。此夕想亦未必卧着。

翌日，仆役等奉命施行，舁出尸棺，就义冢旁掩埋了事。大家箝住了口，不敢多嘴。但天下事总不免走漏风声，段寓内出了此案，不消两三日，已传遍都中，惟刺客不知何人，从明眼人推测出来，已知他来历不小，暗地为段氏庆幸，且佩服段氏处置。段祺瑞经了此险，越发杜门谢客，遵时养晦，连几个围棋好友，也不甚往来了。过了数日，且托辞养病，趋至西山，觅室静处，不闻朝事。老袁还阴怀猜忌，密嘱爪牙，侦探他的行动。嗣闻他闭户独居，没甚变端，才稍稍放心。惟山东将军靳云鹏，素附段氏，段既去职，靳失内援，遂南结江苏将军冯国璋，为自卫计。当时谣诼繁兴，竞说靳为段氏替身，冯靳相结，不啻冯段相联，渐渐的传入老袁耳中，于是忌段忌靳，并忌及冯。内饬长子袁克定，自练模范军，抵制段氏，外借换防为名，调陆军第四师第十师屯驻上海，第五师中的一旅，驻扎苏州，安武军的第一路，倪嗣冲属部。驻扎南京，无非是防冯为变，预加钤制的意思。防东不防西，仍是失着。还有一位铁骨铮铮的大人物，厕身参政，通变达权，惹起袁氏注目，日加疑忌，险些儿埋没英雄，坑死京中，这人非别，就是前云南都督蔡锷。绣幡开遥见英雄俺。锷自云南卸任，奉召入京，应三十六回。袁总统优礼有加，每日必召入府中，托言磋商要政，其实是防他为变，有意钤束。锷亦恐遭袁忌，自敛锋芒，每与老袁晤谈伪作呆钝，且自谓年轻望浅，阅历未深，除军学上略知一二外，余均茫昧，不识大体，老袁故意问难，锷亦假作失词，谁料老袁却善窥人意，暗地笑着，尝语左右道："松坡蔡锷字。的用心，也觉太苦了。古人说得好：'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想照此行事，自作愚拙，别人或被他瞒过，难道我亦受他蒙蔽么？"既是解人，何不推诚相与？左右凑趣道："谁人不愿富贵，但教大总统给他宠荣，那一个不知恩报恩哩。"老袁点首无言，嗣是格外优待，迭予重职，初任为高等军事顾问，又兼政治会议议员，及约法议员，更任将军府将军，继复为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又充全国经界局督办，并选为参政院参政。满拟把各项荣名，各种要任，笼络这滇南人杰。偏他是声色不动，随来随受，得了一官，也未尝加喜，添了一职，也未尝推辞，弄得袁总统莫名其妙。

一日，复召锷入府，语及帝制，锷即避座起立道："锷初意是赞成共和，及见南方二次革命，才知我国是不能无帝。当赣、宁平定后，锷已拟倡言君主，变更国体，因鉴着宋育仁之事，不敢发言，今元首既有此志，那正是极好的了，锷当首表赞成。"老袁听到

此语，好似一服清凉散，吃得满身爽快，但转念蔡锷是革命要人，未必心口如一，乃出言诘锷道："你的言语，果好作真么？如好作真，为什么赣、宁起事，你尚欲出作调人，替他排解呢？"这一问颇是利害。锷随口答道："彼一时，此一时，那时锷僻处南方，离京很远，长江一带，多是民党势力范围，锷恐投鼠忌器，不得不尔，还乞元首原谅！"老袁听了，拈须微笑，随后与他说了数语，方才送客。这位聪明绝顶的蔡松坡，自经老袁一番诘问，也捏着一把冷汗，亏得随机答应，遮盖过去，免致临时为难，但羁身虎口，总未必安如泰山，归寓以后，满腹踌躇，自悔当时入京，未免卤莽，几不啻自投罗网，窜入阱中。况随身又带着家眷，若要微服脱逃，家眷势必遭害，左思右想，无可奈何，忽自言自语道："呆了，呆了，孙膑遇着庞涓，足被刖了，还能脱身自由。我负着七尺壮躯，一些儿未曾亏缺，难道就不能避害么？"言毕，复想了一会，打定主意，方得安枕。

自此以后。遇着一班帝制派的人物，往往折节下交，起初与六君子十三太保等，统是落落难合，后来逐渐亲昵，反似彼此引为同调，连六君子十三太保，也觉是错怪好人，自释前嫌，遂组织一个消闲会，每当公务闲暇，即凑合拢来，饮酒谈心。某夕，酒后耳热，大家乘着余兴，复谈起帝制来，蔡锷便附和道："共和两字，并非不良，不过我国人情，却不合共和。"说至此，即有一人接口道："松坡兄！你今日方知共和二字的利害么？"蔡锷闻声注视，并非别人，就是筹安会六君子的大头目，姓杨名度，表字晢子，再点姓名，令人记忆。当下应声道："俗语有云：'事非经过不知难'。蘧伯玉年至五十，才觉知非，似锷仅逾壮年，已知从前错误，自谓颇不弱古人，晢子兄何不见谅？"杨度又道："你是梁任公的高足，他近日已做成一篇大文，力驳帝制，你却来赞成皇帝，这岂不是背师么？"借杨度口中，回应四十八回，且插叙梁蔡师生旧谊。蔡锷又笑应道："师友是一样的人伦，从前晢子兄与梁先生，是保皇会同志，为什么他驳帝制，你偏筹安，今日反将我诘责，我先要诘问老兄，谁是谁非？"以矛刺盾，巧于词令。杨度还欲与辩，却经旁座诸友，替他两面解嘲，方彼此一笑而罢。

小子叙述至此，又不能不将梁、蔡两人，说明一段师生旧谊。原来蔡锷系湖南宝庆县人，原名艮寅，字松坡，髫年丧父，侍母苦读，十四入邑庠，旋至省城时务学校肄业。这时务学校，便是新会人梁启超所创办，梁见他聪慧能文，很加器重，他复喜读兵书，有志军学，尝自谓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以此梁愈称赏，目为高弟。至戊戌变政，时务学校辍业，锷复借资往沪，就业南洋公学。毕业后，回至湖南，适唐才常遥应孙文，举义汉口，他颇与唐同志，意去入党。不幸事机被泄，唐被逮戮，没奈何遁迹海外，径往东瀛。巧值梁在日本主撰新民丛报，闻高弟到来，殷勤接待，并为筹集学费，令入日本陆军学校。校中多中国人，半系膏粱子弟，见他衣服陋劣，均嗤为窭人子，他亦不屑与较，惟一意求学。嗣是益通战术，到了卒业以后，复航海西归，闻前时唐氏案中，未被株连，遂放着胆趋至广西，投效戎行，得为下级军官，历著成绩。时李经羲正巡抚广西，调入抚署，一见倾心，即任为军事参谋，兼练军学堂总办。一切筹画，无不建功。嗣随李调任云南，就新军协统的职任。云南起义，因大众公推，进为都督，送李出省，临别依依。蔡松坡有再造共和之功，故补述履历，应亦从详。此次杨度诘问，尚是未释疑团，

经他从容辩驳，反觉他理直气壮，无瑕可指。惟杨度尚是未服，慢慢的拣出一张纸儿，递给蔡锷道："你既赞成帝制，应该向上头请愿，何不签个大名？"蔡锷接过一看，乃是一张请愿书，便道："我在总统面前，已是请愿过了，你要我签个名儿，有何不可？"遂趋至文案旁，提起湖南毛笔，信手一挥，写了蔡锷两字，又签好了押，还交杨度，大家见他这般直爽，争推他是识时俊杰，夸奖一番。是乃不入耳之谈。蔡锷复道："锷是一介武夫，素性粗鲁，做到那里，便是那里，不似诸君子思深虑远，一方面歌功颂德，一方面忧谗畏讥，反被人家笑作女儿腔，有些儿扭扭捏捏呢。"奚落得妙。杨度道："你何若学那刘四，无故骂人，你既不喜这女儿腔，为何也眷恋着小凤仙呢？"点出小凤仙，叙笔不直。大众闻了小凤仙三字，多有些惊异起来，正欲转问杨度，但听蔡锷回应道："小凤仙么？我也不必讳言，现在京中的八大胡同，车马喧阗，昼夜不绝，无论名公巨卿，统借他为消遣地，就是今日在座诸公，恐也没一个不去过的。但我去赏识小凤仙，也是比众不同，小凤仙的脾气，人家说她不合时宜，其实她也是呆头呆脑，不惯作妓女腔，与人不合，与我却情性相投，所以我独爱她呢。"杨度笑着道："这叫作情人眼里出西施哩。"大众道；"看不出这位松坡兄，也去管领花丛，领略那温柔滋味。"蔡锷也微笑道："人情毕竟相同，譬如诸公赞成帝制，我也自然从众。古圣有言：'好德如好色。'难道诸公好去猎艳，独不许我蔡锷结识一妓么？"对杨度言如彼，对大众言如此，绝妙口才。大众复道："准你，准你，但你既赏识名姝，应该作一东道主，公请一杯喜酒。"语未毕，杨度又接口道："应设两席，一是喜酒，一是罚酒。"蔡锷道："如何要罚？"杨度道："行动秘密，有碍大公，该罚不该罚？"蔡锷道："秘密二字，太言重了，难道我去挟妓，定要向尊处请训。况你已经得知，如何算得秘密？不如缓一两天，公请一席罢。"大众拍手赞成，是时酒兴已阑，杯盘狼藉，便陆续离席，次第散归。

看官！欲知小凤仙的情由，小子正好乘间一叙。小凤仙是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或称他为侠妓。蔡锷软禁京都，正具醇酒妇人计策，破掉那袁政府的疑心，既闻小凤仙侠名，遂易服为商贾装，至云吉班探访。小凤仙出来相见，便识他为非常人，略略应酬，即询及职业。蔡锷诡言业商，小凤仙嫣然道："休得相欺，奴自坠入火坑，接客有年，未尝有丰采似君，令人钦仰，今日可谓仅见斯人了。"几不亚梁红玉。蔡锷道；"都门繁盛，游客众多，王公大臣，不知凡几，公子王孙，不知凡几，名士才子，不知凡几，我贵不及他，美不及他，才不及他，怎得谓仅见斯人？"凤仙摇首道："如君所言，均非奴意。试思举国委靡，国将不国，贵乎何有？美乎何有？才乎何有？奴独重君，因君面目中有英雄气，不似那寻常人士，醉生梦死呢。"妓寮中有此特色，不愧仙名。蔡锷闻言，暗暗称奇，但恐为袁氏指使，未便实告，只好支吾对付。小凤仙竟叹息道："细观君态，外似欢娱，内怀郁结，奴虽女流，倘蒙不弃，或得为君解忧，休视奴为青楼贱物呢。"蔡锷非常激赏，但初次相见，究未敢表示真相，经小凤仙安排小酌，陪饮数觥，乃起座周行，但见妆台古雅，绮阁清华，湘帘棐几，天然美好，回睹红颜，虽未甚妩媚动人，却另具一种慧秀态度，会被小凤仙瞧

着，迎眸一笑，蔡锷颇难以为情，掉转头来，旁顾箱箧上面，庋阁卷轴，堆积如山，信手展阅，多是文士赠联，乃指小凤仙道："联对如许，可联足当卿意？"小凤仙道："奴略谙文字，未通三昧。但觉赠联中多是泛词，不甚切合，君系当世英雄，不知肯赏我一联否？"蔡锷慨允不辞。当由小凤仙取出宣纸，磨墨濡毫，随即镇纸下笔，挥染云烟，须臾即写好一联，但见联语云：

不信美人终薄命，古来侠女出风尘。

小凤仙瞧这一联，很是喜慰，便连声赞好。且云美人侠女四字，未免过誉。蔡锷不与多说，随署上款，写了凤仙女史粲正六字，再署下款。凤仙忙摇手道："且慢！奴有话说。"蔡锷停住了笔，听她道来。究竟凤仙所说何词，且至下回分解。

段祺瑞为袁氏心腹，相知有年，徒以帝制之反抗，至欲置诸死地，刺客之遣，非袁氏使之，谁使之欤？本回所述，虽未明言主使，而寓意自在言中，段氏之不遭毒手，正老天之使袁自省耳。袁氏不悟，复忌及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曾亦思自古英雄，岂宠豢所得羁縻乎？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然如蔡锷之身处旋涡，不惜自污，以求有济，亦可谓苦心孤诣，而小凤仙之附名而显尤足为红粉生色。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寮中有是人，尤觉罕闻。据事并书，所以愧都下士云。

第五十二回
伪交欢挟妓侑宴　假反目遣眷还乡

却说蔡锷停住了笔，静听小凤仙的话儿。小凤仙却从容道："上款蒙署及贱名，下款须实署尊号。彼此混迹都门，虽贵贱悬殊，究非朝廷钦犯，何必隐姓埋名。效那鬼蜮的行径。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若疑我有歹心，天日在上，应加诛殛。"袁皇帝专知罚咒，凤儿莫非学来。蔡锷乃署名松坡，掷笔案上。小凤仙用手支颐，想了一会，竟触悟道："公莫非蔡都督么？"蔡锷默然。小凤仙道："我的眸子，还算不弱，否则几为公所绐。但都门系龌龊地方，公何为轻身到此？"蔡锷惊异道："这语错了，现在袁总统要做皇帝，那一个不想攀龙附凤，图些功名？就是女界中也组织请愿团，什么安静生，什么花元春，统趁势出点风头。我为你计，也好附入请愿团，藉沐光荣，为什么甘落人后么？"小凤仙嗤的一笑，退至几旁，竟尔坐下。蔡锷又道："我说如何？"小凤仙却正色道："你们大人先

生，应该攀龙附凤，似奴命薄，想甚么意外光荣，公且休说，免得肉麻。”蔡锷又道：“你难道不赞成帝制么?”小凤仙道：“帝制不帝制，与奴无涉，但问公一言，三国时候的曹阿瞒，人品何如?”蔡锷道：“也是个乱世英雄。”小凤仙瞅着一眼道：“你去做那华歆、荀彧罢，我的妆阁中，不配你立足。”锦心绣口，令人拜倒。蔡锷道：“你要下逐客令了，我便去休。”言毕，即挺身出外。小凤仙也不再挽留，任他自去。蔡锷返寓后，默思烟花队中，却有这般解人，真足令人钦服。我此次入京，总算不虚行了。

过了两天，又乘着日昃时候，往访小凤仙，凤仙见了，却故作嗔容道：“你何不去做华歆、荀彧呢，却又到这里来?”蔡锷道：“华歆呢，荀彧呢，自有他人去做，恐尚轮我不着。”小凤仙又道：“并不是轮你不着，只恐你不屑去做，你也不用瞒我呢。”可见上文所述，都是以假对假。蔡锷笑着道：“我也曾请愿过了，恐你又要讥我为华歆、荀彧呢。”小凤仙道：“英雄作事，令人难测，今日为华歆、荀彧，安知他日不为陈琳?”蔡锷一听，不由得发怔起来。小凤仙还他一笑道：“奴性粗直，挺撞贵人，休得见怪。”蔡锷道：“我不怪你，但怪老天既生了你，又生你这般慧眼，这般慧舌，这般慧心，为何坠入平康，做此卖笑生涯?”言至此，但见英宇轩爽的女张仪，忽变了玉容寂寞的杨玉环，转瞬间垂眉低首，珠泪莹莹。蔡锷睹此情状，不禁嗟叹道：“好个梁红玉，恨乏韩蕲王。”小凤仙哽噎道：“蕲王尚有，恨奴不能及梁红玉。”说到‘玉’字已是泣不成声，竟用几作枕，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感激涕零，宜作松坡知己。蔡锷被他一哭，也觉得无限感喟，陪了几点英雄泪。凑巧鸨母捧茗进来，还疑是凤仙又发脾气，与客斗嘴，连忙放开笑脸，向锷说道：“我家这凤儿，就是这副脾气不好，还望贵客包涵。”口里说着，那双白果眼睛，尽管骨碌碌的看那蔡锷上下不住。无非是要银钱。蔡锷窥透肺肝，便道：“你不要来管我们。”一面说，一面已从袋中，取出一个皮夹，就皮夹内拣出几张钞票，递给鸨母道：“统共是一百元，今天费你的心，随便办几个小碟儿，搬将进来，我就在此夜餐，明天我要请客，你可替我办一盛席，这洋钱即可使用哩。”鸨母见了钞币，好似苍蝇叮血一般，况他初次出手，便是百元，正是一个极好的主顾，便接连道谢，欢天喜地的去了。

此时小凤仙已住了哭，把手帕儿揩干眼泪，且对着蔡锷道：“你明日要请何人?”蔡锷约略说了几个，小凤仙道：“好几个有名阔老，可惜……可惜!”蔡锷道：“可惜什么?”小凤仙道：“可惜我不配做党家奴。”蔡锷道：“我有我的用意，你若是我的知己，休要使着性子。”小凤仙不待说完，便道：“这便是我们该死，无论何等样人，总要出去招接。”说至此，眼圈儿又是一红。蔡锷道：“不必说了，我若得志，总当为你设法。”小凤仙又用帕拭泪道：“不知能否有这一日?我只好日夜祷祝哩。”蔡锷正欲问他履历，适鸨母已搬进酒肴，很是丰盛，鸨母又随了进来，装着一副涎皮脸儿，来与蔡锷絮聒，一面且谆嘱凤仙道：“你也有十六七岁了，怎么尽管似小孩子，忽笑忽哭，与人呕气。”小凤仙听到此语，就溜了蔡锷两眼。蔡锷便向鸨母道：“你不要替他担愁，你有事尽管出去，不必在此费神。”鸨母恐蔡锷惹厌，乃不敢多嘴，转身自去。到了门外，尚遥语小凤仙道：“你要殷勤些方好哩，休得慢客，若缺少什么菜蔬，只管招呼便是了。”无非是钞票的好处。

小凤仙应了数声。蔡锷待他去远，竟屏退侍儿，立起身来，把门阖住，小凤仙道：

“关了门儿，成什么样？”蔡锷随答道：“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于是两人对酌，小语喁喁，复由蔡锷问及小凤仙履历，凤仙自言本良家子，因父被仇人陷害，乃致倾家破产，鬻已为奴，辗转入勾栏。起初负着志气，不肯接客，经鸨母再三胁迫，方与鸨母订约，客由自择，每月以若干金奉母。鸨母拗他不过，乃任他所为。不过随时监督，偶或月金不足，才与他唠叨数语罢了。小凤仙述毕，又不知流了若干泪珠。后复转询蔡锷意旨。蔡锷道：“来日方长，慢慢儿总好说明。”小凤仙懊恼起来，竟勃然变色道：“公尚疑我么！”语甫毕，竟忍痛一咬，嚼舌出血，喷出席上道：“奴若泄秘密，有如此血。”仿佛花月痕中的秋痕。蔡锷道：“这又是何苦呢。我已知卿的真诚了，但属垣有耳，容待后言。”小凤仙乃徐徐点首，待至酒兴已阑，方由小凤仙启门，叫进两碗稀饭，蔡锷喝了几口，即便放下，当由侍儿绞给手巾，揩过了脸，随身掏出计时表仔细一阅道：“时不早了，我要回寓哩。”小凤仙慨然道：“儿女情肠，容易消磨壮志，我也不留你了。”至理名言，不意出于妓女。蔡锷道：“明日复要相见哩。”小凤仙向他点头，锷即出门去了。

次日傍晚，又复到云吉班，由小凤仙接着，即问酒席有无备就？小凤仙道：“已预备停当了，敢问贵客可邀齐否？”蔡锷道：“即刻就来。”小凤仙即令鸨奴等整设桌椅，办齐杯箸，一刹那间，电灯放光，四壁荧荧，外面已有车马声蹴踏而来。蔡锷料知客至，正要出迎，但听得一人朗声道：“松坡，你真是个诚实的君子，今宵践言设席哩。”蔡锷望将过去，乃是参政同僚顾鳌，便答道：“巨六兄！你首先到来，也是全信，也好算一个诚实人哩。”语毕，便导引入室。小凤仙也出来应酬，顾鳌正要称赏，接连便是杨度、孙毓筠、胡瑛、阮忠枢、夏寿田等数人，陆续报到，由蔡锷一一导入。杨度见了小凤仙，眼睁睁的看了一会，小凤仙反不好意思起来，只望蔡锷身边，闪将过去。蔡锷也已觉着，笑语杨度道：“你想是认错了，这是小凤仙，不是小赛花。”阮忠枢即插嘴道：“人家已吃醋了，晳子还要眈眈似贼，作什么呢？”杨度方转向忠枢道：“不信这个俏女郎，偏能笼络大蔡做一个臧文仲，真是匪夷所思。”蔡锷道：“狗口里无象牙，你何为被小赛花所迷，演出一出穆柯寨？”插入谐语，随笔成趣。胡瑛道：“我等是来吃喜酒，并不是来讨便宜，大家省说几句，还是事归正传为是。”于是相将入座。蔡锷随道：“梁公为了何事，到此时还不见来？”杨度笑道：“想是赴海龙王处借宝去了。”话未说完，外面已有人传入道，梁大人到了。财神爷到来，应另具一番笔墨。蔡锷忙自出迎。大家亦一律起座，但见硕大无朋的梁财神，大摇大摆的踱将进来，脸上已含着三分酒意，对着诸人道：“我与敝友谈心，多饮几杯，累得诸君久待，抱歉异常。”大家都谦词相答，因台面已经摆齐，遂公推梁士诒坐了首席，财神居首，煞有寓意。余人依齿坐定，蔡锷乃坐了主席，招呼龟奴，呈上局票。各人都依着熟识的名妓，写入票中，独杨度握住了笔，想了一会，大家都道：“晳子敢是怕羞，为何不写小赛花？”杨度不睬，随下笔写一“花”字，大众又道：“写错了，写错了，‘花’字在下，为何翻转头来？”正说着，杨度已接写“元春”二字，大众又道：“这是袁大公子的禁脔，花界请愿团的首领，那肯轻易到来？”杨度道：“我去叫他，自然就来。”蔡锷亦凑趣道：“元春不至，怎显得这位杨大人？”一是筹安会的领袖，一是请愿团的领袖，彼此同志，应当就征。待至列坐写齐，方交与龟奴，随票征召去了。

小凤仙即携着酒壶，各斟一杯状元红。梁财神发言道："我等在此吃喜酒，恐蔡夫人又在寓吃冷醋，我却要请教松坡，如何调停？"暗映后文。杨度道："这又是松坡的故事了，我也微闻一二。"蔡锷道："男儿作事，宁畏妇人？"梁财神道："这也休说！对着外面如此硬朗，一入闺中，恐闻了狮吼，便弄得没主张，或转向床前作矮人呢。"蔡锷愤然道："梁公且看！我不是这般庸懦，已准备与他离婚。"顾鳌道："你是结发夫妻，为甚么无缘无故，说起离婚两字来？若归我判断，简直不准。"胡瑛复插入道："列位同来贺喜，为何说这扫兴话，且蔡君新得美人，正是燕尔的时候，我们应猜拳吃酒，贺他数杯呢。"孙毓筠、夏寿田等齐声赞成，遂由胡瑛开手，与蔡锷猜了数拳。余人挨次轮流，互有输赢。刚刚轮完，只听门帘一响，走进了好几个粉头，各打扮得异样鲜妍，仿佛如花枝儿一般，钗光鬓影，脂馥粉香，正是目不胜接，鼻不胜闻。各粉头均依着相识，在后坐下，独杨度所叫的花元春，还是未到，蔡锷笑道："这花姑娘想又请愿去了，晳子今日恐要倒霉呢。"杨度道："想不至此。"胡瑛道："还不如再行猜拳，既贺了蔡松坡，也须续贺凤姑娘。况他的姊妹们，来此不少，何不叫他敬酒呢？"小凤仙连忙推辞，胡瑛不从，当更摆好台杯，令各粉头猜拳。顿时呼五喝六，一片清脆声，振彻耳鼓，钗钏亦激得铿锵可听。小凤仙输了几拳，饮得两颊生红，盈盈春色，蔡锷恐他不胜酒力，便语小凤仙道："你素不善饮，我与你代几杯罢。"梁财神接口道："不准，不准。"说着时，外面已报"花小姐到了。"足见声价。杨度喜慰非常，几欲出座欢迎，大众也注目门外，但见一个很时髦的丽姝，大踏步跨进门槛，见首席坐着梁财神，便先踱至梁座旁，略弯柳腰，微微一笑道："有事来迟，幸勿见罪。"不向杨座前道歉，独至梁座前告罪，写尽妓女势力。梁亦拈须一笑，他乃慢慢地走至杨度身旁，倚肩坐下。杨度笑问道："你有甚么贵干？"元春即接口道："无非为着请愿事，与姊妹们续议进行，若非你来召我，我简直要告假呢。"杨度闻了此言，似觉得格外荣宠，连面上都奕奕有光。大家听了"请愿"二字，又讲到帝制上去，如何推戴，如何筹备，各谈得津津有味。蔡锷也附和了数语。孙毓筠向杨度道："我等拳已轮遍，只有花小姐未曾轮过了。"杨度道："啊哟，我几忘记了。"一心佐命，怪不得他失记。花元春却也见机，便伸出玉手，与全席猜了一个通关，复与小凤仙猜了数拳，略憩片刻，便起身告辞，竟自去了。梁财神目送道："怪不得她这样身价，将来要备选青宫。应四十九回。今日到此，想还是晳子乞求来的。"杨度把脸一红，只托言酒已醉了。蔡锷随招呼进饭，一面令小凤仙斟酒一巡，算是最后的敬礼。大众饮干了酒，饭已搬入，彼此随意吃了半碗，当即散座。有洗脸的，有吸烟的，又混乱了一阵，各粉头陆续归去。自梁财神以下，也依次告归。蔡锷一一送出，仍返至小凤仙室中。小凤仙道："这等大人先生，有几个含着国家思想，令我也不胜杞忧哩。"蔡锷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为我辈男子说的，与汝等何干？"小凤仙正色道："我辈与汝辈何异？你莫非存着男女的界限、贵贱的等级么？但我闻现在世界，人人讲平等，说大同，既云平等，还有甚么男女的界限？既云大同，还有甚么贵贱的等级？你曾做过民国都督，岂尚未明此理？真正可笑。"蔡锷笑道："算我又说错了，又被你指斥哩。"言毕欲行，小凤仙道："夜已深了，不如在此权宿一宵。"蔡锷道："我不如回去的好。"正要出房，那鸨母已抢入道："我有眼无珠，不识这位蔡大人，现问明蔡大人的

车夫，方才知晓，现已将车夫打发回去，定要蔡大人委屈一夜呢。”应上文蔡锷乔装。言至此，便将蔡锷苦苦拦住，锷乃返身入房，鸨母随入，向小凤仙道：“你也瞒得我好，今日贵客到临，我才料这位大人，不在人下，亏得问明车夫，方知来历。凤仙，我今年正月中，与你算命，曾说你是有贵人值年，不意竟应着这位蔡大人身上呢。”蔡锷对他一笑，他复接连是大人长，大人短，说个不了，惹得蔡锷讨厌，便道：“我就在此借宿，劳你费心一日，差不多到两句钟了，请去安睡罢！”鸨母乃去。未几，即令龟奴搬入点心数色，蔡锷复道：“我已饱了，你们尽管去睡罢！”龟奴去后，小凤仙掩户整衾，不消细说，这一夜间，两人密叙志愿，共倾肺腑，锦帐绾同心之蒂，红绡证啮臂之盟，苏小小得遇知音，关盼盼甘殉志士，这真所谓佳话千秋了。

且说蔡锷自结识小凤仙，时常至云吉班戏游，连一切公务，都搁置起来。袁氏左右，免不得通报老袁，袁总统叹道：“松坡果乐此不倦，我也可高枕无忧，但恐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借此过渡，瞒人耳目呢。”适长子克定在侧，即向他嘱咐道：“闻他与杨皙子等日事征逐，你等或遇着了他，不妨与他周旋，从旁窥察。此人智勇深沉，恐未必真为我用，我却很担忧呢。”枭雄见识，确是高人一筹。克定唯唯从命。老袁又密遣得力侦探，随着蔡锷，每日行止，必向总统府报告。蔡锷早已觉着，索性花天酒地，闹个不休。并且与梁士诒商量，拟购一大厦，为藏娇计。凑巧前清某侍郎，赋闲已久，将挈眷返里，愿将住屋出售，梁即代为介绍，由锷出资购就。侍郎已去，锷即庀工鸠材，从事修葺，并索梁第的花园格式，作为模范。日夜监工，孳孳不倦。梁士诒密告老袁，老袁尚疑信参半，防闲仍然未懈。蔡锷乃再设一法，与娘子军商议密谋。看官可记得上文离婚的说话么？蔡夫人吃醋一语，不过是梁士诒戏言，蔡锷竟直认不讳，且云已准备离婚。其实蔡夫人并非妒妇，不过因蔡锷混迹勾栏，劝他保身要紧，不应征逐花丛。锷佯为不从，与妻反目，蔡夫人却也不解，还是再三规劝。锷越发负气，简直是要与决裂，蔡夫人不敢违抗，只好向隅暗泣，自嗟薄命。一夕，蔡锷归寓，已过夜半，仆役等统入睡乡。只有夫人候着，锷一进门，酒气醺醺，令人难受。他夫人忍耐不住，又婉语道：“酒色二字，最足戕性，幸君留意，毋过沉溺。”蔡锷道：“你又来絮聒了，我明日决与你离婚。”夫人涕泣道：“君为何人？乃屡言离婚么？妾虽愚昧，颇明大义，岂不知嫁夫随夫，从一而终？况君尚没有三妻四妾，妾亦何必怀妒，不过因君体欠强，当知为国自爱，大丈夫应建功立业，贻名后世，怎好到酒色场中，坐销壮志呢。”好夫人。蔡锷听了，不禁点首，随即出室四瞧，已是寂静得很，毫无声息，乃入室闭户，与夫人并坐，附耳密语，约莫有一两刻钟，夫人哑然失笑道：“我不会唱新剧，奈何教我作伪腔？”蔡锷道：“我知卿诚实，所以前次龃龉，不得不这般做作。现在事已急了，若非与卿明言，卿真要怪我薄幸。试想我蔡锷辛苦半生，赖卿内助，得有今日，岂肯平白地将你抛弃？不过卿一妇人，尚知为国，我难道转不如卿么？且醇酒妇人，无非为了此着，还乞卿卿原谅！”夫人道：“至亲莫若夫妇，你至今日，才自表明，你亦未免太小心了。古人云：‘出家从夫。’妾怎得不从君计？”不愧为蔡氏妇。蔡锷起座，向夫人作了一揖，夫人道：“你又要做作了。”是夜枕席谈心，格外亲昵，彼此统嘱咐珍重，才入黑甜。

翌晨，蔡锷起来，盥洗已毕，即乘车赴经界局，召集属吏，议派员分至各省，调查界线，草议就绪，略进早膳，复赶车至总统府，投刺求见。侍官答言总统未起，锷故意作懊丧状，并语侍官道："我有要事面陈，倘总统起来，即烦禀报，请立传电话，召我到来。"侍官应诺，锷乃自去，既而老袁起床，侍官自然照禀，老袁即命达电话，传至蔡寓，忽得回报云："蔡将军与夫人殴打，捣毁什物不少，一时不便进言，只好少缓须臾。"老袁闻这消息，正在怀疑，可巧王揖唐、朱启钤进谒，即与语道："松坡简直同小孩子一般，怎么同女眷屡次吵闹。汝两人可速往排解，问明情由。"王、朱二人奉命，径诣蔡宅，但见蔡锷正握拳舒爪，切齿痛骂。蔡夫人披发卧地，满面泪痕，室中所陈品物，均已掷毁地上，破碎不全。装得真象。他二人趋入，婉言劝解，蔡锷尚怒气未平，向着二人道："我家直闹得不象了，二公休要见笑！试想八大胡同中，名公巨卿，足迹盈途，我不过忙里偷闲，到云吉班中，去了几次，这个不贤的妇人，一天到晚，与我争论，今日更用起武来，敲桌打凳，毁坏物件，真正可恶得很，这定要收拾这婆娘，方泄此恨。"说至此，尚欲进殴夫人。王、朱二人，慌忙拦阻，且道："夫妻斗嘴，是寻常小事，为何斗成这种样儿？松坡！你也应忍耐些，就是尊夫人稍有烦言，好听则听，听不过去，便假作痴聋便了，如何与妇女同样见识？"随语蔡寓婢媪道："快扶起你太太来。"婢媪等方走近搀扶，蔡夫人勉强起来，带哭带语道："两位大人到此，与妾作一证人，妾随他已一二十年，十分中总有几分不错，谁料他竟这般反脸无情？况妾并不要什么好吃，什么好穿，不过因他沉溺勾栏，略略劝诫，他竟宠爱几个粉头，要将妾活活打死，好教那恩爱佳人，进来享福！两公试想，他应该不应该呢？"两人口吻似绘，想都就床第中预备了来。王揖唐忙摇手道："蔡夫人，你亦好少说两句罢。"蔡夫人道："我已被他尽情痛殴，身上已受巨创，看来我在此地，总要被他打死，不如令我回籍，放条生路。况他朝言离婚，暮言离婚，他是不顾脸面，我却还要几分廉耻，今日我便回去，免得做他眼中钉。"言已，呜咽不绝。王、朱两人，仔细审视，果见他面目青肿，且间有血痕，也代为叹息，一面令婢媪搀进蔡夫人，一面复劝解蔡锷。蔡锷只是摇头，朱启钤道："家庭琐事，我辈本不便与闻，但既目睹此状，也不应袖手旁观。松坡！你既与尊阃失和，暂时不便同居，不如令他回去。但结发夫妻，总要顾点旧情，赡养费是万不可少呢。"是教你说出此语。蔡锷方道："如公所言，怎敢不遵？这是便宜了这婆娘。"朱启钤还欲答言，只听里面复说着道："我今日就要回去哩。"蔡锷愤愤道："就是此刻，如何？"里面复答应道："此刻也是不难。"蔡锷即从怀中取出钞票数纸，交与一仆道："你就送这泼妇去罢！这钞票可作川资。"王揖唐道："女眷出门，应有一番收拾，不比我们要走便走，你且听他。总统召你进府，你快与我同去。"蔡锷又故作懊丧道："我为了这泼妇，竟失记此事了。"言毕，即偕二人出门，各自乘车，径至总统府去了。蔡夫人乘这时候，草草整装，带了仆妇数名，出都南下。小子有诗咏蔡锷的的妙计道：

一枰下子且争先，况复机谋策万全。
身未离都家已徙，好教脱壳作金蝉。

蔡夫人既去，不必再表，下回且将蔡锷谒见老袁事，续叙出来。

本回全为蔡锷写照，即写小凤仙处，亦无非为蔡锷作衬。小凤仙一弱妓耳，宁真有如此慧眼，如此细心？况蔡锷怀着秘谋，对于一二十年之结发妇，尚且讳莫如深，直待遣归时始行吐露，岂仅晤二三次之小凤仙，反沥肝披胆，无隐不宣乎？著书人如此说法，实借小凤仙，以显蔡锷，且托小凤仙以讽劝进诸人，中间插入请客一段，并非无端烘染，至遣归蔡夫人一事，尤为真实不虚。文生情耶？情生文耶？阅至此，令人击节称赏。

第五十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两刺客击毙镇守官

却说蔡锷至总统府，当由朱、王二人，先行入报，并谈及蔡寓情形。袁总统道："我道他有干练才，可与办国家大事，谁知他尚未能治家呢。"慢着，你也未必能治家。当下传见蔡锷，锷入谒后，老袁也不去问他家事，但云："早晨进来。我尚未起，究竟为什么事件，须待商议？"锷即以各省界画，亟待派员调查，应请大总统简派等情。老袁道："我道是何等重事，若为了经界事件，你不妨拟定数员，由我过印，便好派去。"锷乃应诺。老袁又顾及王、朱二人道："国民代表大会，究若何了？"朱启钤道："近接各省来电，筹备选举投票，已有端倪，不日当可蒇事了。"老袁又道："近省当容易了事，远省恐一时难了呢。"言已，向蔡锷注视半晌，王揖唐已从旁窥着，便道："省份最远，莫如滇南，松坡在滇有年，且与唐、任诸人，素称莫逆，何勿致书一催，叫他赶办呢。"蔡锷便接着道："正是，锷即去发一密电，催他便了。"老袁道"闻上海的亚细亚报馆，屡有人抛掷炸弹，馆中人役，有炸死的，有击伤的，分明是乱党横行，扰害治安，实在要严行缉办，尽力芟除方好哩。"杀不尽的乱党，为之奈何。王揖唐道："该报馆内总主笔薛子奇，曾有急电传来，该报于十月十日出版，次日晚间，即发生炸弹案，被炸毙命，共有三人，击伤约四五人，亏得没有重要人物。近日又发现二次炸弹，幸无伤害。该报馆日夕加防，中外巡捕，分站如林，想从此可免他虑呢。"亚细亚报馆炸弹案，借此略略叙过。老袁又道："上海各报，对着帝制问题，不知若何说法？"王揖唐道："闻各报也赞成帝制，并没有甚么异论呢。"老袁拈着须道："人心如此，天命攸归，乱党其奈我何呢？"仿佛新莽。蔡锷听不下去。只托言出外发电，先行辞退。朱、王二人，又颂扬数语，随即告辞。

蔡锷既出总统府，忙到电局中发一密电，拍致云南将军唐继尧，及巡按任可澄两人，

文中说是："帝制将成，速即筹备"八字。这八字所寓的意思，是叫唐、任筹备兵力，并不是筹备选举，看官不要误会。只当时蔡锷发电，是奉袁氏命令，侦吏自然不去检查，况只说"筹备"二字，语意含糊得很，就使被人察觉，也没甚妨碍，自密电发出后，匆匆归寓，特属妥人王伯群，密诣云南，叫他面达唐、任，速即备兵举义，自己当即日来滇，赞助独立等语。伯群去后，他稍稍放下了心，专意伺隙出都，事且慢表。

且说国务卿徐世昌，见袁总统一意为帝，始终不悟，意欲继李经羲、张謇诸人的后尘，洁身出京，免为世诟。但恐老袁猜忌太深，疑有他志，反为不妙，因此于无法中想了一法，借着老病二字，作为话柄，向袁请假。袁总统不得不准，且命他出赴天津，静养数天，俟旧病全愈，再行来京供职。这数语正中徐氏心怀，乐得脱离秽浊，去做几日闲散的人物。袁氏之命徐赴津，恐其联段为变，否则何必替他择地。这国务卿的职务，遂命陆征祥兼代。陆本是个好好先生，袁总统叫做什么，他也便做什么。过了两三天，又由总统府中，派委董康、蔡宝善、麦秩严、夏寅官、傅增湘等，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事务，一面催促各省，速定选举代表投票日期，及决定国体投票日期。当时函电纷驰，内出外入，无非是强奸民意的办法。董康、蔡宝善等，且因各省复报投票期间，迟速不一，复商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电咨各省，限定两次投票期间，自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不得延误。至最关紧要的又有两电，文字很多，小子但将最要数语，分录如下：

按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原咨，内称：本月十九日开会讨论，佥以全国国民前后请愿，系请速定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应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票面应印刷君主立宪四字，投票者如赞成君主立宪，即写"赞成"二字，如反对君主立宪，即写"反对"二字。至票纸格式，应由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拟定，转知各监督办理。当经本院依法议决，相应咨请大总统查照施行等因，奉交到局。除咨行外，合亟遵照电行各监督查照，先期敬谨将君主立宪四字，标题印刷于投票纸，钤盖监督印信，并于决定国体投票日期，示国民代表一体遵行。

前电计达，兹由同人公拟投票后，应办事件如下：（一）投票决定国体后，须用国民代表大会名义，报告票数于元首及参政院，（二）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须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三）委任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此三项均当预拟电闻。投票毕，交各代表阅过签名，即日电达。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投票后，三日内必须电告中央。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祝书，亦请预拟备用，特此电闻。

各省将军巡按使，叠接各电，有几个敬谨从命，有几个未以为是，但也不敢抗议，乐得扯着顺风旗，备办起来，谁知国内尚未起风潮，国外已突来警耗，日、英、俄三国公使，先后到外交部，干涉政体，接连是法、意两国，亦加入警告，又惹起一场外交问题来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相传五九条约，老袁违背民意，私允日本种种要索。应四十四回。他的意思，无非想日本帮忙，为实行帝制的护身符。所以帝制发现，日使日置益氏动

身归国，中外人士，多疑老袁授意日使，要他返商政府，表示赞同。但外交总长陆征祥，及次长曹汝霖，并未受过袁氏嘱托，与日使暗通关节，此次闻着谣言，曾在公会席间，当众宣言道："中日交涉方了，又倡出帝制问题，恐外人未必承认，只个难题目，我等却不能再做呢。"这一席话，分明是自释嫌疑，偏被袁氏闻知，即取出勋二三位的名目，分赏陆、曹，不值铜钱的勋位，乐得滥给。并宣召两人入内，密与语道："外交一面，我已办妥，你等可不必管了。"陆、曹二人，唯唯而出。总道是安排妥当，不劳费心。那知十月二十八日午后一点钟，驻京日本代理公使，暨英、俄两公使，同至外交部，访会外交总长。陆征祥当然接见，彼此坐定，即由日本代理公使开口道："贵国近日，筹办帝制，真是忙碌得很，但里面反对的人，也很不少，倘或帝制实行，恐要发生事变，现在欧战未了，各国都静待和平，万一贵国有变乱情形，不但是贵国不幸，就是敝国亦很加忧虑。本代使接奉敝政府文件，劝告贵国，请贵政府注意。"言毕，即从袖中取出警告文来，当由陆总长接着，交与翻译员译作华文。英公使徐徐说道："日本代表的通告，本公使亦具同情。"俄公使也接入道："日代表及英公使的说话，本公使也非常同意。"陆总长正要答话，翻译员已译完日文，交给过来，但见纸上写着：

> 中国近时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当竭力遏阻，藉杜新纠纷之发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无可讳饰者也。反对风潮之烈，远出人意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之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冶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全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政府，并询问中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变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并此声明。

陆总长览毕，竟发了一回怔，半响才发言道："敝国政体，正待国民解决，并非定要改变。就是我大总统，也始终谨慎，不致率行，请贵公使转达贵国政府，幸毋过虑！"日

代使哼了一声道："袁总统的思想，本代使也早洞悉了。中国要改行帝制，与仍旧共和，都与敝国无涉，不过帝制实行，定生变乱，据我看来，还是劝袁总统打消此念，贵总长兼握枢机，责任重大，难道可坐观成败么？"应被嘲笑。陆总长被他讥讽，不由得脸上一红，英公使复接着道："总教贵政府即日答复，能担保全国太平，各国自不来干涉了。"陆总长答声称"是"。日、英、俄公使，乃起座告辞。陆送别后，返语曹汝霖道："总统曾说外交办妥，为何又出此大乱子？我正不解。"曹汝霖道："既有三国警告，总须陈明总统，方可定夺。"陆征祥道："那个自然，我与你且去走一遭，何如？"汝霖点首，遂相偕入总统府。

老袁正坐在怀仁堂，检阅各省电文，欢容满面，一闻陆、曹进谒，立即召见，便道："各省决定君主立宪，已有五省电文到来了。"陆、曹两人，暗暗好笑，你觑我，我觑你，简直是不好发言。还是老袁问及，才说明三国警告事，并将译文递陈。老袁瞧了一遍，皱着眉道："日使日置益，已经承认了去，为什么又有变卦呢？"陆征祥道："他还要我即日答复哩？"老袁道："答复也没有难处，就照现在情形，据实措便例了。且我也并非即欲为帝呢。"还要自讳。陆总长道："是否由外交部拟稿，呈明大总统裁夺，以便答复？"老袁道："就是这样办法罢。"陆、曹两人退出，当命秘书草定复稿，经两人略略修饰，复入呈老袁。老袁又叫他窜易数字，然后录入公牍，正式答复。其文云：

>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完全系中国内政，然既承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端，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业，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之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时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已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诫各选举监督，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府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又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

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未据有里面反对炽烈，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信，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并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此一辙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政府为荷。

越数日，日本代理公使，又到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言中政府答复文，甚不明了，请再明白答复。当经陆总长面答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多省依法办理，总之民意所趋，非政府所能左右，敝政府如可尽力，无不照办，藉副友邦雅意"等语。欺内欺外，全是说谎。日代使乃去。嗣复接法、意两国警告文，大致与三国警告相同，又由外交部答复，只推到民意上去，且言："政府必慎重将事，定不致有意外变乱，万一乱党乘机起衅，我政府亦有完全对付的能力，请不必代虑"云云。于是各国公使，乃暂作壁上观，寂静了好几天。各省投票，亦依次举行，全是遵照政府所嘱，硬迫国民代表，赞成君主立宪。袁总统方觉得顺手，快慰异常。

到了十一月十日晚间，忽来了上海急电，镇守使郑汝成被刺殒命，风潮来了。老袁不禁大惊。看官阅过前文，应知郑汝成为袁氏爪牙，老袁正格外倚重，为何忽被刺死呢？小子就事论事，但知刺客为王明山、王晓峰二人，当民国四年十一月十日，系日本大正皇帝登极期间，郑汝成为上海长官，例应向驻沪日本领事馆，亲往庆贺。是日上午十时，郑汝成整衣出署，邀了一个副官，同坐汽车，向日本领事馆进发。路过外白渡桥，但听得扑的一声，黑烟迸裂，直向汝成面旁扑过，幸还没有击着，慌忙旁顾副官，那副官也还无恙，仍勉强的坐着，正要开口与语，那知炸弹复又掷来，巧巧从头上擦过，汝成忙把头一缩，侥幸的不曾中弹，那粒炸弹却飞过汽车，向租界上滚过去了。两击不中，故作反笔。副官也还大胆，忽向怀中取出手枪，拟装弹还击，不防那抛掷炸弹的刺客，竟跃上汽车，一手扳着车栏，一手用枪乱击，接着数响，那副官已受了重伤，魂灵儿离开身子，向森罗殿上，实行报到；还有一个掌机的人员，也跟着副官，一同到冥府中去；只有郑汝成已中一弹，还未曾死，要想逃遁，千难万难，看那路上的行人，纷纷跑开，连中西巡捕，也不知去向，急切无从呼救，正在惊惶万分的时候，复见一刺客跃入车中，用着最新的手枪，扳机猛击，所射弹子，好似生着眼睛，颗颗向汝成身上，钻将进去。看官！试想一个血肉的身躯，怎经得如许弹子，不到几分钟工夫，已将赫赫威灵的镇守使，击得七

洞八穿，死于非命。了结一员上将。那时两个刺客，已经得手，便跃下汽车，觅路乱跑，怎奈警笛呜呜，一班红头巡捕，及中国巡捕，已环绕拢来！将他围住。他两人手中，只各剩了空枪，还想装弹退敌，无如时已不及，那红头巡捕，统已伸着蒲扇的黑掌，来拿两人，两人虽有四手，不敌那七手八脚的势力。霎时间被他促住，牵往捕房，当由中西谳官，公同审讯。两人直认不讳，自言姓名，叫作王明山、王晓峰，且云："郑汝成趋奉老袁，残害好人，我两人久思击他，今日被我两人击死，志愿已遂，还有什么余恨？只管由你枪毙罢了。"谳官又问为何人主使，两人齐声道："是四万万人叫我来打死郑汝成的。"言已，即瞑目待死，任你谳官问长问短，只是一语不发。

当下由上海地方官等，飞电京都。老袁闻知，很是悲惜，即电饬上海地方官，照会捕房，引渡凶犯，一面优议抚恤，结果是王明山、王晓峰两犯，由捕房解交地方官问成极刑，枪决在上海高昌庙。郑汝成的优恤，是给费二万，赐田三千，又封他为一等侯爵。看官记着，这五等分封，便是郑汝成开始。小子有诗吊郑汝成道：

驻牙沪渎显威容，谁料仇人暗揕胸。
飞弹掷来遭殒命，可怜徒博一虚封。

郑汝成殒命后，隔了五六日，日本东京赤坂寓所，又有一个华人蒋士立，被击受伤，毕竟为着何事，且至下回表明。

五国惊告，以帝制进行恐惹内乱为词，似为公义上起见，而倡议者偏为日本国。日使日置益氏，既与老袁订有密约，归国运动，何以日本政府，复命代理公使，严词惊告耶？既而思之，各国之对于吾华，本挟一均势之见，袁氏独求日本为助，秘密进行，而英、俄已窃视其旁，默料日人不怀好意，思有以破坏之，故必令日本之倡议警告，然后起而随之，此正各国外交之胜算也。袁政府方自信无患，而郑汝成之被刺，即接踵而来，刺客为王明山、王晓峰，虽未明言主使，度必为民党无疑。或谓由郑汝成之隐抗帝制，袁以十万金购得刺客，暗杀郑于上海，斯言恐谓无稽。纣之不善，不如是甚，吾于袁氏亦云。而郑氏忠袁之结果，竟至于此，此良禽之所以择木而栖、良臣之所以择主而事也。

第五十四回
京邸被搜宵来虎吏　津门饯别夜赠骊歌

却说蒋自立被刺东京，也因鼓吹帝制的缘故。当筹安会发生以后，不特中国内地，分

设支部，就在日本国中，亦派人往设分会。蒋自立即为东京支部的头目，信口鼓吹，张皇帝政。看官！你想日本里面，是民党聚集的地方，他们统反对袁氏，自然反对蒋自立，当下有民党少年，寻至蒋自立寓所，赠他两粒卫生丸，一丸及胸，一丸及腹。幸亏蒋自立躲闪得快，只伤皮肤，未中要害，还算保全性命。侥幸得很。袁总统闻汝成刺死，自立受伤，不禁恨恨道："一不做，二不休，我便实行了去，看他一班乱党，究竟如何对待？"恐未能支持到底。正说着，忽见袁乃宽进来，乃宽与老袁同姓，向以叔侄相称，至是遂悄声低语道："侄儿特来报告一件要事。"老袁听不清楚，便厉声道："说将响来，亦属何妨。"乃宽尚柔声道："各省筹办投票，已统有复电，惟命是从，独滇省没有确实复电，闻蔡锷与唐、任二人勾通，叫他反抗帝制，这事不可不防呢！"老袁道："你有甚么真凭实据？"乃宽道："凭据尚没有查着。"老袁不禁失笑道："糊涂东西，你既未得凭据，说他什么！"乃宽嗫嚅道："他的寓所，应有证据藏着，何妨派人一搜哩。"老袁道："若搜不出来，该怎样处？"乃宽道："就是搜检无着，难道一个蔡松坡，便好向政府问罪吗？"老袁被他一激，便道："既如此，便着军警去走一遭吧。"当下令乃宽传达电话，向步军统领及警察总厅两处，令派得力军警，往蔡寓搜查密件。

步军统领江朝宗，及警察总厅长吴炳湘，那敢违慢，即选派干练的弁目，会同两方军警，夤夜往搜。巧值蔡锷寄宿云吉班，蔡寓中只留着仆役，闻了敲门声响，还道是蔡锷回来，双扉一启，即有两个大头目，执着指挥刀，率众趋入，吓得仆役等缩做一团，不晓得他甚么来历。但见大众入门，并不曾问及主人，大踏步走近室内，专就那桌屉箱橱中，任情翻弄。那军警执着火炬，照耀如同白昼，忽到这处，忽到那处，目光灼灼，东张西顾，最注意是片纸只字，断简残篇，约有两三个小时，并不见有甚么取出，只箱橱内有一小凤仙摄影，及桌屉内几张请客单，袖好了去，那时一哄而出。

仆役等才敢出头，大家哄议道："京都里面，大约没有强盗，也差不多。若是强盗到来，何故把值钱的什物，并未劫去？这究竟是何等样人？"有一个老家人道："你等瞎了眼珠，难道不看见来人衣服，上面都留着符号，一半是步军，一半是警察么？"大家又说道："我家大人，并没有甚么犯罪，为何来此查抄？"老家人道："休得胡说，我去通报大人便了。"当下飞步出门，竟往云吉班。适值蔡锷将寝，由老家人闯将进去。报称祸事，蔡锷吃了一惊，亟趿履起床，问明情由。经老家人略略说明，才把那心神按定，想了片该，方道："寓中有无东西，被他拿去？"老家人答言："没有，只有一张照相片，被他取去，想便是这里的凤……"说到"凤"字，已被蔡锷阻住道："我晓得了，你去罢，不必大惊小怪，我俟明天就来。"老家人退出，小凤仙忙问道："为着何事？"蔡锷微笑道："想是有人说我的坏话，所以派人往搜。"一猜就着。小凤仙急着道："你寓内有无违禁文件？"蔡锷道："你休耽忧！我寓中只有几张亚细亚报，余外是没有了。"单说亚细亚报，妙极。小凤仙道："朋友往来的书信，难道也没有么？"顾虑及此，也是解人。蔡锷低声道："都付丙了。"预防久了。小凤仙道："你的家人，曾说将照片取去，莫非就是我的摄影？"蔡锷道："恐不是呢，如果取了去，我倒为你贺喜，此番要选入皇宫，去做花元春第二呢。"诙谐得妙。小凤仙啐了一声，随即就寝，蔡锷也安睡了。

到了次日，起身回寓，看那桌屉箱橱中，都翻得不成样儿，仔细检点，除小凤仙的小影外，却没有另物失去。请客单原不在话下。他正想赴军警衙门，与他理论，巧值内务总长朱启钤，着人邀请，遂乘车直至内务部。朱启钤慌忙出迎，彼此同入内厅，寒暄数语，便说起昨夜搜检的事情，实系忙中弄错，现大总统已诘责江、吴二人，并央自己代为道歉。蔡锷冷笑道："难得大总统厚恩。惟锷性情粗莽，生平没有秘密举动，还乞诸公原谅！"朱启钤又劝慰了数语，并将小凤仙的照片，取还蔡锷，便道："这个姑娘儿，面目颇很秀雅，怪不得坡翁见赏。"蔡锷道："这乃是锷的坏处，不自检束，有玷官箴，应该受惩戒处分的。"朱启钤笑道："现在已成了习惯，若为了此事，应受惩戒，恐内外几千百个官吏，都应该惩戒哩。"官吏都是如此，所以国不成国。说毕，又闲谈了一会，蔡锷随即告辞。后来探听得搜检事情，实是袁乃宽进谗，并与小凤仙有些关系。原来小凤仙经蔡锷赏识，名盛一时，袁乃宽亦思染鼎，三往不见，遂愤愤道："这个婆娘，不中抬举，你道蔡松坡年少多才，那知他是个乱党呢。"当下越想越气，竟至袁氏前攻讦，不意落了个空，反被老袁训斥一顿。上文特揭小凤仙照片，便寓此意，但色为祸媒，不可不戒。蔡锷自经此搜查，极思摆脱樊笼，遂往与小凤仙密商。小凤仙正坐在卧室，手中执着一书，静心阅着，俟蔡锷入房，才将书放下，立起身来，问及搜检事情，蔡锷略述一遍，随从案上取书一瞧，乃是一本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便问小凤仙道："此书的内容，你道可好么？"小凤仙道："好得很，好得很，非是文不足传是人。"蔡锷道："作书的人，便是前司法总长梁任公。"小凤仙道："我也晓得他，可惜我不能一见。"蔡锷道："他是我的师长哩。"小凤仙不禁大喜道：'他现在那里？既与你是师生，求你介绍，俾我一见。"爱才如命。蔡锷道："我师前日，曾到天津，畀我一书，说我若往津门，应过去叙谈一切。"小凤仙道："那是好极的了，我明日便同你去。"蔡锷听了，想："与他说明行径，转恐漏泄机关，致碍行动，不如到了天津，再说未迟。"随即接入道："我就同你去罢！但我师正反对帝制，明日往访，却不宜外人知道呢。"小凤仙点首称是。是晚蔡锷回寓，略略收拾，也不与家人说明，仍往云吉班住宿。

次日午前，竟雇着一乘摩托车，先给车资，挈小凤仙上车同坐，招摇过市。故意令人共睹。行至前门外面，望见一所京菜馆，便与小凤仙下车，至馆中午餐。餐毕，两人出门，不再上摩托车，竟自向市中买些食物，缓步儿行至车站。可巧车站中正当卖票，蔡锷竟挨入人丛，买了两张票纸，偕小凤仙趋出月台，竟上京津火车。才经片刻，钲声一响，车轮齐动，竟似飞的去了。

那时虽有侦探在旁，但是奉令密查，不便出来拦阻，只好眼睁睁的由他自去，转身去报袁总统。老袁确是利害，复遣密探到津，监伺蔡锷行动。蔡锷到津后，往访梁任公，已是南去，乃投宿某旅社，夜间与小凤仙说明行踪，拟即乘此南下。小凤仙对着蔡锷，沉沉的望了一会，不觉的情肠陡转，眼眶生红，半晌才说道："我与你拟同生死，你去，我便随你同行。"蔡锷道："我是要去督兵打仗的。"小凤仙忙接口道："你道我是个弱女儿，不能随你杀贼么？"事虽难行，语颇雄壮。蔡锷道："卿虽具有壮志，但此行颇险，若与卿同行，不但于卿无益，并且与我有害；不但与我有害，且阻碍共和前途，卿何必贪爱虚名，致

受实祸。”小凤仙忍不住泪，带哭带语道：“依这般说，简直是把我撇弃吗？”蔡锷道：“卿何必自苦，他日战胜回来，聚首的日子正长哩。奈何作此失意语？”小凤仙才道：“我虽是儿女子，也知爱国，怎忍令英雄志士，溺迹床帏？但此去须要保重，免我远念。想你即日就要动身，我便借此客馆中，备着小酌，与你饯别吧。”说着，即呼馆佣入内，令叫几样可口的莱蔬，及佳酿一壶，佣夫遵嘱去讫，须臾即送入酒肴，由两人对饮起来。絮絮言情，语长心重，到了酒酣耳热的时侯，小凤仙复道：“本拟为君唱歌饯行，但恐耳目甚近，不便明歌，你可有纸笔带来吗？”蔡锷说一个“有”字，即从袋中取出铅笔，及日记薄一本，递与小凤仙，小凤仙即舒开纤腕，握笔书词，词云：

（柳摇金）骊歌一曲开琼宴，且将之子饯。蔡郎呵！你倡义心坚，不辞冒险，浊着一杯劝，料着你食难下咽。蔡郎蔡郎！你莫认作离筵，是我两人大纪念。

（帝子花）燕婉情你休留恋！我这里百年预约来生券，你切莫一缕情丝两地牵。如果所谋未遂，或他日呵，化作地下并头莲，再了生前愿。

（学生巾）蔡郎呵！你须计出万全，力把渠魁殄。若推不倒老袁呵休说你自愧生前，就是侬也羞见先生面，要相见，到黄泉。

小凤仙写着，蔡锷是目不转睛的，瞧他写下。口中接连赞美，看到末两阕，连自己也眼红起来。及至写完，见纸上已湿透泪痕，小凤仙尚粉颈低垂，沉沉不语，好一歇方抬起头来，看他已似泪人儿一般，勉强说道：“班门弄斧，幸勿见笑。”蔡锷此时，也不觉心如芒刺，一面携了手巾，替小凤仙拭泪，一面与语道：“字字沉痛，语语回环，不意卿却具此捷才，真不枉我蔡松坡结识一场呢。”小凤仙恐未必能此，但余观近人著有松坡轶事，亦载入此词，想作者未忍割爱，故选录及之。小凤仙道：“我已早知有今日了。这数阕俚词，预备已久，将来赓续了去，为君谱一传奇，倒也是一番佳话。但自愧才疏，有志未逮，俟君成功后，同续何如？”蔡锷道：“好极，但我意须较为雄壮，莫再颓唐。”小凤仙接着道：“英雄语自然不同。我辈儿女子，笔底下要想沉壮，也觉为难呢。”蔡锷道：“你第一阕也雄壮得很；第二、三阕前半俱佳，后半结语，似嫌萧飒，难道你我竟无相见期么？”小凤仙道：“功成名立，偕老林泉，这是我的夙愿，诚能得此，那是莫大的幸福了。”造物忌才，怎肯畀你如愿。说着时，外面的报时钟，已接连敲了三下。蔡锷惊道：“夜已深了，快收拾睡罢。”将残肴冷酒，搬过一边，随即睡下。

越宿起来，盥洗才毕，但见窗棂外面，已有人前来探望。至开门出去，那探望的人，都扬长走了。蔡锷悄语小凤仙道：“侦探又来了。”小凤仙道：“这却如何是好？”蔡锷道“不要紧的，我自有计。”当下吃过点心，就取出纸笔，挥就一篇因病请假的呈文，用函固封，竟向邮局寄往京城。索性明报。他本有失眠喉痛诸症，索性借此机会，就日本医院医治，除每日赴院一次外，仍挟小凤仙作汗漫游。各侦探往来暗伺，了无他异，惟尚监伺左右，不肯放松。蔡锷佯作不知，背地里却与凤仙谋定，实行那金蝉脱壳的妙计。一夕，与凤仙对坐，狂饮室中，议论风生，津津有味。俄而有拍案声，痛骂声，远达户外。各

侦探忙去窃听，前一套说话，是评论花丛，后一套说话，是詈及正室。勿喜勿怒，仿佛是醉后胡言。未几竟叫作腹痛起来，连呼如厕。侦探疾忙避开，他即出室，令馆佣前导，一手抠衣，一手捧腹，向厕所去了。侦探未及尾随，并以厕所中无关机密，自然散去。

翌晨往视，还是户阂深扃，高卧未起，迟至午刻，方觉有人走动，重复窃窥，只见小凤仙起床，云鬓蓬松，尚未梳沐，待午餐已过，又约有一两小时，小凤仙整妆出门，携了皮夹，掩户自去。到了晚间，亦并未回来，次日也不见返寓，各侦探往问帐房。帐房亦没有知晓，大家动了疑心，启户入视，什物已空，只桌上留着一函，由司账展开一阅，乃是钞票数张，并附有一条，谓作房饭代价，顿时面面相觑，莫名其妙。连我亦是不懂。司账人虽然惊诧，但教钱财到手，倒也不遑细究。惟各侦探奉命前来，急得甚么相似，忙至车站探问，好容易查得小凤仙消息，已于昨晚返京，独蔡锷不知去向。奇极妙极。

看官！你道这蔡松坡究竟到那里去了？他知侦探随着，万难南行，计惟东渡扶桑，迂道至滇，方可脱身，当日探得日本邮船，名叫山东丸，乘夜出口，遂借着腹痛为名，就厕后复退馆佣，即觑人不备，逸出后门，孤身赴港，登舟买票，竟往日本，真个是人不知，鬼不觉，安安稳稳的到了东瀛。其身虽安，其心甚苦。复续上呈文，电达京中，那时前呈已邀批发，给假两月。至续呈到京，老袁未免一急，但表面上不好指斥，只好批令调治就愈，早日回国，用副倚任等语，过了数天，又接到蔡锷手书，略云：

> 趋待钧座，阅年有余，荷蒙优待，铭感次骨。兹者帝制发生，某本拟涓埃图报，何期家庭变起，郁结忧虑，致有喉痛失眠之症。欲请假赴日就医，恐公不我许，故微行至津东渡。且某之此行，非仅为己病计，实亦为公之帝制前途，谋万全之策。盖全国士夫，翕然知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今兹时代，固矣。惟海外侨民，不谙祖国国情，保无不挟反对之心，某今赴日，当为公设法而开导之，以执议公者之口。倘有所闻见，锷将申函钧座，敷陈一切，伏乞钧鉴！

老袁看毕，忍不住气愤道："瞒着了我，潜往东洋，还要来调侃我，真正可恨！我想你这竖子，原是刁狡极了，但要逃出老夫手中，恐还是不容易哩。"乃一面电给驻日公使陆宗舆，叫他就近稽查，随时报告，一面密派心腹爪牙，召入与语道："我看蔡锷东渡，托言赴日就医，其实将迂道赴滇，召集旧部，与我相抗，你等可潜往蒙自，留心邀截，他从海道到滇，非经蒙自不可，刺杀了他，免贻后患。"两路防闲，计密且毒，奈天不容汝何？遂厚给川资，遣他去讫。

是时杨度、阮忠枢等，闻小凤仙返京，即去探访详问蔡锷病况，及归国时期，小凤仙却淡淡答道："蔡老赴日养疴，早一日好，早一日归国，并没有一定期间。"阮忠枢道："闻你曾同赴天津，为何不偕往日本？"小凤仙道："他的结发夫妻，还要把她遣归，何况是我呢？"阮忠枢无词可答，遂与杨度同归，转报老袁，老袁道："同去不同来，分明是有别意，但我已摆布好了，由他去罢。"慢着！正是：

纵有阴谋如蝎毒，谁知捷足已鸿飞。

蔡锷已去，京中已产出一个短命皇帝来了。欲知详细，请看下回叙明。

蔡锷一行，为再造共和张本，故二十五回中，已全力写照，本回复将京寓被搜，及津门话别事，竟体演述，不肯少略。盖一以见蔡锷之智，一以见小凤仙之慧，英雄儿女，自有千秋，而三叠骊歌，并为后文伏笔。至潜身东渡时，尤写得惝恍迷离，非经揭破，几令人无从揣测。作者述小凤仙语，谓非是文不足传是人，吾还以赠诸作者。

第五十五回
胁代表迭上推戴书　颁申令接收皇帝位

却说民国四年十一月中，正各省将军巡按使制造民意、纷纷投票的时候，结果是全国代表，选就了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至解决国体，却是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当下由各省驰电到来，京中一班攀龙附凤的人物，统是欢喜不尽。老袁此时不知喜欢的什么相似。袁总统即命财政部连拨若干款项，寄交各省，作为各代表路费，即日到京，再由参政院中，举行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申决国体，及公上推戴书。那知朱启钤、周自齐等，已早有密电传达外省，叫他预备国民推戴书。真会巴结。电文云：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国体投票解决后，应用之国民推戴文内，有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再此种推戴书，在国体未解决之前，希万分秘密，并盼先复。至奏折一切格式，均照旧例，惟跪奏改为谨奏。其他仪式，俟拟定再行通告。启钤、自齐、士诒、镇芳、忠枢、在礼、乃宽、士钰、震春、炳湘印。

自各省接到此电，便把那依样葫芦，描画起来，当将电文中四十五字，列入推戴书中，一字不易，再添了几句起末文，拍电进去。还有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居然首先称臣，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为着地方政务，上了三折，统是改呈为奏，起首称臣朱家宝，末称伏乞皇帝陛下圣鉴等语。未奉明令，即称帝称臣，可谓忠臣第一。老袁并不指斥，已是实行承认，转眼间又过十天，各省国民代表，均领了公文路费，陆续到京，各路火车，统有招待的

专使，酬应非常周到。京城里面的招待所，更布置得装潢灿烂，目眩神迷。这等国民代表，趋入所中，几疑身到华胥，仿佛别有天地。到了十二月十一月上午九时，参政院中，召集全国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申决国体投票。各参政员全体到齐，只有黎元洪请假未到，院外大排军警，看似欢迎代表，实是监督代表。那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晓得什么玄妙，一个个鱼贯而入。到了会场，但见中间拥着两个大匭，左匭上贴着君宪两字，右匭上贴着共和两字，当有一班招待人员，与各代表附耳密谈。各代表均唯唯从命。大家领票照书，均向左匭投入，至开匭验票，左匭中一纸不少，足足有一千九百九十三票，统是赞成君宪。右匭中当然不必开验，便照例宣布，大众呼了三声“帝国万岁”。参政员杨度、孙毓筠，就乘此提议道：“全国代表，既一致赞成君宪，应即奉当今袁大总统为皇帝。”大众拍手赞成。杨度、孙毓筠又道：“本院由各省委托，为全国总代表，尤应用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大众又一齐拍手。于是推秘书员起草，那秘书员成竹在胸，才高倚马，立刻草成八九百字，即向大众朗读道：

奏为国体已定，天命攸归，全国商民，吁登大位，以定国基，合词仰乞圣鉴事：窍据京兆，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回疆、满蒙八旗，全国商会，及华侨有勋劳于国家，硕学通儒各代表等，投票决定国体，全数主张君主立宪，业经代行立法院咨陈政府在案。同时据京兆，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回疆、满蒙八旗，全国商会，及华侨有勋劳于国家，硕学通儒各代表等，各具推戴书，均据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因。兼由各国民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以全国民意，吁请皇帝登极前来，窃维帝王受命，统一区夏，必以至仁复民而育物，又必以神武戡乱而定功。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盖惟应天以顺人，是以人归而天与也。溯自清帝失政，民罹水火，呼吁罔应，溃决势成，罪已而民不怀，命将而师不武。我圣主应运一出，薄海景从，逆者革心，顺者效命。岌然将倾之国家，我圣主实奠安之。斯时清帝不得已而逊位，皇天景命，始集于圣主，我圣主有而弗居也。南京仓猝草创政府，党徒用事，举非其人，民心皇皇，无所托命，我圣主至德所复，迩安远怀，去暴归仁，若水之就下，孑然待尽之人民，惟我圣主实苏息之。斯时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皇天景命，再集于我圣主，我圣主仍有而弗居也。民国告成，四方和惠，群丑窃柄，怙恶不悛，安忍阻兵，自逃覆载。我圣主赫然震怒，临之以威，天讨所加，五旬底定，以至仁而伐不仁，盖有征而必无战。慕义向化者，先归而蒙福，迷复不远者，后至而洗心，皆我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斯时大难既平，全国统一，皇天景命，三集于我圣主，我圣主固执谦德，又仍有而弗居也。夫惟煌煌帝谛，圣人无利天下之心，而天施地生，兆民必归一人之德。往者国家初建，参议院议员，推举临时大总统，斯时全国人心，咸归于我圣主，国运于以肇兴。继此国会成立，参议院众议员，推举大总统，全国人心，又咸归于我圣主，国基于以大定。然共和国

体，不适国情，上无以建保世滋大之弘规，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盖惟民心有所舍也，则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则必有所归。今者天牖民衷，全国一心，以建立帝国，民归盛德，又全国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华文明礼义，为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圣武，为亿万姓归心之元首。伏维仰承帝眷，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轩帝神明之胄，宜建极以承天，姒后继及之规，实抚民而长世。谨奏。

读毕，大众无不赞成，即刻通过，复齐呼“皇帝万岁”三声。自九点钟起，至十一点半钟，已经手续完备，大众当即散会，回寓午餐去了。下午一点钟，秘书员已缮好奏折，即刻进呈，那知奏折才呈，申令即下，却教他另行推戴，把那推戴书发还。还要装腔。其文云：

（上略）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忧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时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渐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渐者也。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誓，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咨复代行立法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杨度、孙毓筠二人，已预知申令即下，早已约定各省代表，再行到会，恭俟圣旨。各代表似傀儡一般，随拨随动，到了傍晚，仍至参政院会齐。果然九天纶綍，宣布下来，大众恭读一遍，都有些疑惑不定。但听杨度宣言道：“大总统盛德谦冲，所以有些申令，但全国民意，既趋一致，大总统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再用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大众复随声附和，仍推秘书起草。不料十五分钟的时侯，便拟成二千六百多字的长文。圣主出世，应该有此奇才，曹子建且当拜倒。是时电灯四映，云集一堂，复由秘书朗声宣读，大众模模糊糊的听了一会，无非是什么功烈，什么德行，十成中只解一二，也都

赞成了事，乃宣告散会，立即缮成第二次推戴书。次日即奉大总统申令云：

据全国总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奏称：窃总代表前以众议佥同，合词劝进，吁请早登大宝，奉谕推戴一举，无任惶骇等因。仰见圣德渊衷，巍巍无与之至意，钦仰莫名。惟当此国情万急之秋，人民归向之诚，几已坌涌腾，不可抑遏。我皇帝倘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全国生民，实有若坠深渊之惧。盖大位久悬，则万几丛脞。岂宜拘牵小节，致国本于阽危？且明谕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谓功业道德信义诸端，皆有问心未安之处，此则我皇帝之虚怀若谷，而不自知其㧑冲逾量者也。总代表具有耳目，敢昧识知，请先就功烈言之：当有清末造，武备废驰，师徒屡熸，国威之不振久矣。我皇帝创练陆军，一授以文明国最精之兵法，铲除宿弊，壁垒一新。手订数条，洪纤毕备。募材选俊，纪律严明，魁奇杰特之才，多出于部下，不数年遂布满寰区，成效大彰，声威丕著。当时外人之莅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而全国陆军之制，由此权舆。厥后戡定四方，屡平大难，实利赖之，此功在经武者一也。及巡抚山东，拳匪煽乱，联军内侵，乘舆播迁，大局糜烂。惟我皇帝坐镇中原，屹若长城之独峙，匪乱为之慑伏，客兵相戒不犯。东南半壁，赖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住中流，故虽首都沦陷，海内骚然，卒得转危为安，金瓯无缺。当是时也，构难虽曰乱民，而纵恶实由亲贵，不惩祸始，无从媾和，强邻有压境之师，客军无返旆之日，瓜分豆剖，祸迫眉睫，而元恶当国，莫敢发言。我皇帝密上弹章，请诛首罪，顽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国者二也。寻授北洋大臣，其时风鹤无惊，人心未靖，乃扫荡会匪，萑苻绝迹，廓清积案，民教相安。收京津于浩劫之余，返銮舆于故宫之内，遂复高掌远跖，厉行文明诸新政，无不体大思精，兼营并举，规模式廓，气象万千。论者谓我皇帝为中国进化之先河，文明之渊海，洵符事实，非等虚词，此功在开化者三也。革命事起，风潮剧烈，不数月间，四方瓦解，皇室动摇，天意厌清，人心思乱。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势之已去，满族之孤危，痛哭临朝，几不知税驾之何所。斯时我皇帝改步，为应天顺人之举，躬自践阼以安四海，夫谁得而议之者！乃犹恪恭臣节，艰难支拄，委曲维持，以一身当大难之冲，几遭炸弹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举组织共和政府之全权，与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托我皇帝，始有南北议和，优待皇室之条件。人知清廷逊位之易，结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调剂，固竭其旋转乾坤之力也。于是南北复归于统一，清室获保其安全，四万万之生灵，弗陷于涂炭，二万万之疆围，得完其版图，于风雨飘摇之中，而镇慑奠定，卒成共和四年之政局。国家得与人民休养生息，不至沦胥以尽，此功在靖难者四也。民国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嚣乎政党议会，隳突乎署戎行，挑拨感情，牵掣行政，我皇帝海涵天复，一以大度容之。彼辈野心弗戢，卒有赣宁之暴动，东南各省，再见沉沦，幸赖神算早操，三军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尽扫，如拉枯朽，遂得正式礼成，大业克跻，列邦交庆。彼辈毒无可逞，犹复勾结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临，渠魁授首，神

州重奠，戈甲载櫜，卒使闾阎安堵，区宇敉宁，以臻此雍洽和煦之治。盖自庚子拳匪之乱。辛亥革命之变，癸丑六省之扰，皆足以颠覆我中国，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镇抚，使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兹土，不致沦亡？此则我皇帝之大有造于我中国，而我蒸黎子孙所共感而永矢勿谖也，此功在定乱者五也。不但此也，溯自通海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托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局，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猷，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丰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敦槃之际，此功在交际者之六也。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存，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动劳之指导，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以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恺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朝，其于臣节，可谓至矣。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呆，召侮启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祀，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狂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人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胄之暗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谷之锢蔽也，则订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一皆谋国之前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戎，斫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益不可为矣。乃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力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继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涕泣，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苦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朝纲之大，一委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俱举，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已，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支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极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国民，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庆睹汉官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复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加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为夐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

云云，诚为谦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以上歌功颂德之词，尚可勉强敷衍，至把誓词抵赖，亏他说得出，亏他推得清。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为主。伏冀抑冲勉抑，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我中华帝国有道之鸿基。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明令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等情。据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此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宏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以副本大总统轸念生民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小子随读随录，录毕后，禁不住渐愤起来，乃口占一绝道：

揖让征诛是昔型，六朝篡写亦彰明。
如何下效河间妇，狎客催妆甘背盟？

老袁既接收帝位，遂有好几种做作施行出来，看官请续阅下回，便有分晓。

两次推戴书，统计不下三千余字，乃不到半日，即草缮俱竣，是明明预先备办，第临时掩人耳目而已。且袁氏尚未承认帝制，而我圣主我皇帝之词，连篇累牍，不识若辈何心，乃竟厚颜若此？袁氏半推半就，真似倚门卖娼，装出许多丑态。吾谓欲做皇帝，简直就做，何必许多做作，愈形其丑耶？作伪心劳日拙，我为诸参政羞，我并为袁皇帝羞。

第五十六回

贿内廷承办大典　结宫眷入长女官

却说袁世凯既承认为帝，京城里面，热闹得甚么相似。当由总统府传出消息，称说袁皇帝登极期间，便是民国五年一月一日。那时一班趋炎附热的官儿，及鬻贱贩贵的商人，都伸着项颈，睁着眼珠，希望那升官发财，有名有利。还有一千九百九十三个国民代表，统以为此番进京，佐成帝业，就使不得封侯拜相，总有一官半职，赏给了他；或另有意外金钱，作为特赐，于是朝朝花酒，夜夜笙歌，镇日在八大胡同中，流连忘返。全国代表，如是如是，几令国民羞杀。那知一声霹雳，震响天空，政府中颁发命令，叫他各归故里，仍安本业。新妇已经登堂，还要媒人何用。看官！你想各代表到了京都，已将半月，所得川资统已向楚馆秦楼中，花费了去，而且还有酒债饭债，及各种什物债，满望将来名利双收，了清债务，偏偏要他回里，他们统变做妙手空空，连回去的盘费，统是无着，那里还好偿债？大家才知道着了道儿，叫苦不迭，至此方知，真是笨伯。没奈何吁告同乡，替他设法。还是杨度、孙毓筠等，脚力稍大，向办理国民会议局中，支出二万元款子，分给代表，每人百元，才得草草摒挡，溜出京城，回乡过年去了。只所有欠项，始终未曾还清，仍是酒店饭店，及各什物店中的晦气，这且休表。

且说帝位已定，明令迭颁，一面用压制法，一面用笼络法，计匝旬间，除无关帝制外，约有好几道命令，小子也不胜抄录。节述如下：

十二月十三日申令，此次改变国体，全出国民公意，如有奸乱之徒，造谣煽惑，勾结为奸，当执法以绳，不少宽贷。

十五日策令，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固辞，申令不许。

十六日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继续有效。（因清室内务府咨照参政院，赞成袁氏称帝，乃有此令。）

同日申令，特任溥伦为参政院院长。（黎已封王，故改任清宗室溥伦以示羁縻。）

同日申令，关于立法院议员选举事宜，迅速筹办，准于来年以内召集。

同日教令，修正政事堂组织令，凡大总统发布之命令，由政事堂奉行，政事堂钤印，国务卿副署。（与清制内阁奉上谕同。）

同日批令，蒙古章嘉呼图克图等，奏请正位，实属倾诚爱国，深堪嘉尚，着交蒙藏院传奖。

十八日策令，特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未到任以前，着唐在礼代理。（因冯氏劝进较后，特欲调入京都，免生异志。）

同日申令，旧侣及耆硕数人，均勿称臣。

同日申令，满、蒙、回、藏待遇条件，继续有效。

十九日申令，着政事堂饬法制局将民国元年以来法令，分别存留废止，悉心修正，呈请施行。

同日批令，代理国务卿陆征祥等，奏请准设大典筹备处，已悉。

二十日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颁给嵩山照影各一帧。

二十一日策令，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玉、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李兆珍、王祖同为二等男。

同日策令，特任陆征祥为国务卿，仍兼外交总长。

二十二日策令，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

同日申令，永远革除太监等名目，内廷供役，改用女官。

二十三日策令，特封刘冠雄为二等公，雷震春为一等伯，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增、张敬尧为一等子，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为二等子，林葆怿、饶怀文、吴金标、王金镜、鲍贵卿、宝德全、马联甲、马安良、白宝山、昆源、施从滨、黎天才、杜锡钧、王廷桢、杨飞霞、江朝宗、徐邦杰、李进才、吕公望、马龙标、吴炳湘为一等男，吴俊陞、王怀庆、吴庆桐、冯德麟、王纯良、李耀汉、马春发、胡令宣、莫荣新、谭浩明、周骏、刘存厚、叶颂清、张载阳、张子贞、刘祖武、石星川为二等男，石振声、何丰林、臧致平、吴鸿昌、王懋赏、唐国谟、方更生、张仁奎、陈德修、殷恭先、周金城、李绍臣、康永胜、常德盛、张殿如、马福祥、张树元、李长泰、许兰洲、朱熙、孔庚、方玉普、马龙潭、裴其勋、朱福全、隆世储、方有田、陈树藩、陆裕光、杨光德为三等男。（又予一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共七十余人，名不备录。）

这数令颁发出来，朝野注目，统说新天子登基在即，所以有此布置，就是老袁心中，也以为恩威并济，内外兼筹，布置得七平八稳，可以任所欲为了。惟筹备大典处，是筹备登极大典，相传于十一月初二日，即已密行设立，至十九日始见发表，尚是掩耳盗铃的计策。起初严守秘密，未敢动用国帑，左支右绌，办理为难。当有二姨太黄氏，与三姨太何氏，首先发起拟将家人私蓄拨出若干，作为筹备处的资本金。统计袁氏妻妾十六人，子十五人，女十四人，每人助一万元，可得四十五万元。他日皇帝登极，各得优先利益，仿佛如前清幕吏，先垫款项，称为带肚子一般。皇帝家中，亦沿此习，确是一段笑史。袁氏正室于夫人，与次子克文，三女淑顺，本未曾赞同帝制，且以为此等恶习，不应出自帝家，因此不愿入股。此外当一致赞成，当下凑集四十二万元，开手筹办，但须觅一亲信可靠的人物，充作处长，方免舞弊。女眷们的金钱，来处不易，所以格外审慎。这消息传达出去，即有人运动斯缺，情愿承认。看官道是何人，就是皇帝伯伯的爱侄儿，名叫乃宽。

他既与老袁认作叔侄，当然如骨肉至亲，无所嫌避，所以出入府中，无论袁氏姬妾，尽得相见。且因他语言柔媚，体态殷勤，容易得人欢心，往来无间，此次即至二姨太三姨太前，乞求推荐，愿先献番佛十万尊，作为孝敬。看官试想，两位姨太太，只携出二万元，拼入优先股，今复得了十万元，除二万外，还有八万元好处，那有不允之理？好一场赚钱生意。当下满口承认，即夕向老袁进言道："大典筹备处，已有四十余万元凑集，不日可开办了。但处长一席，总须择一心腹人，方可胜任。"老袁接口道："这个自然。"二姨太便道："据妾想来，莫如御侄乃宽。"三姨太又道："他本是同宗，办事又向来勤谨，真是所举得人了。"可见金钱之魔力。老袁笑道："卿等慧眼，想必不错，我便叫他任事罢。"次日，即召乃宽入内，令为大典筹备处处长。乃宽自然受命，拜谢鸿恩，一面复潜向两姨太处，申鸣谢悃。曾拜倒石榴裙下否？任事以后，第一件是筹办皇帝的龙袍，第二件是筹办后妃的象服；此时京城里面的绸缎绣货庄，要算是山东巨宦开设的的瑞蚨祥。该肆闻信，料是一场大主顾，忙到筹备处设法运动，兜揽生意。处长袁乃宽亲与商议，先将回扣议妥，这一着最是要紧。然后与议龙袍的做法。先是袁皇帝授意乃宽，服制尚红，大约是火德主政的意思。乃宽便仰承圣意，拟用着赤金线，盘织龙衮，且通体须缀饰明珠，嵌入金刚钻，还要一顶平天冠，四周垂旒，每旒约用东珠一串，冠檐须缀饰绝大珍珠，才见光彩夺目。这两种代价，由店主人估算起来，差不多要五六十万元。乃宽暗想，现在只有四十万元，连一件龙袍的价值，还是不敷，如何好再办别种服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下与店主人商量，教他垫款包办，一俟皇帝发极，算清帐目。店主人乐得应允，便双方订约，再由店中恭绘衮冕格式，呈入御览。老袁很是合意，即嘱他照式织制。并限于阳历年终取用，该店奉旨承办，日夜赶制。

此外一切用品，但把要紧的物件，购办起来。不到数日，已将四十万用罄。那时筹备处尚未正式批准，急得乃宽没法，只好再请教二姨太。二姨太究竟女流，一时想不出甚么法儿，仍嘱乃宽代筹。乃宽道："非请财神爷上台，这事恐办不了。"二姨太笑着道："我知道了，你放心去罢。"财神大名，应该知道。乃宽退出后，不到两日，即由财神爷承认五百万元。既而筹备处正式成立，五百万果然拨到。袁皇帝又密与财神爷商妥，此后一切经费，归他筹拨，待登位后，愿把首揆一席，酬答丰功。财神拜相，恐非所长。财神爷颇也乐允。袁皇帝嘉尉非常，复命将前清三殿，募工修筑，也归袁乃宽一手承办。乃宽连得美差，感激无地，自不消说。

惟女官令下，一班妇女请愿团，也想去攀龙附凤，龙可攀，凤不许附，却也为难。显扬门楣，恐怕是要倒楣。但一时无门可入，未免望洋兴叹，空存这富贵的念头。独有安女士静生，本是请愿团的领袖，更兼腹中有点文墨，口才又很过得去，曾充某女校校长，资格完全，回应四十九回。闻到此令，不禁大喜道："佳运来了。新朝挑选女官长，舍我其谁？"于是淡扫蛾眉，往朝至尊，名刺上镌入妇女请愿团长，及某女校校长头衔，呈递进去。适袁皇帝办公无暇，令诸皇妃招待。那安女士不慌不忙，从容步入，见了各位皇妃，请安跪拜，无不如仪。诸皇妃虽备选六宫，究竟还是候补资格，未曾经过这般恭维，此时见安女士巧言令色，般般可人，遂格外谦恭，待以客礼。安女士固辞未获，勉强旁坐，彼问此答，真

个舌上生莲，令人爱羡。渐渐说到女官一事，安女士据实禀陈，竟效毛遂自荐。诸皇妃道："这事须经过睿断，我等未敢作主，但得宸衷首肯，似汝才调，当然可作女官长，何患不成？"安女士道："天下未必无才女，如臣妾的菲材，恐未必上邀睿赏哩。"诸皇妃道："且待禀明后，再行通报。"安女士拜谢而退。

次日又去进谒，诸皇妃欢迎如昨，且与语道："昨夜已替你禀陈，御意拟召你接谈，方可酌夺施行。"安女士道："何时得蒙召见？"诸皇妃道："便在今夕，我等当为介绍人，不过须略待时刻，请少安毋躁便了。"安女士重复拜谢，待至天晚，竟蒙诸皇妃赐给晚餐。可谓富贵逼人来。餐毕，又过了两句钟，老袁才入室休息，诸妃即带着女士晋谒老袁，安女士三跪九叩，从容尽礼。老袁问了数声，应对无不称旨，便面谕道："你可出外待命罢。"越日，即密令心腹，调查安女士履历，所有请愿团长及某校长的头衔，的确无讹，并且都中人士，有口皆碑，遂据实禀复。老袁尚在迟疑，无非怕他是革命党。又经诸姬妾从旁怂恿，乃特选入宫，命为侍从女官长。这安女士得充是选，即日入内，提起全副精神，趋承意旨。除袁皇帝外，无论皇后妃嫔，及皇子公主等，一入安女士眼中，便能识他心性，揣摩迎合，靡不中彀。因此入值府中，上和下睦，差不多如家人妇子一般。袁皇帝即命他招选女官，定额一百二十人。安女士仗着才能，即恭拟招选女官章程，进呈睿鉴，当蒙批准，因将章程宣布，厘分八条，胪列如下：

（一）须身家清白，及品谊纯正。（二）年龄在十四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三）略具姿色，又体质健全，无其他暗疾者。（四）未出室及未受聘之闺女。（五）或孀妇而未经生育者。（六）无烟酒赌博诸嗜好。（七）三年后即开放出宫，其有愿留者听。（八）三年期满后，由女官长奏请皇上，择尤优奖。

这章程颁布后，女界争先恐后，群来报名。安女士又增订新例，凡欲应选诸妇女，当报名时，须预交银币十元，如不合格，此款不得索还，能合格当选，还要各交一百元，叫作入宫费，这乃是安女士理财的妙法，好坐取这一、二万元，饱入私囊。又订定每月俸给，女官长月俸，计洋四百元，还有公费百元；女官分一、二、三、四等阶级，一等月俸二百元，四等六十元。安女士又有特别好处，按照八五成发给，余银也自己享受了。至若女官的膳餐费，衣服妆饰费，统要女长官经理，每月开具细账，向庶务处支领，免不得要浮报若干。统计安女士进账，实属不少，不过每月孝敬皇妃，却也要耗去一半。各皇妃爱他敏慧，都向老袁处说项，老袁晓得甚么，还是自诩知人。小子有诗咏安静生道：

几生修得到宫廷，福至应教心独灵。
纵使皇纲悲短命，绣囊已贮万钱青。

岁月将阑，登极期日近一日，不料外面的鼙鼓声，竟动地而来。欲知何处兴兵，且至下回续叙。

本回专叙大典筹备处，及女官长二事，而于承认帝位后种种措置只汇叙一段，不复详说，阅者得毋嫌其太略乎？曰非略也。各种命令，具见明文，不特政府公报，记载特详，即如各处新闻纸，亦备列无遗，海内人士，无不闻知。独宫廷秘幕，非经揭述，鲜有识其隐者。观袁乃宽之谋得筹备处长，及安静生之乞得女官长，无在非打通内线，才得如愿。袁皇帝幸而短命耳？否则内嬖外宠，贻祸无穷，其不至覆国者几希。

第五十七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丰泽园筹议军情

却说京城里面，正演那大登殿的戏剧，那时江西、四川、广东诸省，却也有几个江湖草寇，羡慕老袁，曲为摹仿，悬着好几块皇帝招牌，居然称孤道寡起来。江西有两个草头王，一个是南康县人邱宝龙，一个是万年县人雷葆福，四川的草头王叫作王虎林，原籍广东香山县；还有他同帮李半仙，是羽客出身，遥应王虎林，组织保皇会，就在香山县中，拣一僻静所在，高搭仙棚，号召徒众，瞎闹了好几天。官兵奉了大将军令，前来搜剿，杀得这班草头王，东窜西逃，结果是捉到断头台，陆续毕命。皇帝下台，大都如此，袁皇帝何尚未悟？只有李半仙闻风逃走，不知去向。究竟是个羽士，有点法术？这本是幺么小丑，不足挂齿，但也由老袁想做皇帝，引出这班草头王来。老袁闻着，暗想他无拳无勇，也想自称皇帝，真似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令人忍俊不禁。那里及得来你。接连又有上海民党联络海军学生陈可钧，夺得黄浦江口的肇和兵舰，驶入江心，开起炮来，攻击制造局。海军司令李鼎新急督领海琛兵舰，放炮还击，党众势不能敌，只好窜去。独陈可钧无从奔逃，当被拿住，枪毙了事。另有一部民党，从陆路进攻制造局，也被护军使杨善德派兵防堵，不能得手。民党完全失败，李鼎新受谴议处，杨善德蒙奖叙功。陆海军官弁，又保举了好几人。袁皇帝以为平乱有余，毫不足虑，就是海外的华侨，及各项留学生，并海内反抗帝制的各种联合会，联电到京，诘责政府，老袁全不在意；甚且半途搁沉，未曾送达总统府中，连袁氏也未曾过目。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忽由政事堂接到云南密电，翻阅以后，自国务卿下，统不胜惊愕起来。看官道是何电？乃是一篇严问老袁，差不多似哀的美敦书。其文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自国体问题发生后，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今失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推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而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

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今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涣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几民岩顿息，国本不摇。尧等夙蒙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

政事堂以事关重大，不敢隐匿，只好转呈袁皇帝。袁皇帝览毕，却也皱起眉来，半晌才道："日前曾接云南各种电呈，并没有反叛形迹，这道密电，莫非乱党假冒不成？"便召入国务卿陆征祥，嘱咐道："你可用政事堂名义，电询云南，是否假冒才是。"陆征祥应命而出，即拟电拍发，大旨说是："顷悉来电，与前三日致统率办事处参谋部及本堂电，迥不相同，本堂决不信云南有此事，想系他人捏造代发，请另具邮书，亲笔署名"云云。电发后，竟没有复电到来。政事堂中，尚眼巴巴的望着邮音，谁知他已宣布独立，竖起讨袁旗帜来了。

小子于五十三回，曾说蔡锷遣王伯群至滇，密告唐继尧准备起义，拥护共和，唐遂遍谕军人赶紧预备，专待蔡锷到来，协力讨袁，适前江西都督李烈钧由日本至香港，亦有密电约唐，令他举事。唐亦复电相邀，请作臂助。十二月十七日，李偕熊克武、龚振鹏、方声涛到滇，与唐晤谈竟夕。越日，即在忠烈祠会议，巡按使任可澄，及军官黄毓成、赵复祥、罗佩金、邓大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统到会场，当由唐继尧邀同李烈钧，入会开议，讨论军事财政外交诸大端。计划已定，只有蔡锷未到，尚是按兵不动。又过两天，那蒙犯霜露，历经艰险的蔡将军，竟由海登陆，直抵云南。小子叙述至此，恐看官又要动疑，上文五十四回中，不曾叙过老袁密计，两路防备么？紧呼前文，笔法严密。难道蔡将军有飞行术，竟能凭空到滇，得免网罗？这是看官最要的疑问，由小子答述出来，原来蔡锷先到日本，参政戴戡亦与他有密约，踵迹东来，还有殷承瓛、刘云峰、杨益谦三人，与蔡锷向系故交，自遭民党嫌疑，遁迹东洋，此次悉行会晤，遂想迂道入滇。无如驻日公使陆宗舆，奉袁密令，随时侦查。蔡乃赴日本医院治病，且常寄函政府，报告民党行踪。至濒行时，预拟寄袁书十余通，密交契友，托他隔日一发，自与戴、殷、刘、杨四人登舟赴滇，不但老袁被他瞒过，连陆宗舆也无从觉察。及舍舟登陆，道经蒙自，恐刺客当路，各化装为窭人子，徒步偕行。忽前面遇一大汉，彪形虎躯，状极凶悍，猝问蔡锷道："你等到那里去？"蔡锷诡言途次遇盗，银钱行李，俱被劫去，拟归龙州故里。言未毕，那大汉竟厉声道："你得毋为蔡锷么？"锷不动声色，力辩非是，暗中却取出手枪，枪括一响，大汉即应声而倒。忽刺斜里又闪出数人，跳跃而前，锷又连发数枪，戴戡等亦出枪助击，约毙数人，只剩一人返身欲奔，被蔡锷追上一步，把他擒住。那人

长跪乞饶，具言受袁密令，不得已来此。蔡锷笑道："饶便饶汝，但汝须传语老袁，此后勿再行此鬼蜮手段。"那人方拜谢去讫。既而阿迷县知事张一鹍，闻蔡入境，也想讨好中央，设法图蔡，可巧南防师长刘祖武，已接唐督来电，嘱他欢迎蔡锷，锷亦因刘是旧部，急往与会，两下相见，欢然道故，并就防营中宴叙一宵。翌晨，由刘军护送入省。张一鹍计不得逞，方才无事。

蔡锷既到省城，唐、任以下，出城郊迎，父老士女，争集道旁，欢声雷动。至入城后，略叙寒暄，即由蔡锷问及军备。唐继尧道："已预备多日了，专俟君来，以便举义。"蔡锷又问道："饷械可备就否？"唐继尧道："除本省库款及兵械外，南洋华侨，愿助款六十万元，安南也有若干枪炮运来，统共核算，足供半年。"蔡锷道："袁氏叛国，中外同愤，半年以内，当可除袁，惟事不宜迟，请早日宣布独立罢。"唐继尧道："海外饷械，明后日即可到齐，我等就在阳历年内，举起义旗，可好么？"蔡锷答言甚好。唐继尧乃请他休息一两天，才议行军事宜，蔡锷许诺。次日，由南洋运到华侨助款六十万元，并由安南运来枪炮多种，二十二日晚间，开全体大会，议定起义手续，先由唐、任两人名义，电迫袁氏取消帝制，诛除祸首。当下拟好电稿，于二十三日拍发，限他二十四小时答复。那知复电到来，尚是假惺惺的问他真伪，于是决计讨袁。即于二十五日，宣告云南独立，复邀同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联名通电各省云：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公鉴，并请转各报馆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监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诸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不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苟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预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亦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长此相持，稍更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铄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生死，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可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民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国复

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图利之。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同叩。

通电既布，乃更议组织军队，首提及出师名义，或拟用共和军，或拟用滇、黔联合军，或拟用中华民国第一军，或拟用靖难军。独蔡锷起身说道："此次举义，系国民放逐独夫，不应沿用'共和'二字，至若其他各名称，非旗帜暗昧，即范围太隘。窃思军人以救国为天职，此时讨袁，仍不外一救国问题，或直称救国军，否则或称护国军，亦无不可。"唐继尧道："不如'护国'两字罢。"大众齐声称善。蔡锷又道："军队出发，必须有一统率机关，这名义却也要紧。"各军官道："应该称无帅府，或临时元帅府。"唐继尧道："元帅二字，名目太尊，似应缓待贤能，不若径称总司令。"蔡锷鼓掌赞成。唐继尧又道："鄙人不材，忝膺重任，好容易经过两年，今蔡公来滇，正是鄙人卸肩的日子，鄙人情愿督师出征，这将军一席，仍让蔡公复任。"蔡锷摇首道："锷来此地，欲保障真正共和，为诸同胞谋幸福，并非为自己谋名利。唐公此举，转予外人口实，疑锷来攫取此席，锷那里承受得起，只好从此告别了。"唐固让德可风，蔡尤立言正大。言已，抽身欲行。唐继尧连忙挽住，且语道："公不愿为，继尧愿让李君。"李烈钧忙道："蔡公尚不肯受任，烈钧更不敢受了。"蔡锷又道："今日起义，目的在推倒袁政府，他事且慢慢计议。惟与唐公相约，阃以内专属唐公。阃以外属锷与李君分任罢。"唐继尧尚欲有言，军官齐声道："唐将军请勿过谦，还是从蔡公议为是。"唐乃承认下去，随即续议各军组织法及任务分配，分道进行。议定如下：

中华民国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归蔡锷担任，出发四川，进图湘、鄂。
中华民国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归李烈钧担任，出发广西，进图粤、赣。
中华民国护国第三军总司令，归唐继尧担任，防过云南本省。

先是云南有二师一旅，警备队四十营，至此统编作陆军，共计七师，分隶三军。第一、第二两军，各率三师，还有一师属第三军，兵额不足，另设征兵局，添募新军。又各师均编成梯团，一梯团的兵力，约与混成旅相同。第一、第二两军，各设四梯团，第三军设六梯团，各设司令参谋等官，俾专责成。一面布告人民，各安本业，一面照会各国领事，切实保护侨民，从前各项条约，继续有效。惟自帝制发生后，袁政府与各国所订条约等件，均不承认；且各国官民，如赞助袁政府，及战时禁制品，即当视同仇敌，没收该物。那时各国领事，接收照会，大都默认无言。二十七日，第一军总司令部，已经组成。自总司令蔡锷以下，总参谋长，用了罗佩金，参议处长就任殷承瓛，外如秘书李曰垓，副官长何鹏翔等，统系滇中名流。当日下动员令，饬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领所部，向四川进发去了。

警信迭达中央，老袁也惶急起来，忙就总统府内的丰泽园，作军事会议厅，连开御前会议，召集文武官属，筹议南征。大家都想望登极，领太平宴，奏朝天子乐，那个肯

出去打仗，便纷纷献议道："云南一省地方，辟处偏陲，能成什么大事？但教湘、蜀各省，集兵厄守，令他无路可出，自然束手待毙，不到数旬，便可平定了。"太看得容易。老袁道："话虽如此，恐他讹言煽惑，摇动邻省，倒也不可不防。"大家复道："癸丑一役，长江南北，统被传染，尚且数旬可平，区区唐继尧怕他甚么！狃胜而骄，便是败象。老袁道："蔡锷也到云南，这人却不可轻视，他托言养疴日本，前几天还有书函寄来，谁知他瞒得我好，竟潜往云南，昨寄电陆宗舆，叫他问明日本医院，据言已于十数日前，回国去了。你道他有这般诡谋，岂非是大患么？"言下非常懊怅。悔已迟了。经大众禀慰数语，方电命驻岳陆军第三师长曹锟，率师赴湘，据守要塞，候令征滇，旅长马继增，带领第六师的第十一旅，由鄂赴岳，与曹换防；并电饬四川将军陈宧，速派得力军队，固守叙州，力拒滇兵北上。还有最紧的一着，是谕饬邮政电报各局，凡自云南发出的函电，或与云南事互相关系，均严行搜查，不准拍发。老袁此策，以为可禁止煽惑，不知消息不灵，反致隔阂，兵贵神速，讵宜出此？一面再令政事堂，迭驳云南通电，逐渐加严。二十六日的电文，语意尚含规劝，略说："政见不同，尽可讨论，为虎作伥，智士不为，且列强劝告，并非干涉，总统誓言，亦视民意为转移，现既全国赞成君宪，云南前日，亦电表赞同，奈何出尔反尔，有类儿戏"等语。二十七日的电文，归咎蔡锷，说他："潜行至滇，胁诱唐继尧，唐应速自悔罪，休为宵小所惑"云云。到了二十九日，方颁明令，谓："据参政院奏称，唐、任等有三大罪：（一）构中外恶感，（二）背国民公意，（三）诬国家元首，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踪诡秘，诪张为幻，亦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另派张敬尧带领第七师，自南苑赴鄂，巩固鄂防；并加张子贞将军衔，暂代督理云南军务，刘祖武少卿衔，代理云南巡按使，令他排击唐、任，自相攻击的意思。

那知张子贞、刘祖武两人，已在唐将军麾下，效力讨袁，张任将军署内的总参谋长，刘任第三军第四梯团司令官，不但不受袁令，并且声罪致讨，略言："袁氏妄肆更张，僭称帝制，民情不顺，列强干涉，丧权辱国，亿兆痛心，本省举义，势非得已。子贞等忝总师干，心存爱国，近接京电，欲饵以利，要知子贞等为国忘身，既非威所能胁，亦岂利所可诱。"云云。老袁料不可遏，又运动英使朱尔典，转嘱驻滇英领事葛夫，规劝云南取消独立，并嘱托法使康悌，由安南妨害云南边防。两使言语支吾，始终不肯效力，气得老袁火星透顶，说不尽的忿恨。正在短叹长吁，忽由袁乃宽呈进龙袍一件，展将开来，却是五花六色，格外鲜妍，他又不禁转怒为喜，连声叫好。好象小儿得着新衣。乃宽便进谀道："登极期已到了，月朔即要改元，如何年号尚未颁布？"老袁道："年号是已经拟定了，可恨这云南无故倡乱，反弄得我动静两难呢。"乃宽道："这也何妨。"老袁皱着眉，摇着头，半晌才说出数语来。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未知所说何词，且看下回续述。

云南举义，拥护共和，其致中央一电，已足褫袁氏之魄，嗣复通电各省，益足诛袁氏之心。而老袁含糊对付，先由政事堂迭发三电，尚未敢明言其非，及滇军出发，不得已下令褫职，倘或自反而缩，亦何至迁延若此？一则堂堂正正，一则鬼鬼祟祟，以视癸丑一役，其情形殊不相同。盖彼时之袁氏，虽有叛国之心，而无叛国之迹，至此则心迹俱彰，欲掩无自。宜乎一夫作难，而全局瓦解也。，然袁氏之心苦矣，袁氏之心苦矣，而其术亦愈穷矣。

第五十八回
庆纪元于夫人闹宴 仍正朔唐都督誓师

却说袁氏叔侄，谈及登位事，老袁愀然道："我本拟改元登极，但据目前情势，只好暂从缓议，云南事我却不怕，但恐外交一方面，又惹起甚么交涉，不得不慎重将事哩。"乃宽道："圣明洞鉴万里，臣侄非常钦佩，惟为了云南小丑，延迟大典，一恐叛徒玩视，愈长嚣陵，二恐改元无期，致多窒碍。试想云南辽远，劳动六师，就使一举荡平，也非数旬不可，那时明诏改元，转与历数未合，这却还求鉴察呢！"老袁道："我正为此事打算，想不出甚么妥当法儿，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且改了元再说。"乃宽道："登极呢？"老袁道："这……这事且从缓办。"乃宽道："改了元，怎么不登极？"老袁道："我自有我的意见，你不必多言。"无非是贼胆心虚。乃宽唯唯而退。越宿，便是阳历除夕，早晨已过，并没有什么改元登极的消息，一班定策佐命的功臣，都往政事堂探听，也不见有何等举动，连国务卿陆征祥，都猜不透老袁的意思，大众乃回去午餐了。待至未牌以后，方颁出改元的申令道：

据大典筹备处奏请建元，著以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

各官僚见了此令，复统去探问袁乃宽，曾否元旦登极？乃宽又将老袁所嘱，略述一遍，众情又未免诧异，但也不便入内申请，只好啧啧私议罢了。是夕，总统府中，照例守岁，老袁召集家人子女，共聚一堂，开团圆宴，叫做合家欢筵席，并因翌日改元，预表庆贺。当时侯补皇妃、侯补皇子皇孙、及侯补皇女等，全体列席。中央设着两座，两旁依次陪侍。花团锦簇，玉绕珠环，小子叙至此处，爰将袁家眷属，一一指名，略载履历，借供看官闲览，胪述如下：

袁家姬妾

（一）闵氏朝鲜人，系闵氏养女，相传其本姓金氏，寄养朝鲜王妃母家，小名碧蝉。（二）黄氏绰号小白菜，与袁同里，系豆腐肆中黄氏女。（三）何氏系苏州商人女，小名阿桂。（四）柳氏小名三儿，

系天津韩家班名妓，见四十八回。（六）洪氏即洪述祖妹，见四十六回。袁氏第五妾，名红红。亦勾栏中人，袁任鲁抚时，红红与仆私，为袁所杀，故不列入。（七）范氏与袁同里，系袁氏乳媪女，小名凤儿。（八）叶氏扬州人，父叶巽，侯补河南知县。父殁家落，女鬻诸绅家，转赠袁为妾。（九）贵儿系盛氏婢女，小名贵儿，亦扬州人，姓名未详。（十）（十一）大小尹氏初为第六妾洪氏使女，系同胞姊妹，籍贯未详。（十二）汪氏与袁同里，系榜人女。（十三）周氏本杭州名妓，能诗，别号忆秦楼。（十四）虞氏本袁家侍婢，小名阿香，姓氏未详。（十五）洪氏系洪述祖侄女，小名翠媛，与第六妾洪氏，有姑侄之称。

袁家子

（一）克定于夫人所出。（二）克文闵氏所出，或谓系黄氏子。（三）克良黄氏所出。（四）克端何氏所出。（五）克权第六妾洪氏所出。（六）克桓柳氏所出。（七）克齐何氏所出。（八）克轸叶氏所出。（九）克玖同上。相传与黎黄陂女结婚，即此子。（十）克坚（十一）克安（十二）克度（十三）克相（十四）克捷（十五）克和生母均未详。

袁家女

（一）淑贤闵氏所出，能诗工画，适张氏子。（二）淑顺何氏所出，适沈而寡，留居母家。（三）淑婉叶氏所出，所适未详。（四）淑贞柳氏所出，字扬氏子。（五）淑芳生母未详。（六）淑兰叶氏所出，相传以此女字宣统帝。（七）淑缇（八）淑瑾（九）淑珍（十）淑梅（十一）淑芸（十二）淑玲（十三）淑英（十四）淑口生母均未详。

附克定长子名家融系世凯长孙，余孙六人从略。

老袁坐了首位，左盼右顾，除长女淑贤，三女淑婉，已经适人外，其余统共列席。独于夫人尚未到来，当命人三请四邀，尚是足迹杳然。等到酒已数巡，还是虚左以待，老袁不觉懊恼，令婢仆等再行催逼。于夫人方缓步行来，甫至席间，即闻老袁厉声道："你有什么公干，挨到此时才来？"于夫人道："为什么大惊小怪？皇帝未曾做得，先摆起架子来了。须知你我是患难夫妻，就使你做皇帝，也不能向我呵斥哩。"老袁闻这数语，越觉愤不可遏，便怒气勃勃道："你这黄脸婆子，不中抬举，我若登了大位，先将你贬入冷宫。"于夫人也愤着道："你是个没良心人，不顾夫妻旧谊，倒也罢了，就是我袁家祖宗，世受清室厚恩，你也曾受清爵禄，官居极品，不思竭力报效，反乘着南军革命，逼清退位，妄思为帝，祖宗有灵，恐不容你，清朝的列祖列宗，如或有知，更不容你。你还要朝称皇帝，暮称皇帝，来吓我么？"借于夫人口中，痛骂老袁，令人浮一大白，然亦有据而谈，并非全体捏造。老袁听了，竟立起座来，把袖一卷，几欲以老拳相向。于夫人又接着道："我已早知有今日了。你是姬妾满前，儿孙绕膝，还要我这老东西何用，我还是早死了罢。"说着时，已是涕泪满面，并欲拚着老命，向老袁前撞将过去。亏得众位侯补皇妃，两边分劝，力为调解，才免争殴。于夫人负气自去，老袁恨恨不止，阖座为之不欢。

洪姨乃献谀贡媚，举酒劝袁，周姨等相继把盏，老袁不忍拂意，勉勉强强的再饮数觥。怎奈闷酒入肚，最易致醉，更兼时逾夜半，禁不住睡眼朦胧，洪姨扶他入室，和衣安寝，复出室令撤酒肴，一面召入袁乃宽，密商了好多时，复与大众筹划一番，多半称为妙策，只克文、淑顺默不一言。乃宽去后，转眼间天已破晓，由洪姨手取龙袍，搀起老袁，替他穿着。老袁就醉梦中惊醒，问及何事？洪姨诡言："天气骤寒，应加重裘。"老

袁含糊道："何不扶我去睡？"洪姨又诡词相应，当命侍从舁入肩舆，扶袁登舆而去。向来袁在府中，常以肩舆代步，此时老袁醉梦尤酣，还道是照常往来，无甚惊异，到了居仁堂，才觉醒了一半，开眼四瞧，但见国务卿以下，统已排班鹄立，伺候登基，堂上摆着一个宝座，两旁是檀香雕成的龙形，互相蟠绕，正中是红缎绣成的龙形，作为披垫，返顾自身，也已穿着一件赤龙遍体的帝服，不觉诧为异事。又向头上一摸，尚未戴着冕旒，却不禁暗笑起来，慢腾腾的下了肩舆，复觉背后有人随着，回头一瞧，乃是恭奉帝冕的御侄儿，当下微笑道："你们为什么演这把戏？"语未毕，忽听"皇帝万岁"的声浪，喧集一堂，绕梁不绝，那时不便承认，又不便不承认，只好向大众，说了几句套话，无非是德薄能鲜，容待异日等语。话才说完，大众复叫起"皇帝万岁"来，接连是六君子十三太保，拥到老袁面前，恭请升座。御侄儿且跪进帝冕，老袁却不敢接受，只走到宝座前面，踌躇片时，又徐徐的踱至座后，再徐徐的踱至座前，如是三次，乃决定意见，面谕群僚道："正朔虽颁，登极尚须择吉，尔等且静待后命罢？"究竟不敢登台。群僚乃鼓舞而散。

只御侄儿尚是随着，返至内室，再行诘问，才知是洪姨所为，可巧洪姨邀同诸妾，打扮得花枝招展，前来谒贺，老袁便笑语道："你等想册作妃嫔么？但此举未免太早了。"洪姨道："妾等特来朝贺，几曾见改元以后，尚未登极的天子么？"老袁道："你等晓得甚么？"洪姨道："妾却有点分晓，陛下所虑，无非为了外交的关系，其实此事何足介怀。我袁家做皇帝，与他何干？况陛下做的是中国皇帝，不是想做外国皇帝，更觉与他无涉。今日为元旦令辰，妾等就此朝贺罢！"言毕，拥袁入座，就一同跪下，也是三呼万岁，满口臣妾。引起这位袁皇帝乐不可支，便垂拱南面，实受他三跪九叩首大礼。是谓骄其妻妾。群姬朝毕，袁皇帝兴味盎然，当即下令，改称总统府为新华宫，府内收文处，改作奏事处，府内总指挥处，改作大内总指挥处，复拟规复坛庙制度，并将袁氏历代祖茔，改为陵寝等情，饬大典筹备处敬谨议行。

看官记着，这是中华民国五年第一日，袁皇帝既自建年号，改为洪宪元年元旦，是已与民国断绝关系，论起理来，就是背叛民国，国民并未服从帝制，应该仍用民国正朔。断制谨严，好似洪钟震响。适云南军政府，也于是日成立，罢除将军巡按使名义，合并军巡两署，略照民国元二年旧制，组成都督府。都督一职，由大众公推，仍举了唐继尧，当由公民赵蕃等通电全国，其辞云：

> 北京各堂处部院局所，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办事长官，巡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全国各报馆商会鉴：袁氏谋覆民国，约法上之谋叛罪，业已成立，当然丧失总统资格。在新总统未经举定以前，云南公民，公举唐公继尧为云南都督，奉民国之正朔，守民国之疆土。昨闻电传伪令，尚有特任督理云南军务，及云南巡按使字样，当然认为无效。唐公与民国共存亡，吾滇千七百余万人，誓与唐公共生死，此为吾滇真确民意，不容元恶假借，合电奉闻。

唐继尧既任云南都督，当即偕蔡锷、李烈钧等，率领全军，于民国五年正月朔日，亲至校场，祭告天地，正式誓师。当由唐继尧亲读誓文，文云：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继尧等谨以牺牲酒醴，昭告昊天后土。而誓于师曰：呜呼！民贵君轻，万邦正式；贼仁残义，一夫可诛。矧国是之久成，何逆谋之可宥？鲁连蹈海，尚耻帝秦；管宁适辽，不甘臣魏。岂有国步方艰，群情望治，遂乃妄侈边幅，效井底之蛙鸣，夷我华宗，戴冢中之枯骨者哉？粤自武昌首义，中土云从，五族一家，亿姓同德，扫除专制，创建共和，应世界之文明，为友邦所承认。乃者袁逆世凯，谋叛民国，复兴帝制，黄屋大纛，遽兴非分之思，砺山带河，无复未寒之约。移钟虡于反掌，家天下局势已成；输岁币以寻盟，小朝廷面目安在？急子孙万世之私计，误国家百年之远图。本都督服役民国，作镇滇疆，痛国家之将沉，恨独夫之不剪，爰整义旅，恭行天讨。击祖逖渡江之楫，誓清中原；问新莽指斗之杓，能持几日。嗟尔有众，尚其弼予！呜呼！尔惟克奋厥武，实乃无疆之休，予亦允报汝功，永有不次之赏。嗟尔有众，尚钦念哉！

誓文读毕，全军统呼"民国万岁！"声彻山谷。比皇帝万岁之声，多寡何如？及唐都督等返至督署，父老人民，及男女学生，齐集督署门首，手持鲜花，庆祝共和，复三呼"民国万岁！"真个是众志成城，大将军何等威武！义声载道，小百姓共表同情。眼见得人心不死，正气犹存，我中国一座锦绣江山，不容那袁氏并吞下去，这且不必细说。还有一道讨袁的檄文，也是民国五年元日所发，用着云南护国军名义，历数袁世凯十九大罪，小子欲述檄文，先口占一绝云：

揭破阴谋使共知，欲欺人处究难欺，
试看布檄宣袁罪，一纸书同十万师。

欲知檄文中如何说法，且至下回说明。

于夫人闹宴一出，虽未免含着醋意，而受清厚恩数语，却是名正言顺，直使老袁无可置喙。老袁之制造民意，作奸售伪，且不能信于其妻，况他人乎？况全国国民乎？迨至被舁登堂，第绕龙座三匝，始终不敢登座，毋乃为黄脸婆数言，有以夺其气而怵其心欤？厥后闻洪姨言，又激起侈念，迭发数种改制之命令，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可愤亦可悲也。惟袁氏改元，而民国正朔，应归云南护国军接收，故于唐继尧之正朔誓师，直接叙入，不敢少漏。看似寻常补叙，而用笔实寓有深意，阅者当于夹缝中求之可也。

第五十九回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

却说唐继尧既正式誓师，复做了一篇讨袁的檄文，布告天下。这檄文中列着十九大罪，把袁世凯的隐情，和盘托出，比那陈琳讨曹操，骆宾王讨武曌，尤觉淋漓尽致，令人叫绝。小子特详录如下：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云南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檄曰：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之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让，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逐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逐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骋驰失轸，逐使颠踣东国，覆公悚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稽刑戮，犹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扬飞，喷薄宇宙，风云滂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借旧资，攀援时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协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计，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通虺蜮，棋布阴谋，毒害勋良，摇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弑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靡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眦路途，贪官污吏，黩乱朝野，以致庶政败驰，商工凋敝，尤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凌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维皇汉九有，尊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

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渐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寇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搘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状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士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兢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覆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步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嬖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民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资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国

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以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藉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浩浩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北中二部，横断铁道，分许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以严守中立，及时奋进；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资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括，复先后发行国内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闾里嗟怨，国民信爱，斫伤无余，神州陆沉，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驰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已，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恬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不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监谤饰非，包然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日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

貌为恭谨，潜藏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食誓言，日月舛忤，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道系乡闾，鹤鸣风翙，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瞩国家，悲悯何如？几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邦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堪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聚众兴师，都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昆仑山上，谁非黄帝子孙？涿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揽机宜，折冲内外，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心。军府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兹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抗义行，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

檄语煌煌，钲鼓阗阗，云南护国三大军，次第组成。除唐督留守外，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先向四川进发，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亦向广西进发，分道扬镳，为国效力去了。写得有声有色。袁世凯迭闻警耗，料知非口舌所能平定，乃决计用兵进攻，即于一月四日，再开军事会议，首划定戒严区域，次规定攻击方略，戒严区域，分为三等，列表如下：

（一）紧急区　自百色、泗城经兴义、威宁及泸洲、宁远，定为紧急区。

（二）临时区　自桂林经贵阳及重庆，定为临时区。

（三）预备区　则雷、琼、经辰、沅、荆、襄及汉中，定为预备区。

攻击方略，亦分作三路，照上例表明：

（一）由湖南进兵　用马继增为司令官，带领第六师，由湖南经贵州向滇进攻，以常德为根据地，并发飞机两架，由秦国镛统带，赴军候用。

（二）由四川进兵　用张敬尧为司令官，带领第七师，由川入滇，以重庆为根据地，并饬王鹗统带飞机四架，赞助军机。以上两路，特任第三师长曹锟为总司令，统辖川、湘两军，马、张以下，均归节制。

（三）由广西进兵　用龙觐光为总司令，召集粤、桂军，由广西百色县，向滇进击，以南宁为根据地。

筹议已定，又下一申令，略说："唐继尧、蔡锷等，权利薰心，造谣煽乱，予以薄德，忝受推戴，惟有速戡反侧，聊谢国人"云云。越日，再电饬近滇各省，一体严防。又越日，令龙济光、张勋、冯国璋、陆荣廷、段芝贵、赵倜、汤芗铭、李纯、倪嗣冲等，简

选精锐，听候调用。又越日，令曹锟率第三师全部，及第七师一旅，速即入川，马继增率本部继进，所有岳州防务，另派第二师一部接管。应五十七回。再命湖北将军王占元，就汉口设立军事运输局，督办军需，接济征滇军队。老袁意中，以为着着筹备，非常严密，偌大云南，不值一扫。那知曹锟所率的第三师，就是民国元年，袁避南来、嗾令变乱的军士，当时焚都市，掳妇女，几闹得不可收拾，老袁反格外优待，不特未加惩处，反且密行超迁。他们骄淫成习，毫无纪律，自奉令入川后，沿途经过湘、鄂诸境，仍是淫杀抢掳，任所欲为，曹锟亦不能禁止，坐视骚扰，肃政厅据实弹劾，总算由老袁特颁军约，号令军前，但也只是官样文书，掩人耳目罢了。兵不可玩，玩则不震。一月十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复奏请速正大位，藉弭内乱等情。老袁令大典筹备处复议，一面遣农商总长周自齐，出使日本，名目上是庆贺日皇加冕，赍赠高等勋章，暗中却馈送一份大礼，作为承认帝制的交换品，不意周自齐方衔命登程，那日使馆中，竟发出一个照会，递至外交部，害得老袁色沮神丧，魂散魄消，正是：

卖国且难逢受主，比邻竟尔拒行人。

毕竟照会中有何说话，请看官接阅下回。

阅云南檄文，义正词严，不得目为太过。盖袁氏之欺民久矣，一经檄告，方令全国人民，洞烛其私，所有种种伎俩，俱表襮无遗。足令后之好欺者，引为炯戒，亦有关世道之文也。袁氏决计兴师，种种筹画，缜密之至，清康熙帝平三藩之策，无以过之。然卒至于挠败者，由人心之已去，而兵气之不扬故也。况沿途所经，任情焚掠，以是行军，安往不败？要之袁氏成于欺。而亦败于欺，孟子有言，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德不必问，至若以力假仁，亦且未逮，何王霸之足云！

第六十回
泄秘谋拒绝卖国使　得密书发生炸弹案

却说周自齐奉命出使，本受老袁密嘱，要他联络日本，愿将从前中日悬案的第五款，现予让步，作为承认帝制的交换品。相传密嘱中有七种条件，（一）是将吉林割归日本，（二）是将奉天司法权让与日本，（三）是将津浦铁路北段，割归日本，（四）是将天津、山东沿海权，划归日本，（五）是聘日本人为财政顾问，（六）是聘日本人教练军队，（七）是中国枪炮厂，由中日合办。这七种条件，差不多是三国时候的张松，把益州地图，

献与刘备的模样。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巧值日使日置益，仍到京都，复回原任，他本与老袁密商，订有口头契约，特地归国，向政府说明，大隈内阁，颇有承认交换的意思，因此日置益复任后，转语老袁，袁即遣周自齐为专使，赍送一份大礼券，献与日本政府。日置益已探悉行期，即于一月十四日，邀自齐至使署，备了盛馔，把酒饯行，宾主尽欢而散。自齐即遣农商视察团，先日启程，自己亦召集随员，正要东渡，不意十六日辰刻，由外交部接到日使照会，略云：

现因有若干之情，致日本天皇不便于此际接待中国专使，故帝国政府请中国政府，将周专使自齐之行期，暂为展缓，特此知照。

陆征祥接着照会，慌忙禀达老袁。看官！试想皇皇钦命的专使，被他半路撵回，这是国际上少有的怪事，就是老袁就任元首后，也是破题儿第一遭。老袁看了照会，几半晌说出话来，惊疑了好一歇，方向陆征祥道："这……这是何故？"征祥道："闻得外人议论，却有三说：一说是俄日协约，正在磋议，无暇接待我国的专使。"老袁摇首道："恐未必为此。"我也说是不确。征祥复道："第二说是日皇离京，不便招待。"老袁又道："此语越离奇了。"甚是，甚是。征祥接着道："第三说是大隈被刺，国中恐有他变，所以却回我使。"老袁道："日本新闻纸中，却亦载着此事，据言本月十二日，大隈至丰明殿中，陪宴俄太公，宴毕归邸，途经山次町，猝遭弹击，幸尚未中。照此看来，大隈并未受伤，昨今两日东京新闻，也没有记着内变消息，如何拒却我使哩？"袁氏心目中只防日本，故于日本报纸，格外留意。征祥道："现在日本国中，也分党派，有几个是赞成陛下，有几个是首鼠两端的。"老袁怅然道："外交事真难办得很，我国明明自主，并不受外人节制，偏偏我要改革国体，他竟出来瞎闹。暗指五国警告。看他照会上面，还说是友好邻邦，并非干涉中国内政。为什么出年以来，投递各使馆文件，只为了洪宪元年四字，尽被却还。日使日置益，且说是总好商量，但教日本承认帝制，各国亦自然照行。今乃拒绝我国的专使，显是前后不符，自相矛盾，别国还不必怪他，日本真欺我太甚呢。"你要欺人，人亦欺你，这是人事循环，何必懊恨。借老袁口中，补出却还文件，及日使面允事，都是省文之法。征祥连声称是。老袁又道："你且去邀了日置益来，看他何说。"

征祥应命而去，即备柬去请日使，日使只说就来，偏偏待了一日，未见足音。翌日，复由老袁着人往邀，又是"就来"两字，做了回话手本；好容易盼到薄暮，才见日置益乘轩而来，既至新华宫，昂然直入，老袁与他相见，正要开口诘问，但见日置益已沉着脸儿，淡淡的说着道："秘密秘密，好似鸣锣击鼓一般，这样叫做秘密，我今日才得领教了。"老袁听着，几乎摸不着头脑，只好还问日置益，要他说明。日置益道："袁大总统，你既要我国帮忙，与我订定条约，彼此应各守秘密，为什么英、法诸国，均已知晓呢？"老袁被他一诘，不由得发怔起来。日置益又道："英、法、美、俄、意五国，将中日秘密结约，与前此密谈的话儿，统探听得明明白白，竟向我国政府提出质问。袁总统，你想我国政府，还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呢？"句句要他自答，煞是利害。老袁听了许多冷语，才道：

“我处是严守秘密，并未曾走漏风声。”日置益又冷笑道：“照总统说来，简直是要归咎他人了。现在我国政府，已不想甚么权利，所以请总统不必费心，周使不必过去。”这数句话，说得老袁愧愤交并，无词可答，只目炯炯的望着日置益。形容尽致。日置益又道：“本使拟效忠总统，费了一番跋涉，坏了若干唇舌，徒落得一事无成，这正叫作画饼充饥哩。”老袁才嗫嚅的说道：“贵使替我尽力，我是很感激的，但事体已办到这个地步，好歹总请帮忙。”日置益不俟说罢，便摇着首道：“这事莫怪！本使已爱莫能助了。”言至此，即出座告别，掉头自去。

老袁送出日使，只好饬止周自齐，但一时想不出那走漏秘密的原因。看官，你道这种密约，究意是何人泄漏呢？古人说得好：“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今人说得好：“天下无难事，总教现银子。”当袁氏求好日使、秘密进行的时候，日使屡至总统府，不防法使康悌氏，冷眼相窥，已料有特别事故，至日置益无端回国，又无端复任，接连是袁氏派遣周自齐，蛛丝马迹，约略相寻，十成中已瞧料五六。螳螂捕蝉，黄雀随后。只没有探听虚实，总不能凭空揣摩。凑巧自己使馆中，有一个华人方璟生，当差有年，遂传召进来，嘱他暗中侦探，且说是得着实据，就使耗费数万金钱，也不足惜。方璟生得此美差，自然惟命是从，竭力报效。这是中国人的坏处，然此次探出秘密，反保全若干权利，却是反恶为善。他有两个莫逆的朋友，都在总统府办事，一是内史沈祖宪，一是内尉勾克明，当下就折柬相邀，请他到宅中小酌。沈、勾两人，自然到来，三人入席狂饮，你一杯，我一盏，相续不已。真个是酒逢知已，千杯嫌少。饮至兴酣且热，渐渐的谈到帝制，又渐渐的谈到赚钱的法儿。沈、勾两人，只恨是所入有限，不敷挥霍，那时方璟生便顺流使篙，竟将法公使嘱托事件，秘密告诉，要他两人代为效劳，将来总有若干金酬谢。两人听到金银两字，不觉垂涎，明知此事由老袁预嘱，不便宣布，但要想发点大财，正好乘此进行，管什么预嘱不预嘱呢。总是银钱要紧。于是共同商酌，先索重资。方璟生以十万为约，两人才承认而去。惟沈、勾两人，虽俱在总统府当差，沈是职司外事，若要探悉秘密，还须仰仗勾克明，勾又与沈酌定，办成此事，须要二八分赃，沈亦含糊答应。看官道勾是何人？他是袁府中乳媪的儿子。乳媪死后，只遗一儿，伶仃孤苦，老袁大发慈悲，将他收作家奴，待勾已长成，模样儿很是俊俏，性情儿又很伶俐，无论什么事件，但教他去办理，无不合老袁心理。老袁很是宠爱，就与他取名克明。居然排入皇子行。至帝制将成，特别加赏，竟封他一个内尉的职衔。那时新华宫中的秘密文件，勾克明多半知晓，有时却交勾收管，勾颇慎密行事，未生歹心，偏此次热心利欲，又受那方、沈二人的怂恿，竟暗将中、日秘密草约，偷录一份，邀同沈祖宪，回报方璟生。生璟生得着密件，喜从天降，急忙取出中法银行的纸币，约莫有一大卷，仔细检点，足足十万金。三人分起肥来，勾得十分之七，沈得十分之二，方只取了一成，总算是一注意外财。勾、沈喜气盈腮，收了此款，洋洋去讫。方璟生入报法使，只称这次用费，不下三四十万金，还算不辱使命，才得将此项底稿，窃取出来。法使见了中日草约，极口赞他灵敏，所有用费，悉听开销。方璟生又赚了二三十万的法币，面团团作富家翁了。能赚外人的金银，我亦赞他灵敏。惟法使既探出秘密，忙去通知英、美、俄、意四公使，四公使也留意此事，只恨无从窥探，今既得法使报告，那有不喜之理？法使

道："自欧战开手，我等协约国，曾有战事以内，不得与别国私行订约，日本政府，也曾愿入协约国团体，为何与中国秘密订约？"美使道："日本政府，向来主张暗度金针，我国虽尚守中立，未曾加入协约团体，但日本如此举动，本使也很不赞成。况袁世凯想行帝制，定要生出内乱，内乱一生，我等通商诸国，各有妨碍，不如赶紧去质问他罢。"各国之质问日本，具有绝大理由，法、英、俄、意固为协约上起见。美未加入协约，暗中却嫉视日本，故作者借笔下一一演述，俾看官一一接洽。大众同说道："我等先去质问日使，看他怎么对答？"说罢，便相偕至日本使馆，向日置益诘问起来。日置益不便承认，只推说未曾与闻，五公使冷笑而出，竟公同拍电去问那日本政府。日本政府领袖大隈伯，正因途中被刺，尚未拿住刺客，默料被刺缘由，多半为日本民党，反对政府默助老袁，所以有此暗杀行为，忽又接到五公使电文，便勃然变计，致电日使，叫他拒绝袁氏专使周自齐，一面电复五公使，否认中日秘约。可怜这踌躇满志的袁皇帝，陡遭这种打击，害得一场空欢喜，且一时想不出那泄漏秘密的叛徒，徒在室中叹息罢了。

谁知不如意事，竟相接而来，新华宫中，跑进了段芝贵，见了老袁，也不及施礼，只叫了一声陛下，何不叫御干爹？便从袖中掏出一封密信来。老袁接入手中，信面上署着姓名，乃是袁瑛密呈张作霖，急忙启视，系约张克日举义，共讨袁逆等情。看官！你想老袁方惊疑未定，看了此书，能不惊上加惊，疑中生疑？便顾着段芝贵道："你去叫了袁乃宽来，怎么生出这种逆子，还要潜匿不报。"段芝贵领命去了。不一时，乃宽趋入，面上已带着几分灰色，行至老袁座旁，就扑通跪下，磕头请示。老袁恨恨道："袁瑛是你的爱子么？他去结连奉天将军张作霖，要来图我，你莫非纵子为恶，坐视不言？"袁瑛、张作霖履历，借此叙明。乃宽闻到此语，已吓得浑身发颤，仿佛似浇冷水一般，口中勉强答道："臣……臣侄并未知晓。"说到"晓"字，猛觉头上碰着一物，慌忙一摸，那物已随手落下，拾来细瞧，就是一纸逆书，分是是亲儿手笔，那时无可抵赖，只好拼作老头皮，向地毯上接连乱捣，且满口说着该死。胡不遄死？老袁复道："你的爱子，可曾在家否。"乃宽一面碰头，一面流涕道："逆子向来游荡，镇日不在家中，臣侄恐他闯祸，时常着人找寻，有时寻了回来，严加训斥，他总是不肯遵行，这几天内，又许久不见他面了，谁料他竟胆敢出此。若疑臣侄与子同谋，臣侄就使病狂，也不至丧心若此。试想陛下恩遇，保等高深，正愧无自报称，难道还敢大逆不道么？"说着时，竟鼻涕眼泪，一古脑儿迸将出来。可与言妾妇之道。老袁见他这副形容，怒气已平了三分，便掉转脸色道："我也料你未必知情，但我既与你联宗，简直如家人父子一般，今乃闹出这种大事，传将出去，岂非是一场大笑话？你去赶紧追问，休得再事纵容！"乃宽忙磕头谢恩，并面奏道："这等逆子，应该重惩，臣侄若寻着了他，立刻拘住送案，惟恐他避迹远飏，急切无从追获，还求陛下电饬近畿，一体严拿，休使漏网。"老袁愀然道："你难道还不知我的用意？我想保全袁家脸面，所以令你追问，你快回去照办。畿辅一带，你自去拍发密电，叫他缉获罢。"乃宽听了，越觉感激涕零，又碰了几个响头，起身驰去。

原来袁瑛字仲德，系乃宽次子，他与乃父宗旨不同，故自号不同，平时尝隐嫉老袁，蓄谋革命，外面却不露声色，有时随父入宫，拜谒老袁，竟以族祖相呼，至谒见老袁妻

妾，也称他为族祖母及族庶祖母，彬彬有礼，屡蒙奖赏。其实他想借此入手，刺杀老袁，偏是老袁防卫甚严，无从下手，他竟怀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心思，暗暗布置，确是袁氏同宗，利害与袁相似。一面电致各省，令他外溃，一面运动京内模范军，令他内变，怎奈天不做美，奉天将军张作霖，竟将原函封寄段芝贵，托他告发，遂致密谋失败。老袁既打发乃宽出室，又加了一层疑团，暗想外交上的泄漏，尚未查出何人，接连又是这场逆案，菲非宫内的吏役，统是叛徒不成？左思右想，愈觉危险。可巧门外响了一声，不由得吓了一跳，亟令左右出视，返报是寂静无人。老袁不信，遍令搜查，谁知不查犹可，一经查勘，却查出一桩绝大的危险品来。看官，道是何物？乃是铁皮包裹，埋在地中的大炸弹。袁氏未该绝命，所以查出炸弹。这一案非同小可，闹得新华宫里，天翻地覆，你也掘，我也爬，等到宫里宫外，尽行搜勘，竟得了大小炸弹，好几十枚。那时大家诧异，不但袁皇帝惊疑得很，就是一班皇娘妃子，及太子公主等，统吓得魂飞天外，彼此忘餐废寝，只恐还有炸弹埋着，半夜爆裂。好容易过了一宵，忽由天津邮局，寄来一函，外面写着袁大总统亲启，书内却有一篇绝妙好词，略云：

伪皇帝国贼听者！吾袁氏清白家声，乌肯与操莽为伍，况联宗乎？余所以觍颜族祖汝者，盖挟有绝大之目的来也。其目的维何？即意将手刃汝，而为我共和民国，一扫阴霾耳。不图汝防范谨严，余未克如愿，因以炸弹饷汝，亦不料所谋未成，殆亦天助恶奴耶？或者汝罪未满盈，彼苍特留汝生存于世间，以待多其罪，予以显戮乎？是未可料。今吾已脱身远去，自今而后，吾匪惟不认汝为同宗，即对于我父，吾亦不甘为其子。汝欲索吾，吾已见机而作，所之地址，迄未有定，吾他日归来，行见汝悬首都门，再与汝为末次之晤面。汝脱戢除野心，取消帝制，解职待罪，静候国民之裁判，或者念及前功，从宽末减，汝亦得保全首领。二者惟汝自择之！匆匆留此警告，不尽欲言。

老袁阅毕，怒不可遏，又欲促召袁乃宽。巧值乃宽进来，奏称逆子袁瑛，已由天津警察厅拘住，即日解京来了。正是：

昨日搜宫忙未罢，来朝绑子戏重排。

欲知老袁如何答话，且看下回便知。

中国既为民主国，则袁氏之为总统，不过一民国代表，其实一民国公仆耳。袁氏可以欺民，则沈、勾诸人，何不可欺袁氏？同一主仆名义，无惑乎其效尤也。袁乃宽甘作华歆，而其子袁瑛，偏欲作祢正平，是又一绝大怪事。然吾宁取袁瑛，不欲取乃宽，袁瑛犹知大义，乃宽直一小人而已矣。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却说袁乃宽入奏新华宫，正值老袁盛怒，听了袁瑛被拘的禀报，无名火越高起三丈，顿时怒目鹰视，恨不将那爱侄乃宽，也一口儿吞他下去。乃宽瞧着，就知道另有变故，慌忙跪下磕头。老袁用足蹴着道："你的逆子，真无法无天了。我与他有甚么冤仇，竟要害死我全家性命。"说到"命"字，便掷下一纸，又向外面指示道："你瞧你瞧！"乃宽掉头一望，见外面堆着数十枚炸弹，复将纸面一瞧，便是那亲子寄袁世凯书，这一吓，几把乃宽的三魂六魄，统逃得不知去向，好一歇，答不出话来，仿佛是死人一般；描绘尽致。忽咬牙切齿道："教子不严，臣侄亦自知罪了，待逆子拘到，同至陛下前请死。"老袁厉声道："你也自知罪名么？若非念同宗情谊，管教你满门抄斩。"写尽虎威。言毕，起身入内。

乃宽此时，也不知怎样才好，转思跪在此地，也是无益，因即爬了起来，匆匆返家。一入家门，便大嚷道："坏了，坏了，祸及全家了。"那家人莫名其妙，过来问明底细，都被他呵斥了去，自己奔入卧室，躺在床上，不知流了若干眼泪。待至晌午，妻妾们请他午餐，也似不见不闻，忽觉外面有人语道："二少爷回来了。"他也不及问明，陡从床上爬起，趿着双履，三脚两步的走了出去。既至厅前，正值袁瑛当面，他口中只说"逆子"两字，手中已伸出巨掌，向袁瑛劈面击去。袁瑛见来势甚猛，闪过一旁，巧巧巨掌落空，几乎扑跌地上，亏得仆役随着，将他扶住。只听袁瑛高声道："要杀要剐，由我自去，一身做事一身当，与你老子何涉！"这数语，气得乃宽暴跳如雷，正要再击第二掌，那袁瑛已转身自行。乃宽连忙叫拿着，一面追出门首，但见外面立着警察数名，好几个将袁瑛拦住，又有一警吏模样，走至乃宽面前，行礼请安，复呈上名刺，由乃宽匆匆一瞧，具名是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点清警察厅长姓名，用笔不直。当下吩咐警吏道："你休使逆子远扬，快与我送至新华宫去，我就来了。"警察诺诺连声，押着袁瑛先行。乃宽即穿好双履，趋上马车，随至新华宫来。转眼间已到宫门，见袁瑛等已是待着，当即下车跑入，突被侍卫阻住，他又吓得面如土色，进出都不得自由，无怪吓杀。但听侍卫传旨道："今上有命，着你将令郎袁瑛，送交军政执法处便了。"乃宽不知是好是歹，只得遵旨带领袁瑛，径至军政执法处。此时处长系雷震春，闻得袁瑛拘到，即传命处内人员，把袁瑛收禁，乃父无辜，任他归去。乃宽得了此信，好似皇恩大赦，踉跄归家。放心一大半。

原来袁氏姬妾，素爱乃宽，自袁瑛发生逆案，都为乃宽捏一把冷汗，适见老袁负气入内，料他是迁怒乃宽，此时欲劝不敢，不劝又不忍，毕竟洪姨伶牙俐齿，竟挺身向前道："陛下为了袁瑛，气坏龙体，殊属不值。他本是个无知竖子，也未敢胆大若此，据妾想来，定是受乱党唆使，想借此搅乱龙心，今已拘到，但把他收禁起来，已足断绝乱党

导线。若讲到乃宽身上，想必未曾知情，陛下既待他厚恩，索性加恩到底，渠非木石，宁有不格外图报吗?"说得委婉动人。老袁佯笑道："你敢是为乃宽做说客么?"这一语，打动洪姨心坎，几急得粉颊生红，一时说不下去。适背后有人接口道："妾意是乃宽不当办，就是他逆子袁瑛，也不必急办。"进一步说法，比洪姨又过一筹。洪姨听着，乃是忆秦楼周氏声音，料他来作后劲，暗暗喜欢。猛闻得老袁道："你等串同一气，来帮乃宽父子，莫非是与他同谋不成?"这句话更加沉重，几令人担当不起。那知周姨竟转动珠喉，从容答道："妾闻雍齿封侯，汉基乃定；陛下今日，正当追效汉高，藉定众心。试思陛下延期登极，无非为外交方面，藉口内变，时来牵制，今云南肇乱，尚未荡平，复生宫中的变案，越加滋人口实，陛下待至何时，方得登基呢?若陛下疑妾等同谋，妾等已蒙陛下深恩，备选妃嫱，现成的富贵，不要享受，还去寻那杀头的勾当么?"语语打入老袁心坎，亏作者描绘出来。老袁听了，不禁点首，便改怒为喜道："女苏秦，依你该如何办法?"周姨道："妾已说过了，乃宽不当惩办，袁瑛也不必急办。"伏一笔愈妙。老袁沉思一会，想不出另外妙法，竟从了女苏秦计策，转嘱左右，俟乃宽拘子到来，令他转解军政执法处，一面传语雷震春，只收禁袁瑛一人。雷震春也已喻意，所以奉旨照行。

隔了三四天，步军统领江朝宗，奉了密令，往拘沈祖宪、勾克明，密令中也不说出犯罪情由，朝宗只道他是袁瑛同党，忙带了似虎似貔的军役，跑至沈、勾两人寓中，巧巧两人俱未外出，一并捉住，并由军役严搜，查出盟单一纸，内列姓名，多系内外军政两界要人。朝宗徼功性急，查有数人寄住交通次长麦信坚宅内，便不分皂白，竟转至麦家，指名索犯。麦次长无可如何，只好令他带去。还有司法次长江庸弟尔鹗，名单上也曾列着，索性乘着便道，统行逮捕，一古脑儿带至步军统领衙门，亲自讯问。卤莽可笑。沈、勾二人先行上堂，当由朝宗坐讯道："你等为何唆使袁瑛，叫他谋为不轨?"两人莫名其妙，便向他转诘道："江统领！你如何诬我唆使袁瑛？我等与袁瑛，简直是素不相识呢。"朝宗复掷下盟单，令他自阅。两人阅罢，递交朝宗，齐声道："名单上列着的，统是我两人旧交，称兄道弟，联为异性骨肉，原是有的，但并未列着袁瑛姓名，为何凭空架害?"朝宗道："你两人的拜把弟兄，何故有这般么样多呢?"沈祖宪先冷笑道："今上并未有旨，禁止我等交结朋友，且试问你为宫多年，难道是独往独来的?平日我与你亦时常会面，彼此也称兄道弟，不过名单上面，尚未列着大名罢了。"朝宗被他一驳，不觉怒气上冲，便道："你等藐我太甚，我且带你等至军政执法处，看你等如何答辩?"沈、勾二人又齐声道："去便去，怕他甚么!"朝宗遂下座出堂，领着沈、勾诸人，竟至军政执法处，拜会雷震春。

这时候的雷处长，早已问过袁瑛，袁瑛供由克端主使，所有从前往来书信，也非自己手笔。这种供词，吓得震春瞠目无言，只好仍令收禁。看官曾阅过前回，克端是袁家四公子，系老袁爱妾何氏所生，面似冠玉，肤如凝脂，并且机警过人，素为老袁所爱，平时尝语人道：'此子他日，必光大袁氏门闾。"嗣是克端恃宠生骄，暗中已寓着传位思想，有时且入对老袁，诉说各弟兄短处，因此克定以下，屡遭呵责，甚至鞭挞不贷。克定正恐青宫一席，被他攘夺，所以时时戒备，平居阴蓄死士，作为护符。袁瑛出入宫中，早

已瞧在眼里，此时便信口乱供，索性闹一回大乱子。幸震春颇具细心，饬令还禁，免他胡言瞎闹。新华宫内，不生喋血之祸，还亏老雷保全。正在打定主意，偏江朝宗领着若干人犯，奔至军政执法处来，两下相见，朝宗即欲将罪犯交清，归雷讯办。雷震春道："你可曾问出主乱的人么？"朝宗就将盟单取出，作为证据。震春看了一遍，便道："他是结盟弟兄，并不是甚么乱党，况且袁瑛姓名，并未列着，怎得牵东拉西？"朝宗道："今上有密旨拘讯，你怎得违旨不究？"震春道："密旨中如何说法？"朝宗道："是从电话传来，叫我速拘沈、勾二人。"震春道："你敢是听错了？"朝宗道："并没有听错。"震春道："今上既嘱你速拘两人，你拘住两人便了，为何又拘了若干名？"朝宗道："名单上列着诸人，如何不立即往拿？否则都远扬去了。"震春微哂道："这是你的大勋，我且不便分功。"朝宗道："我只有逮捕权，讯办权握在你手，彼此同是为公，说什么有功不有功？"震春用鼻一哼道："你且去奏闻今上，交我未迟。"朝宗不觉性急道："这是关系重大的案件，你既身为处长，应该切实讯明，方好联衔奏闻，候旨处决。"震春仍是推辞，朝宗只管紧逼，顿时恼动了雷震春，拍的一掌，不偏不倚，正中江朝宗的嘴巴。不枉姓雷。朝宗吃了这个眼前亏，怎肯干休，也一脚踢将过去。以脚还拳的是少林宗派。于是拳足互加，竟在军政执法处，演出一出王天化比武来了。幸亏朱启钤、段芝贵相偕趋入，力为解开，朝宗尚喧嚷不休，段芝贵带劝带问道："江宇兄！朝宗字宇澄。今上叫你传询沈、勾两人，你为何在此打架？"朝宗气喘吁吁道："兄弟正拘到这班罪犯，要他讯办，偏他左推右诿，我只说了一两句话儿，他便给我一个嘴巴，两公到来正好，应该与评论曲直。这种大逆不道的罪犯，应否由我速拘？应否由他速办？他敢是与逆犯同谋，所以这般回护吗？"朱启钤道："这是两案，不是一案？"朝宗闻这一语，方有些惊悟起来，便道："如何分作两案？"朱启钤道："沈、勾一案，是为外交上泄漏嫌疑，并非与袁瑛相关。"朝宗发了一回怔，复嚷着道："就是我弄错了，也不应敲我嘴巴。"雷震春不禁狞笑道："我又未奉主子密令，不过据理想来，定然是不相牵连，所以劝你禀明主子，再行定夺，你偏硬要我讯办，还要唠唠叨叨，说出许多话儿，我吃朝廷俸禄，不吃你的俸禄，要你来训斥我吗？给你一掌，正是教你清头呢。"应该击掌。朝宗还要再嚷，朱、段两人，复从旁婉劝，且代雷震春陪了一个小心，朝宗方悻悻自去。剩下沈、勾等人，由段芝贵密语雷震春，嘱他略行讯问，如无实证，不如释放了案，免兴大狱。震春允诺，当即送客出门。是夕招集沈、勾等，略问数语，沈、勾两人，推得干干净净，便于翌晨释出，只袁瑛尚在羁中，一场大狱，化作冰消，都人士纷纷疑议，莫衷一是。又越日，见亚细亚报载着道：

> 沈、勾一案，与袁四无涉，沈、勾系有人诬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传询，并非被捕，现已讯无他，故即于昨日释出。至袁四公子，素有荒唐之目，时与刘积学相往来，其致函某将军煽乱一事，查系刘某笔迹，迨经执法访缉刘某，早已远扬。既无佐证，故政府对于袁四，亦不复究，但均与犯上作乱者不同。

亚细亚报，名为御用报，这种词调，为袁氏讳，已可想而知。小子已于上文中叙述

大略，谅阅者自能洞悉，无俟哓哓了。总结一段。

且说云、贵两省，地本毗连，自唐继尧调镇云南，贵州亦归他兼领，只有巡按使龙建章，留任省城，实行管辖地方政务。会护军使刘显世，通好云南，联名讨袁，他得了这个风声，料想兵戈一动，危在旦夕，自己又力不能制，只好筹一离身的法子，遂电呈政府，托言归视母疾，请假三月。也是一个好法儿。偏经政府电复，责他有意规避，应付惩戒，且督令出省视师，巡按使一职，暂由刘显潜署理云云。那时龙建章已预备行装，接了复文，便将计就计，把印信交与刘显潜，自借出巡为名，竟跑出省城，飘然径去。政务厅长及黔中、镇远两道尹，闻龙出走，也相继远扬，顿时贵阳城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警两界，合电政府暨各省，请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袁政府不加答辩，只饬令署理巡按使刘显潜，会同护军使刘显世，派兵分防，静待援军。两刘本系弟兄，老袁此策，还想把官爵利禄，诱他归诚，显世以滇兵未到，黔兵甚孤，一时未便独立，就拍发密电到京，要求兵费三十万，情愿率兵攻滇。老袁得电后，自幸密谋已遂，竟复电允准。那知刘显世计中有计，想把袁政府的军费，取来讨袁，即以其人之财，还治其人之身。既接复音，遂按兵不动，专待军费汇来。

是时云南护国军第一梯团长刘云峰，带领第一支队长邓太中、第二支队长杨蓁，已入四川境内，川军司令伍祥祯，与滇有约，不战自退，刘军遂分两路进攻，直逼叙州。伍祥祯步步退却，眼见得叙州一城，被刘军占领了。总司令蔡锷，闻叙州已经得手，便命第四梯团长戴戡，率着步兵一营，炮兵一队，亟向贵阳进发，联络刘显世，会同北征，自率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随后继进。刘显世正望滇军到来，既与戴戡相晤，自然欣慰异常。可巧袁氏允准的军费，亦接连汇到，并接蔡锷军电，已至黔境威宁，于是军威既壮，声讨乃彰，当由公民一千七百余人，公推刘显世为都督，宣布黔省独立。刘显世接受都督印信，布告全省道：

为布告事！迩以袁氏背叛国家，窥窃神器，逞其凶焰，举兵逼黔，我父老昆弟，愤其僭窃，痛其凶残，以大义相责，重任相托。本都督顾念国家，关怀桑梓，不忍四方豪俊，无限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重以逆军溯湘流而上，咄咄逼人，亡国破家，迫于眉睫，爰于一月二十七日，宣告独立，所有各种文告，业已印发在案。当滇省宣布罪状，唤起国民救亡之初，本都督本于个人之良心，应即立举义旗，共讨叛贼，徒以战端一启，黔当其冲，仓卒举兵，颇难运转；且意袁氏向非至愚，一经忠告，或能悔祸，故不惜双方调处，委曲求全。何图凶心不死，逆焰愈张，曹锟等率师东下，着着进行，希图一逞，曹兵残暴，邦人所知。赣宁之役，淫掳烧杀，无所不至。倘使兵力集中，立即乘虚攻我，以达其分道进兵之计划，即令我以善意开门揖入，彼岂肯长驱直捣，进薄滇边，不疑我掊其后耶？则蟠踞我城垣，迫散我军队，掳掠我金粟，荼毒我人民，城社邱墟，宁复顾惜？故无论如何，断未有逆军入境，而不糜烂地方，亦决无听其来黔，蹂躏境土之理。惟查逆军情状，多所迟回，此不第直壮曲老之势，可以预决，即就其从叛亲离言之，亦决无可畏。袁

氏纵其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沿江各省，相约枕戈，或以时机未熟，虚与委蛇，或与逆师杂居，尚虞投鼠，云集响应，指顾间事。袁氏亦自知罪恶通天，为众所弃，杯弓蛇影，处处筹防，决不能抽提一军，以作曹兵之后盾。且从而分调畿辅重兵，麇集大江南北，以防各省之景从，情见势绌，亡无日矣。夫顺逆既分，胜负可决，黔惟有保守疆土，整备兵戎，以待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以图生存于大地而已。所有地方治安，本都督自应率属，共负完全保护之责，各色人等，务望各安本业，勿得稍事纷扰，自召虚惊。为此通令，仰各该官长等，立即出示，晓谕人民，一体知照。

布告既颁，即日委任戴戡为中华民国护国第一军左翼总司令，联合滇军，共归蔡锷节制，率兵北伐。于是护国第一军部下，分作两翼，右翼为黔军，左翼为滇军，小子有诗咏道：

桴鼓声传远迩闻，滇黔共起讨袁军。
试看义旅联镳日，民意原来顺逆分。

滇黔既联合出兵，川湘边境，顿时大震，究竟孰胜孰败，且至下回再详。

袁氏生平，专喜秘密，故人亦即以秘密报之。袁瑛也，沈祖宪也，勾克明也，无在非以密谋报袁，转令老袁无所措手，亦只可模糊了事。江朝宗反欲张皇，而雷震春竟批其颊，雷其可为袁氏之知己乎？至若刘显世之请求军费，还而讨袁，计诚巧矣，吾谓亦从老袁处学来。袁惯以密谋饵人，人即密谋饵袁，报施之巧，无逾于此。故圣人言治国齐家，必以诚意为本云。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却说滇、黔两军，联络北伐，黔军司令官戴戡，由遵义直趋重庆，驻师松坎，并遣第一团长王文华、第三团长吴哕鸾，分攻湘境，牵制袁军。滇军总司令蔡锷，自威宁通道毕节，直达永宁，永宁为川南要塞，系四川第二师长刘存厚驻守地，刘原驻泸州，四川将军陈宧，闻刘有暗通滇军消息，特调驻永宁，至滇军一到，刘果弃了永宁，退至纳溪，途次接蔡锷来书，劝他即日起义，一同讨袁，他遂自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通电各

省，声明独立情状，略云：

> 袁氏不遵约章，悖戾民彝，昔当鼎革之时，即欲拥兵肆逞，同人本天下为公，乃概付以治权，冀其出精白不贰之忱，宏兹国脉。何图掌国以来，言夫内政，则征敛如此，言夫外交，则败辱如彼。任官吏辄引其所昵，选总统竟临之以兵；甚至立法权揽为己有，暗杀案实主其谋，妨功害能，殄民败国，综其暴戾，罄竹难书。同人惧摇国本，犹复沉吟不发，冀补救于将来，乃彼独夫天夺其魄，恣乱日厉，竟敢假民意以推翻共和，挥党徒而谋兴帝制。蝇营狗苟，上下若狂，劝进之电，出于宫闱，选举之场，设于军府，势威利诱，无丑不陈，中外腾讥，群情愤激，卒召强邻之干涉，将陷民命于沦胥。凡有血气之伦，莫不仰天兴叹，滇黔首义，一檄遥传，薄海同钦，景从恐后，存厚不敏，外审大势，内问良知，痛此危亡，中心欲裂。爰整其旅，环甲出征，联合滇黔，挥旗北伐，誓拟盟成白马，重整五色之旗，行看痛饮黄龙，一扫群凶之焰。公等或为望重当时之俊彦，或系首造民宪之元勋，同领师干，身关治乱。岂于此日，遂负初心，宁以爵赏之羁，尽入奸雄之彀？呜呼！挥戈讨逆，事不同于阋墙，拨乱扶危，义实系乎救国。倘袁氏能及时徒窜，还我共和，则本府当卷此旌旗，不为已甚，皇天后土，实式凭之。

是时防泸司令冯玉祥，正进援叙州，泸城空虚，刘存厚遂乘隙攻泸，会玉祥自叙州败还，竟率师截击，玉祥遁去，部兵多半投降。适值蔡锷部下，第二梯团支队长董鸿勋，亦率队到来，两军会合，并力攻泸，一夕即下，于是川南一带，也入护国军范围了。这是陈宧速变之力。

袁世凯本拟于阴历元旦，即阳历二月三日。或阴历正月初四日，实行登极，阴历正月初三日立春，当时有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之义，故取吉于初四日。偏是西南警报，络绎传来，又害得踌躇莫决，暗地愁烦，每日除阅视公文外，就与几位候补妃嫔，围坐宫中，小饮解闷。各位美人儿，还道他从容寻乐，定由诸事顺手，可以指日登极，所有侯补妃嫔的资格，当然好正式册封，不过同辈中共有十数人，将来沐封时，总不免有一二三等阶级，阶级一定，反致高下悬殊，令人不平，因此大家一喜一忧，各自盼望荣封，免落人后，洪、周二姨，愈加着急。无非恃宠。某夕，洪姨见老袁微醉，含着三分喜色，便乘间进言道："陛下封赏群僚，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沐有五等勋爵，首列公侯，次为子男，如妾等入侍巾栉，亦已有年，独未得仰邀封典，徒令向隅。古人说的帝泽如春，还求陛下矜察！"老袁笑道："各省将军巡按使，统是外人，不得不先行加封，免他怨望。你等是一家人，何必这般性急，待我登极后，册封未迟。"周姨向袁一笑道："陛下此言，总不免厚外薄内呢。"一唱一和，总是他二人起头。老袁也笑道："你等要我加封，何妨自拟封号。"周姨道："册封妃嫔，系何等大事，我等妇人女子，怎能自拟封号？就使拟议起来，得蒙陛下恩准，也不啻自封一般。试问各省将军巡按使，所有公侯伯子男荣典，还是陛下所定，还是他自行拟就，奏请陛下照封呢？若是他拟就请封，便似汉朝的韩信，请封假齐王的故事了。恐陛下未必照准，

他亦未敢如此，所以妾等想沐荣封，总须陛下颁赐名位，方为正当办法。”老袁又笑道：“女苏秦又引经据典，前来辩论了。”女苏秦三字，回应前回。周姨答道：“妾据理辩论，并非为个人争此虚荣，实为全体姊妹行正名定分哩。陛下果怜妾等相随多年，俯如所请，姊妹们都尽沐隆恩，怎止妾一人被泽呢？”假公济私，娓娓动听。老袁道：“要我加封，却也不难，但须有两种分别。”周姨问两种分别的理由，老袁捻着微髭道：“有生子与不生子的分别，如已生子，应照母以子贵的古例，加封为妃，若未曾生子，只好封作贵人罢了。”周姨听到此语，忽然变色，蛾眉渐蹙，螓领低垂，一双俏眼中，几乎要流出泪珠儿来。洪姨瞧着，已料他未曾生子，所以变喜为愁，现出许多委屈的样子，当即代作调人道：“方今时代，与往古不同，陛下亦须变通办理。妾意封妃问题，应以随侍陛下的年数为定，年份较浅，名位或稍示等差，生子不生子，似不必拘泥呢。”语至此，忽有两人起座道：“妾等入府，不过两三年，但床上的呱呱小儿何莫非陛下一块肉？若使如洪姨太的议论，似于理上说不过去，还请陛下三思！”皇帝尚未曾做得，床头人已争论不休。洪姨视之，乃是十四、十五两姨，十五姨本是洪姨侄女，见第六十回。他竟也来争宠，不禁恼动洪姨，竟呼他小名道：“翠媛，你好休了！你得随侍陛下，还亏我一人作成，今日幸蒙上宠，便想将我抹煞，与我争论起来，就是你的血块儿，哼哼，我也不必明说了。”翠媛此时也变羞成怒，反唇相讥道：“谁不知是你红姨太，不过你侍陛下，我也侍陛下，没有甚么红白的分别。你得封妃，难道我不得封妃吗？并且我的儿子，不是陛下生的，是那个生的？”前时原是姑侄，此时已是平等，应该大家同封。香姨即十四姨。亦从旁插嘴道：“俗语说得好，有福同享，洪姨也乐得大度，何必损人利已哩。”洪姨闻言，竟将嘴唇皮一抿，向他冷笑道：“你今日尚得在此侍宴，总算是我的大度，否则连宫门外面，也轮你不着站立了。”又是一段隐语。老袁听他双方争执，越说越不成话儿，急忙出言拦阻道：“你等休得相争，我自有处置，一经登极，便当正式册封，不致无端分级，你等且放心罢！”大家方才无言，仍旧团坐陪宴。

看官！你道十四、十五两姨，究竟有何秘史，令洪姨作为话柄呢？相传香姨自婢女当选，平日侍奉老袁，曲尽殷勤，但老夫少妇，感及枯杨，总不免惹人议论。香姨又起居未谨，尝与某卫士攀谈，事经洪姨察悉，密禀老袁，老袁疑信参半，托词戒备深宫，饬侍卫夤夜巡查。不到数日，果见某卫士蛰伏宫外，立刻鸣枪，将他击仆，捆缚起来，一面禀报老袁。老袁说是匪党唆使，即命枪毙，并拟斥逐香姨，洪姨又代他缓颊，阿香才得保全，未几即生一子，得宠如故。至若翠媛入侍，也由洪姨介绍，洪姨本欲增一心腹，厚已势力，不防翠媛暗怀妒意，竟与乃姑夺宠，那洪姨懊恨不及，竟想得一策，嘱使婢仆捏造蜚言，只说翠媛诱通皇嗣，将有聚麀的嫌疑。这话传入袁耳，遂诫诸子不许擅入，并且密诘翠媛，翠媛自誓无他。后来翠媛生子，状类老袁，老袁才得放心。洪姨媒孽侄女，犹且如此，安知香姨之事，不由洪姨播弄，然老袁纳妾甚多，恐亦难免作元绪公。这是洪宪宫闱中的轶闻，小子有闻必录，所以叙入略迹，证明洪姨的话柄。究竟是实是虚，小子不敢臆断，且俟他日有暇，往问白头老宫人便了，话休叙烦。

且说忆秦楼周氏，自伤无嗣，始终郁郁不乐。老袁见她玉容惨淡，泪眼模糊，转不禁怜惜起来，撤宴以后，即携住她的玉手，同赴寝室。袁氏平日，向有几口烟癖。每吃

烟时，必至洪、周两姨房中，领略那福寿膏滋味。周姨既随老袁入房，当然取出烟具，给他过瘾，老袁一面吃烟，一面向周姨道："你也太多心了，我未曾正式册封，不过预先拟议，姑作此论，他日实行，自妥行定夺，断不使你受屈的。"周姨凄然道："妾已想定主意，情愿媵妾终身，无论什么妃嫔，什么贵人，妾一概不敢领赐了。"妒意如绘。说着时，眼波儿又红了一圈。老袁忙劝慰道："你的福命很佳，忆自我得你后不久即出山任事，被选总统，可见你命实旺夫，安知日后不生贵子？常言道：'后来居上'，似你的福命，恐不止一妃嫔呢。"向爱妾拍马，总算善处宫闱。周姨瞅了老袁一眼，佯作笑容道："这是妾平日梦中，也未敢妄想哩。今日陛下登基，乞封为妃，尚不可得，他日上有皇后，下有储君，恐不免去作人彘，还有甚么侥幸？"说到此句，喉中又哽噎起来，几乎说不成词。老袁道："你休担忧，我总不许人欺你，就是我册封诸姨，也不使你居人下；想你到此间，执掌内部书札，勤劳得很，即就此劳绩论来，也理应晋封，倘得天赐麟儿，那更是可庆可贺了。"周姨闻此，仍默不一言。老袁已吸毕福寿膏，自觉精神骤增，脑力充足，拈着须想了一会，便语周姨道："你且去磨墨展毫，待我手定几条内规，传与后人，你等便好安心了。"周姨奉命照行，当请老袁入座，递过纸笔。老袁即信手疾书，但见上面写着，"内训大纲"四大字，继即另行分条，逐项写下云：

第一条　母后不得佐治嗣帝，垂帘听政。

第二条　生前严禁册立储贰，且废除立嫡立长成例，但择诸皇子中有才德者，使承大统。如欲传某子，先书某名，藏诸金匮石室中，封固严密，俟其升遐后，由顾命大臣于太庙中，当众启视。

第三条　诸皇子不得封王，更不许参预政治，第厚给财资，俾享毕生安闲之福。

第四条　椒房之亲，不得位列要津。

老袁写罢，便掷笔向周姨道："你瞧！有这规条，皇后皇太子，都无从期负你们，你能产下麟儿，果使福慧双全，那时凭我手中，写就名字，岂不是就好传位，你不是好做皇太后么？"你既痴心，还要代周姨妄想，真是一片邯郸梦境。周姨才转悲为喜，吐出娇媚的声音道："这还须效华封三祝，颂祷陛下，多福多寿多男子，贱妾方得叨恩哩。"不脱经史。老袁听了，也不觉兴会神来，随即拥着一枝解语花，同入罗帏，演一套龙凤呈祥的好戏；等到兴阑意倦，俱栩栩入睡乡中，去做皇帝梦皇后梦去了。翌日，老袁起床，取了手订的内训大纳，出示大公子克定。克定看到第二条，大为拂意，即欲出言反对。老袁先已窥着，便嘱道："这种条规，为后世子孙计，并非专指汝等言，我胸中自有成竹，你不必多疑。"对妾对子，总不脱一欺字。克定方才无语，怏怏自去。老袁也往政事堂，与国务卿等商议朝事，且不必说。

惟周姨暗地心欢，满望登级届期，皇妃的位置，总是拿稳，且享了几年快乐，再图后福。好容易盼到阴历过年，仍未得登极消息，越宿为阴历元旦，不过照例筵宴，又到了初四日，依旧寂静过去，他又禁不住烦恼起来。黄昏岑寂，坐对孤灯。正在百感交乘的时候，忽有一人牵动珠帷，翩然直入，仔细一瞧，乃是女官长安静生，当下欠身邀坐，安恭谨从命，两下里谈述琐事，甚觉投机。彼此胸中，俱含有几个文字，自然格外投契。继且各叙

近怀，周姨未免叹息。安女士忽问道："妃子爱观新剧否？"周姨道："这是我生平第一嗜好，从前看过谭鑫培、梅兰芳等戏剧，犹觉印入脑中，至今未忘，端的是好戏哩。"安女士道："明日前门外同乐园中，敦请梅兰芳登台，演黛玉葬花新剧，妃子何不往观，藉遣愁闷？"周姨摇首道："恐怕不便。"安女士道："妃子深居简出，外人本来罕见，若改装往观，谁识芳颜？宫内也无人敢说，明日下午，臣妾愿随妃子一行，可好么？未免逢恶。周姨笑道："这也是暗渡陈仓的好计，我就与你同去。"安女士随即告别。

次日午餐毕，安女士即入会周姨，替他改装，扮做女官模样，潜导出宫。侍卫等见是女官，也不去查问，由他自去。两人乘舆偕行，转瞬间即至同乐园，园中已经开演，看客甚众，几乎无处容足，安女士入与园主商量，贳一包厢，园主与安女士，本有一点认识，且知他为女官长，不得不殷勤款待，遂与他客熟商，并让一特别包厢，导引入内，才有坐地。看了好几出，方见梅伶发场，一种神采，射将过来，几与忆秦楼斗艳。既而曼声度曲，袅袅动人，没一句不中调，没一字不合拍，惹得周姨目注神驰，低声喝彩。一时上下座客，也连声叫好，哄动全园，周姨密语安女士道："梅伶色艺，与年俱增，较前日又有进步，我当出资重赏。"安女士不便旁阻，只好赞成，遂替周姨召过按目，由周姨取出纸币，约有数百元，慨然给付，令赏梅伶。老袁筹款维艰，反令爱妾好行其德，真是百姓晦气，梅伶交运。梅伶演戏既毕，亟趋前叩谢，座客皆为瞩目，互相私议道："偌大女官，能有这般阔绰？莫非新华宫中，纯是金银么？"忽有一人摇视良久，才掉头语座客道："这是袁皇帝的宠妃，怪不得有此挥霍。"座客听到此语，益觉惊异，并问他如何相识？那人便道："我曾于万牲园中，一睹芳姿，友人告我是袁氏宠姬，所以认识。此次改装女官，想是掩人耳目呢。"座客再问那人姓名？那人不肯吐实，只说是在部中当差。也恐多言贾祸。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就是园主与各伶人，也都闻知，共至周姨前长跽叩安。周姨知瞧破行踪，忙即摇手麾去，一面挈安女士衣袖，抢步出园，仍坐原舆回宫。耗却了数百元，还要累得惊慌，真是何苦？为此一事，都下传作新闻，各报章相率登载，连御用报亦采入新闻栏。老袁瞧着报语，大致说是新华宫宠妃，与女官长偕行观剧，竟不由得动起愤来，立召安女士入问。正是：

博得皇妃偿意愿，那堪天子动猜疑。

未知安女士如何答复，下回再行说明。

当滇、黔起义以后，四川护军使刘存厚，亦起而响应，正战鼓鞺鞳之时，忽插入宫中数段轶闻，欲急反缓，好似锣鼓声中，接入金樽檀板，令人不可捉摸，此为用笔变换处，亦为叙事拗折处。若以实事论，则全回以洪、周二姨为主，而注重者尤为周姨，洪最狡黠，而周姨又济之以才，几玩老袁于股掌之上。老袁亦幸而不得为帝耳，若使为帝，宫闱中不知惹出若干衅隙，袁氏且覆宗矣。先圣谓女子小人为难养，诚哉是言！

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

却说安静生奉召入觐，偷眼一瞧，见袁皇帝面带怒容，慌忙屈着双膝，俯伏座前。老袁掷下御用报，叫他自阅，安女士已瞧过新闻栏，心下早经明白，不待再阅报章，便磕头道：臣妾正来请罪，日前周妃欲观新剧，由臣妾随着同去，未曾奏闻圣上，还乞恩恕！”老袁叱道：“你为何这般荒唐？须知宫府内外，防范宜严，我任你为女官长，正因你年龄较长，见识较多，不致甚么较率，就使周姨等要你同去，你也应代谏阻，谏阻不从，可来告我，为什么不顾名誉，竟尔妄行？你想是该不该呢？”周姨要去看戏，恐你也阻他不住。安静生被他一诘，无可答辩，只好靠着地颤，碰头不已。老袁又道：“看你也不配做女官长，你与我滚出去罢！”安静生不敢多嘴，只称谢恩，慢慢地立将起来，转身自去。侍卫等暗瞩花容，已是青一陈，白一陈，不胜变态了。如见其人。

早有人通报周姨。周姨已料定老袁，要来诘责，忙去邀了洪姨，在房待着。果然老袁发放了安静生，即刻走至周姨卧室中来。周姨起身迎接，洪姨亦起随后面，待老袁坐定，两人左右侍立，但见老袁目视周姨道：“你好你好！”周姨佯作不解，垂首无言。老袁又哼着道：“梅兰芳的戏剧，究竟如何？想你眼帘中还留着哩。”洪姨即在旁接入道：“他正为了此事，与妾商量，恐惹动主上怒意，要来请罪。妾以为陛下近日，政躬多事，区区失检，亦未必遂触天威。”说至“威”字，已闻老袁接口道：“你看得这般轻易，须知宫眷轻出，易失名誉，各报中已传作笑柄了。还说是区区失检么？”洪姨道：“今日失检，尚属不妨。”老袁问是何因？洪姨道：“陛下若已登极，妾等俱沐封为妃，那时宫禁森严，原不能自由出入呢。”还是他的理长。老袁道：“你又来强辩了。我想这事起因，总是由安静生巴结讨好，我且先把他撵出，省得你们被哄，有玷闺箴。”不能制服姬妾，却把别人出气。说至此，周姨已扑的跪下，抽着珠喉道：“妾情愿受罪，若说由安静生怂恿，未免冤枉了他。”竭力为女士庇护，何其多情？洪姨亦随即跪下道：“妾愿为周妹乞恩，并愿为安女士乞恩，此次恕他初犯，下次若再轻出，妾亦连坐受罚。”老袁见他两人哀吁，心儿也就软了，便转嘱周姨道：“以后休要如此！我今日看洪姨面上，饶了你罢。”周姨复吁请道：“妾蒙陛下赦罪，感激万分，只安女士已撵去否？”说着，将头枕在老袁膝上，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好一个娇儿模样。老袁俯首一瞧。见他乌云般的灵蛇髻，光滑得很，一阵阵油香扑鼻，把胸中留着的余怒，都薰得不知去向；当下伸开两手，把两姨扶起，口中连声说着道：“算了，算了。”洪姨又道：“现在女学尚未发达，所有当选的女官，统不过粗识之人，毫无学问，自奉陛下命令，在宫中开设女校，由安女士为校长，指导有方，各女官才稍有进步，今日若把他撵出，不惟各女官没人督率，且亦没人教导，为此种种障碍，所以求

陛下格外优容，惟须下禁令，此后自女官长以下，不准私出，有犯必惩，那便足惩前毖后了。”面面圆到，善于饰辞。老袁点首，随即踱出房外，自行申禁去了。

周姨致谢洪姨，正在彼此谦逊，那安女士已跑了进来，泥首称谢。两姨将他扶住，方才起身，复谈了半小时，安始告退。是日即接奉禁令，略言：“宫中执役女官，无故不准自由外出，犯者严惩不贷，女官长一同坐罪”云云。各女官出入不便，未免怨恨安女士，但因安女士得有内援，势力雄厚，大家无法可施，也只得暗地讪谤罢了。安女士经此小挫，格外勤谨，每日传集女官，挨次分派，使有专责，夜间十二时后，必亲率各女官归寝，寝室系蟹形式筑就，东西对峙，门户相望，外面护着铁栅栏，由安女士手编号次，不得乱居。至逼近铁栅的居室，安自住着，亲司管钥，众入即锁，众出乃启，真是严肃得很。老袁偶往巡察，见他布置周密，井井有条，颇喜他因过知奋，温语嘉奖，从此安女士的权力，比从前更加巩固了。也好算只功狗。

惟安女士本有良人，曾住居前门外东茶食胡同薛家湾，姓张名景福，夫妻爱情颇深，从前禁令未下，不妨自由进出，每当暇时，免不得回去敦伦，此次申严宫禁，只好长住宫中，徐娘半老，未免有情，他竟想出一策，密请洪妃，为乃夫谋一宫中庶务司核帐员一席。洪妃替他说项，竟如所请。这叫作妻荣夫贵。嗣是夫妻聚首，日夕相见，夜阑人静好合鸳俦，真个是怨女旷夫，各得其所了。未始非老袁仁政，但可惜只及安女士，未能普遍鸿恩。

一夕，安女士亲自夜巡，遥见有一男一女，喁喁私语；正要出言呵责，那男子已飞奔而去，只剩女子一人，急切无从奔避，站立一旁。安女士走近逼视，乃是女官中的金翠鸿，当下便唤他入室，私自讯问。翠鸿不能尽讳，只说是与侍从武官，向订姻好，现为宫中同事，所以相见谈心，恳女官长格外垂怜，幸勿举发等语。安女士佯作嗔怒道：“这却不便，明日请你出宫。”翠鸿跪下哀求，原罚三月俸金。安女士沉吟半晌，方道：“我也不为已甚，但你须谨慎小心，一露破绽，连我俱要坐罪了。”投鼠本须忌器，况又有三月俸金，可入私囊，乐得秘密了事。翠鸿拜谢去讫。隔了月余，翠鸿忽抱病在床，委顿不起，安女士已瞧破机关，也不去问明底细，便令他给假养病，移居别室调治，经旬乃瘳。看官！你道他是什么病症呢？原来翠鸿是妓女出身，运动得选，充入女官，入值以后，巧遇侍从某官，与有旧好，遂不免偷寒送暖，倚翠偎红，安女士得贿卖放，两人仍私续旧欢，未几有娠，设法堕胎，遂至成病。病愈后，益感激安女士，格外报效，事极秘密，无人知觉。安女士也暗自欣幸。银钱到手，安得不喜？

既而宫中又出一奇闻，女官沈畹兰，竟自缢身亡。安女士闻着，慌忙奏闻，有旨令他督殓，舁葬效外。各女官半多惊哗，连安女士也为叹息。看官听着！沈畹兰系天津女师范学校卒业生，年甫及笄，貌既出群，材亦迈众，为人又极和蔼，自应征女官时，得居首选，入宫承值，上下翕然。老袁亦爱他秀慧，特别宠遇，不到一月，即将自己的出纳账目，令他管核。为这一着，遂令绝世芳姝，送入枉死城中，做了冤鬼。先是老袁出纳，由洪姨掌管，每月用途极繁，多至数十万金。洪姨从中侵蚀，约可得百分的二三，无端被沈夺去，心殊不甘，但未便显然反对，只好设计中伤，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沈女官执掌的铁匣，骤失去钞票二百余元，那时捕风捉影，无从觅获，洪姨诬他监

守自盗，竟嗾袁密饬心腹，搜检沈箧，果然原封不动，几如原额。沈女官无从辩冤，没奈何悬梁毕命。老袁只疑他畏法自尽，那知种种陷害，统是洪姨一人所为。洪姨复得任原差，可怜那沈女官无故遭冤，死得不明不白，徒落得埋骨荒邱，衔恨地下罢了。塞翁得马，安知非祸，沈女官亦如是尔。小子未曾入新华宫，偏述及各种秘闻，看官或疑我杜撰，其实小子统有依据，试看近人所编新华春梦记，及洪宪宫闱秘史，统已详列无遗，就是新华宫中的故役，自袁氏死后，统已出宫，讲将起来，多说是有些确凿，看官也不必疑猜呢。话分两头。

且说袁皇帝日思登极，择定阴历元旦，或正月初四日，举行大典，偏值西南警报，络绎到京，不得已顺延过去。嗣闻湖南西境，如晃州、沅州一带，统被黔军攻入，着着进行，不禁惊愕道："刘显世是真反了。"你道他是假反？遂令第八师长李长泰，抽调劲旅，自津门南下，一面令湖南将军汤芗铭，立派军队，协同马继增一军，相机痛剿，又命唐尔锟督理贵州军务，褫去刘显世官职，听候查办。嗣复特任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速由粤西入滇，除带领所部外，即在南宁招兵十营，藉扩军额，并饬广西将军陆荣廷，赶紧募兵二十营，助龙攻滇，饷械均由中央接济。小子叙到此处，又要把袁氏心理，推测一番。滇、桂本属毗连，就是滇省护国第二军，亦指定从桂进发，袁皇帝欲分道攻滇，应该将桂边一路，责成陆荣廷，如龙觐光等，只好备作后援，何故前后倒置，舍近求远呢？原来陆荣廷初入戎行，不过一寻常弁目，自经岑春煊督粤，方将他拔擢起来。民国肇造，陆任都督，粤西偏安。至癸丑一役，岑春煊曾为大元帅，与袁反抗，赣、宁失败，岑亦他避。老袁与岑有隙，遂忌及荣廷，只因桂省僻处西南，关系尚小，所以仍命镇边，未曾调动，不意滇事发生，川、湘、贵三路，变作要塞，倘或陆荣廷与滇通谋，岂非又增一敌？为此特任龙觐光攻滇，但命陆募兵协助。揭出老袁意思，标识特详。还有一着布置，龙子运乾，系陆荣廷女夫，彼此是儿女亲家，当然不致龃龉，既可借龙制陆，复可藉龙劝陆，实是当日无上的妙计。计策固好，谁知偏不如所料。

龙觐光拟全拨粤军，奋力攻滇，可奈民党中人，都因滇、黔起义，相率遥应。前粤督陈炯明，邀同柏文蔚、林虎、钮永建、熊克武、龚振鹏、谭人凤、李根源、冷遹、耿毅等，癸丑之变，多已见过。在南洋新加坡，设一总机关部，派军入粤，进攻惠州。粤军自顾不遑，那里还好调拨？不过广东将军龙济光，是龙觐光弟兄，骨肉至亲，不得不极力腾挪，当派陆军第二旅第三团长李文富为先锋，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前敌司令，率军四千人，陆续出发。龙觐光自带卫队数十名，潜乘广利兵轮，至北海登岸，经过廉州，直抵南宁。南宁即粤西省会，将军陆荣廷，就此驻扎。前清以桂林为省会，民国始移至南宁。龙觐光已入省城，并未见荣廷出迎，至投刺入见，尚在客厅中坐候多时，好容易盼到主人，还是缓步进来，差不多有重病模样，当下行过常礼，略叙寒暄，但闻荣廷低声道："兄弟近日，适患心疾，昼不得安，夜不得眠，害得精神困惫，几难支持，亲翁此来，有失远迎，幸勿见罪！"龙觐光道："曾否延名医诊治？"荣廷道："医生亦诊过数次，可奈服药少效。"心病还须心药医，岂寻常医生可疗治？龙觐光道："目下滇、黔谋变，粤西正当要冲，兄弟奉命西行，全仗亲翁协助，偏偏尊体违和，如何是好？"他正为你生病"荣廷答道："弟正为此事烦

躁，益觉寝馈不安，添了好几分贱恙，医生说须静心调养，方可渐瘥。亲翁来得正好，一切军事，好凭大才调度，弟可向中央请假数旬。”觐光道：“粤东亦有乱事，军队只堪自顾，兄弟带来的兵士，不过三四千名，奉中央命令，饬在此处招添十营，且闻亲翁处亦令招募，想亲翁总也接洽呢。”荣廷半晌才答道：“命令是已经接到了，只因有病在身，不能亲募，现已托王巡按使代理，亲翁若有教言，请直接与他面谈罢。”说着，用手扪心，并皱着两眉，似有无限的痛苦。那时觐光不便多谈，只好起座告别道：“亲翁且自休养，弟且到王巡按处，商议军情便了。”急惊风碰着慢医生，真也没法。荣廷也不免留，随送出厅。觐光用手相拦，请他不必远送，荣廷也即止步，只道了“简慢”两字。待觐光出门，即展颜入内，自不消说。

觐光转至巡按使署，巡按使王祖同，忙即迎入，两下晤谈，述及募兵办法。王祖同道：“粤西硗瘠，公所深知，欲要募兵，先需军费。前日陆将军招弟商议，委弟筹款垫发，且令弟代行招募，弟正为此事踌躇呢。”又是一个为难。觐光见他支吾情状，不由得躁急道：“救兵如救火，不容迟缓，况政府已有明令，饷械由中央接济，尊处能筹款垫付，不消几日，便可由中央汇到，一律给还了。”王祖同道：“兄弟也这般想，但急切提不出这种现款，也是没法，昨已驰电达京，催解汇款去了。”觐光道：“募兵有地点么””祖同道：“已借军械局开办。”觐光道：“我且去一观，何如？”祖同说了“奉陪”二字，便与觐光一同出署，至局所中巡视一周。但见临武将军行辕，已经设着，觐光便就此寄居。祖同自行返署。

看官道这陆、王二人，究竟是甚么意见呢？原来陆氏宗旨，是完全的保障共和，反对帝制，且已接着岑春煊及梁启超等密函，劝他联络滇、黔，勉图独立，他已怦怦欲动，只因饷械未足，不便冒昧举事，并且长子裕勋，在京为官，一或发难，未免投鼠忌器，所以托词心疾，请假养疴；独王祖同是骑墙人物，袁氏曾命他会办军务，监察老陆，他持着中立态度，两面敷衍，此次对付觐光，也是这番手段。最好是这种手段。觐光在局募兵，起初是京款未到，只好静坐以待，及款已汇至，赶紧招募，偏桂人不甚踊跃，每日来局报名，多不过百人，少仅数十人，任你龙将军如何劝导，也一时不能成军。忽一日，由贵来电，龙济光已击退乱党，解惠州围，中央加封济光为郡王。插入粤事，较省笔墨。觐光也为心喜，当即发电道贺，并商令酌拨粤军，由海道来南宁，以便即日赴滇等语。嗣得复电，略言：“惠州虽然得捷，乱党仍然蔓延，随在需防，无兵可拨，赴滇军请自行募足”云云。于是觐光无援可恃，且又不便久留，只好把新募各兵，检点起来，约得四千名，加入前时带去的粤军，共计得八千人，新旧合组，得二十营，号称一万二千，分作五路，令李文富为前锋，率兵千五百名，由百色进发；黄恩锡率兵千五百名，间道出广南，会合李军，进攻剥隘；再令粤西军官张耀山、吕春绾，各率兵两千，作为前后两路的援应；并令侄儿体乾统领两军，称为第三第四队；又另遣朱桂英率兵千人，入窥黔边，牵制黔军援滇。觐光仍驻节南宁，满望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小子有诗叹道：

士甘焚死不封侯，气节销磨一代羞。

争说两龙跨粤海，为何甘作顺风牛？

覲光既遣发各军，当然奏报中央，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上半回是叙述内情，缴足上回文字，下半回是叙述外事，暗启下回文字。观内情之蒙蔽，已知袁氏之难乎为帝；观外事之溃散，尤知袁氏之不能为帝。洪姨爱姬也，而欺之；陆荣廷，良将也，而亦欺之，余如安女士之朋比为奸，王巡按之模棱两可，更不必问。内外交构，何事可成？故本回虽显分两撅，而暗中却自有相对处，是在阅者之静心体察可耳。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鏖兵

却说袁皇帝接到龙覲光奏章，披阅以后，深喜他实心效忠，不负委任，桂边一路，似可无忧，川、湘一带，已是大兵迭发，当亦不致有意外情事，惟江宁将军冯国璋，前曾调他来京，任为参谋总长，偏他请假养疴，相隔数月，尚未到任，老袁愈觉生疑，特派遣蒋雁行，南赴江宁，调查防务，临行时且有密言相嘱。蒋衔命南下，与冯相见，谈了许久，冯只管无情无绪，淡淡的答了数声，有几语简直不答。雁行因奉着主命，未便敷衍过去，便进言道："极峰意见，要上将出任行军总司令，因未得尊意赞成，所以嘱弟转达。"无非要老冯离任。国璋哑然失笑道："我去岁入京覲见，谈及帝制问题，总统誓不承认；且言国人相逼，当挂冠航海，往游伦敦。目下欧战虽剧，伦敦尚是无恙，总统何不前往，还要兴什么大军？授什么总司令呢？"国璋入覲，借他口中补叙，并补述袁氏前言，以证其欺。雁行道："往事也不必重提了。但上将与总统相知有年，也应助他一臂，藉尽友谊。"国璋道："我正为友谊相关，始终不敢背弃，无如抱病未痊，为不从心，还请代达总统，求他原谅！"陆既称病，冯亦如是，真是一个病夫国。雁行又道："总统亦系念贵体，特遣兄弟前来探望，并嘱令代阅防务，俾上将安心休养，早已告痊，得以销假视事。"国璋笑答道："多谢总统盛意，近日一切政务，也多委王镇守使代理，今又得足下代劳，兄弟不胜感激哩。"说罢，即呵欠了好几声。雁行料不便多言，遂即退出，向镇守使王廷桢处，会叙多时，至回寓后，即将冯国璋言动情形，叙入电稿，寄达中央。隔了一天，即由政事堂传出申令，因冯国璋尚在假中，着王廷桢暂行代理。是电一传，与冯交好的疆吏，多疑老袁将免冯职，致起违言。即后文所谓河间系。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电袁留冯，略谓："冯保障东南，关系大局，不应无故调动"等情，于是老袁改了初念，另派佐命功臣阮忠枢，至

徐州来说张勋。张勋自任长江巡阅使后，以徐州为盘踞地，逍遥河上，花酒耽情，除宠妾小毛子外，复纳一个女优王克琴，端的是风流大帅，洪福齐天；惟他有一种特别的性格，终身不忘故主宣统帝，东海等人应输他一筹。所以袁氏要想登极，他虽阳示赞同，暗地里实是反对。滇、黔发难，竟上书直谏老袁，内有大不忍四则，能言人所未言，小子因胪述如下：

（甲）纵容长子，谋复帝制，密电岂能戡乱？国本因而动摇，不忍一。

（乙）赣、宁乱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公布之治，辟奸佞尝试之门，贪图尊荣，孤注国家，不忍二。

（丙）云南不靖，兄弟阋墙，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生灵堕于涂炭，地方夷为灰烬，国家养兵，反而自祸，不忍三。

（丁）宣统名号，依然存在，妄自称尊，渐负隆裕，生不齿于世人，殁受诛于春秋，不忍四。

这四大不忍等语，呈将上去，袁皇帝却容受得住，并不加责。亏他耐得住。他知张大帅的性质，并非袒护滇、黔，不过系念故主，聊发牢骚，但教好言抚慰，虚名笼络，仍可受我约束，不致生变，因此派遣阮忠枢，来与张大帅商叙军情。张勋接入，便开口道："老斗，你来做甚么？"阮字斗胆，张大帅一经开口，便肖性情。忠枢道："闻大帅新纳名姝，特来贺喜。"张勋道："你怎么知道？"忠枢笑道："上海滩上第一个名伶，被你选取了来，已收尽江南春色，全国统已知晓，小弟也有耳目，难道不闻不知么？张勋道："照你说来，你简直到此，来敲我几台喜席。我这里有酒有肉，任你吃，任你喝，可好么？"豪爽得很。忠枢道："这是蒙大帅的赏赐，还有何说？但小弟还有特别要求，未知大帅肯赏光么？"张勋道："你且说来！"忠枢笑道："要请贵姨太太出见，赏光一套西皮调，给我恭听，那是格外承情了。"张勋笑道："老斗，你又来胡闹了。闲话少说，我吩咐厨役，备些可口的菜蔬，与你畅饮，你若有暇，请在此多逛几天，多年老友，难得常聚哩。"忠枢说声叨扰。张勋便嘱咐左右，传语厨子去讫。两人又闲谈了一时，外面已搬进酒肴，由张勋邀客入座，豪饮起来。酒至半酣，忠枢用言挑着道："长江一带，幸亏大帅坐镇雍容，才保无事。"张勋不待说毕，便接入道："百姓并不要造反，只外面的革命党，里面的袁项城，统是无风生浪，瞎闹一场，所以国家不能太平。"忠枢道："项城也只望太平哩。"张勋哈哈大笑道："你是十三太保中的领袖，怪不得有这般说。项城世受清恩，前时投入革党，赞成共和，硬逼故帝退位，已是铸成大错，此次要重行帝制，谅亦有此悔意了。但现成的宣统皇帝，尚在宫中，何不请他出来，再侍龙庭？他今朝要自做皇帝，哼哼，恐怕有些为难呢！"快人快语，如闻其声。忠枢闻言，不觉面上一红，勉强答应道："这也是出自民意，项城不能强辞，就是大帅前日，也曾推举项城，难道是贵人善忘吗？"以矛攻盾，却也能言。张勋顿时变色道："他屡次给我密函，要我向他劝进，我的秘书，也向我说着，不如顾全旧谊，休与反对，我才叫他写了几句，电复了事，横直将来人多意多，总有几个硬头子，出来反抗，我老张也不是真呆，何苦与他结怨，现在云南、贵州，已创起什么护国军，竟不出我所料，项城想我出去打仗，我为了项城的事情，惹人怨骂，还要我兜掉面子，向外

国人陪礼，我已吃尽苦楚，此番不来上他的当了。”尽情出之，好似并剪哀梨。忠枢听说，尚未回答，张勋又道：“我所以说了四大不忍，呈将进去，叫项城自去反省。”忠枢趁势探着道：“云南、贵州的变事，大帅还是反对，还是赞成哩？”张勋道：“我去赞成他做甚么？我只晓得整顿军备，保卫地方罢了。”这两语亦太自夸。忠枢又进一步道：“大帅高见，很足钦佩，但云、贵既已倡乱，应该如何对付，方得平和？”张勋沉着脸道：“他闹他的云、贵，我守我的徐州，干我甚事？”又是快语。忠枢知不可喻，不得已据实相告道：“项城本意，也不要调动大帅，不过想抽调军队，并添设长江上游巡阅使，敢问大帅意下如何？”张勋佯笑道：“我料你是贵忙得很，断不至无因至此。你去回报项城，长江上游巡阅使，他欲要设，尽管去设，我老张不来多嘴，但恐增设一人，也是无益，若要抽调军队，我的兵士，素不服他人节制，调往他处，非但无益，反恐有损呢。”忠枢至此，已晓得张勋用意，不必再与多谈，便又借贺喜为名，敬了张勋数杯。张勋亦回敬数杯，随即吃过了饭，撤席散坐。是夕，复呼枭喝卢，极尽豪兴，最后仍央请张大帅，唤出新姬，果然是绝世尤物，倾国倾城，惹得这位阮钦使，也不禁目眩神迷，魂飞色舞。待王姨太太道了万福，转身进去，那时才对着张大帅道：“大帅真好艳福，小弟一无所赠，未免惶愧得很。”说至此，即从怀中取出钞币十张，约得百元，双手奉上道：“这便代作赠物罢。区区不腆，幸转送香闺，祈请赏收！”张勋道：“又要老友破钞，谨代小妾道谢。”于是分手归寝；翌日起床，阮忠枢即拟辞别张勋，吃过早点，眼巴巴望着张勋出来，偏是望眼将穿，杳无消息，待至午餐，方见张大帅登堂陪客，忠枢有事在心，也不多饮，便于席间辞行，草草毕席，即告别出署，回京复命去了。也是一番空跑，犹幸得见艳姬，还算有些眼福。

老袁已遣阮南下，想不至虚此一行，便在统率办事处内，添设临时军务处，遥领军政，实行指挥。当拟组织征滇第二军，令张勋、倪嗣冲各出十营，驻鲁第五师，出步兵一团，防兵一营，驻陕军出一混成旅，驻奉第二十及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师，各出一混成旅，余由他省选调骑兵数营，合成一师，限月终拔往战地。正在筹画的时候，那阮忠枢已回来了，当下听他禀报，已知张勋不肯从命，很是懊怅。再电致奉天、山东各省，陆续接复，多半是：防务吃紧，兵不敷用，职守所在，碍难遵命，否则本省有变，不负责任”云云。老袁急得没法，乃将调兵的政策，变为募兵，调兵已非善策，募兵更属无谓。拟由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募兵二万，听候调遣，一面电催赴敌各军，速行进击，并调四川、两湖军队，协同接济。统计自正月中旬，至三月上浣，袁军运到川、湘，差不多有十万人。看官欲晓明大略，且由小子一一叙来：

在川各军。

(一) **曹锟军**，即第三师，约八千五百人。(二) **张敬尧军**，即第七师，约六千人。(三) **张长泰军**，即第八师，约七千八百人。(本) **周骏军**，即四川第一师，嗣改编为第十五师，约六千人。(五) **伍祥桢军**，即第四混成旅，红四千人。(六) **冯玉祥军**，即第十六混成旅，约四千人。

在湘各军。

(一) **曹锟军**，即第三师之一部，约二千人。(二) **马继增军**，即第六师，约万人。(三) **唐天喜军**，即第七混成旅，约四千人。(四) **李长泰军**，即第八师之一部，约三千人。(五) **范国璋军**，

即第二十师，约四千人。（六）张作霖军，即第二十七师，约三四千人。（七）倪毓棻军，即安武军十五营，约三四千人。（八）王金镜军，即第二师，红四千人。（九）胡叔麒军，即湖南混成旅，约四千人。（十）卢金山军。系湖北独立旅，约四千人。

这十万大军，云集川、湘，总有几个效忠袁氏的将吏，拚着了命，与护国军争个胜负，好博得几个勋章，几等勋位。只是滇、黔军乘着锐气，杀入川、湘，或合攻，或分攻。川路自叙州起，经泸州、重庆、万县、夔州，直达湖北的宜昌。湘路自沅州起，经麻阳、芷江等县，直趋宝庆、常德，战线延长，约有二千多里。总司令曹锟，先行筹防，分檄各路兵将，择要驻守，十万军中，已去了五成。尚有五万名作为战兵，大约自川中进攻，计二万人，自湘中进攻，计三万人。五万袁军压川、湘，当时已传遍天下，气焰亦可谓不弱。滇、黔两军，统共不过三万名，与袁氏战兵相比例，尚不及半数。曹锟因老袁催逼，乃简率精锐，会合冯玉祥、张敬尧各军，兼程前进，直指叙、泸，另檄第六师长马继增，驻扎湘西，抵御黔军。

此时云南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早已由黔入川，闻曹锟等精锐前来，急令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等，分头拦截，那知来兵很是凶勇，凭你如何截击，总是抵挡不住；并且顾左失右，得此失彼，眼见得主客异形，众寡不敌，一阵阵的向后退去。刘、赵、顾三人，无可如何，只得向总司令处告急。蔡锷闻报，踌躇一番，默想曹、张各军，用着全力，来攻叙、泸，若要与他死战，徒伤士卒，无济于事；且弹药等件，亦只能暂支目前，未能持久，计不如变攻为守，以逸待劳，一面联合粤西，调出李军，并力北向，再决雌雄，也为未晚。此即兵法所谓避实二字。乃即令刘、赵、顾各军，且战且退，自己亦退入永宁，准备固守。

曹锟遂分兵大进，自克綦江，冯玉祥克叙州，张敬尧克泸州，纷纷向中央告捷。四川形势，顿时大变。黔督刘显世，闻滇军撤归，也为一惊，亟檄司令戴戡，调还一旅，驻守黎平。那时马继增跃跃欲逞，拟乘势攻入黔境，与川军并奏奇功，当下发令进兵，行了半日，因天色已晚，驻营辰州，到了夜半，除巡兵未睡外，余皆安寝。待至天晓，全营统已早餐，秣马厉兵，待令即发，不意这位马师长，意长眠不起，由阎罗王请去作先锋了。小子有诗咏马继增道：

未增前敌即身亡，暴毙营中也可伤。
自古人生谁不死，甘心助逆死无光。

毕竟马继增如何致毙，且至下回表明。

冯、张两人，宗旨不同，而其不满袁氏也则一。本回借冯、张之口，讥讽袁氏，足令袁氏，无颜对人。而张大帅粗豪率直，描摹口吻，尤觉逼肖，岂其尚有张桓侯之遗风欤？民国演义中有此人，亦足生色矣。夫以冯、张之为袁氏心腹，犹离心若此，彼川、湘一带之十万师，宁皆能效忠袁氏耶？

不过凭一时之勇气，直入叙、泸，转眼间即已告馁，乃知师直为壮，曲为老，一时之强弱成败，固不足以概全体也。

第六十五回

龙觐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

却说马继增到了辰州，过了一夕，竟尔长眠不起，由队官等上前相呼，已是魂入冥乡，寂无声响了。大家惊讶不已，细检尸体，但见满身青黑，也不知是什么病症，大约是中毒身亡，一时无从究诘，只好飞电中央，另简主帅。为此一番转折，湘、黔两造，各按兵不动。惟龙觐光所遣各军，攻入滇边，应六十三回。前锋李文富，先抵剥隘。剥隘系由桂入滇的要塞，滇兵驻守，只有两连，闻得敌军骤至，慌忙对仗，一面向总司令处求援。总司令李烈钧方驻扎土富州，距剥隘尚数百里，未名鞭长莫及。李烈钧到了此时，尚未出滇境一步，也不免迟滞。剥隘孤兵，敌不住李文富军，勉强对仗，伤毙军官一人，部众溃散。李文富据剥隘，即向龙觐光处报捷，龙体乾亦潜入滇境，联结土司，围蒙自，占箇旧，也自然飞递捷书。觐光连得捷报，喜欢的了不得，当即连电奏捷。老袁一再嘉奖，又颁给几个勋位勋章，作为赏赐。于是龙觐光以下，无不踊跃，乘势杀入云南，拚个你死我活。觐光也移驻百色，指挥进攻，几乎有灭此朝食的气势。那知背后的广西省内，已是一声霹雳，响彻西南，险些儿把个龙将军，弄得不能进，不能退，把他龙筋龙脉，要抽将出来。

看官！可记得广西将军陆荣廷么？荣廷因病乞假，并函致长子裕勋，南来侍疾。裕勋得信，当然禀闻老袁，即拟南下。老袁也即照准，且命人伴送途中，慰他寂寞。到了汉口，裕勋竟得着急症，医治不及，霎时身亡，假惺惺的袁皇帝，反连电粤西，极表哀悼。专用此种手段，何其忍心？荣廷明知此事，由老袁预嘱同伴，将子毒死，但已不能重生，只好以假应假，复电称谢；自是决计独立，先向中央要求军饷百万，快枪五千支，自告奋勇，督师征黔。老袁如数发给，且授为贵州宣抚使，令他即日赴黔，相机剿抚，一面饬第一师长陈炳焜，暂代陆职，护理军务。荣廷即接京电，拟召集军事会议，决定行止，可巧来了梁启超，与荣廷晤谈起来，所有讨袁政策，很表同情。梁本受蔡锷密托，特地来见荣廷，做一个说客，应前回联合粤西语。不期荣廷已决心举义，无待多言，那得不喜出望外，当下邀入陈炳焜，与他密商。炳焜豪爽得很，简直是请陆独立，不必迟疑。于是召集全师，公议军事。陆荣廷为主席，把助袁助滇两事，宣告出来，待众解决。炳焜先起座道："袁氏欺人欺己，得罪全国，已不足责，即为将军代计，今日助袁为逆，对国不忠；公子裕勋，被袁无故毒毙，不思报复，对子不慈；岑云帅岑春煊字云阶。为将军故主，他已屡函劝勉，不闻相从，对主不义。将军今日，如即独立，尚可改过为功，否则军民解体。恐

将军也成为民国罪人了。”荣廷怃然道：“陈师长责我甚当，我就指日独立，自改前非，为问众弟兄赞成否？”说声甫毕，但见大众统已起立，自第二师长谭浩明，及旅长莫荣新、马济以下，没一个不拍掌赞成。荣廷遂向天宣誓道：“皇天后土，鉴临廷等，一德一心，驱逐国贼，保卫民生，如有违异，饮弹而死。”陈炳焜等应声道：“谨如陆将军言。”是谓同德，是谓同心。宣誓已毕，即下动员令，饬马济率游击队六千，星夜前赴百色，托名攻滇，暗断龙军的后路，又亲率十二营，往扎柳州，阳言攻黔，其实欲取道桂林，进逼湖南。

龙觐光尚睡在梦里，檄令李文富等进攻土富州。李烈钧已密接桂军消息，令第一梯团司令官黄开儒率军前敌，与桂军约就夹攻。又由滇督唐继尧，拨遣第三梯团司令官黄毓成绕道黔境，由兴义出泗城，潜入西林，攻击龙军右面。三路议定，一齐动手。马济密嘱营长黄自新先至龙军，佯称助战。龙觐光不知有诈，调赴军前。那时李文富等与黄开儒对垒交锋，两下里排成阵势，你枪我炮，互相冲击，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忽龙军阵内，跃出黄自新一军，倒转枪枝，扑通扑通的几声，将龙军击了数十名。龙军顿时哗躁，自乱队伍，滇军趁势攻入，杀得龙军七零八落。李文富等连忙收兵，且战且退，不意后面喊声大起，炮弹随来。粤西旅长马济，复带了一枝生力军，前来攻击。看官！你想此时的李文富、黄恩锡等，还能支持得住么？亏得龙觐光接闻军警，自率亲军援应，总算保全了一半，狼狈回营；当下飞调龙体乾还援。体乾弃了旧州，急至百色，谁知张耀山、吕春绾两军，统已心变，不服约束，自率所部回粤西，桂人回桂，理之当然。剩得体乾身旁，只有数十个亲随，入百色营。

此时百色附近，已是密密层层，布满敌兵。营内只有一二千名残卒，眼见得保守不住，龙觐光满面愁容，一筹莫展，既见体乾，竟洒着泪道：“我与你要死在此地了。可恨陆亲家背我，连电求援，并无复信。”你果死了，倒不愧袁氏忠臣。体乾也含着泪道：“何不叫兄弟发一急电，向他丈母哀请？只说我辈死在目前，全仗援救，妇人总有爱惜儿女的心思，若得他转告老陆，我等才得有命哩。”觐光道：“我一时神志慌乱，意忘怀了。惟运乾不在军中，你赶紧电告运乾，叫他转电陆夫人，设法救我才是。”体乾立即照行，果然驰电到粤，不消两日，已接复电，说是：“陆妻谭氏，已向陆说情，当有好音相报。”觐光稍稍放心，敌兵也不来紧逼。双方停战数日，方来了陆子裕光，传达父命，要龙军缴械投诚，才令滇、桂两军罢战。觐光急得没法，只好应允，但恳留卫队驳壳枪三百支。裕光以未奉父命，不肯勉从。那觐光顾命要紧，没奈何下令各军，缴出机关枪四十架，炮十四尊，步枪五十支，现银二十万元，军官遣回原籍，兵丁另行改编，直隶马济部下。于是贪功争宠的临武将军，遂俯首敌前，做了一位降将军了。蛟龙失水遭虾戏。

袁皇帝尚未闻悉，正为了汪姨生日，开筵庆贺。洪姨购得一副绝精巧的麻雀牌，统是羊脂白玉制成，大小厚薄，不差分毫，所刻的花纹字迹，乃是京内著名美术家宋小坡手笔，价值约五千元以上，此日正拟试新，各姬妾席终入局，叉万金一底的麻雀。洪姨赌运不佳，只管输去，看看要输至两底，老袁从外趋入，见洪姨所负过巨，便笑语道：“我替你翻他转来。”洪姨乃让袁入座，自立在旁，约莫叉了一圈，一副都碰和不成，累得洪姨愈加着急，从旁说道：“我道皇帝的财运，总是好的，谁意反比我不如哩。”老袁

闻言，急得面红耳赤，要想做副大牌，反负为赢，偏偏牌风不佳，手气又是甚恶，顿时懊恼异常，口中呶呶不已；后来得了一副全万子，将要做成，只少九万一张，凑巧对面竟打了一张九万，他不禁拍手道："和了和了，这遭好翻本了。"那知右旁坐着汪姨嘻嘻的笑道："且慢！我也是和了。"老袁还道他是玩话，至摊牌一瞧，果然是一副平和，巧巧不先不后，被他拦去，便是帝制不成之兆。顿气得双目突出，胡须倒竖，把手中的牌尽行掷去，几乎击得粉碎。正在拍案狂呼，急见一女官入奏道："外边有紧急公文，请万岁爷出阅！"老袁听了，乃起身外出，复至办公室，由秘书长呈上电文，说是广西发来，已经译出，随即瞧着，其文云：

前大总统袁公惠鉴；痛自强行帝制，民怨沸腾，云、贵责言，干戈斯起，兵连祸结，徂冬涉春，国命阽危，未知所届。远推祸本，则由我公数年来，殃民秕政，种怨毒于四民；近促杀机，则由我公数月来，盗国阴谋，贻笑侮于万国。查约法第四十六条，有总统对于国民负责任之规定，失政犯宪，万目具瞻，历阶之生，责将谁卸？云、贵既扶义以兴，势无返顾，我公犹执迷不悟，何术自全？荣廷奉职岩疆，保安是亟，启超历游各地，蒿目滋惊。因念辛亥之役，前清以三百年之垂统，犹且不忍于生民涂炭，退为让皇，今我公徒以私天下之故，不惜戕亿万人之生命，以蹙国家于亡，以较胜朝，能无颜汗？况事终无成，徒见僇笑，名为智者，顾若此乎？荣廷等以数年来共事之情好，不忍我公终以祸国者自祸，谨沥诚奉劝，即日辞职，以谢天下。荣廷等当更任力劝云、贵同日息兵，则公志既可以自白，而国难亦可以立纾矣。事机安危，间不容发，务乞以二十四小时赐复，俾决进止，不胜沉痛待命之至！陆荣廷、梁启超、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马济、王祖同。

老袁览毕，气愤填胸，好似痰迷心窍，半晌说不出话来；到了神志渐清，才旁顾秘书长道："国务卿等到那里去了？"秘书长道："早已归去，现在已过夜半哩。"老袁自阅金表，已一点多钟，乃踱出办公室，仍然入内，见里面也已散局，惟洪姨尚怏怏的留着，便启口问道："你在此做甚么？"洪姨道："妾在此待着陛下，替妾还赌债哩。"老袁道："输了若干？"洪姨道："约四五万元。"老袁道："四五万元，值甚么大事？你难道取不出么？"洪姨装娇撒痴，定要老袁代还。老袁道："算了罢，明日由我账内支付，我现在烦躁得很，你不要再向我絮聒了。"说罢，便挈着洪姨入房就寝，是夕无话。次日至办公室，无非邀了国务卿，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取示电文，会议对付粤西的法儿。有主战的，有主和的，发言盈廷，日中未决。还是老袁主议道："电文中虽列着王祖同，但我料祖同必不负我，大约是陆荣廷等，背地列入，现且先礼后兵，电致王祖同，叫他劝止荣廷，他能就此罢休，我也不去多事呢。"陆征祥道："郡王龙济光，与陆有亲戚关系，也应叫他转劝为是。"老袁点首道："这也是要着，快拟定电稿，分途拍发罢。"当下召入秘书长，拟就电文，略说是："四川、湖南，俱已击破逆军，一部叛徒，虚言护国，济甚么事？因亟劝告陆荣廷等，毋从乱党，免贻后悔"等语。自己叛国，还目他人为叛徒，仿佛一只跖犬。老袁

亲自鉴定，即日寄去。

是夕，才接到龙觐光军报，知已失败。又于次日开御前会议，大众都游移不定，左丞杨士琦，仍主张和解。老袁道："我与他和解，他不肯依我，如何是好？"大众听了，统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忽外面又呈入急电，由老袁瞧阅，系是王祖同的复奏，内称："陆已独立，无可挽回，请中央善自处置"云云。老袁阅罢，便宣示大众道："事已至此，料不能和平解决了。我的意见，只好责成龙济光罢。"遂不待大众议定，即致电龙济光，令严行戒备，先守后战，且须转饬肇罗镇守使李耀汉，分兵扼险，节节设防。一面令江西将军李纯，派兵拒守桂、赣交界；一面令湖南将军汤芗铭，移屯精锐，至永州把守，严据桂军；且檄冯国璋、倪嗣冲等调兵入湘，藉厚兵力。计划已定，会议复散。

是日为三月十六日，先一日已报广西独立，各省连接通电，第一电是广西军官，公推陆荣廷为都督，宣布正式独立；第二电是由陆荣廷出名，劝告各省协同讨袁。小子分录如下：

广西军官通电

民国成立，四载于兹，元首固无变更国体之权，人民应负拥护共和之责，乃袁氏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吸吾脂膏，以供运动，禁吾言论，以遂阴谋，正气摧残，群邪竞进，大信全失，邦本动摇，我同胞艰苦缔造之中华民国，竟断送于袁氏之手，凡有血气，罔不痛心。比者滇、黔起义，全国风从，事尚可为，责无旁贷。炳焜徬徨瞻顾，欲罢不能，当经会议表决，即日宣布广西独立，公推我上将军为广西都督，事关民国存亡，应请都督力膺艰巨，督饬进行，誓歼民贼，以维国本。除通电京省各机关外，谨此电闻！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暨军民全体同叩。

广西都督通电

自帝制发生，人心大惑，无信不立，荣廷早虑国家危亡，顾念改革以来，民力凋残，邦基杌陧，万不欲一夫作难，再致同室操戈。迩自滇中首义，黔阳从风，长江、川、湘，雷动响应，国民真意，昭若日星。袁氏宜幡然悔罪，削除伪号，尊重民意，以张四维，乃竟包藏祸心，离间将士，以金钱为买命之法，以名器为佣奴之酬。猛虎斑羊，蝇营狗苟，玩五族于股掌，希万世之帝王。此而可忍，宁谓有人？及今不图，其何能国？兹我三省父老兄弟，枕戈以待，投袂奋兴，洒涕中原，瞻言马首。荣廷虽身起草茅，尚知纲纪，不得不率此旧部，完我初心，誓除专制之余腥，重整共和之约法。除联合云、贵声罪致讨外，敬告各省文武忠勇志士，协心戮力，诛彼独夫，载宣国威，庶内慰四年死义之英魂，外固万国缔交之大信。仗兹正气，弹压河山，无任呕心沥血，传檄以闻！都督陆荣廷叩。

是时陆荣廷尚在柳州行营，应上文。省会中一切规画，统由陈炳焜代理，当改将军署为都督府，照会各国领事，谓所有交涉，仍照条约办理，并收管梧州、南宁、龙州等处

海关。外人也未闻相拒，且说他理由充足，行为正当，啧啧有羡词。惟檄文传到百色，百色军民，硬迫龙觐光宣读。觐光战栗失色，勉勉强强的读完檄文，才保无事，但自己总未免心虚，不得已函达荣廷，乞全蚁命，放他回粤。荣廷乃遥馈赆仪，并饬马济派兵，护送出境。还有巡按使王祖同，自知留居不便，也请求回籍。荣廷也就准请，由他自去，随即拍电粤东，寄去一封哀的美敦书。正是：

声讨聿彰民意显，国家为重戚情轻。

欲知书中内容，请看官续阅下回。

粤西独立，为袁氏帝制之一大打击，当护国军小挫之时，帝制妖孽，余焰复张，非陆荣廷之起为后劲，滇、黔其曷自支持乎？但粤西地瘠民贫，陆之迟回审慎，不敢轻身发难者，尚欲求一自全之策，至长子被毒，梁启超、陈炳焜等，先后进言，方决计独立，是陆之铤而走险者，亦何莫非袁氏激之也。予昔读春秋，至楚灵王败于乾溪，自叹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袁氏毋乃类是。至若本回中插入聚赌一段，一以叙袁家之极奢，一以验袁氏将败，虽非独立标目，而内蠹外讧之情形，已可极见，袁氏之不腊也宜哉！

第六十六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警告书促开大会

却说陆荣廷既通电各省，声明讨袁，复任梁启超为总参谋，先贻书粤东，劝龙济光一同举义。书中大意，差不多似哀的美敦书，文云：

广东龙上将军、张巡按使同鉴：张巡按即张鸣岐。前大总统袁世凯谋逆叛国，神人共愤，自滇、黔首义，湘、蜀奏功，舆情所趋，昭然可见。本都督曾会同本军总参谋联名电劝袁氏退位，以谢天下，乃袁氏怙恶不悛，顽勿见答，今已徇军民之情，出师讨贼。粤、桂比邻，谊同唇齿，伏望两公董率所属，载歌同胞，不胜欣幸。军机迫切，乞以十二小时赐复为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陆荣廷、总参谋梁启超。

看官！你想龙济光方受封郡王，威阔得很，那里肯就依老陆，平白地将郡王衔丢去海外？因即悬搁不复。陆荣廷待了一日，杳无复音，便下令东指，逾柳江，入浔江，驰

抵梧州，命第一师第二旅长莫荣新为先锋，进临肇庆，第二师长谭浩明，直趋钦、廉，是为攻粤兵；再命团长秦步衢，率第一师中的步兵一旅，炮兵一营，会同黔军，进逼衡州，是谓攻湘兵；又檄云南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统领全师，径行北伐，珠江流域，鼓声渊渊，大有叱咤风云的状态了。也叙得如火如荼。云南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闻粤西已经出师，东顾无忧，遂亲督左翼军，再入川境，进攻叙、泸。适张敬尧等驻守泸州，纵兵淫掠，难民相率逃避，沿途委顿，不堪寓目。蔡锷出资抚恤，并遗书张敬尧道：

两军争点，其目的在共和帝制二端。共和死，则同胞为帝制人民，帝制死，则同胞享共和幸福。无论谁胜谁负，苟无民何以为国？今贵军挟其势力，蹂躏群黎，吾窃为阁下所不取。矧迩来中外报纸，咸记载贵军野蛮，吾为阁下计，正宜一雪此耻，胡反加之厉乎？且也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自今以往，世界上又曷贵有皇帝耶？公身为大将，不思整饬军纪，但知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更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余矣。谨率义旅，北向待命，公如不悛，速决雌雄！

敬尧得书，又羞又怒，当即调集各军，与滇军决一死战，且令侦骑四出，探悉滇军行踪，准备截击。未几，即有警报络绎前来，江安、南川，相继失守，敌锋已到纳溪了。敬尧即督兵往援，途次来了一个土匪头目，自言姓名，叫作卢叫鸡，愿投麾下，作为前锋。敬尧召入，细诘一番，所有沿途地势，无不洞晓；并如滇军情形，亦说得了如指掌。敬尧大喜，遂命为乡导，慰劳有加。卢叫鸡奉命拜谢，即引敬尧前行。约经数十里，但见前面层山叠嶂，险恶异常，天色又将薄暮，敬尧颇有畏心，传令军士缓进。军士方拟小憩，忽由卢叫鸡返禀道："此山系纳溪间道，若越过此岭，不过十里，便到纳溪，大帅何不乘此前进，掩袭敌营，包管此夜可荡平敌军了。"敬尧道："你说虽是，但山势重复，倘遇他变，如何对付？"却也乖觉。卢叫鸡道："此路连土著乡民，尚少知晓，不瞒大帅说，叫鸡是个失业游民，平时尝窜迹山林，所以识此行径呢。"敬尧道："我军冒险前进，全仗你为耳目，成功应加重赏，否则不堪设想，你自问可有把握否？"卢叫鸡道："如或有失，就使叫鸡身为齑粉，也偿不了全军性命哩。"敬尧方才相信，惟暗中密嘱前队，注意卢叫鸡，休使脱逃；并嘱咐各军须要小心，不要躁率。自己仍停留山下，待前军得手，方定行止。亏有此着。

卢叫鸡便引军先行，一队一队的走进山口，已觉崎岖得很，入后愈进愈险，天色又昏黑起来，亏得各军携有火具，随手爇着，还能辨出路径；只北军不惯山行，走了一程，已是气喘交作，不胜困惫，正要择地休息，蓦闻炮声一响，四面八方，统是敌军杀来。各军料知中计，叫苦不迭。前队的队长，急将卢叫鸡捆住，麾兵倒退。可奈枪弹雨下，无从躲避，军士不是倒毙，便是受伤，还有陨崖坠谷的兵士，不计其数。忽听山上大叫道："北军听着！今日你等到此，已经走入绝地，本可一鼓就歼，但你我都是同胞，不应自相残杀；且助纣为虐的张敬尧，未曾入山；被他幸逃性命，特借你等口传，叫他速即悔过，免遭诛戮，你等亦休得再来。这次恕你，下次是不能留情了。"也学诸葛孔明擒纵之法。言毕，

枪声渐止。各军士才得抱头鼠窜，回出山口，向外一望，并不见张敬尧踪迹，只剩数十百个尸骼，东倒西仆，大众统惊诧得很，只因死里逃生，已算万幸，还有何心顾及？匆匆的奔回泸州去了。

看官！道这种尸骼，是那里来的？原来蔡锷知张军入山，急密遣劲卒，绕出间道，抄截张敬尧的归路。偏敬尧生得乖巧，起初是不肯随入，后闻山中炮声震响，料有他变，忙麾军退还，至滇军抄出山前，燃炮轰击，只打死张军后队百余名，张敬尧早已遁去，追赶不及，也收兵回营。纳溪守兵，闻张军败绩，自然不战而降，惟张敬尧奔回泸州，检集残兵已伤亡大半，队官绑入卢叫鸡，恼得张敬尧无怒眦欲裂，拍案痛詈道："狗强盗！你敢勾通逆军，来算计我吗？"卢叫鸡大笑道："我虽是个强盗，不似你狐群狗党，专知帮着袁贼，屠戮川民。蔡司令拥护共和，邀我相助，我感他热忱爱国，是以前来诈降，满望诱你入险，送你归天，谁知你还阳寿未绝，逃出天网，只晦气了同胞若干人。我已拚死而来，杀死了我，倒可流芳百世，省得人人骂我为盗魁呢。"蔡锷计遣卢叫鸡，却从卢口中说明。敬尧大怒，喝令左右乱刀齐下，霎时间砍成肉泥。卢系叙、泸间巨匪，作孽已多，该受身报，惟美名反藉是以传，一死可无遗憾。

寻闻纳溪又失，忙向各处乞援。冯玉祥派兵驰至，还有伍祥祯军，也闻信赶到。敬尧乃会军固守，静待蔡军到来。蔡锷得卢叫鸡死信，很是叹息，即进兵直指泸州，将至城下，遥见前面深沟高垒，状颇坚固，急切料难攻入，乃挥兵少退，择险驻营。休息一天，得綦江出兵消息，他将营务交代刘云峰，暂行主持，自率轻兵五百人，前往掩袭。沿江一带，统是路转山回，不胜拗曲，他恐忙中有错，即向土民问讯，凑巧有一矍铄老翁，移步进前，当即下马婉询，并用好言抚慰。那老人自述姓王，名思孝，年已七十有奇，且云："北军近据綦江，骚扰得很，强买民间什物，奸淫良家妇女，小民怨苦得很，今得护国军到来，或者得重见天日了。"蔡锷道："此间与綦江相通，何处最为要道？"老人道："莫若松坎。"蔡锷道："松坎距此，约若干里？"老人道："不过十余里了。"蔡锷复问及路径，老人道："小民愿为前导。"蔡锷道："老翁尚健行么？"老人道："十余里路程，怕甚么！"蔡锷大喜，便令老人前行，自率军后随，约一小时，即到了松坎，两旁皆山，只中间留一小径，可通行人。山上大松丛杂，蔽日干霄，就使埋伏千人，一时也无从窥悉。蔡锷语老人道："地号松坎，果然名实相符，但我军因留驻此间，老翁不如归休，免得多劳。"老人道："此处最便伏兵，倘或北军前来，即可掩杀过去，任他千军万马，也是死多活少了。"此老颇知兵法。蔡锷不胜惊异，还疑他是北军间谍，不由得迟疑起来。老人道："小民愿在军前，看将军杀贼哩。"说至此，便散步登山，甫上山腰，向綦江一面眺着，隐隐见有北军旗帜，飘动途中。老人忙抢下道："北军来了。"蔡锷也上冈一望，果然有大队北军，迤逦而来，急忙传令五百人，左右埋伏，俟有口令，即行杀下。各兵俱遵令四伏，蔡锷自与老人，据冈倚树，兀坐望着。

綦江军奋勇来前，势甚飘忽，不一时已入径中，蔡锷即引吭高呼，宣达口号。一声呼毕，顿时枪声交作，喊杀连天。蔡锷也无暇顾及老人，即下山指挥，蹙攻敌众。綦江兵虽有数千，到了窄径中间，好似鼠斗穴中，无从展技，前队逃避不及，尽被击毙，后

队急忙退还，也已一半伤亡，剩了几百个长脚兵，一哄儿逃回綦江。蔡锷也不追赶，检查军士，五百个一人不少，只受伤了数十名，且夺得机关枪十余架，令军士带归。只有老人王思孝，不知去向，四处寻觅，方见他奄卧林间，额上涔涔血出，竟中弹毙命了。想是老命，应绝此地。蔡锷不觉流泪，并向他下拜道："王翁王翁！我得你立了战功，你为我死在战地，英灵未泯，随我归家，我总不令你虚死哩。"军士亦相率掩泣，随即由蔡锷嘱咐，舁着尸首，返至原处，查明家属，令他领尸，且出洋数百元，作为抚恤。蔡锷又沽酒亲奠，且拜且泣，乡民皆为动容，统说老人有福，得邀将军祭奠，死有余荣了。

蔡锷辞别老人家眷，驰回营中。刘云峰等接着，叙及战事，统是欢慰异常。翌日早起，蔡锷令军士饱餐，进扑泸城。敬尧也驱军出来。一场鏖战，互有杀伤。次日再战，两军互击一阵，蔡锷勒兵退后，作佯败状。冯、伍两军，乘胜追去。张军恐蹈故辙，不敢前行，只慢慢儿的随着后面。但见前军踊跃得很，霎时间已隔数里，远远有一丛林，那前军已趋入林间去了。张军知是不妙，代为前军担忧，果然炮声骤发，枪声继起，一片鼎沸声，从林间遥应过来。那时张军只好驰救，赶至林前，望将进去，顿令人心惊胆落。看官！道是何故？原来冯、伍二军，已被蔡锷军诱入垓心，四面围住，团团攻击，眼见得冯、伍军要同归于尽。张军一声呐喊，用机关枪猛击过去，方冲开蔡军一角，冯、伍各军，乘隙逃出，已只剩了一半。蔡军又并力还攻，连张军也抵敌不住，转身逃回。有几百个晦气的兵士，也中弹丧命，好容易驰入泸城，统是狼狈不堪，连声叫苦。张敬尧经此一挫，尚望曹锟派兵救应，那知曹军扎住綦江，为了松坎一役，多已气夺，不敢出援。敬尧无法，命尽毁城中大厦，开了旁门，率兵逃去。自己不能守城，徒借居民出气，是何居心？蔡锷挥军薄城，城门已经大开，百姓均伏道欢迎。护国军一拥而入，惟蔡锷亲自下骑，慰劳泸民，且因民多露宿，即出资分给，令暂买芦席，圈棚为屋，藉免风寒。一面煮粥赈饥，百姓始稍免冻馁了。应该有此仁政，但较诸张军，已不啻天渊之隔。

泸城一下，川省复震，免不得有急电到京，老袁也觉惊惶。嗣又接湖广警报，李烈钧攻入湖南，陆荣廷攻入广东，顿时惊上加惊，愁上加愁；接连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又提出外交意见书，送达外交部，书中大意，说是："奉本国政府训令，因中国内乱蔓延，北京政府，既无平乱能力，滇、桂、黔方面，又系维持共和，不得视为乱党，本国政府，现已承认为交战团体"等语。未几，又有英、法、俄、美各公使，陆续至外交部，请老袁速即取消帝制，免得久乱。老袁正应接不遑，忽来了一道长电，急忙令秘书照译。起首二语，是为速行取消帝制，以安人心事。老袁见了，忙令译末尾数码，一经译出，顿令一位阴鸷险狠的袁皇帝，挫闪了腰，扑塌一声，向睡椅上奄卧下了。看官！你道这电是何人发来？原来是江苏将军冯国璋、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及徐州将军张勋。这五位将军，本是大江南北的重要人物，平时又是袁氏心膂，此次为了帝制问题，已不免有些解体，老袁很为注意，陡然来了这道电文，那得不令他丧气。秘书员见老袁躺倒，还疑他是昏晕过去，偷眼一瞧，只见他睁着双眼，竖起两眉，拳头又握得很紧，越发令人惊怕；他又不敢呼唤，但密令左右去请太子。不一刻，克定进来，走近老袁椅前，老袁忽挺身坐起道："你…你好！你一心一意的劝我为帝，你好将来承袭，

我听了你，费尽心机，反惹出这种祸祟。现在人心已变，西崩东应，叫我如何下台呢?”克定支吾道：“目下只有滇、黔、桂三省，起兵为逆，想也没甚要紧。”老袁道：“你不看五将军电文么?”克定乃转至案前，见秘书所译，约有原文一大半。看了一遍，也吓得不敢作声。也只有这些胆量。老袁又道：“你快去请了段芝泉来。”克定闻得段芝泉三字，暗想自己是他的对头，就使去请，如何肯来，便嗫嚅道：“恐…恐他未必肯来哩。”老袁道：“曹锟、张敬尧有密电前来，统说要起用老段，目今事已急了，只好请他出来罢。”克定不敢多嘴，没奈何硬着头皮，去请段祺瑞，果然闭门不纳，紧称挡驾，于是怏怏而返，仍旧来见老袁。老袁长叹道：“多年交谊，一旦消磨，统是由儿辈淘气哩!”谁叫你听儿子语?克定道：“徐老伯尚在天津，不如去请他罢。”老袁道：“快去快去!”克定奉命趋出，竟向天津去讫。

老袁再阅五将军警告，看他语意，似乎帝制不撤，也要仿滇、黔、桂三省，宣告独立。这一急非同小可，不得不申召群僚，大开御前会议。除六君子、十三太保外，所有国务卿以下，如各部总长等，统共与会。老袁先取出五将军电文，晓示大众，随即唏嘘道：“照五将军来电，是要我取消帝制，我本没有帝王思想，只因群情所迫，勉强出此。想欺人。今既有人不服，我也似不应拘执哩。”言未已，见朱启钤、梁士诒已出奏道：“陛下如取消帝制，是威信俱堕，示人以弱了。臣等不敢从命。”说至“命”字，又有人抗声道：“自帝制发生以来，愚意已暗抱悲观，不过京中人望，多表赞成，怎敢妄参异议?目今西南大势，十去八九，总统悔祸，虑及大难，计惟下令罪已，严惩首要，或足收拾人心，挽回万一。倘帝取取消，党人尚不肯罢兵，是曲在党人，不在总统。即如各国公使，也无从援为话柄，助逆畔顺，变乱自可立平了。大总统前日，尝谓宁牺牲子孙，救国救民，奈何恋恋这帝位呢?”袁廷中有此说论，却是难得，但也只顾到一半。袁总统闻言一瞧，乃是署教育总长的张一麟，随淡淡的答道：“仲仁，一麟字。你去岁曾劝阻帝制，我悔不从你的话呢。”晓得迟了。梁士诒等本欲与辩，奈老袁已有悔意，未便哓哓力争，惟说出“陛下慎重”四字，总算是最后良策。老袁又沉吟起来，到了散会，仍然未决。是夕满腹踌躇，眼巴巴的望着徐东海，替他解决一切。待至次日已牌，尚未见克定转来，惟外面呈入一书，当即披览。看了第一句，已不免惊讶得很，正是：

破晓方回皇帝梦，展书惊得圣人言。

究竟书中写着何词，且到下回再说。

自护国军起义后，与袁军交绥，多半从略，独于蔡锷督师入蜀，连败张敬尧等，详述靡遗。盖一以嘉蔡之首义，二以见蔡之多才，民国中有此英雄，庶不愧为伟人耳。且滇、黔、桂发难于先，五将军警告于后，而袁氏智尽能索，不得已有取消帝制之议。再造共和，微蔡公之力不至此。若张一麟辈，虽抗直有声，要不过一成败论人之见，作者且不没其直，况蔡公乎?春秋之义在褒贬，吾

知作者之意，亦此物此志云尔。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销沉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

却说袁世凯展阅来书，看了第一句，即不免惊疑。看官！道是甚么奇谈？他是：

慰庭总统老弟大鉴：总统下加入老弟二字，真是奇称。

老袁暗想道："为何有这般称呼？"正要看下，忽见克定趋入道："徐伯伯来了！"老袁把书信放下，连忙道一"请"字。克定即至门外传请，须臾，见徐世昌趋入，老袁忙起身相迎。徐世昌向前施礼，慌得老袁赶紧拦阻，且随口道："老友何必客气，快请坐罢！"世昌方才入座。老袁也坐了主席。便道："你在天津享福，我在这里受苦，所以命克定前来邀请，烦你老友替我设法才是。"世昌道："不瞒总统说，世昌年已老了，既没有才力，又没有权势，只好做个废民罢了，还有何心问世？今因大公子苦口相邀，世昌不忍拂情，所以来此一行，乘便请安。若为政局起见，请总统转询他人，世昌不敢与闻。"乐得推诿。老袁笑答道："菊人，你我是患难故交，今复惠然肯来，足见盛情，还要说甚么套话？好歹总替我想个法儿，几事总可商量的。"世昌才说道："他事且不必论，现在财政如何？"开口即说财政，到底是老成人语。老袁皱着眉道："不必说了。现在各省的解款，多半延宕，所订外国借款，又被乱党煽惑，停止交付，总之由我做错，目下只仗老友挽回哩。"世昌未便急答，却从案上一望，但见有一叠信纸摊着，大约有十多张，便问老袁道："这是何人书信？"老袁道："我倒忘记了。我只看过一句，叫我做总统老弟，想是有点来历哩。"说着，便起身取下，与世昌同阅。世昌瞧着第一句，也是惊异，入后乃洋洋洒洒，历揭老袁行事的错处，且为老袁想了三策，上策是避位高蹈，中策是去号践盟，下策是将王莽的渐台、董卓的郿坞，作为比例，末后是说从前强学会中，彼此饮酒高谈，坐以齿序，我为兄，你为弟，交情俱在，因此忠告。统篇约有一万字，好似苏东坡、王荆公的万言，署名乃是康有为。原来就是文圣人。两人看罢，由徐世昌偷瞧老袁，面上似不胜愠色，便道："这等书呆子，也不必尽去睬他，但世昌却有一言相质，究竟总统是仍行帝制呢，还是取消帝制？"老袁半晌才答道："但能天下太平，我亦无可无不可。"你亦想学圣人么？世昌道："总统如果随缘，平乱谅亦容易，但须邀段芝泉出来帮忙，他是北洋武人的领袖，或还能镇压得定呢。"老袁摇首道："我已去请他过了，他不肯来，奈何？"世昌道："他的意思，无非是反对帝制，若果把帝制取消，我料他非全然无情。"老袁道："别人去请，恐是无

益，我又不便亲邀，若老友能代我一行，那是极好的了。”世昌想了一会，方起身道：“我且去走一遭罢。”老袁道：“全仗老友偏劳。”

世昌自去，老袁在室中待着，见克定复趋入道：“徐老伯如何说法？”老袁道：“他要我取消帝制，现在去邀请段芝泉了。”克定道：“帝制似不便取消哩。”老袁道：“楚歌四面，如何对待？”克定道：“不如用武力解决。”老袁哼了一声道：“靠你几个模范军，有甚么用处？我自有主见，不必多言。”克定乃退。既而徐世昌转来，说是段芝泉已有允意，惟必须撤销帝制，方肯出来效力。老袁沉着脸道：“罢！罢！我就取消帝制罢。明日要芝泉前来会议，我总依他便是。”世昌应了一声，又辞别出去。翌晨再开会议，徐世昌先至，段祺瑞亦接踵到来，余如国务卿等统已齐集。只六君子、十三太保，却有一大半请假。想是无颜再至。老袁也不欲再召，只把取消帝制的理由，约略说明，言下很有惋容。世昌道：“大总统改过不吝，众所共仰，似无容疑义了。”大众统俯首无词，老袁道：“菊人、芝泉统是我的老友，往事休提，此后仍须借着大力，共挽时艰。”段祺瑞道：“大总统尚肯转圜，祺瑞何敢固执，善后事宜，惟力是视便了。”老袁乃命秘书长草拟撤销帝制命令，一面散会，一面邀徐、段两人，及王式通、阮忠枢留着，俟命令已经拟定，再令四人善为润色。段本是个武夫，阮又是个帝制派中的健将，两人不来多嘴，全凭那斫轮老手徐世昌，及倚马长才王式通，悉心研究，那一句尚未妥适，那一字还须修改，彼此评议了好多时，方才酌定，随将草稿呈袁自阅，但见稿中写着：

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巨艰。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本，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葡、墨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各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周，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作，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示转圜。越掬越臭。予本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持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何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民，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实予不德，于人何尤？辜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中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瞿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

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呜呼痛哉！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事艰，使我神州华胄，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终不脱皇帝口吻。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仍自称大总统，未免厚颜。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终夜以兴。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勉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

老袁瞧毕，好一歇方道："算了罢！明日颁发便了。"徐、段诸人，统行退出。老袁又把这稿底，瞧了又瞧，暗想把这种文字，宣布出去，分明是自己坍台，但若捺住不发，将来大众离心，连总统都做不成。目下火烧眉毛，只好暂顾眼前，再作计较，乃咬定牙龈，将这命令交与秘书，携往印铸局排印。忽有一书呈入，当即启阅，乃是克定手笔，略云：

自筹安会发生，以迄于今，已历七阅月。此七阅月中，呕几许心血，绞几许脑力，牺牲几许生命，耗费几许金钱，千回百折，始达到实行帝制之目的。兹以西南数省称兵，即行取消帝制，适足长反对者要挟之心。且陛下不为帝制，必仍为总统，则今日西南各省，既不慊于陛下为帝，而以独立要挟取消帝制者，安知他日若辈不因不慊于父为总统，而又以独立要挟取消总统乎？窃恐其得步进步，或无已时也。料得正着。今为陛下计，不如仍积极进行之为愈。且西南各省，虽先后反抗，而北方军民，则固相安无事。陛下苟于此际正位，即使西南革党，兴兵北犯，然地隔万里，纵旷日持久，未必能直捣幽燕。况军力之强弱各殊，主客之劳逸迥别，胜败之结果，尚在不可知之数乎？就令若辈不肯归化，亦不过以长江或黄河南北，为鸿沟已耳，则陛下纵不能统一万方，亦胡不可偏安半壁哉？较今兹自行取消帝制，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愿陛下熟思之。

老袁览到此书，又不禁动了疑心，便独自一人，踱入内厅，背着了两只手，在那厅室中打着磨旋，好似镬沿上的蚂蚁一般。蓦闻背后有人道："万岁爷有请！"急忙回视，乃是女官长安静生，便道："你不要叫我万岁爷，仍叫我大总统。"安静生道："万岁自万岁，总统自总统，为甚么做了万岁，又做总统呢？"却是奇怪。老袁道："你晓得什么？你传何人的命令，敢来请我？"安静生道："皇后娘娘及妃子等，统请皇上入内，有事相禀。"老袁乃随他进去。一入内室，但见一后十四妃，均聚集一堂。黑压压的立着。洪姨先抢前一

步，运着娇喉，向老袁道："陛下为什么要取消帝制？须知妾等朝盼夕望，刚刚有些望着了，那知陛下反半途拆桥哩。"说着那泪珠儿已淌了下来。老袁瞧着，不由的心中一酸，好象万把钢刃，穿入心房，一时说不出苦楚。周姨又上前道："取消帝制的命令，已宣布么？"老袁方逼出一语道："已交到印铸局去了。"洪姨带哭带呼道："安女官长，你快传出去，叫侍卫去收回成命。"安静生口虽应诺，却亦不敢径行。于夫人亦启口道："前日我曾说过，皇帝是不容易做的，你等都想做什么妃嫔，反说我是黄脸婆，不中抬举。今日我这黄脸婆，已被你等抬举得够了，这个叫我国母，那个叫我皇娘，忽地儿又要取消这等名目，我的黄脸儿，却没处藏躲呢。"看官，听到此语，几疑于夫人何故变志，也想做皇后娘娘？原来徐东海夫人，及孙宝琦夫人，曾寄寓京师，与于夫尝相往来，当是年阴历元旦，入宫贺年，居然行叩安礼，于氏亦觉得光荣无比，渐渐的热中起来，今又闻要取消帝制，自然忿懑异常，所以有此夹七夹八的话儿。富贵迷人，煞是利害。洪姨听了，益觉胆大，催安静生去取回命令。安静生尚呆呆站着，老袁也拿不定主意，便嘱安静生道："你叫侍卫去取，只说是篇中文字，尚有误处，须再加改正，方好排印哩。"安静生才奉命去了。不一时已将原稿取到，呈与老袁，老袁藏在袋中，默默坐着。各姬妾等破涕为笑，又在老袁前说长论短，老袁也无心听及，只管对人发怔。转瞬间已是天晚，姬妾等陪他夜膳，他也食不甘味，胡乱的吃了一顿。

食毕，又去过那老瘾，才吸数口，忽由安静生传入道："外面有徐世昌求见。"老袁忙即出来，见了世昌，但闻他开口道："世昌特来辞行，翌晨要仍往天津去了。"突如其来。老袁道："你既承认帮忙，为何又要他去？"世昌道："总统好变卦，难道不准世昌变卦么？"老袁知他语中有因，便道："我明日准发取消帝制令，老友不必多疑。"世昌道："闻得山东、浙江、湖南等省，统有独立消息，若要仍行帝制，恐不到两日，都发生变端了。"老袁愈加着急，忙从袋中掏出搞纸，交与左右，令印铸局连夜排印，一面语世昌道："这国务卿一职，仍请老友复任。"世昌道："陆子欣也没甚误事，否则改用段芝泉。"老袁不待说完，便道："我意已定，请你勿辞，芝泉呢，任他作参谋总长便了。"世昌起座道："且到明日再议。"老袁点首，世昌复去。

老袁退入内室，各姬妾复来问讯，老袁凄然道："我到手的帝位，不料竟成泡影，我是德薄能鲜，无容多说了，你等也福命不齐，做了几十日的皇帝家眷，殊不值得。但我虽然不得为帝，总还好做大总统，倘或天缘辐辏，将来仍好恢复帝制，可惜我年老了。恐此生不能如愿了。"自知将死。言毕，竟泪下数行。各姬妾等见他状态颓丧，语言凄楚，无不掩面涕泣，就是能言舌辩的洪、周两姨，至此也不便再劝，空落得泪珠满面，变成了带雨梨花。一场空欢喜，却是难受。大家哭了一场，陆续的溜入房中，各自归寝。老袁也随择一室，做总统梦去了。

次日为三月二十二日，颁示取消帝制命令，并废止洪宪年号，仍称中华民国五年，收回洪宪公债，改为五年公债，谕禁各省官吏，不得再称皇帝圣上，自称臣仆奴才，一面解国务卿陆征祥兼职，仍令徐世昌复任，且就政事堂中，再开联席会议。徐、段等均来列席，筹议了小半日，始决定善后办法三条：

（一）电知驻外各公使，将帝制撤销事件，转告各国政府；驻京外使，由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面达。

（二）责令警厅谕示国民。

（三）通令各省大吏，销毁推戴书及代表名册，并征求其最后意见，限二十四小时答复。

三条件外，又召集代行立法院，开临时会，即以次日为会期。这代行立法院中的参政员，本有三派，一为帝制派，二为非帝制派，三为中立派。自帝制派得势，第二派多挂冠辞去，院中人数，已去了三分之一。至帝制撤销，第一派又无颜出席，所以二十三日开会，不过寥寥数人，未能如额，仍然散去。延至二十五日，再行召集，帝制派大半不到，惟非帝制派，却有好几人到会，勉强凑成个半数。徐世昌代表老袁，出席演术，略言："时局危急，务请各参政为国宣劳，筹议善后。"说至此，忽惹起一片喧嚷声，不是骂洪宪功臣，就是说共和蟊贼，大家瞎闹一场，经院长溥伦及梁士诒、王印川、陈汉第、江瀚、汪有龄、施愚、胡钧等，竭力维持，才算静了小半日，议了三案：（一）是咨请政府撤销国民代表大会公决的君主立宪案；（二）是取消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案；（三）是咨请政府恢复帝制中修改的民国法令案。三案议定，天已日昃，徐世昌出了院门，回报老袁，并请退还推戴书。老袁乃令朱启钤照行，将推戴书缴还代行立法院，自己懊闷得很，复检出宫中帝制文件，共有八百四十通，一古脑儿塞入炉中，付祝融氏收藏，再令袁乃宽检出各项御用品，也一并销毁。最后拟烧到新制的万岁牌，被乃宽双手抢住，不肯付火，还算保全。此外如价值五六十万元的衮龙袍，价值四十万元的檀香宝座，价值六十元的登极御袜等，统留贮后宫，作为袁皇帝的纪念品。可怜自民国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止，统共八十三日，闹了一场屋里皇帝的大梦。小子有诗叹道：

一纸官书示百僚，新华王气黯然销。
早知世态沧桑变，何苦当时梦帝朝。

这八十三日的皇帝梦中，所有费用，核算起来，煞是惊人，待小子下回申明。

徐、段心中，只反对帝制，并非深恨老袁，故袁氏有撤销帝制之命，而两人即联翩登台，盖未知帝制撤销后之尚有余波也。袁克定作书阻父，颇有先见之明，但楚歌四逼，以项羽之勇，尚且自刎乌江，宁袁氏得偏安燕、蓟乎？袁氏撤销帝制，其死速，袁氏不撤销帝制，其死愈速，且恐不止一死而已，故有为袁氏计，谓撤销帝制为非策者，亦谬论也。观老袁之踌躇未决，取回成命，而其后卒决计宣布者，亦职是故耳。群姬何知大计？自不免以一哭了之，然老袁之死期，已于此兆矣。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

却说帝制时代的费用，原定额数系六千万元，大典筹备处，约二千万元，登极犒军，约一千万元，余如收买国民代表，津贴请愿代表，贿嘱各地报馆，补助各处机关，以及各处联络，各种运动，总数为三千万。欲要问他财政的来源，无非是内外借款、救国储金、各项税则，以及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资本金。总言是民脂民膏。看官！你想大好的中华民国，无端生出帝制问题来，空令百姓加了无数负担，真是何心？是可忍，孰不可忍。到了帝制不成，大典筹备处，已将二千万元报销用尽，就是三千万元的杂费，也差不多是要合讫了。惟犒军费一千万，拨作川、湘、桂军饷，总算是易一用途，但尚且不敷甚巨。老袁撤销帝制，一大半为财政困难，无法久持，所以忍痛中断，并非全为五将军警告，及徐、段两人要求，看官想亦洞鉴呢。再加论断。闲话休提。

且说徐世昌既复任国务卿，段祺瑞亦接奉命令，任为参谋总长，一文一武，携手登台，第一着便是调和南北，当下由二人发起，邀入副总统黎元洪，联名拍电，分致蔡锷、唐继尧、陆荣廷诸人。略谓："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那知此电拍去，似石沉海，绝不见复。惟各省大吏，奉到二十四小时答复公文，还算次第呈词，多主和平。应上文。江苏将军冯国璋，且谓："撤销帝制，系现时救急良法，嗣后长江一带，可保无虞"云云。徐、段等稍稍安心。嗣复想了一策，因前时有康有为书，曾劝老袁取消帝制，此时帝制已罢，正好复函通问，并请他转劝梁启超顾全大局，首创和议，且令梁转告蔡锷，商议和解条件。从两代师生入手，也算苦心。和款共六条：（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责令三省维持治安；（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兵，退至原驻地点；（五）即日为始，三省兵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这六条和议传达粤东，康将原文电梁，梁亦将原文电蔡，蔡锷正进兵叙州，与西医汤根、鲁特，磋商停战事宜。汤、鲁二人，系由四川将军陈宧嘱托，浼他调停。蔡允停战一星期，嗣接到议和转电，不愿相从，乃径电黎、徐、段三人道：

北京黎副总统徐国务卿段总长鉴：奉来电，敬念起居无恙，良慰远系。迩者国家不幸，至肇兵戎，门庭喋血，言之痛心。此闻项城悔祸，撤销帝制，足副喁望，逖听下风，曷胜钦感。惟国是飘摇，人心罔定，祸源不靖，乱终靡已，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日后之覆雨翻云，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奉，岂有涯量？公等为国柱石，系海内人望，知必有以奠定

国家，造福生民也。临电无任惶悚景企之至。锷叩。

徐、段等接到此电，料他未肯就绪，再电令龙济光与陆荣廷婉商。龙正为粤东一带，党人蜂起，防不胜防，又闻桂军逼粤，焦急得很。应六十六回。一奉中央命令，当即电告陆荣廷，说得非常恳切，并挽陆出作调人，陆本无和意，不得已转告滇、黔、滇督唐继尧、黔督刘显世，均不肯照允，且言："如欲求和，应由中央承认六大条件。"也是六条。这六大条件，即非常严厉，由小子开述如下：

（一）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

（二）依云南起义时之要求，诛戮附逆之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关于帝制之筹备费及此次军费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赔偿。

（四）袁世凯之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五）袁世凯退位后，即按照约法，以黎副总统元洪继任。

（六）文武官吏，除国务员外，一律仍旧供职。但军队驻扎地点，须听护国军都督之指命。

看官！你想这六条要求，与中央开出的六条款约，简直是南辕北辙，相差甚远，有甚么和议可言？还有最要的声明，说是："袁氏一日不退位，和议一日不就范"云云。那老袁取消帝制，已是着末一出，若还要他辞去总统，就使护国军入逼京畿，他也是不肯承认的。天下事有进无退，老袁退了一步，便要驱他入瓮，正不出大公子所料。滇、黔既协商定议，遂电复陆荣廷，陆即电龙，龙即电北京。徐、段入报老袁，老袁又吃了一大惊，连忙转问徐、段，再用何法维持。徐、段沉吟一会，想不出什么良策，只好虚言劝慰，说了几句通套话，告别出来。老袁暗暗着急，想了一夜，复从无法中想出两法，一是嘱参政院长溥伦，要他运动参政，合词挽留；一是再派阮忠枢南下，运动冯、张，要他联合各省，一体拥护。谁料溥伦奉了密令，去向各参政商量，各参政多半摇头，不肯再蹈前辙。阮忠枢到了江宁，与冯密商，冯国璋也是推诿，转身跑到徐州，张辫帅颇肯效力，奈电询各省，只有朱家宝、倪嗣冲两人复电照允，他省是不置一词。于是袁氏两策，尽归失败。葫芦里的法儿，只可一用，第二次便无效了。老袁焦急得很，又召集那班帝制元勋，解决最后问题。帝制派人，复提出挞伐主义，要老袁继续用兵，一面联络倪嗣冲、段芝贵等，教他上书决战，自请出师。那老袁又胆壮起来，密电总司令曹锟等道：

蔡、唐、陆、刘、梁，迫予退位，予念各将士随予多年，富贵与共，自问相待不薄，望各激发天良，共图生存。万一不幸，予之地位，不能维持，尔等身家俱将不保。现时乱军要求甚苛，政府均未承认，各将士慎勿轻信谣传，堕人术中，务必准备军务，猛奋进攻，切切！特嘱。

这密电方拍发出去，外面又来了好几条密电，一电是四川将军陈宧发来，一电是湖南将军汤芗铭发来，统是主和不主战。至是冯国璋一电，比汤、陈两人所说，更进一层，略云：

> 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愚见，政府方面，须于取消而外，从速为根本的解决。从前帝制发生，国璋已信其必酿乱阶，始终反对，惟间于谗邪之口，言不见用，且恐独抒己见，疑为煽动。望政府回想往事，立即再进一步，以救现局。再进一步，便是要老袁退位。

老袁迭阅各电，料想武力难持，没奈何再电冯、陈，嘱他极力调停。冯电尚无复音，忽接到龙济光电文，乃是请命独立。看官！独立两字，是反抗政府的代名词，那里有宣布独立，还要请命中央，这真是奇怪的很呢。我也称奇。看官不必惊异，由小子叙述出来，便晓得龙郡王独立的苦心。原来粤东方面，是革命党的生长地，前时陈炯明攻入惠州，被龙军击退，应六十三回。他那里就肯罢休，索性把新加坡总机关内的人物，尽行运出，来攻粤东，名目亦叫作护国军，总司令推戴黄兴。还有一派革命军，乃是孙文手下的老同志，也乘着热闹，进攻粤境。两派分道长驱，你占一城，我夺一邑，几把那粤东省中，割得四分五裂，就中最著名的约有数路，除陈炯明外，有徐勤军，有魏邦屏军，有林虎军，有朱执信军，有邓铿军，有叶夏声军，有何海鸣军，有李耀汉、陆兰卿军，有梁德、李华、刘少廷、梁廷桂、陈少怀、何克夫、林干材、周其英、刘华良，叶谨各军，真是云集影从，数不胜数。既而团长莫擎宇，独立潮、汕，镇守使隆世储，道尹冯相荣，独立钦、廉，四面八方，陆续趋集，把一个夭矫不群的老龙王，副得死守孤城，好象个瓮中鳖罐里鳅。还有陆荣廷率师压境，急得老龙无法摆布，只好哀告陆荣廷，求他顾念姻亲，放条生路。陆荣廷也觉不忍，但叫他脱离中央，速即独立，包管保全位置，并一族的生命财产。龙乃与鸦片专卖局长蔡乃煌熟商，暂行独立。这蔡乃煌系老袁私人，老袁曾派为苏、赣、粤专卖鸦片委员，筹款运动帝制，是民国四年四月中事。此时又嘱他监制老龙，他就替老龙想出一法，令向老袁处请训，一面由龙、蔡联衔，密请老袁速派劲旅，来粤协防。老袁得了请命独立的电文，颇也惊疑，转思龙济光定有隐情，径批了独立拥护中央六字。独立以下，加拥护中央四字，确与龙王针锋相对。

方才写毕，请兵的电文亦到，乃电令驻沪第十师，速行援粤，另调南苑第十二师赴沪接防。这电不能隐讳，旅沪粤民，先自鼓噪，拟阻止沪军赴粤，免得沪上空虚。粤中军民，也不愿客军入境，群起违言。四月四日，寄碇广州的宝璧、江大两兵舰，竟驶附民军，投入魏邦屏部下。魏邦屏遂统率舰队，驰抵海珠，预备攻城；城内人民，相率惊慌，吁请龙氏独立。军队亦高悬旗帜，上面写着，听候将军龙济光、巡按使张鸣岐宣布独立等字样，适袁氏批复独立的六字诀，也从京颁到，龙济光即于四月六日宣布独立，其布告云：

为布告事，现据广东绅商学各界，全体公呈，粤省连年灾患，地方已极凋零，近来各省多已反对袁氏，宣布独立。粤省危机四伏，糜烂堪虞，各界全体，为保持全省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集众公议，联请龙上将军，为广东都督，以原有职权，保卫地方，维持秩序，此系拥护共和，天经地义，请即刚断执行等情。查阅来呈，持议甚韪，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维持治安为前提，刻经通电各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省各属地方文武官，即日宣布独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国旅粤官商，统由本都督率领所属文武官，担任保护，务须照常安居营业，毋庸惊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藉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分明是指斥民军。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良之责。其各同心协力，保卫安宁，有厚望焉！特此布告。

看这布告，并没有一字罪及老袁，不过是维持自己的职位，暂借这独立两字，掩人耳目罢了。魏邦屏闻龙已独立，驶回北江，嗣闻龙济光空言独立，毫无举动，且把寻常逮捕的国事犯，一个儿未曾释放，料他全是假意，哄骗民军，于是驰书质问，是否直诚独立？旋得答复，只说是："陆、梁来粤，当卸职他去。"魏邦屏以信非信，分电各处护国军，商议进止。陈炯明、朱执信等，统说老龙多诈，非勒令龙军缴械，不便与和。独护国军总司令徐勤，系梁启超同学，得梁来电，声言龙果独立，当和平对待，不必再用武力等语。梁之来电，仍是顾着陆氏姻亲。于是徐勤出为调人，作书致龙，商议善后事宜。龙济光即令顾问官谭学夔，及警察厅长王广龄，电邀徐勤，到海珠警察署，面议一切，词甚诚恳。徐勤放胆前行，到了海珠，谭、王两人，果来欢迎，延至署内，即由王广龄笑语道："此次独立，确出至诚，我当以全家性命，作为保证。只要你的性命，不必牵及全家。徐勤答道："龙都督果出至诚，尚有何言。"王即电达督署，报称徐勤已到，当时即得复电，略云："徐君已至，著王厅长优待，务出至诚。现已在巡按署内设招待所，专待陆、梁诸公，徐君能早日来署，尤表欢迎"云云。徐勤即托王电复，说是："由陆、梁诸公到后，当同来谒见，畅聆雅教"等语。未几，由粤城内外官绅，陆续至海珠探问，力求徐勤维持治安，转檄护国军罢兵，免致地方糜烂。徐勤遂拟定函电数十通，分发各路，并电促陆、梁，即日来粤。

待了两天，陆荣廷派了代表汤睿，乘轮至海珠，并传述梁意，浼徐勤为代表。徐勤倒也允诺，谭、王两人与汤晤谈，备极殷勤，自不消说。晚间汤、徐共寝一室，汤睿密语徐勤道："今日险极，凡与君不能相见。"徐勤惊问何故？汤睿道："我乘轮到此，路过海珠炮台，台上忽发开花炮四门，向我舰轰击，伤我水手一人，我舰上大声质问，方闻台官答言，疑是江大轮船到此。所以开炮误击。徐君！你想危险不危险呢？"你的生命，还有一天好活。徐勤尚未答复，汤睿道："我看龙济光鬼鬼祟祟，总有些靠他不住。我的友人，或劝我即行离省，不必与他会议，我想奉命前来，无论好歹，总须冒险一行，徐君以为如何？"然而死了。徐勤道："我亦这般想。今日闻龙济光部下各统领，如贺文彪、梁永桑、蔡春华、潘斯凯、颜启汉等，秘密会议，决定推戴龙济光，拟置我死地，我想眼见是真，耳

闻是假，且此次会议，关系两粤生灵，若只知顾己，不知顾人，还是回去享福，何必出来问事呢。”宅心正大，所以得生。汤睿答了一个“是”字，随即就寝。

次日为四月十二日，两方代表，就在警察署内，会集议事。看官记着！这就叫作海珠会议。特别点醒。时至巳牌，商会团长岑伯铸、李戒欺、陈子贞、王伟、吕仲明等，共到会所，汤睿、徐勤二人，也携手入会，谭学夔、王广龄，时已在场接待，招呼很是周到。过了片刻，但见警卫军统领贺文彪、潘斯凯、蔡文华、何福桥等，带着卫队，携械而来，接着是浓眉大眼的颜启汉，也领了卫卒十名，荷枪入场。颜是主谋行凶，故特笔提出。数统领都面带杀气，映入汤、徐二人的眼中，也觉有些不妙，嗣经谭、王等替他介绍，不得不勉与周旋。王广龄复推举汤、徐为主席，汤睿乃起立道：“兄弟奉陆、梁二公的命令，特地来此，联络两粤感情，今龙督即已独立，又得各绅商各统领，共保治安。诚为万幸，兄弟实无任欣慰。”汤已说毕，徐勤继起道：“兄弟此次到来，只计公安，不问艰险，座中诸公，想亦见谅。若使今日帝制已成，周自齐卖国条件，统已实行，我国已变成高丽，还要会议甚么？且或我等军舰到省，水陆并举，彼此交争，此地已变作瓦砾场，也没有诸公高会的地点。今得免此二害，与诸公相见一堂，岂非幸事？弟于昨日已通电各路护国军，即行停战，共决和平，在座绅商统领，均志存公益，如有宏谋伟论，幸即赐教。”语未已，贺文彪、潘斯凯齐声道：“两方既和平解决，护国军当然取消，应编入我警卫军内，请徐先生转达护国军，速即照行。”徐勤尚未开口，颜启汉即接入道：“贺、潘两君所说，很是正当，应请徐君入室修函。”一面说，一面即展开巨手，将徐勤扯入耳房。徐勤正要答辩，适有一卫卒持名刺入，口称将军请代表赴署。徐勤乘势出室，蓦闻枪声一响，弹子飞射过来，慌得徐勤无从躲避，竟向地下躺倒，直挺挺的卧着。小子有诗叹道：

拚将生命作牺牲，会所居然起变争。
怪底人心蛇蝎似，枪声一起可怜生。

未知徐勤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续表。

有袁世凯之为主，即有龙济光之为臣，袁好诈，龙亦好诈，袁好杀，龙亦好杀，袁以好诈好杀而致败，故取消帝制之不足，且群起而攻之，龙岂未之闻，尚欲以好诈好杀，快一时之意志耶？海珠会议，颜启汉诱入汤、徐，竟尔举枪相向，非龙氏使之而谁使之欤？呜呼袁皇帝！呜呼龙郡王！

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

却说徐勤仆倒地上，那弹子向身上擦过，险些儿击入腰膂，他却装着死尸，僵卧不动，但闻外面枪声四起，闹成一片，顿时呼喝声，哀号声，乱做一团糟，徐勤开眼偷觑，从烟尘缭乱中，仔细认明，觉身旁已无一人，他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当下爬将起来，拟从外闯出，偏外面尸体枕藉，桌椅颠倒，满地都是碍足物，料知一时难走，索性转身入内，向楼上暂避。楼上是警察寝处，留有衣服等件，他是情急智生，即将身上长衣，脱卸下来，把袋中的文件，尽行毁去，一面换得警察制服，穿在身上。改装毕，听外面已无喧声，他便轻轻的走向楼下，适遇一仆登楼，还道他是警吏，也不去细问，即让他下楼，三脚两步的趋至门口，见汤睿、谭学夔等尸身，血肉模糊，尚是摆着，他也顾不得伤心洒泪，竟一溜烟的跑出；行至海边，长堤上统插颜字旗帜，亏得身着警服，没人盘诘。到了长堤尽处，巧遇一只快船，也不暇问明底细，竟跃入舟中，慨畀舟子数十金，飞渡过江，恍如子胥离楚，遇着渔父模样。竟奔向香港去了。命不该绝，总有救星。翌日，得海军司令谭学衡电文，才识当场伤毙的人数，文云：

> 梧州探投陆都督、梁任公台鉴：今日海珠会议，汤君觉顿、汤睿字觉顿。舍弟学夔，当场受枪殒命，王君协吉，王广龄字协吉。吕君清吕仲明名清。受重伤，随后亦毙。当经力请龙、张两公，终始维持，毋使广东糜烂，均盼台从星夜来粤，安筹善后办法。全粤幸甚。学衡叩。

陆、梁二人接到此电，当然愤怒交迫，下令讨龙，正要发兵东下，突来了广东巡按使张鸣岐，替龙剖辩，把海珠一场惨变，统推在蔡乃煌、颜启汉身上。陆荣廷即问道：龙济光到那里去了？”大约到龙宫里去。张鸣岐道：“龙督本在署中，候汤、徐两君会议，不料蔡乃煌、颜启汉等，暗地设谋，拟害汤、徐，待龙督闻知，即派兵弹压，已不及了。”何人相信。梁启超接入道：“龙济光的用意，简直要害我两人，偏汤、徐两君做了替身，徐君幸得脱逃，汤觉顿竟致毙命，还有王警长、谭顾问、吕会长等也同时遇难。坚白兄，张字坚白。你想王、谭两君，是他的麾下，不过主张和平，便一古脑儿死在会场，这老龙还有天理么？我等非诛逐龙济光，如何对得住汤君？就是王、谭、吕诸人，也对他不住呢。”理直气壮。张鸣岐忙答辩道：“龙督实未与闻，现在专待两公到粤，和解粤局，断无异心。”梁启超冷笑道：“我等还想多活几天，保障共和，休再用老法欺我。”张鸣岐又道：“两公如不见信，鸣岐情愿为质，可好么？”竭力为龙帮忙。梁启超亦道：“你休做第二个王协吉，着了龙王的道儿。”张鸣岐还要再辩，陆荣廷道：“龙济光如无歹心，须要依我六款。”鸣岐

即请陆宣示，荣廷道："第一条，须交出蔡乃煌、颜启汉；第二条，须分调警卫军出省；第三条，须整顿龙军军律，解散侦探；第四条，是我若来粤，寓所由我自择，龙须到我处会谈，我不住龙处；第五条，龙军将来，一半留龙自卫，一半须随护国军征赣；第六条，我军到粤，龙须让出东园，俾我军驻扎。这六条如果见从，我就不去驱逐老龙，若有一条不依，我也顾不得亲戚关系了。且与他争个高下，看他还能害我么？"总还顾着戚谊。鸣岐道："且先去电问，何如？"陆即允诺。

当自电陈六款，迫龙遵约，旋得复电，说是："悉如尊命，惟善后条件，请张面决。"张乃与陆梁两人，协议善后，共有四款：（一）是查办海珠祸首，以明心迹；（二）是由陆、梁至粤，维持粤局；（三）是电请护国军总司令徐勤，通饬各路护国军，暂停进行，静待解决；（四）是严办土匪，保护地方；四款议定后，彼此依约办理。

张鸣岐方回粤去，不期粤东的独立，尚未就绪，浙江的独立，又闹出一番笑话。原来广东独立的消息，传到浙中，浙江将军朱瑞，及巡按使屈映光，亟向中央请兵，巩固浙防，一面将城内屯兵两旅，调驻城外。旅长童保暄，本是辛亥革命的发起人，朱瑞恐他为变，所以将他调出。还有叶焕华一旅，亦令移驻，无非是防童联络，所以一体迁移。是时驻沪第十师，本拟调粤，因浙事吃紧，由袁政府改令赴浙。且南苑第十二师，航海南来，亦有直接赴浙的消息。应上回。浙人大哗，纷纷电阻。那时有志共和的童旅长，复跃然奋起，入城见朱，请即独立。朱瑞集众会议，参谋长金华林，师长叶颂清，均反对童说，就是旅长叶焕华，也说是独立非宜。童保暄道："今日不独立，恐他日无暇独立了。"朱瑞道："本将军的意见，不必独立，也不必不独立，就是中立了罢。"此策却好，其难如愿何？大众才退。隔了一天，童保暄探得军署密谋，拟诱他入署，置诸死地，他乃想出先发制人的计策，号召二十三团二十四团，乘着四月十一日夜间，潜行入城，直攻军署。军署守卫，猝不及防，竟一哄儿散去。童保暄抢步当先，趋入署中，左右四顾，不见一人，一直跑进内室，将楼上楼下，尽行找寻，不但毫无人影，连鬼都没有了。看官！你道这将军朱瑞，及全署人员统从那里逃去？原来朱瑞乖巧得很，自闻桂、粤独立，早已防有他变，先将家眷运往上海，只自己留住署中，此次辕门遇警，即忙换了便服，走至后院，觑定墙角空隙处，有一枯树，便攀援上去，一脚跨到墙头，复解下腰带，挂在树梢，用手握住带端，把身子縋了下去，等到脚踏实地，便放开两腿，向北逸去，还有署中人役，正要入报将军，见朱瑞正在逾墙，大家也学了此法，次第出走。比军令还要灵捷。童保暄四觅无着，知已远扬；复转身出来，移兵至师长署，叶颂清也早走了。再往寻参谋长金华林，旅长叶焕华，统已不知去向。大难来时各自飞。乃复赴巡按使署，巡按使屈映光，倒还从容不迫，出来相迎，见面攀谈，却很是赞成独立，并极力褒奖童保暄，愿推他为都督。又是一种做品，比朱瑞高出一筹。保暄推让道："都督一席，当然推举屈公，如保暄资轻望浅，怎能胜任？今日此举，无非是舆情趋向，不得不然呢！"屈映光道："且集众公举便了。"当下召集长官，共同推举，结果是老屈当选。；屈仍避去都督字样，只自称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与童会衔，电知各处镇守使吕公望、张载阳、周凤岐等。于是宁、绍、嘉、湖、台等处，也即[illegible]宣告与袁政府脱离关系。谁知老屈的私意，也是模仿龙郡王，当时晓谕人

民，比龙王还要圆滑，他说是：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省城十一夜，军民拥至军署，要求独立，将军失踪，本使为军政绅商学各界，以浙江地方秩序相迫，已于今日决定以浙江巡按使兼浙军总司令，维持全省秩序，主任军民要政。除总司令部人员另行组织外，所有在省文武机关部署，一律照常办事，不准擅离职守。传谕所属，一体遵照！

据这告示，连独立两字，都不敢说出，可知屈映光是全然作伪哩。果然一道密奏，电达九重，极陈不得已的苦衷，并乞鉴宥云云。他是两面讨好，总道是绝对妙法，可以安然无事，突来了宁台镇守使周凤岐急电，略言："省城、宁、绍，先后独立，人心欢忭，秩序井然。今公复沿旧称，群情迷惑。宁、绍众志成城，誓死讨逆，万无反复余地，务即明白赐复，凤岐等当严阵以待。"老屈接阅后，已是惊惶不定，忽闻北京政事堂中，又颁发一道申令，其文云：

据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电称："四月十一日夜四时，突有军民，拥至军署，将军失踪，当经密派警队防护本署，次早军官士绅，以地方秩序关系，强迫映光为都督，誓死不从，往复数四，午后旋有各机关官长暨绅商领袖，合词吁恳，最后即请以巡按使名义兼浙江总司令，藉以维持地方秩序，固辞不获，于今日下午，始行承诺，以维军民而保治安。现在人心已定，秩序如恒"等语。该使职略冠时，才堪应变，军民翕服，全浙安然，功在国家，极堪嘉奖。着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当此时势艰危，该使毅力热心，顾全大局，既已声望昭彰，务当始终维持，共策匡定，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这道申令，竟将老屈的秘密奏闻，和盘托出，直令老屈无从自解。恐怕由老袁使乖。凤岐等遂通电各省，攻讦老屈道：

屈以巡按使兼总司令，布告中外，非驴非马，惊骇万状。论屈在浙四载，唯知竭民脂膏，以固一己荣宠，旋复俯首称臣，首先劝进。滇、黔事起，各省中立，独屈筹饷括款，进供恐后。祸害民国，厥罪甚深。若复戴为本省长官，实令我三千万浙人，无面目以见天下。且通电输诚，伪命嘉奖，既誓死于独夫，奚忠诚于民国？反侧堪虞，粤事可鉴。宜速斥逐，勿俾贻祸。

屈映光连接这种文件，真是不如意事，杂沓而来。可巧商会中请他赴宴，他正烦恼得很，递笔写了一条，回复出去。商会中看他复条，顿时哄堂大笑。看官！道是什么笑话？他的条上写着道："本使向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莫非是学张子房一向辟谷？这两句传作新闻，其实他也不致这样茅塞，无非是提笔匆匆，不加检点罢了。忠厚待人。是时浙省官

绅，正组织参议会，共得二十六人，正会长举定王文卿，副会长举定张翘、莫永贞，四月十四日，在都督府开成立大会。屈映光乘机与商，托他代为斡旋，正副会长等，乃请他正式独立。屈尚沉吟未决，会接粤中来电，龙都督与粤西联盟，居然主张北伐，声讨老袁。那时屈映光才放大了胆，将巡按使的名目，革除了去，竟自称为都督了。

小于于浙事略行叙过，又要述及粤事。粤督龙济光，自承认陆荣廷条件，本应逐条照行，偏颜启汉闻风先遁，匿迹沪上。蔡乃煌又是济光旧友，一时不忍下手。第一条先难履约。他只有虚声北伐，自明真正独立的态度。陆、梁因六大条件，无一履行，遂统兵进至肇庆，迫龙遵约。龙又束手无策，只得仍央恳张鸣岐，偕谭学衡同行，往见陆、梁。陆荣廷道："坚白屡来调停，总算顾全友谊，但据我想来，粤督一席，子诚济光字。已做不安稳，不如另易他人，请岑西林即岑春煊。来上台罢。"张鸣岐道："他事总可商量，惟欲他交卸粤督，总难如命。"袁不肯舍总统，龙亦不肯舍粤督，两人心理又同。陆荣廷道："子诚号令，已不能出广州一步，难道许多民军，前归他节制么？"张鸣岐道："粤中民军，尽可受广西节制，惟广东都督，仍令子诚挂名，这事可行得么？"梁启超从旁笑着道："为叫作儿戏都督，坚白兄果爱子诚，也不应叫他做个傀儡呢。"陆荣廷又道："坚白，他既承认我六大条件，应该即行，否则惟力是视，也无庸再说了。"斩钉截铁。张鸣岐告辞道："且与子诚熟商，再行报命。"陆复顾谭学衡道："海珠惨变，令弟遭难，君何不立索仇人，为弟报冤？古人有言：'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斗'，难道此言未闻么？"应该诘责。谭学衡无词可答，只好唯唯退去。

张、谭二人去后，陆荣廷即令莫荣新，率军五千，进抵三水。三水离广州不远，警报连达省城，龙济光知不能了，没奈何与张鸣岐，同至肇庆，双方再行协议，决定五款：（一）广东暂留龙为都督；（二）肇庆设立两广总司令部，举岑春煊为总司令；（三）处蔡乃煌死刑；（四）从速实行北伐；（五）各地民军，自岑入粤，设法抚绥，并自三水划清防界，以马口为鸿沟，西南以上，归魏邦屏、李耀汉、陆兰清防守，西南以下，归龙分派巡船防守，彼此均不得逾越，免致冲突。陆、梁又齐声道："这五条协约，是即日就要履行的。我等为亲友关系，竭力为君和解，你不要再事抵赖呢。"说得龙济光满面羞惭，没奈何喏喏连声，告别而去。一入省城，即与谭学衡密谈数语，学衡会意，便调了军士数百名，直至蔡乃煌寓所闯将进去。乃煌莫名其妙，尚与那新纳的篷室，对饮谈心，备极旖旎，猛见了谭学衡，知是不佳，急忙起身欲遁，那经得谭学衡的武力，一把抓住，仿佛与老鹰攫鸡相似。可怜这个蔡老头儿，生平未尝吃过这个王法，吓得浑身乱颤，带抖带哭道："这……这是为着何事？"谭学衡也不与细说，一经拖出门外，交与军士，自己随押出城，行至长堤，唱一声道："快将杀人造意犯捆绑起来，送他到地狱中去。"蔡乃煌才知死在目前，当向谭学衡道："我不犯什么大罪，就是罪应处死，也要令我一见子诚，如何你得杀我？"问你何故设计杀人？谭学衡道："你还说没有大罪么？往事不必论，就是现在海珠会议，你与颜启汉等通谋，害死多人，我弟学夔，也死在你手，问你该死不该死呢？"乃煌不禁大哭道："龙济光卖友保身，谭学衡替弟复仇，总算我蔡乃煌晦气，一古脑儿为人受罪，我不想活了六七十岁，反在此地处死呢。"谁叫你做到这般？语尚未毕，已被军士缚

在柱上，一声怪响，枪弹洞胸，蔡乃煌动了几动，便一道魂灵，驰归故乡去了。堤上观看的行人，统说是这个贪贼，应该枪毙，并没有一个爱惜。蓦地里来了一位美人儿，行至乃煌身旁，总算哭了几声老头儿，老杀胚，后经军士说明，才晓得这个俏女郎，就是与乃煌对饮的美妾，还不过与乃煌做了半月夫妻。小子有诗咏乃煌道：

享尽荣华逞尽刁，长堤被缚泪潇潇。
贪夫一死人称快，只有多情泣阿娇。

乃煌处死后，龙济光即遵约北伐，欲知一切情形，容待下回分解。

本回以粤事为主体，而浙事附之。盖粤、浙先后独立，屈之举动，正以龙为师，故时人有粤、浙二光之目。济光、映光，似衣钵之相传，此作者之所以因粤及浙，连类并叙，非特为时日之关系已也。且朱、屈为故友，而屈负朱窃位，龙、蔡亦为故友，而龙杀蔡求和。朱非不可逐，蔡非不可杀，但朱去而屈继，蔡死而龙生，友道其尚堪问乎？要之假公济私，见利忘义，系近代一般人心之污点。二光固有光矣，鉴于二光者，盍亦为之返省耶？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冯河间会议南京

却说龙济光既联络桂军，应该遵约北伐，当委段尔源为广东护国军第一军司令，马存发、李鸿祥为广东护国第二第三两军司令，扬言北伐。其实他的本心，仍然拥护中央，不过为陆、梁所迫，没奈何反抗老袁，虚张声势哩。实是舍不掉郡王衔。惟粤省独立，闽防吃紧，浙省独立，江防吃紧，老袁拟调的第十师，及第十二师，只能顾守江防，不能分管闽防，乃别调海陆各军，令海军总长刘冠雄统率南来，海军用海容、海圻两兵舰装载，陆军无船可乘，竟将天津寄泊的招商局轮船，扣住数艘，如新康、新裕、新铭、爱仁等船，强迫装兵，由津出发。行至浙江温州洋面，正值大雾迷蒙，茫不可辨，新裕商轮，向南行驶，不知如何与海容相撞，碰损机具，不到二十分钟，全舰沉没，计死团长、团副各一人，兵士七百四十名，机师水手伙夫二十四名，损失军饷十万元，机关炮四架，山炮六尊，弹药五十万颗，军衣军械无数，余舰到了福州，与福建护军使李厚基布置防务，闽省少安。

刘冠雄电奏中央，备陈新裕沉没状，老袁不胜叹息，默思天意绝人，万难再战，只

好再请徐、段二公，商议良策。徐、段仍提出冯、陈两人，要他东西协力，调停和议，应六十八回。当下申电冯、陈。不到两日，得陈宧复电，略言："与蔡锷电商，先将总统留任一节，提作首项，已由蔡锷允达滇、黔，俟有成议，再行报命。"独冯国璋并无电复。原来江苏沿海，民党往来甚便，沪上一隅，华洋杂处，尤为党人混迹地。陈其美系民党翘楚，自袁氏称帝，已由日本来沪，设立机关，潜图革命。虽与护国军宗旨不同。但推翻袁氏的意思，总是相合。独提出陈其美，为下文被刺张本。起初百计促冯，逼他独立，冯却寂然不动，但也未尝嫉视党人。陈知独立无望，遂派同志混入镇江，谋刺要塞司令龚青云。会机谋被泄，徒落得扰攘一宵，仍然退去；转至江阴，逐走旅长方更生，居然宣布独立，推举尤民为总司令，萧光礼为要塞司令。尤民本绿本出身，专事敲诈，不知抚恤，江阴人民，大起恐慌，连电江宁，向冯求救。冯国璋忙派兵往援，人民也群起逐尤，内应外合，任你尤民臂粗拳大，也只得推位让国，弃城远扬，萧光礼已闻风先走了。冯正恨老袁疑忌，绝不谅他拥护的苦心，几乎要与袁决裂，偏中央屡次发电，哀恳他竭力调停，他又顾念旧情，害得忐忑不定；嗣又复徐、段电文略言："四川将军陈宧，已向蔡锷提出议和条件，仍戴袁为总统。"于是顺风使帆，依方加药，即提出调停意见八条：（一）应遵照清室遗言，交付袁氏组织共和政府全权，使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但须排除激烈分子；（三）惩办祸首；（四）各省军队，须以全国军队按次编号，不分畛域，并实行征兵制；（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用民国元年约法；（六）照民国四年冬季的将军、巡按使，一概仍旧；（七）滇事发生后，所有派至川、湘各军一律撤回原地；（八）大赦党人。这八大纲通电传出，尚未接复，忽闻陈宧电达中央，说是蔡锷电商滇、黔，唐、刘未能满意，不由得愤愤道："袁项城专会欺人，今徐菊人、段芝泉，也来欺我么？"遂电致政事堂，劝袁退位。略云：

> 国璋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秘密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议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顾国璋方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平，用意即复略同，敢弗赞助，以故力任调人，冀回劫运，乃报载陈将军致中央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而此间接到堂转陈电，似将首段删去。值此事机危迫，尤不肯相见以诚，满人暗于内容，将何处着手？现虽照电川省，商论开议事宜，双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费周折。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即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见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国璋不胜翘切待命之至。

国务卿徐世昌，接到冯电，暗想道："这遭坏了，华甫也有变志了。"急忙入报老袁，老袁亦惶急万分，徐世昌道："现在事已燃眉，还请总统放宽一步，挽回大局。"老袁皱

着眉道："难道我真个退位不成？"世昌道："并非退位问题，但请总统规复内阁制，并用几个新党人物，或尚能调停就绪，也未可知。"老袁道："除要我退位外，总请老友替我作主，我已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了。"世昌即草拟阁员，陆军蔡锷，内务戴戡，农商张謇，教育汤化龙，司法梁启超，财政熊希龄，递交老袁酌阅。老袁虽然不愿，也只好略略点首。世昌乃出发各电，待至两日，一无复音。再电请熊希龄、张謇、伍廷芳、唐绍仪，范源濂、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等到京，商组内阁。那知一班名流，电复世昌，统是要老袁退位，余无另言。世昌不禁长叹道："项城，项城，你搅到这个地步，叫我如何收拾呢？"遂筹思一会，入见老袁，略将外来各电，徐述一二，继复进言道："据我看来还是要芝泉组织内阁，芝泉是军阀中人，且与冯华甫很是莫逆，将来或战或和，较有把握，请总统即日照行。"老袁道："你既要芝泉出场，我亦不能不依，但你不可他去，一切善后方法，仍应替我商酌呢。"世昌道："谨遵钧命，我总在京便了。"把圈儿套与别人，不愧老练。老袁乃召入段祺瑞，嘱他组阁，段再三推让，经世昌从旁力劝，方允暂认。遂于四月二十一日，公布政府组织令，委任国务卿担任政务，称为责任内阁。越日，任段为国务卿，组织阁员。陆军由段自兼，外交仍任陆征祥，财政改任孙宝琦，内务改任王揖唐，海军仍任刘冠雄，交通改任曹汝霖，教育改任张国淦，农商改任金邦平，司法仍任章宗祥。各部总长，发表出来，都人士仍称为帝制内阁。什么叫作帝制内阁呢？看官试想！这部长中所列八人，那一个不是帝制派，而且财政、交通两部统属梁士诒党系。财神始终得势。至若军务全权，仍操诸统率办事处，未曾交与段氏。段氏登台，不过取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改机要局为秘书厅，易主计局为统计局，修正大总统公文程式，总算是恢复国体的表示。此外目的，惟调停南北，主张和议罢了。但冯、段究系故交，段既为内阁领袖，冯应格外帮忙，为此一着，遂创出南京大会议来。当由冯国璋首先发起，通电各省道：

> （上略）滇、黔、桂、粤，意见尚持极端，接洽且难，遑云开议。现就国璋思虑所及，筹一提前办法，首在与各省联络，结成团体，各守疆土，共保治安，一面贯通一气，对于四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然后依据法律，审度国情，妥定正当方针，再行发言建议，融洽双方。我辈操纵有资，谈判或易就绪。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似此按层进步，现状或可转机，否则沦胥迁就，愈滋变乱。一旦土崩瓦解，省自为谋，中央将孤立无援，我辈亦相随俱尽矣。看此两语，仍然是拥护中央。牖见如此，特电奉商。诸公或愿表同情，或见为不可，均望从速电复，临电激切，无任翘企！

电文去后，未曾独立的省份，陆续电复，均表同情。冯乃再就前日提出的八大纲，略加变更，仍分八条：（一）总统问题，仍当暂属袁总统，俟国会召集，再行解决；（二）国会问题，应提前筹办，慎定资格，严防流弊；（三）宪法问题，以民国元年约法为标准，视有未合事件，应斟酌修改，便利推行；（四）经济问题，当由中央将近来收支情形，明白宣布。滇、黔二省，筹办善后，亦宜声明需用实数，设法匀拨；（五）军队问题，南北

各军，均调回旧驻地点，所有两方添招军队，一律遣散，藉抒财力；（六）官吏问题，凡所有官制官规，均应暂守旧章，免致纷乱；（七）祸首问题，杨度等谬论流传，逼开战祸，应先削除国籍，俟国会成立后，宣布罪状，依法判决。（八）党人问题，由政府审查原案，咨送国会讨论，俟得同意，宣告大赦，方免抵触法律，贻祸将来。以上八问题电达各省，均无异议。惟旅沪二十二行省公民，如唐绍仪、谭延闿、汤化龙等，集得一万五千九百余人，抗议反对，于第一条尤驳斥无遗。冯国璋欲罢不能，竟至蚌埠见倪嗣冲，筹商了大半夜，又邀倪同至徐州，会晤张勋。倪、张本拥戴老袁，遂与冯国璋联络一气，发起南京会议，由徐州通告各省，略云：

川边开战以来，今已数月，虽迭经提出和议，顾以各省意见，未能融洽，迄无正当解决。当此时机，危亡呼吸，内氛时伏，外侮时来，中央已无解决之权，各省咸抱一隅之见，谣言传播，真相难知。而滇、黔各省，恣意要求，且有加无已，长此相持，祸伊胡底？国璋实深忧之。曾就管见所及，酌提和议八条，已通电奉布，计达典签；惟兹事体重大，关系非浅，往返电商，殊多不便，爰亲诣徐府，商之于勋，道出蚌埠，邀嗣冲偕行，本日抵徐，彼此晤商，斟酌再四，以为目今时局，日臻危逼，我辈既以调停自任，必先固结团体，然后可以共策进行。言出为公，事求必济，否则因循以往，国事必无收拾之望。兹特通电奉商，拟请诸公明赐教益，并各派全权代表一人，于五月十五日以前，齐集宁垣，会议协议，共图进止，庶免纷歧而期实际，勋等筹商移晷，意见相同，为中央计，为国家计，谅亦舍此更无他策。诸公有何卓见，并所派代表衔名，先行电示，藉便率循，无任盼祷。张勋、冯国璋、倪嗣冲印。

张、冯、倪三人，即发起南京会议，并电达中央，随即分手，订定后会，倪回蚌埠，冯归南京。是时广东方面，已在肇庆地点，设立两广司令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总参谋，李根源为副参谋。岑自香港至肇庆，即日誓师北伐，有“袁生岑死，岑生袁死”等语。一面组织军务院，遥奉副总统黎元洪为民国大总统，兼陆海军大元帅。院设抚军，即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诸人充任。又由各抚军公推唐为抚军长，岑为副抚军长，于五月八日通告军务院成立。

适值浙督屈映光辞职，公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吕就职后，明目张胆，誓讨袁氏，任周凤岐、童保暄为师长，列入护国军。与屈迥不相同。檄至粤东，军务院遂依着条例，请他就抚军职，于是滇、黔、两粤及浙江、并力讨袁。老袁闻知，又添了好几分愁恨，急召杨度、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袁乃宽等，密谋抵制。帝制要人，始终相倚。席间惟闻纸笔声，并没有什么谈论，后来转将所拟底稿，尽付一炬。越秘密，越坏事。看官！道是甚么秘计？他不过电达外使，令转告各国政府，忽遽承认南军团体，一面向未曾独立各省，催他速至南京，解决时事。各处新闻纸，探出原电，即登载出来。秘密何用？文云：

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鉴：接广东电开“革命首领宣告南方独立各省已组织成立新政府，以广州为首都，以黎元洪为大总统，及陆海军大元帅，废除北京政府。其宣告中并为设立军务院，定明权限，并兼理外交财政陆军各行政事务。云南都督唐继尧被举为军务院主任，岑春煊为副主任”各等语。查北京政府始而临时，继而正式，几经法律手续，始克成立，全国奉行，列邦承认，岂少数革命首领所能废除？首都问题，系由国家议会决定，奠定业已数年，有约各国，驻使所在地点，载诸约章，国际关系最切，对内对外，岂少数革命首领，所能擅易？大总统地位，由全国人民代表，按照根本大法选举，全国元首，五族拥戴，又岂少数革命首领，所能指派？且黎公现居北京，谨守法度，又岂肯受少数革命首领之指派？广东距京数千里，强假黎之虚名，而由唐、岑等主其实权，不啻挟为傀儡，侮蔑黎公，莫此为甚。凡此种种，违背共和，铲除民意，实系与国家为仇，国民为敌。政府方欲息事宁人，力谋统一，而少数革命首领，窃据一隅，以共和为号召，乃竟将共和原理，国民公意，一概蹂躏而抹煞之。此而可忍，国将不国。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尊处如有意见，望径电南京，请冯、张、倪三公，会同各省代表，并案讨论。院处电。

这电自五月十日发出，转眼间已到望日，南京会议，期限已届，各省代表，先后到宁，共得二十余人。计有：

直隶代表刘锡钧、吴焘。　　奉天代表赵锡福、刘恩洪。
吉林代表张恕、戴艺简。　　黑龙江代表李莘林。
山西代表崔廷献、李骏。　　山东代表孙家林、丁世峄。
河南代表毕太昌、叶济。　　湖南代表陈裔时。
湖北代表冯贲、杨文恺。　　江西代表何恩溥、程用杰。
福建代表贾文祥。　　安徽代表万绳栻。
热河代表夏东骁。　　察哈尔代表何元春。
绥远代表熊开光。　　上海代表赵禅、王滨。
徐州代表李庆璋。　　蚌埠代表裴景福。

还有中央特派员蒋雁行，及海军司令饶怀文、参谋长师景文等，也一律与会。惟陕西因乱未复，四川路远，所派代表张联棻、张轸援二人，均在途未至。五月十七日，南京会议第一次举行，由冯国璋主席，各省代表，统行列座，除蒋雁行并非代表，只能旁听外，各代表均有发言权。冯即宣言第一条总统问题，赞成冯说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反对冯说的，却有十分之三四，其余各守中立态度，既不反对，又不赞成。论辩了好几时，第一条终不能通过。冯国璋不便强迫，只好说是改日再议，代表等当然散席。李庆璋、裴景福两人，即电达张、倪，竟尔告急。隔了一天，蚌埠倪将军，亲自带兵三营，直抵江宁，正是：

全局已经成瓦解，将军还欲挟兵来。

欲知倪嗣冲到会情形，且从下回叙明。

冯、段两人，遭袁氏之疑忌，至于途穷日暮，再请他登场，重演一出压台戏，非谚所谓急时抱佛脚者耶？冯、段不念旧恶，犹为袁氏竭力帮忙，一组内阁，一开会议，平心论之，未始非友道可风。然内则帝孽具存，外则人心已涣，徒恃一二人之笔舌，亦安能骤事挽回？昔人有言：“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况冯、段乎？而倪、张更无论已。

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陆建章缴械逃生

却说倪嗣冲带兵至宁，意欲仗着兵力，迫胁各省代表，仍承认袁世凯为大总统，五月十九日，开第二次会议，倪昂然莅会，代表安徽，出席宣言道：“总统退位问题，关系全局安危，倘或骤然易位，恐怕财政军政两方面，必有危险情事发现出来，所以愚见仍推戴袁总统，请他留任为是。”言甫毕，山东代表丁世峄起言道：“倪将军的高见，鄙人非不赞成，但自袁总统热心帝制，种种行为，大失信用，即袁总统也自知错误，已有去意，难道中国除了袁总统，便没人维持大局么？”颇有胆识。倪嗣冲闻言变色道：“项城下台，应请何人继任？”丁世峄尚未及答，与丁偕来的孙家林，便从旁答言道：“自然应属副总统，何消多问。”明白爽快。倪怒目视丁、孙两人道：“你两人是靳将军派来么？靳将军拥护中央，竭诚报国，为何派你二人到来？你二人莫非私通南军，来此捣乱不成？不如你意，便硬指他犯上作乱。丁、孙两人正要答辩，那湖南代表陈裔时，已起立道：“古人有言，君子爱人以德，倪将军毋太拘执，应请三思！”湖北代表冯贫、江西代表河恩溥等，亦应声道：“敝代表等也有此意。”倪嗣冲见反对多人，怒不可遏，竟投袂奋臂道：“袁总统离位一日，中国便捣乱一日，我只知挽留袁总统，若有异议，就用武力解决。”全是蛮话，试思袁总统尚然在位，何故扰乱至此，劳你会议耶？丁世峄、孙家林等冷笑道：“既须凭着武力，何用开此会议哩？”冯国璋时在主席，睹这情形，恐惹出一场急闹，遂出为调人道：“诸君不必徒争意气，须知能战然后能和，今南方五省，已极端反抗中央；就使项城退位，他也必有种种要求，继任的总统，恐也难一律应诺，将来仍不免相争。国璋始终主和，但欲和平解决，亦应先准备武力，免令南方轻觑，要挟不情，各代表诸公，以为何如？“这一席话，才引出燕、

奉、吉、豫、热、夏诸代表同声赞成。冯复议及兵力财力二问题，燕、奉、吉、豫等代表，或愿出若干兵队，或愿认若干军饷，余代表多托词推诿。山东、江西、两湖各代表，且默不一言。冯国璋料难裁决，乃宣告散会，越宿再议。

次日复齐集会场，各代表多主和不主战，冯、倪也不便力辩。至提及总统问题，大众拟付国会表决，冯却游移两可，倪独不以为然。越日，再开第四次会议，仍无结果。徐州代表李庆璋，倡言南中虽然独立，并非自外中国。既为和平解决起见，不如令他派遣代表，同到此处议决，方期一劳永逸。这数语颇得多数赞成，遂由李主稿电达独立各省，静候复音。至散会后，他竟随着倪嗣冲，扬长去了。不数日，即有张辫帅一篇通电，其文云：

> 据敝处代表回徐报告，此次江宁之会，业经各代表次第宣言，知各省军民长官，多数以拥护中央、保存元首为宗旨，是退位问题，已属无可讨论。仍是你一人自说。且由冯上将军主张，欲求和平，非先以武力为准备不可，所有应备军旅饷项，并经各代表预先分别担任，敌忾同仇，可钦可敬。乃鲁、湘、鄂、赣诸代表，多方辩难，展转波折，故甚其辞，显见受人播弄，暗中串合，故与南方诸省，同其声调，必非该本长官所授本意。况靳、汤、王、李诸将军，公忠国体，威信久孚，或军当困难，百折不回；或地处冲繁，一心为国。勋处屡接来电，莫不慷慨淋漓，令人起敬。而该代表竟敢擅违民意，妄逞词锋，实属害群之马，允宜鸣鼓而攻。虽现在电致南方各省，令派代表到宁与议，复电能否依从，尚难遽定，而我方内容，有不可不加整饬，以求一致。诚以退位问题，关系存亡，非特总统人才，难以胜任，即以外交军政财政而论，险象尤难罄述。如果国本轻摇，必沦胥俱尽。即使南方各省，果派代表到宁与议，亦当一意坚持，推诚相告，如不见听，即以兵戈。倘内容不饬，先馁其词，则国家之亡，有可立待。用此通电布告，愿我同胞，共相切磋。设有非此旨者，即以公敌视之可也。临电迫切，无暇择言。勋印。

张辫帅虽有此电，各省长官，仍然徘徊观望，不甚赞成。山东、两湖等省，县潜图独立，云、贵、两粤等，更不消说，简直是置诸不理罢了。惟当南京会议期间，即有一个革命党魁被刺上海，相传由袁皇帝贿嘱刺客，赴沪设法，用了若干心力，才得报功。究竟被刺的是何人？行刺的又是何人？待小子叙了出来，便有分晓，小子于前文中，曾说过沪上一带，多藏着民党踪迹，就中首领，要算陈其美，从前肇和兵舰的变动，与镇江、江阴的独立，都由他一人指使，不但袁政府视为仇敌，就是南京上将军冯国璋，也加意防备，随时侦探密查。陈其美却不肯罢休，仍拟伺隙进行，只因资财支绌，未免为难。凑巧党人李海秋，介绍两个阔客，一个叫作许谷兰，一个叫作宿振芳，统说的煤矿公司的经理。这煤矿公司，牌号鸿丰，曾在法租界赁屋数幢，暂作机关，形式上很是阔绰。两人与陈见面后，约谈了好几个时辰，真个彼此倾心，非常亲昵。嗣后常相过从，联成知己。陈有时与他晤谈，免不得短叹长吁，两人问他心事，他遂和盘托出，一一告知。两

人顺口道："我等虽是商人，却也怀着公义，可惜所有私蓄，都做了公司的股本了。现在未知公司的股单，可否向别人抵押？如有此主顾，那就好换作现银，帮助民军起义呢。"陈其美不禁跃然道："两君为公忘私，真足令人起敬，我且与日商接洽，若可暂时作抵，得了若干金，充做军饷，等到成功以后，自当加倍奉还。"天下有几个卜式，陈其美何不小心？两人唯唯告别。

过了数日，陈已与日商洋行议定押款，即至鸿丰煤矿公司，与许、宿两人面洽。两人并不食言，约于次日送交股单，亲至陈寓签字。陈以午后为期，两人允诺，随邀陈入平康里，作狎邪游。由许、宿两人，作了东道主，他即坐了首席，开怀畅饮，猜拳行令，赌酒听歌，直饮到月上三更，方才回寓。这是送往阎家的饯行酒。翌日起床，差不多是午牌时候，盥洗即毕，便吃午餐，餐后在寓中守候，专待许、宿到来。俄听壁上报时钟，已咚咚的敲了两下，他暗中自忖道："时已未正了，如何许、宿两人，尚未见到？难道另有变卦么？"又过了二十分钟方有侍役入报道："许、宿二公来了。"陈忙起身出迎，但见两人联袂趋人，即含笑与语道："两君可谓信人。"一语未毕，忽觉得一声怪响，震入脑筋，那身子便麻木不仁，应声而倒。等到怪声再发，那陈其美已魂散魄荡，驰入鬼门关去了。许、宿二人，见已得手，一溜烟跑出门外，急向原来的汽车，一跃而上，开足了汽，好似风驰电掣一般，逃窜去了。是时陈寓内的侍役，闻声出视，见陈已僵卧地上，用手一按，已无气息，但见脑浆迸裂，尚是点滴不住，仔细瞧着，脑壳已被枪弹击破，弹子从脑门穿出，飞过一旁，圆溜溜的摆着，赶忙出外睁望，那凶手已不知去向，于是飞报党人，四处邀集。大家见陈惨死，不免动了公愤，一面购棺敛尸，一面鸣捕缉凶，好容易拿住许、宿两犯，由法捕房审讯，许、宿语多支吾，毫无实供。嗣经再三鞫问，许供由南京军官嘱托，宿供由北京政府主使，究竟属南属北，无从讯实，结果是杀人抵罪，把许、宿问成死刑罢了。南北统不免嫌疑。

袁世凯闻陈已刺死，除了一个大患，自然欣慰，不意陕西来一急电，乃是将军陆建章，及镇守使陈树藩联衔，略说是：

> 秦人反对帝制甚烈，数月以来，讨袁讨逆各军，风起云涌，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业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言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总统廿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同，念陕西八百万生命所关，则又不忍反对。现拟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以明心迹。

老袁瞧到此处，把电稿抛置案上，恨恨道："树藩谋逆，建章逃生，都是一班负恩忘义的人物，还要把这等电文，敷衍搪塞，真正令人气极了。"你自己思想，能不负恩忘义否？嗣是忧愤交迫，渐渐的生起病来。小子且把陕西独立，交代清楚，再叙那袁皇帝的病症。原来陕西将军陆建章，本是袁皇帝的心腹，他受命到陕，残暴凶横，常借清乡为名，骚扰里闾，见有烟土，非但没收，还要重罚，自己却私运鲁、豫，贩售得值，统饱私囊，陕

人素来嗜烟，探知情弊，无不怨恨。四月初旬，郃阳、韩城间，忽有刀客百余名，呼聚攻城，未克而去。即而党人王义山、曹士英、郭坚、杨介、焦子静等，据有朝邑、宜川、白水、富平、同官、宜君、洛川等处，招集土豪，部勒军法，举李岐山为司令，竖起讨袁旗来，陕西大震。陆建章闻报，亟饬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往讨。树藩本陕人，辛亥举义，他与张钫独立关中，响应鄂师。民国成立，受任陕南镇守使，驻扎汉中。至滇、黔事起，陆建章恐他生变，调任陕北，另派贾耀汉代任陕南。树藩已逆知陆意，移驻榆林，已是怏怏不悦，此次奉了陆檄，出兵三原，部下多系刀客，遂进说树藩，劝他反正。树藩因即允许，乃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倒戈南向，进攻西安。

陆建章又派兵两营，命子承武统带，迎击树藩，甫到富平，树藩前队，已见到来，两下交锋，约互击了一小时，陕军纷纷败退。树藩驱兵大进，追击至十余里，方收兵回营。承武收集败兵，暂就中途安歇一宵，另遣干员赍夜回省，乞请援军。那知时至夜半，营外枪声四起，吓得全营股栗，大众逃命要紧，还管甚么陆公子。陆承武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起来，见营中已似山倒，你也逃，我也窜，他也只好拚命出来，走了他娘。偏偏事不凑巧，才出营门，正碰着树藩部下的胡营长，一声喝住，那承武的双脚，好似钉住模样，眼见得束手受擒，被胡营长麾下的营弁活捉了去，捉住一个豚犬，没甚希罕。当下牵回大营。陈树藩尚顾念友谊，好意款待，只陆建章闻着消息，惊惶的了不得，老牛舐犊。急遣得力军官，往陈处乞和，但教家人父子，生命财产，保全无碍，情愿把将军位置，让与树藩，且将所有军械，一概缴出。陈树藩总算照允，便于五月十五日，带着陆承武，竟入西安。陆建章出署相迎，一眼瞧去，承武依然无恙，树藩却格外威风，前后左右，统有卫军护着，比自己出辕巡阅，还要烜赫三份。看官！你想此时的陆建章，已是余威扫地，不得不装着笑脸，欢迎树藩。曾否自知惶愧？树藩乐得客气，下马直前仍向陆建章行了军礼。建章慌忙答让，彼此握手入署。承武亦随了进去，两下坐定，树藩将兵变情形，略述一遍，并言："胡营长冒犯公子，非常抱歉。"陆建章也婉词答谢。树藩复道："现在军心已反对中央，将军不如俯顺舆情，改任都督，与南方护国军联同一气，维持治安，树藩等仍可受教。"建章迟疑半晌，方道："我已决计让贤，此处有君等主持，当然不至扰敌了。"始终不肯背袁，也算好友。树藩道："将军既不愿就职，公子尽可任事。"建章道："儿辈无知，恐也不胜重任呢。"树藩方提及缴械问题，由陆建章允行，约于十七日照办。树藩退出，到了十七日，树藩复带兵至将军署，先与陆建章议定电稿，拍致北京，小子已录载上文，毋容赘说。电既发出，然后由建章出令，饬所部军队，一齐缴械，归陈军接受。缴械已毕，树藩仍委陆承武为护国军总司令，并编自己部属为二师，用曹士英的第一师长，李岐山为第二师长，自称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布告全省，宣言独立，秦中粗安。

陆建章收拾行装，共得辎重百余辆，即于五月二十日挈领全眷，退出西安。陈树藩派兵护送，才出东门，不意陈军中有一弁目瞧着若干辎重，未免垂涎起来，当下自语同侪道："这等辎重，都是本省的民脂民膏，今被陆将军捆载了去，他好安享后福，我陕民真苦不胜言哩。"为这一句话儿，顿时激动全体，大家喧呼道："何不叫他截留？他是来做将军，并不是来刮地皮，如何有这许多行李呢？"陆建章虽然听着，也只好装聋作哑，

由他喧闹。偏是卫队数十名，闻言不服，竟与陈军争执起来。陆建章喝止不住，但听陈军齐呼道：“兄弟们快来！”一语才毕，大众一拥而上，把所有辎重百余辆，抢动一空。还有陆氏的妻妾子女，也被他东牵西扯，任意侮弄，所戴的金珠首饰，统已不翼而飞。陆建章叫苦不迭，就是几十名卫队，也自知众寡不乱，只好袖手旁观，任他劫掠。小子有诗叹道：

悖入非无悖出时，临歧知侮已嫌迟。
小惩大诫由来说，到底贪官不可为。

欲知陆建章如何启行，且至下回续叙。

陈其美之被刺沪上也，全属袁政府之辣手，与宋渔父、林颂亭诸人，惨遭狙击，万众含悲，同可痛惜者也。陆建章为袁氏爪牙，加虐秦民，得赃累累，至树藩独立，彼为何全身家计，乃愿缴械辞官，若辈之目的，唯一金钱而已，金钱到手，余不足恤，或谓其为袁效忠，尚非确论。至于退出西安，辎重被劫，妻妾子女，亦爱侮辱，眼前报应如此其速，奈何世之见利忘义者，尚沉迷而不之悟乎，揭而出之，为军阀戒，亦著书人之苦心也。

第七十二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硬索款周妈生嗔

却说陆建章出城被劫，数年蓄积，一旦成空，又累得妻妾子女，抛头露面，无端受辱，真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还亏陈树藩得知此信，忙饬兵官到来，夺还若干辎重，畀他启行，才得惘惘登程，挈眷去讫。袁世凯闻陕西独立，不得不发兵对付，可奈中央已无兵可遣，无饷可筹，所有中、交两银行，已被梁财神任意提用，现款殆尽。五月十二日，且有两行钞票，停止兑现的阁令，京中金融，大起恐慌，不但银币无着，连铜币也无从兑换，商民怨声载道，统归咎段国务卿，其实都是梁财神的计策，他因两行纸币，充塞待衢，倘或群来兑现，势必无从应付，所以先发制人，密拟停止兑现的命令，迫段盖印。段祺瑞明知不便，但上受袁制，下被梁迫，阁员又多半梁党，均附梁议，没奈何盖印颁行。当时都下相传，称为段内阁的经济政策。为梁受谤，似不能不替段鸣冤。但段既出组责任内阁，如何仍用帝制余孽？自诒伊戚，不得辞咎。

自此令发布，袁政府的信用，越觉扫地，一切调遣，多不奉命。老袁没法，不得不从外面着想，饬倪嗣冲转调倪毓棻军，自湘移陕，应五十九回。倪嗣冲复电遵行。即而山东

将军靳云鹏，迭致警电，一电说民党吴大洲等，入据周村，自称护国军山东都督，一电说革命党居正等，入据潍县，自称东北军总司令。首末又有一电，是劝老袁即日退位，免致糜烂等语。老袁忧愤益迫。遂令靳速即来京，面陈鲁事，将军一缺，命张怀芝暂行代理。是时段芝贵已出任奉天将军，袁复调他入鲁，为严剿计，一方面是待交卸，一方面是要启行，断非一日两日，可以照办；而且全国警电，纷达京师，不是痛骂，就是劝退，害得老袁又气又愁，急成一种尿毒症，每遇小便，非常痛苦，延医服药，毫不见效。虽是忧愤成疾，然未始非平时渔色所致。徐世昌系念朋情，入府探疾，袁与详述病源，徐即推荐前御医陈莲舫，劝袁召治。袁即如言召陈，至陈入京诊视，略言："脏腑伏毒，已是有年，今适暴发，为祸甚烈，些须药石，恐难奏功。"袁复乞问良方，陈医士乃写了数语，呈袁自阅。看官！道是甚么方法？他说："现时救急良方，只有每次溲溺后，须用人口吮咂，舐去毒液。当未吮咂时，先用清水麻油漱口，除去口中热毒，方可吮含，徐徐舐去毒液，或可稍奏微效。"老袁点首无语，待陈医退出，即召众妾入室，令他如法施行。众妾都有难色，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发一言。有爱情者，其如此乎？令人一叹。老袁不禁懊恼起来，便道："你等太没良心，难道坐视我死么？"众妾仍然无语。此时洪、周两姨，何亦反舌无声？老袁顾着众妾，较量一番，又开口道："还是汪姨、香儿、翠媛三人罢。"何不叫洪、周两姨充役。三妾听到此语，都怏怏不悦，奈又不好推辞，只得勉强应命。每遇老袁溲溺，由三妾轮流吮咂。其味何如？舌舐稍重，老袁即痛彻肺腑，呻吟不已。有时痛到极处，且乱挞三妾，三妾无从呼冤，只把那陈医士的姓名，背地呼骂，稍稍泄忿。过了半月，老袁的尿毒症，果然少瘥，三妾私相庆幸，得免污役。五月二十三日，轮着翠媛值差，自昼至夜，不劳吮咂。老袁因他逐日辛苦，加意温存，傍晚即在翠媛室中，闲谈一切，且就与翠媛共桌晚餐。

方两人对酌时，由安女官长送入电报一则，呈与老袁。老袁不瞧犹可，瞧了一遍，不觉怒发如雷，提起手中杯盏，向女官长掷了过去。安女士把头一偏，那杯子豁喇一声，跌得粉碎，翠媛莫名其妙，急忙起座，至老袁座侧，来阅电文。那知老袁复随携一碗，向翠媛掷来。翠媛赶紧躲闪，已是不及，左额角间，被碗擦过，顿时皮破血流，痛不可耐。安女士时已溜出，传呼婢媪，趋入数人，一见翠媛受伤，忙取了创伤药，替她敷上，且乘便就翠媛腰间，扯出白方巾，代为包裹。扎束方就，被老袁瞧着，尚怒向婢仆道："我尚未死，你等便用了白布，与他缠首，莫非要咒我死么？"语已，意起身四觅，得了一个门闩，左敲右击，把婢仆打得落花流水，方释手出室。可怜婢仆等无端受扑，多半头青肤肿，怨苦连声。惟转念老袁平日，待遇下人，尚属宽仁，此次忽尔反常，好似疯狂一般，又不由得猜疑起来。反常则死，此即袁氏死征。于是出室探查，侦得老袁高坐内厅，面含愠色，究不知为着何事？待过了一小时，忽来了一个命妇，约有三四十岁，踉跄入厅，跪谒老袁，大家从外遥望，见这命妇非别，乃是于夫人的义女，四川将军陈宧字二庵的正室。迭布疑团，令人莫测。原来陈宧生平，与正妻不甚和协，所以就职入川，只令二三姬妾随行，把正妻撇在京中，惟陈妻素性笃实，夙承于夫人宠爱，视同己女，因此时常入宫，聊慰岑寂，或至数日始返。宫中眷属，竟呼他为大小姐，各无闲言，此次老袁传召，自然

奉命前来．一入内厅，仰见义父尊容，已觉可怕，不禁跪下磕头。老袁愤愤道："你知二庵近事否？"上文特书陈宧表字，便为此语埋根。陈妻答称未知。老袁厉声道："他已与西南各省的乱党，同一谋逆了。"你叛民国，莫怪人家叛你。陈妻惊讶失措，支吾答道："他……他受恩深重，当不至有此事，想系传闻错误的缘故。"老袁不待词毕，便从袖中取出一纸，掷向地上，并呵叱道："你尚为乃夫辩护么？他有电文在此，你去一瞧！"陈妻拾起电文，两手微颤，紧紧捧阅，但见上面写着：

北京国务院统率办事处鉴，宧以庸愚，治军巴蜀，痛念今日国事，非内部速弭争端，则外人必坐收渔人之利，亡国痛史，思之寒心。川省当滇、黔兵战之冲，人民所受痛苦极巨，疮痍满目，村落为墟。忧时之彦，爱国之英，皆希望项城早日退位，庶大局可得和平解决。宧既念时局之艰难，又悚于人民之呼吁，因于江日即五月三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此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宧窃不自量，复于文日即十二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至于地方秩序，宧有守土之责，谨当为国家尽力维持。新任大总统选出，即奉土地以听命，并即解兵柄以归田，此则区区私志，于私于公，以求无负者也。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谨露布以闻！中华民国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四川都督陈宧印。

陈妻阅毕，无词可答，禁不住流下泪来。妇女们惯作此腔。老袁又道："我改元洪宪时，他未尝独立，今我已取消帝制，他却独立起来，我不晓得他是甚么用意？难道我的总统位置，他不肯承认吗？别人与我反对，还属可恕，你夫的功名富贵，统是我亲手拔擢，今竟宣布独立，太属负恩，我恨不手刃了他，泄我忿恨。现在他居四川，我不能拘他到京，只有将你为质．你若自己要命，即应发电至川，令他即日到来，束身归罪，否则你夫一日不来，你一日不得卸责。"言至此，即叫入女官道："你把他牵了出去，幽禁别室，休得放走！"女官领命，即将陈妻扶出，引至一间僻室中，令他居住。陈妻无奈，只好央告女官，通报于夫人，从旁解劝。女官倒也应允，遂向于夫人报告。于夫人颇出了一惊，立呼侍婢吩咐道："你快去传语陈夫人，只说是：我甚挂念，本拟代为缓颊，因我与老头儿不睦，恐难为力，不如转求洪姨太太罢。"皇后势力，不及妃子，这是古今通病。侍婢奉了主命，复去告知陈妻，陈妻复转托女官，向洪姨求情，洪姨一闻此事，便道："你放他回去罢了！"女官道："这……这事恐不便擅行呢。"洪姨道："有我担当，怕他甚么！"毕竟要算红姨太。女官方应声而出，竟将陈妻释归。

翌日，洪姨竟报闻老袁。老袁怒道："你敢破坏我法令么？"江姨却含笑道："妾闻罪

不及孥，古有明训，就使陛下晋位为帝，亦当效法前王，况仍为民国元首呢？”老袁又怒道：“我已有令，不准你等再称陛下，及万岁爷等名词，如何你又犯禁？”洪姨复笑道：“古称皇帝为元首，今亦称总统为元首，元首可以并称，陛下亦何不可并呼？”老袁听了，颇属有理，便稍稍开颜道：“你可为善辩了。”无非喜他恭维。洪姨又道：“陈夫人伉俪不睦，人所共知，陈宧独立，夫人那得与闻？陛下以为錮住了他，可以牵制陈宧，妾料陈宧闻妻受罪，方且感激不遑，陛下奈何为宧杀妇，令宧暗笑？”舌上生莲，我也佩服。老袁不觉点首，只口中尚大骂陈宧，闹个不休。洪姨复劝慰数语，老袁乃至办公室。召集段祺瑞等，商议四川事宜。结局是免去陈职，令周骏督理四川军务，曹锟督办四川防务，张敬尧帮办四川防务。当即拟定命令，盖印发出，然后还宫。

一入宫中，忽来了一个老婆子，说是从湖南到来，有要事面陈总统。老袁急忙召见，那老婆子便大模大样的走了进来，一见老袁，但把双手捧合，作了裣衽的模样，一面道了“总统万福”四字。老袁就询问道：“湘老可好？”老婆子旋答言：“仰托洪福。”两语说毕，便呈上一函，由老袁亲自展阅。小子乘老袁阅书，无词可述的时候，就把那老婆子的来历，略叙数言。这位老婆子姓周，乃是湘南名士王闿运的家人，朝侍案，暮荐枕，名义上唤作主仆，实际上不啻夫妻。王闿运表字湘绮，自称湘绮老人，前时在京，老袁曾令为国史馆长，后来选任参政，亦列入大名，惟他是前清老翰林，脑筋中尚怀着清恩，有心复辟，凡老袁一切举动，却是未曾赞成，尝戏撰总统府对联，上联云：“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云：“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什么东西！”确是妙句。这联语脍炙人口。到了帝制发生，他即乞假还乡，与这位周妈妈，消磨那清闲岁月。后来老袁强奸民意，凡政绅军商各界，无不有请愿书，独耆硕遗老，尚付阙如，老袁想到王闿运身上，意欲借重大名，列表劝进，遂密电湖南将军汤芗铭，嘱他与王关说。王索代价洋三十万元，方能从命。一字十万元，此老也会敲竹杠。汤芗铭以索价太奢，不敢作主，电复老袁，请示办法。老袁竟愿如所请，立电汤如数拨给，准就应解公款项下扣除。汤急切不能筹垫，免强挪凑，只得十余万元，乃与王磋商，先付半数，余俟项城登极后，一并交清。王允如约，惟索得债券而去。后来帝制取消，王恐是款无着，即向汤处催索。汤谓帝制无成，当然废约。王不甘割舍，竟遣周妈入京，函致老袁，直接索款。那知这位汤将军，早已报称全缴，并未言止给半数。老袁看了王函，不免惊疑，便语周妈道：“是款据汤将军报告，早已如数交清，奈何来函所称，还有一半未缴？难道是汤将军捏词虚报，还是你家主人，与我恶作剧么？”周妈道：“这又奇了。我家老王，若已如数收清，还要遣老妇来做什么？倘谓我老王另有别情，何不将已交半数，一并赖去呢？”语有芒刺。老袁急易说道：“既如此，待我电询汤将军，俟有复音，再行核夺。我与你主人多年老友，你在此闲逛数天，尽属无妨。”周妈方才称谢，老袁即命女官引导周妈，送至洪姨处住宿，并传语优礼相待。

周妈一见洪姨，也不暇施礼，便道：“这位好姐姐，仿佛天仙一般，想是几世修来，才得住此。”洪姨也笑语相答，周妈又说短论长，语多滑稽，引人解颐，但鄙俗中却带着三分风雅，不似那石头记中的刘姥姥，一味粗鲁，想其受教于湘绮也久矣。因此洪姨与她叙谈，

倒也不觉讨厌，且反引她至各处游玩。她到一处，赞一处。竟称新华王气，比众不同，惟见了袁氏姬妾，年纪较长的呼作嫂嫂，年纪较轻的呼作姐姐，各姬妾听他语无伦次，不禁暗笑，但由老袁传嘱优待，自然不敢怠慢；就是遇着于夫人，也以平辈相处，于夫人素来忠厚，周妈妈又悉本天真，两下相谈，颇称莫逆。自是日间与各人会叙，说也有，笑也有，娓娓不倦；又善谈乡曲遗闻轶事，耐人清听，夜间住在洪姨室中，安安稳稳的过了数日。

巧值老袁至洪姨室内，面目间很是懊丧，洪姨正欲启问，周妈却先开口道："汤将军有否复音？"老袁沉着脸道："他已独立了，我去问他，他简直没有答复。"湖南独立事，即从老袁口中带叙。周妈道："我家老王事，当如何裁处？"老袁道："无论此款是否交齐，就是有一半未缴，我事已完全失败，你主人何必斤斤计较？"周妈道："咦！大总统此语，未免欺人了。我家老王。前日列名劝进，不过敦促成事，并非担保成功。今日帝制不成，大总统就要食言，倘或竟登大宝，我老王能要求例外的权利么？况日前的请愿书，乃是大总统授意，并非我老王干请，大总统言出必行，怎忍反汗？今汤将军已经独立，总统更可晓得汤氏的心思，他得做将军。想总是总统的特恩，这且悍然不顾，昧金事更不必说了。且老妇住在宫中，未悉外间的情事，今闻湖南独立，致起忧疑，我家老王，年越八旬，平时出入，必须老妇扶持，此次特遣老妇来京，本是万不得已，不料省中竟有变端，他不知急得甚么相似，还乞大总统即日付款，俾老妇归遗老人，想老王也深感厚情呢。"不愧广长舌。老袁踌躇多时道："你即眷念主人，即欲回去，我亦不便强留，惟所索款项，现时尚难报命，容俟他日汇寄。"周妈道："老妇跋涉长途，来此取款，若徒手空回，如何对付老王？这事务求原谅！"老袁始终不肯，周妈再三固请。老袁不耐噪聒，忿然作色道："我不给你主人款项，你将奈何？"周妈道："不给我款，宁死不去。"老袁道："你不肯去，我便逐你。"周妈道："你要逐我，我也弗怕。"老袁道："我将杀你，你可怕么？"周妈到此，不能再忍，竟厉声道："你要杀我，请你就杀。你要我主人劝进，许给若干金银，今我主人遣我来索，你不但靳款不付，反欲将我杀死，哼哼！你的手段，也算太辣了。你未做皇帝，就有这般威虐，他日做了皇帝，我湖南人统要灭族了。你即有此杀人手段，何不向西南各省，把什么唐继尧，什么蔡锷等，杀个净尽，得呈你愿？今乃欲甘心老妇，把我杀死，岂不是小题大做，欺软怕硬么？"说至此，更放声大哭，且哭且语，自言老王给我入京，使我一副老皮囊，葬身异地，真正可怜。老袁面前，只可用此手段对付。洪姨见他泼辣情状，恐闹得不成话儿，只得从旁解劝，婉言排解，老袁含怒出去。一生威福，反不行于老妇。众姬妾闻声走视，见周妈箕踞地上，尚在啼哭不止，大家做好做歹的劝了一回，方才收泪，且语诸姬道："我在王家多年，曾见你总统的族祖袁甲三，与我老王为忘形交，老王至袁家饮宴，彼时总统尚是小孩子，嘻憨跳掷，何等活泼？我老王摩顶笑道：'此儿他日必大贵。'不意今日果做了总统，且欲改做皇帝，众位嫂嫂姐姐们，试想袁、王两家，何等交情？就是老妇今日，受命前来，要向袁总统借若干万金，他亦应即日照付，何况是欠款不缴哩？"似有至理。众姬妾也不好与辩，无非说是再待数日，当拟缴清。周妈乃转悲为喜，复阅两三天，仍与洪姨商议，乞他筹画。洪姨本司老袁家账，没奈何支出纸币数

万元，并给现银若干，畀作川资，周妈方告别南归，小子有诗咏此事道：

拚生急得巨金回，老妇居然一使才。
我为名流犹叹惜，累名毕竟自贪财。

周妈南归以后，究竟湖南曾否独立，且俟下回说明。

本回宗旨，在川、湘独立，即用陈妻、周妈两事掩映成文，此为旁敲侧击之法，所以避上文西南各省之重复，而别开生面，令人悦目者也。然陈妻之得释，由洪姨遣之，周妈之得款，亦由洪姨付之，洪姨太之势力，至于如此；幸袁氏不得为帝，且即病死耳，否则洪姨不为吕武，亦将为赵飞燕、杨玉环之流亚，袁氏虽欲不亡，亦不可得也。人第知袁氏之误由于六君，十三太保，不知尚有一洪姨太。阅者试前后参观，乃知哲妇倾城，其为祸固不亚宵小也已。

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

却说湖南将军汤芗铭，与四川将军陈宧，本皆袁氏心腹，只因云、贵义师，直逼境内，不得不变计求安。陈于五月二十二日，宣布独立，汤犹在却顾中。是时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已早与桂军联合，在永州宣告独立，自称湘南护国军总司令，且有电致汤，劝他速定大计，毋容瞻徇等语。汤正焦急万分，适宣慰使熊希龄到省，两下商议，想出一策，联名电达中央，要求撤退北军，免延战祸。老袁复电照准，即而又有悔心，仍令北军驻湘，且调倪毓棻军，回防湘境，另派雷震春赴陕。倪至岳州，汤执前说力争，倪不得入，乃率兵退去。五月二十四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又在凤凰厅独立，自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于是汤芗铭为势所迫，不得已宣布独立，劝袁退位。第一电拍致老袁，其词云：

北京袁前大总统钧鉴：前接冯上将军通电，吁请我公敝屣尊荣，诚见我公本有为国牺牲之宣言，信我公之深，爱我公之挚，以有此电。循环三复，怦怦动心。国事棘矣，祸机丛伏，乃如万箭在弦，触机即发，非可以武力争也。武力之势力，可以与武力相抗，今兹之势力，乃起于无丝毫武力之人心。军兴以来，遍国中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殆无一不为我公之梗阻。芗铭武人，初不知人心之势力乃至于此，即我公亦或未知其势力之遽至于此。既已至此，靖人心而全末路，实别无他术，出乎敝屣尊荣之上。我公所谓

为国牺牲者，今犹及为之，及今不图，则我公与国家同牺牲耳。议者谓我公方藉善后之说，以为延宕之计，诚不免妄测高深。顾我公一日不退，即大局一日不安，现状已不能维持，更无善后之可言。湘省军心民气，久已激昂，至南京会议，迄无结果，和平希望，遥遥无期，军民愤慨，无可再抑。兹于二十九日，已徇全湘众民之请，宣布独立，与滇、黔、桂、粤、浙、川、陕诸省，取一致之行动，以促我公引退之决心，以速大局之解决。芗铭体我公爱国之计，感知遇之私，捧诚上贡，深望毅然独断。即日引退，以奠国家，以永令誉。曾任干冒，言尽于斯。汤芗铭叩。

第二电更加愤激，直欲与老袁开战。其词云：

自筹安会发生，枢府大僚，日以叛国之行为，密授意旨，电书雨下，怵诱兼至，傀儡疆吏，奴隶国民，畴实使然？路人共见，芗铭忍尤含垢，眦裂冠冲，以卵石之相悬，每徘徊而太息，天佑中国，义举西南，正欲提我健儿，共襄大举，乃以瘠牛全力，压我湖湘，左掣右牵，有加无已。现已忍无可忍，于本日誓师会众，与云、贵、粤、桂、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须知公即取消帝制，不能免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前经尽情忠告，电请退位息争，即充耳而不闻，弥拊心而滋痛。大局累卵，安能长此依违？将士同胞，实已义无反顾。但使有穷途之悔悟，正不为萁豆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惟有以干戈相见。情义两迫，严陈上言。汤芗铭叩。

看官！你想陈宧、汤芗铭两人，受袁之恩，算得深重，至此尽反唇相讥，恩将仇报，那得不气煞老袁？老袁所染尿毒症，至此复变成屎毒症，每届饭后，必腹痛甚剧，起初下浊物如泥，继即便血，延西医诊视，说他脏腑有毒，啖以药水，似觉稍宽，越日，病恙复作，腹如刀刺，老袁痛不可耐，连呼西医误我。隆裕以腹疾致死，老袁亦以腹疾亡身，莫谓无报应也。乃另聘中医入治，中医谓是症乃尿毒蔓延，仍当从治尿毒入手，老袁颇以为然，亟命开方煎服。服了下去，肠中乱鸣，亟欲大解，忙令人扶掖至厕，才得蹲坐，北方大小便，皆至厕所。忽觉一阵头晕，支持不住，一个倒栽葱，竟堕入厕中，侍役连忙扶起，已是满身污秽，臭不可近。各姬妾闻报往视，闻着一大阵臭气，连掩鼻都来不及，那里还敢近前？独第八妾叶氏，不嫌腌臜，急替他换易衫裤，并用热水揩洗。老袁抚叶氏臂，吁吁叹息道："你平时沉默寡言，至今能独任劳苦，不怕臭秽，我才知你的心了。"叶氏之心，至此才知，无怪受人蒙蔽。始终未能瞧破。叶氏为之泣下。老袁亦洒了几点痛泪。

至扶入寝室后，精神委顿不堪，闭目静卧，似寐非寐；但觉光绪帝与隆裕太后，立在面前，怒容可怖；倏忽间，变作戊戌六君子；又倏忽间，变作宋教仁、应桂馨、武士英、赵秉钧等；又倏忽间，变作林述庆、徐宝山、陈其美等；后来有无数鬼魂，面血模糊，统要向他索命的模样，这是心虚病魔，并非真个有鬼。他不觉大叫一声，吓得冷汗遍体，及启目四瞧，并无别人，只有叶氏在旁侍着，并低声问明痛苦，当即答言道："我不过精神恍惚，此处还没有甚么痛楚，但你也很困乏了，如何不去休息？他们如何并不见来？"叶氏道："姊妹们都来过了，他见陛下安睡，不敢惊动，所以退去。"老袁道："你何故未退？"叶氏忍着泪道："天下可无妾，不可无公，妾怎忍退休？"老袁不禁欷歔道："可惜我平日待卿，未尝稍厚，今日自觉愧悔哩。"

言未已，见闵姨进来，自思许多姬妾，惟闵氏资格最老，而且性情浑厚，从不闻她争论，只自己得了新欢，往往忘却旧爱，此时回溯生平，也觉抱歉得很。闵姨却近前婉询，很是殷勤，反惹起老袁许多怅触，便与语道："你随我多年，好算是患难夫妻，今日我已病剧，恐怕要长别了。"闵姨道："陛下何出此言？疾病是人生常事，静养数日，自然复原，何必过虑！"老袁道："我年已望六，死不为夭，但回忆从前，诸多错误，就是待遇卿等，也觉厚薄不均，我死后，卿等幸勿抱怨。"闵姨呜咽道："妾到此已二十多年，一衣一食，无不蒙恩，怎敢再生异想？但愿陛下逐渐安康，妾仍得托庇帷帘。万一不幸，妾……妾也不愿再生呢。"为下文自尽伏笔。说到末句。已是涕泪满颐，语不可辨。老袁此时，益觉悲从中来，痰喘交作，经叶、闵两姨，替他抚胸捶背，方略略舒服，朦胧睡去。

即而诸子陆续入室，请安问疾，见老袁委顿情状，多半掩面涕泣。闵、叶两氏，恐惊扰老袁，嘱诸子退至外寝，静心待着。诸子退后，克文见乃兄形态，似乎不甚要紧，且面上亦并无泪容，不由得懊恼道："阿兄！你知父病从何而起？"克定道："无非寒热相侵，因有此病。"克文摇首道："论起病源，兄实祸首。"克定沉着脸道："我有甚么坏处？"克文道："父亲热心帝制，都由阿兄怂恿起来。今日帝制失败，西南各省，纷纷独立，连日接到电报，都是明讥热刺，令人难堪，你想阿父年近花甲，怎能受此侮辱？古语有云：'忧劳所以致疾'，况且郁愤交集，怎能不病？"克定道："我曾禀告父亲，切忽取消帝制，他不从我，遂致西南革党，得步进步，前日反对我父为帝，今日反对我父为总统，他日恐还要抄我家、覆我族哩。我父自己不明，与我何干！"好推得干净。克文冷笑道："兄不自己引咎，反要埋怨老父，可谓太忍心了。试思我父曾有誓言，决不为帝，为了阿兄想做太子，竭力撺掇，遂至我父顾子情深，竟背前誓。弟前日尝谏阻此事，不敢表示赞同，今日阿父抱病，弟亦何忍非议我父，致背亲恩。公义私情，各应顾倒，兄奈何甘作忍人哩。"是时克端亦在旁座，他与克定素有芥蒂，亦勃然道："大哥素无骨肉情，二哥说他什么？"克端性暴，故口吻如此。克定被二弟讥嘲，顿觉恼羞成怒，便大声道："你两人算是孝子，我却是个不孝的罪人，你等何不入请父前，杀死了我？将来袁氏门楣，由你等支撑，袁氏家产，也由你等处分，你等才得快意了。"克文尚未答言，克端已喧嚷道："皇天有眼，帝制未成，假使我父做了皇帝，大哥做了太子。恐怕我等早已就死。"克定不待说毕，竟恶狠狠的指着道："你是什么人，配来讲话？"克端也不肯少让，极端相持，几乎要动起武来。猛听得内室有声，指名呼克定入内。克定闻是父音，方才趋入，但听床内怒骂道："我尚未死，你兄弟便吵闹不休，你既害死了我，还要害死兄弟么？"说着，喘咳不止，克定见这情形，只好伏地认罪。待至老袁喘定，又指斥了数语，并召诸子入室，约略训责，挥手令退。

嗣是病势逐日加重，起初还传谕秘书厅，遇有紧要文件，必呈送亲阅，到六月初二三日，病不能兴，连文件亦不愿寓目。急得袁氏全眷，没一个不泪眼愁眉，就是向不和爱的于夫人，亦念着老年夫妻的情谊，镇日里求神拜佛，虔诚祷告，并愿减损自己寿数，假夫天年。虽是迷信，但也是一片至诚，可见老年人总尚足恃。各房姨太太，只与诸公子商量，不是请中医，就是请西医，结果是神佛无灵，医药无效，老袁不言亦不食，昏昏然如失知觉，

鼾眠了一两天。到了六月五日辰刻，忽觉清醒起来，传命克定，速请徐东海入宫。克定即令侍卫往请，不一刻，东海到来，趋就病榻，老袁握住徐手，向他哽咽道："老友，我将与你永诀了。"徐东海尚强词慰藉，老袁长叹道："人生总有一死，不过我死在今日，太不合时。国事一误再误，将来仗老友等维持，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只我自己家事，也当尽托老友，愿老友勿辞！"徐答道："我与元首系总角交，虽属异姓，不啻同胞，如有见委，敢不效劳。"老袁道："我死在旦夕，我死后，儿辈知识既浅，阅历未深，全赖老友指导，或可免辱门楣。"徐又答道："诸公子多属大器，如或询及老朽，自当竭尽愚忱，以报知己。"老袁闻言，命侍从召诸子齐集，乃一律嘱咐道："我将死了，我死后，你等大小事宜，统向徐伯父请训，然后再行。须知徐伯父与我至交，你等事徐伯父，当如事我一样，休得违我遗嘱！"诸子皆涕泣应命。老袁又顾徐东海道："老友，承你不弃，视死如生，应受儿曹一拜。"徐欲出言推让，那克定等已遵着父命，长跪徐前。徐急忙挽起克定，并请诸子皆起。老袁道："一诺千金，一言百系，想老友古道照人，定不负所托呢。"

言至此，微觉气喘起来，好一歇不发一声。徐东海起身欲辞，老袁亟阻住道："老友且坐！我尚有许多事情，拟托老友，幸勿却去！"徐乃复坐。袁命诸子退出，令传召各姬妾入室，各姬妾依次毕集。去了一班，又来一班，东海老眼，恐被他若得昏花了。老袁复指语道："这是我平生好友，我死后，你等有疑难情事，尽可请命老友，酌夺施行。如你等不守范围，我老友得代为干涉，诸子中有欺负你等，你等亦可禀白我友，静待解决，慎勿徒事争执，惹人笑谈！"既托诸子，又托诸妾，念念不忘家属，乌肯努力为公？只老徐无缘无故，代挑许多担子，却也晦气。各姬妾闻了此语，相对痛哭，老袁也不胜哽咽，连老徐也凄切起来。约过一二刻，老袁又命诸妾退出，悄语东海道："你看他们何如？"徐随口贡谀道："统是幽娴贞重的福相。"老袁微哂道："君太过奖了，这十数姬妾中，当有三种区别，周、洪二氏最号聪明，然性太阴刻，不足载福，你亦晓得么？闵氏、黄氏、何氏、柳氏，随我多年，当不至有他变，但性质庸柔，免不得受人欺弄，我颇为她深虑；范氏、贵儿及尹氏姊妹，尚不脱小家气象，幸各有所出，将来或依子终身，不致中途改节；下至阿香、翠媛两人，年纪尚轻，前途难恃，我拟命我妇挈她回籍，加意管束，但我妇是否允负责任，她两人是否肯就钤制，这到是一桩大难事，还乞老友开导我妇，曲为保全。"谁叫你年已望六，还要纳此少艾？徐亦随口允诺。老袁又道："我遍观诸姬中，惟第八妾叶氏，秉性纯良，得天独厚，且子嗣亦多，他日或得享受厚福。"徐即答道："元首鉴别，当然不谬。"老袁复道："老友！我死后，各姬妾等能相安无事，不必说了，万一周、洪两妾，生风作浪，凌逼她姬，还乞老友顾念旧情，代为裁处，似老友的威望，不怕她不慑服呢。"说着，又牵住徐衣，泣语道："老友！我死后，我诸子必将分产，或将酿成绝大的争剧，我宗族中，没人能排难解纷，这事非老友不办。抑强扶弱，全仗大力。"徐嗫嚅道："这……这事却不便从命！"老袁瞿然道："老友！你的意思，我也晓得了，我当立一遗嘱，先令儿辈与老友面证，将来自不致异言。"语至此，命侍从取过纸笔，由老袁倚枕作书，且写且歇，且歇且写，好容易才算成篇，递交徐手。徐见上面写着：

予初致疾，第遗毒耳，想是熟读三国演议，尚记得刘先主遗嘱，故摹仿特肖。不图因此百病丛生，竟尔不起。予死后，尔曹当恪守家风，慎忽贻门楣之玷。对于诸母及诸弟昆无失德者，尤当敬礼而护惜之。须知母虽分嫡庶，要皆为予之遗爱，弟昆虽非同胞，要皆为予之血胤，万勿显分轩轾也。夫予辛苦半生，积得财产约百数十万磅，尔曹将来啖饭之地，尚可勿忧竭蹶，果使感情浃洽，意见不生，共族而居，同室而处，岂不甚善？第患不能副予之期望耳。万一他日分产，除汝母与汝当然分受优异之份不计外，其余约分三种：（一）随予多年而生有子女者；（二）随予多年而无子女者；（三）事予未久而有所出及无所出者，当酌量以与之。大率以予财产百之十之八之六依次递减。至若吾女，其出室者，各给以百之一，未受聘者，各给百之三。若夫仆从俾女，谨愿者留之，狡黠者去之。然无论或去或留，悉提百之一，分别摊派之，亦以侍予之年份久暂，定酬资之多寡为断。惟分析时，须以礼貌敦请徐伯父为中证。而分书一节，亦必经徐伯父审定，始可发生效力。如有敢持异议者，非违徐伯父，即违余也。则汝侪大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今草此遗训，并使我诸子知之！

徐捧读毕，便向老袁道："甚好甚好。"老袁又召入克定等，令徐宣读草嘱，俾他听受。于是用函封固，暂置枕畔，俟弥留时，再行交掷。老袁至此，已有倦容，徐亦告退；约对翌晨再会。适段国务卿等，也入内问病，袁已不愿多谈，由克定代述病状，袁第点首示意。徐、段等遂相偕退去。嗣是老袁鼾睡至晚，昏沉不省人事，是夕于夫人以下，统行陪坐，等到夜半时，袁又苏醒转来，见于夫人在侧，乃与语道："此后家事，赖汝主持，我因汝生平忠厚，恐不能驾驭全家，已将大事尽托徐东海了。"复顾众姬妾道："你等切须自爱！"再顾诸子道："我言已具遗嘱中。但我身后大殓，不必过丰，惟祭天礼服，不应废除。死欲速朽，何用此服？治丧以后，亟应带领全眷，扶柩回籍，葬我洹上，大家和睦度日，不宜再入政界，余事悉照遗嘱中履行。"诸子均伏地受命。老袁略饮汤水，复沉沉睡去。即而鸡声报晓，又不觉呻吟起来，忽瞪目呼道："快！快"说了两个"快"字，觉得舌已木强，话不下去。克定听了，料已垂危，急命左右请徐、段入宫。不一时，段已到来，由老袁挣出最简单的声音，带喘带语道："可……可照新约法请黄陂代任，你快去拟了遗令来。"段慌忙趋出，徐亦赶到，见老袁脸上，大放红光，睁着眼，嘘着口，动了好一回嘴唇，方叫出"老友"两字。又歇了半晌，才作拱手模样，又说了"重重拜托"四字。徐不觉垂泪道："元首放心罢！"旋听老袁复直声叫道："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两语说毕，痰已壅上，把嘴巴张嗡两次，撒手去了。时正六月六日巳刻，享寿五十八岁。后来黄克强有一挽联，邮寄京师，联语云：

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袁公路。

仅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彦威。

老袁已死，全眷悲号，忽有一人大踏步进来，顿足道："迟了迟了！"究竟此人为谁，容至下回表明。

阅此回，可为世之多妻者鉴，并为世之多子者鉴，且为世之贪心不足，终归于尽者鉴。为人如袁世凯，可为富贵极矣，而不能长保其妻孥，至于弥留之际，再三嘱托老友，彼于热心帝制时，岂料有如此下场耶？夫不能治家，焉能治国？只知为私，安能为公？袁氏一生心术，于此回总揭之，即可于此回总评之。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观其种种悔悟，不可谓非良心之未死，然已无及矣。呜呼！袁氏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

却说新华宫中的人物，正在哀号的时候，突有人入内来探望，自悔来迟。这人非别，便是国务卿段祺瑞。段已拟定遗命，想呈交老袁亲阅，不意袁已长逝，因此惊呼。当下递与徐世昌，请他酌夺。徐即忙取视，见遗令中云：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蚤作夜思，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洽，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吾初服，不意感疾，浸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恭厚仁明，必能弘济时艰，奠定大局，以补本大总统之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此令。

徐已瞧罢，便道："说得圆到，就这样颁发出去便了。但现在是无首绝续的时候，须赶紧戒严，维持大局要紧。一面通知副总统，即日就任，免生他变。"段即答道："这原是最要的事情，我就去照办罢。"言毕趋出。徐又劝止大众的哭声，准备棺殓，于是由袁

克定作主，立召袁乃宽入内，命办理治丧事宜。乃宽唯唯从命，又是一种美差。当下遵了遗嘱，用祭天冕服殓尸。生不获端委临朝，死却得穿戴而去，老袁也可瞑目。自于夫人以下，统是哭泣尽哀，闵姨更带哭带诉，愿随老袁同去，旁人总道是一时悲感，不甚注意。待送殓已毕，徐回寓暂息，袁乃宽觅购灵柩，急切办不到上等材料，嗣向市肆中四处寻找，方得阴沉寿器一具，出了重价，购得回来。谁知前河南将军张镇芳，却进献了一具好棺材，说是百余年陈品，不知从何处采来？经克定再四审视，果与乃宽所购的材料，优劣不同。但只死了一人，却备着两口棺木，似觉预兆不祥，克定心中，很是怏怏，忽有人入报道："大姨太太殉节了！"克定等不胜惊讶，克文更昏晕过去，好容易叫醒克文，才大家趋入闵姨房中，但见闵姨僵卧榻上，玉容不改，气息无存。枕旁置有一函，由克定取出，匆匆展阅，乃是一纸绝命书，其词云：

于后及诸姊妹公鉴：碧蝉闵姨名，见前。无状，当今上升遐之日，不能佐理丧务，分后及诸姊妹之劳，竟随今上而去，蝉虽死，亦弗能稍赎罪戾。然在蝉自揣，确有不可不死之势与理。忆今上在日，嫔妃满前，侍女列后，虽一饮一食，一步一履，悉赖人料量而承应之。今兹鼎湖龙去，碧落黄泉，谁与为伴？形单影只，索然寡欢，安得不凄然泪下者乎？蝉年甫及笄，即随今上，频年以来，早经失宠，然既邀一日雨露之恩，即当竭终身涓埃之报，无如毕生愿望，迄未克偿。辄尝自矢，蝉纵不能报效于生前者，终当竭忠于死后，兹果酬蝉素志矣。夫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蝉当日读白香山长恨之歌，未尝不叹明皇与玉环，其爱情何如是之深且挚，蝉何人斯，既极愚陋，且又失宠，敢冀非分想哉？不过欲追随今上于地下者，聊尽侍奉之职务已耳。何况今上升遐，吾后与诸姊妹，讵忍以其龙章凤姿之体，消受夜台岑寂之况味？又岂无其人，与蝉有同志而欲接踵而去耶？然今蝉已着祖生先鞭矣，匪惟尽一己之义务，且为吾诸姊妹之代表，此后凡调护扶持之责任，尽属之于蝉一人，蝉纵极鲁钝，或不致有负委托也。即有继蝉而来者，窃恐不落蝉后，此着即蝉胜诸姊妹处也。零涕书此，罔知所云，尚乞矜而鉴之！

克定览到是书，忍不住一腔悲怀，泪如泉涌，就是于夫人及众姬妾，也不胜哀恸，比哭老袁时尤加凄惨。克文竟哭晕了好几次。袁氏诸子，要算克文最为大雅，且相传系闵姨所出，故特笔摹写。时适徐东海复行入内，得悉是耗。料知高丽姨太，定有特别苦衷，所以一死明志，及详问死状，知是吞金自尽，不禁称叹道："好一个贤妇！好一位节妇！"应该赞叹。待与克定、克文相见，又劝慰了好多语。克定凄然道："我正因有两具灵柩，恐致不祥，果然复出此变。"徐随答道："袁门中有此义妇，令人钦敬，不特令尊泉下，有人侍奉，且将来列女传中，亦应占入一席，岂不是千古光荣吗？但身后殓葬，亦须格外完备，好在寿具适另有购就，上品选制，足慰烈魂。据老朽想来，怕不是令尊有灵，阴为调遣么？"克定道："伯父有命，敢不敬从。"当将所购寿具，作为闵姨的灵柩，并用妃嫔礼为殓，停丧新华宫内偏殿中。自是大典筹备处，改作袁氏治丧所，挂灵守孝，哮经吹螺，另有一番排场。

惟副总统黎元洪，即于六月七日就任，一切礼仪，因在前总统新丧期内，多半从略，黎既就职，迭下数令云：

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自维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恐固共和，造成法治之国，官吏士庶，尚其共体兹意，协力同心，匡所不逮，有厚望焉！此令。

现在时局颇危，本大总统骤膺重任，凡百政务，端资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应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勿得稍存诿卸！此令。

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此令。

这三令联翩递下，当由各省将军、巡按使复电到京，并表贺忱，就是独立各省各都督亦一律电贺。陕西都督陈树藩，且即日取消独立，并请政府优礼袁氏，敬死恤生，这也是令人莫测的情态，小子特录述如下：

国务院段国务卿、各部总长公鉴：鱼电奉悉。袁大总统既已薨逝，陕西独立，应即宣布取消。树藩谨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一切悉听中央处分。维持秩序，自是权藩专责，断不敢稍存诈诿卸，贻政府西顾之忧。抑树藩更有请者，独立虽得九省，而袁大总统之薨逝，实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职位，究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勋劳，尤为民国不祧之祖。何前倨而后恭？所以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丰，并议订优待家属条件，以慰袁总统不能明言之隐，以表我国民犹有未尽之思。此外关于大局一应善后事宜，恳随时电示遵行，至深感祷！陕西都督兼民政长陈树藩叩。

次日，四川都督陈宧，亦取消独立，有电到京云：

国务院转呈黎大总统钧鉴：川省前因退位问题，与项城宣告断绝关系，现在钧座既经就职，宧谨遵照独立时宣言，应即日取消独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谨服从中央命令，除通告各省外，伏乞训示祇遵！陈宧叩。

还有广东都督龙济光，于十三日电达中央，内称粤东独立，已于六月九日取消，其文云：

北京国务院段相国钧鉴：我公总秉国钧，再造共和，旋乾转坤，重光日月。济光已于青日，率属开会庆祝，上下胪欢，军民一致，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惟粤省党派纷岐，诸多困难，俟部署周妥，再电驰陈。龙济光叩。

政府连接各电，甚为欣慰，特授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兼署巡按使，并优奖龙济光，说他“具有世界眼光，急谋统一，热诚爱国，深堪嘉慰。该省善后事宜，统由该上将悉心筹画，妥为办理”等语。看官听着！这三省独立，原非本意，不过楚歌四逼，未便久持，没奈何暂时独立。此时袁死黎继，段氏执政，所以立即取消，讨好政府，但也由段氏素有威权，所有得此效果。

只帝制派尚蟠据国都，南方各省，仍处反对地位，一时未能统一。外面如张勋、倪嗣冲等，始终服从袁氏，正拟即日联合私党，自请出兵十万，开赴前敌，适因政局已变，方才改图。当由张辫帅深谋远虑，自思黎、段当国，定有一番变革，为自己地位计，不得不预先防患，绸缪未雨，乃即想出一法，把江宁会议的各省代表，截住归路，邀他暂留徐州，特开会议。这真叫作当道。可惜川、鄂、湘、赣、鲁、闽等处代表，从别路归省，无从拦阻，惟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数省，以及京兆、热河、察哈尔等代表，被他邀住，另有徐州镇守使张文生、徐海道尹李庆璋、安徽军署参谋长万绳栻三人，也同在会。六月九日，便在徐州军署会议，当由张勋主席，朗声宣言道：“现在政局新更，黄陂继任，中央政见，或因或革，未可预知。但世事纠纷，尚无定局，我辈身总师干，不能坐视，所望同心协力，共保治安。南北不可不统一，中央不可不拥护，就是前清皇室，及袁大总统身后一切，均宜请新政府实心优待，不得侮慢。愚见如此，诸君以为何如?”各代表齐声赞成。张勋又道：“既承列位赞同，不可不开列大纲，与众共守。”各代表又共答道：“即求指教。”张勋随命秘书员，草录十大纲，传示众览。看官！你道是什么十大纲，请看小子抄写出来：

（一）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条件。念兹在兹，不愧清室忠臣。

（二）保全袁总统之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袁氏小站练兵，张曾为其部属，此条顾全袁族，亦不失为信义。

（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名目甚大。

（四）催促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倘若固执成见，仍以武力解决。始终以武力吓人。

（五）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预政权。无非排除异己。

（六）严整兵备，保卫各本省区地方治安。意与第四条相同。

（七）抱持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军旅饷项，通力合筹。结党自固。

（八）嗣后中央设有弊政，并为民害者，务当合电力争，以尽忠告。干涉政治之动机。

（九）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补前二条之不足。

（十）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中央减政，罢除苛细杂捐，以苏民困。此与第三条所述，同一取悦人心，实非会议本旨。

各代表等本无成见，乐得随声附和，共表赞成。张勋大喜道：“诸君统热心为国，见

谅鄙忱，鄙人当感佩不置，此次回省，应请转达贵将军贵都统，互守此约，幸勿背盟！”各代表又喏喏连声。散会后，由张勋盛筵饯行，并分赠赆仪，欢然送别。各代表鼓舞而去。醉酒饱德，自然快意。此次会议，时人称为七省同盟，就是直、皖、晋、豫及关东三省，称作七省。所有特别区域，不计在内。张勋因会议告成，乐不可支，亟通电各省，详述会议情形，及录示十大纲，要求同意，这便是武人干政的滥觞。从此军阀风潮，播及全国，稍有变动，即关大局，北京的大总统，好似傀儡一般，不似那袁总统得势时，一呼百诺，远近风从了。小子有诗叹道：

武夫当道势汹汹，一国三公谁适从。
尽说晚唐藩镇祸，谁知今日又重逢。

是时有一位大员，匍匐奔丧，此张辫帅的情谊，还要加添数倍。看官！道是谁人？且至下回再说。

闵姨自甘殉节，虽其中有特别苦衷，不得已而出此策，然烈妇殉夫，古今传为美谈，袁氏何修而得此妾乎？然闵姨生长高丽，有此烈性，以视整顿国人之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者，殊不可同日语，揭而出之，所以风世也。（绝命书见近刊秘史，未知是否的笔。即如上回之袁氏遗嘱，亦从秘史中采来，著书人有见必录。是真是伪，待诸确查。）张勋不忘清室，并不忘袁氏，小忠小义，亦觉可风，但观其拥兵自卫，挟党联盟，启武夫干政之风，攘家国统治之柄，毋乃所谓跋扈将军耶？民国中有是人，欲其安定也难矣。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榇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

却说袁氏治丧，已有数日，大小男妇，都在灵前伴着，并不缺少一人。突来了一个麻冕葛衣的大员，奔入灵前，抚棺大恸，连呼帝父不置。大众统是惊讶，及留视谛视，却是面熟得很，原来就是奉天将军段芝贵。久违了。段自奉老袁命，由奉调鲁，正拟积极进兵，大为君父效力，应七十二回。偏途次得着凶耗，惊得形神沮丧，急忙星夜进京。到了新华宫，即向治丧所索取麻冕葛衣，到灵前悲号一番。几乎比袁氏诸子，还要哀戚数倍。后来闻及大丧典礼，已由政府特派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敬谨承办，才无异言。义儿的义字上，并可加一孝字。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本是帝制派中首领，又适充大丧典礼承办

员，自然恭拟典章，务极隆备，先定丧礼条目十三条，次定奠祭事项八条，列表如下：

关于前大总统丧礼议定条目。

（一）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出殡日下半旗一日，灵榇驻在所亦下半旗，至出殡日为止。（二）文武官吏，停止宴会二十七日。（三）民间辍乐七日，及国民追悼日，各辍乐一日。（四）文官左臂缠黑纱二十七日。（五）武官及兵士，于左臂及刀柄上，缠黑纱二十七日。（六）官署公文封面纸面，用黑边，宽约五分，亦二十七日。（七）官署公文书，盖用黑色印花二十七日。（八）官报封面，亦用黑边二十七日。（九）自殓奠之后一日起，至释服日止，在京文武各机关，除公祭外，按日轮班前往行礼；京外大员有来京者，即以到日随本日轮祭机关前往行礼。（十）各省及特别行政区域，与驻外使馆，自接电日起，择公共处所，由长官率同僚属，设案望祭凡七日。（十一）出殡之日，鸣炮一百零八响，官署民间，约辍乐一日。京师学校，均于是日辍课。（十二）新华公府置黑边素纸签名簿二本，一备外交团签名用，一备中外官绅签名用。（十三）军队分班，至新华门举枪致敬。

前大总统大丧典礼奠祭事项。

（一）每日谒奠礼节，均着大礼服，不佩勋章，左臂缠黑纱，脱帽三鞠躬。（二）祭品用蔬果酒馔。按日于上午十时前陈设。（三）在京文武各机关，及附属各机关，每日各派四员，由各该长官率领，于上午九时三十分，齐集公府景福门外，十时敬诣灵筵前分班行礼。（四）单内未列各机关，有愿加入者，可随时赴府知照，亦于每日分班行礼。（五）外省来京大员，暨京外员绅谒奠者，可随时赴府签名，于每日各机关行礼时，另班行礼。（六）外宾及蒙、藏、回王公等诸奠者，即由外交部蒙藏院不拘时日，先期赴府知照，届时仍由外交部蒙藏院派员接待，导至灵筵前行礼。（七）清室派员吊祭时，应由特派接待员接待。（八）除各机关每日谒奠外，其各机关中如另有公祭者，先期一日赴府知照，另班上祭。

典仪既定，新华宫内吊客，日必数起，克定等终日应酬，几无暇晷。惟洪、周二姨已密议析产，商诸徐公。徐命克定略分现银，令他自行处置，才算无事。到了六月二十日左右，克定拟遵照遗嘱，扶柩回籍，当由恭办丧礼处，择定二十八日启行，先期发出通告云：

为通告事：本月二十八日，举行前大总统殡礼，所有执绋及在指定地点恭送人员，业经分别规定办法，合亟通告，俾便周知。计开：

（甲）赴彰德人员。

（一）大总统特派承祭官一员。

（二）文武各机关长官及上级军官佐。

（三）文武各机关派员。

（四）其他送殡人员。

（乙）送至中华门内人员。

（一）外交团。

（二）清皇室代表。

（丙）送至车站人员。

（一）国务卿、国务员暨其他文武各机关长官。

（二）文武各机关各派简任以下人员四员。

（丁）在中华门内恭送人员。

文武各机关人员，及绅商学各界。（不拘人数，在中华门内，指定地点恭送。）

附服式：凡执绋官员，均服制服，无制服者，准服燕尾服，均用黑领结黑手套。有勋章大绶者，均佩勋章，带大绶，左臂暨刀剑柄，均缠黑纱。其余各文武及绅商，准用甲种大礼服，及军常服，或乙种礼服，学生制服，均缠黑纱于左臂。

自经此通告后，京内外政界诸公，除馈赠厚赙外，又致送诔词挽联，计数日间，竟达千余件。语中命意，不是夸张功绩，就是颂祷将来，还要拍马。却也无甚可述。惟筹安会中首领杨哲子，独措词微妙，言人未言。首联云："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对联云："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这两联用竟丈贡缎，极品京墨，写染出来，真足令灵帏生色，冠绝一时。老袁有知，恐要骂他嚼舌。承办丧礼员等，日夜筹备，凡纸车纸马纸船纸亭等类，以及一切仪仗，色色办到，专待届期启灵。至若袁氏家眷，更忙碌不了，所有宝贵物品，紧要箱笼，均收拾停当，编列号次，逐渐登载簿记中，就是一丝一缕，也没有遗失，纷扰数天，方得蒇事。还有一班女官，由袁克定嘱咐统行遣归，女官等亦摒挡行李，俟送柩出宫，才拟回去。安女士静生，因蒙死皇帝特宠，及各妃殡厚爱，免不得依依难舍，一双俏眼中，泪珠儿已不知流了多少。刻画尽致，不肯放松一人，真是史公书法。

转眼间已是六月二十八日了，是日早晨，新华宫外，已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到了辰牌，各项驺从舆卫，统已到齐，一队又一队，一排又一排，统执着器仗，舁着亭舆，鱼贯而行。就中凤旌凤翣，仙幡宝幢，锦幛花圈，彩幄香橱，都是异样鲜明，特别工致，差不多与赛会相似。所经诸地，断绝交通，前后左右，悉有军队荷枪拥护；行过了好几万人，方见皇子皇孙等，引柩前来，一片麻衣，弥望无际。后面有一极大的灵舆，用了花车装载，接连又是一柩，就是闵姨棺木，两旁护从的人物，多且如蚁。各外交团及清室代表，并国务卿以下文武各官，都坐着摩托车，在后恭送。最后的便是袁家女眷，及袁氏女戚，与女官婢媪等数百人，有坐汽车的，有坐马车的，有坐骡车的，多半是淡装素抹，秀色可餐，这也无庸细表。最注目的，是一个御干儿，追随灵柩，泣涕涟涟，而且满身缟素，与外此送殡人员，异样不同，提出另叙，词笔亦令人注目。旁观统启猜疑，间有晓得他的历史，方说是义重情深，不愧孝子。既到车站，站长已备好专车，将所有锦幛花圈，一齐收集，悬挂车上，然后妥奉灵榇，安置车内。一班送殡人员，均鞠躬告退，惟特派承祭官蒋作宾，及各机关派往奠殡的官吏，与感情较深的袁氏亲友，也陆续登车。外

如箱笼行李等物，尽行搬上，好容易安排停当，才吹起汽笛，传放汽管，准备开车。女官侍从等，至此也下车折回，霎时间轮机转动，似风掣电驰一般，南赴彰德去了。

袁家事从此收场，再表那承先启后的黎政府。黎素性长厚，就职时，中外颇庆得人，独帝制派栗栗危惧，蠢然思动，意欲推倒了他，巩固自己地位。一时人心浮动，讹言百出，在京官吏纷纷移家天津，亏得段祺瑞竭力镇定，暂保无恙。至川、陕、粤取消独立，中央势力加厚一层。段氏不为无功。惟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电达政府，要求四大条件：（一）系恢复民国元年公布的旧约法；（二）召集民国二年解散的旧国会；（三）惩办帝制祸首十三人；（四）召集军事会议，筹商善后问题。副抚军长岑春煊，又通电中央及各省，略言："抚军长所言四事，系南中独立各省一致的主张，如政府一律照办，本院当克日撤销"云云。唐绍仪、梁启超等，更推阐四议，说得非常痛切，非常紧要。即如河南将军赵倜、南京将军冯国璋等，亦先后电京，力请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偏偏政府不理，杳无举动，于是旧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在上海登报广告，自行召集会员，除前时附逆外，所有各省议员，限期六月三十日以前，齐集上海，定期开会。约旬日间，议员到沪，已达三百人，这消息传达北京，段国务卿不便悬宕，乃致电南方各省，及全国重要各机关云：

黄陂继任，元首得人，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龂龂辩争者，约法而已。然就约法而论，多人主张遵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但此项办法，多愿命令宣布，以期迅捷，政府则期期以为未可。盖命令变更法律，为各派法理学说所不容，贸然行之，后患不可胜言。是以迟回审顾，未敢附和也。或谓三年约法，不得以法律论，虽以命令废之而无足议，此不可也。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煞，则国中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至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国内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如之何其可也？或又谓三年约法，出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出自政治会议，与议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也民议不同，故此时以命令复行元年约法，只为命令变更命令，不得以变更命令论，此又不可也。三年约法，所以不餍人望者，谓其起法之本，根本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约法，独不嫌以命令复之乎？且三年约法之为世诟病，佥以其创法之始，不合法理，邻于纵恣自为耳，然尚经几许谘诹，几许转折，然后始议修改，而今兹所望于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复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误于前，今又何可再误于后？知其不可而欲尤而效之，诚不知其可也。如谓法律不妨以命令复也，则亦不妨以命令废矣。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或谓国人之于元年约法，愿见之诚，几不终日，故以命令宣布为速。抑知法律争良否，不争迟速，法而良也，稍迟何害？法不良也，则愈速恐愈无以系天下之心，天下将蜂起而议其后矣。纵令人切望治，退无后言，犹不能不虑后世争乱之源，或且舞法为奸，援我以资为先例。是

千秋万世，犹为国史增一污痕，决非政府所敢出也。总之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无吝教言，俾资考镜。祺瑞印。

又致上海国会议员电云：

上海议员诸君鉴：约法问题，议论纷纭，政府未便擅断，诸君爱国俊彦，法理精邃，必能折衷一是，敢希详加讨论，示以周行，无任企盼！

这两电发表后，南方各省极端反对，唐绍仪、梁启超复电辩论，略云：

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于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法，则元年约法为非法。然三年约法，非特国人均不认为法，即今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

段祺瑞仍然未允，只拟修政约法，参加手续，或仿行约法会议办法，或参照南京参议院成例，由各省长官派选委员三人，或指选该省国会议员三人，组织修正约法委员会。正在筹议举行，忽上海海军，宣告独立，推李鼎新为总司令，传檄远近道：

自辛亥举义，海上将士，拥护共和，天下共见。癸丑之役，以民国初基，不堪动摇，遂决定拥护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诚，仍后先一辙，想亦天下所共谅。洎乎帝制发生，滇南首义，筹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晓然于所谓民意者，皆由伪造，所谓推戴者，皆由势迫，人心愤激，全国俶扰，南北相持，解决无日。战祸迫于眉睫，国家濒于危亡，海上诸将士，佥以丁此奇变，徒博服从美名，当与护国军军务院联络一致行动，冀挽危局。正在进行，袁氏已殒，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服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持，不问可知。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从患方殷。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誓为一劳之逸之图，勿贻姑息养奸之祸！庶几海内一家，相接以诚，相守以法，共循正轨而臻治安矣。特此布闻，幸赐公鉴！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叩。

这海军向分三队，就是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及练习舰队。第一舰队，与练习舰队，同泊沪滨，所以同时独立。只第二舰队，尚泊长江各埠，未曾与闻。但第一舰队势力最

强，军舰亦最多，一经独立，惹起全国注目，这一着有分教！

海上洪波方作势，京中大老已惊心。

欲知海军独立以后，如何处置，请看官续阅下回。

本回叙袁氏丧礼，将送殡各节，依据官报，择要撮录，见得袁氏虽死，气焰犹生，帝制派之从中主持，不问可知矣。夫袁氏一生之目的。莫过于为帝，而袁氏一生之大误，亦莫甚于为帝。小言之，则有背盟之咎，大言之，则有畔国之愆，其得保全首领，死正着邱，尚为幸事。乃后起之政府，反盛称其功绩，加厚其饰终典礼，是奖欺也，是助畔也，何以为民国训乎？段虽非帝制派人，要亦未免为苏味道。袁家约法，犹欲维持，非经西南各省之抗争，与上海海军之独立，则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犹是一袁家天下也，呜呼袁氏！呜呼民国！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

却说海军第一舰队，与练习舰队，同时独立，这警报传达中央，段国务卿未免惊心，亟电致南京将军冯国璋，及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令他设法调停，挽回此举。那知冯、杨二人，已接李鼎新等密函，请守中立，两不相犯。冯本请恢复旧约法，当然与海军同志，杨虽为段氏爪牙，但孑身处沪，前后被逼，也只好置身局外，作壁上观。段盼望回音，并不见答，偏国会议员二百九十九人，却联电国务卿道：

元年约法，与三年约法之争，端在先决二者孰为法律。如以三年约法为法律，当然不能以命令废止。惟查临时约法。为民国之所由成，议会总统，皆由兹产出，其效力至尊无上。在国会既成立以后，宪法未制定以前，如欲有所增修，依临时约法五十五条，及国会组织法十四条之规定，当由国会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提议，并经国会议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而后其所增修者，乃为合法，乃得有效。三年约法会议，其组织及程序，既与临时约法五十五条所载不符，则其所增修者，自不得称之为法律，实属违宪之行为。是临时约法，本来存在，原无所谓恢复，今日以命令废止三年约法，乃使从前违宪之行为，归于无效，更无所谓以命令变更法律。现在各省尚未统一，调护维持，惟有一致遵守成宪，否则甲

以其私制国法，转瞬乙又以其私制而代甲，循环效尤，人持一法，视成宪为土苴，国法前途，何堪设想。请公坚持大义，力赞大总统，毅然以明令宣告，不依法律组织之约法会议所议决之中华民国约法，及其附属之大总统选举法，国民会议立法院组织法，均与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并民国二年宪法会议制定之大总统选举法相违背，当然不生效力。此后凡百庶政，应与国人竭诚遵守真正国法，以固邦基而符民意。根本既决，大局斯安。特此电复。

段祺瑞接到此电，也有转意，并非畏惮议员，实仍是畏惮海军。乃入与黎总统商议，主张恢复约法。黎本反对袁制，只因段氏登台，挟有权力，一切规画，不得不归他取决，所以沉机观变，未尝独断独行。即闻段氏有心规复，那有不允之理，便于六月二十九日，连下数令道：

（一）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时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此令。

（二）兹依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于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此令。

（三）民国三年五月一日以后，所有各项条约，均应继续有效，其余法令，除有明令废止外，一切仍旧。此令。始终不肯尽废袁制。

（四）民国议会，业经续行召集，所有关于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此令。

（五）国会业经召集，内务部所属之办理选举事务局，应即改为筹备国会事务局，迅速筹备国会事务。此令。

（六）参政院应即裁撤，此令。

（七）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应即裁撤，此令。

（八）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此令。

数令迭下，全国人士欢呼雷动，急颂黎、段两人的功德，似乎民国共和，从此再造，当再不至似袁皇帝时代，有名无实了。嗟我国民，那有这般幸福？惟段祺瑞受命组阁，再任国务总理，应该将旧有部员，酌量参换，方足一新面目，动人观听。换汤不换药，终属无益。他想老成硕望，莫如东海，当此新旧交替、遗大投艰的时候，正应向他妥商，免致再误，当下命驾至徐寓中，投刺求见。徐正为袁氏帮忙，闹得神疲力乏，卧床静养，忽闻祺瑞到来，料有要事相商，不便相拒，乃起身出室，迎段入厅。彼此闲谈数语，便由段述及组阁事情。徐答道："芝泉！你也任事多了，此次再出组阁，谅有特别把握，何必问我！"段又说道："论起今日的资望，莫如我公，公若肯出来组阁，祺瑞当面达总统，荐贤自代。"徐笑道："我为袁氏，惹人讥骂，难道尚不够揶揄么？今日若再出任事，不是冯妇，就是

冯道了。”段复道：“世上的议论，能有几语公正，如要面面讨好，边一事都不能做了。”徐即随口阻住道：“芝泉，你的好意，我很感佩，但我已决定了心，誓不再做民国官吏。”隐以总统自任。段祺瑞听到此语，料已不便再劝，乃另提出一班人物，与徐东海密商起来，段说一姓名，徐答一“好”字，或答称“也好”。及段说出许世英三字，徐点首道：“隽人是我的旧僚，与你也是莫逆，这人颇靠得住的，或令长内务，或令长交通，相总能胜任呢。”隽人即许世英字，徐之称许，为公耶？为私耶？段复说了多人，徐也不加评论，但总说一个“好”字，便算通过。至段问及行政要件，徐拈须半晌道：“目前的要策，第一件是固结北洋团体，第二件是保守中央威信，第三件是解释民党宿嫌，三事并举，国家或尚能安静哩。”段拱手道：“辱承指教，敢不如命。”说罢，便告辞而去。到了次日，即由黎总统下令道：

> 兼署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兼署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呈请辞职。曹汝霖、王揖唐、刘冠雄、张国淦、章宗祥准免本职，此令。
>
> 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此令。
>
> 特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兼任陆军总长，此令。

此令下后，段内阁又复成立。总计此九部中，除陆军一席，向归段氏占有外，其余各部人员，分作三派、一民党，二官僚，三中立派，当时称为混合内阁。惟唐绍仪、孙洪伊、张耀曾，尚在南中，未即就职，于是外交由陈锦涛兼署，司法由张国淦兼署，教育由次长吴闿生权代。教育一事，视若虚设，未免舍本逐末。嗣因汪大燮不愿入阁，上呈固辞，乃改任许世英为交通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阁员既已凑齐，专俟国会开会，咨请追认，内外都无异言。段复从事外政，改定各省军民长官名称，武称督军，文称省长，所有署内组织及一切职权，暂仍旧制，惟另加任命，特请黎总统任定如下。

> 奉天督军张作霖。兼署省长。
> 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
> 黑龙江省长毕桂芳。兼署督军。
> 直隶省长朱家宝。兼署督军。
> 山东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
> 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
> 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
> 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

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
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
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
浙江督军吕公望。兼署省长。
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
湖南督军陈宧。兼署省长。
陕西督军陈树藩。兼署省长。
四川督军蔡锷。兼署省长。
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
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
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
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
甘肃省长张广建。兼署督军。
新疆省长杨增新。兼署督军。

嗣是颁爵条例、文官官秩令，及惩办国贼条例、附乱自首特赦令、纠弹法，均即废止。又将政治犯一律释放。并特赦前川督尹昌衡，俾复自由，所有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亦尽行撤销。海内人民，喁喁望治。其时川、粤、湘、鲁各省，尚在未靖，又经过一番措置，才得平安。小子只有一枝秃笔，不能并叙，只好依次叙来。

先是陈宧独立四川，袁世凯命重庆镇守使周骏，督理四川军务，另用王陵基镇守重庆。周奉命后，尚按兵不动，至袁逝世，他反出兵西上，进逼成都，自称四川将军，旋复改称蜀军总司令，委任王陵基为先锋。王率前队抵龙泉驿，成都戒严。周一面迫陈出省，一面截陈归路，陈不禁大愤，将与决战。绅商急电政府，请禁周、陈冲突，免祸生灵。政府乃任蔡锷督川，调陈宧督湘，周骏还伍。陈、周犹相持不下，蔡锷已自叙州起程，先电致二人，劝他息争。略云：

二君之不惜兵连祸结者，乃为争川督一席，抑何所见之小也？窃谓吾侪生于斯世，当以国是为前提，不应存自私自利之见。某今衔命入川，盖收拾未了之局，俟部署既定，则自请辞职，或于二君中推毂一人，以承斯乏，不过累公稍候时日耳。用特驰电奉告，即请解甲息兵，如或不然，锷虽不愿效龌龊官僚口吻，以违抗中央命令相责，而扰乱治安之咎，锷当声罪致讨，务希从速裁夺，锷秣马厉兵以待，惟二君鉴之！

陈宧得书，即日束装就道，出省自去。周骏心尚未死，竟乘虚入据成都，自称都督，且欲撤去四川护国军招讨右司令、兼兵工厂总办杨维官职。杨本陈宧部下，闻着这个消息，竟举兵相抗，与周军战于城外，杨兵败溃。统是权利思想，中国其能靖乎？蔡锷旧病复发，

不便督师，因虑周骏猖獗，乃檄罗佩金、刘存厚两军，分道进攻。刘军先至城下，周骏自知不敌，方偕王陵基退出成都。存厚入城，维持秩序，川民乃定。越日，罗佩金亦到。又越数日，蔡锷亦带兵到来，成都父老，相率欢迎。锷慰劳有加，力疾视事，川人始共庆更生了。仍为蔡锷生色。

还有粤东变乱，亦无非为权利起见，前时龙济光宣告独立，本非真心，后来取消独立，仍然仇视滇、桂各军。滇军司令李烈钧方由肇庆出北江，驻扎韶关，粤军闭关锁渡，屡与滇军龃龉，几开战衅。龙济光袒护自己军队，且调兵添防，并就观音山左右，密伏地雷，一意挑战。看官！你想这个李司令，那肯容忍过去？当下派兵前敌，力攻源潭，一场鏖斗，战败粤军。李复联约桂军司令莫荣新，自西路故克三水，彼此会师观音山，拟与龙王决一最后的胜负。龙济光颇也惊惶，亟电告政府，托词李烈钧反抗中央，出兵图粤。政府正嘉许龙王，当然袒护，但又不便得罪李烈钧，乃特授他勋二位，并上将衔，令即来京候用，一面令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俟陆荣廷到任，才得交卸。政府虽似苦心，实已显露形迹。而且还有特别调剂，陈宧未赴湘任以前，着陆荣廷就近往湘，暂署督军。汤芗铭为湘人所逐，令即卸任，派往广东查办。不能辨别功罪，乃东调西换，一何可笑？这种政策，多是掩耳盗铃。看官！试想滇、桂各军，如何肯服？袁政府之失权，便由此种酿成。于是仍进攻观音山，相持不懈。粤中士民，日夜不安，到处吁请，各愿去龙安粤。唐绍仪、梁启超、温宗尧、王宠惠等，统隶粤籍，有志保乡，逐急电政府道：

龙济光督粤三年，假国权为修怨，纵兵士为虎狼，视生命财产如草芥，以刀锯斧钺为儿戏，综计三年之中，其倾人之家，灭人之门，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直无十百千万之数可言，但闻哀哭诅咒之声不绝。袁氏既倚为爪牙，粤民遂无从呼吁。日者义师之起，滇、黔、桂、浙，皆以讨袁为唯一之名，惟吾粤民，则以去龙为切身之事。方民军之起于四方，计此贼可歼于一鼓，盗亦有道，竟假独立为护符，人望太平，又复原心而略迹。然桂军同一独立，治乱之势悬殊，桂则秩序井然，人民康乐，粤则闾里几尽邱墟，村邑至绝薪米。推求其故，盖龙济光知结不解之怨于人民，遂集全省之兵以自卫，乃使州县患匪，省城患兵，要其督粤三载，惟守观音一山。此山而外，虽举广东全省，化为灰烬，人民化为虫沙，固非该督所惜也。天幸袁殒，人庆昭苏，粤民茹痛之深，本难复忍须臾，徒以大总统就职之始，不忍遽以一隅为言，且计该督腥闻于天，必为大总统烛照所及，因是隐忍，伫待后命。不意该督知难久安于其位，又以取消独立，取媚中央，一面大捕党人，复萌故智，近更横挑战祸，染血韶州，以该督三年所造孽，即令从此痛惩前非，人已不共戴天。该督且变本加厉，用敢迫切电陈，务乞将该督立予罢斥，解粤民之倒悬，仁惠既遍于一省，使贪虐者知儆，视听实动夫万方。倘蒙赏其知兵，师长之席固众，若或多其治绩，他省不难量移。万一论其取消独立之功，则有勋章诸等具在，粤民虽不敢望大总统伐罪以救民，大总统亦何忍驱粤民以示德？昔者所谓国家用人自有权衡一语，本为专制作威作福之言，已违自我民视民听之义。况以该督罪迹昭著，敢请派人遍询妇孺，除彼

所亲一二孤鼠之外，但有举其毫发微末之功者，则诬罔之刑，某等所不敢避。此实千夫所指，咸以该督为寇仇，当蒙一线之仁，早出粤民于水火。大总统以共和为帜，当不以民意为嫌，仪等无凭藉可言，敢先以哀词上请，无任翘企待援之至！

政府接到此电，大费踌躇，不期湖南军民，又拒绝陈宧，自举刘人熙为督军，请政府下令特任。那时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左右为难，也只好开起阁议来了。小子有诗叹道：

自古佳兵号不祥，干戈在握即强梁。
东崩西应成常事，从此朝纲渐不纲。

毕竟湘、粤两省，如何处置，且看下回叙明。

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并举袁氏恶制，大略更张，不可谓非段合肥之政绩。惟组织阁员，始终不离一调剂性质，民党居三之一，中立派居三之一，袁氏旧僚亦居三之一。政见不同，必有倾轧之虑，段氏更事已久，宁见不及此，而仍组此不伦不类之内阁耶？夫天下未有不任劳任怨，而可以当大事者，段氏第愿任劳，不敢任怨，故撮举三派而混合之，示无左袒之意，讵知将来冲突，万不能免。始基不慎，后患随之，此中外政治家言，所由以政党内阁为职志也。他若周、陈之争，龙、李之争，无非视政府之模棱，乃敢侥幸以图逞；迨至乱事粗平，而人民已受祸不浅矣。且曲者未见所谓曲，直者亦未见所谓直，曲直不明，但凭武力为解决，则后之强有力者，几何不挟权生变耶？故我尝为段氏谅，而又不禁为段氏惜。

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

却说黎总统与段总理召集阁员，会议湘、粤乱事，各阁员或主张激烈，或主张调停，或主张先湘后粤，或主张先粤后湘，嗣经段总理以粤乱方殷，不如促陆荣廷速赴粤任，解决粤事，湖南督军一缺，暂从军民所请，归刘人熙署理。黎总统也以为然。议定后，随即下令，饬陆荣廷即日赴粤，特任刘人熙署湖南督军，兼湖南省长。原来湖南将军汤芗铭，当宣告独立时，曾由乃兄汤化龙，与民党议立五大条件：（一）民党承认汤芗铭为都督；（二）汤先拨军队三营或五营，交民党接收；（三）设民政府管理民政全权，民政长由民党公推；（四）组织北伐军总司令，由民党推任；（五）军事厅长，由民党推任。这

约由化龙署押，转告芗铭接洽，芗铭并无异言。至袁氏死，芗铭即日背约，取消独立，绝不关照民党，民党如欧阳振声、赵恒惕、唐蟒、覃振等，本是署约中人，当然动了公愤，奋起逐汤。汤窜往岳州，由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曾继梧代理都督，维持地方秩序。嗣闻政府令陈宧督湘，军民仍然不服。政府又命陆荣廷暂代，陆此时虽到衡州，终因事涉嫌疑，不肯赴任，并且自衡返桂。湖南军民，乃自推选刘人熙，请政府任命，政府勉强照允，自称留后者，即许为留后，湘事不无相类。湘祸少纾。后来改任谭延闿为督军，倒也相安无事。惟陆荣廷返驻桂林，因闻帝制派尚蟠踞京中，煽惑政府，袒龙抑李，一时不便赴粤，只好托词告病，逐日延挨。此公大约喜病。就是岑春煊，唐继尧等，亦为祸首未惩，时有违言，政府不得已，命谴罪魁，特下申令道：

自变更国体之议起，全国扰攘，几陷沦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迅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概宽免。此令。

看官！你想帝制派中的要人，差不多有几十个，当时远近闻名，系六君子、十三太保，就是西南各省的要求，也请戮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乃政府命令，只有八名，如袁乃宽、段芝贵等，均不在列，显见得政府用心，不过敷衍了事；并且逮捕令下，罪犯均已出京，一个儿都没有拿着，转眼间便成悬案；又转眼间且彼此无罪，仍好出头，这是中国近来的弊政，怪不得人心思乱，至今未了呢。概乎言之。但西南各省诸首领，已是得休便休，不愿坚持到底，乃决议撤销军务院，由抚军长唐继尧、副长岑春煊、政务委员长梁启超，及抚军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罗佩金、李鼎新等，一并联名，布告全国。其词云：

帝制祸兴，滇黔首义，公理所趋，舆情一致，桂、粤、浙、秦、湘、蜀，相继仗义，其时因战祸迁延，未知所届，独立各省，前敌各军，不可无统一机关，爰暂设军务院，为对内对外之合议团体，其组织条例第十条规定，本院俟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销。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适相符合。虽国务院之任命，尚未经国会同意，然当国会闭会时，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认，实为约法所不禁。本军务院为力求统一起见，谨于本日宣告撤废，其抚军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事代表，均一并解除。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与国会主持。为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军务院既宣告撤销，复将布告原文，电达北京。黎总统与段总理，自然欣慰，当由黎总统即日复电云：

承电示撤销军院，爱国之忱，昭然若揭。溯自帝制议兴，波诡云谲，输资造意，

缘法饰非，举国皆喑，莫前发难。滇黔首义，薄海从风，合议机关，应时成立，披云见日，再缔共和，则是军院诸公，大有造于民国也。项诚长逝，责在藐躬，猥承诸公拥护之殷，提撕之切，约法国会，获慰初心。虽幸免乎愆尤，犹自惭其濡滞，诸公乃主持正论，践履前盟，举重光之日月，还我国民，挈百战之山河，归诸政府。从此民有常轨，国无曲师，藩祸不兴，邻氛自戢，则是军院诸公，尤大有造于后世也。共和国家，匹夫有责，同舟共济，端赖群材，元洪忧患余生，久夷权位，布衣归老，于愿已偿，只以约法所推，责任攸寄，思与诸左提右挈，宏济艰难，推诚以结邦交，虚已以从舆论，一日在位，万民具瞻。方今财政拮据，吏治覊靡，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补救之难，百倍畴曩。尚望不我遐弃，相与有成，毋以收拾军队，为天职已完，毋以召集国会，为人心已定，毋以恢复约法，为遂跻法治，毋以惩办祸首，为永绝官邪，率此临事而惧之心，或收通力合作之效，此则元洪早作夜思，愿与诸公共勉者也。军务院既已撤销，一切善后事宜，仍希随时电告，共筹结束。其有奇材懋绩，为国贤劳者，并希胪举事实，藉备延揽。元洪印。

这复电中的大意，是从交际上着笔，并非正式公文。至七月二十一日，始颁正式命令道：

据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李鼎新、罗佩金、刘存厚等寒日电称：军务院已于七月十四日宣告撤废，其抚军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事代表均一并解除。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国会主持各等语。概自改革以来，迭经变故，矩矱不立，丧乱弘多，法纪凌夷，民生涂炭，本大总统继任于危疑震撼之际，遵行元年约法，召集国会，组织责任政府，力崇民意，勉任艰虞。该督军等顾念时危，力阏大义，撤销军务院及抚军等职，纳政务于一轨，跻国势于大同。义闻仁声，皦如日月，千秋万世，为国之光。惟念大局虽宁，殷忧未艾，宜如何栽培元气，收拾人心，永绝乱源，导成法治。补苴罅漏，经纬万端。来日之难，倍于往昔。所期内外在官，各深兢惕，同心协力，感致祥和，以成未竟之功，益巩无疆之业，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自是南北统一，北京政府算有代表全国的资格了。惟粤东方面，龙、李交争，尚且未息，各督军多承政府意旨，归咎李烈钧，隐袒龙济光，张勋、倪嗣冲专电通告，尤斥李烈钧违令横行，请加声讨。无非党同伐异。政府乃一再电桂，催陆赴粤，陆至此亦不能再延，乃约同省长朱庆澜，相偕赴任，电告政府，指日启行。于是黎总统又下令道：

迭据各方报告，广东纷扰，祸尤未已，生灵涂炭，外人复有烦言。长此迁延，靡知所届。龙济光未交卸以前，责在守土，自应约束将士，保卫治安。李烈钧统率士卒，责有攸归，着即严勒所部，即日停兵。该省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现已星

夜赴任，龙济光应将各项事宜，妥速预备交代，此后如再有抗令开衅情事，定当严行声讨，以肃国纪。此令。

令下后，复派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令他选调兵舰驶赴粤海，查办一切，并驻泊沙面等处，保护侨商。其实是震慑龙、李，隐示中央威力，教他知难而退。那知龙济光尚不肯离粤，镇日里守住观音山，与李血战。陆荣廷到了肇庆，闻着消息，又复称病逗留，只遣朱庆澜到粤。朱亦颇有戒心，待至萨镇冰已到沙面，方启行至粤，先与萨会叙一番，然后携手入城。龙济光不便抗拒，只好迎入，将民政一部分，划归朱庆澜接管，一面索请巨款，但说是解散军队，必须先拨恩饷，方好办理。好容易筹了一宗款子，交给了他，方才把督军印信，付与朱庆澜，自己带了若干亲兵，向琼崖而去。阿堵物到手，才肯动身，这是现今军阀第一条秘诀。李烈钧闻龙已离粤，也即退兵，惟陆尚未肯到省，由朱庆澜饬人赍送印信，才行接收。粤事也就此作一结束。

小子于川、粤、湘三省，已经叙毕，就乘便叙入山东省了。山东民军，分作两党，吴大洲自称护国军，居正称东北军总司令，七二回中曾已提及，但两军势力，均属有限，不过占据了几个县城，与川、湘、粤情形不同。自张怀芝奉袁氏命，署理山东将军，本思效忠袁氏，把民军逐出境外，可巧袁死黎继，由政府电令停战，双方静候解决，吴大洲、居正两人乃按兵守候。偏张怀芝乘他不备，袭夺民军所据的长山、安邱、临朐等县。民军大愤，一面质问政府，一面招集党人，将与张怀芝死战。吴大洲部下，约七八千人，居正部下，约一万四五千人，并运到飞机两架，声焰甚盛。张怀芝料不能平，始派员与他议和，各不相犯。延至八月中旬，由国务院派出陆军中将曲同丰，驰往山东，会同张怀芝等办理军事善后事宜。曲同丰与民军商议，改编军制，归隶中央，办理粗有眉目，即回京复命去了。是时留沪各议员，已齐集京师，重开国会，八月一日，举行国会第二次常会开会礼，先期二日，由两院通告，并订定礼节如下：

（一）八月一日午前九时，参众两院议员，各服礼服，齐集众议院。

（二）午前十时，两院议员，入礼场就席。

（三）赞礼员引大总统及国务员入礼场就席奏乐。

（四）主席宣告开会，并致开会词。

（五）大总统暨国务员致颂词。

（六）赞礼员报告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在场者咸行礼如议。

（七）主席宣告开会式礼成词。

（八）主席宣告大总统宣誓。

（九）大总统宣誓奏乐。

（十）主席宣告退席。

（十一）摄影散会。

是日，参议院议员，共到一百三十八人，众议院议员，共到三百十八人。参议院中，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中，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

推王家襄为主席。黎总统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黎总统依照民国二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誓云：

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誓毕，全体欢呼，连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会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睹群情之雀跃，复旦重光；瞻胜令之鸾旗，共和无恙。观者如堵，望慰云霓；国是再安，心倾中外。燕云之气象又新，鲸海之波涛不沸。是谓国会开幕的第二次。就是民国再造的第一日。极力表扬，隐寓厚望。午后同拍一影，然后散会。政府即改定公文程式，并停止觐见大总统礼，另订觐见礼八条，由国务院呈准施行。所有谒见礼列下：

（一）特任简任各职之晋见大总统，均用谒见礼。

（二）谒见员诣大总统府时，须先向承宣司递职名柬，柬用大名片，居中直行写职衔及姓名，背面并写姓名履历，由承宣官入启，俟大总统临延见室，再行导入。

（三）谒见员入延见室，应向大总统行一鞠躬礼。大总统延坐询答毕，谒见员兴辞，行一鞠躬礼退出。

（四）谒见均用常私服，但初次晋见者，须着燕尾服，曾得勋章者，并佩带勋章。

（五）大总统传见，及因公请见，或介绍请见者，均用谒见礼。

（六）荐任职以下，除大总统传见者外，均无庸谒见。

（七）满王世公世爵，及蒙、回、藏汗王公等之晋见者，均用谒见礼。

（八）凡谒见员预请示期，或临时请期，经大总统定期或改期，或派代见，或免谒见，承宣司均应随时通知谒见员。

至若公文程式，亦从简单，分作十三项类别，一是大总统令，二是国务院令，三是各部院令，四是任命状，五是委任令，六是训令，七是指令，八是布告，九是咨，十是咨呈，十一是呈，十二是公函，十三是批。大致仿民国元年定例，与袁氏后改的程式，繁简不同，无非是惩戒帝制、规复共和的用意。就是参议院中，亦照旧约法办理，于八月十四日开议各案，黎总统便提出国务总理，咨请同意，两院接到来咨，免不得有一番手续了。正是：

元首有心筹总轴，议员依样画葫芦。

欲知两院是否同意，请至下回看明。

军务院撤销，南北始归统一。两院重行开会，民国乃见中兴。当时海内人士，喁喁望治，交颂

黎、段功德，黎以长厚称，段以勤练著，未始非足与有为者。但帝制派之罪魁，不闻捕戮，龙、李两人之互哄，未别是非，中央之目的在苟安，外省之目的在自固，盖犹是过渡时代，非致治时代也。如病痈然，不去其酿毒之源，但塞其流毒之口，将来必有溃决之一日。识者于黎、段当国，再造共和之日，盖已料其有初鲜终矣。

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

却说两院议员，因接黎总统咨文，商及国务总理问题，当照例投票取决。众议院议员，已到四百十四人，投票检视，得四百零七票同意，当然通过复交参议院解决，亦得大多数赞成，于是总揆一席，仍属段祺瑞接任。所有阁员，除农商总长张国淦调任黑龙江省长，改由谷钟秀继任外，余均照前列单，咨请两院追认，两院也多数通过。内阁一律就绪，孙洪伊、张耀曾，先后莅京供职，惟唐绍议一再告辞，始终不至，暂归财政总长陈锦涛兼理。直至十一月中旬，方特任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外省长官，只直隶添一曹锟为督军，朱家宝专任省长，这且慢表。

且说民国再造，中外胪欢，转瞬间已近双十节，应援照民国元二三年旧例，举行国庆典礼。民国四年，袁氏曾停止国庆典礼，故本届举行，特别提叙。黎总统系军阀出身，注重武事，先期数日，特谕参谋、陆军两部，在南苑举行阅兵式，其余一切事件，归各部筹议云云。各部乃援照元年公布国庆日大典，除大阅外，如放假休息，悬旗结彩，追祭，赏功，停刑，恤贫，宴会等项，均各照办。届期一律举行，概仿元年故事，毋庸细述。惟赏功一节，系随时论事，按照目前有功人物，分级酬庸。黎总统以创造民国应推孙、黄为首功，特授孙文大勋位，黄兴勋一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岑春煊，再造民国，各授勋一位。荫昌、曹锟、刘显世、王占元、吕公望、柏文蔚、吴俊升、张敬尧、胡汉民，各授勋二位。新旧并容，似嫌夹杂。罗佩金、戴戡、朱庆澜，张怀芝、朱家宝、任可澄、陈炳焜、陈树藩、李根源、李长泰、周文炳、钮永建、陈炯明，各授勋三位。朱家宝第一称臣，受此勋位时，曾知愧否？李厚基、孟恩远、毕桂芳、张广建、王廷桢、刘存厚、熊克武，各授勋四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各给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唐绍仪、马安良、曹锟、朱家宝、张作霖、阎锡山、陆荣廷、唐继尧、杨增新、姜桂题、蒋雁行，各授一等大绶嘉禾章。四文烈、齐耀琳、李纯、戚扬，各给二等宝光嘉禾章。蔡锷、郭宗熙、李根源、罗佩金、任可澄、程克均，各给二等大绶嘉禾章。赵倜、倪嗣冲、刘显世，各给二等嘉禾章。戴戡、沈铭昌、胡瑞霖、田中玉、潘矩楹、汪步端，各给三等嘉禾章。还有陈锦涛等一班阁员，或给二等宝光嘉禾章，或给二等大绶嘉禾章，或给三等嘉禾章，独张勋得

给二等大绶宝光章。此外如萨镇冰、徐树铮、汤化龙、庄蕴宽、董康、周树模、贡桑诺尔布、孙宝琦、江朝守等，均给二等嘉禾章，谭延闿等给三等宝光嘉禾章。又颁赏各等文虎章，人数众多，述不胜述。另有两令，系抚恤死难诸人，其文云：

> 自民国肇兴以来，患难相乘，议烈之士，蹈死不悔，糜躯断脰，前仆后继，再造玄黄，力回阳九。兹值国庆，宜慰忠魂，着陆军部查明五年以来死难将士各职名，及其后裔，各议所以抚恤之。此令。
>
> 前中国银行总裁汤睿等，奔走国事，惨遭海珠之变，着陆军部查明该次会议与难诸人，从优议恤。此令。

清室代表世续、载涛，及各国驻京公使，均至总统府祝贺。黎总统各赠给勋章，且授世续勋一位，大家欢声道谢，无不惬意。自黎总统就任以来，好算这一次是普天同庆，最称热闹了。如此数语，见得极盛难继。嗣是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相辅而行，不但国会开议，把重要议案，磋磨了好几次，就是各直省长官，亦奉政府命令，于十月一日，召集省议会议员，开议各省事宜，内外毕举，规模备具。惟副总统一席，尚未选定，应该早日补选，当经两议院提及，藉符法制。小子曾就两议院议事日程，凡关系选举副总统案，汇录如下：

十月十二日，参议院议事日程：

提议选举副总统案。（议员蓝公武提出。）

提议请咨众议院定日期选举副总统案。（议员宋渊源提出。）

同日众议院议事日程：

请依法速行补选副总统案。（议员陈纯修等提出。）

请议定日期，咨行参议院选举副总统案。（议员覃寿公等提出。）

请速组织总统选举会，补选副总统案。（议员仇玉珽等提出。）

请两院会合组织总统选举会补选副总统案。（议员米观玄等提出。）

议员呼声愈高，副总统产出乃速，当时全国人士，私下推测，得合副总统资格，不过寥寥数人。若论起老资格来，要算是段祺瑞、冯国璋，至讲到新资格上，要算是岑春煊、唐继尧。但岑、唐虽有再造民国的功劳，究不敌段、冯两人的势力，因此一般舆论，已料得副座当选，非段即冯了。待至十月二十四日，两院乃联合开会，续商选举副总统日期，择定在十月三十日，当下组织总统选举会，议决下列各条：

（一）以宪法会议议场，为总统选举会会场。

（二）总统选举会，以宪法会议议长为主席，以宪法会议副议长为副主席。

（三）两院各抽签八人，为开票检票发票员。

（四）开票时准人参观，参观人适用旁听规则。

（五）另设写票所，唱名写票。

原来民国宪法，未曾议定，此次重开国会，议员视此为重要事件，因即组织宪法会

议，逐日筹商。适副总统问题发生，乃即就宪法会议中，作为选举场。届期投票，两院会合，共到七百二十四人。及票已投毕，开箧检视，冯国璋得五百二十票，最居多数，当即选冯为副总统，由选举会咨照黎总统算作决定。黎总统电达冯国璋，并仍令兼江苏督军。国璋当即就职，直任不辞。望之久了，如何肯辞？于是内自总理，外自督军，统传电道贺。小子曾闻冯受任后，电复段总理道：

段总理鉴：卅电奉悉。国璋自维能力，保障一隅，收效已仅，若重其负荷，胜任亦未易言。谬承两院公推，竟以此职见属。邦基再造，国步方平，责望者怀有加无已之心，受宠者切名实难副之惧。所幸密勿经纬，寄之我公，大总统力与其成，国务员相助为理，国璋菲材备位，亦得勉竭庸愚，彼此勖共济之迈征，内外本一心相维系。寰区底定，会有其时，区区所引为荣誉者，固在彼不在此也。远辱赐贺，悚愧交并，复贡悃忱，尚希垂察！国璋印。

看官听着！冯、段两人都是北洋派的领袖，自从李鸿章总督直隶，创立北洋武备学堂，储养人才，备作将弁，冯、段统是北洋武备学生，段且游学德国很有学识。至袁世凯练兵小站，多用北洋武备学生为军官，段与冯均得充选，两人本是同学，当然沆瀣相投，自是左提右挈，依次积功，相继擢为统领，冯生长河间，应属直派，段生长合肥，应属皖派，只因同学北洋，遂浑称为北洋派。北方人士，呼段为虎，拟冯为狗，无非以学识上的关系，隐于区别。民国成立，两人行事，迭见上文，段常在内，冯常在外，感情还算融洽。至袁氏去世，黎氏继任，定策首功，当推段氏，段亦未免以此自诩，目空一切，且因自己职居总揆，对于副总统一席，亦不甚介意，独冯氏联络长江各省，自植势力，且与民党亦晋接周旋，未尝失好，那民国第二的副总统，遂由冯氏运动成熟，安然到手，段似反退居人后了。插入此段，为后冯、段相忌伏笔。

贺电未终，悲电又起，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竟于十月三十一日，病殁沪上。当黎黄陂就任时，首先招请孙、黄诸人，出为佐理，黄已于五月上旬，由美利坚东渡，返至上海，曾在虹口东洋旅馆，召集同志，秘密会议，誓死不再认袁为总统，原恢复民国约法，请黎副总统继任，重行组织人才内阁。未几，袁即病死，黎电相邀，黄不欲遽入，仍寓沪待时。到了国庆纪念日，拟与同志会集味莼园，共申庆祝，早起散步，忽觉耳鸣目眩，支持不住，口鼻中忽喷出热血，竟至晕仆。长子一欧方侍侧，亟忙掖起。立延德医调治。医生用药剂灌入，才得救醒。味莼园遂不果行。午后，得京师来电，授他勋一位，他却喟然道："我奔走革命二十年，也是为国服务，算不得甚么大功，今黎总统畀我勋位，我难道就此实受么？"乃就病榻间，口授一欧属稿，拍电政府，婉词却谢。嗣复得中央电复，请勿固辞。越数日，病似渐瘳，又越数日，病复业起，肝部膨胀，夜不能眠。旋觉皮肢上发现一种黄色，医士谓胆汁流入血管，颇为难医，俄而失血不止，到三十日，病势愈剧。适孙文、唐绍仪均来探视，他已自知不起，便语两人道："我与二公交好多年，此番恐要长别了。但不知我死以后，民国前途，究竟如何？看来政海暗潮，迭起未已，距

太平日子，尚远得多哩。二公才望，本出我上，还望极力维持，补我遗憾，我死亦瞑目了。”死不忘国，好算有心人。孙、唐两人，含泪应诺，更劝慰了数语，随即告别。越日辰刻，又咯血无算，复招医士，投服药水，终不见效。迭延数医，谓已无可疗治，一欧不觉大恸。徐闻榻上有声道：“人生总有一死，你也不必过哀，且留此一腔热泪，为同胞哭，才算克强有子了。”言已，喘息不止。延至午后四时，竟尔逝世，享年四十三岁。克强尚有老母，与妻室及二三四诸子，寓居日本长崎，当由一欧电召归国，一面电讣中央政府，及各省军民两长。黎总统即日下令道：

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兴义旅，数冒艰险，卒底于成，功在国家，薄海同瞩。乃以积劳遘疾，浸至不起，本大总统患难与共，夙资匡辅，骤闻溘逝，震悼尤深。着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特给治丧费二万元，所有丧殡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妥为照料，并交国务院从优议恤，以示笃念殊勋之至意。此令。

是令下后，江苏省长齐耀琳，即派员赴沪，襄理丧议，远近吊客，不下数千人。到了十一月十日，中央特派员王芝祥，已衔命南来，至黄宅致祭。翌晨，设奠灵前，献爵礼毕，由司礼官代读祭文：其词云：

维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大总统黎元洪，特遣王芝祥致祭于克强上将之灵前曰：呜呼！王纲解纽，海水横飞，国威不振，民命安归？天挺人豪，乘时而起，奋戈一麾，天日为靡。当其愤激，嚼齿皆空，云翻阵黑，血渠波红。积二千年，专制余毒，一旦廓清，还归敦朴。江汉收功，金陵坐镇，文雅彬彬，施于有政。天不悔祸，国境再骚，四方豪杰。跂望旌旄。今者告宁，万邦咸喜，不有元勋，孰臻上理？方期举国，酬报丰功，云何疢疾，遽殒英雄。八表震惊，空巷走哭，矧在藐躬，夙同茵毂。抚今追昔，悲感百端，临风霣泪，绕室盘桓。牲帛椒浆，敬奠毅魂，灵爽式昭，永护民国。呜呼哀哉！尚飨！

读毕焚帛，致祭员奠爵告退，孝子匍匐谢宾。这种普通议制，不必细表。越宿，王芝祥回京复命，谁知京中复接东瀛急电，又闻得一位再造共和的伟人，在日本福岗医院，也一病身亡了。小子有诗叹道：

才经湘水赋招魂，日上扶桑倏又昏。
偏是伟人多短命，人生天道两难论。

究竟何人相继逝世，待至下回再表。

段合肥之功绩，不在倒袁，而在拥黎，黎黄陂之得以安然就职，不生他变者，全由段氏一人之力，厥后更张弊政，统一南方，亦无非段氏所造成。以功绩言，副总统一席，应属段氏无疑，乃偏选出冯河间，岂虎能唖人，而狗尚秉义乎？迨经著书人从中揭出，乃知冯之得选副座，有由来也。民国无论何事，莫不由运动得来。若不运动，就令尧、舜复生，无由为元首；周、孔复出，无由为总揆，其下焉者更不待言矣。若夫创造民国之首功，应推孙、黄两人，黄克强生平行谊，容有未满人意之处，但视濒死时以国家为念，殆学未纯而志有足嘉者欤？特志其殁，亦隐寓悼惜之意，录及祭文，未始非借此阐扬也。

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殁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

却说日本福岗医院，突有一人病逝，电讣到京，这人为谁？就是再造民国的蔡松坡。蔡本为四川督军，为什么东往日本呢？说来也觉话长，由小子撮要叙述：自蔡督四川后，川民渐安，但署中一切文件，已棼如乱丝，不得不认真料理，虽有罗佩金帮办，究竟不能不自行部署；又况军民两长，统归一身兼管，更觉忙碌得很，因此积劳过度，所有喉痛心疾，接连复发。适小凤仙自京致书，拟履行前约，愿来川中，他不免惹起情肠，增了若干愁闷，我是个多愁多病身，怎当你倾国倾城貌。踌躇了一夜，方裁笺作答道：

> 自军兴以来，顿膺喉痛及失眠之症，今兹督川，难却黄陂盛意，故勉为其难，俟各事布署就绪，即出洋就医，尔时将契卿偕行，放浪重洋，饱吸自由空气，卿姑待之！

是书发后，过了数日，病愈沉重，自觉不支，乃电达政府，请假就医，并荐罗佩金自代。政府准如所请，当即束装启行。航海至沪。沪上军商学各界，闻他到来，相率开会欢迎，渠因喉痛失音，未能到会，遂作书婉谢，惟居沪上寄庐中养疴，或至虹口某医院治疾，所有访客，一概挡驾。时梁任公亦自粤到沪，被他闻知，却立刻拜会，相见时，仍执弟子礼甚恭。任公道："你也太过谦了，此地非从前学校可比，何妨脱略形迹。"松坡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从古到今相传不易的名言。锷略读诗书，粗知礼义，岂可效袁项城一流人物，漠视这张四先生么？"述此数语，为学生听者？任公亦对他微笑，且密与语道："你在此地养病，还须谨慎要紧。帝制余孽，往来南北，他们恨我切骨，幸勿遭他毒手。"松坡又答道："这是弟子所最注意的。自到上海后，除赴医院诊治外，镇日里杜门不出，谢绝交游，就是寻常食品，亦必先行化验，然后取食，想当不致有意外危险。

且弟子留此数日，万一医治无效，决拟至日本一行。那东京的医院，较此地似靠得住哩。”任公徐答道：“这也好的，似你膂力方刚，正是经营四方的时候，千万珍重，为国自爱。”松坡太息道：“锷已过壮年，所有些须功业，统是先生一手造成，目下诸症百出，精神委顿，恐将来未必永年，不但有负国家，并且有负先生，为之奈何?”语中已寓将死之兆？任公听了，不禁凄然，半晌才道：“松坡，你如何作这般想？疾病是人生所常有的，如能安心休养，自可渐痊，奈何作此颓唐语?”松坡欲言未言，饮过了几口清茶，才答道：“锷到沪已约一旬了，起初医生亦说是可治，不出两旬，可收效果，怎奈这几天间，喉间似有一物，嚅嚅欲动，每届饮食，艰难下咽，就是语言亦很觉为难，到了夜间，终夕不能安枕，想是血枯津竭的绝症，如何能持久哩！”言毕，起身欲行。任公复劝勉数语，两下作别。

越日，任公正欲回视，巧值电话传来，略言：“锷拟东渡，决于今晚动身。”任公乃即往寄庐，叙谈了好多时。是夕，即送他下船。再三叮嘱而别。两别字前后相应，这一别是长别了。任公返寓后，过了五六天，接得蔡书，内言就医福岗医院，尚有效验，倒也稍稍放心。那知到了十一月八号，竟由福岗医院来电，译将出来，乃是蔡松坡于本日下午四时去世十二字，这一惊非同小可，往外探问，已是传遍全沪，无论官商学界，统觉悲感得很。后来调查松坡寓日，病状依然。至日本国庆日天长节，就是我国十月三十一日，是日扶桑三岛，全体庆祝，举行提灯大会，松坡因侨寓无聊，特与二三友人，入市遨游，颇称尽兴。到了傍晚，接着上海急电，知是黄兴逝世，不由得顿足呼天道：“我中国又弱一个了。”自是愁闷益增，病亦愈剧。至十一月八日上午，势已垂危，东医束手，他闻病院外演试飞机，竟勉强起床，扶役夫肩，缓步出门。适飞机从空中驶过，翱翔自得，几似大鹏振翅，扶摇直上，望了一会，忽觉眼花缭乱，头痛异常，他即倚着役夫肩上，闭了双目，休息片时，复睁起病眼，向西遥望，欷歔说道：“中华祖国，从此长离，就使驾着飞机，恐也不能西归了。”凄楚语不忍卒读。说毕，返身入内，卧床无语。延至下午四时，奄然长逝，年仅三十七岁。越二日，由黎总统下令道：

> 勋一位上将衔陆军中将蔡锷，才略冠时，志气弘毅，年来奔走军旅，维持共和，厥功尤伟。前在四川督军任内，以积劳致疾，请假赴日本就医，方期调理可痊，长资倚畀，遽闻溘逝，震悼殊深。所有身后一切事宜，即着驻日公使章宗祥，遴派专员，妥为照料，给银二万元治丧。俟灵榇回国之日，另行派员致祭；并交国务院从优议恤，以示笃念殊勋之至意。此令。

自经此令一下，全国均已闻知，相传小凤仙尚在京师，得此噩耗，悲恸终日，誓不欲生，鸨母再三劝解，哭声乃止。到了次日，凤仙闭户不出，至午后尚是寂然。鸨母大疑，排闼入室，那知已香消玉殒，物在人亡。案上留有绝命书，语极悲惨，略谓：“妾与蔡君，生不相聚，死或可依。或者精魂犹毅，飞越重洋，追随蔡君，依依地下，长作流寓伴侣。如或不能，妾愿化恨海啼鹃，望白云苍莽中，是我蔡郎停尸处，夜夜悲鸣罢了。”

这数语传达都门，脍炙人口。究竟这小凤仙曾否殉议，绝命书是真是假，小子一时也无从确查，只好人云亦云，留作一场佳话。如果实有此事，岂不是红粉英雄，有一无二，从前，绿珠、关盼盼等，也应出小凤仙的下风了。不肯下一断语，是史笔阙疑之法。

还有一段奇梦，出诸松坡友人的口中，谓系松坡生前自述：癸丑年间，二次革命，黄、李等相继失败，松坡虽未曾与事，心中却郁郁不乐，时常借着杯中物，痛饮解闷。某日，醉后假寐，恍忽身入宫阙，有一人衮冕辉煌，高坐堂上，既见松坡，竟下阶相迎，向他长揖。松坡急忙还礼，忽背后被人一拍，痛不可忍，回头顾视，背后立着两人，一似乞丐模样，一似和尚模样，不由的惊讶起来。追询及姓名，答称为李铁拐、唐玄奘，且由唐玄奘自述："西行取经，备尝艰苦，此行将返京城，恐被孽龙夺去，现闻君腰下佩有神剑，特乞拐仙介绍，求君除害安民"云云。松坡性本任侠，慨然照允，便与二人同出。返顾宫阙，倏忽不见，他也莫名其妙，掉头径去。约数十步，但见前面一带，统是云雾迷离，不可测摸。耳中闻得风涛澎湃，骇地震天，料知前途险恶，不易过去，正拟问明前导两人，藉定行止，不意两人又不知去向，空中却现出一团红云，云端里面，飞出一条火龙，口喷赤霞，惹得满天皆赤。说时迟，那时快，松坡拔剑在手，奋身上跃，得登龙背。龙犹矫首仰视，被松坡用剑拟喉，正要刺入，突觉豁喇一声，身似坠下，惊醒转来，乃是南柯一梦。松坡细思梦境，不知主何朕兆，至袁氏称帝，护国军起，方觉梦有奇验，龙应袁氏，衮冕即帝服，下阶相迎，是袁氏任松坡为军事顾问官，唐玄奘应唐继尧，李拐仙应李烈钧，西行取经，恐被龙夺，是唐、李学取欧化，有志共和，几为袁氏破坏的隐兆。经松坡拨剑乘龙，龙乃被制，已见得帝制无成了。松坡奇梦已验，料无他虞，那知身即坠下，亦兆死征。所有倒袁功成，松坡也即归天，这可见冥冥中间，未始没有定数呢。可作新闻一则。

后来国葬法颁行，第一条中载着中国人民，为国家立有殊勋，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议决，准予举行国葬典礼。黄兴创造民国，蔡锷再造民国，均与第一条相符，当由国会议决，应予举行国葬典礼。乃由黎总统指令内务部，着查照国葬法办理，内务部遵即照办。十二月五日，蔡公灵柩回国，道经沪上，各界相率往奠，素车白马，竞集沪滨。中央亦派员致祭，比那黄上将治丧时，更觉拥挤。两人相较，蔡似过黄一筹。生不虚生，死犹不死。及返乡归葬，依国葬法例，设立专墓，高树穹碑，迭镌生前功绩，垂光身后。黄上将返葬时，亦照此办法，不必细表。

且说段祺瑞主持国柄，拥护黄陂，表面上似两相融洽，无甚嫌隙，那知内部却罩着黑幕，惹起暗潮，遂令府院两方面，无端生出恶感来。内务总长孙洪伊，籍隶天津，北洋军官，非亲即友，他本为同盟会健将，与孙、黄诸人，一鼻孔儿出气，所以平时议论，慷慨激昂，对于共和两字，成主张积极进行。民国初造，两院成立，他因亲友推选，入为众议院议员，嗣复组织进步党，反对帝制，袁氏俗望正炽，时由他连电驳斥，且有一篇泣告北方同乡父老书，说得淋漓惨澹，差不多似击筑的高渐离，弹筝的李龟年，一面奔走南北，游说黎、冯，劝他早自定计，切勿承认帝制。黎、冯两人颇加信从。至共和再造，黎氏继任，他遂入为阁员，按日里在总统府参预庶政，每当总统见客，必侍坐黎

侧。黎宽厚待人，就使有言逆耳，也常容忍过去，独他偏越俎抗谈，雌黄黑白，旁若无人，因此大小人员，无不侧目。这是孙氏病根。有时当国务院会议，他也直遂径行。与段总理时有龃龉，段未免介意。可巧国务院秘书长，乃是段氏高足徐树铮。树铮铜山人，尝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年少气盛，自称为文武才，段亦目为大器，引作高弟。洪宪以前，他已厕入段门，预议军事，不过政变无多，不堪表现。及袁氏称帝，乃劝段洁身自去，段遂辞职。滇、黔倡议，犹阴为段画策，密嘱曹锟、张敬尧诸将帅迁延观变。曹、张依训而行，免不得多方延宕。就是陕西独立也由他嗾使出来，他与陆建章素有嫌隙，遂乘此借公济私。后来击毙陆建章亦伏于此。袁既病死，黎、段登台，拔茅连茹，弹冠相庆，徐遂入任为院秘书长。那时长才得展，视天下事如反掌，今朝陈一议，明朝献一策，都中段意。段即倚作臂助，甚至内外政策，均惟徐言是从。国务院中，尝称他为总理第二。挟权自恣，误段实多。偏遇着一个孙洪伊，也是个眼高于顶的朋友，闻徐树铮势倾全院，心中很是不平，凡遇院中公牍，送府用印，孙辄吹毛索瘢，见有瑕疵可指，当即驳还，或间加改窜，颁行出去。看官！你想这矫矫自命的徐秘书，怎肯低首下心，受那孙总长的批评？积嫌越深，衔怨愈甚。

一日，国务院又开会议，孙洪伊入参国政，又来作抵掌高谈的苏季子，正在说得高兴，突有一人出阻道："孙总长！你不要目中无人哩。须知智士千虑，不无一失，愚夫千虑，也有一得，难道除公以外，便不足与议么？"孙瞧将过去，正是这位徐秘书长，便冷笑道："足下的大材，我很佩服，但此处是阁员会议，俟足下入阁后，再来参议未迟。"徐树铮被他一嘲，不由得愤愤道："树铮不才，忝任国务院秘书，也总算是国家命吏，并非绝对无言论权；况且国体共和，无论何等人民，均得上书言事。孙总长平日，自命维新，奈何反效专制时代，禁人旁议呢？"棋逢敌手。孙洪伊哼了一声道："足下既有伟大的议论，何妨先向总理陈明，俟总理提出会议，果可利国利民，我等无不赞成。足下既免埋才，又免越职，怕不是一举两得么？"徐树铮听了，即易一说道："孙总长！你教我等不可越俎，你如何自行越俎呢？"孙洪伊忙问何事？树铮道："你勾通报馆，泄漏院中秘密，尚说不是越俎吗？"孙洪伊勃然道："你有什么证据？"树铮微哂道："证据不证据，你不必问我，你自思可有这事么？"洪伊怒上加怒，便向段总理道："总理如何用此狂人？若再纵容过去，恐总理也要失望了。"段总理本信任徐树铮，闻了此言，面色顿变。各阁员睹这形态，连忙出为排解。那孙、徐两人，还是互相丑诋，喧嚷不休。这时段总理也忍耐不住，竟沉着脸道："这里是会议场，并不是喧闹场，孙总长也未免自失体统了。"责孙不责徐，左袒可知。言毕，拂袖自去，阁员劝出孙洪伊，才得罢争。

越日，段总理负气入府谒见黎总统，述及孙、徐冲突事。黎总统淡淡答道："孙总长原太性急，徐秘书亦未免欺人。"袒孙之意，亦在言外。段总理见语不投机，更增怅闷，便信口答道："孙总长是府中要人，树铮不过一院内委员，总统如以树铮为欺人，不但树铮可去，就是祺瑞亦何妨辞职。"明是要挟。黎总统听到此语，忙道："国家多故，全仗总理主持，如何为他两人，弃我自去呢？"段复道："祺瑞本无心再出，不过为势所逼，暂当此任。现在南北统一，大局稍平，阁员中不乏人才，总统可择贤代理，何必定需祺瑞，祺瑞也暂

得息肩了。”黎总统道：“我也并不愿做总统，无非为国家起见，望总理不必多心。”段又无情无绪的答了数语，即行告退。

黎总统经此波折，心下很是不安，当召国务员入商。交通总长许世英，以此事必需调人，非请徐东海出来，恐难就绪。黎总统颇也首肯。适徐已返居辉县，即日遣使，写了一封诚恳的手书，敦促来京。凑巧段氏意思，不谋而合，也去函请徐东海。使节相望，不绝于道。这位三朝元老徐世昌，因顾着双方友谊，不忍坐视，遂自辉县起程，乘着京汉铁路，直达京师，一至正阳门，但见府院中人，已在车站两旁，欢迓行旌。正是：

朝局又将成水火，都人胜似望云霓。

徐东海入京后，能否排难解纷，且至下回分解。

蔡松坡为推翻袁氏之第一人，即为再造共和之第一功，较诸黄克强之奔走革命，劳苦相等，而诣力实过之。黄少成而多败，蔡少败而多成，其优劣已可见一斑。即两人生平行谊，黄多缺憾，而蔡亦少疵，设令天假之年，使得展其骥足，保卫国家，未始非人民之福。乃年未强仕，即闻谢世，盗跖寿而颜子夭，古今殆有同慨欤？著书人于黄、蔡之殁，特从详述，铭其功也。彼夫孙、徐二人交争，无非意气用事，孙似有志而其质未纯，徐似有才而其心未正，两不相下，激成衅隙，而府院暗潮，遂由是酿成之。麟凤死而狐鼠生，华夏其何日靖乎？

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哄　办外交惹起暗潮

却说徐东海入京以后，先谒黎总统，次见段总理，黎尚隐示通融，段却不甘退让，经徐苦口调停，方由段说出一言，先要孙洪伊免职，方令徐树铮辞差。太要顾全面目。徐东海再入总统府，与黎商及。黎似觉为难，徐喟然道：“不照这么办法，恐祸起萧墙，势且波及全国，总统不如通权达变，暂歇风潮为是。”黎总统毕竟长厚，也就承认下去。于是十一月二十日，下令免孙洪伊职，越日，徐树铮始呈上辞职书，奉令照准，改任张国淦为秘书长。国淦自内务解职，令为黑龙江省长，他不愿就任，辞职留京，乃命继徐树铮后任。

树铮名虽去职，实仍在段氏幕中，段仍信任不疑。看官道是何因？小子前叙孙、徐冲突时，徐曾责孙世漏机密，这也非凭空诬陷，最关重要的是中美实业借款一案，自中

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后，商民怨声载道，吁请筹款维持。孙乃立主兑现，请黎总统速筹良法。黎与段熟商，段因国库如洗，只好从缓，偏黎已先入孙说，定要段设法筹款。看官！你想天下有几个点石成金的吕祖师，毁家纾难的楚令尹？国家没有的款，只好向外人商量，当由段总理委任财政总长陈锦涛，问各国乞贷。幸有美国资本团，愿贷美金五百万元，期限三年，利息六厘，每百元实收九一，以烟酒公卖税为抵押品，当由驻美华使，遵承中国财政总长委托全权的电报，代表政府，签立合同，一面由陈锦涛至两议院中，开秘密会议，要求通过。不料北京某报馆，偏已探悉底细，将中美借款合同，登载出来。

看官！你道彼此借贷何故要守秘密呢？原来民国二年曾有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与中国政府订定草约，此后政治借款，应归本团承借。应第二十四回。前时已惹起许多纠葛，此次向美国借款，恐五国啧有烦言，所以慎守秘密。向外借款，还有许多顾忌，真正可怜。偏被报章揭出，无从隐饰，段、陈诸人，已疑由孙洪伊泄漏机关，恐滋外议。果然不到两天，英、法、俄、日四国银行团提出抗议书质问财政部。经陈锦涛商诸段总理，据理答复，略言："此项借款，专供中国银行准备兑现的用途，本无政治性质。且民国二年的契约乃中国政府与五国银行团所缔结，今只四国银行团，系与德国分离的别一团体，敝政府不能承受抗议"云云。还亏德国久战未和，尚有藉口之资。四国银行团，尚未肯干休，段总理已将所借美款，划存中国银行，作为准备金，交通银行，尚是向隅。惟与外人交涉，还须笔舌，越觉迁怨孙洪伊，自从孙免职离阁，才出了胸中恶气。徐树铮是多年心腹，怎肯教他离开？这且慢表。

且说参众两院中，因草订民国宪法，连日会议，彼是此非，免不得又生党见。这是中国人特性。就中分作两大派，一派叫作宪法研究会，一派叫作益友社。有几个喜新厌故的人物拟加入主权、教育、国防神圣、省制、陆海军各问题，已审议了好几次，终因党见不同未曾议决。至十二月八日又复开议，为了省制大纲互起龃龉。直隶议员籍忠寅，主张守旧，湖北议员刘成禺，主张维新，彼此相持不下，竟互动手脚，就会议场中，打起架来。刘成禺一方面，人众势强，籍忠寅一方面，人少势弱，强的原是逞威，弱的也不甘退步。起初还是抛墨盒，掷笔杆，文绉绉的举动；后来骂得起劲，闹得益凶，竟扭成一团，拳打足踢，好象不共戴天的样儿。何苦乃尔？徒惹人笑。结果是籍忠寅、刘崇佑、陈光焘、张金鉴等，被殴受伤，害得皮破血流，痛不可耐，愤愤的出了会议场，做了一篇大文章，竟向总检察厅提起公诉，一面请政府咨行议会，查明曲直，依法惩办。

一事未了，一事又生，京城里面有自称公民孙熙泽等，发起宪法促成会，宣布意见书，并通电各省，无非说："两院议员，会议多日，并无成效，徒闻滋闹"等语。参议员闻这消息，因他毁损名誉，扰乱国宪，要求政府速即禁止。司法总长答称，已令总检察厅彻查，议员等犹有讳言。只因阳历岁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是云南起义纪念日，曾经两院议定，总统公布，照例放假休息，悬旗宴贺。叙笔不漏。大家既要祝庆，又要贺年，闲暇中间，带着几分忙碌，自然把公事暂搁。转眼间已是民国六年了，各省督军省长及特别区域都统等，于五年残腊，联名电告政府，由副总统兼江苏督军领衔，其文云：

民国建元，于今五载，中经变故，起伏无端。国势日危，民生日蹙，政务日以丛脞，已往之事，今不复道。自此次之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惩前毖后，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等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返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我大总统谦德仁闻，中外所钦，固无人不爱戴，自继任后，尤无日不廑如伤之怀，思出民于水火。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久不振。政务久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前因道路传闻，府院之间，颇生意见，旋经国璋电询，奉大总统复示，谓："虚已以听，负责有人。"是我大总统亦既推心置人腹中矣。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国璋等咸为国家庆。以我总理之清心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国璋等闻见所及，亦当随时参揭，以肃纲纪而佐明良。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献可替否，此国璋不敢不推诚为我大总统告者也。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护，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收拾残局，非徒空言拥护也。现在大总统既表虚已之诚，正总理励图治之会，目下所急待施设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宜早定计划，循序实行。国璋等拥护中央，但求有令可奉，有教可承，事势苟有可通，无不竭力奉宣，以举统一之实。此大方针，非我总统不能定，阁员与总理共负责任，得此领袖，理宜协恭。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切，致陷穷境。前事之师，可为鉴戒。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国璋等赤心为国，不恤乎他，此维持内阁之真意，不能不掬诚为我总理告者也。国会为国家立法机关，关系何等重大，举凡一切动作，必惟法律是循，始足以餍众望。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其时政潮鼎沸，国事动摇，但期复我法规，故未过存顾虑，国璋极冀宪法早定，议政得平，不骛近功，不逞客气，予政府以可行之策，为国家立不敝之规，则此逾期再集绝而复续之国会，虽有未洽，天下之人，犹或共谅。不意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侵越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谓前途殆已无所希冀，诟仇视之，不独国会自失尊严，即国璋等前此之主张恢复者，亦将因是而获戾。况临时约法，于自由集会开会闭会一切，无所牵掣，要须善用之耳。苟或矜持意气，专事凌越，则蓄意积愤，必有溃决之一日，甚且累及国家，国璋心实危之。我大总统我总理，至诚感人，望将此意为两院议员等切实警告，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此国璋等对于国会之意见，不敢不掬诚入告者也。总之我

总统能信任总理，然后总理方有负责之地。总理能秉持大政，然后国家方有转危之机。国会能持大经，巩固国基，则国存，国会乃有所附丽，否则非国璋等之所敢知，伏祈我大总统我总统兼察之。

看这等电文，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国会中的议员，方在意气相凌，怎肯和衷协议？就是段总理自信太深，也不免偏徇阿私，党同伐异。黎总统遇事优容，段意尚厌未足，民国六年一月一日，即免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本职，特任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这道命令，虽由黎总统颁发，暗中却仍由段氏主张。杨善德素属段系，段长陆军部，极力援引，因得任松沪镇守使，嗣复擢松江护军使，倚若长城。适值浙江新任警察厅长傅其永，赴厅受事，各警察多半反对，致起风潮，甚至延及军队。督军吕公望无术镇驭，情愿辞职，段遂荐善德为浙江督军，破浙人治浙的旧习。松沪护军使一缺，遂由护军副使卢永祥升任。卢亦段氏麾下的健将，浙人尚思抗杨，杨带着北军第四师，昂然南来，如入无人之境，一番大风潮，霎时平定，这真所谓兵威所及，如风偃草了。浙人无故逐吕，乃致段派乘间而入，木朽蛀生，非自取而何？

且说中美借款，由四国银行团抗议，就中的主动力，乃是日本国。日本自欧战发生后，极想趁这机会，护张势力，做一个亚洲大霸王，原是个好机会，无怪东人。每遇中国交涉格外留意，所以中美借款合同甫经订定，即邀集英、法、俄三国，同来抗问。中政府亦知他来意，特令交通银行出面，也向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订借日金五百万元，仍说是准备兑现。三银行却也照允，当即签定合同，利息七厘五分，三年为限。英、法、俄何不抗议？外如吉长铁路案，兴亚实业借款案，厦门设立警察案，郑家屯交涉案，种种发生，闹得舌敝唇焦，终归他得我失。一、吉长铁路案，是吉林至长春的铁路，前清末年，曾与日人订立借款自筑的约章，至是日人独要求改订，将该路归他代办。交通部没法拒绝，只好与他订约，即以本路财产及收入，担保借款限期四十年偿清，路权已一半让去了。二、五年九月间，财政、农商两部，向日商兴亚公司借款五百万元，以安徽太平山，湖南水口山两矿为担保，约三个月内交款。嗣经国会反对，原约担保一层，不生效力，当由财政部另提担保品，与日商开议。日商不肯照允，经财政部承认赔偿，另给兴亚公司洋三十万元，方得改约。无端耗去三十万元，可谓慷慨。且仍订明两山开矿时，如需借外款，该公司得有优先权。且此约的丧失，也不算少了。三、厦门系福建商埠，日人居然设立警察派出所，夺我行政权，叠经福建交涉员，向他交涉，终未撤退。及外交部照会日使，他却答称厦门设警，无非行使领事裁判权，与行政无涉，不得目为违约。外交部接到复文，以商埠居民，原归外国领事裁判，无从辩驳，没奈何延宕了事。四、至郑家屯一案，龃龉多日，事缘中日军警，互生冲突，日商吉本，受伤殒命，日本即自由增兵，要挟多端。外交部费尽心力，才得商定五类：（一）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二）军官依法处罚；（三）出示告谕军人，礼遇日本侨民；（四）由奉天督军表示歉忱；（五）给与日商恤金五百元。五款全体实行。日本始允将郑家屯派添各兵撤回。这案自民国五年八月为始，直至六年一月终旬，彼此和平解决，方保无事。中日交涉各案，稍有头绪，那驻京德使辛慈，忽

赍交一个通牒，内言德政府准于二月一日以后，采用海上封锁政策。所有中立国轮船，不得在划定禁制区域内自由航行，否则一切危险，概不负责等语。外交部得了此牒，忙呈报总统、总理，为这一事，大费周折，又惹起府院冲突的暗潮。中国宣告中立，已历三年，彼时袁氏热心帝制，无暇对外，所以守着旁观态度。至黎氏继任，又为了内政问题，扰攘半年，也不遑视顾及外事。但华工寄居外洋，往往受外人雇用，充当军役，或在外国商轮办事，一入战线，动被德国潜艇，用炮击沉，华人却也死得不少。此次德国复欲封锁海上，遍布潜艇，依万国公法上论将起来，德国实不应出此。美国曾向德国抗议数次，段总理乃亦欲仿行。黎总统秉性优柔，尚不欲与德构衅，经段总理再三怂恿，乃令外交部酌定复文，向德抗议。略云：

> 查贵国从前依潜航艇战策，敝国人民生命，损害甚非浅鲜。兹复更行滥用，欲实行采用新潜艇战策，危及敝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实属蹂躏国际公法之本义。若承认此项通牒，其结果将使中立诸国间，及中立诸国与交战诸国间之正当通商，悉被侵犯，而导专横无道之主义于国际公法上。故敝国政府，关于二月一日宣言之新策，特对贵国政府提及严重之抗议。且为尊重中立国之权利，维持两国之亲善关系，期望贵国政府，勿实行此新战策。若事出望外，此抗议竟归无效，使敝国不得已而断绝两国现存之外交关系，实属可悲。然敝国政府之执此态度，全为增进世界之平和，保持国际公法之权威起见，幸贵国熟审之！

公文去后，德国竟置诸不理，于是欲罢不能，只好再进一步，与德绝交。先由国务院中，特设外交委员会，除国务院全体及各部所派中立办事员均列席外，再邀陆征祥、夏诒霆、汪大燮、曹汝霖诸人，一同会议。巧值梁启超到京，主张绝德，著有意见书，段亦邀他入会，取决行止。梁善口才，详陈绝德与不绝德的利害，洋洋洒洒，颇动人听，各会员多半赞成。散会后，段总理入告黎总统，黎始终持重，不肯骤允。段总理道："前次抗议书中，已有抗议无效、断绝国交的预言，他至今不复，若非决定绝交，岂不令他藐视么？"此说甚是。黎总统迟疑半晌道："且商诸副总统，何如？"未免迂拘。段总理道："既如此说，当即发电，邀他到京面决为是。"黎总统点首无言，段即退出，拍电邀冯，速即北来。是时与德宣战诸协约国，闻中国有绝德消息，都来劝诱。且云："中国曾加入协约国，将来改正关税，收回领事裁判权，缓付赔款诸问题，均可嗟商。"因此段总理意愈坚决。各政党复组织外交商榷会，国际协会外交后盾会等，讨论大体。两院议员，亦设一外交后援会，研究绝德问题。会冯副总统亦自宁到京与黎、段协商，大略以绝德为是。黎总统颇有动意，偏总统府中的秘书长饶汉祥，劝黎维持中立，不可绝德。饶本黎总统心腹，黎很信任，遂不愿与德绝交。三月四日，段总理进见总统，请电令驻协约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磋商与德绝交后条件。黎总统支吾道："这…这事须经国会通过，方好举行。"段总理道："现尚非正式绝交，不过向各国探明意旨，何必定要国会同意呢？"黎总统默然不答，恼动了段总理，不别而行，竟驰向天津去了。小子有诗咏段氏道：

直道何曾不足彰？过刚毕竟露锋芒。
一麾竟向津门去，盛气凌人乃尔狂。

段即出京赴津，一面令人赍呈辞职书，害得黎总统又着急起来。但看官且不要心焦，容小子暂时收憩，待至下回再详。

意气二字，是极端坏处，看本回所叙，皆意气之为厉，闹得内外不安，府院之冲突未已，而国会之党争起，国会之党争未休，而府院之冲突又生。国家公器也，乃挟私求逞，闹成一团糟，抑何可笑？无论孰是孰非，即此龃龉之迭出，已非治平气象，况对外怯而对内勇，其状态更属可鄙。家不和必败，国不和必倾，读此回，不禁为民国前途危矣！

第八十一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

却说国务总理段祺瑞，主张绝德，黎总统不肯照允，他遂负气退出，竟往天津，且遣人赍呈辞职书。黎总统未免惊惶，当即派员挽留。不意教育总长兼署内务总长范源濂，也居然送入辞职书来。显见是段氏嫡派。黎总统益加忧虑，乃亟延冯副总统入府，商议挽回的法子。应前回冯氏入京。冯国璋道："总统若要挽留总理，除非与德绝交，否则国璋亦想不出甚么良法。"黎总统尚沉吟未决，可巧派遣留段的委员，回府复命，报称段总理已决计南归，不愿再来任事。国璋听了，不禁微笑。旁观者清。黎总统向国璋道："他不肯再来，奈何？"国璋道："总统若依他计策，管叫他即日来京。"黎总统徐徐道："恐怕未必。"国璋道："国璋愿赴津一行，劝他回来，但请总统决意绝德便了。"黎总统尚是默然。国璋道："依愚见想来，我国尽可与德绝交，非但无害，且有大利。"黎总统道："利从何来？"国璋道："德犯众怒，已成公敌，就是与他联盟的意大利，亦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古人说得好：'寡不敌众。'看来德国总不能持久的。这可见中国与他绝交，将来决不致有害。若从利益上起见，是现在协约各国，已允我修改各种条约，岂非是一种大利么？"黎总统道："改约的事情，果真靠得住吗？"国璋道："且待段总理回京，再去探询协约各国政府，如果实行承认，始提出照会，与德绝交。"黎总统道："既这般说，请台驾一行，留回段总理便了。"国璋当即退出，即乘专车赴津。

到了晚间，果然两人同回，相偕至总统府，投刺进见。黎总统也即出迎，免不得与

段总理周旋一番，段亦谦逊数语，当下发电各国，令各使探问明白。寻得各使复电，略言："驻在国政府，大致承认，如果我国实行绝德，将来各种条约，可望修改"云云。于是黎、段两人，才表同情。冯国璋即日回宁。惟当时内外士绅，尚多异议，国会议员，如曹振懋、唐宝锷、丁世峄等，有对德抗议的质问书。马君武等，且通电各省，反对绝德，外如张勋、倪嗣冲，王占元诸督军，统电请政府维持中立。还有孙文、唐绍仪、康有为、姚文栋、温宗尧等，也迭电政府国会，不应与德绝交。他如顺直省议会，奉天、上海、天津、山东、广东等各商会，暨他各商学团体，均电请仍守中立。段总理绝不为动，一意向前进行，特于三月九日，在迎宾馆开宴，延请议员，疏通意见。议员等多半聪明，乐得见风使帆，隐表同意。这是三酉儿好处。

到了翌午，参众两院各开秘密会，段总理及财政总长陈锦涛、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范源濂、司法总长谷钟秀、外交部参事伍朝枢等，先至众议院，报告外交经过情形，并述对德绝交的宗旨，请议员表示赞助。众议员经讨论后，投票表决，同意票得三百三十一张，不同意票只八十七张，得大多数赞成，表示通过。段总理复至参议院，登堂报告，仍如前说。适值夕阳西下，不及投票，乃约于次日表决。越宿参议院投票，有一百五十票是同意，只三十五票不同意，也算大多数通过。绝德案已经决定，正拟草定照会，提交德使，凑巧德使辛慈，着人赍送照会至外交部，但见上面写着，本会使于本日即三月十日。午后七时，接奉帝国政府训令，着以下列复文，传达中华民国政府。文曰：

> 中华民国抗议德国新近宣告之封锁政策，而附以威吓，帝国政府，曷胜骇异。盖其他各国，仅仅提出抗议，中德邦交，素号亲睦，且中国于封锁区域以内，并无航业利益，则德之政策，于中国毫无影响，乃今于抗议之外，独附威吓之辞，以增抗议之力量，是尤不能不令人惊诧也。民国政府之抗议书中，谓："华人因战事而丧失生命者，已属不少"云云，然须知民国政府，绝未尝以关于此种损失之事实及申诉通知帝国政府，而就帝国政府所得报告，则知华人之丧失生命者，仅受人雇用，于前敌开掘战濠，及充当其他军役之辈，盖若辈已不啻为战斗员，因以冒此危险也。帝国政府尝一再抗议运送华工赴欧，充当军役，是德国即在此次战事中，亦未尝不示中国以友谊，而帝国政府，即因顾全此友谊故，以此种威吓为非出自正轨，因望民国政府，改正其见解。帝国政府，愿于中国之航业利益，力加注意。以此之故，德国今虽不能于敌人宣告封锁之后，取消其政策，而禁制实行无限制之潜艇战争，然已准备磋商民国政府关于保护华人生命财产之特别愿望。帝国政府以如此对待友邦者，盖谨依其平日见解，以如中国若与德断绝友谊，则将失却一真挚之友，而陷于纠结不解之局也。

末后，复附列一行道，本公使既将帝国政府的通牒，传达贵国政府，倘贵国欲提出保护航业的问题，本公使已由帝国政府授权，得与磋商一切云云。当由外交部递呈段总理。段以德国照会，虽有保护航业的示意，但封锁战略，仍然不肯取消，是我国提出抗

议，终归无效，只好与他绝交，不必迟疑。黎总统此时，已将全权授与段总理，当然不再阻挠。段乃令外交部缮定照会，请黎总统盖过了印，并附发德使护照，送他出境。照会中的内容，大略说是：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划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乃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锁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照会去后，再电令驻德公使颜惠庆，向德政府索取护照，克日归国，并由黎总统布告全国道：

此次欧战发生，我国严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德国新定之封锁计划，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等语。当以德国前此所行攻击商船之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计划，危害必更剧烈。我国因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遂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德国不撤销其政策，我国迫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在我国深望德国或不至坚持其政策，仍保持向来之睦谊，不幸抗议已逾一月，德国之潜艇攻击政策，并未撤销，各国商船，多被击沉，我国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数起，昨十一日据德国正式答复，碍难取消其封锁战略，实出我国愿望之外。兹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财产计，自今日始，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特此布告。

同日复下一通令道：

现在我国已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所有保护德国侨民及其他应办事宜，着各该管官署查照现行国际公法惯例，迅筹办法，颁布施行。此令。

为这一令，国务院中遂组织国际政务评议会，研究外交关系事项。正会长就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副会长乃是外交总长伍廷芳，并函聘王士珍、陆征祥、熊希龄、孙宝琦、汪兆铭、汪大燮、曹汝霖、周善培、魏宸组、陆宗舆、张嘉森、夏贻霆、刘崇杰、丁士源、伍朝枢、张国淦等，为会中评议员。所应研究事件，共分七则：（一）处置国内德侨；

（二）对于协约国应提条件；（三）华工招募；（四）物料供给；（五）关税改正；（六）巴黎经济同盟条文；（七）议和大会中各问题。各会员方共同讨论，逐条采行。

德使辛慈，已卸旗回国，各埠领事，亦相继出境，于是天津、汉口德租界，即令地方官收回。还有津浦北段铁路管理权，及在上海、厦门、广州等处德国商船，均先后归华官收管；就是供职路矿的德国工程师，亦一体解职。惟普通侨民，暂许仍旧侨居。德华银行，暂听照常营业。独上海法租界中，有一德人所办的同济医工大学，教育部拟收回自办。那知法人先行逞强，由法租界工部局，勒令解散，把德人驱遣出境。看官可知租界的规例吗？租借权虽归外人，土地权仍属我国，所有德校处置，应由我国办理。经外交部援据法例，向法使抗议，法使不肯照允，只论强弱，不问公法。乃由教育部派员到沪，与该校董事协商善后办法，当将该校迁入吴淞中国公学旧址，由部另任校长，仍留德人为教员，照常开学。既已绝交，还要留住教员，也可不必。既而财政部复发出通告，停付欠德各款，将应解款项，暂存中国银行，俟欧战了结，再行定夺。偏英法各国，复出来反对，主张此款应存外国银行，又惹起一番交涉。而且驻京的荷兰公使，来一照会，自言受德使委托，所有在华利益，暂由本使代管。且中德虽已绝交，尚未宣战，不能适用待遇敌人的法例，遽将德国所有利益没收。那时段总理迭遭激刺，转滋懊恼，索性提出宣战问题，欲加入英法各国协约团，实行抗德，一来可满协约国的希望，二来可免荷兰公使的牵掣，倒也是个贯彻始终的主张。惟黎总统以与德绝交，已属太甚，再拟宣战，更觉不情，因此决计缓进，不从段请。自是府院的意见，复致相左，免不得又生冲突，激成嫌隙。这是黎菩萨过柔之误。

正在双方龃龉的时候，忽来了四川警电，报称川、滇两军寻衅鏖斗的事情，当由黎总统下令，着四川督军罗佩金，及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一律来京。看官！你道川乱何故发生？原来罗佩金署督四川，威望不及蔡锷，且所部滇军，驻扎川境，尝与川军有嫌。政府因川事平靖，电饬罗佩金裁撤各军。罗即拟将川、滇兵队，酌量裁遣。师长刘存厚、周道刚、钟体道、陈泽霈、熊克武等，暗地不服，意欲乘此逐罗，免不得反客为主。刘更跋扈异常，居然率领所部，径入成都，只说罗督军意分厚薄，遣派不均，来与罗督评理，罗佩金亦不甘坐让，饬阻刘军入城。刘军那肯从命，一哄进去，竟向督军署扑来。说是迟，那时快，督军署内，竟发出大炮，轰击刘军。刘军开枪还击，遂闹成一片兵祸，把省城作为战场。可怜成都居民，茫无头绪，骤闻各种枪炮声，已吓得魂飞天外，突然间一弹飞来，将墙壁间击成窟窿，又突然间飞入数弹，碰着人体，顿时血肉模糊，昏晕倒地。既而东坍西倒，南毁北焚。爆裂声，倾塌声，与男女哀号声，并作一片，何罪至此！那两边的丘八老爷，还是兴高采烈，拚命相争。百姓都死，丘八老爷恐也难独生。嗣经商民举出代表，吁请休战，方才停了一两天。罗刘各电致中央，争辩曲直。黎总统尚欲笼络两人，特任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叫他即日来京，另命省长戴戡暂行兼代四川督军，刘云峰为暂编陆军第二师长，更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张习为查办副使，赴川查办。一面下令申告道：

四川自军兴以来，兵队增多，饷需支绌。上年叠经电商暂署督军罗佩金，酌定裁遣各军办法去后，本年三月，据川军师长刘存厚、周道刚、钟体道、陈泽霈、熊克武等电称，罗署督编遣军队，支配饷械，主客各军，显分厚薄等情。续据罗署督电称，刘存厚、陈泽霈收束军队，有意迟延。正拟派员查办间，即据罗署督电称刘存厚围攻督署，刘存厚则谓罗署督开炮攻击所部。并据各方电告，省城连日枪炮猛烈，人民生命财产，损伤甚巨，着派王人文、张习驰往彻查。川民叠经兵祸，疮痍未复，又遭此次重变，本大总统实痛于心，该查办使务须秉公据实查复，勿得稍存偏徇。在未经查复以前，责成戴兼督严饬在省川、滇各军官长，约束所部，勿论如何，不准再滋事端。其省外各军，各有维持地方之责，不准擅离防守，倘敢故违，军律具在，政府无所偏倚，即决无所姑息。所有此次被难商民，并着该省长迅即查明，妥为抚辑，勿任失所！此令。

王人文、张习两人，奉命登途，尚未到川，罗佩金已遵令交卸，将印信交与戴戡。可见罗直刘曲。戴戡即日就职，函商刘存厚，请他退兵出城。刘存厚仍然不睬，还是拥兵图逞，蟠踞城中，戴乃不得已电达政府，据实报告。小子有诗叹道：

尽说军人贵服从，如何同境不相容？
武夫跋扈从兹始，肇祸原来是滥封。

政府接得戴电，应该如何办理，且至下回说明。

与德绝交一事，自日后观之，似为段祺瑞之先见，然我国亦未尝得沾大利，徒令府院冲突，酿成他日之各种战衅，是岂不可以已乎？段失之太刚，黎又失之太柔，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吾不能不为黎氏咎焉。若夫川省之兵祸，曲在刘而不在罗，黎乃欲调停了事，至欲笼以虚名，无分彼此。试思刘之目的何在？乃欲以将军二字，敛彼野心得乎？况无罪者加赏，有罪者亦赏，是徒亵名器，益启武夫玩视之渐。尾大不掉，适滋国忧，虽曰观过知仁，而总统失权之弊，盖自此始矣。

第八十二回

托公民捣乱众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

却说黎政府接到川电，才知刘存厚拥兵自逞，不服命令，只好变软为刚，将他免职

示惩，随即下令云：

> 前因川、滇两军在成都省城冲突，叠由院部电饬双方停止争斗，兹据戴兼督电称，刘存厚于中央停止争斗之命，置若罔闻，仍攻督署等语。崇威将军刘存厚，着即免职，听候查办。所有在省川、滇各军，责成该兼督严饬各该管官长，即日开拔出城，分别驻扎，恪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倘仍延抗，军法具在，定惟该管官长等是问。此令。

此令下后，才闻刘存厚有退兵消息。王、张两查办使，得安抵川境，实行调查，报告川民被难情形，由黎总统拨款赈济，且不必细表。惟外部兵祸，似觉少纾，内部纠葛，又闻迭起。财政总长陈锦涛，入陈总统，讦发次长殷汝骊，因炼铜厂事，有代人请托情弊。黎总统方拟核办，忽由炼铜厂商人柴瑞周等，具禀国务院，声言陈总长令渠借垫股款，并勒写字据等情。当派夏寿康、张志潭查办。复称事涉嫌疑，不无可议，因将陈锦涛、殷汝骊一并免职，交法庭依法审办。殷汝骊已逃匿无踪，只陈锦涛到案候质，留置看守所。接连又是交通总长被控案，交通部直辖津浦铁路管理局，曾向华美公司，构办机车，局长王家俭、总务处长童益临，纳贿舞弊，哄动京中，经交通部查明，将他撤差。总长许世英，自请失察处分，情愿免职。黎总统尚欲挽留，嗣经国务院派员查复，该局确有弊混等情，且与许总长亦涉嫌疑，因呈报黎总统。黎乃准许辞职，先将局长王家俭，及前副局长盛文颐，并交法庭审理。总检察厅且传讯许世英，亦将他羁住看守所。陈许同时被押，可谓无独有偶。司法总长张耀曾。动了兔死狐悲的观念，竟劾检察长杨荫杭，及检察官张汝霖，未得完全证据，遽传讯许世英等，实属违背职务，污损官绅，于是许世英遂得释放，连陈锦涛也保释出来。究竟官官相护。惟财政交通两席，暂由财政次长李思浩，及交通次长权量代理。嗣复提出李经羲，拟任为财政总长，经国会投票通过，老大的云南故督，又俨然出台来了。为后文伏笔。

国务总理段祺瑞。把阁务视若轻闲，惟一心一意的对付外交，定要与德宣战。当下电召各省督军，及各特别区域都统，赴京会议，解决宣战问题。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奉召亲行，陆续晋京。此外各省，亦均派代表到会。四月二十五日，特开军事会议，由段总理主席，极言对德问题，非战不可，各督军都统等，统是雄赳赳的武夫，素奉段为领袖，段要绝德，大家均已赞成，段要战德，何人再来反对？孟恩远首先起座，呼出"赞成"二字，随后便大家附和，赞成赞成的声音，震动全院。推孟出头，为废国会张本。段祺瑞自然欢慰，俟散会后，即去报知黎总统。黎很是不乐，但又不便当面驳斥，只好淡淡的答道："宣战不宣战，总须由国会议决，若但凭军人主张，何必虚设此国会呢？"段祺瑞道："提交国会，是应当的手续，总统宜即日咨行。"黎总统呆了半晌，才道："请总理代拟咨文便了。"满腹牢骚。段也不复再言，意退出总统府，直至国务院，嘱秘

书拟定咨文，赍送府中盖印。黎总统约略一瞧，文中有“本大总统为促进和平，维持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认为与德国政府，有宣战必要”等话，不禁自笑道：“什么叫作必要？我国的内哄，尚是未平，难道还想与外人构衅么？”说原不错，但受人胁制奈何？说至此，愤愤地检取印信，向纸上盖讫，掷付来人。那来人接手后，便赍送众议院去了。

众议院接到咨文，免不得议论纷纷，有一大半是不主战的。次日由议员秘密讨论，无非是主战的少，不主战的多，结果是由议长宣言，俟两日后，开全院委员会，审查这种宣战案情。那知这风声传将出去，顿有许多请愿书，似雪花柳絮一般，飘飘的飞入院中，有的是署着陆海军人请愿团，有的是署着五族公民请愿团，有的是署着政学商界请愿团，还有北京学界请愿团，军界请愿团，商界请愿团，市民请愿团，迷离惝怳，阅不胜阅，当由院中役夫，收拾拢来，一古脑儿掷入败字簏中。请愿团化作纸团儿，中国各种团体，也应如此处置。到了五月十日，众议院开会审查，甫经召集，门外忽啸聚数千人，各持一小旗帜，写着各种请愿团字样，每团有数十代表，手持传单，一拥入院，见了议员，便将传单分给。议员见他无理取闹，不愿接收；或接单稍迟，他即伸出如梃的手臂，似钵的拳头，向议员面前，猛击过来。议员急忙躲闪，身上已被捶数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试看上文集议宪法时，同是议员，尚且彼此互殴，何怪他人乘间侮弄。霎时间院中秩序，被他捣乱。还是议长汤化龙，有些胆量，索性向前语众道：“诸位都是爱国的志士，既已有志请愿，应该公同研究，如何动起蛮来？况我等为了宣战一案，方在审查，并未倡议反对，奈何便得罪列位呢！”言未已，只听一片哗声道：“但将宣战案通过，我等自然罢休。”汤化龙又朗声道：“诸君是来请愿，并不是来决斗，就使今日是决斗问题，也应守着秩序，举出代表，何必劳动许多人员。”这数语理直气壮，说得大众无可辩驳，乃当场选出六人，作为全体代表，进见议长。汤化龙接入后，六人各呈名片，一是赵鹏图，一是吴光宪，一是刘坚，一是白亮，一是张尧卿，一是刘世钧。化龙一一瞧毕，便问道：“诸君有何见教？”赵鹏图应声道：“闻贵院今日开会，是解决宣战问题，目下与德宣战，乃是万不得已的情形，要战便战，何待审查？今日如通过宣战案，是贵院俯顺舆情，我辈无不悦服，否则恐多不便。”白亮、吴光宪复接入道：“如不通过此案，应请议长声明，不许议员出院。”这种要挟，还是袁世凯一人教他。汤化龙不觉微哂道：“我却没有这般权力，惟列位既已到此，请入旁听席，少安毋躁，静待我等解决。”六人方才无言，退至旁听席坐下。

化龙即命将全院委员会，改作大会，自己退入后室，凭着电话，传入国务院，请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速即莅院弹压，国务院中复词照允。好容易挨过两小时，才见兼署内务总长范源濂，乘舆到来，又阅两小时，国务总理段祺瑞，始偕巡警总监吴炳湘，率领警察百名，荷枪至院。是何濡滞也？是时天已薄暮，夜色凄其，门首各种请愿团，尚是喧扰不休，声声口口的讥骂议员。段祺瑞看不过去，当令吴炳湘婉言晓谕，仍然无效，乃借院中电话，招集马队，仗了马上威风，将各请愿团陆续赶散。赵鹏图等六代表，也坐不安稳，溜了出去。待院内安静如初，差不多将二三更天了。议员有数人受伤，先行返寓，还有日本新闻记者，亦被误殴致伤，由警察总监吴炳湘，派警送回。段总理、范总长也相继归去，议长议员等一并散归，翌日奉黎总统令云：

据内务部呈称："本月十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有多数请愿团，麇集院门，发布印刷品，致有议员被殴情事。当即严令警察厅驰往解散，并将滋事之人查究"等语。着司法部交该管法庭从速检察，依法究办，并责成内务部随时饬警，妥为保护，毋得稍涉疏懈！此令。

司法总长张耀曾接到此令，眼见得办理为难，竟上呈辞职。又有外交总长伍廷芳，及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均提出辞职书，陆续送呈总统府中。看官听着！这几位总长，乃是国民党中要人，与段总理感情，本不甚融洽，当时得入阁任事，亦由段氏自欲罗才，特地化除畛域，采用几个异派的人物，但黎总统亦曾加入国民党，党同道合，自然沆瀣相投；就是众议院的议员，一半入国民党籍，他的党旨，不愿与德宣战，所以反对段氏，隐表同情。此次各种请愿团，胁迫议院，明明由主战派指使，无拳无勇的司法部，如何办理？且因党见未合，不能不辞职求去。伍、谷、程三总长，无非因同党关系，致有连带辞职的举动，偏黎总统并不批答，镇日里延宕过去。那提出辞职的总长，也不到国务院，乐得自由数天。统是心心相印。

只有这位段总理，自信甚深，硬要达到宣战目的，今朝催众议院开议，明朝催众议院议决，众议院寂然不动，挨过了七八天，始由议员褚辅成倡议，略谓："国务员已多数辞职，此案且从缓议，俟内阁全体改组，再行讨论未迟。"当经多数表决，咨复国务院。看官！你想段总理望眼将穿，恨不得即日宣战，偏经国会牵掣，不能由他作主，他如何不忿？如何不恼？当下与督军团密商，设法泄恨。三个缝皮匠，比个诸葛亮，况有二十余人，会议此事，应该想出一个绝妙的法儿，他不从宣战上着想，偏从宪法上索瘢，因即拟定一篇改制宪法的呈文，由吉林督军孟恩远领衔，赍交总统府，其文云：

窃维国家赖法律以生存，法律以宪法为根本，故宪法良否，实即国家存亡之枢。恩远等到京以来，转瞬月余，目睹政象之危，匪言可喻，然犹无难变计图善。惟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查责任内阁之制，内阁对于国会负责，若政策不得国会同意，或国会提案弹劾，尚须罪状可指，所谓不信任云者，本属空渺无当，在宪政各国，虽有其例，究无明文。内阁相对之权，应为无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参议院之同意，我国参众两院，性质本无区别，回护自在意中，欲以参议院之同意，解散众议院，宁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内阁于时时颠危之地，更侵国民裁制之权，宪政精神，澌灭已尽。且内阁对于国会负责，故所有国家法令，虽以大总统名义颁行，而无一不由阁员副署，所以举责任之实际者在此，所以坚阁员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总理，为国家何等大政，乃云不必经国务员副署，是任命总理时，虽先有两院之同意为限制，而罢免时则毫无牵

碍，一惟大总统个人意旨，便可去总理如逐厮役。试问为总理者，何以尽其忠国之谋，为民宣力乎？且以两院郑重之同意，不惜牺牲于命令之下，将处法律于何等，又将自处于何等乎？至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层，议会专制口吻，尤属显彰悖逆，肆无忌惮。夫议员议事之权，本法律所赋予，果令议决之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则议员之于法律，无不可起灭自由，与“朕开口即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异？国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权，将同归消灭，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议员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况宪法会议近日开会情形，尤属鬼蜮，每一条文出，既恒阻止讨论，群以即付表决相哗请，又每不循四分之三表决定例，而辄以反证表决为能事。以神圣之会议，与儿戏相终始，将来宣布后谓能有效，直欺天耳。此等宪法，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扣地无余，势非举内外行政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我国本以专制弊政，秕害百端，故人民将士，不惜掷头颅，捐血肉，惨澹经营，以构成此共和局面。而彼等乃舞文弄墨，显攫专制之权，归其掌握，更复何有国家？以上所举，犹不过其荦荦大者，其他钳束行政，播弄私权，纰缪尚多，不胜枚举。如认此宪法为有效，则国家直已沦胥于少数暴民之手，如宪法布而群不认为有效，则祸变相寻，何堪逆计？恩远等触目惊心，实不忍坐视艰辛缔造之局，任令少数之人，倚法为奸，重召巨祸，欲作未雨之绸缪，应权利害之因重，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犹忆天坛草案初成，举国惶骇时，我大总统在鄂督任内，挈衔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耳。议宪各员，具有天良，当能记忆，何竟变本加厉，一至于此。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奕世人民，重拜厚赐。恩远等忝膺疆寄，与国家休戚相关，兴亡之责，宁忍自后于匹夫？垂涕之言，伏祈鉴察！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呈文上的署名，除领衔的孟恩远外，就是王占元、张怀芝、李厚基、赵倜、倪嗣冲、李纯、阎锡山及田中玉、蒋雁行等，又有浙江代表赵禅，奉天代表杨宇霆，黑龙江代表张宣、张发宸，陕西代表瞿寿禔，甘肃代表吴中英，热河代表冯梦云，湖南代表张翼鹏，新疆代表钱桐，江苏代表师景云，贵州代表王文华，云南代表叶荃，共得二十二人。一面递呈国务总理，及通电各省，这一场有分教：

苍狗白云多变幻，红羊浩劫又侵寻。

欲知黎总统曾否照准，且待下回分解。

有袁世凯之胁迫议会，勾结军阀，而段祺瑞乃欲踵而效之，彼请愿团之捣乱议会，果谁使之乎？督军团之纠劾议会，果谁使之乎？夫议会之一切举动，固不足尽满人意，然武夫专制之为祸，较甚于议会之专制。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袁氏且毒人自毒，段智不袁若，乃亦起而效尤，宁非大误，国家多难，杌陧不安，顾尚堪一误再误耶？吾观段氏之所为，吾尤不能无憾于袁氏矣。

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辫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

却说督军团递入呈文，待了两日，未见批答下来，料知黎总统不肯照允，遂向总理处告辞，陆续出京。行到天津，复在督军曹锟署内，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适徐州张勋，亦有密电到津，邀各军长等同赴徐州，各军长又复南下，与张辫帅晤谈竟夕，彼此订定密约，方才散归，静听中央消息。葫芦里卖什么药。才隔两天，即闻黎总统下令，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职，着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国务总理，陆军次长张士钰，代理陆军部务。一个霹雳，响彻中原，各军长正防这一着，准备与中央翻脸，方拟传电质问，忽由总统府发出通电，略云：

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前因办事困难，历请辞职，叠经慰留，原冀宏济艰难，同支危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这道电文，颁发出来，各军长统皆愕然。看到电文的署名，除黎总统外，就是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大众更觉惊哗。未几即接到段祺瑞通电，略言："卸职出京，暂寓天津，惟调换总理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概不负责"云云。看官阅此，应知他言中寓意，明明是教外省督军，质问中央，诘他违法。于是长江巡阅使张勋，首先拍电，谓："此令由伍廷芳副署，不合法律。"此外各省军长，亦如张勋所言，陆续电诘。张非段派，乃首驳黎氏，无非欲收渔人之利。就是国会议员，亦不得不提出质问。聊复尔尔。当经伍廷芳依据约法，兼引民国以来任免总理的先例，通电解释，并向议会答复。议会中帮是虚与委蛇，不再究诘，惟各军长怎肯罢休，自然坚持到底，还要龃龉，申请黎总统收回成命。黎总统如何肯从，但将各军长电文置诸高阁，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戒备非常。

正在内外争持的时候，突接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来电，报称："擒获伪皇帝吴生彦，即

日正法”等语。原来吴生彦为甘肃匪首，也艳羡皇帝二字的美称，因即纠众千余，骚扰甘蒙边境，诈称为清室后裔达儿六吉，自号统绪皇帝，把光绪宣统二年号，凑合成名，可发一噱。封党徒卢占有魁为大元帅，兴兵恢复。幸由马福祥所部军队，闻风剿捕，斩获百人，贼众究系乌合，纷纷骇散。伪皇帝与伪大元帅，一筹莫展，只有乱窜一法，结果是无处奔避，被官军四面兜拿，擒至护军使辕门，讯明情实，赏给几个卫生丸，送他归阴，袁氏想做皇帝，尚难成事，何况吴生彦。但亦袁氏引带出来，故特叙及。黎总统接得捷电，自然放心，惟伍廷芳系由黎氏任命，作为临时总理，未经国会通过同意，自未得继续下去；再加各军长交相诘难，廷芳也觉不安，屡向黎总统处告辞。黎总统焦思苦虑，想出一个老成重望的人物，请令上台。欲知他姓甚名谁，就是新命财政总长李经羲。

经羲系清傅相李鸿章从子，年已老朽，不堪大用。黎独追溯从前，谓祺瑞父尝从故军门周盛传麾下，周本淮军将领，隶属李氏，李氏为北洋系军阀旧家，借他余威，或可弹压北洋军人，免他滋扰。婚媾尚且反噬，遑论旧谊？适值李经羲奉命至津，正好畀他重任，维持危局。当下转咨国会，拟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请求同意。国会议员与黎氏通同一气，自然不致两歧，不过手续上总须投票，方可表决。等到开匦检票，自得多数同意，复告政府。黎总统便即下令，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一面派员赴津，迎李入京，李经羲未肯遽允，复书辞谢，再经黎总统手书敦勉，经羲仍然模糊作答，不即启行。惹得黎总统望眼将穿，非常焦灼。

不意督军团的手段，煞是厉害，一声爆裂，首发淮上，安徽省长倪嗣冲，居然通电各省，宣告独立。略言：“群小怙权，扰乱政局，国会议员，乘机构煽，政府几乎一空。宪法又系议院专制，自本日始，与中央脱离关系”云云。这电为民国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拍发，越日，即扣留津浦铁路火车，运兵赴津，颇有晋阳兴甲的气象。嗣是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黑龙江督军兼署省长毕桂芳、帮办军务许兰洲，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李家宝，福建督军李厚基，山西督军阎锡山，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绥远旅长王丕焕，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等，依次哗噪，与那倪嗣冲异口同声，倡言独立。那时苦口婆心的黎菩萨，真弄到魔障重重，没法摆布了。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等，又统是无拳无勇，不能救急，没奈何再使秘书劳神，撰了数千百言，电发出去，劝告督军团，并派员分往宣慰。看官！你想这班督军团，手拥强兵，气焰极盛，岂是区区笔舌，所得挽回？当下独立各省，均派干员至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即用雷震春为总参谋，将设临时政府，临时议会，风声日紧一日，黎总统寝食不安，孤危得很。适安徽督军张勋，递入呈文，历陈时局危险，劝黎总统勿再固执，危及国家，言下并有自出斡旋的意思，黎总统还道他是个好人，巴不得他出来调停，急来抱佛脚，那知他是个牛魔王。再电问李经羲，经羲亦主张召勋，因决计下令道：

据安徽督军强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歎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

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此令。

张勋接到此令，喜如所望，即复电到京，克日启程。别有肺肠，明眼人当能窥测。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蒿目时艰，料知前途必有大变，不如见机远祸，乃向院中陈请辞职。各议员表决许可，因即改选，另举吴景濂为议长。副议长陈国祥亦情愿去职，偏不得大众允许，只好仍然留任。外此如参众两院议员，有心趋避，联翩告辞，乐得离开烦恼场，回去享福。最惊人耳目的事情，乃是副总统冯国璋，亦电达参众两院，请辞中华民国副总统一职，并派员将原受证书，具文送缴两院，且通电中央及各省，声明时局险巇，无术救济，不能靦颜尸位等情。黎总统越觉焦急，慌忙复电慰留，一面敦促安徽督军张勋，及国务总理李经羲入都，挽救危局。江西督军李纯，却是有些热诚，意欲出为调停，特由赣省入京，窥探两造意见，竭力周旋。偏黎总统的心目中，专望那辫子大帅，天津的各省总参谋处，又是倚势作威，不容进言，李督军徒讨了一回没趣，只好扫兴自归。那辫帅张勋，于六月七日起行，随身带着精兵五千，乘车就道，越宿即至天津，与李经羲晤商。彼此密谈多时，定了密计，遂先派兵入京，作为先声，又电陈调停条件，第一项宜解散国会，第二项是撤销京津警备。意欲何为？黎总统接电后，明知这两项都事不可行，但事在燃眉，不得不依他一条，把王士珍、江明宗、陈光远的警备总副司令，先行撤销，然后再复电张勋，商榷解散国会一事，似乎有不便依议的情形，偏张勋坚执己见，谓："国会若不解散，断无调停余地，自己亦未便晋京，拟即回任去了。"黎总统接到此电，又大吃了一惊。可巧驻京美公使，复来了一角公文，由伍廷芳亲自赍入。黎总统急忙启阅，但见上面写着：

美国政府，闻中国内讧，极为忧虑，笃望即复归于和好，政治统一。中国对德宣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在中国最为必要者，乃维持继续其政治之实验，沿已得进步之途径，进求国家之发展。美国所以关心于中国政体及行政人物者，仅以中美友谊之关系，美国不得不助中国。但美国尤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与单独负责之政府。是以美国今表示极诚恳之希望，愿中国为自己利益及世界利益计，立息党争。并愿所有党派与一切人民，共谋统一政府之再建，共保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所应有之地位。但若内讧不息，而欲占其以应得之地位，则必不可能也。

黎总统览到此处，见下文只有寥寥数字，料不过是起结套话，因此不暇细瞧，便将来文置诸案上，顾语伍廷芳道："这原是友邦的好意，但目前危状，几乎朝不保暮，公可别有良策否？"廷芳踌躇多时，竟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得当面敷衍道："总统高见，究应如何办法？"黎总统答道："张勋所要求的二大条件，京津警备，已经撤销，只解散国会，事关重大，未便照行，偏他定要照办，如何是好？"廷芳道："民国约法，并无解散国会

的条件，此事如何行得？就是前日段总理免职，廷芳面奉钧命，勉强副署，那还有约法可援，已遭各军长反对，痛责廷芳，倘或解散国会，是要被全国唾骂了。”黎总统道：“这便怎么处？”廷芳道：“且再派一干员，赴津与张勋婉商，宁可改行别种条件罢。”黎总统点首无言。廷芳便即退出。当由黎总统派员往津，才阅一宵，便见该员返报。据言：“张勋意见，非解散国会，断不可了，现限定三日以内，必须颁发解散国会的命令。否则通电卸责，南下回任，恕不入谒了。”仿佛哀的美敦书。黎总统听着，直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又召伍廷芳等熟商，廷芬托辞有疾，但呈入一篇辞职书，不愿进见。此外有几位国务员，应召进来，也无非面面相觑，支吾了事。

光阴易过，倏忽三天，张辫帅所说的限期，已经到了，黎总统再召集文武各员，咨商国是，大家亦不肯作主，惟推到总统一人身上。就中有一个步军统领江朝宗，甫卸警备副司令的职衔，想乘此出些风头，竟说解散国会，并非今日创行，尚记得老袁时代么？总统为保全大局起见，何防毅然决计，暂撤国会，再作计较。黎总统拈须道：“伍代揆为了副署一事，不便承认，所以称疾辞职，现有何人肯来担负呢？”朝宗道：“为国为民，义所难辞，但教总统另简一人，使他副署，便好解决了”。黎总统委实没法，只好商诸各部总长，请他担任此责。各总长同声推辞，黎总统仍顾江朝宗道：“看来此事只好属君了。”朝宗道：“此事本非朝宗所宜负责，但事已至此，也不能不为总统分忧，朝宗也不遑后顾，就此一干罢。”毕竟武夫胆大。黎总统也明知不妙，惟除此以外，别无救急的良方，没奈何把头微点，待到大众退出，即命秘书代缮命令，逐条颁发。第一道是准外交总长伍廷芳，免代理国务总理职；第二道是特任江朝宗暂行代理国务总理；第三道便是解散国会了。略云：

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日前宪法会议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考之各国制宪成例，不应由国会议定，故我国欲得良妥宪法，非从根本改正，实无以善其后。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惟有仰恳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此令。

这道解散国会的命令，当然由江朝宗副署了。朝宗虽已副署，也恐为此招尤，特通电自解道：

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本日国会改选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藉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

发令以后，黎总统长吁短叹，总觉愤懑不安，意欲再明心迹，方可对己对人。小子有诗为证云：

文人笔舌武夫刀，扰扰中华气量豪。
一体如何左右袒，枉教元首费忧劳

欲知黎总统如何自明，试看下回续叙。

段总理免职，首先反抗者为张勋，而后来宣告独立，乃让倪嗣冲、张作霖等出头，岂辫帅之先勇后怯耶？彼盖故落人后，可以出作调人，而自遂其生平之愿望。黎总统急不暇择，便引为臂助，一心召请，菩萨待人，全出厚道，安知伏魔大将军反为魔首也。至解散国会一事，伍廷芳不敢副署，因致辞职，独江朝宗毅然入请，原为效劳，赳赳武夫，胆量固豪，其亦料将来之变幻否耶？而德不胜才之黎总统，则已不堪胁迫矣。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黄夜复辟

却说黎总统解散国会，心中仍然愤懑，不得不表明心迹，因再嘱秘书草就一令，同日缮发。大略说是：

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虽德薄能鲜，未餍舆情，而

守法勿渝之素怀，当为国人所共谅。乃者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政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元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匪独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首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以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回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这令下后，两院议员，无可奈何，相率整装出都。督军团已得如愿，不战屈人，便都电告中央，取消独立。惟黑龙江督军毕桂芳，为帮办军务许兰洲所迫，卸职自去。许兰洲亦不待中央命令，但说由毕桂芳移交，居然就职。力大为王，还管什么高下？政府也不暇过问，由他胡行。惟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乃是国民党中的健将，素来扶持黎总统，不入督军团中，此次闻黎氏被迫，解散国会，已经愤不可遏，跃跃欲动，再经议员等出京抵沪，电致湘、粤、桂、滇、黔、川各省，谓："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权，江朝宗为步军统领，非国务员，更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亦已自认违法，所有解散国会的命令，当然无效。"这电文传到两督军座前，便双方互约，暂归自主，俟恢复旧国会或重组新国会，依法解决时局，再行听命。两督联名传电，理由颇也充足。但两广僻处岭南，距京最远，就使他加倍激烈，亦未足慑服督军团，所以督军团全然不睬，反暗笑他螳斧当车，不自量力。

还有这位张辫帅趾高气扬，竟与李经羲偕行入京，来演一出特别好戏，黎总统派员至车站前，恭迎二人入都，就是都中人士，拭目待着，也总道是两大人物，定有旋天转地的手段，可以易危为安。俟至汽笛呜呜，烟尘滚滚，京津火车，辘辘前来，车上悬着花圈，一望便知是伟人座处，不由的瞻仰起来。寻常时候，火车到站，非常忙乱，此时却格外镇静，车站两旁，统有兵队森列，严肃无声，但见辫子大帅，与李老头儿，联翩下车，即由总统府特派员，上前鞠躬，表明总统诚意。张辫帅满面春风，对他一笑，便改乘马车，由随来的一营兵士，拥护出站，偕李经羲同进都门去了。渲染声势，反跌下文。

看官记着！张、李入都的日子，乃是六月十四日，过了数天，尚未有甚么举动，惟见都城内外，遍贴定武将军的告示，大略说是："此行入都，当力筹治安。"余亦没有意

外奇语。有几个聪明伶俐的士人，看到定武将军四字，已不禁生疑，暗想定武将军，虽是张辫帅的勋衔，但他究任安徽督军，如何出示都门，敢来越俎？就中必有隐情，不可测度。仔细探听总统府中，但闻张、李二人，与总统晤谈数次，亦无非是福国利民的口头禅，没甚表异。大家无从揣摩，只得丢过一边。到了二十一日，天津总参谋处，由雷震春宣告撤销，倒也是一番佳象。二十四日，国务总理李经羲就职，奉令兼财政总长，亦未尝提出辞呈，不过他通电各省，自称任事期限，只三阅月，过此便要辞职，这是他格外鸣谦，无关重轻。二十五日，复由黎总统下令，任命李经羲兼盐务督办。二十六日，内务部因改选国会，特设办理选举事务局，局长派出杨熊详。二十九日，准免司法总长张耀曾，及农商总长谷钟秀二人，改任江庸署司法总长，李盛铎署农商总长。这条命令，却是有些蹊跷。张、谷皆国民党，忽然免职，另任他人，想总是削夺国民党的面子，铲除黎总统的心腹，此外当无甚关系了。逐层反跌。

谁料事起非常，变生不测，六月三十日的夜间，竟演就一场复辟的幻戏出来。确是奇闻。复辟二字，本是张辫帅念念不忘的条件，从前徐州会议，第一条即为尊重优待清室的成约，暗中已寓有复辟的意思；至第二次徐州会议，表面上仍筹议治安，其实是为了复辟计划，重复讨论。倪嗣冲素不赞成共和，冯国璋模棱两可，余皆奉张辫帅为盟主，莫敢异言。张辫帅部下，统皆垂辫，原是借辫发为标帜，待时复辟。此次黎、段龃龉，正是绝好机会，所以连番号召，要结同盟。看得透，写得出。直隶督军曹锟，本列入督军团内，闻着此议，忙去请教前清元老徐世昌。徐世昌摇首道："这事断不可行，少轩自谓忠清，我恐他反要害清了。"是极。锟领教后，方知张勋所议不合，少轩就是张勋表字。惟张勋曾有各守秘密的条约。故锟与徐说明，各不声张，坐观成败。

及勋既北上，阳作调人，暗中实为复辟起见。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所以张勋到津，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就有反对复辟的通电，迭称复辟论调，具有五大危险：一关财政，二关外交，三关军政，四关民生，五关清室，说得淋漓痛切，毫无剩词。副总统冯国璋，阅熊电文，亦幡然觉悟，发一通电，与熊共表同情。实未免首鼠两端。黎总统览到熊、冯两电，很觉惊心，因此解散国会时，自明心迹，也曾将复辟二字提及，预先示惩。补前文所未祥。就是张辫帅的好友，亦密电劝阻，略言："时机未熟，民情未孚，兵力未集，不宜轻举妄动。"张颇有所悟，复电谓："俟大局粗定，内阁组成，便当南返徐州，所有复辟一说，自当取消，无庸再议。"于是远近安心，不复担忧了。

偏偏张勋参谋长万绳栻，热心富贵，希旨迎合，日夕在辫帅旁，微词挑拨，怂恿复辟，又去敦促文圣人到京，作一帮手。文圣人姓甚名谁？就是前清工部主事康有为。有为尝到徐州，谒见张勋，勋与他谈论时政，语多投机。彼此都是保皇派，自然契合。康尚文，张尚武，两人各诩诩自夸，故时论号为文武两圣人。至此康有为接奉密召，星夜到京，预拟诏书数纸，持入见张，张勋正往江西会馆中夜宴，时尚未归，当由万绳栻接着，与有为密议多时，差不多是二更天气了。绳栻急欲求逞派人赴江西会馆，探望张勋，好容易才得使人还报，谓："大帅在会馆中捉戏，所以迟归。现在戏将演毕，想就可返驾了。"绳栻与有为又眼巴巴的伫候，约过了一二小时，方见辫子大帅，大踏步的进来，有为亟上前请过晚安，

由张勋欢颜道谢，引他就座。彼此寒暄数语，绳栻已将左右使开，向有为传示眼色，令他进言。有为即将草拟诏书，从囊中取出一大包，持呈张勋。勋问为何因？有为道："请大帅约略展阅，便见分晓。"勋启视一页，便拈须道："这……这事恐不便速行。"有为尚未及答，绳栻便在旁接入道："大帅志在复辟，已非一日，现在大权在手，一呼百诺，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失此不图，尚待何时？"张勋尚有三分酒意，听了此言，不由得鼓动余兴，奋袂起座道："有理有理，我便干一遭罢。"曲肖莽夫形容。当下唤入心腹侍从，分头往邀几个著名大员，商量起事，少顷，便有数人到来，一是陆军总长王士珍，一是步军统领江朝宗，一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一是第二十师师长陈光远，陆续进见，启问情由。张勋便提出复辟两大字，请他数大员帮忙。王士珍老成持重，颇有难色。江朝宗乃是急性人，当即赞成。士珍嗫嚅道："这……这事还应慢慢妥商。"回应张勋前语。笔法入神。张勋瞋目道："要做就做，何必多商。事若不成，由我老张负责，不致累及诸公，否则休怪我不情哩！"士珍见他色厉词狂，不敢再言。张勋复顾吴炳湘道："今夜便当开城，招纳我部下将士，明晨就好复辟了。"炳湘也未敢反对。张勋遂派人据住电报局，不许他人拍电，并放定武军入城。一面召入刘廷琛、沈曾植、劳乃宣、阮忠枢、顾瑗等，审查康有为所拟诏书，有无误点，大家检阅一番，心下各忐忑不定。有几个素主复辟，稍稍注视，但闻是康圣人手笔，当然不能笔削，乐得做个好好先生。

转眼间已是鸡声报晓，天将黎明了，张勋已命厨役办好酒肴，即令搬出，劝大家饱餐一顿。未几，即有侍从入报，定武军统已报到，听候明令。张勋跃起道："我等就同往清宫，去请宣统帝复辟便了。"说着，左右已取过朝衣朝冠，共有数十套。亏他当夜筹备。张勋先自穿戴，并令大众照服，不能如大帅有辫，总觉不象。出门登车，招呼部兵，一齐同行。到了清宫门首，门尚未启，由定武军叩门径入。张勋也即下车，招呼王士珍等，徒步偕进。清宫中的人员，不知何因，统吓得一身冷汗，分头乱跑，里面去报知瑾、瑜两太妃，外面去报知清太保世续。两太妃与世续诸人，并皆惊起，出问缘由。张勋朗声道："今日复辟，请少主即刻登殿。"世续战声道："这是何人主张？"张勋狞笑道："由我老张作主，公怕甚么！"世续道："复辟原是好事，惟中外人情，曾否愿意？"张勋道："愿意不愿意，请君不必多问，但请少主登殿，便没事了。"世续尚不肯依，只眼睁睁的望着两太妃，两太妃徐语张勋道："事须斟酌，三思后行。"张勋不禁动恼道："老臣受先帝厚恩，不敢忘报，所以乘机复辟，再造清室，难道两太妃反不愿重兴吗？"瑜太妃呜咽道："将军幸勿错怪！万一不成，反恐害我全族了。"张勋道："有老臣在，尽请勿忧！"两太妃仍然迟疑，且至泪下。世续亦踌躇不答。俄而定武军哗噪起来，统请宣统帝登殿。张勋亦忍耐不住，厉声问世续道："究竟愿复辟否？"胁主退位，我所习闻，胁主复辟，却是罕见，这未始非张辫帅之孤忠。世续恐不从张勋，反有意外情事，乃与两太妃熟商，只好请宣统帝出来。两太妃乃返身入内，世续亦即随入，领出十三岁的小皇帝，扶他登座。此番却不哭了。张勋便拜倒殿上，高呼万岁。王士珍等也只得跪下。随口欢呼。朝贺已毕，即由康有为赍呈草诏，即刻颁布。诏云：

朕不幸，以四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灵之命，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民得安居。乃国体自改革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出十余万万，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困吾民。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而难安者。而朕深居宫禁，日夜祷天，徬徨饮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体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禨等，为国势阽危，人心涣散，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人；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民各等语，真会捣鬼，大约是康圣人梦中瞧过。览奏情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微眇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私言，遂置生灵于不顾。权衡轻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是从阴历。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上下以至诚相感，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政令以惩毖为心，不得以国本为尝试之具，况当此万象虚耗，元气垂绝，存亡绝续之交，朕临深履薄，固不敢有乐为君，稍自纵逸，尔大小臣工，尤当精白乃心，涤除旧染，息息以民瘼为念，为民生留一分元气，即为国家留一息命脉，庶几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条举如下：（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一）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一）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一）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俗易婚等事，并著所司条议具奏。（一）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各合同，一律继续有效。（一）民国所行印花税一事，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一）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一）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一）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凡此九条，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实鉴临之！将此通谕知之！

这谕既发，康有为又取出第二三道草诏，谕设内阁议政大臣，并设阁丞二员。余如京外各缺，均暂照宣统初年官制办理，又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栻　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大臣，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康有为为副院长，张勋又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留京办事，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他如直隶督军曹锟

以下，统改官巡抚。一时希荣求宠诸徒，无不雀跃，纷纷至热闹市场，购办翎顶蟒服，准备入朝，市侩遂竞搜旧箧，把从前搁落的朝臣服饰，一古脑儿搬取出来，重价出售，倒是一桩绝大利市，得赚了好许多银子。小子也乐得凑趣，胡诌几句歪诗道：

轻心一试太粗狂，偌大清宫作戏场。
只有数商翻获利，挟奇犹悔不多藏。

复辟已成，兴高采烈的张辫帅，还有若干手续，试看下回便知。

张勋以数年之心志，乘黎菩萨危急之余，冒昧求逞，遽尔复辟，此乃所谓行险侥幸之举，宁能有成？况清室已仆，不过为残喘之苟延，欲再出而号令四方，试问如许军阀家，尚肯低首下心，为彼奴隶乎？但观民国诸当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张辫帅之始终如一，其迹可訾，其心尚堪共谅也，彼康有为亦何为者？前清戊戌之变，操之过激，几陷清德宗于死地，此时仅余一十三龄之遗胤，乃又欲举为孤注，付诸一掷，名为保清，实则害清，是岂不可以已乎？若万绳栻诸人。固不足道焉。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

却说张勋主张复辟，仓猝办就，诸事统皆草率，所有手续，概不完备。就是草诏中所叙各奏，都是凭空捏造，未曾预办，因此又劳那康圣人费心，先将自己奏折草就，补呈进去，再把瞿鸿禨等奏请听政的折子，亦缮定一分，作为备卷。其实冯国璋、陆荣廷、瞿鸿禨等，尚未接洽，全凭文武两圣人，背地告成。这数种奏折原文，小子无暇详录，惟当时张勋有一通电，宣告中外，录述如下：

自顷政象谲奇，中原鼎沸，蒙兵未解，南耗旋惊，政府几等赘旒，疲氓迄无安枕。怵内讧之孔亟，虞外务之纷乘，全国漂摇，靡知所届。勋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既同处厝火积薪之会，当愈励挥戈返日之忠，不敢不掬此血诚，为天下正言以告。溯自辛亥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恃私党为护符，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宿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

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驯至昌言废孔，立召神恫，悖礼害群，率由兽行，以故道德沦丧，法度凌夷，匪党纵横，饿莩载道。一农之产，既厄于讹诈，复厄于诛求，一商之资。非耗于官捐，即耗于盗劫。凡在位者，略吞贿赂，交济其奸，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莫非国体不良，遂至此极。即此次政争伊始，不过中央略失其平，若在纪纲稍振之时，焉有轇轕不解之虑？乃竟兵连方镇，险象环生，一二日间，弥漫大地。乃公亦局中人，何徒责人而不自责。迄今外蒙独立，尚未取消，西南乱机，时虞窃发，国会虽经解散，政府久听虚悬，总理既为内外所不承认，仍即觍然通告就职，政令所及，不出都门，于是退职议员，公诋总统之言为伪令，推原祸始，实以共和为之厉阶。且国体既号共和，总统必须选举，权利所在，人怀幸心，而选举之期，又仅以五年为限，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选举无已时，乱亦无已时。此数语颇亦动听。小民何辜，动罹荼毒，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利病较然，何能曲讳？或有谓国体既改共和，倘轻予更张，恐滋纷扰，不若拥护现任总统，或另举继任总统之为便者。不知总统违法之说，已为天下诟病之资，声誉既隳，威信亦失，强为拥护，终不自安；倘日后迫以隐险之机，曷若目前完其全身之术？爱人以德，取害从轻，自不必佯予推崇，转伤忠厚。亏他自圆其说。至若另行推选，克期继任，讵敢谓海内魁硕，并世绝无其人？还是请辫帅登台何如？然在位者地丑德齐，莫能相下，在野者资轻力薄，孰愿率从？纵欲别选元良，一时亦难其选。盖总统之职，位高权重，有其才而无其德，往者既时蓄野心，有其德而无其才，继者乃徒供牵鼻，重以南北趋向，不无异同，选在北则南争，选在南则北争，争端相寻，而国已非其国矣。默察时势人情，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屏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救几无异议。中国本为数千年君主之制，圣贤继踵，代有留贻，制治之方，较各国为尤顺，然则为时势计，莫如规复君主，为名教计，更莫如推戴旧君，此心此理，八表攸同。伏思大清忠厚开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正，远迈汉、唐，二祖七宗，以圣续圣，至我德宗景皇帝，时势多艰，忧勤尤亟，试考史宬载笔，如普免钱粮，叠颁内帑，多为旷古所无，，即至辛亥用兵，孝定景皇后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仁慈至意，沦浃人心，海内喁喁，讴思不已。前者朝廷逊政，另置临时政府，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成柄，实与初旨相符。况我皇上冲龄典学，遵时养晦，国内迭经大难，而深宫匕鬯无惊，近且圣学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应运而施其拨乱反正之功。祖泽灵长，于兹益显。勋等枕戈励志，六载于兹，横览中原，陆沈滋惧，比乃猝逢时变，来会上京。窃以为暂偷一日之安，自不如速定万年之计，业已熟商内外文武，众议佥同，谨于本日合词奏请皇上复辟，以植国本而固人心，庶几上有以仰慰列圣之灵，下有以俯慰群生之望。风声所树，海内景从。凡我同袍，皆属先朝旧臣，受恩深重，即军

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世沐生成，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国难方殷，时乎不再，及今淬厉，尚有可为。本群下尊王爱国之至心，定大清国阜民康之鸿业。凡百君子，当共鉴之。

是时京城里面，俱经张勋传令，凡署廨局厂，及大小商场，一应将龙旗悬起，随风飘扬，仿佛仍是大清世界。总算北京的大清帝国。只总统府中，未曾悬挂龙旗。张勋还顾全黎总统面子，不遽用武力对待，但遣清室旧臣梁鼎芬等，清室旧臣四字，加诸梁鼎芬头上，却合身分。先往总统府中，入作说客。鼎芬见了黎总统，即将复辟情形，略述一番，并把一等公的封章，探囊出示。黎总统皱眉道："我召张定武入都，难道叫他来复辟吗？"鼎芬道："天意如此，人心如此，张大帅亦不过应天顺人，乃有这番举动，况公曾受过清职，食过清禄，辛亥政变，非公本意，天下共知。前次胁公登台，今番又逼公下场，公也可谓受尽折磨了，今何若就此息肩，安享天禄，既不负清室，亦不负民国，岂非一举两善么？"黎总统道："我并非恋栈不去，不过总统的职位，乃出国民委托，不敢不勉任所难，若复辟一事，乃是张少轩一人主张，恐中外未必承认，我奈何敢私自允诺呢？"鼎芬复絮说片时，黎总统只是不答。再经鼎芬出词吓迫道："先朝旧物，理当归还，公若不肯赞成，恐致后悔。"黎总统仍然无语。鼎芬知不可动，悻悻自去。黎总统暗暗着忙，急命秘书拟定数电，由黎总统亲自过目，因闻电报局被定武把守，料难拍发，乃特派亲吏潜出都城，持稿赴沪，方得电布出来：

（第一电）本日张巡阅使率兵入城，实行复辟，断绝交通，派梁鼎芬等来府游说，元洪严词拒绝，誓不承认。副总统等拥护共和，当必有善后之策。特闻。

（第二电）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清室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特此奉闻，藉免误会。

（第三电）国家不幸，患难相寻，前因宪法争持，恐启兵端，安徽督军张勋，愿任调停之责，由国务总理李经羲，主张招致入都，共商国是。甫至天津，首请解散国会，在京各员，屡次声称保全国家统一起见，委曲相从。刻正组织内阁，期速完成，以图补救。不料昨晚十二点钟，突接报告，张勋主张复辟，先将电报局派兵占领。今日梁鼎芬等入府，面称先朝旧物，应即归还等语。当经痛加责斥，逐出府外。风闻彼等已发出通电数道，何人名义，内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负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销复，即行辞职以谢国人。今既枝节横生，张勋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坏群力建造之邦基，即世界各国承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时局至此，诸公夙怀爱国，远过元洪，伫望迅即出师，共图讨贼，以期复我共和而拯危亡，无任迫切。临电涕泣，不知所云。如有电复，即希由路透公司转交为盼。

黎总统既派人南下，复与府中心腹商量救急的方法，大众齐声道："现在京中势力，

全在张勋一人手中，总统既不允所请，他必用激烈手段，对付总统，不如急图自救，暂避凶威，徐待外援到来，再作后图。”黎总统沉吟道：“教我到何处去?”大众道：“事已万急，只好求助外人了。”黎总统尚未能决，半晌又问道：“我若一走，便不成为总统了，这事将怎么处置?”大众听了，还道黎总统尚恋职位，只得出言劝慰道：“这有何虑?外援一到，总统自然复位了。”黎总统慨然道：“我已决意辞职，不愿再干此事，惟一时无从交卸，徒为避匿方法，将来维持危局，究靠何人主张?罢！罢！我记得约法中，总统有故障时，副总统得代行职权，看来只好交与冯副总统罢。”大众又道：“冯副总统远在江南，如何交去?”黎总统也觉为难。为了这条问题，又劳黎总统想了一宵。大众逐渐散出，各去收拾物件，准备逃生。这原是第一要着。可怜这黎总统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几乎一夜未能合眼，稍稍困倦，朦胧半刻，又被鸡声催醒，窗隙间已有曙光透入了。当即披衣起床，盥洗已毕，用过早膳，尚没有甚么急警，惟闻有人传报，清宫内又有任官的上谕，瞿鸿禨、升允并授大学士，冯国璋、陆荣廷并为参预政务大臣，沈曾植为学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尚书，劳乃宣为法部尚书，李盛铎为农工商部尚书，詹天佑为邮传部尚书，贡桑诺尔布为理藩部尚书。此外尚有许多侍郎、左右丞，及都统、提督、府尹、厅丞诸名目，不胜枚举。随笔带过，较省笔墨。黎总统也无心细听，但安排交卸的手续，尚苦无人担承。

到了晌午，风声已加紧了，午后竟有定武军持械前来，声势汹汹，强令总统府卫队，一律撤换，并即日交出三海，不得迟延。陆军中将唐仲寅，为总统府卫队统领，无法抵推，亟入报黎总统，速请解决。黎总统本疑李经羲与勋同谋，不愿与议，至此急不暇择，便令秘书刘钟秀，往邀经羲，刘奉命欲行，可巧外面递入李经羲辞职呈文，并报称经羲已赴天津。走得好快。黎总统长叹道：“我也顾不得许多了，看来只有仍烦老段罢。”便命刘钟秀草安两令，一是准李经羲免职，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一是请冯国璋代理职权，所有大总统印信，暂交国务总理段祺瑞摄护，令他设法转呈。两令草就，盖过了印，即将印信封固，派人赍送天津，交给段祺瑞，自己随取了一些银币，带着唐仲寅、刘钟秀二人，及仆从一名，潜出府门，竟往东交民巷，投入法国医院中。

时已天暮，院门虽开，里面只有仆从数人住守，问及院长，答称外出未归，无从见客，那时只好怏怏退出，折入日本使馆界内。沿途踯躅，究无所归，好似倦鸟失巢，惶急无主。亏得唐仲寅记起一人，谓与日本公使武随员斋藤少将，尝相往来，不妨向彼求援，并托保护。当下驰入斋藤少将官舍，投刺请见。幸斋藤少将未曾出门，便即迎入，他本是认识黎元洪，总统印信，已经交出，不能再称总统了。又与唐仲寅交好，当然坦怀相待。仲寅即将避难情形，约略告知，并浼他至日本公使前，善为转达，退请保护身命。斋藤少将一力担承，遂命役从取出茶点，供饷二人。黎元洪稍稍放心，且因夜膳尚无着落，不得已将东洋茶食，略充饥渴。好在斋藤少将，诚心帮忙，叫他两人坐待，自往日使馆中代为请命，少顷即回报道：“敝公使已如所请，屈就营房数日，当予以相当保护，尽可无忧。”黎、唐二人，当即称谢。斋藤少将，便令卫兵腾出营房一间，导引两人栖宿，黎菩萨才得离开地狱，避入天堂了。还算不幸中之幸。越宿即由日本公使，通告驻京各国公使馆，并

及清室道：

> 黎大总统带侍卫武官陆军中将唐仲寅、秘书刘钟秀及从者一名，于七月二日午后九时半，不预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馆域内之使领武随员斋藤少将官舍，恳其保护身命。日本公使馆认为不得已之事情，并顾及国际通义，决定作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域内之营房，暂充黎总统居所，特此告知。

总统避去，民国垂危，冯国璋远处江南，鞭长莫及，只有段祺瑞留寓天津，闻得京中政变，惹动雄心，即欲出讨张勋，可巧前司法总长梁启超，亦在津门，两下会议，由祺瑞表明己意，启超一力怂恿，决主兴兵。适陈光远在津驻扎，手下兵却有数千，段、梁遂相偕至光远营，商议讨张。光远却也赞同。又值李经羲到津，致书祺瑞，请他挽回大局，就是黎元洪所派遣的亲吏，亦赍送印信到津，交与祺瑞。祺瑞阅过来文，越觉名正言顺，当即嘱托梁启超，草拟通电数道，陆续拍发。梁本当代文豪，先已由自己出名，反对复辟，洋洋洒洒的撰成数千百言，通电全国，不过前时手无寸铁，但凭理想上立论，比张勋为董卓、朱温。好一个正比例。此次由段祺瑞出来兴师，更属理直气壮，乐得借那笔尖儿，横扫千人军。既而冯、段联约，瞿、陆辩诬，祺瑞自任共和军总司令，更靠那煌煌大文，鼓吹义旅，笔伐凶豪，小子有诗咏道：

笔锋也可作兵锋，文武兼优快折冲。
莫道书生无诣力，一枝斑管足褫凶。

欲知文中如何抒写，请看下回录叙。

康有为外，又有一梁鼎芬，是皆为清末之老生，脑筋中只含有事君以忠数语，而未知通变达权之大义者也。夫必有夏少康之英武，然后可以光夏物；必有周宣王之明哲，然后可以复周宗。彼宣统帝尚在冲年，宁能及此？况种族革命，已成常调，君主政体，不克再燃，即令英辟重生，亦未能违反民意，侈然自尊，更何论逊清之余裔乎？康有为出佐张勋，已同笨伯，而梁鼎芬复往说黎元洪，其愚尤甚。惟黎元洪引虎自卫，卒为虎噬，仓猝出走，日暮途穷，幸有日本使馆之营房，及斋藤少将之友谊，尚得借庇一枝，自全身命，否则不为所害者，亦几希矣。虽然，知人则哲，尧舜犹难，吾于黎氏何责焉？

第八十六回
誓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廊房击退辫子军

却说梁启超草缮电文，凭着那生平抱负，随纸抒写，端的万言立就，一鸣惊人。首数电是分致冯国璋及陆荣廷、瞿鸿禨诸人，不过问明真假，无甚阔议。另有一篇通告讨逆的电文，着笔不多，已觉得感慨淋漓。文云：

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中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民国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长保名义上之尊荣，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历考有史以来廿余姓帝王之结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张勋等以个人权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思欲效法莽、卓，挟幼主以制天下，竟捏黎元洪奏称改建共和，诸多弊害，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等语，擅发伪谕，横逆至此，中外震骇。若曰为国家耶，夫安有君主专制之政，而尚能生存于今之世者？其必酿成四海鼎沸，盖可断言。而各友邦之承认民国，于兹五年，今覆雨翻云，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则岂能与吾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若曰为清室耶，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为大戒，今兹之举，也于迫胁，天下共闻，历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优待终古，既为旷古所无，岂可更置诸岩墙，使其为再度之倾覆以至于尽？祺瑞罢斥以来，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惟念辛亥缔造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情义所在，守死不渝，诸公皆国之干城，各膺重寄，际兹奇变，义愤当同。为国家计，自必矢有死无贰之诚，为清室计，当久明爱人以德之义。复望戮力同心，戡兹大难，祺瑞虽衰，亦当执鞭以从其后也。敢布腹心，伏维鉴察。

自数电发出后，冯国璋的讨逆电，陆荣廷的辩证捏名电，及瞿鸿禨的表明心迹电，陆续布闻。还有岑春煊也来凑兴，声请讨逆，并致电与清太保世续，及陈宝琛、梁鼎芬两人，讽劝清室毋堕奸谋。此外如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一致反对复辟，声讨张勋。段祺瑞见众心愤激，料必有成，遂自称共和军总司令，亲临马厂，慷慨誓师，随即把梁任公第二道草檄，电告天下。任公系启超表字。大致说是：

共和军总司令段祺瑞，谨痛哭流涕，申大义于天下曰：呜呼！天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颠覆国命，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同愤。该逆出身灶养，行秽性顽，便佞希荣，渐跻显位，自入民国，阻兵要津，显抗国定之服章，婪索法外之饷糈，军焰凶横，行旅裹足，诛求无艺，私橐充盈，凡兹稔恶，天下共闻，值时多艰，久稽显戮。比以世变洊迫，政局小纷，阳托调停之名，阴为篡窃之备，要挟总统，明令敦召，遂率其丑类，直犯京师。自其启行伊始，及驻京以来，屡次驰电宣言，犹以拥护共和为口实，逮国会既散，各军既退，忽背信誓，横造逆谋，据其所发表文件，一切托以上谕，一若出自幼主之本怀，再三胪举奏折，一若由于群情之拥戴，夷考其实，悉属诪言，当是日夜十二时，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二十余人，列戟会议。勋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与实情未必全符，但为清室解免，亦不得不如是说法。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该伪谕中横捏我黎大总统、冯副总统，及陆巡阅使之奏词，尤为可骇。我大总统手创共和，誓与终始，两日以来，虽在樊笼，犹叠以电话手书，密达祺瑞，谓虽见幽，决不从命，责以速图光复，勿庸顾忌。我副总统一见伪谕，即赐驰电，谓为诬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则陆巡阅使联奏之虚构，亦不烦言而决。所谓奏折，所谓上谕，皆张勋及其凶党数人，密室篝灯，构此空中楼阁，而公然腾诸官书，欺罔天下。自昔神奸巨蠹，劝进之表，九锡之文，其优孟儿戏，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该逆勋以不忘故主，谬托于忠爱，夫我辈今固服劳民国，强半皆曾任先朝，故主之恋，谁则让人？然正惟怀感恩图报之诚，益当守爱人以德之训。昔人有言："长星劝汝一杯酒，世岂有万年天子哉？"旷观史乘，迭兴迭仆者几何代、几何姓矣，帝王之家，岂有一焉能得好结局？前清代有令辟，遗爱在民，天厚其报，使继之者不复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优待条件，勒诸宪章，砺山带河，永永无极。吾辈非臣事他姓，绝无失节之嫌，前清能永享殊荣，即食旧臣之报，仁至义尽，中外共钦，自解处颇费心机。今谓必复辟而始为忠耶？张勋食民国之禄，于兹六年，必今始忠，则前日之不忠孰甚？昔既不忠于先朝，今复不忠于民国，刘牢之一人三反，狗彘将不食矣。谓必复辟而始为爱耶？凡爱人者必不忍陷人于危，以非我族类之嫌，丁一姓不再兴之运，处群治之世，而以一人为众矢之的，危孰甚焉？张勋虽有天魔之力，岂能翻历史成案，建设万劫不亡之朝代？既早晚必出于再亡，及其再亡，欲复求有今日之条件，则安可得？岂惟不得，恐幼主不保首领，而清室子孙，且无噍类矣。清室果何负于张勋，而必欲藉手殄灭之而后快？岂惟民国之公敌，亦清室之大罪人也。两项是斩关直入语。张勋伪谕，谓必建帝号，乃可为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张勋何人？乃敢妄谈政治，使帝制而可以得良政治，则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观万国历史，变迁之迹，由帝制变共和而获治安者，既见之矣，由共和返帝制而获治安者，未之前闻。法兰西三复之而三革之，卒至一千

八百七十一年，拥立共和，国乃大定，而既扰攘八十年，国之元气，消耗尽矣。国体者，譬犹树之有根也。植树而屡摇其根，小则萎黄，大则枯死。故凡破坏国体者，皆召乱取亡之道也。防乱不给，救亡不赡，而曰吾将藉此以改良政治，将谁欺？欺天乎？复辟之贻害清室也如彼，不利于国家也如此，内之不特非清帝自动，而孀妃耆傅，且不胜其疾首痛心。外之不特非群公劝进，而比户编氓，各不相谋而瞋目切齿，逆贼张勋，果何所为何所恃而出此？彼见其辫子军横行徐、兖，亦既数年，国人优容而隐忍之，自谓人莫敢谁何，遂乃忽起野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以次铲除异己，广布腹心爪牙于客省。扫荡有教育有纪律之军队，而使之受支配于彼之土匪军之下。然后设文网以抗贤士，箝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于彼股掌之上，及其时则取而代之耳，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此而不讨，则中国其为无男子矣。祺瑞罢政旬月，幸获息肩，本思稍事潜修，不复与闻政事，忽遘此变，群情鼎沸，副总统及各督军省长，驰电督责，相属于道，爱国之士夫，望治之商民，好义之军侣，环集责备，义正词严，祺瑞抚躬循省，绕室彷徨，既久奉职于民国，不能视民国之覆亡，且曾筮仕于先朝，亦当救先朝之狼狈。好笔仗。谨于昨日夜分，视师马厂，今晨开军官会议，六师之众，佥然同声，誓与共和并命，不共逆贼戴天。为谋行师指臂之便，谬推祺瑞为总司令，义之所在，不敢或辞，部署略完，克日入卫。查该逆张勋，此次倡逆，既类疯狂，又同儿戏，彼昌言事前与各省军均已接洽，试问我国同袍僚友，果有曾预逆谋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团同意，而使馆中人，见其中风狂走之态，群来相诘。言财政则国库无一钱之蓄，而蛮兵独优其饷，且给现银；言军纪则辫兵横行都门，而国军与之杂居，日受凌轹。数其阁僚，则老朽顽旧，几榻烟霞；问其主谋，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似此而能济大事，天下古今，宁有是理？即微义师，亦当自毙。所不忍者，则京国之民，倒悬待解；所可惧者，则友邦疑骇，将起责言。祺瑞用是剑及屦及，率先勇进，为国民袪此蟊贼，区区愚忠，当蒙共谅。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薰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帝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赖之。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大文炳炳，振旅阗阗，共和军总司令段祺瑞，已日夜部署，准备出师。会副总统冯国璋，又拍电至津，准与段祺瑞联合讨逆，乃复将两人署名，发一通电，数张勋八大罪状。其电云：

国运多屯，张勋造逆，国璋、祺瑞，先后分别通电，声罪致讨，想尘清听。逆勋之罪，磬竹难书：服官民国，已历六年，群力构造之邦基，一人肆行破坏，罪一；置清室于危地，致优待条件，中止效力，辜负先朝，罪二；清室太妃、师傅，誓死不从，勋胁以威，目无故主，罪三；拥幼冲玩诸股掌，袖发中旨，权逾莽、卓，罪四；与同舟坚约，拥护共和，口血未干，卖友自绝，罪五；捏造大总统及国璋等奏折，思以强暴污人，以一手掩天下耳目，罪六；辫兵横行京邑，骚扰闾阎，复广募胡匪游痞，授以枪械，满布四门，陷京师于糜烂，罪七；以列强承认之民国，一旦破碎，致友邦愤怒惊疑，群谋干涉，罪八。凡此八罪，最为昭彰，自余稔恶，擢发难数。国璋忝膺重寄，国存与存，祺瑞虽在林泉，义难袖手。今已整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贼巢，凡我同袍，谅同义愤。伫盼云会，迅荡霾阴，国命重光，拜嘉何极！冯国璋、段祺瑞同电。

冯、段相联，声威益振，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第十六混成旅司令冯玉祥等，亦均电告出师，公举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祺瑞乃改称共和军为讨逆军，就在天津造币总厂设立总司令部，并派段芝贵为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分道进攻，一面就国务总理职任，设立国务院办公处，也权借津门地点，作为机关。就是副总统冯国璋，因段祺瑞转达黎电，请他代理总统职权，他因特发布告，略言："黎大总统不能执行职务，国璋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谨行代理，即于七月六日就职"云云。还有外交总长伍廷芳，亦携带印信至沪，暂寓上海交涉公署办公，即日电告副总统及各省公署，并令驻沪特派交涉员朱兆莘，电致驻洋各埠领事，声明北京伪外务部文电，统作无效，应概置不理为是。

于是除京城外，统是不服张勋的命令，张勋已成孤立，还要乱颁上谕，饬各督抚每省推举三人，来京筹议国会，又授徐世昌为太傅，张人骏、周馥为协办大学士，岑春煊、赵尔巽、陈夔龙、吕海寰、邹嘉来、张英麟、铁良、吴郁生、冯煦、朱祖谋、胡建枢、安维峻、王宝田为弼德院顾问大臣。一班陈年脚色，统去搜罗出来，叫他帮助清室。可赠他一个美号叫做"张古董"。清太保世续等，忧多喜少，屡遣太监至东安门外，采购新闻纸，携入备览，藉觇舆情向背。适伪任太傅徐世昌，电告世续，说是变生不测，前途难料，宜自守镇静态度，幸勿妄动，所以宣统帝复辟数日，世续等噤若寒蝉，不出一语。但听张辫帅规画一切，今日任某官，明日放某缺，夹袋中的人物，一古脑儿开单邀请，其实多半在千里百里外面，就使闻知，也未敢贸然进来。

张勋正在忧闷，蓦接军报，乃是曹锟、段芝贵两军，分东西两路杀入。西路的曹锟军，占去芦沟桥，东路的段芝贵军，占去黄村，当下恼动张辫帅，立令部兵出云抵拒。无如张军只有五千，顾东不能及西，顾西不能及东，此外无兵可派，只好一齐差去，使他冲锋。张军自知不敌，没奈何硬着头皮，前往一试。行至廊房，刚值段芝贵驱兵杀来，两下交锋，段军所发的枪弹，很是利害，张军勉强抵挡，伤毙甚多。正在招架不往，又听

得西路急报，曹锟及陈光远等，统领兵杀到，张军前后受敌，那里还能支持？霎时间纷纷溃退，段芝贵等遂进占丰台。越日，即由冯代总统发令，褫夺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官职，特任安徽省长倪嗣冲兼署安徽督军，所有张勋未经携带的部兵，统归倪嗣冲节制，且命各省军队，静驻原防，不是藉端号召，自紊秩序。段祺瑞又促东西两司令，赶紧入京，扫除逆氛。张勋闷坐京城，连接各路警耗，且惊且愤，几乎把他几根黄须儿，一条曲辫子，也向上直竖起来。于是复矫托清帝谕旨，速命徐世昌入都，以太傅大学士辅政，自己开去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差缺，并电告各省，历述前此经过情形，大有恨人反复、不平则鸣的意思。小子有诗咏张辫帅道：

莽将无谋想用奇，欺人反致受人欺。
须知附和同声日，便是请君入瓮时。

究竟电文如何措词，容待下回再表。

张勋复辟，相传各军阀多半与谋，即冯河间亦不能无嫌，所未曾与闻者，第一段合肥耳。然由府院之冲突，致启督军团之要挟，因督军团之要挟，致召张辫帅之入京，推原祸始，咎有攸归。幸段誓师马厂，决计讨逆，方有以谢我国人，自盖前愆。梁启超出而助段，磨盾作檄，坊间所行之盾鼻集，备载讨逆大文，确是梁公一生得意之笔，阅者读之，固无不击节称赏，叹为观止矣。然梁为康有为之高足，康佐张辫帅而复辟，梁佐段总理而誓师，师弟反对，各挟其术以自鸣，意者其所谓青出于蓝欤？夫民国成立已十余稔，同舟如敌国，婚媾若寇仇，师弟一伦，更不暇问，吾读梁文，吾尤不禁忾然叹，泫然悲也。若张勋以区区五千人，遽欲推倒民国，谈何容易。彼方自谓历届会议，已得多数赞成，可以任所欲为，亦安知覆雨翻云者之固比比耶？张辫帅自作曲辫子，夫复谁尤！

第八十七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

却说张勋辞去议政大臣，及各种兼衔，自思从前徐州会议，诸多赞成，就是一二著名人物，亦无违言，今乃群起反对，集矢一身，不得不自鸣不平，通告全国，电文有云：

我国自辛亥以还，因政体不良之故，六年四变，迭起战争，海内困穷，人民殄瘁，推原祸始，罔非共和阶之历也。勋以悲天悯人之怀，而作拯溺救焚之计，度非君主立宪政体，无以顺民心而回末劫，欲行君主立宪政体，则非复子明辟，无以定

民志而息纷争，此心耿耿，天日为昭。所幸气求声应，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与其谋，东海、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特录此电，实是为此数语。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画之一，使他自己直供，令人拍手。嗣以事机牵阻，致有停顿，然根本主义，讵能变更？现以天人会合，幸告成功，民不辍耕，商不易市，龙旗飘漾，遍于都城。单靠都城竖着龙旗，有何用处？万众胪欢，咸歌复旦，使各省本其原议，多数赞同，何难再见太平？不意二三政客，因处地不同，遂生门户之见；于是主张歧异，各趋极端，或故违本心，率以意气相向，或反持私见，而以专擅见规，遽启兵端，集于畿辅，人心惶恐，辇毂动摇。勋为保持地方治安起见，自不能不发兵抵御，战争既起，胜负难言，设竟以此扰及宫廷，祸延闾里，甚且牵惹交涉，丧失利权，则误国之咎，当有任之者矣。惟念此次举义之由，本以救国济民为志，决无私毫权利之私，搀于其间，既遂初心，亟当奉身引退。况议政大臣之设，原以兴复伊始，国会未成，内阁无从负责，若循常制，仅以委诸总理一人，未免近于专断，不得已而取合议之制，事属权宜。勋以椎鲁武人，滥膺斯选，辞而后任，方切惭惶。何前据而后恭？爰于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可不必费心了。但使邦基永定，渐跻富强，勋亦何求？若夫功罪，惟有听诸公论而已。敢布腹心，谨谢天下！

话虽如此，但雄心究还未死，因复收集溃兵，屯聚天坛，所有天安门、景山、东西华门，及南河沿等处，各设炮位，严行扼守，将与讨逆军背城一战，赌决雌雄。驻京各国公使团，目睹京城危急，恐未免池鱼遭殃，遂相率照会清室，请劝令张勋解除武装，取消复辟。清宫上下，全无政柄，只得将各使公牒，交给张勋，张辫帅怎肯遽允？定要决一死战，于是京城大震，名为首善要区，简直是要做大战场了。

张镇芳、雷震春两人，见时局不稳，情愿弃去度支、陆军两部尚书，出京逃生；行至丰台，被讨逆军截住，把他拿下。还有一个冯德麟，本在奉天任事，他也来赶闹热场，想做个复辟功臣，不幸事机失败，求福得祸，所以潜逃出都，拟返入新民屯，途次亦为讨逆军所阻，截拿去了。当由冯代总统下令，褫去张镇芳、雷震春、冯德麟官职，暨前时所授勋位勋章，分交法庭依法严惩。余如康有为、万绳栻一流人物，统已准备逃走，背勋自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独张勋未肯下台，自在天坛督兵，决最后的胜负。好容易到了七月十二日，讨逆军分三路进攻，直入各城，旅长冯玉祥、吴佩孚、张纪祥等攻击天坛，张军虽然负隅，究竟寡不敌众，更兼枪弹未曾备足，怎能坚持到底？自从午前开战，两边枪声，陆续不绝。到了午后，讨逆军勇气未衰，张军已不能再支，枪声也中断了。张勋自知不妙，匹马遁入城中，部将失去主帅，除投降外无别策，只好竖起白旗，崩角输诚。讨逆军勒令缴械，方准免死，张军无奈，尽将手中枪交付讨逆军，然后得着生路，一齐出围。

惟张勋私宅，向在南河沿居住，勋妻本不赞成复辟，前时曾痛詈万绳栻道："汝无故掀风作浪，将来使我张氏子孙，没有啖饭的地方，都是汝一人闯祸哩。"万绳栻置诸不睬。张勋且蓄志有年，怎肯听那床头人，幡然早悟？况张勋姬妾甚多，平时本与正室不和，所以留居京第，未尝随从，此次张勋败还，勋妻恨不得向勋诘责，藉出胸中恶气，但见勋非常狼狈，气喘吁吁，也不好火上添薪，自寻祸祟，唯问勋如何保身？如何保家？勋不遑答说，招集家中卫士，及留京守卒，尚有五百余人，又领将出去，据住中央公园，还想一战。辫帅到底不弱。讨逆军一拥进攻，就使五百人铜头铁额，也是不能求胜。再加讨逆军内的旅长王承斌，就南河沿附近，择一隙地，摆起机关炮来，对准张勋私宅，开放过去。张勋家内的眷属，统吓得魂不附体，慌忙外走。凑巧张勋亦顾家心切，由中央公园走归，急引妻子乘摩托车，开足汽机，驰往东交民巷，奔入荷兰公使馆中去了。

那南河沿私宅，已被炮火焚毁。张军悉数投降，遂于七月十二日傍晚，由讨逆军收复京城，当即驰电天津，向段祺瑞处告捷。祺瑞便拟乘车入都，适值徐世昌过访，密语祺瑞道："此次复辟，本非清室本心，幸勿借此加罪清室。张勋甘为祸首，原是一个莽夫，但须念同袍旧谊，不为已甚。究寇莫追，请君注意！"阅此语可知张勋前电，谓东海亦深赞许，并非虚诬。祺瑞答道："优待清室条件，理应尽力保存，若少轩亦未必就逮。即无公言，我也不忍加害哩。"世昌乃拱手与别。越日，祺瑞入都，都中已定，因即到院视事，表面上不得不发一命令，缉拿张勋，一面派步军统领江朝宗，诣日本公使馆营舍中，迎黎元洪回府。这也是未免虚文。黎元洪已受过艰辛，当然不肯再来；惟寓居他人篱下，终非久计，乃谢过日本公使，及斋藤少将，迁回东厂胡同旧宅，即日通电全国，宣告去职。第一电是：

> 天相民国，赖冯总统、段总理，及前敌将士之力，奠定京畿，元洪已于本日移居东厂胡同，拟即赴津宅养疴。此次因故去职，负疚孔多，以后息影家园，不闻政治，恐劳远系，特此奉闻。

越日，又发出第二电，详述去职情由。文云：

> .昨电计达。顷闻道路流言，颇有于总统复职之说，穷加揣拟者，惊骇何极！元洪引咎退职，久有成言，皎日悬盟，长河表誓。此次因故去职，付托有人，按法既无复位之文，揆情岂有还辕之理？伏念元洪夙阙裁成，叨逢际会，求治太急，而踬于康庄；用人过宽，而蔽于舆几。追思罪戾，每疚神明。国会内阁，立国兼资，制宪之难，集思尤贵。当稷下高谈之日，正沙中忿语之时，纵殚虑以求平，尚触机而即发。而元洪扬汤弭沸，胶柱调音，既无疏浚之方，竟激横流之祸，一也。解散国会，政出非常，纵谓法无明条，邻有先例，然而谨守绳墨，昭示山河，顾以惧民国之中殇，竟至啸初心而改选，格芦缩水，莫遂微忱，寡草随风，卒亏持操，二也。张勋久蓄野心，自为盟主，屡以国家多故，曲予优容，遂至乘瑕隙以激群藩，结要津以徼明令，元洪虽持异议，卒惑群言，既为城下之盟，复召夺门之变，并蜂螯指，引

虎糜躯，三也。大盗移国，都市震惊，撤侍卫于东堂，屯重兵于北阙，元洪久经骇浪，何惮狞飙？顾忧大厦之焚，欲择长城之寄，含垢忍辱，贮痛停辛，进不能登台授仗，以殄凶渠，退不能阖室自焚，以殉民国，纵中兴之有托，犹内省而滋惭，四也。轻骑宵征，拟居医院，暂脱身于塞库，欲奋翼于渑池，乃者阍人不通，侦骑交错，遄臻使馆，得免危机，自承复壁之藏，特懔坚冰之惧，亦既宣言公使，早伍平民，虽于国似无锱黍之伤，而此身究受羽毛之庇，五也。凡此愆尤，皆难解免。一人丝脞，万姓流离，睹锋镝而痛伤兵，闻鼓鼙而惭宿将，合九州而莫铸，投四裔以何辞？万一矜其本心，还我初服，惟有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宁有辞条之叶，仍返林柯，堕溷之花，再登茵席？心肝倘在，面目何施？且夫谋国必忠，爱人以德，琴弛则弦改，车覆则轨迁，若必使负疚之身，仍尸高位，腾嘲裨海，播笑编氓，将何以整饬纪纲，折冲樽俎？稀瓜不堪四摘，僵柳不可三眠，亡国败军，又焉用此？抑元洪尚有进者，国定于一，师克在和，当兴亡继绝之交，为排难解纷之计，正宜恪守法律，蠲弃猜嫌。况冯总统江淮坐镇，夙得军心，段总理锺簴不惊，再安国本，果能举左挈右提之实，宁复有南强北胜之虞？至于从前兵谏，各省风从，虽言爱国之诚，究有溃防之虑。此次兴师讨贼，心迹已昭，何忍执越轨之微瑕，掩回天之伟绩，两年护国，八表齐功，公忠既已同孚，法治尤当共勉。若复絜短衡长，党同伐异，员峤可到，而使之返风，宣房欲成，而为之决水，茫茫惨黩，岂有宁期？鼎革以还，政争迭起，凡兹兄弟阋墙之事，皆为奸雄窃国之资。倘诸夏之皆亡，讵一成之能藉？殷鉴不远，天命难谌，此尤元洪待罪之躯，所为垂涕而道者也。勉戴河间，奠我民国，渐魂虽化，枯骨犹生。否则荒山穴翳，纵熏穴以无归，穷海田横，当投荒而不返，掬诚感听，维以告哀。

黎元洪虽连电辞职，冯国璋总须带着三分客气，未便聚然登台，当时有一篇通电，谓："现在京师收复，应即迎归黎大总统，入居旧府，照前统理。国璋即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方为名正言顺"等语。黎元洪如何再肯接受，仍然固辞。段祺瑞再组织内阁，拟定相当人员，将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祺瑞自兼陆军总长。只因冯、黎两人，彼此推让，总统尚为虚位，究归何人颁发任命，因此祺瑞未免踌躇。

祺瑞有一高足弟子，姓徐名树铮，乃是铜山人氏，曾赴东洋游学，在日本士官学校中毕业，归国以后，仍投段氏门下。洪宪前无甚表见，袁氏称帝，徐劝段极力反对，段乃下野。及蔡锷举义，云南独立，黔、粤等省，依次响应。袁氏派遣曹锟、张敬尧等，出兵南下，特设海陆军统率办事处，调度军机，徐又劝段从旁牵掣，阴嘱逗留。段为北洋军系领袖，如曹锟、张敬尧等，素来倾向祺瑞。祺瑞虽手无寸铁，一封书足敌千军，所以曹、张两人，不肯为袁效死，张敬尧且顿兵泸州，始终不进，任他统率办事处，如何催迫，全然不理。陕西将军陆建章，尽忠袁氏，徐又嗾动汉南镇守使陈树藩，兴兵独立，

围攻长安，竟将建章逐去，代为陕督。为后文枪毙陆建章伏线。陕西一变，晋、豫动摇，四川将军陈宧，湖南将军汤芗铭，又皆宣告独立，坐令袁皇帝完全失败，活活气死。黎元洪依法继任，起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因徐树铮献策有功，格外亲信，便命他为国务院秘书长，兼领陆军次长，事必与商，乃演出府院冲突，种种变端。当时谓徐树铮势力，不亚徐世昌，世昌以资望见推，树铮以谋略见重，故特称树铮为小徐。成也萧何败也萧保，我为段氏一叹。

至此段祺瑞复来组阁，为了元首问题，尚在绝续时候，未得命令为疑。树铮欲解主忧，便至黎元洪私第中，面谒元洪道："张、康谋逆，国体动摇，今幸段合肥在野兴师，入京讨逆，摧枯拉朽，再造民国，未知公将如何相待？"元洪愀然道："我不能事前弭患，乃至变生肘腋，震动京畿，尸位素餐，咎已难辞。今已通电辞职，继任当属冯河间，不日就可入都，信赏必罚，应归河间主张，我已身伍齐民，尚有何权处置国事哩？"树铮方才退出，转告段祺瑞。祺瑞即电告冯国璋，旋得国璋复电，组阁事悉凭裁夺。祺瑞遂将选定阁员，如数提出，好在国会已经解散，不必另费手续，咨求国会同意，因即称冯总统令，特任各部总长，复通缉复辟要犯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等，著京内外各军警长官，留意侦拿。康有为等早已避至六国饭店，俟军事粗定，溜出都门，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眼见是无从缉获了。毕竟圣人多智。首犯张勋，安居荷兰使馆中，有人奉令探查，勋左手挟着快枪，右手持着书函一大包，哓哓与语道："徐州会议时，赞成复辟，相率签名，此等笔迹，俱在我掌握中，他好卖友，我将宣示国人，与他同死，休怪我老张无情呢。"于是探查的人员，料知此事难办，乐得退出了事，不愿再闻。

只徐州留驻的定武军，闻报张勋失败，蠢然思动，如四十四营五十五营的兵队，并皆勾结匪徒，突然哗变，四出焚掠。余如当涂、宿迁、南通及沭阳等处所驻张军，亦相继为乱。幸经徐州镇守使张文生、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率部剿伐，逐渐扫平。转风使舵，两镇守使总算聪明。段总理接报后，便传电宣慰道：

> 奉大总统令，徐州镇守使张文生、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当张勋倡乱之始，即经通电声明，未预逆谋，并约束军队，力维秩序，此次土匪新兵，裹胁为变，又复亲督所部，立予歼除，淮、徐一带，得以保持安宁，实属深明大义，克当职守。张文生、白宝山着照旧供职，并责成将所部军队，声明纪律，切实整顿，以卫地方。此令。

还有清宫上下，经此变剧，十三龄的冲人，被张辫帅强迫登台，又做了十一二日的北京皇帝，险些儿把吃饭碗都掷碎了。张勋一逃，段氏入京，急忙由内务府出名，函致段总理，历诉张勋强迫等情，段即命内务部电告冯国璋，主张优待条件，仍然如前。冯国璋自然同意，便托段总理传令道：

> 据清室内务府函称；本日内务府奉谕，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钦奉隆

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国人民倾心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民主共和，并议定优待皇室条件，永资遵守等因。六载以来，备极优待，本无私政之心，岂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号，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人深居宫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当为天下所共谅。着内务府咨请民国政府，宣布中外，一体闻知等因。查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清室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咸使闻知。此令。

侥幸侥幸，清室的优待条件，总算保住，不致撤销。小子有诗咏道：

亡国无如清室安，悲中尚觉有余欢。
如何平地风波起，险把遗宗一扫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张勋之妻，尚知复辟之不易成功，而勋独如病狂易，卒至孤军败走，入荷兰使馆以寄身，微特无以对民国，对清室，即对诸床头人，亦应有愧色矣。彼意以为各省军阀，赞成者已居多数，可以任所欲为，曾亦思人心难料，仲由、季布，当今尚有几人耶？勋一走而段氏入京，复为总理，是张勋之一番狂热，不啻代段氏作成位望，勋负大罪，段居大功，蚕丝作茧，自缚其身，何其愚也？而爱新觉罗氏之犹得苟延，抑亦仅矣。

第八十八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决谋宣战

却说国务总理段祺瑞，勘定乱祸，重造民国，中外已多数赞同，惟国民党中人物，仍拟扶持黎元洪。黎既去职，党人失主，势不能无所觖望，于是唐绍仪、汪兆铭等，同诣上海运动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否认国会解散后的政府，即于七月二十一日，宣告独立，电文如下：

中华民国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谨率各舰队暨各将士，布告天下曰：自倪嗣冲首揭叛旗，毁弃约法，蹂躏国会，而中华民国之实亡；自张勋拥兵入京，公然僭窃，而中华民国之名亦亡。今张勋覆灭，中华民国之名，已亡而复

存矣。然约法毁弃，国会蹂躏，国家纲纪，荡然已尽，岂中华民国仅以存其名为已足，而其实乃可置之于不问耶？夫纲纪陵夷，则奸宄横行，故一切假托名义者，乃得悍然无所顾忌，竟至罪恶贯盈之倪嗣冲，亦复当安徽督军之大任，益以南路司令之特权，颐指气使，叱咤四省，天下皆指为首祸，而顾以首义自居，天下皆指为元凶，而顾以元勋自居，循是以往，中华民国不复为国民之公器，特为权奸之面具而已。应加指摘。长此隐忍。何以为国？鱼烂之兆已见，陆沉之祸安逃？所为中夜斫剑，临流击楫者也。夫我海军将士，既以铁血构造共和，即以铁血拥护之，未免过夸。当丙辰之际，帝制已消，国命未续，我海军将士，以三事自矢，一曰拥护将士，二曰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祸首。盖所求者，共和之实际，非共和之虚名，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者以言约法，则已灭裂矣；以言国会，则已破散矣；以言祸首，则鸱张者凌厉而无前，蛰伏者呼啸而竞起矣。国基颠簸，人心震撼，愕眙相顾，莫敢谁何！呜呼！我海军将士，岂惟初心之已戾，亦惟责任之未尽也。用是援桴而起，仗义而言，必使已僵之约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国会，复其原状，元恶大憝，为国蠹贼者，无所逃罪，然后解甲。自约法失效，国会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无所根据，当然无效，发此命令之政府，当然否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

自发表电文后，便率同舰队，开往广东，唐绍仪、汪兆铭相偕同行。广东督军陈炳焜，早与中央脱离关系，见八十四回。当然欢迎海军，无庸细表。惟段祺瑞闻海军独立，急电告冯国璋，请褫夺程璧光职。国璋也即允行，免璧光官，另派海军总长刘冠雄，暂行兼领，一面使人慰谕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及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还算笼络得住，由饶、曾通电中外，谓："此次沪上海军宣言，我等绝不与闻，现在海军第二队暨练习队，一切行动，惟有禀承冯大总统意旨，以服从中央，保卫地方为职志。"段祺瑞稍稍放心，暗思海军宣言文中，未尝无理。惟第一条是惩办倪嗣冲等，这项是不便照行的。嗣冲为安徽颍州人，与祺瑞籍隶同省，本来是互通声气。及张勋得势，嗣冲乃与他联络，徐州会议，首表同情，勋既失败，又复向段输情，卖张助段，段意本不甚恨勋，自然不致恨倪，若非他一场复辟，段亦安得重任总理？其无憾也固宜。况系多年的同乡朋友，应该推诚相与，引为臂助。倪既攫得张勋遗缺，格外感激，服从段氏。段正要赖作外援，如何肯加罪示惩？只第二条大意，谓约法宜循，国会宜复，这乃是应行条件；但从前国会议员，与段反对，此时若仍然召集，必致照旧牵掣，许多为难，乃特想出一法，说是："国会已经解散，宪法尚未成立，今日仍为适用约法时代。约法上只有参议院，应该仍召集前时参议院各员，制定宪法，并修正国会组织法等，然后宪法可得施行，国会再当成立。"这番言语，明明是弄乖使巧，别有会心。当下通电各省，征集意见，除岭南反抗外，皆复电赞成。段祺瑞又故示大度，并未责及两粤，但任刘承恩为广东省长，朱庆澜为广西省长，且云："刘承恩未到任时，令陈炳焜暂行兼署。"

独四川兵乱未靖，特派周道刚代理四川督军，率兵平乱。原来戴戡兼署四川督军后，刘存厚暂时退出成都，应八十二回。至复辟事起，戴戡所部黔军，与刘存厚所部川军，复因

争议北伐事，大起冲突，连日在成都激战，开放枪炮，焚毁民居。前总统黎元洪，尚主张和平办理，叫他双方息争，静候中央查办，未几元洪去职，京城且闹得一塌糊涂，还有何人去顾四川？戴、刘总相持不下，徒苦生灵，至此段总理已有余暇，所以特派周道刚就近代任，勒令刘存厚撤围成都，又免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职，命林颂庄署第一舰队司令，升第二舰队饶怀文为海军总司令，另派杜锡珪署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旋复任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暂兼省长。他如陕西督军陈树藩，亦令暂兼省长；回应上文，故特别提叙。撤去讨逆军总司令部，所有未尽事宜，统归陆军部接办。并令张敬尧督办苏、皖、鲁、豫四省剿匪事宜。此外政令，犹难悉举，统由段祺瑞遥商冯国璋，公同议决。

转眼间已是七月将尽了，祺瑞屡促冯国璋入都，冯却迟迟吾行，心下含着许多疑虑。冯为直隶人，段为安徽人，冯有冯派，段有段系，本来是各分门户，自悬一帜，此次携手同登，无非为除去张勋，讨逆有名，一个可代任总统，一个可复任总理，以利相联，并非以诚相与。冯恐段系复盛，一或入都，仍不免蹈黎覆辙，为所牵制，因此欲前又却，备极踌躇，暗思江西督军李纯，前时常从征汉阳，隐相投契，辛亥革命，冯尝受清命攻汉阳，纯为北洋第六镇统制，随冯同行。现不若调令督苏，踵接后任，庶几长江下游，仍占势力，且可联络沿江诸省，为已后盾。计划已定，乃着心腹将弁，潜往江西，与李纯商量就绪，然后安排启行，随身带着十五师为拱卫军，渡江登车，北行入都。是时已是七月三十一日了，提要钩玄，为下文冯段交恶张本。越日即已抵京。京中大小官吏，共至车站迎候，由冯下车接见，偕入都门，便至黎元洪寓邸中，面请复职。虚循故事。黎当然辞谢，决意让冯。冯乃至国务院，与段祺瑞商议，言下犹有谦辞。段提出当仁不让四字，敦勉国璋，国璋才入总统府治事，由国务院电告各省，声明冯大总统莅府任职。各省统驰电称贺，惟两粤不肯附和，仍主独立，还有云南督军唐继尧，亦电致各省，拥护约法，不愿服从冯政府。略云：

> 民主政治，其运用在总统、国会、内阁，其植基在法律。自段氏免职以来，疆吏称兵，国会解散，元首引退，清帝复辟，数月之间，迭遘奇变，法纪荡然，国已不国。顾念大局阽危，不忍操之过蹙，冀其后悔，犹可徐图补救。乃日复一日，祸首趁势弄权，行动自由，奸邪并进，主器虚悬，民意闭塞，律以共和原则，不惟精神全失，亦已形式都非，来日悠悠，曷其有极？窃谓今欲民国之不亡，宜亟阐明数义：（一）总统有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当以副总统代行职权，惟故障既去，总统仍行复职，否则应向国会解职，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九条第二项办理；（一）国会非法解散，不能认为有效，应即召集国会；（一）国务员非得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不能认为适法；（一）称兵抗命之祸首，应照内乱罪，按律惩办，以彰国法，凡此四义，一以约法为依据，不能意为出入。继尧以为国家不可无法，在宪法未成立以前，约法为民国惟一之根本法，本实先拨，则变本加厉，何所不至！自今以往，愿悉索敝赋，勉从诸公之后，以拥护国法者，保持民国之初基于不坠；有非法藐视，横来相干，道不相谋，惟力是视而已。忧危念乱，敢布区区，邦人诸友，实图利之！

冯政府甫经成立，大势粗定，也无暇顾及西南，并且滇、粤僻处南偏，与大局无甚关碍，所以暂时搁置，付作缓图。惟冯与李纯，既有密约，一经入京，便提及江苏督军一缺，商诸段祺瑞，要将李纯调任；又因陈光远亦属故交，拟令为江西督军。段祺瑞也知冯有意树援，心下不甚赞成，但因冯方任总统，彼此联为同气，究不便遽与相争，只好勉强承认。独提出一个傅良佐来，请冯任为湖南督军。良佐为段氏弟子，曾任陆军次长，与小徐为刎颈交，互相标榜。段祺瑞既信任小徐，因亦信任良佐，良佐且诩诩自矜，谓："征服南方，当用迅雷飞电的手段，出他不意，然后能制他死命。"小徐击节称赏，尝在段氏面前，夸美良佐，几不绝口。段祺瑞牢记心中，适值冯国璋欲任李、陈，遂引荐良佐，使他督湘，一是好据住长江中权，抵制李、陈，二是好控御岭南一带，抵制滇、粤，这正是双面顾到的良谋。好似弈棋一样，你下一子，我亦下一子。冯亦不好忤段，因将李纯督苏，陈光远督赣，傅良佐督湘，同日任命，颁发出来。段又欲贯彻初衷，定要与德宣战，回应八十二回。因特开国务会议，解决此事。国务员统由段氏组织，自然与段氏融合，段倡议宣战，那个敢出来反对？当下随声附和，似乎有磨拳擦掌，气吞德意志帝国的形状。可笑。段祺瑞既得国务员同情，便以为众志成城，正可一战，遂即入告冯总统，请即下令。冯总统对着宣战问题，本无甚么成见，前次入京调停，也未尝反对段议，应八十一回。明知中德辽远，彼此不能越境争锋，段要宣战，无非是虚张声势，何妨随口应允，免伤感情。比黎菩萨较为聪明。于是嘱秘书员撰就布告，与德宣战。文云：

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者，亦复甚众。我国政府不能不视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交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为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之后，已历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我中华民国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会条约，及其他国际协约，关于战时文明行动之条款，罔敢逾越。宣战主旨，在乎阻遏战祸，促进和局，凡我国民，宜喻此意。当此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公法之庄严，不能自我失之，国际之地位，不能自我圮之，世界友邦之平和幸福，更不能

自我而迟误之。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此令既下，又由外交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声明对德宣战，及对奥宣战，并令内外各官署，查照现行国际公法惯例，妥速办理宣战事宜。德使已早归国，独奥使尚在都中，因特致照会云：

为照会事。中国政府，前以中欧列强，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嗣以抗议无效，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经照达贵公使在案。现因中欧列强此项违背公法伤害人道之计划，毫无变更，中国政府，为尊重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不能久置不顾。贵国现与德国既为同一之行动，则中国政府，对于德、奥两国，不能有所区分。兹向贵国政府声明，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本国与贵国入于战争之状态，所有中奥两国于一八六九年九月二日所订中奥条约，及现在有效之其他条约合同或协约，无论关于何种事项者，均一律废止。至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所订之条款，及其他同类之国际协议，有涉及中奥间之关系者，并从废止。又中国政府对于海牙保和会条约，及其他国际条约，一切关于战时文明行动之条款，仍遵守不渝，合并声明。除电本国驻奥公使转达贵政府，并请发给出境护照外，相应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沿途保护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奥使接到照会，亦有公文照复外交部，语多批驳。略云：

所来照会内容，本公使阅悉，应候本国政府训令。至公文所提宣战之各缘由，姑不具论，惟不得不声明此项宣战，本公使以为违背宪法，当视为无效，盖按前黎大总统之高明意见，此项宣战之举，应由国会两院，同意赞成，方可施行。特此照复。

这照会递到外交部，外交部将原文退回，意谓中、奥已成敌国，还要甚么辩论，因此奥使亦卸旗回国去了。粤省督军省长，虽经宣告独立，但对着国际交涉，却取同一态度。中央与德、奥宣战，粤省亦抄录大总统布告，出示晓喻，并照会驻粤各国领事知照。正是：

虚语终嫌无实力，外强反使笑中干。

宣战以后，尚有一切手续，容至下回表明。

冯、段携手讨逆，甫经成功，即互生意见，暗启猜嫌，是欲其一德一心，保邦致治，宁可得乎？海军独立，与滇、粤反抗，尚非冯、段腹心之疾，所患者在冯、段之貌合神离，仍不免有冲突之祸耳。冯选李纯督苏，陈光远督赣，段选傅良佐督湘，即生出日后许多波折。民国之杌陧不安，何莫非争权夺利之军阀家，有以阶之厉也。至若与德宣战一事，已见八十一回总评中，而此时段之主战，尤有不得不然之势，主战则见好强邻，可作外援，借外债，平内患，自此无阻，段其可踌躇满志乎！然观于后来之专欲难成，而吾更不能不为段氏慨矣！

第八十九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

却说中国政府，既与德、奥宣战，遂由内务部具呈冯总统，谓前时与德绝交，曾将天津、汉口的德国租界，收回自管，设立特别区临时管理局，后改特别区市政管理局，现既明令宣战，与前情势，又属不同，应将临时二字除去。且管理事务，类属市政范围，可将特别区临时管理局，改名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当奉指令照准。又天津奥租界，亦由内务部咨照直隶省长，饬该局一并接收管理。直隶督军兼省长曹锟，即照部咨施行，不在话下。

前总统黎元洪，自日使馆营舍还第，住居东厂胡同，屋旁向有卫队，驻扎花园中。嗣因队兵王德禄，发生疯疾，持刀砍入，斫死护卫马占成、正目王凤鸣、连长宾世礼第三人，并伤伍长李保甲、卫兵张洪品第二人，其余卫士，一拥齐上，方将王德禄戮毙。元洪恐尚有他变，复移居法国医院。至冯、段已组定政府，局势少定，乃偕眷属出京，好在天津尚有私宅，借此栖身，不再与闻国事，这也是逍遥自在的良法。后来何故再为冯妇？

惟岭南各省，总未肯服从中央。再加四川乱事，亦尚未靖，代理督军周道刚，留驻重庆，自奉中央命令后，就在重庆就职，正拟调集兵士，西赴成都，忽闻四川省长戴戡，被川军击毙，当即派人前往，探查确耗。原来刘存厚部下，尽是川军，不愿外兵入境，故前时罗佩金所带的滇军，与刘不协，致生冲突，后来戴戡所部的黔军，亦当然为刘所恨，力加排斥。毕竟黔军势孤，川军力厚，两下里争战 多日，黔军卒不能支，退出成都，由刘存厚入城据住。戴戡又联络前督军罗佩金、及云南督军唐继尧，会师进击，复得夺还成都，驱出存厚。存厚怎肯甘休？收拾败兵，再攻戴戡，戡又向滇军乞援，与川军对敌，川军败退，戡拟夹攻川军，自督黔军出城，行抵秦皇寺附近，突与败退的川军相遇，彼此见了仇人，便即开枪相击，也是戴省长命已该绝，竟被流弹射来，伤及要害，连忙返

身入城，医治无效，当即毕命。周道刚既悉详情，据实呈报中央，当由冯总统下令，追赠戴戡陆军上将衔，照阵亡例赐恤。着财政部拨银一万元治丧，并命周道刚查明川军统帅，谓："如由刘存厚主使，应该坐罪，不能曲贷"云云。此种命令，亦未免掩耳盗铃，试思川军统帅，除刘外尚有何人？旋复查闻四川财政厅长黄大暹，督军署参谋长张承礼，亦因川、黔两军交哄时，仓猝出走，饮弹身亡，中央政府，又复从优议恤。后来周道刚又与滇军相争，政府再行申令，饬在川军队，无论客主，统归周道刚管辖，且实授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会办四川军务，总算暂时维持，敷衍过去。

至若新近解散的国会议员，曾列国民党名籍中，都不赞成段总理。且段复任后，又不肯将议员一律召回，反提起从前组织约法的参议员，拟为召集，所以一班解散的议员，陆续赴粤，在粤东自行集会，称为非常会议，特借广州城外的省议会议场，会议时事，否认中央政府，另组出一个军政府来。当下投票公决，选举民国第一任总统孙文为大元帅。孙文闲居无事，就趁那选举的机会，再出就职。就职以后，免不得有一篇通告，无非指斥段祺瑞、倪嗣冲、梁启超、汤化龙等，违法党私，背叛民国，应该兴师北讨，伐罪吊民等语。段祺瑞闻到此信，恐怕别省闻声响应，引入旋涡，将来东一省，西一省，依次发难，岂不是酿成大患，不可收拾么？左思右想，除用武力解决外，苦无良策。但欲用武力，必须先筹军饷，国库早一空如洗，各省赋税，又不能源源进来，就使有些报解，平常尚不够应用，怎能腾挪巨款，接济军需？当下与小徐等商量，小徐等主张借款，暂救眉急。段祺瑞到了此时，也顾不得国家担负，便邀入财政总长梁启超，密商借债事宜。梁也知借债行军，利少弊多，无如段总理决意用武，自己方依段氏肘下，不好有违，惟将这副借债的担子，卸与财政次长李思浩，叫他出去张罗。李思浩素善筹款，接到密令，即与英、法、俄、日四国银行团，商借一千万元，名目上不便提出军需二字，只好仍称善后借款。银行团含糊答应，但英、法、俄三国，与德、奥连年交兵，耗费不可胜计，也未能舍己芸人，独日本远居亚东，虽是列入协约国内，反对德、奥，究不曾出发多少兵船，用过多少兵费，所以四国银行团中，只日本肯认借款，日本正金银行理事小田切万寿，出作日本银行团代表，愿借一千万元，与财政部订定契约。约中要点如下：

> （一）名目。垫款。（二）金额。一千万元。（三）利息。七厘。（四）年限。一年。（五）折扣。百分之七。（六）担保。中国盐税余款。（七）用途。行政费。（八）用途稽核。依民国第一次善后借款条目办理。见第二十四回。（九）承借者。日本银行团。

契约既成，一千万元稳稳借到，折扣由两边经手分肥，无庸多说。山东督军张怀芝，因逐年垫付军需，总数颇巨，中央无力归还，乐得乘政府借款的时候，加添一些零头，可以拨充本省的用费，当下商明中央，代向中日实业银行，借到日金一百五十万元，议定年息一分，还期一年，以中央专税为担保，这好似穷民贷钱，但顾目前，不管日后如何清偿呢。段祺瑞既得借款，正要筹办军事，制服南方，不料部署尚未定绪。那湘南又突出一支独立军，与督军傅良佐抗衡，惹得长江中线，也致摇动起来。当良佐赴湘以前，湖南督军本由省长谭延闿兼任，延闿是国民党中人，段祺瑞恐他联络滇、粤，所以特命良

佐为督军，前往监制，良佐到了湖南，谭延闿不便抗拒，就将督军印信，交与良佐。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竟将署理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勒令撤任，这便是迅雷飞电的手段！刘建藩以无辜被斥，心下不甘，遂与湖南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暨零陵各区司令等，商定独立，通电中央及各省，宣告自主，脱离现政府关系。一面联络滇、粤，及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等，反抗良佐。良佐岂肯坐视，当即电达中央，详陈刘建藩罪状，特派第二师第三旅旅长李右文，率兵往攻零陵。段知戎机一发，势难中止，前次借到日款，只有一千万元，不过数月可持，欲达到平南目的，计非多借款项，不能成事，乃复暗嘱交通银行，令他出面借款，再向日本国的台湾、朝鲜、兴业三银行，商借日金二千万元。又经过许多磋磨，方得三银行允诺，订定契约七条：（一）为金额。计日金二千万元。（二）为期限。准定三年。（三）为利息。按年七厘半。（四）为折扣。总算免去。（五）为担保，即把中国国库证券一千五百万元，作为征信。（六）为用途。系是整理交通银行业务。仍是欺人。（七）为中国政府保证偿还本利；且在借款期限内向他国借款时，须先向三银行商议。此外并定由交通银行，聘请台湾、朝鲜、兴业三银行各一人为顾问。外人借了债，便着着进逼，段政府反视为得计，难道不可以已么？这番借款 复得告成，连前共得三千万元。段总理可以指挥如意，乃请冯总统连下二令，一令是通缉广东军政府大元师孙文，及非常国会的议长吴景濂，一令是通缉陆军中将蓝天蔚，说他受孙文伪令，勾结刘景双、顾鸿宾、马海龙、金鼎臣等，分途四扰，贻害西北，应即褫夺原官，着各省督军省长，务护严惩等语。复召集各省参议员到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免人訾议。令文有云：

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着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长官，仍依法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参议院，将所有应改之组织选举各法，开会议决。此外职权，应俟正式国会成立后，按法执行，以示尊重立法机关之至意。此令。

又有一令同下，系着内务部筹备国会选举，略云：

依约法第五十三条，本有召集国会之规定，此次国体再奠，所有约法上机关，亟应完全设立，着内务部按照民国元年筹备国会事务局办理事宜，迅速筹办，预备选举。此令。

以上各种命令，统是段祺瑞一人主张，代任总统冯国璋，无非依言传令，签名盖印罢了。当时冯总统尚有一段悲情，乃是总统夫人周氏，得病甚重，竟于九月十日晚间，在总统府中逝世。周夫人就是周道如女士，前在袁总统府充当女教员，由袁总统作撮合山，配与冯河间为继室。见三十七回。五旬左右的武夫，得了四旬左右的淑女，正是伉俪言欢，非常恩爱。无如昙花命薄，晚菊香消，自从民国三年一月结婚，至民国六年九月病殁，先

后只阅三年有奇。老头儿还有这般克星么？看官试想！这一再悼亡的冯河间，能不悲从中来，泣涕涟涟么？当下备极厚仪，为周夫人饰终，总统府中，未便久殡，乃择日发丧，回籍安葬。临丧时所有仪仗，当然繁盛，毋庸细表。周夫人死后有知，也不枉出嫁三年。

且说冯总统国璋，自悼亡后，免不得见物怀人，犹留余痛。偏这位好大喜功的段总理，时来絮聒，今日借款，明日调兵，说得天花乱坠，俨然有踏平南方的状态。冯总统本无心主战，不过碍着情面，未便龃龉，所以段说一件，冯依他一件，段说两件，冯依他两件，表面上似乎融洽，其实冯忌段，段亦忌冯，彼此各怀意见，暗地生嫌；再加近畿一带，水灾迭见，永定河决口，南运河又决口，天津、保定低洼等处，尽成泽国；津浦铁路北段，被水冲毁，火车不能通行，还有山东、山西，亦均报水溢，索款赈济。冯总统阅过来电，但委段总理筹办赈给，不复多言。段祺瑞锐意平南，正虑军饷未敷，偏老天不肯做美，又闹出许多灾荒案件，随在需赈。没奈何嘱托财政部，腾出数万元银钱，拨济灾区，某区拨若干，某区畀若干，多约万金，少约数千，可怜灾地甚广，灾民甚众，单靠着数千一万的赈款，济甚么事？段总理也管不得许多，但教噢咻示惠，便算了案，惟一心一意的对待南方。那知军情万变，不可预料，湖南督军傅良佐，所派遣的李右文一军，本要他去征服零陵，偏右文到了衡山，反全部投入零陵军，与刘建藩串同一气，向傅倒戈。傅良佐气得发昏，亟改派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及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会师前进，再攻零陵。段总理接报，暗中运款接济，严促傅良佐即平湘南。复虑谭延闿从中作梗，密嘱良佐讽示延闿，使他退位。延闿明知冯、段猜疑，偏不肯提出辞职，但向政府请假。段准给延闿假期，另派周肇祥暂署湖南省长。周亦段氏心腹，与傅同事，应该沆瀣相投，同心协力，傅良佐且得京款接济，便运往前军，犒师作气，果然军心一奋，踊跃直前。北军旅长王汝勤、朱泽黄等，行至衡山、永丰境内，与零陵军队交锋，连得胜仗，拔衡山，下宝庆，直逼零陵。安徽督军倪嗣冲，又密承段氏意旨，出军援湘，也得攻克攸县。

湘、皖更迭报捷，段祺瑞欣慰异常，且拟向日本订购军械借款，可以军械济军，乘胜平南。当时风闻中外，竞起谣传，共谓："我国军械，将归日本主持，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归日本管理"云云。于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交章拍电，请政府声明真伪，免启群疑。冯派亦发作了，就是鄂、皖等省，亦有电向中央质问，要求政府明白宣示。是不过随声附和。旋由段总理复电，略谓："谣传全属子虚，不可妄信，现惟因与德、奥宣战，拟派兵赴助协约国，自制军械，不敷应用，势不得不购自外洋，现在惟西洋英国，东洋日本，尚有余械出售，我国与美迭商，迄无成议，急事不能缓办，始就近向日本购置军械一批，需款若干，购械若干，款未交清以前，量加利息，所订合同，仅限一次为止，纯是自由购办，毫无意外牵涉。中国历来所购外国军械，具有成案可稽，本届照前办理，与主权并不少损"云云。李、陈两督军，接到复电，见他理由充足，也不好再加诘问，只看他所购军械，是否给兵赴欧，再作计较。小子有诗叹道：

主战何如且主和，同居一室忍操戈。
况经国库中枵甚，借债兴兵祸更多。

段总理驳倒李、陈等电文，乐得放心做去。忽湖南又有急电，传达进来，由段总理取过一阅，又未免出了一惊。究竟为着何事，待小子下回叙明。

多一分外债，即增一分担负，失一分主权，甚矣外债之不可轻借也。袁政府专务借债，图逞私欲，所贷之款，尽付挥霍，而私愿亦终于无成，不意段总理亦尤而效之。财政部借日本款一千万元，交通银行又借款二千万元，名为善后之需，实为图南之用。夫南方各省之宣告独立，原有碍于中央统一之谋，然自来惟无瑕者可以戮人，段总理试抚躬自问，其胡为启南方之龃龉耶？不能推诚相与，徒欲以力服人，军需不足，贷诸强邻，即使南方果得告平，而所失已不赀矣。况平南之师未发，而湘省已起争端，用一傅良佐以控驭岭南，反挑动零陵之恶感，不能怀近，安能图远？徒酿成无谓之兵争而已，可慨孰甚！

第九十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

却说刘建藩据住零陵，与北军相持多日，寡不敌众，多败少胜，不得不向两粤乞援，段总理也恐两粤援刘，暗着人运动粤吏，使他反抗省政府，作为牵制。适值粤属惠州清乡总办张天骥，为省政府所黜，改任刘志陆为总办，天骥心怀怨望，遂对省政府宣告独立。已而刘志陆带兵进攻，惠州帮办洪兆麟、统领罗兆昌、帮统刘达庆等，联合陆军，共攻天骥。天骥独力难支，只好窜去。偏潮州镇守使莫擎宇，又复向省政府脱离关系，自言军政当直隶中央，民政仍商承李省长办理。好一个骑墙法子。旋又联结钦廉道冯相荣，及镇守使隆世储，气势颇盛。张天骥亦奔投潮州，与莫相依。莫擎宇遂电达中央，自述情状。段总理乐得请令，褫夺广东督军陈炳焜职衔，特任省长李耀汉兼署督军，即命莫擎宇会办军务。看官试想！民国纪元以来，各省虽号称军民分治，实际上全是军阀专权。自黎政府成立以来，虽改换名目，治军称督军，治民称省长，毕竟省长势力，敌不过督军，督军挟兵自重，对着一省范围，差不多是万能主义。段总理将陈炳焜褫职，即用李耀汉兼职，也是一条反间计。但陈炳焜怎肯依令？仍任督军如故，李耀汉势难代任，依然照前办事。陈炳焜且与广西联兵援湘，与刘建藩等并力作战，所向无前，夺回宝庆、衡山，复拔衡阳、湘潭，累得傅良佐日夕不安，又向段总理请援。段总理未免一惊，因恐远水难求

近火，只好责成王汝贤、范国璋两人，令他效力图功，特派汝贤为湘南总司令，国璋为副司令，满望他感激思奋，扫平湘南自主军队，不意两人逗留不进，反通电中外及自主诸省，商请双方停战。略云：

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府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藉口为民，何有于民？侈言为国，适以误国。果系爱国有心，为民造福，则牺牲个人主张，俯顺舆论，尚不背共和本旨。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为息事宁人计，此次湘南自主，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是所至盼！特此电闻。

自王、范两人宣布此电，当然置身事外，引兵退归。那零陵自主军队，及两粤各军，未肯遽罢，仍旧扬旗击鼓，进逼长沙。湖南督军傅良佐，麾下亲兵，寥寥无几，专靠王、范两师，出去御敌，偏他两人宣告停战，且有倒戈消息，急得傅督军不知所为，只好与代理省长周肇祥，想出一条逃命的上策，夤夜同走，潜登兵舰出省，奔往岳州。这也好算得迅雷飞电的计策么？长沙失去主帅，亟由省城各团体，自组湖南军民两政办公处，暂时维持，适值王汝贤领兵回省，乃公推汝贤为主任，担任维持秩序。

傅良佐等退至岳州，不得不电达中央。段祺瑞接到此电，忍不住惭愤交并，慌忙驰入总统府，报明冯国璋，痛责王、范两人叛命的罪状。冯总统却默然不答。段始窥透隐情，料知王、范两人的行为，是由老冯暗中授意，遂作色与语道：“总统主和，祺瑞主战，两不相谋，应有此变，祺瑞情愿免职，请总统另任他人。”冯总统才淡淡的答道：“傅良佐所任何职，乃弃省潜逃，不为无罪。”祺瑞道：“王、范两师，无故倒戈，良佐势成孤立，自然只好出走了。”冯总统又道：“我何尝绝对主和，如果能戡定南方，就是我也自愿赴敌，请总理不必误会！”祺瑞起座道：“祺瑞已不敢再干了。或战或和，请总统自主便了。”言毕即去，未几，即递入辞职呈文，又未几，复递入国务员辞职呈文。冯总统不便遽允，派人一一挽留，复通电各省云：

国事濒危，人心浮动，一隅生隙，全国动摇。兹将数日经历情形，暨失机可惜之点，通告于下：自复辟打消，共和再造，军人实为功首，此后军人团体，即为全国之中心点，生死存亡，有莫大之关系，此不但本国人所共知，亦外交团所共认。此次政府成立，所行政策，以改良民国根本大法为宗旨，故不急召集新国会，而为先设参议院之举，在法律上虽微有不同，而用心实无私意存于其内。西南二三省，起而反对，无理要求，中央屡为迁就，愈就愈远，不得已而用兵，只为达到宗旨而已，

初非有武力压迫之野心也。兵事既起，胜负虽未大分，而川事则中央颇为得手，滇、黔在川之兵，不日可期退出川界。广东方面，陆、陈、谭虽有援湘之兵，因龙、李、莫倾向中央，暗中牵制，以是不能大举。是时也，湘南战事，我北军将士，稍为振奋，保持固有之势力，中央即可达完善之结果。不意我北军九死一生，最有名誉之健儿，误听人言，壮志消沮，虽系一部分之自弃，而掣动新胜，暨相持未败之众，于是合谋罢战，要求长官，通电乞和，不顾羞耻，虽曰其中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中央完全将成之计划，尽行打消矣。诸君闻之，能不惜哉！能不痛哉！特是通电求和，主持人道，欲达宗旨，亦必能战而后能和。假如占住势力，战胜一步，宣布调停，再进一程，征求同意，为中央留余地，保政府之威严，吾辈军人之名誉大张，国家人民之幸福是赖，乐何如之？乃不出此而为摇尾乞求，纵能达到和平目的，我军人面皮丧尽矣。国璋亦军人之一份子也，如此行为，万无下场余地，不为羞死，亦将气死。诸君皆爱国丈夫，有何高见，如何挽救，能否贾勇救国，振奋部下士卒精神，筹兵筹饷，以谋胜利，则大错虽已铸成，尚可同心补救。国璋代行权位，惶愧奚如！国将不存，身将焉附？如有同心，国璋愿自督一旅之师，亲身督战，先我士卒，以雪此羞。宣布事实，渴望答复！

这篇通电，辞旨隐闪，又主和，又主战，看似斥责王、范两人，却未曾提出姓名，不过含糊影响，但为段总理顾全面子，所以有此电文。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方改编为陆军第十七师，驻扎常德，他闻王汝贤入主长沙，居然代行督军职务，心下很是不服，竟在常德宣布独立，要来攻夺长沙，就是两粤援湘各军，也不肯听命汝贤，纷纷入扰。长沙很是危急。到了十月十七日夜间，城中忽然火起，烟雾漫天，秩序大乱。汝贤也只好弃城出走，潜赴岳州。是时傅良佐、周肇祥两人，已由京中召入，传令免官候惩，令云：

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着先行免职，听候查办！此令。

同时又有一令云：

据王汝贤等电称：傅督军于十四日夜，携印乘轮，不知去向，省长亦去，省城震动，人心惶恐。汝贤等为保护地方安全起见，会同在城文武，极力维持，现在秩序，幸保安宁等语。并据自请处分前来。傅良佐、周肇祥擅离职守，本日另有明令免职查办，长沙地方重要，不可主持无人，即派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查王汝贤等，身任司令重寄，统驭无方，以致前敌败退，并擅发通电，妄言议和，本属咎有应得，姑念悔悟尚早，自请处分，心迹不无可原。此次维持长沙省城，尚能顾全大局，暂免置议。王汝贤等当深体中央弃瑕录用之意，严申约束，激励将士，将在湘逆军，迅予驱除，以赎前愆。倘再退缩畏葸，贻误戎机，军法俱在，懔之慎之！此令。

这令颁发，乃是十月十八日，与王汝贤弃城出走的时候，只隔一宵。京、湘相隔太远，汝贤又仓皇出奔，无暇拍电至京。所以京中尚未闻知，还令汝贤及范国璋，担任长沙治安职务。那段祺瑞自有意辞职后，虽非极端决裂，但对着湖南问题，不再入商，冯总统因得自由下令，轻轻将王、范二人罪状，豁免了事。惟段祺瑞览此令文，愈加不悦，自思老冯前电，已是态度不明，此次又仅罪及傅、周，不及王、范，明明是阿私所好，党同伐异的行为，因复决计辞去，不愿与冯共事。正拟二次递呈，复接得直、鄂、苏、赣四省通电，并请撤兵停战，这又是冯派联络，推倒段内阁的先锋。电文署名，一是直隶督军曹锟，一是湖北督军王占元，一是江苏督军李纯，一是江西督军陈光远，文中说是：

慨自政变发生，共和复活，当百政待理之际，忽起操戈同室之争，溯厥原因，固由各方政见参差，情形隔阂，以致初生龃龉，继积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窃社凭城，遂乃乘机构衅，而党派争树，因得以利用之术，为挑拨之谋，逞攘夺之野心，泄报复之私忿。名为政见，实为意见，名为救国，实为祸国，于是阋墙煮豆，一发难收。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徬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东北灾祲，西南兵争，人民流离，商业停滞，凡诸险状，更仆难志。大厦将倾，而内哄不已，亡在眉睫，而罔肯牺牲，每一思维，不寒而栗，中心愤激，无泪可挥。夫兵犹火也，不戢自焚矣，如项城覆辙可鉴，矧同种相残，宁足为勇？鹬蚌相持，庸足为智？即使累战克捷，已足腾笑邻邦，若复两败俱伤，势且同归于尽。今者北倚湘而湘不可倚，南图蜀而蜀未可图，仁人君子，忍复驱父老兄弟于冰天雪地枪林弹雨之中？且战局延长一日，即多伤一日元气，展伸一处，即多贻一处痛苦。公等诚心卫国，伟略匡时，其于利害祸福所关，固已洞若观火。况争点起于政治，知悲悯本有同情。锟等不才，抱宁人息事之心，存排难解纷之志，奔走啼泣，惨切叫号，而诚信未孚，终鲜寸效，俯仰愧怍，无地自容，惟希望之殷，始终未懈。故自政争以来，默察真正之民意，仰体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达于和平目的，以拯国家之危难，而固统一以宏基。区区愚忱，当邀共谅。现在时势危迫，万难再缓，不得不重申前说，为四百兆人民，请命于公等之前。伏愿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鲁仲连之职，锟等愿担任之。更祈开诚布公，披示一切，既属家人骨肉，但以国家为前提，无事不可相商，无事不能解决。若彼此之隐，未克尽宣，则和平之局，讵复可冀？公等位望，中外具瞻，舆论一时，信史万世，是非功过，自有专归，而旋乾转坤，亦唯公等是赖，反手之间，利害立判，举足之际，轻重攸分，救国救民，千钧一发。临电迫切，不知所云。

停战停战，这种声浪，与段总理的心理，绝对是不能两容。偏长江三督军，一气贯穿，又推那直隶督军曹三爷为首，曹锟排行第三，时人号为曹三爷。同来反对段总理，叫老段如何不烦。如何不恼？当下递入二次辞呈，不但辞去总理，且把陆军总长的兼职，一并辞去。冯总统还阳为挽留，但准他辞去兼职，仍为总理如初。看官！你想这位段合肥，还肯留着么？段为国务总理，又兼陆军总长，所以有权有势，莫与比伦，若军权一卸，还要这国务总理衔头，有何用处？自然一概不受，出都下野去了。恐未必真肯下野。冯总统乐得准他免职，另任王士珍为陆军总长，所有国务总理一缺，且命外交总长汪大燮暂代。汪大燮是段内阁中人物，本有连带辞职的故例，怎好代任总理？因此决意不为，一再告辞。冯乃商诸王士珍，邀他组阁。士珍系直系正定人，资格最老，出段氏上，情性素来和平，没有甚么党派，不过时人因他籍属直隶，共推为直派领袖，前时袁、黎两总统时，亦尝邀他为过渡总理，见前文。旋进旋退，无刺无非，老年人血气已衰，不堪再任烦剧，独冯意以为藉贯从同，派系无别，正好引为已助，抵制皖系，调和南方。王士珍固辞不获，乃承认暂署，于是段内阁遂倒，要改组王内阁了。小子有诗叹道：

携手登台谊似深，同袍何故忽离心？
堪嗟宦海漂摇甚，得失升沉两不禁。

王士珍既代署总理，旧有国务员，一并辞职，另换他人入阁。欲知所易何人，待至下回发表。

观于冯、段之倾轧，表面上似为和战之龃龉，实际上即为直、皖两派之纷争。傅良佐之督湘，冯意固未尝赞同，不过为李、陈两督军之交换条件而已。王汝贤、范国璋，与良佐相反对，其阴承冯意可知，拒良佐，即所以拒段氏也。良佐自命不凡，而实无干略，楚歌四逼，仓猝夜逃，名为党段，实则负段，段犹欲袒护之，得毋亦自信过深，而未知其用人之失当欤？迨直、鄂、苏、赣四督军，通电停战，而段氏之平南政策，复遭一大打击，势不能不辞职出都，此冯、段倾轧之第一幕也。而直、垸两派之恶，遂自是日深矣。

第九十一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声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

却说王士珍既代署总理，当然要改组内阁，所有从前阁员，多半换去，另任陆征祥

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海军总长仍用刘冠雄，士珍自兼陆军总长，已见前文。冯代总统撤去段总理，改用王士珍，明明是无意主战，特借王士珍为调人，笼络南方，使得和平统一。无如南军未肯退步，趁着王汝贤退出长沙，即乘隙直入，竟将长沙占住。汝贤退走岳州，见前回。俄而荆州有石星川，随县有王安澜，黄州有谢超，纷纷宣告自主，又与冯政府脱离关系。看官试想！前时段总理主战，南方各军阀，不服段总理，乃起冲突，明明反对段氏，无庸疑议，此次冯总统主和，南方各军阀，应该体谅冯总统苦心，休兵息战，为甚么反加出石、王、谢三人，来与冯氏作对呢？说将起来，南方军阀家所主张，并不是专拒段合肥，实是并抗冯河间，冯总统的谋和政策，岂不是暗遭打击么？

还有一个前陆军次长徐树铮，为段氏暗中设法，奔走南北，仆仆道途。看官道为何因？原来他先至蚌埠，与安徽督军倪嗣冲，晤商机密。嗣冲方竭力助段，对着小徐的谋划，很表赞成，小徐既邀得一个帮手，还嫌未足，再向东北出山海关，竟去联络奉天张作霖。张作霖字雨亭，系辽阳人，向系绿林豪客，投入清故督张锡銮麾下，历年捕盗，积功至师长，袁氏欲引为羽翼，特擢为奉天督军。他本独立塞外，自张一帜，与冯、段不生关系，无甚好恶，小徐以为东南健将，莫如老倪，东北健将，莫如老张，能将两健将融成一片，为段帮忙，还怕甚么冯河间？计策诚佳。于是间关跋涉，趋往奉天，凭着那三寸舌，说动那张雨帅。张本豪健绝俗，勇敢有为，不论谁曲谁直，但教片辞合意，臭味相投，便即慨然许诺，愿为护符，且留小徐在幕府中，参决军务，贯彻军谋。

会安徽督军倪嗣冲，邀同山东督军张怀芝等，共至天津，与直隶督军曹锟，会议时局，恢复段氏政策，对着西南，仍用武力解决。怀芝前为北洋武备学生，原是北洋系中一份子，与段祺瑞素来莫逆，且平时最嫉国民党，当然欲荡平西南，为段后盾。且曹锟镇守直隶，曾与长江三督军，即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联名通电，主张停战。见前回。此次倪、张两督至津，距前时电请停战的日期，不过旬月，为甚么反复无常，忽然主和，忽然主战呢？就中也有一段情由，当时清室元老徐世昌，久驻天津，各军阀素相契重，遇有大策大疑，必向徐氏谘询。曹锟驻节天津，更与徐氏常相往来，情谊款洽。徐闻冯、段龃龉，政局未定，免不得从旁扼腕。一夕，与曹锟会叙，密语锟道："芝泉祺瑞字。原太觉自信，华甫国璋字。亦不应阴嗾范、王，倒戈失湘，两人并皆失策，不知将闹到如何地步，方能结束呢？"曹锟无词可答，只应了一个"是"字。徐世昌复掀髯笑道："君等若迎若拒，不为冯、段两人调和政见，恐从此以后，北洋团体，越致分裂，眼见是民党得势，将乘隙篡入了。"锟不禁失色道："这也可虑，公意以为何如？"世昌复进逼一句道："君为北洋弁冕，若听令北洋团体，四分五裂，君亦不能辞责呢！"徐也是为段帮忙。锟随口应声道："得公指教，锟似梦初醒了。"两人一笑而别。

嗣是锟变易初心，背了长江三督军的盟约，又欲联段，可巧倪、张两督，前来相邀，乐得敲着顺风锣，翕然同声。倪、张两督，复致书张作霖，请求同意。作霖正与小徐静待机缘，一经得书，立即答复，无不如命。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本奉

张作霖为领袖，作霖愿加入天津会议，孟、鲍自无异言，亦皆参入。再加山西督军阎锡山、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浙江督军杨善德、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及苏、皖、鲁、豫四省剿匪督办张敬尧等，均系段氏支派，各遣代表至天津，共同会议。就是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区，也各派代表来，到津列席。济济群英，会集一堂，曹锟为东道主，与倪、张两督表明意见，无非是“并力平南，反对和议”八字。各代表联袂入会，早已禀承各主帅命令，与结同盟，曹锟等一声倡起，各代表等齐声附和，接连是劈劈拍拍的手掌声，陆续相应。当下议决开战，誓绝调停，且分派同盟各省出师数目，由曹锟、张怀芝、倪嗣冲首先认定，次由各代表一一承认，复缮就一篇呈文，要求中央明令征南，然后散席。当时有人嘲讽曹锟，说他大人虎变，因他夙领虎威军，又善变动，所以引援古典，赠他一个佳号。其实那时将帅，原与墙头草相似，忽东忽西，没有定向呢。言不必信，也是大人行径。

惟冯总统本欲主和，竭力笼络南方，偏偏事不从心，迭遭冲突。石星川等擅谋自主，还是下级军官的瞎闹，无甚关碍，最恼人的是南倪北张，无端牵动诸军阀，会议天津，联名请战，明知个中主动，仍由老段授意，欲将他来呈批驳，又恐倪、张等与己翻脸，又似前黎总统在任时，纷纷宣告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转害得不可收拾。左思右想，无术自全，不得不邀入国务总理王士珍，商决国是。王士珍全是暮气，不肯担任一些肩仔，遇着艰险时候，但知牺牲官职，浩然思归，所以叙议多时，并没有甚么救急的良方，只有自称老朽，不堪胜任，情愿将国务总理及陆军总长的兼衔，让与贤能。自知干不下去，尚能牺牲禄位，还算自好之士。冯总统付诸一叹，俟士珍退出后，又与几个心腹人商量，大家说是段派势力，尚难骤削，压制过急，反恐生变，不如再请老段出山，畀他一个闲散位置，稍平彼愤，免得种种作梗，牵制中央。冯总统又复为难起来，暗思段非常人可比，除国务总理外，还有何职可授，如或授他别职，段亦断不肯受，反致弄巧成拙，越觉不佳。乃再经数人讨论，毕竟人多智众，想出一个新名目，叫做参战督办。参战是对外国立名，不是对着本国的南军，从前与德、奥宣战，全是段氏一人主张，此次叫他参入协约国，督办战务，也是一个无上的头衔；且与段氏本意不悖，当不至有推让情形。商议既定，因特派员至津门，先与段氏说明原委。段先辞后受，愿当此任。独言下表明微意，乃是：“做了参战督办，总须陆军总长联合，方可调度一切，若彼此不协，如何督率，如何办理”云云。这番言论，明是不悦王士珍，要他离开陆军总长的位置，然后受命登台。特派员依言复报，再由冯总统着人询段，段又谓请总统自酌。

可巧合肥嫡派段芝贵，自助段覆张后，但博了一个勋位，未列要职，在京闲居，他是有名的揣摩能手，雅善逢迎，不但与段祺瑞有关乡谊，情好密切，就是冯国璋入任总统，府中亦常见有段芝贵名刺，往来周旋。冯、段交恶，芝贵又曾为调停，只因双方各尚意气，不能从旁调洽，所以中止。此次冯意中忽想着了他，乃召入与商，并有委任陆军总长的表示。芝贵喜出望外，就自愿邀段入都，即日启行，往谒老段，见面时谈及冯意，段亦当然心慰，即与芝贵同车至京，复入见冯总统。两人虽未能尽去夙嫌，表面上似尚欢洽，再加段芝贵在旁凑趣，便各喜笑颜开，尽欢而散。越日，即有参战督办的特

任，及陆军总长的改任，一并颁发，惟国务总理一职，仍归属王士珍，不过免去陆军总长兼衔罢了。王聘老可以去矣，何必为此赘旒？段既入京，仍然坚持一平南政策，不肯少改。却是个硬头子。段芝贵原是皖派，不能不与表同情。两下里朝夕叙谈，无非商议平南事宜，拟派曹锟为第一军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军总司令，统兵入湘。当由参陆办公处，密电二督，赶先部署，克期出发。于是主战宣战的声浪，复传达中外，时有所闻。独冯总统尚未肯下令，不是说军饷无着，就是说阳历已将残年，容俟开年办理。段派亦无可如何，只好展缓兵期，俟至开正以后，再行催逼，光阴易过，转眼间已是民国七年了，岁阳肇始，总有一番俗例，彼此拜贺，忙碌数天。各机关统休假一星期，停止办公。至假期已过，又有许多隔年案件，须要办清。一日过一日，又是二十多天，主战派迫不及待，跃跃欲试，遂竟向总统府质问，请冯总统即日发兵，偏府中发出二十五日的布告，尚饬各省保境安民，共维大局。顿时主战派大哗，才阅一宵，冯总统带着卫队百名，突出正阳门外，乘着专车，竟往天津去了。段祺瑞等俱未预闻，就是各部总长，亦有一半儿在睡梦中，不知他为着何事，匆匆启行？但由国务院颁发一谕，通电中外道：

> 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悯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长处接洽。凡百有位，其各靖共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奇哉！怪哉！是何主因？乃有此举。事前毫无表白，直至登程以后，方令国务院传达略情，难道总统出巡，不宜明目张胆，只好作此鬼鬼祟祟的举动么？句中有刺。当时中外人士，纷纷推测，各执一词，直到后来冯氏还京，方知他潜自出京，却有一种特别政策，如国务院代达论调，不过粉饰耳目，自衒美名，其实他何曾劳民？何曾阅兵呢？原来段主战，冯主和，主战是谋武力统一，主和是谋和平统一，似乎段好黩武，冯尚怀仁，实际上乃冯、段两派，互相抵抗，段要主战，冯要主和，冯要主和，段越要主战，武夫得志，管甚么海内苍生，但教折倒反对派，便算是扬眉吐气，予智自雄。怎奈两派势力，相持不下，段派去而复来，气焰膨胀。冯不得不虚与周旋，且又想出别法，欲去羁縻段派，合直、皖两系为一气，使他共卫自身，巩固权位，然后好不致受制，免得许多防备。就使段派不肯为所羁勒，也不如借出巡为名，亲赴长江流域，与李、陈、王三督军面商良法，抵制段派，可以维持势力。为此两种计策，急欲一行，又恐风声一泄，老段必来阻挠，所以除二三心腹外，俱未通知，竟出人不意，乘车南下。想法亦奇，但强中更有强中手，奈何？

一月二十六日启行，当晚即至天津，会晤那虎变将军曹锟，谈了半夜的机密。曹锟虽已与段派联络，合谋宣战，但究竟是个直系，对冯未免留情，他的主张，是欲要主和，必先主战，能将湘省收复，使南军稍惮声威，方可再申和议，冯也点首称善。不愧为虎变将

军。就在天津督署中借寓一宵。越宿起床，食过早膳，复与曹锟申定密约，为后文征湘伏案。便即启程再往济南。他想山东督军张怀芝，与倪嗣冲互为党援，不如直趋蚌埠，说服嗣冲，不怕怀芝不为我用，所以济南未曾下车，竟直抵徐州，转赴蚌埠。

火车原甚快便，但尚不如电报的迅速，自从冯氏出都，段祺瑞诧为怪事，料知冯必有隐情，便即电达张、倪两督，叫他阻住冯踪，不使他再行南下。这叫狼防虎，虎防狼。张怀芝得电后，忙派员至车站伫候，适冯已至济南，不肯停车，竟尔过去，独倪嗣冲接到段电，距冯至蚌埠时，尚有数小时间，他好从容布置，带着卫兵，赴车站迎接老冯。待至火车到站，由冯下车相见，倪即指挥卫队，拥冯入署。彼此寒暄未毕，倪嗣冲即掀髯笑语道："总统为何微行至此？"冯总统道："我也并不是微行，无非因公等为国宣劳，军队亦服役有年，所以特来慰问呢。"嗣冲道："总统出巡，理应预先布告，为何内外各员，多未闻知。想总统必有高见，敢请明示。"冯答道："我若预示出巡，沿途必多供张，反多烦扰，故不如潜行为是。"嗣冲冷笑道："总统轸念民瘼，原是仁至义尽，但突然出京，反骇听闻，倘中途遇有不测，岂非大误？"冯总统道："这且不必说了。惟我在京都，闻见有限，究竟各省军队，是否可用？若再如傅良佐辈贻误戎机，岂不是多添笑话么？"嗣冲作色道："总统也不要徒咎良佐，试想王、范两人，何故倒戈？又复平白地让去长沙，两相比较，王、范罪恶，且过良佐，为什么不革职治罪呢？"冯总统被他一诘，好似寒天吃煨姜，热辣辣的引上脸来，勉强按定了神，再与他论及和战利害。嗣冲道："南方猖獗至此，怎可再与言和？今日只有一战罢。"冯总统还想虚词笼络，偏倪坚执已意，随你口吐莲花，始终不肯承受。

既而山东督军张怀芝，四省剿匪督办张敬尧，亦皆到来，想是由嗣冲邀来。两人论调，与倪嗣冲一致从同，累得冯总统无词可答，即欲辞行，再往江南。倪嗣冲阻住道："总统何必亲往，但教致一电信，叫李秀山来此会议，便好了。"秀山即李纯字。冯至此也觉没法，只好由倪拍电，去召李纯，隔了一宿，来了一个李纯的代表，莅席会议。李秀山却也乖巧，故不愿亲至。看官！你想一代表有何能力？只得随众同声。倪嗣冲且拍案道："欲要与南方谋和，除非将总统位置，让与了他，若总统不欲去位，只有主战一法，主战必须仍用段合肥。如段合肥出为总理，军心一致，西南自可荡平，何论湘省？否则嗣冲愿牺牲身命，与南方一决雌雄。"说至此，声色俱厉，张怀芝、张敬尧两人，更鼓掌不已。冯总统乃随口敷衍道："诸君同心，战必有功，我就回京下令罢。"倪嗣冲也不再挽留，便送冯上车。张怀芝偕冯同至济南，中途告别。冯总统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自回北京去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

欲知冯总统回京后，如何举动，，且看下回再表。

观当时之军阀家，好似博弈一般，列席之时，见甲顺手，则与甲合股，而与乙为仇，见乙顺手，

又与乙合股，而与甲为仇，不论曲直，但争利益，虎变将军，即其明证也。冯河间欲并合甲乙两派，尽为己用，谈何容易。甲自甲，乙自乙，彼此立于反对地位，就使暂时允洽，亦必决裂而后已。况如蚌埠之跋扈将军乎？潜行出京，索然而返，冯亦自悔多事哉！

第九十二回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劫兵械徐树铮逞谋

却说冯总统国璋，白费了一番心思，空劳了一回跋涉，没情没趣的折回北京，趋入总统府中，闷闷坐着。有几个心腹人士，进来探问消息，他惟有相对唏嘘，长叹数声罢了。旋由陆军部呈入军报，多半是湖南不靖消息，到了二月初旬，复接到湖北督军王占元急电，报称："湘、粤、桂三省南军，功陷岳州，驻岳总司令王金镜退保临湘，南军据岳州后，连扰郧阳、通城、蒲圻等处，声势甚盛，亟待援师"等语。冯看了此电，也不禁奋髯动怒道："真正了不得，看来只好决裂了。"乃实授曹锟、张怀芝、张敬尧为各军总司令，陆续出兵，由鄂赴湘，同日发出二令道：

上月二十五日布告，原期保境安民，共维大局，故不惮谆谆劝谕，曲予优容。中央爱护和平之苦衷，宜为全国所共谅。乃叠据王占元等电称："谭浩明、程潜所部军队，乘此时机，节节进逼。"石星川、黎天才等，复以现役军官，倡言自主，勾结土匪，扰害商民，而谭浩明等竟引为友军，藉援助为名，四出滋扰；甚且枪击外舰，牵及交涉，兹复进逼岳州，窥伺武汉，拥众恣横，残民以逞。是前此布告，期弭战祸，为民请命者，反令吾民益隐于水深火热。本大总统抚衷内疚，隐痛实深。各督军、都统等，叠电沥陈，佥以衅自彼开，应即视为公敌，忠勇奋发，不可遏抑。本大总统深惟立国之道，纲纪为先，若皆行动自由，弁髦法令，将致纷纷效尤，何以率下？何以立国？用特明令申讨，着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师行所至，务须严申纪律，无犯秋毫，用副除暴安良，拯民水火之至意！此令。

自军兴以来，在湘各路军队，却辄托故溃逃，长官督率无方，以致有治军守土之责者，效尤叛国，军纪久焉不张。本大总统殊深内疚，若再因循宽纵，必致酿成无政府之现象，其何以饬纲纪而奠民生？嗣后各路统兵长官，于所属官兵，遇有不遵节制，无故退却等情，着即以军法便宜从事，毋稍姑息，其各凛遵！此令。

两令既下，又特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所有防鄂各项军

队，统归节制调遣。于是虎变将军曹锟，首先出发，即于二月七日由津启程，张敬尧亦于十二日出发徐州，浩浩荡荡，率军赴鄂去了。未几，复由总统府发出数令，褫夺各军长官职，由小子汇述如下：

查湖北襄、勋镇守使兼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暨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领师干，宜如何激发忠诚，服从命令，乃石星川于上年十二月宣布独立，黎天才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相继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国军，勾结土匪，攻陷城镇，并经各路派出军队，奋力痛剿，将荆、襄一带地方，次第克复，而该两逆甘心叛国，扰害闾阎，实属罪无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职勋位勋章，应即一并褫夺，仍着各路派出军队，严密追缉。务获惩办，以肃军纪而彰国法！此令。

谭浩明等，拥众恣横，甘为戎首，前已有令声罪致讨。谭浩明以现任督军，不思绥辑封圻，恪尽军寄之责，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率领所部，侵优邻疆，若再滥厕军职，何以申明纪律，警戒来兹？署广西督军陆军中将谭浩明，着即行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由前路总司令一体拿办。其他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以彰国法而警效尤！此令。

这两令是声明挞伐，罪及自主军长，有讨叛惩逆的意思。还有二令，乃是惩办失律的长官，令云：

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曾令免职查办，两月以来，荆、襄叛变，岳州失守，士卒伤亡之众，人民流离之惨，深怆予怀，追论前愆，该前督等实难辞失律偾事之咎。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遇变轻逃，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以肃纲纪而儆方来！此令。

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保守长沙，立功自赎，乃竟相继挫败，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范国璋所部，又复先行溃退，总司令王金镜，身任军寄，调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以示惩儆！此令。

看官阅此两令，便可窥透冯总统的本心，傅良佐与周肇祥，乃是段派中人，所以主张严办，王汝贤与范国璋，乃是自己叫他倒戈，所以让长沙，失岳州，失律偾事，不加重惩。但恐段派啧有烦言，乃不得不褫夺官阶，叫他留营效力，图功赎罪。后来傅良佐终不到案，且与冯氏反唇相讥，这明明是由段氏袒护，说他罪轻罚重，不服冯氏裁判。老冯的掩耳盗铃计策，终被段派看穿，仍归没效。还有江西督军陈光远，是密承冯氏意旨，主和不主战，赣、湘密迩，他却拥兵坐视，不去援湘，总统府中，虽已有令促援，光远

料非冯总统本意，所以始终不动，此次由段派弹劾，至再至三，冯总统不得已下令道：

江西督军陈光远，于湖南战役，叠有电令进援，乃该督军托故延缓，致误湘局，殊难辞咎。陈光远着褫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本职，俾其奋勉图功，以策后效！此令。

投袂请缨的张怀芝，已受任第二军总司令，应该率军速发，不让人先，偏他徘徊观望，甘听曹锟、张敬尧二军，接连就道。自己故落人后，实尚欲要求一席，方肯前驱。都是利己主义。既而湘、赣检阅使的任命，果然颁下，怀芝乃欣然受任，带兵进行，先命第一师师长施从滨，取道九江，径往湖北，自乘津浦铁路火车南下，经过南京，会晤江苏督军李纯，谈了一番战策，然后西趋南昌，检阅赣省军队，援应曹、张两军去了。迂道苏、赣，无非自出风头。惟冯总统此次主战，纯然为段派所迫，没奈保出此一着，心中总不免芥蒂，且自觉和战反复，无以对人，因复仿古时罪已文，颁发布告一通，略云：

立国之道，纲纪为先，果顽梗不易强驯，则征讨自非得已。上年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独轸念时艰，欲民小息，虽于内阁政策，亦复一致赞同，但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坚冰之渐，固有由来，迨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援湘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接踵溃退，长江陷落，大损国威，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暨各国务员等，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已责，先后呈准辞职。国璋于此，正宜申明纪律，激厉戎行，奋一鼓之威，作三军之气，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大约是片面思想。方谓干戈浩劫，犹可万一挽回，固料其非尽真诚，而终思要一信义，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孰意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今则攘夺权利之私，实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张挞伐，一剪凶残。然苦我商民，劳我师旅，追溯既往，咎果谁归？傅良佐等偾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兵先论将，往哲有言，泛驾之材，讵可轻敌。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念念不忘傅良佐。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内讧始凶，言之成理。国璋欲慰大多数人之希望而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乃扰闾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趋棼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耳目争属，责备难宽。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摄职本属约法，讵容轻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应勉纾筹策。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赤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寸心。愿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听之！特此布告。

看官听说，这种罪已布告，乃是说出不得已的苦衷，暗中仍有归咎段祺瑞的伏笔。段

派虽已达到主战目的，但必欲拥段复位，使他战胜南方，得雪前耻，方不致贻老冯口实，各享荣名，当时段氏第一功臣，要算徐树铮，他既奔走南北，运动倪、张，能使失败的段祺瑞，仆而复兴，主战政策，又得复活，真是段幕中首出人物，巧为斡旋。惟见那老师段祺瑞，只出任参战督办，尚未复国务总理要职，总不免余恨未平。况目前宣战，乃是冯氏出头，将来若得顺手，收复湘省，再平两粤，岂不是统一威名，全归老冯？反显得从前段氏，实无能力，一战致败，马上倒阁，可羞不可羞呢？将小徐心事揭出，明若观火。想来想去，只有再怂恿那张雨帅，演出一出拿手戏，威吓冯河间，叫他不能不起用段氏，方得规复那老师威名，贯彻那平南政策。好在张雨帅已经信任，言听计从，乐得再献秘谋，从速进行。果然片言上达，即蒙雨帅首肯，决计照办，当下颁动员令，调遣军队，东入山海关，声言为援湘起见，派兵南下。前队到了秦皇岛，却逗留不行，镇日里逍遥海上，伺察往来各舰，几不知他探何秘密。

会由日本运到大批军械，经过秦皇岛，奉军从旁觑着，问明舟子，乃是中国政府向日本购办，装运东来，奉军哗然道："我军正少军械，今适凑巧，有这批枪弹运来，何妨借我一用呢。"说着，便一齐登舰，七手八脚，把军械搬运岸上。舟子如何阻挠？只好眼睁睁的由他劫取，约莫有一两小时，已将全船枪弹，悉数搬空，奉军也不称谢，竟将军械携至京奉铁路间，载上火车，派了弁目数名，运往奉天去了。这是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间事。越日，即由张作霖电告中央，略谓："奉省派往南下各军，已开往滦州，惟枪械缺乏，事机紧迫，不得不变通办理，现已将中央所购军械运奉，除将军械开单呈请备案外，谨先奉电请领"云云。犹是绿林故智。冯总统得了此电，简直是莫名其妙，欲向张雨帅问罪，又恐他倔 强不服，只得暂时容忍，且看他如何做作，再作计较。那知这位张雨帅，真是敢作敢为，既将军械截取，遂分给部下各军，陆续遣入山海关，分驻京奉铁路沿线一带。就是秦皇岛、滦州、丰台、独流、廊房等处，统皆分扎军队，布置得层层密密。且在军粮城设起总司令部，张雨帅自任总司令，惟因京奉隔省，呼应尚恐未灵，特派徐树铮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所有军粮城旧存军粮三千石，本属陆军部掌管，小徐也未曾电请中央，竟拨充军食，居然有士饱马腾，踊跃待命的情状。

冯总统本忌老段，尤忌小徐，前次府院冲突，多半为小徐骄横，靠着那推倒张勋的功劳，拥护合肥的威力，凌轹政府，睥睨一切，为冯总统所难堪，所以用釜底抽薪的计策，撤销段内阁，改易王内阁。偏偏小徐寻出一条捷径，竟去邀请东北的张大帅，做了护身符，来与中央作难。冯总统当然忧烦，不得不派人婉问，他却口口声声的是要援湘，是要平南。及问他屯兵各隘，不遽南下的原因，他竟张目厉声道："我只知有段总理，但教段总理令我南下，我立即南下了。"俗语说得好：欲知言外意，尽在不言中。"小徐此语，明明是要段祺瑞复职，特地用着武装，胁迫冯河间。冯得报后，不由的满腹踌躇，欲再任段为总理，未免自失面子，欲不任段为总理，奈背后伏着小徐，仗那雨帅威风，前来胁迫，满怀抑郁，不堪言状。国务员虽有数人，大都庸庸碌碌，莫展一筹。王士珍屡次称疾，给假休养，寻常国务，还要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钱又是个圆通人物，与他商议，无非敬谢不敏，自愿去职，累得冯总统仓皇四顾，自觉孤危，没奈何再令秘书员，缮

就一篇通电，咨询各省，筹商办法，解决种种困难问题，小子有诗叹道：

一波未了一波生，肘腋危机又暗呈。
莫怪人心多险诈，须知元首少推诚。

究竟通电中如何措词，容知下回录叙。

本回为段派复盛，冯派复挫之时期。主战固段派之本志也，冯之主战，原为段派所迫而成，但主战之初，尚未肯使段氏复职，是其心仍不欲用段氏，战而胜，则坐自张威，可收统一之效，战而不胜，仍可归咎段派，而再与南军谋和可耳。罪己布告，所以作军人壮往之气，而期达战胜之目的也。何物小徐，偏窥透冯氏之心腹，运动张大帅以扼其背，是真冯氏所不料，骤遭此意外之一击，而不得不声声叫苦者也。但冯段之争点，实自南北分裂而起，北派固自起纷争，南军亦何为不顾生灵，徒贻人民以战祸乎哉？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军克敌　复长沙迭次奏功

却说徐树铮挟兵称雄，胁迫冯总统。冯总统无法自解，只好通民各省，咨询办法。电文不下一二千言，由小子录述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武鸣陆上将军，广东龙巡阅使，汉口曹宣抚使、张总司令，九江张检阅使，承德、归化、张家口各都统，龙华、宁夏护军使，暨各省镇守使鉴：国步屯邅，日甚一日，内则蜩螗羹绩，干戈之劫难回，外则惨澹风云，边境之防日亟。剥肤可痛，措手无从。国璋代行职权，已逾半载，凡所设施，力与愿违，清夜扪心，能无愧汗？然国璋受国民付托，使国家竟至于此，负罪引慝，亦何必哓哓申诉，求谅国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与夫平日之用心，为事实所扞格，屡投而不得一当者，缘因复杂，困难万端。欲避贤求去，苦无法律之可循，欲忍辱求全，又乏津梁之可济。长此悠忽，必召沦胥。诸君子为国干城，同负责任，用特披肝沥胆，为一言之：溯自京畿变生，国祚半斩，元首播越，举国骚然，于是黄陂委托于前，段总理敦促于后，皆援副总统代职之规定，强国璋以北来，明知祸乱方殷，菲材绝难负荷，惟冀黄陂复职，主持有人，则不佞捍卫南疆，尚可分担艰巨。乃商请无效，各省区督

军、省长，及文武官吏，分驰电牍，敦促入都。猥以藐躬，过承督责，汤火之蹈，且不容辞，矧安危不仅系个人，匡助可取资群力乎？惊涛共济，全恃同舟，初不料玺绶方承，而内部转愈趋纷扰也。国璋抵京，首先奉政黄陂，不获许可，而后受职。其时国会，早经解散，政府尚在权舆，继绝布新，有同草创。段前总理投艰遗大，独任贤劳，正宜共济时艰，中外一致，而西南诸省，忘再奠共和之绩，以非法内阁相攻，别挑衅端，遂开战祸。迨内阁改组，宜可息争，国会问题，又生枝节。对于中央之任命官吏，则啧有烦言，对于石、黎之扰乱荆、襄，则引为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敝，而结果仍诉诸兵戎也。民国元二之交，风雨飘摇，几毁家室，项城运其雄才大略，曾不数月，而七省同时戡定，大权集于中央。国璋能力，固不逮项城，然事前之师，不妨相袭，徒以观念所在，元气之凋残，民生之疾痛，实过元二年。佳兵不祥，古有明训，内讧宜息，人具同情。本无厉行专制之心，何取经营力征之举？以故军事初起，第望促进和平，不因败绩而求伸，反示包容而停战，无非欲融洽南北，尽释猜嫌。耿耿寸衷，可质天日。乃北则疑其寡断，兵气几为之不扬，南则信其易欺，骄蹇益难于就范。湘省各军，乘机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以难堪，激同胞之宿愤。中央纵无统驭，亦何至听命于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强权，不留余地，以相让步，则最后解决，惟战乃成。因事制宜，绝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观望不前而损声威，行动自由而滋谣诼也。凡此种种，皆事实上随时发生之障碍，足使国璋维持大局之希望悉消灭而无余，而逆计未来应付之难，事变之巨，则更有甚于此者。国会机关，虚悬日久，颇闻旧议员麕集粤省，有自行开会之说。姑无论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经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即各省区人民，亦断无承认之理。至于正式选举总统之期，转瞬即届，根本无着，国何以存？此大可忧者一。财政艰窘，年复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难关，亦尝恃外债以为生活，然能合全国之财力，通盘筹画，犹得设法挹注，勉强撑持。乃者萧墙哄争，外省内解之款，大半截留，来源渐绝，而军政费之支出，复倍蓰于平时，罗掘久穷，诛求鲜应，主藏作仰屋之叹，乞邻有破产之虞，桑孔再生，亦将束手，此大可忧者二。内阁负责，取法最善，段前总理为国戮力，横被口语，托词政策挠屈，与各国务员相率引退，而总理一职，后来者遂视为畏途。聘卿王士珍字。暨今诸阁员，皆国璋平昔至契，迫于大义，碍于感情，暂允勛勷，初非本愿，满拟时局渐臻纯一，再行组织以符法治，心力相左，激刺尤深。今聘卿业已殷忧成疾而在假矣，钱代总理诸人，复谓事不可为，褰裳而去。强留则妨友谊，觅替则恨才难，推测其终，将陷于无政府之地位，此大可忧者三。至目前外交之情形，尤应发起吾人之警觉，个中利害，另电详闻。国璋一武夫耳，因缘时会，谬握政权，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烛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也益深，毖爱国之忱，而国之不颠覆者亦仅。澄清无术，空挥三舍之戈；和平误人，错铸六州之铁。驯至四郊多垒，群盗如毛，秦、豫之匪警频闻，畿辅之流言不息，虽名义同于守府，而号令不出国门。瞻望前途，莫知所届，何敢久居高位，自误以误国家？自应求卸仔肩，归还政

柄。惟民国既无国会，而总理现属暂摄，又不能援约法条例，交其代行。追原入京受职所由来，实出诸君子之公意。国璋既备尝艰阻，竟不获补救于万一，坐视既有所不能，辞职又无从取决，只有向各省区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详述危殆情形，应请筹商办法，办国璋释重负，为民国求安全，宁使国璋负误国之咎于一身，而不使民国纪年，为国璋以俱去，不胜至愿。特此飞电布达，务希于旬日内见复。至统治权所寄，国璋在职一日，仍当引为己责，决不肯萌怠弛之心而自丛罪戾也。敢布诚悃，伫盼嗣音！

这种通电，实不过是纸上具文，世无诸葛，国少鲁连，何人能出奇斗智，排纷解难？那段派却同声鼓噪，坚请段祺瑞再为总理，冯总统到了此时，也只好虚心忍辱，重用段氏了。当时曹锟、张敬尧两军，先后到鄂，还有张怀芝亦拨军相助，差不多有数万雄师，一心对敌。王汝贤、范国璋等，由曹锟密授意旨，也觉得勇气勃勃，与从前退缩情形，大不相同。更有第三师旅长吴佩孚，由曹锟荐为师长，做前敌总司令，感激驰驱，身先士卒。任他湘、粤、桂三省联军，如何果敢，也惟有退避三舍，不敢争锋。因此湘、鄂各处，激战了好几次，自主军队，统皆败溃。再加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亦来助战，水陆夹攻，节节进逼，如月塘嘴、羊楼市、通城、临湘、古米山、九岭、白葛岭、天岳关等处，并得胜仗，扫清南军。乃由曹、张两大帅，下总攻击令，规取岳州。岳州乃湖南要隘，南方联军，得据此地，不啻管领全湘的门户，怎肯得而复失，骤然退去？于是彼攻此守，你来我拒，相持了两三日，枪林弹雨，血肉纷飞，城内外的百姓，早已逃避一空，单剩得两军角逐，互相残杀。何苦何苦。结果是北胜南败，南军不能再支，纷纷出城，奔往长沙去了。北军得进据岳州，便向中央报捷，当由冯政府下令道：

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攻岳总司令张敬尧，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迭次电呈，分路规复岳州，水陆兼进，所向有功，先后于月塘嘴、羊楼市、通城、临湘、古米山、九岭、白葛岭、天岳关等处，连次激战，迭获胜利，节节进逼。三月十七日，攻破岳州。逆军顽强抗拒，相持不退，经我军奋力攻击，并由舰队掩护，业于十八日将岳州克复各等语，此次出师攻岳，自开始攻击以来，为期不过旬日，屡夺要隘，遂克名城，实由该总司令等调度有方，各将士勇忠用命，用能迅奏肤功，拯民水火，览电殊深嘉慰。仍着该总司令等，遵照电令计划，督率所部，奋勇进取，并先查明此次在事出力各将士，分别等差，呈请优奖。其阵亡被伤官兵，并准优予议恤，以昭激劝而慰英魂。第念岳州、临湘一带，人民重罹兵燹，流离颠沛，弗安厥居，损失资财，危及身命。哀我湘民，迭被荼毒，兴言及此，惨怛良深！应由宣抚使曹锟，迅派妥员，各路查明，加意抚恤，安集劳徕，各安生业，用副吊民伐罪之至意。此令。

岳州既下，主战派当然得势，无不兴高采烈。得意扬扬。独徐树铮在军粮城，电迫

政府，速起用段祺瑞为总理，调度军事，一致平南，否则将引兵入京，仿佛有兴甲晋阳，入请君侧的气象。署国务总理王士珍，已早呈请辞职，此时复为环境所迫，苦口坚辞。冯总统乃准他辞去，再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方组织参战事务处，就将军府特设机关，派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罗开榜为军备处处长，陈箓为外交处处长，并聘定各部总长为参赞，各部次长为参议，于三月一日始告成立，实任那督办事务。醉翁之意不在酒，故不妨迟迟办理。到了三月二十五日，国务总理的任命，又复发表，他亦并不多辞，便即受任。凡王内阁中的人员，多半仍旧，惟换去财政总长王克敏，由交通总长曹汝霖兼代，江庸亦已辞去，改任朱深为司法总长，这是段祺瑞第三次组阁了。

段氏前二次组阁，均自兼陆军总长，至此因段芝贵方长陆军，既属同乡，又且同系，乐得令他原任。芝贵亦遇事禀承，不敢擅断，所以段祺瑞虽不兼陆军，也与兼职无异。内总百揆，外对列强，段合肥不惮烦剧，躬自指挥，真所谓能人多劳，一进无两了。

徐树铮闻段任总理，志愿已遂，乃将滦州、丰台、独流、廊房等处所扎的奉军，陆续开拔，由津浦铁路南下，运往湘、鄂一带，协助曹、张各军，进攻南军。隐示解围微意。曹、张等军势益盛，遂复自岳州出发，分道进兵，连下平江、湘阴各城。湘、粤、桂三省联军，遂路分堵，总敌不过北军的利害，只好步步退让。北军乘胜进逼，到了同山口，与南军鏖战一次，南军又败，都奔往长沙，婴城拒守。曹锟、张敬尧见前军得利，便饬后队，一齐向前，并攻长沙。南军连遭败衄，统不免胆战心惊，蓦闻北军大至，已觉得未战先慌，待至强敌压境，勉强出拒，那里还能坚持到底？你也走，我也逃，大家弃枪抛械，向南窜去，好好一座长沙城，弄得空空洞洞，毫无人影。得之易，失之亦易。北军自然放胆入城，打起得胜鼓，鸣起行军乐，喜气洋洋，不消细说。冯政府已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至此敬尧驰入长沙，不待犒兵安民，即会同宣抚使曹锟，露布告捷。因复由中央下令道：

> 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总司令湖南督军张敬尧等，迭次电称："各军自三月十八日克复岳州后，节节进攻，分途收复平江、湘阴两城。二十五日，由同山口进规长沙，逆军处处死抗，经我军协力痛击，星夜追逐，逆势不支，遂于二十六日将长沙省城完全克复"等语。此次各军激于义愤，忠勇奋发，由岳州取长沙，曾不数日，力下坚城。该总司令等督率有方，各将士忍饥转战，嘉慰之余，尤深轸念。所有在事出力官兵，着先行呈明，分别呈请优奖，仍即督饬各军，乘胜收复县邑，以奠全湘。所有地方被难人民，流离荡析，并着查明，妥为抚恤，用副国家绥辑劳徕之至意。此令。

古诗有云："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次下岳州，克长沙，总算由曹、张两大帅的功劳，其实这样的劳绩，统是由腥血制成，脂膏造就。

看官试想民国肇基，公定约法，称为五族共和，彼满、蒙、回、藏，从前统当作外夷看待，说他是甚么犬种，甚么羊种，及共和政体宣告成立，居然翻去老调，视若同胞，

这原是大同的雏形，不比那专制时代，贱人贵己，为什么迁延数年，战云扰扰，连汉族与汉族，还弄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呢？大约开战一次，总要费若干饷糈，伤若干军士，还有一大班可怜的人民，走头无路，流离死亡，好好的田庐，做了炮灰，好好的妻女，供他淫掠，害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即如此次岳州一役，据宣抚使曹锟查报："岳州自罹兵劫，十室九空，逆军败退时，复焚掠残杀，搜劫靡遗，近城一带地方，人烟阒寂，理虽设法招集流亡，商民渐聚，而啼号之惨，实不忍闻"云云。至长沙一役，又由曹锟报称："逆军在湘，勒捐敲诈，搜索一空，败退后复纵兵焚杀，惨无人道，土匪又乘间劫夺，以致民舍荡然"等语。在曹锟主见，当然归罪南军，不及北军，试问北军果能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吗？就使秋毫无犯，确似虎变将军的口吻，湘民已经痛苦得够了。慨乎言之。政府施行小惠，先着财政部拨银洋四万元，赈济岳州难民，继拨银洋六万元，赈济长沙难民。实则湘民被难，何止十万？果以十万计算，每人只得银洋一元，济甚么事？又况放赈的人员，未必能自矢清廉，一介不取，暗中克扣，饱入私囊，小民百姓，所得有几？徒落得倾家荡产，财尽人空罢了。

国务总理兼参战督办段祺瑞，连接捷电，喜溢眉宇，以为湘省得手，先声已播，此后可迎刃而解，就好把平南政策，达到最终目的。惟尚有数种可虑的事情，一是恐前敌将士，既有朝气，必有暮气；二是恐国库空虚，只能暂济，不能久持；三是恐河间牵掣，乍虽宣战，终复言和，积此三因，尚未遽决。小徐等竭力撺掇，把段总理的三虑，一一疏解，俱说有策可使，不烦焦劳。再加安徽督军倪嗣冲，接得小徐等书报，立从蚌埠启行，驰入京都，谒见段总理，申请再接再厉，期在速成。约住了一个星期，把政治军事诸问题，统皆商决，然后辞行返皖。过了三五日，国务总理段祺瑞，即带了交通次长叶恭绰、财政次长吴鼎昌等，出都南行，竟驰往鄂省去了。正是：

人生胡事竞奔波，百岁光阴一刹那。
堪叹武夫终不悟，劳劳战役效如何？

毕竟段总理何故赴鄂，试看下回说明。

自曹、张两军至鄂后，但阅旬月，即下岳州，复长沙，似乎主战政策，确有效益，以此平南，宜绰有余裕，不烦踌躇者也。然观于后来之事变，则又出人意料，盖徒挟一时之锐气，以博旦夕之功，未始不足快意，患在可暂不可久耳。本回最后一段，历叙人民之痛苦，见得民国战事，俱属无谓之举动。军阀求逞于一朝，小民受苦于毕世，民也何辜，遭此荼毒乎？子舆氏有言，春秋无义战，又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彼时列强争雄，先贤犹有疾首痛心之语，今何时乎？今非称为民国共和时代乎？而奈何一战再战，且连战不已也。

第九十四回
为虎作伥再借外债　困龙失势自乞内援

却说段祺瑞南行赴鄂，借着犒师为名，到了武昌，与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会商军务，共策进行。又召集河南督军赵倜，及奉、苏、赣、鲁、皖、湘、陕、晋各省代表等，同至汉口，列席聚议，大致以："长沙已下，正好乘胜平南，企图统一，但必须取资群力，方可观成，所以特地南来，当面商决，还望诸君一致图功，毋亏一篑"等语。大众虽各执己见，有再主战的，有不再主战的，但表面上只好唯唯从命，独曹锟拈须微笑道："欲平南方，亦并非真是难事，但用兵必先筹饷，总教兵饷有了着落，将士不致枵腹，才能效命戎行，不虑艰阻了。"已有寓意。段祺瑞答道："这原是必要的条件。如果军士用命，怎可无饷？我回京后，便去设法筹备，源源接济。总之外面督兵，责在诸公，里面筹饷，责在祺瑞，得能征服南方，同过太平日子，岂不是一劳永逸么？"难矣哉！曹锟不便再言，淡淡的答了一个"是"字。

会议既毕，一住数日，段乃偕豫督赵倜，由汉口启行，乘着兵轮，沿江东下。到了九江，会晤江西督军陈光远，又谈了许多兵机，光远也没有甚么对付，只敷衍了一两天。段再由九江至江宁，与江苏督军李纯、安徽督军倪嗣冲、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叙谈半日。倪与段心心相印，何庸多嘱。卢亦段派中的一份子，当然惟命是从。李纯是冯氏心腹，到此亦虚与周旋，未尝抗议。段即北旋，与赵倜乘车至豫，倜下车自去，段顺道回京，不复他往。

看官可知段氏南下，无非欲固结军阀，指挥大计，一心一力，与南军决一最后的胜负，大有不平南军、不肯罢休的意思。既已回京，即日夕筹划军饷，怎奈司农仰屋，无术点金，不得已只好告贷邻邦，饮鸩止渴。东邻日本，素怀大志，专用老氏欲取姑与的政策，慷慨解囊，贷助中国。徐树铮等又为段氏划策，总教南北统一，区区借款，自可取偿诸百姓身上，无足深忧。就中尚有交通部长曹汝霖，乃是亲日派首领，与小徐为刎颈交，他却一口担承，愿为乞贷东邻的媒介。看官欲知他生平履历，及所以亲日的原因，待小子约略叙来：

曹系上海人氏，前清时游学东洋，肄业日本帝国大学，与日人日夕交游，免不得习俗移人，脑筋里面常含着东瀛色采，其时前司法总长章宗祥，段氏第一次组阁时，章曾为司法总长。亦在日本留学，与曹最相契合。清贝子载振，奉命出洋，考察法政，道经日本，曹、章极诚欢迎，载振尝面许道："尔二人学成归国，有我在内，不怕不腾达飞黄，愿努力自爱！"二人闻言，非常感谢。已而曹先毕业归来，赴京运动，得受清相奕劻、那桐等知遇，厕职部僚。或谓他曾暗嘱闺中人，结欢那桐，因得通显，这语出自谣传，未可尽信。但不到数年，即由外务部额外司员，超任至右侍郎，可见他是个做官能手，干禄专家。中

日间岛交涉，尝由曹出为调停，虽得将间岛索还，终把安奉安东至奉天。巡警权，吉长吉林至长春。铁路权，让给日本，人言啧啧，已说他为虎作伥，讨好东邻。革命以后，复迎合袁项城，得蒙信任，所有五月九日的密约，二十一条的酷律，曹亦预谋。五九条约，俱见前文。不料段氏三番组阁，那曹汝霖又得两长交通部，处段门下，简直与段氏子弟相似，往来甚密，事必与商。他见段氏筹备军饷，急需巨款，遂出向日商中华汇业银行，贷洋二千万元，约款上不便说明充饷，但说是扩充西北电信，及修理旧有电台，与添设无线电的应用，议定利息八厘，偿还期计五个月，即将旧设电信收入金，作为担保，并预许将来关系电信事业，或需借款，该银行得有优先权。两下认定，彼此签约，段总理又得了二千万金，好酌量挪移，暂充军费了。

只是电信收入，前已作为丹、法两国的借款担保品，乃此番一物两押，岂不是失信外人？于是驻京丹麦公使，及法兰西公使，查悉情形，即提出抗议，并投照会，质问中国政府。政府不能不分别答复，但言："电信收入金，除抵偿丹、法两国外，饶有余裕，况现在是短期借款，五阅月即当还清，更与两国原约，不相抵触"等语。总有抵完的日子。两公使接到复文，见所言尚属有理，乃暂作罢议，且待他至五个月后，是否中日践约，再作计较。惟段氏得了借款二千万元，究不能全数移作军费，只好随时酌拨，接济各军。偏各路军电，纷纷索饷，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催索尤迫，比讨债还要利害，今朝拨去若干，尚嫌不足，明朝拨去若干，仍云未敷。有限金钱，填不满无穷欲壑，段总理无可如何，只得再要曹总长费心，续向日本政府借款二千万元。日政府问作何用？曹汝霖设词答复，谓："将建筑顺济铁路，所以需款。"顺济铁路，是由直隶前顺德府，至山东前济南府的路线，前已勘定，无资筑造，故久成为悬案。曹遂借此立说，不管他践言与否，且贷了二千万元，救济眉急，徐作后图。惟日政府的贷与条约，格外苛严，不比那日商汇业银行，尚是贸易性质，但顾普通利息，不致例外苛求。曹汝霖要想借款，不能不暗吃大亏。商议了好几日，才得双方订约，年息七厘，实收只有八七扣，还要分四期交付，就以该路为抵押品，折扣虽巨，经手人总有好处。段总理也明知契约过苛，受损不少，但除此没有他法，一听汝霖所为。曹总长借债功劳，又好从优录叙了。

无如筹饷人员，办得十分吃力，前敌军官，却不肯十分起劲。自从长沙克复以后，曹锟、张敬尧等，俱按兵不动，变成一不和不战的局面。段总理致书催促，曹锟动以饷绌为辞，未几即引兵北归，坐索饷需。段总理方思诘责，不意冯总统反下一特命，加任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使镇保定，相机进止，惹得段总理气愤填胸，入问冯总统。冯却振振有词，谓："川、粤、湘、赣四省，叛党未靖，因特任曹锟为经略，俾专责成。古人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意正要他感激思奋，扫清南方呢！"段总理也无词可驳，愤然退出。从此冯、段两人的恶感，日积日深了。

看官阅此，应记得曹锟前言，原拟收复湘省，再申和议，见九十一回中。南下攻湘，外似为段氏帮忙，内仍为冯氏效命。既将长沙收复，是已得了湖南省会，后事但付张敬尧处置，自己乐得北返，安闲过日了。冯河间喜他践约，因擢他为四省经略，看似仍为平南起见，实叫他坐镇保定，拥卫京畿。独段总理奔走指挥，还道是元首受制，三军听命，

得能借款有着，饷源不绝，总可廓清南服，如愿以偿，谁知又堕入冯河间的计中，叫他如何不怒？如何不恼？但段氏素性坚忍，终不肯为些须拂意，变易初心。暗想两广巡阅使龙济光，现在琼州，可扼粤背，福建督军李厚基，与粤毗连，可掎粤右，南军以粤省为尾闾，能将粤东占住，滇、桂等省，自无能为力。所以前此登台，已早致电龙、李，嘱令出兵，此次重复电促，允拨巨饷，托令攻粤，不再迟延。再令署浙江督军杨善德，发兵助闽，合力攻粤。

龙济光本与南军有嫌，袁氏失败，龙被撵逐，寓居琼州，段祺瑞执政，授龙为矿务督办，龙素乏矿学，如何办矿，况僻处琼崖，更难任事。至南北交讧，龙在南海特树一帜，依附段氏，断绝南军交通，段因撤去两广巡阅使陆荣廷职衔，转给济光。但济光部下，统皆疲兵羸卒，不能耐战，济光虽志在助段，终嫌力不从心，嗣因段氏一再催促，没奈何带领旧部，渡过琼州海峡，往攻阳江。阳江驻守的粤军，蓦见龙军攻入，未免慌张失措，仓卒抵敌，各无固志，更兼寡不抵众，情现势绌，没奈何弃去阳江，各自逃生。济光得入阳江城，又命司令李嘉白，分略高、雷二州境内。粤军方四处分防，一时不能召集，控御龙军，所以龙军得东冲西突，侵优粤边。旋由粤军司令李烈钧，引众堵截，麾下都是锐卒、骁勇善战，非龙军所能与敌。龙军司令李嘉白，连战连败，逃得不知去向。或谓已被李军捕去，虚实未明。嗣经龙济光自往抵敌，至雷州境内，与李烈钧鏖战两次，毕竟李军利害，龙军败衄。济光尚抵死不退，竟为所围。

龙军势成孤立，并没有甚么外援，眼见是受困垓心，无从脱险。济光也焦急万状，苦守数日，尚望闽、浙联军，攻入粤境，或可牵掣李烈钧，使他分兵往堵。偏偏闽督李厚基，也是个庸碌无能的人物，部下皆淮、徐人，为厚基故乡子弟，但知剽掠，不守纪律。厚基虽然附段，满口主战，但平时无甚机谋，调度又未合法，徒借主战二字为口头禅，反致南军嫉视，预先动手。虚侨者辄犯此病。闽军尚未入粤，粤军先已入闽，闽右泉、汀、漳三州属邑，多遭蹂躏，经厚基发兵出御，多败少胜，不得已致书浙江，大声呼救。幸亏浙江派兵赴援，才将粤军驱出，保全境土。厚基尚欲进攻。粤军亦未肯甘休，两下里各添将士，再行角逐，汀、潮交界，彼来此往，激战多日。潮州本是粤属，汀州乃是闽属，粤军守潮攻汀，与闽、浙联军相持，闽、浙联军，攻潮甚烈，粤军兀自守住，那汀州一方面，却被粤军侵入，又失去了好几县。累得闽、浙两军，奔走不遑，那里能越境西行，去救龙王。袁氏欲为帝时，曾封龙济光为郡王。老龙陷入涸辙，展不出甚么伎俩，没奈何硬着头皮，激励亲卒数千人，冒险突围，总算天不绝命，得钻出一条生路，向南急奔。余众尚有数千，留驻雷州，叫他苦守待援，自己驰向广州湾，检点随兵，或死或逃，只剩下千余人。

惟广州湾在雷州南面，地濒南海，前清光绪二十四年间，被法人据作租借地，地方政治，全归法人主持。龙军如欲过境，必须先向法领事假道，待他允准，方可通过。当下备了文书，咨商法领事。法领事还算有情，允他假道，惟应照国际公法通例，外人入境，不能携带武装，须将军械先行缴出，然后放行。龙济光进退两难，只得俯首依令，嘱咐部下，悉数缴械，由法领事查明属实，乃许通过。蛟龙失水遭虾戏。龙军虽得生路，奔

还琼州，但欲卷土重来，再出攻粤，实已乏此能力。济光无法可施，因欲亲自入京，向段总理面议军情，请他拨兵给械，为恢复计，乃将所有残军，交弟裕光管领，守着琼崖，自乘海道轮船，径往北京去了。

济光一走，雷州所留的孤军，镇日待援，杳无影响。粤军极力围攻，叫他如何支持？终落得援尽力竭，出降粤军。粤军遂逾海进攻琼州。龙裕光方安排守备，鼓众效力，那知琼州警卫军第三十七营营长杨锦堂，忽然反变，竟对龙裕光宣告独立，且与粤军联络，引敌入境，先据琼东乐会县城，继占万宁、陵水各县，并分攻文昌、定安，直逼琼山。龙裕光虽尽力抵拒，怎奈粤军势大，实难招架，琼州只一孤岛，守兵又属寥寥，五日失一县，十日失两县，能经得几多失陷？乃兄济光，北去无音，地角天涯，望援不至，老龙的巢穴，要从此覆没了。虾兵蟹将已皆离散，龙王如何得安？

究竟龙济光赴京乞援，难道段总理坐视不救，竟听他巢穴仳离，欲归无路么？说来亦有许多难处。段总理只有一身，既要做国务总理，又要做参战督办，对内对外，日无暇晷，济光入京相见，非不当面许援，但琼崖是在极南，距北京路逾万里，鞭长莫及，一时如何达到？并且曹锟回京以后，前敌将士，统已观望不前。湘省扼长江中坚，比琼州加倍紧要，省会虽然收复，湘南一带，尚多南军踪迹，无人肯出去扫除，何况区区琼崖。所以济光一再催逼，段总理只好逐日敷衍，等到延宕日久，难以为情，乃檄令山东督军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克日出发。怀芝自长沙已下，曹锟返京，也引兵退还山东，仍守督军本任，待至援粤总司令的任命，自京发表，免不得要部署将士，运集兵械，方好起程，临行时已是阳历六月下旬了。

当时参战督办事务处，又有一种军事协定条件，为中日两国双方密订，内有密约十二条，中国政府并不宣示，就是日本政府，亦守秘密。约文上载有中日两国，均不公布，按照军事上秘密事项办理等语，偏日本新闻纸上，漏泄内容，公然将此项条件，揭载出来。于是北京大学校学生，与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诸学生，全体至总统府中，请愿废约，并求宣布条文，俾众共知。冯总统无可推诿，乃令学生举出代表，如准传见，当面与他解释。谓此系对外条约，并非对内事件。众学生方才无言，散归各校。旋由天津、上海、福州各处学生，亦各联结团体，谒见地方长官，请求代向政府，力争废约。正是：

屡向东邻求臂助，应教内部起疑猜。

究竟密约中有何关系，俟至下回发表。

外债有可借者，有不可借者。所借之债，用于实业上之经营，则将来可收巨效，足以偿人而有余，此则固尚可借也。若无后来之收入，但顾目前之急需，是与饮鸩止渴，漏脯救饥，亦何以异？一利百害，如何可借？况段合肥之借外债，全为平南起见，南方未必可平，而债台百级，何物清偿？

徒受债权之压迫，增国民之担负，是岂真不可已乎？可已不已，而亲日派之曹汝霖，适承其乏，谓为虎伥，谁曰不宜？龙济光本非段系，乃以仇视民党之故，迫而赴段，高雷败绩，琼崖孤危，数年巢穴，覆于一旦，龙王龙王，其亦事后知悔否耶？

第九十五回
闻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

却说中日互订约章，为了军事协定，各守秘密，嗣经日报揭露，方俾国人知晓，内容底细，却是为对外问题，说将起来，实受外界刺激，因发生这种条约。自从欧战开始，连年不休，俄皇尼古拉二世，本与英、法诸国，订就协约，反抗德、奥，起初兵锋颇锐，突入普鲁士境内，略地甚广，后来屡战屡败，不但将占有普地，悉数失去，甚至属部波兰，亦为德所夺，就是对奥战争，胜败不一，也没有甚么得手。就中更有一位俄国皇后，乃是德国非都西邦的王女，德系联邦组成，故非都西邦为德国之一部分。名叫亚尼都古司，颇有雌威，干预政治，德人侨寓俄都，往往恃后为援，愿入俄籍，得辄转充列贵官。俄、德两国，素来专制，合两派人士，掌握政柄，百姓还有何幸？众怒难犯，酝酿已深。会欧战事起，俄皇主战，俄后怀念祖国，未表同情，所以一切军机，暗遭牵掣；再加士心不一，民志益离，所以转战数年，迭遭败挫。俄后又屡次怂恿俄皇，停战言和。俄皇受英、法诸国的束缚，不能独宣和议，因此踌躇未决。惟议会人员，完全主战，免不得訾议俄皇。俄皇怎肯受责，勒令停会，舆论大哗。议员乘势号召，奋起革命。

时俄皇身兼总司令，方出次京南的朴次可地方，筹划军事，突闻京内暴变，急召前敌将士，返戈勤王。偏革命党气焰嚣张，去集影从，差不多有二十万众，一夕发难，全局推翻，凡俄京里面的各部院，各机关，所有重要人员，一古脑儿被他拘禁。他如邮局、电局，及铁路要塞等处，悉被占领。就是俄后亚尼都古司，亦坐致幽囚，禁居兹亚鲁司古鸦西罗离宫。都城统为革命党蟠踞，遂蜂拥至俄皇行次，把他围住，迫令逊位。从古到今，最难做的就是皇帝，做得好时，人人尊敬，做得不好时，个个叛离，所以皇帝二字的反面，叫作独夫。想做皇帝者其听之。俄皇到了此时，已与独夫相似，没人听他号令，不得已宣布诏旨，让位于皇弟米哈尔大公。米氏尝恋一女优，私下结婚，同奔奥都维也纳，嗣复徙往伦敦，甘作田舍生涯。及闻俄、德宣战，却激起一腔忠愤，归国请缨，自陈悔过。俄皇也不念旧恶，擢任陆军最高等官，即令赴敌。果然骁勇无前，屡得战绩，威名大振，遐迩倾心，故一经俄皇诏下，全国兵民，欢声雷动，独米氏自知皇位难居，不愿就任，愿将国体问题，听从民意解决。于是下议院议决，组织临时政府，建设新内阁，力反旧制。凡从前政治宗教各人犯，一概赦免，人民集会结社，均准自由办理。普及选举，

削除一切阶级。旧有宪兵，统改为通常陆军，调赴战地。警察改为民团，团长由国民选举，隶属自治会。不到旬日，居然造成了一个共和政府，厘定秩序；不但前敌将士，连电赞成，即如英、法、美、意、日等国，亦皆投与公文，正式承认。惟俄皇尼古拉二世，与俄后俱被驱出，徙至西伯利亚，幽锢穷荒，不得自由行动。余若亲德派大臣，或杀或逐，扫尽无遗，比诸中国革命时，难易相去，几判天渊，新政府且发表政见，声言作战方针，举国一致，决不与德奥单独讲和，似乎俄国人士，一德一心，可以从此大定了。

那知国家革命，断没有这种容易的事情，试看我国辛亥革命，各省人民，那一个不欢欣舞蹈，极力鼓吹，统说是革命告成，大家可享共和幸福，就是内外官吏，无论文武，亦皆翊赞成共和，推倒君主。为甚么清室逊位，民国成立，扰扰多年，反害得七乱八糟，不可究诘，难道俄国人民，果皆高尚，绝无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思想么？向来俄国分二党派，除旧政府外，一为下层阶级的急进派，系劳兵团、农民团所组成；一为中等阶级的保守派，乃立宪党系，及武人军官所组就，此次俄国革命，全是急进派倡起，保守派不过随势附和，略表同情。首任内阁总理尔伏夫，视事不过数旬，即受各界激刺，辞职自去。继任为克伦斯基，是急进派翘楚，当革命时，被举为司法总长，曾决议废止死刑，嗣改任陆军总长，进掌首揆，所有设施，纯主急进。陆军总长萨微柯甫，及将军柯尼洛甫，与彼不合，萨氏辞去，柯尼洛甫独与克氏竞争，致用武力解决，俄京复起战事。后虽柯氏失败，党争终未消灭，就中又有一派过激党，比克氏还要维新，竟将克氏推翻，另组新政府，新国会。所以俄京大乱，迭起争端。

内部不靖，外部当然懈体，德军得乘隙深入，步步进逼，俄国原是吃紧，还有我国的中央政府，更禁不住慌张起来。如此怯弱，奈何参战？中国西北一带，与俄接壤，万一俄人不能制德，被德人穿过俄境，由欧入亚，必且仇恨中国，乘势报复。中国加入参战团，本是徒慕虚名，怎可弄巧成拙，反遭实祸？参战督办段总理，为主战的发起人，并且亲操政柄，内外处置，丛集一身，那得不暗暗着急。加添了一桩心事？亏得小徐等代为设法，想出了借助他山的政策，预备不虞。环顾列强，只有东邻日本，地处同洲，依为唇齿，况迭蒙贷款，情好正深，乐得援共同防敌的美名，与他结约。好在驻日公使章宗祥，素来亲日，必能出与协商，不致无效。当下电告章氏，令他速办。章公使不敢怠慢，即致书日本外务大臣，请他共同防敌。公文有云：

敬启者：中国政府鉴于目下时局，依左列纲领，与贵国政府协同处置，为贵我两国之必要。兹依本国政府之训令，特向贵国提议，本使深为荣幸。

（一）中国政府，及日本政府，因敌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其结果将使远东之平和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为适应此项情势，及实行两国参加此次战争之义务，不能不及早协同考量应行之处置。

（二）依前项所述，经两国政府合意后，因实行决定之事，凡两国陆海军，对于此次共同防敌战略之范围，应行协力之方法及其条件，由两国当局官宪协定之。该当局官宪，对于互相利害问题，互相慎重诚实，随时协议。并由两国政府核定，俟

时机实行以上提议。相应函达，敬请见复为荷！兹本使对于阁下，特表敬意。敬具。

中华民国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　印

公文去后，即日接复，愿同办理。何其亲善乃尔？除公文外，又由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另附一函云：

敬启者：三月二十五日，贵我两国政府，因共同防敌，业经互换公文。帝国政府，以为该公文之有效期间，应由两国军事当局商定。再因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在中国境内者，俟战事终了后，应一律由中国境内撤退。帝国政府，特此声明，相应函达。兹本大臣对于阁下，特表敬意。敬具。真好交情。

外务大臣法学博士子爵本野一郎阁下

章宗祥得了这种文牍，不胜喜慰，便即电达政府，备述梗概。段总理即咨照驻京日使，彼此各派委员，在北京组织委员会，协议共同防敌的条件。日使自然照允，即日互派委员会议。所有两国派定的委员，姓名列下：

（中国委员长）上将衔参谋处处长靳云鹏

（中国委员）陆军中将曲同丰　司长丁锦　海军中将沈寿坤　陆军少将田书年　陆军少将刘嗣荣　陆军少将江寿祺　陆军少将童焕文　奉天督军代表秦华　吉林督军代表陈鸿达　黑龙江督军代表张济光　海军少将吴振南　海军少将陈恩焘　外交部参事刘崇杰

（日本委员长）陆军少将斋藤

（日本委员）陆军少将宇桓　海军少将增田　海军大佐伊集院　海军大佐桦山　陆军中佐本庄

各委员到了会场，列席公议，议出了十二条约章，约文如下：

第一条　中、日两国陆军，因敌国势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其结果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为适应此项情势，及实行两国参加此次战争之义务起见，取共同防敌之行动。

第二条　关于协同军事行动，彼此两国所处之地位与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条　中、日两国，基届于本协定开始行动之时，对于各自本国军队及官民，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当命令或训告，使彼此推诚亲善，同心协力，以期达到共同防敌之目的，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日本军队，须尊重中国主权及地方习惯，使人民不感受不便。

第四条　为共同防敌，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俟战事终了时，即由中国境内，一律撤退。

第五条　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若有必要，两国协同派遣之。

第六条　作战区域及作战上之任务，适应于共同防敌之目的，由两国军事当局，量各自本国之兵力，另协定之。

第七条　中、日两国军事当局，在协同作战期间，为图谋协同动作之便利起见，应行下记事项：

（一）关于直隶作战上之机关，彼此互相派遣职员，充当往来联络之任。

（二）为图谋军事运动，及运输补充敏活确实起见，陆海运输通信事宜，须彼此共谋便利。

（三）关于作战上必要之建设，例如行军铁路电信电话等项，应如何设备，由两国总司令官临时协定之。俟战事终了，凡临时之建设工程，均撤废之。

（四）关于共同防敌所需之兵器，及军需品，并其原料，两国应互相供给。其数量应各自不害本国所需要之范围为限。

（五）在作战区域之内，关于军事卫生事项，应互相辅助，使无遗憾。

（六）关于直接作战上之军事技术人员，如有辅助之必要时，经一方之请求，应由他方辅助之，以供任使。

（七）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并互相交换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关于谍报机关之通情联络，彼此互相辅助，图其便利。

（八）协定共用之军事暗号。

第八条　为军事输送使用东清铁路之时，关于该铁路之指挥管理保护等，应尊重原来之条约，其输送方法，临时协定之。

第九条　本协定实行上所要详细事项，由中、日两国军事当局，指定各当事者协定之。

第十条　本协定及附属协定之详细事项，中、日两国，均不公布，按照军事之秘密事项办理。

第十一条　本协定由中、日两国陆军代表者签名盖印，经各自本国政府之承认，发生效力。其作战行动适当之时机，经两国最高统率部商定开始之。

第十二条　本协定以汉文及日文各缮二份，彼此对照，签名盖印，各保有一份为证据。

上列各条，但关系陆军部分，再就海军一方面，议定条文，大约与陆军部分相同。两国委员，俱表明满意，因即散席。日本委员长斋藤，自去递交日使，由日使电达本国政府，请示办理。中国委员长靳云鹏，亦将约文入呈国务院，国务总理段祺瑞，提出草约，交国务员会议可否，国务员当然赞许，再报明冯总统，即交参战督办处签字。那日本政府电复中国驻京日使，允准签字，彼此各守秘密。乃经日本报揭露以后，遂由中国京内外学生，纷纷异议。其实德军尚在俄国西境，距中国约千万里，所订中日军事协定条约，始终不闻履行，杯弓蛇影，徒添出一段疑论呢。小子有诗叹道：

预定边防费协商，焦思熟虑亦周详。
如何中外多疑议，只为条文太秘藏。

还有南方独立军队，亦由数首领署名，电致冯总统，诘问中日军事协定的约章。欲知详细，待至下回表明。

革命二字，传播全球。于是彼国革命，此国亦革命，经一次变革，即增一次危乱。愈革命而其国愈危，此系近今之一种传染症，不得医国手，鲜有能治安者也。俄国革命，亦蹈此病。惟此为外史上之事实，于本书尚无暇详叙。本回但因俄之内乱，叙及中日军事协定之原因，中国之加入参战团，全为环境所迫而成，有名无实，无庸讳言。段总理恐敌军入境，乃欲借助东邻，此尤不得已之苦衷，应为国人所共谅。而议者蜂起，互相诘责，盖由他事未满人意，无惑乎举一例百，疑议纷滋也。然观诸十二条约章，尚无损权之举，而必互守秘密，果属何意？明眼人其必有所鉴别乎？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专工取媚　订合同屡次贷金

却说南方独立军队，本推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等为领袖，与北方争论不休，至用武力相待。及闻中日有军事协定的密约，唯恐段祺瑞藉口边防，借着日本军人，来图南方，所以电致中央，详叩约章内容。政府置诸不答，因复严电诘问。电文有云：

北京冯代总统鉴：闻段祺瑞与其左右二三武人，有与日本订立密约之说，中外喧腾，举国惊疑，奔走呼号，一致反对。廷芳等前已电请钧座，如有其事，应请严行拒绝，如确无之，则请明白宣布，以祛群疑。区区息事御侮之苦衷，谅邀洞鉴。窃以西南义旅，志在护法，但求有裨于国，断排 意气之争。今段祺瑞及其私人，因坏法而用兵，因用兵而借款购械，因借款购械而有亡国条约，务求逞于国内，宁屈伏于外人。叱咤鞭笞，唯命是听，奴隶牛马，万劫不复。虽卖国之罪，责有攸归，而覆巢之下，宁冀完卵？国且将亡，法乎何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与中央约：中央果开诚布公，声明不签亡国之约，而对于南北争持之法律政治诸问题，组织和平会议，解决一切，则我即当停战息兵，听我国人最后之裁判。倘忠言不纳，务逞其穷兵黩武之心，而甘以国家为孤注，则我国民宁与偕亡，断不忍为人鱼肉也。迫切

陈词。伫候明教！

这种电文，本为段氏所不愿入目，冯总统一经阅过，偏把电文移送国务院，显示老段，激动段氏怒意，恨不得将南方军队，立即扫平，他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借外债，筹足饷械，派遣十万雄师，与南方猛斗一场，如能就此荡平，方出胸中恶气。主见已定，遂授意曹、陆两人，再行借款。曹氏就是汝霖，现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陆氏名叫宗舆，为浙江海宁人，前清尝领乡荐，游学日本，速成法政学校，归国后纳资为郎中，辗转迁擢，累居显要。民国成立，更得美差，历任国务院秘书，及驻日公使，币制局总裁等职，宦囊充裕，多财善贾，遂与日商拼设中华汇业银行，做了该行中总理先生。这两人同是亲日派，为段帮忙。不啻为日本帮忙。在外又有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曹总长一鼻孔出气，小子于九十四回中，已约略叙及，惟未曾表明详情。他既是个皇华专使，法学大家，应该把他详述履历，方不抹煞这民国通材。数语耐人寻味。他家住吴兴荻港镇，乃兄叫作章宗元，也曾向美国游学，归参政务，寻为唐山路矿学校校长，注重实业教育，与宗祥性情行迹，迥不相同，所以西洋毕业的兄长，反不及东洋毕业的阿弟较为阔绰。当宗祥学成归国时，曹汝霖已通显籍，为宗祥所垂涎，特上时务条陈万余言，作为进阶。偏清政府留中不报，急得宗祥抚髀兴嗟，非常侘傺。继思前时载振嘱语，允为援引，见九十四回。何勿就此营谋，寻条进路？当下浼一知友，先向振贝子处，代为先容，然后执刺往谒，好容易才得进见。振贝子虽与晤谈，却淡淡的问了数声，并未提及前言，推诚相示。毕竟贵人善忘。章宗祥不便上诘，只好说了几句套话，怅然回寓。

可巧有个床头人，见乃夫潦倒情状，询明大略，遂即放出手段，为夫求荣。又是一个曹夫人。相传章妻陈氏，芳名彦安，曾在沪上女学校肄业，籍隶姑苏，彼时宗祥亦为南洋公学学生，邂逅相遇，一见倾心，遂成为儿女交。后来陈氏亦游历日本，与宗祥订定婚约，至宗祥归国，就借沪上旅舍为青庐，行合婚礼。卿卿我我，相得益欢，未几相偕北上，满抱一夫荣妻贵的希望，挈艳同行，乃寓京多日，未遂雄飞，倒不如牝鸡振翼，还望高升。于是打通内线，入谒振贝子夫人，凭着那莺声百啭，博得贝子夫人的欢心，时常召入，青眼相待。陈氏知情识趣，竟拜贝子夫人为干娘。未知年纪相差几何？贝子夫人越加宠爱，遂向振贝子说项，邀同振贝子至乃翁前，极言陈氏夫妇的才能。乃翁便是庆亲王奕劻，便延陈氏入邸，教授孙儿孙女，并调宗祥入民政部当差。远大鹏程，从此发轫。巧值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自负知人，收揽名士，宗祥遂屡上条陈，大蒙鉴赏，当由肃王专折力保，得赐进士。俄而派至参丞上行走，俄而充任宪政编查馆委员，俄而超补右丞，俄而调授内城巡警总厅厅丞。武汉兴兵，南北议和，宗祥亦列入清室议和代表，赴沪参议。至袁项城任民国总统，令宗祥为大理院院长，嗣且改长司法，兼署农商。袁氏筹办帝制，宗祥亦奔走效劳，寻见帝制无成，改投段氏门下。段二次组阁，仍使他为司法总长。旋即遣赴东洋，继陆宗舆为驻日公使。真是官运亨通。看官试想！他的法政学问，是从日本国造成的，大使头衔，是从段总理派与的，所以他心目中，只知日本国，只知段总理，所以段氏有命，无不遵从。此次曹、陆两人，奉命借债，当然电告宗祥，与同协力，内外张

罗，多多益善。东邻日本，却是慷慨得很，但教曹、陆、章与他筹商，无不允诺，惟抵押品须要稳固，借贷契须要严密，两事办就，便一千万二千万三千万的银元，源源接济，如水沃流。究竟扶桑三岛，能有若干铜山金穴，可以取用不尽，挹注中国？大约也是效微生高的故智，乞邻而与。试问日本人的用意，果为何事，肯这般替我腾挪，苦心经营呢？不烦明言。总计民国七年六月为始，到了九月，共借日本款五次，由小子一一叙出，分作甲乙丙丁戊五项，胪列如下：

（甲）订借吉、黑林矿三千万元。　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商同中华汇业银行经理陆宗舆，向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借定此款，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全境森林矿产为抵押。订定约文共十条：（一）借款为日金三千万元。（二）限期十年，期满后，得由双方协议续借（三）经过五年后，无论如何，得于六个月前，预先知照偿还本借款金之一部分。（四）年息七厘五毫。若实行第二条续借时，利率当按时协定。（五）每届付息，须每个月前先付，限定每年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但第一次及最末次，不满六个月，可按日计算，先行付清。（六）十足交款，并无回扣。（七）本借款之交付偿还付息，及其他一切授受，均在日本东京办理。（八）吉、黑两省金矿与国有森林，以及林矿所生之政府收入，作为担保品。（九）本合同有效期内，关于前条林矿及其收入，拟向他人借款 ，须先与本债权人商议，俟本债权人认可，方得另借。（十）俟本利偿清时，本合同作废。十条以外，尚有附约四条：（一）中国设立吉、黑两省采木开矿股份公司时，此次承受借款各银行，得投资达资本总额之半。（二）中日合资办法，由两国委员协定。（三）中国政府，如届时不能还款时，该借款即作为日本出借各银行在中国设立之林矿公司内股份。（四）中国政府，因募集该股份公司之股份券时，日本出借各银行，得代理发行该券全部或一部。

（乙）订借善后垫款一千万元。　民国六年八月间，财政部曾向日本银行团借第二次善后借款垫款日金一千万元，以盐税余款为抵押。兹复由财政部总长曹汝霖，向日本正金银行代表武内金平氏商恳，由武内金平氏绍介日本银行团，再借日金一千万元，仍作为该借款垫款，为整理中国、交通两银行纸币之用，利息七厘，一年为限，仍以盐税余款为抵押，条约与前次相同，见八十九回。又因上年所借三千万元，期限将满，由财政部商妥日本银行团，展期一年，内容悉如前约办理。

（丙）订借吉会铁路款一千万元。　自吉林达延吉南境及图们江以至会宁一带，甚定路线，前曾与日本约定，中国政府开办时，款项不敷，应向日本协同筹办。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森，乘隙入手，因与日本兴业银行及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商订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共十四条：（一）由中国政府速拟定本铁路建筑费，及其他必需费用，征求该三银行同意，由三银行议定金额，代为发行中国政府五厘金币公债。（二）本公债期限为四十年，自公债发行日起算，第十一年开始还本，依分年摊还方法办理。（三）中国政府，俟吉会铁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即着手建造铁路，期在速成。（四）中国政府，应与日本帝国朝鲜总督府铁路局，共同建造图们江铁桥，

负担建造费半额。(五)中国政府，为本公债付还本息之担保，即为现在及将来本铁路所属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六)本公债之实收额，按照从前中、日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折衷规定。(七)以上各条所未规定之条项，准照清光绪三十三年订定之津浦铁路合同，双方协议决定之。(八)吉会铁路正式借款合同，以本预备合同为基础，限期六个月内，订定正式合同。(九)预备合同成立，即由日本三银行垫借日金一千万元，十足交款，并无回扣。(十)本垫款应交利息，为年息七厘半。(十一)本垫款依中国所发行国库证券贴现之方法交付。(十二)前项国库证券，每六个月换给一次，每次以六个月份之息金，支付该三银行。(十三)中国政府，于吉会铁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后，当以本公债募得之资金，优先付还本垫款。(十四)本垫款交付偿还付息，及其他一切授受，均在日本东京履行。

(丁)订借满蒙四铁路款二千万元。 中华民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并代表台湾、朝鲜二银行小野英二郎，订定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拟定四路路线：(一)由洮南至热河。(二)由长春至洮南。(三)由吉林经海龙至开原。(四)由洮南热河间，通至海港。俟双方勘定路线后，标明地点，作为起讫。共长一千余里，借款二千万元，预定合同十四条，即以四铁路所属之财产及其收入为担保品。年息八厘。余如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约略相同。

(戊)订借顺徐铁路款二千万元。 由山东济南至直隶顺德间，及由山东高密至江苏徐州间之铁路，应需建筑各款，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商借垫款二千万元，亦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一手经理。日本三银行代表，就是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订定预备合同十四条，与满蒙四铁路借款条约相似。惟首条中有该路路线，倘于铁路经营上，认为不合利益时，得由双方协议，酌量变更。是为该合同中特别声明的条文。一说与顺济铁路借款条约，同时协定。顺济铁路见九十四回。

以上各种借款契约，各备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银行互执各一份。若至将来双方解释，发生疑义时，应取准日文条约，不适用中文条约。还称甚么中日合同。曹、章、陆三人，但教借款到手，不管他后来隐患，所以日人如何说，他便如何依。此外闻尚有制铁借款，参战借款等，大约数十万至一二百万，或向日本借就，或向英、美诸国借来，还有少数借款，无从查明。实际开支，无非供给武人及所有政党的需索。什么森林，什么金矿，什么铁路，简直是搁过一边，毫不提起。指东话西，影戤过去，难道外人果肯受给么？总教土地奉献，亦可了局。段总理急不暇择，且把那借款移用，自逞那平南政策。偏南军坚持到底，誓与北方抗拒，一班军阀议员，联合拢来，先由议员择定会所，组织非常国会，与军阀构通意见，订定军政府组织纲目，即按大纲第三条云：军政府应由非常国会中选出政务总裁七人，组织军政会议，行使职权。于是实行选举，投票取决，便有七人当选，姓名列后：

唐绍仪　唐继尧　孙　文　伍廷芳　林葆怿　陆荣廷　岑春煊

自经政务总裁，选出七人，孙文辞去大元帅责任，办理交代，即离去粤东，自赴日本，不愿为政务总裁，唐绍仪亦有事他往，未曾就职，当由岑春煊、伍廷芳等，规定政

务会议条例，及政务会议内部附属机关条例，免不得有一番手续。自民国七年五月二十日选出政务总裁，直至七月五日，始宣告军政府成立。从此南北两方，势成对峙，段总理越想统一，越致决裂了。小子有诗叹道：

欲求统一在开诚，但恃权威终不平。
我欲制人人制我，纷争忍尔苦苍生。

欲知南北冲突情形，且至下回再叙。

曹、章、陆三人，同为唯一之亲日派，即同为唯一之借债家，而章为驻日公使，其通信也尤便，故其效力也尤甚，特详履历，所以表其行迹之由来也。作者本无仇于曹、章、陆，但据报章之揭载，撮叙大略而已。然观五项借款合同，无一非授权日人之渐，即果为林矿铁路，及中国、交通两银行整理纸币之需，而日人垄断其间，已不足振兴实业，清理财政，况其为供给武人、政党之需要耶？大书而特书之，孰得孰失，固自有能辨之者。著书者应不忍下笔，阅书者亦不忍寓目矣。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毙陆建章　颁电文隐斥段祺瑞

却说广东军政府已经组成，即借广东城外的士敏土厂，作为暂住机关，当由政务总裁唐继尧、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联名，发出通电云：

查本军政府组织大纲，以由国会非常会议选出之政务总裁七人，组织政务会议，行使其职权。现除唐少川、孙中山两总裁，因交通阻碍，未接有就职通告，经派员敦促外，计就职总裁，已居过半数。当此北庭狡谋愈肆，暴力横施，大局阽危，民命无托，护法进行，刻不容缓，谨于本月五日，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依法成立，即开政务会议，特此通告。

自军政府成立后，更促将士进行，或攻闽，或攻湘，或攻琼崖，相继不绝。北方援粤总司令张怀芝，方统率炮步兵二十营，由鲁入鄂，由鄂赴赣，驻扎江西樟树镇，力图攻粤。粤军先发制人，进攻赣边，占去虔南县城。嗣被赣军克复，怀芝即拟鼓众入粤，偏偏二竖为灾，日相缠扰，没奈何停止进兵，自还汉口养疴。当时有个炳威将军陆建章，就

是前镇陕西，被陈树藩赶走的逃将军，他恨段派左袒树藩，将已撵出，以致地盘失据，随俗浮沉，及见冯、段交恶，乐得联冯拒段，奔走赣、鄂，运动和议，隐为冯氏效劳，牵制段派。冯总统也喜得一助，故特任他为炳威将军，但段派亦嫉视建章，积不相容。徐树铮挟嫌尤甚，屡思扑灭此獠。是时树铮尚为奉军副司令，往来京、津，闻得建章寓驻津门，嗾动奉军驻津司令部，停战言和，遂即往津调查。果属事出有因，越觉怒冲牛斗，无名火高起三丈。当下缮就一书，饬投建章寓内，只说是候谈军情，诱令到来，暗中却埋伏武弁，秘密布置，专待建章入阱，好结果他的性命。忍心辣手。建章虽亦知树铮恨已，但想他总不敢擅自杀人，就昂然径往，趋入奉军司令部内。树铮还欢颜出迎，邀入营中，开筵相待。座中陪客，统是奉军军官，以及树铮左右私人，席间也未曾提及时事，只是猜拳行令，备极欢娱。至酒酣席撤，树铮乃起语建章道："此间内有花园，风景颇佳，请入内游玩一番，聊快胸襟。"建章尚不知有诈，随他进去。既入内园，树铮即目顾左右，掩住园门，当即翻过了脸，厉声语建章道："汝可知罪否？"建章失色道："我有何罪？"树铮道："汝为南方作走狗，东奔西跑，运动和议，破坏内阁政策，还得说是无罪么？"建章道："海内苦战，主和亦非失计，且今日主和，亦不止我一人，怎得归罪于我？"却还倔强。树铮怒目道："汝不必多说了。"说着，即令左右拿下建章，绑住园中树上。建章始软口乞免，愿为小徐帮忙。小徐置诸不理，自从囊中取出手枪，扳动机簧，扑通一响，已把这位陆将军送到冥府去了。当下草就电文，设词架罪，拍致国务院及陆军部道：

> 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铮剀切指示，勿为所动，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经各员即向树铮陈明一切，树铮犹以为或系不肖党徒，蓄意勾煽之所为，陆将军未必谬妄至此。讵该员又函致树铮，谓树铮，曾有电话约到彼寓握谈。查其函中所指时限，树铮尚未出京，深堪诧异。今午姑复函请其来晤，坐甫定，满口痛骂，皆破坏大局之言。树铮婉转劝告，并晓以国家危难，务敦同胞气谊，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则云我已抱定宗旨，国家存亡，在所不顾，非联合军队，推倒现在内阁，不足消胸中之气。树铮即又厉声正告，以彼在军资格，正应为国家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纵不为国家计，宁不为自身子孙计乎？彼见树铮变颜相戒，又言："若然，即请台端听信鄙计，联合军队，拥段推冯，鄙人当为效力奔走，鄙人不敏，现在鲁、皖、陕、豫境内，尚有部众两万余人，即令受公节制如何"云云。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联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今竟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覆国家而不悟，殊属军中蠡贼，不早消除，必贻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褫夺该员军职，用昭法典。伏候鉴核施行。

咄咄小徐，放胆横行，擅将陆建章枪毙，且并未自请处分，但声明建章情罪，一若

杀了建章，尚有余功，真是权焰熏天，为民国时代所仅见。国务总理段祺瑞、陆军总长段芝贵，得着小徐报闻，且惊且喜，便替他设法回护，检查从前文牍，如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俱有弹劾陆建章的成案，遂汇成档册，并将徐树铮电陈详情，一并缴入总统府，请令办理。冯总统长叹数声，暗思建章已死，不可复生，欲责小徐擅杀，又恐得罪段氏，益启争端，没奈何下一指令道：

> 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山东、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此令。

令文虽如此云云，心下越仇视段派，势不两立了。惟陆建章也非善类，专好杀人，从前袁总统时，曾委建章为军警执法处处长，他承袁氏意旨，派遣私人，一味侦察反对党，捉一个，杀一个，捉两个，杀一双，往往有挟嫌谎报，谓某人有通敌阴谋，便即信为真情，妄加捕戮。后来复经他人入告，说是侦报未确，诛及无辜，他又召到原谍，邀他同食，食时尚谈笑甚欢，及食毕后，忽提前事，不容分辩，即命推出处死，或且并不提及，欢送出门，突从他背后，发一手枪，击毙了事。所居院落，辄陈尸累累，故都人见他请客红柬，多有戒心，号为阎王票子，且因他杀人甚众，如屠犬豕一般，因复赠一绰号，叫做屠夫。此次为小徐所诱，突遭枪决，虽似未免屈死，终究是天道好还，报施不爽呢。好杀者其鉴之！

但小徐诱杀建章，得快私忿，自以为一条好计，那知也有得有失，徒多了一个仇家。陆妻冯氏，乃是旅长冯玉祥的姑母，或谓冯系陆甥，未知是否，待考。猝闻乃夫被杀，当然悲从中来，恸哭了好几场，且与玉祥商量，要玉祥代报夫仇。玉祥本皖中望族，乃父在前清时，为直隶候补知府，挈眷寓津，产下一男，就是玉祥。少长时曾至教会学堂读书，故投入基督教籍。嗣入保定军官学校，由该校保送至武卫右军，充当差遣，故浙江督军杨善德，见了玉祥，即许为大器，荐入段祺瑞幕中。段以为碌碌无奇，不加重用，玉祥乃与段相离，自寻门路。冯系皖人，其所以不入皖派者以此。后为第三镇步兵第五标第十团第三营管带，统率百人，驻扎房山县。未几，由陆建章代为谋划，改编为京畿宪兵营，扩充至兵士二千名。民国二年，第二师、三师、四师、六师、七师，移镇鄂、湘、苏、皖等地，北洋防务空虚，袁项城饬募新兵，编练混成旅十余部。冯营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玉祥遂任旅长。越年拔营南下，驻扎武穴，及段氏三次组阁，一意主战，令冯玉祥率军援闽，旋复改命援鄂。玉祥本不附段派，观望不前，且有意服从冯总统，曾发出通告，请速罢兵，并有："元首力主和平，讨伐各令，俱出自胁迫"等语。段氏因他拥兵自大，也不便急切相待，只好付作缓图。那知霹雳一声，建章毙命，玉祥顾念戚谊，当然惊心，再加姑母冯氏，泣令报仇，玉祥亦不禁呜咽道："姑父平日所为，我亦尝极端反对，屡劝他缓

狱恤刑，哀矜勿喜，偏姑父习以为常，遂致怨家挟恨，陷害姑父。但今乃屈死小徐手中，殊不甘心，小徐靠了老段势力，横行不法，暴戾恣睢，我若不为姑父复仇，如何对得住姻戚？但目前尚难轻动，我部下不过数千人，势不能一举成功，我死也不足惜，死且无益，不如从缓为是。”他姑母听了此言，也觉没法，只有挥泪自去罢了。

惟玉祥经过此变，遂与段内阁决裂，自告独立。部下副官李铭钟、团长杨贵堂、何乃中等，亦愿为效力，累得段总理多一敌手，不得不格外加防。详叙冯玉祥事，俱为后文伏案。并且失意事层叠而来，大与前谋相左。湘南未平，闽军又败，龙裕光孤守琼崖，属地已失去大半，专望援粤总司令张怀芝一军，入粤牵制，或可解围。那知张怀芝病倒汉口，连日未痊，留驻江西的张军，方移次醴陵，逍遥江上，偏被南方间谍，侦悉情形，竟潜从攸县进兵，猛向醴陵扑入。张军十数营，猝不及防，仓皇奔溃，吓着养疴汉口的张司令，出了一身冷汗，力疾起床，乘车北返。自问未免怀惭，情愿抛弃权利。辞去山东督军。是所谓张脉偾兴，外强中干。琼州失援，龙军保守不住，只好弃去巢穴，向北逃生，看官试想！这岂非段氏的平南政策，一齐失败么？

还有段氏背后的小徐，格外担忧，他本思推倒冯河间，奉段祺瑞为总统，举张作霖为副座，所以请张帮忙，合力同谋。惟段氏以为南方不平，威望未著，也不愿骤任元首，故小徐对着平南政策，非常注重。如何借债，如何调兵，多半由小徐献策，怂恿段氏进行。偏偏事不从心，谋多未遂，怎得不五内俱焚？踌躇四顾，愤不可遏，自思平南政策，不能贯彻，总由那冯派横生阻力，以致种种窒碍。今欲釜底抽薪，必须将老冯捽去，改拥段氏为总统，然后令出必行，军心一致，方得戮力平南。于是另生他计，即拟组成新国会，为选举总统的预备。好在各项借款，尚未用罄，不若移缓就急，将军事暂且搁置，一意运动议员，组合政党。当有帝制余孽梁财神士诒、王包办揖唐，乘机出头，来做小徐帮手，渐渐的三五成群，四五结队，凑齐了数十百人，迎合小徐，拥戴老段，复取了一个私党的美名，乃是“安福”两字。安是安邦，福是福国。名目却是动听，但一班安福系中的人物，究竟是为国家思想，是为自己思想，看官总应明了呢。

民国七年七月十三日召集新国会，约期开议，第一件问题，就是选举新总统。原来冯总统本是代任，期限不过一年。他自六年八月一日，入京就职，到了七年八月，任期已满，理应卸职另选，所以召集新国会的命令，当然由冯总统颁发。冯氏非不思续任，但有段派的对头，自知续选无望，惟欲与老段同时下野，前次联袂同来，此次亦要他褰裳同去，若自己退位以后，反令段氏继任，这是梦寐中也不甘心。乃暗中嘱使同党，设法阻段。江南督军李纯、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隐承冯意，一再通电，主和斥战。就是直隶督军兼四省巡阅使曹锟，亦屡开督军会议，不愿拥段。至若张雨帅为副总统，各督军都不赞成，就是段派中人，除小除外，也多与雨帅反对，所以雨帅亦为夺气，不肯十分出力，替段效劳。转眼间已是八月，新国会议员，同集都下，不日就要开会了。冯总统独预先加防，颁一通 电云：

国璋服务民国，于兹七年，变故迭更，饱尝艰苦。去岁邦基摇动，幸赖总理与

各督军，群策群力，恢复共和。其时黎大总统辞让再三，元首职权，无所寄托，各方面以约法有代行职权之规定，大总统选举法有代理之明文，责备敦促，无可逃避。国璋明知凉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颜庖代。顾念约法精神所在，一曰中华民国之统一，一曰中华民国之平和，国璋挟此两大希望而来，以求与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贯彻，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于法律，以自免于罪戾耳。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致，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从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数语最为扼要。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国璋方日夜为国祈福，为民请命，以自忏一年来之罪戾。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若谓国璋有意恋栈，且以竞争选举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岂知局中之负疚？盖国璋渴望国会之速成，以求时局之大定，则有之，其他丝毫权利之心，固已洗涤净尽矣。至若国之存亡，匹夫有责，国璋虽在田野，苟有可以达统一平和之目的，而尽国民一份子者，惟力是视，不敢辞也。敢布腹心，以念贤哲。

这篇电文，看似引咎自责的谦词，实是阻挠段氏当选的压力。段主战，冯主和，战乃一般人民所痛嫉，和实一般人民所欢迎。试看电文中屡言统一，屡言和平，无非声明自己本意，素不愿战，所有此次调兵遣将，借债济师，种种挑拨恶感，毒害生灵的举动，都推到段氏身上，好教新国会人员，不便大佛民情，选举段氏。且复郑重提及，叫各议员存些良心，公举一统一平和的总统，这不是反对段氏，敢问是反对何人呢？看得真，说得透。小子有诗叹道：

党派纷争国是淆，但矜意气互相嘲。
同袍尚且分门户，天地何由叶泰交。

冯电既发，过了数日，南方也续发电告，好似与冯电相应。欲知文中底细，俟至下回录明。

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为中古之成制。彼时为君主政体，犹有与众共诛之意，况明明为革新政体之民国，昌言共和，宁有对一官高爵重之炳威将军，可以擅加枪毙乎？微特小徐无此权力，即

令大总统处此，亦必审慎周洋，不能擅杀。就使建章煽乱，应该由军法处决，不关司法，而小徐总不能背地杀人。共和共和，乃有此敢作敢为之小徐，吾未始不服其胆力，而对诸我中华民国，殊不禁悯焉心伤矣。然未几而有冯玉祥之独立，又未几而有冯河间之通电，弄巧反拙，欲立转仆，小徐其奈何尚不知返乎？

第九十八回
举总统徐东海当选　申别言冯河间下台

却说南方自主军队，组成广东军政府，反抗北方，本来是各执已见，不相通融，但对着冯氏代理总统，原是依法承认，只与段氏的解散国会，主张武力，始终视若仇雠，所以冯总统颁一通电，广东军政府也续发一通电云：

溯自西南兴师，以至本军政府成立以来，于护法屡经表示，除认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执行职务外，其余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为，军政府万无容认之余地。乃者大总统法定任期无几，大选在即，北京自构机关，号称国会，竟将从事于选举。夫军政府所重者法耳，于人无容心焉，故其候补为何人，无所用其赞否，赞否之所得施，亦视其人之所从举为合法与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国会，竟尔窃用大权，贸然投匦，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

南北两方，一呼一应，都是反对段氏，预先阻挠。段氏连番接阅，未免皱眉，暗想人众我寡，何苦硬行出头，还是与冯河间同去，较为得计，乃宣告大众，愿与冯氏一同下野。究竟老成持重。小徐等方此推彼挽，要将段氏扛抬上去。偏段氏思深虑远，不愿冒险一试，任他小徐如何怂恿，却是打定主意，决计不干。小徐等也觉扫兴。但冯氏下野，段氏又下野，将来究应属诸何人，难道中华民国就从此没有总统吗？于是小徐邀同梁士诒、王揖唐诸人，秘密会议，除冯河间、段合肥外，只有一位资深望重的大老官，寓居津门，足配首选。看官道是何人？原来就是前清内阁协理大臣，为袁项城的国务卿徐世昌。久仰久仰。

世昌从词苑出身，本非军阀，不过他在前清时，外任总督，内握军机，与军阀家往来已久，为武人所倾心，此次久寓津门，名为闲散，实则中央政事，无不预闻。自元首以至军阀，统因他老成重望，随时咨询，片言作答，奉若准绳，所以一介衰翁，居然为北方泰斗。小徐等主张举徐，无非因南北纷争，形势日恶，河间、合肥，既愿同去，不如拥戴老徐，或可制服异类，保持本派势力，因此决定计议，立派妥员向津劝驾。徐世

昌素来圆滑，怎肯一请便来？免不得逊谢未遑，做一个谦谦君子。乐得如此。那小徐等尽管进行，促令新国会开议，选定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组织总统选举会，克期举行。到了九月四日，即在议会中选举新总统，到会议员，共四百三十六人，午前十时，举行投票，午后开匭。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应即当选。当由议会备文，咨照国务院，国务院亦即通电各省，并通告全国。越日，又开副总统选举会，等到日中，两院议员，一大半不到会场。莫非逛胡同去了。议长当场计算，所有到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就使投票，也属无效，只好延期选举，徐作后图。嗣是逐日延宕，竟将副总统问题，搁置一边，简直是不复提议了。一班傀儡议员。徐世昌闻自己当选，尚未便承认下去，因复通电中外，自鸣让意道：

国会成立，适值选举总统之期，乃以世昌克膺斯选。世昌爱民爱国，岂后于人，初非沽高蹈之名，并不存畏难之见。惟眷念国家杌陧之形，默察商民颠连之状，质诸当世，返诸藐躬，实有非衰老之躯，所能称职者。并非谦让，实本真诚，谨为我国会暨全国之军民长官并林下诸先生一言，幸垂听焉！民国递嬗，变乱屡经，想望承平，徒存虚愿，但艰危状况，有十百于当时者。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纪纲不肃，人心不定，国防日亟，边陲之扰乱堪虞，欧战将终，世局之变迁宜审。其他凡事实所发现，情势所抵牾，当局诸公，目击身膺，宁俟昌之喋喋？是即才能学识，十倍于昌，处此时艰，殆将束手，此爱国而无补于国，不能不审顾踌躇者也。国之本在民；乃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灾，商业之停滞，金融之停滞，土匪劫掠，村落为墟，哀哀究民，无可告诉。吏无抚治之方，人鲜来苏之望，固无暇为教养之计划，并不能苏喘息于须臾，忝居民上，其谓之何？睹此流离困苦之国民，无术以善其后，复何忍侈谈政策，愚我编氓？此爱民而无以保民，更悚惕而不自安者也。然使假昌以壮盛之年，亦未尝无澄清之志，今则衰病侵寻，习于闲散，偶及国事，辄废眠食，若以暮齿，更忝高位，将徒抱爱国爱民之愿，必至心有余而力不足。精神不注，丛脞堪虞，智虑不充，疏漏立见，既恐以救国者转贻国羞，更恐以救民者适为民病，彼时无以对我全国之民，更何以对诸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尔以从，心所谓危，谨用掬诚以告。惟我国会暨我全国之军民长官，盱衡时局，日切隐忧，所望各勉责任，共济艰难。起垂毙之民生，登诸衽席，挽濒危之国运，系于苞桑。昌虽在野，祷祀求之矣。邦基之重，非所敢承，干济艰屯，必有贤俊，幸全尘翮，俾遂初服。除致函参众两院恳辞，并函达冯大总统国务院外，特此电达。

是时国会仍照旧制，组成参众两院，既已由小徐等暗中运动，王揖唐竭力鼓吹，产出新总统徐东海，那肯再畀他辞去，当下却还来函，仍由两院主名，坚请徐世昌出山。就是代任终期的冯河间，也恐东海不来，或致改选合肥，因即函复老徐，格外敦劝，词意备极诚挚。文云：

顷奉大函，以国会成立，选举我公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虞棼丝之难理，辞高位而不居。谦德深光，孤标独峻，即兹举动，具仰仪型。惟审察现在国家之情形，与夫国民感受之痛苦，倒悬待解，及溺须援。天下事尚有可为，大君子何遽出此？略抒胸臆，幸垂察焉！比年以来，迭更事变，魁杓既无所专属，法律几成为具文。内则斯斧相寻，外则风云日恶，以云险象，莫过今兹。然危厦倘易栋梁，或可免于倾圮，洪波但得舟楫，又何畏夫风涛？不患无位，而患无才，亦有治人，乃有治法。我公渊襟睿略，杰出冠时，具世界之眼光，蕴经纶于怀抱，与国记枢密之名姓，方镇多幕府之偏裨，一殿岿然，万流奔赴。天眷中国，重任加遗，所望握统驭之大权，建安攘之伟业，公虽卑以自牧，逊谢不遑，而欲延共和垂绝之纪年，当此固舍公莫属也。邦本在民，诚如明示。属者兵连祸结，所至为墟，士持千里之粮，民失一椽之庇。疮痍满目，饥馑洊臻，岂人谋之不臧，抑天心之未厌？我公仁言利溥，感人自深，纵博济犹病圣人，恩泽难遍于枯朽，而至诚可格天地，戾气或化为祥机，况旋转之功，匪异人任，恻隐之念，有动于中，必能嘘沟瘠以阳春，挽沉冥之浩劫。公谓教养匪易，虑远心长，实则彼呼号待尽之孑黎，此日已望公如岁也。夫以我公之忧国爱民也如彼，而国与民之相须于我公者又如此，既系安危之重，忍占肥遁之贞，平日以道义相期，不能不希我公之变计矣。至若虑蹉跎于晚岁，益足徽冲淡之虚怀。但公本神明强固之身，群以整顿乾坤相属，虽诸葛素持谨慎，而卫武讵至倦勤，亦惟有企祝老成，发挥绪余，以资矜式耳。国璋行能无似，谬摄政权，历一稔之期间，贻百端之丛脞，清夜内讼，良用惭惶。瓜代及时，负担获弛。徒抱和平之虚愿，私冀收效于将来。我公为群帅所归心，小民所托命，切盼依期就职，早释纠纷，庶望治者得心慰延颈跂足之劳，而承乏者不至有接替无人之惧。耳目争属，心理皆同，谨布区区，愿言夙驾，端肃奉复。

还有国务总理段祺瑞，已愿牺牲职位，同冯下野，乐得卖个人情，向东海致劝驾书。此外如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所有督军省长等，俱已一致拥徐，电音络绎，相属道中，无非请他如期就职，保我黎民等语。恐也是一个画饼。独广东军政府中，如岑春煊、伍廷芳两总裁，拍电致徐，劝勿就职。大略就是：

读歌日通电，歌字系是号码，借韵母以代五字。藉悉非法国会选公为总统。公既惕世变，复自谦抑，窃为公能周察民意，不欲冒居大位，至可钦佩。惟公之立言，虽咎嗟太息于国事之败坏，而所以致败坏之原则，公未尝言之，此春煊、廷芳所不能默尔而息者。致乱之故，虽非一端，救国之方，理或无二，一言以决之曰："奉法守度而已。"约法为国命所托，有悍然不顾而为法外之行动者，有托名守法而行坏法之实者，均足以召乱。自国会被非法解散，约法精神，横遭斫丧，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护法军兴，志在荡乱，北庭怙恶，视若寇仇，诪张为幻，与日俱积，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而竟以私意构成之，总统不可无继人，而可以非法选

举之。自公被选，国人深慨北庭无悔祸之诚，更无以测公意之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非法之举，不能就也，助乱之举，不可从也。"如此国人必高公义，即仇视国会者，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戢乱止暴，国人敢忘其功？惜乎公虽辞职，而于非法国会之选举，竟无一词以正之也。窃虑公未细察，受奸人蛊惑，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此后国事，益难收拾，天下后世，将谓公何？如有谓公若将就职，而某某等省，可以单独媾和者，国会可以取消，从新组织者，护法各省，如不服从，仍可以武力压制之者，此等莠言，皆欲踞公于炉火之上，而陷民国于万劫不复耳。愿公坚塞两耳，切勿妄听，公从政有年，富于阅历，思保令闻，宜由正轨。煊、廷忝列旧交，爱国爱公，用特忠告。幸留意焉！

古人有言，一傅众咻，终归无效。时徐东海当选总统，中国行省，几有十八九处，同表赞成，独粤东数省，劝勿就职，是明明叫做一傅众咻了。况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衔，系人人所欣羡，徐东海犹是人心，难道傥来富贵，不愿接受？实是好看不中吃的物件。不过临时手续，总有一番谦逊话头，敷衍人目。差不多三揖三让。及经各电到津，由老徐检阅一番，只有粤东军政府与他反对，默思寡不敌众，远难较近，岑、伍虽硬来拦阻，究竟人寡地远，怎能达得到北方？且待自己登台以后，可和即与言和，不可和，何妨再作计较，为人在世，能就此出些风头，也好作一生纪念。于是怦然心动，有意就职，惟一时尚未入京，且待各方面再来敦促，方可动身。是谓之老滑头。果然不到数日，京内外的促驾电，连番拍来，他乃提出"息事宁人"四字，作为话柄，允即赴京就职。好容易又挨过一二旬，已届民国第七周国庆日，方才束装赴都。冯国璋闻徐将至，特于十月七日，发出通电，陈述一年中经过情形，及时局现象，由小子录述如下：

督军、省长、各省议会、各商会、教育会、各报馆暨林下诸先生公鉴：国璋代理期满，按法定任期，即日交代。为个人计，法理尚属无亏；为国家计，寸心不能无愧。兹将代理一年中经过情形，及时局现象，通告国人，以期最后和平之解决。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职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在国璋退职以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兵连祸结，于斯已极。地方则数省糜烂，军队则遍野伤亡。糜烂者国家之元气，伤亡者国家之劲旅。而且军纪不振，土匪横行，商民何辜，遭此荼毒？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以此言之，国璋固不能无罪于苍生。而南北诸大要人，皆以意见争持，亦难逃世之公论。吾辈争持意见，国民实受其殃。现在全国人民厌乱，将士灰心，财政根本空虚，军实家储罄尽，长此因循不决，亦不过彼此相持，纷扰日甚。譬诸兄弟诉讼，倾家荡产，结果毫无。即参战以后，吾国人工物产之足以协助友邦者，亦因内乱故而无暇及此。欧战终局，我国之地位如何？双方如不及早回头，推诚让步，恐以后争无可争，微特言战而无战可言，护法而亦无法可护。国璋仔肩虽卸，神明不安，法律之职权已解，国民之义务仍存。各省区文武长官，前敌诸将领，暨各界诸大君子，如以国璋之言

为不谬，群起建议，挽救危亡，趁此全国人心希望统一之时，前敌军队观望停顿之候，应天顺人，一唱百和。国璋不死，誓必始终如一，维持公道。且明知所言无益，意外堪虞，但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国璋只知有国，不计身家，不患我谋之不臧，但患吾诚之未至，亦明知继任者虽极贤智，撑拄为难，不得不通告全国人民，各本天良，以图善后。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再此电表明心迹，绝非有意争论短长，临去之躬，决无势力，一心为国，不知其他。倘天意人心，尚可挽回，大局不久底定，国璋一生愿望，早已过量，绝无希望出山之意。天日在上，祈诸公鉴！

话虽如此，但对着总统府中值钱的物件，却是样样欢喜，一古儿搜刮拢来，移出外府，据为己有。相传冯氏素性爱财，从前为江督时，已是贩运烟土，官商并营，此次总统卸任，所有公家贵重各物，乐得取去，何必客气。甚至南北海中的禁鱼，亦被卖罄，只剩下历年档册，移交后任罢了，小子有诗叹道：

满纸牢骚力辩诬，谁知心口不相符。
试看载宝还乡去，可问身家计有无？

过了两宵，徐氏已至，冯国璋即就此卸职。欲知徐氏接任后事，且至下回再详。

民国成立以来，强有力之大总统，惟一袁项城，然彼以豢养武人，而自殖势力，旋且失败于武人之手。袁氏固自贻伊戚，而武人之势力，不肯随袁氏而俱逝，可胜慨哉！黎失之庸懦，冯失之贪狡，徐东海以文武相兼之资望，宜若胜任而无惭，然徐究非武人，妙手空空，讵能与武人相敌？况其为城府深沉，未肯坦然相与乎？岑、伍一电，已为南北不能统一之兆朕，且内有安福派之环集其旁，将视徐为奇货可居，充作傀儡，此座固未易居也。老翁多智，何亦薰心禄位，遽尔登台耶？

第九十九回
应首选发表宣言书　借外债劝告军政府

却说民国七年十月十日，正是第七周国庆纪念，都下人士，争迎新总统莅任。午前十时，来了皤皤黄发的老成人，制服登堂，行就职礼，一切仪注，统照历届总统就职的成例，所有誓词，亦踵袭旧文，不少更改。文武百僚，群来谒贺，当由新总统派委秘书长，代读莅任宣言书，全文如下：

世昌不敏，从政数十年矣。忧患余生，备经世变，近年闭户养拙，不复与闻时政，而当国是纠纷，群情隔阂之际，犹将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盖平日忧国之抱，不异时贤，惟不愿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当能共见。乃值改选总统之期，为国会一致推选，屡贡悃忱，固辞不获，念国人付托之重，责望之殷，已于本日依法就职。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致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虽然，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国之图也。立于世界而成国，必有特殊之性质，与其运用之机能。我国户口繁殖，而生计日即凋残，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而欲国家渐跻富强，以与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国实业，日以发展。况地沃宜农，原料无虞不给，果能懋集财力，佐以外资，垦政普兴，工厂林立，课其优劣，加之牖导；更以国力所及，振兴教育，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与夫科学之知能，则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后，必有可观。此立国要计，凡百有司，暨全国商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立国之主要既如上述，但揆诸目前之状，土匪滋扰，户口流亡，商业凋零，财源枯竭，匪惟骤难语此，抑且适得其反，是必先去其障碍，以严剿盗匪，慎选有司，为入手之办法。然后调剂计政，振导金融，次第而整理之，障碍既去，而后可为，此又必经之阶级，当先事筹措者也。内政之设施，尚可视国内之能力，以为缓急之序。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自欧战发生以来，我国已成合纵之势，参战义务所在，唯力是视，讵可因循？而战备边防，同时并举，兵力财力，实有未敷，因应稍疏，动关大局，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欧战已将结束，世界大势，当有变迁，姑无论他人之对我何如，而当此漩涡，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争既终，商战方始，东西片壤，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我则民业未振，内政不修，长此因仍，势成坐困，其为危险，什百于今。故必有统治之实力，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则委蛇其间，一筹莫展，国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国家存亡之关键，我全国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长思也。至于民德堕落，国纪凌夷，风气所趋，匪伊朝夕，欲挽回而振励之，当自昌始，是必以安敬律己，以诚信待人，以克俭克勤，为立身之则，以去贪去伪，为制事之方。凡有损于国，有害于民者，必竭力驱除之。能使社会稍息颓风，即为国家默培元气。而尤要在尊重法律，扶持道德，

一切权利之见，意气之争，皆无所用其纷扰。赏罚必信，是非乃公。昌一日在职，必本此以为推行，硁硁之性，始终以之。冀以刷新国政，振拔末俗，凡我国民，亟应共勉。昌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盖今日之国家，譬彼久病之人，善医者须审其正气之所在，而调护之。庶几正气之亏，由渐而复，假令培补未终，继以损伐，是自戕也，医者何预焉？爱国犹如爱身，昌敢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

宣言书读毕，就职礼成，大众皆陆续散去，于是冯政府告终，徐政府开始了。老徐既以息事宁人为口头禅，当然是主张和平，不愿再战，与段合肥的政策，绝对不同。段因主战无功，也有倦意，更兼前时曾宣告大众，与冯一同下野，冯已去位，自己若再恋栈，岂不是食言无信，坐失人格？合肥犹知信义。乃即提出辞职书，呈入总统府。徐总统虽无意留段，但表面上只好虚与周旋，派员慰留。旋经段祺瑞决意告辞，乃下令允准，改命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兼代，惟参战督办一职，仍属老段，段亦不再鸣谦，专顾参战事务罢了。

徐总统与钱代总理，方互相筹商，设法息争，欲为南北统一的筹划，忽由北方递入军报，乃是俄国过激派新政府，见九十五回。与俄国远东总司令谢米诺夫，相争不已。谢是旧党，不服新政府命令，所以双方交战，已将两月。偏谢军连战连败，退至大乌里，拟退入蒙古境内。俄新政府的讨谢军，也随势追逼，势且轶入外蒙。所以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达中央，请兵防堵。徐政府乃命黑龙江吉林两省军队，并察哈尔特别区域戍兵，分道防边。先是俄领西伯利亚境内，有捷克斯洛伐克军，自组团体，举军官盖达为总司令，独立自治。闻他自主的原因，实由俄国与德、奥交战，已历四年，此四年中所得的俘虏，统充錮西伯利亚境内。会俄国内乱，不遑顾及囚犯，德、奥俘虏，如鸟脱笼，索性四处骚扰，大肆猖狂。捷克民族，本来是反对德、奥，及为德、奥俘虏所迫害，不得不设法加防，西顾俄京，已无出援的余力，只好自集兵民，独当一面，并且移文协约各国，请他援助。协约国闻报，多半派兵赴海参崴，声援捷克。中国居参战地位，亦得捷克军来文，前由参战事务处，拟派兵二千人往海参崴，与协约国一致进行，但须假道日本南满铁路，未得日人许可，因此迁延过去。及徐氏为总统时，已与日政府商妥，慨允借道，乃遣陆军第九师部下四营，作为先驱，余亦陆续出发，一面承认捷克军队为交战团体，特发出宣言书云：

捷克民族，欲组织独立国家，其志甚坚，经久勿懈，中国政府，素表同情。查该民族素以反对德、奥为宗旨，中国政府，因其举动与联盟各国一致，是以对于该民族军队之西进，曾经允其假道中东铁路，为种种之协助。现该民族局势，日益发展，中国政府，深冀该民族能以武力，达到抵御德、奥之能力，故特承认在西伯利亚作战之捷克军队，为对于德、奥正式从事之联盟交战团，并与各联盟国军队，为同等之待遇。中国政府，并承认捷克国民委员会，具有统御之能力，遇有必需事件，甚愿与该委员会交际。特此宣告！

这种对外处置，统是外交部与参战处，会同办理的条件，且尚是无关重要，不必大加计议，但教随时制宜，自不至有意外变端。只是南方军队，自组成军政府后，与北方对垒分峙，变做两头政治，却有些不易融和。徐总统乃先令钱代总理及各部总长，联名通电，传达南方，商量休兵息战的办法。电文有云：

比者四方不靖，兵祸相寻，苦我人民，劳我将士，追溯用兵之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国力既殚，纷争未息，政治阁滞，百业凋零，仅就对内而言，已岌岌不可终日。况欧战现将结束，行及东亚总理，苟内政长此纠纷，大局何堪设想？夫欧西战祸，谊切同仇，犹复尊重和平，致其劝告，矧均属邦人，奚分南北？安危所系，休戚与同，岂忍以是非意见之争，贻离析分崩之患？试念战祸蔓延，穷年累月，凋残者皆我之国土，耗散者皆我之脂膏，伤亡者皆我之同胞，同室操戈，有识所痛。推其所至，适足以摧伤国脉，自蹙生机。当兹国步艰难，一发千钧，再事迁延，噬脐何及？迩者东海膺运，首倡和平，能训等谬忝政席，俱同斯旨，用掬诚悃，敬告群公：倘念民困已深，国家为重，不遗愚陋，相与筹维，各该省一切军政财政及用人诸端，无妨开诚布公，从容商榷。善后办法，更仆难详，大要在收束军队，励行民治，以劳来安集之政，收清净宁一之功，俾国脉渐苏，民生自厚。若法律问题，虽为当日争端所系，第是丹非素，剖决綦难。以今日外交吃紧，若舍事实而争言法理，势必旷日持久，治丝益棼，陆沉之忧，悬于眉睫。谓宜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凡兹愚虑，悉出真诚。诸公爱国夙殷，审时犹切，虑难匡济，当有同心，尚冀示我周行，俾资商洽。引领南望，翘伫德音！

看官阅过上文徐氏宣言书，及此次钱代总理等通电，应知徐氏心理，无非企望和平。但两文中统言欧洲战事，已将结束，这事厓略，小子未曾叙过，应该补叙出来：欧战详情，应归专史，不属本书范围，因事有牵涉，不得不表明大略，此即文法绵密处。自从奥、塞两国，启衅开战，已见前文。遂致全球各国，陆续牵入战潮。德皇威廉第二，素欲争霸欧洲，想乘势削平各国，因此极力助奥，决计用兵。初出兵时，原是锐气百倍，荡破比利时，直入法国北部，复分兵占夺俄属波兰，侵略俄罗斯西部等地。奥亦破灭塞尔维亚，甚至英、法、俄三大国，合力抵抗，尚挡不住德国凶锋。嗣经英、法、俄四面联络，招集世界中二三十国，同抗德、奥，于是德、奥势孤，反胜为败。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曾把历年加入战团，反抗德、奥诸国名，及宣战日月，列为一表，送交下议院备案。小子当将原表抄来，加注民国年计，载入本编如下：

俄罗斯	公元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宣战。即中华民国三年
法兰西	公元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宣战。同上
比利时	公元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宣战。同上
英吉利	公元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宣战。同上

塞尔维亚	公元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宣战。同上
门的内哥罗	公元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日宣战。同上
日本	公元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宣战。同上
葡萄牙	公元一九一六年三月九日宣战。即中华民国五年
意大利	公元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宣战。同上
罗马尼亚	公元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宣战。同上
美利坚	公元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宣战。即中华民国六年
古巴	公元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宣战。同上
巴拿马	公元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宣战。同上
希腊	公元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宣战。同上
暹罗	公元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宣战。同上
利比里亚	公元一九一七年八月四日宣战。同上
中华民国	公元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战。同上
巴西	公元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宣战。同上
海地	公元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宣战。即中华民国七年
危地马拉	公元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宣战。同上

此外尚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散多明各、哥斯德黎加、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诸国，亦与德、奥宣告断绝邦交，几乎五洲列国，统与德、奥反对。惟巴尔干半岛中有二孱国，一是土耳其，一是保加利亚，向在德人势力圈内，不能不听德人指挥，与众宣战。两孱国有何大力？简直是不足齿数。那奥国也自顾不遑，全仗德人帮助，勉力支持。照此看来，实是一个德意志帝国，抵当全球二十余邦，相持至四年有奇，德皇威廉第二，真好算是个欧洲霸王呢。却是罕有。但古人有言："佳兵不祥，过刚必折。"难道威廉第二，果能持久不敝，战胜群雄吗？当美国未曾宣战时，大总统威尔逊，屡思出作调人，劝双方休战言和，辗转通问，终归无效。嗣因德国潜艇政策，妨碍海上交通，美乃提出质问书，向德抗议。德仍操强硬手段，却还美牒。因激起美人公愤，加入战团，与德宣战。德之失策在此。德人与各国交哄，已将三年，正是兵疲粮尽的时候，怎堪加入一财厚兵雄的大国，与他争雄？而且美政府商决军情，派遣百数十万大军，直入欧洲，与联合国军队，并力进行，又输送军械食品，分助各国，使他再接再厉，联合国当然益奋，德意志当然益怯，更经过一年有余，保土两国境内，已被联合军冲入，相继降服，奥亦一败涂地，只好向联合国请和。德皇威廉第二，还想倔强到底，偏国内社会党勃发，昌言革命，推倒政府，竟将威廉第二父子，逐出国外，亡命荷兰，于是空前绝后的大战争，到此始止。当由联合国推举美总统威尔逊，为世界牛耳，开会议和，时正中华民国七年十月中，为徐东海当选就职的时期。小子有诗讥德皇道：

善败不亡善战亡，楚歌四面总难当。
要知中外原同辙，好向西欧鉴德皇。

欧战将了，徐氏因有此言论，欲借欧洲和局，劝示南方。欲知南方果否愿和，待至下回再叙。

历届新总统登台，必有一种政见，颁告大众。无论其言之匪艰，行之维艰，但观其发言之时，已别具一难言之希望，不过借普通论调，笼络舆情。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圣言岂欺我哉？欧洲战史，于本编无甚关系，第有时牵及中国，如绝交参战，以及俄乱影响，侵入蒙古等情，不能不撮举大要，以晓阅者。故本编依次插叙，而本回于德、奥战败原因，尤简而不漏，作者固具有苦心也。

第一百回
呼奥援南北谋统一　庆战胜中外并胪欢

却说广东非常国会，闻北方新选总统，当然反对，曾于双十节前一日，特开两院联合会议，决定方针，暂委广东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所有总统选举，从缓举行，当下宣布议案道：

选举大总统，为国会议员之职责。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三条第二项，大总统任满前三个月，国会议员，须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惟现值国内非常政变，次任大总统之选举，应暂缓举行。自民国七年十月十日起，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大总统选举法第六条之规定，摄行大总统职权，至次任大总统选出就职之日为止。特此宣言，咸使闻知！

议案既定，复咨照广东军政府。军政府即开政务会议，承认国会议决案。当日通电布告，代行国务院职权，并摄行大总统职权，越日又发一通电云：

军兴以来，军政府及护法各省各军，对内对外，迭经宣言，其护法之职志，唯在完全恢复约法之效力，取消解散国会之乱令，以求真正之共和，为根本之解决，庶使奸人知所警惕，此后以暴力蹂躏法律之事，自不发生，民国国基，乃臻巩固。到

具希望和平一切依法办理之心，尤为国人所共闻共见。军府及前敌将领，屡次通电，可复按也。及北京非法伪国会选举伪总统，本军政府于事前既通电声明非法选举，无论选出何人，均不承认，事后又致电徐世昌，劝其遵守约法，勿为人愚。乃闻徐氏已就伪总统，事果属实，何殊破坏国宪？以徐氏之明，甚盼及早觉悟，勿摇国本，而自陷于危。本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护法戡乱，固责无旁贷也。特此布告，咸使闻知！

看官阅此两电，可想见南北论调，是绝对不能相容。就使北方的徐总统与钱代总理，如何劝告，也属枉然，徒落得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徐总统未肯罢休，想从外交上着手，联络美、英、法、日、意各国，从中调停，力谋南北统一。也算苦心孤诣。且美大总统威尔逊，尝一再演说，力劝世界和平，中国为世界中一部分，理应如美总统所云，列入和会。唯南北自相争扰，内部尚且未和，怎好对外？所以究思极想，呼求外援。外人却也赞成，愿效臂助，乃再由徐氏分饬前敌军队，一体罢战，且申颁一令云：

欧战以来，兵祸至烈，影响政治，震动全球。而立国久远之图，究未可悉凭武力，故欲保障人类之幸福，必先维持国际之和平。美大总统有鉴于斯，迭次宣言，咸以尊重和平为主旨。吾国政府，以逮士庶，莫不佩其悯世之诚，而大势所趋，即列邦亦多赞进行，以为世界和平之先导。吾国此次加入欧战，对德、奥宣战，原为维持人道，拥护公法，俾世界永保和平。苟一日未达此的，必当合国人全力，勷助协商诸邦，期收完全之效果。本大总统适以斯时，谬膺众选，亟当详审世局，用定设施。夫以欧西战祸，扰攘累年，所对敌者视若同仇，所争持者胥关公议，犹且佳兵为戒，倡议息争。况吾国二十余省，同隶于统治之权，虽西南数省，政见偶有异同，而休戚相关，奚能自外？本无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试数上年以来，几经战伐，罹锋镝者孰非胞与？糜饷械者皆我脂膏，无补时艰，转伤国脉，则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同励公诚？俾国本系于苞桑，生民免于涂炭。平情衡虑，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对待国人，而诚意所施，或难尽喻，长、岳前事，可为借鉴。故虞诈要当两泯，防范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当力图绥定。兹值列强偃武之初，正属吾国肇新之会，欲以民生主义，与协商诸邦相提挈，尤必粹国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张实业，以应时势而赴时机，以兹黾勉干济，尤虑后时，岂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贻破斧缺斨之痛？况兵事纠纷，四方耗斁，庶政搁滞，百业凋残。任举一端，已有不可终日之势，即无国外关系，讵能长此掎搉持？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图，共销兵革。先以图国家之元气，次以图政策之推行，民国前途，庶几有豸。以言政策，莫要于促进民智，普兴民业，而二者皆当具有世界之眼光。我国文教早辟，而民智蓄塞，进步转晚，是宜旁采列邦之文化以灌输之。吾国物力素丰，而兴业之资，母财尤乏，是宜兼集中外资力以辅助之。以国家为根本，以世界为步趋，务使人民知识，跂及于大同，社会经济，日臻于敏活。民智进则国权自振，

民生厚则国力益充，夫如是乃可保文物之旧邦，乃可语共和之真谛。本大总统不惮哓音瘏口，以尊重和平之主旨，告我国人，固渴望我东亚一隅，与世界同其乐利。此时大局未定，保养为先，军民长官，各有捍卫地方之责，仍应遵照前令，力除匪患，用保公安。民瘼攸关，勿稍玩忽。惟兹有位，其共念之！此令。

令文云云，虽似明白剀切，语语皆真，但终是纸上空谈，怎能感动南方军队，使他幡然变计，愿息战争？嗣经美国公使，出来帮忙，电告驻粤美领事，向广东军政府提出说贴，劝他速息内争，自谋统一。于是广东军政府，乃通令前敌各军，一体休战，政务总裁岑春煊等，方有电文传达北京，寄与徐总统道：

徐菊人先生鉴：护法军兴年余，双方相持，国是莫由解决。比者欧战告终，强权消灭，吾国亦有顺世界潮流，而回复和平之必要，美总统威尔逊，于本年九月二十九号为开募第四次自由公债之演说，实为国际及国内解决一切政争之本据，无论何国，均可赖之以为保证。世界各国，方将崇正义永息兵争，岂吾国独不可舍兵争而求和平之解决？执事既令所部停战，本军政府亦令前敌将士止攻，惟彼此犹未实行接近和平谈判，玩日废时，殊属无谓。煊等特开诚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相等人数之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公决，庶可富民利国，永保和平。特电表意，即希速复！

徐总统接到电文，喜如所望，因即致电作复：

广州岑云阶先生、春煊字云阶。伍秩庸先生，廷芳字秩庸。林悦卿先生、葆怿字悦卿。武鸣陆干卿先生、荣廷字干卿。毕节唐蓂赓先生、继尧字蓂赓。上海唐少川先生、绍仪字少川。孙中山先生即孙文。鉴：来电敬悉。生民不幸，遭此扰攘，兵革所经之地，膏血盈野，井里为墟，溯其由来，可深悯恻。欧战告终，此国彼国，均将偃戈以造和平，我以一国之人，犹复纷争不已，势必不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等之地位。沦堕之苦，万劫不复，世昌同是国民，颠覆是惧。况南北一家人也，本无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谋和平，以毅力致统一。今读美总统威尔逊今年九月间之演说，所主张国际同盟，用知世界欲跻和平，必先自求国内息争，然后国际和平，乃有坚确之保证。爰即明令停战退兵，表其至诚，冀垂公听。固知诸君亦是国民之一分子，困心横虑，冒百艰以求一当，决无不可解决之端。令果同声相应，是我全国垂尽生机，得有挽救之一日也。世昌忧患余生，专以救世而出，但求我国依然比数于人，芸芸众生，得以安其食息，营其生业，此外一无成见。所有派员会议诸办法，已由国务院另电奉答，敢竭此衷，唯希明察！

又由国务院附致一电云：

读诸公致元首电，敬念开诚表示，共导和平，至深佩慰。欧战告终，潮流方迫，元首鉴于世界大势，早经屡颁明令，申正义而弭兵争，当为国人所共见。近于通令停战之后，继以筹议撤防，积极进行，实出渴望和平之旨。会议办法，前已详细荩画，向李督秀山转商，兹承示双方各派代表，克日开议，筹谋所及，实获我心。所云代表人数，论省区版籍，不能无多寡之殊，惟为迅释纠纷，固可不拘成见，似可由双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临时推定首席，公同协议。至会议地点，原定南京，本属适中之地，宁、沪同属国土，焉有中立可言？且会议商决内政，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为适宜。至来电所举辛亥前例，辛亥系因国事问题，不幸同时而有两种国体，今则双方一体，论对内则同系国人，协商国政，固无畛域之分。论对外国交，中能有唯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时局急迫，促进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当于会议办法，切实商决进行，其他枝节之论，宜从蠲弃，以免旷废时日。此间现在酌选代表，为先事之筹备。尊处遴派有人，即希电示，以便双方派定，克期组织，俾法律政治各问题，日趋接近，速图解决，民国幸甚。

如上电文，乃是北方和议，拟委任江苏督军李纯主持。李纯本服从河间，素来主和，联同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称为长江三督，与主战派相龃龉。此次徐政府鼓吹和平，李纯当然同意，所以与中央往来文件，除例行公事外，多是筹商和平办法。惟一方欲在江宁议和，一方欲在上海议和，两方交争地点，尚未决定。不过和平空气，总算有些鼓动起来。中外人士，统以为和平在即，喁喁望治，再加欧战终了，协约国得了战胜的结果，中国亦居参战地位，虽未曾发兵临敌，亲获胜仗，也觉得借光他族，与有荣施。自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始，到三十日为止，举行庆贺协约国战胜大会，居然有古时大酺三日的遗意。无非是张皇粉饰。大总统亲至太和殿前，行阅兵礼，凡京师所有军队，都排成队伍，各执枪械，鹄立东西两旁，听候总统命令。徐总统带同国务总理陆军部长等，序立殿阶，检校军队。又有外国公使及使馆中卫兵，亦由徐政府先期通知，彼此关系协约国，不能不请他参加，所以碧眼虬须的将弁，也来会集。端的是鹳鹅耀采，貔虎扬镳，约计有四五小时，各军队左入右出，纷纷告退，外兵亦皆散去，惟各公使同至总统府，相率留宴。宾主交错，中外一堂，大家欢饮至晚，兴尽始归。是日黄昏，商学界各发起提灯会，游行都市，金吾不禁，仿佛元宵，银火齐辉，依稀白昼，红男绿女，空巷来观，白叟黄童，胪欢踵集，几疑是太和翔洽，寰宇升平。就是各省奉到中央命令，亦如期庆贺，绿酒笙歌，唱彻太平曲子，红灯灿烂，胜逢熙世良辰。还有北京的克林德碑，乃是清季拳匪作乱，德使被戕，特约竖碑，垂为永远纪念。至此亦皆毁平，不留遗迹。惟是胜会不常，盛筵难再。小子叙到此处，转不禁忧从中来，随笔凑成一诗道：

自家面目自家知，粉饰徒能炫一时。
漫说邻家西子色，效颦总不掩东施。

三日大庆，忽成过去。各协约国将开议和大会，择定法国巴黎即法京。凡尔赛宫，为和会地点。中国当然要派遣专使，赴会修和。欲知所派何人，容至下回报明。

以本国之内讧，而乞援外人，出为调停，不可谓非徐东海之苦心。然中政府失权之渐，实自兹始。属在同种，谊本同袍，乃连岁战争，自相哗扰，东海登台，不能以诚相感，徒欲为将伯之呼，乞灵外族，其心可悯，其迹实可愧也。至若协约国之战胜，实由彼数年血薄而成，中国徒有参战之名，而无参战之实。外人之胜，于中国似无预焉？乃以各国之举行庆典，遂亦开庆贺大会，政府倡于前，各省踵于后，慷他人这慨，以为一己之光荣，得毋为外人所窃笑耶？虚侨之态，只可自欺，欺人云乎哉？

第一〇一回
集灵囿再开会议　上海滩悉毁存烟

却说欧战已毕，各国将开议和大会，中国政府，不得不派遣专使，赴会议和，当下由徐总统择定一人，就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征祥曾因事请假，部务委次长陈箓暂行代理，此次奉使赴洋，不便逗留，便即束装起行，乘轮赴欧去了。是时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统奉五国政府训令，愿为中国南北调停和议，先提出劝告书，递交北京政府。徐总统本是请他帮忙，当然心心相印，不烦琐复。五国公使，又电令驻粤领事，各向广东军政府，致书劝和，大略说是：

法、英、意、日本、美诸国政府，因见此二年内，中国内乱，已久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为悬系。此项纷乱情形，不特与外国利益有损，且致中国治安之惨祸，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励敌人之气，而与大战紧急之转机，妨碍中国与协和诸国实行会办之举，今该转机已成过时黄花，各国人民，正盼组织环球，以达各处人民平安公允之时，中国未能统一，则各国民应为之事，更属难为。兹法、英、意、日本、美诸国政府，对于中国大总统解决内乱之所设施，深滋冀望之怀；且对于南方各要人之态度，亦乐观其有欲和平了结，同等趋向。是以各该政府，就此声明对于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愿与废除个人私怀，及泥守法律之意见，一面谨慎从事，免

除障碍议和之行为，一面迅以慷慨会商之行，而以法律暨顾及中国国民利益之热心为根据，寻一两造和息之路，始克使华境以内，平安统一，此各国政府同心暨殷盼之忱也。此时法英意日本美诸国政府，声明其切实赞同双方，欲解决向日分裂之争端。惟拟欲使知毫无最后干涉之策，亦无指挥或谏劝此次议和条件之意，故此项条件，必须由中国国人，自行规定所欲者。只系尽其所能，鼓励双方于所望所行各事上，达议和统一之目的。俾中国国民，对于各国，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责，于中国历史上更为扩充矣。特此劝告。

这篇劝告书，已经将西文译作华文，广东军政府，即用华文答复云：

两年以来，中国因内争而致国内治安及外国利益俱受损失，并使中国不能切实协助联盟国，为公道正义之竞争，军政府对此殊深痛惜。军政府对于此项协助尤为关切者，盖以其战争之主义，与法、英、意、日、美各联盟政府之主义若合符节。护法者非为个人意见，或法律细节而动干戈，实为反对武力主义，并求民主主义之得安全于中国也。国会被非法之解散。(今幸仍正式开会于广州）宪法视为具文，武力派之横暴乱政，皆所以使护法者迫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见，伸张直道。今各友邦觉悟，欲缩短中国内争，回复和平之唯一善法，在停止供给款项于武力派，本政府极为感佩。本政府信武力派现有意言和，经已令所部各军停止进攻，且告知武力派所选出之首领，在适合地点，直接开和平会议矣。此种和平，不能苟且从事，无相当之保障，遗留势力，使将来随时复可扰乱国内和平。英、法、意、日、美各联合政府之意见，谓须根据法律及注重全国人民利益，以为调和之主旨，各政务总裁深表同情。然则此次和平，必为公正的和平，及永久的和平，庶几中国得以设立一适任及进步之政府，发展真正共和民主之政治，在国际会议上，占应得之地位。各政务总裁，感谢法、英、意、日、美各联合政府关切中国之幸福，而对于各政府希望中国在筹议世界善后，亦应列入。关注盛意，尤为深感。谨此布复。

先是徐总统与钱代总理，已得外人承认，许为调人，因即通电各省，召集督军等至京，会议办法。于是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直隶督军曹锟、吉林督军孟恩远、湖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山西督军阎锡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绥远都统蔡成勋等，均先后到京。徐总统特在集灵囿四照堂中，作为会议场，带同全体国务员，暨参战督办段祺瑞，入堂开会。各督军联翩趋至，列席讨论，本来是党派不同，有主战的，有主和的，此番因内外交迫，主战派亦不便坚持前议，只好见风使帆，同声呼和。就是倡议平南的段督办，也以为久战无益，与徐总统表示同情。非服徐东海，实为外议所迫，不得不然。当时议定政策五条：（一）便是停战撤兵；（二）乃是应付外交；（三）是被兵各省的善后；（四）是收束军队的办法；（五）整理财政的用途。彼此讨论了大半日，即在四照堂开宴，饮酣乃散。越宿，便将议决各节，通电各省。各督军亦陆续

出京，各回原任。嗣是禁募军队，饬守官方，各种弭乱求治的通令，蝉联而下。徒托空言。还有熊希龄、汪大燮等为联络协约国感情起见，特在京中发起协约国国民协会，组织就绪，推定熊希龄为会长，汪大燮及法人铁士兰为副会长。又由总统府中特设外交委员会，令汪大燮为会长，熊希龄等为委员，调查审议对外事项，凡各部署亦得派遣事务员，入会与议。此外如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亦皆推举代表，就京师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于民国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宣告大众，略云：

> 本会联合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业于十八日开成立大会。各法团推定代表到会者，已逾过半数，本会实为完全成立，用特宣布本会进行宗旨，以告我国民。本会由全国法定团体组织而成，为真正民意机关，故对于南北和平会议，应实行共和国民应尽之职务，遇有双方冲突之点，及与大多数利益关系之处，实行发表国民真正意见，以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此其一；本会对于南北双方，本无偏袒之见，惟此次南北会议，凡关于种种善后问题，均待解决，兹拟于本会内附设各种研究部，于事前预先讨论，以便将来发表民意，主张公道，不居国民会议之名，实行我第三者仲裁之本旨，此其二；本会既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我国民责任之重可知，兹后计画进行，尤关重大。本会自当推出对内对外最负重望之人，主持一切，为会中之砥柱，并将本会一部分事务，移至南北会议地点，实相结合与贯彻我国民正大之主张，非达到南北真正根本和平之目的不止，此其三。凡此三大宗旨，均经本会评议部议决实行，用特宣布，深望于全国同胞，赞成本会，协同进行，除通告南北当局外，谨此宣言。

朝野上下，一致言和，饶有转危为安、悔祸求存的希望。差不多望梅止渴。但中国人往往有口无心，口中虽说得天花乱坠，心中却未必真能践言。又况各省军阀，统是意气自豪，不顾国家，专顾自己，所有逐月赋税，除拨作军饷外，多半纳入私囊，所以一做督军，便成富翁，多则千万，少即百万，百姓原不能过问，就是中央的财政部，也未敢彻底清查，只好听他一塌糊涂，迁延过去。此外如关卡征榷，局厂征收，又皆抵充外债，无从支取。看官试想，这中央政府，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叫他如何支持？所以徐总统就职以后，仍然是借债度日，什么电话借款，什么纸币借款，表面上俱为整顿实业起见，由财政交通两总长出面，告贷东邻，暗中实多是指东话西，救济眉急。还有各种公债名系向人民借贷，不一而足。当时虽有一种定例，按期抽签，逐次还本，但也未能确昭信用。故民间所受的公债票，平时若有急需，转向他人抵押，不过三折四折，最多至五六折为止；而且中国人多不愿转受，有时反由外人出为承揽，吸收中国各种公债券，视为投机生意，以十易百，以千易万，将来好执券坐索，不怕中国政府，不将全数偿还。为渊驱鱼，总是中国人民晦气。但自中国加入欧战，外人格外帮忙，协约各国，许将庚子赔款，延期五年，然后交付。即清政府稍得暂纾困难。

但自民国成立以后，历年借债，除外款不计外，如积欠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款项，

多至八千万元以上，遂致该两银行转运不灵，钞价日跌，市面动摇。到了民国七年的残冬，简直是支撑不住。财政部无法可施，没奈何再向国民借贷，发行短期公债券，称为民国七年发交国家银行短期公债，额定四千八百万元，票面定为一万元，一千元两种，利息六厘，每年付息两次，仍用抽签法，分五年偿还，每年分作两度抽签，每届抽还总额十分之一。此项公债券，全数发给中交两银行，令他经募，募集诸款，即归还两行垫欠各账。所有公债本息，即指定每月延期赔款为基金，就中八成还本，二成付息；并援照三四两年公债办法，即将此项公债基金，按月拨交总税务司安格联存储备付。当下草定章程，提交国务会议，国务员当然通过，但教私囊无损，安往而不赞成？再呈与总统察阅。徐总统为救急计，也即指令照准。无如国库即空，民财亦尽，一国中有限脂膏，半被外人盘剥，半遭军阀搜刮，究民已不聊生，就使有几个豪绅富贾，亦怎肯毁家纾难，效那楚子文、汉卜式故事？坐是公债券无人过问，免不得硬行指派，骚扰民间，或且搭付官吏薪金。官吏统有父母妻孥，日需事畜，再加百物日昂，米珠薪桂的时候，那堪承受这种公债券？有名无实，不能抵用，于是吏民俱困，都累得扼腕兴嗟，愁眉百结了。只有军阀各家，还算财星照临。

当时尚有一种鸦片烟，本在前清宣统三年间，由清政府与外人订约，限期戒绝，转眼间已有七八年，期限已届，上海洋商所储鸦片，数尚不少，民国七年一月间，苏省督军、省长与英商公司妥商，立约收买，约中载明条件，乃是专供制药，并不转行销售。洋商已经允认，且愿把第箱定价，减短英洋二千元，悉数归苏省承买，统计得一千五六百箱。过了数月，驻京英美公使向外交部致书抗议，略云："苏省收买存土，不免有私下贩售，嫌钱欺人等情。"又被外人查出瘢点。外交部看到来文，应归财政部理处，即将原书移交财政部。财政部调苏省公文，已早备案，因即据实答复，具陈理由，内称："近年以来，政府对着烟禁，未尝不积极进行，只因沪滨洋商积存关栈的印药，为数甚多，不能令他过受损害，所以上年一月，由苏省督军省长与英商立约收买，专供药品，严杜吸售。今来文谓有转销等情，未免误会。查烟土制药，各国皆然，此次苏省收买存土，与宣统三年禁烟条约，并无违反情事，请即查照"云云。这项复文仍须先递外交部，然后由外交部转交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始终不甚相信，尚有微言。再经中国政府，特开国务会议，决定将所买存土，一并销毁，当由徐总统核准，下一指令道：

> 政府前次收买存土，专为制药之用，原为体恤商艰起见。顾虽慎加考订，限制綦严，而留此根株，诚恐易滋流弊，转于禁烟前途，不无影响。着内务财政两部，转饬查明此项存土现存确数，除已经领售者不计外，其余均由部派员督视，一律收回，江集海关，定期悉数销毁。并候特派专员会同地方官及海关税务司等，公同监视，以昭慎重。此令。

越日，又复严申禁令道：

鸦片为害最烈，迭经明颁禁令，严定专条，各省实力奉行，已著成效。惟是国家挽回积习，备极艰难，设禁令之稍疏，愚民即怀侥幸，在稽察所不及，遗害仍恐潜滋。此次厉行烟禁，在国人固具毅力，在友邦并致热诚，倘复阳奉阴违，始勤终怠，将何以策内政之修明，而树国家之威信？兹当政治刷新，亟望荡秽涤瑕，共臻仁寿，所有前次收买存土，业经特令汇集上海地方，克期悉数销毁。国家不惜捐弃巨金，委诸一烬，凡以注重烟禁，力策进行者，当为中外所共喻。嗣后我中华人民，当益知鸦片流毒之酷，中于民生，政府禁令之严，不容尝试。凡曾犯吸食者，既经戒除，自应振作精神，力袪习染，至私种私运私售，均干厉禁，并当各懔弄章，勿贻伊戚。各地方长官，有督察之责，务各分饬所司，认真稽察，期在有犯必惩。其办理不力者，着随时纠劾，依法惩戒。本大总统以保民为重，不惮为谆谆之告诫，先哲有言："除恶务尽。"又曰："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凡兹有众，其共勖之！此令。

两令既下，特派专员张一鹏赴沪监视焚土，一面再由外交部出名通告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得悉后，即电令沪上海关监督税务司，会同中国专员，监视存土焚毁。至张一鹏到沪，与江苏长官，调查买储烟土一千六百余箱，除已售出三百余箱外，尚剩一千二百余箱，悉数运至浦东，邀同海关监督税务司到场，并及地方各团体代表，统皆会齐，当场开箱查验，果非假冒，于是架薪纵火。陆续焚毁，共阅三日有奇，方将一千二百余箱的鸦片，尽付劫灰。沪上不乏烟鬼，到此可尽量一吸了。上海各国领事团，及地方长官绅商军学各团体，更组织万国禁烟会，主张限制烟土吗啡，务使除医药用途外，不得种销。乃即就销毁烟土的第一日，在沪北开会，严订条约，总道是中外同心，朝野合力，好把那数十年的毒蛊，从此永除。但究竟除绝与否，想看官具有见闻，自能察知隐情呢。只小子却有一首俚词，作为焚土的余慨，诗云：

欲除烟毒愿捐金，一炬成灰示决心。
可奈莠民偏不谅，私销私吸总难禁。

禁烟禁烟，仍旧有名无实，或包运，或偷销，时有所闻，政府不得不再行查缉，从严办理，欲知如何设法，待至下回表明。

议和足以安民，禁烟足以袪毒，两事俱为美政，徐东海上台之初，首先注意，着手进行，宜乎为中外所属望，交口赞同也。况集灵囿之会议，主战派亦有悔祸之心，上海滩之焚烟，领事团且有开会之助，祝南北之统一者在此，起斯民之膏肓者亦在此，岂非中华民国之一大转机，饶有革新之望乎？乃观于后来之结果，俱乏成效，屡次议和，而冲突如故，屡次禁烟，而吸售如故，徒见长官之忙碌而已，徒见存土之焚销而已，天岂未欲平治民国耶？何事与愿违若此？至若债务之日增，吏民之两困，元气已枵，如何持久？有心人固杞忧无已矣。

第一〇二回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示战电唐代表生嗔

却说徐总统有志禁烟，特命将上海存土，悉数毁去，再加万国禁烟会严禁种销，也算是竭诚办理。偏包运偷销的奸民，专知牟利，不顾大局，事为徐总统所闻，因复饬令严查道：

> 近今烟禁綦严，乃以厚利所在，莠民奸商，多方尝试，甚至有假冒军人，由各路包运销售情事，似此违禁营私，肆无忌惮，若不严行查缉，则禁烟要政，直同虚设，于国家前途，影响至巨。本大总统治军有年，凡隶军符，夙知国纪，岂容佥壬影射，玷我戎行？嗣后应责成各省督军省长，遴派专员，会同各税关严密查禁，无论是否假冒军人，但遇有包运烟土，亟应切实拿办，勿任漏网！其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各路，为近畿绾毂之地，尤应切实侦缉，着京师军警督察长马龙标，督饬所属干员，随时梭巡稽察，一面由交通部通饬各路警员，襄同认真办理。一经查获，即予尽法惩罚，查出烟土，悉数焚毁，仍当侦查明确，勿得扰累行旅。经此次通令之后，凡我邦人，当知令出惟行，除恶务尽，其各涤瑕荡秽，力祛旧染，用副保民除害之至意！此令。

未几，复有禁运吗啡的严令，大致与禁烟相同，但天下事，往往法立弊生，立法时均欲求效，偏效力未睹，弊已百出。各处铁路的站旁，环列警察，调查来往客商，镇日里翻箱倒箧，闹个不休，或且搜检身上，视客商如盗贼一般，客商稍有忤意，便即狐假虎威，任情凌轹，甚至私出鸦片烟，掷入旅客行箧，硬指他为偷带禁物，拘入警署，威逼苛罚，取财入私。可怜遭害的客商，不能与抗，只好忍气吞声，倾囊相赠，还要索得保人，方准释出。这真是行路艰难，荆天棘地，较诸前清时代，交通无阻，任从客便，试问是谁利谁不利呢？尤可恨的，是真带鸦片吗啡的人犯，反得贿通警察，由他过去。又有军队过境，借军阀作靠山，虽满身藏着鸦片吗啡，警察亦不敢过问。有几处乃是军警串通，联络一气，所赚厚利，彼此分肥。再加各省军官，多半染着盘龙癖，以芙蓉膏为性命，半榻横陈，吞云吐雾，虽经中央政府，禁令煌煌，彼且视若弁髦，毫不少悛。又或藉此取利，暗中授意左右，包运包销。俗语说得好："袖大好做贼。"威灵显赫的军阀家，作奸舞弊，何人敢来侦查？试看徐总统所下禁令，尚说是佥壬影射，未敢显斥军官，如此军阀滔天，横行无忌，还要问甚么烟禁有效无效呢？慨乎言之！这且搁过不提。

且说钱代总理能训，摄职两月，当由徐总统提出咨文，交与参众两院，征求同意。两

院照例投票，钱得多数，因即复咨总统府。徐总统便下明令，特任钱为国务总理。钱既正式秉政，当然要重组内阁，自将内务总长的兼职，递呈告辞，此外一班国务员，连带辞职。旋经徐钱两人，商定后任国务员，再向参众两院咨问，是否同意，竟得相继通过，乃再经下令，仍使国务总理钱能训兼任内务总长。外交总长一缺，亦令陆征祥原任。惟因陆赴欧议和，未到任时，由次长陈箓，代理部务。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傅增湘，海军总长刘冠雄，亦均继任。交通总长曹汝霖，本兼财政总长，此时免去兼职，但令曹主交通部，另授龚心湛为财政总长，独撤去陆军总长段芝贵，改用了一个靳云鹏。新内阁既皆任定，乃再从事内外和议，添派外交委员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四人赴欧，与前遣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同为巴黎和会见前回。全权委员。一面令朱启钤南下江宁，作为南北会议全权代表，会同江苏督军李纯等，开始议和。广东军政府，也推选政务总裁唐绍仪，做了南方总代表，行次上海，不肯过往江宁。两下争执和会地点，又费了一番笔舌，复经江苏督军李纯，曲为调停，请朱启钤移往上海，允从南方所请。朱为速和起见，因亦许诺，时已为民国八年二月间了。李督军因再发一通电，宣告中外道：

时局纠纷，垂及二稔，幸赖内外上下，一德一心，舍已从人，共谋宁息。护国者知法坏而国无由立，护法者知国坏而法亦罔存，遂以和平之公理，共谋善后之解决。纯与湖北王督军，江西陈督军，内承中央政府之指挥，外荷西林即岑春煊。武鸣即陆荣廷。诸公之启迪，黄陂、河间、合肥暨在位英俊，在野名贤，随时指导维持，经迭次之洽商，得各方之同意，议定开一会议，双方各派总代表，解决法律事实等项问题。比由朱桂莘、唐少川两总代表商定于本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开会。是纯与王、陈两督军二年以来，千回百折，所希望于护国护法两方面，有两全而无两伤者，幸已达其目的，遂其请求，凡所担任，已可告一结束。嗣后解决各项问题，总代表与各代表诸公，皆一时人望，必有可以慰吾侪之具瞻，副人民之心理者。纯惟当与居间诸君子，洗耳听之，拭目俟之。鲁仲连有云："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窃愿会议诸公，本良心上主张，从根本上救济，为国家谋长久，为人民谋福利，期有以善其后而已。浮图七级，重在合尖，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纯仔肩虽卸，愿望正殷，苟其义不容辞，为所当尽，敢不从诸君子之后，更愿当代弘达，布所蕴蓄，同力匡扶，弼成郅治，则尤纯所馨香祷祝也。谨布悃忱，伏惟鉴照！

看此一电，李督军的苦心孤诣，亦可想见，当下派定会议办事处干事数十人，充当朱总代表的差遣。各干事均来谢委，正由李纯出来接见。坐谈未竟，那朱总代表亦来拜会。复经李纯迎入别厅，略谈数语，复出与干事接洽。各干事并出厅站班，李纯向他摇手，似叫他不必客气，且口中方说出"各位"二字，不防脚下一绊，竟从第一层台阶，跌至第四层台阶，直挺挺的仰卧台阶面上，背骨被第一层台阶所硌，忍不住疼痛起来，一时不便呼号，只好闭目熬住。嗣经从役将他扶起，勉强在廊下缓行数十步，舒动筋骨。各干事见此情形，只得告辞。李纯复慢慢儿回入别厅，再与朱总代表谈话片时，朱始别去。

纯素性坚忍，尚以为稍稍痛苦，不必多虑，又往签押房批览文件。到了午刻，背骨越觉加痛，乃趋入内室，取饮舒筋和血的药酒，大约数杯，继以午膳，然后睡息了两三钟点。至起食夜餐，仍照午膳办法，是夕尚得安睡。越宿醒来，觉得腰背酸疼得很，再加两胁气痛，以致不能起床。麾下僚属，闻知督军有恙，自然前来请安。适警察厅中有张医官，素精按摩各术，大众统交口保荐，请李纯召入医治。纯乃将张医官召到军署，先令亲史传述病状，与他讨论，嗣闻他确有心得，乃引入上房，嘱用手术疗治。张医官问及事前种种情状，并倾跌后种种感觉，纯历述无遗，即由张医官诊视脉象，并替他前后按摩，果然胁间气痛，较前舒快。张医官方说道："失足跌倒，七日内必发酸痛，这乃当然的事情，而且仓猝跌倒，因痛闷气，害得两胁气痛，亦是寻常病患，毋庸深忧。"纯不待说毕，便诘问道："此外果无别症吗？"张医官答道："此乃失足致跌，与风火痰三种症候，毫无关系，但教用止痛和血的药料，按穴敷治，再施运舒筋顺气的手术，逐日抚摩，待阅一星期，自然痊可了。"张医官颇有经验。李纯点首称善，遂命张医官如法施治，一面乞假静养。过了七日，疼痛虽已裁轻，举动还未能复原，直延至旬月余，始得告痊，这也是翊赞和议中一段轶闻，恐即是不祥之兆。惟当李纯告假时，朱总代表启钤等，已赴上海，履行开会期约，借上海旧德国总会为会场。二月二十日上午，南北总代表各引分代表等，同莅会所，衣冠跄济，秩序雍容，相见无非旧识。两派并聚一堂，差不多与辛亥会议相似。彼时唐为北方代表，此次却易北为南，少川少川，可曾回忆七年前情事否？当时列席诸公，姓氏如下：

（北方总代表） 朱启钤（分代表）吴鼎昌 王克敏
施 愚 方 枢 汪有龄 刘恩格
李国珍 江绍杰 徐佛苏
（南方总代表） 唐绍仪（分代表） 章士钊 胡汉民
缪嘉寿 曾 彦 郭椿森 刘光烈
王伯群 彭允彝

开会伊始，不及议款，但两总代表依次表明宗旨，先由南总代表宣言云：

国内战争，至今日告一结束，但推厥祸源，外力实有以助长之，盖武人派苟不借助外力，则金钱无自来，军械无从购。兄弟阋墙，早言归于好矣，何至兵连祸结，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到于此极？今北方已经觉悟，开诚言和，舍旧谋新，请自今始！

南总代表宣言甫止，北总代表也即宣言道：

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多握于武力派之手，故战争纷乱，迄无宁岁。迩者时势所趋，潮流所迫，将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以犊牛，一切干羽戈矛，皆应视为过去陈旧之骨董，后此战争，当无从再起，和平统一，请视诸斯。

宣言俱毕，两总代表与各代表均起座，向着国旗，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和平统一万岁！极力为下文反射。嗣复闲谈数语，各随意取食茶点，便即散席。越日，始开正式会议。南方总代表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问题，要求撤换陕督陈树藩。原来南方民党于右任，曾入陕西境内，纠合党徒，与陈树藩互相争论，致起战争。树藩本段派健将，不肯容留民党，占据片土，因此屡攻于军。于军亦不甘退让，相持未下。徐政府虽已通令停战，但于陕西一方面，不甚注意。且陈树藩靠着段氏势力，玩视中央命令。自由行兵，所以唐总代表首先质问，迫令将陕督撤换。此外尚有闽鄂冲突等情，亦曾连类谈及，但尚未及陕西的紧要。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愿转达中央，即席草就电稿，着人拍发，请政府速令陕督陈树藩停战。此外所议各件，如八年公债，参战借款，以及湘督张敬尧，仇视民党等情，尚没有极大辩难。或拟电京问明，或拟电湘阻止，否则交付审查，决诸后议。越日，得徐政府复电，谓已特派妥员张瑞玑，赴陕监视，实行停战。于是两总代表又复会议，彼此商榷，决用和会名义，致函张瑞玑，催他即日赴陕，监束两方军队，以便和议早日结束。当下函电并发，约俟陕战实停，再申余议。两上便又散归。又越两日，再行开会，两总代表相见后，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取出陕西于右任来电，声言陈树藩部下刘世珑，仍率众进攻于军，如此情形，显背和议，应归北方担负责任。朱总代表只好申电陈请，权词相答。又越二日，唐绍仪又邀朱启钤赴会，取示于军失去盩厔的警电，累得朱总代表无可容喙，但言政府如不速停陕战，自当辞职以谢。再越二日，已是二月二十八日了，唐总代表至会议席上，竟向朱总代表，抗议陕西战事，限期四十八小时答复。也是一篇哀的美敦书。说毕即去。朱总代表自觉中央理屈，未便仪和，特与各分代表，全体电京，请即辞职。徐政府复电慰留，并令陕西一体停战。令文有云：

> 陕西兵燹频年，疮痍满目，眷言民瘼，轸念殊深。亟应促进和平，早谋安集。前由国务院依照协定办法，通饬停战划防。已派张瑞玑驰往，监视区分，务在一律实行，克期竣事。各该将领，自应共体斯意，恪遵办理。倘或奉行不力，职责所在，不得辞其咎也。此令。

徐政府虽决意停战，始终谋和，但陈树藩仍未遵令，备战不休。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且得于右任亲笔书函，谓："陈树藩密奉参陆处电文，促令进攻，故北京运陕军械，或由参陆处，或由汉阳兵工厂，次第出发，络绎不绝"云云。唐总代表乃复提出宣言书，归咎北方，中止和议，是为第一次和议停顿。江苏督军李纯，得知消息，很是愤闷，因力疾起床，特拟定办法五条，电陈中央请行。徐总统原无他意，不过为安福系所牵掣，未能贯彻主张，既得李纯电请，自然照准。李纯又电达广东军政府，请求同意，随即通告全国云：

> 万急。北京国务院，各部院，广州军府各总裁，保定曹经略使，各省巡阅使，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海陆军各司令，南京朱总代表暨代表诸公，上海唐总代

表暨代表诸公，永州谭月波、组庵两先生，衡洲吴将军均鉴：近月以来，和平空气布满全国，因善后之解决，有会议之盛举。既经中央复准，各方赞同，双方各推总代表、代表，亦均先后分莅宁、沪。惟以中央颁布停战罢兵令，广东军府亦通令停战罢兵，各省虽皆奉行，而陕、闽、鄂西等处，尚有纠葛，经多次之协商，定简捷之办法：（一）陕、闽、鄂西双方，一律严令实行停战。（二）援闽援陕军队，即停住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三）闽省、鄂西、陕南，由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四）陕省内部，由双方总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员。前往监视区分。（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此上五条，均陈奉中央允准，电得广州军府同意，即日双方通令，按照实行。所有陕、闽等问题，指日解决，会议即可进行。知关廑念，特此布闻！

自经李督军通电后，上海和会又有复活的趋向。再经朱总代表启钤，函致陕西陈树藩，并及于右任，竭诚劝解，为赓续和议地步。就是中外舆情，也多方敦促，催令速议。只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因未得陕省停战确闻，尚未便与北方议和，连日托词称疾，杜门不出。冤冤相凑，又有一种外交激刺，从海外传入中华，遂致群情大愤，竞起诋诽，东也噪，西也闹，反把上海和会，视为缓图。正是：

内地欃枪犹未靖，外洋波浪又重生。

究竟外交激刺，从何而生，容待下回再详。

督军如李秀山，尚为军阀中之有心人，故本回具述其求和之苦心，并及当时致仆情状，为世间之凉血动物，作一龟鉴。朱启钤之平时行谊，虽不甚卓著，然观其赴沪议和，犹非悍然不顾公议，自作主张。陕战未停，曲在陈树藩，陈无大过人之才力，乃敢背中央命令，备战不休，此非有人煽使，谁其信之？天下方日望和平，而主战派乃好为播弄，必欲破碎河山，涂炭生灵而后快。甚矣其惑也！鸡鹜相争，终无了期，虽有文治派之徐世昌，亦奚补乎？而李督军则更枉费苦心矣。

第一〇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会　争胶澳勉抗强权

却说外交总长陆征祥，奉命赴欧，参与和会，嗣又有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

宸组，依次续发，同充巴黎和议全权委员。陆征祥到法国时，各协约国所派专使，先后驰集。既而顾、王、施、魏各委员，亦皆踵至，共计列席会议，得二十七国使人。全权大使，约有数十，代表及秘书等，不下数百，好算是五大洲中，空前绝后的盛会。当时会中议定各国列席委员，多寡不一。中国指定两人，除陆总长外，余四人得轮流出席。小子闻得和会组织的大略，开列如下：

美国专使列席得五人。英国同上。意国同上。日本同上。比国三人。玻利维亚一人。巴西三人中国二人。古巴一人。厄瓜多尔一人。希腊二人。危地马拉一人。海地一人。汉志国二人。即阿拉伯国。洪都拉斯一人。利比里亚一人。巴拿马一人。秘鲁一人。波兰一人。葡萄牙二人。罗马尼亚二人。塞尔维亚三人。暹罗二人。捷克斯洛伐克二人。乌拉圭一人。

和会中正副会长

会长　法人克勒孟沙

副会长　美人蓝辛　英人劳合乔治　意人欧兰都

日本人西园寺侯爵

协约国最高议会中会长会员

会长　法人克勒孟沙

会员　美总统威尔逊　蓝辛　英人劳合乔 治　贝尔福

法人克勒孟沙　毕勋　意人欧兰都　沙尼诺

日本人西园寺侯爵　牧野男爵

据上所列，已见得和会大权，实为美、法、英、意、日本五大国所把持。中国专使，虽得列席，已等诸自郐以下，无足重轻。就中对于德、奥两国，如何赔偿损失，如何割让土地，如何放弃权利，如何撤除兵备，统归五大国主张，中国专使，几无容喙余地。堂堂古国，如此倒霉，岂不可耻？惟关系中、德事件，始准中国与议，但也须由五大国决定，大致如下：

（一）德国对华，放弃由一九〇一年拳匪条约而得之各种特别权利与赔款，与其在天津、汉口德租界，及其他中国境内，除胶州外，所有之房屋码头营房炮台军火船只无线电台及其他产业，惟使署领署不在其内，并允将一九〇〇年与一九〇一年所夺取之所有天文仪器，一律归还中国。

（二）中国未经署名于拳乱条约之各国同意，不得施行处分北京使馆界内德人产业之计划。

（三）德国承认放弃汉口与天津之租界，中国允准两处租界，辟为万国公用。

（四）德国对于中国，或对于任何与国之政府，不得因在华德人被幽禁或被遣回，及因德人利益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被没收或被清理之故，而有所要求。

（五）德国放弃其在广州英租界内之国有产业，让与英国。并放弃上海法租界内德人学校之产业，让与中、法两国。

这五项条约，讲到平允二字，已不甚合。德国既放弃在华权利，为什么除开胶州？北京使馆内德人产业，例应归中国处分，为什么应得署约各国同意？汉口与天

津租界，为什么要辟作万国公用？广州英租界及上海法租界内的德国产业，为什么让与英、法？这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明证吗？大声疾呼。又有一种关系山东条件，由日本专使西园寺侯爵等提出和会，硬要占利。美、法、英、意诸国，明知日本恃强欺弱，但与自己无损，那个肯替中国帮忙，代鸣不平？弱国无公法。当由日使拟定约文道：

（一）德国以胶州各项权利所有权特别权利，与因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与中国立约及其他关于山东条约而得之铁路矿产海底电线，让与日本。

（二）属于再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各项权利，连同器用矿权开掘 权，一并让与日本。

（三）自青岛至沪及烟台之海底电线，亦让与日本，免偿其值。

（四）胶洲德国国有之一切动产与不动产，亦归日本所有，免偿其值。

胶洲是我中国的胶洲，青岛是我中国的青岛，从前清光绪二十四年间，为了一个德国教士，在山东曹洲地方，为华民所害，德国政府即派兵来华，占据胶澳，清政府无法拒绝，不得已将胶澳租与德国，定期九十九年。嗣是德人筑路开矿，竭力经营，至欧战开手，中国宣告中立，日本独不顾公法，破坏我中立国章程，竟出兵攻夺胶澳，且将德国所有路权矿权，悉数占领。彼时日人曾向中国声明，谓将胶澳租借地移交日本，以备日后交还中国云云：木屐儿专使此等伎俩。中政府一再抗议，均归无效。后来袁项城热心帝制，乞援东邻，驻京日使，遂提出二十一款的要求，包含胶澳全境在内。袁项城自讨苦吃，没奈何与他签约，但约文中尚有交还胶州湾，待诸战后解决字样。此次战事已了，各协约国为公道主义，组织和平大会，理应将德国租占地，归还中国，方算得公正无私，为何日使眈眈，竟视胶澳为囊中物？曩时尚声言交还，到此竟说出“让与”二字，不但有违公理，并且自食前言。美、法、英、意诸国，作壁上观。那时中国专使陆征祥等，忍无可忍，只好当场抗议，先提出山东问题说帖，缴入和会，凭诸公判。说帖中文字甚繁，小子不便直录，但撮举大要，胪列如下：

（甲）德国租借权，暨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

（一）租借之缘起。（二）租借地之范围。（三）德国之路矿权利。（四）中国之铁路警察权。（五）德国对于铁路借款之优先权。

（乙）日本在山东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

（一）日本之对德宣战。（二）日本军队在租借地，及百里环界以外之龙口地方登岸。（三）中国宣言划出特别行军区域。（四）日本收管青岛之中国海关。（五）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之要求，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六）沿铁路之日本民政权。（七）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之铁路借款草合同及换文。即济顺及高徐两路草合同。

（丙）中国何以要求归还？

（一）胶澳租借地，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从前中德租借条约中，

本有主权仍归中国之明文，令德国既放弃权利，当然归还中国，以彰公道。（二）胶澳居民，种族语言宗教，均完全属于中国，既得脱离德国关系，自不愿再属他国。（三）山东为中国文化所肇始，孔、孟两圣贤，诞生此地，人民称为圣域。胶澳为山东属境，既得由德国收回，何能辗转让人？（四）山东居民稠密，不能再容纳他国人民。前时德国逞横暴势力，据有胶澳，今彼既遭天忌，自弃权利，山东百姓，方庆其苏，不堪再受他国朘削。（五）山东一省，备具中国北部经济集权之要则。胶澳地居海口，尤关重要，将来必成为中国北部外货输入土货输出之要路。若植立外国势力范围，适与门户开放主义，互相背驰，中外通商，必交感不便。（六）胶澳为中国北部门户之一，胶济铁路，至济南接津浦，可以直达北京，即自旅顺大连至奉天，直达北京之铁路，亦与胶澳相近。中国政府为固圉计，久欲杜绝德人之蟠踞青岛，今经德人放弃，中国深愿收回此地，自巩国防。（七）和平大会中，以该租借地及附属权利之问题，悉还中国，不特德国肆意横行之罪恶，藉以矫正，且各国在远东之公共利益，亦藉以维护。否则山东人民，前拒后迎，势必不乐，或致激成剧烈之行动。即他国亦必与将来移转权利之国，互相龃龉，是与日本攻击青岛时，宣言巩固东亚长久稳固和局之用意，难以相容。亦与英日同盟之宗旨，所谓护中国之独立完整，守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之原则，亦不相符合。何以彰中外之大信？何以保远东之永久和平？

（丁）何以应直接归还？

（一）程序简单，不致滋生枝节。且中国参战以后，得向德国直接收回青岛，及山东权利，既足以增我国家之光荣，复足以彰友邦维持正义公道之原则。（二）中国政府，非不知日攻青岛所损失之生命帑款，为数亦巨。但日本固宣言战争之目的，在使远东和局，不为德人所危害，目的既完全达到，则虽有所牺牲，亦必不惜，宁有加惠中国反自取怨之理？（三）日本以军事占领青岛及所有权利，不过暂时办法，究不能因此而终得所占土地或产业之主权，以与共在战事中之中国权利相抗。（四）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与日本订立关于山东省之条约，中政府本所不愿。经日本送递最后通牒，勉强承认，以待和平会议为最后之修正。况所订条文，日本并未获得关于山东租借地与铁路暨他项德国权利。不过得有保证，谓所有关于德国权利益让与之处分，倘经日本与德国协定，中国即当承认云云。彼时中国尚为中立国，日本系设想中国始终中立，不能参与最后之和平会议而言。今中国早加入战局，有列席和议之权，则该约设想之情形，固已根本改变，不得视为有效。（五）中国宣言布告，曾声明从前中德所订之条约，一律废止，是德国所有租借地与一切权利，当然在废止之列。既已废止，领土权即回复于中国。且与德人订约租借时，本有不准转租之明文。即一九〇〇年之中德胶州铁路章程，亦有中国国家可以收回之规定，依约办理，德国无转让第三国之权。中国既得收回领土，亦当然不能让与他国。

最后又有一段总结云：

中国鉴于上列各理由，深信和平会议，对于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关于山东省之他项德国权利之直接归还，必能认为合于法律公道之举。苟完全承认此项要求，则中国政府人民，对于诸国秉公好义之精神，必永永感激于天涯，而对于日本，必且加甚。此一举也，不特日本与诸友邦所愿维持之中国政治之独立，与领土之完整，藉以巩固，而远东之长久和局，亦藉此新保而益坚矣。

此项说帖，递入和会，会长克勒孟沙，方将说帖出示，日本专使西园寺侯爵等，怎肯退让，自述从前攻取青岛，如何损失，并讥评中国参战，并没有甚么助力，不过办运些须粮食，派遣几个工役，便算了事。今日所得利益，不啻百倍，还想与我争回青岛，这真叫做不度德，不量力，妄事请求，不值一睬云云。在会诸人，见日使很是忿激，也不便参入异议。惟美总统威尔逊，略加劝解，援照德国前约，谓领土权应属中国。日使遂接口道："我国并不欲长据胶澳，自愿将胶澳领土权归还中国，惟行军所受损失，中国可能悉数偿还吗？中国既不能偿还，便应该将从前德人所有的权利，归与我国享受，这乃是公允办法，我国并没有意外要求哩。"英法各国专使，多随口赞成。以强护强，应有此态。美总统亦不便与争，付诸一笑罢了。

是时意国代表欧兰都等，为了亚得里亚海沿岸问题，与美总统意见不合，致有违言。亚得里亚海，在意大利东北，海口有阜姆一埠，为通商出入要枢，意国欲据为已有。惟美总统威尔逊，以为匈牙利、波希米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诸国，均与阜姆相近，应该享有出入权利，不应专归意国。意使极力反对，甚至欧兰都等宣告退出和会。所以和会中主持，只有法、美、英、日本四国，主持各议。日本与中国互争胶澳，中国不能敌日，法、英又皆左袒日人，美总统虽略存公道，也因口众我寡，未便坚持，因此逐日延宕，竟把中国专使的说帖，置诸高阁。嗣经中国专使陆征详，入会敦促，乃由会长克勒孟沙，与美总统威尔逊，英专使劳合乔治，作为领袖，再集议胶澳问题。日使西园寺侯爵等，坚执前议，一些儿不肯让步。法、美、英三国，乐得袖手旁观，任从日本自由处置。中国专使陆征祥等，智尽能索，不得已再向和会中提出抗议，申明意见。小子有诗叹道：

徒将笔舌抗凶锋，力薄如何望折冲。
益信外交惟铁血，一强一弱总难容。

欲知陆专使等如何说法，且至下回录叙。

巴黎会议，列席者得二十七国，而俄罗斯不在其列，良由俄国内乱，政府屡易，各国或承认于其前，未尝承认于其后，故遂为之阙席耳。胶澳之争，日本代表，藉口于前日军事之损失，必欲承受德人之旧有权利而后快。然德国既已战败，屈服于和议之下，则从前即无日人之行军，亦当放弃

固有之权利，将胶济归还中国，宁必待日人之占领乎？况日人固尝破坏我国之中立，乘机攫取，适违国际公法之惯例，所有牺牲，莫非自取，公法家固不应袒日也。中国专使之抗议，义所当然，而日人乃恃强而凌弱，英法亦欺弱而袒强，持公如威尔逊，尚不欲为不平之争，谁谓世界中尚有公理耶？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我国人盍亟起返省，毋徒怨外人为也。

第一〇四回
两代表沪渎续议 众学生都下争哗

却说胶澳问题，已由中国专使提出说帖，经法、美、英三国申议，仍不能使日本让步，反教日本自由处置，中国专使陆征祥等，不得不再行抗议，词意如下：

按德人之占据山东权利，始于一八九七年，当时普鲁士武人，藉口小故，强迫中国让与，显系一种侵犯手段，华人到今不忘此耻。今三大国若以此项权利，移让于日，是承认侵犯手段为正当矣。况日本在南满与蒙古东部，业已十分猖獗，今若加以山东为日所有，则日本可在北京出口之水道，即直隶海湾之两岸，巩固其地位。且得霸据直达北京之三大路线，从此北京将为日本势力所环绕，不亦大可惧乎。中国于一九一七年向德、奥宣战，加入协约，所有中国与德、奥前订各约一律取消，然则德国权利，当然归还中国。且中国之宣战，曾经协约及公同作战各国政府正式承认。及今三国大会议，解决胶州与山东问题，反将前属于德人之权利，让给日本，由此可见大会议所让给与日本之权利，在今日已非德人所有，乃纯粹之中国权利。且中国亦协约之一，并非一敌国，中国在协约中，固较懦弱，但总不能以敌国待之，抑有进者，山东为中国之圣地，孔、孟之教深入人心，我中国人视山东为文化之发祥地，焉肯轻让于外人？至于三大国会议，既有归还中国之意，何以第一步，必将该地移让与一外国，然后由该外国自愿，再将该地归还原主？此种重叠手续，不知何所根据？代表等早知日本之要求，系根据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但一九一五年时，中国所以签约者，实为强权所迫，世人常忆日本提出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要求，否则大战立见于东亚。再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乃因日本允许撤退山东内地之日兵，并取消各民政署。代表等亦知三大国所以议定如此解决者，实以英法曾于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允许日本在和会席上，助其夺得德人在山东之权利。然当时此等密约，双方订结，中国并未加入。其后协约国劝中国参战，亦未曾将密约内容，预先通告。及中国于加入协约之后，直至今日战争了结，和约告成，中国反为各大国之商议品与抵偿品，其何以堪？或曰：大

会议之认可日本要求，乃所以保全国际同盟也。中国岂不知为此而有所牺牲？但中有不能已于言者，大会何以不令一强固之日本，放弃其要求，（其要求之起点，乃为侵犯土地。）而反令一软弱之中国，牺牲其主权？代表等敢言曰：此种解决方法，不论何方面提出，中国人民闻之，必大失望，大愤怒。当意大利为阜姆决裂，大会议且为之坚持到底，然则中国之提出山东问题，各大国反不表同情乎？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

这一篇抗议书，比前次较为激烈，也是由中国专使陆征祥等，情不能忍，不得已有此文牒，为声明公理起见。无如世界中只论强弱，不论公道，任你舌敝唇焦，总敌不过强邻气焰，日本专使只付诸不睬，英、法、美各国，也袖手旁观，怎能如意国专使，为了阜姆问题，退出和会，几至决裂？后来仍由英、法、美三国代表，请意国代表再入和会，曲为调停，可见得中华积弱，事事逊人，为什么军阀政客，不思协力图强，尽管争权夺利，内讧不休哩？虽有晨钟，唤不醒军人痴梦，奈何？

即如上海南北和议，自从南方代表唐绍仪，宣言中止，停顿至一月有余，江苏督军李纯，苦心调护，提出办法五条，请令双方允准。见前回。唐代表尚因未得陕省确闻，逐日延宕。嗣经张瑞玑入陕报告，谓已确实停战，江督李纯，又邀同鄂、赣二省，迭电敦促。甚至上海五十三公团，联成一气，催迫南北总代表等，赶紧议定和局，方可一致对外。于是南方诸代表，也为环境所逼，未便再行停顿，乃于四月四日间，在唐总代表寓宅内，自开紧急会议，决定和议再开，函告北方总代表朱启钤等，约七日起，继续开谈。朱总代表当然照允。到了四月七日，两总代表及各代表，又复齐集，先开谈话会，核定会议程序，至晚未毕。越日，又复续核，大致到粗了。代表中或主张扃门会议，免得人多语庞，徒滋纷扰，北代表多数赞成，惟南代表却多数反对。结果是双方协议，虽不必定要扃门，但除代表以外，闲人不得擅入。门外委警察严加逻守，慎重关防。自四月九日正式开议，南北代表，均将全部议题提出，互相讨论。当时各守秘密，未曾宣布。嗣逐日审查，集议了好几日，惹得上海一般社会，统想探听会议消息，是否就绪，怎奈会中讳莫如深，无从察悉。但据各通信社特别传闻，只说南代表所提，计十三项，另附悬案六项，北代表所提，计大纲两项，节目八项，讨论结局，双方议题，并作国会，军政，财政，政治，善后，未决等六项。究竟一切底细，无人能详，所有谣传，无非捕风捉影，想象模糊呢。

延至五月初上，尚没有甚么确闻，大众诧为异事。公事不妨公言，何必守此秘密。忽由都中传出警电，乃是各校学生，为了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大起喧哗，演成一种愤激手段，对付那亲日派曹、章、陆三人。就中详情，应该表白一番。从前中日各种合同，多经曹、章、陆三人署名，海内人士，已共目他为汉奸。就是留学日本诸学生，亦极力反对章宗祥。此次巴黎会议，中国专使陆征祥等赴欧，道过日本，日人即向章问明陆意，章曾夸口道："陆与我素来莫逆，谅不至有何梗议哩。"日人满意而去。那知征祥去后，政府又续遣委员数人，如王正廷、顾维钧等，轮流出席，在巴黎会议中，极力反抗山东问题，且

致章与日本所订之山东两路合同，即济顺及高徐两路。亦遭打击。章恐无词对日，乃暗与曹汝霖通信，拟运动政府，召回顾、王，自去代充委员。曹得信后，即力为设法，并召章回国，章便拟起程西归。偏被上海时事新报，及东京时事新闻，探悉密情，骤然登出。留日诸中国学生，激起公愤，即欲发电攻章。因日本电报局不肯代拍，乃邮致上海各报馆各机关各团体，请他宣布，略云：

> 顷据上海时事新报，及东京时事新闻载，章宗祥此次回国，入长外交，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改善中日和会关系，同人闻之，不胜骇异。章宗祥自使日以来，种种卖国行为，罄竹难书。幸今日暴德已倒，强权屈服，正义人道，风靡全球，吾大中华民国全体国民，方期于欧洲和平大会，战胜恶魔，一雪国耻。苟两报所载不虚，则是我政府受日奴运动，倒行逆施，以卖国专家，充外交总长，兼欧洲和平会议代表，势非卖尽中国不止。同人一息尚存，极力反对，并将颈血溅之。贵报贵机关贵团体，素来仗义敢言，众所共仰，伏乞唤起舆论，一致反对，庶幺么小丑，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俾东方德意志，亦得受最后之裁判。中华民国幸甚，世界和平幸甚。

上海各报馆，依电照登，曹、章两人的密谋，越致揭露。章经此一阻，又欲逗留。适政府已传电促归，暂命参事官庄景珂代理，章不得不行。且默思到了京都，总有良法可图，乃收拾行李，启程归国。至东京中央新桥车站，将挈爱妻陈氏登车，突有留学生数十人，踉跄前来，趋近章前，佯为送行，随口质问，历数章在任时，经手若干借款，订立若干密约，究有多少卖国钱，带了回去？章宗祥连忙摇首，极口抵赖。无如留学生不肯容情，竟起而攻，好似鸣鼓一般。章虽脸皮老厚，也不禁面红颈赤，无词可答。难免天良发现。幸亏日警从旁排解，方将一对好夫妇，送入车中。留学生尚在后大呼道："章公使！章宗祥，汝欲卖国，何不卖妻？"妙语。章妻陈氏，听了此言，更不觉愧愤交并，粉脸上现出红云，盈盈欲泪，只因车中行客甚多，未便发作，没奈何隐忍不发。及车至神户，舍陆乘船，官舱内分门别户，彼此相隔。陈氏彦安，怀着满腔郁愤，不由得发泄出来，口口声声，怨及乃夫。章宗祥任他吵闹，置诸不答。陈氏且泣且詈道："我父母生了我身，本是一个清白女子，不幸嫁与了汝，受人污辱，汝想是该不该呢？"欲免人污，何如不嫁。章至此亦忍耐不住，反唇相讥道："人家同我瞎闹，还无足怪，难道汝为我妻，也来同我胡闹么？"陈氏道："汝究竟卖国不卖国？"宗祥道："汝不必问我。就使我是卖国，所得回扣，汝亦享用不少，何必多言。"不啻自招。陈氏尚唠唠叨叨的说了半夜，方才无声，但已为同船客人，约略听闻。及船已抵岸，陈氏面上，尚有愠色，悻悻上车去了。

章既入京，遂与曹汝霖、陆宗舆等，私下商议，还想调动顾、王，一意联日。相传曹汝霖计画尤良，竟欲施用美人计，往饵顾维钧。顾元配唐氏，即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女，适已病殁，尚未续娶，曹家有妹待字，汝霖因思许嫁维钧，借妹力笼络。或云系曹女。可巧梁启超出洋游历，即由曹浼梁作伐，与顾说合。梁依言，至法，急晤顾氏，极言："曹家小妹，貌可倾城，才更山积，如肯与缔姻，愿出五十万金，作为妆奁。"顾本来与曹异趋，

听到美人金钱四字，也觉得情为所迷，愿从婚约。当时中外哗传，谓顾已加入亲日派，与曹女订婚。究竟后来是否如梁所言，得谐好事，小子也无从探悉，不过照有闻必录的通例，直书所闻罢了。已而留日学生界中，复有一篇声讨卖国贼电文，传达海内，原电如下：

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豫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二曰藉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藉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画，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怂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举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为这一电，激起北京学生的公愤，纷纷聚议，计在严拒卖国贼，并保全青岛领土权，当由北京大学发起，即于五月三日下午，召集本校学生，全体会议。先是北京各学校已互相商议，定期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会集天安门为大示威的运动，旋接得留学生通电，并闻青岛问题将让归日本，乃急不暇待，就由北京大学为首倡，群集法科大礼堂，会议进行办法四条：（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

（三）是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是决定星期日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当下有几个资格较深的学生，登台演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就中有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胸，竟勃然登台，用中指放入口内，将牙一咬，指破血流，当即扯碎衣襟，取指血书成四大字，揭示大众，众目睽睽，望将过去，乃是“还我青岛”一语。彼此越加感动，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迭起，表现一种凄凉悲壮的气象。嗣又遍发传单，知照各校，与约翌日上午，邀请各校代表，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议场，集议进行办法。各校接着传单，无不赞成。转眼间已隔一宵，法政专门学校已腾出临时会所，专候各校代表到来，霎时间各校代表，联翩趋至，共计得数十人。学校亦约十数，校名列后：

北京大学　法政专门学校　高等师范学校　中国大学　朝阳大学
工业专门学校　警官学校　农业学校　汇文大学　铁路管理学校
医学专门学校　税务学校　民国大学

数校代表齐集，当场会议，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经过各使馆，表示请求，如何到曹汝霖住宅，与他力争。一面预定秩序，各守纪律。到日将晌午，已经议毕，随即分头散去，赶制小白旗，且约下午二时，至天安门会齐。未几已是午后，天安门桥南，先竖起一张大白旗来，上书一联语云：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又写着一二十字，乃是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一张大旗下面，又有小白旗数十面，旗上写着或为“取消二十一款”，或为“誓死力争”，或为“保我主权”，或为“勿作五分钟爱国心”，或为“争回青岛方罢休”，或为“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或为“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种种字样，不可胜纪。就是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还有一班小学生，站立道旁，手中都高执白旗，大小不一，有用布质，有用纸质。旗上所书，无非是“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小子有诗为证道：

甘将领土赠东邻，卖国奸徒太不仁。
莫怪青年多越俎，兴亡原系匹夫身。

各校学生，陆续驰集，差不多有三千人。欲知众学生行止如何，待至下回再表。

内地有上海之和议，外洋有巴黎之和会，全球人士，各有厌战求和之思想。而我国武夫，乃多以挑衅为得计，不愿言和，是何肺肠，甘令兵民之送死乎？上海和议，停顿至一月有余，重以环境

之敦促，勉强续议，所有议案，各守秘密，识者已虑其不足示诚，无能为役矣。至若章、曹之一意亲日，为虎作伥，虽未必如传闻之甚，而作奸牟利，见好强邻，要不得谓其真无此事也。留日诸学界，及北京各校学生，或传电，或集会，奔走呼号，代鸣不平，人心未死，民气犹存，吾国之所以不亡者，赖有此耳。然徒争一时之意气，未能为最后之维持，宁非即五分钟之爱国心耶？学生勉乎哉！

第一〇五回

遭旁殴章宗祥受伤　逾后垣曹汝霖奔命

却说各学生齐集天安门，总数不下三千人，当由学生界推出代表，对众宣言，主张青岛问题，坚持到底，决不忍为汉奸所卖。文云：

鸣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撒、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宣言书既经晓示，复有学生部干事数人，分发传单，见人辄给。传单上面写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

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项传单，多至数万张，一半被沿途巡警，拦截了去，口中说是代为散布，其实是到手即扯，撕毁了事。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得着学生暴动消息，急忙调派警队，到场弹压。就是教育部，亦派出司员，劝阻学生，嘱勿轻举，诸事有部中主张，当代众学生办理等语。如骗小儿。众学生那里肯信，尽管照上午议案，自由行动。当下整顿队伍，拟赴东交民巷，往见各国驻京公使，请求协助中国，争还青岛。这也是无聊之极思。教育部代表，又向学生劝解，谓："事先未曾通知使馆，恐不能在使馆界内通行，尔等不如暂先归校，举出代表数人，方可往见外使。"学生团听了，又不肯认可，仍然向东前进。嗣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来拦阻，口中所说，不外老生常谈，各学生全然不睬，反且踊跃前进，直向东交民巷，炳湘见他人多势盛，也不便自犯众怒，只好眼睁睁的由他过去。

学生团拥入东交民巷，至美国使馆前，排队伫立，特举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进谒美使。适美使不在馆中，当有通事出来，问明意见，罗家伦略述情由，通事答称："今日礼拜，各公使俱不在馆，诸君爱国热诚，当代向美公使转陈"云云。罗家伦等鞠躬道谢，并取出意见书，交给了他，然后退出，转往英、法各使馆。果然各公使均已他出，无由进见，惟将意见书递交，随即行过日本使馆，突遇日本卫役，前来索取中政府护照，方准通行。偏是他来出头。学生团无可对付，又不便违法径行，乃由东向北，改道他往，穿过了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竟赴东城赵家楼，走至曹汝霖住宅，将抵门前，学生团全体大呼，统称卖国贼曹汝霖，速来见我！这声浪传入门中，司阍人当然惊惶，立将双扉掩住。附近警士，不得不为曹部长帮忙，奔集数十名，环门代守。学生团既已踵门，当然上前叩击，警士当场拦阻，那里压得住学生锐气，两语不合，便起冲突。警士寡不敌众，也属无能为力。各学生绕屋环行，见屋后有窗数扇，统用玻璃遮住，当即拾起地上砖石，飞掷进去。砰砰硼硼，响了好几声，已将玻璃尽行击碎，留出窗隙，趁势抛入卖国旗，或把白旗纷投屋上，变成一片白色。惟叩门各学生，尚在门前乱敲乱呼，好多时不见开门。学生正拟另想别法，蓦听一声响亮，门竟大启。这是曹氏心计，请看下文便知。学生团乘势直入，鱼贯而进，到了前面大厅，呼曹出见。待了片刻，并没有一人出来，环顾左右，也不见有曹氏仆役，惟厅上摆设整齐，所陈桌椅，多是红木紫檀制成，学生免不得动怒，一齐喧声道："这都是卖国贼的回扣，得了若干昧心钱。制成这般物件，看汝卖国贼能享受几时！"道言未绝，已有数学生搬动桌椅，抛掷出外，一动百动，顿将厅上陈设，毁坏多件。厅旁有一甬道，学生即循道再进，里面乃是曹家花园，时正初夏，日暖风和，园内花木

争荣，红绿相间，却似一座小洞天；并有汽车两辆摆着，益触众怒，七手八脚，打毁汽车，又将花木折损数株，再向里面闯入。里面系是内厅，有几个东洋人士，与一面团团的东洋装的中国人，怡然坐着，好象没事一般。学生皆趋前审视，有几个指着面团团的人物，顾语同侪道："他就是章宗祥。"到此尚靠着日人么？一语甫毕，即由众学生拥入，向章理论道："你就是章公使吗？久仰久仰。但问你是东洋人，中国人？为甚么甘心卖国，愿作日奴？"章宗祥尚未及答，旁座的日本人，已起视学生，现出一副愤怒的面孔，非常难看。学生俱勃然道："章宗祥，你敢是请他来保驾么？你不要外人保驾，究竟是我中国官长，我等学生，只好向你起敬。你今要仰仗外人，明明是个卖国贼了。我等不好犯中国官，只不肯容你卖国贼。"章宗祥到了此时，尚自恃有日人保护，奋然起座道："你等读书明理，为何纠众作乱？"说到"乱"字，便听得众声嘈杂，起初是一片卖国贼骂声，入后只融成一个打字，打打打，竟由几个手快的学生，举起拳头，攒击过去。章宗祥无法挣脱，饱受了一顿老拳。数日人慌忙遮拦，左拥右护，始得将章扶往后面，寻门出奔。究竟是靠着外人得逃性命。众学生因有外人在侧，究不好任人殴击，惹起外交，因即放章走脱，自去寻觅曹汝霖。四处找到，并无曹汝霖踪迹，只有曹妾一人，躲在内房，此外不过妇女数名，统已吓得浑身发颤，面如土色。学生见纯是女流，不便相逼，惟见有宝贵什物，统说他是民脂民膏，不容卖国贼享受，乃随意毁坏几具。俄而吴炳湘进来，指挥警官，接出曹妾，并妇女数人，上了摩托车，由巡警武装卫护，奔向陆宗舆家。陆为汇业银行经理，该行与日人拼股同开，本在东交民巷使馆界内，所以陆氏家眷，亦住居东交民巷，学生不能往闹，陆得逍遥自在，置身事外。曹家妾已饱受虚惊，幸得吴总监将他救出，登车避难，玉貌花容，已是委顿得很，不意行至半途，将入东交民巷，突被外国巡警拦住，叫他卸装，惹得曹家妾又吃了一惊，还道要他褫去衣饰，半晌答不出话来。外人并不姓曹，叫你褫去什么衣饰？及见护卫的巡士，卸除武装，外国巡警才让他过去，得至陆家，看官听着！外国使馆界内，向由外人定例，汽车行驶，不许过快，又不许军警武装，百忙中的吴炳湘，忘记嘱咐，巡士亦恃有主命，以为无妨，那知外人不肯少容，徒剥去吴总监的面子，更把那曹家宠姬，惊上加惊，这都由曹汝霖一人，惹出这番孽障呢。

学生寻不出曹汝霖，便拟整队退出，忽见曹宅里面，烟雾迷蒙，火光迸射，也不知为何因，但顾着自己同侪，陆续出外。外面已是军警麇集，扑入救火，并对着学生，发放空枪，学生也觉着忙，冲出曹氏大门，分头归校。就中有年尚幼弱，不能速走的学生，如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十九人，竟被巡警抓去，拘入警察厅。及各学生回校后，自行检点，北京大学，失去最多，十九人中竟居大半，于是同侪愤激，又至法科大礼堂，续开会议，要去保那数人出来。校长蔡元培亦到，当由学生报告经过情形，略谓："学生虽感动义愤，举止未免卤莽，若云犯法，学生实不甘承受，警察擅自捕人，殊属无礼。况曹、章两人，受此挫折，未必干休，既与日本人勾结，又与军阀派有密切关系，必要借着外人压迫，与军队蛮横，罪我无辜学生，纳入刑纲，恐被捕云的同学，将遭毒手，务请校长设法保全"云云。蔡校长亦不免踌躇。各学生或从旁计议，谓："不若齐赴警察厅，与他交涉。"蔡校长摇首道："这却不必。学生既非无礼，警察厅亦不能盲从权阀，违背

公理，汝等且少安毋躁，待我往警察厅探明确信，极力转圜便了。”言毕，便出门自去。

小子叙到此处，应该将曹汝霖的踪迹，交代明白。阅者亦极待问明。汝霖本在家中，与章宗祥等密室叙谈，骤闻学生到来，呼喊声震动内外，料知来势不佳，难以排解，先令门役将大门阖住，暂堵凶锋，一面入探后门，拟从屋后逸出。偏后面已环绕学生，掷碎玻璃窗，投入小白旗，势更汹汹，势难轻出。他不禁暗暗着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索性开了前门！放入学生，免得他管住后门，以便乘机逃逸。且内客厅有章宗祥，及日人数名坐着，乐得借他做了挡牌，自己好从容出走。计画已定，如法办理。及学生团已入前门，陆续闯进，随意捣毁，风头很是凶猛，遂欲挈着家眷，越出后门，又恐后门外，尚有学生阻住，不得已择一短墙，为逾垣计。可奈生平未习武技，不善跳墙，此次顾命要紧，勉强一试，毕竟跳法不妙，把腿摔伤，幸由家人依次越出，忙为扶掖，始得忍痛跛行。踯躅数十步，得着骡车一辆，奔往六国饭店中去了。曹妾不能跳墙，只好返入房中，暂时躲避。至学生殴伤章宗祥，章由日人保护，逃出曹宅后门送往日华医院疗治。惟曹宅起火原因，言人人殊，或说是由学生放火，或说是学生击碎电灯，溜电所致，或说是曹宅家人，自行放火，希图抢掠财物，或说由曹汝霖出走时，授意家人，令他择地纵火，既可架诬学生罪名，复可藉此号召军警，赶散学生。究竟如何详情，小子也无从臆断。但自起火以后，曹宅附近的东堂子胡同，及石大人胡同一带，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一时保安警察队，步军游南队，消防队，各救火会等，纷纷驰往保卫，不到片时，火即停息。可知非由学生所为。学生团不得不走，巡警乘他解散，捕去了十九人，这也好算是一场大风潮了。此段说明，万不能省。

且说章宗祥到了医院，又气又痛，又愧又悔，好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他自日本归来，既受留学生的揶揄，复遭乃妻陈氏的吵闹，心中已很是不乐；抵天津时，陈氏尚与翻脸，不愿随入京师，故将家属安顿津门，乃妻不遭人殴，幸有此着。独自至京，暂寓总布胡同魏某住宅。连日忙碌得很，既要与曹、陆等密商隐情，复要应酬一班老朋友，正是往来不停，几无暇晷。五月四日，适应故人董康的邀请，作赏花会，因赴法源寺董家，与同午宴，宴毕作别。日长未暮，途次又得传闻，谓各校学生有大会等情，因即顺道至赵家楼，进见曹汝霖，商议抵制学潮方法。适有日本人在座，与曹互谈，彼此很是心照，正好加入席间，共同讨论，不意冤冤相凑，偏来了许多学生团，饷给老拳，竟代曹汝霖受罪。汝霖潜逸，自己替晦，害得头青面肿，腰酸背痛，白吃了一种眼前亏，教他如何不恨？如何不悔？旁人见他神志昏迷，不省人事，还道是身负重伤，已经晕厥，实在是满怀委屈，气到发昏第十二章，因致肝阳上升，痰迷心窍。好医案。好一歇才见活动；又经医生施用药物，外敷内服，渐渐的回复原状，清醒起来。当下有许多友人，入院探疾，宗祥对着几个好友，托他将被殴情节，呈报中央，且抚榻叹息道：“中国近年以来，累借外债，岂止我章姓一人经手？而且主张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代为帮忙，怎得遂指我为卖国？但我平心自问，亦略有过处。我以为段合肥等，挟着武力政策，定能统一全国，所以热心借债，甘任劳怨，那知一班武夫，拿钱不做事，除正饷外，今日要求开拔费若干，明日要求特别费若干，外款随借随尽，国家仍不能统一，遂至酿成今日

的祸祟。讲到原因，实是武人所赐。若欲据事定罪，亦应由武人居首，为何各校学生，不去寻着浪用金钱的武夫，反来寻着手无寸铁的章某？岂非一大冤枉吗？”说到此句，两眼中含着泪痕，几乎堕下。诸好友连忙劝慰，宗祥又徐说道：“这乃是我料事不明，误认武夫为有为，致遭此报。现在我已决意隐退了，是非曲直，待诸公论罢！”语亦近是，但不去经手借款，如何得着回扣，恐一念知悔，转念又不如是了。诸好友仍劝他静养，俟呈报政府外，自当严惩学生，代为泄忿。彼此解劝多时，才各退出，替他呈诉云了。还有奔往六国饭店的曹汝霖，亦因腿伤待医，移居日本同仁医院。当时即令部中僚属，将学生毁家纵火，殴人伤捕等情，叙述了一大篇，缮作两份，分递总统府及国务院。就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亦早已呈报内务部，由内务部转达总统府中。这一番有分教：

才知众怒原难犯，到底汉奸应受灾。

欲看徐政府办法如何，待至下回续叙。

观北京学生团之暴动，不可谓其无理取闹。章、曹诸人之专借外款，自丧主权，安得诿为非罪？微学团之群起而攻之，则媚外者且踵起未已，既得见好于武人，复得自肥其私橐，何所惮而不为乎？惟毁物殴人，迹近卤莽，几致为曹、章所藉口，砌词架诬，起火一节，未得确音，但必谓学生所为，实未足信。学生第执小白旗，并未随带火具，何有纵火情事？漏电一说，较为近理耳。曹汝霖得以潜逃，章宗祥独至遭殴，而陆宗舆且逍遥无事，我亦当为章仲和代呼晦气。然章固一局中人，受殴亦不枉也，哓哓自讼，亦何益哉？

第一〇六回
春申江激动诸团体　日本国殴辱留学生

却说徐总统迭接呈文，也知舆情愤激，罪有攸归，但曹宅被毁，章氏受伤，似觉学生所为，未免过甚，一时不便为左右袒，独想出一条绝妙的通令来，便即颁发出去。令云：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

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藉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此令。

这道命令，既不为曹、章伸冤，又不向学生加责，反把那警察总监吴炳湘，训斥数语，更要惩戒几个警察人员。徐总统实是使乖，故意下此命令，诿过到警察身上，免得双方更增恶感。那知吴炳湘不肯任咎，又将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明明是咎在学生，不在警察，申请内务部转达总统，严办学生云云。再经曹、章等一班好友，也替曹、章沥陈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总统无乖可使，只得再下一令道：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呈称：

"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掷瓦，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蜂拥而入，砸毁什物，燃烧房屋，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甚重，并殴击保安队兵，亦受有重伤。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豫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之学生，即由该厅送交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为这一令，又惹起学界风潮，不肯就此罢休。先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自往警察厅中，保释学生。总监吴炳湘出见，却是婉言相告："决不虐待学生，俟章公使病有起色，便当释出，尽请放心"云云。蔡校长因即辞归，慰谕学生，宽心待着。及炳湘受责，情有未甘，乃不得不加罪学生，为自己卸责地步。既而通令颁下，着将逮捕学生，送交法庭惩办。北京大学诸学生，当然要求蔡校长，再向警察厅交涉。蔡校长又亲赴警察厅，往复数次，俱由吴总监挡驾。于是蔡校长亦发起愤来，即提出辞职书，离校出京。教育总长傅增湘，亦因职任关系，呈请辞职。曹汝霖得知消息，还道是傅、蔡两人袒护学生，也愤然提出辞呈，自愿去职。汇业银行经理陆宗舆，时正受任币制局总裁，与曹、章等通同一气，学生概目为卖国贼，所以彼亦连带辞职。各呈文俱递入总统府，徐总统不得不着人慰留。曹汝霖尚一再做作，欲提出二次辞呈，就是章宗祥伤势略痊，也愿辞归。甚至钱内阁俱被动摇，相继提出总辞职呈文。徐总统倒也失惊，尽把呈文却还，教他勉持大局。国务员始全体留住，姑作缓图。且住且住，莫使权位失去。

当时交通次长曾毓隽等，本属段派范围，与曹、章共同携手，一闻学生闹事，即与

陆宗舆联名，电邀徐树铮入京，商量严惩的方法。小徐应召入都，察看政府及各方面形势，多半主张缓办，并亲见章氏伤势，已经渐痊，所以不愿出头，免拂舆情。内阁总理钱能训，恐得罪段氏，独去拜访段祺瑞，请他出来组阁。段亦当面谢绝。他见徐东海主张和平，乐得让他去演做一台，看他能否达到目的，再作计较，因此置身局外，做一个冷眼旁观罢了。却是聪明。

五月七日，为民国四年日本强索二十一款的纪念日，国民或称五九纪念，便是此事。五七系日使递交最后通牒之日，五九乃袁政府签字之期。海内志士，吞声饮恨，此次青岛问题，又将被日人占据过去，再经北京学界风潮，相激相荡，传达各省，各省国民，越加动愤，或开大会，或布传单，口讲笔书，无非说是外交失败情形，应该由国民一致奋兴，争回青岛。就中要算上海滩上，尤为热闹，各团休各学校各商帮，借上海县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作为会址，特开国民大会。下午一时，但见赴会诸人，奔集如蚁，会场可容万人，还是不够站立。场外南至斜桥，北至西门肇周路民国路，统皆摩肩击毂，拥挤不堪。当场人数，约有二万以上，学生最多，次为各团体，次为各商帮。会中干事员，各手执白布旗一面，上书大字，字迹不同，意皆痛切。大约以“争还青岛”“挽回国权”、“国民自决”、“讨卖国贼”、“誓死力争”诸语为最多。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学生钱翰柱，年甫十九，也仿北京学生谢绍敏成例，截破右手两指，沥血成书，就布旗上写明“还我青岛”四字，揭示会场。又有某校学生近百人，自成一队，人各一旗，旗上写着，统用成语，如：“时日曷丧”及“国人皆曰可杀”等类。又有一人，胸前悬一白布，自颈至踵，大书“我是中国人”五字，手中高持国耻一册，种种形色，不能尽举。可惜中国人专务外观。开会时，众推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为主席，登台演说，最紧要的数语，乃是：

今日何日，非吾国之国耻日乎？凡我国民，应尽吾雪耻之天职，并望勿为五分钟之热度，时过境迁，又复忘怀，则吾国真不救矣。望吾国民坚忍勿懈，为国努力！

说毕下台，再由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宏实，报告 开会宗旨，次由叶刚久、汪宪章、朱隐青、光明甫等相继演说，均极激昂。光明甫更谓：“目前要旨，在惩办卖国贼。”这语提出，台下拍掌声，响彻屋瓦。时报名演说，共有二十七人，有几人尚未及演说，主席因时间不早，报告演说中止，特宣示办法四条：

（一）电达欧洲和会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无论如何，必须力争，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

（二）电告英、美、法、意四国代表，陈述青岛不能为日有之理由，以我国对德宣战，本为铲除武力主义，若以青岛付之日本，无异又在东方树一德国，非独中 国受其祸，即世界各国之后患，亦正未有已。

（三）电致各省会，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电京，力争外交问题，营救被捕学生。

（四）由本日国民大会推代表赴南北和会，要求两总代表电京，请从速严惩卖国

贼，释放学生。

与会诸人，听这四条办法，无不鼓掌赞成，且多愿全体整队，前往和会。主席乃对众宣告，全体出发，路过英、法租界，洋巡捕出来干涉，援照租界章程，谓：“人数过多，必先通知捕房，领给牌照，方许通行，否则不能违章”云云。全体会员，被他一阻，不得不改推代表，赴和会请求两代表。惟有数校学生，必欲前往，与洋巡捕辩论再三，洋巡捕乃令收去旗帜，听他过去。直至和会门首，全数尚有四百余人，即由代表光明甫、彭介石、黄界民、郑浩然等入见，可巧南北两代表，尚未散归，因即问明来意，随口与语道：“我等已有急电，传达中央了。”说着，即各取出电稿一页，递示光明甫等，但见唐总代表电文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得京耗，学生为山东问题，对于曹、陆、章诸人，示威运动，章仲和受伤特重，政府将拟学生死刑，解散大学。果尔，恐中国大乱，从此始矣。窃意学生纯本爱国热诚，胸无党见，手无寸铁，即有过举，亦可原情。况今兹所争问题，当局能否严惩学生，了无愧怍？年来国事败坏，无论对内对外，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之所积怨蕴怒，譬之堤水，必有大决之一日。自古刑赏失当，则游侠之风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黜陟，更于学生示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尚有朱总代表一电，乃是拍交国务院，文云：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名电致巴黎陆专使，暨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惟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光明甫等看罢，即向两总代表道：“两公电旨，正与众意相同，足见爱国爱民的苦心。但鄙人等尚有一种要求，请两公特别注意！就是惩办卖国贼，最为目前要着。”朱总代表道：“待转告北京政府便了。”光明甫复接入道：“北京卖国党，国民断不承认他为政府，今国民所可承认，惟本处和议机关，所望出力帮助，就在和会诸公。况事关国家存亡，何能再分南北？愿诸公勿存南北意见！”唐总代表听了，亦插口道：“卖国两字，国人可言，如负有政治责任，却不便如此云云。试想有卖必有买，岂不多生纠葛？”唐君亦畏木屐儿么？光

明甫又道："我等国民，但清内乱，并未牵涉外交。总之卖国贼不去，世界和会，决无办法。"唐绍仪踌躇半晌，方徐徐道："这也不必拘牵文义，但说是行政人员，办法不当，即令去位，便足了事。"光明甫等齐答道："唐公谓不必拘名，未始不可，总教除去国贼便了。惟请两公从速办理！"朱唐两代表，方各点首。光明甫等乃告别而退，出示大众，全体拍手，始各散会。

是晚国民大会筹备处，续开会议，召集各公团各学校代表，讨论日间未尽事宜，及将来对付方法。大众都说是："北京被捕学生，存亡难卜，应急设法营救，不如往见护军使卢永祥，要求电请释放学生。"各学校更存兔死狐悲的观念，主张尤力，统云："目的不达，即一律罢课。"此外如改国民大会筹备处，为国民大会事务所，并推起草员，速拟宣言书，传示国民大会的宗旨。议决以后，时已夜半，共拟明日依议进行，定约而散。古人有言："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这原是声响相感的原因，物且如此，人岂不如？内地各省，为了国耻纪念及青岛问题，集众开会，不甘默视。就是我国留学日本的学生，系怀故国，未忍沦胥，也迫成一腔公愤，应声如响。五月初上，留学生议择地开会，四觅会场，均被日本警察阻止。众情倍加愤激，改拟在我驻日使馆内开会，免得日人干涉。当时选派代表，往谒代理公使庄景珂，说明意见。庄颇有难色，唯当面不便驳斥，只好支吾对付。待代表去后，即通知日本报馆，否认留学生开会。

到了五月六日晚间，使馆内外，巡警宪兵，层层密布，仿佛如临大敌。留学生前往侦视，但听得使馆里面，笙箫激越，弦管悠扬，又复度出一种娇声，脆生生的动人耳鼓，是何情由？快乐至此。及问明究竟，乃是燕京名伶梅兰芳，赴日卖艺，即由使馆中人延聘，令唱天女散花，侑酒娱宾，所以这般热闹。中国官吏，尚得谓有人心么？留学生得此报闻，无不叹恨，料知使馆开会一节，定难如愿，乃当夜改议，决定分队游行，向各国驻日公使馆中，递送公理书。待对天晓，留学生约集二千余人，析为二组，一从葵桥下车，一从三宅坂下车，整队进行。三宅坂一路，遇着日本巡警，胁令解散，各学生与他辩论，谓无碍治安举动，奈何见阻？当即举起白布大旗，上书"打破军国主义"，"维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岛"，"五七国耻纪念"等字样。日警欲上前夺旗，因留学生不肯照给，竟去会同马队，截住去路，甚且拔剑狂挥，横加凌践。留学生冒死突出百余人，竟至英国使馆，进谒英代理大使。英使倒也温颜相见，且云"诸君热心国事，颇堪钦佩，我当代达敝国政府，及巴黎讲和委员。惟诸君欲往见他国公使，当举代表前往，倘或人数过多，徒受日警干涉，有损无益"等语。留学生即将陈述书交出，别了英使，再往法国使馆。法使所言，与英使略同。外人都尚优待，偏是同种同族，不肯相容。各学生又复辞出，时已为下午四时，因尚未知葵桥一路，情形如何，特往日比谷公园相候。不意行至半途，又有日本军警，杂沓前来，所有留学生的白布旗帜，尽被夺取。龚姓学生，持一国旗前行，亦为日警所夺，抵死不放，旁有学生吴英，朗声语日警道："这是中华民国国旗，汝等怎得妄犯？"日警瞋目呵叱道："什么中华民国！"中国人听着！说着，复召同日警数十名，攒击吴生，把他打倒，拳殴足踢，更用绳捆住两手，狂拖而去。还亏后队留学生，拚死赴救，猛力夺回。日警尚未肯干休，沿路殴逐，又被捕去数名。余众奔入中国青年会内，暂免

凌轹，但已是不堪困惫了。

同时葵桥一路，先至美国使馆，求见美使，美使适因抱病，未能面会，特令书记官出与接洽，亦许电达美国政府，暨巴黎会议委员，学生辞退，转至瑞士公使馆，为日警所阻，不得入内，因即举出代表，入递意见书。复循行至俄使馆，俄使出语学生道：“现在我国内乱方张，连巴黎和会中，且未闻代表出席，本使对着诸君举动，也表同情，可惜力不从心，势难相助，但仍当就正义人道上极力主张，仰副诸君热望。”说罢，为之欷嘘不已。彼亦得毋有同慨么？学生慨然辞退。到了馆外，统说是外国使馆，尚许我等出入，同声赞成，独我国使馆，反闭门不纳，太没情理，我等非再至使馆一行不可。乃各向中国使馆折回，将至使馆前面，忽来了无数军警，马步蹀躞，刀剑森横，恶狠狠地奔向留学生前队，夺取国旗。执旗前导的，是著名留学生山东人杜中，死力坚持，不肯放手。偏军警凶横得很，用十数人转住杜中，一面指挥众士，蹂躏学生，把全队冲作数段。可怜杜中势孤力竭，被他击仆，不但国旗被夺，并且身受重伤，被他拘去。此外各学生不持寸铁，赤手空拳，怎能禁得住马蹄？受得起剑械？徒落得伤痕累累，气息奄奄。有一湖南小学生李敬安，年才十龄左右，身遭毒手，倒地垂危，虽经众力救出，已是九死一生。各学生遭此凶焰，不得不各自奔回，陆续趋入中国青年会馆，当由青年会干事马伯援，代开一临时职员会，筹议办法，即派人赴代理公使庄景珂，及留学生监督江庸处，请他提出此事，与日本政府交涉。那知使人返报，统受了一碗闭门羹。小子有诗叹道：

闭门不顾国颠危，官迹无非效诡随。
笑骂由他笑骂去，眼前容我好官为。

毕竟留学生如何自救，待至下回表明。

青岛问题，纯为弱肉强食之见端，各界奋起，求还青岛，虽未能执殳前驱，与东邻争一胜负，然有此人心，犹足为一发千钧之系。假令有良政府起，教之养之，使其配义与道，至大至刚，则他日干城之选，胥在于是。越王勾践之所以卒能沼吴者，由是道也。乃北京各校倡于前，上海各界踵于后，学生复同时响应，为国家力争领土，而麻木不仁之政府，与夫行尸走肉之官吏，不能因势利导，曲为养成，反且漠视之，摧抑之，坐致有用之材，被人凌辱，窃恐志士灰心，英雄短气，大好河山，将随之而俱去也。读是回，殊不禁有深慨云。

第一〇七回
停会议拒绝苛条　徇外情颁行禁令

却说留学生遭了凌辱，欲请驻日公使，及留学生监督，出为维持，藉泄众忿，偏庄、江两人，置诸不理，好似胡越相视，无关痛痒一般，实恐得罪强邻。惹得众学生满腔怨愤，无处可泄。嗣由青年会干事马伯援，亲往日警署探问，共计学生被捕为三十六人，拘入曲町区警察署，约二十三人，拘入日比谷警察署，约十一人，尚有二人，受锢表町警察署。于是设法运动，得于次日午后六时，放还曲町区警署中二十三人，尚有十三人，未曾释出。日本各报，反言留学生胡俊，用刀砍伤日警，不能无罪，所以日比谷警署中，拘有胡俊在内，应该移入东京监狱，照律定刑。留学生看着报语，当然大哗，一面登报辩诬，一面再函诘庄公使及江监督，词极迫切。庄景珂、江庸方电达北京政府，自称制驭无方，有辞职意。假惺惺的做什么。这消息传到上海，上海总会中，便复电慰勉，且决计不买日货，作为抵制。一经鼓吹，八方响应，就是广州人民，亦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号召各界，于五月十一日大开会议，到会人数，几至十万，比上海尤为踊跃，演说达数十万言，传单约数十万纸，结果是张旗列队，至军政府递请愿书，要求岑春煊、伍廷芳等，力起与争。请愿书分三大纲：（一）宜取消二十一条件，及国际一切不平等条件，直接收还青岛。（二）应尽法严惩卖国贼。（三）请北方释放痛击卖国贼因此被逮的志士。岑、伍等极口应许，大众才各散归。既有了这番邀请，遂由岑春煊等致电上海，使总代表唐绍仪提出和会，严重交涉。上海和会中正彼此争论，凡各种条件审查，统有双方龃龉情事，相持已一月有余，再加入青岛问题，致生冲突，那里还能融洽？唐绍仪即拟定八大条件，通告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作为议和纲要，条件列下：

（一）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

（二）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

（三）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立即一律撤销。

（四）恶迹昭著，不协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

（五）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解散国会令，完全无效。

（六）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

（七）所有和会议决审查案，由政务会议审定之。

（八）北方果承认以上七条约款，悉数履行，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

看官试想！这八条要约，与北方都有关碍，就使末条中有承认老徐字样，也只得为短期大总统，不能正式承受，多约半年，少约数月，还要受政务会议的节制，这等无名

无望的总统，何人愿为？显见是南方作梗，强人所难哩。朱总代表启钤，不待电问政府，更即复绝，然后报告中央，声言辞职。就是唐总代表绍仪，亦向广东军政府辞职。广东军政府尚有复电留唐，独北京政府，竟准朱启钤辞职，不再慰留，明令如下：

国步多艰，民生为重，和平统一，实今日救国之要图。本大总统就任以来，屡经殚心商洽，始有上海会议之举。其间群言哓杂，而政府持以毅力，喻以肫诚，所期早日观成，稍慰海内喁喁之望。近据总代表朱启钤等电称："唐绍仪等于十日提出条件八项，经正式会议，据理否认。唐绍仪等即声明辞职，启钤力陈国家危迫情形，敦劝其从容协商，未能容纳，会议已成停顿，无从应付进行，实负委任，谨引咎辞职"等语。所提条件，外则牵涉邦交，内则动摇国本，法理既多抵触，事实徒益纠纷，显失国人想望统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进和平之本旨。除由政府剀切电商，撤回条议，续开会议外，因思沪议成立之初，几经挫折，哓音瘏口，前事未忘，既由艰难擘画而来，各有黾勉维持之责。在彼务为一偏之论，罔恤世棼，而政府毅力肫诚，始终如一，断不欲和平曙光，由兹中绝，尤不使兵争惨黩，再见国中。用以至诚恻怛之意，昭示于我国人，须知均属中华，本无畛域，艰危夙共，休戚与同。苟一日未底和平，则政治无自推行，人民益滋耗斁。甚至横流不息，坐召沦胥，责有攸归，悔将奚及？所望周行群彦，戮力同心，振导和平，促成统一。若一方所持成见，终戾事情，则舆论自有至公，非当局不能容纳。若彼此同以国家为重，凡筹虑所及，务期于法理有合，事实可行，则政府自必一秉夙诚，力图斡济，来轸方遒，泯棼何极！凡我国人，其共喻斯旨，勉策厥成焉！此令。

相传徐总统派遣朱启钤时，曾与启钤密约，除总统不再易人外，余事俱有转圜余地，就使牺牲国会，亦可磋商。玩这语意，可知徐东海上台，虽由安福派拥他上去，但心中却暗忌安福，意欲借南方势力，隐为牵制。朱氏受命至沪，果然南方总代表等，有反对北京国会的论调，经朱氏传达徐意，许为通融，所以二次周旋，未闻将国会问题，互生争论。惟北方分代表方枢、汪有龄、江绍杰、刘恩格等，统是安福系中人物，探知朱氏词旨，即电致北京本部，报告机密，安福派顿时大哗，众议院中的议员，几全受安福部卵翼，便即招请内阁总理钱能训出席质问。谓："朱虽受命为总代表，究竟是一行政委员资格，不能有解释法律的特权。国会系立法最高机关，总统且由此产出，内阁须由此通过，若没有国会，何有总统？何有内阁？今朱在上海，居然敢议及国会问题，真是怪事，莫非有人畀他特权不成？"这一席话，说得钱总理无言可答，只好把未曾预闻的套话，敷衍数句，便即退还，报知老徐。老徐已是焦烦，偏偏变端迭出，内外不宁，南方提出八项条件，又是严酷得很，简直无一可行，自知统一希望，万难办到，不如召还朱总代表等，另作后图，为下文派遣王揖唐张本。一面令国务院出面，召集参众两议院议员，商及青岛问题，应该如何办法。各议员当然说出不宜承认，应仍电令陆使力争，决勿签字。国务院俟议员别去，即有电文遍致各省云：

青岛问题，迭经电饬专使，坚持直接归还，并于欧美方面，多方设法。嗣因日人一再抗议，协商方面，极力调停，先决议由五国暂收，又改为由日本以完全主权，归还中国，但得继续一部分之经济权，及特别居留地。政府以本旨未达，正在踌躇审议，近得陆使来电，谓："美国以日人抗争，英、法瞻顾，恐和会因之破裂，劝我审察，交还中国一语，亦未能加入条文。"但和约正文，陆使亦未阅及，尚俟续电。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吾国断难承认。但若竟不签字，则于协商及国际联盟，种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本日召集两院议员，开谈话会，佥以权衡利害，断难签字为辞。并谓："未经签字，尚可谋一事后之补救。否则铸成定案，即前此由日交还之宣言，亦恐因此摇动。"讨论结果，众论一致，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一面电嘱陆使暂缓签字。事关外交重要问题务希卓见所及，速赐教益，不胜祷企。近日外交艰棘，因之风潮震荡，群情庞杂，政府采纳民意，坚持拒绝，固已表示态度，对我国人，在国人亦当共体斯意，勿再藉口外交，有所激动。台端公诚体国，并希于晤各界时，切实晓导，共维大局为要。

原来欧洲和会中，本有国际同盟的规定，为协约国和议草约第一条件。列席诸国委员，统入同盟会，应该签字。惟同盟虽另订约章，却与和约有连带关系，和约中若不签字，便是同盟会不得加入。所以中国专使陆征祥等，为了日人恃强，不肯将青岛交还，列入和约，更生出许多困难，屡与政府电文往还，政府也想不出完全方法。国民但为意气的主张，东哗西噪，闹成一片，惹得政府越昏头磕脑，无从解决。再加南北和议，又复决裂，安福派且横梗中间，这真是徐政府建设以后第一个难关。做总统与做总理的趣味，不过尔尔，奈何豪强还想争此一席？但中国到了这个地位，还亏有奔走呼号的士人，不甘屈辱，所以外人还有一点敬意，就是东邻日本，也未免忌惮三分。自从我国排日风潮，迭起不已，欧洲和会，颇受影响，日本代表牧野男爵，方发表山东主权归还陈述书，因此青岛始有交还的传闻。但日代表虽有此语，终未肯加入和约，故陆专使亦终未便签字。此次国务院通电各省，各省督军省长，多数麻木不仁，有几个稍具天良，也无非寄一复电，反对签约。独安福派中人物，还要替曹章二人出气，硬迫徐政府惩办学生。教育总长傅增湘，本为段氏所引重，恂恂儒雅，无甚党见，但为了京师学潮，满怀郁愤，无法排解，自递出辞呈后，不待批准，便匆匆离京，莫知所往。自好者应该如此。部务宽宕了半月，徐总统只好准令辞职，暂使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

于是北京各学校学生，公议罢课，发布意见书，大致分作三层，首言外交紧急，政府不予力争，次言国贼未除，反将教育总长解职，且连下训戒学生的命令，禁止集会自由，末言日本逮捕我国留学生，政府至今毫无办法，所以提出请求，向政府要求照办，特先罢课候令，非达到目的不止。一面布告同学，无论何人，不得擅自上课。又组织十人团，研究救鲁义勇队办法；并四出演说，促进国民对外的觉悟。既而京外各中学校，纷

纷继起，先后宣告罢课。此外各界人士，排斥日货，力行不懈。日商各肆，无人过问，甚且华商预定各日货，都要退还，累得日人多受损失，当然去请求本国政府，设法挽回。日人素来乖巧，先由外务大臣通告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说出一派友善的虚词，笼络中国，略云：

观日本与中国之关系，中国官民中，往往对于日本之真意，深怀疑虑，且有误信日本此次于交还胶州湾德国租借地于中国之既定方针，将有变更之图。余闻之甚出意外，且深为遗憾。近如牧野男爵，为关于山东问题，说明日本之地位，曾发表其声明于新闻纸上，余于此确认此项之声明，即日本于所口约者，严正确守山东青岛连同中国主权，均须交还中国。而中日两国，为增进相互利益所缔结之一切协定，亦当然诚实遵行。其中国因参战结果，由联合国商得之团匪赔偿金之停付，关税切实值百抽五之加增，并根据讲和条约由德国取回之有利条件，日本对于此等事项，无不欣然维持中国正当之希望。且帝国政府，仍拟照余在前期议会所声明者，以公正协和之精神为根据，而确定对华之方针，以期实行，中国官民，固不必多滋疑虑也。

代理公使庄景珂，得了此信，立即电达政府。仿佛小儿得饼情形。政府也道他是改变风头，可望软化。那知过了八九日，即由驻京日使，送达公文至外交部，略言："近来北京多散布传单，不是说胶州亡，就是说山东亡，此种论调，传播各省，煽动四处人民，实行排斥日货，应请注意！"并指外交委员林长民，有故意煽惑人民的嫌疑，亦与邦交有碍等语。林长民闻知消息，不得不呈请辞职，就是政府亦只好勉徇所请，特下令示禁道：

近日京师及外省各处，辄有集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情事，始因青岛问题，发为激切言论，继则群言泛滥，多轶范围，而不逞之徒，复藉端构煽，淆惑人心，于地方治安，关系至巨。值此时局艰屯，国家为重，政府责任所在，对内则应悉心保卫，以期维持公共安宁，对外尤宜先事预防，不使发生意外纷扰。着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应注重，前已令饬该管长官等认真防弭，着即恪遵办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职责攸归，不能曲为宽假也！此令。

越数日，又有一令，宣示青岛案情，并为曹、章、陆三人，洗刷前愆。文云：

国步艰难，外交至重，一切国际待遇，当悉准于公法，京外各处，散布传单，集众演说，前经明令申禁。此等举动，悉由青岛问题而起，而群情激切，乃有蔑视日人，抵制日货之宣言，外损邦交，内隳威信，殊堪慨喟。抑知青岛问题，固肇始于前清光绪年间，德国藉口曹州教案，始而强力占据，继乃订约租借。欧战开始，英、日军队攻占青岛，其时我国，尚未加入战团，犹赖多方磋议，得以缩小战区，声明

还付。迨民国四年，发生中日交涉，我政府悉力坚持，至最后通牒，始与订立新约，于是有交还胶澳之换文。至济顺、高徐借款合同，与青岛交涉截然两事，该合同规定线路，得以协议变更，又有撤退日军，撤废民政署之互换条件，其非认许继续德国权利，显然可见。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在国人不明真相，致滋误会，无足深责。惟值人心浮动，不逞之徒，易于煽惑，自应剀切宣示，俾释群疑。凡我国人，须知外交繁重，责在当局，政府于此中利害，熟思审处，视国人为尤切，在国人惟当持以镇静，勿事惊疑。倘举动稍涉矜张，转恐贻患国家，适乖本旨。所有关于保卫治安事项，京外各该长官，自应遵照迭次明令，切实办理，仍着随时晓导，咸使周知！此令。

这令一下，更与全国人士的心理，大相反背，国民怎肯服从命令，统做了仗马寒蝉？政府却还要三令五申，促使各校学生，即日上课，正是：

民气宁堪常受抑？学潮从此又生波。

欲知政府谕令学生诸词，且到下回录述。

自政党二字，出现于前清之季，于是世人反以朋党为美谈，甲有党，乙亦有党，丙丁戊无不有党，党愈多而意见愈歧，语言愈杂，欲其互相通融，各泯猜忌，岂不难哉！观南北两派之会议，俱各挟一党见以来，朱代表虽有求和之意，而安福党人，从旁牵掣，乌足语和？南方之所以痛嫉者，即为安福派，安福不去，和必无望，此八条苛约之所以出现也。夫和议既归无效，则鲁案当然不能解决。曹、章、陆三人，固安福派之旁系也，彼既亲日，日人亦何惮而不恃强？借交还之美名，迫中央之谕禁，毋乃更巧为侮弄乎？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信然！

第一〇八回
迫公愤沪商全罢市　留总统国会却咨文

却说学生罢课，已阅旬余，徐政府外迫日使，内顾曹、章，不能不促令上课，令文有云：

国家设置学校，慎定学程，固将造就人才，储为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惟当以

殚精学业，为唯一之天职，内政外交，各有专责，越俎而代，则必治丝而棼。譬一家然，使在塾子弟，咸操家政，未有能理者也。前者北京大学等校学生聚众游行，酿成纵火伤人之举，政府以青年学子，激于意气，多方启导，冀其感悟，直至举动逾轨，构成非法行为，不能不听诸法律之裁制，而政府咎其暴行，悯其蒙昧，固犹是爱惜诸生意也。在诸生日言青岛问题，多所误会，业经另令详切宣示，俾释群疑。诸生为爱国计，当求其有利国家者，若徒公开演说，蔑视外交，既损邻交，何裨国计？况值邦家多难，群情纷扰，甚有挟过激之见，为骇俗之资，虽凌蔑法纪，破坏国家而不恤，潮流所激，必至举国骚然，无所托命，神州奥区，坐召陆沉，以爱国始，以祸国终，彼时禹目颠危，虽追悔始谋之不臧，嗟何及矣！诸生奔走负笈，亦为求学计耳，一时血气之偏，至以罢课为要挟之具。抑知学业良窳，为毕生事业所基，虚废居诸，适成自误。况在校各生，类多勤勉向学，以少数学生之憧扰，致使失时废业，其痛心蹙首，又将何如？国家为储才计，务在范围曲成，用宏作育，兹以大义，正告诸生：于学校则当守规程，于国家则当循法律。学校规程之设，未尝因人而异，国家法律之设，亦惟依罪科罚，不容枉法徇人。政府虽重爱诸生，何能偭弃法规，以相容隐？诸生劬业有年，不乏洞明律学之士，诚为权衡事理，内返良知，其将何以自解？在京着责成教育部，在外责成省长暨教育厅，督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一律上课，毋得藉端旷废，致荒本业。其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政府于诸生期许之重，凡兹再三申谕，固期有所鉴戒，勉为成材。其各砥砺濯磨，毋负谆谆诰诫之意！此令。

各校学生，闻悉此令，当然不愿受命，罢课如故。并由学生联合会中派遣演讲团，分头至京城内外，举行露天演讲，数约千余人。这边说得慷慨激昂，那边说得淋漓感奋，甚至声泪俱下，引起一班行人的感情，统是倾耳静听。东一簇，西一团，好象听文明戏一般，越来越众，警察厅又出来干涉，特派保安马队若干人，到处弹压，先劝学生不得演讲，学生置诸不理，仍然侃侃而谈。嗣由警队动怒，拍动马头，竟向人多处冲突进去，听讲诸人，恐遭蹂躏，陆续奔散，只剩了演讲学生，被警队强加驱迫，押入北京大学，闭置法科理科各室，不准自由出入。且由警士环守学校大门，再从步军统领署内，派出兵士数百，竟在门前扎营，视学生如俘虏，日夜监束。还想加用压力。各校教职诸员，均向政府递呈，要求释放学生，撤退军警，政府并不批答。教育次长袁希涛，见学校风潮愈紧，未免左右为难，因亦慨然告辞，政府准令免职，另命傅岳棻为教育次长，摄行部务。北京各学校，不得不通电外省，声明曲直。上海滩头，学校最多，消息最灵，听得北京各学生一再被拘，自然愤气填胸，立即号召各界，续开大会，时已为六月初旬了。会场决议，以学界为首倡，以商界为后继，务要罢斥曹、章、陆三人，及释放北京被拘学生，然后了事。当下缮成一篇宣言书，分布如下：

呜呼！事变纷乘，外侮日亟，正国民同心戮力之时，而事与愿违，吾人日夕之

所呼吁，终于无毫发之效，前途瞻望，实用痛心。本会同人，谨再披肝沥胆，以危若之词，求国人之听。自外交警信传来，北京学生，适当先觉之任，士气一振，奸佞寒心，义声所播。咸知奋发，而政府横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此咎及教育负责之人，致傅、蔡诸公纷纷引去。夫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迭与日本借债订约，辱国丧权，凭假外援，营植私利，逆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国国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且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惩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有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科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争乱频年，民曰劳止，政府犹不从事于根本之改革，肃清武人势力，建设永久和平，反藉口于枝叶细故，以求人之见谅。继此纷争，国于何有？此皆最近之事实，足以令人恐惧危疑，不知死所者。政府既受吾民之付托，当使政治与民意相符，若一意孤行，以国家为孤注，吾民何罪？当从为奴隶。呜呼国人！幸垂听焉。共和国家之事，人民当负其责，方今时机迫切，非独强邻乘机谋我，即素怀亲善之邦，亦无不切齿愤恨，以吾内政之昏乱，我纵甘心，人将不忍，生死存亡，近在眉睫，岂可再蹈故习常，依违容忍，慕稳健之虚名，速沦胥之实祸？夫政府之与人民，譬犹兄弟骨肉，兄弟有过，危及国家，固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终不见听，虽奋臂与斗，亦所不辞。何则？切肤之痛在身，有所不暇计也。吾人求学，将以致用，若使吾人明知祸机之迫不及待，而曰姑俟吾学业既毕，徐以远者大者，贡献于国家，非独失近世教育之精神，即国家亦何贵有此学子？吾人幸得读书问道，不敢自弃责任，谨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致罢课，期全国国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国贼为唯一之职志。政治肃清，然后国基强固，转危为安，庶几在此。同人虽出重大之代价，心实甘之。所冀政府彻底觉悟，幡然改图，全国同胞，亦各奋公诚，同匡危难，中国前途，实利赖之。同人不敏，请任前驱，戮力同心，还期继起。

上海商民，为了学界宣言，都不知不觉的流露一种热诚，与学生共表同情。六月四日，南商会开会集议，各商人闻风前往，不下千余，偏警兵无理取闹，硬要把他拦阻，遂致众情大愤，以为如此压迫，非罢市不足对待，越宿便即实行。南市各商肆，先行罢市，法租界各商家，照样闭门，公共租界，一律照办。又俄而英租界中，如永安、先施两大公司，亦皆杜门谢客。到了午后，无论华租各界，所有大小商店，统已关门闭户，不纳主顾，街上只有学生奔走，分发传单，巡警往来，防备闹事，余外无非是各处行旅，侦探消息，好好一个回大商埠，弄得烟云失色，箫鼓无声。过了一宵，商店仍旧闭市，华界一带，由警官挨户晓示，勒令开门，照常交易。商人早已将答语预备，说是买卖自由，不劳警官过问。好一个回话手本。警官倒也无词可驳，悻悻自去。租界中的洋巡捕，不过沿路巡查，维持秩序，却未曾硬行干涉。惟商肆各悬挂白旗，上面写着，无非是“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等语。全市旗布飘飏，做了一种特别的招牌。又越一日，华界租界，只有几家吃食店，半开半掩，略卖些饼饵糕粽，惠顾行人，此外依

然抱着关门主义。警察署不能漠视，又派出武装警察，游行华市，用了一派威吓的厉词，逼令开市。商民或怕他凶焰，勉强除去排门，及警察去后，复将排门关好，拒绝买卖。再过两天，闭市如故。

看官你想上海一隅，是中外各国交通的埠头，行人似蚁，比户如鳞，怎能好几日不做买卖？华人为反对政府起见，就使受些困难，尚是甘心，那洋商岂肯无端受累，听他过去？当下由中外官吏，迭电中央，报明情状。政府至此，也不得不改变方针，就是安福派亦无法摆布，只好听令政府，自行处置。政府乃拟将曹、陆、章三人，一并免职，并释放先后拘禁的学生，这消息传到上海，闭市已经六日了。商会因遍发通告，传知各业，所有要求各事，目的已达，应即于次日开市交易等语。到了翌晨，各商人购阅新闻纸，尚未载有免除曹、陆、章三人命令，恐京中所传未确，仍然闭市，直到晚间，方得驻沪总领事法磊斯，转奉驻京英公使朱尔典氏来电，证明曹、章、陆三人免职命令，已由徐政府颁布，确凿无讹。电文由英公使寄沪，可知曹、陆、章之免职，还是假手外人。且由总领事劝告商学两界，开市上课。商界已有一星期停止交易，既已得遂一部分的请求，乃全体开市，照常营业，并在门首各挂五色国旗，作为民意胜利的庆贺。学生团又拍电至京，问明被拘学生情状，旋得京中各学校复电，已经一律释放。于是学生团选出代表，向大小商号道谢，自归各校上课去了。

是时南京、杭州、武昌、汉口、天津、九江、山东、厦门各处，因闻沪上罢市，亦皆先后相继，一致要求，或五日，或三日，连工界亦相约罢工，群起抵制，所以安福派不能坚持，徐政府方得行使命令，这也好算得众志成城，有此效果哩。惟曹汝霖既已罢职，交通总长一缺，暂任次长曾毓隽代理。徐总统尚恐得罪安福，且虑国民为了青岛问题，再有要求，因提出辞职咨文，送交参众两议院，一面通电各省，自述咨文内容。略云：

国步艰难，百度纠纷，世昌力绌能鲜，谨于昨日咨行参众两院辞职。其文曰："本大总统猥以衰年，谬膺众选，硁硁之性，本不承任。惟以邦人责望之殷，督以大义，固辞不获。其时欧会肇始，关系綦巨，而国内和平之望，亦甫在萌芽，一线曙光，万流跂瞩。私衷窃揣，以为此时对内对外，皆为贞元绝续之交，不乘兹着手，迅图挽救，后将无及，所以踌躇再四，不得不勉膺巨任者，固期有所匡救也。欧会成立以来，经过详情，业经咨达国会在案，原拟全约签字，惟提出关于胶澳各条，声明保留此项，原属不得已办法。但体察现情，保留一层，已难办到，即使保留办到，于日、德间应有效力，并不变更，而日人于交还一举，转可借端变计，是否于我有利，此中尚待考量。若因保留不能办到，而并不签字，不特日、德关系，不受牵制，而吾国对于草约全案，先已明示放弃，一切有利条件及国际地位，均有妨碍，故为两害从轻之计，仍以签字为宜。前此因胶澳交还，未有确证，政府亦深为顾虑。近日迭接全权委员等报告，日代表在三国会议中，已有宣言可证，英外部亦正式来函，声明日本将胶澳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一层，系属切实。日外部对于还付胶澳问

题，亦已有半公式之声明，由驻京日使送达外部。凡兹各节，虽未列在草约，固已足资证明。即美总统前于保留办法，极表赞助，近亦谓须与公法家详慎考酌。此时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惟有重视英、美、法、日各国之意见，毅然全约签字，以维持我国际之地位。惟我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在人民昧于外交情形，固亦在意计之中。而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总统以下同属公仆，欲径情措理，既非服从民意之初衷，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踬，此自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至于和平计划，不外法律事实诸端，曩在就任之初，目睹兵氛未销，时局危迫，窃以为非促进统一，无以谋政治之进行，即无以图对外之发展，迭经往返商榷，信使交驰，始有会议之举。果其诚意言和，互谋让步，则数月以来，从容筹议，何难早图结束。乃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执成不悟，事势多歧，筑定道谋，蹉跎时日。循此以推，即使会议重开，而双方隔阂尚多，必至仍前决裂，一摘再摘，国事何堪？此皆本大总统德薄才疏，无统治国家收拾时局之智能，知难而退，窃慕哲人，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抑且民为邦本，古训昭然，本大总统来自间阎，深知疾苦，亦冀厉行民治，加惠群生，稍尽藐躬之责，乃以统一未成之故，阛阓凋零，萑苻四起，士卒暴露，老弱流离，每念小民痛苦之情，恻然难安寝馈，心余力绌，愧疚滋深。自维澹定本怀，原无名位之见，经岁以来，既竭疏庸，无裨国计，虽阁制推行，责任有属，国人或能相谅，而揆诸平昔律已之切，既未能挈领提纲，转移元会，犹冀以难进易退之义，率我国人。谨咨达贵院声请辞职，幸早日提议公决，另行选举，以重国政。至此项选举，手续纷繁，在未经选举新任大总统以前，本大总统一日在职，仍当尽一日之责，相应咨达贵院查照办理”等语。各该地方长官，务当督饬所属，保卫地方，毋稍疏虞，是为至要！

各省督军省长，得了徐电，正想复电挽留，旋接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及众议院议长王揖唐，通电各省云：

本日大总统咨送盖用大总统印文一件到院，声明辞职。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躬赍缴还，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恐有讹传，驰电奉闻，敬希鉴察！

自两议院有此电文，各省督军省长，越加向徐巴结，纷纷电达中央，挽留徐驾。徐东海原是虚与周旋，并非真欲去位，既得内外慰留，自然不生另议。惟国务总理钱能训，不得不呈请辞职。总理一辞，全体阁员，当然连带关系，一并告退。原来此时为责任内阁，一切政治，当由内阁负责，总统尚可推诿，所以老徐通电，也有阁制推行，责任有属的明文。钱总理无可诿咎，还是卸职自去，离开此烦恼场。总计钱内阁成立半年有余，

至此似山穷水尽，不可复延了。小子有诗道：

揆席原来不易居，况经世变迫沦胥。
何如卸职归休去，好向家园赋遂初。

钱内阁既倒，徐总统亦许令归休，欲知继任为谁，下回再行表明。

古人有言："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沪上罢市，即其见端也。夫曹、陆、章三人之亲日，非真欲卖国也，但欲见好于武夫，为之借资运械，竭尽机谋，顾目前而忘大局，误国适同卖国耳。老徐亦何尝爱此三人，无非因安福派之掣肘，不得不下禁令以顾邻谊，促上课以抑学潮，迨致激动公愤，全沪罢市，而各省又相继响应，于是安福派之计穷，而曹、陆、章免职之令乃下，此未始非武夫专擅之反动力，而亦由老徐欲擒姑纵之谋有以致之也。然三人虽去，而安福系之势力犹张。徐乃复提出辞职咨文以免安福派之非议，此中之煞费苦心不足为外人道，然徐虽留而钱则已倒矣。

第一〇九回
乘俄乱徐树铮筹边　拒德约陆征祥通电

却说钱能训辞去总理，当由徐总统下令照准，其余阁员，亦曾连带辞职，徐总统却不加批答，且令财政总长龚心湛，代任国务总理。所有内务总长一职，本由钱能训兼职，此钱亦辞免，因特使司法总长朱深兼署，此外俱仍旧贯。惟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既已免去，后任乃是李思浩。大学校长蔡元培，不愿回京，改任胡仁源署理。内外风潮，总算少平。驻京英、法、日、意、美五国公使，以为风潮少靖，正当把上海的和会，继续进行，特由英使朱尔典氏，作为五国总代表，向徐政府提出说帖云：

兹由英、法、日本、意、美五国公使，对于上海和会停顿，致生中国国内纠葛，迟缓解决之情，深系不平之念，故拟声明其所希望，重行开会，以使会议之举，可以尽前妥为了结之意。查双方之目的，现既彼此说明，则似可早达于与各方公平，及与中国并国民共同利益相宜解决之方法，此时未及其时，而各本公使望无论何方面，必不以何方法而允重开战事。各国公使陈述此意时，并欲向中国国民及政府，声明其各本国政府与各本国国民存友睦良好之忱，且对于中国能恢复统一国内和好之状，并中国政府能完全施行其欲达国民普遍幸福所组织之权。届时各本国政府及国民，当必满意欢迎也。

徐总统接着说贴，免不得长叹数声。看官须知徐总统本意，原是极端求和，不过因总代表朱启钤，赴沪数月，毫无头绪，虽由南方不肯让步，终致无成，就中亦为安福派作梗，阴受牵制，所以老徐闻到“议和”二字，不能不一再唏嘘。安福作梗，已见一百零七回中。安福派中的首领，名目上为段合肥，实是小徐背后捉刀，独力造成。故一个徐树铮，实足概括安福全部。徐树铮的意见，欲派选本系中人，作为议和总代表，故当和议停顿后，即密嘱心腹，向总统府中进言，老徐含糊答应。及五国公使说帖，递入总统府，遂使老徐踌躇再四，默思派一别员，仍归无效，不若将计就计，使安福系中推举一人，叫他前去一试，如能妥协和议，原是不必说了，否则亦使他亲尝艰苦，免得横生枝节，多来饶舌。当下授意段派，即令推荐妥员。偏有一位众议院议长王揖唐，愿当此任，徐总统毫不迟疑，即派令南下。

徐树铮又因南北停战，无从逞威，段合肥又不得秉政，内乏奥援，必且失职，乃更想出一条大名目来，居然欲效汉终军请缨故事。自从民国二年，俄人嗾使外蒙独立，迫我承认，中国政府因内乱未平，不遑兼顾，只好放弃一部分主权，听令自治，事见前文。蹉跎至四五年，虽尚有驻库办事员住着，但已徒有虚名，不能监制外蒙。外蒙惟藉俄人为援，抵抗中国。至俄国革命，已失保护外蒙的能力，西伯利亚一带，乱党蜂起，且屡与外蒙为难，外蒙王公，颇悔从前错误，复思内向。小徐得了此信，乐得趁这机会，博取功劳，乃即呈入条陈，自请防边。徐总统以小徐好事，在内多患，还是调他出去，较为安静，因即准如所请，特令为西北筹边使。这西北筹边使的官名，乃是民国以来所创见，当时议定筹边使职权，颁行如下：

（一）政府因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地方事业，特设西北筹边使。

（二）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办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

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应商承筹边使襄助一切，其边事长官佐理员等，应并受节制。

（三）西北筹边使，办理前条事宜，其有境地毗连，关涉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各省，及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行政区域内者，应与各该省军政民政最高长官，及各都统妥商办理。

（四）西北筹边使施行第二条各项事宜时，应与各盟旗盟长札萨克妥商办理。

（五）西北筹边使设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筹边使选定呈报。

（六）西北筹边使公署之编制，由西北筹边使拟定呈报。

（七）本官制自公布日施行。

小徐既任筹边使，尚以为权力未足，再向中央要求，欲兼充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总统拗他不过，索性也下一任命，使他如愿以偿。予取予求的徐树铮，方握虎符，拥曾旄，威风凛凛，驰往塞外去了。事写有致。

且说青岛交涉，终未定夺，签约不签约两问题，各执一词，亦难解决。山东绅民，前曾在省城演武厅中，特开国民请愿大会，要求省长代电中央，请将青岛及路矿等，由和会公判，直接交还，并请惩办祸首，撤除非法密约。当经省长代为转电政府，政府搁置

不答。嗣因日本恃强欺弱，陆专使等不能争回主权，乃再由山东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商会、农会、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济南商会等七团体，公举代表八十五人，入京呈递请愿书。书中总旨分三大纲：（一）系巴黎和约，关于山东三条，必须拒绝签字。（二）系高徐、顺济铁路草约，必须废除。（三）系卖国奸人，必须一律严惩。六月二十日，各代表亦皆到京，即至总统府中，要求谒见大总统。徐总统未允接见，各代表待至傍晚，方才散去。次日，又往总统府，坚求面谒。乃由龚代总理心湛、朱总长深，出来相见。各代表振振有词，定要亲见总统。龚代总理等。谓既有请愿书，且俟总统阅后，再行定夺。各代表始递交请愿书，由龚代总理转递进去。既而徐总统也亲莅居仁堂，传见各代表，各代表才得面陈民意，迫请总统代为主张。徐总统慰谕数语，教他出外候批，各代表乃一并退出。乃国务院发出请愿书批示，语带游移，未见切实，各代表因复诣国务院，谒见龚代总理，声称奉阅批语，尚涉含糊，公民等名为代表，实不能归见父老，应请将原批收回，确实示明。龚代总理无语可驳，当允于二日内另行批复，各代表乃再出外守候。过了两日，国务院总算践言，发出批语如下：

据来呈均悉。该代表等关怀桑梓，注重国权，所述特为痛切。此次欧会和约，政府以关于山东问题各条，最为重要，迭经电饬专使，悉力争持，近据专使等电述保留一节，尚在多方进行，所有各代表等陈请，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经电达专使，遵照在案。国家领土主权，断难丝毫放弃，政府与国民主张，初无二致，无论如何，必将胶澳设法收回，此则夙具决心，可为国民正告者也。所称高徐、顺济路约一节，查该路原系草约，自必多方磋议，力图收回，断不续订正约，以慰群望。至中日二十一条密约，及高徐、顺济路约，经过情形，案牍具在。前经择要宣布。共和国家，一切措施，悉当准诸法律，必有确实证据，乃受法律制裁。政府与国家利益，人民疾苦，无日不在注念之中，乃以国家多艰，致该代表等远涉京师，有妨本业，殊深轸念。其各归告父老子弟，俾晓然于外交真相，及政府维持国权之苦心，各持镇静，勿滋疑虑！此批。

各代表见了批示，比前批较为切实，虽未能尽如所求，也算得了三分之二，因各陆续出都，还乡去讫。未几，复由北京各团体公推代表五百余人，排队举旗，亦赴总统府请愿，备有公呈，要求三款：（一）不保留山东和约，决不应签字。（二）决定废除高徐、顺济两路草约。（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徐总统闻报，又遣龚代总理，及教育次长傅岳棻，接见北京各代表。各代表求见总统，到晚未出，大众不肯散归，并在新华门外露宿一宵。翌日，始由徐总统召见，并即由国务院发出批词，略云："所陈三事，政府具有决心，亟应竭力进行，慰从众望。艰难困苦，当与国人共勉"等语。于是众代表不复多言，相率退归，静候解决。

到了七月二日，政府接到巴黎来电，乃是协约国对德和约，已经议决，即在凡尔赛宫正式签字。独中国专使，因山东问题，未得和约保留、只好拒绝签字，所以来电声明。

先是各国代表，共至巴黎，开议对德条约，德亦派出代表议和，总代表为蓝超伯爵，余为内阁阁员蓝斯堡、吉斯白资，暨国会议长莱勒特、华白公司经理美尔恰、国际法学家休克金等，并至巴黎，共同谈判。协约国叠经磋磨，公定对德议和草约十余件，统计得八千字，大致可分为数纲：（一）割让和约指定的土地；（二）放弃欧洲以外一切殖民地及权利；（三）承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国独立；（四）减少常备兵额，与所有军舰，不得沿用征兵制，及潜水艇，军用飞机；（五）惩罚前德皇威廉第二；（六）赔偿各国损失全数为墨银五百万万元；（七）协约国商货，得自由通过德国境内，尚有著名铁道运河水道等，归协约国管辖；（八）德国承认国际同盟，但一时不能加入，所有一切代管地，与国际公有地，均由国际同盟掌管。此外尚有细件，不及备载。此属西史范围，故从略叙。德国代表，当然不肯承认，提出抗议。旋经协约国再加修改，不过就割让土地部分间，稍从变换，余皆不肯更动。会长克勒孟沙，且严词语德国代表道："今无庸再来哓哓，大小各国，因汝德人违背公道，非常酷待，所以结成团体，各派代表到此。汝国若再不从，恐要与汝国大决算了。"可怜德国代表蓝超伯爵等，无由申说，不得已电告本国，请示定夺，战财国原是如此，但亦统由德人自取。德国新大总统爱培尔德，及内阁总理施特曼，俱不愿允此和约。施特曼内阁，遂全体辞职，就是议和总代表蓝超伯爵，亦连同告辞，乃由巴浮氏重组内阁，另派外交总长慕勒氏，殖民总长贝尔氏，继为议和代表。终因势孤力屈，抗不过协约国的威棱，且将协约国议案，付诸国会表决，投票结果，愿签字的二百二十八票，不愿签字的，只一百三十八票，大多数通过和约，电致议和总代表，勉强签约。德既签字，与会诸国代表，皆相继签字。惟中国代表陆征祥等，均不出席，声明为山东问题的障碍，碍难签约，一面报告中央。文云：

> 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日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窃惟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同疚神明，外渐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之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这电自六月二十八日，由巴黎发出，是日即协约国对德和约共同签字的期间，途中不知何故淹留，至七月二日方才接到。政府正在着忙，会议善后办法，忽又接到陆专使续电云："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事告终，通过后即用明令发表，愈速愈妙，幸勿迟延！"政府因即复电云：

事势变迁，并声明亦不能办到，政府同深愤慨。德约既未签字，所谋保存我政府最后决定之权，保存后究应如何办理？此事于国家利害，关系至为巨要。该全权委员等责职所在，不能不熟思审处别求补救，未便以引咎虚文，遽行卸职。至所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

重洋遥隔，一电往还，未能朝发夕至，免不得有稽迟情形。政府恐国民因此愤激，再起风潮，故不待陆专使等答复，便即由徐总统下令道：

巴黎会议对德和约，关系至巨，迭经电饬各全权委员审慎从事，顷据全权委员陆征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通知大会宣言维持保留后，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又复完全被拒。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以我国与日、德间三国之关系，提出和会，数月以来，乃以种种关系，不克达我最初希望，旷览友邦之大势，返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惟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作为终结。现在对德和约，既未签字，而和会折冲，势不能诎然中止，此后对外问题，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视协约各友邦之善意。国家利害所在，如何而谋挽济，国际地位所系，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审处，妥筹解决。凡我国人，须知圜海大同，国交至重，不能遗世以独立，要在因时以制宜，各当秉爱国之诚，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张，俾政府与各全权委员等，得以悉心筹画，竭力进行。庶几上下一体，共济艰危，我国家前途无穷之望，实系于此。用告有众，咸使周知！此令。

这令下后，嗣接陆专使复电，除奥约应该签字外，仍执前议。政府乃照来电进行，小子有诗叹道：

对外全凭后盾多，徒持公道漫言和。
试看炎日天骄甚，箝口无成恨若何？

欲知后来对日情事，容至下回续叙。

小徐才识，未尝不卓绝一时，惜乎其心术之不堪告人也。彼欲效战国策士之行，为纵横捭阖之谋，不知彼时七国分峙，各私其私，策士犹得乘势而操纵之，今岂犹是战国时耶？明明为共和政体，而乃专事破坏，不愿和平，至南北停战以后，即起攫西北边防使一席，名曰防边，实仍欲把持军权耳。民国有小徐，欲求安宁难矣。陆征祥等之出使巴黎，参入和会，始终欲保留胶澳，不肯签字，较诸曹、章、陆诸人，较为得体。然至于舌敝唇焦，卒不能挽回万一，岂不可叹！优胜劣败，已成公例，奈何军阀家犹专知内哄，不顾大局耶？

第一一〇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

却说山东问题，未曾解决，国民当然不服，屡有排日举动。山东齐鲁大学生。常在通商要港，调查日货出入，不许华商贩售。一日，见有车夫运粮，输往海口，学生疑他私济日人，趋往过问。偏被日人瞧见，号召日警，竟将学生拘去。事为学商各界闻知，即聚集数千人，共至省长公署，请向日本领事交涉。当由省长派员劝慰，许即转告日领，索回学生。大众待至晚间，未见释归，又向省长署中要求，直至次日始得将学生放归，众始散去。嗣又有乡民数千人，因日人在胶济铁路桥洞旁，抽收人畜经过税，亦至省长公署，要请与日人理论。经省长婉言劝导，教他少安毋躁，待政府解决青岛问题，自不至有此等情事。乡民无可奈何，只好归退。惟排斥日货，始终未懈。不但山东如是，各省亦皆如是。驻京日使，专用强力压迫我国政府，严行禁止，政府不得不通电各省，但说是："陆专使拒绝签字，正当统筹全局，亟谋补救，各省排斥日货，徒然意气用事，反损友邦感情，务希责成军警，实力制止"等语。各省长官，虽亦照式晓示，惟国民不买日货，乃是交易自由，并非犯法，所以禁令屡申，也是徒然。政府也不过虚循故事。既而上海租界内，有悬挂日皇形像，当众指骂等情。四川重庆境内，日本领事宴请中国官绅，轿夫马弁，群集领事署门，用泥土涂抹门首的菊花徽章。两事又经日使提出，请中国政府设法消弭，并查办犯人，严行惩罚云云。政府也只好通电各省，申谕人民，毋得再犯友邦国徽及君主肖像。此外尚有各种交涉，不胜枚举。惟巴黎和会中陆专使等，对德条约，已不签字。接连是对奥条约，亦由协约国与奥使议定，迫令承认。奥使伦纳尔等，起初也极力抗辩，终因兵败国危，无能为力，没奈何忍辱签字。协约国当然签约，陆专使等对

着奥国，没甚关碍，也即签字。奥约与德约略同，无非是割让土地，裁损军队，放弃欧洲以外一切权利，承认匈牙利独立，奥、匈本联邦国，至此匈始独立。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新建诸国，并赔偿各国战争损失等情。中国专使既经签字，便即电达中央，时已为九月中旬了。徐总统乃连下二令道：

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促进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既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对德战事状态终止，业于九月十五日布告在案，兹据专使陆征祥电称，奥约已于九月十日经我国签字等语，是对德、奥战争状态，业已完全解除。惟宣战后对德、奥人民所订各项章程，非有废止或修改之明文，仍应继续有效。此令。

还有广东军政府，比徐总统占先一着，也对德宣告和平，文云：

自欧战发生，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加危害于中立国，我国以德警告无效，继以绝交，终与美国一致宣战，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其他条款，及中、德关系各款，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保全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再加考量，为公道正谊之主张，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看官阅过上文，应知中国与德、奥宣战本由段祺瑞首先主张，所以段祺瑞辞去总理，名为下野，实是仍任参战督办。德、奥约定易战为和，参战处应该撤销，所有参战处办事人员，统皆叙功，段祺瑞得受勋一位殊荣。惟段派不愿就此闲散，当然预先筹画，以便改设机关。徐树铮出任边防，就是保持权力的先声，好在俄、蒙交涉屡此发生，中国不能不积极筹备，小徐已做了前驱，中央应特任一督办大员，作为小徐的援应。督办大员的资格，当然非老段莫属了。于是由政府下令道：

现在欧战告竣，所有督办参战事务处，应即裁撤。惟沿边一带，地方不靖，时虞激党滋扰，绥疆固圉，极关重要，着即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特置大员，居中策应，以资控驭而赴事机。其参战处未尽各事，并归该处继续办理，藉资收束。此令。

这令后面，便是特任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好一篇改头换面的大文章，仍由段老一手做去。倚段奉段的人物，也得联蝉办事，权力依然，可喜可贺。语语生芒。先是俄国内乱，不遑处顾，西伯利亚一带，新旧各党，互生抵触，乱匪亦乘势蜂起，随处滋扰。我国除蒙古外，如吉林、黑龙江、新疆各界，均与俄境毗连，免不得为彼所逼，时有戒心。吉、黑两省督军省长，屡次致电中央，请派海军舰队，驰往松花江为驻防计。当经海军部提出议案，咨交国务会议，国务员一体赞成，并援前清咸丰八年瑷珲条约作为证据。查瑷珲条约，为中、俄两国所协定，内载："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口，为俄罗斯国属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为大清国属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其间地方，为大清国、俄罗斯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此后只准大清国、俄罗斯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等语。据此约文，既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如同连接，是我船由海溯江，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中，虽经过俄属江流，也是依据条约行事。况条约载明，只准中、俄两国行船，不准各别外国船只行走，是中国船只，显然可行。现在俄乱方亟，不暇顾及边境治安，我国若筹办黑龙江防，正是目前急务。且党匪所至，中、俄商民，并皆罹殃，如果我国江防成立，不但华民免祸，就是俄民也受益不浅。俄政府应该欢迎，不至抗议。国务员执此理由，因即决议进行，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并饬海军总司令，调驶利绥、利捷、利通、利川、江亨、靖安等六舰，由沪北往松、黑二江驻防。各舰驶至海参崴，俄人提出抗议，不容中国舰队上驶，经海军代表林建章，与外交委员刘镜人等，一再理论，始得放行前进。将抵松花江口，暂泊达达岛，又为俄官所阻，不能径入。达达岛地旷人稀，无从购取煤粮，俄人且截断各舰的运输，几至坐困。林建章等一面与俄人交涉，一面自由驶入庙街，拟寻一避冷港内，寄泊御寒。不料西伯利亚俄军，竟不分皂白，放起炮来，连声轰响，向中国舰队激射。舰队慌忙退避，已有弁目三人受伤，当即拍电到京，一再告急。政府先已照会俄使，依照瑷珲条约，与他辩论。俄使倒也说不出理由，但言："本使只能随本国政潮，从权办理，中国若据瑷珲条约，亦可自行上驶，各行其是。"照此口吻，也是由俄国内乱，故从柔软。政府得了此信，却放心了一半，至是接到告急电文，复向俄使严重责问，书面写着：

查瑷珲条约第一条第二项，载明中、俄船只，得以驶入松花江等，不受限制。中、俄在松、黑权利，原属平等，今俄舰炮击吾舰，殊出意外，应请从速允许我舰江亨、利捷、利绥、利川四艘，安全通过，否则吾国不得不执相当之对付，将以同样手段，加之贵国松、黑两江之舰艇。亦希速电海参崴当事者，以短小之时间，为满意之答

复，是所至盼。不意中国亦有此强硬之公文！

除此责问书外，又电驻海参崴高等委员，与俄新政府直接交涉。其实俄政府尚徒拥虚名，未能统驭全国，就是驻京俄使传电通告，也没有确实表示。中国驶往松花江的舰队，只能暂避兵锋，退驻下流，静待解决便了。会驻库办事大员都护使陈毅，报称外蒙古王公，情愿取消自治，归附中华，这真算是民国难得的机会。政府自然去电奖励，并饬外交部蒙藏院等机关，会同商酌办理。陈毅复派属员王仁诩到京，面陈一切情形。原来外蒙自受俄人唆使后，名为自治，实不啻为俄人保护国，俄人屡给借款，盘剥外蒙，外蒙已不堪凌逼，自知为俄所欺，苦难悔约。及俄国革命乱党，又屡次入境，骚扰益甚。外蒙自治官府，乃复向中国乞援，当由外蒙亲王巴特玛多尔济领衔，呈请取消自治，凡历年所借款项归俄、蒙双方交涉，应由中央逐年归还若干。余如各王公等年俸，亦请中央承认等语。陈毅以为所损有限，所得实多，便替他殷勤呈报。还有西北筹边使徐树铮，正欲借此图功，可巧得了这个消息，乃是天上飞来的幸事，急忙电呈中央，说是："外蒙归化，怀德畏威，应速加慰抚"等语。明明是自己吹牛。徐总统连接呈文，因即颁发明令道：

　　据都护使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呈外蒙官府王公喇嘛等合词请愿呈文，内称："外蒙自前清康熙以来，即隶属于中国，喁喁向化，二百余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无事。自道光年间，变更旧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秽污，众心益滋怒怨。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独立之举。嗣经协定条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宗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利权，迄今自治数载，未见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令人诚有可叹者也。近来俄国内乱无秩，乱党侵境，俄人既无统一之政府，自无保护条约之能力，现以不能管辖其属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通土匪，结党纠伙，迭次派人到库，催逼归从，拟行统一全蒙，独立为国。种种煽惑，形甚迫切。攘夺中国宗主权，破坏外蒙自治权，于本外蒙有害无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该布匪等，以为我不服从之故，将行出兵侵疆，有恐吓强从之势。且唐努乌梁海，向系中国所属区域，始则俄之白党，强行侵占，拒击我中蒙官军，既而红党复进，以致无法办理。外蒙人民生计，向来最称薄弱，财款支绌，无力整顿，枪乏兵弱，极为困难。中央政府虽经担任种种困难，兼负保护之责，乃振兴事业，尚未实行。现值内政外交，处于危险，已达极点，以故本官府窥知现时局况，召集王公喇嘛等，屡开会议，讨论前途利害安危问题，冀期进行。咸谓近来中、蒙感情敦笃，日益亲密，嫌怨悉泯，同心同德，计图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愿取消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凡于扎萨克之权，仍行直接中央，权限划一。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当将议决情形，转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时，业经赞成。惟期中国关于外蒙内部权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议定，则于将来振兴事务，及一切规则，并于中央政府统一权，两无抵触，自与蒙情相合。人民万世庆安，于外蒙有益，即为国家之福。五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共

所期祷者也。再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蒙而订也。今既自已情愿取消自治，前订条件，当然概无效力。其俄人在蒙营商事宜，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后，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另行议订，以笃邦谊而挽回利权”等语。并据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呈同前情，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声明王族一家之谊。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所以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应当优为待遇，俾同享共和幸福，垂于无穷，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同日又加封外蒙古图克图汗，令文有云：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深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两令既下，又由外交部照会驻京俄使，通报外蒙取消自治，凡前订中、俄、蒙条约及俄、蒙商约，并中、俄声明文件，一概停止效力，且将外蒙取消自治，仍复旧制各情形通告驻京各国公使。各国公使与外蒙均无甚关系，当无异言。俄使虽不愿赞成，但因本国内情非常扰乱，实不能顾及外蒙，自己侨寓中国，赤手空拳，徒靠着三寸舌根，究有甚么用处，所以暂从容忍，俟新政府稳固后再与中国交涉。那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尚在内蒙驻节，至此且受命为册封专使，得与副使恩华、李垣，睥睨自若，驻往库伦去了。小子有诗咏道：

本是无功冀有功，一麾出使竟称雄。
此君惯使刁钻计，如此机心亦太工。

欲知小徐赴库情形，且至下回叙明。

参战处成立以后，将及二年，未闻有如何大举，故外人时有不满意之论调。然使当时无段氏之主张，列入参战地位，则巴黎和议，中国当然不能列席，此后之外交困难，固不仅青岛问题已也。即斯以观，段氏不得谓无功，但段氏生平之误，在信任一小徐。小徐因参战之将罢，亟倡议边防，彼若为段氏效忠，而不知其处心积虑，无非为自己之权力起见。陈毅之取消外蒙自治，功已垂成，而小徐即起而乘之，欲夺陈毅之功为已有，巧固巧矣，亦知人有千算，天教一算之俚谚否耶？试观俄罗斯历来猖獗，谋攫外蒙，迫我认约，曾几何时，而国乱如麋，不遑兼顾，国且如是，况一人一身乎？小徐，小徐，汝谓已智，果何智之足云？

第一一一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

却说徐树铮出任边防，无非为徼功起见，及外蒙取消自治，又得受中央任命，做了一个册封专使，便与副使恩华、李垣等，驰赴库伦。驻库办事员陈毅，也知小徐此来，不怀好意，但不得不出郊相迎。就是外蒙王公，既已归附中央，理应欢迎专使，相偕出迓，执礼颇恭。小徐昂然前来，意气扬扬，及与陈毅等相遇，乃下马晤谈，略道寒暄，便即上马入库伦城，当下将册书授与外蒙呼图克图。呼图克图依礼接受，摆宴接风，皆意中事，不消细叙。散宴后，小徐出寓陈毅公馆，便作色与语道："汝亦曾知我徐某的声名否？汝在库伦多年，没甚建树，今我奉使到此，为汝成立功劳，并非越俎代谋，汝勿疑我有他意，暂请汝勿与外界通问，俟我办理告竣，自当南归，否则与汝不利，汝宜留意。"骄态如绘。陈毅听了，也觉愤不可遏，但默思小徐凶横，未可与争，不如虚与周旋，还可敷衍过去，俟他复命，使可无事，因此含糊应允，听令小徐办理。小徐也乐得张威，即借库伦为行辕，安居起来。嗣是边防情事，均归小徐主张，陈毅毫无权力，不过虚有职位罢了。

是时财政总长兼代国务总理龚心湛，因为财政支绌，不敷分拨，屡受各方指摘，情愿卸去职任，免得当冲。乃即递上辞呈，襆被出都。徐总统无从挽留，只好准令免职，改任他人。向例总理缺席，当由外交、内务两总长代任，外交总长陆征祥赴欧未回，内务总长田文烈，因病乞假，当然不能任命，挨次轮流，应归陆军总长靳云鹏权代。靳为段合肥门生，资望尚浅，全靠老段一手提拔，始得累跻显阶，官至陆军总长，特授勋二位。老徐本阴忌段氏，如何肯令靳云鹏接手？他却另有一种意见，以为靳系武夫，头脑简单，容易就我约束，且靳为新进后辈，驾驭更易，若优加待遇，使他知感，当可引为已用，乐效指挥。就中尚有两件利益：一是使安福国会不致违言；二是使曹锟、张作霖互相联应。原来靳为段派嫡系，本与安福部同情，好在靳氏儿女，新近与曹、张两军阀联姻。曹、张两派本非段系，将来靳得重用，曹、张自必乐从，两方拥护，靳亦可乘势自展，免受段派牵掣。为靳氏计，为自己计，真是一举两得的计策。当即将靳氏提出，咨交国会。府秘书长吴笈孙，草定咨文，呈与老徐。徐总统阅后，复亲自援笔，把靳云鹏三字下，加写"才大心细，能负责任"两考语，然后再令吴笈孙缮正，盖过了印，着人赍交参众两院。院中投票表决，得大多数同意，因即通过。已如老徐所料之第一着。徐遂任命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所有财政总长遗缺，便命次长李思浩摄行。既而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果有电文到京，力保靳氏，略云："国家政治，须由内阁负责，龚代阁已经告退，闻已奉中央明令，着靳总长兼代。靳总长心地光明，操行稳健，令

他代袭，众望允孚，即请令靳总长正式组阁，俾当内忧外患时候，付托得人”云云。老徐第二着所料又复中式。徐总统览到此电，免不得捻髯微笑，遂令靳云鹏正式就任，竟为国务总理。

靳既受命登台，可巧广东军政府有电到京，请取消八年公债，略谓：“八年公债条例，闻已公布，额定二万万，取田赋为担保品，得将所领债券，随时抵押买卖，某报中载有券额八十万元，已抵于某国商人，每百元只抵三十元，是直接为内债，间接即系外债，转辗抵押，自速危亡。况公债发行，抵及田赋，尤为世界所未有。全国人士，已一律反对，异口同声，请即取消明令，用孚舆情，并盼速复”等语。靳云鹏接电后，即复电与军政府，说是：“八年公债，系维持财政现状，所称押与某国一节，并无此事，幸勿误信。”这电既拍发出去，靳氏更通报老徐，且谈及财政奇窘，未易支持。徐总统亦皱眉道：“这都是军阀家的祸祟，试想近年军饷，日增一日，政府所入有限，怎能分供许多将弁？今日借外债，明日借内债，一大半为了武夫。如果武人有爱国心，固防息争，倒也不必说了。更可恨的，是吃了国家的粮饷，暗谋自己的权力，南争北战，闹得一塌糊涂，如此过去，怎么了？怎么了呢！”靳云鹏答道：“看来非裁兵节饷不成。”徐总统道：“我亦尝这般想，但必须由军阀倡起，方不至政府为难，若单靠政府提议，恐这般军阀家，又来与政府反对了。”靳云鹏应了一个“是”字。徐总统复接入道：“目前曹、张两使，电呈到来，并言君才能大任，我看此事非君莫成，请君电告曹、张，烦他做个发起人，当容易收效哩。”云鹏复应声称是，因即告退自去，电致曹、张，如法办理。果然曹、张代为帮忙，分电各省督军省长，愿裁减军额二成，为节饷计。仅减去二成军额，所获几何？各省督军省长，闻是两大帅发起，当然赞成，便推曹、张为领袖，联名进呈，大纲就是“裁兵节饷”四大字。徐总统喜如所望，因即下令道：

> 军兴以来，征调频繁，各省经制军队，不敷分布，因之招募日广，饷需骤增，本年度概算支出之数，超过岁入甚巨，实以兵饷为大宗。此外各军积欠之饷，为数尚多。当此民穷财匮，措注为艰，即息借外资，亦属一时权宜之计，将来还本偿息，莫非取诸民间，纾须臾之急，适以增无穷之累。抑且治军之道，饷源为重，久饥之卒，循抚良难，统驭设有稍疏，则事变或难尽弭。本大总统受任伊始，力导和平，实发于为民请命之诚。现大局虽未底定，而停战久已实行，徒养不急之兵，虚耗有尽之饷，非所以奠民生、固邦本也。至若军饷支出，悉资赋税，比来国家多故，百业不兴，农成商通之数，已逊承平，益以整理失宜，岁入锐减，长此以往，固有饷源，涸可立待，被兵省分，更无论矣。本大总统兴念及兹，夙夜祇惧，计惟有裁减兵额，清厘税收，救弊补偏，暂资调节。兹据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直隶督军曹锟、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张作霖、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倪嗣冲、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署浙江督军卢永祥、时浙督杨善德病殁，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升调。署吉林督军鲍贵卿、吉督孟恩远调京，鲍由黑督调任。黑龙江督军孙烈臣、继鲍后任。山东督军张树元、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兼署省长赵倜、湖南督军

兼署省长张敬尧、福建督军兼署省长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省长兼署督军张广建、新疆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热河都统姜桂题、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蔡成勋、江苏省长齐耀琳、安徽省长吕调元、湖北省长何佩溶、浙江省长齐耀珊、江西省长戚扬、山东省长屈映光、陕西省长刘镇华、直隶省长曹锐、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等，联名电呈，称："中央财政奇绌，军费实居巨额，如各省徒责难于中央，于义未安，于事无济。权宜济变，势不外开源节流两端。如就军队裁减二成，以之镇慑地方，尚可敷用，约计岁省二千万元，一面由中央责成各省，督饬财政厅，于丁漕税契各项，暨一切杂捐，切实整顿，涓滴归公，增入之款，亦当有二千万元左右，确定用途，暂充军饷。一俟和平就绪，裁兵之议，首先实行"等语。该督军等明于大计，兼顾统筹，体国之忱，良深嘉许。所拟裁减军额二成及整顿赋税各办法，简要易行，与中央计划正合。即着各该管官署，会同各该督军省长总司令等，妥速筹议，确定计划，克日施行。经此次裁减之后，并应认真训练，以期饷不虚糜。至于清厘赋税，首重得人，着责成财政部暨各省长官，于督征经征官吏，严为遴选，仍随时留心考核，切实纠察，以祛积弊。总期兵无冗额，士可宿饱，减轻闾阎之疾苦，培养国家之元气，本总统实嘉赖焉。将此通令知之。此令！

看官！你道各省督军省长，联名呈请，果真是为国节财，通晓大计么？从前袁项城时代，只有一班国民党，与袁项城死做对头。后来项城一死，北洋军系，遂分作两派，一是皖系，一是直系。皖系就是段派，与民党不协，常欲挟一武力主义，铲除民党，所以南北纷争，连年不解。直系本是冯河间为首，冯既下野，资格最崇的要算曹锟。锟尝与冯联合一气，嗣经徐东海从中调停，乃偶或助段，但终为直系中人，不过为片面周旋，究未愿向段结好。再加出一位张大帅来，据住关东三省，独抱一大蒙满主义，既不联直，又不联皖，前次为小徐诱动，谋取副总统一席，所以助段逼冯。及冯去徐来，副总统仍然没分，累得张大帅空望一场，于是心下怪及小除，更未免猜及老段。阅者看过前文，当知前因后果。三派鼎立，尔诈我虞，那里肯协力同心，经营国是？各省督军省长，如徐总统通令中所述，有直派的，有皖派的，有奉派的，彼此牵率入呈，无非表面上卖个虚名，粉饰大局，其实暗中倾轧，入主出奴，就是叫他实行裁兵，他亦未必从令。军阀家的威力，全靠着许多丘八老爷，若逐渐裁减，威力何存？所以他的呈文，简直是有口无心，随说随忘的。

惟这位老总统徐世昌，本来是翰苑出身，夙娴文艺，及出任东三省总督，始得躬膺节钺，结识了若干武夫。到了受任总统，逆料国民心理，厌乱恶兵，因此力主和平，提倡文治。如前清宿儒颜习斋、李瑹两师生，并令入祀文庙，且就公府旁舍，辟前清太仆寺旧址，设立四存学会。四存名义，就是颜习斋所讲的存人、存性、存礼、存治四纲。有时政务少闲，或邀入樊樊山、易实甫、严范荪等遗老，评风吟月，饮酒赋诗，立了一个晚晴簃诗社，作为消遣。夹叙一段徐氏文治，也是忙中补笔。无如尚文的古调独弹，如何普及？尚武的积重难返，相率争权。老徐非不聪明，乃欲运用一灵敏手腕，驾驭武人。惟段派因

老徐上台，全是安福部推戴，应居监督地位，故老徐有所举动，往往为所钤制。就是南北和义的决裂，也是如此。

后任北方总代表的，乃是王揖唐。见一百零九回。揖唐生平行事，多为舆论所不容，他敢贸然南下，实由小徐许为暗助，极力怂恿，所以直任不辞。偏偏沪上士商，不待揖唐到沪，便已群起反抗，登报相訾。揖唐视若无睹，道出江宁，入见江苏督军李纯。李为东道主人，自然开筵相待，酒过数巡，揖唐谈及议和方略，并乞代为疏通。说了数语，未见答辞，揖唐不禁发急道："公曾始终主和，奈何今日反噤若寒蝉，不肯以周行见示？"李纯才微微笑道："凤凰已鸣，我何妨且作寒蝉。"揖唐听了，越觉莫名其妙。原来揖唐出京时，曾由熊希龄编成一篇俳优词，隐讥揖唐。希龄常因地得名，时人号为熊凤凰，故李纯亦援此相嘲。独揖唐尚且未悟，更欲絮问。李纯直言道："熊凤凰已说过了，敢是君尚未闻么？"两语说出，揖唐也不觉自惭。还亏面上已略有酒容，尚得遮盖过去。与其献丑，何如藏拙。李纯自觉所言过甚，因复接入道："今欲议和，并非真正难事，总教北方诸公，果无卖国行为，且能推诚相与，便容易就绪了。"揖唐勉强相答道："我公久镇南疆，为南方空气所鼓荡，故所言若是。其实北方，也自有苦衷。公或未能悉知哩。"李纯又不禁愤愤道："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纯一武夫，知有正谊罢了，他非敢知。公奉命南来，必有成竹在胸，得能和议早成，纯亦得安享和平，感公厚赐哩。"满腹牢骚，借此流露。揖唐乃不便多言，再勉饮了数觥，当即别去。

一到沪上，通衢大市，均有讥笑揖唐的揭帖，煌煌表示。揖唐非无耳目，也自觉进退两难，默思当今时势，钱可通灵，从前收买政党，包办国会，那一件不是金钱做出？此番来沪议和，仍可用着故智，倚仗钱神，于是挥金如土，各处贿托。好在小徐亦密派心腹，运动南方领袖孙中山，及南方总代表唐少川，阳为说合，阴图反间，叫他与岑、陆诸人分张一帜，免为所制。那时南方七总裁，也分粤、滇、桂三派，貌合神离，暗存党见，一经小徐设法浸润，唐总代表却也略被耸动，欲与王揖唐聚首言和。一日，王、唐两人相遇席上，宴会周旋，各通款曲，惟终未及和议事件。两方分代表中亦有数人预席，互相惊异，窃窃私议。及散席后，南代表对了唐绍仪，各有违言，多说是："鱼行包办，何足议和，王有鱼行包办的绰号。我辈若与开议，便是自失声价了。"唐总代表虽有和意，究竟不好违众，乃向广东军政府，电告辞职。从此和议声浪，又变成一番画饼了。小子有诗叹道：

五洲和会犹成议，一国军人反好争。
南北纷纭无定局，难堪只是我苍生。

内忧未已，外衅又生，种种事变，待至下回再表。

龚靳同为段派中人，龚去而靳代，犹一段派也，但徐之用靳，恰含有一大命意，经本回直书其

隐，乃知用靳之倒，与用龚不同。钱内阁之倒，段派实排挤之，龚之起而暂代，原为徐之一番作用，非本意也。未几而易靳之令下，当时谓去一段派，来一段派，本是同根，何必参换，而亦安知老徐之别有智谋耶？裁兵节饷一事，为靳氏登台后之政策，实由老徐授意而成。果能军阀同心，逐渐进行，宁非一时至计，惜乎其言未顾行也。王揖唐之南下议和，本为老徐请君入瓮之策，而彼则有挟而来，盛装南下，李督军之面加规勉，犹不失为忠厚人本色，实则黑幕重重，李氏固尚未洞悉也。彼此诈力相尚，国家宁能有豸乎？

第一一二回
领事官袒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

却说各省抵制日货，一致进行，再接再厉。闽省学生，亦常至各商家调查货品，见有日货，便即毁去。日本曾与前清订约，有福建全省，不得让与外人的条文，因此日人视全闽为势力范围，格外注意。侨居闽中的日商，因来货趸积，不能销售，已是忿懑得很；更闻中国学生检查严密，越加愤恨，遂邀集数十人，持械寻衅。民国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游行城市，适遇学生等排斥日货，便即下手行凶，击伤学生七人。站岗警察，急往弹压，他竟不服解劝，当场取出手枪，扑通一声，立将警察一人击倒，弹中要害，呜呼毕命。还有路人趋过，命该遭晦，也为流弹所伤。警察见已扰事，索性大吹警笛，号召许多同事，分头拿捕，拘住凶手三名，一叫作福田原藏，一叫作兴津良郎，一叫作山本小四郎，当即押往交涉署，由交涉员转送日本领事署，并将事实电达政府，请向驻京日使，严行交涉。驻闽日本领事，袒护凶手，反电请本国政府，派舰至闽，保护侨民。日政府不问情由，即调发军舰来华。真是强权世界。闽人大哗，又由交涉员电告中央。政府连得急电，便令外交部照会日使，提出抗议。日使总算亲到外交部公署，声明闽案交涉，已奉本国训令，决定先派专员，赴闽调查真相，以便开始谈判。此项专员，除由外务省遴派一名外，并由驻京日使馆加派一名，会同前往。所有本国军舰，已经出发，碍难中止。惟舰队上陆，已有电商阻云云。外交部只好依从，惟亦派出部员王鸿年、沈觐扆等，赴闽调查。

为此一番衅隙，北京中学以上各校学生，全体告假，出外游行演讲，谓："日人无端杀人，蔑理已甚，应唤起全国同胞，一体拒日。"各省学生，先后响应，并皆游行演讲，表示决心。就是闽省学生，前已发行学术周刊，提倡爱国，至此复宣布戒严，示与日人决绝。官厅恐他酿成大祸，即取缔学术周刊，勒令停止，并将报社发封。各学生等，遂皆罢课，风潮沿及济南。济南学生联合会，正为着青岛问题，常怀愤激。此次闻闽中又生交涉，越觉不平，拟开国民大会，并山东全省学生联合会大会，誓抗日本。事被官厅

阻止，也一律罢课，且拟游行演讲，致与军警发生冲突。有好几个学生，被殴受伤。学生以日人无理，尚有可原，军警同为国民，乃甘心作伥，实属可恶，决计与他大开交涉。官厅却也知屈，特挽教育会代作调人，允许学生要求，始得和平解决。惟闽中一案，明明是曲在日人，日领事恃强违理，非但不肯将凶手抵命，反去电请军舰，来闽示威。一经日政府派员调查，也觉得福田原藏等，所为不合，独未肯宣付惩戒，反令日舰，游弋闽江，逗留不归。中国外交部迭次抗争，乃始下令撤退，并在东京、北京、福州三处，声明一种理由，略云：

帝国政府，曩因福州事变突发之结果，该地形势，极为险恶，深恐对于我国侨民，仍频加迫害，侨民殴伤学生，击死警察，反说闽人要迫害侨民，理由安在？特不得已派遣军舰，前赴该地，以膺我侨民保护之责。惟最近接报告云，该地情状，渐归平稳，当无上述之悬念。帝国政府深加考量，特于此际决定先行撤退该地之帝国军舰，此由帝国政府考察实际情况，自进而所决行者也。帝国政府中心，切望中国官厅对于各地秩序之维持，与我侨民之保护，更加一层充分之尽瘁，幸勿再生事态，使帝国政府为保护我侨民利益之被迫害，再至不得已而派军舰焉。

看这口吻，好似日侨并未犯罪，全然为闽人所欺凌；并咎及中国官厅，不肯竭力保护，所以派舰来华，为自护计。好一种强词夺理，是己非人！最后还说出再派军舰一语，明明是张皇威力，预示恫吓．中国虽弱，人心未死，瞧到这般语意，难道就俯首贴耳，听他架诬吗？各省民气，激昂如故，就是外交部亦调查确实，再向驻京日使，提出撤领、惩凶、赔偿、道歉四项，要他履行。日使一味延宕，反谓："我国各省官吏，不肯取缔排日人民，应该罢斥，并须由政府保证，永远不排日货。"两方面各执一词，茫无结果，时已为民国八年终期了。

政府东借西挪，勉过年关，正要预备贺岁，忽闻前代总统冯国璋病殁京邸，大众记念旧情，免不得亲去吊奠。就是徐总统也派员致赙，素车白马，称盛一时。原来冯下野后，仍常往来京师，猝然抱病，不及归乡，遂致在京逝世。冯虽无甚功业，究竟代理总统一年，故特叙其终。越二日，即系民国九年元旦，政府停止办公数日，一经销假，便由驻京日使递到公文，大略如下：

联合国对德讲和条约，业于本月十日交换批准，凡在该批准约文上署名之各国间，完全发生效力。日本依该讲和条约第四编第八款，关于山东条约，即第一百五十六条乃至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由日本政府完全继承胶州湾租借权，及德意志在山东所享有之一切利权。日本政府确信中国政府对于继承上列权利一节，必定予以承认。盖以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缔结之中日条约中，关于山东省部分之第一条，曾有明文规定云：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于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

认故也。以上权利，交还中国政府。至关于此事，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两国所交还胶州湾换文中，曾言明：日本政府于现下之战役终结后，胶州湾租借地，全然归日本国自由处分之时，于下开条件之下，将该租借地交还中国。(一)以胶州湾全部开放为商港。(二)在日本国政府指定之地区，设置日本专管租界。(三)如列国希望共同租界，可另行设置。(四)此外关于德国之营造物，及财产之处分，并其他之条件手续等，于实行交还之先，日本政府应行协定。是以日本政府为决定交还关于胶州湾租借地，及其他在山东各种权利之具体的手续起见，提议中、日间从速开始交涉，深信必得中国政府之允诺也。

公文中既云交还，又云继承德国旧有一切权利，是明明欲占领胶澳，不过涂饰人目，以为日本承受权利，乃是一个租借权，并非绝对的领土权。然试问向人假物，辗转借用，原物未归故主，但声明由何人所借，便好算得交还吗？此时外交总长陆征祥等，尚在巴黎，因为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诸国，和议尚未就绪，所以留待签字，不得遽归。外交部次长陈箓，当将日使来文，提交国务会议。国务员乐得推诿，统说待陆总长回国，再定办法，因此把来文暂行搁起，不即答复。广东军政府，闻悉此事，也电致北京，反对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文云：

迭据报载，日使向北京政府交涉声明协约国对德条约，已发生效力，日政府自己完全继承租借胶州权，并德国在山东各种权利等语。查我国拒绝签字和约，正当此点。如果谬然承认，则前此举国呼号拒绝签约之功，隳于一旦。即友邦之表同情于我者，至此亦失希望，后患何堪设想？如果日使有提出上列各节情事，亟应否认，并一面妥筹方法。再查此案我国正拟提出万国联盟申诉，去年盛传日使向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当即电询，旋准尊处电复："青岛问题，关系至重，断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并无直接交涉之事"等语。此时更宜坚持初旨，求最后胜利。究竟现在日使有无提出？尊处如何对付？国脉主权所关，国人惴惴，特电奉询，统盼示复！

南北政府，虽似对峙，惟为对外起见，仍然主张联络，所以对德和约，也尝以不签字为正当。前次通电声明，与北京政府论调相同，至此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一再致电。当由北京政府答复，决计坚持。待到一月二十五日，外交总长陆征祥自欧洲乘轮回京，谒见徐总统，报称德奥和约经过情形，尚有余事未了，留同僚顾维钧等在欧办理。徐总统慰劳有加，并与谈及山东交涉。陆总长亦谓："不便与议，只好徐待时机，再行解决。"于是日使提案，仍复悬搁不理。

惟西北边防，日益吃紧，俄国新旧二党，屡在西伯利亚境内，交战不休。政府已将防边护路各要件，迭经过论，适值陆总长回国，因再公开会议，决定办法。从前西伯利亚铁路，接入黑龙江、吉林两省，为俄人所筑，吉黑境内，称为中东铁路，铁路总办，当然归俄人主任。西伯利亚有乱，免不得顺道长驱，突入黑吉，故政府时为担忧。自经陆

总长列席议决，即由外交部名义，备具正式公文，向协约国正式申明：（一）中东路属我国领土全权，不容第二国施行统治权。（二）俄员霍尔瓦特，仅为铁路坐办，无担负国家统治之权能。（三）按照铁路合同，公司俄员及沿线侨居中外人民，应由我国完全保护。除这三事宣告各国外，又分电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四省督军，及现驻库伦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等，令他厚集军队，极力防边。筹备的款，实行护路；并应监视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勿任有逾轨举动。种种办法，无非是思患预防的要着。可巧呼伦贝尔特别区域，亦恐俄乱扰入，原将特别区域的名目取消，归属中政府指挥。这呼伦贝尔地方，本在黑龙江西北，向属黑龙江省管辖，自俄人垂涎此地，硬要中国与他定约，承认呼伦贝尔为特别区域，以便逐渐染指。及俄乱一起，该地总管协领，自知站立不住，乃与暂护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熟商，托使电请中央。贵福乃先咨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暨黑龙江督军孙烈臣，间接传递呈文，到了京师，与外蒙情形相似。徐总统当然欣慰，便即下令道：

> 据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呈称："据暂护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咨呈：窃查呼伦贝尔，向属中国完全领土，隶黑龙江省管辖，自改置特别区域以来，政治迄未发达，自非悉听中央政府主持，不足以臻治理。兹据全旗总管协领左右两厅厅长帮办等会议多次，佥谓取消特别区域，并取消中俄会订条件，实为万世永赖之图，因推左厅厅长成德，右厅厅长巴嘎巴迪，索伦左翼总管荣安，索伦右翼总管凌升等，代表全体，吁恳转电中央，准将呼伦贝尔特别区域取消，以后一切政治，听候中央政府核定。其中华民国四年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原为特别区域而设，今既自愿取消特别区域，则该条件当然无效，应请一并作废，伏乞鉴核转呈"等语。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深明大义，应即俯如所请，以顺群情。所有善后一切事宜，着该使等会商主管各部院，察酌情形，分别妥筹，呈候核定施行。总期五族一家，咸沾乐利，用广国家大同之化，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令下数日，又任命贵福为呼伦贝尔副都统，张奎武为呼伦贝尔镇守使，钟毓督办呼伦贝尔善后事宜。嗣复经黑龙江督军孙烈臣电达中央，请援照旧制，设立呼伦、胪滨两县，并改吉拉林设治局为室韦县，当由政府交与内务部核办。从前光绪三十四年间，原设呼伦、胪滨两府，及吉拉林设治局，局址系唐时室韦国故都，因以名县。内务部看到黑督呈文，并没有甚么关碍，当然赞同，即复呈总统府核准，下一指令，饬照呼伦贝尔原管区域，设置呼伦、胪滨、室韦三县，统归呼伦贝尔善后督办管辖，这且不必细表。

惟俄国新旧交争，两边设立政府，新党占住俄都彼得格勒，仍在欧洲东北原境。旧党失去旧都，移居西伯利亚，组织临时政府，暂就鄂穆斯克地方为住址，旋又迁至伊尔库次克。偏新党节节进取，旧党屡战屡败，几至不支，再经伊尔库次克境内的社会党，目睹旧党失势，竟与新党过激派联络，骤起革命，推翻旧政府。旧政府领袖柯尔恰克将军等，统皆逃散，不能成军。俄国新政府既占优势，自谓铲除一切阶级，以农人为本位，故号为劳农政府。且因俄都彼得格勒偏据欧洲，改就俄国从前旧都莫斯科为根据地，一面

声告各国，除旧有土地外，不致相侵。协约各国，本皆派兵至海参崴，出次西伯利亚，防御俄乱。事见前文。美国因俄新政府既已声明，不侵外人，当即将西伯利亚驻屯军，全数撤回。独日本政府不愿撤兵，反且增兵，别寓深意。遂牒告美国政府，略谓："日本处境，与美国不同，就俄国过激派现势观察，实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决定增派五千补充队，驻防西伯利亚东端"云云。美国也不暇理论，撤兵自去。独中国前与日本协商，订定中日军事协定条件，所派军队，不能自由往返，屡经广东军政府通电反对，国务院乃电复广东，内称："军事协定，原为防止德、奥起见，现在各国驻俄军队，业经分起撤退，我国军队自当与各国一致行动，待至全队撤回，即为军事协定终止的期间。"但日本不肯退军，中国亦当被牵制，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谓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视满洲为朝鲜第二了！必待满洲、朝鲜，脱除危险，日侨生命财产，可得安全，并由俄政府担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亚屯兵。中政府得闻宣言，也觉不能容忍，即由外交部出与抗议，略云：

贵国关于西伯利亚撤退之时机，有满洲、朝鲜并称之名词，查朝鲜系与日合邦者，本国不应过问，而满洲系东三省，系吾国行省之一部，岂容有此连续之记载？实属蔑视吾国主权，特此抗义！

这抗议书赍交日使，日使延宕了好几日，方致一复文，还说："由中国误解，或误译日文，亦未可知。我帝国宣言中，并述满洲、朝鲜，不过指摘俄乱影响，始及满洲，继及朝鲜，足危害我日本侨民，并无蔑视中国东三省主权。"看官试想，此等辩词，果有理没有理么？正是：

毕竟野心谋拓土，但夸利口太欺人。

为了日本种种恃强，遂致中国内地，常有排日风潮，欲知详情，且看下回便知。

日人殴伤学生，枪毙警察，尚欲调派军舰，来华示威，假使易地处此，试问日人将如何办理乎？夫俄与日本，皆强国也，前清之季，交相凭陵。迨民国纪元，又牵率而来，俄染指于北，日垂涎于东，中政府之受其要挟，穷无所诉，视俄固犹日也。乃俄乱骤起，土宇分崩，外蒙离俄而取消自治，呼伦贝尔亦离俄而取消特别区域，可见强弱无常，暴兴者未必不暴仆。况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又同处亚东，胡不思唇齿之谊，而屡与中国为难耶？日人日人，其亦可少休也欤！

第一一三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

却说各省学潮，迭起不已，大半为了中日交涉，相率争哗。一是鲁案，一是闽案，两案俱未解决。天津学生，屡次求见省长，要请转电政府，与日本严重理论。省长不允接见，反派卫队驱散学生，甚至殴伤数名。天津各校，遂全体罢学。北京各校，亦依次响应，公举代表，谒见国务总理。靳云鹏虽未拒绝，但也不过支吾对付。学生等复游行演讲，被大队军警干涉，驱入天安门严守，待至天暮，始得释放。学生未肯罢休，仍然四处鼓吹，一意排日，有时为军警拘去，终不少屈。嗣是上海、安庆、杭州各校，亦往往因严查日货，发生冲突，政府不得已下一禁令，不许学生干政，令云：

近年以来，学潮颓靡，法纪不张，以诸生隽异之姿，动辄聚众暴行，自由行动，国家作育英髦，期望至切，迭经明令剀切告诫，申明约束，深冀其濯磨砥砺，勉为异日致用之才，诸生等果知自爱爱国，当亦憬然愧悟。乃据京师警察厅报告，本月四日，京师各校学生，有在前门外排列演说，阻断交通，并有击毁车辆殴伤行人情事；而日前直隶省长，亦有学生包围公署，击伤警卫，不服制止之报告，似此扰乱秩序，显干法纪，菁莪之选，沦于榛棘，甚为诸生惜之！自来学生干政，例禁綦严，诚以向学之年，质性未定，纷心政治，适隳学业，抑且立法行政之责，各有专属，岂宜以少数学子，挟出位之思，为逾轨之举？在国家则有妨统驭，在诸生亦自败修名，在政府虽爱惜诸生，而不能不尊重法律。须知国家生存，全赖法律之维系，学生同属国民，即同在法权统治之下，负执行法律之责者，讵能以学生干法，置之不问？兹特依据法律，再为谆切之申告，自此次明令之后，应即责成教育部，督饬办学各员，恪遵迭令，认真牖导。凡学生有轶出范围之举，立予从严制止，总期销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弃，希图煽乱者，查明斥退；情节较重，构成犯罪行为者，交由司法官厅，依法惩办。办学各员，倘有徇庇纵容，并予撤惩。总之国纪所在，不容凌蔑，政府以国家为重，执法以绳，决无宽贷，其共懔之！此令。

令下后，又饬京师警察厅，根据自治警察法条例，布告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暨北京小学以下学校教员联合会，一体解散。但压制自压制，哗噪自哗噪，终归没有了结。就是日人亦好来寻衅，屡有越境侵权，伤人毙命等事。除上文所述闽案外，类举如下：

（一）吉省日人越境逮捕韩人交涉。　吉林省毗连韩境，韩人尝谋独立，被日本军警制压，往往窜入吉林省边境，日人遂屡有越境搜捕等情，经吉林督军电请政府，特向驻京日使抗议。

（二）日本军舰入内河交涉。　日本宇治军舰，阑入江苏南通天生港，经江苏长

官，电请外交部向驻京日使交涉。

（三）日兵占据满洲里车站交涉。　日本兵队，占据满洲里车站，四面架机关枪，禁人出入，外交部因向驻京日使，质问理由。

（四）日人在苏枪毙兵士交涉。　驻苏陆军第二师第五团兵士，在虎丘山旅行，被日人射放猎枪，擅将军士胡宗汉击毙。当经警察将凶手拘住，解至交涉公署，转送驻苏日领事，由交涉员向日交涉。

（五）海参崴日军伤害华人交涉。　驻海参崴日本军队，与俄国新党军队冲突，日军击败俄军，占领海参崴及附近各地。我国旅崴侨民，多遭日军伤害，且被拘去十余人。当由驻崴委员李家鏊，向日军长官提出抗议。

（六）海拉尔日捷军冲突，伤害华兵交涉。　中东铁路附近，日本军与捷克军，发生冲突，双方开枪轰击。中国护路军队在旁守视，致遭流弹击伤。中国外交部，又不得不与日、捷两军，抗论曲直。

（七）日军占据哈尔滨华军营房交涉。　日本突调大队军士至哈尔滨，占用中国营房多处，经吉林长官请外交部向驻京日使交涉。

（八）日本在中东路增兵交涉。　日本在中东路线一带，增兵运械，自由行动。中国外交部因向驻京日使提出抗议，要求从速撤退。

（九）日军侵犯中东路权交涉。　日本军队，屡在中东铁路旁，侵占中国军站营房，及扣留车辆等事。政府迭接东三省报告，特由外交部向驻京日使提出抗议。

（十）日人在山东内地设置电杆交涉。　日人近在山东高密、古城一带，擅自设置电杆。山东交涉员，即向驻济日本领事抗议，日领并不答复。因由山东省长，电请外交部向日使交涉。

如上所述，统是民国九年五月以前情事，中国虽屡与交涉，往往没甚效果。惟苏州枪毙胡宗汉一案，凶犯叫做角间孝二，日本驻苏领事，也不能硬为辩护，乃正式道歉，且令凶犯赔偿恤费，便算了事。胡宗汉总是枉死。至若日、捷军伤害华兵，当经英、法军官调停，由日、捷两军，抚恤死伤，并向中国道歉，也即销案。惟山东问题，中政府因全国人民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所以迟迟不答。驻京日使又奉本国训令，照会外交部，催促从速开议，内容分三项：（一）谓日本驻德代理公使，已收到关系胶州各种文件，并送达东京。日本继承德人在山东权利，依照和约，有三强国批准，即生效力，现五国中已有四强国批准。只有美国尚未批准。故从前德人在山东权利，当然由日本继承，毫无疑义。（二）日本政府本善意与友谊，要求中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图谋双方利益。不意日政府种种好意，不但中国人不肯原谅，反发生种种排日举动，日政府不得不切实声明，如中国依然抱持延宕政策，日本即视此种行为，为默认日本的要求。（三）因上述两种理由，故日政府请中国政府，速将方针决定，并定期与日本讨论，解决山东问题，不容再延。看官！你道这样的照会，是严刻不严刻么？外交部接着，就使陆子欣征祥字子欣。有专对才，也觉得瞠目结舌，无从应付；当下与国务总理靳云鹏等，共同商议。靳云鹏取出一篇电文，交与大众审视，但见纸上写着，系是湖北督军王占元领衔，联名共

四十八人。电文略云：

> 山东问题，自接收日本通牒以来，叠经各界人士，集合研究，佥以拒绝直接交涉，提交国际联盟，为唯一之办法。讵道路传闻，有与希望相反之趋向。占元等庐墓所在，痛切剥肤，父老责言，似难缄默，敢进危言，幸垂听焉！外交重要，关系国本，详慎考虑，谁曰不宜？顾询谋既已佥同，方针依然未定，逆料钧座左右，必有谓直接交涉，不至有害，提交联盟，未必有利，持此说以荧惑聪听者，此非毫无知识，便是别有肺肠。一言丧邦，莫此为甚！大抵强国与弱国交涉，利在单独，不利于共同，利在秘密，不利于公开，至弱国外交，由适得其反。试问二十年来，我国利权，断送于密约者几何？此次彼以甘言诱我，非爱我也。果诚意亲善，则宜先将完全主权，径行交还，并即时撤退军警，以示退让，不必斤斤焉为条件磋商矣。故直接交涉，结果必与吾无利，可以断言。倘虑提交联盟，未必可恃，在欧会签字和约之时，或者尚属疑问，今则德约保留山东之款，已由美参议员通过，且英、法各国，对于保留案，亦表赞同。专欲难成，得道多助，利害明了，无待蓍龟。与其为条约之赠与，宁使为强力所占有。与其菁华尽弃，留空壳之地图，毋宁死力抗争，作国际之悬案。否则引狼入室，为虎作伥，群情愤激，铤而走险，祸变之来，将有不忍言者。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伏祈俯鉴民意，断而行之，山东幸甚！国家幸甚！

大众看罢，暗想湖北督军王占元，平时本无甚表白，此次却独来领衔，居然有慷慨激昂的情势，倒也有些奇怪。其实这篇电文，王占元不过被动，那主动力却是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平湘一役，吴氏已露头角，此次又重现锋芒。吴本山东蓬莱县人，幼丧父母，门祚衰微，单靠着兄嫂抚养，始得成人。及入塾读书，学为时艺，颇有成效。出应童子试，一战获售，即入黉宫。后来三试秋闱，偏皆落第，遂发愤改途，投入保定武备学堂，舍文习武。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学满毕业，成绩最优，一介书生，忽变为干城上选。当时校中有一教员，便是后来的靳总理，夙垂青眼，特为吹嘘，荐诸江北提督王士珍麾下。士珍因情谊难却，权置幕右，命司传宣。既而士珍丁艰去任，佩孚随与俱北，辗转为第三师营弁，师长非别，就是曹锟。锟实非将才，得吴佩孚为属校，遇事与商，皆为锟智所未及，因此渐加倚重，由营长荐擢旅长。至曹锟统兵援湘，已密保佩孚署第三师长，任前敌总司令。岳州长沙，依次克复，应推佩孚为首功。锟既北返，受四省经略使职衔，留佩孚驻守湘南，于是佩孚权力所及，不止第三师全部，就是曹锟所有旧僚属，也悉听佩孚指挥。佩孚知恩感恩，愿为曹氏尽力。但曹系直派，与段派貌合神离，并见前文。佩孚向曹尽忠，当然反对段派。湘督张敬尧，为段氏心腹，竭力主战，独佩孚驻防以后，隐承直派意旨，舍战主和。两人宗旨，既已不同。更兼长沙收复，功由吴氏，张敬尧后来居上，竟将湘督一席，安然据去，佩孚心实不甘。嗣经段祺瑞意图笼络，表荐佩孚为孚威将军，促赴前敌，佩孚得了一个虚名头衔，有何用处？越恨段氏使诈，反对益甚。青岛交涉，段派或主张让步，为亲日计，佩孚既感念薰莸，复系情桑梓，所以一意抗日，特

联结同乡军吏四五十人，同声劝阻。靳、吴谊关师弟，平时信件，尝相往还，佩孚对内主和平，对外主强硬，已是说不一说，时有所陈，靳氏岂无感动？怎好专顾那亲日派，与日人直接交涉，坐将那青岛让去？故对着日使公文，初主延宕，至此延无可延，宕无可宕，不得不将王占元等一篇大文，取示大众，表明微旨。大众原多数拒日，便以为今日要着，莫如复绝，就使有几个亲日派在旁，也只好随声附和罢了。乃拟定复文，约略如下：

关于解决交还青岛及其山东善后问题一事，准四月二十六日照开等因。查此事前一月准贵公使面交节略，所述贵国因条约实施之结果，拟为交还青岛及胶济沿线之准备各节，本国政府，均已了解。无如中国对于胶济问题，在巴黎大会之主张，未能贯彻，因之对德和约，并未签字，自未便依据德约，径与贵国开议。且全国人民，对于本问题态度之激昂，尤为贵公使所熟悉。本国政府基于以上原因，为顾全中日邦交起见，自不容率尔答复。至续准送交改正节略释文，获见贵国政府愿将胶济沿线军队之撤退，本国政府与该地方官，筹商办法，从事编制警卫队以任保护全路之责，又准照开前因，当经本部长将上述本国政府不能遽行与贵国开议和情形，面达在案。惟根据目前事实上之情状，对德战争之状态，早经终止，所有贵国在胶济环界内外军事设施，自无继续保护之必要。而胶济沿路之保卫，从速恢复欧战以前之状态，实为本国政府及人民所最欣盼，自当于最短之期间，为相当之组织，以接贵国沿路军队维持沿路之安宁。此节与解决交还青岛问题，纯为两事，想贵国政府必不执定曾否开议，藉以迟延其实行之期，致益滋本国人民及世界观听之误会也。贵国政府果愿将战事一切军事上之设施，从事收束，以为恢复和平之表示，本国政府自当训令地方官，随时随事，与贵国领事官等接洽办理，相应奉复，即希查照为荷！

看这复文，便知靳氏是采纳吴言，有此决心；还有统一南北政策，主张和平解决，也是依从吴议。曾先有通电促和，由小子补录如下：

近迭据各方来电，促进和平，具见爱国之诚。一年以来，中央以时局危迫，谋和至切，开诚振导，几于瘏口哓音，乃以西南意见殊歧，致未克及时解决，不幸而彼方变乱相寻，且有同室操戈之举，缺斨破斧，适促沦胥，蒿目艰虞，能无心痛！中央对于西南，则以其同隶中华，谊关袍泽，深冀启其觉悟，共进祥和，但本素诚，绝无成见。而对于各方，尤愿鉴彼纠纷之失，力促统一之成，戮力同心，共图匡济。诚以国家利害之切，人民休戚所关，苟一旦未底和平，则一日处于艰险。而以目前国势而论，外交艰难，计政匮虚，民困既甚，危机四伏，尤在迅图解决，不容稍事迂回，中央惓怀大局，但可以利国家福人民者，无不黾勉图之。而所以积极擘划，共策进行，仍惟群力之是赖。各军民长官，匡时干国，夙深倚任，所冀共体斯情，以时匡翼，庶几平成早睹，国难以纾。功在邦家，实无涯涘！奉谕特达。

是时北方总代表王揖唐，寓沪多日，借爱俪园为行辕，名为议和专使，实是未曾开谈。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前已向军政府辞职，军政府虽未照准，但南方各分代表，不愿与王揖唐开议，所以唐、王两人，有时或得相晤，不过略有议论，未得公开谈判。徐总统与靳总理，一再促和，那知和议毫无端倪，王揖唐唯逍遥沪渎，作汗漫游。一夕，在爱俪园中，忽发现炸弹一颗，幸未爆裂，不致伤人。但王揖唐的三魂六魄，几被这一颗炸弹，驱向黄浦滩上去了。小子有诗叹道：

无情铁弹竟相遗，犹幸余生尚未糜。
为语世人休自昧，本来面目要先知。

王揖唐经这一吓，勉强安定了神，摄回魂魄，暗想此事必有人主使，想了一番，不禁私叹道："谅想是他，定归是他。"究竟推测何人？待小子下回报明。

本回举中日各案，依次胪叙，仅半年间，而已积案至十，虽似无关巨要，而无在非恃强凌弱之举。虎丘山及海拉尔两案，伤毙华民，不过以抚恤道歉了事。夫杀人抵命，中外同揆，若仅以抚恤之微资，道歉之虚文，即可置凶手于不问，彼亦何惮而不再为耶？弱国之外交，已可概见。至若山东问题，既已不签字于德约，自不能与日人直接交涉。愚夫犹知，宁待吴氏？但吴氏之联合同乡，推王占元为领衔，合力电阻，不可谓非爱乡爱国之热诚。因事属辞，亦作者之特笔也。

第一一四回
挑滇衅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却说王揖唐遇着炸弹，侥幸不死，自思前至江宁，曾被江督李纯，当面揶揄，此次以炸弹相饷，定是李纯主使，遂不加考察，即使书李纯，责他有心谋害。李纯本无此事，瞧着来书，便怒上加怒，便亲笔作复，出以简词道：

公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仆即有恨于公，何至下效无赖之暗杀行为，况并无所憾于公乎？

这书复寄王揖唐，揖唐阅后，尚未释意，每与宾朋谈及，谓李秀山不怀好意，秀山即李纯字，见前。从此更与李纯有嫌。但前次朱使南下，李纯本竭力帮忙，恨不见效，此次揖唐代任，派系本与李纯不同。况揖唐品格，不满人意，所以李纯原袖手旁观，坐听成败。

揖唐孤立无助，又不见南方与议，叫他一个“和”字，从何说起？只好逐日蹉跎，因循过去。

沪上有犹太人哈同，素号多财，建筑一大花园，为消遣地。揖唐在沪无事，便去结纳哈同，做了一个新相知，整日里在哈同花园宴饮流连。或谓揖唐到沪，挈一爱女，自与哈同为友，便嘱爱女拜哈同为义父，事果属实，揖唐行状，更不问可知了。意在言外。

惟西南各省亦各分派别，滇、粤、桂三派组成军政府，阳若同盟，暗却互相疑忌。岑春煊系是桂系，资格最老，陆荣廷亦桂系中人，向为岑属，当与岑合谋。江督李纯，屡次通信老岑，敦劝和议，就是徐总统亦密托要人说合岑、陆，岑、陆颇思取消自主，拥戴北方。但粤派首领，为民党中坚，不愿奉徐为中国总统，且经小徐设法离间，使他自排岑、陆，免得直派联络西南，厚植势力，于是西南各派被直、皖两派分头运动，也不禁起了私见，各自为谋。中国人之无团结心，可见一斑。心志相离，事变即起。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李根源，由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为建设会议代表，免除军长职务，所有驻粤滇军，直隶督军管辖，并令禀承参谋部长李烈钧办理。时广东督军为莫荣新，偏与唐继尧反对，电令滇军各师旅团长，仍归李根源统辖指挥。于是滇军各军官，一部分服从滇督命令，不属李根源，一部分服从粤督命令，仍留李根源为统帅。双方互起冲突，激成战衅，连日在韶州、始兴、英德、四会等处，私斗不休。唐继尧接得战电，不由得愤怒起来，以为驻粤滇军，应归滇督处分，莫荣新怎得无端干涉？当即通电西南海陆军将领，略谓：“留粤滇军问题，滇省务持慎重。兹据报莫荣新派兵四出，公然开衅，目无滇省，甘为戎首，继尧不能坐视两师滇军，受人侵夺，决取必要手段，特行通电声讨”云云。因派遣乃弟唐继虞，为援粤总司令，率兵三师，由滇出发。陆荣廷特自广西出师，驻扎龙州，为莫声援。

旋经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等，出与调和，方得停战。惟经此一番龃龉，滇、桂两派，已经决裂。广东军政府中，争潮日烈，政务总裁海军部长林葆怿，提出辞职，政务总裁外交兼财政部长伍廷芳亦离粤赴香港，寻且移驻上海。在粤旧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与一部分议员，先后离粤，通电攻击政务总裁岑春煊，说他潜通北方，有背护法宗旨，特与他脱离关系，另择地点开会。尚有一部分议员，仍留广州，照常办事，并另选主席，代理议长事务。军政府总裁岑春煊，遂免去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职衔，改任陈锦涛为财政部长，温宗尧为外交部长。且因伍廷芳离粤时，携去西南所收关税余款，未曾交清，军政府又派员向香港上海法庭，实行起诉，一面咨照留粤议员，续举政务总裁，得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三人补充缺数。惟伍廷芳至沪后，与孙文、唐绍仪晤叙，主张另设军政府，屏斥岑、陆诸人，孙、唐也都赞成，再致电唐继尧询明意旨。继尧已与广州军政府反对，宁有不依的道理？随即复书允洽。廷芳遂与孙文、唐绍仪、唐继尧联名，通电声明道：

自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而广州无政府；自参众两院同时他徙，而广州无国会。虽其残余之众，滥用名义，呼啸俦侣，然岂能掩尽天下耳目？即使极其诈术与

暴力所至，亦终不出于两广，而两广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没。况云南、贵州、四川，固随靖国联军总司令为进止，闽南、湘南、湘西、鄂西、陕西各处护法区域，亦守义而勿渝。以理以势，皆明白若此，固知护法团体，决不因一二人之构乱而涣散也。慨自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地点在广，遂为一二人所把持，论兵则惟知拥兵自固，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横逞其欲，护法宗旨，久已为所牺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烟苗遍地，赌馆满街，吮人民之膏血，以饱骄兵悍将之愿，军行所至，淫掠焚杀，乡里为墟，非惟国法所不容，直人类所不齿。文等辱与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当，而于忍无可忍，夫岂得已？惟既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同心戮力，扫除危难，贯彻主张，前已决议移设军府，绍仪当受任议和总代表之始，以人心厌乱，外患孔殷，为永久和平计，对北方提出和议八条，尤以宣布密约，及声明军事协定自始无效为要。今继续任务，俟北方答复，相度进行，廷芳兼长外交财政，去粤之际，所余关款，妥为管理，以充正当用途。其未收者，亦当妥为交涉。文、继尧倡率将士，共济艰难，苟有利于国家，惟力是视，谨共同宣言：自今以后，西南护法各省区，仍属军政府之共同组织，对于北方继续言和，仍以上海为议和地点，由议和总代表准备开议。广州现在假托名义之机关，已自外于军政府，其一切命令之行动，及与北方私行接洽，并抵押借款，概属无效。所有西南盐余及关余各款，均应交于本军政府，移设未完备之前，一切事宜，委托议和总代表分别接洽办理，希北方接受此宣言以后，了然于西南所在，赓续和议。庶几国难敉平，大局早日解决。不胜厚望，惟我国人及友邦共鉴之！

发电以后，即由唐绍仪另行备函，并宣言书缮录一份，送达北方总代表王揖唐。揖唐正因南方代表，不肯与议，愁闷无聊，既得唐绍仪正式公函，自应欢颜接受，复函道谢。语太挖苦。那知广东军政府，因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人，发表宣言，也即愤愤不平，即开政务会议，免去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且电致北京，声明伍等所有宣言为无效。北京政府，接到此电，又即知照王揖唐，令他且停和议，王揖唐正兴高采烈，想与唐绍仪言和，偏又遭此打击，害得索然无味，真正闷极。但此尚不过王揖唐一人的心理，无足重轻。看官试想南北纷争，频年不解，海内人民，那一个不望和议早成，可以安闲度日？偏是越搅越坏，愈出愈奇。起初只有南北冲突，渐渐的北方分出两大派，一直一皖，互相暗斗，遂致北与北争；继又南方亦分出两大派，滇粤系为一党，桂系自为一党，也是与北方情形相似，争个你死我活，这真是何苦呢！想是此生不死。还有四川境内，自周道刚为督军后，被师长刘存厚所扼，愤然去职，竟将位置让与存厚。存厚继任，又被师长熊克武等攻讦，退居绵州，成都由熊克武主持。克武得选为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却有意与岑、陆相连，反对云南唐继尧，就是滇军师长顾品珍，亦为克武所要结，竟与唐继尧脱离关系，于是川滇相争，滇与滇又自相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只苦了各省的小百姓，流离荡析，靡所定居。大军阀战兴越豪，小百姓生涯越苦，革命革命，共和共和，最最不料搅到这样地步哩。痛哭流涕之谈。话分两头。

且说俄国劳农政府，自徙居莫斯科后，威力渐张，把俄国旧境，压服了一大半。外交委员喀拉罕，派人至中国外交部送交通牒，请正式恢复邦交，声明将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及他处以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并将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即俄国革命时第一次政府。与霍尔瓦特、谢米诺夫，暨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各种特权，并俄商在中国内所设一切工厂，俄国官吏牧师委员等，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特权，皆一律放弃，返还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并抛弃庚子赔款，勿以此款供前俄帝国驻京公使及驻各地领事云云。外交部接着此牒，并呈入总统府及国务总理。徐、靳两人召集国务员等，开席会议，大众以旧失权利，忽得返还，正是绝大幸事，但协约国对俄情形，尚未一至，就是俄国劳农政府，亦未经各国公认，中国方与协约国同盟，不便骤允俄牒，单独订约。只好将来牒收下，暂不答复，另派特员北往，与来使同赴莫斯科，先觇劳农政府情形，审明虚实，一面探听协约国对俄态度，再行定议。嗣闻协约国各派代表到了丹麦，与劳农政府代表开议，因亦派驻丹代办公使曹云祥为代表，乘便交涉。曹代使复请详示办法，政府乃电示曹代使，令他将所定意见，转告俄国劳农政府的代表。略云：

> 中华民国对于俄国劳农政府前日提议将各种权利及租借地归还中国，以为承认莫斯科新政府之报酬，此种厚意，实感激异常。惟中国为协约国之一，所处地位，不能对俄为单独行动，如将来协约国能与俄恢复贸易与邦交，则中国政府对于俄政府此种之提议，自当尊崇。希望劳农政府善体此意，并希望即通令西伯利亚及沿海各省之官吏及委员，勿虐待中国人民及没收其财产，并令伊城即伊犁。及崴埠即海参崴。之劳农政府官吏，对于前日所没收中国商人之粮食及货物，以赈济西伯利亚之饥民，一律予以公平之赔偿，以增进中俄国民之友谊，是所至盼！

过了旬余，复接曹代使复电，谓已与劳农政府代表接洽，该代表已允斟酌办理，政府却也欣慰。这消息传到沪上，全国各界联合会等，统皆喜跃异常。从前俄国雄据朔方，屡为我患，所失权利，不可胜计，此次俄国劳农政府，竟肯一律返还，岂非极大机会？当即电达政府，请速解决中俄问题，收回前此已失权利，机不可失，幸勿稽迟等语。徐总统尚在迟疑，将来电暂从搁置。既而海参崴高等委员李家鏊，报称："崴埠俄国代表威林斯基，不承认有俄国通牒送达中国，恐就中有欺诈等情"，政府得报，又不禁疑虑丛生，诸多瞻顾。意外之利，却是可防。偏沪上各界联合会，疑政府无端延宕，错过机宜，免不得大声指摘，历登报端，且云政府难恃，不得不自行交涉。存心爱国，也不足怪。风声传到京师，政府又恐他激起政潮，急忙通电各省，饬令查禁。一年被蛇蛟，三年怕烂稻索。电文如下：

> 查前次劳农政府通牒，虽有归还一切权利之宣言，惟旋据高等委员李家鏊电称："询据该政府代表威林斯基，此事恐有人以欺骗手段，施诸中国，危险莫甚。即使俄国人民，确与中国有特别感情，然必须将来承认统一政府时，各派代表，修改条约，

方为正当，想中国政府，亦必酌量出之，弗为所愚”等语。是前通牒，果否可凭，尚属问题。现在熟加考察，如果该政府实能代表全权，确有前项主张，在我自必迎机商榷，冀挽国权。该全国各界联合会等，不审内容，率尔表决承受，并有种种阴谋，实属谬妄。是亦言之太过。除已电饬杨交涉员，时杨晟为上海交涉使。力与法领交涉，想是联合会机关，在上海法租界内。务令从速解散，并通行查禁外，希即饬属严密侦查，认真防范。遇有此类文件，并应注意扣留，以杜乱源，特此通告！

话虽如此，但西伯利亚所驻华军，亦已主张撤回，次第开拔，并向日本声明，从前中日军事协定，本为防德起见，并非防俄，现在德事已了，不必屯兵，所有俄日冲突事件，中国军队，无与日军共同动作的义务，所以撤还。日人却也不加抗辩，自去对付俄人罢了。此外一切中西交涉，如对匈和约，对保和约，对土和约，中国既无甚关系，亦不能自出主张，但随着协约国方针，共同签字。且因各国和议终了，多关添设使馆，外交部亦呈请增设墨西哥、古巴、瑞典、挪威、玻利维亚五国使馆，以便交通。旋经徐、靳两人酌定，特派专使驻扎墨西哥，并兼驻古巴。瑞典、挪威亦各派专使分驻，玻利维亚唯派员为一等秘书兼任代办。当下颁一指令，准此施行。最可忧的是支出日繁，收入日短，平时费用不能不向外人借贷。英、美、法、日见中国屡次借款，特组织对华新银行团，正式成立，为监督中国财政的雏形。中政府不遑后顾，但管目前，随他如何进行，总教借款有着，便好偷安旦夕，总有一日破产。得过且过，债多不愁。偏湘省又闹出一场战衅，遂致干戈迭起，杀运复开。小子有诗叹道：

革命如何不革心？仇雠报复日相寻。
三湘七泽皆愁境，惟有漫天战雾侵。

欲知湘省开战的原因，容待下回续表。

子舆氏有言："上下交征利，不夺不餍。"可见利之一字，实为启争之媒介。试观南北之战，其争点安在？曰惟为利故。南北之战未已，而直皖又互生冲突，其争点安在？曰惟为利故。南方合数省以抗北京，而滇桂又自启猜嫌，其争点安在？曰惟为利故。甚矣哉利之误人，一至于此！无怪先贤之再三诰诫也。彼俄国劳农政府之赍交通牒，愿返还旧政府所得之权利，诚足令人生疑，中国军阀家，方野心勃勃，自争私利之不遑，彼俄人乃肯举其所得而弃之，谓非一大异事乎？然俄人岂真甘心丧利，欲取姑与之谋，亦中国所不可不防也。

第一一五回
张敬尧弃城褫职　吴佩孚临席摅词

却说张敬尧督湘以后，一切举措，多违人意，湘省为南北中枢，居民颇倾向南方，不愿附北，再加张敬尧自作威福，为众所讥，所以湘人竞欲驱张。就是湘中绅宦熊希龄，亦尝通电示意，不满敬尧。敬尧却恃有段派的奥援，安然坐镇，居湘三年，无人摇动。只第三师长吴佩孚，久戍湘南，郁郁居此，为敬尧做一南门守吏，殊不值得；且士卒亦屡有归志，此时不归，尚待何时？当下电告曹锟，请他代达中央，准使撤防北返。偏政府因南北和议，未曾告成，碍难照准，遂致吴氏志不得伸，闷上加闷，嗣是与敬尧常有龃龉，且对着段派行为，时相攻击，种种言动，无非为撤防计划。跅弛之材，原难驾驭，而况张敬尧。敬尧也忍耐不住，密电政府，保荐张景惠、张宗昌、田树勋三人，择一至湘，接办湘南防务，准吴北返。政府不肯依从，反屡电曹锟，转慰第三师，教他耐心戍守，藉固湘防。

看官！你想这志大言大的吴佩孚，遭着两次打击，还肯低首下心，容忍过去么？过了数日，即由湘南传出一篇电文，声言张敬尧罪状，力图撵逐。署名共有数军，第三师亦灿然列着。明明是吴氏主张。敬尧偶阅报纸，得见此电，且忿且惧，自知兵略不及佩孚，湘南一带，亏他守着，故得安安稳稳的过了三年，倘若吴氏撤回，南军必乘隙进攻，使自己为难，乃急电中央，取消吴氏撤防的原议。略谓："佩孚在湘，地方赖以乂安，所有湖南各团体，俱不愿他撤防，恳请政府下令慰留"云云，政府本不愿吴氏撤回，因复电致曹锟，代阻吴军北返。吴与张既不两立，恨不即日北还，乃复电政府，仍请曹锟转达，措词极为恳切，内称："湘鄂一役，几经剧战，各将士出死入生，伤亡的原宜悯恤，劳瘁的亦须慰安。迭据各旅长等呈请，或患咯血，或患温疾，悲惨情状，目不忍睹。今戍期已久，日望北旋，大有急不能待的状态。断非空言抚慰，所能遏止"等语。不使督湘，怎忍久居？政府接着复电，不得已想一变通办法，准令驻湘吴军，三成中先撤退一成，以后陆续撤还。吴佩孚又不谓然，，以为全部调回与一部调回，范围虽有广狭，但总须由他军接防，何必多费如许手续，遂再电达中央，说是"戍卒疲苦，万难再事滞留，准予全部撤回，以慰众望。"中央尚不欲遽准，复电曹锟，转饬阻止。那知吴佩孚已决意撤防，竟不待曹锟后命，便已报明开拔日期，全营北返了。不可谓非跋扈将军。湘南商民，颇欲竭诚挽留，终归无效。

佩孚先遣参谋王伯相北上，料理驻兵地点，旋经伯相复电，谓旧有营房，早被边防军占据了去。佩孚不禁大愤，立电曹锟，促令退让，一面启程言旋。惟段仇视吴佩孚，说他自由行动，目无中央，因责成内阁总理靳云鹏，严加黜罚。靳、吴有师生关系，免不得隐袒吴氏，师生关系，已见一百十三回中。且自己虽为段派中人，与小徐独不相协。小徐出阁

后，攫得外蒙归附的功劳，报知老段，老段益加宠爱，尝语靳云鹏道："又铮眼光，究竟比尔远大，尔勿谓我受制又铮，要想与他为难，须知我让他出一风头，实为储养人才起见，我看现在人物，无过又铮，能使他做成一个伟人，也不枉我一番提拔了。"老段此言，未免失之忠厚。云鹏听了，越加怏怏，从此与老段也觉有嫌。再加徐总统引用靳氏，寓有深心，前文已经说过，谅看官当已接洽，见一百十一回。徐、靳两人，合成一派，本想统一南北，连合南方人士，抵制段系，偏是和议不成，南方亦自相水火，因此靳氏另欲结合吴佩孚，树作外援，惟段祺瑞资格最老，俨然一太上总统，不但靳氏有所动作，必须报告，就是老徐作事，亦必向府学胡同请教。府学胡同，系是段祺瑞住宅，总统府中秘书吴笈孙，逐日往返，亦跑得很不高兴，常有怨言，彼徐、靳两人，怎能不心存芥蒂呢？

自吴佩孚撤防北返，段派归责靳云鹏，云鹏乃拟托疾辞职，先去谒见段祺瑞，但云病魔缠扰，不能办事。祺瑞冷笑道："果属有疾，暂时休养，亦无不可，惟不能谓被挤辞职，怨及他人。"语中有刺。云鹏碰了一鼻子灰，即起身别去。翌日提出辞职书，投入总统府。徐总统方藉靳为助，怎肯批准，只令给假十日，暂委海军总长萨镇冰代理。才阅数日，便接湘中警耗，乃是南方谭延闿军队，趁着吴佩孚撤防，攻入湘境，连破耒阳、祁阳、安仁防线，占去衡山、衡阳、宝庆等县。湘督张敬尧，不能抵御，飞使乞援，靳总理方在假中，萨镇冰虽然代理，终究是五日京兆，乐得推诿。徐总统本不愿张敬尧督湘，只因段派一力助张，没奈何令他久任，此次敬尧败报，到了京都，约略一瞧，便令送往府学胡同，听候老段解决。段祺瑞当然袒张，拟急派本系中的吴光新，率部援湘，复议陈入，徐总统又迟延了两天。那张敬尧实是无用，节节败退，如湘乡、湘潭、郴州等地方，均先后失守，甚至南军进逼长沙，敬尧又不能固守，竟把长沙让去，出走岳州。真是一个老饭桶。看官阅过上文，应知从前北军南下，费了无数气力，才得收复长沙，逐走谭延闿，张敬尧乘便入境，攫得湘督一席，全靠吴佩孚替他守门，他始享受了三年的民脂民膏，及吴氏一去，谭延闿乘机报复。他竟不堪一战，又不能久守，如此阘茸人物，尚算得是段氏门下的健将，段氏的用人智识，也可见一斑了。评论得当。张敬尧即退往岳州，不得已据实呈报，徐总统便即下令，褫夺张敬尧职衔，令云：

> 迭据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等电呈："谭延闿所部，乘直军换防之际，先后侵占耒阳、祁阳、安仁防线，并攻陷衡山、衡阳、宝庆等县，遂由湘乡、湘潭直逼省城，犹复进攻不已，我军不得已退出长沙"等语。查自七年十月停战和议以来，湘省防线，曾经划定，本极分明，久为中外所共见。此次谭延闿等乘机构衅，迭陷城邑，蓄谋破坏，事实昭然。该督军有守土之责，自应力营防守，以固湘局，何得节节退缩，置原划防区于不顾？又复擅离省垣，实属咎有应得。张敬尧着即褫去本兼各职，暂行留任，仍责成督饬所有在湘各军队，迅速规复原防。倘再不知奋勉，贻误地方，张敬尧不能当此重咎也。此令。

这令既下，再特派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令他会同援湘，收

复重镇。偏南军得步进步，煞是利害，谭延闿尚是书生本色，稍谙军略，未娴戎马，独赵恒惕为南方健将，领兵逐张，横厉无前，既得占据长沙，又乘胜进攻岳州。丧师失地的张敬尧，中央方责他奋勉，不意他越加畏缩，一闻南军进迫，仍旧照着老法儿，逃之夭夭，撒烂污。岳州剩了一座空城，自然被赵恒惕军占去。敬尧遁入湖北，借寓鄂省嘉鱼县中，再将败状入报。于是徐总统又复下令道：

> 据暂行留任湖南督军张敬尧电呈："南军进攻不已，退出岳州，暂至嘉鱼收集候令"等语。张敬尧前经弃瑕留任，原冀其效力自赎，乃复退出湘境，实属咎无可逭。张敬尧着毋庸留任，所部军队，即刻交由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接管，切实考核整理。张敬尧于交卸后，迅速来京，听候查办。此令。

查办查办，也不过徒有虚名，张敬尧仍羁居湖北，并未赴京。好做傅良佐第二。惟吴光新得超任湖南督军兼署省长，接管张敬尧后任，去了一个段派，复来了一个段派，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吴光新的战略，亦非真胜过敬尧，岳州长沙，怎能骤然规复？就是驻湘的北方军队，亦陆续退出湘省，只湘西一部，尚有第十六师混成旅据守。后来益阳、沅江复被南军袭入，混成旅长冯玉祥，保守不住，也由常桃退至鄂境。湖南全省，统为南军所有了。暂作一束。

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撤退北返，令部众暂驻洛阳，自往保定谒见曹锟，晤谈了好几次，议出了一个大题目来。看官道是什么问题？原来叫做保定会议。这会议的题目，名为曹锟主席，实是吴佩孚一人主张，曹锟并没有甚么能耐，不过依老卖老，总不能不推他出头。曹锟的身世履历，从前未曾详叙，正应就此补述大略。如曹三爷生平，例应表明略迹。曹锟籍隶天津，表字仲珊，乡人因他排行第三，呼为曹三爷，略迹已见前文。他家本来单寒，旧业贩布，素性椎鲁，但嗜酒色。相传曹锟贩布时，每得余利，即往换酒，既醉，又踯躅街头，遇有乡村间少年妇女，不论妍媸，均与调笑。往往有狡童随着，伺隙窃取钱布等物，曹虽酒醒，亦不与多较。或劝他自加谨护，曹反笑语道："若辈不过贪我微利，我所失甚微，快意处正自不少，随他去罢。"后来贿选总统，亦本此意。为了这番言语，遂博得一个曹三傻子诨名。既而舍贩卖业，投入军伍，庸人多厚福，竟得袁项城赏识，说他朴诚忠实，为可用才。嗣是年年超擢，得领偏师。洪宪时代，曹锟已为第三师长，奉袁令往攻云南。锟逗留汉皋，日拥名妓花宝宝，从温柔乡里耽寻幸福，并不闻陷阵摧锋，袁氏终至失败。及征湘一役，亏得吴佩孚替他效力，充作前驱，才得一往无前，马到成功，他却大唱凯歌，回任四省经略使。好在他亦粗知好歹，识得吴佩孚是健儿身手，好作护符，所以竭诚优待，言听计从。

此番吴氏北返，独倡保定会议，无非欲崭露头角，力与段派抗衡，只因名目上不便发表，但借追悼将士的虚词，号召各省区师旅长官，会集保定。各军官应召到来，先有八省联盟代表，开一谈话会，议定办法三条：（一）拥护靳内阁，不反对段合肥。（二）是各省防军，一律撤回原防地，唯南军暂从例外。（三）宣布安福系罪状，通电政府，请求

解散安福部。越日，复于八省外加入五省，成为十三省同盟。总计长江流域七省，除出湖南，黄河流域六省，加入新疆，统已有军阀联合，与吴佩孚通同声气。孚威将军的势力，确是不弱。只京保间谣诼纷纭，安福派更加惊惶，索性造出种种流言，散布京华。徐总统得此谣传，也不禁心下大疑，默思直、皖两派愈争愈烈，一旦政变发生，与自己大为不利，不如预先浼一调人，从中和解，或得消融恶感，免致变生不侧。此老无权无勇，只有调和一法，但独不忆黎菩萨之召张辫帅么？此时除直、皖两派外，要算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雄长三边好配与直、皖首领扳谈，因此发一密电，敦促张雨帅入京，调停时局。张雨帅眼光奕奕，常思染指中原，扩张势力，既得老徐密电，正好乘机展足，作作生芒。就中尚有一段隐情，乃是复辟祸魁张辫帅，屡向雨帅请求，托他代为斡旋，恢复原状。雨帅也为心动，意欲进京密保，俾洗前愆。为了两种奢望，遂毅然受命，乘车入都，一进都门即往总统府报到。徐总统当然接见，与谈直、皖两派冲突情形。张作霖不待说毕，便已自任调人，毫不推辞，惟言下已谈及张少轩，少轩即张勋字，见前。替他解释数语。徐总统支吾对付，无非说是直、皖解决，总可替少轩帮忙。于是张雨帅欣然辞出，立赴保定。曹锟闻雨帅远来，派员出迎，迨彼此相见，握手道故，两下里各表殷勤，时已傍晚。曹锟特设盛筵，为张洗尘，陪客就是吴佩孚及各省区代表等人。席间由张作霖提议，劝从和平办法。曹锟对答数语，尚是模棱两可的话头，独佩孚挺身起座道："佩孚并未尝硬要争战，不尚和平，但现在国事蜩螗，人心震动，外交失败，内政不修，正是岌岌可危的时候，乃一班安福派中人物，还是醉生梦死，媚外误国，但图一已私利，不顾全国舆论，抵押国土，丧失国权，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同是圆颅方趾的黄、农遗裔，奈何全无心肝，搅到这般地步？试想国已垂亡，家将曷寄？皮且不存，毛将焉附？存亡危急，关系呼吸。我等身为军人，食国家俸禄，当为国家干城，部下子弟，虽不敢谓久经训练，有勇知方，惟大义所在，却是奋不顾身，力捍社稷，岳州、长沙，往事可证。无论何党何派，如不知爱国，专尚阴谋，就使佩孚知守军人不干政的名义，不愿过问，窃恐部下义愤填胸，并力除奸，一时也无从禁止呢。"语非不是，但已稍涉矜张。作霖听着，徐徐答道："吴师长亦太觉性急，事可磋商，何必暴动兵戈，害及生灵。"曹锟亦劝佩孚坐下，从容论议。佩孚乃复还坐，且饮且谈。再经作霖劝解一番，佩孚终未惬意。到了酒阑席散，复由曹、张两人与各省代表，商决调停办法，一是挽留靳总理，二是内阁局部改组，三是撤换王揖唐议和总代表。四、五两条是安插边防军，与对付西南军。张作霖尚欲有言，佩孚复从旁截止道："照这办法，仍属迂缓，如何能永息政争？譬如剜肉补疮，有何益处？愚见谓不从根本解决，终非良策。"作霖道："如何叫做根本解决？"佩孚道："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换王揖唐，不罢免徐树铮，事终难了。佩孚亦誓不承认呢。"作霖道："王揖唐已拟撤换，余两条尚须酌议。"佩孚奋然道："段合肥的劣迹，惟误信安福部，安福部的党魁，就是一徐树铮。小徐不去，就使解散安福部，也似斩草不除根，一刹那间，仍然是滋蔓难图了。"作霖见他执拗难言，默然不答。曹锟乃插入道："夜已深了，且待明日再议罢！"佩孚等因即告退。张作霖便在曹经略使署中，留宿一宵。正是：

乱世难为和事佬，客乡姑作梦中人。

一宵易过，旭日又升，欲知次日续议情形，且至下回再表。

长沙一捷，吴佩孚始露锋芒，长沙一失，吴佩孚尤关重要。盖吴佩孚镇湘三年，而南军不能动其毫末，一旦撤防北返，即为南军所攻入。昂然自大之张敬尧，节节败退，举长沙、岳州而尽弃之，何勇怯之不同如此乎？然正惟由张敬尧之无用，而吴佩孚之自信也渐深，即其蔑视段派之观念，亦因此渐进。保定会议，全然为倒段计。雨帅远来，曹氏接风，吴佩孚以陪座之主人，独挺身起座，大放厥辞，饶有王景略侃侃而谈之概，彼时之孚威将军固已目无全虏矣。然张之忌吴，未始不因此伏案也。

第一一六回
罢小徐直皖开战衅　顾大局江浙庆和平

却说张作霖下塌一宵，越宿起来，已近巳牌，盥洗以后，吃过早点，时将晌午，尚未见曹锟出来。作霖料他有烟霞癖，耐心守候，直至钟鸣十二下，午膳已进，方见曹老三入门陪客，肴馔等依然丰盛。彼此分宾主坐定，小饮谈心。作霖先说及吴佩孚态度，未免过刚，渐渐的谈到张辫帅，谓："帝制罪魁，事过即忘，近或仍作显官，何必苛待张勋。"却是说得有理。曹锟与张勋本无恶感，乐得随口赞成。其实张勋遁居荷兰使馆，靠着徐州会议的约文，抵抗冯、徐。冯、徐恐他露泄机缄，先后未曾过问，所以张辫帅仍得行动自由，逍遥法外。不过他旧有权利，已经丧尽，单靠着从前积蓄，取来使用，断难久持。因此急奔头路，请托张雨帅设法转圜。或谓："从前两张，曾有婚媾预约。"或谓："张勋尝辇巨金出关，为贿托计。"小子依同姓不婚的故例，似乎婚媾一层，未足凭信；如两张的粗豪，恐亦未必拘此。即如辇金一节，亦未曾亲眼相见，不便妄断。只张作霖回护张勋，乃是确事，就中总有一线情谊，牵结而来。自曹老三赞同张议，作霖却也欣然，所有谈论，愈觉投机。

待午餐已毕，吴佩孚及各省代表陆续趋集，再行会议。讨论了若干时，才议定办法六条：（一）是留靳云鹏继任总理，撤换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二）是撤换议和总代表王揖唐。（三）是湘事由和会解决。（四）是和会不能解决各条件，应另开国民大会，公同解决。（五）是边防西北军，与南方军队，并及各省兵额，同时裁减。（六）是开复张勋原官。吴佩孚瞧这六条办法，尚未满意。谓必须罢免徐树铮。

作霖道："待我入京返报，可将小徐罢去，自然最好了。"当下议决散会。作霖复勾留一宵，至次日辞别回京。看官阅此！应不能无疑。孚威将军吴佩孚，肯容张勋，何故不容徐树铮？那知吴佩孚的心理，但主倒段，小徐为段氏第一腹心，绰号为小扇子，所以必欲罢免，若张勋与段氏，明系仇雠，何妨令复原官，多一个段家敌手。故张勋开复原官一条，吴氏并无异议。这可见吴氏心理，亦全然为私不为公。

张作霖既经返京，即将议定办法六条，面呈徐总统。徐总统阅毕，便语作霖道："翼青即靳云鹏表字。定要辞职，我已于昨日批准了。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当然连带辞职，可无庸议。此外数条我却不便作主，须要先通知段合肥，俟他认可，方得照办。"作霖也知老徐难办，因即应声道："且去与段氏一商何如？"徐总统道："别人无可差委，仍烦台驾一行。"作霖又慨然承认，起身即去。段祺瑞方出驻团河，由作霖前去晤谈，先说了许多和平的套话，然后将议案取阅。段祺瑞瞧了一周，不由得懊恼起来，再经作霖委婉陈词道："据吴佩孚意见，定要解散安福部，撤换王揖唐，罢免徐树铮，作霖亦曾劝解数次，终不得吴氏退步。公为大局起见，何必与后生小子，争此异点。否则作霖想作调人，看来是徒费跋涉，不能挽回了。"祺瑞作色道："吴佩孚不过一个师长，却这般恃势欺人，他若不服，尽可与我兵戎相见，我也未尝怕他呢。"作霖听了此言，说不下去，只好反报老徐。老徐再要他曲为周旋，作霖也出于无奈，再往与段氏婉商。偏段氏态度强硬，一些儿不肯转风，累得张雨帅奔走数次，毫无效果，乃向徐总统前告别返奉。老徐又苦苦挽留，坚嘱作霖设策调停。作霖乃再诣保定，劝曹、吴略示通融。吴佩孚勃然道："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换王揖唐，事尚可以通融，惟不罢免小徐，誓不承认。"曹锟亦说道："老段声名，统被小徐败坏，难道尚不自知么？"作霖见两人言论，与段氏大相反对，遂续述段氏前语，不惮一战。佩孚更朗声道："段氏既云兵戎相见，想无非靠着东邻的奥援，恫吓同胞，我辈乃堂堂中国男儿，愿率土著虎贲三千人，鹄候疆场，若稍涉慌张，便不成为直派健儿了。"两派相争，纯是意气用事。作霖长叹道："我原是多此一行。"曹锟便即插口道："公以为谁曲谁直？"作霖道："我亦知曲在老段，但我为总统所迫，不得已冒暑驰驱，现双方同主极端，无法调和，我只好复命中央，指日出关了。"曹锟又道："事若决裂，还须请公帮忙。"作霖点首道："决裂就在目前，愿公等尽力指麾，待得一胜，那时再需我老张说和，也未可知，我就此告辞了。"隐伏下文。曹锟复把臂挽留，作霖不肯，且笑语道："我已做了嫌疑犯，还要留我做甚？彼此相印在心，不宜多露形迹呢。"说毕，匆匆告辞，返京复命。徐总统具悉情形，复与作霖密商多时，方才定计。越两日，即由京城新闻纸上，载出徐树铮六大罪状，略述如下：

（一）祸国殃民。（二）卖国媚外。（三）把持政柄。（四）破坏统一。（五）以下杀上。（六）以奴欺主。

文末署名，为首的系是曹锟，第二人就是张作霖，殿军乃是江苏督军李纯。又越日，由徐总统发出三道命令，胪列下方：

（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

（二）徐树铮现经任为远威将军，应即开去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坦暂行护理。

（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办理。

看官听说，当时徐树铮久住库伦，对着南北用兵，本常注意，既闻湘省失守，正拟密调西北军，分道援湘，但究因相隔太远，鞭长莫及，且恐直军中梗，急切不能通过，未免踌躇，忽又得辽东电报，乃是张作霖应召入都，愿作调人，他亦预料一着，只防直、奉两派相连，压迫皖系，于是不待中央命令，星夜南回，驰入都门，运动雨帅，愿以巨金为寿。并云："事平以后，定当拥张为副总统。"作霖前次为小徐所绐，怎肯再为所欺？因此拒绝不答，树铮见运动无效，复怂恿东邻，阻止奉军入关，一面唆使东三省胡匪，扰乱治安，袭击作霖根据地。种种秘计，却是厉害。不料事机未密，所遣密使，竟被奉军查获，报知作霖。作霖当然大愤，即电告曹锟、李纯，联名痛斥小徐。曹锟正乞奉张为助，巴不得有此一举。李纯亦素恨段派，与曹锟不谋而合，同日复电，并表同情。作霖便发表声讨小徐的电文，并向总统府献议，请罢免徐树铮，撤销西北边防军。徐总统尚欲保全皖系面子，但调小徐为远威将军，并闻小徐已经来京，仍有留京供职的明文。惟将小徐的兵权，一律撤尽。叙入此段，为下文作一注脚。小徐不禁着忙，急赴团河见段合肥，涕泣陈词道："树铮承督办谬爱，借款练兵，效力戎行，今总统误信二三奸人，免树铮职，是明明欲将我皖系排去，排去皖系，就是排去督办，树铮一身不足惜，恐督办亦将不免了。"肤受之愬。

段祺瑞被他一激，禁不住怒气上冲，投袂起座道："我与东海交好，差不多有数十年，彼时改选总统，我愿与河间同时下野，好好把元首位置，让与了他，那知他年老昏瞆，竟出此非法举动，彼既不念旧情，老夫何必多顾，就同他复帐便了。"说至此，即出门上车，一口气驱入京都，径至总统府中，见了老徐，说了几句冷嘲热讽的话儿。面目上含着怒容，更觉令人可怖。徐总统从容答道："老大哥何必这般愤怒？又铮筹边使，本与筹边督办，一事两歧，犯那重床叠屋的嫌疑，今将又铮调任，无非掩人耳目，暂塞众谤，一俟物议少平，便当另予位置，目前暂令屈居将军府，闲散一二月，想亦无妨。"老段闻言，怒仍未解，且反唇相讥道："曹锟、吴佩孚，拥兵自恣，何勿罢免？乃必罢徐树铮。"徐总统复道："曹、吴两人，克复长少，镇守湘南，全国舆论，一致推崇，若将他无故罢免，必致舆情反对，说我赏罚不明。况有功加罚，将来如何用人？难道曹、吴等果肯忍受，不致反动么？"老段见话不投机，悻悻起座道："总统必欲宠任曹、吴，尽管宠任，休要后悔！"说着，拂袖自去。好似乡曲武人，但事抢白，不顾体裁。老徐送了几步，见老段全不回头，只好叹息而返。

段祺瑞即出总统府，复回至团河，与小徐商决发兵，即由小徐带了卫队，入逼公府，迫令罢斥曹、吴，一面调动边防军第一第三第九各师，用段芝贵为总司令，向保定进发，

与曹、吴决一雌雄。京、保一带，战云骤起。张作霖闻报，匆匆回奉，也去调兵入关，援应曹、吴。可怜京城内外的百姓，纷纷迁避，一夕数惊，这岂不是殃及池鱼，无辜遭害么？徒唤奈何。

京中方扰攘不安，东南亦几生战事，险些儿亦饱受虚惊，说将起来，也是与直、皖两派互生关系。江苏督军李纯，原是直派，署浙江督军卢永祥，乃是皖派，永祥本为淞沪护军使，自调署浙督后，仍念念不忘淞沪，但淞沪系江苏辖境，李纯欲收为已有，独永祥谓旧有护军使一职，不归江苏节制，应仍划出区域，由自己兼管。这问题互相抵触，争论不休。仍然是直皖之争。吴淞司令荣道一，与李、卢二督俱有师生情谊，特出为调停，渐得两方谅解，共保旅长何丰林充任。事早就绪，不意中央忽下一明令，特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淞沪镇守使，即命何丰林调任。何丰林虽系李督门徒，但得此护军使一席，全然由卢督帮护，一力造成，若叫他改任镇守使，是要归江苏节制，不但官职上显有升降，就是卢、何两人联络的作用，亦尽付东流，何丰林原不甘受屈，卢永祥亦岂肯干休？当下由永祥授意丰林，令丰林代发通电道：

> 恭读大总统命令，特授卢永祥为浙江督军，淞沪护军使着即裁撤，改设镇守使，调任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此令等因。当此南北争持之际，国是未定，人心未安，政府失其重心，大局日趋危险，淞沪地方重要，未便骤事更张，除电呈大总统外，现仍以卢永祥兼任淞沪护军使名义，由丰林代行，维持现状。谨此电闻，即请查照为荷。

何丰林复自发一电，转向中央辞职，文云：

> 大总统国务院参陆部钧鉴：恭读大总统令，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改设淞沪镇守使，调任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此令等因。奉令之下，惶悚莫名。伏念淞沪地方重要，绾毂东南，自民国四年裁并上海、松江两镇守使，特设护军使一职，直隶中央，当时设官分职，用意至为深远。数年以来，迭经事变，用能本其职权，随机应付。至去岁卢督调任后，学潮震荡，工商辍业，人心摇动，闾里虚惊，丰林一秉成规，幸免意外。现方南北相持，大局未定，忽奉明令，改设镇守使，职权骤缩，地方既难维持，事机尤多贻误，对内对外，咸属非宜。丰林奉职无状，知难胜任，惟国家官制，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而设。惟有退让贤路，仰恳大总统准予免去淞沪镇守使一职，以重旧制而维大局，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两电既发，复嘱第四师第十师全体军官，拍电到京，吁请收回成命，并任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京中方为了直、皖决裂，两下里备战汹汹，连徐总统俱吉凶未卜，尚有何心顾及东南？一时未及答复，何丰林越疑到李纯身上，以为中央命令，定是李督嗾使出来，彼乘直、皖交争的时候，要想收回淞沪，扩充地盘，所以有此一举，遂不待探明确

信，即电致李督一书，语多愤懑，并有解铃系铃，全在吾师等语。一面商令吴淞司令荣道一，亦拍电诘问李纯，内有："同人等群相诘责，无词应付，私心揣测，亦难索解，非中央欺吾师，即吾师欺学生"云云。当由李纯电复何丰林，略谓："中央命令，如果由兄指使，兄无颜见弟，无颜为人。"语本明白痛快，偏何丰林尚未肯信，联同浙督卢永祥，暗地戒严，密为防御。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浙沪各军，既四处分布，如临大敌，免不得谣言百出，传入江苏。李纯也不得不疑，并因直、皖分争愈竞愈烈，恐沪军亦趁势袭击江苏。为此先事预防，特派兵分布苏州、昆山一带，并掘毁黄渡至陆家滨一带铁道，阻截沪军。何丰林闻沪宁铁路被苏军拆断，越觉师出有名，遂也派军直上，与苏军相犄角。彼此列陈相持，摩拳擦掌，专待厮杀。只江苏一班士绅，已吓得心惊胆裂，慌忙奔走号召，结合各界团体，呼吁和平。再加外交团保护侨民，力为调解，电文络绎，送达江浙。李纯本无心开战，对着南北纷争，尚日日把和平二字，挂诸齿颊，怎有江、浙毗连反致轻自开衅？若卢、何二人目的但在淞沪，得能将淞沪一方，仍归掌握，此外自无他望。结果是李督让步，卢、何罢休，总算双方订约，江苏不侵淞沪，淞沪也不犯江苏，撤退兵备，易战为和。江浙人民，幸得苟安。后来中央亦收回成命，特任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这还是李督军爱惜苍生的厚惠。小子有诗咏道：

绾领军符贵保邦，如何仗戟自相撞？
罢兵独为宁人计，赢得仁声满大江。

东南幸不鏖兵，北京难免战祸，欲知谁胜谁负，且至下回叙明。

民国战争，无一非为私利而起，南北之战，公乎私乎？顾南方犹得以护法为藉口。若直皖之战，全为私利起见，小徐之欲扩张安福部势力，私也；即吴佩孚之反对小徐，小惜一战，亦安得谓为非私？一则挑拨段氏，一则煽动曹使，各求逞志而已，与国家之凋敝，民生之痛苦，固视若无睹焉。张雨帅亦好动不好静，本以调人自居，反致激成战祸，是岂不可以已乎？若淞沪护军使一职，贻祸者为袁项城，袁因郑汝成有功于己，特划淞沪一隅，俾郑自主。而郑竟死于非命。及卢何之与李纯龃龉，几至宣战，微李纯之顾全东南大局，甘心让步，江浙人民，宁有幸乎？国民苦兵革久矣，好战者民之贼也，主和者民之望也，观乎江浙之言和，安得不感念夫李督军？

第一一七回
吴司令计败段芝贵　王督军诱执吴光新

却说徐树铮带领卫队，直入京师，将演逼宫故事，一面至将军府，强迫各员，联衔进呈，请即褫夺曹锟、曹锳、吴佩孚官职，下令拿办。曹锳为曹锟第七弟，曾任近畿旅长，故小徐亦列入弹章，并推段祺瑞领衔，呈入总统府，大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徐总统不便遽从，延搁一宵，未曾批准。那小徐确是厉害，竟率卫队围住公府，硬要老徐惩办曹、吴，否则即不认老徐为总统。徐总统无奈，只好下一指令道：

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撤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所以指挥将帅者，即将帅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纲纪不张，各军事长官，往往遇事辄托便宜，以至军习日漓，规律因之颓弛。嗣后各路军队，务当恪遵中央命令，切实奉行，不得再有违玩，着陆军部通令遵照。此令。

看官！你想这道命令，曹、吴两人，尚肯听受么？当下由曹锟出面，联同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长江三督军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发一通电，具论老段及小徐罪状，大略如下：

自安福部结党营私，把持政柄，挟其国会多数之势力，左右政局，而阴谋作用，辄与民意相反，实为祸国之媒，浸成舆论之敌。其尤影响国事者，政争所及，牵动阁潮，以致中枢更迭不定，庶政末由进行。甚至党派之后，武力为援，政治中心，益形杌陧。试察其行动之机，则发纵而指使者，多系徐树铮等主持，恣睢专横，事实昭然。元首明烛破奸，于是下令开去徐树铮筹边使之职，解其兵权，筹纾党祸，并因靳揆辞职，提出周少朴氏即周树模，徐欲用周代靳，已送咨文至众议院，未得议员同意。方期从容组阁，以文治之精神，奠邦基于永固。讵倏传惊耗，变出非常，合肥方面，以段芝贵为总司令，派边防军，直趋保定，宣言与直军宣战，并计定攻苏攻鄂，攻豫攻赣，强迫元首，下令讨伐。近日元首已被其监视，举动均失其自由，假借弄权，惟出自一二奸人之手。此时政本已摇，发号施令，无非倒行逆施之举，似此专横谬妄，实为全国之公敌。夫元首有任免官吏之权，乃因免一徐树铮，彼竟敢遽行反抗，诉

诸武力。以直军而论，自湘南久戍，奉准撤防，无非藉资休整，备国家御侮之用，既无轨外之行动，有何讨伐之可言？讵合肥欲施其一网打尽之计，是以有触即发，为徐树铮之故，为安福部之故，乃不惜包围元首，直接与曹锟等宣战，总施攻击。锟等素以和平为职志，对此衅起萧墙，无术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马厉兵，共伸义愤。纾元首之坐困，拯大局于濒危。扫彼妖氛，以靖国难。特此电闻。

通电喧传，全国鼎沸。再加张作霖回到奉天，立即派遣重兵，入山海关，也有一篇宣言书，说是："作霖奉令入都，冒暑远征，冀作调人，乃我屡垂涕而道，人偏充耳勿闻。现闻京畿重地，将作战场，根本动摇，国何由立？且京奉铁路关系条约，若有疏虞，定生枝节。用是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如有与我一致，愿即引为同袍，否则视为公敌"等语。这是张雨帅独自出名，与上文联衔发电的文章，又似情迹不同，未尝指明讨段。其实乃是聪明办法，留一后来余地，看官莫要被他瞒过呢。谓予不信，试看后文。

曹锟得知奉军入关的消息，料知他前来援应，遂放胆出师，亲赴天津，当场行誓众礼，派吴佩孚为总司令，号各军为讨贼军，即就天津设大本营，高碑店设司令部，一意与段军对敌。段军分四路进兵，第一路统领刘询，第二路统领曲同丰，第三路统领陈文运，第四路统领魏宗瀚，均归总司令段芝贵调度。总参谋就是徐树铮。七月十四日，两军相距，不过数里，刁斗相闻，兵刃已接，眼见是战云四布，无法打消了。总统府中尚发出通令云：

民国肇造，于兹九年，兵祸侵寻，小民苦于锋镝，流离琐尾，百业凋残，群情皇皇，几有偬焉不可终日之势。本大总统就任之始，有鉴于世界大势，力主和平，比岁以来，兵戈暂戢，工贾商旅，差得一息之安，犹以统一未即观成，生业不能全复。今岁江浙诸省，水潦为灾，近畿一带，雨泽稀少，粮食腾踊，讹言明兴，眷言民艰，忧心如捣。乃各路军队，近因种种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兵车所至，村里惊心，饥馑之余，何堪师旅？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膺国民付托之重，惟知爱护国家，保乂人民，对于各统兵将帅，皆视若子弟，倚若腹心，不能不剀切申诫。自此次明令之后，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以副本大总统保惠黎元之至意。此令。

军阀相争，势不两立，还管甚么大总统命令？大总统要他撤防，他却即日开战，冬冬的鼓声，拍拍的枪声，就在琉璃河附近一带发作起来。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马队，与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军，进副直军第十二团第二营，气势甚猛，悍不可当。直军也不肯退让，即与交锋，正在双方攻击的时候，忽见直军步步倒走，退将下去。边防军越加奋迅，趁势追逼，再加总司令段芝贵，性急微功，下令军中，并力进击，不得瞻顾。小段号称能军，何并诱敌之谋，尚不知晓？边防军自然锐进。那知直军退到第一防线，均避入深壕，伏住不动，所有边防军射来的枪弹，尽从壕上抛过，一些儿没有击中，空将弹子放尽。猛听得一声

怪响，便有无数弹子，飞向边防军击来，烟尘抖乱，血肉横飞，边防军支撑不柱，立即转身飞奔。直军返退为攻，统从壕沟中跃出，还击边防军，吓得边防军没路乱跑，纷纷四散。段芝贵顾命要紧，早已遁去。尚有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及边防第三师步兵第二团，由张庄、蔡村、皇后店三路，分攻杨村的直军防线，激战多时，统为直军所败。杨村系曹锳驻守，与吴佩孚同日得胜，先声已播，可喜可贺。独段芝贵等未免懊恨，向段祺瑞处报告，但言为直军所袭，因致小挫。祺瑞乃欲鼓励戎行，特令秘书员草就檄文，布告中外，略云：

曹锟、吴佩孚、曹锳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本上将军业于本月八日，据实揭劾，请令拿办，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九月奉大总统令，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吴佩孚褫职夺官，交部拿办。令下之后，院部又迭电促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宽予优容，曹锟等应如何洗心悔罪，自赎末路。不意令电煌煌，该曹锟等不惟置若罔闻，且更分头派兵北进，不遗余力。京汉一路，已过涿县，京奉一路，已过杨村，逼窥张庄。更于两路之间，作捣虚之计，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袭我军，是其直犯京师，震惊畿内，已难姑容，而私勾张勋出京，重谋复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师为根本重地，使馆林立，外商侨民，各国毕届，稍有惊扰，动至开罪邻邦，危害国本，何可胜言？更复分派多兵，突入山东境地，竟占黄河岸南之李家庙，严修备战，拆桥毁路，阻绝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将坠之惧。本上将军束发从戎，与国同其休戚，为国家统兵大员，义难坐视，今经明呈大总统，先尽京汉附近各师旅，编为定国军，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歼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三人，其余概不株连，其中素为祺瑞旧部者，自不至为彼驱役，即彼部属，但能明顺逆，识邪正，自拔来归，即行录用。其擒斩曹锟等，献至军前者，立予重赏。各地将帅，爱国家，重风义，遘此急难，必有屦及剑及，兴起不遑者，祺瑞愿从其后，为国家除奸慝，即为民生保安康，是所至盼。为此檄闻。

同日曹锟亦通电各省，说是开衅原由，当归边防军任咎，略述如下：

边防军称兵近畿，扰害商民，近仍进行不已，以众大之兵力，占据涿州、固安、涞水等处，于寒删两日，诗韵有十三寒，十五删两韵，电码即借作十三日十五日之省文。向高碑店方面分路进攻，东路则占据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攻击，炮火猛烈，枪弹如雨。敝军力为防御，未及还攻，而彼竟愈逼愈紧，实为有意开衅，事实如此，曲直自在。惟有激励将士，严阵以待，固我防围而卫民生。特电奉闻，诸惟察照。

兵戈不足，济以笔舌，两造各执一是，互争曲直，这也是习见不鲜的常调，无足深论。公论自在人间，两造哓哓，何足取信？惟战事既开，势难收拾，最激烈的是徐树铮，他以为敌

寡我众，敌弱我强，曹三庸夫，毫不足惧，吴子玉虽号知兵，究竟是个戎马书生，不惯力战。西北军身长胆壮，但藉那靴尖蹴踏，已足踢倒曹吴，不意一战即挫，前驱溃退，恼得小徐气冲牛斗，投袂奋起，自往督军，就将高碑店战事，尽交段芝贵支持，亲赴杨村一带，督同三路大军，进攻曹锳。一面电致鄂豫鲁等省，密令同党起事，响应京畿。

湖南督军吴光新，本是段氏嫡派，得继张敬尧后任，兼充长江上游总司令，已见前文。莅鄂已有多日，因见岳州、长沙为南军所占据，无隙可乘，不得已寓居湖北。张敬尧奉令查办，始终不肯到京，尚在湖北潜住。自经徐树铮密电到鄂，由吴光新接着，遂与张敬尧会商，图取湖北，助攻直军，并因旧部赵云龙驻守河南信阳县，好教他乘机发难，攻夺河南。当下发一密电，嘱告云龙，约期并举。鄂督王占元与曹、吴联络一气，当然隐忌吴光新，时常派人侦查，防有他变。及直皖战起，侦察益严，所有吴光新暗地举动，竟被王占元察知，遂借请宴为名，备了柬贴，邀吴入饮。吴光新未曾防着，还道是密谋未泄，乐得扰他一餐，快我老饕。况临招不赴，乃是官场所忌，并足使王占元生疑，为此贸然前往，怡然入席。主客言欢，觥筹交错，畅饮了一二小时，已觉酒意微醺。突由王占元问及近畿战事，究系谁曲谁直？吴光新不觉一惊，勉强对答数语，尚说是时局危疑，不堪言战。假惺惺。王占元掀髯微笑道："君亦厌闻战事么？如果厌战，请在敝置留宿数宵，免滋物议。"说着，即起身出外，唤入武士数名，扯出吴光新，驱至一间暗室中，把他软禁起来。吴光新孤掌难鸣，只好由他处置，惟自悔自叹罢了。得全性命，还是幸事。王占元既拘住吴光新，更派出鄂军多人，往收吴光新部曲，果然吴军闻信，乘夜哗变，当被鄂军击退，解散了事。独张敬尧生得乖巧，已一溜烟似的遁出鄂省，得做了一个漏网鱼。占元遂通电曹、吴，曹、吴亦为欣慰。嗣复接得广东军政府通电，也是声讨段氏，但见电文中云：

> 国贼段祺瑞者，三玷揆席，两逐元首，举外债六亿万，鱼烂诸华，募私军五师团，虎视朝左，更复昵嬖徐树铮，排逐异己，啸聚安福部，劫持政权。军事协定，为国民所疾首，而坚执无期延长；青岛问题，宜盟会之公评，而主张直接交涉；国会可去，总统可去，而挑衅煽乱之徐树铮，必不可去；人民生命财产，可以牺牲，国家主权，森林矿产，可以牺牲，而彼辈引外残内之政会，必不可以牺牲。凶残如朱温、董卓，而兼鬻国肥私；媚外如秦桧、李完用，而更拥兵好乱。综其罪恶，罄竹难书。古人权奸，殆无其极。军府恭承民意，奋师南服，致讨于毁法卖国之段祺瑞，及其党徒，亦已三稔于兹，不渝此志。徒以世界弭兵；内争宜戢，周旋坛坫，冀遂澄清。而段祺瑞狼心不化，鹰瞵犹存，嗾使其心腹王揖唐者，把持和局，固护私权，揖盗谈廉，言之可丑。始终峻拒，宁有他哉？乱源不清，若和奚裨。吴师长佩孚，久驻南中，洞见症结，痛心国难，慷慨撤防。直奉诸军，为民请命，仗义执言，足见为国锄奸，南北初无二致也。乃段祺瑞怙恶饰过，奖煽奸回，盘踞北都，首构兵衅，以对南黩武之政策，戕其同袍，以不许对内之边军，痛毒畿辅。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但知异已即噬，不惜举国为仇，故曩谈为南北之争者，实未彻中边之论也。

道路传言，佥谓该军有某国将校，阴为之助，某氏顾问，列席指挥，友邦亲善，知必訾言；揣理度情，当不如是。然而敬瑭犹在，终覆唐室；庆父不除，莫平鲁难。今者直省诸军，声罪致讨，大义凛然，为国家振纲纪，为民族争人格，挥戈北指，薄海风从。军府频年讨贼，未集全勋，及时鹰扬，义无反顾，是用奖率三军，与爱国将士，无间南北，并力一向，诛讨元凶。其有附逆兵徒，但知自拔，咸与维新。若更徘徊，必贻后悔。维我有众，壹乃心力。除恶务尽，共建厥勋。褫奸雄之魄，毋或后时，抉郿坞之藏，相偕饮至。昭告遐迩，盍兴乎来！

据这电文，明明是岑春煊主张，与曹、吴遥相呼应，直派联合岑、陆，已见一百十四回中。曹、吴大喜，颁示将士，遂令军心益奋，慷慨临戎。小子有诗叹道：

武夫本是国干城，御侮原应不爱生。
可惜局中差一着，奋身误作阋墙争。

欲知两军再战情形，请看下回便知。

绝交不出恶声，是谓之君子人。试观直、皖之争彼此相诟，无异村妪乡童之所为。试思同袍同泽，本有偕作偕行之义务，就使意见不合，偶与绝交，亦当为国家起见，各就本职，守我范围，岂可自相诋诽，自相攻击乎？况虚词架诬，情节支离，徒快一时之意气，甘作两造之訾言，本欲欺人，适以欺已。天下耳目，非一手可掩，何苦为此山膏骂豚之伎俩也。彼段芝贵之遭败，与吴光新之被拘，皆失之躁率，均不足讥，即胜人执人者，亦为君子所不齿。朝为友朋，暮成仇敌，吾不愿闻此豆萁相煎之惯剧也。

第一一八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

却说直、皖两军互相角逐，分作东西两路，西路就是高碑店，东路乃是杨村。徐树铮率同西北军，猛攻曹锳。曹锳仓猝抵敌，一时措手不及，竟为西北军所乘，枪似林攒，弹如雨注，不由曹军不走。曹锳只好号召兵士，退出杨村。树铮把杨村占住，很是得意，偏接高碑店战报，一再败衄，急得小徐又转喜为忧。原来段芝贵前次失败，收合余军，再图大举。七月十五日晚间，复向高碑店进攻，意欲乘他不备，得一胜仗。直军也曾防着，

出阵接战。小段见直军严肃，料不可袭，便另生一计，密令部众散阵四趋，诱入直军。也欲作诱敌计么？直军踊跃直前，向敌阵中杀入。敌阵先散后聚，复一齐裹合拢来，拟把直军困在垓心。直军也觉情急，猛力冲突，名自为战。小段见直军中计，喜不自禁，便申令军中，再接再厉，要杀得他片甲不回。谁知阵后忽来了数百人，统执着新式快枪，接连击射，好似连珠一般，无从趋避。为首的统兵大员，不是别人，正是直军总司令吴佩孚，小段被他一扰，吓得方寸已乱，亟欲分兵对敌，偏偏兵不应命，相率溃去。直军前后夹攻，几把小段擒住。幸亏小段跨一骏马，跑走得快，才得逃脱，退至三十里外下营。小段经此两败，方知吴佩孚计中有计，不敢轻敌。

吴佩孚得胜收军，休息一宵。到了次日的夜间，令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与第三补充旅旅长龚汉治，合力向涿州进攻，再令补充旅旅长彭寿莘，作为后应。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守涿州，正与萧耀南相值，两军接触，即劈劈拍拍的放起枪来。边防军屡遭败仗，未战先怯，勉强支撑了一小时，看直军来势益盛，便想退下。那龚汉治部下补充旅，正从右边攻入，冲断边防军，彭寿莘又复继至，击毙边防军无数，俘获旅团长以下共五十余人。曲同丰带领残兵，遁入涿州。直军便至涿州城外安营，再图进取。诘旦有奉军到来加入，直军气焰益盛，曲军已失战斗的能力，眼见得支持不住，没奈何派员请和。吴佩孚只准乞降，不得提出和字。曲同丰保命要紧，就使丢掉面子，也不暇顾，只好依吴佩孚所言，与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三十旅旅长齐宝善，带同残军二千余人，向直军缴械投降。不愧姓曲。涿州遂由直军占住。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闻得曲军降敌，竟弃师遁去。蛇无头不行，兵无主自乱，大都弃械逃生，各走各路。段芝贵亦遁入京师，西路军完全失败。

徐树铮得此消息，方在忧患，蓦闻营外枪声大震，乃是曹锳领军杀到。从来出兵打仗，全靠着一鼓锐气，锐气一挫，虽有良将，不能为力。此时曹锳奋勇杀来，无非为了西路大捷，鼓动士气，前来夺还杨村。那小徐部下，正因西路覆没，垂头丧气，还有何心接战？顿时出营四溃。小徐到此，就使郁愤满腔，要想拚命一争，怎奈兵心已散，无可挽回，也惟有行了三十六策中的上策，一溜风跑入都门，窜匿六国饭店中，可巧与小段碰着。"愁人莫对愁人说，说起愁来愁杀人"，想两人当时情状，应亦如此，毋容笔下描摹了。这是好战的报应。段祺瑞迭接败耗，且愤且惭，当即取过手枪，意欲自戕。幸经左右夺去，劝他入京，求总统下停战令。祺瑞不得已还都，上书老徐，引咎自劾。徐总统冷笑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遂令靳云鹏、张怀芝等往见曹、吴，商议停战，一面颁下通令道：

> 前以各路军队，因彼此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当经明令一律退驻原防，共维大局。乃据近日报告，战事迄未中止，群情惶惧，百业萧条，嗟我黎民，何以堪此？况时方盛暑，各将士躬冒锋镝，尤属可悯。应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用副本大总统再三调和之至意！此令。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自段氏四路大军一齐败溃，于是鲁、豫各省的段派军官，

亦皆瓦解。山东德州方面，本被边防军统领马良攻入，守将商德全退走。嗣由奉军往援德全，复击败边防军，夺回德州，马良当然窜去。就是信阳戍将赵云龙，率领部下，与河南旅长李奎元激战，亦为所败，被逐出境。还有察哈尔都统王廷桢，起应曹吴，入驻康庄，就在居庸关附近，与边防军西北军，一场剧斗，边防军西北军均皆败降，解除武装，老段、小徐的计策，无不失败。段祺瑞自欲解嘲，因电致直、奉、苏、赣、鄂、豫等省，大略说是：

> 顷奉主座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迅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并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谨先电闻。

投阱下石，古今同慨，况段氏误信小徐，组织安福部，党同伐异，借债兴兵，究为舆论所未容，此次一败涂地，虽然返躬自责，情愿去官，毕竟众怒未消，谤言益甚。江苏督军李纯，发一通电，有："歼厥渠魁，指日可待，从此魑魅敛迹，日月重光"等语，又有南海军将校林葆怿、蓝建枢、蒋拯、杜锡珪等，亦通电声讨安福党人，历数罪状，并称："南北实力提携，共济很难"云云。最激烈的是吴佩孚，趁这全军大胜的机会与奉军同诣京师，驻扎南苑、北苑，请大总统诛戮罪魁。靳云鹏张怀芝，到了吴军，与吴佩孚从容筹商，特提出四大条件：（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解散安福部；（四）解散新国会。这四条已经中央承认，劝吴即日罢兵。吴佩孚尚未肯干休，再经靳、张两人不便作主"等语。靳、张乃往与曹锟商议。曹锟虽允停战，惟对着中央承认四事，尚嫌不足。靳、张虽各具三寸舌根，终未能妥为斡旋，只得回京复命。徐总统闻报，默忖多时，想此事非借重奉张，不能排解，因即电召张作霖，再作调人。一面派王怀庆收束近畿军队，兼任督办。怀庆令办理，尚称得手，所有边防军与西北军，或编入队伍，或给资遣散，近畿一带，总算粗安。

既而张作霖出为调停，与曹、吴商定条件：（一）为解散安福部；（二）为惩办罪魁十四人；（三）为取消边防军与西北军及其他属于该两军之一切机关；（四）为京畿保卫归直、奉军，永远驻扎，京城以内，由京畿卫戍总司令担负全责；（五）撤销安福包办之和议机关，驱逐王揖唐，另与西南直接办理和议；（六）解散新旧两国会，另办新选举。这六项为主要条件，尚有先决事件两项：（一）为政府速将三年以来，所借外债及用途，分布全国；（二）为褫免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议定以后，即由张作霖转呈徐总统。徐总统非不赞成，但尚欲稍示通融，顾全段氏面目，因复使靳、张二人电复张作霖，托他

再为转圜。作霖乃复与曹、吴嗟商，大致仍照前议，惟略改细目罢了。于是中央命令，蝉联而下，由小子汇录如下：

七月二十四日大总统令

准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免职，令财政次长潘复、司法次长张一鹏，代理部务。特任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

准京畿卫戍总司令段芝贵免职，特派王怀庆兼署京畿卫戍总司令。

二十六日大总统令

据兼代国务总理萨镇冰呈称："师长吴佩孚等，所部军队，前次在豫暂驻，未能即时回直，证以曹经略使来电，始则因住兵房舍，一时难腾，继则因铁路车辆，未能即时应付，并非有意逗留，其情事既有不符，拟请将处分令撤销"等语。应准将本年七月九日，关于曹锟、吴佩孚处分命令，即行撤销，交陆军部查照。

准京师警察厅总监、兼督办京都市政事宜吴炳湘免职，令田文烈兼督办京都市政宜，殷鸿寿为京师警察厅总监，并会办京都市政事宜。

准交通次长姚国桢免职，任命权量兼署交通次长。

二十八日大总统令

准督办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职。

前以沿边一带，地方不靖，当经令设督办边防军务处，以资控驭，现在屯驻边外军队，业已陆续撤退，该处事务较简，所有督办边防事务处，应即裁撤，其所辖之边防军，着陆军部即日接收，分别遣散，以一军制而节冗费。此令。

前有令将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即日接收办理，所有西北军名义，应即撤销，着责成该部迅速收束，妥为遣散，仍将办理情形，克日呈复。此令。

准大理院院长姚震免职，特任董康为大理院院长。

二十九日大总统令

国家大法，所以范围庶类，偭规干纪，邦有常刑。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推原祸始，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继乃煽动军队，遽启兵端。甚至迫胁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擅调队伍，占用军地军械，逾越法轨，恣逞私图。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扰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其财政交通等部款项，应责成该部切实彻查，呈候核夺。国家虽政存宽大，而似此情罪显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曲宥也。此令。

统观以上命令，除为曹、吴洗刷外，所有免职各条都是对着段派的关系。惟免职二字，不过去官而止，与身家无甚碍处。至若上文严缉祸魁一令，乃是诖犯刑章，将加体罚，这是小徐等人特别畏忌的条件，不得不设法趋避。况直、奉各军，满布京畿，一被缉获，尚有何幸？当下统避匿东交民巷，作为京城里面的逋逃薮。东交民巷，是各国使馆所在地，政府不得过问。就是六国饭店，亦在东交民巷，故小徐、小段先就该饭店藏身。徐总统下此命令，主动力全在曹、吴，他虽然阴忌段派，但教段氏下台，段派失势已算是如愿以偿，不欲再为已甚，所以命令中尚为段氏洗愆，惟罪及小徐等十人。所云缉获讯办，无非虚扬威名。看官试回溯民国以来，中央所颁惩办大员的命令，能有几人到案，如法办理么？这就是致乱原因。独此次曹、吴主见，本思乘着胜仗罚及老段。上文叙及罪魁十四人，必兼老段在内。旋因徐总统曲为调停，方将老段除出，且把小徐等尽法惩治，聊泄宿忿。

及闻小徐等避匿使馆界内，不能直接往拿，只得浼人疏通各国公使请他驱逐罪魁。各国公使团乃会议办法，磋商多时，英、美、法三国公使暗中帮助曹、吴，并在会场中发表政见，谓："此次小徐诸人扰乱京畿，贻害中外人民，不应照国事犯例保护。"国事犯即政治犯，各国公法，有容留国事犯通例。惟日本及意大利国公使，力持异议，所以东交民巷中只有英、美、法三国公使文告，通饬本国侨民不准容留中国男子，如有容留，限令即日迁出。徐树铮等瞧着告示，禁不住慌张起来。自思六国饭店，乃是各国公共寓所，势难久居，尚幸日、意两国无比禁令，留出一条活路，可以投奔，于是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相偕计议，拟往日、意两公使馆乞请保护。转想日本感情，比意国为厚，不如同去恳求日使，较为妥洽。当下联袂偕行，共至日使馆中，拜会日使。可巧日使未曾外出，得蒙邀入，遂由徐树铮等当面哀求，仗着几寸广长舌，说得日使怦然心动，不由的大发慈悲，力任保护，便令九人居留护卫队营内，安心避难。好在九人各有私财，预储日本银行，一经挪移，依然衣食有着，不致冻馁。独李思浩生平，常在金融界中，主持办理，与日人往来更密，他闻惩办令下，早

已营就兔窟，藏身有所，看官不必细猜，想总是借着日本银行，做了安乐窝呢。小子有诗叹道：

好兵不戢自焚身，欲丐余生藉外人。
早识穷途有此苦，何如安命乐天真。

小徐等即得避匿，眼见中国政府，无从缉获，只好付作后图。此外尚有各种命令，容至下回续叙。

兵志有言："骄兵必败"，小段、小徐之一再败衄，正坐此弊。彼吴佩孚方脱颖而出，挟其久练之士卒，与小段、小徐相持，小段、小徐，徒恃彼西北边防等军，即欲以众凌寡，以强布弱，而不知骄盈之态，已犯兵忌，曹操且熸师赤壁，苻坚尚复军淝水，于小段、小徐何怪焉？及战败以后，遁匿六国饭店中，坐视段合肥之丢除面子，一无善策。放火有余，收火不足，若辈伎俩，可见一斑。段合肥名为老成，奈何轻为宠信也。英、美、法三国公使，不愿容留小徐等人，而日使独出而保护之，其平日之利用段派，更可知矣。合肥合肥，安能不授人口实乎？

第一一九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

却说徐总统迭下命令，黜免段系，至通缉罪魁以后，已与段系不留情面，遂又陆续下令，罢免湖南督军、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职，并将长江上游总司令一缺，饬令裁撤，所有吴光新旧辖军队，由王占元妥为收束，藉节军费。同日，又褫夺吴炳湘原官，及勋位勋章，说他党附徐树铮等，不知远嫌，有背职务，虽经免职，未足蔽辜，应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勋位勋章，以示惩儆云云。过了数天，已是八月三日，复由徐总统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令云：

政党为共和国家之通例，约法许集会结社之自由。安福俱乐部，具有政党性质，自为法律所不禁。近年以来，迭据各省地方团体，函电纷陈，历举该部营私误国，请予解散。政府以为党见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树铮、曾毓隽等，称兵构乱，所有参预密谋，筹济饷项，皆为该部主要党员。观其轻弄国兵，喋血畿甸，肆行无忌，但徇一党之私，虽荼毒生灵，贻祸国家，亦若有所不恤。是该部实为构乱

机关，已属逾越法律范围，断不能容其仍行存在。在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即将该部机关，实行解散。除已有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如设有该部支部者，并着各该省区地方长官，转饬一律解散。此令。

再进一步的办法，就是撤换王揖唐了。徐总统不遽下令，但使国务院电致江苏，将王揖唐的议和代表，即日撤销，改派江苏督军李纯，为南北议和全权总代表，与广东军政府接洽和议。李纯本与王揖唐有嫌，遂有一篇弹劾王揖唐文，电达中央。徐总统乃申令道：

据江苏督军李纯电呈："王揖唐遣派党徒，携带金钱，勾煽江苏军警及缉私各营。并收买会匪，携带危险物，散布扬州、镇江省城一带，以图扰乱，均有确鉴证据，请拿交法庭惩办"等语。王揖唐经派充总代表职务，至为重要，乃竟勾煽军警，多方图乱，实属大干法纪，除已由国务院撤销总代表外，着即褫夺军官，暨所得勋位勋章，由京外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此令。

王揖唐寓居沪上，距京甚远，不比那小徐等人，留住京师，一时不能远飏，权避日本使馆中。所以命令虽下，一体严缉，他却四通八达，无地不可容身；就使仍居上海租界内，亦为中国官吏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地点，怕甚么国家通缉呢？这叫法外自由。但徐总统承认曹、吴要求，除新旧国会未见解散明文外，余已一律照办。更因段派中尚有数人为曹、吴所指劾，因复连下二令道：

前以安福俱乐部为扰乱机关，业有令实行解散，所以籍隶该俱乐部之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搜瞻、臧荫松、张宣，或多方勾煽，赞助奸谋，或淆乱是非，潜图不逞，均属附乱有据，着分别褫夺官职勋章，一律严缉，务获惩办。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务各濯磨砥砺，咸与维新。此令。

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陆军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第十五师师长刘询、谦威将军张树元，于此次徐树铮称兵近畿，甘心助乱，以致士卒伤亡，生灵涂炭，均属罪有应得。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张树元，着即褫夺军官军职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以伸军纪。此令。

令申所布，徒有具文，各犯官统闻风避去，近走津门，远赴沪渎，津、沪均有外国租界，非中国法律所能及，鸿飞冥冥，弋人何篡？外人讥中国为纸糊章程国，端的是不谬呢。章程国尚有章程，现今中国朝令暮更，并章程国三字，尚有愧辞。惟曹、吴所最痛恨的乃是小徐，小徐与段芝贵、曾毓隽等匿居日本使馆，曹、吴必欲外人交出，按法惩办，因即迭呈徐

总统请与日使馆严重交涉。徐总统申饬外交部照会外交团，索交祸魁徐树铮等十人。当经英、法、美三国公使分别复称引渡罪魁事，引渡二字系含有交出意义，语本日本法典。各使曾开会商议，意见不同，结果由各使自复，但称："本国使馆，并未收纳此项人等"云云。外交部乃直致文日本使馆，问他有无收留？日本公使竟据实答复，略云：

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咸来本使馆恳求保护。本公使鉴于国际上之通义，及中国几多往例，以为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认，决定对于此等诸氏，加以保护。刻将此等诸氏，悉收容公使护卫队营内，并严重戒告，在收容所内，万不得再干预一切政治，且断绝与外部之交通。兹本使特通告于贵代理总长之前。此时外交总长陆征祥称病请假，由颜惠庆署理。本使此次之措置，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此等诸氏所受之保护，决非基于附属政派之如何，而予以特别待遇，恰以该氏等不属于政派之故，是以本使馆不得拒绝收容。本使并信贵部对于此等衷意，必有所谅解也。八月九日。

外交部接到日使复文，又致书日使，与他辩论。略云：

敝国政府，不能承认贵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为抱歉。刻敝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竣事，即将其犯罪证据，通知贵使，请求引渡，并希望贵使勿令诸犯逃逸，或迁移他处藏匿为荷。

日使得书，隔了数日，又复词拒绝道：

贵总答复敝使，本月九日，关于收容徐树铮等于帝国使署兵营之通告回文，业已领悉。据称："贵国政府，不能承认敝使上次通告之件，且将以根据法律之罪状，通知敝使"云云。惟贵国大总统颁发捕拿该犯等之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敝使署即视为政治犯，而容纳保护之。敝使并声明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请，将彼等引渡也。

自经日使两番拒绝，徐总统亦无可奈何。就使曹、吴恨煞小徐，也不能亲到东交民巷中把他拿来，只好忍气吞声，暂从搁置。惟直、奉两派，既并力推倒段氏，自然格外亲昵。当由两派军官，代为曹、张作撮合山，联为婚媾，张有庶子，为第二姨太太所生，曹有庶女，亦为第二姨太太所出，年均幼稚，好似一对金童玉女，先后下凡，特为两豪家隐绾红丝。后来张家行聘，曹家受聘，两造礼仪，非常华丽，比那帝王时代的王侯，还要加倍，中外报纸，传为艳闻，这且无容絮述。且看后来何如？

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因时局纠纷，连年未定，特欲公诸国民，拟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草定大纳八条，胪列如下：

（一）定名。为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

（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解决，地方不得藉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会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各本会为限。如无工商会，宁缺勿滥。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总事务所，再由总事务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由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以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议决公布，即行闭会。并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公决。

看吴佩孚这番论调，本来是一篇绝好章程，不但编书人绝对赞成，就是全国四万万同胞，也没有不赞成的心理。试想中国自革命以来，既已改君主为民主，应该将全国主权，授诸国民全体，为何袁项城要设筹安会，想做皇帝？为何徐树铮等要组安福部，想包揽政权财权军权？这种行动，都为全国民心所不愿。结果是袁氏失败，洪宪皇帝私做了八十三日，终归无成。徐树铮频年借款，频年练兵，也弄到一败涂地，寄身日本使馆。可见军阀家硬夺民权，终究是拗不过民心，民心所向，事必有成，民心所背，事无不败。不啻当头棒喝，奈何各军阀家尚然不悟？吴佩孚师长，既有此绝大主张，绝大议案，岂不是中华民国一大曙光？无如他曲高和寡，言与心违，所以国民大会四字，仍是个梦中幻想，徒托空谈。又况段派推倒，权归曹、张，曹、张也是武力主义，顾甚么国民不国民？

更兼西南一带，党派纷歧，若粤系，若桂系，若滇系黔系，倏合倏分。那一个不想扩充地盘？那一个不想把持权利？四川全省，地肥美，民殷富，不啻一长江上源的金穴，三五军阀，你争我夺，搅得乱七八糟，周道刚为刘存厚所逐，刘存厚为熊克武所挤，已如上文所述。至直、皖战后，熊克武又被吕超排出，川军即推吕超为总司令。熊克武心有不甘，复向刘存厚乞得援兵，再入川境。川民连遭兵燹，倾家荡产，不可胜计。他如滇、黔、桂、粤各派，分裂以后，也是兵戈相见，互哄不休。此外各省督军师长，表面上虽没有如何争扰，暗地上实都是怀着私谋。天未悔祸，民谁与治？欲要实做到民权主义，恐前途茫茫，不知再历若干年，方好达此目的呢。慷慨而谈，仿佛高渐离击筑声。

且说段派失势，靳阁复兴，靳云鹏复由曹、张推举，徐总统特任，起署国务总理。阁员亦互有参换，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兼署交通总长田文烈等，并皆免职，即任颜惠庆署外交总长，张志潭署内务总长，周自齐署财政总长，董康署司法总长，范源濂署

教育总长，王乃斌署农商总长，叶恭绰署交通部长，靳云鹏自兼署陆军总长，内阁又复成立了。靳氏二次登台，更欲收揽时誉，力谋和平，特请徐总统不究既往，赦免安福部余支。徐总统乃有胁从罔治的赦文。靳氏复思履行前议，为南北统一计划，请命总统，召曹、张两使到京，商决时局问题。曹锟、张作霖并皆应召，各乘专车入都，与靳相见。三亲翁并会一堂，和气融融，自然欢洽。嗣经徐总统下令，裁撤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缺，改任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与张作霖职权相同，副使就令吴佩孚升任。张作霖与吴佩孚，虽未免猜忌，但此时尚没有甚么恶感，所以中央超擢吴氏，张亦不加异词。独吴氏主张的国民大会，被张作霖竭力批斥，谓政府自有权衡，用什么国民大会，因此靳氏转告吴佩孚，就把他一时伟议，无形打消。吴氏之与张反对，激成后来之武力统一政策，实自此始。只靳氏提议的南北统一，张作霖还表同情。曹锟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物，也即同声附和，尽令靳氏一力做去。两巡阅使驻京半个月，分电各省督军，采集时议。这是表面上的虚文。各督军派遣代表，趋集天津，曹、张就此出京，由靳云鹏送至津门，即与各省督军代表，晤商一宵。各代表统顺风敲锣，何人敢持异议？那时曹、张喜气洋洋，分道自归原镇，靳总理也即还京，各代表亦统回本省去了。

自靳总理还京以后，便想把南北统一计划，积极进行，无如南方军阀，已是党派纷歧，比前次议和时侯，还要为难。滇、黔、粤、桂各成仇敌，旧国会一部分议员，离粤赴滇，自开国会，议决取消岑春煊政务总裁职务，补选贵州督军刘显世为政务总裁。一国中有三国会，如何致治？刘本为广东军政府选入，未曾就职，仍与唐继尧唇齿相依，不愿合入桂系，旋经北京靳总理，及南北议和总代表李督军，一再电劝，敦促和平，唐、刘二人乃通电各省，表明意见。文云：

> 西南护法，于今三载，止兵言和，业已二周。因法律外交两问题，迄无正当解决之法，以致和会久经停顿，时局愈益纠纷。夫维持法纪，拥护国权，此吾辈夙抱之主张，亦国民应尽之天职。顾大义所在，虽昭若日星，而时势变迁，则真意愈晦，是非莫辨，观听益淆。吾辈救国护法之初衷，将无以大白于天下，而佥壬假借，得以自便私图，恐国家前途，益败坏而不可挽救。吾辈为贯彻主张计，谨掬真诚，郑重宣言，以冀我全国父老兄弟之共鉴，特立条件如下：（甲）关于收束时局之主张。（一）南北和平办法，应由正式和会解决。（二）和议条件，以法律外交两问题，为国本所关，须有正当之解决。（乙）关于刷新政治根本救国之主张。（一）宜将督军以及其他特设兼辖地方之各种军职，一律废除，单设师旅长等统兵人员，直隶于陆军部，专任行兵及国防事务。（二）全国军队，应视国防财政情形，编为若干师旅，其余冗兵，一律裁汰。裁兵事宜，特设军事委员会，计划执行。（三）实行民治主义，虽在宪法未定以前，宜先筹办各级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团体，以确立平民政治之基础，而实现国民平等自由之真精神。上列各条，继尧、显世，谨决心矢志，奉以周旋，邦人诸友，其有与我同志者乎？吾辈当祷祀以期。至地方畛域，党派异同，非所敢择也。

据这电文，似乎有条有理，一些儿不存私见，于是北方各省军阀家，也有复电相答，表示同情。正是：

岂必心中期实践，何妨纸上作高谈。

欲知复电中如何措词，待至下回录明。

刑赏为国家大典，无论若何政体，要不能有功无赏，有罪无刑。独自民国成立以来，法律已处于无权，冒功邀赏者，实繁有徒，而祸国殃民诸罪犯，则往往为法律所不逮，就使中央政府，煌煌下令，而逋逃有薮，趋避有方，乌从而缉捕之？试观日本公使之容留九人，拒绝引渡，无论日使之是否依法，但即中国之刑律而论，已等诸无足重轻之列，有罪不能加罚，何惮而不为乱耶？吴佩孚之主张国民大会，此时尚有意求名，故倡议正大，但言之非艰，行之维艰，即令吴氏坐言起行，恐未必能达目的，况掣肘者之群集其旁也。若夫靳翼青之主张统一，计非不善，滇黔二督之发表意见，语亦甚公，但终不得完满之结果者也。吾得而断之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

第一二〇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拚余生惊逝李督军

却说北方各省军阀家，见了唐、刘两人的通电，就由曹锟、张作霖两使领衔，复电滇黔，也说得娓娓可听。文云：

接读通电，尊重和平，促成统一，语长心重，感佩良深。就中要点，尤以注重法律外交为解决时局之根本，群情所向，国本攸关。锟等分属军人，对于维持法纪，拥护国权，引为天职，敢不益动初心，勉从两君之后。所希望者，关于和议之进行，务期迅速，苟利于国，不尚空谈，精神既同，形式可略。此次西南兴师，揭橥者为二大义，一曰护法，一曰救国，南北当局，但能于法律问题，持平解决，所谓军职问题，民治问题，均应根据国会，及国会制定之宪法，逐渐实施，决不宜舍代表民意之机关，而于个人或少数人之意思，为极端之主持，致添纷扰。是法律问题之研究，当以国会问题为根本，即军职之存废，及民治之施行，亦当以国会为根本。现在新旧国会，怠弃职务，不能满人民之希望；复以党派关系，不足法定人数，开会

无期，而时效经过，尤为法理所不许。值此时局艰危之际，欲求救济，舍依法改选，更无他道之可循。果能根据旧法，重召新会，护法之义既达，则统一之局立成，此宜注意者一也。至于中国国家，实因列强均势问题而存在，国际关系，与国家前途之兴亡，至为密切。前次沪会停滞，实以外交问题为主因，即北方内部之纷争，亦由爱国者，与专恃奥援，不知有国，只知有党之军阀，为公理与强权之决战。试问自己良心，果能爱国否？差幸公理战胜，违反民意之徒，业经匿迹销声。嗣后中央外交之政策，应以民意为从违。谈何容易？在南北分裂之际，无论对于何国所订契约，皆应举而诉诸舆论。国本既固，庶政始成，此应注意者二也。若夫和议方式，允宜以早日观成为皆归，军事收束，特设委员会，尤为施行时所必要。此皆中央屡征同意，期在必行，毋容过虑者也。总之时局日艰，民困已极，排难解纷，当得其道。凡我袍泽，果能及早觉悟，不事私争，所谓护法救国之宗旨，均经圆满解决。则同心御侮，共谋国是，人同此心，何敢自外？两公主持和议，情真语挚，敬佩之余，用敢贡其一得，希即亮察。

看这电文，也是斟情酌理，释躁平矜，南北两方，应该由此接近，可望和平。及细览语意，才知两造仍多扞格，未尽通融。北方的主张，拟解散新旧国会，新国会为段派所组成，南方原是反对。但旧国会分徒滇、粤，方思恢复立法权，怎能被他解散？是当然做不到的事情。段氏的武力统一主义，南方向与抗争，此时段派虽去，曹、张犹是军阀家，怎能使南方信服？况徐总统为新国会所产出，南方未肯承认，欲要南北和平，还须改选总统，是又当然不易办到的。所以双方通电，仍是两不相下，怎能遽达和平呢？诠释甚明。

湖南第七师及暂编一旅炮兵各一营，突在武穴骚动，当由冯玉祥率兵弹压，始得平定，即令变兵缴械遣散。旅长张敬汤，系张敬尧兄弟，前曾在湘败逃，经中央明令通缉，至武穴兵变，敬汤适暗中煽动，因所谋未遂，匿居汉中，被湖北督军王占元察悉，派兵将敬汤拘住，讯明罪状，电呈中央，奉令准处死刑，当即就地枪毙。还有张敬尧旧部第二混成旅旅长刘振玉等，曾在宁乡、安化、新化等县，纵兵焚掠，被各处灾民告发，由湖南总司令部，遣兵拘获，审讯属实，亦即处死。叙此两事，证明张敬尧之不职。此外如保定、通县、兖州等境，偶有兵变，多是安福部余波，经地方长官剿抚，幸皆荡平。惟张勋已得脱然无罪，移往天津，因从前段氏檄文，有曹锟私勾张勋出京，重谋复辟一语，便在津门通电声辩。他由张雨帅保护，又想在军阀界中占据一席，所以有此辩论。其实是年力已衰，大福不再，还要干什么富贵呢？复辟原属非宜，但不忘故主，情犹可原，此次辩论，多增其丑，真是何苦？

且说外蒙古取消自治，已将一年，自徐树铮到了库伦，削夺前都护陈毅职权，见一一〇回。陈毅也不愿办事，索性离库南归。及树铮还京主战，事败奔匿，不遑顾及外蒙，政府以陈毅驻库有年，素称熟手，仍令暂署西北筹边使，克日赴库。陈毅尚未到任，那外蒙及潜谋独立，竟于九月十三日夜间，大放枪炮，自相庆贺。幸驻库司令褚其祥，派队

弹压，拘住首犯二人，驱散余众，一面电达巡阅使曹锟，详报情形。曹锟便转告中央，请拨饷济助，并促陈毅莅任，政府自然照办。惟闻得外蒙为变，仍由俄人暗地唆使，俄新政府虽已战胜旧党，国乱未平，列强均未承认，并因俄兵四出拓地，扰波兰，窥印度，尤为列强所仇视，所以列强劝告中国，与俄绝交，中政府恃有列强为助，乐得照允，遂由外交部出面，呈请徐总统。徐总统因即下令道：

据外交部呈称："比年以来，俄国战团林立，党派纷争，统一民意政府迄未组成。中、俄两国正式邦交，暂难恢复。该国原有驻华使领等官，久已失其代表国家之资格，实无由继续履行其负责之任务，曾将此意，面告驻京俄使，并请即日明令宣布，将现在之驻华俄国公使领事等，停止待遇"等语。查原呈所称各节，自属实在情形，惟念中、俄两国，壤地密迩，睦谊素敦，现虽将该使领等停止待遇，而我国对俄国人民固友好如初，凡侨居我国安分俄民，及其生命财产，自应照旧切实保护。对于该国内部政争，仍守中立，并视协商国之趋向为准。至关于俄国租界暨中东铁路用地，以及各地方侨居之俄国人民一切事宜，应由主管各部，暨各省区长官，妥筹办理。此令。

驻京俄使库达摄福，闻令以后，即致牒外交部，抗称：中国背约，并责成中政府妥护侨民。政府置不答复。但饬将各处所有俄国租界，一律收还，并向驻京各国公使处声明，各公使均无异言。俄使无可奈何，只得转恳法国公使，代管俄产，法使不允。嗣是俄国租界，陆续由中国长官收受。天津本有俄租界，俄国侨民，虽然不能力拒，却提出抗议条件，欲与中政府交涉。东三省、哈尔滨、海参崴各俄商，且纷纷改挂法旗。俄商道胜银行，亦托词归法国保护，不容中国接收。外交部因特照会法使，提出三事，请求法使履行，大纲如下：

（一）根据于九月二十四日法使拒绝俄使库达摄福请求法使代管俄产之事，证明法国并非希望接管俄产之意。

（二）哈尔滨之法旗，系出于俄人规避接管之一种作用，对于法政府，未为何等让渡之手续，故事实上不彻底。

（三）俄商滥用法旗，若吾国前往接收，转涉及法国国微尊严，故先行声明，希望转告其撤收法旗，以免因俄人关系，损及中、法完全无缺之睦谊。

照会去后，再由交通总长叶恭绰，与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兰德尔，改订关系中东铁路的合同。此后中东铁路，纯归商办，中国得加入管理，俟至俄国政府统一告成，经中政府承认后，方得另行议定。兰德尔即作该路代表，签字立约，于是哈尔滨道胜银行及中东路公司所悬挂的法旗，拟即撤去。法使亦有公文关照，令他撤下法旗。若俄国人民愿将法旗悬挂，仍听他自行决定。旋由驻京公使团，照会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对俄行动，得

收回俄租界，惟议定将俄使馆之房屋，仍委前俄使库达摄福管理，外交部不得不允。因此俄使库达摄福，仍得寄居京师，不过国际上无代表资格，做了一个中国寓公罢了。

俄事方才就绪，那东南的江苏省中，忽出了一种骇闻，令人惊疑得很，看官道是何事？乃是李督军突然自戕。事固可惊，笔亦突兀。李督军纯，因和议历年未成，愤极成病，常患心疾，特保荐江宁镇守使齐燮元为会办。燮元方在壮年，曾任第六师师长，颇能曲承李意，李故引为心腹，遇有军国重事，往往召入密问，不啻一幕下参谋。至段系失败，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倪嗣冲，亦为段系中人，迹涉嫌疑，年亦衰迈，自请辞职归休。徐总统乃命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并将长江巡阅使一职，令李兼任。长江巡阅使，本来是徒有虚名，未得实权，李纯不愿就此职衔，遂派参谋长何恩溥赴京，晋谒总统，代辞长江巡阅使一席，且并议和总代表兼差，亦愿告辞，请徐总统另派重员。徐总统不允所请，但已窥透李纯隐衷，特将长江巡阅使裁去，改任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为副使，李纯始受命就任。但江西督军陈光远，本与李纯比肩共事，蓦闻李纯权出已上，并要听他指挥，当然心中不服，有"情愿归鄂，不愿归苏"的宣言。新署皖督的张文生，久绾兵符，向为张、倪部下的健将，亦抗辞不服李纯。苏省士绅，又谓："李纯生平，素称不预民政"，因即乘机拍电，请他移驻九江、当涂等处。电文中语含有讽辞。李纯受了种种激刺，益觉烦懑不宁。高而益危。江苏财政厅长俞纪琦，为苏人所不喜，屡加讥议，省长齐耀琳，更与李纯意见相左，呈请中央乞许辞职。李纯因保王克敏为省长，苏人大哗。竞称克敏为嫖赌好手，如何得为江苏长官？遂极力反对，函电纷驰。政府顾全民意，不用王克敏，好在荐牍上面，另有王瑚作陪。王瑚曾为京兆尹，尚副民望，故政府特任王瑚为江苏省长，群议乃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纯以俞纪琦未孚物议，更保张文和为财政厅长，惹得苏人又复大哗。相传文和原籍江西，夙工谄媚，当李纯督赣时，文和得族人介绍，入谒督辕，参见后即呜咽不止。纯惊问原因，文和泣答道："督帅貌肖先父，故不禁感触，悲从中来。"李纯还道他真有孝思，即认为义子，委任他为烟酒公卖局局长，寻复荐任两淮盐运使，至此复举为财政厅长。未免营私。苏人向工言论，并有苏人治苏的意见，乘此寻瑕指隙，大声呼斥，不但痛诋文和，并且力诋李纯，拍致府院的电文，络绎不绝。就中有两电最为激烈，由小子节录如下：

> 江苏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文云：直、皖战起，李督藉词筹饷百计敛财，其始违法越权，委议会查办劣迹昭著之俞纪琦为财政厅长，人民惊骇，一致反对；近又报载力保文和。查文和为李督干儿，其为人卑鄙龌龊，姑不具论，而秉性贪婪，擅长谄媚，若竟成为事实，以墨吏管财政，恃武人为护符，三千万人民生活源泉，岂可复问？报纸又迭载："李督派员向上海汇丰银行等，借外债一百五十万，以某项省产作抵'等语。借债须经会议通过，为法律所规定，以省产抵借外债，情事何等重大？如果属实，为丧权玩法之尤，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用特明白宣告，中央果循李督之请，任文和为江苏财政厅长，文和一日在任，吾苏人一日不纳税。至借债一节，如果以江苏省产作抵，既未经过法定手续，我苏人当然不能承认。江苏人民，困于水

火久矣，痛极惟有呼天，相忍何以为国？今李督方迭次托病请假，又报载其力保文和，以去就争，应请中央明令，准其休息，以苏民命而惠地方。江苏幸甚。

南汇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财政部云：报载李督力保文和财厅，以去就相要，苏民闻之，同深骇异。文和为李督干儿，卑鄙无耻，不惜谓他人父，人格如此，操守可知。财政关系一省命脉，岂堪假手贪鄙小人？如果见诸事实，苏民誓不承认。且江苏者，江苏人之江苏，非督军所得而私。李督身任兼圻，竟视江苏为个人私产，并藉以为要挟中央之具，见解之谬，一至于此，专横之态，溢于言外！既以去就相上要于前，我苏民本不乐有此夺主之喧宾，中央亦何贵有此跋扈之藩镇？应请明令解职，以遂其愿。如中央甘受胁迫，果徇其请，则直认江苏为李督一人之江苏，而非江苏人之江苏，我苏民有权，还问中央果要三千万人民为尽义务否？三千万人民为豢养否？博一督军之欢心，失三千万人民，孰得孰失？惟中央图之！

以上两电，攻击李督，语语利害，原令当局难受。但古人有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近今的热心利禄诸徒，多执此两语为秘诀，李督军果不蹈此习，独知自好，何妨改过不吝，就把张文和舍去，否则解组归田，尽可自适，为什么负气自戕，效那匹夫匹妇的短见呢？说得甚是。据督辕中人传言：李纯元配王夫人，为民家女，伉俪甚谐，嗣因叔父无子，由纯兼祧两房，因复娶孙氏为次妻。王夫人产女不育，孙竟无出，乃陆续纳入四妾，名为春风、夏雨、秋月、冬雪。就中惟春风为最宠，貌亦最胜，粗知文字，能佐纯治公事。四妾亦不闻生男。惟纯与元配王氏，始终和好，无诟谇声。苏、浙一役几至开战，亏得王夫人从旁解劝，才得让步罢兵。莫谓世间无贤妇。纯弟字桂山，得兄提拔，官至中将，平时友于甚笃，同床共被，有汉朝姜肱遗风。平时纯自奉俭约，颇好时誉，督赣时深得赣人爱戴。及移节江苏，却也按部就班，并不少改。每闻国家乱事，辄唏嘘不已。尤留心京、沪各报，谓报中所载，毁誉各词，可作诤友，不当屏诸不观。至保荐省长财长两席，大遭苏人反对，诟詈百出，并载报端，纯一阅及，往往泪下。十月初旬，乃弟桂山，由京返苏，纯与言家事，并将来产业布置，详嘱无遗。内弟王某，充某旅营长，由纯召他到署，呜咽与语道："我的督军不能做，你的营长，亦干不下去。现我令军需课拨洋七千元，给汝回家，汝购置田产，亦可过活，何必在此取咎呢。"王夫人在侧，听他语带蹊跷，不免琐问。纯叹息道："人心如此，世无公道，我命已活不了，何必多问。"王夫人不敢复言。唯看他气色，甚觉有异，不过随时防范罢了。

十一日上午，纯询左右，谓："我有勃林手枪一枝，曾送机器局修理，现修好否？"左右奉谕，即电询机器局。少顷，即有局员将枪送来，经纯察视，收藏小皮箱内。下午三时，纯索阅上海各报，报上又载有评斥自己等事，即顿足大哭道："我莅苏数年，抚衷自问，良心上实可对得住苏人，今为一财政厅长，这般毁我名誉，我有何面目见人？人生名誉为第二生命，乃无端辱我，我活着还有何趣呢？"王夫人闻言，料知自己不能劝慰，急命人请齐燮元等，到来苦劝。纯终不答一词，齐等辞退。黄昏后，纯又召入秘书，嘱

拟一电，拍致北京，自述病难痊愈，保齐燮元暂代江苏督军。秘书应声退出。纯又自写书函多件，置诸抽屉，始入内就寝。至四下钟后，一声怪响，出自床中，王夫人从梦中惊醒，起呼李督，已是面色惨变，不省人事，只有双目闭着，尚带着两行泪痕，急得王夫人魂魄飞场，忙召眷属入视，都不知是何隐症，立派人延请军医诊治。医士须藤，至六时始到，解开纯衣，察听肺部，猛见衣上血迹淋漓，才知是中枪毕命。再从床中检视，到了枕底，得着一勃林手枪，即日间从机局取来的危险品，须藤验视脉息，及口中呼吸，已毫无影响，眼见得不可救药了。呜呼哀哉！年只四十有六，并无子嗣。小子有诗叹道：

无端拚死太无名，宁有男儿不乐生？
疑案到今仍未破，江南流水尚吞声。

李督殁后，谣传不一，或说是由仇人所刺，或说他妻妾中有暧昧情事，连齐帮办也不能无嫌。究竟是何缘由？容小子调查证据，再行续编。所有李督遗书，及中央恤典，俱待下回发表。看官少安毋躁，改日出书请教。

德租界收回后，又得收回俄租界，以庞然自大之俄公使，至此且智尽能索，无由逞威，是真中国自强之一大机会。假使国是更新，党争不作，合群策群力以图之，则三年小成，十年大成，张国权，雪国耻，亦非难事，奈何名为民国，权归武人，垄断富贵之不足，甚至互相仇杀，喋血不休，贫弱如中国，何堪屡乱？即使外人自遭变故，无暇瓜分，恐神州大陆，亦将有铜驼荆棘之叹矣。李纯虽不能无疵，要不得谓非军阀之翘楚，是何激刺？竟至自戕？就中必有特别情由，以致暴亡，若只为和议之无成，苏人之反对，遽尔轻生，想不尽然。然如李督军者，犹不得其死，而一般军阀家，亦可以自返矣！

第一二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上回书中说到李秀山巡阅使，因感于民国成立以来，军阀交哄，民不聊生，本人虽受北方政府委任，主持南北和议，却因双方意见，根本不能相容，以致和议徒有虚声，实际上却一无成绩，心中郁懑之极，不免常向部下一班将士，和巡署中幕僚们，吐些牢骚口气。凑巧为了撤换财政厅长，引起各界鸣鼓而攻，甚有停止纳税的表示，李纯益发懊恼异常。原来民国军阀中，李纯出身渔家，年轻时候，曾以挑贩鲜鱼为业，事业虽小，却

比其他出身强盗乐户、推车卖药之辈，究有雅俗之判，高下之分。渔樵耕读，都是雅事，此李纯之所以为高尚也，说来绝倒。李纯生性忠厚，尚知爱国惜民，历任封疆，时经数载，也不过积了几百万家当，几百万犹以为少，是挖苦，不是恭维。比较起来，也可谓庸中佼佼，铁中铮铮的了。在李纯自己想来，各省军阀，何等横暴，怎样威福，多少人吃他们的亏辱，却都敢怒而不敢言，一般的有人歌功颂德，崇拜揄扬。本人出身清高，几事不肯十分作恶，平心而论，总算对得住江南人民，江南人民得了我这样的好官长，难道还不算天大的福运？谁料他们得福不知，天良丧尽，为了一个财政厅长，竟敢和我反起脸来，函电交驰的，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这等百姓，真可算得天字第一号的狡民了。早知如此，我李纯就该瞧瞧别人的样，任心任意的，多作几件恶事，怕不将江苏省的地皮，铲低个三四尺，我李纯的家产，至少也可弄他三五千万，难道这批狡民，还能赶上巡辕，把我咬去半斤五两的皮肉不成？他想到这里，愈觉懊恨不堪，恨到极外，不免有几句厌世议论，发生出来。几句空话，竟作老齐栽诬的凭据，是以君子慎言语也。人家听了，也只有再三劝慰，说什么公道总在人心，巡帅国家柱石，也犯不着和这批无知无识的愚民，去计较是非。这等说话，也算善于劝谏的了，无奈李纯生长山水之间，久执樵渔之业，谑而虐。倒是一个耿直的汉子，心有所恨，一时间排解不开，凭他们怎样开导，也只当作耳边风，并不十分理会。他那方寸之间，兀自郁郁不乐的，不晓要怎样才好。这时，衙门中人，和他家中几位姨太太，见大帅如此烦恼，也都怀鬼胎儿似的，谁也不敢象平时般开心取乐，只弄得衙门内外，威仪严肃，寂静无哗起来。

岂知天人有感应之理，人的念头，往往和天的施行，互相联合。那李纯心有感触，对人便说点厌世自杀的话头儿。列公请想，民国以来，只有残民自肥的军阀，岂有因公自刎的长官，万一真有其人，不但开民国史的新记录，也且替各省军政长官，保存一点颜面，管他死得值与不值，该与不该，谁还忍心批评他的是非得失呢？慨乎言之！然而这到底还是不易碰到的事情，李纯虽贤，究竟未必有此爱国爱名的热忱，作者立誓不打一句诳言。原来李纯之死，的的确确，有一重秘密的黑幕在内。虽然李纯因有自刎的谣传，得了一个身后的盛名，但是大丈夫来要清，去要白，象李纯这等冤死，反加以自刎之名，究竟还是生死不明，地下有知，恐也未必能够瞑目咧。

按本书上回临了，说李纯自杀，原有许多物议，须待调查明白云云。如今在下却已替他调查得有点头绪，那些外面揣测之词，不止一种，实在都属无稽之谈，至于真正毙命原因，仍旧逃不出上回所说“妻妾暧昧之情，齐帮办不能无嫌”这两句话。缴应上回。列公静坐，且听在下道来。

上文不是说过，李纯因心中烦恨，常有厌世之谈。他既如此牢骚，别人怎敢欢乐，只有齐帮办燮元，因是李纯信用之人，又且全省兵权，在彼掌握，在情势上，李纯也不得不尊重他几分。那时大家都在恐怖时代，有那李纯身边的亲近幕僚，大伙儿对齐燮元说道：“巡帅忧时忧国，一片牢愁，万一政躬有些违和，又是江苏三千万人的晦气。大帅是执性之人，我们人微言轻，劝说无效，帮办和大帅交谊最深，何不劝解一言，以广大帅之意？不但我们众人都感激帮办，就是公馆中几位太太们，也要歌咏大德咧”。齐燮元听

了，也自觉此事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于是拍拍胸脯子，大声道："诸公莫忧！此事全在燮元身上，包管不出半天，还你一个欢天喜地的大帅。当为转一语曰，包管不出半天，还你一个瞑目挺足的大帅。诸位等着听信罢！"燮元说了这话，欣然来见李纯。李纯因是燮元，少不得装点欢容，勉强和他敷衍着。燮元也明知其意，却觑着李纯说："大帅多日没有打牌，今儿大家闲着，非要请大帅赏脸，顽个八圈。"说着，又笑道："不是燮元无礼，实在是大帅昨儿发了军饷，燮元拜领了一份官俸，不晓什么道理，这批钞票银元，老不听燮元指挥，非要回来侍候大帅。昨天晚上整整的闹了一夜，累得燮元通宵不曾安眠，所以今天特地带了他们来，仍旧着他们伏侍大帅。大帅要不允燮元的要求，燮元真个要给他们闹乏了。"却会凑趣。几句话，凑上了趣儿，把个李纯说得哈哈大笑，也且明知燮元来意，在解慰自己，心中也自感悦，于是吩咐马弁，快请何参谋长朱镇守使等人过来打牌。马弁们巴不得一声，欢欢喜喜的，分头去请。不一时，果把参谋长何恩溥、朱镇守使熙二人请到。说起打牌的话，二人自然赞成。这时，早有当差们将台子放好，四人扳位入座。这天，因大家意在替李纯解闷，免不得牌下留情，处处地方尽让着三分，哄孩子似的，居然把这位大帅，哄得转忧为喜，转怒为欢。可见厌世是假。他们打的本是万元一底的码子，到了傍晚时分，李纯已赢了两底有余。八圈打完，壁上挂钟，当当的打了九下，大家停战吃饭。饭后，李纯还有余兴，便说："我是赢家，照例只有劝你们再打的，不晓大家兴致如何？"三人自然一例凑趣。燮元还笑说："大帅已经把我的部下招回去伺侯自己，难道还要招点新军么？"李纯也笑道："中央已有明令，各省停止招兵，我们怎敢违抗呢？放心罢！要是我再想扩充军额，你们大可以拍几个电报，弹劾我一个违令招兵的罪状咧。"以中央命令为谑笑之资，尊重中央者果如此乎？几句话，说得大家又是一笑。何恩溥见李纯又说到国事上头，深怕惹起他的恨处，忙着用话支吾开去，一面，催着入席。大家这才息了舌争，再兴牌战。这一场，大家因李纯赢得够了，不愿再行让步，苦苦相持的，打了几圈。李纯却稍许输了一点，他便立起身来，瞧着他的秘书张某，正在写字台上，批什么稿咧。便笑着招手道："这个时侯，还弄什么笔头儿，快来替我打几圈罢！"张秘书只得搁笔而起，代他打牌。

李纯先在一边瞧着，后来见他拿的牌，不甚得手，便不看了。却觉肚子有点发痛，于是丢了牌局，独自一人，向上房走去，想到他最心爱的大姨太春风那边去大便。从此大得方便矣。谁知他命该告终，经过三姨太秋月房间时，猛然一阵笑声，从秋月房中出来，趁着那微风吹送，透入李纯耳鼓，十分清澈明白。李纯不觉大动疑心，连肚子中欲下犹含的一大泡大便，也缩回肠中，趣甚。意忘了自己作什么进来了。于是蹑着手脚，索性走近秋月房门口，靠着门缝儿里，向内一瞧。果不其然，他那三姨太太拥着一个男子，厮亲厮热的，正得趣咧。李纯这一气，才是非同小可，难为他急中有智，猛记得秋月的房，有一道后门，平时总不上闩的，不如绕道那门进去，看这奸夫淫妇，望那里逃。心中如此想，两只脚，便不知不觉的，绕到后门，轻轻一推，果然没有闩着。李纯一脚跨了进去，却不料门口还蹲着一个什么东西，黑暗头里，把李纯绊了一下，一个狗吃屎，跌倒在地。这一来，不打紧，把里面一对痴男怨女，惊得直跳起来，异口同声的唤道："李妈！李妈"原来李妈正是秋月派在门口望风的人，方才绊李纯一交的，便是这个东西，他因望风不

着，得便打个盹儿，此之谓合当有事。做梦也想不到这位李大帅，会在他打盹头里，跑了进来，恰巧又压在自己身上，一时还爬不起来。比及秋月赶过来看时，才见李纯和李妈，滚在一处，兀自喘吁吁地骂人。秋月惊慌之际，赶着扶起李纯，李纯也不打话，顺手把他打了两个耳光，又怕奸夫逃走，疾忙赶到前面，才见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提拔信任极专的一个姓韩的韩副官。说时迟，那时快，韩副官正在拔开门闩，想从前溜去，后面李纯已经赶上，大喝一声："混帐小子，望那……"说到这个那字，同时但听砰的一声，可怜堂堂一位李巡阅使，已挨了一股冤气，半缩住未下的一团大便，奔向鬼门关上去了。涉笔成趣，妙不可言。李纯既死，这韩副官和秋月俩，只有预备三十六着的第一着儿，正商着卷点细软金珠，还要打发那望风打盹的老妈子。韩副官的意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送他一弹，也着他去伺候伺候大帅。倒是秋月不忍，还想和他约法三章，大家合作一下。韩副官急道："斩草不除根，日后终要受累，我们行兵打仗，杀人如草芥，一个老婆子，值得什么，不如杀了干净。"勇哉此公！说着，更不容秋月说话，又是砰砰的两枪。这一来，才把一场滔天大祸，算闯定了。

本来李纯的上房，都做在花园之内，各房相离颇远，可巧这天又刮着大风，树枝颤舞，树叶纷飞。加以空中风吼，如龙吟虎啸一般，许多声浪，并合起来，却把韩副官第一次枪声遮掩住了。那时候，他们大可以安安静静的。一走了事，偏偏要把无辜的老婆子，一例收拾，继续的发了两枪，这真是胆大妄为，达于极点。凑巧给外面一个马弁听见了，这马弁却又是齐帮办手下的人，此马弁当是老齐元勋。因燮元和李纯交情最密，本来穿房入户，都不避忌的，他见李纯进去，久不出来，未免心存疑惑，便也拉了一人代打，自己想到他上房去瞧瞧。这时花园中风云正黯，月色依稀，他那贴身马弁，忙取出手电筒照着，在先引路。这韩副官枪毙老妈的第二声，却先进了马弁的耳朵，不觉大惊住脚，回转身对燮元说道："帮办可听见么？这是枪声啦！"燮元相距较远，又被树木遮住，却也隐隐听得，似乎有点怪响。听了这话，忙问："你听清楚，这是那儿来的声音？"马弁引手遥指道："那是大帅三姨太房子，枪声是从这边出来的。"燮元听了，也是他福至心灵，忙喝住马弁："不许多说，端的机警。跟我来！"又道："带了咱们的手枪没有啦？"马弁回说："带着呢。"燮元更不说话，向着秋月房，急急趱行。到了门口，就听见里面一阵历碌声音，燮元早闻李纯几位姨太，只有此人不妥，却还不明白奸夫是谁，此际心中雪亮，喝命马弁，拿手枪来。马弁依言，送上手枪，燮元吩咐他守住前门，自己握着手枪，也从后门而入。他是胸有成竹的人，自然不慌不忙的，蹑脚而入。可笑那一对男女，正在收拾细软，预备长行，忙得什么似的，绝不防背后有人暗算，连着那支行凶的手枪，也丢在李纯尸身上面，并没放好。燮元眼快，一进门，就瞧见室中死着两人，一个正是英名威望，李纯封英威将军，嵌英威二字趣而刻。坐镇江南的李大帅秀山将军，由不得心中一悲一喜。悲是应分，喜从何来？

且慢！作书的自己先要扳一个错头儿，实在那时候，齐帮办也到了生死荣辱关头，老实说：只怕他那心中，也未必再有这等悲喜念头儿，只见他跳出床前，一手擎住手枪，直指韩副官胸中，冷笑一声，说："好大胆，做得好大事！"这一来，才把一对男女，惊得

手足无措，神色张皇，两个膝盖儿，不知不觉地，和那张花旗产的大红彩花地毡，作了个密切的接合，只一跪字，写得如此闹热，趣极。不住的向燮元磕起头来。那秋月究竟女子性格，更其呜咽有声，哀求饶命。燮元见此情形，不觉心中一软，真乎？假乎？低声叹道："谁教你们作死？我看了你们这副情景，心里又非常难受的。也罢，我是一个心慈脸软的人，横竖大家都出名叫我滥好人儿，说不得，再来滥做一次好人，替你俩掮起这个木梢来罢！"二人巴不得这一句，两颗心中，一对石头，轰的一声，落下地去。正在磕头道谢，只见燮元又正色道："且慢！你俩要命不难，却须听我调度。胸中有成竹。我叫你们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说，要你们怎样办，就得怎样办，舛错了一点，莫怪我心硬。那其间，只怕我都要给你们连累呢。那能再顾你们哪。"二人听了，不约而同的公应一声。燮元把手枪收了进去，喝道："还不起来，再缓，没有命了。"二人忙又磕了几个头，急忙起来。燮元把前门开了，放进那个马弁，附耳吩咐了几句。怕老韩调皮也。又对韩副官笑说："拿耳朵过来！"韩副官依言，听燮元悄悄说道："不怕有人来么？"韩副官回说："已经三姨太太打发出去，一时不得进来。"秋月房中，安得如许时没人进出，着此一笔，方没漏洞，文心固妙，然事实亦必如此。燮元啐了一口，因附耳说道："如此，如此。"又对马弁道："你帮着韩副官，赶快把事情办好，就送韩副官出去，懂得么？"马弁和韩副官都答应晓得。燮元又指那老妈子说道："人家问起他呢，你们怎么回答？"韩副官忙道："那容易，只说大帅自尽的当儿，老妈子为要阻止他，大帅一急，就将他先杀了，这不完啦。"燮元点头称赞道："怪不得人说风流人的思想，比平常人深远得多呢。"比骂他还凶。韩副官听了，不觉脸上又是一红。燮元又再三叮嘱不要误事，方才从从容容地缓步而出，仍旧回到牌场上，叫过一个马弁，又悄悄吩咐道："如此这般。"布置完备，想了想，没有什么事了，于是安安静静的，仍回原位打牌。

打到一副，蓦听得人声鼎沸，合署喧腾，来了！来了！燮元心中禁不住弼弼乱跳，入情入理。其余诸人，却都大吃一惊。入情入理。正待查问，那喧哗之声，已自远而近，各人耳鼓中，都已听得明明白白，是大帅自杀的一句话儿。燮元听了，猛可地把自己面前一副将和未和的万子清一色，都牺牲了。绝大的牌，已经和出，区区清一色，何足留恋？顺手一掳，立起身嚷道："了不得，真个做出来也！"妙语妙笔，语是机警语，笔是传神笔。说着，自己首先引导，带着众人，赶进内室去，才到半路，就有李纯的当差接着，回说："大帅已经归天，尸身在三姨太房内呢。"燮元带着大众之赶向三姨太房，早见房中黑压压地已站满了一屋子的人，有署中职员，有上房的太太、姨太太、奶奶、小姐，并一班马弁当差丫头老妈子，有纷纷猜论的，有伏尸大哭的，闹得个声震檐壁，人满香闺。燮元跨步上前，见了李纯尸身也禁不住一阵伤心，嚎啕挥泪。那李纯的正室太太，手中拿着一大张纸头，上面写着许多七歪八斜潦潦草草的字儿，哭得泪人儿似的，交与燮元手中，说道："齐伯伯！你瞧瞧，这上面说点什么？"燮元一瞧，只见一片模糊，也没有几个字可以辨识，大略瞧了一遍，便大嚷道："大家静一静儿，大帅还有遗言咧。"众人听了，果然鸦没雀静的，静听无哗。燮元大声道："大帅的字，很不容易辨清，大概这是他神经错乱之故，如今将大意宣布一番罢。大帅的意思，是说：'国事如此，自己身为封疆大吏，一点不能救正，现在南北相

持，各走极端，中央派他做和议代表，也是一无结果，都是大帅心中久已引为恨事的。眼前因省中公事，不蒙地方人民原谅，实在气懑填膺，不但无心作官，更无颜处世，因此决心自杀，派燮元暂代巡阅使督军之职。以上是宾，此下是主。一面请张秘书拟稿，向中央保举燮元继任。至于遗产办法，大帅另有支配清单，除提出半数，分给太太和二大人及各位姨太外，以半数作南开大学基金，及直隶赈灾之用。'做死人家产不着。大帅遗言，已尽于此，只有派燮元代理继任的话，燮元委实万分渐愧，但既蒙大帅相知之雅，委托之殷，自当以地方大局为重，暂时担任维持，并盼各同人大家协助办理，莫丢了大帅身后的颜面，和殉国的苦心，才是正理。"说得如许冠冕，此公才不可及。说话时，不但署中僚属，陆续到齐，还有几位镇守使师长，如陈调元、朱春普等一班儿，也俱赶到。此外却有齐帮办的手下军官，都全副武装，带领兵士们，霎时布满了署内署外，和上房花园等处。尽在如此这般中。据说是齐帮办的参谋长，闻信派来，防备意外之事的。这等用兵，也可谓神速之极了。句中着眼，却说得刻薄。

当下大众听了齐帮办宣布的遗嘱，有深信不疑的，有心领神会的，间有少数怀疑的人，见齐帮办和几位军界领袖，都十分相信，他们又怎敢不信。下一敢字，句中有眼。于是又请三姨太太说明经过情形。尽在如此如此中。那三姨太是苏州妓院出身，娇声曼气，带泪含悲的，说："是大帅进来大便，何尝大便，简直未便。大便过后，坐在奴的床上，忽然朝奴滴下泪来，奴是再三再四的问他咧，谁知大帅一味伤心，总不说话，倒把奴急的没法安慰，奴想去报告太太哩，大帅又说，不许奴去，奴还有什么法子呢？连用几个奴字，真有娇声曼气的一种肉麻相，可谓绘声绘影之笔。只眼睁睁的瞧着大帅，大帅忽然命奴拿出纸笔，写了这么一大篇，奴又不认得字，知道他写的什么呢？奴又不敢问他，只坐在一边闷想。如今奴想起来，奴可明白了，原来大帅为要写这东西，怕别的姊妹们，都是读书识字的，怎能由他舒舒齐齐的写呢，可不寻到奴这不识字的地方来了。"众人听了，都点点头，惟有齐帮办更摆头晃脑子的，表示赞许之意。深刻。正是：

山木自寇，象齿焚身。
悯哉李督！死不分明。

不知三姨太还有什么宣布，却听下回分解。

李督头脑，较清于其他军阀，所行各事，亦未必十分贪横，乃惨遭横死，死尚被诬，此有心人所为长太息也。然佳兵不祥，不戢自焚，民国以来，曷有军阀而得好结果者？与其害国殃民，遗臭千古，尚不若死于风流之为愈。人悲李督之遇，吾则谓同一不终，此尚差胜。

第一二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

却说三姨太太秋月，又对众人说道："大帅写完了字，奴又到后面解手去了。一个为大便而死，一个以小解送终，相映成趣。谁知道他会走这条绝路儿呢！当时奴只听得李妈叫一声，大帅要不好了，奴本是提心吊胆的，一听这话，倒把奴急得手都解不出来了，正待问哩，就听大帅骂了一声：'蠢东西，谁要你管！'同时就听得砰的响了一声，已经把奴唬得胆都碎了。奴可来不及盖马子儿，拉了裤，趣极。就赶去看时，不道李妈已经躺在地下，奴只叫得一声啊呀，险些把裤子都掉下地来。趣而刻。才定了定神，啊唷，奴的天哪！谁道大帅更不怠慢，立刻又把枪机一扳，他！他！他！就啊唷唷！传神之笔。奴回想起来，真个说都不敢说下去了。"说到这里，三姨太太赶着，赶着妙。逼紧了喉咙，一个倒栽葱，跌在李纯身上，哀哀大哭起来，还说："早晓得大帅这等狠心，奴是抵拚给你打死，老早请了太太过来了，奴也不致吃这等大惊慌了。"众人听了，料道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也不便多嘴多舌的，于是由齐帮办宣布，人死不可复生。大帅身系东南安危，我们该赶紧商量，维持后事，电告中央，派员接替，注重在此。然后商量办理丧事。此言一出，大众一哄退出，齐到西花厅开起善后会议来。对于李纯自刎一案，至此却先告一段落，综计自韩副官行凶，至齐帮办设计，众人共听呼遗嘱为止，前后不过四五个钟头。却也办得细密周到，无懈可击。赞美一笔更妙。列公请想，这齐帮办的手腕，可利害不利害呢？

李纯死后，经全体幕僚和军界同袍，并家属代表，大开善后会议。到了次日午后，便是民国九年十月十二日，省长以下各官，和省议会的议长、议员，地方士绅，不下数百人，得了信息，陆续晋署探问，当由齐帮办会同何参谋长、齐省长，暨家属人等，公同发表李纯遗书，并电报等，共计五件，兹为照录于下：

（一）致齐省长耀琳、齐帮办燮元

纯为病魔所迫，苦不堪言，两月以来，不能理事，贻误良多，负疚曷极。求愈无期，请假不准，卧视误大局，误苏省，恨己恨天，徒唤奈何。一生英名，为此病魔失尽，时有疑李督患梅毒，不能治愈，痛苦万状，而出于自杀者，即从遗书中屡言病魔，推想出来，其实于情理不合。尤为恨事。以天良论，情非得已，终实愧对人民，不得已以身谢国家、谢苏人，虽后世指为误国亡身罪人，问天良，求心安。至一生为军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后人公评，事出甘心，故留此书，以免误会，而作纪念耳。李纯遗书。九年十月十日。

（二）致全国各界

和平统一，寸效未见。杀纯一身，爱国爱民，素愿皆空。求同胞勿事权利，救

我将亡国家，纯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纯留别。十月十一日。

（三）关于身后的希望

纯今死矣，求死而死，死何足怨？但有三种大事，应得预先声叙明白：（一）代江浙两省人民，叩求卢督军子嘉大哥，维持苏浙两省治安，泉下感恩。（二）代苏省人民，叩求齐省长，望以地方公安为重，俟新任王省长到时，再行卸职。（三）苏皖赣三省巡阅使一职，并未受命，叩请中央另简贤能，以免遗误。（四）江苏督军职务，以齐帮办燮元代理，恳俟中央特简实授，以维全省军务，而保地方治安，叩请齐省长、齐帮办及全体军政两界周知。李纯叩。十月十一日。

（四）致齐帮办及皖张督军

新安武军归皖督张文生管辖，其饷项照章径向部领，如十月十一日恐领不及，由本署军需课，代借拨二十万元接济，以维军心，而安地方。关于皖省，可告无罪。此致皖张督军、苏齐帮办查照办理。十月十一日。

（五）处分家事遗嘱致伊弟李桂山中将

桂山二弟手足：兄为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误国误民，心实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谢国人，以免英名丧尽，而留后人纪念。兹有数言，挥泪相嘱：（一）兄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始终如一，祖遗财产及兄一生所得薪公，并实业经营所得，不过二百数十万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减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永久基本金，以作纪念，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钱不可多留，须给后人造福。（二）大嫂贤德，望弟优为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给养活费，归娘家终养。（四）小妾四人，每人给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损兄英名。（五）所有家内一切，均属弟妥为管理，郭桐轩为人忠厚，托管一切，决不误事。（六）爱身为主，持家须有条理，尤宜简朴，切嘱切嘱。兄纯挥泪留别。九年十月九日。

列公看了这几封遗书，须要明白，李纯死后，韩副官一人一手，怎么作得出如此长篇文章？当然这都是一班有关系的大人先生，禀承齐帮办意旨，在事后编撰出来的，这是无庸疑议的了。雪亮。再则其中还有许多说话，或和昨夜燮元所说不同，或竟为燮元所未曾道及，那也是斟酌情形，临时增改而成，本来难逃明眼人的洞鉴。入情入理。只有一桩，不能不替他下一个注脚，原来李纯的三省巡阅，本是自己向中央要索而得，后因江西督军陈光远，有“宁隶鄂省，不附李纯”的宣言，皖省张文生也有反抗李纯的表示，因此迟迟疑疑，未敢就职；而且也是李纯满口厌世的主要原因。现在李纯既死，论资格物望，和军队实力，除了齐帮办，无第二人。燮元当李纯初死之时，就对众宣称：“李大帅委他暂摄巡督两篆，并有电恳中央予以实授”的说话，但这是他一时的野心，想由师长帮办的衔头，一跃而为督军兼巡阅，真可谓志大言夸，而不顾利害的蠢主意。贪多嚼勿烂。

岂知李纯死耗发表之后，燮元虽持李纯遗言为升官的利器，而外面空气却十分紧张。不但把李纯遗嘱置之不理，并且还想趁此机会，要求废督，东也开会，西也集议，纷纷

攘攘的，电请中央，大有不达目的不休之势。只这半天工夫，就接得许多不好的消息。齐燮元志在进取，已非朝夕，自然处处周备，着着设防。各方面消息，都是非常灵速，一边稍有风声，他这里也早得了报告。这时外面情形，尤其在他特别注意之中，更加多派侦探，四处八方的秘密探访，所以一到午前，就得了许多报告。燮元这才晓得出位之思，过分之望，是靠不住的。全国野心家听者！这才赶紧设法，先把遗嘱中代理巡阅一事，一笔勾销，却专从督军入手，待得根深蒂固，脚步站稳，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计划。这是他心中的盘算，至于对外一方面，自己先实行代握军篆，并为见好邻封起见，赶紧把新安武军的军饷，尽先借拨；同时怕同事中尚有不服，趁着李纯治丧机会，施出全付拉拢手腕，和他们联络得如兄如弟，莫逆异常。

这时江苏共有七镇守使，论资格，也有比燮元更老的，但燮元新和直派联络，得了帮办位置，又加了上将衔，老实说一句，分明就是一个副督军，正死副继，自是正理。而且近水楼台，措置早妥，别人未必弄得过他。加以中央接到电报，已准李纯遗言，复电令燮元代理督军，有此许多原因，同时燮元又卑词甘言，转相俯就，大家也就没有法子，只好忍着一口气，尊他一声齐督军罢了。燮元得此机会，心中欣悦，不言可知。所不安者，只怕自己毛羽未丰，中央不肯实授，却不知中央对于此事，亦正煞费踌躇，当时为安靖地方，维持秩序起见，虽已电令燮元代理督军，同时苏人争请废督，甚嚣尘上，这等人民意思，原不在政府心目之中，所最难的，倒是一般有苏督希望的人，好似群犬争骨，哄然而起。十年来省政易人，未有不生骚扰者，中央威信失堕，此亦一大原因。有主张靳总理云鹏南下督苏，仍兼三省巡阅，而以周士模组阁，无奈老靳本人，并不十分愿意，此时全国军政大权，非曹即张，总统不过伴食而已，还是云鹏因和双方有亲戚关系，曹、张都还给一点面子，他说要做，别人果然不能侵夺，他如不愿，别人自更不能勉强。于是舍而求次，则有王士珍、王占元、吴佩孚、陈光远等，论资格以王士珍为最老，论实力以吴佩孚为最盛。占元、光远，各有地盘，亦非志在必得。王士珍老成稳健，不肯再居炉火，做人傀儡，所以数人之中，仍以吴佩孚一人，最为有望。可巧吴佩孚，此时正因奉张气焰日盛，心不能平，且自皖直开战，直方竭全力以相扑，奉军不过调遣偏师，遥为声援，而所得军实，反比直方为多，尤其使他愤恨。这还关于公事方面，最令佩孚难堪的，因前在保定会议，佩孚自恃资格才力，足以代表曹锟，侃侃争论，旁若无人，张作霖几乎为他窘住，因仿着三国演义袁术叱关羽的样儿，说他："人微言轻，不配多讲。"佩孚心高气傲，那里耐得这等恶气？总因自己的主帅曹三爷，正在竭意和他交欢时候，不得不作投鼠忌器之想，暂把一口恶气，硬硬的咽了下去。但是这等怨毒，深印心胸，再也无法消灭。民国以来，许多战事，总因权利意气而起。所以直皖战后，他就着着布置，作直奉战争的预备。此番苏督缺出，明知齐燮元蓄志图谋，决不肯拱手让人，好在他十分知趣，自代理督军令下，即暗中派人，刻意交欢曹、吴。佩孚一想，彼既降心相从，也落得收他作个东南膀臂，因此索性做个好人，反替燮元竭力保荐。于是齐燮元苏督一席，才算完全到手，而苏省地域，也从此正式隶入直派。后来北方多少风云，每与苏、浙战事相间而生，互有关系，实也滥觞于此呢。如今将陆军部呈复总统，对于李纯的抚恤办法，录在下面：

为英威上将军在任身故，遵令议恤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奉大总统令开上将军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勋一位陆军上将李纯，奠定东南，勋勤夙著，比年邦家多难，该巡阅使坐镇江表，才略昭宣，群流翕洽，而于和平统一之大计，尤能多方赞导，悉力筹维。干国匡时，声施益懋。前以感疾日剧，屡电请假调理，只以时事艰难，东南大局，赖其主持，谕令在署医治，力疾视事，方冀调摄就痊，长资倚畀。乃本日据齐耀琳、齐燮元电呈："该巡阅使两月以来，卧病奄缠，每以时局纠纷，统一未成，平时述及，声泪俱下，近更疚忧愧恨，神经时复错乱。本月十一日，忽于卧室，用手枪自击，伤及右胁乳下，不及疗治，登时出缺。手写遗书，缕述爱国爱民素愿莫酬，不得已以身谢国，惓惓于苏省之治安，国家之统一，筹虑周密，语不及私。"披览之余，曷胜震悼！该故巡阅使年力未衰，猷为正远，乃以焦忧大局，报国捐躯，枉失长城，实为国家痛惜。着派齐耀琳即日前往致祭，给予治丧营葬费一万元，所有该故使身后事宜，着齐燮元、齐耀琳督饬所属，妥为办理。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一体照料。生平政绩，宣付国史立传，并候特制碑文，刊立墓道，以彰殊绩。仍交陆军部照上将例从优议恤，用示笃念勋劳之至意。此令。等因。奉此，查本部历办成案，凡遇勋勤夙著，在职身故之员，均查照陆军平时恤赏暂行简章，分别给恤。此次英威上将军苏皖赣巡阅使江苏督军李纯，为国捐躯，业经奉令给与各项恤典在案，拟请从优依恤章第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按恤赏表第二号陆军上将因公殒命例，给予一次恤金七百元，遗族年抚金四百五十元，以三年为止，用彰荩绩。是否有当？理合具文呈复，伏乞鉴核施行。谨呈。

呈文上去，当于九月二十八日奉批：

呈悉。准如所拟给恤。此令。

苏事至此暂且搁起，先谈西南方面的事情。看官们总该记得，中央因求南北统一，曾派李纯为议和总代表，虽然旷日久持，毫无成绩，不过李纯为人，颇有长厚之名，对于南北两方，都还能够接近，有这么一个缓冲人物，又巧处在南北之中，一般人心理上，总还觉得南北有些微可和的希望。再则南北如此久持，既非国家之福，究竟当局方面，也觉不甚相宜，双方面子上，尽是说的官话，暗地里谁不愿对方稍肯让价，这注统一国家的大生意，民国十年来全做的蚀本生意。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两方和议，尽管不成，而李纯之见重于双方，却是不可掩的事实。如今李纯既死，失了和议中心，南北政府，都觉从此更难接近，未免互存可惜之意，这倒是李纯死后的一种真实风光呢。

却说西南政府自两李内变，滇桂失和，军政府的内幕，也和北方政府一般，但具虚名，毫无实际。军政府总裁岑春煊，虽有整顿之心，无奈权不在手，亦只有整日躲在大沙头的农林试验场中，做他命令不出府门的总裁，得了空，向一班幕僚们，发几句牢骚

话儿罢了。可怜。至于莫督方面，从广惠镇守使接陈炳焜的督军，又用毫无作为，百事不知的粤海道尹张锦芳护理广东省长，表面是军分民治，实在省长不过是督军一个二三等属吏，除了用几个秘书科长，委几个普通县缺之外，就是些小事情，不经督军许可，是一点不能发生效力的。可怜。好在张锦芳本人，原系出身绿林，充当书记，因他为人随和，好说话，给人瞧得可怜儿的；更凑着自己运气，由连营长而县知事，而道尹，如今索性做了一省长官，也算得心满志足，所谓始愿不及此，今及此，岂非天乎？这两句古书，大可移赠这位张省长咧。他既如此知足，又承莫督提拔之恩，自然唯唯诺诺，奉命惟谨。在任一年，倒也相安无事。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

谁知这时却有一人，摩拳擦掌的，要过一过广东省长瘾头，这人非他，便是现任财政厅长杨永泰，字畅卿的。论广东现时官吏，出息顶好的，自推财政厅长，因为省中正在整顿市政，开辟马路，这市政督会办，照例是由财政警察两厅长兼办的。杨永泰以一个毫无势力的旧国会议员，因交欢莫督，得其宠信，才给他做这财政厅长，本来大可踌躇满志，得过且过。只因永泰为人，精明强干，是个心细才大之人，觉得区区财市两部分事情，未能展其骥足，于是竭力拉拢沈鸿英、刘志陆、刘达庆、林虎等一班将官，求他们向莫督说项，给他实授广东省长。也会做生意，可惜运气不好。莫督倒也无可不可，但广西陆荣廷方面，却因永泰是有名政客，又为政学会中坚人物，这政学会在两广，却似安福俱乐部的在北方一般，受人指摘，为各方所不满，所以永泰的省长梦，几乎被老陆一言打破，幸而莫督对他感情颇佳，又代他到军政府，请出岑春煊，替他讲话。同时张锦芳也知永泰志在必成，自己万万不是对手，倒也乖乖的，自请退职，仍回粤海道原任。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至此永泰的省长，才算做成功了。却不晓因此累及陆、莫两方，大伤情感，连到桂派内部，都发生裂痕起来。他们决裂原因，虽不专为此事，要以此事为原因之最大者，这也是无庸讳言的事情呢。

谁知杨永泰才大命穷，就职不到几月，广东省内又发生一桩大战事。原来粤人特性，好动恶静，喜新厌故，论这八个字儿，未尝不是粤人争雄商业，操持海上霸权的大原因，然施之政治，则往往弄得骚扰反复，大局振动，可以作买卖营生，不能作官场生意。结果，还是粤人自己吃亏。粤人之自杀政策。所以光复以还，粤省的战事最多，几乎每易一次长官，便有一次战乱。长官年年调换，战事也年年都有，总算莫荣新做得最长，地方上也勉勉强强的安静了几年。论荣新本人，委实算得一个廉洁自爱、惜民护商的好长官，可惜所用非人，利用他的忠厚，欺侮他的无识，种种劣迹，书不胜书。荣新自己朴诚俭约，除了每月应支官俸之外，确实一文也没有妄取。然而他的部属，竟有发财至几千几百万的，这要从我们旁观的说来，自然这批部下，对不住荣新，荣新又对不住广东人，管他本人道德怎高，究竟又算得什么儿哩。公论。这等地方，都是无形中造成粤桂恶感的主因。因为这批人什九是桂派人物，广东人反只站在一边，眼瞪瞪的受他们侵蚀欺凌，一句也不敢声说，本来都是叫人难受的事情啊。总计荣新督粤五年，论维持地方，保护商业，其功固不可没，而纵容部曲，横行不法，其罪也自难逭。公论。再讲作官这桩营生，干的好，是他分内事，弄得不好，可就对不起地方人民，而地方人民，也未必因其功而原其罪，于

是探本穷源，都说以外省人治本省，人人存一个乐得作恶之心，政事焉有不坏？为长治久安之计，非得粤人治粤，决乎不能收效。这等情态，差不多粤人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荣新手下一班虾兵蟹将，兀自专欲妄为，一点不肯敛迹，于是粤人治粤之声浪，渐腾于社会，同时桂派防制粤人的手段，也越弄越严，双方交恶，达于极度。于是桂粤之战，乃一发不可遏止。桂人之自杀政策。这时粤人之较有实力者，在省中是广惠镇守使李福林，警察厅长魏邦平，在外面的，只有一个援闽总司令陈炯明，三人原无深交，只因桂派气焰，咄咄逼人，大有一网打尽之势，于是以利害关系，自然而然的互相结合。陈炯明虽远在漳州，既得二人声援，消息灵通，胆气十倍，且知滇桂分裂于前，桂派内哄于后，粤人治粤，声浪又一天高似一天，认为时不可失，遂于九年六月中，毅然决然，利用真正粤军的牌号，回师攻粤。此公本善投机。正是：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粤桂如辅车，相攻何太急？

欲知战事真相如何。却待下回分解。

西南政府，以护法兴师，宣言独立，组织之始，非不正大堂皇，有声有色，曾几何时，而政府改组，真心为国之中山先生，竟被排挤以去；又继而滇桂失和，军府分离，更数月而桂系内部，亦告分裂，卒之李、魏内变，陈师反戈，护法无功，徒苦百姓，不亦大可以已哉！盖天下事，惟以真正血忱，辅以热心毅力，百折不挠，始有成功之望。若稍存私利，竞夺事权，徒袭美名，不鹜实际，与北方军阀之侈谈统一，提倡和平，有何分别？是故有皖直之交战于北，便有桂粤之互哄于南；有安福之专欲横行，便有政学之操纵不法。是真一丘之貉，无庸轩轾其间。所可惜者，一个护法救国大题目，竟被此辈做得一塌糊涂，不堪寓目耳。

第一二三回

莫荣新养痈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

却说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梅县人也。前清时候，也是秀才出身。民国以来，以秀才而掌大兵，握军篆，声势赫奕，焜耀一时者，北有吴子玉，南则陈竞存，所以有南北两个怪秀才之称。原是一对好货。这炯明在民国初元，也曾做过广东都督，后来便给人驱逐下台。至莫荣新作粤督，他的参谋长郭椿森，和炯明颇有交情，凑巧此时，又发生一件

警卫军的交涉，广东原有八十营警卫军，自朱庆澜氏做省长时候，编制成立，向归省长统辖，直至陈炳焜督粤，以武力收为已有，因此粤人啧有烦言，说是桂派收占全粤兵权之表示。及莫督继任，不愿为已甚之举，原拟将警卫军设法改组，以平粤人之愤。正踌躇间，忽得间谍报称，福建李厚基受中央密命，安福嗾使，将联络浙军童保暄、潘国纲、陈肇英等，，大举攻粤。荣新得此消息，正拟派兵防御，郭椿森便乘机替炯明进言，说他是“粤军前辈，素有治军之名，又且熟于闽粤交界情势，不如派他做援闽总司令，乘李厚基未及发动之时，赶速进兵，既以贯彻护法事业，亦先发制人之计也。至炯明军队，本已散净，现正有警卫军不易处置的问题，索性就拨二十营归他节制，又可以间执粤人之口，此正一举三得之事，请督军切勿犹疑，赶快办理为妙。”荣新听他言之有理，又经椿森力保炯明忠忱无他，于是决计委他为援闽总司令。

公文待发，又发生一个小小趣闻：原因炯明为人，才干有余，心术难恃，伏下背主叛党事。而且高自期许，不肯屈居人下。在先，因蛰处省中，无事可为，一切皆愿迁就，比及闽事发生，荣新答应用他，他又为得步进步之计，要求荣新改用聘书，勿下委令。荣新胸无城府，任人颇专，对于这等地方，却视为细务末节，但愿他肯效力，乐得给他一个面子。却有幕府中人，再三坚持，非下委不可。他们的理由，是说：“一用聘书，彼此便成敌体，不但有乖督军统一军权之旨，且恐将来不能指挥炯明。自是正理。分明牺牲二十营兵士，反在一省之内，自树一个大敌，督军千万莫上他这大当。”荣新听了这话，恍然大悟，从此也疑炯明野心太甚，不肯十分信用，等他出发之后，便密令潮、梅镇守使刘志陆、惠州绥靖督办刘达庆等，须要暗中防备着他，勿得大意等话。那刘志陆是莫督义子，从前跟随荣新出死入生，久共患难，倒也算得一个健将。近因安富尊荣，日久玩生，不免近于骄惰，得了这个密令，那里放在心中，还说：“陈某败军之将，有甚能为，督军也太胆小了。”骄兵岂有不败之理？桂系之败，刘为罪魁，宜哉！

一言甫毕，忽又接得督军急电，因琼州龙济光，大举内犯，林虎和他交战，先胜后败，所以调志陆军队，前去助剿。这龙济光却是一个狠货，前年屠龙之役，所有桂粤两军，都曾吃他的大亏，后来虽被桂军全力压迫，将他赶到琼州，究竟还不能消弭他的势力。此时得了北方补助军械，预备破釜沉舟的干他一下，来势甚凶，却也未可轻视。志陆正拟出发，又得省电后防空虚，适陈炯明军队，尚在半途，经过潮、梅，即暂令填防。志陆接得此电，心中却大不愿意，抵足恨恨道：“这又是郭椿森栽培陈炯明的妙计，他们想得我潮、梅地盘么？只怕没有那么容易。”因即复电反对，甚有不许炯明军队过境之意。荣新已中了郭椿森之言，养虎自伤，莫氏太笨。回电申饬志陆。志陆没法，只得和幕府商量，留下若干劲旅，牵制炯明，而自率大军出发，会合林虎、沈鸿英之军，三方兜剿。济光果然不支，溃败而逃。

谁知这时广东事情越闹越凶，大有五花八门，离奇变幻之观。当刘、林在西部二次屠龙之际，正陈炯明在东部与闽浙军相持之日。炯明部下虽都是粤军，只因荣新心怀疑忌，所有良好器械，都靳而不予，兼之统率方新，指挥不便，刚到潮、梅，恰逢闽军臧致平和浙军陈肇英会师来犯，炯明与战于漳、泉之间，三遇三北，抵抗不住，节节后退，

潮、梅大为震动。不是炯明无能，却是桂运未绝。又幸屠龙已了，刘志陆振旅还师，适值臧、陈不睦，肇英不战而退，志陆新胜之兵，锐气正盛，把臧军驱逐出境，炯明自然无颜留驻潮、梅，便以追臧援闽为名，进驻漳州，而对于莫、刘两方，和桂派的感情，也从此日趋恶劣。只因毛羽未丰，暂行蛰伏，一面简搜军实，积屯粮草，购买兵火，扩张军额，以为后日之图。有此远图，也自不凡。这都是民国七八年间的事情。著者因陈炯明是一个重要脚色，将来对于国民革命军，尚有多少纠葛情事，所以不惮烦琐，将他的前事，补述一番，以见此公人品不端，心术欠正，所以后来叛困孙大元帅，冒天下之不韪，为全国之罪人，端非偶然之事啊。闲言少说。

再讲陈炯明在漳数年，蓄锐养精，志不在小。至民国九年夏秋之交，得了李福林、魏邦平报告，知道桂派内部离心，将骄卒惰，粤人受侮多年，渴思自治，于是认为大好机会。确是好机会。顺着人民心理，揭橥粤人治粤的商标，返戈内向。出兵之始，曾有他的部下，向著名的一个星家卜了一卦，卦象如何，小子因非内行，不及记忆，但知他的批语，有“在内者胜”四字。迷信不足凭，但这四个字，实聪明之至。人人都道：“桂派蟠踞粤省，五羊城内，几成桂人私产，这个内字，分明指桂派而言。况且多寡悬殊，强弱不敌，以常理言，炯明此举，未免过于冒失，深恐一败涂地，必致退步为难哩。”这等议论，传入炯明耳中，炯明大怒，指为反间造谣，定要严行查究，倒晦气了那位星卜大家，得知消息，连夜卷卷行囊，逃到香港去了。炯明便出了一张告示，说明桂派横暴情形，和自己出师宗旨，劝喻人民，勿得轻信谣诼，一面亲督队伍，带同手下健将洪兆麟、许崇智，并参谋长邓铿等，兼程出发，一面派人进省，约会李、魏，待至相当时机，大家一齐动手，互为应援。

也是桂派气数合尽，消息传到省城，莫荣新不过痛骂郭椿森介绍匪人。悔之何及？其时椿森因一桩事情，触怒了陆荣廷，一道手谕，着莫荣新立即驱斥。荣新为顾全他颜面计，派他赴沪充议和代表，已经去得长久，尽你荣新痛骂，横竖于他无干了。此公始终受不知人之害。至于军界中人，早把陈炯明不放在眼内，一班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在东西两堤，征妓饮博，欢天喜地的任情胡闹。如此荒唐，便无陈氏，也必败亡。那刘志陆原在东堤讨了一位姨太，寓居香港。此时又看中了东堤长安寨里一个寮口婆子，（苏人所谓娘姨大姊之类）叫做老四的，一个要娶，一个要嫁，温得胶漆一般，分拆不开。（温者粤语言要好，犹苏人所谓恩相好也。）军署中人原有一个俱乐部，设在东堤探花酒楼一间大厅，志陆每到省城，也是天天前去，说是俱乐，其实这班人办公时间，还不及在俱乐部的时间更多。弄到后来，大家都以赌博冶游为重，公务为轻，即有重要公事，往往不在署中办理，反都赶到这个俱乐部中会议起来。如此荒唐，不亡何待？荣新因省内宴安，地方平静，也不去责备他们。此公实在做梦。

当炯明发难之前，炯明部下统领李炳荣，因小事被陈炯明当众斥责，怀恨在心，此时他却先得知了炯明阴谋，便和参谋谭道南商议。道南劝道：“老陈虽然很恶，究竟兵力有限，况且他既疑忌我们，即使打了胜仗，得了广东，我们也是沾不着光的，不如乘此机会，和老莫联络联络。”炳荣甚以为然，即派道南晋省，深夜到军署，求见参谋长傅吉

士。吉士因事情紧急，连夜赶至东堤，和各军首领相见。这时刘志陆正和老四拥在一处谈心，吉士走近身示，笑道："伟军如此写意，可知陈竞存眈眈虎视，伺机待发，听说有即日出兵的消息呢？你倒还有心思温你老契么？还是快快回去，守你老家去罢！"伟军是志陆的字，志陆听了，呼的笑了一声道："吉士兄真是书生之见，陈竞存也有脑子，也有思想，好好的漳州皇帝不做，倒要来潮、梅送死，敢是活得不耐烦了？"吉士笑道："话虽如此，你也别太得意了。"说着，把李炳荣派人告变的话，诉说了。又道："尽你兵强马壮，胜过竞存，究竟事先提防，是不得有错的。"自是正论。志陆冷笑道："理他的胡说呢！我们的军队，见过多少战阵，还会上陈竞存的当么？"吉士未答，却有省署的政务厅长夏香孙，缓缓踱了过来，听他们说到这里，便点头插嘴道："刘镇守使是豪气胜人，傅参谋长是临事谨慎，二公之言，俱有道理。若说竞存那人，我和他也曾共事，深知其人狡诈阴鸷，精明强干。陈氏确评。听说他在军中，每日里和兵士们同甘共苦，躬亲庶务，一天到晚，耳朵边插着一支铅笔，好似工人头儿监督工程一般，跋来报往的，川流不息。这等精神，果然为常人所难能，这种做派，又岂志小识隘的人所能几及？况他手下，还有……"自是正论，其如刘氏不悟何？说到这个"有"字，志陆已大不耐烦，抱着老四脸偎脸儿的，闻了一个香，口中说道："他们只是不经吓，一听陈炯明造反，就怕得那么鬼样儿，我们还是乐我们的，不要去理他们。"说着，立起身，拉着老四，说声打茶围去，头也不回的走了。随后一批老举，也都哄然一声，纷纷各散，倒把傅、夏俩说得大没意思，大家叹息了一回，各自走开，究竟也有明白人。各寻各的快乐去了。

谁知这天过后，不好的消息，一天天迫逼上来。刘志陆手下第一位健将卓贵廷，曾在屠龙、攻臧两役，立过战绩，此时已升副司令官，率着部下三营健儿，镇扎汕头，事前也在省城大嫖大赌的尽兴儿顽。他是一个武人，原不晓什么叫做温存怜爱，什么叫做惜玉怜香。他要便不玩，玩起来，非要玩得个流血漂杵，娇啼宛转。说得上俗点，就是梳拢妓女，再村点，就是替姑娘们开宝。不是奇癖，是兽心。他这趟上来，因是新升显职，更其意气飞扬，兴致百倍，呼朋引侣的，闹了几夜，觉得都不尽兴，非要找一个琵琶仔（即苏之小先生。）来梳拢一下，总之不得过瘾。他这意思，一经表示，就有那批不长进的东西，替他东打西觅，采宝也似的采着了一个绝色的姑娘。这人名叫爱玉儿，今年刚十四岁，年纪虽小，资格却是老练，凡是平康中应酬客人，灌米汤，砍条斧，种种专门之学，却已全副精工。她本是苏州人，她娘小二嫂子，和天香楼老板四姑要好，所以带了爱玉，在天香落籍。小二嫂自己也是中年时代，徐娘半老，丰韵颇佳，他的营业方法，是用爱玉出条子，把客人拉了来，自己放出手段，和他下水，却把爱玉防护得非常严密，立意要拣一个有势有财，能够花个一万八千的，才许问爱玉的津。也是她花运高照，不上几时，就给她认识了这位卓副司令，一见垂青，千金不吝，竟由几位皮条朋友的撮合，轻轻易易的，把爱玉一生的贞操，换了许多苏州阊门外面的产业，小二嫂果然可贺，爱玉未免可怜。趣语却说得人毛骨一耸。却不知更可怜的，还有那位副司令官卓贵廷先生。他自梳拢爱玉之后，早不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流连温柔，乐而忘返，甚至把爱玉母女，带到先施公司的东亚旅馆，开了几个房间，闭户谈情，不问外事。此之谓该死。不但军政大计，

置之不理，就连平日赌博征逐之交，以致最近拉马说亲的大冰先生们，也不晓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这等玩法，原是卓贵廷的老脾气儿，凡是他心爱的人，一经上手，就得玩个淋漓尽致，毫无剩义，方才一挥手儿，说声滚你妈的蛋罢。那时候，就想问他多要一个铜钱，也是万不可得的事情。从此一别，尔东我西，再见之时，也不过点头一笑，若说情殷故剑，回念旧情，重温一回好梦，那也是断乎没有的事。真是兽欲。

据闻他在潮、汕时候，曾有一个姑娘，蒙他爱赏，居然早夕不离的处有月余之久。这在他的嫖史中，已算是特别的新纪录了。一时外面的揣测，以为这姑娘大有升任卓姨太太的希望，甚至有许多求差谋缺，经手词讼的人，不走别路，都去找这姑娘。此皆上文所谓没出息者也。姑娘藉此声势，居然于短时期内，也揽了千把块钱。比及一月之后，卓贵廷忽然翻转脸皮，下起逐客令来。姑娘怎晓他的性情，还当他是顽笑咧。少不得娇娇滴滴地，灌了许多米汤，岂知这等声音，平时贵廷所奉为仙音法曲的，此时即觉变成鸮叫狼鸣，甚至见了那副温柔宛转的媚态，也觉万分讨人厌恶。因他唠叨不了，禁不住无名火起，举起皮鞋脚儿，向他小肚子下，猛不防的踢了一下，踢得那姑娘一阵疼痛，昏晕在地。贵廷愈加有气，拔出手枪就打，幸而有人劝止，方才悻悻而去，连客栈中一应房饭杂用都没有开销。可怜那姑娘除得了他一千块钱梳拢之费外，竟是一文也没有拿到，还要替他开销一个多月的账目，还要进医院去养伤，仔细算来，除了好处不着外，还赔出几百块钱的医费，白白赔了一个身体，陪了他一个多月，这也算得他十足的晦气了。谁教你不识相。如今这爱玉姑娘，却真有眼光，有见识，他已认定贵廷这人是靠不住的，趁他欢喜时候，陆续敲了他几千块钱，除了孝敬小二嫂外，余下的，托一个要好客人，存庄生息。过不多时，竟和小二嫂提起赎身问题来，小二嫂无可如何，只好准他。这爱玉不过一个小孩子家，竟有这等手段，这等知识。至今天香怡红各妓院中，谈起爱玉两字，还没有一个不啧啧佩服咧。这是后话。

再说贵廷迷恋爱玉之时，正刘志陆赏识老四之日，正副司令一对有情人。也正是陈炯明夜袭潮、汕之时。两位正副司令，同在省城，享着温柔之福，做梦也想不到这位久被轻视的陈炯明，竟如飞将军从天而下的，大干起来。几天中告急之电，雪片般飞来，才把一位风流儒雅的刘镇守使，急得走投无路。四处八方的，找寻卓副司令，好容易给他从爱玉被窝中寻了出来，大家一阵埋怨，可已无济于事。卓贵廷恋爱爱玉之心，实在未曾减杀，热火头里，硬生生将他们拆开，倒也鼻涕眼泪，千叮万嘱的，应有尽有。妙极，趣极。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此情此景，却有七八分相象。刘志陆立在一边，想到自己和老四情形，不免心中有感，瞧着他俩这等难舍难分情状，妙极，趣极。又怕误了大事，急得只是顿足。好容易才把贵廷拉出旅馆，拖上火车，一拉一拖，想见匆忙着急情状。星驰电掣的赶到前方，那陈炯明大队人马，已如潮水般涌进汕头，卓贵廷匆匆赶到，急急调度，已经来不及了。给洪兆麟指挥的队伍，包围起来，那消一个时辰，全部人马，溃不成军，缴械的缴械，逃走的逃走，伤的伤，死的死。卓贵廷本人，中了一粒流弹，也就带着一段爱玉未了之情，悠悠忽忽地飘向阎罗殿上去了。趣而刻。

信息传到省城，有感叹他的忠勇的，有责他贻误戎机的，更有认识爱玉的人，作为

一种滑稽论调，说女子的下身，原有一种特殊形态，男子们碰到了他，就会倾家荡产，身死名裂的。奇谈，却有这等俗语。爱玉的下体，颇似属于此类，卓司令却做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客人，无怪要性命丢脱，骸骨无存了。这等议论，谑而近虐，有识者不值一笑，迷信者奉为圭臬。大凡这等事情最易传说开去，于是一唱百和，街谈巷议，当作一件正经新闻，不上几天，东堤一带，已是人人皆晓，个个尽知，每逢爱玉出来，人人要和他嘻嘻地笑个不止，急得爱玉红了脸儿，大骂杀千刀，路倒尸。幸而不久桂派失败，粤军进城，省河大乱，人心惶惶，不但没有冶游之人，就是两堤莺燕，也都站脚不住，纷纷携装挈伴，避地港沪。这爱玉业已自由，便不高兴再回省城，索性北上到青岛去了。后来还有许多北方健儿，关东大汉，颠倒在他的燕脂掌上，石榴裙下，因以造成多少有趣的民国趣史，那是后话。先提一句儿。作为文章的伏笔。正是：

大将风流，姑娘恩义。
可怜汕海冤魂，还在天香梦里。

欲知潮、汕失后，桂派情形如何，却待下回再讲。

凡事皆有定数，数之所定，人力难回。以桂军之横暴，能削尽粤人兵权，而独留一阴险狡诈，不忠不义之陈炯明，且助以兵，资以饷，因以养成尾大不掉之局，卒之覆亡于炯明之手，桂系不仁，应得此报，然以此而几陷中山先生于危险之域，则又非识者所能预料。当引史公语曰："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第一二四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

却说粤桂战起，刘志陆逗留省垣，卓贵廷身死潮、汕，不上几天工夫，潮、梅全部已入陈炯明掌握之中。虽说陈炯明善于用兵，蓄谋有素，不难一战胜人，但刘志陆素有儒将之名，两次屠龙，战绩昭著，其才能势力，又岂不能于事先下手为强，残灭一个势孤力弱的陈炯明？总因他恃胜而骄，把陈炯明不放在眼内，以致坐失时机，养痈贻患。及至炯明举兵相向，犹复恣情风月，贻误戎机，终至粤军势炽，贵廷败亡，而全省精华要害的潮、梅地盘，竟这般轻轻易易的拱手让人，这也是很可叹惋的。于是李、魏内应，全省动摇，桂派势力，一蹶不振，从此西南方面，又另换一副局面。军阀时代，起仆兴替，

无是非功罪可言，吾人演述至此，亦惟归诸运数而已。慨乎言之。

潮、梅既失，省中大震，荣新以下各军事长官，相顾瞠目，始知陈炯明果非易与，追悔从前不该听郭椿森之言，资寇以兵，酿成今日局面。痛愤之下，少不得调兵派将，分道防堵。其一，林虎、马济由惠州出三多祝，取海陆丰为右翼；其二，沈鸿英、李根源由惠州过河源，分紫金、老隆两道，会攻潮州。看官莫讲这等调度，表面上似乎没甚道理，不知荣新对此，也正煞费一番苦心。民国以来，军事长官，升得愈高，便愈难做人，往往如此。原来莫督在粤数年，地方感情，虽尚融洽，而广西陆荣廷，因他事事专主，目无长官，心中着实不快。因马济年少英俊，派他到粤办理兵工厂，其实想叫他乘机代莫。荣新自顾老，又不肯负老陆提挈之恩，现既意见参差，倒也情愿及时下野，但对于马济继任，却极端反对。他的心目中，只有他亲家沈鸿英，最为相宜。而沈鸿英又为陆氏所深恶，马、沈相持，互不为下。其余诸将，只有林虎、李根源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这番用兵，将林、李二人，分助沈、马，免得沈、马俩到了前方，忽生火并。真是苦心作用，究亦何益。这是他们历史上的关系，趁暇替他们补记一言，以见桂派内讧之剧烈，与失败之原由。

诸军出发之后，左翼沈、李两方，已得河源，便拟分道进攻。陈炯明连吃败仗，大为惊惶，于是遗书省中李福林、魏邦平，动以利害，责以约言。他俩因粤人势力太孤，久怀疑忌，兔死狐悲，应作此想。此届炯明一败，桂人排粤之心更甚。莫督虽无野心，部下诸将，功高望重，而无可位置，那时他俩的地位，便有点岌岌可危了。二人尽作此想，一面道听战况，比及接到炯明来信，邦平便去找到福林商议办法，福林道："桂军内讧日甚，老头子无法调融，失败是意中之事，但恐竞存不能久持，一旦溃散，各军还师省城，你我兵力有限，如何支撑呢？"邦平道："我也这般想，要做就立刻动手，否则终始效忠，听人支配。老头子心术纯正，或者未必更动你我。不说别的，单讲此番我问他要求几艘兵舰，他竟一口答应，完全派归节制。虽有申葆藩再三劝止，说魏某一得兵船，马上就会独立，而老头子竟不为动，可见他信我甚深。补笔灵便。讲到这等交谊，我们就要独立，也不能委屈老头子呢。"福林冷笑道："老莫原算好人，那批莫有先生，久已嫉视我们，岂能长久相安？况且我的观测，此番事平之后，老莫本人，或且未必能够久于其位，何况你我。依我之见，趁各军外出，省防空虚，更妙的省河兵舰，在你掌中，海军老林是向来不管闲帐的，只要我去对他一说，请他严守中立，那时老莫无兵可调，无船可用，竟存攻于前，我们截于后，不怕那批莫有派不束手就擒？古人道得好：'无毒不丈夫。'又道：'先下手为强。'莫有派宰制粤省，罪恶贯盈，我们都是本省人，不将自己计，就替本省人立点功绩，亦是应当的。语虽很毒，亦是实情。何必因老头子一点小仁小义，误却全粤大事呢。"原来广西人说话，没字读音如莫，莫有者，没有也。广东人深恨桂人，把莫有派三字，代表桂派，又特制一个冇字即将有字中间，缺其两点，作为莫有二字。冇派者，即莫有派也。这原是一种轻薄之意，后来大家传说，竟把这个冇字成为广东一种特别字儿。当下邦平想了一想，点头道："这话不错，人不害虎，虎大伤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家拚着干一下子罢。"议妥之后，大家便分头进行。

那时外面传说纷纷，督署中也有了些风声。参谋长傅吉士、省长杨永泰、财政厅长

龚政和桂派几个绅士，都请求荣新注意。荣新虽亦渐有觉悟，奈省防空虚，兵舰又被邦平骗去，即使晓得他们的秘密，一时也无从防备，因因循循的又是数天。至阴历八月十五中秋之夜，李、魏布置已完，宣告独立。省中人心大乱，秩序也整顿不起。李福林又用飞机向督省两署，丢掷炸弹，把督署门前炸了一个大地穴，又借中秋送礼为名，派人担礼，分送督军、省长、军府三机关，却把炸机做在箩子上，盖头一揭，立刻爆发。幸而军府稽查最严，进门之际就被侍卫检查，当时炸死一个卫队长。督省两署，闻警戒严，却还没有闻祸，因之人心愈加恐慌。莫督却非常镇定，因前方迭得胜利，专候林、马、沈、李回师相援。李、魏兵力有限，未必遂敢相逼。谁知桂派气数合终，没兴事一齐都来，正当省城吃紧之时，那虎门要塞司令邱渭南，又被炯明等运动，倒戈相向。海军方面也被福林勾结，宣言不预内争，这等影响，却比李、魏独立，关系尤大。同时湖南方面，谭延闿又派陈嘉佑、李明扬，攻袭韶关，兵至砰石，沈鸿英在前方闻信，以本人大本营所在，断乎不肯放弃，便也不管什么是非利害，立刻调动队伍，星夜退回，赶到韶关去了。将领可以自由行动，大事安得不坏？鸿英既退，李根源为保存自己实力计，也只得逐步退下。于是林虎、马济也不愿再战，分道各退，所有夺回各地，仍被陈炯明得去。炯明又得李、魏电报，桂军危险情形，及内讧状况，一时军心大振，节节进逼，势如破竹。这边退下的兵，因主将失和，互争意气，再也不问自己部下的纪律，沿途劫掠奸淫，无所不为，劫夺既多，便把军器抛弃，枪械子弹，遗弃满道。有的发了财，四处逃散，这原是中国旧式军队的常态，能进不能退的。一退之后，立即溃散，再也不能成军，大概皆然，倒也不怪桂军。说破旧式军队通病，其实还是主将不良之故。不过桂军经此一役，精华损失殆尽，数年来蓄养扩充的实力，几于根本划灭，就中华国运说，这等军阀恶势，划得一分是一分，未尝不是前途的曙光，若在桂系自身着想，只怕事后回思，也不免懊恨当时互争意气不顾大局的失策呢。

再说各军退回之后，莫荣新只急得搓手顿足，连说“糟了糟了，万不料沈、马二人，误事至此，我七十衰翁，行将就木，还有什么希恋？只是这班人正在英年，将来失了这个地盘，看他们飘浮到什么地方去。”参谋长傅吉士在旁劝道：“事已如此，督军尽抱怨人，也是无用。现在各军齐集省垣，李印泉部属最称善战，此次退下来时，纪律颇好，军实无缺，可以调他守观音山大本营，其余各军，速请林、马二公，整理编配，同心作战，危局尚可挽回，也未可定。”荣新摇头道：“这等人还讲得明白么？我看大势已去，我在粤五年，以民国官吏比较起来，不可谓不久，既无德政及民，何苦糜烂地方，不如早早让贤，请竞存、丽堂等快来维持秩序罢。”此老毕竟尚有天良。说时，军府总裁岑春煊也缓步进来，荣新因把退让之意说了，春煊生性强项，还打算背城一战，经不得荣新退志已决，又苦劝春煊道：“老帅春秋已高，正好和荣新优游林下，以终余年，何苦再替这班不自爱的蠢奴作牛马傀儡呢。”春煊原无实力，见荣新如此坚决，只得点头道：“既如此，我却还有一言。我们组织军府，本以护法号召，法虽未复，最初和我们作对的皖派，现已推倒，上次李秀山提出和议，我本有心迁就，不料秀山一死，和议停顿，迁延至今，误事不少。如今既要下野，不可不有一个交代，我想拍电中央，说明下野之意，请中央派员

接事，一面将军府文卷印信，赍送北京，你看如何？”一出大戏，如此终场，可谓滑稽。荣新知道春煊意思，不过为敷衍面子起见，自然点头乐从，一切照办。于是春煊先回上海，荣新也派人和魏、李接洽妥当，由北江出韶关，绕道江西，也到上海作他的寓公生涯。

据闻荣新到沪以后，在麦根路租了一幢小洋楼，安顿家属，日常生活之费，还得仰仗一班旧部接济。后来魏邦平打广西时，部下误烧莫氏桂平老屋，邦平心下大为抱歉，除申饬部下之外，还汇了五千块钱给荣新，赔偿他的损失。荣新得了这笔款项，好似出卖了一所房子，倒也借以维持了几年用度。从来督军下场要算此公最窘。却也可怜。也因有此一节，所以荣新的名誉，还比普通拥财害民的军阀差胜一筹，这倒也是一时的公论呢。

荣新既退，炯明入省，以废督为名，自任省长，又恐自己威望尚低，未能制服全省，对付北方，于是派员来沪，欢迎国民党总理孙先生回粤，组织大元帅府，稍事休养，再行对桂用兵，驱除陆、谭。这时炯明部下，回想出兵时，星家之言，他那“在内者胜”的“内”字，原指粤人而言。粤为本省，正合内字之义，但怪当时大家总没想到，事虽近于迷信，却也真觉可怪咧。这事且暂按下。

如今作者笔锋儿，又要指向北方去也。这时正当九十年间，北方军阀，正在竞争权利的时候，乃忽然有李纯的自刎，已觉骇人听闻，不期相去数月，又有陕西督军阎相文的自杀，尤为出人意外。可谓无独有偶。先是陕督陈树藩为安福部下健将，皖系既倒，奉直代兴，树藩亦经政府命令褫职，而以阎相文继任。相文自知实力不逮树藩，深恐被树藩挡驾，拜命之下，且喜且悲。经政府一再催促，只得带了部下几营人马，前往接事。到西安，树藩果不受命，厉兵秣马，出城迎敌。树藩在陕数年，势力深固，加之众寡不侔，劳逸互异，相文如何能够支持？接连打了几仗，损失甚多，只得电请政府，速派劲旅，前去救援。政府亦因树藩不除，终为西鄙大患，于是调遣大兵助战。相持许久，树藩力怯遁去，相文欣欣得意的进了省城。可见他的自杀，决非为国为民。接了督篆，自己也搬进督署居住，不料时过半月，忽然又发生督军自杀的奇闻。这天上午，部下将校、齐集督署议事，相文平日颇有勤政之名，这天正是会议之期，大家等他出来主席，等了多时，不见出来，众人都觉奇怪。问着里边听差的，都道：“督军不晓为甚，今天这般沉睡，尚未起身，我们又不敢去惊动他，怎么好呢？”众人只得再耐心等着，直到日色过午，里边却不备饭，众人都觉饥饿难当，有那脾气强悍的，早等得光火起来，喊那相文的马弁，厉声责问。马弁只得进去，请相文时，喊了几声，兀自声息全无，情知有异，撩起帐子一瞧，不觉吓得目瞪口呆，直声大喊道：“督军完了！”一语未毕，相文的家属人等，一起赶入，大家向相文一看，只见他面色惨白，双目紧闭，抚他的身体，已是冰冷。再一细看，腋下有鲜血潺潺流出，旁边还放着一支手枪；再观伤处，竟是一个小小的枪洞，才知他是受枪而死，但还不知他被害之故。大家哭着，把他血渍揩净，这才瞧见衣角儿上，露出一角纸头，抽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余本武人，以救国为职志，不以权利萦怀抱，此次奉命入陕，因陈督顽强抗命，战祸顿起，杀伤甚多，疚心曷极？且见时局多艰，生民涂炭，身绾一省军府，自愧

无能补救，不如一死以谢天下。相文绝笔。

众人见了，才知阎督早蓄自杀之志，却还追究不出他所以自杀的原因。因相文并非淡泊之人，此番新膺荣命，意气自豪，正丈夫得意之秋，何以忽萌厌世之心？即据他遗嘱看来，其中说话，也和他的行事多相矛盾。即使临时发生为难情事，似也不致自杀地步。所以他的自杀，比之李纯，更属令人费解。实在可怪。据著者所闻，内中却也含有暧昧性质。因相文有一爱妾，不晓和相文的什么亲人，有了不正行为，相文一时气愤，出此下策。又想同是一死，何妨说得光明一点，于是又弄出这张遗嘱，藉以遮羞颜而掩耳目。也有人说："这张遗嘱，并非相文亲作，也和李纯一般，出于旁人代笔的。"以在下愚见，不管他遗嘱的真假，总之他肯为廉耻而自殊，究不失为负气之人，在此廉耻道丧的时代，这等人，又岂易多得哪？谑而刻。

相文既死，中央命冯师长玉祥代理督军任务。玉祥为直系健将，较之相文阘茸，相去何啻霄壤？这一来，不消说，直系势力，更要扩张得多。同时虎踞洛阳的吴子玉，却又得了两湖地盘，更有驰骋中原，澄清四海的奢愿。原来王占元本一无赖之徒，在鄂七年，除晋督阎锡山外，要算他在位最久的了。从来说官久必富，何况王占元是专骛侵刮、不惮民怨的人，积聚之厚，更属不可数计。我真不解他们要许多钱作什么用？非但鄂省人民，恨之切骨，甚至他所倚为长城的部属将校，以至全体士兵，也都积欠军饷，怨声载道。占元耳目甚长，信息很灵，也知自己犯了众怒，恐怕中央加罪，那时部下既不用命，绅商群起而攻，不但势位难保，还恐多年体面，剥削净尽，再四思维，只有联络实力领袖，互为声援，既令军民侧目，又不怕政府见罪。论眼前势力最大者，关外莫如张，北方惟有曹，为利便之计，联张又不如交曹，好在天津会议，正在开幕，曹、张二人，均在天津，因亦不惮修阻，亲自到津，加入议团。对张则暗送秋波，对曹尤密切勾结。足见大才，佩服，佩服。又见曹锟部下惟吴子玉最是英雄，不啻曹之灵魂，于是对于子玉尤格外巴结，竭意逢迎。此番却上当了。三人之中，惟吴子玉眼光最远，识见最高。况平日听得人说，王督如何贪酷，如何不法，心中早就瞧他不起。又且本人方有远图，未得根据，武汉居天下之中，可以控制南北，震慑东西，本来暗暗盘算，想逐占元自代。所以吴、王两方，万无联结之可能。偏这占元昏天黑地，还当他是好朋友，用尽方法，和他拉拢。吴氏自然不肯和他破脸，见曹、张二人，都受他牢笼，自己也落得假作痴呆，佯示亲善。这一来，把个王占元喜欢得无可不可，于是放大了胆子，跟着曹、张，一同入京，天天向总统和财部两处聒噪，逼讨欠饷六百万。他这用意，一是为钱，一则表示自己威力，免得中央瞧他不起，也是一种先发制人之计。果不其然，政府给他逼得无法可施，只得勉勉强强，挖肉补疮的筹给三百万元。占元方才欣欣得意的，出京回鄂。且慢欢喜，未卜是祸是福哩。正是：

爬得高，跌得重；心越狠，命越穷。
人生不知足，得陇又望蜀。
饭蔬食饮水，乐亦在其中。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庄子有言，山木自寇，旁火自煎，象有齿以焚其身，多积聚者每受累。吾真不解今之武人，往往积资千万而不餍，甚至死于财，败于利者，踵趾相接，而莫肯借鉴前车，人责其贪，我则深叹其拙矣。本回以莫始，以王终，同为失败之军阀，一则尚能得人原谅，一则全国欲杀。得人缘者，虽仇敌且为之佽助，至全国欲杀，则虽拥厚财，亦正不知命在何时耳。

第一二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却说王占元威逼政府，得了欠饷三百万元，欣然回鄂，他本是贪鄙之徒，得此巨款，便把十分之七八，存入上海、大连等处外国银行，只拿出少数部分，摊给各军。自取灭亡。俗语说得好："黑乌珠瞧见白银子"，没有不被吸引的。占元只图自身发财，却不晓得军人衣食问题，比他发财更觉紧要。况且各军欠饷已久，生活维艰，今闻王督代索军饷，已得三百万元，虽然不能清还，究也可以暂维生计。当他未出京时，便已纷纷传说，嗷嗷待哺，都道督军回来，我辈就有生路了。岂知占元只顾私囊，不惜兵士，因此激成全体官军的公愤。自取灭亡。武昌、宜昌两处军队，首先哗变，焚烧劫掠，无所不为。可怜鄂省商民，年来受占元搜括勒索，已经叫苦连天，今又遭此浩劫，正个有冤难诉，有口难分，事后虽经占元派队剿平，然而两处商人，损失不下数千百万，却向谁人索偿？人民至此，实也忍难再忍，于是联合各界，公电中央，要求惩办王督。

中央见占元闹得太不象样，当派蒋作宾南下，调查兵变真相。作宾人颇正直，一到武昌，查得占元种种不法情状，心中大怒，见占元时，少不得劝戒几句。不料占元自恃有曹、张两方声援，竟敢反唇相稽。作宾也不和他多说，因尚有他事赴湘，会到湘督赵恒惕，谈起王占元祸鄂虐民情事，因劝恒惕出兵声讨。恒惕先谈兵力不足，作宾正色道："明公英名盖世，仁义为怀，湘鄂壤地相接，救灾恤邻，古人所许，何乃自馁若是？况且王氏罪恶贯盈，普天同愤，南北政府，均欲剪除，明公果有志救民，作宾不敏，必为公游说各方，共同援助，明公还怕什么？"恒惕正犹豫间，凑巧王占元因湖北省长问题，又与鄂人大起冲突。于是旅京、旅湘鄂同乡，为救护桑梓起见，分向南北政府，请愿驱王。原来恒惕本心，未尝不欲收鄂省于掌握，所以迟疑审慎者，却因南方内变，粤桂相持，此时莫荣新已退出广东，陈炯明又进兵广西，并且利用桂派将官沈鸿英、贲克昭等，倒戈

逐陆。桂事关系较轻，如此带出颇巧。陆与赵有违言，战而胜，必进规湘南，恒惕若攻占元，岂非双方受敌？所以不敢发兵。这时却得粤军平桂、陆氏遁逃的消息，对南之念既纾，而部下将士，多属鄂籍，痛恨王占元专横不法，一力怂恿恒惕，乘机出兵，既得义声，又享实利，的是好生意。正千载一时之机会等语，恒惕如何不动？因即派拨一二两师和一八两混成旅精兵，以宋鹤庚为援鄂总司令，鲁涤平为援鄂副司令，并饬财政厅长杨丙筹集军饷，并兼兵站总监。各军分道进攻，第一由岳阳、临湘，向鄂之蒲圻进攻，是为正面军，以鄂军团为先锋队，夏斗寅为先锋司令官。第二，由平江攻通城为右路，以第一混成旅叶开鑫为指挥。第三，从澧县进攻公安、松滋为左路，以第八混成旅旅长唐荣阳为指挥。分派停当，浩浩荡荡，齐向鄂南进迫。

王占元得报，大怒道："赵炎午恒惕字。安敢无礼？我誓必剿灭了他。"因他三路进取，也分三道抵御，派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兼中路司令，刘跃龙、王都庆为左右路司令，刘、王二人本在前方，当催孙传芳携带山野重炮，并机关枪队，及工程电信救护各队，乘火车出发，至羊楼司，指挥作战。一面分电各方，说明赵恒惕起衅情形，请求援助。果然奉张、直曹和各省同盟，均有电来，允于相当时机，助兵助饷。直曹除嘱洛阳吴子玉速派萧耀南一师南下，加入作战外，吴氏并大慷其慨的，声电讨湘，并有亲自到鄂督师之表示。占元得报大喜，却慢开心。除赶发急电道谢外，并在署内西花厅为吴氏预备行辕。占元恃此强援，胆气愈豪，连催各路主将，返守为攻，大有灭此朝食之势。却慢拿稳。不料赵恒惕本是宿将，部下宋、鲁、夏等将官，也素负勇敢之名，况出师救鄂，名正言顺，一路而来，商农各界，皆箪食壶浆，慰劳军队，因此气势也自百倍。暴民害商之军阀听者！至七月二十九日，开始向鄂军攻击，在羊楼司地方，与孙传芳军奋战半天，那孙传芳也是一员名将，从前王占元攻白狼时候，传芳尚作营长，曾率所部，一日夜长跑二百余里，破白狼数千之众，出王占元于重围，从此为占元所信任，累加拔擢，今复委以方面专任，传芳感激图报，与夏斗寅之兵，死力相持。卒以后方布置未完，应援不至，退败数里，守住羊楼峒隘口。湘军那肯相舍？努力追赶，至羊楼峒相近，幸传芳先命埋着两个地雷，轰死湘兵数百，夏斗寅才不敢追，暂且扎营相持。

过了一天，斗寅率敢死队百人，再行冲锋，与鄂军相见于赵李桥。传芳因昨日之败，愤怒不可遏止，亲率大兵，拚命搏战。不料南风大作，尘土飞扬，传芳所恃的炮队，竟失其效用。此之谓天夺其魄。湘军乘势猛攻，鄂军又败退十余里，湘军占住赵李桥，两方连日相持，互有胜负，但湘军素称慓悍，捷奔善走，往往鄂军大队到来，即四处奔散。鄂军正欲安营，他们又四远会集，多方扰乱。又善于晚间劫营，鄂军大受其累。占元闻报，便欲调回传芳，亲自督师，经众人力劝而止。一面却纷电各省，催促援兵，一面电令传芳，死守弗退，也不必进攻，候各处援军到齐，再行进取。这边赵恒惕也虑旷日持久，对方援军大集，胜负难定，因亦遣使入蜀，运动刘湘，由鄂西进兵攻取宜昌，刘湘也知直军得利，必将扰及川中，使出兵两师，派胡济舟、颜得庆分道入鄂，声明此次出兵，专为驱王援鄂，绝无权利思想，以博鄂人的同情。

王占元正因连失要隘，心中发毛，闻川省助湘，愈加恐惧，只得屡电吴氏求助。昏块。

这时萧耀南驻扎刘家庙，占元又亲去求他出兵，耀南本奉上命援王，此时却按兵不动，虽经占元再三求告，又允他支给军饷十七万余，并在汉厂补助快枪三千杆。请他发点横财。耀南勉强敷衍，调度部属，分批装轮，出发至鲇鱼套地方，忽又逗留不进。其意可知。于是各处援鄂之军，如靳云鹗、赵杰等，皆不肯先发，互相观望。那边湘军又节节进迫，取蒲圻，攻咸宁，声势非常浩大，那蒲圻是武岳线最后的险要去处，从此直至省城，并无可守之地。王占元见救兵难恃，敌氛日恶，才把灭此朝食的气焰，推了下去。好笑。难为他知机如神，还要恭维他一句，刻甚。先把家眷并全部宦囊，专轮下驶，离了这个是非之地，又把司令部中预备发饷的现款五百余万，托由省城票号秘密汇往山东馆陶老家。这等作为，可也算他调度有方，应付得宜，不愧专阃之才了。还要恭维他一句，刻甚。措置既妥，才预备本人下台，作富家翁地步，于是连致中央两电，一系辞职让贤，第二电，尚作剖辨之语，大略道：

> 萧总司令按兵不动，靳旅不受调遣，业经电陈在案。前线鄂军因援军不肯前进，纷纷向后撤退，大局已不堪收拾。孙传芳、刘跃龙、宋大霈所部，困守十昼夜，无法再行维持。占元保境有责，回天乏术，请查照前电，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或可挽回危局。萧总司令桑梓关怀，当有转移办法也。

电中语气，明窥曹、吴隐衷，说透耀南私衷，了了数言，既卸本人之责，又诿罪于别人，言中有物，话里有话，下台文字，如此婉曲冠冕，却也不可多得咧。这却是真恭维。此电到京，靳总理商同曹锟意旨，连下三道命令，一免王占元本兼各职，一任萧耀南为湖北督军，一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至此吴氏计划，完全成功，原来上面许多事情，全是此公计划，一语点睛。声色不露，而得两湖地盘。王占元一番心机，徒然为人作嫁，人说这等地方，可觇人才的高下贤愚，在下却说民国以来，鸡虫得失，蜗角争持，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要其旨归，大概不过尔尔，虽一律作如是观可也。确论。闲言休讲。

再说湖北新旧两任，一个是掩袖出门，搭轮遁沪，再无颜面逗留；一方是走马履新，意气豪放，东院笙歌西院哭。当由吴氏亲自提出条件，派员与赵恒惕磋商息兵。本来湘中出兵，以援鄂民驱王督为名，今王督下野，吴氏又与省会商量，通电各省及中央，实行制宪，预备鄂人自治。又托蒋作宾向湘方调停，战事似可暂告结束。无奈民国军人作战目的，原为权利，今湘军血战多时，各大将领，无功可得，无利可图，便要就此歇手，他们各人的良心上，也觉对不住本身。此之谓良心。于是宋鹤庚首先表示，对于吴氏条件，概不容纳，余人兵力有限，却不能不受其节制。和议既裂，战祸重开，吴氏究竟不比占元无能，立刻通令部属，限一星期内，克复岳州，自己复亲至前方指挥，却把后方维持之责，付诸新督萧耀南。这时吴氏亲统之军，有第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等三师，皆久经战阵，素负勇名的精兵，吴氏为一鼓歼敌之计，统令开赴前线，一部在金口方面，一部扼住官埠桥，双方于八月十七日，同下总攻击令。湘军虽称善战，但一边却系生力军，器械服装，均非湘军可比。同时又有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前来助吴，直取岳州，兼

为陆军掩护。一时吴军声势大盛，赵恒惕原与吴氏交好，至此自知不敌，只得派人前来议和。因条件不能相容，吴氏一口拒绝，督师猛战。所有交界之处，如中伙铺、新堤、嘉鱼、簰州等要害地点，均入吴军之手，但南军尚死守簰州，不肯退让，吴氏因从某参谋之计，夤夜派工程队，将簰州北面横堤掘开，一时江水横溢，湘军溺死者不计其数，辎重粮草及一应军实，尽皆漂入江水。两岸无辜居民，正在睡梦中，忽然遭此大劫，淹死于不明不白中者，更属不可胜数。可怜。这一役，就叫吴佩孚水灌新堤，湘省人民从此痛恨吴氏，可恨。将前此捍卫湘南，主持公道的感情，完全抹倒。可惜。将来吴氏战史上，少不得添上这一段水淹三军的残酷记录。可叹。吴氏常慕关、岳为人，又尝自比云长，云长因水淹曹军，后人讥其残忍，后来被擒孙吴，身首异处。现在吴子玉却不暇学他好处，先将坏事学会，究意自己结局，未必胜于关羽，若照迷信家说来，岂非和美髯公一样的受了报应么？这等腐败之谈，顽固之论，作者自负文明，原不肯援为定论，所以烦絮不休的，也因深惜吴氏一世令名，半生戎马，值此国势阽危、外患交迫的时代，有多少安内攘外的大事业不好做，何苦要学那班不长进没出息的军阀样儿，尽作些内争自杀的勾当，到头来一事无成，只落得受人唾骂，何苦来呢？这是废话，不必多讲。

再说吴氏利用水神之力，连得胜仗，只待把汀泗桥和咸宁两处得到，便可直薄岳城，正在计划头里，忽见外面送进一信，原来是梁任公来劝他息兵安民的。此公久不出场，他的文章词令，又为一代崇仰，而此书所言，却与在下希望怜惜吴氏之微意相同。不过他文章做得太好，比在下说得更为透辟明白，在下认为有流传不朽的价值，不敢惮烦，赶紧将他录在下面，给读者作史事观也好，作文章读也好，横竖是在下一番好意罢了。信内说道：

> 子玉将军麾下：窃闻照乘之珠，以暗投人，鲜不遭按剑相视者。以鄙人之与执事，夙无一面之雅，而执事于鄙人之素性，又非能灼知而推信，然则鄙人固不宜于执事有言也。今既不能已于言，则进言之先，有当郑重声明者数事：其一吾于执事绝无所求；其二吾于南军绝无关系；其三吾对于任何方面、任何性质之政潮，绝不愿参与活动。吾所以不避唐突，致此书于执事者，徒以执事此旬日间之举措，最少亦当与十年内国家治乱之运有关系，最少亦当与千数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危有关系。吾既此时生此国，义不容默然而息。抑为社会爱惜人才起见，对于国中较有希望之人物如执事者，凡国人皆宜尽责善忠告之义，吾因此两动机，乃掬其血诚，草致此书，惟执事察焉！此书到时，计雄师已抵鄂矣。执事胸中方略，非局外人所能窥，而道路籍籍，或谓执事者将循政府之意，而从事于武力解决，鄙人据执事既往言论行事以卜之，殆有以信其不然。君果尔尔者，则不得不深为执事惜，且深为国家前途痛也。自执事挞伐安福，迅奏肤功，而所谓现政府者，遂托庇以迄于今日，执事之意，岂不以为大局自兹粗定，将以福国利民之业，责付之彼辈也。今一年矣，其成绩若何？此无待鄙人词费，计执事之痛心疾首，或更有倍蓰于吾侪者。由此言之，维持现状之决不足以谋自安，既洞若观火也。夫使现状而犹有丝毫可维持价值，人亦孰

欲无故自扰，以重天下之难？今彼自身既已取得无可维持之资格，则无论维持者，费几何心力，事必无所救，而徒与之俱毙。如以执事之明，而犹见不及此，则今后执事之命运，将如长日衣败絮行荆棘之下，吾敢断言也。而或者曰："执事之规画，殆不在此。执事欲大行其威，则不得不以武力排除诸障。执事今挟精兵数万，投诸所向，无不如意，且俟威加海内以后，乃徐语于新建设也。"执事若怀抱此种思想者，则殷鉴不远，在段芝泉。芝泉未始不爱国也，彼当洪宪复辟两役，拯国体于飘摇之中。其为一时物望所归，不让执事之在今日，徒以误解民治真精神，且过恃自己之武力，一误再误，而卒自陷于穷途，此执事所躬与周旋，而洞见症结者也。鄙人未尝学军旅，殊不能知执事所拥之兵力，视他军如何？若专就军事论军事，则以齑粉湘军，谁曰不可能？虽然，犹宜知军之为用，有时不惟其实而惟其名，不惟其力而惟其气。若徒校实与力而已，则去岁畿辅之役，执事所部，殊未见其有以优胜于安福，然而不待交绥，而五尺之童，已能决其胜负者，则名实使然，气实使然。是故野战炮机关枪之威力，可以量可以测者也，乃在舆论之空气，则不可测量。空气之为物，乃至弱而至微，及其积之厚，而煽之急，顺焉者乘之，以瞬息千里，逆焉者则木可拔，而屋可发，虽有贲获，不能御也。舆论之性质，正有类于是。二年来执事之功名，固由执事所自造，然犹有立乎执事之后，而予以莫大之声援者曰舆论，此谅为执事所承认也。呜呼！执事其念之！舆论之集也甚难，去也甚易。一年以来，舆论之对于执事，已从沸点而渐降下矣，今犹保持相当之温度，以观执事对于今兹之役，其态度为何如？若执事之举措而忽反夫大多数人心理之豫期，则缘反动之结果，而沸点则变零点，盖意中事也。审如是也，则去岁执事之所处地位，将有人起而代之，而安福所卸下之垢衣，执事乃拾而自披于背肩，目前之胜负，抑已在不可知之数耳。如让一步，即现政府所愿望仗执事之威，扫荡湘军，一举而下岳州，再举而克长沙，三举而抵执事功德夙被之衡阳，事势果至于此，吾乃不知执事更何术以善其后？左传有言："尽敌而返，敌可尽乎？"试问执事所部有力几许，能否资以复满洲驻防之旧？试问今在其位，与将在其位者，能否不为王占元第二？然则充执事威灵所届，亦不过恢复民国七八年之局面而已，留以酝酿将来之溃决已耳，于大局何利焉？况眈眈焉甚执事之后者，已大有人在。以吾侪局外所观察，彼湘军者或且为执事将来唯一之良友，值岁之不易，彼盖最为能急执事之难。执事今小不忍而齑粉之，恐不旋踵而乃不胜其悔也。执事不尝倡立国民大会耶？当时以形格势禁，未能实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时局之发展，已进于昔矣。联省自治，舆论望之若渴，颇闻湘军亦以此相号召，此与执事所夙倡者，形式虽稍异，然精神吻合无间也。执事今以节制之师，居形势之地，一举足为天下轻重，若与久同袍泽之湘军，左提右挈，建联省的国民大会之议，以质诸国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距跃三百，以从执事之后者？如是则从根本上底定国体，然后率精锐以对外雪耻，斯乃真爱国之军人所当有事，夫孰与快阋墙之忿，而自陷于荆棘之中也。鄙人比来日夕淫于典籍，于时事无所闻问，凡此所云云，或早已在执事规划中，且或已在实行中，则吾所言，悉为词费，执事

一笑而拉杂摧烧之，固所愿也。若于利害得失之审择，犹有几微，足烦尊虑者，则望稍割片晷，垂意鄙言。呜呼！吾频年以来，向人垂涕泣以进忠告，终不见采，而其人事后乃悔其吾言之不用也，盖数辈矣。吾与执事无交，殊不敢自附于忠告，但为国家计，则日祝执事以无悔而已。临风怀想，不尽欲言！

吴氏看完了梁任公的信，他正在啜茗，手中握着的茶杯，忽然跌落地上，当琅琅一声响亮，把吴氏惊得直跳起来，却还不晓得是茶杯落地，一时手足慌忙，神色大变。楚灵王乾溪之役，有此情形，惜吴氏之终不能放下屠刀耳。经马弁们进来伺候，吴氏把神色一定，再把那信回过味来一想，方才觉得自己衣襟上，统被茶汁溅湿。此时正当秋初夏末，天时还非常炎热，他还穿着一身里衣，没有穿军服，茶汁渗入皮肤，还是不觉，却有一个马弁低声说道："大帅身上都湿了！该换衣服。外面人伕已齐，伺侯大帅亲去察勘地势咧。"吴氏听了，不觉长叹一声，吩咐"把任公的信，妥为保存，将来回去后，可好好交与太太，莫忘了！"可见吴氏原不敢忘任公之言。马弁应诺，把那信折叠起来，藏入吴氏平常收藏文书要件的一只护书中。吴氏自己也已换好衣服，穿上军装，亲至汀泗桥、官埠桥、咸宁一带，视察一回，各处地形，已瞭熟胸中，方才带了大队，亲至汀泗桥督战。恒惕也因求和不成，十分小心，亲率陈嘉佑、易震东和湘中骁将叶开鑫之军，在官塘驿地方应战。这次大战，是两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双方均用全力相搏，炮火所至，血肉横飞，自朝至夜，前仆后继，两边都不曾休息片时，这种勇猛的战法，不但湘鄂两军开战以来所未见，就是民国以来，各省战事也未尝有此拚命的情况。相持至夜，仍无胜负。这晚，月色无光，大地昏黑，恒惕命敢死勇士五百人，组成便衣军，从小道绕过汀泗桥侧，呐一声喊，手枪齐发，炸弹四飞，直军方面，却没有防到这着，吴氏未免粗心。一时手忙脚乱，仓卒迎敌。陈旅长嘉谟身受重伤，靳云鹗的第八师全军覆没，幸而董政国的一旅加入作战，才把防线挡住。湘军得胜，又在高处连放几个开花大炮，向直军阵中打来，直军自第三师以下，和豫军赵杰队伍，皆受重大损失，不得已退出汀泗桥。湘军随即进占。吴氏得信，飞马赶来，立将首先退兵的营长捉到，亲自挥刀，枭了他的首级，提在手中，大声喊道："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谁敢向后，以此为例！"说罢，把一颗头颅，掷向半天，颈血四溅，全军为之骇然，亦殊勇壮。人人努力，向前返攻，吴氏大喜，正地持刀指挥，蓦的半空中轰然有声，飞来一弹，将吴氏身边卫队，炸成齑粉。正是：

巨款颁来，惹起萧墙之祸，
邮书飞降，惊回豪杰之心。

未知吴子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吴子玉、赵炎午，皆大将才，吴、赵之兵，又皆精锐之兵也，而子玉、炎午，又为旧交，使二

人平意气，捐私心，合力对外，安知不为中国之霞飞、福煦也？乃见不及此，而竭全力于内争，败固含羞，胜亦何取？读任公书，不禁为二人惜事功，尤不禁为中华悲国运也。

第一二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

却说吴佩孚正在汀泗桥指挥各军，猛烈进攻，蓦听得轰然一声，半空中飞来一粒弹子，正落在他的身旁，着地开花，将吴氏身旁卫队，尽行炸死。吴氏立处，尚差着十几步路，居然被他幸免。真是侥幸。好个吴佩孚，面上一点没有惊恐神色，他瞧得这等炮弹的力量，远不及梁任公一支秃笔来得利害，见他从从容容，若无其事的，照旧督阵。却也不易。他的部下，见他浑身血污，甚至面上也有许多斑斑点点的，望去似红，又似黄，又象灰黑色。原来尽是他卫士的鲜血，以及受炸高飞的灰尘沙土之类。他却毫不顾虑，也不肯稍稍移动地位，这一来，反把全体军心激励起来，愈加抖擞精神，忘生舍命的向敌阵猛攻。苏老泉云："泰山颓于前而色不变，方可以为将。"吴氏足以当之。湘军方面，却也不肯示弱，兀自努力抵抗。到了后来，两边愈接愈近，索性舍了枪弹，拔出刺刀，互相肉搏。这才是比较气力、毫无躲闪的战法。在中国古时，没有枪炮以前，向来作战，总是这个样子。后来的有了枪炮，便把这等笨法儿丢了，谁知欧战以还，又把这种拚命肉搏的方法，作为最新的战术。近来世事，往往新鲜之极，归于反古，万不料这性命相扑的玩意儿，也会回复古法起来。话虽说得轻松，究意这等战法，却是死伤的多，幸免的少。不是极忠勇极大胆的兵士，谁肯揽这万无生理的玩儿？只恨这等好兵士，不象欧战时侯的用于敌国，却拿来牺牲在这等无意识无作用的内争之中，真正是我们中国一桩大可痛心的事情哪！

这湘鄂两军，又相拚了几个小时，鄂军援兵大至，湘军死伤殆尽，且战且退。直军乘势夺回汀泗桥，统计两天战事，直军得了最后胜利，却失去旅长一人，团长团副各一人，营长二人，连排长以下，更属不可胜记。合到湘军方面，共死伤兵士官佐达七八千人。最可痛的，是两方主帅尽是开口爱国、闭口保民的英雄贤哲，弄得这批忠勇的部属，直到死亡俄顷，还不晓得自己为谁而死，为甚而亡。因为中外古今，从来没有听得同为爱国保民，反以兵戎相见、性命相扑的，别说当局者莫名其妙，就是作书的人，旁观之下，也还识不透他们的玄虚诡秘咧。言之慨然。

吴军既得胜利，又值廿四师长张福来同时报告前来，说已联络海陆军，夺得城陵矶，从此直至岳州，险要全无。吴氏派探察勘前方，回报已无湘军踪迹。吴氏尚恐有诈，逐步前进，直薄岳城，早有城中绅商代表，带着满面惨容，前来欢迎吴氏入城。欢迎之上，系以惨容二字，是皮里阳秋之笔。吴氏才知赵恒惕已经退保长沙去了。吴氏进住岳州，见城内商民

受灾状况，心中也觉有点难过。部下将士，请乘胜进窥长沙，戡定全湘，吴氏喟然道："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做了皇帝想登仙，同是中国人，何苦逼得人没处走。况我和赵炎午私交极深，此番之事，已出于万不得已，还能穷兵黩武，把他弄得无处容身么？依我之见，现在湘军已退出岳境，我们原来目的已算达到，趁此机会，还是和平解决为是。"吴氏此语，宛然仁人之言，造福湘民不浅。此言一出，三湘七泽间，登时布满了和平空气。湖北督军萧耀南已经到了岳州，并有南北代表张一麟、张绍曾、张舫、孙定远、叶开鑫、王承斌等，均已到齐，便定本月三十一日，开了一个和平会议，公推吴氏主席，大家协定四事：

第一，岳州、临湘一带，归湖北军管辖。

第二，平江、临湘以南，归湖南军管辖。

第三，保留湖南总司令赵恒惕地位，援助湖南自治。

第四，两湖联防，照旧继续。

协议既定，干戈斯戢。湘、鄂人民，当水深火热之余，得此福音，藉息残喘，倒也额手相庆，共乐升平。那吴佩孚原主张联省自治，今既得两湖地方，作为根据，便想乘此时机，劝导各省，一致进行。不料鄂西方面，又被川军侵入宜昌，危在旦夕，声势十分浩大。吴氏只好把岳州防守事宜，暂归萧督兼理，自已带队赴宜。施宜镇守使开城迎接，里应外合的，杀退围城之兵。川军将领但懋辛、蓝文蔚等，听说吴氏亲到，不敢轻敌，一面电请刘湘派兵应援，一面召齐全队人马，共有万余，协力迎战。川军虽然骁勇，因久震于吴氏威名，见他自己督队，心中先存了怕惧。大凡作战，最贵是一股勇气，如今吴军是得胜之兵，气势正盛，川军却未战先馁，这等战事，不待交锋，而胜负已决。果然一场交锋，川军大溃，但懋辛率领残部，遁归重庆，吴氏却也不敢深迫，只吩咐赵荣华好生防守，自己仍乘楚豫兵舰，整队而归。

这时的吴子玉威名四震，有举足重轻之势，本人心中，亦觉得意非凡。而且吴氏人格颇高，私人道德亦颇注意，政治虽非所长，至如寻常军阀的通病，如拥兵害民，贪婪无厌，以至吸大烟，狎女色，赌博纵饮之类，他却一无所犯。至于治军之严，疾恶如仇，尤为近时军人所罕见。治事之余，惟与幕府白坚武、杨云史等，饮酒赋诗，驰马试剑，颇有古来儒将之风。可惜他屡战屡胜，不免把武力看得太重，竟合了太史公论项王句，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卒之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恰恰给梁任公说得一个准着，这也真个可惜极了。

作者久仰吴氏是近代一位英雄，爱之望之，不殊梁公，故演义中对于吴氏，不时露出感喟之意，盖不但痛惜其宗旨之乖深，亦所以痛戒军阀中才德不如吴氏者，大家知所敛迹，莫再蹈吴氏之覆辙，亦犹任公劝吴氏以段派为殷鉴耳。再讲吴氏功高望重，威名日盛，不但关外的张作霖，忌疾甚烈，就是吴氏的主帅恩公曹三爷，也觉有尾大不掉之势，心中好生不快。不过曹本无能，但倚吴为魂魄，吴虽强盛，却也不敢忘曹，双方因

此尚得互相维系，不见裂痕。至于两人门下，却免不了挑拨唆惑，对甲骂乙，对乙又说甲，如此不止一日，不仅一人。曹、吴心中，都免不得各存芥蒂，而双方表面上，却反觉格外客气起来。本来客气是真情的反面，所以古人说："至亲无文。"又道："情越疏，礼越多。"从前曹、吴情好有逾父子，谁也用不着客气，如今感情既亏，互相猜疑，猜疑之甚，自然要互相客气起来。可巧这年阴历辛酉十月廿一，是曹三爷六旬大庆，民国军政长官。藉做寿以敛财，属吏藉祝寿以阶进，十年以来，已成风气。现在曹锟已做了四省经略，名义上比巡阅又高一级，只差不曾爬上那张总统的交椅，又值川湘初定，北方宁谧，民国以来，象这等日子，就算太平时世。太平时世而冠以就算两字，辞似庆幸而实沉痛非常。以此老曹格外兴高采烈，预备热热闹闹的做他一个生平未有的荣庆。这等举动，若在平时，吴佩孚定要反对，此际却心存芥蒂，貌为客气，不但不敢讲话，还先期电贺，并将亲自到保祝嘏。曹三本也怕他讲话，今见他如此恭顺，不觉拈须长笑，对幕府中人说道："子玉生性古怪，却独能推尊老夫，也算前生的缘法咧。"众人听了，便都夺着贡谀说："吴帅无论怎样威望，怎比得上老帅的勋高望重，震古铄今？此中不但有缘，也是大帅德业所感召啊。"曹三听了，十分开心，即命他们好好拟了电报，欢迎子玉来保，说咱们自己人，祝寿可不敢当，不过好久不见，我正怀念得很，望他早日前来，咱俩可以痛谈几天。话要说得越恳切越好，越合咱俩的身分交况。曹氏才德，虽无足录，然亦颇爽直，与奸诈之流自异。

幕府遵命拟发，吴氏得电，知曹三对他仍极恳挚，倒也欣慰不置。到了寿期相近，他便真个赶到保定，和曹锟弟兄，及一班拜寿团员，尽情欢聚。吴氏并格外讨好，竟以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身分，担任曹氏寿期内的总招待员，也可算得特别屈尊，十分巴结了。只是吴氏生平，为人绝不肯敷衍面子，此番如此作为，在老曹心中，果然百倍开心，嫌怨尽释，而以别人眼光瞧来，却不能不疑心吴氏变节屡身之故。神经过敏者，甚至认为吴氏内部组织妥当，第二步计划，即为对奉开战。曹、张系儿女亲家，感情虽伤，关系难断。吴氏为使老曹毅然绝张助已，对奉开战，不能不将自己对曹情感，比儿女姻亲更坚更厚。古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吴氏此举，正合丈夫作用，其言虽似太早，却亦未为无见呢。这却慢提。

先叙曹锟此次寿域宏开，寿筵盛设，其繁华热闹，富丽堂皇，不但为千古以来所罕见，就论民国大军阀的寿礼，也可首屈一指。一星期前，就由经略署传谕北省著名男女优伶，来保堂会。此时叫天已死，伶界名人，自以梅兰芳的青衣花旦，堪称第一流人才，其次如余叔岩之老生，杨小楼之武生，以及程艳秋、尚小云、白牡丹、小翠花等四大名旦，也都日夜登台，演唱得意杰作。曹锟出身小贩，困苦备尝，而生性好淫，水陆并进，得意以后，京、津男女伶妓，受他狼藉者，不可数计。即如此次寿辰邀角，亦最注重名旦，赏赉之重，礼遇之隆，足使部下官兵，见而生妒，闻而咋舌。听说演戏七天，犒赏达二十万元。惟五旦所得，在半数以上，即此一端，可以想见曹之为人。小贩子总脱不了小贩子气。但闻曹锟心中，尚不十分满意，原因近来北京伶人，又有男盛于女之势，女伶中又鲜出色人才，曹锟抚今思昔，不禁回想起一个旧人儿来。巫山梦杳，故剑情深，自古英雄，未有不怜儿女，洪承畴为了一个满妃，助成清代三百年基业；吴三桂失了一位爱姬，

断送有明三百年天下。象曹锟之所为，也算得深情之英雄，庶几媲美洪、吴，足为千秋佳话呢。佳话云者，恶之极而反言之也。

说起曹锟的情人，大概看官们都该晓得一点，其人非他，便是龙阳才子易实甫，愿意做他的草纸月布，冀得常嗅余香的刘喜奎儿啊。北京某大学生，因一香面孔，拘罚五十元，喜谓价廉物美。喜奎大名久传，南北全盛时代，几乎压倒梅、程，推翻荀、尚，余子碌碌，更不足道。那时京、津坤伶势力，骎骎乎驾男伶而上之，其实所赖者，也不过一个喜奎而已。此外虽有鲜灵芝、绿牡丹等数人，究竟无甚出色，所以喜奎一嫁，转瞬坤伶声势，一落千丈，伶界牛耳，又让男伶夺去。莫说小小妮子，举足为伶界重轻，以视今日曹氏军界地位，也正未必多让啦。

喜奎原得陆军次长陆锦一力捧场，才得一鸣惊人，陆锦因此得为喜奎入幕之宾。其实喜奎心中，对于这位陆大人，只有厌恨而无恋爱可言。然而陆锦却那能看出美人深心，尚且肉麻当有趣的夸耀大众，引为无上光荣。恰值上次曹锟寿辰，陆锦便亲送喜奎，前往祝嘏，并唱堂会戏三天。谁知动了曹锟的食指，赏赐之优厚且不消讲，还把他留进内院，唱了几出秘戏。这一来，才把个陆锦弄得求荣成辱，搔首徬徨。后来又听说曹大帅极爱喜奎，有纳充下陈之说，陆锦更弄得走投无路，如醉如疯，逢人便说："完了完了，糟透糟透。"人家见了，都暗暗匿笑，他也不觉得羞恶。等得寿期已过，人家都告辞回去，只有陆锦，舍不得喜奎，兀自托故逗留，探听消息。还算他的运气，此时忽然来了一个救星，却是曹三的正室太太。曹三生性长厚，得志后，不忘糟糠，仍旧敬畏太太，因此太太有权支配内政，查得曹氏昵嬖喜奎情形，心中大不为然。明知喜奎决不喜欢曹三，也不暇征求曹三同意，趁他出外之时，把喜奎喊来，问了几句。喜奎竟涕泣陈情，自言已有丈夫。曹太太问丈夫何人？喜奎一时回答不出，只得暂借陆锦牌头一用，说是："陆军部陆大人。"曹太太听了，回顾侍妾们冷笑道："你们瞧瞧，老头儿越发荒唐得不成话了。一则是大员的姬人，二则大家还是朋友咧，亏他做出这等禽兽行为。"侍妾们也深愿太太作主，速把喜奎遣去，免他宠擅专房。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再三怂恿，曹太太竟大开方便，连夜把喜奎放出府门，还派了一个当差，押送回京。陆锦闻讯之下，喜欢得浑身骨头都轻飘飘的，好象站立不住一般，因为他曾几次三番向喜奎求婚，喜奎总是支吾搪塞，不肯允许，把个陆锦急得不晓要怎样改头换面，刮肤湔肠，才得博得美人欢心，相持至今，未得结果，如今所说喜奎在曹宅承认是自己的妻小，不用说，此番回京，必能三星百辆，姻缔美满，倒还十分感激曹三爷玉成之德，绾合之功。预备成婚之后，供他一个长生禄位，早烧香，晚点灯的，祝他千年不老，才能报答鸿慈，稍伸敬意。心中这么想着，一个身子却早糊糊涂涂的趁车回京。一到车站，来不及回家，立刻坐上一部汽车，赶至喜奎家中。谁知一进大门，就有喜奎跟班上来，打了个千，回说，姑娘刚才回来，辛苦得很，预备休养几天，才能见客，求大人原谅。陆锦万料不到会扫这一鼻子灰的，早不觉怔怔发起痴来。怔了多时，忽对喜奎家人说道："你们姑娘难道不晓得是我来了。"家人笑问："姑娘原吩咐过，什么客人一概挡驾。"陆锦还不识趣，又说出一句肉麻说话来。正是：

英雄原是多情种，美色怎教急雨催。

未知陆锦更有何言，且看下回分解。

战，气也，故古人有再衰三竭之语，吴、赵汀泗桥之战，吴氏之能胜，亦惟气盛而已。气愈盛则心愈虚，此成功之象也。从此屡胜而骄，遂欲以武力统一中国，而不知骄盈之极，即衰竭之征，迷梦未醒，事功已隳，读卿子冠军之语，不禁感慨系之矣。

第一二七回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

却说陆军次长陆锦，听得刘喜奎不肯出见，那时候凭他涵养再深一点，也万万受不住了，心中一忿，不禁厉声叱道："胡说！我是你们姑娘将来的老爷，又不是客人，难道还要你们姑娘怎样招待不成？肉麻。我和他既是自家人，原用不着你们通报的，还是自己进去，等我问清了你们姑娘，再打断你的狗腿子。"说罢，气匆匆地向着喜奎卧室便走。家人明受喜奎吩咐，单要拒绝陆大人，但这等说话，是断断不敢说出来的。如今见他自认为喜奎未来的男人，不待通报，径自进去，只得陪着笑脸，再三恳求说："陆大人既这么说了，小的原不晓得陆大人和姑娘已有婚姻之约，大家本是自己人，原不能当作客人看待，所以小的倒得罪了。但是姑娘的脾气，陆大人有什么不晓得？他既这样吩咐，小的吃他的饭，断不能违他命令，就是姑娘将来跟了大人，小的也还要跟去伺侯大人和姑娘的。小的今日不敢背姑娘的命令。就是将来也不敢违抗大人的。大人是明白人，有什么不原谅小的。却也会说。如今这样罢，姑娘确因倦极，在里面休息，待小的再去通禀一声，说是陆大人到来，想姑娘一定急要见面的，他一定会起来迎接大人，那时却与小的责任无干了。"说罢，又打了一个千，含笑说："总要大人看在姑娘分上，栽培小的，赏小的一口饭吃。"陆锦见这人说话内行，本来自己深惧喜奎，怕他动怒。银样镴枪头。因亦乐得趁机收篷，便点点头说道："好！好！你快去对姑娘说，并叫他不必起来，大家一家人咧，还用得着客气么？"家人应命而去。

不一时，只听得里边似有开门送客之声，陆锦不觉大疑，正思进去一瞧，早见喜奎蓬着头出来，秋波微晕，粉脸呈紫，一面孔不高兴的神气，口也不开的，就在陆锦对面一张红木圈椅上一屁股坐了下去。陆锦见了这付情形，又是心爱，又是害怕，早将预备

作他丈夫的热心，放低了一半。绝倒。却一时打叠不出一句话来作开场白儿，良久良久，才迸出一句话来，陪笑说道："我听说你回来了，心里急得什么似的，赶着来瞧瞧你。声容如绘。偏……"他这下半句，是说偏你又睡了，但是喜奎却不愿他多说，忙着大声截住道："哦！你倒急么？急什么啦？声口如画。我又不是你什么亲人，又没有给人抢了去，何必劳你陆大人这般发急。老实说：我喜奎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替我发急的资格的人咧。痛快。承你陆大人的情，倒居然替我发急得这个样子，我是委实感激得很，只可惜陆大人枉用了这番心机，因为陆大人只配做中华民国陆军部的次长，还不配做我刘喜奎发急的人咧。"骂尽一切，趣而刻。说着，两只秋水澄清的眼珠儿，似笑非笑，似瞅不瞅的，朝陆锦有意无意的这么一睃。

陆锦听了这番峭刻挖苦的说话，又回想到刚才对他家人说的牛皮，两两参证，觉得大不对缝了，绝倒。眼见着那家人还立在一旁笑嘻嘻地伺候，送茶送烟的正好忙咧。陆锦这一来，觉得比先时遭他拒绝不见的事情，更觉下不来台。本来自讨没趣。但他是多情的人，只会对家人摆大人架子，却没本领对喜奎行使丈夫的威权，受了这场排揎，还是满脸含着苦笑，一点不敢动怒。世间大人架子，惟有向此辈摆耳，若石榴裙固未有不拜倒者也。呆够多时，却亏好又想出一句话来。支支吾吾的说道："这个倒不是我有什么野心，况且我也不敢……但……但……"一语未曾说出，喜奎忙喝止道："但什么！但什么！昏你的糊涂蛋！本来谁许你有甚野心！你有野心，就该用点气力，替国家多做点有益之事，替国家东征西讨，在疆场上立点汗马功劳，也不枉国家重用你的大恩，谁许你把野心用到我们脂粉队中来了。此语出之妇人口中，足愧煞陆锦，而无如其颜之厚也。我们又不是中华民国的敌人，用不着你来征伐。"说到这里，又禁不住失笑道："我们又不是中华民国手握兵符经略几省的军阀大人，更用不着你这般蝎蝎螫螫的鬼讨好儿。"说完了话，笑得气都回不上来，拿块手帕子，掩住了他的樱桃小口，只用那一只手指儿，指着陆锦。

陆锦这才恍然大悟道："哦！了不得，原来姑娘为这事情恼我咧。可谓呆鸟。本来这是我的不是，谁教我拿着姑娘高贵之躯，送给那布贩子曹三开心去咧。"他一面说，一面早已上前向喜奎作了一个长揖，只道喜奎一定可以消气解冤，言归于好了。谁知喜奎猛可地放下脸儿，大声咤异道："阿唷唷！你要死了，作这鬼样儿干什么？我一个唱戏的人，原是不值钱的身子，谁养我，谁就是我的老斗。曹三爷要我唱戏，那是曹三的权力，我去不去，是我刘喜奎本人的主意，与你陆大人什么相干？怎么是陆大人送与曹三开心的？这是什么怪话？这话真正从那儿说起哪。"真是何苦。陆锦听了，只得又退至原位，怔了一歇，方才喟然长叹道："罢！罢！总是我陆锦不好。本来姑娘吃这一趟大亏，全是我作成的，也怪不得姑娘生气。再说姑娘要不生气，倒反不见你我的交情了。"真是一派梦话，苦无术足以醒之。喜奎听了，不觉笑得打跌道："你这个人哪，妙极了，妙极了，亏你从那里学得这副老脸皮儿，又会缠七夹八的，硬把人家的话意，转换一个方向儿。我想象你陆大人做这陆军次长，也没有多大好处，还不如到上海、天津的几个游戏场中，做个滑稽派的独脚戏，或者还有人替你喝一声彩，那时侯我刘喜奎，虽然未必引你为同志，却不妨承认你是一个游艺行中的同道。那就赏足了面子了。"索性痛骂。陆锦见他怒气已解，因也

笑说："能够做姑娘的同道，谁说不是天大的脸子，强如做陆军次长多了。"太不要脸。喜奎正在没奈何他，喜奎其奈他何？却有天津戏园中派来和喜奎接洽唱戏条件的人，上门求见，喜奎乘机说一声："对不住，陆大人！请你坐一歇，我有事情，失陪了。"不等陆锦回言，便向外而去。

陆锦见他姗姗出去，大有翩若游龙之概，不觉看得出神起来，良久良久，才自言自语的太息道："唉！这小妮子恁他倔强，教我也没法子奈何他了，只有等将来嫁了过去，再慢慢地劝导他罢。"肉麻。说罢，抬起头来一看，只见原先那家人，还立在一边伺候呢。陆锦一张紫膛色的脸上，竟也会泛出一层红光。还算知耻。等了一回，见喜奎还没进来，自觉乏味，便立起身来，说道："我走了。姑娘这几天兴致不好，你们都好好的伺候，将来过我家去，我都要重重提拔，象你这般内行，还得保举你做个县知事哩。"做国家名器地方人民不着，此之谓落得做人情。那人听了，赶着打个千，再三道谢。

陆锦回到部中，再想着喜奎相待情形，忽然记起喜奎在房中送出的客，不知究是什么人，不要真是自己一个情敌么？聪明极了。若照喜奎以前情形，和自己待他的许多好处，喜奎又有承认作我家眷的宣言，那么，断不至于再有外遇。然而事情究有可疑，非得彻底调查一下，断不能消此疑窦。何必多心。想了一回，忽然想到一个人来，心中大喜，忙唤当差的，快去警监衙门把李督察员请来。这李督察，原是陆锦私人，是一个专跑妓院，喜交伶人的有趣朋友。陆锦用到这人，可谓因才器使。不愧大员身分。当下李某到来，便把这事委托了他。这人却真个能干，不上三天，便给他侦查得详详细细，回来从直报告。陆锦才知喜奎心中，除了本人之外，还有一个情深义挚的崔承炽儿。何见之晚也。陆锦得了报告，心中大愤，恨不得立刻找到喜奎，问他一个私通小崔的罪状。有何罪名？并要诘问他小崔有甚好处，得他如许垂青。论势力，本人是陆军次长，小崔不过内务部一个小小司员。论财力，本人富可敌国，小崔是靠差使混饭吃的穷鬼。论过去历史，本人对于喜奎，确有维持生活，捧他成名大恩，肉麻。崔承炽对他有何好处，虽然无由而知，但是无论如何，总也越不过本人前头去。丑极。照常理论，喜奎有了本人，生活名望，地位声势，已经足够有余，何必再找别人。想来想去，总想不出喜奎喜欢承炽的理由来。笨贼昏块。因又想到唱戏的人，免不得总有几个客人，那小崔儿是否和喜奎有特别交谊？喜奎待他的特别交谊，是否比本人更好？抑或介于齐楚，无所轩轾？再或小崔认识喜奎，还在本人之前，喜奎因历史关系，无法推却，不得不稍与敷衍，也未可知，千思万想，尽态极妍，作者如何体会出来？然则喜奎为什么又要讳莫如深的，不肯告诉我呢？何以喜奎和我处得这么久了，我却总没有晓得一点风声呢？种种疑团，愈加难以剖解，真是不说破到还明白，说破了，更难明白了。绝倒。

陆锦从此也无心在部办公了，一天到晚，只在喜奎家鬼混。喜奎高兴时候，也不敢不略假词色，要是不高兴呢，甚至明明在家，也不肯和他相见。好个陆锦，他却真是一个多情忠厚之人，恭维得妙。这一下子，他已窥破喜奎和小崔儿的深情密爱，万万不是本人所能望其项背。太聪明了，怕不是福。心中一股酸气，大有按捺不住之苦，却难为他涵养功深，见了喜奎，总是勉强忍耐，不肯使他丢脸。如此相持了一个多月。喜奎要上天津去了，照

例，应由陆锦侍卫，谁知喜奎此番却坚拒陆锦，劝他多办公事，少贪风流。绝倒。又道："你们做大官的人，应以名誉为重，不要为了一个刘喜奎，丢了数十年的官声。"陆锦见他尽打官话，心中摸不着他的头脑，但据陆锦之意，却有宁可丢官败名，不能不陪刘喜奎的决心，多情之至。因为喜奎艳名久噪，曾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他发起色狂病来，寄了许多情书给喜奎，喜奎付之一笑，置之不理，那学生急了，竟于散戏之时，候在门口，等得喜奎出来，上车之时，竟自抢上前去，捧过他那娇嫩香甜的一张圆脸儿，使劲的吻了一个香，趣甚。只急得喜奎大喊救命，那学生还不放手，直等得喜奎的车夫跟包们，围将拢来，将他擒住，他才哈哈大笑的，说道："好幸运，好幸运，今儿才偿了我的心愿了也。"众人才晓得他是一个疯子，拉拉扯扯的，将他送到警署。警官问明原因，罚了他五十块钱，他还做了一篇文章，送登报上，说："刘喜奎香个面孔，只罚五十元，警官未免不公，因为喜奎是现代绝色，闻香面孔，虽然不比奸淫，也算一亲芳泽，区区五十金，罚得太轻了，未免轻视美人。至于本人，却算做了一桩本轻利重的生意"云云。绝倒。从此喜奎名气越大，喜奎也应感激他这种宣传工夫。而喜奎的戒备，也比较严密。此番陆锦必欲伴送去津，就是这个意思，他倒的确是一番爱惜保护的深心。自是好心。

无奈喜奎偏不中抬举，一定拒绝不受。陆锦心中，也觉诧异，不期脱口说道："那么，你这趟去津，是用不着人家护送了。那小崔哩，他可跟你同去不呢？"喜奎一听小崔两字，凭他胆子再大，意气再盛一点，也总有些不大得劲起来，登时粉脸飞红，秋波晕碧，期期艾艾的，一时对答不出。停有几秒钟时，方才冷冷的道："什么小菜大菜？你说的我全不懂呀。"陆锦见他情虚，益发深信喜奎和承炽，真有密切关系，并料定喜奎赴津，承炽必定充当随从之职，太聪明了，怕不是福。不觉妒火大炽，五内如煎，但又不忍使喜奎难堪，只得轻轻点头说道："小菜自然比大菜好点。你带了小菜，本来不必再要大菜了。"难为他如此伶俐会说。陆锦一面说，一面瞧喜奎神色十分慌张，大非平时飞扬跋扈能说惯话的情形，便觉得他楚楚可怜，再不能多说一句。毕竟多情。恰喜奎心中一虚，面色便和悦了许多，对于陆锦，也免不得勉强敷衍，略事殷勤。陆锦原是没脑子的东西，受此优遇，已是心满意足，应该感谢小菜。无所不可，那怕喜奎对他说明要嫁给崔承炽了，烦他作个证婚，同时兼充一个大茶壶儿，谅他也没有不乐于遵命的了。趣而刻。这倒不是作者刻薄之谈。偏说不刻。只看他经过喜奎一次优待，当夜留他在家中睡了一晚，次日一早，便由着崔承炽护送出发，他俩竟堂堂皇皇亲亲热热的，同到天津去了。陆锦只大睁着眼儿，连送上火车的差使，都派他不着。可怜。要知这全是喜奎枕边被底一番活动之功，竟能弄得陆锦服服贴贴，甘心让步，此而可让，安知其他一定不可让呢？

这还罢了，不料从此以后，喜奎对于陆锦，愈存轻鄙之心，应得轻鄙。同时对于承炽，也越存亲爱之意。承炽本是寒士，喜奎常向陆锦索得孝敬，便转去送给承炽。承炽得此，已比部中薪水体面得多，在他本意，这等差使，远胜内部员司。就是喜奎初意，也打算请承炽辞去内部职务，专替本人编编戏，讲讲话，也就够了。总因外间名誉有关，未敢轻易言辞，不道两边往来的日子久了，形迹浑忘，忌讳毫无，承炽穿着一件猞猁狲袍子，出入衙门，太写意了，也不是好事。常有同事们取笑他，说是刘喜奎做给他穿的。承炽一时得

意忘形，竟老老实实，说是喜奎向陆次长要求，送给我的。同事们听了，有笑他的，有羡慕的，却有十分之九是妒忌他的。因为那时北京正大闹官灾，各大衙门，除了财、交两部是阔衙门，月月有薪水可领之外，其他各部，都是七折八扣，还经年累月的，不得发放。人人穷得淌水，苦得要命，偏这崔承炽，因兼了这个美差，起居日用，非常写意，早已弄得人人眼红，个个心妒。不是量小也，可怜。只因他的脸蛋子，原生得不差，年纪又轻，媚功又好，大似老天爷特别垂青，有意栽培，使他享这艳福财运一般。天之所定，谁能易之？掉文妙。因此大家虽有妒心，却也没法奈何他，此时见他公然说出陆锦赠袍一事，言下并有政府官吏，不及坤伶侍卫之意。不是小崔荒唐，却是作者深刻。把一班穷同事说得面红色恧，难以为情起来。于是有那深明大义的人，说："承炽此举有大罪三：一是渎辱邻部长官；二是傲慢本部同事；三是轻蔑政府神圣。说得正大堂皇，妙甚。至于他本身的品行不端，人格堕落，犹其余事"等语。

他这题目，来得大了，惹起许多人的注意，一人唱说，千人附和，不上几天，早已传入陆次长的耳中，想到自己的衣服，经过意中人的手，间接而披于情敌之身，渎辱二字，可谓确切不移；而且实际上教自己无颜见人，如此一想，恨不得派遣卫队，将小崔捉来，立行正法，以为渎辱长官者戒。转念一想，自己和喜奎的事，也不是什么名正言顺的国家大事，更不是陆军部次长职务内应有之事，却有自知之明。小崔在这上头，欺侮本人，只能算是私人抢风，万万不能加他渎辱官长的罪名儿。况且此事一经声扬，小崔果然危险，然而充其极量，也不过削职而止，本人身为次长，位高望重，若因此而竟被牵动地位，不但事实上拚他不过，而从此名誉扫地，贻笑中外，终身留下一个污点儿，尤其犯不上算。然则要求伴送赴津时，所谓宁可丢官坏名者何耶？何况喜奎心中，只爱一个承炽，实际上本人却还叨着他的光儿。因为承炽之事发表以后，喜奎心中愧惧，反和本人要好得多，本人正想趁此机会，为得步进步之计，若将承炽攀倒，喜奎也和本人作对，那时再想博得美人一笑为欢，可比登天还难了。可怜。如此一想，又觉承炽的地位，不但不宜动他，还该设法保全他才是。这样两个相反的念头，交战胸中，万分委决不下，倒把个才大功高的陆次长，弄得如醉如痴，恰如染了神经病儿一般。有时虽在办公时间，也会自言自语的说出刘喜奎可怜、崔承炽可办的两句话来。可怜。惹得陆部全体员司，和陆锦一班同僚，都当作一件趣史，霎时传遍九城。幸而陆锦为人忠厚，大家不忍和他为难，也没有人去攻讦他。

却有一个司长，和他最有感情，勘透他的隐恨苦衷，替他想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劝他到保定走一趟，向曹三爷声明："本人并没有娶喜奎为妾，本人也并无娶他为妾之意思。自从喜奎承大帅雨露之恩，本人身受栽培，尤其不敢在喜奎跟前，稍存非礼之行，致负大帅裁成之德。不料有内部员司崔某，混名小菜的，那厮自恃年轻貌美，多方诱惑喜奎，喜奎原不敢忘大帅厚恩，只因小菜屡说大帅身居高位，心存叵测，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还有许多混帐说话，他能说得出，某却传不来。耸之激之，劝之诱之，曹三应入其彀。因此喜奎息了嫁给大帅的念头，居然和小菜十分亲密起来。大帅军书旁午，政务劳神，本不敢以小事相告，只因这厮信口造谣，胆大妄为，不但于大帅名誉有关，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误会，

与大帅发生恶感。在大帅本身。固没甚关系，倒怕国家大局，发生不良影响，归根结底，大帅还是不能辞咎，所以专忱过来，禀报一声，大帅看该如何办法？”措词奇妙。这番说话，委实够得上绝妙好词四字。一方面引起曹三的醋心，同时即藉表本人之忠义，一方面为喜奎留出地步，同时又将曹三的地位，抬得十足。而且立言非常得体，措词十分大方，了了数言，面面俱到，不但无懈可击，简直无语不圆。评语亦妙，作者必是阅卷老手。陆锦授教之后，真有一百二十分的钦佩，难为他不敢怠慢，在部中请了要公赴保的短假，急急忙忙，赶到保定，会见曹三。

曹三自喜奎去后，郁郁不乐，忽忽如有所失，屡向各方打听，也已深悉喜奎未尝嫁给陆锦，不过假陆太太三字作个牌头，并知陆锦还吃着小崔的亏。心中正在痛恨承炽，怜念陆锦的当儿，可巧陆锦到来，便立刻延见，优予礼貌。陆锦更是喜悦，便将那司长教给的一番话，说了出来，果然惹得曹三又羞又怒，又妒又感，羞是羞喜奎被夺，怒是怒喜奎上当，妒是妒承炽的艳福，感是感陆锦的忠义。不出所料，句句合笋。陆锦见曹三已被激动，大事可算成功，并承曹三十分优待，心中欢慰，自不待言。但只对于喜奎方面，犹恐结怨太甚，不能见面。可怜。因复再三要求曹三，严守秘密。曹三也答应了，留陆锦在保玩了三天，比及陆锦辞别回京，早有家人报称曹经略等电请国务院重办小崔。不料小崔闻讯逃走，据闻已跟喜奎同上天津去了。陆锦听了，万不料如此一来，倒成全了他们，反而正式结合起来。弄巧成拙。喜奎此去，必定嫁与小崔，本人不成了陌路萧郎，竟连一面之缘，都不可得了么？心中一急，竟吐出一口血来。正是：

海棠不与梨花压，大菜何如小菜香？

未知性命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堂堂经略使，陆军次长，为了一个女伶，失败于小小内务司官之手，诚若辈所认为奇耻大辱，虽邻邦侵蚀，国事蜩螗，不足比其愤懑也。夫千古英雄，未有不多情者，千古有名美人，未有不倾心于真正英雄者。喜奎艳冠一时，名扬海外，洵可谓有名之美人，乃对于自负多情而英雄之曹、陆，鄙夷直同粪土，此无他，英雄固多情深，深情必先钟于国民，而后及于恋爱。曹、陆身为大员，而惟声色是尚，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所谓多情，直是淫欲变相。安有淫欲之人，而能久于情者？则无宁偕寒士以共白首，犹得终身厮守不离也。嗟夫！曹、陆之失败情场，曹、陆自取之耳，于喜奎何尤？然而喜奎高矣。

第一二八回
澡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

却说过不多日，崔承炽和刘喜奎结婚消息，传播京、津道上，各地报纸纷纷刊载二人的小照和结婚的消息、仪注等等。大家当作一件佳话珍闻，甚至有那消息灵敏的报馆，竟连带将曹、陆两方情场角逐，和失败于小菜之手的一段内幕，也尽情刊布出来。这样一来，不但陆锦丢尽颜面，就是身居保定、贵为经略的曹三爷，也觉面上无光，心中不乐。谁教你们不知自量，须知年轻不饶人，品貌自天生，倒不是次长、经略之威，所能压服和比拟的。但这是小事，他们既托庇于外人，匿身租界，也犯不着再去寻事，一幕三角恋爱公案，就从此作小结束，这是前数年的事情。如今曹三势力愈盛，身分愈高，此番宏开寿域，男女名伶，群集一堂，却独独见不到心上人儿刘喜奎，你教他如何不感伤追念咧。

曹三原是一个直爽长厚的人，恭维得妙。心有所思，面子上到遮掩不住，登时长吁短叹的，郁郁不乐起来。这一来，别人倒还罢了，只有他那几位亲信人物，如高凌霨、王毓芝、李彦青等，早都慌做一团，大有主忧臣死的意态。还是彦青比较密切，他原是一个厨子的少爷，说起这厨子的来头，却也非同小可，因为他的东家，是外号智多星张志潭张部长的老太爷，曾有人见过他的名片，左角儿上，也写着一大批官衔，这官衔，却真威赫，凡是张氏父子两代，在清朝民国历任的各种衔头，全都抄了上去。只于官衔之下，加了膳房主任四个小字，绝倒，此等人于今不少。下面便是这膳房主任领袖的姓名，列公别笑此公善于扯淡，委实除了少数之少数的几位真正阔人之外，那批热中朋友，谁不啧啧称羡，暗暗拉拢？希冀借此作个终南的捷径，可以亲近张氏，营谋差缺。可叹。后来这位李主任李老太爷，终于犯了招摇纳贿的罪名，被张老太爷驱逐出来，幸而他的少爷李彦青，亦已出山任事，在一家浴堂内充当扦脚专员，有此主任，才能出这等专员，虽非箕裘克绍，却也不愧象贤。还兼理擦背事宜，本来每月收入，亦颇可观，不料这位李专员的运气，却比他老太爷好得多，不晓以何因缘，见赏于这位四省经略大人曹三爷，一见倾心，三生缘订。曹三爷一度出浴，就把这李专员带回公馆，有此阔东家，少爷的名片，当比老爷更风光。两个人要好到了不得。不但曹三爷出浴时侯，少他不得，甚至起居食息，随时随事，都有非他不可之势。是正文，也是伏笔。李专员得此际遇，正是平地一声雷的，大抖特抖起来，那时他的头衔，又换过了，本来是普通浴室的扦脚员，现在却升做经略府的洗澡主任。绝倒，深刻。另外还有曹大经略提拔他的什么副官咧，参议咧，处长咧，种种道地官衔，官衔而有道地，非道地之分，语刻而奇趣。那倒真的是中华民国的荐简职衔，并不是小子开的玩笑了。列公听到这里，或者有人奇怪，以为一个扦脚出身的人，怎么能够置身仕版呢？殊不知英雄出身，原本越低越好。妙语。趣语。以李彦青一生事业而论，此时还不过发轫之始，将来的富贵功名，真是未可意料。若照列公这等小见，只怕还要惊骇欲绝咧。

再说李彦青做了曹大经略身边最最宠信之人，自有许多攀附的人，一般的称他李大人李老爷，称他老子是老太爷，还有和他同事之人，因求他在曹三面前吹嘘几句，也有和他拜把子，称兄弟的。彦青志得意满，自不消说，只有两处地方，还不能十分讨好，一个是吴大帅吴子玉，生性正直，最恨这等宵小之徒，太看轻这位主任了。常说曹大帅的事情，全是这班狐狗扰坏，言下之意，还不专指彦青一人。明知其无成，而抵死相从者，子玉之长处，也是子玉之短处。惟有曹三的正室太太刘夫人，骂得最为刻毒，他曾当着许多人的面，把彦青喊去，拍案大骂，说："老帅春秋已高，精神日坏，大帅身子坏，精神不济，自然只有夫人晓得，何意李主任也与有劳绩，此真奇妙趣史，以极不堪事，写得极干净，见得作者匠心。近来身子越衰，毛病越多，全是你这妖怪东西搅坏的。"妖怪东西，是也道地官衔么？彦青素知曹三天不怕，地不怕，单单敬怕这位太太，他也只得以曹三之心为心，跟着敬畏太太，受了骂，兀自不敢申辩，只有唯唯称是，诺诺连声。等曹太太气平了些，方说："小的不敢，小的原不肯的，怎奈老帅没人伺候，小的也叫没法儿罢了。"小的原不肯，小的没法儿，语极普通，掩卷一想，妙不可言。曹太太听了，更其怒不可遏，叱道："凭他再没伺候之人，也不配你这妖鬼跑在前头。老实告诉你，你要想在这府中吃饭，从此以后，就不许近着老帅的身体。要是不然，我就有本事，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懂得么？"彦青只得叩了个头，含悲带泪的出去，见了曹三，不觉倒在怀里，大放悲声。曹三也知他吃了太太的亏，又见他哭得哽哽咽咽，凄凄恻恻，心中老大不忍，只得用尽老力，将他抱了起来，再三安慰道："好孩子！快别哭了！咱们爷儿似的，你有为难，咱全知道。好孩子！我也是敬重太太，此等地方，还见曹三古道。没法子替你出气，只有慢慢地赏你一个好差使，受了太太的亏，横竖好在众人面前讨回便宜，李主任这生意做着了。给你玩玩，这等人当差使，非玩玩而何？曹三妙语，作者趣笔。消消你这口气，不好么？"彦青只得收泪道谢。又道："大帅事情多，精神又不济，身子是应该保养的，小的原再三对大帅说了，大帅总是……"说到这里，不觉把脸儿微微一红，嫣然一笑。曹三见此情形，心中早又摇摇大动起来，恨不得立刻马上，要和他怎样才好。你要怎样。无奈青天白日的，还有许多公事没有办，只得将他捧了起来，下死劲的，咬了他几口，咬得那个彦青吃吃地笑个不住。过了一天，曹锟果然又下了一个手谕，着他老太爷去署理一个县缺，人人都晓得这是酬报李彦青受骂之功。后来这位厨子县令，调任别处，交代未清，人家问起这事，他便大模大样的说道："那容易，咱已交给儿子办去，咱儿子说，这此小事情，等大帅洗澡时，随便说一句，就得啦。"趣甚，据作者说，确曾听见有此一说。一时都下传为佳话，那都是后来的事，先带说几句儿，以见他们君臣相得之隆，遇合之奇，真不愧为千秋佳话也。如此佳话，真合千秋。

如今却说李彦青探明曹三意旨，知他故剑情深，不忘喜奎，若是别的事情，只消他一声吩咐，自有许多能干的人，夺着奉承，那怕杀人放火，也得赶着替他办好。只因这喜奎，是曹三心爱之人，喜奎一来，却于彦青本身，有点关碍，碍他本身，妙不可言。因此倒正言劝谏道：正言劝谏，更有奇趣。"大帅身系天下安危，为时局中心人物，犯不着为了刘喜奎这个小狐媚子，想坏了贵体。依理而论，喜奎虽已嫁人，亦可设法弄来，只消等他来华界时候，一辆汽车，迎接了来，还怕不是大帅的人？谅那崔家小子，也不敢怎样无礼。

但闻喜奎嫁人以后，已得干血痨症，面黄肌瘦，简直不成人样儿了。此句吃重。大帅弄了回来，也不中意的，何必负着一个劫夺人妻的名声，弄这痨病鬼回来。而且太太晓得了，又是淘气。天下多美妇人，大帅若果有意纳宠，小的将来亲赴津、沪，挑选几个绝色美人，替大帅消遣解闷，那时候，大帅有了这许多美人，别说刘喜奎那黄病鬼儿，应当贬入冷宫，就是小的也可请个三年五载的长假，用不着再捱太太的骂了。”说罢，秋波微晕的，嫣然讪笑，又仰起头勾着曹三的颈项，软迷迷地，说道：“我的亲老帅！亲老子！不堪至此，肉麻煞人。你瞧瞧！这话可是不是哪？”曹三不觉呸了一声，笑道：“好胡说的小子，咱不过一句空话罢咧，又惹你唠叨个这一阵子，你要请假，咱就派你到上房，替太太擦地板去，看你可受得住这个磨折？”彦青听了，急得抱住了曹三，扭股糖儿似的，娇痴央告道：“我的亲亲老子，要这样子狠心时，我的小性命儿也完了一半了。不堪至此，不忍卒读。我要死在太太口中，宁可死在死在那里。死在……”只说了半句，忽把脸一红，指指曹三，装了一个手势儿，什么手势，嗤的一声，笑起来了。缠勾多时，把个英雄领袖的曹虎威，搅得喘吁吁地，笑而叱道：“小子！亏你说得出来，滚罢，咱要出去了。”说罢，振衣而起。亏他还能够起身。彦青忙着伺候他穿衣，带帽，将他打扮好了。奇事奇文。这曹三自去干他的公事，从此再也不提刘喜奎三字。这曹三和喜奎的关系，总算断绝于李彦青之口，喜奎要是得知此事，还不晓要怎样感谢他咧。

书中暂时按下曹锟，却言北京政府，每逢年节，没有一次不是闹穷，虽然船到桥门，不过也得过去，然而闹穷的情形，也一年凶如一年。这时已届年终，外而各省索饷，内而各处索薪，号饥号寒，声振京邑。兼之这时还有中、交两行兑现问题也闹得非常棘手。那靳总理云鹏，自知无术度岁，也惟是知难而退，这时最有总理希望的，自然要推金融界中握有经济势力，能够拉动外债的人，顶为相宜。以借债为能事，此中国财政之所以越弄越糟也。并且除了这一流人，谁也不敢担这艰难的责任。若问那项资格，虽然不止一人，比较起来，尤以梁大财神梁士诒最为出色。论资格，他又做过总理，当过财长；论势力，眼前却有奉天的张作霖，竭力捧场。他本人又是一个热中仕宦、急欲上台之人，就是总统之意，也因年关难过，除了此公，实在也没有比较更妥的人，堪以胜任。于是梁内阁三字，居然在这腊鼓声中，轻松松地一跃而出，一面组织新阁，引用手下健将叶恭绰等，作自己党援，一面设法筹款预备过年。正在兴高采烈的当儿，忽然洛阳大帅吴子玉，因鲁案问题，拍来一个急电，攻讦梁阁，有限他七日去职之语。梁氏经此打击，真弄得上台容易下台难。问你还做总理不做？一个才大如山、钱可通神的梁上燕，竟被一电压倒，大有进退维谷之势。说者谓：吴氏之势力惊人，但据小子看来，要不是梁阁亲日有据，蹈了卖国之嫌，吴氏虽凶，亦安能凭着纸上数言，推之使去呢？

原来鲁案交涉，如此带起鲁案交涉，笔姿灵动。中日两方，相持已久，此次华府会议，中国代表施肇基、王宠惠、顾维钧三人前往出席，日人一面联络英、美列强，恫吓中国，大有气吞全鲁，惟我独尊之概。幸而中国三代表，在外交界上也还有点小小名气，中国人民，又怕政府力量薄弱，三代表畏葸延误，特地公推蒋梦麟、余日章二人，为人民代表，赴美为三代表作后盾。开会多日，各大议案，均已次第解决，只有中日两国间的鲁案，还

是头绪毫无。在人民之意，以无条件收回胶济路为主要目的，万一日方不允，则愿以人民之力，备价赎回。无奈三代表因政府方面，宗旨游移，本人既为政府代表，一切须以政府之意旨，为交涉之目的，也自无可如何。一再迁延，至这年十二月十七日，蒋梦麟恐长此因循，愈难得有进步，因亲至王宠惠寓所，询其意见。宠惠原是一个学者，忠厚有余，而才干未足，对于蒋意，虽极赞同，仍以须请示政府为言，再往访施、顾二人，也都以游移两可之词相对付。此等手段，对外人尚不可，况于自己人乎？梦麟无法可施，看看闭会期近，各国代表都已纷纷治装，预备返国，梦麟只得一面拍电本国，报告情形，一面联络留美八大团体，公递觉书，为最后之奋斗。三代表不得已，才允即日提出交涉。不料到了议场，施肇基一开口，就提议赎路，并没提到无条件收回一说。一个代表，连生意人讨价本事都没有，可怜。日人方面，本来得步进步，当时即答应赎路办法，但须向日本借债办理。三代表再三争持，又经各国调停，始终议妥，于十二年内，由中国分期赎路，但二年之后，中国得于六个月前，通知日本，一次赎回。又该路运输总管，须用日本人，案经议决，虽然损失不赀，总算将来可有收回希望。

不料日本代表虽迫于公论，及三代表之交涉，允许赎路办法，同时政府方面，却暗暗运动梁阁，诱以直接交涉。此等手段，未免卑鄙，中国虽然失败，还不致如此丢脸。梁士诒为借款便利起见，竟于二十日密电三代表，令向日方让步。三代表得此电令，都惊得目瞪口呆，不知为计。明知服从政府，必为人民所攻击反抗，而代表为政府所简派，反对政府，即不啻取消本身代表资格。恰巧蒋梦麟和八团体代表过来，三代表因出示电报，问他们有何意见？众人见了，都大骂政府卖国，劝三代表切勿宣布，径将议案签字，再作道理。梦麟说话，尤为激昂。他说："与其得罪于真正的国民，宁可得罪于卖国政府。得罪政府，抵拚不做他的官，就完了，得罪国民，我们却连人都不能做了。"官可不为，人不能不做，快人快语。三代表亦奋然道："只得如此拚一下子，再看。但怕日政府方面，也有训示到来，他们代表，未必再肯签字呢。"众人听了，一个个愁颜相向，无计可施。果然到了开会之时，日代表劈头便问三代表："得了贵国训令没有？贵我两国，已经在北京讲妥，各种悬案，准在北京直接交涉，不再由大会议决了。本来中、日是近邻同种之国，贵国古人说：'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如今倒为了我们弟兄之事，反和外人商量办法起来，岂非丢脸？如今贵政府既已觉悟，我们代表的责任已算终了，敝代表明后天即欲动身回国去也。"却亏他老脸说得出。三代表见说，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还算顾维钧机伶，料道这事除了掩瞒以外，没有别法，只得毅然答道："贵代表所言，不晓是何内容？敝代表等并未奉有敝国政府何种训令。关于胶济一案，昨儿已经议定，今日何又出此反悔之言，不虑为各大国所笑么？"却也严正。日代表听了，倒也红了一红脸儿，但对于维钧之言，仍是半信半疑，总之无论怎样，他既奉到本国训令，自然不肯签约，于是三代表并全国人民代表，和八团体等折冲坛坫，费尽唇舌，所得的一丝儿成绩，几乎又要搁置起来，虽然后来仍赖人民督促，各国调停，与代表坚持之功，仍得照议解决，而全国人民，已恨不食梁燕之肉，而寝其皮。该该该。就是华会各国代表，也都暗笑中国积弱之余，好容易爬上台盘，对于偌大外交，兀自置棋不安，终为日人所欺。从此中国无能的笑话，愈加深印于外人脑筋

中了。古人云："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也，而后人伐之。"象梁氏这等谋国，端的与自侮自伐何殊？这又何怪外人之腾笑不休，侵凌日甚呢！真是自取其辱。关于鲁案条约。后回另有交代，本回仍须说到梁阁方面。原来梁士诒上台第一步计划，专在联日本为外援，巩固他的势力，岂知全国上下，群起而攻，人民公论虽不在他意中，却不料触怒了这位洛阳太岁，急电飞来，全阁失色。梁燕之内阁命运，真成了巢梁之燕，岌岌乎不可终日起来。正是：

内阁忽成梁上燕，人民都作釜中鱼。

未知吴氏若何作时，且看下回分解。

曹三爷出身布贩，自致高位，心目中安有所谓国家？更安知所谓政治？毋怪厨子可作县官，澡役可充处长也。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夫曰官邪，邪而不失其为官。若曹三之官，则真不成其为官矣。哀我人民，何冤何罪，而有此似官非官之官也。

第一二九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

却说梁阁由奉张保举，本为洛阳所忌疾，况梁有财神之名，财神为奉派所用，奉方有财神，洛方只得请天杀星下凡。洛吴怎不起邻厚我薄之感？爰趁鲁案机会，拍出一电，声讨梁阁。电文大旨，说：

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一错铸成，万劫不复。自鲁案问题发生，展至数年，经过数阁，幸赖我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会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订发行债票，分二十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次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尽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种种束缚，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推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

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奋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

此电发于十一年一月五日，对于梁阁，可谓攻讦得体无完肤。电发后，直系各督军省长，如苏之齐燮元、王瑚，鄂之萧耀南、刘恩源，陕之冯玉祥、刘震华，鲁之田中玉、赣之陈光远、杨庆鋆等，以及附直之河南赵倜，安徽马联甲等，也一致通电，响应吴氏，于是奉天老张，乃也拍电中央，为梁阁辩护。略谓：

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

老张此电，不但替梁阁辩护，简直指驳吴氏，于是内阁问题，方才揭破真相，完全变成直奉问题。拍合一笔。此后吴氏为贯彻本人主张起见，联络各省，继续攻讦，非将梁阁推翻，誓不干休。最利害的说话，是限梁阁于七日内去职，分明与哀的美敦书无二。而老张方面，为保持势力维持颜面计，联络浙督庐永祥，，亦扶助梁阁。庐氏已先有电到京，词旨较为婉转。至奉张续电，则仍阐发前电之意，惟临了处，也有以武力拥梁的说话。其词道：

窃维时局蜩螗，必须群策群力，和衷共济，扶持而匡救之，方足以支将倾之大厦，挽既倒之狂澜。作霖前此到京，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外有华府之会议，内有交行之恐慌，而积欠京外各军队之饷项，并院部各衙门之薪俸，多至十余月，少亦数月不等，甚至囚粮亦不发放，京畿重地，军政法学各界，酿成此等奇荒，不但各国之所无，抑亦从来所未有。当此新旧年关，相继并至，人心惶骇，危险万分，谁秉国钧，孰执其咎？事实具在，可为痛心。作霖蒿目时艰，不忍坐视，故承钧座之意，随曹使而周旋，赞成组阁，以期挽救乎国家接济之交行，以冀维持夫市面。凡此为国为民之念，当在共闻共见之中。而对于梁君个人，对于交通银行，平日既无所谓异议，临时亦绝无丝毫成见。乃国事方在进行，而违言竟至纷起。夫以胶济铁路问题，关乎国家权利，筹款赎回，自是唯一无二之办法。若代表力争于华府，而梁阁退让于京师，天地不容，神人共怒，吴使并各督责其卖国，夫亦谁曰不宜，但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如果实有其事，即加以严谴，梁阁尚有何辞？倘事属子

虚，或系误会，则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不特有伤钧座之威德，且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况国务之有总理，为全国政令所从出，事烦责重，胜任必难，钧座特简贤能，当如何郑重枚卜？若进退之间，同于传舍，使海内人民，视堂堂揆席，一若无足轻重，则国事前途，何堪设想？今梁阁是否罢免，非作霖所敢妄议，继任者能否贤于梁阁，亦非作霖所能预知。假令继任产出之后，复有人焉，以莫须有之事出而吹求，又将何以处之？窃恐内阁永无完固成立之日，而国家将陷入无政府之地位，国运且以此告终，是直以爱国之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惨剧。试问与卖国之结果，其相去有何差别也？作霖受钧座恩遇垂二十年，始终拥护中央，不忍使神州陆沉之惨剧，由钧座而身经之。应请钧座将内阁总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行为，其内容究竟如何，宜宣示国人，以安众心。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窃愿为国驱除，尽法惩治。如并无其事，则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请明白宣示，以彰公道。至用人行政，钧座自有权衡，应如何以善其后？作霖不敢妄赞一词矣。抑作霖尤有进者：国家危弱至斯已极，内阁关系郑重，早在洞鉴，伏愿钧座采纳庐督军主张有电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除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尤伏愿钧座，饬纪整纲，渊衷独断，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倘彰瘅不明，是非不辨，国民人心不死，爱国必有其人。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临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等语，诸公爱国热诚，素所敬佩，敬祈俯赐明教，幸甚！

此电语气极锐，而措词却稍为和婉，闻出某名士手笔。惟奉派内部，也有拥梁与联直两派，大概老成一派，谓："直、奉一家，则国事大定，民生可息，若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不但非国家之福，于奉方也未必有利。自是正论。况梁、叶辈为旧交通系之首领，已往成绩，在人耳目，名誉既不见佳，何必被他利用，轻启战端，为国人所诟病。"主此说者，以察哈尔都统张景惠最为有力。附和者亦颇不少，无奈作霖正在盛怒头上，又素来瞧不起吴子玉，说他是后起的小辈，不配干预大政。坏事在此。一面梁、叶等人，复造作蜚言，说："吴氏练兵筹饷，目的专为对奉，司马之心，路人皆见。此次反对梁某，可知非为鲁案，实恐梁某助奉，为虎添翼，实于他的势力，加上一个重大打击，名为对梁，实即对奉。照此情形，奉、洛前途，终必出于一战。也是真话。与其姑息养痈，何如乘机扑灭。现在吴氏所苦，在饷不在兵，一经开战，某等主持中央，可以扣其军饷，而对于奉派，则尽量供给，是不待兵刃相接，而胜负已分。只怕未必。大帅诚欲剪除吴氏，正宜趁此时机，赶紧动手，若稽延时日，一再让步，吴氏势力既张，羽翼愈盛，固非国家之福，而奉方尤属吃亏，那时再行追悔，只怕无济于事了。"张氏听两方说来，均有情理，终以梁阁为自己推荐，若凭吴氏一电，遽令下台，本人面子上，实在下不去。而且洛吴谋奉之心，早已显露，将来之事，诚如梁等所言，终必出于一战，不如及早图之为妙。于是不顾一切，竟将上电拍发，一面召集各军事长官，大开会议，决心派兵进关，并通知参谋处筹设兵站，准备军机，且令兴业银行尽先拨洋二十万元，充作军费，一面简搜师徒，调出两师

团六混成旅，整装秣马，擦掌摩拳，专侯张氏命令，立刻出发。

这时最为难的，却有两人：一个是高踞白宫的徐大总统，一个是雄镇四省的曹经略使。原因梁氏组阁，先得徐之同意，此时自不能不设法维持，且现在库空如洗，除了梁氏，谁也没有这等大胆，敢轻易尝试这内阁的风味。而且靳氏下台，虽有许多原因，其实还是吃金融界的挤轧。而左右金融界者，仍为旧交系梁、叶等人，若去梁而另用他人，梁氏意不能甘，势必再以金融势力倒阁。真是小人。如此循环报复，不但年关无法过渡，而且政治纠纷，愈演愈烈，自己这把总统交椅，也万万坐不下去了。所以为本人威信和体面计，为政局前途计，除了追随奉张，维持梁阁外，实无比较妥当的法子。但吴氏兵多将广，素负战名，也断不能不设计敷衍。徐氏本人和吴氏本无交谊，调停两字，也觉为难，想来想去，仍惟求救于曹三。曹和奉张原有姻亲，而无大恶感，对于吴氏之剑拔弩张，志在挑战，也觉太过激烈。但吴氏为本人爱将，本人以吴氏为灵魂，向来吴氏所作所言，自己从不加以反对。又因吴氏反梁，本为鲁案，题目极其正大，也未便加以制止，所以轻易不好讲话，可是鲁案因中代表否认曾受梁阁让步的训令，美国的舆论，也非常注意，以为美总统政策之能否成功，全看山东问题的能否解决。所以当进华盛顿的空气，也颇为紧张，因此美国人也有出任调停的。英人也希望华会早日结束，加入调停，所以中日代表在二月四日、五日、六日，接连开了三天会议，方才议定了几条大纲。还算运气。这一条，估定山东铁路的总价值，依照德国的估价为五千三百四十万六千一百四十一金马克，分十五年还请。第二条，规定在款子未偿清之前，须任日人为运输总管和总会计。第三条，规定铁路财政细则由中、日主管人员在六个月内协定。当时签字的，中国全权代表是王宠惠、王维钧、施肇基三人，日代表加藤币原和植原两人，美国是国务卿休士和专门委员马莱、皮尔三人，英国是贝尔福和专门委员林森格、惠生等三人。签字都用英文，全文在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方才签约，照录如下：

第一条　胶州租地。（一）日本以前属德国胶州租地，交还中国。（二）中日政府各派委员会同清理，移交胶州租地行政及公产等项事宜，并解决一切需乎清理之事。在本条约发生效力后，中日委员应立即齐集。（三）上述移交及清理应赶速办理完竣，无论如何，不能迟至本条约发生效力六个月以后。（四）日本政府愿将胶州租地行政机关之案卷，为移交上及后日行政所必要者，交付中国。此项交付在交付胶州湾土地后行之。

第二条　公产。（一）日本政府允以胶州租地内一切公产，包括土地建筑工程设置等等，无论前属德有或日本管有期内所购得建造者，一律交给中国，惟本条第三款所列者不在此限。（二）移交公产，中国不予任何项赔偿，惟（甲）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者。（乙）日官所改修扩增者不在此限。属于（甲）（乙）两项者，中国政府，应按日本政府所支出之实费，斟酌继续损耗成数，酌给相当赔费。（三）胶州租地内此等公产，其属于设立日本领事馆所需要者，日本政府得保留之。日人社会所特需之学校寺院墓地等项，亦准日人社会保留之。此条详细事宜，由本条约所规定之中日委员联合办理。

第三条　日本军队。日本军队连同驻防胶济沿路之日本宪兵，应于中国派有兵警接防铁路时，赶即撤退。中国兵警之接防，日军之撤退，可以分段为之。分段撤除日期，应由中日得力官员协订。日军之全部撤清，应赶于签订本条约之三个月内为之。无论如何，不能迟至签订本条约之六个月以后，青岛日守备队，应于移交胶州租地行政权时，同时撤清。万一不及，至迟亦不能过移交行政权之三十日以外。

第四条　海关。(一) 本条约发生效力后，青岛海关即完全成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二) 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六日中日所订青岛海关临时合同，本条约发生效力后应即废止。

第五条　胶济铁路。日本以胶济铁路支路，及一切附属财产如码头货栈等项，交还中国。中国以上述铁路财产之确实价值，贴还日本。德人所留铁路财产之确实价值，现估定为五千四百万金马克，中国于贴还此数而外，并贴还日本管路时期中之重大增修实费，惟须酌除损耗计算。上述之码头等项产业，除为日人所增修者外，交还时不须贴费。日人曾作重大之增修者，中日政府各派委员三人共同组成铁路委员会按照上所规定，评定铁路财产价值，并办理移交此等财产事宜。此项移交，应赶速完成之，无论如何，皆当在本条约发生效力之九个月以内。中国在此项移交完成时，同时应以贴还日本之国库证券交给日本。此项证券，以此项铁路财产为担保，分期十五年清偿，但在发行此券满五年后，中国得一次清偿之，惟须于六个月前预为通知。在此项国库证券完全赎回之前，中国应选任一日人为事务长，一日人为会计长，会同中国会计长共同办事。此项日员，统归中国局长指挥管辖监察，有相当理由时得免其职。上述国库证券之详细条款，另定之。本条所列诸事，须由中日当局协定者，应赶速协订之。至迟当以本条约发生效力后六个月内为限。

第六条　胶济支路。高徐、济顺两支路之让权，归国际新银团接受，其余件由中国政府及银团自定之。

第七条　矿山。淄川、坊子、金岭镇矿山之采矿权，前由中国许与德国者，移交于中国政府特许之公司接办。日人在此公司之股本，不得超过中国股本之数。此等办法条件，由中日委员协定之。此项委员，在本条约发生效力后应即齐集。

第八条　开放前属德国之租地。日本政府表示无意设立日本专管或公共居留地于青岛。中国政府表示愿公开前属德国之胶州租地全部，准外人在此区域以内，自由居住经营工商业，及其他合法职业。凡外人在此区域合法公道取得之权利，无论在德国租借时期或日本军事占领时期取得者，皆尊重之。日人所得此等权利之效力与地位问题，由中日联合委员协定之。

第九条　盐场。制盐在中国为政府官业，日本公司日本人沿胶州湾所经营之盐场，统由中国政府备价收回。惟日人对于此等盐场所出者得购买相当数量。另定相当办法办理之。商订此等办法并实行移交盐场由中日委员赶速办理，至迟须本条约发生效力之六个月内竣事。

第十条　海电。日本表示凡前属德人之青岛至烟台及青岛至上海间海电权利之

益，均归中国。惟此两线中有一部分为日本利用，作青岛佐世保间之海线者，不在此例。青岛佐世保海电之办法，由中日委员协定之，惟须尊重现在有效之中外条约。

第十一条　无线电台。青岛、济南之日本无线电台，应在该两处日军撤退时交给中国，中国给以相当赔偿，其数由中日委员协订之。

附约如下：(按附约电文缺一项)

(一)日本表示放弃德国依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中德条约所取得之供给人才资本材料之优先权。

(二)电灯、电话等事业，概皆交还中国，电灯、屠宰场、洗衣厂在市政机关成立时交还。按中国公司法酌立公司办理，归市政机关监督管理。

(三)电话事业交还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对于电话之扩张改进，有关公益者，外人如有请求，中国政府当酌量允行。

(四)中国政府表示凡道路、沟洫、自来水、公园、卫生设备等项公共工程，由日政府交还中国政府者，青岛外侨得举相当代表襄理。

(五)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准许青岛日商用日文向海关陈述，并依次趋向选用职员。

(六)胶济铁路中日委员会，对于条约应行协订之事宜，如不能协订者，应由两国政府以外交手续订之。在决定此等事时，必须参酌三国专门技师之同意。

(七)日本政府表示胶济支线之烟潍铁路，可由中国自行建筑，若用外资，国际新银团可以承借。

山东交涉，到了此时，方算告一段落，到六月二日，方才正式换文。此是后话，按下不提。

却说曹锟见鲁案问题已经解决，方才有些允许出作调人之意。恰好曹锳也来向曹锟关说，曹锟这时又碍于兄弟之情，只得派王承斌出关调停。这时徐世昌也托张景惠向奉张说和，两人便同向张作霖竭力斡旋。恰巧吴佩孚也派车庆云出关接洽，和议空气，一时充满。此之谓回光返照。正是：

弱国无外交，世事凭强力。

未知是否成为事实，且看下回分解。

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军阀，往往利用外交为内争之武器，此等计划，在外国亦有之。然外人利用外交，决不失本国之体面，而吾国则不但丢脸，抑且丧失主权，于是引起战事，互相攻击，而人民又受其累，诚所谓内讧外患交迫之秋也。当此时代，惟有人民自身力量，还能震慑外人，鲁案即其明证。若信任政府，倚赖军阀，是直召亡而已，爱国云乎哉！

第一三〇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

却说关外调人麕集，和平空气，弥漫沈辽。谁知张作霖受了梁、叶迷惑，以为有了倒吴的计划，所以不肯答应。而且新近得了广东和浙江方面的联络，已经订立三角同盟。据传三角同盟的内容，是以孙中山先生为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梁士诒为总理，段芝贵督直，吴佩孚免去直、鲁、豫巡阅副使职，专任两湖巡阅。此事即使实现，亦非久长之计，因奉张与洛吴都是黩武派，中山先生岂能作他傀儡？且以先生之明，深知奉张作用，亦未必真肯登台也。条件的内容，曹锟也有些接洽，不过是否实在，却未可知。张作霖有了这些援助，愈加胆壮气豪，便决定用武力解决。到了二月中旬，梁士诒续假，张作霖便把原驻扎在关内军粮城地方的奉军，一律调出关外，以示决绝。明明要派兵进关，却先把原在关内之兵，调出关外，此正所谓欲取姑与，欲前先却之法，局外人视之，真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仙丹。这一来，吓得徐世昌十分不安，立刻派遣孟恩远赶出关去调解。曹锟也仍派王承斌出关，要求张作霖，不要把奉军调出关去，谁知两人到了关外，孟恩远竟连说话的机会也得不到，王承斌虽竭力向张氏挽留，也毫无效果。

这时吴佩孚因兵力散在陕西、两湖，准备未周，所以十分静默，并且屡次通电辟谣，说本人和奉张，决不开战。欲盖弥彰。徐世昌则鉴于国民不满梁氏，乐得去梁以媚吴，又因这时已由梁阁问题，而变为奉、吴的本身问题。梁氏去留，反倒无关大计，所以在二月二十五日，拍发了一个通电，表示去梁士诒，而改任鲍贵卿组阁，因鲍张有亲，对直方也有好感，或能消弭战祸，也未可知。其实这等计划，并没多大效力。威信不孚，而徒欲藉亲情以资联络，宁有济乎？却偏有张景惠、秦华、王承斌、曹锐、孟恩远这些人，竭力的拉拢。至于鲍贵卿呢，因为双方一经开火，自己的总理，便没了希望，更是起劲，也跟着张景惠这班人，去向张作霖恳情。一半为公，一半也带着探探老张对自己的意思如何。谁知老张毫不客气，依然表示强项。鲍贵卿这时仿佛兜头浇了一杓冷水，再也不敢妄想做什么总理，立刻便谢绝了徐世昌。

这时曹锐也在奉天，他对于吴佩孚，本来有此妒忌，所以挽留奉军的意思，十分诚恳，非但希望他不要撤出关外，并且要他增加实力，以保卫京、津治安。奉张因提出几条件：第一，梁士诒复职；第二，吴氏免职；第三，段芝贵督直；第四，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一相情愿，此老亦未免过分。果然把中山先生一说丢置脑后，可见此公非真能崇仰先生者。曹锐满口应承，当时回到保定，曹锟见了这条件，却也有些不高兴道："我现做着直、鲁、豫巡阅使，直督应当由我支配，京、津是我的地盘，怎的让他屯兵，倒不许我干涉？这不仅是倒子玉，简直是和我下不去了。"此语却不懞懂。曹锐道："当时我也是这样想，后来

仔细研究了一下，方才悟到雨亭这两个条件，一半倒是为着哥的好。”曹锟道：“奇了！这种条件，怎说倒是为我呢？”曹锐道：“三哥试想！直系的兵权，差不多全在子玉手里，真可谓巧言如簧。但曹三毕竟不是小孩，岂能如此容易不当？现在要免他的职，如何肯依？假使翻过脸来，连三哥也不认了，三哥岂不要吃他的亏？要是奉军驻扎在京、津一带，子玉肯听三哥的命令便罢，假使不服从时，我们便可派京、津的奉军，去剿除他，却不爽利。”真是哄孩子语，于此可见曹四不但不知爱国爱民，简直对于乃兄，亦不恤廉价拍卖。曹锟想了一想道：“且等我斟酌斟酌再说罢！”曹锐不敢多说，就此搁过不谈。

那时张作霖和吴佩孚，均各扣留车辆，预备运兵。双方的情形，更是渐次露骨。各位调人，均已无力进言，一个个敬谢不敏，只得去请出几位老前辈来。两位是属于奉方的，赵尔巽、张锡銮，一位是直方的，王士珍。还有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三位，这几位先生，倒好象专作和事老的，可惜成绩很不高明。也附着他们三位的骥尾，拍了一个调停的电报，给张作霖和曹锟，原电曰：

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雨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澳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侯，本其一得之见，藉为贡献为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继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另外又拍了一个电报给吴佩孚，词意大略相类。各方接了这几个电报，也并没有什么表示，在吴佩孚一方，因见各方面情形，愈迫愈紧，知道非一战不能解决，便亲自赶到保定，来见曹锟，请曹锟召集一个会议，付之公决。曹锟也正想借会议来决定和战，便于四月十一日，召集全体军官，开军事会议于保定。吴佩孚、曹锐、曹锳、张福来、王承斌、冯玉祥、张之江等重要高级军官，均各列席。由曹锟亲自主席，吴佩孚、张福来等都主张作战，曹锐和曹锳都主张议和。讨论了许多时侯，还没解决。曹锟意存犹豫，张福来愤然说道：“老帅愿意仍作直系领袖，不受他人节制呢？还是愿作别人的附庸？如其愿做直系领袖，不受他人节制，除却努力作战，更有何法？如其愿作奉派附庸，也不必更说什么和不和，我们立刻投降了他们，岂不省事？”倒是他爽快。众人听了这几句话，都不禁失色。曹锐、曹锳大怒，一齐起立道：“你是什么人，敢说这反叛的话？难道不怕枪毙

吗?”说着，都拔出手枪来。何至枪毙。曹四、曹七一味媚张，媚张即所以倒吴也。王承斌慌忙劝住。冯玉祥也起立道：“张氏通日卖国，举国痛恨，非声罪致讨，不足以蔽其辜。如不战而和，恐怕全国痛恨之心，将转移到我们身上来了。到了那时，老帅身败名裂，恐怕悔之晚矣。”冯氏善治军，明大体，而勇于有为，只此数言，公义私情，两面均到。曹锟之意稍动，回头看张国熔、吴心田、张锡元等诸将时，只见他们也一齐起立道：“非一战不足以尽守土之责，非驱张不足以安国家、谢天下，请老帅下令，我们情愿率领部曲，决一死战。”吴佩孚也道：“将士之气如此，请老帅弗再犹豫!”曹锟见众人都如此说，也有些醒悟，那曹锐、曹锳却依旧揎拳掳臂的，在那里和众人争论。曹锟见两位老弟如此，自觉不好意思，只得放出哥哥样子，把他们喝退，二人都气忿忿的走了。

曹锐久任直隶省长，因在气头下，便要提出辞职，经幕僚再三相劝，方才改辞职为请假，所有职务，都由警务处长杨以德代理。这里吴佩孚等见曹锐、曹锳已去，便从新讨论作战计划，先由他解释现在的形势道：“我们以前所以不敢立刻决裂者，第一，因为兵力都散在陕、鄂，二则恐怕粤中出兵攻扰江西、福建，使两省自顾不暇，无力牵制浙江。那时卢永祥之兵，得联络马联甲旧部，扰我后方。更有赵杰首鼠两端，亦可从河南响应奉方，为我们心腹之患。现在粤中孙、陈分裂，决无暇对外，闽、赣便可以专力对付浙江，浙江也决不敢轻易出兵了。马联甲旧部，没有卢氏援应，也就不敢妄动。至于赵杰，我已用优势的兵力，将他监视，料他也决不敢明白表示态度，何况陕西、湖北之兵，现已集中河南，陕西方面，已决意暂弃，如不能一战，那里去抵补陕西的损失?再则我们财力不足，饷弹匮乏，不易久持，敌方有日本为后援，又经过多年的积蓄，倒皖时，又得了许多军资，饷械都极充足，利于持久，情势确然如此。恐怕日子愈久，局势便要愈坏了。”张福来也道：“不说别的，单说他们以前教梁士诒不要发饷给我们，使我们军士无粮、自己溃散的毒计，也无非注意在这上头。吴帅也为这上头，万万不能再忍。总之他们虽利于持久，我们偏要立刻作战，一鼓作气的战败他们，方为上计。”曹锟道：“急急应战，是不生问题了。现在你们却说应战的计划给我听。”吴佩孚见曹锟已经决定主张，便将进兵的计划，详细说了一遍。又道：“如此作战，使敌方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即使一时不能根本消灭，也不怕他们不卷甲而逃。老帅放心，这是有把握的。”此时确有把握，不道将来没把握的日子有咧。所以君子戒好战而慎用兵。曹氏大喜，便立刻下令，吴佩孚为总司令，张国熔为东路司令，王承斌为西路司令，冯玉祥为后方司令，所有直系各人部队，都听吴佩孚节制。会议决定之后，便各秣马厉兵，急急前进。

这时张作霖的兵，已经从四月九日起，以保卫京畿为名，不绝的向关内输送。明明说退，暗暗输进，真令人瞧不透葫芦中藏甚妙药。奉军原在关内的一师三混成旅，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到了四月初，张作霖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扎在独流南面，四月十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四月十五日，奉军又进兵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次日，李景林又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第二日张作霖又令炮兵四营带了五十四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四月二十日，又派马队进驻通州。逐步写来，罗罗清疏。一时大军云集，弄得人民东逃西散，恐慌异常。直军第

二十六师这时驻扎马厂，原系曹锳所部，那曹锳因曹锟不听他们之言，反加叱责，心中十分气愤，所以在四月十七那天，探得奉军将要前进，便不等命令，竟自退回保定。有此兄弟，有此部属，曹三之不失败者天也。这一来，不觉把吴佩孚激的大怒，立刻禀明曹锟，要将他撤换惩办。正是：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蜗角纷争，惟利是务。

未知曹锳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人谓奉、直战争起于梁阁，固也。然不用梁而用直方所荐之人，则张氏对之，必不满意，亦犹洛吴之于梁阁也。即不然，而用双方均有关系，或两不相干之人，则结果仍不能讨双方之好。靳氏前车，亦可借鉴。总之身为总统，而无用人之权，弊之所及，往往如此，于藩镇又何责哉！

第一三一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电交驰

却说曹锳退回保定，吴佩孚大怒，立刻回明曹锟，要依法惩办。曹锟也很不以曹锳为然，惟因碍于手足之情，只好马虎一点，仅免去曹锳二十六师师长职，委张国熔继任。吴佩孚见内部一切已妥，便即分遣军队，向北前进。这时直方的军队，有王承斌所辖的二十三师，原驻保定附近，张国熔的二十六师，回驻马厂之南，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在四月中开驻涿州，第十、第十五两混成旅第二、第三两补充团，本来驻在高碑店，也由吴佩孚令调北上，至琉璃河驻扎，其余如第三师和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调北上，进驻涿州、良乡、清河等处。冯玉祥一方面，有冯玉祥自统辖的第十一师，胡景翼的暂编十一师，吴心田的第七师，刘镇华的镇嵩军，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张锡元的一旅，陕西陆军第一、第二两混成旅，也都出潼关进驻郑州一带，军势非常壮盛。上回写奉方派兵，此处记直派遣将，遥遥对照，热闹中却极整齐。前卫哨兵，和奉军愈接愈近，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佩孚自己在保定指挥调度，也觉十分勤劳。一天，正在军书旁午之间，忽然接到张作霖四月十九日发出的一通电报道：

民国肇造，已逾十年，东北纷争，西南俶扰，兵戈水火，民不聊生，大好河山，

自为分裂。党争藉口，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军阀弄权，据土地人民为私有。扰攘不已，安望治平？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况自华府会议以后，已为友邦视线所集，阋墙未息，外侮频来。匹夫横行，昔人所耻，作霖不敏，怒焉心捣，戎马半生，饱经忧患，数年内乱，无丝毫权利之心；一秉至诚，唯国家人民是念。睹邪说暴行之日甚，觉榱崩栋折之堪虞，窃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统一和平之障碍物，愿即执殳先驱，与众共弃。此心此志，海内贤达，谅必具有同情。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之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霖之愚，所能妄参末议，但以国利民福为心，或有起靡振颓之望。作霖此举，悉本于良心主宰，爱国热诚，共谋统一者为同志，破坏统一者为仇雠，决不背公义而庇护一人一党，亦决不挟私忿而仇视一党一人。耿耿此心，天日共鉴。傥使统一完成，国事宁息，甚愿解甲归田，享此共和幸福。惟国难未平，匹夫有责，披坚执锐，所不敢辞。兵发在途，远道传闻，恐多误会，用特披沥奉告，敬希鉴察是幸！

吴佩孚见了这个电报，笑道："胡贼欲以武力统一中国，可谓太不知自量。自古说：'兵凶战危'，照他这样好武黩兵，岂有不败之理？"可谓知言，然何以后日又蹈张之覆辙乎？因吩咐秘书白坚武道："咱们不必理他，那天直隶省议会不是也有一个电报吗？你只做一个回答省议会的电报，表明我们的态度就得啦。"那秘书便起了一个草稿，送给佩孚复核。佩孚看那电文道：

接直隶省议会电：以"奉军入关，谣言纷起，将见兵戈，民情惶恐，纷纷来会，恳代请命，务恳双方捐除成见，免启衅端，本会代表三千万人民，九顿首以请"等语。当复一电，文曰："兵凶战危，自古为戒。余独何心？敢背斯义。佩孚攻击梁氏，纯为其祸国媚外而发，并无他种作用，孰是孰非？具有公论。至对于奉军，佩孚上月蒸日通电，业已明白表示，是否退让，昭昭在人耳目。乃直军未越雷池一步，而奉军大举入关，节节进逼，孰为和平？尤为共见共闻之事。贵会爱重和平，竭诚劝告，佩孚与曹巡阅使，均极端赞同。但奉军不入关，战事无从而生。诸君企望和平，应请要求奉军一律退出关外。直军以礼让为先，对于奉军向无畛域之见，现双方既处于嫌疑，并应要求将驻京奉军司令部同时撤销，以谋永久之和平。至京师及近畿治安，自有各机关负责，无庸奉军越俎。从此各尽守土之责，各奉中央号令，直军决不出关寻衅。否则我直军忍无可忍，至不得已时，惟有出于自卫之一途。战事应由何方负责，诸君明哲，必能辨之。抑佩孚更有言者：年来中央政局，均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巡阅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镳，遂不惜祸国媚外，倒行逆施。梁氏如此，而为之保镳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他人之讦发，专与国民心理背道而驰，谁纵天骄，而一意孤行若是？诸君应知中国之分裂，自

洪宪始；洪宪帝制之主张，以梁氏为渠魁。丙辰以来，国库负债，增至十余万万，人民一身不足以负担，已贻及于子孙矣，乃犹以为未足，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使实施其最后之拍卖，至不惜以兵威相迫胁，推其居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必将此一线生机，根本铲除而后已。夫以人民之膏血养兵，复以所养之兵，保护民贼，为殃民之后盾。事之不平，孰有甚于此者？诸君代表直省三千万人民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命也。敢布区区，惟诸君垂教焉。”等语，谨闻。

看毕笑道：“这电文很合我的意思，就教他们赶紧拍出去罢。张胡的电文，也不用我复他，不如请老帅回他几句就得了。”谈笑从容，与张胡之剑拔弩张不同，胜负之数，已兆于此。因又回顾参谋道：“咱们的兵，差不多已调齐了，应该赶紧决战才是。我想另外拟一个电稿，拍给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各督和焕章，叫他们跟我连名拍一个通电，催张胡立刻和我们决战，你看对不对？”参谋秘书等都唯唯称是。佩孚便又教白秘书拟了一个电报道：

慨自军阀肆虐，盗匪横行，殃民乱国，盗名欺世，不曰去障碍，即曰谋统一，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孰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孰据土地人民为私有？弄权者何人，阋墙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国共观，当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义之言，以盗匪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邪者不见其正。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言道义而行盗匪，自以为举世可欺；听其言而观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见。事实具在，欲盖弥彰，徒形其心劳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许国，比年来去国锄奸，止戈定乱，无非为谋和平求统一耳。区区此心，中外共见。无论朝野耆硕，南北名流，如有嘉谟嘉猷而可以促进和平者，无不降心以从。其有藉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佩孚等外体友邦劝告之诚，内拯国民水火之痛，惟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试问害民病国者何人？结党营私者何人？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又何人？舆论即为裁制，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责任所在，除暴安民，义无反顾。敢布腹心，惟海内察之！

这电报拍出去后，不一日，冯玉祥和江西的陈光远、江苏的齐燮元、陕西的刘镇华、河南的赵倜、山东的田中玉、湖北的萧耀南，都纷纷复电赞同，这通电便于四月二十一日发了出去。一面分配兵力，这时直军动员的已有十二万人，在洛阳的陆军第三师，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师，在陇海东的是十一师，在洛、郑间的有第二十和二十四两师，二十三师在涿州、良乡一带，二十五师在武胜关，二十六师在德州、保定一带，第五混战旅在郑州、山东一带，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处，一、二、三、四四补充团在涿州、良乡等处，共计有八师五混成旅三团的兵力。吴佩孚因决定以洛阳为根

据地，大队集中郑州，分作三路进兵：第一路沿京汉路向保定前进，迎击长辛店一路的奉军，以京、津为目的地；第二路侧重陇海路，联络江苏的兵力，以防制安徽马联甲的旧部和浙江卢永祥的袭击，却又分出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东路张国熔联络，攻击奉军的根本地；第三路是冯玉祥的部队和陕军，集中郑、洛一带，坚守根据地，兼为各方援兵。

调度已毕，忽又接得间谍报告说："奉军因战线太长，业已改变战略，大队集中军粮城，总司令部设于落垡，总司令由张作霖自己兼任，副总司令是孙烈臣，东路军在京奉、津浦一带，向静海前进，又分为三梯队：东路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率领的军队，就是自己的二十七师，集中廊房，东路第二梯队司令是张学良，率领的军队，除却自己的第三旅外，还有一个第四混成旅，集中静海，东路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所领的军队，除自己的第七旅外，还有一个第八旅，向马厂前进。西路军沿京汉路前进，兵力也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是张景惠，率领暂编奉军第一师，集中南苑，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率领自己的一部分步兵，和第六混成旅，集中长辛店，第二混成旅长郑殿升，率领本部兵马和第九混成旅为第三梯队，向芦沟桥前进。永定河一带，还有援军甚众，据闻有五个补充旅，九个混成旅之多。总算兵力，有十二万五千人，都打着镇威军的旗号，向南方前进。此处又将双方兵力，作个总结，因事实烦复，不如此不能醒目也。吴佩孚见奉军已改变战略，自己也不得不将直军的布置，略为更动。正在沉吟斟酌之中，忽然曹锟又送来一个回答张作霖的电稿，令吴佩孚斟酌。吴佩孚只得先展开那通电报看道：

> 民国肇建，战祸频仍，国本飘摇，民生凋敝。华府会议以来，内政外交，艰难倍昔，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内一举一动，皆为世界所注目。近者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官长，长驱直入，环布京、津，锟以事出仓猝，恐有误会，是以竭力容忍，多方迁让。乃陆续进行，有加无已，铁路左右，星罗棋布，如小站、马厂、大沽、新城、朝宗桥、惠丰桥、烧烟盆、良王庄、独流、杨柳青、王庆坪，静海以及长辛店等处，皆据险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断绝，海内惊疑，友邦骇怪。锟有守土安民之责，何词以谢国家？何颜以对人民耶？向者国家多故，兵争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设兵事无端再起，不惟我父老子弟，惨遭锋镝，国基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骨。顷据张巡阅使皓日通电，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兵，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锟愚窃谓：统一专以和平为主干，万不可以武力为标准。方今人心厌乱已极，主张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则统一无期，可以断言。皓电又谓："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公同讨论。"似此则解决纠纷，必须听之公论，若以武力督迫其后，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海内人心，岂能悦服？总之张巡阅使若以和平为统一之主干，此正锟数年来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为极端赞同。尤望张巡阅使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静听国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之相与公同讨论。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

此持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辙相寻，可为殷鉴，锟决不敢赞同，抑更不愿张巡阅使之持此宗旨也。锟老矣！一介武夫，于国家大计，何敢轻于主张？诸公爱国之诚，谋国之忠，远倍于锟，迫切陈词，伫候明教。

吴佩孚见措辞很妥当，便命回复老帅，照此拍发，不必再有什么更改了。一面便继续调拨兵马，自己的总司令部，设在保定，自不必说。依照前次的军事会议，命张国熔为东路司令，率领本部的二十六师，葛豪的十二混成旅，彭寿莘的十四混成旅，董政国的十三混成旅，吴佩孚自己的第三师的一旅，防守子牙河、大城、任丘等处。命王承斌为西路司令，率领本部的二十三师，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孙岳的十五混成旅，张克瑶的第一混成旅，吴佩孚自己所部第三师的一部分，和直隶陆军三个混成旅，防守固安、琉璃河一带。命冯玉祥为后方司令，率领阎治堂所辖的两师，并河南、湖北各一师，一混成旅，保守郑、洛，为各方呼应。布置既毕，忽接大总统徐世昌来了一道命令，正是：

方看军将纷纭去，又见调和命令来。

未知命令中说的什么话，且看下文分解。

奉、直初战，直胜奉败，吴氏所持理由，亦颇合国人心理，，故奉、直并列，而文字上则暗暗以吴为主，张为宾，非作者有私于吴，以作者为国民一份子，不得不以国民之是非为是非也。夫使吴氏能于一战胜奉之后，善保其兵凶战危之言，息事宁人爱民爱国，扶助政府，处处向轨道上走去，则令誉益彰，民情爱戴，安知今日之吴佩孚，不犹曩时之华盛顿也？乃一战而骄，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卒之旋踵之间，一败涂地，本人且不免为民国之罪人，不亦大可哀哉！

第一三二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

却说奉、直战事愈迫愈紧的时侯，其中最着急的，要算河南北数千万小百姓，因禁不住军队的搅扰摧残，少不得奔走呼号，求免兵燹之苦。此外便是大总统徐世昌，因自己地位关系，倒也确实有些着急。军阀政客之言和平者，大率类此。还有各国公使，恐怕战事影响治安，累及外人，接连向外交部递了三个警告书，第一个警告，是四月十四日提出的，内容是：

外交团顷悉中国武装军队拟占据秦皇岛火车站，又塘沽警察长六号通知，该处奉军司令官拟占据该处火车站。查一九〇一年条约第九条，中政府让与各国驻兵某某数处之权利，以期维持北京至海通道。各公使以此系一种专独权利，故中国武装军队，如占据此种地点，即系破坏上述条约之规定。本公使声明此层时，又鉴于华盛顿会议第六号议决案之关于驻华军队问题，应同时请贵总长严重注意于因此破坏条约举动而发生之结果。并希将此种结果，警告有关系之司令部为盼！

第二个警告是四月二十日提出的，大约说：

外交团曾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以领衔公使名义，致照会于外交总长，兹特抄附于此，应请贵总长注意。因中国北部及北京城附近，现有中国军队调动，外交团特再声明，必将坚持上述照会之条件，并向贵总长为最严重之申告。如因乱事致外侨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中国政府负其责任。为此外交团盼望中国政府，应有极严厉之设备，以杜武装军队拦入北京，及用飞机由空中轰击京城之事。为此照请贵总长查照。

第三个警告，也是四月二十日送出的，大概说：

兹因中国各省军队调动一事，外交团认为应请中国政府注意本公使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致贵总长之照会。该照会内开："外交团特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年来每次内战，必受外人多少讪笑责备，真是自取其辱。凡外人所受损失，无论其出于军队之行动，或因其放弃责任所致，定唯该管区之上级军官是问。各国必坚持请中国政府责令该上级军官，个人单独负其责任。"等因。兹特再为声明此态度，相应照请查照。

徐世昌一则逼于外人的警告，二则逼于国民的责备。怕外交团警告是真，怕国民责备是假。在无可如何之中，只得下了一道命令道：

近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遂致近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迭据曹锟、张作霖等电呈声明移调军队情形，览之深为怒然。国家养兵，所以卫民，非以扰民也，比岁以政局未能统一之故，庶政多有阙失，民生久伤憔悴，力谋拯救之不遑，何忍斫伤而不已？本大总统德薄能鲜，不能为国为民，共谋福利，而区区蕲向和平之愿，则历久不渝。该巡阅使等相从宣力有年，为国家柱石之寄，应知有所举动，民具尔瞻，大之为国家元气所关，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系。念生民之涂炭，矢报国之忠诚，自有正道可由，岂待兵戎相见？特颁明令着即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对于国家要政，尽可切实敷陈，以求至中至当之归。其各协恭匡济，奠定邦基，有厚望焉！此令。

按自民国六年以后，历任总统的命令，久已不出都门。现当奉、直双方，兵连祸结之时，这等一纸空言，还有什么效力？此老亦自取其辱。何况这时奉、直虽然反对，至于痛恶徐氏之心，却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奉方想拥出段祺瑞，直方想捧起黎黄陂，为后文黄陂复职伏线。各有各的计划，谁还顾到徐大总统四个字儿？这命令下后的第二天，两军不但不肯撤退，而且愈加接近，同时张作霖宣战的电报也到了，大约说：

窃以国事纠纷，数年不解，作霖僻处关外，一切均听北洋团体中诸领袖之主张，向使同心合力，无论前年衡阳一役，可以乘胜促统一之速成，即不然，而团体固结，不自摧残，亦可成美洲十三洲之局。乃一人为梗，大局益棼，至今日而愈烈，长此相持，不特全国商民受其痛苦，即外人商业停顿，亦复亏损甚巨，啧有烦言。作霖所以隐忍不言者，诚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蔑也，不料因此竟无故招谤，遂拟将关内奉军，悉数调回，乃蒙大总统派鲍总长到奉挽留，曹省长亲来，亦以保卫京、津，不可撤回为请。而驻军地点商会挽留之电，相继而至，万不得已，始有入关换防，酌增军队，与曹使协谋统一之举。又以华府会议，适有中、交两行挤现之事，共管之声浪益高，国势之欺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济之，所以牺牲一切，以维持国家者，自问可告无罪。若再统一无期，则神州陆沉，可立而待，因一面为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统一之进行，所有进兵宗旨暨详情，业于皓日漾日通告海内。凡有血气者，睹情形之危迫，痛丧乱之频成，应如何破除私见，共同挽救。乃吴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专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唯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当仁不让，嫉恶如仇，犹复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统一，不愿以干戈相见。不意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甘为戎首，宣战前来，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以励相我国家。事定之后，所有统一办法，谨当随同大总统及各省军民长官之后，与海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开会讨论公决。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诚悃以宣言，既不敢存争权争利之野心，亦绝无为一人一党之成见。皇天后土，共鉴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沥以闻，伏维公鉴！

张作霖这一个通电发出后，第二天夜里，西路便在长辛店开火了。接着东路马厂，中路固安，也一齐发生激战。吴佩孚因见战事重心在西路，便亲赴长辛店督战。前敌指挥董政国，见总司令亲来，格外猛烈进攻，士气也倍觉勇壮。奉军张景惠见直军勇猛，传

令炮兵队用排炮扫射，却不料吴佩孚早已有了准备，教军士们都埋伏在树林之中。那炮火虽烈，却也不能怎样加直军以损害。双方鏖战了一日一夜，奉军把所有的炮弹，已完全放完，此次战役，西人观战，皆谓各国战争，从无用炮火如奉军此次之利害者，可见奉军致败之因，而其炮火之猛烈亦可见。后方接济又没有到，炮火便突然稀少起来。吴佩孚因向董政国道："敌方的炮火已尽，我们不乘此机会进攻，更待何时？"董政国得令，便命掌号兵士，吹起冲锋号来。一时间直军都奋勇而进，奉军死命敌住，双方又战够多时。奉方看看抵敌不住，兵心已见慌张。直军见敌军阵线将破，加倍奋勇，奉军正要退却，恰好张作霖因恐张景惠有失，派遣梁朝栋带同大队授军赶到，奉军声势顿壮。梁朝栋令兵士用机关枪向直军扫射，直军死伤甚多。吴佩孚传令急退，奉军乘势追赶，追到良乡相近，直军早已退进城去。

奉军想过去抄击，不料刚到城边，忽然地雷炸发，把奉军炸死了好几百，伤的更众。以吴氏之勇，安得轻易退却，此中显然有诈，而奉军不知，冒昧追袭，宜有此役，此用兵所以贵知彼知已也。张景惠慌忙传令，退回长辛店。吴佩孚见奉军退去，正想反攻，恰巧授军赶到，不觉大喜，立即传令进攻，想不到奉军大队授军，又从侧面攻击过来。吴佩孚因唤董政国道："敌军气势正盛，炮火又烈，我们且暂时退回良乡，再设计破他罢！"又退兵，却是奇怪。董政国虽不知他什么意思，只是军令所在，怎敢违抗，自然遵令而退，改取守势。张景惠乘势进逼，吴佩孚又传令退军涿州。

这时恰好王承斌从中路赶到，原来王承斌虽是西路司令，因吴佩孚在西路督战，所以兼顾中路。这时听说西路屡退，连夜赶来。吴佩孚见了承斌，便笑道："我军正待胜敌，你来干什么？"从容谈笑，指挥若定，以此作战，安得不胜？王承斌怔了一怔，不觉也笑道："特来庆贺。"吴佩孚不觉大笑，因握着王承斌的手道："你道我何故屡退？因我探得敌军的军实弹械，都在三家店，所以诈退诱敌，一面却分兵去三家店，焚烧他的辎重，使他救应不及。我们再从正面向前急攻，岂有不能破敌之理？现在你来恰好，可代我挡住正面，我自己领兵去破三家店。"此公毕竟多谋。承斌十分佩服，自己率领士兵，和张景惠接战，却让吴佩孚去打三家店。

张景惠以为直军屡败之余，涿州必然旦夕可下，进攻得十分猛烈。王承斌也是直方一员战将，自然竭力抵抗，不让奉军得一些便宜。支持了两日，忽见奉军急退，知道吴佩孚攻击三家店已经得手，张景惠要回去救援，故此急退，便传令追击。奉军支持不住，不觉大败，仍然退回长辛店。王承斌克复良乡，正要前进，急见北面远远有一彪队伍到来，十分疑讶，连忙着人哨探，方知是吴总司令的军队，从三家店回来，不觉十分惊疑。两人见了面，承斌便问三家店事情如何？吴佩孚道："我军已围三家店，正要攻下，却不防敌军第二十七师全部从丰台开来，我军两面受敌，损失不少咧，攻三家店之计虽未售，而胜张景惠之计则已偿，可谓一半成功。且喜良乡已经克复，我军正好乘此战胜之威，分作三路进攻，以防敌军夹击。"商议已定，便命董政国率领本领队伍为左翼，进攻三家店，王承斌为右翼，进攻丰台，自己担任中锋，进攻长辛店。

这时张景惠率领一师之众，扼守长辛店，忽报吴佩孚亲自督队进攻，便和梁朝栋、邹芬奋勇抵抗。梁朝栋更是奋不顾身，指挥兵士冲击，想不到炮火无情，忽然一颗子弹飞

来，向梁朝栋的前心穿进，自背后穿出，梁朝栋一声啊呀，就此哀哉尚飨。主将一死，队伍自乱，此中不无天意。吴佩孚乘势冲锋，奉军纷纷溃退。张景惠止遏不住，只得拍马而走。邹芬还想死战，不料左股也中了一弹，也便负伤而逃。直军大获全胜，占了长辛店。第一次直、奉战争，此次亦系战争最烈之事。张景惠退到芦沟桥扎住，查点将士，梁朝栋已死，邹芬带伤，其余士兵死伤的更多，十分伤感愤激，因又抽调了几旅援军，誓死要夺回长辛店。真是一人拚死，万夫莫当，一场恶战，果然把直军击退，克复长辛。吴佩孚退了几十里路，到大灰场扎住，探听左翼，还在相持之中，不能抽调，自己军队又少，怎生支持得住？若从别外调兵，又恐远水救不得近火，正在徘徊无计，忽报冯玉祥率领本部队伍到来，此中不无天意。不觉大喜。冯玉祥见了佩孚，动问战事情形，佩孚说了一遍，玉祥沉吟了一回道："敌军骁勇，非用抄袭之计不能胜，如敌军来攻，请总司令在对面抵抗，我率领所部，从侧面抄去过去夹击，可好吗？"吴佩孚大喜道："如用抄袭之计，最好从榆垡过去，可惜那里的地势，我还不甚熟悉，最好你替我在这里应付一切，让我到榆垡察看形势，再作计较。"冯玉祥允诺。吴佩孚便至榆垡察着了一回，回到大灰场，双方已战了一日，这时刚才休息。吴佩孚因对冯玉祥道："榆垡形势很好，如由此渡河，包围奉军，必胜无疑，只可惜王承斌已由我派去援助中路张福来，上文只言左翼尚在相持之中，不及右翼，初疑漏笔，读此始恍然。一时不克调回，再则奉军炮火太烈，我军进攻亦很不容易，不知焕章可有万全之策么？"正是：

欲使三军能胜敌，全须大将出奇谋。

未知冯玉祥如何决策破敌，且看下回分解。

奉胜则必去徐而拥段，直胜亦必去徐而拥黎，故直、奉之战，无论孰胜，皆于徐不利，灼然可见也。徐既明知之，故处心积虑，必使奉、直免于一战，庶已得于均势之下，保留其地位，故其调停之念，实出至诚，然而私也。事势至此，竭忠诚之心，未必可以感人，况以公言济某私，而欲使悍将骄兵，俯首受命，宁非痴人说梦乎？徐氏素称圆滑，圆滑之极，往往弄得两不讨好，一败涂地，可笑亦正可怜也已。

第一三三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

却说吴佩孚问冯玉祥有什么计策破敌？冯玉祥想了一想道："奉军炮火虽烈，然不能

持久，我们不妨以计诱之，可令我带来之老弱残兵为先锋，敌人见了，必然轻进，等他们身入重地，炮弹不继，然后请大帅抄袭到他背后去，那时敌人前后不能救应，必然大败，我们乘势进攻，就可以复夺长辛了。”吴佩孚称善，当下依计而行。此时能用冯氏，后来又不能合作，何也？两军交绥，奉军见直军人甚少，战斗力又弱，果然仗着炮火之威，拚命前进，一点不作准备。直军且战且退，已退了好几十里。这边吴佩孚抄到奉军背后，前后夹攻，奉军大败，急急冲出重围，逃奔丰台。吴佩孚克复了长辛店，不想张作霖又加派了几旅救兵，使张景惠重夺长辛。吴佩孚奋勇抵御，一日之间，屡进屡退，长辛店得而复失者九次，终究因吴、冯二人都是武勇绝伦的大将，张景惠抵挡不住，仍复败退。恰好奉军中路失败，许兰洲阵亡，张作相虽称善战，终究不是王承斌、张福来的敌手，因此节节败退，西路也被牵动，不能复战。张景惠只得率领本部第一师，和第二十八师退往南苑，被驻京的一、九两师遣散。

还有奉军东路，初时虽屡次得利，连占大城、青县、霸县等处，无奈因张学良受伤，不能猛进，等到西路战事失败的消息到后，士无斗志，俱各溃散。李景林只得率领全军二万余人，退保良王庄、独流等处。不料直军进占落垡，乘势进攻，李景林支持不住，只得溃退，中途又遇直军用炮火截击，损失甚重，等到退回山海关时，已所余无几。张作霖见战事已一败涂地，民国以来，战事往往一败即溃，此非训练不精，实缘无主义之战，兵心不服，故胜则要功而猛进，败则一溃而难收，军阀家犹恃其武力，不知觉悟，可哀也。只得把司令部移到滦州，以图再举，以开平为第一道防线，令李景林扼守，古冶为第二道防线，令张作相防守，滦州为第三道防线，张作霖自己防守，昌乐为第四道防线，令孙烈臣扼守。一面收拾残军，一面补充军实。

吴佩孚探得消息，便也集中兵力，以胥吾庄为第一道防线，由彭寿莘担任，芦台为第二道防线，令穆旅担任，军粮城为第三道防线，由王承斌担任。前锋和奉军小接触了几次，阵阵胜利，滦州附近的地方，倒也占领了不少，一面又由海军总司令杜锡珪截击奉军的归路。原来杜锡珪本不决定助吴，后因萨镇冰南下，说蒋拯北上讨奉。蒋拯欣然答应，所以海军便加入了直方。前此奉方张宗昌想率兵乘舰，由青岛登陆，海军也曾帮助田中玉迎击，一面由田中玉通告日本，禁止奉军登陆。张宗昌的计策，方才完全失败。所以我国的海军力虽然很薄弱，然而在内战时，却也很有些用处。薄弱的海军，偏有利于内战，此二句言之痛心，闲话休提。

再说张作霖在没有战败以前，知道徐世昌屈伏于直军武力之下，与自己必无利益，便已通电独立，东三省政事，由东省人民自主，不受政府节制，与长江及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一面又暗地联络河南赵倜、赵杰兄弟，教他们独立。赵倜因河南的直军尚多，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一时不敢轻动，但是又怕将来直军战败，对不住奉方，不好见面。左思右想，只得宣告中立，以免得罪一方。不想刚在宣告中立的一日，奉军便已败退军粮城，赵倜十分懊悔，惟恐吴佩孚要和自己下不去，正在惶惑无主的时候，忽接报告说：“中央查办奉、直战争中罪魁的命令已下。”打落水狗。赵倜不知查办的是些什么人，急忙要来一看，却有两道命令，第一道是敕令奉军出关的，原文道：

前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至近畿一带，迭经令饬分别饬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战斗。近数日来，枪炮之声，不间昼夜，难民伤兵，络绎于道。闾阎震惊，生灵涂炭，兵凶战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严饬所部，停止攻击。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亦应退回原驻各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务各凛遵！此令。

第二道命令，才是查办罪魁的，原文道：

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军士，皆由于叶恭绰等构煽酝酿而成。祸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此令。

赵倜看完，把命令一掷，叹了口气道："事无曲直，兵败即罪，叶、梁等都是奉方的人，使直方战败，恐怕都是功臣了。"此公忽然作此公论，令人发笑。他话虽如此说，却已知奉方不足恃，竭力想和直派联络，因恐赵杰不知进退，有些意外的举动，以致挽回不来，便急忙拍了个电报给赵杰，教他不要妄动，想不到赵杰在前一天已经闯下了一场大祸。原来靳云鹗的军队，原驻郑州，因直、奉大战，形势吃紧，所以开拔北上助战，料不到刚到和尚桥地方，便遇着赵杰的军队，一阵邀击，靳云鹗出其不意，如何抵敌得住？抵抗了一阵，便败退待援。等到赵倜电报到时，已经不及。那靳云鹗败至武胜关后，立即电告曹锟、吴佩孚以及直系各督军乞援。吴佩孚见了这电报，便批交冯玉祥相机办理。其余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等，也分电冯玉祥和赵倜，愿出任调停。那冯太祥知道赵氏兄弟已为奉方所收买，决不肯善罢干休，所以一面请赵倜制止赵杰进攻，一面派兵救援靳云鹗。那赵倜见事已决裂，因和左右商议道："冯玉祥如果真心调停，就不派兵前来，这显然已不放心我了。却也聪明。要是由他削平老二，我的势力愈孤，他必然再行大举攻我，那时悔之何及。倒不如乘他不防，暗地在半路袭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岂不强如坐以待毙？"一相情愿，所谓知己而不知人也。左右也都怂恿他用武力解决，赵倜意决，便派兵埋伏在中牟附近，专等冯玉祥的军队厮杀。冯玉祥原是近代智勇名将，如何不防？此所谓知彼知己也。他一面派兵前进，一面早已另派精锐，绕出中牟之后，以备万一，赵军如何知道？一见冯军，便枪炮齐发，不防冯军的别动队，从后包抄过来，两面夹攻，赵军抵挡不住，败回开封。这时曹锟、吴佩孚还不曾知道赵倜邀击冯军的事情，所以在电呈徐世昌的时侯，并不曾说及。那徐世昌已在直军全权支配之下，见了电报，自然巴结，当即下了一个命令道：

据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电呈："据驻郑旅长靳云鹗、王为蔚等报称：'河南第一师师长赵杰，率领所部，袭攻郑州，职旅迫不得已，谒力抵御'等情。查郑防向

由该两旅驻守，赵杰竟敢声言驱逐，径行袭击，已电饬该旅长等，固守原防，弗得轻进，请即将赵杰褫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交河南督军，依法讯办”等语。豫省地方紧要，该师长赵杰身为将领，岂容任意称兵，扰乱防境，着即行褫夺官职，并勋位勋章，交河南督军赵倜，依法讯办，以肃军纪。此令。

这命令刚才发表，赵倜截击冯玉祥的报告又到，徐世昌只得也下令查办。改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递遗陕西督军缺，由刘镇华兼署。查办张作霖的命令，也在同日颁布。蒙疆经略使、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一律裁撤。并调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至于河南方面，赵倜、赵杰的实力已完全消灭，自然毫无抵抗，逃之夭夭。所晦气的，只有开封商民，未免又要搜刮些盘费，给他使用，这原是近来普通之事，倒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极沉痛语，偏作趣话，作者未免忍心。丢下这边。

再说张作霖虽然战败，在东三省的实力，并未消灭。奉方屡仆屡起，虽曰人谋，要亦地势使然。徐总统一纸公文如何中用？不到一天，东三省的省议会商会农会工会等团体领袖，因要巴结张胡，立刻发电，否认张作霖免职命令，那吴俊升、冯德麟、袁金铠、史纪常等，自不消说，当然也通电否认。可是张胡在滦州一方面，因前锋屡败，海军又图谋袭击后方，不敢逗留，支持了几日，便退出滦州。直军乘势占领古冶、开平、洼尔里等处，因吴佩孚此时目光，已从军事移到政治方面，也不大举进攻。倘能从此不用武力，岂不大妙？初时曹锟想请王士珍出来组阁，曾由曹锟领衔，和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萧耀南、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陆洪涛等联名请王士珍出山，收拾时局。王士珍虽非绝意功名的人，因鉴于时局的纠纷，并未全解，吴佩孚又尚有别种作用，辞谢不允。吴佩孚因和左右商议，拥护黎元洪出山，以恢复法统为名，庶几可以号召天下。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见国会有复活的希望，自然欢喜。他们在吴佩孚门下，活动已久，此时见他要恢复法统，王家襄便竭力撺掇道：“南北的分裂，实起于法统问题，大帅主张恢复法统，实是谋国的不二妙计。国会恢复，黄陂复职，南方护法的目的已达，当然只好归命中央，那时统一中国的首功，除了大帅，谁还当的上？便算美国华盛顿的功劳，也不过如此罢咧。”吴景濂也道：“大帅在战前本已想奉黄陂复位，因为外交团恐怕增加一重纠纷，表示反对，大帅才没有实行。现在奉军已一败涂地，中央的事情，只要大帅一开口，谁还敢说半个不字？何况恢复法统，原是为国为民，并不是为自己谋利益，国民正求之不得呢。大帅果肯做这样的义举，全国人民，竭力拥护还不够，谁还肯反对吗？”吴佩孚道：“我早已想过，恢复法统有两件最重要的，一件是恢复国会，一件是请黄陂复职，只不知先做那件才好。”吴景濂道：“这不用说，自然要先恢复国会。自然公的地位顶要紧，一笑。总统是由国会产生的，不恢复国会，总统便没根据了。”吴佩孚道：“这件事，我已示意长江上游总司令孙馨远，请他做个发起人，他已拍过一次通电，你们见过没有？”王家襄道：“我是吴议长向我说的，却不曾见过原电。”吴佩孚便把孙传芳的原电找出来，递给王家襄，王家襄接来看道：

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家襄看完电又道："这也奇怪，馨远这电报，说得很切实，为什么竟一些应响也没有？"吴佩孚道："这也无怪其然。你想我们内部自己也没决定确当办法，怎样有人注意？既你们两位都赞成先复国会，等我禀命老帅，和各省督军，联名发一个通电，征求国民对于恢复国会的意见就是了。"吴景濂笑道："这是好事，谁肯不赞成？何必征及别人意见。"此公向来专擅。老毛病至今不改。吴佩孚道："话虽如此说，做总不能这样做。而且我主张发电时，还不能单说恢复国会，须要夹在召集新国会和国民会议联省自治一起说，方才不落痕迹。"王家襄、吴景濂都唯唯称是。王家襄又道："北方的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南方的事情，也须注意才好。在事实必有此语，在文章亦不可不有此伏笔。听说广东政府已下令，教李烈钧等实行攻赣，大帅也该电饬老陈加紧准备才好。"吴佩孚道："不打紧，南政府免了陈炯明的职，陈炯明难道就此罢手不成？你看着，不要多久，广东必然发生内争，那时他们对内还没工夫，还能打江西吗？"吴氏料事雪亮，不愧能人。吴景濂忙答道："大帅是料敌如神的，当然不得有错，我们那里见的到呢。"家襄忙道："你我要是见的到此，虽不能和大帅一般威震四海，也不致没没无闻了。"说得吴氏哈哈大笑。两个恭维得不要脸。一个竟居之不疑，都不是真正人才。彼此商议了一回。吴、王方才辞出，在一处商议道："大帅不肯单提恢复国会，恐怕将来还有变卦，我们须要上紧设法才好。"两人商量多时，便决定再去见曹锟，请他先准议员自行集会。曹锟问子玉的意见怎样？吴景濂道："吴大帅非常赞成，不过要我们先禀明老帅，老帅不答应，他是不敢教我们做的。"曹锟听了这话，欢喜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俩原是不分彼此的。曹三一生做事，昏聩无能，偏能深信吴子玉，不可谓非绝大本领。既他这样说，你们只管先去集会便得，何必再来问我。"吴、王两人得了这两句话，十分欢喜，便又同去见吴佩孚，说老帅教我们先行集会。堂堂议长，一味奔走权门，谄媚军阀，如此国民代表，辱没煞人。正是：

反复全凭能拍马，纵横应得学吹牛。

未知吴佩孚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当奉、直初战之时，实粤中北伐之好机会也。乃陈炯明天良丧尽，叛国叛党，并叛身受提挈之中山先生，以致坐失事机，久羁革命，不免为吴佩孚所笑，此伧伧之肉，其足食乎？此中山先生所以深致恨于陈氏，盖非为私愤，而实为革命前途悲也。

第一三四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

却说吴景濂、王家襄对吴佩孚说曹锟叫他们先行集会，吴佩孚听说是老帅的意见，自然没有话说，叫他们到天津去自行召集了。这时李烈钧、许崇智、梁鸿楷、黄大伟等，奉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命令，誓师北伐，可惜已迟。江西省内，被他们攻克的地方，已经不少。吴佩孚虽明知他们必有内争，也不敢十分大意，便根据陈光远告急的电报，请政府令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率领本部军队南下。不过这种事情，吴佩孚并不怎样放在心上，骄气深矣。他所注意的，仍在政治方面。恰好孙传芳因五月十五的电报，无人注意，又打了一个电报给孙中山和徐世昌，原电大约道：

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弊，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历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长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留连？北京徐大总统，新会选出，旧会召集，新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徐世昌接了这电报，还不十分注意，不想第二天又接江苏督军齐燮元，来了一个电报道：

我大总统本以救国之心，出膺艰巨，频年以来，艰难干运，宵旰殷忧，无非以法治为精神，以统一为蕲向。乃不幸值国家之多故，遂因应之俱穷，因国是而召内讧，因内讧而构兵衅，国人之苦怨愈深，友邦之希望将绝。今则关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连祸结，靡有已时，火热水深，于今为烈。窃以为种种痛苦，由于统一无期，统一无期，由于国是未定。群疑众难，责望交丛。旷观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辙之途，欲其长治久安，不得不谋根本之解决。今则恢复国统，已成国是，万喙同声，群情一致。伏思我大总

统为民为国，敝屣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见了这两个电报，知道已不是马虎得过去的事情，便和周自齐商量办法。周自齐道："事已至此，总统要不声不响的过去，是万万办不到的了，不如借着孙传芳的电报，发一个通电，探探各督军的意见，各督军当然不能贸然决定办法，往返电商，交换意见，必然还要许多日子，捱得一天是一天。我们大可乘此转圜，现在便说得冠冕些，又怕什么。"徐世昌见他说得有理，便也发了一个通电道：

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志。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

徐世昌发这通电的时候，正是五月三十一日，第二天旧国会的宣言也到了，那宣言的原文道：

民国宪法未成以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乃两院既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当王、吴二氏率领一百多位议员，发表宣言的时候，冯玉祥和刘镇华也有电报请徐世昌辞职，把个徐世昌弄得六神无主，坐立不安，正在欲住不能、欲去不舍的时候，一尝鸡肋风味。忽保定方面，派张国淦来京，有要事见总统。世昌十分忧疑，急教请见。两人见了面，略谈了几句。国淦便开言道："近日孙馨远、冯焕章各督军的电报，和国会的宣言，徐先生都见到吗？"不称总统而称先生，不承认其为总统之意，在于言外，咄咄逼人。世昌呐呐的说道："都见到，都见到。"国淦道："既都见到，不知道尊意如何？"世昌勉强笑了一笑道："我

久想辞职，苦于没有机会，今日能够脱卸仔肩，是最好没有的了。就是当初，我也何曾愿意负这个巨责；都只为曹、吴两帅和雨亭极力劝驾，所以勉强上台，这并非个人私言。张先生洞烛事理，想必知道。”国淦道：“已往之事，可不必再提，徐先生既愿辞职，不知何日让出公府？”咄咄逼人。世昌听了，不觉一怔，接着又笑道：“我也很想早些出京，只恨尚有几件事情未了，待布置了再走何如？”国淦道：“曹、吴两帅吩咐，说得异常响亮。愈速愈好，徐先生倘迟疑不决，多延时日，恐有不利。”一边卑词哀告，一边咄咄逼人。世昌道：“决不过久，一两日内，必当离京。”至此亦决不能不说此语矣。国淦道：“既然如此，明日再来讨取回信。”说毕辞去。

世昌忧愤交集，无法可施，因想现今掌兵权的，只有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彼此还有些交谊，不如请他来商量商量，看有什么计较，主意打定，便急忙派人把王怀庆请公府里，把张国淦的说话，如此如彼的，说了一遍，请他代为想法。王怀庆想了半晌，方才说道：“这件事，直方要人，都已接洽一致，实在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我看总统还是让步些，免得惹气。”世昌见王怀庆也如此说，更觉忧愤，想了一回，又忽然道：“当初并不是我自己愿意干这牢什子的总统，原是他们怂恿我出来的，现在又这样逼我，其实难忍，此军阀之傀儡所以不易为也。我偏不走，看他们怎样奈何我？”王怀庆不做声，想当初亦在劝驾之列。半晌，方才冷笑道：“我看菊老还是见机些罢。他们原不和你讲什么前情，你要不走，他们老实说，合法总统已经复位，用武力来对付你，你怎样抵挡的住，到那时仍免不了一走，还坏了感情，失了面子，何苦呢！倒不如趁早让位，倒冠冕的多了。”。徐世昌仰首无话，良久，方才叹了一口气道：“我走后，他们难保不仍要和我为难，为后文伏线。与其走而仍不讨好，倒不如现在硬挺了。”王怀庆道：“总统如其果愿下野，所有生命财产，我当负保护全责。”世昌默然不语。王怀庆再三相劝，徐世昌方才答应，当日拟好了一道辞职命令道：

> 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因患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此令。

这命令用印发表后，便由王怀庆保护，悄悄出京去了。国务总理周自齐得了这道命令，便也下了一道院令道：

> 本日徐大总统宣告辞职，令由国务院依法摄行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此令。

一面，又由阁员联名致参、众两院一电，大略道：

自齐等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

黎元洪处，也去了一电道：

国事重要，首座不可虚悬，自齐等暂维现状，未便久摄，敬请钧座，即日莅京视事，并推恩洪明日来津迎迓。

谁知徐世昌虽去，黎元洪却并不曾允许复职。原来黎元洪隐居天津，日子已久，自从奉、直交恶，直方要人和旧国会议员，纷纷向他接洽，他门下的政客，也分头向各方活动。自从恢复法统之呼声一起，素来冷落的黎宅门口，顿时车马骈集，十分热闹起来。每日催他复职的电报，总有几十起。吴佩孚的电报尤多。各方的代表和国会议员，汽车马车，日夜往来不绝。黎氏因怕蹈覆辙，不肯轻易允诺。谁知在这万众欢迎的当儿，忽然接到一份出人意外的反对电报，那电报的原文道：

徐总统冬电，藉悉元首辞职赴津，无任惶惑。大总统对于民国为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个人便利卸职任。虽约法上代理协行，各有规定，而按诸政治现状，均有未合。即追溯民国往事，亦苦无先例可援。项城大故，黄陂辞职，河间代任期满，系在国会解散，复辟乱平以后。以故新旧递嬗，匕鬯不惊。今则南北分驰，四郊多垒，中枢尤破缺不全，既无副座，复无合法之国务院，则约法四十二条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代行摄行之规定，自不适用。乃仅以假借约法之命令，付诸现内阁，内阁复任意还诸国会，不惟无以对国民，试问此种免职行动，何以见重于友邦？此不得不望吾国民慎重考虑者一也。闻有人建议以恢复法统为言，并请黄陂复位，国人善忘，竟有率尔附和者。永祥等反复思维，殊不得其解。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统系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之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此理既明，则约法之解释援用，自无聚讼之余地。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暨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文，则当然黄陂辞职，自不发生法律问题。河间为旧国会选举之合法总统，则依法代理，应至本任期满为止，毫无疑议。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强而行之，则第一步须认河间代理为不法。试问此代理期内之行为，是否有效？想国人决不忍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国家纠纷。如此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以黄陂之德望，若将来依法被选，吾侪所馨香祷祝，若此时矫法以梏之，诉诸天良，实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国民慎重考虑者又一也。迩者，民治大进，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见。伪造民意者，已覆辙相寻，骫法自便者，亦屡试不清。孙帅传芳删电；“所谓以一人爱恶为取舍，更张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后乱渐纷”云云，诚属惩前毖

后之论。顾曲形终无直影，收获先问耕耘，设明知陷阱而故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永祥等怵目横流，积忧成痗，夙有栋折榱崩之痗，敢有推抱敛手之心？临崖勒马，犹有坦途，倘陷深渊，驷追曷及？伏祈海内贤达，准法平情，各抒谠论，本悲悯之素怀，定救亡之大计。宁使多数负一人，勿使一人负多数。永祥等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

这电报是六月三日，卢永祥从浙江拍发的。其余如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以及主张联省自治的褚辅成、孙洪伊等，也都纷纷表示反对。黎氏本人，因此愈加消极了。这时他门下的政客张耀曾等发起急来，也发了一个通电道：

约法及总统选举法之规定，总理在任期中，离职之情形，只有三种：一曰死亡缺位，二曰弹劾去职，三曰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三者有一，即为合法离职。三者以外，总统不让职于他人，他人不得以离职要总统，若其有之，是非法也。黎大总统于六年七月，被逼离职，尚余任期一年三月有余，其离职原因，与前述第一第二两事无关，即与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亦属毫不相涉。盖我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二项，所谓因故不能执行职务者，本师美宪前例，专指总统精神丧失而言。纵谓文义浑括，强为宽解，则所谓故者，当然依限于总统本身，所谓不能者，当然限于总统自动。譬如总统久罹重病，或因公远赴异国，援引适用，尚属可通。至于事故之生，出自他人，不能之原，由于压迫，如凭藉兵威，使总统不能在职，不敢复职者，是私擅废黜总统耳，非法律上所谓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也。私擅废除总统，本为法所不许，即当然不在法定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之列。藉曰不然，则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二项之规定，不啻明诏为副总统者，时时可驱除总统而代之。败纪奖乱，莫甚于此。立法本意，断断不然。故从法律上立论，自民国六年七月黎大总统之离职，推之法定三种原因，无一而当，是其离职，乃事实上之离职，非法律上之离职也。非法律上之离职，故不发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其离职无效，故冯副总统之代理，乃事实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无法律之效力。在昔大法摧毁，事实相尚，舍法言权，夫复何说？今则尊崇法统，万事资以判断，而法律上固赫然昭示，黄陂黎公，仍在大总统之位，而其行使职权时间，尚有一年三个月有余也。黄陂离职无效，一旦障碍既去，当然继续开会。黄陂继任应竟其未尽之期，亦犹国会续开，应满其前此未满之任。法理彰明，决非曲解，此则愿吾人共加注意者也。兹事体大，解释疑义，权固属于国会，敷陈常理，责仍在于学人。耀曾依法言法，自信无他，国人崇法护法，谅有同感。

这电发表，各方的议论愈多，但在时势情理各方面说起来，黎元洪实有不能不复位之势。当时黎氏原有这样一个通电：

自引咎辞职，蛰处数年，思过不惶，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释，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可见他辞意本来很坚，无奈直方各人，已成欲罢不能之势，如国务院代表高恩洪，京兆尹刘梦庚，商界代表张维镛、安迪生，曹锟代表熊炳琦，吴佩孚代表李单率，以及各省代表，共四十余人，都纷纷赴黎宅请黎复职，正是：

大运忽回春气象，寒门又似市廛中。

未知黎氏肯答应否，且看下回分解。

黄陂起义武昌，首创民国，论革命之功，自属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论，民国十余年来，自总统以迄军阀，亦未有洁身自好如黄陂者。故以功业言，以道德论，均不得不为民国完人。惜其才识稍短，不免受人利用，遂以退隐之身，再作一度傀儡，几致身名两败，性命不保。读史至此，不能不哀黄陂之长厚，而痛恨军阀政客之无赖也。

第一三五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

却说曹、吴和各团体各省的代表，纷纷赴黎宅请黎元洪复位。黎元洪被逼不过，只得说道："我亦是中华民国国民一份子，各方迫于救国热忱，要我出来复职，我亦岂能再事高蹈？但现在国事的症结，在于各省督军拥兵自卫，如能废督裁兵，我自当牺牲个人之前途，以从诸公之后。"措词却亦得体。因又发出一个长电，洋洋数千言，不但文辞很佳，意思亦极恳到。原电如下：

前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王议长众议院吴议长等宣言，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并承曹、吴两巡阅使等十省区冬电，请依法复位，以维国本。曾经复电辞谢，顷复奉齐督军等十五省区冬电，及海军萨上将各总司令等江电，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来电，均请旋京复职。又承两位议长及各省区各团体代表敦促，佥以回复法

统，责无旁贷，众意听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气，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固别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指，久为国病。举其大害，厥有五端：练兵定额，基于国防，欧战既终，皆缩军备，亦实见军国主义，自促危亡。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友邦之劝告不闻，人民之呼吁弗恤。强者拥以益地，弱者倚以负嵎，虽连年以来，或请裁兵，或被缴械，卒之前省后增，此损彼益，一遣一招，糜费更多。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势必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一也。度支原则，出入相权，自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中央以外债为天源，而典质皆绝，文吏以横征为上选，而罗掘俱穷。弁髦定章，蹂躏预算，预征至及于数载，重纳又限于崇朝。以言节流，则校署空虚，以言开源，则市廛萧条，卖女鬻儿，祸延数世，怨气所积，天怒人恫，二也。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效其上，时所有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或乃暗煽他人，先行内乱，此希后利，彼背前盟，始基不端，部属离贰。各为雄长，瓜剖豆分，失势之人，不图报复，阴结仇敌，济其欲心。祸乱循环，党仇百变。秦镜不能烛其险，禹鼎不能铸其奸，覆亡相寻，惛不怨悔，宰制一省，复冀兼圻。地过八州，权逾二伯，扼据要塞，侵夺邻封，猜忌既生，杀机愈烈，始则强与弱争，继则强与强争，终则合众弱与一强争，均可泄其私仇，宁以国为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共和精神，首重民治，吾国地大物博，交通阻滞，虽有中枢，鞭长莫及，匪厉行民治，教育实业，皆难图功。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长皆其姻娅，议员皆其重台，官治已难，遑问民治。忧时之士，创为省宪，冀制狂澜，西南各省，迎合潮流，首易为总司令，复拟易为军务院，隶属省长；北方明哲，亦有拟改为军长，直属中央者。顾按其实际，以为积重难返之势，今之总司令，固犹昔日之督军也。异日之省长、军长，亦犹今之总司令也。易汤沿药，根本不除，虽有省宪，将焉用之？假联省自治之名，行藩镇剽分之实，鱼肉我民，而重欺之，孑遗几何，抑胡太忍，四也。立宪必有政党，政党必有政争，果由轨道，则政争愈烈，真义愈明，亦复何害。顾大权所集，既在督军，政党争权，遂思凭藉。二年之役，则政党挟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倚督军为中心。自是厥后，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之内，分数区焉，一人之下，分数系焉。政客藉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使全国人民，涂肝醢脑于三端之下，恶若蛇蝎，畏若虎狼，而反键飞钳，方鸣

得计，卒至树倒猕散，城崩狐迁，军人身徇，政客他适，受其害者，又别有人。斩艾无遗，终于自杀，怒潮推演，可为寒心，五也。其余诸祸害，尚有不胜枚举者。元洪当首义之时，原定军民分治，即行废督，方其孑身入都，岂不知身入危地，顾欲求国家统一，不得不首解兵柄，为群帅倡。祸患之来，听之天命，轻车骤出，江河晏然。督军之无关治安，前事具在。项城不德，帝制自私，利用劝进，授人以柄，荏苒至今，竟成跖戾。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谋。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或谓："兹事体大，旦夕难行，必须于一省军事，妥筹收束，徐议更张。"不知陆军一部，责有专司，各地独立，师旅皆自有长官统率，与督军存废，景向无关。督军果自行解职，但须收束本署，旬日已足，此外独立师旅，暂驻原地，直接中央，他日军制问题，悉听军部统筹，全局妥为编制，此不足虑者一。或谓："师旅直属，恐饷项无出，激成变端。"不知其军饷皆取国赋，非损私财，督军虽废，国赋自在，且漫无考核之军事费，先行消灭，比较今日欠饷，或不至若是之巨，此不足虑者二。或谓："仓猝废督，恐部属疑惧，危机立生。"不知督军易人，党系不得，恐遭遣散，心怀反侧，诚或有之。若督军既废，咸辖中央，陆军部为全国最高机关，昭然大公，何分畛域？万一他日裁兵，偶然退伍，军部亦易于安置，何惧投闲？督军果剀切劝导，当可涣然冰释，此不足虑者三。或谓："督军皆望重功高，国人托命，一旦废除，殊乖崇报。"不知所废者制，并非废人，督军多首创民国，与同休戚，投艰遗大，重任正多。望崇者，国人必有特别之报酬，功伟者，国人亦有相当之付托。果肯自行解职，国人更感激不暇，宁忍听其优游？否则民意所趋，发生误会，恐有不能相谅者。人情莫不去危而就安，避祸而求福，督军之明，抑岂见不及此？此不足虑者四。或谓："战事方剧，兵祸未平，猝言废督，必至统率无人，益形危险。"不知全军司令，并非尽倚重督军。且年来战争，皆此省与彼省，此系与彼系耳。即或号召名义，彼善于此，国人皆漠然视之，所谓春秋无义战也。若既求统一，中央当一视同仁，不分畛域，从前误解，悉可消融；万一怙恶不悛，征伐之权，出自政府，亦觉师直为壮，此不足虑者五。或谓："中央此时已无政府，稽留时日，牵动外交。"不知阁员摄行，已可负责，且法统中绝，已及五年，国人淡然若亡，久侪元洪于编户，此元洪法律不负咎也。元洪所述，论既至公，事犹易举，久延不决，责有所归，此元洪事实之不负责也。况华府会议，外人以友谊劝告，久有成言，各公使旁观既熟，高义久敦，当必恤此阽危，力为赞助，此不足虑者六。或谓："总统不负责任，废督与否，应俟内阁主持。"不知出处之道，不可不慎，量而后入，古有明箴。以今日积弱之政府，号令不出国门，使非督军自行觉悟，则废督之事，万非内阁所能奏功，彼时内阁可引咎辞职，总统何以自处？若督军自行觉悟，放刀成佛，指顾间耳，嗣后中央行政，亦易措施。此为内阁计，应先决者一。或谓："东海去位，京畿空虚，一再迟延，恐生他变。"不知国无元首，匪自今始，总统一职，名存实亡，空籍纵久，何关轻重？京畿责任，自有长官，必可

以维持秩序，果有其变，元洪无一兵一卒，又何能为？若督军不废，他日京畿战祸，能保其不续见乎？此为地方计，应先决者二。或谓："督军爱戴，反欲废之，以怨报德，非所宜出。"不知督军请复位者，为有利国家也，元洪请废督军，亦为有利国家也，目的既同，肺腑互谅，元洪与各督军，分同袍泽，情逾骨肉，十年患难，存者几人？他日共治天下，胥各督军自赖，既倚重之，必保全之。此为督军计，应先决者三。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刻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元洪虽求为平民，且不可得，总统云乎哉？方将老死于津海之滨，不忍与世人相见。白河明月，实式凭之，废不能遍，图不能尽，腼然出山，神所弗福。救国者众人之责，非一人之力也，死无所恨。若众必欲留国家障碍之官，而以坐视不救之罪，责退职五年之前总统，不其惑欤？诸公公忠谋国，当鉴此心，如以实权为难舍，以虚号为可娱，则解释法律，正复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痛哭陈词，伏希矜纳。黎元洪鱼叩。

通电发后，曹、吴复电，首先赞成，愿即废督裁兵，为天下倡，请黎早日赴京负责。其余如河南冯玉祥、陕西刘镇华、湖北萧耀南和孙传芳、四川刘湘、山东田中玉，安徽张文生、江西陈光远，江苏齐耀珊、海军杜锡珪、萨镇冰等，也纷纷复电赞成，此皆所谓今之投机家也。力请黎氏即日晋京。更兼黎派政家，也都纷纷催促，以为机不可失，于是黎元洪在六月十日连发两电，一电谓："各督复电允废督裁兵，谨于十一日入都。"一电谓："入都暂行摄行大总统职权，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到了次日，由各省代表人等，奉迎入都，摄行大总统职权，明令撤销六年六月十二日之解散国会令，兼国务总理署教育总长周自齐、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董康、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农商总长齐耀珊、署交通总长高恩洪等，均准免去本兼各职。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谭延闿署内务总长，董康署财政总长，吴佩孚署陆军总长，李鼎新署海军总长，王宠惠署司法总长，黄炎培署教育总长，张国淦署农商总长，高恩洪署交通总长，谭未到前，由张国淦兼代，黄炎培未到前，由高恩洪兼代。一切政事，也很有更张。国内报章腾载，全国欢呼，各省人民，顿时都有一种希望承平之象，以为从此可入统一太平时期。论到黎氏为人，虽则才力不足，却颇有平民气象，不说别的，单论公府中的卫队，以前总有这么二三营陆军，驻扎白宫内外。到了黎氏复职，便一律裁撤，只用一百多个警察维持。单举卫队一事，即为后文公府被围张本。即此一端，其他也可想见了。此自是持平之论。闲话休提。

却说黎氏复职以后，不但直派各督，一致拥戴，便是素持反对，如卢永祥、何丰林等，也都电京承认。这时直、奉战争，还未完全解决，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特电黎氏，

主张奉、直停战，并陈办法四条：一请直军退驻留守营，奉军即开始撤退出关，于七日内撤尽，以保双方安全。二请中央派一双方都有友谊的大员，并双方各派公正人，共同监视双方撤退，以期妥协。三谓督军巡阅之废止，全国一致，东三省不能独异。四撤兵后京奉路即恢复原状。黎氏接到这电报后，一面转交吴佩孚、曹锟，一面电复东三省，征求切实意见。那东三省联合会的电报，原由张作霖授意而发的，得了黎氏复电，自然还去和张作霖商议。

这时张作霖已改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自滦州退出后，因战争失败，影响到东省市面，不但人心恐慌，银根更十分吃紧，纸币的折扣，逐渐低落，因此张学良等，主张与直派议和，请英国传教师德古脱氏运动外交团出来调停。德古脱因张学良也是教徒，当然允许帮忙，想不到外交团反因怕受干涉中国内政嫌疑，大都不肯接受这个提议。张学良无法，只得仍请德古脱以私人资格，介绍自己和直军直接谈判。此时直军司令部已移至秦皇岛，吴佩孚自己却在保定，陆军总长一职，也未就任，司令部的事情，完全由彭寿莘在那里处理，所以德古脱氏先介绍张学良到秦皇岛和彭寿莘相会。两人谈了一回，意思非常接近，当下彭寿莘特电陈明吴佩孚，双方订定于六月十一日提议具体办法。学良回去和作霖说明，作霖当时也没有什么话说。

也是活该山海关附近小百姓的灾星未退，到了次日，奉、直两军又发生一次冲突，奉方偏得一个小小胜利，张宗昌等便撺掇张作霖乘胜反攻。作霖认为妙计，无论别人如何阴止，也不肯听，立刻加派大队，大举进攻。直军乘战胜余威，如何肯伏输，不消说，当然也是猛烈反攻。奉军究竟是丧败之余，如何抵抗的住？战了一昼夜，大败而退。直军长驱直进，正在得意非常，料不到震天价一声响，地雷触发，把前锋军士，炸死了几百，急忙退回阵线。奉军又乘势反攻，直军正抵抗不住，幸喜援军开到的快，没有失败。奉军也因人数尚少，不能取胜，又添了一师生力军队，两方就此剧战起来。相持了三日三夜，双方死伤，均达数千。吴佩孚此时已命张福来回防岳州，听这个消息，急忙和王承斌同到阵线上来观察。看了一回，便和王承斌定计道："如此作战，损失既多，胜利又不可必，不如派军队过九门口，绕到长城北面，攻敌军之背，敌军首尾受敌，可获大利。"王承斌欣然愿领兵前往，当日领了本部军队，悄悄过了九门口，来到奉军背后。

奉军正和直军死战，想不到一阵枪炮，纷纷从背后飞来，只道是自己军队倒戈，军心立刻涣散，纷纷溃退。副总司令孙烈臣，正在亲自督队，见了这情形，知道止遏不住，只得败退。想不到王承斌的军队沿途截击，不但士兵死伤极多，连自己也身中流弹，不能作战。张作霖经此大战，知道已届非讲和不可的时候，只得又叫张学良央求德古脱运动外交团调解。张学良不肯道："当初原劝父亲暂时忍耐，息战讲和，也好养精蓄锐，等他们有隙可寻时，再图以逸待劳，必然可以报此大仇。父亲偏要听别人的话，要乘势反攻，才有今日之败。老张非执拗也，总是不伏气耳。德古脱原和他们约定十一日，商订具体办法，我们已失了信，再去求他，如何肯答应？"张作霖变色道："你是我的儿子，怎取摘我短处？只好摆出老爹爹架子来了。没了你，难道我就不能讲和不成？"学良碰了一个钉子，只得仍和德古脱去商议。德古脱果然不肯答应，说："已经失信了一遭，无脸再去见人。"学良

回报张作霖。张作霖无法，这才授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向北京政府求和。方得到黎氏回电要提出切实办法，便又回电，愿派张学良、孙烈臣为代表，入关讲和。吴佩孚便派前线的王承斌和彭寿莘为代表。双方磋商了几日，方才订定和约，划出中立地点，双方各不驻兵，并请王战元、宋小濂监视撤兵。到了六月二十八日，双方军队，都撤退完毕，直军调回洛阳，秦皇岛的司令部，到七月四日撤销。第二日，京奉路完全通车，一场大战，就算从此了结。不过换了一个总统，几个阁员，双方除却损折些械弹粮饷和将士的生命而外，也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利益，痛语可作军阀棒喝。却冤枉小百姓多负担了几千万的战债，几千万的战时损失，万千百条的性命，岂不可叹？沉痛之至。闲话休提。

却说吴佩孚自黎氏入京就职后，以为大功告成，南北之争，就北可免，因此电请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等北上，共议国事。正是：

要决国家大计，端须南北同谋。

未知中山先生等，究肯北上否，且看下回分解。

一场大战，极五花八门之观，自有中华民国以来，兵连祸结，未有若斯之盛也。究其开战之由，与战事结果，败者固垂头丧气，胜者亦所获几何。善夫，作者之言曰：双方除损兵折将丢械伤财外，都无利益可言，徒然为国家增负担，为小民毁身家而已。嗟夫！不亦大可已哉！不亦大可已哉！

第一三六回
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

却说孙中山先生在广西预备对北用兵，屡次电嘱陈炯明筹饷，谁知陈炯明此时已暗和吴佩孚通款，不但不肯遵命，而且克扣饷械，布散流言，惟恐北伐军不败。中山虽念他以前的劳绩，不忍重惩，但为革命前途起见，又不得不将其停职，所以在四月二十一日那天，护法政府下令，罢免陈炯明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本兼各职，所遗广东省长一职，以伍廷芳继任，并将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陈炯明得了这个命令，便带领本部军队，连夜开到惠州驻扎，自己避到香港去了。第二天中山先生和许崇智、胡汉民等，回到广州，和伍廷芳诸人说起这件事，彼此嗟叹不已。此时陈炯明虽去，广州治安，并无变动，更兼中山自己回来布置了一回，越觉四平八妥。

有人说陈炯明军队，并未解决，恐怕接连北方军阀，为内顾之忧，须要根本铲除才好。却非过虑。中山先生向来是忠厚待人的，听了这话，便道："竞存虽然根性恶劣，决不至作反噬之事。此之谓以君子之心，测小人之腹。何况其部下不少明理的人，岂有异动？"因又和

伍廷芳、廖仲恺等商议："内部的事情虽多，北伐却万不可中止，我意欲即令李协和率师攻赣，你们以为何如？"虽在危急多事之秋，而无一时忘却北伐，为国之忠，令人感泣。廖仲恺道："总统日夜忧勤，无非为着护法，想解除北方人民被军阀压迫的痛苦，北伐不成功，护法的目的不能贯彻，北方的人民不能解除痛苦，总统的计划，自是虑得重要。"伍廷芳也很赞成此说。中山大喜，便下令饬李协和攻赣，一面又派许崇智、梁鸿楷两军，同时出发，攻击赣南。许、梁奉命，当即厉兵秣马，纷纷出动，赣南的守备很弱，如何当得北伐军的精锐，一见北伐军的旗号，便相率溃退，因此许、梁两人，兵不血刃的得了龙南、虔南两县，略为布置，便继续推进。

此时陈炯明部队，也陆续由桂返粤，到广州以后，便向护法政府提出要求，一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两职，促其归国，二罢免胡汉民。中山先生见了这两项要求，想起陈炯明以前的功绩，很觉惋惜，便又令他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地方军队，均准节制调遣。象总统这样仁慈宽大，若在别人，不知道要如何的感激，知人则哲，惟帝其难。本来知人是最不容易的，但孙先生之于陈竞存，却不能以此相比，因先生非不知陈氏为人者，当时所以收容之故，必有难言之隐，不得已暂以相忍为政耳。谁知陈炯明受了吴佩孚的通款，竟忘了革命的天职，不但不肯就职，而且暗地嘱使部将叶举等通电请孙总统下野，一面派兵围攻总统府，占领行政各机关，并派兵进驻韶关，遏阻北伐军的归路。孙总统本是仁厚宽大之人，除却心心念念，在于革命救国外，其余的事情，不甚放在意中。近因迭报黄大伟占领崇义，许崇智占领信丰、南康、赣州、李烈钧占领大庾，十分高兴，因出师未久，江西已半入护法政府管辖之下，不能没有统辖的官吏，便下令任命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徐元诰为政务厅长。

后来又据报北政府所派的援赣总司令蔡成勋，虽于六月十三日到南昌，却和陈光远不睦，倾轧甚烈。陈光远愤而辞职，北政府已下令废除江西督军，以蔡成勋节制江西全省军队。江西省长杨庆鋆原是陈光远的私人，当然连带去职。北政府为要见好护法政府起见，不委别人，竟以谢远涵继任。也算苦心，一笑。这消息刚好和吴佩孚邀请中山先生北上的电报齐到，中山见了吴佩孚的电报，只付之一笑，并不回答，只催促北伐军赶紧前进。

想不到六月十五日的晚上十点钟，中山正在批阅军牍，忽然接到一个军官的电话报告，说今夜粤军将有变动，请总统赶紧离府，中山不信，原是不肯逆诈工夫。批阅军牍如故。又过了两个钟头，忽见秘书林直勉匆匆的进来，向中山行了一个礼，便忙忙的说道："报告总统，今夜消息很不好，请总统赶快离开公府，暂时避一避！"中山等他说完，很从容的说道："请你先说明白，怎样一个不好消息？"林直勉道"据确实的报告，粤军准定在今夜发动，围攻公府，请总统赶快暂避。"中山微笑道："竞存便险恶，也决不至做出这种灭伦反常的事情，何况其部下又都是我久共患难的同志，就使竞存确有此心，他们也未见得肯助桀为虐。你听得的，莫非是些谣言罢？"正说着，参军林树巍也惊慌失色的走了进来。中山方要询问，林树巍已启口说道："请总统赶紧离开公府，粤军要来围攻公府了。"中山道："你们不必惊疑，这必是不逞之徒，在那里造谣，诸君万一信以为实，反

使粤军生疑，倒是激之成变了。”林直勉道：“粤军素来蛮不讲理，总统决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于总统时，总统将怎样办呢?”中山慨然道：“广州的警卫军，我已全部调赴韶关，即此便可见我并没有一点疑忌彼等之心，就使他们要不利于我，也何必出此下策。自是仁人长者，明哲之见，其如直勉所言，不可以常理度之何？如敢明目张胆，谋叛作乱，以兵力加我，则其罪等于灭伦反常，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何况我身当其冲，岂可不重职守，临时退缩，屈服于暴力之下，贻笑中外，污辱民国，轻弃我人民付托的重任吗?性命轻而体制重，先生可谓见大持重。我在今日，惟有为国除暴，讨平叛乱，以正国典，生死成败，非所计也。”其言慷慨，可泣鬼神。林直勉、林树巍等见先生决心如此，不敢强劝，只得叹息而退。

中山因时候已迟，便也退入私室就寝。谁知刚好睡倒，各处的电话，接连不断的，都来报告这事，请中山速速离开公府，中山神态镇定，一些也不变更。到了二点多钟，粤军又有军官潜自出来报告，说：“粤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两点钟出发，并备好现金二十万，以为谋害总统的赏金。并且约定事成之后，准各营兵士，大放假三日。”按大放假为粤军大抢劫之暗号。以大抢三天为攻击先生之报酬，先生足以千古，而陈氏之罪恶不法，上通于天矣。中山听了这话，还不肯十分相信，正待解说，忽听一声很尖厉的号声，远远的飞入耳里，接着到处也掌起号来，不一刻，号声由模糊而渐渐清楚，方知粤军确已发动，因即传令卫队，准备防御，那军官也告辞而去。这时已有三点多钟，林直勉、林树巍等，又来苦劝中山暂离公府。中山厉声道：“竞存果敢谋逆作乱，则勘乱平逆，是我的责任，岂可胆小畏避，放弃职守?万一力不从心，亦惟有一死殉国，以谢国民，怎说暂避的话?”数言可贯金石，今日读之，犹觉生气食虎。第一次慨然，第二次厉声，其意志愈坚矣。林直勉等再三相劝，中山只是执意不从。树巍见他坚决如此，知道不是言语所可争，也不管什么，便上前挽住中山的手，想用强力扶他老人家出去，一人作倡，人人应和，一时间七手八脚的把一位镇定不屈的中山先生四面扶住，用力挽出公府。中山先生挣扎不脱，只得和他们同走。先生不屈于强暴凶横的威势，却屈于忠义恳挚的武力，为之一笑。

这时路上已布满了粤军的步哨，见了中山一行人，莫不仔细盘诘。幸喜林直勉口才很好，才得通过。刚到财政厅前，粤军的大队已经到来，众人因被盘诘的利害，不能通过，中山先生只得单身杂在粤军之中，一同行走。先生向来非常镇定，临到大事的时候，更是从容不迫，粤军只道是自己队伍中人，并不疑心，比及到了永汉马路出口，方才脱险，便走到长堤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听说中山到来，又惊又喜，惊的是粤军必然确已发动，喜的是总统幸脱虎口，当下忙忙的迎接到里面，谈了几句。树德道：“此地无险可守，万一叛军大队攻击，必又发生危险，不如到楚豫舰上，召集各舰长，商议一个讨贼的计划罢。”中山然其言，便和他一同到楚豫舰上，召集各舰长商议平逆之策，各舰长不消说，自然义愤填膺，誓死拥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第三天，有人从公府逃出，向中山陈诉粤军的残暴。中山先问五十多个卫队的情形，那人道：“卫队在观音山粤秀楼附近，对抗了三四个钟头，叛军冲锋十多次，都被卫队用手机关枪击退。死伤的数目，总在三四百以上。后来因为子弹缺乏，才被叛军缴械。还

有守卫公府的警卫团，和叛军抵抗了十多个钟头，后来子弹告绝，全被缴械。缴械以后，判军又用机关枪扫射，全都被害了。”真可谓竭狠毒之能事，尽残忍之大观。中山叹息不已，那人又道：“叛军初时用速射炮注射公府，后来恐总统还在粤秀楼，又用煤油烧断通公府的桥，以防总统出险。沿路伏着的叛军更多，专等总统的汽车出来，突出截击。后来始终没见总统出府，还仔细搜检了一回呢。”中山点头微喟，挥手令退。

那人去后，忽报外交总长伍廷芳和卫戍司令魏邦平来见。中山立刻传见，两人进内见了中山，便议论讨平叛逆的事情。中山令魏邦平将所部集中大沙头，策应海军进攻陆上的叛军，恢复广州防地。魏邦平唯唯遵命，中山又向伍廷芳道：“今天我必须带领舰队，讨平叛军，否则中外人士，必定要笑我没有勘乱之方，而且不知我行踪所在，更易使革命志士涣散。始终见大持重，不靳靳于小节。假如畏惧暴力，蛰伏黄埔，不尽讨贼职守，徒为个人避难苟安之计，将怎样晓示天下呢？”伍廷芳听了非常赞服，立刻出舰登陆，通告各国驻粤领事，严守中立。魏邦平也告辞而去。

中山当即统率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各舰出动，由黄埔经过车歪炮台，驶至白鹅潭，当令各舰对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的粤军发炮。粤军因没有障阻，不能抵抗，死伤的约达六七百人，大部顿时溃走。舰队沿长堤向东前进，不料魏邦平所部陆军，竟不能如期策应。粤军乘势复合，发炮抵抗。中山知道乱事不能即平，只得暂时率舰回至黄埔，商量第二次进剿方法。那陈炯明见海军拥护中山，知道不收买海军，决不能消灭中山的活动能力，便进行运动海军中立。因海军正在愤激的时候，急切未见效果，便勒军广州城内，实行其大放假的预约，抢掠烧杀，愈久愈烈，甚至白昼奸淫，肆无忌惮。有女子轮奸至五六次之多，腹胀如鼓而死者。残酷的情形，令人闻之发指。中山在舰上听见这些消息，愈加伤感，因陆军力量薄弱，当即写信给前敌李协和、许崇智、朱培德、黄大伟、梁鸿楷等，教他们迅速回粤平乱，有“坚守待援，以图海陆夹攻，歼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语。自己又从楚豫舰移到永丰舰办公。

此时各处起义的军队颇多，在黄埔一带的，有徐树荣、李天德、李安邦等所部约一千多人，军威稍振。中山正思攻取鱼珠、牛山各炮台，为扫灭叛军的预备。忽然有人进来报说：“伍总长廷芳逝世。”不觉吃了一惊，把手中的笔，跌落地上，因流泪向左右说道：“本月十四日，廖仲恺因赴陈炯明惠州之约，不想被扣石龙，生死未卜，已使我十分伤感，现在伍总长忽弃民众托付的重任，先我而逝，岂不可伤？”海军将士听了，也十分悲愤，誓必讨贼。廖仲恺被扣事，亦属重要，述诸总理口中，亦省笔之法也。并全体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表示服从总统，始终不渝的决心。这时粤军运动海军，正在猛进，故各舰中的不良官长，已颇有不稳的举动，因此也有带兵来问中山道：“我们官长和叛军订立条约，是不是已得到总统的许可？”中山不好明言，又不愿追问，只微微点头而已。此等处不但显见中山之仁厚宽大，其智虑亦非常人所及。盖如一追问或明言已所不许，则事必立刻决裂矣。海圻各舰兵士，以此都疑心温司令有不利中山之举，要想拒绝司令回舰。中山闻知，再三调解，方才没有实现。其实这时的海陆军有显明从逆的，有态度暗昧，主张中立的，不过尚在酝酿之中，

尚未完全成为事实。所以中山惟出以镇静，全以至诚示人，大义感人，以期众人感动，不为贼用。陈炯明此时本在暗中操纵指示叛军的行动，并不曾公然露面，但是舆论上已唾骂的非常利害。陈炯明没法，只得差钟惶可带了自己的亲笔信，到永丰舰上，晋谒总统，恳求和解。原信道：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此正怨尤语也。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专此即请钧安。陈炯明敬启。六月二十九日晚。

中山见了这封信，还没下什么断语，忽然魏邦平来见，中山便把这封信交给他看。魏邦平把信看了一遍道："看他这封信，也还说得很恳切，或者有些诚意，不知总统可准调解？"中山正色道："当初宋亡的时候，陆秀夫恐帝受辱，甚至负之投水而死。魏同志！今日之事，不可让先烈专美于前，我虽才疏，也不敢不以文天祥自勉。宋代之亡，尚有文、陆，明代之亡，也有史可法等，如民国亡的时候，没有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人，怎样对得住为民国而死的无数同志？作将来国民的模范。既自污民国十一年来庄严灿烂的历史，又自负三十年来效死民国的初心，还成什么话？"声裂金石，语惊鬼神。魏邦平见中山说得十分严正，不觉勃然变色，正是：

正语忽闻严斧钺，厚颜应须冷冰霜。

未知他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以中山先生之仁厚宽大，而竟有利用其仁厚宽大，以逞其干法乱纪悖逆不道之事者，则信乎叔世人心之不足恃，而君子之不易为也。然而盘根错节，正以造成伟大人物之伟大历史，而最后胜利亦终操于伟大人物之手。彼阴贼险狠之小人，徒为名教罪人，天壤魔蠹而已。吾人观于先生与陈氏之事，乃又觉君子不易为而可为，小人可为而终不可为也。

第一三七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埔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

却说魏邦平听了中山先生一席说话，不觉变色逊谢。邦平去后，海军的消息，日渐恶劣，纷传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将私离黄埔，任听鱼珠、牛山各炮台炮击各舰，不肯相助。一时人心极为惶恐，中山仍是处之泰然，非常镇定，在此危疑震撼之秋，吾不屑责陈炯明，又何忍责三舰，先生之意，殆亦如此。因此浮言渐息。过了几天，钟惶可又代陈炯明至永丰舰，向中山求和。中山笑道："陈炯明对我毫无诚意，求和的话，岂能深信？况且本系我的部队，此次举动，实是反叛行为，所以他只能向我悔过自首，决不能说求和。"名不正则言不顺，先生以正名为言，亦是见大务远。钟惶可还待再说，忽然魏邦平派人来见中山，中山传见，问其来意。来人道："魏司令对陈炯明愿任调停之责，拟定了三个条件，先来请总统的示下。"中山问他怎样三个条件？来人道："第一条是逆军退出省城，第二是恢复政府，第三是请北伐军停止南下。"中山斟酌了一回，方才答应，钟惶可见中山已经答应，便和魏邦来派来的代表，一齐告退。

两人去后，忽然又有粤军旅长李云复派代表姜定邦来见。中山回顾幕僚道："你们猜李云复派代表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秘书张侠夫对道："大概是求和之意。"中山点头道："所见与我略同，就派你代表我见他罢！你跟我多年，说话必定体会我的意思，也不用我嘱咐了。"张侠夫应诺，便出来招待姜定邦，问其来意。姜定邦道："此次事件，实出误会，陈总司令事前毫未知情，近来知道了这件事，十分愧恨，情愿来向总统请罪，务乞张秘书转达总统海涵，狗对厕坑赌咒。李旅长愿以身家性命，担保陈炯明以后断无叛逆行为，也请转达总统。"张侠夫道："李旅长如果能附义讨贼，则总统必嘉奖优容，毫无芥蒂，断无见罪之意。至陈炯明实为此次事变的祸首，亦即民国的罪魁，如可赦免，那么反复无常的叛徒，谁不起而效尤，还有什么典型法纪可言。"其言亦颇得体。姜定邦再三请张侠夫向总统进言劝解，侠夫道："转言断没有不可以的，至于答应不答应，总统自有权衡，兄弟也不敢专擅。"定邦笑道："只要张同志肯向总统善言，兄弟就感激不尽了。"说毕，又再三恳托而去。

张侠夫回报中山，中山道："陈炯明请罪，既无诚意，却偏有许多人来说话，难免别有狡计，我们还当赶紧催促前敌各将士回粤平乱，不可中了他缓兵之计。"林直勉等，这时也在左右，当下插言道："在目下状况之中，这回师计划，实在非常重要而且急迫。听说温司令因受败类何某等挟制，态度非常暧昧，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也受了叛军运动，不日就要离开黄埔。如三舰果去，则其余各舰，直对鱼珠，都在炮台的监视之下，如炮台发炮射击，各舰没有掩护，必然不能再抗，那时前进既为炮台所阻，要绕离黄埔，则海心冈的水势又浅，各舰决不能通过，那时各舰即不为炮火所毁，也必被他们封锁，不

能活动，束手待毙，总统也须预先布置才好。”中山微笑道：“我们既抱为国牺牲的决心，死生须当置之度外，方寸既决，叛军还有什么法子？种种谣言，何足尽信。处处出之以镇静，非抱极大智慧人，何足以语此？在此危疑震撼的时候，我们只有明断果决，支持这个危局，不必更问其他了。”

到了晚上，三大舰突然熄灯，人心倍加惶惑。看中山时，依旧起居如常，如屹立之泰山，不可摇动，尽皆叹服，心思也就略为安定，在危难之时，如主帅一有恐惧扰乱现象，则军心立散。然众人知此而未必能知戒而镇定，较上者亦属出之勉强，中山盖纯粹出之自然，故能成伟业也。单等魏邦平调停的条件实现。到了第二天，陈炯明的部将洪兆麟派陈家鼎拿着亲笔信来见中山。信中的意思。大概说：“自己拟与陈炯明同来谢罪，请总统回省，组织政府后，再任陈炯明为总司令。”中山当时便写了一封回信给洪兆麟，信中所写，无非责以大义，却一句也不提及陈炯明。这天，魏邦平又来见，中山问他，逆军为什么还不退出广州？魏邦平顿了一顿，方才说道：“这事还没有十分接洽妥当，最好请总统发表一个和六月六日相同的宣言，责备陈军各将领，不该轻举妄动，那么陈军必然根据这个宣言，拥护总统，再组政府。”原来中山先生曾于六月六日在广州宣言，要求两件事情：一件是惩办民国六年乱法的罪魁，二件是实行兵工制，所以魏邦平有此请求。中山因他事出离奇，便道：“魏同志的话，真令我不懂，陈军甘心叛逆，何必去责备他，如果他们确有悔祸的诚意，我自当另外给他们一条自新之路，可先教他们把广州附近的军队，退出百里之外，以免殃及百姓，把广州完全交与政府，方才谈到别的。”魏邦平默然。半晌，又说道：“现今事机危迫，总统何妨略为迁就一点，庶几使陈军有拥护总统的机会，也未始不是民国之福咧。”中山正色道：“如其不能先教逆军退出广州，则我也宁甘玉碎，不愿瓦全，我系国会选举出来的总统，决不能做叛军拥护的总统。请魏同志努力训练士兵，看我讨平叛逆。”魏邦平道：“总统固执如此，恐有后悔。”中山断然道：“古时帝王殉社稷，总统是应死民国，何悔之有？”先贤云：“临难毋苟免”，能励行此语者其惟中山乎？魏邦平乃默然而去。

次日，林直勉听了这些话，不觉太息道：“时局危迫如此，竭诚拥护总统者，究有几人，魏司令不足责也。只不知北伐军队，到什么时候才能南返咧。”正在感叹，忽然有人进来，仿佛很惊遽似的，倒使直勉吃了一惊。急忙看时，原来是林树巍。树巍见了直勉，卒然说道：“林同志可知祸在旦夕吗？”直勉惊讶道：“拯民兄为什么说这话？”树巍道：“顷得可靠消息，三大舰决于今日驶离黄埔，留下的尽是些小舰队，我们前无掩护，后无退路，岂非危机日迫了吗？”林直勉道：“这消息果然确实吗？”树巍正色道：“这事非同儿嬉，那里有不确实的道理？”林直勉笑道：“此事我早已料到，不过在今日实现，未免太早耳。”说着，便和林树巍一同来见中山。中山见了林直勉和林树巍，便拿了一封信及一个手令给他们看。两人看那封信时，原来是许崇智由南雄发来的。春云忽展，沉闷略消。大略道：

陈逆叛变，围攻公府，令人切齿痛恨。北伐各军，业已集中南雄，指日进攻韶关，誓必讨平叛逆。朱总司令所部滇军，尤为奋勇，业已开拔前进，想叛军不足当

其一击也。

读完，不觉眉头稍展，说道："北伐军回省，叛军想不日可以讨平了。"中山道："最后胜利，自必在革命军队，叛逆的必败，何消说得。今日果应其言。你们且再看我的手令！"林直勉果然拿起手令一看，原来是令饬各舰由黄埔上游，经海心冈，驶往新造村附近，掩护长洲要塞的，不禁疑讶道："总统为什么要下此令？"中山道"此令还待斟酌，并非即刻就要发表的，你们可不必向人提及。"林树巍道："命令没有发表，我们如何敢泄漏。但总统还没知道三大舰已变节附逆，要离开黄埔了。"中山泰然道："我刚也接到这个报告，所以有驶往新造村的决心。"林直勉道："海心冈的水甚浅，舰队怎样通得过？"中山不答，两人怀疑而退。

到了晚上，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果然升火起锚，驶离黄埔。中山得报，立刻下手令，教其余各舰经海心冈驶往新造村附近。各舰长得令，都派人来禀道："海心冈水浅，何得过？"中山道："不必耽心，我自有方法可以通过，否则我怎么肯下这令？"各舰长只得遵令前进。到了海心冈，果然安然而过，并不觉得水浅。众皆惊喜，不解其故。我亦不解，读者将谓中山有何法力矣。中山向他们解释道："我当时虽不信三舰即时叛变，然而早已防到退路，军事胜负，原难一定，深恐一有蹉跌，便被叛军封锁，所以暗地时时派人去测量海心冈的深浅，据报总在十五尺以上，所以我毫不在意。当时所以不告你们，恐怕万一泄漏，为逆军所知道，在海心冈一带，增加炮兵截击，则我们通过时，未免又要多费周折了。"见中山之镇定，原有计划，非一般忠厚有余，智力不足，所可比拟万一。众皆叹服。

中山到长洲后，即传令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戒备，以防叛军袭击。或请中山驶入省河，乘叛军之不备而攻之，可获胜利。中山叹道："我非不知此举可以获胜，但恐累及人民，于心何安？先看此句，则知后文中山之入省河，实出万不得已，而叛军之殃民，亦益觉可恶可恨。我们现在所应注意的，是叛军探知我们离开黄埔，必然派队来袭击，不可不防。"正说时，忽然枪炮之声大作，探报鱼珠炮台之叛军钟景棠所部，渡河来袭。我要塞司令所部，已出动应战。众皆骇然，中山即时出外眺望，并令各舰开炮助战。钟部因无掩护，死伤甚众，纷纷溃退。中山见马伯麟正在指挥部下追击，心中甚喜。忽见自己队伍中飘出几面白旗来，不觉心中大惊，急忙用望远镜仔细审视，只见几面白旗，在着海军陆战队的队伍中飞扬。可杀可恨。队长孙祥夫指挥部下兵士，反身向马伯麟冲击。钟景棠部乘势反攻，马伯麟抵御不住，兵士大半溃散。中山顿足道："不幸又伤我如许爱国士兵，真是可痛。"说着，便下令教各舰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溃兵。

马伯麟登永丰舰向中山谢罪。中山抚慰他道："马同志忠勇可嘉，使人人皆如马同志，则叛军早已讨平。今日的败衄，由于孙祥夫的背叛，马同志何罪之有？"马伯麟逊谢。中山又道："今长州要塞既失，我欲令各舰攻占车歪炮台，以为海军根据地，未知马同志以为如何？"马伯麟道："车歪炮台，形势非常险恶，炮队密布，要想攻克他果然很难，便想通过也绝不容易，似乎不如把舰队驶到西江去活动，还比较妥当。"中山笑道："马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如往西江，必须经过牛山、鱼珠各炮台，更兼三大舰驻在沙

路港口，监视我们各舰行动，便算我们能够冲过牛山、鱼珠，三大舰也必阻止我们通过，到那时我们反而进退两难了。所以我们这时除出袭取车歪炮台，驶入省河一个计划之外，更没有别的妥当方法了。”众人听了，方才恍然，尽皆拜服。

于是中山率领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璧各舰，由海心冈开到三山江口，已经天色微明，各舰先向车歪炮台粤军的阵地。粤军发炮还击。当时舰队炮少，粤军布置既密，大炮又多，各舰长虽然进攻，而甚为惶恐，进退莫决。中山奋然曰："民国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意气振山岳。说完，即令座舰先进，再令各舰继续往前奋勇冲突。不料舰队刚到炮台附近，粤军预先布置在那里的两营野炮队，立即炮弹齐发，向舰队注射。舰队猛攻多时，总因陆上的部队太少，只攻克东廓一岸。各舰通过时，都受微伤，只有座舰，连中六弹，受伤最重。士兵死伤更多，不能久持，只得直开到白鹅潭，准备召集各舰，以图再举。

恰好又有永翔、同安各舰来附义讨逆，中山甚喜。当时商人恐怕在此开战，颇生恐慌。税务司夏竹和西人惠尔来见中山，相见毕，夏竹先问道："总统来此，是否避难?”中山正容道："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此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我当然可以自由往来，怎么说是避难？心能持重，语自得体。你说的什么话，真使我丝毫不懂了。”题目正大。夏竹支吾道："并非多问，因此地是通商港，接近沙面，惟恐一旦发生战事，牵动外国战舰，发生交涉，所以我请总统不如暂时离开广州，可以不使商业发生影响。”此辈但知奉承资本家、帝国主义耳，他何所知。中山怫然道："这话是你所应说的吗？我生平只知公理和正义，不畏强权，不服暴力，决不怕无理的干涉的。”刚和夏竹卑鄙的心理相反。夏竹默然。惠尔在旁看了，不觉肃然起敬道："总统真中国人中之爱国奇男子，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呢！我今日才见总统的大无畏精神咧。”真心佩服。夏竹听了这话，更觉惭愧，便和惠尔一同致敬而退。两人去后，又有海军总长汤廷光来信，请求准予调解。中山当时便写了一封回信，大略说道：

> 专制时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国家，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如叛徒果有悔祸之心，则和平解决，吾亦所愿也。

第二天，中山正在慰劳海军将士，忽接汤廷光送来议和条件，完全以敌体相视，并以次日十二点钟为限。中山毅然令秘书起草，复绝调停。信内有最扼要的几句话道：

> 叶逆等如无悔过痛改的诚意，即如来函所称，准以明日十二时为限可也。

各士兵听了这事，十分愤激，争着要见中山，情愿出死力讨贼。中山慰谕道："昨天各舰通过车歪炮台时，忠勇奋发，殊堪嘉尚。中国海军，如都能够象昨天那样勇往直前，杀敌致果，则前途实有无穷希望。现在虽在危迫之中，还能如此勇敢向义，叛逆之徒，必然被我们讨平。不过时间问题，诸君何必急急于一战咧。”能使军人如此，先生之德行，岂易多见？各士兵始含愤而退。

此时又有水上警察厅所辖的广亨、广贞两舰，前来效顺。不料开到车歪炮台附近，被粤军炮火截住，两舰抵抗了几个钟头，因舰力薄弱，不能通过，只得和东廊附近陆上的各部队，一齐退到江门。中山得了这消息，正和幕僚谈论赞叹，忽然汪精卫来见，中山问他有什么事？精卫道："刚才得到一个确实的消息，据说叛军在韶关大败，我滇军确已占领芙蓉山、帽子峰等要害，推进甚速，所向无敌。……"精卫刚想说下去，忽然张侠夫匆匆进来说道："奇怪之至！刚来附义的永翔舰，不知如何，又升火要离开这里了。又不先来禀白一声，不知是何道理？"精卫道："我刚进来时，听说是温司令来召他去的，不知道是否确实？"张侠夫道："我们该截留住他，另让他离开为是。"中山道："他既称有温总司令的命令，且由他去罢，不必阻挡。"先生一味从容。又回顾精卫道："你且说你韶关的消息。"精卫道："我军的飞机队，听说也已经飞过韶关，在马霸、河头等地方抛掷炸弹，命中的很多。现在省城叛党，都有遁逃的现象，韶关大概指日便可被我军克复了。"正是：

岁寒方知松柏劲，世平安识忠臣心。

未知此说究竟可靠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智者每流于刻，仁者恒失之愚。中山处事，果敢敏决，待物尤极宽仁，而待物宽仁之中，又常含智计，而果敢敏决之中，亦常含宽仁，如言不究叶、李已往之罪，智计也，而有宽仁在焉；其不尼永翔之行，与含容温树德，不欲士兵拒之，宽仁也，而有智计在焉。读者苟能细细绎之，则虽不能亲炙中山，而其兼有智仁勇之伟大人格，亦可于想象中得之矣。

第一三八回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

却说李烈钧、许崇智、梁鸿楷、黄大伟、朱培德各部军队，在江西的战事，本来节节胜利，已经占领赣南各地，蔡成勋虽代陈光远节制江西军队，也无法抵抗。孙中山发信催促回军平乱的那日，李烈钧正在猛攻吉安，和沈鸿英的部队剧战，以后蔡成勋、周荫人等部队，也加入前线，北军陡然增加了许多生力军，气势大振，因此北伐军不能长驱直上。好在湖南陆军第六混成旅长陈喜祐所部的一旅，也帮着李军助攻，还能维持个势均力敌，想不到广州政局变动的消息传来，顿时使北伐军生了内顾之忧，只得撤退回

粤。陈氏之肉，真不足食也。周荫人部乘势追击，陈嘉祐部被打的大败亏输，因此回不得湖南，只得退入广东，助北伐军讨伐陈炯明。朱培德、李烈钧、许崇智等退到边境，大家商议道："我军一齐撤退，北军乘势进逼，则腹背受敌，必难取胜。何况我们饷械的接济，已经断绝，势不能延久，不如留一部分军队，坚守赣南，分一部分军力去讨伐陈逆，方有救应。大家便决定先由朱培德、许崇智、黄大伟等部南下，其余暂留赣南，防北军追击。许崇智的部队担任中路，进攻仁化，黄大伟担任东路，进攻始兴，朱培德担任西路，进攻乐昌，双方剧战多日，互有胜负。李烈钧这时正在防守赣州，也和蔡成勋、周荫人等部剧战。李烈钧虽是智勇兼备的军事家，无奈人数既少，又是久战的疲卒，饷械又无处筹划，因此抵抗了半个多月，已是大不容易。便支持不住，被北军夺了赣州。

恰好这日听说许崇智等的军队，也吃了败仗。南雄、始兴等处，都被陈炯明战领，许崇智等残部，陆续由闽边退去，知道已不能退到韶关一带去了。便分向湖南、广东交界的地方退却了。韶关那面，许崇智、黄大伟两部军队，战败退往闽边，朱培德、陈嘉祐等部，还在仁化、乐昌一带剧战，无如子弹缺乏，只得也同时退却，朱培德退向广西边境，陈嘉祐仍回湖南去了。所有北伐部队，到此总算已完全失败。大书特书，所有直诛陈氏之罪也。

这消息传到广州，中山还不肯深信，程潜、居正等都请中山离粤，中山不从道："这种战报，都出之敌方，岂可尽信？万一前方并未失败，而我先离广州，又将何以对前敌与舰队之将士？"苦心孤诣。如此者已非一日，到了八月九日那天，各处败耗，方才证实，中山当即召集各舰舰长，开军事会议，决定大计。各舰长齐声道："赣南既已失陷，南雄又复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事决难顺利。总统株守省河，有损无益，不如暂时到上海去，慢慢的再图讨伐叛逆之计，较为妥当。"中山深知在此无益，便决定离粤赴沪，一面又通告各国领事，说明总统即日离粤的事情，一面又叫人向商轮公司，预定舱位，幕僚一齐谏止道："总统一身，关系民国存亡，何可行此冒险之事？万一叛军有什么阴谋，岂不危险？"中山侃然道："我本中华民国之总统，一切当示人以公正伟大，仍是不肯言逃之意，读之令人起敬。岂可鬼鬼祟祟，学末路政客、失败军阀的样子，秘密动身吗？"是能见到大处，非专以大言欺人者比。幕僚再三婉谏，总未得中山许可。

众人正在为难，恰好英领事托人回报道："孙总统如果决意离粤，我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总统往香港，不必另搭商轮。而且明天还有俄国皇后号邮船，由香港往上海，如孙总统往上海，请于下午三点钟趁摩汉炮舰到香港，我可以电知香港，预备舱位。"众幕僚听了，都大喜道："难得英领事盛意，总统不可辜负了他。"中山沉吟未答，那回报的人道："英领事此举，非常诚意，总统无论在邦交上着想，或友谊上着想，都不可辜负他。"中山方才应诺，到了下午三时，带了幕僚，登摩汉舰离开广州，舰队的善后事宜，委托秘书林直勉，和参军李章达两人代为办理，并发恩饷一月，以奖励官长士兵忠勇勤劳的功绩。

到了四点钟，摩汉号出发，七时出虎门要塞，中山在船上向众人说道："想不到我们今日竟得脱险，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我们身上，万万不可轻弃，负了

初心。”读之令人起敬，还令人下泪。林树巍道：“总统忠于为国，对于世界政治情形，观察得尤其透彻，不知道中国究要怎样才能富强，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山素来是沉默庄严的，此日却和往日不同，议论风生，很有悲歌慷慨的样子，当时便回答道：“中国要求自由平等，脱离列强的压迫，除却革命而外，自然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大声疾呼。至如联省自治之说，不过是军阀割据的一种变相，万万不可实行，而且是决不能实行的。”张侠夫道：“美利坚、德意志不都是联邦制吗？为什么在他们行之，便可以致富强，在中国便不能实行呢？”中山道：“你们可谓知一不知二。美德各国，本来没有军阀割据的事实，而且他们的领土较小，不能单独存在，所以可行。至于中国，不但土地比世界各国要大，就是人民也比各国为多，假使准许各省自治，则各省无论在财力兵力上以及其他，都可脱离中央而独立。军阀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决不能免，所以不如分县自治，较为妥当。因为县的范围有限，一乡一县的事情，人民容易见到，该兴该革的地方，亦容易实行，可以不至如省自治制的大而无当也。”主联省自治者，未尝不言之成理，惜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耳。张侠夫道：“总统伟论，我们都明白了。但此是内政问题，若就外交而论，又当联络那一国呢？”中山道：“这也未可执一而论，须看他们的情形。”众人齐声道：“请总统不妨把各国的情形，解释给我们听听，看中国该学那一国？该联络那一国？”中山道：“美国人素重感情，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又尚道义；英国外交，则专重利害，不过他的主张，中正不偏，又能识别是非，主持公理，所以对外态度，总不失其大国之风。现在我国的外交，该学英国公正的态度，美国远大的规权，法国爱国的精神，即尊重主权，盖尊重本国之主权，即爱国之表现也。以立我们民国千百年永久之大计。至于在国际地位上言之，和我们中国利害相同，又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的，却只有德国。可惜我国人不明白他的真相，因他大战失败，便以为不足齿列，不知道他们的人才学问，都可以资助我国发展实业，建设国家之用。所以此后我国的外交，对于海军国，固然应当注重，不过对于欧、亚大陆的俄、德两国，更不能不特别留意。不可盲从他国，反被别人利用咧。”今日之外交家，应以此语为针言。众人听了，都各欣然。彼此往复讨论，直至后半夜两点钟，方才各自就寝。

天明六点钟，摩汉舰已到香港，香港政府即时派人来照料搬过俄国皇后号邮船。到了正午十二时，邮船开行。次日，又接到广州英领事的无线电，报告白鹅潭海军，和保护人员离粤赴港的情形。中山复电感谢。一行人在邮船住了五天，无非讨论些国家世界的事情，和谈论广州的事变而已。到了八月十四上午，邮船开到上海，中山在吴淞口登陆。其时上海各团体代表在岸上欢迎的足有好几千人，中山听说他们在风雨中，已鹄候了好几日，真是难得。十分感谢。落了寓所后，在下半天便召集中华革命党的同志，讨论国会和时局问题，第二天便发表了一个护法宣言。这宣言的稿子，是中山在邮船上决定的。原文道：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

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一统，故有六月六日之宣告，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谋统一之进行。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猝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于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才，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来，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划，已有宣告，为天下所共见。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辞，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已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何，可登其欲盖弥彰已。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至于两月。护法以来，

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弛，有时犹识忌惮。尤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汩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督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同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划，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人足，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藉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三十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之！

此项宣言发表以后，南北人民，才晓然于广东兵变之内幕，都痛恨陈炯明，斥为国家之贼，社会之蠹，而对于中山先生的信仰心，却益发深切坚固，认他宣言的方略，为救国惟一之良猷，即认定先生为现代惟一救世主者。曾几何时，叛逆者终为世弃，而先生革命大业，不久即告成功。可见民心向背，端的关系数匪轻。我人论史至此，惟有引用尚书“作伪作德，劳逸拙休”两语，为感叹奋励资料罢了。正是：

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何苦为小人。

南方兵变事，至此告一段落，同时北方也有几件大事，容俟下回分解。

民国以来，战争靡已，鸡虫得失，蜗角纷持，主事者认为大事，旁观者久已齿冷。寖至弹雨枪林，都成司空见惯，有识者且置为无足评论之问题。惟有一事，足予吾人以确当之教训者，则民心向背，可为胜败之标准，历试皆验，无一或爽。故以广东事变而论，自陈氏背叛，而国人对于中山先生之信仰愈坚，即为革命事业生色不少。是陈氏之所以害先生者，乃适以厚先生耳。小人作祟，

虽能逞志一朝，结果每以成全君子之事功。若陈氏所为，不綦然与？不綦然与？嗟夫！彼野心军阀，可以悟矣。

第一三九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

却说民国十一年，除却北方的奉直大战，和南方的陈炯明叛变以外，四川也正在枪林弹雨之中。逐回写来，令人目迷神眩，得此总束，精神百倍。这时四川督军兼省长刘湘，已经通电辞职，所有军民政务，交由他部下王陵基、向楚成两人代拆代行。至于他所以辞职的缘因，大概是由刘成勋逼迫之故。此时四川有实力的军阀，除出刘湘以外，还有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二军军长杨森，第三军军长刘成勋，都势力很强，而尤以刘成勋的实力最为雄厚。如邓锡候、赖心辉、田颂尧、刘斌等都听他指挥的。在本年七月初，杨森与但懋辛，又因防地冲突，发生意见。杨森自恃势力较强，竟率兵进迫忠州。忠州原是但懋辛的防地，见杨森大军临境，少不得派兵迎敌。无奈杨森兵多械精，但懋辛如何抵敌得住？只支持了一天，便败退梁山。那梁山是一个小县，在忠州的西北，地当群山之中，形势尚属险要。但懋辛退到梁山，当时便召集部下，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应付之策。部下军官齐声道："梁山地势险要，进攻不易，我们愿竭死力应战。"但懋辛道："现在我军兵少械缺，饷弹不继，决难持久，不如暂退绥定，一面电成都代表联络刘成勋，协同对杨，方能计出万全。如其困守梁山，再打一败仗，那就不可收拾了。"部下各军官听得有理，便立即开拔，退到绥定，一面电知成都代表，向刘成勋接洽一切。

刘成勋本来也怕杨森势力日渐膨胀，很想驱除他离开四川，无奈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隐忍。这时听说杨、但开战，第一军战败，立刻召集赖心辉、邓锡侯一班人，商议道："杨森若战败但懋辛，又得了忠州、万县等地方，势力益强，将来难免侵略我们，不如乘此时机，帮助但懋辛，攻击重庆、泸州，使他首尾不能救应，一则使但懋辛感激，此后可以收为我用，二则可以乘势占领重庆、泸州等地，也可多一筹饷之地，军阀争地以战之目的，不过如此而已，彼辈岂能知大义哉？三则去了腹心之患。"众人一致赞成，正待发电讨杨，恰好但懋辛的代表前来，接洽请救。刘成勋大喜，虚己接纳，十分优待。当由一三两军，共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讨伐杨森。刘成勋即日就职，分派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各军，往攻重庆、泸州各地，一面电知但懋辛。

此时但懋辛已退到遂宁，得到这个消息，便南下进攻泸州。杨森听说刘、但联军来战，不敢轻敌，在永川、泸州等处，严密防守。但懋辛一则报仇心切，二则得了刘成勋所助饷弹，军势顿壮，三则杨森兵力已分，反成了此众彼寡，因此激战了几次，杨军节

节败退，竟被但军占了泸州。杨森便集中兵力，在永川壁山一方面，并力攻击刘成勋的军队。刘军方面的前敌总指挥邓锡侯，是第三军中最善战斗的师长，本不难一鼓击败杨森，却因杨森把所有的兵力，大部都在这里，拚命的抵御，所以激战了几次，都不曾得手。

邓锡侯焦躁，思得一计，自己向壁山敌阵，猛扑了两次，却急忙退守铜梁去了。杨森只道他要渡嘉陵江，取包抄的战略，便分兵防守这一面。隔日果然探报第一军渡江的很多，杨森急忙把壁山的兵力，调到青木关，一方面却把永川方面的军队，退到来凤驿，使战线缩短，以便救应壁山，不料第三军渡嘉陵江的，不过一部分，大部还在全德场，得了调救青木关、麻柳坪一带的消息，便乘胜袭击。杨军防守人少，又不曾预备，支持不住，立刻溃退。等来凤驿的救兵来时，邓锡侯早已占了壁山。

在永川一方面的第三军，是赖心辉所部的队伍，得了邓锡侯的约会，也乘势猛攻。杨森这时，先得了壁山不守的消息，此时又得了这方面的报告，便又传令来凤驿的军队，退守白市，以便互相救应。

但懋辛自得了泸州后，随即进兵占领合江、江津、綦江待处，这时又下了南川，正等向涪州进攻。杨森恐怕后路有失，急忙分兵去救涪州。重庆方面的兵力，愈加薄弱，邓锡侯、赖心辉等乘势猛攻，杨森大败，退守忠州，连防守涪州的军队，也受了影响，连夜退到石砫去了。邓锡侯等得了重庆以后，立即领兵追击，探报田颂尧克了大竹，刘斌攻克东乡，前进更猛。杨森见忠州已在包围之中，知道难守，便又放弃阵地，退守万县。但懋辛得了石砫，并不休息，立刻前进，在涂井渡江，进扑万县，一、二两军又在怀渡开火，一方是累败之卒，一方仗战胜之威，只支持了半天，二军杨森所部，便大败而退。但懋辛乘势进攻，占了万县，第三军的大队，也陆续到来。休息了几天，又继续前进，和杨森的军队在庙基滩开火。杨森此时已存背城借一之心，所以勉励部下，努力死战，绝不退却。双方激战了几夜，终究众寡势异，渐渐抵挡不住。一、三两军乘势猛扑，杨森顿时大败，士兵纷纷溃散，一部退至湖北施南一带，杨森自已逃到宜昌，向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要求收编。孙传芳不敢专擅，电询吴佩孚的意见。吴佩孚正因胜了奉天，陈炯明又逼走了中山，在那里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吴佩孚武力统一的迷梦，确由此时起。得了这消息，自然极愿收留杨森，为自己将来武力取川的向导，所以立刻电令孙传芳收编，不愿改编的，资遣回籍。孙传芳准此办理，共得了一混成旅之众。吴佩孚仍令驻防鄂边，听长江上游总司令节制调遣。

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等自逐出杨森以后，便组织了一个省宪会议筹备会，自己担任筹备员，进行四川自治省宪事宜，以便永久割据。凡赞成或提倡联治者，除却希咽军阀余沥之政客而外，皆军阀之存此心理者也。然川、鄂边境一面，因追击杨军之故，时时有与鄂军开火之虑，所以形势也非常严重。后来经孙传芳和刘成勋各派代表，议定了三条和约：一，川、鄂军同时撤退，两不相犯。二，渝、宜交通，立即恢复。三，川、鄂联防条件，继续有效。方才双方撤兵，言归于好。

吴佩孚自收了杨森之后，教他积极训练士兵，一面又替他补充军械，以备再举，民国

以来的失败军阀，只要有一成一旅的余众，不上几时，便又恢复势力，再成军阀。因此兵额虽少，力量倒还充实，吴佩孚自是欢喜。不过此时北方又有直、奉备战的消息，人心非常恐慌。幸喜鲍贵卿竭力调和，又经奉、直当局，通电否认，人心方案。想不到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直、奉战争的谣言方息，北京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子。却说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那天晚上，大总统黎元洪，正在批阅文件，忽有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说有紧要机密事要见。黎元洪很是疑讶，即命请见。吴景濂见了黎元洪，走上前一步，悄悄的说道："有一件机密事儿，和总统接洽："黎元洪诧问什么事？吴景濂道："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合同，有纳贿情事，请总统即下手谕，命步军统领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以维官纪。这是众议院的公函，这件事情，完全由景濂等负举发之责。"黎元洪接过公函，看了一遍，不觉勃然大怒。黎氏本称廉洁，对于官吏受贿，自应震怒，但此事却不免又受人利用了。立刻下了一个手谕，给步军统领，着将罗文干逮交法庭讯办。步兵统领得了这个紧急手谕，当然不敢怠慢，立派排长王得贵，带领全排士兵，武装实弹的赶到罗文干的公馆里，把士兵四散埋伏了，自己只带了两个人，上去叫开了大门，只推说有要紧事要亲见总长，问总长可在家？门上不明就里，便老实告诉了他。王得贵更不说什么，竟冲将进去。门上拦不住，只得也跟了进来。

罗文干这时正抱着他的爱妾，在那里沉酣于好梦之中。忽听得房门外有人叫唤，不觉惊醒，怒道："什么人，这时候还有什么事？"王得贵道："总长果然在家，我们奉了大总统和统领的紧要命令，特来请总长去商议要事。"罗文干怒道："这么晚还有什么事？你去回复总统，说我明天早晨，再来商议罢。"王得贵道："这不行！统领说过，今天非请总长一到不行。"罗文干更怒道："什么话？我不去，他待怎样？"他的爱妾这时已被他惊醒，见罗文干发怒，忙劝道："人家这样要紧来请你，定有了不得的急事，你不去，岂不误了事啦？"罗文干闻着美人口中一丝丝的香气，吹到鼻孔中来，不觉酥了半边，立刻很温柔的笑道："一时生气，却把你惊醒了，这又是谁的不是啦？"他那爱妾也斜着眼道："别胡说啦，还不起来，别误了国家的紧要事呢！"罗文干被催不过，只得勉强着衣下床，开出门来，只见房门口立着三个军人，和自己一个门房，不觉又发怒，骂那门房道："什么人，也不问个明白，也不先来请示，就胡里胡涂的带进来。"门上应了几个是道："小的和他说过，再三拦他不住咧。"罗文干又很生气的看着王德贵道："你说有什么事？"王得贵行了一个军礼道："统领教咱来请总长即刻过去。"罗文干道；"什么事？这样要紧，你回去说，夜深了，有什么事，请你们统领明天到部里来找我罢！"王得贵道："这不行，我们统领奉了大总统的命令，说非请到总长不可。"罗文干又怒又奇的说道："什么话！非去不可！你们统领奉了大总统的命令，干我甚么？我又不奉到大总统什么命令，非去不可，这不是笑话吗？"王得贵道："回总长的话，大总统的命令，就是教总长非去不可的。"罗文干道："我不懂你的话，你说……"罗文干说到你说两个字，便沉吟着，看着王得贵，等王得贵回话。王得贵知道不和他说个明白，他是不肯去的，便掏出一张公文来道："请总长瞧这一张公文，就知道了。"罗文干拿着公文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字道："奉大总统手谕，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函开：'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

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请求谕饬步兵统领，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等由，准此，仰该统领即便遵照，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令仰该排长即便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厅讯办。切切毋延！此令。”罗文干看完，方才恍然大悟道：“好好！原来有这么一桩事，好好！我就和你同走。”说着，便叫人备汽车，和王得贵一同到了步军统领衙门里，步军统领连夜就备文把他送到地方检察厅里去了。还有一位财政部的库藏司长黄体濂，同时也被捕送检察厅。

第二天，国务总统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工高凌霨、交通总长高恩洪等，得了这个消息，真是物伤其类，彼此备位阁员，却无端被总统捕去了一个，如何不愤怒着急？立刻相互打电话，商议了一回，便开了一个府院联席会议，在会议席上，先请黎总统宣布经过事实。黎总统把事情说过以后，高恩洪首先起立说道：“这件事实是总统违法，无论总长犯了什么罪，除却司法机关以外，总统怎么可以叫步军统领捕人？此却是据理而言。何况现行的是责任内阁制，假使大总统随意可以捕人，我们这阁员还干得了吗？”高恩洪坐下以后，孙丹林、顾维钧等也先后立起来发言，责备黎元洪，以为总统违法。黎总统原是个忠厚长者，被他们群起而攻的责备起来，竟一句也不会分辩。张绍曾看不过意，便立起来排解道：“事情已经过去，这时说也无益，不如大家讨论一个补救的办法罢！”高恩洪道：“怎样补救？我们内阁总辞职就完了。”顾维钧道：“现在也没别的法儿，吴、张既为告密，当然该负责任，只请总统下一个命令，叫法庭依法办理，实则严惩，虚则反坐，看他们敢不敢担当？”众皆赞成。当下便照此意拟了一个命令，请黎总统盖印发表。

联席会议刚散，这消息已给吴景濂、张伯烈知道，连忙又赶到公府里来，阻止黎总统盖印。黎总统这时，已弄得全无主见，听了这面好，听了那面也好。吴、张如此说，便把命令搁下不发表了。这件事别的不打紧，却触怒了一位太岁爷吴佩孚将军，立刻拍电痛斥黎总统违法。张绍曾先提出辞职，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李鼎新、高恩洪等虽不辞职，却拍了一个通电，大略道：

> 总统违法，拘捕阁员，十九日府院联席会议所拟命令，又因议员包围总统，不令盖印。责任内阁制完全破坏，待罗案解决，即全体辞职，以谢国民。

罗文干在狱中，也呈请总统，将吴景濂告密案，下令交法庭办理。黎总统对于别的，到不甚注意，只有吴太岁爷这一电，却有些受不住。隔了一天，便派孙宝琦、汪大燮、黄开文、荫昌四位大老，亲到地方检察厅里，把这位罗总长从狱里迎接到公府礼官处居住。想不到这位太岁爷的恩主曹锟，偏似和这位太岁故意为难似的，反而发了一个电报，列举罗文干五罪，请中央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还有如王承斌、齐燮元、熊炳琦、马福祥、卢永祥等，也纷纷响应，发电攻击罗氏。黎总统有了这位曹老帅撑腰，胆气陡壮，立刻发了一个电报，指斥吴氏。吴佩孚见恩主曹老帅和许多督军的电报，都和自己的电报意思相反，正在懊悔事情做得太卤莽，偏又来了大总统指斥的电报，此时

无可如何，只得又发电声明拥护总统，服从曹帅，对罗案不再置喙，所有太岁爷的威风，此时真减削了不知多少。此等地方，我却认老吴还算一个忠厚人。

黎元洪对于这件案子的真相，也曾发电声明，并且反对组织特别法庭，又因曹锟和各督，尽皆攻击罗氏，料道罗氏强不到那里去，便又送到狱里去，教这位赫赫的总长，重去尝尝牢狱风味。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等人，便一齐提出辞职，并通电声明："各方举动，不由正规，无力维持，即行辞职，不到部院。惟罗案倘有牵涉之处，仍当束身待讯，决不游移。"黎元洪接了这个辞呈，当即批准，并即特任汪大燮为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交，高凌霨为内务，汪大燮又兼财政，张绍曾为陆军，李鼎新为海军，许世英为司法，彭允彝为教育，李根源署农商，高恩洪署交通，这件内阁的风潮，总算过去了。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却说罗文干下狱以后，到了十二月十一日，经检察厅宣告罗文干案证据不足，免予起诉，方才和黄体濂一同出狱。无奈这件事又引起了议员方面的反对。此时的黎总统，真叫做四面楚歌，双方为难。此时的内阁总理汪大燮，已因军阀政客的反对而辞职，黎总统另任张绍曾为总理。施肇基为外交，高凌霨为内务，刘恩源长财政，张绍曾兼陆军，李鼎新长海军，王正廷长司法，彭允彝长教育，李根源长农商，吴毓麟长交通。一国的内阁总长，废置如弈棋，国事安得不坏。这几位新总长，因恐怕国会投同意票时，遭了否决，竭力拉拢讨好，免不得又询国会的意见。由彭允彝在阁议中提出议决，将罗文干再交法庭审讯，因此又激起了一次大学潮。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宣言彭允彝干涉司法，羞与为伍，辞职出京，北京于是发生了一个留蔡驱彭的运动，整整闹了两个月。正是：

国家之败由官邪，政以贿成世乃乱。

这次学潮结束的时候，孙中山已回广东，详细情形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军阀之离合，大率以利害为断，利害相同则仇雠亦合，利害冲突则夙好亦离，刘成勋之助但懋辛，特以杨之力足为己敌也，使但强而杨弱，则杨可以不走，然则祸福相倚，盛衰相伏之理，岂虚言哉？

第一四〇回

朱培德羊城胜敌　许崇智福建鏖兵

却说广东自孙中山先生赴上海后，陈炯明便于八月十五日回广州，在白云山总指挥

处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叶举、洪兆麟、尹骥和新近归附的林虎等都以筹饷为言。陈炯明因请接近银行界的陈席儒担任广东省长之职。到了第二个月，自己也恢复了粤军总司令的名称，以叶举兼参谋长。此时李烈钧已抛弃军事，绕道长沙，赴上海养病，陈嘉祐部在湖南已被宋鹤庚部改编，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部在福建联络王永泉、徐树铮、臧致平等图攻李厚基，李明扬、朱培德、赖世璜等部经湖南退入广西，梁鸿楷部降了陈炯明。至于广西那面的情形，也很复杂。刘镇寰既通电就广西各军总司令职，而广西自治军韩彩凤据柳州，梁华堂据桂林，陆福祥在桂边，都和刘氏不相统属。陆荣廷又在龙州，就广西边防督办职。沈鸿英也在赣南发出通电，班师回桂，这时西南的情形，真可谓乱得一团糟了。两广此时情形，真紊若乱丝，更过汉末群雄割据时候。

却说滇军朱培德、赣军李明扬、赖世璜等，自从江西退到湖南，湖南边防，顿时十分吃紧。赵恒惕派人敦劝，朱培德等明知久留湖南，也属非计，故于九月中，又退入广西，占领全县，向桂林进展。在桂林的梁华堂，得了这个消息，一面布置防线，一面联络柳州韩彩凤，协力抵抗。韩彩凤自从驱逐卢焘，占领柳州后，势力大张，得了梁华堂的联络，更觉气势十倍，以为朱赖屡败之军，不足以当一击，所以不甚经意。梁华堂等候韩彩凤的救兵不到，只得独力抵御。只一仗，便大败而退，把一座桂林城，轻轻送给朱、赖了。

恰好这时沈鸿英也班师回桂，假道湖南边境，到了桂林附近。讲起沈鸿英军，原和北军合作，抵抗北伐军的，这时因岑春煊蛰伏沪滨，愿和中山先生联络，所以冤家变为亲家，不但彼此合作起来，而且还加入了一个张开儒，彼此又暂时决定，先由沈鸿英向西南柳州进展，扫除韩彩凤。那韩彩凤见滇、赣军占了桂林，重新又来了一个沈鸿英，才觉有些恐惧，不等兵临城下，先自在雒容布防严守。沈鸿英的前队到了雒容，双方开火，因后队尚未赶到，人数很少，抵抗不住，传令后退，韩彩凤以为沈军如此不经战，何足畏惧，便乘势轻进。不料沈鸿英大队到来，奋勇反攻，韩彩凤不过是些乌合的民军，如何抵御，当即大败而走，退回柳州。沈鸿英派师长何才杰追击，又夺了柳州。

韩彩凤失了根据地，真个弄得无路可奔，只得以唇亡齿寒之说，向陆福祥告急。陆福祥知道韩彩凤失败后，自己也决不能免，不如先发制人，所以并不迟疑，立刻派兵和韩彩凤合军，复夺柳州。沈鸿英急忙带队来救，已是不及，只得又退守雒容，韩彩凤乘胜进攻雒容，何才杰接住剧战，沈鸿英早悄悄带了一团多人，绕到韩彩凤阵后，两面夹攻，韩军又大败而退。沈鸿英乘势前进，又占柳州。韩彩凤退到凤凰岭，依险而守，一面向割据南宁的陆云高求救。陆云高见梁华堂、韩彩凤等屡败，恐怕自己也不免，急忙派队驰救，倚仗人多，把沈军驱出柳州，重新占领。不料沈鸿英的退却，本属一种战略，出城时，城里早已埋伏了许多便衣兵士，韩彩凤黑夜进城，如何知道，刚才天色微明，沈鸿英已经反攻过来。韩彩凤正待出城抵御，忽然几处火起，沈鸿英的便衣军纷纷发作，和韩彩凤的自治军巷战起来。韩彩凤听说沈鸿英的军队已经入城，只吓得胆战魂飞，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早走上了三十六策的最上策。不料刚到南门，便被沈军的便衣队捉住，韩军无主，不战自溃，纷纷缴械。沈鸿英入城，部下解到韩彩凤，沈鸿英笑道："他已全军

覆没，不过一个常人而已，何必杀他。”当下便传令释放。韩彩凤赧然感谢而去。沈鸿英一面布告安民，一面因陆福祥帮助韩氏，电陆荣廷请撤惩陆福祥和林廷俊，否则限十日退出南宁，陆荣廷也没有圆满答复。此老末路，也着实可怜。

其时朱培德正在运动驻扎梧州的粤军刘震寰，对广州宣告独立，讨伐陈炯明，并宣言拥护孙中山先生。在梧州粤军中，有一部分不愿讨陈的军队，连夜逃出梧州，退守封川口，以图反攻。陈炯明得了这个消息，急忙派参谋长叶举为总指挥，带领亲信军队三十营，由肇庆向梧州反攻，真是兵精势锐，十分了得。滇、桂、粤联军竭力抵抗还觉支持不住。朱培德情知不可力敌，变更战略，一方以攻为守，一面请沈鸿英带领所部，取道怀广，去攻陈军的侧面，一方面设法运动陈部在后方的军队和海军倒戈。那叶举正在向梧州猛攻，忽报沈鸿英部攻击四会，方才分兵去救，忽然又报后方梁鸿楷部已附联军，不觉大惊道：“梁鸿楷断我们的后路，倘不急退，恐怕要求退而不可得了。”当下一面通知前军，一面急忙退到三水防守。在前敌的各军，得了撤退的命令，方想退时，后路早被沈鸿英、梁鸿楷等截断，当下溃散的溃散，缴械的缴械，只剩得少数部队，退往罗定等处了。叶举退到三水以后，急忙调集北江援军，折入河口，防阻滇、桂联军的东下，无奈军无斗志，屡战屡败，省城震动，一时人心非常恐慌，各团体纷纷派代表谒见陈炯明，请陈下野。到了十二年一月十五那天，情势更紧，部下都主张退保东江。陈炯明尚在犹豫未决，忽报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已和滇、桂军取一致行动，魏邦平也态度不明，知道事已无可挽回，只得长叹一声道：“大势至此，只好退保东江，一切事情，由你们斟酌做去，我就徇了人民之请罢！”亏他老面皮。当日便通电下野，领兵退出广州，往守惠州根据地，一部分退往北方韶关一带，以便和吴佩孚派往援闽、师次江西的孙传芳部队联络。综计六月十五通电请孙中山下野，到十二年一月十五，陈炯明自己通电下野，整整不过七个月，距八月十五复回广州，不过五个足月。真是何苦。设陈氏能预知如此短促，当亦不复甘冒此叛变之名矣。作者于此，特地将他日子细算一番，调侃不少。陈部洪兆麟的军队，原属湘军，并非陈氏嫡系，这时见陈氏失败，便在汕头宣告独立，欢迎孙中山、许崇智回粤。陈氏叛变，洪兆麟最为卖力，此时叛背陈氏，亦最起劲，此辈心目中，固未尝知有信义也。孙中山此时尚在上海，许崇智则在福州，他从韶关战败后，便和黄大伟、李福林等退入福建，因福建督军李厚基祸国害民，致电声讨，恰好这时徐树铮到闽，暗地运动李厚基部的旅长王永泉和许崇智联络，反对李厚基，并通告设立建国军制置府，限李厚基于二十四小时内退出福州。李厚基见了这个电报，勃然大怒，即刻率领亲信部队，到水口来和王永泉决战。双方支持了好几天，未见胜负。许崇智探得福州空虚，便派黄大伟和李福林，连夜前往袭取，福州既无守备，自难抵御，因此黄、李两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得了福州。李厚基听说福州已陷，无心作战，王永泉乘势进攻，李军抵抗不住，立刻溃散。李厚基急忙逃入日本籍的台湾银行，第二天又逃入中国军舰。海军中人，对李厚基原无好感，当时便把他监视起来了。他还有留下的亲信军队史廷飏部，想复夺福州，再去声讨王永泉，不想也敌不过黄、李部队，只一仗，便大败而退，也被海军陆战队，截留遣散。

许崇智与徐树铮、王永泉，进了福州，便商量建设计划，徐树铮毫不客气，何必客气。

决定依照自已所著的建国真诠，设官分职，以制置府名义，任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两政。这些消息，传入陈炯明和北京政府当局的耳朵里，尽皆耽心。此时陈炯明虎踞广州，正是全盛时代，立刻便派洪兆麟为援闽总司令，尹骥为总指挥，率部讨伐许崇智。洪兆麟虽则接受此项命令，但到了汕头，便不肯前进，所以此路军队，和许崇智并未接触。北京政府所患的，却不在许而在徐，所以也派江西的常德盛师为援闽总司令，入闽讨伐徐树铮。常德盛进兵以后，又派李厚基为福建讨逆总司令，萨镇冰为副司令，高全忠为闽军总指挥。萨镇冰原属海军中人物，得北京政府的好处，便竭力为李厚基想法，因此李厚基得脱离海军监视，赴南京求援。

许崇智等在福州得了这个消息，便开会讨论。李福林道："孙总统昨天电任我们为东路讨贼军一、二、三路司令，并说前福建第二师长臧致平，已经回到厦门，一定有所活动，南路可以无忧。常德盛未必肯死战，我们只派队堵截，也不必十分担忧。至于高全忠并无大不了实力，也不足虑。我们现在要留意的，只有海军一方面罢了。"许崇智等都称是，便决定防守西北路，一面向海军疏通，教他们不要帮助北京政府，至少的限度，要守中立。一面又通电，就东路讨贼军司令职。

许崇智部许济，奉了许崇智的命令，在杉关防守，常德盛的军队到了杉关，许济不战而退。常德盛兵占了杉关，又向光泽进展。许济接住，稍许抵抗了一回，便退守邵武，常德盛觉得非常奇怪，反而不敢轻进，竟在光泽逗留住，改攻势为守势了。许济得了这消息，立刻电报许崇智，许崇智大笑，和黄大伟又商量了一条密计，只过了两日，黄大伟便领着原部，投西北路上去了。

一日，忽然徐树铮来访，二人谈了一回军情，忽然说起制置府的事情。许崇智道："制置府的存废，现在并无问题，只有总抚，闽人却非常反对。还是设法改变的好。"徐树铮默然，半晌，方道："我改任王永泉为总司令，林森为省长，军民分治如何？"许崇智道："这也是救急之法，不妨如此决定。"次日，徐树铮果然下令，裁撤总抚，改任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林森为省长，王永泉初时还不知是怎样一回事，后来听说是许崇智的意思，十分不悦，王永泉之反对许崇智，盖种因于此。对徐树铮的态度，也渐不如前。徐树铮见机，于十一月二日，离开福州去了。许崇智和王永泉，却仍似往日一般共事。

其时李厚基在南京得了齐燮元的帮助，携着巨款，到厦门和高全忠商量，要想反攻福州，谁料臧致平的旧部，已经接洽妥当，在夜间一齐发动，围攻高全忠。高全忠大败，和李厚基一齐逃到鼓浪屿去了。常德盛部此时已占领邵武，听了这个消息，一面又探报黄大伟已领兵到泰宁，将绕攻后路，便不战而退，竟连杉关也完全放弃。许济即跟踪前进，收复了杉关。吴佩孚听说援闽各军屡败，十分震怒，又令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为援闽总司令，移兵入闽，一面又令驻扎江西的周荫人为总指挥。周荫人奉令，便带领一混成旅军队，开入邵武。孙传芳也运兵由武穴入赣，转入福建，准备厮杀。不料孙传芳军队，到得福建时，许崇智已由孙中山任命为广东总司令，拔队回粤。王永泉本已与许崇智不和，当时便联络萨镇冰、刘冠雄等，电致中央，声明拥护。孙传芳得了这报告，也电呈中央和曹、吴请示。吴佩孚知道他的意思，当即电请中央下令道：

迭据萨镇冰、刘冠雄电呈及臧致平，王永泉一再来电，详述前此不得已之情形，及拥护中央之赤忱，所有前此讨逆军总副司令名义，应即撤销，其援闽军队，着即停止进行。所有闽境主客各军善后事宜，即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妥为协商办理。总期彼此相安，毋再发生枝节，以重民生。此令。

除这一个命令以外，还有三道明令，同日颁布。一道是令李厚基来京，另候任用，一道是裁撤福建督军缺，一道是取消王永泉的通缉。比及孙传芳的军队到了福州，北京政府又下了一大批命令，一是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一是特派杨希闵帮办广东军善后事宜，一是任命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任粤军总指挥，一是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一是任命钟景堂为广东陆军第二师师长，一是任命黄业兴为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一是任命王定华为广东陆军第二混成旅长，一是任命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一是特派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一是特派王永泉帮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任命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孙传芳等得了这命令，便通电就职，福建的事情，总算告了一个段落，暂且按下不提。

再说许崇智部不曾回到广东之前，广州各军，共同设立了一个海陆军警联合维护治安办事处，推魏邦平为主任，不料在海珠会议席上，朱培德因魏邦平前此曾经附和过陈炯明，言语之间，彼此发生冲突起来，滇、桂军恐怕他反动，索性将他扣留，一面将他所部陆军第三师缴械遣散，以前附和过陈炯明的粤军和刘震寰的部队，都离开广州去了。沈鸿英把自己的部队，也开到广州城外，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回粤，主持善后，一面又电促许崇智急速回粤，许崇智率队到了大埔，不知怎样，和洪兆麟的军队，又发生冲突起来。洪兆麟不愿和许氏发生战祸，至危及自己的地位，传令部下退让。许崇智因此得通过饶平，到达潮州。这时尹骥的部队，驻扎汕头，正想派队堵截，忽又听说商会已接到许崇智的电报，勒令供饷二十万，不觉大怒，立刻派兵向许崇智进攻。因此许崇智军，不能直接回到广州。正是：

未见岭南弭战事，又睹闽海起风云。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自陆、莫相继失败，孙先生回粤主政，不但西南人民，喁喁望治，即全国人心，亦深盼北伐早成，以遂来苏之愿。不图陈氏叛党，喋血省垣，致革命事业，为之停顿，孙先生亦不得已蒙尘离粤，暂避凶锋。数月之间，内乱复起。各派纷争，甚且蔓延桂闽湘赣，同受兵灾，主将既倏离倏合，各派亦忽战忽和，而究其离合和战之故，虽个中人且不能自解，遑论其他。要之害民伤财，折兵损械，则为不可掩之事实，谁为祸首，贻此鞠凶，诚不能不深恨陈逆之狼子野心，祸延各地也。

第一四一回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

却说许崇智回到潮阳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已由上海回到广东，重任大元帅，派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四人驻沪，为办理和平统一的代表，任命徐绍桢为广东省长，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杨希闵为粤军总司令，一面又发表一篇宣言道：

文曩在上海，于一月二十六日宣言和平统一及裁兵纲要，并列举实力诸派，藉共提携，推诚相与，以酬国人殷殷望治之盛心。其后迭得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舆诸公先后复电，均荷赞同。文亦以叛陈既讨，统一可期，虽滇、桂、粤海诸将及人民代表，屡电吁请还粤主持，文仍复迟回，思以其时为谋统一良好机会；又以沪上交通亦便利，各方接洽亦最适宜，故陈去已将弥月，而文之返粤，固尚未有期也。不图以统筹全国之殷，致小失抚宁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即上回海珠会议决裂，魏邦平被扣之事。哄动一时，黠者妄思从而利用，间文心腹，飞短流长，以惑蔽国人耳目，以致黎、张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全为浅薄，已可慨叹。文之谋国，岂或以一隅胜负，断其得失也？而直系诸将，据有国内武力之一，乃独于文裁兵主张，久付暗默，怀疑之端，亦无表示。报纸所传，竟谓洛吴于自治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还，推之当世要贤，不容独有此迷梦。贤者固不可测，文于今日，犹未忍遽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终之一悟也。抑文诚信尚未孚于国人，致令此惟一救国之谟，或反疑为相对责难之举。藉非然者，何推之浙卢，奉张而准，而于举国人心厌乱之时，复有一二军阀，乘此潮流而趋，而至于悍然不顾一切也？以文与西南护法诸将，讨贼伐暴之初志，固有大梗，何难重整义师，相与周旋？顾国人苦兵久矣，频年牺牲，已为至巨，而代价复渺然不可必得，文诚思之心悸。万不获已，惟有先行裁兵，以为国倡。古人有言："请自隗始。"以是之故，断然回粤，决裁粤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兹于今月二十一日（十二年二月），重莅广州矣，抚辑将士，绥靖地方外，首期践文裁兵之言。同时复从事建设，以与吾民更始。庶几文十余年来苦心经营之建国方略，一一征诸实现。以吾地广大众之中华民国，卒与列强共跻大同之域，共和幸福，乃非虚语。天相中国，能进而推之西南诸省，以暨全国，其为长愿岂以企伩？胜一隅之与全国，渐进之与顿改，其图功之利钝，收效之速缓，昭然未可同日而语，称铢而计。故文之愚，尤以纯一为能，立供国民以福利，遂不惜举当世所碍之武力，以为攘窃权利之具者，躬自减削，以导国人。亦冀拥节诸公，翻然憬悟，知今日而言图治，舍裁兵，实无二法。文倡于前，诸公继之，吾

民馨香之祷，岂有涯涘？若必恃暴力以压国人，横决之来，殊可危惧。诸公之明，当不出此。披沥陈言，鹄候裁教。孙文敬印。

此时恰值李烈钧回粤，孙中山便任为闽、赣边防督办，并令他收编潮汕陈炯明旧部，移驻闽边，所遗潮汕防地，让给许崇智填驻。不久，北京政府又有特派沈鸿英、杨希闵等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务的命令，沈、杨此时既已归心中山，当然谢绝不受。初志未尝不佳。中山见他们不肯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自是欢喜，但因广州城驻兵太多，未免骚扰地方，因此着沈鸿英移防西江。沈鸿英奉了中山命令，也自不容推诿，便在四月一日出动，把所部分次运到三水、肇庆等地。其实沈氏此次移防，并不愿意，很有反抗异谋，只因自己布置，并未十分周到，只得暂时隐忍。再则北方曹、吴之徒，惟恐中山在广东站住脚根，使他们地位发生危险，屡次派人向沈鸿英游说。主要的说词，是说："你们这些部队，并非孙氏嫡系，无论如何忠于孙氏，总未必能使孙氏信任，将来冲锋陷阵的苦差使，固然轮得着，至于权利，休想分润一点。只看中山对人谈论时，每说惟有许崇智的部队，才是我的亲信嫡系，其余都是靠不住的，就可见他的态度了。现在正好归顺中央，驱逐孙氏，自居广东督理，那时大权在握，岂不胜似寄人篱下？替人家拚死力的做事，还要听人家的指挥，受人家的闲气。"这种说话，不知在沈鸿英的耳朵边，说了多少次。

沈鸿英原是个野心家，听了这话，如何不动心？苟此公坚贞如一，何能闻此荒谬之语，要之沈氏反复之流，不足以语大义也。便要求曹、吴的代表，转请洛吴帮助，洛吴那有不肯之理？当时便派张克瑶、方本仁、兵兆麟等部队，驻扎赣南，相机援助。沈鸿英这才大喜，便借移防为名，把军队在韶关、新街一带集中，一面藉与北军联络，一面作两面包围广州之计，设总司令部于新街。到了四月十六日，便在新街就北京政府所派的督理广东军务职，一面效法陈炯明故智，堪称陈逆第二。通电请孙中山离粤。这电报发出后，便由所部在广州攻击杨希闵的滇军。中山令杨希闵、朱培德等，滇、桂、粤各军，合力抵御。沈鸿英也加调大队救应，双方支持了几日，沈军不敌，败回新街。如此不经战，何苦作祟，亦惟此等专能作祟而不经战之军队，正该逐一铲除，方能成革命大功。杨希闵进兵追击，沈鸿英守不住新街，又退守源潭，和杨希闵相持。沈军留驻肇庆的张希栻部，也和孙中山系的陈天太部开战。一时间，各方的风云都紧急起来。

中山先生内拟建设，外应军事，十分忙碌。肇庆开战那一天，中山正在计划军事，忽报陈策，周之贞来觐，中山即令传见。二人行礼已毕，问起军情。中山道："北江现有大军，只在月内，必能消灭来沈鸿英的势力，只有肇庆一面，陈天太一人，现在虽报战胜，张希栻已退禄步，但天太为人素极躁直，部下反对已久，恐怕不是张希栻的对手。"中山先生可谓知人。陈策、周之贞齐声道："既然如此，大元帅何不派策等率领本部军队，和张希栻一战。策等虽然不材，料想一个张希栻，只在期日之间，便可荡平。"中山大喜，即时令陈、周克日西征。陈、周各率所部，向肇庆进发，在路得报，陈天太被部下所逐，张希栻重占肇庆，便急电报中山。中山即批令兼程前进。陈、周两人奉令，火速前进，到了高要，正和张军接着。陈、周乘着一股锐气，奋勇猛攻。张希栻抵敌不住，只得放弃了肇

庆，仍复退守禄步司。陈策和周之贞占了肇庆，又向禄步进迫。张希栻竭力抵御，正在危急之时，恰好梧州方面的援军开到，人多势众，又把陈、周战败，重复夺回肇庆。陈策、周之贞退守横槎，向中山求救。中山又派了一团人，前去助攻。陈、周得了援兵，又向肇庆进逼。双方在后沥泛先开了一次火，张希栻败退，入城固守，陈策、周之贞传令围攻，张希栻也竭力死守，维持了十多日，城内饷弹两竭，只得放弃肇庆，突围而出，带着残军，逃奔梧州去了。

杨希闵自从击走沈鸿英，在源潭又支持了多天，急切未能攻下，却是中山授与密计，教他分兵攻击清远，断他和西路张希栻军的联络。杨希闵得令，便派队占了清远，把守清远的沈荣光击溃，一面又联络桂、粤各部，先用全力，向沿粤汉路一带的沈军进攻，沈鸿英因听说清远被攻，急忙分了一大部队，前往夺回清远，因此花县一带，兵力甚为单薄。结果清远虽则夺回，沿铁路的部队，却被联军击得大败而退。联军乘胜进逼，连克源潭、英德、琶琶江等地。沈军大为失势，只得放弃前线，退保韶关。联军跟踪进逼，双方又激战了一日夜，沈军屡败之余，气势不振，自是支持不住，只得又放弃韶关，退保南雄，向北军方本仁等求救。

这方本仁原奉吴佩孚的命令，为援粤而来的，怎敢怠慢？当下派遣部队，帮助沈鸿英反攻。沈鸿英得了北军的援助，正待进兵，忽然粤军谢文炳，率领一师军队，前来助战。沈鸿英大喜，便令为右翼主军，自任中路，以北军为左翼。一时军势大振，沿路抢劫奸淫的，向韶关进攻，杨希闵等一面拒敌，一面电报中山，请示机宜。中山得了此电，便宣示左右，商议抵御之策，左右都道："沈、谢屡败之余，必不能作战，北军虽勇，地势不熟，我军倘能奋勇进击，一鼓可服。"中山笑道："话虽如此说，但是沈鸿英、谢文炳报仇心急，北军南来，气势正旺，如用力敌，胜负未可必，而我军损失已多，不如令杨希闵等暂时退守，不可力战，以骄敌军的气焰。等到敌军气衰，然后反攻，那时方一鼓可破。"左右都赞服。人人说孙先生是政治家，其实革命伟人，断无不兼擅军事者，观孙先生可知。中山便将此意电示杨希闵。杨希闵遵令，并不力战，全师而退。因此沈鸿英军又占领韶关，进占英德。

北军见屡次胜利，极其骄横，有时连沈鸿英和谢文炳的部下兵士，也受他们凌虐。谢、沈的部下，略有反抗，北军便道："你们没有咱们来救，早做了广州的俘虏，打了靶咧。军队谓枪毙曰打靶，受伤曰戴花。现在不谢咱们，倒敢和咱们强嘴！"沈、谢的部下，回去禀告长官，长官又得了高级长官的命令，只教部下士兵退让，不准反抗。得罪北军。因此谢、沈部下士兵，十分怨望，都说："这里既然只用几个北军便够了，何必再要辛苦我们作战，我们乐得舒服舒服，让北老拚命去。"这话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大家都怀着怨愤之意，毫无斗志。却早在先生算计中。这消息被杨希闵探听了去，便召集将士讨论进攻。将士都请一战，杨希闵道："敌军重兵，都在韶关一方，英德只有谢文炳部防守，我们不如先出其不意，攻破英德，解决了谢文炳，然后以全力进攻源潭、韶关，可操必胜。"知彼知己，也是将才。议定之后，当下领了本部军队，去袭英德，一来谢文炳不曾防备，二来士无斗志，所以杨军一到，谢军便不战而溃，纷纷缴械。谢文炳带领残军，由阳山、连山一带，退入

湖南，谁知湘省政府，不许逗留，谢文炳只得把残部交与湘省改编，自己由长沙转赴上海去了。

杨希闵占领英德以后，又请部下师长赵成梁商议道："韶关东面的平圃司，是韶关往南雄的要道，你可率领本部将士，走枫树坳小路，在平圃司左近埋伏，等我进攻韶关，敌军必然竭全力来和我激战，你那时可乘虚攻占平圃司，向大桥墟一面进逼。敌人见后方不妥，必然慌乱，我军乘势进逼，韶关不难一鼓而下。"赵成梁得令而去。杨希闵自己带领一万多人，向韶关进发。沈鸿英在韶关，听报英德已失，谢文炳溃入湖南，十分惊讶，连夜便在韶关南面掘壕备战，一面又把后路兵力，全部调到韶关，果然着了杨希闵的道儿。以备一战击退杨军。两军接触以后，杨军进攻甚猛，幸喜北军十分勇悍，虽大敌当前，绝不畏缩，支持了几日。赵成梁师已到平圃，就近地方虽还有些沈军，力量十分薄弱，如何够得赵成梁一击。沈军放弃了平圃、大桥一带，急忙飞报韶关。沈鸿英得报，惊讶道："这倒是我失算了。"部将听说后方有失，都请回兵救应。沈鸿英道："我若回救平圃。敌人乘势进攻，刚好中了他的计策，我们不如拚力死战，打败了杨希闵，赵成梁如何敢孤军深入？不必我们回救，自然退走咧。"却也有算计，鸿英固不如彩凤之愚。诸将信服，一齐奋勇进攻。

杨希闵刚才也得报，赵成梁占领平圃、大桥，方以为沈军必退，现在见他不但不退，反而反攻得十分猛烈，惊疑不置，和幕僚讨论了一回，都说："必然沈鸿英想先行打破我们，再回去救援平圃、大桥，我们不如诈败而退，却留些部队埋伏在左近，他如进追，可用以抄袭敌人后路，如回救平圃，又可出其不意的袭取韶关，到是一举两得之计。"杨希闵依言，使分派一部分人，在左近埋伏，自已率队向小坑方面且战且退。沈鸿英部下将士，见杨军败退，都主张追击。沈鸿英道："放弃东面阵地，只一味前进，固然也是一种战略，但东路敌人如向韶关进逼，正面的敌人又伏兵抄我后路，则我军进退两难，必然全部败溃。不如派兵东去，名为回救平圃，且走小路在新岑塘扎住，如东路敌人听说正面战败，自己退去，不必说，要是向西进展，便可用作抄袭后路。如正面敌人乘我分兵回救，全力反攻，又可用以攻击敌人侧面，分一军而有两军之用，方是妙计。"确是妙计，其如天不能容，反以致败何？商议已定，便分拨一支军队，向东进发。

不料赵成梁得到正面败退的消息，既不退去，又不向西进攻，倒从大桥一路，来救应正面，想抄袭沈军的后方。到了新岑塘，刚好遇见了沈军，双方便开起火来。那杨希闵埋伏下的军队，见沈军向西移动，向韶关袭击。沈军接住激战，杨希闵重新反攻，一面派队去救应赵成梁。到了新岑塘，恰好赵、沈两军，在那里激战，当下便奋勇向沈军后方进攻。可笑这路沈军，本打算抄袭两路敌人的，谁知反被两面敌人夹攻，战不多时，便即溃退。赵成梁等乘势追击，来攻韶关的侧面。沈鸿英军知道东路军队战败，后路已绝，顿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沈鸿英只得率领残部，绕道仁化，退到南雄去了。杨希闵克了韶关，又向南雄进逼。沈鸿英军损失太重，情知不能再战，只得跟着北军，退入江西大庾去了。北江的战事，至此方算结束，但东江的战事，却正在十分激烈咧。正是：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师出无名，徒然自苦。

欲知究竟，且看下回分解。

军阀之势，易盛亦易倒者，何也？盖其盛也，非其力之所能，徒以吸收杂色队伍而成，杂色队伍即所称乌合之众也，既无纪律，又不耐战，故不久即仍被他人吸收以去，而瓦解之势成矣。西南自陈逆背叛，各军效尤，纷攘杂作，互相雄长，此皆所谓乌合而杂色者也。使终隶孙先生部下，则孙先生亦不且近乎军阀也哉？天诱其衷，此属陆续叛变，使先生得假手嫡军，一一荡平，内部既清，方能对外，革命功成，实基于此。人谓陈、沈辈无良，吾谓天佑中国，实有以促其叛变而使之同归于尽，以造成先生之伟业也，于诸军乎何尤？

第一四二回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中山讨伐东江

却说陈炯明的部队，自从退出广州后，除却退北江的谢文炳一师外，其余大部俱在惠州。初时粤军因布置未周，不曾发动，到了五月九日（十二年），叶举通电诬斥中山在广州纵烟开赌，卖产勒捐，两军方才渐至实行接触。其时北方的反直一派，极望中山和陈炯明和平解决，合力反直，因此吴光新等，纷纷在广州，惠州两地活动，劝他们言归于好，共同北伐。双方虽未必听他的话，战局却和缓下来。不料陈氏乘孙军不备，袭取博罗，进窥石龙，一面又运动海军反孙。温树德因前此曾经附陈，现虽在孙中山部下，心中不安，受了陈炯明运动，立刻允许反孙，为里应外合之计，消息传入中山耳中，不觉震怒，立刻下令免温树德海军总司令职，并饬各炮台加紧戒备，并改换各舰长，由大元帅直接指挥。因此陈炯明的逆谋，完全失败。

中山把广州的事情，布置停当，立命各军向惠州进攻。其中只许崇智在潮州、汕头一带，被林虎战败，退守揭阳，此时并不在围攻惠州各军之中。这时陈炯明守惠州的杨坤如，虽则屡次战败，却不肯放弃，只是一味死守，因此孙军急切未能攻下。中山集众将商议道：“李烈钧收编的两旅，现在又为林虎所收，敌势愈强，好在厦门臧致平已联络许总司令的留闽余部，和闽南自治军，南图潮、汕，现在已克饶平、黄冈，如能攻克潮、汕，消灭林虎、洪兆麟等的势力，然后出其全力来攻惠州后方，则惠州腹背受敌，其亡可立而待。所以我们此时还有以攻为守，静待攻克潮、汕、再行猛攻不迟。”这计划虽是

如此决定，不料滇军内部各派，竞争总司令地位，一部分竟发生通北嫌疑。其嫌疑最重的，当推师长杨如轩、杨池生两人。杨希闵不待他们谋逆，便下令驱逐。两杨立不住足，带领残部，投江西去了。

中山因滇军太纠纷了，下令废除总司令，将所有滇军，改编为四军，任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朱培德四人为一、二、三、四军长，这件事方算解决，只静候臧、许攻克潮、汕，便可以夹攻惠州。不料林虎、洪兆麟向饶平反攻，臧军竟被击退，林虎占了饶平，便向平和进展。臧致平一面派兵坚守平和、治安、云霄一带，一面要顾北面王永泉部的南下，一面又要防备到海军桂锡珪、杨树庄等的袭击，十分吃力。此时臧致平确不易应付。其时孙传芳已在福州就督理职，吴佩孚屡次电令解决臧致平，孙传芳前次因初到福建，布置尚未十分周密，所以迟迟不发，等到臧致平实行对省独立，南图潮、汕，方才下了武力解决的决心，一面令王永泉南下夹攻，抚臧致平之背，一面请杜锡珪令杨树庄率舰队和陆战队进攻厦门。臧致平因此各方吃紧，不能专顾南路，被林虎攻入了平和，云霄、诏安也相继失守，漳州吃紧。臧致平正想派兵堵截，忽报海军陆战队，已在金门登陆，舰队已入嵩屿，厦门吃紧，不觉大惊道："厦门为我根据地，如被海军占领，则此后饷械都无所出。我军虽不被攻击，也不能在福建立足了，我当自往救之，宁失十漳州，不可失一厦门也。"因尽领漳州的军队，来救厦门，一面派使，假与海军议和，一面乘各舰不曾防备，开炮轰击，命中的很多，各舰带伤的不少，要想发炮还击，又被外舰干涉，只得和陆战队一齐退出。

这一回虽侥幸胜利，那漳州因留下的只刘长胜一部，兵力十分单薄，林虎乘虚进攻，刘长胜素闻林虎勇悍善战，心中怯惧，不曾交锋，先自逃走。部下无主将指挥，不战而溃。林虎既得漳州，便进逼厦门，恰好王永泉军也从同安来攻，因此厦门数面受敌，形势甚危。臧致平连接警报，闷闷不乐的回到公馆里。他夫人见了他这忧愤的样子，知道一定是前方失利的缘故，着实慰解了一回，臧致平叹道："你不知道现在厦门危险的情形，还是这般宽心。可知同安、漳州，俱已失守，王永泉、林虎围攻厦门，海军虽暂退去，必然复来，厦门三面受敌，必不能坚守，你教我怎不忧悉？"臧夫人道："既然如此，你何不索性放弃了厦门，带领家小，到上海去居住，也免得在这里惊恐担心。"臧致平道："你们这些女子，未免太不懂事。你想！我奉了孙中山先生的重托，把厦门一方的责任，全交与我负责，我现在既不能克敌，又不能死敌，见着危险，也不筹度一下，便带着家小，躲到上海去了。不但将来见不得人，便连死在前敌的将士，也如何对得住？古人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这方尽得守土之责，我现在决定死守，决不轻易放弃。此一段话，颇有丈夫之气。至于你们这些人，并没有什么责任，可先送你们到租界上去居住。"臧夫人再三相劝，臧致平总是不肯。第二天，果然令人把家小送到租界上去，自己又召集了各团体的代表开会。各团体不敢不来，到齐以后，臧致平便向众人宣言道："现在王永泉、林虎夹攻厦门，我军虽不曾失战斗力，但亦不能在三五天内，击退敌人，希望敌人被我击退，不但是厦门一地之幸，也是国家之福。万一不能打退，我惟遵守古人城亡与亡、城存与存的两句话，决不轻言放弃。至于地方上治安，我当竭力维持，如有不守本分骚扰

商民的兵士，一经查出，立即枪毙，以肃军纪。但军饷一事，却不能不希望地方上帮忙筹集。”各团代表，面面相觑，不敢回答，唯唯而退。臧致平在军阀中犹为较佳者，而其威犹使人民结舌不敢言其所苦，则其他军阀可知，其他强梁悍恶之军阀更可知。

林虎和王永泉攻了很久，因臧致平一味死守，不能攻下，只得电请海军助战。马江方面的海军，因又带着大批舰队和陆战队，来攻厦门，先占领金门，作为根据地，然后向厦门进逼，臧致平少不得分兵拒敌，形势愈危。也是厦门人民，该多受几天战事影响，偏生陈炯明在惠州，被孙中山先生围攻，屡次战败，中山先生此时已将许崇智等部队，调到石龙一面，着着进逼。惠州情形，十分危逼，陈炯明心中十分忧急，一日数电，调攻厦门的军队回救。林虎、洪兆麟等见东江如此紧急，不敢逗留，只得放弃厦门阵地，回救惠州，因此厦门的形势，得略见松动。按下不提。

却说陈炯明自从听说惠州杨坤如被围，便亲从香港赶来指挥，已和中山先生激战多次，虽屡有胜负，而惠州之围，终不能解。吴佩孚派来救授的北军，又在南雄，被滇军赵成梁扼住，丝毫不能进展。孙中山见惠州久攻不下，便令右翼滇军猛攻，占领平山，向汕尾、海丰、陆丰等地进攻。惠州南面的交通，顿被隔断。陈炯明大惊，急忙抽调右翼军队，亲自带往救应汕尾，方得转危为安。同时中山先生听说林虎、洪兆麟等回救惠州，参加东江战事，便也把西北江的军队，尽行调到东江，全力猛攻，并率领古应芬、赵宝贤等亲自赴前敌指挥，设大本营于石龙，以大南洋轮船为座驾。这只轮船，本系内河小轮，十分湫隘，中山所居的办公室，只有几尺见方，在这阳历八月的天气中，正是溽暑，十分难熬，中山先生却被图握管，决策定计，昼夜不息，一些也不在意。到了石龙以后，许崇智从博罗前敌来谒，中山先询问了一回战情，方道：“你却回去指挥部队进攻，明天我当亲自前来察看。”许崇智劝道：“大元帅进止，关系重要，岂可冒险轻进？依崇智的愚见，还是在石龙驻跸为是。”中山笑而不答。许崇智因前方紧急，告辞而去。

第三天早晨，中山令轮船向博罗前方出动，将到博罗，许崇智得报，又带着滇军师长杨廷培来迎接。中山见了许崇智，又问起敌军情形，许崇智道：“刚才接到警报，说逆军分三路来袭，李易标带领一千多人，已到汤村，离博罗只有二十里，陈修爵部也将赶赶到，双方开火在即，想不到大元帅竟冒险到这里来咧。”中山奖慰了一番，又授了一些应战机宜，两从方始辞去。中山办公到晚上十一点钟，方才就寝。

古应芬等见中山休息，也悄悄退到自己卧室里解衣而睡。正在朦胧入睡之际，忽觉有人在旁边喊他，急忙睁开眼睛看时，原来是许崇智和团长邓演达，因忙忙坐了起来，问许总司令有什么要紧事这时候还来？许崇智向四面瞧了瞧，又走近一步，握着古应芬的手，悄悄说道：“大元帅已经就寝，我也不惊动他了。现在有一件要紧事，要和你说的，因为李逆易标的军队，已过汤村，我决定带着各部军队，用全力去攻击，一到天明，河沿两岸，便有炮火，你务必恳请大元帅离开这里。”古应芬点头道：“好，我理会得。还有别的事没有？”许崇智道：“还有一句话，大元帅整天劳苦，这时刚才睡下，不必去惊动他，让他稍为休息一回，养一养神，在四点钟左右开船也不迟，其余也没别的事了，我们再见罢！”说着走了。古应芬恐怕睡着失晓，误了时候，便坐着等到三点钟，悄悄的走

到大元帅寝室门口，只见里面灯火很明，知道中山已在那里办公，想见其贤劳与治事之勤。便进去行了一个礼。中山问有什么事？古应芬道："十二点钟的时候，许总司令曾来过一次，因大元帅刚才就寝，不敢惊动，临去的时候，对应芬说：'天明就要开火，河岸两旁，不甚安全，务请大元帅离开此地'。"中山点头道："我也并非故意喜欢冒险，忘了重大的责任，只因本人不到前方，总觉心里不大安稳，既然他这样说，你可传我的命令，就把船开下去罢！"古应芬遵令办理。大南洋轮船便顺水开行，约莫过了三四里路，忽又停留不进了。古应芬诧异，忙出去查问，方知因水浅，被搁住了。众人想了许多法子，用了许多力量，方得继续驶进，博罗城下的枪炮声，已经联珠价由东南风送到耳边来。

到了十一点钟，轮船到了石龙，便接得两个报告，一是博罗因兵力单薄，退守飞鹅岭，请拨调救兵的，一是增城报告，林虎带领大队来攻，请求派队救应的。中山一面电令张民达旅猛攻平山，以分博罗之敌，一面又命用飞机传令广州滇军，去救增城。第二天，又接许崇智的急电道：

> 飞鹅岭失守，敌已占铜鼓岭、北岭一带高地，北门已被围，城中兵力单薄，粮弹将尽，请即派队救援。

中山见了这电报，急命拨飞机一架，飞往博罗城上巡视一周。古应芬道："大元帅为什么不发一个电报去？却放飞机巡视，是什么意思。"中山道："博罗待援甚急，就发电去，也未必可使守城将士，能够相信救兵便到。如见飞机飞到，他们必疑是救兵特地教去侦察形势的，才安心死守咧。"中山不但人格伟大，其处事之机智，亦不易及。应芬大服。中山又道："只有粮弹一项，却极重要，须派差遣舰冒险送去才好。这件事，你可以去办一办，我再备一封亲笔信，教舰长顺便带给许总司令，也可教他安心。"古应芬遵令而去。中山写好了信，也交给舰长带去。差遣舰上驶以后，古应芬仍来大元帅室，中山又嘱他再发电给广州滇军第三军军长蒋光亮，令他火速发兵。

一连发了几个电报，等了一日，还不见有动静，中山正在焦急，忽报博罗许总司令行营参谋陈翰誉，间道到石龙请见，报告军情。中山急教传见，问其详细。陈翰誉道："博罗东西北三门，都已受逆军包围，只有南岸还没有敌兵，可和惠州飞鹅岭按飞鹅岭蜿蜒甚长，此是惠州城外之飞鹅岭，非博罗北门外之飞鹅岭也。刘总司令行营通点消息。城里粮弹两竭，情形较昨日更是危险，如再无救应，恐怕博罗不能再守了。"中山听了，沉思不语，半晌，方对古应芬说道："我已连发数电，催促援军火速前进，措词不为不切，为什么只有准备的回电，却总不见兵来？此地只滇军有一旅人在这里，你可曾催他前进吗？"古应芬道："如何不催他？他说不曾得到军长命令，不好前进哩。"中山又想了一想道："香芹！古应芬字。你可亲到广州去一趟，催促各部队伍，火速出动，要是蒋光亮定要有饷才出发，不能马上开拔，可先调福军和吴铁城的部队，即刻到前敌去，除拨出铁城一团，去救增城以外，其余可俱教去救博罗，万万不可再误。"应芬领诺，即时到广州去了。

中山教陈参谋也退下去休息，自己在办公室里办一回事，又站起来走一回，这天的

风雨又非常之大，船身受了风浪的摆簸，时常摇动，水势也渐渐涨起来，潺潺作响，中山听了，倍觉忧虑。这天晚上，也没有好好的休息一回，只眼巴巴的望广州的援军到来。第二天早晨，古应芬赶回石龙复命，中山急问接洽情形怎样？古应芬道："昨天四点钟到省，在一家洋行的楼上，见到蒋军长，他一见我，就说：'博罗的危急，我已完全知道，就使大元帅没有命令，我的军队，也应赶去救应，所以我已决定在今天晚上出发，只不知道有没有火车咧。'我听了这话，即刻到大沙头车站去查问，知道各军的专车，都已预备妥当，立刻便派人去通知他。福军和吴铁城部，也都答应立刻出发了。"正说间，忽报福军前部，奉令开到，吴铁城部已开抵增城，并另外派了几十名马队来供侦察之用，军长李福林、朱培德和财政次长郑洪年来觐。中山大喜，都即传见。谈了一回，李福林和朱培德先行辞去。中山问郑洪年筹办军饷的情形，郑洪年道："各种财政权，都被各军霸占，财部已毫无收入，借债既难，费用又无从减省，近来前方军事紧急，需饷更殷，财部虽则东西罗掘，也属无法应付。昨天运使邓泽如解来一万元，因听说行营所带万元，已经用完，正想提解，谁知又被蒋军长光亮支完，连移动也不曾移动咧。"看此一事，见蒋氏不但霸占财权，而吸收中央固有收入之款，亦无微不至。中山听了摇头，想了一想，又回头向古应芬道："他又得了一万元饷，曰又得者，见其得饷已非一次，即曰非得饷不来，则已得饷矣，何以又不来？见其不来，非为饷也，特托辞耳。不然，许、李各军何以战哉？总该出动了罢！郑洪年辞去以后，等到天晚，还不见蒋光亮一兵一卒到来，那雨也越下越大，淅沥之声不绝，中山心头烦闷，依然坐下，计划军事，因刚好看到刘震寰从惠州飞鹅岭告急的电报，便亲自草了一个复电道：

> 敌人当然有计划，所幸其数不多，自易击灭。绍基已亲率五千精锐，出击淡水，兄之后方，断无危险。少泉闻博罗被围，非常焦急，已征集所有，赶紧出发，大约两日后可到。倍之亦以全部来援，大约三日后，其他西北江各队，亦陆续调来，今日省城已运到米粮四十余万斤，当陆续运来。此次东江之事，无人不焦急万分，断无见危不救。孙公之为此语，非真不能知人也，盖其一，仁恕性成，不欲以不肖之心待人也；其二，深明兵法不欲使前敌将士，知内有不愿应救之兵，以懈其心也。想不出十日，贼必消灭，我俟各军出发后，当再来梅湖，亲督攻城，故望兄急调一队，渡白沙堆，一以绝敌人后路，一可保我航线。闻敌人粮食辎重，皆在风门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夺之，则博围可解，我军实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图之！

中山草了这一封电信，交副官拿去拍发以后，便命大南洋开赴苏村。谁知风雨既大，水流又急，到了铁冈，便被阻不能前进。吴铁城部的马队和福军，也被风雨所阻，只得停止休息。到了第二天，方才到达目的地。整天盼望的蒋光亮部，却只到了四百多人，蒋光亮自己不必说，当然没有来。好在博罗城外水深数尺，陈军不能逼近攻击，只能在北门外高地上，用大炮远远的射击，所以没有什么大损害。次日，又进至第七硐，已占地势上的优点，可惜蒋光亮部只到石龙，并不进前。前敌兵力单薄，未能计出万全，只得又派人到石龙督促。差人到得石龙，滇军第三军的大队已经开到，但是蒋光亮自己仍没

有来。中山只得先传他的参谋禄国藩来商议军事。禄国藩进来谒见已毕，中山便催令前进。禄国藩道："兵行以粮饷为重，现在饷也没有，教我们如何前进？"桀骜可杀。中山道："你的话果然不错，但也须分个缓急，若在前敌不甚吃紧之时，要求发清全饷，也还有理，婉转之极。中山愈婉转，则愈觉蒋、禄之可杀。但现在博罗十分危急，倘固执要饷，岂不误了兵机？等到博罗一失，必然牵动全局战事，那时广州未必可保，何处再容索饷？恐怕连现在这般的支领，也未必可恃了。"不但词婉意严，而且理甚确当，虽蠢极之人，亦当领受，禄固犹人，而乃终不有听耶？此所以古人有谈经可以点顽石之头，而操琴不足以回吴牛之听之叹欤。禄国藩笑道："要是这样长久下去，还不如现在决撤了好。我们有了子弹就是粮，难道还愁拿不到饷？"可杀可杀，此辈因粮于民，固不愁无饷也。中山道："我现在还是要你前进，你肯去吗？我是大元帅，你敢违抗我的命令？硬一句。一味软，则失中山身分矣。你如肯去，我可更给你便宜指挥之权。动之以权。解了博罗之围，再额外给你重赏，歆之以利，小人非权利不行，中山盖审之熟矣。你去也不去？"禄国藩笑道：笑得可恶可杀。"正经的饷银也拿不到，还希望什么赏银？中山权利双许，而禄只着眼在利，盖此辈之要权，亦无非为利耳。便胜了敌，也不是一场空？我不去，我只要饷。"桀骜至此，可杀可杀。小人见权利必趋，至权利亦不能动，则必有非分异谋矣，蒋、禄之不能善终，已伏于此。中山怒道："军法具在，何敢无礼？不得不硬。我今不要你去，教你的军长去，看你如何再违抗？"禄国藩道："教我去要饷，不教我去也要饷。桀骜至此，可杀可剐。我又没说不肯去，只要把饷发齐，我自然开拔了，要饷许是不犯军法的。"偏有无理之理，益发可杀。

中山正待训斥，却早激怒了侍立的一位英雄，他瞧了这禄国藩那样的不驯样子，早已气破胸膛，此时忍耐不住，便走上几步，向禄国藩一指道："禄同志！请问你是不是大元帅部下的一员军官？是不是做的中华民国公职？是不是吃的全国国民的公禄？"禄国藩倒吃了一惊，问道："你贵姓？"古应芬在旁介绍道："这是参谋赵宝贤同志。"禄国藩说道："赵同志如何说这话？这样浅近的问题，还打量我不知道吗？"赵宝贤道："你既然知道，就好说了，请禄同志想一想，国家为什么要用我们这班军人？人民为什么要把辛苦挣出来的钱，供给我们？大元帅令我们去作战，是替什么人做事？三个问题以后，又提出三个问题，遥遥针对，而又互相错落，气势滂沛，自足以折禄氏桀骜之气。须知大元帅并不是自己喜欢多事，甘冒危难，无非为着受了国民的托付，不得不戮力讨贼，为国除害，庶不有负重大职守。此一段先说中山之用兵不得已，是宾。我们所以相从至此，也无非为了大义。再综合一句，引起下文。既然彼此的结合行动，全为大义，就不能单在利害方面讲了。断定一句，意思渐显。然还不曾明白说出，是主中宾。有饷，我们固然作战；没有饷，我们也要作战。意思到此，方明白，是主。我们是为大义而听大元帅的指挥，并不是因私谊而受孙中山先生的命令。我们是为大义而战，并不是为饷而战。自己又作解释，意思倍显，为饷而战一句，极其尖刻。假如仅仅是为饷而战，我们将自处于何等地位？反跌一句，尖刻之至，使禄氏不能不折服。国家要我们这些军人何用？人民何必拿出这些钱来供给我们。又反问两句，一句逼紧一句。禄同志是深明大义熟知去就的人，所以甘从大元帅，从困难中致力，不愿附和陈氏，替北方军阀做走狗，现在单只替士兵在饷糈上面着想，忘了前线的吃紧，和自己的天职，岂不可惜？"既恭维他几句，使他不致因下不来台而决裂，又替他遮饰一句，使他得自己转圜，语语有分寸，所谓替他遮饰者，盖只饷糈上加士兵两字，盖替士兵争饷

糈，亦将士分中之事也。一段说话，说得义理谨严，气势浩沛，便蓄异谋者丧胆。正是：

大义凛然严斧钺，丹心滂沛贯乾坤。

未知禄国藩听了这番说话，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赵宝贤之责禄国藩也，几于一字一泪，一字一血，不独当时闻者为之肃然起敬，慨然自奋已也，即今日有述及其当时为大义所激之状者，犹同此观念焉。嗟夫！人谁不欲为善，其不为善者，非真不能为，不欲为也，特为利害物欲所蔽，欲自救援而不可得耳。观于禄国藩骤闻赵君之语，未尝不怵然而惧、澹然而惭者，盖良知之说，确有可信者焉。然其虽能感悟一时，而终不克自拔者，则利害物欲之为蔽也。呜乎！惜哉！

第一四三回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截追骑范小泉建功

却说禄国藩听了赵宝贤一番议论，一时良心激发，十分不安，便笑道："赵同志的话，自是不错，我也并非不愿前进，实在为着士兵没饷，不肯出发，也叫无可如何。就借士兵两字收场，方见饷糈上特加士兵二字妙处。现在大元帅既有命令，明天当先设法调一部分上前敌去，只是饷银一项，仍要请大元帅竭力筹划。"古应芬在旁说道："禄同志放心。大元帅自当令饬军需处竭力筹拔，贵部只请前进就得啦。"禄国藩欣然而去。古应芬私下和赵宝贤商议道："禄国藩虽一时被同志言语所激，答应出兵，过后必然翻悔，恐怕仍旧靠不住。"赵宝贤道："不独如此也，我看他今天这种狂悖桀骜的样子，目中那里还有大元帅在？这分明是蒋光亮授意而来，要不然，一个参谋，如何敢在大元帅前这般放肆？就使他自己不翻悔，只怕蒋光亮也不见得肯答应呢。"见得很透，中山之所以不予以惩办者，亦为此耳。不然，中山虽仁厚，岂肯为军法曲宥？古应芬道："博罗被围已急，如再无救兵，必不能保，博罗一失，全局便都完了，如何是好？"赵宝贤也愁思无法。半晌，古应芬又道："我想滇三军是不必希望了，还是由我拍电给胡展堂总参议，飞檄调粤军第一师来候令，你看如何？"赵宝贤道："这也不见得妥当罢。刚才师座因左翼指挥胡谦方来电告急，已经电第一师卓旅往救增城，现在再令开到石龙，如何办得到？"古应芬道："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好照此试一试再说了。

两人正在议论，忽传大元帅请赵参谋。赵宝贤到了大元帅室，中山见了他，便道：

“现在水已大退，逆军必然乘势攻击，若再不赶紧去救。博罗一定难守，好在福军已全部开到，滇军第四师亦已到着，我想即日分三路攻击前进，你看可好?”赵宝贤道：“进兵救博罗，自是要紧，只未知淡水、平山方面的战事如何?倘然不得手，恐怕难免还要分兵助战咧。”中山道：“刚才张民达来过，说淡水方面战事大胜，平山方面，因受了雨水的影响，一时不能得手，现在天气晴正，水势已退，平山大概也旦夕可下，我们不必忧虑。”说完，便发令教禄国藩部为右翼，向雄鸡拍翼前进。福军为左翼，向义和墟前进，和博罗城内各军，取夹击之势，以滇军第四师为救应。

这命令刚下，忽报第四师，因索饷没有，已经全队退回广州去了，中山大惊，急忙传令制止，已经不及。中山大愤，投笔于地道：“此辈尚有面目对国人吗?”此辈久已不要面目，中山过虑矣。一面又传禄国藩和福军照旧进展，不可因第四师的退回而生怀疑不进之意。两军得令，分左右两路前进。右翼禄国藩部到了第七硼陈地，忽又不待命令，便退回石龙。这时右翼福军，未曾知道，依然丛阵待敌。中山得这消息，十分懊丧，一回儿在室内踱来踱去，一回儿伏在案上，疾草命令，有时凝神苦想，想不出一个方法，一条头绪时，又时常用拳头在头上乱敲。古应芬、赵宝贤等，都从旁劝慰。中山叹道：“我所虑的，因水势既退，如逆军大举攻城，博罗必不能守，博罗失守则石龙危，广州也震动了。我的北伐事业，岂不大受影响?武侯南征，是为北伐，中山要北伐，亦先必东征，盖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出师有功者也。两公殚心为国，鞠躬尽瘁而后已之概，亦仿佛。我决计亲自往第七硼察看一回，再定计较，或者还有个挽救。”古应芬、赵宝贤均竭力劝阻，中山道：“我一生累犯艰危，方才创成中华民国，今日情势更急，如我也退缩，则中华民国亡矣，我岂能策个人之安全，忘却国家的使命?我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言!”中山一生多冒险，武侯一生惟谨慎，谨慎难，冒险更难。盖谨慎守常，冒险达变也，二者易地则皆然。当下便传令，把轮船开到第七硼，命飞机出发侦察。到了傍晚，飞机回报，说逆军还在博罗东北角山地，并未和我军接触。中山稍为放心，便教把船泊在第七硼南岸。

入夜，中山带了古应芬等一众幕僚，上岸闲步，在危急中，犹有此逸兴，非学养功深，而又志行恬淡者，不能致也。见蔚蓝的天空上，众星罗列，一道银河，如烟似雾，平视则峰峦叠秀，烟树迷离。彼此走了几步，便在河边席地而坐。中山仰望天空道：“古人说：‘为将者必须知道天文。’诸君都深知军事，以为这句话有无意义?”众人都笑道：“懂天文不懂天文，和军事有何关?古人说什么这是某分野的星，那又是某分野的星，如何有风，如何有雨，都是些迷信之谈，何足凭信?”中山笑道：“古人说这句话，必有他的意思，决不是象诸君所说那样简单的。天文和军事，怎说无关系呢?”众人都道：“不知有何关系?帅座何妨指教我们一些。”中山笑道：“此理甚长，一时那能讲得明白?我所说的，也不过几件小事而已。例如黑夜行军，失去了指南针的时候，往往分不出东西南北，找不到一条路径，假如懂得些天文，就可看星辰的所在，定出方向，程度稍高的，并可定出时间来。辛亥革命以前，我在两广，每至黑夜用兵，往往要借重星月，做我的指南针，从此看来，天文和军事，已经有许多密切的关系了。可见事无巨细，必有所用，特粗心人不曾理会耳。这不过据我所能说的而言，其事很小，此外还有许多关系，说他不完咧。”众人都各恍然，因笑道：

"这些地方，我们倒不曾留心。"中山却又指着北斗七星笑道："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星？"众人都笑说："不知道。"中山道："这就是北斗七星，你们只要辨得出他，方向便容易知道了。"接着彼此又谈了些军事，方才回船。极热闹中间、忽然来此一件清冷之事，可谓好整以暇。

第二天，义和墟福军已经和陈军千余人接触，田钟谷带着滇军三百人，和粤军第一师卓旅所部的张弛团一营，登雄鸡拍翼山岭，中山兼率侍从，登山督战。时左翼的福军，进到了义和墟，初时得些胜利，正在追击，不料陈军大队到来，乘势压迫。福军抵敌不住，只得退却。陈军趁机大进，沿义和墟赶向苏村，谋断义师归路。中山尚欲指挥部下死战，左右苦谏，始命大南洋座船退却。刚到苏村，只见一队兵士，列在河上，沿风飘展的旗帜，现出招抚使姚的四个大字。原来姚招抚使名雨平，中山由博罗回到石龙时，因其指陈援敌之策，颇有些见地，所以给他一个招抚使名义，令他发兵救应博罗。他的队伍开到苏村，便不曾前进，至今还在苏村驻扎。当时中山见姚雨平的部队，尚在这里好好儿的驻扎，知道敌军尚未压境，派人询问，果然尚不见敌人踪迹。古应芬急促轮船开回石龙，才到绿兰，又是昏黑中，见一艘艘的兵船，接连不绝的逆流而上。急忙探问，方知是粤军第一师所属的卓旅。中山大喜，急命加紧开赴苏村，探险登陆。大南洋船，仍然开回石龙驻泊。

第二天又带了杨廷培的一部，由石龙开拔，到了苏村时，卓旅和福军已联络追逐义和墟敌人，攻击前进。中山即令杨部加入作战，军势愈盛。陈军抵敌不住节节败退。中山登山了望，见卓旅、福军、杨部冲击甚勇，节节胜利，十分欢喜。博罗城内被围军队，见救兵大队已到，乘势冲出，合攻铜鼓岭的陈军，陈军大败，死伤甚众，向派尾、响水退即。铜鼓岭仍被城内的义军夺回，博罗之围已解。陈军三路俱败，闻风而逃。中山传令休息，自己入城抚慰军民，特奖滇军师长杨廷培部万元，彰其守城和破敌之功，其余也各论等行赏。一面又令卓旅五团追向派尾。邓演达攻师阳，福军攻击响水，只杨廷培的一师，因死伤太重，着回广州休息。分拨已毕，自己又到梅湖去看重炮阵地，亲发五弹。此时增城的敌军，也被朱、吴各部击退，前方各军，俱皆胜利，东江战事，总算转危为安，可告一小小结束。

中山因广州等他解决的事情很多，便趁机回去了一趟，只一日工夫，便又重行出发。在这一回一出之中，别的并无改动，只有他自己的幕僚中，却又添了马晓军、王柏龄等几个人。轮船到了白沙堆驻泊，中山亲自到飞鹅岭刘震寰营中，商议攻破惠州之策。桂军各上级军官，听说大元帅驾临，一齐来迎，先到炮兵阵地察看。这时惠州城上的陈军，用望远镜探看，见中山亲来察看阵势，便教炮兵瞄准中山开炮。颗颗炮弹，都向着中山飞来。有离开中山身前只有丈许光景的，轰然一声，地上的木石纷飞，地皮也乌焦了。众人见了，都替中山担心，劝中山不要再留。我亦代为担心。中山笑道："你们不必惊恐，敌军的表尺已完全用尽，凡枪炮均有表尽，用以瞄准，测量远近之用。表尺用尽，则不能更远，虽密发不能及我矣。即使他密集注射，也决不能射及我们所立的地点咧。我们尽管商量破城的计划罢！"有见识，有胆量，有经验，岂庸流所能企及？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道："逆军的杨坤如，最善于守城，我们屡次猛攻，都不能得手，真是没有办法。"不说自己不善攻，倒说别人善守，也算善于解嘲。中山道：

“我此来带有一船鱼雷，可用此物作攻城之具，炸毁城基，如城基崩坏，惠州即日便可克复了。”刘震寰唯唯称是。中山又道：“我定今天仍回梅湖，特留程部长潜和参谋赵宝贤在这里，和兄商议一切。事不宜迟，明天便可下总攻击令了。”刘震寰领诺。

中山见布置已定，仍旧坐了大南洋轮船，回转梅湖。轮船刚到中途，忽听得轰然一声，仿佛船都震动，不知什么地方炸烈了东西。彼此正在惊讶，忽然侦缉员赶来报告道：“驻泊白沙堆的轮船失事，所带鱼雷，完全爆炸。飞机队长杨仙逸，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鱼雷局长谢铁良，同时遇难。”中山大惊，悲痛不已。王柏龄等，齐声慰解，中山拭泪道：“杨、苏、谢三同志，从我多年，积功甚伟，一旦为国牺牲，不但国家受了人材的损失，就是我们此番攻城的计划，也大受打击咧，使我如何不伤心呢？”当下命人仍至广州运带鱼雷等攻城之具，一面下令赠杨仙逸陆军中将，与谢、苏两人，均各厚恤，自已并亲赴遇难地点察看，只见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禁加倍伤心，即令设坛致祭，亲自致奠。祭毕，仍回梅湖阵地。

广州的鱼雷既到，仍命程潜在飞鹅岭主持攻城之事，并定九月二十三日下总攻击令，于夜间十二时，先以鱼雷炸城基，各部队冲锋前进，飞机则在前敌侦察敌情，抛掷炸弹。布置既定，如期发动。前锋冲锋前进，一面发射鱼雷，鱼雷的炸力虽大，无奈惠州的城垣，建筑得十分牢固，一时如何攻得破。彼此炮往弹来，激战了许多时候，忽然轰的一声，城垣已被鱼雷轰坍了好几丈。城内的陈军大惊，杨坤如急令堵塞，那刘震寰的桂军，素来胆怯，在城垣没有攻破之前，倒还踊跃呐喊，谁知城已攻破，倒反怔住了，不敢冲进去。等到程潜得报知道，急来指挥时，已过了二小时之久，如此胆怯，尚可作战耶？陈军早筑好了一层新城，把缺口堵住了。因此白牺牲了许多士兵，毫无效果，城上倒反用机关枪密集扫射，桂军死伤甚众，只得退回，中山得了这个消息，十分不悦，只得鼓励将士，重作第二次总攻击，自己回到博罗

许崇智听说中山在博罗，也从横沥来会商全部军事计划。中山即命为中央军总指挥，并以杨希闵为右翼总指挥，朱培德为左翼总指挥。部署既定，又回广州，只留程潜在博罗，支应一切。中山这一回广州，可不好了，没到两天，河源、平山两地，都被陈军攻陷，洪兆麟迫平湖，林虎攻柏塘、派尾。恰好许崇智这时，正在派尾，听说逆军来攻，便令部下各旅联合朱、李各军，奋勇逆击。林虎大败，兵士纷纷缴械的，足有千余。洪兆麟也被范石生击败，只有逗留石龙的蒋光亮部，因此时已和陈炯明默契，所以始终按兵不动，未曾作过一次战，应过一次敌。更可笑的，还有围攻惠州的桂军刘震寰，因平山、河源失守，防到后路被截，便急急的退出飞鹅岭，放弃了惠州阵地。中山听了这个消息，恐怕惠州袭攻博罗，倘又失陷，便要牵动全局。二则又闻各军都逗留不进，未免耽误军机。急忙改乘专车，和参谋长李烈钧等，同到石龙，召集各军长胡思舜、卢师谛、范石生、蒋光亮等，会议军事。胡、卢、范等，都立刻应召而来，蒋光亮直到会议将完，方才来到。中山看着他入席以后，方道：“贵部在石龙已久，现在前敌军事紧急，为什么不前进？”蒋光亮默然不答。中山道：“现在的军事，较前更紧急了，你怎能按兵不动，自己不惭愧吗？限你今夜，必须出动，攻击惠州。”蒋光亮答道：“今天我有紧要事情，必

须返省，明天当再来。"中山怒道："今天只有军令，你若今天回省，我除以军法处你以外，决无第二句话。"蒋光亮又默然。胡思舜、李烈钧等忙着解劝，请求中山宽容，一面又向蒋光亮道："蒋同志就遵大元帅的命令，不必返省，立刻前进罢！"蒋光亮唯唯。此时不敢倔强矣，使人快然。众皆不欢而散。

次日天微明，中山传令各军出发，因蒋光亮已经回广州，卢师谛的部队素同儿戏，不足一战，所以只用范、胡、许、刘各部，以范石生部主力军，肃清沿铁路的敌人，向平湖进展。令胡思舜合东路一支队，溯河岸横达博罗，和许崇智、刘震寰各军联络。支配妥当后，正要出发，恰好敌将钟景棠、熊略，率领所部，来犯平山。范石生部奋勇迎击，激战了一个钟头，钟熊抵敌不住，向后退去。范石生指挥部下追赶，到了张坑，钟、熊忽又回身接战，范石生所部奋勇冲突，正在激战之间，忽然背后枪声大起，原来是钟、熊的伏兵杀来。范石生两面受敌，正在着急，忽觉抄袭后路的敌军，纷纷溃散，不解其故。不一时，接到探报，方知是西江李根沄部开到。这消息报到中山那里，十分欢喜，亲自至前线，察看了一回，令各军继续追击，自己仍回石龙，才知胡思舜部尚不曾出发，中山也不深究，当下又令罗翼群从水路赴苏村，梁国一部出绿兰赴博罗。

布置刚毕，忽报林虎率领精兵一千，占领龙门，进犯增城。陈策、李天德部不战而退。中山大怒，急令朱培德、胡思舜赴援，一面电陈策、李天德严饬反攻。支配毕，因回顾李烈钧道："我本想回广州一转，不料增城的战况又复如此，未免令我忧虑。广州之行，只好暂缓了。"谋国之难如此，可为一叹。李烈钧也叹道："帅座军事计划，处处可操胜算，无奈各军不肯用命，至九仞之功，往往亏于一篑，前功尽弃，岂不可惜！东江之战，大率如此，令人慨叹。还有一事，卢师谛部虽不耐战，然用之亦足以壮威，帅座何以不令作战？"中山道："此理我非不知，惟因其战斗力太弱，万一失利，必致牵动全局，所以我只令往驱除深州之敌，也非全置不用。"正讨论间，忽得博罗许崇智来电告捷，邓演达占回石龙，右翼已达樟木头。李根沄得鸭仔步，卢师谛克深州，中山大喜，即刻动身回到广州。

只隔了一日，忽报中路及左翼军为敌所乘，退出博罗，许崇智回石龙，滇、桂军相继退却。中山大惊，急和李烈钧乘车到石龙来指挥。此时滇军已退到狗仔潭，东西路许、刘各部已退到绿兰，中山严令制止，一面召集开会，讨论反攻之计。李烈钧道："刚才得报，范石生部已攻克鸭仔步，不如令鼓勇进攻惠城，牵制敌人的后方，使敌人不能专顾正面。"范石生亦颇饶勇善战。中山从之，赏范石生部万元，令向惠城进展。又赏杨希闵、朱培德部各五千元，令反攻。一面收容东西路溃兵。一面传令再退却者枪决。在此极忙极乱之中，而处置各方，井井有条，非好整以暇者不办。部署方毕，传令进驻石滩。恰好逆将钟景棠、熊略、杨坤如、洪兆麟各率贼众，进犯绿兰，中山令前锋暂取守势，定于明日分三路反攻，一面又令李济琛赴援增城。次日天微明，便听得增城方面炮声断续而起。中山恐怕中央军朱部的李师、王师不进，令古应芬前去催促。古应芬遵令赶到石滩村，方知李师已经出发，王师的参谋长凌霄，亦已上了马，正在督队前进。应芬大喜，又去和罗翼群向增城方面沿路探看。过了石滩村，大约有三五里光景，便是一座小山，有两三个滇军的步哨，在那里了望，应芬问他，此地可有敌人踪迹？步哨道："敌人刚才已经逼近，后来被我军

击退，现在我军正在向前追击哩。”古应芬和罗翼群侧耳细听，果然枪炮声渐渐自近而远。将大败，先有此小胜。心中甚喜。古应芬便寻路回转，路中只听得东北方面枪炮声极其激烈，知道绿兰、铁墙方面，已在激战之中，急忙回到车站，报告中山。中山道：“此一路军事，虽然可以不忧，绿兰、铁墙方面的战事，刚才得石龙、赵宝贤的报告，却有不能支持之势。我已令在石龙的李根沄部，向石湾前进，并令邓副官彦华，运了一车米去，分给各军，但不知结果究竟如何咧？”

正说间，忽报前方有兵数车，向这里很快的开来，不知是何人的部队？众人正在疑讶，那兵车已经开到站里，原来是李根沄所部的兵士。中山甚喜。李根沄随即晋谒中山，请示机宜。中山奖勉了几句，便令仍向石湾攻击前进。李根沄遵令，即时出动，刚到石湾，绿兰、铁墙方面的各军，已纷纷溃退。李根沄的部队被他们冲动，不能驻扎，只得也跟着溃退。大部分都溃到石滩。中山得报，急忙和李烈钧、古应芬下车制止，只见沿铁路都是溃兵，既分不出是什么人的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因何而退，询问他们的长官在那里，又都不知所在。各军溃兵初时溃奔得非常慌忙，此时见大元帅下令喝止，始各站住，不敢再逃。各兵亦尚能守令。不一时李根沄的全队亦退到，中山便和他说道：“武城李根沄之字。你应当率队严守此间河岸，以图反攻。”李根沄唯唯遵令。

正说间，忽有溃兵所乘的火车开到，刚好和中山的座车，在同一条轨道上，因此座车也被他冲得逆行。中山刚好上车，便如风驰电卷的走了。古应芬等上车不及，只得沿铁路随着追赶。各溃兵见了这情形，便又大奔，中山派往石龙的副官邓彦华，见了这情形，不觉大惊，因听说范小泉的部队，尚在横沥，急忙赶到横沥，报告败耗，请其回军救应。范小泉正待举炊，听了这话，也不待吃饭，便急令部下开拔，赶到石龙。恰好陈军的先锋洪兆麟，紧紧追赶中山，已到石龙。范小泉也不待开枪，便令冲锋，自己奋勇前进。洪兆麟虽仗战胜之威，无奈范军勇悍难当，只一小时，便大败而溃。洪兆麟恐被追及，急急渡江，不料船小人多，到了江中，一震荡间，那只船已翻转身来，把洪兆麟等都溺在水里。读至此，为之一快。众人慌忙把他救过对岸时，已吃了好几口水，狼狈不堪，急忙带着残兵，向东退去。

却说古应芬等，因追兵被范军截住，安然到了新塘，上了火车时，方知中山已乘了机关车返省，心中甚觉安慰，只是想到此次溃退的士兵，不止一万，如一到省城，商民必受损失，又没法可以处置。甚是担心，到了省城时，市面竟安堵如常，大为奇异。打听之后，方知中山到省后，即派兵一部，在大沙头堵截，所有散兵，已全被缴械，所以广州毫无影响。综计此次东江战事，始于五月，至这时九月，已有四月之久，此次义师挫败，退回广州，总算告一小小结束。我这枝笔，便也要掉转来，写些别处的事情。要说北方在本年中，除却平常的政变和战争以外，还有一件惊天动地，震动全世界的大事情，正是：

战争喋血寻常时，别有奇峰天外来。

未知究系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中山从事革命事业数十年，生平历危涉险，不知凡几，苟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则除伦敦、白鹅潭两役而外，惟此次东江之战而已。盖当时可用之兵，惟许崇智部及少数之滇、粤军、若刘震寰、杨希闵、蒋光亮各部。则除索饷要械而外，其兵殆不堪一战，甚者与逆军通款协谋，以危中山，其处境之险，岂下于白鹅潭哉？然观其从容处事，未尝因消息之可惊而惶恐失措，处置困难而颓丧灰心，其学养工夫，与坚忍不拔之志，岂寻常人所能及其万一哉？

第一四四回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犊崮被围

却说民国十二年五月五日那一天，津浦路客车隆隆北上，将到临城的那一天，滕县忽然起了一个谣风，说抱犊崮的土匪，将到临城。滕县警备总队长杜兆麟，闻得这个消息，急忙赶到临城，想报告驻防于该地的陆军六旅一团一营营副颜世清。颜世清听说滕县警备总队长来见，不知道什么事，想正在酣睡中耳。不然，贼将临门，何尚弗知？写得梦梦，可笑。又不便拒绝，只得请见。杜兆麟一见颜世清，略为寒温了几句，便开口说道："有一个很重要消息，不知道营副已经知道没有？"颜世清问是什么消息？杜兆麟道："据敝队的侦探员报告，抱犊崮土匪，有大队将到临城，兄弟恐怕贵营还不曾知道，特地赶来报告，须设法堵截才好。"颜世清变色道："胡说！正不知是谁胡说？抱犊崮的土匪，现被官兵围得水泄不通，那里能下山？便生着翅膀儿，未见得能飞到这里。若说真有这事，难道就只你有侦探，能够先知道，我便没有侦探，便不能知道了。"一味负气语，总是料其决不能来耳。杜兆麟道："不是如此说，抱犊崮虽则被围，难保没有和他联络的杆匪，再这或有秘密路儿可下山，怎说生了翅膀儿也飞不到这里？这是地方的公事，也是国家的公事，须分不得彼此，或许你没有知道，我先知道的，也许我没知道，你先知道的，大家总该互相通个消息才是。"颜世清怒道："我为什么要通报你？我也用不着你通报，料你几个警备队儿，干得甚事？敢在我面前吹牛！"杜兆麟见他不懂理，要待发作，却又忍住，因微微冷笑了一声道："我们几个警备队儿，本来没有什么用，那里敢和老兄的雄兵作比。滕县有什么事，都要全仗老兄了。"说着，告辞而去。颜世清也不送客，只气呼呼的坐在一旁，睢着他走了。又向站岗的兵士，和值日的排长发作道："为什么让这妄人进来混闹？也不替我当一声儿驾。"

正闹着，忽报有个本村的乡人，又有紧要机密事来报告。颜世清怒道："又有什么紧

要机密事报告了，准定又是造谎，权且叫他进来，说得好时便罢，否则叫他瞧瞧老子的手段。”说着，喝令叫进来。不一回，乡人已到面前站下。颜世清没好气，喝问报告什么事？那乡下人见了颜世清这样子，早唬矮了半截，半晌说不出话来。颜世清愈加生气，骂道："村狗子！问你怎么不说了？谁和你寻开心吗？”乡下人见军官生气，才吓出一句话来道："抱犊崮的土匪，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颜世清听了这话，立刻跳起来，向他当胸就是一拳，骂道："混帐忘八蛋！你敢捏造谣言，来扰我的军心，我知道你是杜兆麟指使来的，你仗着杜兆麟的势力，当是我不敢奈何你吗？我偏要把你关起来，办你一个煽惑军心的罪名。”说着，又骂勤务兵，为什么不给我关起来。几个勤务兵应了一声，赶上前，如狼似虎的抓起这乡下人，先掌了几个嘴，又骂道："忘八羔子！你敢来诓我们的营副，吃了豹子胆了。”一行骂，一行打的，提到空房间里去关起来了。军阀时北军之蛮横，常有此种光景。

这是这日下午的事情，到了晚上十二点钟，北上的特别快车，开到临城的附近，一众客人，正在酣寝的时候，忽觉有极激烈巨大的砰的一声，火车立刻停止了，有几节车便倒了下来。一众乘客，从梦中惊醒，正在骇疑，忽然有辟辟拍拍的枪声，联珠价响起来，一时间把车子的乘客，吓的妇哭儿号，声震四野，男子之中，也有穿着衬衣，跳窗出去，躲在车子底下的，也有扒上车顶上去的，也有躲到床底下去的，一时间乱的天翻地覆。不多一回。枪声稍停，车中跳上了许多土匪，大多衣履破碎，手执军械，把众人的行李乱翻，只要稍值钱的东西，便都老实不客气的代为收藏了。抢劫了一回，所有贵重些的东西，已全入了土匪的袋儿里，方才把一众客人驱逐下车，把中西乘客分作两行排立，问明姓名、籍贯、年龄，一一记在簿上，又查明客票等级，分别记明，这才宣布道："敝军军饷不足，暂请诸位捐助，三等客人每人二千元，二等客一万元，头等客三万元，西人每名五万元，请各位写信回家，备款来赎。”说完，便赶着众人教他们跟着同走。有走不动的，未免还要吃些零碎苦头。原来这些乘客，总计三百多个人，里面却有二十多个西人。

这乱子的消息，传到颜世清耳朵里，只吓得手足无措。此时不知是谁报告，亦曾饱以老拳，治以煽惑军心之罪否？急急令排长带领一排人，去戴留乘客。排长不允道："土匪有几千人，只一排人如何去得？何况这样泼天般大的事情，我也干不了。营副该亲自把这两连人全带了去才好。”颜世清怒道："你说什么话？你敢不依？你敢不去吗？”那排长见营副发怒，不敢多说，只得退下来，抱着满肚皮的不愿意，带着本排兵士，慢吞吞的到了肇事地点，下令散开。其时土匪刚好押解着三百多肉票，向东缓缓而行，见了官兵，也不开枪。官兵见了土匪，也不追赶。盖此时匪之视兵，几如无物，兵之视匪，有若同行矣。不一时，驻扎韩庄的陆军第六旅，听了这个警报，派了大队士兵，前来邀击，这才和土匪开战起来。土匪带了肉票，一路上且战且走。官兵是紧紧追赶，倒也夺下了肉票不少。那些土匪一直奔逃到一座山顶，山顶外面有大石围绕，极易防守，这时土匪已经精疲力竭，只得坐下休息，并叫中西肉票，也列坐于围石之中。一面，各人都拿出掳来的赃物，陈列着，请肉票代为作价。

却说肉票当中有一个名叫顾克瑶的，和一个西人名叫亨利的，两人最为顽皮，见了这些东西，随口乱说，并无半句实话。有一个土匪，拿出一枚大钻戒，请亨利评价，亨利看那钻戒，原来是穆安素的，因操着英语，做着手势道："这东西毫无价值，只值二三角钱。"土匪不懂，只顾看着他发怔。顾克瑶替他解释了一回，土匪方才领悟，甚是丧气道："我想一枚金戒，也至少值三五块钱，这样一颗亮晶晶有亮光的东西，至少也值上八块十块，不料倒这么不值钱。说着，没精打采的戴在指上，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土匪笑道："你的是黄铜戒指，自然不值钱，这原是自己运气不好，何必叹气。"殆俗语所谓运去黄金减色欤？说着，又回头问顾克瑶道："客人！土匪谓所绑之票曰客人。你是懂得外国话的，可代我们问问这位外国古董客人，评评我们这些东西，可不是我这手表顶值钱吗？"顾克瑶向亨利传译了，只听得亨利又做着手势，叽哩叽噜的说了一阵。顾克瑶向土匪笑道："他说呢，这些东西，统都是没价值的。你的手表，虽则比他们的东西略贵，也不过值五块钱。"众人听了，都十分扫兴，纷纷把东西捡了起来，口里却叽咕道："难为这些客人，都带着这么值钱的东西，也算我们晦气。"又一个站着的土匪道："得咧得咧，我们不提这话罢。"说着，又走近一步，指着亨利旁边的穆安素，向顾克瑶道："听说这胖大的洋人，是一个外国督军。你懂得洋鬼子话，可知道他是不是？"顾克瑶笑道："他是外国的巡阅使呢。"说着，又指着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鲍惠尔道："这位就是他的秘书长。你贵姓？"那土匪道："我姓郭，叫郭其才。"说着，向穆安素和鲍惠尔打量了一番，露出很佩服，又带着些踌躇满志的样子。一回儿，又向顾克瑶道："请你和外国督军说，叫他赶快写信给官兵，警戒他们，叫他们不要再攻击，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必得把外国人全数杀了，也不当什么外国督军，西洋巡阅咧。"说到外国人的样子，虽则很象凛凛乎不可轻犯，然而一听到一个杀字，却也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的害怕，所以顾克瑶替郭其才一传译，外国人就顿时恐慌起来，立刻便推鲍惠尔起草写信。想因他是报馆主笔喜欢掉文之故。同一动笔，平时臧否人物，指摘时政，何等威凤，今日又何等丧气。又经顾克瑶译为华文，大约说道：

> 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墨诸国之侨民四十余人。全书中，此句最是重要，盖此次劫车，如无西人，则仅一普通劫案耳，政府必不注意，官兵亦必不肯用心追击也。盖衮衮诸公之斗大眼睛中，惟有外国人乃屹然如山耳，我数百小民之性命，自诸公视之，直细若毫芒，岂足回其一盼哉？警告官兵，弗追击太亟，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

郭其才拿了这信，便差了个小喽罗送去，果然有好几小时，不曾攻击。匪众正在欢喜，不料下午又开起火来。郭其才依旧来找顾克瑶道："官兵只停了几小时，不曾攻击，现在为什么又开火了？你快叫外国巡阅再着秘书长写信去，倘官兵仍不停止攻击，我立刻便将所有外国人，全数送到火线上去，让他们尝几颗子弹的滋味，将来外国人死了，这杀外国人的责任，是要官兵负的。"妙哉郭其才。单推外人而不及华人，非有爱于华人，而不令吃几颗子弹也，盖官兵目中，初未尝有几百老百姓的性命在意中，土匪知之深，故独挟外国人以自重。盖政府怕外国人者也，如外国人被戕，必责在役之官兵，在役之官兵畏责，必不敢攻击矣。顾克瑶依言传达，书备好后，仍由郭

其才差匪专送。

顾克瑶见书虽送去，不过暂顾目前，自己不知何日才能回家，心中十分烦闷，因在山边徬徨散步，暂解愁怀，忽见有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衣履不全，坐在石崖旁边，情致楚楚，十分可怜，禁不住上前问她的姓名。那女孩见有人问他，便哭起来道："我姓许，叫许凤宝，我跟我的母亲从上海到天津去，那天强盗把我的母亲抢去，把我丢下，我舍不得母亲，跟强盗到了这里来寻我的母亲，又不知道母亲在那里。"真是可怜。一行说，一行哭，十分凄楚，听得的人，都代为流泪。众人正在安慰他，忽然一个外国人叫做佛利门的，走将过来，因不懂中国话，疑心众人在这里欺哄孩子。顾克瑶看出他的意思，便把详细情形告诉了他，佛利门点头道："这孩子可怜的很，我带他到维利亚夫人那里去，暂时住着再说罢。"说着，便和顾克瑶两人带了许凤宝，同到维利亚夫人那里，给与他衣服鞋履。那许凤宝年幼心热，见顾克瑶等这般待他，十分感激，便赶着他们很亲热的叫着叔叔，这话按下不提。

却说这天晚上，兵匪又复开火，当时天昏地黑，狂风怒号，不一时，鸡卵一般的雹，纷纷从天上落将下来，打着人，痛不可挡，更兼大雨交加，淋得众人如落汤鸡一般，十分苦楚。郭其才等知道这地不可久居，便带着一众肉票，度过山顶，奔了十多里路，转入山边一个村庄中躲避。一面叫老百姓打酒烧火，煎高粱饼，煮绿豆汤，分给各人充饥。那饼的质地既糙，味道又坏，十分难吃。一住两日，都是如此，甚是苦楚。顾克瑶觅个空，诈作出恭的样子，步出庄门，想乘机脱逃，刚走了几步，便遇着一中年村妇，忽然转到一个念头，便站住问道："从这里去可有土匪？"那妇人向他打量了一番说道："先生是这次遭难的客人，要想脱逃吗？"顾克瑶道："正是呢，你想可得脱身？"那妇人摇头道："难难难，我劝先生还是除了这念头罢。从这里去，那里没土匪！你这一去，不但逃不出，倘然遇见凶恶些的土匪，恐怕连性命也没咧。"山东此时，可称之谓匪世界。顾克瑶听了这话，十分丧气，只得死了这条心，慢吞吞的踱将回来，刚想坐下，忽听说官兵来攻，郭其才等，又命带着肉票，往山里奔逃。顾克瑶一路颠蹶着，拚命的跑，倒是那外国巡阅，十分写意，坐着一把椅子，四个土匪抬着走，好似赛会中的尊神。假外国巡阅，在土匪中尚如此受用，真督军下了台，宜其在租界中快活也。

奔了半日，方才又到一座山上。顾克瑶和穆安素、佛利门，亨利、鲍惠尔等，都住在一个破庙里，只有穆安素一人，睡在破榻上面，其余的人，尽皆席地而睡。那亨利十分顽皮，时时和郭其才说笑，有时又伸着拇指，恭维郭其才是中国第一流的人，因此郭其才也很喜欢他，时常和顾克谣说："亨利这人，很老实可靠，不同别的洋鬼子一样，倒很难得。"被亨利戴上高帽子了，土匪原来也喜戴高帽。顾克瑶也笑着附和而已。一天，郭其才特地宰了一头牛，大飨西宾。顾克瑶等因要做通事，所以得陪末坐。那牛肉因只在破锅中滚了一转，尚不甚熟，所以味道也不甚好，可是在这时候，已不啻吃到山珍海味了。彼此带吃带说之间，顾克瑶因想探问他们内中情形，便问他们的大首领叫什么名字，怎样出身？郭其才喝了一口酒，竖起一个拇指来道："论起我们的大当家，却真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他既不是穷无所归，然后来做土匪，也不是真在这里发财，才来干这门营生。多

只因想报仇雪恨，和贪官污吏做对，所以才来落草。我们这大当家，姓孙名美瑶，号玉峰，今年只有二十五岁，本省山东峄县人，有兄弟五个，孙当家最小，所以乡人都称做孙五。他有个哥哥，名叫美珠，号明甫，也是我们以前的大当家，本是毛思忠部下的营长，毛思忠的军队解散以后，他也退伍回家。这也是他有了几个钱不好，信然哉，有了钱真是不好也。谩藏诲盗，古人先言之矣。因为有了几个钱，便把当地的军队警察看的眼红，时时带着大队人，到他家去敲榨，指他们是匪党。这么一门好好的世家财主，不上几月，便把七八顷良田，都断送在这些军警手中。我读此而不暇为孙氏悲，何也？如此者不止一家也。现在的孙当家的大哥，这口气，几乎气得成病，当即召集了四位弟弟，向他们说道‘我们做着安分良民，反而要受官兵的侵逼欺凌，倒不如索性落草，还可和做官的反抗。左右我们的田产已光，将来的日子也未见得过的去。做了强盗，或者反能图个出身，建些功业，不知诸位兄弟的意思如何？’众人初时都默然不答。他们的大哥重又说道：‘我不过这样和兄弟商量，万一有不愿意的，也不妨直说，我也决不勉强。’他这般声明过以后，二、三、四三位兄弟才都说：‘不愿意落草，愿意出外谋生。’他们大哥不禁叹了口气道：‘想不到许多兄弟中，竟没有一个人和我志气相同的，也罢！我只当父母生我只有一个，我也不敢累你们，你们各自营生去罢。’此反激语也，然着眼不在老五一人。这句话，却激动了我们这位孙大当家，他年级虽小，按孙美瑶此时，年仅弱冠。志气却高，当强盗有何志气，然在强盗口中，自不得不如此说也。立刻一拍胸膛，上前说道：‘大哥！诸位哥哥都愿别做营生，我却情愿跟哥哥落草，万死亦所不惧。’虽是强盗老口吻，然其志亦壮。初时不说，已在踌躇之中，经美珠说话一激，就直逼出来矣。他大哥听了他这几句话，顿时大喜，说道：‘我有这样一个英雄的兄弟，已经够了，比着别人，虽有十个八个兄弟，紧要时却没一个的，不知胜过多少咧。’半若为自己解嘲，半似为慰藉美瑶，而实乃是反映三弟也，美珠亦善辞令。当下变卖余产，得了四五千元，把房屋完全烧掉，亦具破釜沉舟之心。一面又拿出五百块钱，给他的妻子崔氏道：‘你是名门之女，总不肯随着我去的，我现在给你五百块钱，嫁不嫁，悉听你自己的便。总之，此生倘不得志，休想再见了。’做的决绝，颇有丈夫气概。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便把剩下的几千元，仿着宋江的大兴梁山，招兵买马，两月之内，使招集了四千多人，占据豹子谷为老巢。那时兄弟已在他老大哥的部下，彼此公推他老大哥为大都督。现在的大当家，和周当家天伦为左右副都督，就是兄弟和诸当家思振等，也都做了各路司令。”不胜荣耀之至。说着，举起一杯酒来，一饮而空，大有顾盼自豪之概。

顾克瑶笑道：“后来呢？为什么又让给现在的孙大当家做总司令了？”郭其才慢慢放下杯子，微微叹了口气道：“真所谓大丈夫视死如归，死生也算不得一件大事。”顾克瑶忙又接口道：“想是你这位老大哥死了。”郭其才又突然兴奋起来道：“是啊！他在去年战死以后，我们因见兄弟们已有八千多人，枪枝也已有六千，便改名为建国自治军，推现在的孙大当家为总司令，周当家为副司令，誓与故去的孙大当家复仇，所以去年这里一带地方，闹的最凶，谁想到官兵竟认起真来，把个抱犊崮围得水泄不通，这倒也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呢。”此语由表面观之，乃是讶其现在剿治之认真，而骨子里，却包含着以前之放纵也。众西人不知道他们叽哩咕噜的说什么，都接着顾克瑶询问，顾克瑶摇了摇头，也不回答，便笑

着问郭其才道："你们孙大当家，有了这么大的势力，大概也不怕谁了，为什么这次被围在抱犊崮，竟一筹莫展呢？"郭其才笑道："那是我们的总柜，所以不愿放弃。不然，带起弟兄们一走，他们也未见得能怎样奈何我们咧。"顾克瑶问怎样叫做总柜？郭其才道："你不知道我们绿林中的规矩，所以不懂了。我们这里的规矩和胡匪不同，胡匪做着生意，便立时分散走开，等到钱用完了，便再干一下子，我们的规矩就不是这样。兄弟们无论得一点什么，都须交柜，交柜者说是把财物交给首领，外面称做杆首，我们自己有时却自己称做掌柜。柜有大小，小柜有得多时，须送交大柜，大柜有得多时，须送交总柜。抱犊崮就是我们总柜所在的地方，你懂了吗？"顾克瑶笑道："我懂得咧。你们首领里面，除却孙大当家以外，你老兄大概也算重要的了。但是我看你也不象干这门营生的人，定然也因着什么事，出于不得已，才投到这里来的。"郭其才听了这话，突然跳将起来，眼睛里几乎爆出火来。众人都吓了一跳，都疑心顾克瑶言语冒失，触犯了郭其才了。正是：

虎窟清谈提往事，亡家旧恨忽伤心。

未知顾克瑶是否有性命之忧，却看下文分解。

兵、外所以御侮，内所以平乱也。今中国之兵，外不足以御侮矣，内亦能平乱否耶？方其未乱也，则务扰之使为乱，方其无匪也，则务迫之使为匪。及其乱生而匪炽，则藉其事以为利，如捕之养盗然，使之劫而分润其所得，仿佛兵之所以养也。匪来，则委其事若弗知，使得大掠而去，又岂但不能平乱也哉？然则颜世清之不知匪之来劫也，果不知耶，抑熟知之而故为弗知者耶？观其派兵而弗击，吾思过半矣。呜呼！

第一四五回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

却说郭其才听了顾克瑶的话，一时引起旧恨，不禁咬牙切齿，愤怒万分，突然跳起来，把胸膛一拍道："说起这件事来，真气死我也。诸位不曾知道，我父亲是滕县的大绅士，生平最恶土匪，创办警备队，征剿十分出力，因此引起了土匪的仇视。在大前年的元旦，乘着我父亲不曾防备，纠集三四百人，杀入敝村，把我一家十七人全行杀死，只剩我一人在外，不曾被害。我报官请求缉捕，当地官兵，不但不为缉捕，而且骂我不识时务。诸位想想！这时家中只有我独自一个，如何，不想报仇？东奔西走，务要请他们

缉捕。他们不曾缉捕之前，先要赏号，我急于报仇，就不惜立刻把家产卖尽，拿来犒赏官兵，谁知白忙了一场，到头还是毫无着落。这时我仇既报不成，家产又都光了，想要低头下去，也是生活为难，我这才无可如何，投奔已故的孙大当家部下，充个头目，于今也总算做到了土匪中的大首领，可是杀父之仇，不知何日方能报得咧。”实迫处此情形，虽与孙美瑶不同，而同因官兵之逼迫则相似也。顾克瑶等几个中国人，听了这些话，都感叹不已。

在这山中住了两日，又搬到龙门关白庄，郭其才在途中和顾克瑶、亨利等人说道：“这几天苦了你们，现在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了，那里的房子又大又好，比外国的洋房更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呢？”众人听了，都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好去处，都巴不得立刻到了，好休息一下子。到了白庄以后，郭其才和他们一处走着，到了一所大庙门口，郭其才便踱将进去，穆安素、佛利门、鲍惠尔、亨利、顾克瑶等，也跟了进去。郭其才指着庙里，向顾克瑶笑道：“你看！这庙宇多么大，多么敞朗，就是外国人住的大洋房，恐怕也赶不上咧。”此殆俗语所谓小鬼不曾见过大馒头乎？众人一看，只见屋虽高大，却因年久失修，破坏不堪，六七尊佛像，也是金落粉残，现在一种萧索气象，除此以外，就只有几垛墙壁了，不觉哑然失笑。其实可笑。郭其才也笑道：“如何？我说的话不错吗？”亨利道：“好是好，可惜没有床铺，一样还要席地而睡。”郭其才听了克瑶的传译，忙道：“有有有，还不曾办到呢！等一回，就可送来了。”正说着，只见一个小喽罗，带着一个黑汉子寻将进来，郭其才问什么事？那小喽罗道：“奉孙总司令的命令，把这姓郭的，也并入八连，听当家的发落。”郭其才道：“知道了，就叫他住在这里罢。”顾克瑶看那姓郭的，手面俱极粗黑，下颔的胡子也足有寸许长，穿着破旧的短袄，神气竟和土匪一般无二，不禁暗暗称奇，为下文潜逃张本。因上前和他拉拉手，问他的名字、籍贯、职业。那黑汉道：“我本地人，名叫鸿逵，就是这次津浦车车上的车手。”郭其才道：“你能够写字吗？”郭鸿逵道：“懂得些。普通文件，也还能写。”郭其才大喜道：“我正少一个书记，你就住在这里，替我当个书记罢。”郭鸿达领诺。

不一时，小喽罗们送进许多高梁梗来，铺作床垫，又搬进一只破锅，放在阶沿上。鲍惠尔笑道：“我在村中时，恐怕山间没有茶壶，顺手牵羊，在庄家带了一只洋铁茶壶在此，诸君看还适用吗？”说着，果然掏出一只洋铁茶壶来，众皆大笑。亨利道：“我虽没有这么的茶壶，却有四只茶杯在这里，正好配对。”他一面说，一面果然也掏出四只茶杯来。郭鸿逵笑道：“你们这些东西，都不及我在山下拾得的破洋铁罐，用途更广。”说着，拿出一只破洋铁罐来。众都问何用？郭鸿逵道：“用途多咧。平时可以贮清水，要吃饭时可以煮饭，要吃茶时可以炖开水，质地既轻，水容易滚，又省柴火，岂不是用途更广吗？”废物之用如此，在平时何能想到，甚矣忧患之不可不经也。众人听了，俱又大笑。

顾克瑶等在这破庙里住了数日，忽见一个小喽罗领着一个小女孩进来，众人看时，正是许凤宝，顾克瑶问他来做什么？凤宝道：“今朝有个外国先生要到上海去，他们都叫带了我去呢。我怕妈妈在这里，找不到我，叔叔看见他，请告诉他一声，说我回上海去了，叫他别挂念。”真是孩子话，然而我奇其天真。顾克瑶诧异道：“我又不认识你妈妈，叫我和谁说去？”许凤宝呆了一呆，郭鸿逵也笑起来了。顾克瑶忙又抚摩着他的头，安慰了几句，方

才依依不舍地，迟回而去。鲍惠尔等见了这情形，都问顾克瑶什么事？顾克瑶说了一遍，众人疑道："不知是谁下山去了？为什么我们竟没知道？"顾克瑶道："你们要知道谁下山去，也容易，只问郭其才便知道了。"说话时，恰好郭其才进来，顾克瑶便问他道：'听说有个外国人下山去了，那人叫什么名字？怎么可以随便下去的？"郭其才笑道："他立誓在一星期内回山，才准他下山去的呢，怎说随便可以下去？那是个法国人，名字叫做什么斐而倍，我也记不清楚了。"顾克瑶便把这话传译给穆安素等人听。穆安素道："我正想发一个电报给罗马意政府，催他们向中国政府严重交涉，只可惜没人能带下山去拍发。密斯脱顾能向郭匪商量，准我们这里也派一个人下去吗？"佛利门、鲍惠尔也忙道："我们也很想和外面通个消息呢。无论如何，总要要求郭匪，派个人下去才好。"顾克瑶因回头和郭其才道："这几位外国客人，都想和外面通个信，派个人下山去，干完了事情便回山，不知道可不可以？"郭其才想了一想道："事情是可以的。但是下山去的人，须由我指定，不能由他们自己随意派的。"顾克瑶把这意思向穆安素等说明。穆安素等都道："只要能够和外面通信就得了，谁下去我们可以不管。"众人写好了信和电报，再请顾克瑶和郭其才接洽。郭其才便指定顾克瑶和亨利一同下去，又再三吩咐明日务必回山。

亨利在路上和顾克瑶说道："明天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回山去，不可失信于匪。"顾克瑶听了这话，一声不响，自己思量着："土匪并不是讲什么信义的，就失信于他们，也并没有什么要紧。假使我的回去，能够使被难的同胞得益，倒也不去管他，可是我看土匪的情形，对于外人，因想假以要挟政府，所以十分重视，至于对我们本国人，少一个多一个，并不十分希罕，我何必多此一举呢。至于亨利他个是外国人，一方面，有外交团竭力营救，一方面，中国政府因怕此案迁延不决，酿成国际上之重大交涉，不惜纡尊降贵，向土匪求和，所以外国人的释放，不过迟早问题，亨利回山，可保必无危险。象我们这些中国人，百十条性命，那里值得政府的一顾？将来能否回家，尚属问题，我假如回山，真是个自投罗网的了。亨利所以定要我回去，无非为着我能说外国话，我假如走了，他们就要感着不便咧……"他一面想，一面胡乱答应亨利，到了山下以后，各种事情办妥当以后，亨利屡次催促顾克瑶回山，顾克瑶委决不下，去和几家报馆里的记者商议。那些记者，都以为并无返山的必要，顾克瑶便决定南旋，先由枣庄乘车到临城，在临城车站买了张特别快车的票子，正在候车，忽见有两个人匆匆忙的赶来，向车站上的人乱问。车站上的人用手向自己一指，那两个人便向自己这边走来。顾克瑶正在怀疑，那两人已到了面前，打了个招呼道："这位就是顾克瑶先生吗？"顾克瑶一看，那两人并不认识，因请问他们尊姓。一个中材的道："我姓史，是交通部派来的代表。"顾克瑶问他有什么事？姓史的道："我们部长因听说顾先生已经南旋，所以赶派我们赶来，劝顾先生回去。"顾克瑶道："我已经下山，还要回去做什么？难道苦没有受够，还要再去找些添头吗？"姓史的笑道："并非如此说，现在政府和土匪，正在交涉之中，假使失信于他，一定要影响外交，无论如何，总要请顾先生保持信用，顾全大局。"到也亏他说得婉转。顾克瑶正色道："政府于国有铁道上，不能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以至出了这件空前劫案，国家威信，早已扫地无余，还靠我区区一个国民的力量，来弥补大局吗？"姓史

的再三道歉，非促顾克瑶立刻回山不可。顾克瑶推却不得，只好回枣庄，和亨利一同回山。

恰好这天江宁交涉员温世珍和总统府顾问安迪生也要进山商量条件，彼此便一路同行。进山以后，郭其才见了顾克瑶，喜得握住他的手笑道："你两位真是信义之人，我想你假如不回来，这里便缺少一个翻译了，岂不糟糕？"几几乎做了不是信义之人，一笑。顾克瑶笑了一笑，也不回答。温世珍请郭其才介绍和孙美瑶商议释放外人条件，只提释放外人，果如顾君之语。彼此商议了好多时，还无结果。安迪生道："照这样讨论，很不易接近，不如双方早些各派正式代表，速谋解决方好。"孙美瑶道："这件事我个人也未便擅主，须等召集各地头目，各派代表，开会讨论，才好改派正式代表商议条件。"安迪生催他早些进行，孙美瑶答应在两日内召集。

温、安两人去后，顾克瑶把这消息去报告穆安素等，大家欢喜。正说话间忽见郭其才匆匆进来，叫众人赶紧预备搬场，众人吃了一惊。顾克瑶道："刚才双方商量的条件，不是已很接近了吗？为什么又要搬？"郭其才道："他们要我们释放外人，必须先解抱犊崮的围，现在抱犊崮的兵，依旧紧紧的围得水泄不通，谁相信他们是诚意的。"一面说，一面催他们快走。众人只得遵命搬到北庄。顾克瑶知道必有变卦，因装做不甚经意的和郭其才谈及条件问题。据郭其才的意思，必须官兵先撤抱犊崮之围，退兵三十里外，再将所有的土匪编为国军，给发枪械，方可议和。倘官兵敢放一枪打我们，我们就杀一外国人，看他们怎样？顾克瑶探得他的意思，便和郭鸿逵去悄悄商议道："匪首的态度，十分强硬，看来这和议一时必不能成功，我们不知何日方能出险，倒不如现在私下逃走了罢。"郭鸿逵道："除此以外，也没第二个办法了，好在他们对我两个，素来不甚注意，更兼我的样子，又很象土匪，或者可以逃的出罢。"两人议定，便悄悄的步出庄门。顾克瑶走在前面，郭鸿逵把蒲帽遮下些，压住眉心，掮着一根木棍，在后面紧紧跟着，装做监视的样子。两人很随便大踏步往前趱路，偶然给几个土匪看见，也误认郭鸿逵是自己队中人，绝不盘诘。走了半个钟头，已不见土匪的踪迹，方使出全身气力，往前狂奔，意急心慌，也不知跌了几个觔斗，一连奔跑了四个钟头，方才跑出山外，两人换过一口气来，休息了三五分钟，方才慢慢的走。

到了中兴煤矿公司的车站上，恰巧遇见那天催他回山的交通部代表，那姓史的见了顾克瑶，忙着贺喜道："顾先生！恭喜脱险了。做事情要这样有头有尾，方不愧是个大丈夫。"顾克瑶道："倘然不幸而至于有头无尾，你又有什么说？"姓史的嘿然。彼此又说了些别的话，姓史的方作别而去。报告总长大人去矣。顾克瑶两人到了枣庄，就有气概轩昂的军官来寻他们，说总长叫他们去问话。顾克瑶和郭鸿逵，就跟着那军官，到了一部辉煌宏丽的蓝色座车里面，只见坐着约有十多个人，都气度昂然，有不可一世之概。可惜只能在车子里称雄。顾克瑶、郭鸿逵两人暗暗估量，大概就是什么总长等等，现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了。他俩一面想，一面向他们行了一鞠躬礼。那些人把手往旁边一伸，也不站起来，只向顾克瑶点了点头道："你就是顾君吗？请坐下谈谈！"顾克瑶遵命坐下，郭鸿逵就站在顾克瑶的背后。那些人把山中的情形和匪首的态度，问了一个详细，也算难为他们能这样的

费心。方令退出。真好威风的总长大人。顾克瑶到了临城，要搭津浦车南下，不怕再被俘耶？郭鸿逵住在济南，两人将要分手，想起共患难的情形，十分依依不舍，彼此大哭而别。此一哭，倒是真情。按下不提。

却说顾克瑶所见的十几个人，都是这时官匪交涉中的重要人物，就是田中玉、吴毓麟、杨以德、张树元、刘懋政、安迪生、陈调元、温世珍、钱锡霖、何锋钰、冯国勋这一批人。当顾克瑶出去以后，又商量一回招抚的办法。田中玉道："委任状我都已吩咐他们预备好了，明天可教丁振之、郭胜泰再去一趟，顺便把委任状带给他们，他们才不该再闹什么了。"众人都各无话，次日丁振之、刘胜泰二人，带了委任状进山，到了匪巢里面，只见孙美瑶、郭其才、褚思振等都高高坐着，并不理睬，也不说话。丁振之就把委任状交给褚思振，褚思振把委任状向旁边一丢气忿忿的说道："兵也没有退，一纸空文，有什么用？老实说句话，你们非将军队退尽，决不能开议，今天可回去对田督说，限三天之内把兵退尽，否则就请田督下哀的美敦书，彼此宣战好咧。"丁振之、郭胜泰说不得话，只得把这情形回禀田中玉。田中玉大怒道："他妈的！我怕他吗？既这么说，我就剿他一个畅快。"众人劝阻再商量，田中玉犹自怒气不息。

这消息传入滕、峄两县的绅士的耳朵中，恐怕兵匪开战，累及平民，十分着急，当有刘子干、徐莲泉、金醒臣、梁子瀛、田冠五、刘玉德、陈家斗、陈正荣等二十多个人，开会讨论补救办法，决定推刘玉德、陈家斗、陈正荣三个人为代表，入山和土匪商议就抚办法。谁知土匪依旧十分强硬，刘玉德等再三解释，褚思振才说："外国人已答应给款千万，所有的人，编成四混成旅，预先发饷六个月，明天由外人派代表向官厅交涉，用不着你们来说。"刘玉德等没法，只得又去见官厅方面的人物。其时田中玉已经免职，山东督军已派郑士琦代理，所以刘玉德等便向郑士琦接洽。郑士琦道："他们既然这样强硬，不必再和他说什么招抚了。"刘玉德听了这话，吓了一大跳，忙道："打仗不要紧，岂不又苦了我们滕、峄两县的百姓？总求督理设法收抚才好。"可谓哀鸣。郑士琦笑道："也并非我要剿，实在那些土匪太刁诈可恶了。看在两县百姓脸上，暂时缓几天，你们试再说说看罢！"刘玉德等只得又进山去和匪首商议，这样闹了好多天，条件方才渐渐有些接近。最后由安迪生、陈调元两人入山交涉，孙美瑶等恐怕被剿，不敢再硬，只要求剿匪的主力军旅长吴长植入山一会。吴长植因恐谈判再决裂，遂也慨然答应入山，又商量了多天，方才决定编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周天松、郭其才两人为团长，先放西票，后释华票，一件惊天动地的劫案方才解决。然而外交团到底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许多要求，中国政府对他道歉以外，还要赔偿损失。孙美瑶后来也仍被山东军队枪决，一场大案子，不过晦气百姓受些损失，国家丢个面子而已，说来岂不可叹？正是：

官家剿匪寻常事，百姓遭兵大可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各国之为政也，为人民谋利益，于外人则损焉。我华侨在日，在菲，在南洋，在美，固尝受当地军警之虐杀，士民之攻击，匪徒之架劫矣，我国对之除一纸抗议空文而外，未尝见各国有何赔偿与保障，盖其保护本国人之利益，尝盛于保护外人也。我国则不然，于国人之兵灾匪劫，每视属无睹，倘涉及一二外人，则无有不张皇失措，竭力以营救之者。盖政府之畏外人，常过于国内之人民也。使抱犊崮中无外人，吾恐数百华票，至今犹在匪窟中，吾人且淡焉忘之矣。呜呼！中国之为政者！

第一四六回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大足

却说杨森自兵败退鄂，无日不想回川报仇，吴佩孚也很想联络他收服四川，完成他武力统一的一部分计划，所以暗令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竭力补助他的给养和军械。杨森因此得补充军实，休养士卒，如此数月，实力已经复原，便向吴佩孚献计收川，自己愿为前部。吴佩孚因川中局势稳定，认为时机未至，一面令他待机而动，一面令人暗地运动刘成勋部下的健将邓锡侯、陈国栋，和杨森联络，共倒刘成勋。邓锡侯等当时虽不曾完全答应，然而也未免稍事敷衍，双方时有信使往还，因而惹起了刘成勋的疑窦，因猜疑而成为嫌隙。到了十二年二月中，便因防地和军饷问题，双方竟至决裂起来。邓锡侯一面和陈国栋向成都猛攻，一面又电催吴佩孚派杨森迅速入川，解决时局。有前此之助刘成勋猛攻杨森，又有此时之催杨森入川以攻刘成勋，武人反复，固未尝引为异事。吴佩孚认为时机已至，便立即电令杨森入川，攻击川东的但懋辛军，免得但军去攻邓、陈的后路。一面又令卢金山为援川军总指挥，王汝勤为援川军总司令，入川助杨攻刘。

但懋辛原不经战，如何当得起杨、卢的生力军队。几次接触，便由万县而退重庆。杨森克了万县，继续向重庆进展，但懋辛不敢迎战，只是死守，盼望刘成勋打败邓锡侯后，分兵来救。不料刘成勋初时虽然胜利，到底因军心不固，被邓锡侯一个努力反攻，便节节败退，固守成都。邓锡侯等四面攻打，彻夜不绝，两方枪炮并用，劈拍砰轰之声，吓得城内百姓，个个胆战心惊，哀求中立派军队刘文辉、陈洪范等出任调停，刘文辉为见好川民起见，当下派代表向两方接洽，请刘成勋自动退出成都，邓锡侯的军队也不曾追击。倒是个两全之法，成民大幸。但懋辛得了这消息，不禁大惊，又闻得敌军新加入赵荣华一旅北军，攻击更猛，料道重庆不能再守，只得放弃，退守泸州，一面派代表向杨森求和。杨森得了重庆，正待休息，所以也不追击，因此四川各方面的战事，忽然沉寂起来。

也是川民灾难未满，忽然潜伏多时的熊克武，也在这时候出现起来。他联络了周西

成、汤子模、颜德基等军队，开到泸州，助但懋辛反攻杨森。此时邓锡侯已受同派军队的推戴，自任为川军总司令，驻兵成都，想不到熊克武忽然来攻。邓军开出抗御，双方战了一昼夜，却被赖心辉从侧面猛攻，因此支持不住，只得把刚从刘成勋手里夺得的成都，奉送给熊克武。驱刘氏而代之，尚不满两月，即已为人所驱，想来亦复何苦。川东方面，却互有胜负，旅进旅退的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平民。可为长太息。这时川军的实力派，大可分为三派：第一派便是倾向南政府的熊克武派，占有成都、泸州等地，刘成勋、赖心辉、石青阳、周西成、汤子模、颜德基、但懋辛等，都是熊氏一派的。第二派是受吴佩孚嗾使的杨森派，如邓锡侯、陈国栋、袁祖铭，赵荣华、卢金山，王汝勤以及在川北的刘存厚，因颂尧等，却是这一派的。第三派如刘湘、刘文辉、陈洪范等，虽则号称中立，其实却接近杨森，所以后来也竟加入杨森一派，和熊克武实行宣战了。

熊克武原属老同盟会员，很信仰中山先生，所以在川中用兵的时候，就通款先生，先生便任他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那面杨森一派，便也公推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以为对抗之计。彼此战争了几个月，还没有得到解决。在七月中旬的时候，杨森曾经吃过一个大败仗，重庆被周西成围困了好几日，后来虽经击退，人心已经十分不安，所以不能大举进攻。至于熊克武一方面，有颜德基、汤子模、周西成各军，在南川、涪陵、垫江一带，和邓锡侯相持，也不能长驱直进。杨森方面主持前敌的是袁祖铭，见屡攻不能得手，十分焦急，便改变方针，分三路进攻成都：以杨森和其他川军任左翼，由叙州、嘉定进攻；自己所部的黔军任右翼，分四路由安岳、遂宁、邻水、武胜取道金堂，向成都进攻；以北军卢金山等任中路，在资州以下暂取守势。又恐怕大军进攻后，周西成再来抄攻后路，所以仍命邓锡侯坚拒周西成等，不使东下。为谨慎起见，更令赵荣华守重庆后路，以防意外。战略也可谓精密得巨细无遗了，然而终于战败者，盖智力尚未足为数氏之敌。原来这三路中间，从资、简进攻成都，须经过铜钟、河茶、店子、龙泉驿等险要，十分难攻，所以教卢金山暂取守势。左路仁寿、黄龙溪，右路雅州、金堂，都是平坦大道，进攻甚易，所以杨森自己进攻。到底还是存着私心。

这消息传到成都，熊克武忙召集部下讨论抗御之计。石青阳这时恰在成都，当下向熊克武献计道："敌人三路来攻，声势甚大，不易力敌，不如待我写信给杨森的旅长贺龙，使他倒戈攻杨，杨军回救后路，则此一路可以不忧，仅须专力对付北中两路，便不怕不能取胜了。"亦是一种计划，但犹属侥幸之计。熊克武笑道："此计虽妙，尚未美全。贺龙虽然和你交好，假如竟不听你的话，不肯倒戈，那时杨森得长驱而来，岂不全盘俱败？我现在有一万全之策，一面，只依你所言计划，去游说贺龙，使他倒戈攻杨，他肯听你的话，果然很好，不听你的话，也和我们的计划上，不生什么影响，岂不更觉妥当？"石青阳问是怎样一个计划？熊克武便把自己的战略，向他细细说了一遍。石青阳鼓掌道："此计妙极，我想袁祖铭虽能用兵，此一番，必然又教他倒绷孩儿了。"诚如尊论。计议已定，自去分头进行。

却说杨森带了本部军队，从叙州出发，连克犍为、嘉定等处，浩浩荡荡的杀奔成都而来，直到合江场，中途并不曾遇到一个敌军，十分惊异。惟恐熊克武有计，不敢再进，

只得暂且按兵不动，静待中右两路的消息，再定攻守之计。正扎下营，忽报周西成绕越合江，已从泸州方面，和我军后路逆袭，声势甚锐，不日便要来攻打叙州了。杨森得报大惊，急命分兵救应。部下参谋廖光道："周西成莫非是虚张声势，我们如分兵回救，岂不中了他的计策？"杨森道："我也知道他是虚张声势，然而总不能置之不理。假如我们一味前进，他也不妨弄假成真，真个逆袭，那时我军前后受敌，必败无疑，如何可以不回救？"正讨论间，忽然又报："驻扎酆都的贺龙，忽然叛变，降顺了熊克武，现已领了本部军队，进攻长寿。赵荣华屡战屡败，重庆震动，请即回兵救应。"杨森顿足道："完了，我们现在须作速由威远、隆昌退回重庆，如仍去叙州，不但多费时日，而且周西成倘来堵截，未免又要多受损失了。"廖光称是，当下传令全军俱走威远，放弃嘉定，退回重庆去了。一面电知大足方面，教卢金山格外小心。

卢金山因北路袁祖铭军节节胜利，毫不在意，每日只在司令部中，征花侑酒，打牌消遣。一天晚上，正和幕僚中人，吃得醉醺醺的在那里打牌，忽然有人报说："熊克武已率领大队来攻，现在将到三驱场了。"卢金山怒道："袁总指挥现在金堂一带，节节胜利，熊克武那里还有工夫到这里来？这话分明是敌人故意编出来的谣言，你如何敢代为散布，扰乱我的军心？吩咐捆起来。"幕僚代为讨饶，方才叱退。如此安得不败。以后别人有了什么消息，惟恐触怒获罪，都不敢禀报。如此安得不败。卢金山打牌打到天色微明，酒意已解，人也困倦了，正待散场睡觉，忽听得枪炮声一阵阵的自远而近，不觉大惊，急忙追问，这枪炮声是什么地方来的？已经迟了。众人不敢直说，都面面相觑，推做不知。其积威可想，治军如此，安得不败。卢金山怒道："你们干的什么事？问你的话，为什么都不做声了？"其中有一个幕僚道："听说熊克武只派了些小部队来袭，不知是真是假。"至此犹不敢实说，积威可想；如此治军，焉得不败？卢金山急教传值日营长问话，值日营长来到；卢金山见了他，十分生气道："敌人来攻城，如何不通报我？想是你不要这颗脑袋了。"值日营长道："报告总指挥，昨晚已经报告，因总指挥正在看牌，不曾理会，并非没有通报。"卢金山更怒道："你敢笑我好赌误公吗？吩咐捆起来，让我打退了敌人，恐怕难了。再和你算帐。"这帐恐怕不易算清。幕僚们再三谏阻，卢金山只是不听，传令遣下营长职务，由营副代理。

全营士兵知道了这件事，十分不平，卢金山如何知道，当下传令把所有军队，全数开拔出城御敌。出城只三四里，便和熊军接触，略略战了一两个小时，熊军忽然退去。卢金山回顾幕僚道："如何！我说川军极不耐战，果然一战就败了。"我亦曰：我说卢金山不善用兵，果然一战就败了。幕僚忙道："他们听了大帅的威名，早已吓走了，那里还敢对敌？"卢金山大喜，传令尽量追击，追了十多里路，熊军忽然大队反攻过来，枪炮并发，势头非常猛烈。卢金山虽然无谋，却也是直军中一员战将，见了这情形，便令部下拚死抵抗。无奈熊军甚众，炮火又烈，战了二三个时辰，忽然左角上枪炮大震，熊军又从西南侧面攻击过来。卢军虽勇，因无心作战，刚撤换营长的一营人便退了下来，熊军便乘着此处阵线单薄，奋勇冲击，向卢军后面包抄过来。卢军抵敌不住，顿时大败。刚到得大足城边时，忽然城内又枪炮齐发，原来熊军别动队已入了城，正在扫除卢军的少数留守部队咧。卢金山不敢入城，带领少数残军，向北绕过城垣，逃奔重庆去了。果然一战就败了。

却说袁祖铭的北路，开到遂宁时，只遇见少数敌军，不曾一战，便已退出。袁祖铭兵不血刃的得了遂宁，也不休息，连夜便向射洪进展。不料防守射洪的熊军，依然甚少，仍复望风而退。如此一直到了中江，仍不见熊军大队，袁祖铭十分狐疑，猜不出他的主力军在那一方面。部下也有疑心熊克武已退出成都的，也有疑心别有埋伏，诱我们进攻，却来两面夹击的。袁祖铭都不做理会。想了半天，忽然大悟道："是了！熊克武素称善能用兵，一定见我黔军气锐，不敢力敌，却用全力去压退中路，使我有后顾之忧，不敢不退，但是这算计如何瞒得过我?"却也瞒了几天。部下的将士道："倘然中路果然败退，我们倒也不能不退了。"应下文。袁祖铭道："卢金山素称勇悍，至少也必能守个十天半月，熊克武轻易如何败得他。我今绕道而进，攻下金堂后，只一天便可直攻成都，那时他根据地已经摇动，还能专顾中路吗?"部下称是。

袁祖铭正待下令进兵，忽报金堂现有大队敌军防守，工程极其完固，听是刘成勋的部队。袁祖铭击桌而起道："现在除却猛攻金堂而外，更没有他计。无论金堂守御如何坚固，我也务必攻克他了。"当下传令会集各军，向金堂猛扑。谁知熊军十分镇定，袁军屡次冲锋，都被用炮火和机关枪逼回。袁祖铭焦灼，正要传令死攻，忽报内江、富顺被赖心辉占领，此一段上文所无。贺龙在酆都叛变，归降熊氏。此一段上文所有。忠州的防军也响应贺龙，分兵去攻长寿了。袁祖铭惊道："如此后方已危，如不急急攻下成都，恐怕全军俱要败绩了。"听了后方吃紧，有不但不肯退，反要进攻，袁氏亦勇。当下传令急攻。所部兵士几番冲锋，都被熊军猛列的炮火逼退，不但不曾占得一分便宜，而且折了好些兵士，心中气闷，暂令停攻，拟想一条比较妥当的计较，再行攻击。正在沉吟之时，忽又接到报告，周西成乘邓锡侯回救长寿，后路空虚，回兵向杨森逆袭。杨森已率军向威远方面急急退去，此段为上文所有。刘湘部队，因被但懋辛牵制，不能活动，南路又完全失败了。袁祖铭顿足道："如此一来，我原定三路齐进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如中路再有意外，则我的后路，也将发生危险，事已如此，不能不先好好的防备了。"当下传令把军队分作三路，缓缓的退下五十里驻扎，以便进退。此时已作退计，不似前此之勇敢矣。熊军也不追赶，过了一日，忽报："熊克武自己带领大队生力军，袭败了卢金山军，占了大足，卢金山阵亡，所部已完全消灭了。"袁祖铭听了这话，立刻传令退兵。到了岳池、定远、合州一带驻扎，自己赶回重庆，商议战守计划。到得重庆时，只见城内军垒累累，攻城甚急，甚为吃惊，问杨森道："我在路时，听说周西成三次来袭重庆，却不知详细情形，和现在的胜负怎样?"杨森道："周西成初在泸州一带，因知道邓锡侯、陈国栋的军队，向下游长寿、酆都一带开拔，便集合了颜德基、汤子模等四团之众，乘虚袭取了南岸铜元局，向城内猛扑。我军丧败之余，屡战不利，长寿方面又胜负未决，看来重庆决不能守。我意欲暂时放弃，因不曾和你商量，所以还不曾决定。"袁祖铭拍案道："你们未免太不耐战了。区区一周西成也不能击退他，还想平定四川全省，便你们要退，我决计主守。"杨森道："并非我主张退，实因兵无斗志，要想守也守不住了。"袁祖铭道："我在前敌时，听说卢师长已经战死，到了遂宁，方知此话不确。他现在还驻防壁山，如何不来助战?"杨森道："他也主张放弃重庆哩。"袁祖铭冷笑道："好，你们便都退尽，只剩了我一个，也务必把周西成击退。"

说着，便回到自己司令部内，立刻电令前敌各军，即日回到重庆，和周西城激战。

周西城见袁祖铭的军队已回到重庆，知道暂时不能夺取，便全师而退。杨森、邓锡侯、卢金山、赵荣华，见周西成果然被袁祖铭打败，十分惭愧，当下公推袁祖铭为前敌总司令，支持一切。袁祖铭也老实不客气，即便就职了。此时袁祖铭大有睥睨一世之概。杨森因战事劳顿，又受了感冒，身子十分不适意，和袁祖铭商量，暂留重庆养病，不问军事。袁祖铭道："你大部军队，尚在泸州，要在重庆养病，也须先去整顿一下。现在刘文辉虽曾差人来求和，我看熊克武未必肯依，你须作速回泸州去，提备着些。"正照后文。杨森领诺，当日便回泸州去了。按下不提。

却说能克武因刘文辉屡次派人来调和，欲要应允他，又因中立派军，都是倾向杨森的，自已未免吃亏，欲待不应允他，又怕冒破坏和平的罪名。寻思多时，忽然得了一计，便对着刘文辉的代表，满口答应，教刘文辉只去富顺和赖心辉商议调和办法，自己无所不可。刘文辉得了代表还报，便亲自至富顺和赖心辉商量。赖心辉此时已接到熊克武的密令，一面敷衍刘文辉，一面调集三四师的兵力，向泸州进袭。恰好此时杨森已回泸州，因袁祖铭吩咐提备，所以准备的十分周到，这时一听赖心辉率兵来袭，立即派队应战。两军将要接触，刘文辉、陈洪范两人急急调集了三旅兵力，将双方的战线隔断，当即宣言，那一方面先开火，便是那一方面破坏和平，中立军队便先打他。熊克武见袭取泸州的计划失败，只得改变态度，当即派了两个代表，分头去见刘湘、刘文辉、陈洪范等人，说明此次冲突，实出误会，现在当把军队撤回成都，议和的事情，全听三位主持，鄙人等无不乐从。虽云兵不厌诈，然而也太诈的利害了。刘湘等不能责难，只得罢了。熊克武一方面派代表向他们接洽，一方面令赖心辉率军北退，自己赶到内江等候。两人见了面，熊克武便秘密和他讨论军事计划，赖心辉道："中立各军，本来偏向杨森、袁祖铭一面，如果我们先发动，他们势必联络杨、袁，向我们攻击，岂不是平白地又要增加许多敌人？"熊克武笑道："话虽是如此说，但是我们先要看准刘湘等几个人，是否能够永久中立，不向我们攻击？他们果然能够永久维持中立，不攻击我们，我们这样顾虑，还有理由，可是在事实上说来，他们无论如何，总有加入敌方之一日，我们何必如此顾虑，失了目下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呢。"赖心辉问道："如何是千载难遇的机会？"熊克武道："这时正因日本轮宜阳丸有帮助敌人的举动，被周西城劫了宜阳丸，俘了日本船主和北军军官，累得驻扎重庆的卢金山、邓锡侯等各军，十分发急，用全力向涪陵周西成进攻，重庆十分空虚。黔军虽已移防大足，但人数尚不足两师，我们现在如调集三师以上的兵力，暗地往袭，可以一鼓而平，重庆城便在我们掌握之中了。敌人的根据地既失，便使刘湘等帮助敌人，亦何足惧哉？"熊氏战略，确非中诸子所及。赖心辉大喜道："果然好计划，事不宜迟，我们便可前进，莫使黔军有了准备，不易攻克。"商议已定，便夤夜进兵，倍道而行。

大足的黔军，果然毫无准备，等到发觉时，已被熊军围了四五重，黔军四面受敌，死伤甚众。袁祖铭此时急得五脏生烟，两目生火，督率着部下，拚命的冲突，总不能脱？袁祖铭能料熊之攻泸，而不能料其攻己，岂谓熊无此胆量与？何明于远而昧于近也？血战了好几日夜，子弹将竭，熊军又愈逼愈紧，袁祖铭把帽子向地下一掷，大呼道："我黔军素称勇悍善战，今日

被熊克武围困在这里，冲突了五日五夜，竟还冲突不出，这黔军的威名何在?”反激得很好。部下将士，听得此话，传将开去，都十分气愤，一齐大呼道：“我们誓死须杀出重围，再和敌人见个高下。”一齐喊杀，全军士兵，便如潮水似的涌将出去。熊军的火线虽密，也拦挡不住，竟被他冲出重围，向铜梁败退。熊军随后紧紧追赶，一点不肯放松，黔军不敢再战，继续放弃铜梁，向壁山退却。熊军也紧紧的追来，袁祖铭教把队伍扎住，向众将士训语道：“祖铭自从和诸位入川以来，战无不胜，从未有过这等大败，不想今天被敌人追得这等狼狈，甚至不敢反攻一阵，黔军的威名，从此扫地无余，我还有什么面目和诸君相见？诸君只顾向重庆退却，我个人情愿留在壁山，被敌人打死，也见我是个英雄豪杰，不是怕死之辈。”一方说自己不是怕死之辈，明明是说别人是怕死之辈，反激得妙。部下的将士听了这话，又一齐大呼，情愿和敌军拚死。袁祖铭再三相劝，将士不肯，定要作战。袁祖铭道：“你们既然定要作战，可就此散开，杀他一个不提防。”将士们应诺，当即四散排开。等得熊军追到，反突起反攻，熊军也奋勇冲击，两下又死战起来。熊克武在高阜处望见，忙即传令退却，一面又令赖心辉如此这般。赖心辉领命而去。黔军见熊军退却，十分高兴，立即令军追击，约莫追了十多里。熊军又忽然反攻过来，气势较前更猛。黔军抵敌不住，只得退却。刚退了三四里，忽然后面枪炮大作，赖心辉已从后方攻击过来。袁祖铭大惊，急令拚命冲过时，士兵已死伤甚众。大家都不敢逗留，急急向重庆奔逃。正走之间，忽然前面一彪军队杀来，不觉把袁祖铭吓得胆战心惊，正是：

壁山才得脱重围，又遇敌兵扑面来。
进退两难行不得，而今惭愧济时才。

欲知袁祖铭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军阀在实力膨胀之时，无有不思扩展其势力于原有地盘之外者，况以武力统一为目的者乎？吴佩孚自一战胜皖，再战胜奉，遂谓强大若彼两军阀，犹不足当我一击，则若浙之卢、晋之阎、滇之唐、粤之孙，何能我抗？遂自谓无敌于天下。一方经营湖南，收赵恒惕为已用，一方利用杨森，以发展其势力，欲藉川湘之兵，以定西南，其志诚不可为不壮，其计诚不可为不雄矣。而不知武力终不可恃，以战胜虎视天下者，终以战败而立足无地。观于杨森、刘湘，以数倍之兵，而卒败于熊克武之手者，已足悟武力之不可卒恃，何必至一逐于鄂，再逐于湘，漂流蜀境，始觉武力政策之非计哉！

第一四七回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

却说袁祖铭正在奔逃之际，忽遇前面又有大队兵士，扑面而来，不觉大惊。急忙探询，方知是刘湘的军队，心中稍宽。两人见面以后，袁祖铭问刘湘何故来此？刘湘道："熊克武虽然答应讲和，未必真心，前次暗袭泸州，便是一个证据。我恐怕他假说退兵，暗地却来袭取重庆，果如所料。所以特地带领本部军队，到重庆来调查东面两军停战议和的情形。所说两军又在大足冲突，因此赶来，但不知何以又有此场血战呢？"袁祖铭把上项事情说了一遍，刘湘大怒道："此人果然毫无信义，便是不肯议和，也不该诈骗我们，他既然蓄意破坏和平，也难怪我助你定川了。兄请暂退重庆休息，让我来对付这厮。"卷入旋涡中了。观此语，可见熊克武如不诈骗调人，刘湘等或不至即行加入战团也。袁祖铭称谢不置。此时老袁亦大坍其台。又道："熊克武善能用兵，而且兵多势锐，兄宜小心，不可轻敌。"刘湘领诺，便命部下掘壕备战，袁祖铭自退回重庆去了。

却说熊克武正在追赶黔军，忽报刘湘率领本部全军，现在前面掘壕备战，急教军队停止前进，一面请赖心辉、但懋辛商议道："刘湘素称善战，现在又怀怒待我，不可轻敌，须用计胜之！袁祖铭防熊克武，熊克武亦防刘湘。你们两人可领队左右两路包抄，我由正面进攻，刘湘方在盛怒之下，必不防我算计他。盛怒最为坏事，刘湘此次之败，盖即坏在这个怒字上。三面夹攻，必然可获大胜。我们能够打败刘湘，刘文辉、陈洪范两人必不敢再动，重庆一城，便在我们掌握军中了。"此着可谓莫遗刘、陈。赖心辉、但懋辛俱各赞成，当下分兵去了。

却说刘湘等了两日，见熊克武并不来攻，十分愤怒，传令拔队前进，先向熊军冲击。熊军自然照样回敬，彼此一来一往，炮火和枪弹齐发。双方鏖战多时，赖心辉和但懋辛已从侧面攻击前进。刘湘的兵力既薄，又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如何支持得住。便算支持一时，也恐蹈袁祖铭的覆辙，以此不敢恋战，急急败回重庆。袁祖铭见了，彼此愁闷。刘湘问袁祖铭有何计较？袁祖铭道："为今之计，只有分电杨森、邓锡侯、卢金山等回救，一面请刘文辉、陈洪范、刘存厚等，分别在南北两面活动，敌兵前进既然不能有重兵守护的重庆，后路又须顾到刘存厚的北路和刘文辉的南路，必然不能持久。我们等他士气懈倦时，再行攻之，当可必胜。"袁祖铭非毫不知兵者，何竟作此单方面之算计？其殆以刘湘初初加入，不欲使其遽尔灰心，乃出此万不得已之计划，聊以相慰乎？刘湘默然想了一回道："这战略虽然很好，但在事实上还有许多困难，涪陵方面的邓、卢各军，现在方和周西成激战，如其撤回重庆，周西成必然联合汤子模等，再来攻袭铜元局。杨军现守泸州，地位也极重要，假使回救重庆，赖心辉留在富顺的吕超所部，必然袭攻泸州。泸州倘然失去，则我们犄角之势失去，重庆更危险了。至于刘、陈两人，虽肯帮助我们，宗旨却未决定，现在见我们战败，必然更是犹豫，决不肯轻动。此种人最多，不独刘文辉、陈洪范而已。刘存厚在川北，毫无实力，

也靠不住。刘湘亦颇能知兵，观此一席话，于各方面均一一料到，亦可想见。所以你的战略虽好，实行起来，必有阻碍。”岂止？袁祖铭道：“那么怎样办呢？敌军气势甚锐，兵力又厚，我军屡次战败，如何抵抗得住？”袁祖铭此时也急了。刘湘道：“就是如此说。现在实逼处此，除却用你这个战略，来救一救眼前之急，也无别法了。”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正商议间，忽报杨军长率领本部军队，从泸州赶到。刘湘和袁祖铭俱各大喜。袁祖铭就把刚才自己两人的议论告诉了他，杨森道：“泸州方面，我现留有杨春芳在那里防守，可以放心，何况还有刘、陈的中立军在富顺一带，把双方的战线已经隔断，吕超便要攻泸，在事实上也行不过去。此亦就现在局势之常理论之耳。然事常有出于意外者，其将如之何？只有涪陵方面的周西成一路军队，却十分惹厌。”刘湘目视袁祖铭道：“他为什么要倒戈攻你？”袁祖铭摇头道：“你不要再提这话罢。人有良心，狗不吃屎，现在的人，那里还有什么信义？”以国家所设职官，为私人割据争夺之利器，以人民膏血所养之士兵，为割据争夺之工具，上以危累国家，下以残虐百姓，公等所行如此，所谓信义者安在？孟子云：“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在上下相交争利之局面中，固必然之现象也。公既误国害民，又何能独责部下以信义。昧于责己，明于责人，至于如此乎？杨森道：“在眼前的局面看起来，战线愈短愈妙。邓、卢各军，总以调回重庆为上计。”此时欲求一中计而不可得，何处更可得一上计？刘湘道：“邓、卢两军，调不调回，在于两可之间，不必多所讨论，只须拍一电报给他，通知他目下重庆的战事形势，回不回来，还让他斟酌情形，自己决定为妥。我们现有三路军队，用以防守一个重庆，当不至再有闪失。”有袁祖铭之三路攻成都，乃有熊克武的三路攻重庆，有熊克武之三路攻重庆，乃有刘、袁、杨三路之守重庆，更不料攻重庆之部队，于熊、赖、但三路以外，更有周西成、胡若愚、何光烈三路，战局之变化，岂容易捉摸者哉？当下彼此决定，刘湘任中路，对付熊克武，好。袁祖铭任右翼，对付赖心辉，好。杨森任左翼，对付但懋辛。好。如此捉对厮杀，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等得熊克武军队赶到，双方便开起火来，一个是用全力猛攻，有灭此朝食之概，一个是誓死力拒，有与城俱亡之心。激战数日，未分胜负，按下不提。

却说邓锡侯、卢金山等，在涪陵方面和周西成激战，正恨未能得手，忽传熊克武留刘成勋守成都，刘成勋下落在此处补见。自己和赖心辉、但懋辛，率领三师兵力，暗袭重庆。黔军在大足方面，被熊军杀得大败，刘湘来救，也遭损失，现已退守重庆，形势十分吃紧，不觉大惊。急请卢金山商议：“涪陵尚未攻克，重庆偏又告警，根据要地，不能不救，烦兄独立对付周军，只要能坚守阵地，不望克城，等我击退熊军，再来助兄猛攻，不怕涪陵不下。未知我兄以为怎样？”卢金山道：“贺龙军队，现在彭水、石柱之间，倘然绕道武隆，在涪陵之南。来攻我侧面，那时我兵力既薄，决不能兼顾，如之奈何？”邓锡侯道：“赵荣华现在忠州，贺军决不敢西进，万一你果然守不住，便退守乐温山也好。”在涪陵、重庆之间。卢金山应允。邓锡侯正待退军，忽接刘湘、杨森、袁祖铭三人来电道：

熊军进薄重庆，铭、湘均失利，森于今日申开到，议定誓必坚守。中路阵地白市，由湘防守，南路浮图关，由森防守，北路悦来场，由铭防守。地名在此处补出，为上文所无。兵力相当，想不致再挫。惟闻赵部在忠州，有退守万县之意，不悉确否？如

确有其事，乞卢师长电阻。此又上文所无。顺庆方面第五师，自何光烈被监视后，全部已在旅长李伯阶之手，近闻其有南下助熊之意，殊为可忧。此又上文所无。我兄方面战情如何？是否回兵救后，希斟酌敌情而行！

卢金山见了这电报，便道："重庆既有杨、袁、刘三位在那里，兵力已不止三师，用以抵御久战远来的三师熊军，想来总不致再挫，兄似不必急急回救了。"想是不敢独力对付周西成。邓锡侯沉吟道："赵军退守万县，这消息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如果此说确实，重庆的后路空虚了。"卢金山道："来电原说闻他有这意思，并非说确有这举动，怕什么的？"邓锡侯道："话虽如此说，总该拍个电报给他，劝他坚守才是。"卢金山答应。邓锡侯又道："重庆一方面，看来电所说，似已十分吃紧，我无论如何，不能不去。"卢金山道："要退，大家齐退如何？"北军太不耐战。邓锡侯想了一想，只得答应，当下全军悄悄的退回重庆去了。周西成守了一日，见邓锡侯并不来攻，方知他已回救重庆，便也急急率军追赶，到了重庆南岸铜元局，追个正着，邓锡侯也因铜元局地方重要，不能不守，两军便就此激战起来。此时重庆南有周西成，西有熊克武，都扑攻得十分激烈，虽则守者较逸，也十分吃力。

刘湘、袁祖铭等因战局危险，十分烦闷，这时偏又有两桩不祥消息，接踵而来，第一件是泸州失守。若说泸州一地，虽只有杨春芳一人主持防守，却因和富顺敌人方面，还夹有中立军队，吕超虽勇，决不能学飞将军的自空而下，越过中立军，来攻泸州，所以在杨森一方面看来，总想到一时决不会有失陷之事，不料熊克武料定战局延长，刘文辉等中立军队，必将加入敌军，若是能够占领泸州，则南路局面已固，刘文辉必不敢动，此亦势所必然之事。所以使石青阳竭力运动杨春芳倒戈。那杨春芳一则碍于友谊，是宾。二则惑于利益，三则见杨、刘、袁等局势已危，是主。便决定投降吕超，白旗一竖，泸州便入了熊军之手。重庆的左臂既断，形势愈觉危险。刘文辉等又入了两面监视之中，更不敢轻动了。杨春芳之投降吕超，实重庆失守之一大原因。

这消息报到重庆，人心更觉浮动。杨森一面急电宜昌告急，一面请刘湘、袁祖铭、邓锡侯、陈国栋、卢金山等商议道："泸州既失，刘文辉等决不敢再动，我们原是希望坚守几日，等敌军后方发生变化，再行反攻的计划，已经完全失败了。刘存厚、田颂尧又始终未见发动，想来也决无希望了。照这种情形看起来，我们的援救已绝，而在顺庆的第五师，本来接近敌方，所以久不发动者，不过因看不定谁胜谁负，不敢冒昧耳。此种情形，亦和刘文辉仿佛。现在我们被围重庆，胜负之势已决，不久必然也来攻击。俗所谓看顺风行船，打落水狗也。久守于此，必非善策。我意欲暂时放弃，退守夔、万，和赵荣华的意见不谋而合，岂亦所谓英雄所见乎？等宜昌救到，再行反攻，似乎较有把握。"刘湘道："退之一字，万万说不得，多守几日，等真个守不住时，再行退却，也不见得会受更大的损失。"城破再逃，亦不为迟，刘湘之言也是。我真不懂近时武人闻风而逃者，系何心理？袁祖铭道："光是死守，也不能说是计之得者。"卢金山抢着道："我也不赞成守。"你老兄自然不赞成。刘湘问道："兄为什么也不赞成守？"为怕性命出脱耳。卢金山道："现在困守重庆，四面受敌，应付不易，一也；是。离宜昌

太远，接济不便，中途有被劫夺之忧，二也；是。如旷日持久，顺庆的李伯阶，攻我于北，胡若愚所率滇军攻于南，贺龙截我退路，俱为后文伏线。那时必至欲退无路，势不至全军覆没不止，三也。是。说来又很有道理，我直无以难之。这是困守的三害。假如退守夔、万，却有三利：战线缩短，兼顾便利，一也；现在的战线，也未尝不短。接近宜昌，补充迅速，二也；此说似乎有理。敌军补充军实，反因远而不便，反客为主，我得乘其弊而攻之，三也。由渝至万，一苇可杭，也未见得补充不便。有此三利，所以我主张退守。"卢将军还漏说一利，我为补说曰：容易逃到湘北，四也。袁祖铭怒道："你怕战时，便可先退。"袁祖铭尚以谓拒周西成时事乎？可惜现在局势不同了。卢金山也怒道："我好意到这里助你，如何这样无礼？"须不道是奉吴帅之命而来。众人忙都劝解，只有邓锡侯默然，一句话也不说。刘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邓锡侯道："今日的局面，并非口舌争胜的时候，要战则战，要守则守，何必多说！"独不说退，已见其不赞成卢之主张。刘湘大笑。笑得奇怪。众人都觉奇怪，忙问他为什么大笑？邓锡侯未知亦问否？刘湘道："我现在想了一个三全之计，所以欢喜的大笑。"卢金山问怎样一个三全之计？想是要战者战，要守者守，要退者退乎？刘湘道："我今全依了各位主张，战、守、退，三者并用，所以称做三全之计。"陈国栋怀疑道："怎样三者可以并用？"果然可疑。刘湘道："一味死守，固然一时也未至失机，但是假使敌军再有增加，便难应付，不如以战为守。一件事当两件看。趁着李伯阶、胡若愚等没有来攻，拚力齐出，去攻熊军的北路，一路若败，则中南两路阵势摇动，奋力冲击，必然可破。熊军若败，则其余各路，俱不足虑了。此是战胜于守。如果战败，便不待胡、李两路来攻，可疾忙退守夔、万，此言战不胜，守不住，再退。岂非全依了各位主张？"其实只是战耳，守尚不用也，更何况于退，所谓全依了各位主张，不过敷衍之语而已，然因此而各军不致意见相左，则敷衍之功正不可没。袁祖铭道："这战略很好，我们就何妨依此而行。"众人俱各无话。议定，当即分遣部队，以卢金山守铜元局，陈国栋防守后方，邓锡侯牵制住中南两路熊军，只要死守，不要进攻。只要守的住，便是胜算矣。袁祖铭为前锋、杨森、刘湘为左右翼，以全力突攻北路赖心辉。分拨既定，便悄悄出动。

赖心辉正因战事不能立刻得手，有此焦躁，在那里努力督促部下进攻，肉搏了几次，黔军渐有不能支持之势。赖心辉正然高兴，忽觉敌兵炮火突然猛烈起来。右一声呼杀，便有大队敢死战士，向前冲击，如狂潮怒马，势不可挡。赖心辉仗着战胜余威，那里放在心上，当时亲自督阵，传令奋勇回击。机关枪的子弹，密如雨点一般。黔军冲锋队，便象潮水般倒了下来，袁祖铭大怒，亲自上前领队，士兵见了主将如此，个个奋勇，赖心辉也拚死抵抗，双方死战多时，不分胜负。忽然两旁炮响，杨森、刘湘两路军队，一齐在斜刺里冲杀过来。熊军的阵线，几被突破。赖心辉大惊，急急分兵抵御，一面差急足向熊克武求援。熊克武的军队还不曾到，右侧的阵线，已被刘湘突破，向北包抄过来。赖心辉只得下令退却。刘湘见熊军已败，心中大喜，急教杨森、袁祖铭追击，自己移兵向南，来攻熊军中路的侧面。刘湘确能用兵，其卒能击败熊氏，非偶然也。

却说杨森、袁祖铭正在追击赖心辉，忽然探马飞报，后方东北角有敌人来攻。杨森、袁祖铭不知是何处军队，心中大为惊疑，急由杨森率兵迎战，原来是顺庆李伯阶的军队来袭。双方前锋接触，便开起火来。袁祖铭因后方发生战事，不敢再追，便将阵线的正

面移向西北，和杨森成犄角之势。赖心辉乘势反攻，双方又死战起来。同时熊克武见正面敌军的火线忽弱，知道兵力已减，防线单薄，便传令急攻，希望一战突破敌人阵线。谁知邓锡侯死不肯退，冲了十多次锋，终于不能攻破。邓锡侯亦颇难得。熊克武正在疑讶，忽然赖心辉的警报传来，方知刘湘之计，急教石青阳守住阵地，自己带了两团人，来救北路。恰好刘湘来袭击侧面，两人撞个正着，炮火隆隆的又冲突起来。铜元局的周西成，听得西北方面的枪炮声甚密，知道正在激战，便也竭力扑攻。六处战事，都非常激烈，炮声如雷，几乎震破了重庆人民的耳膜。如此激战了三昼夜，尚且胜负未分。南面浮图关一方面，因邓锡侯的兵力较弱，但懋辛进攻甚猛，渐觉不支，邓锡侯着急，急教陈国栋指挥中路，自己赶到浮图关督战。双方激战愈烈，但懋辛见不得手，正在焦灼，忽报后方有大队滇军，前来助战，知道胡若愚已来，大喜，急忙差人迎接。两人见了面，胡若愚问起战事，但懋辛便把久攻不下的情形告诉了他。胡若愚道："我现带着精锐万余人在此，料此重庆城不难攻破，贵部久战辛苦，可稍稍休息，让敝军上前攻击。"但懋辛称谢。胡若愚即令滇军上前冲击，邓锡侯指挥的部队，都属久战的疲卒，如何挡的住生力的滇军。战了半日，便支持不住，滇军渐渐进逼。邓锡侯大败，放弃了阵地，急急退走。这时卢金山已被周西成击败，失了铜元局，南面的战事，已完全失败。西北各路军队，得了这不祥消息，如何还能作战？一齐渐有瓦解之势。刘湘已无力再战，便通知各军，放弃重庆，此方是不得已而退，果然全依了各位战守退的主张，一笑。自己急急退往垫江。在长寿东北。同时袁祖铭也退往长寿，在重庆东北。邓锡侯、陈国栋也率领残兵，退往邻水去了。杨森和卢金山，各率了自己的残部，先跟袁祖铭退到长寿，住了一日，恐怕熊军来追，正图再退万县，不料守忠州、酆都的赵荣华，听说重庆失利，早已退往夔、万，却被贺龙袭取了酆都。杨森、卢金山因此不敢沿江退走，只好绕垫江梁山小路投奔万县，真是好将军。一面电呈吴佩孚告急。正是：

争雄西土成春梦，好向东君乞救兵。

未知吴佩孚如何应付，且看下回分解。

武人多反复，非其本性然也，为物欲所蔽，利害所诱，虽欲贞一其志，而有所不能焉。是以反复变化，朝从乎秦而暮合乎晋，虽本人亦惟被造化播弄颠倒于利害物欲之中，而不能自知其何以至是，滋可悯也。抑武人固善反复，而惟四川之武人，则为尤甚。如邓锡侯，本逐杨森者也，而至此乃为杨森所用，刘湘，始与刘成勋相昵者也，终乃助杨而攻刘，而其后来之变化反复，虽川中之人，亦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总而言之，为物欲利害所蔽，弗克自拔而已，政见主义云乎哉？爱国保民云乎哉？

第一四八回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植

却说吴佩孚自决定武力统一的政策以后，没有一天不想贯彻他的主张，初时因见杨森入川，颇能制胜，心中甚喜，不料如今一败涂地，又来求救，不禁转喜为恼，问帐下谋士张其锽道："杨森这厮，真是不堪造就，我如此帮他的忙，却仍旧不够熊克武的一击，这般无用的人，有甚么用处？只索由他去罢。"吴秀才发急了。张其锽道："我们既然助他在先，现在他失败了，又毫不在意，一些不顾念他，未免使别人寒心；二则怕他无路可走，降了熊克武，未免为虎添翼，增加敌人的力量；三则旁人或许要疑心我们无力援助，在大局上也有妨碍。如今之计，惟有作速令王汝勤入川援助，免得熊克武的势力，更为膨胀。"吴佩孚道："你的意思虽不错，计划却错了。他败一次，我们派一次援兵，这不是他被我们利用，倒是我被他利用了。他利用你，你也利用他，如今的世界，本是一利用的世界。如今我只嘱咐王汝勤，紧守鄂西，不准熊克武的川军，越雷池一步便得咧。"不肯多用力量，以疲自己，确是好计较。张其锽道："大帅难道对于川战，也和湘战一般的不顾问吗？"吴佩孚笑道："岂有不问之理？湖南一方面，你还不曾知道，我已派马济任两湖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去代葛应龙管理入湘北军吗？"张其锽道："既然如此，大帅何不再派王汝勤到四川去？"吴佩孚道："川、湘的情形不同，川省僻在一隅，非用兵必争之地，湖南居鄂、粤之中，我们如得了湖南，进可以窥取两粤，退一步说，也足以保持武汉，倘然湖南为南方所得，则全局震动矣。"张其锽道："如此说，大帅对于川战，真个完全不管了。"吴佩孚笑道："川亦重地，那有不管之理？张先生未知吴将军野心乎？野心未戢，岂有不管之理哉？我目下只教王汝勤给与杨森饷械，令其补充军实，再行反攻，能够胜利，四川我之有也，即使不胜，不过损失些饷械，在实力也毫无影响，岂不胜如再派兵入川吗？"比坐观蚌鹬之争，毫无损失者，已觉差了一点。张其锽大悟道："大帅用兵，果然神妙不可及。"奉浇麻油一斤。吴佩孚微笑道："神妙不敢当，不过比别人略能高出一筹耳，然而非兄亦不足知我。"一个炭篓子戴了去了。

正说着，恰好马济来请行期，吴佩孚命人接入，对他说道："湘战吃紧，吾兄宜赶紧赴任，倘能湖南得手，长驱南下，以抚粤军之背，广东政府，不难一鼓荡平也。"军阀所念念不忘者，独一孙中山而已。马济领诺，又请示了许多机宜，即日到湖南去了。原来湖南这次战争，先发生于湘西，因湘西的沅陵镇守使蔡巨猷，和前湖南督军、现在广东革命政府旗帜下的谭延闿素来接近，湖南省长赵恒惕眼光中最忌的，就只有谭延闿一人。恐地位不保耳，与吴秀才之忌孙总统，大致仿佛。其时适值有谭延闿回湘，蔡巨猷约期相应之谣，赵恒惕惟恐成为事实，遗祸将来，便作先发制人之计，下令调任蔡巨猷为讲武堂监督，沅陵镇守使一缺裁撤，所部军队由一、二两师长及宝庆镇守使分别收编。蔡巨猷明知是赵恒惕忌他，故有此举，如何肯低头接受，弃了一方之主不做，倒来赵恒惕矮檐下过生活，因此立刻分

配军队，宣告独立，委刘序彝为中路司令，田镇藩为北路司令，周朝武为南路司令，实行讨赵。弄假成真了。赵恒惕大怒，即刻要武力讨伐，谁知第一师长宋鹤庚、第二师长鲁涤平，都一致反对，主张调和。赵恒惕无可如何，只得暂时按下一腔怒气。气闷杀赵恒惕矣。

这消息传到广东，孙中山见有机会可乘，便委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职，克日率兵援湘，救湘民于水火之中。谭延闿奉令，便率队赶到湖南衡州就职，组织公署，预备北代长、岳。赵恒惕闻报，更觉愤怒，当下以谭延闿破坏省宪为名，自称护宪军总指挥，委陈渠珍、唐荣阳、唐生智、贺耀祖、刘铏、叶开鑫、杨源浚为司令，分兵七路，来攻衡州。谭延闿派兵迎击，双方打了一仗，谭军人少，被赵恒惕夺了衡山。谭军退却，保守衡州，一面派人运动驻防湘潭的中立军团长朱耀华攻赵。朱耀华素来也恶赵氏阴险，听了谭氏代表的一席话，便即依允，立刻回兵进袭长沙。长沙这时除却几个警察而外，并无防军，因此朱耀华不费吹灰之力的占了长沙。赵氏听说长沙已失，正要退却，谭军已猛烈的反攻过来。赵军军心已乱，抵敌不住，大败而走。赵恒惕率领残部。逃到醴陵，向江西的北军萧安国乞援。请北军入湘，是省宪所许可的吗？

谭军乘势复夺衡山，一面令张辉瓒先入长沙。张辉瓒到了长沙以后，先请任命宋鹤庚的参谋长代理第一军军长，用宋氏名义，招抚西路贺耀祖、唐生智两旅。贺耀祖得了这个消息，拍电给唐生智商议道："刘铏和鲁涤平都是中立军队，决不至为谭利用，叶开鑫现率全军，已和赵省长在株洲会合，现已助谭的，只有唐荣阳一人，我军未见得没有复振的希望，不如暂时退却，以图再举。"唐生智复电赞成，遂即由桃源退军常德。刚把军队扎下，忽然又报唐荣阳来攻，部下两个团长大怒，便要接战。唐生智忙阻住道："长沙失守，士兵已无斗志，倘若恋战，徒受损失，不如全军而退，再作计较。"团长遵命。唐军便向益阳退却，到了中途，又报益阳已被刘序彝占据，只得又绕道退到湘阴。正在忙忙奔走之间，忽见又有一彪军队到来，急忙打探，方知是贺耀祖的军队，两人俱各大喜，当时合兵一处，到湘阴去了。

方鼎英得了这个消息，便与张辉瓒商议办法。张辉瓒道："这是很容易办的。他俩现在已经势穷力竭，我们派人去接收改编，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了。"方鼎英道："这问题虽然容易解决，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要解决的。谭总司令现因布置军事，无暇到省，宋鹤庚、林支宇等又不肯来，鲁涤平那厮昨天还来电要求我军退出长沙三十里，这件事应该怎样办呢？"张辉瓒道："这问题也不甚要紧。鲁涤平虽有电报叫我们退出长沙，未见得便来攻击，倒是北军方面，我们要注意些。"方鼎英道："只要中立军没有问题，北军方面，大概是一时不会来的，现在且丢下再说罢。"

过了一天，派去收编贺、唐两旅的人，被贺、唐赶了回来，方鼎英问他详细情形。那人道："贺、唐两人听说我去收编，勃然大怒，便准备下令来攻长沙，把我赶出。临走时，他还对我说，教我转告军长，速速反正。不然，他们攻下长沙，不好相见。"方鼎英怒道："这厮也太倔强，我难道怕他们不成？"正说时，忽然张辉瓒很匆忙的走了进来，方鼎英见他很有些急遽之色，忙问何故？张辉瓒道："刚才谭总司令有电报来，叫我们支持两日，等东西两路兵到再说，不可便退。"方鼎英诧异道："奇了！你这话我完全不懂，怎么支

持两日，贺、唐的军队还没到哩。”一说东，一说西，各不接头，趣甚。张辉瓒忙道：“你说什么话？贺、唐，你个贺、唐？可是要攻长沙吗？”方鼎英更觉诧异道：“贺耀祖、唐生智不听收编，现已出动来攻长沙，你还不知道吗？”迷离惝恍之至。张辉瓒道：“这真奇绝了，我竟毫不知道。”

正说时，朱耀华也走了来，一见张、方两人，便道：“你们知道刘铏率着本部军队，前来攻击我们吗？”突兀之至。张辉瓒道：“我正为着这件事到这里来的，你也知道了吗？”方鼎英惊疑道：“什么话？刘铏是中立军队，为什么要来攻击我们？”张辉瓒道：“说来话长呢，他虽是中立军，实际上比较和赵恒惕接近，又因为听得吴佩孚已命萧耀南派第二十五师和江西的萧安国入湘援赵，恐怕北军一到，湘省的自治要受影响，所以想先来驱逐我们，好阻当北军的南下。”方鼎英道：“照现在的情形说来，长沙已处于四面围困之中了，我们应该要想法应付才好。”张辉瓒道：“我们在省的兵力很薄，分兵抵御，当然是做不到的，现在惟一的战略，只有采用各个击破的计划，先择紧急的一面，打破了他，再回军攻击别的部队，如此，或者还有点希望。此时除此以外，确无别法。要想守是守不住的，你知道东西两路的大军，什么时候能到？”也料得着。朱耀华道：“论起紧急来，当然要先攻刘铏了，一则他兵近势急，二则易与中路联络，贺、唐一路，只可暂时不顾了。”此时以为以专对刘铏，放弃贺、唐一路耳，孰知西路之外，更有叶开鑫一路哉？方鼎英道：“这个战略很对，事不宜迟，我们就出发罢。”议定之后，当即分别预备，出发攻刘。刚到半路，忽然侦察队飞报，赵军叶开鑫所部蒋、刘两团精旅，已乘虚袭入长沙。得之毫不费力、失之亦毫不费力，可谓水里来，火里去，扯个平直，一若冥冥之中，确有主之者。张辉瓒等大惊，不敢再御刘铏，全军退往宁乡去了。

却说谭延闿到衡山以后，因赵恒惕尚在醴陵一带，即继续前进，恰好赵军精锐部队蒋、刘两团，已入长沙，留下的只鄂军夏斗寅部，如何挡得谭军？所以谭军在一战之后，便连克攸县、醴陵，进迫浏阳。不料叶开鑫部的蒋、刘两团得了长沙后，却把长沙防务，交与贺耀祖、唐生智两人，自己仍赶回浏阳作战，击败谭军，夺回醴陵。谭军只得退守株洲，正要反攻，忽然接到刘铏、鲁涤平两人的联名来函，大略说道：

湘省自战，易启外侮，近闻北军将实行入湘，蚌鹬相争，为渔翁者已大有人在。我公爱护桑梓，可不悟乎？涤平等悯念民艰，不忍坐视，窃愿两公俯念下悃，化干戈为玉帛，另附各议具体办法七条，务希采纳。至一切细情，已派代表面详，恕不具赘。

一、自九月二十二日下午起，至二十九日止，共一星期，为停战期间。

二、在停战期间内，双方军队各守原防，确定以湘江、渌江为界，彼此不得移动前进。

三、停战期间，由谢、吴、叶、贺各军长官，就近选派全权代表，先行交换意见。

四、指定湘潭县姜畲为双方代表交换意见场所，即由该地防军担任保护，所有代表及随从，不得携带武器。

五、双方代表交换意见后，如认为与事实不甚相远，再由双方会函通电约集和平会议，并继续停战若干日。

六、和平会议办法及地点，由双方代表定之。

七、第一第二两条规定之效力，由吴、谢、叶、贺担负责任，如有违反者以破坏和平论。办法亦颇切实。

谭延闿看过以后，问代表北军入湘的详细情形。代表答道："赵恒惕失长沙时，曾向洛阳吴佩孚乞援，现在吴佩孚已决定派兵入驻岳州，设立两湖警备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萧耀南任副司令，并以湖南人葛应龙为主任，兼军务处长。虽然并没有援湘的名义，实际上却是相机而动，希望规取全湘，所以萧耀南部的四十九旅，已开到桃林黄沙街，五十旅也将入驻云汉，刘佐龙旅开到羊楼司，胡念先旅已到公安、石首，将入常、澧。江西萧安国旅已准备向株、醴进发，局势已十分危急，以只得议和以图自救了。"持论甚是，惜不能推之国家耳。谭延闿道："这些事情，我也大略知道一些。谭公岂孤行一意者？但是我已声明仍继赵炎午办法，阻止北军南下。萧耀南也因鄂、湘两省的人民反对派兵，已经表示决不侵湘，吴佩孚的计划，或者不至实现，也未可知。"代表道："吴佩孚岂是讲信义的人？他如要扩展地盘，那里肯顾到这些不关痛痒的事情？"谭延闿道："这办法上面要谢、吴、贺、叶四人负责，谢、吴当然是我前敌的谢国光和吴剑学了，贺、叶可是贺耀祖和叶开鑫？他两人对于这七条办法，可曾表示过什么意见没有？"鲁涤平的代表道："已经另派代表去接洽，想来也决无问题。"

谭延闿请他先回，即时便有电复。一面命人去请谢国光、吴剑学，两人应召而至。谭延闿就把鲁涤平的信给两人观看，谢国光道："我们刚都接了他的电报，据说贺耀祖、叶开鑫已经复电赞成，只要我们答应，便可正式接洽了。我们正要来请总司令的示。"谭延闿道："刘铏前此驱逐长沙的张辉瓒部，明明已经倾向赵军，有他在内，这件却难凭信。"吴剑学笑道："他前星期也为怕人疑他亲赵，特地联合鲁军长，电请赵军离省，让给中立军驻防，以解众疑。刘铏似亦颇具苦心。不料赵军全体反对，因此他又离开长沙，到汉口去了。这封信上虽写着他的名字，恐怕他自己还不曾知道咧。"谭延闿道："既然如此，能够和平解决，更好，只要他们能福国利民，我没有不赞成之理，你们就复电赞成罢。"两人领诺。谢国光道："湘阴方面的唐荣阳部，攻击长沙的刘叙彝部，和张辉瓒、朱耀华各团，总司令都要电饬他们停战才好。"谭延闿道："这个自然，不须你说。"

谢国光、吴剑学去后，谭延闿当即电饬各路停战，可谓勇于为善。谢、吴、叶、贺各派代表，交换了一次意见，尚极接近。一星期的限期易过，瞬息已满，鲁涤平又通电继续停战两星期，双方各派全权代表，开正式会议，讨论议和条件。当时举鲁涤平为正主席，刘铏为副主席，议定赵恒惕任总司令，谭任省长，省宪法也加以修正。叶开鑫得了这个报告，不觉大怒道："省宪法是全省人民所议定的，代表如何可以擅定修改？说话未尝不是，但惜此省宪未必真出全民公意耳。我派他做代表，原只能代表我的意见，他倒代表起全省人民，来拟修改省宪了。蔑宪违权，莫此为甚。"此语虽未必全是，然颇足为但知个人不知民众以一手掩天下目者

讽也。当下立时撤回代表，另行改派，再延长停战期限，集会磋议。

鲁涤平见垂成的和议，中途又生波折，十分不悦，因和所部团长袁植道："我为湘省三千万人民计，不能不出任艰难，倡导和议，不料偏有许多波折，令人可叹。"袁植道："本来是多此一举，谭氏破坏省宪，罪有应得，赵军屡次战胜，平定全湘，已非意外之事，偏有什么和议出来，要推谭氏来做省长，便是大家赞成，我也不赞成。"一味偏护赵氏，岂得谓之公论？鲁涤平听了默然，袁植也自悔失言，即便告辞而出。鲁涤平亲自起身送他出门，格外比往日恭敬。心有所不忍欤？抑不认其为部将欤？袁植亦很觉诧异。走不多远，忽觉前面有人影一闪，袁植正要叱问，只听得拍的几声，子弹休休的直射前心，不觉阿呀一声，跌倒在地。随从马弁一齐大惊，急忙寻觅凶手时，已经无影无踪。众马弁无可如何，只得把他抬回团部里，急忙叫军医官来诊视时，早已呜乎哀哉。全团将士，不知被何人所刺，正在忙乱，忽然军号几声，四面的枪弹如雨点似的洒了过来。全团将士大惊，正待探问，枪声忽然停止了。接着跑过几个军官来，一声大喝道："缴枪！"众人这时因袁植已死，无人统领指挥，二则知道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决难抵抗，只得一齐缴械，听其遣散，按下不题。

却说刘铏在姜畬忽然听得袁植被刺的消息，不知何故，十分惊讶。次日，忽报鲁涤平令吴剑学部一团和朱耀华团，袭占湘潭，解散袁植所部，在姜畬的赵方各代表，已都受监视，不觉大怒道："鲁涤平如何敢欺我？他能助谭，我便不能助赵吗？"全不讲顺逆，一味讲意气之争，也不能说是明智。说着，便起身赴省，去见赵恒惕。赵恒惕议和本非出于诚意，不过因兵力已疲，想借此休息补充而已，军阀在战争中而谈和议者，大率类此。所以一方虽在讨论磋商，一方面却积极扩充军备，军阀行径，大率如此。把唐生智、贺耀祖、叶开鑫等都升为师长，所部团长，也都升为旅长，却以军长的空名义，给与宋鹤庚、鲁涤平两人。

这天因马济到湘，正在议论攻谭之事，刚好刘铏赶到，赵恒惕忙问其何故匆匆来省？刘铏就把鲁涤平如此可恶的情形说了一遍，赵恒惕大怒道："既然如此，我即日便进兵交战，看我能击退谭军否？"马济问现在各路的军事布置。赵恒惕道："我军主力，现在东路攸、醴、株洲一带，和敌军成对峙之势，北至湘阴，沿湘江一带，都有敌军，我军要防守的地方太多，军力单薄，尚望贵军助我一臂之力。"马济慨然应允，准定即日回岳，调一团人入长沙，代贺耀祖任防守之责，让贺耀祖到株洲去助唐生智。赵恒惕大喜，刘铏之驱谭军离长沙，藉口阻止北军入湘也，今北军且入长沙矣，何以独无一言？当即传令军向谭军总攻击，正是：

只因欲据门前虎，无奈权亲户后狼。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鲁涤平之诛袁植也，时论多议鲁处事失当，吾以为是诚管窥蠡测之论也。夫谭之伐赵，赵有可

伐之罪，而谭有可伐之权也。何则？赵本属谭，谭民党分子也，不利于野心者之所为，遂利用赵以去谭，谭去而湖南入于军阀之手矣，此赵有可伐之罪者也。中山为创立民国之元勋，而以救国救民为志者也，北伐不成，国不可救，民亦不得救也。赵氏不去，不能贯彻北伐之计划，故谭秉孙令，有伐赵之权也。鲁涤平为谭旧部，附谭而反赵，与情理正谊，皆所应尔，而袁植乃攻谭而附赵，不诛之将何为乎？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若断章取义，责鲁不宜出诸诱杀之途。则吾复何言。

第一四九回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

却说谭延闿见和议破裂，又入战争时期，和鲁涤平等定下计划，等湘潭的鲁涤平军准备好后，便和长沙对岸的蔡巨猷军的刘叙彝部，以及湘阴、赤竹、株州各面的军队，齐进以夺长沙。到了赵军下总攻击令的那一天，因鲁军还不曾准备定妥，所以不能一齐发动。谭延闿自己在株洲方面，指挥谢国光部和从广东带来的湘军，攻击唐生智，战了一日，未见胜负。谭延闿因命谢国光部，绕攻唐生智的侧面，以收夹击之效，自己在正面冲击。唐生智自然也督率部下将士，奋勇反攻。两军正在战得起劲，忽然东面枪炮声大作，子弹如雨点一般的向唐生智军洒来。原来谢国光已从侧面攻到．唐生智大惊，急急分兵抵拒。正面的阵线既薄，抵抗力又弱，谭军进攻愈勇，唐生智虽则竭力抵御，当不起谭军三番五次的肉搏冲锋，看看支持不住，正待溃退，忽然后面一队援军，如风掣电卷的赶到，原来是贺耀祖部。唐生智吃惊道："你负着防守长沙的重责，如何到这里来？"贺耀祖道："防守长沙的任务，业已有马济率领一团北军担任，赵总指挥因听说这方面局面紧急，所以派我来助你。"唐生智大喜，请他担任正面，自己去攻侧面的谢国光。贺耀祖应允，便督队向谭军进攻。谭军战斗已久，况且冲锋多次，兵力已疲，如何还能攻破贺耀祖的阵线？因此本来很得势的战事，又渐渐的失势起来。北军不到长沙，贺耀祖不能调至株洲，则唐生智必败，唐生智败，则长沙危，一也。株洲方面战事不得手，则不能抽调刘、邹劲旅，击退蔡巨猷之兵，二也。谭、蔡两军不退，叶开鑫不能攻克湘潭，三也。湘潭不得，唐荣阳决不又反谭助赵，四也。在事实上言之，马济不过助赵以一团兵力担任防守耳，而在战局上，乃有如此重大影响，亦见军事之变化难知，而吴佩孚阻挠义师之罪，实浮于赵也。勉强支持了两日，谢国光部先被唐生智击败，唐军乘势来包抄谭军后路。谭军恐受包围，只得退却。贺、唐追击了一阵，忽然接着赵恒惕的密谕，大略说道：

闻东路得手，谭、谢俱各败退，甚喜。惟谭军实力，并未全失，湘潭、靖港即蔡巨猷所部军队。敌俱未退，不可远及，重劳后顾，可急令邹振鹏、刘重威两部秘密开省，俟退去蔡军，则湘潭势孤，不难一鼓而下。若得湘潭，东路亦不足忧矣。

贺、唐见了这个密谕，便停止追击，急令邹振鹏、刘重威两部开省。邹、刘遵令回到长沙，来见赵恒惕，恰好赵恒惕和马济在那里议事，见了邹、刘便道："你们来得很好。这几天湘江的雾很大，明天拂晓，你们可乘雾渡江袭击蔡巨猷军，今天暂时休息罢。"邹振鹏道："蔡巨猷部在对岸的军队，恐怕也不多罢。"马济道："你怎的知道?"邹振鹏道："我们在东路作战，俘获的敌人，里面有不少是蔡巨猷部，蔡部开到对岸的本来不多，现在又分兵去助东路，可见留下的也就有限了。只我所不解的，不知道这些军队，是几时开拔过去的?"赵恒惕道："你还不知道吗？蔡部的开拔到东路，是正在议和的时候哩。"刘重威道："议和的时候，规定各军不得调动，他如何通得过中立军的驻地?"赵恒惕道："鲁涤平原是亲潭的，岂有通不过之理?"此亦补笔，不必定看作邹振鹏等未知也。刘重威道："既然如此，也不必我们两部去，还是分一半去攻湘潭罢。"马济道："不必。湘潭方面，有叶部开鑫前去也够了，很用不着你们去，你们还是去休息休息，明天拂晓好渡江进攻。"邹振鹏、刘重威应诺，又道："叶师长何时进兵?"赵恒惕道："你们一得手，他便立刻进扑湘潭了。"

刘重威和邹振鹏等退出以后，各自回营布置。到了次日天未明，便集合渡江，马济亲自赶到炮台上来开炮，此时只听得两面的枪声，连续不绝，隔江的炮火，也非常激烈。邹振鹏等的兵船，几次三番，都被逼退回。马济好生着急，因观察炮火发来的所在，亲自瞄准，放了两炮，又向枪弹最密的所在开了几炮，隔岸的枪炮声便稀疏起来，邹振鹏、刘重威乘势又冲过江去。对岸的蔡军急待抵御时，邹、刘两部早已大半上岸。双方不能再用射击，便各装上刺刀，互相肉搏。邹、刘两部后临大江，不能即退，只得奋勇冲击，此之谓置之死地而复生欤？后队也陆续登陆。人数愈众，进攻愈猛。刘叙彝部，人数甚少，如何抵敌得住？不上三四小时，便大败而走。

叶开鑫得报，立刻从易家湾渡江，进扑湘潭，在湘潭北面，和鲁涤平军开起战来。双方战了一昼夜，兀是胜负未分。急然西北角上枪炮声大作，邹振鹏旅从靖港赶来助战，向鲁军左侧进攻。鲁军人少势薄，又得了东西两路败退的消息，无心恋战，急急弃了湘潭，全军退走，正想率队去会谭军，忽然有大彪军开到，急加探询，方知谭军已来。鲁涤平大喜，急忙过去谒见谭延闿，动问放弃株洲防线的原因。谭延闿道："我本待反攻，只因接到大元帅的电报，说东江失利，博罗、河源，相继失守，令我即日回军讨伐陈逆；再则听说吴佩孚因赵军失利，令沈鸿英从赣边出郴州，截我后路。我军前线，已经不甚得手，如再后路被截，势必一败涂地，所以不得不急急回军先救宜章，如东江战事已有转机，我们便可反攻长沙，如东江战事紧急，便可即回广州破敌，似乎比较妥当。贵部和我同行？还是保守衡山？可请兄自己决定。"鲁涤平道："我如防守衡山，则你我兵分力薄，反无势力，不如同救宜章。"谭延闿称善。当下两人合兵到宜章来，赵军便乘势收复了衡山、衡阳。

唐荣阳部听说谭军失败，急又倒戈附赵，并派兵攻击常德蔡军，以赎前此暗袭贺、唐于常德之嫌。赵军之失守长沙也，唐荣阳攻贺、唐于常德以助谭，谭之失衡阳，唐荣阳又攻蔡、刘于常德以助赵，

同一攻常德也，其用大异，武人之反复无信义，可胜慨哉！赵恒惕对于蔡巨猷军，向来不甚重视，他惟一的战路，是先行打倒湘南谢谢国光吴吴剑学鲁鲁涤平能战的军队，再行围迫湘西，所以没有把谭军尽行驱逐出湘。对于唐荣阳的举动，也不甚留心，鄙薄之至，唐荣阳亦自惭否？只仍然继续攻谭的工作。

其时郴州已被沈鸿英所袭，广州解来接济谭军的子弹饷械，也尽被沈鸿英截了去，因此谭方用全力夺回郴州，把沈军逐回赣边，一面急急召集鲁涤平、方鼎英、谢国光、吴剑学、朱耀华、刘雪轩等，会议此后应战方法。鲁涤平道："我们此时惟一的要着，就要维持湘南、湘西的联络，要维持湘西、湘南的联络，就不能不守永州、宝庆。郴州、宜章，虽然是和粤中来往的要道，却决不可作为根据地，反而和湘西失了联络。"谭延闿道："宝庆已有黄耀祖部在彼防守，似乎一时可保无虞。永州地方，更为重要，不知那一位愿去负责坚守？"刘雪轩欣然起立道："雪轩愿负此责。"谭延闿道："永州地方，最为重要，永州倘然失去，则和湘西的联络断绝，反攻和呼应，都有种种困难了。"刘雪轩道："总司令放心，雪轩誓死坚守，决不致有些须闪失。"说大话人，往往不能实践。谭延闿道："永州现在还不甚吃紧，暂时由你一人防守，到紧急时，我自调兵助你。"刘雪轩慨然答应，其余各人，也都认定防线，专候赵军前来厮杀。无奈这时子弹缺乏，粮饷又少，因粤方接济，被沈鸿英截留之故也。广州的风声又紧，因此军心不甚坚定。不多时，宝庆、耒阳、祁阳相继失守，刘雪轩见孤城难守，也不向谭氏求救，径集合部属，投降赵军了。可杀。说大话的，原来如此没用。

谭延闿见大势已去，孙大元帅回军救粤的命令，又一日数至，便令各军尽都退回粤边。鲁涤平、朱耀华、方鼎英、黄耀祖各部调乐昌，在广东韶关之北。谢国光调仁化，乐昌东。吴剑学部调九峰，乐昌东北，贴近湘边之一乡镇。陈嘉祐和蔡巨猷的一部调星子。粤境连州北，紧贴湘边之一乡镇。一面又电令沅陵蔡巨猷猛力冲出湘南，集合粤边。其时蔡巨猷、唐荣阳反戈附赵，陈渠珍又改变中立态度，派兵分攻辰、沅周朝武部，武人之看风使船，其刁滑处尤过于政客，可恨。形势十分吃紧。蔡巨猷自己在溆浦和贺耀祖相持，虽曾用计击破贺军，无奈大势已失，贺部依然集合反攻，不能挽回大局。周朝武屡被戴斗垣所破，提出向赵恒惕要求改编的条件。赵恒惕因他们不日便可消灭，也拒绝不允。后来到底被击败溃散，这些散兵无处可奔，都流为土匪。自此以后，湘西便成为土匪世界，人民被累不堪。此亦不能不谓为赵恒惕拒绝改编之罪。蔡巨猷不能再守，只得退入洪江，派代表和黔边黔军联络，以谋退步，此时得了谭延闿的命令，便又令陶忠洵、陈嘉祐出武冈，周朝武、刘叙彝出安化，奋勇冲突。赵恒惕那里容得他冲过？立刻把湘南各重兵，分头包围，不令越过雷池一步。蔡巨猷勉强支持了月余，武冈、安化相继失守，大势更加穷蹙。蔡巨猷见形势已十分危急，便通电下野，当刘叙彝、陶忠澄、周朝武等，电请赵军弗再追击，赵恒惕那里肯听，依旧派兵猛攻，到本年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叶开鑫攻下洪江，蔡巨猷只得逃奔贵州，湘西军事，方算解决。只是变为土匪的败兵，却并无收拾的办法，自己地位保住便罢了，土匪骚扰百姓，和自己有何干涉哉？此事却按下不提。

却说谭延闿因广州的战事紧急，奉孙大元帅的命令，即日率部回广州，讨伐东江的

陈逆，便集合所部军官会议。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朱耀华、方鼎英、张辉瓒等，都请即日回兵讨贼，只有黄耀祖、汪磊两人默然。谭延闿道："既各位都主张即日回军讨贼，希望即去预备一切，分头回广州破贼。"众皆领诺。黄耀祖起立道："讨贼要紧，边防也要紧，我们如全体开往东江，万一湘军来袭，如此抵御？"众人正要回答，汪磊也起立道："黄团长所说的话，确是很有理由，我们不可不防。磊虽不才，情愿和黄团长紧守粤边，以防意外。"其言甘者，其中必苦。谭延闿道："如此甚好，所有粤边的防守事宜，就请你们担任罢！"议定以后。众皆散去，只有吴剑学一人留在后面，有心人。悄悄向谭延闿道："我看黄耀祖和汪磊，说话虽然好听，恐怕其中还有秘密，总司令如何准他留守粤边？"谭延闿默然不答。吴剑学固问，谭延闿道："倘然必定要强迫他同走，他抗不受令，又将怎样办理？"吴剑学道："立刻派兵缴他的械。"谭延闿道："这样办就大失算了。他俩既有异心，如何不先做提备？万一攻之不克，兵连祸结，必致耽误东江战事。再则恐怕赵恒惕乘机来攻，更惹出一层外患，岂非失算之至？现在示以坦白，结以恩信，即使他俩果有异心，也决不肯为我们后方之患了。"此等处既仁且智，颇似中山。吴剑学拜服。

次日，大军一齐开拔，向广州进发，在半途便听说黄耀祖、汪磊两人集合部队，投湘南去了，果然不为后方之患。谭延闿惟有太息而已。到得广州时，广州情形已十分严重，谭延闿急急去见中山。中山见了谭氏回来，十分欢喜。谭延闿把湘中的情形，大略讲了一番，便问起战事失败的原因。中山叹息道："此次战事，本来已操胜算，不料石滩之路，刘震寰部忽然哗变，致牵动全局，遭此败衄。假使没有这次变故，惠州也早已攻下了。"致败的原因，至此方才补出。谭延闿道："已往之事，不必深究，只不知逆军在什么时候方能击退咧？"中山笑道："逆军此次作战有两大失计，现在危险时期已过，不出三日，必可反败为胜，再占石滩。"能说必能行，非如徒说大话而不能实行者。谭延闿道："何谓两大失计？"中山道："洪兆麟、杨坤如不等林虎进展，便占石龙，以致不能齐进，这是第一失计；既然得了石龙，又不急急前进，让我得整顿部队，布置防守，这是第二失计。当时退到广州的时候，滇军主张放弃广州，我早已料到逆军必不能立即进追，所以不肯答应，只有李协和能深得我心，劝我坚守，现在樊钟秀既已反戈附义，已到广州，兄又领兵赶到，何愁逆军不退吗？"确有把握之谈，非毫无主见者。谭延闿尚沉吟未答。中山又道："组庵谭延闿字。不必怀疑，逆军在三日内，我军便不攻击，他必自退。一则进无可取，二则粮食缺乏，香港又不肯运米接济，怎能持久？"谭延闿欣然道："战事确不足虑了。但在军饷方面，也急宜措置方好。不然，即使东江荡平，而粮饷无着，也决不能完成北伐的工作。"中山道："关于这一层，我已筹有办法，决计收回海关税权，将粤海关的关余，全数截留，在本月按此时为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我已正式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将这笔关余，应一例拨交本政府。"自是正当办法。中山一面说，一面命人将原文捡出，交给谭延闿观看。照会的大意说道：

敝国关税，除拨偿外债外，所余尚多，此项关余，其中一部分为粤省税款，北政府以取自西南者为祸西南，北政府尝取此款以接济西南各省叛军，如陈炯明之类，以祸人民，故曰为祸西南。揆之事理，岂得为平？况当一九一九与一九二〇年间，因广东护法政府之请

求，粤海关税余，应还抵押外债部分外，尝归本政府取用，今特援前例，要求外交团，此后所有关余，应一律由本政府取用，不得复拨交北政府，否则当用直接处决方法。惟在此期间，当静候两星期，以待答复。

谭延闿看完道："外交团可曾答复？"中山道："复文昨天刚由广州的领事团送到。"说着，也叫人捡出，送给谭延闿观看。复文的内容，大意是这样：

关余为中国之所有，外交团不过受北京政府之委托，为其保管人，贵处如欲分润，当与北京政府协议，南北方为交战团体，岂有协议可得？复文殊觉滑稽。外交团无直接承诺要求之理。如任何方面果有干涉之举，则外交团为保护海关起见，只有采用相当强迫手段，以为办理。此文完全偏袒北京政府，外交团非有爱于北京政府也，特以南政府为革命政府，如革命成功，则列强即不能复肆侵略，故凡可以妨碍南政府之活动者，无不为之尔。

谭延闿看毕说道："这复文真岂有此理极了。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偏要干涉，看他们如何用强迫手段来办理？"中山道："他们指外交团。现派了许多军舰在广州洋，升火示威哩，我也曾有过宣言，如海关不把关余交给本政府，则本政府当即行撤换税务司，便到万不得已，还可把南方各港，辟为自由贸易港，亦称自由市，一切货物出入，均不须纳税者。以为抵制，言出必行，不畏强御，此时中国惟一人而已。但在这时似乎还不必实行此种计划。且再过几天，等击破陈军以后再说罢。"两人又讨论了一回战事。方才分手。

次日，中山先生令谭延闿、许崇智、樊钟秀等，俱各分头向陈军反攻，又令范石生绕出增城，以断林虎的后路。布置定妥，便各分头进攻。陈军此时粮食不济，本来已有退心，再加各义师进攻甚猛，陈军那里抵抗得住？战不一日，便纷纷败退。各军分头追击，洪兆麟、杨坤如等屡战屡败，石龙、石滩，相继克复。林虎听说中左两路都败，急忙退却，恰被范石生赶到，大杀了一阵。林虎带领残军，逃回增城，和围增城的陈军会合，军势又振，围城如故。不料范石生部蹑踪而来，许崇智部又从石滩来攻，城内被围的军队也乘势冲出，林虎三面受敌，死伤甚众，又大败而退，相度地势，凭险而守。其胜也忽然，其败也突然。陈炯明见战事着着失败，十分懊丧，急忙拍电到洛阳，向吴佩孚求救，陈氏是时，方倚吴佩孚为泰山，而不知吴氏已有冰山易倒之势矣。请吴立即令江西方本仁、湖南唐生智以及沈鸿英军，迅即入粤援助，攻中山这后。正是：

欲摧革命业，更遣虎狼师。

未知吴佩孚是否即令方、唐、沈入粤，方、唐、沈是否肯受命攻粤，且看下回分解。

中山为争关余而致牒于北京使团曰：北京政府，取西南人民所纳之赋税，以祸西南，揆之事理，

岂得为平？痛哉言乎！夫帝国主义者，欲肆虐于中国，必先求中国时有内乱， 不克自拔，乃得长保其侵略与藉为要索权利之机会。欲助长中国之内乱，则非妨碍革命势力之进展，及保持军阀之势力不为功。而欲妨碍及保持两者之有效，则财力之为用尚焉。故务必取西南之关余，以纳诸北京政府之手，使得用之以为祸西南，虽盛派舰队，架炮威吓而亦有所不惮也。呜呼！中山以为事理之所不平者，岂知彼帝国主义者，乃方以为必不可变之手腕乎？

第一五〇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却说陈炯明在广州被中山击败后，只得退守博罗等处，一面向吴佩孚乞救。吴佩孚虽然拥兵甚众，无奈鞭长莫及，不能立刻派队援助，只得电令沈鸿英、方本仁，陆荣廷等，火速入粤。那沈鸿英此时已有归附中山、回桂攻陆的意思，对于吴佩孚的命令，如何肯受？忽而叛中山，忽而顺中山，忽而又叛中山，忽而又欲降中山，沈鸿英之反复，在中国武人中，可谓罕与伦比。至方本仁目光，全在赣督一席，早有取蔡而代之之心。蔡成勋对他，也似防贼一般，十分留意。方本仁既不离开江西，至失了乘势而起的机会。蔡成勋更不能接济子弹饷械，为虎添翼。有了这两种原因，吴佩孚的电令，那里还能发生效力？三路中又去了一路。陆荣廷在广西，不过占得一部分地方，实力有限，也无暇远征。三路全都没用了。三路援军，没有一路可为陈炯明实际上的援助。还有湖南的唐生智，也曾奉到吴令，助攻广东，谁知生智是新派人物，本来反对北军，因时局紧急，自己实力未充，不曾有露骨表示，如今却教他进攻广东，更办不到。这一路也没用了。陈炯明见盼不到救军，只得用离间引诱之法，此公反复小人，应善此等计划。运动杨希闵、刘震寰所部的滇、桂军停止进攻，或竟背叛中山，这一着倒颇有效力。原因中山此时正在全力改组中国国民党，作根本整顿之图，对于东江战事便进行，当然不能十分注意。有了这两层原因，战事便日趋沉寂，仿佛入于停顿之中了。至此将战局暂时搁起，以后本回全写国民党改组事情。

说到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动机，却在去年民国十二年。秋间，那时有一个名叫高一涵的，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字，批评国民党的分子太复杂，和组织的不适当，主张加以改组。中山先生见了这个提议，十分满意，便派汪精卫等着手预备。一面在未改组之前，先在广州开一次谈话会，请党员发表意见，并规定在一月二十日，民国十三年。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由各省党员各选举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余如党纲党章以及改组手续等，则一切都俟大局决定，并由中山先生发表一篇改组宣言道：

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

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荦荦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当之者摧，撄之者折。其志行之坚，牺牲之大，国中无二。然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随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混，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为讳者也。窃以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热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则民众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为军阀之牛马，外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牺牲而已。国中政党，言之可羞，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凡此派流，不足齿数。而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一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愿与同志共勉之！

到了一月十九日那天，光开了一次预备会，第二天才开正式的代表大会。会期共是十天，到一月三十日闭会。在开会的那一天，各省代表，纷纷出席，议决修改党章，决定政纲，并发表了一篇宣言。那宣言非常之长，共分为中国之现状、国民党之主义、国民党之政纲三大段。现在把中国之现状一段，择要摘录，政纲则全部都录在下面。至国民党之主义，则大家都知道是三民主义了。在这党治之下，大概已经没有不知道的人，在下也不容多费笔墨，来做抄书胥咧。那最前面中国之现状一段的大略道：

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自满洲入据中国以来，民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钳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吾党之士，追随本党总理孙先生之后，知非颠覆满洲，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为国民前驱，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然后颠覆满洲之举，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

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然而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流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此全国人民所请疾首蹙额，而有识者所以徬徨日夜，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者也。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详阐主义，发布政纲，以宣告全国。

政纲的全文道：

吾人于党纲，固悉力以求贯彻，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巨，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而中国之现状，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谋救济。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准备实行政纲，为第一步之救济方法。谨列举具体的要求，作为政纲。凡中国以内，有能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与辨明而公行之。

甲　对外政策。

一　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　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　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　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　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　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窃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借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七　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对内政策。

一　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　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　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

土地之税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

各县之天然富源，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

各县对于国家之负担，当以县岁入百分之几为国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超过于百分之五十。

四　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五　厘定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六　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七　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

八　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

九　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整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十　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十一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十二　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

十三　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十四　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十五　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以上所举细目，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一面通过国民政府的组织案，举出江精卫、胡汉民、瘳仲恺等二十四人为执行委员，以主持大会闭会后，一年内党务的进行，另外选出监察委员五人，以监察党内的一切。这次改组的最大变化，就是容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但是因为这样一改组，在精神固是焕然一新，而一般老党员如冯自由、谢英伯、刘成勋等，却大为反对，以致引起外面国民党赤化和国民党新旧冲突的谣言。中山因他们违背大会的决定，便是不守党纪，特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控告。冯自由等不敢再强，只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席声剖自己不曾违背党纪情形，事情便算就此解决了。

改组国民党的问题，既经解决，中山便又用全力来对付东西北三江战事。但因财政为难，同时还有一个关余问题，须尽先解决。为这问题，北京外交团虽曾派舰示威，武力胁迫，但中山先生坚持到底，并不曾因而减少反抗，百余年来，中国对外交涉，无不失败，皆因太怕外人，当局者每为外人武力屈服之故。若如中山先生之强毅不屈，据理力争，虽列强亦不能不降心以相从也。进行的更加激烈。外交团没法，只得由美使调停，和平解决。至于东路方面的军事，因蒋光亮部滇军王秉钧师，受了陈炯明的运动，叛孙降陈，蒋氏军队本不可靠，王师之变，其或蒋氏亦有默契者乎？颇影响进行。西路方面，陈天太部也被粤籍各军缴械。北路方面，高凤桂旅既被诱北归，赵成梁部滇军也被北军诱去两团。从这几点看来，可见中山所部军队内部的团结力，非常缺乏。但是中山先生平生经过的忧患不知多少，如何肯因此灰心？好在此时陈炯明的内部，也非常不稳，洪兆麟、林虎均有离陈独立的消息。再有一位桂派旧人沈鸿英，困顿于广东北边，前进不能，退后无路，饷械的接济又缺乏，正在十分苦恼之时，想来想去，只有仍然归降中山，带兵回广西，推翻陆荣廷而代之的一计，以攫得广西地盘为目的，反正便非本心，日后复叛，何足异乎？因此屡次派代表和中山先生接洽投诚。若此所为，只可谓之投机，安得目为投诚？中山因他反复已非一次，不敢信任，恰因蒋介石奉了中山的命令，依照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在黄埔创办军官学校，这天回来有所禀白，中山便和他商量此事。蒋介石道："沈鸿英反复性成，他的说话，全不可信。但现在四面受敌，大有困

兽走险之势，拒之太甚，则糜烂地方，不如答应他投诚，令他依照投诚的条件，克日西征陆荣廷，如此便可抽调西征的军队，去讨伐东江，等东江的战事一定，沈鸿英便再叛变，也不足忧咧。”中山笑道：“我的意思，原是这般，你我意见既同，我便这样决定了。”蒋介石去后，中山便答应沈鸿英的代表，准他投诚，但须即日西征，不得在粤境逗留。沈鸿英俱一一遵从，事情定妥后，便拔队向梧州进发，声讨陆荣廷去了。陆荣廷有可讨之罪，而沈鸿英非讨陆之人，所以直书声讨者，重孙中山之命也。

中山见西路军事，已可无虑，便专意对付东江，计分三路出动。中路杨希闵的滇军，进攻博罗，刘震寰的桂军，则向广九铁路进展，谭延闿的湘军，进攻龙门。陈炯明因洪兆麟部在闽南与臧致平、杨化昭作战，所部兵力单薄，不敢恋战，稍为抵抗便走，杨希闵便乘势占领博罗，刘震寰军也连克樟木头、淡水各要隘，进占惠州城外的飞鹅岭，湘军也深入河源，把个惠州城，困于垓心之中。中山见战事顺手，很想一举破敌，便令杨希闵向惠州突进。刘震寰留一部分军队监视惠州外，其余军队直绕海陆丰，截断惠州的后路。计划自是周密，其如将士之不用命何？不料杨、刘占领各地，已觉心满意足，便顿兵观望，不肯前进，此种军队，真如儿戏。只让湘军孤军深入，向梅县方面进展，谭公自是忠勇。陈炯明却也料定杨、刘不肯再进，便把中左路的得力军队，抽调到北路来攻湘军。林虎又用诱敌之计，把湘军困在垓心。湘军奋勇冲出时，已经被敌军缴去一千多枪械。杨、刘能战，湘军何至于此？陈军乘势前进，经湘军奋勇反攻，勉力堵住。但是中山大包围的计划，未免受了影响，不能进行。幸而陈军力量薄弱，虽得胜利，仍然不能反攻。其后洪兆麟战胜臧、杨，班师回粤，也不肯加入力战，因此双方又成相持之势。到了九月中，东南战事爆发，卢永祥派代表到广东来请中山北伐，中山因反直同盟的关系，当然答应。并说：“曹锟毁法贿选，我久已想出师北伐，便没有子嘉的催促，不久也必实行，何况子嘉屡次来电敦促呢。”卢永祥的代表，欣然而去。原来此时曹锟，已是逐去了黄陂，用重金贿赂国会，做了总统，卢永祥因反对贿选，通电讨曹。中山的目的，虽比卢氏更大，但是北伐不成，便不能贯彻救国救民的主张，自然也非讨曹不可，因此一得东南战事发动的消息，便亲自到韶关来指挥北伐事宜。正是：

只因救国怀宏愿，不惜从军受苦辛。

未知曹锟如何贿选，且看下回分解。

民国以来，军阀争雄，如唐代之藩镇，此仆彼起，不可完结，所异者藩镇之势，常亘数十年而不丧，军阀之力，往往盛于藩镇，而一击便破，一破即溃，溃即不能再振，其故何哉？盖军阀之所以成军阀者，非其力之所能，皆由兼并弱小军队而成。此等军队，即所谓杂色部队也。此属皆饥附饱飏之流，既无一定宗旨，更无所谓主义，以无主义无宗旨之军队，所造成之军阀，军阀之势力，尚足恃乎？本回记杨、刘得地以后，顿兵观望，遂令陈逆得乘机蓄养，专攻湘军，因得苟延残喘，

贻患多时。此无他，杨、刘非革命基本队伍，只能供利用于一时，不能使作战于永久也。后此蒋氏专征，出师北伐，对于无宗旨主义，专事迎新送旧之杂色部队，概拒收编，而惟恃黄埔亲练之精锐，为战胜攻取之惟一军队，用能奏大功，成大业，革命军之所以统一中国者在此，所以异于军阀者亦如此而已。然使蒋氏稍存私利之心，略现军阀面目，则上行下效，纵有良好部队，正恐未必为用耳。

第一五一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线国会争风

却说曹锟自吴佩孚击败奉军，拥黎复位，事实上差不多已成为太上总统，北方和长江一带的武人，除少数属于他系外，几乎尽归部下；中央政令，只要他说一句，政府就不敢不办。一个人到了这般地位，总可志得意满了。无奈曹三的欲望无穷，觉得光做太上总统，究竟都是间接的事情，还不能十分爽决；再则自己有了可以做大总统的力量，可以做大总统的机会，正该乘机干他一下，爬上这最高位置，也好替爷娘争口气，便在家谱中讣告上面写着也风光得多。更兼门下一般进进出出，倚附为荣的蝇营狗苟之徒，莫不攀龙附凤，做大官，发大财，所以也竭其拍马之功，尽其撺掇之方，想把他捧上最高的位置，自己好从中取利，因此把个曹三捧得神智不清，想做总统之心，更加热烈。以为这般人都是自己的忠实心腹，一切事情，莫不信托他们去办。他们做你的忠实心腹，希图你甚么？论理，黎氏的任期，已经快满，不过再挨几个月工夫，让他自己退职，再行好好的办理大选，也未始不可。无奈他的门下，如高凌霨、吴毓麟、王承斌、吴景濂、熊炳琦、王毓芝诸人，好功心急，巴不得曹三立刻做了皇帝，好裂土分封，尽量搜刮，图个下半世快活，那里还忍耐得几月的光阴？小人无有不急功好利，若此辈其显著者也。无日不哄骗曹三，教他早早下手，赶走了黎氏，便可早日上台。

曹锟受了他们的包围，一点自主的能力也没有，东边献的计策也好，西边说的话儿更对。曹三之无用，于此可见。盖曹本粗人。毫无知识，未尝有为恶之能力，造成其罪恶者，皆此一批希图攀龙附凤之走狗也。吁可慨哉！见他们如此说，便满口答应，教他们便宜行事，斟酌进行。其中惟吴佩孚一人，对于他们这种急进办法，甚不满意，却怕触了恩主老帅之怒，不敢多说，惟吩咐自己门下的政客，不得参加而已。吴佩孚之头脑，究比曹三清晰得许多。因此洛派的政客，都没有参加大选运动，无从捞这批外快。津派和保派政客，一则妒忌洛派，二则怕吴佩孚阻止，着实在曹三面前，说吴佩孚许多不是。那王承斌更以军人而兼政客，说话比其余的政客更灵，因此保曹锟时居保定。洛吴佩孚时居洛阳。两方，渐渐有些隔膜，吴佩孚更不敢多说了。直系之失败，由于此次贿选，使吴氏敢言，失败或不至如此之速也。

吴景濂等见洛方已不敢开口，还有甚么讳忌，道德的制裁，良心的责备，国民的反对，外人的诽

笑，固皆不在此辈讳避之中。便定下计策，先教张绍曾内阁总辞职，以拆黎之台，使黎不得不知难而退。不料黎元洪看透了他们的计策，见张绍曾辞职，便强邀颜惠庆出来组阁，以遏止张绍曾的野心。熊炳琦等见第一个计划不灵，便又进一步，改用第二个计划，指使北京城内的步军警察总罢岗，涌到黎元洪的公馆里索饷，并且把黎宅的电话，也阻断至六小时之久。黎氏至此，实无办法，只得答应每个机关，先给十万元，其余再尽量筹拨，方才散去。不料这事发生之后，不但受人诽笑，而且因治安关系，引起了外交团的反对。这批人，虽然不怕道德的制裁，良心的责备，国民的反对，旁观的诽笑，而对于洋大人的命令，却十分敬畏，所以外交团照会一到，他们便恭恭敬敬的一体遵从，立刻便命全体军警，照旧复岗。于是这个计划，仍不能把这位黎菩萨迫开北京，因此又步武段祺瑞的老法，拿出钱来，收买些地痞流氓，教他们组织公民团，包围公府，请黎退位。

黎元洪被缠的颠颠倒倒，毫无主意，只得分电曹、吴，声明就任以来，事与愿违之困难，并谓已向国会提出辞职，依法而来，自当依法而去，对于公民团的事件，也要求他们说句公道话。此时之总统，仿佛曹、吴之寄生物。曹锟得了这个电报，询问王毓芝如何办法？毓芝道："老帅休睬他的话！这明明是作弄老帅咧。"曹锟道："瞧这电中语意，也很可怜儿的，怎说是作弄我咧？"曹三尚不失忠厚。毓芝道："老帅不用看他别的，只已向国会辞职和依法而来依法而去几句话，够多么滑头。他向国会辞职，不是还等国会通过，方能说依法而去吗？知道现在的国会，什么时候才能开的成。要是国会一辈子开不成，不是他也一辈子不退位吗？"也说得异常中听，无怪曹三信之也。曹锟道："既这么，怎样答复他呢？"王毓芝道："还睬他干吗？他要想老帅说话，老帅偏不要睬他，看他怎样干下去？"曹锟见说的有理，什么理？殆烧火老太婆脚丫中之理乎？果然依了他话，置之不理。包围公府的公民团，也连日不散。好辣手段。冯玉祥、王怀庆并且在此时递呈辞职，情势愈加险恶。黎氏只得设法召集名流会议，讨论办法。试想中华民国所称为名流的，本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大军阀既要驱黎，他们如何敢替黎帮忙？便肯帮忙，又有什么用？因此议了半天，依旧毫无结果。

到了第二日，索性连水电的供给也断了，黎氏这时知道已非走不可，便决定出京，先预备了几百张空白命令，把总统大小印十五颗，捡了出来，五颗交给夫人带往法国医院，十颗留在公府；又发了五道命令，一道是免张绍曾职的，一道是令李根源代理国务总理，一道是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一道是遵照复位宣言，裁撤巡阅使、副巡阅使、检阅使、按检阅使者，陆军检阅使也，居此职者，惟冯玉祥一人。督军、督理各职。所有全国陆军，完全归陆军部统辖。一道是申明事变情形，及个人委曲求全之微意。此等命令，不过一种报复政策，即黎亦自知不能发生效力也。五道命令发表后，当即坐了一点十五分的特别快车，动身赴津。刚到天津车站，要想回到自己公馆里去，不料王承斌已在那里恭候。黎元洪见了王承斌，先吃了一惊，此时之元洪，仿佛逍遥津中，忽见曹操带剑上殿之汉献帝也。王承斌也更不客气，立刻向黎氏要印。黎元洪怒道："我是大总统，你是何人？敢向我索印。"还有气骨，菩萨也发怒，其事之可恶可想。王承斌道："你既是总统，如何不在公府办公，却到这里来？"黎元洪道："我是中国的大总统，在中国的境内，有谁可以干涉？"是是。理直者，其气必壮。王承斌道："我没

工夫和你讲理，你只把印交给我，便万事全休。不然，休想……”语气未毕。黎氏怒道：“休想什么？休想活命吗？你敢枪毙我？”似乎比汉献帝硬朗得许多。。王承斌笑道：“这种事，我也犯不着做。轻之之辞，也可恶。你把印交出便休，不然，休想出得天津车站。就是要到中华民国的任何地方，也是一万个休想休想。”说着，眼看着身边的马弁示意。马弁们会意，便退去了。去不多久，便拥进几十个丘八太爷来，都是执着枪械，雄纠纠、气昂昂的，站在黎氏面前，怒目而视。黎氏和随从尽皆失色。王承斌突然变色而起，逼近几步道：“印在那里？你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咄咄逼人，其可恶诚有甚于曹瞒者。黎氏默然不答。左右随从忙劝他道：“既然如此，总统就把印交给他罢！”先吓软了左右随从。黎元洪依然不做声，王承斌厉声道：“快缴出来！谁有这些闲工夫来等你？”咄咄逼人，曹瞒之所不为也。左右们忙道：“别发怒！印现不在这里。”王承斌道：“放在那里？”左右们回说：“在公府中不曾带来。”次吓出印的下落。王承斌道：“这话，不说谎吗？”更逼紧一句，斩钉截铁。左右都道：“说什么谎？不信，可以到公府里去搜。”王承斌道：“好！如此，且请暂时住在这里，等北京搜出了印，再来送行。”说着，又叫过一个下级军官来，厉声吩咐道：“你带着一连人，替黎总统守卫。何尚称之曰总统？要是有点不妥当，仔细军法。”那下级军官诺诺的应了几声是。王承斌又向黎元洪道了声失陪，方才匆匆走了。

黎元洪走动不得，只得怀怒坐在车站里，过了一小时，方见王承斌匆匆的进来，把一通电报向黎氏面前一丢道：“公府里只有十颗印，还有五颗印呢？”黎氏冷笑不答。气极而冷笑也。王承斌又道：“明亮些！见机些罢！你不交出这五颗印，如何离得车站？”黎元洪愤然道：“好！你拿纸笔来！”王承斌命人拿出纸笔，黎元洪立刻拿起笔来，奋然写了几行字，把笔一丢道：“你这还不准我走吗？”可怜。王承斌把那几行字读了一遍，不觉一笑道：“好！你原来把印交给夫人带往法国医院了，也用不着拿这条子去要。要是把这条子送得去，一来一往，不是要到明天吗？便算我们不怕烦，谅情你也等不住，还是打电报通知他罢。”说话轻薄之至，可恨。黎元洪道：“怎样去拿，我不管，这样办，难道还不准我回去？”王承斌道：“不能。我知道你的话是真是谎？有心到这里，就请你多坐一会，让北京取得了印，复电到津，再送你回公馆罢。”一点不肯通融，对曹氏则忠矣，其如良心何？说着，又匆匆的去了。等到复电转来，已是深夜。黎元洪道：“印已完全交出，还不让我走吗？”王承斌笑道：“还有一个电报，请你签字拍发，便可回公馆休息了。”一步紧一步，一丝不漏，凶既凶极，恶亦恶极。黎元洪冷笑一声道：“你竟还用得着我签字发电吗？”亦问得很恶。一面说，一面拿过那电稿来看时，原来上面寥寥的写着几行字道。

北京国务院鉴：本大总统因故离京，此一故字，耐人深思。已向国会辞职，此却是事实。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按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之。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时无副总统，故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大总统黎寒印。按黎氏离京为十三日，（十二年六月）被迫补发此电时，已在十四日后半夜，故用寒字。

看毕，自思不签字，总不得脱身，便冷笑一声，毫不迟疑地拿起笔来签了字，把笔

一掷，便大踏步走了。王承斌笑道："怠慢怠慢，后会有期，恕不远送。"一面说，一面吩咐放行。此时无异绑匪。那电报到京后，高凌霨等便据以通电各省，不过此时就在这一个通电上，又引起了许多纠纷。因为此电署名的是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程克、沈瑞麟、金绍曾、孙多钰等七个人，当此电发出后，就有拥护张绍曾的一派人提出反对，谓国务院是以全体阁员组成的，现在张绍曾尚在天津，并未加入，此电当然无效。若说承认已准张辞，则势不能不连带承认李根源的署理，因此主张迎张绍曾入京。本承认十四日黎电为有效，而又否认其十三日所发之命令，时序已颠倒矣。事实不根据于法理，而又欲借法理以文饰其罪恶，适足以增纠纷，岂不谬哉！高凌霨正想独掌大权，如何肯允？自不免唆使出一批人来，拒绝张绍曾回京。其余各派，也都乘机窃动，各有所图。单就津、保两派中人而论，如张志潭是主张急进。选举的，研究系因想谋参议院长，也主张急进。边守靖等则又主张缓进，当时以谓黎氏一走，大局便可决定的，不意反而格外闹得乌烟瘴气，比黎氏未走之前，更为纷乱。黎氏未去之前，各派方合力以驱黎，黎氏既走，则各图得其所欲得之权利矣，焉得不更纷乱？因此虽有人主张欢迎曹三入京，曹三却也不敢冒昧动身。在外交团一方，也很不直津、保各派所为，公文悉废照会而用公函，表示他们不承认摄阁的地位。津、保派之不洽人心如此。甚至请放盐余，也拒绝不肯答应。如此一来，把个财政部急得不亦乐乎。军人议员，又不肯体谅，索军饷，要岁费，比讨债的更凶。高凌霨等无可如何，只得抵借些零星借款，敷衍各方。除此以外，所谓摄政内阁者，简直不办事。中华民国何幸有此政府？在议员一方面，属国民党的，固然不肯留京，便是政学系及超然派的议员，也都别有所图，纷纷离开北京，有去广东、汉口、洛阳等处的，有转赴上海的，同时东三省方面，也撤回满籍议员，不许干涉选政，因此在京的议员，不但不能足大选的五百八十人之数，便连制宪会议，也不能进行。

黎元洪在天津，又通电否认寒日令国务院摄政的电报，甚而把向国会辞职的咨文也撤回，并通告外交团，声明离京情形，又在津继续行使职权，以俟法律解决的理由。一面又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未到任前，以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会议员褚辅成、焦易堂等又率领二百议员，在上海宣言不承认北京国会和政府。上海各团体也宣言否认。奉天、浙江和西南各省，尤其函电纷驰，竭力反对。高凌霨等却毫不在意。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此辈脸皮之厚，有过之无不及。或有劝他们稍加注意的，高凌霨便说："黎菩萨十三日以后的命令，已经国会否认，还注意他怎的？国会原是一个猪窠，议员便是一群猪猡，有了武力，不怕猪猡没买处，人数足不足，也和我们何干。六月十六日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十三日以后黎氏命令无效，次日，又有议员丁佛言、郭同等在天津宣言，十六日两院联合会，人数不足三分之二，以半数付表决，系属违法。至于东三省和浙江等各实力派，便要反对，料情都战不过吴大帅，怕他怎的？"燕雀处堂，不知大厦将倾。其余诸人，当然也是一鼻孔出气的，除却争地位权利外，便是竭力运动大选。可是在京的一批猪仔议员，只知要钱，不知其他，有些议员竟说，我们只要有钱，有了钱，叫我选谁便选谁。初时边守靖主张每票五百，议员那里肯答应，最后由吴景濂向各方疏通，加到每票三千，一众猪仔，方才有些活动。此辈猪仔，自吾人民视之，不值一文，乃竟有价三千以收买之者，可谓嗜痂有癖。不料京中收买议员，正在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之际，同时保定的候补总统曹三爷，却因大选将成，心窝里充满了欢喜快乐。他从娶刘

喜奎一事，失败之后，另外又结识了一个女伶，叫金牡丹的，当有一班从龙功臣，为讨好凑趣起见，化了三万元，将金牡丹买来送与曹三。

再说以前刘喜奎嫁崔承炽的时候，京内外曾有承炽替曹三出面，代作新郎之言。并且传说喜奎身价是十万元，其实这等说话，确是好事人造作谣诼，全属乌有子虚。个中真相，以及各方情事，早在本书中叙得明明白白，读者总该记得。现在事过情迁，本无旧事重提之价值，不道这班议员，为要求增价起见，竟将新近嫁曹的金牡丹，和早经嫁崔的刘喜奎，一起拉将起来，作个比例，以为我们的身价，便比不上刘喜奎，何至连金牡丹也赶不上。曹老帅有钱讨女伶，怎么没钱办选举？我们当个议员不容易，也是花了本钱来的。曹老帅果然用着我们，我们也不敢希望比刘喜奎，说什么十万八万，至于三万块一票，是万不能少的了。自处于优伶妓妾之例，可丑之极。想诸位猪仔，尚自以为漂亮也。因此把这大选的事情，又搁了起来。

这时又有一事，使高凌霨等十分为难的，原因浙江方面，反直最急，卢永祥竟在天津组织国会议员招待处，运动议员南下，至上海开会。议员赴津报到，南下开会的，非常之多。同时，在京的议员愈弄愈少，高凌霨、吴景濂等非常着急，定了派军警监视的办法，不准议员离京，因此议员要想南下的，非乔装不可。手段之卑鄙，闻之使人欲呕。其实这时高凌霨等，虽然进行甚力，什么五百一票，三千一票，喉咙说得怪响，这五百三千的经费，不知出在那里？曹三既然不肯自己掏腰包，各省答应报效的，也不过是一句空话，那里抵得实用？因此有人向曹三建议，说老帅功高望重，做总统是本份事，这大选费当然可以列入国家岁出中，作为正式开支。丧心病狂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曹三听了这话，更为得意，弄得各位筹办大选的政客，更不敢向曹三开口要钱，忙不迭的叫苦连天，四处张罗，张罗不成，议借外债。外债被拒，方法愈穷。于是有那聪明人，想出一个不花本的办法，是不由选举，改为拥戴。偏偏势力最大的吴佩孚，因拥黎出于直派，不便过于反复，对于此次政变，始终不肯领衔。吴氏尚有人心，胜王承斌万万矣。最后还是由边守靖等，竭力张罗费用，一面决定先行制宪，中秋大选，但从事实上说来，议员南下的愈弄愈多，在上海的已有四百多人，在京的反居少数，万不能继续集会。因此温世霖等又主张和广东孙中山先生合作，一正一副，以图吸引南下的议员，由孙洪伊电征中山的同意。中山是何等伟大的人物，除却拥护约法而外，怎肯参加这种卑鄙的举动？当即复电谢绝，声明护法而外，他非所知的意思。高凌霨到了这时候，真个束手无策了。

不料在这将成僵局的时候，忽然齐燮元授意吴大头，谓自己可出资百万，办理大选，但有三个条件：一选自己为副总统，二齐兼苏、皖、赣巡阅使，三以陈调元为山东督军，并须先行发表，始能交款。试想曹三既未入京，大选尚未举办，怎能发表？所以这笔款子，到头还是不能实收。在这时候，最着急的，莫过于吴景濂，跟着东奔西走，一直忙到九月底，方由边守靖筹到了大批现款，一面又向国会议员讲好，每票五千元。南下的议员，因在南方没有什么利益，听说北京有五千元可拿，又复纷纷回到北京，因此在十月五日，按在十二年。勉强凑足人数，选出曹锟为大总统。十月八日止，制成了一百四十一条宪法，从此所谓国会议员，都被人人骂做猪仔，所得不过五千元的代价，比到刘喜奎

十万之说，果然天差地远，就要和金牡丹的三万相比，也只抵到六分之一。人说这批议员，坍尽了我们须眉之台，我却说大批猪仔，丢足了我们人类的脸。思想起来，兀的教人可怜可笑，可叹可恨。正是：

选举精神会扫地，金钱魔力可回天。
堪怜丢尽须眉脸，不及优伶价卖钱。

未知曹锟何日就职，且看下回分解。

俗谚有去："吃了五谷想六谷，做了皇帝想登仙。"人类欲望之无穷，大抵然矣。曹锟自胜奉而后，中央政治之措置，率可以意裁夺。黎之总统，殆偶像而已。曹之为曹，岂尚不可以已哉？乃必欲求得最高位置，不惜以卑陋无聊之手段，逼当时所拥立之黎氏去位而代之。复以重金为饵，诱纳国会于污流之中，欲望之无餍如此，不重可叹哉？若王承斌者，始则拥黎复职，既则截车夺印，不恤笑骂，其诚所以为曹乎？观二次直奉战后，入新华宫劝曹退位者，又谁也？呜呼！人心如此，吾不暇责王而为曹哀矣。

第一五二回
大打武议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

却说曹总统贿选成功后，到双十节入京，就职那一天，满路上都铺着黄沙。专制时代帝王所用之礼。步哨从车站一直放到总统府，行人车辆，都不准自由来往。欢迎的要人，一个个乘着汽车，中间夹着一辆曹锟坐的黄色汽车，两旁站着几对卫队，前面坐着两个马弁，后面也背坐着一个马弁，都执着实弹的木壳枪，枪口朝着外面，仿佛就要开放的样子。一路上好不威风热闹，和黎元洪入京时大不相同。又点黎氏入京，相形之下，使人慨然。就职之后，便下了一道谋和平统一的命令。那命令的原文道：

国于天地，所贵能群，惟宏就一之规，斯有和平之治。历稽往牒，异代同符。共和建国，十有二年，而南北暌张，纠纷屡启，始因政见之抵迕，终至兵祸之缠连。哀我国民，无辜受累，甚非所以强国保民之道也。不知何人使国不能强，民不能保也，出诸斯人之口，令吾欲呕。本大总统束发从戎，何不曰束须贸丝乎？即以保护国家为志。兹者谬膺大任，自愧德薄，深惧弗胜，甚欲开诚布公，与海内贤豪更始，共谋和平之盛业，渐

入统一之鸿途，巩固邦基，期成民治。着由国务院迅与各省切实筹商，务期各抒伟筹，永祛误惑，庶统一早日实现，即国宪于以奠安。兼使邦人君子，共念本大总统爱护国家，老着脸皮说谎话。蕲望郅治之意，此令。

其次便是裁撤直隶督军，原系曹自兼。特派王承斌兼督理直隶军务善后事宜，以酬其夺印之功。隔了半个多月，又特派他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真是连升三级，荣耀非凡。军人中除王承斌之外，如吴佩孚则升任为直、鲁、豫巡阅使，原系曹三自兼，吴为副使，免去了两湖巡阅使，也并没便宜。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齐原江苏督军。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原系吴佩孚兼。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一切位置定妥，军人的酬庸，总算办得个四平八稳，只有政治人才，却不易安排。因为奔走大选的政客，非常之多，光是想做总理的，也有高凌霨、吴景濂、张绍曾、颜惠庆等四人之多。津、保派政客，在大选没有成功以前，第一个约定的是张绍曾，因那时张为国务总理，最早拆黎元洪的台，再则又叫他不反对摄政内阁，所以这新总统就职后的第一位总理，就约定了他。两件都是大功，不能不约定他。后来又因高凌霨维持北京的功劳很大，所以又把第一任总理约了他。确是大功，又不能不约定他。但是那时最重要的，莫过于财政和外交，能够支持这两面的，除却颜惠庆外，又没有别人，所以第三个又约了他。确是要事，更不能不约定他。若在大选方面说起来，假使没有吴景濂，便也不易成功，所以又不能不把这把交椅约定给吴景濂，使他好格外卖力。确是非常重要，更不能不将这把交椅许他。上述四个人各有理由，乃见权利之不易支配也。四人都有了预约券，自然加倍用力，不肯落后，在着大选没有成功以前，各做各的事，倒还没有什么冲突，及大选成功以后，究竟谁应照约做总理，就大费周折了。小人之离合，大都以利害为归，在利益无冲突之时，或能合作，若在权利冲突之时，则不易措置矣。

从曹三一方面说起来，约不约，本来毫无问题，约者所以骗骗猪头三者也。于信义何有哉？只要看谁的能力大，就给谁做总理，谁的能力小，谁就没份。这四人里面，吴大头别有几百猪仔猡汉给他撑腰，自然不易轻侮。这一个能力，大有做总理的资格。高凌霨呢，内阁还在他的手中，也还有相当的能力。这位也有做总理的资格。颜惠庆虽没有如他两人的凭藉，然而在外交和财政上面，曹三确实还不能轻易撂下他。这位又有做总理的资格。只有张绍曾一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能力，因此算来算去，只有他可以先牺牲，便先向他疏通，请他暂时退后。你想他当时牺牲了现成总理，希望些什么？如今吃了颗空心汤团，一场瞎巴结，反成全了别人的地位，如何气得过？但权力现在别人手里，没法抵抗，只得以不署名于摄政内阁总辞职为要挟。凡内阁总辞职，须全体阁员署名，而以总理为尤要，在实际上，张虽并未参加摄政，而在名义上，则张犹为国务总理，张如不署名，则总辞职之辞呈，将无效，故张得以为要挟耳。曹三派人疏通了几次，毫无结果，惹得曹三发恨，便也不顾一切的，发表高凌霨代阁的命令。张内阁复活的消息，便从此消失了。

高凌霨既得了这代阁的命令，能力愈增，大有和吴、颜争长之势，可是洛阳的吴佩孚，南京的齐燮元，团河的冯玉祥，都主张请颜惠庆做第一任的总理，以排斥吴景濂。吴景濂久已怀着总理一席非我莫属的念头，而今竟被别人夺去，不觉又气又恨，一面大放

其国会决不通过的空气，以显自己的能力，一面又向王承斌求援。王承斌当时因自己曾一口答应过他，免不得代他力争，并请曹锐进京和曹三强硬交涉。可是这般一做，倒反引起了曹三厌恶之心，发生了许多阻碍。那曹三除却派王毓芝赴津示意外，又把个王承斌连升三级，使他得点实利，免得再替吴大头帮忙，因此吴大头的总理梦，反倒近于天亮了。吴景濂当大骂曹三忘恩。在颜惠庆本人，虽也很想过一过总理的瘾，但怕国会不予通过，反而坍台，因此不敢争执，情愿退让。从表面言之，仿佛淡于荣利，而颜非其人也，盖其所以不敢争，由于懦弱耳。所以四个人中，只剩了吴、高两个，尚在大斗其法。

吴景濂既以国会的势力，恐吓高凌霨，高凌霨便也利用取消国会的空气，以恐吓议员，使他们不敢助吴，并且即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之法，利用反对吴景濂的议员，运动改选议长以倒吴。在十月二十六日按是时尚为十二年。那一天，众议院开临时会的时候，就有陈纯修提出依据院法，改选议长的意见，便把个吴景濂吓得不敢开会。太不经吓。曹三既然厌恶吴景濂，不愿意给他做总理，又恐怕高凌霨不能通过于国会，因此找出一个接近颜惠庆的孙宝琦来做试验品，提出国会，征求同意。吴景濂得了这个咨文，自不免通告议员，定于十一月五日投孙阁同意票，而吴派议员，便在前一日议定了办法。到第二天开会，，反对吴派的议员，便指斥吴景濂任期已满，依法应即改选，不能再当主席，大发其通知书。吴派的议员，那里肯让？始则舌战，既而动武，终至痰盂墨盒乱飞，混战一阵而散。经了这次争执以后，反对派时时集会讨论倒吴办法，和惩戒老吴的意见，并拟在众院自由开会，把个吴景濂吓得无办法，只得紧锁院门，防他们去自由集会；又恐怕他们强行开锁，不敢把钥匙交给院警，每天都紧紧的系在裤带上，一面又请人疏通，以期和平了结。不料反对派由保派的王毓芝组合为宪政党，已成反吴的大团结，吴氏的疏通，如何有效？吴景濂没了办法，请王承斌补助款项，也想组织一个大政党，和他们对抗，这事还不曾成功，曹三催投孙阁同意票的公文又来，吴景濂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在议席上仍免不了争执，由争执而相打。吴景濂竟令院警和本派的议员拳师江聪，打得反吴派头破血流，并且把反对派的中坚分子，加以拘禁，一面又关起大门，强迫议员投同意票。恰好检察厅得了报告，派检察官来验伤，吴景濂因他验得不如己意，竟把检察官一同拘禁起来。这议长的威风，可谓摆得十足了。散会以后，反对派的议员，一面公函国务院，请撤换卫队，一面向检察厅起诉，高凌霨就趁此大下辣手，把众议院的警卫队，强迫撤换。吴景濂失了这个武器，已经胆寒，更兼检察厅方面，也以妨碍公务，毁坏文书，提起公诉，因此把吴大头吓得不敢在北京居住，忙忙带着众院印信，逃到天津去了。

高凌霨到了这时，已算大功告成，不料千虑一失，在十三年元旦，突然发表了一道众议院议员改选的命令，激起了多数议员的反感，要打破他们的饭碗，如何不激起反感？弄成大家联合倒阁的运动。孙宝琦署阁的同意案，便在众议院通过。高凌霨本来料定孙阁决不能通过，可以延长自己寿命，不料轻轻一道命令，竟掀翻了自己的内阁，促成了孙宝琦的总理，免不得出诸总辞职的一途，和吴大头同一扫兴下台。孙宝琦既被任为总理，阁员方面，则以程克长内务，王克敏长财政，吴毓麟长交通，顾维钧长外交，颜惠庆长农商，陆锦长陆军，李鼎新长海军，范源廉长教育，王宠惠长司法。除却王宠惠、范源廉外，大

抵都是保派，或和保派有关系的人物。只有一个运筹帏幄之中的张志潭，却毫无所得。原来张志潭本已拟定农商，不料阁员名单进呈给曹三看的时候，却被李彦青一笔抹了，因此名落孙山，不能荣膺大部。

至于李彦青为什么要和张志潭作对？说来却有一段绝妙的笑史。原来李彦青的封翁李老太爷，原是张志潭府中的老厨役，本书早曾说过，读者诸君，大概还能记忆。曹三既然宠幸李彦青，就职之后，优给了他一个平市官钱局督办，李老太爷更是养尊处优，十分适意。可是有时想起旧主张老太太，却还眷念不忘，便和李彦青说："要到张公馆去拜望拜望，看看张老太太可还清健？"此等处颇极厚道，读者慎弗以其为李彦青之父而笑之也。李彦青虽则是弥子暇一流人物，待他父亲，却很孝顺，此等人偏知孝顺父亲，亦是奇事，此是李彦青好处，不可一笔抹煞。见父亲执意要去，便命备好汽车，又叫两个马弁，小心伏侍。李老太爷坐了汽车，带了马弁，威威风风的来到张公馆门口停下车。李老太爷便自己走上前，请门上通报，说要见张大人。门上的见了李老太爷这们气派，不知是什么人，不敢怠慢，便站起来道："您老可有名片没有？"李老太爷道："名片吗？这个我可不曾带。不好再用往日的名片。好在我本是这边人，老太太和大人都是知道的，只请你通知一声，说有一个往年的老厨子要见便了。"不说李大人彦青的老太爷，而说一个往年的老厨子，只能说真诚实本色，不可笑其粗蠢。门上的道："大人已经出去了。"何不早说？管门人往往有此恶习，可恨。李老太爷道："大人既然出去，就见见老太太罢，好在老太太也是时常见面的，又不生疏，我好久不见他，也想念的紧，你只替我回说，本府里往年的老厨子，要见见老太太，问问安。"门上的见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厨子，又见他带着马弁，坐着汽车，好生诧异，暗想世上那里有这么阔的厨子。可知现任曹大总统，还是推车卖布的呢。一面想，一面请他坐着，自己便到里面去通报。张老太太听说有如此这般一个人要见他，猜不出是什么人，那里敢请见。一面命门上把李老太爷请在会客室里坐候，一面急忙命人去找张志潭回来。可巧张志潭正在甘石桥俱乐部打牌，只因风头不好，不到三圈牌，已经输了一底，恰好这副牌十分出色，中风碰出，手里发财一磕，八万一磕，四五六七万各一张，是一副三番的大牌，已经等张听和，正在又担心又得意之时，忽见家中的马弁，气呼呼的赶将进来，倒把众人都吃了一惊，忙问什么事？马弁气吁吁的道："公馆里有要紧事，老太太特地差小人来寻大人赶快回去。"张志潭忙问道："有什么要紧事？"不料这马弁是个蠢汉，只知道老太太叫他来找张志潭，却不知找他什么事，只得回说："这我不知道，不过老太太催的十分紧，叫大人即刻就去呢。"张志潭见他说得如此要紧，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得托人代碰，自己坐着汽车，匆匆的回到家里。一径跑到上房，问老太太什么事？老太太道："有个老厨子要见你呢……"刚说了一句，那张志潭见催他回来，是为着这般一件没要紧的事，心中十分生气，因在老太太面前，不敢发作，便也不等老太太说完底下的话，立刻翻身回到厅上，叫过马弁来，大骂道："混帐忘八！什么事情，也不问问明白，便急急催我回来，要是一个厨子我也见他，将来乌龟忘八都来见我，我还了得……"大骂了一顿，便气忿忿的回到甘石桥去了。好赌人行径，往往如此，张志潭其亦好赌者与？李老太爷正在会客室中等的不耐烦，忽听得张志潭这般大骂，心中也很生气，不得不气。带去的两个马弁，便来扶他起来道："老太爷，我们

回去罢！他们不见我们了。”李老太爷一声不则，慢慢的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又对门上的道：“我今日到这里来，并没什么事儿，不过来望望老太太，问问安罢了。老太太既然不见我，我就回去了，请你代我转致一声罢。”忠厚之至。说完，便坐了汽车回来。这时李彦青还在公馆里，因曹锟的马弁，打电话来喊他去替曹锟洗足，正要起身，恰好李老太爷回来。撞巧之至，可谓张志谭官星无气。李彦青见了父亲回来，免不得又坐下陪父亲谈几句天，见父亲的面上，带着不豫之色，说起话来，也是没甚兴致，暗暗诧异，因搭讪问道：“老太爷今天到张公馆去，张大人可看待的好吗？”李老太爷被他这么一问，一时倒回答不出。同去的马弁，其时也在旁边，因心中气闷，便禁不住代答道：“他们不见老太爷呢。”李彦青诧异道：“呵！他们为什么不见？”马弁道：“他们不但不见，还骂我们呢。”李彦青更觉骇疑道：“呵！他们还骂我们，他们怎么骂的？你快给我说。”马弁正要告诉，忽然电铃大震起来，李彦青便自己过去接听，方知是公府中马弁打来的。李彦青问他什么事？只听那马弁道：“督办！快些来！总统的洗脚水要冷了。”按李彦青时为平市官钱局督办，总统的洗脚水要冷了，却叫督办，可笑。李彦青答道：“我知道了，立刻就来了。”说完，便又把听筒挂好，叫马弁把张公馆里所骂的话说出来。那马弁积了满肚皮的闷气，正想借此发泄，便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李彦青听毕，不禁大怒道：“我父亲好意望望他们，他们竟敢这般无理，要是我不报此恨，给外人知道了，不要笑我太无能力吗？”一面说，一面又安慰了他父亲几句。因恐曹三等的心焦，不敢再耽搁，便匆匆的到公府里来。

曹三等了好久，本来有些气急，比及见了他，一股怒气，又不知消化到那里去了。等李彦青把脚洗好，才问他何故迟来？李彦青乘机说道：“我听说总统叫，恨不得立刻赶来，不料家父忽然得了急病，因此缓了一步。”曹三道：“什么急病？不请个大夫瞧瞧吗？”李彦青做出愁闷的样子道：“病呢，也不算什么急病，因为今天家父到张志潭公馆里，望望他老太太，不料张志潭听说是我的父亲，不但不肯见，而且还骂了许多不堪听的话，还句句联带着总统，因此把他气昏了，一时痰迷了心呢。”曹三生气道：“说什么话？你的父亲，他还敢这样怠慢？谁不知道你是我跟前的人，他敢骂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吗？居然是同床共命，贴心贴骨之语。那还了得，过几天让我来惩戒他。”正说着，孙宝琦送进阁员的名单来，曹三也不暇细看，想是认不完这些字。便交给李彦青道：“你斟酌着看罢。”李彦青一看，见张志潭也在内，便一笔勾去。可怜张志潭枉自奔走了数月，用尽了娘肚皮里的气力，只因得罪了一位老厨子，便把一个已经到手的农商总长，轻轻送掉。正是：

轻轻送掉农商部，枉自奔波作马牛。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孟子有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观于本回所记，岂不信然哉？曹氏欲为总统，既不惜雇用流氓，重金贿选，以偿其欲望矣，在其下者，效其所为，以争总理，固意中事也，而曹乃厌吴之所为

而欲去之，亦可谓不恕之甚者矣。呜呼！求总统者如是，求总理者如是，国事前途，尚可问乎？

第一五三回
宴中兴孙美瑶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

却说曹锟贿选成功，正在兴头，不料奉、浙和西南各省，都已通电反对，兵革之祸，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直系大将吴佩孚，十分注意，凡由各省来洛的人员，无不详细询问各该省情形，以便应付。吴氏亦大不易。一日，忽报马济回洛，吴佩孚立教传见，询问湖南情形。马济道："赵氏势力已经巩固，南军一时决难发展，军事方面，已不足忧，但有一层，大帅须加注意的，就是国民党改组和组织国民政府的事情，南方进行得非常努力，万一实现，为害不少。"马济倒有些见识。吴佩孚道："关于这两件事的消息，我已得到不少，但是详细情形，还不曾知道，你可能说给我听吗？"不先决定其能否为害，却先询详情，态度亦好。马济道："孙氏因中华革命党分子太杂，全没有活动能力，组织的情形，又和时代不适合，所以决心改组。加之俄国的代表越飞，到南方和他会晤后，他又决定和苏联携手。现在听说，俄国又派了一个人到广东来，那人的名字我倒忘记了。"说着，低头思想。吴佩孚也跟着想了一回，忽然道："可是叫鲍罗廷吗？这人的名字，倒听得久了。"不从马济口中说出，反是吴佩孚想出，奇诡。马济恍然道："正是正是，那人到了广东以后，又决定了几种方针：一种是容纳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此条本列第三，马济却改作第一，见其注意独多。一种是国民党的组织，采用共产党的组织，略加变通。此条本为第一。一种是虽以三民主义为党纲，而特别注意与共产主义相通的民生主义。此条本为第二。并听得说中山已派廖仲恺到上海和各省支部接洽改组的事情，看来实现之期，也不远了。"伏线。吴佩孚道："这是国民党改组的情形了。还有国民政府的事情呢？"马济道："他所以要组织国民政府，动机就在争夺广东关税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次交涉的失败，全在没有得到各国承认的地位，因此想联络反直各派，组织一个较有力量的政府，再要求各国承认，听说现在也分派代表，到各处分头接洽去了。"吴佩孚笑道："这两件事，你看以为如何？"故意问一句，自矜聪明。刚愎之人，往往如此。马济道："以我之见，似乎不可忽视。"吴佩孚笑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吴秀才自己忘了自己是秀才了，却看三年之后，果然如何？所谓党员者，无事则聚，有事则散，孙中山想靠着这批人来成他的功业，真可谓秀才计较了。"比你的秀才计较如何？马济道："虽然如此，大帅也不可不防，他现在北联奉张，东联浙卢，势力也正未可轻侮呢。"吴佩孚之见识，未必不如马济，但以吴屡胜而骄，故其刚愎之性，乃随日俱炽耳。吴佩孚笑道："决可无虑。奉张是盗匪一流人，只能勾结匪军罢了。老洋人部队，业已击溃，只有孙美瑶一人，尚属可虑，此外我们直系部队，尽是可靠的干城，那里还怕他们进攻不成？"志矜气骄，至于如此，

宜其败也。马济道："不错。他在湖南听说老洋人受了奉张运动，给大帅知道，想调集江苏、山东、安徽、河南、陕西五省的一部分大军，以四万人去包围他，预备一举解决。不料事机不密，被他逃入宝丰、鲁山、南阳一带山中，据险顽抗。后来张督率领五万大军，包围痛剿，他又突围而出，谋窜鄂边，又被鄂军截回了。情形是这样吗？"吴佩孚叹道："匪军原是最靠不住的。譬如山东的孙美瑶，自从劫车得官以后，土匪闹的更凶了。杀人放火，劫教堂，掳外人，来要求改编的不知多少，究竟他们是羡慕孙美瑶，所以起来效尤，还是妒嫉孙美瑶，借此和他捣蛋，都不能确定。不过无论他们是妒嫉，或是效尤，实在已到非杀孙不可的时候了。"此言之是非，极难评断。盖此种局面，虽由孙美瑶而起，究竟非孙美瑶自身所造成，不杀无以戢乱，杀之实非其罪也。马济道："孙美瑶自改编后，很能认真剿匪，当初既已赦他的罪，又订约给他做官，现在恐怕杀之无名。"此言似较中理，盖孙既能认真剿匪，则其赎罪之心已甚切，固不必杀也。吴佩孚道："不杀他，等他受了奉张运动，发生变乱时，要杀他时恐怕不能了。"原来如此，使人恍然。马济默然。吴佩孚又道："这件事，我已决定，无论如何，总不能如老洋人似的养痈遗患了。"马济道："既然如此，大帅何不写一封信给郑督，郑士琦时任山东督理。叫他相机而行就是了。"吴佩孚笑道："此言正合吾意，"当下便写了一封信给郑士琦，大略道：

> 山东自收编匪军后，而匪祸益烈，非杀孙不足以绝匪望。否则临城巨案，恐将屡见，而不可复遏。老洋人部以不早图，至遗今日之患，一误何可再误？望一切注意及之！

郑士琦得了吴佩孚这道命令，和幕僚商议。幕僚道："剿孙一节，现有吴团长可章在那里，只教他处处留意，察看动静，如有机会，再图未迟。"郑士琦然其言，便密电吴可章，教他察看孙美瑶的动静，这吴可章本是郑士琦所部第五师第十七团长，自从孙美瑶改编后，郑士琦就委他为孙旅的执法营务处长，教他监督该旅，办理一切。吴可章因是上级机关委来监督一切的，对于孙美瑶种种行为，不免随时防范。孙美瑶又是少年气盛的人，自己现为旅长，吴可章无论如何，总是自己的僚佐，也不肯退让，尤其是孙美瑶部下的人，向来跟他们头领胡闹惯了的，怎禁得平地里忽然弄出一个隔壁上司来？再则也替孙美瑶不伏气儿，于是早一句、晚一句的，在孙美瑶面前，絮聒出许多是非来。孙美瑶愤怒益甚，时时想除去吴可章。吴可章见他行为日渐骄横，只得随时禀报省中，请示办法。孙美瑶之死，颇有疑吴可章专擅者，其实吴氏安有专杀之权？专杀之后，郑督又安得不惩办乎？本书所言，确是实情，足为信史。郑士琦得了他的密电，便密嘱他乘时解决。既已投诚，又萌故态，孙美瑶也该受其罪。

这次，孙氏因剿匪，得枪十七枝，不得呈请，居然自己留了下来。吴可章认为孙氏措置失宜，强逼他交出。此公倒是硬汉。孙氏大怒，坚决不肯交出。双方愈闹愈僵，几至武力解决。吴可章便把此事始末，星夜电禀郑氏，说孙旅全军，即将哗变，请即派大军防卫。郑士琦得了这电，急令衮州镇守使张培荣，率令本部全旅军队，前往相机处理。这

事办得极其秘密，孙美瑶一点也没有知道。这时地方上的绅士，听说吴可章的军队，要和孙旅发生冲突，十分恐慌，人民可怜。少不得联合各公团，出来调解。一天风云，居然消歇，等得张培荣到时，事情已经了结。张培荣因得了郑士琦的授意，不好就此丢开，暗约吴可章赴行营商议，询问孙美瑶究竟可靠得住？吴可章便把孙美瑶如何骄横，如何不法，如何不遵命令情状，诉说一遍。又道："这个姑且不必问他，既有吴大帅的命令，他叫我们怎样办，我们就该怎样办。违了他的命令，也是不妥的。"在军阀手下办事，也是为难。张培荣道："据你的意见，要怎样办才是？"吴可章道："督理既派镇守使来，当然要请镇守使主持一切，我如何敢擅作主张？"张培荣默然想了一回道："我明天就假替你们调停为名，请他到中兴公司赴宴。就此把他拿下杀了如何？"吴可章道：："这计甚妙，但是一面还要请镇守使分配部队，防止他部下哗变才妥。"张培荣称是。

次日布置妥贴，便差人去请孙美瑶赴宴。孙美瑶不知就里，带了十一个随从，欣然而来。可谓死到临头尚不知。张培荣接入，两人笑着谈了几句剿匪的事情，张培荣先喝退自己的左右，孙美瑶以为有什么秘密事和他商量，便也命自己的随从，退出外面去。半晌，不见张培荣开口，正待动问，忽见张培荣突然变色，厉声问道：颜色变得非常之快，大和做戏相类。"郑督屡次令你入山剿匪，你何以不去？"孙美瑶这时还不知自己生命已经十分危险，忙答道："怎说不去？实在因兵太少，不能包围他们，所以屡次被他们漏网。"此语也许是实情。张培荣拍案喝声拿下。孙美瑶大惊，急想去拔自己的手枪时，背后早已蹿过八九个彪形大汉，将他两臂捉住，掷翻在地，用麻绳将他捆了起来。孙美瑶大呼无罪。张培荣道："你架劫外人，要挟政府，架劫华人，并不提起，可见若辈胸中无人民久矣，为之一叹。何得自称无罪？"孙美瑶道："那是过去之事，政府既已赦我之罪，将我改编为国军，如何失信于我？"却忘了自己投诚后种种不法行为。张培荣道："你既知赦你之罪，便当知恩图报，如何又敢暗通胡匪，指东三省。阴谋颠覆政府？"孙美瑶道："证据何在？"张培荣道："事实昭昭，在人耳目，何必要什么证据？"孙美瑶大声长叹道："我杀人多矣，一死何足惜？但是君等军符在握，要杀一个人，也是极平常之事，正不必借这莫须有的事情，来诬陷我耳。"张培荣不答，实在也不必回答了。喝令牵出斩讫。孙美瑶引颈就刑，毫无惧容，钢刀亮处，一颗人头早已滚落地上，这是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事也。

孙美瑶受诛后，随从十一人也尽都被杀。一连卫队，如时已被吴可章解散。那周天伦、郭其才两团人，得了这个消息，也并没什么举动。可见原是乌合的人马。隔了两日，方由张培荣下令，悉行缴械，给资遣散。这些人，也有回籍营生的，也有因谋生不易，仍去做土匪的。山东的匪祸，因此更觉闹的厉害了。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却说张培荣解决了孙美瑶，便分别电请郑士琦和吴佩孚，那吴佩孚正因老洋人攻陷鄂西郧西县，杀人四千余，以活人掷入河流，作桥而渡，很引起舆论的攻击，颇为焦急。听说孙美瑶已经解决，倒也少了一桩心事。那老洋人初时想冲入四川，和熊克武联络，共斗直军，因被鄂军截击，回窜陕西，又被陕军围困于商、雒之间，战了许久时候不能发展，只得又回窜鄂边，想由援川的直军后路，冲入四川，土匪竟做含有政治意味的事情，奇绝。一路上焚掠惨杀，十分残酷。如此行为，安得不死？郧西、枣阳等县，相继攻陷，直逼襄阳。襄

阳镇守使张联升，因兵力不曾集中，不能抗御，只得闭城固拒，一面向督军萧耀南告急。萧耀南一面派兵救援，一面又电请河南派兵堵截。那老洋人虽有两万之众，却因子弹不足的缘故，不能持久，正在着急，忽报赵杰派人来见。老洋人的催命鬼来人。老洋人忙教传入，问他详细的情形。来人道："赵帅说：子弹尚有二十余万，现在豫东，但是不能运到这里来，如贵军要用，可以自己回去搬取。"老洋人大喜，打发他去讫，一面忙集合部下将领商议，主张即日窜回豫东。众皆默然。老洋人又道："现在大敌当前，最重要的便是子弹，子弹没有，如何用兵？所以我主张即日回河南去。"部将丁保成道："这话虽是实情，但是弟兄们奔走数十日，苦战月余，如何还有能力回去？"老洋人大怒道："别人都没闲话，偏你有许多噜苏，分明是有意怠慢我的军心。不办你，如何警戒得别人？"说着，便喝左右拿下。众将领都代为讨饶，说了半天，老洋人的怒气方才稍平，命人放了丁保成。丁保成道了谢，忍着一肚皮闷气，和余人各率所部，又向河南窜了回去。

这一遭，所过地方的人民，都因被老洋人杀怕，听说老洋人又窜了回来，都吓得躲避一空，不但乡村之间，人烟顿绝，便是大小城镇，也都剩了几所空屋，就要找寻一粒米，一颗麦也没有。这批土匪，沿路上得不到一些口粮，忍饥挨饿，还要趱路，见了官军，还要厮杀，其苦不堪。因饿而病，因病而死的，不计其数。惨杀的报应，可称是自杀自。小喽罗的怨声，固然不绝，便是头领们，也十分不安，只有老洋人一人，因他是个大头领，一路上有轿坐，有马骑，两条腿既不吃苦，饿了又决不会少他的吃食，肚皮里也总不至闹甚饥荒，本身既然舒服，不但不知道体恤部下，而且无日不催促前进，更激起兵士们许多反感。

这日，到了京汉路线上，因探得有护路官军驻扎，便叫部下准备厮杀。将士们听了这命令，都不禁口出怨言道："跑来跑去的，不知走了多少路，每天又找不到吃，还叫我们厮杀。……"可是口里虽这样说着，又不敢不准备。谁料那些护路军队，听说老洋人率领大队土匪来到，都吓得不敢出头。好货。如此军队，还有人豢养他们，奇绝。又恐土匪劫车，酿成临城第二，自己担不起这罪过，便竭力劝阻来往车辆，在远处停止，让开很辽远的地方，不扎一兵，好让土匪通过。奇闻趣闻，阅之使人可笑可恨。土匪见此情形，莫不大喜，威威武武的穿过了京汉路，向东趱行。这时一路上虽然无人可杀，无物可劫，不过还有许多搬不动的房子，却大可一烧，因此老洋人所过的地方，莫不变成一片焦土。但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饮食，饮食一缺，无论你有怎样大的通天本领，也便成了强弩之末，毫无用处。匪军虽然骁悍，却因一路上得不到饮食，早已饿的东倒西歪，只因逼于军令，不能不走。若在平时，大概一个个都要躺到地上去了。闲话少提。

却说匪军到了郏县时，都已饿到不能再走，好在城内军民人等，早已逃走一空，不必厮杀，便可入城驻扎。老洋人赶路性急，见天时尚早，不准驻扎，传令放起一把火，向前开拔。必须放火，不知是何心肝？那些匪军，见了屋宇，早已乱纷纷的钻进里面，也有一横身便倒下休息的，也有东寻西觅，想找些食物来充饥的，一时那里肯走？老洋人传了三四次命令，还不曾集合。老洋人焦躁，把几个大首领叫到面前大骂了一顿。还说："如果再不遵令，便先要把他们几个枪毙。"他们不敢声辩，便按着大虫吃小虫为老例，照样吩

咐小头目，谁不遵令，便要枪毙谁。小头目只得又用这方法去吓小喽罗，那些小喽罗十分怨恨，又不敢不走，只得随令集合，乱哄哄的开拔。写得全无纪律，确是匪军样子。刚到城外，忽然丁保成部下，有个小头目和小喽罗争吵相打起来，又是老洋人两个催命鬼。事情被老洋人知道了，立刻传去讯问。原来那小喽罗在一家天花板上老鼠窝中捉了三五只不曾开眼睛的小老鼠，可谓掘鼠而食。欢喜的了不得，急忙偷着拆了几块天花板，把他拿来烧烤。只因赶紧开拔，不曾耽搁多时，还只烤了个半生半熟。当时那小喽罗把几只半熟的烤老鼠，暗暗放在袋里，再把几块烧着的天花板，向板壁上一靠，那板壁便也烈烘烘的着了，火势顿时冒穿屋顶。这时里面一定有许多烤焦老鼠，可惜没人去受用，一笑。小喽罗没有可携带的东西，便拔脚走了。这时因袋里有了几只半熟的烤老鼠，仿佛穷儿暴富一般，十分得意，到得城外，觉得肚子里咕龙东咕龙东的实在响的利害，便忍不住抓出一只来，想送到肚子里去，吓走了这咕龙东的叫声。刚咬了一口，那一阵阵的香气，早把众人都诱的回转头来望他。也有向他讨吃的，但是不曾到手。讨的人生气，便去怂恿小头目向他去要。小头目也正在饿的发慌，听了这话，如何不中意？果不其然，立刻便向他去要这烤鼠。那小喽罗如何肯与？一个一定要，一个一定不肯，两人便争吵起来。恰好他这一部，是保卫老洋人的，离老洋人很近，因此给他听见了，立刻传去，问明情由，不觉大怒，责小头目不该强要小喽罗的东西，立刻传令斩首。他要吃半熟烤小老鼠吃不成，老洋人却叫他吃板刀面，一笑。那些小喽罗一则都在妒嫉有小老鼠吃的小喽罗，二则小头目的事情，都是自己怂恿出来，因此都觉心里不服，都来丁保成处，请丁保成去告饶。丁保成想起旧恨，便乘势说道："你们的话，他那里肯听？如肯听时，也不教你们饿着去拚死赶路了。老实说一句：他心里那里当你们是人，简直连畜生也不如呢。杀掉一两个，算些什么？你们要我去说，不是嫌他杀了一个不够，再教我去凑成一对吗？"众人听了这话，都生气鼓噪道："我们为他吃了许多苦，他如何敢这样刻薄我？你既不敢去，让我们自己去说。他敢再刻薄我们，不客气，先杀了他。"丁保成故意拦阻道："这如何使得？你们这样去，不是去讨死吗？"众人愈怒，更不说什么，一声鼓噪，，拥到老洋人面前，要求赦免小头目。老洋人见了他们混闹情形，一时大怒道："你们是什么人？也敢来说这话。再如此胡闹时，一并拿去杀头。"众人大怒，一齐大叫道："先杀了这狗男女再说，先杀了这狗男女再说。"呼声未绝，早有几个性急的人，向老洋人砰砰几声，几颗子弹，直向老洋人奔来，老洋人只阿呀了一声，那身子早已穿了几个窟窿，呜呼哀哉！一道灵魂，奔向黄泉路上，找孙美瑶做伴去了。众人见已肇祸，便要一哄而散。丁保成急忙止住道："你们如此一散，便各没命了，不如全都随着我去投降官军，仍旧让他改编，倒还不失好汉子的行为。"众人听了，一齐乐从。其余各部，听说老洋人已死，立刻散了大半。没有散的，便都跟着丁保成来投降官军。张福来一面命人妥为安置，一面申报洛阳吴佩孚。吴佩孚大喜，竭力奖励了几句，一面令将匪军给资遣散。正是：

莫言一鼠微，能杀积年匪。
鄂豫诸将帅，闻之应愧死。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孙美瑶山东积匪也，劫车要挟，其计既狡，其罪尤重，痛剿而杀之，则上不损国威，下不遗民害，岂非计之上哉？乃重以外人之故，屈节求和，不但赦其罪也，又从而官之，赏非其功矣，既已赦之，则不得复杀也。况孙既能尽力剿匪，是谓有功之人，法当益其赏，今乃诬以莫须有，从而杀之，又杀非其罪矣。赏罚之颠倒如此，政治之窳败，可胜言哉？虽然，中华民国之政刑，大抵如此，区区孙美瑶，何足论耶？

第一五四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

却说吴佩孚因老洋人已死，豫境内已无反动势力，便专意计划江、浙、四川、广东各方面的发展。正在冥思苦索，忽见张其锽和白坚武连翩而入，手里拿着些文书，放在吴佩孚的写字桌上。吴佩孚看上面的一页写道：

江浙和平公约。

一、两省人民，因江、浙军民长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特仿前清东南互保成案，请双方订约签字，脱离军事旋涡。

二、两省军民长官，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三、两省辖境，军队换防之事，足以引起人之惊疑者，须防止之。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事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为精神上之互助。

四、两省当局，应将此约通告各领事，对于外侨任保护之责。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

五、此项草约，经江、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后，由两省绅商宣布之。

吴佩孚道："这是八月二十日订立的江浙和平公约，好记性。过去的很久了，还拿来做什么？"白坚武道："近来浙、皖也订立了和平公约，所以顺便带这个来给大帅参考的。"吴佩孚道："浙皖和约的原文，也在这里么？"二人点头说是。他一面问，一面早已把江浙和平公约拿过一边，发见了浙皖和平公约。吴佩孚看那公约上面写道：

一、皖、浙两省，因时局不靖，谣言纷起，两省军民长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仍不足以镇定人心，爰请两省军民长官，俯从民意，依照江浙和平公约成案，签订公约，保持两省和平。

二、皖、浙两省辖境毗连之处，所属军队，各仍驻原防，保卫地方，免生误会。

三、皖、浙两省长官负责，不令客军侵入，或驻扎两省区域，防止引起纠纷。

四、此项公约，经皖、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商，公证宣布，以昭郑重。

吴佩孚看完，点头道："很好。浙江方面，果然能够和平解决，在我的计划上，反比较的有利。"张其锽道："话虽如此，人心难测，到底还要准备才好。"吴佩孚点头，想了一回，忽然说道："别的都不打紧，只有财政上真没办法了。光是关税，又不够用。"语意未完。白坚武道："法国公使命汇理银行扣留盐余这回事情，偏又凑在这时候，要是这笔款子能够放还，倒还可抵得一批正用。"吴佩孚听了这话，忽然回过头来，向张其锽道："这件事情，说起来，却不能不怪颜骏人颜惠庆字。太颟顸了。"张其锽愕然不解。吴佩孚诧异道："你还不知道这件事的始末原由吗？"不是张其锽不知道，究是作者恐读者不知道耳。张其锽道："法使所以扣留盐余，不是为着要求我国以金佛郎偿还庚子赔款吗？但是这件事和骏人有什么相干？"此乃作者代读者问耳，非张其锽真有此问也。吴佩孚笑道："原来你真没知道金佛郎案的内容么？这件事的起因，远在前年六月，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使傅乐猷因为本国的佛郎价格低落，公函外部，请此后付给庚款，改用美国金元，并不曾说什么金佛郎。这种请求，本来可以立刻驳回的，不料这位颜老先生，也并不考量，爽爽快快的便转达财部。直等到法使自己懊悔抛弃国币而用美国的金元，未免太不留国家颜面，自己撤回，才又转达财部，岂不可笑？"张其锽笑道："这位老先生真太湖涂了。这种事情，如何考量也不考量，便马马虎虎，会替他转达财部的。难道他得了法使什么好外不成？好在是他，平日还算廉洁，要是不然，我真要疑心他受贿了。"白坚武笑道："谁都知道，中国的外交家是怕外国人，这种小小的事情，岂有不奉承之理？"设无南方对峙，国民监督，中国四万万人民，恐将被外交家所断送，岂但奉承小事？张其锽道："但这是金元问题，并不是金佛郎问题，这事情又是怎么变过来的？"吴佩孚道："说起这话来，却更可气可笑。法使当时撤回的时候，原已预备混赖，所以在撤回的原文上说，对于该问题深加研究之后，以为历来关于该项帐目所用之币，实无变易之必要，是以特将关于以金元代金佛郎之提议，即此撤回。这几句话，便轻轻把金元案移到金佛郎案身上去了。我国人旧称外人曰洋鬼子，其殆谓其刁狡如鬼乎"观此事刁狡不讲信义，岂复类人？偏这位颜老先生又是一味马马虎虎的，不即据理驳回，所以酿成了这次交涉，岂非胡闹？"张其锽笑道：颜骏老是老实人，那里知道别人在几个字眼儿上算计他的。"吴佩孚、白坚武俱各微微一笑。微微一笑，笑颜之无用，堪当此老实人三字之美号也。张其锽吸着了一支卷烟，呆看吴佩孚翻阅公事，白坚武坐在帝边，如有所思的，静静儿的也不说话。半晌，张其锽喷了口烟，把卷烟头丢在痰盂里道："让我来算一算，现在中国欠法国的赔款，还有三亿九千一百多万佛郎，若是折合规元，只要五千万元就够了，若

是换金佛郎，一元只有三佛郎不到，若是折合起来算，啊呀，了不得，还要一亿五千万光景呢。假使承认了，岂不要吃亏一亿元。更有意、比等国，若再援例要求，那可不得了了。”真是不得了了。白坚武笑道：“好在还没承认呢，你着什么忙？”张其锽道：“虽没承认，承认之期，恐怕也不远了。”白坚武笑问：“你怎么知道不远？”是故意问，不是真问。张其锽道：“我前日听说中法银行里的董事买办们，说起几句。老实说，这些董事买办，也就是我们贵国的政治上的大人先生，他们听得法使要等中国承认，方准中法复业，还不上劲进行，好从中捞摸些油水吗？他们可不象我们这么呆，以前教育界里的人，反对的很厉害，现在这些大人先生们，已经和法使商量好了，每年划出一百万金佛郎，作为中、法间教育费，教育界有了实利，恐怕也不来多话了。”白坚武方要回答，吴佩孚突然回头问张其锽道：“你这话可真？”张其锽道：“本来早已秘密办好的，大约是从今年起，关平银一两，折合三佛郎七十生丁，’不照纸佛郎的价格算，也不承认金佛郎之名。后来因为吴大头要倒阁，利用金佛郎案子，攻击老高，老高才慌了，教外部驳回的。这不过一时的局面，长久下去，怎有个不承认的？恐怕不出今年，这案子必然解决咧。”吴佩孚把笔向桌上一放，很生气道：“这真是胡闹极了。要是这案子一承认，中央不是又要减少许多收入了吗？照现在的样子，军费还嫌不够，你看他单单注意军费。再经得起这般折耗吗？白坚武忙走近一步，在吴佩孚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吴佩孚轻轻哼了一声，便依旧批阅公事，不再说话了。葫芦提得妙。张其锽心疑，怔怔的看着白坚武，白坚武只是向他笑着摇头。张其锽不便再问，只好闷在心头，刚想出去时，吴佩孚忽然又拿起一个电报，交给张其锽道：“你看！齐抚万这人，多么不漂亮，这电报究竟是什么意思？”张其锽慌忙接过观看，白坚武也过来同看，那原电的内容，大略道：

> 浙卢之联奉反直，为国人所共和，长予优容，终为直害，故燮元主张急加剪除者，为此也。我兄既标尊段之名，复定联卢之计，诚恐段不可尊，卢不得联，终至遗误大局，消灭直系，此燮元所忧心悄悄，不敢暂忘者也。子产云：栋折榱崩，侨将压焉。”我兄国家之栋，燮元倘有所见，敢不尽言。倘必欲联卢，请先去弟，以贯彻我兄之计。弟在，不但为兄联卢之阻力，且弟亦不忍见直系之终灭也。君必欲灭卢，窃恐卢虽可灭，而直系亦终不能不破耳。

张其锽看完，把电报仍旧放在吴佩孚的桌子上道：“抚万齐燮元字。也未免太多心了。”白坚武道：“他倒不是多心，恐怕是为着已在口中的食品，被大帅搁上了，咽不下嘴去，有些抱怨哩。”便不被在帅搁住，轻易也不见得就吞得下。吴佩孚道：“这件事，他实在太不谅解我了。同时直派的人，他的实力扩张，就是直系实力的扩张，难道我还去妨碍他！看他只知有直系，不知有国家。至于我，本来抱着武力统一的主张，岂有不想削平东南之理？先说本心，要削平。只为东北奉张，西南各省，都未安妥，所以不愿再结怨于浙卢，多树一个敌人。次说不欲即时动武的本心，是主。再则国民因我们频年动武，都疑我黩武，不替人民造福，所以我又立定主张，比奉、粤为烂肉，不可不除，比东南为肌肤，不可不护。这却一半是好听说话。

三则上海为全国商务中心，外商云集，万一发生交涉，外交上必受重大损失，所以不能不重加考量。这几句，又是实在原因。抚万不谅我的苦衷，倒反疑心我妨嫉他，岂不可叹？”张其锽道：“现在东南的问题，还不只抚万一人哩。福建方面，馨远也不是跃跃欲动吗？”白坚武道：“假使抚万不动，料他也决不敢动。”料杀孙传芳也。张其锽道：“现在大帅主张怎么办？”吴佩孚道：“你先照我刚才所说的话，复一个电报给他，再派吴毓麟去替我解释一番罢。”张其锽领命草好了一个电报，恰巧吴毓麟匆匆的进来，白坚武见他很有些着紧的样子，便问他什么事？吴毓麟道：“有一样东西，要送给大帅看。”吴佩孚听了这话，忙回头问什么东西？吴毓麟不慌不忙的掏出几张信笺，上面都写满了字，递给吴佩孚。吴佩孚看道：

自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所获得者，仅中华民国之名。国家利益方面，既未能使中国进于国际平等地位，国民利益方面，则政治经济，荦荦诸端，无所进步，而分崩离析之祸，且与日俱深。究其至此之由，与所以救济之道，诚今日当务之急也。夫革命之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影响及于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文有见于此，故于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义，一方面规定实行主义之方法与步骤，分革命建设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期于循序渐进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辛亥革命之前，每起一次革命，即以主义与建设程序，宣布于天下，以期同志暨国民之相与了解。辛亥之役，数月以内，即推倒四千余年之君主专制政体，暨二百六十余年之满洲征服阶段。其破坏之力，不可谓不巨。然至于今日，三民主义之实行，犹茫乎未有端绪者，则以破坏之后，初未尝依预定之程序以为建设也。盖不经军政时期，则反革命之势力，无由扫荡，而革命之主义，亦无由宣传于群众，以得其同情与信仰。不经训政时期，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知了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坏，不能了彻，后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设，不能进行。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藉可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试观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之势力，不惟不因以消灭，反得凭藉之以肆其恶，终且取临时约法而毁之。而大多数人民，对于临时约法，初未曾计及其于本身利害何若。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夫元年以后，所恃以维持民国者惟有临时约法，而临时约法之无效如此，则纲纪荡然，祸乱相寻，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鉴于此，以为今后之革命，当赓续辛亥未完之绪，而力矫其失，而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于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

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以为今后革命之典型。建国大纲第一条至第四条，宣布革命之主义及其内容，第五条以下，则为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其在第六、七两条标明军政时期之宗旨，务扫除反革命之势力，宣传革命之主义，其在第八至第十八条，标明训政时期之宗旨，务指导人民从事于革命建设进行，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本，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如是则可谓自治，始为真正之人民自治，异于伪托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据之实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则国家组织，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训练，以与闻国政矣。其在第十九条以下，则由训政递嬗于宪政所必备之条件与程序。综括言之，则建国大纲者，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成建设为归依。所谓本末先后，秩然不紊者也。夫革命为非常之破坏，故不可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积十三年痛苦之经验，当知所谓人民权利，与人民幸福，当务其实，不当徒袭其名。倘能依建国大纲以行，则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藉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且由此以至宪政时期，所历者皆为坦途，无颠蹶之虑。为民国计，为国民计，莫善于此。本政府郑重宣布，今后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凡秉承本政府之号令者，即当以实行建国大纲为唯一之职任。兹将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并列如下：

一、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二、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三、其次为民权，故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四、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五、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六、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八、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之一完全自治之县。

九、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

十、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

十二、各县之天然富源，与极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之资力，不能发展与兴办，而须外资乃能经营者，当由中央政府为之协助，而所获之纯利，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各县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当以每县之岁收百分之几为中央岁费，每年由国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加于百分之五十。

十四、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

十五、凡候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铨定资格者乃可。

十六、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

十七、在此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十八、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

十九、在宪政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全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法。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

二十、行政院暂设如下各部：一内政部，二外交部，三军政部，四财政部，五农矿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二十一、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二十二、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

二十三、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二十四、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

二十五、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吴佩孚看完道："这东西，你从那里得来的？"吴毓麟道："我有个香港朋友，用电报

拍给我的，我怕大帅肯不曾知道，因此急急的抄了，送给大帅看。”吴佩孚道：“前此也听善堂约略说过，点前回马济。但那时还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可已经实行了吗？”吴毓麟：“这个原电，并不曾说清楚，我也不敢悬揣，以我的猜度，只怕还在进行中罢。”如此关连上文，天衣无缝。吴佩孚道：“这却不去管他，我现在要派你到南京去一趟，你愿意吗？”吴毓麟笑道：“大帅肯派我做事，就是看得起我，那有不去的道理？只不知有什么事要做？”吴佩孚便将齐燮元的来电，给他看了一遍，一面又将自己的意思，说给他听，吴毓麟笑道：“他现想做副总统哩。论理，这地位谁敢和大帅争夺，论功劳名誉，谁赶得上大帅。二则全国的人心，也只属望大帅一人，他也要和大帅争夺，岂不是笑话？”马屁拍得十足，而言词十分平淡，不由秀才不入彀中。吴佩孚忍不住也一笑，果然入了彀中。说道：“我也不想做什么副总统。他要做，自己做去就得了。我和他争些什么。前几日，有人竭力向我游说，想是几个议员。说怎样怎样崇拜我，此次非选举我为副座不可，我当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选举副座，是你们的职权，可见确是几个议员。很可以依法做去，不必来征求我什么同意。敷衍话。至于我自己，资格本领，都够不上，也不想做。绝其献媚之路，敷衍之意甚显。老实说一句，现够得上当选资格的，也只有卢永祥一人。明是推崇卢永祥，暗地里是骂尽齐燮元一批人。但是该选举那个，也是国会的专有权，我也不愿多话。总而言之，我在原则上总推重国会，国会倘然要选举副座，我决不反对就是咧。”全是敷衍之语。吴毓麟拍手笑道：“怪道他们在北京都兴高采烈的，说大帅推重国会呢，原来还是这么一回事咧。大帅虽然推崇卢子嘉，但以我的目光看来，子嘉资格虽老，倘以有功于国为标准，却和大帅不可同日语。平心而论，没有大永祥，在国家并没什么影响，没有大帅，只怕好好一个中国，便有大帅，在中国也不见得好好。要乱的土匪窝似的，早经外人灭亡了呢。这帽子比灰篓更高了。大帅有了这样的功劳地位，反存退让之心，可见度量的宏大，便一千个子嘉，卢永祥字。一万个抚万，也赶不上了。”肉麻之至。吴佩孚笑道：“太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其辞若伪谦，而实深喜之也。吴毓麟道：“但是照我的愚见，大帅不可过谦，失了全国人民属望之心。”吴佩孚笑而不答，笑而不答者，笑吴毓麟之不识风头也。到弄得吴毓麟怀疑不解，因又改口道：“万一大帅定要让给子嘉，我此次到南京去，就劝抚万休了这条心，免得将来又多增一件纠纷咧。”却也试探的不着痕迹。吴佩孚笑道：“你就再许给他又打甚紧，谁该做副总统，谁不该做副总统，难道我们一两个人，自己可以支配的吗？”此情理中话也，出之以微笑，则尚有深意存焉。说着，又回顾张其锽、白坚武道：“你看，这话对吗？”白坚武、张其锽正听得出神，忽见吴佩孚问他，忙笑回道：“大帅的话，怎得有差？如果一两个人可以支配，还配称做民主国家吗？”此时也不见得可称为民主国家。虽不直接支配，也逃不了间接支配。吴毓麟听了这话，不知理会处，只得也笑了一笑，忙道：“既如此说，我怎么可以答应他呢？”吴佩孚笑道：“你答应了他，岂不容易讲话吗？”众人听了，都笑起来，当下吴佩孚又教了他许多说话，吴毓麟一一领命。

次日例带了吴佩孚亲笔手书，到南京来见齐燮元。那时齐燮元正因吴佩孚阻碍他并吞浙江，十分怨恨，一见吴毓麟，便大发牢骚。吴毓麟再三解释，齐燮元的怒气稍解，才问吴帅有什么话？吴毓麟先拿出吴佩孚的信来，齐燮元看那信道：

复电计达。浙卢非不可讨，但以东南为财赋之区，又为外商幅辏之地，万一发生战争，必致影响外交，务希我兄相忍为国，俟有机可图，讨之未晚。其余一切下情，俱请代表转达。

齐燮元看完，冷笑道："子玉这话，说得太好听了，委实叫我难信。"好话不信，想以为当今军阀中无此好人耳。吴毓麟道："这是实情，并非虚话，抚帅切弗误会！"齐燮元道："如何是实情？"吴毓麟道："若在从前时候，外交上的事件，自有中央负责，不但玉帅可以不管，就是抚帅也无费心之必要。政府里外交办得好，不必说，假如我们认为不满意时，还可攻击责备。现在可大不同了。首当其冲的大总统，就是我们的老帅，老帅的地位动摇，我们全部的势力，随之牵动，在这时候，不但我们自己，不要招些国际交涉，就是别人要制造这种交涉，抚帅、玉帅，也还要禁止他呢。果然不错，果然动听，我们怕曹锟发生国际交涉耳，岂怕中国政府发生国际交涉哉？我临动身的时候，玉帅再三和我说，抚帅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这种地方，并非见不到，只因和浙江太贴紧，眼看着浙江反对我们的现象，深恐遗害将来，所以想忍痛一击，不比我们离北京近，离浙江远，只知道外交上困难的情形，不知道浙江跋扈形状，到底怎样，还得让抚帅斟酌，抚帅自能见得到的。"此一段言语，真乃妙绝，虽随何复生，陆贾再世，不能过也，宜乎抚万之怒气全释矣。说着，又走近几步，悄悄的笑道："还有一件事，也要和抚帅商量的，就是现在的副座问题，我在洛阳时，曾用话试探玉帅，看玉帅的意思，虽然也有些活动，妙妙。如言其毫无此意，齐氏反不肯信矣。但如抚帅也要进行，他不但决不竞争，而且情愿替抚帅拉拢。抚帅雄才大略，物望攸归，此事既有可图，自应从速努力。如抚帅有命，定当晋京效劳。"又妙。不但替吴氏解释也，而且替自己浇上麻油矣。齐燮元此时颜色本已十分和平，听他这样说，便道："这个，我如何可以越过玉帅前面去的，还是请玉帅进行罢。"尚不深信也。吴毓麟笑道："有好多人都这样劝他呢。可是他却志不在此，一句也不肯听。我看他既有此盛意，抚帅倒不要推却，使他过意不去。再则别人不知抚帅谦让真心，倒说有心和他生分了。"又妙又妙，使他深信不疑，不至再推托。齐燮元笑道：一笑字，已解释许多误会。"这样说，我倒不好再说了。吾兄回洛时，请代为致意玉帅，彼此知己，决不因小事生分。浙江的事情，也全听他主持，只要他有命令，我决没有第二句话。"大功告成了。吴毓麟笑道："玉帅不过贡献些意见罢了。一切事情，当然还要抚帅主持。"齐燮元大笑。吴毓麟回洛以后，齐燮元便把攻浙的念头，完全打消了。正是：

副选欲酬贪鄙志，称雄暂按虎狼心。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齐燮元坐镇南京，不必如洛吴之驰驱于戎马之中，而其地位日隆，乃与洛吴相埒，为直系三大势力之一，（吴佩孚、冯玉祥、齐燮元）亦可谓天之骄子矣。乃又欲鲸吞浙江，以扩展其武力，又

欲当选副座，以增高其地位，野心之大，可为盛矣。洛吴既察知其隐而故作联卢之计，以妨碍其进行，齐既愤激而欲出于辞职，吴又饵之以副座，始得保江浙之和平。齐之贪鄙粗陋，令人失笑，然吴氏所为，亦非根本办法，故不久而江浙之战，仍不能免。世亦安有交不以诚，而能持之久远也哉？

第一五五回

识巧计刘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

却说吴毓麟回到洛阳，把南京的情形，向吴佩孚说了一遍，吴佩孚大加奖励。吴毓麟见左右无人，悄悄的问道："听说民国八年运到中国的那批军火，已经给人以四百八十万的代价买去，大帅可曾知道？"又突然发生惊人之事。吴佩孚佯作惊讶之状道："你听那个说的，我不信。故意把问句颠倒，装得真象。那批军火，不是有公使团监视着吗？急切如何出卖。"装得象。吴毓麟道："大帅果然不曾知道吗？"吴佩孚道："知道，……我还问你？"吴毓麟低头想了想，笑道："既然大帅不知道，我也不用说了。"意中固已深知此事，为吴氏所为矣。吴佩孚道："你不必说这消息从那里来，却说对于这件事的意见如何。"问得妙。吴毓麟道："以我的愚见，倘然此项军火为大帅所得，则大可以为统一国家的一助，倘然被别人买去，则未免增长乱源咧。"回答得更妙。吴佩孚大笑，在他背上拍了两下道："可儿，可儿，你知道这批军火是那个买的？"吴毓麟熟视道："远在千里，近在目前，想来眼前已在洛阳军队中了。"吴佩孚又大笑，因低声说道："果如我兄所料，这批军火，确是我所买，正预备拿一部分去接济杨森呢。"瞒不住，只得实说，其实此时已无人不知，正不必瞒也。吴毓麟道："杨子惠杨森字。屡次败溃，接济他又有何益？"吴佩孚笑而不答。吴毓麟也不往下再说，因又转变辞锋道："听说孙馨远把兵力集中延平，不知道是袭浙，还是图赣？"吴佩孚道："浙江并无动静，江西督理蔡成勋，已经来过两次电报，请中央制止他窥赣，但我料馨远虽然机诈，似乎尚不至做如此没心肝的事情，想来必然还有别的用意。"知孙氏者其子玉乎？彼此又说了几句闲话，吴毓麟辞去。

吴佩孚命人去请张其锽和杨森的代表，张其锽先到，吴佩孚便告诉他接济杨森军械的事情。张其锽想了想，并不说什么话。吴佩孚道："你怎么不表示意见？"张其锽笑道："这也不必再说了，不接济他，等熊克武冲出了四川，仍要用大军去抵御。接济他，立刻便有损失。但是归根说起来，损失总不能免，与其等川军来攻湘北而损失，倒不如现在仅损失些军械，而仍为我用的好得多了。"此即战国策均之谓也，吾宁失三城而悔，毋危咸阳而悔之意。吴佩孚听了这话，也不禁为之粲然。正在说话，杨森的代表已来，吴佩孚便当面允他接济军械，叫他们赶紧反攻的话。杨森的代表一一领诺，当日便电知杨森。杨森欢喜，复电称谢，电末请即将军械运川，以备反攻。吴佩孚命海军派舰运了来福枪三千枝，子弹

百万发，野炮十尊，补助杨森。杨森得了这批军火，一面整顿部队，一面又分出一部子弹，去接济刘湘、袁祖铭等，连合反攻。

这时杨森新得军火，枪械既精，兵势自盛，熊军久战之后，力气两竭，不能抵御，竟一战而败。胡若愚见熊克武战败，不愿把自家的兵，去代别人牺牲，也不战而退。刘湘、杨森、袁祖铭等入了重庆，开会讨论，刘湘道："敌军中赖心辉、刘成勋等，勇悍难敌，好在他们并非熊克武的嫡系，所以服从他的命令者，不过逼于环境罢咧。我们现在最好一方追击熊军，一方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川局，仅认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为仇敌，对于熊军的友军，如刘成勋、赖心辉各部，都表示可以和平解决。刘、赖见熊克武要败，恐怕自己的势力跟着消灭，当在栗栗危惧之中，见我方肯与合作，必不肯再替熊氏出力，那时熊氏以一军当我们三四军之众，便有天大的本领，也不怕他不一败涂地咧。"杨森、袁祖铭均各称善，一面追击熊克武，一面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如此且战且和的战略，亦系从来所未有之战局。

其时刘存厚在北部也大为活动，熊克武左支右绌，屡次战败，心中焦灼，急急召集刘成勋、赖心辉、但懋辛等在南驿开军事会议，商量挽救战局的危机。熊克武先把最近的局势报告了一番，再征求他们的战守意见。但懋辛先起立发言道："现在的局势，我们已四面受敌，守是万万守不住了，不如拚命反攻，决一死战，幸而战胜，还可戡定全川。假使死守，则四面援兵已绝，日子一久，必致坐困待毙咧。"但懋辛此时亦十分着急。熊克武听了这话，点头道："此言深得我心。"因又熟视刘、赖两人道："兄弟意见如何？"两人不肯说话，其心已变。刘、赖两人面面相觑，半晌，赖心辉方起立道：刘成勋不说，而赖心辉说，此赖之所终能一战也。"现在局势危急，必须战守并进，方才妥贴，倘使全力作战，得胜固佳，万一相持日久，敌人绝我后路，岂不危险？"熊克武道："兄的意思，该守那里？"赖心辉道："成都为我们根据地方，要守，非守成都不可。"自为之计则得矣，其如大局何？熊克武道："派那个负责坚守？"刘成勋、赖心辉齐声答应，情愿负责。不愿参加前敌，果中刘湘之计。熊克武道："那个担任前敌？"一面说，一面注视刘、赖。刘、赖低头默然，半晌不说。但懋辛奋然而起道："前敌的事情交给我罢。"不得不担任，亦地位使然。熊克武嗟叹点头道："很好，我自己也帮着你。"无聊语，亦冷落可怜。

散会后，刘、赖辞去。熊克武谓但懋辛道："他们两人变了心了，我们不先设法破敌，打一个大胜仗，决不能挽回他们两人的心肠咧。"洞达世故之言。但懋辛默然太息，一言不发。颓丧如画。熊克武怕他灰心，忙又安慰他道："你也不用太着急了。胜败兵家之常，我兵稍挫，尚有可为，眼前兵力，至少还有一万多人，更兼刘、赖、胡若愚。等，虽然不肯作战，有他们摆个空架子，敌军究竟也不能不分兵防守。可和我们对敌的，也不过一两万人，我们正可用计胜他。"熊君到底不弱。但懋辛忙道："你已想出了好计策吗？请问怎样破敌？"心急之至。熊克武笑道："你别忙！妙计在此。"说着，悄悄对他说道："如此如此，好么？"但懋辛大喜道："好计好计。刘湘便能用兵，也不怕他不着我们的道儿。"当下传令调集各路军队，一齐撤退，杨言放弃各地，死守成都，集中兵力，缩短战线，以备反攻。

这消息传入刘湘那边，急忙召集袁祖铭、杨森、邓锡侯等人商议。杨森笑道："熊克

武素称善能用兵，这种战略，真比儿戏还不如了。”刘湘笑道：“子惠兄何以见得？”笑得妙，笑其不能知熊克武也。杨森道：“现在的战局，是敌人在我军围攻之中，倘能扩大战线，还可支持，倘然局处一隅，岂非束手待擒？”别人早比你先知道了。刘湘又笑道：“那么，据子惠兄的意思，该当如何应付？”索性故意再问一句，妙甚。杨森道：“据兄弟的的意见，可急派大队尾追，围攻成都，不出半月，定可攻下，全省战局可定了。”刘湘笑对袁、邓诸人道：“各位的意见如何？”还有说破，妙甚。袁祖铭道：“熊氏素善战守，这次退守成都，恐怕还有别的计较，以弟所见，宁可把细些，不要冒昧前进，反而中了他的狡计。”也只知道一半。刘湘又看着邓锡侯，想启口问时，邓锡侯早已起立说道：“老熊不是好相识，宁可仔细些好。”刘湘大笑道：“以我之见，还是即刻进兵为上策。”奇极奇极。袁祖铭惊讶道：“兄怎么也这样说？”我也为之吃惊。杨森道：“果然如你们这般胆小，省局何时可定，不但示人不武，而且何面见玉帅呢？”老杨可谓知恩报恩。袁祖铭怒道：“怎么说我胆小？你既然胆大，就去试试看罢。”杨森也怒道：“你料我不敢去吗？看我攻破成都，生擒熊克武给你看。”慢些说大话。刘湘见他们动气，连忙解劝道：“好好！算了罢。说说笑话，怎么就动了气？老实说一句罢，料事是袁君不错，战略还得要依子惠。”邓锡侯道：“这是何说？”刘湘笑道：“这是显而易见的。熊克武素称知兵，如何肯出此下策？我料他号称退守成都，暗地必然是把大军集中潼川，等我们去攻成都，却绕我们背后，袭我后路，使我们首尾不能呼应，必然大败，他却好乘势袭占重庆。熊克武之计，在刘湘口中说出。我们现在表面上只装做不知，径向成都进攻，到了半路，却分出大队，去袭潼川，敌军不提防我去袭，必然一鼓可破，这便叫做将计就计，诸公以为何如？”袁祖铭、杨森等都大服。议定之后，袁祖铭和杨森各带本部军队，向成都进攻，暗地却派邓锡侯替出他们两人，星夜袭攻潼川。

熊克武在潼川听说杨、袁领兵攻打成都，暗暗得计，正待打点出兵，去袭他后路，不料半夜中间，忽然侦探飞报，杨森、袁祖铭领着大队来攻，不觉大惊，急忙下紧急集合令，出城迎敌，走不上三五里路，前锋已经接触。熊军一则不曾防备，军心慌乱，二则屡败之余，军心不固，战到天明，杨、袁大队用全力压迫，熊军抵挡不住，大败而走。杨、袁乘势追击，熊军慌不择路，抛枪弃械，四散奔逃。熊克武急急逃回成都，和刘、赖商议抵敌之策，正待集合反攻，忽然东北面枪炮声大作，杨、袁大军已经追到。熊克武急令赖心辉出城迎战，赖心辉虽则不甚愿意，又不好意思不往，军心如此，焉得不败？怏怏的领兵出城，只战了两三个钟头，便抵御不住，败进城来。刘成勋便建议放弃成都，熊克武知道大势已去，长叹一声，传令各军一齐退出成都。但懋辛在路上向熊克武建议道：“刘湘和杨、袁等，都在前方，东南后路空虚，我军不如径袭重庆，以为根据之地。敌军倘然大队回救，我军以逸待劳，可操胜算。”熊克武寻思除此以外，已无别计，便率领各军，径向重庆前进。

刚到中途，忽然前面一彪军队拦住，原来是邓锡侯奉了刘湘的命令，在此堵截。熊克武大怒，传令猛扑。两军开火激战了半日，邓军先占好了地势，熊军进攻不易，更兼远来辛苦，不能久战，邓军乘势冲击，又复大败而退，到了中途扎驻，熊克武请刘、赖、但、石、陈诸人到自己营中，向众作别道：“克武本图为国家宣劳，为人民立功，平定全

川，响应中山，不料事与愿违，累遭败北，此皆我不能将兵之罪，决不能说是诸位不善作战之罪。现在大势已去，决难挽回，与其死战以困川民，不如暂时降顺以待时机。克武一息尚存，不忘国家，总有卷土重来之日。现在请把各军军权，交还诸位，望诸位善自图之！”其词不亢不随，颇见身分。众人听了这话，都觉十分感慨，竭力安慰。熊克武笑而不言。众人散后，次日早晨，正待出发，熊克武早已率所部军队退入黔边去了。盖熊氏此时，早已料定刘、赖不能一致行动矣。

刘成勋道：“锦帆熊克武字。已经单独行动，我们此后应当如何？”赖心辉道：“此时除了依锦帆的话，暂时降顺，也无第二个方法了。”但懋辛默然无语。良久，方握着赖心辉的手道：“我们也分别了吧。”奇绝。赖心辉惊讶道：“这是什么缘故？”但懋辛道：“兄等都可与敌军讲和，惟有我决不能和敌人合作，而且有我在此，和议决不成功，反害了诸公的大事，我也只有追踪熊公，率军入黔，以图再举的一策，其余更无别议了。”刘、赖再三挽留，但懋辛都不肯听，第二天便也率部退走，追会熊克武的军队去了。

刘成勋和赖心辉只得派人与刘湘去议和。刘湘大喜，当即允准，一面和袁祖铭等连名电致洛阳，报告战事经过情形。吴佩孚见川战已定，四川全省已入掌握，十分高兴，论功行赏，拟定刘存厚为四川督理。刘存厚有何功劳？不过以其资格较老，与自己又接近耳。田颂尧为帮办，邓锡侯为省长，刘湘为川藏边防督防，袁祖铭为川滇边防督防，杨森为川东护军使，写好名单，送到北京内阁。内阁见是吴帅拟定的，自然没有话说，当时便在阁议席下通过。不料杨森自谓功不可当，早以省长自居，纷纷调换全省行政人员，一面发电报告情形。曹锟恐怕此令一下，又要发生纠纷，便把命令搁了下来，不曾发表。吴佩孚苦心经营，牺牲多少军械军粮，杀害多少无辜人民，所得的一点战功，还是一个了而不了的局面，这却按下不提。

却说川中用兵之日，正闽、赣交哄之时，上回书中曾说孙传芳顿兵延平，蔡成勋连电告急，因作者只有一支笔，难写双方事，所以搁到如今，现在就趁着四川战事结束，抽出一点空闲来，向读者报告一番。原来孙传芳素以机变著名，自从得了福建地盘以后，积极训练军队，补充军实，一年以来，势力日见强大，数日以前，把军队集中延平，一时布满了疑云。也有说他谋浙的，也有说他侵赣的，累得浙江调兵遣将，忙乱非常。蔡成勋发电求救，神魂无主；就是福建的人民，也不知他葫芦内卖什么药。那王永泉也是个阴谋专家，见了他这种举动，十分猜疑，他的兄弟王永彝也再四嘱咐王永泉小心。这天王永泉正在分馆中和一班姨太们调笑取乐，忽然孙传芳微服来访，王永泉不知何故，吃了一惊。急忙整一整衣服，出去迎将进来，同到会客室里坐下。孙传芳笑问在公馆中乐否？王永泉笑道：“彼此心照不宣。”孙传芳也大笑，因把座位移近一步，低声说道：“弟已决定本月二十七日十三年二月。出发，福建的事情，此后全仗老兄一人维持了。惟军饷一项，务请老兄竭力帮忙百万之数，并在弟出发以前，筹集四五十万，使弟可以支应开拔费用。彼此都是为国家办事，亏他有脸皮说得出。务请竭力，不要推却。王永泉道：“兄可把所有各部军队，全都带了去吗？”问得恶，亦把细。孙传芳道：“这时还不能定。大概李生春、卢香亭两旅，可以暂留，助兄镇守省城，其余各部，非全都开拔不可，否则恐怕不够调

道。”说得不着痕迹。王永泉欣然答应。孙传芳大喜，又再三拜托，方才辞去。

王永彝听得这事，便问王永泉道：“不知道他抱着什么意思，怎么肯轻易放弃福州？”王永泉笑道：“福建事权不一，他外被群雄所困，内又见扼于我，伸展不得自由，所以想往外发展咧。”人言王永泉多阴谋善机变，然而到底不能识透孙传芳之机变，则亦虚有其名而已。次日，王永泉令财政厅尽量搜罗，凑集了四十万现款，解给孙传芳。到了二十六日，王永泉亲到孙传芳那里接洽移交各事。尚在梦中。读者将以为王氏必在此时，发生危险，不知在事实上决无此理也。盖果然可以如此解决，则两个相处甚久，何遂无类此之机会哉？孙传芳择最紧要的事情，都接洽了，渐渐谈到攻浙的事件。王永泉道：“听说仙霞岭一带，卢永祥只派夏兆麟一旅人防守，兵力很单，只是仙霞岭地势险要，进攻不易，我兄还须谨慎才好。”不催其出发，反劝其谨慎，恶极。孙传芳微笑道：“我也不一定图浙，如有机会，攻赣岂不也是一样？”王永泉道：“蔡成勋虽然没用，然而军力尚厚，我兄所带的，虽然都是精锐，但以人数而论，恐还不足以操胜算。”更恶更恶。其意盖在怂恿其将李、卢两旅一同带去。孙传芳听了这话，踌躇了一回，装得很象。方才说道：“我兄所说的话，十分有理，但是另外又没有兵可添，奈何？”妙妙。看他撇开李、卢，毫不在意。王永泉也踌躇不答。王永泉倒是真的踌躇。孙传芳忽然笑道：“方法有一个在这里了。贵部李团，素称骁勇，现在城外，何不借给兄弟，助我一臂之力？”王永泉慨然答应。不由他不答应。

第二天，孙传芳发出布告和训令，大概说：“自已赴延平校阅军队，所有督理军务善后事宜，都由帮办王永泉代理”云云。一面整队出发。王永泉亲自出城送行，并命李团随往。孙传芳挽着王永泉的手，再三恳其源源接济。装得极象。王永泉满口允诺，送了几十里路，方才珍重而别。路上王永彝又问王永泉道：“哥哥如何教李团随往？他是哥哥部下的精锐，如何替别人去效力？”王永泉笑道：“你那里知道我的意思？馨远素多机变，他的说话，至少也要打个三折，如何可以尽信？我要派人去侦探，又嫌不便，现在他借我的李团同行，我正可教李团在前方监视，乐得做个顺风人情。”人谓王永泉多机变，果然名不虚传。王永彝道：“你可和他说过。”王永泉笑道：“孩子话，岂有不嘱咐他之理？”说着话，回到福州，便到督理公署里去办公。

光阴易过，忽忽已是一个星期，这天正是三月四日，王永泉忽然接到孙传芳一个电报，请饬李、卢两旅，开赴延平。王永彝又不解是何用意，王永泉笑道：“这是馨远听得浙、赣增兵边境，恐怕兵力不够调遣，所以又调李、卢到前敌去咧。”因令人去清李生春和卢香亭，李、卢应召而来，王永泉便把那电报给他们看，李、卢齐声道：“我们也刚接到馨帅叫我们开拔的电报，正想来禀督理。居然称之曰督理，使他不疑，妙甚。明天早晨，便好开拔，只是开拔费用，还请督理转饬财政厅，立刻筹拨才好。”又索开拔费，使其不疑，妙甚。王永泉应允，立刻便打电话知照财政厅，筹拨四万。两人欣然道谢而去。次晨，李、卢领了开拔费，各自率领全旅军队，出城而去。王永泉笑对王永彝道：“现在我眼前可清净了。”慢着，大不清净的要来了。当下便电泉州所部旅长杨化昭，速带所部开拔入省，守卫省城，以防意外。也可谓把细之极，其如孙氏机变更甚何？又隔下一日，是三月六日。忽然接到了周荫人的万急电报，不知是什么事，正在惊讶，立刻命人译了出来，谁知是宣布他的罪状，并限他

在三小时内退出福州的哀的美敦书，不觉大怒，立刻命秘书复电痛骂。这谓之斗电报。一面传知洪山桥兵工厂中的驻军，加紧戒备，另外又赶调就近驻军，急来救应。讲到洪山桥的驻军，本来也有一旅多人，自从被孙伟芳借去一团，便只剩了一团多人，兵力十分单薄，可见孙传芳计划之周到。此时得了王永泉的命令，十分惊疑，正在布置，忽然报称卢香亭、李生春以后队作前队，来攻兵工厂了。王军慌忙出动抵御，卢、李两旅，早已扑到营前，王军军心大乱，不敢恋战，俱各抛枪弃械，四散奔逃，兵工厂当时便为卢香亭军所占。王永泉的救军还未到，卢、李两军，又攻进城来。仓猝之间，调遣不灵，所部尽被缴械。王永泉和兄弟王永彝带领残部急忙逃出福州，向泉州路上奔逃。正走之间，忽然又一彪军马到了。王永泉大惊探询，却是自己所部，得了命令，特来救应。王永泉大喜，合兵而行。到了峡兜，捕了许多船只，正在渡江之际，忽然两只大军舰，自下流疾驶而来，浪高丈许，把所有的船只，尽皆打翻，兵士纷纷落水。王永泉大惊，急急逃过江时，所部三千多人，已大半落水，不曾落水的，也都被海军缴械。原来卢香亭攻进福州时，便即关照海军，请即派舰到峡兜堵截，所以王永泉又吃了这个大亏。他俩在峡兜逃出性命，只得百余残卒，也都衣械不全，急急向泉州奔逃。刚刚过了仙游，忽然前面尘头大起，又是一大队兵士到了。王永泉不知道是何处军队，不觉又是大惊。正是：

福无双至非虚语，祸不单行果又来。

未知王永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王永泉以机诈起家，雄踞福建者数年，督其地者，莫敢撄其锋，终亦败于孙传芳之机诈，天道好还，不其信哉！当王之讨李厚基也，与臧致平、许崇智合谋，团结甚坚，迨许去闽归粤，则又一变而降孙传芳，及孙传芳谋之，则又以攻臧者，再变而为附臧，饥附饱飏，其反复固不殊温侯。然一蹶不可复振，心劳不免日拙，于国既多贻害，于已又宁有得哉？

第一五六回

失厦门臧杨败北　进仙霞万姓哀鸣

却说王永泉、王永彝正在奔逃之间，忽然前面又有一军拦住去路，这路军队不是别人，正是部下的旅长杨化昭，率领本部全军，前来救应。王永泉大喜，当即传令扎下，防堵北来追兵，自己和王永彝、杨化昭回到泉州，召集各旅旅长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反

攻计划。杨化昭竭力主张联络臧致平，再图反攻。王永泉想来别无他法，只得如此决定了。想已忘却围攻厦门时矣。即日派代表去和臧致平接洽。那臧致平自从去年被围，洪兆麟等回粤以后，一面用金钱联络海军，使其不愿再动，一面运动各属民军，围攻泉州，王永泉不得不把围厦的军队调回救援，因此厦门得以解围，如今竭力补充整顿，兵力已大有可观，屡想攻克漳州，回复去年的旧观。无奈这时民军中最有势力的张毅，受了孙传芳联络，已由北京任为第一师长，兼厦门镇守使，无日不想窥取厦门。王献臣本来是宿世冤家，还有一位赖世璜，自由赣粤入闽，也和张毅、王献臣联络成一派，专和厦门做对，此等亦皆反复无常之武人。因此臧致平不能如愿。如今见王永泉派人前来联络，一口便允，绝不提往日围厦之事。代表还报，王永泉极为得意，便部署军队，准备反攻。

再讲卢香亭、李生春两人入了福州，，急电周荫人入省主持。电报发出不久，周荫人已翩然到省。卢香亭急忙问他延平方面的情形，周荫人笑道："昨日三月五日。馨帅探得水口方面，王永泉有大批军械运过，立刻派谢鸿勋暗地截留，一面又派孟昭月把带去的李团缴械，都做得十分秘密，所以省中没有知道。补前文所未写，十分细到，不然，李团何遂一去无下落耶？现在馨帅有令，命我在省中主持一切，你们两人可急把分驻闽北一带王军残部，扫除干净，好请馨帅来省，替出我去攻打泉州。"李生春道："馨帅仍在延平吗？"周荫人道："他暂时不能来省，须等闽北王部肃清，方才可以来呢。"卢、李两人应诺，当即分遣部队，把王永泉留在闽北的残部全都肃清，电省告捷。周荫人得了报告，电请孙传芳来省，自己率队南下，去攻泉州。

王永泉在泉州得此消息，正待派兵迎击，忽然又报张毅、赖世璜奉了孙传芳的电令，率部来攻。王永泉急令所部旅长高义，率队防御，正在支配兵力之间，又见王永彝匆匆进来，见了这几条命令，便夹手夺过，掷于地下道："哥哥还在睡梦之中吗？高义久已和张毅有了接洽，如何还派他去？现在军事形势，已十分危险，哥哥还留恋在这里做什么？万一哥哥必定要和他们死拚，做兄弟的可耐不住，便要辞了哥哥，到上海去咧。"王永泉听了这话，不觉长叹一声，掷笔而起，传令命杨化昭入内，对他说道："我决意到上海去了，所有的军队，都请你代为统带，候臧致平来改编。高义不必叫他到前敌去，可留他守泉州罢。"杨化昭再三劝慰，王永泉笑道："不哭而笑，非真能笑也，哭不出来耳。"我在福建的势力不可为不厚，然而数日之间，一败涂地，可见这事情已非人力所能挽回，分明是有天意在内，此是从项公天亡我也一句化来。我便有本领战胜敌人，决战不胜天意。明明是人谋之不臧，偏要推说天意，将自欺欺天乎？人言王永泉多机诈，果然。我待不走怎的？"杨化昭见他去意已决，便慨然答应。王永泉便把这意思又吩咐了各旅长一番，然后电致臧致平，请其来泉改编。事情办妥以后，便和兄弟王永彝，潜行动身，到上海去了。

臧致平得了王永泉的电报，电令杨化昭放弃泉州，退守同安。杨化昭遵令全部开到同安，只留高义在泉州防守。这时高义的态度十分暧昧，所以杨化昭不曾教他同退。不数日，臧致平自己也到同安，惟好周荫人会合张毅、王献臣、赖世璜各部，来攻同安，臧、杨合力抵御，大战多日，不分胜负。卢香亭向周荫人献计道："如此苦战，不易得胜，不如仍运动海军攻他们之后，一面令漳州方面的驻军，袭击江东、水头一带，断他和厦门

的联络。臧、杨进退无路，必然成擒了。”周荫人然其计，当下派人暗地去运动海军和漳州的民军，同攻厦门。海军因两次攻击厦门，都未得手，现在见周荫人又来约他，生恐仍旧未能得手，大家讨论了一回，忽然思得一计，假意拒绝周荫人的请求，反向他索取截击峡兜时所许的利益。彼此在假意争执之时，暗暗地集合舰队，载着陆战队，星夜去袭厦门。此时臧军全体都在同安，留守厦门的，不过是些少部队，忽见海军来袭，抵敌不住，急忙电请臧致平分兵回救。臧致平大惊，立刻便派刘长胜率领本部军队，回去救援。刘长胜遵令，急急开拔，刚到灌口，前面已有军队截击。刘长胜大惊，赶即派人查明，却是漳州的民军，即令向前冲击。无奈民军甚多，冲突不过，反而损失了不少军士。民军乘势反攻，刘长胜大败，刘长胜变作刘长败矣，一笑。退到洋宅，作急报知臧致平。臧致平得此消息，拍案而起道："刘长胜如此无用，大事去矣。”因急召杨化昭吩咐道："厦门驻军单薄，已半日不得消息，此时必已失守，你可率领所部军队，急急前去击破漳州民军，乘势占领漳州，以备退步。”此时计到退步，殆已知不能抵御北军乎？杨化昭遵令，急忙领兵赶到灌口相近，已和漳州的民军接触。杨化昭大怒，更不放枪射击，立即传令肉搏冲锋。大队兵士，一齐大喊一声，便如潮水一般冲将过去。写得杨化昭勇悍之极。民军虽称勇悍，从来不曾见过这种战法，支持不住，大败而走。杨化昭略略追了数里路，便收兵扎住，打探厦门曾否失守。不多时，探员回报，厦门已入海军之手。杨化昭长叹一声，传令进攻漳州。漳州的民军被杨化昭追赶，急急奔逃，刚才过了长泰，将到安东，长泰城南之一小市镇。忽然前面有大军阻住，前锋相迫，交绥起来。原来这支军队，却是何成浚所部，他因探得漳州空虚，业已袭击占领，派兵来攻漳州民军的后路。杨化昭也赶到，两面夹攻，民军大溃，四散奔走，枪械弃了一地。杨化昭和何成浚见了面，大约谈了几句，杨化昭便要回军仍赴前敌，何成浚留守漳州，布置一切。杨化昭刚到坂头，长泰城东之乡镇。臧致平已因兵少，败了下来。杨化昭上前猛力反攻了一阵，方才把周荫人的军队击退。臧致平对杨化昭道："漳州既被我军占领，此时也只有退守长泰，让我整理队伍，才能反攻咧。”杨化昭称是。臧致平便令杨化昭、刘长胜守住长泰，自已率领残部，回到漳州，整理了几日，散走的溃军，渐渐又来聚集，军势复振。何成浚因是生力军队，情愿开到长泰去作战。这时臧军前线虽然减少了臧致平自己的部队，却增加何成浚的生力军队，因和周荫人又成了相持之局。

周荫人见不能取胜，又想起去年与粤军夹攻的情形，回应二十三回。便派代表往潮、惠和洪兆麟商议，请其派兵北上，攻臧、杨之背。洪兆麟因臧致平占有了漳州，也恐他往南发展来攻自己的背面，造成和中山系军队夹攻自己的局面，而立即应允通电声讨臧、杨，臧、杨有何罪？可供声讨，不过与自己不利耳。率兵北上。好在这时东江的战局，已在停顿之中，滇、桂、黔、粤各军，时有内哄，不能直捣潮、惠，暂时抽调军队，谅还无妨，便拨队向漳州进攻。臧致平腹背受敌，支持不住，又和何、杨等退出漳州，冲过龙岩，占了汀州。周荫人等乘着战胜之威，又率队进迫汀州。臧、杨等都知汀州决不能守，因和何成浚商议道："汀州孤城，万不能坚守，浙江卢子嘉和我们素有接洽，不如冲过江西，，从玉山入浙，不知我兄可肯同行？”何成浚寻思了一回，方道："我想到广东去投中山先生，拟即

率队由江西入粤，不知两兄以为何如？”杨化昭道：“人各有志，既兄志在投奔中山，我们也不敢相强，好在中山与子嘉，都在反直团体之内，何分彼此。”议定之后，便即拔队离汀，何成浚由会昌转入广东去了。

蔡成勋听说臧、杨入赣，便派人接洽改编。臧致平笑道：“蔡成勋何物，岂是用我之人？蔡成勋一庸材耳，宜乎为臧氏所轻。当时严词拒绝。使者道：“两君现在势穷力竭，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如不归顺蔡督，更待何往？倘蔡督派兵兜截，两君虽欲归顺，也不可得咧。’臧致平笑道：“我们人数虽只有五六千之众，然而转战千里，孙传芳竭全省之力来兜截我们，也被我们冲过，何怕什么蔡督？是实事，不是吹牛。蔡督如讲交情，不来拦阻我们，让我们通过到浙江去，我们当然感激不尽，将来总有报答之时。此是讲情理，见自己不是一味恃蛮者。倘必欲相厄，那时实迫处此，只好请蔡督莫怪了。”此是威之以硬，见自己是不怕兜截者。使者见他态度如此决绝，知道多说无用，怏怏而去。臧致平令全军一齐前进，走了一日，忽报前面有蔡军阻止前进。臧致平大怒道：“蔡成勋太不量力，如何敢来阻我？”当下便令杨化昭为前锋，向蔡军猛冲。讲到江西军，在东南各省中，原属最阘茸的军队，自来不耐战斗，如今遇见这位惯玩肉搏的杨化昭，如何抵抗得住？一交绥，便即四散败走。不经战。杨化昭见蔡军很少，十分奇异，叫过捉住的俘虏来问，方知他们是因派来运送军械，并非派来堵截的。杨化昭听了这话，大喜道：“我们正缺械弹，想不到竟有人送来。”当令把夺下的械弹，分发给兵士配用。

这消息报到南昌，江西省城。蔡成勋禁不住大怒道：“臧、杨太无礼义了。我好意接洽改编他们，不愿意也还罢了，如何又劫夺我的军械？此仇不报，有何面目见人？”当即调集大队陆军，在建昌、金溪方面堵截。臧、杨军前卫探得这事，便来向臧致平请示。臧致平得了此报，急和杨化昭商议道：“江西的地势，我们不熟，如敌人用抄袭之法，我们必中其计，现在不如分作三路，你任中锋，教刘长胜担任左翼，我自己任右翼，你如冲得过固好，冲不过，你可稍退，让我们左右两翼，攻击他的侧面，取三面包围之势，定可战胜。即使不能胜，也决不致被他抄袭了。”杨化昭应诺。三人分兵讫，杨化昭中锋先进，在新丰司地方和蔡军接触。蔡军还没见杨军的影子，便枪炮齐发，乱轰一阵。可发一笑。杨化昭却安然处之，并不还击。等到两军相距甚近，方令开枪。才是惯家作用。不一时，愈战愈近，相距不过十余米，杨化昭便令上刺刀冲锋。又玩肉搏的老调儿了。此公真是狠货。兵士齐声大喊，奋勇向蔡军猛扑。蔡军起初还忙不迭的开枪，并乱用机关枪扫射，等到杨军冲过了十字火线，相距只有三四米的光景，早已丢了枪械，纷纷奔逃。杨化那里肯舍？竭力追击，追击蔡军枪械委弃了一地。臧致平、刘长胜又从左右杀来，杀得蔡军更无逃处，溃散得几不成军。臧、杨冲过了建昌、金溪，由江浒、胡坊、河口、广信、玉山，退入浙江的常山。

浙江人民，听说臧、杨的军队入境，恐怕引起战事，一齐电请卢永祥派军防堵。卢永祥那里肯听？臧、杨轻蔡而重卢，亦知卢氏必能重视彼等也。浙江绅商，都藉口饷项困难，情愿集资遣散，一面推代表去见卢永祥。卢永祥道：“我心上何尝不知道浙江财政困难，不能再供给军队的饷项，但我本与臧、杨有约，他今穷而归我，我如拒绝他，或者解散他，不

但有乘人于危之嫌，良心上也如何过得去？”绅董们再三劝解，卢永祥总不肯听，绅董只得怏怏而出。卢永祥当即派人赴衢州常山改编臧、杨军队为一混成旅，并定名为浙江边防军，以臧致平为司令，杨化昭为旅长。

从此直派方面因攻浙联浙的主张不同，曾造成洛阳、南京两大实力派的意见大冲突。这时齐燮元便拿着这事去责备吴佩孚，吴佩孚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便即电致卢永祥，请其即将臧、杨两部遣散，一面电令苏、皖、赣、闽四省监视浙军的行动。浙江各团体也因一时盛传四省攻浙，解决臧、杨的风声，一天紧于一天，都纷纷吁请卢永祥解散臧、杨部队。这种电报，一时如云蒸霞蔚而起。现在把浙江省议会发给卢永祥的一个电报，录在下面，也见当时浙江人民反对之烈了。原电的内容，大意道：“

> 臧、杨入浙，全省人民莫不惊惶失措。度以事理，揆以环境，其不可不另筹解决之理有四，敢为督办陈之。浙江虽为财赋之区，而历年供应浩繁，军费重积，频年以来，渐入窘境，国省各税所入，以应原有各军，已有竭蹶之虑，何能再增负担？一也。臧、杨以不容于闽，见逐于赣，始改就浙江。闽、赣皆与浙省为邻，万一进兵致讨，必致牵动大局，二也。前此和平公约及督办历次宣言，不容客军入境，今收容臧、杨，是实施破坏和平公约之咎，三也。浙江陆军，原有一二两师，益以第四第十，已达四师之数，以固边防，绰有余裕，收容改编，义无可取，四也。务乞俯顺民意，另筹解决之道，浙江三千万人民幸甚。

卢永祥见了这电报，便请省议长沈钧业到公署中去，向他解释道：“兄弟自从到浙江以来，多蒙全浙父老兄弟诚意拥戴，兄弟也处处顾及民意，时时顾及地方。老实说：浙江也差不多可说是我第二故乡了。自从废督的潮流一起，兄弟当即适应潮流，自向全省人民辞职，又蒙全省人民付托我以军事善后督办的重任，半年期满之后，又坚留我继续担任，浙民之爱我如此，我岂有不爱浙民之理？兄弟所以定要收编臧、杨者，也是有我一番至理。馥荪兄沈钧业字。试看目今的直系，驱逐总统，公然贿选，是否是全国人民所共同切齿痛恨的？论理我既是中国国民一分子，当然要尽力反对。此言我不可以不反对。便是浙江人民，也并非居在中国版图之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该努力向这条路上去走。此言浙江人民也不可不反对。何况直系本抱着武力统一的主张，即使我们不反对他，他也决不能轻轻放过，当然还要派兵来攻。此言便不反对，也不能免于一战。我们不反对而仍免不了受战事的损失，何如爽爽快快正言反对，也教他们知道民心尚未全死，知所警惕。此言我们乐得反对。我们既处在不能不反对，不可不反对的地位，他们又处在不肯不攻浙的地位，是战事迟早总不能免。试想浙江现在的实力，怎能对付四省十余万的兵力？仅仅增一臧、杨，我尚嫌他太少，浙江人民，怎么反嫌兵多呢？此言不能收容臧、杨。这番苦心，我又不能明白宣布。一宣布了这层意思，岂不立刻挑动了战事？此言所以不明白宣布之因。馥荪兄！你现为全省人民的代表，务请你代为解释！”一篇话，说得十分透彻。沈钧业原是个忠厚人，听得他如此说，不能辩驳，也是不敢辩驳。当时喏喏而出。

那齐燮元久已想并吞浙江，扩充自己的实力，可恨此次战事，实完全由齐氏一人引起。此时有口可藉，便调集自己所部的第六师全师，黄振魁的第二混成旅，吴恒瓒的第四混成旅，陈调元的第五混成旅，杨春普的第十九师，白宝山的苏军，总计约有四万人的兵力，纷纷向沪宁路和太湖附近一带开动。安徽方面虽然和浙卢并无仇恨，也无野心，只是既同隶直系之下，自不得不派兵助战。江西的蔡成勋，因怕孙传芳压迫的缘故，本来竭力主张和平对浙，这次因臧、杨夺他的军械，又破他堵截之兵，因此迁怒到浙卢身上，也派定杨以来一师人，在玉山边境，乘机窥伺。孙传芳此时已将福建督理的位置，让给周荫人，自己只拥了个闽粤边防督办的虚衔，正想竭力向外发展，另外找一个地盘。他的本意虽在江西，却因名义上总算同隶直系之下，不能不有多少顾忌，所以迟迟未能实行。现在见浙江方面，大有可图，便带领孟昭月、卢香亭、谢鸿勋等六个混成旅，分派三路，窥伺浙江。

浙江方面，防驻衢州的，原为夏兆麟。卢永祥因夏旅系北军精锐，想把他调到北境，攻击江苏，所以驻衢不久，便又令他开驻嘉兴。夏兆麟奉了这调防的命令，当下便令地方上拘集船只，开拔东下。这些民船，行驶很慢，衢州上游开到杭州，虽然说是顺水，每天也只能行驶百来里路，所以每天总在县治所在的地方驻泊。从衢州开到龙游，恰好只有一站路，一站路者，九十里也，浙江上游人，多如此称。将晚时分，夏兆麟到了龙游时，自有一批官绅人等，远远在那里迎接，夏兆麟上岸答访，就有当地绅士的领袖张芬，设筵款待。到了半酣时候，夏兆麟忽然动了征花一兴，主人少不得助助兴致，立刻命把岸沿的交白姝，不论船上岸上的，一律叫来。且住，交白姝究是什么东西？怎么又有船上岸上之别？读者不要性急，且听著书者慢慢道来。原来衢州上游一带的妓女，并没有什么长三么二之分，只有一种船妓，碰和吃酒，出局唱戏，一切都和长三相类，不过没有留客过夜的旧例，所以有卖嘴不卖身的谚语。这种船妓，俗名谓之交白姝。至于何所取义，却没人知道。初时交白姝只准在船上居住，不准购屋置产的，到了光复以后，民国成立，这种恶例取消，他们因舟居危险，而且又不舒畅，才有许多搬在岸上居住。至于交白姝之营业方法，则依然犹昔，并不因一搬到岸上而有什么不同。这龙游地方，原属小县，更兼县城离开水面，还有三四里的旱道，近水一带，只有一个二三百家的市镇，因此船妓的生涯，也并不十分发达。操此业的，总计也不过二十来人。此时听说夏旅长叫局，也有欢喜的，也有害怕的，欢喜的是以为夏旅长叫的局，一定可以多得些赏钱，害怕的是听说夏旅长是个北佬，恐怕不易亲近。可是害怕欢喜，其情形虽不一致，至于不敢不来，来而且快的情形则一。所以条子出去不多时，所有的交白姝，便已一齐叫到。夏旅长虽是粗人，却知风月，少不得要赏识几人，替钱江上游，留点风流趣史。正是：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未知夏兆麟究竟看中何人，如何发生趣史，且看下回分解。

臧、杨入浙而东南战事爆发，江、浙之争，其果以此为导火线乎？曰：否否。卢不附直，虽攻臧、杨而消灭其势力，直亦必出诸一战。纳臧、杨与不纳臧、杨，于东南战事固无与也。矧臧、杨与卢，因为反直分子之一，今臧、杨以势蹙而归卢，卢倘拒之出境，其亦何以对初心乎？更进一步言之，则东南战争，势必不免，与其拒之而自剪其羽翼，何如改编之以为反直之助也。然则吾人岂可以纳臧、杨为卢咎哉？

第一五七回
受贿托倒戈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

却说夏兆麟在席散之后，先打了两圈扑克，输了二三十块钱。这时有个妓女叫阿五的，正立在夏兆麟的背后，夏兆麟因鼻子里闻着一阵阵的香气，忍不住回过头来一看，只见阿五中等身材，圆圆的面孔，虽非绝色，却有几分天真可爱，禁不住伸过手去，将他一把搂在怀中。讲这阿五，原是上回所说胆小意怯，畏惧北佬之一人，受了这等恩遇，只吓得胆战心惊，不敢说话，又不敢挣扎，一时两颊绯红，手足无措，只把那一对又羞又怕的目光，盯着夏兆麟的面上，灼灼注视。夏兆麟见了这样子，更觉可爱，忍不住抱住她的粉颈，热烈地接了两个吻。短短的胡须，刺着阿五的小吻，痛虽不痛，却痒痒地使他接连打了两个寒噤。众人见了这样子，虽不敢大笑，嗤嗤之声，却已彻耳不绝。夏兆麟也觉得眼目太多，有些不好意思，便两手一松，把一个软洋洋、香喷喷、热烘烘的阿五，如此形容，使人发一大噱。放在地下。阿五这时突然离了他的怀中，倒有些坐立不安起来，蓬着头，只顾看着众人发怔。夏兆麟不觉微微一笑，便伸手把刚才输剩放在台子上的七十块钱钞票，向他面前移了一移，分明是赏给他的意思。阿五虽然也猜得一二分，却不敢伸手去接，只是看着钞票，看看夏兆麟，又望望众人。众妓见了这情形，也有好笑的，也有妒忌的，也有歆羡的，也有代他着急的。这时又有一个妓女，名叫凤宝的，在妒忌之中，又带着几分歆羡，正在无机可乘之时，忽见夏兆麟撮着一根卷烟，还没点火，便忙着走上前，划了根火柴，替他点着，又款款的喊了声老爷。夏兆麟点了点头，便在那七十块钱里，拈出两张拾元钞票，递给凤宝，凤宝连忙接过谢赏，凤宝比阿五乖得多了。夏兆麟又把其余五十块钞票，递给阿五，阿五还不敢接，这时旁边有一个绅士，瞧这情形，忙着向阿五道："阿五，你这孩子太不懂了。夏大人赏你的钱，为什么不谢赏"阿五见有人关照他，才伸手接过道谢。此时时候已迟，夏兆麟不能多耽搁，便告辞而去。张芬等少不得恭恭敬敬的送到船上。

次晨开船到了兰溪，兰溪的官绅，少不得也和龙游一般竭诚欢迎。夏兆麟的船还在

半路，便已整排儿的站在码头上迎接。他们以为这样虔诚，方能博夏司令的欢心。按是时夏兼任戒严司令。不料这天刚碰在夏司令不高兴头上，船到码头，不但众人请他的筵会，拒而不受，甚至请见也一律挡驾。众人再三要求，方允出见。众人一见夏司令出来，在众人意中，固不敢直呼其名也。也有鞠躬的，也有长揖的，整排站着的人，高高下下，圆溜溜黑油油的头颅，七上八下的，一齐乱颠。夏司令嘤的一声，众人便似雷轰般应着。夏司令笑一笑，众人又七张八嘴的恭维。一时乱糟糟的几乎不曾把个夏兆麟缠昏了。旁边几个卫兵，知道司令有厌恶之心，也不等众人说话做个小结束，便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如风也似的扶了进去。岸上整排儿站着的官绅，不见了夏司令的影子，兀自打阵儿高声颂祝，无非是夏司令是一路福星，夏司令全省柱石等等说话。话休烦絮，夏司令如此一站一站的到了杭州，见过卢永祥，卢永祥便令他即日开往嘉兴，夏兆麟即日遵令去了。

臧、杨入浙后，仙霞岭一带便由臧、杨防守，比及苏、皖、赣、闽四省，都把重兵纷纷调向浙边，卢永祥也少不得分调兵防御，令臧、杨开拔北上，防守黄渡，自己所部的第十师和何丰林所部的两混成旅俱在沪宁路一带守护。陈乐山所部的第四师，由长兴、宜兴之间进攻，天目山方面，则指定第十师的一部，防止皖军侵入。南部则由浙军潘国纲所部的第一旅郝国玺防守温州、平阳，张载阳所部的第四旅防守处州，潘国纲所部的伍文渊第一旅和张载阳的第三旅、张国威的炮兵团防守仙霞岭和常山，都取守势。第四、第十两师合称第一军，自兼总司令，何丰林的两混成旅及臧、杨部队为第二军，以何丰林为总司令。浙军第一、第二两师为第三军，以第二师长、省长张载阳为总司令，第一师长潘国纲为副司令。

潘国纲、伍文渊、张国威等防地，本来都在余姚、五夫一带，这次得了调守浙边的命令，当即拔队南行。当调遣军队之际，军务厅长范毓灵忽然得了一个消息，急忙来见卢永祥道："仙霞岭一带，督办派那一部军队去守？"卢永祥道："孙传芳北侵，兵力不厚，军械也不甚齐全，不必用强有力的军队去，只派第一、第二两师的一旅去也足够应付了。至于江西的杨以来师，更是不必担心，只一团人便尽够对付了。"范毓灵道："浙军可靠得住？"卢永祥吃惊道："你得了甚么消息？可怕是说浙军不稳吗？"范毓灵尚未回答，卢永祥又道："当时我也曾想到这层，因为浙军是本省部队，恐受了别人的运动，所以我前日已对暄初张载阳字。等说过，此次战争，无论胜败，已决定以浙江交还浙人，现在浙军差不多是替自己作战了，难道还肯带孙传芳进来吗？"子嘉亦是忠厚之人。范毓灵忙道："两位师长倒都是靠得住的，督办休要错疑，我今日得到一个消息，倒不是指他两人。"卢永祥道："是那个？"范毓灵道："我刚才得到一个极秘密的消息，却是指这个人的。"说着，把声音放低，悄悄的说道："听说孙传芳派人送了二十万现款给夏超，夏超已嘱咐张国威乘机叛变了呢！是耶非耶？询之浙人，当有知者，吾不敢断。督办应该防备一二才是！"卢永祥怔了一怔，半晌方道："这话未必的确罢。"子嘉到底是位长者。范毓灵道："我也希望他不的确，不过有了这消息，我们总该有些防备，莫教牵动大局。"老范比老卢乖得多咧。

卢永祥半晌不语。范毓灵正待解释，恰巧潘国纲进来辞行，并请领军械子弹开拔费等类。卢永祥望着范毓灵，委决不下。范毓灵会意，因向潘国纲笑道："子弹已饬照发，

开拔费却一时为难。”潘国纲一怔道：“不知什么时候才有。”范毓灵道：“且看明天罢！”答得空泛。潘国纲道：“且看的话，又是靠不住的，到底明天可有？”范毓灵道：“这个……你不要着急，多少总该有些罢。”答得空泛。潘国纲道：“军情紧急，饷项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务请范厅长转饬财厅，克日照发。”卢永祥道：“潘师长不必着急，范厅长既如此说，明天总可有了。”潘国纲刚要再说，恰巧陈乐山进来，见了潘国纲，便道：“我们这边，已经接触了，你们那边怎样？”潘国纲还不曾回答，陈乐山又道：“贵部现在可是暂由伍文渊节制吗？听说大队仍在江山，不曾扼守仙霞岭，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潘国纲惊疑道：“这是什么缘故？……恐怕还是因闽军的前锋尚远，或许是要兼顾江西罢？”潘国纲才力之薄弱，在此数语可见。陈乐山过潘远矣。陈乐山点头道：“我说伍旅长是熟谙军情的人，总不该如此大意，万一闽军偷过仙霞岭，那时岂不悔之已晚？”渊国纲忙道：“这话很是，我当即刻电令他赶紧扼守仙霞。”恐怕来不及了。卢永祥忙道：“这事如何可以这般疏忽？你赶快拍电给他罢！”潘国纲连忙答应，这时他自觉布置未周，有些内惭，坐不住，便辞了出去。

范毓灵望着他出去，方谓陈乐山道：“你看老潘为什么这般言词闪忽？难道有什么不稳吗？”陈乐山道：“我不曾听到这个消息。不过潘的为人，我很知道，看去不过能力薄弱些罢了，要说他有什么不稳，倒不是这类人。”卢永祥道：“你那面既已接触，又赶回来做什么？”陈乐山做了个手势道：“请督办再发十五万块钱，今天可有吗？”范毓灵忙道：“有有有，你自到财厅去支领就得咧。”潘无而陈则一索十五万，两面相映，使人暗悟。卢永祥道：“你领了钱，就到前线去，不要再耽搁咧。我明天也要到黄渡一带，视察阵线去咧。”陈乐山答应，到财厅领了军饷，便到长兴去了。

第二天卢永祥也到沪宁路一带前线，观察了一回，便仍旧回到杭州。两军在沪宁路及宜兴一带，激战多日，胜负未分。论兵力，苏齐虽比卢永祥要多一倍，无奈苏军不耐战的多，而能战的少。卢、何的军队，却非常勇敢，因此只能扯直，一些分不出高下。至于平阳方面，也是胜负未分。庆元方面，因浙军兵力单薄，被闽军战败，庆元已经失守，不过这一路并非主力，只要东西两路守住，闽军无论如何胜利，也决不敢孤军深入。常山、开化方面，浙军只有第五团一团，江西军虽有一师之众，因浙军素有老虎兵之号，不敢轻进，并不曾接触。这等军队，亏老蔡厚脸派得出来。江山方面，伍文渊正待进扼仙霞岭时，不料孙传芳军已经偷度过岭，已在二十八都江山县南一市镇。掘壕备战，因此伍文渊不敢前进，只在江山城南的旷野上，掘壕防御。九月十三那天，孙军忽然来攻，伍文渊急急率部应战，约莫战了一天，左翼渐渐不济。原来浙军的战略，注重中锋。大约有一团之众，右翼有两营人，左翼却只有一营。孙军这次参加战事的，有三混成旅之众，因探得浙军左翼的防线单薄，便只用两团人牵制住中锋和右翼的兵力，却用全力去压迫左翼。左翼人数甚少，如何支持得住？战了一天，人数已不足一连，一面勉强支撑，一面急急打电话请伍文渊派兵救援。伍文渊又打电话请潘国纲派兵，潘国纲教他派第二团第一营上去，伍文渊只得又打电话给第二团团长，第二团团长又打电话给第一营营长，第一营营长回道：“我虽愿意去，无奈我四个连长都不愿意去，请团长回复司令，另派别的队伍去罢！”第二团团长急道：“这如何使得？左翼现在十分要紧，怎么禁得再另行派兵？电话去，电话

来，一个转折，又要费多少时候，如何还来得及？”营长道：“四个连长不肯去，也叫没法，请团长派第二营或者第三营去罢。”第二团团长没法，只得回复伍文渊。伍文渊又急急打电话向潘国纲请示，潘国纲急令调第六团去接应。第六团又因不是潘国纲的直辖部队，不肯遵令。命令如此不统一，安得不败？按六团系张载阳所部。如此几个周折，前线左翼几个残兵，早已被孙军的炮火扫光。孙军乘机占了左翼阵地，向中锋的后面包抄过来。

那些炮兵中有几个士兵，见敌军抄袭过来，急忙向敌军瞄准，想发炮时，却巧被张国威望见，急忙亲自走上炮台去，喝退炮兵，把炮口瞄准自己浙军的前线，接连就是两炮。那些浙军正因自己发炮并没效力，正在惊疑，忽觉炮声发处，自己队伍中的人，就如潮水也似的倒了下去，再加审辨，才知炮弹是后面来的，知道已有内变，便齐喊一声，不听上官节制，纷纷溃退下去。中锋一溃，右翼也不敢再战，立刻跟着败走，连在后方的第六团也被溃兵冲散，跟着奔逃。浙军威名，扫地尽矣。第五团原是防守常山的，听说江山战败，后路已经被截，也不敢再留，急急绕到衢州，跟着溃逃。一天一夜，奔了一百六七十里，直到龙游，方才休息了三五个钟头，重又撒腿飞跑，浙军威名何在？

此时卢永祥尚在杭州，浙军溃退的第二天，方才接到这个消息，只因电报电话俱已隔绝，得不到详细情形，都说：“浙军全体叛变，倒戈北向，反替孙军做了向导。”卢永祥部下的几个高级军官听了这话，一齐大怒，约齐了来见卢永祥道：“督办待浙江人总算仁至义尽，不料他们这般无良，下此辣手，他无情，我无义，现在我们也顾不得许多，督办千万不要再讲仁义道德的话！”浙军即叛变，与杭人何与？说得无理之极。卢永祥忙道：“你们要怎样呢？”在故意问。众军官道：“还有什么办法！老实说：事已至此，就是我们不干，部下士兵，也要自由行动了。”卢永祥冷笑道：“哦！你们原来想这等坏主意，这不是糟蹋浙江，怕还是糟蹋我罢。我治军二十年，部下的兵士，从来不曾白要过民间一草一木，好好的名誉，料不到今天坏在你们手里，你们果然要这样办，请先枪毙了我再说罢！”卢氏治军之严明，在旧式军人中，确实不易多得。众军官听了这话，更觉愤怒，齐声道：“督办待他们如此仁义，他们可有一点好处报答督办？今天督办有别的命令，便是叫我们去死，我们也都情愿，只有这件事，我们只有对督办不住，要抗违一遭了。”说着，起身要走。卢永祥急忙立起身来，喝令站住。众人只得回头，看他再说些什么话，只见卢永祥沉着脸，厉声问道：“你们果然要这么办，非这么办不行么？”众人齐声道：“今天非这么办不可！”足见怨愤之极。卢永祥大怒，立刻掣出手枪，向自己心头一拍，厉声说道：“好好！请你们枪毙了我罢，我今天还有脸对人吗？”更说不出别的话，写得气愤之极。众人见卢永祥如此大怒，倒都站住脚，不敢动身了。里面有一两个乖巧的，反倒上前劝解道：“督办不必动气，既督办不愿意如此办，应该怎样处置，只顾吩咐就得咧。”卢永祥听了这话，才换过一口气来，喘吁吁的说道：“你们若还承认我是上官，今日便要依我三件事。”众人问那三件事？卢永祥道：“第一件，各军军官，所有眷属，一律在今日送往上海；第二件，各军军官士兵，所欠商家的帐项，一律须在今日还清，不准短少半文；第三件，各军官兵，一律在今夜退出杭州，开往上海。”众军官听了这话，都十分不服，却又不敢违抗，大家默然不语，怒气难平。

正在不能解决之时，恰巧张载阳得了这个消息，赶来请示。众人见了他，都眼中出火，纷纷拔出手枪来，要和他火并。卢永祥急忙拦住，众人虽则住手，却都气忿忿的指着张载阳大骂。张载阳却不慌不忙的向着卢永祥一弯腰便跪了下去。卢永祥慌忙把他扶起道："暄初如何这样？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又不在前敌，如何知道前线的情形？"卢永祥确不失为仁厚之人。张载阳大哭道："浙人久受督办恩荫，那个不想念督办的好处，那个不想报答。不料浙军软弱，逆贼内乱，恶耗传来，令我肝肠寸裂。我职为总司令，不能节制各军，使他们效忠督办，至有此变，这都是载阳之罪，特来向督办请死。"亦是实情实理之言，但事卢如君，未免大失身分耳。卢永祥亦忍不住流下两点老泪，忙安慰他道："暄初不必这样，当初我本有言在先，此次战事，无论胜败，必然把浙江还给浙人，浙军之变，不过自己作弄自己而已，在我并没有什么损失，何必怪你。我现在仍当实践前言，辞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的职务，将浙江交还浙人。暄初是浙江人，此后请好自为之，不要负我交还的一番苦心咧！"张载阳道："我随督办来，仍随督办去，岂肯贪恋权位，受国人的唾骂？"此时除随卢俱去以外，实亦无术可以自辩。众人听了这话，都道："很好，暄初兄，你能这样办，我们原谅你，我们并原谅浙江，想不到浙江还有你这么一个好人。"怨愤如画。张载阳听了这话，十分难受，便即设誓道："张载阳如有一点对不住卢督办的心，将来总须死在敌人之手。"卢永祥忙道："这何必呢。你一去，浙江教谁维持？"张载阳道："无论有人维持，没人维持，我无论如何，总须随督办到上海去。"说着，便别了众人，回到省长公署里，令人去请夏处长，夏超时任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和周总参议来。周凤岐时任警备队总参议。

两人到了省长公署，张载阳先对夏超道："老兄想这省长一席，现在可以达到目的了，在气头上故有此话。现在我决计跟卢督办走了。这省长的事情，就交给你罢。但是据我想来，孙传芳也不是好对付的人，怕没有象子嘉那样仁厚罢。"夏超听了这话，不觉良心发现，惭愧道："既然省长随督办去，我当然也去，如何说这话？"张载阳笑道："你太谦了，不怒而笑，其鄙之深矣。何必客气。定侯兄！夏超字。你自己不知道，外人是怎样咒骂你？"夏超脸一红道：亏他尚能一红。"外人怎样骂我"我自己想来，也并没什么可骂之处哩。"你太夸了。张载阳冷笑道："你自己怎得知道？既你问我，我少不得学给你听，你当初因想做都督，不惜和吕戴之吕公望前为浙江都督。火并，结果戴之虽给你撵走，却便宜了杨督。只因你一点野心，便把一个很好的浙江，送给外省人的手中去了。使现在的浙江成为北佬殖民地，罪魁祸首，就是你定侯兄。现在你因想谋夺省长的位置，又不惜把人格卖给孙馨远。你须知道："督军省长，不过过眼云烟，二十万的款子，更是容易用完。"语音未完。夏超急忙打断他的话头道："省长怎样骂起我来了？"张载阳冷笑道："怎说我骂你？你自己问我，我才学给你听呢，妙妙，不意暄初公有此妙语。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还有呢！"妙妙，不意暄初公有此妙语。周凤歧初时不过静听，此时忙夹着说道："两位却别说闲话，大家谈正经事要紧。"浙人议论谓张国威之倒戈，二团之不战，周亦有嫌疑。张载阳笑道："什么叫正经话？好在我们都是知己朋友，有什么话不可说的？省长的事情，我决意交给定侯兄了。第二师长的事情，请恭选兄周凤歧字。担任了去。此后浙省的事情，全都要仗两位的大力维持，兄弟明天便要随

卢督走了。”夏超、周凤岐齐声道：“省长既随卢督去，我们如何可以独留？”张载阳笑道：“这如何使得！你们也走，浙江岂不是没有人了吗？省城的秩序，还有谁来维持？”妙语妙语。夏超和周凤岐不好再辞，只得答应。意在此耳，何必客气。

次日，张载阳又到督军署中来见卢永祥，其时陈乐山已在那里，彼此见了，心头都有说不出的难过。张载阳问起长宜情形，陈乐山不曾答应，卢永祥替他代答道：“我已令他全部退回嘉兴了，将来还要退守松江。总之我无论如何，决不在浙江境内作战。卢公对浙江人则对得住矣，其如江苏人何？所有在省城里的兵，昨天一夜，也俱给我运完了，我定在今天下午走。暄初兄已决定同行吗？”从容之极。子嘉气度，似亦不易及。张载阳称是。陈乐山忽然问道：“暄初兄把省长的事情交给谁？”张载阳道：“定侯。”陈乐山见说起夏超，咬牙切齿的道：“这反复的逆贼，你怎么还把省长的事情交给他办？我见了他，不用手枪打他两个窟窿，不算性陈。”张载阳怕他真个做出来，倒竭力劝解了一回。

到了下干，卢永祥令没有走的几个卫兵，先到车站上去等着。张载阳道：“督办怎么把兵运完才走？”卢永祥道：“我假使先走，你能保这些兵士不胡闹吗？”做好人便做到底，所谓送佛送上西天也。张载阳听了这话，十分感动。临走的时候，卢永祥独坐着一部汽车，也不跟卫兵。陈乐山忙道：“现在局势吃紧的时候，督办怎么可以这般大意？”卢永祥笑道：“乐山兄太过虑了，难道还有要谋害卢永祥的浙江人吗？”是深信浙江人之语乎？抑自负语也。说着，一径上车走了。众人都十分感动。张载阳、陈乐山等一行人，也随后上车，不一刻，夏超、周凤岐等都赶来送行。陈乐山一见了夏超，勃然大怒，立刻拔出手枪，要结果他的性命。张载阳急忙把陈乐山抱住，代为哀求。陈乐山大怒，指着夏超骂道：“反贼！嘉帅何负于你，你竟下这般辣手？干此卑鄙的事情？你以为孙传芳来了，你有好处吗？老实说，今天先要你到西天佛国去咧，看你可能享用那二十万作孽钱？”说着，便又挣扎着，夺开张载阳的手，掣出手枪，向夏超就放。亏得张载阳不曾放开握住他右臂的手，慌忙把他的右臂一牵，周凤岐便把他的手枪夺下。陈乐山怒气未息，又指着他大骂道：“反贼！反复的小人，你以为这样一反一复，便可以安居高位吗？只怕总有一天反复到自己身上来呢。你以为孙传芳是将来的大恩主吗？恐怕一转眼间，仍要死在他手里咧。”夏超本来总坐着，不曾开口，到此方才说道：“乐山兄！怎样知道我和孙氏有关系呢？你已找得了证据吗？”陈乐山听了这话，不觉又勃然大怒道：’你还强词夺理，我教你到阎罗殿上讨证据去。”说着，猛然摔开了张载阳、周凤岐，拾起手枪，一枪向夏超放去。张载阳赶紧夺住他的手时，早已碰的一声，一颗子弹，飞出枪口。一个人啊呀一声，应声倒地，正是：

未听军前鼙鼓声，先见同室操戈事。

欲知夏超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平心而论，浙江历任军事长官，均尚比较不坏，所以十七年来，各省糜烂不堪，惟浙江一隅，未被兵燹，西子湖边，几成世外之桃源。虽浙江地势，不宜于用武，究亦不能不归功于各军事长官之能顾大局也。卢氏去浙，浙中各界无不惋惜，即仇敌如孙馨远，亦有嘉帅老当益壮，治军饶有经历，我侪分居后辈，允宜若萧曹之规随庶不负嘉帅让浙之心。故终孙氏之任，未有大苛政及民者，亦卢氏感化之功也。惟卢氏知有浙而不知有苏，岂真视浙为故乡，苏为敌国耶？抑何眼光之短浅也哉？

第一五八回

假纪律浙民遭劫 真变化卢督下台

却说陈乐山一时发怒，掣出手枪便向夏超开放，幸喜张载阳的手快，早把陈乐山的手板住，因此枪口一歪，那子弹只射着旁边一个马弁的肩窝，应声倒过。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陈乐山再要开手枪时，卢永祥早已过来拦阻。陈乐山不平道："嘉帅怎的也帮他说话？"卢永祥从容不迫的说道："乐山，你既要杀他，为什么不叫士兵洗劫杭州？"问得奇绝。陈乐山诧异道："这不是你不肯迁怒杭州人民，要特别成全他们吗？"确是奇异。卢永祥道："你以为这事应不应该这么办？"再问一句，还不说明，妙甚。陈乐山道："论理浙人负我，非我们负浙人，便洗劫了也不算罪过，但是嘉帅不忍罢咧。"卢永祥道："你既知我不忍，为什么要杀定侯？"还要再问，奇甚妙甚。陈乐山道："焚掠商民，谓之刑及无辜，当然应该存不忍之心。至于乱臣贼子，则人人得而诛之，有什么不忍？"卢永祥道："你难道说我是为着他个人吗？"陈乐山还不曾回答，卢永祥早又继续说道：至此不容他再回答，又妙。"你杀了他，原不要紧，可是他部下现在也有若干保安队，这种保安队，打仗虽不中用，叫他抢劫商民，可就绰然有余了。你杀了定侯，他们没了主帅，岂有不生变抢劫的道理？你既肯体恤我的不忍之心，不肯叫部下抢劫，怎么又要杀定侯，以累及无辜的商民呢？"叠用几个问句，而意思已极明显。张载阳、周凤岐两人也劝道："既然嘉帅不和他计较，请乐山兄恕了他罢！"陈乐山听了这话，半晌无语，手里的手枪，不觉渐渐的收了回来。周凤岐见事情已经解决，便起身告辞道："凤岐为维持省垣治安起见，只得暂留，等负责有人，再当到上海来亲领教诲。"卢永祥微笑道：微笑者，笑其言不由衷也。"这也不必客气。恭选兄只管请便罢。"周凤岐目视夏超，夏超会意，便起身同辞。陈乐山忽然变色阻止道："恭选尽管请便，定侯兄可对不住，还屈你送我们到上海去。我们相处了这么久，今天我和嘉帅，离开杭州，不知道什么日子，再和定侯兄相会，定侯兄难道连送我们到上海这些情分，也没有了不成？"其言硬中带软，软中有硬，定侯此时可谓难受。夏超无奈，只得又坐了下来。陈乐山又问周凤岐等人道："我们的车子立刻要开了。相见有期，诸位请回罢！"周凤岐等只得告辞而去。

陈乐山立即便命开车。定侯此时，亦危乎殆哉。夏超坐在一旁，不觉变色。此时也有些惧怕了。张载阳心中不忍，再四向陈乐山疏通。陈乐山并不回答，只有微笑而已。不一时，火车已经隆隆开动，夏超着急，向张载阳丢了几个眼色。张载阳忽然得了一计，因急去和卢永祥说道："定侯如不转去，保安队无人统辖，万一发生变乱，省城必遭糜烂，如之奈何？"卢永祥听了这话，瞿然变色道："暄初的话不错，万一保安队因不见定侯而发生变乱，岂不是我害了杭州人民吗？"因急对陈乐山说道："到了艮山门，快叫停车，让定侯下去罢！"陈乐山见卢永祥有命令，不敢不依，只得教火车到艮山站时略停，好让夏超下车。到了艮山站时，车子停住，陈乐山因向夏超道："对不住的很劳你送了这么一程，也不枉我们同事多年，更不枉嘉帅卵翼了你几年了，请从此回去罢！我们相见有期。"说得若嘲若讽，令听者难受。夏超默然，卢永祥、张载阳都催他下去，夏超这才下车，回到公署中，一面发电请孙氏即日来省维持。那些商民绅董，见卢氏已去，知道孙氏必来，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拍几个马屁，也好叫孙督开心，以后可以得些好处，此中山所以主张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欤？盖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道军阀残民者也。争先恐后的发电欢迎。所以孙氏后来开口就是浙民欢迎我来的。究之，欢迎者有几人乎？此时潘国纲还不曾晓得省中情形，到了七里垅中，正待整兵再战，忽然听说省局大变，卢氏已走，不觉大惊，知道作战无用，只得收拾残部退往五夫，保守宁、绍去了。少了许多战事，也未始非受卢氏即时出走之赐。

那孙传芳在福建动身时，曾夸下海口说：明年八月十五，请各位到浙江来观潮，想不到果然应了这话。此时见浙江官绅的欢迎电报，如雪片而来，怎不欢喜，然则只能说浙江官绅欢迎而来耳，决不能说浙人欢迎而来也。何也，浙江人民固不承认欢迎也。立刻电令进攻衢州的第一支队司令孟昭月，兼程而进。讲到孟昭月的部队，服装军械，都还完全，纪律也还不坏，所以孙传芳叫他担任前锋。临行时，又再三交待孟昭月和别的军官："卢氏在浙多年，纪律甚好，浙江人民对他感情，也很不错，现在我们既要想在浙江做事，第一要顺人心，你们切须遵守纪律，要比卢永祥的兵更好，莫要胡乱抢劫，坍我的台！"因此孟昭月等都十分谨慎，不敢让士兵们在外妄动，除在福建胡乱捞些外快，到了浙江以后，果然不曾大烧大抢。可是零碎部队，却难免仍有不规则举动。

有些兵士，因衣服单薄，身上寒冷，便背着草荐上岸，宛然和叫化子一般，那里配得上讲什么军容。更有几件可笑可恨的事儿，不能不趁便记述一下。一件是衢州乡下，有一家人家，正在娶亲，孙军部下，有三个散兵，因不敢在城内打劫，便向乡下捞些油水。恰巧听说这家有人娶亲，便老实不客气的跑了进去。那些客人亲族，以及帮忙打杂鼓吹等人，见了三尊恶煞降临，不敢逗留，立刻卷堂大散，溜之大吉，逃之夭夭，只剩着新娘一人，蒙着红布，呆坐在床沿上。新郎何以也不管？未免太放弃责任了，一笑。三位太爷先到新房里翻了一阵，把些金银手饰和押箱银等，都各塞在腰里，再除下了新娘的红布，觉得品貌实在不错，便老实不客气，把他带到就近山中一个破庙里，爽爽快快的轮奸了三日三夜，还要他丈夫拿出五十块钱来赎回去。真是可恨可杀。他这丈夫也不知那里晦气，损失财物还可，谁料到已经讨进门来的娘子，还要先让给野男子去受用。

一件是出在龙游交白姝的船上。原来那些交白姝因听说北兵到来，早已逃之夭夭，一

个不留，只有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子，还住在船上照看什物。不料这天居然也有一位八太爷光降下来。那位八太爷在船上找花姑娘，北人称妓女为花姑娘。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一时兽欲冲动，无可发泄，便要借他的老家伙来出出火。那老妇如何肯依，忙道："阿呀！我的天哪，我老了呀。"那八太爷笑道："你老了，你几岁？"老妇道："我今年五十六岁咧。"那八太爷笑道："很好很好，你五十六岁，我五十二岁，不是很好的一对吗？老怕什么？好在我又不要你生儿子。"可笑可恨。说着，便动起手来。那老妇原属行家出身，并不是怕羞的人，便杀猪般的大叫起来。好在这里是通商要道，往来的军官很多，恰巧有一个连长经过，听得叫救命之声，急忙赶将进去，才把这尊恶煞吓跑了。

还有一件是出在龙游城里的。这时龙游城内，因大兵过境，所有妇女，早已避往乡下，只有一家人家，母女两个，因自己托大，不曾走匿。有劝那妇人小心的，那妇人毫不为意。一天因为家中的米完了，这时男人怕拉夫，女人怕轮奸，左右领舍，都已无人，只得自己出去设法。不料转来时候，就给两位八太爷碰到了。他们见这妇人虽已徐娘半老，却还白嫩可爱，便一直叮梢盯到他家里。不料又看见了他女儿，他女儿这时刚才十八九岁，正是俗语说的，十八廿三，抵过牡丹。龙游俗谚。那两个丘八，见了这么一个雪白滚壮的少女，如何不动心，便你争我夺的，把母女两个一齐按翻，干将起来。一个已毕，便又更调一个。两个丘八去后，母女俩方才着慌想躲避时，不料那两个丘八，又带领了七八个同类来。母女俩避之不及，只好听着他们播弄。一批去了一批来，竟把母女俩弄得腹大如鼓，一齐呜呼哀哉了。不但可笑可恨，而且可杀。

还有兰溪王家码头，有一个女子，已将出嫁，不料孙传芳的贵部到来，这些八太爷都如猎狗似的，东一嗅，西一闻的，寻觅妇女，想不到这位女郎，竟被他们嗅着了。第一次进去了三个丘八，那女子知道决不能免，便悉听他们所为。不料三个刚去，四个又来。四个未毕，又来了三个，床面前整排的坐着，莫不跃跃欲试。这女子知道自己必死，诈说要小解，那群野狗子性的混帐丘八，见她赤着身子，料情她逃不到那里去，便暂时放她起来。那女子竟开后门，赤身跳入兰江中溺死了。可杀可恨可剐。

这一类事情也不知有多少。总计这一次遇兵，兰溪妇女死得最多，约莫有三四十人，龙游也有十多个，衢州倒不曾听到有奸死的。建德以下，作者虽不曾调查，想来也不在少数。看官们想想，这类军队，还配得上纪律吗？可是孙传芳既处处向人夸口，自己的军队如何好如何好，这些所谓浙江的官绅们，本来只知大帅长，大帅短的拍马屁，那里还敢说这些事情，只有顺着他的意思，随口恭维几句。那孙传芳真个如同丈八灯台，照不见自己，深信自己的部队，果然纪律严明，比卢永祥的部下更好了。

自从接到省中官绅的欢迎电报，即刻赶到杭州，不料他刚到的这一天，西湖中忽然发现了一件无大不大的大事。西湖十景中雷峰夕照的雷峰塔，忽然平空坍倒，一时议论纷纷，也有说雷峰本名卢妃，该应在卢永祥倒的，也有人说孙传芳不吉利的，孙氏却毫不在意。这时杭州有几家报馆，孙军虽到，他们却仍旧做他拥护卢永祥，攻击直系的评论，各报几乎完全一致，而尤以浙江民报最为激烈。有一家叫杭州报的，因为做了一篇

欢迎孙传芳的文章，整时不受攻击，都骂为婊子式的日报，各处尽皆贴着不要看婊子妓女也。式的杭州报。杭州报的销路，意因此一落千丈，也可见那时的人心向背了。这些官绅们，偏要借着公团的招牌，伪托人民的公意，欢迎孙氏，孙氏也是不怕肉麻，居然口口声声，说什么浙人欢迎我来，岂不可笑？非但可笑，而且可丑。

但在这时，却另有一桩小事，很值得记载的。那孙传芳到了杭州，到督办公署中一看，只见公家的东西，无论器具案卷，不曾少一些，连着案上的纸墨笔砚，以至一切什用之物，也都好好的放着。拿着薄册一对，居然一点不少，真是难得。不觉十分叹服。因回顾诸位侍从道："卢嘉帅军界前辈，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办得这么有精神，有操守，我们比他年纪轻，要是搅不过他，岂不受浙人的笑骂？以后我们务须格外留意才好。"孙氏在浙，其敷衍浙人之功夫，十分周到，如竟言浙江为其第二故乡，又处处抱定大浙江主义，皆其联络浙人之一斑也。侍从莫不肃然。孙传芳把事情大略布置了一布置，又和夏超碰了一次头，便到嘉兴去督战了。

这时卢军已退守松江，在那里指挥的是陈乐山部的旅长王宾，陈乐山自己率领夏兆麟旅在黄渡方面，协助杨化昭作战。不料松江的后路明星桥被孙传芳军所袭，王宾死战了一天，等得卢永祥派援兵打通明星桥的交通时，不知如何，王宾竟已弃了松江，逃回上海。卢永祥治军素严，见王宾没有得到命令，便自动退兵，认为不遵调度，即刻要将他枪决。虽经臧致平力保，仍然受了严重的处分，将他免职。陈乐山因王宾是自己十余年至好，卢永祥并未和他商量，便将他免职，十分不悦。恰巧这日他因回到上海来看他的姨太太金小宝，对他说起此事。金小宝冷笑道："他要杀你的朋友，也不通知你，他的眼睛里，还有你吗？依我说，你也不必再替他出什么死力了，乐得刮一票钱，和我同到外国去玩玩，岂不胜在炮火中冒危险？"陈乐山素来最宠爱这位姨太太，凡是他说的话，无有不听从的，这次又正衔恨卢永祥，渐有不服调度之心。

讲到陈乐山娶这位姨太太，中间却也夹着一大段趣史。据闻这位姨太太金小宝，原是上海堂子中人，有名的金刚队中人物。陈乐山爱她已久，正在竭力讨她欢心，想把她藏之金屋的时候，不料上海有一个姓成的阔大少爷，也和他同向一个目标进攻，这期间，两雄不并栖，当然时有争执。金小宝功夫甚好，两面都敷衍得十分到家。可是他在心坎儿上盘算起来，这面虽是师长，名誉金钱两项，却万万敌不过成少爷，因此也情愿跟成而不愿跟陈。不过对着陈氏面上，仍是十分敷衍，总催他赶紧设法。又说她母亲十分爱钱，万一不早为之计，被成少爷运动了去时，自己便也无法抵抗了。陈乐山听了这话，当然非常窝心，便抓出大批宦囊，在金小宝母亲面前，竭力运动。无奈成家的钱比他更多，因此白费了一番心，结果还是被成少爷夺了去。陈乐山如何不气，在着金小宝过门的那一天，几乎气得半死，甚至连饭也吃不下。不料不上一年，成少爷忽然为什么事，和金小宝脱离关系。金小宝空床难守，少不得还要找个对头。陈乐山得此消息，立刻托人运动，仍要娶他为妾。金小宝想：他到底是个师长，只要自己运气好些，或者竟由师长而督军，由督军而巡阅，由巡阅而大总统，那时不但自己可以享受总统夫人的荣耀，便是发个几十万几百万的小财，也不算什么稀罕，因此便决定嫁他。在陈乐山初心，以为佳人已属沙吒利，从此萧郎是路人，对于小宝的一段野心，早已冰消雪冷，谁知居然还有

堕欢重拾，破镜再圆的日子，心中如何不喜，立刻在上海寻了一所洋房，挂灯结彩，迎娶新姨太太，而且特别加多仪仗，在成家的四面，兜一个圈子，气气成家，以吐昔日被夺的那口恶气。自从金小宝过门以后，一个英雄，一个美人，真个恩爱缠绵，十分甜蜜。现在陈乐山既然信了枕边情话，对于卢氏益发不服指挥。他部下的旅长夏兆麟，当然也跟着变心了。

最奇怪的，那杨化昭本属千生万死，奔到浙江，来投卢氏的，到了这时，竟也有些抗命起来。卢氏本是忠厚长者，并不曾知他们都已怀了二心，所以还在希望夺回松江，他一面连电催促广东的孙中山，奉天的张作霖，赶紧实行讨曹，使直系不能专对东南，一面派臧致平反攻松江，何丰林向莘庄进攻。又因黄渡方面战事，现在停顿之中，莘庄的形势吃紧，便令陈乐山部开到莘庄助战，不料乐山实行抗命起来。武人之不足靠也如此，一叹。卢永祥见一个忠心耿耿的陈乐山，忽然变了样子，还不晓是何缘故，十分诧异。当下想了一个方法，在龙华总司令部，召集各重要军官，开军事会议，决定战守的方针，何丰林、臧致平、陈乐山、朱声广、卢所部第十师之旅长。杨化昭、夏兆麟等一干重要军官，莫不到席。卢永祥报告战情毕，便征求各人对于战局的意见。臧致平先发言道："我军现在尚有四万余人，集中兵力，来防守上海附近的地方，无论如何，总不至失败。再则子弹方面，兵工厂中现在日夜赶造，决不致有缺少之虑。三则现在孙中山先生已联合唐继尧等，预备北伐，奉方张雨亭，也已向直隶动员，直系内失人心，外迫强敌，决不能持久。我军只要坚持到底，不出两三个月，直系内部，必然会发生内变，直系未发生内变，自己内部倒已发生内变，事之难料也如此。那时不但浙江可复，便是江苏也在我们掌握之中了。"惜陈乐山、杨化昭诸人不能从其计，否则东南半壁，何至落孙氏之手，以致累起战事哉？何丰林听了这话，也立起道："刚才臧司令所说的话，确是深明大局之谈，我们想到臧司令以数千之众，困守厦门，抗五路数万之众，竟能够维持到一年多之久，他的见识经验，必然在我们之上，因此兄弟主张遵照他所说的办法，坚持到底，诸位以为如何？"陈乐山、杨化昭、朱声广、夏兆麟俱各默然无语。卢永祥见他们不开口，便又问道："诸位不说，大概是没有疑义了。"一句话还不曾完，陈乐山突然起立道："坚持到底不打紧，只不知道可要作战？"也作假胡涂吗？卢永祥诧异道："你说什么话？坚持到底，当然是要作战，不作战，如何能坚持？"陈乐山道："既要作战，不知派谁去？"臧致平插口道："这何须问得，当然还是我们去，难道教老百姓去不成？"陈乐山冷笑道："你去，我是不去。"卢永祥、何丰林一齐变色道："乐山兄，你如何说这话？"陈乐山道："我的兵也打完了。兵是你的吗？怎么去得？老实说一句，诸位也不要动气，现在这战局，莫要说坚持到底，恐怕要坚持一日也难了。与其死战而多死些官兵，何如老实少战几次，可以多保全几条贱命呢。"也有他的理由。夏兆麟也跟着起立说道："奉天军队虽已出动，但是决不是直系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至西南方面，更是不济，天天嚷北伐，连个东江的陈炯明也打他不败，还想他们劳师千里的助我作战么？以我之见，也是不战为上。"杨化昭、朱声广也一齐附和，赞成不战。臧致平再三解释，众人都不肯听。卢永祥冷笑一声道："不论主战主和，都是一个办法，我也没什么成见，请诸位暂时各回防地，我只要对得国家人民住，对得住诸位就完了。"

众人散去以后，臧致平和何丰林都还不曾走。卢永祥见他们两人的神色也很颓丧，因笑道："你两位有心事吗？其实这种事也很寻常，大不了我们即刻走路而已。"何丰林叹了一口气道："还有什么话？这时除却走之一法，也没别的计划了。"臧致平默然。卢永祥道："怎么？兄还不曾决定宗旨吗？我是已很坚决了。无论两位的主张怎样，我决意走了。"说着，便命人请秘书草下野通电。臧致平忙道："我们三人去则同去，留则同留，那里有让你独自下野之理？光是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办法吗？"卢永祥道："那更好了。"说着，又想了一想道："那朱声广不知为什么，也变起心来？"臧致平道："我是早已听说，小徐现在上海，很想利用我们队伍，出来活动一下，他们大概受了徐树铮的运动要拥护他做领袖呢。不然，乐山等对直系又无好感，何以态度决裂得恁快呢？"此是补笔兼伏笔。安知尚有枕边告状一幕趣剧呢？卢永祥笑了一笑，更不下什么断语。不一回，秘书把通电稿送来，卢永祥便和何、臧两人盖章拍发，三人便同时下野，假道日本，同到奉天去了。正是：

人情变化浑难测，昨日今朝大不同。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谋及妇人宜其死，千古奉为至言。陈乐山追随卢氏，耿耿忠心，可贯金石，方其劫夏超于车中，慷慨奋发，何其忠且勇也？逮王宾案作，爱妾陈词，转瞬而态度遂变，虽不至于杀身，而人格丧失，名誉扫地，亦不可谓非爱妾之赐已。

第一五九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山宣言北伐

却说卢永祥、何丰林、臧致平三人下野以后，战局的形势，大为变化。奉天和广东都是反曹助卢的，当然各有举动。那广东方面，东江的战事，因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成了相持之局。吴佩孚见陈炯明不能得志，命广西的陆荣廷，江西的方本仁，克日攻粤，也俱没有效果。沈鸿英不但不能助陈，反又降了中山先生，回桂攻击陆荣廷，因此吴佩孚方面，不但失了一臂之助，而且增加了一个敌人。沈鸿英之反复，亦民国军阀中所罕见。至于广东方面，因财政困难，北伐的事业又极重要，不能不勉力筹措。这时财政当局，因拟统一马路旁铺业权，与改良马路起见，征办一种铺底捐，凡马路两旁的店铺，依照铺底价值，缴费二成，以作在马路旁营业的代价。此外又有租捐，特种药品捐，珠宝玉石捐，仪仗

捐等，各商店一齐团结反对，并接洽以总罢市为对付。一面召集全市商团与附近各乡团，以联防为名，集中广州，向当局警戒。此时广东省长徐绍桢已经去职，但是对于国事，仍然十分当心。他听了这个消息，恐怕影响治安，急忙出任调停，商界方面，便提出七个条件：

一、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

二、取消租捐。

三、取消特种药品捐。

四、取消其他一切拟办之苛捐。

五、军队出驻市外。

六、交回各江封用之轮船，以利交通。

七、免财政厅长陈其瑗职。

徐绍桢调停了几天，广东省长杨庶堪，方才发出布告，取消马路统一业权案。商界方面因没有永久两字，不肯承认，非要达到永久取消的目的不可。徐绍桢只得又向两方面竭力磋商，方才由杨庶堪答应增加永久取消字样，其他各项杂税，也一律取消。这风潮总算这样完结了。那些开到广州市的商团乡团，原是为总罢市的后援而来的，现在见事情解决，便各纷纷回防。这时各团代表，又开会设立联防总办事处，不料这一个举动，早已起了野心家利用之心，因前商会会长陈廉伯，私向挪威购买大批军械一案，遂酿成各地的大罢市，和商团与驻军的冲突，甚而牵动到外交，只看九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对外的宣言，就可以知道了，那宣言的原文道：

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开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后，予即疑彼之叛国行动，有英国之帝国主义为其后盾。但余不欲深信，因英国工党今方执政，该党于会议中及政纲中，曾屡次表示同情于被压迫之民族。故予当时常希望此工党政府，既已握权在手，或能实行其所表示，至少抛弃从前以祸害耻辱积压于中国之炮舰政策，而在中国创始一国际公道时代，即相传为英工党政治理想中之原则者。不意八月二十九日，英总领事致公文于我政府，声称沙面领团“抗争对一无防御的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末段数语，则无异宣战。其文曰：“予现接上级英海军官通告，谓彼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有用之英海军队，立即行动。”兹我政府拒绝“对一无防御之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之妄言。须知我政府对于广州全市，或因不得已而有此举动之处，只有西关郭外之一部，而此处实为陈廉伯叛党之武装根据地。此项妄言所从出之方面，乃包含新加坡屠杀事件，及阿立察（印度）、埃及、爱尔兰等处残杀行为之作者在内，故实为帝国主义热狂之总表现。他国姑勿论，最近在我国之万县英海军，非欲炮击一无防御之城市，直至我同胞二人被捕，不经审判，立即枪毙，以满足帝国主义之凶暴，而始免于一击乎？然则是否因此种暴举，可以行诸一软弱不统一之国家而无碍，故又欲施诸别一中国之城市当局欤？惟予觉此项帝国主义的英国之挑战，其中殆含有更恶之意味。试观十二年来，帝国主义各强

国于外交上、精神上以及种种借款，始终一致的赞助反革命，则吾人欲观此项帝国主义之行动，为并非企图毁坏吾之国民党政府，殆不可行。盖今有对我政府之公然叛抗举动，其领袖为在华英帝国主义最有力机关之一代理人。我政府谋施对付此次叛抗举动之唯一有力方法，而所谓英国工党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吓，此是何意味乎？盖帝国主义所欲毁坏之国民党政府，乃我国中唯一努力图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御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国之炮欲对之而发射。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

这件风潮，后来由范石生、廖行超两人的调停，总算得到一个解决。后来又因被陈廉伯利用，曾经过一次大变，此是后话，按下不提。

却说中山先生因东南东北的战事，俱已爆发，时时召集各要人讨论北伐的计划。这一天正在开会之际，忽然传报石青阳来见。原来石青阳自从熊克武失败后，因在四川没有立足之地，不能不到别省去暂住。后来知道熊克武在云南、贵州边境，便也到云南去依唐继尧。那唐继尧本有图川之志，听说石青阳来滇，倒也很表欢迎，立刻请他到省城相会。石青阳到了省城，唐继尧已派代表来迎，石青阳到了唐继尧的署中，继尧立刻出来，一见青阳，便欢然若旧相识。坐下以后，青阳约略问了些云南现状，又大约把川中所以失败的原因说了一遍。唐继尧叹息道："锦帆兄是我们的老友，我无日不希望他能戡定全川，驱除北方的势力，为我西南各省张目，不料垂成的事业，又复失败，真是可惜！"石青阳笑道："桑榆之收，未必无期，尚须看锦帆的努力耳。"唐继尧也笑道："但能如此方好。"石青阳道："话虽如此，但以我的目光看来，熊君决不能重入四川，恐怕这天府之区，完全要入于吴佩孚的掌握之中咧。"妙妙。石青阳大有说士之风。唐继尧道："何以见得？"石青阳道："吴佩孚素抱武力统一主义，对于四川，早已处心积虑，希望并入他的版图。他现据有全国之半的地盘，实力雄厚，那个是他敌手？以奉张之强，兵力之厚，不值他的一击，何况区区一旅之众，岂能抗半国之兵。所以我料熊君必不能再入四川，作云南各省的屏蔽，而吴佩孚的必然据有四川地盘，也在意料之中咧。"妙妙。石青阳大有说士之风。唐继尧愕然道："此言恐怕也未必可靠。武力统一，不过是一句话罢咧，实际上怎能做得到呢？"石青阳笑道："我们不必说他做得到做不到，却先把现在的大势来较论一下。吴佩孚现有的地盘，是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湖北、江西、福建等九省，还有热、察、绥、京兆等特别区域。四川与湖南，实际上也不啻他附庸。与吴为敌的，只有奉张，浙卢，粤孙，和黔、滇等省而已。浙卢现在受了苏、皖、赣、闽四省的监视，自保尚且不暇，那里还讲的到向外发展？浙卢不能为吴之患一。奉张虽称雄关外，然而一直隶之兵，已足当之，要想入关，也是大难大难。奉张又不足为吴之患二。粤孙东江之乱尚不能平，更无暇北伐。粤孙更不足为吴之患三。吴现在只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兵力，再加以亲吴的川军，已不止有二十万大兵，以图四川一省，何难一鼓而平？四川不难一鼓而平一。四川平定之后，出一支兵南入贵州，更由湖南出兵西趋，以夹击之势，攻一贫弱的贵州，何愁不

能克日戡定？贵州又不足平二。川、黔俱平之后，合击云南，蓂赓兄虽然智勇冠天下，恐怕未必能抗豫、陕、鄂、川、湘、黔六省之兵。云南又不足平三。云南得手而后，由湘出兵，以拊广西之背，云南出兵，以搠广西之腹，广西也必不能抗。广西又不足平四。西南各省既定，一广东何能孤立？孙中山也惟有出国西游，再图机会了。此言广东又不足平五。西南全平之后，解决浙卢，更是不费吹灰之力。浙江又不足平六。那时竭全国之力以东趋，奉张又岂能独免？奉张又不足平七。蓂赓兄，你看这武力统一的计划，能不能够实现？"以上一大篇说词，三层说天下之大势，直已优胜，次论各省之削平，以鼓起滇唐之忧虑，甚妙。唐继尧默然半晌，又道："如此说，我兄将如何对付？"不先决自己对付之策，而先问石青阳对付之策，亦妙。盖石青阳如有解决之法，则己亦不必忧矣。石青阳笑道："我不过一光身而已，并没什么地盘，还讲什么对付的方法。能够在国内住一天，便住一天，在四川不能立足，可到别省，别省又不能立足，可去国外。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计较什么对付。"妙甚，自己之不用计较对付，正是反激唐之不可不力谋对付也。唐继尧想了一回道："吴佩孚能联合各省的力量，以实行他武力统一的政策，我们各省，也何尝不可联络起来以对抗吴氏？"渐渐上了道儿。石青阳笑道："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言之非艰，行之维艰，结果也不过是一种空气而已。试看这次锦帆在四川失败，谁肯助他一臂之力，当他胜利时，胡若愚还肯卖力，等到一次战败，大家又都袖手旁观，想保全自己的实力了。其实北军方计划各个击破，想保全自己的实力，结果也不过是空想而已。"妙甚妙甚。唐继尧奋然说道："那有这话？我今偏要出人意料之外，竭全力来助锦帆重入成都，驱除北方势力。"上了道儿了。石青阳笑道："兄果有此决心，也非独力能任之事，必须西南各省，大家团结起来，方能成为一种绝大势力呢。果然蓂赓兄这计划能够实现，不说是自己的计划，反说是唐的计划，使他格外努力，妙。不但可以保持西南的力量，而且还可以窥取中原，覆灭曹、吴咧。"又歆之以利。唐继尧道："我的主张已经决定了，我兄能否助我一臂之力，代我和熊君与贵州刘君接洽，共同组织一个联军，以抗四川的侵略？"石青阳慨然道："既然蓂赓兄肯做此大义之举，兄弟岂有不帮忙之理？我当即日到贵州，和锦帆兄接洽便了。"唐继尧大喜。

石青阳住了一日，便往贵州和刘显世磋商。刘显世当然也没有不赞成之理。滇、黔两省说妥以后，方来和熊克武说明，熊克武更是喜欢。当下便组织一个川滇黔联军总司令部，以图进占四川，向外发展。这计划告成以后，石青阳便又跑到广东来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孙中山先生原是只求国家人民有利，不讲私人权利如何的，见他们肯北伐曹、吴，立刻便引为同志，并推唐继尧为副元帅，以便率军北伐，便宜处理一切。这时因东南的形势紧张，所以石青阳又以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代表的名义，来请师期。这时中山已决定北伐，当时便即拟定了一个北伐宣言，原文道：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暨满洲征服阶级，本已得所藉手，以从事于目的之贯彻。假使吾党当时能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以肃清反革命势力，则十三年来政治根本，当已确定，国民经济教育荦荦诸端，当已积极进行。革命之目的纵未能完全达到，然

不失正鹄，以日跻于光明，则有断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岂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恶势力，以北京为巢窝，而流毒被于各省。间有号称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者，则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与之同腐，以酿成今日分崩离析之局，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矣。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证之民国二年之际，袁世凯将欲摧残革命党以遂其帝制自为之欲，则有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于此时成立，以二万万五千万元供其战费。自是厥后，历冯国璋、徐世昌诸人，凡一度用兵于国内，以摧残异己，则必有一度之大借款，资其挥霍。及乎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悬不决之金佛郎案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命令出师北向，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继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本党之职任，即为实行主义而奋斗。故敢谨告于国民及友军曰：吾人颠覆北洋军阀之后，必将要求现时必需之各种具体条件之实现，以为实行最终目的三民主义之初步。此次爆发之国内战争，本党因反对军阀而参加之，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尤在对外代表国家利益，要求从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盖必先令中国出此不平等之国际地位，然后下列之具体目的，方有实现之可能也。

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得充分发展。

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

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高，商业始有繁盛之新机。

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

六、中国新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实行于一切租界，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藉。

凡此一切，当能造成巩固之经济基础，以统一全国，实现真正之民权制度，以谋平民群众之幸福。故国民处此战争之时，尤当亟起而反抗军阀，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纲实现，以为实行三民主义之第一步。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此外又下了三个命令道：

去岁曹锟骫法行贿，渎乱选举，僭窃名器，自知倒行逆施，为大义所不容，乃与吴佩孚同恶相济，以卖国所得，为穷兵黩武之用，藉以摧残正类，消除异己，流毒川、闽，四海同愤。近复嗾其鹰犬，躏突浙江，东南富庶，横罹锋镝，似此穷凶极戾，诚邦家之大憝，国民之公仇。比年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烈矣，探其乱本，皆由此等狐鼠凭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丘墟。本大元帅夙以讨贼戡乱为职志，十年之秋，视师桂林；十一年之夏，出师江右。所欲为国民剪此蟊贼，不图宵小窃发，师行顿挫，遂不得不从事扫除内孽，绥辑乱余。今者烽烟虽未靖于东江，而大战之机，已发于东南，渐及东北，不能不权其缓急轻重。古人有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故遂刻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此战酝酿于去岁之秋，而爆发于今日，各方并举，无所谓南北之分，只有顺逆之辨，凡卖国殃民、多行不义者，悉不期而附于曹、吴诸贼。反之抱持正义、以澄清天下自任者，亦必不期而趋集于义师旗帜之下。民国存亡，决于此战，其间绝无中立之地，亦绝无可以旁观之人。凡我各省将帅，平时薄物细故，悉当弃置，集其精力，从事破贼，露布一到，即当克期会师。凡我全国人民，应破除苟安姑息之见，激励勇气，为国牺牲，军民同心，以当大敌，务使曹、吴诸贼，次第伏法，尽摧军阀，实现民治。十三年来丧乱之局，于兹敉平，百年治安大计，从此开始。永奠和平，力致富强，有厚望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九月五日。

本大元帅于去岁之春，重莅广州，北望中原，国本未宁，危机四布，而肘腋之地，伏莽纵横，乘隙思逞，始欲动之以大义，结之以忠信，故倡和平统一之议，以期消弭战祸，扶植民本。不图北方跋扈武人曹锟、吴佩孚等，方俗穷兵黩武，摧锄异己，以遂其僭窃之谋，乃勾结我叛兵，调唆我新附，资以饷械，嗾其变乱，遂使百粤悉罹兵燹，北江群寇，峰拥而至，东江叛兵，乘时蠢动。西江南路，跳梁亦并进。当此之时，以一隅之地，撑四面之敌，赖诸将士之戮力，人民之同心，兵锋所指，群贼崩溃，广州根本之地，危而复安。在将士劳于征战，喘息不遑，在人民疲于负担，筋力易敝。然革命军不屈不挠之精神，已渐为海内所认识矣。曹、吴诸贼，既不获逞于粤，日暮途远，始窃名器以自娱，于是有骫法行贿，渎乱选举之事。反对之声，遍于全国，正义公理，本足以褫奸宄之魄，然天讨未申，元凶稽戮，转足以坚其盗憎主人之念。湖南讨贼军入定湘中，四川讨贼军规复重庆，形势甫展，而大功未就。曹、吴诸贼，乃益无忌惮，既吮血于福建，遂磨牙于浙江，因以有东南之战

事。逆料此战事，且将由东南而渐及于东北。去岁贿选时代所酝酿之大战，至此已一发而不可遏。以全国言，一切变乱之原动力，在于曹、吴，其他小丑，不过依附以求生存，苟能锄去曹、吴，则乱源自息。以广东言，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逞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职此之故，本大元帅已明令诸将，一致北向讨贼，并克日移大本营于韶州，以资统率。当与诸军会师长江，饮马黄河，以定中原。其后方留守之事，责诸有司。去岁以来，百粤人民，供亿军费，负担綦重，用兵之际，吏治财政，动受牵掣，所以苦吾父老兄弟者甚至。然存正统于将绝，树革命之模型，吾父老子弟所有造于国者亦甚大，当此全国鼎沸之日，吾父老子弟，尤当蹈厉奋发，为民前驱，扫除军阀，实现民治，在此一举，其各勉旃！毋忽。九月五日。

最近数十年来，中国受列强帝国主义之侵略，渐沦于次殖民地，而满洲政府仍牢守其民族之特权阶级，与君主之专制政治，中国人民虽欲自救，其道无由。文乃率导同志，致力革命，以肇建中华民国，尔来十有三年矣。原革命之目的，在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以独立自由于大地之上，此与帝国主义，如水火之不相容。故帝国主义，遂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反动。军阀既有帝国主义为之后援，乃悍然蔑视国民，破坏民国，而无所忌惮。革命党人与之为殊死战，而大多数人民，仍守其不问国事之习，坐视不为之所，于是革命党人，往往势孤而至于蹉跌。十三年来，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其端实系于此。广东与革命关系最深，其革命担负亦最重，元年以来，国事未宁，广东人民亦不能得一日之安。九年之冬，粤军返旆，宜若得所藉手，以完革命之志事，而曾不须臾，典兵者已为北洋军阀所勾引，遂以有十一年六月之叛乱。至十二年正月，藉滇、桂诸军之力，仅得讨平，然除孽犹蜂聚于东江，新附复反侧于肘腋。曹锟、吴佩孚遂乘间抵隙，嗾赣军入寇北江一带。西江南路亦同时啸起，广州一隅，几成坐困。文率诸军，四围冲击，虽所向摧破，莫能为患。然转输供亿，苦我广东父老昆弟至矣。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掣，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败，此尤足令广东人民叹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徬徨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于革命主义无与。若以现状之未善，而谤及于主义之本身，以反对革命政府之存在，则革命政府，为拥护其主义计，不得不谋压此等反对企图，而使之消灭。三十余年来，文与诸同志实行革命主义，不恤与举世为敌，微特满洲政府之淫威，不足撄吾

怀抱，即举世之讪笑咒诅，以大逆无道等等恶名相加，亦夷然不以为意，此广东人民所尤稔知者也。故为广东人民计，为商民计，莫若拥护革命政府，实行革命主义，同时与革命政府，协商改善革命之进行方法。盖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问国事之习，不与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遂生隔膜。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特郑重明白宣布如下：（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决心实行，广东人民，当知关于革命之进行方法，革命政府不难徇人民之意向，从事改组。惟我广东人民，对于革命之主义，当以热诚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实现，庶几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当大敌。十三年来未就之绪，于以告成。中华民国实嘉赖之。

各省人民，听说中山誓师北伐，都延颈盼望，巴不得革命军早到。正是：

大地干戈无了日，万民端望义师来。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毒蛇螫手，壮士断腕。民国成立，经十余年，而民困益甚者，无他，革命之功，未能彻底，犹之毒蛇噬人，手已螫而腕不忍断，寖假且毒蔓全身，不可救药也。读孙先生北伐宣言及布告，所谓不忍黩武，而不得不用兵之苦衷，胥剖晰明白，人民无不爱和平，知北伐之目的端在和平，当无不憬悟奋起，共襄义师者，北伐成功，基于是矣。

第一六〇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却说吴佩孚在洛阳，除练兵以外就是搜刮军饷，因他料到直、奉再战，决不能免，所以不能不未雨绸缪，先积蓄个数千数百万元，以备一有事情可作为战费。积蓄以为战费，较之积蓄以为私财者何如？所以那时的财长，除却筹措政费军费以外，还须筹一笔预备战费，委实也不易做。至于这时的内阁总理，还是孙宝琦，财政总长是王克敏，孙宝琦和王克敏，原有意见，共事少久，意见愈多，纠纷愈甚。双方借端为难，已非一日。如此政府，安望其能建

设。讲到两人所以如此冲突的原因，却在孙阁成立之时，王克敏为保定派的中坚人物，高凌蔚内阁刚倒的时候，王克敏立刻奔走洛阳，竭力拉拢，自以为内阁总理，无论属之何人，这财政总长一席，总逃不出自己掌握之中。欲话说的好："一朝天子一朝臣，"孙宝琦既做了总理，当然要拉拢他自己相信的人来担任这重要的财揆，才能放心，所以把王克敏维持阳历年关的功劳，完全抹杀不问，竟另外拉拢潘复、赵椿年一类人，教他们担任财政一部。幸而府方的王毓芝、李彦青两人竭力主张，非用王克敏入阁不可，孙宝琦不敢违拗，只得打消原来的主张，仍然用王克敏长财。幸臣之势力，如此可畏。

王克敏知道了这件事，心中如何不气，真是可气。当时向人宣言："孙阁这等胡闹，不肯用他，便是胡闹。非加以压迫不可。"一个要加以压迫。孙宝琦虽然是个没用的老官僚，对于政争，却也知道诀窍，于是想出一个抵制之法，指使吴景濂派津派。的议员，借金佛郎案竭力向王克敏攻击。有提弹劾案的，有提查办案的，倒王的风声，真个一天紧似一天。议员们的摇旗呐喊，岂能倒幸臣所维持的财长？这时阁员中，以保派为最多，他们亦有一种团体。这等团体，可称糟团。王克敏和内务程克，交通吴毓麟，完全是保派，外交顾维钧，农商颜惠庆，虽则并非保派，却和保派也有一番渊源。他们见王克敏吃了人家的亏，不免发生兔死狐悲之念，为抵制外力之计，对于孙宝琦，当然也有一种报复行为。他们的政策，却舍议员而用本身占有多数的阁员。阁员议员，无非银元。在阁议席上，对于孙的提案，往往竭力反对，使他不能行使他所定的政策。如此互相倾轧，焉能望其建设？这原是一种制孙死命的计划。不料吴佩孚时时令内阁筹集军饷，王克敏不能不竭力设法，他的惟一方针，只有承认金佛郎案，立刻便可得一注大款子，无奈孙宝琦正借着这个题目，在那里讨好国人，所以不敢明目张胆的胡乱答应。可是除此以外，又无别法。吴佩孚却不管这些，因他们筹饷不力，时时有电报指斥。王无敏和程克、吴毓麟都非常着急。

有一天，程克忽然得了一个筹款的方法，便兴匆匆的跑到王克敏公馆里去商议进行的方法。恰好吴毓麟、颜惠庆、顾维钧和王克敏的妹子七姑太太，都在那里。程克和他们都是十分相熟的熟人，也不消客气。爽爽快快的向沙发上一横，向七姑太太笑道："你几时到杭州去？我有一个礼拜不见你了。只道你已经回南，真个牵记的很。"七姑太太白了他一眼道："你牵记我做什么？便把你这颗心另碎割开来，也牵记不到我呢。"吴毓麟拍手笑道："真的，老程是一部垃圾马车，便把他的坏心磨作虀粉，也不够支配呢。"说得众人都笑起来。王克敏也禁不住嗤的一笑。不怒而笑，其人可知。七姑太太便站起来要打他，吴毓麟忙着躲过，笑着告饶。七姑太太那里肯听，赶上去就打。吴毓麟翻身就逃，不料一脚绊在痰盂上，把个痰盂滚了三五尺远，恰好那只脚跨上去时，又踏在痰盂上，痰盂一滚，吴毓麟站不住脚，立刻扑的一交，掼在地下，引得众人都大笑起来。七姑太太也忙着回身倒在一张沙发上，掩着口，吃吃的笑个不住。吴毓麟赶着站起来时，裤子上已渍了许多水。王克敏忙着叫佣人进来收拾。吴毓麟又要了一块手巾，揩了揩手面，再把裤子上的水，也揩干了，众人取笑了一回，渐渐又说到正经话上来。

只听颜惠庆说道："我想：要是二五附税能够实行，每年至少可得二千四百万的收入，拿来担保发行一笔巨额的公债，岂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惠庆此语，系承上而来，可见程克未到

前，他们正在议论筹款办法，不假辞句而补出全文，此谓用笔神化，不落痕迹。王克敏皱眉道："这事也不易办呢。在金佛郎案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如何肯开会讨论？"束手无策。顾维钧道："非但此也，华府条约，明明规定须在该约施行后三个月内，方能召集特别关税会议，现在法国还没批准，那里说得到实行？"王克敏道："你是熟悉外交情形的，难道还不知道法国所以不肯批准华府条约，就为我们不肯承认金佛郎吗？他既借这个来抵制，在我们不曾承认金佛郎案以前，如何肯轻易批准"倘然不承认金佛郎案，这二五附税，岂非一万年也不能实行吗？"说着，又顿足道："我说，这金佛郎案是非承认不可的，偏这孙老头处处为难，借着这个题目来攻击我，使我又不好承认，又不能不承认，真教我为难极了。"此时王克敏之处境，确也为难。众人还不曾回答，程克先插嘴问道："你们可是在这里谈论筹款的方法吗"我倒想了一个计较，大家不妨讨论讨论，看使得使不得？"王克敏急问什么方法？当然是他第一个着急。程克笑道："我说出来，你们不要笑。"众人都希奇道："这有什么可笑？只要有款可筹，便被人笑骂，打甚么紧。"诚哉诸君之言，当今之世，只要有钱耳，他何必问。程克道："我今天偶然翻着义赈奖励章程，第二条上说，凡捐助义赈款银一万元以上者，应报由内务部呈请特予优加奖励。我想这一条，大可附会到简任、荐任的上面去，开他一个捐官的门路，倒也是一个源源不绝的生财之道咧。"王克敏忙道："不错，这倒正是一个绝好的方法，怎说好笑？"颜惠庆道："这事只怕国人要反对罢。"到底还是他怕召物议。吴毓麟道："反对倒不必怕，好在我们又不是真个说捐官，在名义上说起来，国人也没有充分的反对理由。便算有人反对，我们不理他又有什么法子。"大有孤行一意的勇气，可佩之至。顾维钧道："国人反对不反对，事前那里料得到，现在何妨先做做看，等国人反对的真厉害时，取消不迟。"此所谓外交家之滑头手段也。王克敏道："这话很不错，我们不防先进行进行，看是个怎么样子再说。至于特别关税会议，也须竭力进行才好。"顾维钧道："这问题我已和各国公使商量过好几次，都没有结果，看来暂时决不能即行召集了，所以我想先开预备会议，预备会议有了结果，便不怕正式会议开不成功了。"七姑太太初时只怔怔的听着，这时也插口道："这方法倒很好，你们何妨就这样办呢。"颜惠庆道："这照会应该怎样措辞？"顾维钧想了一会道："让我自己来起个草，大家斟酌斟酌看。"众人都说："很好。"王克敏叫人拿过纸笔来，看顾维钧一面想，一面写，做了半天，方才完稿。众人读那原文道：

> 华会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件，原定俟该约施行后三个月内，应由中政府择定地点，定期召集特别会议，议定撤除厘金，增收二五附加税，及各种奢侈品亦增加税率，并规定中国海陆各边界关税章程各节。查该约之精神，旨在救济中国财政，但至今已届两载，各签约国尚未完全批准，以致特别会议不能如期召集，中国财政上种种计划，无法进行，内外各债，亦无从整理，为此中政府不得不提议先行召集预备会议之举，为将来特别会议之准备。

众人都说："很好，就这样罢。"说着，忽见七姑太太看了看手表，说道："时候到了，再迟火车要赶不上了。"程克吃惊道："七姑太太今天回南边去吗？"七姑太太点头笑道：

"正是，趁今天的特别快车去呢。"一面说，一面叫人预备汽车。程克和王克敏两人，亲自送他到车站。吴毓麟和颜惠庆、顾维钧等也都散了，召集特别关税会议的照会，已由外交部送达各国公使。各公使都说要请示本国政府，不肯即时答复。不料各国的训令转来，都是拒绝召集，一场大希望，完全落了空，颜惠庆、顾维钧、王克敏等都十分扫兴。真是葡萄牙公使说的多此一举。那捐官问题，外面的舆论不甚赞成，可是程、王等都因急于要钱，先由内务部上了一个呈文，大略说：

> 查民国九年改订义赈奖励章程第二条，载：凡捐助义赈款银，达一万元以上者，应报由内务部呈请特予优加奖励等语。所谓奖励，即指简、荐实职而言，特原文未经说明，且规定捐数过巨，致捐款者仍多观望。以今视昔，灾情之重，需款之殷，筹款之穷于术，势非更予变通，末由济事。明知国家名器，未可轻予假人，顾兹千万灾民，偏要推在灾民身上，其实灾民所受之实惠，有几许哉？颙望苏息，又不能不勉予通融。为此拟请将民国九年义赈奖励章程，再行修正，以劝义举。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钧座核示祗遵。

曹锟得了这呈文，便批交法制局核议，法制局因舆论上颇为攻击，核定缓议。原文道：

> 查内务部修正要点，系将原章程第二条，之特予优加奖励等语，改为以简任或荐任职存记。在部中修改之意，本欲以优加奖励，鼓舞人民好善之心，然事同于前清之赈捐，流弊甚大，应从缓议。

程克见本人政策，这等骗人方法，也说得上政策，惶恐惶恐。第一次被驳，少不得再行呈请，不过将原文第二条，改为应由内务部专案呈请特奖。所谓特奖者，就是以简任或荐任职存记，不过名词上之异同而已。这样一改，立刻指令照准，于是前清的捐官法，便又实行恢复了。通令下后，自有一班铜臭的人，掏出整万的款子来，报效政府，买一个简、荐衔头，荣宗耀祖，手腕灵些的，更可活动一个实授差使，捞回本钱，得些利息。在政府方面，总算是不费之惠，而且又可得一笔制造灾民的军费，名之曰义赈捐款，而实际乃以制造灾民，岂不可叹？岂非一举两得？这事情在没有发表之前，本来做得十分秘密，不料给孙宝琦晓得后，又大加攻击，以致外面舆论也沸沸扬扬，排斥程克，因此程克和王克敏，更觉对孙不满。

这时正值江、浙战事将要发生，孙宝琦因着浙江同乡的公电，请出任调停，少不得向各方疏通。又自恃洛方处处对他表示保护，若直向吴佩孚说话，也似较有把握。因与幕僚计议，请他拟稿电请吴佩孚制止。那幕僚半晌方说道："我也是浙江人，当然希望江、浙没有战事，但在我的目光看来，这个电报，竟是不必发的好。"又有一件公案。孙宝琦诧异道："这是什么原故？难道吴玉帅也主张攻浙了吗？"孙慕老此时尚不知耶？可谓懵懵。幕僚道：

"事情虽是一种谣传，不能认为十分确实，但所得消息，是极接近王克敏这边的人说出来的，这人又刚从浙江来，他这说话，当然是有几个可靠咧。"孙宝琦忙问是什么话？那幕僚笑道："话长呢！而且怪肉麻有趣的。慕老孙宝琦字慕韩。既然注意，少不得学给你听。四省攻浙，初时不过一种计划罢咧，现在却已十分确定，不但外面遣兵调将，一切布置妥洽，并且连内应也弄好了。"孙宝琦道："谁是内应？"幕僚道："还有谁？除却夏定侯，怕不容易找到第二个罢。他本来是个内应专家，内应也有专家，怪不得卖官可称政策了。第一次赶走吕戴之，内幕已无人不知，要是没有童保暄，戴之岂不是要大吃其亏吗？吴大帅因此看中了他，想送他，"说到这里，低头想了一回，方道："那传说的人也记不清了，怕是二十万现款，叫他倒子嘉的戈，但是还怕他不答应，急切又找不到向他说话的人，又是王克敏献计，说自己有个妹子在杭州，教他去说，无有不成功的。"真是好计。孙宝琦笑道，"定侯是有名的色鬼，这不是用美人计吗？"幕僚笑道："虽不敢说确是美人计，但从外面看来，多少总有一点关系。"孙宝琦笑道："吴大帅怕未必肯听他这些鬼计罢。"那幕僚笑道："怎么不听？人家可已进行得差不多了。那王克敏要巴结吴大帅，少不得写信给他的妹子七姑太太，请他赶紧进行。七姑太太看在哥哥面上，少不得牺牲色相，向定侯献些殷勤。这其间，这其间，果然一拍就合了。"何其容易也？一笑。孙宝琦道："这怕是谣言罢。"那幕僚道："在先我也这般想，更可笑的，还有一件大肉麻事，真叫我学说也学不上来。"孙宝琦急问又是什么话？幕僚道："这种话，慕老不能当作真话听的。大概请七姑太太去运动定侯，是一件事实，他们既然接洽这么一件秘密大事，少不得要避避别人的目光，在暗地里秘密接洽进行，因此引起了别人的疑窦，造出了一大段谣言，不过我也不能不秉着阙疑的主张，向你学说一番。这实是作者之言耳，却借用恰当。据一般谣言说：七姑太太得了乃兄的手书以后，便以定侯为目标，着着进行。七姑太太在西湖中，本已流传不少的风流艳迹，定侯早已十分留心，并且同席过好几次了，只因自己的丰韵不佳，不能动美人的怜爱，因此几次三番，都不能勾引到手。如今见他居然降尊纡贵，玉趾亲临，这一喜，真个非同小可，立刻问长问短，挤眉弄眼的，向他打撞。七姑太太原系有求于他而来，少不得假以词色，有说有笑的，十分敷衍着他。那种温柔和悦的态度，和往日的冷心冷脸，截然如出两人，定侯认为美人垂青，欢喜得手舞足蹈，早不觉丑态毕露，肉麻的一个不知所云。从此以后，定侯便天天要到西湖去看七姑太太。七姑太太也不时进城来看定侯，两人竟一天比一天的要好起来。那天定侯又去看七姑太太，七姑太太见事机已熟，便向他说道：'你的心倒很平，年年做警务处长，也不想生发生发的，大概做一辈子的警务处长，也就心满意足咧。'这几句话，打动了定侯的心事，便慨然长叹起来。七姑太太又笑道：'你叹什么气？难道还不满足吗？我劝你也别三心两意罢。论起你的才干来，固然。休说区区一个警务处长，便做一个督军巡阅，也并非分外。都只因你自己心太平了，不肯做，做到现在，还是一个警务处长，便再过三年五载，恐怕也还是这么一回事儿。既然自己不肯做，还怪谁？唉声叹气，又有什么用呢？'定侯这时触动心事，禁不住又叹了一口气道：'那里是我自甘雌伏，不过没有机会，不能不这般耐守罢咧！'被女将军勾出真心话来了。七姑太太笑道：'你别吹牛，便有天大的机会到你眼前来，也不见得你会乘机发展

呢。'恐其念之不坚，更作反激辞以试探之，可谓妙甚。定侯正色道：'胡说，你几时看我那般没出息？果真有机会，我难道是呆子，肯死守着小小前程，一点不动吗？'七姑太太笑道：'如此说，我就给你一个机会，看你敢动不敢动？'定侯以为他说的是笑话，便也笑道：'好，好，好，姑太太，就请你给我一个机会，看我敢不敢动？'七姑太太笑道：'你别乱吹，我这法子，不是卖给没出息人的，你真能用，我就讲出来，讲了出来，你要是不能用，不肯用，我这妙计，就算丢在粪窖里。这种天大的损失，谁负责任？'再敲一句，不怕不着实。定侯笑道：'你别瞎吹！要是你真有好机会给我，我不敢动，罚在你床前跪三千年如何？'七姑太太正色道：'我不是和你说笑话，真有个极好的机会给你呢！你瞧我虽是女子，可同那批专事胡调，不知大体的下流女子一般身分么？'定侯见他说得十分正经，连忙挨进一步，悄悄说道：'是了，姑太太，晓得你的厉害了，究是什么机会，请你说出来，让我斟酌斟酌，看行得不行得？'七姑太太笑道：'你看！一听说是正经话，便又变成那种浪样儿，什么斟酌不斟酌，要讲斟酌，仍是游移不定之谈罢了。老实说：我这机会，是必灵必效，无容迟疑的，你若有一丝一毫不信任之心，我就不肯说了。'定侯见他说得这样剪截，不觉又气又笑，因道：'你别尽闹玩笑，说真是真，说假是假，这样真不象真，假不象假，岂不令人难过'真是难过。七姑太太笑道：'你别嚷！我就老实告诉你罢。'因凑过头去，悄悄的说了一阵。他说一句，定侯点一点头，说完了，一口应允道：'行，行，行！这很行！我有办法，你只管替我回复玉帅，我准定照办罢咧。'七姑太太道：'你别掉枪花，说过的话儿不应口，我可不依你呢。……'"那幕僚刚演说到这里，孙宝琦已忍不住笑着插嘴道："得咧得咧，别说了罢。这种秘密事儿，人家如何听得见？可见这些话，完全是造谣的了，你还是给我拟一个给玉帅的电稿罢。"那幕僚也禁不住笑道："那原是笑话，但是吴大帅教王克敏写信给七姑太太这件事，实在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电请吴大帅制止，也不过是尽尽人事而已。"孙宝琦道："就是说人事也不可不尽。"那幕僚见孙宝琦固执要拟，当然不敢再说，当下拟了一个电稿，大略道：

> 东南形势，又日益紧张，人民呼吁无门，流离载道。宝琦顾念桑梓，忧怀莫释，务恳怜悯此凋敝民生，不堪重荷锋镝之苦，实力制止，使战事不至实现。庶东南半壁，犹得保其完肤。民国幸甚！人民幸甚！

这电报拍出以后，过了一个礼拜，方才得了洛阳的复电，大略道：

> 卢、何抗命，称兵犯苏，甘为戎首，虽佩孚素抱东南完肤之旨，而职责所在，亦岂能含垢忍辱，坏我国家纲纪，不稍振饬？倘卢、何果能悔祸，自戢野心，即日束兵待罪，则佩孚又何求焉？

电报到达的第二天，黄渡、浏河、长兴等处，都已接触，和平调停的声浪，也就由微而绝了。其时奉天方面，因为响应浙江，已有大举入关之势。吴佩孚方面，也少不得

积极备战。直隶的人民，无日不在奔走呼号之中。东南战事实现后十天，奉、直两军，也在朝阳方面接触了。正是：

鼙鼓声声听不断，南方未已北方来。

未知究竟如何结果，且待以后详续。

本回所记，与上回江、浙之战，同时发生，而又互有关系，故为补记之笔。夫民国肇造，首在与民更始，而更始之道，尤莫先于革除秕政。卖官鬻爵，历代之秕政也。清朝知之，而蹈其覆辙，毒尽天下，误尽苍生。不图时至民国，尚欲效其所尤，此真饮鸩止渴之下策。堂堂内阁，赫赫总统，竟敢放胆而行，肆无忌惮，何怪仕途愈滥，奔竞愈多。传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器之不慎如此，国事尚可问乎？虽然，彼总统阁员，果以何项资格，登此高位？盖语有之曰："己身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